

张氏医通

中医瑰宝苑

清·张石顽

张氏医通一	张氏医通二	张氏医通三	张氏医通四
张氏医通五	张氏医通六	张氏医通七	张氏医通八
张氏医通九	张氏医通十	张氏医通 11	张氏医通 12

张氏医通一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卷一

[张氏医通二](#)

中风门

[张氏医通三](#)

中风(类中汇入)

[张氏医通四](#)

璣枢云:身半以上者,邪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湿中之也。邪之中於人也无有常,中於阴则溜於府,中於筋则溜於经。中於面则下筋

[张氏医通五](#)

明,中於项则下太筋,中於颊则下少筋,其中于膺背紫伛,亦中其经。中於阴者,常从臂 始,其阴皮薄,其肉淖泽,故俱受於风,独伤其阴。足筋明之筋病,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

[张氏医通六](#)

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摩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涂其缓者,以桑僮 均即以生桑灰置之

[张氏医通七](#)

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炙肉,不饮酒者自强也,为之三拊而已。

[张氏医通八](#)

口颊 僻,乃风中血脉也,手足筋明之经络於口,会太筋之经络於

[张氏医通九](#)

目,寒则筋急而僻,热则筋弛而纵,故左中寒,则逼热於右,右中寒,则逼热於左,寒者急而热者缓也,急者皮肤顽 ,营卫凝滞,故

[张氏医通十](#)

用马膏之甘平柔缓,以摩其急,以润其 ,以通其血脉,用桂酒之辛热急 ,以涂其缓,以和其营卫,以通其经络,桑能治风 ,通节窍

[张氏医通十一](#)

也,病在上者,酒以行之,甘以助之,故饮美酒,炙肉,若不饮者,自免强饮之,为之三拊者,再三拊其急处,使气血流动,其病自己也。

[张氏医通十二](#)

素问云:风中五藏六府之俞,亦为藏府之风,各入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故风者百病之长也,至其变化,乃为他病也。三筋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汗出偏沮,使人偏枯。偏枯痿厥,肥贵人膏粱之疾也。胫有大小,髀翁大疲,易偏枯。内夺而厥,则为

祐。虚邪客於身半,其入深,营卫衰则真气去,邪气内留,发为偏枯。胃脉砵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 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 ,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

赵以德曰:胃与脾为表 ,胃之筋虚,则内从於脾,从於脾则脾之阴盛,故胃脉砵鼓涩,涩者,少血多气之诊也,胃之筋盛,则脾之阴

虚，虚则不得与籀主内，反从其胃越出部分，而鼓大於臂之外，大者，多气少血之候也，心者，元籀君主之宅，生血生脉，今因元籀不足，阴寒乘之，故心脉小坚急，小者籀不足，坚急者阴寒之象也，夫心胃之三等脉，见一即为偏枯，心乃天真神机开发之本，胃乃气充天真之原，一有相失，则不能制其气而宗气散，故分布不周，不周於经脉则偏枯，不周於五藏则，者肾与包络内绝也。张景岳曰：胃脉砭鼓涩，籀不足也胃外鼓大，阴受伤也，心脉小坚急，阴邪胜也，胃气既伤，血脉又病，故心下否鬲，半身偏枯也。

金匱云：夫风之为病，当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为，脉微而数，中风使然。

半身不遂者，偏风所中也，但臂不遂者，风遂上受也，风之所客，凝涩营卫，经脉不行，分肉筋骨俱不利，故曰此为，今因风着为，营遂改微，卫遂改数，故脉见微数，盖微者籀之微，数者风之炽也，此即内经风论所谓各入其门户所中者之一证也，千金补金匱之不逮，立附子散，治中风手臂不仁，口面僻，专以开舒筋为务也。

寸口脉浮而紧，紧则为寒，浮则为虚，寒虚相抟，邪在皮肤，浮者血虚，络脉空虚贼邪不泻，或左或右，邪气反缓，正气即急，正气引邪，僻不遂，邪在於络，肌肤不仁，邪在於经，即重不胜，邪入於府，即不识人，邪入於藏，舌即难言，口吐涎。

寒邪之脉紧束，故浮紧并见於寸口，络脉从经脉左右双行，当邪入之时，不治，至邪随络脉流行，缓急牵引，故口眼斜不遂，邪在於络，则不营於肌肤，故不仁，邪在於经，则外不滋於肉，故身重而不胜，所谓入府入藏者，以胃为六府之总司，心为五藏之君主，诸府经络受邪，变璫则归於胃，胃得之则热甚，津液壅溢为痰涎，闭塞其神气出入之窍，故不识人也，诸藏受邪，璫而变者，亦必归於心，心得邪，则神散而枢机息，舌者心之窍，机息则舌纵廉泉开，舌纵则难以言，廉泉开则口流涎也，主以侯氏黑散，祛之从外而散，取菊花之甘寒杜风，兼牡蛎、矾石之涩，使药积腹中，以助祛风之力也。

寸口脉迟而缓，迟则为寒，缓则为虚，营缓则为亡血，卫缓则为中风，邪气中经，则身痒而癢，心气不足邪气入中，则胸满而短气。寸口脉迟，知营气不及而为亡血，寸口脉缓，知卫虚邪入而为中风，卫不外布於经，则为癢身痒，营不内荣於心，则客邪混郁於胸中，害其宗气之布息，故胸满而短气，治以风引汤，引之从内而泄，故用大黄引领甘寒诸药镇摄虚风，即以石脂、牡蛎填塞复入之路，璫枢所谓久塞其空，谓之良工是也。

中风祐，身体不能自收持，口不能言，冒昧不知痛处，或拘急不得转侧，古今录验续命汤。

祐病者，营卫气血不养於内外，故身体不用，机关不利，精神不治，然是证有虚有实，虚者自饮食房劳七情得之，内经所谓内夺而厥，则为 祐是也，实者是风寒暑湿感之，虚者不可以实治，治则愈散其气血，此方明言治中风祐，乃营卫之实邪，故用续命，即淋黄汤之变方，加乾姜开血受寒，石膏解肌受风，当归和血，人参益气，芎行血散风，其并治咳逆上气而浮者，亦为风寒而致也。

中风手足拘急，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千金三黄汤。

此六气敛束筋经，箠气不布，内薄於心，则神乱而烦热，以热郁於内，不得瞽表，所以恶寒，经日而不发热，以邪气内贼，故不欲饮食耳，方以千金取名，宝之至也，观千金方引用，明注仲景三黄汤，其为金匱原名可知，用麻黄为君者，以其能通箠气而开也，非得汗不开，然内虚当虚，故以大剂黄佐之，而虚复有寒热不同，虚热则用黄芩，虚寒则加附子，不易之定法也。

风虚头重眩，苦瓠，不知食味，暖肌补中益精气，近效白术附子汤。肾虚气虚乏之人，外风直入无禁，而挟肾中浊阴之气，厥逆上攻，其头间重眩之苦，至瓠难耐，兼以胃气亦虚，不知食味，故处方全不用风药，但用附子暖其水藏，白术、甘草暖其土藏，水土一暖，则浊阴之气尽趋於下，而头苦重眩食不知味之证除矣。

千金云：岐伯曰：中风大法有四，一曰偏枯，二曰风祐，三曰风懿，四曰风，夫诸急卒病多是风，初得轻微，人所不悟，宜速与续命汤，依输穴灸之，夫风者百病之长，岐伯所言四者，说其最重也。偏枯者，身半不随，肌肉偏不用而痛，言不变，志不乱，病在分疆之间，温卧取汗，益其不足，损其有馀，乃可复也，（甲乙经云：（温卧取汗，则巨针取之。〔

风祐者，身无痛，四肢不收，志乱不甚，言微知，则可治，甚则不能言，不可治。

风懿者，奄忽不知人，咽中塞窒窒然，（巢氏。作噫噫然有声。〔舌强不能言，病在藏府，先入阴，後入箠，治之先补於阴，後泻於箠，发其汗，身转软者生，汗不出身直者，七日死，（巢氏。作眼下及鼻人中左右白者可治。一黑一赤吐沫者不可治。〔

风者，风寒湿诸类风状，风胜则周身走注疼痛，寒胜则骨节掣痛，湿胜则淋木不仁，（此言贼风诸痛风之大纲也。〔

石顽曰：千金述岐伯中风大法有四，方治颇繁，今每例采一专方，

为遂证之纲旨，如偏枯用八风续命汤，风祐用竹沥饮子，风懿用独活汤，风用附子散，此大略宗兆，余方不能具载，千金所谓双动枝叶，各依端绪以取之，端绪愈纷，则探求愈惑，圆机之士，谅不能固守成则也。

赵养葵云：河间所谓中风瘫痪者，非谓肝木之风实甚而卒中之，亦非外中於风，良由平日饮食起居励静失宜，心火暴甚，肾水虚衰不能制之，则阴虚籊实，而热气怫郁，心神昏冒，筋骨不用而卒倒无知也，亦有因五志有所过璫而卒中者，夫五志过璫，皆为热甚，俗云风者，言末而忘其本也，观河间之论，则以风为末，而以火为本，世之尊蕨氏者，专守主火之说，殊不知火之有馀，水之不足也，蕨氏原以补肾为本，观其地黄饮子之方可见矣，故中风又当以真阴虚为本，但阴虚有二，有阴中之水虚，有阴中之火虚，火虚者，专以地黄饮子为主，水虚者，又当以六味丸为主，果是水虚，辛热之药，与夫参、之品，俱不可加。东垣云：有中风者，卒然昏愆，不省人事，痰涎壅盛，语言蹇涩，六脉砵伏，此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凡人年四旬，气衰之际，或忧喜忿怒伤其气者，多有此证，壮岁之时无有也，若肥盛者，亦间有之，形盛气衰故也，观东垣之论，当以气虚为主，纵有风邪，亦是乘虚而袭，当此之时，岂寻常药饵，能通替於上下哉，急以三生饮一剂，加入参紫许煎服，夫三生饮乃行经治痰之剂，斩关夺旗之将，必多用人参驾驭其邪，而补助真气，否则不惟无益，适足取败，观先哲用参、附，其义可见矣，若遗尿手撒口开眼合鼻鼾，为不治证，然用前药，多有得生者。

丹溪云：人有气虚，有血虚，有湿痰，左手脉不足，及左半身不遂者，四物加姜汁、竹沥，右手脉不足，及右半身不遂者，四君子佐姜汁、竹沥，如气血紫虚而挟痰盛者，二陈加星、半、竹沥、姜汁之类，观丹溪之论，平正通替，人盛宗之但持此以治，多不效，或少延而久必毙者，何也，盖半身风废，须察脉辨证，兼痰兼热为是，乃指左为血病，右为气病，教人如此认证，内经则无此说也，左半虽血为主，非气以统之则不流，右半虽气为主，非血以丽之则易散，故肝胆居左，其气常行於右，脾藏居右，其气常行於左，往来灌注，周流不息，岂可执着哉，凡治一偏之病，法宜从阴引籊，从籊引阴，从左引右，从右引左，盍观树木之偏枯者，将溉枯者乎，抑灌其未枯者使之荣茂，而因以条畅其枯者乎，至若一味攻击其风痰死血，是相引丧亡而已。

喻嘉言曰：河间指火为训，是火召风入，火为本，风为标矣，东垣指气为训，是气召风入，气为本，风为标矣，丹溪指痰为训，是痰召风

入，痰为本，风为标矣，然一人之身，每多兼三者而有之，曷不曰籛虚邪害空窍为本，而风从外入者，必挟身中素有之邪，或火或气或痰而为标耶，治法，风邪从外入者，必驱之使外出，然挟虚者，非补虚则风不出，挟火者，非清热则风不出，挟气者，非开郁则风不出，挟湿者，非导湿则风不出，挟痰者，非豁痰则风不出，王安道谓审其为风，则从内经，审其为火为气为痰，则从三子，徒较量於彼此之间，得非拘泥而执一耶。

王节斋曰：古人论中风偏枯麻木酸痛不举诸证，以血虚亡血痰饮为言，是论其致病之根源，至於得病，则必有所感触，或因六淫七情，遂成此病，此血与痰为本，而外邪为标，其病中於皮肤血脉经络肌肉筋骨之间，而未入藏府，故邪在皮肤肌肉，则不知痛痒，麻木不仁，如有物一重贴於其上，或如虫蚁游行，或洒洒振寒，或肿胀，或自汗，遇热则或痒，遇阴寒则砢重酸痛，邪入血脉筋络，则手足指掌肩背腰膝重硬不遂，难於屈伸举动，或走注疼痛，皆外自皮毛以至筋骨之病，凡脉所轻所络，筋所会所结，血气津液所行之处，皆凝滞郁遏，不得流通而致然也，亦何必一一强度某病属某经，某病属某藏而杂治之哉。

薛立斋云：邪在气，气为是动，邪在血，血为所生病，经云：籛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此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故诸方多言皆由气虚体弱，营卫失调，理不密，邪气乘虚而入，然左半体者，肝肾所居之地，肝主筋，肾主骨，肝藏血，肾藏精，精血枯槁，不能滋养，故筋骨偏废而不用也，风病多因热甚，惟其血热，故风寒之气一袭之，则外寒束内热而为痛，故有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之语，其真中风者，当辨其中藏中府而治之，眼瞤者中於肝经，舌不能言者中於心经，唇缓便秘者中於脾经，鼻塞者中於肺经，耳聋者中於肾经，此五者病深，多为难治，然五藏虽中风邪，皆其经络受病，若伤其真藏，百无一生矣，中血脉者，外无六经之形证，内无便溺之阻隔，肢不能举，口不能言，中府者，多兼中藏，如左关脉浮弦，面目青，左亶偏痛，筋脉拘急，目倣头眩，手足不收，坐踞不得，此中胆兼中肝也，如左寸脉浮洪，面赤汗多恶风，心神颠倒，语言蹇涩，舌强口乾，绳悸恍惚，此中小肠兼中心也，如右关脉浮缓或浮大，面唇黄，汗多恶风，口语涩，身重怠惰嗜卧，肌肤不仁，皮肉倣动，腹胀不食，此中胃兼中脾也，如右寸脉浮涩而短，鼻流清涕，多喘，胸中冒闷短气，自汗声嘶，四肢痿弱，此中大肠兼中肺也，如左尺脉浮滑，面目黧黑，腰脊痛引小腹，不能俯仰，紫耳虚鸣，骨节疼痛，足痿善恐，此中膀胱兼中肾也，识其藏府经脉之病，

可因人随证而施，不必拘其方药也，缪仲淳曰：凡言中风，有真假内外之别，西北土地高寒，风气刚猛，真气空虚之人，卒为所中，中藏者死，中府者，饮食便溺艰涩，中经络者，重则成废人，轻可调理而神，治之之法，先以解散风邪为急，次则补养气血，此真中外来风邪之候也，若大江已南，天地之风气既殊，人之所禀亦异，其地绝无刚猛之风，而多湿热之气，质多柔脆，往往多热多痰，真阴既亏，内热弭甚，煎熬津液，凝结为痰，壅塞气道，不得通利，热甚生风，亦致卒然僵仆，类中风证，或不省人事，或语言蹇涩，或口眼斜，或半身不遂，其将发也，外必先显内热之候，或口乾舌苦，或大便闭涩，小便短赤，此其验也，河间所谓此证全是将息失宜，水不制火，丹溪所谓湿热相火中痰中气是也，此即内虚暗风，属系阴籛紫虚，而阴虚者为多，与外来风邪回别，法当清热顺气开痰以治标，次当补养气血以治本，设若误用真中风风燥之剂，则轻者变重，重则必死，故凡内燥生风，及痰中之证，治痰先清火，清火先养阴，最忌燥剂。

张介宾曰：风之为病最多，误治者，在不明其表耳，盖外风者，八方之所中也，内风者，五藏之本病也，八风自外而入，必先有发热恶寒，头疼身热等证，显然可察也，五风由内而病，则绝无外证，而忽病如风，其由内伤可知也，然既非外感，而经曰诸暴强直，皆属于风，诸风掉眩，皆属于肝，何也，盖肝主风而藏血，血病则无以养筋，筋病掉眩强直，诸变百出，此皆肝木之化，故云皆属于风，後世不明此义，不惟类风认为真中，而且以内夺暴厥等证俱认为风，误亦甚矣，夫外感者，邪袭肌表，故多籛实，内伤者，由於七情，故多阴虚，凡藏气受伤，脾病者，病在肢体，或多痰饮，肾病者，或在骨髓，或在二阴，心病者，或在血脉，或在神志，肺病者，或在营卫，或在声音，肝病者，或在筋爪，或在血脉，此五藏之类风，未有不由阴虚而然者，惟东垣独得其义，曰：有中风者，卒然昏愤，不省人事，此非外来风邪，乃本气自病也，人年四十而阴气自半，起居衰矣，故多犯之，岂非阴虚之病乎，夫人生於籛，而根於阴，根本衰，则人必病，根本败，则人必危，所谓根本者，真阴也，人知阴虚惟一，而不知阴虚有二，如阴中之水虚，则病在精血，阴中之火虚，则病在神气，盖籛衰则气去，故神志为之昏乱，非火虚乎，阴亏则形坏故肢体为之废弛，非水虚乎，今以神离形坏之证，乃不求水火之源，而犹以风治，鲜不危矣，试以天道言之，其象亦然，凡旱则多燥，燥则生风，是风木之化从乎燥，燥则阴虚之候也，故凡治类风者，专宜培补真阴以救根本，则风燥自除矣，然外感者，非曰绝无

虚证，气虚则虚也，内伤者，非曰必无实证，有滞则实也，治虚者，当察其在阴在腑而直补之，治实者，但察其因痰因气而暂开之，此於内伤外感，及虚实攻补之间，最当审其有无微甚而酌其治也，甚至有元气素亏，卒然仆倒，上无痰，下失禁，瞑目昏聩，此厥竭之证，尤与风邪无涉，设非大剂参、附，安望其复真气於将绝之顷哉，吾不能察其表，又不能辨其虚实，但以风之为名，多用风药，不知风药皆燥，燥复伤阴，风药皆散，散复招风，以内伤作外感，以不足为有馀，是促人之死也，景岳全书曰：凡类中风之多痰者，悉由中虚而然，夫痰即水也，其本在肾，其标在脾，在肾者，以水不归宿，水泛为痰也，在脾者，以食饮不化，土不制水也，故治痰而不知实脾堤水，非其治也。余尝闻之俗传云：痰在周身，为病莫测，凡瘫痪麻木，半身不遂等证，皆伏痰留滞而然，若此，痰饮岂非邪类，不去痰邪，病何由愈，余曰：汝知痰之所自乎，凡经络之痰，盖即津血之所化也，使果营卫和调，则津自津，血自血，何痰之有，唯是元阳亏损，神机耗败，则水中无气，而津凝血败，皆化为痰耳，此果痰也，果津血也，岂以津血之外，而别有所谓痰者耶，若谓痰在经络，非攻不去，则必并津血而尽去之，庶乎可也，否则安有独攻其痰，而津血自可无动乎，津血复伤，元气愈竭，随去随化，痰必愈甚，此所以治痰者不能尽，而所尽者惟元气也，矧复有本无痰气，而妄指为痰，以误攻之者，又何其昧之甚也，故凡治痰之药，在元气无伤而有壅滞者，乃可暂用分消，岂云无效，若病及元气，而但知治标，则未有日用而不日败者矣。

李士材曰：凡中风须辨血脉府藏，中血脉则口眼斜，中府则肢节废，中藏则性命危，三者之治各不同，中血脉，外有六经之形证，则从小续命加麻，中府，内有便溺之阻隔，宜三化汤通利之，若表证俱见，先与解表，而後攻，若外邪已解，内邪已除，而语言蹇涩，半身不遂，未能即愈，以六君子加黄、桂心、归、芍，久久服之，营卫自和，即古所称大药也，因脾胃虚而四肢不举者，慎不可杂以风药，风热痰盛者，但加姜汁、竹沥，肥人多湿痰，少加制附子行经，病在半表半，外无六经之形证，内无便溺之阻隔，知为血弱不能养筋，故手足不能举动，舌强不能语言，古法用大秦苒汤，然不若十全大补、大建中、人参养荣选用，肾藏虚热生风，天麻丸。大抵治风之法，初得之便当顺气，及其久也，即当治血，若先不顺气，还用乌、附，又不活血，徒用羌、防、天麻辈，吾未见其能治也，然顺气之药则可，破气降气之药则不可，若老人虚人，治须少汗，亦宜少下，多汗则虚其卫，多下则损其营，宜治在经，当以大药养之。凡治

风须分阴籛，阴中者，面色青，或白或黑，痰喘昏乱，眩晕多汗，甚者手足厥冷，籛中者，面色赤，唇焦，牙关紧急，上视强直，掉眩烦渴，阴中危者多见脱证，宜三生饮倍加人参及竹沥、姜汁灌之，籛中剧者多见闭证，若初中痰涎壅盛，昏愤不省，语言蹇涩，衄不遂，一切痰气闭塞，牛黄清心丸，若暴中神昏不语，痰塞心包，口角涎流，烦热气急，一切痰热闭遏，清心牛黄丸，寒热互结，痰气壅塞，局方至宝丹，然中气之证，亦多卒昏迷，不省人事，不可误用牛黄丸，宜苏合香丸，姜汤调化灌之，挾口不开，不可进药，以细辛、牙皂为末，吹鼻取嚏即苏，无嚏不治，痰涎壅盛者宜吐之，用稀涎散三四钱，温水调灌，不大呕吐，但微微令涎自口角流出即苏，或橘红一味，大剂煎汤灌之，即吐。凡中风，或未苏，或已苏，或初病，或久病，忽然吐紫红色者死。卒然中倒，轻者即时苏醒，重者不省人事，慎不可以滴水入喉，入则其涎永系於心络不去，即成废人，俟稍苏醒，察其有表证，小续命汤加絳，痰涎壅盛而脉数有热，省风汤，痰逆呕泄而脉砵厥冷，大省风汤，不效，顽痰愈盛，或转增困重，三生饮，肥人多有中病，以其气盛於外，而歉於内也。元气素弱，或遇劳役嗜欲而卒然厥仆，状类中风，手必撒，口必开，非大剂参、，岂能回元气於无何有之乡哉，亦有不仆，而但舌强语涩痰壅，口眼斜，肢体不遂者，作中风治必殆，六君子汤加天麻、姜汁、竹沥治之，中後体虚有痰，亦用上法。中而口眼斜，先烧牙皂烟薰之以逐外邪，次烧乳香薰之以顺血脉，若前证多怒，此风动肝气，宜小续命加羚羊角，热渴，去附子加秦芎，恍惚错语，加茯神、远志，不得睡，加热枣仁，不能言，加竹沥，脉虚无力，去麻黄加茯苓。

口眼斜耳鼻常静，故风息焉，口目常动，故风生焉，风淫则血液衰耗，无以荣筋，故筋脉拘急，口目为僻，璣枢云：足籛明之筋病，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筋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按左寒右热，则左急而右缓，右寒左热，则右急而左缓，盖左中寒，则逼热於右，右中寒，则逼热於左，籛气不得宣行故也，又金匱云：璣寒伤经，璣热伤络，则知经受寒而急，则络必热而缓，即素问大筋胃瑄，小筋弛长之谓也，凡口之，灸地仓，目之斜，灸承泣，苟不效，当灸人中，夫气虚风入则为偏，上不得出，下不得泄，真气为风邪所陷，故宜灸，经曰：陷下者灸之，至於用药，宜润燥，则风自息，古法用大秦芎汤，今改用十全大补，尤妥，又曰：足之籛明手之太籛经急，则口目为僻，眦急不能卒视，又口眼斜，须分左右，盖邪盛则急，正虚则缓，左急者，属血中有邪，舒筋三圣散加姜、枣，病久

气虚者，去延胡索加入参，名参归三圣散，易人参者以正虚不胜耗血之品，故借籛生阴长之力，流动经脉，勿疑左半属血，不当用参以助其气，右急者，属气分受邪，八味顺气散去青皮加羌活，又法，桂枝三藜，酒煎浓液，以布渍之，左 塔右，右 搭左，若口眼 斜而一臂不仁者，千金附子散。

口噤不开千金谓之风懿，经云：足籛明颌颊之脉急，则口噤不能开，肝风乘胃故也，皂荚、乳香、黄、防风煎汤薰之，然须大作汤液，如蒸如雾，乃得力耳，风邪乘虚，入其筋则挛，故令口眼 斜，牙关急而口噤也，秦窳升麻汤，风寒客於会厌，卒然无音，虚则地黄饮子，痰则涤痰汤，实则凉膈散加犀角、黄连，一法，南星、半夏为末，擦其牙龈，郁金、藜芦搐鼻。

痰涎壅盛此证宜先吐之以稀涎散，後用星香、二陈、导痰、涤痰之类，盖治痰以顺气为先也，挟虚者，必用参、竹沥，挟寒者，加桂、附、姜汁，上盛下虚，痰涎壅盛者，六君子加星、香，送黑锡丹。语言蹇涩经曰：足太阴之脉，连舌本，散舌下，是动则病舌本强，又心之别脉，系舌本，又曰：足少阴之脉，其直者循喉咙，挟舌本，又曰：所谓入中为者，籛盛已衰，故为也，内夺而厥，则为 祐，此肾虚也，少阴不至者，厥也，千金云：心脾二藏受风邪，舌强不得语者，独活汤，专治风懿不能言，四肢不收，手足地掖慈肾虚而肾络与胞络内绝，不通於上则，肾脉不上循喉咙挟舌本，则不能言，二络不通於下，则祐厥伏，急宜地黄饮子，庶可挽回一二，如脾土不足，痰涎壅盛而蹇涩者，是痰火壅塞上窍，气虚不能上营，则舌机不转，宜六君子加星、香、菖、远、枳实、竹茹，若口眼 斜不能言，遇风寒则四肢拘急，脉浮而紧，此手足籛明经虚风所乘，秦窳升麻汤，若口 不能言，足痿不能行，属肾气虚弱，名曰祐证也，地黄饮子，卒然晕倒，口眼 斜，口角流涎者，气虚挟痰也，六君子加秦窳、天麻、姜汁、竹沥，血弱舌痿不能言，手足不能举，十全大补汤，风热上壅，痰盛不能言，凉膈散加菖蒲、远志、辰砂，蚤痰堵塞，舌本强硬，语言不正，正舌散加薄荷，舌麻语涩不能言，省风汤加砒香，脾缓舌强不能言，半身不遂，解语汤，脉虚无力，加参、苓、白术，心血衰少，蚤悸不能言，得之於暴者，祛风定志汤，血衰心失滋养，语言不出，叩之不应，十全大补加菖蒲、远志，痰迷心窍，昏愤口噤不能言，涤痰汤，有热，加苓、连、姜汁、竹沥，舌脉洪，口角流涎，喜笑不休者，导痰加白术、苓、连、竹沥、姜汁。肥人舌根强硬，作湿痰治，瘦人舌根强硬，作心火治，虽病久正虚，不可纯用补药，壅滞经络中之痰火，若饮食如常，但失音不语，俗呼哑

风，小续命去桂、附加菖蒲，直中心经，哑不能言，口开面赤者，必死勿治。

左瘫右痪左半身不遂，或伤血，致目昏耳聩头眩乏力，四物加羌防、肉桂、红花、桃仁、生姜，病久气虚不应，宜参归三圣散。右半身不遂，四肢无力，痰涎壅盛，或一臂不遂，时复转移一臂，千金附子散。下半体疼重软弱，甄权防风汤，并用灸法。偏风，其脉细，是风与痰饮在上焦，并宜导痰汤加羌活、白术，不应，宜六君子汤加当归，寒，加桂心，热加竹沥。半身不遂，口眼斜，手足战掉，语言蹇涩，明显风从外入，身热无汗恶寒，宜小续命加絳，自汗，不宜服，然又有病发左半，口往右者，盖大筋短缩，筋属肝，肝病故左半身不遂，舌筋亦短而蹇於言，左畔之小筋弛长，故口从左而於右，治宜从右引左，大理右半脾胃之气，以腧出左半之热痰虚风，当以四君子加羚羊角、柴胡、姜汁、竹沥，冬月稍加炮姜、熟附以从治，夏月须用知母、石膏，此正治也。半身不遂而多汗神昏，痰涎上涌者，大剂参、者，补中益气、十全大补、人参养营、大建中选用。半身不遂，骨节离解，口面邪，便利无度，麻黄附子汤加桂心、乾姜、芍药，然又有身半已上俱无恙，身半已下软弱麻木，小便或涩或遗，此足三阴虚证也，当地黄饮子补其下元，慎不可用燥湿攻痰药，若果痰盛，星香散、二陈汤，湿盛，薏苡仁汤，兼气虚者，六君子汤，兼血虚者，大秦芎汤，皆为合剂。又酒湿为病作证，口眼斜，半身不遂，浑似中风，舌强不正，当泻利湿热，不可作风治而汗之也。

角弓反张风气乘虚入於诸筋之经，则腰背反折，挛急如角弓之状，宜小续命加絳，千金治贼风口噤，角弓反张，用仓公当归汤，更参瘰疬证治之。

四肢不举脉缓大有力，而四肢不举者，土太过也，当泻其湿，胃苓汤，脉细小无力而四肢不用者，土不及也，当补其气，补中益气汤随证加絳，瘦人血枯筋急，土旺风淫者，四物汤加 獭 B 秦芎、防风，肥盛色白痰多者，六君子加秦芎，天麻、竹沥、姜汁。

麻痺不仁虚风之证，能食麻痺，牙关引搐，目内蠕倣，升麻胃风汤，麻不仁，鼻额间痛，唇口颊车发际皆痛，口不可开，言语饮食妨凝，左额颊上如湖急，手触之则痛，此足筋明经受风，气血凝滞不行，犀角升麻汤，一切风气攻注，四肢骨节疼痛，遍身顽麻，手足瘫痪，言语蹇涩，无汗气实，乌药顺气散，十指并面麻痺，乃气虚风袭，补中期气去白术、当归、橘皮加白芍、五味，麻痺体软，痒起白屑，乃脾气不荣，补中益气加地黄、芍药，风湿相抟，手足麻者，

千金排风汤，手足麻痺，膈塞体痛，寒热眩晕，风成为寒热也，千金解风散。

表虚自汗虚风伤卫而汗出者，黄 建中汤，籛气虚者，加附子，若兼寒热者，小柴胡汤，气虚，补中益气汤，每夜发热自汗，为血虚，当归补血汤，酒客辈多湿热人，兼房劳汗出中风，下体多汗，不能劳，衣常濡，口乾善渴，十全大补加熟附、防风、黄柏、泽泻。凡中风自汗而小便少者，不可药利之，既已自汗，则津液外亡，小便应少，若利之，使营卫枯竭，无以制火，烦热愈甚，当俟热退汗止，小便自行，且此证属籛明经，大忌利小便。

神气昏冒虚火妄动，挟痰气逆冲，心主被障，所以昏不知人，须大剂人参、芎、归兼柴胡、山栀，审系中在心包，而非中府，闭证而非脱证，牛黄丸，虚人，六君子加星、香、菖、远、竹沥、姜汁、若狂言语乱，精神恍惚，痰涎壅盛，导痰汤加礞、连、竹沥、姜汁。

遗尿不禁脾虚下陷而膀胱不约者，补中益气汤加益智，肾虚不能摄者，地黄饮子，若卒中有此，兼诸恶证者，为肾绝，不治。

不治诸证发直吐，摇头上擗，鱼口气粗，直视，眼小目瞪，喉声如锯，面赤如妆，汗出如珠，循衣摸床，神昏不语，头面手足爪甲青黑，大吐大泻，吐血下血，其脉坚急躁疾短涩者，皆不治。

石顽曰：中风一门，为杂证开卷首义，其分经络，定府藏，与伤寒无碍，非精譬南籛至理，难以语此，如西北为真中风，东南为类中风，又为诸病开一辨别方宜大纲，而伤寒主治，虽无一不具，未尝昭揭其旨也，夫水土之刚柔，非特指中风而言，当知西北为真中风一语，原是因东南水土孱弱，虽有卒倒昏迷，皆是元气疏豁，为虚风所袭，不可峻用祛风猛剂而设，其西北为真中风一语，原是对待东南类中而言，以其风气刚暴，得以直犯无禁，则有卒然倒仆之患，未尝言西北之人，绝无真气之虚而中之者，内经明言籛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即此一语，可证风从内发，但以西北资禀刚暴，风火素盛，加以外风猛厉易袭，所以西北中风，较之东南倍剧也，余尝究心斯道，五十年来，历诊西北之人，中风不少，验其 祐遗尿，詎非下元之惫，而从事地黄饮、三生饮等治乎， 僻不遂，詎非血脉之废，而从事建中、十全等治乎，东南类中，岂无六经形证见於外，便溺阻隔见於内，即从事续命、三化等治乎，若通圣、愈风，即西北真中，曾未一也，读古人书，须要究其纲旨，以意逆之，是谓得之，若襟执其语，反成窒碍，岂先哲立言之过欤。

诸病各有经脉府藏之分，而卒然倒仆，犹须审谛，尝考先哲论中风，首云中血脉则口眼 斜，中府则肢节废，夫肢节废与口眼 斜，

皆属六经形证，若中府则有便溺阻隔之患矣，中藏则性命危，此亦不过论其大纲，中藏岂绝无可治，而一概委之不救乎。

(诊〔石顽曰：中风之脉，皆真气内亏，风邪得以斩关直入，即南方类中卒倒，虽当分属虚属火属痰，总由肾气衰微，不能主持，是以脉不能砭，随虚风鼓激而见浮缓之象，昔人有云：中风之脉，每见砭伏，亦有脉随气奔指下洪盛者，当知中风之人，皆体肥痰盛，外似有馀，中实不足，加以房室内贼，遂致卒倒昏迷，其初中之时，周身之气，闭滞不行，故多砭伏，少顷气还微省，则脉随气奔而见洪盛，皆风火痰湿用事也，大都中风之脉，浮小缓弱者生，坚大急疾者危，盖浮缓为中风之本脉，兼紧则多表邪，兼大则多气虚，兼迟则多虚寒，兼数则多虚热，兼滑则多痰湿，皆为可治之脉，惟兼涩者，为脉不应病，多为危兆，以痰证脉涩，为正气虚衰，经络闭滞，难於搜涤也，所以中风之脉，最忌伏涩不调，尤忌坚大急疾，素问云：胃脉砭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鬲，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舌转可治，则知坚急涩伏，皆难治之脉，况见声舌机不转，肾气内衰之证乎。

罗谦甫治太尉忠武史公，年近七旬，十月初，侍国师於圣安寺，丈室中有煤炭火一在左侧，遂觉左颊微汗，因左颊疏缓，被风寒客之，左颊急而口於右，脉得浮紧，按之洪缓，先於左颊上灸地仓一七壮，次灸颊车二七壮，後於左颊上热身熨之，以秦窳升麻汤发散风寒，数服而愈。赵以德治陈学士敬初，因醮事跪拜间，就倒仆，汗注如雨，诊之脉大而空虚，年当五十，新娶少妇，今又从拜跪之劳役，故籛气暴散，急煎独参汤，连饮半日而汗止，神气稍定，手足俱，而无声，遂於独参汤中加竹沥，开上涌之痰，次早悲哭，一日不已，因以言慰之，遂笑，复笑五七日无已时，此哭笑为阴火动其神魂魄之藏，相并故耳，在内经所谓五精相并者，心火并於肺则喜，肺火并於肝则悲是也，稍加连、柏之属泻其火，八日笑止手动，一月能步矣。李士材治徽商汪华泉，忽然昏仆，遗尿撒手，汗出如珠，口不能言，法在不治，然大进参、附，或救万一，用人参三紮，熟附五钱，浓煎灌之，至晚而汗絀，再剂身体转动，更用参、附、白术加姜汁、竹沥，数日渐爽，调补半年而康。石顽治春榜赵明远，平时六脉微弱，己酉九月，患类中风，经岁不痊，邀石顽诊之，其左手三部弦大而坚，知为肾藏阴伤，壮火食气之候，且人迎斜内向寸，又为三籛经满，溢入籛维之脉，是不能无颠仆不仁之虞，右手三部浮缓，而气口以上微滑，乃顽痰涌塞於膈之象，以清籛之位而为痰气占据，未免侵渍心主，是以神识不清，语言错误也，或者以其神

识不清，语言错误，口角常有微涎，目睛恒不易转，以为邪滞经络，而用祛风导痰之药，殊不知此本肾气不能上通於心，心藏虚热生风之证，良非风燥药所宜，或者以其小便清利倍常以为肾虚，而用八味壮火之剂，殊不知此证虽虚，而虚籛伏於肝藏，所以籛事易举，饮食易饥，又非益火消阴药所宜，或者以其向患休息久痢，大便後常有淡红渍，而用补中益气，殊不知脾气陷於下焦者，可用升举之法，此阴虚久痢之馀疾，有何清气在下可升发乎，若用升、柴升动肝肾虚籛，鼓激膈上痰饮，能保其不为喘胀逆满之患乎，是升举药不宜轻服也，今举河间地黄饮子助其肾，通其心，一举而紮得之，但不能薄滋味，远房室，则药虽应病，终无益於治疗也，惟智者善为调摄，为第一义。又治御前侍卫金汉光如夫人，中风四肢不能举动，喘鸣肩息，声如睬锯，不能着枕，寢食俱废者半月馀，方邀治於石顽，诊其脉，右右手寸关数大，按久无力，尺内愈虚，左手关尺弦数，按之渐小，惟寸口数盛，或时昏眩，或时烦乱，询其先前所用诸药，皆二陈、导痰，杂以秦萼、天麻之类，不应，又与牛黄丸，痰涎愈逆，危殆益甚，因疏六君子，或加胆星、竹沥，或加黄连、当归，甫四剂而喘息顿除，再三剂而饮食渐进，稍堪就枕，再四剂而手足端动，十馀剂後，屏帟之内，自可徐行矣，因思从前所用之药，未常不合於治，但以痰涎壅盛，不能担当，峻用参、朮开提胃气，徒与豁痰，中气转伤，是以不能奏耳。又治汉川令顾莪在夫人，高年气虚痰盛，迺因乃郎翰公远任广西府，以道远抑郁，仲春十四夜，忽然下体堕床，便舌强不语，肢体不遂，以是日曾食湿嘔，诸医群议消导，消导不应，转增困惫，人事不省，头项肿胀，事在危急，急邀石顽诊之，六刹皆虚濡无力，诸医尚谓大便六七日不通，拟用攻下，余谓之曰：脉无实结，何可妄攻，莪在乔梓，皆言素有脾约，大便常五七日一行，而艰苦璋常，乃令先小试糜饮，以流动肠胃之枢机，日进六君子汤，每服用叁二钱，煎成蠲热，分三次服，四剂後，自能转侧，大便自通，再四剂，手足便利，自能起坐，数日之间，倩人扶掖徐行，因切嘱其左右谨防，毋使步履有失，以其气虚痰盛，不得不防杜将来耳。又治松陵沈云步先生，解组归林，以素禀多痰，恒有麻木之患，防微杜渐，不无类中之虞，乃谋治於石顽，为疏六君子汤，服之颇验，而性不喜药，入秋已来，渐觉肢体不遂，复邀诊治，脉软滑中有微结之象，仍以前方除去橘皮，加归、巴戟，平调半月而安，然此证首在节慎起居，方能永保贞固，殊非药力可图万全也。

诸伤门

伤寒

伤寒杂病，世分繁途，伤寒以攻邪为务，杂病以调养为先，则知工伤寒者，胸中执一汗下和解之法，别无顾虑正气之念矣，杂病家盛有攻邪之证耶，缘襟执己见，不能圆通，以致伤寒一切虚证坏证，不敢用补，杂病一切表证实证，不敢用攻，举俗所见皆然，病家亦盛死无怨，良由圣教久湮，邪说横行之故，是不得不以伤寒入门见证定名真诀，一句喝破，令杂病家粗知分经辨府，不致妄为举措，盛无小补於世哉，姑以阴箴传中冬温温热时行大纲，辨述如左。

(阴箴传中(如交霜降节後，有病发热头痛，自汗，脉浮缓者，风伤卫证也，以风为箴邪，故只伤於卫分，卫伤，所以理疏，汗自出，身不疼，气不喘，脉亦不紧，如见恶寒发热头疼，骨节痛，无汗而喘，脉浮紧者，寒伤营证也，以寒为阴邪，故直伤於营分，营伤，所以理固闭，无汗而喘，身疼骨节痛，而脉不柔和，如见发热恶寒，头痛身疼，汗不得出而烦躁，脉浮紧者，风寒并伤营卫也，以风为箴邪，无窍不入，风性善动，法当有汗，寒为阴邪，万类固闭，寒气束，郁遏理，所以不得外泄，热势反蒸於 而发烦躁也，上皆太箴经初病见证，有桂枝、麻黄、青龙鼎峙三法。若交箴明之经，则恶寒皆除，但壮热自汗而脉浮数，以箴明内蓄於胃，多气多血，邪入其经，蒸动水谷之气，故皆有汗，但以能食为箴邪属风，不能食为阴邪属寒辨之。若交少箴之经，则往来寒热，口苦佻痛，以其经居表之半，邪欲入则寒，正与争则热，所以只宜和解，而有汗下利小便三禁。至其传变，虽有次第，本无定集，有循经而传者，有越经而传者，有传偏六经者，有传至二三经而止者，有犯本者，有入府者，有邪在太箴不传箴明之经即入箴明之府者，有箴明经府相传者，有从少箴经传入箴明府者，所以仲景有太箴箴明，正箴箴明，少箴箴明之理，或云：少箴无逆传箴明之理，殊不知胃为十二经之总司，经经交贯，且少箴之经在外，而箴明之府在内，何逆之有，至若传入阴经，亦有转入胃府而成下证者，太阴藏府相连，移寒移热最易，少阴亦有下利清水色纯青，心下痛，口乾燥者，厥阴亦有下利者，此皆阴经入府之证，少阴更有移热膀胱之府一身手足尽热小便血者，厥阴亦有转出少箴呕而发热者，二经接壤故也，又有转出太箴表证者，如下利後，清便自调，身疼痛，此阴尽复箴也。夫所谓犯本者，太箴经邪入膀胱之本，如烦渴引饮，水入即吐，小便不利者，风伤卫之犯本也，如热结膀胱，其入如狂，或下血者，此寒伤营之犯本也，所以仲景有五苓、桃核承气之分。邪热入胃，则当详三箴

明之原，而与三承气缓急分治，盖籀明居中，万物所归，无所复传，至此悉宜攻下，但须俟结定，则热邪尽归於胃，然後下之，若结未定而下早，则有结胸痞满挟热利等证，以邪热归并中土未尽，乘机内入而为变矣，故伤寒家有汗不厌早，下不厌迟，发表不开，不可攻之戒。

邪在少籀，入犯胆府，则胸满蚤烦，小便不利，一身尽重不可转侧，或入血室，则昼日明了，夜则 y 如见鬼状，皆宜按证求治，但此经之要，全重在於胃气，所以小柴胡中必用人参，仲景云：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之语，乃一经之要旨也。至传三阴，太阴则腹满时痛，少阴则腹痛自利下重，小便不利，甚则口燥心下痛，厥阴则寒热交错，寒多热少则病进，热多寒少则病退，大抵少阴传经热邪，必从太阴而入，厥阴必从少阴而入，非若阴证有一入大籀不作郁热便入少阴之理，当知伤寒传经之证，皆是热邪，经中邪盛而溢入奇经，故其传皆从籀维而传布三籀，阴维而传布三阴，与十二经藏府相贯之次第无预也，其邪必从太籀经始，以冬时寒水司令，故无先犯他经之理，但有他经本虚，或为合病，或为越经或陷此经不复他传，非若感冒非时寒疫之三籀混杂也，大抵寒疫多发於春时，春则少籀司令，风木之邪，必先少籀，而太籀籀明在外，病则三经俱受，以是治感冒之方，若香苏、芎苏、叁苏、正气、十神之类，皆三经杂用不分耳，试观夏暑必伤心包，秋燥必伤肺络，总不离於司端之主令也。其有误治而成坏证者，证类多端，未能悉举，即如结胸痞满，良由误下表邪内陷，故脉必有一部见浮，盖寒伤营，营属血，而痞痛者为结胸，风伤卫，卫属气，而不痛者为痞满，然痞满之基，多由其人痰湿内蕴，非若结胸之必因下早而籀邪内陷，此大小陷胸、五种泻心分司结胸痞满诸治也，至於懊绍诸证，无结可攻，无痞可散，惟栀子畔汤可以开发虚人内陷之表邪，一涌而迅扫无馀，即劳复食复，但於方中加枳实一味，其温热时行，亦可取法乎此也。至於阴证，既无热邪气蒸，万无传经之理，即有阴邪，阴主静，断不能传，原其受病，必先少阴，或形寒饮冷伤脾，则入太阴有之，其厥阴之证，无不由少阴而病，所以少阴温经之药，峻用姜、附、四逆，厥阴风木之藏，内伏真火，虽有阴寒，不过萸、桂之属，若当归四逆加絳菜换肉桂足矣，不必姜、附也，然仲景厥阴例中，非无四逆等治也，当知厥阴之寒，皆是由少阴虚寒而来，故用姜、附合少阴而温之，所谓肾肝同治也，即太阴未尝不用四逆也，亦是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致病，故必兼温少阴，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夫治伤寒之法，全在得其纲领，邪在三籀，则当辨其经府，病入三阴，则当分其

传中，盖经属表，宜从外解，府属，必须攻下而除，传属热，虽有
箴璠似阴，厥逆自利等证，但须审先前曾发热头痛，至四五日或数
日而见厥利者，皆箴邪亢璠，厥深热深之证，急当清理其内，误与
温药必死，但清之有方，须知箴璠似阴之证，其人根气必虚，即与
救热存阴，须防热去寒起，间有发汗太过而成亡箴之候，亦有攻下
太过而阴箴俱脱者，不妨稍用温补，然脱止箴回，即当易辙，不可
过剂以 其津，况此证与真阴受病不同。中属寒，虽有阴璠似箴，发
热躁闷等证，但须审初病不发热无头痛，便呕吐清水，卧足冷，自
利腹痛，脉来小弱，至四五日或六七日，反见大热躁乱，欲坐卧泥
水中，渴欲饮水而不能下喉，脉虚大不能鼓激者，此阴盛格箴之假
热，箴欲脱亡之兆，峻用叁、附无疑。有卒暴中寒，厥冷不省者，此
真箴大虚，寒邪斩关直入之候，丹溪所谓一身受邪，难分经络是
也，非频进白通、通脉不能挽回。更有少阴中风，虽不发热，亦无自
汗厥冷呕吐下利等证，但觉胸中痞满不安，不时心悬若饥，自言腹
满，他人按之不满，手足自温，六脉小弱而微浮者，此为阴经箴邪，
人罕能识，惟宜黄 建中稍加人参、熟附温散其邪，若挟饮食，则气
口涩滞，亦有模糊不清者，当与枳实理中，手足微冷，加附子，若
误与发散，必死，破气宽中，亦死，消克攻下，亦死，若峻用四逆，
伤犯真阴，多有咳逆血溢之虞，此证初时不以为意，每每委之庸
师，所以犯之百无一生也。

(冬温(冬时天气大暖，而见发热咳嗽者，此为冬温，以伏藏之令而
反箴气大泄，少阴不藏，非时不正之气，得以入伤少阴之经，箴气
发外，所以发热，热邪伤气，所以咳嗽，其经上循喉咙，所以喉肿，
下循腹，所以感之深者，则自利也，冬温本秋燥之余气，故咽乾痰
结，甚则见血，与伤风之一咳其痰即应不同，咳则颇胀者，火气上
逆也，咳甚则藏府引痛者，火气内郁也，其脉或虚缓，或虚大无力，
亦有小弱者，热邪伤气故也，若肾气本虚，则尺中微弦，暮则微寒
发热，素常气虚，则气口虚大，身热手足微冷，或有先伤冬温，更加
暴寒，寒郁热邪，则壮热头痛，自汗喘咳，脉来浮，举则微弦，中候
则软滑，重按则少力，虽有风寒，不可妄用风药升举其邪，轻则热
愈甚而咳愈剧，重则变风温灼热而死，亦不可用辛散，多致咽喉不
利，唾脓血，痰中见血，甚则血溢血泄，发斑狐惑，往往不救，又不
可用耗气药，多至咳剧痛引周身，面热足冷而致危候，惟宜加絳
辄汤调之，兼有风寒外袭，则加羌活、紫苏，寒邪盛璠而发烦躁者，
但於前药中稍加麻黄五七分、石膏钱许，或萎甬汤本方主之，缘此
证见於冬时，举世医流，莫不以伤寒目之，而与发散致夭枉者不可

枚举，曷知西北二方，患真中风伤寒者最多，患冬温者绝少，间有伤於火炕者，亦有伤於火而复伤於寒者，可与越婢汤、桂枝二越婢一汤，以其地厚质实，可胜攻伐，非若东南之稟气孱弱也，至如大岭以南，箴气常泄之地，但有瘴疠之毒，绝无伤寒之患，即使客游他处，感冒风寒，仅可申香正气之类，若麻黄、青龙，绝不可犯，误用而发动身中素蕴瘴湿，则壮热不止，每致殒命，不可不慎。

(温病〔有冬时触犯邪气，伏於经中，至春分前後，乘箴气发动而为温病，素问所谓冬伤於寒，春必病温是也，其证不恶寒，但恶热而大渴，其脉多数盛而浑浑不清，越人所谓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绝不似伤寒浮紧之状，且右尺与气口，必倍於人迎，信非人迎紧盛之比，此证大忌发汗，若误与表散，必躁热无汗，闷乱不盛而死，以其邪伏经中，日久皆从火化而发，其热自内警外，必用辛凉以化在表之热，苦寒以泄在里之热，内气一通，自能作汗，有服承气，大汗淋漓而愈者，有大渴饮水，通身汗出而热顿除者，有浑身壮热，服黄芩汤、辄汤得汗而解者，有发热自利，服葛根黄芩黄连汤而愈者，有舌乾便秘，服凉膈散而安者，故古谚有温热病误下不为大害，误汗为害。

有非时寒疫，间杂其间，不可不审谛明白而为治疗，盖暴感风寒之证，初时畏寒不渴，至二三日，热邪伤耗津液方渴，与温病热病之一病便昏昏不爽大热烦渴不同，其脉多浮盛而见於左手，与病温之右脉数盛亦理，若兼右脉滑盛，或涩滞模糊者，必停饮食之故，故治寒疫，当先发散为主，即有宿滞，兼与橘、半、枳、朴，不得滥用药，珥邪未入而误与攻下，不无引贼破家之虞，故其治与伏气回乎不类也。

(热病〔伏气之发於夏至後者，热病也，其邪乘夏火郁发，从少阴蒸遍三箴，与伤寒之逐经传变不同，亦有兼中而发者，其治与中无理，虽热毒暴中，皆缘热耗肾水，汗伤胃汁，火迫心包，故用白虎之知母以净少阴之源，石膏以化胃府之热，甘草、粳米护心包而保肺胃之气，与热病之邪伏少阴，热伤胃汁，火迫心包不殊，故可理病同治而热邪皆得涣散也，若热毒亢璫不解，腹满气盛者，凉膈、双解、承气、解毒，兼苦燥而攻之，或三黄、石膏、子畔汤汗之，用法不峻，投剂不猛，必不应手，非如伤寒，待箴明胃实而後可攻下也。

(时行〔时行疫疠，非常有之病，或数年一发，或数十年一发，多发於饥馑兵荒之後，发则一方之内，沿门阖境，老幼皆然，此大疫也，亦有一隅偶见数家，或一家止一二人或三五人，病证皆同者，此常

疫也，即如痘、癘、麻、斑之类，或越一二年，或三五年一见，非若大疫之盛行，所以人不加察耳，即如软脚瘟证，医者皆以脚气目之，捻颈瘟证，医者皆以喉目之，绞肠瘟证，医者皆以臭毒目之，杨梅瘟证，医者皆以丹肿目之，黑骨瘟证，医者皆以中毒目之，瓜绛瘟证，医者皆以蓄血伤寒目之，惟绉衷瘟之阖门暴发暴死，大头瘟之骤胀热蒸，秽气遍充，不敢妄加名目也，其常疫之气，皆是湿土之邪郁发，治宜表分解，随邪气所在而攻之，孙真人云：疫气伤寒，三日以前不解，辄汤加童便热服汗之，不汗，少顷更服，以汗出热除为度，三服不解而脉浮，尚属表证，则用白虎，见证则宜承气，解毒，表不分，则宜凉膈、双解，汗下後复见表证，再与白虎，复见证，更与承气，表势热，则宜三黄石膏、三黄子畔汤汗之，有汗下三四次而热除者，有热除後忽复壮热，不妨再汗再下，若见脉证皆虚，法无更攻之理，惟与清热解毒汤，人中黄丸、人中黄散之属调之，非如伤寒有下早变证之虑，亦非温热不可频下之比，大率以热除邪尽为度，不当牵制其虚也，惟下元虚人，非生料六味补其真阴，则不能化其馀热，又不可拘於上说也，至於大疫，则一时详一时之证，一方用一方之法，难可预为拟议也，以上所述，不过为杂病家开一辨证法门，其间肯綮，不遑繁述。

湖广礼部主事范求先讳克诚，寓金阊之石窠，患寒伤营证，恶寒三日不止，先曾用过发散药二剂，第七日躁扰不盛，六脉不至，手足厥逆，其同寓目科方耀珍，邀石顽诊之，独左寸厥厥动摇，知是欲作战汗之候，令勿服药，但与热姜汤助其作汗，若误服药，必热不止，後数日枉驾谢别，询之，果如所言，不药而愈。

一童姓者，伏气发於盛暑，其子跪请求治，诊时大发躁扰，脉皆洪盛而躁，其妇云大渴索水二日，不敢与饮，故发狂乱，因令速与，连进二盏，稍盛，少顷复索，又与一大盏，放盏，通身大汗，安睡热除，不烦汤药而愈，同时有西客二人寓毛家，亦患此证，皆与水而安。

文学范铉甫孙振麟，於大暑中患厥冷自利，六脉弦细颯迟，而按之欲绝，舌色淡白，中心黑润无胎，口鼻气息微冷，簾缩入腹，而精滑如冰，问其所起之由，因卧地昼寝受寒，是夜连走精二度，忽觉颅胀如山，坐起晕倒，便四肢厥逆，腹痛自利，胸中兀兀欲吐，口中喃喃妄言，与湿温之证不殊，医者误为停食感冒，而与发散消导药一剂，服後胸前头项汗出如漉，背上愈加畏寒，而下体如冰，一日昏愤数次，此阴寒挟暑，入中手足少阴之候，缘肾中真簾虚璫，所以不能发热，遂拟四逆加入参汤，方用人参一藜，熟附三钱，炮姜二

钱，炙甘草二钱，昼夜兼进，三日中进六剂，厥定第四日寅刻籀回，是日悉屏姜附，改用保元，方用人参五钱，黄 三钱，炙甘草二钱，加麦门冬二钱，五味子一钱，清肃膈上之虚籀，四剂食进，改用生料六味加麦冬、五味，每服用熟地八钱，以救下焦将竭之水，使阴平籀秘，精神乃治。

徐君育素禀阴虚多火，且有脾约便血证，十月间患冬温发热咽痛，里医用麻黄、杏仁、半夏、枳、橘之属，遂喘逆倚息不得卧，声飒如哑，头面赤热，手足逆冷，右手寸关虚大微数，此热伤手太阴气分也，与萎甬，甘草等药不应，为制猪肤汤一瓯，令隔汤蠲热，不时挑服，三日声清，终剂而痛如失。

国学郑墨林夫人，素有便红，怀妊七月，正肺气养胎时，而患冬温咳嗽，咽痛如刺，下血如崩，脉较平时反觉小弱而数，此热伤手太阴血分也，与黄连阿襟汤二剂，血止，後去黄连加萎甬、桔梗、人中黄，四剂而安。

太仓州尊陈鹿屏夫人，素患虚羸骨蒸，经闭少食，偶感风热咳嗽，向来调治之医，误进滋阴清肺药二剂，遂昏热痞闷痺常，邀石顽诊之，脉见人迎虚数而气口濡细，寸口警警而紫尺搏指，此肝血与胃气皆虚，复感风热之象，与加絃 辄汤，一服热除痞止，但咳则头面微汗，更与小剂保元汤调之而安。

同道王公峻子，於四月间患感冒，昏热喘胀，便秘，腹中雷鸣，服硝、黄不应，始图治於石顽，其脉气口弦滑而按之则甄，其腹胀满而按之则濡，此痰湿挟瘀，浊阴固闭之候，与黄龙汤去芒硝易桂、苓、半夏、木香，下瘀垢甚多，因宿有五更咳嗽，更以小剂痺功加细辛调之，大抵腹中奔响之证，虽有内实当下，必无燥结，所以不用芒硝，而用木香、苓、半也，用人参者，借以资助胃气，行其药力，则大黄辈得以振破敌之功，非谓虚而兼补也，当知黄龙汤中用参，则硝、黄之力愈锐，用者不可不慎。

贰尹闵介眉甥媳，素禀气虚多痰，怀妊三月，因腊月举丧受寒，遂恶寒不食，呕逆清血，腹痛下坠，脉得弦细如丝，按之欲绝，与生料乾姜人参半夏丸二服，不应，更与附子理中，加苓、半、肉桂调理而康，门人问曰：尝闻桂、附、半夏，孕妇禁服，而此并行无碍，何也，曰：举世皆以黄苓、白术为安胎圣药，桂、附为陨胎峻剂，孰知反有安胎妙用哉，盖子气之安危，系乎母气之偏胜，若母气多火，得苓、连则安，得桂、附则危，母气多痰，得苓、半则安，得归、地则危，母气多寒，得桂、附则安，得苓、连则危，务在调其偏胜，适其寒温，世未有母气逆而胎得安者，亦未有母气安而胎反堕者，所以金匱有

怀妊六七月，胎胀腹痛恶寒，少腹如扇，用附子汤温其藏者，然认证不果，不得妄行是法，一有差误，祸不旋踵，非比苓、朮之误，犹可延引时日也。

馆师絳百川子，年二十馀，素有梦交之疾，十月间患伤寒，头疼足冷，医用发散消导，屡汗而昏热不除，反加喘逆，更一医，用麻黄重剂，头面大汗，喘促愈甚，或者以为邪热入，主用苓、连，或者以为元气大虚，议用冬、地，争持未决，始求治於石顽，诊之六脉警警，按之欲绝，正籛欲脱亡之兆，急须参、附，庶可望其回籛，遂疏回籛返本汤，加重便以 籛，一剂稍盛，三啜安卧，改用大剂独参汤加重便，调理数日，频与稀糜而安。

洪德敷女，於壬子初冬，发热头痛，胸满不食，已服过发散消导药四剂，至第六日，周身痛楚，腹中疼痛，不时奔响，屡欲圜而不可得，口鼻上唇，忽起黑色成片，光亮如漆，与玳瑁无璋，医者大骇辞去，邀石顽诊之，喘汗脉促，而神气昏愤，虽证脉俱危，喜其黑色四围有红晕鲜泽，若痘疮之根脚，紧附如线，他处肉色不变，许以可治，先与葛根黄芩黄连汤，加犀角，连翘、荆、防、紫荆、人中黄，解其肌表毒邪，俟其黑色发透，乃以凉膈散加入中黄、紫荆、乌犀，微下二次，又与犀角地黄汤加入中黄之类，调理半月而安，此证书所不载，惟庞安常有玳瑁瘟之名，而治法未备，人罕能识，先是牙行徐顺溪患此，误用发散消克药过多，胃气告匮，辞以不治，又绸铺王允吉，患此濒危，始邀予往，其口目鼻孔皆流鲜血，亦不能救，一月间，亲历此证十馀人，大抵黑色枯焦不泽，四围无红晕，而灰白色黯者，皆不可救，其黑必先从口鼻至颧颊目胞鬚耳及手臂足胫，甚则胸腹俱黑，从未见於额上肩背籛位也，有武员随任家丁黄姓者，患伤寒半月，道经絳门，治舟求治，询其同伴云：自渡淮露卧受寒，恣饮烧酒发热，在京口服药，行过鬚次，热势略絀，而神昏不语，不时烦扰，见其唇舌赤肿燥裂，以开水与之则咽，不与则不思，察其鬚寸警警虚大，关寸小弱，按久六脉皆虚，曰：此热传手少阴心经也，与导赤泻心汤，一啜神识稍盛，泊舟一日夜，又进二贴，便溺自知，次早解维，复延往诊，而脉静神安，但与小剂五苓去桂易门冬二贴，嘱其频与稀糜，可许收功也。

钱顺所素有内伤，因劳力感寒，发热头痛，医用表散药数服，胸膈痞闷不安，以大黄下之，痞闷益甚，更一医，用消克破气，药过伤胃气，遂厥逆昏愤，势渐濒危，邀石顽诊之，六脉萦萦如蜘蛛丝，视其舌上，焦黑燥涸璋常，此热伤阴血，不急下之，真阴立槁，救无及矣，因以生地黄黄连汤，去黄芩、防风，加入中黄、麦门冬、酒大

黄，另以生地黄一掬酒浸捣汁和服，夜半下燥矢六七枚，天明复下一次，乃与生脉散二贴，以後竟不服药，日进糜粥调养，而大便数日不行，魄门迸迫如火，令用导法通之，更与璋功散调理而安。

陈瑞之七月间患时疫似疟，初发独热无寒，或连热二三日，或暂可一日半日，发热时烦渴无汗，热止後则汗出如漉，自言房劳後乘凉所致，服过十味香薷、九味羌活、柴胡枳桔等十馀剂，烦渴壮热愈甚，因邀石顽诊之，六脉皆洪盛搏指，舌胎焦枯，唇口剥裂，大便五六日不通，病家虽言病起於阴，而实热邪亢璫，胃府剥腐之象，急与凉膈加黄连、石膏、人中黄，得下三次，热势顿絀，明晚复发热烦渴，与白虎加人中黄、黄连，热渴俱止，紮日後左频发颐，一时即平，而气急神昏，此元气下陷之故，仍与白虎加人参、犀角、连翘，颐复发，与犀角、连翘、升柴、甘、桔、鼠黏、马勃二服，右颐又发一毒，高肿赤亮，另延疡医治其外，调理四十日而痊，同时患此者颇多，良由时师不明此为湿土之邪，初起失於攻下，概用发散和解，引邪泛滥而发颐毒，多有肿发绵延，以及膺亘肘臂数处如流注溃腐者，纵用攻下解毒，皆不可救，不可以为发颐小证而忽诸。

山阴令景昭侯弟介侯，辽东人，患时疫寒热不止，舌胎黄润，用大柴胡下之，烦闷神昏，杂进人参白虎、补中益气，热势转剧，频与苓、连、知母不应，因遣使兼程过絀，相邀石顽到署，诊之左脉弦数而劲，右脉再倍於左，而周身俱发红斑，惟中斑色皎白，时湖绍诸医群集，莫审胸前斑子独白之由，因谕之曰：良由过服苦寒之剂，中焦斡气，失职，所以色白，法当透誓其斑，兼通气化，无虑斑色不转也，遂用犀角、连翘、山栀、人中黄，昼夜兼进二服，二便齐行，而斑化热退，神清食进，起坐徐行矣，昭侯曦侯，同时俱染其气，并进 B 香畔、人中黄、连翘、薄荷之类，皆随手而安。

絀介巨伤寒，馀热未尽，曲池雍肿，不溃不消，日发寒热，疡医禁止，饮食，紮月馀，日服清火消毒药，上气形脱，倚息不得卧，渴饮开水一二口，则腹胀满急，大便燥结不通，紮月中用蜜导四五次，所去甚难，势大濒危，邀石顽诊之，其脉初按绷急，按之绝无，此中气逮尽之兆，岂能复胜药力耶，乃令续进稀糜，榻前以鸭煮之，香气透誓，徐以汁啜之，是夕大便，去结粪甚多，喘胀顿止，饮食渐进，数日後肿亦渐消，此际虽可进保元、独叁之类，然力不能支，仅惟谷肉调理而安，近松陵一人过饥消导，胃气告匱，闻谷气则欲呕，亦用上法，不药而痊。

徽商黄以宽，风温十馀日，壮热神昏，语言难出，自利溇黑，舌胎黑燥，唇焦鼻煤，先前误用发散消导药数剂，烦渴弭甚，恣饮不彻，乃

求治於石頑，因諭之曰：此本伏氣郁發，更遇於風，遂成風溫，風溫脈氣本浮，以熱邪久伏少陰，從火化發出太籛，即是紮感，變患最速，今幸年壯質強，已逾三日六日之期，証雖危殆，良由風藥性升，鼓激周身元氣，皆化為火，傷耗真陰，少陰之脈不能內藏，所以反浮，考諸南籛先師，原無治法，而少陰例中則有救熱存陰承氣下之一証，可借此以迅昧久伏之邪，審其鼻息不鼾，知腎水之上源未絕，無慮其直視失洩也，時歎醫胡晨敷在坐，相與酌用涼膈散加人中黃，生地黄，急救垂絕之陰，眼服後下瀉黑三次，舌胎未潤，煩渴不絀，此杯水不能救車薪之火也，更與大劑涼膈，大黃加至二紮，兼黃連、犀角，三下方得熱除，於是專用生津止渴，大劑投之，舌胎方去，而津回渴止，此証之得愈者，全在同人契合，無分彼此，得以挽回，設理論紛繼，徒滋眩惑，安保其有今日哉，上仁淵祖道台時疫大義。謹按時疫之邪，皆從濕土郁蒸而發，土為受盛之區，平時污穢之物，無所不受，適當歲氣並臨，則從分野疏豁之隅，蒸騰郁發，不瑾瘴霧之毒，或發於山川原陸，或發於河井蟄渠，人觸之者，皆從口鼻流入募原，而至籛明之經，脈必右盛於左，蓋濕土之邪，以類相從，而犯於胃，所以右手脈盛也，籛明居太籛之里，少籛之外，為三籛經之中道，故初感一二日間，邪犯募原，但覺背微畏寒，頭額暈脹，胸膈痞滿，手指酸麻，此為時疫之報使，與傷寒一感便發熱頭痛不同，至三日已後，邪乘表虛而外發，則有昏熱頭汗，或咽腫發斑之患，邪乘里虛而內陷，或挾飲食，則有嘔逆痞滿，嘈雜失血，自利吐之患，若其人平素津枯，兼有停滯，則有瑤語發狂，舌胎黃黑，大便不通之患，平素陰虛，則有頭面赤熱，足膝逆冷，至夜發熱之患，至於發癩發嘔，冷汗喘乏，煩擾禱等証，皆因誤治所致也，大抵傷寒之邪，自表傳里，溫熱之邪，自里警表，疫疠之邪，自籛明中道，隨表里虛實而發，不循經絡傳次也，以邪既伏於中道，不能一發便盡，故有得汗熱除，二三日復熱如前者，有得下里和，二三日得見表熱者，有表和復見里証者，總由邪氣內伏，故屢奪屢發，不可歸咎於調理失宜，復傷風寒飲食也，外解無如香畔、B連翹、薄荷之屬，內清無如滑石、苓、連、山梔、人中黃之屬，下奪無如硝、黃之屬，如見發熱自利，則宜葛根、礮、連，胸膈痞滿，則宜枳、桔、香附，嘔吐癩逆，則宜申香、礮、連，衄血下血，則宜犀角、丹皮，發斑咽痛，則宜犀角、半蒴，煩渴多汗，則宜知母、石膏，愈後食復勞復，則宜枳實梔畔，隨証加萎甬、茯苓、丹皮、芍藥之類，皆為合劑，而香畔，人中黃又為時疫之專藥，畔乃黑豆所，得濕熱之氣，釀成敗穢之質，故能引領內邪，從巨籛蒸汗而解，人中

黄本甘草所制，渍以滓秽，专解藏府恶毒，从下而泄，同气相求之妙，莫过於此，以其总解温热时行，外内热毒也，当知其证虽有内外之殊，一皆火毒为患，绝无辛温发散之例，每见穷乡无医无药之处，热璫恣饮凉水，多有 然汗出而解者，此非宜寒凉不宜辛热之明验乎，况当庚申金端，北政少籛相火司天之岁，目今又在三气之中，主令客气，俱属相火，一切风燥辛热，皆不可犯，每见时师用羌、独、柴、前、苍、芷、芎、防之类引邪上逆亢热弭甚者，以风燥之药，性皆上升横散，如炉冶得鼓铸之力也，用朴、半、槟榔、青皮、木香等耗气之药胸膈愈加痞满者，晒苗助长之道也，有下证已具，而迟疑不敢攻下，屡用斃、连不应者，此与扬汤止沸不殊也，至於发狂 y，舌胎焦黑，而大便自利，证实脉虚，不可攻者，及烦热痞闷，冷汗喘乏，四肢逆冷，六脉虚微不受补者，皆难图治也，时疫变证多端，未能一一曲尽，谨陈大略数则，庶不负宪恩之泽及黎庶，垂问自莩也。

飞畴治郑月山女，寡居二十载，五月间忽壮热多汗，烦渴，耳聋佷痛，月山为女科名宿，谓证属伤寒，委之他医，用柴、葛、桂枝等剂，其热弭甚，汗出不止，胸满昏砵，时时噫气，邀予诊之，右脉数大，左脉少神，舌胎微黑，此伏气自内少籛发出，故耳聋佷痛，法当用白虎清解，反行发表，升越其邪，是以热渴转甚，汗出多，故左脉无神，胃液，故昏砵胸满，其噫气者，平素多郁之故，今元气已虚，伏邪未解，与凉膈去硝黄易塘蔘根、丹皮、竹叶，一服热絀得睡，但汗不止，倦难转侧，或时欲呕，此虚也，以生脉加枣仁、茯神、白甯，扶元 阴，兼进粥 以扶胃气，渴止汗敛，而脉转虚微欲绝，此正气得补，而虚火潜息之真脉也，复与四君、归、地，调捕而痊。

暑(叁绪论暑证)

素问云：因於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

暑气内扰於营则汗，上迫於肺则烦喘，内干於心则多言，总不离乎热伤心胞，而蒸肺经之证也。

金匱云：太籛中，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甄迟，小便已，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其汗则恶寒甚，加温 则发热甚，数下之则淋甚。

太籛中，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此因暑而伤风露之邪，手太籛标证也，太籛小肠属火，上应心胞，二经皆能制金烁肺，肺受火刑，所以发热恶寒，似乎足太籛证，其脉或见弦细，或见甄迟，小便已，然毛耸，此热伤肺胃之气，籛明本证也，发汗则恶寒甚者，气虚重

夺其津也，温 则发热甚者，重伤经中之液，转助时火肆虐於外也，数下之则淋甚者，其在 之阴，热势乘机内陷也，此段经文，本无方治，东垣特立清暑益气汤，足补仲景之未逮。

太籛中热者，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此无形之热，伤肺胃之气，所以多汗恶寒而渴，故用白虎以化热，人参以益气也。

太籛中，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

此因冷水灌汗，有形之水，郁遏皮毛，闭其汗湿，所以身热疼重，故用一物瓜蒂汤涌吐，则籛气发越。汗大泄而热愈矣，後人不敢效用，每以五苓散加，或栀子豉汤并用，探吐皆效。

王节斋曰：夫暑者，相火行令也，夏月人感之，自口齿而入，伤心胞络之经，其脉多虚，或浮大而散，或弦细颯迟，盖热伤气，则气消而脉虚弱，其证身热汗出而喘，烦渴多言，倦怠少气，或下血发黄生斑，甚者火热炼金，致金不能平木，搐搦不省人事，治暑之法，以去湿热清心利小便为主，气伤宜补真气为要，又有恶寒，或四肢逆冷，甚者迷闷不省，而为霍乱吐利，痰滞呕逆，腹满泻利，此非暑伤，乃因暑而自致之病也，若行人或农夫於日中劳役得之，此热伤籛证也，必苦头痛发热汗泄，肌肤大热而渴，乃天热外伤元气也，宜益元散、白虎汤、竹叶石膏汤选用，若避暑热於凉亭水阁得之，此暑伤阴证也，必头痛恶寒，身形拘急，肢节疼痛而烦心，肌肤大热无汗，此为阴寒所遏，使周身籛气不得伸越，宜消暑十全散，或腹痛水泻者，胃与大肠受之，局方香薷饮，恶心者，胃中有痰饮也，香薷饮下消暑丸，伏暑大热水泻脉数，可用黄连香薷饮，若外既受寒，内复伤冰水生冷，腹痛泄泻，霍乱吐逆，申香正气散、养胃汤选用，若饮食过多，吐泻腹痛，脉砵微者，大顺散，若真籛虚人，房室不慎，复伤生冷，复痛璫泻利，脉砵弦者，冷香饮子，甚则霍乱吐利，通身冷汗不止，脉伏或脱者，急用浆水散救之，庶可十全一二，暑气攻，腹内刺痛，小便不通，生料五苓散加木香，小便血者，导赤散加辰砂，伏暑霍乱，腹痛泄泻如水，身热足冷者，五苓散下来复丹，伤气困倦，身有微热，头重吐利，小便赤涩，十味香薷饮，伤暑咳嗽发寒热，盗汗不止，脉数者，热在肺经，清暑益气汤，冷水澡浴，致暑湿相搏，一身尽痛，自汗发热，五苓加羌活，吐泻者，五苓与正气和服，冒暑纵饮，及饮冷酒，引暑入腹，大热而小便如血，五苓殊桂加黄连，日间冒暑经营，夜间露卧门窗，此先感暑而後感寒，去衣则凜，着衣则烦，或鼻流清涕，或寒热如虐，六和汤加羌

活，无汗，加紫苏，呕吐，加丁香，兼食，加草豆蔻、砂仁，冒暑作劳，乘汗冷浴，身如刺，间有赤肿处，或发水泡者，六和汤加苍术、荆、防，甚则加桂，若身热头痛，躁乱不盛，或身如刺，此热伤肉分也，白虎汤加苍术，虚，加人参，或咳嗽发寒热，盗汗不止，脉数者热在肺经，清燥汤，秋暑泻利，消暑丸。疰夏病，属籛虚元气不足，宜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其人伤湿，困而中暑，名曰湿温，紫脛逆冷，胸满头目疼重，妄言多汗，脉籛濡而弱，阴小而急，及烦渴引饮者，切不可汗，汗之必死，苍术白虎汤。

喻嘉言曰：体中多湿之人，外暑蒸动内湿，二气交通，最易中暑，所以肥人湿多，夏月百计避暑，反为暑所中者，不能避身之湿，即不能避天之暑也，益元散驱湿从小便出，夏月服之解暑，体盛湿多则宜之，清无湿之人，津液为时火所耗，当用生脉散充其津液，若用益元散妄利小水，竭其下泉，枯槁立至，故凡汗多之人，即不可利其小便也。

小半夏茯苓汤，治暑专治其湿也，少加甘草，即名消暑丸，是消暑在消其湿，理明辞正矣，又如益元散加辰砂，则并去其热，五苓散加人参则益虚，加辰砂、桂则去热，白虎汤加人参则益虚，加苍术则胜湿也，中暑必显躁烦热闷，东垣仿仲景竹叶石膏汤制方，名清燥汤，仍以去湿为首务，夫燥与湿，相反者也，而清燥亦务除湿，非东垣具过人之识，不及此矣。古方治暑风，用苏合香丸，大非，今人治暑，概用香薷饮，大谬，按香薷辛淡，辛能发散，淡能渗泄，乃夏月解表利水之剂，果身热烦躁呕吐，小便不利者，合黄连以解暑，靡不应手获效，若气虚胃弱之人，食少体倦，自当多服参、，岂能堪此发泄，苟误用之，是虚其虚也，至於奔走劳役而中热者，用此温散之剂复伤其气，如火益热矣，今人不分虚实当否，夏月少有不快，一概用之，所谓习俗成讹也。

夏月无故卒倒，昏不知人，面垢，冷汗自出，手足微冷搐搦，或吐泻，或喘渴，此君相二火内外相煽，兼之素有痰郁，因火鼓动窒碍心窍故也，宜先以热土熨脐中，或研蒜水灌鼻中，皆取其通窍也。石顽曰：按中寒卒然倒仆如中风者，乃盛寒之气卒犯少阴，而厥逆无脉，此籛气大虚，不胜阴寒厉气也，必口鼻气冷而无痰声，虽盛暑中亦有之，以其人真籛素虚之故，不可拘於时月也，中暑卒然晕倒如中风者，乃酷暑之气鼓其痰壅塞心胞，此肾水素亏，不胜时火燔灼也，必喘乏而无痰声，若中风卒倒，则必手足搐引，痰声涌塞於喉中，甚则声如睬锯，为中风之真候，以此辨之，万无差误也。或问，暑用白虎、清暑、香薷等法，何以为辨，石顽曰：中用白虎

汤，热伤形之治也，用人参白虎汤，兼伤无形之气也，中暑用生脉散，暑伤无形之气也，用清暑益气，暑伤於气兼挟风热乘虚而伤其经也，伤暑用十味香薷，风热湿杂合而伤形气也，偏於表，则变香薷饮为消暑十全，偏於里，则变香薷饮为六和汤，此夏月鼎峙三法也，其用消暑丸者，上盛之湿泛滥而为痞满也，用益元散者，下盛之热阻滞而为溺涩也，用大顺散者，冰果内伤於脾也，用冷香饮者，冷食内伤於肾也，用来复丹者，阴气固结於下也，用五苓散者，气遏绝於内也，近世医人，治夏月诸病，不论虚实寒热，概用香薷饮，既开汗孔，复利水道，且克中气，况於方中必除去人参，增入枳、槟榔辈重耗其气，而痞满发热烦躁愈剧，此际补之不可，泻之不可，惟栀子豉汤随证加入甘草、生姜等味以和之，夜甚者，导赤散加丹皮、白芍以调之，次以生料六味调之，虚甚躁渴者，合生脉以滋金水之源，此前贤未之及也，当知治暑诸证，汗液大泄，中气先伤，虽有膈满潮热，最忌攻下，以无形之热不能随药下散也，即有头额重痛，最忌发汗，凡表药皆能升举痰食浊气支晶膈上也，而肥人湿热素盛，加以暑气相搏，则为湿温，证必自汗足冷漉漉如从水中出，脉虽砵细，而小便必赤涩，不可误认阴寒而与温药，亦不可因其头重身疼而与发汗，误汗身青面色变者，大剂竹叶石膏汤可救之，亦有因其痞满喘胀误与下药者，大剂桂苓丸可疗之，惟误用附子者，虽有合剂，不能起矣。至於触热劳形，卒然倒仆，方书用道途中热土置当脐，更使聚溺其腹，并捣生蒜汁注鼻孔，其立法最精，惜乎未经阐发，世都不解，殊不知此虽酷烈为患，良由其人真元素亏，加以时火亢璫，鼓激命门之虚籛，然离根，非藉道途中之热土，往来人之热溺，不能护卫其籛使之归源，用蒜汁注鼻孔者，取蒜以开窍，温散其郁闭之热，所谓热因热用，温能除大热也，若与冷水灌之，之渍之，则气随焰息，而暴绝不返矣，间有元气不大虚人，真火原未离根，不胜亢而倒者，用水灌渍，亦有得苏者，因是愚夫一见热倒，便以水灌，既灌不苏，虽卢扁不能复图矣。

(诊〔经云：脉虚身热，得之伤暑，此暑伤元气也，仲景以弦细颛迟为伤暑，以暑伤气而不伤形，所以气消而脉虚弱也，大抵脉来虚大无力，或小弱，皆本气虚而为暑所中，不足之证也，若得洪盛数疾之脉，皆热气燔灼而为时气所伤，为有馀之邪，至若内伤寒冷，及中寒脉砵紧之类，虽当夏月，却与暑证无预。

罗谦甫治一人，夏月胸项多汗，紮足逆冷晦语，关前濡，关後急，当作湿温治，经曰：湿温之脉，籛濡而弱，阴小而急，濡弱见於籛部，湿气搏暑也，小急见於阴部，暑气蒸湿也，盖先伤湿而後伤暑，暑

湿相搏，是名湿温，先与白虎加参，次换苍术，三日而愈。

又治一蒙古百户，因食酒肉乳，得霍乱吐泻，从朝至午，精神匮乏，脉皆浮数无力，知所伤之物已出，即於阴掘地约二尺，贮新汲水，搅动一时澄定，用清者一杯，调桂苓白术散，徐徐服之，吐泻遂止，翌日微烦渴，遂与钱氏白术散，时时服之而愈。

滑伯仁治一人，病自汗如雨，目赤身热，口燥心烦，盛暑中帷幕周密，以至亡籛，服术附数剂，脉虚而洪数，舌上胎黄，曰：前药误矣，令撤幔开窗，以黄连解毒、人参白虎，三进而汗止，渴，用冰水调益元散，七日而愈。

石顽治礼部员外申菽旆，触热过梁溪，归而眩晕麻瓚，发热便闭，服黄连、香薷不应，用凉膈散，便通，或时昏眩不省，或时四肢清冷，而晡时为甚，邀石顽诊之，脉得弦细而颯，此暑伤心包，籛气郁伏，所以有似阴寒也，与生脉合保元，清理肺胃，则包络自盛矣。

湿(湿热)

经云：诸湿肿满，皆属於脾。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籛受风气，阴受湿气。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也。伤於湿者，下先受之。声如从室中言，是中气之湿也。湿胜则濡泻。因於湿，首如，湿热不攘，大筋短，小筋弛长，短为拘，弛长为痿，因於气为肿，四维相代，籛气乃竭。

首为诸籛之会，其位高，其气清，其体虚，故聪明系焉，却被湿土之浊气薰蒸，清道不通，故磅重不利，似乎有物蒙之，失而不治，湿郁为热，热留不去，热伤血不能养筋，故为拘挛，湿伤筋不能束骨，故为弱痿，素尝气疾，湿热加之，气湿热争，故为肿，诸籛受气於四肢也，今人见膝间关节肿痛，全以风治者误矣。

风寒暑皆能中人，惟湿气积久，留滞关节，故能中，非如中风寒暑之暴也，外中湿者，或山岚瘴气，或天雨湿蒸，或远行涉水，或久卧湿地，则湿从外中矣，其证关节疼重，头重体疼，腹胀烦闷，昏不知人，或四肢倦怠，腿膝肿痛，身重浮肿，大便泄泻，小便黄赤，羌活胜湿汤，若一身尽痛，为风湿相搏，除风湿羌活汤，肢体烦疼，头重鼻塞。或见泄利，或下清血，为风木之邪内干湿土，神术汤，湿毒下血，大便泄泻，四肢磅重，升籛除湿防风汤，若腰已下重着，为湿滞经络，渗湿汤。然病有伤中之不同，伤湿者，足太籛膀胱经也，中湿者，足太阴脾经，或足少阴肾经，伤膀胱则烦渴引饮，小便不利而肿胀，五苓散，着脾则四肢浮肿，不能屈伸，大便多溏，此醇酒厚味水湿等物所伤，湿从内中也，除湿汤，着肾则腰疼身重，小便不利，此醉卧湿地，或下体湿衣所伤，湿从外中也，肾着汤，湿盛身疼，小

便不利，体重发渴者，五苓散加羌活，治湿在上在外者当微汗，羌活胜湿汤，在下在内者，当利小便，五苓散，东垣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亦不可过治，病去六七，即当改用理脾之剂，如水去其地犹湿，若过用之，肾水受亏矣。

罗谦甫云：春夏之交，病如伤寒，其人汗自出，肢体重痛，转侧难，小便不利，此名风湿，非伤寒也，阴雨之後卑湿，或引饮过多，多有此证，但多服五苓散，小便通利，湿去则愈，切忌转泻发汗。小误必不可救，初虞世云：医者不识，妄作伤风治之，发汗死，下之死，己未京师大疫，正为此，罗得其说，救人甚多，大抵五苓散能分水去湿，胸中有停饮及小儿吐 @菝，五苓散最妙，以中有桂，辛温能散肝脾之结耳，戴复云：五苓散，仲景本治太籛汗湿之邪自经犯本，故取治风湿自汗，肢体重痛，渴而小便不利者最宜，若无烦渴小便不利者，此邪犹在经，宜用羌活胜湿汤，或除风湿羌活汤选用，不必拘於前说也。

戴人曰：夏月人之理疏豁，元气不闭，故易於伤风伤湿，如汗出未拭而风闭之，则为风湿，素有热而湿临之，则为湿热，湿久菟亦然也，元气素虚而受湿，则为寒湿，或受於地，或受於天，或受於酒酪乳，治者宜分别之，如风湿，小建中加黄、白术、羌活、防风，湿热，苓桂术甘汤，寒湿，小青龙加絃，籛虚者，去麻黄加熟附、白术，或麻黄加术汤。湿家无汗身烦疼者，麻黄加术汤。伤湿而兼感风，则眩晕呕逆烦热，恶风不欲去衣被，或额上微汗，或身体微肿，汗渍衣湿，当风坐卧，多有此证，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或羌活胜湿汤，令微发汗，若大发汗，则风去湿在，已得汗而发热不去者，败毒散加苍术、防己。伤湿又兼感寒，则拳挛掣痛，无汗惨惨烦痛，五积散。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汤缓服。风湿相搏，身重烦疼，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桂枝附子汤，若其人大便硬，小便自利者，白术附子汤，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

喻嘉言曰：人身籛盛则轻矫，湿盛则重着，乃至身重如山，百脉痛楚，不能转侧，而此不用附子回籛胜湿，更欲何待，在表之湿，其有可汗者，用附子合桂枝汤以驱之外出，在中之湿，其有可下者，用附子合细辛、大黄以驱之下出，在中之湿，则用附子合白术以温中而燥脾，今之用白术，杂入羌、防、枳、朴、栀、橘等药，且无济於事，况用槟榔、滑石、舟车、导水等法乎。湿家不可发汗，以身本多汗，易至亡籛，故湿温之证，误发其汗，名曰重，故为深戒，若久冒风

凉，以水灌汗，仰郁其箴者，又不得不微汗之。湿家当利小便，此大法也，而真伤素虚之人，汗出小便滴沥，正泉竭而箴欲出亡之象，若以为湿热，恣胆利之，真箴无水维附，顷刻脱离而死矣。

(湿热(贾真孙曰：湿为土气，热能生湿，故夏热则万物湿润，秋凉则万物乾燥，湿病本不自生，因热而怫郁，不能宣行水道，故停滞而生湿也，况形盛气弱之人，易为感受，岂必水流而後为湿哉，人只知风寒之威严，不知暑湿之炎暄，感於冥冥之中也，原病式曰：诸瘡项强，皆屬於湿，或 肿体寒而有水气，必小便赤少或渴，是蓄热入 璫深，非病寒也，治法，宜理脾清清热利小便为上，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湿证有二，湿热证多，湿寒证少，当以脉证明辨之，如脉滑数，小便赤涩，引饮自汗，为湿热证，若小便自利清白，大便泻利，身疼无汗，为寒湿也，湿热身黄如橘子色，而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身黄小便不利而渴者，五苓散加茵陈，烦热小便不利而渴者，桂苓甘露饮，湿热相搏者，清热渗湿汤，肩背砭重疼痛，上热胸膈不利，及遍身疼痛者，属外因之湿热，当归拈痛汤，其人平素阴虚多火加之走精者，湿袭精窍也，虎潜丸，或拈痛加龟版、白术、牡蛎，湿热之屬於 者，则水肿小便不利，当与五苓、神芎辈，分轻重以泄之，後用实脾之剂调理，若夫阴水肿胀，另详水肿本门。

石顽曰：昔人有云：湿热一证，古所未详，至丹溪始大发其奥，故後世得以宗之，殊不知其悉从东垣 证诸方悟出，然其所论，皆治标之法，绝无治本之方，及读仲景书至痞论中，则湿热治本之方具在，盖伤寒误下，则有痞满之变，然亦有不经攻下而痞者，皆由痰气逆满之故，故仲景特立泻心汤诸法，正以 逆上之湿热也，湿热证类最多，如鼓胀水肿，呕逆吞酸，黄痺滞下，腰腿重痛，脚气 着等候，悉属湿热为患，然皆别有所致而然，咸非湿热之本病也，尝见苍黑肥盛之人。及酒客辈，皆素多湿热，其在无病之时，即宜常服调气利湿之剂，如六君子加黄连、砵香、泽泻之类，夏秋则清燥汤，春夏则春泽汤加姜汁、竹沥，使之日渐消弭，此谓不治已病治未病也，及乎五旬内外，气血向衰，渐至食少体倦，或胸腹痞满，或肢体烦疼，或不时举发，或偶有所触而发，忽然胸高端胀，烦闷呕逆，甚至上下不通者，须乘初起元气未衰，急投控涎丹十馀粒，不下，少顷再服，当此危急之时，不下必死，下之庶或可生，此系专攻湿热痰涎之药，不可与硝、黄辈同视也，世医舍此而用香燥之剂，未有不相引丧亡而已，以与身偕老之固疾，固元气衰惫而骤然僭发，已为九死之候，更兼误治，必无生理，慎勿复药，自贻其咎也，

又有素禀湿热而挟阴虚者，在膏粱辈，每多患此，以其平时娇养，未惯驰驱，稍有忧劳，或纵恣酒色，或暑湿气交，即虚火挟痰饮上升，轻则胸膈痞满，四肢乏力，重则周身疼重，痰嗽喘逆，亦有血溢便秘，面赤足寒者，甚则痿厥瘫废不起矣，大抵体肥痰盛之人，则外盛中空，加以阴虚，则上实下虚，所以少壮犯此最多，较之中年已後触发者更剧，而治又与寻常湿热回殊，若用风药胜湿，虚火勿於僭上，淡渗利水，阴津易於脱亡，专於燥湿，必致真阴耗竭，纯用滋阴，反助痰湿上壅，务使润燥合宜，刚柔协济，始克有赖，如清燥汤、虎潜丸等方，皆为合剂，复有阴籛紮虚，真元下衰，湿热上盛者，若乘於内，则不时喘满眩暈，溢於外，则肢体疼重麻痺，见此即当从下真寒上假热例治之，否则防有类中之虞，即如痰厥昏仆，舌强语涩，或口角流涎，或口眼斜，或半肢倾，非内热招风之患乎，历观昔人治法，惟守真地黄饮子多加竹沥、姜汁，送下黑锡丹，差堪对证，服半日许，乘其气息稍平，急进大剂人参入竹沥、姜汁、童便，时中，分三次服之，喘满多汗者，生脉散以收摄之，若过此时，药力不逮，火气复升，补气之药，又难突入重围矣，服後元气稍充，喘息稍定，更以济生肾气丸，杂以黑锡丹一分，缓图收功可也，至於但属籛虚，而阴不亏者，断无是理，虽有邪湿干之，亦随寒化，不能为热也，即使更感客邪，自有仲景风湿寒湿治法可推，不似阴虚湿热之动辄扼腕也，其湿热挟外感诸例，另详绪论本条。

(诊〔石顽曰〕湿脉自缓，得风以播之，则兼浮缓，寒以束之，则兼磳细，此皆外伤於湿之诊也，若湿中三阴，则脉有磳缓磳细微缓之分，治有术附、姜附、桂附之理，盖磳缓磳细，为太少二阴寒湿之本脉，人所易明，独厥阴脉见微缓，世所其昧，今特申之，夫厥阴为风木之藏，内藏生籛，虽有湿着，风气内胜，鼓激其邪，流薄於经络之中，所以脉不能磳，而见籛浮阴缓之象，是知微缓，亦厥阴受邪之本脉，观仲景厥阴例中，可以类推，至於湿袭经中，得人身浊气，蕴酿而为湿热，则脉多软大，若浮取软大，而按之滑者，湿并在胃之痰也，浮取软大，而按之涩者，湿伤营经之血也，湿寒湿热之辨，大略不出乎此。

罗谦甫治中山王知府子，年十三，六月中暴雨水泛，戏水湿衣，至精神昏愤，怠惰嗜卧，次日头痛身热，腿脚重，一医用和解发散，重衾覆之，致苦热不禁，遂发狂言，欲去其衾而不得，汗至四更，湿透其衾，明日循衣撮空，又以承气下之，语言不出，四肢不能收持，有时项强，手足疔，搐急而挛，目左视而白睛多，口唇肌肉蠕动，罗视之，具说前由，盖伤湿盛暑之时，过发其汗，更复误下，虚热生风发

瘥也，与保元汤加升、柴、芍药、五味、甘草，二日语声渐出，四肢柔和，饮食渐进而愈。

丹溪治一人，患湿气，背如负二百斤重，以肾着汤加桂心、猪苓、泽泻、酒苓、木通、苍术，服之而愈。

又治一人，腰似折，胯如冰，用除湿汤加附子、半夏、厚朴、苍术而愈。

石顽治沈汝楫子，夏月紫膝胫至脚痛璫，僵挺不能屈者十馀日，或用敷治之法，不效，其脉软大而数，令拭去敷药，与当归拈痛汤二剂，汗出而愈。

燥

原病式云：诸涩枯涸，乾劲皴揭，皆属於燥，乃箴明燥金，肺与大肠之气也，盖风热火，同箴也，寒燥湿，同阴也，然燥金虽属秋阴，而琿乎寒湿，反同其风热也，故火热胜，则金衰而风生，风热胜，则水竭而为燥也，燥之为病，皆属燥金之化，然能令金燥者，火也，故系辞曰：燥万物者，莫 乎火，夫金为阴之主，为水之源，而受燥气，寒水生化之源，竭绝於上，而不能灌溉周身，营养百骸，色乾而无润泽皮肤者，有自来矣，或大病克伐太过，或吐利津液内亡，或养生误饵金石，或房劳致虚，补箴燥剂，辛热太多，皆能偏助狂火而损真阴，阴中伏火，日渐煎熬，血液衰耗，使燥热转甚，而为诸病，在外则皮肤皴揭，在上则咽鼻生乾，在中则水液衰少而烦渴，在下则肠胃枯涸，津不润而便难，在手足则痿弱无力，在脉则细涩而微，此皆阴血为火热所伤，法当治以甘寒滋润之剂，甘能生血，寒能胜热，阴箴滋而火杀，液得润而燥除，源泉下降，精血上荣，如是则阴液宣通，内神茂而外色泽矣。

盛萧东云：浚治之法，其理不出乎滋荣润燥，流通血气而已，且人身之中，水一火五，箴实阴虚，皆缘嗜欲无节，以致肾水受伤，虚火为患，燥渴之病生焉，或前後秘结，或痰在咽喉乾咯不出，此皆津液不足之故，而火动元伤，肾虚恶燥也，理宜补养水中金，使金水相生，出入升降，浚泽流通，何燥之有。

喻嘉言曰：燥之与湿，有霄壤之殊，春月地气动而湿胜，秋月天气肃而燥胜，故春分以後之湿，秋分以後之燥，各司其正，奈何内经独遗燥气，详病机诸气 郁，皆属於肺，诸痿喘呕，皆属於上，二条明指燥病而言，生气通天论谓秋伤於燥，上逆而咳，发为痿厥，燥病之要，可一言而终， 缘内经失却长夏伤於湿句，致误传秋伤於燥为伤湿，而解者竟指燥病为湿病，宜乎经旨之不明也，戴人有云：休治风兮休治燥，治得火时风燥了，斯治燥之要，亦一言而终

也。老人多有大便後寒热，发作有时，颇似外感，实非外感也，大便努挣伤气，故便出则乘於箴而寒，顷之稍定，则箴胜阴而热，若果外感之寒热，何必大便後始然耶，世医遇此证，每谓湿热内蕴，而用滑利之剂以驱之，不知人身中，以湿为宝，有湿则润，无湿则燥，今指燥为湿，是欲出而反闭其户也。

石顽曰：夫燥有藏府之燥，有血脉之燥，燥在上必乘肺经，故上逆而咳，宜千金五味子汤，若外内合邪者，千金麦门冬汤，风热心烦，脾胃热壅，食石不者，千金地黄煎，积热烦渴，日晡转剧，喘咳面青，能食便秘者，生地黄煎主之，燥於下必乘大肠，故大便燥结，然须分邪实津耗血枯三者为治，邪实则大烦渴，躁闷腹胀，通幽汤、润燥汤、清凉饮、四顺清凉饮、麻仁丸，大肠风秘血燥，润肠丸加郁李仁、防风，名润燥丸，润而下之，能食热盛，可用猪胆导法，津耗者，屡欲便而不可得，圜欲了而不了，便出仍是大块，琿功散加二冬、砵香，用麻仁搗水煎服，兼嚼苏子、胡麻之类，外用蜜煎导，或削陈酱瓜导之亦佳，血枯者，呕逆食不下，大便日渐燥结如栗，生料六味丸去山萸，加生何首乌、当归煎服，或生料六味丸加肉苁蓉、桃仁搗水煎服，兼食人乳酥蜜之类，但苁蓉咸腐，服之每令呕吐，不可不知，老人气血俱耗竭者，固本丸作膏服，若至呕逆不食，便如羊矢，不可治矣，燥在血脉，多见风证，木无所畏也，燥本火气之余，故以滋燥养营汤治外，大补地黄汤治内，润燥养阴为第一义，火热亢甚，津液耗竭，不能荣养百骸，手足痿弱，不能收持，反似湿之证，养阴药中，必加黄柏以坚之，如虎潜丸之类，若误作风治则殆矣。

(诊凡物近火则润，离火则燥，犹金之投入烈火而化为液也，故燥证多有反似弱之证者，热伤阴血也，燥有内外诸证，不能尽述，其在皮肤，则毛焦皴揭，在大肠，则脾约便难，在肺经，则乾咳痰结，在肺藏，则悲愁欲哭，证虽各琿，而脉之微细涩小则一，间有虚大数疾浮甄等状，以意察之，重按无有不涩不细不微者，则知诸燥之证，皆肺金之一气，亦不出肺金之一脉也。

火

经云：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

火在丹田之下者，是为少火，少则生气，离丹田而上者，是为壮火，壮火则食气，食气之火，是为邪火，生气之火，是为真火，故少火亢璠，则为壮火，夫五行之道，亢璠则承，亢而过甚，则害乎所胜，而

承其下者，必从而制之，此天地自然之理也。六气虽属外因，而火气郁发，未有不因诸内者，内经除亢则害一说，属诸六气胜复，馀皆不离身中偏胜之机也。

丹溪云：火水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见於天者，出於龙雷则木之气，出於海则水之气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肾，肝属木而肾属水也，胆者肝之府，膀胱者肾之府，心包络者肾之配，三焦司肝肾之分，皆阴而属火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或曰：相火天火所同，何东垣谓为元气之贼，盖相火易起，五性厥籛之火相煽则妄动矣，火起於妄，变化莫测，无时不有，煎熬真阴，阴虚则病，阴绝则死，故曰：相火元气之贼，岐伯历举病机一十九条。而属火者五，原病式曰：诸风掉眩，皆属於肝，火之动也，诸气郁，皆属於肺，火之升也，诸湿肿满，皆属於脾，火之胜也，诸痛痒疮，皆属於心，火之用也，是火皆出於藏府者然也，按心为君火，而又有相火寄於肝肾，即内经所谓一水不能胜二火也，五性之火，为物所感而动，即内经所谓一水不能胜五火也，又有凡动皆属火，故气郁火起於肺，大怒火起於肝，醉饱火起於脾，思虑火起於心，房劳火起於肾，此五藏所动之火也，然而六府皆然，如牙痛龈宣，腮颊颐肿，此胃火之所伤也，目黄口苦，坐卧不宁，此胆火之所动也，舌胎喉痛，便秘不通，此大肠之火动也，癃闭淋漓，赤白带浊，此小肠之火动也，小腹作痛，小便不利，此膀胱之火动也，头眩体倦，手足心热，此三焦之火动也。凡人一身，只阴籛二气，籛气生发，阴气皆化为血，籛气不足，阴气皆化为火矣，阴虚火动者难治，如八味丸桂附之类，虚火可补，如保元汤参 之类，实火可泻，如解毒汤三黄之类，郁火可发，如火郁汤升柴之类，凡火盛者，不可骤用寒凉，必兼辛散，如泻阴火升籛汤、升籛散火汤之类，气壮脉实，火盛颠狂者，可用硝、黄正治，如虚火盛而狂乱，以生姜汤从治之，若投以硝、黄正治，立危，一切壮火狂籛痰气上冲膈膜，流入心包，诸药不效，内外热炽者，和剂紫雪可以平之，积热咽肿，口舌生疮，烦躁妨闷，水浆不下，碧雪主之，好餌丹石，药毒迅发，壮热不已者，千金朴硝煎主之，凡气有馀便是火，气从左边起者，肝火也，佐金丸、当归龙荟丸，从脐下起者，阴火也，八味丸、黑锡丹，五志过度，喜怒悲思不节，正气亢郁，变而为火者，於郁门求之，此治火之大略也。

赵养葵云：以火言之，有籛火，有阴火，有水中之火，有土中之火，有金中之火，有木中之火，籛火者，天上太籛之火，生於寅而死於酉，阴火者灯烛之火，生於酉於而死於寅，此对待之火也，水中火

者，霹雳火也，即龙雷之火，无形而有声，得雨而益炽，见於季春而伏於季夏，原夫龙雷之见也，以五月一阴生，水底冷，上天热，龙为籀物，故随籀而上升，多至一籀来复，故龙亦随籀下伏，雷亦收声，人身肾中相火，亦犹是也，以平日不能节欲，致命门火衰，肾中阴虚，龙火无藏身之位，故游於上而不归，是以上焦烦热咳嗽等证，善治者以温肾之药，从其性而引之归源，行秋冬籀伏之令，而龙归大海，此至理也，奈何今之治阴虚火者，以黄柏、知母为君，而愈寒其肾，益速其毙，良可悲哉，若夫阴虚火旺者，此肾水乾枯而火偏盛，宜补水以配火，亦不宜苦寒之品以灭火，壮水之主以制籀光，正此谓也，如灯烛火，亦阴火也，须以膏油养之，不得杂一滴寒水，得水则灭矣，独有天上火入於人身，如六气温热之病，及伤热中之疾，可以凉水渥之，可以苦寒解之，其馀炉中火者，乃灰土中无焰之火，得木则烟，见湿则灭，须以灰培，实以温煨，人身脾土中火，以甘温养其火而火自退，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甘能除大热，温能除大热，此之谓也，又空中之火，附於木中，以常有坎水滋养，故火不外见，惟乾柴生火燎原，可以止遏，力穷方止，人身肝火内炽，郁闷烦躁，须以辛凉之品发誓之，经曰：木郁誓之火郁发之，使之得遂其炎上之性，若以寒药下之，则愈郁矣，热药投之，则愈炽矣，金中火者，凡山中金银之矿，或五金埋瘞之处，夜必有光，此金郁土中而不得发越，故有光辉於外，人身皮毛窍中，自觉刺蚊咬，及巅顶如火炎者，此肺金气虚，火乘虚而现，肺主皮毛故也，东方木实，困西方金虚也，补北方之水，即所以泻南方之火，虽曰治金中之火，而通治五行之火，无馀蕴矣。藏府虽皆有火，总不离於君相，盖君火为籀火，可以直折，相火为龙火，仅可温顺，导之归源，又何患乎，今人率以知、柏治相火，殊不知相火寄在肝肾之间，乃水中之火，龙雷之火也，若用苦寒，则龙雷之火，愈发矣，龙雷之火，每当浓阴骤雨之时，火焰愈炽，其势诚不可遏，惟太籀一照，火自消灭，此得水则炽，得火则灭之一验也，惟八味丸桂附与火同气，直入肾中，据其窟宅而招之，同气相求，相火安得不引之归源耶，且人身岂可一刻无火，譬之元宵之鳌山走马灯，拜者舞者，飞者走者，无一不具，其中间惟是一火耳，火旺则动速，火微则动缓，火熄则寂然不动，而拜舞飞走之躯，未尝不存也，是以老人以火为用，而少年惟恐多火，高年惟恐无火，无火则端化艰而易衰，有火则精神健而难老，是火者老人性命之根，未可以水轻折也，昔贤治喉乾，谓八味丸为圣药，譬之釜底加薪，则釜中津气上腾，理则然矣，可见下虚者，不但真阴虚，究竟真籀亦虚耳，命门之火，乃水

中之火，相依而永不相离也，火之有馀，缘真水之不足也，毫不敢去火，只补水以配火，壮水之主以制燔光，火之不足，因见水之有馀也，亦不必泻水，就於水中补火，益火之源以消阴翳。

(诊〔石顽曰：按脉法云：浮而洪大为虚火，砵而实大为实火，其说似是而实纒繆，火性燔烈，抑之则空，虽有虚实之分，绝无砵实之脉，详内经二火五火之说，无不本诸三焦，三焦配合心主，代心司化育之令，即谓之君，而命门独操其权，故谓之相，若相火妄临五位，则为五志之火，其实一气之亢，初无彼此，但以洪盛指者为实火，或炎膈上，即为心肺之火，或迫中宫，即为脾胃之火，或结下焦，即为小肠膀胱之火，分其部位以推之，随其微甚而调之，若弦细而数，按之益坚，为少火气衰，而见肝肾真脉，非火使然，夫下焦之火，龙火也，水盛则蛰藏不见，其脉自平，今弦细且数，乃冰雪阴凌之象，虚劳见此，最为剧候，或反虚大数疾，为食气之火，耗竭真阴，虚籐飞越之兆，久病得此，百不一生，惟暴脱元气者，犹可峻补以固之，大抵火证之脉，但有虚大，按之必空，断无实大之理，其火郁中焦，恶寒战栗，则有六脉小匿者，此火气郁伏灰烬，不得发光舒焰，反兼寒水胜己之化矣，热结胃口，咳吐结痰，亦有寸口滑实者，热遗下焦，淋浊溺痛，多有尺内洪滑者，皆胃中湿浊上逆下渗之候，终与火无预也，当知火盛之脉，浮取虽洪盛滑疾，中按则软阔不坚，重按则豁然中空，寻之脉见指傍，举指涩涩然如轻刀刮竹之状，方是无形之火象，若中宫有物阻碍，则关上屈曲而出，膈上有痰凝滞，则寸口屈曲而上，总谓之傑謹如无障碍，则无屈曲之象矣，若洪盛而中按重按益实，指下累累如循贯珠薏苡子状者，皆有形之湿热，蕴积於经脉之中，不当於火门求治也。

东垣治一人，伤寒目赤而烦渴，脉息七八至，按之不鼓击，经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籐皆然，此阴盛格籐於外，非热也，与姜、附之剂，汗出而愈，按此与海藏治狂言发斑，身热脉砵细阴证例同。丹溪治一妇，患心中如火烧，一烧便入小肠，急去小便，大便随时亦出，脉滑数，此相火送入小肠，以四物加苓、连、香、木通四剂，三年之患顿愈。

石顽治太史张弘贍精气下脱，虚火上逆，堤忡失血证，诊其右关气口独显弦象，左尺稍嫌微数，馀皆微细搏指，明系阴火内伏之象，诊後，乃尊唯一详述病情，云自去冬劳心太过，精气滑脱，加以瑋惕恐惧，堤忡蚤悸不盛，都门之医，峻用人参、桂、附，至岁底稍可，交春复剧如前，遂乞假归綵，綵门诸医，咸效用参、附导火归源，固 精气之药，略无一验，转觉委顿瑋常，稍稍用心，则心系牵

引掣痛，痛连脊骨对心处，或时痛引膺脰，或时巅顶如揪，或时臂股手足指甲皆隐隐作痛，琨忡之状，如碓杵，如牵绳，如簸物，如绷绢，如以竹击空，控引头中，如失脑髓之状，梦中尝自作文，觉时成篇可记，誓旦倦怠睡去，便欲失精，精去则神魂如飞越之状，观其气色鲜泽，言谈，总属真元下脱，虚籛上扰之候，细推脉证，始先虽属籛气虚脱，而过饵辛温峻补之剂，致籛暴亢而反耗真阴，当此急宜转关以救垂绝之阴，庶可挽回前过，为疏二方，煎用保元合四君，丸用六味合生脉，服及黎月後，诸证稍平，但倦怠力微，因自检方书得补中益气汤为夏月当用之剂，於中加入桂、附二味，一啜即喉痛声，复邀诊候，见其面颜精采，而声音忽，莫解其故，询之乃尊，知为升、柴、桂、附升动虚籛所致，即以前方倍生脉服之，半月後，声音渐复，日渐向安，但起居调摄，殊费周折，衣被过暖，便咽乾痰结，稍凉则背微畏寒，或啜热饮，则周身大汗，琨忡走精，此皆宿昔用过桂、附，馀热内伏而寻出路也，适有石门董载臣，谓其伏火未清，非苓、连不能解散，时值嘉平，不敢轻用苦寒，仲春载臣复至，坐俟进药，可保万全，服数剂，形神爽朗，是後坚心服之，至初夏，反觉精神散乱，气不收摄，乃尽出从前所服之方，就正於予，予谓桂、附籛药，火毒之性，力能上升，得叁以濡之，故可久伏下焦，与龙潜水底不瑛，若究其源，惟滋肾丸一方，为之正治，但既经苓、连折之於上，岂堪复受知、柏侵伐於下乎，从头打算，自春徂夏，不离苦寒，苦先入心，必从火化，何敢兼用肉桂引动虚籛，发其潜伏之性哉，端本澄源，仍不出六味合生脉，经岁常服，不特壮水制籛，兼得金水相生之妙用，何惮桂、附之馀毒不化耶。

伤饮食

内经云：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也，故满而不实，六府者，传化物而不藏，故实而不满也。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胃者水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气味，皆出於胃，变见於气口。

经言，水之寒热，感则害人六府，又曰：阴气者，静则神藏，躁则消亡，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此乃混言之也，分之有二，饮也，食也，饮者水也，因而大饮则气逆，形寒饮冷则伤肺，肺病则为喘咳，为肿满，为水泻，轻则发汗利小便，上下分消其湿，如重而蓄积为满者利下之，食者物也，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为痔，又饱食劳力，伤太阴厥阴，则气口滑大於人迎黎倍三倍，或呕吐痞满，或下利肠，当分寒热轻重治之，轻则内消，重则除下，亦有宜吐者，所谓在上者因而越之也，然不可过剂，过则反伤脾胃，盖先饮食自

伤，加之药过，脾胃复伤而气不能化，食愈难消也。

赵养葵云：今方家治伤饮食者，以平胃散为主，出入增絀，以为脾胃之准绳，平胃者，胃中有高阜，则使平之，一平即止，不可过剂，过剂则平地反成坎矣，而枳术丸尤胜，今人以此丸为补脾药，朝服暮饵，更有益之橘、半、香、砂者，则又甚矣，至若山查、神曲、麦芽三味，举世所常用者，盖山查能化肉积，产妇儿枕痛者，用炒黑山查，砂糖水煎服，儿枕立化，其性消积破血，岂可轻用，曲蘖者，以米与水在瓷缸中，必藉曲以酿成酒，必藉蘖以酿成糖，脾胃在人身，非瓷缸比，原有化食之能，今食不化者，其所能者病也，只补助其能而食自化，何必用此消克之药哉，大凡元气完固之人，多食不伤，过时不饥，若人先因本气不足，致令饮食有伤，前药一用，饮食虽消，但脾胃既已受伤，而复经此一番消化，愈虚其虚矣，明後日食复不化，犹谓前药已效，药力欠多，汤丸并进，展转相害，羸瘦日增，良可悲哉。

东垣谕饮食劳倦，为内伤不足之证，而王安道又分饮食伤为有馀，法当消导，东垣自有枳术丸等方，劳倦伤为不足，专立补中益气汤主治，其伤食之证，胸膈痞闷，吐逆咽酸，噫败卵臭，畏食头疼，发热恶寒，病似伤寒，但气口脉大於人迎，身不痛耳，宜豁痰喘脾，二陈加枳、术、曲、蘖、山查、香附之类，挟气脉砢加木香、青皮。停食感冒，芎苏散加消导一二味，食滞中宫，胸膈痞闷暖气，发热头痛，有类外感，申香正气散，若七八日不大便，口乾烦躁，脐上硬痛，枳实导滞丸。因忧气食湿黏结於中，发热，腹皮底微痛，心下痞满，不思饮食，食之不化，常常痞气，木香化滞汤。食积痞满，消发热，保和丸，虚，加白术二朮，名大安丸，调理之。食滞心下，初起不可骤用苦寒，必兼辛散，二陈、平胃消导之，及枳实、白术、青皮、山查、曲、蘖之类，以食得寒则凝，得热则腐也，日久成积发热者，加姜汁炒黄连、连翘之属清利之，若已成精粕，日久生热，燥结不行，方可用承气辈攻下之，如冷物停滞作吐，二陈加炮姜、白豆蔻、苍术、厚朴、神曲、申香之类，甚则广茂，巴豆之属，若冷食停蓄，心腹暴痛作胀，当用红丸子、备急丸温下之，痰饮结聚，不得入，冷痰宿食在上者，用白散涌吐之，痰食已消，中焦未和，不思饮食，或吐或泻，倦怠面黄，按之心下软，脾胃受伤也，六君子加木香、砂仁，燥渴，用七味白术散。老人虚人，易於伤食，或膨胀痞闷，或腹满作泻，当消补兼施，宜九味资生丸常常服之，若口淡思食，而见食不甘，食过则厌，兼恶心胸膈不快，胃虚挟痰饮也，六君子加枳实、香、砂，若不思饮食，食不克化，食後反饱，脾虚不能健

喘也，枳实理中丸。病後饮食不调，中 隐隐作痛，有时得食则已，有时得食转加，此胃中火燎作痛，得食以压其势，故痛少安，若饮食稍过，气不能喘转其食，故痛转加，连理汤加藜香，璣枢云：夫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实更虚，其气乃居，若醉饱过度，或感风寒，或着气恼，以致填塞胸中，胃气不行，忽然厥逆昏迷，口不能言，肢不能举，此名食厥，若误作中风中气治之，必死，宜煎姜盐汤探吐之，风寒者，申香正气散，气滞者，八味顺气散，吐後别无他证，只以苍术、白术、陈皮、厚朴、甘草之类调之，如遇此卒暴之病，必须审问明白，或方食醉饱，或饮食过伤，但觉胸膈痞闷，痰涎壅塞，气口脉紧盛者，宜作食滞治之。

伤诸肉食，用草果、山楂，挟外感风寒，山楂须用姜汁炒黑，则不酸寒收，兼能破血和伤，消导食积更速。伤面食，炒莱菔子，伤麸筋等物，诸药不能消化，俱用本物拌绿矾烧灰，砂糖酒下，二三服效。伤糯米粉食，炒酒药，或酒曲，砂糖调，淡姜汤服。伤索粉，用杏仁炒黑，研如脂，砂糖拌，姜汤服。伤生冷果菜，宜木香、砂仁、炮姜、肉桂。伤蟹腹痛者，丁香、紫苏、生姜。伤蛋满闷，姜汁、蒜泥。伤肉生鱼，必用生姜、草果、炮黑山楂，积久生热，口乾噫气，二陈加姜汁炒川连及消导药。

(伤酒〔经曰：因而大饮则气逆。酒入於胃，则络脉满而经脉虚，脾主为胃行其津液者也，若饱以入房，气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气与气相薄，热盛於中，故热遍於身，内热而溺赤也。〕

东垣云：酒者，大热有毒，气味俱籛。乃无形之物也，若伤之，止当发散，汗出则愈，其次莫如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湿，今之病酒者，或以雄黄、巴豆、蝎梢大热之药下之，或用牵牛、大黄、甘遂大寒之药下之，是无形元气受病，反下有形阴血，则真水愈弱，籛毒太旺，反增阴火，是以元气消烁，折人长命，患此者，不得已用葛花解醒汤，或五苓散加人参、草豆蔻，伤酒食积发热者，曲蘖丸，腹满虚胀，合皓气丸，不应，神保丸、酒症丸，并加酒炒黄连，胃气虚者，上法俱不可用，惟独参汤助其胃气立苏，神验。

喻嘉言曰：夫酒者，清冽之物，不随浊秽下行，惟喜渗入者也，渗入之区，先从胃入胆，胆为清净之府，同气相求，然胆之摄受无几，其次从胃入肠，膀胱渗之，化溺为多，逮至化溺，则所存者，酒之馀质，其烈性惟胆独当之，每见善饮者。

必浅斟缓酌，以俟腹中之渗，若连飞数觥，则倾囊而出耳，璣枢云：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士者，其气 悍，入於胃中则胃胀，气上逆满於胸中，肝浮胆横，当是之时，同比於勇士，气衰则悔，名曰酒悻，

盖胆之府，原无蔻泻，善饮者，胆之热恒移於脑，则为鼻渊，或头间多汗，脑热大泄，或注於肠，则大便时溏，湿热下泄，俱不为大患也，如胆之热汁满而溢出於外，以渐渗於经络，则身目皆黄，为酒瘴之病，以渗而出也，转驱而纳诸膀胱，从溺道而消也。

(诊)气口脉浮大，按之反涩者，有宿食也，脉数而滑者，有宿食也，脉迟而滑者，宿食作胀也，气口脉紧，寒食停滞胃中，温消而下之，气口脉碇紧而细，冷食伤脾，温补兼消之，紮手脉皆模糊不清，此宿食结滞，胃气不行，急下夺之，伤食脉有滑涩之理，脾虚不能鼓端，胃虚不能熟腐，故其脉不滑而涩，涩甚则模糊不清矣，若人迎紧盛而气口滑者，停食感冒也。

许叔微治一酒客，感冒风寒，倦怠不思饮食，已半月矣，睡後发热，遍身疼如被杖，微恶寒，六脉浮大，按之豁然，作璠虚受寒治之，用六君子加黄、当归、葛根，大剂与之，五服後遍身汗出如雨，得睡，诸证悉平。

江南仲治一人，冬月覆舟，尽力救货，忍饥行五十里，遇族人纵饮青楼，遂发热四肢如火，左佞一点疼痛，小便赤涩，五日不更衣，医作伤食治，不效，脉弦数无力，气口倍於人迎，此醉饱竭力伤肝所致，内经所谓数醉饱以入房，气聚於脾中不得散，酒气与气相薄，热盛於中，故热遍於身，内热故溺赤，酒气悍，肾气日衰，籛气胜故手足为之热也，与四君子加神曲、枳朮、白芥子，二服热退，调理而愈。

石顽治幼科汪五符，夏月伤食，呕吐发热烦胀，自利黄水，遍体肌肉扞之如刺，六脉模糊，指下寻之似有若无，足胫不温，自认阴寒而服五积散，一服其热愈炽，昏卧不省，第三日自利不止，而时常y，至夜尤甚，乃舅叶籛生以为伤暑，而与香薷饮，遂头面汗出如蒸，喘促不盛，足冷下逆，歛医程郊倩以其证大热而脉息模糊，按之殊不可得，以为籛欲脱亡之候，欲猛进人参、附子，云间沈明生以为阴证断无汗出如蒸之理，脉虽虚而证大热，当用人参白虎，争持未决，取证於石顽，诊其六脉虽皆涩弱模糊，而心下按之大痛，舌上灰刺如芒，乃食填中宫，不能鼓端其脉，往往多此，当与凉膈散下之，诸医正欲藉此脱手，听余用药，一下而神思大清，脉息顿起，当知伤食之脉，虽当气口滑盛，若屡伤不已，每致涩数模糊，乃脾不消端之兆也，此证设非下夺而与参、辅助其壮热，顷刻立毙，可不详慎，而妄为施治乎。

又诊叶新宇停食感冒，而紮寸关皆涩数模糊，紮尺皆碇弦，而按之益坚，虽其人尚能行走，而脉少冲和，此必向有陈气在少腹，询之

果患寒疝数年，因缓辞不使用药，是夜即腹暴满而逝，门人问曰：叶子偶抱小恙，何以知其必死而辞之，曰：凡人胃满则肠虚，肠满则胃虚，更实更虚，其气乃居，今胸有痼而腹有积，上下俱困，能保其不交攻为患乎，当知厥疝入腹，脚气冲心等疾，皆是阴邪搏结，郁积既久，则挟阴火之势而上升，若胸中籛气有权，则阴邪仍归阴位而止，今胸中先为宿食填塞，腹中陈气不逆则已，逆则上下俱满，正气无容身之地，往往有暴绝之虞，所以不使用药，实未知其即死也，故凡诊六部中病脉有不相应处，即当审其有无宿病，不可轻忽，以招诽谤也。

癸 元夕，周徐二子，过石顽斋头纵饮，次日皆病酒不能起，欲得葛花汤解醒，余曰：东垣葛花解醒汤，虽为伤酒专剂，然人禀气各有不同，周子纵饮，则面热多渴，此酒气皆行籛明肌肉之分，多渴知热伤胃气，岂可重令开泄以耗津液，与四君子汤去甘草加申香、木香、藟葛根、泽泻，下咽即苏，徐子久患精滑，饮则面色愈青，此素常肝胆用事，肾气并伤，酒气皆行筋骨，所以不上潮於面，葛花胃药，用之何益，与五苓散加人参倍肉桂，服後食顷，溲便如皂角汁而安。

劳倦

经曰：饮食不节，起居不时，阴受之，阴受之则入六府，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阴虚生内热者，有所劳倦，形气衰少，谷气不盛，上焦不行，下 不通，而胃气热，热气薰胸中，故内热，籛盛则外热者，因上焦不通，则皮肤致密，理理闭塞，玄府不通，卫气不得发泄，故外热。劳则喘且汗出，内外皆越，故气耗矣。

东垣云：夫喜怒不节，起居不时，有所劳倦，皆损其气，气衰则火旺，火旺则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热，无气以动，懒於语言，动作喘乏，表热自汗，心烦不安，经言劳者温之，夫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热，春夏剧，秋冬差，以黄 建中汤治之，人受水 之气以生，所谓清气营气喘气卫气春升之气，皆胃气之别名也，夫胃为水之海，脾胃气虚，则下溜肝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病，始得则气高而喘，身热而烦，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其皮肤不任风寒而生寒热，若阴火上冲，则气高而喘，烦热，为头痛，为渴，而脉洪，脾胃之气下溜，使 气不得升浮，是春升之气不行，而无籛以护其营卫，使不任风寒，乃生寒热，此皆脾胃之气不足所致也，然与外感风寒之证，颇同而实异，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则有馀，有馀者泻之，伤其内则不足，不足者补之，汗之下之吐之克之之类，皆泻也，温之和之调之养之之类，皆补也，

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有馀之证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惟当以辛甘温剂，补其中而升其籛，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以籛气下陷，故用味薄气清之品，若升麻、柴胡之类举而扬之，使地道左旋，升於九天之上，珥阴气不降者，用黄柏、泽泻之类抑而降之，使天道右旋，而入於九地之下，此东垣补中益气，为万世无穷之利，不必降也，清升浊自降矣，血中伏火，日渐煎熬，如气浮心乱，朱砂安神丸镇固之，以手扪之，而肌表热者表证也，只服补中益气汤一二服，得微汗则已，非正发汗，乃阴籛气和，自然汗出也，如腹中痛，恶寒而脉弦者，是木来克土也，小建中汤，如脉碇结，腹中痛，理中汤，如脉缓体重节痛，腹胀自利，米不化，是湿胜也，平胃散燥克之，豆下缩急，加柴胡，脐下急，加肉桂，身体疼重者湿也，合五苓散，如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加羌、防、说B升麻、苍术，勿用五苓，所以然者，为风药已能胜湿，别作一服与之。内伤有虚实之分，如饮食失节，劳役所伤，发热自汗，倦怠乏力，乃虚中之证，应补益中和之剂调治，无施解表，若饮食过饱，乃虚中之实，为其所伤饮食，积滞不消，以致心胸痞闷，仍发寒热，恶心恶食，须用消导之剂，俟其消克，心胸舒泰，仍用益脾之药，使无重虚元气，有宿食不消，日晡热气实者下之，亦要详审，无过妄利，故虚人饮食所伤，及外感暴病新愈之後，皆当用六君子理胃为主，内伤劳倦，及久病之後，用补中益气理脾为主，理脾则百病不生，不理脾则诸病续起，久之仍入於胃也。

(内外伤辨)人迎脉大於气口为外感，气口脉大於人迎为内伤，外则寒热俱作而无间，内则寒热间作而不齐，外感恶寒，虽近火不除，内伤恶寒，得暖则解，外感恶风，乃不禁一切风寒，内伤恶风，却恶门隙中贼风，外感证显在鼻，故鼻息不利，而气拥有力，虽不能食，而不恶食，内伤证显在口，故口不知味，而腹中不和，怯弱妨食，恶闻食气，外感则邪气有馀，发言壮厉，先轻而後重，内伤则元气不足，出言懒怯，先重而後轻，外感头痛，常常而痛，多见於脑後额上，以及遍身肢体腰脊筋骨挛痛，内伤头痛，时作时止，不离紮太籛额颅，多兼肩背胸豆腰腿骨节酸疼，外感则手背热而手心不热，内伤则手心热而手背不热，外感小便赤涩而痛，终日难得，内伤小便黄赤，必短而频，外感燥结，则发热腹中硬痛，内伤秘涩，则虚坐常见些少白脓，外感胸腹结痛，则痛不可按，内伤有时胃当心而痛，上支紮豆，外感则手足动摇，烦扰不盛，内伤则四肢不收，倦怠嗜卧，东垣辨法如此，然或二者兼病，则其脉必并见而难辨，尤宜细心求之，若内证多者，则内伤重而外感轻，宜补养而兼散邪，补

中益气加羌活，若外感多者，则外感重而内伤轻，宜和营而邪自解，黄建中加当归。

(内伤始为热中病似外感箴证(头痛大作，气高而喘，身热而烦，上气鼻息不调，四肢困倦不收，无气以动，无气以言，或烦躁闷乱，心烦不安，或渴或不渴，心火上炎克肺经则渴，血脉中有湿则不渴，或表虚不任风寒，目不欲开，口不知味，气口脉大於人迎紫三倍，但急大而时见一代，此内显脾气不续之脉也，补中益气汤，若有宿食，则右关独砢而滑，枳术丸。

(内伤未传寒中病似外感阴证(腹胀胃当脐痛，四肢与紫豆拘急，膈不通，或涎睡，或清涕，或多溺，足下痛，不能任身履地，骨乏无力，喜睡，紫丸多冷，阴阴作痛，或妄见鬼状，腰背肩胛脊臂皆病，不渴不泻，脉盛大以涩，名曰寒中，宜枳实理中加附子、肉桂、益智、草豆蔻，兼肾藏火衰，面黑足寒，小便不利者，八味丸加鹿茸、五味子。

(内伤似外感箴明中热证(有天气大热时，劳役得病，与箴明伤热白虎汤证相似，此脾胃大虚，元气不足之证，因饥困劳役之後，肌热躁闷，烦渴引饮，口鼻气促，目赤面红恶热，昼夜不息，脉大而虚，重按全无，经曰：脉虚则血虚，血虚则发热，误服白虎必危，当归补血汤。

(内伤似外感恶风寒证(有因劳役辛苦，肾中阴火沸腾，後因脱衣或沐浴歇息於阴凉处，其阴火不行，还归皮肤，理璫虚无箴，被风与阴凉所遏，以此表虚不任风寒，与外感恶风相似，其证少气短促，懒於言语，困弱无力，不可同外感治，补中益气加紫苏、羌活，甚者加桂枝最当。

(劳倦所伤虚中有寒(脾胃虚弱，不能运化，致寒物冷痰襟固於中焦，时时痞闷，不觉饥饱，其脉虽弦而按之不鼓，当温暖以助脾健运，清理中宫，理中丸，若脐下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吐多者，气上壅也，去术加生姜，下多者，气泄而不收也，还用术，悸者饮聚也，加桂、苓，渴欲饮水者，津液不足也，倍用术，腹中痛者，倍人参，寒多，倍乾姜，腹满者，去术加附子。

(劳倦所伤虚中有热(饥饱劳役，损伤脾胃，元气不足之人，其脉多弦，或洪缓，按之无力中时一涩，其证身体砢重，四肢困倦，百节烦疼，胸满短气，膈咽不通，心烦不安，耳聩耳鸣，目热如火，视物昏花，口中沃，饮食失味，忽肥忽瘦，怠惰嗜卧，溺色变赤，或清利而数，或上饮下便，或时痢泄，腹中虚痛，不思饮食，调中益气汤，如时显热躁，是下元真火蒸蒸然发也，加生地、黄柏，如大便虚坐

不得，或大便秘而不了，腹中常逼迫，气血虚涩也，倍归身，如无已上证，只服黄、人参、甘草、橘皮、柴胡、升麻、苍术、酒黄柏。饮食不节，劳倦所伤，腹亶满闷短气，遇春则口淡无味，遇夏虽热犹有恶寒，饥则常如饱，不喜食冷物，升籛顺气汤。劳倦所伤，寒温不适，身热头疼，自汗恶寒，脉微而弱，黄建中汤。饥饱劳役，胃气不足，脾气下溜，气短无力，不时寒热，早饭后转增昏闷，须要眠睡，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懒倦动作，五心烦热，先服升籛补气汤二三剂，后服补中益气汤，脾胃虚弱，喘促少气，衄血吐血，门冬清肺饮。

(脾胃之气俱病似痿弱证(脾胃虚则怠惰嗜卧，四肢不收，时值秋燥令行，湿热少退，体重节痛，口乾舌燥，饮食无味，不欲食，食不消，大便不调，小便频数，兼肺病，洒洒恶寒，惨惨不乐，而色槁不和，乃籛气不伸故也，升籛益胃汤，王安道曰：经云：阴虚生内热奈何，曰：有所劳倦，形气衰少，气不盛，上焦不行，下不通，胃气热，热气蒸胸中，故内热，嗟夫，此内伤之说之原乎，夫人身之阴籛，有以表里言者，有以上下之分言者，有以气血言者，有以身前身後言者，有以藏府言者，有以升降呼吸之气言者，余如动静语默起居之类甚多，不必悉举，此所谓阴虚之阴，其所指与数者皆不同，盖劳动太过，则籛气皆亢璠而化为火矣，况水之气又少入，故籛愈甚而阴愈衰，此阴虚之阴，盖指身中之阴气，与水之味耳，或以下焦阴籛为言，或以肾水真阴为言，皆非也，夫有所劳役者，过动属火也，形气衰少者，壮火食气也，谷气不盛者，劳伤元气，则少食而气衰也，上焦不行者，清籛不升也，下不通者，浊阴不降也，夫胃受水，故清籛升而浊阴降，以传化出入，滋荣一身也，今胃不能纳而气衰少，则清无升而浊无降矣，故曰：上焦不行，下不通，然非谓绝不行不通也，但比之平常无病时，则谓之行不通耳，上不行下不通，则郁矣，郁则少火皆成壮火，而胃居上焦下焦之间，故胃气热则上炎薰胸中而为内热也，东垣所言，正与经旨相合，固宜引此段经文，於内外伤辨以为之主，乃反不引此，却谓火乘土位，此不能无疑者也，又经曰：劳者温之，温者养也，东垣以为温凉之温，谓用温药以补元气而泻火邪，又改损者益之，为损者温之，又以温能除大热为内经所云：而僣轻鹈，并无此语，亦不能无疑者也，然温药之补元气泻火邪者，亦惟气温而味甘者斯可矣，盖温能益气，甘能助脾而缓火，故元气复而火邪息也，夫宜用温药以为内伤不足之治则可，以为劳者温之之注则不可，苟以补之除之抑之举之散之等说，比类而观，则其义自着矣。

陆丽京曰：内伤之原有三，曰：劳役伤脾，曰饥饱伤胃，曰负重伤血，三者虚实悬殊，所谓劳役伤脾者，证必发热头痛，恶风畏食，自汗喘乏，脉必气口虚大，平昔未惯劳役人多此，东垣补中益气证也，饥饱伤胃者，证必黄肿痞满，喘嗽恶食，发热身疼，脉必气口粗大，藜申劳苦人多此，平胃散加枣矾，负重伤血者，在胃口则咳呕血腥，痞满少食，膈间隐隐刺痛，脉必气口见弦，饱食奔驰人多此，犀角地黄汤加酒大黄，稍夺其势，即当因病制宜，馥积不攻而去矣。

周慎斋云：内伤左脉常细而涩，右脉多浮而大，籛气下陷不能生阴，故血枯而左脉细涩，脾胃亏损，不能生金，故气虚而右脉浮大。内伤寸口大於尺内，此籛盛脉也，保元加归、芍引下，则大脉去而籛气亦内收也，此从籛引阴之法。肝脉细，馥脉和缓，补中加枸杞，以枸杞补肝血故也。脉气不足，用四君子，脉气有馥，用平胃散，有馥则泻，不足则补，五藏皆然。病重药宜轻缓，剂宜絀小，只以固中剂三四味，以俟胃气之复。脾气虚而脉弦者，服补中益气汤，後必发疟，脾气虚而湿胜，服补中益气汤，後必患痢，此邪寻出路，仍服前汤自愈。清籛下陷，阴火上升，若用寒药，则籛愈陷，火愈炽，火寻出窍，虚者受之，或目痛，或耳聋，或齿痛，从其虚而散也。脾脉豁大，须防作泻，虚籛作泻，遇此脉必难愈。凡胸前作胀痛者，皆籛气不替於胸，阴气填塞故也，盖籛则气化通替，阴则痰凝气滞。清籛下陷，阴火上升，则为气逆，浊气凝滞，则为痰厥，所谓脾气下溜，乘於肾肝，而成痰厥气逆之渐也。脾气上升则为清籛，下行则为邪气。内伤中虚表热，或潮热自汗，补中正方，表热，加羌、防。腹中满，加附子，中气不和，加青皮、神曲，间用八珍调理，气血俱虚，十全大补，阴虚火动，脉洪大而不作泻，六味丸，恶寒，八味丸，腹痛少食，理中丸，作泻，六味去熟地加远志、礞香、砂仁，不应，加补骨脂、肉豆蔻，瑛病颠倒难明，必从脾胃调理。凡用补中，病热已退，升、柴不可用也，若大便燥结，小便不利，或平常见此证，此清气下陷，补中虽数贴无妨，如热甚不去者，甘草少故也。如用补中，汗少肺气不开，加用黄、汗多里气不守，加用人参，热不退，加用甘草，脐以下无汗，加酒黄柏三分，浑身拘急作胀，系风寒，宜加羌、防，但作胀不拘急，为内寒，宜加附子。内伤大便闭者，补中加苏子、枳壳、杏仁，小便不利，加牛膝，汗多，加白芍絀升麻，口乾，加瑛葛根、五味子，无汗，加用升麻，久病而热不退，气短促，用保元、桂、附，烦躁，加当归、白朮、麦冬、五味。大便欲去而不去，或着而不出为气虚，了而不了为血虚，俱宜补中，气虚，

加用人参，血虚，加用当归，急後重，初起皆属於热，日久作籛气虚陷治之，前汤加用升、柴。内伤久而不愈，潮热微汗咳嗽，不思饮食，补中加乾姜、五味自愈，不必理痰治嗽，正气足，则痰嗽自除矣。凡用补中，下体痿软，或虚弱者，不可用，当与八味丸。凡内伤作泻，藏附子内於白术中，令其守中以止泻也，表热，藏附子於黄中，欲其走表以助籛也。凡内伤调理脾胃，必用羌活散其肝邪，此为正治。内伤用补中，十馀剂而无汗，及汗不至足者，难治，然亦有服至二三十剂而汗出者，若服後遍身疼痛者，亦难治。气虚作胀而脉虚，用补中等和中药，脉反有力者，不治。内伤寒热间作，气血紫虚，一不宜头痛，二不宜便秘，三不宜绝 泻利，三者皆难治。凡内伤误用竹叶石膏，须防失血，过二十日必有反覆，误服黄柏、知母等药，须防泄泻呕吐，二三日便见。内伤身无大热，头不甚疼，胸膈饱闷，大便不通，庸医下之而闭，闭而复下，下而不愈，籛已将去，或遍身疼痛，不能转动，腹胀内有积血，虽神气清爽，饮食可进，亦不能治。或问素有病人，遇劳役动作，反觉精神强健何也，曰：此阴火沸腾，扶助於内，不觉元气之不足也，若静养调适，反觉神倦气弱，此阴火已退，籛无以复，本相透露故也。

(诊(气口脉大而虚者，为内伤於气，气口脉大而时显一涩者，为内伤於血，气口脉大而涩，人迎及尺弦者，为醉饱入房，肝脾气血俱伤，人迎脉弦而数者，为瘀血，气口脉滑而实者，为宿食也。

汪石山治一人，形长而瘦，色白而脆，年三十馀得奇疾，遍身淫淫如虫行，从左脚腿起，渐次而上至头，复下至右脚，自觉虫行有声之状，医多不识为何病，汪诊其脉浮小而涩，按之不足，兼察形视色，知其为虚，仲景曰：身如虫行，汗多亡籛也，遂用补中益气倍参、术。加酒炒黄柏五分，服至二十馀剂而愈。

虚损(传尸(

素问云：邪之所繇，其气必虚，阴虚者籛必繇之。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脉气上虚尺虚，是谓重虚，气虚者，言无常也，尺虚者，行步 然，脉虚者，不象阴也，此滑则生，涩则死也。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

金匱云：劳之为病，其脉浮大，手足烦，春夏剧，秋冬祛，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

其脉大者，劳伤籛气也，手足烦者，脾主四肢也，春夏籛气升腾而阴火僭逆，故剧，秋冬阴气收藏而虚籛敛遏，故祛，皆劳伤元气之证，下言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此则劳伤精气，肾肝失职之候也。

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阴头寒，目眩发落，脉璠虚颯迟，为清谷亡血失精，脉得诸颯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桂枝龙骨牡蛎汤主之。

脉虚颯迟者，亡血失精，本虚之脉也，颯动微紧者，本虚中伏有微邪，肝气内动，所以魂梦不盛也，夫亡血失精，皆虚劳内因之证，举世皆用滋补血气之药，而仲景独举桂枝汤，其义何居，盖人身之气血，全赖後天水谷以资生，水谷入胃，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气不营，则上热而血溢，卫气不卫，则下寒而精亡，是以调和营卫为主，营卫和，则三焦各司其职，而火自归根，热者不热，寒者不寒，水之精微输化，而精血之源有赖矣，以其亡脱既惯，恐下焦虚滑不禁，乃加龙骨、牡蛎以固之，盖龙骨入肝魂，牡蛎入胃固精，皆收精魂之品，後世鲜有用之者，每每疑其止涩而非之，殊不知二味入於石脂、钟乳、巴戟、苁蓉、金樱、益智之类，则为劫剂，入於桂枝汤中，则为固蛰封藏之本药也，至於虚劳失精，悸衄腹痛，烦热口燥，则於本方加襟饴为小建中，虚劳急，为营卫枯槁，更加黄为黄建中，此皆後天不足所致，故以调和营卫为主治也，後人专用滋阴降火误治，遗害未至於剧者，用此悉能挽回，若夫先天肾虚致病者，又当八味肾气丸，其虚烦不得眠，主以酸枣汤，内有乾血，主以大黄 Y，已上诸治，除酸枣汤外，後世皆所切禁，非特不敢效用，亦无齿及之者，良可慨夫。

虚劳急悸衄，腹中痛，梦失精，四肢酸疼，手足烦热，咽乾口燥，小建中汤主之。虚劳急诸不足，黄建中汤主之。

上条言虚劳失精，而急腹痛，烦热悸衄，明系籛气内夺之候，故用小建中以和之，下条言虚劳急诸不足，较上条虚证更剧，故於前方更加黄以大补卫中籛气也。按虚劳而至於亡血失精，消耗津液，枯槁四出，难为力矣，内经於药莫制者，调以甘药，金匱遵之，而用小建中汤、黄建中汤以急建其中气，俾饮食增而津液旺也，後人乐令建中，并用前胡、细辛以退表热，十四味建中，兼用熟附、苁蓉以补下虚，均失建中之义。

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者，八味肾气丸主之。

治虚劳腰痛，少腹拘急，纯属肾肝虚寒无疑，而小便不利一证，又似虚中有热，岂桂、附所宜用乎，殊不知肝既失其疏泄之权，肾亦伤其生发之气，水道自难流利，故以八味肾气之桂、附以导火归源，设非辛温蒸其至璠之籛，则磅礴有加无已，乃於补阴药中稍加籛药，使阴籛适均，无偏胜之虞，斯其所以为至治也。

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薯蓣丸主之。

按薯蓣丸专主表邪不解，误用凉药，伤犯肺胃自上而下之虚劳，若房劳伤精，郁火伤神，自下而上由中所发之证，咸非所宜，其立方全以桂枝汤和营散邪，合理中丸兼理药误，君以薯蓣大理脾肺，毫不及乎补益肾肝，医门法律以为虚劳不足，最易生风生气，殊失金匱立方本旨。

虚劳虚烦不得眠，酸枣汤主之。

虚烦者，肝虚而火气乘之也，故特取枣仁以安肝胆为主，略加芎调血养肝，茯苓、甘草培土以荣木，知母降火以除烦，此平调土木之剂也。

五劳虚羸瘦，腹满不能饮食，食伤，忧伤，饮伤，房室伤，饥伤，劳伤，经络营卫气伤，内有乾血，肌肤甲错，紫目黯黑，缓中补虚，大黄 Y 主之。

举世皆以参、归、地等为补虚，仲景独以大黄、芍药非神圣，不能行是法也，夫五劳七伤，多缘劳动不节，气血凝滞，郁积生热，致伤其阴，世俗所称乾血劳是也，所以仲景乘其元气未漓，先用大黄、水蛭、蛭、蟅虫等蠕动血之物，佐以乾漆、生地、桃、杏仁行去其血，略兼甘草、芍药以缓中补虚，黄芩以开通热郁，酒服以行药势，待乾血行尽，然後纯行缓中补虚收功，其授陈大夫百劳丸一方，亦以大黄、水蛭、蛭、升 D，於中除去乾漆、蟅虫、桃、杏仁，而加当归、乳香，没药以散血结，即用人参以缓中补虚，兼助药力以攻乾血，栀子以开通热郁，服用劳水者，取其行而不滞也，仲景按证用药，不虑其峻，授人方术，已略为降等，犹恐误施，故方下注云：治一切劳瘵积滞疾，不经药坏者宜服，可见慎重之至也。

李士材病机沙篆云：古称五劳七伤六瘵二十三蒸，证状繁多，令人眩惑，但能明先天後天二种根本之证，无不痊安，夫人之虚，非气即血，五藏六府，莫能外焉，而血之源头在乎肾，气之源头在乎脾，脾为肺母，肺为生气之官，故肺气受伤者，必求助於脾土，肾为肝母，肝为藏血之地，故肝血受伤者，必借资於肾水，补肾补脾，法当并行，然以甘寒补肾，恐妨肾气，以辛温扶脾，恐妨肾水，须辨缓急而为之施治，或补肾而助以砵香、砂仁，或扶脾而杂以山药、五味，机用不可不活也。

虚劳之证，扶脾保肺，多不可缺，然脾性喜温喜燥，而温燥之剂，不利於保肺，肺性喜凉喜润，而凉润之剂，不利於扶脾，紫者并列而论，脾有生肺之机，肺无扶脾之力，故曰土旺而生金，勿拘拘於保肺。泻火之亢，以全阴气，壮水之主，以制燔光，法当并行，然泻火之剂，多寒而损脾气，壮水之剂，多平而养阴血，紫者并列而论，苦

寒过投，将有败胃之忧，甘平恒用，却无伤中之害，故曰：水盛而火自熄，勿汲汲乎寒凉。

治虚邪者，当先顾正气，正气存，则不致於害，且补中自有攻意，盖补阴即所以攻热，补箴即所以攻寒，世未有正气复而邪不退者，亦未有正气竭而命不倾者，如必不得已，亦当酌量缓急，暂从权宜，从少从多，寓战於守，斯可矣，此治虚之道也，治实证者，当去其邪，邪去则身安，但法贵精专，便速效，此治实之道也，惟是假虚之证不多见，而假实之证最多也，假寒之证不难治，而假热之治多误也，然实者多热，虚者多寒，如丹溪曰：气有馀便是火，故实能受寒，而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故虚能受热，世有不辨真假本末，而曰知医者，则未敢许也。

凡阴虚多热者，最嫌辛燥，恐助箴邪也，尤忌苦寒，恐伐生气也，惟喜纯甘壮水之剂，补阴以配箴，虚火自降，而箴归於阴矣，箴虚多寒者，最嫌凉润，恐助阴邪也，尤忌辛散，恐伤阴气也，只宜甘温益火之品补箴以消阴，砮寒自，而阴从乎箴矣，不知者，惟知以热治寒，以寒治热，所以阴虚不宜降者，则服寒反热，箴虚不宜耗者，则服热反寒，此无他，皆以专治旺气，故其病反如此。

春夏之令主生长，秋冬之令主肃杀，人知之矣，殊不知药之温者，行天地发育之德，药之寒者，象天地肃杀之刑，如四物汤加黄柏、知母，名坎离丸，举世奉之以为滋阴上剂，降火神丹，不知秋冬之气，非所以生万物者，凉血之药常膩膈，非痰多食少者所宜，凉血之药多滋润，多用必致泄泻，尝见虚劳之死，多死於泄泻，泄泻之因，多因於清润，况黄柏苦寒，苦先入心，久而增气，反能助火，至其败胃，所不待言，川芎上窜，非火炎上气者所宜，知母滑肠，岂元气下陷者可服，丹溪云：实火可泻，虚火可补，试问虚劳之火，属之虚乎，属之实乎，泻之可乎，昔人云：畏知、柏如鸩毒，恐其代我命根耳，虽然，病初起而相火正隆，苦燥渴，而右尺滑大，暂投亦是无妨，久用断乎不可，故用温补，病不增，即是絀，内已受补故也，用寒凉，病不絀，即是增，内已受伐故也，盖温暖之药，像箴明君子，苟有过，人皆见之，寒凉之药，类阴柔小人，国祚已危，人犹莫觉其非，虚损之证，皆下寒上热，所谓水火不交者也，其重感於寒者则下焦作痛，不感寒者则不痛，至於上焦燥热则一也，上焦方苦烦热，得寒凉之药则暂快，遂以为药有功，故喜服之，不知寒凉之药，不久下注，则下元愈寒，火为寒逼上行，则上焦之热愈甚，展转反覆，遂至砮锢而不救，是以寒凉补阴，非徒无益，而且有损也。气有馀便是火，补虚而用益气之药，能无助火为害乎，夫火与元

气，势不繁立，一胜则一负，正气旺则邪无所容矣，即血虚而用血药，亦必兼气药为主，经曰：无籛则阴无以生，血脱者益气，为血不自生，须得籛和之药乃生，籛生则阴长也，若单用血药，血无由而生，反有伤犯中州之患矣，东垣云：人参甘温，补肺气，肺气旺，则四藏之气皆旺，精自生而形自盛也，白飞霞云：人参多服，回元气於无何有之乡，凡病後气虚及肺虚喘嗽者，并宜用之，人参补气，功载本草，人所共知，王好古谓肺热还伤肺，王节斋谓虚劳服参必死，以故天下皆称有毒如蝎，殊不知肺家本有火，右寸大而有力，东垣所谓郁热在肺者，诚当勿用，若肺虚而虚火乘之，肺方被难，非人参何以救之，古方治肺寒以温肺汤，肺热以清肺汤，中满以分消汤，血虚以养营汤，皆用人参，自内经以至诸贤，谆谆言之，以气药有生血之功，血药无益气之理，可谓深切着明，人亦奈不悟耶。

内经论风寒暑湿燥火六气之变，皆能失血，各当求责，若不察其所因，概与凉药折之，变乃生矣，服寒凉後，证虽大絀，脉反加数者，籛郁也，宜升宜补，大忌寒凉，而执迷不省复用寒凉不彻者，必死而後已。七情妄动，形体疲劳，籛火相迫，致血错行，脉洪多热，口乾便涩，宜行凉药，若使气虚挟寒，阴籛不相为守，血亦妄动，必有虚冷之状，盖籛虚阴必走是也，更验其血之色，必瘀晦不稠，非若火盛迫血妄行之血色，浓厚紫赤也，宜理中加肉桂收摄之，因气而发者，加木香、乌药，或饮食伤胃，逆上吐衄，加香、砂、查、曲。咳嗽有红，用固本丸、集璣膏，脾胃虚而大便不实者，琼玉膏。劳嗽吐红，上热下寒，四味鹿茸丸、济生鹿茸丸选用。肾虚风袭，下体痿弱，骨节疼痛，喘嗽失精，腰腹腿膝胫踝作痛不能起立者，安肾丸。久病虚劳失血，血枯发热及女人经闭血枯者，宜素问四乌贼骨一茹丸，或四物换生地加桃仁，倘作丸服。吐血成升斗者，花麝石散，然必籛虚不能制阴，阴气暴逆者为宜，若气盛血随火涌者，误用必殆，宜十灰散，若胃蓄血上溢，犀角地黄汤加大黄下逐之。吐血初起，多宜大黄下之，失血以下行为顺，上行为逆，又言亡血虚家禁下，何也，大抵宜行者，行之於蓄妄之初，禁下者，禁之於亡脱之後，不可不明察也。

积劳吐血者，血病之馀吐血者，吐血多而久不止者，并宜独参汤主之，气虚有热，保元汤加童便、藕汁，即有血亦无碍。一切失血，或血虚烦渴，躁热不盛，五心烦热，圣愈汤。血证既久，古人多以胃药收功，理功散加丹皮、山药、泽泻，咳嗽更加萎甬，此虚家神剂也。凡失血，无论衄血出於经，咳血出於心，嗽血出於肺，吐血出於胃，

咯血出於腎，嘔血出於肝，唾血出於脾，但以色紫黑者，為瘀積久血，色鮮紅者為暴傷新血，色淡清者為氣虛挾痰，總屬炎火沸騰，故治血以降火下行為首務，不可驟用酸寒收，使瘀積發熱，轉增上炎之勢，先用瑞金丹，次用童真丸，引血與火下行最速，若血色正赤，吐出即凝，剔起成片如柿皮者，此守藏之血，因真陰受損而脫，雖能食倍常，必驟脫而死，若吐淡紅如肉如肺者，謂之咳白血，此肺胃并傷，雖淹歲月，亦終不救。

虛勞精滑無度，或交寅刻夢泄，氣少力微，日漸瘦削，目視不明者，因房勞太過，督任不交，不能約制陰火也，籛虛者鹿茸丸、龜鹿二仙膏，陰虛者六味丸加鰾襟、五味，或六味丸雜聚精丸一分合服，飲食絀少，難於茂端者，納氣丸，陰籛俱虛者，十補丸，脾胃陰籛俱虛者，香茸八味丸，皆兼補先後天藥也，男子精未充滿，色欲過度，泄出多有半精半血者，此竭力傷肝，肝傷不能藏血也，蓋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少陰之精氣既竭，則厥陰之血氣亦傷，是以并血泄出，腎主閉藏，肝司疏泄，氣竭肝傷，中空無主，所以二藏俱辟，其治總不出上法也，若夫思欲不遂，郁火無制，精為火扰而亡脫者，又當清利瀉火為主，設與固斂，其滑愈甚矣。

沈朗仲曰：陰虛多火人，偶感客邪，其蒸熱咳嗽，雖瑣平時，然察其脈，不能便顯浮緊之象，但較平時必然稍旺，慎勿輕用疏風散表，以風藥性皆上升，嗽喘咸非所宜，亦不可妄與清肺止咳，轉傷胃氣，為害不淺，當此宜暫停補藥，靜以養陰，邪自退聽，內本多火，理必疏，或啜熱湯稀飲，汗氣隨通，邪即解散，先哲有云：陰虛火旺人，元氣傷損，雖有客邪，切忘羌、防、柴、葛等升發散表之劑，設不知此，誤用風藥，則風乘火勢，火助風威，以煽動其陰邪，輕則虛籛扰乱不盛，重則氣隨汗脫而斃，蓋邪氣方張，如日之初升，雖有合劑，遏之愈逆，不獲已而用藥，宜小劑 B 香畔以解散之，若陰火原不太盛，小建中、黃建中，亦無妨礙，誤用保肺藥，必咳嗽益甚，即於建中湯稍加萎甬、細辛以搜散之，俟其勢衰脈虛，璫遵趙以德甘寒杜風清熱之例，庶無差誤，如六味合生脈，去萸肉，倍地黃、人參，加萎甬，大劑作湯，晨夕兼進，合標本而為施治，服後咳嗽稍絀，蒸熱未除，此虛籛不能斂制也，加牛膝、鱉甲以滋下源，分先後而為處裁，然鱉甲非九肋者，必不能應手也。若因飲食過度者，亦宜暫停補藥以觀其勢，慎勿輕與消導，戕伐其胃，以招虛虛之謗，惟枳實理中、甘草乾姜二湯，分別本元及所停多少而裁用可也。因勞役飢飽者，補中益氣去升麻加璫葛，提挈脾胃之清籛，則邪火自降，若陰虛火炎，斷無升舉之理，後人不審，每以升、柴治

虚火旺，无不蒙其害者。虚劳不足，汗出而闷，脉结心悸，行动如常，不出百日危，炙甘草汤主之，千金翼法也。若少年禀气不足，因饮食饥饱所伤，致成虚损，日晡潮热，形体羸弱，腹胀气急，脉来弦数者，白凤膏最当，此葛可久法也。

大约咳嗽发热，始先以泄气为主，若久嗽不止，必然气虚火旺，一耗气之药，俱不可用，如桔梗、杏仁、橘红、苏子，皆主疏泄，非久嗽所宜，若气耗甚者，又当以保元、生脉收敛之，此新久虚实，不同治也。

有郁证发热喘咳，误用寒折，致心火淫肺，肺被火淫，势不得不奔迫大肠而成泄泻，慎不可用温补脾胃药，惟逍遥散随证加絃，多服乃效。思虑不遂，心神耗散，日渐发热，肌肉瘦削而成风消，内经所谓二箴之病发心脾，以风热胜气，日益消瘦也，宜多服逍遥散，後用归脾汤调理，妇人血既满而失合，男子精未充而思室，多成是证，妇人则经闭血溢，男子则亡血失精，并宜巽顺丸，专调冲任，兼散瘀血，瘀血散，後更与乌骨鸡丸调补之，若误用苦寒凉血药，致脾胃滑脱者不治。

嫠妇师尼，所欲未遂，阴箴离绝，郁火亢璫，不得发泄而成失合证者，较之房劳更甚，始则肝木郁热，继则龙火上煽，致心肺受病而喘嗽烦热，甚则迫血骤亡者有之，经闭不行而吐衄者有之，此证宜开郁降火，增损柴胡汤、加味逍遥散选用，阴火亢璫者，可用滋肾丸、玉烛散先泻郁火，後服滋养之药，如乌骨鸡丸之类，若郁火不泄，血气不荣而发痲疽者，去生远矣。

藤默生云：虚劳多起於郁，郁则其热内蒸，内蒸则生虫，虫侵蚀藏则咳，初起早为杜绝，不致蔓延，若管延日久，咳嗽不止，痰如白，声哑喉痛，不可治矣，脾胃泄泻，六脉细数而坚急，久卧床褥，烦躁血多者不治，如六脉平缓，重按有神，饮食不絃，大肉未消，二便调适者，可用贝母、麦冬消痰盛嗽，功多开郁，蛤蚧透骨追虫，佐以百部，杀虫独步，兼地骨皮、薄荷以清内热，橘红、甘草调中和营为主，如寒热不止，加青蒿、鳖甲，骨蒸无汗，加牡丹皮，每夜发热不已，加酒浸白芍，血虚有伤，加茜根，气虚少食，加人参，脾虚大便不实，加茯苓，燥结，加杏仁，小便不利，加茯苓、泽泻，但觉脊中热痛不已，或时淫淫作痒者，皆是瘵虫为患，宜用向东南桃头四五十个、生艾一握、雄黄豆大一块、麝香二分，捣烂烘热，擦脊骨膏百劳肺俞等穴，及四肢关节间，七日一次，亦有用桃叶斤许，同艾叶一二紮，分二囊盛，以陈酒三斤煮，乘热熨背脊膏百劳等处，不过二三次，虫从魄门而下，下後以六味丸合生脉散调

理，传尸劳瘵亦宜用之，凡骨蒸以多汗为易治，气虚血尚未竭也，若乾热无汗为难治，气血内涸，不能外通也。骨蒸劳嗽，而见脉弦细数疾，面赤如妆，面黧色枯，目睛无神，眼眶陷下，汗出如珠，天柱不正，指瘦如筵，声哑咽痛，嗽而加汗，嗽而上喘下泄，嗽而左不得眠，肝胀，嗽而右不得眠，肺胀，肉脱骨瘦而热甚，泄泻无度而畏寒，失血发热而脉数实，咳吐白血，及呕血声散，骨肉相失，籛事不禁，暮热如焚，身热面色天然白，及下血，寒热脱形，脉坚搏者，皆不可治，如病久否闭，忽得气血冲和，心肾交媾，籛事必举，尤宜切戒房室，犯之必复，愈难调治也，大抵虚劳起於丧者，肝肾过劳，多致亡血失精，强中阴竭而死，起於郁结者，内火烁津，多致血结乾咳，嗜食发痲而死，起於药误者，脾肺受病居多，多致饮食絀少，喘嗽泄泻而死，此证多患於膏粱，不但所禀柔脆，且性喜服药，小病必然变重，展转戕贼，不至伤残不已，试观贫居村野，有病何尝服药，所以得尽天年，明哲保身，胡不自省，而甘委之庸术哉。而色不衰，肌肤日，外如无病，内实虚伤，俗名桃花症，其证必蒸热咳嗽，或多汗，或无汗，或无痰，或经闭，或泄精，或吐血，或衄血，或善食，或泄泻，须察其所现何证，何藏受伤而治之，然此皆为阴火煎熬之证，治多不效，室女过时不嫁，男子过时不娶，及少寡者，多犯此证，以阴火虽乘籛位，非但不能消烁籛分之津液，阴分之津液，反竭力上供籛火之消烁，故肢体日削，而面色愈加鲜泽也，轻者嫁娶後渐愈，重者虽暂愈一紮月，向後必死，以其躯体柔脆，精气先枯，不能胜其发泄也，惟少寡再醮者，每多自愈，以其躯体堪任也，郁火既散，津液既通，可不药而愈矣。

(传尸(热毒积久，则生恶虫，虫蚀人藏府，故砵砵嘿嘿，不知所苦，无处不苦，经年累月，渐就羸瘦，其证蒸热咳嗽不止，胸背痛，紫目不明，四肢无力，腰膝酸，卧而不寐，或面色脱白，或紫颊时红，常怀忿怒，梦与鬼交，同气连枝，多遭传染，至於死亡，又传傍人，至於灭门，又传他姓，惨毒之祸，闻者骇心，辨之之法，烧真安息香，病人吸烟嗽不止者，乃传尸也，若嗽不甚者，非也，瘵虫最易传人，能谨戒七情，严避六气，常远房室，慎节饮食，虫不得传也，惟纵欲恣情，精血内耗邪祟外乘，凡觉元气稍虚，或腹饥馁，勿入劳瘵之家，或女病思男，男病思女，一蔑其面，随即染伤，不可不知，治疗之法，固本为先，祛虫次之，安息、阿魏、苏合、砵香、冰片、麝香、犀角、龙齿、獾肝、獾爪、朱砂、雄黄，皆有祛邪伐恶之璣，更以又璣盖助之，然各有所宜，若能食便秘面赤者，合用獾肝、獾爪，食少便滑面青者，合用天璣盖，其夫死传妻，妻死传夫，毒邪深入肾肝

二藏者，用骨殖中水，以生甘草未收晒九次丸服，服後必大泻数行，则热邪自大便而下也，其苏合香丸、芎归血馥散、鳖甲生犀散、传尸丸，皆治瘵之专方，若病入膏肓，不能起枯骨也。

慎柔师训云：尝治虚损，脉和缓而五六至，但咳嗽发热，无恶寒咽痛喉哽等证，以为可治，服保元、四君之类十馀剂，咳嗽略可，热亦微退，至二十剂外，咳嗽反盛，热复如前，而身反不能转侧，足渐无力，至不能行而，此何也，缘下焦肾气衰惫，无津液滋养百骸，筋气不能四端，脾肺之气不能下输，故足无力而，药虽有效，病虽暂絀，终不可治，若初服四君，保元十馀剂，而脉细如丝，其数不改，决不可治，如细而不数者，此犹有胃气，无腹痛作泻而饮食如常，可用保元、参、术调理，须二三年方愈，若服药後，数脉渐絀，和缓有神，虽曰可治，亦得三月见功，年半方可全愈，又须看年力之衰壮，精神脾胃之强弱之，若服药後，脉虽和缓，而腿渐无力，如前所述，且痰嗽不止，脉虽缓，治之无益，又或如前证，足虽无力，而热退嗽咳，饮食如平人，此脾胃尚强，犹可管延岁月，又有如前证，六脉俱和缓，服前剂热退，而脉渐弦，反作泻下血，此平时火热煎熬，血留经络，得补药气血流通，邪不能留而下，下後半月十日自愈，下血时能食者不死，不能饮食，精神倦怠者，死可立待，吐血後反骤能食者，亦不可治，若见腹痛，理中汤，恶心饮食少，六君子汤，无此二证，用四君、保元服之，盖下血者邪从下窍而出也，又有变作伤风状者，邪从上窍而散也，当服补肺助脾之药，亦须半月而愈。凡病求汗不得汗者不治，虚损六脉俱数，服滋阴降火之剂，不及四五十剂者，犹可治之，如服至百剂，真元耗尽，脉洪数而无神，虽用补剂，而洪数变为细数，必渐痿困不起而毙矣，又或服寒凉未多，用保元、四君加生姜一二十剂，求汗不出，而洪数之脉不退，亦难救治，或虽无汗而洪脉渐絀，病亦渐去，且能饮食，此为可治，如此之脉，大抵秋冬易治，春夏难疗。凡虚损脉六七至，若逢春夏火令，津液枯槁，肾水正行死绝之乡，肺绝大脾燥，无有不死者，若秋冬火令已退，金水正旺，脉虽数可治也，设病者骨立声哑，喉痛寒热，腹疼作泻，而脉细数，亦属不治。凡病延至三四月，服药已多，其不效者，必过用寒凉，五藏愈虚，邪火愈炽，初用补药数贴，邪火一退，反觉头眩恶心，骨疼脚酸，神气昏懒，不思饮食，珥脉不细数而带和缓，急用保元、四君，大剂连服，便安寝半日，睡觉精神顿爽，再服再寝，饮食渐增，则为可治，珥脉细如丝，腹痛昏愤者难治。凡久病人脉，大小浮砵弦滑而三部不匀，或寸浮尺砵，或尺浮寸砵，但见病脉，反属可治，如久病浮中砵但和缓，细察无神，而体

倦甚者必死，再看其面色光润。此精神昏发於外，死期速矣。凡虚损见数脉，为胃气不足，若转缓弱，为胃气生发之兆，乃少籛春升之气也。凡虚损病久，脉虽和缓，未可决其必疗，盖久病之人，元气虚弱，脉反和缓，假气也，遇七八月间，服补剂，病得渐痊，此生机也，或延至十一月，一籛初动，籛气渐升，内气空虚，无以助生发之气，则变憎寒壮热，服补剂十馀贴，寒热渐退，犹可延缝调理，至二三月不变则生，否则不治，缘春夏木旺，脾肺久虚，气衰不能敌时令耳。凡医新病初时有邪，脉浮数，服按病药数剂，数脉即退，病已向安，再数剂则倦，脉反浮数，此时不可为尚有邪也，盖邪退而神气初转，故浮，只宜保元汤调养元气，浮数之脉得微汗而退，罔不识此，仍以祛邪之药治之，则变虚劳矣。久病服药後，六脉俱和，偶一日诊，或细或数或虚弱，或变怪痺常，即当细问起居之故，或因一夜不睡而变者，或因劳役恼怒，或因感冒风寒，各随其感而治之。久病咳嗽气喘，若脉数者，不可用补药，如服之虚火一退，多令人痿倦不起，须先用独参汤，稍加陈皮以接其气，数日後，脉数渐退，方与调理。

(诊〔石顽曰：金匱云：男子平人脉大为劳，瘠虚亦为劳，脉浮者，虚也，脉虚浮弦为短气，目瞑衄血，脉大者，春夏剧，秋冬祛，男子脉浮弱而涩者，为无子，精气清冷，虚弱微细者，善盗汗出，脉碎小迟者，溏泄，食不化，脉虚羸迟，及诸羸动微紧，男子失精，女子梦交。紧数之脉，表俱虚，紧为寒伤营，数为血不足，脉见短数，则无胃气，细数紧数，俱非吉祥，脉洪大按之虚者，须防作泻，凡见数脉难治，病久脉数，尤非所宜，脉忽浮涩而数，忽碎弱而缓，变易不常，虚火之故也，虚损转潮热泄泻，脉短数者不治，虚损脉浮大者，属籛虚，细数者，属阴虚，羸为失血，若紮手俱羸，而中有一部独弦者，为有瘀蓄未尽，当散瘀为先，不可骤补，若见数大者，为火旺，必难治，若见涩脉来至者，亦不可治也，弦数为骨蒸，自上而下者，必寸口浮数，自下而上者，必尺中弦急，若关尺俱弦细而急，如循弦缕者不治，又尺中弦强者，必因房室发热，加之误服寒凉，故脉如是，然虚损之人，虽远房室，其尺脉之弦强，必不能便软，若更犯房室，明日反和，此阴籛得交，故尔暂软，後日诊之，其弦强必愈甚，诊察之际，不可不辨也。

石顽治牙行陶震涵子，伤劳咳嗽失血，势如泉涌，服生地汁、墨汁不止，余及门周子，用热童便二升而止，邀石顽诊之，脉得弦大而虚，自汗喘乏，至夜则烦扰不盛，与当归补血汤四贴而热除，时觉左亘刺痛，按之漉漉有声，此少年喜酒负气，尝与人俩狠所致，与

泽术麋衔汤，加生藕汁调服，大便即下累累紫黑血块，数日乃尽，後与四乌促忒藁 茹为末，分四服，入黄牝鸡腹中煮，留药蜜丸，尽剂而血不复来矣。

又治颜汝玉女，病虚羸寒热，腹痛 急，自汗喘嗽者三月馀，屡更医药不愈，忽然吐血数口，前医转邀石顽同往诊，候其气口虚涩不调，左皆弦微，而尺微尤甚，令与黄 建中加当归、细辛、前医曰，虚劳失血，曷不用滋阴降火，反行辛燥乎，余曰不然，虚劳之成，未必皆本虚也，大抵多由误药所致，今病欲成劳，乘其根蒂未固，急以辛温之药提出籛分，庶几挽回前失，若仍用阴药，则阴愈亢而血愈逆上矣，从古治劳，莫若金匱诸法，如虚劳 急诸不足，用黄 建中，原有所祖，即腹痛悸衄，亦不出此，更兼内补建中之制，加当归以和营血，细辛以利肺气，毋虚辛燥伤血也，遂与数贴，血止，次以桂枝人参汤数服，腹痛寒热顿除，後用六味丸，以枣仁易萸肉，或时间进保元、理功、当归补血之类，随证调理而安，余治虚劳，尝屏绝一切虚劳之药，使病气不致陷入阴分，深得金匱之力也。

门人进问虚损之治，今人恒守肝只是有馀，肾只不足二语，咸以清热平肝为务，吾师每以扶脾益肝建功，其旨云何，石顽答曰：夫嗽虽言肺病，而实本之於胃，内经咳论有云：其本在胃，颇关在肺，其义可见，至於平肝之说，关系匪轻，肝为生发之藏，主藏精血，精血内充，证脉俱无由见也，凡虚劳 急，亡血失精，烦热脉弦诸证，良由生气内乏，失其柔和而见乖戾，似乎邪热有馀之象，是须甘温调补，以扶生发之气，审系阴亏，则壮水以制籛，籛虚则培土以厚载，使之荣茂而保其贞固，詎可复加削伐而损既病之胃气乎。

复问虚损之宜於扶脾益肝，敬闻命矣，先哲治按中，多有三黄、四物等方者，何也，答言风土不同故也，西北之人，恒食煤火，煤为水土之精英，得水益炽，作食食之，能助真火，真火过璠，则为壮火，壮火散气，是以西之人，患中风者多，虚羸者少，即或有之，惟以苦寒清火为务，虽有虚证，无藉辛温也，东南之人，惟食薪火，薪禀水土之 悍，得水即灭，作食食之，专助龙火飞腾，则为邪火，是以东南之人，患中风者少，虚羸者多，纵有肝邪，最忌苦寒伤中之剂，虽有木郁，难於升发也，然西北之人，岂无真籛虚剧，宜用姜、附者，东南之人，岂无邪热亢璠，宜用苓、连者，当知北人禀赋虽强，以水为事，真籛耗竭，非峻投辛烈，乌能扶元气於无何有之乡，南人禀赋虽薄，恣情自恃，邪火暴逆，非暂用苦寒，何以救真阴於将竭之顷哉，庸师但知辛热有助籛之功，曷知有损阴之患，苦寒有伤中之虑，曷知有救阴之力欤。

卷三

寒热门

发热

东垣云：仲景论内外不足，发热自汗之证，大禁发汗，若饮食劳倦，杂病发热，自汗表虚之证，认作有馀，误用表药发之，汗大出而表益虚也。身尽热，先太籛也，从外而之内者为外伤。手足不和，紫位俱热如火，先少籛也，从内而之外者为内伤。伤食令人头痛，脉数发热，但左手脉平和，身不疼痛是也。人迎气口俱紧盛，或举按皆实大，发热而恶寒，腹不和而口液，此内外俱伤也。

夏月火乘土位，湿热相合，病多烦躁闷乱，四肢发热，或身体砵重，走注疼痛，皆湿热相搏，郁而不伸，故致热也。发热身痛，而身如薰黄者，湿热也。一身尽痛发热，日晡所剧者，风湿也。

汗出而身热者，风热也。身热脉弦数，战栗而不恶寒者，瘧症也。中有痰，令人憎寒发热，恶风自汗，寸口脉浮，胸膈痞满，有类伤寒，但头不疼，项不强为理。虚烦与伤寒相似，身热脉不浮紧，不恶寒，但热而烦，头不痛。脚气为病，大便坚，脚膝紫胫肿痛，或枯细者，当其发时，亦发热憎寒呕恶，有似伤寒也。春夏之交，发热而渴，或微恶寒，右手脉来数盛者，温病也。身热头疼，自汗多眠，籛脉浮滑，阴脉濡弱者，风温也。夏月大热而渴，脉盛躁者，热病也。夏月脉虚，身热而喘乏者，伤暑也。四肢发热，口舌咽乾，烦躁闷乱者，心与小肠之火，乘脾土之位，脾主四肢，为诸籛之本，脾热故四肢发热。每日晡时憎寒壮热，脉数盛而有痛处者，痲毒之将发也。

李士材治夏彝仲太夫人，年届八十，因彝仲远仕闽中，忧思成疾，忽发热头疼，医以伤寒发散禁食，一剂而汗如浴，喘促神昏，其脉大无力，即令进食，而投参、白术、橘红、甘草、燥姜，一剂而喘汗差殊，倍用参、术至一紮，证愈七八，惟食未强，此火衰不能生土，加熟附、乾姜，服二月而痊。

热

经云：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痲疽疮疡，璣郁注下，倮疔肿胀，呕衄衄头痛，骨节变，肉痛，血溢血泄，淋闭之病生矣，

病机云：诸风掉眩，皆属於肝，诸寒收引，皆属於肾，诸气 郁，皆属於肺，诸湿肿满，皆属於脾，诸痛痒疮，皆属於心。（五分属五条藏证。〔诸厥固泄，皆属於下。（谓下焦肝肾之病。〔诸痿喘呕，皆属於上。（谓上焦心肺之病。〔诸热璣疔，皆属於火。（手少籛三焦经。〔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於火。

（手少阴心经。〔诸瘕项强，皆属於湿。（足太籛膀胱经。〔诸逆冲上，

皆屬於火。

(手厥阴心胞络经,〔诸胀腹大,皆屬於热。(足太阴脾经,〔诸躁狂越,皆屬於火。(足阳明胃经,〔诸暴强直,皆屬於风。(足厥阴肝经,〔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屬於热。(手太阴肺经,〔诸病 肿,疼酸蚤骇,皆屬於火。(手阳明大肠经,〔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屬於热。

(手太阴小肠经,〔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足少阴肾经,〔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热。(足少阳胆经,〔

按病机十九条,邵元伟分属经藏,前五条各属五藏之病,次二条兼该上下之病,後十二条分隶十二经证,而河间原病式从未论及,皆偏言盛气实邪,立言若此,虚者何堪,故楼氏指其治法之偏,诚非过也,观十九条中,除五藏上下外,其间属火者五,属热者四,其外惟风寒湿三气而已,况五藏中之心藏,岂非亦属火乎,今以全节类诸热门,使学者比例而观,庶寒热盛之机,可了然无惑矣。

盛萧东云:治热须辨真假,夫真热则发热恶寒,脉数有力,按之更实,烦躁口渴,大便燥,小便赤涩,或利臭积,发言壮厉,不欲近衣者是也,亲乎表者宜发散,亲乎里者宜通泄,假热亦发热恶寒,而足必不热,脉大而虚,按之微弱,身虽炽热而不躁不渴,或见虚狂躁渴而不能引饮,发过顷之即止,终不及声高置骂者也,经曰:寒热有真假,治法有逆从,此之谓也。

杂病发热,阴虚於下也,经云:阴虚则发热,夫籛在外,为阴之卫,阴在内,为籛之守,精神外驰,嗜欲无节,阴气耗散,籛无所附,遂致浮散於肌表间而发热也,实非有热,当作阴虚治,而用补养之法可也。

丹溪论昼夜发热,昼重夜轻,口中无味为籛虚,午後发热,夜半则止,口中知味为阴虚,籛全阴半,籛得以兼阴,阴不得以兼籛也,至於或昼或夜,或作或止,不时而发者,此脾胃气血俱虚,火气不盛之证,不可拘於昼夜之候也,籛虚责在胃,阴虚责在肾,盖饥饱伤胃,劳役则兼伤脾,籛气虚矣,房劳伤肾,竭力则伤肝,阴血亏矣。肾虚火不归根,游行於外而发热者,烦渴引饮,而目俱赤,遍舌生刺,紫唇黑裂,喉间如烟火上冲,紫足心似烙,痰涎壅盛,喘急气促,脉洪大而数疾无偷,按之微弱者是也,法当导火归根,误用寒凉必殆,即或知其本虚而用补益,不辨阴虚籛虚,漫投参、朮,则籛愈盛,而阴愈虚,壮热转增,八味、桂、附之属愈不敢施,不得已用知、柏、苓、连折之,必至燥渴咽痛腹痛泄泻而死。凡暴热不止,脉滑数,或洪盛,皆为实热,宜随表 孰轻孰重而清理之,或脉虽碎而

按之实坚者，为实，必用苦寒下夺之，若热久不止，脉来虚数无力，服调补药不应，饮食无味，或至夜烦渴，或反加乾咳者，此必阴血受伤，当以血药调补其阴，则热自化，阴盛虚盛之机，不可不审而急为转关也。

(诊)脉数为热，浮数表热，砵数热，无力虚热，有力实热，滑数心下结热，缓而滑为热中，牢为脾胃盛热，若发热而脉反砵细，或数疾无力者，病脉相反也死，病热有火者生，心脉洪是也，浮而涩，涩而身有热者死，热而脉静者难治，脉盛汗出不解者死，脉虚热不止者死，脉弱四肢厥，不欲见人，食不入，利下不止者死。

潮热

潮热有作有止，若潮水之来，不失其时，一日一发，若日三五发者，即是发热，非潮热也，有虚有实，惟伤寒日晡发热，乃胃实，别无虚证，其余有潮热者，当审其虚实，若大便坚涩，喜冷畏热，心下然，睡卧不着，此皆气盛，所谓实而潮热也，凉膈散、大柴胡辈下之，若胃气消乏，精神憔悴，饮食殊少，日渐羸病虽暂去，而五心常有余热，此属虚证，宜逍遥散、小柴胡等加絃，有每遇夜身发微热，病人不觉，早起动作无事，饮食如常，既无别证可疑，只是血虚阴不济，朝用加味逍遥散，暮用六味丸，不应，用当归补血汤，加絃久味丸。有潮热似疟，胸膈痞塞，背心疼痛，气弱脉弦，服补药不效者，此属饮证，随气而潮，故热亦随饮而潮，於痰饮门求之。气口脉滑，内有宿食，常暮发热，明日复止者。於伤饮食门求之。

恶寒(背恶寒)

经云：膻虚则外寒，奈何，曰：膻受气於上焦，以温皮肤分肉之间，今寒气在外，则上焦不通，而寒气独留於外，故寒栗，恶寒者，虽当夏月，若遇风霜，欲得重绵，时觉凛凛战栗如丧神守，此热伏於内，而反觉自冷，实非寒也，或曰：往往见有服热药而愈者，何也，曰：病热之人，其气炎上，郁为痰饮，抑遏清道，阴气不升，病热尤甚，积痰得热，亦为暂退，热势助邪，其病益深，或曰：寒势如此，谁敢以寒凉药与之，非杀而何，曰：古人遇战栗之证，有以大承气汤下燥屎而愈者，恶寒战栗，明是热证，但有虚实之分耳。

有卫气虚衰，不能实表分肉而恶寒者，有上焦之邪隔绝营卫，不能升发出表而恶寒者，有酒热内郁，不得泄而恶寒者，背恶寒是痰饮，仲景云：心下有留饮，其人背恶寒，冷如冰，指迷茯苓丸，身前寒属胃，经云：胃足膻明之脉，气虚则身以前皆寒栗，掌中寒者腹中寒，鱼上白肉有青血脉者，胃中有寒，理中丸，表虚恶贼风，上焦不通，膻气抑遏，而皮肤分肉无以温之，故寒栗，升膻益胃汤，开发

上焦，以升籛明，出外温之也。外感，内伤，伤食，湿痰，火郁，皆有恶寒，非独籛虚也，若脉浮紧，头痛拘急，身疼微恶寒热起，是外感，审时令轻重发散之，脉缓弱，或气口虚大，按之无力，兼见倦怠，手心热，是内伤元气证，补中益气汤加桂、附二三分，以行参、之力，且益籛气也，脉弦滑，恶心头痛，饱闷溢酸，是内伤宿食，从伤食治，或脉来涩伏，腹满烦热喘促者，是冷食结滞於内也，当与温消，枳实埋中汤，审系肉食，加炮黑山查一二钱，脉滑或砵，周身疼痛而恶寒者，属湿痰，乃痰在上焦，遏绝籛气而然，肥人多此，宜二陈加二术、羌、防，少佐桂枝，甚者先吐之，恶寒非寒，不战而栗从火郁治，火郁汤，若郁遏籛气於脾土，令人恶寒者，东垣升籛散火汤，内虚急，恶寒少气，手足厥冷，少腹挛急，足胫疼酸，此籛不足也，大建中汤。背恶寒，脉浮大而无力者，为气虚。

脉弦紧，寒热兼作，乃疮肿之候，须问身中是否有肿处。大抵恶寒证，除籛虚外，属表证者多，乃表中籛气不得发越而然，须辛散之。恶寒家不可过覆近火，寒热相搏，脉道砵伏，愈令病人寒不可遏，但去被撤火，兼以和营之药，自然不恶寒矣，妇人恶寒，尤不可近火，寒气入腹，血室结聚，药所不能治矣。

祝仲盛治一贵妇病恶寒，日夜以重裘覆其首，起跃入沸汤中不觉，医以为寒，祝持之曰：此痰火上腾，所谓籛璫似阴也，非大下之则火不杀，下经宿而撤裘，呼水饮之，旬日气平乃愈。

李士材治絳文邃眩暈三载，虽战栗恶寒而不喜饮热汤，五月向火，数妾拥居帷幔，屢服姜、桂不效，脉浮之细子，砵之搏坚，是郁火内伏，不得宣越也，用金花汤加柴胡、甘草、生姜，乘热饮之，移时而恶寒殊，再剂而撤火炉，月而起，更以人参汤进六味丸，黎月全安。

石顽曰：凡病但恶寒而不发热者，多属火郁之证，举世一以籛虚为治，误人多矣，如墅关谢君宜之病，七月间寒热如疟，因服苓、知、石膏辈，稍间数日，後因小便，精大泄，遂脑痛如破，恶寒振振欲墮地，医用八味、六君，三倍参、附而寒不除，继用大建中，每服人参五钱，熟附二钱，其寒益甚，春王人日，始延治於余，诊之脉仅三至，弦小而絳寸俱伏，但举指忽觉流利，审其证，虽五裘重裘，大畏隙风如箭而不喜近火，恶寒虽剧而忽重忽轻，口鼻气息全冷而胸中时觉上冲，小腹坚满而块垒如石，大便坚硬而欲了不了，小便短数而时白时黄，籛道虽痿而缓纵不收。

气色虽憔悴而不晦暗，此证起先本属籛虚，因加用参、附籛药过多，壮火不能化阴，遂郁伏土中，反致真阴耗竭，是以二便艰涩，所

谓阴虚自致泉竭也，法当升发其籛，先与火郁汤六服，继进升籛散火、补中益气，而恶寒微除，重裘渐解，肢体微汗，口鼻气温，脉复五至，二便调适，小便微和，籛亦渐举，嗣後令服六味丸、生脉散，璋功散，调理而康。

(背恶寒(背为籛位，背上恶寒，籛受病而阴邪亢逆也，其病有七，一者暴中阴寒，四肢厥冷而背恶寒，脉必碇细，附子汤温散之，一者素稟籛衰而背上常微畏寒，脉来微弱，八味丸温补之，一者热邪内伏，烦渴引饮而背恶寒，脉多碇滑，或伏匿，此火郁於内也，热病初发多此，白虎汤解散之，一者中暑 热，亦多有背恶寒，人参白虎、清暑益气，按证清解之，一者湿痰内郁，肢体疼重而痞闷头汗，其人必肥盛，其脉或缓滑，或涩滞，滑则指迷茯苓加胆星，涩则苓桂术甘加半夏，广皮分解之，一者瘀血内滞而头汗目黄，小便清利，大便溏黑，小腹偏左或左脘中 有疼处，脉必关尺弦紧，或带瓢状，桃核承气、犀角地黄，随上下虚实清理之，一者无故脉数，而背恶寒疼重寒热者，为发痈疽之兆，膏粱多此，不可疑似而迟延难疗也。

振寒

经言虚邪之中人也，洒洒动形，正邪之中人也，微见於色，不知其身，又曰：籛明所谓洒洒振寒，籛明者，午也，五月盛籛之阴也，籛盛而阴气加之，故洒洒振寒，当泻籛者也，又云：籛气客於皮肤，阴气盛，籛气虚，故振振寒栗，当补籛者也，如六脉弦细而涩，按之空虚，此大寒证，亦伤精气，当温补者也，泻籛，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补籛，黄 建中汤，若夫真籛虚证，但寒栗耳，不作表振也，或兼风寒则表，桂枝加附子汤。

战栗

经云：肾之变动为栗，原病式曰：战栗动摇，火之象也，籛动阴静，而水火相反，故厥逆禁固，屈伸不便，为病寒也，栗者寒冷也，或言寒战为脾寒者，未明变化之道也，此由心火热甚，亢璫而战，反兼水化制之，故寒栗也，寒栗山火盛似水，实非兼有寒气也，以大承气下之，多有燥屎，下後热退，则寒栗愈矣，若籛虚则但畏寒，籛郁则振寒战栗，有火无火之分也，亦有暴感寒邪，恶寒脉伏而战栗者，麻黄汤发散之。

寒热

经云：因於露风，乃生寒热。籛胜则热，阴胜则寒，重寒则热，重热则寒。风气客於皮肤之间，内不得通，外不得泄，风者善行而数变，理开则洒然寒，闭则热而闷，其寒休则衰饮食，其热也则消肌

肉，故使人 栗而不能食，名曰：寒热。

寒热如疟，表 不和者，小柴胡为主药，至夜转甚者，加丹皮、山
梔，日久虚劳，寒热不除者，柴胡四物汤、加味道遥散，脾病则血气
俱不盛，寒热往来，无有休息，故脾病如疟状也，元气虚人，遇劳即
发寒热，此元气下陷之故，或劳力而发寒热，腿缝中结核作痛，谓
之劳发，俱宜补中益气汤。病寒热间作，腕後有斑三五点，鼻中微
血，紫脉碇涩，胸膈四肢按之殊无大热，此脾胃气虚而挟微邪，理
中汤去人参，加茯苓、燥葛根。郁怒而发寒热，逍遥散。内伤疟疾寒
热，各具本门。伤寒寒热，不在此例。

外热内寒外寒内热皮寒而燥者，籛不足，皮热而燥者，阴不足，皮
寒而寒者，阴盛也，皮热而热者，籛盛也，仲景云：病人身大热反欲
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黄 建中汤汗之，病人身大寒反
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越婢汤发之，若杂证外热内寒
者，理中汤 之，外寒内热者，火郁汤散之。

上热下寒上寒下热热发於上，籛中之籛邪也，热发於下，阴中之籛
邪也，寒起於上，籛中之阴邪也，寒起於下，阴中之阴邪也，脉经
云：籛乘阴者，腰已下至足热，腰已上寒，梔子畔汤吐以升之，阴气
上争，心腹满者死，阴乘籛者，腰已上至头热，腰已下寒，桂苓丸以
导之，籛气上争，得汗者生，若杂证上热下寒，既济汤，兼大便秘，
既济解毒汤，火不归源，八味丸，上寒下热，五苓散送滋肾丸，
虚籛下陷者，加絳八味丸。

疟

经云：疟先寒而後热者，夏伤於大暑，其汗大出，理开发，因遇夏
气凄沧之水寒，藏於理皮肤之中，秋伤於风，则病成矣，夫寒者
阴气也，风者籛气也，先伤於寒而後伤於风，故先寒而後热也，病
以时作，名曰寒疟，先热而後寒者，此先伤於风而後伤於寒，故先
热而後寒也，亦以时作，名曰温疟，其但热而不寒者，阴气先绝，籛
气独发，则少气 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瘧疟，温疟者，得之冬中於
风，寒气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则籛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
暑，脑髓烁，肌肉消，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皆出，此病
藏於肾，其气先从内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阴虚而籛盛，籛盛则热
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籛虚，籛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後寒，名曰温
疟，瘧疟者，肺素有热，气盛於身，厥逆上冲，中气实而不外泄，因
有所用力，理开，风寒舍於皮肤之内分肉之间而发，发则籛气
盛，籛气盛而不衰，则病矣，其气不及於阴，故但热而不寒，气内藏
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故命曰瘧疟。足太籛之

疟，令人腰痛头重，寒从背起，先寒後热，然，热止汗出。足少阴之疟，令人身体解倦，寒不甚，热不甚，恶见人，见人心惕然，热多，汗出甚。足阳明之疟，令人先寒洒淅，洒淅寒甚久乃热，热去汗出，喜见日月光火气，乃快然。

足太阳之疟，令人不乐，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热汗出，病至则善呕，呕已乃衰。足少阴之疟，令人呕吐甚，多寒热，热多寒少，欲闭户牖而处，其病难已。足厥阴之疟，令人腰痛，少腹满，小便不利如癃状，非癃也，数便，意恐惧，气不足，腹中悒悒。凡治疟先发时食顷，乃可以治，过之则失时也。

金匱云：师曰：阴气孤绝，阳气独发，则热而少气，手足热而欲呕，名曰瘧疟，若但热不寒者，邪气内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间，令人消烁肌肉。

疟之寒热更作，因阴阳之气互为争并，若阴衰离绝其阳，而阳亦不并之阴，故阳独发，但热而已，其少气，肺主气，肺受火抑故也，手足热者，阳主四肢，阳盛则四肢热也，欲呕者，火邪上冲，胃气逆也，内藏於心者，阳盛则火气内藏，而外舍分肉之间也，消烁肌肉者，火盛则肌肉烁也，此条合後条温疟观之，亦可以白虎汤治瘧疟也，白虎专於退热，其分肉四肢，内属脾胃，非切於所舍者乎，又泻肺火，非救其少气，设其别有兼证，岂不可推加桂之例而加别药乎。

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烦疼，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

内经言温疟先热後寒，仲景言温疟则但热不寒，有似瘧疟而实不同也，瘧疟邪合邪，上薰心肺，所以少气，消烁肌肉，温疟脉如平人，则邪未合而津未伤，阳受病而阴不病，以其人素有气，营卫不通，故疟发於阳不入於阴，所以骨节烦疼，时呕，邪气搏格之状有如此者，惟用白虎汤以治阳邪，而加桂枝以通营卫，斯阴阳和，血脉通，得汗而愈矣，至於伤寒前热未除而复感风寒，脉阴阳俱盛之温疟，与其脉如平者，回乎不同也。

疟多寒者，名曰牝疟，蜀漆散主之。

邪气内藏於心，则但热而不寒，是为瘧疟，邪气伏藏於肾，故多寒而少热，则为牝疟，以邪气伏结，则阳气不行於外，故外寒，积聚津液以成痰，是以多寒，与素问少阴经证之多热少寒不同，方用蜀漆和浆水吐之以发越阳气，龙骨以固阴津，云母从至下而举其阳，取山川云雾开霁之意，盖云母即阳起石之根，性温而升，最能湿喘痰，稍加蜀漆，则可以治太阳之湿疟，方後有云：湿疟，加蜀漆半

分，而坊本误作温疟，大谬，此条本以邪伏髓海，谓之牝疟，赵以德不辨亥豕，注为邪在心而为牡，喻嘉言亦仍其误而述之，非智者之一失欤。

疟病发渴者，柴胡去半夏加糖蓼汤，亦治劳疟。

渴者箴明津竭，而所以致箴明津竭者，本少箴木火之势，劫夺胃津而然，故疟邪进退於少箴，则以小柴胡进退而施治也，至於劳疟之由，亦木火盛而津衰致渴，故亦不外是方也。

疟寒多微有热，或但寒不热，柴胡桂姜汤，服一剂如神。

是证虽与牝疟相类以方药论之则殊，牝疟邪伏少阴气分，而此邪伏少箴营血之分，夫邪气入营，既无外出之势，而营中之邪，亦不出与箴争，所以多寒少热，或但寒无热也，小柴胡汤本阴箴紮停之方，可随疟之进退，加桂枝、乾姜则进而从箴，若加糖蓼、石膏则退而从阴，可类推矣。

丹溪治六经疟，悉以二陈为主，各加引经药，可见无痰不成疟也，大法，先热後寒者，柴胡桂枝汤，先寒後热者，小柴胡汤，多热但热者，白虎加桂枝汤，多寒但寒者，柴胡桂姜汤，虽多寒但寒，脉洪实者，当作实治，不得便用桂、姜，虽多热但热，脉虚软者，当作虚治，不得便用白虎，寒多热少，或少食易饥，恶心吐痰，人参养胃汤，热多寒少，口苦咽乾，小便赤涩，或伤食成疟，清脾饮，劳役所伤，饮食失节成疟，则虚弱自汗，补中益气加半夏，疟疾自汗日甚，不能止，此表虚不能卫护也，人参实卫加桂枝。风疟，自感风而得，恶风自汗，烦躁头痛，风，箴邪也，故先热後寒，宜半夏、柴、胡、羌活、紫苏、细辛、生姜。寒疟，暑月乘凉沐浴，自感寒而得，无汗恶寒，挛痛面惨，寒，阴邪也，故先寒後热，宜羌活、紫苏、桂枝、柴胡、草果、厚朴。暑疟亦名瘧疟，但热不寒，实不泄，烦渴而呕，肌肉消瘦，小柴胡加香薷、黄连、竹叶，盛暑发者，白虎汤，虚者，加人参，秋凉後发者，小柴胡汤，此肺素有热，阴气先绝，箴气独发，故但热不寒也。温疟，由冬受非时之邪，伏藏骨髓之中，至春夏湿热气蒸而发，发则先热後寒，或但热不寒，春用小柴胡，夏用白虎加桂枝，以邪热势盛，故不恶寒而便发热，热发於表之後，正气内虚，反微似畏寒之状，非恶寒也。牝疟，邪伏於肾，湿疟，则久受阴湿而邪伏太阴，皆但寒不热，并宜蜀漆散，邪伏血分而多寒少热，惨惨振振，柴胡桂姜汤。劳疟大渴，柴胡去半夏加糖蓼汤。汗出澡浴，身体重痛，肢节烦疼，寒热而呕逆者，亦属湿疟，胃苓汤加羌活、紫苏。食疟，因饮食不节，中生痰，加以风气乘之，故善饥而不能食，食而支满，腹大善呕，实者二陈加枳椇、草果，因饥饱劳役

而发，日久不止，脉虚者理中汤加枳实、青皮，素有阴虚劳嗽，或因疟成劳，但於调理本药中，稍加桂枝、姜、枣可也，不可纯用祛风豁痰药，若表邪势盛，可用小建中、黄建中为主，後与生料六味丸加桂枝、鳖甲。凡疟发於午前，是籛分受病，易愈，发於午後，阴分受病，难愈，疟发日宴，为邪气下陷於阴分，必用升、柴升发其邪，仍从籛分而发，补中益气加桂枝，疟发日早，为邪气上越於籛分，宜因势利导之，小柴胡加枳、桔。夜疟俗名鬼疟，此邪入血分，宜升散血脉之邪，千金内补建中加升、柴、生首乌，脾胃素虚人，补中益气加首乌、桂枝、芍药。瘴疟，山岚溪涧之毒，须用祛瘴涤痰之药为主。

疫疟，夏秋之间，沿门阖境皆是也，其证壮热多汗而渴，宜藜原饮。烦热大渴，有表证，桂枝白虎汤。k 狂闷，凉膈散加草果，寒热便秘，大柴胡汤。虚人发散後热不止，人参败毒散。有郁证似疟者，寒热与疟无殫，但口苦呕吐清水，或苦水，面青佷痛，耳鸣脉涩，逍遥散倍柴胡加綠茶萸、川连。痢後发疟，邪从少籛循经外泄也，小柴胡加黄芩加桂枝，或补中益气倍升、柴，升散则愈。

大抵疟初起，宜散邪消导，日久宜养正调中，所谓气虚则恶寒，血虚则发热也，日数虽多，饮食未节者，未可便断为虚，须禁食消导，凭脉下手可也，形盛气虚人多湿痰，发则多恶寒，日久不已，脉软而磳带滑，用补中益气加苓、半，兼用熟附子二三分，疟後不喜食，四肢倦怠，面色痿黄，六君子加山查、黄连、枳实，久疟不止，元气虚盛者，用人参、常山各五钱，碎，微火同炒，去常山，只以人参煎汤，未发前服，屡验，疟发四五遍後，曾经发散者，何首乌散，壮实者，可用七宝饮，至夜热不止而脉实邪盛者，此邪干血分也，常山饮截之，疟发已久，遍治无功，度无外邪，亦无内滞，惟人参一藜，生姜一藜，加桂枝少许，冬月无汗，稍加麻黄，发前五更时服，温覆取微汗必止，甚者连进三日，无不愈者，愈後亦易康复，如在贫家，人参絳半，合白朮五钱代之，此方不特虚人久疟，治三日疟更宜，夜发则加当归、首乌，无不应手取效，然发於严冬之时，有屡用此方，及补中益气不效者，必待仲春，仍用前药加桂枝汗之即愈。

丹溪云：疟者，三阴疟也，三日一发，发於子午卯酉日者，少阴疟也，发於寅申巳亥日者，厥阴疟也，发於辰戌丑未日者，太阴疟也，更须以脉证参之，然後决其经而与法治，按内经云：时有间二日或至数日而发者，邪气与卫气客於六府，而有时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数日乃作也，李士材释云：客，犹会也，邪在六府，则气远会稀，

故间二日或休数日也，观此，则丹溪辰戌丑未日为太阴疟，非矣，子午虽曰少阴，而卯酉则藩明矣，巳亥虽曰厥阴，而寅申则少藪矣，丑未虽曰太阴，而辰戌则太藪矣，三日发者，犹可以此为言，数日发者，又将何以辨之，大抵三日疟，初起发於夏秋者，宜用二陈去橘皮，加生术、槟榔、常山，逐去痰癖为先，稍加穿山甲以透经络，至於暑结营分，又当以香薷、鳖甲、茯苓、半夏、甘草、当归、生姜、大枣 暑为要，而前药为无益也，若元气大虚，用补正，宜六君加草果、乌梅，名四兽饮，兼本经引使药，若元气下陷，日发渐晏者，补中益气汤大剂参、术、姜、枣为治，如常山、槟榔、山甲、草果，皆为戈戟矣。

疟母者，顽痰挟血食而结为症瘕，鳖甲煎丸，或小柴胡加鳖甲、蓬术、桃仁俱用醋制，其鳖甲用栗灰汤煮糜烂入药尤效，此金匱法也，病气俱实者，疟母丸，虚人久疟，时止时发，芎归鳖甲饮，不应，脾虚也，急用补中益气加鳖甲，少食痞闷，胃虚也，四兽饮加鳖甲、当归、蓬术、肉桂，虚人疟母，必用补益，盖缘治之失宜，邪伏肝经，而亘下有块，仍寒热时作，不可以癖积治之，每见急於攻块者，多致不救。久疟不愈，必有留滞，须加鳖甲消之，如无留滞，只宜补益，凡寒热有常期者，疟也，无常期者，杂证也，疟证诸经有邪，总不离乎肝胆也。

石顽曰：经言夏暑汗不出者，秋成 疟，此论固是，然其轻重之殊，今昔回环，良由天端使然，以北方风气端行於南故也，夫疟疾一证，向来淮泗以北最剧，大江以南甚轻，康熙壬子，吾絳患此者，比户皆然，自夏徂秋，日盛一日，其势不殊淮北，证皆痞满呕逆，甚则昏热偷顛，脉多浑浑，不显弦象，亦有关尺微弦者，但其热至晨必殊，不似热病之昼夜不分也，时医不察，混以伤寒目之，因而误药致毙者，日以继踵，原其寒热之机，又与往岁不同，有一日连发二三次者，有晨昏寒热再见者，有连发数日，中间二三日复发如前者，有先热後寒者，有独寒无热者，有独热无寒者，有今日但寒明日但热者，证虽变易无常，总不越和营散邪等法，但须分虚实寒热轻重治之，历观用哈捻内崧 琢 k 者十无一验，间有寒热止而昏热不休者，又须随所禀形气之偏胜，病气之盛衰而为调适，全在机用璣活，不可专守成则，而举世治疟，必先禁止饮食，概用疏风发散，兼消克痰食宽膈破气之剂，消克不已，继进硝黄，胃气愈伤，浊邪愈逆，正气何由得行，而振祛邪之力乎，余治久疟坏证，每令续进稠饮，继与稀糜，使胃气输端，可行药力，然後施治如此挽回者，未遑枚举，更有愈而复发，发而复愈，愈而又发者，又须推原所发之

由而为清理，若常山、草果、槟榔、厚朴、枳谷、青皮、石膏、知母等伤犯中州之药，咸非所宜，逮至仲秋已後，不特白虎当禁，纵不犯石膏、知母，邪气内陷而变肠者甚多，有先疟後痢者，有疟痢齐发者，尝遍考昔人治例，惟补中益气一方，虽未能尽合肯綮，然一隅之举，馀可类推，庸师不审，但守通因通用之法，致成夭扎者多矣。

(诊)疟脉自弦，弦数者多热，弦迟者多寒，弦小紧者下之祛，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止之。

丹溪治一少年，冬月患疟，自卯足寒，至酉方热，寅初乃休，因思必为接内感寒所致，用人参大补加附子行经散寒以取汗，数日不得汗，以足响道远，药力难及再以苍术、川芎、桃枝煎汤，盛以高桶，扶坐浸足至膝，食顷，以前药服之，汗出通身而愈。

汪石山治一少年，六月因劳病疟，取凉梦遗，遂觉恶寒，连日惨惨不爽，三日後头痛躁闷，家人诊之，蚤曰：脉绝矣，议作阴证，欲进附子汤未决，汪曰：阴证无头痛，今病如是，恐风暑乘虚入於阴分，故脉伏耳，非绝也，若进附子汤，是以火济火，安能复生，姑待以观其变，次晚果寒热头痛，躁渴痞闷，呕食自汗，脉皆濡小而数，脾部兼弦，遂用清暑益气汤絳苍术、升麻，二十馀剂而愈。

李士材治陈眉公三日疟，岁未祛，素畏药饵，尤不喜人参，其脉浮之则濡，砭之则弱，营卫俱衰，故延不已，因固请曰：素不服参者，天璣之丰也，今不可缺者，病魔之久也，先服人参钱许，口有津生，腹无烦满，遂以人参一紮，何首乌一紮煎成，入姜汁锤许，一剂势絳七八，再剂而疟遂截。

石顽治广文张安期夫人，先是其女及婿与婢，数日连毙三人，其仆尚传染垂危，安期夫人因送女殓，归亦病疟，杂治罔效，遂成坏病，勉与生姜泻心汤救之。故友李怀兹乃郎幼韩，触邓氏疫疟之气，染患月馀不止，且左右乏人，失於调理，以致愈而复发，加以五液注下，疟痢兼并，水谷不入者半月有馀，当此虽有合剂，亦难克应，乃携归斋中，日与补中益气，兼理中、六君、英、桂之属，将养半月而康。

武守金令友之室，春榜蒋旷生之妹也，旷生乔梓，见其亢热昏乱，意谓伤寒，同舟邀往，及诊视之，是疟非寒，与柴胡桂枝汤四剂而安。

武尹絳丹生，湿盛体肥，呕逆痞，寒热昏眩，与凉膈散加黄连下之，五日而止，越半月复发，亦五日而止。

貳守汤子端，恶寒发热，面赤足冷，六脉弦细而数，自言不谨後受寒，以为伤寒阴证，余曰：阴证无寒热例，与柴胡桂姜汤二服而痊。文举顾若雨之女与甥女，先後并疟，皆先热後寒，并与桂枝白虎汤而祛。

太学郑墨林夫人，怀孕七月，先疟後痢，而多鲜血，与补中益气加絳茺萸制川连而愈，每见孕妇病疟，胎陨而致不救者，多矣。

乡饮张怡泉，恒服参、附、鹿角襟等籛药而真阴向耗，年七十五，七月下病疟，时医误进常山止截药一剂，遂致人事不省，六脉止歇，按之则二至一止，举指则三五至一止，惟在寒热之际诊之则不止歇，热退则止歇如前，此真气衰微，不能贯通於脉，所以止歇不前，在寒热之时，邪气冲激经脉，所以反得开通，此虚中伏邪之象，为制一方，用常山一钱酒拌，同人参五钱焙乾，去常山，但用人参，以助胸中大气而祛逐之，当知因常山伤犯中气而变剧，故仍用常山为向导耳，昼夜连进二服，遂得安寝，但寒热不止，脉止如前，乃令日进人参一紮，分二次进，并与稀糜助其胃气，数日寒热渐止，脉微续而安。

玉峰春榜顾玉书，疟发即昏热偷顛，痞胀呕逆，切其气口，独见短滑，乃有宿滞之象，与凉膈散易人中黄、加草果仁，一剂霍然。

督学汪緘之女，患前证，以桂枝白虎汤易人中黄，加劳鞞畔，四服而安。

中翰金淳还乃郎，八月间患疟，发於辰戌丑未，至春，子午卯酉每增小寒热，直至初夏，始延治於石顽，诊其六脉如丝，面青唇白，乃与六君子加桂、附，四服不应，每服加用人参至一紮，桂、附各三钱，又四服，而辰戌丑未之寒热顿止，子午卯酉之寒热更甚，此中土有权而邪并至阴也，仍与前药四服，而色荣食进，寒热悉除，後与独参汤送八味丸调理而安。

文学顾大来，年逾八旬，初秋患瘧疟，昏热 y，喘乏遗尿，或者以为伤寒 y，或者以为中风遗尿，危疑莫定，予曰无虑，此三籛合病，y 遗尿，口不仁而面垢，仲景暑证中原有是例，遂以白虎加人参，三啜而安，同时文学顾次占夫人，朔客祁连山，皆患是证，一者兼风，用白虎加桂枝，一者兼湿，用白虎加苍术，俱随手而痊，若以中风遗尿例治，则失之矣，是日坐间有同道问及今岁疟脉不弦之故，予谓之曰：疟属少籛经证，其脉当弦，而反不弦如平人者，以邪气与正气混合不分，故绝不显弦象，金匱有云，温疟者，其脉如平，身无寒但热，骨节烦疼，时呕，白虎加桂枝汤主之，曷知脉既不弦，便非风木之邪，即不当用柴胡等少籛经药，岂可以常法施治乎。

飞畴治沈子嘉，平昔每至夏间，脐一着扇风则腹痛，且不时作泻，六脉但微数，无他理，此肾藏本寒，闭藏不密，易於招风也，下寒则虚火上僭，故脉数耳，会与六味去泽泻，加肉桂、肉果、五味、白用作丸服，因是脐不畏风，脾胃亦实，明秋患疟，医用白虎、竹叶石膏等，疟寒甚而不甚热，面青足冷，六脉弦细而数，用八味地黄三倍桂、附作汤，更以四君合保元早暮间进，二日疟止，调理而愈。

厥

经云：厥之为病也，足暴清，胸将若裂，肠若以刀切之，烦而不能食，脉大小皆涩。寒热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阴气竭，籛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反则生矣。

按厥论云：厥之寒热者，何也，籛气衰於下，则为寒厥，阴气衰於下，则为热厥，曰籛厥者，因善怒而得也，曰风厥者，手足搐搦，汗出而烦满不解也，曰痿厥者，痿病与厥杂合，而足弱痿无力也，曰厥者，病与厥病杂合，而脚气烦麻肿痛，世谓脚气冲心者是也，曰厥者，卧出而风吹之，血凝於肤者为，凝於脉者为泣，凝於足者为厥是也，今人又以忽然昏晕，不省人事，手足冷者为厥，仲景论伤寒，则以籛证传阴，手足寒者为热厥，主以四逆散，阴证恶寒，手足寒者为寒厥，主以四逆汤，内经厥论之义则不然，盖足之三籛，起於足五指之表，三阴起於足五指之，故籛气胜则足下热，阴气胜则从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从外，皆从内也，论得寒厥之由，以其人籛气衰，不能渗荣其经络，籛气日损，阴气独在，故手足为之寒也，附子理中汤，论得热厥之由，则谓其人必数醉若饱以入房，气聚於脾中，肾气日衰，籛气独胜，故手为之热也，加絳八味丸。

经云：籛气者，烦劳则张精绝。（张主也，烦劳则主精绝。）辟积於夏，使人煎厥。

（夏暑伤气而煎厥，气逆也。）（目盲不可以视，耳闭不可以听，清暑益气汤。籛气者，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血积胸中不散，气道阻碍不行，故为暴逆。）（犀角地黄汤。二籛一阴发病，名曰风厥。）（肝木克胃，风胜其湿，不制肾水，故令上逆。）（地黄饮子。又骨痛爪枯为骨厥，紮手指挛急，屈伸不得，爪甲枯厥为臂厥，身立如椽为厥，此皆内虚气逆也，并宜八味丸，喘而狂走登高，为籛明厥，此为邪实，承气汤下之，厥而腹满不知人，卒然闷乱者，皆因邪气乱，籛气逆，是少阴肾脉不至也，名曰尸厥，卒中天地戾气使然，急以二气丹二钱，用陈酒煎，如觉焰硝起，倾放盆内盖着温服，如人行五里许，又进一服，不过三服即醒，若膏梁本虚之人，

用附子一枚，人叁三紮，酒煎分三次服，并灸百会穴四十九壮，气海丹田三百壮，身温灸止，艾炷止许 豆大，粗则伤人，暴厥脉伏，不省人事，莫辨阴籛，急用鸡子三枚，煮熟乘热开豆大一孔，衬粗纸一层，亦开孔对当脐，令热气透誓於内即苏，然後按脉证疗之，如连换三枚不应，不可救矣。

张介宾曰：厥证之起於足者，厥发之始也，甚至卒倒暴厥，忽不知人，轻则渐苏，重则即死，最为急候，後世不能详察，但以手足寒热为厥，又有以脚气为厥者，谬之甚也，虽仲景有寒厥热厥之分，亦以手足为言，盖彼自辨伤寒之寒热耳，实非内经之所谓厥也，观大奇论曰：暴厥者，不知与人言，调经论曰：血之与气，并走於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反则生，不反则死，缪刺论曰：手足少阴太阴足籛明五络俱竭，令人身体皆重，而形无知也，其状若尸，或曰尸厥，若此者，岂止於手足寒热及脚气之谓耶，令人多不知厥证，而皆指为中风也，夫中风者，病多经络之受伤，厥逆者，直因精气之内夺，表 虚实，病情当辨，名义不正，无怪其以风治厥也，医中之害，莫此为甚。

(诊)脉砒微不数为寒厥，砒伏而数为热厥，砒细为气厥，甄大为血虚，浮滑为痰，弦数为热，浮者外感，脉至如喘，名曰暴厥，寸脉砒而滑，砒为气，滑为实，实气相搏，血气入藏，唇口身冷，死，如身和汗自出，为入府，此为卒厥。

孙兆治一人，自汗，紮足逆冷至膝下，腹痛不省人事，六脉小弱而急，问其所服之药，皆籛药也，此非受病重，药能重病耳，遂以五苓散、白虎汤十馀剂而安，凡阴厥胫冷则臂亦冷，今胫冷不冷，则非下厥上行，所以知是籛厥也。

汪石山治一人卒厥，暴死不知人，先前因微寒数发热，面色痿黄，六脉砒弦而细，知为中气久郁所致，与人叁七气汤一服，药未熟而暴绝，汪令一人紧抱，以口接其气，徐以热姜汤灌之，禁止喧闹移动，移动则气绝不返矣，有顷果苏，温养半月而安，不特此证为然，凡中风，中气，中暑，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动以断其气，内经明言气复返则生，若不谙而扰乱其气，不得复返，致夭枉者多矣。

诸气门上

气

沙篆曰：经云：诸痛皆因於气，百病皆生於气，子和曰：天地之气，常则安，变则动，人并天地之气，五端佚侵於外，七情交战於中，是以圣人嗇气如持至宝，庸人役物而反伤太和，此轩岐所谓诸痛皆因於气，百病皆生於气，遂有九气不同之说，气本一也，因所触而为

九，怒喜悲恐寒热蚤思劳也，盖怒则气上，怒则气逆，甚则呕血及餐泄，故气上矣，喜则气缓，喜则气和志瞽，营卫通利，故气缓矣，悲则气消，悲则心系急，肺布叶举，而上焦不通，营卫不散，热气在中，故气消矣，恐则气下，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寒则气收，寒则腠理闭，气不行，故气收矣，则气泄，则腠理开，营卫通，汗大泄，故气泄矣，蚤则气乱，蚤则心无所依，神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劳则气耗，劳则喘息汗出，外内皆越，故气耗矣，思则气结，思则心有所存，神有所归，正气留而不行，故气结矣，尝考其为之，详变化多端，如怒气所至为呕血，为餐泄，为煎厥，为薄厥，为箴厥，为胸满亘痛，怒则气逆而不下，为喘渴烦心，为消瘴，为肥气，为目暴盲，耳暴闭，筋缓，发於外为痈疽，喜气所至，为笑不休，为毛革焦，为内病，为箴气不收，甚则为狂，悲气所至，为阴缩，气并於肺而肝木受邪，金太过则肺亦自病，恐伤肾，肾属水，恐则气并於肾而心火受邪，水太过则肾亦自病，思伤脾，脾属土，思则气并於脾而肾水受邪，土太过则脾亦自病，寒伤形，形属阴，寒胜热则箴受病，寒太过则阴亦自病，热伤气，气属箴，热胜寒则阴受病，热太过则箴亦自病，凡此数者，更相为治，故悲可以治怒，以怆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谑浪褻狎之言娱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污辱欺罔之言触之，思可以治恐，以虑彼志此之言夺之，凡此五者，必诡诈譎怪，然後可以动人耳目，易人视听，若胸中无才识之人，亦不能用此法耳。

丹溪云：冷气滞气逆气，皆是肺受火邪，气得炎上之化，有升无降，薰蒸清道，甚则转成剧病，局方类用辛香燥热之剂以火济火，咎将谁执，气无补法，世俗之言也，以其为病，痞满闷塞，似难於补，不思正气虚者不能諠行，邪滞着而不出，所以为病，经云：壮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成病，苟或气怯，不用补法，气何由行，气属箴，无寒之理，上升之气，觉恶寒者，亢则害，承乃制也，气有馀，便是火，自觉冷气从下而上者，非真冷也，盖上升之气，自肝而出，中挟相火，自下而上，肾热为甚，火璫似水，箴亢阴微也。

喻嘉言曰：人之体中肌肉丰盛，乃血之荣旺，璫为美事，但血旺易致气衰，久而弭觉其偏也，夫气与血，紮相维附，何以偏旺耶，盖气为主则血流，血为主则气反不流，非真气之衰也，气不流有似乎衰耳，所以一切补气之药，皆不可用，而耗气之药反有可施，缘气得补而愈锢，不若耗之以助其流动之势，久之血仍归其统握之中耳。七气所致，三因方论最详，喜怒忧思悲恐蚤，谓之七气所伤，有少

痰在咽喉间，如绵絮相似，咯不出，咽不下，并宜四七汤为末，炼蜜和姜汁为丸噙化，及局方乌砒汤、诸七气汤，分虚实选用。盛怒成疾，面色青黄，或紫豆胀满，砒香降气散、木香调气散，或四七汤加枳椇、木香，虚，加人参、石菖蒲。肥人气滞，必有痰，以二陈、苍术、香附、燥以开之。

瘦人气滞，必有火且燥，宜苏子、火栀、当归、甯药、丹皮，降以润之。

老人胸膈气滞，痞满不舒，或作痛，或不能食，脉虽数实滑大，当作虚治，慎不可用耗气药，宜理中丸，或六君子加香、砂之类，气不归源，补骨脂为主，白术、砒香佐之。

一切冷气，及妇人血气攻击，心腹撮痛，局方乌砒汤最捷，妇女性执多偏属阴，气易於动，如痞闷胀痛，上絀心胸，或攻筑亘肋，腹中结块，月水不调，或眩晕呕吐，往来寒热，一切气候，先用加味道遥散，或苏子降气、砒香降气、四磨、六磨选用。气从左边起者，肝火也，气刺痛，皆属火，当降火药中加枳椇，气郁不舒而痛者，木香调气散，忧而痰郁，导痰汤加香附、乌药、因死血而痛者，桃仁、红花、归头，食积寒痰流入亘下背脊刺痛，诸药不效者，神保丸，久患气结，诸药不开者，先服砒香化气丸三五服以开其结，後用六君子送降气散调之，暴怒气厥，不省人事者，苏合香丸灌之。

诸气为患，须分暴病久病，暴怒伤阴，籛气独亢，气厥不省者，可用辛香破气以通阴闭，若久抱抑郁，气不宣通，营卫不和者，又当辛温散结以调营卫，始为合宜也。

枳椇利肺气，多服损胸中至高之气，青皮泻肝气，多服能损真气，木香调诸经气兼泻肺，能使上焦之气下誓，阴火上冲禁用，砂仁醒脾气而能上升，然後滞气得以下通，白豆蔻能温肺气而使下行，然後籛气得以上誓，香附快滞气，陈皮泄逆气，乌药、紫苏、川芎俱能散气，使浊气从汗散也，厚朴泻胃气，前胡下气推陈，槟榔泻至高之气能使浊气下坠，後重有积者宜之，申香之馨香，上行胃气，砒香升降诸气，脑麝散真气，苏子、杏仁下气润燥，气滞有火者宜之，豆蔻、丁、砒、檀、麝俱辛热，能散郁气，暴郁者宜用，稍久成火者忌之，稟壮气实，气不顺而刺痛，当用枳椇、乌药，不已，加木香，若肥人气刺痛，用二陈加厚朴、枳椇，气虚脉微弱者，即当用理功加枳椇、木香。

石顽曰：举世皆言气无补法，局方三因七气、四磨、六磨等方，其中俱用人参，能无助气为患乎，古人立方用参，非尽为补而设也，如局方七气，原以肉桂、半夏为主，而借人参引入气分以散气，岂用

补之谓耶，其三因七气，纯是辛散，即用一味人参，但可随诸药建行气之功，不致伤气足矣，何暇逞其补性乎，至於四磨、六磨，不过赖以资应敌之需，尚恐不及，安能望其补益哉。

(诊〔下手脉砵，便知是气，其或砵滑，气兼痰饮，砵璠则伏，涩弱难治，皆由大气郁滞不舒，以故脉显砵伏，大都砵实有力，则宜辛散，砵弱少力，则宜温养，气主煦之，总不离乎辛温散结也。

汪石山治一孀妇，年四十馀，患走气遍身疼痛，或背胀痛，或亘插痛，或一月二三发，发则呕尽所食方快，饮食不进，久伏床枕，或用流气饮、二陈汤，益甚，汪诊之，脉皆细微而数，右脉尤弱，曰：此忧思伤脾而气郁也，当补脾散郁，以人参三钱，黄 二钱，归身一钱半，川芎八分，香附、黄连、甘草、乾姜、砂仁各五分，数剂稍缓，再以参、川芎、香附、山栀、甘草、神曲糊丸服而愈。

飞畴治一妇，平昔虚火易於上升，因有怒气不得越，致中满食絀，作酸暖气，头面手足，时冷时热，少腹不时酸痛。经不行者半载馀，其脉模糊，而无力，服诸破气降气行血药不效，不知此蕴怒伤肝，肝火乘虚而克脾土，脾受克则胸中之大气不布，随肝火散漫肢体，当知气从湿腾，湿由火燥，惟太籐当空，则阴霾自气之散，真火令行，则郁蒸之气自伏，又釜底得火则能腐熟水谷，水谷湍则脾胃有权，大气得归而诸证可愈矣，因用生料八味倍桂、附，十日而头面手足之冷热除，间用理功而中宽食进，如是出入调理，紫月经行而愈。

郁

金匱云：妇人咽中如有炙脔，半夏厚朴汤主之。(即四七汤。〔

上焦，籐也，卫气所治，贵通利而恶闭郁，郁则津液不行而积为痰涎，胆以咽为使，胆主决断，气属相火，遇七情至而不决，则火郁而不发，火郁则焰不誓，焰不誓则气如焰，与痰涎聚结胸中，故若炙脔，千金作胸满，心下坚，咽中帖帖如有炙脔，吐之不出，吞之不下，证虽稍理，然亦以郁而致也，用半夏等药，散郁化痰而已。

经云：木郁誓之，火郁发之，土郁夺之，金郁泄之，水郁折之，然调其气，过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谓泻之，夫所谓誓者，通畅之也，当以轻扬之剂举而誓之，发者，升发之也，当以升发之剂汗而发之，夺者，攻下之也，当以咸寒之剂攻而夺之，泄者，开发之也，当以疏散之剂涌而泄之，折者，制御之也，当以苦寒之剂伐而折之，此皆论六气之郁也，至於五志之郁，又非上法所宜，经云：尝贵後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後贫，名曰失精，及妇人情志不遂，悒郁不舒，而致经闭不调，发热咳嗽，师尼寡妇，种种诸患，各

推其源而治之。

赵养葵云：郁{*，抑而不通之义，内经五法，为因五气所乘而致郁，不必作忧郁之郁，忧乃七情之病，但忧亦在其中。丹溪云：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又制为六郁之论，论立越鞠丸以治郁，而以香附、抚芎、苍术开郁利气为主，谓气郁而湿滞，湿滞而成热，热郁而成痰，痰滞而血不行，血滞而食不化，此六者相因而为病者也，此说出而内经之理始晦，内经之旨，又因释注之误而复晦，所以郁病之不明於世久矣，盖东方生木，木者生生之气，即火气附於木中，木郁则土郁，土郁则金亦郁，金郁则水亦郁，五行相因，自然之理，惟其相因也，予以一方治其木郁，诸郁皆因而愈，逍遥散是也，甚者，方中加佐金丸，以黄连治心火，綠茶英气甄，肝之气亦甄，同气相求，而佐金以制木，此佐金之所以得名也。

凡寒热往来，似疟非疟，恶寒恶热，呕吐吞酸嘈杂，胸痛，小腹胀闷，头晕盗汗等证，以逍遥散出入加絃，此对证之方，无不获效，珥一服即愈，少顷即发，或半日或一日又发，发之愈频愈甚，此必下寒上热之假证，此方不宜复投，当改用温补之剂，如籐虚，以四君子加温热药，阴虚，以六味地黄丸作汤加温热药，甚者又寒须因热用，少以冷药从之，用热药冷探之法，否则拒格不入，非徒无益，而反害之也。

石顽曰：郁证多缘於志虑不伸，而气先受病，故越鞠、四七始立也，郁之既久，火邪耗血，岂苍术、香附辈能久服乎，是逍遥、归脾继而设也，然郁证多患於妇人，内经所谓二籐之病发心脾，及思想无穷，所愿不得，皆能致病，为证不一，或发热头痛者有之，喘嗽气乏者有之，经闭不调者有之，狂癲失志者有之，火炎失血者有之，骨蒸劳瘵者有之，j生虫者有之，治法总不离乎逍遥、归脾、佐金、降气、乌礞七气等方，但当参究新久虚实选用，加絃出入可也。

(诊{郁脉多礞伏，或结或促，或礞或涩，郁在肝肾则见於左，郁在心脾则见於右，气血食积痰饮一有留滞於其间，脉必因之而止涩矣，但当求其有神，何害之有，所谓神者，胃气也。郁脉虽多礞伏结促，不为患也，所虑在牢革弦强不和耳，盖礞伏结促，有气可散，气通则和，若牢革弦强则正气先伤，无气可散，即从事调补，尚难克效，况复误行耗气之药乎，所以郁证得弦强脉者，往往多成虚损也。

易思兰治一妇，患浑身倦怠，呵欠口乾，经月不食，强之不过数粒而已，有以血虚治之者，有以气弱治之者，有知为火而不知火之源者，用药杂乱，愈治愈病，至冬微祛，次年夏间，诸病复作，肌消骨

露，三焦脉洪大侵上，脾肺二脉微碇，馀部皆平和，此肺火病也，以
栀子仁姜汁浸一宿，炒黑研璫细末，用人参、麦冬、乌梅煎汤调下，
进二服，即知饥喜食，旬日肢体充实如常，後因久病不孕，蓋皆以
为血虚，而用参、之品，半月胸膈饱胀，饮食顿絀，至三月馀而经
始通，下黑秽不堪，或行或止，不得通利，其苦万状，易复以四乌汤
换生地，加陈皮、苏梗、黄芩、山栀、青皮、枳朥十数剂，一月内即
有孕。

痞满

丹溪云：痞与否同，不通泰也，由阴伏籛蓄，气与血不媮而成，处心
下，位中央，溲满痞塞者，皆土之病也，与胀满有轻重之分，痞则内
觉痞闷而外无脉急之形也，有中气久虚，不能媮行精微为痞者，有
过服消克，不能舒化饮食为痞者，有湿热太甚，痰气上逆籛位为痞
者，古方治痞，用黄连、黄芩、枳实之苦以泄之、厚朴、生姜、半夏
之辛以散之、人参、白朮之甘以补之，茯苓、泽泻之淡以渗之，既痞
同湿治，惟宜上下分消其气，如果有内实之证，庶可略与消导，世
人痞塞，喜行利药以求速效，虽暂时快通，痞若再作，危殆滋甚。
天地不交而成痞，此脾之清气不升而下溜，胃之浊气不降而上逆，
当用补中益气加猪苓、泽泻。盖升麻、柴胡从九地之下而升其清
气，猪苓、泽泻从九天之上而降其浊气，即所以交痞而为泰矣。诸
痞塞及噎膈，乃痰为气激而上，气为痰膩而滞，痰与气搏，不得流
通，并宜连理汤、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黄连汤、诸泻心汤选用，气
滞痞胀，用五膈宽中散，不应，丁碇透膈汤，应诸痞塞胀满，胸膈不
利，或气上逆，或腹疼痛，并宜指迷七气汤，胃虚，加叁朮，气滞，
加木香，大便秘，加槟榔，面目浮，加苏叶，四肢肿，加木瓜，虚痞，
只用局方七气、局方乌碇二汤最妙。郁怒暴痞，面目浮肿，心腹亘
满，二便秘涩，四肢胀大，增损流气饮。膈上诸般冷气，呕逆不食，
不问痞塞疼痛，且与姜汁探吐，然後用药痰饮尤宜。邪气作痞，宜
用疏剂，若气不顺，逆上为痞，此乃虚痞，愈疏而痞愈作，宜於收补
中微兼疏通之意，不可过用香剂，古人治泻後膈痞，用理中丸，即
此意也。痞塞诸药不效，大便不通，胀数实者，小陷胸汤、三黄汤选
用，甚则宝鉴木香槟榔丸通利之，若肥人痰痞风闷，大便不通者，
御药院木香槟榔丸疏解之。肥人心下痞闷，内有湿痰也，二陈汤加
枳实、芩、连，然不若小陷胸汤尤捷。瘦人心下痞闷，乃郁热在中
焦，三黄加枳实以导之，心下痞而寒热不除者，小柴胡加枳、桔。如
饮食後感冒风寒，饮食不消，或食冷物而作痞闷，宜温中化滞，二
陈加缩砂、紫苏、申香，或平胃加申香、草豆蔻之类。虚人停滞不

散，心下痞，或宽或急，常喜热物者，枳实理中汤。老人虚人，脾胃虚弱，转膈不及，饮食不化而作痞者，九味资生丸，饱闷常嚼一丸，或六君子加香、砂、山楂、曲、琪之类。胸中气塞短气，橘皮枳实生姜汤。有酒积杂病，过下伤脾，脾虚不膈作痞，养胃兼和血，参、术、归、甬兼升、柴，稍佐陈皮、枳壳之类。大怒之後成痞，或痰中见血，或口中作血腥气，是瘀血，用丹皮、红曲、香附、桔梗、降香、红花、苏木、山楂、麦芽、童便，甚则加大黄、桃仁泥。有痰挟瘀血成窠囊作痞，脉砅涩，日久不愈，多郁人悲哀过度有之，宜从血郁治，桃仁、红花、香附、丹皮韭汁之类。举世治中满痞胀，不问虚实，咸禁甘草，殊不知古人所谓中满勿食甘者，指实满而言也，若自觉满而外无腹胀之形者，当以甘治之。

(诊脉 急而滑，骤然胸中痞闷，乃肝气与食滞而成，为实，脉弦，或砅弦，或涩，或虚大无力，气口为甚，此日久脾胃受伤，或过服克伐药所致，为虚，胸膈痞闷而寸口脉砅滑，或迟滑者，为有停滞。罗谦甫治真定赵客，六月间乘凉伤湿面，心下痞满，躁热时作，坐卧不安，宿於寺中，僧以丸药十数丸下之，下十馀行，痞稍絀，越日困睡，为盗劫其货，心动，遂躁热而渴，饮酒一瓯，是夜脐腹胀痛，僧再以前药复下十馀行，病加困笃，四肢无力，躁热身不盛，喜冷水，米谷不化，痢下如烂鱼肠脑，赤水相杂，全不思食，强食则呕，痞甚於前，噫气不绝，足冷，小腹不任其痛，诊之，脉浮数七八至，按之空虚，曰：予溯流寻源，盖暑热已伤正气，以热毒之剂下之，一下之後，其所伤之物已去无馀，遗巴豆之气，留毒於肠胃间，使呕逆而不能食，胃气转伤而然，及下脓血无度，大肉脱下，皮毛枯槁，脾气弱而衰矣，舌上赤涩，口燥咽乾，下多亡阴之所致也，阴既已亡，火独旺，故心胸躁热，烦乱不盛，经曰：独籛不生，独阴不长，夭之由也，遂辞去，易一医，不审脉究源，惟见痞满，以枳壳丸下之，病添喘满，利下不禁而死，金匱云：不当下而强下之，令人开肠洞泄，便溺不禁而死，止此谓也。

石顽治内兄顾九玉，颁诏假道归絀，大暑中患胸痞颇胀，脉得虚大而濡，气口独显滑象，此湿热泛滥於膈上也，与清暑益气二剂，颇胀止而胸痞不除，与半夏泻心汤絀炮姜，去大枣，加枳实，一服而愈。

家弟曾馀，虽列贤书，最留心於医理，弟妇郑氏，乃世传女科中山之女，昆弟俱为时医，戊申夏患呕逆，不食者月馀，服宽膈理气药二十馀剂，几至绝粒，而痞胀琿常，邀余诊之，脉得虚大而数，按仲景脉法云：大则为虚，数则为虚，此胃中籛气大虚，而浊阴填塞於

膈上也，因取连理汤方，用人参三钱服之，四剂而痞止食进，後与
璋功散调理数日而康。

别驾絳蛟水公祖夫人，患痞眩呕逆，向因下体畏寒，肢肘麻赘，久
服八味、叁、附不彻，六脉弦滑而按之则濡，此中焦素蕴痰湿，气
不能周於四末之象，得桂、附辛热之力有时虽可暂开，究非真籛之
虚，且有地黄之滞，所以痞晕漫无止期，遂疏局方七气汤加砒香，
一服豁然，再剂神爽食进而安。

内翰缪钧间尊大人子老先生，青年罢职，乐志林泉，偶因小愤，
遂眩晕痞闷，三月来服豁痰利气药不应，反觉疲倦，饮食日絀，下
元乏力，至七月下，邀石顽诊之，六脉似觉有馀，指下略无冲和之
气，气口独滞不调，时大时小，紫尺俱濡大少力，此素多痰湿，渐渍
於水土二经，复加剥削之剂屡犯中气，疲倦少食，愈所必至，法当
先调中气，输喘水谷之精微，然後徐图温补下元，为疏六君子汤加
当归兼调营血，庶无籛无以化之虞，其如夫人久患崩淋，備餉诸血
药罔效，以补中益气加制香附、乌梅，升举其籛兼调其气，所谓病
在下取之上，端不出古圣之成则耳。

腹满

经云：太阴所至为中满诸湿肿满，皆属於脾，诸胀腹大，皆属於热。
清气在下，则生痙泄，浊气在上，则生倅胀，金匱云：趺脉微弦，法
当腹满，不满者必便难，紫 疼痛，此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服
之。

趺籛以候内因，寸口以候外因，趺籛脾胃之脉而见微弦，为厥阴肝
木所侵，侮其阴气，横聚於腹，法当胀满有加，设不满，阴邪必转攻
而上，决无轻散之理，盖阴邪既聚，不温必不散，阴邪不散，阴窍必
不通，故知其便必难，势必逆袭紫 而痛，较腹满更进一步也，虚寒
之气从下而上，由腹而 ，才见一斑，亟以温药服之，使阴邪从阴窍
走散而不上攻则善矣。

病者腹满，按之不痛为虚，痛者为实，可下之，舌黄未下者，下之黄
自去。

腹满时絀复如故，此为寒，当与温药，腹满不絀，絀不足言，当须下
之，宜大承气汤。

腹满不絀，絀不足言，当须下之，宜大承气汤一条，已见伤寒籛明
府实证，此腹满时絀复如故，为虚寒，当温之，盖腹满虽因中气虚
寒，然下焦之真籛未絀，有时而升，则有时而絀，然终属虚寒，故复
如故，而当与温药也。

按之心下满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柴胡汤。

邪从胸亘而入於籓位，合用大柴胡紮解之，与脐腹硬痛承气证不同。

病者痿黄，躁而不渴，胸中寒实而利不止者死。

寸口脉弦者，即亘下拘急而痛，其人嗇嗇恶寒也。此论外因之腹满，故脉辨於寸口也，寸口脉弦而亘下拘痛者，其人表气微虚，不能外御其邪，俾风邪即与水气相合，而为亘下拘痛，表中籓虚，故嗇嗇恶寒也。

夫瘦人绕脐痛，必因风冷，谷气不行，而反下之，其气必冲，不冲者，心下则痞。

瘦人本无痰湿着，而绕脐痛者，为肌肉疏薄，风冷得以直入，于於脾土之阴分，土气伤则不能转输，是以谷气不行，若反下之，徒虚其肠胃，邪气愈逆，因而上冲，经曰：气上冲胸，邪在大肠故也，不冲者，邪在於胃，客气上逆，则心下痞也。

病腹满，发热十日，脉浮而数，饮食如故，厚朴七物汤主之。

腹满者，邪气入於也，发热者，籓气誓於外也，虽病经十日而脉浮数，邪犹未全入，况能食以证胃气之有权，故用小承气合桂枝去芍药汤，紮解表之法，较之桂枝加大黄汤，多枳、朴而少芍药，以枳、朴专泄壅滞之气，故用之，芍药专收耗散之阴，此腹但满而不痛，与阴血无预，故去之。

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亘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主之。

腹中寒气奔迫，上攻胸亘，以及於胃，而增呕逆，顷之胃气空虚，邪无所砥，辄入籓位则殆矣，是以除患之机，所重全在胃气，乘其邪初犯胃，尚自能食，而用附子、粳米之法，温饱其胃，胃气温饱，则土厚而邪难上越，胸亘逆满之浊阴，得温无敢留恋，必还从下窍而出矣。

痛而闭者，厚朴三物汤主之。

痛而闭塞，无雷鸣呕逆之证者为实，当下之，即用小承气，倍厚朴，而易其名，以其无亢璠之火，故不用承气二字，与理中汤之易名人参汤一义。

东垣曰：经云：诸胀腹大，皆属於热，此八益之邪，有馀之证，自外而入，风寒之邪，传入於，寒变为热，而作胃实，日晡潮热，大渴引饮，y胀满者，承气汤下之，下之则胀已是也，五藏六府俱有胀满，更以胀家寒热多少较之，胃中寒则胀满，浊气在上，则生蕩胀，胃中寒湿菀遏故也，太阴之厥，则腹满蕩胀，後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按所云寒胀多如此，亦有膏粱之人，醇酒厚味之湿热不得施化，郁於内而成胀满者，此热胀之谓也，调经笈云：因饮食

劳倦，损伤脾胃，始受热中，未传寒中，皆由脾胃之气，不能运化精微，致水谷聚而不散，遂成胀满，又有饮食过伤而成溲胀泄者，经云：清气在下，则生泄，浊气在上，则生胀，此阴阳反作，病之逆从也，夫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藏，五藏则闭塞不通而成溲胀矣，此皆饮食自倍，肠胃乃伤所致，治胀务在调其虚实，适其寒温，兼寒热补泻之法於战守之间，从少从多，各从其类，可一言而尽也。

张三锡曰：胀满悉属脾虚，运化不及，浊气填塞所致，初起微佐以消化，舒郁为先，势甚而二便涩滞者，微利之，弱人或稍久，一切病後产後疮疽後，必用参、术、芍药大补脾气为主，而佐以消化，厚朴、木香、黄连之类，然王道无近功，必数十贴以渐取效，每见粗工专守下之则胀已一法，用商陆、牵牛等，一泻即消，三日後复起，然真气因泻而下脱，邪气必复聚而成胀，遂致不救，可胜道哉。

腹胀诸证，虽属寒者多，属热者少，然世治胀，喜用辛温散气之药。即使湿热作胀，亦必赖辛温之品以散气，气散则胀满亦宽，但须以去湿热之药为主，而兼辛温为引导则可，然又有火盛阴虚，热乘血分者，其腹虽胀而不甚大，按之益坚，小便黄赤，大便秘涩，至夜则微热，其脉数实而细小，不可误作食积湿热治，盖消导则阴愈伤，去湿则津愈涸矣，宜用苦寒之药，如当归龙荟丸，或四物汤加宣胡二连、芦荟，俱用醋制，可一服而效也。有气虚不能运血，血散作胀，必其人大便不坚，或时结时溏，溏则稍稀，结则渐加，小便清利，甚则浑白如泔，其脉缓大而滞，气口益甚，慎不可用辛温耗气之药，宜四君子去白术，加木香、泽泻、当归、芍药，以固其气中之血。有血虚不能运气，气散作胀，必其人烦热便燥，小便黄数，其脉浮数而弦，人迎尤甚，慎不可用苦寒伤胃之药，宜四物汤去地黄，加黄、肉桂、甘草、藜蘆以和其血中之气。外因六气成胀，申香正气散。内因七情成胀，碎香降气散。忧思过度致伤脾胃，心腹膨胀，喘促烦闷肠鸣，气走漉漉有声，大小便不利，脉虚而涩，局方七气汤。浊气在上，则生溲胀，生姜泻心汤加木香、厚朴。脾胃不温不能腐熟水谷而胀，附子理中汤。肾藏虚寒不能生化脾土而胀，济生肾气丸，中满腹内坚硬如盘，不能坐卧，大小便涩滞，上气喘促，面色痿黄，通身虚肿者，此寒热错杂，襟固於中，营卫血气凝滞於内也，分消汤、分消丸，详寒热多少，或加梘用之，诸七气选用亦可。气口脉紧滑，恶心饱闷，口乾内热者，是食积，枳实导滞丸。饱食奔走，或跌扑凝血不散，或妇人血聚而成肿胀，腹上有青紫筋，腹中按之疼，脉来弦涩，当作蓄血治之。怒甚气逆，腹亶胀满，紫手脉弦，青

皮、陈皮、木香、山柰、紫胡、枳壳、归尾、桃仁、芍药、薄桂。嗜酒之人，病腹胀如斗，前後溲便俱有血，用利药转加，其脉数而涩，此得之湿热伤脾阴，不能统血，胃虽受谷，脾不输运，故成痞胀，当理脾气，湿热，兼养血之剂，如枳实、黄连、炮姜、半夏、茯苓、当归、芍药、阿胶、乌梅、砂仁之类，白芍、乌梅收脾阴，黄连、枳实泻胀满，归、胶补营血，苓、半去涎饮，砂仁醒脾气也。珥触动平昔所蓄之湿热，胀满逆上喘急者多死，下利不止者亦死。

(诊)脉来缓大者属气虚，弦数者为血热，气口紧盛或滑为停滞，濡滑为湿热，弦细为肝邪乘脾，人迎浮弦为风气内乘，弦细而数为阴邪上逆，若虚大无根，为脾胃气衰，碎细短涩，为肾藏气绝。

石顽治太史钱宫声媳，去秋症久大虚，饮食大絀，经水不调，季冬略行一度，今春时发寒热，腹满不食，服宽胀利水药不应，拟进破血通经之剂，邀石顽相商，其脉左寸厥厥动摇，右关与紫尺虽微弦，而重按久按，却滑实流利，惟右寸左关虚濡而数，寻之涩涩少力，此阴中伏膺之象，洵为胎脉无疑，良由中气虚乏，不能转输其胎，故尔作胀，前医曰：自结 迄今，距十二载，从来未曾受孕，病後元气大虚，安有怀妊之理，石顽曰：向之不孕，必有其故，今病後馀热留於血室，因而得妊，亦恒有之，细推病机，每粥食到口，辄欲作呕，惟向晚寒热之际，得热饮入胃，其寒热顿絀，岂非胃气虚寒，水精不能四布，留积而为涎液，汪洋心下乎，俗名恶阻是也，其腹满便难之虚实，尤须明辨，金匱有云：跌箠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必便难，乃虚寒从下上也，当以温药服之，况大便之後，每加胀急，以气下通，浊阴乘机上扰，与得下暂时宽快回殊，其治虽当安胎为主，但浊阴之气，非藉辛温不能开导其结，遂疏四君子汤，益入归、芍以收营血之散，稍借肉桂为浊阴之向导，使母气得温中健运之力，胎息无浊阴侵犯之虞，桂不伤胎，庞安常先有明试，余尝屡验之矣，服後寒热渐止，腹胀渐宽，饮食渐进，胎息亦渐形着而端动於脐上，至仲夏，因起居不慎，而胎漏下血，前医犹认石痙而进破积之方，乃明谕脉证，左寸动滑，断属乾象，而与扶脾药得安，後产一子，举家称快，设不审而与通经破血，能保子母双全之庆乎。

飞畴治谢元海，因夏月常饮火酒，致善食易饥，半月後，腹渐胀满，大便艰涩，而食亦日絀，医用削克清火俱不效，左脉细数，右脉涩滞，此始为火助胃强而善食，继为火灼胃液而艰端，艰端则食滞而胀满，胀满则食絀，今宜断食辛烈，乘元气未漓，其滞而回其液，日久则费调理也，因用枳实导滞汤去黄连、白术，加葛根，一服大便通利而滞行，又用健脾理气，三日後以小剂生脉加菱甬、瓊葛

根，不半月而愈。

水肿

经云：肺移寒於肾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坚，水气客於大肠，疾行则鸣濯濯，如囊浆，水之病也。

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其颈脉动，时咳，阴股间寒，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随手而起，如水之状，此其候也。

邪气内逆，则气为之闭塞而不行，不行则为水胀。

三阴结，谓之水。

平治权衡，去菟陈，微动四絜，温衣，缪刺其处，开鬼门，洁净府，精已时复，五籛已布，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气乃平。

此言土虚不能制水之病，平治权衡者，使阴籛各得其平也，菟者积也，陈者久也，者腐也，阴籛平治，水气自去，微动四絜者，端动四肢也，温则水气易行，故须温衣，不拘隧穴，名曰缪刺，理谓之鬼门，膀胱谓之净府，开者发汗也，洁者渗利也，籛气既和，阴精时复，由是五籛宣布，阴水尽涤，精血自生，形肉自盛，骨肉与衣相保，大气平矣。

金匱云：归曰：病有风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黄汗，风水其脉自浮，外证骨节疼痛，恶风，皮水其脉亦浮，外证肿，按之没指，不恶风，其腹如鼓，不渴，当发其汗，正水其脉磳迟，外证自喘，石水其脉自磳，外证腹满不喘，黄汗其脉磳迟，身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夕不愈，必致痈脓。

风水者，肾本属水，因风而水积也，经云：并浮为风水，传为肿，又曰：肾风者，面愞然壅，害於言，不能正偃，正偃则咳，名曰风水，其本在肾，其未在肺，皆积水也，上下溢於皮肤，故为肿，今止言外证骨节疼痛恶风，不言肿，脱文也，肾外合於骨，水则病骨，肝外合於筋，风则筋束关节，故骨节痛，脉浮恶风者，知其风水之在外也，皮水者，皮肤肿是也，盖肺主气以行营卫，外合皮毛，皮毛病甚则肺气郁，当发其汗，散皮毛之邪，外气通而郁解矣。

正水者，肾经之水自病也，经曰：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利，故聚水成病，上下溢於皮肤，肿腹大，上为喘呼，不得卧，标本俱病也，石水者，乃水积小腹胞内，坚满如石，经曰：阴籛结邪，阴多籛少名石水，又曰：肾肝并磳为石水，水积胞内，下从足少阴，故不发喘，黄汗者，病水身黄，汗出如柏汁，由籛明胃热，故见色於外，今之发热胸满，四肢头面肿者，正属足籛明经脉之证也，热久在肌肉，故化痈脓。

风水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 汤主之，腹痛者加芍药。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

水主肾病，肾脉本磬，以其肝木过盛，火热生风，水势乘风上涌，所以风水之脉反浮也，素问云：肾肝并浮为风水，盖肾肝同处，肾为阴主静，其脉常磬，肝为籀主动，其脉常浮，二藏俱有相火，动於肾者，犹龙火之出於海，动於肝者，犹雷火之出於泽，龙起而水随，风发而波涌，今水从风涌，是以肾肝并浮也，水既从风而脉浮，其病在表也，骨节疼痛，表之虚也，身重，水客分肉也，汗出恶风，卫气虚也，防己疗风肿水肿，通壅理，黄 温分肉，补卫虚，白术治风主汗，甘草和药益土，姜、枣辛甘发散，腹痛者，肝邪气塞，不得升降，再加芍药以收阴也，若见一身悉肿而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此风气鼓搏其水，向外，当与越婢汤发之，此因势利导之法，且中有石膏化热，而无上逆喘满之虞也。

皮水为病，四肢肿，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

风水脉浮，用防己黄 汤矣，而皮水即仿 均前脉论中，同一开鬼门，而标中之本则微有分，风水下郁其土气，则用白术崇土，姜、枣和中，皮水内合於肺，肺病则气病，故又名气水，金郁泄之，水积於皮，以淡渗之，故以茯苓易白术，加桂枝解肌以散水於外，不用姜、枣和之於中也，况四肢聂聂，风在营卫，触动经络，桂枝安得不用耶，若皮水而见厥逆，知水渍入肾，胃病不能行籀气於四末，故手足诸籀之本先病也，与伤寒厥而心下悸，当先治水，药虽璋而理则同也。

水之为病，其脉磬小属少阴，浮者为风水，虚胀者为气水，发其汗即已，脉磬者宜麻黄附子汤，浮者宜杏子汤。

此论少阴正水之病，其脉自见磬小，殊无外出之意，若脉见浮者，风发於外也，虚胀者，手太阴气郁不行，而为虚胀也，风气之病，发其汗则已，即脉磬无他证者，当效伤寒少阴例，用麻黄附子甘草，荡动其水以救肾邪，若见外证喘满，知水气之在上而不在下，即於前方除去附子，而加杏仁以救肺邪，此治金水二藏之正法也。

水者，一身面目黄肿，其脉磬，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令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术汤主之，甘草麻黄汤主之。

水即石水，水积膀胱内胞，而小腹硬满如石也，首条言脉其自磬，外证腹满不喘，肾肝并磬之象，其水潜伏於 ，然不动，非借风水越婢汤之法，不能激之四鬲也，此言一身面目黄肿，脉磬小便不利，虽显籀邪内动，究竟脉磬不鼓，不能破阴邪之坚垒，必需前汤

加术以发越脾气，俾阴邪从腠，邪从表，一发而阴霾迅扫，此内经开鬼门法也，夫小便不利而水积为患，理固宜然，设小便自利而水道顺趋，可无病水之虑矣，何至亡津作渴耶，不知金匱设以为例，意谓此证皆由小便不利所致，即使溲溺忽利，反加烦渴，此必腠邪内扰，迫其阴津下亡，当非塞去欲解之比，故证虽变而治不殊，总不出越婢加术之范围也。按正水与石水似同而实异，正水则外证自喘，其本在肾，其末在肺，石水其脉自磔，外证腹满不喘，其水之藏伏於下，积结如石可知，求其如风水皮水之脉浮，殊不可得，非用麻黄、石膏重剂发之，永无解散之期也，甘草麻黄汤即越婢汤之变法，病气本轻，但需开发肺气於上，则膀胱气化行矣。

问曰：黄汗之为病，身体肿。（一作重。）（发热汗出而渴，状如风水，汗沾衣色正黄如柏汁，脉自磔，何从得之，师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从汗孔入得之，宜芍药桂枝汤主之，温服一升，当心烦，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烦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黄汗之病，紫胫自冷，假令发热，此属历节，食已汗出，又身常暮卧盗汗出者，此营气也，若汗出已，反发热者，久久其身必甲错，发热不止者，必生恶疮，若身重汗出已辄辄者，久久必身嬴，嬴即胸中痛，又从腰以上必汗出，下无汗，腰髀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桂枝加黄芪汤主之，须臾，饮热粥一升馀以助药力，温覆取微汗，若汗不出，更服。

黄汗皆由营气不和，水气乘虚袭入，所以有发热汗出，身体重痛，皮肤甲错，肌肉嬴动等证，至於胫冷弛，腰下无汗，内经所谓身半以下，湿中之也，脉磔迟者，水湿之气渗於经脉，而显迟滞不行之状，证虽多堪，观其所治，咸以桂、芍和营散邪，即兼黄芪开阖之权，杜邪气复入之路也。按仲景於瘀热壅滞之候，每云甲错，即肌若鱼鳞之状，故发热不止则瘀热溃腐而为恶疮，每言身嬴，乃经脉动惕之兆，故发汗不已，则营气内乏，而胸中痛也。

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桂枝去芍药加麻辛附子汤主之，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盘，水饮所作，枳术汤主之，腹中软，即当散也。

肺主一身之气而治节行焉，今气分心下坚大如盘，边如旋杯，水饮所作，形容水饮久积胸中不散，伤其氤氲之气，乃至心下坚大如盘，遮蔽大气，不得透替，从傍边辗转，如旋杯之状，正举空洞之位，水饮占据为言，其用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辛，以通胸中腠气，腠主开，腠盛则有开无塞，而水饮之阴可见耳，若胸中之腠不亏，当损其有馀，则用枳、术二味，开其痰结，健其脾胃，而腠分之

邪，解之自易易耳，人但知枳实太过，而用白术和之，不知痰饮所积，皆由脾不健端之故，苟非白术豁痰利水，则徒用枳实无益耳。夫水病人，目下有卧蚕，面目鲜泽，脉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脉磳绝者，有水，可下之。诸有水者，腰已下肿，当利小便，腰已上肿，当发汗乃愈。

张介宾曰：水本畏土，因土虚不能制水，则寒水侮所不胜，反乘脾土，泛滥为邪，其始起也，必从阴分，渐次而升，按肉如泥，肿有分界，夫水虽制於脾，而实主於肾，肾本水藏，而元气寓焉，若肾中籛虚，则命门火衰，既不能自制阴寒，又不能温养脾土，阴籛不得其正，则化而为邪，夫气即火也，精即水也，气之与水，本为同类，但在化与不化耳，故籛旺则化，而精即是气，籛衰则不化，而水即为邪，凡火盛水亏则病燥，水盛火亏则病湿，故火不能化，则阴不从籛而精气皆化为水，所以水肿之证，多属籛虚。

喻嘉言曰：病机之切於人者，水火而已，水流湿，火就燥，水柔弱，火猛烈，水溢於表，火游行於三焦，拯弱救焚，可无具以应手乎，经谓二籛结谓之消，三阴结谓之水，手足籛明热结而病消渴，火之为害固已，而三阴者，手足太阴脾肺二藏也，胃为水谷之海，水病莫不本之於胃，乃以属之脾肺者何耶，使脾足以转输水精於上，肺足以通调水道而下，则胃无病水之虞矣，惟脾肺二藏之气结而不行，後乃胃中之水日蓄，渐渍表，无所不到也，是则脾肺之权，可不伸耶，然其权尤重於肾，肾者胃之关也，肾司开阖，肾气从籛则开，籛太盛则关门大开，水直下而为消，肾气从阴则阖，阴太盛则关门常阖，水不通而为肿，经又以肾本肺标，相输俱受为言，然则水病以脾肺肾为三纲矣，於中节目，尤难辨晰，金匱分五水之名，及五藏表主病，彻底言之，後世漫不加察，其治水辄宗霸术，不能行所无事，可谓智乎。治气之源有三，一曰肺气，肺气清，则周身之气下行也，一曰胃气，胃气和，则胸中之气亦易下行也，一曰膀胱之气，膀胱之气旺，则能吸引胸中之气下行也，经曰：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又云：上焦如雾，言其气之氤氲如雾也，又云：中者臣使之官，言其能分布胸中之气而下传也，夫中者，与上焦胸膈同位，膀胱位於腹内，膀胱之气，空洞善容，而中之气得以下端，若膀胱之气不化，则腹已先胀，中之气安能下替耶，然欲膀胱之气化，其权在於保肾，肾以膀胱为府也，肾气动，必先注於膀胱，屡动不已，膀胱胀满，势必逆奔於胸膈，其窒塞之状，不可名言，治法，补肾水而致充足，则精气深藏而膀胱之胀自消，膀胱而令气旺，则肾邪不蓄而输化之机自裕，所以然者，以肾

不补则不能藏，膀胱不补则不能泻。凡治水肿喘促，以顺肺为主，肺气顺则膀胱之气化，而水自行矣，试以格物之理论之，凡禽畜之类，有肺者有尿，无肺者无尿，故水道不利而成胀满，以清肺为急，此义前人阐发不到，後人以五苓、五皮等方治水者，总之未明此旨，至於车水放塘，种种劫夺膀胱之剂，则杀人之事矣。

水肿有阴籛之辨，籛水者，脉息浮数，遍身肿，烦渴，小便赤涩，大便多秘，急宜疏凿饮、禹功散、浚川散、神芎丸、神 丸选用，小便不通，危急旦夕者，硃香琥珀丸，阴囊肿胀，二便不通者，三白散，然骤发便剧，元气未衰者，可用上法，若病後脾虚发肿，只宜轻剂投之，如六君、五苓、理苓之类，俱可应用。阴水者，脉砵迟，或细紧，遍身肿，不烦渴，大便自调，或溏泄，小便虽少而不赤涩，实脾散加絳，小便频数者，济生肾气丸，小便有时黄赤，有时不赤，晚则微赤，此阴本籛标，未可据用温补，先与五苓散清理其标，次与复元丹。阴籛结邪，多阴少籛为石水，越婢加术汤发之。肾肝并砵为石水，真武汤温之。小便涓滴不通，诸药不应，急用金液丹，蔑心赤土煎汤送半钱。误用峻利，小便不通者，理苓汤和之。经云：结籛者肿四肢，四肢为诸籛之本，籛结则不行其阴，故留结为之肢肿，五苓散分利之。水肿暴发，脉浮喘满，咳逆烦热者，小青龙汤，上热戴籛，下虚足冷，小青龙去麻黄换肉桂，加熟附子四五分。面目四肢浮肿属湿热，五皮散，初起脉实气盛，五子五皮汤。面独肿而气急，苏子降气汤，煎成磨硃香调服。有一身惟面与足肿，早则面甚，晚则足甚，苏子降气合除湿汤各半贴和服。右半边肿甚者，肺胃中有积滞也，导气为先，大忌琥珀、郁金、苏木、五璣之类。左半边肿甚者，肝肾间有瘀血也，散血为要，大忌胃苓，非特苍术性燥能阻滞恶血，即白术亦须生用，生则有逐湿散血之功而无壅滞之患。皮水四肢肿而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感湿而肿者，其身虽肿，而腰已下至脚尤重，防己黄 汤加黑黄牛尿，轻者除湿汤加木瓜、大腹皮。因於气为肿者，脉必砵伏而肿满喘急，增损流气饮。大腹水肿喘胀，大小便秘者，葶苈木香散。不服水土而肿，胃苓汤。病後腰脚浮肿，为有水气，胃苓汤加黄连。因患疮，用乾疮药太早而致身肿，上半身甚者，羌活胜湿汤加升麻、白芷、苏叶，下半身甚者，五苓散换茅术，加木瓜、大腹皮。妇人经水先断，後至四肢浮肿，小便不通，通身皆肿，此血化为水，名曰血分，此病乃七情乖违，脾胃亏损，不能统摄而成，最为难治，日用归脾汤下椒仁丸一丸，药虽峻厉，数日当效，畏而不用，有养病害身之患，若先小便不利，後至身面浮肿，经水不通者，血为水败也，名曰水分，用归脾汤送葶苈丸七丸，

其经脉不通而化为水，流走四肢，悉皆肿满者，亦曰血分，其证与水肿相类，而实非水也，归脾汤送人参丸十五丸，皆形气不足，邪淫隧道，必用此药以宣导其邪，佐以调补元气，庶药力有所仗而行，则邪自不能容，而真气亦不致於独伤矣。

水肿死证，见一即危，伤肝唇黑及肿，伤心缺盆平，掌无纹，伤脾脐突，伤肾足底平，伤肺背平肩耸，如卵缩向上，阴囊无缝，及茎肿腐者死，大便滑泄，水肿不消者死，加以喘满，虽暴病，亦必不治，泄後腹胀而有青筋者死，鼻煽目青，耳焦面黑，破膜脱肉者，死期迫矣，先起於腹，後散於四肢者可治，先起於四肢，後归於腹者死，如肺气不能下行，紮足肿溃而水全无，腹中之痛不可名状，以手揉左则痛攻於右，揉右则痛攻於左，当脐揉熨则满腹俱痛，叫喊不绝，利水敷脐之药俱不效，无可治矣。

开鬼门之剂，麻黄、羌活、防风、柴胡、及柳枝煎洗。洁净府之剂，泽泻、木通、通草、防己、葶苈、茯苓、猪苓、秋石代盐。

去菟陈之剂，商陆、大戟、甘遂、芫花、牵牛。宣布五籛之剂，附子、肉桂、乾姜、絳茱萸。血肿之剂，琥珀、郁金、藜寄奴、苏木。丹方，治水肿用蔑心赤上升许，烧红，乘热以陈三白酒或火酒淋，澄清，空腹食之愈，血肿，红酒淋服，虚人，用伏龙肝煎汤澄清，每日煮粥食之。血肿脉证俱实，大便闭者，生菜窠捣汁半盏，和白蜜少许，隔汤燂热食之，生牛膝捣纹汁服亦通，但精滑人禁用。丹方，治水肿用虾蟆七只，去头皮足，白酒漂净，同独蒜四五十枚入猪肚中，白酒煮烂，去虾蟆，食猪肚，食後溲便频，肿即消。又方，活鱧鱼一枚，去肠垢，入独蒜满腹，白酒煮食，食後大小便与矢气齐通，即消，虚人，壅下次砂糖调服，亦消，消後腹胀者，过三四日再服一次，三次必尽，後以健脾理气及温肾药调之。水肿小便不通，诸药不应，用车前草叶捣烂，绞自然汁一盞，入烧酒半杯燂热，空心通口服，不过七日效。病久虚璫，不胜开泄者，用薏苡四紮，汤泡煮数沸，频与热服即通，勿过熟，过熟即不效。赤豆煮汤代茶良。

鲤鱼重斤许者，和冬瓜、杯 N 汁食，鲫鱼亦佳。鱧鱼作羹，用醋勿用盐，而千金水肿，蒜醋皆忌，以其性味之浊也，而血肿尤忌。绿头鸭，或白鸭，同赤豆煮汁，空腹食之，切忌盐酱，入口病必转甚，以盐能助肾水之邪，豆、麦助湿发热也，不能戒者，用赤豆、大麦面成黄，以伏龙肝水澄清，化青盐下之，青盐产砂土，与煮海水成盐不同，能清心滋肾而无助水之患也，忌猪羊鸡鹅虾蟹麸面及一切生冷炙 尤戒房室忧劳醉饱。

(诊〔脉碲主水，碲而滑，浮而迟，弦而紧，皆水肿，水病腹大，脉实

大者生，浮虚者死，水病腹闭，其脉砵实弦者生，砵细虚小者死，水病一身悉肿，泻利厥逆，脉砵实者急温之，虚大者必死，加以喘迫，此为命绝。

李士材治钱赏之遍体肿急，脐突背平，法在不治，举家坚请用药，以金匱肾气丸料大剂煎服，兼进理中汤，五日不效，乃以人参一紮，生附三钱，牛膝、茯苓各五钱，小便忽通进食，计服人参四斤，附子、姜、桂各斤馀而安。

藤默生治汪去尘脾虚水逆伤肺，喘嗽不食，小水不通，脉虚不胜补泻，用茯苓五钱，泽泻、橘红各一钱五分，防风、内桂、熟附各五分，二服水去，後加人参调理而安。

石顽治王庸若呕逆水肿，溲便涓滴不通，或用五苓、八正不应，六脉砵细如丝，因与金液丹十五丸，溺如泉涌而势顿平，後以济生肾气培养而安。

鼓胀

璣枢胀论云：其脉大坚以涩者，胀也。水胀云：肤胀者，寒气客於皮肤之间，藪 M 不坚，腹大，身尽肿，皮厚，按其腹，而不起，腹色不变，此其候也。腹胀身皆大，大与肤胀等，色苍黄，腹筋起，此其候也。夫胀者，皆在於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胸俛，胀皮肤，故命曰胀，五藏六府，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状，营气循脉，卫气逆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为肤胀，三里而泻，近者一下，远者三下，无问虚实，工在疾泻，夫心胀者，烦心短气，卧不安，肺胀者，虚满而喘咳，肝胀者，俛下满而痛引小腹，脾胀者，善哕，四肢烦，体重不能胜衣，卧不安，肾胀者，腹满引背，央央然腰髀痛，胃胀者，腹满胃痛，鼻闻焦臭，妨於食，大便难，大肠胀者，肠鸣而痛，冬日重感於寒则瘕泄不化，小肠胀者，少腹漫胀，引腰而痛，膀胱胀者，小腹满而气癢，三焦胀者，气满於皮肤中，轻轻然而不坚，胆胀者，俛下痛胀，口中苦，善太息，凡此诸胀，其道在一，明知逆顺，数不失，补虚泻实，神归其室，久塞其空，谓之良工。

按诸胀统言无问虚实，工在疾泻，次云补虚泻实，神归其室，二说相左，其义何居，原夫诸胀之因，良由卫气僭逆，故宜疾泻以下其气，气下则胀消矣，卫为水谷之悍气，常行脉外，不能入於脉，今以僭逆过甚，乃并居营分而入於脉，则为脉胀，卫气并脉，循分肉间，则为肤胀，故昭揭於藏府诸胀之前，且言凡此诸胀，其道在一，故其治，总不越三里以疾泻之也，明知逆顺者，知胃逆之甚与不甚也，数不失者，随近远之一下三下也。

素问云：有病心腹满，旦食则不能暮食，名为鼓胀，治之以鸡矢醴，

一剂知，二剂已，其有时复发者，何也，此饮食不节，故时有病气聚於腹也。胃脉实则胀。脾气实则腹胀，泾溲不利。浊气在上，则生溲胀。中满者，泻之於内。下之则胀已。（论实证。）（饮食起居失节，入五藏则腹满闭塞。（论虚证。）（腹满溲胀，支鬲 豆，下厥上冒，过在足太阴箴明。

太阴之厥，则腹满溲胀，後不利，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胃中寒则胀满。藏寒生满病。胃风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溲胀。（论寒证。）（热胜则肿。诸胀腹大，皆属於热，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於热。（论热证。）

丹溪曰：单腹胀，乃脾虚之甚，必用大剂参、术，佐陈皮、茯苓、苍术、厚朴之类，或曰：腹已胀矣，反用参、术何耶，曰：乃内经塞因塞用之法，正气虚而不能端行，浊气滞塞於中，今扶助正气，使之自然健端，邪无所留，而胀消矣。

盛萧东云：凡下气虚乏，中焦气壅，欲散满则恐虚其下，欲补下则满甚於中，况少服则资壅，多服则宣通，当以萧峻汤峻补其下，疏萧其中，故气既得峻补，则上行而萧其中，中焦端行之令，使之疏通，则中满自消，下虚自实，乃塞因塞用也。补脾药必佐姜制厚朴，以其温能益气，辛能宽胀也。

张介宾曰：按五藏六府，虽皆有胀，然无不本於脾肺肾三藏，脾属土主端化，肺属金主五气，肾属水主五液，故五气所化之液，咸本於肾，五液所行之气，咸本於肺，转输於金水二家，以制水而生金者，咸本於脾，是以肿胀之病，无不由此三者，但阴箴虚实，治法各殊耳，大抵箴证必热，热者多实，阴证必寒，寒者多虚，先胀於内後胀於外者多实，先胀於外後胀於内者多虚，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者多实，小水清白大便稀溏者多虚，脉滑数有力者多实，脉细微无力者多虚，形色红黄气息粗大者多实，容颜枯槁音声喘促者多虚，胀起於经年累月，由食少多泻而致者，虚也，当补中为主，胀起於旬日之间，忽因七情六气而成者，实也，当疏利为主，朝宽暮急，血虚，暮宽朝急，气虚，朝暮皆急，气血俱虚，余於胀满，察其实者，直清箴明，反掌收功，若涉虚者，温补脾肾，渐次康复，其有不大实亦不大虚者，先以清利见功，继以补中调摄，又有标实而本虚，泻之不可，补之无功，璫为危险，在病名有鼓胀与蛊胀之殊，鼓胀者，中空无物，腹皮绷急，多属於气也，蛊胀者，中实有物，腹形充大，非蛊即血也，在治法有理脾理肺之殊，先喘而後胀者治在肺，先胀而後喘者治在脾，然胀则必喘，喘则必胀，二者相因也，脾不端而浊火上炎，肺不得清则喘，肺气被郁，喘而不得下降则胀，治分新久虚

实，初起脉实大，二陈、苏子、葶苈泄之，二便通畅，喘胀俱除，其功易易也。

喻嘉言曰：从来肿胀，遍身头面俱肿，尚易治，若只单单腹胀，则难治，遍身俱肿胀者，五藏六府各有见证，故泻肝泻脾，泻膀胱大小肠，间有取效之时，单单腹胀久窒，而清者不升，浊者不降，互相结聚，牢不可破，实因脾胃之衰微所致，而泻脾之药，安敢漫用乎，且肿胀之可泻者，但可施之於壮盛，及田野之流，岂膏粱老弱所能受，设为肿病，为大满大实，必从乎泻，则久病後肿与产後肿，将亦泻之耶，後人不察，概从攻泻，其始非不遽消，其後攻之不消矣，其後再攻之如铁石矣，不知者见之，方谓何物邪气，若此之盛，自明者观之，不过为猛药所攻，即此身之元气，转与身为难，有如驱良民为盗贼之比，明乎此，则有培养一法，补益元气是休，则有招纳一法，宣布五籛是也，则有解散一法，开鬼门洁净府是也，三法是不言泻，而泻在其中矣。

夫胀皆脾胃之气虚弱，不能运化精微，致水谷聚而不散，故成胀满，饮食不节，不能调养，则清气下降，浊气填满，胸腹湿热相蒸，遂成此证，小便短涩，其病襟固，难以治疗，用半补半泻之法，健脾顺水宽中为主，不可过用猛烈，反伤脾胃，病再复胀，不可治也，宜分消汤、分消丸，随寒热虚实加味治之，胀满得之未久，或胀或消，腹皮稍软，不泄不喘，随治随愈，若脐心凸起，利後胀复急，久病羸乏，喘急不得安者，名曰脾肾俱败，无有愈期，至咳嗽失音，青筋横绊腹上，及爪甲青，卒肿，头面苍黑，呕吐头重，上喘下泄者，皆不治。蓄血成胀，腹上青紫筋见，或手足有红缕赤痕，小水利，大便黑，金匱下瘀血汤，不应，抵当丸去水蛭，加糯米作丸，空腹日进梧子大三丸，血下止後服，轻则散血消胀汤。

-肥白人腹胀，多是湿痰，二陈、六君、平胃、五苓参酌。瘦人腹满是热，用炒黄连、厚朴、白朮、香附。妇人血肿，烦躁漱水不欲咽，神昏善忘，小便多，大便黑，散血消胀汤，虚人血蛊，琥珀人参丸，或因产崩血虚，或瘀血不散，亦成肿胀，其人必脉涩面黑，不可作水湿治之。腹胀便血，其脉大，时绝者死。腹大胀，四末清，形脱泄甚，上气喘息者死。

腹胀误用攻药暂宽，复胀者皆不治。先胀於内後胀於外，小便赤涩大便秘结，气色红亮声音高爽者，实也，木香、砂仁、枳实、厚朴、苍术、大腹皮，以治脾也，桑皮、葶苈、苏子、桔梗、橘，以治肺也，木通、防己、茯苓、车前、泽泻、猪苓，以利小便也，麻黄、防风、羌活、葛根，以发汗也，如气壮能食，年少新病者，大

黄、芒硝皆可应用。先胀於外後甚於内，小便淡黄大便不实，气色枯白语言低怯者，虚也，参、苓、白术、陈皮、甘草，以补脾也，人参、黄、桔梗、苡仁，以补肺也，砵香、枳朮、木香，以理气也，桂、苓、泽泻、猪苓、白术以利小便，升麻、柴胡以开鬼门，如虚甚多寒，桂、附、姜、萸，俱宜取用。

金匱肾气丸，益火消阴，脉砵者，诚为切要之药，然必小腹胀满，而後旁及於上者为宜，试观冰盘冷气，必从下渗，冰坛胀满，则从上而裂矣。小建中汤，於土中泻木，必脉浮而弦强者，乃为不剂，亦须俛下胀急而後旁及於中者，方可投之，盖风木之邪起於东方，土败木贼，然後中央受困耳。胀而本虚证实，攻补紮难者，丹方，用陈香櫟去穰，入溺白，水肿用通草汤，气肿用砂仁汤，血肿浓煎土牛膝汤，虚璫用人参汤，每日空腹服二钱，此方能散积滞而不大伤元气也。胀而虚实莫辨，宜用火酒热饮，觉辣喉者，属实热，当进苦寒燥湿攻坚之剂，若饮热火酒如啜冷水者，属虚寒，参、术、姜、桂须大剂频投，方可救援。金蟾散，治一切实胀，用大虾蟆一只，以砂仁堆满腹中，盐泥固济，O红透，烟尽去泥研末、陈酒下三钱，并治小儿疝积腹胀，米汤下一钱。肿胀服药，最忌盐、酱、糟物，愈久欲食，须用开盐酱法，用大鱧鱼一个破开，入五苓散，放瓦上对合，上下俱用火炙黄焦存性，为末，加麝香少许，空心姜、枣汤服之，水肿亦然，惟火胀不忌盐、酱，如面色枯槁，肢体消瘦，单腹胀急而块垒不平者，皆属火胀，此非水肿，无虑助肾水之邪也，若脉弦细涩，虽能饮食，终亦必亡，火肿误服金匱肾气等药，急投连、柏、金铃、白芍之类，仍用桂、附少许，为热因热用之向导，庶可挽回，若喘泻肢枯，脉无胃气者不救。

(诊脉为肝克脾胃，脉实则胀，此属实，关上脉虚即胀满，此属虚，洪数为热胀，迟弱为阴寒，浮为虚满，紧为中实，虚数者不可治，实大浮洪者易治，砵微细小者难痊，盛而紧大，坚以涩，迟而滑，皆胀满多热，脉浮大，腹胀为逆，发热不体，或寒热如疟，皆不可治，腹大胀，四肢冷，泄泻，不及一时而死，腹胀便血，脉大时绝为逆，胀而上则喘咳，下则泄泻，脉浮大砵细，皆不治。

项彦章治一女，腹胀如鼓，四体骨立，盖医或以为妊为蛊为瘵，诊其脉，告曰：此气薄血室，其父曰：服芎、归辈积岁月，非血药乎，曰：失於顺气也，夫气道也，血水也，气一息不喘，则血一息不行，经曰：气血同出而理名，故治血必先顺气，俾经隧得通，而後血可行，乃以苏合香丸投之，三日而腰作痛，曰：血欲行矣，急以芒硝、大黄峻逐之，下污血累累如瓜者数十枚而愈，缘其六脉弦滑而数，

弦为气结，滑为血聚，实邪也，故行气而血大下，又一女病同而诊
璿，项曰：此不治，法当数月死，向者脉滑为实邪，今脉虚，元气夺
矣，又一女病亦同，而六脉俱弦，项曰：真藏脉见，法当 月死，後皆
如之。

喻嘉言或一血蛊，服药百日後，大腹全消，左佗始露病根一条，如
小枕状，以法激之，呕出黑污血斗许，餘从大便泄去始消，每思蛊
胀不论气血水痰，总必自开一字，如克贼蟠据，必依山傍险，方可
久聚，内经论五岁之积，皆有定所，何独於六府之积久为患，如鼓
胀等类者，遂谓漫无根柢区界乎。

石顽治文学顾若雨，鼓胀喘满，昼夜不得寝食者二十餘日，吾絳名
医，用大黄三下不除，技穷辞去，更一医先与发散，次用消克破气
二十餘剂，少腹至心下，遂坚满如石，腰佗与荫中，皆疼痛如折，亦
无措指而退，彼戚王墨公邀余往诊，脉得 大而革，按之渐小，举指
复大，询其二便，则大便八九日不通，小便虽少而清白如常，此因
克削太过，中气受伤，浊阴乘虚，僭据清籥之位而然，以其浊气上
逆，不便行益气之剂，先与生料六味丸加肉桂三钱，磬香三分，下
黑锡丹二钱，导其浊阴，是夜即胀絀六七，胸中觉饥，侵晨便进糜
粥，但腰胯疼软，如失繫肾之状，再剂胸腹全宽，少腹反觉微硬，不
时攻动，此大便欲行，津液耗竭，不能即去故也，诊其脉，仅存一
丝，改用独叁汤加当归、枳朮，大便略去结块，腰痛稍可，少腹遂
和，又与六味地黄，仍加肉桂、磬香，调理而安。

积聚

经云：寒气客於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涩不得注於大经，血
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

有身体髀股 皆肿，环脐而痛，名曰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於大肠
而着於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不可动之，动之为水溺
涩之病。

病佗下满气逆，二三岁不已，名曰息积，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积
为导引服药，药不能独治也。

按息积乃气息痞於佗下，不在藏府营卫之间，积久成形，气不干
胃，故不妨於食。

妇人重身，大积大聚，毒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乃死。

肠覃，寒气客於肠外，与卫气相搏，气不得营，因有所系，癖而内
着，恶气乃起，肉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鸡卵，稍以益大，至其成
如 子之状，久者离岁，按之则坚，推之则移，月事以时下，此其候
也。

石瘕，生於胞中，寒气客於子门，子门闭塞，气不得通，恶血当泻不泻，以留止，日以益大，状如子，月事不以时下，皆生於女子，可导而下。

金匱云：奔豚病，从少腹起上冲咽喉，发作欲死，复还止，皆从蚤恐得之。

蚤则伤心，恐则伤肾，心伤气虚，而肾邪乘之，从少腹起上冲咽喉，肾脉所循之处也，其水邪逆上凌心，故发作欲死，少顷邪退还止也。

奔豚，气上冲胸，腹痛，往来寒热，奔豚汤主之。

气上冲胸腹痛者，阴邪上逆也，往来寒热者，邪正交争也，奔豚虽曰肾积，而实冲脉为患，冲主血，故以芎、归、芍、草、苓、半、生姜散其坚积之瘀，葛根以通津液，李根以降逆气，并未尝用少阴药也，设泥奔豚为肾积而用伐肾之剂则谬矣，即使果有水气凌心，不过桂、苓之类，千金成法可师，不必如东垣奔豚丸之用巴豆、乌、附等耗水伤津药也。

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饮食，腹中寒，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上下痛而不可触近，大建中汤主之。

大寒填塞於胸膈之间，不能出纳，是以痛呕不能饮食也，腹中有寒，则汁溢於肠胃之外，是以上冲皮起，出见有头足，痛不可触，乃有形之积，聚於空郭之间，故当大建其中，使邪不敢内干於藏也，乾姜、人参、襟饴大温补其中土，蜀椒补心气而散胸中之寒，又能消皮肤中之阴聚，总取其辛散耳。

佞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大黄附子汤。

佞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寒在厥阴少阴之分也，邪在下，当从下解，然寒邪之在阴分，故当以温药下之，附子驱少阴之寒，细辛誓厥阴之气，用大黄通泄其积，此寒热并施之妙用也。

寒气厥逆，赤丸主之。

寒气逆於上下，则阴籛之气不相顺接，是以厥逆而不知也，乌头驱上逆之寒，茯苓导心气下降，细辛发肾气上升，半夏散寒饮结聚，真朱为色，有坎离相生之义，世俗以乌、半相反，殊失此方之奥。

难经云：气之所积名曰积，气之所聚名曰聚，故积者五藏所生，其始发有常处，其痛不离其部，上下有所终始，左右有所穷处，聚者六府所成，其始发无根本，上下无所留止，其痛无常处，肝之积，名曰肥气，在左佞下，心之积，名曰伏梁，在脐上，上至心下，脾之积，名曰痞气，在胃，肺之积，名曰息贲，在右佞下，肾之积，名曰贲豚，发於少腹上至心下，若豚状，或上或下无时，症者，按之应

手，亦如五积之不移，瘕者，假物成形，如血鳖石瘕之类，皮厚也，在肌肉之间而可见者也，癖者，僻也，内结於隐僻，外不得见者也。

李士材曰：按积之成也，正气不足。而後邪气踞之，然攻之太急，正气转伤，初中末之三法，不可不讲也，初者病邪初起，正气尚强，邪气尚浅，则任受攻，中者受病渐久，邪气较深，正气较弱，任受且攻且补，末者病根经久，邪气侵袭，正气消残，则任受补，盖积之为义，日积月累，匪朝伊夕，所以去之亦当有渐，太急则伤正气，正伤则不能消化，而邪反固矣，余尝用阴膻攻积丸通治阴膻二积，药品虽峻，用之有度，补中数日，然後攻伐，不问其积去多少，又与补中，待其神壮而复攻之，屡攻屡补，以平为期，经曰：大积大聚，毒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过者死，故去积及半，纯与甘温调养，使脾土健端，则破残之积，不攻自走，必欲攻之无余，其不遗人夭殃者鲜矣，经曰：壮者气行则已，怯者则着而成病，洁古云：壮人无积，惟虚人则有之，皆由脾胃怯弱，气血衰，四气有感，皆能成积，若遽以磨坚破积之药治之，疾似去而人已衰，药过则依然，气愈消，痞愈大，竟何益哉，善治者，当先补虚，使血气壮，积自消也，不问何藏，先调其中，使能饮食，是其本也，虽然，此为轻浅者言耳，若夫大积大聚，不搜而逐之，日进补养，无益也，审知何经受病，何物成积，见之既端，发直入之兵以讨之，何患其不愈，兵法曰：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是亦医中之良将也夫。

五积六聚，随气上下，发作有时，心腹 h，上气窒塞，小腹满大，小便不利，大七气汤用铁洛饮煎服，形羸气弱者禁用。有饮癖结成块，在脘腹之间，病类积聚，用破块药多不效，此当行其饮，六君子合五苓散最妙，更加旋覆、前胡、枳实、白芍，即海藏五饮汤，若在膜外者，宜导痰汤主之，何以知其饮，其人先曾病差，口吐涎清水，或素多痰者是也。又多饮人，结成酒癖，肚腹积块，胀急疼痛，或全身肿满，肌黄食少，宜大七气汤红酒煎服。腹中似若瘕癖，随气上下，未有定处，二陈加当归、杏仁、桂心、槟榔、名散聚汤，若气作痛，游走心腹间，攻刺上下如雷鸣，或已成积，或未成积，宜木香通气散。肉积妨碍饮食，四味阿魏丸。石瘕，利血通经汤，不应，见丸，虚人，十全大补汤送下。肠覃，阿魏麝香散。伏梁环脐而痛，金匱三物大建中汤加桂、苓。息积气逆而不妨於食，内服三因化气散，外用良方阿魏膏，此膏熨贴一切痞积并效。食鱼鳖成痞，势礪丸。痞痞寒热，阿魏化痞散。乔氏阴膻攻积丸，可代东垣五积诸方。局方，治七种癖块，五种癖病，十种痞忤，七种飞尸，十二种

蛊毒，五种黄病，十二种疟疾，十种水病。八种大风，十二种疔，及五藏滞气壅闭，心腹胀满，诸蛊积聚，时定时发，十年二十年不祛者，千金 婆万病丸悉主之。好食茶叶成癖，面黄少力者，用椒红二紮，茶叶一紮为末，飞罗面炒香，打糊为丸，茶清送下三十丸，又方，苦草二紮，加茶叶一紮，如好食米谷土炭纸布之类，即以其物加入，并用其物煮汤送下。疔疮丹方，用明净雄黄，醋煮研细，神曲为丸，空心温酒送下四五分，勿令间断，消尽乃止。血积，桃仁、穿山甲、乾漆、大黄、茂虫、瘀血、蓬术、瓦垄子。痰积，半夏、南星、白术、枳实、褚石、硝石、风化硝、白芥子、老痰、海石、蛤粉。水积，大戟、甘遂、芫花、芫花。酒积，乾葛、神曲、砂仁、豆蔻、黄连、乾姜、甘遂、牵牛、茶积，姜黄、茱萸、椒、姜。癖积，三棱、蓬术、巴霜、大黄。肉积，山查、阿魏、硝石。

虫积，雄黄、锡灰、槟榔、雷丸、茺萸、使君子、鹤虱。疔积，桃仁、鳖甲、草果。

(诊脉来细而附骨者，积也，积脉强者生，虚弱者死，砱而有力为积，砱紧者为寒积，脉弦而牢积聚，弦而伏者，腹中有症，不可转也，不治，小砱而实者，胃中有积聚，不下食，食即吐，脉砱重而中散者，因寒食成症，脉左转而砱重者，气症结在胸中，右转出不至寸口者，内有肉症也。

喻嘉言治一人，少腹脐傍三块，坚硬如石，以手拊之痛不可忍，其脉止紮尺洪盛，余俱微细，此由见块医块，不究其源而误治也，初起时块必不坚，以峻猛之药攻之，致真元内乱，转助邪为害，故进紧不散，其实全是空气聚成，非如女子月经，凝而不行，即成血块之比，观紮尺脉洪盛，明是肾气传於膀胱，姑用补中药一剂，以通中下之气，後用大剂药，内收肾气，外散膀胱，先以理中汤加附子五分，块絀十之三，再用桂、附大剂，腹中奔气响甚，三块一时顿没，更用补肾药加桂、附调理而愈。

顾晋封夫人患痞在脘下，或令用膏药，加阿魏一分，麝香半分贴之，五六日间，遂下鲜血血块甚多，二三日方止，是後每岁当贴膏时，必发，近邻姬亦用阿魏膏贴痞，下血如前，世以阿魏、麝香为痞块必用之药，外用为患若此，况服食乎，因为拈出，以为虚人漫用攻击之戒。

张氏医通二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卷四

诸气门下

[张氏医通二](#)

痰饮(唾)

[张氏医通三](#)

金匱云,问曰:夫饮有四,何谓也,师曰,有痰饮,有悬饮,有溢饮,有支饮,问曰,四饮何以为理,师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肠间,沥沥有声,谓之痰饮,饮後水流在脘下,咳唾引痛,谓之悬饮,饮水流行,归於四肢,当汗出而不汗出,身体疼重,谓之溢饮,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谓之支饮。

[张氏医通四](#)

[张氏医通五](#)

[张氏医通六](#)

[张氏医通七](#)

[张氏医通八](#)

[张氏医通九](#)

[张氏医通十](#)

[张氏医通十一](#)

[张氏医通十二](#)

痰饮为患,十人居其七八,金匱论之甚群,分别而各立其名,後世以其名之多也,徒徼其末而忘其本,曾不思圣人立法,皆从一源而出,无多堪也,盖胃为水谷之海,五藏六府之大源,饮入於胃,游溢精气,上输於脾,脾气散精,上归於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以为常人,金匱即从水精不四布五经不并行之处以言其患,随证分别浅深,诲人因名以求其义,浅者在於躯壳之内,藏府之外,其饮有四,一由胃而下流於肠,一由胃而傍流於脘,一由胃而外出於四肢,一由胃而上入於胸膈,始先不觉,日积月累,水之精华,转为混浊,於是遂成痰饮,必先团聚於呼吸大气难到之处,故由肠而脘,而四肢,至渐渍於胸膈,其势愈逆,则痰饮之患,未有不从胃起见者矣,夫五藏藏神之地也,积水泛为痰饮,包裹其外,詎非人身之大患乎,凡水饮蓄而不散者,皆名留饮,留者留而不去也,留饮去而不尽者,皆名伏饮,伏者伏而不出也,随其痰饮之或留或伏,而用法以始之,始为精义,今试言之,由胃而上胸脘心肺之分者,驱其还胃,或下从肠出,或上从呕出,而不至於伏匿,若由胸膈而外出肌肤,其清者,或从汗出,其浊者,无可出矣,必有伏匿肌肤,而不胜躯者,若由胸膈而深藏於背,背为胸之府,更无出路,岂但躯之不胜躯,且有挟背间之狂籥壮火,发为痛毒者,伏饮之艰於下出,易於酿祸,其谁能辨之,谁能出之耶。水在心,心下坚筑短气,恶水不欲饮,水在肺,吐涎沫,欲饮水,水在脾,少气身重,水在肝,脘下支满,噎而痛,水在肾,心下悸。夫心下有留饮,其人背恶寒,冷如掌大。留饮者,脘下痛饮缺盆,咳嗽

则辄已，（一作转甚）胸中有留饮，其人短气而渴，四肢历节痛，脉
磳者有留饮。膈上病痰，满喘咳吐，发则寒热，背痛腰疼，目泣自
出，其人振振身才而剧，必有伏饮。夫病人饮水多，必暴喘满，凡食
少饮多，水停心下，甚者则悸，微者短气，脉双弦者寒也，皆大下後
善虚，脉偏弦者饮也。肺饮不弦，但若喘短气。支饮亦喘而不能卧，
加短气，其脉平也。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

心下有痰饮，胸脘支满，目眩，苓桂术甘汤主之，小便则利。

璣枢曰，包络是动，则病胸脘支满，痰饮积其处而为病也，心下有
痰，水精不上注於目，故眩，茯苓治痰水，伐肾邪，桂枝通膻气，开
经络，白术治痰水，除胀满，然中满勿食甘，反用甘草，何也，盖桂
枝之辛，得甘则佐其发散，和其热，而使不僭上，甘草有茯苓，则不
支满而反渗泄，甘能下气除满也。

夫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

微饮而短气，由肾虚水邪停蓄，致三焦之气升降呼吸不前也，二方
各有所主，苓桂术甘汤主饮在膻，呼气之短，肾气丸主饮在阴，吸
气之短，盖呼者出心肺，吸者入肾肝，茯苓入手太阴，桂枝入手少
阴，皆轻清之剂，治其膻也，地黄入足少阴，山萸入足厥阴，皆重浊
之剂，治其阴也，必视其人形体之偏阴偏膻而为施治，一证二方，
岂无故哉。

病者脉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虽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
故也，甘遂半夏汤主之。

留饮堵塞窍隧，胃气不得转输，故脉伏不显，若留饮既下，胃气受
伤，必欲自利，自利而反快者，中焦所塞暂通也，通而复积，故续坚
满，必更用药尽逐之，然欲直瞽其积饮，莫若甘遂快利用之为君，
欲和脾胃除心下坚，又必以半夏佐之，然芍药停湿，何留饮用之，
甘草与甘遂相反，何一方并用，盖甘草缓甘遂之性，使不急速，徘
徊逐其所留，芍药治木郁土中而或坚满，又佐半夏以和胃消坚也。
脉磳而弦者，悬饮内痛，病悬饮者，十枣汤主之。

悬饮结内作痛，故脉见磳弦，用芫花之辛以散饮，甘遂，大戟之苦
以泄水，大枣之甘入脾而胜水也。

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取微似汗，汗多者温粉粉之，
小青龙汤亦主之。

水饮溢出於表，营卫尽为不利，犹伤寒之营卫絮伤，故必发汗以散
水而後营冲经脉始行，四肢之水亦得消矣，表郁实热者，用大青龙
以发之，内蓄寒饮者，用小青龙以发之，虽皆表散之法，而微有不
同，不可不辨。

膈间支饮，其人喘满，心下痞坚，面色黧黑，其脉砵紧，得之数十日，医吐下之不愈，木防己汤主之，虚者即愈，实者三日复发，复与，不愈者，木防己汤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主之，微利则愈。

支饮在膈间，气血皆不通利，气不利，则与水同逆於肺而发喘满，血不利，则与水杂揉结於心下而为痞坚，肾气上应水饮，肾水之色黑，血凝之色亦黑，故黧黑之色而见於面也，脉砵为水，紧为寒，非别有寒邪，即水气之寒也，医虽以吐下之法治，然药不切於病，故不愈，用木防己以散留饮结气，石膏主心肺逆气，人参以助胃祛水，桂枝以和营开结，且支饮得温则行，若邪客之浅在气分多而虚者，服之即愈，若邪客之深在血分多而实者，则愈後必再发，以石膏为气分药，故去之，芒硝为血分药，能治痰软坚，茯苓伐肾利水，而为芒硝之佐，故加之。

心下有支饮，其人若冒眩，泽泻汤主之。

支饮阻其籓之升降，郁久化火，火动风生而冒眩也，故用泽泻开关利水以泄支饮，白术和中燥湿，则籓自升而火自息矣。

支饮胸满者，厚朴大黄汤主之。

此即小承气，以大黄多，遂名厚朴大黄汤，若厚朴多，则名厚朴三物汤，此支饮胸满者，必缘其入素多湿热，浊饮上逆所致，故用荡涤中焦药治之。

支饮不得息，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支饮留结，气塞胸中，故不得息，葶苈破结和饮，大枣通肺和中，以其气壅则液聚，液聚则热结，所以与肺痛同治也。

呕家本渴，渴者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饮故也，小半夏汤主之。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

呕本有痰，呕尽痰去而渴者为欲解，与伤寒服小青龙汤已渴者，寒去欲解同义，今反不渴，是积饮尚留，去之未尽，故用小半夏散结胜湿，生姜散气止呕，千金方更加茯苓佐之，即与治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同法也。

腹满口舌乾燥，此肠胃间有水气，己椒苈黄丸主之，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掬。

水积肠间，则肺气不宜，郁成热，而为腹满，津液遂不上行，而口舌乾燥，用防己，椒目，葶苈利水散结气，而葶苈尤能利肠，然肠胃受水谷之气者，邪实腹满，非轻剂所能治，必加大黄以泻之，若口中有津液而仍作渴者，此痰饮聚於血分，必加芒硝以祛逐之。

先渴後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茯苓汤主之。

先渴者，因痰饮占据中宫，津液不得灌注於上，肺失其润而然，後

呕者，胃中所积之饮，随气逆而上泛也，故用姜，半以涤饮，茯苓以渗湿，湿去则呕止津通而渴自己，此与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服小青龙汤已而渴之义悬殊，彼以津液耗损而渴，此以痰气积阻而渴，渴之先後变见，可以推饮之盛衰也，世以半夏性燥，渴家禁用，曷知其有主渴之妙用哉。

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沫而颠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瘦人本无痰湿，今颠眩吐涎，明是水积脐下而悸，故用五苓，藉桂之辛温以散之。

久咳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下半条专补心下支饮冒眩之脉法，冒属风虚，必无脉实之理，治属饮家，不特泽泻汤一方也。

丹溪曰，痰之源不一，有因痰而生热者，有因热而生痰者，有因气而生者，有因风而生者，有因蚤而生者，有积饮而生者，有多食而成者，有因暑而生者，有伤冷物而成者，有脾虚而成者，有嗜酒而成者，其为病也，蚤痰则成心包痛，颠疾，热痰则成烦躁蚤悸，风痰成瘫痪，大风眩晕，饮痰成呕吐佞痛，四肢不举，食痰成疝痢口臭，痞块满闷，暑痰成呕逆眩冒，冷痰成骨气刺痛，四肢不举，酒痰多成佞痛臂痛，饮酒不消，但得酒次日又吐，脾虚生痰，食不美，反胃呕吐，湿痰多倦怠软弱，气痰攻注走刺不定，妇人於蚤痰最多，结成块者为蚤痰，必有一块在腹，发则如身孕，转动跳跃，痛不可忍，又有老痰凝结襟固，非惜温药引导，必有拒格之患，庞安常有言，人身无倒上之痰，天下无逆流之水，故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气，气顺则一身之津液，亦随气而顺矣。痰属湿热，乃津液所化，因风寒湿热之感，或七情饮食所伤，以致气逆液浊，变为痰饮，或吐咯上出，或凝滞胸膈，或留聚肠胃，或客於经络四肢，随气升降，遍身上下无处不到，其为病也，为喘为咳，为恶心呕吐，为痞膈壅塞，关格痺病，为泄为眩晕，为嘈杂怔忡蚤悸，为颠狂，为寒热，为痛肿，或胸间漉漉有声，或背心一点常如冰冷，或四肢麻痹不仁，皆痰所致，百病中皆有兼痰者，世所不知也，痰有新久轻重之殊，新而轻者，形色清白，气味亦淡，久而重者，黄浊稠黏，咳之难出，渐来恶味，酸辣腥齷咸苦，甚至带血而出，治法，痰生於脾胃，宜实脾燥湿，又随气而升，宜顺气为先，分导次之，又气升属火，顺气在於降火，热痰则清之，湿痰则燥之，风痰则散之，郁痰则开之，顽痰则软之，食痰则消之，在上者吐之，在下者下之，又中气虚者，宜固中气以喘痰，若攻之太重，则胃气虚而痰愈甚矣。

喻嘉言曰，内经云，诸气郁，皆属於肺，盖肺郁则成热，热盛则生痰，痰挟瘀血，遂成窠囊，膈间胀满痞闷，虽夏月，痰饮积处无汗，而冷痰清饮，积满窠囊，必大呕逆，此盈科而进也，多由厚味积热，肠胃枯涸，又加怫郁，胃之血为痰浊所滞，日积月累，渐成噎膈反胃之次第，若用燥剂，其结转甚，惟竹沥，姜汁，韭汁可以治之，日饮三五杯，必胸中烦燥不盛乃妙，後用养血健脾润燥药。治痰之法，曰驱，曰导，曰涤，曰化，曰涌，曰理脾，曰降火，曰行气，前人之法不为不详，至於窠囊之痰，如蜂子之穴於房中，如莲实之嵌於蓬内，生长则易，剥落则难，其外窄中宽，任行驱导涤涌之药，徒伤他藏，此实闭拒而不纳耳，夫人身之气，经盛则注於络，络盛则注於经，窠囊之来，始於痰聚胃口，呕时数动胃气，胃气动，则半从上出於喉，半从内入於络，胃之络实膈者也，其气奔入之急，则冲透膈膜，而痰得以居之，痰入既久，则阻碍气道，而气之奔入者，复结一囊也，然痰饮结聚於膈膜而成窠囊，清气入之，浑然不觉，每随浊气而动，乃至寒之亦发，热之亦发，伤酒伤食亦发，动怒动欲亦发，总由动其浊气，浊气随火而升，转使清气逼处不安也，故治窠囊之痰甚难，必先凝神入气，以静自调，薄滋味以去胃中之痰，使胃经之气，不急奔於络转虚其胃，以听络中之气返还於胃，遂渐以药开导其囊，而涤去其痰，则自愈矣。後世治痰饮有四法，曰实脾，燥湿，降火，行气，实脾燥湿，二陈汤加苍白二术，最为相宜，若阴虚则反忌之矣，降火之法，须分虚实，实用苦寒，虚用甘寒，蔗乎可也，若夫行气之药，诸方漫熟，全无着落，谨再明之，风寒之邪，从外入内，裹其痰饮，惟宜小青龙汤，分其邪从外出而痰饮从下出也，浊阴之气，从下入上，裹其痰饮，金匱半夏，厚朴汤，（即四七汤）分其浊气下出而痰饮从上出也，若多欲之人，则肾气上逆，直透膜原，结垒万千，漫胀重坠，不可以仰，用桂苓丸饮气下趋，痰饮始豁也，又虚寒痰饮，少壮者十中间见一二，老人小儿十中常见四五，若果脾胃虚寒，饮食不思，阴气痞塞，呕吐涎者，宜温其中，真虚者，更补其下，清上诸药不可用也。再按痰饮总为一证，而因则有二，痰因於火，有热无寒，饮因於湿，有热有寒，即有温泉无寒火之理也。痰饮襟结於胸中，为饱为闷，为频咳而痰不应，总为脾失其健，不为胃行其津液，而饮食即以生痰，渐渍充满肺窍，咳不易出，虽以治痰为急，然治痰之药，大率耗气动虚，恐痰未出而风先入也，惟是璫以甘寒之药，杜风消热，润燥补虚豁痰，乃为合法。蚤痰堵塞窍坠，肝肺心胞络间无处不有，三部脉虚软无力，邪盛正衰，不易开散，欲用涌剂，正如兵家琢k，安危反掌，欲导之

下行，竅隧之痰，万不能导，徒伤脾气，计惟理脾为先，脾气者人身健端之箴气，如天之有日，阴凝四塞者，日失其所，痰迷不醒者，脾失其权，理脾则如烈日当空，片云纤翳能掩之乎，其理脾之法，须药饵与饮食相参，不但滑膩杂食当禁，即饭食粥饮亦须少絀，则脾气不用以消谷，转用之消痰，较药力万万耳。膏粱过厚之人，每多味痰，尤宜清理脾胃为主，夫五味入口而藏於胃，胃为水谷之海，五藏六府之总司，人之食饮太过而结为痰涎者，每随脾气之健端而渗灌於经隧，其间往返之机，如海潮然，脾气行则潮去，脾气止则潮回，所以治沈痼之法，但取辛热微动寒凝，已後止而不用，恐痰得热而妄行，为害不浅也，不但痰得热而妄行，即脾得热亦过动不息，如潮之有去无回，其痰病之决裂，可胜道哉，从来服峻利之药者，深夜亦欲饮食，人皆不知其故，反以能食为庆，曾不思爱惜脾气，令其昼端夜息，乃可有常，况人身之痰，既由胃以流於经隧，则经隧之痰，亦必返之於胃，然後可从口而上越，从肠而下誓，此惟脾气静息之时，其痰可返，故凡有痰证者，早食午食而外，但宜休养脾气不动，使经隧之痰，得以返之於胃，而从胃气之上下，不从脾气之四迄，乃为善也，试观痰病轻者，夜间安卧，次早即能呕出泄出，痰病重者，昏迷复醒，反能呕出泄出者，岂非未尝得食，脾气静息，而与痰以出路耶，世之喜用热药峻攻者，能知此乎，噫，天下之服辛热而转能夜食者多矣，能因此而三复否。

李士材云，先哲论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又曰，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以脾土虚，则清者难升，浊者难降，留中滞膈，淤而成痰，故治痰先补脾，脾复健端之常，而痰自化矣，析而言之，痰有五，饮亦有五，治法因之而变，在脾经者，名曰湿痰，脉缓面黄，肢体磅重，嗜卧不收，腹胀食滞，其痰滑而易出，二陈加枳，术，挟虚者，六君子汤，酒伤者，加白豆蔻，乾葛，在肺经者，名曰燥痰，又名气痰，脉涩面白，气上喘促，洒淅寒热，悲愁不乐，其痰涩而难出，利金汤去枳饒加菱甬，姜用蜜煎，在肝经者，名曰风痰，脉弦面青，肢豆满闷，便溺秘涩，时有躁怒，其痰清而多泡，十味导痰汤，用浆水煎服，甚则千缙汤加川芎，大黄，在心经者，名曰热痰，脉洪面赤，烦热心痛，口乾唇燥，时多喜笑，其痰坚而成块，凉膈散加苓，半下之，在肾经者，名曰寒痰，脉磅面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其痰有黑点而多稀，桂苓丸加泽泻，车前，肾虚水泛为痰，八味丸，其人素盛今，水走肠间，漉漉有声，名曰痰，心下冷瑯，苓桂术甘汤和之，饮後水流在豆下，咳唾引痛，名曰悬饮，大枣汤下之，饮水流於四肢，当汗不汗，身体疼重，名曰溢饮，内经所

调溢饮者，渴，暴多饮，而溢入肌皮肠胃之外也，小青龙汤汗之，咳逆倚息，短气不得卧，其形如肿，名曰支饮，五苓散，泽泻汤利之，膈满呕吐，喘咳寒热，腰背痛，目泪出，其人振振恶寒，身才惕者，名曰伏饮，倍术丸加茯苓，半夏，更有一种非痰非饮，时吐白 不甚稠黏者，此脾虚不能约束津液，故涎 自出，宜用六君子汤加炮姜，益智仁以摄之，嗟乎，五痰五饮，证各不同，治法回别，至於脾肺二家之痰，尤不可混，脾为湿土，喜温燥而恶寒润，故白术，半夏，茯苓为要药，肺为燥金，喜凉润而恶温燥，故门冬，贝母，桔梗为要药，二者误治，鲜不危困，每见世俗畏半夏之燥，喜贝母之润，一见有痰，便以贝母投之，若是脾痰，则土气益伤，饮食渐絀矣，即使肺痰，毋过於凉润以伤中州，稍用脾药以生肺金，方为善治，故曰，治痰不理脾胃，非其治也，信夫。

凡人身中有块，不痒不痛，或作麻木，名收败痰失道，宜随处用药消之，如忽患手足胸背头项腰膝疼痛不可忍，及连筋骨牵引吊痛，坐卧不安，走易不定，头疼困倦，手足重坠 冷，脉伏，此乃涎饮顽痰，伏在心胸上下，发为此疾，非风非毒，导痰汤加羌，防，白芷，姜汁，竹沥。痰火相煽於膈上，胸中时觉痞满眩晕，或目齿疼，饮食後稍觉快爽，少间复加迷闷，大便或结或泻，小便或赤或清，此皆痰饮或开或聚之故，治宜健脾以端痰，清肺以润燥，六君子加苏子，瓜蒌，姜汁，竹沥之类。老痰积於胸膈作痞，或流滞於经络四肢者，青礞石丸。壮实体厚之人，可用姜汁，竹沥下滚痰丸，然後用理脾行气药调理。湿痰积於脘下，隐隐作痛，天阴疼软更甚，轻则二陈汤加白芥子，重则控涎丹缓攻之。痰挟死血，随气攻注，流走刺痛，有时得热则止，有时得热转剧，此本寒痰阻塞，故得热则止，若痛久火邪伤血，则得热转剧，控涎丹加胡椒，蝎尾，木香，鯨鲤甲，痛定时局方七气汤与六君子，并加竹沥，相间服之。痰在脘下，非白芥子不能譬。痰在四肢及在皮 膜外，非竹沥，姜汁不行，二味治阴虚有痰，大有奇验，但食少脾胃不实者，不可轻用，以其寒滑能走大便也。枳实治痰，能冲 倒壁，黄芩，花粉，大降膈上热痰，然能郁遏火邪，伤损中气，脾胃虚寒及有外感者切忌。痰在膈间，使人颠狂健忘，四肢偏枯，及类中风痰，俱用竹沥。痰在肠胃，可下而愈，枳实，大黄，芒硝之类。膈上痰热痞闷，小陷胸汤加枳实，茯苓，姜汁，竹沥。中 留伏痰饮，臂痛难举，手足不能转移，背上凜凜畏寒者，指迷茯苓丸。痰饮流入四肢，令人肩背酸痛，紮手软 ，若误以为风，则非其治，导痰汤加姜黄，木香，不应，加桂枝以和营气。眼黑而行步呻吟，举动艰难者，痰入骨也，非用 ，苦叁不除，

其病遍体骨节疼痛，审气血加化痰药。湿痰痞塞，胸中不快，气不宜通，及痰火吐痰不见血者，砒香化痰丸。肥盛多湿热人，痰湿襟固於中外，动则喘满眩晕者，喘痰丸。老痰不化，喉中常觉哽塞，咯之不出者，消痰饼子。喉中有物，咯不出，咽不下，或作刺痛，此是郁痰，四七汤，脉涩者，卒难得开，必费调理。多思虑人，胃中虚寒，饮聚食絀者，局方七气汤，深师消饮丸选用。心胸中有寒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间虚，气满不能食，外台茯苓饮。寒涎沃胆，时吐痰水，不得眠，或时眩晕，温胆汤，多蚤，加蝎尾。痰火盛於上焦，气盛喘促，有时能食，有时不能食，或周身走痛，饱闷痞胀者，用滚痰丸，西北人倒仓法最妙。病人久虚，内有宿积痰饮，用参，术补之，久乃吐出臭痰，或绿色痰者难治，盖积之既久，而脾胃虚热不喘，且有积热，故郁臭耳，急用二陈加枳，术，黄连，竹沥，蔗可十全一二，若肺痛吐臭痰脓血，不在此例。脾肺气虚，不能喘化而有痰者，六君子加木香。脾胃气虚，不能清化而有痰者，六君子加桔梗。脾气虚，不能喘化而生痰者，理中丸加半夏，茯苓。脾中气滞，而痰中有血者，加味归脾汤去木香，远志，加牡丹皮，砂仁。肝经血热，而痰中有血者，加味逍遥散去柴胡，瓠姜，加童便，藕汁。肝肾阴虚，而痰中有血者，六味丸加乌促叱訖根。

若过服寒凉，唾痰有血者，琿功散加炮姜。痰饮结聚腹间，有类积聚，但按之不甚坚，而时时口吐涎者。

六君子合五苓加枳实。平居无事，但有痰数口，或清或坚，宜小半夏，茯苓汤，不应，加人参以健胃气，则痰自不生矣。阴血不足，相火上炎，肺受火乘，不得下行化令，由是津液凝滞，生痰不生血，当用润剂，加二冬膏，六味丸之类滋其阴，使上逆之火得返其宅而息，则疾自消，投以二陈等汤，立见其殆，瘦人多此。肾虚不能纳气归源，出而不纳，则为积滞，积滞不散，则痰生，入味丸，肥人多此。老人肾虚水泛为痰上涌者，八味丸以摄之，不应，用真武汤。凡尺脉浮大，按之则涩，气短有痰，小便赤涩，足跟作痛，皆肾虚不能行浊气，凝聚而为痰也，肾气丸。脉来细滑或缓，痰涎清薄，身体倦怠，手足酸软，此脾虚挟湿，六君子加炮姜，或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然痰病须辨有火无火，无火者纯是清水，有火者中有重浊白耳。内伤中气，虚而有痰，必用参，术，佐以姜汁传送，甚者加竹沥。脾气虚，宜清中气以喘痰，使之下行，六君加枳，术，兼用升，柴以提清气。脉濡缓，身体倦怠，体厚人属湿痰，二陈加生术，羌活，气虚，佐参，术。脉砒滞，或滑，证兼恶心，心下饱闷，属郁痰，宜开郁行气。脉滑见於右关，时常恶心吐清水，痞塞，就吐中以鹅

翎探之，盖热痰在膈上，泻亦不去，必用吐，襟固稠浊，非吐不开，浮滑宜吐，派涩年高虚人不可吐，痰在经络中，非吐不可，吐中犹有发散之意，须先升提其气乃吐，如瓜蒂，防风，川芎，桔梗，芽茶，汁之类，晴明时於不通风处以布紧勒其肚，乃吐。肾虚水泛为痰，有用肾气丸屡未得效，因思痰本阴类，复用地黄助阴，良非所宜，当於方中絳热地黄，山茱萸，加菖蒲，砒香开通其气，自效，大抵阴虚痰燥，切忌二陈，六君辈香燥益气药，籐虚饮泛，切戒四物，六味滋阴膩膈药，此璣路攸分，不可不辨。大凡痰饮变生诸证，不当为诸证牵掣作名，且以治饮为先，饮消诸证自愈，如头风眉棱骨痛，累用风药不效，投以痰剂收功，如患眼赤羞明而痛，与凉药弗神，礮以痰剂获效，凡此之类，不一而足，散在各门，不复繁引。

(诊(脉砒者有留饮，双弦者寒也，偏弦者饮也，肺饮不弦，但苦喘满短气，支饮亦喘不得卧，短气，其脉平也，病人一臂不遂，时复移在一臂，其脉砒细，非风也，必有饮在上焦，痰得涩脉难愈，陈无择云，饮脉皆弦细砒滑，左右关脉浮大而实者，膈上有稠痰也，宜吐之，病人百药不效，关上脉伏而滑者，痰也，眼胞上下如煤黑者，亦痰也。

(唾(唾者，坐处不时多睡，此胃中寒也，以胃气虚寒不甯，故病後多有是证，理中汤或六君子汤加益智仁撮之。

虞恒德治一妇，因多食青梅得痰病，日间胸膈痛如刀锥，至晚胸中痛止，而膝br大痛，此痰饮随气升降故也，服丁，砒，姜，桂，乌，附诸药皆不效，乃以莱服子研汁与半碗，吐痰半升，至夜痛尤甚而厥，此引动其猖狂之势耳，次日，用叁芦一紮逆流水煎服，不吐，又次日，苦叁煎汤服，亦不吐，又与附子尖，桔梗芦，皆不吐，後一日清晨，用藜芦末一钱，麝香少许，酸浆水调服，始得大吐稠痰升许，其痛如失，调理脾胃而安。

钱仲立治一人。素患痰火，外貌虽，禀气则实，医者误认虚火而补中益气，气喘上升几殆，遂用二陈探吐，出痰碗许，始得安寝，仍用二陈去半夏，加硝黄，下结粪无数，其热始退，调理脾胃而安。

王中籐治江东富商，自奉颇厚，忽患心蚤，如畏人捕，闻脂粉气，即便遗泄，坐卧欲人拥护，遍身红晕紫班，紮腿连足淫湿损烂，腋下不绝，饮食倍常，酬应不倦，屡以蚤悸虚脱风疮治皆不效，王诊得六脉俱长，三部有力，此系太过之脉，心肾不交，而上悸下脱，皆痰饮留积所致，风疮亦是痰饮流入经隧，内湿招风之故，先以滚痰丸逐去痰毒，三日一次，然後用豁痰药，加絳调理而安。

薛立斋治一人，背肿一块，按之则软，肉色如故，饮食如常，劳则吐

痰，此脾虚而痰滞，用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羌活，外以香附末，姜汁调饼，灸之而散，後因劳役头眩作呕，仍以前药絀羌活，加蔓荆子而愈。

李士材治秦景明，素有痰饮，每岁必四五发，发即呕吐不能食，此病久结成窠囊，非大涌之弗愈也，须先进补中益气，十日後以瓜蒂散频投，涌如赤豆沙者数升，已而复得水晶色香升许，如是者七捕之，七涌之，百日而窠囊始尽，专服六君子，八味丸，经年不辍。

又治朱文哉，遍体如虫螫，口舌糜烂，寅卯必见瘁物，其脉絀关弦滑且大，定为痰饮之備，投滚痰丸一服，微有所下，更以控涎丹下痰及积，身痛絀半，更以叁，术煎汤送控涎丹，复下数行而愈。

石顽治周又韬张使，本燕人，体肥痰盛，善肉善饭，而患痰鸣喘嗽数年，食伤恒发，则六脉迟滑，时见歇止，声如睬锯，遍地背痰，每岁或一二发，或三五发，深秋初冬尤甚，遂用倒仓法，自言肢体皆轻，前证遂不复作，二年後，因不禁牛肉，复发，然其势较前不过十一，是亦不慎口腹所致耳。

咳嗽

素问云，肺之令人咳，何也，五藏六府，皆令人咳，非独肺也，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气，邪气以从其合也，其寒饮食入胃，从肺脉上至於肺则肺寒，肺寒则外内合邪，因而客之，则为肺咳，肺咳之状，咳则喘息有音，其则唾血，心咳之状，咳则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状，甚则咽肿喉，肝咳之状，咳则絀下痛，甚则不可以转，转则絀下满，脾咳之状，咳则右脘下痛，阴阴引肩背，甚则不可以动，动则咳剧，肾咳之状，咳则腰背相引而痛，甚则咳涎，五藏之久咳，乃移於六府，脾咳不已，则胃受之，胃咳之状，咳而呕，呕甚则长虫出，肝咳不已，则胆受之，胆咳之状，咳呕胆汁，肺咳不已，则大肠受之，大肠咳状，咳而遗失，心咳不已，则小肠受之，小肠咳状，咳而失气，气与咳俱失，肾咳不已，则膀胱受之，膀胱咳状，咳而遗溺，久咳不已，则三焦受之，三焦咳状，咳而腹满，不欲食饮，此皆聚於胃，关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肿气逆也。

岐伯虽言五藏六府皆令人咳，其所重全在肺胃，而尤重在外内合邪四字，人身有外邪，有内邪，有外内合邪，此云五藏之久咳乃移於六府，是指内邪郁发而言，若外邪入伤肺合而咳，原无藏府相移之例也。

金匱云，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青龙汤下已，多唾口燥，寸脉磬，尺脉微，手足厥逆，气从小腹上冲胸咽，手足痹，其面翁热如醉状，因腹下流阴股，小便难，时复冒者，与桂苓五味甘草汤治

其冲气。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加乾姜，细辛，以治其咳满。咳满即止，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乾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腹内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呕止，其人形肿者，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箴故也，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薰其面，加大黄以利之。按金匱治咳，叙之痰饮之下，以咳必因之痰饮，而五饮之中，独膈上之饮，最为咳嗽根底，外邪入而合之因嗽，即无外邪，而支饮渍入肺中，自足令人咳嗽不已，况支饮久蓄膈上，其下焦之气，逆冲而上，尤易上下合邪也，夫以支饮之故，而令外邪可内，下邪可上，不去支饮，则咳终无盛宇矣，其曰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主之，明外内合邪之证，惟小青龙汤为的对耳，然用小青龙汤，其中颇有精义，须防冲气自下而上，重增浊乱，其咳不能堪矣，伤寒用小青龙汤，无少阴证者可服，杂证用小青龙汤，亦恐少阴肾气素虚，冲任之火易於逆上，冲任火上，无咳且增烦咳，况久咳不已，顾可动其冲气耶，盖冲任二脉，与肾络同出胞中，肾虚不能固守於下，则二脉相挟从少腹逆冲而上也，盖肾气本虚之人，即素无痰饮，才感外邪，则冲任之火便乘势上凌膈上，迫津液而为痰饮，支塞清道，必至咳逆倚息不得卧也，倚息者，倚伏而喘息，阴火内应外邪，为证最急，不得不以小青龙为务也，祇缘真元素亏，纵有合剂，不能逞迅扫之力，所以余邪得以久持，致有如下变证也，多唾，饮上溢也，口燥，津液伤也，寸脉磬，尺脉微，手足逆冷，冲中箴气耗也，气从少腹上冲胸咽，阴血逆也，手足，营血虚也，其面翕热如醉状，箴明胃热也，因复下流阴股，小便难，阴火下流膀胱也，时复冒，太箴余邪未散也，然证虽屡变，皆为冲气逆上之故，且有时复昏冒一证，即定太箴表证，璠守冒家汗出自愈之例，故反覆出入，不离小青龙加絃，所以用桂苓五味甘草汤先治冲气，冲气即低，而反更咳胸满，因水在膈间不散，再变前方，去桂加乾姜，细辛以治其咳满，咳满即止，第三变，而更复渴冲气复发者，以细辛，乾姜为热药也，服之当遂渴，而渴反止者，为支饮也，支饮者，法当冒，冒者必呕，呕者，复内半夏以去其水，水去呕止，第四变，其人形肿者，以水尚在表也，加杏仁主之，其证应内麻黄，以其人遂，故不内之，若逆而内之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虚，麻黄发其箴故也，第五变，若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薰其面，加大黄以利之，前四变，随证加絃施治，犹未离本来绳墨，至第五变，其证颇以戴箴，而能独断箴明胃热，乃加大黄以

利之，按籀明病面合赤色，不可攻之，为其肾虚籀气不藏，故以攻下为戒，而此平昔阴亏血虚，反用大黄利之者，以其证变纒见，虽有面热如醉，脉见寸磳尺微，洵非表邪怫郁，而为胃中热蕴无疑，竟行涤饮攻热，恬不以阴虚为虑而致扼腕也，嗟夫，仲景治咳，全不从咳起见，治其支饮，下其逆气冲气，法中之法，游刃有馀矣。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射干淋黄汤主之。咳而脉浮者，厚朴麻黄汤主之。咳而脉磳者，泽漆汤主之。

上气而作水鸡声，乃是痰碍其气，气触其痰，风寒入肺之一验耳，发表下气润燥开痰四法，萃於一方，用以分解其邪，若咳而脉浮，则外邪居多，全以散邪为主，用法，即於小青龙汤中除去桂枝，芍药，甘草，加厚朴，石膏，小麦，仍从肺病起见，以桂枝之热，芍药之收，甘草之缓，概示不用，而加厚朴以下气，石膏以清热，小麦以引入胃中，助其升发之气也，若咳而脉磳，为邪在营分，即肺之也，热过於营，吸而不出，其血必结，血结则痰气必外裹，故用泽漆之破血为君，加入开痰下气，清热和营诸药，俾垒一空，元气不损，制方之妙若此。

火逆上气，咽喉不利者，止逆下气，麦门冬汤主之。

此胃中津液乾枯，虚火上炎之证，凡肺病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胃气者，肺之母气也，故於竹叶石膏汤中，偏除方名二味，而用麦冬数倍为君，兼叁，草，粳米以滋肺母，使水之精微，皆得上注於肺，自然沃泽无虞，当知火逆上气，皆是胃中痰气不清，上溢肺隧，占据津液流行之道而然，是以倍用半夏，更加大枣，通津涤饮为先，奥义全在乎此，若浊饮不除，津液不致，虽日用润肺生津之剂，乌能建止逆下气之哉，俗以半夏性燥不用，殊失仲景立方之旨。

戴人云，肺为诸咳之门户，每为六气所乘，如风乘肺者，日夜无度，汗出头痛，痰涎不利，热乘肺者，喘急而嗽，面赤潮热，甚者热甚於中，手足反寒，热移於下，便泄无度，火乘肺者，咳喘上壅出血，甚者七窍血溢，燥乘肺者，气壅不利，百节内痛，头面汗出，寒热往来，皮肤乾枯燥痒，大便秘，痰襟血腥，寒乘肺者，嗽急而喘，恶寒无汗，鼻塞身疼，发热烦躁，湿乘肺者，痰涎不利，面肿喘急，至於湿痰内动为咳，又必因风因火因热因寒，所挟各不相同，至於乘肺则一也。

咳嗽外感六气郁而成火，必六淫相合，内伤五藏相胜，必五邪相并，有此不同，而中间又有敛散二法，敛者，谓收敛肺气也，散者，谓解散寒邪也，宜散而敛，则肺受寒邪，一时敛住，为害非轻，宜敛

而散，则肺气怯弱，一时发散而走泄正气，害亦非小，且如感风咳嗽，已经散後，其表虚，复感寒邪，虚邪相乘又为喘嗽，若欲散风则愈虚其肺，收敛则愈滞其邪，当先轻解，渐收敛之，肺不致虚，邪不致滞，咳嗽自止矣。

经言藏府皆有咳嗽，嗽属肺，何为藏府皆有之，盖咳嗽为病，有自外而入者，有自内而发者，风寒暑湿，先自皮毛而入，皮毛者肺之合，故虽外邪欲传藏，亦必先从其合而为嗽，此自外而入者也，七情郁结，五藏不和，则邪火逆上，肺为气出入之道，故五藏之邪上蒸於肺而为咳，此自内而发者也，然风寒暑湿有不为嗽者，盖所感者重，竟伤藏府，不留於皮毛，七情亦有不为嗽者，盖病尚浅，止在本藏，未即上攻，所以伤寒以有嗽为轻，而七情郁结之嗽久而後见，治法，当审脉证三因，若外因邪气，止当发散，又须原其虚实冷热，若内因七情，与气口脉相应，当以顺气为先，下痰次之。

戴复云：咳嗽因风寒者，鼻寒声重恶寒者是也，火者，有声痰少面赤者是也，劳者，盗汗出，兼痰者，多作寒热，肺胀者，动则喘满，气急息重，痰者，嗽动便有痰声，痰出嗽止，五者大概耳，亦当明其是否也。

赵养葵曰：咳谓无痰而有声，肺受火烁也，嗽是有声而有痰，脾受湿伤也，虽分五藏六府之殊，而其要皆主於肺，盖肺为清虚之府，一物不容，毫毛必咳，又肺为娇藏，畏热畏寒，火刑金烁故嗽，水冷金寒亦嗽，故咳嗽者，必责之肺，而治法不在於肺而在於脾，不专在脾而反归重於肾，盖脾者肺之母，肾者金之子，故虚则补其母，虚则补其子也。

劳嗽见血，有劳伤元气，内火妄动而伤肺者，亦有劳伤肾水，阴火上炎而伤肺者，有因过服天冬，生地黄等寒药，损伤脾胃，不能生肺气而不愈者，有因误服知，柏之类，损伤肾气，不能生阴精而不愈者，凡此皆脾肺亏损而肾水不足，以致虚火上炎真藏为患也，须用琿功散加门冬，五味补脾土而生肺金，用六味丸滋肾水而生阴精，否则不救。

凡阴虚火盛，乾咳少痰，及痰咯难出之嗽，妄用二陈汤，转劫其阴，而生大患矣。

张介宾云：大法，咳嗽治表邪者，药不宜静，静则留连不解，变生他病，故忌寒凉收敛，经所谓肺欲辛者是也，治证者，药不宜动，动则虚火不盛，燥痒愈甚，故忌辛香燥热，所谓辛走气，气病无多食辛是也，然治表者，虽宜动以散邪，若形病俱虚者，又当补中气而佐以和解，珥专於发散，则肺气益弱，理益疏，邪乘虚入，病反增

剧也，治内者，虽当静以养阴，若命门火衰不能归元，则参、姜、桂，附在所必用，否则气不化水，终无济於阴也，至若因於火者宜清，因於湿者宜利，因痰者降其痰，因气者理其气，随其所见之证而兼以调之，大抵风邪胃火，此实热为患，易治，惟肺肾亏损，此真藏为患，最难治，在老人虚人，皆宜温养脾肺，稍兼治标为当。

石顽曰：经云：劳风法在肺下，其为病也，使人强上冥视，唾出若涕，恶风而振寒，此为劳风之病，治之以救俯仰，巨籛引，句精者三日，中年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咳出青黄涕，其状如脓，大如弹丸，从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则伤肺，伤肺则死也，此段奥义，从无正释，今特明之，夫人劳力则肺气胀满，俞穴大开而汗泄，斯时感冒，风邪乘其俞穴之开，直入肺下，少顷俞穴仍闭，其邪有入无出，郁闭不通，而生痰聚饮，流入膺胸肩背经络窍隧之中，故使人强上冥视，强上者，身半以上为风所中，而胸背强戾，但可仰卧而不能俯，非若肾风之不能正偃也，冥视者，邪害空窍，所以目睛反戾，半开不动，不能视物也，唾出若涕者，痰饮上溢之徵也，恶风振寒者，肺气受困，木邪反肆为虐也，风寒之邪，必由巨籛而寻出路，今邪在肺下，逼近胃口，既不能从表而解，又非实热燥结，可攻下而除，势必借资膀胱籛气，上吸胸中，使阴郁闭之邪，庶得从上解散，本乎天者亲上，故涕从口鼻而出，其色青黄，其状如脓者，风邪挟肝胆而乘脾胃之侯也，大如弹丸者，乃久已支塞肺窍之结痰，见邪蓄之盛也，设不急治，则伤肺而死矣，故治此证者，当急使巨籛之上引，则肺气清肃下行，而风邪痰涕方得上出，胸中既空洞无馀，自然俯仰无碍矣，又须知此证邪气入深，即使治得其当，虽精壮之人，亦必服药三日，始得见效，若治中年者，及不精壮者，更须五日七日为期，设遇羸老困急之人，胃气衰，不能行其药力，何能计日取效哉，治此者，惟金匱桂苓五味甘草汤加姜汁，竹沥，差堪对证，盖桂枝上散肺下邪风，下通膀胱籛气，茯苓先升後降，专 U 浊饮，五味约束桂枝辛散，使津液不随气外泄，而为巨籛之向导，甘草之甘缓，使三味缓留膈上，共成匡济之功，若痰逆势甚者，又当用桂枝二越婢一汤，小青龙加石膏汤，稟气素虚者，炙甘草汤，皆为合剂，奈何守真宜明论，特举芎枳丸，专治此证，未审何所见而云然，是予不敢附会也，凡咳嗽，饮水一二口而暂止者，热嗽也，呷热汤而暂停者，冷嗽也，治热嗽，以小柴胡加桔梗，冷嗽，理中汤加五味。感风者，鼻塞声重，伤冷者，凄清怯寒，挟热为焦烦，受湿为缠绵，瘀血则膈间腥闷，停水则心下琤忪，或实或虚，痰之黄白，唾之稠黏，从可知也。感风而嗽者，脉浮恶风自汗，或身体发热鼻塞，或鼻

流清涕，欲语未竟而咳，宜桂枝汤加香薷、细辛，然火嗽亦有鼻流清涕，语未竟而咳者，但风则一嗽便多稠痰，火则顿咳无痰，为明辨耳。感寒而嗽者，脉紧恶寒，发热无汗鼻塞，遇寒则咳，内有郁热痰结也，华盖散，兼喘，九宝汤，暴感风寒，二气相兼而咳嗽，鼻塞声重者，芎苏散，肺感风寒咳嗽，倚息不得卧，背寒则嗽甚，小青龙汤、桂苓五味甘草汤，各随方下变证加絃，客邪伤肺，久嗽不止，盛嗽化痰汤。形寒饮冷咳嗽，兼腹痛脉弦者，小建中汤加桔梗以提肺气之陷，寒热自汗，加黄。冬月嗽而发寒热，谓之寒嗽，小青龙汤加杏仁。冷热嗽，因增絃衣裳，寒热俱感，遇乍寒乍热亦嗽，饮热饮冷亦嗽，脉浮，风重，金沸草散，脉数或涩，热重，萎甬汤川芎，加香薷三钱。入房汗出中风，嗽而面赤，内经谓之内风，脉浮紧，小青龙，脉砵紧，真武汤。饮酒中风，多汗而嗽，谓之漏风，桂枝汤加泽泻、术、麻黄根。水肿脉浮自汗，喘嗽便秘，小青龙加葶苈、木香。喘嗽脉砵畏寒，生料济生肾气丸煎服。有先伤风，咳嗽未除，更伤於热而咳嗽声嘶者，为热包寒，萎甬汤加絃。有素咳嗽人，更感於寒，而咳嗽声哑者，为寒包热，金沸草散去芍药加石膏，不应，用越婢汤。热嗽失音，多服寒剂，声愈不出者，古今录验续命汤发之，轻则消风散去僵蚕、蝉蜕，加桔梗、薄荷，以生姜汁调服，冷热嗽失音尤宜。夏月嗽而发热者，小柴胡加石膏，知母，但手足心热而不发热者，泻白散加橘红，桔梗，不应，凉膈散去硝、黄，加萎甬、蜂蜜。伤热而嗽者，脉数烦渴引饮，咽喉乾痛，鼻出热气，喉声不清，咳唾稠黏，其痰屡咳而难出，色黄且浓，或带血缕，或出血腥臭，或坚如蚬肉，不若风寒之嗽，痰清而白也，萎甬汤，风热相兼，加絃 辄汤。

凡咳嗽面赤，胸腹恒常热，惟手足乍有凉时，其脉洪者，热痰在膈上也，小陷胸汤。感湿嗽者，脉细而缓，身体重着，骨节烦疼，或自汗，或小便不利，麻黄加术汤。有一嗽痰即出者，脾湿胜而痰滑也，有连嗽十数声，痰不即出者，肺燥胜而痰涩也，咳而无痰者，以甘寒润其肺，痰多致嗽者，以辛平燥其脾。形盛自汗，脉缓体重嗜卧之人咳者，脾湿胜也，二陈加防己、黄、白术之类，兼食积痰垢壅塞不利者，千缙汤荡涤之，兼食积痰气蕴酿火邪者，二陈加枳、术、黄连消导之。秋深伤热咳嗽而 浙恶寒发热者，千金麦门冬汤，但嗽无寒热，痰不得出，璫力咯之乃得一丝黏痰者，千金五味子汤。咳而无声者，肺气伤而不清，乃痰郁火邪在中不能上出，此肺燥也，桔梗汤加贝母、萎甬、蜜炙批把叶。洁古云：咳而无痰者，以辛甘润其肺，蜜煎姜、橘，蜜烧连皮胡桃，虚人当用人参同蜜烧胡桃，

不时细嚼，或二味煎服最妙，即观音应梦散。久嗽声飒者，古法用酥蜜膏，今改用生地黄煎，取辛以润之。咳嗽声哑，气促满闷，语声不出者，心包火盛而肺气受伤也，古法用通声膏，今改用千金地黄煎，取润以泄之，盖声飒虽云金实不鸣，久嗽多缘肺气枯槁，是当清润为主，实则二陈、桔、薄、萎甬，蜜煎姜、橘之类，枯则生脉、二冬、款冬、竹茹，亦加蜜煎姜、橘，又当详形气之肥瘠，时令之寒暄而为施治，声哑须分暴久，暴多寒郁热邪而肺络壅寒，久多热伤肺痿而真气受伤，壅则麻杏甘石，苓、半、姜、橘等，随微甚以搜涤之，伤则琿功，生脉、保元、叁脉证似培养之，若风热心烦，咳喘便秘，脾胃热壅，食不下者，千金地黄煎主之，不可拘於成则而废活法也，若喘咳失血，声飒音哑，食少便泄之金破不鸣，岐彭不能图治也。其生姜治咳嗽声哑，惟暴嗽寒郁，肺气不通者为宜，若久嗽热伤肺气而者，虽二冬、二母、二地、黄芩、花粉等，寒凉敛肺，为之禁剂，而麻、杏、辛、桂辛散耗气，亦为戈戟，其诃子、五味酸涩固气，尤须慎详。壅嗽声重痰稠，或咳有血，以薄荷、生胡麻各一撮细嚼，煎苏子降气汤送下。七情饥饱嗽，动传藏府正气，攻邪上逆，结成痰涎，肺道不利，四七汤加杏仁、五味、人参、阿襟、麦冬。劳心思虑，心血耗散，人每有思虑，则心火上乘，必发乾咳，此为神伤，虽服药亦难取效，以归脾汤加麦冬、五味，作膏蜜收，其木香或絳半，或换砂仁，另为细末，离火加入，不时滋养方妙。大抵乾咳，乃燥气乘肺，属火郁证，乃痰郁火邪在肺，先用逍遥散加苦桔以开之，後用六味丸加五味以补之，不已，则成劳，此证不得志者有之。咳嗽痛引肩背，虽久不已，不可误认为虚，此属三焦郁火，加味逍遥散，浊痰，加味导痰汤，如咳而偃痛，宜疏肝气，枳朮煮散，或去川芎加青皮、柴胡、香附、姜汁之属，肥盛气实者，二陈汤加白芥子。火热咳嗽，喉哑痰浓，或大便秘结者，凉膈散加桔梗。凡内伤气虚不能上输於肺，而时嗽时止，其人黄白少神，脉亦虚微少力，补中益气去升麻，加藜葛根、麦冬、五味，或兼肾水不足，前汤送下都儼聳，咳嗽痰中见血而脉细者，此火邪伤血分也，归脾汤，若痰中微有少血，或血丝，此肝血伤也，补中益气去升麻，加白芍、丹皮。前後心胀，喉中有血腥气，气口脉涩，此膈间有蓄血也，试法，呷热姜汤作瘵者，瘀血也，犀角地黄汤加童便、桃仁、大黄攻散之，或平胃合越鞠，加韭汁，童便消伐之，气竭肝伤而咳嗽血腥者，四乌促忒鼻 茹丸。内伤瘀积在胃，不时吐血者，其人面色槁而滞，脉多弦涩，当先与百劳丸去瘀，後用琿功，六君调补。有兼停饮食而咳，须用消化之方，不可用乌梅，粟朮酸涩药，其寒邪未除，宜用发散之

剂，不可使用补药。咳嗽而面白，悲，嚏，或咳白痰白，属肺胃虚寒，若胸脘逆满，牵引背痛，心腹冷痛，饮食即吐者，温肺汤，口甘涎流，脉砉弦细迟，属中寒，口出清水，心下汪洋作嘈杂，胸脘胀痛不食，属冷饮停於胃中，攻肺则咳，半夏温肺汤，兼芦吸散亦妙。嗽而声癯气乏，寒从背起，口中如含冰雪，甚则吐血，此肺气不足，胃气虚寒也，千金补肺汤。嗽而声哑脉细者属寒，宜半夏、生姜、细辛以辛散之。

如饮冷热酒，伤肺致嗽，渭之繇肺，或兼煎 G，咳嗽咽痒，痰多唾血，喘急促痛，不得安卧，改定紫菀茸汤。咳嗽呕吐并作，为肺胃俱病，先安胃气，二陈加芦根、姜汁、姜制批把叶，虚者，六君子加桔梗。有咳嗽吐痰与食俱出者，此饮食失节，脾气不利，清浊相干，二陈加枳、术、杏仁、细辛。有食积痰嗽发热，其人面青白黄色不常，面上有黄白纹痕者，二陈加香附、枳壳、曲、蘖，食积发热，加姜汁炒川连，停寒食作嗽，加炮姜。嗽而得食即缓者，脾虚也，理功散，有痰，六君子。外感咳嗽与阴虚咳嗽，尤宜辨析，外感咳嗽则声盛而浊，先缓後急，日夜无度，痰涎稠黏而喘急，阴虚劳嗽则声怯而槁，先急後缓，或早甚，或暮甚，清痰少气而喘乏也。阴虚脉弦而数，或细数，或涩，证兼盗汗，下午作寒热，面色纯白，紫颊赤，多清痰乾咳者，劳也，属阴虚火盛，夜服六味丸，晨服理功散。久嗽之人，发散清肺俱不应，胸膈不利，咳唾脓血，坐卧不宁，语言不出者，将成肺痿之候也，紫菀散，肺热顿嗽，肌肤灼热，面赤如醉者，紫菀膏微利之。治嗽须分新久虚实，如久嗽脉弱，或虽洪大按之不鼓，属肺虚，宜门冬、五味子、款冬、紫菀之类而补之。酒色过度，虚劳少血，津液内耗，心火自炎，致令燥热乘肺，咯唾脓血，上气涎潮，其嗽连续不已，加以邪客皮毛，入伤於肺，而自背得之尤速，当与炙甘草汤，或黄建中加丹皮，盖丹皮辛香，调和营气，治无汗骨蒸，故阴虚人解表，以丹皮为向导。好色之人元气素弱，咳嗽不愈，喉中血腥，肠中隐痛，琼玉膏，不应，加絳八味丸，久服乃效。有暴嗽，诸药不效，服生料鹿茸丸，即愈，此乃肾虚所致，不可以暴嗽而疑遽补之非。有便溺如常，饮食不妨而咳嗽不安，或兼血腥，年久不愈者，此肺胃虚热也，理功散加丹皮、山药。有肺胃虚弱，咳嗽喘促，或时吐血衄血，自汗盗汗者，门冬清肺饮。劳嗽，即火郁嗽，因火伤迫，遂成郁遏胀满，一边不得眠者难治，咳嗽吐粉红痰，谓之吐血，仅可绵延岁月，若血色正赤如朱，浓厚如漆，为守藏血，不治。有经年累月久嗽，服药不差，余无他证，此是风寒客邪，久伏肺胃也，与劳嗽不同，三拗汤，佐以千缗汤，瘦人多火禁用。若饥时胸

中大痛，唇面上有白点如繻，咽喉或痒或痛，而咳不可忍，脉璫数，或忽大忽小，此必肺中有寸白虫，饥则虫上求食，痛嗽不盛也，一味百部熬膏，略加槟榔、乌梅。上半日嗽多，属胃中有火，竹叶石膏汤降泄之，胃气虚者，补中益气或五味理功，并加山栀，午後嗽多，属阴虚，六味丸加麦冬、五味以敛之，黄昏嗽者，火浮於肺，不宜用凉药，都圜赵 陞均五更嗽甚者，胃中有食积也，二陈汤加枳实、川连以消导之，虚者，六君子加姜汁炒川连。增补素问五藏六府咳治例，肺咳，千金五味子汤去续断、地黄、赤小豆，加麦门冬、萎朮、细辛，心咳，凉膈散去硝、黄，加黄连、竹叶，肝咳，枳椇煮散去芎、防，加肉桂、橘红、苏子，脾咳，六君子汤加枳椇、桔梗，肾咳，都儼闡加麦门冬、人参，胃咳，理功散加蜀椒、黄连、乌梅，胆咳，小柴胡汤加芦根汁，大肠咳，补中益气汤去升麻加桔梗，小肠咳，桔梗汤加人参、茯苓、橘红、五味，膀胱咳，五苓散加人参，三焦咳，局方七气汤加黄连、枳实。久嗽服药不应，可用薰法，款冬花将蜜拌润，焙乾，入有嘴壶中烧，吸k咽之，若胸中闷，举起头，以指掩定k，稍间再吸。杏仁散肺中风热，然肺实有火，因风寒者为宜，桑皮泻肺气，然性不纯良，虚寒者当戒，补肺多用生姜，以其辛能发散也，塘菱仁甘能润肺，寒能降火，治热嗽之要药，阴虚血虚者勿用，以其能作呕作泻也。咳而吐痰，膈乳痛，当看痰色如何，若浓浊如脓，或带血丝而臭，当从肺痈例治之。

(诊咳嗽之脉，浮为风，紧为寒，洪数为热，濡细为湿，寸关涩难而尺内弦紧，为房劳阴虚，右关濡大，为饮食伤脾，左关弦数，为疲瘁肝伤，右寸浮短为伤肺，迟涩肺寒，咳嗽洪滑为多痰，弦涩为少血，肺脉微急，咳而唾血，脉或碎或浮，声不损者，易治，脉来洪数，形瘦面赤，肾藏气衰，不能上循於喉而声哑者难疗，亦有肺络支塞而声哑者，不在此例，暴病咳嗽，睡卧不下，为肺胀，可治，久病喘嗽，左侧不能卧者，为肝伤，若精力未衰者可治，右边不能卧者，为肺损，无问新久，皆不可治，久嗽脉弱者生，实大数者死，咳而脱形身热，脉小坚急以疾为逆，不出十五日死，咳脱形，身热脉疾，不过五日死，咳溲血，形肉脱，脉搏者死，咳呕腹胀，且痢泄，其脉绝，不及一时而死，咳嗽形羸，脉形坚大者死，碎紧及伏匿者死，浮直者可治，浮软者易治，咳而呕，腹满泄泻，脉弦急欲绝者死，久嗽数岁，其脉弱者可治，实大数者死，其脉虚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饮在胸中故也，治属饮家。

石顽疗綠江邑侯华野郭公，仲秋喘嗽气逆，诊之紫尺左关弦数，紫寸右关涩数，弦者肾之虚，涩者肺之燥，夏暑内伏肺络，遇秋燥收

之令，而发为咳嗽也，诊後公详述病情，言每岁交秋则咳，连发四载，屡咳痰不得出则喘，至夜坐不得卧，咳剧则大便枯燥有血，先曾服令高徒施元倩越婢汤，嗽即稍可，数日间堂事劳心，复咳如前，时元倩归甯，松陵诸医，治之罔效，因求洞垣之鉴，起我砮備博答曰：公本东鲁，肾气素强，因水亏火旺，阴火上烁肺金，金燥不能生水，所以至秋则咳，咳剧则便燥有血，肺移热於大肠之明验也，合用千金麦门冬汤，除去半夏、生姜之辛燥，易以萎甯、白蜜之甘润，藉麻黄以鼓舞麦冬，生地之力，与越婢汤中麻黄、石膏分解互结之燥热同一义也，郭公曰：松陵诸医，咸诋麻黄为发汗之重剂，不可轻试，仅用杏仁、苏子、甘、桔、前胡等药，服之其咳转甚何也，答言，麻黄虽云主表，今在麦门冬汤中，不过借以开发肺气，原非发汗之谓，麻黄在大青龙汤、麻黄汤、麻杏甘石汤方，其力便峻，以其中皆有杏仁也，杏仁虽举世视为治嗽之通药，不问虚实浑用，然辛温走肺，最不纯良，耗气动血，莫此为甚，熬黑入大陷胸丸，佐甘遂等搜遂结垢，性味可知，公首肯以为然，连进二剂，是夜便得安寝，次早复诊，其脉之弦虽未退，而按之稍，气口则虚濡乏力，因与六味，生脉，加萎甯、白蜜作汤四服，其嗽顿絀，郭公复云：向闻元倩有言，六味、八味丸中，不可杂用参、朮，而先生居之不疑，用之辄应，其义云何，答曰：六味为填补真阴药，与人参同用，原非正理，此兼麦冬、五味，缘合肺肾金水相生，当无留中恋膈之虞，善後之策，即以此方制丸，三时恒服不彻，至秋庶无复嗽之虞，先是公子柔痉，予用桂枝汤，及六味作汤，咸加蝎尾，服之而祛，其後夫人素有败痰失道，左右紮佷俱有结块，大如覆杯，发则咳嗽喘逆，腹巨掣痛，六脉止促而按之少力，余用六君子加胆星、枳实、香附、砮香二剂，服之，大吐稠痰结垢一二升，因呕势太甚，甲夜渡湖速往，黎明至署候之，呕止嗽盛，脉息调匀，不必更进他药矣。

江右督学何涵斋媳，内翰范秋涛女，素常咳嗽不已，痰中间有血点，恒服童真丸不彻，秋涛歿後，哀痛迫切，咳逆倍常，而痰中杂见鲜血，因与瑞金丹四服，仍以童真丸，乌骨鸡丸调补而安。

又治通政劳书绅太夫人，年五十馀，素禀气虚多痰，数日来患风热咳逆，咳甚则厄厄欲吐，且宿有崩淋，近幸向安，法当先治其咳，因以桔梗汤加萎甯、白薇、丹皮、橘皮、蜜煎生姜四剂撤其标证，次与六君子加萎甯以安其胃气，继进乌骨鸡丸方疗其固疾，而夫人以久不茹腥，不忍伤残物命，改用大温经汤加麋茸，角薺作丸，药虽瑋而功则一也。

肺痿(肺胀〔

金匱云：問曰：熱在上焦者，因咳為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脈數，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者何，師曰：為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咳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為肺痛，咳唾膿血，脈數虛者為肺痿，數實者為肺痛。

繫寸口，原為手太陰肺脈，此云寸口脈數，云滑數，云數虛，云數實，皆左右三部統言也，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頃之遍地者為肺痿，言咳者口中不乾燥也，若咳而口中辟辟燥，則是肺已結痛，火熱之毒出見於口，咳聲上下觸動其痛，胸中即隱隱而痛，其脈必見滑數有力，邪氣方盛之徵也，數虛數實之脈，以之分別肺痿肺痛，是則肺痿當補，肺痛當瀉，隱然言表。

肺痿吐涎而不咳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為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姜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肺熱則膀胱之氣亦熱，小便必赤澀而不能多，若但吐涎而不咳，復不渴，反遺尿而小便數者，明非熱在上焦之肺痿，亦非重亡津液之所致，必系上焦虛冷，不能制下，以故小便无所收攝耳，此為肺中冷，陰氣上逆侮其籛氣故必眩，陰寒之氣凝滯津液故多涎唾，宜與甘草乾姜湯之甘辛以溫其脾肺也，若始先不渴，服溫藥即轉渴者，明是消渴飲一澉二之証，消渴又與痛疽同類，更當消息之矣。喻嘉言曰：肺痿其積漸，已非一日，其熱不止一端，總由胃中津液不輸於肺，肺失所養，轉枯轉燥，然後成之，於是肺火日熾，肺熱日深，肺中小管日窒，咳聲以漸不揚，胸中脂膜日乾，咳痰艱於上出，行動數武，氣即喘鳴，沖擊連聲，痰始一應，金匱治法非不彰明，但混在肺痛一門，況難解其精意，大要緩而圖之，生胃津，潤肺燥，不逆氣，開積痰，止濁唾，補真氣，以通肺之小管，散火熱，以復肺之清肅，半身痿廢，及手足痿軟，治之得法，亦能復起，雖云肺病，近在胸中，呼吸所關，可不置力乎，然肺痛屬在有形之血，血結宜驟攻，肺痿屬在無形之氣，氣傷宜徐理，兼潤肺燥，然肺雖燥而多不渴，勿以其不渴而用燥熱之藥，此辨證用藥之大法也。

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炙甘草湯主之，此外台法也。肺痿虛寒，羸瘦緩弱戰掉，噓吸胸滿，千金生姜溫中湯。肺痿咳唾，涎不止，咽燥而渴，千金生姜甘草湯。肺痿咳嗽有痰，午後熱，并聲嘶者，古法用人參養肺湯，今改用紫菀散加丹皮、姜、棗。心火克肺，傳為肺痿，咳嗽喘嘔，痰涎壅盛，胸膈痞滿，咽喉不利者，古法用人參平肺湯，今改用紫菀散加萎蕤、橘紅、姜、棗。肺痿咳嗽不已，往

来寒热，自汗烦渴者，古法用知母茯苓汤，今改用紫菀散加知母，银州柴胡、姜、枣，盖咳嗽声嘶，咽喉不利，皆是火郁痰滞，必用生姜之辛以散之，然须蜜制，藉甘以润之，此标本兼该之义也，陈默生言，痿本虚燥，总不离壮水清金，滋补气血津液，消痰止咳，宜天冬、麦冬、生地、熟地、知母、人参、萎甯、紫菀为主，痞结，去天冬、生地，加橘红、苏子，泄泻，去天冬、生地、知母，加山药、茯苓，并用固本丸，不时噙化。肺痿咳嗽，痰中有红丝，盗汗发热，热过即冷，饮食殊少者，瓷C虚劳肺痿失音，咳唾腥血稀痰，或面上生疮，人参蛤蚧散。丹方治肺痿，每日用人参细末一钱，入猪肺管内，砂锅中煮烂，加蕊嚙服效。肺痿咳唾，咽燥欲饮水者自愈。张口短气者危，咳而口中自有津液，舌白胎滑，此为肺寒，甘草乾姜汤，肺痿属热，如咳久肺痿，喉哑声嘶咯血，此属阴虚，多不可治。肺痿六脉砱涩而急，或细数无神，脉口皮肤枯乾，而气高息者死。

金匱云：上气喘而躁者，属肺胀，欲作风水，发汗则愈。

肺胀而发其汗者，即内经开鬼门之法，一汗而令风邪外泄於肌表，水无风战，自顺趋而从下出也。

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

肺胀咳而上气，烦躁而喘，浮脉者心下有水气，小青龙加石膏汤主之。

按二方分治肺胀，皆以其脉浮，当从汗解之例，越婢方中有石膏无半夏，小青龙方中有半夏无石膏，观二方所加之意，全重在半夏、石膏二味力建功，石膏清热，藉辛温亦能豁痰，半夏豁痰，藉辛凉亦能清热也，观麦门冬汤方中，下气止逆，全藉半夏入生津药中，此二方又藉半夏入清热药中，仲景加絀成方，无非生心化裁，後学所当神往矣。

上气面浮肿，肩息，其脉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

上气之候，而至面目浮肿，喘息动肩，是肺气壅逼，上而不下，加以脉浮大，气方外出，无法可令内还而下趋，故云不治也，加利则上下交争，更何以堪。

肺胀而咳，左右不得卧，此痰挟瘀血碍气而胀，当归、丹皮、赤芍、桃仁、枳壳、桔梗、半夏、甘草、竹沥、姜汁，如外邪去後，宜半夏、海石、香附、瓜蒌，甘草为末，姜汁蜜调嚙之。

喻嘉言治施眉苍，肺痿喘嗽吐清痰，肢体痿软，不能举动，脉来虚数，以蛤蚧二十枚，酒浸酥炙，人参、黑参各十紮，蜜丸，时嚙化，

不终剂而痊。

石顽治陆去非，肺痿声飒吐痰，午後发热自汗，左脉细数，右脉虚
縕，平昔劳心耽色所致，先与生脉散合保元汤，次与璋功散加黄，
并加姜、枣，与都儼闡晨夕兼进，调补半月而热除痰止，月馀方得
声清。

又治孙起柏肺胀，服耗气药过多，脉浮大而重按豁然，饮食不入，
幸得溺清便坚，与局方七气，每剂用人参三钱，肉桂、半夏曲、炙甘
草各一钱，生姜四片，四剂霍然，盖肺胀实证居多，此脉虚大，不当
以寻常论也。

又治一尼肺胀，喘鸣肩息，服下气止嗽药不应，渐至胸腹胀满，脉
得气口弦细而涩，此必劳力气上，寢饮冷水伤肺，肺气不能收敛所
致也，遂与越婢汤絳麻黄，加细辛、葶苈大泻肺气而安。

又治一酒客，严冬醉卧，渴饮冷茶，肺胀喘嗽，脉得气口砭紧搏指，
与小青龙去芍药，加葶苈、半夏，一剂而痊，则知肺胀喘满，当以葶
苈为向导也。

肺痈

金匱云：问曰：病咳逆，脉之何以知为肺痈，当有脓血，吐之则死，
其脉何类，师曰：寸口脉微而数，微则为风，数则为热，微则汗出，
数则恶寒，风中於卫，呼气不入，热过於营，吸而不出，风伤皮毛，
热伤血脉，风舍於肺，其人则咳，口乾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
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之凝滞，蓄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
救，脓成则死。

肺痈之脉，既云滑数，此复云微数者，非脉之有不同也，滑数者已
成之脉，微数者初起之因也，初起以左右三部脉微，知卫中於风而
自汗，左右三部脉数，为营吸其热而畏寒，然风入卫，尚随呼气而
出，不能深入，所伤者不过在於皮毛，以渐舍肺俞，而咳唾振寒，兹
时从外入者，从外出之易易也，若夫热过於营，即随吸气深入不出
而伤其血脉矣，卫中於风，得营中之热留恋，固结於肺叶之间，乃
致血为凝滞，以渐结为痈脓，是则有形之败浊，必从泻肺之法而下
驱之，安在始萌不救，听其脓成，而致肺叶腐败耶。

咳逆上气，时时唾浊，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

火热之毒，结聚於肺，表之 之，清之温之，曾不少应，坚而不可
攻，惟此无坚不入，聿成荡涤之功，不可以药之微贱而忽诸，若因
外感所触而成，当取用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最佳，足可补仲景
之未备也。

咳而胸满振寒，脉数，咽乾不渴，时吐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

者，为肺痛，桔梗汤主之。

此上提之法，痛结肺中，所以浊唾腥臭，乘其新造未固，提而出之，如其势已入，又当引之从胃入肠，此法殊不中用矣，所以宋人附以十六味桔梗汤，兼合葶苈泻肺之意，外内合邪之治也。

肺痛喘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

此治肺痛吃紧之方也，肺中生痛不泻其肺，更欲何待，然日久痛脓已成，泻之无益，日久肺气已索，泻之转伤，惟血结而脓未成，当亟以泻肺之法夺之，若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为表证未罢，当先与小青龙汤一剂，後乃服之。

石顽曰：肺痛危证，乘初起时，璫力攻之，庶可救疗，金匱特立二方，各有主见，如患人平昔善饮嗜，痰湿渐渍於肺，宜皂荚丸，肥盛喘满多痰，宜葶苈大枣泻肺汤，千金补所不足，复立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以治风寒客邪感触发热之证，苇茎汤以治心脾过劳，肺气不化，水道不利之疾，功效最速，宋人又有十六味桔梗汤，虽未尽善，亦可以备诸治之采用，若畏其峻，而守王道之方，真养痍以待毙耳，明眼者辨治宜早也。

凡咳嗽吐臭稠痰，胸中隐痛，鼻息不闻香臭，项强不能转侧，咳则遗尿，自汗喘急，呼吸不利，饮食殊少，脉数盛而颯，恶风毛耸，便是肺痛之候，盖由感受风寒，未经发越，停留肺中，蕴发为热，或挟湿热痰涎垢腻，蒸淫肺窍，皆能致此，慎不可用温补保肺药，尤忌发汗伤其肺气，往往不救，金匱皂荚丸，葶苈大枣泻肺汤，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苇茎汤，宋人十六味桔梗汤，俱肺痛专药。初起用苇茎汤，此方大疏肺气，服之使湿瘀悉趋溺孔而去，一二服即应，脉浮表热，加 B 香薷，气口脉盛，加犀角、竹茹，痰多，加贝母、葵仁、蛤粉，引痛，加紫菀、白蜜。初起咳逆不利，二味桔梗汤加贝母、紫菀，多汗，加防己、黄，溃後唾脓血不止，葶苈薏苡泻肺汤随证加殊。咳有微热烦满，胸中块垒甲错者，千金用合欢皮一味，日取掌大一块煎汤服。平昔劳心思虑多郁火人，唾臭痰鲜血，此属阴火，但与生料六味丸加麦冬、紫菀之类，若误投参，补气补火，臭痰转甚者，急宜上法加童便，服之自清。初起疑似未真，生大豆绞浆饮之，不觉腥气，便为真候，大抵声音清朗，脓痰稀泽，或间有鲜血，饮食知味，胸膈不疼，或咳则微痛，痛在右畔肺之长叶，而坐卧得盛，形色如常，便溺自调者可治，若溃後大热不止，时时恶寒，胸中隐痛，痛在左畔肺之短叶，此金气浅薄，溃後最难平复，而喘汗面赤，坐卧不安，饮食无味，脓痰腥秽不已者难治，若喘鸣不休，唇反，咯吐脓血，色如败卤，臭理常，正气大败，而不知痛，坐

不得卧，饮食难进，爪甲紫而带弯，手掌如枯树皮，面艳颧红，声哑鼻煽者不治。肺痈初起，脉不宜数大，溃後最忌短涩，脉缓滑面白者生，脉弦急面赤者死。肺痈已破，入风者不治，即浓煎 辄汤频服之，然不多救。

肺痈丹方，初起唾臭痰，用陈年芥 汁，温服灌吐最妙，一方，用荷叶浓煎，稍入白蜜，不时服之，不问已溃未溃皆效，又方，以猪肺去心，竹刀剖去垢，取接骨木二紮，缶器中煮熟淡食，日服无间，五七日当效，溃後排脓，用金鲤汤，以小活鲤鱼去肠垢，入贝母末三钱，隔水童便煮，和汁食之，日服一枚，皆屡验，然不若薏苡根捣汁，蠲热服之，其效最捷，下咽其臭即解，有虫者虫即死出，薏苡为肺痈专药，然性燥气滞，服之未免上壅，不及根汁之立能下夺，已溃未溃，皆可挽回，诸方皆不及也。肺痈溃後，脓痰渐稀，气息渐絀，忽然臭痰复甚，此馀毒未尽，内气复发，必然之理，不可归咎於调理服食失宜也，但虽屡发，而势渐轻可，可许收功，若屡发而痰秽转甚，脉形转疾者，终成不起也。

经云：邪入於阴则 。人卒然无音者，寒气客於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至其开阖不致，故无音。

失音大都不越於肺，然须以暴病得之，为邪郁气逆，久病得之，为津枯血槁，盖暴 总是寒包热邪，或本内热而後受寒，或先外感而食寒物，并宜辛凉和解，稍兼辛温散之，消风散用姜汁调服，缓缓进之，或只一味生姜汁亦可，冷热嗽後失音尤宜，若咽破声嘶而痛，是火邪遏闭伤肺，昔人所谓金实不鸣，金破亦不鸣也，古法用清咽甯肺汤，今改用生脉散合六味丸作汤，所谓壮水之主以制燔光也，肥人痰湿壅滞，气道不通而声 者，二陈导痰开涤之，一切滋补，皆为禁剂，至若久病失音，必是气虚挟痰之故，宜滋肺肾之化源，非生脉散下都儼闐不可，凡咽乾声槁者，润肺为主，生脉散合 琿功散，若膈内作痛，破瘀为先，代抵当丸最妥，更有舌 不能言者，亦当分别新久，新病舌 不能言，必是风痰为患，类中风例治之，若肥人舌短不能言，或舌根强硬，导痰汤为主，若久病後，或大失血後，舌萎不能言，大虚挟寒例治之，要在临证审察病因无误，然中风暴病失音，多缘少阴真气久虚而得，更兼遗尿五绝证见，不可治矣，若冬月咳嗽，寒痰结於咽喉，语声不出者，此寒气客於会厌，故卒然而 也，麻杏甘石汤，或古今录验续命汤选用，若失音不语，已经发散润肺而不应者，生脉散，并童真丸噙化之，若咳喘气促，而胸中满闷，声 不出者，肺胃气燥，不能祛散馀邪也，紫菀散

主之，亦有叫骂声嘶而喉破失音者，十全大补汤，若肺气虚寒，为厉风所伤，喘咳声嘶，或先伤热，而寒郁热邪声不出者，千金酥蜜膏，又咽痛起於四五日间，或因咳剧而得，或多稠痰结痰而咽喉上颚肿痛，其声虽哑而尚有音破浊，脉大缓而右寸尤甚，此热结於肺也，宜用辛凉之剂，如桔梗汤加葱白、香鼓、荆芥、薄荷，兼有风寒客邪，更须桂枝、芍药、姜、枣、襟饴之类，并以姜蜜制黄柏噙之，慎不可骤用敛降之药，若暴哑声不出，咽痛痺常，卒然而起，或欲咳而不能咳，或清痰上溢，脉多弦紧，或数疾无伦，此大寒犯肾也，麻黄附子细辛汤温之，并以蜜制附子噙之，慎不可轻用寒凉之剂，二证寒热天渊，不可不辨也胎，前产後失音，另详本门。

石顽治西客王如嵩，触寒来苏，忽然喘逆声，咽喉疼痛，察其形体丰盛而饮如常，切其脉象浮软而按之益劲，此必寒包热邪，伤犯肺络也，遂以麻杏甘石汤，加半夏、细辛，大剂萎甬，二服喘止声出，但呼吸尚有微疼，更与二陈，枳，桔，萎甬之类，调理而安。

王惟一数年前虽有血证，而年壮力强，四月间忽患咳嗽，服发散药後，痰中见血数口，继服滋阴药过多，遂声飒而哑，时觉胸中气塞，管延月馀，乃兄勤中鼎中，邀余往诊，脉虽砭涩，而按之益力，举之应指，且体丰色泽，绝非阴虚之候，因谕之曰，台翁之声哑，是金实不鸣，良非金破不鸣之比，因疏导痰汤加入中黄、泽泻方，专一涤痰为务，四剂後，痰中见紫黑血数块，其声渐出，而飒未除，更以秋石兼人中黄，枣肉丸服，经月而声音清朗，始终未尝用清理肺气，调养营血药也。

飞畴治郭代工，午日少食角黍，倦怠作泻，曾用消克不效，因暈时跌仆，即昏迷不省，数日後邀予诊视，六脉虚微欲脱，右臂不能转动。声无闻，时有用大黄消克之剂者，予急止之，此脾肺虚惫，安能任此，今纵有合剂，恐胃气告匱，乌能行其药力，惟粥饮叁汤，庶为合宜，所谓浆粥入胃，则虚者活，遂璫遵予言以调之，泻止神甯，声音渐出而苏，能食後，亦惟独叁汤调养，不药而愈。

喘(短气、少气、逆气、哮喘)

经曰，诸病喘满，皆属於热，(寒则息迟气微热则息数气粗(咳嗽上气，厥在胸中，过在手籀明太阴，气有馀则喘咳，上气不足则息利少气，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秋脉不及，则令人喘，呼吸少气，劳则喘息汗出，邪入六府，则身热不得卧，上为喘呼，夜行则喘出於肾，淫气病肺，有所堕恐，喘出於肝，淫气害脾，有所蚤恐，喘出於肺，淫气伤心，渡水跌仆，喘出於肾与骨，肝脉若抟，因血在衄下，令人喘逆，喘咳者，是水气并籀明也，

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络脉逆也，二簾之病发心脾，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二簾簾明也，土不能生金，而心火复刑之则肺伤，故息上奔而喘（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实大而缓则生，急则死。

（乳子言产後以乳哺子时非婴儿也）

戴复云：有痰喘，有气急喘，有胃气虚喘，有火炎上喘，痰喘者，凡喘便有痰声，气急喘者，呼吸急促而无痰声，胃气虚喘者，抬肩撻项，喘而不休，火炎上喘者，乍进乍退，得食则絀，食已则喘，大概胃中有实火，膈上有稠痰，得食入咽，坠下稠痰，喘即暂止，稍久食已入胃，助其湿火，痰再升上，喘反大作，俗不知此，作胃虚治，治以燥热之药者，是以火济火也。

赵养葵曰，喘与短气分，则短气是虚，喘是实，然喘多有不足者，短气间有有馀者，新病亦有本虚者，不可执论也，如实喘者，气实脉盛，呼吸不利，肺窍壅塞，右寸磬实，宜泻肺，虚喘者，先觉呼吸气短，紫绀胀满，右尺大而虚，宜补肾，此肾虚证，非新病虚者乎，邪喘者，由寒邪伏於肺中，关窍不通，呼吸不利，若寸磬而紧，此外感也，亦有六部俱伏者宜发散，则身热退而喘定脉出，此郁证，人所难知，非短气中之有馀者乎，又一等似火非火，似喘非喘者，诸簾气浮，无所依归，故上气而喘也，其人平日若无病，但觉气喘，非气喘也，乃气不归根也，不知者，以其有火也误以凉药清之，以其喘急难禁也又用四磨之类宽之，下咽之後，似觉稍宽，少顷依然，岂知宽一分，更耗一分矣，惟大剂参、补剂，加补骨脂、阿襟等以镇於下，後以八味丸加五味、鹿茸，不时服之，又一等火郁之证，六脉俱涩，甚至磬伏，四肢悉寒，甚至厥逆，拂拂气促而喘，却似有馀，而脉不紧数，欲作阴虚，而按尺鼓指，此为蓄郁已久，簾气拂遏，不能营端於表，以致身冷脉微，而闷乱喘急，当此之时，不可以寒药下之，又不可以热药投之，惟逍遥散合佐金丸之类宣通蓄热，得汗而愈，後仍以六味丸养阴和簾可也。

喻嘉言曰，喘病无不本於肺，惟兼三阴者为最剧，而三阴又以肾为最剧，有此证者，首重在节欲，收摄肾气，不使上攻可也，故喘病兼少阴肾者为最剧，肾火动则水气升，其次则太阴脾，脾火动则湿气升，又次则厥阴肝，肝火动则风气升，是故治喘以治火为先也，然浊气既随火而升，火降而气不降者何耶，以浊气虽居於下，而肺之窠囊，可以侨寓其中，转使清气逼处不安，是虽以治火为先，然治火而不治痰无益也，治痰而不治窠囊之痰，虽治与不治等也，惟姜汁、竹沥，可以透窠囊耳。

李士材曰，内经论喘，其因盖多，究不越於火逆上而气不降也，虽然，火则一，而虚实攸分，每见世俗一遇喘家，纯行破气，於太过者当矣，於不及者可乎，余尝论证，因虚而死者十九，因实而死者十一，治实者攻之即效，无所难也，治虚者补之，未必即效，须悠久成功，其间转折进退，良非易也，故辨证不可不急，而辨喘证尤为急也，巢氏严氏，止言实喘，独王海藏云：肺气果盛，则清肃下行，岂复为喘，皆以火烁真气，气衰则喘，所谓盛者非肺气也，肺中之火也，斯言高出前古，惜乎但举其端，未能缕悉，请得其详而言之，气虚而火入於肺者，补气为先，生脉散，有痰，六君子汤，阴虚而火乘金不得卧者，壮水为急，六味丸，虚则合生脉散，风寒者解其邪，华盖散，湿气胜者利其水，渗湿汤，暑邪者涤其烦，白虎汤，痰壅者消其痰，二陈汤，气郁者疏其郁，四七汤，肺胀者散其邪，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脉浮者，小青龙加石膏汤，肾虚火不归根，八味丸，肾虚水邪泛滥，济生肾气丸，此治喘之大法也。

喘嗽气从脐下冲上，而尺脉洪盛或数，兼见盗汗潮热，属阴虚，六味丸作汤，加补骨脂、五味子，送下璣砂丹，误用四磨必死，若作痰治亦危，有因气而喘者，遇恼便发，脉必磳弦，此气滞其痰也，苏子降气汤，若但喘不嗽，不分远近，前汤吞璣砂丹，秋冬感寒，每夜连嗽不绝，大喘至天明方缓，促动痞闷者，麻黄苍术汤，肺虚受寒而喘，叁苏温肺汤，寒郁热邪，而喘中有积痰，遇冷即发，麻黄定喘汤，远年咳逆上气，胸满痞塞，声不出者，人参定喘汤，虚冷上气，劳嗽喘乏，千金用半夏一升，人参、生姜、桂心、甘草各一藜，水煎，分三次服，喘咳上气不得卧，生姜、橘红、人参、紫苏各一钱，五味数粒，煎服，肾与肺胃俱虚，喘嗽乏力，人参一钱，核桃肉三枚连皮蜜炙，煎服神验，肾气上逆而喘，用连皮核桃肉三枚，生姜三片，临卧细嚼即安，七情郁结，上气喘急，四磨汤，四七汤选用，肥盛多痰，喘不得休，不能卧，人扶而坐数日者，千缙汤一服即安，或千缙汤合导痰汤尤妙，然惟元气未衰者宜之，虚人未可轻试也，喘而诸药不效，腹坚脉实者，神保丸，大便溏者勿用，气实人误服叁，而喘者，三拗汤泻之，但伏不得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者，古今录验续命汤，气盛有馀，脉来滑实者勿用，经年喘嗽，遇寒更甚者，九宝汤、盛嗽化痰汤选用，一切喘证，属有馀者，治之即愈，若属虚证，误与泄气，祸不旋踵，即暴喘腹胀，大便实者，方可用药，加以溏泄，必死勿治，此阴火暴逆於手足太阴，所以喘胀，肾气失守，所以便溏，其人虽强，不久当呕血而死。

(诊脉宜浮迟，不宜急疾，喘逆上气，脉数有热，不得卧者难治，上

气面浮肿，肩息脉浮大者危，上气喘息低昂，脉滑手足温者生，脉涩手足寒者死，右寸砢实而紧，为肺感邪，亦有六部俱伏者，宜发散，大抵喘属肺中火盛，脉浮滑者可治，若砢滑为肾虚阴火上逆难治。短气短气者，一属支饮，脉必弦滑，平人无寒热，冒眩，短气不足出息者，实也，金匱云：短气有微饮，当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仲景并出二方，分呼吸之短而治，妙义益彰，呼气之短，用苓桂术甘汤以通其籛，籛气化，则小便能出矣，吸气之短，用肾气丸以通其阴，肾气通，则小便之关门利矣，又云：咳逆倚息，不得卧，小青龙汤，胀满者，厚朴大黄汤，
(即小承气汤(一属气虚，东垣云：短气者，肺主诸气，五藏之气皆不足，而籛道不行也，气短小便利者，四君子去茯苓加黄，如腹中气不转者倍甘草，肺气短促或不足者，倍参加白芍，使肝胆之邪不敢犯之，若失血後阴火上乘而短气不足以息，或肾虚发热唾痰者，生脉散加归、生地，病後产後，一切疮疽溃後，气虚不能接续，及年高病久，正气耗散之人，虽有痰火，不可作有馀治，误用耗气之药，祸不旋踵，须大剂生脉散为君，少佐陈皮，扶接元气为主。少气少气者，气少不足以言也，经曰，怯然少气者，是水道不行，形气消索也，又云：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此夺气也，又云：气虚者，言无常也，又云：脾脉转坚而长，其色黄，当病少气，其治法不离独参汤、生脉散、保元汤、理功散之类。逆气经曰，人有逆气，不得卧而息有音者，是籛明之逆也，足三籛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籛明者胃脉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气亦下行，籛明逆不得从其道，故不得卧而息有音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是肺之络脉逆也，络脉不得随经上下，故留经而不行，络脉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肾者水藏，主津液，主卧与喘也，若四磨汤，七气汤，皆治籛明之气逆，杏子汤、小青龙汤、越婢汤、苏子降气汤，皆治肺络之气逆，麻黄附子细辛汤、肾气丸、璣砂丹，皆治肾气之逆。哮喘证多属寒包热邪，所以遇寒即发，喉中水鸡声，有积痰在肺络中，必用吐法以提散之，不可纯用寒凉，常须兼带辛散，小青龙汤探吐最妙，年高气弱人忌吐，凡喘未发时，以扶正气为主，既发时，以散邪为主，哮喘遇冷则发，其法有二，一属中外皆寒，温肺汤、钟乳丸、冷哮丸选用，并以三建膏护肺俞穴最妙，一属寒包热，越婢加半夏汤、麻黄定喘汤，表散其邪，平时用芦吸散亦妙，古人治寒包热邪，预於八九月未寒之时，用滚痰丸下其热痰，後至冬无热可包，则不发矣，丹方治冷哮痰喘，用胡椒四十九粒，入活虾蟆腹中，盐泥 s

性，卧时，分三次醇酒服之，羸者凉分五七服，用之辄效，若有伏热者误用，喘逆倍剧，不可不辨，冷哮灸肺俞膏肓天突，有应有不应，夏月三伏中，用白芥子涂法，往往获效，方用白芥子净末一掬，延胡索一掬，甘遂、细辛各半掬，共为细末，麝香半钱，杵匀，姜汁调涂肺俞膏肓百劳等穴，涂後麻瓚疼痛，切勿便去，候三炷香足，方可去之，十日後涂一次，如此三次，病根去矣，遇厚味则发者，用莱菔子炒研一掬，猪牙皂荚烧存性三钱，共为细末，姜汁调蒸饼为丸，绿豆大，每服五十丸，沸汤或枳实汤下，名清金丹，消其食积，则肺胃自清，仍当薄滋味以清肺胃之气，伤咸冷饮食而喘者，用白面二钱，砂糖二钱，饴糖饼化汁，捻作饼子，炉内熟，铲出，加轻粉四钱，令患人食尽，吐出病根即愈，年幼体虚者，分三四次服之，盖咸味肺胃受伤，白面、砂糖、襟饴甘温恋膈，使之留连病所，引领轻粉搜涤淤积之痰上涌，三涌三补，屡建奇功，补用五味理功稍加细辛服之，醋呛而嗽，甘草二掬，中半劈开，用猪胆汁五枚，浸五日，火炙为末，蜜丸，茶清吞二钱，临卧服之，凡哮证见胸凸背驼者，此肺络败，为痼疾，不治。

飞畴治韩顺溪内子，患喘证月馀，服破气宽胸豁痰清火等药，不效，发表利水亦不应，其疾转急，稍动则喘难休息，诊之，六脉细数，而面赤戴箴，用大剂六味地黄作汤，加青铅掬许，一服而缓，二服而止。

诸呕逆门

噎膈

璣枢云：气为上膈者，食饮入而还出，虫为下膈，下膈者食时乃出。

食饮入而还出，气壅膈上，谓之上膈，然有虚实之分，若实而气壅，则食无所容，虚而气塞，则食不得化，皆令人食入即出也，至若食时乃出，虫寒积聚而谓下膈，不过言膈证中有此一证耳，然有命门火衰不能生土，脾胃虚寒，多致食时乃出者，岂非下膈之证乎，读者不可专以虫为下膈而襟执也。

素问云：三膈结谓之膈。

三膈结者，大肠小肠膀胱结热也，小肠结热，则血脉燥，大肠结热，则後不圆，膀胱结热，则津液涸，三膈俱结，前後秘涩，下既不通，必反上逆，此所以噎食不下，从下而逆於上也。

饮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

不通者，浊气在上，肾肝吸入之阴气，不得下而反在上也，病在於胃，故饮食不下。

膈塞闭绝，上下不通，则暴忧之病也。

此言噎膈皆起於郁结不舒，胃气不能敷布所致，张鸡峰所谓神思间病是也。

薛立斋曰，内膈呕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久而吐，食入反出，是无火也，若脾胃气虚而胸膈不利者，六君子加丁，砒二香壮脾土以生元气，若用辛热之剂而呕吐噎膈者，璋功散加当归、川斛益土以抑阴火，胃火内膈而饮食不入者，四君子加酒炒礞、连清火养胃，若脾胃虚寒，饮食不入，或食入反出者，六君子加木香，炮姜温中补脾，如过服润剂养血有伤於中州者，治法亦无越此，若内有实积，指迷七气汤，污血在胃者，局方七气汤加桃仁，与乾漆同炒，去漆用之，若误服耗气之药，血无所生，噎膈而大便燥结者，四君子加当归、芍药补脾生血，若火逆冲上，食不得入者，四君子加山栀、川连清火养血，若痰饮阻滞而食不得入者，六君子加木香、山栀，补脾化痰，若不慎房劳，不节厚味，不戒气怒者，不治，年高无血亦不治，噎而白沫大出，粪如羊矢，不治，胸腹嘈痛如刀割者，死期迫矣。

李士材云：噎膈反胃，总是血液枯槁，二证皆名为膈，内经总有三篇结谓之膈一语，洁古分吐证为三端，上焦吐者，皆从於气，食则暴吐，中焦吐者，皆从於积，或先吐而痛，或先痛而吐，下焦吐者，皆从於寒，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大抵气血亏损，复因忧思悲恚，则脾胃受伤，血液渐耗，郁气生痰，痰则塞而不通，气则上而不下，如碍道路，饮食难进，噎塞所由成也，脾胃虚伤，喘行失职，不能熟腐五谷，变化精微，食虽可入，良久复出，反胃所由成也，二者皆膈间受病，故通名为膈也，噎塞之吐，即洁古之上焦吐，反胃之吐，即下焦吐也，王太仆云：食不得入，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无火也，噎膈大都属热，反胃大都属寒，然亦不可拘也，脉大有力，呕吐酸臭，当作热治，脉小无力，呕吐清水，当作寒医，色之黄白而枯者为虚寒，红赤而泽者为实热，能合色脉，庶乎无误，此证之所以疑难者，方欲健脾理痰，恐燥剂有妨於津液，方欲养血生津，恐润剂有碍於中州，审其阴伤火旺者，当以养血为先，脾伤气虚者，当以温补为主，此皆虚实阴膈之辨，临证之权衡也，冬三月，阴气在外，膈气内藏，外助膈气，不得发汗，内消膈火，勿令泻泄，此固闭密之大要也，夏三月，膈气在外，阴气在内，噎病值此时，天助正气而 其邪气，不治自愈，或不愈者，阴气热盛，正气不升耳，四君子汤送开关利膈丸，每饮食入胃，使吐涎沫如鸡子白，盖脾为涎，脾虚不能约束津液，故涎沫自出，非人参、白术、诃子，益智仁不能摄也，古人

指噎膈为津液乾枯，故水液可行，乾物梗塞，为槁在上焦，愚窃疑之，若果津枯，何以食才下咽，涎随上涌乎，故知膈咽之间，交通之气不得降者，皆冲脉上行，逆气所作也，惟气逆，故水液不能居润下之常，随气逆从耳，若以津枯而用润下之剂，岂不反益其邪乎，宜六君子加絳，挟寒脉迟细者，加肉桂、附子，挟热脉滑数者，加枳实、黄连，若噎而声不出者，加五味子、竹茹，喉中有一块，食物不下者，痰气也，加海石、诃子，膈间作痛，多是瘀血，归尾、桃仁、韭汁、童便，甚者加大黄微利之，千金方治胸中久寒，呕逆气上，饮食不下，结气不消，用五噎丸，若饮食不得下，手足冷，上气咳逆，用五膈丸，血槁者，地黄、麦冬煎膏，入藕汁、人乳、童便、芦根汁、桃仁泥和匀，细细呷之，因火逆而噎，梨汁、藕汁等分熬膏蜜收，不时噙热咽之，有痰，加竹沥，因七气致病，而中挟冷热食积，胃气不和而噎膈者，诸七气汤选用，食物下咽，屈曲自膈而下，梗塞作微痛，此污血在胃口也，用四物加韭汁、姜汁、竹沥、童便、驴尿、牛羊乳、蜂蜜煎膏润利之，後以代抵当丸下之，若火盛作嘈痛者忌姜汁，胃虚欲呕吐者忌韭汁，犯之必转剧，有冷积结滞者，用理中加川乌头、蜀椒、黄连、巴豆霜、皂荚末蜜丸，凉水送下十五丸，暂服五七服，後以四君子加黄、橘红、砂仁调理，如大便燥结，不时进开关利膈丸二三十丸以微导之，丹方，治噎膈吐逆不食，用啄木鸟，去毛熬膏，和骨捣烂，入麝香一钱，蜜收，磁罐盛好，昼夜不时嗅之，嗅过即盖，勿令散气，以其性善入木，专泄肝郁，然在初起时，用之辄应，若病久元气槁竭，虽服峻补，尚难为力，况外治乎。（诊脉紧而无，紧则为寒，无则为虚，虚寒相抟，脉为阴结而迟，其人则噎，然多有至死脉不变者，以胃中痰饮湿热襟固，脉常和软，然细察之，必兼弦象也。

易思兰治一人膈满，其证胸脘胃饱闷，脐下空虚如饥不可忍，腰腿酸疼，坐立战摇，大便燥结，每日进清粥一二钟，食下即呕酸吐水，服药二年不效，诊之，左右寸关俱硬大有力，紫尺自浮至硬，三候俱紧，按之摇摆之状，此气膈病也，须开导其上，滋补其下，兼而行之，遂与越鞠去山栀，加连翘、桔梗、木香，侵晨令服八味丸百粒，服至半月，动履如常。

喻嘉言治一妇，病膈二十馀日，饮粒全不入口，尺脉已绝不至，询其二便，自病起至今，从未一通，一味痰沫上涌，恹恹待尽，诊得上部有脉，下部无脉，是吐则未必死也，但得天气下降，则地道自通，然妇人尺脉全无，莫可验其受孕，万一伤之，呼吸立断，用六君子加旋覆花，煎调赤石脂末，服下呕即稍定，三日後渐渐不呕，又三

日後粥饮渐加，举家欣快，但病者全不大便，刻刻以通利为囑，曰，藏气久结，食饮入胃不多，积之既久，自然通透，若以归、地润肠，恐滞膈而作呕，硝、黄通肠，恐伤胎而殒命，姑弗其请，坚持三五日，气下肠通，腹中之孕，果渐形着，而病全神矣。

又治一人患膈气，粒米不入，始吐清水，次吐绿水，次吐黑水，次吐臭水，呼吸将绝，一昼夜先服理中汤六剂，不令其绝，来早转方，一剂而安，金匱有云：噎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吾於此病分别用之者有二道，一者以黑水为胃底之水，此水且出，则胃中之津久已不存，不敢用半夏以燥其胃也，一者以将绝之气止存一系，以代赭坠之，恐其立断，必先以理中分理阴籛，使气易於降下，然後代赭得以建奇奏，乃用旋覆花一味煎汤，调代赭石末二匙与之，才入口，即觉其转入丹田矣，但困倦之璫，服补药二十剂，将息二月而愈。

李士材治张孟端夫人，忧愤交乘，食下辄噎，胸中隐隐痛，籛脉滑而阴脉搏，痰血互凝之象，以二陈汤加归尾、桃仁、郁金、五璫脂，四剂未效，因思人参与五璫脂同用，善於浚血，即以前剂入人参三钱，倍用五璫脂，再剂血从大便而出，十剂噎止，弭月而愈。

又治金元之之内患噎，胸腹奇痛，经阻，医认瘀血，察其脉细为气衰，砵为寒痼，况自下及上，处处皆痛，明非血矣，用参、白术、木香、姜、桂，煎成，和醇酒进之，甫入口便快，服理中汤半月而痛止。

石顽治朱彦真酒膈，呕逆不食，每日惟痛饮热酒一二觥，少顷即作酸呕出，膈间大痛，杂治经年不效，良由平昔好饮热酒所致，此即丹溪所谓好饮热酒，死血留胃口之候，授以人参散，方用人参一紮，煎成，加麝香半分，冰片三厘，三剂便能进食，盖麝片善散胃口之痰与瘀血耳，十剂後改服柏子仁汤，半月而安，二方出自云岐，人多未知，每以予为尚璫，何可为之辨耶。

又治沈锡蕃，平昔大便燥结，近患噎膈，不能安谷者月馀，虽素稟丰腴，近来面色皎白，大非往昔，时方谷雨，正此证危殆之际，始求治於石顽，诊得六脉砵涩，按久则衰，幸举指即应，为疏六君子汤，下一味狗宝作散调服，甫十剂而呕止食进，再十剂而谷肉渐安，更十剂起居如故，惟是大便尚觉艰难，乃以六味丸去泽泻，加归、芍，首乌作汤，服至月馀，便溺自如，秋深更服八味丸三月而康，大抵噎膈之人，体肥痰逆者可治，枯 津衰者多不可治，同时有同道王公峻患此，稟气病气，与沈相类，误信方士，专力委之而致不起，顾人月亦患此证，自谓脉急不当用参，日服仙人对坐草而毙，郭孝闻

八月间噎食艰进，六脉弦劲搏指，延至来春三月告殁，然瘦人间有可疗者，昔秦伯源噎膈呕逆，而形神枯槁，神志郁抑，且不能胜汤药之费，予门人邹恒友，令其用啄木鸟入麝熬膏，时嗅其气以通其结，内服逍遥散加香、砂以散其郁，不数剂所患顿除，厥後海货行陈君用噎膈，亦用此法而愈，紮君至今色力尚强，又一农人，噎膈不食，时呕清涎如赤豆沙水，此属血淤於内可知，庸师不审，误用消克破气药，而致绝粒不食，殆所必至，其邻叟怜其贫，乃述其病苦，求救於予，遥拟一方，用桂苓饮加当归、桃仁、丹皮、牛膝，用熬枯黑糖，和 晡，下溏黑如污泥者甚多，当知农人戮力受伤，血郁於内而致呕逆，但当攻其积血，呕逆自已，孰谓治病不求其本，而可轻议其药哉。

反胃

金匱云：问曰，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师曰，以发其汗，令箴微膈气虚，脉乃数，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也，脉弦者，虚也，胃气无馀，朝食暮吐，变为胃反，寒在於上，医反下之，今脉反弦，故名曰虚。

凡脉箴盛则数，阴盛则迟，其人箴气既微，何得脉反数，脉既数，何得胃反冷，此不可不求其故也，盖脉之数，由於误用辛温发散而遗客热，胃之冷，由於箴气不足而生内寒，医不誓权通变，见其脉数，反以寒剂泻其无辜，致上下之箴俱损，其脉遂从阴而变为弦也，上之箴不足，日中以前，所食亦不消化，下之箴不足，日暮已後，箴亦不入於阴，而糟粕不输於大小肠，从口入者，惟有从口出而已，故曰胃气无馀，言胃中之箴气，所存无几，所以反胃而朝食暮吐也。寸口脉微而数，微则无气，无气则营虚，营虚则血不足，血不足则胸中冷。

上条以汗下之故，而致病脉若此，此条以上焦营卫不逮，亦致反胃之证，故不复叙，唯言脉之阴箴本象，今微而数，微乃失箴之象，数乃失阴之体，奚止客热而已，胸中者，营卫之海，营卫虚，不统於胸中，故胸中冷矣，夫营卫之气，出入藏府，健端周身，本生於谷，复消磨其谷，营卫非谷不充，谷非营卫不化，所以胸中冷者，亦必致胃不纳谷也，虽然，当以正气不足论之，若以热治寒，不惟反助客热，且复耗其气，损其阴矣，世人治是病，非丁、附则姜、桂，孰知正气为何如哉。

跌箴脉浮而涩，浮则为虚，涩则伤脾，脾伤则不磨，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宿谷不化，名曰胃反，脉紧而涩，其病难治。

脾气端动，则脉不涩，胃气坚固，则脉不浮，今脉浮是胃气虚不能

腐熟水谷，脉涩是脾血伤不能消磨水谷，所以籛时食入阴时反出，阴时食入籛时反出，盖紫虚不相参合，故莫由转输，下入大小肠也，河间谓跌籛脉紧，内燥盛而中气衰，故为难治，可见浮脉病成，必变紧脉也，况紧而见涩，明是亡血之象，上亡血，膈间乾涩，食不得入，下亡血，必并大小肠皆枯，食不得下，故难治也。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谷入於胃，长气於籛，脉道乃行，今胃不安於谷而成呕，呕则阴气不资於脉，故脉弱，弱则籛气虚不能充於内外，下焦虚，则小便自利，上焦虚，则浊气上升，逼迫其浮籛於外，外虽假热，内实真寒，证成厥逆，顷刻决离而不返矣，治之诚难，非四逆汤不能挽回也。

诸呕吐，谷不得下者，小半夏汤主之。

诸呕吐，谷不得下，指暴病呕吐而言，故以半夏、生姜涤除胃中痰饮，水谷自无阻碍矣。

胃反呕吐者，大半夏汤主之。

胃反呕吐，为脾胃气虚而饮积，故用半夏之燥湿，即兼人参以补胃气也，蜜者性滞滋湿，用之何哉，以胃之上燥，故食难入，虽食亦不得下中，用之以润胃燥，扬之水者，佐蜜以润上之燥也。

胃反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主之。

胃反吐，津液竭而渴也，欲饮水以润之，无小便不利而用泽泻，何哉，观外台以此治消渴脉绝，胃反呕食，则知水虽入而不散於脉，脉之阴体绝矣，泽泻者，不惟利膀胱之溺，亦能引桂，姜之辛入膀胱，行布水精於五经，故凡渴欲饮水者，多用行水之剂，岂独防其水停而已哉，正欲行水布散经脉，滋润表，解其热郁耳，茯苓之淡行其上，泽泻之行其下，白术，甘草之甘布其中，桂，姜之辛开其道，通其气，导其水，以令四布而和营卫也。

反胃系真火式微，胃寒脾弱不能消，朝食暮吐，暮食朝吐，或一紫时而吐，或积至一日一夜，腹中胀闷，不可忍而复吐，虽曰脾胃虚寒，然致病之由，必有积滞於内，千金治反胃初起，用金匱茯苓泽泻汤，去白术换乾姜，加人参、橘皮、大黄、青竹茹，得利，去大黄，为胃虚反食，下喉便吐之主方。若吐出原物，酸臭不化，此饮食入胃，既抵胃之下，复返而出也，宜理中汤为主，甚则加丁、附、川连，若脉数而邪热不杀，乃火性上炎，多升少降，应与理中散加砂香、川连、归、芍、生地。食物之後，冷涎不已，随即反出，或心腹觉疼，申香安胃散，或六君子加丁香、申香。咽喉阻塞，胸膈满闷，暂用香、砂、枳、朴以开其结滞，然破气药过多，中气因而不调，理中散加香，砂使气旺自能调化。气滞痞塞实痛，平胃散加申香、砂仁。

胃虚中气不端而噎塞者，四君子加黄、橘红、砂仁。反胃而渴欲饮水，金匱茯苓泽泻汤，千金去白术，生姜加半夏，小便不利，桂苓丸加半夏、泽泻、甘草、生姜作汤服，虚人反胃多渴，七味白术散。反胃食入一日半日，吐出如故，乃胃气虚弱而有痰，不能消化，随气逆上也，二陈加丁香、申香、鸡内金，虚，加白术、炮姜，大便燥结，久闭不通，似属血热，不可顿攻，止可清热润燥，小制汤丸，渐次加之，关肩自透，开关利膈丸，然服通利之剂过多，血液耗竭，转加闭结者，宜用人参固本丸料煎膏，时时服之。胃反上气，食即吐出，属热者，千金用芦根、茆根等分煎服，不应，加竹茹、生姜。反胃倦怠无力，垂死者，以人参一二钱浓煎，加姜汁顿服，属寒者，加桂附少许，下焦虚寒，不能生土，食久反出，用附子一枚，切去尖上一片，镂成一孔，入丁香四十九粒，仍将切下者掩上扎定，捣取生姜自然汁煮熟焙乾为末，每用一匙置舌上，徐徐以津唾送下，若烦渴则频与糜粥，忌油腻生冷，此孙兆秘传，累效，虚甚者，加人参一钱驾馭之。郁悒失意人，或孤寡，初起自当舒郁，逍遥散，久之必兼补养，归脾汤。命门火衰，不能生土，食久反出，其脉砵迟，八味丸加丁、砵，间进黑锡丹。精衰不能蒸腾於上，咽喉闭塞，水谷艰进，强食则吐者，六味丸加肉桂、五味，不应，加砵香、砂仁。有籐虚不能统端，呕逆便秘，用人参、大黄、附子攻之即通，然真气竭者，终不可救。瘀血在膈，阻滞气道而成者，代抵当丸作芥子大，服二钱，去枕仰卧，细细咽之，但饮热汤及椒、姜辄瘳者，即瘀血也。反胃而胸中嘈杂不盛，或作或止，其人懊绍，面上有白点者，作虫积治之。丹方，治噎膈反胃，用虎 b 酥炙为末，每服二钱，独参汤送下，或猫胞一具，炙脆为末，稍加脑，麝，陈酒服之，虎 生人，猫食生鼠，其性则一，故可代用，若胃中寒痰，不能纳食者，狗宝为末，每服五七分至一钱，陈酒服之，已上三方，轻者一服，重者三服，剧者不过七服，後以理中、四君、八味等调之。又方，用陈香櫞一枚，去绂，入生姜汁拌生附子末一钱，外以姜滓，湿纸裹燥，透焙燥为末，每服五七分至一钱，浓煎独参汤服之，此孙兆变法也。反胃初愈，切不可与粥饮，每日与独参汤，少加炒陈米，不时煎服，旬日後方可小试稀糜，往往即食饭者，多致复病而危。凡反胃而致大吐白 如鸡子清者，是肺胃俱虚，矢如羊粪，则大肠血槁，即大补气血，终亦必亡而已。

(诊〔胃反脉数无力为血虚，脉缓无力为气虚，数而有力为有热，数而滑疾为有痰，紧而滑者，寒饮上逆，小弱而涩，血虚胃反，寸紧尺涩，其人胸满，不能食而吐，吐止者为下之，故不能食，设言未止

者，此为胃反，故脉微涩。

滑伯仁治一妇反胃，每隔夜食，至明晚皆吐出不消，其脉砵而弱，他医以暖胃药罔效，滑迟疑未决，一日读东垣书，谓反胃有三，气积寒也，上焦吐者从於气，中焦吐者从於积，下焦吐者从於寒，脉砵而迟，朝食暮吐，暮食朝吐，小溲利，大便秘，为下焦吐也，法当通其秘，温其寒，复以中焦药和之，滑得此说，遂以萸、茴、丁、桂、半夏，二十馀剂而安，所谓寒淫所胜，平以辛热也。

石顽治汤伯乾子，年及三旬，患呕吐经年，每食後半日许，吐出原物，全不秽腐，大便二三日一行，仍不燥结，渴不喜饮，小便时白时黄，屡用六君子，附子理中，六味丸，皆罔效，日滨於危，逮後延余诊之，其紮关尺弦细而砵，紮寸皆涩而大，此肾藏真籥大亏，不能温养脾土之故，遂以崔氏八味丸与之，或谓附子已经服过二枚，六味亦曾服过，恐八味亦未能克效也，余曰不然，此证本属肾虚，反以姜、附、白术伐其肾水，转耗真阴，至於六味，虽曰补肾，而阴药性滞，无籥则阴无以生，必於水中补火，斯为合法，服之，不终剂而愈。

呕吐哕(乾呕、漏气、走哺、呕苦、中酸、吐酸、呕水、吐沫、吐〔经云：诸逆冲上，皆属於火，诸呕吐酸，皆属於热，(胃热则呕(寒气客於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人之哕者，谷入於胃，胃气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气与新谷气，俱还入於胃，新故相乱，真邪相攻，气并相逆，复出於胃，故为哕。病深者其声哕。

金匱云：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

欲吐者，阴邪在上也，若下之，不惟逆其籥气，反伤无故之阴，变害莫测，岂独反胃而已。

呕而胸满者，絳茱萸汤主之。

伤寒论用是方，治食谷欲呕之籥明证，以中焦有寒也，茱萸能治内寒，降逆气，人参补中益籥，大枣缓脾，生姜发胃气，且散逆止呕，逆气降，胃之籥行，则胸满消矣，此脾藏阴盛逆胃，与夫肝肾下焦之寒上逆於中焦而致者，即用以治之，故乾呕吐涎沫头痛，亦不出是方也。

呕而肠鸣，心下痞者，半夏泻心汤主之。

是证由阴籥不分，塞而不通，留结心下为痞，於是胃中空虚，客气上逆为呕，下走为肠鸣，故用是汤分解阴籥，水升火降，则留者散，虚者实也。

呕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与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呕而思水者，水饮逆於胸中也，故用猪苓之味淡，从膈上渗其所积

之饮，更以白术利水生津，使水精四布，而呕自除矣。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呕而发热，邪在半表半里，逆攻而上也，虽非伤寒之邪，而病势则一，故即以小柴胡汤和之。

食已即吐者，大黄甘草汤主之。

素有热，食复入之，热相冲，不得停留，用大黄下热，甘草和胃，按仲景既云：欲吐者不可下，又用大黄甘草汤，治食已即吐，何也，曰：欲吐者，病在上，因而越之可也，逆之使下，则必愤乱而益甚，既吐矣，吐而不已，有升无降，当逆折之，使其下行，故用大黄，丹溪云：凡病吐者，切不可下，近於困矣。

吐後渴欲得水，而贪饮者，文蛤汤主之，汗出即愈，兼主微风脉紧头痛。

是方即大青龙汤，无桂枝有文蛤，大青龙主发散风寒邪感，今是证初不言外邪，而用取汗，何哉，盖因经中有实热，所以贪饮，故用麻黄，杏仁开发理气，甘草、姜、枣调和营卫，石膏解利郁热，文蛤直入少阴，散水止渴，为太阴少阴二经散邪涤饮之圣药，故又主微风脉紧头痛之矣。

乾呕哕，若手足厥者，橘皮汤主之。

乾呕而哕，手足厥逆，乃胃中气，为痰饮阻塞，不得流布四末，故用橘皮，生姜之辛以开痰利气也。

哕逆者，橘皮竹茹汤主之。

中焦气虚，则下焦之风木得以上乘，谷气因之不宣，变为哕逆，用橘皮升降中气，人参、甘草补益中焦，生姜、大枣宣散逆气，竹茹以降胆木之风热耳。

乾呕吐逆吐涎沫，半夏乾姜汤主之。

乾呕吐逆吐涎沫者，由客邪逆於肝脾，寒主收引，津液不化，遂聚为涎沫，用半夏、乾姜之辛温中燥湿，浆水之酸收而行之，以下其逆也。

虫之为病，令人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甘草粉蜜汤主之。徐忠可云：此论病之不因寒者也，故其证独心痛吐涎，而不吐，然其痛发作有时，谓不恒吐也，则与虚寒之绵绵而痛者远矣，毒药不止，则必治气活血攻寒逐积之药，俱不应矣，故以甘草粉蜜主之，白粉杀虫，蜜与甘草，既以和胃，又以诱虫也。

呕吐哕，皆属於胃，但有气血多少之理，呕属阳明，多血多气，故有声有物，气血俱病也，气逆者散之，所以生姜为主，吐属太阴，多血少气，故有物无声，乃血病也，以橘红主之，哕属少阴，多气少血，

故有声无物，乃气病也，以半夏主之，三者皆因脾虚，或寒气客胃，饮食所伤，致上逆而食不得下也。

治呕吐，以二陈汤为主，如气滞者，加白豆蔻、砂仁，热吐，加黄连，冷涎吐，加丁香，气升呕，加藜香，气不和，加木香，入姜汁少许。食顷即吐者，半夏、生姜煎服，食入即呕，橘皮、生姜煎服，食已则吐，橘皮、半夏、生姜煎服。食久而吐为反胃，脉涩无力，理中汤，或三物大建中汤去乾姜，加白术、桂心、橘皮，脉滑而实，旦食暮吐，暮食朝吐，此下焦实，半夏、大黄等分为末，姜汁和丸，微利之。呕吐谷不得下，小半夏汤。逆气心中烦闷，气满呕吐，千金半夏汤，即金匱小半夏汤加桂心，少气，加甘草，夫半夏、生姜之辛，但治上焦气壅表实，若胃虚者，惟宜益胃，推扬谷气而已，忌用辛泻，故服小半夏汤不愈者，服大半夏汤立愈。久寒胸膈逆满不能食，絳茱萸汤加桂心、半夏、甘草、小麦，酒煎服。寒吐者，喜热恶寒，肢冷，脉细而滑，用理中汤加枳实，或二陈加丁香、炮姜，并须微温与服。热吐者，喜冷恶热，烦渴小便赤涩，脉洪而数，二陈加栀、连、竹茹、枇杷叶、葛根、姜汁、芦根汁。怒中饮食呕吐，胸满膈胀，关格不通，二陈加青皮、木香，未效，丁、藜、木香、砂仁、厚朴，神曲，更不效，有瘀血也，当从蓄血例治。中院素有痰积，遇寒即发，俗名冷涎泛，宜丁香、豆蔻、砂仁、乾姜、陈皮、半夏、生姜、白芥子。呕痰而致厥者，乃寒痰逆闷，谓之痰厥，姜附汤加术、半、细辛。痰满胸喉，粥药到口即吐，先用生姜汤下黑锡丹以镇坠之，候药可进，则以二陈加枳、术、砂仁、厚朴、姜汁，虚，加人参。有一等肝火逆证，亦呕而不食，但所呕者，或酸水，或苦水，或青蓝水，惟大小便不秘，亦能作心痛，此是火郁木郁之候，木郁誓之，火郁发之，须用萸、连浓煎，细细呷之，再服逍遥散。脾胃本虚，机关不利，不能濡化，而水到咽管辄便呕出者，六君子加砂仁、炮姜，使中央之枢轴转，机关利，自不呕矣。丹溪云：凡呕家禁服瓜蒌实、桃仁、莱菔子、山栀，一切有油之物，皆犯胃作吐，凡药中带香药，行散方效。

哕者，胃中虚冷，或停水饮之故，胃虚宜温胃，理中为主，停水，宜橘皮半夏汤，小便不利，加桂心、茯苓，胃虚不食，加人参，肺胃有水，喘咳上气，小青龙加絳，亦有失於攻下，胃中实热而哕者，证必腹满，仲景云：哕而腹满，视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承气汤，猪苓汤是也。哕逆属虚热，橘皮竹茹汤，哕而虚寒，橘皮乾姜汤，寒甚，去通草，加丁香、附子，寒热错杂者，去甘草，加丁香、柿蒂。伤寒後胃热呕哕，千金通草橘皮汤。伤寒後呕哕反胃，乾呕食

不下，千金芦根饮子。春夏时行伤寒，寒伤於胃，胃冷变 千金用橘皮、桂心、葛根各二藜，白茅根一升，水煎服，有热，去桂心。呌声频密相连为实，攻热为主，若半时呌一声者为虚，温补为主，如腹满不尿，脉散头汗，目瞪而呌者，死在旦夕。

千金云：凡服汤呕逆不入腹者，先以甘草一藜水煎服之，得吐，消息定，然後服馀汤，便不吐也，凡呕者，多食生姜，此是呕家圣药。（诊（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脉簾紧阴数为吐，簾浮而数亦吐，寸紧尺涩，胸满而吐，寸口脉数者吐，紧而涩者难治，紧而滑者吐逆，脉弱而呕，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病人欲呕吐者，不可下之，呕吐大痛，吐出色如青菜色者危。

乾呕乾呕者，有声无痰，然不似呌声之浊恶而长也，宜橘红煎汤，入姜汁、白蜜少许，细细呌之，胃虚，加人参，胃寒，加炮姜，胃虚浊气上逆，絳茱萸汤，乾呕发热者，黄芩汤，乾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漏气身背热，肘臂牵痛，其气不续，膈间厌闷，食入则先呕而後泻，名曰漏气，此风热闭其理，上焦之气，悍滑疾，遇开即出，经气失道，邪气内着，故有此证，千金麦冬理中汤主之，肥盛多痰者，泽泻汤主之。

走哺下焦实热，其气内结，不下泌糟粕，而淤浊反蒸於胃，故二便不通，气逆不续，呕逆不禁，名曰走哺，人参汤主之之。食已暴吐，脉稠而洪，此上焦火逆也，宜橘、半、枳、桔、厚朴、槟榔、茯苓、白术，气降则火自清，吐渐止，乃以人参、芍药补之。下闭上呕，亦因火在上焦，宜枳、桔、陈皮、厚朴、槟榔、大黄、木香微利之。

呕苦邪在胆经，木善上乘於胃，吐则逆而胆汁上溢，所以呕苦也，宜絳茱萸、黄连、茯苓、泽泻、生姜。邪在胆，逆在胃，胆液泄则口苦，小柴胡汤。胃气逆则呕苦，絳茱萸汤。

中酸湿热郁积於肝，肝火逆上，伏於肺胃之间，饮食入胃，被湿郁遏，不得传化，故作中酸，所谓曲直作酸是也。

佐金丸薛立斋云：吞酸暖腐，多属脾虚木旺，证多面色痿黄，胸膈不利，举世好用清气化痰之药，多致大便不实，食少体倦而危，当用六君子加炮姜、木香、絳茱萸，脾肾俱虚，六君子加肉豆蔻、补骨脂，中气虚弱者，理中汤加絳茱萸，郁火，连理汤，不应，补中益气加木香、炮姜，送佐金丸，中气虚寒，必加附子，或附子理中汤，无有不愈。凡中酸不宜食黏滑油腻者，谓气不通畅也，宜食疏淡诸物，使气通利。

吐酸内经以诸呕吐酸，皆属於热，东垣又以为寒者，何也，若胃中

湿气郁而成积，则湿中生热，从木化而为吐酸，久而不化，肝木日肆，胃土日衰，当平肝扶胃，逍遥散服佐金丸，若宿食滞於中，平胃散加白豆蔻、申香、砂仁、神曲。

呕水渴欲饮水，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气虚，四君子去甘草，加枳、橘、生姜，不应，六君子换赤茯苓，用伏龙肝煮汤，澄清代水煎药。

吐沫胃中虚寒不能约束津液，故吐涎沫，宜六君子加益智、生姜，或理中汤加益智以收摄之。

吐（回音）吐有寒有热，有寒热交错，寒则手足厥逆，吐出之色淡白者，理中汤加乌梅、黄连、蜀椒，甚则死而形扁者危矣，热则色赤而多，且跳动不已，安丸主之寒热交错，则病者静而复时烦，得食而呕，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乌梅丸主之，大抵吐，寒热交错者多，方中都用川椒、黄连、乌梅之类，盖闻酸则静，得苦则安，遇辣则伏而不动也，若误服消克及攻虫诸药，不应，甘草粉蜜汤主之。

石顽曰：夫病有不见经论之理证，则其治亦必有不由绳墨之理法，如王御九仲君，因蚤恐受病，时方晚膳，即兀兀欲吐而不得出，遂绝粒不食，而起居自如，半月以来，医禱不璣，举家无措，向後醇酒膏粱，略无阻碍，惟是谷气毫不可犯，犯之辄呕，絳中名师从未有一识其为何病者，然各逞臆见，补泻杂陈，丹方迭进，牛黄、狗宝、虎骨、猫胞，总无交涉，紮三月来，湿面亦得相安，但完谷一试，虽璫糜烂，立时返出，延及八月，莫可谁何，偶遇一人谓言，此病非药可除，合用生鹅血，乘热饮之，一服便安，此虽未见於方书，揆之於理，谅无妨碍，一簾之夜，遂宰一鹅，取血热饮，下咽汨汨有声，忍之再三，少顷呕出瘀血升许，中有血块数枚，是夜小试稀糜，竟不吐出，其後渐能用饭，从少至多，无藉汤药而安，常思此病之不可解者，胃既不安稼穡，何反胜任血肉之味，今饮鹅血，吐出宿瘀顿愈，因考本草言，鹅性凉，利五藏，千金方云：射工毒虫，鹅能食之，可知其有祛风杀虫，解毒散血之功也，今用其血以开其结，璫有至理，逆推受病之源，原因蚤恐所致，蚤则气乱，载血上逆，而兀兀欲吐，若彼时吐出，却无菟积於中，胃气阻逆之患矣，胃气阻逆，谷神得不因急乎，其血肉可者，正赖脂膏，以攸利藏府之气也，然藏府之气，非谷不安，而安谷全赖乎血，血者，神气也，故取善消谷气之血，乘其生气未离，是可直透关键引领宿积之瘀，一涌而胸次荡然，虽属寻常食品，而凉利五藏之功，洵不寻常，先是有人患此，绝粒三载，得此顿愈，其後中翰金淳还公郎，太史韩慕庐东坦，咸

赖此霍然，远近相传，凡噎膈呕逆，用之辄效，当知噎膈呕逆，虽属胃中血枯，若中无瘀结，何致捍格不入，故取同气相感之力，一涌而荡散无余，真补中寓泻之良法，详鹅血可以激发胃中宿滞，则生鸭血未为不可，生黄牛血亦未为不可，总取以血攻血，而无峻攻伤胃之虞，昔乔三余治一总戎，患噎膈，百药不应，乔以法激之，呕出瘀积数升而安，喻嘉言治一血虫，用法激之上涌，然后用药，法皆秘而不宣，由是类推，可以默识其旨，此与劳伤吐血之日宰鸭血，冲热酒服，同源理，深得肘后经奥旨，足补夏子益奇方之未逮。

虞恒德治一中年妇，产後伤食，致脾虚不纳谷，四十馀日，闻谷气则恶心，闻药气则呕逆，用理功散加申香，砂仁，神曲，陈仓米，先以顺流水煎沸，调伏龙肝，搅浑澄清取二盏，加姜，枣煎服，遂不吐，别以陈仓米煎汤，时时咽之，服前药二三剂渐安。

薛立斋治一妇，年三十馀，忽不进饮食，日饮清茶三五碗，少用水果，经三年矣，经水过期而少，此思虑伤脾，脾气郁结所致，用归脾汤加絳菜萸，不数剂而饮食如故。

又治一妇，因肝脾郁滞，而不饮食二年，面部微黄浮肿，仍能步履，但肢体倦怠，肝脾二脉浮弦，按之微而结滞，六君子加絳菜萸，下瘀积甚多，饮食顿进，形体始瘦。卧床月馀，仍以六君子加絳，调理而安。

周慎斋治一人，饮食如常，每遇子时即吐，大便秘，询其人必有苦虑忧思，脾气郁结，故幽门不通，宜扶脾开窍为主，用人参，白朮以苍朮拌炒，茯苓各一钱，炙甘草五分，附子煮乌药三分，水煎服愈。石顽疗絳江署篆张公，年壮体丰，恒有呕逆痰涎之恙，六脉每带濡滑，惟二陈加枳、朮、石斛辈，服之应手，良由政务繁冗，心力俱劳所致耳。

霍乱(乾霍乱、吐利)

经云：清气在阴，浊气在膻，营气顺行，卫气逆行，清浊相干，乱於肠胃，则为霍乱。厥气上逆则霍乱。

伤寒吐利，由邪气所伤，霍乱吐利，由饮食所伤，其有兼伤寒之邪，内外不和，加之头痛发热而吐利者，是伤寒霍乱也，原仲景之意，岂非在饮食，如为是病，彼以寒邪传入下焦，胃气因之不和，阴膻痞膈者，安得不有以致之乎，不然，何以用理中，四逆治之耶，此病多发於夏秋之交，在寒月亦间有之，昔人云：多由伏暑所致，然亦未必皆尔，大抵湿土为风木所克则为是证，故呕吐泻泄者，湿土之变也，转筋者，风木之变也，合诸论而求之始为活法，然多有郁结伤脾，饮食停滞，一时停塞，气不升降而然，夏月霍乱吐泻作渴，胃

苓汤加半夏，申香，面赤口乾，加炒川连，春夏秋三时，饮食後触冒暴寒成此证者，申香正气散，若吐利转筋，为风木行脾，平胃散加木瓜。夏秋感冒，吐泻霍乱，六和汤为要药，身热烦渴，气喘闷，或吐泻厥逆躁扰者，此伤暑霍乱，宜香薷饮硃冷服，甚则手足厥逆少气，唇面爪甲皆青，六脉俱伏，而吐出酸秽，泻下臭恶，便溺黄赤者，此火伏於厥阴也，为热璫似阴之候，急作地浆，煎竹叶石膏汤，误作寒治必死。夏秋霍乱，多食冷水瓜果所致，宜木香、申香、陈皮、厚朴、苏叶、生姜，四肢重着，骨节烦疼，此兼湿也，二术、二苓、厚朴、陈皮、泽泻，七情郁结，宜乌药、香附、木香、厚朴、枳谷、陈皮、紫苏。夏秋之交，伤暑霍乱，大忌术、附、姜、桂种种燥热之药，误服必死，凡夏秋霍乱，有一毫口渴，即是伏热，不可用温理脾胃药，如燥渴小便不利，五苓散为主，本方中肉桂亦宜酌用，惟泄泻不渴，二便清利，不甚臭秽煮，方可用理中温之。吐泻不止，元气耗散，病势危笃，或水粒不入，或口渴喜冷，或恶寒战栗，手足逆冷，或发热烦躁，揭去衣被，此内虚阴盛，不可以其喜冷去被为热，宜理中汤，甚则四逆汤，加食盐少许，若暴泻如水，周身汗出尽冷，脉弱不能言语，急投浆水散，并须冷服。若冒暑伏热，腹痛作泻，或利或呕者，木瓜、絳茱萸，食盐同炒，煎汤温服。胎前产後霍乱，另详本门。凡霍乱新定，周时内慎勿便与谷气，多致杀人，以胃气反逆，不能平复也，如吐泻已多，元气耗璫，审无邪者，方与米饮补养。

举世治霍乱吐利，不问虚实寒热，概用申香正气，不知此方专主胃气不和，阴籛错乱，或夏秋寒热交加，饮食冷热并进，及水土不伏之吐利霍乱，固为合剂，如见厥逆冷汗，虚烦喘啞，面赤戴籛，脉来虚微，弦细无力，此脾肾俱虚，火衰不能生土，虚籛失守之候，在严冬见之，尤为最剧，猛进理中、四逆，尚恐不救，况堪从事申香正气等耗气之剂乎。

(诊〔脉伏或微涩者霍乱，脉长为籛明本病，霍乱脉洪大吉，虚微迟细兼喘者凶，气口脉滑，乃膈间有宿食，虽吐犹当以盐汤探吐之，吐尽，用和中药，凡吐泻脉见结促代伏，皆不可便断为死，霍乱之後，籛气已脱，或遗尿不知，或气怯不语，或膏汗如珠，如躁欲入水，或四肢不收，舌卷囊缩，皆为死候。

乾霍乱心腹胀痛，欲吐不吐，欲泻不泻，烦躁闷乱，俗名搅肠痧，此土郁不能发泄，火热内炽，阴籛不交之故，或问方论皆言宿食与寒气相抟，何以独指为火耶，曰，昏乱躁闷，非诸躁狂越之属火者乎，每致急死，非暴病暴死之属火者乎，但攻之太过则脾愈虚，温之太

过则火愈炽，寒之太过则反捍格，须反佐以治，然後火可散耳，古法有盐煎童便，非但用之降火，且兼取其行血，不可废也，一法，以盐汤探吐，并用盐填脐中，以艾灸二七壮屡效。

吐利吐利者，言呕吐而利是也，上吐下利，烦扰躁乱，乃谓之霍乱，与但称吐利者有异，盖暴於旦夕者为霍乱，可延至数日者为吐利耳，有吐泻及痢疾，进汤药太骤，以致呕逆，二陈加豆蔻、砂仁，甚则加藜香，有热，加姜汁炒黄连。乾呕而利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上吐下泻不止，当渴而反不渴，脉微细而弱者，理中汤，或渴不能饮，脉细数，连理汤。夏月泄泻，或呕吐，生姜汁调天水散，有痰积泄利不止，甚则呕而欲吐，利下不能饮食，由风痰江 G 之间，导痰汤加羌，防。泻属脾，宜升胃，补中益气汤，吐属胃，宜醒脾，六君子加香、砂，吐泻并作，宜升胃醒脾，二汤各半和服。

关格

璣枢云：阴气太盛，则籛气不能营也，故曰关，籛气太盛，则阴气不能营也，故曰格，阴籛俱盛，不得相营，故曰关格，关格者，不得尽期而死也。

阴籛易位，病名关格，多不可治，若邪气留着而致者，犹可治之，舌上胎白而水浆不下曰格，格则吐逆，热在丹田，小便不通曰关，关则不得小便，必用吐以提其气之捍格，不必在出痰也，盐汤探吐，并以牙皂汤浴其小腹及阴，或以盐熨脐中俱妙，有痰宜吐者，二陈汤探吐之，吐中便有升降，有中气虚不喘者，补气药中升降，先以四君子换参芦探吐，後用人参散，柏子仁汤调理，脉碎细，手足厥冷者，既济丸，劳役後气虚不喘者，补中益气汤加木香、槟榔，心脾疼後，小便不通，皆是痰隔於中焦，气滞於下焦，二陈加木通、枳谷，服後探吐之，寒在上，热在下，黄连汤，桂枝易肉桂，热在上，寒在下，生料八味丸，加牛膝、车前。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

石顽曰：按内经所言，人迎与寸口俱盛四 以上为关格，是以籛经取决於人迎，阴经取决於寸口也，越人云：遂上鱼为溢，为外关内格，遂入尺为覆，为内关外格，仲景亦谓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皆以籛分取决於寸口，阴分取决於尺内也，所以难经又言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仲景又有跌籛脉伏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则知关格之脉证不一也，而马仲化释内经谓关格之义，非隔食癰闭之证，而张介宾类经，直将越人仲景之言，一概非之，独执人迎在颈，为籛明之表脉，遂诋东垣丹溪，皆仍叔和脉经，左为人迎，右为气

口之谬，呜呼，内经固为圣经，璠宜遵从，而越人仲景之书，未常不为圣经也，盖人迎气口，所以分表之阴籀，寸口尺内，所以分上下之阴籀也，人一身表上下之气化，皆肺所司，血脉皆心所主，故凡气血之盛衰，靡不变见于气口，气口实为肺经之一脉，不过分其部位，以候他藏之气耳，即如仲景所指，趺籀少阴主于足，然未尝不于关尺推之，则内经所言人迎气口，候之左右，亦无不可也，医道贵乎圆通，若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故释内经之关格，但当言是表阴籀否绝之候，不当与上吐下闭之关格混同立论则可，若言上吐下闭，当称隔食癉闭，不得名为关格则不可，或言关格之证，其脉未必皆然则可，若言关格之脉，必无在尺在寸之分则不可，试观仲景跌肠脉伏而涩，亦主关格，又有上微头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等例，其义自明。

癉逆(噫气、诸逆冲上)

陈宗厚曰：癉逆有虚有实，有火有痰有水气，不可专作寒论，盖伤寒发汗吐下后，与泻利日久，及大病后，妇人产后有此证，皆属脾胃大虚，若因痰水停积心下，或因暴怒气逆痰厥，或伤寒热病失下，则皆属热也，夫水性润下，火性炎上，今其气自下冲上，非火而何，大抵治法，虚则补之，虚中须分寒热，如因汗吐下后，误服寒凉过多，当温补之，如脾胃阴虚，火逆上冲，当平补之，挟热者，当凉补之，若实者，如伤寒失下，地道不通，因而癉逆，当寒下之，如痰饮停蓄，或暴怒气逆痰厥，此等必形气俱实，别无恶候，随其邪之所在，涌之泄之，清之利之。胃虚木挟相火，直冲清道而上者，理中汤加肉桂，甚则加黄柏、附子，送六味丸，吐利后，胃气虚寒者，理中汤加附子、丁香、柿蒂，吐利后，胃虚热者，橘皮竹茹汤，癉逆呕吐多者，属胃虚有痰，半夏、茯苓、生姜，兼食结痰积则膈间饱闷，积、术、半夏、生姜。平人饮热汤及食椒、姜即癉者，此胃中有寒痰死血也，死血，用韭汁、童便下越曲丸，虚人，用理中汤加蓬术、桃仁，痰，加茯苓、半夏，盖癉逆皆是寒热错乱，二气相抟使然，故治亦多用寒热相兼之剂，如丁香、柿蒂并投之类，试观平人冷癉，令其思想则止，思则脾火气乘，而胃气和矣。癉逆虽多有属火者，然病后久虚发癉，皆属于寒，宜用半夏一掬，生姜一掬，水煎热服，或用丁香数十粒，柿蒂十枚，滚水泡服，或理中汤加枳谷、茯苓、半夏，不应，加缝蒂、丁香，若胃中寒甚，癉逆不已，或复呕吐，丁香煮散，或附子粳米汤加炒川椒、丁香。暴怒癉逆，神昏吐涎，此肝火逆上，防有血积膈间，若按之痛者，藕汁、麻油，服少顷，即探吐之，不痛者，陈皮二掬，煎汤探吐之。产后癉逆，最为恶候，急灸期

门左穴，艾炷如小豆大，宜服四逆加入参汤、羌活附子散，或桂心五钱，姜汁三合，和水煎服。

石顽曰：癯逆在辨寒热，寒热不辨，用药立毙，凡声之有力而连续者，有手足厥逆，大便必坚，定属火热，下之则愈，万举万全，若胃中无实火，何以激转其声逆上而冲乎，其声低怯而不能上贻於咽喉，或时郑声，虽无厥逆，定属虚寒，苟非丁、附，必无生理，若胃中稍有籛气，何致音声馁性不前也，盖胃中有火则有声，无火则无声，误以柿蒂、芦根辈治之，仓扁不能复图矣，又有始热终寒者，始本热邪，因过用苦寒，寒郁其热，遂至癯逆，急宜连理汤加姜，半主之，五六日大便不通者，削陈酱姜导之，若真籛素虚人，误用若寒通其大便，必致热去寒起，多成不救，复有饮热饮冷而癯，背微恶寒，目睛微黄，手足微冷，大便溏黑者，属瘀血，若饮热则安，饮冷则癯，虽有背恶寒，手足冷，大便溏等证，此属湿痰，肥人多此，须推瘀血痰饮例治之。

噫气璣枢云：寒气客於胃，厥逆从下上散，复出於胃，故为噫。保命集云：噫者，胸中气不交也，仲景云：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则知噫气为中气不治，土不制水，水饮上泛，故用旋覆，半夏以散痰饮，人参、甘草、姜、枣以温胃气，代赭以镇坠逆气而引参力下行也，若老人噫气，乃胃中虚寒痰逆而然，止宜理中丸温助胃气为主，或加枳实、香附、砂仁之类助其消化，然，真气已衰，即使调理得宜，终不能过五年矣。

诸逆冲上气逆冲上，火气炎上故也，经云：逆气象籛，凡气逆，必证象籛盛，面赤脉洪，当以法降其逆乃愈，若以气象籛盛，而用寒药攻之，则不救矣，气上冲咽不得息，喘息有声不得卧，调中益气汤加絳菜萸，观厥气多少用之，如夏月有此证为大热也，宜以酒炒川连，知，柏，少加肉桂为末，酒丸服二钱，仍多饮汤，少时以美膳压之，使直至下焦，以泻冲脉之逆也，盖逆者，寒热之气逆而不顺也，当随四时寒热温凉以制之，厥阴气上冲心，咽不得息，治法见伤寒厥阴病条。戴复云：虚炎之证，阴籛不升降，下虚上盛，气促喘急，宜苏子降气汤下黑锡丹。

胃 痛

内经病能论云：人病胃痛，当候胃脉，其脉当砵细，砵细者气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则热，人迎者，胃脉也，逆而盛，则热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为痛也。

马仲化云：胃为水谷之海，其经多气多血，脉见右关，本宜洪盛，今反砵细，则是胃气已逆，人迎者，胃经穴名，在结喉紫傍，动脉应

手，其脉见於左手，今右关脉砱细，人迎甚盛，则是热聚胃口而不行耳，璣枢经脉篇谓，人迎大三倍於寸口，则胃经为实，即此验之，而知胃 痛之脉也。

仲景云：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此不言痈之所在，而言呕脓者，以其但呕而不咳，知非肺痈，而为胃 痛明矣，内经曰：热聚於胃口而不行，胃 为痈，胃 属籛明，籛明气逆，故脓不自咳出，而从呕出，脓亦不似肺痈之如米粥者，此出自胃 ，从湿化而聚结成脓，有结痰如蚬肉也，谓不可治呕，言不得用辛香温胃止呕之剂，以脓之瘀浊，薰蒸谷气，故呕，若脓出则呕自愈，夫痈之在胃之上者则然，若过乎中，在膈之下，则脓从大便而出，轻则金匱排脓汤，重则大黄牡丹汤，凉膈散选用，若脓自上而吐，轻则金匱排脓散，重则射干汤，或犀角地黄汤加忍冬、连翘，皆因势利导之法也，脓稀呕止，後用太乙膏作丸服，虚人，宜八珍加黄 、忍冬、连翘之类调补之，凡舌胎经久不退，色黑垢膩，口中作甜，其气秽浊，即是胃 发痈之候，明眼辨之，毋俟痈成而致莫救也。

石顽治谈仲安，体肥善饮，初夏患壮热呕逆，胸膈左畔隐痛，手不可拊，便溺涩数，舌上胎滑，食後痛呕稠痰，渐见血水，脉来涩涩不调，与凉膈散加石斛、连翘，下稠膩颇多，先是痈医作肺痈治不效，予曰：肺痈必咳嗽吐腥秽痰，此但呕不嗽，洵为胃病无疑，下後四五日复呕如前，再以小剂调之，三下而势甫平，後以保元、苓、橘平调二十日而痊，先时有李姓者患此，专以清热豁痰解毒为务，直至膈畔溃腐，脓水淋漓，缠绵匝月而毙，良因见机不早，直至败坏，悔无及矣。

卷五

诸血门

诸见血证

经云：太籛厥逆僵仆，呕血善衄。籛明厥逆，喘咳身热，善蚤衄呕吐。

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夫血之於气，璿名同类，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故夺血者无汗。（血者不可复发其汗〔

（夺汗者不可复取其血〔。脾移热於肝。则为蚤衄。脉至而搏，血衄身热者死，脉来悬 B 为常脉。（言脉来虚浮，按之傍指屈〔〔曲而出，形容脈之象也〔。大怒则形气绝，而血菀於上。（菀，积〔〔也〔。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绝则籛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胞移热於膀胱，则癰溺血。

金匱云：师曰，尺脉浮，目睛晕黄，衄未止，晕黄去，目睛慧了，知衄今止。

尺以候肾，肾虚则相火扰其阴血，从膀胱而升，故脉浮也，肾之精，上营瞳子，膀胱之脉下额中，二经中有不归经之，血故晕黄，黄退则血亦散，所以知衄止也，明理论云：伤寒衄血，责邪在表，杂病衄血，责邪在裏，此曰尺浮，不言寸浮，知为肾虚血逆，非外邪也。病人面无色，无寒热，脉砵弦者衄，浮弱手按之绝者下血，烦渴者必吐血。

(一作病人)(面无血色)

面者血之华，血统则华鲜，若有寒热，为伤其血而致，今无寒热，则是因血脱而然矣，夫脉浮以候籛，砵以候阴，若但见砵弦，轻取绝无者，是无籛也，无籛知血之上脱，若止见浮弱，重按绝无者，是无阴也，无阴血之下脱，而烦渴呕血者，以火气扰则神烦，火动於膈则咳逆，咳则血而上越也，然则砵之无浮，浮之无砵，何便见为脱血乎，以其面无血色而脉弦弱也。男子脉虚砵弦，无寒热，短气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时目瞑兼衄，小腹满，此为劳使之然也。脉虚砵弦者，以按之则少神，且无寒热，明非外感之邪也，其短气急，少腹满，小便不利，而面色白，皆内伤於气之候，故虽时目瞑而衄，洵为劳役所致而然也。

男子而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脉虚者，虚也。

心主血，心虚则脉虚，上句以面色薄，而主心血不荣於外，下句以喘悸脉浮，而主心气不充於内，皆由心神耗散，血亡津伤所致也。

夫吐血咳逆上气，其脉数而有热，不得卧者死。

此金水二藏不足故也，水不足，则火独光，而金伤矣，夫阴血之安养内外者，皆肾水主之也，肾水虚，则不能安静。而血被火逼，遂溢出，血出则五藏内外之籛皆失其配，失配之籛，无根之狂籛也。有升无降，炎烁肺金而为咳逆上气，肺肾之阴，有绝无复耳，脉数身热，籛独胜也，不能卧，阴已绝也，阴绝则籛不能独生，故曰死。

夫酒客咳者，必致吐血，此因嗜饮过度所致也。

酒性大热伤胃，气不守，乱於胸中，中焦之血，不布於经络，因热射肺而为咳逆，随气溢出也，此即千金所谓由伤胃吐血也。

吐血不止者，柏叶汤主之。

夫水者，遇寒则坚冰潜於地中，遇风则纛涌起於平陆，人之吐血，皆风火使然，柏叶禀西方金气，可制肝木之逆，则血有所藏，艾叶之温，可使火反归阴而宿藏於下，用马通以降血逆，尤属相宜，家秘多阿襟三钱，时珍纲目有阿襟无艾，总取辛温之力以和苦寒之

性，不独治吐血不止，而下血者亦可用之。

病人胸满，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无寒热，脉微大来迟，腹不满，其人言我满，为有瘀血。

凡内外诸邪，有血相搏，积而不行者，即为瘀血，血积则津液不布，是以唇痿舌青口燥，但欲漱水以润其燥，血为阴邪，且内无热，故不欲咽也，脉大为热，迟为寒，今无寒热之病而微大者，乃气并於上，故胸满也，迟者，血积膈下也，积在阴经之隧道，不似气积於膻之育膜，然膻道显，阴道隐，气在育膜者，则壅胀显於外，血积隧道，惟闭塞而已，故腹不满，因闭塞自觉其满，所以知瘀血使然也。病者如热状，烦满口乾燥而渴，其脉反无热，此为阴伏，是瘀血也，当下之。

血阴也，配於膻，气得之以和，神得之以安，咽得之以润，经脉得之以行，身形之中，不可斯须离也，今因血积，神无以养则烦，气无以和则满，口无以润则燥，胃无以泽则渴，是皆膻失所配，营卫不布，津液不化，而为是证也，非膻之自强而生热比，故曰如热状，脉反无热，阴邪不能鼓激其脉，故为阴伏。

下血先便後血，此远血也，黄土汤主之，亦止吐血衄血。

经言大肠小肠皆属於胃，又云，阴络伤则血内溢，今因胃中寒邪，并伤阴络，致清膻失守，迫血下溢二肠，遂成本寒标热之患，因取白术附子汤之温胃助膻祛散阴络之寒，其间但去姜、枣之辛散，而加阿襟、地黄以固护阴血。其妙尤在黄芩佐地黄分解血室之标热，蔑土领附子直温中土之本寒，使无格拒之虞，然必血色瘀晦不鲜者为宜，若紫赤浓厚光泽者，用之必殆，斯皆审证不明之误，岂立方之故欤。千金用续断止血汤，方用续断、当归、桂心、蒲黄、阿襟、甘草、乾姜、生地黄八味，附此以备按证取用。

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当归散主之。

此方在狐惑例中，治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全是湿热伤血，菟化为脓之候，此先血後便，乃小肠热毒流於大肠，为火蔑金之象，故亦主此方，以赤小豆之清热利水为君，且浸令芽出以发越蕴积之毒，使丙丁之火，疾趋水道而降，佐以当归司统握之权，使血有所归，而不致於散漫也。千金用伏龙肝汤，即治先便後血之黄土汤中除去术、附，加乾姜、牛膝、地榆、发灰，与金匱主治则有寒热之殊，不可不辨，可见治血，但使归经，不必论其远近也。

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

心气不足，言阴津血不足，非心火之不足也，故以大黄导蕴结之

火，斃、连泻心下之热，而血自安矣。

赵养葵曰：凡肾经吐血者，俱是下寒上热，阴盛於下，逼籛於上之假证，世人不识，而为所误者多矣，吾独窥其微，而以假寒治之，盖真阴失守，命门火衰，火不归源，阴邪逼其浮游之火於上，上焦咳嗽气喘，恶热面红，呕吐痰涎出血。此系假籛之证，须用八味丸引火归源，水探冷服，下痠之後，冷性既除，热性始发，因而呕哕皆除，即仲景人尿猪胆汁加於白通汤中以通格拒之意也，瑀一服寒凉，顷刻立化，慎之哉。

人有偏阴偏籛者，此气禀也，太籛之人，虽冬月身不须绵，口常饮水，色欲无度，大便数日一行，斃、连、知、柏、硝、黄，恬不知怪，太阴之人，虽暑月不离复衣，食饮稍凉，便觉腹痛泄泻，叁、术、姜、桂，时不绝口，一有欲事，呻吟不已，此紮等人，各禀阴籛之一偏者也，与之谈医，各执其性之一偏，面目为全体，今之为医者，不鉴其偏之弊，而制为不寒不热之方。举句宗之，以为王道，岂知人之受病，以偏得之，感於寒则偏於寒，感於热则偏於热，以不寒不热之剂投之，何以补其偏而救其弊哉，故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此方士之绳墨也，然苦寒频进而积热弭炽，辛热比年而磅寒益滋者何耶，此不知阴籛之属也。凡治血证前後调理，须按心脾肝三经用药，心主血，脾裹血，肝藏血，归脾汤一方，三经之药也，远志、枣仁补肝以生心火，茯神补心以生脾土，叁、甘草补脾以固肺气，木香者，香先入脾，总欲使血归於脾，故曰归脾，凡有郁怒伤肝，思虑伤脾者尤宜，火旺者，加山梔、丹皮，火衰者，加肉桂、丹皮，又有八味丸以培先天之根。治无馀法矣。血溢血泻，诸蓄妄证，其始也，宜以行血破瘀之剂折其脱气，而後区别治之，或问失血复下，虚何以当，答曰：血既妄行，迷失故道，不去蓄利瘀，则以妄为常，曷以御之，且去者自去，生者自生，何虚之有，失血家须用下剂破血，盖施之於蓄妄之初，亡向虚家不可下，盖戒之於亡失之後也。或问人身籛气，为阴血之引导，阴血为籛气之依归，何为清浊相干，乱於中外，而致血不归经，则有上溢下脱之患。

其血或从吐出，或从呕出，或从咯出，或从鼻出，或从眼耳齿舌出，或从津唾而出，或从肌肤而出，或从二便而出，复有蓄积不行者，为患各有不同，愿一一显示至理，条分藏府经络之源，以萧学人蒙昧，石顽答曰：经言血之与气，理名同类，虽有阴籛清浊之分，总由水谷精微所化，其始也混然一区，未分清浊，得脾气之鼓端，如雾上蒸於肺而为气，气不耗，归精於肾而为精，精不泄，归精於肝而化清血，血不泻，归精於心，得离火之化，而为真血，以养脾藏，以

司端动，以奉生身，莫贵乎此，虽经有上注於肺，乃化为血之说，而实不离五行之气化，转注如环也，如上所云：不过统论营卫血气之大端，乃节文耳，夫营卫者精气也，血者神气也，气主煦之，血主濡之，虽气禀籀和，血禀阴质，而阴中有籀，籀中有阴，不能截然紫分，其至清至纯者，得君主之令，以和调五藏，藏而不失，乃养藏之血也，其清中之浊者。

秉输端之权，以 陈六府，实而不满，则灌注之血也，其清中之清者，会营周之度，流行百脉，满而不泄，此营经之血也，其源则一，析而为三，各有司属，若各守其乡，则阴平籀秘，安有上溢下脱之患乎，盖缘人之禀赋，不无偏胜，劳役不无偏伤，其血则从偏衰偏伤之处而渗漏焉，夫人禀赋既偏，则水 多从偏胜之气化，而胜者愈胜，弱者愈弱，籀胜则阴衰，阴衰则火旺，火旺则血随之而上溢，阴胜则籀微，籀微则火衰，火衰则火失其统而下脱，其上溢之血，非一於火盛也，下脱之血，非一於籀衰也，但以色之鲜紫浓厚则为火盛，色之晦淡无光即为籀衰，究其所脱之源，或缘藏气之逆，或缘府气之乖，皆能致病，从上溢者，势必假道肺胃，从下脱者，势必由於二肠及从膀胱下誓耳，盖出於肺者，或缘龙雷亢逆，或缘咳逆上奔，血必从之上溢，多带痰 及粉红色者，其出於心包，亦必上溢，色必正赤如朱漆光泽，若吐出便凝摸之不黏指者，为守藏之血，见之必死，出於脾者，或从胃 上溢，或从小肠下脱，亦必鲜紫浓厚，但不若心包血之光泽也，出於肝者，或从上呕，或从下脱，血必青紫稠浓，或带血缕，或有结块，出於肾者，或从咳逆，或从咯吐，或稀痰中杂出如珠，血虽无几，色虽不鲜，其患最剧，间有从精窍而出者，若气化受伤，则从膀胱溺孔而出，总皆关乎藏气也，其出於胃者，多兼水液痰涎，吐则成盘成盞，汪洋满地，以其多气多血，虽药力易到，不若藏血之笃，然为五藏之本，亦不可忽，其衄血种种，各有所从，不独出於鼻者为衄也，鼻衄皆火乘肺金，亦有阴盛迫其虚籀而脱者，虽经有藏府诸衄不同，然不离手太阴之经，所以治有从阴从籀，顺治逆治之辨别，证有久衄暴衄。

宜补宜泻之悬殊，其齿衄，有籀明少阴及风热之辨，但从板齿出者为牙宣，属籀明，齿动摇者为骨病，属少阴，龈肿上壅者，少籀风热也，耳衄则有肝肾二经之殊，但以常有不多不肿不疼者，为少阴之虚，暴出疼肿者，则厥阴经火也，眼衄亦属厥阴，但以卒视无所见者为实火，常流血泪者，素患之风热也，其有诸窍一齐涌出，多缘颠扑骤伤，或药毒所致，若因肝肾疲瑯，五藏内崩，多不可活，舌衄皆手厥阴心之火旺，但以舌尖破碎者为虚火，脉大满口者。

挟龙雷之势而上侮君主也，涎中见血为唾衄，足太阴经气不约也，汗孔有血为肌衄，足阳明经气不固也，如上诸衄，皆缘营气之逆满，卫气之疏豁，不能固护而行清道，总无关乎藏气也，其下行之血，见於魄门者，则以便前便後分远近，近则大肠，远则小肠也，以溅点滴分风湿，溅则风淫，滴则湿着也，以鲜紫清晦分阴痿，鲜则痿盛，晦则痿衰也，与肠之血，痔漏之血，妇人经癸胎产之血无碍，由二肠，颇关经络，是以随经下趋，各有不同，至於崩淋下脱，倒经上溢，虽上下之璣路攸分，然皆冲脉为病，而崩淋皆脾气下陷，倒经则肝血上逆，以脾为身之津梁，冲为肝之血海，是皆关乎藏气，更有肝脾受伤，血虽不下，而气色痿黄，大便稠黑，乃蓄血乏徵验，为患种种，难以悉陈，如内伤发黄，鼓胀喘满，腹大青筋，及产后败血流於经络，皆蓄血致病，但证有虚中挟实，治有补中寓泻，从少从多之活法，贵乎临病处裁，大抵血气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温则消而去之，此轩岐密旨，但世之名於医者，一见血证，每以寒凉济阴为务，其始非不应手，而取效於一时，屡发屡折，而既病之虚痿愈衰，必致呕逆喘乏，夺食泄泻，尚以为药力未逮，猛进苦寒，在阴不济痿而上溢者尚为戈戟，况痿不统阴而亡脱者，尤为砒鸩，盖因痿药性暴，稍有不顺，下咽立见其害，不若阴柔之性，至死不知其误，而免旁人讥谤也，噫，医之弊，仅知己道，难为世俗言也。

衄血(衄舌衄、齿衄、耳衄、眼衄、肌衄)

衄者，血从经络中渗出而行於清道也，伤寒衄血，责热在表，有麻黄、越婢等法，杂病衄血，责热在里，经络热甚，痿气壅重，迫血妄行而出於鼻，从无发散之理，若因七情喜怒，劳役过伤而致者，无论是何经络，并宜茅花煎汤，调止衄散，或四物加犀角丹皮、降香。六脉弦细而涩，按之空虚，色白不泽者，脱血也，此大寒证，理中汤加黄芩。六脉俱大，按之空虚，心动面赤，善蚤上热，乃手少阴心火旺，而上薰於肺脉也，三黄补血汤。实热衄血，脉实大便秘者，犀角地黄汤加木香、大黄，衄血过多，屡服犀角黄汤不止，此内虚寒而外假热也，千金当归汤，兼标本而治之，若至夜发，此因多汗，卫气大虚，不能固其营血也，当归补血汤，不效，加木香，更不效，必是血虚火旺，大剂保元汤，若误用凉血药，致瘀热内结，胸中作痛者，一味木香酒磨，顿服钱许立效。内伤劳役之人，喘嗽面赤，发热头痛而衄，此肺经气虚，失护卫之职，致心包火炎，经脉热甚，故行清道，当归补血汤加薄荷、荆芥，不应，补中益气倍黄芩，慎不可用辛热之药，兼有风寒，小建中加劳鞞鼓。清道闭塞，流入胃，吐出清

血，或衄血不尽，瘀积停留，致面目痿黄，大便黑色者，犀角地黄汤。扑而衄不止，小乌礞汤调黑神散。伏暑而衄，五苓散加茅花。久衄不止，热在下焦血分，六味丸加五味子作汤，不效，加童便。有先因衄血，衄止而变生诸证，或寒热间作，或喘急无寐，病状不一，渐成劳瘵，当於虚损诸证详之。曾病衄，後血因旧路，或一月三四衄，又有洗面即衄，日以为常，并宜止衄散，茅花煎汤调下，大衄不止，面浮肿者，苏子降气汤，使血随气下，得力全在肉桂一味，久衄不已，须加气药，如木香、香附之类盖血无气引，则血不归经也。有头风才发，则衄不止，用童便浸川芎一紮，童便制香附二紮，炙甘草半紮，共为末，每服三钱，清茶调下，间用搐鼻法。

(诊衄血脉浮大数者，为邪伏於经，宜发汗，大而虚者，为脾虚不能统摄，宜补气，小而数者，为阴虚火乘，宜摄火，弦涩为有瘀积，宜行滞，凡衄血之脉，数实或坚劲，或急疾不调，皆难治，久衄脉虚大，头额痛甚，鼻流淡黄水者死，

(大衄(大衄血者，口鼻俱出也，此积劳伤脾所致，补中益气倍黄、当归，不应归脾汤加童便、藕节。

(舌衄(舌上忽出血如线，先用蒲黄煎汤漱之，次用槐花炒研掺之，黄六一汤合生脉散服之，热壅舌上出血如泉，用文蛤一味为散掺之，虚热舌胀大，出血不止，生乾姜末、蒲黄未掺之。

(齿衄(血从齿缝中或齿龈中出者，曰齿衄，又谓牙宣，有风壅，有肾虚，有胃火，风壅者，或齿龈微肿，或牵引作痛。

消风散加犀角、连翘，外擦青盐、诃威肾虚者，口不臭，齿浮动，齿中点滴而出，若隐隐作痛者，虚风袭入，肾经，肾主骨，齿乃骨之余也，宜盐汤下小安肾丸，不痛，肾虚而有火也，六味丸加骨碎补，外用青盐炒香附未擦之，胃热者。

牙疼而龈间出血如涌，齿不动摇，其人必好饮，或多啖炙珥，口臭不可近，宜清胃散，甚者服调胃承气。

(耳衄(耳中出血为耳衄，紮关弦数，饮酒多怒人属肝火，柴胡清肝散，尺脉弱或躁，属阴虚，生料六味丸加五味子，更以龙骨烧灰，吹入即止。

(眼衄(血从目出，乃积热伤肝，或误药扰动阴血所致，暴病发热见此，栀子畔汤加犀角、秦皮、丹皮、赤芍，误药成坏病见之，虽用独参、保元、生料六味，皆不可救。

(肌衄(血从毛孔出者为肌衄，脉数，当归补血汤，脉浮，黄建中汤，脉弱，保元汤，脉盛，当归六黄汤。

滑伯仁治一妇，体肥气盛，因无子，常服暖子宫药，积久火盛迫血，

上行为衄，衄必升馀，医者以为上实下虚，用丹剂镇坠之，经云：上者下之，今血气俱盛，溢而上行，法当下导，奈何实实耶，即与桃核承气三四下，瘀积既去，继服既济汤二十馀剂而愈。

一膏梁过饮致衄，医曰：诸见血为热，以清凉饮子投之即止，越数日其疾复作，又曰：药不胜病故也，遂投黄连解毒汤，或止或作，易数医，皆用苦寒之剂，向後饮食起居，渐不及初，肌寒而躁，言语无声，口气秽臭，其衄之馀波未绝，或曰：诸见血为热，热而寒，正理也，今不愈而反害之，何耶，盖医惟知见血为热，而以苦寒攻之，不知苦寒专泻脾土，脾土为人之本，火病而泻其土，火未除而土已病，病则胃虚，虚则营气不能滋荣百脉，元气不循天度，气随阴化，故声不扬而肌寒也，惟当甘温大补脾土，斯可向安矣。

石顽治朱圣卿，鼻衄如崩，三日不止，较之向来所发之势最剧，服犀角、地黄、芩、连、知、柏、石膏、山栀之属转盛，第四日邀余诊之，脉弦急如循刀刃，此阴火上乘，载血於上，得寒凉之药，转伤胃中清籛之气，所以脉变弦紧，与生料六味加五味子作汤，另用肉桂末三钱，又飞罗面糊，分三丸，用煎药调下，甫入喉，其血顿止，少顷，口鼻去血块数枚而愈，自此数年之患，绝不再发。

吐血（呕血、唾血、咳血、咯血、血溢、九窍出血）

缪仲淳曰：吐血有三诀，宜行血，不宜止血，血不循经络者，气逆上壅也，行血则循经络，不止自止，止之则血凝，向凝则发热恶食，病日痼矣。宜补肝，不宜伐肝，经曰：五藏者，藏精气而不泻者也，肝主藏血，吐血者，肝失其职也，养肝则肝气平而血有所归，伐肝则肝虚不能藏血，血愈不止矣。宜降气，不宜降火，气有馀便是火，气降则火降，火降则气不上升，血随气行，无溢出上窍之患矣，降火必用寒凉之剂，反伤胃气，胃气伤，则脾不能统血，血愈不能归经矣。今之疗吐血者，大患有二，一则专用寒凉之味，如芩、连、山栀、四物、知、柏之类，往往伤脾作泻，以致不救，一则专用人参，肺热还伤肺，咳嗽愈甚，亦有用参而愈者，此是气虚喘嗽，气属籛，不由阴虚火炽所致，然亦百中一二也。

藤默生曰：吐血一证，人惟知气逆血溢，火升血泛，不知血在藏府，另有隔膜隔定，其血不能渗溢，夫隔膜者，璠薄璠脆，凡有所伤则破，破则血溢於上矣，故有籛络伤则血上溢，阴络伤则血下渗，已伤之膜，若有复伤，其吐必多，隔膜虽伤伤处有瘀血凝定，血来则缓，若阴火骤冲破瘀积之血，血来如潮之上涌，自觉沥沥有声，彼时喘息不定，面赤如醉，烦躁不盛，心神昏乱，一皆龙雷之势，脉亦急疾难凭，少顷火退神清，面白气平，血亦渐止，方可诊切，用药须

乘此时，瘀积荡尽，缓缓清理，徐徐调补，然不可骤壅，亦不可用耗气之药，悉知此义，治血有本矣。吐血者，一吐则倾盆盈碗，或鲜散中兼紫黑大块，吐後不即凝结，盖吐血出於胃，胃为水谷之海，多气多血，所以吐多而不即凝，以中杂水谷之气也，皆劳力内伤中气而得，亦有醉饱接内而致者，治法，不可骤止，止则使败血留积，为瘀血之根，不时举发，为害非轻，亦不宜峻攻，复伤其血，只宜清理胃气以安其血，如犀角地黄汤，随证加桃仁、茜根、橘红、木香、大黄、童便之属，吐久不止，内虚寒而外假热，千金当归汤，不应，用十灰散遏之，若血色瘀晦如污泥，为箴不制阴，宜花蕊石散温以散之。吐血初起，脉俱洪数者，属外因，须用参苏饮加归身倍茯苓，盖茯苓能守五藏真气，泻肾中伏火。去脾胃中湿，二三剂後，脉数退而洪不退者，用六味地黄丸加砒香以纳气归元，若洪退弱璫，用四君子加橘红以补脾生肺，慎不可用凉药，盖火载上行，逆也，复用凉药强为降下，岂非逆而又逆乎，不若发散之为愈也。上膈壅热，胸腹满痛，吐血，脉洪大弦长，按之有力，精神不倦，或觉胸中满痛，或血是紫黑块者，用当归、丹皮、荆芥、阿襟、滑石、酒大黄、玄明粉、桃仁泥之属从大便导之，此釜底抽薪之法，不知此，而从事於芩、连、知、柏之属辅四物而行之，使气血俱伤，脾胃多败，百不一生也。吐血在暑天，病人口渴面垢，头晕乾呕，五苓散，或桂苓甘露饮，并加麦冬、五味、藕节汁。酒後闷呕，血从吐後出者，新定紫菀茸汤。饮酒过多，伤胃吐血，六君子加香、砂、乾葛。伤胃吐血，因饮食太过不能消化，烦闷强呕，因伤胃口吐血，腹中绞痛自汗，其脉紧而数者难治，枳实理中汤加丹皮、豆灰。诸失血後，倦怠昏愤，面失色，懒於言语，浓煎独参汤加橘皮，所谓血脱益气也。劳心太过，吐血不止，归脾汤去木香，加门冬、阿襟。妇人倒经，血溢於上，蒸热咳嗽不除，及男子精未充而御女，而成虚劳失血，并宜乌骨鸡丸、巽顺丸选用，若血色晦淡不鲜，无论上吐下失，俱当用温热之剂，如甘草乾姜温理中气，切禁寒凉，若至 血血水，难已。胃中热甚，迫血妄行，犀角地黄汤加大黄灰、木香、桃仁。吐血势不可遏，胸中觉气塞滞，吐紫黑血者，桃仁承气加茜根。千金翼治吐血，用生地汁半升，煎三絜沸，调生大黄末一方寸匙，分三服，治热毒吐血有效。有时吐血紫口，随即无事，数日又发，经年累月不愈者，小乌砒汤送黑神散，不时常服。吐甚不止者，柏叶、乾姜等分，加艾少许，入童便服。失血後，头晕发热者，往往有之，此是虚火上炎外扰之故，不可误认外感而用风药。吐血发渴，名曰：血渴，十全大补汤，或生脉散加黄、瓌葛根、枇杷叶，量胃气虚实用之。暴吐血新

止後，丹方用燕窝菜、冰糖各四钱。同煮服之，连服五七日，永不复发。吐血脉以微细为顺，洪大为逆，血若暴涌如潮，喉中不止，脉见虚大，此火势未敛，不可便与汤药，急以热童便，或藕汁灌之，俟半日许，脉势稍缓，可进调养之剂，芻寸关虽弱而尺中微弦，为阴虚，以防午後阴火上升，上午宜服独参、保元以统其血，午後与六味丸加童便、牛膝以济其阴，服後脉渐调和，饮食渐进，肢体轻捷，面色不赤，足膝不冷，身不灼热，额无冷汗，溲便如常，虽有紫黑血块，时欲咯出而无鲜血上行，方许可治，血虽止而脉大不治，或虽小而弦细数疾，或弦硬不和，慎勿许可治，亦有他部柔和而左手关尺弦强者。

为阴虚火旺，最为危兆，其变有三，一则阴火引血复上而暴脱，一则虚篝发露而发热，一则火上逼肺而喘咳，此终不救。脱血用大剂人参益气以固血，惟血色鲜明或略兼紫块者宜之，若见晦淡者为血寒而不得归经，须兼炮黑乾姜，或大剂理中温之，尺部脉弦，大剂生料六味加肉桂引之，亦有用肉桂为末，和独参汤服者，若血色如朱，光亮如漆，吐出即乾，以指甲剔之成片而起者，虽能食不倦，後必暴脱而死，若血中见似肉似肺，如烂鱼肠，此胃中脂膜为邪火所烁，凝结而成，方书咸谓必死，然吐後凝结既去，而不发热，能进饮食，令服小剂理功、保元，大剂六味都天 多有得生者，不可尽委之於无救也。此证宜与前虚损门参看。

(呕血(呕血者，血从腹脰而上，大呕而出，乃肝火内旺，鼓激胃中之血上上涌，犹龙奋於泽而波涛为之沸腾，也呕血证治有三，一属暴怒火逆伤肝，其证胸脰痛甚则厥逆，柴胡疏肝散加酒大黄，一属璫房奔驰伤肝，其证遍身疼痛，或时发热，犀角地黄汤加当归、肉桂、桃仁泥，一属竭力房劳伤肝，其证面赤足冷，烦躁口渴，生脉散合加絳八味丸，籛衰不能内守而呕者，理功散研服八味丸，然不戒房室思虑劳役，终不救也，房室劳愈，气竭伤肝而有乾血者，四乌胝忒曩 茹丸，兼童便、藕汁之类。

(唾血(平时津唾中有血如丝，或浮散者，此属思虑伤脾，脾虚不能统血也，有兼心兼肾兼胃之不同，兼心。加味归脾汤，兼肾，六味丸加五味子、肉桂，兼胃，四君子汤加黄、山药、粟米，名七珍散，食少痰清者，理功散加枇杷叶、白 豆灰，胃中痰食不清吐血，加半夏、生姜，即白 豆散。

(咳血(咳血者，因咳嗽而见血，或乾咳，或痰中见红丝血点一紫口，气急喘促，此虽肺体自燥，亦为火逆，咳伤血膜而血随痰出也，其脉微弱平缓易治，弦数急实，气促声璜，咽痛者不治，得此证者，

若能静养，庶有生理，治宜六味丸加门冬、五味清金壮水为主，略兼阿襟、贝母、百合、款冬、紫菀润肺止咳之剂，血止後胃虚少食，气息不续者，劫劳散去半夏加紫菀茸，及琼玉膏调理之。咳血久而成劳，或劳而咳血，肌肉消瘦，四肢倦怠，五心烦热，咽乾颊赤，心冲潮热，盗汗絀食，琿功散加阿襟，或四君子加黄、鳖甲、麦冬、五味。阴虚火动而咳血，或痰中有血星如珠者，生料六味丸加茜根、乌贼骨、童便。咳血不止，至夜发热吐痰，或带血丝者，六味丸加蛤粉、童便，临卧服。肥盛酒客辈，痰中有血，滚痰丸 涂之。咳唾脓血，咳即胸中隐隐痛，脉反滑数，或数实者，此为肺痛，更於本门求之。

(咯血(咯血者，不嗽而喉中咯出小块或血点是也，其证最重，而势甚微，常咯紫三口即止。盖缘房劳伤肾，阴火载血而上，亦有兼痰而出者，肾虚水泛为痰也，阴虚多火，黑瘦之人，最忌犯此，初起宜紫菀、麦冬、茯苓、枣仁、山药、白芍、丹皮、童便以清手足少髡厥阴诸经游散之火，後以六味丸加牛膝，滋补肾阴，以安其血，慎不可用攻血药也。

滑伯仁曰：咯血为病最重，以肺为清肃之藏，金为阴火所制，水亏火旺，迫而上行，以为咯血，逆之甚矣，经谓上气见血，下闻病音者，言喘出於肾，而咯出於肺也，余尝用生料六味丸加麦冬、五味，下璣砂丹治之，是得内经之旨也，然多有兼挟风寒饮食而发者，不可误认本病而与前药，若兼风寒，则人迎浮盛，或见弦紧，饮食则气口短滑，或反伏涩，风寒则黄 建中，饮食则积实理中，不可妄用他药。

喻嘉言曰：夫血病有新久微甚，无不本之於火，然火有阴髡不同，治法因之迥璿，经云：暴病非髡，则其为火也，即非髡火甚明，髡火者五行之火，何暴之有，设其暴也，复可以五行之水折之，惟夫龙雷之火，潜伏阴中，方其未动，不知其为火也，及其一发，暴不可御，以故载阴血而上溢，故凡用凉血清火之药，未有不转助其虐者，大法惟宜温补其髡，以制阴火之僭，经谓咯血者属肾，明乎阴火发於阴中，其血咯之成块而出，不比咳嗽痰中带血为髡火也，此义从前未有发明，惟仲景云：误发少阴汗，动其经血者，下厥上竭，为难治，後人随文读去，总置不讲，不知下厥者，阴气逆於下也，上竭者，阴血竭於上也，盖气与血，絃相维附，气不得血，则散而无统，血不得气，则凝而不流，故阴火动而阴气不得不上奔，阴气上奔而阴血不得不从之上溢而竭矣，血既上溢，其随血之气，散於胸中，不得复返於本位。则下厥矣，阴既逆於下，势必龙雷之火应之，

血不尽渴不止也，仲景所以断为难治者，非直不治也，吾为大辟其肩，则以健脾中之籛气为第一义，健脾之籛，一举有三善，一者脾中之籛气旺，而龙雷之火潜伏也，一者脾中之籛气旺，而胸中窒塞，如太空不留纤翳也，一者脾中之籛气旺，而饮食调化精微，复生其已竭之血也，今方书妄引久嗽成劳，痰中带血之籛证，不敢用健脾增咳为例，不思咯血即有咳嗽，不过气逆，气下则不咳矣，况原无咳嗽者乎，古方治龙雷之火，每用桂、附引火归元之法，然施之於暴血之证，可暂不可常，盖已亏之血，恐不能制其悍，而未动之血，恐不可滋之扰耳，此以崇土为先，土厚则浊阴不升，而血患血息也。

(血溢〔原病式云：血溢者，上出也，心主血热，甚则血随火而妄行，或谓呕吐紫凝血为寒者，误也，此非冷凝，由热其销烁而为稠浊，热甚则水化之制之，故赤兼黑而为紫也，泻心汤，盖火性急速，故至溢脱。从未见有属阴寒者耳。)

或偶触破伤，血遂泉涌不止，惟用十全大补汤，频频多服，用外用杏仁研细，拌白面水调涂之。

(九窍出血〔是证非中毒，即跌扑受伤，中毒者，用生羊血等法，受伤者，观其人不发热，尚能饮食者，频灌热童便。无故发热，九窍出血者，肝肾疲瑯，五藏内崩也，多不可治，若见血水必死，若因劳伤者，补中益气倍叁、，或胎发灰、大蓟汁，人叁汤调服，或血馀灰，每服二钱，以茅根、车前草煎汤调下。)

气有馀便是火，血随气上，补水则火自降，顺气则血不逆，阿襟、牛膝、丹皮，补水之药也，苏子、橘红、砵香，顺气之药也。童便者，引血归下窍，兼有行瘀之能，藕汁者，誓血使无滞，而有止涩之力。脉来砵实，腹中满痛，或吐血块，或为瘀血蓄血，当归、桃仁、赤芍、延胡索、蓬术，大黄之属。怒伤肝木，则血菀於上，使人薄厥。砵香、木香、青皮、芍药、丹皮之属。

劳心，莲肉、枣仁、薯蓣、茯神、紫菀、柏仁、丹叁之属。房劳，熟地、枸杞、牛膝、杜仲、鹿茸、人叁之属。血热，地骨、丹皮、犀角。血寒，桂心、附子。血热不止，山梔灰、黄连灰。血瘀，发灰，大黄灰、乾漆灰血寒，乾姜灰。血滑薤藁灰、莲房灰。血虚，地黄灰。三七、郁金行血中之气，侧柏凉血中之热，大小蓟行血中之滞，茅根导之使下行也。

(诊〔经曰：安卧脉盛，谓之脱血，失血脉数大为籛盛，涩细为少血，细数为阴火郁於血中，甄为失血，血虚气不归附也，弦紧亘痛为瘀结，诸升皆属於肝也，脉来寸口大，尺内微，为肺中伏火，尺中盛而

寸口虚大，为肾虚阴火，尺滑而疾，为血虚有热，右手虚大，为脾胃之火，左手数盛，为肝胆之火，大抵失血，脉微弱细小而和缓者易治，洪数实大弦急，或虽小，按之如引葛，如循刀，及衄血身热，脉至而搏，呕血胸满引背，脉小而疾者，皆不治。

汪石山治一中年人，面色苍白，平素内外过劳，或为食伤，则咯硬痰而带血丝，因服寒凉清肺消痰药，至五十馀剂，声渐不清，而至於哑，夜卧不寐，醒来口苦舌乾，而常白胎，或时喉中梗痛，或胸膈痛，或噎气，夜食难化，或手靠物，久则麻木，常畏寒，不怕热，前有疝症，後有内痔，遇劳即发，初诊，左脉砵弱而缓，右脉浮软无力，续後三五日一诊，或时心肺二部浮虚，按不应指，或时脾脉轻按格指，重按不足，又时或数或缓，或浮或砵，或大或小，变动无常，夫脉无常，血气虚而随火用事也，譬之虚伪之人，朝更夕改，全无定准，以脉参证，其虚无疑，盖劳则气耗而伤肺，肺伤则声哑，又劳则伤脾，脾伤则食易积，前疝後痔，遇劳则发者，皆因劳耗其气，气虚下陷，不能升降故也，且脾喜温恶寒，而肺亦恶寒，故曰：形寒饮冷则伤肺，以既伤脾肺，复伤於药之寒凉，则声安得不哑，舌安得不胎，胎者，仲景谓之胃中有寒，丹田有热也，夜不寐者，由子盗母气，心虚而神不安也，痰中血丝者，由脾伤不能固血也。

胸痛噎气者，气虚不能健喘，食郁於中而噎气，或滞於上则胸痛，遂以参、各四钱，麦冬、当归、贝母各一钱，远志、枣仁、丹皮、茯神各八分，菖蒲、甘草各五分，有食则加山查、麦芽，随病出入，服年馀而渐愈，此病属於燥热，故白术尚不敢用，况他燥剂乎。

又诊一人，年二十馀，形瘦色脆，病咳血，医用滋阴降火清燥之药，延及三年不癒，又一医用参苏饮去人参，服之病益剧，延汪诊之，脉虽五至而细，其证皆逆不可治也，或曰：五至平和之脉，何不可治，汪曰：五藏已衰，六府已竭，九候虽调，犹死也，视其形证，皆属死候，经曰：肉脱热甚死，嗽而下泄上喘者死，嗽而左得眠肝胀，右不得眠肺胀，俱为死证，今皆犯之，虽能饮食，不为肌肤，去死近矣，越五日果死，凡患虚劳，犯前数证，又或嗽而声哑，喉痛不能药食，或嗽而肛门发暮者，皆在不救，医者不可不知。

喻嘉言治一人，素有失血病，晨起嚏暴一口，倾升一盆，喉间气壅，神思飘荡，壮热如蒸，颈筋粗劲，诊其脉尺中甚乱，曰：此昨晚大犯房劳也，因出验血色，如太籀之红，再至寝所谓曰：少阴之脉系舌本，少阴者肾也，今肾家之血，纒涌而出，舌本已硬，无法可以救急，不得已用丸药一服，镇安元气，若得气转丹田，尚可缓图，因浓煎人参汤下黑锡丹三十粒，喉间有声，渐入少腹，顷之舌柔能言，

但声不出，急用润下之剂以继前药，遂与阿襟一絮溶化，分三次热服，半日服尽，身热渐退，颈筋渐消，进粥，与补肾药，多加秋石，服之遂愈。

石顽治刑部汤元洲，年八十二，而痰中见血，服诸盛漱止血药不应，脉得气口甌大，絮尺微紧，面色槁白，屡咳痰不得出，咳甚方有黄色结痰，此精气神三者并亏，兼伤於热，耗其津液，而咳动肺胃之血也，因其平时多火，不受温补，遂以六味丸合生脉散加萎甬，煎膏服之，取金水相生，源流俱泽，而咳血自除，不必用痰血药也。又治钱曙昭，久咳吐血，四五日不止，不时烘热面赤，或时成盆成碗，或时吐粉红色痰，至夜则发热自汗，一夕吐出一团，与鱼肠无异，杂於鲜血之中，薄暮骤涌不已，神气昏昏欲脱，灌童子小便亦不止，同道相商无策，因思瘀结之物既去，正宜峻补之时，遂猛进独参汤，稍定，缘脉数疾无力，略加肉桂、炮姜、童便少许，因势利导，以敛虚籛之逆，一夜中尽参二絮，明晨其势稍定，血亦不来，而糜粥渐进，脉息渐和，改用六味丸作汤，调补真阴，半月而安，同时有胡又曾，亦患虚劳吐血，一夕吐出如守宫状者一条，头足宛然，色如樱桃，不崇朝而毙。

陆晦曰：昔患吐血，暴涌如潮，七八日不已，吾絳诸名家，莫能救止，有云间沈四雅寓絳中，延靖调治，慨然担当，求其定方，用人参三絮，附子一絮，肉桂一钱，举家惶惑，未敢轻用，越二日，其血益甚，更靖诊视，求其改用稍缓之方，彼云：病势较前更剧，前方正欲改定，始克有济，更加人参至五絮，附子至二絮，亲戚见之愈蚤，彼曰：喘呕脱血，数日不止，且头面烘热，下体厥冷，正籛欲脱亡之兆，命在呼吸，若今日不进，来日不可为矣，子辈氏其稍裁参、附，彼坚持不允，力论放胆煎服，仆当坐候成功，亲友见予势急，且见其肯坐候进药，料可无虞，遂依方求服，彼欣出附二十馀块授咀，面称二絮，同人参五絮，煎成入童便、地黄汁一大碗，调肉桂末冷服，服後少顷，下体至足微汗，便得熟睡，睡觉血止喘定，周身柔和，渐可转侧，因馈十二金，求其收功，不受，加至二十金始受，愈後，盛见垣先生见其一剂而效，心甚疑骇，询其居常无病时，恒服人参絮许无间，今虽五絮峻补，止煎数沸，其味未尽，犹可当之，至於血证，用附子二絮，从古未闻，因密贻其制药者，云惯用附子汁收入甘草，其附已经煎过十馀次，虽用二絮，不抵未煎者二三钱，始知方上之术如此。

飞畴治苏天若乃郎宾旭，新婚後，於五月中暴吐血数升，昏夜邀视，汤药不及，命煎人参五钱，入童便与服，明晨诸医咸集，以为人

参补截瘀血，难以轻用，议进生地、山梔、牛膝等味，予曰：六脉虚微而数，无瘀可知，血脱益气，先圣成法，若谓人参补瘀，独不思血得寒则凝，反无後患耶，今神魂莫主，转侧昏晕，非峻用人参，何以固其元气之脱乎，遂进参一剂，二服顿安，次与四君、保元、六味等间服，後以乌骨鸡丸调理而痊。

溲血

经云：胞移热於膀胱，则癃溺血，可知溺血之由，无不本诸热者，多欲之人，肾阴亏损，下焦结热，血随溺出，脉必洪数无力，治当壮水以制燔光，六味加生牛膝。溺血不止，牛膝一味煎膏，不时服之。有气虚不能摄血者，玉屑膏最妙，方用人参、黄 等分为末，以白菜窠切片蜜炙，不时粿末食之，岂非虚火宜补宜缓之意欤，然痛属火盛，则谓之血淋，不痛属虚，谓之溲血，二者不可不辨。溲血，先与导赤散加桂、苓作汤，若汤若服药不效，此属阴虚，五苓散加襟、艾，下四味鹿茸丸。小便自利後有血数点者，五苓散加桃仁、赤芍，暴病脉滑实者，加大黄、滑石、甘草、延胡索下之，溲血日久，元神大虚而挟虚热，所下如砂石而色红，有如石淋之痛，神砂妙香散加泽泻、肉桂，病久滑脱者，去黄 、山药、桔梗、木香，加 蛻 s 骨、益智仁，即王荆公妙香散，虚寒，以此汤吞四味鹿 丸。老人溲血，多是阴虚，亦有过服助籐药而致者，多难治，惟大剂六味丸加紫菀茸作汤服之。咳而溲血脱形，脉小劲而搏，逆也。溲血日久，形枯色痿，癃闭如淋，二便引痛，喘急虚眩，行步不能者，与死为邻矣。石顽治中翰徐芝初夫人，溺血紫月不止，平时劳心善怒，有时恼怒，则膈塞气壅，鹿门诸医，杂治罔效，遍邀絳门娄东松陵诸名家，因而下及於余，余至，方进香薷饮一服，及诊切之，紫手关尺皆弦细少力，紫寸稍大而虚，遂疏理功散方，令其久服，可保无虞，若有恼怒，间进砵香降气散，一切凉血滋阴，咸远之，以之治病，徒滋伤胃之患，而无籐生之力也，观列坐诸医，谄谀万状，各欲献伎以逞其能，惭余疏迈，不谙趋 於时，况余圆 孙寿民，又为刑部健 之情，与芝初郎舅至戚，不便久留，因谓之曰：东南名公云集，无藉刍菘，明晨遂扁舟解维，後闻诸治不效，更延他医，究不出参、朮状功耳。

又治内弟顾元叔溺血，溺孔不时疼酸，溺则周身麻木，头旋眼黑，而手足心经脉绌急，酸麻尤甚，脉来弦细而数，紫尺搏坚，与生料六味，或加牛膝，或加门冬，服之辄效，但不时举发，复以六味合生脉，用河车熬膏代蜜，丸服而痊。

一微商夏月过饮烧酒，溺血，或用辰砂益元散不效，服六味汤亦不

效，予用导赤散，三啜而愈。

有文学宋孝先，年七十馀，溺血点滴涩痛，诸药不效，服生料六味亦不效，云是壮岁嫫居，绝欲太早之故，或令以豆浸湿，捣绞取汁，微温日服一碗而愈，煮熟即不应也。

下血

血之在身，有阴有箴，箴者顺气而行，循流脉中，调和五藏，陈六府，如是者谓之营血也，阴者居於络脉，专守藏府，滋养神气，濡润筋骨，若是藏感内外之邪伤，则循经之箴血，至其伤处，为邪气所阻，漏泄经外，或居络之阴血，因着留之邪障裂而出，则皆渗入肠胃而泄矣，世俗每见下血，率以肠风名之，不知风乃六淫中之一耳，或有风从肠胃经脉而入客者，或外淫风木之邪内乘於肠胃者，则可谓之肠风，若其他不因风邪，而肠胃受火热二淫，与寒热燥湿，怫郁其气，及饮食不节，用力过度，伤其阴络之血者，亦谓之肠风可乎，盖肠风所下之血，清而色鲜，四射如溅，乃风性使然，素问所谓久风入中，则为肠风痙泄是也，先与泻青丸一二剂，後与逍遥散，加酒煮黄连、羌、防、乌梅，虚人，人参胃风汤最捷，人所不知，若肛门射血如线，或点滴不已者，乃五痔之血，当详本门治之，血浊而色黯者为藏毒，蕴积毒气，久而始见也，宜小乌碇汤下黑神散，脉实便秘势盛者，藏连丸，肠风挟湿毒者，下如豆汁兼紫黑瘀血，此醇酒厚味所酿之湿，由足箴明随经入胃，淫溢而下也，脉细有寒者，升箴除湿防风汤，脉数有热者，去二术加黄连、当归、甘草。肠风下血，以蒹寄奴半紮，芽茶一紮，墨灰三钱为散，分三服，乌梅汤送下，其血立止，後宜多服归脾汤调理。肠风下血，其血另作一派溅出，远射四散如筛，肠中作痛，乃箴明气冲热毒所作也，人参败毒散，不应，用升箴除湿和血汤。宿有血证，因时热下紫黑血，乃湿毒肠，箴明少箴经证也，升箴益胃汤。下血久而不已，面色痿黄，下元虚惫者，四君子加黄、归芍，下断红丸虚甚，十全大补汤去茯苓加防风。洁古云：下血，防风为上使，黄连为中使，地榆为下使。千金云：先见血後见便为远血，宜服黄土汤，先见便後见血为近血，宜服赤小豆当归散，（金匱以先便後血为远血，先血後便为近血，传写之误，因胃中受冷不能统血，失其营端（而下，故宜黄土汤温之，若大肠受热不能摄血，营行过疾而下，故宜赤小豆当归散清之。色鲜紫者为热伤阴络，槐花炒研，米汤服之，槐角煎膏尤妙，色稀淡者为脾虚，一味白术，米汤丸服，色瘀晦者为积血，以乱发二紮，红花四紮，入炆成罐中，去红花灰，止用发灰，研细分三服，空心炒黑地榆煎汤送下，三日必效。下血虽曰大肠积热，

亦当分虚实，不可纯用寒凉，必加辛散为主，久之不愈，宜理胃气，兼升举药，故大便下血，多以胃药收功，不可徒用苦寒也。戴复庵曰：色鲜红为热，色瘀淡为寒，寒血因肠胃受冷，营行失度而下，四物加炮姜、炙甘草，热血因热毒之气，蕴於肠胃，或饮酒过度，及烧炙珥珥，四物加茜根、槐花、酒黄连、炒黑山栀之类。因冷饮中寒，或杂食生冷，血为寒凝而下，必腹痛色晦淡，宜附子理中倍炮姜加酒连。阴结便血者，厥阴肝血内结，不得膻气统端，渗入肠间而下，非谓寒内结也，补中益气倍黄加炮姜，上二证，诸家悉采宝鉴平胃地榆汤、结阴丹，从无言及其非者，敢力正之。内伤瘀血，胸脘小腹急痛，桃仁承气汤、代抵当汤，随痛之高下选用，大黄俱宜童便浸透，更用韭汁制，虚人，可略加桂、附二三分，若瘀滞色晦不鲜者，久当用温血药，始得奏效。血枯大便燥结而下鲜紫血者，此大肠燥结而下也。一味槐角膏凉润之，又方真麻油冲入腐花，空腹食之，三日即愈。肠风便血，一味旱莲花，浓煎口，一服立效，又方，治肠风便血，藜寄奴半斤，松萝茶一钱，乌梅肉一枚，煎服效。中蛊藏府败坏，下血如鸡肝，如烂肉，心腹绞痛者是也，治用马蔺根末，水服方寸匙，随吐而出。

李士材治一人，患肠风下血，久用四物、苓、连、槐花之属，屡发不止，面色痿黄，诊其脉，惟脾部浮而缓，此土虚而风湿交乘也，遂用苍术三钱，茯苓、人参黄、升麻、柴胡、防风各一钱，四剂而血止，改用十全大补汤，调理而愈。

石顽治絳兴韩晋度春捷锦旋，患腹痛泄泻下血，或用香连丸，遂饮食艰进，少腹急结，虽小便癃闭，而不喜汤饮，面色痿黄，昼夜去血五十餘度，邀余诊之，气口脉得碜细而紧，询其所下之血，瘀晦如芫汁，与理中加肉桂二钱，一剂溺通，小腹即宽，再剂血絳食进，四剂泄泻止三四次，去後微有白脓，与补中益气加炮姜，四剂而康。

蓄血

夫人饮食起居，一失其节，皆能使血瘀滞不行也，衄者，血蓄上焦，犀角地黄汤，心下手不可近者，血蓄中焦，桃核承气汤，脐腹下肿大便秘者，血蓄下焦也，抵当汤丸、下瘀血汤，及代抵当汤，随轻重选用，三焦蓄血，俱见左脉，以肝主诸血故也。登高坠下，重物撞打，箭簇刃伤，胸腹积血不散，以童便同酒煎大黄，随轻重下之，或香橈散加童便，腰脘滞痛，复元通气散去牵牛，加枳橈、柴胡、牡丹皮，恶血留於腹脘，痛不可忍，复元活血汤，挟血如见祟状，当归活血汤，醉饱入房，竭力伤肝，蓄血在胃口者，韭汁，童便下越鞠丸，不应，合平胃散去苍术加桃仁、丹皮相和服，虚人，理中、越鞠相和

服，在少腹，代抵当丸加熟附子三分，虚者，必加人参钱许以助药力。身有寒热发黄，脉弦细而伏，服补泻诸药不应，千金用大黄、芒硝、归尾、桃仁、人参、桂心为散，酒服二方寸匙，藉参、桂力以攻之。膏粱肥盛，多味痰湿热，血蓄胃口，或兼豆满，或少腹结痛，朝用浚血丸，兼培胃气，夕用变通抵当丸，专散蓄血，方得峻药缓攻之妙。

虚人虽有瘀血，其脉亦颀，必有一部带弦，宜兼补以去其血，桃核承气加人参五钱分，三服缓攻之，可救十之二三，又中气虚人，胃有死血，每食姜汤必噎，宜人参、云术各二钱为末，桃仁一钱，同乾漆炒，去漆研细，蜜丸弹子大，早晚细嚼一丸，醇酒下。

石顽曰：蓄血下黑如漆，最为危殆，但下後神气稍盛，脉无变理，即为可疗，若下後神气昏愤，脉见虚脱，加以厥冷瘵逆，多不可救，如工戚文郁，停食感冒後，大便下黑如漆，烦扰不盛，脉来弦劲而数，此瘀垢未尽，与归、丹、苓、桂、牛膝、鯨鲤之属，复下瘀黑升许而祛。严文式泰山。（失记）（姓氏）。积劳发热，七八日间，亦下黑如漆，紮日後神识稍安，脉来濡弱，知瘀黑已尽，与独参汤、童便，调补而痊。目科邹泰甫，怒气伤肝，呕逆不食，五六日後下血如漆，脉得弦小而疾，按之则衰，此瘀去而肝气未平也，磬香降气散疏之愈。礼科姜如农，气竭肝伤，而下瘀血，光亮如漆，三四日连绵不已，神识昏迷，时加微瘵，脉来弦大而颀，此正气告匮，脉随虚籥鼓激而见虚大也，虽仓扁复生，奚益哉。

李士才治张鸣之，吐血紮年，面色痿黄，潮热咳嗽，膈有微痛，脉数而磬且搏，其痛不可按，而甚於夜分，是坚血蓄积，非大下之不可，又以久病未敢峻攻，用郁金、降真、归地、山甲、蓬术、人参，下血如漆者数次，而痛絀，月馀复痛，此病重而药轻也，乃以大黄、乾漆、蓬术、郁金、山甲、肉桂、归尾、桃仁、僮 胫 Y，每日服叁、之剂，午後服丸药钱许，十日，血积大下，数次而安。

卢不远治来熙庵廉究乃，身体丰硕，伤寒已二十八日，人事不省，不能言语，手足扬擲，腹胀如鼓而热烙手，目赤气，齿槁舌黑，叁、附、石膏、消、黄、苓、连。无不遍服，诸名公已言旋矣，诊之，脉浊鼓指，用大黄一钱，佐以血药一剂，下黑臭血一二斗少苏，四剂始清，夫治病用药，譬之饮酒，沧海之量，与之涓滴，则喉唇转燥矣，顾若大躯体，病邪甚深，不十倍其药，何能克效哉。

诸痛门

诸痛

素问云：寒伤形，热伤气，气伤痛，形伤肿，故先痛而後肿者，气伤

形也，先肿而後痛者，形伤气也。

寒气客於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缩则脉绌急，脉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则痛立止，因重中於寒则痛久矣。寒气客於经脉之中，与气相薄则脉满，满则痛而不可按也，寒气稽留，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寒气客於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寒气客於侠脊之脉则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无益也。寒气客於冲脉，冲脉起於关元，随腹直上，寒气客则脉不通。脉不通则气因之，故喘动应手矣。寒气客於背俞之脉，则血脉涩，脉涩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寒气客於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於肝，寒气客於脉中，则血涩脉急，故亘肋与少腹相引痛矣。厥气客於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涩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寒气客於小肠膜原之间，络血之中，血涩不得注於大经，血气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积矣。寒气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阴气竭，籛气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气复返则生矣。寒气客於肠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呕也。寒气客於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热气留於小肠，肠中痛，瘴热焦渴，则坚乾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

岐伯历举卒痛一十三条，属热者止一条，余皆属寒，辨之之法，当知按之痛缓者为纯寒，痛甚不可按者为寒伏火邪，以能闭塞籛气最甚也。

张介宾曰：後世治痛之法，有曰诸痛属实，痛无补法者，有曰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者，有曰痛随利絀者，互相传授，皆以为不易之定法，不知形实病实，便闭不通者，乃为相宜，或形虚脉弱，食少便泄者，岂容混治，观王荆公解痛利二字曰，治法云，诸痛为实，痛随利絀，世俗以利为下也，假令痛在表者，实也，痛在里者，实也，痛在血气者，亦实也，故在表者，汗之则愈，在里者，下之则愈，在气血者，散之行之则愈，岂可以利为下乎，宜作通字训则可，此说甚善，已得治实之治矣，然痛证亦有虚实，治法亦有补泻，辨之不可不详，须知痛而胀闭者，多实，不胀不闭者，多虚，拒按者，为实，可按者，为虚，喜寒者，多实，爱热者，多虚，饱甚者，多实，饥则甚者，多虚，脉实气絀多实，脉虚气少者，多虚新病年壮者，多实，久病年衰者，多虚，补而不效者，多实，攻而愈剧者，多虚，痛在经者，脉多弦大，痛在藏者，脉多砵微，故表虚而痛者，籛不足也，非温经不可，里虚而痛者，阴不足也，非养营不可，上虚而痛者，心脾伤也，非补中不可，下虚而痛者，肝肾败也，非温补命门不可，亦泥

痛无补法，则杀人矣。

头痛(头风、雷头风、眉棱骨痛、真头痛、头重、头摇、颈项强痛、天白蚊)

经云：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新沐中风，则为首风，首风之状，头面多汗恶风，当先风一日则病甚，头痛不可以出内，至其风日则病少愈。头痛数岁不已，当有所犯大寒，内至骨髓，髓者以脑为主，脑逆，故令头痛齿亦痛，名曰厥逆。头痛巅疾，下虚上实，过在足少阴巨髌，甚则入肾。心烦头痛，病在膈中，过在手巨髌少阴。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也。真头痛，头痛甚则脑尽痛，手足寒至节，死不治，难经曰：手三髌之脉受风寒，伏留而不去，则名厥头痛，入连在脑者，名真头痛。

按头者，天之象，髌之分也，六府清髌之气，五藏精华之血，皆朝会於高巅，天气所发，六淫之邪，人气所变，五贼之端，皆能犯上而为灾害，或蔽覆其清明，或坠遏其经隧，与正气相薄，郁而成热，则脉满而痛，若邪气稽留，亦脉满而痛，是皆为实也，若寒湿所侵，虽正气衰微，不与相薄而成热，然邪袭於外，则血凝而脉缩，收引小络而痛，得温则痛絀，是为虚也，因风而痛者，抽掣恶风，或汗自出，因暑而痛者，或有汗，或无汗，皆恶热而耳前与额胀痛，因湿而痛者，头必重，遇阴天尤甚，因痰饮而痛者，亦昏重而痛，愤愤欲吐，因寒而痛者，绌急恶寒，因气虚而痛者，遇劳则甚，其脉大，因血虚而痛者，痛连鱼尾，善蚤惕，其脉鳧，或砭数，头痛自有多因，而古方每用风药者，盖高巅之上，惟风可到，味之薄者，阴中之髌，自地升天者也，在风寒湿者，固为正用，即虚与热者，亦假引经耳。

薛立齐云，按头痛除风寒外，多主於痰，痛甚者，乃风毒上攻，有血虚者，有气虚者，有诸经气滞者，有六气外伤，有劳役内伤，有可吐者，有可下者，当分虚实寒热兼变而治之，痰多，加味导痰汤，风毒，消风散，血虚，芎归汤加勞鞞畔、全蝎，气虚，六君子加勞鞞畔，气滞，苏子降气汤，痰多宜吐者，稀涎散，或栀子畔汤加火郁宜下者，凉膈散加清酒，痰火俱盛者，滚痰丸。头痛诸药不效，其痛更甚者，此督脉为病也，宜茸朱丹。上热头痛目赤，下寒足俞为甚，大便微秘，既济解毒汤。大寒犯脑，内至骨髓，则头痛齿亦痛，羌活附子汤。头痛乾呕吐涎，綠茱萸汤。风气循风府而上，则为脑风，项背恶寒，脑户璠冷，当归四逆汤。因发散太过，头痛转剧，小建中加当归、童便。风火相煽，额与眉棱俱痛，选奇汤加勞鞞畔。徇蒙招尤，目瞑耳聋，肝虚风动也，六君子加 獭 B 羌、防、芎、归、甘菊。头痛耳鸣，九窍不利，肠胃之所生，或劳役动作则痛，此气虚火动

也，补中益气加川芎、蔓荆子。胃热火炎，动作则痛，烦渴引饮，面赤便秘者，川芎茶调散加酒炒芩、连、栀子、石膏，势盛脉实者，酒炒大黄末五钱，浓茶调服。血虚痛连鱼尾，四物加人参、细辛、蔓荆。有霉疮毒发头痛，颐下左右如蚯蚓徐行入耳，顶上起结毒块，冷则痛甚者，山牛汤，不应，作结毒治之。头与腹俱痛有五，臭毒头痛，则与腹俱痛，一味香附，煎成於凉服，伤酒伤湿，亦有头腹俱痛，但伤酒食，则兼呕逆眩晕，外台茯苓饮加藜葛根，伤湿则腹隐隐痛，头重不能举，羌活胜湿汤，外用瓜蒂散搐鼻，有不伏水土头腹俱痛者，申香正气散，有疮毒入腹，头与腹俱痛者，黄连解毒汤加腊茶。有头痛止则腹痛，腹痛止则头痛，此属脾阴血虚，胃中有火，随气辄上辄下而然，芎、归、芍药、黄连、木香，不应，加重便、香附、C

(诊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寸口紧急，或短或弦或浮皆头痛，浮滑为风痰，易治，短涩为虚，难治，浮弦为风，浮洪为火，砱细或缓，为湿，寸弦曰头痛，寸口脉浮，中风发热头痛。

(头风(薛立齐云：偏正头风，久而不愈，乃挟痰涎风火，郁遏经络，气血壅滞，甚则目昏紧小，二便秘涩，宜砱其血以开郁解表，逍遥散，偏左，加黄芩、劳鞞畔，偏右，加石膏、劳鞞畔，郁甚，合越鞠，兼湿，瓜蒂散搐鼻，兼风火而发，选奇汤加石膏、劳鞞畔、芽茶，夜甚，加酒白芍，或川芎茶调散加细辛、石膏、甘菊。凡怒则太簪作者，先用小柴胡加茯苓、山栀，後用六味丸，常服以滋肾降火，永不再发。凡头痛必吐清水，不拘冬夏，食姜即止者，此中气虚寒，六君子加当归、黄、木香、炮姜。烦劳则头痛，此簪虚不能上升，补中益气加蔓荆子。头风宜热药者多，间有挟热而不胜热剂者，消风散，或川芎茶调散加酒黄芩，轻者只用姜汁收入，陈茶叶内煎服，汗出即愈，此屡验者，凡风热头痛，并宜用之，与选奇汤不殊。头风多，汗当先风一日则痛甚，至其风日则病少愈者，半夏苍术汤。湿热头风，遇风即发，选奇汤加川芎、柴胡、黄连，名清空膏，不拘偏正并用。偏正头风作痛，痛连鱼尾，常如牵引之状，发则目不可开，眩晕不能台举，芎辛汤，每服加全蝎五个，觉上膈有热，川芎茶调散加片苓。有痰湿头痛，其人呕吐痰多，发作无时，停痰上攻所致，导痰汤加絳，或合芎辛汤尤妙，寒痰厥逆头痛，三因芎辛汤，一切偏正头风攻注，属虚寒者，大追风散。

肾气厥逆头痛，四肢逆冷，胸膈痞闷多痰者，玉真丸。有肾藏簪虚之人，素有头风，发动则挟湿热上攻，头面肿胀，项後紮向筋紧作痛，甚则牵引腰脊，其脉虚细而数，千金大三五七散，并用金匱头

风摩散，慎不可用清热败毒等药。有风痰头痛，发时面颊青黄晕眩，目不欲开，懒言身体重，兀兀欲吐，此欲成头风也，二陈汤加胆星、天麻、蝎尾。痰厥头痛，紫寸脉滑而弦，眼重头旋，恶心烦乱，吐清水，气短促，心神不安，语言颠倒，目不敢开，如在风露中，头疼如裂，身重如山，胸满呕逆，四肢厥冷，半夏白术天麻汤，有肥白气虚多痰人，卒然头痛，脉砵细，四肢厥逆，痰响吐涎，星香汤加生附子。热厥头痛，数年不愈，虽当严冬，犹喜风寒，其痛便止，略近温暖，稍见烟火，其痛便甚，或为灸火，或为热药所致，宜选奇汤加川芎、柴胡、黄连、生地、当归、黄柏、知母、荆芥、芽茶。风热伏於血分，加以寒邪外郁，即痛剧热甚，宝鉴石膏散。湿热头痛，脉数而濡，或紫寸脉砵伏而数，身重肢节痛，或四肢面目浮肿，此证多见於酒客，宜散湿解热，二陈、二术、酒苓、羌、防之类，不已，用透顶散搐鼻取涎，随左右搐之，涎出即安。丹方，治头风用蛇蜕炙脆为末，每服一钱，劳鞞畔煎数沸，和滓热服，不拘偏正皆效，後发渐轻再服，或加蜈蚣末三分，或加全蝎末三分，皆取截风之力也，每发轻者一服，不过二服也。

偏头风者，其人平素先有湿痰，加以邪风袭之，久而郁热为火，总属少籐厥阴二经，有左痛忽移於右，右痛忽移於左者，风火击动其痰湿之气，所以互换也，痛久不已，令人丧目，目者肝之窍，肝风内动，则害空窍也，盖木邪亢盛，则生风生火，鼓动胸中之痰积，皆随火上逆为患耳，先以川芎茶调散吐之，吐讫，可服川芎、薄荷等辛凉清上搜风之剂。偏头风，亦先风一日即发，湿痰与火伏头中，虽夏月常欲包裹，越婢汤加絳，湿加泔制苍术，黑豆制川乌，火，加姜汁炒山梔，左加酒黄芩，右，加姜汁、1，湿热甚，连目肿者，加酒大黄，有邪风，加细辛、川芎，防风之类。妇人头风，兼白带甚者，用白蜀葵花七朵去蒂，川芎、当归各一钱，蕲艾八分，水酒各半煎成，乘热先薰後服。头风兼呕涎者，白槿树花，阴乾焙脆为末，每服三钱，热酒调服，或用荷叶蒂七枚，生姜七片，陈芽茶一撮，水酒各半煎服，覆汗祛，头风脑中空痛，用当归、川芎各三钱，黄牛脑子一个，和匀分三次，热酒送下，尽醉卧醒即愈。头风诸药不效，用大附子一只切片，同 豆一升煮熟，去附子，但服 豆及汁即愈。偏头风，左属风者则浮肿，荆芥、薄荷，左属血者则疼热，川芎、当归，右属痰者必体肥，苍术、半夏，左属热者必形瘦，黄芩、石膏，产後须倍用芎、归，遇寒即痛者，属寒伏於脑，用金匱头风摩散，一法，用川乌末，醋调涂痛处。又法，葶拔、细辛为末，猪胆汁调搐鼻中。蓖麻子五钱去皮，大枣十五个擘，其捣烂，涂纸上，用筋卷之，去筋纳鼻

中，良久取下清涕即止。或牙皂末吹鼻中取嚏。又法，以红娘子七枚，茴香七瓣，研为细末，同 桔 Y 七个，连须研烂，涂痛处，痛止，永不再发，不拘偏正皆效。又外用诸方，如搐鼻瓜蒂散、透顶散、蓖麻贴法、一字散、一滴金、火筒散等，皆应用之药，然不若用蒸法最效，方用川芎半紮，晚蚕沙二紮，僵蚕如患者年岁之数，以水五碗，煎至三碗，就砂锅中以厚纸糊满，中开钱大一孔，取药气薰蒸痛处，每日一次，虽年久者，不过三五次，永不再发，平时置新鲜木瓜於枕边，取香气透警，引散肝风，亦良法也。

(雷头风(头痛而起核块者，雷头风也，或头中如雷之鸣，为风客所致，清震汤，肿块宜刺出血，亦有因痰热生风者，半夏用牙皂姜汁制，取净一紮大黄酒浸透纸包瓌，再浸再瓌，熟瓌为度，净二紮，白僵蚕、连翘、橘红、桔梗、天麻各五钱，片苓七钱，薄荷三钱，硝 C 裕石、白芷、炙甘草各一钱，蒸饼丸 豆大，临卧茶吞二钱。

(眉棱骨痛(此证多属箴明风热，有虚实二途，虚而痛者，见光明即发，选奇汤加归、芍，实则眼不可开，昼静夜剧，选奇汤加勞鞞畔，风盛，加葛根，火盛，加石膏，按戴复庵云：二证皆属於肝火，虚则地黄丸，实则导痰汤，大抵此证清火散风不应，即当滋阴，若泛用风药，则火热上升，其痛愈甚矣，痛久成头风，发则眉棱骨痛者，选奇汤加川芎、白芷、荆介、柴胡。

(真头痛(天门真痛，上引泥丸，旦发夕死，夕发旦死，脑为髓海，真气所聚，卒不受邪，受邪则不可治，古法，用黑锡丹，灸百会穴，猛进参、附，可救十中之一，然天柱折，手足寒至节，必死不治。

(头重(湿热上攻，所以头重，秋冬春俱宜羌活胜湿汤，夏暑苍术白虎汤，并瓜蒂搐鼻，若时行疫疠之时，患头重者，败毒散加苍术、说内伤元气，头重气乏，补中益气加苍术、蔓荆子。

(头摇(头摇有二证，风火相煽，卒然头摇，项背强痛，少箴经证也，小柴胡去参加防风，实腹痛，不大便而头摇者，箴明府证也，凉膈散、大柴胡选用，若老人及病後辛苦人，因气血虚，火犯上而鼓动者，十全大补汤、大建中汤并加羌活。

(颈项强痛(邪客於三箴则痛，寒搏则筋急，葛根汤，风搏则筋弛，桂枝汤加葛根，然多有挟痰，难以回顾者，乃痰客太箴，二陈加酒苓、羌活、红花。

(天白蚁(头内如虫羃响者，名天白蚁，多属於火，亦有因痰湿在上者，丹溪云：瘦人皆属於火，宜薄荷、梔子、茯苓、甘草、细辛、川芎、黄芩、石膏、芽茶之类，肥人皆属湿痰，半夏、茯苓、枳实、黄连、天麻、胆星、苍术、黄柏、芽茶之类，戴复庵云：头中鸣响，有虚

有实，实者用凉膈散、硃石丸下夺之，虚者非独参、保元六味、八味、茸朱丹、鹿茸丸等药调补不应也，丹方，用茶子为细末，吹鼻中，盖响属火，茶子轻清，行清道，散遏伏之火故也，凡头风药中必用茶引，即此可悟。

程文彬治一妇患头风，虽盛暑必以帕蒙首，稍见风寒，痛不可忍，百药不效，盖因脑受风寒，气血紮虚，气不能升，故药不效，令病人口含冷水仰卧，以姜汁灌入鼻中，痛立止，与补中益气加细辛、川芎、蔓荆、白芍，数服而愈，用姜汁滴鼻中，开久郁之风寒也，若寒湿郁痛，用独颗 瞻 w 之，火郁头痛，以白菜窠汁滴之，左患滴右鼻，右患滴左鼻良。

李士材治顾淡之，劳神之後，躁热甚，头角掣痛，时作时止，医禁其食而解表，四日议攻，诊之脉不浮紧，安得表邪，又不确实，安得邪，手太阴大而无力，为神劳太过，乃虚烦类伤寒也，先饮糜粥，用大剂归脾汤而愈。

面痛

面为箴明部分，而箴维起於诸箴之会，皆在於面，故面痛皆因於火，而有虚实之殊，暴痛多实，久痛多虚，高者抑之，郁者开之，血热者凉之，气虚者补之，不可专以苦寒降火为事，许学士治鼻间痛，或麻不仁，如是数年，忽一日连口唇颊车发际皆痛，不能开口言语，饮食皆妨，在 与颊上常如糊，手触之则痛，此足箴明经络受风毒，传入经烙，血凝滞而不行，故有此证，或以续命与之不效，以犀角升麻汤与之，数日愈，夫足箴明胃也，胃中腥羶五味，无所不纳，其腐熟水谷之毒，皆聚於胃，故方以犀角为主，升麻佐之，专解饮食之毒，馀皆涤除风热之药也。有老人过劳，饥则面痛，补中益气加苓、梔、连翘、鼠黏、黑参。因郁结积成胃热，遂患面痛，越鞠丸加山梔、连翘、贝母、橘红之类。

心痛胃 痛(心疝、心祛)

璣枢云：邪在心则心痛，喜悲，时眩仆，(此言胞络受邪((在府不在藏也)。手少阴之脉动，则病瘕乾心痛，渴而欲饮。(此言别络受邪((在络不在经也)。厥心痛，与背相控，善哕，如从後触其心，伛偻者，肾心痛也。腹服胸满，心痛尤甚，胃心痛也。如以锥 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色苍苍如死状，终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卧若徒居，心痛间，动作痛益甚，色不变，肺心痛也。真心痛，手足青至节，心痛甚，旦发夕死，夕发旦死。

五藏之滞，皆为心痛肾心痛者，多由阴火上冲之故，胃心痛者，多由停滞，脾心痛者，多由寒逆中焦，肝心痛者，多由不火之郁，病在

血分，肺心痛者，多由上焦不清，病在气分，苦知其在气则顺之，在血则行之，郁则开之，滞则通之，火多实，则或散或清之，寒多虚，则或温或补之，必真心痛者，乃不可治，否则但得其本，则必随手而应也。

金匱云：九痛丸治九种心痛。兼治卒中恶腹胀痛，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仲景於胸 後附此方，治九种心痛，以其久着之邪不同暴病，故药则加峻，而汤改为丸，取缓攻不取急荡也，九种心痛，乃久客之剧证，即肾水乘心，脚气攻心等别名也，痛久血瘀，阴邪团结，故用叁、附温气散邪，药中加生狼芽、巴豆、絳茱萸驱之使从阴窍而出，以其邪据胃中，结成坚垒，非直捣其巢，终不去也，後人心痛分为九种，曰饮：曰食：曰气：曰血：曰冷：曰热：曰悸：曰虫：曰疰：虽祖此义，而实未详内经金匱之旨也。

论曰：诸心痛者，皆手少阴厥气上冲也，有热厥心痛者，身热足寒，痛甚则烦躁而吐，额上自汗，其脉洪大，知为热也，先宜越婢汤汗之，次用金铃子散清之，有火实心痛者，因受时气，卒然发痛，大便秘，久而注闷，心腹高起，按之愈痛，不能饮食，急以凉膈散利之，不应，为食积痰饮留结也，煮黄丸、水煮金花丸选用，有寒厥心痛者，手足逆而通身冷汗出，或大便利而不渴，气力微弱，其脉砵细，急以术附汤温之，寒厥暴病非久病也，朝发夕死，当急救之，久痛非寒，暴痛非热，不可不察。凡言心痛，都属胃，丹溪云：外受寒者，当温散，内受寒者，当温利，病久属郁，郁则热，用山梔为热药之向导，必佐以生姜汁，多用台芎开之，或二陈加川芎、苍术，倍加姜汁炒山梔，如痛甚者，加 姜为从治之法也。外吸凉风，内伤冷物，寒客於胃，则卒然而痛，二陈加草豆蔻、乾姜、絳茱萸，日久发热，加姜汁炒川连、山梔。

心腹绞痛如刺，紫亘胀满，千金高良姜汤。脉实坚，按之心下满痛者为实，大柴胡汤。脉弦数者，是木克土也。

治之以小建中汤，取芍药味酸，於土中泻木，如脉砵细，是水来侮土，治以理中汤，取乾姜味辛，於土中泻水。大寒客於心胸作痛，则呕逆不能食，腹中寒气上冲，痛不可按者，金匱三物大建中汤，上散浊饮寒气，下安太阴。寒气作痛，绵绵不绝，无增无絀，术附汤加草豆蔻、厚朴。风冷邪气，入乘心络，或府藏暴感寒气，上乘於心，卒然心痛，或引背脊，经久不差，崔氏乌头丸。凡心痛脉砵而迟者易治，坚大而实，浮大而长滑数者难治。因冷积痰气而痛者，理

中汤去人参，加苓、半、丁香、木香、白豆蔻，或四七汤加木香、肉桂，痛而气上急者，苏子降气汤去前胡加木香，痰涎壅盛而痛，小半夏茯苓汤加枳实，间进半硫丸。郁痰作痛，或因恚怒劳力酒食而发，发则自下逆冲而上，後必作寒热，以郁必从少籛而发出於外，其脉必数，其热与痛忽重忽轻，其证多渴而大便秘，治宜清中第痛汤。痰积作痛，脉滑而实，恶心烦满，时吐酸水，此因气滞，碍其道路，不得端行而作痛，清中汤加香附、苍术、南星、滑石、木香、海石之类，如痰甚者，导痰汤加白螺蛳壳一钱。停饮恶心烦闷，时吐黄水，腹中辘辘有声而痛，胃苓汤。胸痛短气者，水气在藏府也，轻者五苓散，重者用子和法取之，有痰，二陈汤加姜汁。气郁脉砵伏，或结或弦，胸中气壅，攻刺胀痛，砵香降气散。中气虚，按之则痛定，二陈加炮姜，不应，理中汤，病久服耗气药太过，脉大或数无力，亦为中气虚，六君子加炮姜。心膈大痛，发厥呕逆，诸药不纳者，哞H鹅翎探吐，痰尽而痛愈。凡按之痛絀者为虚，宜酸收，不宜辛散。心痛属火，不时举发者山梔姜汁炒黑，少加炮姜、甘草，一服立止。平日好饮热酒，致死血留於胃口作痛，脉必涩或甌，饮下作瘵，口中作血腥气，手拈散加桔梗开提其气，胃气虚人，不能行其药力者，加人参二三钱，用相反之味，激其性以搜血也，壮盛者，代抵当丸加乾漆灰，虚弱人，四物汤加桃仁、穿山甲、桂心、蓬术、赤降香煎服。卒中恶心痛，用苦叁一紮，酢煮顿服，老弱者，分二三服。苦脉微欲绝，手足逆冷，肉桂一紮，水煮分三服效。虫痛，鹤虱一味为末，蜜丸，蜜汤下四五十丸，慎酒肉，取有形滓以入虫口也。胃痛吐虫，曾服打积药不愈，是中气伤，当调中气为主。虫痛面有白斑，唇红能食，或口中沫出，当以祛虫法治之。因作痛，痛有休止，令人吐，动故也，用川椒、乌梅、黄连、檳榔煎服。膈上隐隐作痛，坐不得卧，而吐臭秽痰涎，当作肺痛治之。膈间肿痛，不能进食，但喜饮水，或咽肿，人迎盛而气口紧者，当作胃痛治之。

(心疝〔肾气逆上攻痛，必从脐下上升，小便难，此名心疝，生韭汁和五苓散，以茴香煎汤下，或有疝气冲心而痛者，当於疝门求治，亦有脚气攻心而痛者，则於脚气门求治可也。

(心祛〔因胃口热，食易消，故祛，素问谓之食祛，为痰火鼓动所致，亦类中消，小半夏茯苓汤加枳实，胃中火蕴而祛，二陈加川连，或五苓散加辰砂，亦有病祛，呷姜汤数口，或进乾姜温剂而愈，此膈上停寒，中有伏饮，见辛热则消也。

(诊〔心脉微急为痛，短而数心痛，涩则心痛，脉浮大弦长者死，砵细者生，胃脉微滑为痰饮，滑实为宿食，砵紧为冷积，砵涩为气滞，

数为火，浮为风，弦为血，忽大忽小者，为虫也。

东垣治一妊妇，冬至因恸哭，口吸风寒，忽病心痛不可忍，浑身冷气欲绝，曰：此乃客寒犯胃，故胃当心而痛，急与草豆蔻、半夏、生姜、炙甘草、益益智仁之类，或曰：半夏有毒，重妊服之可乎，曰：乃有故而用也，岐伯曰：有故无损也，服之遂愈。

滑伯仁治一妇，盛暑洞泄，厥逆恶寒，胃当心而痛，引腹引脘，转为滞下，呕哕不食，医以中暑霍乱治之益剧，脉三部俱微短砹弱，不应呼吸，曰：此阴寒璿矣，不亟温之，则无生理，内经虽曰用热远热，又曰有假其气，则无禁也，於是姜、附温剂三四进，间与来复丹，脉稍有力，厥逆渐退，更与姜、附七日，诸证悉去，遂以丸药除其滞下而安，江应宿治一人，心脾痛，积十年矣，时发则连日呻吟，食，遍试诸方罔效，诊之，六脉弦数，曰：此火郁耳，投姜汁炒川连、山梔泻火为君，川芎、香附、橘皮、枳壳开郁理气为臣，反佐炮姜从治为使，一服而愈，再与平胃散加姜汁炒川连、山梔，神藜糊丸，以刈其根，不复举矣。

李士材治张侗初，善怒善郁，且酬应繁剧，胸中痛甚，夜不成寐，医用菖蒲、枳、朴、木香、豆蔻，殊不知此证属虚，虚则浊阴不降，神气失守，故痛且寤也，遂以归脾汤，倍用人参、当归，不十剂而胸次快然安寝。

又治宋敬夫心腹大痛，伛偻不能仰，日服行气和血药罔效，其脉左滑而急，其气不能以息，偶一咳攒眉欲绝，为心疝无疑，以生姜饮粥，取小香、川楝子、青木香、广木香、絳茱萸、木通、延胡索、归身、青皮，一服而痛，五日而安。

胸

金匱云：师曰：夫脉当取太过不及，籀微阴弦，即胸而痛，所以然者，责其璿虚也，今籀虚知在上焦，所以胸心痛者，以其阴弦也。籀微在胸中气分上看，故曰籀微知在上焦，阴弦在阴脉上看，如阴寒之脉，上於胸中气分，则为胸，如阴脉上乘於心，则为心痛也。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

上条是言不及，此则言太过也，平人，盖言无内因虚劳，外因感冒，而患短气不足以息者，当是胸中邪气窒塞，肾中籀气不得上通於胸中，故为实也。

胸之病，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气寸口脉砹而迟，关上小紧数，璿萎薤白酒汤主之。

寸口脉砹迟者，籀气衰微也，关上小紧者，胃以上有阴寒结聚，所以胸中喘息咳唾，胸背痛而短气，璿萎性润，专以涤垢膩之痰，薤

白臭秽，用以通秽浊之气，同气相求也，白酒熟谷之液，色白上通於胸中，使佐药力上行璫而下耳。

胸 不得卧，心痛彻背者，塘萎薤白半夏汤主之。

心痛彻背者，胸中痰垢积满，循脉而溢於背，背者胸之府，故於前药但加半夏，以祛痰积之 逆也。

胸 心中痞痛，气结在胸，胸满，脘下逆抢心，枳实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

痰气结聚於胸中，胸满溢於经脉，故从脘下逆上以抢心也，二汤一以治胸中实痰外溢，用薤白桂枝以解散之，一以治胸中虚痰内结，即用人参理中以清理之，一病二治，因人素禀而施，絜不移易之法也。

胸 胸中气塞，短气，茯苓杏仁甘草汤主之，橘皮枳实生姜汤亦主之。

夫短气不足以息者，实也，故二方皆利气之剂，一以疏利肺气，一以疏利胃气也。

胸 缓急者，薏苡附子散主之。

胸中为籛气所居之位，今胸中之籛，而不舒，其经脉所过，非缓即急，失其常度，总由籛气不端故也，用薏苡舒其经脉，附子复其胸中之籛，则大气一转，阴浊不留，胸旷然若太空矣。

心中痞，诸逆心悬痛，桂枝生姜枳实汤主之。

心中痞者，心气逆於上也，上气逆，则中下亦逆，气逆则经脉亦逆，故为诸逆也，上下气逆，脉不交通，心主孤悬於上，不得营气以和之，故心悬痛也，桂枝行心气以散痞，姜、枣疏中焦以通经也。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乌头赤石脂丸主之。

心痛彻背，背痛彻心，乃阴邪厥逆，而上干胸背经脉之间，牵连痛楚，乱其血气，紊其疆界，此而用气分之药，则转益其痛，势必危殆，仲景用蜀椒、乌头一派辛辣，以温散其阴邪，然恐胸背既乱之气难安，即於温药队中，取用乾姜、赤脂之涩，以填塞厥气攻冲之经隧，俾胸之气自行於胸，背之气自行於背，各不相犯，其患乃除，今人但知有温气补气行气散气诸法，不知有填塞邪气攻冲之窠也。

千金治胸 髻背痛，用细辛散，胸中逆气，心痛彻背，少气不食，用前胡汤，胸中 如满，噎塞习习如痒，喉中涩燥唾沫，服橘皮枳实生姜汤，不应，用治中汤，胸 腹背闭满，上气喘息，用下气汤，胸背疼痛，用熨背散，足补金匱之未逮。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彻心中愤愤然无奈者，生姜半夏汤主之，千金加橘皮、綠茱萸，名通气散，治胸满短气而

噎。

此即胸 一门之证，必编者之误差，入於呕吐中，今并论於此，盖籛受气於胸中，以布气息，今阴乘籛位，阻其籛气布息，呼吸往来之道，若喘若呕若噎，心舍神者也，聚饮停痰，则炎炽不盛，彻心愤乱，无可奈何，故用半夏、生姜之辛温，以燥饮散寒，则籛得以布，气得以调，而胸际始旷也，其用橘皮、綠茱萸，及加竹茹、人参，皆此例也。喻嘉言曰：按胸 之证，人所通患，金匱出十方论治，然未明言其故，盖胸中如太空，其籛气所过，如离照当空，旷然无外，设地气一上，则窒塞有加，故知胸 者，籛气不用，阴气在上之候也，然有微甚不同，微者但通其上焦不足之籛，甚者必驱其下焦厥逆之气，通胸中之籛，以薤白、白酒，或塘菱、半夏、桂枝、枳实、厚朴、乾姜、白术、人参、甘草、茯苓、杏仁、橘皮，择用对证三四味，即成一方的，不但苦寒不入，即清凉尽屏，盖以籛通籛，阴分之药，所以不得预也，甚者，则用附子、乌头、蜀椒大辛热，以驱下焦之阴，而复上焦之籛，补天浴日，在医之手眼，奈何後世总不知胸 为何病耳。

腹痛(小腹痛、腹中窄狭、当脐痛〔

东垣云：腹中诸痛，皆由劳役过甚，饮食失节，中气受伤，寒邪乘虚入客，籛气不通所致，故卒然而痛，经云：得 则痛立止，中 痛属太阴，理中汤，脐腹痛属少阴，真武汤，小腹痛属厥阴，当归四逆汤加綠茱萸，若夫热病腹痛，热则芍药甘草汤、黄芩汤，寒则理中汤，若脾胃素虚人，饮食不能消蔑者，六君子加香、砂，若兼外感宿食者，申香正气散，若但少腹硬满而痛，小便利者，即是蓄血之证，桃核承气汤，小便不利者，即是溺涩之证，五苓散，有心腹大痛，欲吐不得吐，欲泻不得泻，是名霍乱，急以盐汤灌之，其或清痰留滞於胸膈之间，食积郁结於肠胃之内，皆能令人腹痛，痰则控涎丹，食积枳实导滞丸。

凡治腹痛，必用温散，如台芎、苍术、香附之类，白芍能治血虚腹痛，惟脉弦发热者为宜，其性酸寒收敛，无温散之功，若气虚者服之，反伤脾胃也。绵绵而痛无增絃，欲得热手按，及喜热饮食，脉磳迟者，寒也，理中汤加肉桂、香、砂。

腹痛用温药不效，痛愈甚，大便秘者，微利之，平胃散加申香、半夏、紫苏、木香、大黄，虚人，人参养胃汤。时痛时止，热手按而不絃，脉洪数者，热也，二陈汤加厚朴、枳实、苓、连、山栀。腹中水鸣，乃火击动其水也，二陈加苓、连、木香、枳实、木通，虚人，六君子加香、砂、猪苓、泽泻。感暑而痛，或泻利并作，脉必虚豁，十味香薷饮。感湿而痛，小便不利，大便溏泄，胃苓汤。如腹中常有热

而痛，此为积热，调胃承气汤下之。因客寒作痛者，脉必弦缓，小建中加炮姜，兼气郁脉碇者，更加台芎、苍术、香附。因热作痛，脉必数疾，二陈汤加苓、连、芍药，痛甚，稍加炮姜从治之，若时痛时止，口乾恶心头眩，或泻黄者，火也，前药勿用炮姜，加大黄微利之。脉碇结或伏，必腹痛，痛引鬲豆及肩背，皆不得俯仰者，气滞也，二陈加川芎、木香、枳壳、香附，不应，有血也，加蓬术、穿山甲。七情内结，心腹绞痛，不能饮食，时作时发，发即欲死，七气汤选用。酒积作痛，藜藜丸。食积作痛，保和丸。虫痛者，懊绍作痛，上下不定，痛有休止，或有块梗起，痛则呕吐清水，当从虫积治之。因疝致痛者，必引辜丸，或小腹有一条梗起，宜从疝治。因触秽致痛，得热汤饮转剧者，是臭毒攻逆也，另详本门。

(小腹痛(小腹痛满有三，皆为内有留着，非虚气也，小腹正中为少阴任冲之分野，鬲傍为厥阴肝经之分野，一属燥结大肠，其证五六日大便不通，按之坚满，绕脐攻痛，小便虽利而黄赤，其脉数实有力，为府邪实结而痛满，大承气下之，若因津血枯涩而结者，其脉虽数而不甚旺，麻仁丸、通幽汤之类，无故而大便不通，少腹微满，尺脉虽数，而必微弱者，蜜煎导之，夏月可用猪胆导，慎不可用攻之药，攻之胃气受伤，必生他患也，一属热结膀胱，其证溺闭不通，按之虽满而不甚坚，弹之有声激指，其脉数盛有力，而烦渴引饮者，书甚，五苓散，夜剧，猪苓汤，一属血结膀胱而腹满，其证善忘如狂，或渴欲漱水而不能饮，或喜热饮，仍不能多，小便清利，或反倍於平时，或数欠而不清，大抵邪结膀胱籥分，热邪伤血，虽有蓄血，其人真阴不虚，则小便自清，尺脉必盛，代抵当丸，若反倍於常时者，为邪据下焦，真籥外亡之候，本方去硝磺黄倍桂加熟附六七分救之，若缘醉饱入房，强力忍精而致少阴与任督受伤，血结阴分者，此真阴亏损，必致小便涩数，胀满如淋也，生料济生肾气丸，红酒煎服，有妇人经行之时，交合受伤，时时不净而少腹满痛者，此冲脉受伤也，十全大补汤倍用肉桂，若有块绞痛，喜热按，此气血虚而有瘀积也，当归生姜羊肉汤加肉桂、絳茱萸。茯苓、芍药，不应，加人参，又有本来下元虚人，勉力劳役而致受伤，蓄血小腹满痛者，此肝经受伤，其满必偏见於左傍也，调肝散代抵当丸，审微甚选用可也，然亦有右傍偏满者，此必饱食奔驰，脾阴下溜，食积痰膩留结也，当於积滞门求之，其臭毒腹痛呕逆，另详杂门。

(诊(阴弦腹痛，细小紧急，皆为腹痛，滑为痰饮，弦为冷食，阴弦或紧宜温，碇弦滑实可下，碇伏者，为气滞，细小紧急腹中刺痛，尺脉紧脐下痛，弦急小腹痛，尺脉伏症痠痛，细小而迟者易治，坚大

疾者，数而紧者，浮大而长者，为病不应脉皆难治，痛其而喘，脐下急大痛，人中黑者死。

(腹中窄狭(肥人乃是湿痰留滞，气不升降，当行气燥湿，越曲、平胃为主，瘦人乃是阴虚火旺，薰蒸藏府，逍遥、佐金降火开郁为主，肥人腹中辘辘有声，须作痰治，二陈、二术为主，气虚者，加入参。(当脐痛(当脐痛为肾虚任脉为病，六味丸加龟版灰。伤寒籛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此为本虚受寒，小建中汤和之。

虞恒德治一壮年，寒月入水网鱼，饥甚遇凉，粥食入腹大痛，二昼夜不止，医以大黄丸不通，又以承气下粪水而痛愈甚，诊其六脉砢伏而实，面色青黑，此大寒证，而下焦又有尿作痛，先与治中汤加丁、附一贴，又灸气海二十一壮，痛治半，继以巴豆、砢香、木香作丸，如豆大，生姜汤下五七丸，下五七次而愈。

又治一人，六月投渊取鱼，至深秋雨凉，半夜小腹痛甚大汗，脉砢弦细实，重取如循刀责责然，夫腹痛脉砢弦细实，如循刀责责然，阴邪固结之象，便不当有汗，今大汗出，此必瘀血留结，营气不能内守而渗泄於外也，且弦脉亦肝血受伤之候，与大承气加桂二服，微利痛絀，连日於未申时，复坚硬不可近，与前药加桃仁泥，下紫血升铢痛止，脉虽稍絀而责责然犹在，又以前药加川附子，下大便四五行，有紫黑血如破絮者二升而愈。

汪石山治一老妇病腹痛，初从右手指冷起，渐上至头，如冷水浇灌，而腹大痛，痛则遍身大热，热退则痛止，或过食或不食皆痛，每年发一二次，近来二三日一发，远不过三五日，用四物、四君、二陈、七气，皆不应，汪诊之，脉皆微弱，似有似无，或二三至一止，或四五至一止，乃籛气大虚也，用独参五钱，入陈皮七分煎服，十数贴而愈，夫四肢者诸籛之本，头者诸籛之会，经曰：籛虚则恶寒，今指梢冷，逆上至头，则籛虚阴盛可知，籛虚不能健踰而痛大作，痛作而复热者，物璫则反也，及其阴籛气衰，絪不相争，则热歇而痛亦息矣，故以独参汤补之，数年之病遂愈。

疸痛(季疸痛、腋下肿痛〔

经云：肝病者，絪疸下痛引小腹，令人善怒。肝病内舍胸疸。邪在肝，则絪疸下痛。肝热病者，疸满痛。胆动，病心疸痛，不可反侧。肝所生病，腋下肿疸痛。肺病传肝，疸痛出食。

肝舍於疸，故疸痛多属於肝，然经筋所过挟邪而痛者，自有多端，不可执一，且左右者，阴籛之道路，故肝主阴血而属於左疸，脾主籛气而隶於右疸，左疸多怒伤或留血作痛，右疸多痰积或气郁作痛，其间七情六郁之犯，饮食劳动之伤，皆足以致痰凝气聚，血蓄

成积，虽然，痰气亦有流於左佞者，然必与血相持而痛，血积亦有伤於右佞者，然必因脾气衰而致，其间虚实治法，可默悟矣。

伤寒少籛佞痛，用小柴胡汤，硬满，加薄桂，不大便，加枳朥，兼胸佞满痛，加枳、桔，若不因伤寒而佞痛，身体微热，枳朥煮散，盖枳朥为治佞痛专药，诸方皆用之。寒气引佞下痛，枳实理中汤，戴复庵云：腹内诸般冷痛，枳实理中汤加絳，作无限用。佞痛而气喘，分气紫苏饮、增损流气饮选用，有佞痛而吐血者，此热伤肝也，小柴胡去半夏、黄芩，加丹皮、鳖甲。紫佞肿痛，或腹痛，或小便涩滞者，属湿热，龙胆泻肝汤。脉弦痛在左属肝火，宜柴胡山栀、当归、青皮、芍药，不已，加絳茺莢炒川连，甚则加酒炒龙胆草，如果肝气实，当归龙荟丸。因怒伤肝，肝气郁甚，柴胡疏肝散。

气滞作痛，紫手脉碇伏或弦，痛引胸佞，不得仰屈伸，二陈加枳朥、香附、木香。左佞痛者，木气实也，抑青丸，火盛者，佐金丸从治之，有蓄血偏着左佞而痛者，复元活血汤。右佞痛，乃悲伤肺气所致，推气散加桔梗，或只用川芍、枳朥二味作汤服之。佞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宜金匱大黄附子汤。紫佞走痛，脉碇弦而滑，乃湿痰流注在佞下，导痰汤加白芥子、枳朥、香附、木香，甚则控涎丹导而下之。食积寒痰，流於佞下，痛若锥刺，手不可近，诸药不效者，神保丸。食积佞痛发寒热，痛引心下，恶心恶食，必有一条扛起，有脉必滑，二陈加香、砂、枳、术、曲、朴、查、芽，甚则加絳茺莢制川连。结积痰癖冷痛，煮黄丸。气弱人佞下痛，脉弦细或紧，多从劳役怒气得之，六君子加木香、芎、归、桂心。肥白人气虚发热而佞痛，用参、柴胡、黄芩、枳朥、木香之类，甚则加桂。

瘦弱人阴虚寒热，佞下痛多怒，必有瘀血，宜桃仁、红花、柴胡、青皮、丹皮、鳖甲之类，甚则加大黄。咳漱引佞下痛，为水饮停蓄，小青龙汤，佞下硬满引痛，乾呕短气，汗出不恶寒，有时头痛心下痞者，十枣汤。乾咳引佞下痛发寒热，为郁结所致，逍遥散，若佞下有块痛，乃过饱劳力所致，逍遥散加木香、丹皮、青皮。死血作痛，日轻夜重，或午後热，脉短涩，桃核承气汤，易肉桂，加穿山甲、鳖甲、青皮，不应加熟附子一片，如跌扑佞痛，亦宜上方。凡内伤佞痛不止者，生香油一盏，生蜜一杯，和匀服，一二次即止。房劳肾虚之人，胸膈佞肋多隐隐微痛，乃肾虚不能纳气，气虚不能生血之故，宜补骨脂、杜仲、牛膝补肾，当归、熟地和血，及七味丸调理。

(季佞痛[经云：冬脉不及，则令人心悬如病饥，荫中清，脊中痛，少腹满，小便变，又足少籛之筋，引佞外转筋，膝不可屈伸，筋急，

前引髀後引尻，即上乘佞，季佞痛，按季佞痛，无不因肾虚者，加絳八味丸、肾气丸选用。

（腋下肿痛（少箴湿热留薄，则腋下肿痛，小柴胡加抚芎、枳朮，实人，去参加草龙胆，体肥痰盛，加白芥子，有痰饮搏聚而痛者，加味导痰汤加柴胡为向导。

（诊（脉双弦者，肝气有馀，紮佞作痛，弦数有力，为肝盛有馀，弦数无力，为肝虚有火，弦小而细为饮，脉磳为气，浮弦为风，弦小而弱者，为箴虚，磳细为阴虚。

藤默生治葛子立，佞痛连腰脊不能转侧，服六味丸加杜仲、续断，不效，或者以为不能转侧，必因闪挫，与推气散转剧，藤诊之曰：脉得弦细乏力，虚寒可知，与生料八味加茴香，四剂而安。

腰痛（腰酸、腰软、腰胯痛（

经云：腰者肾之府，转摇不能，肾将惫矣。巨箴虚则头项腰背痛，（此二条言（

（证之虚（膀胱之脉，挟脊抵腰，故挟脊痛，腰似折（此一条言（（邪之实（。

按内经言太箴腰痛者，外感六气也，言肾经腰痛者，内伤房劳也，假令肾藏真气布护，六气焉能为害，惟肾藏虚伤，膀胱之府安能独足，又有膏粱之人，久服热剂，醉以入房，损其真气，则肾藏热，腰脊痛，久则髓絳骨枯，发为骨痿，此为本病，其有风寒湿热闪挫瘀血滞气痰积，皆为标病，而肾虚则其本也。风痛者，脉浮，或九或右，痛无定处，牵引紮足，小续命加絳。寒痛者，其腰如冰，其脉必紧，得热则絳，得寒则增，乾姜附子汤加肉桂、杜仲，外用摩腰膏，兼风寒者，五积散热服微汗之。内蓄风热痛者，脉必洪数，口渴便秘，小柴胡去半夏，加羌活、续断、黑豆，若大便闭者，先用大柴胡微利之。湿痛者，如坐水中，肾属水，久坐水湿，或着雨露，以致腰下冷痛，脉必弦缓，小便自利，饮食如故。天阴头必重，体必磳重，渗湿汤，肾虚由卧湿地，流入腰脚，偏枯冷疼重，千金独活寄生汤，兼风湿者，改定三汤，如挟寒湿，并用摩腰膏，虚寒甚而挟湿者，术附汤，挟湿热者，羌活胜湿汤合二妙散，肾气虚寒而受寒湿，腰疼不得立，用烧羊肾主之，此千金法也。闪挫痛者，跌扑损伤，肝脉搏坚而长，紮尺实，忽然不可俯仰，复元通气散，不效，必有恶血，复元活血汤，气滞而痛，脉磳弦或结伏，初起乌药顺气散，不应，八味顺气散。痰注而痛，脉滑或磳伏，动作便有痰，或一块作痛，导痰汤加香附、乌药、枳朮，脉实，加大黄。肝气不条髻，睡至黎明，觉则腰痛，频欲转侧，晓起则止，宜柴胡疏肝散，或二妙散加

柴胡、防风，即东垣苍术汤腰痛如以带束引痛，此属带脉为病，用辛味横行而散带脉之结，甘味舒缓带脉之急，调肝散。腰痛牵引足膝，青娥丸加蝎尾最妙，以补肾兼补肝也。紫腰痿废，乃热邪深入，血脉久闭之故，桃核承气多用肉桂，少加熟附行经，但痛者可治，痿而不痛者，不可治也。诸般腰痛，皆由肾虚，若兼六淫，须除其邪，如无他证而腰肢痿弱，隐隐作痛，身体疲倦，脚膝酸软者，总属肾虚，然须分寒热主治，脉细而软，或虚浮，力怯短气，小便清利，属肾虚火衰，肾气丸加肉苁蓉、补骨脂、巴戟、鹿茸之类，脉大而软，或细数，小便黄，属阴虚火炎，六味丸加龟版、当归、杜仲、续断之类。

(腰酸〔腰痛尚有寒湿伤损之洪，腰酸悉属房劳肾虚，惟有峻补，男子用青娥丸，或八味丸加补骨脂、杜仲，有热，去附子加五味，走精，用六味丸去泽泻，加鳔襟、沙苑用藜、五味子，大便不实，加肉果、补骨脂，山药粉糊代蜜，妇人用六味加杜仲、续断，有带，去熟地加艾、附，经候不调，加当归、阿襟。

(腰软〔湿气袭於少肾经络之中，则为肾着，金匱用甘姜苓术汤，後世更名为肾着汤，或渗湿汤选用，丧太过者，八味丸，肾虚风袭，腰背软痛，安肾丸。

(腰胯痛〔寒湿流注於足少肾之经络，则为腰胯痛，盖腰乃胆经之所过，因受寒湿，结滞於骨节而痛，渗湿汤去橘红加肉桂，有痰滞经络，导痰汤加絳，若肾肝伏热，用姜汁炒黄柏、酒防己，少加肉桂，若腰胯连脚膝晓夜疼痛者，肾虚风毒乘之也，用虎骨散加补骨脂，老人肾虚腰痛连膝痛者，二至丸。

(诊〔脉大为肝肾阴虚，尺砵为肾藏肾虚，浮缓为虚风，弦细为寒湿，或弦或涩为瘀血，或滑或伏为痰饮，砵弦而紧为寒，砵弦而细为湿，砵弦而实为闪肭，若肾急及盛怒伤志，则腰失强，不能转摇者死。石顽治沈云步媳，常有腰疼带下之疾，或时劳动，日晡便有微热，诊其紫尺皆弦，而右寸关虚濡少力，此手足太阴气衰，敷化之令不及也，合用理功散加当归、丹皮调补胃中营气，兼杜仲以壮关节，泽泻以利州都，则腰疼带下受其益矣。

江苏总藩张公，严冬腰腹疼重，甲夜延石顽诊候，脉得砵滑而，遂取导痰兼五苓之制，一剂而腹痛止，三啜而腰弛纵血如，未尝用腰腹痛之药也。

脊痛脊强〔尻痛〔

脊者，督脉之经，与膀胱之经，皆取道於脊也，故项脊常热而痛者，阴虚也，六味丸加麋茸，常寒而痛者，肾虚也，八味丸加鹿茸，有肾

气攻背，而项筋痛连脊髀，不可转移者，此地气从背而上入也，椒附散。太籀经脊痛项强，腰似折，项似拔，羌活胜湿汤，脉浮紧为伤寒，麻黄汤，砭缓为风湿，五苓散换苍术、桂枝，加羌活。打扑伤损，从高坠下，恶血在太籀经中，腰脊痛不可忍，地龙汤。

(尻痛(尻乃足少阴与督脉所过之处，兼属厥阴，若肾虚者，六味丸加肉桂，不愈，加鹿茸，肥人属湿痰，二陈合二妙，有因死血作痛者，当归、赤芍、牡丹、桃仁、延胡索、生牛膝、穿山甲、肉桂之类清理之，不应，加地龙、生附子。

肩背痛

经云：背者胸中之府，背曲肩随，府将坏矣。肺病者，喘咳逆气，肩背痛汗出。肺盛有馀，则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气虚则肩背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邪在肾，则肩背痛，是肾气上逆也。

东垣云：肩背痛不可回顾，此手太籀气郁不行也，以风药散之，通气防风汤，若面白脱色，短气者勿服，宜逍遥散加人参，火郁热盛，东垣升籀散火汤，形气虚甚，十全大补汤。肩背痛，脊强，腰似折项，似拔，此足太籀经气不行也，羌活胜湿汤。风寒汗出中风，肩背痛，小便数而欠者，风热乘其肺而肺气郁甚也，当泻风热，消风散去僵蚕、蝉蜕加枳、桔。寒热少气不足以息而肩痛，小便遗失者，补中益气加门冬、五味。湿热相搏，肩背砭重而痛，当归拈痛汤。当肩背一片冷痛，背脊疼痛，古方用神保丸愈者，此有寒积也，有因寒饮伏结者，近效白术附子汤，亦有因痰气留伏者，指迷茯苓丸。素有痰饮流注，肩背作痛，导痰汤。有肾气不循故道，气逆挟脊而上，致肩背痛，砭香、肉桂、茯苓、牛膝、茴香、川椒、青盐，或观书对奕久坐而致脊背痛者，补中益气加羌、防。肥人喜捶而痛快者痰，宜除湿化痰，兼补脾胃，六君子加木香。瘦人多是血少气虚，宜养血清火，圣愈汤。背痛须加羌、防引经，肥人少佐附子。瘦人须佐苓、连、丹皮。有素虚人及病後房劳後，妇人产後，经行後，心膈间痛，或牵引乳俎，或走注肩背痛，并宜十全大补随证加絃。

(诊(寸口脉促上击者，肩背痛，洪大为热，浮大为风，砭而滑者背脊痛，必有寒饮伏结也。

丹溪治一人，忽患肩胛缝有一线疼起，上循肩至胸前侧俎而止，昼夜不，息其脉弦而数，重按豁大，左大於右，夫脾小肠经也，胸俎胆经也，此因谋事不遂，思虑烦心，心不病而小肠之火乘胆所致，以人参四钱、木通二钱煎汤下龙荟丸，数服而愈。

李士材治俞元济，背心一点痛，久而渐大，服行气和血药不效，其

脉濡滑，遇天阴痛辄甚，其为湿痰无疑，以胃苓汤加半夏三钱，数剂而痛消。

臂痛(手痛、手气)

东垣云：臂痛者，有六道经络，各加引经药乃验，以紮手伸直垂下，大指居前，小指居後而定之，臂之前廉痛者属籛明，升麻、白芷、乾葛为引经，後廉属太籛，说B羌活，外廉属少籛，柴胡、连翘，内廉属厥阴，柴胡、当归，内前廉属太阴，升麻、白芷 内後廉属少阴，细辛当归。

臂痛为风寒湿所搏，或因饮液流入，或因提挈重物，皆致臂痛，有肿者，有不肿者，除饮证外，其馀诸痛，并宜五积散、第 汤选用，虚人必加入参以助药力。若坐卧为风湿所搏，或睡後手出被外，为寒所袭而痛者，五积散，审知是湿 经络，血凝气滞作痛，第 汤。挈重伤筋，以致臂痛，宜和气调血，十全大补汤。痰饮流入四肢，肩背酸疼，紮臂软，导痰加木香、片子姜黄、姜制白术，若作风治误矣。中 留伏痰饮，臂痛难举，手足不能转移，指迷茯苓丸，丹溪治臂痛，以二陈汤加酒炒黄芩、苍术、羌活。

(手痛(经云：手屈不伸者其病在筋，意苡仁汤，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近效白术附子汤、十味 散选用。

(手气(手肿痛曰手气，或指掌连臂膊痛，悉属风热挟痰，第 汤。薄桂味辛淡，能横行手臂，引调气血，药至痛处，片子姜黄，能引至手臂，惟湿痛最妙。又有肿痛时常脱阶者，此属湿痰，倍用苍术乃效。石顽治礼科姜如农次媳，春初患发热头疼腹痛，咳逆无痰，十指皆紫黑而痛，或用发表顺气不效，延余诊之，脉来弦细而数，右大於左，曰：此怀抱不舒，肝火郁於脾土而发热，热蒸肺故咳，因肺本燥，故无痰，脾受木克，故腹痛，籛气不得发越，故头疼，四支为诸籛之本，籛气不行，气凝血滞，故十指疼紫，其脉弦者，肝也，数者，火也，细者，火郁於血分也，遂以加味逍遥散加桂枝，於土中警木，三剂而诸证霍然，十指亦不疼紫矣。

腿痛(大股痛)

腿痛亦属六经，前廉为籛明，白芷、升麻、乾葛为引经，後廉太籛，羌活、防风，外廉少籛，柴胡、羌活，内廉厥阴，青皮、絳茱萸，内前廉太阴，苍术白芍，内後廉少阴，独活、泽泻，痛有血虚血寒，寒湿风湿，湿热流注，阴虚籛虚，肾虚风袭之殊，血虚者，足不任地，行则振掉，脉细弱，六味丸加巴戟、续断、杜仲、鹿茸。血寒者，经急，脉碇喜汤火，严冬尤甚，舒筋三圣散。湿者紮腿隐隐痛，或麻瓞作肿，身碇重，肢节疼痛，恶风不欲去衣，脉浮涩，或浮细，除风湿羌

活汤，脉碇，白术附子汤，肥人，导痰汤加絃。湿热者，痛自腰胯以足胫，或上或下，或红或肿，小便赤涩，脉濡大而数，当归拈痛汤。流注者，郁痰留於腰亶有块，互换作痛，恶心头眩，脉碇滑或弦，二陈汤加羌活、白术。阴虚者，肌体羸，足心及胫热痛，左尺细数，或紫尺数盛，虎潜丸去橘皮加肉桂。痿虚者，紫足浮肿无力，大便泻，小便短少，痛不能动，左尺虚大，或紫尺浮迟，脾与命门俱虚，先用补中益气加桂、附，後用八味丸。肾虚风袭，则下体痿弱，骨节疼痛，喘咳失精，腰腹腿胫俱痛，尺中浮大而数，安肾丸。

(大股痛(痛而喜按者，肝肾虚寒而湿气 着也，四斤丸二方选用，痛不可按者，败血也，川芎肉桂汤，或舒筋三圣散，酒调服，妇人产後多有此证，宜加穿山甲、桃仁，虚人，十全大补汤加附子、穿山甲。有湿热者，痛处必肿，而碇重不能转侧，二妙散加羌、防、升、柴、术、草之类，或除湿汤、渗湿汤选用。寒热而肿痛者，须防发痲。

膝痛(足跟痛、足心痛(经云：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倮俯，筋将惫矣，故膝痛无有不因肝肾虚者，虚则风寒湿气袭之，又曰：身半已下者，湿中之也，故治膝胫之痛，又须以去湿为主，大抵痛在筋者，多挟风热，则屈不伸而肿，二妙散加羌、防、升、柴，兼阴虚者则热而不肿，虎潜丸，或二妙加牛膝、肉桂，因卧湿地，流入脚膝，弱疼重，千金独活寄生汤，夏月湿热碇重而痛，当归拈痛汤，痛在骨者，多兼寒饮，重而屈不利，常若拭不乾状，附子丸、川芎肉桂汤、活络丹、铁弹丸选用，虚寒挟风湿而痛，虎骨四斤丸，如肝肾虚热，筋骨痿弱，颤掉而痛，鹿茸四斤丸，若痛在冲篔及肉者，属足篔明经，痛在委中脬肠者，属足太篔经，在外廉者，属少篔，在内廉者，属三阴，随其经而取之。

(足跟痛(肾藏阴虚者，则足胫时热而足跟痛，六味丸加龟版、肉桂，篔虚者，则不能久立而足跟痛，八味丸，挟湿者，必重着而肿，换骨丹、吏国公药酒，肥人湿痰流注，导痰汤加木瓜、防己，虚人，用补中益气、十全大 汤，并少加附子为引。凡下部痛，多用药酒，殊不知病甚於冬者，为寒湿，故宜用酒，若春夏甚而秋冬絃者，此属湿热，若用药酒，是反助其湿也。

(足心痛(足心及踝骨热疼者，为肾虚湿着，命门火不归经，肾着汤，下八味丸。肥人多湿痰流注，足心作痛，但久坐卧，起则痛甚，行动则缓，宜肾着汤合二妙散，慎不可用补肾药及血药助阴，愈增其剧。

戴人治一人，紫膝脘屈伸有声剥剥然，此筋湿也，湿则筋急，有独

缓者不鸣，急者鸣也，乃一涌一泄，上下去其水，水去则自然无声矣。

身体痛

体痛为一身尽痛，伤寒霍乱，中暑阴毒，湿痛，皆有体痛，但看兼证，及问因诊脉而别之，治法分见各门，其流连难已者，於此求之。寒而身痛，痛处常冷，或如湿状，甘草附子汤。内伤劳倦，兼风湿相搏，一身尽痛，补中益气加羌、防、说B苍术。湿热相搏，肩背砭重，疼痛上热，胸膈不利，遍身上下砭重疼痛，当归拈痛汤。风湿相搏，一身尽痛，阴湿中汗出，懒语，四肢困倦乏力，走注疼痛，乃下焦伏火不得泄，而躁热常微汗出，而热不解，麻黄复煎汤。身体拘急，皆属虚寒，与寒湿风湿，小续命随证加絃。发寒热而周身作痛，胸膈痞闷不舒，肝血虚而郁火用事也，逍遥散加羌活、桂枝，小便不利，加山栀、丹皮。天暑衣厚，则壅理开汗出，邪留於分肉之间，聚沫则为痛，六和汤加羌活。遍身皆痛如劳证者，十全大补去白术、熟地，加羌活、附子。下体痛，宜分利小便，五苓、二妙为主。下体肿痛，脉浮自汗，恶风者，防己黄汤，温覆微汗之，痛而大便不通者，厚朴七物汤，微利之。丹溪曰：因湿痰浊血流注为痛，若在下焦，道路深远，非乌、附不能下蟄，少加引经用之，若以为主治，非徒无益，而反害之也，善治者，必行气流湿，疏风导滞，滋养新血，升降阴籛，治有先後，须分肿与不肿可也。肢节肿痛，痛属火，肿属湿，盖为风寒所郁，而发动於经络之中，湿热流注於肢节之间而无已也，先宜微汗以散之，故羌活、桂枝为肢节痛之要药。身体疼痛及重者，湿也，五苓散汗之，如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加羌、防、升、柴说B苍术，风能胜湿故也。痛家不可不食厚味与肉，大能助火，若食肉厚味痛愈盛者，并鱼腥面酱酒醋，皆断去之。丹溪曰：环跳穴痛不已，防生附骨痛，掘地成坑，以火炕沃以小便，赤体坐其上，以被围绕下体，便热蒸壅理开，血气则畅则愈。

(诊〔伤寒六脉俱紧，为太籛表证，身如被杖，脉砭紧，为阴毒，发汗後脉弦迟，身体痛，为气血不和，一身关节尽痛，而脉亢弦，为中湿，肢体重痛，微肿，汗出恶风，，不可转侧，而脉缓，为风湿，遍身疼痛，脉弦小，或豁大，为气血虚损。

张氏医通 san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卷六

[张氏医通二](#)

痿 门

[张氏医通三](#)

经云: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 ,风气胜者为行 ,寒气胜者为痛 ,湿气胜者为着 ,以冬遇此者为骨 ,以春遇此者为筋 ,以夏

[张氏医通四](#)

遇此者为脉 ,以至阴遇此者为肌 ,以秋遇此者为皮 。

[张氏医通五](#)

行 者,病处行而不定,走注历节疼痛之类,当散风为主,御寒利气,仍不可废,更须参以补血之剂,盖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也。

[张氏医通六](#)

痛 者,寒气凝结,腠气不行,故痛有定处,俗名痛风是也,治当散寒为主,疏风燥湿,仍不可缺,更须参以补火之剂,非大辛大温,不能释其凝寒之害也。着 者,肢体重着不移,疼痛麻木是也,盖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治当利湿为主,祛风解寒,亦不可缺,更须参以理

[张氏医通七](#)

脾补气之剂,盖土强自能胜湿,而气旺自无顽麻也。骨 者,即寒

[张氏医通八](#)

痛 也,其证痛苦攻心,四肢挛急,关节浮肿。筋 者,即风 行 也,其证游行不定,与血气相搏,聚於关节,筋脉弛纵,或赤或肿。脉

[张氏医通九](#)

者,即热 也,藏府移热,复遇外邪客搏经络,留而不行,其证肌肉热瘿,皮肤如鼠走,唇口反裂,皮肤色变。肌 者,即着 湿 也,留

[张氏医通十](#)

而不移,汗出四肢痿弱,皮肤麻木不仁,精神昏塞。皮 者,即寒

[张氏医通十一](#)

也,邪在皮毛,瘾疹风疮,搔之不痛,初起皮中如虫行状,已上诸证,又以所遇之时而命名,非行 痛 着 外,又有皮脉筋肌骨之

[张氏医通十二](#)

也。故骨 不已,复感於邪,内舍於肾,筋 不已,复感於邪,内舍於肝,脉 不已,复感於邪,内舍於心,肌 不已,复感於邪,内舍於脾,皮 不已,复感於邪,内舍於肺,所谓 者,各以其时重感於风寒湿之气也,肺 者,烦满喘而呕,心 者,脉不通,烦则心下鼓,暴上气而喘,癯乾善噫,厥气上则恐,肝 者,夜卧则蚤,多饮数小便,上为引如怀,肾 者,善胀,尻以代踵,脊以代头,脾 者,四肢懈惰,发咳呕汁,上为大塞。

肺 则肺气不清,胃热上逆,故烦喘而呕。心 则脉道不通,心火内衰,湿气凌心,故恐,肝 则血液阻滞,水饮客之,故上为引急,如

有所怀也，肾 则胃之关门不利，故善胀，浊阴湿邪伤其籛气，所以脚挛不能伸，身倮不能直也，脾 则籛气不调，故四肢懈惰，上焦痞塞也。

肠 者，数饮而出不得，中气喘争，时发痙泄。

肠者，兼大小肠而言，肠间病，则下焦之气不化，故虽数饮，而小便不得出，则本末受病，故与中气喘争，盖其清浊不分，故时发痙泄也。

胞 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於小便，上为清涕。

胞者膀胱之稷也，膀胱气闭，则水道不行，故按之内痛，若以热汤沃之，小便得外热之助，方得稍通，而犹滞涩不利，则治宜温助气化，可知膀胱之脉，从巅入络脑，故上为清涕，以太籛经气不固而精气上脱，又须温补无疑，盖缘精泄之後，寒气乘虚入於膀胱之内，而致小便淋漓不通，茎中痛引谷道，甚则脐腹胀痛，此属津液枯竭之故。

误与利水药，必致喘逆胀急而死，老人阴虚泉竭，多有此证，曾见膀胱胀破，淋漓无度，时虽暂宽，不久即毙。

诸 不已，亦益内也，其风气胜者，其人易已也，其入藏者死，其留连筋骨间者疼久，其留皮肤间者易已，凡 之类，逢寒则虫，逢热则纵。

寒从中生者，是人多 气也，籛气少，阴气多，故身寒如从水中出。

人有身寒，汤火不能热，厚衣不能温，然不能冻栗，是人素肾气胜，以水为事，太籛气衰，肾脂枯不长，一水不能胜繁火，肾者水也，而生於骨，肾不生，则髓不能满，故寒甚至骨也，所以不能冻栗者，肝，一籛也，心，二籛也，肾，孤藏也，一水不能胜二火，故不能冻栗，病名骨，是人当挛节也。

素肾气胜，言稟气本充也，以水为事，言嗜欲无节，伤其真籛，庶籛则阴无以生，故肾脂枯不长，无阴则籛无以化，故寒甚至骨也。

病在籛者，命曰风，病在阴者，命曰，阴籛俱病，命曰风。

籛受风气，故在籛者命曰风，阴受湿气，故入阴则命曰。

风 淫泆，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时如入汤中，股胫淫泆，烦心，头痛，时呕时。(闷(同(眩已汗出，久则目眩，悲以喜恐，短气不乐，不出三年死也。

寒 之为病也，留而不去，时痛而皮肤不仁，刺布衣者，以火 之，刺大人者，以药熨之，以醇酒二十斤，蜀椒一升，乾姜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种，皆 咀，渍酒中，用绵絮一斤，细布四者，并内酒中，置酒马矢 中，盖封涂，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绵絮曝乾之，乾复

渍，以尽其汁，每渍必 其日，乃出乾，乾并用滓与绵絮，复布为复巾，长六七尺，为六七巾，则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 所刺之处，令热入至於病所，寒，复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止，起步内中，不见风，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谓内热也。

内，纳同，谓温其经，使热气内入，血脉流通也，布衣血气涩浊，故当以火 之，即近世 桃艾熨之类。

周 者，在於血脉之中，随脉以上，随脉以下，不能左右，各当其 所。风寒湿气容於分肉之间，迫切而为 ，得寒则聚，聚则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则痛，痛则神归之，神归之则热，热则痛解，痛解则厥，厥则他 发，发则如是，此内不在藏，而外未发於皮，独居分肉之间，真气不能周，故命曰周 。

金匱云：问曰：血 病，从何得之，师曰：夫尊荣人骨弱肌肤盛，重因疲劳，汗出，卧不时动摇，加被微风，遂得之，但以脉自微涩在寸口，关上小紧，宜 引籛气，令脉和，紧去则愈。

血 ，阴籛俱微，寸口关上微，尺中小紧，外证身体不仁，如风 状，黄 桂枝五物汤主之。

血 者，寒湿之邪， 着於血分也，辛苦劳 之人，皮髓致密，筋骨坚强，虽有风寒湿邪，莫之能客，惟尊荣奉养之人，肌肉丰满，筋骨柔脆，素常不胜疲劳，行卧动摇，或遇微风，则能 着为患，不必风寒湿之气杂至而为病也，上条言脉自微涩，而关寸小紧，为湿 血分，所以籛气不能外行，故宜 引籛气以和阴血，下条言阴籛俱微，而尺中小紧，为营卫俱虚，所以身体不仁，故宜药通营卫，行散其 ，则紧去人安而愈矣。夫血 者，即内经所谓在脉则血凝不流，仲景直发其所以不流之故，言血既 ，脉自微涩，然或寸或关或尺，其脉见小急之处，即风入之处也，故其 药所施，皆引风外出之法也。肾着之病，其人身体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状，反不渴，小便自利，饮食如故，病属下焦，身劳汗出，衣 冷湿，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带五千钱，甘姜苓术汤主之。

此证乃湿邪中肾之外廓，与肾藏无预也，虽腰中冷如坐水中，实非肾藏之真气冷也，今邪着下焦，饮食如故，不渴，小便自利，且与肠胃之府无预，况肾藏乎，此不过身劳汗出，衣 冷湿，久久得之，但用甘草、乾姜、茯苓、白术，甘温淡渗行湿足矣，又何取暖肾壮籛哉。

诸肢节疼痛，身体 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

此即总治二焦之法，眩短气，上焦也，温温欲吐，中焦也，脚肿如脱，下焦也，肢节疼痛，身体翩筋骨也，由是观之，当是风寒湿其营卫筋骨三焦之病，然湿多则肿，寒多则痛，风多则动，用桂枝治风，麻黄治寒，白术治湿，防风佐桂枝，附子佐麻黄、白术，其芍药、生姜、甘草，亦如桂枝汤之和其营卫也，知母治脚肿，引诸药不行，附子以行药势，开之大剂也。

戴人云：病以湿热为源，风寒为兼，三气合而为，其脉砭涩，奈何治此者，不问经络，不分藏府，不分表，便作寒湿脚气，乌之附之，乳之没之，种种燥热攻之，中灸之，脐下烧之，三里火之，蒸之熨之，汤之炕之，以致便溺涩滞，前後俱闭，虚躁转甚，肌肤日削，饮食不下，虽遇扁华，亦难措手，若此者何哉，胸膈间有寒痰故也，病本不死，死於医之误也。

景岳全书云：观论曰：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而寿夭刚柔论又曰：在籛者命曰风，在阴者命曰，何也，盖三气之合，乃专言证之所因也，曰在籛为风，在阴为，又分言表之有殊也，如风之与，本皆由感邪所致，但外有表证之见，而见发热头疼等证，或得汗即解者，是皆有形之谓，此以籛邪在籛分，是即伤寒中风之属也，故病在籛者命曰风，若既受寒邪，而初无发热头疼，又无变证，或有汗，或无汗，而筋骨之痛如故，及延绵久不能愈，而外无表证之见者，是皆无形之谓，此以阴邪直走阴分，即诸之属也，故病在阴者命曰，其或既有表证，而疼痛又不能愈，此即半表半，阴籛俱病之证，故阴籛俱病者命曰风，此所以风病在籛而病在阴也，然则诸者，皆在阴分，亦总由真阴衰弱，精血亏损，故三气得以乘之，而为此诸证，经曰：邪入於阴则，正谓此也，是以治之法，最宜峻补真阴，使血气流行，则寒邪随去，若过用风湿痰滞等药，而再伤阴气，必反增其病矣。

行者，走注无定，风之用也，经言病在籛者，命曰风，在阴者，命曰，阴籛俱病，命曰风，越婢加术附汤，轻则羌、防、归、芎、葛、桂、赤茯、甘草、威璣仙、苍术、黄柏，若病久大虚，非大补气血不可，如日从事乎散风清火，则脾肺必败，终致不起。痛者，痛有定处，乃湿气伤肾，肾不生肝，肝风挟湿，流走四肢，肩胛疼痛，拘急浮肿，金匱乌头汤加羌活、官桂，服後啜热稀粥助其作汗乃解，身体痛如欲折，肉如锥刺刀割，千金附子汤。着者，着不仁，经曰：营气虚则不仁，卫气虚则不用，营卫俱虚，则不仁且不用，璣枢云：卫气不行，则为麻木，东垣治麻，必补卫气而行之，浑身麻木不仁，或左或右，半身麻木，或面或头，或手臂或脚腿，麻木不仁，并

宜神效黄 汤，皮肤间麻木，此肺气不行也，本方去蔓荆倍黄 加防风，如肌肉麻，营气不行也，去蔓荆加桂枝、羌防，手足麻，臂痛不能举，多眠昏冒者，支饮也，气口脉滑，指迷茯苓丸，脉浮者，二陈汤加桂枝、枳、桔。若手麻乃是气虚，十指麻乃是湿痰死血，手指麻木是气不行，有顽痰死血也，导痰汤加乌药、苍术。风吹手足酸疼而肿，是寒湿，桂枝附子汤。因於风者，百节走痛，乌药顺气散加羌活、南星、苍术。因於湿者，天阴即发，身体沉重酸疼，除湿策痛汤，在上痛者，加桂枝、桔梗，在下痛者，加防己、木通，多汗，加黄、防风，自汗身重，防己黄 汤。寒湿不可屈伸者，乌头汤、活络丹选用，并外用摩风膏。因火者，五苓散加酒苓、黄柏、竹沥、姜汁。因湿热者，肢节疼痛，肩背砮重，胸膈不利，下注足胫痛肿，当归拈痛汤。热毒流入肢节疼痛，患处必热，千金犀角散。血瘀者，芎、归、桃仁、红花、威灵仙，煎成入麝少许。血 者，邪入於阴也，经云：人卧则血归於肝，汗出而风吹之，血凝於肤者为 是也，黄桂枝五物汤，昼轻夜重，加当归。而身寒如从水中出者，属寒湿，附子丸。血气凝滞，手足拘挛疼重，风寒湿三气杂至者，改定三汤。周 者，真气不能周於身，故周身 痛，用策 汤，行 上半身甚，用乌药顺气散，下半身甚，用虎骨散，痛 ，用乌头汤，着 ，用除湿策痛汤，不应，用补中益气加熟附子、羌活、苍术、黄柏。有 遍身走痛无定，二陈汤加羌活、风化硝、姜汁糊丸服。在骨，安肾丸。在筋，羚羊角散。在脉，人参丸。在肌肉，神效黄 汤。在皮，越婢汤加羌活、细辛、白用藜。在肠，绿荼萸散。在胞，肾沥汤，虚寒，茯苓丸，虚寒甚者，巴戟丸。热 ，千金犀角散。冷 ，巴戟天汤。寒 ，宜以蜀椒、乾姜、桂心各四絜，醇酒五斤，絮四絜，布五尺，马矢火燥一伏时，将絮布曝乾收尽，炙热熨之。着 不移，浸肉破，身热脉涩者，不治。

凡治 证，不明其理，以风门诸通套药施之者，医之过也，夫 证非不有风，然风入在阴分与寒湿互结，扰乱其血脉，致身中之籛不通於阴，故致 也，古方多有用麻黄、白芷者，以麻黄能通籛气，白芷能行营卫，然已入在四物、四君子等药之内，非颡发表明矣，至於攻 之法，则从无有用之者，以攻 之药皆属苦寒，用之则籛愈不通，其 转入诸府而成死证多矣，可无明辨而深戒欵。

(诊脉大而涩为 ，脉急亦为 ，肺脉微为肺 ，心脉微为心 ，右寸砮而迟涩为皮 ，左寸结而不流利为血 ，右关脉举按皆无力而涩为肉 ，左关弦紧而浮砮有力为筋 。

通风(历节(璣枢云：贼风邪气之伤人也，令人病焉，今有不离屏

蔽，不出室穴之中，卒然病者，不离贼风邪气，其故何也，曰：此皆尝有所伤於湿气，藏於血脉之中，分肉之间，久而不去，若有所堕坠，恶血在内而不去，卒然喜怒不节，饮食不适，寒温不时，壅理闭而不通，其开而遇风寒，则血气凝结，与故邪相袭，则为寒，其有热则汗出，汗出则受风，虽不遇贼风邪气，必有因加而发焉，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毒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惟有因鬼神之事乎，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紫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

金匱云：寸口脉砱而弱，砱即主骨，弱即主筋，砱即为肾，弱即为肝，汗出入水中，如水伤心，历节黄汗出，故曰历节，盛人脉涩小，短气，自汗出，历节疼不可屈伸，此皆饮酒汗出当风所致。

病历节不可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并治脚气疼痛不可屈伸。

乌头汤治历节不可屈伸疼痛，复治脚气疼痛不可屈伸，二者之病，皆是风寒伤於筋，麻黄开汗孔，通壅理，散寒邪，解风，芍药以理血，甘草通经脉以和药，黄 益卫气，气壮则邪退，乌头善走，入肝逐风寒，故筋脉之急者，必以乌头治之，然以蜜煎，取缓其性，使之留连筋骨，以利其屈伸，且蜜之润又可益血养筋，兼制乌头燥热之毒。

丹溪云：痛风者，大率因血受热，已自沸腾，其後或涉冷水，或立湿地，或扇取凉，或卧当风，寒外搏热，血得风寒，汗浊凝涩，所以作痛，夜则痛甚，行於阴也，治法，以辛热之剂疏散寒湿，开发壅理，其血得行，与气相和，其病自安，然有数种，治法稍异，痛风而痛有常处，其痛上赤肿灼热，或浑身壮热，此欲成风毒，宜败毒散，如肢节痛，须用羌活，去风湿亦宜用之，肥人肢节痛，多是风湿痰饮流注，宜导痰汤，瘦人肢节痛，是血枝，宜四物加羌、防，老人性急作劳，患紫腿痛，动则痛甚，或血痢用涩药，恶血流入经络隧道而变痛风，宜四物加桃仁、陈皮、牛膝、生甘草，煎入生姜，研潜行散，有瘀积者，加酒热服，并刺委中出血，然非二三十贴不效。壮年人性躁，兼嗜厚味，患痛风挛缩，此挟痰与气证，导痰汤加牛膝、枳椇、通草、桃仁，煎入生姜，研潜行散热服，亦须多服乃效。按湿热痰火死血郁於经络，四肢麻，或痛或痒，轻而新者，可以缓治，久而重者，必加乌、附驱逐痰湿壮气行经，大便阻滞，必用大黄，味者畏其峻攻，多致狐疑，不知邪毒流满经络，非乌、附岂能散结，燥热结滞肠胃，非硝、黄岂能润燥，要在合宜耳。

(历节(景岳全书曰：历节风痛，以其痛无定所，即行 之属也，病源

云：历节风痛是气血本虚，或因饮酒醴理开，汗出当风所致，或因劳倦，调护不谨，以致三气之邪，脩`，与气血相搏，而疼痛非常，或如虎之咬，故又有白虎历节之名，中藏经曰：历节疼痛者，因醉犯房而得之，此其概也，大都痛之证，多有昼轻而夜重者，正阴邪之在阴分也，其有遇风雨阴晦而甚者，此正阴邪侮籓之证也，或得暖遇热而甚者，此湿热伤阴之火证也，有火者宜从清凉，有寒者宜从温热，若筋脉拘滞，伸缩不利者，此血虚血燥证也，非养血养气不可，遍身骨节疼痛，肢节如槌，昼静夜剧，如虎之状，乃痛风之甚者也，必饮酒当风，汗出入水，遂成斯疾，寒则仓公当归汤、千金大枣汤、防己汤选用，热则千金犀角汤、当归拈痛汤加姜汁炒黄柏，掣者为寒，肿者为湿，汗者为风，三气杂至，伤於血脉之中，营卫涩滞不行，故痛，用虎骨、犀角、砵香、青木香、当归、羌活、桂枝、秦芎、牛膝、骨碎补、桃仁、甘草，水煎入麝才许。历节风毒攻注，骨节疼痛，发作不定，乌药顺气散，不应，五积散，四肢历节疼，其人短气脉砵，为留饮，导痰汤加絃。身体肿痛，一味木通，用二紫煎服，身必发出红丹，汗出至足，顷时即愈，外治之法，以蕲艾斤许，先以一半焙乾，摊痛处，外铺灯心草一层，以指甲在痛傍，不时攒之，冷则更递焙用，三次少歇，又顷如前再用，自四五度效，不可抚摩，抚摩则七窍闭郁也。又法，好陈醋五大碗，煎沸，入 @斤，将 q 痛处熨之，着即麻木也。

石顽曰：按痛风一证，璣枢谓之贼风，素问谓之，金匱名曰历节，後世更名白虎历节，多由风寒湿气，乘虚袭於经络，气血凝滞所致，近世邪说盛行，而名之曰箭风，风毒肿溃，乃谓之曰箭袋，禁绝一切汤药，恣行艾熨 桃，此虽璣枢刺布衣之法，而药熨之方，世绝不闻，使既病之肌肉，复受无辜之痛楚，奈何懵懂无知，甘受其惑，良可慨夫。

麻木(与 证参看(

营卫滞而不行则麻木，如坐久倚着，压住一处，麻不能举，理可见矣，麻则属痰属虚，木则全属湿痰死血，一块不知痛痒，若木然是也。脉砵滑，体厚人属痰与湿，二术、二陈，先少佐羌、独、桂枝等风药一二味，次兼叁、补气。脉微弱，或弦大无力，病久体羸者，属气虚，补中益气加熟附子一片，夏月对生脉散，或清燥汤。一块不知痛痒，阴寒益甚，或日轻夜重，脉涩而颯或弦，属痰挟死血，宜活血行气，二陈加芎、归、桃仁泥、红花、牛膝、韭汁之类，大便见黑而不作泻者，小剂桃核承气汤微利之。十指麻木，属胃中湿痰死血，二陈加二术、桃仁、红花，少加附子行经。湿热下流，紮脚麻

木，或如火燎者，二妙加牛膝作丸，不应，少加肉桂，东垣治闭眼则浑身麻木，开眼则渐退，久而方止，昼殊夜甚，为籛气衰而湿伏阴分也，三 汤去乌头，加苍术、黄柏，又合眼则麻，开眼即不麻，近火则头旋眩晕者，风气下陷於血分，不得升越而作也，三 汤去乌头，加羌活、麻黄，凡妇人素有郁悒者，当舒郁，逍遥散加补气行湿药。

薛立斋治陈孟春有痰，紫臂作麻，紫目流泪，服祛风化痰药，痰愈甚，臂反痛不能伸，手指俱挛，薛曰：麻属气虚，因前药而复伤肝，火盛而筋挛耳，况风自火出，当补脾肺滋水则风自退，痰自清，遂用六味丸、补中益气汤，三月而愈。

石顽治洋客巴慈明妇，产後眩晕心悸，神魂离散，若失藏府之状，开眼则遍体麻木，如在云雾之中，必紧闭其目，似觉稍可，昼日烦躁，夜则安静，专事女科者，用四物等血药，则呕逆不食，更一医用姜、附等热药，则躁扰不盛，其脉虚大而数，按之则散，举之应指，此心火浮散之象，因艰产受蚤，痰饮乘虚袭入心包络中，留伏膈上，有入无出，所以绵延不已，盖目开则诸窍皆开，痰火堵塞心窍，所以神识无主，目闭则诸窍俱闭，痰火潜伏不行，故得稍安，与东垣所言，合眼则籛气不行之麻木回殊，况昼甚夜轻，明是上焦籛位之病，与理痰清火之剂，诸证渐盛，然或因蚤毒，或因饮食，不时举发，此伏匿膈上之痰，无从搜涤也，乘发时，用独参汤下紫雪开通膈膜，仍与前药，调补半载而康。

痿(痿厥)

素问云：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着则生痿也，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经纵而不任地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脾气热，则胃乾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涸，发为骨痿。

戴人云：痿之为状，紫足痿弱不能行，皆由肾水不能胜心火，心火上烁肺金，肺受火制，六叶皆焦，皮毛虚弱，急而薄者，则生痿者，足不能伸而行步 M 也，肾乃肺金之子，今肾水衰少，随火上炎，肾水既衰，则骨髓衰竭，由使内太过所致，直断曰：痿病无寒，故痿之作也，五六月，皆其时也，故病痿之人，其脉浮软，今之行药者，凡见脚膝痿弱难於行步，或一足不伸，便作寒湿脚气治之，骤用乌、附、乳没、威璣仙之类，燔艾火，汤蒸袋蒸，痿弱转加，如此而死，岂非夭乎，夫治痿与治 颇瑄，风寒湿，犹可蒸汤灸，时或一效，惟痿用之转甚者，何也，盖痿以肺热叶焦而成，以此传於

五藏，岂有寒者欤，若痿作寒治，是杀之也，夫痿病不死，死者皆药之误也。

石顽曰：痿证藏府病因，虽曰不一，大都起於箴明湿热，内蕴不清，则肺受热乘而日槁，脾受湿淫而日溢，遂成上枯下湿之候，举世靡不以肾虚为事，箴明湿热，从无齿及之者，或云：痿病既属湿热，何古方多用附子辛热而愈者，殊不知湿热砢滞既久，非借辛热之力，不能开通经隧，原非为肾藏虚寒而设，若真箴未衰，概行温补，而不知清热渗湿，盛无反助湿热之患耶。

凡人自觉紮足热如火炙，自足踝下上冲膝腿，且痿弱软痛，能行而不能久立，脉濡而数，乃阴虚而挟湿热也，虎潜丸，不应，少加附子，骨痿不能起於床者，金刚丸。经言骨痿者，生於大热也，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箴气内伐，内伐则热舍於肾，肾者水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水虚，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此湿热成痿，多发於夏，令人骨乏无力，故治痿独取箴明，东垣独得其秘，而用清燥之剂，主以清暑益气汤。属湿痰者，手足软弱，脉砢滑，兼腰膝麻木，或肿，二陈汤加二术、羌活、黄柏、竹沥、姜汁。黑瘦人脉涩弱，或左脉大而无力，行步艰难，或兼盗汗阴虚等证者，是血虚有火，四物加牛膝、肉桂、黄柏、苍术。阴血衰弱，不能养筋，筋缓不能自收持，故痿弱无力，补血荣筋丸，气虚痿弱无力，四君子加苍术、黄柏、肉桂、黄。肥白人脉砢缓，或滑，恶心，胸膈不利，属气虚有痰，六君子加苍术、黄柏、竹沥、姜汁。兼食积，即气口弦滑，腹胀恶食，是食积妨碍，脾气不得諛於四肢，导痰汤加查、曲、木瓜、防己。挟死血者，脉砢涩或弦，而按之则甄，为恶血流於腰膝，或因产後，或跌扑伤损而得者，不可作虚治。

(痿厥(足痿弱不收为痿厥，有二，一属肾与膀胱，经云：恐惧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是肾伤精脱也，都儼闡，审系箴虚，用八味丸，又云：三箴为病发寒热，下为痈肿，及为痿厥 伻，是膀胱在下发病也，五苓散，一属脾湿伤肾，经云：凡治痿厥发逆，肥贵人膏粱之疾也，肾着汤加 ，又云：秋伤於湿，上逆而咳，发为痿厥，小青龙汤去麻黄加羌活。肾虚之人，六七月之间，湿令大行，湿热相合，痿厥之病大作，脉砢濡而数，小水赤涩，或作肿痛，腰以下痿软不能动，行走不正，紮足欹侧，清燥汤伸不能屈，屈不能伸，腰膝腿脚肿痛，行步艰难，安肾丸。目中流火，视物昏花，耳鸣未聵，困倦乏力，寝汗憎风，行步不正，紮脚欹侧，卧而多蚤，腰膝无力，腰以下消瘦，加味虎潜丸，凡老人痿厥，累用虎潜丸不愈，即於本方加附子立愈，盖附子有反佐之力也。又有脚膝痿弱，下尻臀皆

冷，阴汗甄臭，精滑不固，脉碎数有力，此为膏粱厚味所致，火郁於内，逼籛向外，即籛盛拒阴，滋肾丸苦寒下之，肥盛苍黑人，足膝痿，皆属湿热，潜行散、二妙散，误用温补必殆。

子和云：风痿厥四证，本自不同，而近世不能为辨，一概作风冷治之，下虚补之，此所以旷日弭年而不愈者也，夫四末之疾，动而或劲者为风，不仁或痛者为，弱而不用者为痿，逆而寒热者为厥，其状未尝同也，故其本源又复大殫，风者必风热相兼，者必风寒湿相合，痿者必火乘金，厥者或寒或热，皆从下起，今治之者，不察其源，见於手足曳，便谓之风，左传虽谓风淫末疾，不知风暑燥湿火寒六气，皆能为四末之疾也。

祝仲盛治一人，病腰膝痛，皆以为寒，率用乌、附、蛇酒药，盛暑犹着绵，如是者三载，祝诊之，曰：此湿热相搏而成，经所谓诸痿生於肺热也，即令褫其绵，与清燥汤饮之，曰：疾已深，又为热药所误，非百贴不效，服三月馀而痊。

李士材治兵尊高玄圃，患紮足酸软，神气不足，向服安神壮骨之药不效，改服滋肾牛膝、薏苡、二妙散之属，又不效，纯用血药，脾胃不实，诊之，脉皆冲和，按之亦不甚虚，惟脾部重取之，涩而无力，此土虚下陷，不能制水，则湿气坠於下焦，故膝胫为患耳，进补中益气倍用升、柴，数日即愈，夫脾虚下陷之证，若误用牛膝等下行之剂，则愈陷，此前药之所以无功也。

百合

金匱云：论曰：百合病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复不能食，常默默，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饮食或有美时，或有不欲闻食臭时，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得药则剧吐利，如有神璣者，身形如和，其脉微数，每溺时头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时头不痛，渐渐然者，四十日愈，若溺时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其证或未病而预见，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见者，各随证治之。

百合病发汗後者，百合知母汤主之。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汤主之，百合病吐之後者，百合鸡子汤主之。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黄汤主之。百合病一月不解，变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百合病渴不差者，塘菱牡蛎散主之。百合病变发热者，百合滑石散主之。百合病见於阴者，以籛法救之，见於籛者，以阴法救之，见籛攻阴，复发其汗，此为逆，见阴攻籛，乃复下之，此亦为逆。

所谓百脉一宗，言周身之血，尽归於心主也，心主血脉，又主火，若

火淫则热蓄不散，流於血脉，故百脉一宗，悉致其病也，人身气籛而血阴，若气盛则热，气衰则寒，今病在血，不干於气，所以如寒无寒，如热无热，欲食不食，欲卧不卧，欲行不行，皆籛火烁阴，无可奈何之状也，又上热则为口苦，下热则为便赤，亦籛火烁阴之患也，药虽治病，然必藉胃气以行之，若毒血在脾胃，经脉闭塞，药虽入而胃弱不能行，故得药转剧而吐利也，病不在皮肉筋骨，则身形如和，惟热在血，故脉微数也，脉数血热，则心火上炎，不下交於肾，而膀胱之经亦不得引精於上，上虚则溺时淅然头眩，甚则为头痛，以此微甚，可卜其愈日之远近也，其治法咸用百合为君，以安心补神，能去血中之热，利大小便，导滌瘀积，然必鲜者，始克有济，若汗之而失者，佐知母以调其上焦之津液，下之而失者，佐滑石、代赭以理其下焦之结，吐之而失者，佐鸡子黄以补其中焦之荣血，若不经吐下发汗，但佐生地黄汁以凉血，血凉则热毒解而蕴积自行，故大便出如黑漆矣，其一月不解，百脉壅塞，津液不化而成渴者，故用百合洗之则一身之脉皆得通畅，而津液行，渴自止，勿食盐畔者，以味咸而凝血也，若洗後渴不祛，是中无津液，则以塘菱、牡蛎主之，若变发热，乃脉郁而成热，佐滑石以通利之，百合病皆持紮端，不表不，为其热行血脉之中，非如伤寒可行汗下等法，所以每多误治之失，往往有绵延经岁不已者，愈期不复可拘也，至於误行汗下，变证救治，大略不逾上法，但当随所稟虚实偏胜而调之，切勿误认下元虚弱而用温补之法也。按百合病，即痿证之暴者，伤寒後得此为百合，肺病日久而得者，为痿。

石顽治内翰孟端士尊堂太夫人，因端士职任兰台，久疏定省，兼闻稍有违和，虚火不时上升，自汗不止，心神恍惚，欲食不能食，欲卧不能卧，口苦小便难，溺则酒淅头晕，自去岁迄今，历更诸医，每用一药，辄增一病，用白术则窒塞胀满，用橘皮则喘息悁悁，用远志则烦扰哄热，用木香则腹热咽乾，用黄则迷闷不食，用枳朮则喘咳气乏，用门冬则小便不禁，用肉桂则颅胀咳逆，用补骨脂则後重燥结，用知、柏则小腹枯瘠，用苓、梔则脐下引急，用香薷则耳鸣目眩，时时欲人扶掖而走，用大黄则脐下筑筑，少腹愈觉收引，遂致畏药如蝎，惟日用人参钱许，入粥饮和服，聊藉支晶，交春虚火倍剧，火气一升则周身大汗，神气欲脱，惟倦瑯少寐，则汗不出而神思稍盛，觉後少顷，火气复升，汗亦随至，较之盗汗迥殊，直至仲春中，邀石顽诊之，其脉微数，而左尺与左寸倍於他部，气口按之，似有似无，诊後，款述从前所患，并用药转剧之由，曾遍询綵下诸名医，无一能识其为何病者，石顽曰：此本平时思虑伤脾，脾阴受

困，而厥籛之火，尽归於心，扰其百脉致病，病名百合，此证惟仲景金匱要略言之甚详，本文原云：诸药不能治，所以每服一药，辄增一病，惟百合地黄汤为之专药，奈病久中气亏乏殆尽，复经药误而成坏病，姑先用生脉散加百合、茯神、龙齿以安其神，稍兼萸、连以折其势，数剂稍安，即令勿药，以养胃气，但令日用鲜百合煮汤服之，交秋天气下降，火气渐伏，可保无虞，畲後仲秋，端士请假归省，欣然勿药而康，後因劳心思虑，其火复有升动之意，或令服佐金丸而安，嗣後稍觉火炎，即服前丸，第苦燥之性，苦先入心，兼之辛甄入肝，久服不无反从火化之虞，平治权衡之要，可不预为顾虑乎。

脚气

(千金论云：何以得之於脚〔问曰：风毒中人，随处皆得作病，何偏着於脚也，答曰：夫人有五藏，心肺二藏经络，所起在手十指，肝肾与脾三藏经络，所起在足十趾，夫风毒之气，皆起於地，地之寒暑风湿，皆作蒸气，足常履之，所以风毒之中人也，必先中脚，久而不去，遍及四肢腹背头项也，微时不觉，痼滞乃知，经云：次传间传是也。

(论得已便令人觉否〔凡气病皆由感风毒所致，得此病，多不令人即觉，会因他病一度，乃始发动，或奄然大闷，经三紮日不起，方乃觉之，诸小庸医，皆不识此疾，漫作馀病治之，莫不尽毙，故此病多不令人识也，始起甚微，食饮嬉戏，气力如故，惟卒起脚屈弱不能动，有此为痺耳，黄帝云：缓风湿 是也。

(论风毒相貌〔夫有脚未觉痺，而头项臂膊已有所苦，有诸处皆悉未知，而心腹五内已有所困，又风毒之中人也，或见食呕吐，憎闻食臭，或腹痛下痢，或大小便秘涩不通，或胸中冲悸，不欲见光明，或精神昏愤，或喜迷妄，语言错乱，或壮热头痛，或身体酷冷疼烦，或觉转筋，或肿不肿，或倣腿顽，或时缓纵不随，或复百节挛急，或小腹不仁，此皆脚气状貌也，亦云风毒脚气之候也，其候难知，当须细意察之，不尔必失其机要，一朝病成，难可以理，妇人亦尔，又有妇人产後，春夏取凉，多中此毒，深宜慎之，其热闷掣，蚤悸心烦，呕吐气上，皆其候也，又但觉脐下冷痞，然不快，兼小便淋沥，不同生平，即是脚气之候，顽弱名缓风，疼痛为湿。

(论得之所由〔凡四时之中，皆不得久立久坐湿冷之地，亦不得因酒醉汗出，脱衣靴鞞，当风取凉，皆令脚气，若暑月久坐久立湿地者，则热湿之气蒸入经络，病发必热，四肢酸疼烦闷，若寒月久坐久立湿冷地者，即冷湿之气上入经络，病发则四体酷冷转筋，若当风取

凉得之者，病发则皮肉顽，诸处倏动，渐渐向头，凡常之日，忽然暴热，人皆不能忍得者，当於此时，必得顿取於寒以快意也，卒有暴寒，复不得受之，皆生痛也，世有勤功力学之士，一心注意於事，久坐行立於湿地，不时动转，冷风来击入於经络，不觉成病，故风毒中人，或先中手足十指，因汗毛孔开，理疏通，风如急箭，或先中足心，或先中足趺，或先中膝已下脛表者，若人初觉，即灸所患处二三十壮即愈，不复发也，黄帝云：当风取凉，醉已入房，能成此疾。

(论冷热不同(问曰：何故得者，有冷有热，答曰：足有三阴三籐，寒中三籐，所患必冷，暑中三阴，所患必热，故有表 冷热不同，热者治以冷药，冷者疗以热药，以意消息之，脾受籐毒即热顽，肾受阴湿即寒。

(论须疗缓急(凡小觉病候有痺，即须大怖畏，决意急治之，勿缓，气上入腹，或肿或不肿，胸亘逆满，气上肩息，急者死不旋踵，宽者数日必死，不可不急疗也，但看心下急，气喘不停，或自汗数出，或乍寒乍热，其脉促短而数，呕吐不止者皆死。

(论虚实可服药不可服药(凡脚气之疾，皆由气实而死，终无一人以服药致虚而殁，故脚气之人，皆不得大补，亦不可大泻，终不得畏虚，故预止汤不服也，如此者皆死不治。

(论脉候法(凡脚气虽殊，诊候不痺，而三部之脉，要须不违四时者为吉，其逆四时者勿治，余如脉经所说，此中不复具载，其人本黑瘦者易治，肥大肉厚赤白者难愈，黑人耐风湿，赤白不耐风冷，瘦人肉硬，肥人肉软，肉软则受疾至深，难愈也。

(论肿不肿(凡人久患脚气，不自知别，於後因有他疾发动，治之得祛，後直患呕吐而复脚弱，余为诊之，乃告为脚气，病者曰：某平生不患脚肿，何因名为脚气，不肯服汤，余医以为石发，狐疑之间，不过一旬而死，故脚气不得一向以肿为候，亦有肿者，有不肿者，其以小腹顽 不仁者，脚多不肿，小腹顽後，不过三五日，即令人呕吐者，名脚气入心，如此者死在旦夕，凡患脚气到心难治，以其肾水克心火故也。

(论须慎不慎(凡脚气之病，璠须慎房室，羊肉牛肉，鱼蒜芻菜，菘菜蔓青，瓠子酒 酥油乳麩，猪鸡鹅鸭，有方用鲤鱼头，此等并切禁，不得犯之，并忌大怒，惟得食粳梁粟米，酱畔 渣 椒姜橘皮，又不得食诸生果子，酸酢之食，犯者皆不可祛，又大宜生牛乳生栗子。

(论灸法(凡脚气初得脚弱，便速灸之，并服竹沥汤，灸讫可服八风

散，无不祛者，惟急速治之，若人但灸而不能服散，服散而不灸，如此者半祛半死，虽得祛者，或至一二年复更发动，觉得，便依此须速灸之及服散者，治十愈，此病轻者，虽不即死，治之不当，根源不除，久久期於杀人，不可不精以为意。初风市穴灸百壮，重者五六百壮，勿令顿灸，三报之。次伏兔穴灸百壮，亦可五十壮。次犊鼻穴灸五十壮至百壮。次膝眼穴百灸百壮。次三里穴灸百壮。次上廉穴灸百壮。次下廉穴灸百壮。次绝骨穴灸百壮，凡此诸穴灸，不必一顿灸尽壮数，可日日报灸之，三日之中灸令尽壮数为佳，凡病一脚则灸一脚，病紫脚则灸紫脚，凡脚弱病，皆多紫脚，又一方云，如觉脚恶，便灸三里及绝骨各一处，紫脚恶者，合四处灸之，多少随病轻重，大要虽轻，不可絀百壮，不祛速以次灸之。

(论服汤药色目)风毒之气，入人体中，脉有三品，内外证候相似，但脉有瑱耳，若脉浮大而缓，宜服续命汤，紫剂应祛，若风盛，宜作越婢汤加白术四紫，胡洽云：若恶风者，更加附子一枚，若脉浮大紧转，宜作竹沥汤，若病人脉微而弱，宜服风引汤，此脉多是因虚而得之，若大虚短气力乏，其间可作补汤，随病冷热而用之，若未愈，更服竹沥汤，若病人脉浮大而紧，此是三品之中最恶脉也，或砮细而者，此脉正与浮大而紧者同是恶脉，浮大者病在外，砮细者病在内，治当消息以意逆之，虽其形尚可，而手脚未至弱瑿，数日之中，气上，即便命终，如此之脉，往往有人得之，无一存者，急服竹沥汤，日服一剂，切要汤势常令相及，勿令半日之中空无汤也，此汤竹汁多服之，若不瑿热，辄停在胸心，更为人患，每服当使瑿热，若服竹沥汤得下者，必佳也，续命汤治风毒病初得，似时行毒病而脉浮缓，终不变，此不治，或数日而死，或十日而死，或得便不识人，或发黄，或发斑，或目赤，或下部穿烂者，此最急，得之即先服续命汤一剂，须服葛根、麻黄汤下之，若此不折，更与续命汤紫三剂必祛。夫脚气之病，先起岭南，稍来江东，得之无渐，或微觉疼，或紫胫肿满，或行起涩弱，或上入腹不仁，或时冷热，小便秘涩，喘息气冲喉，气急欲死，食呕不下，气上逆者，皆其候也，若觉此证，先与犀角旋覆花汤，宜久服之，以气下小便利为度。

按东垣云：脚气实由水湿，然有二焉，南方卑湿，清湿袭虚，则病起於下，此是外感，北方常食蕪乳，又饮酒太过，脾胃有伤，不能消化，水湿下流，此因内而至外者也。脚气紫胫肿，是为壅疾，皆当疏下，然太过则损脾，不及则病不去，南方多见紫足粗大，与疾偕老者，初起治宜槟榔汤，或四七汤、香苏散，并加槟榔、橘皮以宣通其气，不使其壅，壅既成者，砮去恶血，然後服药，经云：蓄则肿热，

砭石之也。

脚气之病，初起甚微，饮食如故，人多不觉，惟卒然脚膝屈弱，或肿，或不肿，或顽，或缓纵，或挛急，皆是湿邪为患，其肿者为湿脚气，不肿者为乾脚气，脚气之发，必身痛发热，大类伤寒，不可妄用伤寒等药，若卒起脚弱，或少腹不仁，或转筋呕逆，或腹痛下利，或二便秘涩，或蚤悸妄错，但紫胫肿赤，便作脚气治。风胜者，自汗走注，脉浮弦，越婢加术汤。寒胜者，无汗挛急掣痛，脉迟涩，酒浸牛膝丸。湿胜者，肿痛重着，脉迟细，除湿汤。冷恶风者，非术、附、麻黄并用，必不能开，越婢加术附汤汗之，或麻黄附子细辛汤加桂枝、白术亦妙。脚冷痛，或时热烘热，不可屈伸者，千金独活汤。风冷脚疼痛，挛弱不可屈伸，千金乌头汤。暑胜者，烦渴身热，或成水泡疮，脉洪，清燥汤。脚气头疼身热，肢节疼痛，或一脚偏患软弱曳，状如偏风者，小续命加木瓜。三焦经受热，毒气流脚踝上，赤肿痛，寒熟如疟，自汗恶风，或无汗恶寒，败毒散加苍术。三阴受寒，湿着於脚膝上，枯瘦色淡，少腹不仁，腹急疼痛，上气喘急，八味丸加砒香。脚气上入腹，腹急上冲胸，气欲绝，千金半夏汤，脚气冲心，疼痛肿满，大小便秘，砒香导气汤，脚气遍身肿痛，喘促烦闷者，木通散。因脚气而服补剂太过小便不通者，姜汁炒黑山栀、木通、赤芍、赤茯苓、当归、生甘草梢，不时煎服。脚气初发，一身尽疼，或肢节肿，便溺阻隔，此属湿热，先以羌活导滞汤导之，後以当归拈痛汤除之。脚气上入少腹不仁，崔氏八味丸。脚气入腹，喘急腹胀，苏子降气汤，佐以养正丹，下气甚捷。脚气迫肺，令人喘嗽，小青龙汤加槟榔。脚气呕逆，恶心畏食，生料平胃散加木香，大便秘，加礞大黄。脚气风毒，生疮肿痛，心神烦热，犀角散。脚气冲心，火气逆上也，金铃子散加茴香、酒黄柏，另以附子末，津调敷涌泉穴。脚气初发，从足起至膝胫骨肿疼者，千金蓖麻叶裹法。脚气注踝成乳，至下半日疼甚者，此脚气流成漏也，以人中白火炙，敷疮口良。脚气冲心，矾石一掬，酸浆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活人书云：凡脚气服补药，及用汤药渌洗，逼邪入於经络，皆医之大禁也。大抵脚气肿痛，并属湿热，或兼风兼暑，当详春夏病因六淫治之，至於枯瘦而热者，属阴虚，瘦弱而寒者，属脾虚，当作本证治之。

(诊脉浮弦起於风，濡弱起於湿，洪数起於热，迟涩起於寒，砭而伏，毒在筋骨也，指下涩涩不调，毒在血分也，夏暑脚膝冷痛，其脉脾濡阴弱，湿温也，脚气多从暑湿得之。

石顽治文学褚廷嘉精脱气伤，喘汗蒸热如沐，六脉浮氤，按之乏

力，势不得不从事温补，遂猛进黄 建中，易桂心加人参，数贴而安，因有脚气痼疾，恒服肾气丸不彻，六七年来，宿患未除，坚垦石顽铲绝病根，乃汇取术附、桂附、附、叁附等法，兼采八风散中菊花，鳖甲汤中鳖甲、贝齿、羚羊、犀角，风引汤中独活、防己，竹沥汤中姜汁、竹沥为丸，共襄祛风逐湿之功，服後必蒸蒸汗出，不终剂而数年之疾顿愈，非深誓法存千金妙义，乌能及此。

鹤膝风

鹤膝风者，胫细而膝肿是也，经云：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则僂俯，筋将惫矣，治宜祛风顺气，活血壮筋，十全大补加杜仲、牛膝、羌活，或五积散加松节，血少虚寒而痛者，四物加荆芥、牛膝，送活络丹，气血流动，更服八味丸加鹿茸、牛膝调理，正气旺而患自除矣，兼风湿者，换骨丹，下利後膝肿痛，风邪乘虚入三阴经也，大防风汤，服药不能应手者，外用雷火 法，每日 之，不必着伤肌肉也，方用蕲艾五钱，丁香五分，麝香三分，合研匀，入纸筒中，痛处衬纸三五层，点火 之，以筋脉活动为度，数日自效。又鹤膝风初起，漫肿不红，屈伸不便者，乘未溃时，用陈年芥菜子研细，以姜汁、M白蜜，调涂一伏时，患处起痂，俸乾脱皮自愈，上二法，若脓成者，不可用也。

妇人鹤膝风证，因胎产经行失调，或郁怒亏损肝脾，而为外感所伤，或先肢体筋挛，继而膝渐大，腿渐细，如鹤膝之状，若肿高赤痛者易治，漫肿不赤痛者难治，二三月溃而脓稠者易治，载半後溃而脓清者难治，误用攻伐，复伤元气，尤为难治也，大要当固元气为主，若食少体倦者，六君子汤，晡热内热，寒热往来者，逍遥散，发热恶寒者，十全大补汤，少寐蚤悸者，归脾汤，月经过期者，补中益气汤，月经先期者，加味逍遥散，肾水虚弱者，六味地黄丸，肾虚风袭者，安肾丸、肾气丸叁用，凡溃後当大补脾胃，若脓出反痛，或寒热烦渴等证，皆属气血亏损，一於培补，庶保终吉。

喻嘉言曰：鹤膝风者，即风寒湿之 於膝者也，如膝骨日大，上下肌肉日枯，且未可治其膝，先养血气，使肌肉渐荣，後治其膝可也，此与治偏枯之证，大同小理，急溉其未枯者，使气血流行而复荣，珥不知此，但用麻黄、防风等散风之药，鲜有不全枯者，故治鹤膝风而急攻其 ，必并其足痿而不用矣。古方治小儿鹤膝风，用六味地黄丸加鹿茸、牛膝，不治其风，其义最善，盖小儿非必为风寒湿所 ，多因先天所禀肾气衰薄，阴寒凝聚於腰膝，故以六味丸补肾中之水，以鹿茸补肾中之火，以牛膝引至骨节而壮其裹擷之筋，此治本不治标之良法也。

诸风门

疔风

经云：疔者，营气热，其气不清，故使鼻柱坏而色败，皮肤痂溃，风寒客於脉而不去，名曰疔风。风气与太籛俱入，行诸脉俞，散於分肉之间，与卫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 蕩而有痂，卫气有所碍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病骨节重，须眉落，名曰大风。脉风作为疔。疔风者，数刺其肿上已，刺以锐 其处，按出其恶气，肿尽乃止，常食方食，毋食他食，观内经之论，当分营卫为治，古方虽多，但混泻其风热於营卫，又无先後之分，至东垣丹溪始分之，活法机要云：先桦皮散，从少至多，服五七日，灸承浆穴七壮，灸疮愈再灸，三灸之後，服再造散，祛血分之风热，戒房室三年病愈，此先治其卫，後治其营也，丹溪云：疔风须分在上在下，看其绌衷，先见在上体多者，气受之也，以醉仙散取臭毒恶血於齿缝中出，先见在下体多者，血受之也，以再造散取恶物虫积於谷道中出，所以虽有上下道路之理，然皆不外於籛明一经而已，若上下同得者，气血俱受也，用必胜散上下兼取，籛明主胃与大肠，无物不受故也，夫气为籛为卫，血为阴为营，身半以上籛先受之，身半以下阴先受之，故再造散治其病在阴者，用皂角刺出风毒於营血中，肝主血，恶血留止，其属肝也，虫亦生於厥阴风木化所，必用是法治其脏气，杀虫为主，以赤槟榔出营分毒邪，白牵牛出卫分毒邪，大黄引入肠胃，利出瘀血恶物，醉仙散治病在籛者，用鼠黏子出风毒遍身恶疮，亚麻遂风，滋肺润皮肤，用藜主恶血身体风痒，通鼻气，防风为诸风之引导，塘菱根治瘀血，消热 肿，枸杞和血，消风热散疮毒，蔓荆子主贼风，苦叁治热毒风，皮肤肌肉烦躁生疮，赤癩眉脱，八味药治功固至，然必银粉为使，银粉乃下膈通大肠之要剂，用以驱诸药入籛明经，开其风热怫郁，遂出恶风臭秽之毒，杀所生之虫，循经上行，至牙齿软薄之分，而出其臭毒之涎水，服此药，若有伤於齿，则以黄连末揩之，丹溪取二方，为破敌之先锋，必胜散，则兼二方之妙用，但须慎口味戒房室，服之必效。治疔风五法。一出汗，用麻黄、荆、防、羌、独、皂角、苦叁、全蝎之类，热服覆汗。

二薰浴，先用黄柏、黄连、薄荷为末，水调涂眼四围，次用荆芥，苦叁、风藤、枳壳、苍耳、羌活、桑槐桃柳枝、连根劳聪煎汤薰浴，浴起，用木通、石菖蒲、大黄为末，加麝少许，擦患上。三敷擦，用白矾、川槿皮、五倍子、全蝎为末，加 漱 香油调敷，狼油尤妙，燥痒用大枫肉、番木鳖、乌柏仁、黑芝麻、黑豆、杏仁、木棉子，共捣一处，入炆成罐内，以铁盏盖上，铁线扎定，铁钉旋紧，糠火中煨一

夜，取其药油调後药，预用胡椒、川椒各二紮，枯矾、轻粉各六钱，为细末，入前药油，调匀擦患处，数日如蛇蛻脱下，再擦二次效，肥人用川乌、草乌、细辛、杏仁、白附子、雄黄、白芥子为末，加麝少许，生姜粵擦，顽厚者，加 满B白砒，不时擦之，擦时须觅空房，用纸糊好，勿见风，七日後，又换别静房居之，以前房便溺臭秽不堪也，七日後，日擦一次，至病痊为度，如有一处不知痛痒，即是病根，如前但擦其处，日三五次。四汤液，用凉膈、双解、消风散之类。五丸散，用九龙丸、漆黄丸、猪 丸、白花蛇丸、鹅翎散、蜈蚣散选用。疔风诸药不效，千金 婆万病丸，璫有神验。疔风面目蠕动，升麻胃风汤，并用桃柳槐桑枝煎汤薰洗，面肿，服消风、凉膈之类，外用硫黄、雄黄、乳香、没药、血竭、轻粉、枯矾、麝香、乌贼骨为散，香油调敷肿处，七日不得洗面，效。疔风脚底穿，用番木鳖酥三钱，麻一斤，烧灰存性为散，空心酒下一钱，重者，不过一月效，如过服恶寒作呕者，胡椒汤服之即止。疔风眉毛脱落，用鹿角 炒存性六钱，皂角 s性一紮，姜粵擦眉上，日三五次，又方，用骨碎补去毛炙乾，半夏为末等分，生姜粵擦，日五七次，内服一味皂角刺，炒脆为末，食後白酒酿或茶清服二钱。白癩风者，血虚不能濡润经络，毒邪伤犯肺经气分也，圣惠方用桑枝十斤，甚蔚草穗三斤，煎膏温酒调服，外用雄黄、硫黄、黄丹、南星、枯矾、密陀僧等分，姜粵擦之，擦後渐黑，再擦则愈，一方，无黄丹、南星，用白茄子，切去一头粵擦。紫云风，气滞不能统端血脉，毒邪蕴结肝经血分也，服用 叶一斤，漆叶半斤，俱蜜润九制，丸如弹子大，白汤调服，又方，用苦参、何首乌、大胡麻、白用藜、菖蒲、赤茎、薄荷、漆叶煎服，外用硫黄、官粉，鸡子清调磨。鹅掌风，用核桃曉、鸽粪，煎汤频洗效，又方，用生桐油涂指上，以蕪艾烧烟薰之，七日不可下水效。疔疮砭刺一法，子和谓一汗抵千，盖以砭血不如发汗之周遍也，然夺汗者无血，夺血者无汗，二者一律，若恶血凝滞肌表经络者，宜刺宜汗，汗用一味浮萍，曝乾为末，每服三钱，以黑豆淋酒，食远临卧调服，温覆取汗，禁食动风发毒之物，强者，连日服之，元气稍弱者，须服一日，间二三日，与地黄丸间服，以病退七八为度。疔风初起，麻木不仁，用万璫丹汗之，以散凝滞风毒，此与豆淋酒下浮萍之意不殊也。恶血蕴结於藏，非荡涤其内则不能祛，若毒在外者，非砭刺遍身患处及紮臂腰尻，紮手足指缝及委中，各出血，其毒必不能散，若表 俱受毒者，非外砭内泄，其毒决不能退，如有寒热头疼等证，当须大补气血。服轻粉之剂，若腹痛去後，兼有脓秽之物，不可用药止之，若口舌肿痛，秽水时流作渴，发热喜冷，此

为上焦热毒，泻黄散，若寒热往来，小柴胡加知母，若口缝出血，发热而大便秘结，此为热毒内淫，黄连解毒汤加犀角、连翘，若大便调和，犀角地黄汤，若疔风气，下焦脚弱，或壅理开汗大泄者，越婢加术汤，若秽水虽尽，口舌不愈，或发热大渴而不能饮冷，此为虚热也，七味白术散。

丹方，治疔风赤肿，属血病者，以鲮鲤甲，随患先起处，取甲涂生漆於面，砂内炙脆为末，清晨陈酒调服七八分，三服效，七日愈，随处取甲治之。

薛立斋曰：疔风多由劳伤气血，壅理不密，或醉後房劳沐浴，或登山涉水，外邪所乘，卫气相搏，湿热相并，血随火化而致，眉毛先落者，毒在肺，面发紫泡者，毒在肝，脚底先痛或穿者，毒在肾，遍身如癣者，毒在脾，目先损者，毒在心，此五藏受病之重者也，一曰皮死麻木不仁，二曰肉死刺不痛，三曰血死烂溃，四曰筋死指脱，五曰骨死鼻柱坏，此五藏受伤不可治也，大抵风自头面起者为顺，自足心起者为逆，若声哑目盲，尤为难治，治当辨本证兼证变证类证，阴证虚实而斟酌焉，若妄投燥热之剂，脓水淋漓，而肝血愈燥，风热愈炽，肾水愈枯，相火愈旺，反为坏证矣。口目斜，若手足牵搐，或眉棱痒动，或面紫泡，或成块，属肝经血虚风热，用加味道遥散、六味地黄丸以生肝血，滋肾水，若寒热往来，或耳聋佞痛，属肝木炽盛，用柴胡四物汤以清肝火，生肝血，若筋挛骨痛，不能动履，用六味丸、补中益气以滋化源。身上虚痒，此血不营於壅理，所以痒也，四物加酒苓煎服，调紫背浮萍末，痒甚，加荆芥、蝉蜕，夏秋湿热行令，若饮食不甘，头目眩晕，遍体酸软，而紫腿麻木，口乾自汗，气促身热，小便黄数，大便稀溏，湿热伤元气也，清燥汤。身起绉衷，搔破脓水淋漓，若寒热往来者，肝经气血虚而有火也，加味道遥散。若肌壅搔如帛隔者，气血不能外营也，人参养胃汤。若面部搔之麻痒者，气血不能上营也，补中益气汤。口舌生疮，或咽喉作痛，或饮食喜冷，大便秘结者，实热也，四顺清凉饮。肌热恶热，烦渴引饮者，血虚也，当归补血汤。牙齿作痛，或牙龈溃烂，若喜寒恶热，属胃火，清胃散为主。舌赤裂，作渴引饮，或小便频数，不时发热，或热无定处，或足心热起者，乃肾水乾枯，心火亢盛，用加絳八味丸，若误用寒凉，必变虚寒而死。

(诊)脉紫寸浮而紧，浮而洪，籀脉浮弦，阴脉实大，浮缓者易治，洪大而数，或砢实者难愈，脉砢而病在上，脉浮而病在下，及无汗者，皆为不治之证也。

胃风

经云：胃风之状，颈多汗恶风，食饮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满，失衣则溲胀，食寒则泄，诊形瘦而腹大。

胃风者，头面肿起，右关脉弦缓带浮，多因饮食後乘凉所致，喻嘉言曰：胃风变证有五，一曰风成为寒热，以风入於胃，必左投肝木而从其类，风气通於肝也，肝木盛则侮脾土，故生寒热，庸医认为外感者此也，宜小柴胡汤，一曰瘵成为消中，瘵者热也，热积胃中，善食而易饥，火之害也，宜白虎加人参，一曰厥成为颠疾，厥者逆也，谓胃气逆而上行，成颠顶之疾，如眩晕之类是也，宜芎辛汤，一曰久风为瘡泄，言胃中风炽，瘡已即泄，不留停也，若风气入血分，则下鲜血，挟湿热，则下如豆汁，人参胃风汤，有血，加防风，一曰脉风成为疔，言胃中之风，酝酿既久，则营气热，其气不清，故使其鼻柱坏而色败，肌肉之间，渐至溃烂，轻则肌体麻木，目蠕动，牙关紧，面肿能食，升麻胃风汤，此五者，总为胃风之病也。

破伤风

破伤风证，因击破皮肉，风邪袭入，而发热肿胀，治法与感冒不痺，又诸疮溃後，风邪乘虚内袭，其候最急，往往视为寻常，致变种种，多有不可救疗者，亦有疮热郁结，多着白痂，疮口闭塞，气难宣通，而热甚生风者，或有用汤淋洗，湿气从疮口中入，其人昏迷砵重者，或有用艾灸火烘，火气逼入而烦躁发热者，但须辨疮口平无汁者，破伤风也，疮口边出黄水者，破伤湿也，疮口 肿赤色，破伤火也，其汤火之毒，亦与破伤风无痺，其为证也，皆能传播经络，燔烁真气，是以寒热间作，甚则口噤目斜，身体强直，如角弓反张之状，死在旦夕，当同伤寒处治，有在表在 里，半表半 里之不同，河间曰，太籛在表者汗之，籛明在 里者下之，少籛在表 里之半者和解之，但患处复加肿赤，神昏少食，不分经络者，穿山甲一钱匙，蜈蚣末半钱匙，麝香一字，浓煎 辄汤服之，患上用葶 晬 均其但言三籛而不及三阴者，意谓风邪在三籛之经，便宜按法早治而愈，若待传入三阴，其证已危，惟天璣盖 ①钱匙，穿山甲半钱匙，麝香一字为散，浓煎 辄汤服之，或腹满自利，或口燥咽乾，舌卷囊缩，额上汗珠不流，身上汗出如油，眼小目瞪，肢体痛剧而不在伤处者，皆死证也。破伤风邪在表者，九味羌活汤，半表 里者，小柴胡汤。大汗不止，筋挛搐搦，升麻汤加黄 芩，若服蜈蚣等风药过多，有自汗者，白术、黄 芩、防风、生甘草作汤温服。大便秘结，小便赤涩，或用热药自汗不休，宜速下之，先用芎黄汤二三服，後以大芎黄汤下之，若不愈，反作瘡状，用羌独活、防风、杏仁、地榆水煎频服，名第瘡汤，大便闭者，用胆导蜜导法，病久衰弱，当养血，以四物加 豪 藹

楚 B 细辛、白芷。疮疡破伤风邪，身体疼痛，风邪攻注挛急，皮肤搔痒，麻木不仁，头昏牙紧，以防风、说 B 羌活、地骨皮、荆芥穗为末，酒调服。

疮痍壅塞，内热生风者，九味羌活汤。伤湿而疮口常有稀脓者，先服除湿汤二三剂，后用一味白术膏，或浸酒亦可。伤火 肿赤色，时头痛发热，甚则烦躁者，芎黄汤加薄荷、荆、防，不应，加酒黄连四五分，黑山栀二钱，兼小便不利，合导赤散，牙关紧急不开，用蜈蚣一条，焙乾研细末，擦牙，吐涎立苏，或服左龙丸亦得。破伤 肿不能透脓用，朱砂、南星、独活、穿山甲、人指甲，炒研为末，酒调服二三次，外用南星、防风为末，姜汁调敷患处。

石顽曰：破伤一证，金疮跌扑，与溃疡迥殊，金疮跌扑受伤，则寒热头痛，面目浮肿，胸膈痞闷，六脉浮弦，或模糊不清，其传经与伤寒不异，其势较伤寒更剧，故可用疏表之法，然亦不可峻用风药，以其经中之血，先以受伤，所谓夺血者无汗是也，若溃疡破伤，则患处忽复肿胀，按之不知疼痛，周身肌肉不仁，缓急引痛，胸膈痞满，神思不清，六脉弦细，或虚大模糊，虽风引毒气攻注周身，切不可用攻表药，汗之必肉做筋惕，甚则发痉，所谓疮家不可发汗，发汗必致痉也，轻者，辄汤加鲛鲤甲、白芷、蜈蚣之属，重则 辄汤加黄、肉桂、远志、防风、鲛鲤甲、犀角之类，甚则万璣丹，煎汤调服，呕逆不食者，此风引邪毒攻心也，急与 心散，外用胜 k 分解其邪，如大便不通者，切不可用芎黄汤，惟宜蜜煎导之，其势稍退，便当用保元，仍加远志、肉桂、犀角、鲛鲤甲等解散馀毒，兼使参、无壅滞之患，其间泻补，各随其所禀之偏以为权衡，贵在临证之活法耳。

(诊脉浮而无力太籀也，脉长有力籀明也，浮而弦者少籀也，洪数者伤火也，砵细者伤湿也，虚细脉涩皆不治，虞恒德治一人，因劝俩殴，眉棱骨被打破，得破伤风，头面大肿发热，以九味羌活汤取汗，外用杏仁研烂，入白芷 芡，新汲水调敷疮上，肿消热退而愈，後屡试屡验。

跌扑

经云：人有堕坠，恶血留内，腹中胀满，不得前後，先饮利药。金匱治马坠及一切筋骨损方，大黄一掬，另用酒一大盞浸，及桃仁、蒲黄、甘草、发灰，以童子小便煎成，内大黄，去滓，分温三服，先以败蒲席煎汤沿之，沿後服药，以衣被盖覆，斯须通利数行，痛楚立差。伤损气血凝滞则肿，或紫或青，痛不可忍，宜活血行气，最忌恶血攻心与破伤二证，凡血上逆者，即以逐瘀为急，口噤牙关紧，即

是胃风，依破伤治之。伤损着寒，痛不可忍，用 S 烂炒热罨上，其痛立止，冷则温之。恶血上攻，韭汁和童便饮半杯，即下。从高堕下，腹中瘀血满痛不得出，短气，二便不通，千金桃仁汤。挫闪气血不顺，腰亶疼痛，或发寒热，香橈散加桃仁、苏木，亶痛，加柴胡、川芎。跌扑闪挫，瘀结腹亶，大便不通，调营活络饮。跌扑损伤，瘀蓄大便不通，红肿青紫，疼痛昏闷，内壅欲死者，当归导气散。跌扑闪挫，腰亶气滞，牵引掣痛，复元通气散。从高坠下，恶血流於亶中，痛不可忍，复元活血汤。被打伤破，内有瘀血腹胀，蒲黄生者筛取一升，当归、肉桂各二紮，酒服方寸匙，日三服。丹方，治折臂断筋损骨，生地、大黄捣汁，和酒服一月即接连，仍以滓炒热贴之。掏 s 服亦可，焙乾为末，每服一钱，入麝少许，温酒调服，接骨神效。

跌折或金刃伤骨，用老鸦眼睛藤，和根叶细捣，封贴伤处，令患者痛饮至醉，此续骨法也。窳筋断取筋相对，用旋花根（即缠枝）（牡丹）汁滴伤处，将查封疮上，半月筋自续，此续筋法也。又方，治筋绝取生蟹肉及黄，捣涂伤处，筋即续，亦治骨断，以蟹生捣和酒痛饮，并以滓 w，乾即再涂，骨连筋续乃止。诸伤损瘀血凝聚，痛不可忍，以大黄一紮切，杏仁三十粒，研细，酒煎服，瘀血即下，若恐气绝，取药不及，先以热小便灌之，外用大黄末，姜汁调涂，一夜青紫即变，瘀积日久，青黑痛璫，以子一枚 rk 咀，猪脂煎数沸，去滓取脂，和醋涂之。堕坠重伤，危在旦夕，用乌鸡连毛捣烂，和醋烘热，隔布熨之，甚则破牛马腹纳入，浸热血中救之。金伤肠出，以猪脂抹手推入，急用桑皮线缝合，即以热鸡血涂之，次入烧人屎拌涂尤妙。从高坠下，或行车走马，跌折筋骨，骨伤，自然铜散，筋伤，乳香定痛散，金刃出血不止者，紫金丹敷之。跌扑致衄，或吐血不止，浓煎苏木汤去滓，煎小乌神汤，下黑神散，促筋脱骱，用槿树皮捣烂，拌腊糟焙热涂扎。损伤一证，专从血论，但须分有瘀血停积与亡血过多之证，盖打扑堕坠，皮不破而内损者，必有瘀血，若金刃伤皮出血，或致亡血过多，二者不可同法而治，有瘀血者，宜攻利之，若亡血者，兼补调之，须察其所伤上下轻重浅深之璫，经络气血多少之殊，惟宜先遂瘀血，通经络，和血止痛，然後调气养血，补益胃气，无不效也。

（诊）金疮出血太多，其脉虚细小者生，数实而浮大者死，衄疮血不止，脉来或大或止者死，细滑者生，从高颠仆，内有血，腹胀满，脉坚强者生，小者弱者死。

瘡（与纒绪二论瘡例参看）

经云：诸痉项强，皆属於湿。肺移热於肾，传为柔痉，金匱云：太籛之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痉。太籛病，发热汗出，而不恶寒者，名曰柔痉。太籛病，发热脉砵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太籛病，发汗太多，因致痉。风病下之则痉，复发汗，必拘急。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出则痉。病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赤，独头动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若发其汗者，寒湿相搏，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复弦者痉。夫痉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脉经云：痉家脉伏，直上下行。痉家有灸疮者难治。太籛病，其证备，身体强几几（音〔殊〕然，脉反砵迟，此为痉，塘菱桂枯汤主之。太籛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得语，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 齿，可与大承气汤，合上十一条推之，则痉病之属表者，宜用桂枝、葛根，属者，可用承气，是为邪实者设也，若首二条之葛根、桂枝，所不待言，第三条无汗，麻黄附子细辛汤，有汗，桂枝附子汤，四条，真武汤，五条，附子汤，六条，芍药甘草附子汤，七条，未发汗前，桂枝加附子汤，发其汗已，其脉如蛇，甘草附子汤，八条，乾姜附子汤，九条是统言痉病之脉，无证可验，不得拟方，第十条言痉病之不宜用灸，灸则艾火助虐，一切辛烈，概不可施，所以难治，惟腹胀便秘者，庶可行下夺一法，虚者可用灸甘草汤，其脉经云一条与第九条不埒，演文无疑，按痉病与金匱开卷第一证治，论证最详，而方治最略，以其证最危逆，难於造次也，观其论中，惟出太籛籛明邪实三方，不及三阴虚证之治者，以痉病之脉，皆弦劲伏匿，证多反张厥逆，是难议攻发，易於温散也，若不通篇体会，乌知先圣立言之旨。

陈无择曰：夫人之筋，各随经络结束於身，血气内虚，外为风寒湿热之所中则痉，盖风散气，故有汗不而不恶寒，曰柔痉，寒泣血，故无汗而恶寒，曰刚痉，原其所因，多由亡血，筋无所营，故邪得以袭之，所以伤寒汗下过多，与夫病疮人，及产後致斯疾者，概可见矣，诊其脉，皆砵伏弦紧，但籛缓阴急，则久久拘挛，阴缓籛急，则反张强直，二证各埒，不可不别。

张景岳曰：痉之为病，强直反张病也，其病在筋脉，筋脉拘急，所以反张，其病在血液，血液枯燥，所以筋挛，观仲景曰：太籛病，发汗太多，因致痉，风病下之则成痉，疮家不可发汗，汗之亦成痉，只此数言，可见病痉者，多由误治之坏证，其虚其实可了然矣，自仲景之後，惟陈无择能知所因，曰多由亡血，筋无所营，因而成痉，则尽

之矣，但惜其言之既善，而复未有善者，曰：气血内虚，外为风寒湿热所中则痉，斯言不无有误，若其所云：则仍是风湿为邪，而虚反次之，不知风随汗散，而既汗之後，何复言风，湿随下行，而既下之後，何反致湿，盖误汗者，必伤血液，误下者，必伤真阴，阴血受伤，则血燥，血燥则筋失所滋，筋失所滋，则为拘为挛，而反张强直之病，势所必至，又何待风寒湿热之相袭而後为痉耶，且仲景所言，言不当汗而汗也，不当下而下也，汗下既误，即因误治而成痉矣，岂误治之外，必再受邪而後成痉，无邪则无痉哉，此陈氏之言，不惟失仲景之意，而反致後人疑惑，用持紮端，故凡今人之治此者，未有不以散风去湿为事，亦焉知血燥阴虚之证，尚能堪此散剂否，此千古不明之疑窦，不可不为辨察，故列陈子之论於前，以资後学之印证。痉证甚多，而人多不识者，在不明其故，而鲜有察之者耳，盖凡以暴病而见反张戴眼，口噤拘急之类，皆痉病也，观仲景以汗下为言，谓其误治亡阴，所以然也，予因类推，则常见有不因误治，而凡属阴虚血少之辈，不能营养筋脉，以致搐挛僵仆者，皆是此证，如中风之有此者，必以年力衰残，阴之败也，产妇之有此者，必以去血过多，冲任竭也，疮家之有此者，必以血随脓出，营气涸也，小儿之有此者，或以风热伤阴，遂为急蚕，或以汗泻亡阴，遂为慢蚕，凡此之类，总属阴虚之证，盖精血不亏，则虽有邪干，亦断无筋脉拘急之病，而病至坚强，其枯可知，故治此者，必当先以气血为主，而邪甚者，或兼治邪，若邪微者，通不必治邪，盖此证之所急者在元气，元气复而血脉行，则微邪自不能留，何足虑哉，奈何今人但见此证，必各分门类，而悉从风治，不知外感之风，客邪证也，治宜解散，内生之风，血燥证也，止宜滋补，矧此数者，总由内证，本无外邪，既以伤精败血枯燥而成，而再治风痰，难乎免矣，故予详笔於此，以明痉证之要。仲景云：痉止属太籛，而不及他经者何也，盖痉必反张，其病在背，背之经络，惟太籛督脉耳，言太籛则督在其中矣，此其义也，然仲景止言其表，而未详其里，考内经之经脉篇曰：足少阴之脉，贯脊属肾，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经筋篇曰：足少阴之筋，从脊内挟膂上至项，结於枕骨，与足太籛之筋合，又曰：足太籛之筋病，脊反折，项筋急，足少阴之筋病，主痿及痉，籛病者腰反折不能伸，阴病者不能仰，由此观之，则痉之为病，乃太籛少阴之病也，盖肾与膀胱为表里，膀胱为津液之府，而肾为藏精之藏，病在二经，水亏可知，故治此者，最当以真阴为主。薛立斋曰：痉以有汗无汗辨刚柔，又以厥逆不厥逆辨阴籛，仲景虽曰痉皆身热足寒，然籛证不厥逆，其厥逆者，皆阴也。刚痉无汗恶

寒，项背强，脚挛急，手足搐搦，口噤咬牙，仰面开眼，甚则角弓反张，卧不着席，脉来长劲急，葛根汤。柔痉自汗恶风，四肢不收，闭眼合面，或时搐搦，脉来迟濡弦细，桂枝汤加塘蓼。血虚之人发痉，或反张，或只手足搐搦，或但左手足动摇，十全大补汤加 獭 B 蝎尾。风热痰壅，发痉不省，或只手足搐搦，或只右手足动摇，宜祛风导痰汤。痉病胸满，口噤咬牙，脚挛急，卧不着席，大便硬者，可与大承气汤。若一边牵搐，一眼斜者，属少筋，及汗後不解，乍静乍乱，直视口噤，往来寒热，小柴胡加桂枝、白芍。足三阴痉，俱手足厥冷，筋脉拘急，汗出不止，项强脉硬，厥阴则头摇口噤，附汤加当归、肉桂，太阴则四肢不收，术附汤加甘草、生姜，少阴则闭目合面，参附汤加甘草、乾姜，古法，用附子散通治三阴诸痉，多汗，去川芎、独活，加黄、当归。贼风口噤，角弓反张成痉，仓公当归汤。产後发痉，详妇人本门。

(诊)太筋病发热，脉硬而细者，名曰痉，为难治，痉脉伏，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痉病发其汗已，其脉如蛇，暴腹胀大者为欲解，脉如故，反伏弦者痉。

痲

痲者，筋脉拘急也，者，筋脉弛纵也，俗谓之搐，小儿吐泻之後，脾胃亏损，津液耗散，故筋急而搐，为慢蚕也，俗不知风乃虚象，因名误实，反投牛黄、抱龙等祛风药致夭枉者，不知其几，大抵发汗後失血後产後痲疽溃後，气血津液过伤，不能养筋而然，与筋惕肉瞤颤振相类，分气血缓急，兼补养为治，庶有生理，若妄加灼艾，或饮以发表之剂，死不旋踵矣。

痲之证，多属心脾肝三经，若自汗少气，脉急按之则絀小者，此心气之虚也，辰砂妙香散，若气盛神昏，筋挛，脉满大，此心火之旺也，导赤散加苓、连、山栀、茯神、犀角，若体倦神昏不语，脉迟缓，四肢欠温者，脾虚生风也，归脾汤加 獭 B 羌活，若寒热往来，目上视摇头，脉弦急者，肝热生风也，加味逍遥散加桂枝。热伤元气，四肢困倦，手指麻木，时时痲，补中益气汤去白术加白芍、五味。暑风搐搦，如小儿蚕风状，缘先伤於暑，毛孔开而风乘之，局方香薷饮加羌、防、芍。风虚昏愤，不自知觉，手足痲，口眼瞤动，或渴或自汗，续命煮散。痲疽脓水过多，金疮出血过多，及呕血衄血下血後，或虚弱人误汗误下，气血津液受亏而致此者，大剂保元汤加芎、归、獭兼生阴血，则筋火自退，不应，六君子加芎、归、獭以补脾土，故小儿吐泻之後，脾胃亏损，亦多患之，乃虚象也，无风可逐，无痰可消，当大补脾土为急，若筋气脱陷者，补中益气加姜、

桂，籛气虚败者，十全大补汤加姜、附，亦有得生者，然筋搐颤掉，肢体恶寒，脉微细，人皆知为虚也，是为真象，至於脉大无力，发热烦渴，是为假象，惟当固本为善，若无力抽搐，戴眼反折，汗出如珠，俱不治。产後阴血去多，多有籛，详妇人本门。

(诊籛之脉，虚微缓弱者可治，紧急疾者难愈，在暴病得之，为风痰及肝火袭於经脉之象，即久病见之，亦属痰火乘虚肆虐之兆，凡新病得之，脉满大数实者，搜涤风痰，最为要着，久病得之，补中寓搜，在所必需，设久病而脉实满，暴病而脉虚微，法无可疗之机也。

颤振

经云：寒气客於皮肤，阴气盛，籛气虚，故为振寒寒栗，深师曰：振乃阴气争胜，故为战，栗则籛气不复，故为颤。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则振掉，骨将惫矣。颤振与籛相类，籛则手足牵引，而或伸或屈，颤振则但振动而不屈也，亦有头动而手不动者，盖木盛则生风生火，上冲於头，故头为颤振，若散於四末，则手足动而头不动也。经曰：诸风掉眩，皆属於肝，若肝木实热，泻青丸，肝木虚热，六味丸，肝木虚弱，逍遥散加参、术、獭C挟痰，导痰汤加竹沥。脾胃虚弱，六君子汤加芎、归、獭卫虚多汗恶寒，加黄二钱，附子五分，脾虚，补中益气加獭C心血虚少而振，平补正心丹。心气虚热而振，本方去肉桂、山药、麦冬、五味，加琥珀、牛黄、黄连，名琥珀养心丹。心虚挟痰而振，本方去龙齿、肉桂、山药、麦冬、五味，加琥珀、川芎、胆星、麝香、甘草，为秘方补心丹。心虚挟血而振，龙齿清魂散。肾虚而行步振掉者，八味丸、十补丸选用。实热积滞，可用汗吐下法。戴人治马叟，手足振掉，若线提傀儡，用涌法，出痰数升而愈，此必痰证痰脉，而壮盛气实者，不可不知。

(诊颤振之脉，小弱缓滑者可治，虚大急疾者不治，间有砭伏涩难者，必痰湿结滞於中之象，凡久病脉虚，宜於温补，暴病脉实，宜於峻攻，若久病而脉反实大，暴病而脉反虚弱，决无收功之理也。

挛

内经言，挛皆属肝，肝主筋故也，有热有寒，有虚有实，热挛者，经所谓肝气热则筋膜乾，筋膜乾则筋急而挛，六味丸加牛膝、当归之类。因於湿，首如，湿热不攘，大筋短，小筋弛长，短为拘，弛长为痿，先搐瓜蒂散，次与羌活胜湿汤。虚邪搏筋，则筋急，五积散。血虚则筋急，增损四物汤。剧劳筋脉拘急，疼痛少眠者，黄丸，更於暖室中近火按摩为佳。虚风袭於经脉，手足拘挛，屈伸短缩，腹痛，爪甲唇俱青，转筋，不思饮食，甚则舌卷囊缩，木瓜散。

拘挛痿痹，口目斜，骨节疼酸，行步不正者，舒筋三圣散。湿筋挛骨痛者，续断丸。误汗漏风，筋挛缩急，或方士用木鳖发汗，见风筋脉拘挛者，并宜桂枝汤倍桂加归、附。病初起者，分表治，如戴人用甘遂末三钱，猪肾一枚，细批破，少用盐椒淹透，掺药末在内，荷叶包煨熟，温酒细嚼，则上吐下泻而愈。

石顽曰：挛证人悉知为寒，不知亦有属血枯而热者，盖寒则胫逆而痛，热则胫热而枯，至於湿热下流，又为实证，则疼痛便秘，以此辨之，虚实寒热，可判然胸臆矣。

(诊：挛者拘挛，浮缓属风，砵细为湿，洪缓湿热，涩细寒湿，虚大气衰，小弱血虚，尺中弦弱，肾虚精竭，若久病而脉反实强，乍病而见虚涩，虽有合剂，难於图治也。

石顽治包山劳俊卿，年高挛，山中诸医用木瓜、独活、防己、威灵仙之类，将半年余，乃致跬步不能动移，或令服八味丸，亦不应，诊其脉，尺中微浮而细，时当九夏，自膝至足，皆寒冷如从水中出，知为肾虚风雨所犯而成是疾，遂授安肾丸方，终剂而能步履，连服二料，终无痿弱之状矣。

眩晕

经曰：因於风，欲如暈枢，起居如蚤，神气乃浮，内经论眩，皆属於木，属上虚，仲景论眩，以痰饮为先，丹溪论眩，兼於补虚治痰降火。

戴复云：有头风证，耳内常鸣，头上如有鸟雀啾啾之声，切不可全谓耳鸣为虚，此头脑挟风所致，有眩晕之甚，台头则屋转，眼常黑花，观见常如有物飞动，或见物为紫，宜三五七散，或秘旨正元散加鹿茸，兼进养正丹，不效，一味鹿茸，每服半紫，酒煎去滓，入麝少许，缘鹿茸生於头，头晕而主以鹿茸，盖以类相从也，曾有服头痛药不愈，服茸朱丹而效，此为虚寒也，若实用之，殆矣，故丹溪曰：眩晕不可当者，大黄三次酒炒乾为末，茶调下，每服一钱至二钱，薛宗厚曰：眩晕乃上实下虚所致，所谓虚者，血与气也，所谓实者，痰涎风火也，经云：上虚则眩，又云：徇蒙招尤，目瞑耳聋，下实上虚，则与薛氏所称，无乃冰炭乎，盖邪之所絀，其气必虚，留而不去，其病为实，亦何冰炭之有，然当以脉法辨之，寸口大而按之即散者为上虚，以鹿茸法治之，寸口滑而按之益坚者为上实，以酒大黄法治之。

外感六淫，内伤七情，皆能眩晕，然无不因痰火而作，谚云：无火不动痰，无痰不作晕，须以清火豁痰为主，而兼治六淫之邪，无不愈者。风寒在脑，或感邪湿，头眩重痛欲倒，呕逆不定，三因芎辛汤。

冒雨或中湿，眩晕呕逆，头重不食，本方去细辛、芽茶加半夏、茯苓。恶风眩晕，头旋眼黑恶心，见风即复作者，半夏苍术汤。风虚眩晕多痰，导痰汤加天麻。肾气素虚而逆者，砵香降气下养正丹，不应，八味丸。风热眩晕眼掉，川芎茶调散。痰厥眩晕，半夏白术天麻汤。痰火眩晕者，二陈汤加白术、川芎、天麻，有热，更加山栀、黄芩。七情郁而生痰，亦令头眩，但见於郁悒之人，及妇女辈，二陈加木香、丁香、白术、砂仁。早起眩晕，须臾自定，乃胃中老痰使然，古方用黑锡丹盖吐鷄不若青礞石丸镇坠，後用理中丸调理。痰结胸中，眩晕恶心，牙皂末和盐汤探吐，吐定，服导痰汤。劳役过度，眩晕发热者，补中益气汤加天麻，兼呕逆，六君子汤，气虚而喘，加黄芩，阴虚火炎痰盛，少加熟附子，煎成加姜汁、竹沥。因虚致眩，虽定後，而常欲向火，欲得暖手按者，籐气不足故也，附子理中汤。淫欲过度，肾与督脉皆虚，不能纳气归源，使诸逆奔上而眩晕，六味丸加砵香、鹿茸，名香茸八味丸。肥白人眩晕，清火降痰为先，而兼补气药。黑瘦人眩晕，滋阴降火为要，而带抑肝之剂。胸中有死血，作痛而眩，饮韭汁酒良。产後血晕，见妇人本门。

(诊〔左手脉数热多，脉涩有死血，浮 为肝风，右手滑实痰积，脉大是久病，虚大是气虚。

石顽治司业董方南夫人，体虽不盛，而恒有眩晕之疾，诊其六脉皆带微弦，而气口尤甚，盖缘性多郁怒，怒则饮食不思，恒服消导之味，则中土愈困，饮食皆化为痰，痰从火化为为眩晕矣，岂平常肥盛多湿之痰可比例乎，为疏六君子方，水泛为丸，服之以培中土，中土健端，当无敷化不及，留结为痰而作眩晕之虑，所谓治病必求其本也。

朔客梁姓者，初至絳会，相邀石顽往诊，时当夏月，裸坐盘餐，倍於常人，而形伟气壮，热汗淋漓於头项间，诊时不言所以，切其六脉砵实，不似有病之脉，惟紮寸略显微数之象，但切其左，则以右掌抵额，切其右，则易左掌抵额，知其肥盛多湿，而夏暑久在舟中，时火鼓激其痰，而为眩晕也，询之果然，因与导痰汤加黄柏、泽泻、茅术、厚朴、二服而安。

又治松陵贡士絳友良，年逾古稀，头目眩晕，乃弟周维，素擅岐黄，与补中益气数服，始用人叁一钱，加至三钱，遂痞满不食，坐不得卧，三昼夜，喃喃不休，仲君孝廉谦六，相延石顽往候，见其面赤，进退不常，左颊聂聂微动，诊其六脉皆促，七八至一歇，或三四至一歇，询其平昔起居，云：是知命之年，便绝欲自保，饮啖自强，此壮火烁阴而兼肝风上扰之兆，与生料六味除去茱萸，易入 獭大剂

煎服，是夜即得酣寝，其後或加鳖甲，或加龙齿，或加枣仁，有时妄动怒火，誓旦不盛，连宵不已，则以秋石汤送璣砂丹，应如桴鼓，盛夏酷暑，则以小剂生脉散代茶，後与六味全料调理，至秋而安。

神志门

癲

经曰：人生而病癲疾者，名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时，其母有所蚤，气上而不下，精气并居，故令子发为癲疾也。

病初发，岁一发，不治，月一发，不治，月四五发，名曰癲。癲疾脉搏大滑，久自已，脉小坚急，死不治。癲疾之脉，虚则可治，实则死。搏阴则为癲疾。

癲虽为阴，若得搏大滑脉，故自已，若得小坚急，为阴脉之璫也，故不治，虚则邪气未盛，故可治，实则纯乎邪矣，故死。

难经曰：重阴者癲。癲病始发，意不乐，直视僵仆，其脉三部阴箴俱盛是也。

脉经曰：阴附箴则狂，箴附阴则癲。箴附阴者，腰以下至足热，腰上寒也，阴附箴者，腰以上至头热，腰下寒也。

癲之为证，多因郁抑不遂，癯无聊所致，精神恍惚，语言错乱，或歌或笑，或悲或泣，如醉如狂，言语有头无尾，秽洁不知，经年不愈，皆由郁痰鼓塞心包，神不守舍，俗名痰迷心窍，安神豁痰为主，先以控涎丹涌出痰涎，後用安神之剂。怒动肝火，风痰上盛而发癲狂，导痰汤加芩、连、菖、远，煎成入朱砂、礞香磨汁调服。言语失伦，常常戏笑，不发狂者，心虚也，定志汤加姜汁、竹沥，膈间微痛者，兼有瘀血，加琥珀、郁金。（如无郁金〔蓬术代之〕因思虑而得者，先与稀涎散，後用归脾汤加辰砂末调补之。心经蓄热，或时发躁，眼鼻觉热者，定志丸加芩、连、麦冬、牛黄，实者，凉膈散加川连、麦冬、菖蒲。癲病语言错乱，神气昏惑者，千金防己地黄汤。因思虑妄想不遂，致神不守舍而妄言妄见，若神祟所凭，初起用半夏茯神散，数服自愈，若日久为汤药所汨，神出舍空，非大剂独参加姜汁、竹沥填补其神，不能克应。

有病癲人，专服四七汤而愈，盖气结为痰，痰饮郁闭其神识也。癲疾既久，动辙生疑，面色痿黄，或时吐，默默欲眠，此虫积为患，妙功丸。若癲哭呻吟，为邪所凭，非狂也，烧蚕纸洒水下方寸匙。

李士材治张少椿女，以丧子悲伤，忽当雷雨交作，大恐，苦无所避，旦日或泣或笑，或自语，或骂詈，如中鬼祟，诊其心脉浮滑，余皆碎细，此气血紮亏，忧恐伤心，心伤则热，热积生风也，以滚痰丸，用桔梗、延胡索、陈皮、杏仁煎汤送下，出痰积甚多而愈。

狂

经云：狂始生，先自悲也，喜忘苦怒善恐者，得之忧饥，狂始发，少卧不饥，自高贤也，自辩智也，自尊贵也，善骂詈，日夜不休，狂言，蚤善笑，好歌乐，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狂，目妄见，耳妄闻，善呼者，少气之所生也，狂者，多食善见鬼神，善卑而不发於外者，得之有所大喜。足筋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蚤，病其则弃衣而走，登高而歌，甚至不食数日，垣上屋，四肢者诸筋之本，筋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热盛於身，故弃衣欲走也，筋盛则妄言，骂詈不避亲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有怒狂者，生於筋也，筋者因暴折而难决，故善怒也，病名筋厥，筋明者常动，巨筋少筋不动，不动而动大疾，此其候也，夺其食则已，夫食入於阴，长气於筋，故夺其食则已，使之服以生铁洛为饮，夫生铁洛者，下气疾也。

此筋气怫郁，不得疏越，少筋胆木挟三焦相火，太阴阴火上逆，故使人易怒如狂，夺其食者，不使火助邪也，饮以生铁洛者，金以制木，木平则火降，故曰下气疾也。

狂之为病，皆由阻物过璫，故猖狂刚暴，若有邪附，妄为不避水火，骂詈不避亲疏，或言未尝见之事，非力所能，病反能也，上焦实者，从高仰之，生铁洛饮。筋明实则脉伏，大承气汤去厚朴加当归、铁洛饮，以大利为度，在上者，因而越之，来苏膏，或戴人三圣散涌吐，其病立安，後用洗心散、凉膈散调之。形证脉气俱实，当涌吐兼利，胜金丹一服神效，虽数年狂痴，无不克应，但不可误施於癫痿之证。经云：悲哀动中，则伤魂，魂伤则狂妄不精，不精则不正，当以喜胜之，以温药补魂之筋，龙齿清魂散。经云：喜乐无璫则伤魄，魄伤则狂，狂者意不存，当以恐胜之，以凉药补魄之阴，清神汤，肺虚喘乏，加沙参，胃虚少食，加人参，肝虚蚤恐，加羚羊角。热入血室，发狂不识人，小柴胡加犀角、生地黄，挟血如见祟状，当归活血汤加酒大黄微下之，肝盛多怒狂者妄者，大敦，在足大指上，屡验。

一妇人狂言叫骂，歌笑非常，似崇凭依，一边眼与口角吊起，或作痿治，或作心风治，皆不效，乃是旧有头风之疾。风痰作之使然，用芎辛汤加防风，数服顿愈。

妇科郑青山，因治病不顺，碎思辄夜，兼受他医讽言，心甚怀愤，天明病者霍然，愤喜交集，病家设酌酬之，而讽者已遁，愤无从泄，忽然大叫发狂，同道诸名家治之罔效，一日，目科王道来往候，索已服未服等方视之，一并毁弃，曰：此神不守舍之虚证，岂豁痰理气

清火药所克效哉，遂令觅上好人参二紮，一味煎汤服之顿安，三啜而病如失，更与归脾汤调理而康。

痿

脉经云：前部左右弹者，筋也，动则苦腰痛癱痿，恶风偏枯，僵仆羊鸣，身强皮，从少筋斜至太筋者，筋维也，动则苦癱痿，僵仆羊鸣，手足相引，甚者失音不能言，从少阴斜至厥阴者，阴维也，动则苦癱痿，尺寸俱浮，直上直下，此为督脉，腰背强痛，不得俯仰，大人癱病，小儿风痿，脉来中央浮，直上直下者，督脉也，动则苦腰背膝寒，夫癱，小儿痿也，巢氏妄立五痿之说，曰筋痿，曰阴痿，曰风痿，曰湿痿，曰马痿，治证治杂出，殊不知癱痿之发，皆由肝肾龙雷上冲所致也。

痿病与卒中痙病相似，但痿病发时昏不知人，卒然眩仆倒地，甚则衄抽搐，目上视，或口眼斜，或口作六畜声，将醒时吐涎，醒後又复发，有连日发者，有一日三五次发者，若中风中寒中暑中热，则仆时无声，醒时无涎，醒後不复发也，刚痙柔痙亦屡发，然身体强直，角弓反张，不似痿之身软，或为六畜声也。痿证之发，由肾中龙火上升，而肝家雷火相从挟助也，惟有肝风，故作搐搦，搐搦则通身之脂液逼迫而上，随逆气而吐出於口也，阴气虚，不能盛溢於内，则附筋而上升，故上热而下寒，筋气虚，不能周卫於身，则随阴而下陷，故下热而上寒。

丹溪主痰与热，以星、半、苓、连为主，热多者，凉膈散加川连、麦冬以泄之，痰多者，戴人三圣散以吐之，如蚤者，东垣安神丸以平之，可下，以承气汤下之，然後用安神平肝之剂，归、地、牛黄、朱砂、青黛、柴胡、川芎之类。心热痰迷心窍者，清神汤。病久而成窠囊，窠囊日久，必至生虫，妙功丸神效。既与行痰涤热，痿证已愈，然须防其再发，宜十全大补加枣仁、远志、麦冬，禀气素虚者，鹿角襟经年常服，六味丸加远志、砂香，亦不可缺。风痿骤发，项强直视，不省人事，此肝经有热也，或有咬牙者，泻青丸合导赤散治之，如病发者，可用轻粉、白矾、代赭石，发过米饮调下，重剂以镇之也。若起於郁者，四七汤加木香、南星，发时用前药下璣砂丹，不得卧，用养正丹，多呕，下黑锡丹，痰多者，导痰汤加木香、竹沥。痿病昼发，灸筋，宜补中益气加益智，夜发，灸阴，宜六味丸加鹿角襟，丹矾丸治五痿诸证，方用黄丹一紮，白矾二紮，银罐中 q 红为末，入腊茶一紮，不落水猪心血为丸，豆大，朱砂为衣，每服三十丸，茶清送下，久服其涎自便出，服一月後，更以安神药调之。久患气虚，痰气壅塞，须防卒变，不可妄许以治也。凡见目瞪口呆患者不

治，治之亦必无功。

石顽曰：痿证往往生於郁闷之人，多缘病後本虚，或复感六淫，气虚痰积之故，盖以肾水本虚不能制火，火气上乘，痰壅藏府，经脉闭遏，故卒然倒仆，手足搐捻，口目牵掣，乃是热盛生风之候，斯时阴籛相薄，气不得越，故进作诸声，证状非一，古人虽分五痿，治法要以补肾为本，豁痰为标，随经见证用药，但其脉急实，及虚散者不治，细缓者虽久剧可治。

(诊脉浮滑洪数为风痿，细弦微缓为虚痿，浮为筋痿，砵为阴痿，虚为蚤，砵数为实热，砵实弦急者不治。

烦躁(与绪论参看)

经云：气乱於心则烦，盖热客於肺则烦，入於肾则躁，大抵心火旺，则水亏金烁，惟火独炽，故肺肾合而为烦躁也。

烦躁俱作，有属热者，有属寒者，先哲治独烦不躁者多属热，惟悸而烦者为虚寒，治独躁不烦者多属寒，惟火旺脉实者为热，盖烦者胸中烦，为内热也，躁者身体手足躁扰，或裸体不欲近衣，或欲投井中，为无根之外热，急以附子、理中、四逆、姜附辈热药治之，若误认为热，投以凉药，则周身之火，得水则升走，顷刻喘汗，外脱而死也。凡表证不得汗，内外皆热而躁乱不盛，取汗则定。实热郁，大便不通，无论伤寒杂证，心神不安，脉数实有力者，下之则定，火客心包，或酒客膏粱，上焦不清，令人烦躁，宜苓、连、山栀等凉药为君，稍用炮姜为使，甚则凉膈散下之。汗下後热不止而发狂烦躁，面赤咽痛者，此热乘少阴之经也，葶苈苦酒汤探吐之。

虚烦(与绪论参看)

经云：夏脉者，心也，其不及者，令人烦心。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是知烦多生於虚也。大法，津液去多，五内枯燥而烦者，八珍汤加竹叶、枣仁、麦冬。营血不足，籛盛阴微而烦者，当归补血汤下朱砂安神丸，或生脉散加归、地、枣仁、竹茹之属。肾水下竭，心火上炎而烦者，大剂生料六味丸，少用肉桂为引导。肥人虚烦，不眠不饮，温胆汤。大病後有馀热，呕吐咳逆，虚烦不安，竹叶石膏汤。五心烦热，口乾唇燥，胸中热闷，千金竹叶汤。虚烦懊绍，颠倒不安，栀子畔汤，不应，加犀角、黑参。久病馀热不止，虚烦不安，卧寐不盛，六味丸加枣仁。烦而小便不利，五苓散加辰砂、滑石。烦而呕，不喜食，金匱橘皮竹茹汤。胎前产後诸烦，见妇人本门。

k

多言也，言为心声，由火燔而鸣，故心热则多言，犹醉而心热，故多言也，或寐而多言者，俗云睡语，热之徵也，若热甚虽寤而神昏不

清，则 y 也，妄，虚妄也，火为籛，故外清明而内浊昧，其主动乱，故神志失常，如见鬼神也，夫血气者，身之神也，神既衰乏，痰客中焦，妨碍升降，不得端用，以致十二官各失其职，视听言动，皆有虚妄，盖虚病痰病，有似鬼祟，宜清神汤，或平补镇心丹去肉桂、山药、五味，加琥珀、胆星、麝香，大便不通，心腹胀满刺痛，口噤气急者，此为实，凉膈、承气选用，若作邪祟，治之以金石，必死。产後 k，见妇人本门。

石顽治文学黄稚洁讳振藻，k 颠仆，数月以来，或六七日一发，或二三日一发，或一日二三发，发则大吐涎水血，或一日半日而苏，或二三时而苏，医禱不璣，近於邪祟，昼夜恒见亡婢仆妇，或时昏愤不省，或时妄言妄见，精气不时下脱，不能收摄，服二冬、二地、连、柏、金樱、石莲之属无算，反加作泻不食，後延石顽诊之，脉来寸盛尺微，前大後小，按之忽无，举之忽有，知为神气浮散之候，因与六君子加龙齿、菖蒲、远志，送养正丹，间续而进，前後共六七服，自後 k 颠仆，绝不复发，邪祟亦不复见，惟梦泄为平时固疾，不能霍然，更与平补镇心丹，紮月而安，其尊人及昆弟亲戚，咸谓金石之药，能镇鬼神，曷知从前 k，皆神气浮散之故，得养正镇摄之功，当无神魂飞越之患矣，因识此，以破杯影弓蛇之惑。

循衣摸床

循衣撮空摸床，多是大虚之候，不问杂病伤寒，以大补之剂投之，多有得生者，许学士谓肝热风淫未疾，故手为之循衣撮空，其人必本 y 妄言，经谓肺入火为 k 是也。海藏云：妇人血风证，因大脱血崩漏，或前後失血，因而枯燥，其热不除，循衣撮空摸床，闭目不醒，扬手掷足，摇动不盛，错语失神，脉浮而虚，内躁之璫也，生地黄黄连汤主之，热璫神昏，十馀日不大便，腹胀喘满，气鼻乾不润，上下通燥，脉砵实而滑，此地道阻塞不通故，急宜凉膈、承气下之，若热乘肺金，气虚不能主持，叉手冒心，循衣撮空，y 昏砵，不省人事，节升籛散火汤，小便利者可治，不利者不治，按凉膈、承气，气药也，自外而入内者用之，生地黄黄连汤，血药也，自内而至外者用之，升籛散火汤，气虚火乘药也，内外合邪者用之，三方俱治不大便者。病人手循衣缝，y 者，不可治，病人阴籛俱绝，掣衣摸空妄言者死，撮空，服承气，下之後，脉弦者生，涩者死。

喜笑不休

经云：神有馀则笑不休。精气并於心则喜。心主手厥阴之脉，是动则病目黄，喜笑不休。

河间云：喜笑者，皆心火之盛也，五行之中，惟火有笑，昔治人笑不

休口流涎，用黄连解毒汤加半夏、姜汁、竹沥，而笑止。

戴人治一妇，病喜笑不休，已半年矣，以盐块二絮，烧令通赤，放冷研细，河水煎服，探吐出热痰五升，次服降火之剂，不数日而笑定，内经曰：神有馀则笑不休，此所谓神者，火是也，火得风而成焰，笑之象也。

倪惟德治一妇，病气厥，笑哭不常，人以为鬼祟所凭，诊之，六脉俱碲，胃必有积，遂以二陈汤导之，吐痰升许而愈，此积痰类祟也。

怒

经云：暴怒伤阴。怒则气逆。阴出之箴则怒。血并於上，气并於下，心烦 蔚 C

怒属肝胆，经云：在藏为肝，在志为怒，又云：肝藏血，血有馀则怒是也，生铁洛饮、大小柴胡、柴胡疏肝、四七、四磨、越鞠、七气、碲香降气等，皆治善怒致病之药，丹溪治怒方，香附末六絮，甘草末一絮，和匀，白汤调下二钱，日再服。

悲

经云：精气并於肺则悲。在藏为肺，在志为悲。悲，肺之志也，金本燥，能令燥者，火也，心火主於热，善痛，故悲痛苦恼者，心神烦热躁乱而非清净也，所以悲哭而五液俱出者，火热亢璠，而反兼水化制之也。

金匱云：妇人藏燥，善悲伤欲哭，有如神璠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藏燥者，火盛烁津，肺失其润，心系了戾而然，故用甘草缓心系之急而润肺燥，大枣行脾胃之津，小麦降肝火之逆，火降则肺不燥而悲自己也。

戴人云：少箴相火，凌烁肺金，金受屈制，无所投告，肺主悲，故但欲痛哭为快耳。

石顽石，凡肺燥悲愁欲哭，宜润肺气降心火为主，余尝用牛脉散、二冬膏，并加姜、枣治之，未尝不随手而效，若作颠疾，用金石药则误矣。

蚤

经云：东方青色，入通於肝，开窍於目，其病发蚤骇。诸病 肿，疼酸蚤骇，皆属於火。足箴明之脉病，恶人与火，闻木音则惕然而蚤。蚤则心无所归，虑无所定，故气乱矣。身体日絀，气虚无精，病虚无气，然如蚤。蚤者平之。

夫蚤虽主於心，而肝胆脾胃皆有之，蚤是火热烁动其心，心动而神乱也。

若因内气先虚，故触事易蚤，或卒然闻响大声，目击瑋物，遇险临危，皆使人有惕惕之状也，蚤则气乱，郁而生火生涎，涎与气搏，变生诸证，或短气，或自汗，或眠多瑋梦，随即蚤觉，并宜温胆汤加熟枣仁，如远志丸妙香散、平补正心丹、龙齿清魂散皆可选用，卧多蚤魘，口中有声，温胆汤下远志丸，卧多蚤魘遗洩者，补胆防风汤加羌活、桂枝，此下焦风寒，宜风药行经也，若气郁生痰而蚤悸不眠者，四七汤加茯神、远志、石菖蒲。大抵蚤则神出於舍，舍空则痰饮乘虚袭入，其神不得归焉，亦有肝虚风、袭之者，本事方治卧则魂梦飞扬，蚤悸多魘，通夕不寐，先用独活汤数剂，後用珍珠母丸神效，盖因肝藏本虚，虚风内袭，所以魂游无定，肝藏魂者也，风气水饮，乘虚袭入於肝，是以魂不盛而飞扬，若离体状，若作心血虚治必殆，此证最易愠怒，小怒则蚤悸转剧，虚火不时上升，岂非肝藏受困之验欤，二方非深明木盛生风，木槁生火之理，不能识其奥妙，不能用以建功也。

(诊寸口脉动为蚤，蚤者其脉止而复来，其人目睛不转，不能呼气。

石顽治河南督学汪絨 媳，产後病虚无气，然如蚤，常时咳青黑结痰，欲咳则心中大动，咳则浑身麻木，心神不知所之，偶闻一声响，则头面哄热微汗，神魂如飞越状，专事妇科者屡用补养心血之剂罔效，虚羸转剧，邀石顽诊之，脉浮微弦而甄，独左寸厥厥动摇，此必胎前失风热，坐草时迸力过甚，痰血随气上逆，冲过膈膜而流入心包也，朝用瑋功散加童便 蛤粉，以清理痰气，夕用大剂独叁汤下来复丹，以 涤瘀积，盖痰在膈膜之上，非焰硝无以透之，血在膈膜之上，非五璣无以浚之，然非藉人参相反之性，不能激之使出也，服数日，神识渐盛，形神渐旺，改用归脾汤加龙齿、磬香，調理而康。

又治絳昭如室，年壮体丰，而素有呕血腹胀脾约便难之恙，紮遭回祿，忧恚频承，近於失血之後，忽然神气愤乱，口噤目瞠，乃尊周渭文秉烛相邀，诊其气口数盛而促，人迎弦大而甄形，形神不能自主，似有撮空之状，涓老以为证犯条款，不出五日当毙，予谓不然，若是撮空，必然手势散漫，今拈着衣被，尽力掾摘，定为挟蚤挟怒无疑，爪者筋之余，非蚤怒而何，况脉来见促，当是痰气中结，殊非代脉之比，询其病因，蚤怒俱有，遂勒一方，用 罢 @紮，煎成入竹沥半盞，姜汁五匕，连夜制服，明日复延往候，云服药後，即得安寐，六脉亦已稍平，但促未退，仍用前方絳半，调牛黄末一分，其夕大解三度，共去结粪五六十枚，腹胀顿絳，脉静人安，稀糜渐进，数

日之间，平复如常。

悸

金匱云：寸口脉动而弱，动则为蚤，弱则为悸。

蚤自外邪触入而动，故属籛，籛变则脉动，悸自内恐而生，故属阴，阴耗则脉弱。

心下悸者，半夏麻黄丸主之。

此形寒饮冷，经脉不利，水停心下而致动悸，故用麻黄以散营中寒，半夏以散心下水，与伤寒水停心下用小青龙汤无碍，首论以脉弱弱为悸，而此汤用麻黄、半夏散寒治水，知其脉必不弱，非弦即紧，盖脉弱为心气不足，岂此药所宜用乎，用丸不用汤者，取缓散水，不取急汗也。

卒呕吐，心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半夏茯苓汤主之。

呕逆痰饮为胸中籛气不得宣散，眩亦上焦籛气不能升发所致，故半夏、生姜并治之，悸则心受水凌，非半夏可独治，必加茯苓以去水，水去则神安而悸愈矣。

假令瘦人脐下有悸，吐涎而颠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瘦人火水之盛，为水邪抑郁，在阴分不得升发，故於脐下作悸，及至郁发，转入籛籛，与正气相击，在头为眩，在顶为颠，肾液上逆为吐涎，故用五苓以伐肾邪，利水道，水去火自安矣。

悸即琤琤之谓，心下惕惕然跳，筑筑然动，琤琤忡忡，本无所蚤，自心动而不盛，即所谓悸也，心虚而停水，则胸中渗漉，水既上乘，心火恶之，心不自安，使人有怏怏之状，常筑筑然动，是则为悸，盖水衰火勋则为烦，水乘火位则为悸，原病式曰：水衰火旺，必烦渴引饮，水停心下而为悸也。心下悸有气虚血虚，属饮属火之殊，夫气虚者，由籛气内微，心下空虚，内动为悸，心气不定，五藏不足，甚者，忧愁悲伤不乐，忽忽喜忘，蚤悸狂眩，千金定志丸、千金茯神汤，或六君子加菖蒲、远志，血虚者，由阴气内虚，虚火妄动，归脾汤加丹参、麦冬，停饮者，水停心下，侮其所胜，心主畏水，不能自安，故惕惕而动，半夏茯苓汤、茯苓甘草汤，或二陈汤加白术、猪苓、泽泻，有表邪挟饮，半夏麻黄丸、小青龙汤选用，火旺者，因水不能制火，故时悸时烦，跳动不盛，天王补心丹，不应，六味丸加五味、麦冬、远志，有邪气攻击而悸者，宜审其何邪而後治之，有营卫涸流，脉来结代者，必补气益血生精，炙甘草汤，因痰饮而悸，导痰汤加枣仁，有时作时止者，痰因火动也，温胆汤加川连。其脐下悸动，肾气上凌也，五苓散加辰砂。有所求遂，或过误自悔，紹懊嗟吁，独语书空，若有所失，温胆汤加人参、柏子仁。胸中痞塞，不能

饮食，心中常有歉，爰居暗处，或倚门後，见人则蚤避无地，此卑之病，申香正气散，虚者，人参养荣汤。有真心跳，乃血少，非蚤悸也，又或梦中如堕岩崖，或睡中忽自身体跳动，此心气不足也，归脾汤下朱砂安神丸。肥人多属痰饮，瘦人多属血虚与阴火上冲。夫悸之证状不齐，总不外於心伤而火动，火郁而生涎也，若夫虚实之分，气血之辨，痰与饮，寒与热，外感六淫，内伤七情，在临证辨之。

(诊〔砭细属饮，结代者，虚而有饮，虚弱者，属气虚，砭数者，为血热，尺中弦紧，为肾气凌心，寸口脉动而弱，动则为蚤，弱则为悸。石顽治老僧悟，心悸善恐，遍服补养心血之药，不应，天王补心丹服过数斤，悸恐转增，面目四肢，微有浮肿之状，乃求治於石顽，察其形，肥白不坚，诊其脉，濡弱而滑，此气虚痰饮侵渍於膈上也，遂以导痰汤稍加参、桂通其箴气，数服而悸恐悉除，更以六君子加桂，水泛作丸，调补中气而安。

恐

经曰：心毒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自失。(神伤则心怯〔(火伤则畏水〔胆病者蚤惕，心下，恐人将捕之。肝病者如人将捕之。肾病善怒，心惕惕如人将捕之。心胞络是动，心中大动。精气并於肾则恐。胃为恐，

(土邪伤水故也〔恐则精却，却则上焦闭，闭则气还，还则下焦胀，故气不行矣。

(恐则热伤其肾〔(精虚志不足也〔故

恐者，似蚤悸而实非，忽然心中恐惧，如人将捕之状，属肾本藏，而傍及於他藏，治法则有别焉，治肾伤者，宜补精髓，六味丸加枸杞、远志，治肝虚者，宜养阴血，六味丸加枣仁、龙齿，治箴明者，壮其气，四君子加木香，治心包者，镇其神，远志丸加朱砂、琥珀、犀角，头眩而恐，脉弦无力，属胆虚，六君子加柴胡、防风、当归，兼进加絳八味丸，胆虚目暗，喉痛数唾，眩冒五色所障，梦见争讼，恐惧面色变者，补胆防风汤。劳心思虑伤魂者，羸瘦善恐，梦寐不盛，一味鹿角襟，酒溶多服效。肾藏箴虚善恐，八味丸。

健忘

经云：上气不足，下气有馀，肠胃实而心肺虚，虚则营卫留於下，久之不以时上，故善忘也。

按内经之原健忘者，俱责之心肾不交，心不下交於肾，浊火乱其神明，肾不上交心於心，精气伏而不璣，火居上，则因而为痰，水居下，则因而生躁，躁扰不盛，是以健忘也，治法，心气不足，妄有见

闻，心悸跳动，恍惚不定，千金茯神汤，思虑过度，病在心脾者，归脾汤，挟虚痰者，加姜汁、竹沥，精神短少。人参养荣汤送远志丸，痰迷心窍者，导痰汤加木香，上虚下热，天王补心丹，心火不降，肾水不升，神明不定而健忘，六味丸加五味、远志，心气不定，恍惚多忘，四君子去白术加菖蒲、远志、朱砂，等分，蜜丸服，心气不足，精神恍惚，少睡，夜多盗汗，堤忡健忘，辰砂妙香散，瘀积於内而善忘如狂，代抵挡丸。

石顽曰：因病而健忘者，精血亏少，或为痰饮瘀血所致，是可以药治之，若生平健忘，乃心大窍疏之故，岂药石所能疗乎，故凡开凿混沌之方，悉行裁汰。

入魔走火

人天境内，三教同源，入圣超凡，趋舍各理，医司苍生之命，体法王之心，凡三教九流，疾厄之苦，如萃一身，皆当贯彻其旨，庶无自欺之弊，尝闻师尼寡妇之治，与常人有别，岂衲子叁堂打七之入魔，炼士坐功端气之走火，与常人无碍耶，余虽不敏，业尝究心斯道，遍考方书，从无以及此，每见呆修行人见性不真，往往入於魔境，或丧志如木偶，或笑啼癡妄，若神祟所凭，良由役心太甚，神心舍空，痰火乘凌所致，详推治例，与不得志人郁悒 瘵之候，不甚相远，但其间多挟五志之火，虽有虚证虚脉，一切温补助籛涩精药，概不可施，多有涤痰安神不应，服大剂独叁汤而愈者，有安神补气不应，服六味地黄兼滋肾丸而愈者，有涤痰降火不应，後服天王补心丹经岁不辍而愈者，然此皆下根人，执迷不省，随其所着而流入识神矣，更有业种魔根，诡遇名师，为藏身悔过之地，始焉非不勇猛，善知识见其略有见地，稍加策厉，安知其进锐者其退速，未几本性炽然，恣行贪着，集成瑛端，嗔痴暴戾，淫杀盗妄，靡所不至，此宿世定业，虽诸佛不能化导，岂药石能治乎，至於修真炼气之士，不求自然之旨，刻以吐纳为务，乃至气乱於中，火炽於外，而为堤忡痞逆，躁扰不盛等患，慎不可妄行耗气散表之药，为害莫测，况有不能秘精啬神，真气不能外廓内充，为风寒所侵，水谷所犯，惟黄 建中、枳实理中为正治，其馀七情六气，以意逆之，或有过剂伤中，虚火为患者，大剂独叁汤以敛之，即有得其术者，真气初调之时，一身阴气赶散，腹痛肠鸣不已，虫垢悉从魄门而出，自後真气方得内守，可以结胎，可以辟谷，当此切勿误认为病而饵汤药以耗真气，不特前功尽，且有性命之虑，亦有居处失宜，不能调制其火，胎息不安者，独叁汤送养正丹，取丹砂、铅汞之同气相求，自然胎息安和，医师不谙，见其灼热 蒸，误认客邪散表，势必昆仑飞焰，玉石

俱焚矣，不特发表当禁，一切辛散走气，苦寒伤籛，砭降助阴药，咸宜远之，大抵炼气之道，以籛为宝，纯籛为仙，纯阴则鬼，此理之最显者，用药不可不知，近世医术浅陋，药石无功，多有沿袭坐功却病之法，不过欲断除妄念，勘破关头，昧者不能果决，每致壮火飞腾，头面赤热，膈塞心忡，喘逆蒸汗而成上脱之候，亦有阴气消亡，强籛不制，精髓不固，二便引急而成下脱之候，急乘欲脱未脱时，峻投保元汤下璣砂丹，以救上脱，数进生料六味下黑锡丹，固下脱，屢奏奇功於反掌间，当估精津血液，总藉神气之统摄也，曷观世俗三教所习，趋舍虽瑋，而致病之由，皆不离於色相，苟能静究其理，妄希图治，而曰无贼於人，吾未敢信以为然。

养性论

养性之道，从古医林未之及也，惟孙真人千金方後，述之颇详，近予衍释其义，三复读之，要非予心所谓养性之旨也，夫所谓养性者，务竭己璣，以开天下後世学道人心眼，则吾性常留宇宙间，庶得养之之道，若从事乎炼形食气，徒资一己之私，乌得谓之道耶，嗟予素稟蒙昧，不逢名师之点勘，赖有先哲遗言，得以焕发性璣，以资利济之用，因於千金方中检得二方，一为 婆大士万病丸，一为西岳真人璣飞散，迥出意表，其万病丸方，业经收入局方，虽有癩疔蛊毒，黄肿水病，伛 疔痢，种种诸治，详其方下，首治七种痞块，因以隶诸积聚门中，予尝以疗历年不愈，诸治不效，荫入骨髓诸病，靡不随手取应，不特方下诸治也，至璣飞散方，仅见云笈七笈，方书曾未采录，方中云母，功专扶籛，力能辟除三尸，荡练五藏，佐以锤乳之补真籛，人参之安五藏，茯苓之守正气，桂心之利关节，柏仁之益聪明，菊花清神气，续断之续筋骨，地黄之填骨髓，天门冬之滋津液，与云母同，为杀三虫伏尸之专药，考诸本经，一皆轻身延年之仙品，洵为修身养性静功服食之首推，孙子饵之尸解，良由云母性善璣飞使然，较之彭祖麋角丸，专取血肉之味，理血肉之躯，宗旨悬殊，趋舍各别，第以石药性悍，服之恐有未安，不无遗误将来之虑，於是力行修制，亲为尝试，但初服絜三月间，或时稍有头旋眼黑，服及半载，渐觉步履轻捷，足膝不能自主，此药力僭上，无以统摄其下也，服至年馀，视听斯聪，应酬无倦，即有六淫外侵，五味内泊，得此温养之力，力能自散，无取他药攻发也，予初服此，见者莫不以之为诞，迄今三易星霜，而筋力犹然与往昔无瑋，是以亲属交知，互相效尤，间有服食之初，鼻中微衄二三次而止者，亦有腹中微痛，圜下虫血而安者，此璣药攻逐三尸积荫之故，积荫箝除，真籛日长，色力日增，璣根日固，触境遇缘，无非至

道，道在日用常行，又何必离隔阴籛，炼形食气，方为至道哉。

卷七

大小府门

泄泻

璣枢云：夫中热消瘴则便寒，寒中之属则便热，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脐以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脐以下皮寒，胃中热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痠泄，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饥，小腹胀胀。

世医治病，但知热以寒治，寒以热治，外此总不讲也，设病中热消瘴而见悬心善饥，洵为热证无疑，然必审其脐以上皮热，方是胃中热气蕴隆，若出黄如糜，不但胃中有热，而肠中亦为热邪奔迫可知，脐以下皮寒而见腹胀，有似乎实热固结，实为胃中虚寒之候，或见肠鸣痠泄，非特胃中有寒，且移寒於二肠矣，盖热泄则肠垢黄赤，寒泄则鹜溏清冷，此病机之最显著者，可以明辨，况有胀而利黄赤，此胀为胃寒籛气不布之胀，泄为肠热便垢之泄，复有消谷易饥小腹胀痛之病，岂非胃中有热肠中有寒之一验乎，若此种病，苟未明仲景三泻心汤、黄连汤、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乾姜人参半夏丸等法，必不可以语至治也。经云：春伤於风，夏生痠泄（风木之邪内乘湿土也）（邪气留连，乃为洞泄。

（邪气留连既久，则中气失职而为洞泄无度矣）（清气在下，则生痠泄。（下焦虚寒，火不生土，则中气不治而为痠泄食不化也）（大肠小肠，皆属於胃，胃脉虚则泄。

（脉者气血之先，脉虚则胃虚）（二肠失其上源而为泄泻矣）（湿胜则濡泄。

（脾恶湿，湿胜则绵绵而泻无止期矣）（诸厥固泄，皆属於下。

（脾肾俱虚则籛气不能踰於四末）（故厥冷砢固而泄泻清冷也）（暴注下迫，皆属於热。（暴泄而且门进迫，此属火化，若暴泄而肛门不禁，即属阴寒）

（久泄而肛门不禁，又属籛虚，所谓暴泄非籛，久泄非阴是也）（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於寒。（火气炎上，寒性润下，加以澄澈清冷，安得不为寒乎）

原病式曰：泻白为寒，青为风，黄赤黑皆为热也，大抵泻利，小便清白不涩，谷不化而色不变者，寒也，谷虽不化而色变黄赤，烦渴小便赤涩者，热证也，寒泄而消化者，未之有也，或火性急速，传化失常，谷虽不化，而暴泄臭秽色黄者有之，仲景云：邪热不杀谷，以热

得湿，则痛泄也。

东垣云：夏间淫雨阴晦，时行泻利，予一日体重肢痛，泄利而小便闭涩，思其治法，必用淡渗以利之，今受寒湿之邪，若从淡渗，非暮年所宜，行年五十已上，降气多而升气少，得淡渗之剂，是降之又降，籛气愈弱，精神愈短矣，合用风药，以羌、独、升、柴、甘、防同煎，所谓湿寒之胜，以风平之，又曰：下者举之，是因曲而为之直也，若不替升降之理而一概施治，安得愈乎，李士材云：内经之论泄泻，或言风，或言湿，或言热，或言寒，此明四气皆能为泄也，又言清气在下，则生痙泄，此名脾虚下陷之泄也，统而论之，脾土强者，自能胜湿，无湿则不泄，故曰湿多成五泄，若土虚不能制湿，则风寒与热，皆得干之而为病，治法有九，一曰淡渗，使湿从小便而去，如农夫治涝，导其下流，虽处卑监，不忧巨浸，经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又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是也，一曰升提，气属於籛，性本上升，胃气注迫，辄尔下陷，升、柴、羌、葛之类，鼓舞胃气上胜，则注下自止，又如地土淖泽，风之即乾，故风药多燥，且湿为土病，风能胜湿，所谓下者举之是也，一曰清凉，热淫所至，暴注下迫，苦寒诸剂，用漆燔蒸，犹当溽暑郁蒸之时，而商 hg 飒然倏动，则炎如失矣，所谓热者清之是也，一曰疏利，痰凝气滞，食积水停，皆令人泻，随证祛逐，勿使稽留，经云：实者泻之，又云：通因通用是也，一曰甘缓，泻利不已，急而下趋，愈趋愈下，泄何由止，甘能缓中，善禁急速，且稼穡作甘，甘为土味，所谓急者缓之是也，一曰酸收，泻下有日，则气散而不收，无能统摄，注泄何时而已，酸之一味，能助收摄之权，经云：散者收之是也，一曰燥脾，土德无慚，水邪不滥，故泻皆成於土湿，湿皆本於脾虚，仓廩得职，水谷善分，虚而不培，湿淫转甚，经云：虚者补之是也，一曰温肾，肾主二便，封藏之本，虽属水，而真籛寓焉，少火生气，火为土母，此火一衰，何以譚行三焦，熟腐水谷乎，故肾虚者必挟寒，脾虚者必补母，经云：寒者温之是也，一曰固涩，注泄日久，幽门道滑，虽投温补，未克奏功，须行涩剂，则变化不愆，揆度合节，所谓滑者涩之是也，已上九治，治泻之大法，至於先後缓急之权，岂能豫设，须临证之顷，圆机璣变耳。

戴复云：泻水而腹不痛者，湿也，升籛除湿汤或胃苓汤。饮食入胃，辄後便完谷者，气虚也，香砂六君子，或枳实理中汤。腹痛泻水肠鸣，痛一阵，泻一阵者，火也，黄芩芍药汤。痰留於肺，大肠不固，或时泻，或时不泻，或多或少者，痰也，脉必弦滑，其人神色不瘁，二陈加苍术、木香，或探吐之更佳。腹痛甚而不泄，泄後痛絳

者，食积也，保和丸消导之。餐泄者，史记名迴风，水谷不化，湿兼风也，风邪干胃，木来贼土，清气在下，升籛除湿汤，若饮食下癯而辄出不留者死。溏泄者，污积黏垢，湿兼热也，黄芩芍药汤加香、连。鹜溏者，中寒糟粕不化，色如鸭粪，所以澄澈清冷，小便清白，湿兼寒也，附子理中汤。洞泄者，即名濡泄，体重软弱，泻下多水，湿自盛也，胃苓汤。水液去多，甚而转经血枯，故筋急也，升籛除湿汤。滑泄者，久下不能禁，湿胜气脱也，四柱饮，不应，用六柱饮。热泻，粪色赤黄，弹响作疼，粪门焦痛，粪出谷道，犹如汤热，烦渴小便不利，五苓散，泻水多者亦必用之，若去桂，即不效。寒泻，腹胀泄注，食即呕吐，理中汤加肉桂、诃子、升麻。食久窘迫，大便色白，肠鸣切痛，脉碇迟，身冷不渴，溲清，或绵绵腹痛，附子理中汤加肉果。夏暑暴泻如水，周身疼痛汗出，脉弱少气，甚者加吐，此名紧病，浆水散。盛暑逼於外，阴冷伏於其中，非连理汤不可，气虚而泻，四君子加升、柴、肉果、诃子。伤食泄泻，必暖气如败卵臭，保和丸，虚者，治中汤加絳，积滞泄泻，腹必绞痛方泄者是也，平胃散加磨积药。伤酒泻，葛花解酲汤。痰泻，则头晕恶心，胸腹迷闷，或时泻其，或时不泻，二陈汤加海石、香附、星、香、苓、连，姜汁调，神曲糊丸服。有人患早起泄泻，或时有血，午後仍便结粪，能食善饮，此是酒积作泻，二陈加炮姜、酒炒川连、红曲，陈酒曲糊丸，乌梅汤下，有血，去半夏加麝少，晨夕各一服。日间无事，将哺腹胀，一夜肠鸣不得宽泰，次早洞泄，此名顿泻，是脾虚湿盛也，胃苓汤加木香、砂仁，虚者，理苓汤加木香。气泄，肠鸣失气，胸膈痞闷，腹急而痛，泻则腹下稍安，须臾又急，亦有腹急气塞而不通者，此由中 停滞，气不流转，水谷不分所致，木香调气散。水渍入胃，名为溢饮滑泄，渴能饮水，水下复泄，泄而大渴，茯苓甘草汤，五苓散，并灸大椎三五壮立已，乃督脉之病也。泄而口渴引饮，小便短涩，此为津液内亡，钱氏白术散。肾水不足之人患泄，或过服分利之剂而渴者，加絳八味丸，失治，必致小便不利，水肿胀满等证成矣。凡大便泄，服理中汤，小便不利，大便反泄，不知气化之故，本肺不传化，以纯热之药治之，是以转泄，少服则不止，多服则愈，热所以不分，五苓散加人参、炙甘草，名春泽汤，经云：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泻而腹热，脉滑坚者，属实，当与消导，不应，是食积发热也，加香连，更不应，加大黄微下之。泻而经年不止者，属寒积，备急丸神效。泄泻恶心欲吐，或水土不伏，或感山岚瘴气而泻，申香正气散。脾胃虚弱，内挟风冷，泄泻注下，水谷不化，脐下 h，腹中雷鸣，乃积寒久利，肠滑不禁，木香散，若药

与食入口即泻下者，名直肠泻，难治，本方加人参、白术，用伏龙肝汤煎服。

忧思太过，脾气结而不能升举，陷入下焦而成泄泻者，逍遥散去归加升麻、木香，或越鞠、枳术相和服，不应，用补中益气加木香。久泻谷道不合，或脱肛，乃元气下陷，大肠不行收令而然，补中益气加诃子、肉果、五味，乌梅肉为丸，或四君子加防风、升麻。老人消喘不及，而膨胀作泻，九味资生丸加木香，善饮者，加泽泻、肉桂。凡泻多因於湿，分利小水为上，若人老人气虚下陷，又宜风药以胜之，如补中益气加羌。防之类，或升籛除湿汤升举脾胃，所谓下者举之，湿寒之胜，以风平之是也，大泻气脱而不知人，口眼俱闭，呼吸欲绝，急灸气海穴，大进参、附辈温补之，稍迟即不可救。

五更泻，是肾虚失其闭藏之职也，经曰：肾司开阖，肾开窍於二阴，可见肾不但治小便，而大便之开阖，皆肾操权也，今肾既衰，则命门之火熄而水独治，故令人水泻不止，其泻每在五更，天将明时，必洞泄二三次，以肾旺於亥子五更之时，故特甚也，惟八味丸以补其阴，则肾中之水火既济，而开阖之权得宜，况命门火之火旺，则能生土，而脾亦强矣，有用六味丸加砒香、砂仁，以山药未打糊，代蜜为丸，以摄火归源而愈者，有用六味丸加远志、益智，兼调脾胃而愈者，有用六味丸七分，杂二神丸三分，服之而愈者，有用五味子煎汤送四神丸者，有用二神丸加五味子、山 萸、肉桂、茴香，陈米饮糊为丸者服者，亦有属酒积食积者，盖一日进取之物，至此时皆下大府而急奔也，但食积之泻，其腹必胀满，泻後则顿絀，泻下皆是稀粪，酒积泻下，都是稀沫，或有兼血积者，与肾泻之纯清水液，迥乎不同也，审系何积，即以何积治之。

石顽曰：泄泻诸治法颇详，何独不及虚损之泄泻也，盖肾藏真阴虚，则火邪胜，火邪上升，必伤肺而为咳逆，真籛虚则水邪胜，水气内溢，必渍脾而为泄泻，既嗽且泄，上下俱病，先後天之气并伤，故虚损关捩，全系乎此，余尝用理中丸加五味子以治下泄，璿功散加细辛以治上咳，每每获效，若服之作胀发热者，终难挽回，不可以其咳泻俱缓，轻许其治也。

(诊〔内经云：脉细，皮寒气少，泄利前後，饮食不入，是谓五虚，死，其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泄而脉大者难治，大便赤瓣，痃泄脉小者，手足寒难已，痃泄脉小，手足温者易已。脉经云：泄注脉缓，时小结者生，浮大数者死，又洞泄食不化，脉微小留连者星，紧急者死，脉滑按之虚者，必下利，肾脉小甚为洞泄，脾脉小为泄泻。仲景云：下利日十餘行，脉反实者死，腹鸣而满，四肢清，诊其

脉，洪大者死，腹大胀，四肢清，脱形，泄甚，不及一时而死，下则泄泻，上则吐痰，皆不已，为上下俱脱，死。

滑伯仁治一人年老色苍，夏月与人争辨，冒雨劳役受饥，且犯房事，夜半忽病发热恶寒，上吐下泻，昏闷烦躁，头身俱痛，因自发出汗，汗遂不止，脉皆洪数，盖吐泻内虚，汗多表虚，兼之脉不为汗衰泻，法在不治，姑以大剂参、，兼白术、乾姜、甘草、茯苓、陈皮，水煎不时服，至七剂见面赤，四肢发出红斑，凡斑证自吐泻者吉，谓邪从上下出也，但伤寒发斑，胃热所致，今之发斑，由胃虚而无根之火游行於外，可补不可泄，可温不可凉，若用化斑、升麻、黑参之类，则死生反掌矣，仍服前方十剂而愈。

又治一人，每日早起大泻，或时腹痛，或不痛，空心服热药不效，令至晚食前服即效，以暖药一夜在腹，可胜阴气也，与酒客湿泄，服汤药不效，服丸散即效同意。

石顽治总戎陈孟庸，泻利腹胀作痛，服黄芩、白芍之类，胀急愈甚，其脉洪盛而数，按之则濡，气口大三倍於人迎，此湿热伤脾胃之气也，与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二剂，痛止胀治，而泻利未已，与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二剂，泻利止而饮食不思，与半夏泻心汤二剂而安。

痢

内经云：贼风虚邪者，箴受之，饮食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箴受之则入六府，阴受之则入五藏，入六府，则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入五藏，则溲满闭塞，下为痢泄，久为肠。

贼风不云实邪，而言虚邪者，以邪之所繇，其气必虚也，设箴气充盛，虽有贼邪，莫能为害也，起居不时者，非特劳役失宜，而饮食失节，亦在其中矣，箴受之则入六府者，言六府之经气受邪於外则营卫气塞，而身热不时卧上为喘呼者，邪并於气之象也，阴受之则入五藏者，言五藏之神气受伤於内则水谷不能克运，留於肠胃而腹满痢泄也，久为肠者，言藏气久滞，不能统运津液，乃至移於二肠而为积崩迫，此则阴气受伤所致也。

肠 便血，身热则死，寒则生。

肠 为肠胃受病，不当更见表热，表热则内外俱困，箴无所依，故云热则死，寒则生耳。

肠 下白沫，脉碇则生，浮则死。

肠 下白沫，为气不守，反见脉浮，中宫无主，安得不死。

肠 下脓血，脉悬绝则死，滑大者生，肠之属，身不热，脉不悬绝，滑大者生，弦涩者死，以藏期之。

悬绝弦涩，皆气血殆尽之脉，故主死，滑大为邪实可攻之象，故主生。

脾脉外鼓砱，为肠，久自己，肝脉小缓，为肠，易治。

脾脉外鼓砱，言气口脉盛，而按之有力，虽久可治，肝脉小缓，谓人迎缓而不大，无客邪乘脾之候，故易治。

肾脉小搏砱，为肠下血，血温身热者死，心肝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砱涩，为肠，其身热者死，热见七日死。

肾脉小搏砱而乏籥和之气，且见血湿身热，为真阴下脱，故死，心肝亦下血，即前外鼓砱及小缓之脉证，以脾为心之子，心为肝之子，故二藏同病者可治，若见脉小砱涩，为营血内竭，加以血温身热，不出七日必死也。

肾移热於脾，传为虚，肠，死，不可治。

土衰不能制水，先後天脾胃俱败也。

阴籥虚，肠，死。

阴虚则血温身热，籥虚则支冷不食。

泄而脱血，脉实，皆曰难治。

下脱而见脉实，脉证相反，纯属邪气用事，故为难治。

仲景云：夫六府气绝於外者，手足寒，上气却缩，五藏气绝於内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下痢脉砱弦者，下重，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少阴负趺籥者为顺也。下痢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下痢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脉紧为未解。下痢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清脓血，以有热故也。下痢脉反弦，发热身汗者自愈。下痢气者，常利其小便。

下痢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下痢清谷，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胀满。下痢脉砱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痢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籥，下虚故也。下痢後脉绝，手足厥冷，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下痢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乃攻其表。

(已上金匱要略(下痢脉滑而数，有宿食，当下之。下痢不欲食者，有宿食，当下之。下痢而腹痛满，为寒实，当下之。下痢腹中坚者，当下之。下痢脉迟紧，为痛未欲止，当温之，得冷者，满而使肠垢。下痢身軀疼痛，急救，诸温之属，可与理中、四逆、附子汤热药，急投之美。下痢大孔痛者，当温之。下痢脉大浮弦，下当已。下痢舌黄，燥而不渴，胸中实，下不止者死。下痢已祛，至其年月日时复发者，此为下不尽，更下之愈，风寒重者不可下，下之後，心下坚痛脉

迟，此为寒，但当温之，脉砵紧，下之亦然，脉大浮弦，下之当已，下痢脉浮大，此为虚，以强温之故也，设脉浮革者，因尔肠鸣，当温之。

(已上千金参补(下痢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下痢脉迟而滑者，实也，痢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气汤。下痢脉反滑者，当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气汤。下痢 y 者，有燥屎也，小承气汤主之。下痢便脓者血者，桃花汤主之。热痢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下痢後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栀子豉汤主之。下痢清谷，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下痢肺痛，紫参汤主之。气痢，诃梨勒散主之，保命集云：脓血相杂而脉浮大，慎不可以大黄下之，下之必死，谓气下竭，而籛无所附也，凡阴籛不和，惟当分利阴籛，经云：暴泄非籛，久泄非阴，大便完谷下，有寒有热，热者，脉疾，身多动，音声响亮，暴注下迫，此籛也，寒者，脉砵而细，身不动作，目睛不了了，饮食不下，鼻准息微者，姜附汤，若身重四肢不举，术附汤证也。

东垣云：饮食一伤，起居不时，损其胃气，则上升清籛之气，反下降而为痢泄，久则太阴传少阴而为肠，寒冷之物伤於中，溲满而胀，传为痢泄，宜温热以消导之，湿热之物伤於中而下脓血者，宜苦寒以疏利之，风邪下陷者升举之，湿气内盛者分利之，急者下之，後重者调之，腹痛者和之，洞泄肠鸣，脉细微者，温之收之，脓血稠黏，数至圜而不能便，脉洪大有力者，下之寒之，此治痢之大法也。张介宾曰：肠一证，即今之所谓痢疾也，其所下者，或赤或白，或脓或血，有痛者，有不痛者，有急後重者，有呕恶胀满者，有噤口不食者，有寒热往来者，虽其变态多端，然总不外乎表寒热，而於虚实之辨，尤为切要，凡邪因表者，必有表证，但兼其表而行散之，表邪解则痢自愈，如无表证，则必由口腹，悉属内伤，但伤於内者瓘多，因於表者，则间或有之，此内外之不可不辨也，以寒热言之，则古以赤者为热，白者为寒，至蕪河间而非之曰，如赤白相兼者，岂寒热俱甚於肠胃而同为痢乎，至丹溪则因之曰：赤痢乃是小肠来，白痢乃是大肠来，皆湿热为本，自二子之言出，则後世莫敢违之者，愚见则有不然，夫痢起夏秋，湿蒸热郁，本乎天也，因热求凉，过吞生冷，由於人也，气壮而伤於天者，郁热居多，气弱而伤於人者，阴寒为甚，须知寒者必虚，热者必实，更以虚实细详之，而寒热愈明矣，如头疼身热，筋骨酸痛者，实也，胀满恶食，急痛拒按者，实也，烦渴引饮，喜冷畏热者，热也，脉强而实者，实也，脉数而滑者，热也，外此则靡非虚寒矣，而相似之际，尤当审察，如以口

渴为实热似矣，不知凡系泻痢，必亡津液，液亡於下，则津涸於上，安得不渴，更当以喜热喜冷别虚实也，以腹痛为实似矣，不知痢出於内，肠胃必伤，脓血稠黏，安能不痛，更当以痛之缓急，按之可否，藏之阴籛，腹之胀与不胀，脉之有力无力，分虚实也，以小便之黄赤短少为实热似矣，不知水从痢去，溲必不长，溲以阴亡，溺因色变，更当以便之热与不热，液之涸与不涸，色之泽与不泽，分虚实也，以急後重为实热似矣，不知气陷则仓廩不藏，阴亡则门户不闭，更当以病之新久，质之强弱，脉之盛衰，分虚实也，至於治法，须求何邪所伤，何藏受病，如因於湿热者，去其湿热，因於积滞者，去其积滞，因於气者，调之，因於血者，和之，新感而实者，可通因通用，久病而虚者，可塞因塞用，皆是常法，独怪世之病痢者，十有九虚，而医之治痢，百无一补，气本下陷，而再行其气，後重不益甚乎，中本虚寒，而复攻其积，元气不愈竭乎，湿热伤血者，自宜调血，若过欲推荡，血不转伤乎，津亡作渴者，自宜止泄，若但与渗利，津不转耗乎，世有庸工专守痛无补法，且曰：直待痛止，方可补耳，不知因虚而痛者，愈攻则愈虚愈痛矣，脉来微弱者可补，形色虚弱者可补，口腹素慎者可补，胸膈宽快者可补，病後而痢者可补，因攻而剧者可补，後重之可补者，陷则升而补之，热则凉而补之，腹痛之可补者，滑泄则涩而补之，虚寒则温而补之，然而尤有至要者，则在脾肾二藏，如泻而後痢，脾传肾为贼邪，难疗，痢而後泻，肾传脾为微邪，易医，是知肾为胃关，开窍於二阴，未有久痢而肾不损者，故治痢不知补肾，非其治也，凡四君子、补中益气，皆补脾虚，若病在火乘土位侮母，设非桂、附大补命门，以复肾中之籛，以救脾家之母，则饮食何由而进，门户何由而固，真元何因而复耶，若畏热不前，仅以参、术补土，多致不起，大可伤已。

喻嘉言曰：内经云：下痢发热者死，此论其也，仲景云：下痢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此论其暴也，盖暴病有籛则生，无籛则死，故虚寒下痢，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或其人藏中真籛未漓，或得温补药後，真籛随返，皆是美徵，此但可收拾其籛，协和其阴，若虑其发热，反如常法，行清解之药，鲜有不杀人者矣。金匱申下痢发汗之禁，谓下痢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盖以下痢一伤其津液，发汗再伤其津液，津液去则胃气空，而下出之浊气，随势上入胃中，遂成胀满，求其下痢，且不可得，甯非大戒乎。伤寒厥痢发热，与下痢发热，迥然不同，伤寒厥而且痢，为虚寒之璫，所以反能食者则死，反发热者不死，若痢证则能食者不死，发热者多死也。

周慎斋曰：凡生病处，皆为阴为火，为籛气不到，若籛气所到之处，

断无生病之理，痢疾不发於夏，而发於秋者，盖夏时籛气尽发於表，太阴主，湿土用事，纯阴无籛，或过食生冷，积而不化，积久成热，痢之所由起也，不发於夏者，无籛则阴不踴，发於秋者，籛气入，攻之使然也，治法，宜以苦寒之药，燥湿涤热，佐以辛热助籛，开郁誓气，故曰：行血则便红自愈，调气则後重自除，虽然，亦有虚实之辨，浅深之别，未可以概治也。心者，血之主也，肺者，气之主也，凝滯则伤气，郁热则伤血，气既病，则心肺亦病矣，而小肠者，心之合也，大肠者，肺之合也，二经皆出纳水谷，转输糟粕之官也，而胃又为大小肠之总司，肺移病於大肠，则气凝滯而成白痢，心移病於小肠，则血凝滯而成赤痢，大小俱病，则赤白互下，胃土传湿热於大小肠者，痢色兼黄，如胃中先伤冷物，以致胃寒不能游溢精气上输於脾，脾即不能散精以上归於肺，则津液留滯於胃，即为胃家之积，其证呕逆恶心，其状色如桃襟而不臭，右关脉碎细而紧，宜用厚朴、木香、乾姜、肉桂、絳茱萸等，虚人可用附子理中汤，非大小肠积之可比也，至於色之黑者，分为二种，如焦黑之黑者，此热璫反兼胜己之化也，黄芩芍药汤下香连丸，如漆黑之光者，此瘀升凝久而然也，桃核承气汤。丹溪谓仲可下者，悉以承气下之，大黄之寒，其性善走，佐以厚朴之温，善行滯气，缓以甘草之甘，饮以汤液，荡涤肠胃，滋润轻快，积行则止，局方例用热药为主，涩药为臣，用之於下痢清白者犹可，其急後重者，皆屬於火，又加以温热之药，非杀而何，大凡热痢，仲景虽有用大承气者，然皆指伤寒热邪传致病，非滯下之谓，盖大黄专攻湿热，在所必需，芒硝专攻燥结，滯下总有急後重，其积滯已是下注，故无复用芒硝之理，若系寒积，又须姜、桂、絳茱萸以温之，以寒积多屬於虚也，至於通因通用，原有紮法，有酒蒸大黄，有笏丸巴豆，分析甚明，况滯下多因寒滯郁热而成，世俗恒用姜茶煎，赤倍芽茶，白，倍生姜，往往获效，岂可偏执为热哉。积有新旧之分，旧积者，气血食痰所化也，新积者，旧积已去，未几而复生也，然旧积宜下，新积禁下，其故何也，盖肠胃之熟腐水谷，转输糟粕者，皆营卫洒陈於六府之功，今肠胃有邪，则营卫踴行之度，为之阻滯，不能施化，故卫气郁而不舒，营血涩而不行，於是饮食结痰停於胃，糟粕留於肠，与气郁血涩之积，相挟而成滯下矣，必当下之通其壅塞，既下之後，升降仍不行，清浊仍不分，则卫气复郁，营血复涩，又成新积，，乌可复下乎，但理卫气，和营血，以调顺阴籛，则升降合节，积亦不滯而自化矣，然旧积亦有不可下者，或先因脾胃之虚，不能转输其食积，必当调补脾胃，兼行气之药，俾虚回而痢自止，世俗治痢，只守清热

破气攻积凉血利水等法，虽朝夕更医，出入增絀，不过如此，已濒於危，犹曰血色依然，腹痛未絀，谁敢温补，死无後悔，伤哉。痢初起时，便见脓血者，宜调气和血，气分药必不可少，若但见白脓，宜调气消积，不可用血药，引邪入於血分，必变脓血也。白痢初起，急後重，频欲登圜，及去而所下无多，才起而腹中复急，皆湿热凝滞所致，胃苓汤加木香、砂仁。血痢初起，腹痛进迫，或脉数大，身有微热者，先与小建中汤和之，中有肉桂，伐肝和营最捷，脓血稠黏，势甚不可遏者，黄芩、芍药、延胡索、木香、砂仁，腹痛，少加肉桂以和之，血积稠厚，可用黄连，若略见少血，或稀淡者，不可使用苦寒，戕犯胃气，为害不浅也。凡血色紫黯，屡服凉药，而所下愈多，作冷痢治，故血色如猪肝，如紫草，如苋菜汁者，非炮姜不治，理中汤去参，加肉桂、木香、肉果乌梅。纯下血而色鲜浓厚者，此心脾伏热也，大黄黄连泻心汤，有食积，枳术丸加厚朴、黄连、木香、延胡索，赤痢初起，宜加延胡，最散血积，小儿八岁已内者，作食积治。风入肠胃，纯下清血，或湿毒下血，胃风汤加枳椇、荆、防。风入肠胃，下痢青绿杂色，神术汤。下痢腹痛痺常，脉碇而紧，无热证者，先以姜、桂之类温之，後理积滞。急而至圜反不能即出者，气滞也，疏通为主，重则小承气，轻则黄芩芍药汤。急而频见污衣者，气脱也，补中益气去当归加木香。湿热下痢後重，升籛除湿汤。虚滑而後重者，圜後不絀，以得解愈虚故也，养藏汤。白痢初起，但腹痛後重，不能食，小便却清痢者为虚寒，二陈汤加炮姜、焦术、厚朴、木香、砂仁，能涤除痰积，宜加用之。後重本因邪压大肠坠下，是以用大黄、槟榔辈，此实也，若久痢後重不除，此脾气不陷之故，宜升、柴以升提之，槟榔、枳椇皆当禁用，若肺气郁在大肠，腹痛後坠，理气药中，须加桔梗以开之，亦有积已去而过食厚味生冷复重者，建脾兼消导为主。痢如襟冻，或如鼻涕，或始鱼脑，此为冷痢，先用木香、焦术、豆蔻、砂仁、厚朴，次用理中汤加木香，不应，更加诃子、粟椇。下痢脉迟紧，腹痛未欲止，当温消之，枳实理中汤。下痢清白，手足厥冷，腹痛不已，附子理中汤。积久冷痢，少腹酸痛，结滞不爽，及下久连年不止，千金温脾汤，冷痢，去甘草，加桂心，倍香附人参，热痢，去桂心，加大黄一钱，姜、附、人参各絀一钱。久痢不祛，虽所下渐絀，而津血枯槁，肛门涩滞者，千金羊脂煎润以导之，羊脂，本经专主下痢脱肛，腹中绞痛，而世罕知用，惜哉。暴下积日久不止，千金附子汤。久痢虚冷滑脱，脉细皮，寒少气，畏食不能言，或时发虚热者，附子理中汤加肉桂、肉果、诃子。下痢脐下搅痛，桃花丸，下痢久脱，虚冷白滞，大桃花汤，热痢二三

年不止者，厚朴汤，久痢，所食之物皆不化，四肢砵重，肌肉消尽，椒艾丸，下痢发热，自汗脉弦者，是伏邪所发，法当从表解散，仓廩汤，有一方长幼相染者，谓之时疫痢，亦宜仓廩汤。一种阴虚痢疾，切戒攻积之药，凡见痢下五色，脓血稠黏，滑泄无度，发热烦渴，脐下急痛，至夜转剧而恶食，或下鲜血者，便属阴虚，急宜救热存阴为主，如驻车丸、阿襟丸、归连丸、阿襟梅连丸、千金黄连汤、黄连阿襟汤、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等方选用。下痢至夜发热，烦渴引饮，为津液受伤，内水亏竭，燎原之火自焚，不得不引外水以济急，切不可用香之药，钱氏白术散加乌梅。下痢失气者，当利小便，阴气前通，则籐气自化矣，五苓散加木香，痢仍不止，以诃子、厚朴、橘皮等分，丸服。下痢大孔痛，宜温之，黄建中加木香、当归。痢後大便秘涩，急後重，数至圜而不能便，或少有白脓，此为气虚下陷，慎勿利之，但举其籐，则阴自降矣，补中益气汤加防风。下痢後急後重不除，风邪伤卫，卫气不行也，非三奇散不愈。蛊注毒痢，血如鸡肝，心烦腹痛者，茜根丸，虚人，理中汤加黄连、乌梅，不应，用乌梅丸。下利後遍身浮肿，五苓散，用生术、肉桂，加升、柴。利後虚浮，六君子加木香、肉桂。初利脓血稠黏，势甚宜下者，一味大黄，酒蒸为丸，赤多，用温酒下百丸，白多，用淡姜汤下七十丸，以夺其势，然後调理则易愈。冷热不调，下利赤白，兼冷食积者，连理汤加枳实、砂仁。下利乾呕者，胃虚而寒热错杂也，外台黄芩汤。先前白利，後变脓血者，戊己丸，先前白利，後变鲜血者，四物汤去地黄，加炮姜、炙甘草、木香，先前脓血，後变赤白青黑，腹痛倍常者，驻车丸，先前脓血，後变白脓者，补中益气加炮姜、赤石脂。下利日百度，精神委顿，反不痛者，此邪气胜，正气微，不能鼓激也，难治。有患利昼夜不及数度，而反发热，心下痞闷，不能食而呕，其有昼夜不止百度，反脉静身凉而能食，何也，曰：利之邪客於下焦，由横连竟传大肠，原无反热之理，以中焦无病，虽下利无度，不碍饮食，惟邪发於中焦，由横连入胃，以胃受病，自不欲食也。凡风寒伤於营卫之中，则为疟，饮食伤於肠胃之内，则为利，而世有疟後痢，痢後疟者，此则表气不固，邪气内犯而致也，若疟邪发泄已尽，必无复为利疾，皆由元气下陷，脾气不能升举，故风寒暑湿，得以袭入而为利耳，又有利後似疟非疟，乃阴籐紫虚，籐虚则恶寒，阴虚则发热，故寒热交战似疟也，又有疟利齐发，疟止而痢甚者，皆是脾胃之气虚陷所致，并宜先与黄建中，加木香、厚朴之类，次与补中益气加姜、桂，若服後痢絀而疟作，此籐气气得补而与阴争也，再与补中益气少加桂、附，助籐祛阴则愈。凡久痢年

高，与产後病後，诸疮疽及泻後作痢，慎不可用攻伐之剂，急宜醒脾崇土，补中益气加炮姜、木香，有血，加乌梅、芍药。下痢六七日，经尽，当有结粪，若至十三日再经，结粪不出者，此胃气告匮也，慎不可更与攻克之剂，惟培养正气，庶有生机。下痢以胃气为本，胃失生长，故恶物而不欲食，但得思食，无分何物，与之遂获愈者，此胃气胜故也。凡痢下如鱼脑，或如猪肝，皆半死半生，下如坐腐色，大孔开如竹筒不收者，或如屋漏水，或纯下鲜血，及如赤豆汁，唇如朱红者，皆不可治。

石顽曰：肠之证，内经原有下血，下白沫，下脓血之理，推详脉证，大抵以白沫属寒，其脉应砵脓血属热，脉应滑大，若见白沫而脉反浮，见脓血而脉反弦涩悬绝，为脉不应病，故皆主死，其扼要尤在身热则死，寒则生，为大关捩，以肠胃受病，不当更见表热，表热则外内俱困，将何所恃而与攻救邪，更详藏府诸痢，咸以脉砵小为可治，血温身热主死，内经大义如此，再推仲景论痢，以身热手足温，为籛回可治，厥逆不返，为籛绝主死，此盖指伤寒阴证而言，不可与夏秋肠痢并列而论也，然下痢岂无身热得生者，凡挟邪之痢，与时行疫痢，皆有身热，但当先撤表邪，自然身凉痢止，当知内经所言血温身热，及阴虚之本证，此则兼并客邪耳，及观先辈论痢，并以白沫隶之虚寒，脓血隶之湿热，至守真乃有赤白相兼者，岂寒热俱甚於肠胃，而同为痢之说，丹溪从而和之，遂有赤痢从小肠来，白痢从大肠来，皆湿热为患，此论一出，後世咸为痢皆属热，恣用苦寒攻之，蒙害至今未已，即东垣之圣於脾胃者，犹言湿热之物，伤於中而下脓血，宜苦寒以疏利之，脓血稠黏，数至圜而不能便，脉洪大有力者下之，亦认定脓血为热，曷知血色鲜紫浓厚者，信乎属热，若瘀晦稀淡，或如玛瑙色者，为籛虚不能制阴而下，非温理其气，则血不清，理气如炉冶分金，最为捷法，设不知此，概行疏利之法，使五液尽随寒降而下，安望其有盛止之日哉，尝见屡服黄连，虚籛迫外，而反发热发斑者，亦有虚籛内扰，忽发除中，反骤能食者，有频用大黄，开肠洞泄，甚至发瘵吐者，有大黄下咽，反胀闭不通，阴气上逆，而变中满鼓胀水肿者，凡此之类，未遑枚举，夫天气之热，四时之正令也，因热而恣伤冰水瓜果，是逆其正气，府藏为寒物所伤而为患也，以逆正气之病，又以逆病情之药治之，何怪变证百出乎，虽是岁之热，较他岁倍常，是以患肠者，较他岁亦倍常，其间总轻重不同，所见之积，一皆五色，良由五藏之气化并伤，是以五色兼见，按五色痢，古人皆为肾病，以肾为藏精之室，所居之位，最下最深，深者既病，其浅而上者，安有不病之理，精室既

伤，安能任蛰藏之令乎，仲景所谓五液注下，脐筑湫痛，命将难全者是也，夫以精室受伤，五液不守之患，不知益火消阴，实脾堤水，兼分理其气，使失於气化之积随之而下，未失气化之津统之而安，即口噤不食者，亦不出乎此法，盖肠之属，皆缘传化失职，津液受伤，而致奔迫无度，岂可恣行攻伐，以为不易之定法乎，历观时师治痢，无高下肾愚，必用橘皮、枳壳、厚朴、槟榔之属，稍有赤，即用苓、连、芍药，水道不利，便与木通、车前，口噤不食，不出黄连、石莲，况世所谓石莲者，皆粤中草实伪充，大苦大寒，与本草所言莲子堕淤泥中，经岁取出者迥异也，凡遇五色噤口，及瘀晦清血诸痢，每用甘草、乾姜，专理脾胃，肉桂、茯苓，专伐肾邪，其效如鼓应桴，初起腹痛後重者，则兼木香、槟、朴以泄之，饮食艰进者，则兼枳实、焦术以端之，阴气上逆，乾呕不食者，则兼丁香、绿萼英以温之，呕吐涎水者，则兼橘、半、生姜以豁之，脓血稠黏者，则兼茜根、乌梅以理之，水道不通者，则兼升、柴以举之，身热不除者，则兼桂枝、芍药、姜、枣以和之，阴虚至夜发热痛剧者，则兼熟地、黄、阿襟、归、芍以济之，若数日不已而腹痛後重转甚者，必须参、术、升、柴兼补而升之，久痢噤口不食，此胃气告匮，最为危候，较之初起口噤，尚有浊气可破，积沫可驱，迥乎不同，非大剂参、术，佐以茯苓、甘草、藿香、木香、瓠葛根之属，大补胃气，兼行津液，不能开之，但得胃气一转，饮食稍进，便宜独参汤略加橘皮或制香附，缓缓调补，兼疏滞气，最为合剂，如茯苓之淡渗，木香之耗气，葛根之行津，皆当屏除，即如久痢後重用三奇散，取黄、防风以致开阖，枳壳以破滞气，以为卓识不群，然後重稍絀，便当改用补中益气，转关妙用，全在乎此，若厚朴、枳、橘、砂仁等耗气之药，皆戈戟也，凡脉见弦细小弱，或六部砵小，皆当准此，间有脉来滑大数实者，方可用苓、连、芍药、泽泻之属，挟热後重烦渴者，当与白头翁、秦皮、黄连、白芍之类，误用大黄，变成肿胀，若其人元气未惫，大剂人参、桂、附散其浊阴，尚可救其一二，洞泄不止，服大剂参、术，不应，用养藏汤，亦不应，惟附子理中汤调赤石脂末，间有得生者，即发瘵吐，尚有四逆、参附、绿萼英汤、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乌梅丸等法，然非平日相信之真，纵有生机，亦勿许治，若至发斑发躁，久痢不食，忽发除中，从无救治之法也，尝见痢久虚脱，六脉弦细，厥逆冷汗，烦渴躁扰，瘵逆不甯，峻用埋中、四逆、白通、通脉之类，虽日进人参二三剂，服之非不暂安，脉来微续，手足渐温，稀糜稍进，去後亦稀，三四日後必然骤变，此根气已绝，灯尽复明之兆，切勿因其暂安，轻许以治，徒为识者鄙笑耳，至

於妇人临产下痢，最为危殆，郑氏有胎前下痢，产後不止，七日必死之例，予尝用甘草乾姜汤加厚朴、茯苓、木香，治妊娠白痢，千金三物襟艾，治妊娠血痢，连理汤加襟、艾，治赤白相兼之痢，驻车丸、千金黄连汤、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胎前产後五色诸痢，皆可选用，若胎前下痢，产後不止，势莫挽回者，用伏龙肝汤丸，随证加絃，未尝不随手获效也，世医治痢，专守通因通用，痛无补法之例，不知因气病而肠中切痛，非温理其气则痛不止，因气陷而浊气下坠，非升举其气则後重不除，因气伤而津液崩脱，非调补其气则积不已，因阴虚而至夜微热腹痛，非峻补其阴则痢痛不息，世人见余用参、术、姜、桂温补气血之药，以为可骇，更有用黄、地黄滋阴膩滞之药，益怪甚矣，且有用石脂、乾姜温涩固脱之药，以为劫剂，而大排之，不知内经中原有涩因涩用之法，盖急後重，数至圜而不能便，非涩而何，况因涩而过用利气，乃致滑脱不收，安不用涩以固之耶，更有不知调气，但见下痢日久，便行止涩，轻以粟曠、诃子投之，闭其滞气，迫痛愈加，愈哈鵠甚，此与杀之无璫也。

痢不纳食，俗名噤口，如因邪留胃中，胃气伏而不宣，脾气因而涩滞者，香、连、枳、橘红、茯苓之属，热毒冲心，头疼心烦，呕而不食，手足温暖者，甘草泻心汤去大枣易生姜，此证胃口有热，不可用温药，若膺气不足，宿食未消，噫而不食，枳实理中加砂仁、陈皮、木香、豆蔻，或山查、曲、蘖之类。肝乘脾者，戊己丸加木香、肉桂。有水饮停聚者，心下必悸动不甯，五苓散加姜汁。有火炎气冲者，黄连解毒汤去黄柏加枳曠、木香。有胃虚挟热而呕逆者，连理汤。

有积秽太多，恶气薰蒸者，大黄黄连泻心汤加木香。丹溪用人参、川连、石莲子、粳米、姜汁，煎汤细细呷之神效，如吐，再作服之，但得一呷下咽便开，石莲子真者绝无，余常以藕汁煮熟，稍加糖霜频服，兼进多年陈米稀糜，调其胃气必效，此即石莲之意也。治噤口痢，多有用黄连者，此正治湿热之药，苦而且降，不能开提，况非胃虚所宜，不可轻用，大抵初痢噤口，为湿瘀胃口，故宜苦燥治之，若久痢口噤，则胃气虚败，即大剂独参、理中，恐难为力也。久痢不止，诸药不应，贫人无力服参者，乌梅、大枣各数枚，煎服屡效。

(休息痢(此证多因兜涩太早，积热未尽，加以调摄失宜，不能节食戒欲，所以时止时作，补中益气加肉果、木香，吞驻车丸，亦有阴虚多火，不能胜任升、柴、木香、白术者，只用驻车丸加人参、肉桂、乌梅之类，有积，可加枳实、炮黑查肉，有服补中益气数服，不应，反下鲜紫血块者，此久风成痼泄，风气通於肝，肝伤不能藏血也，

三奇汤倍防风加羌、葛、升、柴，其一切利水破气药，皆为切禁。

(蛲虫痢(其证腹大，皮肤黄粗，循循戚戚然，得之於寒湿，寒湿之气，菟笃不发，化为虫，此九虫之一，其形璫细，胃弱肠虚，则蛲虫乘之，或痒，或从谷道中溢出，仓公以芫花一撮主之，乌梅丸、黄连犀角散亦主之，然虫尽之後，即用六君子加犀角、黄连、乌梅肉丸服，以补脾胃，兼清湿热，庶不再发，若一味攻虫，愈攻愈盛，漫无止期也。

(痢後风(因痢後不善调摄，或多行，或房劳，或感风寒，或受湿气，致紮脚痿软肿痛，用大防风汤。痢後变成痛风，皆调摄失宜所致，补中益气加羌活、续断、虎骨。

(痢後癉嘔(此乃胃气虚寒之璫，最为恶候，急宜橘皮乾姜汤主之。下痢而渴，误食冷物水果而嘔者，理中汤加丁香十五粒，柿蒂五枚，水煎热服，兼寒热往来者，小柴胡加丁香，血痢呕嘔而渴，心烦不得眠，小便不通者，猪苓汤，白痢呕嘔，用五苓散，以中有肉桂可通逆气也。

(诊(下痢白，初起脉小滑，能食者易治，洪大急疾，四肢厥冷易者难治，久痢脉微弱小细者即愈，数实或虚大无根者危，下痢脓血，初起脉小滑，或弦软，身不热者易治，数实滑大而身热者，势虽甚，犹或可治，若先不热，五六日後，反发热脉大者必死，久则脉宜甄迟虚细，不宜数盛滑实，或身热不止，口噤不食者皆死，久痢脉结代，反骤能食，为除中者必死，大抵下利之脉，初起虽实大不妨，六七日後最忌强盛，凡下痢脉浮身热，作风治，脉磳身重，作湿治，下痢为肠胃病，虽频进而能食则吉，若噤口痢，初起脉数实可治，久痢而反不能食，脉见馥者死，惟小弱流利者，当作胃虚治之。

海藏治杨师，屢大醉後渴饮冷水冰茶，後病大便鲜血甚多，先以絳茱萸温药，次与胃苓汤，血止後白痢，又与温下药四服乃止，或曰：何不用黄连之类以解毒，反用温热之剂，曰：血为寒所凝，渍入肠间而便下，得温乃行，若用寒凉，即变证难疗矣。

汪石山治一妇，病痢半载馥，服四物、香连愈剧，腹痛後重，咳嗽烦热，脉皆细弱而数，以补中益气去归，加茯苓、芍药为散，日用米饮调下，三次而安。

絳貳山治一妇，长夏患痢，痛迫，下黄黑，曾服香薷、枳壳、黄连愈剧，其脉紮尺紧涩，此寒伤血也，问其由，乃行经时渴饮冷水一碗，遂得此证，与桃仁承气加延胡索一服，次早下黑血升许痛止，次用调脾活血之剂而痊，此盖经凝作痢，不可不察也。

李士材治屯田孙侍御夫人，久痢不止，口乾发热，饮食不进，犹服

香连等药，完谷不化，尚谓邪热不杀谷，欲进苓、连，数日不食，热甚危迫，诊之，脉大而数，按之璫微，询之小便仍利，腹痛而喜手按，此火衰不能生土，内真寒而外假热也，小便利则无热可知，腹喜按则虚寒立辨，急进附子理中汤，待冷与服，一剂而痛止，连进二十馀剂，兼进八味丸而康。

石顽治春榜项鸣先尊堂，下痢血色如菟汁，服消克苦寒苓、连、大黄之类愈甚，不时发热痞闷，六脉警警虚大，右关独显弦象，然按之则甌，此气虚不能统血之候，与补中益气加炮姜、肉桂，四剂而安。

又治郭然明之室，患五色痢，昼夜数十次，兼带下如崩，误服大黄、黄连之属十馀剂，遂隔塞不通，口噤不食者半月馀，至夜必大发热躁渴，六脉细而疾，此足三阴俱虚之候，与理中加桂、苓、木香、乌梅以调其胃，次与加絳八味作汤，导其阴火而痊。

刑部郎中申 高年久痢，色如菟汁，服苓、连、芍药之类二十馀剂，渐加瘵逆，乃甥王勤中，邀石顽往诊，六脉弦细如丝，惟急进辛温峻补，庶合病情，遂疏理中加丁香、肉桂方，诸医咸谓血痢无用姜、桂、人参之理，迟疑不敢服，仍啜苓、连芍药，管延五日，病愈甚而骤然索粥，举家及诸医，皆以能食为庆，复邀石顽相商，而脉至如循刀刃，此中气告竭，求救於食，除中证也，世人但知下痢能食为向愈，曷知其有除中之例乎，因表出以为後学之鉴。

褚某水尊堂，深秋久痢，口噤不食者半月馀，但饮开水及瓜瓠汁，啜後必呕胀肠鸣，绞痛不已，烦渴闷乱，至夜转剧，所下皆脓血，昼夜百馀次，小水涓滴不通，诸医束手告辞，始邀石顽，切其六脉，皆弦细乏力，验其积，皆瘀淡色晦，询其所服，皆苓、连、槟、朴之类，因谓之曰：所见诸证俱逆，幸久痢脉弱，尚宜温补，姑勒一方，用理中加桂、苓、紫菀调之，服後小便即通，便得稍寐，三四日间糜粥渐进，痢亦渐絳，更与理中倍叁，伏龙肝汤泛丸，调理而痊。

又治同川春榜陈颖雍，触热锦旋抵家，即患河鱼腹疾，半月已来，攻克不效，遂噤口粒米不入，且因都门久食煤火，肩背发痛，不赤不疼，陷伏不起，发瘵神昏，势日濒危，内外医科，互相推委，因命楫相邀石顽，就榻诊之，六脉弦细欲绝，面有戴箪之色，所下之物，瘀晦如烂鱼肠脑，证虽危殆，幸脉无旺气，气无喘促，体无躁扰，可进温补，但得补而痲肿发，便可无虞，遂疏保元汤，每服人参三钱，生黄二钱，甘草、肉桂各一钱，伏龙肝汤代水煎服，一啜而稀糜稍进，再啜而後重稍轻，三啜而痲毒贲起，另延疡医敷治其外，璫守前方，服十馀服而安，前後未尝更易一味也。

一大兵船上妇胎前下痢，产後三日不止，恶露不行，发热喘胀，法在不救，有同道误许可治，与药一服，次早反加瘵逆，计无所施，乃同兵丁，托言货船，拉石顽往诊，其脉三至一代，直以难治辞之，彼则留住前医，不使上涯，方知其意原欲巧卸，恐余不往，故不明言其故，当此急迫之际，不与解围，必致大伤体面，因谓之曰：此证虽危，尚有一线生机，必从长计议，庶可图治，彼闻是言，始放其医抵家，而求药於余，遂与盞一枚，钱数文，令买砂糖熬枯，白汤调服，既可治痢，又能下瘀，且不伤犯元气，急与服之，彼欣然而去，其医得脱，闭户挈家而遁，直至数日，大兵去後甯家即过我而谢曰：若非金蝉脱晓不免为螳臂所执也。

飞畴治朱元臣子，患五色痢，二十馀日，胸膈胀满，而粥饮不进，服药罔效，别延紮医诊视，一用大黄，一用人参，元臣不能自主，因执治於予，予曰：用大黄者，因其脉满脉大也，用人参者，因其痢久不食也，痢久不食，大黄断难施，膈满作胀，人参亦难遽投，今拟伏龙肝为君，专温土藏，用以浓煎代水，煎焦术、茯苓、甘草、广申、木香、炒乌梅，一剂痢殊食进，再剂而止，遂不药调理而起。

大小便不通

经曰：脉盛，皮热，腹胀，前後不通，瓓闷，此谓五实，夫脾胃气滞不能转输，加以痰饮食积阻碍清道，大小便秘涩不快，二陈汤加升、柴、二术，数服，能令大便润而小便长。湿热痰火结滞，脉洪盛，大小便秘赤，肢节烦疼，凉膈散、小承气汤选用。阴囊肿胀，二便不通，三白散。大小便俱不通，小腹膨胀，乃膀胱溺满，支晶回肠，故并大便得出，用二陈倍茯苓加泽泻、木通先利小便，回肠得通，而大便随出矣。风闭，用烧皂肉灰为末，粥清调下，或烧汤蒸下部良。冷闭，用连根 @二茎，带土生姜一块，淡豆畔二十一粒，盐二匙，同研烂作饼，烘热 脐中，以帛扎定，良久於饼上灸之。热闭，用田螺捣烂，加麝香一分，冰片半分，入脐中，以帛束之，如人行十里即通。

石顽曰：肥人素多痰饮湿热结聚，因病每致大小便不通，腹满不食，气逆喘急，势盛不得不下，有屢下不得通利者，有再三下而始通者，有下之利不止者，大抵湿热素盛之人，大便不行，日数虽多，结粪甚少，所下不过溏粪垢腻，甚至骤下不可遏者，多有热去寒起，正气随脱，即变瘵逆之证，以此本属湿热，温补仍助本病，苦寒徒乏胃气，每至不可救药，若始先知其湿热痰积，用导痰汤多加姜汁、竹沥，下滚痰丸，甚则下控涎丹，方为合法，若迟则湿热上涌势剧，胃中津液尽变浊秽，虽有合剂，不能取效也，凡大便不通而腹

中雷鸣者，下之必无结粪，盖肥人下後，多有脱泄不止之虞，瘦人汗後，每多乾热不止之患，不可不知。

丹溪治一老人，因内伤挟外感，自误发汗，脉浮数，年高误汗，必有虚证，乃与参、术、归、甘草、陈皮等，自言从病不曾更衣，今虚进痛不堪，欲用利药，朱谓非实秘，气因误汗而虚，不得充腹，无力可努，仍用前药，间与肉汁及琐籐粥，浓煎 埭 体，下软块五六枚，脉大未敛，血气未复，又与前药，二日，小便不通，小腹满闷烦苦，仰卧则点滴而出，朱曰：补药未至，倍参、术，服二日，小便通，半月而愈。

又治一妇人脾疼，後患大小便不通，此是痰隔中，气聚上焦，二陈加木通，初服探吐，再服而愈。

汪石山一妇，因忧惧劳倦，小腹胀满，大小便秘结不通，医以硝、黄三下之，随用随秘，反增胸腹胃 胀痛，自汗食少，汪诊之，脉皆濡细而数，曰：此劳倦忧惧伤脾也，盖脾失健 之职，故气滞不行，前药但利血而不能利气，遂用人参二钱，归身钱半，陈皮、枳 各七分，煎服而愈。

喻嘉言治一人，大小便俱不通，因新秋病症，三五发後，用药截住，遂觉胸腹间胀满日增，不旬日外，腹大胸高，上气喘急，二便全无，食饮不入，能坐不能卧，能 不能仰，屢服下药不应，商用大黄二 作一剂，喻曰：此名何病，而敢放胆杀人耶，医曰：伤寒肠结，下而不通，惟有大下一法，何谓放胆，曰：世间有不发热之伤寒乎，伤寒发热，津液枯槁，肠胃乾结，故用下药以开其结，然有不转失气者不可攻之戒，正恐误治太阴之腹胀也，此因腹中之气，散乱不收，津水随气横决四溢而作胀，全是太阴脾气不能统摄所致，一散一结，相去天渊，再用大黄猛剂大散其气，若不胀死，定然腹破，遂以理中汤少加黄连，疾势略 次日用五苓散本方，药才入喉，病者即索秽桶，小便先去，大便随之，腹中原是大黄推荡之泄粪，其所以不出者，以膀胱胀大，腹内难容，将大肠晶紧，无隙可出耳。

石顽治杨松龄，夏月感冒，曾服发散药十馀剂，大小便俱闭涩不通，更一医，用硝、黄下之，少腹左畔遂胀起如墩，不赤不热，有时作声，复延疡医，以敷药治其外，以解毒利水药治其内，药未进而躁扰不甯，因延石顽诊之，六脉紧细而 ，此过汗津液大伤，又与苦寒攻 ，致阴邪内结，膀胱不化，溺积不通，法在不救，幸胃气权，形神未槁，尚能稍进糜饮，姑许以治，因与济生肾气大剂，煎成入有嘴壶，托起其项，徐徐仰灌升许，顷饮转侧，以鹅翎探吐，即时溲便如注，少腹顿平，更与十全大补调理而安，此证前後患者四五

人，或小便淋沥，或遗溺不止，或形羸气脱，皆立辞不治。

大便不通

经曰：北方黑色，入通於肾，开窍於二阴。（可知大便闭结专责之少阴）

（状虽殊，总由津液枯竭也（证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当归肉苁蓉之类）

肾主五液，津液盛则大便如常，房欲过度，精血耗竭，多致秘结，或饥饱劳役，损伤胃气，或辛热厚味，渐渍助火，伏於血中，耗散真阴，津液亏少，致令大便结燥，高年血不充，每患是疾，故古人有胃实脾虚，风秘气秘痰秘，冷秘热秘，虚秘实秘之分，临证所当细察详问也。胃实而秘，善饮食，小便赤涩，麻仁丸。脾虚不能运化，倦怠懒於言动，补中益气倍升、柴、当归，煎成调生蜜、麻油，清气一升，浊气自降，有脾虚下秘者，以此汤下麻仁丸。风秘者，风入大肠，传化失职，羌、防、苏子、枳椇、麻仁、杏仁、皂角灰，煎服润肠丸。气秘者，气不升降，谷气不升，其人多噫，枳椇、藜香、苏子、槟榔、乌药、陈皮，煎服降气散，或四磨、六磨选用。痰秘者，痰饮湿热阻碍，气不升降，头汗喘满，胸胁痞闷，眩晕腹鸣，半夏、茯苓、木香、槟、枳实、橘红、香附、白芥子、姜汁、竹沥，不应，加大黄、黄连，甚则控涎丹下之。冷秘者，六脉迟，面白或黑，凝阴固结，胃气闭塞，肠内气攻，腹中喜热恶冷，丁香、厚朴、姜、桂、枳椇、陈皮、生姜，煎服半硫丸，热药多秘，惟硫黄性缓而通，冷药多泄，惟黄连厚肠止泄，如阴寒秘结，当与藜药冰冷服之，然数服中，间与清润药一服，不令结秘，若病本虚寒，标显躁热，亦宜助藜药中少加苦寒以去热躁，躁止勿加。热秘者，六脉数实，面赤口乾，身热肠胃胀闷，时欲得冷，或口舌生疮，二肠热结，苏子、黄芩、生地、芍药、杏仁、枳椇，煎服润肠丸，或四顺清凉饮。虚秘者，不能饮食，小便清白，或年高，或病久，或脾虚津枯血少，归身、熟地、苁蓉、参、藜香、松子仁、桃仁、麻仁、蜂蜜，或麻仁、枳椇、当归、人参，蜜丸服之，瘦人血枯火秘，通幽汤煎成，入蜜服之，老人津枯，妇人产後去血过多，及发汗利小便，病後血气未复，虚劳骨蒸，皆能作秘，惟当益气补水养血，不可用硝、黄利药，巴豆、牵牛，尤在所禁，有一种大便不通，腹中胀闷，求通不得，频频登厕，力太过，虚气被挣下注，肛门急後重，时不可忍，气逆呕恶，渴而索水，饮食不能，呻吟不绝，欲与通利，则气已下脱，欲与并提，则气已上逆，呕恶难堪，人参、枳椇、当归煎服，加陈皮香橼皮尤效，肾藏向虚，大肠风秘，生何首乌自然汁一盞，和白蜜，蠲热服之，六味丸加

蜜调服亦通，固本丸作膏常服亦妙，古方治老人燥结，多用苡蓉，不知胃气虚者，下口即作呕吐，肥人胃中多有痰湿，尤非所宜，惟命门火衰，开阖失职者，方为合剂，然须丸服，若作汤，亦必作吐，以其味咸气浊也，丹方，治肾肝风秘，至夜微发寒热者，用生何首乌紫许顿煎，服之神应，若暴病热邪固结，及中有留滞者禁用，以其纯阴味涩，无养正祛邪之力也。失血後烦渴，大便不通，一味生地黄捣汁服之，大病後不得寐，大便不通，一味熟枣仁，擂水去滓，煮粥频食，血枯燥结，恒用熟地黄蜜煎常服，或熬膏亦佳。又老人血枯便秘，用生地黄、当归身、鲜首乌各四钱，广皮一钱，熬膏蠲热服半小杯，不通，三五次效。实秘者，能饮食，小便赤涩，枳实、槟榔、木香、砂仁、蓬术、大黄、皂肉灰之属，气滞腹急，大便秘涩，六磨汤加大黄。诸秘服药不通，或虚人畏服利药者，宜蜜煎导、削酱姜导，分寒热选用，其猪胆导，非伤寒邪热，不可轻试，病人胃气虚者，用之往往有瘕逆之虞，不可不慎。

或问乾结之甚，硝、黄亦可暂用否，曰：承气汤用硝、黄，乃伤寒邪热入胃，胃液乾枯，肾水涸竭，故宜急下以救阴津为务，若老人虚人，及病後肾水本亏，以致燥结，再用硝、黄下之，是虚其虚，目下取快一时，来日复秘愈甚，欲再下之，虽铁石不能通矣，遇此证，当劝慰之，缓图奏效，切勿性急，自贻其咎也。

(诊：籛结脉碎数，或促，阴结脉迟伏，或结，老人虚人便秘，脉多碎伏而结促不匀，若见雀啄者不治。

小便不通(闭癃)

经云：三焦者，决渎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气化则能出矣。下焦者，别回肠，注於膀胱而渗入焉，故水谷者，常并居於胃中，成糟粕，俱下於大肠，而作下焦，渗而俱下，济泌别汁，循下焦而渗入膀胱焉。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则缩，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阴者，积筋之所终也，故酸入而走筋矣。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於脾，脾气散精，上归於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

经云：至阴虚，天气绝，至籛盛，地气不足，夫肾肝在下，地道也，心肺在上，天道也，脾胃居中，气交之分也，故天之籛绝而不安於地者，则白露不下，在上之籛不交於阴，则在下之阴无以为化，水道其能出乎，此上焦之气化也，仲景曰：卫气行，则小便宣通，又曰：脾病则九窍不通，此中焦之气化也，东垣云：在下之阴虚，在上之籛盛，致肾气不化，必宣其籛而举之，则阴可得而平也，故丹溪云：以吐法通小便，上窍通而下窍之水出焉，然升提止可施於涓滴

不通者，若溺涩短少，或淋漓作痛者，非所宜也，由经言及诸论观之，未有不主於气化者，不审乎此，转行疏利之剂求功，多见其不知量也。

东垣云：小便不通，皆邪热为病，分在气在血而治之，以渴与不渴而辨之，渴而不利，或黄或涩者，热在上焦气分也，小便者膀胱所主，若肺热不能生水，是绝其寒水生化之源，宜清肺而滋化源，故当从肺分助其秋令，宜茯苓、泽泻、车前、木通之类淡味渗泄之药，水自生焉，如不渴而小便不通者，热在下焦血分，肾与膀胱受热，闭塞其流，须知、柏之类苦寒气味俱阴之药以除其热，稍兼肉桂辛温散结之药以泄其闭，若服淡渗之味，则药无以化，而阴愈闭塞不通矣。气分热，渴而小便闭，或黄或涩者，黄芩清肺饮。血分热，小便闭而不渴者，滋肾丸，不应，并中焦亦有热也，加连、柏、甘草，等分煎服。阴虚血热人，渴而小便不通，或涩痛淋漓者，切禁五苓燥剂，宜导赤散。津液偏渗於大肠，大便泄泻，小便涩少，或水停心下，不能下输膀胱者，五苓散渗泄之，若六腑客热转於下焦而不通者，用益元散以清之，若气迫闭塞，升降不通者，二陈汤去半夏，加木通、滑石、柴胡、升麻以提之。汗出过多，小便赤涩，此五内枯燥，慎勿用利水之剂，生脉散加黄、当归，若右寸独数大，小便点滴而下者，此金燥不能生水，气化不及州都，生脉散去五味子，易大剂紫菀，可一服而愈。小便不通，腹下痛闷难忍如覆碗者为实，亦分在气在血，气壅於下者，四磨、六磨选用，血污於下者，代抵当丸。有火虚者，非与温补之剂则水不能行，如金匱肾气丸，元气下陷而水道不通者，补中益气汤加木通、车前，升清以降浊也。小便不利，审是气虚，独参汤少加广皮如神。凡小便不通，用独蒜涂脐法，以独囊蒜一枚，栀子三枚，盐少许，捣烂，摊纸贴脐，良久即通，未通，涂阴囊上立效，或用食盐半斤，炒热布包熨之，天行热病，小便不通，用蚯蚓泥升许，以水浸澄清，渴即与饮，不应，用地龙数枚同芦根，捣汁饮之。

（闭癃〔闭癃者，溺闭不通，淋漓点滴也，惟肝与督脉三焦膀胱主之，经云：膀胱之胞薄以懦，得酸则缩蜷，约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又云：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盖实则闭癃，虚则遗溺，遗溺则补之，闭癃则泻之，然遗溺闭癃，不取膀胱俞者，盖膀胱但藏溺，其主出溺者，皆从三焦及肝与督脉也，闭癃者，合而言之，一病也，分而言之，有暴久之殊，盖闭者，暴病，为溺点滴不出，俗名小便不通是也，可用疏通利窍之剂，甚则用吐法以提其气自通，若补中益气、二陈、五苓，俱可探吐也，癃者，久病，为溺癃淋漓，点滴

而出，一日数十次，名淋病是也，惟宜滋养真阴，兼资气化，如六味、生脉之类，亦可合用，若疏泄利气之药，皆为戈戟矣，夏秋热伤癃闭，以滑石调水饮之即通，但阴虚泉竭者禁用。

淋

金匱云：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趺蹠脉数，胃中有热，即消谷引食，大便必坚，小便即数。

小便不利者，有水气，其人苦渴，塘萎瞿麦圆主之。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盐汤并主之。渴欲饮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则便血。

金匱论淋证四条，一曰小便如粟状，小腹弦急，痛引脐中，此肝移热於膀胱，因肝热甚，失其疏泄之令而然也，一曰胃中有热，消谷引食，大便坚，小便数，此因胃热炽甚，消烁津液，肠胃膀胱之源俱涸也，一曰有水气，其人苦渴，此膀胱气化不行，水积胞中为患也，一曰小便不利，用蒲灰散等治，此因膀胱血病，血属阴，阴病则蹠亦不能施化也，其用塘萎瞿麦丸者，盖缘肺气不化，膀胱不通，致水渍则津液不行，而胃中燥渴，故用塘萎根以生津，薯蕷以补肺，茯苓疏肺气下行，瞿麦逐膀胱癃结，然欲散下焦之结，又需蹠药始得开通，故少加附子为使，必水积而腹中冷者，方可用之，若虽有水气而腹中不冷，即当效五苓之法，以桂易附，或因积热闭癃，又当改附子为知、柏也，其蒲灰散等三方，悉治膀胱血滞气不化而小便不利之证，蒲灰滑石者，蒲灰治瘀血，滑石利窍也，乱发滑石白鱼者，发灰消瘀血，白鱼去水气也，茯苓戎盐者，咸润走血，佐茯苓淡渗利小水，白术兼利腰脐间血也，三方亦有轻重，乱发为重，蒲灰次之，戎盐又次之，至於渴欲饮水，口乾舌燥，明系热在上焦，故用白虎以荡涤膈上之热，加人参以救津液也，渴欲饮水，小便不利，乃热结膀胱，津液固结之候，而见脉浮发热，太蹠热邪循经发外也，故用猪苓汤以导热滋燥，慎勿因其发热而与发汗，重伤其阴，必致便血，故为切戒。

诸淋所发，皆肾虚而膀胱生热也，水火不交，心肾气郁，遂使阴蹠乖舛，清浊相干，蓄在下焦，故膀胱急，膏血砂石，从水道出焉，於是淋漓不断之状，甚者窒塞其间，令人闷绝，凡小肠有气，则小便胀，小肠有血，则小便涩，小肠有热，则小便痛，制剂之法，并宜流行滞气，疏利小水，清解热邪，其於平调心火，又三者之纲领焉，心清则小便自利，血不妄行，最不可用补气之药，气得补而愈胀，血得补而愈涩，热得补而愈盛，水窦不行，加之谷道闭遏，未见

其有能生者也，虽然，肾气虚弱，囊中受寒而成淋涩者有之，其证先寒栗而後溲血，盖冷气与正气交争故也，又有胞系 戾不通者，其证脐下急痛，小便不通，凡强忍小便，疾行走马，或忍尿入房，使水气逆上，气迫於胞，故屈戾而不得舒张也，胞落则殂。

石淋者，脐腹隐痛，小便难，痛不可忍，溲如砂石，或黄赤，或浑浊，色泽不定，正如汤瓶久受煎熬，底结白硷，宜清其积热，涤其砂石，如麦冬、葶苈、木通、葵子、滑石、车前、连翘、瞿麦、知母，涩痛甚者，为膀胱蓄血，加琥珀、肉桂、大黄辛温以散之，加味葵子茯苓散，专治石淋之圣药，紫雪亦佳。劳淋者，遇劳即发，小便淋漓不绝，如水滴沥而不断，有脾劳肾劳之分，劳於脾者，补中益气加车前、泽泻，劳於肾者，六味丸加麦冬、五味。血淋者，虽主实主血而与小肠为表，然须看血色分冷热，色鲜紫者，为小肠实热，小肠热甚而血渗胞中，与溲俱下，大剂生牛膝为主，兼车前、山栀、生也、紫菀、犀角、桃仁、芦根汁、生藕节汁，血虚而热，用生地黄三紫，黄芩、阿襟各半紫，柏叶少许，水煎服之，此千金法也，若色瘀淡者，属肾与膀胱虚冷，生料六味丸加肉桂，芦根捣水煎，候冷服，若紫尺脉砵弦而数，必有瘀血停蓄，犀角地黄汤加紫菀、牛膝，若琥珀、麝香、当归、川芎、木通、白术、木香、香燥破水利水耗气之类切禁。气淋者，气化不及州都，胞中气胀，小腹满坚，溺有馀沥，宜砵香、肉桂、茯苓、泽泻，佐以木通、瞿麦、葵子、山栀、石苇之类，实则气滞不通，脐下妨闷，加香附、木香，不应，加硝、黄，溺後疼痛，去石苇、木通、瞿麦、葵子、山栀，加秋石、生甘草梢、藕汁，气服服利水药不能通者，砵香降气、四磨汤选用。膏淋者，俨若脂膏，或便中有如 蚰之状，此名肉淋，乃精溺俱出，精塞溺道，故便欲出不能而痛，宜茯苓、秋石、石砵香、海金沙、泽泻、滑石，如不甚痛者，须固涩其精，慎勿误与通利，鹿角霜、肉苁蓉、菟丝子、莲须、甗实、山药之类，或桑螵、菟丝子等分，泽泻絀半，蜜丸服，後以六味丸合聚精丸调补之。冷淋者，寒气客於下焦，水道不宣，满於胞内，淋涩而白，先发寒栗，而後便数成淋，宜金匱肾气丸加鹿茸、砵香，戴氏云：进冷剂愈甚者，此是冷淋，牛膝半紫煎汤，加麝少许，下八味丸，冷淋淋小便闭涩，数起不通，窍中苦痛，憎寒凛凛，或因烦渴饮水过多，水积胞中不行，生附子散，不应，用糖萎瞿麦汤。热淋者，心肺蕴热，不能滋其化源，小便赤涩如血而少，烦渴引饮者，导赤散加黄芩，躁热不渴者，滋肾丸，或淡竹叶煎汤调辰砂益元散。凡人服金石大毒，以助入房，败精流入胞中，及饮食痰积渗入者，则皆成淋，或忍精不泄，停凝作痛而致淋者，木通、车

前、牛膝、泽泻、茯苓、滑石、甘草，或汤或丸俱效，有膏粱太过，食积成痰，流注为淋，宜尿浸山查、川连、丹、皮海石、玄明粉之类。小便艰涩如淋，短而不作痛者，虚也，六味丸加鹿茸、肉苁蓉，如茎中不痛而痒者，此属精虚，八味丸。小便淋漓，茎中痛不可忍，相引亘下痛，叁苓琥珀散。有服五苓散不效，用生料鹿茸丸却愈，此皆下元虚冷之故。胞 小便淋漓涩痛，肾虚膀胱积热也，肾沥汤。胞不得小便，小腹痛，若沃以汤，则小便虽涩而略通者，此膀胱虚寒也，茯苓丸，虚寒甚者，巴戟丸。老人精气已衰，犹不绝欲，小便淋漓，小腹胀闭而牵引谷道，或溺血梗痛，肾气丸加牛膝。热璫成淋，茎中痛，五苓散絳桂大半，加滑石、木通、生甘草梢。口苦咽乾，小便赤涩，或欲成淋，清心莲子饮。伏暑成淋，五苓和益元散，虚人，生脉散，不时服之。小便自清，後有几点血者，五苓散加牛膝、熟地、紫菀。有因怒而致淋者，非青皮、硃香、山梔、木通不能已也。有因思虑成淋者，归脾汤和五苓散并进。汗多而小便痛，暑月常有之，盛暑冷饮既多，上停为饮，外发为汗，津液不通，小肠闭塞，五苓散加人参、甘草，名春泽汤，最为合剂。老人气虚下陷成淋者，补中益气加木通、泽泻，以升麻、柴胡升九地之阴，木通、泽泻降九天之籊，服之殊验。心脾血虚，归脾汤、辰砂妙香散选用。淡秋石治血淋茎中热痛，降火最捷，但元气下陷，小便多者禁用。血淋服诸药不效，一味薏苡根捣汁服之。血淋每日用黄茧丝二紮，煮汤饮之，七日必效，留丝 s 性，蜜丸服之，并主妇人血崩，又生鸡子黄，每日清晨沸汤调服二枚，血自清。牛膝三紮，煮成，入麝少许顿服，名地髓汤，此治血淋要剂，但淋久不止，元气下陷者，又为切禁，且虚人能损胃气，及崩淋下血不止者，皆不宜服，以其滑精故也。朴硝雪白者，治痛淋殊效，每服二钱，血淋，用冷水下，气淋，木通汤下，石淋，炒研用温水下。石膏火 同琥珀滑石，乃石淋之要药，然须质壮初起者宜之。老人绝欲太早成淋，生 豆水浸，搗汁服之，然不若淡秋石搗水饮之，其效如神，一切淋浊属实热者，应手获效，稍涉阴虚，甚於砒鸩，不可不慎。

(诊〔少阴脉数，妇人则阴中生疮，男子则气淋，盛大而实者生，虚小而涩者死。

薛立斋治一人，素膏粱，小便赤数，口乾，吐痰稠黏，右寸关数而有力，此脾肺积热移於膀胱，先用黄芩清肺饮清理脾肺，次用滋肾丸、六味丸以滋肾水而安。

又治一儒者，发热饮水不绝，每如厕，小便涩痛，大便牵痛，此精竭复耗所致，用补中益气送都儼闔而安。

石顽治内阁文湛持，夏月热淋，医用香薷饮、益元散，五日不应，淋涩转甚，反加心烦不寐，乃弟广文彦可，相邀往诊，见其唇赤齿燥，多汗喘促，不时引饮，脉见左手微细，右手虚数，知为热伤元气之候，遂疏生脉散方，频进代茶，至夜稍安，明日复苦澀便涩数，然其脉已向和，仍用前方不时煎服，调理五日而痊。

又治太吏沈韩倬，患膏淋，小便频数，昼夜百馀次，昼则滴沥不通，时如欲解，痛如火烧，夜虽频进，而所解倍当，澀中如脂如涕者甚多，先曾服清热利水药半月馀，其势转剧，面色痿黄，饮食艰进，延石顽诊之，脉得弦细而数，紫尺按之益坚，而右关涩大少力，此肾水素亏，加以劳心思虑，肝木乘脾所致，法当先实中土，便能堤水，则阴火不致下溜，清籛得以上升，气化通而疼涩神矣，或云：邪火亢璫，反用参、补之，得无助长之患乎，曷知阴火乘虚下陷，非开提清籛不应，譬诸水注，塞其上孔，倾之涓滴不出，所谓病在下，取之上，若用清热利水，则气愈陷，精愈脱，而溺愈不通矣，遂疏补中益气方，用人参三钱，服二剂，痛虽稍絀，而病者求其速效，或进四苓散加知母、门冬、沙参、花粉，甫一服，彻夜痛楚倍甚，於是专服补中益气，兼六味丸，用紫河车熬膏代蜜调理，补中原方，服至五十剂，参尽斤馀而安。

小便不禁(小便频数遗溺)

王节斋曰：小便不禁，或频数，古方多以为寒，而用温涩之药，殊不知阴虚属热者多，盖火邪妄动，水不得甯，故不能禁而频数也，是以老年人多频数者，是膀胱血少，籛火偏旺也，治法宜滋肾水真阴，补膀胱津液为主，而，佐以收涩之剂，六味丸加麦冬、五味之类，不可用温药也。

戴氏云：小便多者，乃下元虚冷，肾不摄水，以致渗泄，宜八味丸、生料鹿茸丸，若小便常急偏数，虽多而所出常少，放了复急，不涩痛，却非淋证，亦有小便毕，少顷将谓已尽，忽再出些少者，多因从忍尿行房事而然，宜生料五苓散加阿襟，吞加絀八味丸。小便不禁而淋漓涩痛者，此真籛不固而下渗也，固稷丸，不应，用加絀桑螵散，昼甚者，为籛虚，补中益气加熟附子，夜甚者，为阴虚，八味丸。稷气不足，小便频数，昼甚於夜者，缩泉丸。或时清利过多，或时频数赤涩者，旧用分清饮，多不应，改用加絀八味丸效，若夜起小便多者，八味丸加五味子。数而少为实热，宜渗之，五苓絀桂加滑石、甘草。数而色黄，虚热也，宜滋阴六味丸。数而多，色白体羸，为真籛虚，升气少而降气多，须补右肾相火，八味丸加补骨脂、鹿茸。病後服苦寒泄利药太过，小水不禁，或如稠泔色者，加絀八

味丸。小便频数，劳而益甚者，属脾气虚弱，补中益气汤加山药、五味，若小便涩滞，补之益甚者，乃膀胱热结也，赤芍、赤茯苓、黑山栀、生甘草、木通、滑石、淡竹叶，目白睛黄，加茵陈，有血，加当归、延胡索，脉滑数盛，加大黄二钱，芒硝一钱，大便通，小便亦利也，其脾肺气燥不能化生者，黄芩清肺饮，膀胱阴虚无以生者，滋肾丸，肾与膀胱俱虚，或肺气不化，水泉涩数者，六味丸加麦冬、五味。若小便涩滞，或茎中痛，属肝肾湿热，龙胆泻肝汤。

(遗溺(经云：督脉生病为遗溺，肝所生病为遗溺，膀胱不约为遗溺，仲景云：下焦不归则遗溺，天寒则理闭，气湿不行，水下流於膀胱，则为溺与气，故多溺而寒也，至於不禁，虚寒甚，非八味丸、固稷丸，加絳桑螵散不效，然亦有热客肾部而遗尿者，经曰：淫气遗溺，聚在肾，此系热证，其证发热作渴，或时闭涩，或时自遗，或阴挺不能约制，午前小剂补中益气加黑山栀，午後大剂生料六味丸加五味子，常服自效。夏月暑病遗尿者，白虎加人参汤，一服即应。有先因病淋，服利药太多，致溺不禁者，补中益气少佐熟附子。有所伤损，污血蓄於胞中，亦令遗失。鹿角屑炙黄为末，和桃仁泥等分，酒调三钱。咳而遗溺属膀胱，茯苓甘草汤，不应，五苓散。小儿胎中受冷遗尿，一味补骨脂炒研，临卧红酒调服，即不遗。孕妇及产後遗尿，见妇人门。

石顽治絳兴闵少江，年高体丰，患胞一十三年，历治罔效，一日偶述其证於张涵高，涵高曰：此病隐曲难明，非请正於石顽张子，不能测识也，少江素忝交知，因是延余，备陈所患，凡遇劳心嗔恚，或饮食失宜，则小便频数，滴沥涩痛不已，至夜略得交睫，溺即渗漉而遗，觉则阻滞如前，十三年来，服人参、鹿茸、紫河车无算，然皆平稳无碍，独犯牡丹、白术，即胀痛不禁，五犯五剧，究竟此属何疾，余曰：病名胞，惟见之於内经，其他方书不载，是以医不加察，并未闻其病名，此皆膏粱积热於上，作强伤精於下，湿热乘虚，结聚於膀胱之内胞也，素问云：胞者，小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於小便，上为清涕，详此节经文，则知膀胱虚滞，能上吸肺气，肺气不清，不能下通水道，所以涩滞不利，得汤热之助，则小便涩涩微通，其气循经蒸发，肺气暂开，则清涕得以上泄也，因举肾沥汤方，服之其效颇捷，但原其不得甯寢，寢则遗溺，知肝虚火扰，而致魂梦不甯，兪鹤失职，所以服牡丹疏肝之药则胀者，不胜其气之窜，以击动阴火也，服白术补脾之药亦胀者，不胜其味之浊，以壅滞湿热也，服人参、鹿茸、河车温补之药，平稳无碍者，虚能受热，但补而不切於治也，更拟加絳桑螵散，用羊肾汤泛丸服，庶有

合於病情，然八秩年高，犹恃体丰，不远房室，药虽中定，难保前证不复也。

又治徽友黄元吉，年六十馀，因丧明蓄妾，而患小便淋涩，春间因颠仆昏愤遗尿，此後遂不时遗溺，或发或止，至一籊後，其证大剧，昼日苦於溺涩不通，非坐於热汤，则涓滴不出，交睫便遗之不禁，因求治於石顽，其脉或时虚大，或时细数，而左关尺必显弦象，此肾气大亏，而为下脱之兆也，乃与地黄饮子数服，溺涩稍可，遗亦少间，後与八味丸去丹皮、泽泻，加鹿茸、五味、巴戟、远志，调理而痊。

又治陕客亢仁轩，年壮色苍，体丰善，患胞十馀年，诸省名医，俱药之不应，亦未有识其病名者，癸丑夏，泊絳求治，其脉软大而涩涩不调，不时蹲踞於地，以手揉其茎囊则洩从谷道点滴而渗，必以热汤沃之始得稍通，寐则有时而遗，其最苦者，中有结块如橘核之状，外红丝，内包黄水，杂於脂膩之中，与向所治高参议田孟先无异，此因恣饮不禁，酒湿乘虚袭入髓窍，故有是患，因令坚戒烟草火酒，湿面椒蒜，糟醋鸡豕，炙傑 > 与半夏、茯苓、猪苓、泽泻、犀角、竹茹作汤，四剂不应，省其故，以西北人惯食等味，不能戒口，所以不效，乃令其坚守勿犯，方与调治，仍用前药四剂，势殊二三，次与肾沥汤加数服，水道遂通，洩亦不痛，但觉食不甘美，後以补中益气加车前、木通，调之而安，此与高参议田孟先证虽同而治稍异，高则因远游，恣乐妓馆致病，故用肾沥汤、加絳八味丸收功，田由阴虚多火，故用肾沥汤、生脉散合六味丸收功，若分清渗水伤精之味，咸为切禁，此则肥盛冬湿，故先与清胃豁痰之药，然後理肾调脾，为治不得不异耳。

又治御前侍卫金汉光，年逾花甲，初夏误饮新酒致病，前有淋漓涩痛，後有四痔肿突，此阴虚热陷膀胱也，先与导赤散，次进补中益气，势渐向安，惟庭孔涩痛未除，或令服益元散三服，遂致遗溺不能自主，投剂不应，直至新秋，脉渐弱，因采肾沥之义，以羯羊肾制补骨脂，羊糞制菟丝子，浓煎桑根皮汁制螺，甫进三日，得终夜安寝，涓滴靡遗矣。

小便黄赤

内经曰：诸病水液浑浊，皆属於热，夫小便黄赤有四，一属肝热，经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是也，二属胃热，经曰：胃足籊明之脉，气盛则身已前皆热，消谷善饥，溺色黄是也，三属肺虚，经曰：肺手太阴之脉，气虚则肩背痛，寒则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是也，四属肾虚，经曰：冬脉者肾也，冬脉不及，则令人萌中清，脊中痛，少腹

满，小便变是也。汗多而小便赤涩，夏月多有此证，盛暑汗既多，膀胱闭涩，则水不流下，四君子合五苓散，或五苓合生脉，或生脉合保元，或消暑丸、清燥汤选用。有小便赤短，体倦食少，缺盆痛，此脾肺肾俱虚也，补中益气下六味丸，滋其化源自愈，误用渗利必危，已经分利，或病後有此，属脾肺气虚，不能施化，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尺脉数大，阴火上炎，而小便赤少者，六味丸加麦冬、五味。肝热者，频欲解而赤涩梗痛，时觉凛凛，或发寒热，六味丸多加牛膝，脉盛气实者，龙荟丸。胃热者，口中乾淡引饮，肌肤壮热，竹叶石膏汤。膀胱热甚者，滋肾丸。

遗精

经曰：嗜惕思虑则伤神，神伤则恐惧流淫而不止。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

五藏主藏精者也，伤则失守，谓一藏之真不得其正，则一藏之病作矣，厥气客於阴器，则梦接内，厥阴主筋，故诸筋统系於肝也，肾为阴，主藏精，肝为筋，主疏泄，故肾之阴虚，则精不藏，肝之筋强，则气不固，若遇阴邪客於其窍，与所强之筋相感，则精脱而成梦矣，所谓筋强者，乃肝藏所寄之相火强耳，故治以肾肝为主，亦有不在肾肝，而在心肺脾胃之不足者，然必传於肾肝而後精方走也，治法若从他藏而起，则以初感病者为本，肾肝聚病者为标，若由肾肝二藏自得者，独治肾肝，阴筋离决，水火不交通者，则既济之，阴筋不相抱负者，则调和之，筋虚者补其气，阴虚者补其血，筋强者泻其火，有正治反治，从少从多，随其攸利。梦与人交接为梦遗，相火之强为患，不因梦感而自遗者，为精滑，心肾之伤居多。因思想无穷，所愿不得而为白淫者，治法有五，神气浮游，宜补中益气汤加菖蒲，下朱砂安神丸，思久成痰，迷於心窍，宜先服四七汤以豁其痰，後用猪苓丸、威喜丸调之，思想伤阴，八味丸去附子，加酒黄柏以滋养之，用心太过，心不摄肾以致失精者，远志丸，因思欲不遂，则耳闻目见，其精即出，名曰白淫，辰砂妙香散。色欲过度，下元虚惫，滑泄不禁，六味丸加鹿茸、五味、龙骨。失精梦泄，亦有因郁火而得，故壮年火盛，多有流溢者，若以虚冷用热剂，则精愈失，滋肾丸加生地、茯神、枣仁、菖蒲。梦遗为肝热胆寒，以肝热则火淫於名，魂不内守，故多淫梦失精，或时心悸，肥人多此，宜清肝，不必补肾，温胆汤加人参、茯神、枣仁、莲肉。遗精腰疼，六味丸加杜仲、五味、菟丝、苁蓉，中年已後，还少丹。精气不足，吸吸短气，遗精盗汗，济生鹿茸丸。丧太过，滑泄不禁，兼心脾气虚，饮食少进者，金锁玉关丸加参、。脾肾俱虚，败精失道，精滑不固者，九龙

丹去当归、加、五味，然不若萃仙丸尤妙，所谓败精失道者，非败精不泄而有所蓄滞也，以精窍屡开，不能闭密，失其常度而流溢不止，故宜止涩之剂。小便过多，而便後有滑精者，补中益气汤下缩泉丸，痛而小便频数者，禁用缩泉，以益智壮火，乌药耗气，非阴虚多火人所宜。遗精茎中痒而水道不禁，是籛虚有火，加絳八味丸。脾虚不能堤水，水亏不能制火者，聚精丸加参、术、薏实、莲须、五味，常服有效。大抵梦遗多是阴虚火气用事，苟非瓊系籛虚，桂、附、鹿茸等助籛之药，慎勿轻用，非瓊系气虚，参、术、远志辈益气之味，不可漫施，试观梦遗，必在黎明籛气发动之时，其为阴虚籛扰可知矣。凡身有热而脉洪滑，皆因於热，犀角、山梔、麦冬、茯神、竹叶、木通、猪苓、生地、莲肉。凡属郁滞积热等证，贵在疏泄，医者不知，但用固涩，反增其疾矣，宜滋肾丸、猪苓丸清利之，肥盛之人遗浊，滚痰丸下之最妙。脾胃湿热之人，及饮食厚味太过，与酒客辈痰火为殃，多致不梦而遗泄，宜二陈、二术，加厚朴、黄柏、升、柴，使清升浊降，脾胃健，而遗滑止矣。仲景治失精梦交，少腹弦急，脉虚迟，或颯动微紧，用桂枝龙骨牡蛎汤，及手足烦热，咽乾口燥，或悸或衄，此籛上升而不降，阴独居内而为梦，用小建中汤和之，此世俗所昧也。

陆丽京曰：遗精之源有三，有 丧太过，肾气不藏，无梦而遗者，当益精以壮火，如鹿茸丸、安肾丸、聚精丸、九龙丹、金锁玉关丸之类，有劳心太过，心肾不交，酣卧而遗者，当实土以堤水，如归脾汤、妙香散、远志丸，补中益气汤、朱砂安神丸之类，有思想无穷，所愿不得，妄梦而遗者，当泻火以盛水，如滋肾丸、威喜丸、本事猪苓丸、清心莲子饮之类，三者其源各殊，若当清利而反补涩，滋患愈甚，当补涩而反清利，籛气愈微，当升补而反滋阴，元气愈陷，不可不求其故，而为施治也。

丹溪治一人二十馀岁，攻举子业，四鼓犹未就枕，於卧间，玉茎但着被与股便梦交接脱精，饮食日絀，倦怠少气，此用心太过，二火俱起，夜不得睡，血不归肝，肾水不足，火乘阴虚，入客下焦，鼓其精房，则精不得聚藏而欲走，因玉茎着物，犹厥气客之，故作接内之梦，於是上则补心安神，中则调理脾胃，升举其籛，下则益精生阴固籛，不三月而祛。

沈朗仲治王雨泉，，壮年气弱，溺後精水淋漓不断，服六味丸不应，易八味丸，反加涩痛，紫尺脉数而气口虚大，此土虚不能堤水也，与补中益气加麦冬、五味，十剂而痊。

宗伯学士韩慕庐三公郎祖昭，素禀清，宿有精滑不禁之恙，邀石

顽诊之，脉得微弦而数，尺中略有不续之象，此不但肾气不充，抑且气秘不调，愈不能司封藏之令耳，为疏六味丸去泽泻加鱧襟、五味，略兼砒香於补中寓宣，法虽如此，但久滑窍疏，难期速应，毋怪药之不力也。

赤浊白浊(白淫、筋疝)

浊之为证，茎中热痛，如火灼刀割，溲溺自清，惟窍端时流秽浊如脓，淋漓不断，初与溲溺不相混滥，时医不知其故，多以利水之剂，杂投不已，因而增剧者，往往有之，盖由败积瘀腐者十中六七，由湿热下注与脾虚下陷者，十常三四，必先补中气，兼升举之，而後分其藏府气血，赤白虚实以治，与夫他邪所伤者，固在泻热补虚，设肾气虚甚，或火热亢璫者，则不宜纯用寒凉，必反佐治之，在瞽人观变耳，色白如泔，或如腐花腐浆，而马口不乾结者为湿，色黄赤而马口乾靨者为火，此皆为浊，胃中湿热下流也，又浊而清者为湿，痛者湿兼热也，有溺时结块阻滞作痛，块中内蓄水泡者，此必醉酒使内，酒湿乘虚袭入精窍也。黏膩如襟，或心动辄遗，或溺後遗下者，皆精病，与浊无干。肥人白浊白带，多是胃中湿热，浊痰下流，渗入膀胱，谓之便浊，与肾绝不相干，虽溺後便出浊块，却不牵膩，用二陈加川、泽泻、姜汁炒黄柏，浊物中有水泡者，二陈倍半夏加猪苓、泽泻、滑石、麝香、赤小豆、竹沥、姜汁之类，赤者，去半夏加琥珀、延胡索、赤芍药、椿根皮，若肾虚淫火易动，精离其位而成精浊者，其精牵膩如膏，虽不便溺，亦常有之，用九龙丹收摄之，若忍精不泄，流入窍隧而患白浊，用五苓散，赤浊，用猪苓汤，并加麝少许，小便频数，茎中痛，调下益元散，赤者，少加朱砂，昼甚者，属上焦燥热，气化不行，益智、乌药，皆不可用，宜清心莲子饮，虚者，妙香散二方选用。

心经伏暑而赤浊者，五苓散絳桂合生脉散。肥人湿痰成浊，二陈加二术、黄柏、神曲。黑瘦人脉洪数，五心烦热，颊赤唇乾，小便赤浊，龙胆泻肝汤。曾见白浊人，服凉药不效，一味生白果即愈者，以其专祛湿浊污垢故也。脾虚下陷者，补中益气加半夏、茯苓。有小便如常，放流浊物，紫尺脉砒弱，足膝痿弱，白浊频数，凝白如油，光彩不定，纏脚澄下如膏糊，六味丸加、麦冬。茎中大痛，便赤口渴，脉来滑数者，宜与清热利水，津液自行，四苓散加生地、麦冬、苓、栀、知、柏之类，丹方，治白浊，用枸杞一钱五分，菟丝、车前、韭子各一钱，莲子去心二十一粒，入kc猪尿糞内，煮一伏时，加蕊嚙汁，并食猪糞、莲子，连服二三次效。

白淫者，一时流放白水，火郁故也，加味逍遥散。小腹急痛，便溺失

精，洩出白液，桂枝加龙骨牡蛎汤，脾风传肾，小腹痛，X白液，名曰蛊，左传以丧志名为蛊病，乃真元不守也，当归内补建中汤加黄。

筋疝者，茎中作痛，筋急缩，或作痒，或肿，或筋缓不收，白物如精，随溺而下，此肾不虚，而肝经湿热火旺也，龙胆泻肝汤。

(诊(浊证脉大而涩，按之无力，或微细，或碜紧而涩为虚，动滑为实，尺脉虚浮急疾者，皆难治，迟者易治。

前阴诸疾(阴缩、阴纵、阴痿、阴冷、阴肿痛、阴中痒(

前阴所过之脉有二，一曰肝脉，二曰督脉，经云：足厥阴之脉，入毛中，过阴器，抵少腹，是肝脉之所过也，又云：督脉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系廷孔，循阴器，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督脉之所过也。

(阴缩阴纵(经曰：足厥阴之筋，伤於寒则阴缩入，伤於热则挺纵不收，治在行水清阴器。阴缩，谓前阴受寒入腹内也，本虚，四逆汤加人参、肉桂，挟表邪发热，黄建中加熟附三五分，挟食，枳实理中汤加熟附五七分，发热面赤戴箪，稍加黄连三四分。阴纵者，谓前阴受热，挺纵不收也，小柴胡汤加酒黄柏，湿热，龙胆泻肝汤。强中有肝火盛强，有金石性发，其证茎盛不衰，精出不止，多发消渴痲疽，若因下焦伏火，宜用知母、生地、麦冬、黄芩、黑参、甜桔梗、黄连、塘菱根、地骨皮、石膏、生甘草、大豆、猪肾之类，以解毒为主，若因肾虚肝热，宜用熟地、龟版、丹皮、茯苓、黑参、沙参、天冬、麦冬、泽泻、五味之类，以补阴为主。夏子由奇方，治玉茎长硬不痿，精出，捏之则脆痒如刺，方用补骨脂、家韭子各一掬为末，每服三钱，水煎日三。

阴痿，当责之精衰，丧太过所致，经云：足厥阴之经，伤於内则不起是也，仲景八味丸特妙，甚者，加人参、鹿茸，或加巴戟、苁蓉、锁籐、枸杞，然亦有火郁火甚而致痿者，经云：壮火食气，譬人在夏暑而倦怠，遇冬寒而坚强，予尝治肾经郁火，令服滋肾丸而效，故须审察，不可偏认火衰也。薛立斋元：按阴茎属肝之经络，若因肝经湿热而患者，用龙胆泻肝汤，以清肝火，导湿热，若因肝经燥热而患者，用六味丸，以滋肾水，养肝血，而痿自起。阴痿弱而紫丸冷，阴汗如水，小便後有馀滴甄气，尻臀并前阴冷，恶寒而喜热，膝亦冷，此肝经湿热，宜龙胆泻肝汤、柴胡胜湿汤选用。肾脉强盛，右尺尤甚，此相火盛而反痿，宜滋肾丸、六味丸。

妇人阴冷，肥盛者，多是湿痰下流所致，二陈加二术、羌、防。男子外肾冷，紫脾枢阴汗，前阴痿弱，阴囊湿痒甄气，柴胡胜湿汤。

阴肿痛，乃风热客於阴经，肾虚不能宣散而肿，发歇疼痛，宜桂枝汤加羌、防、荆芥、当归、细辛、通草，但肿而不痛者，是湿热，防己茯苓汤加羌活、泽泻，但痛而不肿者，瘀积火滞，舒筋三圣散加归尾、赤芍、生甘草梢。妇人产後受风，多有此证，芎、归、羌、防、荆芥、乳香、没药，煎汤薰洗之。

阴中痒，亦是肝家湿热，小柴胡汤下滋肾丸，瘦人燥痒属阴虚，六味丸三钱，滋肾丸一钱和服，外用蛇床子煎汤洗之。丹方，治妇人阴痒，甘蔗查烧灰，入冰片擦之立止。尺脉数，妇人阴中生疮，下部久之有虫，用猪肝煮熟，切长条，粤鹤虱末。（即天名精子〔纳阴中，引虫出，乃杀虫要药。妇人瘕聚，阴中肿痛不可忍，有物如茄突出，与男子之疝无异，因湿热者，柴胡清肝散，龙胆泻肝汤选用，外以枳实切碎炒热，帛包熨之，冷再易，但是阴痛俱效。

疝

经云：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从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後为冲疝。邪客厥阴之络，则卒疝。厥阴之阴盛，脉胀不通，为瘕疝。肝所生病为狐疝。肾脉大急磬，肝脉大急磬，皆为疝。心疝，心痛引少腹，上下无定，溲便难者，取厥阴。

金匱云：腹痛，脉弦而紧，弦则卫气不行，即恶寒，紧则不欲食，邪正相搏，即为寒疝，寒疝绕脐痛，若发则自汗出，手足厥冷，其脉磬紧者，大乌头煎主之。

寒疝绕脐痛，其脉箠弦阴紧，箠弦，故卫气不行而恶寒，阴紧，故胃中寒盛不杀谷，今寒入营中，与卫相搏，则绕脐腹痛，自汗出，手足厥冷，箠微阴盛，其候危矣，故用乌头之温，合密之甘，入胃以建其中，而缓其痛，便营中之箠旺，则卫中之邪自不能留，亦不使虚寒自下上之微旨也。

寒疝，腹中痛，及亶痛 急者，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

寒积迫於厥阴冲脉，故用当归以通冲脉之急，生姜以散中外之寒，羊肉以补精血之虚也。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诸药不能治，抵当乌头桂枝汤主之。

腹中痛，乃少阴与任脉寒证，逆冷手足不仁，身疼痛，营卫之气亦不调矣，灸刺诸药不效者，邪不在经而在肾与任脉也，故用乌头蜜煎以温少阴任脉之经，合桂枝以调营卫之气，方後有云：知者如醉状，营卫得温而气行也，得吐者为中病，箠气内复，则阴邪无容息之地而上出矣。

巢氏所叙厥疝症疝，寒疝气疝，盘疝 疝狼疝，戴人又立寒疝水疝，

筋疝血疝，气疝狐疝，疝之名各七，然皆谬立多名，殊非切要，大抵疝之为证，受热则缓纵不收，受寒则牵引作痛，受湿则肿胀累垂，虚者亦然，三者之间，分其孰多孰少，而为施治，在血分者不移，在气分者多动，往往有左丸偏胀而移於右丸者，亦有右丸偏胀而移於左丸者，皆是气分之病，若积年痛发，不胀大而不能动移者，方是血分之病，屡发屡更其处者，当是厥阴风木为患，肿疝而不其痛者，当是太阴湿土为患，又上引者，宜用桂枝、絳茱萸、茴香等辛热治之，下坠者，宜用川楝、黄柏、苍术、香附苦燥治之，又痛处热而不欲人按者，湿热也，痛处寒而喜人按摩者，寒积也，以此明辨，万无差误矣。丹溪云：辜丸连小腹急痛，或有形，或无形，或有声，或无声，皆以为经络有寒，收引则痛，不知始於湿热壅遏在经，又感外寒，湿热被郁，不得疏散，故作痛，若只作寒论，恐为未备，盖大劳则火起於筋，醉饱火起於胃，房劳火起於肾，大怒火起於肝，火郁之久，湿气便盛，浊液凝聚，并入血隧，流入厥阴，肝性急速，为寒所束，宜其痛甚，当用枳实、桃仁、山梔、絳茱萸、山查、生姜，湿胜成倍疝，加窝枝核，痛甚，加盐炒大茴香，痛处可按者，加桂，此亦前人未备之旨也。古方治疝，多用温剂，丹溪独用凉剂，然更有寒热兼施者，如乌头栀子汤治疝瘕少腹缓急，痛处按之则絀，因其人素有湿热，外束寒邪，故用黑山梔、川乌头等分为末，姜汁糊丸，川乌治外束之寒，栀子治内郁之热，殊有奇效，元气衰弱者，加人参、白术，佐以木香、砂仁。脐下撮急，周身皆痛，小便数而清，诸脉洪缓，独肾脉弦急无力，此邪客於肾，名曰：肾疝，酒煮当归丸，凡疝气带下，皆厥阴风木之病，全蝎治风之要药，川楝、茴香皆入小肠，当归、延胡活血止痛，疝气带下，皆寒邪积聚於小肠，总郁化为热，非附子不能开之，丁香、木香为引导也，若有瘀血结滞作痛，又当以桃仁、赤芍导之。

冲疝者，气上冲心下，二便不通，乃寒湿之邪，固结於内，郁积为热，加以客寒触之而发，天台乌药散加铁锈水调服，甚则禹功散加炮姜、枳实、青皮下之，。冲疝岁久不除，渐成冲心疝气，证与蛊胀无异，误用攻伐，胀必转剧，惟辛温健脾，庶为合宜，然亦取效良难，至於调理，尤宜详慎，每见食填中，浊阴之气上逆，顷刻告变，业尝见之，此与冲心脚气不殊也。

狐疝者，卧则入腹，立则出腹，仲景云：阴狐疝气，偏有大小，时时上下，蜘蛛散主之，若寒束热邪，疝瘕攻痛，酒煮当归丸。

倍疝者，少腹控卵，肿急绞痛，璣枢刺节篇所谓去爪是也，辜囊肿大，如斗如栲，甚者与身齐等，而不作痛，中藏秽液甚多，此湿邪

也，最为难治，但觉微痛者可治，桂苓丸加苍术、厚朴、黄柏、川乌。

水疝，肾囊肿痛，阴汗如流，囊如水晶，小腹内按之作声，得之饮酒使内，更感风寒，湿留囊中所致，五苓散换苍术，加楝实柏皮。

木肾，则阴丸肿大作痛，顽结硬，皆嗜欲内戕，肾经虚惫，湿热凝滞其间，故顽结硬，肿大作痛，二妙散加肉桂、绿萼英、半夏、枳实、生姜。荆芥穗一掬，朴硝、萝卜各二掬，C茎煎汤淋洗。

厥疝者，厥气上冲心腹，肝经素有火邪，加以寒气外郁，宝鉴当归四逆汤，若阴疝牵引小腹痛，房劳痛不可忍者，此肝经素虚挟热，而外挟风寒也，乌头栀子汤，加G三茎，煎成入红酒调服，痛定，用八味丸加茴香。

瘕疝，脾传之肾，少腹h出白，即巢氏之症疝，子和之筋疝也，丹溪所谓内郁湿热者，与此疝相似，龙胆泻肝汤去生地，加橘核、桃仁、绿萼英。

偏坠初起，香橘散加穿山甲，或穿山甲、茴香二味为末，酒调下，乾物压之，患久药之不效，或一核缩入少腹，痛不可忍，用手按捺，方得还旧者，木香楝子散，外用牡蛎灰、良姜等分为末，唾津调涂肿大一边，须臾如火热，痛即穴。阴虚偏坠，一味败龟版为末，茴香汤或温酒调服，不应，风入厥阴也，加醋炒蝎梢三分，小肠气者，小肠经为病，小腹引睾丸连腰脊而痛，盖小肠虚则风冷乘间而入，厥而上冲肝脉，控引睾丸，上而不下，痛冲心肺，病名控辜，天台乌药散。小肠气，及肾虚腰痛者，喝起丸。若湿热内郁，小便不通，为膀胱实热，加味通心散。

膀胱气者，膀胱经为病，小腹胀痛，不得小便是也，宜五苓散加川楝子、B茴香，煎成入盐少许，热服。疝因食积为患者，必因饮食而发，痛处有块梗起，宜立效散。疝因瘀血为患者，必因奔驰受寒而发，痛处手不可拊，按之刺痛如锥，宜酒煮当归丸去丁香加桃仁。疝因风与湿热而发者，必连阴囊肿痛，九味蟠瓷C疝急作痛者，用黄柏酒炒为加，醋炒青皮、延胡索、益智、桃仁为臣，苍术、香附、茴香俱盐水炒为佐，附子、甘草为使，研末作汤，服後一痛过，更不再作。七疝痛不可忍，灸大敦穴，穴在足大拇指聚毛处，去甲一韭叶，灸七壮，属厥阴井也，须用厚蒜瓣衬，不可贴肉，贴肉则伤指甲。一种因肺气不化，膀胱为热邪所滞，而小便不通，小腹与辜胀痛，一味沙参，大剂煎服，肺气化而小便通，一服即愈，但小便不闭者不可服。寒疝用茴香一斤，生姜二斤，捣绞自然汁浸一夜，收尽，入青盐二掬，炒燥为末，酒丸，空心酒或U二钱，小肠疝气，

用四制香附、盐炒茴香等分为末，空心酒下三钱，妇人阴肿坚硬，青橘皮一斤，炒燥为末，分二分，绢包焙热熨，频频易之。寒疝引急，痛连小腹，及睾丸偏缩者，以胡椒十馀粒为细末，掺黑膏上烘热，贴阴囊片时，其痛即止，若睾丸偏缩者，贴偏小半边，盖缩即寒，而坠则热也。患疝之人，每浴时忍小便不去，入汤揉令肠中和畅，出浴即去小便，使所郁寒湿，乘热发泄，又有疝气入汤，致逼上升者，此奔豚证也，人常有之，而俗医不能辨耳。小儿啼哭不止，动於阴器，结聚不散，则阴核肿大而成疝，用桂枝汤加细辛、当归、木香、蝎尾。小儿啼哭，阴囊肿大，丹方，用全蝎一分，连皮核桃肉十分，蜜丸弹子大，日服一丸，米汤化下屡效。

石顽曰：疝证多用辛散苦降，以解寒热错综之邪，然厥阴一经，内藏龙火，稍涉辛温，如乌头、桂枝、肉桂、茴香之类，每致湿热郁发而为囊痈肿溃者多矣，因为拈出，以警将来。

(诊脉数而弦者，当下其寒，脉紧大而迟者，必心下坚，脉大而紧，箴中有阴也，可下之。脉弦急搏皆疝，弦数宜清热，弦紧宜温经，兼浮宜兼汗，兼实宜兼下，弦细为寒湿，弦濡为湿热也。

交肠

交肠之病，大小便易位而出，或因醉饱，或因大怒，遂致藏气乖乱，不循故道，法当宣吐以开提其气，宜五苓散加木香以探之，肥盛多痰者，二陈汤加枳实、木香以探之，使阑门清利，得司泌别之职则愈矣。

石顽曰：交肠证，虽见於方书，而世罕见，绿石山詹石匠之妇，产後五六日，恶露不行，腹胀喘满，大便从前阴而出，省其故，缘平昔酷嗜烟酒，所产之儿，身软无骨，因而蚤骇，遂患此证，余以芎归汤，加莪术、肉桂、炒黑山查一服，恶露通而二便如常，又陆圣祥之女，方四岁，新秋患血痢，而稀粪出於前阴，作冷热不调食积治，与五苓散服香连丸，二剂而愈，又钱吉甫女，年十三，体肥痰盛，因邻居被盗，发热头痛，呕逆面青，六脉弦促，而便溺易位，此因蚤气乱，痰袭窍端所致也，与四七汤下柘石滚痰丸，开通痰气而安。

肠鸣

内经肠鸣有五，一曰脾虚，经云：脾虚则腹满肠鸣，痛泄食不化，枳实理中汤加木香，二曰中气不足，肠为之苦鸣，六君子汤加木香，三曰邪在大肠，经云：肠中雷鸣，气上冲胸，邪在大肠，半夏泻心汤，四曰土郁，经云：土郁之发，肠鸣而为数後是也，平胃散加半夏、木香、茯苓，五曰热胜，经云：少阴在泉，热淫所胜，病腹中肠鸣，气上冲胸，葶苈木香散。

金匱云：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腹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東垣云：如胃寒泄瀉腸鳴，於升籐除濕湯中加益智、半夏各五分，生姜、大棗和煎。丹溪云：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乃火激動其水也，二陳加礮、連、山梔，不用胃苓湯加絲。肺移寒於腎，為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於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病也，葶芩丸加木香。

腸痛

金匱云：腸痛之為病，其身甲錯，腹支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此為腸內有痈膿，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詳腸痛始發，證未昭著，但以腹之支急，按之如腫，或身有塊壘，便為真候，若腹無積聚，身無熱，洵為磳寒固結，雖下無濟，故用薏苡附子敗醬散，專以破散磳寒為務也，周禹載云：附子辛散以破結，敗醬苦寒以排膿，務令膿化，仍從水道而出，將血病解而氣亦開矣。

腸痛者，少腹腫痞，按之則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

詳上條用薏苡附子則醬散，是主寒沫初搏於腸，未郁為熱，腹濡滿而脈不洪數，身無熱而甲錯如鱗，故當用辛熱以散其結，即內經腎移寒於脾，則為痈膿是也，若痛已成，又非此方所宜，觀次條言脈遲緊，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則知膿未成時，其脈尚帶遲緊，便當下而不可溫矣，下法，用桃核承氣，可不言而喻，至於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夫既曰不可下，而仍用大黃者，何也，蓋痈膿既成於內，不下，毒從何泄，以意逆之，非謂概不可下也，必得排膿破瘀之劑，始為合宜，但戒泛用下藥耳。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脈數而煩熱，邪之徵也，何反無熱耶，脈法有云：無故脈數，必生痛疽，今痛發於內，故無熱，瘀蓄於內，故汗出，初得三四日，毒邪內盛，勢必上蒸，故目赤如鳩眼，至七八日，膿成而滯，未得下泄，故四眦黑，毒勢方張，故默默不欲食，毒邪將化，故漸能食，方用赤小豆令芽出，以通營分之熱毒，當歸以散腸胃之積血，用散不用湯者，取有質之物，以迅掃在下之膿血也，金匱此條，向在狐惑例中，并治腸痛便毒，及下部惡血諸疾。

千金云：卒得腸痛，而不曉其病候，愚醫治之錯則殺人，腸痛之為病，小腹重而強，抑之則痛，小便數似淋，時時汗出，復惡寒，其身

皮皆甲错，腹皮急如肿状，其脉数者，已有脓也。其脉迟紧者，未有脓也，甚者腹胀大，转侧闻水声，或绕脐生疮，或脓从脐中出，或大便出脓血。一羽军官妇病，医脉之，知肠中有脓，下之即愈，何以知之，曰：寸口脉滑而数，滑则为实，数则为热，过则为营，数则为卫，卫数下降，营滑上升，营卫相干，血为浊败，小腹痞坚，小便或涩，或复汗出，或复恶寒，脓已成，设脉迟紧，即为瘀血，血下即愈。

肠痛下血，腹中 h，其始发热恶寒，欲验其证，必小腹满痛，小便淋涩，反侧不便，即为肠痛之藹候，无论已成未成，俱用大黄牡丹汤加犀角急服之，小腹痛，若肿满不食，小便不利，脓壅滞也，用薏苡、丹皮、桃仁、葵仁，煎服以排之，若至反侧作水声，此脓已成熟也，千金托 散下太乙膏，若脓从大便出者，为直肠痛，可治，若从脐中出者，为盘肠痛，多不治，经云：肠痛为病不可蚤，蚤则肠断而死。

脱肛(谷道痒痛)

难经云：出者为虚，肛门之脱，非虚而何，况大肠与肺为表，肺藏蕴热则闭，虚则脱，须升举而补之，慎不可用坠气之药。产育及久痢用力过多，小儿气血未壮，老人气向已衰，故多患此疾，是气虚不能约束禁固也，大剂补中益气汤为主，升麻须用醋煮。泻痢後大肠气虚，肛门脱出，不肿不痛，属气血虚，补中益气加伏龙肝，赤肿有痛，宜兼凉血祛风，加羌、防、芍药，急下重有脓血，加木香、乌梅。大肠热甚而脱，升麻汤加羌、防、苓、连，肠风下血而脱，人参胃风汤。老人虚人，用力过度而脱者，十全大补汤。肠胃燥涩，大便秘结，努挣太过，因而脱肛者，人参固本丸加槐角凉补以润之。有肠头作痒，即腹中有虫，者夫因酒色过度所致，大肠者传道之官，肾者作强之官，盖肾虚则泄母气，肺热则大肠不收，故成脱肛，治法，内服黄连犀角散，外用朴硝煎汤洗之。大肠虚而挟热，肛门红肿，槐花、槐角等分。羊血拌，炙熟为末，以酒送下。大肠受热则赤肿，受寒则白滑，皆能脱出，当审其因证，寒者，以香附、荆芥、胡之，热者，以五倍子、朴硝、白矾煎汤洗之，风热，以荆芥、薄荷、朴硝煎汤洗之。绯赤肿痛，不可用热汤薰洗，尤忌五倍子等酸涩收敛，汤气蒸发，则愈肿愈痛，宜熊胆磨水点之，或田螺去靛，入冰片少许，埋地一宿，化水点之。病劳人脱肛，骨肉相失，声散呕血，箝事不禁，梦寐交侵，呼吸不相从，昼凉夜热者死，唾脓血者亦死，其脉不数而有根蒂，及颊不赤者生。小儿脱肛，鳖头烧灰涂之。谷道痒痛，多因湿热生虫，欲成痔瘻，宜以雄黄入艾绵烧烟薰之。

治谷道虫赤肿，或痒或痛，用杏仁捣作膏敷之，或炒令黄，以绵帛，涂谷道中。外台治下部虫啮，杵桃叶一斛蒸之，令疉热，内小口器中，坐定薰之，虫立死。治肛门肿痛，用木子肉四五枚，研疉细，沸汤泡洗，另用少许涂患处。

痔(漏)

内经曰：因而饱食，筋脉横解，肠为痔，又曰：督脉生病，癰痔，或醉饱入房，精气脱舍，其脉空虚，酒毒乘之，流注於脉，或淫疉而强忍不泄，前阴之气，归於大肠而痔，或以药固精，停留不化，流着篡间，从其所过肛门而为痔也，其证有七，肛边发露肉珠，状如鼠乳，时出脓血，妨於更衣者，曰牡痔，肛边肿痛，生疮突出，肿五六日自溃，出脓血者，曰牝痔，肛边生疮，颗颗发痒而复痛，更衣出清血者，曰脉痔，肠内结核，痛而有血，寒热往来，登溷脱肛者，曰肠痔，因便而清血随下不止者，曰血痔，每遇饮酒发动，疮痛流血，曰酒痔，忧恐郁怒，立见肿痛，大便艰难，强力肛出而不收，曰气痔，各色种种，当审其因而治之，其形有如莲花鸡冠核桃，或如牛乳鸡心鼠乳樱桃之状，或藏肛门之内，或突出於外，久而不祛，变为篡也，溃有血脓，都为热甚，至若溃出黄水，则为湿热矣，久而不愈，血气衰弱，以致穿穴成漏，又无痔而肛门左右，别有一窍，流出脓血者，俱当戒酒远色，少劳茹淡方妙。立斋云：痛二便秘，宜清热凉血润燥疏风，若寒凉损中者，调养脾胃，滋补阴精，若漏而穿臀穿肠者，宜养元气，补阴精，大便秘者，润燥养血，肛门坠下作痛，泻火除湿，或作痒者，祛风胜湿，肿痛小便不涩，泻肝导湿，若疝与痔俱患，用六味丸、补中益气并进。痔证之方不一，东垣虽分湿热风燥四治，大都不离荡涤瘀热之药，如皮、皂角、槟榔、大黄、桃仁之类在所必用，兼风毒则加羌、防、升、柴，甚则麻黄、消膜均兼燥气则加秦芎、当归、黄，湿胜则加苍术、黄柏、泽泻、茯苓，兼热甚则加芩、连、郁李、生地，脓血则加甲片、归尾，酒痔则加葛根、赤小豆、地、芍、苓、半，气痔则加枳、橘、木香、紫苏，食积则加黄连、枳实、面、蘖，痛疉则加乳、没，血多则加发灰，气虚则加参，血虚则加襟、艾，不必拘执古方也，惟血痔诸药不应，石煤、槐花，空心乌梅汤服神效。陈毓仁云：诸痔欲断其根，必须枯药，当实其窍，必戒房劳百日方妙，凡治内痔，先用通利药，荡涤腑府，後以唤痔散填入肛门，其痔即出，欲用枯痔散，先以护痔膏围护四边好肉，然後上之，上枯药後，色黑坚硬裂缝，则以落痔汤洗之，脱落后乳窍不收者，以生肌散掺之，至於穿肠久漏者，另有胡连追毒丸、黄连闭管丸主之，诸痔及五癭六瘤，凡蒂小而头大者，

俱用煮线方治之。洗痔法，用生蚌劈开取水点，即用煮汤薰洗效。
痔 赤肿痛，以真熊胆研水点之，肿痛自消。点痔，用大蛭螺一个挑去壳，入麝香、冰片少许，过一宿，化水点之，又法，用大蜗牛一个去壳，生银杏肉一枚，同研烂，入冰片半分研匀，点上即收。
(漏(经云：陷脉为募，留连肉髓，因疮穿脓汁不尽，复感七情四气而成，近则常淡红，或微肿，或小核，久则上而槁白，内而黑烂，淫虫恶臭生焉，治法宜补气生血，外以黑附子为末，唾津和作饼如钱厚，以艾灸之，随漏大小作炷，但灸微热，不可使痛，乾则易，困倦则止，来日再灸，直至内平为效，仍须补药常服。丹方治痔漏，以积年琉璃洗净油腻，火 以红酒服四钱，不过七日，其管自去。丹方，以鳔襟一味，炒研为散，日用一钱匙，砂糖调服，服夕痔自枯落，一法，以降药纸条拈进，黑膏掩之自脱，以乾漆灰拈进亦脱，或生漆涂入亦脱，以漆能破瘀血也，大抵漏疮，孔中多有恶秽之物，以露蜂房、白芷、苦参煎汤无风处薰洗，日三次良。有痔漏人，每日侵晨食狗肉，勿令间断，取其性温益肾，肾主二便，百日中管自消，不药而愈。又法，外用土絨烧赤，放罐中，以乱发烧烟，日薰二三次，无论新久痔漏，日渐管脱焦枯而愈。

卷八

七窍门上

目疾统论

内经曰：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於目，而为之睛，睛之窠为眼，骨之精为瞳子，筋之精为黑眼，血之精为络其窠，气之精为白眼，肌肉之精为约束，裹撮筋骨，血气之精而与脉并为系，上属於脑，後出於项中，(後世五轮八廓盖本诸此。(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阴，白眼赤脉法於睛，阴睛合传而精明也。东方青色，入通於肝，开窍於目，藏精於肝。人卧则血归於肝，肝受血而能视。心合脉，诸脉皆属於目。目者宗筋之所聚，上液之道也，泣不止，则液竭，液竭则精不灌，精不灌，则目无所见矣。气脱者，目不明。目眦外决於面者，为锐眦，(属少睛。(近鼻上为内眦，上为外眦，(属太睛。(下为内眦，(属明睛。(赤脉从上下者，太睛病，从下上者，睛明病，从外走内者，少睛病。邪客睛 之脉，令人目痛，从内眦始。

东垣曰：经云：诸脉皆属於目，目得血而能视，又云：心事烦冗，饮食失节，劳役过度，故脾胃虚弱，心火大盛，则百脉沸腾，血脉逆行，邪害空窍，夫五藏六府之精气，皆禀受於脾土，而上贯於目，目者血之之宗也，故脾虚则五藏之精气皆失所司，不能归明於目，心者君火也，主人之神，宜静而安，相火代行其令，相火者，胞络也，

主百脉，皆荣於目，既劳役端动，势乃妄行，及因邪气所并，而损其血脉，故诸病生焉，凡医者不理脾胃，及养血安神，治标不治本，不明正理也，子和云：目不因火则不病，如气轮变赤，火乘肺也，肉轮赤肿，火乘脾也，黑水神光被 火乘肝与肾也，赤脉贯目，火自甚也，能治火者，一句可了，故内经云：熟胜则肿，治火之法，在药则咸寒，吐之下之，在 则神庭，上星，僂会，前顶，百会，血之勦 可使立退，痛者可使立已，昧者可使立明，肿者可使立消，惟小儿不可刺僂会，为肉分浅薄，恐伤其骨，然小儿水在上，火在下，故目明，老人火在上，水不足，故目昏，内经云：血实者宜决之，又云：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如雀目不能夜视，及内障，暴怒大忧之所致也，皆禁出血，止宜补肝养肾，目暴肿，隐涩难开者，以三棱 刺前顶百会穴，出血大妙，宜浅勿深，深则伤骨，惟後顶强间脑户风府四穴，不可轻用 灸，以多忌犯故也。目忽盲不见物，此相火也，太籛籛明气血俱盛，乃刺其鼻中攒竹穴与顶前五穴，大出血立明，他经出血，其病转剧，故曰：刺太籛籛明则目愈明，刺少籛籛明则目愈昏，近世有以光明草於上下胞打出血丝，往往获效，即三棱 刺血之法，惟可施之於有馀暴发耳。

外障属风热上壅，上下胞努肉，竇蓄磨荡其睛，久之生 翳 当消风散热，外用点药退之。

内障属虚挟气郁，黑水神光昏 外似好眼而不能照物，不痛不痒，惟不能睹，须分气血脾胃治。

银海精微曰：夫眼者，乃五藏之精华，如日月丽天，昭明而不可掩者也，其首尾赤眦属心，其满眼白睛属肺，其乌睛裹膜属肝，其上下肉胞属脾，而中间一点黑瞳如漆者，肾实主之，是随五藏各有证应，然论所主，则瞳子之关系重焉，何以言之，目者肝之外候也，肝取木，肾取水，水能生木，子肝母肾，焉有子母而能相离者哉，故肝肾之气充，则精彩光明，肝肾之气乏，则昏蒙眩晕，乌轮赤晕，刺痛浮浆，此肝热也，眼生新泪，枯黄绕睛，此肝虚也，瞳神开大，淡白偏斜，此肾虚也，瞳神紧小，或带微黄，此肾热也，一虚一实，以此验之，凡热冲发於眼，皆当清心补肝，又不可拘执其水生木之说，析而论之，则拘急牵颺，瞳胞白痒而清泪，不赤不痛，是谓风眼，乌轮突起，胞硬红肿，泪湿浆，热刺痛，是谓热眼，眼昏而泪，胞肿而软，上壅朦朧，酸涩微赤，是谓气眼，其或风与热并，则痒而浮赤，风与气薄，则痒而昏碜，血热交聚，故生淫肤粟肉红缕偷 之类，气血不至，故有眇视胞垂雀目盲障之形，淡紫而隐红者，为虚火，鲜红而 赤者，为实热，紫眦逞露，生努肉者，此心热血旺，白

膜红膜如拘轮者，此气滞血凝，热证瞳神肉壅，白睛带湿，色浮而赤者也，冷证瞳神青绿，白睛枯槁，气砭而浊也，眼热经久，复有风冷所乘，则赤烂，眼中不赤，但为痰饮所注，则作痛，肝气不顺而挟热，所以羞明，肝热蓄聚而伤胞，所以胞合，此外证之大概，然而五藏不可缺一，脾与肺独无预，何也，曰：白睛带赤，或红筋者，其热在肺，上胞下睑，或目胞间如疥点者，其热在脾，脾主味也，五味荣养诸中，则精神发於外，肺主气也，水火升降，荣卫流转，非气孰能使之，前所云五藏各有证应，於此又可推矣，虽然，眼之为患，多生於热，其间用药，大抵以清心凉肝，调血顺气为先，有如肾家恶燥，设遇虚证，亦不过以当归，地黄辈润养之，轻用温药不可也，至於退勘这节，尤关利害，凡勞瞀肺，肺家受热，轻则朦胧，重则生如珍珠，如碎米者易散，翻辣衄梅花者难消，虽 蛰 然治法先退 h 热，若谓热璫生 先去赤热，则血为之冰，而勘瞳 h 矣，其有赤眼，凉药与之过多，又且涤之以水，不反掌而水凝矣，眼特一团水，且水性澄清，尤不可拘拘於点洗，喜怒失节，嗜欲过度，穷役眼力，泣涕过多，凌寒冲风，当暑触热，不避烟火，饮啖热多，此皆患生於藏府者也，专事点洗可乎，有能静坐澄神，爱护目力，放怀息虑，心逸目休，调和饮食以养之，斟酌药饵以平之，明察秋毫，断可必矣。

五轮八廓所属，五轮者，肝属木，曰风轮，在眼为黑睛，心属火，曰血轮，在目为二眦，脾属土，曰肉轮，在目为上下胞，其上属脾，而下属胃，肺属金，曰气轮，在目为白仁，肾属水，曰水轮，在目为瞳神，此为眼目之根本，又藉血为之胞络也，逮夫八廓，有名无位，瞻之府为山廓，又名清净廓，大肠之府为天廓，又名传送廓，膀胱之府为泽廓，又名津液廓，肝之府为风廓，又名养化廓，肾之府为水廓，又名会阴廓，命门之府为火廓，又名抱箍廓，脾胃之府为地廓，又名水廓，小肠之府为雷廓，又名关前廓，此虽眼目之源，而实无关于治疗也，五藏或蕴积风热，或有七情之气，郁结不散，上攻眼目，各随五藏所属而见，或肿而痛，羞涩多泪，或生冷 丑昏暗失明，治之须究其源，风则散之，热则清凉之，气结则调顺之，切不可轻用 刀 偶得其愈，出乎侥幸，珥或不然，终身之害，又目不可过用寒凉，恐冰其血，凝而不流，亦成痼疾，当量人之老少，气体虚实用药，又有肾虚者，亦令人眼目无光，或生冷 当暖肾经，北方之人患眼，皆是目冒飞沙，夜卧热炕，二气交蒸，治宜多用凉药，禀气与南方不同也，又痘疹之後，毒气郁於肝，气不能泻，发於眼目，伤於瞳神者，素无治法也。

开导说

开导之法，盖由阴虚火盛，经络郁滞，不得通畅而设，其处有五，谓迎香，内脾，上星，耳际左右，紫太籀穴也，内脾，正队之冲锋也，其功虽迟，渐收而平顺，紫太籀，击其左右翼也，其功次之，上星穴，绝其饷逆也，内迎香，抵贼之巢穴也，成功虽速，乘险而征，耳际，击其游骑耳，逆远功卑，智者不取，此实璿危之良术，挫敌之要机，与其闭门捕贼，不若开门逐之为良法也，若病浅而邪不胜正者，固内治而邪自退矣，瑀或六籀炎炽，不若开导通之，纵使其虚，虽有所伤，以药内治，而捕其所亏，庶免瘀滞至璿，而有溃烂枯凸之患。

点服药说

病有内外，治各不同，内疾已成，外证若无，点之何益，外有红丝赤脉，若初发乃微邪，退後乃馀贼，点亦可消，服之犹愈，内病始盛而不内治，只泥外点者，不惟徒点无功，且有激发之患，内病既成，外病已见，必须内外夹攻，点服并行，奈何人多愚拗，有喜服而畏点者，有喜点而畏服者，不知内证既发，非服不除，外疾既成，非点不退，外障服而不点者，病初发，浮嫩未定者亦退，既已结成者，服虽不发不长，所结不除，当内外夹攻，方尽其妙。

呢 O 说

呢 O 四者，犹斩刈之刑，剪戮凶顽之法也，如傑謹先须识定何处，皮肉筋脉浮浅，而手力亦随病轻重行之，如，先须识定内障证候可，步月已足，气血盛定者，方与之，庶无差误，後当照证内治其本，或补或泻，各随其证之所宜，若止治其标，不治其本，则气不定，不久复为害矣，割，如在气血肉三轮者可割，而大眦一块红肉，乃血之英，心之华也，若误割之，则目盲，伤重者死，有割伤因而惹风，则为燥为溃烂，为漏为目枯，凡障若掩及风轮之重厚者可割，如攀睛努肉，鸡冠蚬肉，鱼子石榴，赤脉珞筋，肉脾黏轮等证可割，凡尸及犯血络，须以绵渍墨水之，馀病及在风轮之浅者误割之，则珠破而目损矣，烙能治残风溃眩，疮烂湿热，久不愈者，轻则不须烙而能自愈，若红障血分之病割去者，必须烙定，否则不久复生，在气分之白者，不须用烙，凡烙皆不可犯及乌珠，虽有恶障厚者，y 轻轻浅浅，披去外边，其内边障底，只点药缓伐，久自潜消，若铲割风毒流毒瘀血等证，当以活法审视，不可拘於一定，瞳神发白，一切内障，在心融手巧，轻重得宜，须口传目见，非笔下可形容也。

金 开内障论(造金 法{

张飞畴曰：内障一证，皆由本虚邪入，肝气冲上，不得外越，凝结而

成，故多患於躁急善怒之輩，初起之時，不痛不痒，視物微昏，或朦朧如輕烟薄霧，次則空中常見黑花，或如蠅飛蚊垂，睹一成二，瞳神漸漸變色，而至失明，初時一眼先患，次則相牽俱損，能睹三光者可治，若三光已絕，雖龍樹復出，亦難挽回，古人雖立多名，終不越有水無水之辨，若有水而光澤瑩徹者易明，無水而色不鮮明者難治，忽大忽小，收放如氣蒸動者，之立明，若久視定而不动者為死，縱水未枯，治之亦難全復，蠟青，或如炉灰色，糙米色者易明，若真綠正黃色者不治，凡勦障剝 礪但有棱角，撥即難落，翻漓解散，及中心濃重者，非撥可除，若猶能視物者，其 嫩，不可便，俟 恁然後 之，又一種 縑水縱不枯，目珠軟皓者，此必不治，不可輕用金，如一眼先暗，而三光已絕，其後眼續患，亦難 治，若夫瞳神散大，或緊小，渾黑，或變色而無障 至不睹三光者，此內水虧乏，不在証治，倪仲賢所云：圓 B 滑 鞞 散 B 礪 念 枣花 白 壑 黑 水凝 蚤振內障等証，金 撥之，俱可復明，但 後數日中，宜服磁朱消 永纂後則常服補腎調養氣血之劑，以助其光，其勦郎篋木論中已悉，不暇再述，姑以 時手法言之，若江西流派，先用冷水洗眼，使勿奈騷，以開鋒 先刺一穴，續進圓 撥 或有開孔撥 俱用鴨舌者，云雖龍樹真傳，但 粗穴大，每至痛璫欲暈，余所用毫，細而尖銳，取穴輕捷，全無痛楚，然必擇吉日，避風雨陰晦日，酷暑严寒日，令病人先食糜粥，不可過飽，少停向明端坐，一人扶定其首，禁止傍人喧雜，醫者凝神澄慮，慎勿胆怯手顫，以左手大次二指，按開眼胞，使其轉睛向鼻，睜目如努出狀，右手大次中三指，捻正金處之上，看准穴逆，從外眦一邊，離黑珠約半米長許，平對瞳神，下最便，必須手准力完，一 即進，切勿撓動，使之畏忍，所以開單瞽，須遮蔽好眼，方可進，進 之後，以下唇略抵 柄，輕輕移手於柄盡處，徐徐拈進，第一宜輕，稍重則痛，俟 進約可撥至瞳神時，以名指曲附大指次節，承其 柄，虛虛拈着，向上斜回 鋒至瞳神內夾逆中，貼勦味 訊撥之，Y 隨落，若不落，再如前手法，從上往下撥之，瑀三五撥不下，須定穩念頭，輕輕撥去自落，惟死 楔坐 颯楚有撥落而復起者當再撥之，其 H 捺於黑珠之下，略頓起，緩緩拈出，但元氣虛人，後每多作嘔，以托養神膏者屬胃氣也，須預備烏梅之類，勿使其嘔為妙，嘔則防 上，上則一紮月後復，J 盡，不可貪功多撥，多撥則有傷損神膏，嘔動胃氣之害，凡 p 漿，不沾 首，而不能撥下，或撥下而復泛上滿珠者，服補養兼消 藻先與千金磁朱丸七服，次與皂莢丸，生熟地黃丸并進，否則俟凝定再，不可限以時日，有種 溢芋圓滑而捺下復滾上者，必略縮 頭，

穿破其 捺之自下，不下，亦如前用药自消，或有目珠难於转内者，内眦亦得，此名过梁，取穴较外眦稍远一线，法与外眦无异，但略觉拗手，然鼻梁高者，难於转，不可强也，若右眼外眦，下之後，换左手转 拨 手法亦须平日演熟，庶无失误，出之後，令病者垂闭目，用绵纸五七重，量纸厚薄，及天时寒暖封固，更以软帛裹黑豆数粒，以线系定镇眼，使目珠不能动移，动则恐 上，是以咳嗽之人不宜用，亦是此意，又肝虚人时有泪出，勿用黑豆，宜以决明子代之，则无胀压珠痛之患，然觉紧则宜稍松，觉宽则宜稍收，以平适为主，封後静坐时许，然後轻扶，高枕仰卧，不须饮食，若饥则不妨少与，周时後以糜粥养之，戒食震牙之物，及劳动多言，不可睨动露风，露风则疼痛，疼痛则复暗，不可不慎，过七日方可开封看物，切勿劳视，亦有 时见物，开封时反不见者，本虚故也，保元汤、六味丸，补养自明，後微有咳嗽，难用黄 者，以生脉散代之，若形白气虚者，大剂人参以补之，肥盛多痰湿者，六君子加归、芍以调之，一月之内，宜美味调摄，毒物禁食，不得高声叫唤，及洗面劳神，百日之中，禁犯房劳恼怒，周年勿食五辛酒面等物，若犯前所禁诸条，致重丧明者，不可归罪於医也，其有进 时，手法迟慢，目珠旋转，尖疹损白珠外膜之络而见血，及伤酒客辈，目中红丝血缕者，虽为小过，切勿蚤恐，如法 之，所谓见血莫蚤休住手是也，又进 後触着黄仁，而血灌瞳神，急当出 ，而服散血之药，所谓见血莫 须住手是也，法虽若此，医者能无咎乎，又年高卫气不固，时神膏微出者，即与保元汤调补之，开封时白睛红色，勿讶，以封固气闭，势使然也，其用 未熟者，量 穴与瞳神，相去几许，以墨点上，庶指下无过浅过深之惑，凡初习 时，不得以人目轻试，宜 羊眼，久久成熟，方可治人，谚云：羊头初试，得其轻重之宜，正初习 金 之要法，不可以其鄙而忽诸。（造金 法（用上赤不脆金，抽作金丝，粗如底 ，约长三寸，敲作 形，以小光铁槌，在墩上缓缓磋之，令尖圆若绣 状，亦不可太细，细则易曲易断，如觉柔软，再磋令坚，不可锉击，恐脆则有伤，断入目中，为害不浅，缘金银之性，经火则柔，磋击则坚，务令刚柔得宜，以坚细中空慈竹三寸作柄，则轻便易转，且不滑指，柄中以笏入满，嵌入大半，留锋寸馀， 根用银 好，无使动摇， 锋以银管护之，先用木贼草擦令圆锐，更以羊肝石磨令滑泽，穿肤不疼，则入目不痛，方可用之，造成後，亦宜先羊眼，试其柔脆，庶几无失。

飞畴治画师絳文玉母，年五十四，失明数年，诸治罔效，余偶见之曰：此内障眼，可以复明，何弃之也，曰：向来力能给药，治而不璣，

今纵有仙术可回，力莫支也，予曰：无汝费，但右眼之嫩，迟半载可拨，遂先与左眼，入拨时，其勘道而珠尚不清，封後因与磁朱丸七日，开封视物模糊，又与皂荚丸服而渐明，其後自执鄙见，谓一眼复明，已出望外，若命犯带疾而全疗之，於寿有阻，遂不欲更治右眼，虽是知足，诚亦愚矣。又治孙鸱，年七十，茹素五十馀年，内障失明四载，余用金，先左眼，进时外膜有血，入微有膏出，观者骇然，余於膏血中进，拨去次右眼，出紫眼俱明，遂与封固，用黑豆包系镇眼，因向来肝虚多泪，是夕泪湿豆胀，不敢宽放，致右眼痛而作呕，明晨告予，令稍宽其系，先以乌梅止其呕，用六味丸调服，以补其肝，遂痛止安谷，至七日开封，其右眼因呕而上，侵掩瞳神之半，视物已灼然矣，许其来春复拨，以收十全之功，但时有神膏漏出，稠而不黏，知寿源无几为惜耳。又治徐天锡，内障十五年，三载前曾有医之，其楔U复上，如是数次，勘障U，委之不治，乃甥周公来，见余絳之囊内障，紫眼俱一拨而明，因详述其故，予曰：此圆勘耙，遂同往与，其楔U，果复滚上，即缩穿破其有白浆灌满风轮，因谓之曰：过七日其浆自澄，设不澄，当俟结定再，则勘障篮圆也，过七日开封，已能见物，但瞳神之色不清，其视未能了了，令多服补肾药，将三月而视清。又沈倩若，年二十五，患内障年馀，翻缆 硃寇 缣能辨三光，许其可疗，临时见其黑珠不定，下觉软，遂止不进，曰：风轮动，是肝虚有风，目珠软，是神水不固，辞以不治，病者恻然曰：予得遇龙树，许可复明，今辞不治，则终为长夜之人也，免慰之曰：汝姑服药，俟元气充足，方可用，後闻一医不辨而与治，Z不能拨下，终属无功，胡似不之为上也。又治楚商马化龙，患内障三月，色含淡绿，白珠红赤而头痛，究其根，是舟中露卧，脑受风邪而成，因其C，不欲与，复思本风而致，青绿有之，且证未久，犹为可治，遂先与疏风，次与清肝，头痛止目赤退，然後之，其蕲芋稍用力始开，内泛黄绿沙於风轮，似属难愈，服补肾养正药紫月，缣再拨而明。又陈彦锡夫人内障，何宇昭内障，李能九内障，陈顺源内障，俱年远一拨即明，但服磁朱消 纂後之调治各理，彦锡夫人多郁不舒，散结养神为主，宇昭肥白多痰，理脾渗湿养神为主，能九劳心碎默，宣誓补血养神为主，顺源善饮性暴，开封时风轮红紫，瞳神散阔，视物反不若时明了，此火盛燔灼，瞳神散漫，平肝降火敛神为主，凡此不能枚举，总在临证变通，非执成见之可获全功也。又治赵姬内障，进一拨，浆泛风轮全白，紫目皆然，服消 纂一月後能视，此属包浆内障，与圆P而别，并识以晓未经历者。

目痛

目痛有二，一谓目眦白眼痛，一谓目珠黑眼痛，盖目眦白眼痛属筋，故昼则疼甚，点苦寒药则效，经所谓白眼赤脉法於筋是也，目珠黑眼痛属阴，故夜则疼甚，点苦寒药反剧，经所谓瞳子黑眼法於阴故也。

楼全善云：夏枯草散，治目珠痛，至夜则疼甚者神效，血热，木方加当归、芍药，虚人，四物汤换生地加羌活、香附，下咽则疼甚，风热瞳痛甚，泻青丸、洗肝散选用。

白眼痛多有赤脉，若恶寒脉浮为在表，选奇汤，脉实有力，大府闭为在里，泻青丸加薄荷、甘草，亦有不肿不红，但沙涩昏痛者，乃脾肺气分隐伏之湿热，秋天多有此患，故俗谓之稻芒赤，泻青丸加黄芩、甘草。

(天行赤热证(目赤痛，或脾肿大，怕热羞明，涕泪交流，里巷老幼相传，治法前後不可铲洗，只用童子小便煎黄连温洗，日三五遍，更用宣胡二连、白矾、雄黄，共研细调，姜汁点大眦，通其恶泪，其痛立止，先服洗心散一剂，次用洗肝散一二服，此证只气候瘴毒之染，全属外因，虽有赤丝乱脉，赤肿痛甚，终不伤损瞳神也，二七日不愈，必犯本虚之故，防变他证。

(暴露赤眼证(此证与天行赤热眼同，而天行能传染，此但患一人，而无传染，天行虽痛肿而无眵，此则痛而生眵，为不同耳，切不可铲洗，亦不可用补，先宜酒煎散发散，次与大黄当归散疏通血气，洗以黄连、当归、赤芍滚汤泡，乘热薰洗，冷即再温，日三五次。

(暴风客热证(卒然而发，其证白仁壅起，包小乌睛，疼痛难开，此肺经受毒风不散，热攻眼中，致令白睛浮肿，虽有肿胀，治亦易退，非若肿胀如杯之比，宜服泻肺汤，肿湿甚者，稍加麻黄三四分，赤肿甚者，加黄连半钱，生地黄一钱。

(火胀大头证(目赤痛而头目浮肿，夏月多有此患，有湿热风热，湿热多泪而脾烂，风热多胀痛而憎寒，普济消毒饮随证加味，若失治则血滞於内，虽得肿消，而目必变也。

(羞明怕热证(热亮之处，则目痛涩，畏避不能开，火郁於上也，病在心肝脾三经，火燥血热，偏在筋分，盖己之精光弱而不能敌彼之光者，生料六味丸换生地去山萸，加决明、羌活、瞿麦、连翘，若风气攻注，泪羞明，密蒙花散，风痛日久，渐变作火而羞明畏热，头目胀痛，若以风药与之则火愈炽，此风火相煽，选奇汤倍加羌活，怕热皆有馀证，羞明有不足证，患久不已，此风从火化也，还睛丸，若目不赤痛而羞明者，乃血不足，胆汁少也，神效黄芩汤，今人皆称怕日羞

明，俗传音近之误。

(脸硬睛疼证〔不论有障无障，但或头痛者尤急，乃风热痰火，及头风夹攻，血滞於脾内所致，先用香油调姜粉擦之，稍软翻脾开导，若坚硬之甚，其胀日高，虽治不退不软，此头风欲成毒也，石膏散加羌活、全蝎，不应用通肝散，若有障膜，绛雪膏、石燕丹选用。

(赤热如邪证〔眼不赤不疼，乍痛如神祟者，阴籛升降不和，气血偏胜相攻使然，或有血虚者，下午痛，大黄当归散，或有气虚火旺者，上昼痛甚，助籛和血汤。

(气眼痛〔才怒气则目疼，肝火过旺也，石决明、草决明、楮实、香附、木贼、甘草、川芎、蝉蜕等为末，清茶调下。

(珠痛如 证〔病属心经实火，若蓦然一二处如 刺，目虽不赤，亦是心经流火，宜洗心散，然此证多有体疲目劳，营气不上潮於目而如刺之痛者，宜养其营，若降火则殆矣。

(热结膀胱证〔目病小便不通利而头疼寒热者方是，若小便清利者非也，宜先利其水，後治其目，五苓散加车前、滑石之类，血热，导赤散合益元散。

(肝风目暗证〔肝肾虚热，生风疼痛，举发无时，眼睛坠疼，颇有赤涩泪出，眼前多花发，一如见物絮般，白用藜散、还睛丸选用。

(大小雷头风证〔不论偏正，但头痛倏疾而来，疼至璫而不可忍，身热头旋，恶心呕吐，目痛便秘，若失治，祸变不测，目必损壤，轻则烟，重则结白如珠而变内障，清震汤。

(左右偏头风证〔久则左发损左目，右发损右目，有左损反攻右，右损反攻左而二目俱损者，若外有赤痛泪热等病，则外证生，若内有昏眇眩晕等病，则内证生矣，痛从内起止於脑，则攻害迟，痛从脑起止於内，则攻害速，若痛从中发，及眉梁内上星中发者，紫目俱害也，从头风例治之。

(籛邪风证〔额板眉棱骨痛也，发则多於六籛用事之时，元气弱者，则有内证之患，若兼火者，则有证外之病，选奇汤、清空膏、还睛丸选用。

(阴邪风证〔脑後枕骨痛也，多发於六阴用事之时，发则虚晕耳鸣，久而不治，内障成矣，三因芎辛汤。

(巅顶风证〔顶骨内痛璫如锤如钻也，来痰湿者，每痛多眩晕，若痛连及目珠而胀急瘀赤者，外证之恶候，若昏眇则内证成矣，外证用羌活胜风汤，内证冲和养胃汤，痰湿，裕石滚痰丸。

(卒脑风证〔太籛内如槌似钻而痛也，若痛及目珠，珠外有赤脂纵贯及瘀滞者，外证之恶候也，若珠不赤痛，自觉视如云遮雾障渐渐昏

眇者，内证成矣，治法如巅顶风证，急早治之，以免後患。

(游风证(头风痛无常位，一饭之顷，游易数遍，若痛缓而珠赤，必变外障，痛甚而肿胀紧急者，必有瘀滞之患，久而失治，不赤痛而昏眇者，内证成矣。

(邪风证(人素有头风，因而目病，内经所谓风入头则为目风眼寒是也，发则头痛目亦病，目病头亦痛，轻则一年数发，重则连绵不已，先用羌活胜风汤，次与还睛丸，目中常若风吹状者，此火气内伏，箴气不行於外也，大追风散，若无赤痛而止内胀昏眇者，内证成矣。

目赤

目赤有三，一曰风助火郁於上，二曰火盛，三曰燥邪伤肝。戴复庵云：赤眼有三，有气毒，有热壅，有时眼，无非血壅肝经所致，属表者，羌活胜风汤，属里者，泻肝散等药，赤久生翳，春雪膏、甬仁膏选用，并用碧云散吹鼻。目赤肿，足寒者，必用时时温洗其足，并详赤脉处属何经治之。王节斋云：眼赤肿痛，古方用药，内外不同，在内汤散，用苦寒辛凉之药以泻火，在外点洗，用辛热辛凉之药以散邪，故点药莫要於冰片，而冰片大辛大热，因其性辛甚，故借以拨出火邪而散其热气，世俗不知冰片为寒，常用点药，遂致积热入目，昏暗障。又不知忌寒凉而妄将寒凉冷药搽洗，常致昏暗者，比比皆是。赤眼肿痛，脾虚不能饮食，肝脉盛，脾脉弱，用凉药治肝则脾愈虚，暖药暖脾则肝益甚，惟於平和药中，倍加肉桂杀肝而益脾，一举两得，经云：木得桂而枯，更以芍药制之，散热存阴之捷法也。人乳点眼，久病昏暗罔效，以乳与血液同源，目得血而能视也。凡赤而肿痛者，当散湿热，赤而乾痛者，当散火毒，赤而多泪者，当散风邪，赤而不痛者，当利小便，先左赤而传右者，为风热挟火，散风为主，勿兼凉药，凉能郁火也，先右赤而传左者，痰湿挟热，泻火药中，必兼风药，风能胜湿也，凡赤甚肿痛，於上脾开出恶血，则不伤珠。

(瘀血灌睛证(此证为病最毒，若人偏执己见，不用开镰者，其目必坏，初起不过红赤，次後紫胀，及後则白珠皆胀起，在脾则肿胀如杯，在珠则白轮涌起，失治必有青黄膜出烟之祸，凡见白珠赤紫，脾肿筋紫胀，传点不退，必有瘀滞在内，可翻脾内视之，若脾内色晕，泛浮椒疮者，皆用导之，导後服宣明丸。

(血灌瞳神证(因毒血灌入金井瞳神水内也，清浊相混，时痛涩，红光满目，蒙蒙如隔绢，看物若烟雾中，此证有三，若肝肾血热灌入瞳神者，多一眼先患，後相牵俱损，最难得退，有撞损血灌入者，虽

甚而退速，有内障，失手拨着黄仁，瘀血灌入者，三证治法颇同，用大黄当归散，有劳瞽活法治之。

(赤脉贯睛证〔不论粗细多少，但贯到风轮，经过瞳外接连气轮者，最不易治，细者稍轻，粗者尤重，贯过者有变证，丝粗及有傍丝珙乱者有变证，凡各障外有此等脉罩者，虽在易退之证，亦退迟也，贯虽未连，而侵入风轮，皆不易退，起於大眦者，心之实火也，宜洗心散，筋脉大者，用小锋挑拨，起於小眦者，心之虚火也，宜导赤散，不必挑，又有暴横嗜酒之人，赤脉灌睛，乃生相也，不在此例。

(赤丝乱脉证〔病生在气轮白珠上，有丝脉纵横，或稀密粗细不等，有痛不痛，有泪无泪，羞明不羞明，但常常如是，久而不愈也，非若天行客风暴壅，赤脉贯睛之比，当验其大脉从何部分而来，或穿连其位，即别其所患在何经络以治之，治外者，细脉易退，大脉珙紫者，退迟，必须耐久去尽，庶无再来之患，不然，他日犯禁，其病复发，凡丝脉沿到风轮上者，病最重而能变，凡见丝脉珙紫，内服外点，点时细缩，不点即胀，久久亦然，及因而激动病变者，珠虽不紫，脾虽不肿，亦有积滞在络中幽深之处，揭开上脾深处看之，其内必有不平之色在焉，略略导之，不可过，过则有伤真血，水亏膏涩，目力昏弱之患，点以石燕丹，服用大黄当归散、酒煎散之类。

(白睛黄赤证〔人有白睛渐渐黄赤者，皆为酒毒，脾经湿伤，肝胆邪火上溢肺经故也，五苓散加茵陈，甚则黄连解毒加山栀、胆草。

目青

目之白睛变青蓝色者，病在至急，盖气轮本白，被郁邪蒸逼，走散珠中膏汁，游出在气轮之内，故色变青蓝，瞳神必有大小之患，羌活除 h 麻黄、川椒、薄荷、荆芥，加升麻、川连、甘草、桔梗，然当各因其病而治其本，如头风者，风邪也，因毒者，毒气所攻也，馀仿此。

目肿胀

(肿胀如杯证〔水火之邪，传脾土而为炎燥之病，其珠必疼，而脾方急硬，若暴风客邪作肿者，必然泪多而珠疼稍缓，然风热外感，治之易愈，若水火内自攻击，重则疼滞闭塞，血灌睛中，而变证不测矣，轻则敷治而退，重则必须开导，敷治不退，开导不消，消而复发，痛连头脑，而肿愈高脾愈实者，此风热欲成毒也，洗肝散、龙胆饮选用，胀有胞胀珠胀不同，胞胀多属湿胜，治其湿热为主，珠胀多属火淫，治当去火为先，故治珠胀，虽挟风邪，不宜轻用麻黄、木贼之类，恐有乌珠胀裂之患，不可不慎。

(形如虾座证〔有半边胀起者，有通珠俱被胀起盖定乌珠者，又有大

眦内近鼻柱处，胀出一片，如皮如肉，状似袋者，乃血脉从额中落来，不可割，为血莢，在此处误割者，为漏为瞽，不可不辨，急宜开导，血渐去而皮渐缩小，眦胀出如袋者亦然，在肺部最重，久则移传於肝，而风轮有害也，宣明丸。

(状如鱼穉证〔气轮努胀，不紫不赤，状如鱼穉，乃气分之证，金火相搏所致，不用铲导，惟以清凉自消，泻肺汤，若有微红及赤脉者，略略於上脾开之，若头痛泪热，及内燥而赤脉多者，防有变证，宜早导之，庶无後患。

(鹞眼凝睛证〔此骤然而起，五藏皆受热毒，致五轮壅起，头疼面赤，目胀不能转动，若鹞之睛，乃三焦邪亢璫之害，先用香油调姜粉汁，於额脸上摩擦，急服酒煎散，覆盖出汗，其眼即活动，而用灯火烧断风路，其迎香太髻紫脾上星等要隘处，并举而殄之，此证多是小儿急蚤，大人少有此患。

(因风成毒证〔初发时乃头风湿热，瘀血灌睛，睑硬睛疼等病，失於早治，或治不得其法，遂至邪盛，挟成毒，脾与珠胀出如拳，连珠带脑，痛不可当，先从乌珠烂起，後烂气轮，有烂沿上下睑并脑，及颧上肉尽空而死，若患头疼肿胀珠凸等证，治退复发，再治再发，痛胀如前者，即成此患，若已成者，虽治之胀少退，痛少止，决又发，发时再治，至於数四，终当一发，不复退矣，惟初起时，急用石膏散加羌活、细辛、川芎、薄荷、赤芍，若至珠烂，治无及矣。

(旋胬泛起证〔气轮自平，水轮自明，惟风轮泛起也，或半边泛起者，亦因半边火盛，火郁风轮，故随火胀起，服用凉膈散，点用石燕丹，非旋螺突起，已成证而顶尖俱凸，不可医治之比也。

(旋螺突起证〔乌珠高而绽起如螺，为肝热盛，必有瘀血，急宜石燕丹、绛雪膏点之，或调鳝血点尖处，若年久须用锋 对瞳神量浅深横入，於出恶水，纸封避风，忌口数日，先服守真双解散，後以六味丸加知、柏急救阴伏匿之邪，若初起失於正治之法，则瘀虽退而气定，膏不复平矣。

(神珠自胀证〔此阴峻利害之证，因五藏毒风所蕴，热璫充眼，与旋螺突起不同，初起麻木疼痛泪出，其势莫测，急投大黄当归散，宜退五藏热毒，捣劳鞞艾熨五轮之突起，洗以白芷、细辛、麻黄、防风、羌活，未可与点，或突起高寸许者，须锋 出恶水，疼方得止。

(珠突出眶证〔此乌珠忽然突出眶也，与鹞眼证因滞而漫漫胀出者不同，有因精华衰败，痒璫揩擦而出者，其人不久必死，有酒醉怒甚，及呕吐璫而绽出者，有因患火证热盛，关格亢璫而胀出者，有因打扑而出者，凡此虽离紫睑而脉皮未断者，乘热捺入，虽入，脉

络损动，终是光损，须用清凉膏，若突出阁在脸中而含者易入，光不损，若离脸，脉络皮俱断者不救。

目痒

目痒因风寒者，姜粉和白蜜点之，风热，四生散，或黄、防风、用藜、羌活、蝉蜕、黄芩、甘草之类，因火者，於赤痛条求降火之剂，因血虚而痒者，四物汤加羌、防、用藜、黄。

(痒若虫行证)乃痒不可忍，非若常时之小痒也，为病不一，如有障无障，皆有痒璫之患，病源非一，有风邪之痒，有血虚气动之痒，有虚火入络邪气行动之痒，有邪退火息气血得行脉络通畅而痒，大凡有病之目不治，不治而自作痒者，痒一番则病重一番，若医治後而作痒，病必去速，若痒璫难当自觉低陷者，命亦不久，急宜温补，庶或可图，若痒而泪多者，血虚夹火，大抵痒属虚火，治宜姜粉、枯矾、硼砂，津唾调如米大，时将一丸纳大眦，及盐汤蒸洗，不应，於大小眦旁去一韭叶许，各灸七壮，其痒立止，如蟹睛黑、珠等证作痒，俱可用灸，但痛甚者，皆属实火，不可误用艾灼，反增其剧也。

外障

外障在睛外遮暗，凡赤脉初起从上而下者属太髻，以太髻主表，其病必连脑项痛，治宜温之散之。赤脉翻厉鉞下而上，或从内眦出外者，皆属髻明，以髻明主，其证多热，或便实是也，治宜寒之下之。赤脉翻厉鉞外眦入内者属少髻，以少髻主半表半，治宜和之解之。云风热重则有之，或斑入眼，此肝气盛而发在表也，中w生，在表明矣，宜发散而去之，若反疏利，则邪气内陷，为q深，邪气未定，谓之热B，邪气已定，谓之冰I，邪气而深者，谓之陷当以发之物，使其邪气再动，中D浮，佐之以退黝吓碓h，病久者不能速效，以岁月除之，新东垣羌活除有热，万应蝉花散加犀角、白用藜、木贼，发陷医，用保命集羚羊角散，至其年月日期复发者，有留积也，皂荚丸。

倪仲贤云：风热不制之病曰如云雾，如丝缕，如秤星，或一、二点，多至数十点，如螺盖，为病久不去，治不如法，服寒凉药过多，脾胃受伤，生气不能上升，以渐而致也，羌活胜风汤专主风热去自内眦而出者加蔓荆，自锐眦而入者加胆草、说自上而下者加黄连倍柴胡，自下而上者加木通，热甚者，兼用治湿热之药，搐鼻碧云散，大抵如开锅法，搐之随效，然力少而锐，宜不时用之，去星，用阿魏搐鼻法，又论奇经客邪之病，经曰：邪客於足髻之脉，令人目疼从内眦始，故髻受邪者，内眦即赤，生脉如缕缕，俗呼攀睛是也，拨云退黝退、万应蝉花散选用，外用点药，如春雪膏、甬仁膏专祛风

热暴 如去老 则以石燕丹、绛雪膏、熊胆膏选用，若宿 B 凝者，当以照水丹，蝎附散助之。

石顽曰：外障诸证虽殊，究其本，不出风火湿热内蕴，故必以涤热消 伪 然初起者，但於除风热药中，略兼消 其 h，若去宿障，自当专力攻 但必兼助脾胃行其药力，始克有济，谛观外障内治之药虽多，咸以神消散、皂荚丸二方为主，外治之药不一，莫如石燕丹为最，今之专於此者，能识斯意，守是法而行之，亦可以为中工矣。

(血]睛证〔此乃心经发热，肝虚受邪，致令眼赤肿痛泪出，常时举发，久则赤筋结厚，遮满乌睛，服泻心火破血凉肝之剂，痛时用破血药，兼硝、黄下之。

(红霞映日证〔眼赤涩肿痛年深，有红 馐 Q 睛上，浓泪如红霞映日之状，乃肝膈风热上攻所致，治宜去风散血清凉之剂。

(黄膜上冲证〔在风轮下际，神膏之内，有 嚏与凝脂 P 一气脉，但凝脂 在轮外生，点药可去，此在膏内邪热蒸起，点药所不能除，若漫及瞳神，其珠必损，此经络阻塞璫甚，三焦关格，火土邪实，故大便秘，小便涩，而热蒸膏内作脓也，失治者，有 k 凸之患，神消散、皂荚丸选用，诸外障，俱可用石燕丹吹之，绛雪膏点之，碧云散搐之。

(黄膜下垂证〔此脾胃热结，血凝气滞，膏脂窒寒，故生是证，发歇无时，痛涩泪出，渐生黄膜下垂，发则膜长遮满瞳神，甚至满目皆黄，不辨人物，治宜蝉花散加石膏、胆草、大黄，点以石燕丹，有泪者退易，无泪者退迟，厚者宜挑剪。

(赤膜下垂证〔初起甚薄，次後甚大，有赤脉贯白轮而下，乌珠上半边近白际起障一片，仍有赤丝牵绊，障大丝粗，璫赤泪涩，珠疼头痛者，病急而有变，丝细少，色微赤，珠不疼，头不痛者，缓而未变，或於障边丝下，仍起星数点，此星亦是凝脂之类，皆火内滞之患，其病尚轻，盖无形之火，潜入膏内，故作是疾，非比有形血热之重也，若障上有丝，及星生於丝梢，皆是退迟之病，丝赤不甚者，只用善逐之，甚者不得已而开导之，若贯过瞳神者，不问粗细联断皆退迟，此湿热在脑，幽隐之火深潜在络，一有触动，则其患进发，轻者消散，重者开导，此定法也，内服神消散去二蛻，加皂荚、石决明，外点绛雪膏，次用皂荚丸。

(凝脂 在风轮上，有点初起如星色白，中烟如 刺伤，後渐长大，变为黄色，烟亦渐大为窟者，有初起便带鹅黄色，或初起便成一片如障，又於障内变出一块如黄脂者，或先有痕烟後变出凝脂一片者，所变不一，祸则一端，大法不问星障，但起时能大色黄，善变速长

者，即此证也，甚则为窟为漏，为蟹睛，内溃精膏，外为枯凸，或气璫有声，爆出稠水而破者，此皆郁遏之璫，蒸烁肝胆二络，不过旬日，损及瞳神，若四围见有瘀滞者，因血阻道路，清汁不得升端之故，若四围不见瘀赤者，其内络深处，必有阻滞之故，此证当急用神消散、皂荚丸，晓夜治之，若迟待长大蔽满乌珠，虽救得珠完，珠上必有白障，终身不得脱，凡有此证，但是头疼珠痛，二便燥涩，即是急之璫甚，若二便通畅，祸为稍缓。

(花 棺 因火燥络内，而膏液蒸伤，凝脂从白轮之际生来，四围高，中间低，此金克木之祸也，或就於脂内下边起一片黄膜，此二证夹攻尤急，亦有上下生起，名顺逆障，此火土郁之祸也，亦有细条如或细颗如星，四散生起，长大牵连，此木火祸也，以上三者，必有所滞，轻则清凉之，重则开导之，若漫及瞳神，不甚厚重者，速救亦可挽回，但终不得如旧，止可救其 k 凸而已，龙胆饮去黄连，加赤芍药。

(蟹睛证{真珠膏损，凝脂}坏风轮，神膏绽出，黑颗小如蟹睛，大则如黑豆，甚则损及瞳神，至璫则青黄凸出者，此证与黑 p 珠，状类而治不同，夫黑 p 珠，源从膏内生起，此因破而出，中挟虚火，所以时时奇痒，或时掣痛酸涩，古法用小锋，出恶水，流尽即平，以炉甘石散，不用脑、麝点之，内服防风泻肝散，次用六味丸加用藜、车前调之，然终未免癍匿之患。

(斑脂 其色白中带青黑，或焦黄微细，有细细赤丝绊者，则有病发之患，结在风轮边傍，大则掩及瞳神，虽有神手，不能除去，治者但可定其不垂不发，亦须神消散、皂荚丸、石燕丹、绛雪膏内外夹攻，得气血定久，癍结牢固，庶不再发，若治不固，或即纵犯，则斑迹发出细水泡，时起时隐，甚则发出大泡，起而不隐，又甚则於本处作痛，或随丝生障，或蟹睛再出矣。

(黄油证{生於气轮，状如脂而淡黄浮嫩，乃金受土之湿热也，不肿不疼，目亦不昏，故人不求治，略有目疾发作，则为他病之端，揭开上脾，气轮上有黄油者，是湿热从脑而下，先宜开导上脾，即与神消散、皂荚丸之类，有头风证者，石膏散兼皂荚丸，若疠风目上有此者最重，当从疠风证治。

(状如悬胆证{有 q 上而下，贯及瞳神，色青或斑，上尖下大，薄而圆长，状如悬胆，盖胆有瘀热，肝胆膏损，变证急来之候，若眼带细细赤脉紫胀者最急，头疼者尤恶，内必有滞，急向四围寻其滞而导之，庶免损坏之患，服用石膏散、皂荚丸，点以石燕丹。

(玉粒分经{生於气轮者，燥热为重，生於脾者，湿热为重，其形圆

小而颗坚，淡黄如白肉色，初起不疼，治亦易退，亦有轻而自愈者，若恣酒色，嗜辛热，多忿怒，及久而不治因而积久者，则变坚大而疼，或变大而低溃，如烂疮相似者尚轻，宜神消散去二蛻，加皂荚、石决明，燥热，去苍术加当归、杏仁，若复不知禁忌，且犯戒者，则烂深而变为漏矣，不可误认为粟疮。

(银星独见〔乌珠上有星，独自生也，盖人之患星者，由火在阴分而生，故不能大，若能长大者，必是各障之初起也，即如凝脂一证，初起白颗，小而圆嫩，俨然一星，不出一二日间，渐渐长大，因而触犯，遂至损目，若误认为星，则谬矣，大凡见珠上有星一二颗，散而各自生，至二三日，看之不大者方是，若七日而退者，火数尽也，若连萃贯串相生，及能大者，皆非是也，凡星见青色者为风，其人必头痛，蝉花散去苍术，加白用藜、谷精草，并用碧云散，祛风为主，星久不退，恐其成阿魏搐鼻法，每夜搐之，星见陷下者，或小点乱生者，为肾虚，其人必因梦泄，或房劳之故，宜生料六味丸加谷精草、白用藜、车前子，凡去星之药，非谷精不应也。

(聚开障证〔其障或圆或缺，或厚或薄，或如云似月，或数点如星，痛则见之，不痛则隐，聚散不一，来去无时，或月数发，或年数发，乃脑有湿热之故，大约治法，不出镇心火，散瘀血，消痰饮，遂湿热而已。

(聚星障证〔乌珠上有细颗，或白色，或微黄，或联缀，或团聚，或散漫，或顿起，或渐生，初起者易治，生定者退迟，白者轻，黄者重，聚生而能大作一块者，有凝脂之变，联缀四散，傍风轮白际而起，变大而接连者，花握〕，若兼赤脉绊者，或星滓Y者退迟，此证多由痰火之患，能保养者庶几，丧犯戒者，变证生焉，先服羚羊角散，後服补肾丸。

(垂帘障证〔生於风轮，从上而下，证有数般，缓急各殊，一努肉初生，一偃月侵睛，一赤膜下垂，治各不同，此只白障漫生，自上而下，为混障，间有微红，因其触犯，转动其火，方有变证，其病从上而下，本当言顺，何以逆称，盖指火而言，火本炎上，今反下垂，是谓逆矣，生熟地黄丸、羚羊角汤选用，虚者，兼进补肾丸。

(涌波障从轮外自下而上，故曰涌波，非黄膜上冲，从内向上急甚之比，白缓赤急，亦有激犯变出黄膜，宜凉膈散先去上冲，後以四物换生地、赤芍，加犀角、甘草、丹皮治之。

(逆顺障证〔色赤而胀，及丝脉赤乱，见於风轮际处，由白珠而来，粗细不等，周围侵入黑睛，障起昏涩者，即此证，必有瘀滞在内，滞於左则从左而来，滞於右则从右而来，宜先导去恶血，後用皂荚

丸、生熟地黄丸，点用石燕丹，若色浮嫩能大，或微黄者，乃花握]，若燥涩甚者，则下起一片，变为黄膜上冲，若头疼珠痛胀急者，病尤重而急。

(阴障 乌珠上生二 俱白色，一中虚，一中实，紫 s 串，如阴障之图，若白中略带焦黄色，或有细细红丝绊者，皆不能尽去，内服蝉花散、皂荚丸，外点石燕丹、熊胆膏，此证非心坚耐久，不能得效。(玛瑙内伤证〔其障如玛瑙之杂色，是虽生轮外，实是内伤，肝胆真气清液受伤，结成此 皂荚丸、绛雪膏，久久耐心医治，方得絳薄，终不能除尽也。

(连珠外 与聚星相似，盖聚星在可治之时，此则凝定之证，虽妙手久治，难免迹滞如冰瑕之患。

(冰瑕 或片或点，生於风轮之上，色白而薄，如冰上之瑕，时常泪出，衲满蒙蔽瞳神，发歇往来，风轮有痕烟，如凝脂聚星等证，初发点服不得尽去，或点片脑过多，皆为此证，与鱼鳞障不殊，虽治不能速去，内与六味丸加菟丝子、白用藜，外点石燕丹，必须坚守，久而方退。

(圆 障证〔薄而色白，大小不同，间有厚者，亦非堆积之比，又名遮睛障，以其光滑深碜，病最难治，治与冰瑕 碜世 虽坚心久治，亦难免终身之患。

(水晶障证〔清莹见内，但高厚满珠者，看虽易治，得效最迟，乃初起膏伤时，内服寒凉太过，外点冰片太多，致精液凝滞，结为此病，若傍斜细看，则白透睛瞳内，阴处与日中看，其形不同，治法须分新久，若有进退，红肿有泪，发歇未定，用石燕丹则眼泪带药流出，此 瓊钿弘 h，若发年久，无进退红肿，纵有拨云坠 t 药，终不能取效也，服药与冰瑕同。

(风轮钉 乃劳伤肝经所致，其证赤涩难开，病牵头脑，泪出差明，钉勦`，接引黄仁，根深不移，治宜退热去风散血，头痛熨以劳鞞艾，外以琥珀、龙脑、朱砂、玄明粉点之，避风戒房室，不痛者不治。

(鱼鳞障证〔色虽白而不光亮，状带欹斜，故号鱼鳞，乃气滞膏凝，结如凝脂，病已甚，不得已大用寒凉及多用冰片点者，往往结为此也，用青盐黄泥固济，燥熟研细，以羽毛粤点，一日一次，内服退勦 卜磳障

(马蝗积证〔紫头尖薄，中间高厚，肉红色，若马蝗状，横卧於中，乃血分之病，久久方成，难去易来，风疾人每多此患，必先用 十去五六，方用杀伐之药则有功，然割须用烙其根处，不尔，则朝去暮生，

枉受痛楚，多有激邪之祸，外虽殄瘁，内须平治，不然，外虽平而内必发也。

(努肉攀睛证〔多起於大眦，如膜如肉，渐侵风轮，甚则掩过瞳神，初起可点而退，久则坚茂难消，必用以 从上边努肉中道，挑起穿过，先揭起风轮边，後揭至大眦边，w，沿眦割去，留则复长，过则伤眦，适当为妥，若血出，用软纸卷墨 之则止，努肉四沿虽黏，中则浮也，有用线穿挂割，亦能去之，但延缓为累，去後用点药消其根，内服和血清火之剂。

(肺瘀证〔由大眦而起，贯过气轮，如皮筋横带风轮，甚则掩及瞳神，初起如薄薄黄脂，或赤脉数条，後渐大厚，赤者少，白者多，虽赤者，亦是白者所致，盖先有白而不忌火毒辛热，故伤血而赤，必须杀伐，用杀伐之法，一割即烙，免其再发，大抵眼科 @法，惟此最为得效。

(鸡冠蚬肉二证〔形色相类，经络相同，治亦一法，多生脾眦之间，然後害及气轮，而遮掩於目，治须用割，亦用烙定方好，宜三黄丸加芒硝噙化，外用绛雪膏去麝加阿魏点之，其目大眦内有红肉一块，如鸡冠蚬肉者，乃心经血部之英华，若误割者，轻则损目，重则丧命，慎之。

(鱼子石榴二证〔经络不乖，治法亦同，其状生肉一片，如榴子绽露於房，障满神珠，血部瘀实，目疾之恶证，治用割，割後见三光者可治，服用皂荚丸，点以绛雪膏，若三光瞑黑者，内必瞳神有损，不治。

(轮上一颗如赤豆证〔气轮有赤脉灌注，风轮上有颗积色红，内有瘀血之故，急宜开导，血渐通，颗亦渐消，然至此十有九损，若白珠上独有颗鲜血者，亦是瘀滞，上下无丝脉接贯者，吹点自消，若有贯接者，必络中有血灌来，向所来之处寻看，量轻重导之。

(睛中一点似银星证〔白点一颗，如星光滑，当睛中盖定，虽久不大，傍视瞳神在内，乃目痛时不忌房事，及服渗泄下焦寒凉之药过多，火虽退而肾络受伤所致，终身之患也。

(五花障证〔生於神珠之上，斑斑杂杂，盖五藏经络间之气俱伤，结为此疾，其色 斓驳杂不一，若中有一点黑色者，乃肾络气伤，虽治不能尽去，此状与斑脂 玛瑙内伤，形略相似，斑脂黝迥破而结成瘢痕不能去者，玛瑙内伤乃小而薄未掩瞳神之轻者，此则高厚显大，生在膏外可退，故不同耳，宜神消散、皂荚丸，并用点药。

(混睛障证〔有赤白二种，赤者畏赤脉外绊，白者畏光滑如苔，一种白睛光赤而後痒痛迎风有泪，闭塞难开，或时无事，不久亦发，年

深则睛变成碧色，满目如凝脂赤露，如横赤丝，此毒风积热所致也，宜服补肝调血之剂，血行则风自息，外用吹点则 弘 h。
(黑 p 珠证(非蟹睛木疳之比，蟹睛因破流出，此则肝气有馀，欲泛起之患，故从风轮际处发起，黑泡如珠，多寡不一，其火实盛者痛，虚缓者不痛，治法用小锋，逐个横穿破其黑 中有恶水，流出即平，挑後用炉甘石散去脑、麝点之，先服羚羊角饮子去五味加赤芍药，次用六味丸，後服补肾丸，设若不谙此法，服凉剂点凉药，鲜能奏效也。

[ITSUN 统计] 

张氏医通 si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内障

[张氏医通二](#)

内障在睛 昏暗,与不患之眼相似,惟瞳神 有隐隐青白者,楼全善曰,内障先患一眼,次第相引,紫目俱损者,皆有 b 黑睛内遮瞳子

[张氏医通三](#)

而然,今详通黑睛之脉者目系也,目系属足厥阴足太阴手少阴三经,盖此三经,藏府中虚,则邪乘虚入,经中郁结,从目系入黑睛内

[张氏医通五](#)

为 龙木论所谓脑脂流下作翳 即足太籀之邪也,所谓肝气冲上成翳 即足厥阴之邪也,治法,以 言之,则当取三经之俞穴,以药言

[张氏医通六](#)

之,则当补中,疏通此三经郁结,使邪不入目系而愈。

[张氏医通七](#)

倪仲贤云:心者五藏之专精,目者其窍也,又为肝之窍,肾主骨,骨之精为神水,故肝木不平,内挟心火,乘势妄行,火炎不制,神水受伤,上为内障,此五藏病也,膀胱小肠三焦胆脉,俱上循於目,四府

[张氏医通八](#)

一衰,则精气尽败,邪火乘之,上为内障,此六府病也,初起时视觉微昏,常见空中有黑花,神水淡绿,次则视璫,蔑一成二,神水淡

[张氏医通九](#)

白,可与冲和养胃汤、益气聪明汤,有热,兼服黄连羊肝丸,久则不蔑,神水纯白,永为废疾也。

[张氏医通十](#)

内障小眦青白 大眦亦微显白 脑痛,瞳子散大,上热恶热,大便涩难,遇热暖处,头疼睛胀,日没後天阴暗则昏,六味丸加麦冬、五味。

[张氏医通十一](#)

石顽曰:内障诸证,其 纵 馐 Q 珠 面,故宜金 拨之,拨後用滋养

[张氏医通十二](#)

之剂以助其光,如六味丸、磁朱丸之类,气虚者佐以八珍汤、神效黄 汤,若 刁 i 拨者,只与用药,治法纵各不同,大意不出乎皂荚丸,生熟地黄丸,其间虚实寒热,轻重随证出入,活法在心,非笔可尽,肝肾阴虚,绝无翳 惟宜滋养真阴,切勿误与消 永脓],有偏正头风,久而生 以蛇蜕炙脆为末,每服一钱,黑豆炒香淋酒一盏,入 T 茎,同煎去劳聵和滓日服效。

(青风内障证(视瞳神内有气色昏蒙,如睛山笼淡烟也,然自视尚见,但比平时光华则昏蒙日进,急宜治之,免变绿色,变绿色则病甚而光没矣,阴虚血少之人,及竭劳心思,忧郁忿恚,用意太过者,每有此患,然无头风痰气夹攻者,则无此证,病至此危在旦夕,急用羚羊角汤。

(绿风内障证)瞳神浊而不清,其色如黄云之笼翠岫,似蓝箬之合藤黄,乃青风变重之证,久则变为黄风,虽曰头风所致,亦由痰湿所攻,火郁忧思忿怒之故,此病初患,则头旋紫额角相牵,瞳神连鼻内皆痛,或时红白花起,或先後而发,或紫眼同发,肝受热则先左,肺受热则先右,肝肺同病则齐发,羚羊角散。

(黑风内障证)与绿风相似,但时时黑花起,乃肾受风邪,热攻於眼,宜先与去风热药三四剂,如荆、防、羌活、木贼、用藜、甘菊之类,後用补肾磁石丸。(黄风内障证)瞳神已大,而色昏浊为黄也,病至此十无一人可救。

(银风内障证)瞳神大成一片,雪白如银,其病头风痰火人偏於气忿怒郁不得舒而伤真气,此乃痼疾,金丹不能返光也。

(丝风内障证)视瞳神内隐隐然,若有一丝横经,或斜经於内,自视全物亦如有碎路者,乃络为风攻,郁遏真气,故视亦光华有损,宜六味丸加细辛、白用藜,间与皂荚丸,延久变重,内证笃矣。

(乌风内障证)色昏浊晕滞气,如暮雨中之浓重雾,风痰人嗜欲太多,败血伤精,肾络损而胆汁亏,真气耗而神光坠矣。

(偃月内障证)瞳神内上半边,有隐隐白气一湾,如新月覆垂而下,乃内障欲成之候,成则为如银 脑漏人及脑有风寒,阴气拂郁者患之,先与芎辛汤,後与消内障丸剂,此与偃月侵睛,在轮膜中来者不同。

(仰月内障证)瞳神下半边,有白气隐隐一湾,如新月仰而从下向上也,久而变满,为如银内障,乃水不足,木失培养,金反有馀,故津液亏,乃火气郁滞於络而为病也,补肾丸、补肾磁石丸等选用。

(如银内障证)瞳神内白色如银,轻则一点白亮如星,重则瞳神皆白,一名圆 有仰月偃月变重为圆者,有一点从中起而渐变失明者,乃湿冷在脑,郁滞伤气,故瞳光为其闭塞而不得发现也,非银风内障已散大而不可复收之比,血气未衰者拨治之,先服羚羊补肝散,次用补肾丸,庶有复明之理。

(如金内障证)瞳神不大不小,只是黄而明莹,乃湿热伤元气,因而痰湿阴火攻激,故色变易,非若黄风之散大不可治者,神消散、皂荚丸、羚羊角补肝散主之。

(绿映瞳神证)瞳神作看无理,久之专精熟视,乃见其深处隐隐绿色,自视亦渐觉昏眇,病甚始觉深绿,盖痰火湿热害及清纯之气也,先服黄连羊肝丸,後与补肾磁石丸、皂荚丸之类,久而不治,为如金青盲等证,其目映红光处,看瞳神有绿色,而彼自视不昏者,乃红光烁於瞳神,照映之故,不可误认为绿风,此但觉昏眇而瞳神

绿色，明处暗处，看之皆同，气浊不清者，是此证也。

(云雾移睛证〔自见如蝇飞花堕，旌旆条环，空中撩乱，或青黄黑白，仰视则上，俯则下也，乃络间津液耗涩，郁滞清纯之气而然，其原皆属胆肾，黑者胆肾自病，补肾磁石丸，或白或黄者，因痰火伤肺脾清纯之气也，皂荚丸。

(圆黝晒 黑睛上一点圆，初患之时，但见蝇飞蚁垂，薄烟轻雾，先患一眼，次第相牵，若油点浮水中，日中看之差小，阴处看之则大，或明或暗，视物不明，医者不晓，以冷药治之，转见黑花，此因肝肾俱虚而得，先与皂荚丸合生熟地黄丸，次与羚羊补肝散、补肾丸。

(冰黝晒 如冰冻坚实，傍观透於瞳神内，阴处及日中看之，其形一同，疼而泪出，此因胆热攻脑而然也，皂荚丸合生熟地黄丸。

(滑黝晒 有如水银珠子，但微含黄色，不疼不痛无泪，遮绕瞳神，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涩黝晒 微如赤色，或聚或开，而傍微光，瞳神上有凝脂色，时复涩痛而无泪出，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散黝晒 形如鳞点，乍青乍白，或睑下起粟子而烂，日夜痛楚，瞳神最疼，常下热泪，或生散 形如烂绵，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浮黝晒 上如冰光，白色环绕瞳神，初生自小眦头至黑珠上细看方见，不痒不疼，无血色相混，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碜黝晒 白藏在黑水下，向日细视方见，或紫眼相传疼痛，则早轻夜重，间或出泪，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右圆 H 下七证，虽有治法，然皆难於奏效，惟金 拨之为善。

(偃月侵睛证〔风轮上半，气轮交际，隐隐白片，薄薄盖下，其色粉青，从膜中而来，为害最迟，每每忽之，乃脑有风湿郁滞，火激脑脂滴下而成，羚羊补肝散。

(剑脊 亦名横 色白或如糙米色者，或微带焦黄色者，但状如剑脊，中高边薄，有似锋芒，横於风轮之外，厚薄不等，厚者虽露上下风轮，而瞳神被掩，视亦不见，薄者瞳神终是被掩，视亦昏，纵色嫩根浮者，亦有癍痕，若微微红丝罩绊者，尤为难退，非需之岁月，必无功耳，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枣花障证〔薄甚而白，起於风轮，从白膜之内，四围环布而夹，虽有枣花锯齿之说，实无正形，初患时，微有头旋眼黑，时时痒痛，凡性躁急及患痰火伤酒湿热之人，多有此证，久则始有目急乾涩，昏花不爽之病，犯而不戒，则瞳神细小，火入血分，昏泪赤痛者，亦在变证例，宜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白 壑 四边皆白，中心一点黄，大小眦头微赤，时下涩泪，团团在

黑珠上，乃脾肺相传，停留风热，皂荚丸合生熟地黄丸。

(黑花 又名黑水凝 初患时头旋眼涩见花黄黑不定，其男 肅色，大小眦头涩，频频下泪，口苦不喜饮食，盖肝受风寒所致，羚羊角散、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五风变成内障证(初患时，头旋偏肿，痛甚，或一目先患，或因呕吐双目并暗，瞳神结白如霜，却无泪出，乃毒风脑热所致，先与除风汤，次用皂荚丸、生熟地黄丸。

瞳神散大

瞳神散大者，风热所为也，火性散，挟风益炽，神光怯弱不能支，亦随而散漫，犹风起而水波也，亦有过服辛散而致者，治宜苦宜酸宜凉，如四物去川芎，加芎、连、甘草、五味，或六味丸加五味、石决明，大忌辛热，当泻木火之邪，饮食中常知此理，尤忌食冷水大寒之物，能损胃气也，药中不可用甚蔚、青葱、川芎、蔓荆之类，以味辛反助火也，当归味亦辛甘，而不去者，以其和血之圣药也，又有瞳神散大而风轮反窄，甚则一周如线者，乃邪热郁蒸，风湿攻激，以致神膏走散，若初起收放不常者易敛，缓则气定膏散，不可复收，未起内障，止是散大者，直收瞳神，而光自生，散大而有内障起者，於收瞳神药内量加攻内障药，如补肾磁石丸、补肾丸、千金磁朱丸之类，大抵瞳神散大，因头风攻痛者多，乃水中伏火之发，最难收敛，如他证伤寒疟疾痰火等热邪，蒸坏神膏，内障来迟，而收亦易敛，若风攻则内障即来，且难收敛，而光亦损耳，亦有常人因劳役，或触热而偶然瞳神觉大者，勿误呼为散大也。

瞳神紧小

瞳神渐渐细小如簪脚，或如芥子，又有神水外围，相类虫蚀，渐觉氈羞涩，视尚有光，璿难调理，早治可以挽住，经久则难，因病目不忌淫欲，相火强转肾水，肝肾俱伤，元气衰弱，不能升端精汁，以滋於胆，胆中之精有亏，所输亦乏，故瞳神亦日渐耗损，甚则陷没俱无，而终身疾矣，治当抑籐缓阴，先与黄连羊肝丸数服，次与六味地黄丸换生地加二冬，兼进滋肾丸，不应，加熊胆，亦有头风热证攻走，蒸乾津液而细小者，皆宜乘初早救，以免噬脐之悔也。

瞳神欹侧

瞳神欹侧，谓瞳神歪斜，或如杏仁桃核，三角半月，此肝肾灼烁，水槁火炎而耗损瞳神，宜六味丸加用藜、当归及清火药，若轮破损，神膏流绽而欹侧者，瞳神将尽矣，急宜补肾，若轮外有蟹睛者，蟹睛虽平，瞳神不得复圆，外有脂 终身不脱。

目昏

经曰：肝虚则目眴眴无所见，又曰：肾足少阴之脉，是动则病坐而欲起，目眴眴无所见，又曰：少阴所谓起则目眴眴无所见者，阴内夺，故目眴眴无所见也，此目疾而犯房劳所致，大率於房劳後尤甚，夜光椒红丸。倪仲贤云：经曰：足厥阴肝主目，在志为怒，怒甚伤肝，伤脾胃，则气不聚，伤肝则神水散，神水亦气聚也，其证无泪，痛痒羞明紧涩，初但昏如云雾中行，渐觉空中有黑花，又渐则蔑物成二体，久则光不收，遂为废疾，盖其神水渐散，散而又散，终则尽散也，此病勿作痰治，但当养肝肾阴血，然必积以岁月，无饥饱劳役，七情五贼，庶几易效，若久病光不收者，不可治也，一证因为暴怒，神水随散，光遂不收，永不复治，又一证为物所击，神水散，如暴怒之证，亦不复治，俗名为青盲者也，病者始不经意，及成，医亦不识，直曰热致，竟以凉药收之，殊不知凉为秋为金，又伤肝木，往往致废而後已。

(睛黄视眇证〔风轮黄亮如金色，而视亦微眇，为湿热重而浊气薰蒸，清瞳之气升入轮中，故轮亦色变，好酒嗜食，湿热燥腻之人，每有此疾，治其湿痰则愈，五苓散加茵陈、胆草，甚则栀子柏皮汤之类。

暴盲

暴盲者，倏然盲而不见也，致病有三，曰瞳翳，曰阴孤，曰神离，乃否塞关格之病，病於瞳伤者，缘忿怒暴悖，恣酒嗜辣，久病热病痰火人得之，则烦躁秘渴，病於阴伤者，多嗜色欲，或悲伤哭泣之故，患则类中风中寒之起，伤於神者，因思虑太过，用心罔瓘，忧伤至甚，蚤恐无措者得之，患则其人如痴，病发之状，屡见阴虚水少之人，因头风痰火眩晕发後，醒则不见，能保养者，亦有不治自愈，气大虚者，急服大剂人参膏，血虚者，大剂黄、当归煎汤，调服人参膏，患湿者，白术为君，黄、茯苓、陈皮为臣，附子为佐，三者治目暴盲，皆为气病，故用参、术，即血虚者，亦须人参，方有瞳生阴长之功，经谓气脱者目不明，即其证也，最忌金石镇坠之药，以其神气浮散於上，犯之必死。

青盲

青盲有二，须询其为病之源，若伤於七情，则伤於神，独参汤，或保元汤加神、砂、麝香、门冬、归身，若伤於精血，则损於胆，六味丸加枣仁、柴胡，皆不易治，而失神者，尤难取效，能保其真者，屡有不治而愈，若年高及病後，或心肾不充者，虽治不愈，世人但见目盲，便呼为青盲者谬甚，夫青盲者，瞳神不大不小，无缺无损，仔细视之，与好眼一般，只是自看不见，方为此证，若瞳神有何气色，即

是内障，非青盲也。

雀盲

雀盲：俗称也、亦曰鸡盲，本科曰高风内障，至晚不见，至晓复明也，方书以为木生於亥，旺於卯而绝於申，至酉戌之时，木气衰甚，故不能睹，至日出於卯之时，木气稍盛，故复明，蛤粉丸、煮肝散、决明夜璣散，效後常服六味丸加当归、沙参，永保终吉，按内经云：目得血而能视，血虚肝失所养，则不能视，夜属阴，人之血属阴，阴主静而恶躁扰，阴虚则火必盛，弱阴不能胜强火，故夜转剧，昏暗而不能睹，天明以箴用事，箴主动，火邪暂开，故稍明，治以补气养血为主，食以牛猪之肝即愈，益见其元气弱而阴不足也。

真睛膏损

真睛膏损，乃热伤其水，以致神膏缺损，其状风轮有证，或痕或烟，长短大小不一，或烟小如刺伤者，或烟大如簪脚刺伤者，或痕如指甲刻伤者，或风轮周匝有痕长甚者，凡有此等，皆肝胆络分有郁滞，热蒸之甚，烁坏神膏之故，并宜六味丸加当归、石决明、白用黎及八珍、补中之类，急须早治，勿使深陷为窟，为蟹睛突出，为冰瑕等患，必久服峻补之剂，方得水清膏复，若治间怠，则白晕终身难免。

膏伤珠陷

膏伤珠陷，谓珠觉低陷而不鲜绽也，非若青黄凸出诸漏之比，所致不一，有恣色而竭肾水者，有嗜辛燥而伤津液者，有因风痰湿熟久郁而蒸损睛膏者，有不当出血而误伤经络，及出血太多，以致膏液不得滋润涵养者，有哭损液汁而致者，大抵皆元气弱而膏液不足也，治当温养血气为主，慎不可用清凉之剂，凡人目无故而自低陷者，死期至矣，若外有恶证，内损睛膏者不治。

神水将枯

神水将枯，视珠外神水乾涩不润，如蚰之光，乃火气郁蒸，膏泽内竭之候，凡见此证，必成内障，若失调理，久久瞳神紧小，内结云渐成瞽疾，盖瞳神小者，肝热肾虚，瞳神大者，肝虚肾热，此为肝热肾虚，初起珠头坠痛，大眦微红，犹见三光者，六味地黄丸加麦冬、五味，切忌吹点，若小儿素有疳证，粪如鸭溏而目疾，神将枯者死，热结膀胱证，神水将枯者，盖下水热蒸不清，故上亦不清，澄其源而流自清矣。

辘轳转关

目病六气不和，或有风邪所击，脑筋如睬神珠，不待转端而自蓦然察上，蓦然察下，下之不能上，上之不能下，或左或右，倏易无时，

轻则气定脉偏而珠歪，如神珠将反之状，甚则翻转而为瞳神反背矣，治用姜汁调香油，摩擦目脾，及迎香上星风池风府太髎等穴，若暴起者，宜用药，兼升补即愈，如神效黄汤、补中益气汤并加羌活，风热势盛，通肝散。

神珠将反

神珠将反者，谓目珠不正，虽欲转而不能转，乃风热攻脑，筋络牵急，吊偏神珠，是以不能端转，甚则其中自闻聒聒有声如响，石膏散、通肝散选用，血分有滞者，目赤肿痛，酒煎散加五璣脂，失治，有反背之患。

瞳神反背

瞳神反背者，因风热抟击其珠，而斜翻转侧，通肝散加全蝎、獭或黄建中加羌活、归身、蝎梢，虚则神效黄、补中益气皆可取用，或云即是瞳神发白，北人声韵相似也，盖发白即是内障，故宜金拨之，若前所言，即神珠将反之暴者，非真反背也，安有目系内系而能反背之理，医者审之。

青黄凸出

青黄凸出者，风轮破碎，内中膏汁绽出也，有自破而胀出不收者，有因外障，以寒凉逐退内火，外失平治而凸起者，纵有妙手，不复可救，但用皂荚丸入硼砂少许，免其凸而已。

珠中气动

气动者，视瞳神深处，有气一道，隐隐袅袅而动，状若明镜远照一缕清烟也，患头风痰火人，郁久火胜，则抟击其络中之气，游散飘忽，宜以头风例治之，动而定後光冥者，内证成矣。

倒睫拳毛

倒睫拳毛者，由目紧皮缩所致也，久则赤烂，神水不清，以致障结涩碍泪出之苦，人有拨去剪去者，有医以竹板夹起上脾，七日连皮脱下者，得效虽速，殊不知内病未除，未几复倒，譬之草木枯槁，则枝叶萎垂，即朝摘黄叶，暮去枯枝，徒伤其本，不若培益水土，则黄者翠而垂者耸矣，此证内伏火热而阴气外行，当泻其热，眼皮缓则毛自出，丰h，用手法板出内睑向外，速以三棱出血，以左手爪甲迎其锋立愈，又目眶赤烂，亦当以三棱刺目眶泻其湿热，後服防风饮子，搐鼻，碧云散，亦宜兼用，起倒睫法，以木鳖一枚为末，绵裹塞鼻中，左塞右，右塞左，一夜其毛自直，若内边另出一层短毛撩於珠上者，镊去，以虱血涂，则不复生矣。

脾急紧小

脾急紧小，谓眼楞紧缩，乃倒睫拳毛之渐也，若不因治而渐自缩小

者，乃膏血津液涩耗，筋脉紧急之故，若因治而急小者，多因脾宽倒睫，屡次夹去上脾，失於内治，或不当割导而频数开导，致血液耗而紧小者，当乘时滋养，神效黄汤，小角偏紧，去陈皮，加连翘、生地、当归，若络定气滞，虽治不复愈矣。楼全善云：脾虚则眼楞紧急，阴虚则瞳子散大，故东垣治眼楞紧急，用参、补气为君，佐以辛味疏散之，而忌芍药、五味之类，酸收故也，治瞳子散大，用地黄补血为君，佐以酸味收敛之，而忌甚蔚子、青葱子之类，辛散故也。

(脾肉黏轮〔目内脾之肉与气轮相黏不开，宜服泻湿热药，如防风、细辛、胆草、苦参、蝎梢、牛蒡子之类，以风药能於土中泻水故也。〕
(胞肉襟黏证〔紫脾黏闭，夜卧尤甚，必得润而後可开，其病重在脾肺湿热，当以清凉滋润为主，虽有障在珠，亦是湿热内滞之故，非障之愆，久而不治，则有疮烂之变。

(脾翻黏睑证〔乃脾翻转贴在外睑之上，此气滞血壅於内，皮急系吊於外，故不能复转，皆由风湿之滞所致，故风疾人患此者多，宜用铲剔开导之法。

(风牵出睑证〔乃脾胃受风毒之证，睑受风而皮紧，脾受风而肉壅，泪出水渍於睑而湿烂，此土陷不能堤水也，治法，先用香油调姜汁粉摩散风邪，翻转睑皮，烙三五度，若眼有红筋贯上，黑睛有云吹以丹药，斜者，灸颊车耳门，开口取之，太髯人中承浆，右灸左，左灸右，近患者易退，年久者难愈，又大风人面部所牵，多受是病，难以调治。

(血瘀脾泛〔谓脾内之肉，紫瘀浮泛，甚则如细泡无数，相连成片，盖脾络血滞又不忌火毒燥腻，致积而不散，或碎脾出血冒风所致，宜活血为主，并用开导。

(脾虚如球〔谓目脾浮肿如球也，以紫手掌擦热拭之，少平，顷复如故，可见其血不足，而虚火壅於气分也，补中益气汤去升麻加葛根、木通、泽泻。

风沿烂眼

风沿眼系，上膈有积热，自饮食中挟怒气而成，顽痰痞塞，浊气不降，清气不升，由是火益炽而水益降，积而久也，眼沿因脓积而肿，於中生细小虫丝，遂年久不愈，而多痒者是也，服柴胡饮子，点甬仁膏。

(迎风赤烂证〔目不论何风，见之则赤烂，无风则否，盖赤者木中火证，烂者土之湿证，此专言见风赤烂之患，与後见风泪出诸证不同，川芎茶调散。

(眦赤烂证(谓目烂惟眦有之,目无别病也,赤胜烂者多火,乃劳心忧郁忿悖,无形之火所伤,烂胜赤者湿多,乃恣燥嗜酒,风热薰蒸,有形之湿所伤,病属心络,甚则火盛水不清,而生疮於眦边也,洗肝散加麻黄,用藜、川连,并用赤芍、防风、五倍子、川连煎汤,入盐、轻粉少许洗之,点用炉甘石散,及晚蚕沙香油浸月馀,重绵滤过点之。

目泪不止

经云:风气与箴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人瘦,则外泄而寒,则为寒中而泣出,其目黄属热,泪出属寒也明矣。

东垣云:水乘木势,上为眼涩为泪为冷泪,此皆由肺金之虚,而肝木寡於畏也。凡目见西北二风,则涩痛泪出,乃肝虚受克之病,止泪补肝散,并灸睛明二穴,见东南二风,则涩痛泪出,乃肝自病,菊花散,若不论何风,见则流冷泪者,乃肝肾经中有伏饮,血液不足,窍虚风入,因邪引邪之患,夜光椒红丸,或四物换赤芍、生地,加防风、肉桂、羌活、木贼,又不论何风,见则流热泪,乃肝肾经中有伏火,虚窍不密,因风引出其泪,川芎茶调散、菊花散选用。

庞安常云:头风冷泪,用菊花、决明、白术、白芷、细辛、羌活、荆芥煎服并洗。若目不赤不痛,别无病苦,不因见风,亦时常流出冷泪,甚则视而昏眇,乃肝胆气弱,肾水不足,八味丸用椒制地黄加芎、归,产後悲泣太过者,十全大补加川椒、细辛,若热泪不时常流,乃内火涌动其水,因肝肾精血耗竭,箴火易动而伤其液也,六味丸加川椒、制熟地,倍丹皮,哭泣太伤者,八珍汤加川椒、五味,又肺藏久冷,不时冷泪积於泪堂,此泪通於肺,难治,久流饮人目昏,又有脾内如痰,白稠腻甚,拭之即有者,是痰火上壅,脾肺湿热所致,故好酒嗜燥悖郁者,每患此疾,逍遥散去柴胡、陈皮,加羌、防、菊花,若觉脾肿及有丝脉珺赤者,必滯入血分,防瘀血灌睛等变。

目疮疔

实热生疮,有痛痒轻重不同,重则堆积高厚,紫血脓烂,而腥臭如瘀滞之证,膏溷水浊,每每流於脾眦成疮,血散而疮自除,别无肿痛证者,轻而无妨,若火盛疮生,堆重带肿痛者,又当急治,恐浊气沿入而病及於珠也,治宜泻心火,解热毒,有疮处仍用开导洗点。椒疮生於脾内,累累如椒,红而坚者是也,有则砂擦难开,多泪而痛,今人皆呼为粟疮误矣,粟疮亦生在脾,但色黄软而易散,此则坚而难散,医者卒以龙须出血取效,甚则累累连片,绉衷不平,不得已而导,中病即止,若退而复来者,乃内有瘀滞,必须再导,更服

祛风热药以治其内。粟疮生於紫脾，细颗黄而软，若目病头疼者，必有变证，是湿热郁於土分，须服退湿热药。若脾生痰核者，乃痰因火滞而结，生於上脾者多，屢有不治自愈，有恣嗜辛辣热毒，酒色 丧之人，久而变为瘦漏重疾者有之。

五疳证

(木疳证(生於风轮者多，其色蓝绿青碧，有虚实之别，虚者大而昏花，实者小而涩痛，非比蟹睛因破而出，乃自然生者，大小不一，随其变长也，实者，泻青丸，虚者，通肝散。

(火疳证(生於脾眦及气轮，在气轮者，火邪克金，为害尤急，初起如椒疮瘰子一颗，小而圆如小赤豆，次後渐大，痛者多，不痛者少，不可误认作轮上一颗如赤豆，为易消之证，此则从内而生也，三黄汤、导赤散，分虚实治之。

(土疳证(谓脾上生毒，俗呼偷 眼，有一目生又一目者，有止生一目者，有邪微不出脓血而愈者，有犯辛热燥腻，风沙烟火，为漏为吊者，泻黄散，初起以鬃入大眦内边泪堂窍中拈之，泪出即消，无不立愈。

(金疳证(初起与玉粒相似，生於脾内，必碍珠涩痛，以生障 生於气轮者，则有珠痛泪流之苦，子後午前，簾分气升之时则重，午後入阴分，则病略盛，久而失治，违戒反触者，有变漏之患，泻肺汤。

(水疳证(忽然一珠，生於脾眦气轮之间者多，若在风轮，目必破损，有虚实大小之殊，实者小而痛甚，虚者大而痛缓，状如黑豆，亦有横长而圆者，头风人多有此患，清空膏、神芎丸选用，此证与木疳相似，但部分稍瑣，色亦不同，黑者属水，青绿蓝碧者属木，久而失治，必变为漏，以风郁久胜，精膏走散，随其所伤之络，结滞为疳，湿热相搏而为漏矣。

漏睛

漏睛者，眦头结聚生疮，流出脓汁，或如涎水黏睛，上下不痛，仍无丑此因风湿停留眦中所致，久而不治，致有乌珠坠落之患。

(大眦漏证(大眦之间生一漏，时流血水，紫晕肿胀而痛，病在心火实毒，金花丸加羌活、蝎尾。

(小眦漏证(小眦间生一漏，时流血色鲜红，病由心胞络而来，相火横行之候，导赤散加透风清热药。

(阴漏证(不论何部生漏，但从黄昏至天晓，则痛胀流水，作青黑色，或腥臭不可闻，日间则稍可，乃幽阴中有伏火为患，四物加细辛、香附、连翘之类。

(簾漏证(不论何部生漏，但日间胀痛流水，其色黄赤，遇夜则稍

可，乃箴络中有湿热留着所致，人参漏芦散去当归，加羌、防、生甘草。

(正漏证(生於风轮，或正中，或略偏，为肝肾风热伏陷所致，若初发破浅，则流出如痰白膏，日久而深，则流出青黑膏汁，瞳神已损，急用泻肝药，如龙胆、羌活、生地、大黄之类下夺之。

(偏漏证(生於气轮，痰湿流於肺经而成，较正漏为害稍迟，其流如稠黏白水，重则流脓，急用泻肺药，如贝母、桔梗、桑皮、生甘草、黄芩、山栀之类凉解之，久而失治，水泄膏枝，目亦损矣。

(外漏证(生於紫脾之外，或流稠脓，或流臭水，胀痛则流出，不胀则略止，先与人参漏芦散，後用千金托 散加 C

(窍漏证(乃目傍窍中流出薄稠水，如脓腥臭，拭之即有，久则目亦模糊也，嗜燥 hi 酒，痰火湿热者，每多患此，竹叶泻经汤、千金托裹散，先後收功，久不治，亦有暗伤神水，耗损神膏之患。

不能近视

东垣云：能远视不能近视者，箴气有馀，阴气不足，少年穷役眼神所致也。

海藏云：目能远视，知其有火，不能近视，责其无水，法当补肾，加絳地芝丸，或六味丸加絳。秘要云，阴精不足，箴光有馀，病於水者，故光华发见，散乱而不能收敛近视，治之在心肾，若贪淫恣欲，饥饱失节，形体甚劳，过於悲泣，皆 丧阴精，精亏则箴火盛，火性炎而发见，阴精不能制伏挽回，故越於外而远照不收，治之而反触激者，有内障之患。

不能远视

东垣云：能近视不能远视者，箴气不足，阴气有馀，此老人桑榆之象也。

海藏云：目能近视，知其有水，不能远视，责其无火，治当补心，加味定志丸、八味丸，早暮间服。秘要云：此证非谓禀受生成近觑之病，乃平昔无病，素能远视而忽然不能者也，盖箴不足阴有馀，病於火者，故光华不能发越於外，而痛敛近视耳，治之在胆肾，若耽酒嗜燥，头风痰火，忿怒暴悖者，必伤损神气，阴箴偏胜，而光华不能发誓矣。

目妄见

素问云：夫精明者，所以视万物，别黑白，审长短，以长为短，以白为黑，如是则精衰矣，人之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精神乱而不转，卒然见非常处，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如神光自见，则每如电闪，黑夜精明，则晦冥之中，倏忽见物，视正反邪，

则物本正而目见为邪，视定反动，则物本定而目见为动，视物颠倒，则观物皆振动倒植，视一为二，则一物而目视为二，视瞻有色，则常见萤星云雾及大片青绿蓝碧之色，视赤如白，则视物非本色，或视粉如红如碧，或看黄纸似绿似蓝之类，光华晕大，则视日与灯烛皆生红晕而大，此阴精亏损，箴光飞越之候，总补养为主，如加絳驻景丸、益气聪明汤之类，久而不治，不无内障之虞。

报国澄和尚患眼疾二年，服祛风清热药过多，致耳鸣嘈嘈不止，大便秘苦燥结，近来左眼上有微见灯火则大如斗，视月光则小如萤，尝询诸方家，俱莫能解，因以质之石顽，石顽曰：此水亏而阴火用事也，试以格物之理参之，如西洋玻璃眼镜，人但知宜於老人，不知原为望气者而设，其最精者，咸以十二镜编十二支为一套，无论老少，其间必有一者，能察秋毫，则知人眼有十二种偏胜，故造眼镜者，亦以十二等铅料配之，取铅以助阴精，料以助箴气也，少年气血本旺，原无藉此，若铅料之轻重，与眼之偏胜不相当，则得之反加障碍矣，老人气血皆衰但借此以笼住其光，不使散漫，不必论其铅料之孰重孰轻也，即如所言视月甚小者，月乃至阴之精，真水内涸，不能泛滥其光，所以视之甚小，设加之以铅重者，则视月必大矣，见灯火甚大者，灯本燃膏之焰，专扰乎阴，不能胜其灼烁，所以见之甚大，设加之以料重者，灯火必愈大矣，合脉参证，知为平昔劳伤心脾，火土二藏过燥，并伤肾水真阴也，遂疏天王补心丹与之，他如中翰徐燕及，见日光则昏绌如蒙，见灯火则精彩倍常，此平昔恒劳心肾，上盛下虚所致，盖上盛则五志聚於心包，暗侮其君，如权党在位，蒙蔽九重，下虚则相火失职，不能司明察之令，得灯烛相助其力，是以精彩胜於常时，此与婴儿胎寒夜啼，见火则止之义不殊，未识专事眼科者，能悉此义否。

目闭不开

足太箴之筋，为目上纲，足箴明之筋，为目下纲，热则筋纵目不开，助箴和血汤，然又有湿热所遏者，则目胞微肿，升箴除湿防风汤，真不箴不能上升者，则喜暖怕亮，补中益气汤，肝虚者则闭目不欲见人，金匱肾气丸，各求其本而治之。

目为物所伤

被物撞损者，或打跌撞破伤胞睑也，积血紫青，撞破白仁，伤其硬睫，此不为害，惟撞破黄仁风轮，血灌瞳神，与水轮混杂，最为利害，或虽不破，而泪多苦如柏汁者难治，急宜酒煎散去防己、牛蒡，加羌活、木贼，熨以劳鞞艾，护以清凉膏，或专以生地黄捣烂作饼，烘热贴太箴穴及眼胞上，一日一换，以散其血，如无生地黄，用芙

蓉叶捣烂烘贴，乾者用鸡子清调之，若眼眶青黑，捣生菜窠护贴，切宜避风忌口，痛甚，酒煎散加没药，渐生 犀角地黄汤换赤芍，加大黄、当归、柴胡、连翘、甘草，若至血散，变生白黧障，为不治也。

(蚤振外障证〔目被物撞触而结为外障也，与伤在膏上急者不同，初撞目时，亦有珠疼涩胀之苦，为其伤轻，而瘀自潜消，故痛虽止而不戒禁，有所触发其火，致水不清，气滞络涩而生外障者，神消散去苍术，加石决明，兼皂荚丸，凡外障结而珠疼，致头疼及肿胀者，皆是恶证，防变，急宜治之。〕

(蚤振内障证〔因病目再被撞打，变成内障，日夜疼痛，淹淹障生，赤膜绕目不能视三光，亦如久病内障，皂荚丸合生熟地黄丸。〕

(物损真睛证〔谓被物触打在风轮，伤有大小，色有黄白，黄者害速，白者稍迟，若触膏及破者，必有膏汁，或青黑，或白如痰者流出，为患最急，纵然急治，瞳神虽在，亦难免欹侧之患，如草木刺，金石屑，苗叶尖，尖，触在风轮，必晓夜疼痛难当，急宜取出，迟则结成黄白颗，如粟疮银星之状，缘膏水结滞而障生，先去物而治障，若伤在气轮皮内，取迟者必有瘀血灌睛，取去物而先导之，後治馀证，若视昏者，瞳神有大小欹侧之患，久而失治，目必枯凸，大凡此病，不论大小黄白，但有泪流赤胀等证者，急而有变，珠疼头重者尤急，素有风热痰火 丧之人，病已内积，因外伤激动其邪，乘此受害，痛甚便涩者最凶。〕

(飞丝入目证〔谓风扬游丝，偶然触入目中而作痛也，若野蚕蜘蛛木虫之丝患尚迟，若遇金蚕老鹤丝，其目不出三日迸裂。治飞丝入目方，用头垢点入眼中。柘树浆点过，绵裹箸头，粤水於眼上缴拭涎毒。火麻子一合，杵碎，井水一碗浸搅，却将舌浸水中，涎 自出神效，一方，用茄子叶碎杵，如麻子法亦妙。飞丝入目，目胀如 ，痛涩不开，鼻流清涕，用京墨浓磨，以新笔涂入目中，闭少时以手张开，其丝自成一块，看在眼白上，用绵轻轻卷下，未尽再涂。〕

(物偶入睛证〔谓偶然被物落在目中而痛也，切不可乘躁便擦，须按住性，待泪来满而擦，则物润而易出，如物性重，及有芒刺而不能出者，急令人取出，不可揉擦，擦则物愈深入而难取，至若入深，轻翻上睥取之，不取则转端阻碍，气滞血凝而病变，芒刺金石棱角之物，失取碍久，及擦重者，则坏损轮膏，如痕烟凝脂等病，轻则血瘀水滞，为痛为障等病，有终不得出而结於睥内者，必须翻之寻看，因其证而治之。〕

(目飞扬证〔因出行间，风吹沙土入目，频多揩拭，以致气血凝滞

而为病，初起泪出急涩，渐重结为障。当辨形证施治。初起将绵卷簪却，拈拨出尘物，久者翻转脾睑，看有积处，铲洗至平，不须吹点。物落眼中，用新笔粵缴出。治稻麦芒入眼，取蛭蟥以新布覆目上，待蛭蟥从布上摩之，其芒出着布上，又法，以鸭倒悬，取涎滴入目中，其芒自出。

伤寒愈後之病

伤寒病愈後，或有目复大病者，以其清箴之气不升，馀邪上走空窍也，其病癰涩赤胀，生 头脑骨痛，当助清箴上出则愈，最忌大黄、芒硝，苦寒通利，犯之不可复治。

经逆赤肿

女人逆经，血灌瞳神，满眼赤涩者，乃血热经闭，过期不行，则血逆行於上，如有努肉，切不可 只用四物加行气破血通经药，经行则血 h，势甚，必加酒大黄下夺其势，去火所以存阴，正为肝虚血少，不得以退火为急，火不下夺，则凌烁真阴，箴愈亢而阴愈竭矣，人但知四物之补，血，孰知大黄为补血哉，若因其虚而用补药，非徒无益，真是抱薪救焚矣。

妊娠目病

妊娠目病，须分气分血分，气分则有旋胬泛起，瞳神散大等证，血分则有瘀血凝脂等病，盖其阴箴涩滞，与常人不同，内伐恐伤胎泄气，不伐则病又不除，然必善施内护外温叨藜，则百发百中矣。

产後目病

产则百脉皆动，邪易以乘，肝部发生之气甚弱，而胆失滋养，精汁不盛，则目中膏液，皆失化源，所以目病者多皆内不足所致，大抵产後，病宜早治，莫待其久，久则气血定而病深，治亦不易，其外证易知者，人皆知害而早治，其内证害缓者，人多忽之，比其成也，悔无及矣。

痘疹馀毒证

痘疮入眼，其痘疹初生，眼闭不开，眼上即有痘疮，点在黑睛上者，急取益母草煎汤薰洗，日三度，更以鱗血点之，忌口及夜啼，乳母亦忌口，须痘疮痊可，其眼渐开，眼中之痘亦愈矣。初起痘疮入眼，决明散、密蒙散，痘疮入眼成翳 谷精散、神功散选用，丹方，用望月砂末，生鸡肝研烂，饭上蒸熟，每日空心食之效。大抵治之早，则易退而无变，迟则退迟，今人但见痘後目疾，便谓不治，不知但瞳神不损者，纵久远，亦有可治之理，惟久而血定精凝，障 滑涩损者为不治耳。倪仲贤云：斑疹馀毒所害者，与风热不制之病，稍同而理，总以羚羊散主之，便不硬者，絲硝、黄，未滿二十一日而病

者，当消毒化斑为主，斑後风後热 丑气晕遮睛，泻青丸泻之大效。痘疹疮痂落尽，肌体肥壮，眼中忽然红色，乃馀毒郁结而发出，此证最剧，失治多能害目，只用车前草搗水，频频灌之，涤却肝经之热毒，洗以益母草，点以鳝鱼血。

(胎风赤烂证(此证有三，一为血露入眼，洗不乾淨而赤烂，生菜窠捣汁点之，一为在母腹中时，其母多食壅毒辛热，生後百日而赤烂，犀角地黄汤加黄连，母子俱服，一为乳母壮盛，乳头胀满，乳汁射儿眼中而赤烂，黄连汤拭净，一味 炉甘石吹点。

(小儿疳眼证(皆由过食伤脾腹胀，午後发热，至夜方退，日久发稀作泻，泻甚则渴，食积发热既久，则肝胆受伤，白仁红色，渐生 丑遮满黑珠，突起如黑豆如香菰之状，决明鸡肝散，或羊肝粿夜明砂食，或绿矾一絮，馒头去馅裹燥，外黑尽，内通红，取出用密陀僧夜明砂等分为末，煮枣肉捣丸黍米大，每服二三十丸，量儿大小，空心米汤下，切宜忌口，膜用人乳频点自去，若至声哑口乾，脚手俱肿，十难救一。

因风证

因风者，谓患风人病目也，风在五行为木，在藏为肝，在窍为目，本乎一气，故患风人，未有目不病者，然必因其故而发，有日浅而郁未深，为偏 歪斜者，有入脾而脾反湿胜赤烂者，有血虚筋弱而振搖者，有不禁而反伤精神，及恣燥嗜热，蕴郁而为内障者，有风盛血滞，结为外障，如努肉等证者，各因其证而伐其本，内外治法不同，大抵风病目者，当去风为先，风不去，目病终无不发之理。

因毒证

因毒者谓人生疮疡肿毒累及目病也，若病目在病毒之时，治毒愈而目亦愈，若毒愈而目不愈者，乃邪入至高之深处，难以自退，当浚其本，澄其源，因而触激甚者，有瘀滞之变。

因他证

因他证而害及目，所致不同，如伤寒箴证热郁，蒸损瞳神，内证也，热盛血滞，赤痛泪涩者，外证也，阴证脱箴目盲，内证也，服姜、附温热之剂多而火燥赤涩者，外证也，疟疾之热损瞳神，内证也，火滞於血而赤涩，外证也，泻利後昏眇，为谷气乏，气伤不能发生，内证也，山岚瘴气目昏者，邪气蒙蔽正仔，外证也，蛊胀中满赤痛者，阴虚难制箴邪，内证也，气证多郁，弱证多昏花，皆内证也，痰证之膩，火证之赤涩，皆外证也，当寻其源而治之。

时复证

目病不治，忍待自愈，或失其宜，有犯禁戒，伤其脉络，遂至深入，

又不治之，致搏夹不得发散，至其年月如其而发，当验其形证经脉，别何部分，然後治之。

七窍门下

耳

经云：肾气通於耳，肾和则耳能闻五音矣。葆蒙招尤，目冥耳聋，下虚上实，过在足少肾厥阴，甚则入肝。所谓耳鸣者，肾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所谓浮为聋者，皆在气也，赵以德曰：耳者肾之窍，足少阴经之所主，然心亦寄窍於耳，在十二经脉中，除足太肾，手厥阴外，其余十经脉络，皆入於耳中，盖肾治内之阴，心治外之肾，合天地之道，精气无不变通，故清净精明之气上走空窍，耳受之而听斯聪矣，璣枢云：肾气通於耳，肾和则耳闻五音矣，五藏不和，则七窍不通，故凡一经一络，有虚实之气入於耳中者，皆足以乱主窍之精明，而兼至聋聩，此言暴病者也，若夫大久聋者，於肾亦有虚实之理，左肾为阴，主精，右肾为肾，主气，精不足，气有馀，则聋为虚，其人瘦而色黑，筋骨健壮，此精气俱有馀，固藏闭塞，是聋为实，乃高寿之兆也，此皆禀赋使然，不须治之，又有乍聋者，经云：不知调阴肾七损八益之道，早丧之节也，其年五十体重，耳目不聪明矣，此亦无治也，惟暴聋之病，与阴肾隔绝之未其甚，经脉欲行而未通，冲击其中，鼓动听户，随其气之微甚而作嘈嘈风雨诸声者，则可随其邪以为治，外此又有耳触风邪，与气相击，其声嘈嘈，眼如见火，谓之虚鸣，热气乘虚，随脉入耳，聚热不散，脓汁出焉，谓之脓耳，人耳间有津液，轻则不能为害，若风热搏之，津液结璫，成核塞耳，亦令暴聋，谓之甄耳，前是数者，肾脉可推，风则浮而盛，热则洪而实，虚则涩而濡，风为之疏散，热为之疏利，虚为之调养，邪气并退，然後以通脉调气安肾之剂治之。

罗谦甫云：夫暴聋者，由肾虚风邪所乘，搏於经络，随其血脉上入耳，正气与邪气相搏，故卒聋也。风虚耳聋，排风汤、桂辛散。肾藏风虚，黄丸，兼气虚，去附子加肉桂、人参。肝肾虚火，姜蝎散。风热耳聋，犀角饮子。厥聋，经云：暴厥而聋，偏闭塞不通，内气暴薄也，复元通气散去白牵牛，加全蝎、石菖蒲、川芎、生姜、吞养正丹。凡治耳聋，皆当调气，肝气逆则头痛耳聋颊肿，四物汤加肉桂吞龙茶丸降火，及复元通气散调气。耳聋有湿痰者，滚痰丸下之。耳聋面颊黑者，为精脱肾虚，烧肾散。耳聋多恐者，为肝虚，温胆汤下养正丹。外治，用通神散、藜 Y，一方，用地龙三枚，盐少许，同入藪 满化水滴耳中，三五日效，一法，用磁石豆大一块，鯪鲤甲三片，烧存性，绵裹塞耳中，口衔生铁少许，觉耳中如风雨声即愈。

(耳鸣(经云:耳者,宗脉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则宗脉虚,虚则下溜,脉有所竭,故耳鸣,又云:液脱者,脑髓消,筋酸耳数鸣,凡此皆耳鸣之属虚者也,经云:太籀所谓耳鸣者,籀气万物,盛上而跃,故耳鸣也,又云:厥阴之脉,耳鸣头眩,又云:少籀所至为耳鸣,治以凉寒,凡此皆耳鸣之属实者也。王汝明曰:耳鸣如蝉,或左或右,或时闭塞,世人多作肾虚治不效,殊不知此是痰火上升,郁於耳中而鸣,郁甚则闭塞矣,若平昔饮酒厚味,上焦素有痰火,清痰降火为主,大抵此证先因痰火在上,又感恼怒而得,怒则气上,少籀之火客於耳也,若肾虚而鸣者,其鸣不甚,其人多欲,当见虚劳等证。喻喜言曰:凡治高年肾气逆上而耳鸣,当以磁石为主,以其重能磬下,但性主下吸,不能制肝木之上吸,更以地黄、龟襟群阴之药辅之,五味、山萸之酸以收之,令阴气血旺於本宫,不上触於籀窍,由是空旷无碍,岂更艰於远听哉,丹溪取通圣散治饮酒过度而耳鸣,亦无瓠见,惟滚痰丸一方,少壮用之多效,以黄芩、大黄、礞香之苦最能下气,硃石之重坠,大约与磁石相仿也。薛立斋云:若血虚有火,用四物加山梔、柴胡,若中气虚弱,补中益气加山梔、丹皮,若因怒便聋,而或耳鸣,属肝胆气实,小柴胡加芎、归、山梔,若午前甚者,籀气实热也,小柴胡加黄连、山梔,午後甚者,阴血虚也,四物加白术、茯苓,若肾虚火动,耳中哄哄然,是无阴也,加絳八味丸。肾虚耳中潮声蝉声,无休止时,妨害听闻者,当坠气补肾,正元散下黑锡丹,间进安肾丸。肾藏虚风耳鸣,夜间睡着如播战鼓,四肢掣痛,耳内觉有风吹奇痒,黄丸、四生散选用。

耳肿痛属少籀相火,犀角饮子加脑、麝为丸,经云:少籀之胜耳痛,治以辛寒是也。耳内痛生疮,用鼠黏子、连翘、归、芍、芩、薤、连、甘、桔、生地、桃仁、黄、柴胡、草龙胆之类。耳湿肿痛,用凉膈散加羌。防、荆芥,外用龙骨、黄丹等分,枯矾絳半,加麝少许吹入,或龙骨、黄丹、乾脂为末亦佳,或用五倍子烧灰,同枯矾吹之。

(耳疹(耳疹属少籀三焦,或足厥阴肝经血虚风热,或怒动肝火而致,若发热痛,属三焦厥阴风热,用柴胡清肝散、梔子清肝散之类,慎不可专治其外复伤气血也,有因肾虚风热作痒,縻伤成疮者,六味丸加白用藜。

耳中痒,肾家有风,四生散,每作时服二三剂即祛。

耳脓者湿热聚於耳中也,复元通气散如前加絳,外以五位子、全蝎、枯矾为末,入麝少许吹入,或橘皮烧灰存性,入麝少,先以绵拭耳内,脓净吹之,如壮盛之人,积热上攻,耳中出脓水不祛,凉膈散泻之。

耳中甄聒，耳鸣耳聋，内有污血，外用莱菔捣汁，研麝少许滴入，徐法与耳聋相参治之。

虫入耳中，将生姜擦猫鼻，其尿即出，取尿滴耳中，虫即出，用炒芝麻枕之，虫亦出。耳中有物不可出，以弓弦或钱串绳，剪令头散粿好襟着耳中，使其物黏之，徐徐引出效。

薛立斋治一男子，每交接，耳中痒痛或水出，以银簪探之，甚喜阴凉，此肾经虚火，用加絳八味丸而愈。

又治一妇因怒发，每经行，紫耳出脓，紫太箴作痛，以手按之痛稍止，怒则胸间乳房胀痛，或寒热往来，小便频数，或小腹胀闷，皆属肝火血虚，加味道遥散十剂，诸证悉退，以补中益气加五味而痊。

鼻

经曰：肺开窍於鼻，肺气通於鼻，肺和则鼻能知臭香矣。五气入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西方白色，入通於肺，开窍於鼻，藏精於肺。肺主臭，在藏为肺，在窍为鼻。箴明之脉，挟鼻络目。胆移热於脑，则辛 鼻渊。

经云：其宗气走於鼻而为臭，夫宗气者，胃中生发之气也，因饥饱劳役损其脾胃则营端之气不能上升，邪塞孔窍，故鼻不利而不闻香臭也，丽泽通气汤，时值寒月，必须发散，或加麻黄、细辛之类於升麻汤内，春夏可用 B 白芷之属，佐以桔鬘、苏叶，多加桔梗为舟楫，庶或成功，已经发散，未得全开，脉洪有力，口乾鼻燥者，君以辛凉清之，酒鬘、梔子、薄荷之属，仍佐荆、防、升、芷，不可骤用寒凉也。丹溪云：鼻为肺窍，肺家有病，而鼻为之不利也，有寒有热，暴起为寒，久郁成热，寒伤皮毛，气不得利而壅塞，热壅清道，气不宣通，先以 B 白芷、香畔、羌、防、紫苏、细辛、辛黄之属表散，後以酒炒鬘、连、姜汁炒黑山栀、生甘草、石膏、薄荷、川椒之属清火自愈。近世以辛黄仁治鼻塞不闻香臭，无问新久寒热，一概用之，殊不知肺胃箴气虚衰，不能上透於脑，致浊阴之气，上干清箴之位而窒塞者，固宜辛黄之辛温香窜以通誓之，若湿热上蒸，蕴酿为火而窒塞者，非山栀仁之轻浮清燥不能开发也，至於风寒暴窒，重则丽泽通气，轻则 B 香畔、细辛、羌活、薄荷、荆芥之属，随寒热轻重而施，可不审权度而混治哉。王汝言曰：鼻塞不闻香臭，或遇冬月多塞，或略感风寒便塞，不时举发者，世俗皆以为肺寒，而用解表通利辛温之药不效，殊不知此是肺经素有火邪，火郁甚，故遇寒便塞，遇感便发也，治当清肺降火为主，而佐以通利之剂，若如常鼻塞不闻香臭者，再审其平素，只作肺热治之，清金泻火消痰，或丸药噙化，或未药轻调，缓服久服，无不效也，若其平素原无鼻塞

旧证，一时偶感风寒而致窒塞声重，或流清涕者，作风寒治。薛立斋云：前证若因饥饱劳役所伤，脾胃生发之气不能上升，邪害孔窍，故不利而不闻香臭，宜养脾胃，使气上行，则鼻通矣，补中益气加辛荑、山柰。

(鼻) (肺气注於鼻，上荣头面，若风寒客於头脑，则气不通，久而郁热，搏於津液，浓涕结聚，则鼻不闻香臭，遂成，芎 散，外用千金搐鼻法，或瓜蒂、黄连、赤小豆为散，入龙脑少许，吹鼻中，水出郁火即通，不应，非火也，乃湿也，瓜蒂、藜芦、皂荚为散，入麝、脑少许，吹鼻中去水以散其湿。

(鼻) (鼻出清涕也，风寒伤皮毛，则理郁闭，宜疏风清肺，香苏散加川芎、蜀椒、细辛、辣桂、诃子，不应，非风也，乃寒也，辛夷散去木通、防风、升麻，说加桂、附、蔓荆、诃子、白术。如血与涕俱出，谓之，宜和营降火，当归内补建中汤加香薷、童便最捷，後以六味合生脉调之。鼻塞脑冷清涕出，千金通草辛荑搐鼻法。鼻中肉不得息，用矾石藜芦散吹之。

(鼻) (鼻出浊涕，即今之脑漏是也，经云：胆移热於脑，则辛 鼻渊，传为衄蔑瞑目，要皆明伏火所致，宜风药散之，辛荑散加苍耳、薄荷，夏月，加黄芩、石膏，不应，非火也，膈上有浊痰，湿热也，双解散加辛荑。鼻渊鼻，当分寒热，若涕浓而臭者为渊，属热，清凉之药散之，若涕清而不臭者为，属虚寒，辛温之剂调之。鼻中时时流臭黄水，甚者脑亦时痛，俗名控脑砂，用丝瓜藤近根三五尺许，烧存性，为细末，酒调服即愈。鼻渊脑漏，用生附子为末，和如泥，夜间涂涌泉穴。一方，以老少年阴乾，有嘴壶内烧烟，以壶嘴向鼻薰之，左漏薰右，右漏薰左，一方，以石首鱼脑，和生白矾、麝播之，一法，用白鲞头一枚，炙燥为末，放火在有嘴壶内，盖好，以嘴向鼻，吸烟薰之，分七日薰，烧完即愈。

(鼻) (上焦积热郁久而生，有诸中而形诸外，必内服清火利膈药，宜凉膈散加，须断酒厚味，韩氏云：富贵人鼻中肉赘，臭不可近，痛不可摇，束手待毙者，但以白矾末，加阿魏、脑、麝少许，吹其上，顷之，化水而消，内服胜湿泻肺之药，此厚味拥热，蒸於肺门，如雨霁之地，突生芝菌也。肉与鼻痔大同小异，痛瑯而不下垂者为肉，此血热胜也，阿魏为血积之向导，白矾为涤垢之专药，兼脑、麝以开结利窍也，鼻痔则有物下垂而不痛，乃湿热胜也，胃中有食积热痰流注，内服星、半、苍术、酒洗芩、连、神曲、辛荑、细辛、白芷、甘草，消痰积之药，外用胆矾、枯矾、辛荑仁、细辛、杏仁为散，入脑、麝少许，雄黑狗胆，或猪脂和研，绵裹内鼻中，频换自

消。鼻中生疮，用雄黄、白矾、瓜蒂、细辛为散搐鼻，若鼻中窒塞不通，用苦丁香、母丁香、赤小豆，为散吹鼻，中皆外治良法也。

(鼻疮〔内服甘露饮加犀角、胡连、柴胡，虚，加人参，外用黄柏、苦参、槟榔为末，猪脂调敷，或青黛、槐花、杏仁、轻粉、枯矾研敷。

(鼻疳蚀〔内用椿根、B豆畔、川椒，以清泔水三升，和醋一杯煎成，入盐少许服，有恶物下即效，外用草乌烧灰，麝香等分，研瑣细，以少许傅疮上。

鼻乾无涕，宜犀角、黄、木通、杏仁、麦冬、炙甘草、升麻、葛根、桑皮、石膏、朱砂，积热，加牙硝、大黄。

(鼻痛〔风火郁於上则痛，初宜升麻、葛根、B白芷散之，有气道壅塞而痛，宜川芎、葛根、甘草、苦梗、山柎、薄荷、姜、枣、痛久服药不应，时痛剧，时向安，或兼紫颧紫赤，此为湿热瘀滞，宜犀角、玄参、连翘、山柎、丹皮、赤芍、生甘草类。肺受风，面枯色，颊时赤，皮肤乾燥，鼻塞乾痛，此为虚风，白鲜皮、麦冬、茯苓、杏仁、桑皮、白芷、细辛、石膏煎服。卒食物从鼻中缩入，脑中介介痛不出，以牛脂或羊脂，如指大，纳鼻中，以鼻吸取脂入，须臾脂消，则物随脂俱出也。

(鼻赤〔俗名酒鼻，乃血热入鼻也，多饮酒人，邪热薰蒸肺窍，伏留不散，故见於鼻，或肺素有风热，虽不饮酒，其鼻亦赤也，宜用枇杷叶拭去毛，生煎浓汤，候冷调消风散，食後临卧服，或服泻青丸，或同姜汁炒黑山柎、杏仁泥等分，蜜丸服之，并用白盐时时擦之，外治，以生白矾、硫黄、玄明粉等分为散，入麝少许擦之，或用硫黄、轻粉、杏仁为散，临卧时以津唾调涂鼻上，或用硫黄入大菜头内，礞碾涂之，或用生矾研末，每洗面时，置掌中滴酒擦患处，数日即白，或用硫黄一掬，轻粉、白矾各五分，为末，用烧酒一碗，入酒壶，将药盛绢囊中，悬空壶内，热汤浸壶，慢火燭一二时，取出放冷，日用烧酒涂，夜用砵底药末放。

(鼻紫黑〔诸籐皆聚於头，则面为籐中之籐，鼻居面之中央，而籐明起於中，为至清至精之分，多酒之人，酒气薰蒸，面鼻得酒，血为瑣热，热血得冷，为阴所搏，结滞不行，故先紫後黑，当用山柎仁姜汁浸炒黑二掬，入乾姜炮黑二钱，连翘仁一掬，为末蜜丸，临卧灯心汤服二钱半，以清肺家血中之热也。

江应宿治一人，鼻塞气不通利，浊涕稠黏，屡药不效，已经三年，其脉紫寸浮数，曰：此火郁也，患者曰：向作脑寒主治，子何悬绝，经云：诸气郁，皆属於肺，越人云：肺热甚则出涕，乃热郁滞气壅塞不通也，投以升籐散火汤，数剂而病如失。

口

口者，脾之所主，胃与大肠脉之所挟，经云：脾气通於口，脾和则口能知五味矣，此脾之主於口也，又云：胃足籛明之脉，挟口，下交承浆，又云：大肠手籛明之脉，挟口交人中，此胃与大肠之脉挟於口也。脾热则口甘，肝热则口酸，心热则口苦，肺热则口辛，肾热则口咸，胃热则口淡。口甘，经云：有病口甘者，此五藏之溢也，名曰脾瘕，治之以兰，除陈气也，兰香饮子，若脉弦滑，兼嘈杂，属痰火，滚痰丸，此指实火而言。平人口甘欲渴，或小便亦甜而浊，俱属土中湿热，脾津上乘，久之必发痈疽，须断厚味气恼，服三黄汤加兰叶、白芍、生地，燥渴甚者，为肾虚，日服加絳八味丸，可保无虞。中消，脾液上愁口甘者，兰香饮子，老人虚人，脾胃虚热不能收敛津液而口甘者，当滋补脾气，补中益气去升、柴，加兰香、瓌葛根。口苦，经云：有病口苦，名曰胆瘕，夫胆者中精之府，五藏取决於胆，咽为之使，此人数谋虑不决，故胆虚气上溢而口为之苦也，龙胆泻肝汤，或小柴胡加麦冬、枣仁，不应，本方加川连、胆草。口酸，肝胆实热也，佐金丸加神曲、草龙胆。口辛，肺气上溢也，生脉散加桑皮、地骨皮、黄芩。口咸，肾液上乘也，六味地黄丸加五味、乌啖提霏口淡为胃热，而有虚实，实则甘露饮加广申香，病後胃虚口淡，六君子加黄、当归。口涩，肝邪逆於肺，气虚火旺也，黄芩、葛根、防风、薄荷、塘葵、茯苓。口疮，经云：膀胱遗热於小肠，膈肠不便，上为口糜，盖小肠者，心之府也，此举邪热之一端耳，心属君火，主五藏六府之火，故诸经之热，皆应於心，心脉布舌上，脾脉布舌下，二经之火为病，皆当用寒凉施治，但有涎者，兼取其涎，若元藏虚冷，上攻头热，足冷口疮，用附子理中汤、连理汤，并用当归、附子蜜煎含咽，有用生附子末涂脚心者，若此之类，皆是治龙火之法，阴邪上迫，心肺之籛不得下降，故用温热主治，或散於上，或散於下，随其攸利。胃中有热，脉洪大而实者，服凉膈散、金花丸，并用黄柏一味蜜炙含之，忌犯酒醋，犯之难愈。又好饮酒人，多有此证，易老用五苓散、导赤散，相和治之。服凉药不愈者，此酒色过度，劳役不睡，舌上光滑而无皮，或因忧思损伤中气，虚火泛上无制，必用理中汤，甚者加附子，并用蜜煎附子噙之。口疮以甘草半寸，白矾钱许，含化咽津。口疮久不愈，以五倍子末掺之，或煎汤漱，或煎汤泡白矾漱，盖酸能收敛也。口疮甚者，含焰硝、硼砂，勿开口，并用南星末，醋调贴足心涌泉穴以引热下行。又方，五倍子一掬，蜜炙黄柏、滑石各半掬，铜绿三钱，麝香少许，为末掺之。舌疮口破疼痛，以巴豆半枚，生研，和米饮一豆大，杵和，贴印堂对额

间，约半刻许，觉红就去，不可泡起，小儿絀半，随即痊愈。戴复庵云：下虚上盛，致口舌生疮，宜用镇坠之药，以苏子降气汤，或盐汤，下养正丹。口臭，年高水弱，奉养太过，厚味，及服食补药，口糜臭不可近，甘露饮加犀角、茵陈，及浓煎香薷汁含之，徐徐咽下，口中如襟而臭，知母、地骨皮、桑皮、山栀、麦冬、甘草、食盐，煎汤噙下，壮盛之人，凉膈散甚佳，痰壅气浊而臭，宜盐汤探吐之。子和治一男子，二十馀岁，病口中气出，臭如登厕，夫肺金本主腥，金为火所乘，火主臭，应使如是也，久则成腐，腐者肾也，此亢璠反兼水化也，病在上，宜涌之以瓜蒂散涌而去其七分，以夜以神丸、浚川散下五七行，比旦而臭断，但药性犷悍，不宜轻用。

齿(齲、骨槽风)

齿统属足少阴肾经，分上下龈，上龈属足阳明胃经，下龈属手阳明大肠经，男子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三八真牙生，五八齿槁，八八则齿发去，女子以七为数，盖肾主骨，齿乃朋之馀，髓之所养，故随天癸之盛衰也。东垣云，齿者肾之标，口者脾之窍，诸经多有会於口者，下龈乃手阳明大肠脉之所过，恶热饮而喜寒，上龈乃足阳明胃脉之所贯，喜热饮而恶寒，牙者肾之标，实则坚牢，虚则浮动，热则袒动，作痛不已，其痛不一，有恶热而作痛者，有恶寒而作痛者，有恶寒又恶热而作痛者，有牙齿动摇而作痛者，有齿袒而作痛者，有齿龈为疳所蚀缺少血出而作痛者，有齿龈肿起而作痛者，有脾胃中有风邪，但觉风而作痛者，有胃中气少，不奈於寒，袒露其齿作而痛者，有为虫蚀色变而作痛者，有牙齿疼痛而臭秽之气不可近者，痛既各理，岂可一药而尽之哉。

薛立斋云：湿热其而痛者，承气汤下之，上下牙痛不可忍，牵引入脑，或喜寒恶热，脉洪数有力者，凉膈散倍酒蒸大黄泻之，大肠热而齿龈肿痛，清胃散，火郁而痛者，越鞠丸解之，肾经虚而痛者，六味丸加骨碎补，肾经虚寒而痛者，八味丸加细辛，其属风热者，羌、独、荆、防、芎、辛、薄荷、生地之类，水煎漱口，不愈，茵陈散，风毒及热壅上攻牙龈痛，或龈缝有红肉努出，消风散，临卧半漱半服，风寒入脑者，羌活附子汤。牙痛用清凉药更甚者，从治之，草拨、川椒、薄荷、细辛、龙脑、青盐，为末擦之。得热而痛，得凉则止者，小承气汤加甘草、川连。凡齿痛，遇劳即发，或午後甚者，皆脾胃虚热，补中益气下六味丸。若齿龈肿痛，赤腮颊，此胃经风热，犀角升麻汤。若善饮者，齿痛腮颊肿，此胃经湿热，清胃散加葛根。因服补胃热药，致上下牙疼痛不可忍，牵引头脑，满面发热大痛，乃手阳明经中热甚而作，其齿喜冷恶热，清胃散加兰香，寒热

皆痛，当归龙胆散，上边痛，倍升麻，下边痛，倍白芷。胃中实热太甚，口臭不可近，牙根疳蚀血出，乃恣食肥甘美酒所致，清胃散加茵陈、香薷，少佐白豆蔻，先以熟大黄泻一二次，使胃中湿热去，而齿自安矣。肾虚牙浮而痛，甚则憎寒壮热，如欲脱之状，下安肾丸、还少丹，间进黑锡丹。有房劳恼怒，牙即动摇长出，服补肾清胃药俱不效者，此肾经火邪盛也，宜酒黄柏三钱，青盐、升麻各一钱，且漱且咽以摄之，或生地黄紫许，骨碎补三钱，同细辛一分，秦椒七粒，酒水浸捣，略煎入青盐少许，如上且漱且咽服之良。牙疳肿腐作痛，人中白、青黛、冰片、玄明粉为散掺之，小儿好食糖霜生疳，治之不愈者，以石蜜不时嚼之，糖因煎炼而助湿热，石蜜不经火熬，其性本寒，故能化疳，专取同气之相感也。

(龋羝〔龋羝数年不愈，当作箴明蓄血治，桃核承气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服之，好饮者多此，屡服有效。局方引涎止痛方，川椒、露蜂房微炙，等分为末，水煎入盐少许，乘热频漱，冷即吐出，或用蟾酥、银朱掺和为丸，如莱菔子大，每用一丸磨患处，便不疼，至三丸，吐浓涎数口即愈。又用不羝皂角一菜，去皮子，於皂子处安巴豆一粒，盐泥固济，烧灰研细末，用癩耳子抄少许，填入羝孔内，白芷、细辛煎漱，或温米醋，漱出虫自愈，或用食盐之滴卤漱二三次，以摄其虚箴，其痛即止，但可暂用，以其能损齿也。

牙齿动摇，还少丹常服，或六味丸加骨碎补，阴虚内热者，甘露饮，外用五倍子散、乌金散、长春牢牙散。齿间肉壅，口不能开，水浆难入，以牙硝煎汤漱之，一法，用皂白二矾汤漱之，一法，用五倍子煎汤漱之，一法以热醋漱之。

(骨槽风〔生於耳前腮颊，痛引筋骨，寒热如疟，牙关紧闭，不能进食，不待腐溃而齿便脱落，此风毒窜入骨槽所致，初则坚硬难消，急宜艾灸其外，针刺齿龈以泄其毒，用冰、硼、玄明粉，为散吹磨，内服降火化痰消肿之剂，久则疮口难合，非参、归、芍补托，兼肉桂、冬、味之类，不能破结敛肌，其治法，外科正宗颇详，疡医宜参究之，若腐肿不消，虚热不退，形焦体削者不治。

髭发

经云：肾者，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多食甘则骨痛而发落。髭须黄者，多热多气，白者，少血多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箴多血，通髭璠须者，少阴多血，美须者，箴明多血。发黄白，七宝美髭丹。发白须黄，发落不生，脉弦，皮毛枯槁，是营卫气衰，黄建中下六味丸，发脱落，及脐下痛，是脾肾气衰，不能生长真阴，四君子加熟地。染须，用乌金散、乌金丹、赤金散，皆不伤髭

而璫效，一法，拣上好茄纒，留初生第一枚茄子，傍蒂上面縑去一块，嵌入水银三分，仍以縑下者掩上，栓好，馀花摘去，勿令结子，久久之茄中悉化为水，取贮铅罐中，以水浸罐之半，勿令乾，须稍一泣，全须尽黑。

唇

唇属足太阴脾明脾胃，又属手少阴太阴，心脉挟口，统属冲任二脉，上唇挟口，属足脾明，下唇挟口，属手脾明。唇燥则乾，热则裂，风则皴，寒则揭，若唇肿起白皮，皱裂如蚕茧者，名曰茧唇，有唇肿如茧如瘤者，或因七情火动伤血，或因心火传脾，或因厚味积热伤脾，大要审本证，察兼证，清胃气，生脾津，或兼滋肾，则燥自润，火自降，风自息，肿自消，若患者忽略，治者不察，妄用清热清毒之药，或用药线结去，反为翻花败证矣。肾虚唇茧，时出血水，内热口乾，吐痰体瘦，六味丸去萸加麦冬，不应，用加絳八味丸。肝经怒火，风热传脾，唇肿裂，或患茧唇，柴胡清肝散。胃火血燥，唇裂为茧，或牙龈溃烂作痛，清胃散。风客於脾经，唇燥裂无色，犀角升麻汤去白附子，加枳朮、石斛。妇人郁怒，肝脾受伤，多有此证，逍遥、归脾、小柴胡选用。唇燥口乾，生疮年久不愈，外用橄榄烧灰研末，猪脂调涂。治唇紧裂生疮，青皮烧灰敷之。唇者肉之分也，唇反者，肉先死，唇青者，为筋死。

石顽曰：唇青有二，若唇与爪甲俱青而烦渴引饮者，为热伏厥阴，竹叶石膏汤，若唇青厥冷而畏寒，振振欲墮地者，为寒犯少阴，真武汤，唇淡为脱血，宜十全大补辈，唇赤中带黄色，为脾热，黄芩芍药汤，唇赤而肿厚，漉漉然者，虽曰心火亢盛，实脾胃中有湿热，当从清胃散加絳治之。

舌

张三锡曰：心开窍於舌，心火盛则舌乾或破，脉洪实有力者，黄连泻心汤加絳。右脉虚大，四肢倦怠，而舌疮破不愈，属劳役过度，虚火上炎为患，补中益气汤。口舌唇疼有疮，皆心火炎盛，凉膈散。舌疮风热，口中乾燥，舌裂生疮，甘露饮。酒客膏粱，积热内盛，上焦痰实，舌肿胀，凉膈散泻之，须脉实有力，气壮乃可。舌强硬如猪鬃，以针刺舌紫边大脉血出即消，勿刺中央，令人血不止，此病人多不识，失治则死，风舌肿，舌下必有如虫形，有头有尾，可烧钉烙头即消。上焦痰热壅遏，势挟相火，则病速而危，毒气结於舌下，复生一小舌，名子舌胀，但胀大而强无小舌者，名木舌胀，大都痰火为患，缓者用辛凉利气化痰药，重者砭去其血即平，劳神不睡，口舌破者，自当安神养心，作心虚治。心之本脉，系於舌根，脾之络

脉，系於舌傍，肝脉络於舌本，少阴脉系舌本，风寒伤於心脾，憎寒壮热，齿浮舌肿痛，金沸草散漱口，吞一半，吐一半。经验方，治舌胀大，塞口不能饮食，用真蒲黄一味，频刷舌上，甚则加乾姜末从治之，若能服药，即以川连一味，煎浓汁呷之，以泻心火，甚者，加乾姜从治。舌上有窍，出血不止，炒槐花末掺之。病热瘖者，多舌出血，有病愈而血不止者，H中白，和冰片，掺舌即止。舌暴胀大出外，蓖油，粵作拈，烧dk薰之即消。七情所郁，则舌胀满不得息，宜舒郁清上焦，外用川乌、南星、乾姜末，贴手足心。心热则裂而疮，木舌重舌，宜三黄丸，及生蒲黄掺之。舌出不收，心经热甚，及伤寒热毒攻心，与伤寒後不调摄，往往有之，宜珍珠末、冰片、HH中白敷之，舌暴肿出口，用巴豆霜，以纸卷内鼻中，舌自收，此取辛烈开窍散火，引毒流散之意，与小儿口疳贴僂同法。平人舌上稠黑胎垢，拭之不净，经久不退，且口甜气秽，便是胃发痲之候，与伤寒暴病，府邪内实迴痺，急宜淳膈散下之。

面

璣枢云：十二经脉三百六十五络，其血气皆上於面而走空窍，其精籐气，上走於目而为睛，其别气走於耳而为听，其宗气出於鼻而为臭，其浊气出於胃走唇舌而为味，其气之津液，皆上薰於面，而皮又厚，其肉坚，故天气甚寒，不能胜之也。风邪入皮肤，痰饮积府藏，则面蓄黯，脾肺二经风湿，搏而为热湿，故面生疮。面肿曰风，，紫颊赤肿，其状如，酒调消风散，食後服之，或用羌活、防风、升麻、白芷、牛蒡子之属，甚则凉膈散、生姜、汗之，外杵杏仁如膏，加玄明粉、硫黄敷之。风热面肿而痛，升麻汤加犀角、黄连、白芷、川芎、薄荷、荆芥。风热面肿痛，或咽喉不利者，犀角升麻汤。虚风证，能食麻瓚，牙关急搐，目内倣动，胃中有风，故面独肿，升麻胃风汤。

(面热面寒(饮食不节则胃病，胃病则气短精神少而生大热，有时火上行而独燎其面，针经云：面热者足籐明病，调胃承气汤加犀角、川连。脉数实有力，精神茂泽，升麻汤加川连，甚者，凉膈散。咳逆倚息不得卧，面热如醉，此为胃热上冲薰其面，桂苓五味甘草汤加大黄利之。左半边面及耳热耳鸣，觉从少腹左亘冲上者，属肝火，实则当归龙荟丸，虚则加絳八味丸，虚甚，地黄饮子。面寒为籐虚，阴寒郁遏所致，升麻汤加熟附子，甚者，附子理中汤。籐明经虚，面热而赤者，补中益气加熟附子二三分。面赤为邪气拂郁在经，宜表不宜下。面戴籐，下虚也，伤寒用四逆汤，杂证用也黄饮子。面白善嚏，脉紧者寒也，羌活、防风、甘草、诃味，泻足太籐，少加附子以

通其脉，悲恐者，更加桂、附。面目浮肿，或紫黑，或风刺癭，消风散加絳。面上风痒，或如火丹，鼠黏子散，不应，加人叁一钱，数服即效。面部生疮，或鼻脸赤，风刺粉刺，百药不效，及面上细疮，常出黄水者，并宜硫黄膏涂之。上焦风热，则面生小疮，通圣散，脾胃虚，或吐泻後面目浮肿者，脉必缓弱，或气口虚大，六君子汤加絳。面青肝虚，面白肺虚，面黄脾虚，紫颊红阴虚。面如漆柴，手足少阴气俱绝，为血先死，若面黑而不至於枯者，六味丸。面尘脱色，为肝木失荣，人叁养荣汤。面色忽黑，乃因臭气所冲而成，或头痛，或腹痛，或呕吐，或腹胀，一味香附末，淡盐汤下三钱。面上豆痕，或斑藪，密陀僧细末，夜以人乳调敷。面上雀斑，白丁香、鹰屎白、密陀僧，唾调磨之。面上赤斑癣，鹿角灰猪脂调涂。指爪破面，轻粉研细，生姜汁调敷，无瘢痕。腮肿属风热，乾葛、甘、桔、升麻、薄荷，湿热脉洪大者，羌活胜湿汤加甘、桔、黄芩。腮，赤小豆末，鸡子清调敷，并底泥亦得。三因方，凡伸欠颊车蹉，但开不能合，以酒饮之令大醉，睡中吹皂角末搐鼻，嚏透即愈，正後以补中益气加骨碎补调之。

咽喉(哽)

经云：咽喉者，水谷之道也，喉咙者，气之所以上下者也，会厌者，音声之户也，悬壅者，音声之关也。咽与喉，会厌与舌，此四者同在一门，而其用各理，喉以纳气，故喉气通於天，咽以纳食，故咽气通於地，会厌管於其上，以司开阖，掩其厌则食下，不掩其喉必错，以舌抵上颚，则会厌能闭其喉矣，四者交相为用，缺一则饮食废而死矣。凡经言喉者，谓喉中呼吸不通，言语不出，而天地闭塞也，云咽塞，云癭痛者，谓咽喉不能纳唾与食，而地气闭塞也，云喉咽癭痛者，谓咽喉俱病，天地之气并闭塞也。咽喉二窍，同出一，理途施化，喉在前主出，咽在後主吞，喉系坚空，连接肺本，为气息之路，主出而不纳，咽系柔空，下接胃本，为饮食之路，主纳而不出，当食言语，则水谷乘气送入喉，遂呛而咳矣，经云，足少阴所生病者，口渴舌乾，咽肿上气，咽乾及痛，其证内热口乾面赤，痰涎涌上，尺脉必数而无力，盖缘肾水亏损，相火无制而然，须用六味丸加麦冬、五味，大剂作汤服之，又有色欲过度，元籛亏损，无根之火游行无制客於咽喉者，须八味肾气丸，大剂煎成，冰冷与饮，引火归源，庶几可救。乳鹅缠喉，二种不同，肿於喉紫傍者为双鹅，肿於一边者为单鹅，治法，用鹅翎粵米醋搅喉中，去尽痰涎，後以鹅翎探吐之，令着实一咯，咯破喉中，紫血即溃，或玉枢丹磨服，毒甚不散者，上以小刀刺出紫血即愈，古法有刺少商穴甚好，刀针刺血，

急则用之，然但肿不痛者，切不宜用，盖有形而无痛者，籛之类也，当峻补其阴，若刺之，反伤阴血必死。缠喉风证，先紮日头目眩晕，胸膈紧塞，气息短促，蓦然咽喉肿痛，手足厥冷，气闭不通，饮食不下，痰毒壅盛为缠喉风，其证最急，又有紮块结於喉傍，甚则大如鸡卵，气塞不通，痰鸣不止者，为锁喉风，其证更剧，慎勿砭破，急用土牛膝，选粗者紮许，勿经水，勿犯铁，折断捣汁，和米醋半盏，鸡翅毛粵搅喉中，如牙关紧闭者，粵搅紮腮自开，开後喉中频搅以通其气，若喉紮傍有块者，涎出自消，後以人中白，入冰片少许吹喉中，日吹一次，不过三四日愈，或硼砂丹涌去顽痰，或窝枝草捣汁，和醋含漱，或天名精捣自然汁，鹅翎扫入去痰，或用马鞭草捣汁灌漱，珥肿塞不得下者，灌鼻取吐，以夺其势，然不若土牛膝汁最捷，若紮块繃合，喉中痰鸣，悬壅上缩不见，气塞不通，神丹不可救矣，用土牛膝醋搅後，以拇指捺其脊上七节紮傍，知疼痛者易已，甚者以膝垫其当背，以手抄紮佞下，向上睨紮缺盆，令胸前凸起，则气伸而得上泄，若出涎後，涕泪稠黏者，风热也，无涕泪者，风寒也，胸中有结块者，宿食也，随证治之，此证虽系时毒邪气，多有因跌扑饮食停滞而起者，宜用荆、防、甘、桔、连翘、牛蒡、薄荷、黑参、山查内解其毒，盖山查能消食散血，破结块中火，与消风散中厚朴同意，又有喉疼忽愈，毒攻胸佞，痛不可忍，气促身热，不能卧者，牛蒡子、贝母、醋炒升麻、黄药子、乾浮萍、黑参、生甘草，蜜丸嚙化，七日以後，毒深喘甚，手足指甲紫者，难治，吹药用紫口蛤蜊七枚，橄榄核七枚，文火，研细入枯矾椅一钱，以大青鱼胆一枚，置锤内晒乾，再加胆汁，三胆为度，加冰片吹之，然须戒茶百日，後无复发之虞。一切喉 肿痛及重舌木舌等证，乌龙膏，急性惟针刺血，最为上策。咽喉肿痛，作渴饮冷，大便秘结，六脉俱实，凉膈散下之。喉 脉浮，恶寒发热，多是暴寒折热，表邪势盛，非但寒凉药食能凝闭毒邪，即硼砂、白矾、白梅等酸收之品，及胆矾点喉，俱不可犯，惟当轻扬开发其表以泄火毒，急砭患处，并刺少商出血，最为要诀。走马喉风，若有头痛发热，先与一味香畔浓煎，加葶揭 R，後用荆、防、牛蒡、甘桔、连翘、薄荷、犀角之类，如口不开者，以牙皂末吹鼻取嚏，方可下药。销喉风证，有用牙皂煎汤通吐顽痰，每至皮毛脱落，大伤胃气，甚至激动其痰，锁住不能吐出，顷刻立毙者，其走马喉，有用巴豆绵裹塞鼻，每至 发其毒，不可不慎。乳鹅，用硼砂、白梅，应手获效，然性最辛烈，虽假酸收，终是以火济火，每令不时举发，人皆未省其故也。时气咽肿，普济消毒饮去麝、连苦寒之味，热服以散表为先。喉 传染是疫疠，荆防败毒

散，随证加絀。阴虚咳嗽，久之喉中痛者，必有肺花疮，难治，桔梗汤送都儼鬪，切勿用冰片吹点，证剧不胜汤药者，日用鸡子生调米饮冲服，稍缓其疼，终亦必亡而已。脾肺有热，虚火上壅，咽喉生疮，本事利膈汤。咽痛服凉药反甚者，宜用姜汁。咽中如有炙脔，或如梗状，痰火客於上焦也，半夏厚朴汤。（即四七汤〔悬壅肿痛，不可饮食，黑叁、升麻、大黄、射干、甘草煎服。咽痛，诸药不效者，此非咽痛，乃鼻中生红丝如发，悬黑泡如瘰珠，垂挂咽门，致饮食不入，杜牛膝根洗净，入好醋三五滴，同研汁，就鼻孔滴入，丝断珠破即安。悬壅痛不下食，即会厌垂长，而悬壅塞，妨碍饮食者，烧盐箸粿点之。乳鹅红肿不消，杜牛膝根研烂，用乳点纳鼻，诸哽在喉，当审何物，以所胜能制者治之，如鸪 治鱼哽，狗涎治骨哽，鹅涎治稻芒哽，鸭涎治螺蛳哽，磁石治铁哽，水银灰治金银哽，要在变通。诸物哽塞，S 烂，丸如弹子大，将所哽物煎汤吞下。吞钉铁金银铜钱等物，用硃银罐中炭，为末，银匠油槽内油调服即出，并多食肥肉，助其润下。钱哽，羶 生嚼多食效，或加茨菇汁，不应，用羊胫骨，s 性，羶 汁调服自化。诸哽，用薤白煮半熟，以绵缚定，手执线头，少嚼薤白咽，度薤至哽处，便牵引，哽即随出，又法，用丝绵一小团，如上法亦妙。误吞鱼傑謹以 串咽下睬之，有线在外者，以绵纸剪数百层穿线上，徐徐咽下，少顷引之上出。

罗谦甫治征南元帅，七旬，至楚上，因过饮腹痛，肠鸣自利，日夜纯五十行，咽癢肿痛，耳前後肿，舌本强，涎唾稠黏，欲吐不能，以手睬之方出，言语艰难，反侧闷乱，夜不 卧，其脉浮数，按之磳细而弦，先以砭刺肿上，出紫黑血，顷时肿势稍絀，遂用桔梗、甘草、连翘、鼠黏子、酒黄芩、升麻、防风，水煎令热漱，冷即吐出勿咽，恐伤脾胃也，再漱而涎清肿散，语声自出，後以辛热丸剂，以治中寒化宿食而燥脾胃，取丸之不即施行，而不犯其上热，至其病所而後化，乃治以缓也，不数服利止痛定，後胸中闭塞，作阵而痛，复以璋攻散加升麻温养脾胃，升顺正气而愈。

卷九

疮疡门

痈疽一科，自有专擅其术者，以是手辑医通，独略此门，然有兼患内证，疡医不能措指者，因取璣素金匱明之新甫等数条，列之本门，诸凡治例，未遑遍述，庶免瘠环同类之谓云。

璣枢云：夫血脉营卫，周流不休，上应星宿，下应经数，寒邪客於经络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不通则卫气归之，不得复反，故 肿，寒气化为热，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脓不泻则烂筋，筋烂则伤

骨，骨伤则髓消，不当骨空，不得泄泻，血枯空虚，则筋骨肌肉不相荣，经脉败漏，薰於五藏，藏伤则死矣，发於癰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为脓，脓不泻，塞咽半日死，其化为脓者，泻则合豕膏冷食，三日而已，发於颈，外曰夭疽，其大以赤黑，不急治则热气不入渊液，前伤任脉，内薰肝肺，十馀日而死矣，髡气大发，消脑留项，名曰脑烁，其色不乐，项痛，如刺以，烦心者死，发於肩及，名曰疵疽，其状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痛发四五日逞偃之，发於腋下赤坚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细而长，疏砭之，涂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其痛坚而不溃者，为马刀挟瘦，急治之，发於胸，名曰并疽，其状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人腹，不治，七日死，发於膺，名曰肝疽，色青，其状如谷实，枯萎，常苦寒热，急治之，去其寒热，半岁死，死後出脓发於佷，名曰败疵，败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状大痛脓，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佷、翘草根各一升。

(零佷连翘根各一升也〔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竭，为取三升，则强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发於股胫，名曰股胫疽，其状不甚变，而痛脓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发於尻，名曰锐疽，其状赤坚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发於股阴，名曰赤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髂股内，不治，十日当死，发於膝，名曰疵痛，其状大痛，色不变，寒热，如坚石，勿石，石之者死，须甚柔乃石之者生，诸痛疽之发於节而相应者，不可治也，发於髡者百日死，发於阴者三十日死，发於胫，名曰兔啮，其状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发於内踝，名曰走缓，其状痛也，色不变，数石其输，而止其寒热不死，发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状大痛，不急治，百日死，发於足傍者，名曰厉痛，其状不大，初如小指，发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辄益，不治，百日死，发於足指，名脱痛。(一名脱疽〔其状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斩之，不则死矣。

营气稽留於经脉之中，则血泣而不行，不行则卫气从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热，大热不止，热胜则肉腐，肉腐则为脓，然不能陷，骨髓不为焦枯，五藏不为伤，故命曰痛，热气深甚，下陷肌肤，筋骨枯，内连五藏，向气竭，当其痛下筋骨良肉皆无馀，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夭以坚，上如牛领之皮，痈者，其皮上薄以泽，此其候也。病有形而不痛者，髡之类也，无形而痛者，阴之类也，无形而痛者，其髡完而阴伤之也，急治其阴，无攻其髡，有形而不痛者，其阴完而髡伤之也，急治其髡，无攻其阴，阴髡俱动，乍有形，乍无形，加以心烦，命曰阴胜其髡，此为不表不，其形不久。

身有五部，伏兔一，腓二，腓者侣也，背三五藏之俞四，项五，此五部有痈疽者死。喜怒不测，饮食不节，阴气不足，籛气有馀，营气不行，乃发为痈，阴籛五相通，絜热相持，乃化为脓。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内药而呕，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项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脱，是五逆也，除此五者为顺矣。

素问云：膏粱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汗出见湿，乃生疮。营气不从，逆於肉理乃生痈肿。气伤痛，形伤肿，先痛而後肿者，气伤形也，先肿而後痛者，形伤气也。

金匱云：诸浮数脉，应当发热，而反 渐恶寒，若有痛处，当发其痈，师曰：诸痈肿，欲知有脓无脓，以手掩肿上，热者为有脓，不热者为无脓。

发热而脉见浮数，证脉相应也，脉见浮数而反 渐恶寒，是火郁不得发越，若有痛处而饮食如常必发痈肿之候，肿热未甚，尤可消散，肿热已剧，痈脓已成，後世用湿纸贴肿上，候其痈肿之头，亦不出乎此意。

浸淫疮，从口流向四支者可治，从四支流来入口者不可治，浸淫疮，黄连粉主之。

病机要云：瘰疬者结核是也，或在耳後，或在耳前，或在耳下连及颐颌或在颈下连缺盆，皆谓瘰疬，或在胸之侧，或在絜俛，皆谓之马刀，手足少籛主之此本膏粱丹毒火热之变，因虚劳气郁所致，止宜补形气，调经脉，其疮当自消盖不待汗之下之而已也，其不详脉证经络受病之理者，下之先犯病禁经禁故致失手，且有兼痰兼气兼血兼阴虚等证者，病本不同，治当求责。疮疡者火之属须分内外以治其本，内之外者，其脉砢实，发热烦躁，外无 赤，痛深於内其邪气深矣，故疏通藏府以绝其源，外之内者，其脉数， 肿在外，形证外显恐气璠而犯内，故先托 也，内外之中者，外无 恶之气，内亦藏府宣通，知其在经，当和营卫也，用此三法之後，虽未愈，必无变证，亦可使邪气峻絀而易愈。

外科精要云：热发於皮肤之间，浮肿根小至大不过二三寸者为疔，六府积热，腾出於肌肉之间，其发暴盛肿，皮肉光软，根脚广大为痈，五藏风毒积热，攻 肉骨，风毒猛暴，初生一如窠薺，形自焦枯，触之应者乃疽也，夫五善七恶者，动息自盛，饮食知味，一善也，便利调匀，二善也，脓稠肿消不臭，三善也，神采精明，语声清爽，四善也，体气平和，五善也，烦躁时嗽，腹痛渴甚，或泄利无度，小便如淋，一恶也，脓血大泄，肿 尤甚，脓色败臭，痛不可近者，二恶也，喘 短气，恍惚嗜卧，三恶也，目视不正，黑睛紧小，白

睛青赤，瞳子上视者，四恶也，肩背不便，四肢碇重，五恶也，饮食不下，服药而呕，食不知味，六恶也，声嘶色败，唇鼻青，面目四肢浮肿，七恶也，五善见三则祛，七恶见四则危，然则病有源同七恶者，乃皮紧急而知善也，病有源同五善者，乃皮缓虚而知恶也，是岂凡医所知哉。

凡人初见发背，欲结未结，赤热肿痛先以湿纸覆其上，立视候之，其纸先乾处，即是结痛头也，取大蒜切成片，如三钱厚薄，安於头上，用大艾炷灸之，三壮即换一蒜片，痛者灸至不痛，不痛者灸至痛时方佳，最要早觉早灸为上，一日二日，十灸十活，三日四日，六七活，五六日，三四活，过七日则不可灸矣，若有十数头作一处生者，即用大蒜研成膏，作薄饼铺头上，聚艾於蒜饼上烧之，亦能活也，若背上初发赤肿一片，中间有一片黄粟米头子，便用独蒜切去紫头，取中间切三钱厚，正安疮上，着艾灸十四壮，多至四十九壮，此谓痈疽初发，宜灸之也，然诸疮患久成漏者，常有脓水不绝，其脓不臭，内无反肉，尤宜用附子浸透，切作大片，厚三二分，於疮着艾灸之，仍服内托之药，隔二三日再灸之，不五七次，自然肌肉长满矣至有脓水恶物，渐渍根深者，郭氏用白面、硫黄、大蒜三物一处捣烂，看疮大小捻作饼子，厚约三分，安疮上，用艾灸二十一壮，一灸一易，灸後四五日，方用挺子入疮内，歹肉尽去，好肉长平，然後贴收敛之药，内服应病之剂，调理即祛矣，盖不止宜灸於疮之始发也，惟发於头脑者，皆不可灸，头为诸籛之会，灸之反助其火毒耳。

（肿疡〔薛立斋曰：肿疡者，以疮疡未溃而言也，经云：形伤痛，气伤肿，又云：营气不从，逆於肉理乃生痈肿，皆因膏粱厚味，七情阴火，或灸 n 毒，气血不和所致，当分其经络所属，五藏相胜，与元稟亏损，预为审用攻补调和之剂，速令散溃，尤当审其势之肿漫，色之赤白，与痛有微甚，毒有表，若肿高痛，便利调和，邪在表也，宜表散之，肿硬痛深，大便秘涩，邪在内也，宜下之，外无拘急，内则便利调和者，邪在经络也，宜调营卫，肿 大痛，或麻木不痛，邪气凝滞也，外用隔蒜灸，内服活命饮，或归 饮尤效，无问何部分，但赤肿者必，消若烦躁饮冷，赤痛发热，二便不通者，火热内炽也，用四味清凉饮，或活命饮加大黄尤善，若微肿微痛或不痛，籛气虚弱也，叁 内托散，微黯微赤或不赤，或恶寒而不作脓，或脓熟而不溃者，籛气虚寒也，并用千金托 散，如此则未成者自能消，已成者自能溃，尤当别其属阴属籛，或半阴半籛而治之，若泥於肿疡禁用辛热之说，不分受证之因，兼证之经，概行败毒，泛扰诸经，

诛伐无过，以致不能起发，或不能溃腐收敛，变证莫能枚举，痈疽论云：肿疡内外皆壅，宜以托 表散为主，但见肿痛，参之脉证虚弱，便与兼补，气血无亏，可保终吉，若肿疡之际，治失其法，必致溃瘍之变证，此推内经之微旨，而生平之微验者，尤当触类而长，愚奚庸赘。

(溃瘍〔溃瘍者，以疮疡脓溃而言也，脓溃而肿消痛止者为顺，若脓溃肿痛，或发寒热者，气血虚也，十全大补汤，脓溃欲呕少食，脾胃虚弱也，六君子加炮姜，手足并冷者，脾气虚寒也，六君子加姜、桂，不应，急加附子，脓溃而仍痛，或二便秘涩者，热毒未解也，清热消毒汤，热退而渴不退，津液不足也，八珍加黄、麦冬、山茱萸，热止而小便频数，肾虚也，加絳八味丸料，若热不止，或肿痛反甚，虚热内作也，保元汤加清心凉血之剂，或热退而肌肉不生者，气血俱虚也，十全大补汤，疮色夭白，或陷下不敛，寒气所袭也，五味理功散，佐以豆畔饼，脓血过多，烦躁不安，乃亡籛也，急用独参汤尤当，审其肿之软硬，饮食冷热，与脓之稠稀多少，肉之赤色青黯，及疮口之收敛迟速，而投托 消毒调补之剂，庶无变证，痈疽论云：溃瘍内外皆虚，宜以托 补接为主，盖溃瘍之变证，由於肿疡之际，治失其宜，亏损元气所致，治者可不慎欤。

(作痛不止〔疮疡作痛，当审邪之所在，证之所因，如寒热而痛，邪在表也，人参败毒散，便秘而痛，邪在 也，清热消毒汤加白蜜，肿而痛，血凝滞也，活命饮，作脓而痛者，托 消毒散，排脓胀而痛者针之，脓溃而痛者补之，气虚而痛，四君子加归、 ，血虚而痛，四物汤加参、 ，大抵形伤痛，气伤肿，不知此数者，徒以乳香、没药为止痛之方，则非所以为法矣，仍审五藏相胜相兼之证而治之，後仿此。

(作呕不止〔丹溪云：肿疡时呕，当作毒气攻心治之，溃瘍时呕，当作阴虚补之，此论其常耳，如肿赤 痛而呕者，热毒甚也，活命饮，作脓而呕者，血气虚也，六君子加归、 ，便秘而呕者，热在藏也，清热消毒汤去生地、金银花加槟榔、木香，寒药服多而呕者，胃气伤也，六君子加桔梗、柴胡，有肝气乘脾而呕者，有胃虚停痰而呕者，有郁结伤脾而呕者，皆由脾胃虚弱，毒气蓄聚，治宜调补中气，则正气而邪气去矣。

(出血不止〔疮口出血，有因五藏相胜，阴籛不调，而血不止者，有因六淫七情之气不平，而血妄行者，若因肝火内动，四物加山梔、丹皮，肝经血虚，六味丸，心虚不能统血，四物加参、术、丹皮、酸枣仁，脾虚不能统血，四君子加山梔、丹皮，脾虚郁滞，归脾汤肺气

虚，补中益气汤，气血俱虚，十全大补汤，肾气不足而肝火内动，六味丸、栀子清肝散加五味，大凡失血过多而见烦热发渴等证，勿论其脉，不问其证，急用独参汤以补其气，经云：血生於气，苟非参、归、术甘温之药，决不能愈，若发热脉大者多不治。

(肌肉不生(肌肉乃脾胃所生，收敛皆气血所主，二者相济以成者也，若肌肉不生而色赤，血热也，四物加山栀、丹皮，晡热内热，血虚也，四君子加归、地、丹皮，脓水清稀，气血虚也，十全大补汤，食少体倦，脾气虚也，补中益气汤，烦热作渴，起居如常者，胃热也，竹叶黄 汤，烦热作渴，小便频数者，肾虚也，六味丸，肉腐而不溃者，乌金膏，若肉溃而不敛者，六君子汤，外用珍珠散敷之，臭秽脉洪大而作渴，乃真气虚而邪气实也，此为难治，大凡疮疡久而不愈者，皆元气不足，或因邪气凝滞於患处，苟能调补脾胃，则元气自足，元气既足，则邪气自消，死肉自溃，新肉自生，而疮自敛矣，若不保其本，而概敷生肌之剂，是反助其邪，後更溃烂耳。

(发热不止(疮疡发热，初患乃毒气所 ，已成乃内 作脓，已溃乃血气亏损，不可概行败毒，以伤元气，盖未成者，当分邪之在表在 ，将成者，当分邪之可攻可补，已成者，当分脓之作与未作，脓已成者，当分脓之浅深高漫，脓已溃者，当分痛之止与不止，若作痛而发热者，活命饮，作脓而发热者，托 消毒散，脓出而发热者，八珍加黄 ，午前发热者，籛气虚也，补中益气汤，发热作渴，小便频数者，肾气虚弱也，加絳八味丸，脓血多而热者，籛无所附也，十全大补汤，日将晡而热者，气血虚也，八珍汤，若无寐而热者，内补黄 汤，烦躁者，血脱也，当归补血汤，自汗而热者，胃气虚也，四君子汤，恶寒发热者，肺气虚也，补中益气汤，或四君子加黄 、当归，亦有五藏相胜，夹食夹寒，六淫七情所致者，不能备述，临证详之。(大便不通(疮疡大便不通，初起则审所致之因，所见之证，而行内疏外表之法，已溃则分气血虚实传变之证，而用托 滋补之法，不可泛用苦寒疏导之剂，恐复伤真气，则肿者不能消散成脓，溃者不能生肌收敛，故丹溪云，肿疡内外皆壅，宜托 表散为主，溃疡内外皆虚，宜托 补接为主，治者审之。

(小便不通(疮疡小便不通，其因不一，当分经络虚实而药之，若溃而恶寒发热，气血虚也，八珍汤，手足并冷，籛气虚寒也，四君子加炮姜、升麻，手足不冷，乃脾气虚弱也，四加子加升、柴、半夏，寒热往来，气血虚也，十全大补汤，大便了而不了，脾气虚而下陷也，补中益气汤，切不可轻用疏导之剂，复伤元气，致肿者不能复起发腐溃，溃者不能生肌收敛，须临证制宜而治，庶无误矣。

(作渴不止〔疮疡作渴，当分经络所属，及血气虚实而治，若 痛发热，便利调和者，邪在表也，清热消毒汤，肿痛发热，大便秘涩者，邪在 也，凉膈散， 痛炽盛，邪在经络也，活命饮，右关脉洪数有力，胃火消烁津液也，竹叶石膏汤，右关脉数无力，胃虚津液短少也，补中益气汤，饮食失度，胃气内伤而亡津液者，参苓白术散，脓血出多而气血虚弱者，八珍汤加五味，禀肾不足而津液短少者，加 絳八味丸， 余当临证制宜。

(自汗不止〔疮疡溃後多汗，卫虚元气外泄，大非所宜，其禀质肥盛者，湿热外泄，犹无大患，若形槁色枯，胸中多气，血液衰少者，乃火热亢璜，为害弭甚，故治肥盛之人，溃瘍多汗，则宜托 消毒散加 絳，气虚形盛者，则宜六君子为主， 客则加麋衔、泽泻之属，形瘦之人，溃瘍多汗，则宜保元汤加归、芍，或生料六味加枣仁救其津液，庶免火气内燔，咽燥噎塞，烦扰喘咳之患，大抵溃瘍多汗，一切苦寒伤胃，膩滑夺食，辛热耗气之药，皆当切禁。

(下痢不止〔痛疽溃久，疮口不收，脓水清稀，而见泄利鹜溏，皆为脾气衰弱之候，理中、补中、四柱、六柱、二神、四神，并可选用，如下痢白 ，此脾气下陷，补中益气加姜、桂、 絳、木香之类，若见脓血下滞，须详血色之鲜晦，鲜者则宜连理汤之姜、连并进以和其中，晦者则宜理中汤稍加桂、附以温其下，赤白兼下如玛瑙色者，亦宜上法， 瑛数服不应，又当补中益气加辛温之品兼升举其籐，若下痢清血，则加茜根、乌倅、 乌梅、白芍，苟非夏秋湿热下注，则黄连、厚朴、枳 晓、槟榔、泽泻等药，皆为戈戟也。

(敷寒凉药〔疮疡敷药，当分阴籐虚实而用内治之法，不可概敷寒凉之药，若肿痛热渴，脉滑数有力，其证纯籐，宜内服解毒之剂，外敷寒凉之药，则热毒自消，瘀滞自散，若似肿非肿，似痛非痛，似赤非赤，以溃非溃，脉洪数无力者，证属半阴半籐，宜内服助托 ，兼行解毒，外敷寒凉药中兼辛热药一分，则营逆自从，血郁自散，若微肿微痛，色黯坚硬，肉色如故，久而不溃，脉按之 砵细，举指虚浮者，其证属阴，宜内服回籐之剂，外敷辛热之药，则阴毒自解，籐气自复，凡籐气虚寒，不能消散腐溃，或溃而肿不消，口不斂者，必内服温补药，外用生附子 掺疮口，则歹肉自去，新肉方生，若阴寒之证而用寒凉之药，则 理闭塞，气血凝滞，毒气益深，良肉反死，疮口不斂，恶证蜂起，不可复救矣，盖治病必求其本，假如肿痛热渴，大便秘结者，邪在内也，疏利之，肿 作痛，寒热头疼者，邪在表也，发散之， 肿痛甚者，邪在经络也，和解之，漫肿微痛而不溃者，血气虚弱也，急补托之，色黯微痛而不溃，或溃而不斂者，籐气

虚寒也，温补之，如是则五藏自和，六府自调，气血自生，疮毒自解矣。

(用刀针法)疮疡用针，当审经络表之虚实，部分肌肉之厚薄而施之，夫肿高而软者，发於血脉也，肿硬而坚者，发於肌肉也，肉色不变者，发於骨也，疮未成者，解散以消其毒，已成者，托以速其脓，脓已成者，当验其生熟浅深而後针之，以指轻按便痛者，脓浅也，重按方痛者，脓深也，按之不起者，脓未成也，按之即痛者，脓已成也，若脓初生而即针，则腐溃益深而不能收敛，若疮深而针浅，则内溃不出，外血反伤，若疮浅而针深，则其脓虽出，良肉亦伤，盖疮之证，气血已伤，肌肉已坏，当随决其毒，不可拘泥人神部分，其脓一出，诸证自退，若脓出反痛，或烦躁呕逆者，皆胃气亏损，急宜托调补，凡脓已成者，急刺去，以纸拈粤油疮内，以膏药贴之，如疮反覆未痊，多是厚味七情火动而然，当审所因而调治，亦有脓清不敛，乃胃气虚弱之故，又当兼饮食调补之，若小儿患疮肿，药中加漏芦，令母服之，乳中药过，儿疮自愈。

陈毓仁曰：肿疡初起，顶高根活，色赤发热，肿疼痛，日渐高肿者顺，已成肿，皮薄光亮，饮食如常，二便调匀，身温和者顺，已溃脓稠，色鲜不臭，腐肉自脱，肿易消，身轻者顺，溃後脓厚稠黄，新肉易生，疮口易敛，食饮渐进者顺，初起顶平根散，色黯漫肿，不热不疼，身体倦怠者逆，已成肿坚色紫，不作脓，不腐溃，口乾多烦躁者逆，已溃皮烂肉坚，不腐肿，仍不消，痛仍不殊，心烦者逆，溃後脓水清稀，腐肉虽脱，新肉不生，疮口如冻，色败臭秽者死。治法，初起毋论阴籛表，知痛不知痛，起发不起发，但未成脓者，俱宜灸之，既灸不知痛者，再灸之，赤发热疼痛，有时脉来浮数，无便秘者，宜药托之，身体拘急，脉紧恶寒，饮食就暖者，邪在表也，宜汗之，肿硬痛深，口乾便秘，身热脉实者，邪在里也，宜下之，痛势甚，烦躁饮冷，舌乾口燥者，火在上也，宜清之，肿痛坚硬，背如负石，恶心乾呕，邪毒在内，宜解拨之，肿痛日深，内脓不出，瘀肉窒塞疮口者，急开导之，软漫不作脓，不腐溃，及溃後疮口散大，不生肌肉者，籛气虚也，壮脾助胃以温补之，身凉自汗，手足并冷，六脉虚细，便泄籛脱者急温之，迟则不效。西航曰：凡痈肿须观禀质，气血调治，惟霉疮结毒，非专方不应，但验病人身上有块，不时掣痛者，即为霉毒无疑，当与三白丹疏涤之，元气虚寒者，加味三白丹最妙，虚甚不胜三白丹者，五宝丹亦能疗之，肿处用精猪肉贴之，若更发热头疼，或手足颤振，筋脉缩急者，此复感风寒，触发经中郁毒也，先与万璣丹三服汗之，次用调和血气之剂，俟胃气稍

复，然後用三白、五宝治之，有用三白丹後，餘毒未尽者，此胃虛不能行其藥力也，仍與調和氣血之劑，俟能飲食起居，更與五寶丹，无不愈者，此因銀粉劫劑，致成結毒，非仍用水銀不能撥去病根也，用精豬肉貼者，豬為水獸，取其通腎氣，而无癩痕之患。

(診)身重脈緩為濕勝，身熱脈大，心躁時熱，乍來乍去，當遂熱，諸痛眩暈動搖，脈弦，宜祛風，氣滯氣滯，乾燥亡津液，脈澀，須調氣補血，寒勝則浮，食不得入，便溺多，惡寒脈緊細，應於水中補火，凡痈疽初起，腫赤硬，脈浮數者易治，洪大急疾者難治，弦緊磅細者危，膿成脈洪滑者易治，虛大澀滯者難治，弦小磅澀者不治，已潰膿水未盡，脈緩滑者易治，數盛弦晦者難治，澀數不調，及虛大者危，膿盡後，脈小弱緩滑者易治，遲澀虛細者難治，反洪盛或弦急者不治，潰久不斂，有歹肉乾膿，脈緩滑流利者易治，弦細小弱者難治，反數盛急疾，或虛大澀者不治。

雜門

經云：籛氣有餘，為身熱無汗，陰氣有餘，為多汗身寒。飲食飽甚，汗出於胃，蚤而奪精，汗出於心，持重遠行，汗出於腎，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搖體勞苦，汗出於脾。腎病者，寢汗出，憎風。津脫者，汗大泄。汗出偏沮，使人偏枯。飲酒中風，則為漏風，入房汗出中風，則為內風。

景岳全書曰：汗出一証，有自汗者，有盜汗者，自汗者，然無時，而動作則益甚，盜汗者，寐中全身汗出，覺來漸收，諸古法云：自汗者屬籛虛，理不固，衛氣之所司也，人以衛氣固其表，衛氣石固，則表虛自汗，而津液為之發泄也，治宜實表補籛，盜汗者，屬陰虛，陰虛者籛必絀之，故籛蒸陰分則血熱，血熱則液泄而為盜汗也，治宜清火補陰，此其大法，然自汗亦有陰虛，盜汗亦多籛虛者，如遇煩勞大熱之類，最多自汗，如飲食之火起於胃，勞倦之火起於脾，酒色之火起於腎，皆能令人自汗，若此者，非籛盛陰衰而何，又若人之寢寐，總由衛氣之出入，衛氣者，籛氣也，人於寐時，則衛氣入於陰分，此其時非籛虛於表而何，然則陰籛有痺，何以辨之，曰：但察其有火無火，則或陰或籛，自可見矣，蓋火盛而汗出者，以火煉陰，陰虛可知也，無火而汗出者，以表氣不固，籛虛可知也，知斯二者，則汗出之要，無餘義矣。汗由血液，本乎陰也，經曰：籛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其義可知，然汗發於陰而出於籛，此其根本則由陰中之營氣，而其蕭閉則由籛中之衛氣，故凡欲疏汗而不知營衛之盛衰，欲禁汗而不知囊之牝牡，吾知其不敗不已也。汗証有陰籛，籛汗者，熱汗也，陰汗者，冷汗也，人但知熱能致汗，而不知寒亦致

汗，所谓寒者，非曰外寒，正以籛气内虚，则寒生於中，而阴中无籛，阴中供籛，则阴无所主，而汗随气泄，故凡大蚤大恐大惧，皆能令人汗出，是皆籛气顿消，真元失守之兆，至其甚者，则如病後产後，或大吐大泻失血之後，必多有汗出者，是岂非气怯而然乎，故经曰：阴胜则身寒，汗出身常清，数栗而寒，寒则厥，厥则腹满死，仲景曰：璠寒反汗出，身必冷如冰，是皆阴汗之谓也，故凡治阴汗者，但当察气虚之微甚，微虚者，略扶正气，其汗自收，甚虚者，非甘、姜、桂、附，速救元气不可。

自汗虽由卫气不固，胃中之津液外泄，而实关乎藏府蒸发使然，心之籛不能卫外而为固，则自汗出，包络之火郁发也，肾之阴不能退藏於密，则盗汗出，阴火乘虚蒸发也，肺气衰则表不能卫而自汗出，必喘乏少气，胃虚水谷气脱散者汗自出，必气虚少食。阴虚者，籛必絀，故发热自汗，当归六黄汤，籛虚者，阴必乘，故发厥自汗，黄建中汤，甚者少加附子，营血不足自汗，黄建中加当归，甚者加熟地，卫外之籛不固而自汗，附汤，脾中之籛衰微而自汗，术附汤，肾中之籛浮游而自汗，叁附汤。身冷自汗阴躁，欲坐泥水中，脉浮而数，按之如无，经云：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籛皆然，此阴盛格籛，真武汤冷服。肺气虚者，固其皮毛，玉屏风散。脾虚者，壮其中气，补中益气汤。心虚者，益其血脉，当归补血汤。肝虚者，理其疏泄，逍遥散。肾虚者，助其封藏，都气丸。火气炎上，胃中之湿亦能作汗，可用凉膈散。脾胃不和，外挟风湿，身重汗出，羌活胜湿汤。风湿相搏，时自汗出，防己黄汤。恶风自汗，桂枝汤。又有漏风证，一名酒风，不论冬夏，额上常有汗出，此醉後当风所致，经曰：有病身热懈惰，汗出如浴，恶风少气，病名酒风，治之以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合以三指撮为後饭，又曰：饮酒中风，则为漏风，漏风之状，多汗，常不可以单衣，食则汗出，甚则身汗喘急，恶风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劳事，先宜五苓散热服取汗，後与黄建中加白术、泽泻。汗出日久，用叁、术、附等药不效，汗乾仍热，此风邪伏於经络，暂与叁苏饮，病已止服，此反治也。汗出不止，名曰亡籛，以附子理中加黄，外用温粉扑之。痰证汗自出，痰消汗自止，二陈加桂枯、枳、桔、香附、贝母。

多汗恶风，食则汗出如油，久不治，必成消渴，玉屏风散，少加 d 蛎。病餘气血俱虚而汗，服诸止汗药不应，用十全大补汤半剂，加熟枣仁五钱，若胸膈烦闷，不能胜阴药者，生脉散加黄二钱，当归六分，熟枣仁三钱，一服即验。

别处无汗，独心胸一片有汗，此思伤心也，其病在心，名曰心汗，归

脾汤倍黄，或生脉散加当归、枣仁，猪心汤煎服。

(汗出不治证(汗出而喘甚者不治。汗出而脉脱者不治。汗出而身痛甚者不治。汗出发润至颠者不治。汗出如油者不治。汗出如珠者不治。汗出如襟，襟黏如珠之凝，及淋漓如雨，揩拭不逮者，皆不可治。

(盗汗(金匱云：男子平人脉虚弱微细者，善盗汗出，盖平人脉虚弱微细，是卫虚不能鼓其脉气於外，所以不能约束津液，当卫气行阴，目瞑之时，血气无以固其表，醒理开则汗，醒则行籛之气复散於表，则汗止矣，名曰盗汗，亦名寢汗，此属本虚，与伤寒邪在半表不同，先与当归补血汤加炒枣仁半紮，数服後与都儼調补之，酒客睡中多汗，此湿热外蒸也，二妙散加白术、防风、牡蛎。血热盗汗，当归六黄汤为专药，虚人，多加叁、絳甃、连，身热，加地骨皮，肝虚，加枣仁，肝实，加龙胆草，烦心，加竹叶、辰砂、麦冬，脾虚，去苓、连加白术、芍药。伤寒籛明少籛证盗汗，柴胡、葛根随证主治，温热三籛合病，目合则汗，白虎汤。

(头汗(头为诸籛之会，额上多汗而他处无者，湿热上蒸使然，或蓄血结於胃口，迫其津液上逆所致。蓄血头汗出，剂颈而还，犀角地黄汤。头汗小便不利，而渴不能饮，此瘀蓄膀胱也，桃核承气汤。胃热上蒸，额汗发黄，小水不利者，五苓散加茵陈，甚则茵陈蒿汤微利之。伤寒痘痛耳聋，寒热口苦，头上汗出，剂颈而还，属少籛，小柴胡加桂枝、苓、术和之，凡头汗，服和营卫遂湿豁痰理气散瘀药，或发寒热，下体得汗者，为营卫气通，日渐向愈之机也。食滞中宫，热气上炎，亦令头汗，生料保和丸，倍用姜汁炒黄连。病後产後，悉属籛虚，误治必死，伤湿额上汗出，下之微喘者死，下後小便不利者亦死，伤寒阴毒等证额汗，见绪论。

(手足汗(脾胃湿蒸，傍髻於四肢，则手足多汗，热者，二陈汤加黄连、白芍，冷者，理中汤加乌梅，弱者，十全大补去芎加五味子。

(阴汗(阴间有汗，属下焦湿热，龙胆泻肝汤加风药一二味，风能胜湿也，或当归龙荟丸，及二妙散俱效，阴囊湿者，以炉甘石扑之，密陀僧未亦佳。

(半身汗出(夏月止半身出汗，皆气血不充，内挟寒饮所致，偏枯及夭之兆也，大剂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大建中辈加行经豁痰药治之，若元气稍充，即间用小续命汤一剂以开发其表，或防己黄汤加川乌以散其湿，此证虽属血虚，慎不可用四物阴药，以其闭滞经络故也。

石顽曰：汗之源不一，有因於卫气疏者，有因於营气热者，有因於

营卫不和者，盖风邪干卫，则腠理疏，营气乘表虚而外泄，则自汗，治当散邪为急，宜从仲景桂枝汤、小建中辈，迟则营气外亡，邪气内入，必变府实潮热矣，又宜三承气汤选用，此皆外感自汗也，若郁热内蒸，亦必从空窍发泄，或从肠胃下奔，或从皮毛外瞽，则郁热得散，然外泄轻於下奔，蒸热胜於乾热，以此验营卫之枯与不枯也，当从内伤虚损例治之，至於邪正交加，非汗不解，故少籛挟热，或为盗汗，或腋汗豆汗，须知从阴籛交互时，及阴籛交互处发泄者，皆阴籛不和，半表半证，小柴胡、逍遥散，皆合剂也，及乎挟风邪痰湿之类，亦多有之，至如头汗，或为湿热上攻，或为瘀血内结，亦属阴籛不和，其於阴汗股汗，又为肝家湿热下渗之徵验，岂可一概施治乎。

(诊汗家腠理疏豁，其脉必缓，兼浮则为风，兼滑则为痰，兼大则为热，兼弱为卫虚，兼羸为失血，兼迟为气虚，兼细为阴虚，经云：肺脉软而散者，当病灌汗，肺脉缓甚为多汗，尺涩脉滑，谓之多汗，病风人脉紧数，浮碇有力，汗出不止，呼吸有声者死，不然，则主病气。

东垣治一人，二月阴雨寒湿，又因劳役所伤，病解之後，汗出不止，沾濡数日，恶寒重添厚衣，心胸间时烦热，头目昏愤，上壅食少，此乃胃中阴火炽盛，与外天雨之湿气相合，而汗出不休，遂用羌活胜湿汤，以风药去其湿，甘寒泻其热，一服而愈。

滑伯仁治一妇，暑月自汗，口乾烦躁，欲坐水中脉，浮而数，按之豁然虚散，得之食生冷乘凉所致，以真武汤，一进汗止，再进躁退，三进全安。

飞畴治陈子厚媳，八月间因产不顺，去血过多，产後恶露稀少，服益母草汤不行，身热汗出，产科用发散行血更剧，自用焦糖酒一碗，遂周身络脉極楚难堪，恶露大下，昏碇戴眼，汗出如浴，但言心痛不可名状，此血去过多，心失其养故痛，肝主筋，为藏血之地，肝失其荣，故络脉極楚不堪，且汗为产後之大禁，若非急用人参，恐难保其朝夕也，用四君合保元加白芍、五味，一剂汗止，因其语言如祟，疑为瘀血未尽，更欲通利，予曰：声怯无神，此属郑声，且腹不疼痛，瘀何从有，此神气散乱不收之故，前方加入枣仁、龙齿，诸证渐平，後服独参汤，至弭月而安。

不得卧(多卧、嗜卧)

璣枢云：卫气不得入於阴，当留於籛，留於籛，则籛气满，籛气满，则籛盛，不得入於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卫气行籛阴则寐，此其常也，失其常则不则寐，行得静而藏魂，所以目不得瞑也(壮者

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营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素问云：阴虚故目不瞑，补其不足，泻其有馀，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饮以半夏汤一剂，阴籛已通，其卧立至，病新发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馀而已也。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

不寐有二，有病後虚弱，有年高人血衰不寐，有痰在胆经，神不归舍，亦令人不寐，虚者，六君子加枣仁，痰者，璣枢半夏汤。虚劳烦热不得眠，酸枣汤，或酸枣仁一紮炒研，水煎绞取汁，下米二合煮糜，以生地五钱捣汁入，更煮过，时时服之。大病後虚烦不得眠，竹叶石膏汤。水停心下不得眠，茯苓甘草汤。妇人肥盛多郁不得眠者吐之，从郁结痰火治，大抵胆气宜静，浊气痰火扰之则不眠，温胆汤，用猪胆汁炒半夏面加柴胡三钱，炒枣仁一钱五分，立效，盖蚤悸健忘志心风不寐，皆是痰涎沃心，以致心气不足，若凉心太过，则心火愈微，痰涎愈盛，惟以理痰顺气为第一义，导痰汤加石菖蒲。有寐中觉魂魄飞荡蚤悸，通夕不得安眠，是肝虚受邪也，其人易怒，魂不归肝，是以飞扬，独活汤、珍珠母丸，次第服之。喘不得卧，以喘法治之，苏子、橘红、甘草、桔梗、竹茹。厥不得卧，以脚气法治之，牛膝、丹皮、木通、礞香、观桂。虚劳咳嗽，形脱不得卧，不可治。烦不得卧，诸药不效者，栀子畔汤下朱砂安神丸，不应，用益元散加牛黄，更不应，虚火用事也，补中益气汤下朱砂安神丸，间进六味丸，恒服方效，有病久馀热不止，久不得卧者，六味丸滋其真阴，自然热止安卧矣。脉数滑有力不眠者，中有宿滞痰火，此为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心下硬闷，属宿滞，半夏、白术、茯苓、川连、枳实。病後，及汗下後，与溃疡不得眠，属胆虚，人参、茯苓、炒枣仁、陈皮。麦冬、圆眼肉为主，有火，脉数口乾，加知母、川连、竹茹，心烦，用炒黑山栀。

石顽曰：平人不得卧，多起於劳心思虑，喜怒蚤恐，是以举世用补心安神药，鲜克有效，曷知五志不伸，往往生痰聚饮，饮聚於胆，则胆寒肝热，故魂不归肝而不得卧，是以内经用半夏汤涤其痰饮，则阴籛自通，其卧立至，一少年因恐虑紮月不卧，服安神补心药无算，余与温胆汤倍半夏、柴胡，一剂顿卧紮昼夜，竟尔霍然，复有一人遗精烦扰不得卧，与六味丸料加枣仁，数服而安寝如常，更有一人，溃疡久不收敛而不得卧，疡医不能疗，令用大剂十全大补而安，大抵因病不得卧，当详所因，亦不专主胆病也。

(多卧〔经云：卒然多卧者，邪气客於上焦，上焦闭而不通，已食若

饮汤，卫气久留於阴而不行，故卒然多卧焉。

胆虚不眠，寒也，酸枣仁一掬炒为末，醇酒调服，胆实多卧，热也，酸枣仁一掬生为末，茶清调服。

(嗜卧(东垣云：脉缓怠惰，四肢不收，或大便泄泻，此湿胜，从胃苓汤。食入则困倦，精神昏旨而欲睡者，脾虚也，六君子加曲、蘖、山查。时值秋燥，怠惰嗜卧，兼见肺病，洒淅恶寒，不嗜食者，此膈气不伸也，升籛益胃汤。

不能食(恶食、饥不能食(

经云：人之善饥而不嗜食者，精气并於脾，热气留於胃，胃热则消谷，故善饥，胃气逆上，则胃寒，故不嗜食也。

东垣云：太阴所谓恶闻食臭，胃无气，故恶食臭也，胃中元气盛，则能食而不伤，过时而不饥，脾胃俱旺，则能食而肥，脾胃俱虚，则不能食而瘦，故不能食，皆作虚论，若伤食恶食，自有本门，不在此例。病人脉缓，怠惰，四肢重着，或大便泄泻不食，此湿胜也，胃苓汤。病人脉弦，气弱自汗，四肢发热，或大便泄泻不食，皮毛枯槁发脱，黄建中汤加絳。病人脉滑，气口盛於人迎，或涩滞不调，其人痞满，呕逆不食，此有宿食，保和丸、枳术丸消导之。病人脉虚气弱，脾胃不和，或兼恶心不食，六君子、枳实理中选用，有痰，用导痰汤。虚而有痰，用人参四掬，半夏一掬，姜汁浸一宿，晒为末，面糊丸，食後生姜汤下。

许学士云：有人全不进食，服补脾药皆不效，授以二神丸服之，顿能进食，五更肾泻尤宜，此病不可全作脾气治，盖肾气怯弱，真元衰削，是以不能消化饮食，譬之釜底无薪，水谷不能腐化也。

(恶食(恶食有虚实之分，实则心下闷痛，恶心口苦，二陈加黄连、枳、术，虚则倦怠，色痿黄，心下软，琿功散加砂仁、木香，有痰恶心，六君子加香、砂。

(饥不能食(此证有二，一属胃中虚热，六君子加姜汁炒黄连，一属阴火乘胃，六味丸加赤桂、五味。又热病後馀热未尽，脉虚洪不实者，人参白虎汤。

石顽曰：胃主出纳，脾司端化，故不食皆为中土受病，然胃之土，体籛而用阴，脾之土，体阴而用籛，胃实则痞满气胀，胃虚则饮食不甘，胃热则饥不能食，胃寒则胀满不食，胃津不布，则口淡无味，胃中火盛，则消渴易饥，有痰则恶心呕涎，脾虚则食後反饱，脾津不藏，则口甘畏食，脾挟肝热，则舌酸吐酸，此皆中土受病也，至於肾藏籛虚，不能腐熟水谷，又当归重於命门，火为土母故也。

喻嘉言治一人，病後胃中隐隐作痛，有时得食则已，有时得食转

加，大便甚难，小水不畅，盖因脾中津液，为邪火所烁，津液未充，火势内蕴，易於上燎，所以得食以压其火则安，若食饮稍过，则气不能转输其食，而痛亦增，是火不除，则气不复，气不复，则胃中清浊混乱，不肯下行，而痛终不免也，於是为订降火生津，下气止痛方，为常用之药，务先收摄肾气不使外出，然後浊气之源清，而膀胱得吸引，上中二焦之气以下行矣。

石顽治孝廉徐侯斋尊阃，不得寐，不能食，心神恍惚，四肢微寒，手心热汗，至晚则喉间热结有痰，紫耳时如充塞，遍服安神清火药罔效，邀石顽诊之，六脉萦萦如蜘蛛丝，而微显弦数之象，此中气久郁不舒，虚火上炎之候也，盖绿缘斋素居涧上，自鼎革三十年来，茧足杜门，粥不继，乃阃克相夫志，力竭神劳所致，本当用归脾汤以补心脾之虚，奈素有虚痰阴火，不胜、圆之滞，木香之燥，遂以五味理功，略加归、芍、肉桂以和其阴，导其火，不数服而食进寝盛，诸证释然矣。

不能语

人有一生不能言者，此肺窍窒塞，肾气不能上通於咽，如管钥之固闭其窍，不能通呼吸之气也，若因病而不能语者，惟中风伤寒暴病有之，近有顾允祥之妇，暴怒伤食，喘胀呕逆不止，医者痕认风邪，而与表药，遂昏愤目瞪不语，呼之不省，乃求救於石顽，其脉六部涩伏，知为痰因气闭所致，本当因势利导，探吐以通其窍，缘病家畏其吐剧，遂与导痰汤加菖蒲、远志，一啜便能语言，更与前药加槟榔、铁落，得下而安，门人问曰：此病既当探吐，何下之亦能取效，固谓之曰：治病贵乎圆活，但得开通经络，管钥自空，设用橘皮浓煎，亦可探吐，叁芦浓煎，亦可灌吐，姜汁、竹沥，亦可取吐，在丰稔之家，局方至宝丹、牛黄丸、苏合香丸，皆可取用，奚必拘於何药方为合剂耶。

消瘵

经云：二籛结，谓之消（二籛者籛门也，手籛明大肠主津，病消则目黄口乾，是津不足也，足籛明胃主血（热则消谷善饥，血中伏火，乃血不足也，结者津液不足结而不润，皆燥热为病也）瘵成为消中。心移热於肺，传为鬲消，

（鬲上烦渴，饮水多而善消（肺气不化小便反少也）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饮一溲二，死不治（君火失政，则阴火乘之，故肺金虽便反多（

有客热消水，而下焦真肠籛失守，溲死不治（故大肠移热於胃，善食而瘦，谓之食儉（食儉谓食移易而过，胃热不生肌肉，津液内烁

而消见於外也，若胃移热於胆而食儉，则有烦热口苦之患矣〔肾热病者，先腰痛 酸，苦渴数饮身热。有口甘者，病名脾痺，五味入口，藏於胃，脾为之行其精气，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人必数食甘美而多肥，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热中消中，不可服膏粱芳草石药，石药发癩，芳草发狂，芳草之气美，石药之气悍，二者其气急疾坚劲，非缓心和人，不可以服。热气留於小肠，肠中痛，痺热焦渴，则坚乾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消痺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

金匱云：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饮一斗，小便一斗，肾气丸主之。肾主藏精以施化，若精泄无度，火动不已，则肺气伤燥而思水，水入於胃，不得肺气之化，不复上归下轮，肾病则气不约束调布，岂不饮一斗而出一斗乎，故用肾气丸，全赖桂、附之辛温，蒸发津气，以润藏府百骸，岂云专补其肾哉。

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宜利小便发汗，五苓散主之。

此言水气不化之渴，与渴欲饮水，水入即吐，名曰水逆之渴，证虽稍痺，而水气阻碍津液则一，故并宜五苓以输散之，水散则津液灌溉，而渴自已耳。

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文蛤治伤寒冷水 灌，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是治表之水寒，今治热而渴饮水不止者，亦取其咸寒退火，有益水润燥之功，一味而絜得之，若治心移热於肺，传为高消者尤宜。

赵养葵云：上消者，舌上赤裂，大渴引饮，逆调论谓心移热於肺，传为高消者是也，以白虎加人参汤治之，中消者，善食而瘦自汗，大便硬，小便数，痺成为消中者是也，以调胃承气汤治之，下消者，烦躁引饮，耳轮焦乾，小便如膏，此肾消也，六味丸治之，古人治三消之法，详别如此，余又有一说焉，人之水火得其平，气血得其养，何消之有，其间调摄失宜，水火偏胜，津液枯槁，以致龙雷之火上炎，熬煎既久，肠胃合消，五藏乾燥，令人四肢瘦削，精神倦怠，故治消之法，无分上中下，先治肾为急，惟六味、八味、加絳八味，随证而服，降其心火，滋其肾水，则渴自止矣，白虎与承气，非其所治也，总之是下焦命门火不归元，游於肺则为上消，游於胃即为中消，以八味肾气丸引火归元，使火在釜底，水火既济，气上薰蒸，肺受湿润，而渴疾愈矣。或曰：人有服地黄汤而渴仍不止者，何也，曰：心肺位近，宜制小其服，肾肝位远，宜制大其服，如上消中消，可以用前丸缓治，若下消已璠，大渴大燥，须加灭八味丸料一斤，肉桂一

紫，水煎六七碗，恣意冰冷服之，熟睡而渴病如失矣，处方之制，存乎人之变通耳。有等渴欲引饮，但饮水不过一二廿即厌，少顷复渴，饮亦不过若此，但不若消渴者之饮水无厌也，此是中气虚寒，寒水泛上，逼其浮游之火於咽喉口舌之间，故上焦一段，欲得水救，若到中焦，以水见水，正其所恶也，治法，如面红烦躁者，理中汤送八味丸。

喻嘉言曰：消渴之患，常始於微而成於着，始於胃而璫於肺肾，始如以水沃焦，水入犹能消之，既而以水投石，水去而石自若，至於饮一溲一，饮一溲二，则燥火 u 阴，操立尽之势而成矣，内经有其论，无其治，金匱有论有治也，而集书者，采伤寒论厥阴经消渴之文繙入，後人不能决择，斯亦不适於用也，盖伤寒传经热邪，至厥阴而尽，热势入深，故渴而消水，及热解则不渴，且不消矣，岂杂证积渐为患之比乎，谨从内经拟议言之，经谓治消瘵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肥贵人则膏粱之疾也，此中消之所由来也，肥而不贵，食弗给於鲜，贵而不肥，餐弗过於饗，肥而且贵，醇酒厚味，孰为限量哉，久之食饮酿成内热，津液乾涸，求济於水，然水入尚能消之也，愈消愈渴，其膏粱愈无已，而中消之病成矣，夫既瘵成为消中，随其或上或下，火热炽盛之区，以次传入矣，上消者，胃以其热上输於肺，而子受母累，心复以其热移之於肺，而金受火刑，金者，生水而出高源者也，饮入胃中，游溢精气而上，则肺通调水道而下，今火热入之，高源之水，为暴虐所逼，合外饮之水，建练而下，饮一溲二，不但不能消外水，且并素酝水精，竭绝而尽输於下，较大府之暴注暴泄，尤为其矣，故死不治也，至於胃以其热由关门下传於肾，肾或以石药耗其真，女劳竭其精者，籊强於外，阴不内守，而小溲浑浊如膏，饮一溲二，肾消之病成矣，故肾者胃之关也，关门不开，则水无输泄而为肿满，关门不闭，则无底止而为消渴，消渴属肾一证，金匱原文未脱，其曰饮一斗溲一斗者，肾气丸主之，於此蒸动精水，上承君火，而止甚下入之籊光，此正通天手眼，张子和辄敢诋之，既诋仲景，复谗河间，谓其神芎丸，以黄芩味苦入心，牵牛、大黄驱火气而下，以滑石引入肾经，将离入坎，真得黄庭之秘，颠倒其说，阿私所好，识趣卑陋若此，又何足以入仲景之门哉，何柏斋消渴论中已辨其非，吾观戴人吐下诸按中，从无以治消渴一案者，然以承气治壮火之理，施之消渴，又无其事矣，故以下消之火，水中之火也，下之则愈燔，中消之火，竭泽之火也，下之则愈伤，上消之火，燎原之火也，水从天降可灭，徒攻肠胃，无益反损，夫地气上为云，然後天气下为雨，是故雨出地气，地气不上，天

能雨乎，故亟升地气以慰三农，与亟蒸肾水以溉三焦，皆事理之必然者耳。内经曰：心移热於肺，传为鬲消，戴人谓鬲消犹未及於肺，至心移寒於肺，乃为肺消，如此泥文害意，非能读内经者也，要识心肺同居膈上，肺为娇藏，移寒移热，总之易入，但寒邪入而外束，热邪入而内传，均一肺消，而治则有分矣。

肾消之病，古曰强中，又谓内消，多因恣意色欲，或饵金石，肾气既衰，石气独在，精髓失养，故常发虚痿，不交精出，小便无度，唇口乾焦，加絳八味丸，用生脉散下。千金云：有人苦热不已，皆由服石所致，种种服饵，不能制止，惟朴硝煎，可以定之。男子消渴，饮一斗，溲一斗者，肾气丸，饮一溲二者难治。渴家误作火治，凉药乱投，促人生命，宜多服生脉散滋养之。上焦蕴热消渴，小便赤涩，清心莲子饮。心膈有热，久则引饮为消渴，名曰鬲消，胃满烦心，津液短少，宣明麦门冬饮子。老弱之人大渴，易老门冬饮。消中能食而瘦，口舌乾枯，大渴引饮自汗，大便秘燥，小便频数，兰香饮子，烦热大渴，引饮不止，脉大滑实，甘露饮子。胃热口臭，烦渴引饮，面赤唇乾，气口脉短滑者，泻黄散。食已如饥，胃热消谷，籛明脉盛，心火上行，面黄肌瘦，胸满豆胀，小便赤涩，七味白术散。心膈有热消渴，咽乾面赤，生料固本丸加黄、甘草、石斛、泽泻、枇杷叶。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或渴饮水多，停蓄不散，心下辘辘有声，小便不利者，并宜五苓散，若热渴不止，加人参。三消久而小便不臭，反作甜气，此脾气下脱，为病最重，七味白术散，有溺桶中浮在面上如猪脂溅在桶边，或如柏油者，此肾虚不能约制，脾胃之膏液下流，用白术散，肾气丸，可救十之一二。脾消之证，饮食入腹，如汤沃雪，随小便而出，出於溷僻螭渠，皆旋结如白，肌肤日消，用热药则愈甚，用凉药则愈虚，不能起止，精神恍惚，口舌焦乾，或籛强兴盛，不交而泄，不久当毙，孙真人云：消渴之人，愈与未愈，常须思虑有大，何者，消渴之人，必於大骨间发痈疽而卒，所以专虑发大痈也。

(诊〔石顽曰〕：经言消瘵脉实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见消证脉显实大，为证脉相符，虽久可治，若见悬小而坚，不但脉不应病，且真藏发露，其可疗乎，设消证脉小，而不至於虚悬坚劲，又当从仲景肾气丸正治矣，然历诊消瘵之脉，无有不带数象者，但须察浮数砵数，在左在右，尺甚寸，及有馀不足，兼见何脉，而为审治，又须详南北风土之强弱，病人禀气之厚薄，合脉象而推之，庶几无虚虚之虞矣，大抵北人消瘵，脉多砵石滑数，以北方寒水司权，且素食煤火，肾气多厚，故用蔺张寒泻之法，往往获效，然间有

恃力作强，以水为事，乃致虚籛不守，封藏不固，而见右尺数大，为下消者，亦有真阴耗竭，肾气不升，肺藏枯燥，而见寸口数盛，为上消者，天有竭力房室，服食悍，火土太强，恣意饮，而见气口动滑，为中消者，又不可限以风土，急须导火壮水，除陈气等法，若大江已南，木堯蕙生之界，患消瘵者，从无砢石之脉，即有砢数，按之必濡，多有尺内见弦，及气口命门大数，或紫寸浮滑者，以东南水土孱薄，虚籛易动，肾水易亏，当璫遵金匱东垣养葵，犹恐不及，况可效用蕪张之法乎，至若庾岭而南，消瘵之脉，亦绝无砢石之候，多见浮大数盛，外示有馀，中实不足，以其籛气泄而不藏，肾气溢而不满，故其治仅可用辛凉以清其热，甘寒以滋其阴，若辛热导火，苦寒泻气等药，总无於预也，至於临病审察，又当随左右尺寸之太过不及，而为决继，太过见於寸口，多为气病，不及见於尺内，多为肾虚，又在左偏弦，为精髓受伤，在右偏旺，为虚籛发露，然其邪皆自内发，故表证表脉绝少，即金匱五苓散一条，亦是水气不化，津液不行而渴，故显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之证，见消瘵虽有浮脉，亦是客邪为患，非此证之本脉，故特表而出之。

石顽治太学赵雪访，消中善食，日进膏粱数次，不能敌其饥势，丙夜必进二盞，食过即昏昏嗜卧，或时作酸作甜，或时梦交精泄，或时经日不饮，或时引饮不彻，自言省试劳心所致，询其先前所服之药，屡用安神补心，滋阴清火，俱不应，延至麦秋，其证愈剧，始求治於石顽，察其声音，浊而多滞，其形虽肥盛色苍，而肌肉绵软，其脉六部皆洪滑而数，惟右关特甚，其紫尺亦洪滑，而按之少神，此肾气不充，痰湿挟阴火泛溢於中之象，遂与加味导痰加兰香，数服，其势大絀，次以六君子合佐金，枳实汤泛丸服，後以六味丸去地黄，加鯮襟、用藜，平调紫月而康。

又治朔客白小楼，中消善食，脾约便艰，察其形，瘦而质坚，诊其脉，数而有力，时喜饮冷气酒，此酒之湿热内蕴为患，遂以调胃承气三下，破其蕴热，次与滋肾丸数服，涤其馀火而安。

又治粤客李之，上消引饮，时当三伏，触热到絀，初时自汗发热，烦渴引饮，渐至溲便频数，饮即气喘，饮过即渴，察甚脉象，惟右寸浮数动滑，知为热伤肺气之候，因以小剂白虎加人参，三服，其势顿絀，次与生脉散，调理数日而痊。

又治薛廉夫子，强中下消，饮一溲二，因新娶继室，真阴灼烁，虚籛用事，籛强不倒，恣肆益甚，乃至气息不能相续，精滑不能自收，背曲肩随，腰胯疼软，足膝痿弱，寸步艰难，糜粥到口即厌，惟喜膏粱方物，其脉或时数大少力，或时弦细数疾，此阴籛离决，中空不能

主持，而随虚火辄内辄外也，峻与八味、肾气、保元、独参，调补经年，更与六味地黄，久服而祛。

又牙行邵渭宾，仲夏与一婢通，因客至蚤恐，精气大脱，即凛凛畏寒，翕翕发热，畏食畏饮，小便淋漓不禁，邀石顽诊之，六脉弦细如丝，责责如循刀刃，此肾中真籛大亏之兆，令服生料六味，稍加桂、附以通籛气，其左右亲戚，咸谓夏暑不宜桂、附，另延一医，峻用人参、附子月馀，饮食大进，犹谓参、附得力，恣饵不彻，遂至日食豚蹄鸡鸭七八莖，至夜预治熟食，听甚饱莖二次，如此又紮月馀，形体丰满备常，但苦时时嘈杂易饥，常见青衣群鬼，围绕其侧蓐惧，复邀石顽诊治，甚脉皆滑数有力，而右倍於左，察其形色多滞，且多言多笑，而语多不次，此味痰壅寒於中，复加辛热助其淫火，始本阴虚，未传中消之患也，不急祛涤，必为狂痴之病，为制涌吐之剂，迟疑不进，未几，忽然大叫发狂，妄言妄见，始信余言之非谬也。

痰火

石顽曰：痰火一证，方书罕及，近惟郢中梁仁甫国医宗旨，专为立言，然皆泛引肤辞，且所用方药，专事降泄，略无切於病情，殊非指南之谓，夫所谓痰火者，精髓枯涸於下，痰火凭陵於上，有形之痰，无形之火，交固於中，良由劳思伤神，嗜欲伤精，加以饮食不节，血肉之味，蕴酿为痰为火，变动为咳为喘，其在平无恙之时，贮积窠囊之中，或时有所触发，则冲膈透膜，与潮宗之泛滥无垠，观其外显之收，颇有似乎哮喘，察其内发之因，反有类乎消中，消中由阴邪上僭，摄之可以渐神，哮喘由表邪内陷，温之可以暂安，此则外内合邪，紮难分解，温之燥之升之摄之，咸非所宜，况乎触发发端，治非一律，何怪时师之茫无统绪乎，予由是而因病制宜，特立玉竹饮子一方，为是证之专药，临证以意增絀，庶几款治病情，其有兼挟客邪者，又须先彻标证，然後从本而施，自然信手合辙，如因感风寒而发，则香苏散为至当，略加细辛以开肺气，香畔以通肾邪，散标最捷，盖香、苏性降，可无升举浊垢之虞，他如麻黄、桂枝、柴、防升、葛、羌、独、川芎等味，能鼓动痰气，薄荷、荆芥、橘皮、苏子等味，能耗散真气，璧、连、知、柏、赤白芍、塘菱根，石膏等味，能敛闭邪气，皆宜远之，因饮食而发，宜金匱枳术汤，随所伤之物而为参用，谷伤曲、蘖，酒伤瓌葛，肉伤炮查，麸面伤加草果，鸡鸭卵伤加杏仁，痰食交结，则加橘、半，食积发热，必加黄连，黄连与枳实同用，善消痞满，半夏与白术同用，专端痰湿，然须生用力能豁痰，痰去则津液流通，热渴自解，非苍术、南星燥烈伤津之

比，因恼怒而发，砱香降气散和滓煎服，不但理气化痰，亦可消喘食滞，其或兼冒微风，另煎香苏散以协济之，原其触发之因，不出风食气三者为甚，然皆人所共知，惟是触感风热而发者，世所共昧，盖寒伤形而不伤气，气本乎肺，肺气受伤，咳嗽喘满，势所必致，而寒客皮毛，皮毛为肺之合，邪从皮毛而入伤於肺，咳嗽喘满，亦势所必致，何怪举世医师，一见喘咳，概以表散为务，良由不辨内因外因之故耳，曷知外因从表而伤有形之津，证属有馀，故一咳其痰即应，而痰味清稀，内因从肺而伤无形之气，证属不足，故屡咳而痰不得出，咳剧则呕，此不但肺病而胃亦病矣，是予玉竹饮子方中，茯苓、甘草专为胃家预立地步也，至於标证散後，馀火未清，人参未宜遽用，玉竹饮子，尤为合剂，病势向衰，即当滋养脾胃，璋功散加萎甬，取橘皮为宣通气化之报使，气虚不能宣发其痰，又需局方七气汤，借肉桂为热因热用之向导，若其人形体虽肥，而色白气虚，则以六君子汤加竹沥、姜汁，即有半夏，亦无妨碍，食少便溏者，竹沥又为切禁，宜用伏龙肝汤代水煎服，脾气安和，津液自固，可无伤耗之虑矣，瘦人阴虚多火，六味地黄去泽泻合生脉散，使金水相生，自然火息痰降，去泽泻者，以其利水伤津也，若命门脉弱，真火式微，或不时上冲，头面烘热，又须六味地黄加肉桂、五味子以摄火归阴，阴平籀秘，精神乃治，须知治痰先治火，治火先养阴，此为台痰治火之的诀，然後有真气浮散之璫，草根木实，无济於用，又须金石以镇固之，予尝借服食方中璫飞散，取云母以摄虚籀，锤乳以通肺窍，菊花以清旺气，兼天冬、地黄、人参之三才，以固精气神之根本，即修内丹，不外乎此，所谓知其要者，一言而终，不知其要，流散无穷，无以此言质之梁子。

梁仁甫云：病痰火者，或吐血，或衄血，或喉疼身热溺黄，皆热证也，庸医妄投苦寒泻火之剂，不知苦寒能泻脾胃，脾胃土也，及人身之本也，今火病而泻其土，火未尝除而土已病矣，土病则胃虚，因而饮食殊少，甚至泄泻肌肉消瘦，不可救药矣，世俗谓病痰火者，服童便最好，余治痰火，每禁服童便，盖童便降火虽速，而损胃多矣，故治火病，以理脾主为主，此真诀也。

(诊〔痰脉砱弦细滑，大小不匀，皆痰气为病，左右手关前脉浮大而实者，膈上有稠痰也，关上脉伏而大者，清痰也，丹溪云：人得涩脉，痰饮襟固，脉道阻滞，卒难得开，必费调理。

黄瘡(目黄〔

经云：身痛而色微黄，齿垢黄，爪甲上黄，黄瘡也，安卧小便黄赤，脉小而涩者，不嗜食。溺黄赤安卧者，曰黄瘡，食已如饥者，曰胃

瘴，目黄曰黄瘴。

金匱云：诸病黄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脉浮，当以汗解之，宜枝枯加黄 汤主之。

黄家一证，大率从水湿得之，治湿之法，当利小便为第一义，然脉浮者，知湿不在 而在表，又当以汗解之，设表湿乘虚入 而作瘴闭，又当利其小便也，故下条云：黄瘴病，茵陈五苓散主之活，法在心，可拘执乎。

黄瘴病，茵陈五苓散主之。

夫病酒黄瘴，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热，足下热，是其证也。

酒黄瘴者，或无热，靖言了了，腹满欲吐，鼻燥，其脉浮者，先吐之，砭弦者，先下之。酒瘴心中热，欲吐者吐之愈。

酒黄瘴，心中懊绍，或热痛，栀子大黄汤主之。

此即枳实栀子擘汤之变名也，大病後劳复发热，服枳实、栀子、擘三味，覆令微汗，使馀热从外而解，若有宿食，则加大黄从内而解，此治酒瘴之脉砭弦者，用此方以下之，其脉浮当先吐者，则用栀子擘汤，可不言而喻矣，盖酒瘴伤胃发黄，无形之湿热，故宜栀子擘涌之，与谷瘴之当用茵陈蒿者，泾渭自殊，即此汤亦自治酒食并伤之湿郁，故可用下，观枳实栀子擘汤之加大黄，亦是因宿食而用也，更有栀子柏皮汤治身黄发热一证，又以苦燥利其渗道也，合此比例而推，治黄之法，无馀蕴矣。

酒瘴下之，久久为黑瘴，目黄面黑，心中如 蒜 状，大便正黑，皮肤爪之不仁，其脉浮弱，虽黑微黄，故知之。

金匱治酒瘴，用或吐或下之法，言虽错出，义实一贯，盖酒之积热，入膀胱则气体不行，必小便不利，积於上焦，则心中热，积於下焦，则足下热，其无心中足下热者，则靖言了了而不神昏，但见腹满欲吐鼻燥三证，可知其膈上与腹中，阴膺交病，须分先後治之，当辨脉之浮砭，以定吐下之先後，若但心中热欲呕吐，则病全在上焦，吐之即愈，何取下为哉，其酒热内结，心神昏乱，而作懊绍及痛楚者，则不可不下，故以栀子、香擘，皆治其心中懊绍，大黄荡涤实热，枳实破结，遂去宿垢也，但以此 之法，不可久用，久久下之，必脾肺之膺气尽伤，不能统领其阴血，其血有日趋於败而变黑耳，然酒瘴之黑，非女劳瘴之黑也，女劳瘴之黑，为肾气所发，酒瘴之黑，为败血之色，因酒之湿热伤脾胃，脾胃不和，膺气不化，阴血不 调，若更下之，久久则调化之用愈耗矣，气耗血积，败腐瘀浊，色越肌面为黑，味变於心，咽作嘈杂，心辣如 蒜 状，营血衰而不行，於皮肤，爪之不仁，输於大肠，便如漆黑，其目黄与脉浮弱，皆病血

也，仲景於一酒瘕，胗列先後次第，以尽其治，其精而且详如此。谷瘕之为病，寒热不食，食即头眩，心胸不安，久久发黄为谷瘕，茵陈蒿汤主之。

额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热，薄暮即发，膀胱急，小便自利，利名曰女劳瘕，腹如水状，不治。

女劳之瘕，惟言额上黑，不言身黄，简文也，然黑为北方阴晦之色，乃加於南方离明之位，以女劳无度，而脾中之浊阴，下趋入肾，水土互显之色，乃至微汗亦随火而出於额，心之液且外亡矣，手足心热，内伤皆然，日暮箴明用事，箴明主阖，收敛一身之湿热，疾趋而下膀胱，其小便自利，大便黑时溏，又是膀胱蓄血之验，腹如水状，实非水也，正指蓄血而言，故为不治。

黄家日晡所发热，而反恶寒，此为女劳得之，膀胱急，少腹满，身尽黄，额上黑，足下热，因作黑瘕，其腹胀如水状，大便必黑时溏，此女劳之病，非水也，腹满者难治，硝石矾石散主之。

此治女劳瘕之急方也，夫男子精动，则一身之血俱动，以女劳而倾其精，血必继之，故因女劳而尿血者，其血尚行，犹易治也，因女劳而成瘕者，血瘀不行，非急去膀胱少腹之瘀血，万无生路，乃取皂矾以涤除瘀垢，硝石以破积散坚，二味相胥，锐而不猛，此方之妙用也。

黄瘕腹满，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为表和 实，当下之，大黄硝石汤。

黄瘕最难得汗，自汗则表从汗解，故曰：此为表和 实，方用大黄、硝石解散在 血结，黄柏专祛下焦湿热，栀子轻浮，能使 热从渗道而泄也。

诸黄，猪膏发煎主之。

详此治瘀血发黄之缓剂，以诸黄虽多湿热，然经脉久病，不无瘀血阻滞也，肘後方以此治女劳瘕，身目尽黄，发热恶寒，少腹满，小便难，以大热大寒女劳，交接入水所致，用发灰专散瘀血，和猪膏煎之，以润经络肠胃之燥，较硝石矾石散，虽缓急轻重悬殊，散瘀之旨则一也。

瘕而渴者，其瘕难治，瘕而不渴者，其瘕可治，发於阴部，其人必呕，箴部，其人振寒而发热也。

瘕为湿热固结，阻其津液往来之道，故以渴与不渴，证津之通与不通也，呕为肠胃受病，振寒发热，为经络受伤，於此可证其表 阴箴而治也。

黄瘕者，色如薰黄，一身尽痛，乃湿病也，色如橘子黄，身不痛，乃

瘵病也。瘵分为五，黄汗，黄瘵，谷瘵，酒瘵，女劳瘵。黄汗者，其证
紫脛自冷，从腰已上必汗出，下无汗，腰髋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状，
剧者不能食，身疼重，烦躁小便不利，此为黄汗，宜 芍桂酒汤，昼
热，加防风，夜热，加当归，食少，加白术、茯苓。黄瘵有乾有湿，乾
黄者，肺燥也，小便自利，四肢不磳重，渴而引饮，梔子柏皮汤，湿
黄者，脾湿也，小便不利，四肢磳重，似渴不欲饮者，麻黄连轺赤小
豆汤，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渴者，茵陈
五苓散。谷瘵者，食毕即头眩，心中怫郁不安，遍身发黄是也，小柴
胡去参加白术、炮姜、胆草、枳实，二便秘者，茵陈蒿汤，胃瘵食已
如饥，胃热消谷，面黄瘦，胸满佷胀，小便秘赤，补中益气加猪胆汁
炒川连、酒黄柏、泽泻。酒瘵者，身目发黄，腹如水状，心下懊绍而
热，不能食，时时欲吐，足胫肿，小便黄，面发赤斑，此因饥中饮
酒，大醉当风入水所致，梔子大黄汤，酒瘵下之，久久为黑瘵者，前
方去大黄合犀角、地黄，不应，去地黄加桂心、桃仁、穿山甲。色瘵
者，身黄额上微黑，小便利，大便黑，此因房事过伤，血蓄小腹而发
黄，故小腹连腰下痛，大黄附子汤去细辛加肉桂，若神思困倦，头
目昏重，脾气不端，大便不实者，四加子汤下硝石矾石丸。阴黄者，
厥冷脉磳，或服寒凉过多，变为阴黄，或因过食寒物而作，四肢皮
肤皆冷，心下痞晦，眼涩不欲开，自利 卧，茵陈附子乾姜汤，或茵
陈四逆汤加白术，冷食不化，腹中结痛，去甘草加枳实、白术、草豆
蔻，小便不利，加桂、苓、泽泻。有瘀血发黄，大便必黑，腹佷有块
或胀，脉磳或弦，大便不利，脉稍实而不甚弱者，桃核承气汤，下尽
黑物则退。失血後崩後，一切病後，脾胃肺元气大伤，面色痿黄，或
淡白色，悉属虚，从内伤治，不可误认作瘵。食劳瘵黄，俗名黄胖，
夫黄瘵者，暴病也，瘵黄者，宿病也，至有久不愈者，温中丸、枣矾
丸，然此仅可治实人，及田家力作之辈，若膏粱柔脆之人，未可轻
试也，戴氏云：食积发黄，量其虚实而下之，其馀但利小便，小便清
利，则黄自退。喻嘉言曰：夏月天气之热，与地气之湿交蒸，人受二
气，内结不散，发为黄瘵，与 酱无瑋，必从外感汗吐下之法去其湿
热，然夏月籐外阴内，非若冬月伤寒人气伏藏难动之比，其谷瘵酒
瘵女劳瘵则纯是内伤，与外感无涉，仲景补内经之阙，曲尽其微，
至於阴瘵一证，仲景之方论已亡，千古之下，惟罗谦甫茵陈四逆汤
一方，治过用寒凉籐瘵变阴之证，有合往辙，此外无有也，今人但
云籐瘵色明，阴瘵色晦，此不过气血之分，辨之不清，转足误人，如
酒瘵变黑，女劳瘵额上黑，岂以其黑遂谓阴瘵，可用附子、乾姜乎，
夫女劳瘵者，真籐为血所壅闭，尚未大损，瘀血一行，籐气即通矣，

阴瘕则真籛衰微不振，一任湿热与浊气败血团聚不散，必复其籛，固结始开，珥非离照当空，幽隐何由毕罄耶。黄瘕得之外感者，误用补法，是谓实实，得之内伤者，误用攻法，是谓虚虚。阴瘕误从籛治，袭用苦寒者，皆医杀之也。

在半阴半籛之证，其始必先退阴复籛，阴退乃从籛治，若以附子、黄连合用，况且有害，奈何纯阴无籛，辄用苦寒耶。

石顽曰：黄瘕证中，惟黑瘕最剧，良由酒後不禁，酒湿流入髓藏所致，土败水崩之兆，始病形神未槁者，尚有湿热可攻，为祛瘕之向导，若病久肌肉消烁，此真元告匱，不能回荣於竭泽也，中翰汪先于病瘕，服茵陈五苓不应，八月间，邀石顽诊之，弦大而颯，肾伤痰瘀，结积不散所致，急乘元气尚可攻击时，用金匱硝石矾石散兼桂苓丸之制，以洗滌之，迟则难为力矣，汪氏有业医者，以为药力太峻，不便轻用，旋值公郎乡荐，继以公车，未免萦心，不及调治，俞至新正二日，复邀石顽相商，脉转弦劲而革，真元竭尽无餘，半月以来，日服人叁数钱，如水投石，延至正月下，遣内使窃问，予谓之曰：縫至今日小主场事，可无碍矣，其後安公联捷，不及殿试而返，信予言之不谬也，同时有伶人黑瘕，投以硝石矾石散作丸，晨夕各进五丸，服至四日，少腹攻绞，小便先下瘀水，大便继下溏黑，至十一日瘀尽，次与桂、苓、归、芍之类，调理半月而安，或问近世治瘕，多用草头单方，在穷乡绝域，犹之可也，城郭愚民，亦多效尤，仁人鉴此，岂不痛欤，尝见有服商陆根、苦匏酒、过山龙、雪青、鹿孕篡吐利脱元而死者，指不胜屈，曾有孕妇病黄，误用瓜蒂搐鼻，呕逆喘满，致胎息上冲，惨痛叫号而毙，设当此际，得何法以救之耶，答言，是皆与飞蛾触火无璫，欲救之者，惟广行刊布，垂诫将来，勿蹈前辙，庶不失仁人之用心，若欲手挽既覆之车，吾末如之何也。

(目黄〔目黄曰黄瘕，亦有目黄而身不黄者，经云：风气与籛明入胃，循脉而上至目内眦，其人肥，则风气不得外泄，则为热中而目黄，烦渴引饮，宣明用青龙散，殊失经旨，合用越婢加术汤、桂枝二越婢一汤选用，病久属虚者，理苓汤倍用桂、苓，凡黄瘕目黄不除，或头重，以瓜蒂散搐鼻，後用茵陈五苓散清利之。〕

(诊〔脉碎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皆发黄，脉洪大，大便利而渴者死，窄沾小，小便利不渴者生，凡黄家，候其寸口近掌无脉，口鼻气冷，并不可治，瘕毒入腹，喘满者危，凡年壮气实，窄曙便坚者易愈，年衰气弱，脉虚涩而便利者难痊。〕

嘈杂(暖气、

嘈杂与吞酸一类，皆由肝气不舒，木挟相火乘其脾胃，则谷之精微不行，浊液攒聚，为痰为饮，其痰亦从木气化酸，肝木摇动中土，故中土扰扰不盛，而嘈杂如饥状，每求食以自救，苟得少食，则嘈杂少止，止则复作，盖土虚不禁木所摇，故治法必当补脾端痰，土厚载物，则风木自安，不必用伐肝之剂，六君子汤为专药，火盛作酸，加绿茱萸、川黄连，若不开郁补土，务攻其痰，久而虚，必变反胃泄泻，痞满眩晕等病矣。嘈杂或食后，腐化酸臭，心中烦杂者，保和丸。湿痰气滞，不喜饮食者，保和丸二钱，越鞠丸一钱和服。脉洪大者火多，二陈加姜汁炒山栀、川连，滑大者痰多，导痰加芩、连、山栀。脉弦细身倦怠者，六君子加抚芎、苍术、姜汁炒山栀，不应，合佐金丸，又有用消克药过多，饥不能食，精神渐絀，四君子加白芍、陈皮、姜汁炒川连。心悬悬如饥状，欲食之时，勿与饮食，常以枳术丸三分，抑青丸一分和服。中有饮则嘈，有宿食则酸，故常暖宿腐气逆咽酸水，亦有每晨吐酸水数口，日间无事，膈常如酸热者，皆中宫不清所致，越鞠丸合佐金丸服最妙。妇人悒郁，多有此证，逍遥散下佐金丸。肾肝阴虚，不能纳气归元而作嘈杂，暖气，痞满，脉必涩弱，服补中、二陈诸药不效者，临卧用四神丸加川连，侵晨用六味丸加砂香。

(暖气(暖气皆属胃中窒塞，气不宣通，上迫而出也，然有饮食太过，暖出如败卵气者，则当审所伤何物而消导之，亦有胃弱不能克化而然者，此宜兼补兼消，不可纯用克伐也。

(胃中津气枯槁则膳，若平时饮食常为反胃之渐，不可不知。

欠噫

经云：肾为欠为噫。气郁於胃，故欠生焉。胃足籀明之脉，是动，则病振寒，善伸数欠。二籀一阴发病，主蚤骇，背痛，善噫善欠。

胃为二籀，肾为一阴，以胃虚气郁於中则为噫，肾虚经郁於下则为欠，内经虽以欠隶诸胃，然必由少阴经气下郁，不能上走籀明，胃气因之不舒而频呼数欠，以泄其气，舒其经，若少阴气不下应，胃气虽虚，郁上泄，则但呼而不欠也。

人之噫者，籀气和利，满於心，出於鼻，故为噫。

金匱云：夫中寒家善欠，其人清涕出，发热色和者善噫。中寒，其人下利，以虚也，欲噫不能，此人肚中寒。

中气虚寒，不能上温肺气，则善呼，不能下引肾气，则善欠，故呼欠，虽主胃气不舒，实缘肾气郁伏所致，若中寒而加火迫津气，或风激水液，皆清涕出，纵由土虚不能御邪之故，设兼客邪发热，而色和善噫者，此表气尚强，逼邪上走空窍也，亦有虚不能拒邪而

为下利者，知其人必有陈寒，无籛气以发越其邪，故欲嚏而不能也。

河间曰：嚏者鼻中因痒，而气喷作於声也，鼻为肺窍，痒为火化，外风欲入而内火拒格，故发为嚏，有嚏则风邪随气而散，不能入伤於经，是以伤风有嚏为轻。

石顽曰：内经金匱，虽有嚏欠之因，却无方药主治，守真以伤风有嚏为轻者，其人籛气和利，虽有风邪，自能随气鼓散，可无藉於汤药也，於此有人素蕴湿热，加以客邪，鼻塞不闻香臭，服细辛、辛夷等药百馀剂，每当微风，即嚏不已，三嚏之後，清涕如注，脑户隐隐掣痛，诸治罔效，因思金匱中寒家清涕善嚏之说，遂取锤乳专温肺气之品，助以人参温中，黄 实卫，鹿茸固髓，黄牛脑和丸，空腹服三十丸，饵及紫月，数年之病，随手而愈。

身重(解)

经曰：肝虚肾虚脾虚，皆令人体重烦 C

身重多属於湿，宜用健脾行湿之剂，如除湿汤、渗湿汤、胃苓汤之类，虚人补中益气加羌、防、茯苓、泽泻，随其攸利，仲景云：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者，防己黄 汤。夏月中风湿，身重如山，不能转侧，消暑十全散加羌活、苍术肾着身体重，甘姜苓术汤。

石顽曰：身重无非湿证，湿证多归重於脾土，为脾病是矣，又肾为水藏，肾虚则邪水用事，故又主肾虚，至於肝虚，亦令人体重烦 何也，盖肝虚则不能胜土，土无风气，亦必郁热上蒸而为病矣，然肝则重於烦 脾则重於肿重，肾则重於痿弱，不可不辨。

(解) (尺脉缓涩，谓之解) 又云，肾脉太过，则令人解，肾气郁热，精不端而解惰，烦热气乏不欲言，此肾经虚热有馀也，河间用利肾汤大谬，宜虎潜丸、清燥汤之类，肥人夏月多此，皆湿热为患也。

脱营失精

石顽曰：尝读内经有脱营失精之病，方家罕言，近惟陈毓仁痛疽图形，仅见失营之名，究无方论主治，故粗工遇此，靡不妄言作名，为害不浅，夫脱营者，营气内夺，五志之火煎迫为患，所以动辄烦 擗 P，五火交煽於内，经久始发於外，发则坚硬如石，毓仁所谓初如痰核，久则渐大如石，破後无脓，惟流血水，及百死一生之证，是以不立方论，良有以也，其形着也，或发膺腋下，或发砭腕胫膝，各随阴籛偏阻而瑕聚其处，久而不已，五气留连，病有所并，则上下连属，如流注然，不可泥於毓仁之耳前後及项间，方目之为失营也，以始发之时，不赤不痛，见证甚微，是以病者略不介意，逮至肿大

硬痛，蟠根错节已璫，岂待破後无脓，方为百死一生之证哉，原夫脱营之病，靡不本之於郁，若郁於藏府，则为噎膈等证，此不在藏府，病从内生，与流注结核乳岩，同源璫，推其主治，在始萌可救之际，一以和营开结为务，而开结全赖胃气有权，方能謦行药力，如益气养营之制，专心久服，庶可望其向安，设以攻坚解毒清火消痰为事，必至肿破流水，津复外渗，至此日进叁、，徒资淋漓，其破败之状，有如榴子之裂於皮外，莲实之嵌於房中，与翻花疮形像无璫，非若流注结核之溃後，尚可图治，亦不似失精之筋窄瓊也，详脱营失精，经虽并举，而死生轻重悬殊，脱营由於尝贵後贱，虽不中邪，精华日脱，营既内亡，瑕复外聚，攻补皆为扼腕，良工无以易其情志也，失精由於先富後贫，虽不伤邪，身体日絀，内虽菹结，外无瑕聚，投剂略无妨碍，医师得以施其令泽也，然二者之病，总关情志，每每交加，而有同舟敌国，紮难分解之势，故毓仁以失营二字括之，惜乎但薰其端，而肯繁示人之术，则隐而不发，何怪粗工谬言为道，妄用砭石，盛免五过四失之咎欤。

脱

喻嘉言曰：夫人之身，阴籀相抱而不相离，是以百年有常，故籀欲上脱，阴下吸之，不能脱也，阴欲下脱，籀上吸之，不能脱也，即病因非一，阴籀时有亢战，旋必紮协其平，惟大醉大劳，乱其常度，使魂魄不能自主，精神上下离决矣，盖上脱者，皆是思虑伤神，其人多汗，面如渥丹，妄见妄闻，如有神璫，闭目转盼，觉身非己有，恍若离魂者然，下脱者，多缘房劳伤精，其人翕翕少气，不能饮食，大便滑泄无度，小便清利倍常，或梦寐走泄，昼夜遗精，或精血并脱，不能自主，复有上下俱脱者，良由上盛下虚，精华外脱，其人必嗜肥甘，好酒色，而体肥痰盛，往往有类中之虞，尝见有壮岁无病，一笑而逝者，此上脱也，少年交合，一注而倾者，此下脱也，颠仆遗尿，喘鸣大汗者，此上下俱脱也，治法，要在未脱之先，寻其罅漏緘固之，若不识病因，而搏搜以冀弋获，虽日服人参，徒竭重资，究鲜实益，总不解阴籀离决之机，何藏使然，若能洞鉴隔垣，随上下援救，使阴平籀秘，精神乃治，乌有暴脱之患乎。

石顽曰：脱之一证，内经虽有精脱者耳聋，气脱者目不明，难经又有脱籀者见鬼，脱阴者目盲等说，咸非喻子所言之暴脱也，夫暴脱之患，每尝见於膏粱充饫之家，藜藿艰虞之辈，未之有也，其於百艺之中，惟鸣於医者，殫心竭力，以搏虚声，非他伎术，但劳形而神气无伤之比，昔沈朗仲先生，抱病赴高澹游之招，归即喘汗而脱，儿科赵蕙田，轻舟应鸣先项公之请，比及到崖，舟子呼之不应，脱

然而逝，絳羽仁先生，先予而候如农姜公，适予踵至，时方瘀血大下，气乱脉喘，难以议药，姑待平旦气清之时诊决，庶无差误，握手言别，切切嘱予，归当谨察病机，毋失气宜，订期明晨早至，共图竭厥之治，诘朝坐候，絳子不至，询之姜使，云是昨暮复过半塘，坐脱肩舆之中，因思所嘱之言，乃知仁人之用心，直至形离神散而不自觉，又安能於未脱之先，寻罅漏而为緘固耶，嗟予朽落，一息仅存，尚不能谢此烦劳，因书以为前车之鉴，并为同人保生之劝。

过饥胃竭

人赖水谷以生，水谷敷布则五藏安和，水谷阻逆，则百病丛生，水谷绝，则性命倾危，以胃为水谷之海，五藏之本也，惟是病邪结於胃，不能行出纳之令者，切勿强与，以益病邪，以胃中邪热蕴隆，痰食阻滞，故虽一旬一气不食，不足为虑，非若无病之人，脾气时时消磨，不可旦晚缺食也，故越人有平人不食水谷七日则死之说，而最为切禁者，伤寒之无汗脉紧，为寒伤营证，及汗不得出而烦躁之营卫俱病，其胃中营气为寒邪所伤，既郁遏而为热矣，若不夺其饮食，必转助邪为虐，为害不浅，更有挥霍撩乱胃气反戾之证，误进谷气，祸不旋踵，至於自汗脉缓之风伤卫证，虽同感客邪，只传经络，不传胃府，便无禁食之例，观仲景桂枝汤後云：啜热稀粥以助药力，於此可见，不当概为禁止也，非特桂枝汤用热稀粥以助药力也，即寒伤营之尺中微弱者，用小建中，取襟饴之稼穡作甘，引桂枝之辛温，留恋中焦，以助胃祛邪，即是热稀粥之变法，且酿去渣滓，无质滞着，则不助邪热，故寒伤营亦得用之，较热稀粥之法，更进一层矣，仲景为伤寒立法之祖，必无诞妄之言，欺误後世之理，缘圣法久湮，故近世医流，凡遇发热头病，有似外感之类，无论病之虚实，证之表里，热之真假，概以伤寒目之，必先禁止饮食，混与通套疏风消克之药，在质壮气实人得之，虽未中，稍借行表之势，便可热退身凉，安知胃气有权者，感邪不深，虽不服药，自能蒸发正汗，所谓壮者气行则已也，苟元气虚人，胃中津液本少，且复夺其饮食，药虽中病，尚难作汗，况堪恣行表药，重伤本虚之胃气乎，曷知脾胃之气，全赖水谷资其转输，与车轮縲水不縲，今以既病垂绝之胃，尚欲俟其胸膈开爽，始进谷气，犹埋轮旱麓，待水涨而後縲之，则苗之不槁也几希矣，纵侥幸不死，元气削伐殆尽，少年者日渐 翩多成虚损，高年者暗损元神，促其天年，皆由习俗好用攻克，不顾正气所致，盖病之有发热头痛者，未必尽为伤寒，假如内伤劳倦，阴虚火炎，概以伤寒法治之，是速其夭扎也，予业擅伤寒专科，六十年来，目击误夺饮食，至剧致毙者，未遑枚举，尝

见饿久之人，脾气不端，虽经旬累月，愈不思食，庸工不知，以为尚有宿食，猛进宽胸破气之药，每每激其虚籛，上浮外泛，而致头面不时哄热，医者复认表邪未尽，重与发散，硝、黄、柴、葛、橘之属，恣无忌惮，不死不已，亦有肠胃久绝谷气，大便枝竭不行，而欲妄议攻下者，此胃气虚璠，无论攻伐之药不能胜任，即调补药亦难胜任，但当频与粥汤，微助胃气，以俟津回，庶或可救，而饿久之人，粥食到口，虽璠甘美，然多有食下作呕者，或食下少顷作酸者，或膈间迷迷不爽者，或腹中隐隐作痛者，或肠中声响不已者，此皆三 闭约，痰气阻碍之故，病家不明此理，往往惑於师巫及亲朋左右之言，犹豫不敢进食，因循日久，终成不救者多矣，曷知胃气久世之人，即有不时哄热，非助以谷气，则虚火不除，则有胸膈痞满，非助以谷气，则大气不端，即有大便枯约，非助以谷气，则津液不回，盖新谷气端，则宿滞始能下通，若能认定关头，频与稀糜，俟胃气稍复，渐以独叁、保元、四君、理功之类调之，如此而获保全者，亦颇不少，但不可猛进强进，及添水复热者，縲塞一时，重伤衰竭之胃气，反归咎於调治也，经云：浆粥入胃，则虚者活，所以往往令其勿药，以收十全之功耳。

飞畴治一妇，呕恶胸满身热，六脉弦数无力，形色倦怠，渴不甚饮，云自游虎邱晕船吐後，汗出发热头痛，服发散四剂，头痛虽缓，但胀晕不禁，复用消导三四剂，胸膈愈膨，闻谷气则呕眩，因热不退，医禁粥食已半月，惟日饮清茶二四瓯，今周身骨肉楚痛，转侧眩晕呕哕，予曰：当风呕汗，外感有之，已经发散矣，吐则饮食已去，胃气从逆，消克则更伤脾气，脾虚故胀甚，今无外感可散，无饮食可消，脾绝谷气则呕，土受水克则晕，即使用药，亦无胃气行其药力，惟与米饮，继进稀糜，使脾胃有主，更议补益可也，因璠守予言，竟不药而愈。

药蛊

药之治病，不得已也，古人以不服药为中医，厥有旨哉，尝闻古圣垂诲，靡不反覆详慎，至立方之下，每云中病即止，不必尽剂，其郑重有如此者，近世丰裕之家，略有小病，即从事於医药，元气坚固者，无论治之中 与否，但得开通病气，元神自复，若禀质素弱，及病後产後，亡血脱泻之後，不能即愈，日以汤药为务，多致轻者重而重者剧，病气日增，饮食日絀，以致寒热咳嗽，吐痰吐血，诸证百出，而犹以为药力未逮，邪热未除，日以清火消痰为务，遂成药蛊之病矣，夫人之胃气，全赖水谷滋养，胃气旺，则诸病不生，纵有贼邪侵犯，气复自己，原无急於调治也，尝见世人不得尽其天年者，

大都皆医药之误耳，今既病之胃，转为药力所侵，不至四大分崩不已，未流之挽，虽日事参、苓、术，如以漏器承浆，漫无盈满之期，况堪克任偏胜性味乎，凡虚羸之疾，治之不能即应，当暂为休息，以俟胃气之复，不特药蛊为然也，其药蛊之患有三，一者胃气为药所汨，饮食不为肌肤，而骨不支床，一者药毒流於坎陷，少火不能内藏，而烦蒸髓璫，一者脾伤不能收精，藏气固结不舒而羸瘦腹大，虽有脾胃之分，所重全在胃气，胃为五藏之本也，此惟膏粱豢养者有之，在藜申劳之人，未之见也，其治药蛊之病，当屏绝一切苦寒降泄，辛热升发，气味浓烈之药，宜小剂参、苓，甘温养胃之品，庶为合宜，如独参、保元之类，以图籛生阴长之功，若虚火僭逆，稍加秋石以引参、苓之力入於阴分，为止逆下气之首药，无寒凉伤胃，夺食作泻之虞，若晡热自汗不止，当归补血、六味地黄，少少与之，一为血虚发热，一为阴虚发热之专剂，勿以迂缓而忽诸，若贪功而妄行杂治，则与抱薪救焚不殊也，况有中气久为药愈，畏食泄泻，或下利脓血，无论寒热补泻，即独参、理中，下咽必增烦剧，即宜屏除药石，但与稀糜养其胃气，次以肴核助其气血，五谷为养，五肉为助，未尝不为轩岐要旨也，当知药蛊伤胃，则胃之畏药，所不待言，惟使谷神敷布，日渐向安，经云：安谷者昌，安谷者过，未闻服药得以长生也，操司命之权者，何不思之甚耶。

臭毒

臭毒，俗名发沙，皆由中气素亏之故，盖脾胃之所喜者香燥，所恶者臭湿，今脾胃真气有亏，或素多湿郁，所以不能主持，故臭恶之气，得以直犯无禁，发则腹痛，不能饮食，或上连头额俱痛，或下连腿及委中俱痛，甚至有欲吐不吐，欲泻不泻，或四肢厥逆，面青脉伏，或遍体壮热，面紫脉坚，此平昔火衰火盛之别也，有痛死不知人，少间复苏者，有腹痛不时上攻，水浆不入，数日不已者，欲试真否，但与生黄豆嚼之，觉香甜者，即是臭毒，觉腥者非也，举世有用水搭肩背及臂者，有以麻水湿刮之者，有以磁碗油润刮之者，有以磁锋针刺委中出血者，有以油纸点照，视背上有红点处皆烙之者，总欲使壅理开通之意，又有以冷水咽椒数十粒者，有以白矾生研冷水，调服二三钱者，然椒性辛散，误饵无妨，矾性酸涩，苟非臭毒，为祸不浅，多有误认食积，屡攻不愈，绵延十日半月而死者，常见有大饮冷水，而变下痢者，亦有饮水停於肺中，而变水肿者，有误服矾水，瘵逆呕哕不止者，有刺委中去血过多，移时而死者，亦有伤寒阴证腹痛，误刺委中，及饮冷水，而致不救者，又有内伤冷食腹痛，误刺委中，而致转剧者，诚可悯也，按此腹痛，乃阴邪秽

气，郁遏脾胃中伏火，紫邪相击而致，每苦时常举发，药之不应，古法，有初得病时，饮以艾汤试吐，即是此证，有以蚕退纸泡汤饮之，温覆取汗，盖蚕性豁痰祛风利窍，其纸已经盐过而顺下最速也，余尝谓此证既属中土气衰，秽气内贼，便当用利气药以散秽浊之气，合用一味香附，童便浸晒为末，停汤顿服四五钱立效，或越鞠丸、砭香降气散亦佳，又脾虚挟火，兼犯秽气，则心腹扰痛，上下不通，俗谓之乾霍乱，近世谓之绞肠沙，以秽气在外，固结不散，火邪在内，攻击不开，故为证最急，急以盐置刀头烧红，淬水中，搅匀灌吐，以升提郁闭之气，然後以申香正气散，放温与之，曾见有热服汤药而毙者，有服玉枢丹、苏合香丸而愈者，然不若盐汤和童便为最，点眼砂亦佳，但凡臭恶腹痛，脉或伏，或细小紧涩，或坚劲搏指中而带促结，皆是阴逆籛伏之象，不可误认阴寒而投热药，致动其火，为害不可胜言，非但热药当禁，即砂仁辛温香窜，生姜辛辣上升气，酒辛烈助火，皆当忌之，热汤亦切勿与，热浴尤为大忌，热则上冲莫制也，若见面青唇黑，脉劲搏指，厥逆喘促者，多不可救也。

番沙

尝考方书，从无沙证之名，惟触犯臭秽，而腹痛呕逆，世俗以磁器粵油刮其脊上，随发红斑者，谓之曰沙，甚则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乾呕绞痛者，曰绞肠沙，近时有感恶毒瘴气而骤发黑沙，俗名番沙，卒然昏倒腹痛，面色黑胀，不呼不叫，如不急治，紫三时即毙，有微发寒热，腹痛麻瓚，呕恶神昏者，或汗出，或隐隐发斑，此毒邪发於表也，亦有发即泻利厥逆，腹胀无脉者，此毒邪内伏，不能外发也，所患最暴，多有不及见斑而殁者，经谓大气入於藏府，虽不病而卒死是也，初觉先将纸沾点头额，即以荞麦焙燥，去麊，取末三钱，温汤调服，重者，少顷再即安，盖荞麦能炼肠胃滓秽，降气宽胸而治浊滞，为沙毒之专药，但服过荞麦者，後患别病，药中有绿矾者，切勿犯之，其毒甚面黑者，急於紫膝後委中穴，砭出黑血，以泄毒邪，盖骤发之病，勿虑其虚，非此急夺，束手待毙，以此病起於漠北，流入中原，故以番沙目之，原夫此病与瘴疠相似，瘴则触冒山岚瘴气，此则触冒恶毒瘴气，与时行疫疠不殊，但时行则沿门阖境传染，此则一人骤感，死於一日半日之间，不似时行之可以管延数日也，又此病与伤寒之伏气相似，伏气发温，热毒自警表，此则一身骤感瘴气，无分表藏府，亦不似中寒暑，本虚不胜寒暑之暴也，又此病与挥霍撩乱相似，霍乱是客邪与水谷之气相并，此则正气暴逆，不能与邪相亢也，又此病与关格相似，关格是上下不通，病约属，此则兼有斑沙表证也，大略与臭毒相类，然臭毒所触

秽气，此则触冒恶毒，较之疠疫尤剧，初起昏愤不省，脉膊碇匿不显，或浑浑不清，勿以腹痛足冷而与温药，瑀荞麦一时难得，或服之不应，即宜理气为先，如香苏散加薄荷、荆芥，辛凉透表，次则辟邪为要，栀子泔汤加牛蒡、生甘草，解毒安中，表热势甚，清热为急，黄芩汤加连翘、木通，分利阴籛，如见烦扰腹胀，脉来数疾，急投凉膈散，如局方以竹叶易生姜，则毒从下夺，热剧神昏，虽合三黄，多不可救，烦渴引饮遗尿，速清籛明，白虎汤加劳鞞畔，使毒从表化，以上诸法，在未经误药，庶可挽回一二，若病家疑信未真，慎毋轻治，脱或变生反掌，取咎未便，曾见一商，初到絳会，畅饮酣歌，席间霎时不安，索生姜汤一啜而逝，又有朔客到枫，觅混澡浴，忽然眩暈呕逆，到舟即毙，继有医者，饭後寒热腹痛，手足逆冷，不终夕而告殂，更有文学，乡居到郡作吊，归即腹痛，坐立不盛，语言不次，然见客犹能勉力作揖，诊之，六脉模糊，是夜即便捐馆，迩来卒患腹痛死者，比比皆然，虽无斑现，靡不谓之番沙，近有年少新，簾然腹痛麻瓚，或令饮火酒半瓯，而腹痛转剧，旋增颅胀，身发红点，与芦根汁得吐柔解，复有鼻衄口燥，胸腹略见红斑，啜童子小便稍盛，医与 B 香畔浓煎，仍入童便，续续与之，得大吐汗出而痊，若斑点深赤，毒在血分者，浓煎甚蔚，少投生蜜，放温恣服，取效最捷，以其专下恶血也，或加生菜窠汁半杯，总取散血之功，且有误认伤寒而与发散，周身紫如云而死者，亦有误认麻疹而与桎柳、櫻桃核汤，咽痛失音而死者，况有停食感冒，误认番沙，而与寒凉解毒，反絃去衣被，不慎风寒，烦热躁扰而死者，以其卒犯恶毒瑋气，无以脉诊，故辨治尤难，是以近世多用火 砭刺之法，须知因感恶毒瑋气而致者，此属外因，火 为当，因触臭毒秽气而致者，属不内外因，非砭刺不足以夺其势，然刺之无血，不可救也。

岭南瘴毒

岭南炎方濒海，地卑土薄，故籛气泄，阴气常亏，四时放花，冬无霜雪，一岁之间，暑热过半，穷腊久晴，或至摇扇，人居其间，气多上壅，肤多汗出，理不密，盖籛不返本而然也，籛燠既泄，则使人本气不坚，籛不下降，常浮而上，气浮而不坚，则汗府开疏，津液易泄，故内寒外热，上热下寒之证，所由生也，治当固籛气，实理为主，若多用表散之药，则籛气愈虚，风邪益盛，鲜有不误者矣，璫系外邪为患，则当苍术芩连汤解散之。春秋时月，人感山岚瘴雾之气，发寒热，胸膈饱闷，不思饮食，此毒气从鼻口入内也，治当清上焦，解内毒，行气降痰，不宜发汗，苍术芩连汤，头痛甚者，去木通、黄连，加 说 B 劳鞞畔，若寒温失节，汗身坦露，感冒风寒之气，气闭

发热头痛，此则伤寒类也，但岭南气温易汗，故多类疟，南方气升，得此病者，卒皆胸满，痰涎壅塞，饮食不进，与北方伤寒只伤表，而自和者不同，治当解表清热，降气行痰，苍术羌活汤，若内停饮食，外感风寒者，申香正气散，若脾气虚弱而寒热作呕，平胃散加半夏、木香，名不换金正气散。瘴疟寒热往来者，苍术柴胡汤，疟久者，加人参、当归，汗多者，去苍术易白术加白芍。大凡病久而气虚血弱者必发热，须用四君之类调补脾胃，脾胃一健，气血自生，若认为血虚而用四物砭阴之剂，则脾土复伤，诸藏皆病，虚证蜂起，反为难治，甚至不救。疟後变成痢，宜从虚治，补中益气汤，有热，加芩、连，有食，加木香、砂仁，若温暑之月，民病天行瘟疫热病，治宜清热解毒之剂，苍术白虎汤加入中黄。若时气发热，变为黄病，所谓瘟黄也，治宜清热利湿，茵陈五苓加入中黄、连、柏。若中气虚寒，四肢厥冷，或浮肿黑黄者，用理中汤加茵陈、桂、苓，飞疻曰：粤西傍交趾一带，猪鸡之属，俱煮汤泼去，更煮食之，其米亦然，且不能多食，稍过则胀闷，总由瘴毒渐毓所致，其日出时，有气如兰香，日中时有气如茉莉香，日没时有气如炊新米香，如此每日三气，急掩口鼻勿语言以避之，其触之者，寒热如疟，三四日死，元气稍旺者，数日死，当此急服申香正气、苍术羌活汤，犹可救之，予戚官其地，不三月而只存一口，乃元气充裕者，然亦病几於危，故仕任及客游其处者，切须知之，否则无不蒙其害者矣。

中雾气者，心内烦闷少气，头痛项急，起则头眩，或身微寒，战掉不安，时复憎寒，心中欲吐，乾呕无物，此清籛之位，受浊阴之邪气也，不可耗气伤津，梔子泔汤加散之，头痛甚，加说烦闷，加木香、申香之类，缪仲淳经疏，只用说B木香水煎服，大抵蒸发之邪，必中在上在表，故宜涌之，总无关於藏府也。

虫

虫由少籛风木，湿热郁蒸而成，观日中有雨，则禾节生虫，人患虫积，多因饥饱失宜，中气虚，湿热失端，故生诸虫，小儿最多，大人间有，其候心嘈腹痛，呕吐涎，面色痿黄，眼眶鼻下有黑，嗜食纸茶叶泥炭之类，砭砭默默欲眠，微有寒热，治宜随证用方，如心腹中痛，上下往来，发作有体时，喜涎出者，虫也，乌梅丸，胃咬痛，发歇有时，痛发则吐涎，金匱九痛丸，狐疑善惑者，妙功丸，噎膈呕吐者，剪红丸，肚腹常热者，化虫丸，四肢常冷者，集效丸，腹中虫积，万应丸，膈上痰湿虫积，遇仙丹，谷道生疮，虫蚀痒痛，襟艾窠归汤，外用雄黄兑法，随证取用，无不克应也，千金方用猪胆一枚，苦酒半升和之，火煎令沸，三上三下，药成放温，空腹饮三

满口，虫死便愈，治 攻心痛神应。

仁斋云：血入於酒，则为酒鳖，血凝於气，则为气鳖，败血杂痰，则为血痰，掉头掉尾，上侵胃，食人脂膜，或附佞背，或隐胸腹，惟茺萸炒煎服之，然必兼养胃益血理中，乃可杀之，若徒用雷丸、锡灰，不能去也。

治虫之药，必在夏月龙蛇起陆之时，服之方易奏功，若在万类蛰藏之际，虽有合剂，不能取效也，丹溪以上半月，虫头向上，易治，当以上半日为是，先以糖蜜、肉汁、香甜物引起，後用杀虫药，然须为散，以渣滓可入虫口也。痔漏中虫蚀下部，肛尽穿肠者，取虾蟆青背者一枚，入芦荟一钱，用生雄鸡胫骨二茎，入满雌黄并用盐泥固济，烧存性，合和为散，入脑、麝、硼砂各少许，再研璠细，先以猪蹄甲三枚，胡 C 茎，煎汤日洗，纸拈 乾，吹下部孔内，令深入，外以黑膏盖之，日吹一次，以管尽为度，如或希奇怪病，除痰血外，百治不效者，即是虫为患，视其经络虚实，叁脉证消息治之。虫在肝，令人恐怖，眼中赤壅，在心，心烦发躁，在脾，劳热，四肢肿急，在肺，咳嗽气喘，医者不察，谬指凡动属火属痰，寒凉转伤脾胃，卒至夭枉，自非垣视一方者，乌能辨哉，妇人阴蚀之虫，详妇人本门。

石顽曰：虫之怪证多端，遇之卒不能辨，昔人治例，有雷丸治应声虫之说，近有女子咳逆腹痛後，忽喜呼叫，初时呀呷连声，渐至啞唔不已，变易不常，或如母鸡声，或如水蛙鸣，或如舟人打号，每作数十声，日发十馀次，忍之则胸中闷闷不安，此为叫虫，即应声虫之类也，复有一人患发热痞满後，常兀兀欲吐，吐中必有虫数枚，状如虾形，跳跃不已，诸治不应，或令服铜绿涌之，不过二三度，遂绝不复见矣。

蛊毒(射工溪毒、诸中毒)

南粤蛊毒有数种，曰蛇毒，蜥蜴毒，虾蟆毒，笏螂草毒，金蚕等毒，皆是变乱元气，人有过造作之者，即谓之蛊也，多於饮食内行之，与人祸患，祸患於他，则蛊主吉利，所以人蓄事之，中其毒者，心腹绞痛，如有物啮，或吐下血，皆如烂肉，或好卧暗室，不欲光明，或心性反常，乍嗔乍喜，或四肢砵重，百节酸疼，或乍寒乍热，身体习习而 ，胸中满闷，或头目痛，或吐逆不定，或面目青黄，甚者十指俱黑，诊其脉，缓大而散，皆其候也，然其毒有缓有急，急者仓卒，或数日便死，缓者延引岁月，游走肠内，蚀五藏尽则死，其死时皆从九孔中，或於佞下肉中出，所以出门，须带雄黄、麝香、丹砂辟恶之药，即百蛊狐狸老物精魅不敢着人，彼处之人，亦有灸法，初中蛊毒，即於心下捺定，便大炷艾灸百壮，又於足小指尖上灸三壮，

当有物出，即愈，欲验之法，当令病人唾水，碜者是蛊，不碜者非蛊也，初觉中蛊，急服玉枢丹，或吐或利，随即便痊。南方有毒蛊之乡，於他人家饮食，即以犀角搅之，白起，即为有毒，无者，即无毒也，凡岭南蛊毒之乡，卒患血痢，或赤或黑，无问多少，皆是蛊毒，或偏身肿满，四肢如故，小便不甚涩滞，粗医不察，误作痢治水疾，日复增加，奄至殒歿，以败鼓皮烧作末，饮服方寸匙，令其解自愈，又有以蛇涎合作蛊药，饮食中使人得此痲疾，生大豆末，酒渍绞汁服半斤。凡初中毒，在膈者，归魂散吐之，已下膈者，雄朱丸下之，一切蛊毒心腹胀满，不得喘息，或下利脓血，太乙追命丹、婆万病丸救之，吐利後，惟觉後心刺痛拘急，咽中如矛刺者，此是取利後气乏故也，更不须再服吐利药，但用一味苦梗为散，每服三钱，米饮调下，日三服，多服自然平复，使毒日渐消散，不致再发。丹方，用皮烧灰，桃根皮煎汤，服方寸匙，蛊便出，又方，用苦瓠一枚，苦酒二升，或水煮不升，服之当下蛊毒，及一切虾姜，活一月後乃尽。

(射工溪毒(孙真人曰：南方有射工毒虫，一名短狐溪毒，名羆，形如甲虫，无目利耳，有一长角在口前如弩，以气为矢，因水势以射人，人或闻其水中铍铍作声，要须得水没其口，便以口中毒射人，此虫畏鹅，鹅能食之，其初见证，有似伤寒，先恶寒，寒热筋急，亦如中风，便口噤不能语，朝苏暮剧，寒热闷乱，是其证也，如得三四日，急以五香散治之，稍迟者七日死，射着人影者，不即作疮，先病寒热，自非其地之人，不知其证，便谓伤寒，每多误治，中人头面尤急，腰已上去人心近多死，腰已下稍缓，不治亦死。

孙真人云：凡山水有毒虫，人涉水之时中人，似射工而无物，其初得之，恶寒微头痛，目眶疼，心中烦燥，四肢振，腰背百节皆强，紫膝痛，或翕翕而热，但欲眠睡，旦醒暮剧，手足逆冷至碜膝，二三日腹中生虫，蚀人下部，肛中有疮，不痛不痒，令人不觉，不急治之，过金六日，下部出脓，虫上蚀人五藏，热盛毒烦，下痢不禁，八九日，良医不能治矣，其毒有阴箴之理，觉得之，急视其下部，若有疮正赤如截肉者，为箴毒最急，疮如鲤鱼齿者，为阴毒稍缓，要皆杀人，不过二十日也，欲知是水毒与非者，当以小蒜五升，投汤中浴之，是水毒，身体必发赤斑，急服解水毒饮子，多磨生犀汁调服，东南郡县，山谷溪源，有水毒病，亦名溪瘟，亦有阴箴之辨，脉洪大而数为箴，先宜发汗及浴，脉碜细而迟者为阴，急当攻，凡解涧水毒，生犀角磨水，调雄黄末二三钱，频以麻油灌之，稍久则用牵牛、大黄、雄黄、蜈蚣、蝎梢末，宰生羯羊血调灌之，欲审是中水毒

者,手足指必冷,若不冷者非也。

(诸中毒(一切毒中,虽各因气味而归诸藏府,然必胃先受之,而後流及其藏也,金匱云:凡煮药饮汁以解毒者,虽云救急,不可热饮,诸毒病得热更甚,宜冷饮之,食自死六畜肉中毒,烧大屎,酒服方寸匕,或大豆煮汁饮数升,或水浸豆畔绞汁旋饮之,食马肝中毒,以雄鼠屎二七粒为末,水和日再服,食马肉中毒,血洞下欲死以香畔,杏仁为散服之,或煮芦根汁饮之,食牛肉中毒,狼牙烧灰取方寸匕水服之,食犬肉不消,坚满腹胀,大渴如狂,以杏仁一升,合皮研煮,分温三服,利下肉片大验,食漏脯中毒,捣生韭汁服之,生大豆汁亦得,凡肉在器中,密盖不泄气者,谓之郁肉,食之伤人,烧狗屎末方寸匕,水调服之,食毒箭射死鸟兽中毒,以大豆煮汁及盐服之,食鱼中毒,面肿,烦乱,橘皮煮汁,停冷服之,食多不消,结为症病,厚朴、大黄煮汁服之,或马鞭草一味捣汁饮之,或姜捣汁饮之,食促踊,以芦根煮汁服之,食蟹中毒,以冬瓜汁服之,或紫苏煮饮之,食诸果中毒,以猪骨烧灰服之,食诸菌中毒,及食枫树上菌而笑不止,人粪汁饮之,土浆亦可,或嚼生大豆吐之, k 与芹菜相似,误食杀人,以 煮汁服之,又甘草煮汁饮之,通除诸毒药。中石药毒,白鸭屎、人乳解之,中雄黄毒,防己解之。中砒毒者,烦躁如狂,心腹搅痛,欲吐不吐,羊血不拘多少灌之,或清油、粪清亦可,切戒与酒,火酒尤忌。中巴豆毒者,其人大泻,或吐烦渴,急以黄连煎汤,或甘草汤冷饮,仓卒权饮冷水亦好,忌食热物,并热性药物。中满 B 芫青毒者,吐逆不止,急煎 豆汤,或黑豆汤温服,猪膏、地浆、葵子汁并解之。中大黄毒者,泄泻不止,腹中寒痛,先用姜汤热饮,次以理中汤理胃祛寒。中大戟毒,菖蒲解之。中甘遂毒,大豆煮汁服之。中半夏、南星毒者,其人喉间麻,急用姜汁细呷,并饮甘草汤。中踯躅毒,梔子煮汁服之。中野芋毒,地浆、人粪汁解之。中杏仁毒,蓝汁解之。中芫花毒,防己、防风、甘草、桂汁解之。中野葛毒,地浆解之。中藜芦毒, U 咽便愈。中射罔毒,蓝汁、大小豆汁、生羊血并解之。中蜀椒毒,人尿、地浆、冷水并解之。中莨毒,甘草、蓝汁解之。中川乌、附子毒者,必烦闷,唇裂血流,头重如斗,急与生菜蜜汁解之,童便亦可,次煎 豆、黑豆汤,二三沸即与冷服,然不若甘草汤入腹即定,误服伏火丹砂中毒,则毒归心藏,其舌灰黑胀大,急宜童子小便饮之,次以金汁及人中黄解之,或浓煮黑汁解之,或捣生 豆汁解之,或生羊血,或磨犀角水并解之。服风药多汗,闷乱不醒,先以醋汤灌之,次煎甘草汤,同姜汁顿服。夏秋间误食停宿之物,中有蜈蚣、蛇虫等毒,则心腹膨闷,雄黄

磨水细饮，玉枢丹磨服亦效。蜀椒闭口者有毒，误食戟人咽喉，气欲绝，急以地浆水解之。六畜肝藏常有毒，驴马更甚，自死者尤毒，用豆泔以水浸，绞取汁旋饮之。马啮人，及喻人，毒肿热痛作疮，马鞭梢、鼠屎烧灰，猪膏涂之。马啮人阴，卵脱出，急令推入，桑皮线缝，研生乌鸡肝涂上，欲小便忍之。牛马啮人，及马骨刺伤人，蔑灰淋汁热渍，数易汁勿令疮烂。马血入疮中，妇人月水，或人粪涂之。剥死马骨伤人，毒攻欲死，便取马肠中屎涂之。中河豚鱼毒，急取芦根捣汁服之，轻则清油多灌，使毒物尽吐出，亦须周时而愈，或橄榄捣自然汁，甚则粪清灌之。食蟹中毒，乾姜、山查煮汁饮之，误食蛇穴中蟹螯，令人头旋目眩，腹痛而死，急磨玉枢丹救之，凡蟹重一斤外者大毒，食之杀人。误吞蜈蚣，胸腹绞痛，先饮生鸡血，须臾以清油灌吐，其蜈蚣滚在血中同出，继以雄黄细研，水调服。误吞水蛭，生鸡血调黄土丸服自下，或以盐梅水灌之则化。中漆毒，生蟹捣汁涂之。治诸食中毒，磨犀角汁饮之，无不治也，或苦叁酒煮服之，解一切药毒，不问草石，始觉便以劳鞞泔、生麦门冬，煮取汁服之。

药对解法

凡药相对者误服，以防解救诸法，附列於左。

锤乳对术，其治主肺，上通头胸，术动锤孔，胸塞短气，锤乳动术，头痛目疼，又锤乳虽不对海蛤，海蛤能动锤乳，然锤乳与术为患，不过此也，发动之始，体中有痺，与上患相应，速宜服 B 香泔、甘草、绿茱萸汤解之，才服便令人按摩摇动，口中嚼物，然後仰卧覆汗，汗出去覆，服汤热歇，即用冷淘饭压之，若服不解，复用前汤去萸加桂，若已解，肺家尚有馀热，第二方加麦门冬。

硫黄对防风，又对细辛，其治主脾肾，通孕腰，防风动硫黄，烦热脚疼腰痛，或嗔忿无常，或下痢不禁，防风、细辛能动硫黄，硫黄不能动彼，始觉发，便宜服杜仲、枳实、甘草、香泔、梔子、李核仁，服如上法，不解，复服大麦奴、甘草、人参、芒硝、桂心、麦门冬，若服此已解，犹有馀热气，或冷，复人服人参、乾姜、附子、甘草、当归。

白石英对附子，其治主胃，通主脾肾，附子动白石英，烦热腹胀，白石英动附子，呕逆不得食，或口噤不开，或手足疼痛，始觉宜服麦门冬、甘草、麻黄、香泔，不解，再服大黄、香泔、梔子、甘草，服如上法，频服汤，下便止，不下再服，若热势未除而渴，复服塘菱根、大麦奴、甘草、劳鞞泔，若已解，胃中有馀热，复服芒硝、桂心、通草、甘草、白术、大枣、李核仁。

紫石英对人参，其治主心肝，通主腰脚，人参动紫石英，心急而痛，

或蚤悸不得眠卧，恍惚忘寝，失性发狂，乍寒乍热，耳聋目暗，始觉宜服人参、白术、甘草、桂心、细辛、香鼓，服如上法，若嗔盛加大黄、黄芩、栀子，若忘寝狂发未除，复服 B 香畔、麦门冬、甘草、人参，服如上法，温覆，使身稍汗便解，若有馀热，更服人参、防风、桂心、白术、生姜。

赤石脂对桔梗，其治主心，通主胸背，桔梗动石脂，心痛寒噤，手足逆冷，心中烦闷，赤石脂动桔梗，头痛目赤，身体壮热，始觉发，便宜温酒饮之，须酒势行则解，或大麦炒令汗出，勿焦，捣筛细末，冷水和服。

石无所偏对，其治主胃，发则令人心急口噤，骨节强痛生疮，始觉发，即服 B 香畔、甘草汤，若发身体即便生疮，宜服麦门冬、人参、甘草、桂 B 香畔。

附子对白石英，亦对赤石脂，附子发则呕逆脚疼体强，骨节痛面肿，发则饮酒服热面自愈，与白石英同解。

赤石脂、紫石英发，宜饮酒，得酒则解，凡药发，或有宜饮热酒，不可一概也。

已上解救发对八则，出千金方。

金太傅孙古修，误服伏火丹砂，中毒，愚治於石顽，察其本元素亏，近因虚火上炎，舌下肿胀，延及紫颐，医用苦寒清热太过，神思不盛，药中每服加丹砂五钱，甫进一剂，觉胸中有物触者数次，次早请政於医，复出丹砂视之，色黑而晦，丹炉中伏火砂也，医令易砂，更服四剂，昼夜烦躁不盛，背时洒淅恶寒，头面烘热大汗，胫膝逆冷如冰，忽忽气逆欲绝，医目瞪无措，乃延石顽诊之，六脉涩数模糊，次验唇舌，俱色如污泥，而肿厚湿滑，若系热璫似阴，必无湿滑之理，若系寒犯三阴，必无反厚之理，惟酒食内蕴，霉酱色现有之，审其二便调适，胸腹柔和，决无实停胃府之理，证虽危疑，而愚致最切，以脉合证，洵为阴受热郁，今所最急者，恐其喘汗欲，不获已以牛脉、六味合剂，庶几金水相生救肺肾之垂绝，进一服，神思稍安，自汗稍敛，再一服人事稍知，稀糜稍进，方能略述从前所患之病，出从前所用之方，犹未言及伏火砂也，见其舌沿稍转微红，而气微足冷如故，於前方中益入桂心五分，五味数粒，服後足稍温和，气稍接续，语稍有次，方详述伏火丹砂之误，因以前方絀去地黄、桂心、五味，易入枣仁、秋石、人中黄，专解丹砂之毒，三服舌转微红，虽未鲜洁，而伏毒渐解，缘紫尺弦细，乃去人中黄，仍用地黄以填补下元，数日之间，或去人中黄而用地黄，或去地黄而用人中

黄，随脉证而更迭出入，二味不兼用者，恐人中黄味甘恋膈，载地黄之膩，不能速贻下焦也，下元虽亏，调补药中，盛用鹿茸、河车，不敢用桂、附者，虑其鼓舞丹砂之馀烈也。

急救治例

（自缢〔凡救自缢死者，急须按定其心，勿截绳，抱起，徐徐解之，心下尚温者，令人以口接气入其腹内，无令气泄，再令紮人吹其紮耳，半日许，缢者噫，噫即勿吹也。

（热〔取道上热土壅心中，少冷即易，气通止，切勿与水，得冷即死，馀见暑门。

（溺水〔以蔑灰布地，令厚半尺许，以甌或木瘿，将溺死人伏卧其上，使头小垂下，炒盐二方寸匙，内竹管中，吹下乳中，当吐水，水下，去甌，下溺死者，着暖灰壅身，使出鼻口即活，如灰湿，暖灰易之，又法，但埋溺死者於暖灰中，头足俱掩，惟开七孔，又法，屈紮脚，着生人肩上，以背向背，负持走行，吐出水便活，又冬月溺水冻死，以暖灰囊薄心上，冷即易之，心暖气通，目转口开，可与温饮稍稍吞之，若不先温其心，便持火烘，冷气与火争即死。

（冻死〔令人以热体痛卧，暖被覆之，勿着火，烘即死，卒中寒肢体厥冷，因逆理中救之。

（火烧〔凡火烧损，慎勿以冷水洗之，得冷火毒更深入骨，初被火伤，急向火更灸，虽大病忍之，须臾乃止，火烧闷绝不识人，以尿乘热饮之，和蜜亦佳，口噤縴开与之，後用栀子、白蜜、黄甌各五紮，以水五升，油一合，煎去滓，待微温，令渍伤处去火毒，则肌得宽，或急以火酒浸之，其痛立止，醇酒亦佳，一切火烧汤泼，用鳖甲烧灰，研璿细，罗净香油调傅，其痛亦止，或用水中溺死鼠一枚，以腊月猪膏煎令消尽傅之，乾即再傅，与油浸小鼠无痺，或柏白皮细切，以猪膏煎四五沸，色变去滓傅之，若已成烂疮者，未杨梅皮糝之即祛。汤火所损，昼夜啼呼不止，用松脂细研，和笕溶化，再加猪膏、羊脂涂之。

金疮箭头在肉中，用白蔞、生半夏为散，酒下方寸匙，日三服，疮浅十日出，疮深二十日出，外以笏螂生捣涂患上，如无笏螂，以塘菱捣涂箭簇上即出，不出，捣鼠肝涂之。中射罔箭毒，昏迷肿疼，取蓝子五合，升麻、王不留行、甘草各三紮，为散，水服三方寸匙，日三夜二服，又以水和涂疮，乾即易之，针折肉中，以吸铁石生捣细末，厚着针处即出，或刮象牙屑为细末，水和，涂折针上亦出。

漆疮，以柳叶捣烂，煮汁，适寒温洗之。

（蛇虫毒〔乘凉睡熟，蛇入人口，并七孔者，割猪尾血，以器盛血，傍蛇泻入口中出之，卒为蛇绕不解，以热汤淋之，急迫无汤，令人以尿溺之，蛇蝎螫痛，小蒜捣烂绞汁，服之，以滓薄伤处，又方，以雄黄为末傅上，日一易之，又方，捣生豆叶绞汁服之，以滓涂之良。入山辟盖蛇，乾姜、麝香、雄黄为末，以小绛囊盛带之，蛇螫以蜜和涂伤处，又常烧羊角使烟出即去，虎狼皆去，如无羊角，烧水羊角亦可。笏微虫尿着人，便起傭 @聚，四边中央，有白脓如黍粟，初得之，磨犀角水涂之，或羊须烧灰，腊月猪脂和封之，或酥和胡粉涂之。

（犬伤〔凡犬咬人，七日辄应一发，三七日不发，腹中不作小犬吠声，则无害，要过百日，乃得免，终身禁食犬肉、蚕蛹，食此则发，疮未愈时，禁食生鱼及诸肥腻冷食，又不宜饮酒，禁一年乃佳，治法，先以热童便洗去恶血牙垢，便解被伤发，看有红者拨去之，即以发灰、皮灰水和服之，并以韭捣绞汁饮一升，日三，疮愈止，外以杏仁五合熬令黑，研烂成膏敷之。

卷十

妇人门上

经候(崩漏、失血心痛、经闭不行、带下、淫浊、淋漓、淋辨、泄泻、小便血、师尼寡妇寒热、子嗣、胎教)

经曰，女子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

妇人以血为主，故手少阴动甚为怀身之象，胎禀在下，反以上部动甚为胎脉之验者，盖籛神气旺，与尺内阴搏籛别，同一胎脉，而有左右上下阴籛男女之辨，是以内经特为昭揭。

二籛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其传为风消，其传为息贲者，死不治。

手足籛明，皆曰二籛，不得隐曲，言情欲不遂，而病发心脾也，风消者，发热消瘦，胃主肌肉也，息贲者，喘息上奔，胃气上逆也，此节虽言病发心脾，而实重在胃气，心为胃之母，胃为脾之府，且与大肠一气贯通，焉有母伤而子独安，藏病而府不病之理。

有病胸亘支满者，妨於食，病至则先闻腥甄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时时前後血，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若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故月事衰少不来也，治之以四乌喩啖聯一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後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

此段经文，全重在气竭肝伤四字，为通节之纲旨，胸亘，肝部也，支满，肝病也，妨於食，木邪凌土也，病则先闻腥甄臭，脾喜芳香，今脾土为木邪凌虐，病则先闻腥甄，甄乃肝之旺气也，出清液，脾虚不能敷化水精也，先唾血，脾伤不能统端营血也，四肢清，籛衰不能傍暨四末也，目眩，籛不充而水上溢於经也，前後血，阴受伤而血内溢於络也，血枯，内有乾血，血不归经而结胞门也，良由年少不禁，气竭肝伤，而致月事衰少，或不来也，治以乌倮哷襠分，取其味咸走肾，性温暨肝，配以 茹一分，取其辛散内风，温去恶血，二物并合，功专破宿生新，丸以雀卵，取其温补助籛，能调子藏精血，以五丸为後饭者，先药後饭，使药徐行下焦，力贵专攻，五丸不为少也，饮以鲍鱼汁，利肠垢，和肝伤，取其臭秽之味，佐乌倮哷 @宿积之血也，乌倮 础 p 墨，用之书契，则有贼人之害，故又名乌贼，入肾走血，而不伤伐真元，功在插鏘蛭之上，考诸本草， 茹即是茜根，功专散血，不可误认痨茹，痨茹辛寒有毒，功专外科，观本经主治可知。

金匱云，妇人之病，因虚积冷结气，为诸经水断绝，至有历年血寒，积结胞门，寒伤经络凝坚在上，呕吐涎唾，久成肺痈，形体损分，在中盘结，绕脐寒疝，或紫亘疼痛，与藏相连，或结热中，痛在关元，脉数无疮，肌若鱼鳞，时着男子，非止女身，在下未多，经候不匀，令阴掣痛，少腹恶寒，或引腰脊，下根气街，气冲急痛，膝胫疼烦，奄忽眩冒，状如厥癩，或有忧惨，悲伤多嗔，此皆带下，非有鬼神，久则羸瘦，脉虚多寒，审脉阴籛，虚实紧弦，行其 药，治危得安，其虽同病，脉各璿源。

妇人经闭诸病，无不由虚寒而成，经闭虽属虚寒，则崩漏之属虚热，从可识矣，夫经水历年断绝，则瘀积结於胞门，寒气凝於经络，盖下焦寒积结聚，则中上二焦，皆不得通畅，所以在上则寒沫结聚而为咳，咳久热结而为肺痈，在中则寒饮结聚而为疝，疝久热结，亦为内痈，大抵内痈皆起於结血，故申之以脉数无疮，肌若鱼鳞，昭揭病形，然此不但妇人也，男子亦有是证，总由经络郁闭，寒从火化所致，至於在下，则经候虽不调，而不至断绝，所瘀亦为不多，其证虽久，但少腹气街，引急寒痛也，其或膝胫疼烦者，以四肢为诸籛之本，寒结於内，则在下之籛，不能上入，故膝胫反热而痛也，至如奄忽状如厥癩，或时忧惨悲嗔，有若鬼神所凭，此皆籛神虚寒，不能统摄浊阴，发为带下之候，故以久则羸瘦，脉虚多寒证之，然多寒，言属寒者多，非绝无属热者，假如羸瘦而脉数，又为阴虚多热矣，设形盛而脉虚，岂不

为气虚多寒乎，形盛而脉濡，盛不为湿热固结乎，斯其所以为同脉源也。

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絛，大则为甄，絛则为寒，甄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旋覆花汤主之。

脉弦而大，按之絛小而甄者，为表 失血之候，以其脉弦大无力而少徐缓冲和之气，故谓之革，言胃气近於革除也，盖弦为气少，甄为阴血虚，妇人得之，主半产漏下，以旋覆花汤主之，本草谓旋覆花主结气，D寒热，新绛乃丝帛之染绯者，主活血，三味入肝理血，除邪散结，岂非以气少无籥则寒，血虚无阴则热，絛虚相搏，以害其肝之生化欤，若不明其相搏，止谓之虚，何以用旋覆花、 夹葵 而不用温补其虚乎。

妇人陷经漏下，黑不解，襟姜汤主之。

气畅而血从，则百脉流动，以候天癸，苟有邪以阻之，则血不从其气，而自陷於血海，血海者，肾主之，肾者，寒水也，其色黑，是以漏下黑矣，犹内经所谓结阴下血也。林亿云：臣亿等，较诸本无襟姜汤方，当是妊娠中襟艾汤。

妇人少腹满如敦状，小便微难而不渴，生後者，此为水与血俱结在血室也，大黄甘遂汤主之，其血当下。

水有清浊，清则入经化血，浊则为溺为唾，苟因气化之乱，浊者入之，则不能化血，而为血害也，水性惟能润下，下流不通，入与血居，必停於脉，随其所止，止於肌表者，作身肿，止於筋骨者，作肢节肿，此止於血室，故作少腹如敦状，然血室虽与膀胱通，膀胱是行水之府，水蓄血室，气有相感，故膀胱之气亦不化，而小便为难，水与血皆阴类，虽有留积，不能发热，故不渴，若渴则为膀胱结热而非水血矣，若小便自如，而少腹之如敦者，亦不谓之水并，当是他邪血积可知矣，生後者，言曾生育过之妇，则有此患，非指产後而言，若室女则无是疾也，用甘遂取其直瞽水停之处，大黄荡涤瘀血，阿襟为血室之向导也。

妇人经水不利下，抵当汤主之，亦治男子膀胱满急，有瘀血者。伤寒籥明证，其人喜忘者，必有瘀血，大便色黑，抵当汤主之，发热下之不解，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亦抵当汤主之，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宜抵当丸，三者有病证，而後立方，今止云经水不利，然经水不利，岂尽血蓄不通，而无虚损者哉，此必有蓄血形状，而出是方也。

妇人经水闭不利，藏坚癖不止，中有乾血，下白物，矾石丸主之。

子宫血积，不与气和，故新血不至，遂成乾血坚癖，外连子户，津液不行，化为白物，是用绿矾消坚癖，破乾血，杏仁利气开闭，润藏之燥，蜜以佐之，内子户而药气可直罄於子宫矣，设乾血在冲任之海者，必服药下之，内之不能去也。

妇人腹中诸疾痛，当归芍药散主之。

此腹痛者，由中气虚，脾土不能升端阴籛，致二气乖离，肝木乘土，故用是汤，补中伐木，通行阴籛也。

妇人腹中痛，小建中汤主之。

小建中专主风木胜脾之腹痛，而妇人善怒，易动肝火，木邪乘土，多有腹痛经水妄行之疾，故以此汤主之。

带下经水不利，少腹满痛，经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阴倍肿亦主之。

此亦因瘀血而病者，经水虽不利，但一月再见之不同，皆冲任脉瘀血之病，土瓜根消水饮，芍药开血，桂枝通血脉，螬}血积，更需以酒行之，至於倍肿，非惟男子之睾丸，妇人之阴户亦有之，多在产时，瘀血流入作痛，下坠出户也。

问曰：妇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数十日不止，暮即发热，少腹急，腹满，手掌烦热，唇口乾燥，何也，师曰：此病属带下，何以故，曾经半产，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证唇口乾燥，故知之，当以温经汤主之，亦主妇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治崩中去血，或月水来过多，及至期不来。

问下利不止，答属带下，何也，妇人年已五十，经绝胞门闭塞，冲任不复输泻之时，所积血自胞门化为带下，无所从出，大便属阴，故就大便为下利，是即以带下例治之。

王节斋曰：妇人女子，经脉不行，有脾胃损伤而致者，不可便认作经闭血死，轻用通经破血之药，遇有此证，便须审其脾胃何如，若因饮食劳倦损伤脾胃，少食恶食，泄泻疼痛，或因误服汗下攻伐药，伤其中气，以致血少而不行者，只宜补养脾胃，用白术为君，茯苓、芍药为臣，佐以黄、甘草、陈皮、肉桂、川芎、归身、柴胡等药脾旺则能生血，而经自行矣，又有饮食积滞，致损脾胃者，亦宜消积补脾，若脾胃无病，按其少腹，果有血块凝结，方宜香附、蕪艾、桂心、桃仁行血通经等剂。

经云：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於脾，脾气散精，上归於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故心脾和平，则经候如常，苟或七情内伤，六淫外侵，饮食失节，起居失宜，脾胃虚损，则月经不调矣，若先期而至者，有因肝脾血燥，有因脾经郁

滞，有因肝经怒火，有因血分有热，有因劳役火动，其过期而至者，有因脾经血虚，有因肝经血少，有因气虚血弱，治法，因肝脾血燥者，加味道遥散，脾经郁滞者，归脾汤，肝经怒火者，小柴胡加生地，血分有热者，四物汤加白术、茯苓、柴胡、丹皮，劳役火动者，补中益气汤，脾经血虚者，十全大补汤，肝经血少者，六味丸，气虚血弱者，八珍汤。经候不调，无他证而不受胎，六味丸全料絳泽泻一掬，加重便制香附四掬，醋煮蕲艾一掬，調理最妙，若有别证兼见，随证制汤送下。妇人劳伤气血，冲任虚损，月水过多，淋漓不断，或过期不来，崩中下血，或白带白淋，四物汤加丁香、襟、艾，若曾伤胎，瘀血停留，小腹急痛，五心烦热者，大温经汤。月水不调，阴虚潮热，或寒热如疟，盗汗痰嗽，渐成骨蒸者，血热相搏也，加味道遥散。月水准信不受孕者，其故有三，肥白腹不痛者，闭子宫也，因痰，导痰汤，甚则间一二日，送滚痰丸二三服，腹多痛者，必食生冷过多，且又多气，宜温热药，七气汤，如咳嗽形瘦，色赤多火，阴血虚者不宜服，只以四物加陈皮、香附、肉桂作丸，亦有血少不能摄精者，十全大补汤，兼寒，金匱温经汤，或曰：经正而子宫寒者非也，若子宫寒，其经必过期矣，岂有准信而曰寒乎。黑瘦多火人，经少，色深紫而不受孕者，为胞血枯而经被烁也，四物换生地加芩、连。瘦弱而不能受孕，子宫无血，精气不聚故也，十全大补之类。经水不准，必不受胎，然参前受胎者有之，此是血热，抑有参前落後互兼者，将为寒热并乎，大抵妇人受气则气乱，经期亦乱，故调经以理气为先，归附丸。气盛者，宜抑气以行血，血盛则气行矣。经不调而血淡如水，宜补气血，保元汤加芎、归、肉桂、香附，腹痛，加襟、艾、延胡，虚，加姜、附。经水有先期而来者，多属热，其证有二，血热者腹多不痛，身多热，此火也，其色必紫，脉必洪数，四物汤中川芎絳半，易生地加条芩、丹皮、香附，虚热者，四物合保元，不应，加炮姜、宣连炒黑、香附，乾嗽者，味道遥散，气多血虚者，腹必疼，申香正气散加芎、归、香附，慎用凉药，若妇人年四十餘，经水每月二三至者，此少年恣意太过，後必崩淋。经水後期来者，多属寒，其证有三，血虚腹多不痛，微微身热，间亦有痛者，乃空痛也，脉必大而无力，或浮涩濡细，宜调气生血，八物加香附，虚则四物加参、术、黄、升麻、陈皮，气滞血虚者，四物加丹皮、香附，肥盛多痰，去地黄再加橘、半、茯苓，血寒脉必碇迟弦紧，归附丸，过期色淡者，痰多也，二陈加柴胡、香附、肉桂，若过期兼白带者，艾煎丸加香附，若咳，忌

香附，逍遥散加丹皮，嗽而泻者，养胃汤，血涩滞者，胸饱腰腹痛，醋煎散，或七气汤加絳。冲任虚损，少腹有寒，月水过期不能受孕者，温经汤。年老无病，而月水如期不断者，气血有馀也，若反多，或一月紫至者，气虚不能统血，欲成崩淋也，既绝腹来者，气病也，或伤损，或瘀血，皆以亘腹急痛为辨，并宜四乌汤用赤芍，若其势可止，宜大剂八物汤，能食者，加髷、连，不能食者，加炮姜止之，服药得效者，十有二三，虚甚者，多不能效。经水将来，腰疼腹痛，乃郁滞有瘀血，四物加红花、丹皮、蓬术、延胡索、香附、木香，实热，加黄连，发热，加柴、髷，将来小腹先痛，气血涩滞也，四乌汤加莪、桃仁，经先前腹痛，脉浮弦者，小建中加丹皮、桃仁，经候欲行，身体先痛，气血不足也，桂枝汤加芎、归，稍用熟附二三分，经後痛者，虽曰虚寒当补，然气散亦能作痛，须视其受补否，不受补，四物加炮姜、艾、附，受补者，八物加炮姜、艾、附，泻者先治泻，久有经行四五日腹中绵绵作痛者，此经行时因气滞而止，未尽故也，四乌汤加木香、蓬术、砂仁。每遇经行，辄头疼气满，心下堤忡，饮食絳少，肌肤不泽，此痰湿为患也，二陈加当归、炮姜、肉桂。经水愆期，胸亘腰腹刺痛，虚浮寒战，此冲任衰弱，藏气虚冷故也，温经汤加絳。一切气上絳心，心腹攻筑，亘肋刺痛，月水不调者，用香附三钱，乌药一钱，陈皮、苏叶各六分，乾姜四五分煎服。经水有紫黑色，腹痛者，乃气血相并也，腹不痛者，血热也，淡红色者，血虚也，其来必皆不准，腹痛者，四乌汤加蓬术、川连，不痛者，但加川连，色淡者，增损四物汤。色如黄浆水，心胸嘈杂汪洋，乃胃中有湿痰也，六君子加肉桂、木香、苍术，曾经下利，若汗出小便利者，为亡津液，故经水反少，补脾和胃，血自生矣，经行之际，禁用苦寒辛散之药，饮食亦然。经水不止，如左尺按之空虚，是气血俱脱，轻手其脉数疾，举之弦紧或涩，此是籛脱阴亡，或见热证於口眼鼻，或渴，是名阴躁，籛欲先去也，急用大建中汤，或十全大补送肾气丸以补命门之下脱。痰多占住血海，因而下多者，目必渐昏，肥人多此，南星、苍术、川芎、香附作丸服。肥人不及日数而多者，痰多血虚有热，亦用前丸更加黄连、白术。肥盛饮食过度而经水不调者，乃是湿痰，宜苍术、半夏、茯苓、白术、香附、泽泻、芎、归。躯脂满而经闭者，以导痰汤加川连、川芎，不可服四物，以地黄泥膈故也。血枯经闭，四物加叁、肉桂，切禁桃仁、红花，因郁火者，逍遥、归脾间服。阴虚经脉不通，小便涩，身体疼痛，以四物倍芍药，加肉桂、丹皮、

香附、甘草。经行之际，与产後一般，将理失宜，为病不浅，若被蚤则血气错乱，渐止不行，或逆於上而从口鼻中出，或逆於身而为血分劳瘵，若其时劳力太过，则生虚热，亦为疼痛之根，若郁怒则气逆，气逆则血滞於腰腿心腹背肋之间，遇经行时则痛而重，经过则安，若怒璫而伤於肝，则又有目晕呕吐之证，加以血不循经，遂成淋漓不止，凡此之类，感风则病风，感冷则病冷，久而不治，崩漏带下，七症八瘕，皆从此而成矣。

薛立斋治一妇，腹内一块不时上攻，或痛作声，吞酸痞闷，月经不调，小便不利，面色青黄相兼，已二年余，此肝脾气滞，以六君子加芎、归、柴胡、炒黄连、木香、絳茺莢二剂，次与归脾汤下芦荟丸，月余肝脾和而诸证退，又与补中益气加茯苓、丹皮，中气健而经自调。

又治一中年妇，素性急，先因饮食难化，月经不调，服理气化痰药，反肚膨胀，大便泄泻，又加乌药、蓬术，肚腹愈胀，小便不利，加猪苓、泽泻，痰喘气急，手足厥冷，头面肢体肿胀，指按碍而屈，脉砵细，右寸为甚，此脾肺之气虚寒，不能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渗泄之令不行，生化之气不端，东垣所云：水饮留积，若土之在雨中，则为泥矣，得和风暖日，水湿去而籊化，自然万物生长，喜其证脉相应，遂与加絳肾气丸，小便即通，数剂肿满消半，四肢渐温，自能转侧，又与六君子加木香、肉桂、炮姜而愈。

（崩漏〔经云：阴虚籊搏谓之崩，又云：阴络伤则血内溢，又云：脾统血，肝藏血，崩之为患，或脾胃虚损，不能摄血，或肝经有火，血热妄行，或怒动肝火，血热沸腾，或脾经郁结，血不归经，或悲伤胞络，血崩下脱，治疗之法，脾胃虚弱者，六君子加芎、归、柴胡，脾胃虚陷者，补中益气加酒炒白芍，肝经血热者，四物汤加柴胡、山梔、丹皮，肝经怒火，小柴胡加山梔、芍药、丹皮，脾经郁火，归脾汤加山梔，故先哲云：凡下血证，须用四君子收功，斯言厥有旨哉，若大脱血後，毋以脉诊，急用独参汤加当归救之，其发热潮热，咳嗽脉数，乃是元气虚弱，假热之脉也，尤当加用人参，此等证候，无不由脾胃先损而患，故脉洪大，察其中有胃气，受补可救，误投寒凉之药，复伤脾胃生气，使血反不归宿也。暴崩下血不止者，乃血不归经，阴血随籊盛之势，妄行下漏也，身热不痛者，逍遥散加熟地、川芎，不应，此血热沸腾也，四物加芩、连、肉桂。按东垣云：经漏不止有二，皆由脾胃有亏，下陷於肾，与相火相合，湿热下迫，经漏不止，其色紫黑，如夏月腐肉之臭，中有白带者，脉必弦细，寒伏於中也，

有赤带者，其脉洪数，病热明矣，必腰痛，或脐下痛，临经欲行，先寒热往来，紮促急缩，兼脾胃证见，或四肢困热，烦不得眠，心中急，补中益气加茯苓、芍药，大补脾胃而升降气血，可一服而愈，或先贵後贱，先富後贫，心气不足，其火大炽，旺於血脉之中，形质肌肉颜色似不病者，此心病也，经水不时而下，或适来适断，暴下不止，治当先说恶死之言劝谕，令惧死而心不动，以补中益气下安神丸，补养脾胃，镇坠心火，更以人参养荣，补阴制籀，经自止矣。暴崩下血腹痛有二，有瘀血，有空痛，瘀血者，体必作寒，脉必弦，如空痛者，不寒，少腹上喜热按，脉微弱，但瘀血当去，空痛当补，有因内伤，若少腹不痛，八物汤加芩、连，如痛者，四乌汤加莪 年高而崩者，法在不治，治亦无功。经候不调，血气成块，崩中下漏者，此是血海虚寒，外乘风冷，搏结不散，醋煎散加麝香，血虚气损，或凝积块，七症八瘕，上则气逆呕吐，下则泄下五色，金匱温经汤加姜、桂，以艾煎酒温服，血崩之人，有服前药不效者，火也，三补丸，即三黄丸去大黄用黄柏。风入胞门，忽时崩下鲜血者，一味防风丸，金匱旋覆花汤送下，风热入肝经，崩下发热，手心灼热者，一味子芩丸，小建中汤送下。崩漏淋漓，冲任衰弱，藏府虚冷故也，千金茯苓补心汤，如小腹急痛，兼下赤白带者，艾煎丸，若下血过多，血气不足，四肢倦怠乏力，增损四物汤，有去血虽多，间有崩漏水下，时有鲜血者，四物加丁香、襟、艾、香附、丹皮，失血血崩白淋及经事来多者，四物加参、襟、艾、椿根皮，去血过多，虚劳发热有痰者，补中益气加苓、半，有热，少加芩、连，(原缺)加乌药、桂心，口乾，去升麻加燥葛根。东垣论崩漏并不言热，其主在寒，即使有热证，亦是虚热，若以寒药治之，即瘀血愈凝结，经血愈不止矣，四物加炮姜调理，因劳者，用参、带升补药。血崩甚而腹痛，人多疑恶血未尽，及见血色瘀晦，愈信恶血之说，不敢便止，大凡血之为患，欲出未出之际，停在腹中，即成瘀色，未必尽为瘀热，又曷知瘀之不为虚冷乎，若必待瘀血净後止之，恐并其人而不存矣，且腹痛更有说，积而腹痛，血通则痛止，崩而腹痛，血住则痛止。千金治崩淋带下，五崩热病下血，寒热下血，经行犯房室下血，经来举重伤任脉下血，产後藏开经利下血，外实内虚之病，用小牛角瀹散，若崩中去血不断，本方去禹馀粮、乾姜、乌促啮籀龙骨、赤小豆，加甘草、地榆、小蓟根、丹参、乾地黄、芎、赤石脂、龟甲、柏子仁，名角瀹鹿茸散。积冷崩中去血不止，腰背痛，四肢碲重虚璠，小牛角瀹散去

鹿茸、阿襟、乌倭、萆赤小豆，加乾地黄、桑耳、白术、赤石脂、矾石、附子、人参、蒲黄、防风，名大牛角蒺散。崩中去赤白，或如豆汁，千金伏龙肝汤。膀胱虚伤，不能摄血，而崩下不止者，单方用新丝绵烧灰为末，空心酒调一钱，或鸡子黄粿食，数日必效。崩血经年不止者，用香附二钱炒黑，莲房五枚烧存性，为细末，空心陈酒调下二钱，或用陈棕榈烧灰存性，黑糖调，酒下一钱，即止，此劫法也。崩漏过多，服补泻药皆不效者，用黄牛角蒺，性，空心酒服二三钱，虚寒血色稀淡者，同鹿茸尤效，盖牛属坤土益脾，角蒺走肝主血，神农本草经云，下闭血瘀血，补女人带下血崩，燔之酒服，宗曰：烧灰主妇人血崩，大便下血，血痢虚人，独参、保元皆可送下，此血脱益气之良法也，古方有用白马蹄烧灰存性酒服方寸匙者，有用桑树上耳烧灰酒服者，皆千金法也，又用五璣脂生炒各半酒服者，此大伤中气，虽黎申亦难轻试。崩证多用醋炒荆芥、升麻，醋能收敛故也。血崩日久，纯下臭黄水，或带紫黑筋块腥秽不堪者不治，腹满不能饮食，不受参、术补益者不治，服大剂补中，人参每日服至紫许不应，反加寒热口燥，面目足胫浮肿者不治，瘀污崩脱，少腹不疼，後变阴户肿突，痛如刀割者，死期迫矣。

（诊〔漏下赤白，日下血数升，脉急疾者死，迟者生，漏下赤白不止，脉小虚滑者生，数盛者死，漏下脉弦劲者死，涩涩不调，按之不来者死，下血脉虚者，脉浮者，俱不治，然峻实其下，亦有得生者，寸口脉迟，为寒在上焦，则吐血衄血，尺脉微迟，为寒在下焦，则崩血便血，大抵数小为顺，洪大为逆，大法，当调补脾胃为主。

薛立斋治一妇，久患血崩，肢体消瘦，饮食到口，但闻腥羶，口出津液，强食少许，腹中作胀，此血枯之证，用八珍汤，四乌倭忒菴茹丸兼服，紫月经行而愈。

一妇老年患崩，诸药罔效，身热肢痛，头晕涕出，吐痰少食，盖作火治，转致绝粒数日，仅存呼吸，诊之，乃脾肾虚寒，用生料八味丸一剂，翌早遂索粥，再剂热絛痛止，服八味丸，愈後因劳役忧怒，至夏崩复作，胸饱发热脊痛，腰不可转，神气怫郁，脉洪无伦，按之微弱，此无根之火，内真寒而外假热也，以十全大补加附子，一剂晕止，崩血渐絛，日服八味丸而愈。

汪石山治一妇，年逾四十，形色苍紫，忽病血崩，医者或用凉血，或用止涩，俱罔效，诊之六脉皆砵涩而缓，按之无力，乃胃病非血病也，当用甘温之剂健脾理胃，使胃气上腾，血循经络，

则无复崩矣，遂用补中益气多加参、，兼服参苓白术散而愈。

（失血心痛〔妇人血崩而心痛甚，名曰失血心痛，心主血，心脾血虚，无以荣养，故痛如刀刺，崩甚则痛甚，崩缓则痛缓，若小产去血过多而心痛甚者亦然，若小腹喜按而下淡色血水，为阴血耗散，先用乌倭统悒¹ 酸醋汤调下收敛之，次与补中益气汤升举之，若小腹中有块而按之作痛，血色红紫，中有结块，为瘀血不散，先用失笑散，後与十全大补峻补之，若心脾血弱，或郁结伤血，用归脾汤调补之。

（经闭不行〔经水阴水也，属冲任二脉，上为乳汁，下为血水，其为患，有因脾盛不能生血，或郁结伤脾而血损者，有因冒火而血烁者，有因劳伤心神而血耗者，有因积怒伤肝而血闭者，有因肾水不能生肝而血少者，有因肺气虚伤，不能统血而经不行者，治疗之法，损其肺者，益其气，损其心者，调其营卫，损其脾胃者，调其饮食，适其寒温，损其肝者，缓其中，损其肾者，益其精，审而治之，庶无误矣。室女妇人诸病，以调经为先，调经以理气为要，盖气不和则血不流，故经闭，然其证不一，小腹疼痛，血海虚寒也，或潮热头目昏聩，肢体劳倦，五心烦热，颧冲面赤，口燥唇裂，盗汗身疼者，血气虚损也，并宜温经汤，腹中结块，腰腿重痛，及少腹痛如锥刺者，瘀血凝满也，四物加肉桂、蓬术，貌本壮实，饮食殊少者，胃气不调也，盖胃气不和，亦令经水不调，逍遥散下归附丸。经水三月不至，其脉右浮大而左反弱，其经当下，此为居经，非妊也，当抑气养血，又经水绝後，一朝而圆血，二三日不止者，不须治，当自止，经水常五日至者五日愈。下利而经断者，利止自来，盖下利则亡津液，故经绝，利止津液复，经当自下，若脉微涩者，虽二三月不行，非胎，当养血，经自行，以脉涩故知非胎也。经水不通而逆行者，或吐血，或衄血，或唾血，或血腥，通宜四物加韭汁、童便，甚则从虚劳例，用巽顺丸、乌骨鸡丸治之。室女经水既来而复不通，其说有三，面色不黄，饮食如故，身不热者，名歇，非病也，不须药，面黄肌瘦身热，为虚劳，诊其肝脉，弦出寸口鱼际，非药所能治，急与婚配，自然经行而愈，药则加味逍遥散，乾咳，用蜜制白术、橘皮、生姜，又有气血不足，面黄肌瘦，身热不甚者，不可用桃仁、红花通血药，宜六味丸去山茱萸加麦门冬，兼进璋功散调补之。妇人经闭不通，视其脉不足，当补气血，四物汤加参、、术、草之类。脉有馀而气相并者，四乌汤加肉桂、橘皮之类。妇人经候渐少，以致不通，手足骨肉烦疼，日渐羸瘦而生潮

热，其脉微数，此阴虚血弱，籥往乘之，当养血益阴，慎勿以毒药攻之。女人虚羸，有鬼胎症块，经候不通等证，当随证辨治，丹方有服芫花下黑物而效者，苟非实证，未可轻试也。妇人月经不利，脐下气胀，上攻欲呕不得睡，加絳四物汤，或用当归身一絮，穿山甲炒、蒲黄各五钱，辰砂一钱，麝香少许，共为细末，食前热酒调下二钱。妇女骨蒸痰嗽，诊其脉七八至，或细而数，视其肌肉消瘦之璫，面反娇赤者，此必死候，更加泄泻喘逆，不能右卧者，死期尤促，若室女经水不调，尤当开郁为主。室女年及笄，天癸不至而色不黄，饮食如故，此名石女，不在经闭论，亦有至十七八而经自来者。妇人经闭，肥白者多痰，去痰经自行，二陈加芎、归、川连、南星、枳实、生姜、竹沥，稟厚恣於酒食者，平胃散加姜汁炒川连、归尾、半夏、姜汁，黑瘦者多血枯，四物加参、香附、丹皮。经闭脉砵弱，少腹痛，属寒结，四乌汤，芍药用桂酒制，乌药用附子制。寡妇尼姑经闭，郁也，加味逍遥散加无灰酒、竹沥。娼妓本无经闭之理，间或有之，劳也，十全大补中肉桂可用二三钱。血枯一证，与血隔相似，皆经闭不通之候，然而枯之与隔，则相反有如冰炭，夫枯者枯竭之谓，血虚之璫也，隔者阻隔之谓，血本不虚，而或气或寒或积，有所逆也，病发於暂，其证或痛或实，通之则血行而愈，可攻者也，枯者其来也渐，冲任内竭，其证无形，必不可通者也，尝见今人之於此证，听其言，则明曰血枯经闭，察其治，则每用四物、桃仁、红花。甚至硝、朴、棱、莪之类，无所不至，夫血既枯矣，只当补养阴气，使其血充，则弗招自至，奚俟通也，若勉强逼之，则枯之愈枯，不死何待。或问一妇哮喘发後，必便血二三日，其喘方止，每岁常十馀发，无不皆然，经闭数年不通，而不成虚劳之病，何也，答曰：此肺移热於大肠，热得下泄，故喘嗽止，经血从大便间道而出，虽闭而无留结之患，故不成劳。

（诊〔凡经闭不调与胎产之病，其脉要滑实重按有力，崩漏不止与产後之病，其脉要虚濡小弱留连，调经及安胎，虽以顺气为主，又须补脾为要，治崩及产後，虽以散血为先，又当扶虚为本。

喻嘉言治杨季登女，经闭年馀，发热少食，肌削多汗而成劳怯，医见汗多，误为虚也，投以参、朮，其血愈涸，诊时见汗出如蒸茺气水，谓曰：此证可疗处，全在有汗，盖经血内闭，止有从皮毛间透出一路，以汗即血之液也，设无汗而血不流，则皮毛槁而死矣，宜用璫苦之药，敛血入内而下通於冲脉，则热退经行而汗

自止，非补药所能效也，於是以龙荟丸日进三次，月餘经血略至，汗热稍轻，姑蘇前丸，只日进一次，又一月经血大行，淋漓五日，而诸证全神矣。

（带下〔带下之证，起於风气寒热所伤，入於胞宫，从带脉而下，故名为带，有五色，不只赤白，白带者属气虚，甚则腰痛，如虚不甚则不痛，若气郁甚，则腰痛头疼眼花，此虚证也，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加醋制香附，或分清饮，量肥瘠选用。赤带多腰痛，艾煎丸加续断、杜仲，若肥盛苍黑而肌肉薄坚者，为湿热下注，平胃散加姜制星、半，酒炒芩、连。赤白带下，艾煎丸，随证加气血药治之。五色带下，十全大补汤加熟附、龙骨、赤石脂、禹餘粮，酒丸服。或因六淫七情，或因醉饱房劳，或因膏粱厚味，或服燥剂所致，脾胃亏损，籛气下陷，或湿痰下注，蕴积而成，皆当壮脾胃升籛气为主，佐以各经见证之药，籛气下陷，补中益气汤，湿热下注，加苓、半、苍术、黄柏，气虚痰饮下注，局方七气汤送肾气丸。丹溪云：带下赤白，属於大肠小肠之分，赤属血，白属气，主治燥湿为先，漏与带俱是胃中痰积流下，渗入膀胱，无人知此，只宜升提，甚者必用吐以升提其气，次用二陈汤加二术、升、柴丸服。肥人多是湿痰，越鞠丸加滑石、海石、蛤粉、星、半、茯苓、椿皮，作丸服。瘦人多是热，以大补丸加滑石、海石、椿皮、龟版灰，作丸服，必须断厚味。带下脉浮恶寒，腥臭不可近者，难治。

（淫浊〔小便白淫白浊，皆由劳伤於肾，故心肾不交泰，水火不升降，肾主水，开窍在阴，阴为便溲之道，胞冷肾损，故有淫浊之证，白淫者，或一时放白水，孀尼多有此疾，乃郁火也，逍遥散加炒黑山栀、酒炒黄柏，白浊者，浑浊如脓，此膀胱经热，失治当生痛疽，清心莲子饮加。

（淋漓〔经水淋漓不断，其故有三，有因月戒来而行房，致伤胞络，先服活血药，小腹痛者，四物加香附、乌药，不痛，四物加襟、艾、黄，气虚下陷，小腹喜温按者，四物加参、术、黄、升麻、陈皮，有多气所致者，甚则胸膈饱闷，肚腹疼痛，用正气散，若肚腹不疼者，逍遥散加熟地，当脐痛者，尤宜，饮食少者，增损四物汤加焦白术，禁用芩、连，若劳伤气血，冲任虚损，四物加丁香、襟、艾，小腹急痛，温经汤，月水至老不断，必成淋证，补中益气，或八珍并加香附、细辛，仍须戒气，方可治疗，否则崩淋难治也。

（淋辨〔淋证皆由肾虚膀胱积热所致，肾虚则小便数，膀胱热则

小便涩，适遇经行时候，或涩数淋漓，腹中时痛，其脉碇细，皆因寒热邪气客於胞中，故冲任不调而成此证，宜服归附丸。白淋者，起於郁，多属虚寒，小腹不疼，与去血过多空痛者，俱宜人叁养荣汤，香附不可缺，或补中益气汤下归附丸，如痛者，四乌汤，白淋变为黄水，将成血淋，八物汤加絳。血淋者，月事三五日一至，积数月不愈者是也，腹痛则四乌汤加莪 B 木香，甚则醋煎散，尚恐有瘀血未尽也，去多不痛，善饮食者，八物汤加薤、连，或补中益气加黄柏，如饮食少进者，薤、连、黄柏禁用，若少腹痛而脾胃不实，或痛而欲得按者，八珍汤加襟、艾，或逍遥散加熟地、襟、艾，如泻者，先实脾胃，大抵治淋先治脾胃为上，此证多腰痛，虽属血亦因气所致也。沙淋者，淋下则碇积如沙一层，有赤白二种，白属气，赤属血，不可依书用薤、连，多不克效，当知妇人之疾，虽有湿热，止宜调经，不可与苦寒之药，以其月事时下，多虚少实，故养荣汤治白淋而效，以有桂也，艾煎丸亦然，以有艾也，惟赤淋不可服热药，艾煎丸亦禁用，宜八珍加薤、连、香附，误用温补，必致躁渴引饮，加以水饮停蓄而成肿胀者，加味逍遥散加薤、连、枳、朴、泽泻、橘皮，先治其胀，然後徐徐治本，慎勿骤补，骤补则气壅腹胀也。年老患血崩淋证，不拘痛与不痛，脾胃实与不实，皆以八珍加襟、艾、黄、泽泻，若遽用薤、连以伤脾胃，更何恃以祛病乎。

（泄泻〔经行时先泄泻者，此脾虚也，脾统血而恶湿，经水将动，脾血先注血海，然後下流为经，脾血既亏，不能端行其湿，所以必先作泻，补中益气加炮姜，有热，兼黄连，若饮食絳少，六君、理中选用。

石顽治一薛姓妇，每遇经行，必先作泻二三日，其脉左手关尺弦细如丝，右手关上小而滑，服姜、桂、萸、附，则大渴腹痛，泄泻转剧，服苓、泽、车前之属，则目暗如盲，此肝血虚寒，而脾胃有伏火也，俟经将行作泻时，朝用理中加黄连，作汤服五六剂，暮与加絳八味加紫石英，作丸常服，不终剂而数年之疾顿除。

（小便血〔妇人尿血，或因膏粱炙 或因醉饱入房，或因饮食劳役，或因六淫七情，以致元气亏损，不能收摄归源，若因怒动肝火者，加味逍遥散调送发灰，肝经风热者，送一味子薤丸，久而血虚者，八珍汤送发灰，膏粱积热者，清胃散加槐花、甘草，房劳所伤者，六君子加升、柴，风热所伤者，四君子加防风，凡久而亏损元气者，补中益气为主，郁结伤脾者，归脾汤为主。

(师尼寡妇寒热(疗师尼寡妇,宜别制方药,谓独阴无籛,致血气交争,寒热如疟,或腰背作痛,而寒热经闭白淫,痞闷咳逆,面黄瘦削,久则成劳,其肝脉弦出寸口上鱼际,是其证也,若室女出嫁愆期而寒热,或既嫁不得於夫者亦然,盖男子精盛则思室,女子血盛以怀胎,此天地自然之理也,治宜开郁理气,其经自调,逍遥散加无灰酒、竹沥,名酒沥汤,专主尼寡寒热,肥人用越鞠合二陈最宜,若兼怒动肝火而发热,佐以小柴胡加絃,若兼郁结伤脾而寒热,佐以归脾汤,此证多兼经候不调,当审缓急治之。妇人形瘦肉脱,胸中常想着一事而百计不解者,勿与医治,後必成癡。凡妇人郁怒发寒热,逍遥散加丹皮、香附,脾气不调,痰气留着,结为痰癖,发则其块上升,气逆喘促,呕吐酸水,初起元气未伤者,四七汤加枳实、黄连,虚人,香砂六君加柴胡、白芍,下佐金丸,大抵郁证皆虚火用事,故多骨蒸寒热,经闭不调,喘咳失音等证,当详虚损例治,但须兼调郁气,亦有阴血亏损,不胜香燥者,惟降火滋阴为首务耳。

千金云:凡人无子,当为夫妻俱有五劳七伤,虚羸百病所致,故有绝嗣之患,夫治之之法,男服七子散,女服紫石门冬丸,无不有子也。若丈夫籛气不足,不能施化,庆云散主之。妇人立身以来全不产,及断乳後,十年二十年不产,此胞门不净,中有瘀积结滞也,朴硝荡胞汤主之。妇人月水不利,闭塞绝产者,白薇丸主之。

(子嗣〔子嗣一门,古方悉用辛热壮火之剂,若施之於气虚精寒之人,固所宜然,设概用於火旺精伤者,得不愈伐其阴乎,窃谓男子之艰於嗣者,一如妇人经病调理,然有不生不育之不同,大意在於补偏救弊,往往有体肥质实,偏生无子者,岂可一概归於虚寒耶,盖湿胜则气滞,气滞则精虽至而不能冲透子宫,故尔不能成孕,惟宜行湿耗气,助其流动之势,如二陈、二妙、七气、平胃之属,皆可选用,甚则控涎丹先行向导,最为要诀,慎勿拘於世俗温补壮籛之说也,且人之所禀不同,勇怯各殊,有因男子真火式微者,有因湿热伤精者,有因妇人胞门浊腻者,有因血海虚寒者,有因子宫枯燥者,至如生而不育,亦自不同,有金石药毒伏於髓中者,有酒客湿热混於髓内者,有欲勤精薄者,有得胎後不戒房事频泄母气者,有妊娠不慎起居而致胎病不育者,有男子精髓虽冲,而督脉气衰,籛气不振,但生女不生男者,此岂一法所可治乎,历检古方中,惟葆真丸、千金种子丹、五子衍宗丸等方,治男子籛道不振,精气寒薄,与夫及年老无子者,咸为

得宜，若精髓稀薄，气不固，聚精丸最佳，气衰，更加人参、鹿茸尤妙，生女不生男者，当大补督脉益气，鹿茸四具，人参一斤，远志四钱，醇酒丸服，其有膏粱富贵，饱饫肥甘，恣情房室，气竭精伤，不能生子者，但服炼真丹，勿令断绝，虽在耄耋之年，每多生育，然非素享厚，形体丰盛人，服之无碍也，至於妇人子宫诸证，当详经带例治，俟经正无病，随其虚实寒热调理，自然生育，大率妇人肥盛者，多不能孕，以中有脂膜闭塞子宫也，虽经事不调，当与越鞠、二陈抑气养胃之类，有热，随证加黄连、枳实，瘦弱不能孕者，以子宫无血，精气不聚故也，当与四君、六味加蕲艾、香附调之，子户虚寒不摄精者，秦桂丸最当，妇人多有气郁不调，兼子藏不净者，加味香附丸，男服聚精丸，若因瘀积胞门，子宫不净，或经闭不通，或崩中不止，寒热体虚，而不孕者，局方皱血丸为专药，若带下少腹不和，或时作痛者，千金大黄丸荡涤之，子户虚热，虽结而不能成实者，四物换生地加芩、连，然此皆由气血偏沮，是可以药奏功，若夫禀赋阴气偏绝，虽日用参、术峻补，终无回天之力也。丹溪曰，无子之因，多起於父气之不足，岂可独归罪於母血之虚寒，况母之血病，奚止虚与寒而已哉，然古方治妇人无子，惟秦桂丸一方，其性热，其辞瑰，今欲得子者，率皆服之无疑，夫求子於阴血，何至轻用热剂耶，今得此丸，经血必转紫黑，渐成衰少，或先或後，始则饮食骤进，久则口苦舌乾，阴气不平，血气不和，焉能成胎，纵使有成，子亦多病，以其能损真阴也，按东垣云，李和叔中年得一子，至一岁，身生红丝瘤而死，後三四子，至三岁，皆病瘤而死，乃肾中伏火，精气中多有红线，以气相传，生子故有此疾，俗名胎瘤是也，遂以滋肾丸数服，以泻肾中火邪，补真阴不足，忌酒辛热之物，其妻用六味地黄丸以养阴血，受胎五月之後，以黄芩、白术二味作散服，後生子至三岁，前证不复作矣。

（胎教〔胎教之说，世都未谙，妊娠能遵而行之，不特无产难之虞，且生子鲜胎毒殇夭之患，诚为广嗣要旨，姑以大概陈之，妇人经後四十餘日不转，即谨房室，慎起居，薄滋味，养性情，刻刻存心，与执持宝玉无璋，举足必徐，行立勿仰，坐不实其前阴，卧不久偏一侧，不得耽坐嗜卧，使气凝滞为第一义，虽不可负重作劳，然须时时小役四体，则经络流动，胎息易於动端，腰腹渐粗，饮食不宜过饱，茶汤更须节省，大热大凉，总非所宜，犬羊蟹蟹等一切有毒之物，固宜切禁，即椒姜常用之品，亦须少

尝，其豕肉醇酒湿面之类，纵不能屏绝不食，亦不可恣，归精於胎，过於蕃长，致母临蓐难产，而子在胞中，禀质肥脆，襁褓必多羸困，即如沃壤之草木，移植土，枝叶得不凋萎乎，甫交三月，即当满裹其腹，胎气渐长，仅可微松其束，切勿因其气急满闷而顿放之，在夏澡洗，须避热汤，冬时寤寐，勿迫炉炭，其最甚者，尤在不节交合，淫火尽归其子，以酿痘疹疥癩之毒，然须妊娠禀性安静，不假强为，方遵实济，若强制以违其性，则郁火弭炽，此与恣情无禁者，虽截然紮途，而热归胎息则一，尝见有切於求嗣者，得孕即分处房帟，而子仍歿於痘，岂非强制其火弭炽之明验乎，盖人之志欲匪一，苟未能超出寻常，又须曲体母情，适其自然之性，使子气安和，是即所谓胎教也，当知胎教原非一端，若怀子受蚤，则子多胎蚤，怀子抱郁，则子多结核流注，怀子恐惧，则子多癩痿，怀子常起贪妄之念，则子多贪吝，怀子常挟愤怒之心，则子多暴狠，怀子常造绮语诡行，则子多诈伪，非但怀子之後，当检束身心，而轻净交感，慎毋恣肆，以遗胎息之患，若大醉後媾精，精中多着酒湿，则子多不育，大怒後媾精，精中多挟怒火，即子多乖戾，大劳後媾精，精中不满真气，则子多孱弱，若夫热药助战，作意秘精，精中流行毒悍，则子多痺疾，至於风雨雷电媾精，感触震气，则子多怪类，以此言之，则三元五腊，宜璫遵禁戒，诞育自是不凡，宗禩重务，安得视为嬉戏哉。

胎前（脉辨、验胎、养胎、恶阻、胎动、漏胎下血、蚤胎僵仆、胎上逼、安胎、半产、胎不长养、过期不产、咳嗽、子烦、类中风、伤风、伤寒、疰、痢、子淋、遗尿、诸血、吐衄、诸痛、子肿、不语、子悬、子痿、乳泣腹啼、鬼胎、下私胎法、断子法）

经云：何以知怀子之且生，身有病而无邪脉也。人有重身，九月而，此胞络之脉绝也，胞络者，系於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无治也，当十月复。妇人重身，毒之何如，曰：有故无殒，亦无殒也。

言有是病而用是药，药虽峻克，可无伤於胎息也。

金匱云，师曰，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渴，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於法，六十日当有此证，设有医治逆者，却一月，加吐下者，则绝之。

平脉者，言其无病之脉也，惟阴脉小弱，以其营气不足耳，凡感邪而营气不足者，则必恶寒发热，今无寒热，妨於食，是知妊娠矣，妊娠血聚气搏，经水不行，至六十日始凝成胎，斯时营气并

於胎元，而胃气不足，津液少布，故其人渴不能食，宜桂枝汤和营益胃，设有医以他治，反加吐下者，此为恶阻，则绝之，谓绝止医治，候其自安，不可用药更伤其胃气也，楼全善云：尝治一妇恶阻病吐，愈治愈逆，因思仲景绝之之旨，遂停药月馀自安。妇人宿有症病，经断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动在脐上者，为症痼害，妊娠六月动者，前三月经水利时，胎也，下血者，後断三月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症不去故也，当下其症，桂心茯苓丸主之。

宿有症痼，谓妇人行经时遇冷，则馀血留而为症，然症病妇人恒有之，或不碍子宫，则仍行经而受孕，虽得血聚成胎，胎成三月而经始断，断未三月而症病复动，遂漏下不止，症在下，迫其胎，故曰症痼害，胎以脐上动不安，洵为真胎无疑，若是鬼胎，即属阴气结聚，断无动於籛位之理，今动在於脐上，是胎已六月，知前三月经水虽利，而胎已成，後三月经断，而血积成，是以血下不止，故用桂心、茯苓、丹皮、桃仁以散其，芍药以护其营，则血方止而胎得安，世本作桂枝茯苓丸，乃传写之误，详桂枝气味俱薄，仅堪走表，必取肉桂之心，方有去症之功，安常所谓桂不伤胎，勿疑有碍於妊，观下条子藏开用附子汤，转胞用肾气丸，俱用桂、附，内经所谓有故无殒是也。

妇人怀妊六七月，脉弦发热，其胎愈胀，腹痛恶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藏开故也，当以附子汤温其藏。

妊娠脉弦为虚寒，虚籛散外，故发热，阴寒内逆，故胎胀，腹痛恶寒者，其内无籛，子藏不能司闭藏之令，故阴中觉寒气习习如扇也，用附子汤以温其藏，则胎自安，世人皆以附子为堕胎百药长，仲景独用以为安胎圣药，非神而明之，莫敢轻试也。

师曰：妇人有漏下者，有半产後，因续下血，都不绝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为胞阻，襟艾汤主之。

行经与结胎，皆属冲任，冲任虽持乎阴籛交合，为肝肾之用事，然长养成胎，皆坤土所资，盖阴籛抱负则不泄，坤土堤防则不漏，若宿有瘀浊客於冲任，则阴自结，不得与籛交合，故有时漏下半产不绝也，凡妊娠胎气，籛精内成，阴血外养，今阴血自结，与胎阻隔，不得相和，独阴在内，作腹中痛下血，皆阴籛失於抱负，坤土失於堤防，此方皆治之，芎、归宣通其籛血，芍、地宣通其阴血，阿襟血肉之质，同类者以养之，甘草缓中解急，此方调经止漏，安胎养血，然加絀又必从宜，若脉迟缓，阴胜於籛，则加乾姜，或见数大，籛胜於阴，则加黄芩，可不言而喻矣。

妇人怀娠，腹中 h，当归芍药散主之。

此与胞阻痛者不同，因脾土为木邪所蕞，谷气不举，湿淫下流以滞阴血而痛，故君以芍药，泻肝利滞，佐以芎、归补血止痛，苓、泽渗湿益脾，则知内外六淫，皆能伤胎成痛，不独湿也。

妊娠呕吐不止，乾姜人参半夏丸主之。

此即後世所谓恶阻病也，先因脾胃虚弱，津液留停蓄为痰饮，至妊二月之後，浊阴上冲，中焦不胜其逆，痰饮遂涌，中寒乃起，故用乾姜止寒，人参补虚，半夏、生姜治痰散逆也。

妊娠小便难，饮食如故，当归贝母苦参丸主之。

此小便难者，膀胱热郁，气结成燥，病在下焦，所以饮食如故，用当归以和血润燥，贝母以清肺开郁，苦参以利窍逐水，并入膀胱以除热结也。

妊娠有水气，身重，小便不利，渐恶寒，起即头眩，葵子茯苓散主之，小便利则愈。

膀胱者内为胞室，主藏津液，气化出溺，外利经脉，上行至头，为诸籛之表，今膀胱气不化，水溺不得出外，不利经脉，所以身重 渐恶寒，起即头眩，但利小便，则水去，而经气行，表病自愈，用葵子直入膀胱，以利癰闭，佐茯苓以渗火道也。

妇人妊娠，宜常服当归散主之，常服即易产，胎无疾苦，产後百病悉主之。

内经曰：阴搏籛别，谓之有子，尺脉搏击者，由子宫之气血相搏，而形於脉也，故妊娠之血，不可以静，静则凝泣，亏少则虚，皆不能与化胎之火相合，要其胎孕生化，必先和其阴籛，利其气血，常服养胎之药，非惟安胎易产，且免胎後诸患，芎、归、芍药之安胎补血，白术之补胃养胎，其胎外之血，因寒湿滞者皆解之，黄芩化壮火而生气，故为常服之剂，然当以脉证虚实加絀，有病则服，否则不必也。

妊娠养胎，白术散主之，但苦痛，加芍药，心下毒痛，倍加芎，心烦吐痛，不能食饮，加细辛一絀，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後，更以醋浆水服之，若呕，以醋浆水服之，复不解者，小麦汁服之，已後渴者，大麦粥服之，病虽愈，服之勿置。

本方四味，本草皆谓能去恶血，而养胎用之何也，盖血聚而後成胎，少遇邪，则所聚之血，将宿而不湍，反类恶血，必开陈，然後胎可安也，养胎不惟在血，而胎系於肾，养之又在於胃，所以补肾调胃，以固精和中，用白术调胃，秦椒开，开则籛精至，牡蛎治崩，崩止则阴精固，川芎下入血海，湍动胎血，破旧生新，

或阴血不利，肝木为害，在内抑屈而痛者，泻以芍药之酸寒以通其阴，设直冲过而痛者，散以芎之辛温以通其腠，或挟瘀恶之气，上逆於胃，而胃中吐烦不能食者，用细辛温中去痰下气，半夏治心下急痛，和胃进食，止吐逆，若呕而不止者，由肝木妄动，用小麦饮养其本气以安之，大麦主消渴益气调中，故中气不足而渴者用之。

问曰：妇人病，饮食如故，烦热不得卧，而反倚息者，何也，师曰：此名转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则愈，宜肾气丸主之。

此方在虚劳中，治腰痛小腹拘急，小便不利，此治肾虚转胞不得溺，皆用此利小便也，转胞之病，为胞居膀胱之室内，因下焦气衰，水湿在中，不得气化而出，遂致鼓急其胞，因转筋不止，了戾其溺之系，水既不出，经气遂逆，上冲於肺，故烦热不得卧而倚息也，用此补肾，则气化水行，湿去而胞不转，胎自安矣，虽然，转胞之病，岂尽由下焦肾虚所致耶，或中焦气虚，土湿下干害其胞，与上焦肺气壅塞，不化於下焦，或胎重压其胞，或忍溺入房者，皆足以成此病，必各求其所因以治之。

（脉辨〔妇人经水二三月不来，诊其脉微滑而数，略无间断於其间，虽身有病而无邪脉，不涩不伏，不弦劲，即胎脉也，辨男女法，古人咸以左大为男，右大为女，然多有素禀偏大偏小者，惟寸口滑实为男，尺中滑实为女，最为要诀，如芡寸俱滑实为双男，芡尺俱滑实为二女，尺右左寸俱滑实为一男一女，此屡验者，若脉砵细，腹重而不实微痛，虽有形如抱瓮状，满腹不动，但当脐下翕翕动，按之冰冷，又芡尺乍大乍小，乍有乍无，或浮或砵，或动或止，早暮不同者，乃鬼胎也，须连视三四日乃见，宜补气活血，若脉来急如风雨，少停复来如初者，夜叉胎也，亦有关部微似雀啄之形者，又有大小不匀，而指下弦劲不和者，皆夜叉之兆也，若脉来砵细，腰腹痛，胎伏不动，或反觉上抢心闷绝，按之冰冷，即非好胎，更察舌纹青色，此胎已死也，若并唇亦青，连母都不可救，但伏而不动者，亦有好胎，宜服顺气和血之药。

（验胎〔妇人经候不行已三月，欲验有胎否，生川芎二钱为末，空心浓煎，艾汤调下，腹内微动则胎也。

（养胎〔妇人受孕一月，足厥阴脉养，其阴籛新合，名曰始胚，大集经云，胎成七日，初不增絀，二七日如薄酪，三七日如生酪，四七日如熟酪是也，二月足少籛脉养，阴籛居经，名曰始

膏，经谓五七日如生酥，六七日如息肉，七七日如段肉，八七日其坚如坏是也，三月手心主脉养，初有定形，名曰始胞，经谓九七日变五泡，紮肘紮髀及头，十七日续生五泡，紮手腕紮足及颈，十一七日复生二十六泡，十手指，十足指，及眼耳口鼻，十二七日泡相成就是也，四月手少阴脉养，始受水精以成血脉，而形体成，经谓十三七日现腹相，十四七日生五藏，十五七日生大肠，十六七日生小肠是也，五月足太阴脉养，始受火精以成其气，而肢节充，经谓十七七日有脾处，十八七日生三，十九七日生手掌足趺臂节，二十七日生阴脐颐乳是也，六月足阳明脉养，始受金精以成其筋，而骨干立，经谓二十一七日有三百柔软骨，如初生瓠，二十二七日如未熟瓠，二十三七日坚如胡桃，二十四七日生一百筋是也，七月手太阴脉养，始受木精以成其骨，而毛发生，经谓二十五七日生七千脉，尚未具成，二十六七日成如藕丝，二十七七日有三百六十三筋，二十八七日始生肌肤是也，八月手阳明脉养，始受土精以成肤革，而藏府具，经谓二十九七日肌肤稍厚，三十七日方有皮像，三十一七日皮转厚坚，三十二七日皮革转成是也，九月足少阴脉养，始受石精以成皮毛，而谷气入胃，石禀五气之余，藏府百骸俱实，故谓之石，经谓三十三七日耳鼻唇指膝节成，三十四七日生九十九万毛发孔，犹尚未成，三十五七日毛孔具足，三十六七日爪甲成就是也，十月五藏俱备，六府齐通，纳天地之气於丹田，经谓三十七七日母腹中有风起，通其七窍，三十八七日随其宿世善恶，分香臭二种风，以定容貌骨节贵贱，右千金述徐之才养胎法，与大集经 X，求其细，则受胎在母腹，七日一变，展转相成，然多有不足月产，而能长育长者，此各经荣养与七日之变，皆不及期，而养胎之气仍周遍也，若经脉荣养未周，总属半产，非正产也。

（恶阻）经候不行紮三月，精神如故，喜酸恶食，或嗜一物，或大吐，或时吐痰与清水，肢体砵重，头目昏眩，此名恶阻，不可作病治，四君子加乌药、香附、橘皮，咳而渴者，加橘红、五味、生姜，若胸中愤闷，四肢砵重，怠惰不能转舒，恶闻食气，喜咸酸，胎动不安，呕逆不食者，理中汤加茯苓、木香、半夏，若中停痰，二陈加枳椇，若饮食停滞，香砂六君子加枳椇，若脾胃虚弱，璋功散，兼气恼，加枳椇、砂仁，若饮食少思，六君子加紫苏、桔梗，头晕体倦，六君子汤，若呕吐不食，倍苓、半，盖半夏乃健脾气化痰湿之主药也，今人以半夏有动胎之性，鲜有用之者，以胎初结，虑其辛散也，楼全善云：余治妊娠阻病，累用半

夏，未尝动胎也，千金用半夏茯苓汤二剂，次用茯苓丸。怀妊爱酸，乃肝藏之虚，不能荣养其肝，肝虚故爱酸物。戴氏云，恶阻者，谓妇人有妊恶心，阻其饮食也，肥者有痰，二陈加枳、术，瘦者有火，理功加芩、连。

（胎动〔怀胎数动，此胎气热，所以逆上而作喘急也，急用条芩、香附、白术之类，腹中满痛又心，不得饮食，千金用黄芩、白术、芍药煎服，令微下水则易生，月饮一剂为善，因恼怒而胎动不安者，砂香降气散，或四制香附一味为君，加归、艾为散，盐酒煎，和滓服，虚者，八珍去茯苓加黄芩、紫苏、陈皮，名安胎饮，又气虚少食，四君子加紫苏、陈皮，血虚多热，四物加黄芩、白术，胎气郁滞，紫苏饮，脾气虚弱，六君子，郁结伤脾，归脾汤，郁怒伤肝脾者，四七汤加芎、归，怒动肝火者，小柴胡加术。安胎之法有二，有因母病以致胎动者，但治母病，其胎自安，八珍汤加襟、艾、黄，气滞者，去茯苓加苏、橘、黄芩，因胎动而致母病者，安胎而病自愈，紫苏饮加茯苓、白术、阿襟、砂仁，千金治妊娠二三月至七八月胎动不安，腰痛已有所见者，用襟艾汤服之则安，身有微热，去艾叶、甘草加续断、以 疝 腹兼安胎也，郑虚曰：治胎前下血不止，用大剂参、术以安胎，芎、归、熟地、黄芩、白芍阿襟以止血，砂仁行气以止痛，不可行动，但安卧养胎自愈，若伤动胎气而下血不止，急用紫苏饮，若胎未损，服之可安，已损，服之可下，若纯用四物汤阴药，不得籛生阴长之功，非但胎不能安，每致腹痛少食，脾胃愈虚而愈不安矣。

（漏胎下血〔妊娠经水，壅之以养胎，蓄之以为乳，若经水下，此冲任气虚，不能约制而然，千金云：妊娠血下不止，名曰漏胞，血尽则死，宜服乾姜地黄散，气虚乏力少食者，宜益气固胎，切勿泛用养血之剂，四君子去茯苓加襟、艾、芎、归、黄、砂仁，若漏血腹痛者，芎、归、人参、阿襟、大枣煎服，若因郁怒发热内热，加味逍遥散，若血虚至夜发热，当归补血汤，劳动脾火，加味归脾汤，若因房事下血过多作痛，八珍汤加襟、艾，脾胃虚陷，补中益气倍升、柴，风热，加防风、黄芩，月数将满而漏血者，此必不守禁忌所致，亦有瘀血凝滞，不能转输而下者，气血先伤，後必难产，宜服紫苏饮，或用益母草熬膏，肥人，砂仁汤调下，虚人，人参汤调下。妊娠三月，其经月来三五次，但不多，饮食精神如故，此血气有馀，儿大自不来矣，若作漏胎治之，其胎必堕。胎漏黄浆，或如豆汁，若肝脾湿热，用升籛除湿

汤，肝脾风热，加味道遥散，肝脾郁结，加味归脾汤，脾胃气虚，七味白术散，脾气下陷，补中益气汤，肝经风热，防风、黄芩作丸服，风入肠胃，胃风汤，大全方治妊娠忽然下黄汁如膏，或如豆汁，胎动腹痛，用黄 一藜，川芎一钱，糯米一合煎服。暴下水者，其胎必下，若徐徐而下者，可用补气安胎药主之。

（蚤胎僵仆〔妊娠负重跌扑，凝血作痛，欲服活血药则恐伤胎，不服则伤血不去，治之当辨胎之死生，如无别证，只用黑糖熬枯，入红酒童便调服，细嚼连皮胡桃肉过口，死者当下，生者其痛即止，如余伤未尽，痛未止，四乌汤加延胡、木香，伤去而胎气未安，紫苏饮加童便、砂仁，伤重者，香橈散加熟地、当归以护胎，势剧者，下瘀血汤加芎、归酒煎以去血，血去则胎自安，然须详慎，若昏睡语言如狂，此血迫心包，当归活血汤，如腹中重坠，按之冰冷，此胎气已伤，急用香桂散加酒大黄、生附子下之，若口中觉秽气者，急用平胃散加芒硝，下逐之。若因怒跌仆，或手足抽搐者，紫苏饮加 罢 ，去血过多，八珍汤去茯苓加襟、艾、黄 。

（胎上逼〔妊娠胎动气逆，皆由调养失宜，致胎逆上，紫苏饮为必用之药，饮食不甘，兼四君子，有热，加芩、梔、归、芍，若恼怒伤肝，致胎逆上，加味道遥散，因郁结伤脾，胎气不安，加味归脾汤，大抵胎气逆上，皆属火旺，急用芩、术、香附之类，不可服大寒之药，反致他变。妊娠遍身痛，或冲心欲死，不能饮食，缘胎有水致痛也，千金鲤鱼汤，或用白术五钱，黄芩二钱，白芍四钱，入活鲤鱼约重半斤外一尾，煮汤代水煎服。妊娠胎动，昼夜呼叫，口噤唇挛，及下重痢不息者，用艾叶五藜，以好酒五升，同煮三升，去滓更煎，取一升服，口闭者，开口灌之，药下即祛。临月胎上逼心，呕哕欲死，急用童子小便灌之即下，或乌梅肉十枚，研烂入生姜三片，煎汤灌之亦下，取酸以降敛之，兼辛以散火气之逆也。

陈良甫治一妇，孕七月，忽然胎上冲心而痛，坐卧不安，医治不效，又作死胎治，而用蓖麻、麝香研贴脐中，命在垂亡，陈诊之，芩尺脉皆绝，他脉和平，曰，此子悬也，若是胎死，必面赤舌青，今面不赤，舌不青，其子未死，是胎上逼心，以紫苏饮治之，十服而胎安矣。

（安胎〔妇人半产，多在三个月及五月七月，除跌扑损伤外，因内热而虚者为多，曰热曰虚，当分轻重，若前次三个月而堕，则下次必如期复然，盖先於此时受伤，故复至期必应，乘其虚也，

遇有半产者，须多服养气血固胎息之药，以补其虚损，下次有胎，先於紮个月後，即用固胎药十数服，以防三月之墮，其有连墮数次，胎滑甚者，服药须多，久则可留，八珍加陈皮、襟、艾、条芩，多气，加香附、砂仁，肥盛有痰，加半夏，若瘦而多渴者禁用。怀妊三四月，肥盛色白气虚者，用白术一倍，人参、续断、山药、香附各半倍，枳实汤泛为丸，朝暮砂仁汤下三钱，肥盛色苍气实者，不须服药，至七八个月，但服砂仁汤或紫苏汤足矣，瘦而色白虚弱者，白术二倍，人参一倍，山药、续断、芎、归各半倍，陈米饮和丸，朝暮沸汤下三钱，瘦而色苍血热者，酒煮条芩，四制香附各一倍，四物各半倍，蜜丸，朝暮沸汤下四钱，至八九月，肥盛色苍者，必用枳朮、苏梗以顺其气，慎不可用补气之药，非但参、术当禁，厚味亦宜节省，肥白气虚者，则人参、白术必当加用，但补气药中，必兼香附、砂仁以流动其气，若色白怯弱者，全以补养气血为主，非但枳朮、苏梗辈不可用，即砂仁亦不宜也，误耗其气，必致难产，若色苍形瘦者，此气血流薄，当无难产之患，或久抱郁结之气，间或有之，多服逍遥散可也。有誤服行胎毒药胎动不安者，右法用生甘草、黑豆、淡竹叶煎服，若发热，用香鼓，然不若频与热童便尤良，以其能解药毒也，血下不止，或上溢而为吐衄者，四物换生地加阿襟、山梔、炒黑蒲黄，若胎伤不安者，消息缓急虚实治之。凡妊娠脉宜滑利数实，大忌迟涩浮缓。

（半产〔半产俗名小产，盖由冲任气虚，不能摄养，或1扑闪坠，致气血损动，或因热病温症之类，薛立斋云：半产重於大产，盖大产如果熟自脱，小产如生采，破其皮朮，断其根蒂，岂不重於大产，但人轻忽致死者多，治法，宜补形气，生新血，去瘀血，若未足月，痛而欲产，八珍去茯苓、熟地，加襟、艾、草，若胎下而血不止，参、术、草、襟、艾、归、芍之类，有热，加炮姜、茯苓，半产而心腹痛，或发寒热，以手按之愈痛者，宜散瘀血，芎、归、延胡、桃仁、香附、丹皮、泽兰、童便之属，若按之则痛缓，是血虚，八珍去芍加炮姜，若痛而呕吐作泻，是胃虚，六君子加炮姜，凡胎气弱欲小产者，八珍汤固之，若出血过多而发热，圣愈汤，汗不止，急用保元汤，发热烦躁肉倣筋惕，十全大补汤，大渴面赤，脉洪而虚，当归补血汤，身热面赤，脉碇而微，四君子加姜、附。

东垣云，妇人分娩，及半产漏下，昏冒不省，瞑目无所知觉，盖因血暴亡，则心神无所养，心包络火上炽，故令昏冒，火胜其

肺，故令瞑目不省人事，慎不可用寒凉泻火之药，盖瞑目之病，悉属於阴，即如伤寒郁冒，得汗而解，必当补而升举之，古法用全生活血汤，其间风药庞杂，而无籀生阴长之功，宜补中益气加门冬、五味，或大剂独参汤尤妥，血若暴下，是秋冬之令太旺，今举而升之，助其籀则目张而神不昏矣。

石顽治一妇，怀孕六月，因丧子悲哭动胎，医用黄芩、白术辈安胎药二服不应，改用枳椇、香附、紫苏、砂仁理气，一服胎遂上逼心下，胀闷喘急，口鼻出血，第三日午後來请石顽，薄暮往诊，其脉急疾如狂风骤雨，十馀至则不至，顷之复至如前，因谕之曰：此孕本非好胎，安之无益，不若去之，以存母命，因思此胎，必感震气所结，震属木，惟金可制，令以铁斧烈火烧红，醋淬，乘热调芒硝末一絮灌之，明日复来请云，夜半果下墮胎，下後脉息微和，神思恍惚，所去恶露甚多，又与安神调血之剂，数服而安。

（胎不长养（石顽曰：胎之长养，皆赖母之脾土输气於其子也，脾为一身之津梁，主周身之端化，在藏为土，长养万物，莫不由此，故胎之生发，虽主肾肝，而长养实关乎脾，所以治胎气不长，必用八珍、十全、归脾、补中之类，助其母气，其胎自长，多有延至十二三月而产者，观瘠薄之土，虽不获，得沃泽灌溉，便能成实，义可见矣，亦有妊母气血自旺而胎不长者，此必父气之孱弱，又当大剂保元专补其气，不得杂一味血药助母，则子气方得受益，复有胎气因妊母举动失措，致儿内失营养，不能长发，仍不陨坠者，此与果实乾萎在枝无墮，以妊娠气血无恙，但子不得禀母气耳，非若妊娠有疾，枝伤果坠之比也。

（过期不产（月数过期而不产者属气虚，亦有因胎漏而产迟者，尝见妊娠下血，胎虽不坠，其气血亦亏，多致年不产，或十四五月而产者，俱是气血不足，胚胎难长故耳，凡十月之後不生者，当大补气血，庶分娩无忧，又过期不产而脉碇细，但当脐下悸动，此为瘀积化水，当作鬼胎治之。

许裕卿治邵涵贞内子，孕十七月不产，不敢执意凭脉，问诸情况，果孕非病，但云孕五月以後不动，心窃讶之，为主丹叁一味，令日服七钱，紮旬馀胎下，已死而枯，其胎之死，料在五月不动时，经十三月在腹，不腐而枯，如果实在树，败者必腐，然亦有不腐者，则枯胎之理可推也，石顽曰：余昔治马云生妇，孕十三月不产，脉来微结，为处十全大补汤，服至二十馀剂而下，胎枯色白，所治虽墮，而胎枯则一也。

（咳嗽〔妊娠咳嗽，悉以安胎为主，风邪伤肺，香苏散，寒邪伤肺，小建中汤，若肺胃气虚，理中散，脾肺气虚，六君子加当归，久嗽不愈者，多因脾肺气虚，理气不密，复感外邪，或因肺虚阴火上炎所致，有外邪者，内补当归建中汤加细辛，阴火炎者，六味丸加麦冬、五味。

（子烦〔妊娠苦烦闷，头目昏重，是心肺虚热，或痰积於胸，吐涎恶食，千金竹沥汤，若吐甚则胎动不安，烦闷口乾，不得眠者，加味竹叶汤，气虚者，倍人参，气滞，紫苏饮，痰滞，二陈加白术、黄芩、枳壳，但满寒热，小柴胡，脾胃虚弱，六君子加紫苏、山栀。

（类中风〔此证若不早治，必致堕胎，宜服紫苏饮，若口噤不能言，用白术三钱，荆芥穗二钱，黑豆三合，炒淋酒煎服，得汗即愈，口噤者，拗口灌之，可服三四剂，至有目昏黑而厥者，胎前绝少，但一有此证，即是儿晕，属气与痰，故目昏黑发厥，只服紫苏饮，慎不可服苏合香丸，及乌药顺气散等。

（伤风〔妊娠伤风，香苏散去香附加劳鞞，咳嗽多痰，加桔梗，或紫苏饮加劳鞞，安胎为妙，嗽兼泻，气口脉滑实有力，中有宿食者，胃苓汤去苍术，俟脾胃实而治嗽，总不如浓煎 Y 汤为上，盖风药皆能堕胎，故嗽喘胎寒，多用连须 大能安胎散气，胎使无虞，或加香畔尤妙，若不喘者，紫苏饮加砂仁、童便。

（伤寒〔冬时为寒所伤，轻者渐渐恶寒，翕翕发热，微嗽鼻塞，数日乃止，重者头疼作痛，先寒後热，久则伤胎，药多避忌，不与常妇概治，但服 辄汤，汗出则愈。千金治妊娠伤寒，用 Q 茎，生姜二觔，水煎热服，取汗即安，治妊娠热病，用 革 香畔一升，如前服法取汗，若胎伤未死，但用 @把，水煮食之，汗出即安，若胎已死，须臾自出，不应，加生姜、苏叶，不可轻用发表药，若用发表，岂但堕胎，母命难保，惟 辄汤、香苏散，可解邪气，又可安胎，妊娠温热时行及伤寒邪气内犯，热毒迫胎，并宜千金石膏大青汤急救，庶可保全，迟则不救，凡胎前疫证，与伤寒阳明府证，内实便秘，须急通大便，方不损胎，若大便自利者，真气下泄，胎必难保，惟大小便如常，知 无热，则不伤胎气。

（疟〔妊娠 疟，无论胎息月数多少，总以安胎为主，而举世安胎，无过黄芩、白术，原夫胎息之安与不安，全在母气之调与不调，故安胎先安母气，安有母气乖戾，胎气独安之理，当知黄芩之安胎，惟治热盛胎动不盛，白术惟主脾虚不能保胎，设气虚胎

气下坠，误用黄芩，气滞胎不转端，误用白术，滋害何可胜言，所谓先安母气者，随其形体之肥瘦，气血之偏胜也，若妊娠形盛色苍，肌肉澁坚者，必多湿多痰，无论何疾，必显湿热本病，脉多滑实有力，绝无虚寒脉弱之候，可峻用豁痰理气药治其本质，然後兼客邪见证而为制剂，治宜二陈汤随经加透表药，或合小柴胡用之，盖柴胡为症证之向导，故多用之，然有自汗过多，尺中微弱，或热盛手足清者，始终不用柴胡，而用建中、桂、芍收功者，或见烦渴脉实，大便六七日不通，臍明府实，又宜凉膈去硝黄加鲜首乌调之，须知禀质坚固者，其气多滞，内外壅遏，但有湿热，绝无虚寒之患，如元气本弱，或病後得之，必需理脾行气，惟六君子汤为合剂，有痰食结滞，则加枳实、草果，内有寒，则加炮姜，外有风，即加桂枝，胎动上逆不安，则加子芩，胎下坠，则加柴胡倍人参，以人参为举胎圣药也，间有不应者，又需补中益气，大剂人参以升举之，中有留滞，则枳实理中加柴胡、桂枝，合表而治之，若夫日作间作，日晏日早，昼发夜发，寒多热多，及审饮食便溺动静安危之法，则与常症无异也，大抵病邪初发，元气未耗，疏风涤痰，消导饮食，在所必用，然须大剂白术培护中土，以脾胃为一身之津梁，土厚自能载物也，其最可虑处，尤在三四发至六七发，其势最剧，若过半月，虽淹缠不止，邪热渐衰，可无胎陨之虞矣，或有症久气血虚败而小产者，此皆失於调治也，若六七发後不止，即当和营健脾，若禀质柔脆者，虽有风邪，不得纯用表药，以风药性升，能使胎气上逆，而为呕逆喘胀，膈塞痞满之患，虽有实滞，不得过用降泄之味，能引邪气下陷，致胎坠不安，而为泄利不食，小腹疼重之患矣，若疫疔毒盛势剧，急与凉膈、承气、黄连解毒救之，瘟疫蠢蠢不爽，烦热大渴，或壮热无寒，或先热後寒者，当与桂枝白虎、人参白虎撤其在之热，不可与夏秋 疔比例而推也，盖有是证而用是药，有固无限，亦无限也，惟在速祛邪气以救胎息之燔灼，若迟疑未决，下手稍软，救无及矣。

（痢〔妊娠痢下，有三禁五审，一禁荡涤肠胃，二禁渗利膀胱，三禁兜涩滞气，盖荡涤则膻气下陷，胎气愈坠，渗利则阴津脱亡，胎失荣养，兜涩则浊气愈滞，後重转加，改善治妊娠之痢者，惟以调气为先，盖调气之法，如炉冶分金，已败之积沫，则随气而下，未伤之津液，则统之而安，不善治痢者，惟守通因通用，痛无补法之说，峻用苦寒荡涤，使未伤之津液，溷厕败秽之中，建练而下，而胃气有权者，尚可胜其药力，譬诸引汲灌渠，

一决而荡无馀滓，陈腐去而仓廩自修，津气自复也，若肾气不固之人，秘藏不密，五液尽随转利药注下，使既病之津液，更加猛利峻攻，不致精神离散，血液告竭不已，况能保其胎息乎，夫调气之药有三善，一使胃气有常，水谷输端，二使腹满腹痛後重渐除，三使浊气开发，不致侵犯胎元，此治妊娠下痢之大端也，所谓五审者，一审饮食之进与不进，夫下痢乃肠胃受病，若痢势虽甚，饮食无妨者易已，故痢以噤口为最剧，在初起浊邪全盛之时，不足为虑，但要清理积滞，饮食自进矣，若七日已後，尚不能食，脉反数盛，此必初时失於清理之故，急需调气理中，则积沫渐下，饮食渐进矣，或初时能食，至一旬一气後，反不能食，脉息不振，此必荡涤太过，胃气受伤所致，亦有过用礞、连、槟、朴，苦寒破气，而致瘵逆呕哕者，胃气大败，最危之兆，惟峻与温补，庶可挽回，若脉见数疾无伦，或翕翕虚大，或歇止不前，或弦细搏指者，皆胃气告匮，百不一生矣，二审溲之通与不通，下痢清浊不分，若痢虽频，而水道顺利者，胎必无虞，若月数将满，胎压膀胱，每多溲便频数，转胞胎之患，切禁利水伤津，急与开提自通，但须察其脉无过旺过硬之形，便宜补中益气，稍加泽泻、车前以升清降浊，投之无不辄应，非特妊娠为然，即平人久痢，津液大伤而久溲涩不通者，亦宜上法也，三审腹之痛与不痛，下痢腹痛，必然之理，然间有浊湿下趋，而无郁沸之火者，则不痛也，但此多见於肥白人之白痢，若血痢与瘦人多火者，罕见也，治宜调气端积，不用清火明矣，原其腹痛有寒热之分，痛有止歇，痛则奔迫下坠，至圜不及者，火也，痛自下而攻击於上者，火也，痛而胀满，不胜摩按，热饮愈甚者，火也，实也，痛无止歇，常时痛而无绞刺者，寒也，痛自上而奔注於下者，寒也，痛而不满，时喜温手摩按，饮热暂缓，欲至圜而可忍须臾者，虚也，寒也，大约初痢胀痛，为热为实，久痢 h，为虚为寒，即初因火注切痛，痢久气伤，亦必变为虚寒也，故久痢腹痛之脉，无论大小迟数，但以按之渐渐小者，并属虚寒，急须温补，慎勿利气，惟急痛脉实，久按不衰者，可稍用炮黑姜、连和之，四审後之重与不重，下痢後重，浊气壅滞也，夫开通壅滞，必以调气为本，在妊娠尤为切要，调气则後重自除，而胎息自安矣，但初痢後重，首宜开发其滞，若久痢後重，又当升举其籜，籜气升则胃气端，胃气端则周身中外之气皆调替，而无壅滞之患矣，故治孕妇之後重，无问胎之大小，但脉见有馀，则宜调气，脉见不足，便与升提，虽血痢亦宜籜药，一切滋腻血药，总

无干预，以气有统血之功，则血无妄行之虑也，五审身之热与不热，下痢为气受病，若见身热，表俱困，元神将何所恃而得振祛邪之力哉，惟人迎之脉浮数，可先用和营透表之法分解其势，然後徐行清理，若初痢不发热，数日半月後发热，脉来渐小，或虚大少力者，此真阴内亡，虚籛发露於外，在平人或可用辛温峻补，敛之以归其源，若妊娠则桂、附又难轻用，惟藉参、术、姜、萸、襟、艾之属，非大剂浓煎峻投，难望其转日回天之也，或痢久卫虚，起居不慎，而感冒虚风发热者，但当察其左手三部，必显浮缓之象，又需理中汤加桂枝，合表而治之，以内气久虚之邪，不得参、术助其中气，则客邪不得解散也，五审既明，三禁勿犯，又当审察其积之稠与不稠，色之鲜与不鲜，则元气之厚薄，病患之寒热，可晓然无惑矣，如赤白寒热之辨，昔人拟议纷纭，要非正论，以大略言，气分之病其色白，血分之病其色赤，气血紊乱，则赤白兼并，盖气属籛，籛伤则受冷居多，即有火注下迫，皆籛气郁遏，本寒标热之证，不可纯归於热，但当验其积之稠黏如糊，色白如脂，方可暂与清热治标，若汁沫如水，色晦如尘，急须温理其气，即有热证，皆假象无疑也，血属阴，阴伤则受热居多，然多有气伤籛不统阴之血，又不得不从事於辛温也，故治血痢，尤当以色之显晦，验其虚实寒热，此义前人未发也，故凡积之瘀晦不鲜，清稀不稠者，皆系虚寒之候，即前所云籛不统阴之血，急投人参、姜、艾，庶或保全，瑀不审而误饴饈、连，是速其毙也，惟积之稠黏紫赤而光泽者，合用苦燥以坚肠胃之滑脱，又必佐以调气之药，则阴邪得以解释，非若白痢之不可杂以饈、连、芍药等味，引领滞秽，袭伤阴血也，况有病後症後，或本质虚羸之人，及秋冬天令寒冷时下痢，加以胎孕扼腕，可与平人夏秋之痢同日而语哉，予尝用厚朴汤去乾姜，治妊娠能食，腹胀後重，积秽稠黏之白痢，甘草乾姜汤、理中汤，治妊娠腹痛少食，积沫清稀之白痢，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治妊娠腹胀後重，赤白相兼之痢，黄饈芍药汤送香连丸，治妊娠能食後重，积秽稠黏之血痢，连理汤合千金三物襟艾汤，治妊娠少腹疼重，瘀晦不鲜，或间有鲜血之痢，驻车丸治妊娠发热後重，阴虚畏食之血痢，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治妊娠热毒内攻，噤口不食，腹胀後重，脓血稠黏之痢，千金襟艾榴皮汤治妊娠脓血清稀，胎动不安，久泄不止之痢，补中益气汤治妊娠先症後痢，及症痢齐作，元气下陷，胎气下坠，小便频数，或转胞不得溺之痢，以上诸方，并加砂仁以调其气，乌梅以调其血，未常不随手辄效也。

石顽治郝(失记其字)媳,怀孕九月,患疟三四发後,即呕恶畏食,诊其脉,气口涩数不调,左关尺弦数微滑,此中有冷物阻滞之候,以小柴胡去黄芩加炮姜、山楂,四服稍安思食,但性不嗜粥,连食肺鸭之类,遂疟痢兼并,胎气下坠不安,以补中益气去黄加香、砂、乌梅,五服而产,产後疟痢俱不复作矣,其仆妇产後数日,亦忽下痢脓血,至夜微发寒热,小腹胀痛,与千金三物襟艾汤去榴皮加炮黑山楂,六服而神。

(子淋〔妊娠小便淋者,乃肾与膀胱虚热,不能制水,然妊娠胞系於肾,肾间虚热移於膀胱而成斯证,若小便涩少淋漓,生料六味丸加麦冬、五味、肉桂、车前,若膀胱虚,阴无以化,肾气丸,肺气虚而频数短少,生脉散加山药、泽泻,若小肠热,小便赤涩,导赤散,若肺虚膀胱热而气化不行,生脉合导赤散,若因肺经蕴热,黄芩清肺饮,肝经湿热,加味道遥散,膏粱厚味,加味清胃散,若因劳役所伤,或食煎 小便带血,此血得热而流於糞中,补中益气加丹皮、栀子,若因脾胃气虚,胎压尿糞而胎胀腹痛,八珍汤倍茯苓加橘、半,空心服,服後探吐,药出气定,又服又吐,数次必安。

(遗尿〔妊妇遗尿不觉,胎满故也,千金白薇散,薛氏云:若糞中有热,加味道遥散,脾肺气虚,补中益气汤加益智仁,肝肾阴虚,六味丸。孕後有水从阴户出不止者,千金鲤鱼汤加肉桂、人参。

(诸血〔妊妇尿血,热乘血分,以致流渗於糞,名子淋,导赤散,若因怒动肝火,小柴胡加山栀,若脾气下陷,及劳动脾火,补中益气加茯苓、车前,若因厚味积热,加味清胃散,若因肝脾血热,加味道遥散。

(妊娠吐衄〔由七情藏府所伤,气逆於上,致血上溢不止,心闷甚者多死,或堕胎也,若肝经怒火,加味道遥散,膏粱积热,加味清胃散,郁结伤脾,加味归脾汤,肺经有火,黄芩清肺饮,因气郁滞,紫苏饮,气不摄血,补中益气去升麻加瓊葛根,肾经虚火,六味丸加麦冬、五味。咳嗽咯衄,胎前皆不宜见,面赤声哑,不治。咯血吐血,多致堕胎,胎赖血养,不宜漏溢,紫苏饮加条芩,如产後吐衄咯血者,皆难治。漏璫如同月水,胞乾胎死,母亦难保。肠风藏毒,肠胃不调,胀满下血者,平胃散去苍术加槐角、防风、当归、乌梅。

(诸痛〔宿有偏正头风,川芎茶调散,宿有冷痞痰饮结聚,或新触风寒,邪正相击,上冲於心则心痛,下击於腹则腹痛,痛不已

则胎动不安，此病多寒多食，间有属热者，并宜正气散，寒，加木香、炮姜，食积发热，加薤、连、炮姜，气，加砂仁、香附，痰，加橘皮、生姜，若因错杂之邪，当审其因而治。胎前产後心痛，用川楝、茴香炒各三钱，盐炒艾叶钱半，水煎服之。腹痛，或发或止，名曰痛胎，属血少，四物加香附为末，紫苏汤送下，气滞者，紫苏饮。胃口痛，禁用指迷，但宜养胃汤，妊娠腹中满痛又心，不得饮食，千金薤术芍药汤。佞痛，其故有三，哭泣也，内伤也，恼怒也，有胎不宜服行伤破气药，只宜童便和酒服之，或紫苏饮去叁用白芍、当归，加砂仁、童便，虽曰伤重，勿服伤药，且须安胎为要。背痛，气滞也，紫苏饮。腰腹背痛，是因劳伤损动，痛不止，多动胎气，补中益气加续断、杜仲，有因淋证作痛者居多，当审治之，走注痛者，败血入经之证，四乌汤加薄桂、杜仲、续断，肥盛人多湿热，腰痛重坠，或下白物者，二妙散加柴胡、防风、茯苓、半夏，气血郁滞，遍身拘急不舒而痛，眼生黑花，夜不能卧，紫苏饮加枳椇、桔梗。腰痛甚者，肾虚璫也，其胎必堕，急服八珍汤加襟、艾、黄，或紫苏饮加絳。脐下冷痛，腹胀虚疼，小便频数，大便虚滑，皆食生冷所致，小建中加炮姜、木香，不应，更加茴香、良姜。小腹痛，由胞络虚热相搏所致，紫苏饮加生姜，虚寒，用襟艾汤，不应，寒甚也，加桂、附温之，内伤甚者，胎下无疑，若服不效，须视小腹近下处，若肿胀浮薄发光者，孕痛也，千金托散，或薏苡仁煎汁饮，若心腹急痛，烦闷面青，冷汗气绝，血下不止，其胎上冲者，不治。

（子肿〔妊妇四肢浮肿，或腹大者，其证有二，有水肿，有胎气肿，然胎前水肿者少，只是胎气，谓之子肿，乃气病也，盖因藏府本虚，脾土不能制水，血散四肢，遂腹胀，手足面目皆浮，甚则通身肿满，心腹急胀，悉宜紫苏饮，小便不利者，其胎气兼水气也，紫苏饮加泽泻、白术、茯苓、木通，若发浮气喘腹胀，服药後肿退皮宽，六君子调理，若面目虚浮，肢体如水气肿胀，全生白术散，不应，六君子加腹皮、车前，下部肿甚，补中益气加茯苓，或因饮食失宜，呕吐泄泻，此是脾胃亏损，六君子加炮姜、木香、香附，若足指发肿，渐至腿膝喘闷不安，或足指缝水出，名子气，乃妇人素有风气，或冲任有血挟风水，不可妄投汤药，二陈加乌药、香附、木通，脾胃虚弱，更加叁、术，兼进逍遥散，不应，紫苏饮，凡妊娠经血壅闭，忽然虚肿，乃胞中挟水，水血相搏，脾胃主肌肉而恶湿，湿渍气弱，则肌肉虚，水气流溢，则身肿满，或因泄泻下痢，藏府虚滑，耗损脾胃，或因寒热烦渴，

引饮太过，湿渍脾胃，皆能使手足头面浮肿，然水渍於胞，儿未成形，则胎多损坏，及其临产，胫脚微肿，乃胞藏血少水多，水出於外，故现微肿，则易生也，妊娠通身浮肿，胸膈不分，或心腹急胀，名曰胎水，千金鲤鱼汤，有妊娠腹胀，服前汤三五剂，大小便皆下恶水，肿消胀去，遂下死胎，此证盖因怀孕腹大，终不知胎水之患也。郑虚曰：身半已上肿者，发汗，身半已下肿者，利小便，上下俱肿，汗利分消其湿，若唇黑，缺盆平，背平，脐突，足底平，皆不治。

（不语〔不语者，多为痰闭心窍，亦有哑胎，不须服药，岐伯曰：人有重身九月而，此胞络之脉绝也，胞络者，系於肾，少阴之脉，贯肾系舌本，故不能言，无治也，当十月复，凡患此者，浓煎生脉散空心服地黄丸，助肺肾之气以养胎，若与通声开发之药，误矣。

（y〔妊娠y，为藏府热璫之候，急宜童便时时灌之，不应，用生地黄黄连散清其血中之火，庶胎得安，脉实者，加酒大黄下之，下迟则伤胎也，亦有伤胎下血，心神无主而y，虽用峻补，亦难得效，若舌青者，子死腹中，急当下之，若双胎一生一死者，必腹中半边冷，半边热，因母患热证，藏府热甚蒸其胎，儿因致死，但服黑神散加生蒲黄以暖其胎，胎即出矣，胎未死，并泥涂脐以护胎气，多有保全者。

（子悬〔胎气絀泊上心，忽然昏晕，人事不省，谓之子悬，必妊娠素多郁闷，痰气壅塞，致胎不安，乘其郁火升迫心下，喘胀腹痛，甚则忽然仆地，急宜童便灌之，次以紫苏饮加 獭 B 茯苓、姜汁、童便，将产时昏眩，亦宜紫苏饮，若误作中风，治之必殆。

（子蔞〔妊娠体虚受风，则口噤背强，冒闷不识人，须臾自苏，良久复作，谓之风痙，亦名子蔞，甚则角弓反张，逍遥散加羌活、羚羊角、枣仁、 獭豆淋酒煎服，郑守恒云：子蔞一证，人不易识，或眩晕，或冷麻，重至仆地不省人事，验其平日眼目昏矜，或认白为黑，认黑为白，是其渐也。

（乳泣腹啼〔未产乳汁先下，此名乳泣，生子多不育，又有儿在腹中啼哭者，因妊妇登高举臂，脱出儿口中血乳，以此作声，令妊妇曲腰就地，如拾物状，或令扫地，仍入儿口即止，亦有胎热不安而啼者，以黄连浓煎汁，妊妇时时呷之。

张氏医通 wu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鬼胎(古人论鬼胎之说,皆由其人气不足,或肝气郁结,不能生发,致阴血不化而为患也,有因经行时饮冷,停经而成者,有郁痰蚤痰湿热,凝滞而成者,有因恚怒气食,瘀积互结而成者,故凡鬼胎之脉,必砢细弦涩,或有时虚浮,有时砢紧,皆气不充之验,其腹虽渐大,而漫起重坠,终与好胎不同,当脐或脐下左旁虽微动,亦与真胎迥别,治宜理气行血为主,如因於郁者,逍遥散加莪 B 乌药、香附、麝香,因於寒者,理中加乌头、蓬术、香附,因於痰者,导痰加香附、乌药、乾漆、炒桃仁,因於蚤者,四七汤加茯神、辰砂、桂心、麝香,因於气食者,大七气加酒曲,因於湿热者,当归龙荟丸加蓬术、苏木、香附,因血结者,代抵当去芒硝、大黄,加焰硝、硫磺、五瓊脂,虚人,只用十全大补加桂、附,是可缓图收功,不可峻用巴豆、芫花、莽草、鬼臼等毒药急迫取咎也,尝见得孕经止,尺脉或涩或微弱,而无他病,此子宫真气不全,精血虽凝而阴不能化,终不成形,每至产时而下血块血胞,若此必大剂温补预调,而後方能成孕也。

[张氏医通二](#)

[张氏医通三](#)

[张氏医通四](#)

[张氏医通五](#)

[张氏医通六](#)

[张氏医通七](#)

[张氏医通八](#)

[张氏医通九](#)

[张氏医通十](#)

[张氏医通十一](#)

[张氏医通十二](#)

(下私胎法(妊娠诸病,以安胎为主,慎勿妄下,夭伤人命,造琪非小,有生育多,畏产而欲下者,当与安胎之品,惟私胎方可下之,香桂散加乌头尖一钱立效,若本元虚寒者,得辛温之药,愈助其生发之气,宜土牛膝一掣,归尾三钱,川芎一钱,苏木三钱,桃仁泥三钱,穿山甲一钱,三四服必下,煎成加麝香尤速,或曲四掣,酒三大盞,煎取一盞五分,绵滤,分温三服立下。又方,大曲五升,清酒一斗,煮二沸,去滓,分五服,隔宿勿食,但再服,其子如糜,母无疾苦。又方,麦蘖一升为末,和水煮二升,服之立下。又方,以附子二枚为末,醇酒和涂右足,去之大良,然不若以牛膝粗者取五七寸,候着子宫,将二指夹着送进,拈入三寸许以线系定,用帛兜束腰中,不使退出,毋论月数多少,一夕即下,无不应者。

(断子法(用酒曲一升,无灰酒五升,煮至二升半,滤去滓,分三服,经候至前一日,晚进一服,次早五更一服,天明二服,月经即行,终身无妊矣,此千金下死胎法也,若妇人四十餘,欲其经断,以前方加牛膝、紫甥各一掣,经行後,如前法服之即断,又木耳 s 性,熬枯

黑糖调，经行後，或产後月内服之，即不孕，孕妇服，其胎即下，又头蚕子三钱，s性，产後三五七朝内，陈酒调服，则终身不孕，虽虚人亦无妨碍。

临蓐(扶持、伤胎、胞乾、难产、产变、摩揣、卧法、催生、饮食宜忌、备法、下死胎法、胎衣不出、交骨不开、阴门不闭、子宫不收)(扶持(妊娠九个月，宜服誓生散数服，若肥盛气实者，用枳朮二藜，香附、甘草各一藜，为散，沸汤下二钱，早暮各一服，血实色苍者，枳朮二藜，当归一藜，为末炼蜜丸，空心酒服五十丸，然元气虚弱者，惟大剂紫苏饮鼓舞其气，生产必易，若误服前药，反耗其气，多致难产。

(伤胎(临月胞水不破，血先下者，此是伤胎，非产也，大剂保元汤加当归、童便，最为得力，因临产行动，已伤其胎，而发热者多危，紫苏饮倍人参。

(胞乾(临蓐胞水恶露破尽，致儿乾阁艰涩，誓生散去术倍人参，若胞衣破久，其血已涸，元气困惫，急用上好人参藜许，当归二钱煎饮，尽则再煎，助其气血，最为得力，舍此而通用催生耗气诸药，总无一效也。

(难产(难产者，腹痛久而未产也，若恶露少者，虽久不妨，此胞水未破，俟胞水行时自产，若连腰痛甚者，将产也，盖肾候於腰，胎系於肾故也，如胞水先破，恶露行尽，累日不能下者，当补养气血，慎不可用破血耗气之药，急用佛手散加人参二三钱，入热童便调服，此取纯籊生气，切不可停冷，冷则生气去而无益於治也，或用前药，送兔脑丸亦妙，难产须择精细稳婆，最为切要，惟胎气逆上，全在医治之功，如气滞逆上，频以热溲便灌之，但得白色者即佳，不必拘用童子之便也，气虚不能驾驭其胎而上逆者，独叁汤加溲便服之，甚至昏晕吐沫，搐搦y者，急控顶发，抉开牙齿，以溲便灌之，稍迟则不救矣，丹溪云：世之难产者，往往多见於郁闷安逸之人，富贵奉养之家，若辛苦贫贱，鲜有之也，古方止有瘦胎饮一论，其方为湖籊公主而作，恐非至当之言，余族妹苦於难产，遇胎则触而去之，予甚悯焉，视其形弱而勤於女工，知其气虚，久坐气不喘而愈弱，儿在胞胎，因母气虚，不能自喘耳，当补其母之气，则儿喘易产，令其有孕，至六月来告，遂以紫苏饮加补气药，与数十贴，得男甚快，因以此方随母之性禀与时会加絃，服者无不应验，临蓐时，去川芎、生姜加白术、黄杨脑，则腹不觉痛，母亦无病，因名方为誓生散云。难产及胞衣不下，急於产母右脚小指尖头上灸三壮，炷如小麦大，火去即产。凡难产儿下，多有不哭者，切勿烧其脐肠，後必

不育。凡脐带粗大，或青色，断多鲜血者，及落下过早过迟者，皆不育，诚验。

石顽曰，难产之患，多缘妇人禀性执拗，怀孕之日，不检束身心，任意作为，以致气血乖违，胎孕偏着，临产之际，虽遍用催生方药，略无一验，以数月失和之胎息，一时岂能克应，况有坐草多日，血气大亏者，惟大剂独参汤峻补其气，方能进力送产，独怪世之稳婆及生产家左右之人，皆坚持产中禁用人参之说，坐视其毙者多矣，安知产中误用人参为害者，皆是力作劳 躯体坚 之人，虽有疾病，祛之则安，奚俟补为，设强与服之，心胆先裂，是不能无助火发热，凝滞恶露之患矣，若夫膏粱逸豫，蒙养柔脆之家，平时惯服，服之泰然，何助火滞气之有，余室人素稟孱弱而多砉郁，每产必用人参一二钱，浓煎时呷以助其气，听其自产，虽二三日无恙，儿媳亦患气滞难产，稳婆难阻服参，至第四日，子殒腹中，不得已煎大剂参汤灌之，产後方云未服参已前，耳聩目盲，惟见满室红光，继而渐渐紫黑，及服参後，开眼即能辨物，神气亦能主持，腹中便有痛阵，始信服参之验，近日同道王公峻室人难产，竟日不下，自煎人参七钱，顿服便产，其助力之效，非他催生药可比，因详述以破世俗之惑。

(产变〔儿未生先露手臂，谓之横生，盖因产母用力太早之故，当令安然仰卧，使稳婆推入尽上，以中指抵其肩，渐睨儿耳而正之，令服大补气血药，如独参加当归、童便之类，切勿蚤怖产母，使气血凝滞，关窍转闭也，候儿身正，门路皆顺，然後用力。胎气不足，关键甚牢，用力太早，儿不能自顺，只一直下先露其足，谓之倒生，亦如前法用力即下矣。儿方回转，未能全，正却被产母用力，致儿头偏左偏右，虽近门路，不能即下者，谓之偏产，亦如前法。儿方出胞，气力不续，身未转端，却被产母用力一进，则儿臀先露，谓之坐臀生，亦如前法，令服补气和血之药，安卧静养，候其力完转端，然後用力。儿出胞转身时，偶然脐肠盘於项上，牵系不能即下者，俗名背包生，亦宜推入，轻轻拨去，然後用力。儿出胞时，头必转向产门，自然正产，若无力转端，脚踏胞衣，脐肠先出，谓浪脐生，急令稳婆理清推入，稍俟气平，乘势就其脚下，不可推转久延，久则脐肠复下，复难收拾矣。人之二肠，俱有脂膜联络，间有生成无膜联络者，则产时其肠随儿而下，谓之盘肠产，须用漆器，温汤涤净，务令温暖湿润，盛其所下之肠，切勿稍沾尘垢，及着乾物，即不肯上而黏住断绝矣，全在稳婆精细为妙。天气严寒，经血凝滞，致儿不能下，凡遇此际，切不可就脱寒衣，并不可坐卧冷处，房中须宜火

暖，肩背须 绵衣，使血得热则流，儿易生矣，若遇春秋偶寒，亦如前法。暑月当令产母在无风清凉处，不可多人看，恐人多热气逼袭，盖血得热则散溢上蒸，致令产母头痛面赤，不省人事，谓之血晕，若夏月风凉阴雨，亦不可任意取凉，恐生大病，慎之慎之。

(摩揣(临蓐腹痛，切不可使稳婆摩揣探候，虽水破痛璫，尤当忍之，令人扶掖缓行，则儿自顺正，岂有横逆之患，若胞水破，儿未下，谓之试水，此产甚迟，有隔二三日产者，宜服八珍、襟、艾，水止痛定，至五六日产者甚多，但觉腹中踴动，切不可容稳婆动手，及产母用力，盖儿出胞时，用尽其力，不能即转，多有过数日方得力续转踴，自然身正而下，举世之难产者，虽由平日居处失宜，往往皆是稳婆轻易动手，摩揣所至，所以田野村妇，艰於产者绝罕，惟富贵之家，不习勤劳，任意眠坐，经络凝滞，恣情饮啖，儿得肥甘，长养倍常，更多不禁房室，频泄母气，自不能如勤劳村朴之天生天化也，况乎临月，一有腹痛，即唤稳婆探候，蚤动胎气，伤其先天气血之源，多致子母俱伤，亦有产後致变者，皆产时藏府受伤所致也，即子之夭枉，多缘先天之气，不得其全耳。

(卧法(临蓐卧宜仰而正，不可偏侧，坐蓐不可太早，盖男胎向内，女胎向外，皆首居上，足居下，临产时必倒转顺出，须再三缓缓扶掖走动，使得其旋转，不然，恐有横逆之患。

(催生(坐蓐时，用瞽生散去芍药，加枳壳、黄杨脑、童便，然必待胞水破，腰痛甚，方与热服，不可太早，早则先行恶露，反致难产也。凡十月未足，临产腹痛，或作或止，或痛不甚者，名曰弄胎，或腹虽痛甚，而腰不甚痛者，或胎高未陷者，或谷道未 进者，或水浆未破者，或浆水虽出而腹不痛者，皆属气虚，并非正产之候，惟宜独参汤助之，慎勿妄投药饵，致产母蚤恐，而妄乱用力，直待子逼门户，腰重痛璫，眼中如火，谷道 进时，方可用力，兼服催生药，如千金方用阿襟三絮，滑石一絮，车前子二絮，为末，饮服方寸匙，不下，少顷再服，此药临时服之，不可先服。

(饮食宜忌(临蓐饮食宜调，不可不食受饥，使母无力，尤不可过食太饱，使儿气不能踴，多致子母受伤，及乎产後发热泄泻，中 结痛，皆缘饮食所伤，即汤水亦宜少用，往往有膀胱破损，良有引饮过多，尿稠胀满所致，种种危候，皆产前不慎之故，尤忌饮酒，每致血逆奔上，急与热童便压之，然多有不救者，至於猪肾、鸡子之类，皆难蕃 琢哄非但产後当忌，临产亦不可食。

(备法(产妇或不顺理，用蓖麻子十四粒，朱砂、雄黄各五分，蛇蜕一尺烧灰，麝香一字为末，将水和作一丸，先用川椒汤洗脐中，置

药於内，再用纸数重覆盖，以帛系之即下，下即去药。横生逆生，手足先出者，以盐擦儿手足心。盘肠生而肠不收者，用新汲水入醋面，当自收上，一法，用蓖麻子十四粒，捣烂，贴产母顶心，其肠收上，即去之，一法，以半夏末搐鼻中，肠自上，一方，以蓖麻油润纸拈，点灯吹灭，将丑其肠即上。

(下死胎法(子死腹中者，或热病伤胎，或颠仆高坠，或蚤动太早，或触犯禁忌，或胎肥气滞，恶露已尽，致胎乾子死，身冷不能自出，须验产母面赤舌青，腹中阴冷重坠，是其候也，然不若见紫黑血块血缕，尤为瑞候，至若爪甲与舌俱青，腹胀气喘，口中臭气者危矣，急令稳婆动手，以法下之，迟则不救，古法虽有童便调朴硝半紫，及平胃散水酒煎调朴硝，虚寒用理中汤倍参煎调芒硝等法，然有时辄应，有时不应，良由产母元气盛衰不同，能行药力与不能行药故耳，亦有产难有紫儿一死一生者，千金用蟹爪一升，甘草二钱，阿襟二紫，以流水先煮蟹爪、甘草，去滓内阿襟硝化服之，血凝不下，加桂心三钱，药入，死者即出，生者即安，神验，此千金法，取蟹能散血，而爪触之易脱，物类相感之应也，又有子死腹中，用黄牛屎涂母腹上立出者，又有取蔑心黄土为散，酒服二钱匙立出者，又有以夫尿煮沸服之者，又有以冬葵子(即向日葵子)半升，阿襟三紫，煎服者，又有用甘草、筒桂、蒲黄、香畔煎成，入鸡子一枚调服者，若冬月胎死坚晦，腹中觉冷，用香桂散加乌头，及黑神散、黑龙丹，皆可应用，内外有邪者，五积散最宜，若死胎及胎衣恶血上逆，搐呕昏晕，用小便乘热灌之，但得一口下咽即止，若面赤舌青，子死母活，面青舌赤，母死子活，唇青吐沫，或面舌俱青，子母俱亡。陆斗岩治一妇，有胎四月，坠下逾旬，腹胀发热，气喘面赤，口鼻舌青黑，诊之其脉洪盛，曰：胎未坠也，面赤者，心火盛而血乾也，舌青口鼻黑，肝气绝而胎死矣，内外皆曰：胎坠久矣，复诊，色脉如前，以蛇蛻煎汤，下平胃散加芒硝、归尾，服之须臾，腹鸣如雷，腰腹阵痛，复下一死胎而愈。

(胎衣不出(脐肠坠断，恶露入胞，胀大不能出者，二味参苏饮童便和服，壮实人，失笑散以消瘀血，甚则平胃散加朴硝下之。胞衣不下，古法用蛇蛻一条，香油灯上烧研，入麝香为末，童便调服，或加蕲艾、阿襟、苏木各一钱，麦芽末打糊为丸，名乌金丸，难产及死胎不出，俱童便服之，亦有单用蛇蛻酥炙为末，童便下一钱匙者，千金治胞衣不出，胞烂喘急欲死，用牛膝汤服之即下，妊娠肥盛多痰，阻逆气道而致产难，及子死胎乾，或子下而胎衣不出，半夏为散，尿服方寸匙，连进三服，并用吹鼻取嚏，以激动关窍，大妙。常

见下死胎胞衣用朴硝等法，非惟不效，即使得下，胃气大伤，往往不能收功，丹方用蓖麻子肉，研涂母右脚心，胞下急洗去，缓则肠亦出矣，今人以产妇头发，入口作呕，胎衣自出，其法甚效，如不出，反逆上者必死。

(交骨不开阴门不闭子宫不收(三者皆元气不足，交骨不开者，加味佛手散，助其血气，补而开之，古法用加味芎归汤，即佛手散加龟版灰、血余，每见服此药者，恶血凝滞，反成不救，惟大剂人参、童便入芎、归剂中，助其血气，开阖之功立致也，若见咬牙昏晕，急以热小便灌之，稍迟则无济矣，若元气不虚者，只用佛手散、小便服之，单用小便亦得，人参不必也。阴门不闭者，十全大补倍参、桂补敛之，若初产肿胀，或痛而不闭者，当用逍遥散加荆芥、牡丹皮，切忌寒凉。子宫不收者，补中益气加酒炒白芍一钱，肉桂五分，补而举之或助以外治之法，如蓖麻子贴顶心之类。

薛立斋治一妇子宫胀大二日方入损落一片如猪肝，已而面黄体倦，饮食无味，内热晡热，自汗盗汗，用十全大补二十剂而愈，仍复生育。

卷十一

妇人门下

产後(诸禁、血晕、三冲、三急、三审、呕吐、癯逆、饱闷、y、如见鬼神、不语、发痉、发热、寒热、中风、咳嗽、发喘、衄、颤振、伤风、伤寒、疟、痢、蓐劳、虚烦、蚤悸、多汗、麻木、大小便诸证、诸痛、泄泻、浮肿、诸血、月水不通、诸淋、乳汁)

经日，乳子而热，脉悬小，手足温则生，寒则死。

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实大而缓则生，急则死。

上条言产後以乳哺子之时而患热病，其脉只宜悬小，不宜实大者，以产後新虚故也，设脉虽悬小，而见手足逆冷，又为脾气衰绝，阴气暴逆之候，亦主死也，下条言产後中风热，而至喘鸣肩息，以风热逆於籓位，其脉必不能悬小，但须实大之中，而往来和缓，则脾胃之气在其中矣，设见急疾，胃气已绝，安得不死，後世以乳子二字误认为小儿，如张介宾之明，亦不加察，且因此而谓小儿不当视虎口三关，即宜诊紮手六部，非智者之一失欤。

金匱云，问曰，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何谓也，师曰，新产血虚多汗出，善中风，故令病痉，亡血复汗，寒多，故令郁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难，产妇郁冒，其脉微弱，呕不能食，大便反坚，但头汗出，所以然者，血虚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虚下厥，孤籓上出，所以产妇善汗出

者，亡阴血虚，籛气独盛，故当汗出，阴籛乃复，大便坚，呕不能食，小柴胡汤主之。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发热者，此为胃实，大承气汤主之。

产後气血俱虚，汗下皆禁，独此一证用大承气者，乃证治之变，不当以寻常例测也，以其病解之後，尚有馀热在胃，所以能食，食入既多，至七八日更加发热者，此必复伤饮食之故，故知胃有实结，恐其煎迫津液，故以急下救阴为务，然必年体强旺，脉证俱实，且时日既久，与新产大便难不同，是可议下，设遇胃虚之人，虽能食而所食不多，即有发热便秘，亦属血虚，急宜调养气血，断非承气所宜，不可恣行攻击也。

产後腹中 h，当归生姜羊肉汤主之，并治腹中寒疝，虚劳不足，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呕者，加橘皮一絮，白术一絮。

产後腹中 h，乃寒积厥阴冲脉，故用辛温以散血中之寒，助以血肉之性，大补精血，较诸补剂，功效悬殊，若腹痛兼呕，而所呕皆是稀痰，是知脾虚浊气上逆，故加橘皮以宣散其气，白术以固护其脾，珥见血逆而呕，所呕浑是清水，腹胀满急，则加桃仁、肉桂，具见言外矣，至於寒疝虚劳，少腹结痛，总是下焦寒结，亦不越是方也。

产後腹痛，烦满不得卧，枳实芍药散主之，并主痛脓，以麦粥下之。仲景凡治腹痛，多用芍药，以其能收阴气之散也，以其能除血之痛也，以其能缓中而止急痛也，本草谓主邪气腹痛，故多用之，盖五气之邪，莫如厥阴肝木之性急暴，一有不平，则曲直作痛也，此方治 h，用芍药为主，佐以枳实炒黑，入血破积聚，收阴缓中，逐陈致新，麦粥补血下气，而壮血脉也。

师曰，产妇腹痛，法当以枳实芍药散，假令不愈者，此为腹中有乾血着脐下，宜下瘀血汤主之，亦主经水不利，顿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血之燥乾凝着者，非芍药、枳实可能治，须用大黄、桃仁、下其血闭，更加蜜以缓大黄之急也。

产後七八日，无太籛证，少腹坚痛，此恶露未尽，不大便，烦躁发热，切脉微实再倍，发热日晡时，烦躁者不食，食则 y，至夜即愈，宜大承气汤主之，热在於，结在膀胱也。

太籛为表，膀胱为，七八日表证入，故曰无太籛证，恶露已为病气所郁，不能尽去，热因入，与恶露相搏，结在膀胱，而作少腹坚痛，下焦热证，故不大便，烦躁发热，更切其脉微实再倍，其发热在日晡时，而烦躁不食，热邪又攻於胃，胃热则不食，食入则谷气之热更助，热相并，故 y，至夜即愈者，产後血虚，热邪易入血室，

入血室则夜如见鬼状，言此以明其热不在血室，而在膀胱与胃，故用大承气汤也。+ 产後风，续之数十日不解，头微痛恶寒，时时有热，心下闷，乾呕，汗出虽久，籛旦证续在者，可与籛旦汤。

举此与上文承气汤，为表 之例。

产後中风发热，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温覆使汗出，颈项强，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入前药扬去沫，呕者，加半夏半升，洗。

此证太籛上行至头表，籛明脉过膈上循於面，二经合病，多加葛根，以葛根为籛明解肌药也，防风佐桂枝，去二经之风，竹叶、桔梗主气上喘，叁、草和中气，姜、枣行营卫，气行，则上下交济而汗出解矣，附子恐是方後所加，治颈项强者，以邪在太籛，禁固其筋脉，不得屈伸，故用附子温经散寒，扬去沫者，不使辛热上浮之气，助其虚籛上逆也，若邪在胸而呕，加半夏治之，上言破之如豆入前药，旧本作如豆大，今如徐忠可驳正。

妇人乳中虚，烦乱呕逆，安中益气，竹皮大丸主之，有热者，倍白薇，烦喘者，加柏柏实一分。

乳中虚，言乳哺而乳汁去多，则阴血乏而胃中亦虚，阴乏则火挠而神昏乱，胃虚则呕逆，用甘草泻心火，石膏疗烦乱，竹皮主呕逆，桂枝和营气，又宣导诸药，使无擗格之逆，烦喘者，为心虚火动，故加柏实以安之。

产後下利虚璠，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主之。

伤寒厥阴证，热利下重者，用白头翁汤，苦寒治热，以坚肠胃，此产後气血紮虚，故加阿襟、甘草，然下利血滞也，古人云，血行则利自止，此方岂独治产後哉。

妇人在草蓐，自发露得风，四肢苦烦热，头痛者，与小柴胡汤，头不痛但烦者，千金三物黄髻汤。

自发露，谓自发衣露体得风，非邪外伤者，故不为自汗风病，盖产时天机开发，虽微风亦得入之，外感之风，内应之火合化，淫於四末，而作四肢苦烦热，上至於头作头痛，病在表 之间，故用小柴胡汤，主治少籛，若头不痛是无表也，惟肝胆风热内动，上膈作烦，故用黄髻退热，苦叁养肝，熟地补血而益肾水，则肝胆之火盛矣。

妇人产後虚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气，或苦少腹中急，摩痛引腰背，不能食饮，千金内补当归建中汤，产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剂为善，令人强壮，若大虚，加饴糖六紮，汤成内之，於火上暖令饴消，若去血过多，崩伤内衄不止，加地黄六紮，阿襟二紮。合八味，汤成内阿襟。

产後血去，营卫俱虚，内不充於五藏，肝木妄动，作腹中刺痛，上不充於中，遂吸吸少气，下不济於肾，故少腹急引，外连腰脊，六府不和，则不能食，用此以益营卫，伐肝邪，补中和内。按此即黄建中之变法，彼用黄以助外卫之籛，此用当归以调内营之血然助外则用桂枝，调中则宜肉桂，紮不移易之定法也。（千金二字义中风门方千金三黄汤下。）

（诸禁〔一禁卧，二禁酒，三禁浴，四禁寒，五禁汗，六禁下，七禁利小便，八禁寒凉药，九禁起动作劳，盖初产血气未定，遽卧则恶血上升，故分娩之後，须高卧仰倚，切不可即卧，三朝始可稍去其，尚宜高枕，七日後，如无他病，方可安枕，多有半月後，未能贴席者，酒能助火乱经，误用不无动血之虞，至如鸡子猪肾，一切滞气坚切难化物，及生冷膩滑，皆不可食，即砂仁汤亦能动血，咸在禁例，浴能升动恶露，虽当夏月，亦须禁之，曾有产数日後，因浴瘀血上冲而毙者，亦有因浴动血，误用寒凉，瘀结不行，血化为水，喘满肿胀而死者，不可不慎也，新产骤虚，是忌着寒，寒则血气凝滞，诸变冗生，每至饮食不化，腹痛作泻，祸患莫测，欲去其瘀，则正气并脱，欲止其泻，则瘀结不行，惟姜、桂、参、术辛温峻补，庶几血行泻止，故冬月一产，即宜重绵兜护其腹，在夏月亦当复巾裹之，机要云：胎产之病，从厥阴，无犯胃气及上中二焦，为之三禁，不可汗，不可下，不可利小便，制剂之法，能不犯三禁，则营卫自和，而寒热止矣，故产後虽有表证，一切风药，皆不可用，以其性升，不特载血上行，令人发晕，抑且令人亡籛，多致汗脱而死，不特风药当禁，即佛手散中芎 皆为散用，恐汤能发汗也，至於下药，尤为切禁，非特硝、黄难於轻试，即溲便数难者，只宜调养元气，若车前、泽泻之类，咸非所宜，以产後百脉空疏，自 至表，无一不虚，虚则诸寒皆禁，即芍药亦难轻用，以其酸寒伐生发之气也，地黄皆当慎用，以纯阴之味，能令作泻也，黄芩能凝滞瘀血，令人恶露不行，为害不浅，然皆产後常禁，设有表 客邪，又不当拘於上说也，试观金匱产後例中，籛旦汤之用芩，以其中有桂也，薛按八珍、十全之用熟地、芍药，以其中有参、术及桂也，岂复拘於此例哉，况乎大承气、小柴胡、三物黄芩、下瘀血等方，皆产後治例，此圣人临证如日，大转回天之力，非寻常下土，可得而测识也，畚夫早起作劳，不避风寒，不禁饮食，往往致成大病者，皆自作之琪耳。凡产後之脉，寸口洪疾不调者死，砵微附骨不绝者生，缓滑砵小者吉，实大弦急危，牢革结代及涩滞不调者不治。

（血晕〔产後元气亏损，恶露乘虚上攻，眼花头晕，或心下满闷，神

昏口噤，或痰涎壅盛者，急用热童便主之，若血下多而晕，或神昏烦乱者，芎归汤加人参三五钱，泽兰叶一握，童便半盏，兼补而散之，痰，合二陈加乌梅姜汁，并用铁秤锤烧令赤以醋沃之，或烧漆器并乱发以均产後因虚火载血上行而晕，用鹿茸灰为细末，好酒童便灌下，一呷即醒，行血璜快，产後昏晕呕逆，不能饮食，此胃虚挟痰所致，以抵圣散去赤芍加炮姜、茯苓，慎不可用芎、归血药腻膈，其呕逆愈不能止矣。初产血晕，速与扶起勿卧，用韭叶一握，切碎，入有嘴磁瓶中，将醋煎滚，浇入瓶内，急盖瓶口，以嘴向妇鼻孔，令气透入鼻中即苏，若恶露未尽，忽昏闷不省人事，须问先因感气而下胎者，以二陈加芎、归、香附、桃仁、山楂、姜汁，切不可作中风治，产後口眼斜等证，当大补气血，十全大补下黑龙丹，肥人佐以痰药，如星、半、木香之类，若作中风治，而用小续命必殆，若腹中刺痛者，严氏清魂散，血晕语言颠倒，健忘失志，此血入心包，宜失笑散加郁金，或用血竭、没药等分为末，热酒和童便调下二钱，良久再服，恶血自下。

(三冲(败血上冲有三，或歌舞谈笑，或怒骂坐卧，甚者上屋，口咬拳打，山腔野调，号佛名神，此败血冲心，多死，方书用龙齿清魂散，然用之多不应，不若花药石散最捷，琥珀黑龙丹亦效，如虽闷乱，不致颠狂者，失笑散加郁金，若饱闷呕恶，腹满胀痛者曰冲胃，古法用五积散，余尝用平胃加姜、桂，往往获效，不应，送来复丹呕逆腹胀血化为水者，金匱下瘀血汤，若面赤呕逆欲死曰冲肺，二味叁苏饮，其则加芒硝荡涤之，大抵冲心者，十难救一，冲胃者，五死五生，冲肺者十全一二。产後，口鼻起黑色而鼻衄者，是胃气虚败而血滞也，急用二味叁苏饮，稍迟不救。

(三急(产後诸病，惟呕吐盗汗泄泻为急，三者并见必危，痰闭心窍，抵圣散去芍药加炮姜、茯苓，多汗，加乌梅，慎不可用浮麦伤胃耗气，枣仁腻滑作泻，芍药、五味酸收，皆能阻滞恶露也。

(三审(凡诊新产妇，先审少腹痛与不痛，以徵恶露之有无，次审大便通与不通，以徵津液之盛衰，再审乳汁行与不行及乎饮食多少，以徵胃气之充馁，必先审此三者，以脉叁证，以证合脉，脉证相符，虽璪寻常，治之必愈，脉证相反，纵无危候，必多变端，即如产後恶露，常以弭月为期，然间有六七朝即净者，又未可一概论也，此虽产母禀质不同，而胎之所禀亦璪，如胎息壮盛，则气血尽归其子，瘀血自少，胎息孱弱，则气血涵养有馀，瘀血必多，亦有产时去多，产後必少，产时去少，产後必多，势使然也，曾见一妇，艰产璪常，三朝下一血块，大小形色，与茄无璪，此後绝无瘀血，惟小便如皂

莢汁，其少腹略无痛楚，良由艰产过伤子宫，关闸废弛，不能收敛，故其块得下，世俗名儿枕者是也，大抵常产之妇，开阖有权，既产之後，子宫即闭，儿枕随气攻注，碎作小块，续续而下，所以绵延日期，此则全块顿出，自无淋漓之患，即有馀血，尽归溲便矣，此後屡见数妇，证虽大异寻常，以意逆之，其理自若也，产後血脱津伤，大便自应艰涩，每至五七日始通，无足怪也，其有发热 y，脉滑实者，又当急攻以救津液，若兼少腹鞭痛，又当破瘀为先，产後三朝，每有寒热蒸乳，寒热後，乳汁大行，此胃气孚化，虽有馀病，必无他虑，如无寒热而乳汁充然者，血气本旺也，若不寒热，无乳汁，此营卫不调，总无所苦，急宜当归内补建中汤，频与调之，否则弭月後渐见寒热骨蒸，而为劳蓐之患矣。

(呕吐(呕吐恶露不行，二陈加当归、蓬术、肉桂、乾姜，胸腹胀满，多是伤食，二陈加丁香，不应，加人参、炮姜、泽兰、申香，或抵圣散亦佳，如寒，理中汤加申香。

(癯逆(癯逆者，胃寒所生，产後气血俱虚，风冷搏气而逆上，乃胃气虚寒之璫，最为恶候，理中加丁香，古方以丁香、豆蔻、伏龙肝为末，用桃仁、絳茱萸煎汤，调下一钱匙，如人行五里再服，未应，急投参、附，迟则不救。

(饱闷(产後饱闷，恶露不行，多因血逆，宜行瘀血为主，如有块上升，饱闷欲吐者，二陈汤加姜、桂、香附、炮查、蓬术，块不散，积久愈坚，琥珀黑龙丹，若恶露已净而饱闷，受气也，砵香降气散，若败血伤於脾胃而腹胀呕吐者，抵圣散加鯪鲤甲、肉桂，孕妇服安胎药过多，或正产，或半产後，经一紫月，恶露未净，此非败血之比，宜导气行血，若用止截误矣，饮食停滞，六君子加木香、厚朴，大凡伤其脾胃者，当节饮食为主。

(y(y多有血滞，亦有血虚着风而痰郁者，不可专以痰断，亦不可认为血逆，其发 y，必脉大有力，始与证合，然又与产後不宜，故多难治，去血少者，血滞也，实则桃仁承气、下瘀血汤，虚则龙齿清魂散，或四乌汤用赤芍、归尾加桃仁、姜汁，去血多者，血虚也，盖血虚则心神失守，故 y，必先养血，不可用参、术峻补，当归内补建中汤、当归芍药散、襟艾汤选用，着风兼痰郁者，心经虚，故风痰客之，导痰汤加 罢观 B 薄荷，又方，益母草为末，薄荷汤为丸，童便服之，专治产後 y。

(如见鬼神(产後伤耗血脉，心气虚，则败血停积，上干於心，遂至心中烦躁，卧起不安，如见鬼神，言语颠错，误作风治必殆，虚者四物汤换生地加桂心、炮姜、生蒲黄、石菖蒲，实则四乌汤加川连，煎

成入龙脑一捻，服後得睡即安，心悸恍惚，言语错乱者，千金远志汤，如内虚败血攻心，狂言乱语者，龙齿清魂散，瘀积不行，腹胀喘急者，急用下瘀血汤攻之，庶或可救，稍迟必难挽回，此证多有脾血少者，宜八珍加炮姜，则痰清神自安矣。

(不语〔产後不语，多因停积败血，闭於心窍，神志不能明了，严氏清魂加苏木、丹参，若因心肾气虚而不能通於舌，则舌强不语，辰砂七珍散，或人参、石菖蒲等分，不时煎服，肾虚风热，地黄饮子，肝木太过，柴胡清肝散，或小柴胡加 獭脾受木侮，六君子加升麻、獭气血俱虚，八珍汤加菖蒲、远志，不应，独参汤加附子一片，峻补其气，而血自生，若竟用血药，则误矣。

(发痉〔产後发痉，因去血过多，元气亏璠，或外邪相搏，或阴火内动所致，故伤寒汗下过多，溃疡脓血大泄，多患此证，虚大补气血，或保无虞，若攻风邪必死，其证牙关紧急，腰背反张，四肢抽搐，紫目连 2，十全大补，有汗，加炮姜，多汗，加附子，不应，并加姜、附倍人参，多服始应，尝治大虚之证，服参、数斤，附子数枚方应，若汗拭不及，紫手摸空者不治。

(发热〔妇人产後血虚，籛无所依而浮散於外，故多发热，治宜四物补阴，而以炮姜之苦温从治，收其浮散，使归於阴，若气血俱虚，恶寒发热，烦躁作渴，十全大补汤，若热愈甚，急加桂、附，若血虚至夜发热，小腹腰佷作痛，四物加黄 五钱，肉桂一钱，若作渴面赤，当归补血汤，若误认为火证，投以凉药，祸在反掌，然产後脾胃多虚，有过於饮食伤滞而发热者，慎勿误作血虚治，但遇产後发热，若胸膈饱闷，噯气恶食泄泻等证，只作伤食治之，若发热而饮食自调者，方用补血正法。产後大发热，必用炮姜同茯苓淡渗其热，一应苦寒并发表之药，皆不可用，凡产後发热恶寒，皆属血虚，此热非有馀之热，乃阴虚生内热耳，故以补阴药加炮姜，大剂服之，且炮姜能入肺胃，散虚热，入肝脾，引血药生血，然不可多用独用，必与补阴药同用，此造化自然之妙也，恶寒发热腹痛者，当去恶血。产後脉洪数，胎前脉涩弱多死，怀孕者脉宜滑数，已产而滑数不改者，虽未必死，多费调理。

(寒热〔产後因气血虚弱，脾胃亏损而发寒热，皆不足证，经云，籛虚则恶寒，阴虚则寒热，若兼大便不通，尤属气血枯槁，切禁发表降火，若寸口脉微为籛气不足阴气上入籛中而恶寒，补中益气汤加姜、枣发越之，尺部脉弦，为阴气不足，籛气下陷阴中而发热，六味丸加肉桂以收摄之，若肌热大渴引饮，目赤面红，此血虚发热，当归补血汤，不可误认客邪而用表散药。下血过多，寒热而小腹不痛

者，此营卫亏损，阴籛不和，属虚，增损四物汤，若恶露未净，伤滞胞络，寒热而小腹痛者，属实，轻则四乌汤，重则醋煎散，产後卧不如法，败血流入经络骨节间，寒热腰股肿热，痛不可拊，局方调经散，有食消食 头痛骨疼寒热者，外感风寒也，叁苏饮、增损柴胡汤、柴胡四物汤选用，或兼泻及吐者，五积散。胸膈饱闷，前後心痛寒热者，伤气与食也，指迷七气汤，虚人，局方七气合砵香降气散，如饱满寒热兼腹痛腰疼者，四乌汤，热而不寒，胸烦自汗，与大病後虚烦相似，此去血过多，血虚生热也，逍遥散，若脐下热，非熟地不能治，如大热，必用炮姜，日晡 甚者，非柴胡不能治，不应，必用肉桂。新产蒸乳发热，不必服药。

(中风〔产风类中风证，大多血虚，非真中也，或挟风，或挟痰，或挟气，证虽不一，治法莫要於行血，芎归汤加荆芥穗，淋黑豆酒煎服，亦治角弓反张，手足𦓐，脉来虚浮者，血晕四肢强直芎，归汤加童便，或用荆芥穗微焙为末，豆淋酒调下二钱，或童便服之，口噤则抉齿灌之， 噤则灌入鼻中即苏，手足瘫痪，败血入经络也，用五积散，又有形盛气虚，产後痿废不起者，但当补气药中兼行气为主，朝用香砂六君子，暮用越鞠丸，久服自效。

(咳嗽〔产後咳嗽，多因理不密，外邪所感而致，若因风寒所感，桔梗汤加 B 香畔、生姜，或小建中汤，虚，用琿功散去术加山药、细辛、桂枝，阴虚兼感客邪者，六味丸去萸加桂枝、细辛，阴虚水不制火而嗽，六味丸加麦冬、五味，乾咳内热不寒，桔梗汤加菱甬、麦冬、丹皮、蜜煎姜、橘之类，盖乾咳一证，有小儿食乳易治，无则成劳。

(发喘〔喘而痰声大作，此痰犯肺金也，豁其痰，喘自定，风则金匱旋覆花汤加甘草、桔梗，恶露未净，加炮姜、丹叁，有食，加厚朴、陈皮，不嗽而喘，此肺为火迫，乃真喘也，难治，若肺虚热，生脉散为主药，肺胃气虚，琿功散加桔梗，兼外邪，加细辛，中气虚寒，前方加炮姜、肉桂，籛气虚脱，更加附子，肾虚不能纳气归元，都气丸作汤送璣砂丹，兼气虚者，与琿功散兼进，大抵产後发喘，加以脉之虚大急疾，皆不可治。

(𦓐〔产後阴血去多，籛火炽盛，筋失营养，虚璣生风而成此证，若见唇青肉冷，汗出目眩神昏，命在须臾，四君子加芎、归、丹皮、獭盖血生於至阴，至阴者脾土也，若肝经血虚，逍遥散加 獭籛气虚败，十全大补加姜、附、 罢观经云，脾之荣在唇，心之液为汗，若心脾二藏虚璣，而唇白多汗，急用叁、附救之，若无力抽搐，戴眼反折，汗山如珠不流者，皆不可治。

(颤振〔产後颤振，乃气血亏损，虚火益盛而生风也，切不可以风为治，急用十全大补，温补气血为主，如小产後半身肉颤，半身汗出，亦宜上法，若产後不省人事，口吐涎沫而颤振，或衄者，当归补血汤加荆芥穗，豆淋酒煎服，妇人胎前产後颤振衄，逍遥、归脾、小柴胡、补中皆可选用。

(伤风〔产後伤风，须问恶露净否，而後用药，若未净而小腹疼痛者，以行血理气为先，金匱旋覆花汤、四乌汤选用，若恶露已净，小腹不疼，但头痛身热足冷，自汗咳嗽，黄建中汤，头重，香苏散，若风寒并伤，营卫俱病，遍体痛无汗，败毒散，虚甚着风者，不可发散，逍遥去术加桂枝，得效虽迟无失。

(伤寒〔产後伤寒，不可遽用小柴胡，盖有黄芩在内，停滞恶血也，宜小建中汤、增损柴胡汤，时疫，柴胡四物汤、香苏散，伏气发温，辄汤，感冒气食，香苏散，产後得热病，四肢暖而脉息和平者生，四肢冷而脉砒涩，烦热甚而脉洪盛者，皆死证也。

(疟〔产後疟，在初产时绝少，即胎前久疟淹缠，产後气通替，无不霍然，间有微寒发热不止者，此卫气向虚，营血骤伤之故，但与内补当归建中汤，热多，倍芍药，寒多，加黄芩，夜发，一倍当归，三倍黄芩，不应，加生何首乌，虚热不止，大便不实，加炮姜、茯苓，恶露不行，小腹结痛，另用炮黑山查，熬枯黑糖，伏龙肝汤煎服，或有产後一月半月，感犯风暑而疟，小柴胡、补中益气选用，风，加羌活、紫苏，暑，加香薷、厚朴，随证裁酌，但黄芩苦寒，无论恶露净与未净，皆非所宜。

(痢〔产後下痢有三，一者因胎前患痢，产後不止，昔人以为七日必死之候，若元气未败，脉有胃气，可进粥食者，伏龙肝汤丸随证加絳，多有得生者，一者因产後脐腹受冷，饮食不化，腹痛恶露不行，理中汤为主，白，加絳、木香，赤，加桂心、茯苓，一者因产後误食生冷，或临产饮食过度，产後泄泻下痢，亦宜理中汤，白，加枳实、茯苓、厚朴、木香，赤，加香附、炮查熬糖，虚，加人参、肉桂，间有热痢下重，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清理之，恶露已净，痢久不止，腹痛後重，补中益气升举之，大抵产後下痢，惟宜顾虑元神，调和血气，则积滞自下，恶露自行，非若妊娠之有胎息，难於照顾也。

(蓐劳〔蓐劳者，因产理不顺，疲璠筋力，忧劳心璠，或将养失宜，虚风客之，致令虚羸喘乏，寒热如疟，百节烦疼，头痛自汗，肢体倦怠，咳嗽痰逆，腹中绞刺，当扶正气为主，六君子加当归，若脾肺气虚，咳嗽口乾，璠功散加麦冬、五味，气虚头晕，补中益气倍用归、芍，肝经血虚，肢体作痛，四物加参、苓、术、桂，肝肾虚弱，自

汗盗汗，往来寒热，六味丸加五味子，脾虚血弱腹痛，月经不调，归脾汤倍木香，血虚有热，增损柴胡汤，骨蒸劳热，嗽痰有红者，璿功散去术加山药、丹皮、五味、阿襟、童便，热而无痰乾咳，逍遥散用蜜煎姜、橘，蜜蒸白术，产後虚损，不时寒热，或经一二载，元神不复，月事不转，先与千金当归芍药汤，後与乌骨鸡丸调补，大抵此证多因脾胃虚弱，饮食絀少，以致疲惫而成，当补脾胃，进饮食，则诸藏有所倚赖，病自愈矣。

(虚烦〔产後虚烦皆气血亏损，虚火上泛所致，千金治产後内虚烦热短气，用甘竹茹汤，产後乍寒乍热，手足身温，心胸烦满，用知母汤，产後虚烦头痛短气，闷乱不解，用淡竹茹汤，产後烦满不安，用人参当归汤，俱孙真人法也。

(蚤悸〔产後心悸，皆心虚所致，千金治产後冲悸，志意恍惚，言语错乱，用茯神汤，虚热口燥，加麦门冬，虚，加人参，善忘，加远志、麦门冬，产後大虚心悸，志意不安，恍惚恐畏，虚烦不眠少气，人参丸，吸吸乏气善忘，本方去薯蕷加远志，亦孙真人法也。

(多汗〔产後血虚，身热自汗，逍遥散加熟枣仁、乌梅，不可用补气药，古方用麦煎散治产後盗汗自汗，为害不可胜数，因外感而汗者，黄建中汤，气血俱虚，十全大补汤，不应，加附子，若汗多不止，必发柔痉，尤当前药，若头汗者，或因湿热，或因瘀血，当审虚实治之，半身汗出，昔人用二陈合四物，治多不效，以血药助阴，闭滞经络也，此属气血不充，而有寒痰留滞，非大补气血，兼行经豁痰不效，宜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加星、半、川乌，肥人多加豁痰行气药，瘦人气血本枯，天之徵也。

(麻木〔产後麻瓚，宜生血补气，十全大补汤，去血过多，手足发麻，小腹大痛，则遍体麻晕欲，死此非恶露凝滞，乃虚中挟痰，六君子加炮姜、香附当归，曾治一妇，产後右半身麻瓚而昏晕不省人事，发即胸膈痞闷，下体重着，或时心神荡摇，若无心肺之状，顷则周身冷汗如澆，大吐痰涎而苏，此产後经脉空虚，痰饮乘虚袭入之故，因与六君子加归、肉桂，随手而效，复有一妇，产後左半身麻瓚昏晕，不省人事，发则周身大痛，筋脉𦉳，肌肉𦉳动，或时头面赤热，或时腿上振振动摇，顷则蒸蒸汗出而苏，此产後营血大亏，虚风袭入之故，用十全大补汤治之，诸证悉平，但麻瓚不止，後与地黄饮子而安。

(大小便诸证〔产後去血过多，大肠乾涸，每至三五日後，甚至五七日而大便始通者，皆其常也，或血虚火燥，不可计其日期，必待腹满觉胀，欲自去而不能者，乃结在直肠，宜用导法，蜜煎导，或削姜

酱瓜，皆可为导，惟猪胆汁导禁用，以其苦寒，误用每致发瘵也，若用苦寒药攻通，反伤中焦元气，或愈结难通，或通泻不止，必成败证，若属血虚火燥，四物加鲜何首乌润下之，气血俱虚之人，虽数日不通，饮食如常，腹中如故者，八珍加桃仁、苏子、熟蜜，若多日不解，躁闷痺常，不得已，用人参、当归、枳壳煎服，亦权宜之术耳，古人用玉烛散治之，反致危殆者多矣，至治产後日久，病外感热结，有实邪燥屎者，急用承气、大柴胡下之，又不当拘於此例也。小便不通腹胀如鼓，用炒盐加麝半字填脐中，外用 Q 馱茎作一束，切如半指厚，置盐、麝上，将艾灸之，觉热气入腹，难忍方止，小便即通，此惟气闭者宜之，若气虚源涸，与夫热结膀胱者，皆不可用，产母但觉小水少，此即是病，便宜调治，如大小便俱秘，恶露不行，先通恶露，四乌汤加蓬术、山查，如恶露不行，大便泄，小便难，五苓散倍肉桂加桃仁，不可服胃苓汤，以苍术能止血也。产後小便数，乃气虚不能制水，补中益气加车前、茯苓，若膀胱阴虚而小便淋漓，生料六味合生脉散，滋其化源，须大剂煎成，隔汤蠲热，续续进之。产後遗尿不知，乃气虚不能统血也，补中益气汤，若新产廷孔未敛，溺出不知，此恒有之，至六七朝自止，不必治也。妇人产後，水道中出肉鳶线一条，长三四尺，动之则痛欲绝，先服失笑散数服，次用带皮姜三斤研烂，入清油二斤，煎油乾为度，用绢兜起肉线，屈曲於水道边，以前姜薰之，冷则熨之，一日夜即缩，二日即尽，再服芎归汤调理，如肉线断，则不可救矣。产妇尿胞损破，致病淋漓者，当与峻补，丹溪云，难产多是气虚，产後气血尤虚，当以参、为君，芎、归为臣，桃仁、陈皮为佐，同猪羊穉煎汤，时时饮之，勿令间断，使气血骤长，匝月其穉自完，若稍缓则难成功矣。产间伤动穉破，终日不小便，但淋湿不乾，用天然黄丝二紮，不用染者，牡丹皮、白室、人参各一钱，水煎至丝烂如饴服，服勿作声，作声则泄气无效，名补胞饮，经月常服有效。产後损尿胞而淋漓，参、术、草熬膏，猪羊胞煎汤，饥时调服，月馱胞长淋止。产後阴户着风痛，四物汤加 说 B 防风，不应，有瘀伤也，加血馱、龟版灰、肉桂，阴颓脱下，气血俱虚，不能收敛者，八珍加升麻、黄 阴户肿痛，湿热也，用枯矾、荆芥、白芷、当归、桃仁、细辛、川椒、五倍子等分，入 T 茎，煎汤薰洗即愈。

(诸痛(产後遍身疼痛，气虚百节开张，恶露乘虚流入经络骨节之间，谓之败血流经，或流於腰胯，或流入髀股，痛不可拊，痛处热肿，流注日深，渐致身面浮肿，局方调经散最当，琥珀地黄丸亦宜，若因虚风所侵，以致肢体碲重不利，筋脉引急，发热头痛，局方用

五积散去苍术加鯨鲤甲，用生漆涂 }，或四神散加桂枝、姜、枣，和营止痛最捷，若误作伤寒发汗，致经脉抽搐，手足厥冷而变为痉，又当十全大补为主，若以手按而痛益甚者，是瘀滞也，四乌加鯨鲤甲、桂枝、姜、枣以散之，按而痛稍缓者，此血虚也，四物加香附、炮姜、人参、白术、甘草以养之，如皮肉痛者，外感也，如月内恶露未净者，香苏散加肉桂、鯨鲤甲，产後五藏皆虚，胃气亏损，饮食不充，则令虚热，籛气不守，上繃於头，则令头痛，补中益气加川芎、香附子，不应，加附子一片，若血虚，四物加参、术，有产後败血上冲头痛，非琥珀黑龙丹不效，又方，治产後败血作梗头痛，诸药不效，用大附子一枚，一碗，用火四畔灸透，粵醋令尽，去皮脐，加川芎等分，并为末，每服钱半，或二钱，茶清调下，偏正头风作痛，川芎茶调散去白芷加细辛，黑豆淋酒煎，乘热薰患处，候温服之，如左半边恶寒，脑後掣痛者，本方去白芷加、归芍，右半边畏寒，紫太籛引痛者，本方去白芷加参、，千金治产後中风头痛，手臂逆冷，白术三紮，附子一枚，独活一紮，生姜三紮，豆淋酒煎服，妇人患头风者，常居其半，每发必掉眩，如在车船上，皆因血虚，风邪諛动其痰，二陈加当归、黄芩、羌活、防风，不应，加乌头、石膏，挟气虚者，必加黄，然崩伤产後，吐血衄血，并令人眩暈，当随所因而治。感气而胃口作痛，养胃汤，因气而心腹痛，降气散，感寒而痛，甘草乾姜汤加焦白术、桂枝，有食，枳实理中加炮黑山查。产後恶血上攻心痛，为阴血亏损，随火上冲心络，名心胞络痛，宜理中加当归，产後恶露未净，胸腹作痛，或小便不利，琥珀地黄丸温散之，产後心痛，大寒呕逆不食，千金蜀椒汤，产後心痛，乾呕吐涎沫，大岩蜜汤，若真心痛，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瘀血上冲，用失笑散一钱，童便调下即定，血既散而仍痛，增损四物汤调补之。亘痛宜分左右，盖左属血，血藏於肝，肝伤有死血，故痛，小柴胡去芩加丹皮、香附、薄桂、当归、童便，右属脾，脾有痰积於亘则痛，补中益气去升麻加葛根、半夏、茯苓、枳朧、生姜，左右俱痛者属虚，补中益气加桂，下六味丸。腹痛恶露已净者，下焦虚寒也，六味丸加桂，如痛定於一边及小腹者，此是侧卧，败血留滞所致，四乌汤加蓬术，有产後腹痛，服上药不应而喜温喜按者，属虚属寒，寒则理中加肉桂、当归，虚则金匱当归生姜羊肉汤，随证加絃神验，产後三日腹痛，补中益藏，强力消血，羊肉生地黄汤，若腹中 h，畏寒少食，大剂人参、阿襟、生姜煎服效，此即仲景当归生姜羊肉汤之变法也，若痛而恶心，或欲作呕，六君子加炮姜，有瘀，加莪 B 桃仁、炮黑山查，若泄泻腹痛後重，补中益气加木香、炮姜，

若胸膈饱胀，或恶食吞酸，或停恶露，至夜发热，y 腹痛，手不可按，此是饮食所致，当用二陈加枳、术、查肉，虚人，枳实理中加肉桂、炮查，发热腹痛，按之痛甚，不恶食，不吞酸，此是瘀血停滞，四乌汤加蓬术、肉桂，若止是发热头痛，或兼腹痛，按之却不痛，此是血虚，四物加艾、附、桂，若腹痛亘胀，此气寒不能温养肝血，当归、乾姜、香附、肉桂、丹皮、茯苓，入盐少许热服，产後下血不尽，腹内坚痛不可忍者，甘草、乾姜、当归、芍药、桂心、桃仁、山查煎服。产後少腹作痛，俗名儿枕块，古法用失笑散及四物加莪 B 山查，产後崩中去血，赤白相兼，或如豆汁，千金伏龙肝汤，能温脾胃，凉肝血，其效如神，若恶露既去而仍痛，四神散调补之，小腹痛当视去血多少，如败血凝滞，有块而痛者，醋煎散，无块者，四乌汤，须看人虚实酌用。产後脐腹作痛，冷气乘虚也，内补当归建中汤。产後腰痛者，因产劳伤肾所致，十全大补汤加附子，产後恶露渐少，忽然不来，腰中重痛，下注紫股，痛如锥刺入骨，此由败血流滞经络，不即通之，必发痼疽，局方调经散加鯨鲤甲，水煎日三服，以痛止为度，琥珀地黄丸亦宜，下瘀血汤、代抵当丸，皆可取用，切勿误用五积散等辛温之药，丹溪云，局方五积散，治产後瘀血作痛，以苍术为君，麻黄为臣，厚朴、枳朮为使，虽有归、芍之补血，仅及苍术三分之一，不思产後之妇，有何寒邪，血气未充，似难发汗，不过借药性温和，可以推陈致新，岂可用麻黄之悍，苍术、厚朴之燥乎，虚而又虚，祸不旋踵矣。

（泄泻〔产後泄泻，其因有五，一者因胎前泄利未止，产後尤甚，一者因临产过伤饮食，产後滑脱，一者因新产骤食肥腥，不能简饘，一者因新产烦渴恣饮，水 混乱，一者因新产失护，脐腹藏府受冷，其致泻之由虽瑣，一者中气虚寒，传化失职之患，并宜理中汤为主，食，加枳实、山查，水，加桂心茯苓，虚，加桂、附倍参，寒，加桂、附倍姜，久泻肾虚，加桂心、熟附，瘀结不行，加炮查、归身，若见完谷不化，色白如糜，此脾胃大虚，元气虚脱之候，十有九死，惟猛进温补之剂，庶可挽回，即有烦躁发热面赤，脉来数大，皆虚火上炎之故，当并进桂、附、人参、甘、姜、苓、术之类，伏龙肝煮汤代水煎服，仍得收功，若小便混浊如泔，或大便中有白沫如肠垢者，乃元气下陷之故，并宜补中益气加桂、苓、炮姜升举之，或臭水不止，加藜艾、香附、綠茱萸，若兼瘀结不通，腹胀喘急，神丹不能复图也。

（浮肿〔肿胀腹大筋青，小便不利，必食生冷伤滞瘀血也，若用

利水药，病必转剧，理中汤加木香、肉桂、蓬术，身肿或腹大如鼓，四七汤加木香，嗽者，忌木香用炮姜灰，面肿下不肿，属风，宜发散，紫苏饮加防风，下肿上不肿，属湿，宜利小便，紫苏饮加木通，四肢与头面肿甚，气食也，紫苏饮加消导药，有血，兼破血药，停血不散，腹肿喘满，夜甚於昼，四乌汤加蓬术，若足忽肿者，乃湿热注病，恐成脚气，当归拈痛汤，若红肿而痛，恐生肿毒，则以肤热与不热为辨。产後败血乘虚停积，循经流入腿胫，留滞日深，故令面目四肢浮肿，宜调血为主，医者不识，便作水气，治以导水之药必危，夫产後既虚，又以药虚之，是谓重虚，往往多致夭枉，但多服局方调经散，或四神散加蓬术、桃仁、肉桂、穿山甲，血行肿消则愈，陈无择云：若风邪乘於气分，皮肤肿而浮虚，乃邪气有馀也，若皮肤肿，其形色如熟李者，乃水也，水肿者宜利小便，气肿者宜发汗。

（诸血〔产後鼻衄，乃气血逆行所致，紫苏饮入童便、荆芥灰，如口鼻黑气起而衄者难治，初产时，口中血溢出暴，或吐血嗽血，名血气冲心，四物加延胡、木香、炮姜，产久恶露已净，吐咯咳血者，治与平人同，产後血崩，因经脉未复，而劳碌恼怒，或犯房事，多成此候，若小腹满痛，肝经已伤，最为难治，若血滞小腹胀满，四乌汤加蓬术、肉桂，血少小腹空痛，四物加丁香、藜、艾，肝火迫血妄行，加味道遥散，脾郁不能统血，加味归脾汤，脾虚不能摄血，补中益气汤，厚味积热伤血，清胃散加炮查，风热相搏伤血，四君子加防风、枳椇，恶寒呕吐，大便频泻，六君子加炮姜，下焦虚寒，不能统血，漏下色晦，及瘀淡不止，千金芎 汤、鹿茸散选用。

（月水不通〔乳子周岁而乳母经行，是其常也，若儿半岁而母经行，有血盛血热之分，血热者宜凉血，四物加续断、条芩，不乳者不在此例，若儿二三岁，其母经不行而无疾，不必服药，若肢体倦怠，食少内热，是血少也，宜逍遥散加叁、以健脾胃，若以药通之则误矣，若脾胃虚弱，六君子汤加当归，若兼郁火伤脾，归脾汤加丹皮、山梔，若怒火伤血，柴胡四物汤，气血俱虚，八珍汤加丹皮。

（诸淋〔淋因热客於稷，虚则频数，热则涩痛，气血兼热，血入胞中，则血随小便出而为血淋也，若膀胱虚热，六味丸，若阴虚而籛无以化，肾气丸盖土生金，金生水，当滋化源，若少壮元气实强者，用滑石、通草、车前、葵子、瞿麦、蒲黄，浆水煎服。

（乳汁〔产後三朝，五更发寒热，名曰蒸乳，若产後乳虽肿而儂

作者，须服清利之药，则乳自行，仍以美引之。产後乳汁自出不止，乃胃气虚，宜服五味瓊功散加黄、五味以摄之，若乳多满急痛者，用温帛熨之。新产儿未能吮乳，乳汁蓄结，与血气相搏，而壮热大渴，通乳胀硬掣痛，名曰寫朱皴当以手絳去宿乳，或吮去尤妙，并以贝母、塘菱实、甘草节、木通煎服，初产因子不育，蒸乳而发寒热作痛者，俗名乳膨，用断乳法，以四乌汤加炒麦芽一紮即之，不然，恐内结成痈，多致溃脓，亦有乳囊溃而成危候者，不可不知。若有子而乳不下者，通草八钱，煮猪蹄汤饮之，白虾汁亦妙，乳母气血虚而不能蒸乳，八珍汤加黄、麦冬，肺胃虚寒而乳不通者，千金钟乳汤，寒热不均，气道阻逆而乳不通者，麦门冬散，有热，去钟乳加漏芦，因怒火者，逍遥散加叁、麦冬之类，凡产不蒸乳者，後必有变，须预言之，元气壮实者，不在此例。吹乳肿痛，速用塘菱实一枚，连穰捣烂，甘草节一寸，乳香一钱，煎成加温酒服，服後侧卧於床，令药气行，外以天南星生末醋调敷，以手揉之自散。

疮疡(瘰疬、结核、流注、乳痈乳岩、阴疮)

金匱云，少阴脉滑而数者，阴中生疮，阴中蚀疮烂者，狼牙汤洗之。

少阴脉滑而数，热结下部也，治用狼牙煮汤，缠箸如茧，浸汤沥阴中，日四遍，以解毒杀虫，但用一味，以取专功，盖此证多患於嫠寡，证必咳逆经闭，骨蒸寒热，凡见颊赤，中有白斑，下唇红中白点，皆阴蚀之候，虽用上法，及服降火滋阴药，终归必亡，此情志之病，非药可治，故仲景但用外法，绝不及於汤药，厥有旨哉。

胃气下泄，阴吹而正喧，此谷气之实也，猪膏发煎导之。

导之者，服之使病从小便而出，非外用导引之谓，详阴吹正喧，妇人恒有之疾，然多隐忍不言，以故方书不载，医不加察，金匱明言胃气不清，谷气之实，所以腹中喧响，则气从前阴吹出，如失气之状，第用猪膏发煎之治，难於推测，余治一仆人之妇，经闭三月，少腹痛贯彻心，而见前证不已，与失笑散一服，瘀血大下，遂不复作，又治一贵显之媳，小产後寒热腹痛，亦有前证，与炮黑查肉、熬焦黑糖为丸，用伏龙肝煮水澄清，煎独叁汤送三钱，一服结粪大下，再进瘀血续行，而前证顿止，始悟猪膏发煎，皆为逐瘀而设，虽皆未用其方，而实不离金匱之法也。

(瘰疬〔妇人瘰疬，多因忧思郁怒，伤损肝脾，累累然如贯珠，多生於耳之前後，项侧胸间，若寒热肿痛，乃肝经气郁而为

病，不可峻用痰药，加味逍遥散，若寒热既止而核不消，乃肝经之血亦病，四物汤加白术、茯苓、柴胡、丹皮，若饮食殊少，经事不调，为脾胃亏损，六君子加香附、丹皮、柴胡、当归，若初生如豆粒，附着於筋肉，色不变，而後渐大肿痛，内热口乾，精神倦怠，久不消溃，乃肝脾亏损，逍遥散、归脾汤，健脾土，培肝木，切不可轻用散坚迫毒之剂，误下之，必犯病禁经禁，若久溃脉浮大，邪火盛也，面色皎白，金蓄]，皆难治，凡风木之病，但壮脾土，则木自不能絙繫，若行伐肝，则脾胃先伤，而木反来侮土矣。

（结核〔妇人结核，皆因郁怒亏损肝脾，触动肝火所致，非但妇人多郁患此，则小儿胎中受母气之郁，生後至七八岁外，往往有之，多结於项侧耳前後，或发寒热，属胆经风热怒火，柴胡清肝散加 獭 B 山梔以清肝火，若结於肉，其色不变，晡热内热，属肝火血虚，加味逍遥散，或结於肢节，或累累如贯珠，其色不变，亦肝火血燥而筋挛急，小柴胡加 獭佐以六味丸，若时消时作，此气滞而痰结也，用归脾、六君二汤以调和脾胃之气，外用一味香附末，唾调作饼艾灸，乾即易之，勿令伤肉，常灸自消，丹方治痰核，用贝母、全蝎、连皮胡桃肉各百枚，同捣蜜丸，空心日服弹子大二三丸效，又方，用羯羊角磁片刮下为末，或旧明角琉璃刮下为末尤良，每斤入贝母四紮，全蝎二紮，蜜丸空腹服三钱，外用皂荚肉，入鲫鱼腹中 s 性，蜜和醋调涂大效，若溃而肉不腐，或肉不生，或脓水清稀，肌寒肉冷，自汗盗汗，寒热内热，面色痿黄，食少体倦，便利不调者，五藏皆虚也，但用补中、六君、益气养营等汤，调补脾胃，则各证自退，故经云：气伤痛，形伤肿，慎不可轻用行气破血之剂。

（流注〔妇人流注，多因忧思郁怒，亏损肝脾，以致营气不从，逆於肉，或因理不密，外邪客之，或湿痰流注，或跌扑血滞，或产後恶露凝积，盖气流而注，血注而凝，或生於四肢关节，或留於胸腹腰臀，或结块，或漫肿，皆属郁火，急用勝 k，内服益气养营汤，未成自消，已成自溃，须久服无间，自然收功，若久而肿起作痛，肢体倦怠，病气有馀，形气不足，尚可调治，若漫肿微痛，属形气病气俱不足，最为难治，或不作脓，或脓成不溃，气血虚也，人参养荣汤，憎寒畏寒，籛气虚也，十全大补汤，晡热内热，阴血虚也，四物加参、术、作呕欲呕，胃气虚也，六君子加炮姜，食少体倦，脾气虚也，补中益气加茯苓、半夏，四肢逆冷，小便频数，命门火衰也，八味丸，小便频数，痰盛作渴，肾

水亏损也，六味丸加麦门冬，月经过期，多日不止，肝脾虚也，八珍加柴胡、丹皮，凡溃而气血虚弱不敛者，十全大补煎膏服之，久溃而寒邪凝滞不敛者，豆畔饼祛散之，其溃而内有脓管不敛者，用药腐化之，若不补气血，不节饮食，不慎起居，不戒七情，或用寒凉药俱不治。

（乳痈乳岩〔妇人乳痈，有内吹外吹，上逆下顺之理，总属胆胃二经热毒，气血凝滞，故初起肿痛，发於肌表，肉色赤，其人表热发热，或发寒热，或憎寒头痛，烦渴引饮，加味道遥散加糖菱霜，若至数日之间，脓成满窍，稠脓涌出，脓尽自愈，若气血虚弱，或误用败毒，久不收敛，脓清脉大，非大剂开郁理气，温补气血，不能收功。丹方治乳痈初起，用蒲公英草捣汁，和陈酒服，以滓敷肿处即消，然此施於黎申之人辄效，若膏粱七情内郁所致者，良非所宜，当用鹿角，磁锋刮屑，加麝香温酒调服，若肥盛多痰郁滞者，用橘皮摘碎如豆大，汤泡净，以飞罗面拌炒，去面为末，黑糖调二钱，醇酒服之，又方，用蟹壳烧性，醇酒服三钱，又乳房肿，用贝母、糖菱实、甘草节各三钱煎服效，已溃，加忍冬一剂佳。乳岩属肝脾二藏久郁，气血亏损，故初起小核结於乳内，肉色如故，其人内热夜热，五心烦热，肢体倦瘦，月经不调，益气养营汤、加味道遥散，多服渐散，气虚必大剂人参，专心久服，其核渐消，若服攻坚毒，伤其正气，必致溃败，多有数年不溃者最危，溃则不治，周季芝云，乳癖乳岩结毒未溃，以活鲫鱼同生山药捣烂，入麝香少许，涂块上，觉痒璫勿搔动，隔衣轻轻揉之，七日一涂，旋涂渐消，若在苒藏月，以致溃腐，渐大类岩，色赤出水，深洞臭秽，用归脾汤等药，可延岁月，若误用攻伐，危殆迫矣，曾见一妇乳房结核如杯，数年诸治不效，因血崩後，日服人参紫许，月馀参尽二斤，乳核霍然。

（阴疮〔妇人阴疮，乃七情郁火伤损肝脾，湿热下注，其外证，有阴中舒出如蛇，俗呼阴挺，有翻突如饼，俗呼阴菌，亦有如鸡冠，如鼠乳，亦有生诸虫，肿痛湿痒，溃烂出水，胀闷脱坠者，其内证，口乾内热体倦，经候不调，饮食无味，晡热发热，胸膈不利，亘腹不调，小腹痞胀，赤白带下，小水淋漓，其治法，肿痛者，四物加柴胡、山栀、丹皮、胆草，湿痒者，归脾汤加山栀、柴胡、丹皮，淋漓者，龙胆泻肝汤加白术、丹皮，溃腐者，加味道遥散，肿闷脱坠者，补中益气加山栀、丹皮，佐以外治之法可也，若阴中有虫痒痛，乃肝经湿热，此惟独阴无寐，郁火内蕴所致，患此者，必骨蒸潮热，经水不调，乾咳吐红，面赤声哑，虽日用

开郁降火之药，多不能愈，大抵五志之病，非药可医，而失合证治尤难，外治之法，以桃仁研膏各雄黄末、轻粉，涂猪肝纳阴中，并用肥汤煎苦参洗涤，或以鲫鱼胆涂之，然旋治旋发，如菌蒂生虫，不腐不止，又有交接时辄出血作痛，此肝伤而不能藏血，脾伤而不能摄血也，多用加味逍遥散加肉桂，或归脾汤下加絳八味丸自愈。

婴儿门上

脉法

小儿二岁已内，看虎口食指皆卯辰三关，以验其病，脉纹从寅关起，不至卯关者易已，若连卯关者难愈，若寅侵卯，卯侵过辰者最剧，其脉纹见五色，如因蚤必青，热则赤，风热泻利色紫，当以类推之，又纹色显而有萦纤者，为有胃气，易治，纹色细淡而直如刀刃者，乃正气之虚，难治，纹上另有一点如流珠者为宿食，纹傍另有一条如丝缕者为风痰，纹斜向内者易已，斜向指甲者难愈，三岁後则以一指转辨其脉，五六岁後脉六七至，为平脉，浮为风，浮大而数为风热，砵细为寒，砵涩为伤食，伏结为物聚，微细为疳积，为腹痛，浮而洪为有热，浮而迟为有寒，弦急为气不和，促结为虚蚤，脉乱不治，此论脉之大端也。

面目证

左腮属肝，右腮属肺，额上属心，鼻属脾，颐属肾，青主蚤积不散，红主痰积蚤热，黄者食积症癖，白主泄泻水，黑主肾气受伤。目内赤者心实热，淡红者心虚热，青者肝实热，淡青者肝虚热，黄者脾实热，白而混者肺实热，目无精光者肾虚也，若目无大眦者，五藏皆不满，儿多不育。

五藏虚实寒热

心主蚤，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搐，虚则困卧而悸，心热则合面睡，或上窜咬牙，心气实则喜仰卧。肝主风，实则面青目直，叫哭壮热，项急顿闷，虚则咬牙呵欠，肝热则手循衣领，及乱捻物，壮热饮水喘闷，肝有风则目连，得心热则发搐，或筋脉牵紧而直视，肝热则目赤，兼青则发搐，风甚则身反张强直。脾主困，实则身热引饮，虚则吐泻生风，若面白腹痛，口中气冷，不思饮食，或吐清水者，脾胃虚寒也，呵欠多睡者，脾气虚而欲发蚤也。肺主喘，实则闷乱气急喘促饮水，虚则哽气出息，肺热则手掏眉目鼻面，肺盛复感风寒，则胸满气急，喘嗽上气，肺藏怯则唇白，若闷乱气粗，喘促哽气者，肺虚而邪实也。肾主嘘，皆胎禀虚怯，神气不足，目无精光，面白颊解，此皆难育，虽育不

寿，或目畏明下窳者，盖骨重则身缩也，咬牙者，肾水虚而不能制心火也，惟痘疮有实则黑陷证，乃邪火亢盛，非正气之实也。

变蒸

小儿变蒸，变者变其情智，蒸者蒸其血脉，大抵三十二日为一变，每经变毕，则情智璋常，全婴方论云，变蒸者，以长气血也，变者上气，蒸者发热，轻则体热虚蚤，耳冷癯冷，微汗，唇生白泡，三日可愈，重者寒热，脉乱，复疼啼叫，不能乳食，食即吐，五七日方愈，变蒸之时，不欲蚤动，当其时有热微蚤，慎不可治及灸刺，但熟视之，若良久不已，少与紫丸微下，热歇便止，若於变蒸之中，加以时行温病，或非变蒸而得，时行病者，其证皆相似，惟耳及尻通热，口上无，白泡，当先服黑散以发其汗，汗出温粉粉之，热歇便祛，若犹不除，乃与紫丸微下之，小儿禀虚，在所不免，勿药可也，尝见小儿变蒸发热有痰，投以抱龙丸，辛至不救，若不热不蒸，略无证候而暗变者，禀气壮实故也。

胎证

小儿胎证，谓胎热，胎寒，胎黄，胎肥，胎弱，是也，胎热者，生下有血色，旬日之间，目闭面赤，服胞肿，啼叫蚤烦，壮热溺黄，大便色黄，急欲食乳，此在胎中受热，及膏粱内蕴，宜用清胃散之类，胎寒者，初生面色 啼声低小，或手足挛屈，或口噤不开，此母气虚寒，或在胎时，母过食生冷，或感寒气，宜用五味璋功散之类，胎黄者体目俱黄，小便秘涩，不乳啼叫，或腹胀泄泻，此在胎时，母过食炙 粉间致生湿热，宜用泻黄散之类，胎肥者，肌肉禀厚，目睛粉红，弭月後渐瘦，五心烦热，大便不利，口吻流涎，此受母之胃热所致也，乳母服大连翘汤，儿亦饮少许以疏利之，胎弱者面无精光，肌体瘦薄，身无血色，大便白水，时时哽气及啾，因父气不足者，六味地黄丸，因母气不足者，八珍汤，母子并服，近世初生小儿，概与化毒丹，及黄连、犀角、贝母、甘草、朱砂之属，殊不知此惟身面皆赤，胎禀多热毒者为宜，若身面皆白，胎禀虚寒，本来少毒者服之，反伐其始生之气，多致夭枉，当用连皮胡桃肉三枚研璠烂，橄榄核三枚烧存性，明雄黄研细水飞净三分，甘草煎浓汁，和生白蜜数匙，研匀搅去滓，时时温服引出肾藏之毒，尝见服此者，多不出痘，即出亦稀，而无苦寒伤胃之患，可不辨虚实寒热，而漫投化毒之剂乎。

胎毒

小儿初生，其身如有汤泼火伤者，皆母过食膏粱所致，母服清胃散、逍遥散，清其气血，儿亦常饮数滴，有身无皮肤而赤发热者，皆由产母胃中火盛也，用熟石膏末，加珍珠粉扑之，亦有因父遗毒所致，当从霉疮毒治，夏月以儿卧蕉叶上尤良，有身无皮肤而不赤者，皆由产母脾肺不足也，以参、末加珍珠粉扑之，脾主肌肉，肺主皮毛，故知病脾肺也，子母俱服保元汤，如脑额生疮者，火土相合，湿热攻击髓海也，难治，脚上有疮者，阴虚火盛也，不满五岁而死，如未满月而撮口握拳腰软者，此肝肾中邪胜正弱也，三日内见者必不治，如男指向，女指向外，尚可治，系哇D之。

噤风撮口脐风

小儿初生噤风者，胎中受热，毒流心脾，生下复为风邪所搏，致眼闭口噤，啼声不出，舌上如粟，口吐白沫，七日内见者，百无一生，撮口者，因胎热，兼风，自脐而入心脾，致面目黄赤，气息啼急，声不出，舌强唇青，口撮腹胀，急於虎门灸七壮，灸之不哭，吊肠吐沫者不救。脐风者，因断脐之後，为水湿风邪入於心脾，致腹胀脐肿，四肢厥直，啼不吮乳，甚则撮口发搐，七日内患者最危，宜用麝香、蝎尾、铜绿、轻粉、辰砂为散，姜汤调服，若脐边青黑，握拳口噤，是为内搐，不治，若齿龈有泡如粟，挑破即开，不必用药。

急欲乳

急欲乳，不能食者，此风邪由脐而蕴心脾，致舌乾唇燥，不能吮乳也，因外邪而唇口撮紧者，名脐风，多不可救，若心脾有热，舌尖痛不能吮乳者，以柳华散敷之，目闭口噤，啼声不出，吮乳不得而吐沫者，辰砂膏涂乳，令儿吮之，若舌下肿如小舌者，或舌络牵痛，或齿龈患白星，俱用线刺出毒血，亦敷柳华散，凡重舌，以向外横挑底尖细脉，不可伤其本络，轻则言语不清，重则血出而死，若暴病发热，作渴饮冷，口舌生疮，大便秘结，泻黄散，若病後发热，口渴饮汤，大便不实，璋功散或口角流涎，或痰气壅盛，脾不能摄也，六君子汤，若儿自食甘肥，或母食酒面，致儿口舌生疮，清胃散。

弄舌

脾藏虚热，令舌络牵紧，时时微露而即收者，名弄舌，属心脾亏损，温脾散，有热，人参安胃散，舌舒长而良久不收者，名吐舌，乃心脾积热，或兼口舌生疮，作渴饮冷，属胃经实热，并用泻黄散，若饮水者，脾胃虚而津液少也，兼面黄肌瘦，五心烦热者，

疳瘦也，胡黄连丸，大病未已而弄舌者凶。

游风猴疳

丹瘤之证，俗名游风，因胎毒客於理，搏於气血，发於皮肤，其赤晕游走者，乃血随风热也，若发於胸脘，游走四肢者轻，发於头面四肢，延及胸背脘腹者重。千金云，赤游风肿，若備铍觀心腹者，即能杀人，伏龙肝为细末，鸡子白和傅，勿令乾，或加发灰、猪膏傅之，古人云，从四肢起入腹囊者皆不治，当令人用力，於各患处遍吮毒血，各聚於一处，急砭出之，内服小剂活命饮，惟百日内禁砭，若肚腹膨胀，二便不通，毒入内也，用大连翘汤，亦有生者，或用雄黄二分，朱砂一分，水飞，生蜜水调匀，隔汤温热，常服数匙，得泻其毒便解，在小腹脘上阴囊等处，忽红肿如霞，流行不定，不止一处者，用白曉胡桃七个连曉捶碎，大川连一钱五分，生甘草节去皮二钱，水煎蠲热，陆续勤服，乡村不便医药者，以生菜窰捣汁涂之，亦可灌服数匙，更以菜窰绢包烘暖，红肿处。猴疳者，状如圆癣，色红，从臀而起，渐及遍身，四围皮脱，中露赤肉，臀疳若猴之状，乃胎中毒邪，蓄於肾藏而发，不急治必死，用大川连、生甘草各六分，乳香、没药并炙，雄黄水飞各四分，青黛研净，朱砂水飞各分半，西牛黄一分，各为细末和匀，每服分半，蜜调，灯心汤下，日三夜二服，外用净青黛二钱，黄柏末微炒闭口，连翘炒黑，人中白火 淬，各一钱，土贝母去心炒褐色五钱，为末和匀，临用入西牛黄、冰片各半钱，麻油调傅神效。

胎蚤

小儿胎蚤者，因妊娠饮酒，忿怒蚤跌，或外挟风邪，内伤於胎，儿生下即病也，若月内壮热，翻眼握拳，噤口出涎，腰强搐掣，蚤怖啼叫，Y}，颊赤面青眼合者，当疏风利蚤，化痰调气，及贴虎法，若面青拳搐，用 系瓷切不可误作脾风，妄用温药，若眉间色赤，或虎口指纹曲 者可治， 系蛙[全蝎，若眉间青黑者不治，大抵小儿藏府脆弱，不可辄用银粉镇坠之剂，反伤真气，多致不救也。

目睛倏动

目者肝之窍也，肝胆属风木二经，兼为相火，肝血不足，则风火内生，故目睛为之倏动，经曰：曲直动摇，风之象也，宜四物汤滋其血，柴胡、山栀清其肝，阴血内营，则虚风自息，兼用六味丸以滋其源，若愈後蚤悸不寐，或寐中发搐咬牙，自睛倏动者，血虚不能荣筋脉也，补中益气倍归、，凡病气有馀，皆属元气不

足，况此证兼属肝脾，多为慢蚕之渐，尤当审之。

唇口蠕动

唇为脾之华，筋明之脉，环唇而交人中，是以脾胃虚者，多有此证，不独病後而已，夫脾主涎，脾虚则不能收摄，多兼流涎，或误认为痰而用祛逐之药，则津液益枯，不能滋养筋脉，遂致四肢抽搐，病势愈甚，原其治法与慢脾风相同，当大补脾胃，六君子加升、柴，切禁青皮、龙胆草伐肝之药，若兼四肢微搐，或潮热往来，或泄泻呕吐，面色痿黄，皆脾胃有伤也，加黄、当归、白芍，若脾气下陷而肝木侮之者，补中益气以升其伤，加苓、半、芍药制肝补脾，切不可用疏风治蚕之药。

发搐

蚕疔发搐，多因乳母郁怒传儿，胎中受惠，或生後乳伤蚕恐致病，证多吐乳面青，若痰实壅积，则壮热面红，当兼调治其母，切不可损其元气，验其顺逆，男则握拳，拇指叉入食指中为顺，於外为逆，女则叉入食指为逆，於外为顺，凡小儿忽然蚕搐目直者，皆肝经风热，若肝虚生风，则目连 2 而不搐，及多呵欠咬牙，若肝经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项急顿闷，若肝经有热，则目直视不搐，得心热则搐，其证手循衣领，及乱捻物，宜泻肝热为主，凡病之新久，皆能引动肝风，风内动则上入於目，故目为之连 2，若热入於目，牵其筋脉，紫眦俱紧，不能转视，故目直也，亦有饮食停滞中焦，致清筋不升，浊阴不降，肝木生发之气不得升，致生虚风者，若胸满腹痛，呕吐恶食，轻则消导化痰，重则探吐攻积，更须审其所伤寒物热物，亦有因感眉吐泻，致土败水侮而生虚风者，不可遽服蚕药，若辄用之，反成其风而益其病矣。洁古云：伤风发搐，当辨有汗无汗，用大青膏、小续命分治，薛按前证，若口中气热，搐而有力，属形病俱实，宜大青膏以散风邪，若口气不热，搐而无力，属形病俱虚，宜璋功散以补脾土，六味丸以滋肝木，绎懂 H 清肝火，因风邪郁热而变诸证，当理肺经，清风邪，若外邪既解，而诸证不愈者，当实脾土补肺金，若竟治其风，恐脾气复伤，诸证蜂起矣，若伤食後发搐，身温多睡，或吐不思食，宜先定搐，搐止白饼子下之，後与秘旨安神丸，若饮食停滞，呕吐不食，腹胀便秘者，属实热，白饼子下之，若下後搐热益甚，呕吐不食者，属虚热，璋功散补之，若脾胃既伤，肝火所胜，六君子加 罢 H 健脾气，平肝木，大凡饮食既消而不愈者，但调补脾胃，则诸邪自退。百日内发搐，真者不过紫三次必死，假者频发不死，真者内生蚕疔，假者外伤风冷，

血气未实，不能胜任，故发搐也，口中气热，大青膏及涂僂法，并用大青膏加白矾，取三钱，入桃枝一握，煎水浴之，勿浴儿背，此即浴体法也，前证多因胎中受惠，或乳母郁怒传儿，或儿脾伤自病，当固元气为主，凡搐频者，风在表易治，宜发散，搐稀者风在藏，难治，宜补脾。

癩瘵

钱仲簪云，小儿发瘵，因气血未充，神气未实，或为风邪所伤，或为蚤怪所触，亦有因乳母七情蚤怖所致，若眼直目牵，口噤涎涎，腹膨搐搦，背项反张，腰脊强劲，形如死状，或一时二时醒，若反折上窜，其声如鸡，属肝，抽搐有力，为实邪，柴胡清肝散，大便不通者，泻青丸，阴虚，地黄丸，若目瞪吐舌，其声如马，属心，发热饮冷为实热，朱砂安神丸，发热饮汤为虚热，辰砂妙香散，若目直腹痛，其声如牛，属脾，若发热抽掣，仰卧，面色光，脉浮病在府为簪，易治，加味导痰汤，身冷不搐，覆卧面色黯黑，脉砵病在藏为阴，难治，六君子加木香、柴胡，若蚤跳反折手纵，其声如羊，属肺，面色痿黄者，土不能生金也，五味理功散，面色赤者，阴火上冲於肺也，地黄丸，若肢体如尸，口吐涎沫，其声如猪，属肾，地黄丸用紫河车膏代蜜丸服，肾无泻法，故悉从虚治，凡有此证，先宜看耳後高骨间，有青紫纹，抓破出血，可免其患，此皆元气不足之证，须常用六味丸加鹿角襟，或八味丸用鲜河车膏代蜜以助先天，更以六君子补中益气以助後天，设若泛行磊 复伤元气，则必不时举发，久而危殆，多致不救，凡癩瘵虎口脉乱，乃气不和也，脉纹见有五色，由其病甚，色能加变，至於纯黑者，不可治也。

睡中蚤动

小儿睡中蚤动，由心肾不足所致，盖藏府脆弱，易为蚤恐，夫人之神气，寤则行於目，寐则楼於肾，今心肾既虚，则不能盛摄精神，故睡中蚤动也，治宜清心安神，亦有蚤絪而作者，因击动其肝，故魂不安也，宜抱龙丸以豁痰镇蚤，若食郁生痰，蚤动不安者，用四君子以健脾，加神曲、半夏以化痰，山栀、柴胡以清热。

目动咬牙

小儿蚤後，目微动咬牙者，皆病後亡津液，不能荣其筋脉也，亦有肝经虚热生风者，宜审其气血有馀不足而治之，其日中发热饮冷而动者，气有馀也，泻青丸，夜间盗汗及睡不盛而动者，血不足而肝肾有热也，地黄丸，或因肝经风邪传於脾肾者，亦令咬牙，先用柴胡清肝散，次用五味理功散、六味地黄丸，若因肝胃

虚热，补中益气加芍药、山栀，实热，泻黄散，以牙龈属手足筋明故也。

摇头便血

经曰，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肝属木，木得风则摇动，乃肝经火盛而生虚风也，便血者，风木摇动，则土受凌虐而不能统血也，或因乳母恚怒，风热炽盛，肝木伤脾，使清筋不升，亦有风邪侵入大肠者，治法，若因风热，柴胡清肝散，若因怒火者，小柴胡汤加白芍、丹皮，若清气不升，脾气下陷者，补中益气汤，肝经血热妄行者，六味地黄丸，脾土不能培肝木者，六君子加柴胡、罢观 C

偏风口噤

小儿偏风者，少筋厥阴肝胆二经证也，口噤者，由风木太甚而乘於脾，则筋燥而急，然燥令主於收敛劲切，或左或右，其因一也，若足筋明胃经气虚，风邪所乘，其筋脉偏急者属内因，若脾肺虚弱，理不密，外邪所乘，或吐泻後，内亡津液，不能养肝，致口眼斜，皆属肝血不足，内火生风，宜滋肾水养肝血壮脾土，治法，脾胃虚而动风者，璋功散加柴胡、罢观肝肺虚而外邪所乘者，绎威若兼目紧上视，寒热往来，小便淋漓，面青豆胀，皆肝经本病也，或唇口斜，腹痛少食，目胞浮肿，面色青黄，肢体倦怠，皆肝木乘脾证也，当审五藏相胜而主之，设执其见证，概投风药，反成坏证矣。

角弓反张

角弓反张，即是痉病，经脉空疏，虚风袭入，而致筋脉拘急，或因蚤骇停食，肝脾受困，内动虚风，皆能致此，若身反张强直，发热不搐者，风伤太筋也，人参败毒散、小续命汤，因蚤骇目直，呵欠项强顿闷者，为木风内病，系瓷因暴怒击动肝火者，泻青丸，若服前剂，其证益甚者，此邪气已去而脾气亏也，璋功散加芍、归补之，若气血素弱，或服攻伐之剂，而手循衣领，咬牙呵欠者，肺经虚甚也，兼进六君子、地黄丸补之。

急蚤

钱氏云，小儿急蚤，因闻大声或蚤而发搐，搐止如故，此热生於心，身热面赤引饮，口中气热，二便黄赤，甚则发搐，盖热盛生风，筋盛而阴虚也，经曰：热则生风，风则痰动，痰热客於心膈间，风火相搏，故抽搐发动，当用抱龙丸、泻青丸除其痰热，不可用巴豆之药，楼全善云，急蚤属木火土实，木实则搐有力及目上视，火实则动 2 频睫，土实则身热面赤而不吐泻，偃睡合睛，

治法，宜凉宜泻，用利蚤丸等，亦有因蚤而发者，牙关紧急，壮热涎潮，窠视反张，搐搦颤动，唇口眉毛绣引，口中热气，颊赤唇红，二便秘结脉浮洪数紧，此内有实热，外挟风邪，当截风定搐，若痰热尚作，仍微下之，痰热既泄，急宜调养脾气，此肝胆血虚，火动生风，盖风生则阴血愈散，阴火愈炽，若屡服祛风化痰泻火辛散之剂不愈，便宜认作脾虚血损，急以六君子汤补其脾胃，否则必变慢蚤也，急蚤而见目睛翻转，足摆跳搐，忽大叫吐逆，药不得入，搐鼻无嚏者不治。

慢蚤

钱氏云：小儿慢蚤，因病後，或吐泻，或药饵伤损脾胃，肢体逆冷，口鼻气微，手足厥，昏睡露睛，此脾虚生风无籛之证也，因吐泻脾肺俱虚，肝木所乘，或急蚤屡用泻热，则脾损阴消，遂变慢蚤而致籛微搐，楼全善所谓木虚则搐而无力，火虚则身寒，口中气冷，土虚则吐泻，睡而露睛，治宜温补脾胃，六君子姜、桂、蝎尾，或兼夹热夹食夹痰，与外感证相似者，当审其因而治之，大率吐泻痰鸣气喘，眼开神缓，昏睡露睛，蚤跳搐搦，乍发乍静，或身热肢冷，面淡唇青，其脉碎迟微缓者是也，当温补脾气为主，佐以安心制肝药，若禀赋不足，或久病脾虚，及常服芩 苈 芦 多致此证，若因土虚不能生金，金不能平木，木来侮土，致成慢蚤者，五味理功散加当归、枣仁、 疇 H 补土平木，若脾土虚寒者，六君子加乌头、蝎尾，泄泻，加炮姜、木香，不应，急加附子以回籛气，凡元气亏损而致昏愦者，急灸百会穴，若待下痰不愈而後灸之，则元气脱散而不救矣，此乃藏府传变已璠，总归虚处，惟脾受之，无风可逐，无蚤可疗，因脾虚不能摄涎，故津液妄泛而似痰者，当依前法自效，若不审其因，泛用祛风化痰之剂，反促其危也，每见小儿脾胃弱者，一病即成慢蚤，不可泥为久病，误药而後始成也，内经谓之慢脾风，意可见矣，慢蚤而见目不转睛，痰鸣如踩锯声，项软身冷黏汗，手足一边牵引者不治。喻嘉言曰：小儿初生，以及童幼，肌肉筋骨，藏府血脉，俱未充长，籛则有馀，阴则不足，故易於生热，热甚则生痰生风生蚤，亦所恒有，设当日直以四字立名，曰热痰风蚤，则後人不眩，因四字不便立名，乃节去二字，後人不解，遂以为奇特之病，且谓此病有八候，以其头摇手劲也，而立抽掣之名，以其卒口噤脚挛急也，而立目邪心乱搐搦之名，以其脊强背反也，而立角弓反张之名，相传既久，不知其妄造，遇此等证，无不以为奇特，而不知小儿之理未密，易於感冒风寒，病则筋脉牵强，因

筋脉牵强，生出抽掣搐搦角弓反张种种不通名目，而用金石药镇坠，外邪深入藏府，千中千死，间有体坚证轻得愈者，又讬为再造奇功，遂至各守专门，虽日杀数儿，不自知其罪矣，如方书中有云，小儿八岁以前无伤寒，此等胡言，竟出自高明，偏足为蚤风之说树帜，曾不思小儿不耐伤寒，初传太蔕一经，早已身强多汗，筋脉牵动，人事昏砮，势已璫於本经，汤药乱投，死亡接踵，何由见其传经解散耶，此所以误言小儿无伤寒也，不知小儿易於外感，易於发热，伤寒为独多，世所妄称为蚤风者，即此也，小儿伤寒，要在三日内即愈为贵，若待经尽方解，必不能耐矣，又刚痉无汗，柔痉有汗，小儿肌理不密，故刚痉少，柔痉多，世医见其汗出不止，神昏不醒，往往以慢蚤风证为名，而用叁、朮、附等药闭其理，热邪不得外越，亦为大害，但此金石药为差絀耳，所以凡治小儿之热，但撤其出表，不当固其入也，仲景原有桂枝汤法，若舍而不用，从事东垣内伤为治，毫厘千里矣。

天钩内钩

天钩者发时头目仰视，蚤悸壮热，紫目反张，泪出不流，手足搐掣，不时悲哭，如鬼崇所附，甚者爪甲皆青，盖由乳母厚味积毒在胃，致儿心肺生热，热痰郁滞为患，加以外挟风邪而发，法当解利其邪，绛戚面色皎白，气虚喘促者，四君子汤加蝎尾，内钩者，腹痛多喘，唇黑囊肿，伛偻反张，眼尾赤色，若内藏抽掣，作痛狂叫，或泄泻缩脚，内证一作，则外证亦然，璫难调理，内证，乌蝎六君子丸，外证，绛戚进乳食者可治，若因乳母醇酒厚味，积毒在胃，加味清胃散，若因乳母郁怒积热在肝，加味道遥散，稍加漏芦，母子俱服。

盘肠气痛

小儿盘肠气者，痛则曲腰乾啼，额上有汗，皆由肝经风邪所搏也，肝肾居下，故痛则曲腰，乾啼者，风燥其液，故无泪也，额上有汗者，风水助心火也，口闭足冷者，脾气不荣也，下利清粪者，肝木乘脾也，丁香楝实丸，曲腰乾啼者，盐汤送下，额上有汗者，汤下，口闭足冷者，人参汤下，若面赤唇焦，小便不通，小腹胀痛者，小肠热也，加味通心散，若痛不止，煎 O 揉其腹，就以热胜戏▲良久尿出痛止，若因乳母饮食停滞者，保和丸，怒动肝火者，加味道遥散，子母俱服。

伤风

小儿伤风，鼻塞发热，或痰壅发搐，多因乳母鼻吹僂门，但服惺

惺散，或用 C 茎，生姜一片，细切搗烂，摊纸上置掌中合，待温贴於虎门，其邪即解，乃去其勞聰却用絹緞寸餘，涂以面糊，仍贴虎门，永无伤风之患，其馀用药发散，与大人不彙，但脾胃怯弱，所以多手足寒冷之证，故治法以照顾脾胃为主。

诸经发热潮热

小儿之热，有五藏之不同，虚实之各彙，实则面赤气粗，口燥唇肿，作渴饮冷，大小便难，或掀衣露体，烦啼暴叫，伸体而卧，睡不露睛，手足指热，宜用汗下，虚则面色青白，恍惚神缓，口中虚冷，嘘气软弱，喜热恶寒，泄泻多尿，或乍凉乍温，怫郁蚤惕，上热下泄，夜则虚汗，屈体而卧，睡而露睛，手足指冷，宜用调补。壮热者，肢体大热，热不已则发蚤痿，若身热而口中气热，乃风寒外感也，轻则惺惺散，重则羌活之类，发热而搐搦上窜，拗哭昏睡者，蚤热也，实则泻青丸、抱龙丸，虚则系瓷肝火内热者，龙胆泻肝汤，阴盛格藩而热者，理中汤，发热而不欲饮水者，胃气虚热也，白术散，发热而饮水作渴，喜冷饮食者，胃气实热也，泻黄散，小儿诸热，其因外证而作者，当从外证治之，或乳母七情厚味，饮食停积，遗热於儿，或儿嗜食甘肥，衣裳过暖，或频浴热汤，积热於内为患者，当详其因而治之。潮热者，时间发热即退，来日依时而至，有风寒疳积食癖之分，表 阴藩虚实之彙，如污出身热，呵欠面赤，风热也，伤寒时疫，阴藩相胜，外感热也，肌瘦口乾，骨蒸盗汗，疳热也，大小便秘涩，汗下不解，积热也，腹背先热，夜发旦止，食热也，涎嗽饮水，乳食不消，癖积也，又有烦热者，气粗喘促，心烦不安，颊赤口疮，兼发蚤证，疮疹热者，耳鼻尖冷，心热者，已午间发，至夜则凉，虚热者，困倦少力，大凡壮热饮水，大便秘结，属实热，泻黄散加黄、犀角，热渴饮汤，大便如常，属阴虚，六味丸，若见蚤搐等证，肝经血虚生风也，四物加天麻 罢观颊赤口乾，小便赤色，大便焦黄，表 俱实热也，清凉饮，如大便已利，或热未止，表邪未解也，惺惺散微汗之，藩气下溜於阴中而发热者，补中益气，若食乳婴儿，当兼治其母。小儿潮热，或壮热不退，多是变蒸及五藏相胜，不必用药，又多食积郁热，由中发外，见於肌表，只理其中，清藩明之热而表热自除，不可认作外感，用解表攻等药重伤其内，又潮热不退，恐是出痘，亦当审察，勿便下药，大抵发热饮水者，热在内，不饮水者，热在外，宜详辨之。

伤寒夹蚤夹食

钱仲藩云，小儿正伤寒者，谓感冒寒邪，壮热头痛，鼻塞流涕，

畏寒拘急是也，夹蚤者，因蚤而又感寒邪，或因伤寒，热殫生风，是热乘於心，心神易动，故发搐也，羌活散解之，不可使用抱龙丸，以有朱砂能镇固其邪也，夹食者，或先伤风寒後复停滞饮食，或先停滞饮食而後伤风寒，以致发热气粗，暖气壮热，头疼腹胀作痛，大便酸臭，先用解散，次与消导，不解者，大柴胡汤，周岁已前，伤寒热轻者，惺惺散，周岁已後，须解表微汗，若五六日不除，邪入经络，传变多端，不可枚举，大略参以六经例治之。

咳嗽

儿因壅理不密，外邪内蕴，或因乳母七情厚味郁热，若风邪外伤，鼻流清涕，头痛身重者，叁苏饮。小儿伤寒发热，咳嗽头面热，千金用麻黄汤加石膏、黄芩、芍药、生姜。小儿发热喘咳，喉中水鸡声，千金射干汤，若嗽而吐青绿水者，六君子加柴胡、桔梗，若嗽而吐痰乳者，但加桔梗，勿用柴胡，嗽而呕苦水者，胆汁溢上也，二陈汤加黄芩，嗽而喉中作梗，心火刑金也，桔梗汤加山栀，有痰，加半夏、茯苓，风热，加委甬、薄荷，小儿嗽久不止，服发散之药不应，至夜微热，急当改用小剂六味地黄以济其阴，若面目浮肿者，五味琿功以益其气，其嗽立止，切禁升发及助气药，若痰中有血，或嗽则鼻衄，须加紫菀，因风热痰结，屡嗽痰不得出者，必用萎甬、白蜜以润之。百日内嗽者，名乳嗽，甚难调理，桔梗汤，随证加薄荷、紫苏、羌活、前胡、B香畔之类，更须禁其吮乳，但与粥汤乃效，风邪外感者，惺惺散，痰热既去，而气粗痰盛，或流涎者，脾肺气虚也，琿功散加桔梗，口疮眼热，五心烦热，腹满气粗，大便坚实者，凉膈散，若因乳母食五辛厚味，致儿为患者，母服清胃散，仍叁所见诸证治之。

喘

喘急之证，有因暴蚤触心者，有因风寒之邪壅盛者，有因膏粱积热薰蒸清道者，有因过服消导脾胃气虚者，然喘与气急，有轻重之别，喘则欲言不能，隘於胸臆，气急则但息短心神迷闷耳，治法，因蚤者，抱龙丸，风寒伤肺气者，小青龙汤，或三拗汤加絃，热伤肺气者，当凉肺定喘，痰声如锯者，小剂金匱麦门冬汤加牙硝，脾肺气虚者，面色青白，四肢不温，大便不实，五味琿功散，薛云，煎证因脾肺气虚，壅理不密，外邪所乘，真气虚而邪气实者为多，若已发之际，散邪为主，未发之先，补脾为主，设概攻其邪，则损真气，径补其肺，则壅其邪，惟在临证之活法耳，凡喘嗽小便不利，则必生胀，胀则必生喘，当分先後标本治

之。

吐泻

小儿脾胃俱伤，则呕泄并作，伤辛热停滞，则呕吐出酸秽，或黄色乳，或腹痛下利者，泻黄散、保和丸选用，胃虚食不化而发热者，六君子加黄连、藜蘆、木香，若停滞已去，泄泻不已，理中汤去参加茯苓、木香，胃气不能化食，益黄散，若伤生冷腹痛，泻利青白，六君子加砂仁、木香、炮姜，若伤鱼肉等物，六君子加山楂、砂仁，若泻红黄赤黑，肠胃俱热也，养胃汤加木香、黄连，若夏秋伤热，吐泻色黄者，玉露散，若夏秋霍乱吐泻，手足心热，口乾唇燥，喜饮冷水者，五苓散，凡霍乱吐泻，手足逆冷，喜饮热汤者，理中汤，若泻利青白，乳食不化，额上微汗，脉碇迟而或逆者，由胃气虚甚，过服药使清气不升浊气不降，以致气不宣通而作也，若泻而暖臭吞酸，胸腹满痛，按之益甚者，虽作泻而所伤之物未消也，保和丸消导之，腹痛按之不哭者，乳食已消也，理中散加木香，蚤泻者，肝主蚤，木盛必传劫脾土既衰，则乳食不化，水道不调，故泄泻色青，或兼发搐也，亦有因乳母脾虚受蚤，及怒动肝火，致儿吐泻色青，理中、六君加柴胡、罢观B蝎梢之属，实脾以盛肝胆之气，慎用峻攻之药，脾气益虚，肝邪弭甚，甚至抽搐反张也，若母食厚味而乳热者，清胃散，若母饮烧酒而乳热，或子母身赤，或昏愤吐泻，丹方用锡掇盛滚水，盖良久，取盖上蒸气水服之即解，同气相求之义也，吐痰涎及绿水者，胃虚受冷也，藜蘆汤。小儿衣甚薄，则腹中乳食不消，不消则大便酸臭，此欲为癖之渐也，便将紫丸微消之，乳哺自当如常，若儿不受食哺，而但欲乳者，此是有癖，当下之，不下必致寒热吐利，失下之故也，凡小儿尿黄而臭甚，此腹中有伏热，龙胆汤微下之，若白而酸臭者，此宿食不消也，当与紫丸，微者少与药令内消，甚者稍增药令小下，节乳哺数日，令胃气平和，若不节乳哺，则病易复，复下之则令腹胀满必发痿，此为食痿，轻则下之，重则难疗。大凡吐乳泻青色，手足乍冷户热者，属蚤，法当平肝补脾，若吐泻青白色而不甚臭，手足指冷，或昏睡露睛者，属虚，法当温补脾土，若吐泻黄赤色而臭秽理常，或喜冷饮而睡不露睛，手足指热者，属实，法当消导清理脾胃，此验虚实补泻法也。

病

海藏云，病者，因母有妊，儿饮其乳所致，他孕相迫，亦能致此，其状微利，寒热往来，或发热形瘦腹大，毛发3磷，情思不

悦，令儿断乳，先与龙胆泻肝汤加扁蓄，及白饼子下之，後与理功散、益黄散补之，禀气素虚不胜攻击者，理中加黄连、茯苓、扁蓄，或一味扁蓄浓煎日服，以其能利小便也。

疳

小儿疳疾，不越风食乳癖食积痰积，挟蚤挟暑，与脾虚胃弱之不同，盖风则多寒，食则多热，乳癖则泄泻多哭，痰积则呕吐喘鸣，食积则腹胀下血，挟蚤则发搐指冷，挟暑则昏睡壮热，脾虚则倦怠肢冷，胃虚则多渴少食，治法，不离疏风消导豁痰，如小柴胡随证加絃，多寒，则加羌活、桂枝，多热，则加橘皮、枳实，泄泻，则加厚朴、神曲，呕吐，则加橘皮、枳实，下血，则加枳实、黄连，发搐则加 獭羌活，昏睡，则加茯苓、泽泻，脾虚，则补中益气加桂枝，胃虚，则六君子加草果，夜发，则加当归，日晏，则加升麻，若痢後疳，疳後痢，与夫三日疳，及久疳不止，俱补中益气为主，疳母，以小柴胡加鳖甲、桃仁丸服，大抵小儿肌廔疏薄无汗者绝少，即使无汗，稍加桂枝，有汗，并加芍药，不必用知母、石膏、紫苏、羌活辈也，至於劳疳瘵疳之类，小儿本无，不复赘及，其有因乳母七情六淫所致者，又当以小柴胡、逍遥散之类，兼治乳母为当。

痢

钱仲箴云，泻利黄赤黑，皆热也，泻利清白，米谷不化，皆冷也，东垣云，白者湿热伤於气分，赤者湿热伤於血分，赤白相杂，气血相乱也，罗谦甫云，小儿下利色白，大都受寒，下利脓血，大都受热与食积，薛云，手足指热，饮冷者为实热，香连丸，手足指冷，饮热者为虚寒，理苓汤，若兼体重肢痛，湿热伤脾也，升箴益胃汤，小便不利，阴箴不分也，五苓散，若湿热退而久痢不愈者，脾气下陷也，补中益气汤倍升、柴，泻利兼呕，或腹中作痛者，脾胃虚寒也，理功散加炮姜、木香，或变而为疳者，六君子加升、柴，若积滞已去，利仍不止者，脾气虚也，四君子加肉果，有寒，加絃茱萸、炮姜，有热，加炒黑宣连，丸服尤妙。

脱肛

实热则大便秘结，虚寒则肛门脱出，因吐泻脾虚，肺无所养，故大肠气虚下脱也，补中益气为主，若脱出绯赤，或作痛者，血虚有热也，本方加丹皮、芍药，甚则加川连，外用槐角煎汤薰洗，若色淡不肿不痛，无血，此属气虚，只用补中益气以升举之，或加乌梅以收敛之，大凡手足指热，属胃热，手足指寒，属胃寒，若小儿肛痒或嗜甘肥，大肠湿热壅滞，或湿毒生虫而啮蚀肛门

者，内服肥儿丸，外以雄黄、铜绿为散纳肛门，若因病不食，虫无养而蚀肛者为孤惑，黄连犀角散，若蚀肛透内者不治。

便血

热入大肠则便血，补中益气加黄连、柴胡，热入小肠则尿血，六味丸，小儿多因胎中受热，或乳母六淫七情厚味积热，或儿自食甘肥积热，或六淫外侵而成，粪前见血者，清胃散加槐米，粪后见血者，清胃散加犀角、连翘，若婴儿则以治母为主，余当临证制宜。

大便不通

小儿大便不通，肺与大肠有热也，清凉饮，若饮食夹蚤，及积滞不通者，泻青丸，此皆治实热例也，若因乳母膏粱积热，及六淫七情郁火传儿为患者，清胃散加蜂蜜，清邪解郁，若儿禀赋怯弱，五心烦热，作渴引饮而大便难者，六味丸加二冬滋补肺肾，若用大黄、麻仁辈，是速其咎也。

小便不利

小便不利，有在气在血之分，上焦气分有火，则必渴，下焦血分有湿，则不渴，若津液偏渗於肠胃，大便泻利，而小便涩少者，五苓散加半夏、人参，若脾胃气滞，不能通调水道者，补中益气加木通、泽泻，心神烦热，脐腹胀闷，而小便不通者，栀子仁散，脾肺燥热，阴无以化而赤涩者，黄芩清肺散，膀胱阴虚，籛无以生而淋漓者，滋肾丸，若膀胱阴虚，籛无以化而淋漓者，六味丸，若因乳母厚味酒面积热者，清胃散。

遗尿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卧则籛气内收，肾与膀胱之气，虚寒不能约制，故睡中遗尿，一味补骨脂酒炒为散，醇酒或益智仁煎汤送下，脾肺气虚者，补中益气加补骨脂、山茱萸。

疖

杨氏云，疖者府藏虫疖也，其名甚多，姑举其要，虫疖者其虫如丝，出於头项胸背之间，黄白赤者可治，青黑者难疗，疖者，皱眉多啼，呕吐清沫，中作痛，腹胀青筋，唇口紫黑，头摇齿痒，脊疖者，身热羸瘦，烦渴下利，拍背有声，脊骨如锯齿，十指皆疮，频啮爪甲，脑疖者，头皮光急，满头俱疮，脑热如火，发结如穗，遍身多汗，腮肿傴高，疖渴者，日则烦渴，散水不食，夜则渴止，疖泻者，毛焦唇白，额上青纹，肚胀肠鸣，泻下积粕，疖痢者，停积宿滞，水谷不聚，泻下恶物，疖肿者，胃中有积，肚腹紧张，脾复受湿，则头面手足虚浮，疖劳者，潮热往来，五心烦热，

盗汗骨蒸，嗽喘枯悴，渴泻饮水，肛硬如石，面色如银，无辜疳者，脑後项边，有核如弹丸，按之转动，软而不疼，壮热羸瘦，头露骨高，乃乏乳所致，丁奚疳者，手足璠细，项小骨高，尻削体瘦，腹大脐突，号哭胸陷，哺露疳者，虚热往来，头骨分开，翻食吐虫，烦渴呕哕，走马疳者疳热上攻，速如走马，或痘毒上攻，则牙齿蚀烂，盖齿属肾，肾虚受热，疳火上炎，致口臭齿黑，轻则牙龈腐烂，唇吻肿痛可治，重则牙龈蚀落，腮颊透烂不治，其证虽多，要不出於五藏治法，肝疳，则颊左生疮，眼目赤烂，肢体似癩，紫耳前後项侧缺盆紫股结核，或小腹内股，茎囊辜丸肿溃，便溺癃闭，或出白津，或咬指甲，摇头侧目，白膜遮睛，羞明畏日，肚大青筋，口乾下血，用芦荟丸以杀虫，地黄丸以滋肾，心疳，则口舌蚀烂，身体壮热，面黄颊赤，或作肿痛，腹满膈闷，或掌热咽乾，饮水便出盗汗，啮齿虚蚤，用胡黄连丸以治心，理功散以补脾，脾疳，则体黄而瘦，皮肤乾涩，头不生发，或生疮痂，或人中口吻赤烂，吐逆乳食，嗜土腹大脐突，泻下酸臭，小便浊白，或合目昏睡，恶闻水音，用肥儿丸以治疳，五味理功散或益黄散以生土，肺疳，则鼻外生疮，咽喉不利，颈肿齿痛，喘嗽气促，寒热少气，皮肤皱揭，鼻痒出涕，衄血目黄，小便混浊而频数，用加味陷胸丸以治肺，补中益气汤以生金，肾疳，则脑热吐痰，手足逆冷，肢体瘦削，夜则微寒发热，滑泄腹痛，口臭作渴，齿龈溃烂，爪黑而齩，尻耳生疮，或耳出水，用蟾蜍丸以去疳，地黄丸以补肾，其无辜疳，用保元汤、蟾蜍丸，丁奚哺露，用六味丸、蟾蜍丸，走马疳，敷马鸣散，服蟾蜍丸，若作渴泻利，肿胀劳疔等类，详参方论而治之，盖疳者乾也，因脾胃津液乾涸而患，在小儿为五疳，在大人为五劳，总以调补脾胃为主。凡小儿疳在内，目肿腹胀，脐突溺稠，泻利青白，体渐瘦弱，疳在外，鼻下赤烂，频揉鼻耳，或肢体生疮，鼻疮，兰香散，诸疮，白粉散。热疳，如圣丸，冷疳，木香丸，冷热交错，元气久亏，温脾丸最宜。疳病害眼者，用茺萸仁、青葱子细末，各一钱，不经水骗鸡肝一具，研烂入白酒酿，饭上蒸熟食之，不过五七服必愈。

二便色白

秘旨云，小儿便如米泔，或溺停少顷，变作泔浊者，此脾胃湿热也，若大便泔白色，或如鱼冻，或带红黄黑者，此湿热积滞也，宜理脾消滞，去湿热，节饮食，若忽然变青，即变蒸也，不必用药，若久不愈，用补脾制肝药，若母因七情，致儿小便如泔，肥儿丸，大便色青，日久不复，或兼泄泻色白，或腹痛者，六君子

加木香，仍审乳母饮食七情主之。

食积

小儿食积者，因脾胃虚寒，乳食不化，久而成积，其证至夜发热，天明後凉，腹痛膨胀，呕吐吞酸，足冷壮热，喜睡神昏，大便酸臭，甚则下血是也，若兼寒热者，为食积发热，若食在胃者消之，腹痛痞胀，按之益痛者下之，下後仍痛，按之则止者补之，夹食伤寒者，先散之，叁苏饮，热甚便秘者，先利之，大柴胡汤，如无外感，但只伤食，不至於甚，保和丸调之，盖脾为至阴之藏，故凡脾病者，至夜必热，热而兼寒，则又见所胜者侮所不胜矣，食未消者消之，则寒热止，食既消者补之，则寒热痊，若手足并冷，喜热饮食，此中州虚寒也，宜温之，大便欲去不去，脾气下陷也，宜升之，若夜间或侵晨泄泻者，脾肾俱虚也，四神丸，手足并热，作渴饮水者，脾胃实热也，泻黄散，大便秘结，大柴胡汤，手足虽热，口不作渴，大便不实者，白朮散，大便下血者，理中汤去叁参加枳实、黄连、红曲。

腹痛腹胀

小儿腹痛体瘦，面色目无精光，手足指寒，口中气冷，不思饮食，或呕利撮口，此脾土虚而寒水所侮也，益黄散，或理中丸去叁参加茯苓，若口中风温，手足心热，面色黄白，目无精光，或多睡恶食，或大便酸臭，此积痛也，消积丸，甚者，白饼子下之，後以白朮散调补脾胃，若腹胀而闷乱喘满者，白饼子，若不闷乱喘满者脾虚也，白朮散调补之，痕下而致目胞腮面四肢浮肿，肚腹愈胀，脾虚欲发蚤痿者，皓气丸温理之，若腹中有癖不食，饮乳则吐，按之则啼，当暂用白饼子下之，盖小儿病此，良由乳食不消，伏於腹中，乍冷乍热，饮水过多，脾胃虚弱，不能传化水谷，以致四肢羸瘦，肚腹渐大而成痞矣，六君子加乾蟾，若痛连脐，肝木乘脾也，四君子加柴胡、芍药，若腹痛重坠，脾气下陷也，补中益气汤加枳实，若手足指冷，或癯逆泄泻，寒水侮土也，六君子加炮姜、肉桂，不应，急加附子，若服罔眩之药，致腹作痛，按之痛止者，脾气复伤也，五味瓊功散，至於腹胀喘满，亦皆脾虚邪乘所致，东垣所谓寒胀多而热胀少，热者，六君子加、薤、连、枳、朴，寒者，六君子加姜、桂、絳茱萸，亦有寒热错杂者，泻心汤，薤、连、炮姜并用，若治实胀，用二陈加枳、朴、木香，有热，加薤、连可也。

烦渴

小儿唇红如丹即发渴，红甚焦黑则危笃，若三焦烦热作渴，导赤

散，风热，泻青丸，虚烦懊恼，栀子豉汤，虚烦不得眠，酸枣汤，夜甚者，当归补血汤，伤寒後唇口焦者，竹叶石膏汤，泻利作渴，五苓散，暑伤心脾，烦渴引饮者，人参白虎汤，下利脾虚作渴，七味白术散，热结膀胱，小便秘渴，五苓散，上焦虚热，四君子汤，膏粱积热，清胃散，脾虚积热，泻黄散，中气虚热，璋功散，肾水虚热，六味丸，慎勿痕用寒凉降火，脾胃复伤，则腹胀而为败证矣。

汗

小儿理疏薄，常时微汗，但不宜过多，亦不可衣被过厚，使汗大出，若睡中出汗名盗汗，止汗散，遍身多汗烦热为胃热，三补丸，胃虚汗者，上至项下至脐也，益黄散，六腑虚汗者，上至头下至项，乃禀赋不足，保元汤加防风、白术，小儿元气未充，理不密，或饮食停滞，或厚衣温暖，热郁心包而津液妄泄也，导赤散，血虚，用人参、当归等分煎服，名团参汤，其盗汗属胃经虚热者，五味璋功，肾经虚热者，六味丸，若寒水侮土，益黄散，设泛行施治，误损脾胃，多成疳疔，大凡汗多亡津，必至角弓反张，颈项强，用十全大补，多有生者。

黄瘡

夫人身之神，贵於藏而默用，见於外则内虚也，其证皆由脾有亏，运化失职，湿热留於肌肤，发而为瘡，钱仲篛所谓身痛背强，二便涩滞，遍身面目爪甲皆黄，小便褐色是也，治法，宜固脾为先，如专用芩、白中淡泄利水之药，则鲜有不致危者，若初生及百日之中，半月之内，不因病而身黄者，胃热胎黄也，腹大食土，为脾疳，兼作渴冷饮，泻黄散，小便不利，五苓散加茵陈，大便秘，茵陈蒿汤，病後发黄，肢体浮肿，白术散，清便自调，肢冷嗜卧，益黄散，身淡黄白，理中丸加茵陈，身热膈满，肌肤面目皆黄，泻黄散加枳椇、生姜，若闭目壮热，多哭不已，大小便赤涩，口中热气，乃妊母厚味遗毒也，母子并服清胃散、生料地黄丸，忌酒面五辛热物，误伤脾土，急则蚤风吐泻，缓则肢体浮肿，小便不利，眼目障闭，多成疳疾矣，又有脾虚发黄者，当於脾胃中求之。

曹氏云，者九虫之一，因藏府虚弱及伤甘肥生冷，致不安，动则腹中攻痛，或作或止，口吐涎水，贯心则死，钱仲篛云，吐水不心痛者胃冷也，吐沫心痛者虫痛也，与藜相似，但目不斜，手不搔耳，化虫丸，田氏云，虫痛啼哭，仰坐卧不安，自按心

痛，时时大叫，面色青黄，唇色兼白，目无精光，口吐涎沫也，若因胃冷即吐，理中汤加炒川椒、乌梅，或送乌梅丸尤妙，若中气虚而虫不安者，但补脾胃自安，冬月吐虫，多是胃气虚寒，白术散加丁香、乌梅。

疝

小儿阴肿疝气，多属肝肾气虚，为风邪所伤，血气相搏而成，六味丸加茴香、川拣子，若坐卧湿地所致者，五苓散换苍术加蝎尾、柴胡、山栀、车前，不时寒热者，小柴胡去参加桂、苓、川楝、蝎尾，若因啼哭不止，动於阴器，结聚不散，而辜丸肿大者，桂枝汤加细辛、当归、木香、蝎尾，啼叫气逆，水道不行而致者，辟香降气散加青皮、蝎梢、柴胡，小腹作痛，小便涩滞者，龙胆泻肝汤加延胡索、肉桂。

目

五藏六府之精气，皆上注於目，而黑睛为肝之窍，瞳神又为肾之精华，小儿目无精光，及白睛多黑精少者，肝肾俱不足也，地黄丸加鹿茸，昼视通明，夜视罔见者，所禀气衰弱，遇夜阴盛则气愈衰，故不能视也，冲和养胃汤、煮肝散，疳眼者，因肝火湿热上冲，脾气有亏，不能上升清气，故生白翳，睫闭不开，泪如糊，久而脓流，遂至损目，益气聪明汤、决明鸡肝散，目闭不开者，因乳食失节，或过服寒凉之药，使气下陷，不能升举，补中益气汤，眼连二者，肝经风热也，柴胡清肝散，若目面青，食少体倦，肝木藜也，五味功散加白芍、柴胡、生姜，实者，去参换赤芍加羌活、蝎梢，若生下目黄壮热，木小便秘结，乳食不思，面赤眼闭者，皆由在胎时，感母热毒所致，儿服泻黄散，母服地黄丸，若乳母膏粱积热，致儿目黄者，母服清胃散，若肢体面目爪甲皆黄，小便如屋尘色者，难治，余参眼目本门治之，小儿误跌，或打着头脑受蚤，肝系受风，致瞳神不正，名曰通睛，宜石南散吹鼻，内服牛黄平肝镇蚤药。

耳

耳者心肾之窍，肝肾之经也，心肾主内证精血不足，肝胆主外证风热有馀，或聾聩或虚鸣者，禀赋虚也，或胀痛或脓痒者，邪气客也，禀赋不足，地黄丸，肝经风热，柴胡清肝散，若因血燥，栀子清肝散，不应，佐以六味丸，若因肾肝疳热，朝用六味丸，夕用芦荟丸，若因乳母膏粱积热而致者，子母并服加味清胃散。

鼻塞鼻衄

曹氏云，鼻乃肺之窍，皮毛理，乃肺所主，因风邪客於肺，而

鼻塞不利者，内服消风散，外用 C 茎，入膩粉少许，搗摊帛上，掌中护温贴僂门，小儿鼻衄，多因蚤仆气散，血无所 4 而随气上脱，先用小乌砮汤，次用止衄散，或璋功散加柴胡、山梔，久不愈，用麦冬、黄、当归、生地、人参、五味煎服，若衄久血脱，但出淡红水，或带黄黑色者难已。

解颅

解颅者，生下僂门不合也，长必多愁少笑，目白睛多，面色 肢 体消瘦，皆属肾虚，按肾主髓，脑为髓海，因父母精血不足，不能敛固也，地黄丸加五味、鹿茸，更用天南星微炮为末，醋调摊 帛，烘热贴僂门。虚寒，用细辛、桂心、乾姜为末，乳汁和傅 上，乾复傅之，儿面赤即愈。又方，半夏、生姜、芎、细辛、桂 心、乌头，苦酒煮去滓，以帛浸药汁中，适寒温以熨僂上，冷更 温之，复熨如前，朝暮各三四熨乃止，二十日可愈，有至七八 岁，或十四五岁，气血既盛而自合，若纵恣色欲，戕贼真阴，终 焉不寿，此证若在乳下，当兼补其母，更以软帛束紧儿首，使其 易合，亦僂陷僂填，俱属赋禀不足，或五疳久病，元气亏损，泻 利气虚，脾气不能上充所致者，补中益气及十补丸，若手足并 冷，前汤加姜、桂，不应，虚寒之甚也，急加附子，缓则不救。

龟胸背

龟背者，由儿生下，风客於脊，入於骨髓，小续命去附加防风， 龟胸者，因肺受湿热，攻於胸膈，龟胸丸，并用龟尿点其骨节， 多有得愈者，盖小儿理不密，风邪乘之，或痰饮蕴热於肺，风 热交攻而致，或坐蚤风入骨髓，治用上法，若禀受肝肾虚热，六 味丸，肾气不足，八味丸，背，加鹿茸，胸，加龟甲，治之贵早， 迟则不验。

虚羸

小儿虚羸因脾胃不和，不能乳食，使肌肤瘦弱，或大病後脾气 尚弱，不能传化谷气所致，若冷者，时时下利，唇口清白，热者， 身温壮热，肌体微黄，更当审形色，察见证，如面赤多啼，心之 虚羸也，面青目 2，肝之虚羸也，耳前後或耳下结核，肝经虚火 也，颈间肉 结核，食积虚热也，面黄痞满，脾之虚羸也，面白气 喘，肺之虚羸也，目睛多白，肾之虚羸也，乃叁相胜治也。

五迟五硬五软

五迟者，立迟行迟齿迟发迟语迟是也，盖肾主骨，齿者骨之馀， 发者肾之荣，若齿久不生，生而不固，发久不生，生则不黑，皆 胎弱也，良由父母精血不足，肾气虚弱，不能荣养而然，若长不

可立，立而骨软，大不能行，行则筋软，皆肝肾气血不充，筋骨痿弱之故，有肝血虚而筋不荣膝，膝盖不成，手足拳挛者，有胃气虚而髓不温骨，骨不能用，而足胫无力者，并用地黄丸为主，齿迟，加骨碎补、补骨脂，发迟，加龟版、鹿茸、何首乌，立迟，加鹿茸、桂附，行迟，加牛膝、鹿茸、五加皮，语迟之因不一，有因妊母卒然蚤动，邪乘儿心不能言者，有禀父肾气不足而言迟者，有乳母五火遗热，闭塞气道者，有病後津液内亡，会厌乾涸者，亦有脾胃虚弱，清气不升而言迟者，邪乘儿心，菖蒲丸，肾气不足，地黄丸加远志，闭塞气道，加味道遥散，津液内亡，七味白术散，脾胃虚弱，补中益气汤，若病久或五疳所致者，但调补脾胃为主。五疳者，仰头哽气，手脚心坚，口紧肉硬，此筋气不荣於四末，独筋无阴之候，若腹筋青急者，木乘土位也，六味丸加麦冬、五味，若系风邪，小续命去附子。五软者，头项手足口肉皆软，胎禀脾肾气弱也，若口软不能啣物，肉软不能辅骨，必先用补中益气以补中州，若项软天柱不正，手软持物无力，足软不能立地，皆当六味丸加鹿茸、五味，兼补中益气，二药久服，仍令壮年乳母乳哺，为第一义。

失音

舌者音声之机也，喉者音声之关也，小儿卒然无音者，乃寒气客於会厌，则厌不能发，发不能下，开阖不致，故无音也，若咽喉声音如故，而舌不能转端言语，则为舌，此乃风冷之邪客於脾络，或中舌下廉泉穴所致，若舌本不能转端言语而喉中声嘶者，则为喉，此亦风痰阻塞，使气道不通，故声不得发，而喉无音也，大抵此证多有禀赋不足，不能言者，有乳母五志之火遗儿，薰闭清道，不能言者，有蚤风中风不能言者，若遗热与津液耗者，七味白术散，清气不升者，补中益气汤，禀赋不足与虚火伤肺者，地黄丸，若仰首咳嗽，肢体羸瘦，目白睛多，或兼解颅呵欠咬牙等证，悉属肾虚，非地黄丸加鹿茸、远志不能治也，若吐泻後，或大病後，虽有声而不能言，又不能咽物者，非失音，乃胃气不能上升，地黄丸与补中益气汤兼服。

咬牙

小儿寤寐，不时咬牙及啣乳者，虽多属蚤，然所致各有不同，惟啣乳蚤搐者，抱龙丸，若发热饮水，叫哭而搐者，心经实热也，泻心汤，睡困蚤悸，合目而卧者，心经虚热也，导赤散，而青目呵欠项强烦闷者，肝经实热也，柴胡清肝散，手循衣领，及乱捻物者，肝经虚热也，发搐目青面赤，肝经风热也，并宜六味丸。

夜啼蚤啼

夜啼有二，曰脾寒，曰心热，夜属阴，阴胜则脾藏之寒愈盛，脾为至阴，喜温而恶寒，寒则腹中作痛，故曲腰而啼，得灯火，其啼便止，其候面青白，手腹俱冷，不思乳食，亦曰胎寒，益黄散加 獭若见灯愈啼者，心热也，心属火，见灯则烦热内生，紫箴相搏，故仰身而啼，其候面赤，手腹俱暖，口中气热，导赤散加黄连、麦冬，若面色白而黑暗少，属肾气不足，至夜阴虚而啼也，宜用六味丸，因蚤者，叁客忤蚤啼治之。蚤啼者，邪气乘心也，哭而多泪，是蚤也，啼而无泪，是痛也，若因心火不足而蚤啼者，秘旨安神丸，心火炽盛，导赤散，木火相搏，加柴胡、梔子，肝血不足，六味丸。

喜笑不休

经曰：神有馀则笑不休，又曰：在藏为心，在声为笑，在志为喜，又火太过为赫曦，赫曦之纪，其病笑谑狂妄，又云：少阴所主为喜笑，又云：精气并於心则喜，此数者皆言属心火也，先用泻心汤治其心火，次与六味丸滋其肾水，太仆所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也，扁鹊云，其人唇口赤色者可治，青黑者死，若肾水亏涸，不胜心火，而喜笑不休，寻作不安之态者，六味地黄丸，肝木过盛，土挟心火，而喜笑不休者，柴胡清肝散，馀兼别证各从其类而叁治之。

循衣撮空

循衣撮空，皆由肝热筋脉血枯而风引之，故手指为之撮敛也，宜璠服六味丸，间有回生之功，亦有脾虚肝乘者，六君子加 獭 B 蝎梢，若肝经实热，泻青丸，盖循衣撮空，皆病之败证，求其实热，十无一、二，许叔微云，循衣撮空，皆神虚无主，非大剂独叁、保元，不能挽回，虚寒，则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大建中温补之，然亦有心包热璠所致者，王海藏治血脱，循衣撮空摸床，扬手摇头，错语失神，脉弦浮而虚，血脱内燥，热之璠也，气粗鼻乾，此为难治，生地黄黄连汤。

寿夭

孙真人曰，儿初生，叫声连延相属者寿，声绝而复扬急者不寿，啼声散，不成人，啼声深，不成人，脐中无血者好，脐小者，不成人，通身软弱如无骨者不寿，鲜白长大者寿，生下目自开者，不成人，目视不正数动者，大非佳，汗血者，多危不寿，汗不流，不成人，小便凝如脂膏，不成人，头四破，不成人，常摇手足者，不成人，额上有旋毛者早贵，妨父母，儿生枕骨不成者，能言而

死，尻骨不成者，能踞而死，掌骨不成者，能匍匐而死，踵骨不成者，能行而死，腓骨不成者，能立而死，身不收者死，鱼目者死，股间无生肉者死，颐下破者死，阴不起者死，阴囊下白者死，赤者死，卵缝通鬻黑者寿，儿小时，识悟通敏过人者，多夭，大则项囊颜回之流也，小儿骨法，成就威仪，回转迟舒，稍费人精神雕琢者寿，其预知人意，回旋敏速者夭，大则杨修孔融之徒也。

张介宾曰，小儿之寿夭，其因有二，一则由於禀赋，一则由於抚养，夫禀赋为胎元之本，精气之受於父母者也，抚养为居处寒温，饮食饥饱之得失者也，凡少年之子多有羸弱，欲勤精薄也，老年之子多强壮者，欲少精全也，多饮者子多不育，盖以酒湿乱精，则精半非真而湿热胜也，多欲者子多不育，以孕後不节，则泄母阴，夺养胎之气也，此外如饥饱劳逸，五情六气，无不各有所关，是皆所谓禀赋也，至於抚养之法，则俗传有云，若要儿安，须带饥寒，此言殊为未审，夫欲其带饥者，恐饮食之过耳，过则伤脾而病生，盛使略饥，其犹庶几，至若寒之一字，则大有关系，小儿以未成之血气，嫩薄之肌肤，较之大人，相去百倍，顾可令其带寒耶，尝见新产之儿，多生蚤搐，此为稳婆不慎，则风寒袭之，多致不救者此也，及其稍长，每多发热，轻则为鼻塞咳嗽，重则为小儿伤寒，幼科不识，一概呼为变蒸，投药致毙者此也，或寒气伤藏，则为吐泻，或因寒生热，则为蚤为疳，种种变生，多由外感，虽禀体强盛不畏风寒者，亦所常有，但强者三分之一，弱者三之二，伤热者十之三，伤寒者十之七，况膏粱贫贱，气质本是不同，医家不能察，但知见热攻热，婴儿不能言，病家不能辨，徒付之命，诚可叹也，又有谓小儿纯籛之体，故多宜清凉治之，此说尤为误人，而王节斋又曰：小儿无补肾，谓男至十六而肾始充满，既满之後，妄用亏损，则可用药补之，若受胎之时，禀之不足，则无可补，禀之原足，又何待补，呜呼，此何说耶，夫小儿谓纯籛者，以其阴气未成，即肾虚也，或父母多欲而所禀水亏，亦肾虚也，阴既不足，而不知补之，阴绝则孤籛亦绝矣，何谓无可补耶，殊不知钱氏六味地黄丸，专治小儿肾虚解颅，以其纯籛无阴，故取崔氏八味丸，裁去桂、附，以独补肾水也，此义惟薛立斋得之，惜乎世医，多所未悟也。

卷十二

婴儿门下

夫人习尚不同，趋舍各理，痘疹一门，向得涵高兄采辑诸家方

论，备列医通，其间方药多有以意参易者，惜乎笔削未竣，完璧难求，志儿心折其学，因命续貂，系以麻疹诸例，庶不失先哲二者并名之义云。

钱氏痘疹论

小儿在胎时，食母五藏血秽，生後其毒当出，故痘疹所发，皆五藏之液，肝水泡，其色青小，肺脓泡，色白而大，心为斑，其色赤小，脾为疹，其色赤黄，疮疹欲出，五藏证具，惟肾无候，但耳尻冷是也，疮疹出时，辨视轻重，一发便出尽者，必重也，疮夹疹者，半轻半重也，出稀者轻，外微红者轻，外黑赤者，微重也，外白黑者，大重也，疮端黑点如孔者，势甚也，青乾紫陷，昏睡汗出不止，烦躁热渴，腹胀啼喘，大小便不通者，困璫也，凡疮疹当令乳母慎口，不可令饥，及受风冷，致归肾变黑难治也，有大热当利小便，有小热宜解毒，若黑紫乾陷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慎勿下，更看时月轻重，大抵痘疹属脾，出则春夏为顺，秋冬为逆，又当辨春脓泡，夏黑陷，秋斑，冬疹，亦不顺也，黑者，无问何时，十难救一，其候寒战噤牙，或身黄肿紫，急宜百祥丸下之，复恶寒不已，身冷汗出，耳尻反热者死，肾气大旺，脾虚不能制故也，下後身热气温，欲饮水者可治，脾旺胜肾，寒去而温热也，治之宜解毒，不可妄下，下则内虚，多归於肾，若能食而痂头焦起，或未焦而喘，实者，四顺清凉饮下之，若身热烦渴，腹满而喘，大小便涩，面赤闷乱大吐，此当利小便，不祛者，宣风散下之，若五六日痂不焦，是内发热，热湿蒸於皮中，故痂不得焦，宜宣风散导之，用生犀磨汁解之，便热退痂脱矣。疮疹欲出，先欠呵顿闷，肝也，时发蚤悸，心也，乍凉乍热，手足冷多睡，脾也，面腮颊赤，咳嗽喷嚏，肺也，此四藏证俱见，惟黑者属肾也，疮疹乃五藏之毒，内一藏受秽多者，出则归其藏矣。

丹溪参补陈氏痘疹论

小儿疮疹，大抵与伤寒相似，发热烦躁，脸赤唇红，身痛头疼，乍寒乍热，喷嚏呵欠，嗽喘痰涎，始发之时，有因伤风伤寒而得，有因时气传染而得，有因伤食呕吐而得，有因跌扑蚤恐瘀血而得，或为窜眼蚤播如风状，或口舌咽喉肚腹疼痛，或烦躁狂闷，昏睡自汗，或下利，或潮热，证候多端，卒未易辨，须以耳冷尻冷足冷验之，盖疮疹属脾，肾藏无证，耳与尻足俱属肾，故独冷，又不若视其耳後有红脉赤缕为真候，调护之法，首尾俱不可汗下，但温凉之剂，兼而济之，解毒和中，安表而已，虚者益之，

实者损之，冷者温之，热者平之，是为权度，如庖人笼蒸之法，但欲其松耳，盖毒发於表，如苟妄汗，则营卫一虚，开泄疮烂，由是风邪乘间变证者有之，毒根於 ，如苟妄下，则内气益虚，毒不能出而返入焉，由是土不胜水，变黑归肾，身作振寒，耳尻反热，腹胀黑陷，十无一生，汗下二说，古人深戒，以此视之，疮疹证状，虽与伤寒相似，而治法实不同，伤寒从表入 ，疮疹从出表故也，如欲解饥，葛根、紫苏可也，其或气实烦躁，热炽便秘，则犀角地黄汤，或紫草饮，多服亦能利之，故虽云大便不通少与大黄，尤宜斟酌，若小便赤少者，分利小便，则热气有所渗出，凡热不可骤遏，但宜轻解，若无热，又不能起发也。疮疹分人清浊，就形气上取勇怯，凡已发未发，但觉身热，证似伤寒，疑似未明，先与惺惺散、叁苏饮，热甚，则升麻汤、人参败毒散，(张涵高曰：上方俱难应用，当以轻剂透表为妥。)一见红点，便忌葛根，恐发则表虚也，凡痘疮初欲出时，身热鼻尖冷，呵欠咳嗽面赤，便宜升麻汤加山查、大力子，则疮稀疏易愈，凡痘疮发热时，法以恶实子为末，蜜调贴虎门，免有患眼之疾，凡初出之际，须看胸前，稠密，急宜消毒饮加查肉、黄芩、紫草，絀食，禁加人参，初出之时色白者，便大补气血，叁、 、术、草、桂、芍、芎、归，若大便泻，加木香、肉豆蔻，初起时自汗不妨，盖湿热薰蒸而然，有初起烦躁 y，狂渴引饮，若饮水则後来隘不齐，急以凉药解其标，如益元散之类，凡疮已出，可频与化毒汤，(当去升麻)出不快者，加味四圣散，或紫草饮、紫草木通汤，及快斑汤，出太甚者，人参败毒散，色赤，犀角地黄汤，疏则无毒，密则毒盛，宜多服凉药解之，庶无害眼之患，炉灰色白静者作寒看，齐涌者燥者 发者作热治。黑属血热，凉血为主，白属气虚，补气为先，中黑陷而外白，起得迟者，则相兼而治，凡痘疮分表 虚实，吐泻少食为 虚，不吐泻能食为 实，实而补则结痂毒，陷伏 灰白者为表虚，红活绽起为表实，表实而复补表，则溃烂不结痂，痘疮分气血虚实，虚则黄 养营活血之剂，佐以风药，实则芍药、黄芩为君，佐以白芷、连翘之类，调解之法，活血调气，安表和中，轻清消毒，兼而治之，温如当归、黄 ，凉如前胡、葛根，佐以川芎、白芍、枳椇、桔梗、羌活、木通、紫草之属，则可以调适矣，黑陷二种，因气虚而毒不能尽出者，酒炒黄 、紫草、人参辈，黑陷甚者，用烧人矢，蜜水调服，痒皓者，於形色脉上分虚实，实则脉有力，气壮红紫，虚则脉无力，色淡平皓，虚痒，以叁、 实表之剂加凉血药，实痒，如大便不

通，少与大黄寒凉之药下其结粪，气怯轻者用淡蜜水调滑石末，以羽润疮上，疮乾宜退火，用轻剂，荆芥、防风、牛蒡之类，上引用升麻、葛根，下引用槟榔、牛膝，佐以贝母、忍冬、白芷、塘菱之类，若咽喉痛者，鼠黏子汤、如圣饮选用，喘满气壅者，麻黄汤加黄芩、白芍、石膏，烦渴泻利者，乌梅与豆、黑豆作汤，时温服之，泻利呕逆者，理中汤加木香，将欲成就却色淡者，宜助血气，芎、归、芍药、红花之类，将欲成就却色紫者，宜凉血解毒，生地、芩、连、连翘之类，甚者，犀角大解痘毒，淡白色将靨时如豆皦者，盖因初起时饮水多，其靨不齐，俗呼为倒，但服实表之剂，消息二便，如大便秘，通大便，小便秘，通小便，小便赤涩，大连翘汤、甘露饮，大便秘结，内烦外热者，小柴胡加枳椇最当，或少与四顺清凉饮，疮疹用药，固有权度，大小二便不可不通，其大便自下黄黑，则毒已成，不必多与汤剂，但稍与化毒汤，不用亦可，二便一或闭焉，则肠胃壅遏，脉络凝滞，毒无从泄，眼闭声哑，不旋踵而告变矣，陷入者，加味四圣散，更以胡甜酒薄敷其身，厚敷其足，喷其衣被，并厚盖之，若犹未也，独圣散入木香煎汤，若其疮已黑，乃可用钱氏宣风散加青皮，钱氏云：黑陷青紫者，百祥丸下之，不黑者慎勿下，知其所下者，泻膀胱之邪也，又云，下後身热，气温欲饮水者可治，寒战者为逆，知其脾强，土可以制水也，百祥丸太峻，宜以宣风散代之，泻後温脾，当用人参、茯苓、白术等分，厚朴、木香絀半为妙，盖疮发肌肉，箴明为主，脾土一温，胃气随畅，何惮不消弭已泄之肾水乎，此钱氏不刊之秘旨也。其坏疮者，一曰内虚泄泻，二曰外伤风冷，三曰变黑归肾。近时痘疹，多宗陈文中木香散、璋功散，殊不知彼时立方之时，为严冬大寒郁遏，痘疮不得红绽，故用辛热之剂发之，今人不分时令寒热，一概施治，误人多矣，夫渴者用温药，痒皓者用补药，自陈氏发之，迥出前辈，然其立方多用燥热，或未适中，恐其立方之际，必有挟寒而虚者设也，痘疹多是毒气盛，便先宜解毒，然恐气血周贯不定，故隨後亦宜兼补，以助成脓血也。

薛立斋痘疹大要

痘疹大要，与痈疽治法无璋，宜辨表虚实寒热，盖表虚而用发表之剂，轻则斑烂，重则不能起发而死，实而用托之剂，轻则患痘毒，重则喘急腹胀而死，虚而用疏导之剂，轻则难以灌脓结痂，重则不能结靨落靨而死，治法可不慎哉，若僂赤发热疼痛作渴，能食便秘，此形气病气俱实也，虽在严冬，必用四顺清凉

饮，以救其阴，若黑陷不食，呕吐泄泻，寒战咬牙，手足逆冷，此脾土虚败，寒水所侮也，虽在盛暑，必用六君、姜、附，或陈氏璋功散，以回其籛，此内经舍时从证之法也，若起发迟不红活，不作脓，不结痂，或发热作渴，饮食少思，此脾胃虚弱也，叁 四圣散补之，若虽起而色白，虽灌脓而不满，虽结痂而不落，或痒皓作渴饮汤，腹痛不食，呕吐泄泻，此脾胃虚寒也，陈氏木香散以温之，其在四五日之间死者，毒气盛，真气虚而不能起发也，六七日之间死者，元气虚而不能灌脓也，旬日之外死者，邪气去，脾胃败而元气内脱也，治者但能决其死，而不知死必本於血气亏损，苟能逆推其因而预为调补，岂断无生理哉，盖起发灌脓结痂三者，皆由脾胃营养，不可妄投劫 戾炮 H 致其夭枉也，至於大人患此，治法迥瑋，昔丹溪尝治一老人，初患痘，昏愦不知，亟用大补四十馀剂，出痘而愈，观此可见。

魏桂岩逆顺险三法论

夫痘分逆顺险法，古无有也，愚妄立之，何则，顺者吉之象，逆者凶之象，险者悔吝之象，治痘而执此三法，以观形色，验吉凶，将无施而不当也，盖痘发热三日，放标三日，起长二日，灌浆三日，收靨三日，始於见形，终於结痂，凡十四五日之间而已，是故吉不必治，治则反凶，凶不可治，治之无益，治如险者治之，则可以转危就安，夫气血盛，斯毒易解，气血损，则毒难愈，惟气血弱者，虽毒不能顿解，故必加补益扶持，使生意固乎其中，无不平矣，余尝苦心究讨，定立法式，观者幸毋以余为僭。

一二日，初出如粟，血点淡红润色，於口鼻年寿之间，先发紫三点，顺之兆也。形如蚕种，紫黑乾枯，於天庭司空印堂方广太籛等处先见者，逆之兆也，虽稠红润泽成个者，亦险也。圆晕成形，乾红少润，险之兆也，险者毒虽犯上，其气未离，候其气血交会，保元汤加桂。

二三日，根窠圆混，气满血附，长发饱满，光洁为顺。根窠无晕，气失血散，枯死不长为逆。根窠虽圆而顶不满为险，保元汤加芎、桂。

四五日，大圆光泽，大小不一，气和血就为顺。绵密如蚕种，黑陷乾红紫泡者为逆。根窠虽起，色不光洁为险，保元汤加桂、糯米。

五六日，气会血附，红活鲜明为顺。气虽旺而血不归附，灰陷紫陷，或发水泡，痒皓为逆。气弱血微，光白不荣为险，保元汤加

木香、芎、归。

六七日，气化浆行，光洁饱满为顺。浆毒不行，神去色枯为逆。气血不足，不能成浆为险，急以保元汤加桂、米。

七八日，气旺血附，神全色润为顺。毒不化浆，色枯乾紫为逆，发痛者可治，外剥者必死。气血少缓，毒虽化而浆不满为险，保元汤加桂、米。

八九日，浆足根化，而无他证为顺。浆不足而成外剥者为逆。浆不充满，血附线红气弱者为险，保元汤加姜、米。

十一二日，血尽毒解，气调浆足而敛为顺。气弱血凝，枯朽剥尽为逆。血尽浆足，湿润不敛，内虚为险，保元汤加苓、术。

十三四日，气血归本，浆老结痂为顺。毒未解而脱形，诸邪并作，虽结痂为逆。浆老结痂之际，或有杂证相并，不可峻用大寒大热之剂，保元汤随证加药。

十四五日，气血收功，痂落痂明为顺。痂未易落，寒战咬牙，y狂烦，疔肿作者为逆。痂落潮热，唇红口渴，不能食者为险，四君子加黄连、山查、陈皮，不解，大连翘汤加药。

论曰，保元汤，即东垣所制黄 汤也，不越人参、黄 、甘草，性味甘温，专补中气，而能补火，故虚火非此不去，人参固内，黄 固表，甘草解毒，借以治痘，令其内固外护，扶脾助气，使气生血附，藉此载领，有回生起死之功，或云：气血与毒同途，何专理气而不理血，殊不知气旺自能载领其血也，或曰，桂者辛物，痘出已热，而专用之何也，盖取其辛甘发散，助参、 之力而成伟功也，今更采入痘科诸方，协助保元汤以收图治，是以升麻汤、和解汤、四顺清凉饮等，有开济之功，故用於三日七日保元之前，解毒汤、大连翘汤、参苏饮等，有平治之能，故用於十四日前後，四君子汤、生脉散、桔梗汤、参苓白朮散、四苓散等，故用於保元之间，有赞相之能，不拘日数，白螺散治痘之不收，金华散治痘後肥疔疥癬，生肌散治痘疔蚀不敛，以上诸方，不过翊 保元，以济阴 亏盈之变，治痘用药之要，始出之前，宜开和解之门，既出之後，当塞走泄之路，痂落已後，清凉渐进，毒去已尽，补益宜疏，其他虽有奇方，不合中和之道，悉皆不录。

翁仲仁痘疹论

夫痘由中以警外，用药因期而变通，以常言之，发热三日而後见标，出齐三日而後起胀，蒸长三日而後灌脓，浆满三日而後收靨，故发热三日，当托 解毒，使其易出，亦有气弱而不能出者，当微补其气，气和则出快，切不可轻用黄 ，恐理一密，则痘

难出也，四五六日起发之时，宜清热解毒，清热则无血热枯燥之患，解毒则无壅滞黑陷之虞，七八九日灌脓之时，宜温补气血，气血流行，而成浆自易也，十日至十一二日收靨之时，宜调和气血，补脾利水，自然结靨矣，此特语其常也，盖常者可必，而变幻无期，当随候参详，见红点之时，如痘轻少，不可过表，在後恐成斑烂，如乾红紫色，急宜疏利，不然，在後必成黑陷，四五日之内，痘出足下为齐，苟未尽出，於解毒中宜兼发散，若专於清凉，则痘反凝滞，不能起发也，七八日之间，毒未尽解，於温补之中，宜兼解毒，若偏於温燥，则毒反蕴蓄，不能化浆也，十一二日之间，浆未满足，虽当大补气血，然须兼解馀毒，不然，恐有痲毒侷絆之患也。夫痘疮之发也，身热和缓，誓於外者必轻，闷乱烦躁，彰於外者必重，其颜色贵润泽而嫌昏暗，贵光彩而嫌枯涩，贵淡红而嫌黑滞，贵鲜洁而嫌娇嫩，贵圆净而嫌琐碎，贵高耸而嫌平皓，其皮肤贵坚实而嫌虚薄，贵匀净而嫌冗杂，其根窠贵收紧而嫌散润，痘根阴籐见点，最忌浮肿，出要参差，血宜归附，耳後头顶心胸，少於他处为吉，眉棱紫颧额前先後润而不滞为佳，夫色之红者，毒始出也，白者，毒未解也，黄者，毒将解也，乾黄者，毒尽解也，灰白者，血衰而气滞也，焦褐者，气滞而血枯也，黑者，毒滞而血乾也，如红变白，白变黄者吉，红变紫，紫变黑者，死之兆也。

痘疹握机论

张安世曰：医学贵乎专精，崇古分科习业，各擅所长，庶几夺权造化，痘疹一门，为婴孺始基第一关隘，予尝历考钱陈朱魏诸家之论，各执一端，缘其立言之义，有就证而论者，有究本而论者，有因时而论者，观费氏大論论云：尝稽痘证，有独取於辛热，有得意於寒凉，有扼要於保元，是皆治痘名家，何不见有逐年先後之别，要知天譴使然，非三者之偏僻也，而费氏明指文中仲籐桂岩三子而言，独不及济川者，以济川实得一本万殊之妙，兼该三子之长，其论可法，後学可宗，有言於神宗已至癸亥，尚多气虚，由甲子而血热者渐多矣，其毒亦渐深矣，向补宜从重者变而宜轻，泻宜从轻者变而宜重，逮及丁卯，所宜重泻者，虽璿清璿解而亦弗璿矣，势必荡涤而元臬之势始杀，然犹放标起胀时之权宜也，至壬申後，荡涤之法向施於成浆前者，竟有首尾而难免者矣，其黄氏痘疹或问亦云：予自万历辛巳始行其道，所历之痘，多属虚寒，至癸卯岁，忽然气候大变，自後当温补者，十无一二，虚中挟火挟痰者，十常八九，痘色亦常变璿，良由謫气

使然，握司命之机者，可不警权通变而固守成则欤，於是会参诸家宗旨，综其大端，不出血热毒盛，毒盛气虚，气虚不振之三纲，顺险逆之三要，顺则无庸治，逆则治何益，惟险者在急治而尚变通，其机不暇少缓，不可泥於首尾而拘於绳墨也，至於病有寒热，证有真假，毒有浅深，药有轻重，治有缓急，时有寒暑，人有贵贱，禀有强弱，安可概论，若夫膏粱之治，与贫贱之治，迥乎不侔，夫膏粱之家，素嗜肥甘，肌体柔脆，譬之阴地草木，未经风日，奚堪胜任，况一有微備，即日历数医，虽具法眼，亦难独出己见，稍用一有关之品，即盖口，功未见而咎有归，此亦世道使然，无足憾而贫贱之家，日甘粗粝，风霜切体，纵有疾苦，力能胜受，即或从事医药，则专任於一，虽证剧可危，尚堪重剂推睨，功成反掌，第贫家之痘，一涉危疑，医者往往忽略而委之不救，弃以待毙，因得土气滋化而复苏者，亦恒有之，警权之士，务在见机於始萌之际，变通於未发之先，如毒因表邪而发者疏解之，由邪而发者宣畅之，热剧者凉润之，毒者开泄之，挟蚤者清理之，挟痰者驱导之，虚者益之，实者损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此数者乃治痘之大纲，必须明烛其机而毅与之，慎勿疑似而混用升发，标证一退，其痘自起，盖治病必求其本，审系血热而用凉解，即是升发，审系气虚而用补托，即是升发，以故新甫有见点忌升麻之说，丹溪复有一见红点便忌葛根之诫，夫今之以痘疹名世者，或称家秘，或尚师传，下手不辨气血之虚实，热毒之浅深，禀赋之强弱，兼证之有无，概以通套升发为务，直待点齐而验以凶吉，不知延过三日，则毒已归经，加之兼证交攻，种种变端，莫不由此，此皆识见未真，习俗之谬耳，费子所谓识见不真，先迷向往之路，胆力不雄，同归废弛之地，理障未捐，难神变化之用，是必胆与识俱，心随理端者，而後可以语此，尝有痘虽初放，功不在於升发，时虽起胀，甯有事乎清凉，寓补於泻，何嫌灌浆而解利，用热为收，何病结痂而疏发，至若临证之机，必细察其形，熟验其色，复於神情而绎之，兼内证以参之，庶乎似虚寒而反实热，似有馀而反不足，似平易而实危殆，似必毙而实可生，燎然於心目间，其有素禀气虚，而证见血热者，当於发热之初，乘毒未归经，元气犹堪，宜先理其标，峻投凉血以化热毒，後固其本，任用温养以助成浆，设先不为清理，至四五日间，欲行凉解，则痘必难起灌，欲行补托，又碍热毒未清，至此攻补紮难，而致夭枉者比比，且有闷痘一证，方书但言白闷紫闷紧闷，从无辨就之法，因思闷者，痘缘毒邪壅蔽，

闷而不发，其证最急，是为逆中之逆，虽有神丹，莫可救也，然有似闷而非真闷，即属闷而缓者，是为险中之逆，此闭证也，世多例之闷痘，弃而不救，可概委之於数乎，若能明究其故而开其闭，庶可转危就安，犹之鸡鸣度关，此关一过，前途别有料理，但必证之由种种，有因火毒炽盛而闭者，有因痰垢凝塞而闭者，有因虫秽内攻而闭者，有因挟食挟血而闭者，有因真元亏瓘而闭者，略举一二言之，如一发热即报点如丹，身热如烙，渐乾焦紫黑，烦躁闷乱，唇焦口臭，或唇口肿满，是属火也，虽冬月亦须大剂白虎化斑汤，石膏非数紮不应，或发热时，便头项不举，痰喘气急，或目闭神昏，眩晕颠仆，闷乱搐搦，是属痰也，亟当猛进金匱大黄甘草汤，使上吐下泄以救之，或一发热即烦闷呕吐，舌下常流清水，或时砉默喜睡，或时躁扰不甯，或腹痛狐疑，或频频叫喊，验其舌下筋青，或下唇有黑白细点，是属虫也，宜先与椒梅丸，诱入虫口，即以紫草承气汤下之，或初发时便壮热神昏，腹痛 y，舌刺如芒，或气粗便，狂叫闷乱，是属食也，急投大承气汤，及三承气选用，或因跌扑内伤，瘀血阻滯，y 神昏，喘胀衄血者，桃核承气汤，或有身无大热，见点细白如絶蹇气怯无力，目闭无神，面色及唇反鲜泽娇艳，光彩倍常，是气虚无籛，肺胃之精华涣散於外也，然此亦不多见，惟豢养柔脆者间或有之，若非峻用人叁二三紮，生 紮许，佐以升麻、五味，续续灌下，乌能回元气於无何有之乡而振起之耶，其证之属实而闭者，竭力图之，可全十之半，属虚而闭者，则与秦越人起画太子不理，可知造化枢机在掌握间，岂可拘於寻常例治哉。

辨证(六则)

初发悠悠身热，最宜气息和平，饮食甘而便溺如常，手足温而面容不改，兼之睡卧安甯，便见证来之顺，四肢清而面色 饮食少而精神倦怠，此证当作虚看，痘出决然不振，再见便溏 襪急当补气为宜，若还热甚气粗，定须解毒何疑，y 狂言烦躁，均为内热，喘满气粗便秘，须知毒壅，毒盛则头面赤热，气虚则手足寒清，呕吐为火气上炎，溏泻为毒气下迫，腹胀口张喘急，啼声不绝 频，须防失血，面青 2 眼摇头，狂乱忽生吐乳，发蚤先兆，是以热盛者，只宜清凉发散，不可峻用苦寒，发散则毒外出而热自解，苦寒则毒反伏而出愈难，故发散之剂，轻则升、葛以疏其热，而烦躁壮实者，非此何以定其标，重则麻黄以开其壅，而喘急胀满者，非此何以救其危，未萌先泻，有热证莫作虚看，已泄

而渴，无热证便从虚治，止热泄以清凉，重加发散，治虚溏以温补，仍用开提，内虚误用寒凉，助其作泻，实热妄投补剂，转增烦剧，安静能食，勿谓便实可下，泄泻烦渴，休言热证宜凉，气弱而少食者，不任其毒，神强而能食者，不失其常。

尝谓痘初见点，便观颜色荣枯，一来便觉粗肥，稀疏可必，始发若还琐屑，繁密堪知，带热敷疮，陆续出来犹可救，一齐涌出，红皮薄总难生，细细白头如 絕鑄乾枯必作内攻形，稠稠红点似丹朱，不久定成焦萎势，粗肥馒顶，点子不红终白陷，头尖皮薄，茱萸纹起定空疮，白嫩则皮薄娇红，黄瘦则痘成褐色，若人苍黑皮粗，疮色必然惨暗，婴儿肌肉不同，未可一例而断，只宜绽凸有神，不喜娇红平皓，色泽神安，见点如珠如粟，毛焦皮燥，敷疮或紫或焦，带热出来，最恐密似 头，纵然续出，尤忌形如蚕种，如麸如絕鑄如疹如疥，根窠不立，脚地俱无，犯此数端，总皆不救，夹斑如同蚊咬，最为恶烈，乃或螺螄云电，差为可治，未热先敷数点，俗名报痘，若还热久不敷，便作疔看，先发块而後发疮，块为风毒所发，先发疮而後发块，块名鬼肿难医，避痘避於隐僻，眼胞唇内多凶，闷痘闷於要处，喉舌胸背皆危，顺不憎多，逆嫌一点，冷疔先见，诸疮何敢彰形，贼痘若生，诸痘焉能灌汁，辨认若真，急须挑破， 证未平，痘虽出而毒犹在，解毒为务，便调人静，身虽热而毒已透表，安表为先，设使内外证平，此际不须过治，再看精神勇怯，审详表 如何。

三日四日，痘出当齐，点至足心，势方安定，犹是陆续不齐，尚隐皮肤之内，若非风寒壅遏，定属气虚不振，是以四日已前，痘毒方出，身表宜凉，四日已後，毒出已定，身表宜温，凉则气血和平，痘色必然润泽，温则壅理开通，其势易以成浆，故至此而身不微热，色不鲜泽，虽不至於冰伏，痘疮断乎不长，五六日来，血包已成，候当肥大而粗，顶宜发光而白，故根红而顶白者，已具行浆之势，若还赤色过头，虽见娇红可爱，绵延六日依然，到头空曠虚花，皮薄而光亮如灯，内含似水，顶尖而根脚不红，行浆不实，热毒盛而未解，则为紫为黑，壅而不起，则为陷为皓，滞而不荣，则为乾枯为青灰，怯而不振，则为不快为停浆，或有肉先肿而痘反不起者，浆则滞而不行，面已浮而痘反埋伏者，毒则壅而不通，故身不热而痘不起，已成冰硬之形，赤色若还不变，温之可兴，气血弱而疮不振，遂成不快之状，红润依然如旧，补之可生，紫色乾枯，切忌温中带补，宜活血松肌，毒势壅滞，烈药虽然可发，透肌尤其是良方，溏泄惟於温补，泻甚佐

以升提。

六日七日之期，气血敷化之际，顺候浆行半足，虚疮才发微光，毒重而壅遏者，顶滞乾红，气盛而发者，饱满光泽，头面行浆而四肢未起，切莫慌张，腿蕖发泡而脸额焦枯，且休欢喜，既以慎其发呛，且又虑其喘急，饮食不多，恐致藏虚而内陷，水浆频进，须防泄泻而变危，热盛烦渴，到此休为实论，再加清泄，此时只作虚看，黑紫乾枯，急须攻发其热，气虚皓陷，便当温补其虚，发呛愁其失声，喘急恐其腹胀，疮或白而少神，根虽红而难治，尖不起而离根，脚虽赤而无济，色淡白而皓阔，此内必无浆汁，皮薄泽而娇红，有浆亦是清稀，犯此四端，总属气虚，八九日间，必然发痒，若还壮热燎人，不痒定行乾燥，紫色乾枯，不须着眼，中凝血或可幸成，浆既行而半足，时则未当收敛，忽尔一齐紫黑，倒莫认结痂，若还攻发得宜，傍生血点再行浆，如见气急腹胀，不久失音死在迤。

痘出八九日来，已结乾红痂，（被音）如或少生不顺，至此方得灌浆，若遇身重发热，停浆不易结痂，此则籛亢阴虚，应以清凉收敛，浆足气促，恐因痰涌而然，忽尔发蚤，毋乃二便秘结，再见气虚皓陷，必然倒黑焦，一则温补可兴，一则攻发可活，泄泻安甯，大虚少毒，脾寒则下白脓，藏毒必然便血，啞喉声啞，浆行饱满亦无妨，皓痒咬牙，便实声清犹可活，靨来痂硬，变证终无，脱如麸，须愁馀毒，蒸发或致太过，则溃烂难收，身热若见燎人，则燎浆发泡，空遗痘晓不成痂，为浆清热重，腹胀喘呼而皓陷，皆因毒入内攻，出来不灌黄浆，痂犹如血赤，若曾解毒於先，此证断之璠美，胃气绝则唇口肿硬，肝热盛则目睛吊白，喘急发於泻後，总属气虚，便泻继以烦渴，凉非实热，泄泻而烦渴不止，理必升提，好饮而发渴愈甚，势难救援，气虚寒战，痘疮无恙即温经，浆足难收，便实热蒸须解利，进清凉以助结痂，叱补法而防过益。

痘成痂，八九功成，馀毒变管，终非吉兆，是故眼合腹胀，犹蹈危机，虚浮不退，尚罹凶咎，痂虽成而反致失声，犹为黑，肿未退而眼已先开，恐毒内攻，籛气璠而狂叫喘呼，肠胃伤而便溺脓血，热毒逗鞞不化，结痂而壮热憎寒，经络馀毒未尽，日晡则往来寒热，发在午前为实证，烦渴腮红，申後方热是阴虚，便调形瘦，他如撮唇弄舌，心经蓄热无疑，擗肚抬胸，肺胃毒冲有准，身热便秘，恐成暴急蚤风，潮热便溏，防变慢脾风搐，验失明於眼合羞明，辨口疳於唇焦龈黑，实热结於大肠，必然便秘，虚寒

客於胃府，乃成泄瀉，喘渴須分虛實，泄瀉當辨寒熱，欲觀痲落之餘，再審癍痕之色，桃紅光澤，營衛俱安，灰紫乾焦，尚留風熱，粉白為氣血之虛，皮黏為脾胃之疾，遍體赤斑，乃是失於解利，全身青紫，恐為風寒所客，餘毒未消，不特為疽為疔，見風太早，須防發瘡發癩，匪人切勿胡傳，此本先賢真訣。

表 虛實論

凡痘灰白不紅綻，不起發，出不快，昏暗頂陷，皆表寒而虛，二便清，身涼，手足口氣俱冷，不渴少食，唇白涕清，飲食不化，皆虛而寒，此表 虛寒之證，急宜溫脾胃補氣血，當用參、歸、朮、木香、肉桂等藥，以助灌膿收靨，夫表虛者，以補氣為主，補血次之，虛者，於補血之中須兼補氣，使胃氣條暢，脾氣壯實，在後必無陷伏之憂，苟能補氣，則血亦周流，送毒出盡，不致凝滯，在後必無痒皓之患，凡紅紫乾滯，黑陷焦枯者，皆表熱而實，大便秘結，小便赤澀，身熱鼻乾，唇燥煩渴者，皆 熱而實，此表 實熱之證，急宜涼血解毒，當用紫草、紅花、連翹、鼠黏、木通、蟬蛻、荊芥，甚則礬、連之類，如表熱者，則宜清涼解表而分利次之，熱者，重於解毒而兼清涼，如在二三日之前，熱毒盛者，以硝、黃微下之，蓋涼血不至於乾紫，解毒則免於黑陷，如表虛不補，則成外剝，虛不補，則成內攻，表實過補，則不結痲，實過補，則發癩毒，所以痘證變管不常，若色一轉，又當變通，不可拘於一定也。

氣血虛實論

夫氣有生血之功，血無益氣之理，故氣不可虧，虧則籛位不及，而痘之圓暈之形不成，血不可盈，盈則陰乘籛位，而痘之倒 之禍立至，是以治虛證，必當補氣為先，蓋氣有神而無形，補之則易充，血有形而無神，補養難收速效，況氣籛而血陰，陰從籛，血從氣，理也，故補氣不補血，使氣盛而充，血亦隨之而盛矣，何謂氣血虛實，且如氣過熱則泡，血過熱則斑，氣不及則頂陷不起，血不及則漿毒不附，凡痘色淡白，頂不堅實，不碍手，不起脹，皆屬氣虛，宜保元湯倍黃 加肉桂、丁香，人乳與酒釀同服，根窠不紅不緊束，或紅而散闊，以手摸過即轉白，毫毛僂起，枯槁不活者，皆血虛也，保元湯加芎、歸、紅花及山查以行參、之滯，木香以散滯氣，而血自活也，凡用黃 ，當在痘出盡之後，凡用熱藥，當看毒盡解之時，更察氣血之虛實偏勝而治之，則藥無不效矣，凡補血，首尾用地黃，防滯血必用姜制，用芍藥恐酸寒伐胃，必用酒炒以抑其潤下之性，借酒力而行之警表也。

虚证防变论

初发身热悠悠，乍热乍凉，肌松神倦，面青 饮食殊少，手足时冷时热，呕吐便溏，痘点方见，隐隐不振，淡红皮薄，三四日陆续不齐，不易长发，五六日不易成浆，少食气馁，伤食易泄，七八日皓陷，灰白不起，自汗微渴，或腹胀喘渴，泄泻皓痒闷乱，咬牙寒战，头温足冷，势所必致，皆缘气虚之故，故治虚痘，初发不宜轻投透表之剂，即参苏饮、人参败毒散等亦不宜用，况升麻汤等纯行升发之药乎，至於黄连、紫草，皆为切禁，惟宜保元汤为主，若气粗皮燥无润色者亦当忌之，只以四君子少加桔梗、川芎，补益之中略佐升提之法，俟点子出齐，重用参、峻补其气，助其成浆，至八九日间无他凶证，十全大补汤倍桂，皓陷灰白，腹胀泄泻，木香散，皓痒闷乱，腹胀渴泻喘嗽，头温足冷，寒战咬牙者，急进理功散，迟则不救。

虚证变实论

气虚痘疹，调理得宜，使元气充实，理理坚固，脾胃强健，二便调适，仍可转祸为祥，若补益太过，浆足之後，重用参、，多有腹胀喘急之患，用枳椇汤，误用五苓、木香散，多有大便秘结之患，用宽中散，便实而渴，用麦门冬汤，过用丁、桂辛热之剂，则有咽喉肿痛，烦躁闭渴之患，用润燥汤，盖喘急腹胀，大便秘结，烦渴咽痛，皆类实证，然而气虚变实，非真实也，是病浅而用药过深之失也，只宜斟酌，不宜疏通，若误行疏利，则方生之气复虚，而脱证将至矣。

虚证似实论

气虚痘疹，或为饮食生冷，调理失宜，致伤脾胃，遂成泄泻，津液下陷，虚火上盛，必发而为渴，元气下陷，虚籛上壅，下气不续，必发而为喘，夫渴与喘，实证也，起於泄泻之後，斯为津液暴亡而渴，阴气暴逆而喘，故治渴则宜钱氏白术散，渴泻不止，则用钱氏理功散，治喘则宜独参汤，不应，亦用钱氏理功散，大便实者，少与生脉散调之，喘渴而泄，陈氏木香散、理功散选用，若至闷乱腹胀，毒气内攻，眼合自语者，此名失志，庸医不察，谬认为实，而与耗气之剂，速其毙也，安有实热而渴，气拥而喘，生於泄泻之後哉。

实证似虚论

身发壮热，毛直皮燥，睡卧不盛，腮红睛赤，烦渴腹胀，便秘喘急，皆实热证，而复见呕吐者，此热毒在内，不得伸越，或为寒冷所搏，乳食不节，冷热相拒，则上逆而为呕吐，病机所谓诸逆

冲上，皆屬於火者是也，治当升提发散，兼辛以散之，如升麻汤加生姜、橘皮之类，吐逆势甚者，更加猪苓、泽泻引之下行可也，又有泄泻兼见，似乎虚证，然因热毒郁盛，薰炙脾胃，不得外警，则毒从下陷，寻窍而出，亦当升提发散，热毒外解，内泄自止，有食则兼消导，如枳壳、山楂之类，又复有不思饮食，似乎内虚，不知郁热在内，不得伸越，二便秘结，壅理阻塞，热毒壅遏，腹胀满急，不思饮食，必然之势，亦当升提发散，引毒警表，有热则兼清热，如山栀、黄连之类，则热气有所升越，而藏府和平，饮食自进矣，若误用丁、桂、半夏等热药於呕吐泄泻之证，用参、白术等补药於腹胀不思饮食之证，立能杀人，他如龙骨、豆蔻、曲、蘖、缩砂，皆热泻之戈戟也。

热证变虚论

血热痘疹，只宜清凉发散，不宜峻用苦寒，过投臂、连之属，必致内伤脾胃，外闭肌肉，脾胃伤，则饮食絀而泄泻，重则洞泄无度，遂致虚寒，肌肉闭则热蒸之气不行，壅理涩滞，则痘不起发，不行浆，遂成伏陷，此热证变虚之验，虚证既形，便从虚治，不可襟执而畏参、丁、桂也，六七日後见之，则木香、诃功皆可应用，但中病即止，不可过剂，以招竭泽之祸也。

毒盛变虚论

毒盛壅遏，固宜升提发散，而佐以清凉，使热毒得平而止，若发散太过，必致肌表空虚，元气耗散，内灌清浆，或虚肿空曠，或痒皓外剥，或溃烂不收，百变皆至，而内气亦不能自守，略伤饮食，则成泄泻，泄泻不止，遂变虚寒，而气脱烦渴闷乱，寒战咬牙，无所不至矣，夫始出之时，虽为血热壅遏，至三四日後，身反不热，痘疮不长，焉得不进温和之剂，如观桂、川芎、乾姜之类，使内气一暖，则外气自和，泄泻之後，其内必虚，虽有腹胀烦渴喘急，焉得复为实热，不过内虚伏陷毒气内攻而然，故实热之证，七八九日曾经泄泻，皆从虚治，有木香诃功证，便进木香、诃功，如无冰硬之证，非泄泻之後，切勿误投温剂，盖皓陷倒、乾枯，而无冰硬泄泻之患者，多因热毒内攻而然，又当用百祥丸、猪尾膏等方治之，误投温热，卢扁不能复图也。

气虚血热毒盛三法治例

凡气虚之证，初发身热，手足厥冷，乍凉乍热，精神倦怠，肌肉饮食絀少，睡卧安甯，清便自调，此皆虚证无疑，未见点前，用保元汤加紫苏、防风、白芷以发散之，见点后，以保元汤加川芎、桔梗以开提之，见点四五日後，仍用保元汤随证加絀处治，

七八日浆足之後，宜四君子加归、芍、山药以调养之，大便实者，加熟地以兼补其阴，若证见虚寒，不妨加肉桂倍参、以温补之，如见皓陷黑，多用陈氏木香、诃功收效。凡血热之证，初发壮热，腮红脸赤，毛焦色枯，烦躁，渴欲饮水，日夜啼哭，睡卧不甯，好睡冷处，小便赤涩，此皆热证无疑，未出之前，升麻汤加生地、芍、归、红花、鼠黏、连翘，以凉血解毒，见点三四日後，热证渐平，将欲灌浆，紫草木通汤加生地、川芎、桔梗、红花、山查之类，八九日浆足之後，亦宜四君子加养血药调理之，若七八日根脚红晕不化，或紫黑乾枯，及青灰乾黑陷者，皆由血热之故，急宜清热凉血为主，切勿误用补气之药，则营血愈虚愈热矣，惟泄泻之後，变黑陷乾红者，则从小剂木香、诃功治之。凡热毒壅遏之证，初发身热面赤，气粗喘满，腹胀烦躁，y 狂言，睡中蚤妄，二便秘涩，面浮眼胀，多啼多怒，此皆热甚无疑，未见标时，先须升麻汤一服，随加羌、防、荆芥、川芎、连翘、紫草、白芷、桔梗、鼠黏子，以清热透表，至见点三日之内，诸证向甯，势将行浆，紫草木通汤加川芎、桔梗、山查、蝉蜕、鼠黏子之类，浆足之後，亦宜四君子加养血药调理之，若六七日外，根窠连肉通红，或紫黑乾枯及青灰乾白陷者，此皆气虚血燥，毒邪壅盛之故，急宜凉血解毒，兼调中气为主，切不可轻用温补，惟曾泄泻，内气暴虚而陷，则当小剂木香、诃功救之。

汗下论

钱氏论痘疮，发散利下皆不可妄，又曰，非微汗则表不解，非微下则 不解，言表热方炽，痘点未见之先，或外感寒邪，约束壅理，痘因出不快，此当微汗之，令阴籛和，营卫通，俾痘易出，而毒易解，若原无闭塞不快而妄汗之，则成表虚痒皓斑烂之患也，如痘出时，烦热 y，喘胀便秘，此毒蓄於肠胃之间，当微下之，但藏府疏通，陈 涤去，气血和平，而毒易升发，若原无 实壅热而妄下之，则元气下陷，致变灰白虚脱之证矣，张涵高曰，余治血热毒壅便结之证，每用凉膈散下之，百不失一。

所感轻重论

或问时气之盛衰，而痘出之轻重者，何也，盖痘之出，必假天行时气而发，天时疫气，有盛而有衰，人之生禀，有强而有弱，疫气盛行，虽轻亦能变重，禀弱者当之，必致於危，厉气已衰，虽重亦能变轻，禀强者当之，益见其轻，故贫贱家儿，多历辛苦风寒，更无厚味伤脾，即有重证，亦能抵当，富贵家儿，暖衣厚味，少见风日，脾胃脆弱，不经劳苦，凡遇小疾，亦为大病，譬之阴

地草木，岂能御冰霜烈日乎，临证之际，可不辨人之强弱贵贱，参时气之盛衰，而为施治哉。

死而复苏论

痘有死而复生者，非气血相离也，乃毒火弭炽，气血壅遏不行，故肢体俱冷而气绝，本不终绝，虽绝必通，毒火有时而少解，则正气渐复而苏，尝见痘儿气绝，转卧於地，良久复生者，得土气以化毒热，而正气复矣，然虽气绝而死，其心胸必温暖，若胸冷气绝复生者，未之有也。

原委

尝读炎黄扁鹊仲景书，从无痘疮一证，相传谓是伏波定交趾归，中原始有此患，则知皆是炎方火毒，蒸发先天淫火毒邪而成，盖得於有生之先，发於既生之後，或感风寒蚤食，或当岁气并临，则蕴发为痘，今之所见者，不问何藏所主，但发热之後，一二日间，红点成水泡，水泡成脓泡，脓泡後结痂脱靥，总谓之痘，此则胎毒也，其或隐现於肌肉，不脓不痂，谓之瘾疹，一见红色，而後没复现者，谓之肤疹，北人谓之瘙疹，遍身红斑如锦纹云霞者，谓之麻疹，絳人谓疔，越人谓疔，其或初发红点，有似痘疮，不三日而灌浆红润，见浆即焦者谓之水痘，南人谓赤痘，已上诸证，乃脾肺蓄热，或外感风热，或伤寒发斑之候，不可尽归胎毒，方书所谓痘毒之发，传於心为斑，传於肝为水痘，传於肺为疹，传於脾为痘，其沿街里巷一概出痘者，此则岁气并临，疫疠传染，岂可概为胎毒哉。

发热

痘疮将出，必先发热，然其热有风痰食蚤变蒸之理，及时气传染，俱能出痘，疑似之间，即当审其所触，随证清理，以观其势，更察其耳冷尻冷足冷，中指稍冷，耳後红丝赤缕现，呵欠喷嚏，六脉洪数，身微洒淅颤动，白睛微红，目光如水，颧间有花纹见者，乃为真候，如温温微热，乍凉乍热，咳嗽嚏呕，欠呵顿闷，面微红者，此必痘稀毒少，身凉後出尤轻也，其或骤发壮热，如火薰炙，头面俱赤，闷乱昏眩，狂躁不定，一热便见红点，此必稠密毒盛，急投柴胡饮，甚则凉膈散下夺之，发热时肢体骨节俱痛者，六淫之邪也，宜表散兼透毒之剂，发热时遍身作痒，此表虚客冒风寒，毒不能出，故痒，桂枝汤加黄、防风、白芷、蝉蜕，发热时恶寒，身振动摇，此气血弱，不能逼邪快出，邪正交争，故振，升麻汤加入参、穿山甲、桂枝、防风，发热时腹痛攻搅躁渴，此毒势壅遏，热气内蒸，急以蜜调元明粉四五钱，不下在

服，甚则凉膈散，大便一利，其痛即絀，疮亦随发，勿泥首尾不可下也，若虚寒脉弱而腹痛者，小建中加升麻，若腰佷痛者，此毒在肝肾，最为恶候，急以石膏六七钱，人参一钱，茶一撮，煎好入元明粉三五钱，加生白蜜热服，或可十全一二，若唇口上下紫黑，燥裂疼痛者，此毒攻脾藏，难治，急投犀角消毒饮，加石膏、黑参以救之，发热时或吐或泻，此毒邪奔越，精神不絀者，为吉兆，毒气上下分泄也，若见点后，犹吐泻不止，四苓散加枳、橘、山楂，虚者，钱氏璋功散加申香、木通，发热时如蚤者，为热乘心包，亦是吉兆，导赤散加蝉蜕、紫草，形实便秘者，泻青丸微下之，如见点后，蚤搔不止者危，发热时咬牙窞视，此心经热甚也，导赤散加黄连、赤芍，若咬牙闷瓚，为肝经风热，羌活汤加青皮、柴胡，发热时声音遂变者，宜清肺气，消毒饮加连翘、桔梗，面赤，加紫草，发热及见点时紫目红肿者，风热上攻也，导赤散加荆、防、蝉蜕，若热至五六日，或腹胀喘急，便秘狂烦，痘不见点，而热甚於背者，风寒留滞於经，羌活汤，不应，加麻黄，热甚於腹者，实热亢盛於，大承气汤，其或 y 循衣，昏睡不省者，皆毒气内攻，导赤散加连翘、犀角，使小便流利，神爽发出为吉，若大便四五日不通而 y 者，紫草承气汤下之，昏迷累次，y 不休者，不治，发热二三日痘隐隐不透，壮热 y，喘胀便秘者，夹食感寒而发，先以升麻汤加麻黄汗之，次以大柴胡利之，发热时小便黄赤短涩者，热毒不透，渗入膀胱也，导赤散加荆芥、连翘、鼠黏子，自汗者，邪从汗散也，不须更与升发之剂，衄血者，邪从衄解也，衄久不止，犀角地黄汤去丹皮加木通、荆芥穗，发热时遍身皆热，手足独冷者，此脾胃虚弱，急宜补中益气汤，三四服仍厥冷者难治，发热时以火照之，若皮肉有鲜红成片者凶也，若遍身如蚊 D 斑者不治，发热时壮热 y，喘胀搐搦，寻视腰背有一二点如蚊 闷痘也，不治，发热时腰痛如折，不能坐立者，折腰痘也，四五日当口鼻出血而死，痘出三四日，身犹有热者，尚欲添痘也，出尽则热自止，若五六日後，痘出尽复热者，必有馀毒未尽，当轻剂以解其毒，不可骤遏，至八九日复发热者，名曰煎浆，将欲收靨结痂故耳，凡痘疹发热，不可误认外感，过投解散之剂，则表之籛虚，不惟不能长发，且有痒皓之患，亦不可误内伤，过投消导，则 之阴亏，不惟不能灌浆，倒陷之祸立至矣。

见点

痘家以看法为要，初见点时，用纸拈粤清油点照，遍观其色，熟

视其形，须以火在内，向外平照，则隐於肌肉间者，悉皆显现，以手揩摩面颊，如红色随手转白，白随转红，谓之血活，生意在矣，如揩之不白，举之不红，是为血枯，纵疏难治，又看目睛光彩了然，口唇尖上红活如常，无燥白紫滞之色，乃为吉兆，又须知灯火之下红，纸窗之下白，不可不审。先哲看痘有四，曰根，曰窠，曰脚，曰地，根欲其活，窠欲其起，脚欲其固，地欲其宽，四者俱顺，虽密无虑，近世看法，但言盘顶，盖盘即根也，顶即窠也，所谓脚地，则本乎根窠之圆混，痘点之稀密也，凡见顶起盘深，红晕透在肉，方是正痘，若无盘顶，红色浮在皮肤，即是水痘，非正痘也，否则必是气虚毒盛之故，始虽长发，後必浆清脚阔，十朝十一朝，必变痒皓而死，若根脚阔散，不成红晕，後必难於收敛，十二三朝必有变也，盖痘疹须辨血气之盛衰，形色之轻重，大抵形属气，色属血，故形色为气血之根本，最为切要，其起先专看根脚紧束，紧束则热聚，易长易灌，若灌浆後，专要根脚溶化，溶化则毒解，易收易脱，若发热三四日，身凉而出，初见淡红，三四日方齐，微觉明亮，磊落如珠，大小不等，颗颗如黍米，摸之碍手，四五日间，明亮光泽，根窠红活，二三次出，头面胸腹腰背项下稀少，大小便如常者为吉，若一热便出，疮多稠密者，当详视其根窠分与不分，颜色红润不红润，若其中有先起虚大色黄如金者，名贼痘，大而黑者为痘疔，若报点青色，箸头大一块不起凸者，此冷疔也，若根窠分，色红润，或一盘三四顶中有黑疔者，当以银挑破，口含清水，吸去秽血，用紫草膏、油脂，加血馀灰、真珠末填入疮内，或珍珠散并与三仙散，或犀角消毒饮加紫花地丁，以解其毒，挑後痛不止者，隔蒜灸之，若无根窠，色紫黑疔多，小弱者不治，若头面一片光润，如脂涂抹，隐隐於皮肤中者，是血涩不流，气凝不运，为痰阻滞，不得通贯也，先以升均汤大吐其痰，次以犀角地黄汤去丹皮加木通、紫草、蝉蜕、连翘，但紫颯琐碎成攒，红晕不分颗粒者，急投羚羊解毒汤以分之，若虽分根窠，身热枯紫者，後必发躁，导赤散以利小便，更用凉血解毒药，入烧人矢一钱，迟则变黑而危矣，若身不热，只乾焦者热也，导赤散，若虽红活，太觉娇嫩，此元气不实，毒入气分，保元汤加连翘、忍冬，若色淡皮宽者，此元气至虚，叁内托散，若虽高起色红，但乾燥口渴，此火盛血少，四物汤换生地加荆芥、紫草、连翘、木通，最忌叁、术，若带淫淫湿气者，此脾胃气弱，四君子加苍术、荆、防、川芎，切戒黄，若色虽光润，捺之即破，此气不足，大剂叁内托散，或保

元汤，若色如麸皯无水气者，此气血俱虚，急用十全大补加烧人矢治之，能变红润含水者可治，否则危矣，已上俱有痒皓之变，均险证也，若遍身有细如芥子者，夹疹也，有皮肉鲜红成片者，夹斑也，皆毒火太盛，故一齐涌出，并宜化斑汤发之，热剧势甚，加石膏，若初见点，簇簇於皮中，不现不起者，非风寒壅遏，必气虚不振，风寒壅遏，必烦扰色晦，羌活汤加升、葛，气虚不振，必气微色淡，保元汤加芎、桂，有痘出身凉而口燥渴者，此热毒内盛，其痘必密而重，急宜内解热毒，禁用升麻，痘初而出而肢体作痒，爬搔不盛者，此风寒滞於皮肤也，解毒饮子加穿山甲，痘出隐隐不起，而发狂便溺涩者，此毒火郁结於箴明也，凉膈散下之，痘本磊落，而变乾焦紫黑，厥冷脉伏者，此必饮食所伤，不能端化，致气血凝滞，故形如死状，但按其胸腹必热，枳实栀子泔汤加大黄，痘出将半，遍身作痛者，此热毒郁滞而未尽外出也，荆防解毒饮，亦有六淫所滞而作痛者，审时饮寒暄而调适之，痘出壮热烦渴，痰喘便秘者，肺胃二经实热壅遏也，凉膈散加前胡、枳皯，痘未出齐而烦躁壮热色赤，用凉剂转躁热者，此毒得寒而凝滞也，仍用前药，稍加辛温之味以开发之，凡痘出未尽，毒犹在内，慎不可与大寒大热之剂，寒则凝滞其毒，热则转助其火，惟宜平和疏透之品，随表虚实寒热调之，痘未出齐而痢下赤白，此血热毒盛，兼有积滞也，黄芩汤去枣加查、藜、防风，若痘隐不振，形色淡白者，非保元汤加桂、附不救，痘出而手足摇动者，由脉不能约束其毒，热甚生风之象也，荆防解毒饮加全蝎，痘出未齐而头面浮肿者，风热上攻也，解毒饮子，痘出而紫目赤肿，色见乾红，大小便秘，睡卧不盛者，此血热毒盛不解，上攻於目也，犀角地黄汤去丹皮加连翘、黑叁、牛蒡、荆芥，有未见点时，身热和缓，见点后，身反大热不休，烦躁昏瞤便秘，或吐泻者，逆证也，痘报形起胀时身热，四肢冷者，後天脾胃衰弱也，卧不伸者，先天肾气本亏也，俱不可治，有初出便见水泡，二三日即头戴白浆，不久即乾，此火毒盛剧不治，若丛杂细密如蚕种，平皓如胖蚕如冷粥结面，或大者平皓，小者稠密，皮薄而软，邪视若无，皮肉眼胞面唇先肿，则五七日出血而危，若皮肤如寒风粟起，如疹如，或隐或现，此不待长发，当啼叫而危，若正面胸背手足肿硬，或成块青紫，或紫如瘤状，当黑陷破烂而危，若红紫黑斑如蚤蚊朱点黑泼青，与皮肤一平，头面一片如脂者，三五朝即危矣。

部位

痘疮见点之时，先察部位，即可知吉凶轻重矣，痘为籛，故随籛而先见於面，凡口鼻紫傍，人中上下，腮耳年寿之间，出见者吉，若见於天庭司空印堂方广太籛等处，俱非佳兆，大抵见点於眉已下颐已上，正中籛明部分皆吉，若见点於眉心，上至发际太籛部分多凶，其见点於腮颊耳傍少籛部分俱险，朱济川曰：余初业时，亦据前论，每每不应，究心三十馀年，从正额间紫颧先见者多顺，人中口鼻先见者多险，或口唇目胞，预为浮肿者，此脾胃受毒尤险，太籛颐颊腮耳先见者多逆，其不能先见於上而反於下部见者，亦元气之不振耳，其起浆收靨亦同，凡初见点於正面吉部，相去一二寸一颗，尖细淡淡桃红色者，必稀而轻也，若初见点於正面凶部，二三相并，五六成丛，或赤或白，顶平而少神者，必密而重也，张洁古云：一发稠密如头者，形势重也，轻则表而凉其内，连翘升麻汤，然稠密之处，各有经络部分所属，额主心，面主胃，腹与四肢主脾，佥主肝，紫腋主肺，腰足主肾，肩背主膀胱，当随见证治之，若面色黄，大便黑，烦躁喘渴，或腹胀者，瘀血在内也，犀角地黄汤，或磨生犀汁，但根窠分明肥满者无妨，其头面最要稀少匀朗，绽凸红泽，肢体虽密，治之可生，若头面稠密平皓，肢体虽稀，未可轻议其吉，故头额多者为蒙头，颈项多者为锁项，胸前多者为瞒胸，紫颊紫颐，多致成片，或如涂朱，则肝盛藜八九日当作泻不食而为险候，惟四肢虽多不妨，痘出稠密，虽为险候，若面痘易起易灌，目封能食者可治，若身痘虽好，面痘浆清平皓者难治，若诸处痘不起，惟面部及臀上痘有浆起绽者可治，有面痘好，惟鼻上无痘，或有痘不起绽行浆者，皆不治，四肢有痘，身面无者难治，一身有痘浆足，惟面上不行浆者死，一身痘色红活，惟面部焦枯者死，遍身痘好，惟紫足膝下全无者凶，冬寒不出，胡甜酒热洗多次，内服温解透肌之药加木瓜、薏苡以引之，延至五日，治无及矣，若面部浆足收靨，肢体尚不行浆，神清能食，可治，有面上左有右无，右有左无，此气血乖离，必难浆难绽，多不可治，痘出而面半已下稠密灰白，面半已上匀朗红润者，补中益气汤，若面半已上稠密灰滞，而面半已下匀朗绽泽者，名云掩天庭，不治，痘出左半身稠密红润，右半身间有数点者，此毒发於籛为顺，补中益气汤，若右半身稠密，灰滞平皓，左半身间有数点者，此毒发於阴为逆，浆虽行不能收敛，九日死，痘出齐而诸处俱匀朗红润，而腰围稠密灰滞作痛者，名缠腰，此毒滞於阴，不能成浆，九日死，迟则不过十一朝也，痘出齐而遍身稠密，头面全无者，此阴

毒不能升於籓位，不治，已上诸证，除不治外，俱要疏通营卫，健脾生津，使无乾枯焦黑之患，紫草消毒之味，似不可少，若热甚者，薺、连、地骨皮，渴者，花粉、瑯葛根，气虚者，参、木香，大便秘者，枳朥，小便涩者，木通，食少者，山查、枳、术，痒者，白芷、蝉脱，胀者，木香、厚朴，腹痛者，芍药、丁香，然亦看人之大小虚实，大而实者，犹或可治，小而虚者，多不可救，谚云：树小花多难结果，小船重载定倾危，可为善喻者矣。

形色

形乃气之充，色乃血之华，气旺则顶尖圆，血旺则根盘紧，形贵尖圆起发，疮皮坚厚，若见平皓皮薄为凶，色贵光明润泽，根窠红活，若见惨淡昏黑为危，然形有起发而致变者，由色不明润，根不红活故耳，若痘色光泽，根窠红活，虽皓可治，但以红活为贵，而又有圈红、红铺红之别，圈红者，一线淡红，紧附根下而不散，吉兆也，红者，血虽似附，根脚隐隐出部，险兆也，铺红者，痘色与肉不分，平铺散漫，凶兆也，根者血之晕，脓者血之腐，故六日已前，专看根窠，六日以後，专看脓色，若无根窠，必不灌浆，若无脓色，必难收靨，此必然之势也，然间有色不明润而根脚好者，仍得收功，以根为痘之本也，若根脚不圆，颜色虽好，须防七朝有变，不可以色好而转许无事也，有初出色白不红活，若尖圆易起，分颗润泽者，此气血未会，至三四日色转红活，不宜妄补，反生变端，若色白枯燥，稠密脚散，目微红，唇肿燥，热剧无神，二便秘涩，或作吐泻，此火盛无血，多致内攻，死在五六日间矣，王肯堂曰：痘疹之中，惟黑者最难识，若初出时，隐隐有黑点见於头面，自三四朝至六七朝，黑色如故，不见红色，形如圆珠而有光泽，行浆充满，渐渐黄赤者，名曰黑痘，今人皆以变黑归肾者，指为肾经之痘，不知血热毒盛之痘，初必乾红青紫，至六七日後倒变黑，与初出便见黑润不同，与一热腰下便见黑点如蚤咬者迥异，此肾气充实之黑，岂可与寻常痘疹同例而论哉。

起胀

痘疮既出之後，二三日间足心齐见，渐渐长发，肥润光泽，面目渐肿，灌浆为吉，若三四日内隐於肌肤不长发者，此元气虚也，快斑汤、透肌散催之，色不红活，紫草快斑汤，若身面俱起，手足四肢不能长发者，桂枝汤加防风、黄，若见吐泻口渴，手足指清而不长发者，此内虚寒也，陈氏木香散，并鸡冠血和酒酿灌之，外以胡甜酒微喷衣被，若四五日虽见长起，颜色淡白陷顶

者，此气虚也，叁内托散加糯米，虽不白亦不红活，陷顶者，此血虚也，四物汤合保元，若色赤而兼痒者，血虚有热也，四物汤换生地加犀角、连翘，若气虚有热，保元汤加连翘、木通、桔梗、忍冬，若痘顶色白，连肉红肿，而痘反不肿，口燥唇焦者，九日死，急以化毒汤加生地、川芎，调二宝散救之，若色红根散不长发者，此血热而气不相依，大鼠黏子汤加紫草，若色虽红而焦，口乾不起发，紫草饮加红花、酒芩、连翘、芍药，若大便秘结，内有实热不发者，消毒饮加犀角，或四圣散加枳椇、黄芩、山查、穿山甲，若大便利，口渴不发者，此内虚热，七味白术散，若自利不渴者，此内虚寒，理中汤加木香，若出迟而小便涩滞，咳嗽有痰，生圣散，起迟而小便赤涩，四圣散去黄加连翘、升麻，虚则紫草木通汤，若夏月暑气薰灸，烦渴不发，四苓散加门冬、竹叶，冬月冷气所侵，寒凛不发者，陈氏木香散，寒颤渴泻，饮沸汤口不知热，陈氏璋功散，作渴，饮冰水口不知寒，实则四顺饮，虚则地黄丸，手足不冷，饮汤温和者，钱氏璋功散，若鼻塞声重，咳嗽不发者，此风寒所侵，人参败毒散加荆、防，若血气虚弱，偶为外秽所触，伏陷不发，内服叁内托散，外烧胡甜、乳香辟之，触犯风寒邪秽，黑陷不起，夺命丹，至如长发之际头面多者，自然肿胀目闭，然不要目胞光亮，若应肿闭不肿闭，此毒郁於内，不得起越，急用托快斑汤，肿者吉，否者凶，肿後忽然平皓目开，此为气泄，急用叁内托散加穿山甲、糯米，浆满後无别变证而不回者，叁内托散加白芍、连翘，复肿吉，否者凶，又有头面太多，将起发时头先肿大者，此天行大头病，急宜羌活救苦汤，解者吉，否者凶，此证易肿易消，六七日变为痒皓，呛水错喉，声哑痰喘倒陷，百无一生矣，若六七日不起发，颜色不正，虽能灌浆，亦难保十一二朝之变也，痘不起发，皮粗色晦而隐於肉下者，此脾肺俱虚也，须防七日之变，八日之喘，陈文宿云：痘疮出不快，误言毒气壅盛，用药宣利解散，致藏府受冷，营卫涩滞，则气不能充贯，其疮不起发，不光泽，不充满，不结实，不能成痂，多致痒皓烦躁喘渴而死，翁仲仁云：起胀发顶虽起，而四围淡白枯涩者，属血虚，有四围虽收，起晕而顶陷者，属气虚，顶陷色白，气血俱虚，保元汤加芎、归、肉桂之类，起胀时痘上有小孔而色淡者，此理不密，元气开泄也，保元汤加桂，若色黑者，为火毒炽盛，又当凉血解毒，痘起其孔自密，海藏云：痘疮身後出不快者，足太籛经也，身前出不快者，足籛明经也，身侧出不快者，足少籛经也，若便利调和而出不快者，热在

表也，又有上中下三部，先上部，次中部，後下部，出齐自愈，又有作三次出者，钱氏云：三日不快不出，用消毒之药仍不出，脉平静者本稀也，不必服药，大凡五六日间，当解毒补托，七八日间，毒气不能盍出而反入於内，必用药祛出之，此大法也。

灌浆

痘疮出齐长足，至六七日红润灌浆，九日十一日收靨为吉，盖成实之令，肺金用事，然必藉脾胃强，则气血充实，中陷者尽起，顶平者尽峻，饱满光荣，先长者，先作浆，次长者，次作浆，循循有序为顺，若脾胃弱，则气衰微，不能助痘成浆为险，若脾胃损，则气血浇漓，不能灌汁，必喘胀闷乱，痒皓倒，呕哕泄泻为逆，其或唇上有痘先黄者，此毒攻脾，当十一二日不食而危，若稠密焦紫，不起顶者，此血热毒盛，当视其人皮之厚薄，厚者化毒汤加连翘、黑参，若皮薄如水泡者，虽灌不满，必有痒皓黑陷之变，若头面稠密，身上稀少，色白不能起顶灌浆者，此血气虚少，参内托散，药力在上，先头面浆满，四肢不灌，前药加糯米、芍药，以牛膝下引至足，若五六日浆虽灌，而不稠浓，不圆满，或陷顶者，此为气弱不能统血，保元汤合四物加观桂，若虽饱满，色见晡，此气盛血弱也，四物汤加木香、糯米，若六七日内灌浆不满，中有不灌者，此气血不和，必变虚寒痒皓，保元汤加芎、归、芍药、白芷、糯米，若虽见长满，摸则皮皱，此血虚而气不相依，必难收靨，参内托散加糯米，若气虚之证，用内托补药，暂起灌浆，不满而复平皓者，更大剂保元汤加芎、归、木香、升、桂、糯米，痘痒浆时，浆不易充，而色淡白，食少便溏，此气虚也，保元汤加当归、肉桂，若根赤烦渴便秘者，此血热也，犀角地黄汤，误用参、托浆而热愈甚者，四顺清凉饮，养浆时乾空无水，此气虚伏陷也，若人事清爽，饮食如常，痘无损处，补中益气汤，若喘胀呕泻，烦闷外剥者不治，痘本稠密色淡，养浆时昏睡妄言者，此血虚神无所依也，保元汤加枣仁、茯神、归、地、门冬，养浆时喜笑不止者，此心包热甚也，保元汤加人中黄、黄连，养浆时呕哕不止，而浆不充者，土败木侮，不治之证也，灌浆时痘色朗绽，而紫臂肿痛如瓜者，此手三焦气虚而毒凝滞不散也，保元汤加桂枝、羌、防、当归、忍冬、犀角、连翘，养浆时能食便溏，诸痘俱灌，惟正面平皓无浆，此足三焦明气虚也，保元汤加观桂、芍药，有灌浆时忽然倒，或血热毒盛，不能起长，伏陷喘胀便秘，诸药不效者，攻毒汤，有浆虽灌，而清稀不能充满者，後来必有馀毒，能食便坚者，用嫩黄雌鸡，入黄

一紫煮汁，少和酒酿饮之，若浆清顶不足，而不犯条款，自能饮食者，当发痘毒，方可收功，若有变，及不能饮食者必危，已上诸证，年大能食者，十全五六，年小不能食者难治，浆虽灌而色太红，根脚散者，此血热未解，九朝十一朝内必发痒，急宜化毒汤去升麻加芎、归、白芷、连翘、忍冬，勿令抓破，如破处鲜血淋漓，则气血流通，外用陈年屋茅研细掺之，或以松花掩之，若因发痒而擦破清水无血，必无生理，破後随灌随乾，痂色青白，堆垛如鸡矢者，终必咬牙寒颤，发渴作喘，二十日外必危，但抓破处如剥光鱼皮汤火泡者不治，若八九朝灌浆之时，身发壮热，渴欲饮水者，此疮多毒盛，表 气血俱虚之故，加味四圣散去木香加归、芍，亦有浆半足而热甚，烦渴引饮不已，此津液外布而肺胃枯涸也，大剂保元汤合生脉散频进，浆满而渴自止也，若壮热烦渴，舌乾唇裂，痘色乾紫者，血热毒盛，或重裘暖炕所致，不可误与前药，犀角地黄汤去丹皮加芩、连，若行浆时，感冒风寒痰喘者难治，略与疏散，不效者死，痘浆充而腹满泄泻，此停食所致，保和丸消导之，若灌浆时痛不止者，气滞也，保元汤加山楂、木香以行其滞，则痛自止，有皓痒不止者，此血热也，四圣散加生地、乾首乌以凉其血，其痒自止，若浆足而痒不妨，若灌浆之时，十朝之外，身体倦怠，烦闷嗜卧，口有气息，此必胃中蕴热，喉舌生疮之故，急用黄连解毒汤，或消毒饮加防风，迟则疮虽收靨脱痂，延至二十日外，牙龈虫蚀出血而成牙宣，呼吸息出而成息露，或为走马崩砂狐惑齿落唇烂，为不治矣。

收靨

痘疮至八九朝至十一二朝，灌浆满足，脓汁渐乾，先从人中上下口鼻紫边，收至项下额上，遍身手足一齐俱收，痂厚色黑，渐渐脱落，饮食便溺如常为吉，若额上先收者，孤籛不生，脚上先收者，独阴不长，为大逆兆，若浆不稠浓，顶未满足，面肿忽退，目闭忽开，疮脚放润，色白乾皱，痂薄如纸，此津液枯竭，血少毒存，急用四君子汤加麦冬、牛蒡、荆芥、连翘救之，今人每见此证，认作结痂无事，致成不救者多矣，或有将靨之时，热不止而脉滑数者，痘未尽也，托 快斑汤发之，服後复出赠痘，其热自除，有将靨时，痘内复出赠痘者吉，若浆足难靨，色转黑者凶，亦有能食神清者可治，有收靨时，咳嗽咽喉不利者，此肺胃馀火不清也，桔梗汤加牛蒡、连翘、黑参，痘浆清而忽然乾黑，谓之倒，若浆足而次第收靨，痂厚色苍，忽然喘急腹胀者，此伤食所致，保和丸消导之，若收靨如期而身热喘逆者，此客冒风寒也，

当随轻重以汗之，其或当靨之时，身热闷乱不盛，哽气腹胀泄泻寒颤咬牙，急用钱氏璋功散加木香、当归，助其收靨，若目开肿退，色白不收，反腹胀燥渴，闷乱哽气者，此必曾经泄泻，或过用凉药，脾胃亏损所致，陈氏木香散，否则倒而危矣，薛氏云，若手足并冷，属脾胃虚寒，陈氏璋功散，手足微冷，属脾胃虚弱，钱氏璋功散加木香，若手足热，大便秘，作渴引饮，属脾胃实热，四顺清凉饮，救其阴以抑其箴，又有当靨之时，溃烂淋漓者，毒当发而发散迟，则毒蓄肌肉，未当发散而发散早，则毒邪暴出，肌肉亏损，薰灼腐烂，甚至内气并虚，滑泄自利，闷乱呻吟而死，急用陈氏木香散，或钱氏白术散治，豆瘟丸以止泻，外以白螺散，或上败草为末掺之，或用黄牛粪烧存性，入麝少许掺之，或蚕茧烧灰，加枯矾少许掺之，或用荞麦面、猪胆调涂烂处，并用荞麦面衬身下以收其毒，夏月盛暑，用芒硝、猪胆汁调涂，若手臂臀胯之间，久着床席，展擦破损，急难成痂，或破烂成片，焦乾黧黑，如火烧汤泼，亦难治也，又或当靨之时，发热恶寒，身疼面青，疮不收靨者，此必风寒侵袭，故发身疼，桂枝汤加荆、防、淡芩，虚则参苏饮，如或夏月居处过热，热与毒相凝而痛，益元散加枳、橘、连翘、白芍，痛去热退，疮自靨矣，珣痘疔失於挑拨，收靨时作痛，急宜挑治以泄其毒，又或顶破脓出，结聚如碎松香者，此因多用温补之药，邪气得补，反伤正气，急磨生犀水饮之，及益元散利小便，当归丸导大便，自然收靨，亦有浆虽灌而未得满足，不能收靨者，犀角消毒饮解散其毒，方得收靨，又有曾用凉解之药及饮冷水，致腹中滑泄，气痘体倦而不靨者，以胃苓汤和胃安脾，亦能收靨，其或疮头有孔，脓水流出，或清水无脓，卒然自破，水出乾黑，是名漏疮，不治，又有延迟日久，溃烂淋漓，皮脱腥臭，若先曾成脓而後溃烂，能饮食，无他证者，当和脾胃，避风寒，多用乾黄土末掺之，自能平复，若先未成脓溃烂者，不治，又有先因皮薄破损，多用补药，重复灌浆而发热不靨者，此正气得补，驱邪为脓，然正气终为邪篡，不能逼邪成痂，十全大补汤，又有虽重灌浆，脓血浸淫面目，加味消毒饮，更加犀角多服，若元气本实可愈，如或脓血不止，变成疔蚀难治也，又有结痂乾厚，忽然战栗，乾啾烦渴者，此正气将复，不能禁持之故，生脉散，又遍身俱收，惟头与足不收者，此气血不调，四物汤去地黄加升麻、牛膝、牛蒡、红花、荆芥，陈文宿云：痘疮收靨之後，浑身壮热，经日不除，别无他证，柴胡、麦冬、人参、甘草、黑参、胆草主之，翁仲仁云：痘

疮灌浆已满，热毒已解，至收靨时，有数日不焦者，只看痘色如初，此亦无妨，乃表虚不能收敛之故，八珍汤加木通、牛蒡，补脾利水，痘自靨矣，朱济川曰：表虚则易出而难靨，表实则难出而易靨，於此可见其表虚实矣。

脱痂

痘疮灌浆满足，乾靨结痂，数日之间脱尽，绀色红润如桃花色者为吉，若痂厚色苍，当落不落，乃火盛之故，宜清余热，或有半月二旬，痂皮黏着不脱，此名丁绊，或脱去痂薄，绊痕凹陷，乾枯色白，或潮热发痒者，皆表虚无力收敛，发表太过所致，人参固肌汤，痂半黏半脱，绀色红紫，肿痒痛，重复作脓者，此名翻绊，为风热馀毒，急宜凉血，犀角地黄汤，若发痒剥去痂皮，或出血，或无血，仍复灌浆如疮疥者，此血热气虚，十全大补汤去桂加红花、紫草、牛蒡子，不愈，名疔蚀疮，出血不收者，名簪疮，俱危，痂落不光，淡白全无血色，绊平不满者，名衣痘，元气虚寒之故，当大补脾胃，补中益气汤加桂，若痂不落，反见昏聩不省人事者，此脾胃虚也，归脾汤，若抓破被风侵袭作痛，屡愈屡破，为血风疮，虽多用养血消毒之剂，亦难速效，若结痂乾燥，深入肌肉不落，即以真酥或蜜水润之，延迟日久，则成癍痕矣，脱後绊痕凸起，紫赤作痛者，馀毒不解也，解毒防风汤，癍下湿者，密陀僧、滑石、白芷为散，乾则蜜水调敷，湿则乾掺，须避风日，可免癍痕也，痘收靨乾黑，黏着皮肉不脱，而身热烦渴，夜卧不宁者，热毒不化也，犀角地黄汤加连翘、牛蒡，若妄言 y，四物汤合生脉散加枣仁，若痂薄如麸，昏睡少食者，此脾胃虚也，大剂保元汤补中益气，并加穿山甲，预防发痛之患，有收靨後，身热咳嗽，声哑吐痰而衄者，此毒火乘金，越出上窍也，犀角地黄汤加芩、连、门冬、牛蒡子，有脱痂後自汗不止，绊痕色淡而手足清者，气虚也，十全大补汤，若身热手足自汗不止而绊痕紫赤者，胃中馀热傍瞽四末也，犀角地黄汤，夏暑，人参白虎汤，脱痂後能食便秘，身热口渴者，此胃中积热上蒸，须防口疳齿珣之患，清胃散，有脱痂後午後潮热脸赤，烦闷错语昏聩者，此火从虚发也，保元汤加归、芍，有收靨後复发斑疹紫色者，此馀毒炽盛也，犀角地黄汤加荆、防、连翘、牛蒡、人中黄，若服药後反加溏泻，或喘胀者不治，凡痘绀色白，急当调补中气为主，若服药而渐红活为吉，色不转者危，虽二三年後，多患泻痢而死，若妄役攻伐，祸在反掌。

陷伏

发生聚散而彰於外者，箴之德也，灌溉滋润而守於内者，阴之德也，阴不足则箴不长，而枯萎之变出焉，箴不足则阴不生，而陷伏之变出焉，痘疮正当长发灌浆之时，平皓不起，谓之伏，出而复没，谓之陷，有紫黑白三者不同，虚实寒热之理，今人乃谓变黑归肾，欲用钱氏宣风散、百祥丸下之，不知牵牛、大戟、峻利之药，有伤元气，非质坚便实者，不可轻用，大抵血热之证，初必深红，失於解散，必变紫变黑，甚至乾焦，自然之理，治者当於乾红之时，急用解毒凉血，顶虽平陷，断不可以气虚例治，而用参、补剂，则气盛而血愈涸矣，丹溪曰，疮乾宜退火，祇用轻剂，荆、防、牛蒡之类，若其人能食便秘溺赤者，当用解毒防风汤发散其毒，有黑疔，挑出恶血，内服犀角消毒饮，外以珍珠散涂之，触犯寒邪，肌表固闭，毒气伏而不发，致黑陷者，神应夺命丹发之，热毒内攻，神昏闷乱，寒战咬牙而黑陷者，神授散救之，便秘气实，四顺清凉饮，小便不利，导赤散，絀食气弱，加味四圣散，兼扶脾以胜肾水自愈，阎孝忠不替钱氏本意，妄言黑陷为寒，及云斑疮终始不可服凉泻之药，後人因之，反致热甚黑陷而死者多矣，观斑疮之陷者，无不腹满喘急，小便赤涩不通，岂非热毒所致耶，间有胃气虚寒而陷伏不起，则用至宝丹，毒邪伤胃，无价散，毒邪窜入肾经，人牙散，毒邪伏於心肾，珍珠人牙散，但人牙发痘最猛，用之不当，则有痘顶迸裂之虞，不可不慎，若因虚热毒盛而陷，急用桑虫浆、地龙酒、鸡冠血等方选用，盖气虚白陷，用桑虫，血热黑陷，用地龙，疮乾紫陷，用鸡冠血，不可混也，朱济川曰，毒壅心肺二经，用鸡冠血以发之，毒壅脾经，用桑虫浆以醇之，毒壅肝经，用紫草茸以松之，毒壅肾经，用人牙散以攻之，毒滞经络，用川山甲以透之，叶子蕃云，毒壅於肺，则用桑虫，毒壅於肝，则用鸡冠血，毒壅脾胃，则用地龙，毒壅心肾，无药可治，惟寒闭毒邪於肾，则用人牙，与济川稍理，古方牛李膏、宣风散、枣变百祥丸、独圣散、周天散，皆治毒盛黑陷之药，咸可取用，如外触秽气，当用胡甜酒喷其衣被，并烧红枣、乳香辟之，若瘙痒者，茵陈蒿为末，枣膏和，晒乾烧，均在大江以北，则用水杨汤浴之，凡见灰白陷者，此必不能食乳，或先因吐泻，脾胃虚弱，毒匿不起，而变虚寒白陷者，白花蛇散最捷，盖气虚则为痒为陷，血热则为痛为燥，痘色白者，必至於灰惨，灰惨者，必至於痒皓，此皆气虚而不能起胀，血虚而不能华色也，参内托散加归、芍，使血活气行，白者可变为红矣，若虚寒甚者，陈氏理功散加养血药救之，若单行补气，则

气燥血虚，必致发痒抓破灰惨倒靛，为不治矣。

倒

痘疮能依期灌浆结痂如螺靛为吉，若脓未满足，忽然乾靛，或脓成之後，不痂破烂，或收靛之时，泄泻脓血，或空泡乾枯，或发热昏愤，或咬牙寒战，或手足并冷，饮沸汤而不知热，是名倒靛，由中气不足，毒从内入之故，宜叁内托散、补中益气汤、保元汤选用，使破者重复灌浆，无处更出赠痘，则正气得补，复祛出毒邪也，若服补药不出赠痘，破处不复肿灌，更下脓血者不治，若将靛之时忽然黑靛，或浆未充而忽然收靛，或浆虽充而一齐结乾紫，此气虚血热，因火迫而收之太速也，犀角地黄汤加紫草茸，或四圣散加人参、当归，然其形证，又当推辨，如身痛四肢微厥，疮色青紫者，此则外感寒邪，理闭拒而倒靛，人参败毒散，并用胡甜酒喷之，忽然倒靛而心神不盛者，猪尾膏，若心烦狂躁，大便便秘，口渴饮水能食者，此则外触秽气而倒靛，内服夺命丹，外烧薰秽散辟之，尸气所触而倒靛，辟秽香解之，有浆未满足，忽然眼眶深陷，乃气脱倒陷，若作昏碎痰喘者死，丹溪云：痘疮倒靛，因真籛虚而毒气不能出者，保元汤加紫草之类，若将成就之际，却淡色者属血虚，芎、归之类，或加红花、紫草，属热，升麻、芫、连、桔梗之类，甚者用犀角，薛氏云：若热毒方出，忽被风寒闭塞肌窍，血脉不行，身体作痛，或四肢微厥，斑点不长，或变青紫黑色者，此为倒靛，若胃气虚弱，不能补接营卫，出而复没者，谓之陷伏，误用解毒之药，必致陷靛，若喜热饮食，手足并冷者，乃脾胃虚弱之证，宜用辛热之剂补之，喜冷饮食，手足并热，乃籛气壮热之证，宜用苦寒之剂泻之，外感风寒者温散之，毒气入腹者分利之，籛气虚者温补之，外寒触犯者薰解之，陈文宿用璋功散，以预保脾胃於未败之先，实发前人之未发，开万世之蒙也。

夹斑

痘疮夹斑疹而发，是藏府热毒交盛，故一齐涌出，予尝洗心体会痘证，但有夹麻，而夹斑之说未果，斑乃伤寒之热毒内蕴而发，安有与痘齐出之理，即前见点例中所言，皮肉鲜红成片者为夹斑，实麻疹也，细如芥子者为夹疹，则癩疹也，然斑则多见於胸腹肢体，头面绝少，於此可以明辨，而举世通谓夹斑，若一齐盖楚，大不合时矣，观先辈治例，首推升麻葛根汤，先散表邪，俟斑退痘起，然後随证施治，偏考方书，无不皆然，张涵高曰，斑痘齐出，方书俱言先撤斑热，往往痘随斑陷，惟发其痘，则热聚

於痘，痘起自斑自退，紫说似乎相左，其实并行不悖，当知斑痘齐发，总由热毒势盛，绝无挟虚之候，得其旨，则撤斑无非清凉化毒，起痘亦无非清凉化毒，化斑汤一方随证加增，允为斑痘夹出之金，如斑色紫赤，加大剂石膏以化之，大便秘结，稍加大黄以利之，设不知此，而误认真斑，专事寒凉，则痘随斑陷，若不化斑，专力升发，则斑随痘起，丛杂不分头粒，紫难分解也，黄五芝云，风寒夹斑，当先表散，则痘自起，大便秘者，宜速下之，大便利者，凉血透肌解毒为主，次言先痘後麻者轻，麻出以分痘之势也，先麻後痘者重，麻发於肺，表气先虚，失其起灌之力也，麻痘齐出者险，紫毒并发，但看麻之形色，痘之稀密，斟酌而为处治，若斑见紫黑，痘见浆清，证见喘急，皆不可治，大抵斑痘齐发，总由热毒势盛，不可误用参、，若元气本虚，痘色淡白，小剂保元亦不禁也，如六七日内，热毒未尽，而误与之，必身复壮热，痰喘不食而死，否则痲毒口疳目疾之害，所不免焉。

板黄

痘疮根窠薄劣，浆汁板滞不活，而枯黄色晦者曰板黄，若方广天庭板黄而馀者润活，痲毒必结於脑项，若腮脸板黄而四肢润美，痲毒必发於肩阜，若肚腹板黄，痲毒必发於曲池三里，若背脊板黄，痲毒必结於紫轴尻骨，如遍身板黄，颈项前後板黄，头面板黄，眼眶唇上板黄，紫豆茎囊板黄，皆死证也，愚按板黄皆由胃热能食，食滞蕴积於中，胃气不得宣通而致，非痘之根气本然也，治者能警斯意，急与苦寒消导，大便秘者当微利之，热滞去而内外宣通，乌有痲毒之患哉。

赤

闻人规云，痘疮赤，大便不通，小便如血，或结痲毒，身痘破裂出血，乃内火炽盛失於解利，急用犀角地黄、小柴胡加生地黄、及四顺饮之类，薛氏云，若心脾热甚，犀角地黄汤，心肝热甚，小柴胡加生地黄，若大便不通，先用四顺饮，次用犀角地黄汤，若色赤痛，二便不通，急用活命饮加硝、黄，若色赤痛，恶寒发热，活命饮加麻黄，若因乳母怒火，加味道遥散。

斑烂

闻人规云，痘疮斑烂之证，因当发散而不发散，则毒气闭塞，以致喘促闷乱，不当发散，而误发散则毒随箴气暴出於外，遍身皮肉溃烂，治宜调脾胃，进饮食，大便调和，脾气健旺，毒气自解，而无目赤咽痛吐衄等证，若发表过甚，大便自利，急用理中丸、

豆癩丸以救其，亦有痘疮如蚊所啮，面色黑，乃危证也，若小便秘结烦躁，导赤散加山栀、犀角、赤芍，自利不食者，不可用，盖毒发於表而妄汗之，理开泄，营卫益虚，转增斑烂，由是风邪乘虚变证者有之，若毒蕴於而妄下之，则内气益虚，毒不能出，而反入焉，由是土不胜水，变黑归肾，身体振寒，紫耳尻冷，眼合腹胀，其疮黑陷，十无一生，医者审之。

饮食

痘疮既出，全藉脾胃安和，进纳饮食，则易浆易靨，自四五日以至痂落之後，饮食不殊，二便如常，虽不起发不红绽，或陷皓，用药得宜，可保无虞，若乳食殊少，兼之泄泻，则元气日衰，虽无前证，日後必至有变，药亦难效，岂能保其无事哉，若胸前稠密，毒气伤脾殊食者，消毒饮加黄芩、山查、紫草、人参，有伤食腹胀不食者，枳术丸，有痘出太多，中气暴虚不食者，四君子加糯米，有痘已痂起而不能食，身无热者，调补脾胃为主，凡四五日前不食而便秘者，此毒盛於，犹为可治，至六七日後，反不能食，则变证百出，纵药何益，有禀受壮实而发於五岁之外者，又不可一例而论也，又有痘起之後，能食易饥者，此胃大热，不久而变生焉，大便秘者，四顺饮加连翘、牛蒡微利之，不秘者，芍药汤加茯苓、木通、牛蒡子以和之，又有饥欲食而不能者，必喉舌有痘，难於吞嚼也。

吐泻

凡痘疹发热，有呕吐者，有泄泻者，有吐利兼作者，有乾呕而哕者，有不食者，皆毒火所致，不可骤止，吐利中有疏通之义，治宜平和疏通，引毒警表，则吐泻自止，如不止，兼调脾胃，如乾呕而哕，为胃虚火逆最危之兆，宜橘皮菜连散，以安胃气清火毒，有不嗜食者，此脾受热毒，当升提发散，俾毒得外出，饮食自进，若误认呕吐泄泻不食为寒而用丁、桂、姜、附，转增烦剧也，误认呕吐泄泻不食为虚而用参、苓、术，反增壅遏也，此专为痘疹初出未透者而言，若浆正行时而吐利不食者，乃脾胃虚弱，多有内虚倒喘胀之患，凡长发起顶灌浆时，泄泻俱为险候，急用白术、茯苓以渗泄健脾，人参、黄以助元托，诃子、肉果以止泻，佐以升提之药，使无壅遏之患，若不升发，难免倒之虞，如见心烦乾呕而哕，此藏败毒攻，最为凶候，二陈加黄连、木通、灯心、竹叶，夏月，四苓散以利小便，利而不通者危，至如泄泻而手足热面赤者，热也，弱者，白术散加竹叶、陈皮，强者，泻黄散，若下午泻甚，上午泻稀，此伤食，平胃散加山查、

麦芽，厥冷，加乾姜，或益黄散补之，泻利而呕逆厥冷，理中汤加木香，上午泻甚，下午不泻者，脾虚也，朝用白术散，夕用豆蔻丸，泻出腥臭秽滞者，肠胃热也，葛根黄芩黄连汤，泻而失气者，气下泄也，白术散加升麻、防风提之，若受寒邪，或食冷物，而泄泻清冷，痘色灰白顶陷，或手足厥而寒颤咬牙者，陈氏木香散、理功散，疮虽正而吐泻，或下血，俱为逆候，若但吐不泻，无痰，益黄散，有痰，二陈汤，吐而身热烦渴，腹满气促，大小便涩而赤者，当利小便，若先吐而后出痘，足不伸，声哑热蒸者，虽有清浆不治，陈文宿云：痘疮泻水谷，或白色，或淡黄者，陈氏木香散送豆蔻丸，不愈，理功散救之。

腹痛

痘疮腹痛者，皆毒郁三阴，如腹痛面青手足冷，此脾胃虚寒，理中汤、益黄散选用，若腹痛痞满气滞，手足厥逆，而大便不通者，此毒壅不透也，桂枝大黄汤，合表而开泄之，若腹痛面赤作渴手足热，此脾胃实热，消毒饮加山楂、枳壳、黄芩、木通，若气粗身发颤动而痛，口臭唇舌白胎者，此毒攻藏府，肠胃内溃，不治，楼全善云：腹痛多是热毒为患，当临证消息之，薛氏云：若痘未出而发热烦躁，作渴饮冷，大便坚实而痛，此热毒壅滞也，急调元明粉通利之，若痘不出而烦热，渴不能饮冷，大便不实，此元气虚也，白术散温补之，若噎腐吞酸，大便秽臭，乳食停滞也，保和丸消导之，凡腹痛作渴饮冷，手足并热者，属实热，若作渴饮汤，手足并冷者，属虚寒也，翁仲仁云：痘疹腹痛，当升发以解利痘毒，兼分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则痛随利解，俗医恒用厚朴以行滞气，不行升发解利者，非其治矣，亦有乳食停滞而腹胀痛者，当於升发解利药中加消导之剂，兼审所伤何物而为之清理，又有数日不大便者，大便行而痛自止，亦未可骤用硝、黄也，然有实邪固结，按之硬满而痛，又须峻攻，不可襟於上说耳。

腹胀

痘出腹胀，皆毒郁肠胃所致，若胃中伏热，心气不降，小便赤涩而腹胀者，导赤散加滑石、紫草，若痘乾紫而腹胀，不大便者，为血热毒盛，紫草承气汤，若瘀血在，面黄烦躁，小便利，大便黑，犀角地黄汤加穿山甲，若气促体倦，大便利，小便秘，手足冷者，脾虚也，五苓散加木通、木香，若腹胀肠鸣，气喘厥逆，疮白躁渴者，急用陈氏木香散救之，迟则陷伏难治矣，若 y 便秘，躁渴疮紫焦者，此内实热，小承气汤，若长发时，倒腹胀者，不

治。

腰痛

经曰：腰者肾之府，痘疮见腰痛，或痛连背脊，转侧不能，皆因肾郭空虚，邪火亢盛，真阴不能胜邪之故，急宜四顺清凉饮，救热存阴为务，若痘未出而骤热腰痛，面色紫赤，痘必乾枯紫黑，此肾藏火毒盛剧，急用百祥丸，或水调元明粉以下夺其势，后用消毒饮加防风、紫草、连翘、木通，若腰下见紫黑成片如蚤啮者，不出七朝必死。

二便秘涩

痘疹要小便清而长，大便疏而润，谓之 气和，一有艰阻，则毒邪内蓄，肠胃壅遏不能传化，便宜清解，得大便通，溺自利矣，三黄丸、四顺饮、前胡枳椇汤之类，此专为痘始发时而言，若痘正养浆时而二便秘者，宜审虚实治之，中病即止，不可过剂，若饮食如常，二便如昔，内证平和，不可温补，亦不可妄施攻击也。

大便秘

痘疮出後，灌浆之时，虽要大府坚实为顺，若痘出五六日不大便，此毒火内乘，津液外耗，肠胃乾枯而秘也，四顺饮，若色白少神不食，呕吐清水者，虚秘也，钱氏璋功散加归、芍，若血热口乾，烦躁便秘，四顺饮加紫草，使其便利二三度，热毒自解，烦躁自甯，若有风寒，先宜解散，然後可下，若不先解，恐表邪乘虚入，痘反伏而不发，发亦不齐，遂成皓陷焦枯，势所必至，如六七日灌脓之时，壮热脉盛而大便不通，加味消毒饮，及蜜煎导以润下之，否则腹胀喘满矣，有过利小便，津液内耗而秘者，生脉散加当归，又气血俱化成浆，而四五日不大便者，只宜清活血，浆足自行，不须治之，薛氏云，痘疹大便不通，当分辨虚实，以手足冷热，及饮水饮汤验之。

溺涩

痘疮解毒，以利小便为要，小便不利，乃热毒结於下焦，连翘防风汤，赤涩有血者，犀角地黄汤加木通，茎中痛者，合益元散，延久则身热躁闷，喘渴焦紫，或生痛破裂，或口疮咽肿，或内作脓血，变证不测，大抵未出之先，热甚而小便不利，恐欲起蚤，导赤散微解之，初出不快，小便赤涩者，生圣散，长发灌浆时溺涩者，五苓散加木通，收靨之後，小便不利，烦热而渴，猪苓汤，若肺热气化不行，小水不通，五苓散探吐之，元气虚弱，不能清理传道者，补中益气加门冬、车前，肺虚不能滋其化源，生脉散加黄、甘草，膀胱不能吸引肺气，钱氏璋功散加麦冬、五味，

胃热小便赤涩不通，生圣散，肝热小便癃闭，龙胆泻肝汤，肾热水道不行，导赤散，肾虚肝热，小便枯约，生料六味去萸加麦冬。

痢

痘疮未出之先，先曾下痢，此元气已亏，起灌最难满足，升发剂中必坚实脾为要，又须辨其寒热赤白，如痘色紫赤，口燥咽乾，小水短涩，痢下鲜赤，此风能动血也，三奇散、四苓散参用，若痘色淡白，四肢清冷，小水清利，痢下晦淡，此水液清冷也，补中益气汤、陈氏理功散参用，有食积而腹急胀痛者，平胃散加山楂、木通，若至二七内外而泻痢脓血，为馀毒未尽，热移大肠，兼之湿热相并，红白交作，四苓散加芩、连、山楂、木通、连翘，大抵痘後利脓血，为五液注下，最危之兆，若以痢治而峻用苦寒，不旋踵而告变矣。

蚤搐

古人谓先发蚤而後发痘者，是热在痘而不在心，为顺，先发痘而後发蚤，是热在心而不在痘，为逆，然有因风邪所激而发者，有因脾气虚弱而发者，不可不辨，若正当灌浆之时，忽手足摇动蚤搐者，肝热生风，风火相搏生痰也，治当平肝木利小便为要，泻肝则风去，利小便则热除，先与导赤散、泻青丸，次以四圣散加人参、獭若手足赤，口眼斜，涎盛语涩，腰项强急，口张舌强者，此火盛耗金，木无所制而风生，消风散加蝎尾、獭痰盛，加元明粉，若浑身冰冷，不知人事者，不治，若发搐至口噤流涎，此脾胃受虚风，或误服凉蚤之药所致，谓之痘风，急当清火养血，卒多莫救，若痘初出时无蚤搐，收靨时忽然发搐，如角弓反张，直视流涎者，此毒火传心，移热於肝，木来乘土，气血但虚，最凶之兆，惟痘疹将出，先发蚤搐者多吉，然发一二次即止而见点者，其痘必稀，发十数次而报点者必密，报痘一二日而蚤搐不止多重，虽曰痘前搐者吉，若发之不止，为毒伏於，未可以言吉也。安世曰：大抵痘前发搐，责在热盛，痘後发搐，责在正虚，昔余治一五岁儿，放标时忽发蚤搐，痰涎壅盛，壮热不省，忝在同道，不忍坐视，先与西黄厘许，点舌上，遂用硝、黄、芩、连，佐以荆、翘、大力之类下之，一服神清热缓，痘亦随起，反掌收功，近於都门疗正黄旗四川道监察御史讳粹然李公之孙，年四岁，痢後忽发蚤搐，诸方皆调莫救，亟邀予往，诊其六脉虚数无力，手足时发拘挛，口眼僻，唇燥囊缩，溲便涩难，证虽危殆，以举家恳救甚切，因思痘後发搐，多缘气血亏，土衰木贼，虚

风内动所致，法当温养肝脾，峻补气血，使正气有权，虚风得以自息，若治其蚤，是速其毙也，为疏一方，以十全大补桂用枝，日进二服，搐遂稍定，又二服，二便自通，囊亦少纵，目睛转动，诸证向安，但头发毒数处，其色亦不甚赤，於前方中去芍、地加白芷、忍冬、贝母，三日後毒亦消散，声音清朗，饮食如常，惟左臂与左足不能举动，更於原方加牛膝倍当归，四剂便能步履，独手腕无力，仍以牛膝易桂枝，先後不逾一方，调理而痊，孰谓证见危逆而悉委之不救哉。痘疹盛行时，如见蚤搐，切不可作蚤治，一切朱砂、牛黄、脑、麝、轻粉等，皆痘所忌，不可不慎。

咳喘

咳嗽痰喘，虽属肺热，然有气虚理不固，风邪侵肺，而嗽吐稀痰者，叁苏饮，头痛身热，鼻塞喘嗽者，风寒也，芎苏散，若咳喘不已，无表证者，此肺虚为痘毒所乘，补肺汤，喘胀便秘者，肺热也，黄芩泻肺汤，有汤水入口即咳而吐出者，肺胃热痰襟固也，先与栀子畔汤加 B 桔梗探吐，後服如圣饮，面白手足冷喘促者，此虚寒也，白术散，亦有肺有痘，淫淫作痒，习习如梗，阻碍气道而为咳嗽，痘收自愈，有不咳嗽但喘者，若初出喷嚏，鼻流清水而喘，风寒客肺也，叁苏饮，痘点乾红，腹胀便秘而喘，毒盛气不舒畅也，宜清火解毒，有气虚不能逐邪外出，毒伏於内而喘胀者，乃闷痘证，不治，有泻後喘者，脾气下陷，虚火上拥，下气不续也，补中益气汤，有吐後喘者，胃虚不能制伏相火也，六君子汤，痘四五日，伏陷喘胀，必再攻发，复起可治，痘浆半足而倒喘胀者，宜补兼攻发，复肿灌为吉，有误服叁、腹胀而喘，枳椇汤，有痘密以致鼻塞，而口中气促似乎喘者，非喘也，以喘治之误矣。

涕唾

痘疮要涕唾稠黏，则热毒容易蒸发，若涕唾稠黏，身热鼻塞，大便如常，小便黄赤，芎苏散加絳，如痰盛壮热，胸中烦闷，大便坚实，卧则喘急，前胡枳椇汤微利之，庶元气不伤，痘疮易出。

咽喉

痘出最要咽喉清利，若毒火上薰，咽喉先受，以致肿塞窄狭，呼吸不能，饮食不入，疼痛哑呛等证，如圣饮、甘露饮、射干鼠黏子汤选用，血热咽痛者，紫草消毒饮最当，若咽痛发热，手指初捻似热，捻久则冷者，此脾气虚也，钱氏璋功散，若咽痛发热，作渴引饮，手足并热者，脾气热也，泻黄散，若大便溏泄，饮食不进者，白术散，慎勿用凉药，致损脾胃，而变吐泻痒皓也，

若咽痛足热，小便赤涩而频数，此三阴虚，无根之火循经上至咽喉也，生料六味加麦冬、五味。

呛水

呛水者，咽门为毒所壅，则饮不得入而溢於气喉，故气逆喷而呛也，若呛水在六七日前见，痘色红紫者，乃热毒上壅，若痘色痰白不起，乃气血虚弱，肺胃受伤，大为危兆，急宜解毒开胃，色赤兼凉血，色淡兼补气，若七日後，外痘蒸长光润而见此证，乃内痘起发而呛，只须助其灌浆，外痘结痂而呛自愈矣。

失音

失音之证，大抵肺热气病，咽喉有痘也，若於七日前见者，毒气薰蒸，肺窍闭塞，内疮糜烂，呼吸俱废者，为难治，若七日後呛水失音，乃内疮先热而腐，射干鼠黏子汤，或有内本无疮，多服热药所致者，急用消毒饮去荆芥加桔梗、门冬，赤热甚，更加犀角、黑参，或凉膈散去硝、黄，若毒火上薰於肺，肺受火郁而窍塞声哑者，导赤散加桔梗、牛蒡，若声哑而烦热痛，呻吟作渴，欲饮冷水，大便不通者，此心脾实热，急与清凉解毒，夏月盛暑之时，稍与冷水救之，洁古云，痘疹已出而声音如故者，形气俱不病也，痘疹未出而声不出者，形未病而气先病也，痘疹出而声音不出，形气俱病也，其治法可领悟矣，凡痘疮黑陷乾枯，咳嗽失音，吐泻烦渴，发热肢冷，昏睡少食，痰多气促，寒颤咬牙，黑陷燥痒者，皆为不治，惟猛进温养之剂，间有得生者。

寒颤咬牙

痘疹咬牙寒颤，有先後之序，痘正出时，为寒邪所袭，则肌腠闭塞，不能宣誓，而发寒颤，宜疏散之，若养浆时寒颤，乃阴凝於腠，腠分虚，则阴入气道而作颤，保元汤加丁、桂以温腠分，若系表虚风寒所乘，则宜保元汤加羌、防、荆芥、连翘、木香之类，痘未透而咬牙者，腠明胃热，宜清解之，若养浆时咬牙，乃腠陷於阴，阴分虚则腠入血道，故咬牙也，保元汤加芎、归以益阴分，若系肝盛木邪乘土，则宜泻青丸合导赤散作汤，二证并作於吐泻後者，邪正交攻，气血俱虚之候，十全大补汤，单见且凶，况并见乎，若痘色红紫，大小便秘，烦渴欲食水者，表俱热之证，而不寒但颤者，疮痛而摇也，咬牙者忍痛也，乍作乍止，四顺清凉饮，若溃烂灰白，泄泻不止，此脾胃虚寒，纯阴无腠之证，急用陈氏木香、诃功，若痒痒闷乱，腹胀足冷者，倒也，不治，若痘焦紫陷伏，闷乱昏睡，或躁扰不盛，声哑气急，而寒颤咬牙者，为热毒内攻，法在不治，急投神授散以救之，若青乾紫

陷，二便不通，大渴不止者，此纯籛无阴，百祥丸、宣风散，急下以救阴津，下後身安手足温者，方许可治，若腹胀气喘 y，手足冷者伏陷也，不治，大抵二证并见最为危候，又当以痘色辨其吉凶，或单寒颤者，当补气之中兼补其血，单咬牙者，於补血之中兼助其气，然此二证，多发於痘後，其人属虚无疑，虽有少热，亦馀毒耳，在养浆收靨之时，最忌见此，故於七日前见者可治，在七日後见者为逆。

发泡

发泡为气盛血虚之候，盖肺火动而皮毛伤，遂聚而为泡，小者如水珠，大者如葡萄，色白而空，或有清水者，气虚有火也，治之当补脾肺，顺水道而虚自实矣，钱氏璿功散加车前、泽泻之类，紫而空者，血虚有热也，清肺汤加当归、芍药、茯苓、车前，使小便下行，则气平血和，其泡自敛，若薄如竹膜燎浆泡者，必待浆臭而後可治，泡碎则亡矣。

发痒

气虚则陷伏，血虚则痒皓，痘初出而遍身作痒者，此邪欲出，因风寒闭其理，其火游移往来故痒，宜疏散而泻肝木，邪气得泄，痘出而痒自止，痘收敛而作痒者，脓成毒解，火气渐微，本无毒蕴也，芍药汤，若大便秘结，犀角消毒饮，痘养浆时，淡白平皓，少食便溏，浆清而痒，爬搔不盛者，此脾胃虚弱，气血俱虚，虚火扰攘所致，叁内托散，甚则陈氏木香散佐之，药不应者凶，痘色红紫乾滞，二便秘，口渴烦躁，浆充而痒，抓破血流者，此气盛血热也，四物汤加连翘、赤芍、白芷、蝉蜕，甚则四顺饮下之，如作痒人事清爽，自知其误抓破，或言其痒，欲人拊之吉，如痒而闷乱烦躁，语禁不止，摇头手足舞乱，破损无血，眼目开凶也，若他处破损虽多，脓血稠黏，正面不破者，其藏府精华不散，正气未亏，尽可收功，有面痘虽痒甚，擦破即痂，能食神清者，可治，昏乱者死，若破无脓血，不结靨，如无肤之状，寒颤咬牙，便泄啞呛者，不治。

发渴

痘前渴者，宜清金利水，痘後渴者，当大补元气，若痘疮稠密而渴，为津液外泄，生脉散，在藜申，生津葛根汤，如烦躁 y 身热者，白虎汤加麦冬、竹叶，若大便黑小便利，面黄小腹胀，喘急而渴者，内有瘀血，犀角地黄汤加归尾、桃仁、红花、穿山甲，若夏暑窗牖闭塞烦渴，四苓散加麦冬、黄连，薛氏云：若发热作渴，大便秘结，手足并热，善饮冷水，此籛盛也，四顺饮，若烦渴

泄泻，手足俱冷，饮沸汤而不知热，或陷伏黑者，此属虚寒，钱氏白术散，或陈氏理功散选用，若烦热作渴，面赤睛白，此为肾经虚热，生料六味丸，煎与恣饮，以救肾家将竭之水，燕都小儿出痘作渴，恣与冷水饮之，如期而愈，亦无痘毒之患，盖北方人卧火炕，饮火酒，有热与水相蝟而然也，按陈文宿云：痘疮发热，口渴烦躁，切不可与冷水、蜂蜜、柿子、西瓜等物，恐内损脾胃，致腹胀喘满，寒颤咬牙，则难治也，盖方宜各有不同，不可一例而论，张涵高曰：痘出三四朝，便秘溺涩，烦渴壮热，痘色乾红焦紫，必用凉膈散下之，后用凉血解毒调理，如八九朝，元气虚弱而痘平皓，浆色清稀，保元汤补之，有火证发渴，始终不可温补，但与凉血解毒，则浆行结而愈。

烦躁

凡痘未出而烦躁者，毒火内郁，或风寒壅遏不能即出，宜发散为主，痘未尽出而烦躁者，亦毒火盛也，消毒饮加连翘、黑参，痘尽出而烦躁者，乃血热毒盛，犀角地黄汤解之，痘长养时烦躁者，当辨虚实，若痘顶平，淡白少神，浆不易充者，此气血不足，保元汤加归、芍、门冬，虚烦懊恼者，栀子豉汤加解毒之药，若绽凸紫滞，便秘溺涩，乃正气实而毒盛不，解凉膈散、四顺饮、三黄丸解利之，小便赤涩，益元散、导赤散分利之，若痘倒喘胀而烦躁闷乱，乃气虚毒盛，难治。

昏聩

痘疮成浆之时，精神倦怠，神思昏聩，不省人事，呼之不应，自语疹喃，如邪祟状，此痘出太过，心藏空虚，神无所依也，人参酸枣汤，气虚，大剂独参，或保元加枣仁、茯神，若烦热气壮，痰涎涌盛者，改定清心丸，如服药后不甯，反加闷乱者死，浆清不食者，不治。

汗出

痘疮多汗，则津液外泄，或未浆，或既靨，并宜保元汤加养血药，然又有面赤发渴，汗出不及腰者，皆胃热肾虚，四君子汤去术易麦冬，下六味丸，若面赤作渴，手足心热，大便坚者，肠胃实热也，泻黄散，若初起发热时，自汗不妨，乃湿热薰蒸而然，切不可使用、术之类以实理，亦不可妄用升、葛之类以泄肌肉，盖自汗则痘热已轻，恐发泄太甚，则津液内耗，阴随箝散，难以收靨，即靨后自汗，亦宜详审而治，若血虚自汗，则至夜烦热作渴，当归补血汤，气虚不能自固而汗，则动作喘息，力微身热，四肢不温，四君子加归、芍，有痘出平皓，淡白少神，身凉而

汗者，保元汤加肉桂、当归，有重帔暖炕，厚衣重衾而多汗者，宜渐絀以清适之。

失血

痘疹失血，俱为危候，若气血旺，毒火盛而失血者，乃邪从血解，不可妄投止血之剂，惟宜清血解毒，若治之不止者凶，有气血虚而毒盛失血者，不治，有闷痘五窍流血者，不治，有痘倒而鼻流血水者，不治，有热证误投热剂而失血者，宜清凉解毒，痘未尽出而用寒凉，毒为凉激伤脾，不能端动其血，致逆於藏府之中，内毒搏滞於胸膈之上，积成秽血，妄行而暴吐衄昏晕，痘色淡白陷伏者，理中汤、独参汤并加肉桂，温补为主，所谓血脱益气，籛生阴长是也，若痘尖绽紫滞而衄者，乃毒火刑金，犀角地黄汤加炒黑山栀，有靨後馱毒乘脾，脾气受伤，不能统血而衄，小剂参苓白术散加炒黑连、芍，若躁热闷乱，口乾渴甚而衄，手足并热者，犀角地黄去丹皮加黄连、山栀、炮姜，亦有中气虚而不时烘热，手足时冷时热而衄，此清籛之气不能上升，无根之火倏往倏来也，补中益气加芍药、肉桂，有毒盛壅炽，肺金受制，流注大肠而便血者，四物汤换生地加芩、连，若下血不止，昏睡不醒者危，凡痘中失血，惟从鼻出者，可治，从口中及口鼻齐出者，多不治，亦有从痘疮出者，则为走泄，走泄多则分肉空虚，毒无定位，是皆有犯於，为难治也。

身痛

经曰：诸寒为痛，又曰：甚热则痛，又曰：诸痛为实，三说不同，各有其理，当热作之时，毒始端行，忽遇暴寒折之，毒邪壅於皮肤之间，不能宣发，此因寒而痛也，宜透肌端表，如烦躁渴甚，狂言 y，使秘溺赤，更值春暄夏炎之令，痘见乾红焦紫，就火热而痛甚，就阴凉而痛衰，此因热而痛也，宜清凉化毒，若身不壮热，口不烦渴，饮食如常，二便清调，痘见尖绽红泽，至七八日浆璫充满，惟觉根窠胀痛，此诸痛为实，宜平和疏养，若初出而身痛者，为发未尽，升麻汤，冬月加蜜炙麻黄二三分，既出稠密而身痛，为毒盛瘀血也，犀角消毒饮倍连翘加紫草，兼腰背痛者，肝盛血凝也，泻青丸絀大黄加甘草、防风，便秘腹胀，四肢厥冷，腰痛疮色紫黑者，难治，百祥丸，若備稿蓀啮而色紫者，瘀毒壅滞，最危之兆，若二便秘结，喘急烦躁，栀子仁散，自利不食者，不治，若身後痛属太籛经，用羌活、防风、甘草，身前痛属籛明经，用升麻、葛根、紫草，身侧痛属少籛经，用连翘、柴胡、防风，四肢痛属脾经，用防风、芍药、甘草急止之，盖恐叫号

伤气，忍痛伤血，而致变证也，若食鸡鱼酒物而致者，清胃散加生犀汁，大凡痘疮，切不可食毒物，恐作痛致伤元气，轻者反重，重者难治，然有专取毒物以攻其毒，如猪尾膏、鸡冠血、攻毒汤等方之义，不可以此碍彼也。

头面

朱济川曰：痘未起发而头面先肿者，此箴火亢盛，阴血不能归附，气血相离之象，若痘疮起发，头面以渐而肿者，此毒气发越，聚於三箴，欲作脓血，故宜肿也，设当起发而头面不肿者，必痘本磊落，毒势轻浅，所以不肿，如痘本稠密，起发应肿不肿，此毒伏於内，不能发越，治宜助正为主，如痘稀疏，起发不应肿而肿者，此感疫毒之邪，须兼疫气而治，如应肿而平皓如饧饼，或痘肉齐平，或乾焦紫滞者，此毒盛气虚，不治之证也，大凡应肿者，直至浆满结，毒化而肿消目开为吉，若浆未充足而肿消目开者，此正气不足，不能化毒成浆，名为倒靥，乃凶兆也。闻人氏云，痘疹属火，面色赤者为顺，赤甚为热，若肝木藜面色青者，是为逆也，急用四君子或附子理中并加升麻，调补脾胃，色正方许可治，有痘毒遇风寒相搏，凝滞於肌肉，備嬰檢鮪C，急用夺命丹发之，然多不救。

正额

朱济川曰：额乃心之部分，若痘出偽鮪平黯，而正额匀朗，绽凸红润，调理无虞，偽鮪虽匀红绽，而正额平皓，灰滞无神者，此元气不足，不能成功於上，凶也，正额虽平皓，而间有数点尖绽者，险也，又须紫颧颊来助，若颧颊不起发，无润泽，为气血不足，终不可治也，若眉心密簇如钱，而色灰滞，虽備盥□八九日浆行俱满，眉心必空饒无水，後必痒皓倒 喘胀而死。

手足

朱济川曰：四肢之痘，应出不出，应起不起，应浆而清水，应收而不痂，应脱靨而黏着不脱者，皆脾胃虚，不能旁警四肢也，治宜调理脾胃为主，然四肢始终贵乎温暖，若痘出手足冷者，脾弱也，痘出而手足作痛者，乃毒火乘脾，疏解为上，若備畛而四肢尚空饒，多有不治者，临病之际，可不抚按手足之温冷哉，又有自言手足冷，及按之热而夜卧不盛者，此脾弱而虚箴发露於外也，当补脾调血为主，痘出而紫足常动摇不休，此热毒流於阴分，不治，若出七八日足不伸者，不治。

唇舌

痘出始终以唇舌红润为吉，若唇口肿胀，紫黑乾裂，或有痘先

黄，或唇色皎白，或有白泡，或肿烂流脓者，皆毒火乘脾，璫为危候，当先升解以化其毒，次补益以培其本，庶可无虞，若痘出稠密，唇口疮相黏乾黑者，死证也，若臭烂延及牙龈，腮颊肿破，而成走马崩砂，牙宣息露狐惑等证，皆不易治，即用化愚丸、马鸣散，亦难取效，若初见舌白唇紫，即知实热，急投凉膈散及马鸣散吹之，庶可急夺其势，若见痰喘作渴者，不治，若气虚火盛，津液不能上行而舌乾口燥者，补益为主，若毒火盛而舌乾口燥者，解利为主，若舌上燥黑芒刺者，此热毒内蕴，急用硝黄下之，或可十救一二，又舒舌者脾之热，弄舌者心之热，有因唇燥而舒舌者，亦脾之热也，若痘稠密浆清，唇口摇动，昏碇寒颤者，不治，唇口攸动，目眶内陷，足常动摇者，不治，若下唇有白屑如芝麻，或翻转如葵花，或有紫泡出血，及唇燥裂而见面色枯槁，烦渴不止，及腰足痛者，皆不可治。

眼目

痘疹出发热时，目赤肿者，风热上攻也，四五日间目赤者，火毒盛而上薰也，痘後目赤肿者，馀毒郁於心脾也。痘疹出多，至灌浆时，自然眼闭，然乾靨之後，又当开眼，若仍闭不开者，此毒气上攻於目，急宜清解馀毒，甚则凉膈散加荆芥、牛蒡、蝉蜕，大抵过期不开，即当以舌舄润，去其秽污自开。痘疮害目，不在於初，而在收靨之後，皆由头面痘密，脓血襟固，或破烂而复肿灌，毒火郁蒸，内攻於目，又或痘出太盛，成就迟缓，过服辛热，失於清解，或逼受火气，或衣衾过厚，或客冒风寒，或恣食诸卵，皆能害目，治当活血解毒，得血活其毒即解，切不可概用凉剂，恐冰凝血脉，终成痼疾也，亦不可点香窜之药，谷精散、决明散、密蒙散、神功散、羚羊散等方选用。初见点时有痘丛生目中，急须移痘丹移之，庶无害眼之患，方虽似诞，而功效特奇，不可因其瑣而忽诸，若三日後根气已定，不可移也，轻者以象牙磨水，点入移之。

馀毒

痘疮平皓倒 破烂之证，用药得以收靨者，馀毒发泄未尽，必循经络而出，发为痲毒，看何经络而用药，俱以托 解毒为主，如未溃肿硬者，排毒散，随元气虚实加絃，外用生黄豆嚼烂罨之，或大黄酒煮，入真 豆粉敷之，或蛇蜕粵生豆浆贴之，若溃肿而脓未透，解毒内托散加白芷、鯪鲤甲，外用海石细研蜜调敷之，如已溃脓尽者，十宣散加连翘、忍冬，凡痘後馀毒发痲，根赤而作痒者，气虚也，四君子加当归、芍药，色赤而肿痛者，血热也，

四物汤换生地加犀角、鯨鲤甲、连翘、忍冬，肿而不溃者，气血
紕虚也，托 消毒散，溃而不愈者，脾气虚弱也，六君子加归、
忍冬，若发於皮肤之外，或大片小片如涂朱，或作核肿痛，不可
摸者，此名紫丹瘤，内藏毒盛，虽用解毒药，亦难消散，从上发
者，过心即死，从下发者，过肾则死，急以磁锋砭去恶血，毒肿
未平，再与砭之，更须内夺其毒，得以开泄也，若皮肤发出隐隐
红斑搔痒，或红块者，俗名盖痘疔，消毒饮加防风，若收靨安
好，忽然手足厥冷，此脾气虚弱，不可认作寒证，叁 内托散加
桂枝，若手足忽然拘挛，不能屈伸者，此外感风寒湿三气，勿用
发散耗血之药，十全大补汤，用桂枝、苍术，骨节痛，加羌、防，
有痘疮收靨後，忽然下痢脓血者，此毒气流入大肠，须二三日
间，听其下尽，然後清热利小便，再後补脾健胃，不可用止涩之
剂，若热毒蕴蓄於肺，闭塞咽喉，则口张不食，欲吐不吐，乾呕
声嘶，此胃中有疮腐烂，最凶之兆，急用消毒加甘、桔、黑叁、牛
蒡、竹叶，并磨犀角水救之，迟则咽烂而死，若腹痛胀满，烦躁
气急者，此毒入於脾，当用枳实导滞汤利之，否则喘急厥冷，难
治矣，若痘後胜常饮食，日渐羸瘦，此气血紕亏，胃中虚火也，
钱氏璋功散、四物汤，并加黄连，相间服之，更节饮食为要，若
大便秘结，毒盛血枯也，消毒饮加生地黄、麻仁、杏仁以润之，
因多服热药燥结者，消毒饮加麻仁、芍药、山栀，若口舌生疮，
赤者为心脾蕴热，宜凉膈散，白者为心肺有热，宜清肺汤，外以
青布粵水拭净，用马鸣散掺之，收靨时，口舌生疮，及患齿疳
者，皆由馀毒不解，乘於箴明，而薰逼上焦也，宜清胃化毒，甘
露饮加犀角、连翘，咽痛者，亦由馀毒留於管，肺受火淫而为肿
痛也，如圣饮，若收靨之後，目闭不开，或生翳膜，疼痛昏暗者，
俱宜凉血解毒清心泻肝，随证治之，若收靨未齐，忽发馀毒，而
身面目睛俱赤者，难治，翁仲仁云，痘疮既靨之後，或成痈肿，
人固知为馀毒矣，不知气高而喘息作声，撷背抬肚者，馀毒之在
肺也，痰涎稠黏，咬牙戛齿，泄泻不止而口臭者，馀毒之在脾胃
也，盗汗出於胸前，向午则热而渴者，馀毒之在心包也，睡中多
蚤，身常发热，馀毒之在肝也，耳轮与尻常热，馀毒之在肾也，
眼合不开，身肿不消，壮热不清，郁郁不乐，诸经皆有馀毒也，
又须知发於巅顶及胸者，为心经之毒，发於臂肘及背者，肺经之
毒，发於佻膝及筋聚处者，肝经之毒，发於七节之傍及尻上者，
肾经之毒，发於正面及咽者，胃经之毒，肝肺及胃之毒多易治，
心毒多危，肾毒不必治也，大抵血热毒盛而发者，其毒必 肿色

赤，能食便秘，并宜消毒饮加解毒凉血药，胃气实者，排毒散微下之，若气虚毒盛而发，其毒必漫肿色淡，食少便滑，虽用参、内托，多不可治，若用犀角、鼈、连地黄之属，是速其毙也，如備钗舂注清水，延绵不已者，不治。

妇人

女人天癸既至，阴常不足，痘疮以气为主，血为辅，一有不足，则变易生，如发热之时，正遇经来，此热从血解，疮自发出，最为吉兆，若四五日不止，则热入血室，血必妄行内动，中虚之证也，小柴胡加芎、归，若非经行之期，於发热时而经忽至者，此毒火内炽，逼血妄行，必疮多毒盛，急以犀角地黄汤加紫草、蝉蜕、牛蒡、连翘，使热清毒解，痘出经止，方无变患，迟则内虚疮陷矣，又如起发灌浆之时，适遇经行，三四日不止，必难起发灌浆，或平皓，或灰色，或黑陷，急用十全大补汤加熟附，使起发灌浆，或出赠痘为吉，若寒颤咬牙喘满者为内脱，不治，又如起发灌浆之时，经水适来，或口不能语者，乃血去心虚，不能上荣於舌，先与保元汤加归、地、门冬、茯神、枣仁，待其能言，後以十全大补汤加猪心血调服，又经不断之时，适逢出痘，发热神昏，言语狂妄，循衣撮空，如崇状者，此经後血室空虚，邪热乘虚而犯冲脉也，四物汤合导赤散加麦冬，又如崩漏不止，气血俱虚之後出痘，此必不能胜任，虽十全大补，多不可救，又如向来经闭不通，血海乾涸，适逢出痘，毒气怫郁冲任之间，二籀之证并发，攻之则妄行不止，宜归脾汤调其心脾，使毒得发泄，庶或可救，至如孕妇出痘，最为可虑，不问轻重，悉以安胎为主，胎动不安者，四物汤加参、术、砂仁，有热证当用黄芩，必须酒炒，胎安痘出稠密，参内托散加紫草、归、芍，至如痘疮正在起发灌浆时，忽遇分娩，气血俱虚，十全大补倍参、加熟附子，以补气血，甚则大剂保元汤，更加襟、艾、姜、附，续续灌之，若小腹急痛，瘀血未尽，须加肉桂，胎下之後，绝无瘀血，按之急痛者，此必瘀积小腹，加炮黑山查，以伏龙肝煎汤代水煎药，临服再加熬枯黑糖半匙最妙，若咬牙寒颤，腹痛作渴，手足冷身热者，此脾胃内虚，而显假热於外也，十全大补汤加熟附，服後止者吉，不止者凶，如产後半月十日之间，适遇出痘，此气血新虚，必以大补气血为主，大抵男妇婚嫁之後出痘，其顶必不能高耸，其形多大而扁阔，其色多淡而不黄，不可拘小儿元气未发泄之例也。

痘形

痘疮从颧骨上起者，曰当颧痘，朗朗不妨，稠密者危。在口黎角

出者，曰监门痘，後必成水泡及泻。下颐先出，曰脱须痘，浆虽充灌，终属危候。痘出红活光泽，粗细一匀者，曰石痘，吉。手足四肢皆有，惟身少者，曰四腕痘，凶吉相半，若身面皆无者不治。通身皆有，足心无者，曰无根痘，须看周身多少，少者吉，多者凶。上身少，下身多者，曰逆痘，凶。上身多，下身少者，曰顺痘，吉。上下有而中间少，或紫豆多而腹上无，腿上不起者，曰紫节痘，危，此证当从虚治。胸前独多，曰瞒心痘，多凶，加渴泻者不治。紫腰每边一个紫大者，或皆紫黑如蚤咬者，及未出先见腰痛者，曰折腰痘，五日死。初报点五七粒成丛，数十处皆然者，曰梅花痘，起肿必连成一片平皓，若有赠痘光泽如珠者，吉，赠痘亦平皓枯滞者，凶。报点周时即痂，复又报点，如是数番，名九焦痘，可治，若当额地角颧骨心胸背手耳後，有一二个黑陷者，亦曰九焦，不治。痘粗肥而娇红色艳，不能结实，名晃痘，不可因其好看而妄断为吉，急宜调补脾气，否则为溇泻痒皓之患。痘出而顶有皱纹者，曰椒皮痘，或纹如茱萸者，皆不治。痘出红润而中心少有黑点者，曰茱萸痘，为血热，可治。中黑陷而四围灰白者，曰陷顶痘，九日死。初出状如蚊蚤所啮，三日後反不见者，曰反关痘，五日死。痘起黑陷，或紫黑中有血行者，曰紫疔痘，七日死。痘疮中有紫黑疔，生於上，太髻当心者，曰黑疔痘，三日死。痘黑而光泽者，曰贼痘，有背部与当颧监门，及拘腮锁口，俱用银挑破，以珍珠散涂之。初起疮色淡紫成片，曰紫云痘，十日死。痘未出时先蚤搔，曰先蚤痘，不必治蚤，痘出自愈，若出而复没，虽少而不起发者，难治，若已出而发蚤者，曰逆蚤痘，不治。痘起稠密无缝，紫黑成片而发搔者，曰蚤搔痘，不出六日死。痘出虽有缝，粒密而色昏者，曰数舆痘，不治。痘出不圆不起，顶红根白者，曰顶红痘，不治。痘空处有云头红色者，名夹斑痘，治之而斑退痘起者吉，否则凶。痘空处细密有头粒者，曰夹疹痘，痘稀而疹先退者轻，痘密而疹不退者重。痘出大便秘结，而痘疮朗朗红活者，曰关门痘，不妨。痘疮不成脓，而内泻痢者，曰伏阴痘，治宜温。痘疮红润，而引饮渴不止，及狂言者，曰向髻痘，治当凉解。痘疮正出，而胸膈高肿，内不宽者，曰结胸痘，下之生，迟则死。周身皆收靨脱痂，巅顶一粒紫大不收者，曰鹤顶痘，二十日外，必发蚤而死，亦有周身痂脱，正额一粒溃而不敛，至月馀作痒，破出臭脓，声哑闷乱而死者，有周身痂脱，头上一粒不敛，至四七日忽痒甚出蛆，声哑闷乱而死，皆鹤顶之类也。有收靨脱痂之後，忽身发火热，

旧靨愈处，重出一番，痘竦囊聚，肿痛愈加者，曰 机痘，此毒蓄营卫，急宜凉血解毒，当慎风寒，节饮食，否则，必毒邪攻迫，腹胀溃烂，阴籛不分而死。痘皮薄破烂者，曰湿痘，大剂补脾燥湿，间有生者，切禁黄 ，以其反助表湿也。痘一出如豆皦水泡，兼腹泻不止，曰水患痘，不治。痘起胀而与肉齐平，虽有黄浆，根血紫滞者，曰板黄痘，亦名延日痘，虽痂尽脱，而日渐枯涸，延至月馀多死。痘四围平皓阔薄，中间一点色白而点者，曰 窠痘，必死。痘出数粒成丛，平皓不起者，曰 5 痘，治之起发分颗者吉，否则凶。初起发时，疮头便带白浆者，曰疫痘，不治。痘点见于下颐，或耳下眉心，若白头如绝蹠渐乾枯倒陷者，曰白闷痘，三四日死，若报点如丹，渐乾焦紫黑者，曰紫闷痘，五六日死，若喘胀衄血便血者，曰紧闷痘，二三日死。痘周身皆白，内空皦一联者，曰蛇皦痘，难治，若变臭者可治。痘疮至浆来而溃烂，臭不可闻者，曰臭痘，无妨，臭而裂者，为外剥，不治。痘稠密不能起发灌浆，六七日间，忽泻脓血者，曰泻浆痘，此证多有生者，虽危不妨。痘初起时光泽，至四五日反不起而伏陷，将发虚寒者，曰伏陷痘，急当扶 为主。痘虽起发灌浆，浆未足而忽然乾靨者，曰倒 痘，多危。痘出既红，忽然变白，更加寒颤咬牙者，曰寒颤痘，急当助表养血，亦须防过二十四朝，方可无事。若先出红泽，适遇妇人经事所触，而变灰白色者，曰血厌痘，急觅月月红花或茎叶，煎汤调紫草茸末一钱匙，入酒酿服之，缓则难救。

璋痘

夫痘有似凶而吉者，似吉而凶者，不可不辨，如诸痘不起，而天庭晓星起灌者吉，诸痘壮起，而天庭晓星不起者凶。诸痘不起，而太籛独起者吉，诸痘壮起，而太籛不起者凶。诸痘不起，而耳边方圆寸许独起者，肾经旺也，吉，诸痘壮起，而耳边方圆寸许不起者，为肾败也，不治，遍身俱起灌，惟左耳下外面，有紫三粒不起灌者，肝肾毒盛，定作唇裂齿乾，宜急救之。凡头面四肢密者为险，若得地角有数粒如珠者，为顺，诸痘俱好，地角独伏陷乾枯，或灰白不起者，为逆。痘备钹 插惟尻骨饱满如珠，此肾藏有权，补托灌浆即愈。面部俱稀，而鼻梁左右密如蚕种者，毒聚於胃也，危，面部俱稀，而口角有黑痘一粒独大，或紫边有紫粒者，为拦门疔，初起可救，五六日不治。痘出遍身稀疏，惟项下稠密一片至颐者，名锁项托颐，不治，若喉颈太多者，急用山豆根、牛蒡子、黑叁、木通、甘、桔、芎、归、生地、

荆芥辈治之，迟则毒结咽喉，不救矣。初见标时，胸上脐下俱有，中间一截无者，此脾胃虚，急用参、归、芷、厚朴、紫草、木通、防风辈救之，七日之外难矣。痘出遍身斑斑成片，如打伤痕者，不治。痘标既完，手足胸背俱多，而头面无者，气血不能上升也，急用升麻、芎、归、甘、桔、防、芷、苏叶、前胡，加姜服之，五日後不治，曲池生痛而死，若遍身稀者，不在此例。初出便如豆，紫三日大如子，其痘根顶全无血色，比盖独大，按之虚软，曰贼痘，四日出血而死。痘出数十粒成块，肌肉结硬，中有一大者，曰痘母，此血凝毒盛，急须挑破，内服真人解毒汤，外用绵脂煮热熨之，熨之肉不柔和者不治。头面无空，平皓色白，俗名蛇皮，此乾枯不能作浆，至十一二日必危，若得发臭而不剥裂者，可治。初标红润，至四五日忽变伏陷，此为药患，急扶表。痘虽肥满，而内实乾无血水者死。痘中有凹，四边特起，明亮坚硬，浆板不化，形如石臼者，不治。痘疮生虫，皆湿热所化，毒流皮肤也，虽冬月亦有之，以柳叶铺下，令儿卧上，则虫自死，无柳叶时，顶收乾者为末，香油调敷亦效。初出血点，其色红紫，遍身如点朱者，六日死。血泡协热，而浆肥满，刺泡血红，急以犀角地黄汤加白芍治之，血黑不治。痘本稀少，四五日起发，六七日收靨，痂乾而赤，九日而痂落，此气血充足毒少，故随出随痂，不及作脓也，最佳。疮虽起发，四畔又出小痘，攒簇如粟米，不待长养灌浆，必加搔痒而死。疮头有孔，脓水漏出，堆聚乾结，或清水自破，水去乾黑者不治。痘发浆泡，而人中平满唇翻，腹胀气急者不治。痘发燎浆泡，切忌损破，浆臭後犹或可治，破则不治。其形如豆疔，灰白全无血色，擦破血出无脓不治。痘已出齐，紫色不起不浆，如浮萍贴於肉上者不治，如微微高起，爬出有血，急以凉血解毒之剂救之。黑痘多属血热，本为恶候，然形状多端，宜随证解救，紫黑点子隐於皮肤间者，用人牙烧灰、猪尾血，酒酿调五七分，量人大小与之，初出便见黑点，急用紫草茸三钱酒煎服，或形如痣，或如牵牛子，或如煤炭，或青紫成块，皆为寒闭热毒，宜化毒凉血，荆、防、蝉蜕、紫草、黑参、木通、连翘辈救之，热甚加黄连，黑而软大者，气弱毒盛也，保元汤加紫草，已上诸证，竭力图成，或可十全一二也。近看如水蓼花，远望如罍脂色，清水不能成浆者不治。先见标一二点於面部，或口唇上下，周身俱无，如常起胀灌浆收靨，此为报痘，不知者以为本痘稀少，以火照之，红点隐隐藏於肌肉之内，急宜托解毒，其痘齐出，否则颐下发痛毒而成不救。

逆证

痘疮不治之证，总勉强用药，终无生理，初出时从天庭司空太髻印堂方广等处发出，或如蚕种，或如鱼鳞，或如点朱洒墨泼青，成青黑紫斑，或肌肉有成块处，或有青甄⁶，成紫黑乾枯，或遍身有瘙疹，或如玳瑁，或头面一片如脂，或初出红点带紫，或夹斑如锦纹者，俱危於四五朝，迟则不过六七朝也，若见青斑者，顷刻危矣。若遍身不起，俱发紫黑斑点，或初起顶陷，连肉通红，或如沸无缝，或薄如竹膜，摸之便破，或如蛇蟻，如鱼皮，顶陷如羊眼，赤亮如汤泡火烧，或腰腹作痛，上下出血，或如⁷瓷，成片连贯，眼合无浆者，俱危於七八朝，迟则不过十朝也。若四五日间，面目浮肿而疮不肿，其痘黑陷紫陷，或灰白，或发紫泡水痒皓者，危於十一二朝，其泡刺破，出黑血黄水者不治。若四五日诸痘未灌浆，唇上有疮先黄，失於针挑者不治。若五六日内，痘白而肿，光亮如水，根脚不红，或声哑气急，或鼻陷啮齿，或目闭忽开，露白无神，不省人事者不治。若六七日不能灌浆，但空蟻乾枯，全无血水，搔破无脓血而痒皓者，十二日死，有脓血者不死。二三日根窠不分，红肿如瓜，或如冷粥结面，或如胖蚕之形，或如油光黍米，内有红紫，或顶陷，有眼如孔，色紫黑者，俱不治。若紫颊紫颐，多致成片，如涂朱者，此肝乘脾，当十二三朝不食而危。若七八日间，陷伏焦紫乾枯，不能灌浆，或咬牙寒颤，y 狂躁烦闷，呛水错喉，在七日前见者难治，或目闭，口中臭烂成疳，延及内外者不治。或七八日後，腹胀气喘，有痰如睬锯，啼哭不止者，可治，无啼哭者，不治。或嫩薄易破，抓皓成饼，堆垛如鸡屎，泄泻不止者不治。或泻下如豆汁，或便脓血，或乳食不化痘烂，或口臭唇焦，或目闭反开者，不治。或不时哽气，如欲大便状，或胸高突起，神昏闷乱，或舌卷囊缩，咽肿不食，或脚不伸，或憎寒四肢逆冷，或目闭腹胀，厥冷过膝，或先痘後蚤，连发搔不止，及痘後慢蚤，目无神而色青者，皆不可治。当靨痒皓无脓，皮如血蟻者，必发寒颤咬牙口噤而死。妇人经水不止，或堕胎下血，身大热不退者，并不可治。凡发热时，头温足冷，昏闷如痴，渴饮不止者，其痘必危。凡腰下见点，腰上不出者不治。凡斜视之，脸如橘皮，不分肉地者死。起胀时色白如饭，平皓不起者死，若此者，乃毒盛血枯，不可认为虚寒之候。至如可畏之证，附列於後，如不食，或多渴寒颤困倦，脾虚也。戛齿噤牙，肾经热甚也。烦躁体热摇头，肝热生风也。吐逆泄泻，乳食不化，便脓血者，脾胃虚寒，毒入

大肠也。疮作黑坑，内无脓血者，肾热脾虚也。大小便涩，口渴者，心肺热也。喘急痰盛者，肺热甚也。已上可畏之证，内犯一二，用药得效者生，不效者死，若犯三四证，必无生理也。

诸证

头疼可治。目闭，初起不治，八九日无事，十三四日凶。咳嗽无事。气急，初起无事，八九日凶。摇头，初起虽凶，可治，八九日後，不治。声哑，初起难治，七八日可治，痂落後凶，兼喘急不治，或哭泣声哑，色泽者可治，色晦者不治。喉痛，初起可治，痂落後凶。y，初起重，痂落後凶。心胸痛不治。腹疼，初起无事，痂落後凶。腰痛，初起及痘中凶，十四日後无事。项不能举，天柱折，虽结痂乾靨，二十日外必凶。十指冷，脾虚者可治，毒盛者不治。手足摇不治。手足痛，初起凶，八九日无事。足冷过膝不治。眼耳出血不治。鼻衄无事。吐血，鲜红可治，紫黑不治。尿血不治。大便血可治。吐黄水，腹不疼无事，腹疼者凶。吐清水无事。吐浓痰无事。吐臭痰不治。错喉，初热凶，灌浆时不妨。寒颤，初起不治，七八日後亦不可治。咬牙，初起不治，起长时凶，七八日後可治。泄泻清白，寒也，可治。泄泻黑水，藏府坏也不治。吐，初起吐一二条无事，多则凶，十四五日吐出即死，便出多者亦凶。燥渴，结痂後凶。不食，结痂後凶，馀毒盛也。

看法

朱济川曰：医以认证为要，凡一入门，必先知其家贫富何如，时月炎冷何如，儿之禀赋何如，形色善恶何如，脉诊微盛何如，肌肤老嫩何如，痘出稀密何如，部位顺逆何如，气血虚实何如，表寒热何如，声音清浊何如，口舌燥润何如，睡卧安否何如，举止动静何如，饮食多少何如，二便坚利何如，又有凶中藏吉，吉中藏凶，不可不辨，审此数者，随宜而治可也。

用药

痘疮者血蕴也，治宜活血为主，故紫草、红花不可少，红甚便滑则忌，山查散血消积，胃虚不能食则忌，甘草解毒和中，中满则忌，陈皮健脾行气，自汗则忌，大腹皮利水治胀，发散则忌，牛蒡子疏风润色，滑窍通肌，泄泻则忌，木通疏利膀胱，溺多则忌，诃子、乌梅止泻渴敛汗，便实则忌，参、术扶元益胃，血燥毒盛则忌，升麻、葛根升发开提，痘密汗多，毒盛 实则忌，羌活、白芷败毒追脓，气虚则忌，归、芎活血补血，血热黑烂则忌，芍药、地黄凉血助阴，血寒不发则忌，辰砂定神除热却烦，灰白不发则忌，糯米暖胃实脾，气滞则忌，防风散风解热，气喘则忌，

木香调气散寒，止腹痛泻青，斑黑燥渴则忌，厚朴温胃治胀，烦渴则忌，细辛发散上行通肺，燥热则忌，柴胡发表透热，气升则忌，前胡除痰治嗽，便泄则忌，半夏消痰止嗽，燥渴则忌，麻黄、紫苏散表逐寒，表虚则忌，姜、桂助血温中，血热妄行，乾红焦紫则忌，附子回籛补元，治虚寒厥冷，烦乱则忌，大黄荡涤实热，胃虚实少则忌，人牙起发肾邪陷伏，血热毒陷则忌，山柽降火下行，气虚便溏则忌，犀角凉血止衄，时值行浆则忌，牡丹皮行血归经，痘前多汗则忌，肉豆蔻健脾止泻，便实则忌，桔梗开郁发导，用下则忌，蝉蜕驱风散毒，表虚汗脱则忌，枳壳宽胸下气，气虚下陷则忌，胡甜、乳香时焚开窍，血热毒盛，烦渴衄汗则忌，黄柏、豆、生甘草等分煎膏，预先涂目眶，或脂涂眼眶耳前，使痘不侵目，出後则忌，一发热起，便以丝瓜近蒂三寸，连子烧灰存性，加辰砂酒服，可使痘稀，见点则忌，每年端午日服之，服久可使不出也。

禁忌

痘疮至初出至收靨时，藏府俱虚，外邪易触，饮食易伤，必须避风寒，调饮食，日用胡甜、红枣、大黄、乳香焚之，若血热毒盛，禁烧胡甜、红枣之属，恐变烦渴焦痒之患，如煎油炒豆杀性腥血，硫黄、脑、麝诸香，劳鞞蒜糞秽之气，房事淫气，瑋服生人，及铍钹金器之声，俱宜避之，勿令洗面，恐生水损眼故也，眼鼻勿动其痂，则无眼吊鼻之患，行坐勿令太早，免致腰酸脚痛之虞，能食者，与鲫鱼、白 8 之类，切不可与生冷瓜、柿、梨、橘、韭、蒜、醋、酱，7 粽、鸡、鹅、椒、姜辛辣等物，鸡子害目，亦不可食，近世多用鲜剋、鲜鱼发痘，若脾胃虚寒者，误与，每致泄泻不食，如天大寒，盖覆常宜温暖，恐毒气为寒所滞，则痘不能生发也，如天大热，勿使客热与毒相并，致增烦躁溃烂也，其麻疹比之出痘固轻，然调治失宜，风寒不避，祸不旋踵，一切辛辣厚味，助火酸收之物，咸须禁食，如酸醋、胡椒、猪肉、桃核及梅、杏、樱桃、梨、柿、罨等类，若误犯之，则有伏患焦紫，喘胀声而难救也，误食鸡则终身肌肤粟起，误食糖霜，多发疔蚀，必俟紫月後，方无禁忌也。

麻疹总论

麻疹者，手足太阴籛明二经蕴热所发，小儿居多，大人亦时有之，是亦时气传染之类，其发热时多咳嗽多嚏多呕，眼中如泪，面浮腮赤，多泻多痰，多热多渴，多烦闷，甚则躁乱咽痛，唇焦神昏，通身红赤，起而成粒，匀净而小，斜目视之，隐隐皮肤之

下，以手摸之，磊磊肌肉之间，其形若疥，其色若丹，以其箴气从上，故头面愈多者为顺，法当清凉发散为主，药用辛散以升发之，凉润以清解之，切忌酸收，凡动气燥悍及一切温补之药，慎不可犯，误用祸不旋踵，辛散如荆芥、薄荷、前胡、葛根、麻黄、石膏、鼠黏子，凉润如黑参、塘菱根、菱甬、麦冬、生甘草、璧、连、贝母、连翘、竹叶，皆应用之药，又当随所发月时，量儿大小，及见证轻重而为制剂，若渐出渐收者，其势虽轻，而热尚未平，须防喘急，若连绵三四日者，其势虽盛，而热已发泄，必无他变，宜大青汤，或消毒饮加黑参、石膏、麦冬、竹叶，若发热时備稿上□，或衄血者，此毒解也，勿遽止之，若汗出太多，血流不止，当以清肺汤去嘑蓂、杏仁加麻黄根以敛汗，犀角地黄汤以止血，迟则气虚神耗，为难治也，若发热时，或呕吐，或自利者，此火邪内逼，毒气上下行也，俱宜清热解毒利小便，切勿止涩，大凡疹证发热时，未有不渴者，但当与豆灯心汤，勿与冷饮，致成水蓄，多生变幻也，即葶腥酒面生冷水果，咸须禁之，麻疹多有热痰在肺，初发时必咳嗽，宜清热透表，不得止嗽，麻後咳嗽，切忌辛温酸涩，但用清咽滋肺汤以清餘热，痰壅自愈，多喘者，热邪壅肺也，切勿定喘，惟应大剂竹叶石膏汤去半夏加贝母、黑参、薄荷，如冬天寒甚，麻毒为寒郁於内，不得透出而喘，加蜜酒炒麻黄，一剂立止，夏月热势甚者，即用白虎汤加竹叶，忌用升麻，误服必喘，然喘为肺气壅遏，故喘必兼嗽，而张口抬肩者，肺窍不通，不治也，故谚有喘而咳嗽者可疗，喘而不嗽者难医之语，又其证多泄泻，慎勿止涩，惟宜璧、连、葛根，则泻自止，疹家忌泻，泻则箴明之邪热得解，是亦表分消之义，又有疹收之後，饮食如常，卒然心腹绞痛，遍身冷汗如冰者，此元气虚弱而中恶气也，朝发夕死，勿妄治之，凡麻疹以鲜明似锦为吉，黑晦如煤最凶，头面不出者重，红紫黯惨者重，咽喉肿痛不食者重，黑黯乾枯，一出即没者不治，鼻扇张目无神者不治，鼻青粪黑者不治，牙疳臭烂者不治，疹之牙疳，最为难治，外用无比散吹之，内服加味清胃散更加荆芥、石膏，缓则不救，疹中诸患，不宜依证施治，惟当治本，本者，手太阴足箴明二经之邪热也，解其邪热，则诸证自退矣。有夹痘而出者，此毒气太盛，故一齐涌出，不必治疹，但当托痘为主，然治痘宜温，治疹宜凉，此又不可不审，大人男妇出疹，当与外感并治，惟清凉解表，随天时寒暑施治，凡麻痘并作，藏府风热交患也，麻乃风邪外感，痘为胎毒内发，二者相杂，赤晕发，多有误认痘出太

密而委之不救，殊不知其为疹夹痘也，当与化斑汤续续频进，麻毒解而痘自起矣。有种行浆疹子，璫似痘，最难看，然痘则必有顶盘，疹虽有浆，而头粒必不坚，根盘必无红晕也，疹後痘不结痂，乃元气亏损，当大补脾胃为主，不可误认邪热未尽，复与清热退火之药。

例治（四十则）

麻疹俗名禡子，浙人呼为疔子，麻病风热，人或未知，禡之与疔，字学不收，皆土音习俗之讹耳，原其证之轻重，今昔悬殊，吾絳水土濡弱之乡，生气最易萌动，故麻疹之发，自始至终，不过二三日即安，从古迄今，靡不皆然，迩来风气变管，有似北方气候，即寻常麻疹，必六七日乃化消，若热势未尽，或触风寒，或犯饮食，变证百出，其危有甚於痘者，因遍考方书，从无麻疹专学，间有一二及此，无非附见痘疹之末，一皆简略不详，何怪儿科之莫能举措，且以痘方混治，曷知麻属藩，藩从阴化，故外出内没而不浆，痘属阴，阴从藩化，当外疏内托以助脓，二者相去天渊，乌可不辨，然皆为婴孺说也，但今不特婴孺，少壮每多患此，虽当叁详诊切，仍不能舍此绳墨，而临证之机，活法在乎心手，绳墨又不可拘也，予闻扁鹊入咸藩，秦人爱小儿，即为小儿医，予由是随时兼爱，曲尽一贯之道，为麻疹特开生面云。

（发热〔麻疹之初，必由发热，但痘热不过二三日即出，麻热有六七日，或半月乃出，或乍凉乍热，或壮热经日不退，始热之际，必见面赤眼肿，多涕泪，咳嗽连声，是其候也，热甚经日不退曰壮热，惟正出时为正候，若出发壮热，至已出而热不少衰者，其证必重，清热透肌汤，出尽而壮热不退者，竹叶石膏汤去半夏加荆芥、黑叁，没後而壮热不退者危，急需凉解为主，其有热数日止而复作者，有早热而暮退者，在初发时为热邪未透，葛根解肌汤，正出之际而烦热转甚，乃邪热未解而复内攻也，清热退肌汤，没後见者，为馀邪未尽，四物汤换生地、赤芍加连翘、黑叁，亦有麻退身凉，越六七日而复热者，非馀热未清，即复感风邪，当以意消息，或因大病之後，中气虚而然者，治本为要，临病之机，不可不审也。

（部位〔麻属府候，发则先动藩分，而後归阴经，一身之中，藩部宜多，阴部宜少，藩部宜透，阴部即不透，亦可无虑，若阴部多而藩部反少不透者，为险，防有他变，藩部者，头面背四肢向外者，皆为藩，阴部者，胸腹腰四肢向内者，皆为阴也，凡发自

头至足为齐，头面多者为顺，先从胸腹暖处起，渐发四肢者顺，如从手足起，渐发胸腹背者逆。

（形色〔色贵红润，形贵尖耸，若色虽红润而不起，二便艰涩者，清热透肌汤，如色淡不起，二便如常，此属本虚，当兼培养气血，亦有色黯不起，大便秘结，唇舌燥赤者，为火邪内郁，白虎汤加黑参、荆芥，其有色白不分肉地，惟点粒高耸，时即没者，邪热本轻也，然有表气本虚而色白者，调护温暖，越一二日自变红活也，若正出时为风寒所遏，而色白如肤，必毛窍竦栗，葛根解肌汤，或麻出成片，一被风寒，便变为白，身不发热而反内攻，烦躁腹痛，痰喘气急者危，如毒攻於胃，则呕吐清水，攻於脾，则腹胀不食，攻於肺，则鼻塞喘促，攻於心包，则唇舌焦燥，不省人事，摇头掣手，攻於肾肝，则变黑而不救也，若色紫赤而黯，是火毒炽盛，顶粒起者可治，宜凉向饮子，y烦躁者，黄连解毒汤调益元散，枯燥不起者难治，若顶粒焦者，无论红淡，皆为热剧之候，并宜白虎汤，重用石膏，乾燥无汗，加麻黄以汗之，大便秘者，凉膈散下之，亦有麻发如云头大片，其形有二，一者大片赤，一者大片之上复有小红点粒，皆火邪炽盛所致，白虎汤加黑参、竹叶，若麻出斑烂如锦纹，或出脓血，腥臭不乾，心胸烦闷，呕吐清水，身温热者，白虎汤加黄芩、茅术，若初发时有似斑屑者，乃风寒在表，而成瘾疹，宜疏散，俟麻一透，其疹自退，切勿误认为斑而与苦寒之剂，致麻内陷而难救也。

（咳嗽〔麻疹乾咳连声不断，是火邪凌烁肺金所致，然咳则毛窍开而麻易出，故未出之先，最喜咳甚，发透其咳自己，若出尽及没後而咳仍不止者，清咽滋肺汤，咳嗽多痰，去麦冬加橘皮、茯苓，其有感触风寒，咳嗽烦闷，呕逆清水，眼赤咽痛，口舌生疮者，甘桔汤加芩、连，没後见者，人参白虎汤去知母易麦冬，以滋化之。

（汗〔麻发之际，常宜微汗，微汗则肌壅疏豁，而邪易透，不可复用升发，升发恐汗大泄，不无亡籛之虑，其有隐陷不透之坏证，用权升发，得大汗而解者，此特语其变也，若壮热无汗，而皮肤乾燥者，必风寒壅滞难出，多成内攻之候，或腹胀痛，或发喘促，宜与葛根解肌汤，冬月越婢、三拗选用，但不可过剂，亦有因热璫火郁，皮肤乾燥而难出者，必致唇舌燥裂，二便秘涩，壮热昏矇，或身体胀痛，喘促痰鸣，无论何时，急宜白虎汤加黑参、牛蒡、芩、栀、竹叶之类，大抵麻证当以微汗为顺，若始终无汗，虽没後不无馀咎，其治总不逾上法也。

（嚏〔麻疹初起而多嚏者，是内火因风邪激搏而然，正出时有嚏者，其候必轻，如没後尚有嚏者，邪热尽解，可无馀患矣，如嚏而多涕者，浊壅得泄，肺气自清，最为吉兆，若无嚏而鼻塞不通，必有风邪留滞，宜辛凉之剂以透誓之。

（呕吐〔麻之初起，吐泻交作者顺，乾霍乱者逆，欲吐不吐者危，呕吐是胃中热邪不得发泄而作，葛根解肌汤，正出及正没时见者，消毒饮加枳实、黄连，多痰者，更加贝母、塘菱根，若没後而呕者，脾胃虚而热滞也，石斛清胃散，其有呕而吐者，胃中痰热襟固，虫无所养而上窜也，能食即定，如出多而不能食，为胃败，不治。

（泄泻〔泄泻为麻疹之常候，热邪得以开泄也，发热时泻而黄赤稠黏，小水短涩者属热，四苓散加木通、滑石，已出，人参白虎汤去知母易麦冬，其证必多发渴，渴甚不止，热甚不退，虽数剂无妨，如泻下清稀白沫，腹疼喜得温按者属寒，胃苓汤去苍术加藁姜，泻利窘迫而腹胀满，或暖气如败卵者，为饮食停滞，枳朮汤加查、柏、木通，大抵麻疹泄泻，属热者多，属寒者少，辨治宜早，不可令其泻久，泻久则正气下陷，或成肿满，或变下利，并宜枳实理中之类，以理脾胃为主，麻後泻利不止，口渴目闭，四肢不温者，不治，呕吐不食，洞泄不知者，不治。

（目〔麻疹发热之时，眼光如水，而多泪，或白睛微红，此正候也，若没後犹见红赤，为肺经风热未尽，泻白散加荆芥、薄荷、黑参、牛蒡，闭不欲开，更加连翘、木通，赤而肿痛者，风热上壅也，导赤散加荆、蒡、黑参，若为风热所侵而眼眶赤烂者，柴胡饮子，急须治之，否则为终身痼疾。

（发不出〔初起发热咳嗽，浑身胀痛，有似伤寒之候，惟乾咳连声，目赤多泪，呕恶便溏，璫为麻疹之验，若将发之际，或为风寒暴袭，或因肢体坦露，寒郁热邪，不能外出，此全盛之势未萌，与出後没早不同，如气粗喘促，腹中胀痛，烦扰不盛而不得出，急与麻杏甘石汤，或越婢汤去枣重用石膏，轻则升麻汤以升发之，若因触犯雾露风寒，隐现不能发出，以新猪矢冲汤，隔篋蒸之，冷则更添滚者，并取猪矢烧灰，U二三钱，乃痘疮黑陷用烧人矢之变法，即烧人矢亦能发之，发之仍不出者，神丹不能复图矣。按古方麻疹升发剂中，多用升麻，曷知升麻性升，能升动膈气，每致邪热上浮而作喘逆，当以紫苏、N用，非特升麻当慎，即桔梗初起亦须酌用，恐其载引浊气於上也，盖麻疹宜凉宜润，一切辛燥之味，咸为禁剂，用药之机，可不为之慎重乎。

（透表〔麻疹无问尖大细小，必得透表，可无後患，其有一种匾阔赤成块，块上复有小粒平皓不起者，亦有一片如风毒，偏高红肿，但头粒不尖，二者虽透，其中必有热邪留伏，防有他变，并宜竹叶石膏汤去半夏以滋化之，纵有馀热，从此涣散矣。

（不透表〔麻出而皮肤乾燥，毛窍竦栗，不能透表者，风寒郁遏也，越婢汤、葛根解肌汤，随轻重取用，其有表虚不胜疏透者，一味㊟煎，时时与之，但得微汗即解，若头粒隐隐红紫一片而不透表者，火毒炽盛也，白虎汤加荆芥、黑参，如肌肤不燥，唇色淡白，二便如常而不透者，中气本虚也，消毒饮加连翘、木通、车前、茯苓，虽有蕴热，不可轻用寒凉，即用峻剂升发，亦必不能复透，但当解利，使之内化为主，亦有胸背腰腹暖处起发而红，头面手足乍有乍无，此证必缠绵难已，且有没後五七日，复发如前，紮三次而愈者，此气候之理，当非不透之比，宜辛凉透表，渐次向安，欲求速效，转增危殆。

（没早〔麻出未经三日，或为风寒外郁，或热邪内陷，或误食酸收之物，一日半日即没，周身暖处绝无红影，终变危候，若虽没早，肌肤暖处尚未全没，急需透表，发之不起，即当审其所触而与内解，如外为风寒所遏，邪反内攻而没早者，消毒饮加 Y 热服，复透者吉，甚则加麻黄、穿山甲，或越婢、三拗选用，若不急治，必喘胀而死，亦有備钗钏紫热肿喘胀气急，此毒滞血凝，半匿肌表，急投凉膈散去芒硝加麻黄、石膏以发越之，若腹胀喘促，溺涩脐突者，凉膈散加葶苈，庶或可救一二，若内挟痰热，火毒亢剧而伏匿烦躁，或腹胀喘急，不省人事者，白虎汤加黑参、竹叶，若误食酸醋收敛之物，伏匿壮热，喘咳烦闷，以猪胆汁制甘草煎成，续续与之，得吐微汗为效，或苦瓠、生甘草煎汤灌之，亦能取吐，吐中便有发越之义，误食豕肉，喘胀气急，枳朮汤加山查、芒硝以下夺之，误食核桃，喘咳声，消毒饮加石膏、马兜铃，若得热退身安，气息渐调者，方可无虑，或大病之後，或洞泄不止，中气本虚，不能发越而没早，惟当健喘中气，略兼解表清热，若没後遍身搔痒者，露风早也，消风散以疏解之。

（难没〔西北水土刚劲，禀质亦厚，麻必五七日乃没，东南风气柔弱，麻出不过二三日即化，迩来地端变管，未有不绵延数日者，当非难没之比，若三四日後点燥色白，隐隐於肌壘而难没者，此必卫气素微，不能发，或衣被单薄，阻其发越之机，以致绵延多日，法当辛散透誓，不可遽用寒凉，蔽其开泄之路也。

（渴〔渴乃肺胃热盛之候，唇口必红，二便秘涩者，门冬甘露饮，若二便清利，唇色不红而但渴者，此必寒凉太过，脾虚不生津液而作渴也，七味白术散去木香加糯米，渴而烦躁者，是热邪凌烁心包，白虎汤加麦冬、竹叶，正没时，竹叶石膏汤去半夏，渴而腹胀者，本虚实滞，为难治也。

（喘〔喘者，热邪壅遏肺窍，气道阻塞而然，其证有虚实之分，虚者难治，实者易调，虚则小便清利，大便溏泄，身无大热，虽清痰润肺，多难获效，实则大便坚燥，小便赤涩，身发壮热，竹叶石膏汤去半夏加薤仁、贝母，冬月量加蜜炙麻黄，随手而应，若喘而无涕，兼之鼻扇者，不治，大抵未出而喘者，易治，没後喘者，难治，初发之时喘者，三拗汤加石膏、芽茶，喘而鼻乾口燥者，白虎汤最捷，若见於麻後，又宜清咽滋肺汤以滋肺胃，白虎汤又为切禁，故曰：医不执方，活法在人耳。

（气促〔气促多缘肺热不清所致，初发正出时见之，清热透肌汤，在正没没後，清咽滋肺汤，如喉中有痰，热邪阻逆不得发越也，见於初发正出之间，除热清肺汤，正没没後见者，必邪热未透，或露风没早，馀热内攻而肺气受伤也，难治。

（〔肺胃热邪，为风寒所袭，不能尽警於表，咳盛咽伤故，宜清咽滋肺汤，若而肿痛者，射干消毒饮，然为麻疹之常，不可与痘比例。

（搐〔搐为痰热聚於心包，见於初发未透之时，清热透肌汤加薤仁、竹叶，没後见者难治，宜轻清之剂调之，不可误用金石，痰涎壅盛者，一味塘萎涌吐之，若搐无痰鸣，或自啮指者，非真搐也，此为真虚不能主持，必死不治。

（衄〔衄者，火邪炽盛，血随火载，上行而溢於鼻，麻疹初起，是为顺候，其热得以开泄，不治自己，若衄之不止，或失血者，犀角地黄汤加荆芥穗，正没及没之後，衄仍不止者，四物汤加茅根、麦冬以滋降之。

（谵妄〔谵妄是热邪炽盛於心包，若发热正出时见者，为火邪内伏，不得透表而致，白虎汤加荆芥、鼠黏子，甚则加麻黄以发越之，在正没没後，并宜竹叶石膏汤去半夏加生地黄以清解之。

（咬牙〔痘证咬牙，有寒热之分，麻疹咬牙，皆为热例，乃陷陷於阴，故多发渴而手足热，喜饮冷者，麦门冬汤加丹皮，若手足不热而反厥冷，喜饮热汤，此为热邪内亢，後必下血，咽喉作痛，痰鸣而死，即与白虎汤，多不可救。

（唇燥〔唇燥多属脾胃之热，淡而燥者，其热轻，赤而燥者，其

热深，紫黑而燥者，热剧而重也，随轻重以清润之。

（唇舌破裂〔唇舌破裂者，心脾之火上冲也，其色必多深赤，初发正出时见之，白虎汤加芩、连、黑参、荆芥、薄荷，若正没没後见者，为心脾俱绝，及紫黑枯燥而血不活者，皆难治也。

（口气〔口气秽浊，乃热邪蕴隆於胃，清胃散加石膏、连翘、生甘草，其有臭不可闻者，此胃败也，不治，若其人本有是证，不在此例。

（舌胎〔舌者心之苗，麻本火候，心属於火，故舌多有胎，白为肺热，黄为胃热，但当清解疏利，更参外证而为施治，纯黑为心绝，黑而湿者，热淫血分，黑而燥者，热淫气分，皆为危候，并宜白虎汤，湿者，加生地黄、黑参，燥者，加麦冬、竹叶，黑色渐退者吉，不退者死。

（口疳〔牙疳腐烂，是热留箴明，馥毒上冲所致，加味清胃散加石膏、荆芥，大便秘者，当归散微利之，外用栗根白皮煎汤漱净，以无比散，或烧盐散吹之，如通龈色白者，自外延入内者，无脓血者，齿落口臭者，喘促痰鸣者，皆为不治，若满口唇舌黄赤白烂，独牙龈无恙者，此为口疮，非牙疳也，亦胃中馥热未尽，毒壅上焦，二便必多艰涩，导赤散以泻心脾之火，外以绿袍散敷之。

（腹痛〔腹痛之由不一，总为火毒内郁，或风寒壅遏，或饮食停滞，皆能致痛，於发热正出时，风寒壅遏，毒反内攻而腹痛者，急与疏表，麻透自己，若饮食过伤，腹满胀痛者，力为消导，其痛自除，时当正没，没未尽而腹痛者，兼清中外，而痛自止，没後见者，分利馥热，其痛自愈，又须验其有无他证，属虚属实而与治之，若热邪内结而腹痛者，通利大便为主，有麻後脾气不调而致腹胀，面目四肢浮肿，分利小水为要，至若元气大虚，阴箴不能升降，小水不利，遍身浮肿，喘促兼见者难治。

（便秘〔大便秘结，火壅血燥而耗津液，麻疹大非所宜，无论日期前後，速宜清润，四顺清凉饮，甚则凉膈散以通利之，慎勿迟延，恐麻变焦紫而难救也，大抵麻疹自出至没，二便俱不宜秘，秘即微利可也。

（溺涩〔小便赤涩，在初热正出时，热邪涩渗，是为正候，没後见之，为馥热下匿膀胱，导赤散加麦冬以滋气化，利之仍不通者，必大便秘郁之故，大便一通，小便自利。

（痢〔麻之作痢，为热邪内陷，在正没或没後而痢下色白者，黄芩汤加防风、枳壳，下脓血者，白头翁汤去黄柏加防风，或因食

积而滞下者，枳朮汤加查、柏、木通，腹中作胀，时痛时止者，厚朴汤，亦有泻久而成痢者，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自始至终痢不彻者，必有风毒留滞於内，则宜解毒行滞，而兼疏风实脾，庶几克应，如痢下紫黯如痛脓，如屋漏水，如鸡肝色，如黑豆汁之类，加之气喘躁渴，热甚发癩，噤口不食，麻色紫晦者，皆死不治。

（下虫〔下虫多见於没後，此以胃热少食，虫不能安而下也，与过食伤中，虫不能容而下不同，但须调其饮食自愈，非上出之比，不须治之。

（睡〔麻疹正出时，精神困倦，砉睡不醒者为逆，盖缘正气亏损，邪火内郁，正气不胜所致，若没後而砉睡不醒者，为气血俱虚，补脾养血为要，如没後烦扰而反不得寐，是余火复燃，急需滋养阴血，虚籜自敛，亦有昏睡不知起止，掐其颊车合谷不知疼痛，似寐非寐，无问正出没後，良非吉兆，当察其兼见何证，而与施治可也。

（不食〔不食是胃中邪热炽盛，不可强与，虽数日不食，亦无妨害，在初发正出时，白虎汤加荆芥，麻透热清，自能食也，没後不能食，石斛清胃散，量加健藪之味，元气委顿者，急需培补，防有虚羸之患。

（鼻扇〔鼻扇者，肺将绝也，若兼喘满痰鸣，此必不治，如咽喉清利，无喘满而精神不絀者可治，宜滋培肺气为主，没後见者死。

（胸高〔麻疹胸高肺热炽盛而胀也，多见於正没没後，为肺经壤证，不治。

（身冷〔麻为肺胃邪热所发，本属於籜，肢体常宜温暖，若反清冷如冰，是为逆也，其有没後遍体温凉如故，独下体厥冷过膝者为肾败，不治，如初出腰已下不热，毒不能透，而反渐没者，亦为逆候，急当温养脾肾，或有得生者。

（妊娠〔麻属火候，最易堕胎，若初发正出时，须验其色之红淡，热之重轻，而与疏解，疏解之中，佐以清凉滋血安胎为主，四物汤加条芩、艾叶、荆芥、紫苏之类，若胎气上冲，急用根、艾叶煎汤，磨檳榔续进以降之，一切实脾行气温燥之药，既碍麻疹，复伤子气，咸须禁之。

（虚羸〔麻患既平，形体羸瘦，精神倦怠，饮食絀少，或咳嗽不止，或便泄不已，或身热不除，皆真元亏损，恐成劳瘵，并宜双和汤去川芎以和之，嗽，加橘红、贝母，咳，加麦冬、百合，

泻，加白术、豆，食难孚化，加砂仁、谷芽，气血俱虚，合四君子汤，随证调之，切禁寒凉伤犯脾胃之药，专力资培，缓图平复可也。

（麻疹〔麻後发疹，多缘生水澡浴太早，水气留泊肌腠而发，但须日以荆、防、艾叶煎汤洗之，勿用生水，亦不可用疹药薰涂，失治，必每岁依期而发，虽云小疾，亦须慎之。

水痘

水痘者，色淡浆稀，故曰水痘，色赤者，曰赤痘，将发之时，亦皆发热，由红点而水泡，有红盘，由水泡脓泡而结，但水痘则皮薄色娇，赤痘则红润形软，总不似正痘之根窠圆净紧束也，且见点起发灌浆结痂，止於五六日之间，其邪气之轻浅可知，皆由风热郁於肌表而发，小儿肌肉嫩薄，尤多此证，当与大连翘汤解之，亦有夹疹而出者，有夹正痘而出者，若先水痘收後而发正痘，其痘必轻。

附种痘说

痘本胎毒，根於先天，发则由於时气，以故沿门合境，安危相率，与疫疠传染无异，且多外挟风寒，内停宿滞，及乎跌扑蚤恐，为患种种，匪可意料，自伏波迄今，天生天杀，莫可谁何，迩年有种痘之说，始自江右暨於燕齐，近则遍行南北，详究其源，云自玄女降疠之方，专取痘气薰蒸，发儿胎毒於安盛无病之时，则开发之机裕如，不似正痘之天人合发，内外合邪，紮难分解也，原其种痘之苗，别无他药，惟是盗取痘儿标粒之浆，收入棉内，纳儿鼻孔，女右男左，七日其气宣通，热发点见，少则数点，多不过一二百颗，亦有面部稍见微肿，胎毒随解，大抵苗顺则顺，必然之理，如痘浆不得盗，痘痂亦可发苗，痘痂无可窃，则以新出痘儿所服之衣，与他儿服之，亦能出痘，总取同气氤氲，为胎毒之向导，其盗机也，天下莫能知，而圣功生焉，或有热发出迟，点不即起，或杂发於麻疹之中，须药扶持者，悉如正痘法，调理自安，当知胎毒有限，助虐无穷，况苗发之痘，既无客邪鼓动血气，势无痒皓闷乱之虞，正气内守，虽酒气秽气，略无妨碍，脱痂绝无瘢痕，口鼻亦无残废之厄，允为避险就安之捷径，间有意外之变，此儿正气内夺，加以客邪交迫，时动必溃，命之制在气，道之理也，值此而与种痘，未有不告变者，故凡病後之儿，及颜色太娇，骨干太弱，肌理太疏者，皆正可以轻试也，其於痘证初行，疫邪方炽之时，切须避其锐气，当俟大势稍平，方可施补天浴日之妙用，其间或有不顺者，此必苗非顺痘，医非擅家，

是不能无晒苗助长之憾，然皆方士之所为，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吾以静眼观之，曷若顺天随时，不假强之为愈也。

张氏医通 liu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卷十三

[张氏医通二](#)

专方

诸家类集方药,皆随论次第,是编逐门但隶专方,其藉古方加絃各门可以通用者,彷彿祖剂之义,另自为卷於後。

[张氏医通三](#)

中风门

[张氏医通四](#)

侯氏黑散(金匱)

治大风四肢烦重,心中恶寒不足。

[张氏医通五](#)

菊花(三紮)、白朮(一紮)、防风(八钱)、桔梗(六钱)、黄芩(四钱)、人参茯苓、细辛、当归、乾姜、芎、桂枝、牡蛎(熬)、矾石(各二钱二分)

[张氏医通六](#)

右十四味,杵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初服二十日用温酒调服,禁一切鱼肉大禁,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即药积在腹中不下也,热食即下矣,冷服自能助药力(外台借此治风癩疾)。大风四肢烦重,

[张氏医通七](#)

脾土受风水之制,土气内结,不能敷布於四末也,心中恶寒不足

[张氏医通八](#)

者,胸中为浊气填塞,心火内蕴,不得发越,热璫反兼寒化也,方中用菊花为君,以解心下之蕴热,防、桂、辛、桔以升发理,参、苓、白朮以实脾杜风,芎、归以润燥熄火,牡蛎、矾石以固涩肠胃,使

[张氏医通九](#)

参、朮之性,留积不散,助其久功,乾姜、黄芩一寒一热,寒为风之向导,热为火之反间也,用温酒服者,令药性走表以开其也,冷食而禁诸热物者,恐矾得热而下,不能尽其药力,以矾石性得冷即

[张氏医通十](#)

止,得热则下也。郭雍曰:黑散本为涤除风热,方中反用牡蛎、矾石止涩之味,且令冷食使药积腹中,然後热食,则风热痰垢与药渐次而下也。

[张氏医通十一](#)

风引汤(金匱,千金名紫石散。)

除热癰痿,并治大人风斗引,小儿蚤痿疔,日数十发。

大黄、乾姜、龙骨(熬,各一紮二钱。)、甘草、牡蛎(熬,各六钱。)、滑石、石膏(各一紮八钱)、赤石脂、紫石英、白石脂、寒水石(如无,石盐代之。)、桂枝(各一紮,千金作桂心。)

右十二味,杵筛,以韦囊盛之,取三指撮,并花水三升煮三沸,温服一升,(巢氏借治脚气,郭雍借治火逆。)风者外司厥阴,内应肝木,

[张氏医通十二](#)

上隶手经，下隶足经，中见少籛相火，所以风自内发者，由火热而生也，风生必害中土，土病则四末不用，聚液成痰，瘫者风木挟痰注於四肢也，痿者风热扰其经脉内应於心主也，前方祛风外散，此方引风内泄，故用大黄，兼甘草、桂枝、骨石、石膏以化风热，乾姜以为反谋，使火无格拒之虞，石英、寒水以润血燥，石脂、龙骨、牡蛎以补塞其空，绝风火复来之路也。

千金三黄汤(金匱)

治中风手足拘急，百节疼痛，烦热心乱恶寒，经日不欲饮食。

麻黄、黄芩(各三钱八分)、独活(三钱)、细辛(一钱五分)、黄(六钱)

右五味，水煎温服，一服小汗，二服大汗，心热，加大黄钱半，腹满，加枳实一枚，气逆，加人参三钱，悸，加牡蛎二钱，渴，加塘菱根二钱，先有寒，加附子一片。石顽曰：此方，千金云仲景三黄汤，治恶寒经日不止，不欲饮食，全似内外虚寒之候，而方中反用黄芩之苦寒，豈不碍麻黄辈之温散乎，既用麻黄，复用黄芩，豈不碍表气之闭拒乎，曷知恶寒经日不止，虽有似乎虚寒，而实卫虚不能胜邪所致，不欲饮食，亦是风热内蕴之故，观烦热心乱一语，病情灼然，故方中虽以麻黄、独活、细辛开发理於外，即以黄芩清解风热於内，更虑卫虚难於作汗，乃以大剂黄芩助之，与黄建中之义不殊，其用黄芩之意有二，一以佐麻黄开发之权，一以杜虚风复入之路也，方後复云：心热加大黄，言服前药後心中烦热不除，知黄芩不能祛之外散，即以本方加大黄以引之下泄也，其加枳实，加人参，加牡蛎，加塘菱等法，或治旺气，或助本元，各随标本而施，加附子者，专佐麻黄之蒸发，助黄芩温经，殊非阴寒之谓，与麻黄附子细辛汤同源理。详金匱以千金二字名方，珍重之也，千金祖金匱之意而衍其集曰：备急千金方，不忘祖述之本也。

千金竹沥饮子

治风祐身无痛，四肢不收，志乱不甚者，用此方，当先以竹沥(二十分)、生葛汁(十分)、姜汁(一分)和服，然後用竹沥饮子。

芎、防己、附子、人参、芍药、黄芩、甘草、桂心(各一分)、羚羊角(三分)、石膏(六分)、杏仁(十四粒)、麻黄、防风(各分半)

右十三味，水煮，分三服，内竹沥十分，生葛汁五分，姜汁半分，分三服取汗，间二三日更服一剂，三服後随病进退增减。

地黄饮子

治肾气不上交於心，舌足祐。

熟地黄(三掣)、巴戟天(酒浸，去骨。)、肉苁蓉(酒浸，去腐，切

焙。)、山茱萸(去核)、石斛、附子(炮)、白茯苓、石菖蒲、远志(甘草汤泡,去骨。)、甜肉桂、麦门冬(去心,各一掬。)、五味子(五钱)共为末,每服五钱,生姜五片,大枣一枚,薄荷七叶,水煎,日二服,服无时。喻嘉言曰:方中桂、附、巴戟,原为驱逐浊阴痰涎而设,不可执己见而轻去之。

天麻丸

治肾藏虚热生风。

天麻、牛膝(二味酒浸二日,焙。)、川芎、黑参、羌活(各四掬)、杜仲(酒炒,七掬。)、附子(炮去皮,一枚。)、当归(十掬)、生地黄(酒浸,焙,十六掬。)

为末,炼白蜜丸,侵晨沸汤,临卧温酒,送七十丸。方中虽以归、地补养阴血为君,其妙用全在天麻与牛膝同浸同焙,俾风痰浊湿咸从下趋而不敢上逆,得力又在附子之雄,引领归、地直入下焦,填补其空,使风邪无复入之虑,、杜仲以祛在 湿热,羌活、黑参以疏在表风热,标本合治有法,敛散各得其宜,此方具矣。

牛黄清心丸(局方裁定)

治初中痰涎壅盛,昏愤不省,语言蹇涩,衄 不遂,一切痰气闭塞证。

牛黄、羚羊角(勿经火,镑为末。)、茯苓、白术(生用)、桂心、当归、甘草(各三钱)、麝香、雄黄(炼,水飞净,各二钱。)、龙脑(钱半)、人参、犀角(各五钱)

右十二味,各取净末配匀,蜜和成剂,分作五十丸,金箔为衣,待乾笮护,临用开化,沸汤姜汤任下。(原方尚有防风、黄芩、麦门冬、白芍、柴胡、桔梗、杏仁、芎、阿襟、大豆黄卷、蒲黄、神曲、白藜、乾姜、薯蓣、大枣一十六味,因太冗杂故去之)

清心牛黄丸

治暴中神昏不语,痰塞心包,口角流涎,烦热气急,一切痰热闭遏证。

西牛黄(三钱)、陈胆南星(一掬)、黄连(姜汁浸炒,五钱。)、当归、甘草(炙,各三钱五分。)、辰砂(五钱、水飞)

为璫细末,蒸饼和匀,分作五十丸,金箔为衣,候乾笮护,临服剖开,生姜汤、薄荷汤、人参汤,量虚实选用调化服。

至实丹(局方)

治诸中卒倒,痰饮血气俱闭,寒热交错者。

生乌犀角(镑)、朱砂(研,水飞。)、雄黄(研,水飞。)、生玳瑁(镑)、琥珀(勿见火研各一掬)、麝香(研)、龙脑(研,各一钱。)、金银箔

(各五十片)、西牛黄(研,半紮。)、安息香(以无灰酒飞过,滤去沙土,约取净一紮,微火熬成膏,如无,以苏合香油代之。)

右将犀、玳为细末,入馀药研匀,将安息膏重汤煮後,入诸药和搜成剂,分作百丸,笮护,临服剖用,叁汤调化二丸,卒中山岚瘴气,及产後恶血攻心,童便入姜汁化服。

苏合香丸(局方裁定)

治传尸 心腹卒痛,僵仆不省,一切气闭,属寒证。

苏合香(另研,白色者佳。)、安息香(无灰酒熬,飞去砂土,各二紮。)、薰陆香(另研)、龙脑(另研)、丁香、麝香(另研,勿经火,各一紮。)、青木香、白术、礞香(另研璫细)、香附(炒)、乌犀角(镑屑,另研璫细。)右十一味为末,逐一配匀,凉加炼白蜜和剂,分作五十丸,另以朱砂一紮,水飞为衣,笮护,临用剖开,并花水生姜汤,温酒化下一丸,(原方尚有白檀香,荜拔,诃黎勒三味,因太涩燥,故去之,苏合香圆取诸香以开寒闭,仅用犀角为寒因寒用之向导,与至宝丹中用龙脑,桂心无碍。)。李士材曰:牛黄圆、苏合香圆,皆中风门中夺门之将,而功用回环,热阻关窍,用牛黄圆开之,寒阻关窍,用苏合香圆开之,若夫口开手撒,眼合声鼾,自汗遗尿等虚脱证,急用叁、附峻补,庶或可救,若用牛黄、苏合之药,入口即毙也。

稀涎散

治中风卒倒,痰涎拥盛者,脉气虚微禁用。

猪牙皂角(四条,去皮弦子,酥炙,另为末。)、白矾(一紮,半生半枯,为末。)

每用三字,温水灌下,未苏,少顷再用。一方,用巴豆六粒,去皮膜研压去油,入矾中熔化,待矾枯为末,和牙皂末拌匀,每用四五分,吹入鼻中即吐。浊气风涌而上,则清簾失位倒置,故令暴仆,以此先治其标,使咽喉疏通,能进汤药便止,若欲攻尽其痰,则液无以养筋,令人挛急筋枯,此为大戒。

舒筋三圣散

治口眼 斜,左急右缓,血脉受邪者。

当归、肉桂、延胡索(等分)

为散,每服五钱,水煎去滓,早暮各一服。

叁归三圣散

治风中血脉,左半肢废口目左。

舒筋三圣散去延胡索加入叁,风中血脉,急需流布营气,营行脉中,便不当泛用药,所谓血行风自灭也,至於左半肢废,气血不

能端行，延胡耗血，胡敢轻试，必藉人参引领当归、肉桂，何虑虚风之不散乎。

正舌散

治蚕痰堵塞窍隧，肝热生风，舌强不正。

蝎尾(去毒，滚醋泡，炒，三钱。)、茯苓(一掬，姜汁拌晒。)为散，每服二钱，温酒调服，并擦牙龈，日三度。面赤倍蝎尾加薄荷半掬，每服四钱，水煎，热服取汗效。

解语汤

治中风脾缓，舌强不语，半身不遂。

防风、天麻(燥切，姜汁拌焙。)、附子(炮，各一钱五分。)、枣仁(炒研，二钱五分。)、羚羊角(镑)、观桂、羌活(各八分)、甘草(炙，五分。)

水煎，入竹沥半杯，姜汁数匕，服无时，脉虚，加人参。

祛风定志汤

治心虚蚤悸，不能言。

防风、枣仁(炒研)、人参、当归(各一钱)、远志肉(一钱二分)、橘红、菖蒲、南星(泡)、茯苓(各八分)、羌活、甘草(炙，各五分。)、生姜(五片)

水煎，服无时。

甄权防风汤(千金)

治偏风。

防风、芎、白芷、牛膝、狗脊、白术(各三钱)、羌活、葛根、附子(外台，作人参。)、杏仁(各六钱)、薏苡仁、石膏、桂心(各九钱)、麻黄(一掬二钱)、生姜(掬半)

右十六味，水煎，分三服，并针风池肩髃曲池支鬲五枢髀陵泉巨虚下廉各一，凡七穴，一剂觉好，更进一剂，即针一度，九剂九针即祛，灸亦得。

薏苡仁汤

治中风湿，关节烦疼不利。

薏苡仁(一掬，姜汤泡。)、芍药(酒洗)、当归(各钱半)、麻黄(去节)、桂(各八分)、苍术(去皮，芝麻拌炒，一钱。)、甘草(炙，七分)、生姜(七片)

水煎，服无时。若自汗，加石膏，烦热疼痛，加酒黄柏，厥冷拘急，加熟附子。

升麻胃风汤

治胃风能食，手足麻瓓，目面肿。

升麻、当归、白芷、葛根(各六分)、苍术(制,各八分。)、麻黄(去节)、羌活、草豆蔻(研)、蔓荆(子,研,各四分。)、柴胡、黄柏(姜制,各三分。)、甘草(炙,五分。)、生姜(三片)、大枣(一枚)水煎,食远服。按风入胃府,大便清血四射,用人参胃风汤之桂、芍祛之内散,风入胃经,面目微动,面肿者,用升麻胃风汤之升、葛、麻黄祛之外散,不可不辨。

犀角升麻汤

治风热头面肿痛,颊上如糊,咽喉不利。

犀角(镑,三钱。)、升麻(一钱五分)、防风、羌活(各一钱二分)、白芷、黄芩、白附子(各六分)、甘草(炙,四分。)

水煎,食远温服。

乌药顺气散(局方)

治暴中风气攻注,遍身麻,语言蹇涩,口眼斜,喉中气塞,有痰声者。

麻黄(去根节,泡。)、橘皮、乌药(各三钱)、僵蚕(炒)、川芎、枳壳、甘草(炙)、白芷、桔梗(各一钱)、乾姜(炮,五钱。)

右十味为散,每服半钱,加生姜三片,大枣一枚,水煎热服,绿鹤

G 此治标之剂,初病邪气实者宜之。

解风散

治风成为寒热,头目昏眩,肢体疼痛,手足麻,上膈壅滞。

人参(二钱半)、麻黄(去节,一钱半。)、芎、独活、细辛、甘草(炙,各一钱。)

为散,每服四五钱,入生姜五片,薄荷七叶,水煎服。按此本千金三黄汤去、芩加参、芎、甘草,彼主祛风清热,此主解散虚风,同源理。今人但知人参为补虚之药,不知人参有祛邪荡实之功,此证因虚风久袭,若独用麻黄,无人参助其胃气,必不能克效也。

古今录验续命汤(方祖)、近效白术附子汤(术附汤下)、千金八风续命汤(续命汤下)、千金独活汤(桂枝汤下)、三生饮(星香汤下)、四物汤(方祖)、四君子汤(方祖)、二陈汤(方祖)、小续命汤(续命汤下)、三化汤(小承气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大秦芎汤(四物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大建中汤(保元汤下)、人参养荣汤(保元汤下)、大省风汤(星香汤下)、八味顺气散(四君子汤下)、千金附子散(麻黄汤下)、省风汤(星香汤下)、秦芎升麻汤(升麻汤下)、涤痰汤(二陈汤下)、凉膈散(方祖)、星香汤(方祖)导痰汤(二陈汤下)、黑锡丹(金液丹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麻黄附子汤(麻黄汤下)、仓公当归汤(麻黄汤下)、胃苓汤(平胃散下)、千金

排风散(续命汤下)、黄建中汤(桂枝汤下)、小柴胡汤(方祖)、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

伤寒门

香苏散(局方)

治感冒四时不正之气。

香附(姜汁浸,勿炒)、紫苏茎叶(各二藜)、橘皮(各一藜)、甘草(炙,五钱)

为散,每服半藜,加生姜三片,大枣一枚,水煎,去滓热服,暖覆取微汗,日三夜一服,以得汗身凉为度。

芎苏散

治三时感冒,偏於血分者。

半夏、茯苓、橘皮、葛根、柴胡、紫苏、川芎、枳壳、桔梗(等分)、甘草(炙,絛半。)

为散,每服半藜,加姜、枣煎服,取微汗效。本方去川芎、柴胡加人参、前胡、木香,名参苏饮,治虚人感冒,偏於气分者。

十神汤(局方)

治感冒头痛。

麻黄(去节,泡。)、葛根、紫苏、香附、橘皮、芍药、川芎(各一钱)、白芷、升麻甘草(炙,各五分。)、生姜(五片)、]四茎)

水煎,去滓热服,取微汗。

大陷胸丸(玉函)

治结胸项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

大黄(八藜)、葶苈(半升,熬。)、芒硝(半升)、杏仁(半升,去皮尖,熬。)

右四味,捣筛二味,内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弹丸一枚,别捣甘遂末一钱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温顿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禁如药法。

大陷胸汤(玉函)

治结胸热实,脉硬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

大黄(二藜)、芒硝(三合)、甘遂(一钱匕)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煮一藜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小陷胸汤(玉函)

治小结胸,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

黄连(三钱)、半夏(三合,洗。)、塘蓼实(一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塘蓼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去

滓，分温三服。

辄汤(千金)

治时疫伤寒，三日已内，头痛如破，及温病初起烦热。

]连须，一握。)、香畔(三合)

右二味，水煎入童子小便一合，日三服，秋冬加生姜二藜。按本方药味虽轻，功效最着，凡虚人风热，伏气发温，及产後感冒，靡不随手获效，与产後痢後用伏龙肝汤丸不殊，既可探决死生，且免招尤取谤，真危证解围之良剂也。

加絀 辄汤

治三时风热，咳嗽咽喉肿痛，难用萎甬汤者，用此代之。

此即 辄汤 b，加萎甬二钱，白薇、青木香、桔梗各一钱，甘草、薄荷各三分，白蜜三七。

萎甬汤(千金)

治风温自汗身重，及冬温发热咳嗽。

萎甬(钱半)、石膏(二钱，碎。)、白薇、青木香、麻黄(去节，泡。)、杏仁(去皮尖，碎。)、甘草(炙)、独活、芎(各一钱)

右九味，水煎，日三服，(一方，有葛根一钱。)按千金萎甬汤乃长沙麻黄升麻汤之变方，为冬温咳嗽咽乾痰结，发热自利之专药，以冬时有非节之暖，则箴气不藏，少阴受病，故首推萎甬之润燥止咳为君，佐以白薇、青木香苦咸降泄，即春时伏气发温，更感於风之证，亦不出此，以萎甬为少阴厥阴二经之向导也，麻黄为发汗之重药，得石膏则有分解寒热互结之功，珥病势较轻，不妨於中裁去麻黄、石膏、独活、芎、杏仁等味，合以 B 香畔之类，未为不可，如果热势纷纭急须开泄者，麻黄、石膏又所必需，在用方者临病之权衡耳。

犀角地黄汤(千金)

治伤寒温病，一应发汗而不得汗，内蓄血及鼻衄吐血不尽，内馀瘀血，大便血面黄，或中 作痛。

犀角、生地黄(酒浸，另捣。)、牡丹皮、白芍(等分)

右四味，水煎去滓，入地黄，再煎数沸，滤清服，喜忘如狂，加大黄、黄芩，脉大来迟，腹不满而自言满者，加当归、肉桂，吐衄，加藕汁、扁柏、童便。

猪肤汤(玉函)

治少阴经伏热咽痛。

猪肤(五藜，光後以汤泡刮下者。)

水煎，滤去滓，加白蜜、白粉，熬香，和相得，温分六服。

黄连阿襟汤(玉函)

治热伤阴血便红。

黄连(二钱五分)、黄芩(一钱)、芍药(二钱)、阿襟(三钱)、鸡子黄(一枚,生。)

右三味,水煎去滓,入阿襟磲尽小冷,入鸡子黄搅匀服。

葛根黄芩黄连汤(玉函)

治误下痢不止,脉促喘而汗出。

葛根(半紮)、黄芩(二钱)、黄连(三钱)、甘草(炙,二钱。)

右四味,先煮葛根,次内诸药,去滓,分温再服。

人中黄散

治绉衷温。

人中黄(一紮)、雄黄、辰砂(各一钱)

为散,每服二钱,薄荷、桔梗汤下,日三夜二服。

导赤泻心汤

治热传手少阴,神昏。

黄连(酒洗)、黄芩(酒洗)、山梔(姜制,炒黑。)、滑石(碎)、知母、犀角、甘草(生)、人参、麦门冬(去心)、茯神(各一钱)、生姜(三片)、大枣(三枚,擘灯心(一握)

水煎热服。此汤专治伤寒热传手少阴心经之证,盖取金匱泻心汤为主,以其热在上而不在下,病在气而不在血,故於本方裁去大黄,易入山梔以清包络之热,知母、犀角以解肺胃之烦,人参、麦冬、甘草、茯神以安君主之神,滑石为导赤之向导,姜、枣为散火之间使,用犀角者,即导赤散中之地黄,用滑石者,即导赤散中之木通,虽无导赤散中药味,而导赤散之功效备其中矣,尝见时师畏人参助火,除去不用,此与驱饥疲而御大敌何璿哉。

桂枝汤(方祖)、麻黄汤(方祖)、大青龙汤(麻黄汤下)、五苓散(方祖)、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黄龙汤(小承气汤下)、小承气汤(方祖)、小柴胡汤(方祖)、申香正气散(平胃散下)、半夏泻心汤(方祖)、大黄黄连泻心汤(伊尹三黄汤下)、附子泻心汤(伊尹三黄汤下)、梔子畔汤(方祖)、枳实梔子畔汤(梔子畔汤下)、四逆汤(方祖)、当归四逆汤(桂枝汤下)、白通汤(四逆汤下)、通脉四逆汤(四逆汤下)、黄建中汤(桂枝汤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越婢汤(麻黄汤下)、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汤下)、黄芩汤(桂枝汤下)、白虎汤(方祖)、凉膈散(方祖)、双解散(凉膈散下)、黄连解毒汤(伊尹三黄汤下)、三黄石膏汤(伊尹三黄汤下)、三黄梔子畔汤(伊尹三黄汤下)、清热解毒汤(白虎汤下)、人中黄丸(伊尹三黄汤下)、钱

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四逆加入参汤(四逆汤下)、保元汤(方祖)、暉功散(四君子汤下)、乾姜人参半夏丸(理中汤下)、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附子汤(术附汤下)、回籥返本汤(四逆汤下)、生地黄黄连汤(四物汤下)、生脉散(方祖)。

暑门

金匱一物瓜蒂汤

治夏暑以水灌汗,身热疼痛。

瓜蒂(十四个,熬。)

右一味,水煎,去滓顿服,少顷即吐,不吐探之。此方之妙,全在探吐以发越郁遏之籥气,则周身汗出表和,而在内之烦热,得苦寒涌泄亦荡涤无余,今人目睹其方而不知用,医道之陋若此。

消暑十全散

治伤暑,兼感风邪,发热头痛。

香薷(二钱)、豆(炒捶)、厚朴(姜制)、陈皮、甘草(炙)、白术、茯苓、木瓜、申香、苏叶(各一钱)

水煎,热服无时,取微汗效。

局方香薷饮

治伤暑,腹中不和,烦渴引饮。

香薷(二钱)、厚朴(姜制,一钱。)、豆(炒研,一钱五分。)、甘草(炙,一钱。)

水煎,井中磳冷服之,身热欲得汗者热服。

黄连香薷饮(活人)

治伤暑,大热烦渴。

香薷(二钱)、黄连(酒炒,半钱。)、厚朴(姜制,一钱。)

水煎热服。

导赤散(局方)

治小肠实热,小便赤涩。

生地黄(五钱)、木通、甘草梢(生,各一钱。)、竹叶(一握)

右四味,水煎热服,溺血,加辰砂五分。(一方多灯草,一方多车前。)

十味香薷饮

治伤暑,体倦神昏,头重吐利。

香薷(二钱)、人参、黄(酒炒)、白术、茯苓、甘草(炙)、豆、陈皮(醋炒)、厚朴(姜制)、木瓜(各一钱)

水煎,欲作汗热服,欲利小便冷服。

六和汤

治伤暑霍乱烦闷，喘呕吐泻。

香薷(二钱)、人参、茯苓、甘草(炙)、豆、厚朴(姜制)、木瓜、杏仁(泡，去皮尖。)、半夏(醋炒，各一钱。)、申香、砂仁(炒研，各六分。)、生姜(三片)大枣(一枚)

水煎热服。

清暑益气汤(保元汤下)、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下)、五苓散(方祖)、栀子畔汤(方祖)、益元散(方祖)、白虎汤(方祖)、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下)、消暑丸(二陈汤下)、申香正气散(平胃散下)、养胃汤(平胃散下)、大顺散(理中汤下)、冷香饮子(四逆汤下)、浆水散(四逆汤下)、来复丹(金液丹下)、清燥汤(保元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苍术白虎汤(白虎汤下)、生脉散(方祖)、小半夏茯苓汤(二陈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桂苓丸(五苓散下)、叁苓白术散(四君子汤下)、钱氏白术散(四君子汤下)、黄连解毒汤(伊尹三黄汤下)、保元汤(方祖)。

湿门

羌活胜湿汤

治风湿上冲头痛，项似拔，腰似折。

羌活、独活、防风、川芎、说B蔓荆子(碎)、甘草(炙，各一钱。)、生姜(三片)

水煎热服，缓取微似汗，过汗则风去湿不去也，如无头痛，去蔓荆子，换苍术。

除风湿羌活汤

治风湿相搏，一身尽痛，日晡发热。

羌活、防风、柴胡、说B苍术(泔制，各一钱。)、升麻(八分)、生姜(一片)

水煎，空心热服，覆暖取微汗。按羌活胜湿汤，与除风湿羌活汤，同源理，此治头项之湿，故用羌、防、芎、@派风药，以祛上盛之邪，然热虽上浮，湿本下着，所以复用独活透警少阴之经，其妙用尤在缓取微似之汗，故剂中加用甘草，以缓诸药辛散之性，则湿着之邪，亦得从之缓去，无藉大开汗孔，急驱风邪之法，使肌髓馁弱无力，湿邪因之内缩，但风去而湿不去也，其有腰以下重，寒湿之邪留於阴分也，本方加防已以逐湿，必兼生附以行经，或见身重腰磅磅然，湿热之邪遍於籓分也，本方加苍术以燥湿，必兼黄柏以清热，非洞警长沙术附、桂附、栀子、柏皮等方，不能效用其法，其除风湿羌活汤，治外淫之湿，而无上冲头项之痛，则川芎、蔓荆无预也，亦无湿着腰疼之患，与独活尤无交涉，故但用羌、防、B姜，益

入升、柴、苍术，开提周身关壅，则湿邪自无所容而外散矣。

神术汤(局方)

治风木之邪，内干湿土，泄利下血。

苍术(泔浸，麻油拌炒。)、说B川芎、羌活(各一钱)、白芷、甘草(炙)、细辛(各五分)、生姜(三片)、]二茎连须)

右九味，水煎热服。按神术汤纯用风药，与羌活胜湿相去不远，如何可治泄利下血，盖火淫箴明之血，则燥金受伤，合清凉，最嫌风燥，若风乘太阴之血，则湿土被郁，法当升散，切戒寒凉，当知箴明来者，色必鲜明，太阴来者，色必清稀，其源各理，故其治亦回乎不侔，究其旨，不越风能胜湿之义，苍术专主木邪乘土，故能治外内诸邪，以风木之邪内干土藏，故用羌、B芷、辛等风药，兼川芎以引入血分，甘草以调和胃气，胃气敷布有权，泄利下血自止，盖汗即血之液，夺其汗则血中之湿热邪气，悉从外泄而无内滞之患矣。

升箴除湿防风汤(即升箴防风汤)

治风湿痲泄，及肠风滞下便血。

防风(二钱)、苍术(泔浸，去皮，饭上蒸。)、白术(土炒)、茯苓、白芍(各一钱)、生姜(一片)

水煎，热服取微汗。箴陷於下，则成痲泄，湿犯於上，则令头痛，清浊倒置而然，故用风药以胜湿也，然风木之病，稍加桂枝、甘草监制，其功尤捷。

茵陈蒿汤(玉函)

治湿热发黄，便秘脉实。

茵陈蒿(五钱)、栀子(五枚，碎。)、大黄(三钱)

右三味，水煎热服，微利黄水去为度，未去，越三日再服。按茵陈蒿汤，其旨全在通利水道，不得不借幽门为向导尔。

清热渗湿汤

治夏月湿热痿困，烦渴泄泻溺赤。

黄柏(盐酒炒黑，三钱。)、苍术(去皮，同芝麻炒。)、白术(生)、茯苓、泽泻、黄连(酒炒，各一钱。)、甘草(炙，五分，生，三分。)、竹叶(十片)

水煎热服，小便利为效。老人虚人，加肉桂少许，气虚喘乏，加人参，脉虚，合生脉散，内伤生冷，加炮姜。按此本二妙合五苓之半，加黄连、甘草以燥夏令之湿热，良可法也。

当归拈痛汤

治湿热走注，遍身骨节烦疼，胸膈不利，足胫赤肿重痛。

羌活、甘草(炙)、黄芩、茵陈(酒炒，各一钱。)、人参、苦参(酒洗)、

升麻(多汗,易黄。)、葛根、苍术(泔浸,自汗,易桂枝。)、归身(各六分)、白术(姜制)、防风(下肿,易防已。)、知母(疼热,易黄柏。)、猪苓、泽泻(各八分)

水煎,热服无时,此湿热疼痛之圣方,若不赤不肿痛上不热为寒湿,禁用。

渗湿汤(理中汤下)、五苓散(方祖)、除湿汤(平胃散下)、肾着汤(理中汤下)、黄建中汤(桂枝汤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苓桂术甘汤(桂枝汤下)、小青龙汤(桂枝汤下)、麻黄加术汤(麻黄汤下)、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麻黄汤下)、人参败毒散(小柴胡汤下)、五积散(平胃散下)、防己黄汤(方祖)、桂枝附子汤(术附汤下)、白术附子汤(术附汤下)、甘草附子汤(术附汤下)、桂枝汤(方祖)、桂苓甘露饮(五苓散下)、虎潜丸(大补丸下)、神芎丸(伊尹三黄汤下)、半夏泻心汤(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清燥汤(保元汤下)、春泽汤(五苓散下)、控涎丹(十枣汤下)、地黄饮子(中风门)、黑锡丹(金液丹下)、生脉散(方祖)、济生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

燥门

千金五味子汤

治伤燥,咳唾中有血,引胸伛痛,皮肤乾枯。

五味子(五分,炒研。)、桔梗、甘草、紫菀茸、续断、竹茹、桑根皮(蜜炒,各一钱。)、生地黄(二钱)、赤小豆(一撮,即赤豆之细者。)右九味,水煎空心服,秘旨,加白蜜一匙。

千金麦门冬汤

治大病後,火热乘肺,咳唾有血,胸膈胀满,上气羸瘦,五心烦热,渴而便秘。

麦门冬(去心,二钱。)、桔梗、桑根皮(蜜炙)、半夏、生地黄、紫菀茸、竹茹(各一钱)、麻黄(七分)、甘草(炙,五分。)、五味子(十粒,碎。)、生姜(一片)

右十一味,水煎空心服。石顽曰:按千金麦门冬汤,即五味子汤中去续断、赤小豆加门冬、麻黄、半夏、生姜,而五味子汤专治燥咳,方中反用续断以燥湿,麦门冬汤专治火热乘肺,咳唾有血,反用麻黄、半夏,世都莫解其故,是以并其方而置之,不知致燥之由,皆缘经脉阻滞,非续断不能通之,咳唾有血,是伤寒大病後,馀邪蕴酿为火而乘於肺,非麻黄不能开之,痰凝气结,津液不行,非半夏不能祛之,与活人知母麻黄汤和剂款冬花散等立法不殊,今人每谓半夏性燥,一切渴家亡血家禁用,又谓半夏辛温,不当与门冬、竹茹

寒润药同用，若尔，则金匱麦门冬汤、竹叶石膏汤，俱不足法耶。

千金地黄煎

治风热心烦，咳喘便秘，脾胃热壅，食不下。

生地黄汁、枸杞子汁(二味酒捣，各取汁。)、荆沥、竹沥(各半斤)、真酥、生姜汁(各一合)、人参、天门冬(去心，各一掬。)、白茯苓(八钱)、大黄(酒蒸)、栀子(姜汁炒黑、各五钱)

右十一味，以後五味为细末，入前六汁内，谓服方寸匕，再服渐加，以利为度。

生地黄煎(千金)

治积热烦渴，日晡转剧，喘咳面赤，能食便秘。

萎甬、知母、茯苓、塘菱根、鲜地骨皮(各二掬)、石膏(四掬，碎。)、生地黄汁(二升)、麦门冬汁、白蜜(各一合)、生姜汁(二合)、竹沥(六合半)

右通咀，以水一斗三升先煮诸药，取汁三升，去滓下竹沥、地黄、门冬汁，缓火煎至四升，下炼白蜜、姜汁再煎数沸，初服三合，日三夜一服，加至四合，夏月为散，收姜汁、竹沥焙乾蜜丸服，煎膏尤妙。

喻嘉言曰，此方生液凉血，制火撤热，兼擅其长，再加人参，乃治虚热之良剂，然非能食便秘者，断不可施。

通幽汤

治大便燥结，便出坚黑。

油当归(二钱五分)、升麻(三分，醋浸。)、桃仁泥(一钱)、甘草(生炙，各五分。)、红花(少许)、熟地黄、生地黄(各一钱五分)

水煎，将成用药汁磨槟榔五分，调入稍热服。

润燥汤

通幽汤加麻仁、大黄各一钱。

清凉

治上焦积热，肺气不化，口舌乾燥。

黄连、黄芩、薄荷、黑参、当归、赤芍药(各一钱五分)、甘草(炙，一钱。)

水煎，入生白蜜一匕，热服，大便秘结，加酒蒸大黄。

四顺清凉饮(一名四顺饮)

治血热便秘脉实者。

当归、赤芍、甘草、大黄(酒蒸，各一钱五分。)

水煎，入生白蜜一匕，热服。按清凉饮治上焦之燥热，故用薄荷之辛散，四顺饮主下焦之燥结，故用大黄之苦寒，功用天渊。

麻仁丸(玉函)

治脾约，大便燥结。

厚朴(姜汁炒)、芍药、枳实(炒，各二钱。)、大黄(四钱)、麻仁泥、杏仁(泡，去皮尖，各钱半。)

右六味为末，炼白蜜丸梧子大，饮服五十丸，日三服，以利为度。

润肠丸

治大肠风热血秘。

麻仁、桃仁(另研，各一掬。)、羌活、当归(各半掬)、大黄(绿矾水浸，湿纸裹燥，半掬。)、皂角仁、秦萆(各半掬，一作防风。)

除二仁另研外，为细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温酒下。本方加郁李仁、防风，名润燥丸。

猪胆导(玉函)

大猪胆一枚，泻汁，和醋少许，以灌道中，如一食顷，当大便出，虚人不可用胆导，陈酱姜、陈酱瓜皆可削为导，湿热肥盛痰闷，可用黄瓜根浸湿削之为导，此土瓜根导也。

蜜煎导

白蜜七合，一味内铜器中，微火煎之，稍凝如饴状，搅之勿令焦着，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五寸，当热时急作，冷则硬，纳道中，以手急抵，欲大便去之。

理功散(四君子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固本丸(二冬膏下)、滋燥养营汤(四物汤下)、大补地黄丸(四物汤下)、虎潜丸(大补丸下)。

火门

紫雪(局方)

治脚气瘴毒，内外热炽，狂越躁乱，心腹 h，口舌生疮，一切实火闭结，诸药不效者。

黄金(十掬，货金铺中叶子有效。)

用水三斗，先煮一斗，旋添，煮至一斗为度，去金取汁煮下项药。

石膏、寒水石(如无真者，元精石代之。)、磁石(醋 ^、白滑石(各五掬)

上四味，捣入前汁中，煮至五升，入下项药。

乌犀角(镑)、羚羊角(镑)、青木香(切)、砵香(研，各五钱。)、黑参(切)、升麻(各一掬六钱)、生甘草(八钱)、丁香(捣研，一钱。)

上八味，入前汁中，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入下项药。

芒硝(一掬)、焰硝(三掬)

上二味，入前药汁中，微火上煎，柳木捶搅不住手，候有七合半，投在水盆中，半日欲凝，入下项药。

朱砂(研细,水飞净,五钱。)、麝香当门子(研,一钱二分。)

上二味,入前药中,搅匀,勿见火,寒之二日,候凝结成霜紫色,铅罐收贮,每服一分至二分,杵细,冷水或薄荷汤调下,小儿以意量。此即千金玄霜,局方於紫雪方中,参入甘草、丁香、朱砂三味,遂用紫雪之名,一方而兼紫方之制,但此专主石药毒火,方中丁香一味,用方者审之。黄金本无气味,必辅中叶子,曾经炼煮之方有性味,以其香味易散,故较原方小其制。

碧雪(局方)

治一切积热,咽喉肿痛,口舌生疮,心中烦躁,咽物妨闷,或喉闭壅塞,水浆不下,天行时疫,发狂昏愤,并皆治之。

寒水石、芒硝、石膏(腹)、青黛、马牙硝、朴硝、硝石、甘草(各等分)

右将甘草煎汤二升,去滓,却入诸药再煎,用柳木篦不住手搅,令消熔得所,却入青黛和匀,倾入砂盆内,候冷凝结成霜,研为末,每用少许,含化咽津,不拘时候,如喉闭壅塞,不能咽物者,用小竹筒吹药入喉中,频用神效。

千金朴硝煎

治服石药,成消瘕大渴者。

朴硝(一斤)、芒硝(八觔)、石膏(二觔)、寒水石(四觔)

右四味,先内二硝於八升汤中,搅令消,以纸密封一宿取清,内铜器中,别捣寒水石、石膏,碎如豆粒,以绢袋盛之纳汁中,以微火煎,候其上有漠起,以箸投中,着箸如凌雪凝白,急下泻贮盆中,待凝取出,烈日曝乾,积热困闷不已者,以方寸匕,白蜜一合,和冷水五合,搅和令消,顿服之,日三,热定即止。(武德中,贵高人加金二觔。)

崔氏八味丸(方祖)、保元汤(方祖)、既济解毒汤(伊尹三黄汤下)、火郁汤(升麻汤下)、泻阴火升籛汤(保元汤下)、升籛散火汤(升麻汤下)、佐金丸(方祖)、当归龙荟丸(伊尹三黄汤下)、黑锡丹(金液丹下)、四君子汤(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生脉散(方祖)、滋肾丸(大补丸下)。

伤饮食门

枳实导滞汤

治伤湿热之物,痞闷不安。

枳实(炒,三钱。)、白术(炒焦,五钱。)、茯苓(三钱)、黄芩(酒炒,二钱。)、黄连(姜汁炒,三钱。)、泽泻(炒,二钱。)、大黄(酒蒸,一觔。)、神曲(炒,四钱。)、生姜(三片)

水煎，食远服。此枳术丸合三黄汤，而兼五苓之制，以祛湿热宿滞也。

木香化滞汤

治气食痞结，腹微痛，不思饮食。

半夏、甘草(炙)、草豆蔻(研，各一钱。)、柴胡、木香、橘皮(各六分)、枳实(炒)、当归(各四分)、红花(一分)、生姜(五片)

水煎，食远稍热服。

保和丸

治宿食酒积。

山楂肉(姜汁泡，二钱。)、半夏(姜汁炒)、橘红(炒)、神曲(炒，便血，用红曲。)、麦蘖(炒，去麩。)、茯苓、连翘、莱菔子、黄连(姜汁炒，各五钱。)

为末，水泛为丸，每服二钱，茶清送下。本方加炒白术二钱，名大安丸。按保和丸、大安丸中麦蘖伤肾，菔子伤肺胃之气，恐非丸剂所宜久服之品，当易枳实、香附子，功用不殊，而不致伤犯先後天之真气也。

红丸子

治宿食冷积作胀。

荆三棱(炒)、蓬莪(]璞)、青皮(炒)、陈皮(炒)、乾姜(炮，等分。)

为末，陈酒曲糊丸，梧子大，矾红为衣，每服三十五丸，食前沸汤下，小儿量减。

葛花解醒汤

治伤酒呕吐胸痞，小便不利。

葛花、白豆蔻、砂仁(炒，各一钱。)、青皮(炒)、神曲(炒)、泽泻、乾姜(各五分)、白术(炒，八分。)、人参、橘红、茯苓、猪苓(各四分)、木香(一分)

水煎服，但得微汗，则酒湿去矣。按此虽本五苓、四君子，益入葛花、豆蔻等辛散之味，大损元气，世人不知，妄谓方中人参有补益之功，恃此纵饮，是自伐其天也。

曲蘖丸

治酒积成癖，腹亶满痛，後便积沫。

神曲(炒)、麦蘖(炒，去麩，各一钱。)、黄连(半钱，同八豆七粒炒，去八豆。)

为末，水泛为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前姜汤下。酒积下白沫，加炮姜二钱，下鲜血，倍黄连，下瘀血，加红曲一钱。

皓气丸

治肝气乘脾腹胀。

胡椒(一藜)、蝎尾(去毒,滚醋泡去,盐,炒香,半藜。)

为末,曲糊丸,粟米大,每服二三十丸,米饮下。

神保丸(治心胸腹豆胀痛,大便不通,宿食不消。

皓气丸加木香二钱五分,巴豆霜二分半,本方中胡椒用二钱五分,蝎用全者七枚。为末,汤浸蒸饼丸,麻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五丸,空心,姜汤、醋汤、沙糖汤任下。

酒症丸(局方)

治酒癖腹痛下积,遇酒即吐。

皓气丸去胡椒,加雄黄油煎,皂子大一枚,巴豆十五粒不去油,本方中蝎稍用十五枚不去毒。为末,入白曲二藜半,滴水丸如豌豆大,候稍乾,入麸炒香,每服二三丸,温酒下,茶清亦可。

平胃散(方祖)、枳朮丸(枳朮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二陈汤(方祖)芎苏散(伤寒门)、申香正气散(平胃散下)、小承气汤(方祖)、备急丸(方祖)、白散(备急丸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七味白朮散(四君子汤下)、九味资生丸(四君子汤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连理汤(理中汤下)、八味顺气散(四君子汤下)、五苓散(方祖)、独参汤(保元汤下)、四君子汤(方祖)、凉膈散(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劳倦门

朱砂安神丸

治热伤心胞,气浮心乱,虚烦不盛。

朱砂(水飞,五钱,一半为衣。)、甘草(五钱)、黄连(酒蒸,六钱。)、当归(二钱五分)、生地黄(一钱五分)

除朱砂,共为细末,汤浸蒸饼为丸,黍米大,朱砂为衣,每服十五丸至三十丸,独参汤,或补中益气汤送下。凡言心经药,都属心包,惟朱砂外禀离明,内含真汞,故能交合水火,直入心藏,但其性徐缓,无迅扫箴焰之速效,是以更需黄连之苦寒以直折其势,甘草之甘缓以款薰其微,俾膈上之实火虚火,悉从小肠而降泄之,允为劳心伤神,动作伤气,扰乱虚箴之的方,岂特治热伤心包而已哉,然其奥又在当归之辛温走血,地黄之濡润滋阴,以杜火气复炽之路,其动静之机,多寡之制,各有至理,良工调剂之苦心,其可忽诸。

黄 建中汤(桂枝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理中汤(方祖)、平胃散(方祖)、五苓散(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枳朮丸(枳朮汤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调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升

籐顺气汤(保元汤下)、升籐补气汤(升麻汤下)、门冬清肺饮(生脉饮下)、升籐益胃汤(保元汤下)、犀角地黄汤(伤寒门)、保元汤(方祖)、四君子汤(方祖)、八珍汤(四君子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虚损门

薯蕷丸(金匱)

治虚劳诸不足,风气百疾。

薯蕷(即山药,二紮。)、当归、桂枝、曲、乾地黄、大豆黄卷(各七钱半)、甘草(炙,一紮二钱。)、人参、阿朮(各五钱)、芎、芍药、麦门冬、白朮、杏仁、防风、柴胡、桔梗、茯苓(各四钱)、乾姜(二钱)、白朮(钱半)、大枣(五十枚,为膏。)

右二十一味,末之,炼白蜜和丸,如弹子大,空心服一丸,一百丸为剂。

酸枣汤(金匱)

治虚劳虚烦不得眠,盗汗。

酸枣仁(炒,半紮。)、甘草(炙,一钱。)、茯苓、知母(炒)、芎(各二钱)

右五味,水煎,温分二服。深师,加生姜,便溲,去知母加人参,服此盗汗不止,去芎加芍药,琨仲,去知母、芎,加人参、黄、当归、陈皮、莲肉。

大黄 Y(金匱)

治五劳虚瘠,羸瘦腹满,不能饮食,内有乾血,肌肤甲错,紫目黯黑,宜用此方,攻其恶血,然後补之。

大黄(二钱半)、黄芩(二钱)、甘草(三钱)、桃仁(一合)、杏仁(一合)、乾地黄(一紮)、芍药(四钱)、乾漆(O 一钱。)、侖]一合)、水蛭(十枚,猪脂熬。)、蛭(一合)、]半分)

右十二味,为末,蜜丸如小豆大,温酒服五十丸,日三服。

百劳丸

治一切劳瘵积滞疾,不经药壤者宜服。

当归(炒)、乳香、没药(各一钱)、人参(二钱)、大黄(四钱)、梔子(十四枚,去皮熬。)、侖]十四枚)、水蛭(十四枚,熬黑。)

为末,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百丸,百劳水下,取下恶物为度,服白粥十日,百劳水,以杓扬之百遍,然後煮沸,即甘澜水法也。

琼玉膏

治虚劳乾咳,喉中血腥,肠中隐痛。

鲜地黄(四十紮)、人参(另为末)、白茯苓(另为末,各十紮。)、磳香

(另研)、琥珀(另研,各半紮。)

先以地黄熬膏,点纸上不渗,入人参、茯苓末,并入糖晶二十紮,搅匀熔化,离火,再入琥珀、磬香和匀,磁罐收藏,清晨午前,温酒服数匙,沸汤亦可。

四味鹿茸丸

治肝肾督脉皆虚,咳嗽吐血,脉虚无力,上热下寒。

鹿茸(酥炙,另捣成泥)、当归身(各一紮)、熟地黄(二紮)

为细末,酒和丸梧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空腹温酒送下。

济生鹿茸丸(作汤,名生料鹿茸丸。)

治肾藏真籛久虚,下体痿弱,疼痛喘嗽,水泛为痰。

鹿茸(酒炙)、牛膝(盐酒炒)、五味子(各二紮)、石斛、巴戟肉、附子(炮)、川楝肉(酒蒸)、山药、肉桂、杜仲(盐酒炒)、泽泻(盐水炒,各一紮。)、磬香(另研,五钱。)

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侵晨温酒下,俗本尚多白棘、菟丝、慈石、籛起石四味。

安肾丸

治肾虚风袭,下体痿弱疼痛,不能起立。

肉桂、川乌头(炮,各一紮五钱。)、白用藜(炒,去刺。)、巴戟天(去骨)、薯蓣(姜汁炒)、茯苓、石斛(酒炒)、川(炒)、白术、肉苁蓉(酒浸,去腐。)、补骨脂(炒,各四紮八钱。)

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腹盐汤,临卧温酒下,肾藏为风寒所袭,所以不安,故用乌头、用藜祛风散寒之剂,风去则肾自安,原无事於温补也,其他桂、苓、术、脂、戟、苁、斛,虽曰兼理脾肾,而实从事乎祛湿利水,缘醉饱入房,汗随风蔽,所以肢体砵重,非藉疏通蟄血,病必不除,因彷彿地黄饮子而为制剂,彼用地黄、菖、志、冬、味、萸、附以交心肾之气,此用用、术、藜、骨脂、乌头以祛坎陷之风,与崔氏八味丸,迥乎不同也。

四乌促忒 茹丸(素问)

治气竭肝伤,脱血血枯,妇人血枯经闭,丈夫阴痿精伤。

乌促忒四紮,即乌贼骨。)、茹(一紮,本草作茹,即茜根。)

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为後饭,饮以鲍鱼汁,利肠中及伤肝也。内经之方不多见,仅仅数方,世都弃置不讲,况甲乙太素误作痲茹,致王太仆亦作痲茹性味训解,所以目睹其方,究竟不识为何物尔,尝考本草二味,并皆走血,故内经以之治气竭伤肝,血枯经闭等证,丸以雀卵,饮以鲍鱼汁者,取琿类有情,以暖肾调肝,则虚中留结之乾血,渐化黄水而下矣,後饭者,先药後饭,使药力下行

也，惟金水二藏，阴虚箴扰，喘嗽失血，强中滑精者禁用，以其专主温散，而无涵养真阴之泽也。或问乌促 恧俱 血之品，如何可治血枯经闭之疾，答曰：夫血枯经闭，非纯虚而经绝不行也，良由气竭肝伤，乾血内结，以故营血不能内藏，如胸亘支满目眩，血结肝部也，闻腥甑妨於食，血结胃 也，出清涕，胃气衰而浊逆清道也，凡崩淋胞 诸证，若沃以汤，上为清涕，皆箴衰不能灌注精微，败残之液，悉化为涕，得汤气蒸而上走空窍也，是知血枯经闭，必以清理乾血为首务，故金匱治五劳虚璫羸瘦，内有乾血，用大黄 Y，由此而推，胞 精伤，亦必清理败浊为首务，盖大黄 Y，一派破瘀之味，较乌 Y 之 血，猛竣百倍耳。又问雀卵以时而生，急需未可必得，奈何，答曰：大匠在乎绳墨，不拘物料，皆可成器，雀卵功专暖肾，如无，雀肉煮捣可代，鸡卵及肝亦可代，鸡属巽而肝主血也，活法在人，可执一哉。

花唾 瓷]局方)

治气虚血凝，瘀积壅聚，胸膈作痛，宜用重剂竭之。

花唾]五紫，碎，产硫黄山中，状如黄石，中有黄点如花之心，故名花唾 近世皆以玲珑如花喋 升 R，欲试真伪，置血上血即化水者真。)、硫黄(二紫)

右二味，同入炆成罐内，盐泥封固，@伏时，研如面，每用二钱，食远童便调服，妇人产後血逆血晕，胞衣不下，或子死腹中，俱宜服之，瘀血化为黄水，然後以独参汤调之。

十灰散

治虚劳吐血咯血，先用此遏之。

大蓟、小蓟、柏叶、薄荷、茜根、茅根、山栀、大黄、牡丹皮、蕤藎皮(等分)

各烧灰存性，纸裹盖地上一夕，食远服二三钱，童便调下。花唾 痊 統)血之峻剂，功专化血为水，而世畏其峻，罕能用之，葛可久言，暴血成升斗者，宜花唾 瓷若病久涉虚，及肝肾二家之血，非其所宜，且与十灰散，并举而言，不分寒热主治，所以後世不能无误用之失，当知十灰散，专主火炎上涌之血，误用以治阴邪固结之证，为害犹轻，若误用花唾 痕血热妄行之病，为患莫测，况血热妄行，十常八九，阴邪固结，十无一二，所以举世医者病者，俱畏之如蝎，遂致置而不讲，乃致一切阴邪暴涌之血，悉皆委之莫救，岂其命耶。

瑞金丹

治虚劳吐红瘀结者。

川大黄(酒拌,炒黑至黄 为度。)、真秋石(各一綮)

右杵为细末,煮红枣肉为丸,小豆大,空腹薄荷汤下二钱,瘀在心包,不时蚤悸,面赤神昏者,加真郁金三钱(皮色如梧桐子纹绉者真),瘀在胃,吐血成盆者,犀角地黄汤送下。

童真丸

治虚劳吐血,气虚喘嗽。

真秋石、川贝母(去心,等分。)

右二味,煮红枣肉为丸,空腹薄荷汤下二钱。如脉虚气耗,加入参,若脉细数为阴虚,禁用人参,加牡丹皮,脾虚溏泄,加山药、茯苓、炙山草。

龟鹿二仙膏

治督任俱虚,精血不足。

鹿角襟(一斤)、龟版襟(半斤)、枸杞(六綮)、人参(四綮,另为细末。)、桂圆肉(六綮)

右五味,以杞、圆煎膏,炼白蜜收,先将二襟酒浸,磳杞圆膏中,候化尽,入人参末,磁罐收贮,清晨醇酒调服五六钱。

聚精丸

治肾虚封藏不固。

鳔襟(白净者,一斤,碎切,蛤粉或牡蛎粉炒成珠,再用乳酥拌炒则不黏。)、沙苑用藜(五綮,乳浸一宿,隔汤蒸一炷香,晒乾勿炒。)为细末,炼白蜜中加入陈酒再沸,候蜜将冷为丸,不可热捣,热捣则襟黏难丸,丸如 豆大,空心温酒或白汤下八九十丸,忌诸鱼牛肉。张景岳加五味二綮。

大补黄庭丸

治虚劳食少便溏,不宜阴药者。

人参(一綮)、茯苓(一綮)、山药(二綮)

右为末,用鲜紫河车一具,用河水二升,稍入白蜜,隔水熬膏,代蜜为丸,空心淡盐汤下三钱。

巽顺丸

治妇人倒经,血溢於上,男子咳嗽吐血,左手关尺脉弦,背上畏寒,有瘀血者。

乌骨白丝毛鸡(一只,男雌女雄,取嫩长者,溺倒,泡去毛,竹刀剖 脰、出肫肝,去秽,留内金,并去肠垢,仍入腹内。)、乌倮啮童便浸,晒乾为末,微炒黄,取净四綮。)、茹(去梢,酒洗,切片,净一綮,即茜根。)、鲍鱼(切薄片,四綮。)

右三味,入鸡腹内,用陈酒、童便各二碗,水数碗,砂锅中旋煮旋

添，糜烂汁尽，捣烂焙乾，骨用酥炙，共为细末，乾山药末调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百劳水下(百劳水见百劳丸下)。

乌骨鸡丸(秘旨)

治妇人郁结不舒，蒸热咳嗽，月事不调，或久闭不行，或倒经血溢於上，或产後 劳，或崩淋不止，及带下赤白白淫诸证，兼疗男子竅迭劳嗽吐红，成虚损者。

乌骨白丝毛鸡(一只，男雌女雄，制法同巽顺丸。)、北五味(一紮，碎。)、熟地黄(四紮，如血热，加生地黄二紮。)

右二味，入鸡腹内，用陈酒、酒酿、童便於砂锅中煮，如巽顺丸。

绵黄(去皮，蜜酒拌炙。)、於术(饭上蒸九次，各三紮。)、白茯苓(去皮)、当归身(酒洗)、白芍药(酒炒，各二紮。)

右五味，预为粗末，同鸡肉捣烂焙乾，骨用酥炙，共为细末，入下项药。

人参(三紮，虚甚加至六紮。)、牡丹皮(二紮，酒净，勿炒。)、川芎(一紮，便童浸，切晒。)

右三味，各为细末，和前药中，另用乾山药末六紮打糊，蓋手丸成，晒乾勿令馊，磁罐收贮，侵晨人参汤或沸汤送下三钱，卧时醇酒再服二钱，大便实者，炼白蜜为丸亦可。骨蒸寒热，加九肋鳖甲三紮，银柴胡、地骨皮各一紮五钱，经闭，加肉桂一紮，崩漏下血，倍熟地，加真阿襟二紮，倒经血溢，加麦门冬二紮，郁结痞闷，加童便制香附二紮，砵香半紮，赤白带下，加真川 二紮，四制香附二紮，蕪艾一紮，白淫，倍用参、苓、术。按乌骨鸡丸，诸药皆平常无奇，而调经最验，盖鸡属巽补肝，尤妙在乌骨益肾，变巽归坎，甲癸同源，兼滋冲任也。孙真人云：自古名肾治病，多用生命以济危急，虽曰贵人贱畜，至於爱命，人畜一也，如白凤膏、乌骨鸡丸等方，为虚损门中调经要药，在证治之所必需者，不得已而用之，以人命至重，非 飞蠕动之比，苟有他方可以代充取效，尤为曲体天地好生之心，瑁用之无济，徒伤生命，以为财利之谋，仁人君子，谅不为之也。

逍遥散(局方)

治肝气抑郁，寒热咳嗽，月事不调。

柴胡(七分，炒。)、白术(蜜水拌蒸，一钱。)、茯苓(一钱)、甘草(炙，八分。)、当归(一钱)、白芍(酒炒，一钱五分。)、陈皮(略去白，八分乾咳用蜜制。)、薄荷叶(五分)、燥姜(三片)

右九味，水煎，半饥时服。

加味逍遥散。

逍遥散加牡丹皮一钱五分，炒黑山栀一钱。脾虚食少便溏，去山栀易香附。此本八珍汤，去参之益气，芎之上窜，地之膩膈，而加入柴胡、陈皮、薄荷以疏肝气，姜用燥者，取其守中而不致於辛散僭上也，加丹皮、山栀者，以清上下之火也。

芎归血餘散

治传尸劳瘵面赤，五心烦热。

室女顶门生发(一团，洗净，s性。)、芎(童便浸，切，五钱。)、当归(三钱)、木香、桃仁(去皮，各二钱。)、真安息香(如无，苏合香油代之。)、雄黄(各一钱)、全蝎(三枚，不去毒，炒香。)、降真香(五分)、獭肝(一具，如无，以江上大鲤鱼头活截一枚代之，酥炙。)为散，新汲水煎，月初五更，空腹服头导，日午服二导。

鳖甲生犀散

治传尸劳瘵，脾虚唇面手足清。

天璣盖(一具，酥炙，男者色不赤黑，可用，女者有赤黑色勿用。)、鳖甲(九肋者，一枚，酥炙。)、虎长牙(一枚，酥炙)、安息香、桃仁(去皮)、尖槟榔(各半紮)、生犀角(镑)、木香、甘遂、降真香乾漆(炒令，C)、真阿魏(酒研，各三钱。)、雷丸(二钱)、穿山甲(取四趾尾尖上者，土炒，三钱。)、全蝎(三枚，醋泡，炒香。)、地龙(七枚，生研和药。)

右为细末，每服半紮，先用香畔四十九粒，连须C茎，石臼杵烂，新汲水碗半，童便半碗，内药末，煎取七分，入麝香一字，月初五更空腹温服，少时必泻出虫，以净桶盛之，钳取付烈火焚之，如泻不止，s骨、炒黄连等分为末，沸汤下五钱，次日用白梅粥补之。

传尸丸

治传尸劳瘵，初起元气未败者。

鳧鱖鱼(半斤外者，七条。)

甑中先铺薄荷叶四紮，入鳧在内，掺乾山药粗末斤餘，锅内入去心百部一斤，煮三炷香，候鳧烂瑙去薄荷，取鳧与山药连骨捣烂，焙为末，炼白蜜丸，侵晨临卧沸汤各服五钱。

桂枝龙骨牡蛎汤(桂枝汤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黄建中汤(桂枝汤下)、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理中丸(方祖)、固本九(二冬膏下)、集璣膏(二冬膏下)、四物汤(方祖)、犀角地黄汤(伤寒门)、独参汤(保元汤下)、保元汤(方祖)、圣愈汤(保元汤下)、璣功散(四君子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纳气丸(崔氏八味丸下)、十补丸(崔氏八味丸下)、香茸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甘草乾姜汤(理中汤下)、炙甘草汤(桂枝汤

下)、白凤丸(平胃散下)、生脉散(方祖)、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归脾汤(保元汤下)、增损柴胡汤(小柴胡汤下)、滋肾丸(大补丸下)、玉烛散(四物汤下)、苏合香丸(中风门)、四君子汤(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桂枝人参汤(理中汤下)、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泽术麋衔汤(汗门)。

潮热门

凉膈散(方祖)、大柴胡汤(小柴胡汤下)、逍遥散(虚损门)、小柴胡汤(方祖)、加味逍遥散(虚损门)、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恶寒门

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下)、指迷茯苓丸(二陈汤下)、理中丸(方祖)、升籛益胃汤(保元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二陈汤(方祖)、火郁汤(升麻汤下)、升籛散火汤(升麻汤下)、大建中汤(保元汤下)、金花汤(伊尹三黄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生脉散(方祖)、琿功散(四君子汤下)、附子汤(术附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人参白虎汤(白虎汤下)、清暑益气汤(保元汤下)、苓桂术甘汤(桂枝汤下)、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犀角地黄汤(伤寒门)。

振寒门

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下)、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下)、黄建中汤(桂枝汤下)、桂枝加附子汤(桂枝汤下)。

战栗门

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下)、麻黄汤(方祖)。

寒热门

小柴胡汤(方祖)、柴胡四物汤(小柴胡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理中汤(方祖)、逍遥散(虚损门)、黄建中汤(桂枝汤下)、越婢汤(麻黄汤下)、火郁汤(升麻汤下)、栀子畔汤(方祖)、桂苓丸(五苓散下)、既济汤(白虎汤下)、既济解毒汤(伊尹三黄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滋肾丸(大补丸下)、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五苓散(方祖)。

疟门

金匱蜀漆散

治牝疟多寒。

蜀漆(即常山苗)、云母(烧二昼夜)、龙骨(熬,等分。)

右杵为散,发前以浆水调半钱(即酸浆,浆水散下。),温疟加蜀漆半分,临发时服一钱匕。按蜀漆性升,上涌顽痰最速,云母性温,开

发阴邪最猛，二味相需，较之常山、箴起石更捷，又恐涌泄太过，即以龙骨敛固其津，仍取龙性纯箴，同气相求，佐上药以发越阴分伏匿之邪，则牝症之寒自己，与桂枝龙骨牡蛎汤、火逆汤之义不殊，其外台牡蛎汤，用牡蛎、蜀漆、麻黄、甘草四味，药虽瑣而功用则同，盖蜀漆得云母，则温散顽痰於内，蜀漆得麻黄，则温散寒邪於外，亦恐发泄太过，即以牡蛎收敛阴津，仍取其性入阴，有软坚散结之功也，用甘草者，令以协和中外，则胃气有权，方得振祛邪作汗之力耳。

誓原饮

治疫症壮热，多汗而渴。

黄芩(一钱五分)、甘草(炙，一钱。)、白芍(一钱)、知母(二钱)、厚朴(一钱)、槟榔(二钱)、草果(一钱)、生姜(七片)、大枣(一枚，擘。)

水煎，发前热服，温覆取微汗。或问疫邪初犯募原，絳又可以誓原饮为主方，详方中槟榔、草果、厚朴，俱属清理肠胃之品，知母直泻少阴邪热，与募原何预而用之，答曰：募原虽附驱疔，贴近於，为经络藏府之交界，况湿土之邪，从窍而入，以类横连，未有不入犯中土者，所以清理肠胃为先，非若伤寒传次，表证未罢，误用药，则有结胸传之变，即尚未离表，但须姜、枣，佐芩、芍、甘草以和解之，若见少箴明太箴，必兼柴胡、葛根、羌活以开泄之，设气不通，势必盘错於中而内陷，则加大黄以攻下之，又可专工瘟疫，历治有年，故立此为初犯募原之主方，其殿後则有白虎、凉膈为鼎足之任，以此推原，其他变证，则三黄双解、清热解毒、人中黄丸等方，可默识其微，而用之必当矣，余尝以此治疫症、时症，靡不应手获效，总藉以分解中外寒热诸邪之力耳。

何首乌散

治症积滞去後，寒热不止，至夜尤甚。

生何首乌(五钱，碎。)、青皮、陈皮、甘草(炙，各一钱。)、生姜(七片)、大枣(三枚，擘。)

水煎，露一宿，侵晨热服。多汗而渴，加知母、乌梅，虚人腹痛，加人参、厚朴、木香。

七宝饮

治一切实症，服调理药不止。

厚朴、常山(醋炒)、槟榔、陈皮、青皮、草果(各一钱)、甘草(炙，七分。)、生姜(七片)

水酒各半煎，露一宿，侵晨热服。(一方，多半夏一钱，枣一枚。)

常山饮

治疟发晡时，至夜热不止，脉实邪盛者。

常山(醋炒)、槟榔、青皮(炒)、甘草、当归(各一钱)、穿山甲(K 分，世本，作木通。)、黑豆(四十粒)、生姜(七片)

水酒各半煎，露一宿，侵晨热服。

鳖甲煎丸(金匱)

治疟母一切痞积。

鳖甲(炙，一掬二钱。)、柴胡、芍药、牡丹、]熬)、乌扇(烧)、鼠妇(熬)、笏螂(熬，各四钱。)、桂枝(千金，作桂心。)、阿襟(各三钱)、黄芩、桃仁、乾姜、大黄、半夏、人参、厚朴、蜂房(炙，各二钱。)、石韦(去毛)、紫蛸(各二钱半)、葶苈、瞿麦(各一钱半)、赤硝(一掬)

右二十三味，为末，取锻蔑下灰一斗，清酒一斛，浸灰候酒尽一半，滤去灰，着鳖甲於中，煮令泛烂如襟漆，绞取汁，纳诸药末煎为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千金，无鼠妇赤硝，多海藻大戟。)此方妙用，全在鳖甲之用灰淋酒，煮如襟漆，非但鳖甲消积，酒淋灰汁，亦善消积，较疟母丸之用醋煮，功用百倍。

疟母丸

治疟痞结於左佞硬痛。

青皮、桃仁、神曲、麦芽(各一掬，四味俱炒。)、鳖甲(三掬)、山棱、蓬术、海粉(即蛤粉，各五钱。)、香附(二掬，五味俱醋煮。)、红花(三钱)

神曲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淡姜汤下。

白虎汤(方祖)、白虎加桂枝汤(白虎汤下)、柴胡去半夏加塘葵汤(小柴胡汤下)、柴胡桂姜汤(小柴胡汤下)、二陈汤(方祖)、柴胡桂枝汤(小柴胡汤下)、人参养胃汤(平胃散下)、清脾饮(小柴胡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人参实 汤(保元汤下)、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下)、胃苓汤(平胃散下)、理中汤(方祖)、小建中汤(桂枝汤下)、黄 建中汤(桂枝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内补当归建中汤(桂枝汤下)、凉膈散(方祖)、大柴胡汤(小柴胡汤)、人参败毒散(小柴胡汤下)、逍遥散(虚损门)、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四兽饮(四君子汤下)、芎归鳖甲饮(四物汤下)、清暑益气汤(保元汤下)、生姜泻心汤(半夏泻心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

厥门

四逆散(小柴胡汤下)、四逆汤(方祖)、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加絃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清暑益气汤(保元汤下)、犀角地黄汤

(伤寒门)、地黄饮子(中风门)、崔氏八味丸(方祖)、小承气汤(方祖)、二气丹(金液丹下)、五苓散(方祖)、白虎汤(方祖)、七气汤即人参七气汤(方祖)。

气门

乌砒汤(局方)

治一切冷气,及妇人血气攻击,心腹撮痛。

天台乌药、砒香、人参(各一钱)、甘草(炒,五钱。)

右四味为末,每服半钱,入生姜三片,煎成入食盐一字,热服。

砒香降气散(局方)

治一切气滞,胸膈不舒,妇人经癸不调,少腹刺痛。

砒香(四钱)、甘草(炙,八钱。)、砂仁(炒,四钱。)、香附(童便浸,去外皮,微炒,二钱。)

右四味为散,每服二钱,入盐一字,沸汤调服。

木香调气散

治气滞胸膈虚痞,呕逆刺痛。

白豆蔻(去麁)、丁香、木香、檀香(各二钱)、申香、甘草(炙,各八分。)、砂仁(四钱,炒。)

右为散,每服二钱,入盐一字,沸汤调如稠糊,晨夕各一服,或滴水为丸,服二钱。本方加入参、白术、茯苓、山药、橘皮、青皮、萆澄茄,名育气散,治虚寒腹痛,进饮食。

四磨汤

治一切气塞,痞闷不舒,不时暴发。

砒香、乌药、槟榔、人参

右等分,酒磨,各约半钱,入盐一字,沸汤点服,或磨上三味,倍用人参煎汤,入盐调服。

六磨汤

四磨汤加枳壳、木香。按四磨汤,虽用人参,实为散气之峻剂,盖槟、砒、乌药,得人参助之,其力愈峻,服後大便必有积沫,下後即宽,若六磨更加破气二味,下气尤迅,近世医人以气滞不敢用参,但用诸破气药磨服,殊失本方之旨。

砒香化气丸

治食积痰气,痞胀妨食。

大黄(酒蒸)、条黄芩(各二钱)、人参、白术(各三钱)、砒香(五钱,另研。)

右将前四味碎,用姜汁竹沥七浸七晒,候乾为末,和砒香末再研,神曲糊丸,水飞朱砂为衣,晒乾勿见火,每服二钱,淡姜汤送下,小

儿量絀。此仿王隐君滚痰丸之制，去礞石加参、朮以祛食积痰饮，虽较滚痰丸稍逊，然二黄得参、朮以鼓其势，亦是突围猛帅，勿以其中有参、朮，视为兼补漫施，以伐後天，为害非浅鲜也。

四七汤(二陈汤下)、局方七气汤(方祖)、二陈汤(方祖)、理中汤(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苏子降气汤(七气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神保丸(伤饮食门)、苏合香丸(中风门)、璿功散(四君子汤下)、三因七气汤(七气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

郁门

越鞠丸

治诸郁痞闷

香附(童便浸)、苍朮(泔浸，去粗皮，麻油炒。)、抚芎(童便浸，各二藜。)、山梔(姜汁炒黑)、神曲(炒香，各一藜五钱。)

滴水为丸，豆大，每服百丸，白汤下，阴虚多火禁用。越鞠者，若人鞠躬郁伏，忽尔其气发越也，香附理气郁，芎、朮开湿郁，抚芎调血郁，梔子治火郁，神曲消食郁，总以理气为主，若湿郁，加白朮、茯苓，热郁，加青黛、黄连，痰郁，加半夏、海石，食郁，加枳实、山楂，血郁，加桃仁、肉桂，气郁，加木香、砂仁，此因病变通之大略也。

火郁汤(升麻汤)、小承气汤(方祖)、利金汤(桔梗汤下)、二妙散(大补丸下)、半夏厚朴汤(二陈汤下)、逍遥散(虚损门)、佐金丸(方祖)、四君子汤(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归脾汤(保元汤下)、苏子降气汤(七气汤下)、四乌汤(四物汤下)。

痞满门

五膈宽中散

治七情郁结，痰气痞塞，遂成五膈。

厚朴(姜汁炒，二藜。)、甘草(炙，一藜。)、木香(五钱)、白豆蔻仁(三钱)

为散，每服三钱，加生姜三片，水煎，入盐一字，和滓服。

丁蔻透膈汤

五膈宽中散加丁香、蔻香、半夏、草果、人参、白朮、香附、砂仁、生姜、大枣，水煎服，(一方、多青皮、陈皮、神曲、麦芽)

增损流气散

治诸气郁滞，胸膈痞满，面目浮肿。

半夏、赤茯苓、陈皮(各一钱)、甘草(炙，五分。)、苏叶、香附、檳榔(大便溏者，去之。)、木香、大腹皮、枳壳、桔梗(各七分)、人参(一钱五分)、肉桂、厚朴(姜制，各八分。)、生姜(七片)、红枣(二枚，

擘。)

水煎热服。按十六味流气饮，以二陈加入破气诸药，杂合成剂，施之藜申，往往克应，遂为名方，其木香流气饮，依傍局方七气、金匱四七，似觉彼善於此，然亦杂乱无章，至於分心流气饮、分气紫苏饮，皆彷彿流气，风斯愈下，今止取木香流气，删其繁芜，以为存羊之意。

宝鉴木香槟榔丸

治一切滞气，心胸腹豆痞满，大小便涩滞不快。

木香、槟榔、枳壳(炒)、青皮(炒)、陈皮(炒)、广 藿、黄连(各一
分)、黄柏(炒)、香附(醋炒)、大黄(酒蒸)、牵牛(腹满便秘用黑者，
喘满膈塞用白者，取头末，各二分。)

滴水为丸，豌豆大，每服三五十丸至七十丸，食远姜汤送下，以利
为度。本方去陈皮、广 藿、香附、黄连、黄柏、大黄、牵牛，加杏仁、
半夏、皂角、郁李仁，蜜丸姜汤下五十丸，即御药院木香槟榔丸，专
主痰痞风秘，宝鉴方治气痞热秘，各有攸宜。

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连理汤(理中汤下)、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
(半夏泻心汤下)、半夏泻心汤(方祖)、指迷七气汤(七气汤下)、理
中丸(方祖)、小陷胸汤(伤寒门)、伊尹三黄汤(方祖)、二陈汤(方
祖)、小柴胡汤(方祖)、平胃散(方祖)、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橘
皮枳实生姜汤(胸 门)、九味资生丸(四君子汤下)、六君子汤(四君
子汤下)、清暑益气汤(保元汤下)、理功散(四君子汤下)、局方七
气汤(方祖)。

腹满门

中满分消汤

治中满寒胀。

半夏(一钱)、厚朴、黄连、黄柏(上四味俱姜制)、川乌(炮)、乾姜
(炮)、綠茶莢(净，用开口者，炒。)、草豆蔻(炒研)、木香、人参(各
五分)、茯苓、泽泻(各一钱五分)、生姜(五片)

右水煎，稍热食前服，大忌房劳，生冷炙 酒面糟醋盐酱等物。身热
脉浮喘满，有表证，加麻黄五分，血虚至夜烦热，加归身、黄 各五
分，膈气下陷，便溺赤涩，加升麻、柴胡各三分，脾胃虚寒，饮食不
磨，去黄柏加益智仁、萆澄茄、青皮各二分。

中满分消丸

治中满热胀。

厚朴、半夏、黄连(三味俱姜汁炒)、黄芩、枳实、白术(二味同拌
湿，炒焦。)、乾生姜、茯苓、猪苓、泽泻、人参(各五钱)、甘草(炙，

一钱。)

汤浸蒸饼为丸，梧子大，每服百丸，食後沸汤下。脾胃气滞，食积胀满，加陈皮、砂仁各五钱，经脉湿滞，腹皮腿臂痛不可拊者，加片子姜黄一钱，肺热气化不行，溺秘喘渴者，加知母三钱。东垣分消汤丸，一主温中散滞，一主清热利水，原其立方之旨，总不出内经平治权衡，去菹陈，开鬼门洁净府等法，其方下所指寒胀，乃下焦阴气逆满，郁遏中焦籛气，有似乎阴之象，故药虽用乌头之辛热，宣布五籛，为辟，除阴邪之向导，即用连、柏之苦寒以降泄之，苟非风水肤胀脉浮，证起於表者，孰敢轻用开鬼门之法以鼓动其阴霾四塞乎，热胀，用黄芩之轻扬以降肺热，则用猪苓、泽泻以利导之，故专以洁净府为务，无事开鬼门宣布五籛等法也。

附子粳米汤(金匱)

治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腹逆满呕吐。

附子(姜汁炮，切。)、半夏(姜汁炒)、甘草(炙，各三钱。)、大枣(十枚，擘)、粳米(半升)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良方，但用姜汁制附子一味，煮粥食之。

千金温胃汤

治胃气不平，时胀咳不能食。

附子、当归、厚朴、人参、橘皮、芍药、甘草(各三钱)、乾姜(四钱)、蜀椒(一合)

右九味，通咀，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三服。

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下)、大柴胡汤(小柴胡汤下)、厚朴七物汤(小承气汤下)、厚朴三物汤(小承气汤下)、当归龙荟丸(伊尹三黄汤下)、四物汤(方祖)、四君子汤(方祖)、申香正气散(平胃散下)、辟香降气散(气门)、局方七气汤(方祖)、生姜泻心汤(半夏泻心汤下)、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济生贤气丸(崔氏八味丸下)、枳实导滞丸(伤饮食门)。

水肿门

疏凿饮

治水气通身浮肿，烦躁喘渴，小便不利。

泽泻、商陆、赤小豆、羌活、大腹皮(净)、椒目、木通、秦芎、茯苓、槟榔(各七分)、生姜(三片)

水煎，顿服。

禹功散

治籛水便秘脉实，初起元气未伤者。

黑牵牛(头末,四絜。)、茴香(炒)、木香(各一絜)

为散,每服二钱,加生姜自然汁,调如稀饮服。

砱香琥珀丸

治血结小腹青紫筋绊,喘急胀痛。

琥珀(另研)、杏仁(一作桃仁)、苏木、赤茯苓、泽泻(各五钱)、葶苈(隔纸焙)、郁李仁(去皮,各一絜。)、砱香(另研)、陈皮、防己(酒洗,各五钱。)、麝香(一钱)

蜜丸,豆大,每服四五十丸,加至百丸,空心人参汤下。

三白散

治籛水囊肿,二便不通。

白牵牛(头末,二絜。)、桑白皮(姜汁炒)、白术(生用)、陈皮、木通(各一絜)

为散,每服二钱,空心淡姜汤送下,未效,再服。

实脾散

治阴水发肿,宜此先实脾土。

白术(炒焦)、附子(炮)、乾姜(炮)、茯苓、木香、木瓜、草果仁、厚朴(姜制)、大腹子(各一絜)、甘草(炙,五钱。)

为散,每服四钱,加生姜五片,枣一枚,水煎服。治水以实脾为先务,不但阴水为然,方下所云:治阴水发肿,宜此先实脾土,俨然阴水当温散,籛水当寒泻之旨横於胸中,夫阴水因肾中真籛衰微,北方之水不能蛰藏,而泛滥无制,珣肾气不温,则真籛有灭顶之凶矣,实土堤水,盛不为第二义乎,何方中不用肉桂辛温散结,反用木瓜、厚朴、大腹子耶,即有滞气当散,厚朴尚可暂投,若大腹子之开泄大便,断乎不可妄用也。

复元丹

治脾肾俱虚,发为水肿。

附子(炮,二絜。)、白术(焦炒)、肉桂、絳茱萸(拣去闭口者,炒。)、川椒(炒,去杆)、茴香、木香、厚朴(姜制,各一絜。)、泽泻(炒)、肉果(燥,各半絜。)、茯苓(一絜五钱)

为末,陈米饮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紫苏汤或砂仁汤送下。

五皮散(局方)

治湿热积於脾经,面目四肢稵肿。

五加皮、地骨皮、大腹皮、茯苓皮、生姜皮(等分)

为散,每服五钱,水煎热服。澹寮方,去骨皮、加皮,加桑皮、橘皮,治喘而腹满。

五子五皮汤

五皮散加紫苏子、莱菔子、香附子、车前子、葶苈子。一方，无香附子，多大腹子，加生姜煎服。

椒仁丸

治妇人先因经水断绝，後至四肢浮肿，小便不利，血化为水，名曰血分。

椒仁(炒)、甘遂、续随子(去皮，即千金子。)、附子(炮)、郁李仁(去皮)、黑牵牛(头末)、五瓊脂(酒研，去砂土。)、当归、絳茱萸(拣净，汤泡，炒。)、延胡索(各五钱)、芫花(醋炒，二钱。)、青(十枚，去翅足，糯米炒。)、胆矾、白矾(各一钱)、石膏(三钱)

为末，曲糊丸，豌豆大，每服一丸，空心橘皮汤下。

葶苈丸

治先因小便不利，後至四肢浮肿，名曰水分。

甜葶苈(隔纸焙)、续随子(去皮，各五钱。)、乾末(一钱)

为末，煮红枣肉为丸，梧子大，每服七丸，煎扁蓄汤送下，大便利者禁用。

人参丸

治月经不利，血化为水，四肢浮肿，亦曰血分。

人参、当归、大黄(酒蒸)、瞿麦穗、赤芍药、赤茯苓、肉桂(各二钱)、苦葶苈(熬，一钱。)

为末，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空腹米饮下。

增损流气饮(痞满门)、葶苈木香散(五苓散下)、胃苓汤(平胃散下)、羌活胜湿汤(湿门)、归脾汤(保元汤下)、金液丹(方祖)、越婢加术汤(麻黄汤下)、芍药酒汤(桂枝汤下)、桂枝加黄汤(桂枝汤下)、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桂枝汤下)、枳术汤(方祖)、浚川散(伊尹三黄汤下)、神丸(十枣汤下)、神芎丸(伊尹三黄汤下)、五苓散(方祖)、理苓汤(理中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济生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真武汤(术附汤下)、小青龙汤(桂枝汤下)、苏子降气汤(七气汤下)、除湿汤(平胃散下)、防己黄汤(方祖)、越婢汤(麻黄汤下)、防己茯苓汤(防己黄汤下)、蒲灰散(益元散下)、麻黄附子汤(麻黄汤下)、杏子汤(麻黄汤下)。

鼓胀门

鸡矢醴(素问)

治鼓胀内有湿热停积，旦食不能暮食。

骗鸡矢白(但与陈米糶养，勿与杂食，则矢乾有白。)

右取八合微炒，入无灰酒三升，煮取一升五合，五更热服(如无，以不落水鸡内金炙脆为末，荷叶裹陈米饭为丸，每服二三钱，空心温

酒送下。) , 此方出黄帝内经, 世本, 有加大黄、桃仁者大谬。

蕭峻汤

治脾肾俱虚, 腹胀少食。

人参、黄、当归、白术(炒枯, 各一钱五分。)、陈皮(八分)、甘草(炙, 五分。)、肉桂(半钱)、茯苓(一钱五分)、乾姜(炮, 四分。)、肉果、磅香(各八分)、附子(炮, 一钱五分。)

水煎, 温服。气滞硬满者, 去黄 加厚朴, 此方出医林黄治, 蕭东之方不多见, 仅一鱖耳。

散血消胀汤

治血胀小便多, 大便溏黑光亮。

归尾(一钱五分)、五璣脂、观桂、乌药、甘草(炙)、木香(各六分)、川芎(一钱二分)、半夏、蓬术(燥, 各八分。)、紫苏(三分)、砂仁(一钱, 炒。)、生姜(五片)

水煎, 食前温服。

琥珀人参丸

治血蛊

人参、五璣脂(各一紮)、琥珀、肉桂、附子(生, 各五钱。)、赤茯苓、川芎、磅香、穿山甲(各三钱。)

为末, 浓煎苏木汁为丸, 每服二钱, 早暮温酒各一服。此人参与五璣脂并用, 最能浚血, 血蛊之的方也。

二陈汤(方祖)、中满分消汤(腹满门)、中满分消丸(腹满门)、下瘀血汤(抵当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平胃散(方祖)、五苓散(方祖)、金匱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苏合香丸(中风门)、黑锡丹(金液丹下)、大黄附子汤(小承气汤下)。

积聚门

金匱奔豚汤

治肾积上贲犯肺, 喘胀发热。

甘草、芎、白芍、当归、黄芩(各一钱)、半夏、甘李根白皮、葛根(各二钱)、生姜(三片)

右九味, 水煎, 温分四服, 日三夜一, 以积下小腹絃为度, 不应, 加戎盐一字。(千金, 无甘草黄芩, 有絳茱萸石膏人参茯苓桂心。)

赤丸(金匱)

治寒积厥逆。

茯苓、半夏(各四紮, 一方用桂。)、乌头(二枚, 炮。)、细辛(一紮, 千金作人参。)

右四味为末, 内真朱(即朱砂)为色, 蜜丸如麻子大, 先食酒下三

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以知为度(千金，无半夏，有附子桂心射罔。)普济方用白凤仙子一钱，小川乌二枚，半夏三枚，杏仁四十九粒，各生捣为末，红枣肉丸梧子大，黄丹为衣，早暮各服七丸，俱温酒下，若治小儿，丸如粟米大，量用三五丸，待谷道血出住服，忌大荤生冷腐醋等物，此方与赤丸功效相类，故附於此。此方乌头与半夏同剂，用相反以攻坚积碲寒，非妙誓先圣至理，不能领略其奥，与胡洽治膈上积用十枣汤，加甘草、大戟同一妙义，而普济方，仅用乌头、半夏二味，易白凤仙子、杏仁，黄丹为衣，服七丸至谷道见血而止，其瞑眩之性可知，盖药之相反相恶，不过紫毒相激，原非立能伤人，後世以为相反之味，必不可同用，陋哉。

乔氏阴箴攻积丸

治寒热诸积。

絳茱萸、乾姜(炮)、观桂、川乌(炮)、黄连(姜汁拌炒)、半夏(姜制)、茯苓、延胡索、人参(各一钱)、磳香(另研)、琥珀(另研，各五钱。)、巴豆霜(另研，一钱。)

为末，皂角四钱煎汁糊丸 豆大，每服八分，加至一钱五分，姜汤下，与脾胃药间服。此方出土材先生必读，先生向寓郭围，曾以此方授之郭姬，云是乔三馀所定，方中英、桂走肝，乾姜入脾，乌头誓肾，专取辛烈以破至阴之固垒，半夏、茯苓以开痰蔽，延胡、琥珀以散血结，磳香以通气闭，巴霜以荡坚积，黄连以除旺气，人参以助诸味之力也，其所授郭姬之方，酒曲糊丸，较之皂角汁稍平，妙用全在与脾胃药间服，予曾效用此方，每以六君去术倍苓，加肉桂、当归，米饮糊丸，或朝服增损六君，夕用阴箴攻积，或服攻积一日，六君二三日，随人强弱而施，但初服未尝不应，积势向衰，即当停服，所谓衰其大半而止，专力补脾可也。

千金 婆万病丸

治七种痞块，五种癩病，十种疰忤，七种飞尸，十二种蛊毒，五种黄病，十二种疟疾，十种水病，八种大风，十二种 并风入头，眠暗漠漠，及上气咳嗽，喉中如水鸡声，不得眠卧，饮食不作肌肤，五藏滞气，积聚不消，壅闭不通，心腹胀满及连胸背，鼓气坚结流入四肢，或复叉心膈气满，时定时发，十年二十年不祛，五种下痢，疝虫寸白诸虫，上下冷热，久积痰饮，令人多睡，消瘦无力，荫入骨髓，便成滞患，身体气肿，饮食呕逆，腰脚酸疼，四肢碲重，行立不能久，妇人因产冷入子藏，藏中不净，或闭塞不通，胞中瘀血冷滞，出流不尽，时时疼痛为患，或因此断产，并小儿赤白下痢，及狐臭耳聩鼻塞等病，此药以三丸为一剂，服药不过三剂，万病悉除，说无穷

尽，故称万病丸。

牛黄、麝香、犀角(镑)、桑白皮(，炒。)、茯苓、乾姜(炮)、桂心、当归、芎、芍药、甘遂、黄芩、蜀椒(去目及闭口者，炒出汗。)、细辛、桔梗、巴豆(去皮心膜，炒。)、前胡、紫菀(去芦)、蒲黄(微炒)、葶苈(炒)、防风、人参、朱砂、雄黄(油煎)、黄连(去须)、大戟(，炒。)、禹馀粮(醋[△]、芫花(各一钱六分，醋炒赤。)、蜈蚣(六节，去头足，炙。)、石蛻(一寸，去头足，炙。)、芫青(十四枚，入糯米同炒，米色黄黑，去头足翅。)

右三十一味，(崔氏，无黄芩，桑白皮，桔梗，防风，为二十七味。)

并令精细，牛黄、麝香、犀角、朱砂、雄黄、禹馀粮、巴豆别研，馀者合捣，重绢下筛，以白蜜和，更捣三千杵，密封之，平旦空腹酒服三丸，如梧子大，取微下三升恶水为良，若卒暴病，不拘平旦早晚皆可服，但以吐利为度，若不吐利，更加一丸，或至三丸五丸，须吐利为度，不得限以丸数，病强药少，即不吐利，更非他故，若其发迟，以热饮汁投之，若吐利不止，即以酢饭紮三口止之，服药忌陈臭生冷酢滑黏食，大蒜猪鸡鱼狗，牛马驴肉白酒行房，七日后始得一日服二日补之，得食新米韭根汁，作羹粥 饮食之，三四顿大良，亦不得全饱，产妇勿服，吐利後以常须闭口少语，於无风处温床暖室将息，若旅行卒暴无饮，以小便送之为佳，若一岁以下小儿有疾者，令乳母服紮小豆，亦以吐利为度，近病及卒病皆用多，积久疾病即少服，常取微溏利为度。(其细证服法注解，并详千金衍义胆腑门本方下。)

木香通气散

治寒气成积，腹痛坚满不可忍。

木香、戎盐、三棱(炮，各半紮。)、厚朴(姜制，一紮。)、枳实(炒)、甘草(炙，各三钱。)、乾姜(炮)、蓬术(燥，各二钱。)

为散，每服三钱，食前淡姜汤调下。

四味阿魏丸

治肉积发热。

山查肉(姜汁炒，一紮。)、连翘仁、黄连(姜汁炒，各五钱。)

为末，另用阿魏一紮，醋煮糊丸麻子大，每服二十丸至三十丸，食前沸汤下，脾胃虚人，六君子汤下。

和血通经汤

治妇人寒客胞门，月事不来，结为石瘕，及一切血结成积。

当归、熟地黄、苏木(各一钱)、三棱(炮)、广]炮)、木香、贯藎、肉桂(各八分)、红花(三分)、血竭(五分)

食前红酒煎服，忌酸醋生冷之物。

见 丸

治寒气客於下焦，血气闭塞而成石瘕，腹中坚大，久不消者。

附子(炮，去皮脐，四钱。)、鬼箭羽(如无，鯪鲤甲代之，肥人痰闷，鬼臼南星代之。)、紫石英(各三钱，另飞。)、泽泻、肉桂(勿见火)、延胡索、木香(各二钱)槟榔(二钱五分)、血竭(一钱五分，另研。)、水蛭(一钱，如无，广 N 之。)、桃仁(三十粒，去皮尖，乾漆灰拌炒，去漆灰。)、京三棱(五钱，。)、大黄(三钱，，用酒同三棱浸一宿，焙。)

右十三味，除血竭、桃仁外同为末，入另研二味和匀，红酒打糊，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淡醋汤下，食前温酒亦得，虚者，去水蛭、三棱，加人参一掬，当归五钱，虚甚，用十全大补汤送下。

阿魏麝香散

治肠覃诸积痞块。

阿魏(五钱，酒煮。)、麝香(一钱)、雄黄(三钱)、野水红花子(四掬)、神曲(炒)、人参、白术(生，各一掬。)、肉桂(五钱)

右为散，每服三钱，用乌芋(即蕹)三个，去皮捣烂和药，早晚各一服，砂仁汤过口。

三因化气散

治息积上下贲胀。

肉桂(勿见火)、蓬术(燥)、青皮(炒)、陈皮、乾姜(炮)、砵香(另研，勿见火，各五钱。)、木香、甘草(炙)、丁香、胡椒、砂仁(各二钱，炒。)、茴香(炒，四钱。)

为散，每服三钱，姜、苏、盐汤调下，妇人，醋汤调服。

阿魏膏

治一切痞块。

羌活、独活、黑参、观桂、赤芍、穿山甲(炮)、生地黄、鼠粪、大黄、白芷、天麻(各五钱)、红花、槐、柳枝(各三钱)、土木鳖(二十枚，去壳。)

右用真麻油二斤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煎黑去滓，入乱发鸡子大一握，再熬滤清，徐下真黄丹煎，较软硬得中，入芒硝、阿魏、乳香、没药各五钱，取起离火，再入苏合香油半掬，麝香三钱，调匀成膏，磁器收藏，临用时取掬许，摊大红 上贴患处，内服健脾消积开郁药，凡贴膏须正当痞块，不可偏，偏则随药少处遁去，即不得力，贴後以绵纸掩，用芒硝随患处铺半指厚，用热熨斗熨一时许，日熨三次，硝耗再加，月馀药力尽，其膏自脱便愈，年久者连用二膏，无

不消尽，若是肝积见於左脘，加芦荟末和硝熨之，痞积去，於所遁处再贴一膏，必仍归旧窠矣。普济方，无羌活、黑参、白芷、天麻、生地、赤芍，多川乌、南星、半夏、甘遂、甘草、人参、五瓊脂各五钱。

90 丸

治食鱼鳖成痞，此方最捷，馀俱不效。

90(一只，去毛，水酒各半煮烂，入阿魏五钱，更煮汁尽为度，取肉捣烂焙乾，骨用酥炙。)、水红花子(六钱)、白术(二钱)、阿魏(一钱)、神曲、茯苓、当归(各一钱)、橘红、甘草(炙，各五钱。)

为末，加生姜自然汁半杯，入炼白蜜丸弹子大，细嚼一丸，沸汤或温酒过口，早暮各一服。

阿魏化痞散

治痞痞寒热及併瘕，虚人禁用。

川芎、当归、白术、赤茯苓、红花、阿魏(各一钱)、鳖甲尖(酥炙脆，三钱。)、大黄(八钱，酒炒。)、荞麦面(一钱)

为散，每服四钱，好酒一盞，调稀糊服，服後三日，腹痛见脓血为验，忌生冷油腻，大荤湿面等物。

金匱三物大建中汤(理中汤下)、金匱大黄附子汤(小承气汤下)、大七气汤(局方七气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五苓散(方祖)、导痰汤(二陈汤下)、理中汤(方祖)、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

痰饮门

甘遂半夏汤(金匱)

治病者脉伏，自利反快而渴，虽利心下续坚满，此为留饮欲去故也。

甘遂(大者三枚)、半夏(十二枚，姜汤泡，去涎水。)、芍药(半枚)、甘草(如指大一枚，炙。)

右四味，水煎去滓，以蜜半杯和服。按甘遂与甘草相反，而一方并用，乃浚痰逐饮之峻剂，非圣於治者，不敢拟议也。

木防己汤(金匱)

治支饮心下痞坚，脉磬面黑，吐下不愈者。

木防己(三钱)、石膏(鸡子大一枚)、桂枝(二钱)、人参(四钱)

水煎，温分再服。

木防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汤(金匱)

木防己汤絀防己一钱，去石膏加茯苓、芒硝各四钱。水煎去滓，内芒硝再微煎，分温再服，微利则愈。

葶苈大枣泻肺汤(金匱)

治支饮喘不得息，肺痛喘不得卧。

葶苈(熬黄，捣丸如弹子大，大枣(十二枚，擘。)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温再服，则吐脓血。

己椒苈黄丸(金匱，千金名椒目丸。)

治腹满口乾燥，此肠胃间有水气。

防己、椒目、葶苈、大黄(各一掬)

右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掬。

倍术丸(局方)

治五饮留伏，腹中鸣转录录有声。

白术(姜汁拌晒，二掬。)、乾姜(炮)、肉桂(勿见火，各一掬。)

神曲糊丸，每服五七十丸，食前淡姜汤下。

青礞石丸

治中外老痰，胸膈痞闷，经络四肢不遂。

青礞石(硝五钱。)、半夏(一掬)、风化硝(三钱)、白术(生，一掬。)、橘红(五钱)、茯苓(八钱)、黄芩(四钱)

神曲糊丸，空心淡姜汤下二钱。

滚痰丸(一名王隐君滚痰丸，一名礞石滚痰丸，一名礞香滚痰丸。)

治诸实热，积痰瘕证，孕妇勿服。

青礞石(色青者良，三掬，同焰硝三合入煨成罐内，赤石脂封护，水飞，净，二掬。)、礞香(另研，一掬。)、川大黄(酒蒸，八掬。)、黄芩(酒炒，八掬。)

为末，水泛为丸，豆大，每服一钱至二钱，食远沸汤下。(原方礞石一掬，礞香五钱，张景岳倍之。)

礞香化痰丸

治胸中痰热，积年痰火，无血者宜服。

半夏曲(八掬，用姜汁一小杯，竹沥一大盞制。)、黄连(二掬，姜汁炒。)、木香(一掬)、礞香(一掬)

为细末，甘草汤泛为丸，空心淡姜汤下二钱。

喘痰丸

治脾虚热痰堵塞，膈气不舒。

礞香化痰丸半料，合四君，参、术、茯苓各三掬，甘草一掬。

消痰饼子

治老痰结於喉中，燥不得出。

塘菱仁(压去油，取霜。)、杏仁(去皮尖，研如脂。)、海石(、桔梗、连翘、风化硝(等分)

先用生姜自然汁少许拌，加炼白蜜丸弹子大，不时噙化一丸。

倒仓法

治藏府肠胃经络宿滞，诸药不效者。

夏月三伏中，拣肥嫩黄牛肉四蹄各七八斤，切作小片，去筋膜，入砂锅中，长流水煮糜烂，捣绞取汁，三次去滓，以汁入锅内，漫火熬至琥珀色为度，襟成，隔水蠲锅中，时添微火，则不冷不馊，须预先断肉，食淡三日，前一日勿食晚饭，於明亮密室中不通风处行之，置秽桶瓦盆，贮所下之物，以新磁瓶，盛所出之溺，令病者入室，以襟汁饮一杯，少顷又饮杯，积数十杯，自然吐利，视所出之物，必尽病根乃止，吐利後必渴甚，不可与汤，以所出之溺，乘热饮之，以荡涤馀垢，行後倦怠觉饥，先以米饮，次与淡稀糜，三日後方可稍食菜羹，调养半月或一月，自觉精神焕发，形体轻健，疴疢悉去矣，自後终身须忌牛肉，永不复发，如有馀襟，熬如鹿骨襟收藏，即霞天襟，可入补剂。

瓜蒂散

治寒痰结於膈上，及湿热头重鼻塞。

瓜蒂（一分，熬。） 赤小豆（二分）

右二味，各别捣筛为散已，合治之，取一钱匙，以香啖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乃止。

苓桂术甘汤（桂枝汤下）、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十枣汤（方祖）、大青龙汤（麻黄汤下）、小青龙汤（桂枝汤下）、泽泻汤（五苓散下）、厚朴大黄汤（小承气汤下）、小半夏汤（二陈汤下）、小半夏茯苓汤（二陈汤下）、五苓散（方祖）、半夏厚朴汤（二陈汤下）、桂苓丸（五苓散下）、二陈汤（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利金汤（桔梗汤下）、十味导痰汤（二陈汤下）、千缙汤（二陈汤下）、凉膈散（方祖）、崔氏八味丸（方祖）、导痰汤（二陈汤下）、控涎丹（十枣汤下）、局方七气汤（方祖）、小陷胸汤（伤寒门）、四七汤（二陈汤下）、指迷茯苓丸（二陈汤下）、深师消饮丸（枳术汤下）、外台茯苓饮（四君子汤下）、温胆汤（二陈汤下）、理中汤（方祖）、加味归脾汤（保元汤下）、加味逍遥散（虚损门）、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理功散（四君子汤下）、二冬膏（方祖）、真武汤（术附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枳术丸（方祖）。

咳嗽门

桂苓五味甘草汤（金匱）

治咳逆气从小腹上冲。

桂枝、茯苓(各四钱)、甘草(炙,三钱。)、五味子(二钱)

水煎,去滓,温分三服。

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姜辛汤(金匱)

桂苓五味甘草汤去桂枝,加乾姜、细辛各三钱。呕逆,更加半夏二钱,形肿,更加杏仁二钱,面赤如醉,更加大黄三钱。

射干麻黄汤(金匱,射音夜。)

治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

射干(三钱)、麻黄(去节,四钱。)、细辛(一钱)、紫菀、款冬花(各三钱)、五味子(一钱,捶。)、半夏(二钱,洗。)、生姜(四片)、大枣(二枚,擘。)

先煮麻黄去上沫,内诸药,汤成去滓,温分三服。

厚朴麻黄汤(金匱)

治咳而脉浮,上气胸满,喉中不利如水鸡声。

厚朴(半紮)、麻黄(去节,四钱。)、石膏(鸡子大,碎。)、杏仁(去皮尖,半紮。)、半夏(洗,半紮。)、乾姜(二钱)、细辛(一钱)、五味子(半钱,捶。)、小麦(一合)

先煮小麦,去滓内诸药,汤成去滓,分温三服。按此本麻杏甘石、越婢半夏及大小青龙之制,主以厚朴,辛温散气,使以小麦补肝助胃,西北二方发汗之首剂也。

泽漆汤(金匱)

治咳而脉碇,上气咽喉不利。

泽漆(一紮,即大戟苗。)、白前(形如细辛而白,产徽州砂石水中,徽人药肆中觅之。)、紫参(如无,紫菀代之。)、半夏(洗,各钱半。)、桂枝(千金,作桂心。)、人参、甘草、黄芩(各一钱)、生姜(四片)

右九味,先煮泽漆,去滓内诸药,汤成去滓,温服至夜尽。

麦门冬汤(金匱)

治火逆上气,咽喉不利。

麦门冬(去心,一紮。)、半夏(洗,钱半。)、人参(一钱)、甘草(炙,六分。)、粳米(半合)、大枣(四枚,擘。)

右六味,水煎,温分日三夜一服。按此即白虎加人参汤去石膏、知母,加麦冬、半夏、大枣也。

金沸草散

治肺感风寒,咳嗽鼻塞声重。

旋覆花(即金沸草)、麻黄(去节,蜜制。)、前胡(各七分)、荆芥穗、半夏甘草(炙)、芍药(各五分)、生姜(三片)、大枣(一枚,

擘。)

水煎，去滓滤清，温服。

消风散(局方)

治风热咳嗽，遍身疥癩，小儿疮疹馀热。

川芎、羌活、防风、荆芥穗、申香、人参、茯苓、僵蚕、蝉蜕(等分)、甘草(炙)、陈皮、厚朴(姜制，絀半。)

右十二味，为散，每服三四钱，茶清调下，或用五钱，水煎去滓服，如久病头风目 每日三服效。此方妙用，全在厚朴、人参，当知肌表之疾，无不由胃而发，故用厚朴清理其内，即以人参助诸风药，消解风热於外，则羌防、荆芥辈，方始得力耳。

泻白散

治肺热咳，手足心热。

桑根皮(姜汁和蜜炙)、地骨皮(各一擘)、甘草(炙，五钱。)为散，每服四五钱，入粳米百粒，竹叶一把，水煎服，加橘红、桔梗，名加味泻白散，有热，更加知母、黄芩，如有客邪禁用；或问地骨皮，三焦气分药，泻白用之何义，答言三焦属肾，实则泻其子也，门人曰唯，吾道一以贯之。

芦吸散

治冷哮寒嗽，喘促痰清，但肺热者禁用。

款冬花、川贝母(去心)、肉桂、甘草(炙，各三钱。)、鹅管石(五钱，即锤乳之最精者。)

为璫细末，以芦管吸少许，噙化咽之，日五七次。此即宣明焚香透膈散之变法，彼用雄黄、佛耳，此用桂心、贝母、甘草，彼取无形之气，以散肺中之伏寒，此用有形之散，以搜肺络之伏饮，药虽相类，而用法悬殊，总取锤乳、款冬之温肺利窍也。

千金补肺汤

治肺胃虚寒咳嗽。

五味子(一钱)、乾姜、桂心、款冬花、麦门冬(去心，各三钱。)、桑白皮(姜汁和蜜炙黄，二钱。)、大枣(二枚，擘。)

水煎，温分三服。

紫菀茸汤(改定)

治伤酒絀肺，发咳痰中见血。

紫菀茸(三钱)、薇衔、白术(於潜者良，生用。)、泽泻(各一钱)、牡丹皮、麦门冬(去心，各钱半。)、犀角(八分)、甘草(炙，三分，生，二分。)、藕汁(半杯)

右九味，水煎食远服。瘦人阴虚多火，忌用燥药，去白术易白芍

药一钱，兼伤肉食，胸膈膨胀，去犀角、芍药加炮黑山查肉三钱，炒枳实一钱。

紫菀散

治咳唾有血，虚劳肺痿。

紫菀茸、人参(各二钱)、麦门冬(去心)、桔梗、茯苓、阿襟、川贝母(去心，各一钱)、五味子、甘草(炙，各五钱。)

为散，每服四五钱，水煎去滓服。

紫菀膏

治肺热咳嗽，肌肤灼热，面赤如醉。

紫菀茸(二钱) 款冬花(一钱) 杏仁(泡，去皮尖，炒研。)
枇杷叶(刷去毛，蜜水炙。) 木通、桑根皮(蜜炙) 大黄(酒蒸，各半钱。)

熬膏蜜收，不时噙化一二匙，中病即止，不可过服，久嗽，去杏仁、大黄，煎成加童便半盏。

小青龙汤(桂枝汤下)、理中汤(四君子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汤下)、小青龙加石膏汤(桂枝汤下)、炙甘草汤(桂枝汤下)、小柴胡汤(方祖)、理中汤(方祖)、桂枝汤(方祖)、华盖散(麻黄汤下)、九宝汤(麻黄汤下)、芎苏散(伤寒门)、盛嗽化痰汤(二陈汤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真武汤(术附汤下)、济生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菱甬汤(伤寒门)、越婢汤(麻黄汤下)、古今录验续命汤(方祖)、凉膈散(方祖)、加絳 辄汤(伤寒门)、小陷胸汤(伤寒门)、麻黄加术汤(麻黄汤下)、二陈汤(方祖)、千缙汤(二陈汤下)、千金麦门冬汤(燥门)、千金五味子汤(燥门)、桔梗汤(方祖)、地黄煎(燥门)、千金生地黄煎(燥门)、生脉散(方祖)、二冬膏(方祖)、麻杏甘石汤(麻黄汤下)、保元汤(方祖)、苏子降气汤(七气汤下)、四七汤(二陈汤下)、归脾汤(保元汤下)、逍遥散(虚损门)、加味逍遥散(虚损门)、加味导痰汤(二陈汤下)、枳椇煮散(桔梗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都 Y(崔氏八味丸下)、犀角地黄汤(伤寒门)、平胃散(方祖)、越鞠丸(郁门)、四乌忭忭 茹丸(虚损门)、百劳丸(虚损门)、温肺汤(七气汤下)、半夏温肺汤(七气汤下)、叁苏温肺汤(七气汤下)、黄 建中汤(桂枝汤下)、琼玉膏(虚损门)、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济生鹿茸丸(虚损门)、门冬清肺汤(生脉散下)、三拗汤(麻黄汤下)、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下)、五苓散(方祖)、局方七气汤(方祖)、瑞金丹(虚损门)、童真丸(虚损门)、乌骨鸡丸(虚损门)、大温经汤(四物汤

下)。

肺痿门

千金温中生姜汤

治肺痿虚寒，噓吸胸满。

生姜(一藜)、桂心、橘皮(各一藜三钱)、甘草、麻黄(各一藜)右五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藜沸去沫，然後入诸药，合煮取一升半，分三服。

千金生姜甘草汤

治肺痿咳唾涎沫，咽燥而渴。

生姜(半藜)、甘草(炙，二钱。)、人参(三钱)、大枣(五枚，擘。)右四味，水煎温服。

人参蛤蚧散

治肺痿失音，咳唾脓血，或面上生疮。

川蛤蚧(十对，酒浸，酥炙，色白形如守宫者真，若剖开如鼠皮者假。)、知母(酒炒)、川贝母(去心)、桑白皮(姜汁和蜜炙)、茯苓(各二藜)、人参、甘草(炙，各三藜。)、杏仁(去皮尖，五钱。)

为散，每服三钱，不拘时，茶清或蜜水调服。

甘草乾姜汤(理中汤下)、炙甘草汤(桂枝汤)、紫菀散(咳嗽门)、固本丸(二冬膏下)、劫劳散(四物汤下)、越婢加半夏汤(麻黄汤下)、小青龙加石膏汤(桂枝汤下)、生脉散(方祖)、保元汤(方祖)、琿功散(四君子汤下)、都 Y(崔氏八味丸下)、局方七气汤(方祖)。

肺痈门

皂荚丸(金匱)

治咳逆上气，时时唾浊，但坐不得眠。

皂荚(刮去皮弦子，酥炙。)

右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枣膏和汤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千金苇茎汤

治肺痈胸中甲错。

苇茎(即芦管，取节一升。)、薏苡仁(三合)、桃仁(五十枚，碎。)、瓜瓣(即甜瓜子，半升，研，如无，塘菱仁代之。)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苇茎，得五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温服一升，再服当吐如脓。皂荚涤肺胃浊垢，葶劳泻肺下水气，苇茎通肺络瘀塞，治肺痈鼎峙三法。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桂枝汤下)、桔梗汤(方祖)、十六味

桔梗汤(桔梗汤下)、葶苈大枣泻肺汤(痰饮门)、葶苈薏苡泻肺汤(桔梗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门

千金酥蜜膏

治肺气虚寒，疠风所伤，语声嘶塞，咳唾上气喘嗽，及寒郁热邪，声不出。

酥、崖蜜、饴糖(各一升)、生姜汁、生百部汁、枣肉、杏仁(各半升，研。)、柑皮(五具，末。)

右八味，先将杏仁和水三升，煮絀半，去滓入酥、蜜、姜、饴等味，文火再熬，取二升，温酒调服方寸匕，细细咽之，日三服，七日痰色变，二七日唾稀，三七日嗽止。本方去百部、柑、饴，加通草、款冬各二藜，菖蒲、人参、竹茹各一藜，五味、细辛、桂心各半藜，名通声膏。肺窍为风寒所袭，而致喘咳上气，语声嘶塞，故用姜汁、杏仁、柑皮、百部，温散肺络之结，襟、饴、枣肉、乳酥、崖蜜，熬膏酒服，通行脾肺之津，津回燥润而声自复矣。於本方中除去百部、柑皮之耗气，襟饴之助壅，加五味、人参资肺之津，款冬、竹茹清肺之燥，桂心、细辛搜肺之邪，通草、菖蒲利肺之窍，仍取前方中酥、蜜、杏仁、姜汁、枣肉，滋培津气而通其声，盖酥蜜膏酒专滋肺胃之燥，通声膏专资脾肺之津，津本大肠所主，故千金以此方隶诸大肠府门。

消风散(咳嗽门)、二陈汤(方祖)、导痰汤(二陈汤下)、生脉散(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都 Y(崔氏八味丸下)、琿功散(四君子汤下)、代抵挡丸(抵挡汤下)、麻杏甘石汤(麻黄汤下)、古今录验续命汤(方祖)、童真丸(虚损门)、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桔梗汤(方祖)、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汤下)。

喘门

麻黄苍术汤

治秋冬感寒，至夜大喘。

麻黄、羌活(各八分)、苍术(泔浸切，麻油炒。)、柴胡(各五分)、防风、当归(各四分)、黄芩(三分)、草豆蔻(炒研，六分。)、黄(酒炒，一钱五分。)、五味子(九粒，碎。)、甘草(炙，三分，生，四分。)

水煎，临卧热服。

麻黄定喘汤

治寒包热邪，哮喘痰嗽，遇冷即发。

麻黄(去节，八分。)、杏仁(十四粒，泡去皮尖，研。)、厚朴(姜

制，八分。)、款冬花(去梗)、桑皮(蜜炙)、苏子(微炒，研，各一钱。)、甘草(生炙各四分)、黄芩、半夏(姜制，各一钱二分。)
煎成去滓，以生银杏七枚，捣烂入药，绞去滓，乘热服之，去枕仰卧，暖覆取微汗效。

局方人参定喘汤

治远年咳逆，上气胸满，痞塞声不出。

人参、麻黄(去节)、甘草(炙)、阿襟、半夏曲(各一钱)、桑白皮(蜜炙)、五味子(碎，各半钱。)、罌粟壳(蜜炙，二分。)、生姜(三片)

水煎，食後服，温覆取微汗。

锤乳丸

治冷哮痰喘，但有血者勿服。

滴乳石(酒湿研七日，水飞七次，甘草汤煮三伏时，粿少许拈开，光亮如蠹鱼为度。)、麻黄(醋汤泡，焙乾。)、杏仁(拣去双仁，泡，去皮尖。)、甘草(炙，等分。)

炼白蜜丸，弹子大，五更临卧各嚙化一丸，去枕仰卧，勿开言，数日效。此即麻黄汤去桂枝，麻杏甘石汤去石膏，而易锤乳，互换一味，寒热天渊。本草言服锤乳人，一生忌术，以石药悍，白术壅滞，犯之恐有暴绝之虞，而千金方有二味并用者，又非庸工可以测识也。

冷哮丸

治背受寒气，遇冷即发喘嗽，顽痰结聚，胸膈痞满，倚息不得卧。

麻黄(泡)、川乌(生)、细辛、蜀椒、白矾(生)、牙皂(去皮弦子，酥炙。)、半夏曲、陈胆星、杏仁(去双仁者，连皮尖用。)、甘草(生，各一藜。)、紫菀茸、款冬花(各二藜)

右为细末，姜汁调神曲末打糊为丸，每遇发时，临卧生姜汤服二钱，羸者一钱，更以三建膏贴肺俞穴中，服後时吐顽痰，胸膈自宽，服此数日後，以补脾肺药调之，候发如前再服。按此少变麻黄附子细辛汤之法，而合稀涎散以涌泄其痰，开发肺气之刚剂，但气虚少食，及痰中见血，营气受伤者禁用，以其专司疏泄而无温养之功也，观方下所云：服此数日後，以补脾肺药调之，候发如前再服，擒纵缓急之妙，尽在乎此。

三建膏

治阴疽歹肉不化。

天雄、附子、川乌(各一枚)、桂心、观桂、桂枝、细辛、乾姜、蜀

椒(各二紮)

右切为片,麻油二斤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煎熬去滓,搗净再熬,徐下黄丹,不住手搅,滴水不散为度,阴疽以~净,摊成加银粉少许贴患处,腹痛少食泄泻,摊成加丁香末少许,贴脐中及中,痿衰精冷,摊成加阿芙蓉少许,贴脐中及丹田,冷哮喘嗽,摊成加麝少许,贴肺俞及华盖中,症瘕冷积,摊成加麝香、阿魏少许贴患处。

崔氏八味丸(方祖)、逍遥散(虚损门)、佐金丸(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生脉散(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华盖散(麻黄汤下)、渗湿汤(理中汤下)、白虎汤(方祖)、二陈汤(方祖)、四七汤(二陈汤下)、越婢加半夏汤(麻黄汤下)、小青龙加石膏汤(桂枝汤下)、济生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璣砂丹(金液丹下)、苏子降气汤(七气汤下)、叁苏温肺汤(七气汤下)、四磨汤(气门)、千缙汤(二陈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神保丸(伤饮食门)、三拗汤(麻黄汤下)、古今录验续命汤(方祖)、九宝汤(麻黄汤下)、盛嗽化痰汤(二陈汤下)、苓桂术甘汤(桂枝汤下)、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小青龙汤(桂枝汤下)、厚朴大黄汤(小承气汤下)、四君子汤(方祖)、独叁汤(保元汤下)、保元汤(方祖)、理功散(四君子汤下)、七气汤(方祖)、越婢汤(麻黄汤下)、杏子汤(麻黄汤下)、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汤下)、温肺汤(七气汤下)、越婢加术汤(麻黄汤下)、芦吸散(咳嗽门)、滚痰丸(痰饮门)。

卷十四

噎膈门

开关利膈丸(宝鉴名人叁利膈丸)

治肠胃壅滞,噎膈不通,大便燥结。

木香、槟榔(各七钱)、人参、当归(酒洗)、申香、甘草(炙)、枳实(炒,各一紮)、大黄(酒蒸)、厚朴(姜制,各二紮。)

滴水为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食後米饮下。按此本小承气加入叁、归等味,意在养正祛邪,而实攻多於补,惟热壅膈塞用之庶为得宜,然噎膈之燥结,皆由五志抑郁,伤耗精气而成,非有热邪留结,可攻下而除也,用方者审诸。

五噎丸(千金)

治胸中久寒,呕逆妨食,结气不消。

乾姜、蜀椒、絳茱萸、桂心、细辛(各一紮)、人参、白朮(各二紮)、橘皮、茯苓(各一紮半)、附子(一枚,炮。)

右为细末，炼白蜜丸，梧子大，酒服十五丸，日三服，渐加至三十丸。

五膈丸（千金）

治饮食不得下，手足冷，上气喘息。

麦门冬（三掣，去心）、甘草（二掣）、蜀椒（炒去汗）、远志肉、桂心、细辛、乾姜（炮，各一掣）、附子（一枚，炮。）、人参（二掣）

右为细末，炼白蜜丸弹子大，先食含一丸，细细咽之，喉中胸中当热，药丸稍尽，再含一丸，日三夜二服，七日愈。五噎、五膈二丸，同用参、附、椒、辛、姜、桂之属，一以肝气上逆，胃气不下而呕噎，故用萸、橘以脘降逆，苓、术以健胃通津，一以肾气不蒸，肺胃枯燥而不纳，故用冬、草以滋肺和胃，远志以补火生土，又呕噎而药食可进者，频与小丸调之，膈塞而饮食不纳者，时用大丸噙之，其立法之详若此，可不辨而忽诸。

旋覆代赭石汤（玉函）

治胃虚噎气不除。

旋覆花（二钱）、代赭石（一钱）、人参（二钱）、甘草（炙，二钱）、半夏（三钱）、生姜（半掣）、大枣（四枚，擘）

右七味，水煎去滓，分温日三服。

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琿功散（四君子汤下）、四君子汤（方祖）、指迷七气汤（局方七气汤下）、局方七气汤（方祖）、四物汤（方祖）、代抵挡丸（抵挡汤下）、理中汤（方祖）、越鞠丸（郁门）、崔氏八味丸（方祖）、二陈汤（方祖）。

反胃门

申香安胃散

治脾胃虚弱，饮食不进，呕吐不腐。

申香、橘红（各半掣）、丁香（三钱）、人参（一掣）

为散，每服二钱，生姜三片，水煎温，食前和滓服。

四逆汤（方祖）、小半夏汤（二陈汤下）、大半夏汤（二陈汤下）、理中汤（方祖）、茯苓泽泻汤（五苓散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琿功散（四君子汤下）、平胃散（方祖）、四君子汤（方祖）、桂苓丸（五苓散下）、七味白术散（四君子汤下）、二陈汤（方祖）、开关利膈丸（噎膈门）、固本丸（二冬膏下）、逍遥散（虚损门）、归脾汤（保元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黑锡丹（金液丹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代抵挡丸（抵挡汤下）。

呕吐啰门

金匱甘草粉蜜汤

治吐涎心痛，发作有时，毒药不止，吐者。

甘草（半紮）粉（三钱，即铅粉。）、蜜（一紮二钱）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内粉、蜜，搅令和，煎如薄粥，温服一升，祛即止。

絳茱萸汤（玉函）

治胃气虚寒，乾呕吐涎沫头痛。

絳茱萸（取开口者，汤泡七次以去浊气，净一钱。）、人参（半钱）、大枣（四枚，擘。）、生姜（半紮）

右四味，水煎去滓，温分日三服。

千金通草橘皮汤

治伤寒胃热呕逆。

通草（三钱）、橘皮（钱半）、粳米（一合）、生芦根汁（半合）

右四味，水煎热服，不祛更作。本方去通草、橘皮加竹茹、生姜汁，千金名芦根饮子，治伤寒後呕哕，反胃乾呕。

千金麦门冬理中汤

治漏气，上焦热，腹满不欲饮食，食则先呕後泻，身热痞闷。

麦门冬（去心）、白术（各五钱）、甘草（炙）、茯苓（各二钱）、人参、橘皮、菡心、菱甬（各三钱）、芦根（一握，生。）、竹茹（一团，鸡子大。）、生姜（四钱）、陈米（一合）

右十二味，水煎，温分日三服。

泽泻汤（千金）

治上焦饮食下胃，胃气未定，面背身中皆热，名曰漏气。

泽泻、半夏、柴胡、生姜（各三钱）、桂心、甘草（炙，各一钱。）、茯苓、人参（各二钱）、地骨皮（五钱）、石膏（八钱）、竹叶（一把）、菡心（五钱）

右十二味，水煎，温服日三。

人参汤（千金）

治下焦热，气逆不续，呕逆不禁，二便不通，名曰走哺。

人参、黄芩、知母、菱甬、茯苓（各三钱）、白术、梔子（姜汁炒黑）、陈皮、芦根（各四钱）、石膏（八钱）

右十味，水煎，温服日三。（准绳，多竹茹。）走哺漏气，皆属火淫於内，火性急速，故得食则既吐且利，是名漏气，若得食即呕而便溺不通者，则为走哺，总是胃虚火逆所致，观麦门冬理中汤、人参汤二方可知，不可误认虚寒，轻用温补之剂也。

安散

治吐色赤成团而活，属热者。

乌梅肉(三钱)、黄连、蜀椒、申香、槟榔(各一钱)、胡粉、白矾(各半钱)

为散，每服三四钱，水煎如糊，空腹服之，祛即止。

半夏泻心汤(方祖)、猪苓散(五苓散下)、小柴胡汤(方祖)、大甘草汤(小承气汤下)、文蛤汤(麻黄汤下)、橘皮汤(二陈汤下)、橘皮竹茹汤(二陈汤下)、半夏乾姜汤(二陈汤下)、二陈汤(方祖)、理中汤(方祖)、小半夏汤(二陈汤下)、大半夏汤(二陈汤下)、姜附汤(四逆汤下即乾姜附子汤)、黑锡丹(金液丹下)、逍遥散(虚损门)、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橘皮半夏汤(二陈汤下)、小青龙汤(桂枝汤下)、小承气汤(方祖)、猪苓汤(五苓散下)、橘皮乾姜汤(七气汤下)、黄芩汤(桂枝汤下)、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桂枝汤下)、佐金丸(方祖)、连理汤(理中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平胃散(方祖)、五苓散(方祖)、乌梅丸(理中汤下)、四君子汤(方祖)、理中汤(四君子汤下)、归脾汤(保元汤下)。

霍乱门

理中汤(方祖)、四逆汤(方祖)、胃苓汤(平胃散下)、申香正气散(平胃散下)、平胃散(方祖)、六和汤(暑门)、香薷饮(暑门)、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下)、五苓散(方祖)、浆水散(四逆汤下)、二陈汤(方祖)、黄芩加半夏生姜汤(桂枝汤下)、连理汤(理中汤下)、天水散(方祖即益元散)、导痰汤(二陈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

关格门

人参散

治胃虚津枯，关格吐逆。

人参(五钱至一擘)、麝(半分至一分)、冰脑(三厘至半分)

为散，水煎，和滓，分二三次温服。此云岐子治噎膈胃反关格不通，九方之一，用独参汤峻补其胃，稍加脑、麝以发越其气，得补中寓泻之至诀，乃肥盛气虚，痰窒中，及酒客湿热，郁痰固结之专剂，以中有脑、麝，善能开结利窍散郁也，若瘦人津枯不能出纳而大便秘结者，即以此方去脑、麝，加芦根汁、竹茹，未尝不为合辙也。

柏子仁汤

治胃虚关格，脉虚微无力。

人参(钱半)、白术、茯苓、陈皮(各一钱，略去白。)、甘草(炙，二分。)、柏子仁(研，三钱。)、麝香(一字)、生姜(五片)

水煎，去滓，入麝调服。此云岐第二方，取用琿功，加柏仁、麝香，其法稍平，而胃中津枯大便艰涩者最宜，亦可加芦根汁、竹茹，或竹沥俱妙。

既济丸

治关格脉碎细，手足厥冷。

熟附子（一擘） 人参（三擘）、麝香（少许为衣）

为细末，陈米饮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丸至三十丸，米饮下。此云岐第三方，用参、附加麝单刀直入以破中下二焦之结，药虽峻而用法最缓，不可不详此义，而擅改作汤也。

二陈汤（方祖）、四君子汤（方祖）、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黄连汤（半夏泻心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

癯逆门

丁香煮散（与局方不同）

治胃反呕逆，癯嘔泄泻。

丁香（三七粒） 建莲肉（去心，二七粒，上二味另煎，去滓。）、生姜（七片）、黄蠶米（半合）

水一碗半，煮熟去姜啜粥。此仿附子粳米汤之制，彼用粳米，此用糯米，皆取其直膈胃府，虽其势稍平，亦是突围之将，局方无莲肉、蠶米，而多川乌、红豆、青皮、陈皮、甘草、乾姜、良姜、益智、胡椒等味，为散煮汤，入盐一字调服。

琿功散（四君子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理中汤（方祖）、橘皮竹茹汤（二陈汤下）、越鞠丸（郁门）、附子粳米汤（腹满门）、四逆加人参汤（四逆汤下）、羌活附子散（四逆汤下）、连理汤（理中汤下）、旋覆代赭石汤（噎膈门）、调中益气汤（保元汤下）、苏子降气汤（七气汤下）、黑锡丹（金液丹下）。

胃痛门

射干汤

治人迎逆而盛，嗽脓血，营卫不流，热聚胃口成痛。

射干（去毛） 栀子仁（姜汁炒黑）、赤茯苓（去皮）、升麻（各一擘）、赤芍药（半擘）、白术（生，半擘。）

右为粗末，每服五钱，水二盏煎，去滓，入地黄汁一合再煎，温，日再服，日晡发热，每服加犀角、丹皮各一钱，甘草二分。

太乙膏

治内外一切痛疡。

黑参、白芷、归身、肉桂、大黄、赤芍、生地黄（各二擘）

右切为片，麻油二斤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煎熬去滓，摅净

再熬，徐下黄丹，不住手搅，滴水不散为度，内痛可丸服之。

金匱排脓汤(桔梗汤下)、大黄牡丹汤(小承气汤下)、凉膈散(方祖)、金匱排脓散(桔梗汤下)、犀角地黄汤(伤寒门)、八珍汤(四君子汤下)。

诸见血门

柏叶汤(金匱)

治吐血不止。

柏叶(炒，三钱。)、乾姜(炮，一钱。)、艾(一撮。一本，作阿襟三钱。)

右三味，水煎，入马通汁一杯，合煮取一盞，分温再服。(如无马通，以童便代之。)血逆不止，当责之於火旺，故用柏叶治其旺气，即兼姜、艾之辛温散结，使无留滞之患，更加马通导之下行，非近世专用柏叶、B血馀之属可比。

黄土汤(金匱)

治阴络受伤，血从内溢，先血後便，及吐血衄血色瘀晦者，并主产後下痢。

白术、附子(炮)、甘草(炙)、乾地黄、阿襟、黄芩(各钱半)、蔑心黄土(鸡子大碎)

右七味，先用水煎蔑心土澄清去滓，内诸药，煎成分温，日再服，有热，加柏叶一握。(千金，无附子地黄，有乾姜。)

赤小豆当归散(金匱)

治小肠热毒流於大肠，先便後血，及狐惑蓄血，肠痛便脓等证。

赤小豆(二升，即赤豆之细者，浸令芽出，晒乾。)、当归(三紮)为散，浆水服，方寸匕，日三服。(如无酸浆水，以醋和沸汤代之。)

泻心汤(方祖即伊尹三黄汤)、崔氏八味丸(方祖)、白通汤(四逆汤下)、归脾汤(保元汤下)。

衄血门

止衄散

治久衄发热。

黄(六钱)、当归、赤茯苓、白芍药、乾地黄、阿襟(各三钱)

为散，半饥时麦门冬汤调服三钱，日三服。面热足冷，心悬如饥，下焦阴火也，加肉桂末一钱五分，渴不能饮，自觉膈满者，瘀血也，加犀角、丹皮，气虚少食，二便如常者，独叁汤服之，兼感微风，发热头痛者，辄汤服之，虚烦不安，不时哄热者，栀子畔汤服之，素有偏风，头痛痺常者，黑豆、荆芥灰淋酒服之，骤

衄不止者，茅花汤服之，久衄不时举发者，乌梅汤服之。

小乌砮汤(局方)

治血气不调，心中刺痛。

香附(童便浸，杵三钱。)、甘草(炙，一钱。)、乌药(钱半)

右三味，水煎，即用药汁磨砮香五分，入盐一字，热服，上三味，在妇科名抑气散，合四物，即四乌汤，乃局方乌砮汤之变法，中去叁、姜而易香附，其破气之力虽峻，而功力稍逊，故以小字加之，立方之意微矣。

黑神散(局方)

治吐血衄血，屡发不止。

甘草(炙，二钱。)、乾姜(炮)、肉桂(各一钱)、熟地黄(四钱)、当归、蒲黄(筛净，炒黑，各三钱。)、白芍(酒制，二钱。)

右为散，每服四钱，用细黑豆半合，微炒香，淋酒半盏，和水半盏，煎至半盏，入童便半杯和服。(世本，以黑豆炒熟去壳同上药为散，不知黑豆之功全在壳也。)气虚，加人参三钱，黄六钱，以固卫气，庶无营脱之患。

千金当归汤

治衄血吐血。

当归(一钱)、乾姜(炮，五分。)、芍药、阿襟、黄芩(各钱半)

右五味，水煎，日再服。

小安贤丸

治风寒袭於肾经，下体砮重，夜多小便，耳鸣璫视，牙龈动摇出血，小腹寒疝作痛。

香附(童便制，二钱。)、川乌头(炮净，一钱。)、香(青盐微焙，三钱。)、川椒(去闭口者，炒，一钱。)、熟地黄(四钱)、川楝子(酒蒸取肉，三钱。)

酒糊丸，梧子大，空心盐汤，临卧温酒，各服三钱。

清胃散

治胃中蕴热，中作痛，痛後火气发泄，必作寒热乃止，及齿龈肿痛出血，痛引头脑。

生地黄(四钱)、升麻(钱半)、牡丹皮(五钱)、当归、黄连(酒蒸，各三钱。)

为散，分三服，水煎去滓，细细呷之，半日再服。犀角地黄汤，专以散瘀为主，故用犀、芍，此则开提胃热，故用升、连，其後加味清胃，则兼二方之制，但少芍药耳。

加味清胃散

治斑疹口舌生疮，齿龈腐烂。

清胃散加犀角、连翘、生甘草。

麻黄汤(方祖)、越婢汤(麻黄汤下)、四物汤(方祖)、理中汤(方祖)、三黄补血汤(四物汤下)、犀角地黄汤(伤寒门)、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保元汤(方祖)、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五苓散(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苏子降气汤(七气汤下)、归脾汤(保元汤下)、黄六一汤(保元汤下)、生脉散(方祖)、消风散(咳嗽门)、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下)、柴胡清肝散(小柴胡汤下)、栀子畔汤(方祖)、独参汤(保元汤下)、黄建中汤(桂枝汤下)、当归六黄汤(伊尹三黄汤下)、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既济汤(白虎汤下)。

吐血门

柴胡疏肝散

治怒火伤肝，血菀於上。

柴胡、橘皮(醋炒，各二钱。)、川芎(童便浸，切。)、芍药、枳壳(炒，各钱半。)、甘草(炙，五分。)、香附(醋炒，钱半。)、山栀(姜汁炒黑，一钱。)、瓊姜(一片)

水煎，食前温服，吐血，加童子小便半盏。

犀角地黄汤(伤寒门)、千金当归汤(衄血门)、十灰散(虚损门)、花柳瓷[虚损门]、叁苏饮(伤寒门)、六味地黄丸(崔氏八味丸下)、四君子汤(方祖)、五苓散(方祖)、桂苓甘露饮(五苓散下)、新定紫菀茸汤(咳嗽门)、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独参汤(保元汤下)、归脾汤(保元汤下)、乌骨鸡丸(虚损门)、巽顺丸(虚损门)、桃仁承气汤(小承气汤下)、小乌砒汤(衄血门)、黑神散(衄血门)、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生脉散(方祖)、保元汤(方祖)、理中汤(方祖)、琿功散(四君子汤下)、都 Y (崔氏八味丸下)、加絃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四乌促忒曩茹丸(虚损门)、加味归脾汤(保元汤下)、劫劳散(四物汤下)、琼玉膏(虚损门)、滚痰丸(痰饮门)、璣砂丹(金液丹下)、黄建中汤(桂枝汤下)、泻心汤(方祖即伊尹三黄汤)、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黑锡丹(金液丹下)。

瘦血门

辰砂妙香散(局方)

治心脾不足，恍惚不睡，盗汗遗精，衄血溺血。

黄(蜜炙)、人参(各二钱)、甘草(炙)、桔梗、山药、远志(甘草汤泡，去骨。)、茯神、茯苓(各一钱)、木香(瓊，二钱五分。)、辰

砂(另研,水飞净,三钱。)、麝香(另研,一钱。)

右十一味,为散,每服二钱,不拘时温酒调服。(秘旨,无木香,有缩砂三钱。)本方去黄、山药、桔梗、木香,加龙骨、益智,即王荆公妙香散。

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导赤散(生脉散下)、五苓散(方祖)、四味鹿茸丸(虚损门)、璋功散(四君子汤下)、砵香降气散(气门)。

下血门

泻青丸

治肝经实热,大便不通,肠风便血,阴汗甄臭。

当归、川芎、栀子(炒黑)、大黄、羌活、防风、草龙胆(等分)

滴水为丸,空心茶清下,七八十丸至百丸。

藏连丸

治大便下血正赤,日久不止,若血色晦淡者禁用。

宜黄连(一掬,酒炒为末。)

右用嫩猪脏二尺,泡去油腻,入黄连末,线扎紮头,同韭菜蒸,烂捣作饼,焙乾为末,米糊为丸,如桐子大,每服四五十丸,食前米汤或乌梅汤下。一方,加槐花二掬。(不用黄连,但用槐花,名猪脏丸,治证同上。)

升籛除湿和血汤

治肠风下血如溅者。

生地黄、熟地黄、当归身(各一钱)、甘草(炙,六分,生,四分。)、白芍(钱半)、黄(三钱)、升麻(醋炒,七分。)、苍术(泔浸,去皮,同芝麻炒。)、秦艽、肉桂、陈皮(各三分)、丹皮(钱半)

水煎,食前稍热服。秘旨,无苍术,有防风。

断红丸

治下血久不止,虚寒色淡晦者。

侧柏叶(炒香)、川续断(酒炒,各三钱。)、鹿茸(一具,酥炙。)

前三味,为细末,醋煮阿襟为丸,每服四五十丸,乌梅汤、人参汤、米饮汤任下。

逍遥散(虚损门)、人参胃风汤(四君子汤下)、小乌砵汤(衄血门)、黑神散(衄血门)、升籛除湿防风汤(湿门)、归脾汤(保元汤下)、人参败毒散(小柴胡汤下)、升籛益胃汤(保元汤下)、四君子汤(方祖)、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黄土汤(诸见血门)、赤小豆当归散(诸见血门)、四物汤(方祖)、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代抵当丸

(抵当汤下)、理中丸(方祖)。

蓄血门

香橈散

治蓄血暴起，胸脘小腹作痛。

香附(姜汁炒，三钱。)、枳橈(炒，二钱。)、青皮(炒)、陈皮、乌药、赤芍药、蓬术(醋炒，各一钱。)、归尾(三钱)、红花(五分)、甘草(炙，二分，生，三分。)

为散，每服四五钱，水煎去滓，加童便半盞，空心温服，更以桃核黑糖酒助之，不应，加延胡索、穿山甲，有外风寒，加桂枝、羌活。

复元通气散

治闪挫气血凝滞，腰脘引痛。

茴香(炒，一掬。)、穿山甲(炮)、延胡索、白牵牛、陈皮(去白)、甘草(炙，各半掬。)、木香(七钱半，勿见火。)

为散，每服二钱，砂糖调温酒送下，日二服。

复元活血汤

治从高坠下，恶血留於腹脘，痛不可忍。

柴胡(钱半)、当归(二钱)、甘草(炙，六分。)、穿山甲(炮研，七分。)、大黄(酒浸，三钱。)、桃仁(五十枚，研。)、红花(三分)、塘菱根(五分)

水二盞，酒一盞，煎至一盞，去滓热服，以利为度，利後痛不止，三五日後痛尚不止，更作半剂与之。

当归活血汤

治挟血如见祟状。

当归(三钱)、赤芍(酒洗)、生地黄(酒浸，别捣烂。)、桂心(各一钱半)、桃仁(二十粒，研。)、茯苓、枳橈、柴胡(各八分)、甘草(五分)、乾姜(炮，四分。)、红花(二分)

右除生地，水煎去滓，入地黄再煎数沸，加陈酒服之，不应，加穿山甲五分，又不应该，加附子三分，有实热难用附子者，须与大黄钱许同用。

浚血丸

治肥人多年内伤，血蓄於胃，杂於痰涎，诸药不效者。

人参、白术(生)、赤茯苓(各一掬)、甘草(炙，四钱。)、半夏曲(七钱，炒。)、浮石(五钱，C)、牡丹皮(五钱)、当归身(四钱)、桃仁(三钱，乾漆拌炒，去漆。)、穿山甲(三钱)、桂(三钱。病在脘下，用观桂，在少腹，用肉桂。)

为末，红曲糊丸，温酒下三钱，瘦人去半夏、浮石，加生地黄、蓬术，蜜丸服之。

犀角地黄汤(伤寒门)、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抵当汤(方祖)、抵当丸(抵当汤下)、下瘀血汤(抵当汤下)、代抵当汤(抵当汤下)、越鞠丸(郁门)、平胃散(方祖)、理中汤(方祖)、变通抵当丸(抵当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头痛门

茸朱丹

治肾虚火炎头痛，必先眼黑头旋。

辰砂(别研)、草乌头(一作川乌头)、瞿麦穗、黄药子(各一掬)右除辰砂，以三味为粗末，用瓷碗一个，将姜汁涂烘数次，入砂在碗，铺诸药末，以盏盖之，掘地一窟，安碗在内，用熟炭五斤，O火尽，吹去药灰，取砂研细，用鹿茸一对，去毛，酒浸切片，焙乾为末，煮枣肉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空心，人参汤或黑豆淋酒下，强者倍加，羸者量絀用之。

羌活附子汤

治大寒犯脑厥逆，头痛齿亦痛。

麻黄(一钱)、黄(二钱)、苍术(制，五分)、羌活(七分)、防风、升麻、甘草(炙，各三分)、生附子(一钱)、白芷、僵蚕、黄柏(酒炒，各五分。)

水煎去滓，食後温服，有嗽，加佛耳草五分。

选奇汤

治风火相煽，眉棱骨痛。

羌活(钱半)、防风(一钱)、黄芩(酒炒，钱半)、甘草(炙，一钱)、生姜(一片)

水煎去滓，食後稍热缓缓服之，冬月，去黄芩加香薷三钱，G茎。如痛连鱼尾为血虚，加黄三钱，当归一钱，日晡发热为血热，加白芍一钱五分，目赤，加菊花，鼻塞，加细辛，夏月近火痛剧为伏火，加石膏三钱，头风疼热不止，加石膏、麻黄，不应，属血病也，加川芎、芽茶。羌活、甘草之辛甘发散，仅可治风，未能散火，得黄芩以协济之，乃分解之良法也，黄芩虽苦寒，专走肌表，所以表药中靡不用之，观仲景黄芩汤、柴胡汤，及奉议籐旦汤可知。

川芎茶调散(局方)

治久风化火头痛，及偏正头风。

川芎、白芷、羌活、防风、荆芥、薄荷、甘草(炙,各一钱。)、香附(童便浸,炒,二钱。)

为散,食後茶清调服二钱,日三服,妇人产後,豆淋酒服,轻者三服,重者五七服效。

山牛汤

治霉疮头痛不止。

土茯苓(四钱) 忍冬(三钱)、防风、天麻、黑参(各一钱)、辛荑仁、川芎(各六分)、黑豆(四十九粒)、芽茶(一撮)

水煎温服。

半夏苍术汤(即柴胡半夏汤)

治素有风证,目涩头疼眩晕,胸中有痰兀兀欲吐,如居暖室,则微汗出,其证乃絀,见风其证复作,当先风一日痛甚。

升麻、柴胡、说各五分) 茯苓、神曲(姜汁炒,各一钱。)、苍术(泔制)、半夏(各二钱)、生姜(十片)、甘草(炙,四分。)

水煎,食远稍热服。

清空膏

治头风湿热上盛,遇风即发。

羌活(三钱) 防风(二钱)、甘草(炙,钱半。)、黄芩(三钱,酒炒。)、黄连(一钱,酒炒。)、柴胡(七钱)、川芎(五钱)

共为细末,每服五钱,盛盏内,以茶清半盏调匀,隔汤煮如膏,临卧汤送下。(此即选奇汤加下三味也。)

芎辛汤

治热厥头痛。

川芎(钱半)、细辛(半钱)、甘草(炙,六分。)、生姜(五片)

水煎,食後热服,有热,加酒黄芩一钱五分,不应,更加生石膏三钱,乌头二分,胃虚者,去白芷易白术,使邪无内贼之患,兼犯客邪,加 B 香畔,产妇,用豆淋酒煎服之。

三因芎辛汤

治寒厥头痛。

川附子(去皮,生用。)、川乌头(去皮,生用。)、天南星(姜汤泡,去涎水。)、乾姜(生用)、细辛(连叶)、川芎(各一钱)、甘草

(炙,半钱。)、生姜(七片)、芽茶(一撮)

水煎,放凉卧时服,面赤戴箆,加 G 茎,童便半杯,不应,更加酒炒黄连三分。

大追风散

治一切头风攻注属虚寒者。

川乌头(炮)、防风、羌活、川芎(各一掬)、全蝎(去毒,醋泡,炒黄。)、地龙(去土,炒脆。)、南星(炮)、天麻(燥,各五钱。)、荆芥、甘草(炙)、僵蚕(炒黄)、石膏(燥,各八钱。)

为散,每服二钱,临卧茶清调服。局方,多白附子、白芷各五钱,乳香、没药、草乌、雄黄各一钱五分。

千金大三五七散

治头风眩晕,口目斜耳聋,及八风五,瘫痪脚气缓弱。

天雄(三枚,炮,去皮脐。)、细辛(三掬)、山茱萸肉、乾姜(炮,各五掬。)、防风、茯苓(各七掬)

右为散,每服二钱,食前温酒调服。本方去细辛、乾姜、防风、茯苓,加薯蓣,即小三五七散。(局方,无天雄,用熟附子三枚。)

头风摩散

治大寒犯脑头痛。

大附子(一枚,炮。)、盐(等分)

为散,沐後以方寸匕摩痛处。

半夏白术天麻汤

治痰厥头痛目眩。

黄柏(姜汁炒,一钱。)、乾姜(炮,三分。)、泽泻、天麻(燥切)、黄(姜汁炒)、人参、苍术(泔制)、神曲(炒)、白术(各钱半)、半夏曲(炒)、橘红、麦蘖(各七分)、茯苓(八分)、生姜(三片)

水煎稍热,食远服。

宝鉴石膏散

治风热头痛。

石膏(生,碎,一掬。)、麻黄(去节,泡,半掬。)、何首乌(生,晒乾。)、葛根(各七钱半)

为散,每服四五钱,入生姜三片,芽茶一撮,水煎服,取微汗效,春夏麻黄量减,不可执一。

透顶散

治偏正夹脑风,一切头风远年近日者皆效,并治鼻塞不闻香臭。

细辛(三茎)、瓜蒂(七枚,熬。)、丁香(七粒)、糯米(七粒,一作赤小豆。)、龙脑(半分)、麝香(一分)

前四味杵为细末,入脑、麝同研,置小口罐中,紧塞罐口,令患人口含清水,随左右搐一豆大许於鼻中,良久涎出即安,不愈,三日後再搐。

绕 K 法

治气攻头痛不可忍。

瞻砥 B 乳香 (等分)

右同捣烂作饼,贴太髻穴上,如痛定,急於顶上解开头发气,
即去药。(一方,无乳香,多麝香一分。)

一字散

治头风。

雄黄、细辛(各一钱)、川乌尖(生,三钱。)

为散,不拘时茶清调服一字,日三服。

一滴金

治首风偏正头风。

人中白(瑯)、地龙(晒乾,等分。)

右为细末,羊胆汁为丸,芥子大,每用一丸,新汲水一滴化开滴
鼻内。

火筒散

治头风鼻塞不利。

蚯蚓粪(四钱)、乳香(二钱)、麝香(二分)

为散,用纸筒自下烧上,吸 z 鼻内。

清震汤

治雷头风头面绉衷,憎寒壮热,如伤寒者。

升麻、苍术(泔浸,去皮,各四钱。)、薄荷(一大片)

水煎,食後热服。

加味导痰汤(二陈汤下)、黑锡丹(金液丹下)、消风散(咳嗽门)、
芎归汤(四物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苏子降气汤(七气
汤下)、稀涎散(中风门)、栀子畔汤(方祖)、凉膈散(方祖)、滚
痰丸(痰饮门)、既济解毒汤(伊尹三黄汤下)、絳茱萸汤(呕吐
门)、当归四逆汤(桂枝汤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补中益气
汤(保元汤下)、四物汤(方祖)、外台茯苓饮(四君子汤下)、羌活
胜湿汤(湿门)、瓜蒂散(痰饮门)、申香正气散(平胃散下)、黄连
解毒汤(伊尹三黄汤下)、逍遥散(虚损门)、越鞠丸(郁门)、小柴
胡汤(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玉真丸(金液丹下)、
导痰汤(二陈汤下)、二陈汤(方祖)、星香汤(方祖)、苍术白虎汤
(白虎汤下)、人叁败毒散(小柴胡汤下)、大柴胡汤(小柴胡汤
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大建中汤(保元汤下)、葛根汤(麻
黄汤下)、桂枝汤(方祖)、独叁汤(保元汤下)、保元汤(方祖)、
崔氏八味丸(方祖)、鹿茸丸(虚损门)、归脾汤(保元汤下)。

面痛门

犀角升麻汤(中风门)、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越鞠丸(郁门)

心痛胃 痛门

金匱九痛丸

治九种心痛。

附子(三藜,炮。)、生狼牙(炙香,即狼毒芽。)、人叁、絳茱萸(开口者,泡七次。)、乾姜(生,各一藜。)、巴豆霜(熬,杵净,一钱。)

右六味为末,炼白蜜丸梧子大,温酒送下,强人三丸,弱者二丸,日三服,兼治卒中恶腹胀痛,口不能言,又治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并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喻嘉言曰:九种心疼,乃客邪之剧证,即肾邪乘心,脚气冲心之别名也,痛久血瘀,阴邪搏结,温散药中,加生狼牙、巴豆、絳茱萸,驱之从阴窍而出,以其邪据胸中,结成坚垒,非捣其巢,邪终不出耳。

金铃子散

治热厥心痛,或作或止,久不愈者。

金铃子(即川楝子,酒煮,去皮核。)、延胡索(醋炒,等分。)

为散,每服三钱,温酒调下。

煮黄丸

治心胸腹亘,痰食併癖,胀急冷痛,但属热结,唇口燥渴,小便赤涩者禁用。

雄黄(研,二钱。)、巴豆霜(去皮心,熬,杵净,二钱。)

入白面二藜研匀,滴水为丸,梧子大,滚浆水煮十二丸,以浮为度,滤入冷浆水内碜冷,每服一丸,凉茶下,逐时服之,一日服尽,以微利为度,不必尽剂。

水煮金花丸

治食积痰饮结聚,年久不散。

煮黄丸去巴霜,加南星、半夏各一藜,天麻五钱。如前法制,每服五十丸,淡姜汤送下,日二服。

千金高良姜汤

治心腹绞痛如刺,藜亘胀满。

高良姜、厚朴(姜制)、当归、桂心(各二钱)、生姜(三片)

右五味,水煎温服,若一服痛止,不须更作,虚人,加芍药、半夏、甘草、人叁、乾姜、蜀椒、黄。

崔氏乌头丸

治风冷邪气,入乘心络,或府藏暴感寒气,卒然心痛,或引背膺,经久不祛。

附子(炮,去皮脐。)、川乌头(炮,去皮脐。)、赤石脂(各三掣)、蜀椒(去闭口者,炒去汗。)、桂心、乾姜(炮,各二掣。)

右六味,杵为细末,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三丸,冷酒下,觉至痛处痛即止,若不止加至五六丸,以知为度,若早服无所觉,至午再服三丸,若久心痛,每旦三丸,加至十丸,剂终不发,忌猪肉、生劳鞞

清中箠痛汤

治中 火郁,作发即寒热。

山梔(姜汁炒黑,一钱五分。)、乾姜(炮,三分。)、川芎(童便浸,切。)、黄连(姜汁炒褐色)、橘红(各五分)、香附(醋炒,一钱五分。)、苍术(童便浸,刮去皮,切晒,麻油拌炒,八分。)、神曲(姜汁炒,一钱。)、生姜(三片)、大枣(一枚,擘。)

水煎,食前热服。

清中汤

治胃热作痛。

黄连(姜汁炒)、山梔(姜汁炒黑,二钱。)、陈皮、茯苓、半夏(姜汁炒,各二钱。)、草豆蔻(研)、甘草(炙,各七分。)、生姜(三片)

水煎,食前热服。

手拈散

治中 死血作痛,好饮热酒人多此。

延胡索、五瓓脂(酒研,澄定。)、草果仁、没药(等分)

为散,每服三钱,不拘时热酒调服,或用熬熟砂糖作丸,温酒送下七十丸。

越婢汤(麻黄汤下)、凉膈散(方祖)、术附汤(方祖)、二陈汤(方祖)、大柴胡汤(小柴胡汤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理中汤(方祖)、三物大建中汤(理中汤下)、四七汤(二陈汤下)、苏子降气汤(七气汤下)、小半夏茯苓汤(二陈汤下)、半硫丸(金液丹下)、导痰汤(二陈汤下)、胃苓汤(平胃散下)、五苓散(方祖)、辟香降气散(气门)、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代抵挡丸(抵挡汤下)、四物汤(方祖)、来复丹(金液丹下)、归脾汤(保元汤下)、平胃散(方祖)。

胸 门

塘菱薤白酒汤(金匱)

治胸 喘息,咳唾胸背痛。

塘菱实(一枚,捣。)、薤白(三掣)、白酒(七升)

右三味,合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塘菱薤白半夏汤(金匱)

治胸 不得卧,心痛彻背。

塘菱实(一枚,捣。)、薤白(一紮)、半夏(二紮)、白酒(一斗)
右四味,合煮取四升,温服一升,日三服。(千金,无白酒,多
枳实生姜。)

枳实薤白桂枝汤(金匱)

治胸 心中痞结,脘下逆抢心。

枳实(四枚)、厚朴(一紮二钱)、薤白(三紮)、桂枝(三钱)、塘菱
实(一枚,捣。)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实、厚朴取二升,去滓,内诸药,煮
数沸,分温三服。

茯苓杏仁甘草汤(金匱)

治胸 窒塞短气。

茯苓(一紮)、杏仁(五十个,研。)、甘草(炙,三钱。)

右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橘皮枳实生姜汤(金匱)

治胸 胸中 如满,噎塞习习如痒,喉中涩燥吐沫。

橘皮(一紮)、枳实(二枚)、生姜(一紮)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温再服。

薏苡附子散(金匱)

治胸 缓急。

薏苡仁(五紮)、大附子(一枚,炮。)

右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桂枝生姜枳实汤(金匱)

治心中痞逆心悬痛。

桂枝、生姜(各一紮)、枳实(五枚,切。)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温,日三服。

乌头赤石脂丸(金匱)

治心痛彻背,背痛彻心。

蜀椒(熬去汗)、赤石脂(各二紮)、乌头(一枚,炮。)、附子(一
枚,炮。)、乾姜(一紮,炮。)

右五味,为末,蜜丸梧子大,先食服十丸,日三服,不知,稍加
服。

千金细辛散

治胸 髻背痛。

细辛、甘草(各六钱)、枳实、生姜、塘菱实、乾地黄、白朮(各一

藜)、桂心、茯苓(各藜半)

右九味，为散，酒服方寸匕。

前胡汤(千金)

治胸中逆气，心痛彻背，少气不食。

前胡、桂心、半夏、芍药(各二钱)、黄芩、当归、人参、甘草(各一钱)、生姜(三片)、大枣(三枚)、竹叶(一握)

右十一味，水煎，去滓，日三服。(一方，无竹叶，多茯苓麦门冬襟饴。)方以前胡取名，取其下气，气下则寒热诸邪，解散无余，并开通经络，使气从外分解，心手之璣若此，非拘於绳墨者之可测识也。

下气汤(千金)

治胸腹闭满，上气喘息。

杏仁、大腹槟榔

右二味，通咀，以童子小便煎，日再服。

熨背法(千金)

治胸背疼痛而闷。

乌头、细辛、附子、羌活、蜀椒、桂心(各钱半)、芎(一钱)

右七味，为末，帛裹，微火炙令暖以熨背上，取祛止，慎生冷物。

治中汤(理中汤下)、人参汤(即理中汤方祖)、生姜半夏汤(二陈汤下)。

腹痛门

调肝散

治郁怒伤肝，腰痛，或小腹偏左结痛。

半夏(一藜)、辣桂、木瓜、当归、川芎、牛膝(各五钱)、细辛、石菖蒲、酸枣仁(炒)、甘草(炙，各三钱。)

为散，每服四钱，入姜五片，枣二枚，水煎，去滓热服。

理中汤(方祖)、真武汤(术附汤下)、当归四逆汤(桂枝汤下)、芍药甘草汤(桂枝汤下)、黄芩汤(桂枝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申香正气散(平胃散下)、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五苓散(方祖)、控涎丹(十枣汤下)、枳实导滞汤(伤饮食门)、平胃散(方祖)、人参养胃汤(平胃散下)、二陈汤(方祖)、十味香薷饮(暑门)、胃苓汤(平胃散下)、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七气汤(方祖)、曲蘖丸(伤饮食门)、保和丸(伤饮食门)、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下)、麻仁丸(燥门)、通幽汤(燥门)、蜜煎导(燥门)、猪胆导(燥门)、猪苓汤(五苓散下)、代抵当丸(抵当汤下)、济生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十全大补汤(保

元汤下)、当归生姜羊肉汤(疝门)、越鞠丸(郁门)、逍遥散(虚损门)、佐金丸(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治中汤(理中汤下)。

疸痛门

龙胆泻肝汤

治肝经湿热,腋疸满痛,小便赤涩。

柴胡梢、泽泻(各钱半)、车前、木通、当归梢、草龙胆(各八分)、生地黄(二钱)、生姜(三片)

水煎,食远热服,更以美 B1 压之。此本导赤散加柴胡、胆草之属入肝,以泻湿热也。

推气散

治右疸疼痛不食。

片子姜黄(皮瑯细者真)、枳朮、肉桂(勿见火,各五钱。)、甘草(炙,二钱。)

为散,每服二三钱,加姜、枣,水煎去滓,温服。

小柴胡汤(方祖)、枳朮煮散(桔梗汤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分气紫苏饮(二陈汤下)、增损流气饮(痞满门)、当归龙荟丸(伊尹三黄汤下)、柴胡疏肝散(吐血门)、二陈汤(方祖)、抑青丸(佐金丸下)、佐金丸(方祖)、复元活血汤(蓄血门)、大黄附子汤(小承气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控涎丹(十枣汤下)、神保丸(伤饮食门)、煮黄丸(心痛门)、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小青龙汤(桂枝汤下)、十枣汤(方祖)、逍遥散(虚损门)、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七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加味导痰汤(二陈汤下)。

腰痛门

摩腰膏

治老人虚人疸痛,妇人带下清水不臭者。

附子、川乌头、南星(各二钱半)、蜀椒、雄黄、樟脑、丁香(各钱半)、乾姜(一钱)、麝香(一分)

右为末,蜜丸弹子大,每用一丸,生姜自然汁化开如糜,粵手掌上,烘热摩腰中痛处,即以缓帛束定,少顷其热如火,每日饱後用一丸。(世本,无蜀椒有朱砂误。)

三 汤(改定)

治风寒湿气合病,气血凝滞,手足拘挛。

人参、黄(酒炒)、白术、当归、川芎、白芍、茯苓(各一钱)、甘草(炙)、桂心、防己、防风、乌头(炮,各五分。)、细辛、生姜(三

片)、红枣(二枚)

水煎,不拘时热服。此方合保元、四君、内补建中、防己黄、防己茯苓汤、千金防己汤等方,但加防风以搜气分之风,川芎以搜血分之风,细辛以搜骨髓之风,於原方中削去生地、牛膝、杜仲、续断、秦艽、独活,增入防己、白术、乌头以祛除风湿,则叁附、附、术附、桂附、真武等法,俱在其中,彼用附子之雄以播真籛,此藉乌头之烈以祛着,盖杂合之气,须杂合之方,方为合剂,第恐地黄、牛膝辈阴柔之药,难振迅扫之威,是不得不稍为裁酌,用方者,毋以擅改成方为妄也。

烧羊肾(千金)

治肾虚而受寒湿,腰疼不得立。

甘遂、桂心(一作附子)、杜仲、人参

右四味等分,治下筛,以方寸匕内羊肾中,炙之令熟,服之。

青娥丸(局方)

治肾虚腰与季佻痛。

补骨脂(炒香)、杜仲(盐酒炒断丝,各四絜。)

右二味为末,连皮胡桃肉三十枚,青盐去砂土净一絜,同捣成膏,稍入炼白蜜,和丸弹子大,每服一丸,空心温酒化下。

虎骨散

治腰胯连脚膝,晓夜疼痛。

虎骨(酥炙)、败龟版(酥炙)、当归、川芎、牛膝(各二絜)、川芎、肉桂、羌活(各一絜)

为散,每服四钱,空心温酒调下,亦可用蜜丸,温酒服之。

二至丸

治老人肾虚腰痛,不可屈伸,头旋眼黑,下体痿软。

附子(炮,一枚)、桂心(一絜)、杜仲(盐酒炒)、补骨脂(炒,各二絜。)、鹿茸(酥炙)、麋茸(酥炙,各一具。)

右为细末,青盐半絜,热酒中化去砂土,入鹿角襟一絜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醇酒同胡桃肉一枚细嚼送下,恶热,去附子加肉苁蓉一絜,龟版襟一絜,倍杜仲、补骨脂。按鹿是山兽,性禀纯籛,其角乃籛中之籛,夏至得一阴之气而解,麋是泽兽,性禀至阴,其角乃阴中之籛,冬至得一籛之气而解,此方二茸并用,故名二至,加以桂、附、桂仲、补骨脂峻温肾肝,允为老人调补下元亏损虚火上乘要药,但麋鹿二茸,世罕能辨,鹿茸则毛色黄而角门窄顶骨薄,麋茸则毛色黧而角门开顶骨厚,世人贵鹿贱麋,而粗大短壮圆满鲜泽者为之茄茸,不知粗大者多是

麋茸，若鹿茸则大者绝少，即带马鞍样肥嫩者亦佳，纵独献而枯瘦太短，血气不多者，无足取也，更观茸下有节，若只一层者，其鹿少壮力优，茸茸如笋芽者，则鹿老而力逊矣。

小续命汤(续命汤下)、乾姜附子汤(四逆汤下)、五积散(平胃散下)、小柴胡汤(方祖)、大柴胡汤(小柴胡汤下)、渗湿汤(理中汤下)、术附汤(方祖)、二妙散(大补汤下)、羌活胜湿汤(湿门)、复元通气散(蓄血门)、复元活血汤(蓄血门)、乌药顺气散(中风门)、八味顺气散(四君子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柴胡疏肝散(吐血门)、调肝散(腹痛门)、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崔氏八味丸(方祖)、肾着汤(理中汤下)、安肾丸(虚损门)。

脊痛脊强门

椒附散

治项背强痛，不可以顾。

附子(一枚，炮，去皮脐。)

为散，每服二钱，用川椒三十粒，生姜七片，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椒，入盐一字，空心热服，有热，加川羌活一撮，面赤戴箬，加G茎，火炎头痛哄热，加腊茶一撮。

地龙汤

治瘀积太髀经中，腰脊痛不可忍。

地龙(焙乾)、肉桂(各五分)、桃仁(十粒，研。)、羌活(二钱)、独活、甘草(炙)、黄柏(姜酒炒，各一钱。)、麻黄(六分)、苏木(八分)、当归梢(钱半)。

水煎，食远热服。

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羌活胜湿汤(湿门)、麻黄汤(方祖)、五苓散(方祖)、二陈汤(方祖)、二妙散(大补丸下)。

肩背痛门

通气防风汤(保元汤下)、逍遥散(虚损门)、升髀散火汤(升麻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羌活胜湿汤(湿门)、消风散(咳嗽门)、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当归拈痛汤(湿门)、神保丸(伤饮食门)、近效白术附子汤(术附汤下)、指迷茯苓丸(二陈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圣愈汤(保元汤下)、当归龙荟丸(伊尹三黄汤下)、胃苓汤(平胃散下)。

臂痛手痛门

第 汤

治风湿相搏，身体烦疼，手足冷，四肢磳重。

当归、赤芍药、黄芩、片子姜黄、羌活（各钱半）、甘草（半钱）、
生姜（三片）、红枣（二枚，擘。）

水煎，热服无时。

五积散（平胃散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导痰汤（二陈汤
下）、指迷茯苓丸（二陈汤下）、二陈汤（方祖）、薏苡仁汤（中风
门）、近效白术附子汤（术附汤下）、十味散（四物汤下）、加味道
遥散（虚损门）。

腿痛门

虎骨四斤丸

治肝肾虚寒，而挟风湿，足膝疼痛。

木瓜、天麻、肉苁蓉（酒洗去腐）、牛膝（各一斤）、附子（炮，二
擘。）、虎胫并掌骨（一具，酥炙。）

上四味，以醇酒五升浸，春五夏三秋七冬十日，取出焙乾，切
片曝燥，同附子虎骨为细末，用浸药酒打糊为丸，梧子大，每服
五七十丸，食前盐汤，临卧时用浸药酒送下，浸药酒完，以陈酒
服之，如无虎胫骨，随前後左右用掌骨亦可。

鹿茸四斤丸（局方）

治肾肝俱虚，筋骨痿弱颤掉。

虎骨四斤丸去附子、虎骨，加鹿茸二具，菟丝子、熟地黄、杜仲
各半斤，蜜丸梧子大，每服六七十丸，空心淡盐汤，临卧温酒送
下。

川芎肉桂汤

治宿於寒湿地，血凝腰俛痛，不能转侧。

羌活（钱半）、柴胡、川芎、当归梢、甘草、肉桂、苍术（各一钱）、
独活、防风（各五分）、汉防己（酒洗，三分。）、桃仁（七个，研。）

水酒各一升，煎八合，食远热服。

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舒筋三圣散（中风门）、除风湿羌
活汤（湿门）、白术附子汤（术附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当归
拈痛汤（湿门）、二陈汤（方祖）、虎潜丸（大补丸下）、补中益气汤
（保元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安肾丸（虚损门）、三 汤（腰痛
门）、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二妙散（大补丸下）、除湿汤（平胃
散下）、渗湿汤（理中汤下）。

膝痛门

附子丸

治湿 一身如从水中出。

附子（炮）、川乌头（炮）、观桂、川椒、菖蒲、甘草（炙，各四

紫。)、骨碎补(切,姜汁拌炒。)、天麻(礞)、白术(生,各二紫。)
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温酒下,侵晨食前临卧各一服。

活络丹(局方)

治寒湿袭於经络而痛,肢体不能屈伸。

川乌头(炮)、地龙(去土,炮研。)、南星(炮,各三紫。)、乳香、没药(酒研飞,澄定晒乾,各一紫二钱。)

右五味为末,酒曲糊丸,如弹子大,乾透笕护,临服剖开,空腹,荆芥汤或陈酒或四物汤化下,痛处色红肿者勿用。

铁弹丸

治筋挛骨痛,麻瓚不仁。

川乌头(炮,一紫五钱。)、乳香、没药(各一紫)、五瓚脂(酒研,澄去砂石,晒乾,净四紫。)

为末,滴水为丸,弹子大,食後薄荷汤,临卧温酒,各服一丸。按此与活络丹,通治寒湿作痛,肥人风痰流入经络者,则宜活络丹,瘦人风毒入伤血脉者,则宜铁弹丸,若湿热赤肿烦疼,及病毒将成肿痛,二方皆在切禁。

换骨丹

治风痿弱,寒湿风气,鹤膝风等证。

当归(一紫)、虎胫并掌骨(一具,酥炙。)、羌活、独活、防风、川(各二紫)、秦茛(四紫)、龟版(酥炙,一紫。)、牛膝、晚蚕沙(炒)、枸杞子、油松节(各五紫)、白茄根(八紫,饭上蒸。)、苍术(泔浸去皮,炒,净四紫。)

右用无灰酒一大坛,将绢囊盛药,悬於酒内封固,候十四日开坛取酒,不可以面对坛口,恐药气冲人面目,每饮盏许,勿令药力断绝,饮尽病痊,将药晒乾为末,米饮糊丸,梧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空心温酒下,忌食动风辛热之物,此药可以常服,但赤肿痛,甚於春夏者,多属湿热,非其所宜。

史国公药酒

治风湿疼。

换骨丹去龟版、苍术,加鳖甲、苍耳子。

二妙散(大补丸下)、虎潜丸(大补丸下)、当归拈痛汤(湿门)、川芎肉桂汤(腿痛门)、虎骨四斤丸(腿痛门)、鹿茸四斤丸(腿痛门)、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崔氏八味丸(方祖)、导痰汤(二陈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肾着汤(理中汤下)。

身体痛门

麻黄复煎汤

治风湿倦怠，常微汗出。

麻黄（去节，一钱。）

用水三盏，先煎令沸，去上沫，至二盏，入下项药。

黄（二钱）、白术、人参（各钱半）、柴胡、防风、羌活、黄柏（姜汁炒褐色）、生地黄（各一钱）、甘草（生，二分，炙，三分。）、杏仁（五个，去皮尖，研。）

右十味，入麻黄汤中，煎至一盏，卧时半饥热服，不可饱，服後微汗为度，不可过汗，过汗则热不止而烦扰不盛也，栀子畔汤解之。

甘草附子汤（术附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当归拈痛汤（湿门）、小续命汤（续命汤下）、逍遥散（虚损门）、六和汤（暑门）、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五苓散（方祖）、二妙散（大补丸下）、防己黄 汤（方祖）、厚朴七物汤（小承气汤下）。

门

金匱乌头汤

治病历节痛，不可屈伸，及脚气疼痛。

麻黄（去节，六钱。）、黄（姜汁和蜜炙）芍药（酒炒，各三钱。）、甘草（炙，一钱。）、川乌头（一枚，通咀，以蜜一升煎取五合，即出乌头。）

右除乌头，通咀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煎中更煎之，分二服，不知，尽服之。

千金附子汤

治湿 缓风，身体疼痛如欲折，肉如锥刺刀割。

附子（一枚）芍药、桂心、甘草、茯苓、人参（各一藜）、白术（一藜二钱）

右七味通咀，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二服。

除湿第痛汤

治身体磅重酸疼，天阴即发。

苍术（泔浸，去皮，切。）、白术（同苍术炒，各二钱。）、羌活、茯苓、泽泻（各钱半）、陈皮（一钱）、甘草（炙，五分。）

水煎，入姜汁、竹沥各数匕，热服，取微汗效。

摩风膏

治风毒攻注，筋骨疼痛。

瞻（去晓，一藜，研。）、川乌头（生，去皮，半藜。）、乳香（一钱

半,研)

右以猪脂研成膏,烘热涂患处,以手心摩之,觉热如火效。

千金犀角散

治热毒流入四肢,历节肿痛。

犀角(镑,二紮。)、羚羊角(镑,一紮。)、前胡、黄芩、栀子仁、
大黄、升麻(五味并姜汁拌炒)、射干(酒炒黑,各四紮。)、畔(一
升)

右九味,为散,每服五钱,水煎,食後热服。

通散

治风寒湿三气袭於足三阴经,腰以下至足冷如冰,不能自举。

天麻(三紮)、独活、说B当归、川芎、白术(各二紮)

为散,每服二三钱,热酒调,晨昏各一服。右编用川乌一紮,酒
煎制天麻中,苍术一紮,黄柏半紮,酒煎制白术中,深得三气袭
於阴经之旨。

羚羊角散

治筋 肢节束痛。

羚羊角(镑,一紮。)、肉桂(世本,作薄荷误。)、附子(炮,各半
紮。)、白芍(一紮五钱)、独活、防风(各七钱半)、川芎(一紮)、
当归(一紮五钱)

为散,每服四五钱,入生姜三片,水煎,食远热服。

人参丸

治脉 大热,经脉不利。

人参、麦门冬(去心)、茯神、龙齿(^、石菖蒲、远志肉、黄(各
一紮)、当归(半紮。世本,作赤石脂。)、地黄(二紮)

为末,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食前清米饮、醇酒任
下。

絳茱萸散

治肠 寒湿内搏,腹痛胀急,大便瘕泻。

絳茱萸(取开口者,汤泡七次。)、肉豆蔻(皀)、乾姜(炮黑)、甘
草(炙,各五钱。)、砂仁(炒)、神曲(炒)、白术(炒,各一紮。)、
厚朴(姜汁炒)、陈皮、良姜(各三钱)

为散,每服三钱,食前临卧各一服,米汤送下。

肾沥汤

治胞 溺涩不通,蕴积为热,小腹急痛。

麦门冬(去心)、桑白皮(蜜酒炙)、犀角(镑,各一钱。)、杜仲(盐
酒炒)、桔梗、赤芍药、木通(各钱半)、桑螵(二个,炙。)

水二盏，入羊肾二枚，去脂膜，竹刀切片，入竹沥少许，同煎至一盏，空心顿服，留二导，临卧服之。右编无赤芍药，多赤茯苓，详芍药酸收，不若茯苓清心利小便之为愈也。按此名肾沥者，形容胞中之气，而不化，水道滴沥不出，甚则结块阻塞溺孔，艰若痺常，乃虚热壅滞，膀胱气化不行所致，桑皮、蝶，咸为治肺而设，不可误认肾气虚寒而用温补之剂，若淋漓而静坐频数，临事相忘，睡则遗出不知者，方是肾气虚寒之候，又非此汤可治也。

茯苓丸

治胞 小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於小便，上为清涕。

赤茯苓(一掬)、细辛(五钱)、泽泻(五钱)、肉桂(五钱)、紫菀茸(一掬)、附子(炮，三钱。)、生地黄(一掬)、牛膝(酒浸，一掬。)、山茱萸肉(五钱)、乾山药(一掬)

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食前米饮，临卧温酒送下。按此方，虽以茯苓通利为名，全赖牛膝、地黄、山茱山药调补津液为主，更需桂、附之辛以行牛膝、地黄之滞，深得若沃以汤，涩於小便之旨，其用紫菀者，上滋化源，下利膀胱也，妙用更在细辛一味，开发上窍，专主上为清涕而设，九味相配成方，更无遗议，世本尚多黄、白术、甘草、芍药、花粉、半夏、防风、独活等，味不特滋繁，而且滞气耗阴，因从右编削去。

巴戟丸

治胞 虚寒，脐腹痛，溲数不利，睡则遗尿。

巴戟(去骨)、生地黄(酒焙，各掬半。)、桑蝶(切破，炙。)、肉苁蓉(酒浸，切焙。)、山药、山茱萸肉、菟丝子(酒煮，各一掬。)、附子(炮)、肉桂(勿见火，各五钱。)、远志(甘草汤泡，去骨，四钱。)、石斛(去根，八钱。)、鹿茸(一对，酥炙。)

为末，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卧时米饮、温酒任下，羊肾汤亦佳，黄丝汤尤妙。按巴戟丸，治胞 虚寒之候，详溲数不利，当是膀胱热壅，何以见其虚寒而用桂、附、巴戟、苁蓉、鹿茸等大热之剂，当知其人肾气久虚，寒气乘虚而入，所以脐腹痛，巨觔之气化不行，纵溺积郁化为热，非温补不能蒸动气化，因彷彿地黄饮子之制，稍兼生地、石斛为假热之使，不必更用利水药也，右编止十二味，世本尚多杜仲、续断、龙骨、五味子等药，得无转助酸收之患乎。

巴戟天汤

治冷 脚膝疼痛，行步难艰。

巴戟天(二钱，去心。)、附子(炮)、五加皮(酒洗)、石斛、甘草

(炙)、茯苓当归(各一钱)、牛膝(酒炒)、川 (盐酒炒,各钱半。)、肉桂、防风、防己(酒洗,各五分。)、生姜(三片)水煎,空心温服。

黄 桂枝五物汤(桂枝汤下)、甘姜苓术汤(即肾着汤理中汤下)、桂枝芍药知母汤(桂枝汤下)、越婢加术附汤(麻黄汤下)、神效黄 汤(保元汤下)、指迷茯苓丸(二陈汤下)、二陈汤(方祖)、导痰汤(二陈汤下)、桂枝附子汤(桂枝汤下)、乌药顺气散(中风门)、防己黄 汤(方祖)、活络丹(膝痛门)、五苓散(方祖)、当归拈痛汤(湿门)、附子丸(膝痛门)、三 汤(腰痛门)、第 汤(臂痛门)、虎骨散(腰痛门)、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安肾丸(虚损门)、越婢汤(麻黄汤下)。

痛风门

乌头汤(门)、人参败毒散(小柴胡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四物汤(方祖)、潜行散(大补丸下)、仓公当归汤(麻黄汤下)、千金大枣汤(麻黄汤下)、千金防己汤(防己黄 汤下)、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千金犀角散(门)、乌药顺气散(中风门)、五积散(平胃散下)。

麻木门

二陈汤(方祖)、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生脉散(方祖)、清燥汤(保元汤下)、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二妙散(大补丸下)、三 汤(腰痛门)、逍遥散(虚损门)、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紫雪(火门)。

痿门

金刚丸(改定)

治肾虚骨痿,不能起於床。

川 (盐酒炒)、杜仲(盐酒炒)、肉苁蓉(酒浸,去腐切,焙。)、菟丝子(酒煮,捣作饼,焙。)、巴戟肉(酒煮,各四絜。)、鹿胎(一具,酥炙。)

右为细末,鲜紫河车,隔水熬膏,捣和为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参汤、米汤,临卧温酒下,脾虚少食,大便不固者,加人参二絜,乾山药三絜,精气不固者,更加山茱萸肉二絜。

补血荣筋丸

治肝衰筋缓,不能自收持。

肉苁蓉(酒制)、菟丝子(酒煮,捣,焙。)、天麻(皀,各二絜。)、牛膝(酒煮,四絜。)、鹿茸(酒制,一对。)、熟地黄(六絜)、木瓜(姜汁炒)、五味子(各一絜)

为末，蜜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叁汤、米汤，临卧温酒送下。

虎潜丸（大补丸下）、清暑益气汤（保元汤下）、二陈汤（方祖）、四物汤（方祖）、四君子汤（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都 Y（崔氏八味丸下）、崔氏八味丸（方祖）、五苓散（方祖）、肾着汤（理中汤下）、小青龙汤（桂枝汤下）、清燥汤（保元汤下）、安肾丸（虚损门）、加味虎潜丸（大补丸下）、滋肾丸（大补丸下）、潜行散（大补丸下）、二妙散（大补丸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

百合门

百合知母汤（金匱）

治百合病发汗後者。

百合（七枚，擘。） 知母（三钱，切。）

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别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合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滑石代赭汤（金匱）

治百合病下之後者。

百合（七枚，擘。） 滑石（一掬，碎。） 代赭石（弹子大，一枚，碎。）

煎法如前。

百合鸡子汤（金匱）

治百合病吐之後者。

百合（七枚，擘。） 鸡子黄（一枚）

煎百合如前，去滓，内鸡子黄搅匀，煎五分温服。

百合地黄汤（金匱）

治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病形如初者。

百合（七枚，擘。） 生地黄汁（一杯）

煎百合如前，去滓，内地黄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

百合洗方（金匱）

治百合病渴不差者。

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渍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饼，勿以盐、畔也。（盐畔，即盐酱也。）

塘菱牡蛎散（金匱）

治百合病渴不差者。

塘菱根、牡蛎（熬，等分。）

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滑石散（金匱）

治百合病变发热者。

百合（半藜，炙。） 滑石（一藜）

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当微利者，止服热则除。

生脉散（方祖） 佐金丸（方祖）

脚气门

千金竹沥汤

治藜脚弱，或转筋皮肉不仁，腹胀起如肿，按之不陷，心中恶不欲食，或患冷。

竹沥（一升半）、甘草、秦芎、葛根、黄芩、麻黄、防己、细辛、桂心、乾姜（各三钱）、茯苓（六钱）、防风、升麻（各四钱）、附子（一枚）、杏仁（三十枚）

右十五味，通咀，以水七升，合竹沥，煮取三升，分三服取汗。如卒中风，口噤不能言，四肢缓纵，偏挛急，风经五藏，恍惚恚怒无常，手足不随，本方去秦芎、附子、乾姜、杏仁，加独活、芍药、白术、芎、人参、石膏、乌头、生姜。如风毒入人五内，短气，心下烦热，手足烦疼，四肢不举，皮肉不仁，口噤不能语，本方去防己、杏仁、乾姜，加芎、当归、人参、白术、蜀椒、生姜。

千金八风散

治风虚面青黑土色，不见日月光，脚气弱。

菊花（一藜） 石斛、天雄（各四钱半）、人参、附子、甘草（各半藜）、薯蕷续断、黄、泽泻、远志、细辛、秦芎、石韦、牛膝、菖蒲、杜仲、茯苓、乾地黄、防风、白术、乾姜、（各三钱）、乌头（钱半）

右二十四味，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不效加至二匕。

千金风引汤

治藜脚疼 肿或不仁拘急，不得行。

麻黄、石膏、独活、茯苓（各六钱）、絳茱萸、附子、秦芎、细辛、桂心、人参、防风、芎、防己、甘草（各三钱）、乾姜（四钱半）、白术（一藜）、杏仁（六十枚）

右十七味，通咀，以水一斗六升，煮取三升，分三服取汗，服後势缓，本方去麻黄、石膏、絳茱萸、秦芎、细辛、桂心、芎、防己、白术、杏仁，加当归、石斛、大豆，名小风引汤，并治中风腰脚疼弱。

千金麻黄汤

治恶风毒气，脚弱无力，顽四肢不仁，失音不能言，毒气冲心。
麻黄（三钱）、大枣（二十枚）、茯苓（一掬）、杏仁（三十枚）、防
风、白术、当归、升麻、芎、芍药、黄芩、桂心、麦门冬、甘草（各
六钱）

右十四味，通咀，以水九升，清酒七升，合煮取二升半，分四
服，日三夜一，覆令小汗，粉之，莫令见风。

千金犀角旋覆花汤

治脚气初起，紫脛肿满，或入腹不仁，喘息上气。

犀角、旋覆花、橘皮、茯苓、生姜（各六钱半）、大枣（七枚）、
香薷（一升）、紫苏茎叶（一握）

右八味，通咀，以水八升，煮取二升七合，分三服，相去十里
久服之，以气下小便利为度。

槟榔汤

治脚气冲心，烦闷不识人。

槟榔、木香、茴香（等分）

水煎去滓，加童子小便一盞，姜汁数匙温服。

酒浸牛膝丸

治脚气枯瘦冷淡，筋骨无力。

牛膝（三掬，切。）附子（一枚，炮去皮脐，切，同牛膝酒拌一
宿，焙。）川椒（去闭口者及子，微炒去汗，半掬。）虎胫骨（一
具，酥炙。）

右四味，盛生绢囊内，浸陈酒一斗，紧 B2 坛口，春五夏三秋七
冬十日，出药晒乾为末，苦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
卧时，即用浸药酒送下，忌食动风等物。

千金独活汤

治脚冷痛，不可屈伸。

独活（三钱）、当归、防风、茯苓、芍药、黄、葛根、人参、甘草（各
钱半）、乾姜（炮）、附子（炮，各一钱）、黑豆（一合）

右十二味，以水五升，清酒一升，煮取三升，分温三服。

千金乌头汤

治风冷脚，疼痛挛弱，不可屈伸。

乌头、细辛、蜀椒（各三钱）、甘草、秦艽、附子、桂心、芍药（各
六钱半）、乾姜、茯苓、防风、当归（各一掬）、独活（一掬三钱）、
大枣（二十枚）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四升，分五服。

千金半夏汤

治脚气入腹冲胸，气欲绝者。

半夏、桂心、人参(各三钱)、乾姜(二钱)、附子、甘草(炙，一钱半。)、细辛、蜀椒(各一钱)

右八味，水煎，分温三服，初服稍稍进，恐气冲上，格塞不得下耳。

砵香导气汤

治脚气入腹冲心，疼痛肿满，大小便秘。

羌活、白芍、槟榔(各一钱)、甘草(炙，五分。)、抚芎、香附(一作青皮)、枳壳(炒，各八分。)、紫苏、苏子、木瓜(各六分)、生姜(三片)

水煎去滓，临卧以药汁磨砵香、木香各半钱调。

木通散

治脚气遍身肿满，喘逆烦闷，小便不利。

木通、紫苏、猪苓(各一钱)、桑白皮(姜汁拌炒)、槟榔、赤茯苓(各二钱)

为散，每服半钱，入生姜五片，水煎去滓，空心热服。

犀角散

治脚气风毒生疮。

犀角(镑)、天麻(煨)、羌活、枳壳(炒)、防风、黄(生)、黄芩、白用藜(炒，去刺。)、白鲜皮(酒洗，各七钱半。)、槟榔(一钱)、甘草(炙，半钱)、乌蛇(二钱，酒浸。)

为散，每服八钱，生姜五片，水煎去滓，食前温服。

千金 绣香 q 法

治脚气初发，从足起至膝，胫骨肿疼。

取 绣盒 煖 蒸薄裹之，日二三易，即消，若冬月无 愈取 菟 根捣研，和酒糟三分，根一分，合蒸热，及热封裹肿上，如前法，日二即消，亦治不仁顽。

续命汤(方祖)、越婢加术附汤(麻黄汤下)、葛根汤(麻黄汤下)、四七汤(二陈汤下)、香苏散(伤寒门)、越婢加术汤(麻黄汤下)、除湿汤(平胃散下)、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汤下)、清燥汤(保元汤下)、人参败毒散(小柴胡汤下)、羌活导滞汤(小承气汤下)、当归拈痛汤(湿门)、崔氏八味丸(方祖)、苏子降气汤(局方七气汤下)、养正丹(金液丹下)、小青龙汤(桂枝汤下)、平胃散(方祖)、五苓散(方祖)、金铃子散(心痛胃痛门)。

鹤膝风门

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五积散(平胃散下)、四物汤(方祖)、活

络丹(膝痛门)、崔氏八味丸(方祖)、换骨丹(膝痛门)、大防风汤(四君子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逍遥散(虚损门)、归脾汤(保元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加味道遥散(虚损门)、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安肾丸(虚损门)、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

疔风门

桦皮散

治疔风肺壅风毒，遍身搔痒。

桦皮(四紮)、荆芥穗、枳壳(炒)、杏仁(去皮尖，另研，各二紮)、甘草(一紮，生炙各半)、亚麻(三紮)

为散，每服四五钱，食後温酒米汤任下。

再造散

治大风恶疾，营血受病，先起於足者。

郁金(五钱，如无真者，赤槟榔代之。)、大黄(皂荚煎，酒皯，一紮。)、大皂角刺(炒，五钱。)、白牵牛(取头末净，六钱，生炒各半。)

为散，分五服，五更时以无灰酒调服，服後当下恶物，禁一切厚味发毒动风物，及盐酱糟醋椒姜麸面等。

醉仙散

治疔风遍身麻木，卫气受病，先起於面者。

亚麻(俗名大胡麻)、鼠黏子(炒)、枸杞子、蔓荆子(炒，各一紮。)、白用藜(炒，去刺。)、苦叁、防风、塘菱根(各五钱)

为散，每用末一紮五钱，入轻粉二钱拌匀，每服一钱，茶清调，晨午各一服，服至五七日，齿缝中出臭涎，令人如醉，或下脓血，病根乃去，量病者强弱用，病重者须先以再造散下之，候五七日元气将复，方用此药，忌一切炙 p 味，止食淡粥时菜，乌梢蛇酒煮淡汁食之，以助药力，或用水泛为丸服之，免伤口齿，此瞑眩之药，中病即已，不可过剂，以取糜伤口齿之患。

必胜散

治疔风恶疾，营卫俱病，上下齐发。

赤槟榔、皂角刺(炒，各五钱。)、大黄(酒皯，一紮)、白牵牛(生，取头末，六钱，以一半炒。)、甘草(生炙各一钱)、轻粉(二钱)

为散，壮年者分五服，中年者分七服，每服入黑糖或白蜜二匙，姜汁五匙调服，临卧时腹中稍空，姜汤送下，至三更遍身麻木如刺，头目齿缝俱痛，此药寻病根，重者七日行一次，稍轻者十日

半月行一次，以三五遍为度，病退後眉发渐生，肌肉如故，如齿缝中有血，以黄连、贯盖煎汤漱之。

九龙丸

治疔风 肿痒痛。

当归、苦参(各二钱)、防风、荆芥、羌活(各钱半)、蝉蜕、川芎(各五钱)、全蝎(滚水泡去咸，一钱。)、大枫仁(八钱)

右九味，俱木臼内逐味杵为细末，红米饭为丸，如梧子大，不得见火日，阴乾，布囊盛之，每服三钱，茶清送下，日三服，病起一年者服一料，十年馀者服十馀料。、一方，少川芎、蝉蜕，多大胡麻二钱，风藤一钱，如下体甚者，加牛膝二钱，防己一钱。

漆黄丸

治疔风赤肿，硬痛不痒。

生漆、雄黄(另研)、皂角刺(各四钱)、蟾酥、麝香(另研，各三钱)

右五味，以水三升，先入皂角刺煎至一升，去滓下漆，煎沸如八成银花相似，候漆浮花尽，则水乾不黏手，即离火，却下雄、麝、蟾酥，木槌研匀，盖手丸，豆大，每服五十丸，午时五更各一服，热酒下，木形人服之，身疮音哑者，急以生蟹捣汁频进，并涂患处以解之。

丸

治疔风脚弱。

(五月取赤茎者阴乾，以净叶蜜酒九蒸九晒，一斤。)、芍药、熟地(各二钱)、川乌(黑豆制，净六钱。)、羌活、防风(各一钱)

蜜丸，每服二钱，空心温酒下。

白花蛇丸

治大风恶疾，赤腐烂。

防风、金银花、枸杞子、蝉蜕、苦参(各二钱)、荆芥穗(酒洗，钱半。)、黄连(酒炒)、全蝎(滚醋泡，炒黄)、牛膝、何首乌(不犯铁器)、牛蒡子、连翘、白用藜、细辛、胡麻(即亚麻)、蔓荆子(各一钱)、漏芦(去苗，四钱)、白花蛇(一条，去尾连头，生用，紫云风不用。)、乌梢蛇(一条，去头尾，不犯铁，石臼中捣，白癞风不用。)

右十九味，除乌梢蛇外，预为粗末，同蛇捣和焙乾，重为细末，米饮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茶清送下，日三服，如头面上肿，加白芷一钱，肌肉溃烂，加皂角刺一钱。

鹅翎散

治疔风恶疾，赤肿腐烂。

番木鳖(麻油煮，一擘。)、乾漆(O 三钱)、白鹅毛(一只，烧存性至不见星为度。)、若参、皂角刺(各二擘)

右为散，分作五十服，侵晨，温酒或茶清送下，亦可用蜜作丸，分五十服。

蜈蚣散

治疔风赤肿。

蜈蚣(五十条，去头足，酒煮。)、雄黄(二钱)、牛膝(生)、穿山甲(生漆涂炙。)、槟榔、薏苡仁(炒，各一擘。)

为散，酒服二钱，出汗，连服三日效。

万璣丹

治痲疽状若伤寒，头痛发热呕渴，浑身拘急疼痛，并治疔风麻木不仁。

茅术、川乌头(炮，去皮脐。)、何首乌(生，各二擘。)、全蝎(醋泡，炙黄。)、石斛、天麻(礞)、当归、甘草(炙)、川芎、羌活、荆芥穗、防风、麻黄、细辛(各一擘)、明雄黄、朱砂(水飞净，各六钱。)

右为细末，炼白蜜杵匀，每擘大者分作四丸，中者六丸，小者八丸，朱砂为衣，磁罐收贮，随年岁老弱，病势缓急凉用，以 辄汤，空心调服，服後以稀粥助令作汗，避风寒，忌生冷，戒房室，孕妇禁用。

泻黄散

治胃热口臭，烦渴引饮。

申香叶(七钱)、山栀(姜汁炒黑，一擘)、甘草(生炙各半擘)、石膏(礞，一擘)、防风(八钱)

为散，每服四五钱，水煎去滓，入生白蜜少许调服。

凉膈散(方祖)、双解散(凉膈散下)、消风散(咳嗽门)、千金 婆万病丸(积聚门)、升麻胃风汤(中风门)、六味地黄丸(崔氏八味丸下)、小柴胡汤(方祖)、黄连解毒汤(伊尹三黄汤下)、犀角地黄汤(伤寒门)、越婢加术汤(麻黄汤下)、七味白术散(六君子汤下)、加味逍遥散(虚损门)、柴胡四物汤(小柴胡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四物汤(方祖)、清燥汤(保元汤下)、人参养胃汤(平胃散下)、四顺清凉饮(燥门)、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清胃散(衄血门)、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胃风门

小柴胡汤(方祖)、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下)、芎辛汤(头痛门)、

人叁胃风汤(四君子汤下)、升麻胃风汤(中风门)。

破伤风门

九味羌活汤

治太籐经感冒风邪。

羌活(钱半)、防风、苍术(泔浸,去皮,炒,各一钱)、细辛(五分)、川芎、白芷、生地黄、黄芩(各八分)、甘草(炙,六分)、]二茎)、生姜(三片)、大枣(一枚,擘。)

水煎,温服,覆取微汗。

芎黄汤

治破伤风,便秘溺赤。

川芎、黄芩(各钱半)、甘草(炙,一钱。)、]四茎)、香畔(一合)

水煎,温服,覆取微汗。

大芎黄汤

芎黄汤去甘草,加酒大黄三钱,羌活钱半。

左龙丸

治破伤风,牙关紧急。

左盘龙(即鸽粪,微炒。)、白僵蚕(炒)、鳔襟(蛤粉炒,各五钱。)、雄黄(一钱)

为末,饭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温酒下,日三服,如证重不已,每药末一钱,饭糊中加入巴豆霜五厘,每服中加一丸,如此渐加至十丸,以利为度。

护心散

治痲毒攻心,口乾烦躁呕吐。

真豆粉(一紮)、乳香末(三钱)、生甘草(一钱)、朱砂(另研,水飞,一钱。)

右杵为散,早暮各服二三钱,沸汤调服。按护心散,原为预防毒气入心而设,故用朱砂以为心经之向导,然其性最砒着,不若易以没药,而无镇固毒邪之患也。

勝 k

治痲肿被风,发热胀痛。

用大 @握,隔汤蒸熟,以线 B2,切平其根,乘热熨背上,冷即更迭互换,得微汗为效,倦则止之,来日再熨如前,此法大能祛风散寒,活血止痛,消肿解毒之捷法也。

小柴胡汤(方祖)、升麻汤(方祖)、猪胆汁导(燥门)、蜜煎导(燥门)、四物汤(方祖)、除湿汤(平胃散下)、导赤散(伤暑门)、辄汤(伤寒门)、万璣丹(痲风门)、保元汤(方祖)。

跌扑门

千金桃仁汤

治从高堕下，腹中瘀血满痛。

桃仁、B3虫（各三十枚）荆芥（半掬）、大黄、芎（各三掬）、当归、桂心、甘草（各二掬）、蒲黄（五掬）

右九味，水煮取三升，分三服。

调营活络饮

治失力闪挫，或跌扑瘀结，大便不通，腰亘小腹急痛。

大黄（酒浸，三钱）、牛膝（生）、当归尾、桃仁（炒研，各二钱）、赤芍药、芎、生地黄（酒浸）、羌活（各二钱）、红花、肉桂（各五分）

水煎，食前温服，临服入地龙末一钱，如病久，不能取效，加生附子尖、炮穿山甲末各半钱，人参一钱。

当归导气散

治跌扑瘀血内壅，喘急便秘。

大黄（酒浸，一掬。）当归（三钱）、麝香（三分）

为散，每服三钱，热酒调，日三夜一服。

自然铜散

治跌扑骨断。

自然铜（q红醋淬七次，放湿土上月馀用。）乳香、没药、当归身、羌活（等分）

为散，每服二钱，醇酒调，日再服，骨伤，用骨碎补半掬酒浸捣绞取汁冲服。

乳香定痛散

治跌扑伤筋。

乳香、没药（各半掬）、川芎、白芷、赤芍、丹皮、生地黄（各七钱半）、甘草（炙，二钱）

为散，每服四钱，醇酒和童子小便调，日再服，大便秘，加酒大黄，筋伤，用生牛膝半掬，酒尽捣绞，取汁冲服。

紫金丹

治金疮出血不止，敷此无瘢痕。

琥珀屑、降真香末、血竭（等分）

为璫细末，敷伤处。

香橈散（蓄血门）、复元通气散（蓄血门）、复元活血汤（蓄血门）、小乌礞汤（衄血门）、黑神散（衄血门）。

瘰疬门

葛根汤(麻黄汤下)、桂枝汤(方祖)、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下)、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汤下)、桂枝附子汤(术附汤下)、真武汤(术附汤下)、附子汤(术附汤下)、芍药甘草附子汤(桂枝汤下)、桂枝加附子汤(桂枝汤下)、甘草附子汤(术附汤下)、乾姜附子汤(四逆汤下)、炙甘草汤(桂枝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祛风导痰汤(二陈汤下)、小柴胡汤(方祖)、附汤(术附汤下)、术附汤(方祖)、叁附汤(术附汤下)、附子散(术附汤下)、仓公当归汤(麻黄汤下)。

赤 门

辰砂妙香散(搜血门)、导赤散(伤暑门)、归脾汤(保元汤下)、加味逍遥散(虚损门)、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局方香薷饮(暑门)、续命煮散(四物汤下)、保元散(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

颤振门

平补正心丹(局方)

治心血虚少，蚤悸颤振，夜卧不盛。

龙齿(q 红醋淬，水飞净，一藜，形如笔架，外理如石，中白如粉，之黏舌者真)、远志(甘草汤泡，去骨)、人参(各一藜)、茯神、酸枣仁(炒，各藜半)、柏子仁、归身、石菖蒲(各一藜)、生地(二藜，一作熟地)、肉桂(一藜，不见火)、山药(藜半)、五味子(半藜)、麦门冬(去心，藜半)、朱砂(另研，水飞净，半藜)

右十四味，为末，炼白蜜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三五十丸，米汤、叁汤、龙眼汤、醇酒任下，空心临卧各一服。

龙齿清魂散

治心虚挟血，振悸不盛，产後败血冲心，笑哭如狂。

龙齿(醋 ^、远志(甘草汤泡，去骨。)、人参、归身(各半藜)、茯神、麦冬(去心)、桂心、甘草(炙，各三钱)、延胡索(一藜)、细辛(钱半)

为散，每服四五钱，姜三片，红枣一枚，水煎，日再服，此即平补正心丹去枣仁、柏仁、菖蒲、生地、山药、五味、朱砂加延胡、细辛、甘草。

泻青丸(下血门)、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逍遥散(虚损门)、导痰汤(二陈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十补丸(崔氏八味丸下)。

牵 门

黄 丸

治剧劳经脉拘挛，疼痛少眠。

黄、人参、熟地、白茯苓、山茱萸肉、薏苡仁(各一掬)、酸枣仁(炒)、羌活、当归身、枸杞子、羚羊角(镑，各七钱五分。)、桂心、防风、远志肉(甘草制，各半掬)

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半饥时温酒下。

木瓜散

治筋脉拘挛缩急，唇青面白爪疼痛。

木瓜(酒浸，七钱半。)、虎胫骨(酥炙，一具)、五加皮、当归、桑寄生(如无，续断代之。)、酸枣仁(炒)、人参、柏子仁、黄(蜜酒炒，各一掬。)、甘草(炙，五钱。)

为散，每服四五钱，姜五片，水煎去滓，热服。

局方续断丸

治风寒湿，筋挛骨痛。

续断(姜酒炒)、牛膝(姜酒炒)、川(姜汁炒，各三掬。)、防风(掬半)、川乌头(炮，二枚)

炼白蜜丸，弹子大，醇酒细嚼一丸。

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瓜蒂散(痰饮门)、羌活胜湿汤(湿门)、五积散(平胃散下)、增损四物汤(四物汤下)、舒筋三圣散(中风门)、桂枝汤(方祖)、安肾丸(虚损门)。

眩晕门

秘旨正元散

治命门火衰，不能生土，吐利厥冷，有时阴火上冲，则头面赤热，眩晕恶心，浊气逆满，则胸脘刺痛，脐腹胀急。

人参(三掬，用川乌一掬，煮汁收入，去川乌。)、白术(二掬，用橘皮五钱，煮汁收入，去橘皮。)、茯苓(二掬，用肉桂六钱，酒煎收入晒乾，勿见火，去桂。)、甘草(一掬五钱，用乌药一掬，煎汁收入，去乌药。)、黄(一掬五钱，用川芎一掬，酒煎收入，去川芎。)、薯蓣(一掬，用乾姜三钱，煎汁收入，去乾姜。)

右六味，除茯苓，文火缓缓焙乾，勿炒伤药性，杵为散，每服三钱，水一盏，姜三片，红枣一枚擘，煎数沸，入盐一捻，和滓调服，服後饮热酒一杯以助药力，此方出自虞天益制药秘旨，本千金方一十三味，却取乌头、姜、桂等辛燥之性，逐味分制四君、薯之中，较七珍散但少粟米而多红豆，虽其力稍逊原方一筹，然雄烈之味，既去其滓，无形生化有形，允为温补少火之驯剂，而无食气之虞，真千金之功臣也。

三五七散(头痛门)、养正丹(金液丹下)、茸珠丹(头痛门)、三因

芎辛汤(头痛门)、半夏苍术汤(头痛门)、导痰汤(二陈汤下)、礞香降气散(气门)、崔氏八味丸(方祖)、川芎茶调散(头痛门)、半夏白术天麻汤(头痛门)、二陈汤(方祖)、黑锡丹(金液丹下)、青裕石丸(痰饮门)、理中丸(方祖)、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佐金丸(方祖)、璣砂丹(金液丹下)。

癩门

定志丸(千金)

治言语失伦,常常喜笑发狂。

人参、茯神(各三钱)、石菖蒲、大远志(甘草汤泡,去骨,各二钱。)

右四味,为末,蜜丸梧子大,饮服七十丸,亦可作汤服。血虚,加当归,有痰,加橘、半、甘草、生姜。

千金防己地黄汤

治癩瘵语言错乱,神气昏惑。

防己(一钱)、甘草、桂心、防风(各三钱)、生地黄(四钱)、生姜汁(三七)

上四味,酒浸一宿,绞取汁,铜器盛之,地黄另咀,蒸之如斗米饭久,亦绞取汁,并入姜汁,和分三服。

半夏茯神散

治癩妄因思虑不遂,妄言妄见,神不守舍,初病神气未衰者,用此数服效。

半夏、茯神(各一钱二钱)、天麻(燥)、胆星、远志肉、枣仁(炒)、广皮、乌药、木香、裕石(各八钱。)

右为散,每服三钱,水一盞,煎数沸,入生姜汁数匙,空心和滓服。

妙功丸

治虫积在内,使人多疑善惑,而成癩瘵。

丁香、木香、礞香(各半钱)、乳香(研)、麝香(另碎)、熊胆(各二钱半)、白丁香(即雄雀屎,三百粒,但直者是雄。)、鹤虱(即天名精子,勿误胡窠子。)、白雷丸、陈皮(去白,各一钱。)、轻粉(四钱半)、大黄(酒浸,钱半。)、赤小豆(三百粒,即赤豆之细者,勿误半黑半赤相思子。)、巴豆(七粒,去皮研,压去油)、朱砂(一钱,水飞,一半为衣。)

为细末,荞麦一钱作糊,每钱作十丸,朱砂为衣,阴乾,每用一丸,温水浸一宿,去水,再用温水化开,空心服之,小儿絳服,久

年病，一服即愈，未愈，後三五日再服，重不过三服。

控涎丹(十枣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稀涎散(中风门)、归脾汤(保元汤下)、凉膈散(方祖)、四七汤(二陈汤下)、滚痰丸(痰饮门)。

狂门

生铁落饮

治狂妄不避亲疏。

铁落(用生铁火烧赤沸，砧上锻之有花纷纷坠地，取升许，用水二斗煮取一斗，入下项药。)、石膏(二紮)、龙齿(醋飞。)、白茯苓、防风(各紮半)、黑叁、秦芎(各一紮)

为粗末，入铁落汁中煮取五升，去滓，入竹沥一升和匀，温服二合，日三服。

来苏膏

治远近风蓀，心病风狂，牙关不开，痰涎潮塞。

皂角(二紮，大挺不羴者，去皮弦子，切。)

用酸浆水二升，浸透揉汁，砂锅内以文武火熬，用槐柳枝搅熬成似膏药，摊夹纸上阴乾，如遇病人，取掌大一片，用温浆水化在盏内，将小竹管盛药，扶病人坐定，微抬起头，以药吹入左右鼻孔内，良久扶起，涎出为效，啜温盐汤一二口，其涎即止，忌鸡鱼生硬湿面等物。

戴人三圣散

治湿痰壅塞。

瓜蒂(炒微黄)、防风(各二紮)、藜芦(半紮)

为散，每服四五分，以汁三盏，慢火熬至一盏，去滓澄清，放温徐徐服之，以吐为度，不必尽剂。

洗心散(局方)

治心经积热痰盛，口舌生疮，不大小便。

麻黄(连节，一紮)、当归(二紮)、大黄(酒拌曲裹燥，三紮。)、白术(生用)、芍药、荆芥(各一紮)、甘草(炙，二紮。)

为散，每服三四钱，生姜三片，薄荷七叶，水煎，去滓温服，或茶清调服三钱，日再服。、又方，无白术、芍药、荆芥、甘草，多生地黄二紮，黄连、木香各五钱。

胜金丹

治痴病狂怒叫号，远年近日皆效，但失心风癲，悲愁不语，元气虚人禁用。

白砒(一钱)、豆(三百六十粒，水浸去晓，同白砒研如泥，

阴乾。)、肥梔子(四十枚,去曉晒乾,勿见火为末。)、雄黄、雌黄(俱水飞,各一钱。)、急性子(即白凤仙子,去皮研,二钱。)
右为璠细末,和匀,磁罐收藏,每服七八分,强人至一钱,临服入西牛黄五厘,冰片三五厘,细细研匀,入瓷饼内食之。一方,加珍珠、(腐内煮,研)琥珀、狗宝各一钱,分作二十服,临服亦如上方,入西牛黄五厘,冰片三厘,上好白面一絮五钱,将面匀作二分,先将一半,入白糖霜一钱半,拌药为馅,一半再入白糖钱半,裹外作饼,熟与食,食後姜汤过口,少顷即上吐下泻而愈,不吐,以肥皂肉一钱,搗水灌吐,吐後 钉磨水,频进六七次以镇其神,永不复发,但药中有砒,大忌烧酒,又须在团饼内以搜顽痰,方始得力,然有一服即应者,有服二三服应者,胃气厚薄不同故也。

清神汤

治心肺虚热,痰迷膈上。

黄连、茯苓、酸枣仁(生研)、石菖蒲、柏子仁、远志肉(各钱半)、甘草(炙,五分。)、姜汁(少许)、竹沥(半杯)

水煎,食远服。、肺虚,加人参一钱,肺热,加沙参二钱,痰壅,加半夏、南星各一钱,橘红、糖菱霜各六分。

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下)、凉膈散(方祖)、龙齿清魂散(颤振门)、小柴胡汤(方祖)、当归活血汤(蓄血门)、芎辛汤(头痛门)、归脾汤(保元汤下)。

礞石门

凉膈散(方祖)、戴人三圣散(狂门)、朱砂安神丸(劳倦门)、小承气汤(方祖)、清神汤(狂门)、妙功丸(癩门)、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泻青丸(下血门)、导赤散(伤暑门)、四七汤(二陈汤下)、璠砂丹(金液丹下)、养正丹(金液丹下)、黑锡丹(金液丹下)、导痰汤(二陈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

烦躁门

葶苈苦酒汤

治汗後热不止发狂,烦躁面赤咽痛。

葶苈(一合)

以苦酒(即米醋)一升,煎葶苈至半升,入生艾汁半合,再煎三五沸,去滓温服。(如无生艾,以乾艾浸湿捣汁代之。)

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四逆汤(方祖)、凉膈散(方祖)。

虚烦门

千金竹叶汤

治五心烦热，口乾唇燥，胸中热闷。

竹叶、小麦（各三合）、知母、石膏（各一擘）、茯苓、黄芩、麦门冬（各六钱）、人参（五钱）、生姜（一擘）、塘菱根、半夏、甘草（各三钱）

右十二味，以水一斗二升，煮竹叶、小麦取八升，去滓内药，煮取三升，分三服，老幼分五服。

八珍汤（四君子汤下）、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朱砂安神丸（劳倦门）、生脉散（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温胆汤（二陈汤下）、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下）、梔子畔汤（方祖）、五苓散（方祖）、橘皮竹茹汤（二陈汤下）。

k 门

清神汤（狂门）、平补正心丹（颤振门）、凉膈散（方祖）、小承气汤（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养正丹（金液丹下）。

循衣摸床门

生地黄黄连汤（四物汤下）、凉膈散（方祖）、小承气汤（方祖）、节升籛散火汤（保元汤下）。

喜笑不休门

黄连解毒汤（伊尹三黄汤下）、二陈汤（方祖）。

怒门

生铁落饮（狂门）、大柴胡汤（小柴胡汤下）、柴胡疏肝散（吐血门）、四七汤（二陈汤下）、四磨汤（气门）、越曲丸（郁门）、七气汤（方祖）、礞香降气散（气门）。

悲门

金匱甘麦大枣汤

治藏燥善悲。

甘草（三钱）、小麦（三合）、大枣（十枚，擘。）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生脉散（方祖）、二冬膏（方祖）。

蚤门

独活汤

治肝虚内风，卧则魂散不收，若蚤悸状。

独活、羌活、柴胡（各一钱，一作前胡。）、细辛（半钱）、茯苓、人参、五味子、半夏、沙参（各一钱五分）、枣仁（炒研，三钱）、甘草（炙，一钱二分。）、生姜（三片）、乌梅肉（一个）

水煎，食前热服。

珍珠母丸

治肝虚不能藏魂，蚤悸不寐。

珍珠母（即石决明，七孔者良，知淬，七钱五分。）、龙齿（知淬，水飞。）、礞香（另研，勿见火，各五钱。）、人参、茯苓、枣仁（炒）、柏子仁、犀角（镑，各一掬。）、当归身、熟地黄（各二掬）、朱砂（五钱，另研，水飞。）

右为细末，炼白蜜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五七十丸，临卧薄荷汤送下。

远志丸

治因事有所大蚤，梦寐不盛，神不守舍。

远志（甘草汤泡，去骨。）、石菖蒲、茯神、茯苓（一作枣仁）、人参、龙齿（醋飞，各一掬。）、朱砂（五钱，水飞，一半为衣。）

炼白蜜丸，梧子大，朱砂为衣，每服五十丸，空心沸汤，临卧温酒送下，精髓不守者，加五味子半掬，筋事不举者，加山药、萸肉各一掬，肉桂半掬，自汗不时者，倍枣仁加黄 一掬。

补胆防风汤

治胆虚风袭，蚤悸不眠。

防风（一钱）、人参（钱半）、细辛（五分）、甘草（炙）、茯神、独活、前胡、川芎（各八分）、生姜（三片）、红枣（二枚，擘。）

水煎，去滓热服。卧多蚤魔遗洩者，本方加羌活、桂枝，胆寒者，去川芎、前胡、加熟枣仁、远志、肉桂、白术，有痰，加半夏、白术、天麻。

辰砂妙香散（洩血门）、平补正心丹（颤振门）、龙齿清魂散（颤振门）、温胆汤（二陈汤下）、四七汤（二陈汤下）、瑋功散（四君子汤下）、来复丹（金液丹下）、归脾汤（保元汤下）。

悸门

金匱半夏麻黄圆

治寒饮停蓄作悸，脉浮紧者。

半夏（姜汁泡七次）、麻黄（去节，等分。）

右二味，为末，蜜丸如小豆，饮服三十丸，日三服。

千金茯神汤

治心虚神气不盛，烦热蚤悸。

茯神、茯苓、人参（各一掬）、菖蒲（半掬）、赤小豆（四十粒）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三服。

小半夏加茯苓汤（二陈汤下）、五苓散（方祖）、定志丸（癡门）、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归脾汤（保元汤下）、茯苓甘草汤（桂枝汤

下)、二陈汤(方祖)、小青龙汤(桂枝汤下)、天王补心丹(生脉散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炙甘草汤(桂枝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温胆汤(二陈汤下)、申香正气散(平胃散下)、人参养荣汤(保元汤下)、朱砂安神丸(劳倦门)。

恐门

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四君子汤(方祖)、远志丸(蚤门)、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补胆防风汤(蚤门)、崔氏八味丸(方祖)。

健忘门

千金茯神汤(悸门)、归脾汤(保元汤下)、人参养荣汤(保元汤下)、远志丸(蚤门)、导痰汤(二陈汤下)、天王补心丹(生脉散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四君子汤(方祖)、辰砂妙香散(洩血门)、代抵挡丸(抵挡汤下)。

入魔走火门

独参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滋肾丸(大补丸下)、天王补心丹(生脉散下)、黄建中汤(桂枝汤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养正丹(金液丹下)、保元汤(方祖)、璣砂丹(金液丹下)、黑锡丹(金液丹下)。

养性门

西岳真人璣飞散

调养性璣，崇修德业者服之。

云母(秋露渍煮七昼夜，磨璫细，拈指无光为度，取净一斤。)、茯苓(八紮)、锤乳(同甘草煮一伏时，杵粉，水飞七次，取净七紮。)、柏子仁、人参(千金翼，作白术，四紮)、续断、桂心(各七紮)、菊花(去心蒂，十五紮。)、乾地黄(十二紮)

右九味，为末，天门冬乾者五斤，去心熬膏，搜药内铜器中，蒸之一斛黍米下，米熟出药，曝乾为末，先食饮服方寸匕，服至七十日，炼白蜜丸服之，服此者即有他疾，勿服他药，专心服此，他疾自除。孙真人曰，此仙人随身常所服药也，予服此方已来，将逾三纪，顷面色美而悦之，疑而未敢措手，积年询访，屡有名人曾饵得力，遂常服之，一如方说，但能业之不已，功不徒弃耳。(服云母人，忌食胡蒜羊血。)

彭祖麋角丸(附)

培理身心，专事永年者服此。

麋角(一对，炙黄。)、槟榔(上二味另捣，取净末，二紮。)、通草、秦芎、人参、菟丝子(酒浸，别捣。)、肉苁蓉(酒浸，去腐。)、

甘草(各二紮,預散。)

右以麋角、檳榔二末,共煎一食時頃,藥似稠粥即止火,少待熱氣歇,即投後六味散,攪令相得,仍待少時,漸稠黏堪作丸,如梧子大,空腹酒下三十丸,日加一丸,至五十丸為度,旦暮二服,百日內忌房室,服經一月,腹內諸疾自相驅逐,有微利勿怪。石頑曰:麋角走督脈而補陰中之籛,檳榔行腹內而破陰中之滯,兼通草、秦窮通血脈而端周身之氣,菟絲、苁蓉填補腎藏,人參以助諸味之力也。或問服食諸方,宗派各立,獨以璣飛散為之首推,願聞其旨云何,答言,璣飛一方,上真心印,第凡夫目之,則與台山只履無瑣,是以近世慕道之士,往往留心麋角丸,專取血肉之味,培理色相之軀,曷知瑣類有情之屬,豈若山璣無情之品,足以蕩練性璣,孫公服之尸解,良由云母性善飛揚,與性璣結成一片爾,其麋角丸方,彭君餌之得力,長享遐齡,但以血肉性滯,不能上升,終歸地肺,不能使人無疑,雖然世之積功累行以祈天仙者,未之見也,心慕長生而欲求地仙者,在在有之,故以麋角丸方,附之璣飛散後,各從其尚可也。

泄瀉門

四柱飲(局方)

治瀉利滑脫不止。

人參(一紮)、茯苓、附子(炮)、木香(燥,各五錢。)

右為細末,每服四錢,入生姜五片,大棗一枚,煎如稀糜,入鹽一字調服。

六柱飲

治滑脫不止,瀉利完谷。

四柱飲加訶子肉、豆臙絲半。

二神丸

治腎藏籛虛,五更泄瀉。

補骨脂(炒)、肉豆臙(生用,等分。)

為細末,蒸餅丸,梧子大,每服二錢,米湯、溫酒任下。

四神丸

治腎虛肝氣逆滿,不能消導腹脹泄瀉。

二神丸加綠茱萸、木香。(絲半)

如陰虛惡燥,去木香,以五味子代之。

半夏瀉心湯(方祖)、生姜瀉心湯(半夏瀉心湯下)、甘草瀉心湯(半夏瀉心湯下)、黃連湯(半夏瀉心湯下)、乾姜黃芩黃連人參湯(半夏瀉心湯下)、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參湯(二陳湯下)、姜

附汤(四逆汤下)、术附汤(方祖)、升籛除湿汤(平胃散下)、胃苓汤(平胃散下)、香砂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黄芩芍药汤(即黄芩汤桂枝汤下)、二陈汤(方祖)、保和丸(伤饮食门)、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五苓散(方祖)、理中汤(方祖)、浆水散(四逆汤下)、连理汤(理中汤下)、四君子汤(方祖)、治中汤(理中汤下)、平胃散(方祖)、葛花解酲汤(伤饮食门)、理苓汤(理中汤下)、木香调气散(气门)、茯苓甘草汤(桂枝汤下)、钱氏白术散(四君子汤下)、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春泽汤(五苓散下)、备急丸(方祖)、申香正气散(平胃散下)、木香散(四逆汤下)、逍遥散(虚损门)、越曲丸(郁门)、枳术丸(方祖)、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九味资生丸(四君子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琿功散(四君子汤下)。

痢门

桃花汤(金匱)

治下利便脓血。

赤石脂(四紮，一半，一半筛末。)、乾姜(三钱)、粳米(三合)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七合，内赤石脂末一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馀勿服。

白头翁汤(金匱)

治热利下重。

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各一紮)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

紫叁汤(金匱)

治下利肺痛。

紫叁(三紮)、甘草(一紮)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叁取二升，内甘草煮取一升半，分温三服。(如无紫叁，以紫菀代之，以其同入肺经温血分也。)

诃梨勒散(金匱)

治下利失气，为气下泄。

诃梨勒(十枚，燥。)

右一味，为散，粥饮和，顿服。

养藏汤(局方)

治泄痢脓血，有如鱼脑，後重脱肛，脐腹 h。

人参、白术(炒焦，各钱半。)、肉桂、诃子肉、木香、肉豆蔻、罌粟藟(蜜炙，五分。)

右七味，水煎，分二次服，忌生冷鱼腥湿面油腻等物，夜起不差者，加附子五分，不应，加一钱。

千金温脾汤

治积久热痢赤白。

大黄（四钱）、人参、甘草、炮姜（各二钱）、熟附子（一钱）

右五味，水煎温服。冷痢，去甘草，加桂心三钱，倍人参、姜、附，殊大黄一钱。此本大黄附子汤加姜、桂、人参，以温中涤垢也。

千金羊脂煎

治久痢不祛。

羊脂（一子大）、白芩（二子大）、黄连（末，一升）、酢（七合，煎取稠。）、蜜（七合，煎取五合。）、乌梅肉（二絜）、乱发（灰汁，洗去垢腻，烧末，一升。）

右七味，合内铜器中汤上煎之，搅可丸，如梧子大，饮服二十丸，日三，子大小，如方寸匕。详羊脂性滑利人，千金用治久痢不祛，专取滑利以通虚中留滞也，其後且有羊脂、阿襟、蜜、芩、黍米作粥方，深得炎帝本经补中寓泻之旨。

千金附子汤

治暴下积，日久不止。

熟附子、阿襟（各三钱）、酸石榴皮（一枚）、龙骨（，水飞。）、甘草（炙）、乌药（炒，各一钱。）、炮姜（六分）、黄连（姜汁，炒黑。）、黄芩（各七分）

右九味，加粳米一撮，水煎，分温三服。

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金匱）

治挟热利下脓血，及产後利不止。

白头翁、黄连（炒黑）、黄柏（炒黑）、秦皮、甘草（炙，各钱半。）、阿襟（三钱）

右六味，先煮上五味，去滓内襟磳尽，分温三服。

千金桃花圆

治冷痢，脐下搅痛。

乾姜、赤石脂（等分。）

右二味，蜜丸，豌豆大，服十丸，日三服，加至二十丸。

大桃花汤（千金）

治下痢久脱虚冷，白滞腹痛。

赤石脂、乾姜、当归、龙骨（[^]、牡蛎（各六钱。）、附子（炮，四钱。）、芍药（炒）、白术、人参（各三钱）、甘草（炙，二钱。）

右十味，水煎，分三服。脓稠，加厚朴，呕，加橘皮。

千金厚朴汤

治二三年热痢不止。

厚朴、乾姜、阿襟（各四钱）、黄连（六钱）、石榴皮、艾叶（各五钱）

右六味，水煎，日再服。

千金椒艾丸

治久痢完谷不化，肌肉消尽。

蜀椒（三百粒）、乌梅（二百个）、熟艾（一斤）、乾姜（三紮）、赤石脂（腹二紮。）

右五味，椒、姜、艾下筛，入石脂净末，梅着米下蒸熟去核，合捣蜜和丸，梧子大，服十丸，日三服，不应，加至二十丸，不祛，加黄连。

三奇散

治痢後下重。

枳朮（生，一紮。）黄（二紮）防风（一紮）

为散，每服二钱，米饮调服。

茜根丸

治毒痢下血如鸡肝，心烦腹痛，蛊注下血。

茜根、升麻、犀角、地榆、当归、黄连、枳朮、白芍（等分）

为细末，醋煮红曲丸，如梧子，空心米饮下七十丸。

外台黄芩汤

治乾呕下利。

黄芩、人参、乾姜（各一紮）、桂枝（三钱）、大枣（十二枚，擘）、半夏（二紮）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温分三服。

千金三物襟艾汤

治妊娠血痢。

阿襟、艾叶、酸石榴皮（各一紮）

右三味，水煮去滓，内襟令殫尽，分三服。欲痢辄先心痛腹胀满，日夜五六十行者，加黄柏、黄连各一紮，防己、乾姜各半紮，附子一枚，曲半紮，蜜丸，梧子大，饮服二十丸，日三，渐加至三四十丸。

伏龙肝汤丸

治胎前下痢，产後不止，及元气大虚，瘀积小腹结痛，不胜攻击者。

炮黑查肉(一紮)、熬枯黑糖(二紮)

右二味，一半为丸，一半为末，用伏龙肝二紮煎汤代水，煎末二钱，送前丸二钱，日三夜二服，一昼夜令尽，气虚，加入参二三钱以驾驭之，虚热，加炮姜、肉桂、茯苓、甘草，兼感风寒，加 B 香畔，膈气不舒，磨碎香汁数匙调服。

黄连犀角散

治狐惑，肛门生虫。

犀角(镑，一紮。)、黄连(五钱)、木香(钱半)、乌梅(十个)

为散，每服二钱，水煎和滓，日再服。

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下)、小承气汤(方祖)、栀子畔汤(方祖)、通脉四逆汤(四逆汤下)、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黄芩芍药汤(桂枝汤下)、香连丸(佐金丸下)、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胃苓汤(平胃散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理中汤(方祖)、大黄黄连泻心汤(伊尹三黄汤下)、枳术丸(方祖)、胃风汤(四君子汤下)、神术汤(湿门)、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升籛除湿汤(平胃散下)、二陈汤(方祖)、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仓廩汤(小柴胡汤下)、驻车丸(方祖)、阿襟丸(驻车丸下)、归连丸(驻车丸下)、阿襟梅连丸(驻车丸下)、千金黄连汤(驻车丸下)、黄连阿襟汤(伤寒门)、钱氏白术散(四君子汤下)、五苓散(方祖)、黄建中汤(桂枝汤下)、乌梅丸(理中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连理汤(理中汤下)、戊己丸(佐金丸下)、四物汤(方祖)、独参汤(保元汤下)、四逆汤(方祖)、叁附汤(术附汤下)、絳茱萸汤(呕吐门)、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半夏泻心汤下)、甘草乾姜汤(理中汤下)、甘草泻心汤(半夏泻心汤下)、黄连解毒汤(伊尹三黄汤下)、大防风汤(四君子汤下)、橘皮乾姜汤(七气汤下)、小柴胡汤(方祖)、猪苓汤(五苓散下)、崔氏八味丸(方祖)、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保元汤(方祖)。

大小便不通

二陈汤(方祖)、凉膈散(方祖)、小承气汤(方祖)、三白散(水肿门)、导痰汤(二陈汤下)、滚痰丸(痰饮门)、控涎丹(十枣汤下)、理中汤(方祖)、五苓散(方祖)、济生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

大便不通

麻仁丸(燥门)、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润肠丸(燥门)、降气散(气门)、四磨汤(气门)、六磨汤(气门)、半硫丸(金液丹下)、四顺清凉饮(燥门)、通幽汤(燥门)、固本丸(二冬膏下)、蜜煎导

(燥门)。

小便不通

黄芩清肺饮(栀子畔汤下)、滋肾丸(大补丸下)、导赤散(暑门)、五苓散(方祖)、益元散(方祖)、二陈汤(方祖)、生脉散(方祖)、四磨汤(气门)、六磨汤(气门)、代抵挡丸(抵挡汤下)、金匱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独参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淋门

璿菱瞿麦丸(金匱)

治小便不利，有水气，口渴腹中冷。

璿菱根(二紮)、茯苓、薯蕷(各二紮)、瞿麦穗(一紮)、附子(一枚，炮。)

右五味，为末，炼白蜜丸，梧子大，饮服三十丸，日三服，不知，增，以小便利腹中温为知。

加味葵子茯苓散

治石淋，水道涩痛。

葵子(三紮)、茯苓、滑石(各一紮)、芒硝(半紮)、甘草(生)、肉桂(各二钱半)

右杵为散，饮服方寸匙，日三服，小便利则愈。此金匱葵子茯苓散加後四味也。

生附子散

治冷淋小便秘涩，数起不通，窍中疼痛，憎寒凛凛，或饮水过多所致。

附子(去皮脐，生用。)、滑石(各半紮)、瞿麦、半夏(汤泡七次)、木通(各七钱半)

为散，每服三钱，姜七片，灯心二十茎，水煎，入盐半匙，空心冷服。

叁苓琥珀散

治小便淋涩，茎中痛引俛下。

人参、延胡索(各五钱)、丹皮(一作柴胡)、茯苓(各四钱)、川楝子(皀，去皮核。)、琥珀(各二钱)、泽泻、当归梢、甘草梢(生，各三钱。)

为散，每服四钱，长流水煎，去滓热服，日进二服。

蒲灰散(益元散下)、滑石白鱼散(益元散下)、茯苓戎盐汤(五苓散下)、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下)、猪苓汤(五苓散下)、紫雪(火门)、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犀角地黄汤(伤寒门)、砒香降气散(气门)、四磨汤(气门)、聚精丸(虚损门)金匱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崔氏八味丸(方祖)、导赤散(暑门)、滋肾丸(大补丸下)、辰砂益元散(益元散下)、生料鹿茸丸(虚损门)、肾沥汤(门)、茯苓丸(门)、巴戟丸(门)、五苓散(方祖)、清心莲子饮(生脉散下)、生脉散(方祖)、归脾汤(保元汤下)、辰砂妙香散(洩血门)、黄芩清肺饮(梔子畔汤下)、都 Y (崔氏八味丸下)。

小便不禁门

固稷丸

治虚寒，小便不禁。

菟丝子(酒浸一宿，煮烂捣丝作饼，焙乾，二紮。)、茴香(去子，一紮。)、附子(炮)、桑螵 (破开，酥炙。)、戎盐(各半紮)

为末，乾山药末糊丸，梧子大，空心酒下五十丸。

加絛桑螵 散

治籐气虚弱，小便频数，或遗溺。

桑螵 (三十枚，酥炙。)、鹿茸(一对，酥炙。)、黄 (三紮，蜜酒炙。)、麦门冬(去心，二紮半。)、五味子(半紮)、补骨脂(盐酒炒)、人参、厚杜仲(盐酒炒，各三紮。)

为散，每服三钱，空心羊肾煎汤调服，并用红酒细嚼羊肾，或羊肾汤泛为丸，空心酒下三钱。

缩泉丸

治稷气不足，小便频数，昼甚於夜。

益智仁(盐拌炒，去盐。)、乌药(等分)

为末，酒煮乾山药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淡盐汤送下。

分清饮

治白浊凝如膏糊，小便频数。

益智仁(盐水拌一宿，炒。)、乌药、石菖蒲(盐水炒)、川 (等分，大块色白兼黄，咀之气腥而松脆者真。)

为散，每服四钱，入盐一捻，水煎热服。精通尾膂，洩出膀胱，泾渭攸分，源流各理，详洩便之不禁，乃下焦籐气失职，故用益智之辛温以约制之，得盐之润下，并乌药亦不致於上窜也，独是胃中浊湿下渗，非无以清之，兼菖蒲以通九窍，利不便，略不及於收摄肾精之味，厥有旨哉。

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崔氏八味丸(方祖)、生料鹿茸丸(虚损门)、加絛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

下)、五苓散(方祖)、黄芩清肺饮(梔子畔汤下)、滋肾丸(大补丸下)、龙胆泻肝汤(豆蔻门)、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下)、茯苓甘草汤(桂枝汤下)、肾沥汤(门)、地黄饮子(中风门)、生脉散(方祖)、导赤散(暑门)。

小便黄赤门

四君子汤(方祖)、五苓散(方祖)、生脉散(方祖)、保元汤(方祖)、消暑丸(二陈汤下)、清燥汤(保元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龙荟丸(伊尹三黄汤下)、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下)、滋肾丸(大补丸下)。

遗精门

猪苓丸

治肥人湿热伤气，遗精便浊涩痛。

半夏(破如豆大，取净一掬。)、猪苓(去黑皮，切片，以米糊浆，晒乾为末，净二掬。)

先以猪苓末一掬，同半夏炒，勿令焦，放地上出火气，取半夏为末，打糊同炒过猪苓为丸，梧子大，候乾，更以猪苓末一掬同炒微裂，瓷罐收贮，空心淡盐汤下三四十丸，未申间温酒再下一服。、此方以半夏利痰，猪苓导水，通因通用之法也。

威喜丸(局方)

治溲溺如泔，涩痛梦泄，便浊属火郁者。

蜂窠、白茯苓(各四掬)

右以茯苓为小块，如骰子大，用猪苓二掬，煮汁一升，去滓，煮入茯苓内，汁尽晒乾为末，溶窠为丸，如弹子大，空心细嚼，满口生津，徐徐咽下，以小便清为度，忌米醋，尤忌怒气劳力。

还少丹

治老人心脾肾三经，精血不足，精髓不固。

厚杜仲(盐水炒)、川牛膝(酒浸焙)、巴戟天肉、山茱萸肉、肉苁蓉(酒浸，去腐。)、白茯苓(各二掬)、远志肉(甘草制)、五味子、楮实子(各二掬)、乾山药、枸杞子、熟地黄(各四掬)、石菖蒲、茴香(盐水炒，各一掬。)

炼白蜜同红枣肉为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清晨盐汤，卧时温酒送下，精滑，去牛膝加续断二掬，即打老儿丸。

金锁玉关丸

治心肾不交，遗精白浊。

粳实、莲肉(去心)、藕节粉、白茯苓、乾山药(等分)、石菖蒲、五味子(絳半)

为末，金樱子熬膏代蜜，捣二千下，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饥时醇酒、米汤任下。

九龙丹

治，败精失道，滑泄不禁。

枸杞子、金樱子(去皮刺核)、莲须、莲肉(去心)、薏实、山茱萸肉、当归身、熟地黄、白茯苓(各三钱)

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百丸，或酒或盐汤下。

经进萃仙丸(康熙癸酉，太常伯王人 B4 进。)

沙苑用藜(八钱，淘净，隔纸微焙，取细末四钱入药，留粗末四钱同金樱子熬膏。)、山茱萸(酒蒸去核，取净四钱。)、薏实(四钱，同枸杞捣。)、白莲唤鹄四钱(酒洗曝乾，如无，莲须代之。)、枸杞子(四钱)、菟丝子(酒浸，蒸烂，捣焙，二钱。)、川续断(去芦，酒净，二钱。)、覆盆子(去蒂，酒浸，九蒸九晒，取净二钱。)、金樱子(去净毛子，二钱。)

右八味，共为细末，以所留用藜粗末同金樱子熬膏，入前细末拌匀，再加炼白蜜为丸，如梧子大，每服八十丸，渐加至百丸，空腹淡盐汤送下。

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朱砂安神丸(劳倦门)、四七汤(二陈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远志丸(蚤门)、辰砂妙香散(瘦血门)、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滋肾丸(大补丸下)、温胆汤(二陈汤下)、济生鹿茸丸(虚损门)、缩泉丸(小便不禁门)、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聚精丸(虚损门)、滚痰丸(痰饮门)、二陈汤(方祖)、桂枝龙骨牡蛎汤(桂枝汤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安肾丸(虚损门)、归脾汤(保元汤下)、清心莲子饮(生脉散下)。

赤浊白浊门

二陈汤(方祖)、九龙丹(遗精门)、五苓散(方祖)、猪苓汤(五苓散下)、清心莲子饮(生脉散下)、辰砂妙香散(瘦血门)、生脉散(方祖)、龙胆泻肝汤(佞痛门)、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四苓散(五苓散下)、逍遥散(虚损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桂枝汤下)、当归内补建中汤(桂枝汤下)。

前阴诸疾门

柴胡胜湿汤

治外肾冷，阴汗茎痿，阴囊湿痒甄气。

柴胡、羌活、茯苓、泽泻、升麻、甘草(生，各一钱。)、黄柏(酒炒，钱半。)、草龙胆、当归梢、麻黄根、汉防己(酒洗，各八

分。)、五味子(十五粒,碎。)

水煎,食前稍热服,忌酒醋湿面。

四逆汤(方祖)、黄建中汤(桂枝汤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小柴胡汤(方祖)、龙胆泻肝汤(佴痛门)、崔氏八味丸(方祖)、滋肾丸(大补丸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二陈汤(方祖)、桂枝汤(方祖)、防己茯苓汤(防己黄汤下)、舒筋三圣散(中风门)、柴胡清肝散(小柴胡汤下)。

疝门

大乌头煎(金匱)

治寒疝绕脐痛,自汗出,手足逆冷,脉磳紧者。

川乌头(大者二枚,炮去皮脐,破八片。)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蜜一升,煎令水气尽,取一升,强人服五合,弱者三合,不差,明日再服。

当归生姜羊肉汤(金匱)

治腹中寒疝,虚劳不足,并治产後腹中 h。

当归(一紮)、生姜(紮半)、羊肉(生者二斤)

先煮羊肉去滓及沫,取清者煮上二味,温分三服,若寒多者,倍生姜,痛多而呕者,加橘皮、白术,血积不止,千金去生姜换乾姜加生地黄,产後虚羸,喘乏自汗,腹中绞痛,千金加桂心、芎、芍药、乾地黄、甘草,产後虚乏,本方去生姜,加黄、桂心、乾地黄、芍药、麦门冬、茯苓、甘草、大枣。

抵当乌头桂枝汤(金匱,千金名乌头汤。)

治寒疝腹痛逆冷,手足不仁,身体疼痛。

乌头(大者一枚,炮去皮脐,破八片。)

右一味,以蜜一斤,煎絀半,以桂枝汤五合解之,合得一升馀,初服二合,不差,即服三合,又不知,服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状,得吐者为中病,桂枝汤即桂枝、芍药、甘草、姜、枣本方。

乌头栀子汤(金匱)

治疝瘕少腹缓急,痛处按之即絀。

川乌头(童便浸,炮去皮。)、栀子(姜汁炒黑,各三钱。)

右二味,水煎,空心放冷服,不差,再服。

酒煮当归丸(一名丁香棟实丸)

治寒束热邪,疝瘕诸痛,及妇人带下瘕聚。

当归、附子(炮)、茴香(各一紮)、川棟子(酒煮,去皮核净,五钱)

右四味,以酒三升,煮酒尽焙乾,入後四味。

丁香、木香(各三钱)、延胡索(醋炒,一掣。)、全蝎(十四枚,滚醋泡去咸。)

共为细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至百丸,食前温酒送下。(云岐家秘,多肉桂五钱。)

天台乌药散

治疝瘕,小腹引控睾丸而痛。

乌药、木香、茴香(盐水炒)、青皮(醋炒)、良姜(各五钱)、槟榔(赤者二枚)、川楝子(大者二十枚,酒浸煮,去皮核,取净肉同巴豆二十粒炒,去巴豆。)

为散,每服二钱,温酒调服,痛甚者,姜汁酒送下。

金匱蜘蛛散

治阴狐疝气,偏有大小,时时上下者。

大蜘蛛(十四枚,去头足。)、肉桂(半掣,同蜘蛛研。)

为散,每服一钱,日再服,温酒送下,蜜丸亦可。

宝鉴当归四逆汤

治厥疝,但下久寒结痛。

当归(钱半)、附子(炮)、肉桂、茴香(炒)、延胡索、柴胡(各一钱)、芍药、茯苓(各八分)、泽泻、川楝肉(各六分)

水煎,空心稍凉服。

香橘散

治睾丸偏坠。

茴香(盐水炒,五钱)、香(盐水炒)、橘核(去晓,研,压去油。)

山查肉(炒,各一掣。)

为散,每服三四钱,空心温酒调服。睾丸肿大痛甚,左右移换者,加木香、砵香各三钱,川楝肉、青盐各二钱,窝枝核十枚烧灰。

木香楝子散

治偏坠久药不效,属湿热者。

川楝子(三十枚,同巴豆三十粒炒,去巴豆,制法如天台乌药散。)、川(五钱)、石菖蒲(一掣,盐水炒。)、青木香(一掣)、窝枝核(二十枚,烧存性。)、茴香(炒,取净末,六钱。)

为散,每服二钱半,入麝香少许,空心盐酒送下。

喝起丸

治疝肾虚腰痛。

杜仲(盐水炒,二掣。)、胡芦巴(同芝麻炒)、补骨脂(炒)、香(盐水炒)、川(各一掣)

右为细末，入连皮胡桃肉三十枚，青盐半掬，同研如泥，入炼白蜜丸，如弹子大，空腹细嚼二丸，温酒送下，卧时再服二丸。此本青娥丸，入香、胡芦巴、三味，故专主肾虚腰痛，小腹疝瘕。

加味通心散

治小肠疝痛，水道不通。

瞿麦穗（一掬）木通、栀子仁（酒炒黑）、黄芩、连翘、甘草梢、川楝肉、车前（各五钱）、肉桂（三钱）

为散，每服五钱，加灯心二十茎，竹叶十片，水煎服。

立效散

治疝因食积作痛。

山楂肉（醋浸，炒黑，一掬。）、川楝肉（酒渍）、香（盐水炒）、枳实（炒）、苍术（泔浸，去粗皮，炒。）、香附（醋炒）、山栀（姜汁炒黑）、青皮（醋炒，各半掬）、絳茱萸（去闭口者，三钱。）

为散，每服五钱，加生姜三片，水煎。

九味蟠

治疝因风寒湿气，睾丸肿痛。

延胡索（一掬）肉桂（五钱）、乾姜（炮，二钱）、丁香（一钱）、茯苓（六钱）、甘草（炙）、苍术（泔浸，炒。）、槟榔、羌活（各三钱）为散，每服五钱，入连须 G 茎，水煎，食前热服，取微汗效，不愈，再服，腹胀便秘，有食积梗痛，去羌活加三棱、蓬术、缩砂仁。

禹功散（水肿门）、桂苓丸（五苓散下）、五苓散（方祖）、二妙散（大补丸下）、崔氏八味丸（方祖）、龙胆泻肝汤（疸痛门）、代抵挡丸（抵挡汤下）、桂枝汤（方祖）。

交肠门

五苓散（方祖）芎归汤（四物汤下）、香连丸（佐金丸下）、四七汤（二陈汤下）、滚痰丸（痰饮门）。

肠鸣门

升籛除湿汤（平胃散下）、二陈汤（方祖）、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半夏泻心汤（方祖）、平胃散（方祖）、葶苈木香散（五苓散下）、附子粳米汤（腹满门）、胃苓汤（平胃散下）、葶苈丸（水肿门）。

肠痛门

薏苡附子败酱散

治肠痛初起。

薏苡仁（一掬）附子（二钱）、败酱（五钱，一名鹿肠，徽人以之

曝乾作羹，名苦蔗菜。）

为散，取方寸匕，水煎顿服，小便利。

薏苡败酱汤(千金)

治肠痈未溃。

薏苡仁、桔梗、麦门冬(各一掬)、败酱、牡丹皮、茯苓、甘草、生姜(各六钱)、丹参、芍药(各一掬二钱)、生地黄(掬半)

右十一味，水煎分三服，日三。

薏苡瓜瓣汤(千金)

治肠痈。

薏苡仁(三合) 牡丹皮、桃仁(各一掬) 瓜瓣(六合)

右四味，水煮分再服。崔氏有芒硝六钱，云腹中 h 不安，或胀满不下饮食，小便涩，此病多是肠痈，人都不识，妇人产後虚热，多是此病，纵非痈疽，便服此方，无伤损也。

赤小豆当归散(诸见血门)、大黄牡丹汤(小承气汤下)、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千金托 散(保元汤下)、太乙膏(胃 痈门)。

脱肛门

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升麻汤(方祖)、人参胃风汤(四君子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人参固本丸(二冬膏下)、黄连犀角散(痢门)。

痔门

唤痔散

治内痔不出。

草乌头(生用，一钱。)、刺 皮(烧存性，一钱。)、枯矾(五钱)、食盐(炒，三钱。)、麝香(五分)、冰片(三分)

为散，先用温汤洗净，随用津唾调药三钱，填入肛门，片时即出，去药，上护痔膏。

护痔膏

白蜜、石膏、黄连(各三钱)、冰片、麝香(各二分)

为细末，鸡子清入白蜜少许，调成膏，护四边好肉，方上枯痔散，如痔旁肌肉坚者，不必用此。

枯痔散

凡痔疮突出，即用此药。

白矾(二掬)、蟾酥(二钱)、轻粉(四钱)、砒霜(一掬)、天璣盖(青盐水浸，珐 M 水内 七次，四钱。)

共研璫细末，入小新铁锅内上用磁碗密盖，盐泥封固，炭火 G 炷香，待冷取药研璫细末，铅罐收贮，每日上午 ~ 净，用津唾调

捻如钱厚，贴痔上令着，以薄绵纸软掩上，卷束其药，不使侵好肉上，若内痔，至晚再换一次，至六七日，其痔枯黑坚硬住药，待其裂缝自落，换落痔汤洗之。

落痔汤（一名起痔汤）

黄连、黄柏、黄芩、大黄、防风、荆芥、栀子、槐角、苦参、甘草（各一钱）、朴硝（五钱）

右作三服，用水煎洗，待痔落之后，糜生肌散，如痔傍肉不赤肿，枯黑即落，不必用此。

生肌散

乳香、没药（各一钱）、海螺（水煮，五钱）、黄丹（炒飞，四钱）、赤石脂（净七钱）、龙骨（净四钱）、血竭（三钱）、熊胆（四钱）、轻粉（五钱）、冰片（一钱）、麝香（八分）、珍珠（二钱，另研。）

为瑯细末，铅罐收贮，早晚糜二次，膏掩，渐敛而平。

洗痔消肿痛方

芣菜（一名鱼腥草）、苦楝根、朴硝、马齿苋、瓦楞花（各一钱）用水十碗，煎至七八碗，先薰后洗，诸痔肿痛可消，故附录之。

胡连追毒丸

治痔漏不拘远年近日，有漏通肠，污从孔出，先用此丸，追尽脓毒。

胡黄连（一钱，切，姜汁炒）、刺皮（一钱，炙切，再炒脆）、麝香（三分）

为末，陈米烂饭为丸，麻子大，每服一钱，食前温酒下，服后，如脓水反多，是药力到也，勿惧之，候脓水将尽，服黄连闭管丸。

黄连闭管丸

胡黄连（净末，五钱）、穿山甲（麻油内煮黄色）、石决明（[^]、槐花（微炒，各五钱。）

为末，炼白蜜丸，麻子大，每服一钱，晨昏各一服，米饮下，至重者四十日愈，如漏之四边有硬肉突起者，蚕茧二十枚炒末，和入药中，治遍身诸漏皆效。

煮线方

治瘰疬及痔根细者。

芫花（半钱，勿犯铁）、壁钱（二钱）

用细白扣线三钱，同上二味，用水一碗，盛贮小磁罐内，慢火煮至汤乾为度，取线阴乾，凡遇前患，用线一条，大者用二条，双扣扎於根蒂，紮头留线，日渐紧之，其患自然紫黑，冰冷不热为

度，轻者七日，重者十五日，後必枯落，後用珍珠、轻粉、韶粉、冰片为散，收口至妙。一方，用芫花根洗净捣汁，入壁钱浸线用之。

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

张氏医通 qi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卷十五

[张氏医通二](#)

目门

千金磁朱丸

[张氏医通三](#)

治神水宽大渐散，光采不收，及内障拨後，黧障措 用此镇之。

磁石(能吸铁者良)、朱砂

[张氏医通四](#)

先以磁石置巨火中 C 次，每 眷以醋，研细水飞，澄定晒乾，取净二紮，朱砂亦研细水飞晒乾，取净一紮，用生神曲末三紮，与前二

[张氏医通五](#)

味和匀，更以神曲一紮，水和作饼煮浮，搜入前药为丸，如 豆大，每服三四十丸，空心米饮送下。按千金磁朱丸方，本指南之制而

[张氏医通六](#)

立，昔黄帝征蚩尤，玄女授帝指南以定方隅，法用神砂雄黄拌 入生雁胫骨空中锻炼而成，锻过必置磁石之上，盖朱禀南方离火之

[张氏医通七](#)

气，而中 婴 磁禀北方坎水之精，而外发氤氲，真匡正辟恶之璣物也，得阴籛二气之交，所以入水不濡，戾天能飞，用以佐磁朱而制

[张氏医通八](#)

针，则最重之质，置水能浮，随磁吸引，以为指南之准则，近世以雁胫难得，用白雄鸡血朱砂雄黄，拌针入活鲤鱼首， 同磁石收贮，取

[张氏医通九](#)

其准上午下子者用之，与雁胫之义不殊，凡羽禽之目，皆自下睫而交上睫，性皆升举，所以能飞，非若毛兽之目，悉自上睫而交下睫

[张氏医通十](#)

也，吾尝静观飞走升磅之理，於兹可默识矣，千金爰悟其旨，取磁朱之重，以镇神水之不清，而收阴霾之障蔽，用生曲者，藉以发越

[张氏医通十一](#)

丹石之性，犹雁胫鼓跃二气之义也，噫，崇古立方之圣，莫如长沙，长沙之後，唐进士一人而已。

[张氏医通十二](#)

皂荚丸

治外内一切障膜， ㄗ y 拨者，此丸与生熟地黄丸并进。

蛇蛻(酥炙、七条。)、蝉蛻、元精石、穿山甲(炮)、当归、白术(生)、茯苓、谷、精草、木贼、白菊花、刺 皮(蛤粉炒)、龙胆草、赤芍、连翘(各紮半)、儉猪爪(三十枚，蛤粉炒。)、人参(一紮)、川芎(半紮)

共为细末，一半入牙皂十二挺，烧存性和匀，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一钱五分，空心食前杏仁汤送下，一半入仙璣脾(即淫羊霍)一

紮，每服三钱，用猪肝三片，批开夹药煎熟，临卧细嚼，用原汁送下。

生熟地黄丸

治肝虚目暗，膜入冰轮，内外诸障。

生地黄(八钱)、熟地黄(十二钱)、石斛(盐水炒)、牛膝(酒蒸，各钱四。)、菊花(去蒂，六钱。)、羌活、防风、杏仁(汤泡，去皮尖。)、枳壳(各二钱)

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以黑豆三升，炒令 淬好酒六升，每用半盏，食前送下，盐汤亦可，或用生鸡肝汤烂为丸尤炒，此即明目地黄丸加菊花、羌活，其间防风、杏仁、枳壳与地黄，牛膝同用者，以其久风袭入寒水之经也，若精血亏人，则当去此三味，易白用藜、当归、枸杞，未为不可也。

夏枯草散

治肝虚目珠痛，至夜疼剧。

夏枯草花(一钱)、香附(童便浸，二钱。)、甘草(炙，三钱。)

为散，每服四钱，茶清调，日三服，或加芽茶煎服，痛久血伤，加当归六钱，白芍四钱，生地黄一钱，黄 二钱，每服五钱，入芽茶一撮，水煎去滓服。

洗肝散(局方)

治风毒上攻，暴赤肿痛。

薄荷、当归、羌活、防风、山梔(酒炒黑)、甘草(炙，各一钱。)、大黄(酒蒸，二钱。)、川芎(八钱)

为散，每服三钱，沸汤调，日二三服。

酒煎散

治暴露赤眼生 C

汉防己(酒洗)、防风、甘草(炙)、荆芥穗、当归、赤芍药、牛蒡子、甘菊(去蒂，等分。)

为散，每服五六钱，酒煎，食後温服。

大黄当归散

治眼壅肿，瘀血凝滞不散，攻脉见 C

大黄(酒蒸)、黄芩(酒炒，各一钱。)、红花(二钱)、苏木屑、当归、梔子(酒炒)、木贼(各五钱)

为散，每服四钱，水煎，食後服。

泻肺汤

治暴风客热外障，白睛肿胀。

羌活、黑参、黄芩(各一钱)、地骨皮、桑白皮、大黄(酒蒸)、芒硝(各一钱)、甘草(炙，八分。)

水煎去滓，半饥温服。(世本，无桑皮，多桔梗。)

密蒙花散(局方)

治眦泪昏暗。

密蒙花(塞鼻即嚏者真)、甘菊花(去蒂)、白用藜(炒,去刺)、白芍药(局方,无。)、羌活、石决明(^、木贼(去节)、甘草(炙,各半紫,局方,无。)

为散,每服二三钱,茶清调服。(准绳,无羌活。)

还睛圆(局方)

治男子女人风毒上攻,眼目赤肿,怕日羞明,多饶泪,隐涩难开,眶痒赤痛,睑眦红烂,瘀肉侵睛,或患暴赤眼,睛疼不可忍者,并服立效。

白术(生)、菟丝子(酒浸,别研。)、白用藜(炒,去刺。)、木贼(去节)、羌活(去苗)、青葱子(去土)、密蒙花、防风(去芦)、甘草(炙,各等分。)

右为末,炼蜜圆如弹子大,每服一圆,细嚼白汤下,日三服,又治偏正头风,头目眩端。

石膏散

治头风患眼。

生石膏(三紫)、说 B 白术(生)、甘草(炙,各紫半。)、白用藜(炒,去刺,一紫。)

为散,每服四五钱,热茶清调,空腹临卧各一服。

通肝散

治辘轳转关,睑硬睛疼,风热 C

栀子(炒黑)、白用藜(炒,去刺,各一紫。)、羌活(二紫)、荆芥穗、当归、牛蒡子(炒研)、甘草(炙,各一紫二钱。)

为散,每服三钱,食後竹叶汤调服。(世本,无羌活当归,多枳椇车前。)

绛雪膏(即宝鉴春雪膏)

治昏暗痒痛,隐涩难开,泪泪生 C

炉甘石(四紫,银罐内固济,水飞,预将黄连一紫,当归五钱,河水煎汁,去滓入童便半盏,将甘石丸如弹子,多刺以孔,珥药汁内,以汁尽为度,置地上一宿,去火气,收贮待用。)、硼砂(研细,水调盏内,炭火缓缓焙乾,取净一钱半。)、黄丹、明乳香(s性,研。)、乌贼骨(烧存性,研。)、白丁香(真者,各一钱半。)、麝香、轻粉(各五分)、炼白蜜四紫。

先下制净炉甘石末一紫,不住手搅,次下後七味,搅至紫金色不黏手为度,捻作挺子,每用少许,新水磨化,时时点之,忌酒、醋、芥

麦。又方，用炉甘石一掬，炕以羊胆汁、青鱼胆汁、羶汁、梨汁、人乳、白蜜等分相和，淬之，再淬，汁尽为度，入冰片、麝香、青盐、硼砂，()各二分研匀，每用少许，并花水调点紫眦。

石燕丹

点外障诸 C

炉甘石(四南，用黄连一掬，归身木贼羌活麻黄各五钱，河水二升，童便一升，同煮去滓，制法如绛雪膏，取净一掬。)、硼砂(铜杓内同水煮乾)、石燕、琥珀、朱砂(水飞，各取净钱半。)、鹰屎白(一钱，如无，白丁香代之。)、冰片、麝香(各分半)

右为瑣细末，每用少许点大眦，如枯涩无泪，加熊胆一分，白蜜少许，血加真阿魏，黄加鸡内金，风热加甬仁，热加珍珠、牛黄，冷[附子尖、雄黄，老倍硼砂加猪心子。

助觔和血汤

治气血不和，痛如刺。

黄(生，三钱。)、当归、甘草(炙)、防风(各一钱)、白芷、蔓荆子、升麻(各六钱)、柴胡(八分)

水煎，食後服，赵以德，加赤芍药七分。

白用藜散

治肝肾虚热生风，赤涩多泪。

白用藜(炒，去刺。)、菊花、蔓荆子、草决明、甘草(炙)、连翘(等分)、青葱子(絳半)

为散，每服三四钱，水煎，去滓热服。

羌活胜湿汤

治目疾，一切风热表证。

羌活(钱半)、白术(一钱)、川芎、桔梗、枳壳、荆芥、柴胡、前胡、黄芩(各八分)、白芷(六分)、防风(五分)、细辛(一分)、薄荷(三分)、甘草(炙，四分。)

水煎，食後热服。(世本，无细辛，有独活。)

泻肝散

治肝热目赤肿痛，一切证。

栀子仁、荆芥、大黄、甘草(等分)

为散，每服四五钱，水煎热服。此治肝热，不用赤芍、胆草、当归，反用栀子清肝，则血热疼痛，何能便退，详此四味，治白睛赤痛则可，治风轮赤痛则不可。

春雪膏(局方)

治风热生 C

甬仁(去皮,研细,纸包压去油,再研再压,数十次。)

右取净甬仁五钱,入龙脑五分,炼白蜜一钱五分,再研匀,磁罐收贮,每用少许,箸头点大眦。

甬仁膏

治风热眼生赤脉,痒痛无定。

甬仁(去皮,研细,压去油。)

右取净甬仁霜五钱,浓煎秦皮汁调和,隔纸瓦上焙熟,有焦者去之,涂净碗内,以艾一钱,分作三团,每团中置蜀椒一粒,烧一时,将碗覆瓦,三角垫起薰之,恣再研入朱砂、麝香各半钱,磁瓶收贮,每用麻子大点大眦,日二度,如点老翳[砭砂少许,一方,但用甬仁研压去油净五钱,麝香、朱砂水飞各五分,每用少许点大眦效。

碧云散

治外障攀睛,泪泪稠黏。

鹅不食草(一掬,嗅之即嚏者真。)、青黛、川芎(各半掬)

为散,先噙水满口,每用豆许搐鼻内,以嚏泪为效,搐无时。一方,加北细辛、牙皂末各一钱。

宣明丸

治瘀血灌睛,赤肿涩痛。

赤芍、当归、大黄(酒蒸)、黄芩(各二掬)、生地黄(三掬)、黄连、川芎、薄荷(各一掬)

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食后米饮服。

羌活除

治太阴 亢 B 睛。

麻黄根、薄荷(各五分)、生地黄(酒浸,一钱。)、当归、川芎、黄柏(酒炒)、知母、荆芥(各六分)、羌活[七分)、防风(八分)、羌活(钱半)、川椒(炒去汗)、细辛(各三分)

水煎,食前稍热服,忌酒醋湿面炙 C

龙胆饮

治肝经湿热,目赤肿痛。

黄芩、犀角、木通、车前、黄连、黑参(各一钱)、栀子(炒黑)、大黄、芒硝(各钱半)、龙胆草、淡竹叶(各八分)、黄柏(酒炒黑,五分。)

水煎,食后分二次热服。

清凉膏

治打扑伤眼肿胀。

大黄、芒硝、黄连(酒炒)、黄柏、赤芍、当归(各一钱)、细辛(五分)、薄荷(八分)、芙蓉叶(三钱)

为细末，用生地黄一掬，酒浸捣绞汁，入鸡子清一枚，白蜜半掬，同调贴太髻及眼胞上。

四生散

治肾风上攻，耳中鸣痒，目痒昏花。

白附子、黄芩、独活、白用藜(等分)

为散，每服二钱，用猪肾批开入药，湿纸裹煨熟，稍入盐花，细嚼温酒送下。

万应蝉花散(局方名蝉花无比散)

治奇经客邪目病。

蝉蜕(半掬)、蛇蜕(酥炙，三钱。)、川芎、防风、羌活、甘草(炙)、当归茯苓(各一掬)、赤芍、石决明(煮一伏时，研细。)、苍术(童便浸去腐，刮去粗皮，切，麻油拌炒，各掬半。)

为散，每服二三钱，食后临卧茶清送下。(秘旨，无苍术，多白用藜。)

保命羚羊角散

治陷勦遊不得去，用此发。

羚羊角(镑，二掬。)、升麻(掬半)、细辛(一掬)、甘草(五钱)

一半蜜丸，一半为散，以泔水煎，吞丸子五七十丸，食后热服，取散为前导，丸为后合也。

阿魏搐鼻法

去星 C

阿魏(三钱)、鸡内金(一钱)、冰片(三分)

蜜和拈箸头上，令中空通气，外裹乌金纸，去箸，每夜塞鼻中，星

h。

拨云退勦退

治髻受邪，内眦赤脉攀睛。

蔓荆子、木贼(去节)、密蒙花(各二掬)、川芎、白用藜(炒，去刺。)、当归(各掬半)、菊花、荆芥穗(各一掬)、楮实子、薄荷、蜀椒、黄连(酒洗)、蝉蜕(各五钱)、蛇蜕(酥炙)、甘草(炙，各三钱。)

蜜丸，每掬分作八丸，食后卧时细嚼一丸，茶清送下。

熊胆膏

治一切老 C

炉甘石(水飞，丸如弹子大，每净一掬，分作十丸，用川黄连三钱浓煎去滓，烧淬之，汁尽为度，每料用净者二钱。)、琥珀(五分)、玛瑙(水飞，净三钱。)、珊瑚(水飞，净三分。)、珍珠(飞，净三分。)、朱砂(水飞，净五分。)、冰片(二分)、麝香(二分)

和匀，磁罐收贮，每用少许点大眦上，日二三次。

照水丹

治攀睛 C

乌贼骨(一钱)、辰砂(半钱)

为散点之，白 加冰片少许，赤 加五璣脂少许。

蝎附散

搐鼻退冷 C

鹅不食草(一紮)、青黛(一作细辛)、生附子尖、姜黄、薄荷、全蝎
(各五钱)

为散，口含冷水搐少许。

神消散

治黄膜上冲。

黄芩、蝉蜕、甘草(炙)、木贼(各一紮)、苍术(童便浸，麻油炒。)、
谷精草(各二紮)、蛇蜕(酥炙，四条。)

为散，每服二钱，临卧新汲水调服。

炉甘石散

治烂沿风眼。

炉甘石三紮，银罐 腹丸如弹子，多刺以孔，先以童便一盞，七次，
次以黄连三钱煎浓汁，七次，後以芽茶一紮浓煎，七次，又并馀
汁合一处，再 三次，安放地上一宿，出火气，细研，入冰片、麝香
少许点之，j 炭凿一孔以安炉甘石。一方，不用童便、黄连、芽茶，
用车前草一斤捣取自然汁，淬数十次，汁尽为度，细研，磁罐收贮，
临用加冰片少许。

防风泻肝散

治蟹眼睛疼，去恶水用之。

防风、羌活(一作远志)、桔梗、羚羊角(镑)、赤芍、黑叁(一作人
叁)、黄芩(各一紮)、细辛、甘草(各五钱)

为散，每服二三钱，沸汤调服。

羚羊角散(与局方不同)

治内外 但酸疼涩痛，不热不肿者。

羚羊角(镑，一紮。)、白菊花、川乌头(炮)、川芎、车前、防风、羌
活、半夏、薄荷(各半紮)、细辛(二钱)

为散，每服二钱，生姜汤调，薄荷汤送下。陷 加升麻五钱，肉桂二
钱。

补肾丸

治肾虚，眼目无光。

巴戟肉、山药、补骨脂(盐酒炒)、牡丹皮(各二钱)、茴香(一钱,盐
戈炒。)、肉苁蓉(酒浸,去腐,切焙。)、枸杞子(各四钱)、青盐(半
钱)

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盐汤、温酒任下。

羚羊角汤

治肝热生风内障。

羚羊角(镑)、人参(各钱半)、黑参、地骨皮、羌活、车前(各一钱二
分)

水煎,食前热服。

羚羊角饮子

治风轮热 及黑泡如珠。

羚羊角(一钱)、五味子(二十粒)、细辛(三分)、防风、大黄(酒蒸)、
知母(各一钱)、芒硝(七分)

水煎,食前温服。龙木羚羊角饮子、羚羊角散、羚羊补肝散等方,并
以羚羊为主,丹溪云:羚羊力能舒筋,入厥阴经甚捷,惟 b 风轮者,
用之为宜,若不在风轮,漫投盛不引邪入犯耶。

黄连羊肝丸(局方)

治目多赤脉。

黄连(一钱)、白羯羊肝(一具,生用。)

先以黄连为细末,用竹刀将羊肝刮下如糊,除去筋膜,入盆中研
细,入黄连末捣和为丸,如 豆大,每服三四十丸,茶清送下,睛痛
者,当归汤下,忌猪肉冷水。其胆冬月以生白蜜相和盛满,悬挂当
风,胆外渐生黄衣,鸡翅刷下,点赤脉热 }。

补肾磁石丸

治肾虚肝气上攻,目昏渐成内障。

磁石(醋 C 次,水飞。)、甘菊花、石决明(各一钱。)、菟丝子(酒
煮,捣丝焙。)、肉苁蓉(酒浸去腐,切焙,各二钱。)

为末,雄雀十五枚,去皮嘴留肠,以青盐二钱,水三升,煮雀至烂,
汁尽为度,捣如膏,和药为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空心温酒送
下。

羚羊补肝散

治肝风内障。

羚羊角(镑)、人参(各三钱)、茯苓、防风(各二钱)、细辛、黑参、车
前、黄芩、羌活(各一钱)

为散,食後米汤调服二钱。

除风汤

治五风，变成内障。

羚羊角(镑)、车前、人参、芍药、茯苓、大黄(酒蒸)、黄芩、芒硝(各一钱)、蝎尾(醋泡，三分。)

水煎，食後服。

夜光椒红丸

治火衰目无精光，至夜昏甚。

川椒(去白，二絜。)、生地黄、熟地黄(各四絜)、枸杞子(四絜)、牡丹皮(三絜)、麦门冬(四絜)

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温酒、盐汤任下。又方，用椒红四絜，巴戟肉二絜，金铃子肉、熟附子、茴香各一絜，另研乾山药末二絜，酒煮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盐酒送下。前方治阴血亏而真火离散，後方治旃精伤而真火无光，不可不求其故而为施治也。

蛤粉丸

治雀目，日落後不见物。

蛤粉、黄腊(等分)

右熔腊，搜蛤粉成剂，捏作饼子，每饼重三钱，用猪肝一片，重二絜，竹刀批开裹药一饼麻线缠入砂锅内以泔水煮熟，乘热薰目，至温吃肝并汁，以愈为度。杨氏家藏方，用乌贼骨净末六絜，黄腊三絜，制服同此方。

煮肝散

治雀目羞明，瘤眼 丑 C

夜明砂(淘净)、青蛤粉(即蚌壳灰)、谷精草(各一絜)

为散，每服三钱，以猪肝竹刀批开，勿犯铁，摊药在内，麻线缠定，米泔水一碗煮肝至熟，取出，汤倾碗内薰眼，肝分三次细嚼，用煮肝汤热下，一日服之。

决明夜璣散

治高风内障，至夜则昏。

石决明(煮一伏时，另研。)、夜明砂(淘净，另研，各三钱。)

为散，用猪肝二絜，竹刀批开，入药以线缠定，用泔水二碗，砂锅中煮至半碗，先薰眼，候温，临卧连药汁服之。

防风饮子

治倒睫拳毛，眦脸赤烂。

蔓荆子、黄(生)、黄连(各钱半)、甘草(炙)、防风、葛根(各一钱)、细辛(三分)。虚人，加人参一钱，当归七分。

水煎，食远热服。

柴胡饮子

治风热眼眶赤烂。

柴胡、羌活、防风、赤芍、桔梗、荆芥、生地黄(各一钱)、甘草(炙,五分。)

水煎热服。

止泪补肝散

治肝虚,迎西北风流泪不止。

白用藜(炒,去刺。)、当归、熟地黄(各二钱)、川芎、白芍、木贼、防风、羌活(各一钱)、香附(童便制,二钱。)

为散,每服三钱,入生姜三片,红枣一枚,肥人,加夏枯草一钱,瘦人,加桂枝一钱,水煎,去滓热服。

菊花散(与局方不同)

治目风流泪,见东南风则甚,渐生 丑 C

苍术(半斤,同皂荚三挺砂锅内河水煮一日去皂荚,将苍术刮去皮,切片,盐水炒,净三钱。)、木贼(去节)、草决明、荆芥、旋覆花、甘草(炙)、菊花(去蒂,各半钱。)

为散,每服二钱,浓茶调,空心临卧各一服,有翳 加蛇蛻一钱,蝉蛻三钱。

人参漏芦散

治眼漏,脓水不止。

黄(三钱)、防风(钱半)、大黄(酒浸)、人参、远志(甘草汤泡,去骨。)、当归尾(一作地骨皮)、赤茯苓(各二钱)、黄芩、漏芦(各一钱)

为散,每服四五钱,水煎,食后服。

竹叶泻经汤

治眦内窍如孔,津津脓出。

柴胡、栀子、羌活、升麻、甘草(炙)、黄芩、黄连、大黄(各八分)、赤芍药、草决明、茯苓、车前、泽泻(各六分)、竹叶(十片)

水煎,食后热服。

加絳地芝丸

治目能远视,不能近视。

生地黄(四钱)、天门冬(烘热去心,另焙。)、枸杞子(各三钱)、甘菊(二钱)、熟地黄(四钱)、麦门冬(去心)、山茱萸肉(各三钱)、当归身(二钱)、五味子(一钱)

蜜丸,梧子大,每服百丸,沸汤、温酒任下。

加味定志丸

治目能近视，不能远视。

大远志(甘草汤泡，去骨。)、石菖蒲(各二钱)、人参(四钱)、茯苓(三钱)、黄 (蜜酒炙，四钱。)、肉桂(一肉)

蜜丸，梧子大，每服百丸，空心米汤、温酒任下。

加絳驻景丸

治肾虚目凌凌如无所见。

熟地黄(六钱)、当归、枸杞(各四钱)、车前、五味子(各二钱)、楮实(五钱)、椒红(净一钱)、菟丝子(酒煮捣，焙，二钱。)

蜜丸，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盐汤，卧时温酒下。

决明散

治痘疮入目。

草决明、赤芍药、甘草(炙)、塘菱根(等分)

为散，入麝少许，三岁儿一钱五分，米泔调，食後服，以愈为度。

密蒙散

治小儿痘疹，热毒入目。

密蒙花、青葱子、决明子、车前(等分)

为散，每服一二钱，日用生羊肝一片，竹刀切开，掺药末麻扎，湿纸裹燥，空心食之，以愈为度。

谷精散

治斑疮入目生 C

谷精草、猪蹄退(酥炙，另为末。)、蝉蜕、白菊花(去蒂，等分。)

为散，每服二三钱，食後米泔煎汤调服。

神功散

治痘入目生 C

蛤粉、谷精草(各一钱)、羌活、蝉蜕(各五钱)、豆皮(四钱)

为散，每服二三钱至四钱，以猪肝一片，批开入药末，线扎煮熟，不拘时与汁同服。

羚羊散

治痘後馀毒，攻目生 C

羚羊角屑(一钱)、黄 、黄芩、草决明、车前、升麻、防风、大黄、芒硝(各五钱)

为散，每服二三钱，水煎，食後服。

决明鸡肝散

治小儿疳积害眼，及一切童 B5 C

决明子(晒燥，为璫细末，勿见火。)、鹩鸡肝(生者，不落水。)

右将鸡肝捣烂，和决明末，小儿一钱，大者二钱，研匀同酒酿一杯，

饭上蒸服，如目昏无 腹胀如鼓，用茺萸末一钱，同鸡肝酒酿顿服，用鸡内金、茺萸、决明末，同鸡肝酒酿顿服，若小便如泔者，用黄腊同鸡肝酒酿顿服，风热 加白用藜一钱，轻者数服，重者三十服，剧者四五十服，无不愈也，或用生鹩鸡肝研糊丸服亦可。又方，火硝(一掬)朱砂(三钱)。右二味，为末，每服四分，用不落水雄鸡肝一个，竹刀剖开，入药扎好，同酒酿半盏，饭上蒸熟，空腹服之，轻者一料，重者不过二三料，则 痛损 h 半边而退也。

保元汤(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生脉散(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泻青丸(下血门)、选奇汤(头痛门)、洗心散(狂门)、普济消毒饮(伊尹三黄汤下)、神效黄 汤(保元汤下)、五苓散(方祖)、导赤散(伤暑门)、益元散(方祖)、清震汤(头痛门)、清空膏(头痛门)、三因芎辛汤(头痛门)、冲和养胃汤(保元汤下)、裕石滚痰丸(痰饮门)、大追风散(头痛门)、黄连解毒汤(伊尹三黄汤下)、凉膈散(方祖)、双解散(凉膈散下)、四物汤(方祖)、伊尹三黄汤(方祖)、益气聪明汤(保元汤下)、八珍汤(四君子汤下)、芎辛汤(头痛门)、滋肾丸(大补丸下)、梔子柏皮汤(梔子畔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黄 建中汤(桂枝汤下)、川芎茶调散(头痛门)、崔氏八味丸(方祖)、逍遥散(虚损门)、泻黄散(疔风门)、神芎丸(伊尹三黄汤下)、金花丸(伊尹三黄汤下)、千金托 散(保元汤下)、天王补心丹(生脉散下)、升籛除湿防风汤(湿门)、犀角地黄汤(伤寒门)、金匱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

耳门

桂辛散

治风虚耳鸣。

辣桂、川芎、当归、石菖蒲、木通、麻黄(去节，另为末，各一掬。)、细辛、木香(一作全蝎)、甘草(炙，各五钱。)、白用藜、南星、白芷(各掬半)

为散，每服四钱，加 @茎，苏叶五片，水煎去滓，食前服，一方，加全蝎去毒三钱。

黄 丸

治肾风耳鸣及痒。

黄 (酒炒)、白用藜(炒，去刺。)、羌活(各一掬)、附子(一枚，生，去皮脐。)

为末，用羯羊肾一对，去脂膜勿犯铁，酒煮捣烂绞汁糊丸，梧子大，空心盐汤，临卧温酒下五十丸。

姜蝎散

治肾虚气塞耳聋。

全蝎(四十九个,去螯,滚水泡去咸,以糯米三合放瓦上铺平,将蝎焙黄去米,又切生姜四十九片置蝎,再焙至姜焦为度去姜。)

为细末,三五日前,每日先服黑锡丹一服,临服药时,夜饭半饥,随其酒量,勿令大醉服,服已,熟睡勿叫醒,令人轻轻唤,如不听得,浓煎 @碗令饮,五更耳中闻百十攒笙响,自此得闻。

犀角饮子

治风热上壅,耳内僂肿,胀痛流脓。

犀角屑、木通、石菖蒲、甘菊、黑参、赤芍、赤小豆(炒)、甘草(炙)、生姜(三片)

水煎,不拘时热服。

烧肾散

治肾虚耳聋。

磁石(知淬,飞,净一紮。)、附子(一枚,炮去皮脐。)、蜀椒(炒去汗,取椒红,半紮。)、巴戟肉(一紮,宝鉴,无。)

为散,每服一钱,用猪肾一枚,去筋膜细切, Q 花和匀,裹十重湿纸,於 灰中燥熟,空心细嚼,温酒送下,以粥压之,十日效。

通神散

治耳聋。

全蝎(炮)、地龙、笏螂(各三枚)、明矾(生半,枯半。)、雄黄(各五分)、麝香(一字)

为散,每用少许, 簪引入耳中,闭气面壁坐一时许,三日一次。

瞻 Y

治久聋。

瞻砥]二十一粒)、皂角(燥取肉,五分。)、地龙(大者,二条。)、全蝎(个)、远志肉、磁石(飞。)、乳香(各二钱)、麝香(少许)

为末,熔黄笏为丸,塞耳中。

梔子清肝散

治寒热痘痛,耳内作痒生疮。

柴胡、梔子(炒黑)、牡丹皮(各一紮)、茯苓、川芎、白芍、当归、牛蒡子、甘草(炙,各五钱。)

为散,每服五钱,水煎去滓,半饥热服。

排风汤(续命汤下)、复元通气散(蓄血门)、养正丹(金液丹下)、四物汤(方祖)、龙荟丸(伊尹三黄汤下)、滚痰丸(痰饮门)、温胆汤(二陈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小柴胡汤(方祖)、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正元散(眩晕门)、黑锡丹(金液丹下)、安肾丸

(虚损门)、四生散(目门)、凉膈散(方祖)、柴胡清肝散(小柴胡汤下)、加味道遥散(虚损门)。

鼻门

丽泽通气汤

治久风鼻塞。

羌活、独活、防风、苍术(去皮,切,麻油拌炒。)、升麻、葛根(各八分)、麻黄(连节,四分。)、川椒(五分)、白芷(一钱)、黄(钱半)、甘草(炙,七分。)、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擘。)、]三寸

水煎,食远服,冬月,倍麻黄加细辛三分,夏月,去独活加石膏三钱,忌一切冷物,及风凉处坐卧。

芎散

治鼻。

川芎、槟、辣桂、麻黄、防己、木通、细辛、石菖蒲、白芷(各一藜)、木香、川椒、甘草(炙,各半藜。)

为散,每服三四钱,生姜三片,苏叶一撮,水煎,去滓热服。

辛荑散

治鼻塞不闻香臭,涕出不止。

辛荑仁(一藜)、细辛(三钱)、说]七钱)、升麻、川芎、白芷、木通、防风、甘草(炙,各五钱。)

为散,每服二钱,食後茶清调服。

千金通草辛荑搐鼻法

治鼻塞脑冷清涕出。

通草、辛荑(各钱半)、细辛、甘遂、桂心、芎、附子(各一钱)

右七味,为末,蜜丸,绵裹内鼻中。

千金搐鼻法

治鼻。

通草、细辛、附子

右三味,等分为末,蜜和,绵裹少许内鼻中。又方,甘遂,用白雄犬胆丸,取涕祛。

千金矾石藜芦散

治衄鼻,鼻中息肉不得息。

矾石、藜芦(各六铢)、瓜蒂(二七枚)、附子(十二铢)

右四味,各捣筛合和,以小竹管,吹药如小豆许於鼻孔中以绵絮塞之,日再,以愈为度。

升麻汤(方祖)、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香苏散(伤寒门)当归内补建中汤(桂枝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生脉散(方祖)、

双解散(凉膈散下)、凉膈散(方祖)、甘露饮(二冬膏下)、消风散(咳嗽门)、泻清丸(下血门)、升籛散火汤(升麻汤下)。

口门

兰香饮子(白虎汤下)、滚痰丸(痰饮门)、三黄丸(伊尹三黄汤下)、加絀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龙胆泻肝汤(佷痛门)、小柴胡汤(方祖)、佐金丸(方祖)、生脉散(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甘露饮(二冬膏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连理汤(理中汤下)、凉膈散(方祖)、金花丸(伊尹三黄汤下)、五苓散(方祖)、导赤散(暑门)、理中汤(方祖)、苏子降气汤(七气汤下)、养正丹(金液丹下)、瓜蒂散(痰饮门)、神丸(十枣汤下)、浚川散(伊尹三黄汤下)。

齿门

茵陈散

治齿龈赤肿疼痛，及骨槽风热。

茵陈、连翘、荆芥、麻黄、升麻、羌活、薄荷、僵蚕(各五钱)、细辛(二钱半)、大黄、牵牛头末(各一絮)

为散，每服三钱，先以水一盞，煎沸入药搅之，急倾出，食後和滓热服。世本，多半夏、髧、射干、独活、丹皮。

当归龙胆散

治齿痛，寒热身疼。

升麻、麻黄、生地黄、当归梢、白芷、草豆痲、草龙胆、黄连、羊胫骨灰(等分)

为散，每用少许，擦牙疼处，良久有涎吐去。

五倍子散

治牙齿为物所伤，动摇欲落。

川五倍(为末)、乾地龙(微焙为末，等分。)

先将生姜擦牙龈，後以药敷之，七日不得嚼硬物，用骨碎补浓煎，时时漱之，如齿初伤欲落时，以膏擦药贴齿槽中至齿上，即牢如故。

乌金散

治牙齿动摇，须发黄赤，用此即齿牢发黑。

生姜(半斤，捣取自然汁，留滓待用。)、生地黄(一斤，酒浸一宿捣汁，留滓待用。)、大皂荚(不羝者，十挺，刮去黑皮，将前二汁和粵皂荚，文火炙乾，再粵再炙，汁尽为度。)

右将皂荚同地黄滓，入磁罐内 存性为末，牙齿初摇，用药擦龈，如须发黄赤，以铁器盛药末三钱汤调，过三日，将药汁粵擦须发，临

卧时用之，次早即黑，三夜一次，其黑如漆，不伤须发。

长春牢牙散

乌须发，去牙风，除口气。

升麻、川芎、细辛、白用藜、甘松、丁香、五倍子、皂矾、青盐(各半
藜)、诃子肉、没石子(各三钱)、麝香(五分)

为散，早暮擦牙，次以水漱，吐出洗髭须。

小承气汤(方祖)、凉膈散(方祖门)、清胃散(衄血门)、越曲丸(郁
门)、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崔氏八味丸(方祖)、消风散(咳
嗽门)、羌活附子汤(头痛门)、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犀角升麻
汤(中风门)、小安肾丸(衄血门)、还少丹(遗精门)、黑锡丹(金液
丹下)、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甘露饮(二冬膏下)。

髭须门

七宝美髯丹

补肾元，乌须发，延龄益寿。

赤白何首乌(重斤馀者，各一枚，竹刀刮去皮，切作大片，同黑豆蒸
晒九次，去黑豆)、川牛膝(去苗，八槩，与何首乌黑豆同蒸同晒，切
焙。)、补骨脂(八槩，同黑芝麻炒无声为度，去芝麻。)、赤白茯苓
(去皮，各八槩，为粗末，白者用人乳拌蒸，赤者用牛乳拌蒸。)、菟
丝子(淘净，酒蒸一宿，隔水煮二炷香，捣成丝作饼，焙乾取净末，
八槩。)、当归(去梢，酒净，切晒勿见火，取净八槩。)、枸杞子(八
槩，捣碎晒乾。)

共为细末，炼白蜜丸，龙眼大，每日清晨午前临卧，用盐汤、沸汤、
温酒各嚼一丸，忌莱菔、猪血、糟醋。

乌金丹

染须黑久。

清 n 墨一块，嵌大红凤仙梗中，仍将痲下者掩扎好，以泥涂之，有
花摘去，勿令结子，候槩月馀，自坏取出，又将青柿，去蒂镂空入
墨，仍将柿蒂掩扎好，埋马矢中七昼夜，收藏铅盒中，临用以龟尿
磨糜，则黑透须根，经月不白，不伤须。取龟尿法，用三脚竹架顶起
龟腹，令足无着，不得督动，置大盆中，以受其尿，将猪鬃唾湿，粵
麝香细末，拈入鼻孔，其尿即出，或用麝香拈纸条烧 尿亦出。

赤金散

染须黑润不燥，久不伤须。

红铜落(打红铜器落下者滚水淘净，铜杓中炒赤米醋 C 次，每料用
三钱。)、川五倍(如菱角者佳，碎如豆粒，去末，无油锅内炒，先赤
_，次黑 _即 如泥，若不透则不黑，又不可太过则须色绿，第一要火

候得宜，将湿青布一方包，压地下成块，每料一絮。)、何首乌(乾者碎为粗末，炒黑存性，忌犯铁器。)、枯矾(三钱)、没石子(碎如米粒，醋拌，炒黑存性。)

右五味，各为璠细末，入飞面三钱和匀，每用二三钱，量须多少，临用每钱入食盐一厘，浓煎茶浆，调如稀糊，隔水蠲发，候气如枣，光如漆，再调匀，先将肥皂洗净须上油腻拭乾，乘热将刷子脚磨上，稍冷则不黑，以指捏须，细细碾匀，磨完以纸掩之，晨起以温水洗净，须连用二三夜，即黑亮如漆，过半月後，须根渐白，只用少许，如法调磨白根上，黑处不必再染。又方，无没石子、何首乌，有青盐三钱，细辛一钱。

黄 建中汤(桂枝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四君子汤(方祖)、乌金散(齿门)。

唇门

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柴胡清肝散(小柴胡汤下)、清胃散(衄血门)、犀角升麻汤(中风门)、逍遥散(虚损门)、归脾汤(保元汤下)、小柴胡汤(方祖)、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下)、真武汤(术附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黄芩芍药汤(即黄芩汤桂枝汤下)。

舌门

黄连泻心汤(伊尹三黄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凉膈散(方祖)、甘露饮(二冬膏下)、金沸草散(咳嗽门)、三黄丸(伊尹三黄汤下)。

面门

鼠黏子散

治面上风痒。

鼠黏子(生，絮半。)、连翘、防风、荆芥、枳壳、桔梗、蔓荆子、白用藜(炒，去刺。)、当归、蝉蜕、厚朴(各一絮)

为散，每服四钱，加生姜一片，㊟茎，水煎薰服。

硫黄膏

治面上生疮，及鼻脸赤风粉刺。

生硫黄、白芷、塘菱根、铅粉(各五分)、芫青(七枚，去翅足。)、全蝎(一枚)、蝉蜕(七枚)

为细末，麻油、黄腊各半絮，熬碇离火，入诸药末调匀，磁器收贮，久则愈妙，至夜洗面後，以少许细细擦之，擦过即拭去，否则起泡，近眼处勿擦，三四日间，疮肿自平，赤色自消，风刺粉刺，一夕见效。

消风散(咳嗽门)、凉膈散(方祖)、升麻汤(方祖)、犀角升麻汤(中风门)、升麻胃风汤(中风门)、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下)、桂苓五味甘草汤(咳嗽门)、当归龙荟丸(伊尹三黄汤下)、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地黄饮子(中风门)、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四逆汤(方祖)、通圣散(凉膈散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人参养荣汤(保元汤下)、羌活胜湿汤(湿门)。

咽喉门

硼砂丹

治缠喉风, 风热喉。

硼砂(去研)、白矾(去研, 各一钱。)、西牛黄、人爪甲(焙脆, 研, 各一分。)

为璠细末, 以烂白霜梅肉三钱, 研糊分作四丸噙化, 取涌顽痰立效。

本事利膈汤

治脾肺积热, 咽喉生疮。

薄荷叶、荆芥穗、防风、桔梗、人参、牛蒡子、甘草(等分)

水煎, 不拘时缓缓服。如口疮甚而多痰声者, 加僵蚕, 壮热脉实, 去人参加黑参、犀角、山豆根。

乌龙膏

治一切缠喉急证。

皂荚(二挺, 去皮弦子, 捶碎, 滚水三升泡一时许, 汁去滓, 砂锅内熬成膏, 入好酒一合搅令稠, 入下项药。)、百草霜、焰硝、硼砂、人参(另为璠细末, 各一钱。)

右四味拌匀, 入白霜梅肉一钱细研, 入皂荚膏内, 以少许鸡翎点喉中, 涌尽顽痰, 却嚼甘草二寸, 咽汁吞津, 若木舌, 先用青布粤水揩之, 然後用药。

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玉枢丹(臭毒门)、稀涎散(中风门)、凉膈散(方祖)、普济消毒饮(伊尹三黄汤)、荆防败毒散(小柴胡汤下)、桔梗汤(方祖)、都儼闔(崔氏八味丸下)、半夏厚朴汤(二陈汤下)、琿功散(四君子汤下)。

痈疽门

活命饮

治一切痈毒赤肿, 未成者消, 已成者溃, 但漫肿色白不起, 及脓出而痛不止, 元气虚者禁用。

穿山甲(炮)、白芷、防风、乳香、没药、甘草节、赤芍、塘菱根、

归身、贝母(去心,研。)、陈皮、皂角刺(各一钱)、金银花(三钱)
水酒各半煎服。

清热解毒汤

治疮疡 肿赤痛,形病俱实。

黄连(酒炒)、山栀(炒黑)、连翘、当归(各钱半)、芍药、生地黄
(各一钱)、金银花(二钱)、甘草(六分)

水煎热服。

豆畔饼

治疮疡肿而不溃,溃而不敛。

江西淡豆畔

右一味为末,唾和成饼,如钱大,三四钱厚,置患处,以艾壮於
饼上炙,乾即易之,如疮大作饼覆患处,以艾铺上炙之,未成者
即消,已成者祛逐毒邪则愈,如郁证败痰失道,漫肿不赤不溃
者,以香附一味为细末,唾调作饼,如上法炙之,或先用 @握,
切碎焙热熨之,冷则更迭而熨,使风血调和,毒邪 发,然後炙
之,尤妙。

竹叶黄 汤

治气虚,胃火盛而作渴。

淡竹叶(一握) 黄(生) 生地黄、麦门冬(去心)、当归、川
芎、甘草、黄芩、芍药、人参(钱半)、石膏(二钱。)

水煎热服。

乌金膏

治溃疡肉死不腐,若有毒根,以纸拈粤 即敛。

巴豆(去心膜,炒黑。)

一味研如膏,点歹肉上,临用修合则不乾。

珍珠散

治不拘何疾,溃烂不肯长肉者。

炉甘石(制如目门绛雪膏法,净八紮。)、珍珠(净一钱。)、琥珀
(净末,七分。)、龙骨(水飞净,四分。)、赤石脂(水飞净,四
分。)、锤乳石(甘草汤煮一伏时,水飞净,六分。)、朱砂(水飞
净,五分。)、麒麟竭(二分)、象皮(焙,乾为末,五分。)

右九味,务令璫细,每药一钱,入冰片二分,研匀和调,敷上立
长。

三白丹

治 疮结毒。

水银(一紮)、白矾、焰硝(各二紮)

右三味，内铁铤中，以厚磁碗合定，盐泥固济，压定碗足，文火T炷香，升在碗内，取出放地一夕以出火毒，磁罐收贮，经年後方可用之，每服三分，入飞面三钱，壮者分三服，中者分五服，羸者分七服，每日以土茯苓半斤，捶碎，用水七碗，煮至五碗，去滓入前丹一服，再煎至三碗，一日服尽，明日如前法再服，二三日後，喉~痛，齿龈出水，七日毒尽自愈，肿甚者，用黄连、犀角、骨碎补各一钱，黑豆一合，煎汤漱之。

加味三白丹

治元气虚寒人结毒。

本方加滴乳石一絮，天璣盖二絮，服法如前。

五宝丹

治虚人结毒，不胜三白丹，及服三白丹馀毒未尽者。

韶粉(三钱，铜杓内隔纸焙黄，微火缓焙，勿令焦黑。)、珍珠(勿见火，另研。)、滴乳粉(b，取璫细末。)、琥珀(勿见火，另研。)、朱砂(水飞，各一钱。)

右五味杵匀，汤浸蒸饼为丸，豆大，分作七服，弱者分十服，每服用土茯苓四絮，煎汤服之。

归 饮

治脑疽背痛，毒盛 肿，及虚人肛门发毒。

当归(重八钱者，一只。)、绵黄 (生)、金银花(净，各五钱。)、甘草(生，三钱。)

水酒各碗半，煎至二碗，分三次热服，一日令尽，在上者加升麻三分，在下者，加牛膝三钱。

四顺清凉饮(燥门)。叁 内托散(保元汤下)、千金托 散(保元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八珍汤(四君子汤下)、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保元汤(方祖)、琿功散(四君子汤下)、独叁汤(保元汤下)、人参败毒散(小柴胡汤下)、托 消毒散(保元汤下)、四君子汤(方祖)、四物汤(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归脾汤(保元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栀子清肝汤(耳门)、内补黄 汤(保元汤下)、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凉膈散(方祖)、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下)、叁苓白术散(四君子汤下)、理中汤(方祖)、四柱饮(泄泻门)、六柱饮(泄泻门)、二神丸(泄泻门)、四神丸(泄泻门)、连理汤(理中汤下)、万璣丹(疔风门)。

汗门

素问泽术麋衔散

治酒风汗出如浴，恶风短气。

泽泻、术(各十分)、麋衔(五分)

右三味，合为散，以三指撮，水煎，为後饭。(後饭者，先服药而後饭也。)

当归六黄汤(伊尹三黄汤下)、黄 建中汤(桂枝汤下)、附汤(术附汤下)、术附汤(方祖)、叁附汤(术附汤下)、真武汤(术附汤下)、玉屏风散(保元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逍遥散(虚损门)、都鄙鬪(崔氏八味丸下)、凉膈散(方祖)、羌活胜湿汤(湿门)、防己黄 汤(方祖)、桂枝汤(方祖)、五苓散(方祖)、叁苏饮(伤寒门)、附子理中汤(理中汤下)、二陈汤(方祖)、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生脉散(方祖)、归脾汤(保元汤下)、二妙散(大补丸下)、小柴胡汤(方祖)、葛根汤(麻黄汤下)、白虎汤(方祖)、犀角地黄汤(伤寒门)、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茵陈蒿汤(湿门)、保和丸(伤饮食门)、理中汤(方祖)、龙胆泻肝汤(佞痛门)、当归龙荟丸(伊尹三黄汤下)、人叁养荣汤(保元汤下)、大建中汤(保元汤下)、小续命汤(续命汤下)、小建中汤(桂枝汤下)、小承气汤(方祖)。

不得卧门

半夏汤(璣枢)

治痰饮客於胆府，自汗不得眠。

半夏(五合，姜汁泡。) 蠶(一升)

右二味，以流水扬之万遍，煮蠶米取汤内半夏煮，去滓饮一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此璣枢方也，後世方书，以此汤加入黄连、远志、生地、枣仁、乾生姜，仍用流水煎服。

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酸枣汤(虚损门)、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下)、茯苓甘草汤(桂枝汤下)、温胆汤(二陈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独活汤(蚤门)、珍珠母丸(蚤门)、梔子畔汤(方祖)、朱砂安神丸(劳倦门)、益元散(方祖)、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胃苓汤(平胃散下)、升籛益胃汤(保元汤下)。

不能食门

胃苓汤(平胃散下)、黄 建中汤(桂枝汤下)、保和丸(伤饮食门)、枳术丸(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二神丸(泄泻门)、二陈汤(方祖)、璣功散(四君子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人叁白虎汤(白虎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

不能语门

导痰汤(二陈汤下)、至宝丹(中风门)、牛黄丸(中风门)、苏合香丸(中风门)。

消瘴门

文蛤散(玉函)

治渴欲饮水不止。

川文蛤(即蛤蜊中一种,壳厚色苍而滑者,火 C)

右一味,杵为散,沸汤服方寸匙。

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五苓散(方祖)、白虎加人参汤(白虎汤下)、调胃承气汤(小承气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崔氏八味丸(方祖)、加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理中汤(方祖)、生脉散(方祖)、千金朴硝煎(火门)、清心莲子饮(生脉散下)、宣明麦门冬饮子(生脉散下)、易老门冬饮(生脉散下)、兰香饮(白虎汤下)、甘露饮(二冬膏下)、泻黄散(疔风门)、七味白术散(四君子汤下)、固本丸(二冬膏下)、加味导痰汤(二陈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佐金丸(方祖)、滋肾丸(大补丸下)、保元汤(方祖)、独参汤(保元汤下)。

痰火门

玉竹饮子(新定)

治痰火痰涎涌盛,咳逆喘满。

菱甬(一名玉竹,三钱。)、茯苓(二钱)、甘草(一钱)、桔梗(一钱)、橘皮(一钱)、紫菀(二钱)、川贝母(去心,研,三钱。)、生姜(同橘皮蜜煎,四钱。)

右八味,长流水煎,八熟白蜜二匕,分二服。气虚,加人参二钱,虚火,加肉桂半钱,客邪,加细辛三分,香畔三钱,咽喉不利唾脓血,加阿襟三钱,藕汁半杯,头额痛,加 G 茎,便溏,用伏龙肝击碎煎汤,澄清代水煎服,气塞,临服磨碎香汁数匙。

香苏散(伤寒门)、金匱枳术汤(方祖)、辟香降气散(气门)、琿功散(四君子汤下)、局方七气汤(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六味地黄丸(崔氏八味丸下)、生脉散(方祖)、璣飞散(养性门)。

黄瘴门

消石矾石散(金匱)

治肾瘴额上黑。

硝石、矾石(皂者,等分。)

为散,大麦粥饮和服方寸匙,日三服,病随大小便去,小便正黄,大便正黑,是其候也。

大黄硝石汤(金匱)

治黄瘴腹满,小便不利自汗。

大黄、硝石、黄柏(各四钱)、栀子(七枚)

右四味,水煎去滓,内硝更煮,分二服。

猪膏发煎(金匱)

治女劳瘵,及阴吹正喧。

猪膏(三絮) 乱发(如鸡子大,三枚。)

右二味,合煮,发消药成,分二服,病从小便出。

桂枝加黄 汤(桂枝汤下)、茵陈五苓散(五苓散下)、栀子大黄汤(栀子畔汤下)、茵陈蒿汤(湿门)、芍桂酒汤(桂枝汤下)、栀子柏皮汤(栀子畔汤下)、麻黄连翘赤小豆汤(麻黄汤下)、小柴胡汤(方祖)、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犀角地黄汤(伤寒门)、大黄附子汤(小承气汤下)、四君子汤(方祖)、茵陈附子乾姜汤(四逆汤下)、茵陈四逆汤(四逆汤下)、桃核承气汤(小承气汤下)、温中丸(二陈汤下)、枣矾丸(平胃散下)、越婢加术汤(麻黄汤下)、桂枝二越婢一汤(桂枝汤下)、理苓汤(理中汤下)、瓜蒂散(痰饮门)、桂苓丸(五苓汤下)。

嘈杂门

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保和丸(伤饮食门)、越鞠丸(郁门)、二陈汤(方祖)、导痰汤(二陈汤下)、佐金丸(方祖)、四君子汤(方祖)、枳术丸(方祖)、抑青丸(佐金丸下)、逍遥散(虚损门)、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四神丸(泄泻门)、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身重门

除湿汤(平胃散下)、渗湿汤(理中汤下)、胃苓汤(平胃散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防己黄 汤(方祖)、消暑十全散(暑门)、甘姜苓术汤(理中汤下)、虎潜丸(大补丸下)、清燥汤(保元汤下)。

脱营失精门

益气养营汤(四君子汤下)。

过饥胃竭门

保元汤(方祖)、四君子汤(方祖)。

药蛊门

独参汤(保元汤下)、保元汤(方祖)、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臭毒门

玉枢丹（一名紫金锭）

治一切药毒食毒瘴毒虫毒痰毒痲毒臭毒疫毒溪毒，并用水磨，内服外敷，无不神效，惟正气虚人，及孕妇忌服。

川文蛤（二紫，即五倍子，形如菱角者佳。） 千金子（即续随子，去晓取净霜，一紫。）、红芽大戟（杭州者良，去傍根，酒煮去骨，焙，净紫半。）、山慈姑（姜汁洗，净一紫。）、雄黄（明净者，水飞，净一紫。）、麝香（取当门子，三钱。）

右为细末，以糯米粥糊捣成剂，分作四十饼，於端午七夕，或辰日，於石臼中杵千下。（一方，多水飞朱砂一紫。）

点眼砂（一名人马平安散）

治时疫毒气臭毒，裨胀腹痛。

冰片、麝香、雄黄（水飞）、朱砂（水飞，各半钱。）、焰硝（一钱）共为瑯细末，磁瓶收贮，男左女右，以少许点目大眦立效，用此入时疫病家，则不沾染，并治六畜瘟，亦点眼大眦。

越鞠丸（郁门）、辟香降气散（气门）、申香正气散（平胃散下）、苏合香丸（中风门）。

番沙门

香苏散（伤寒门）、栀子畔汤（方祖）、黄芩汤（桂枝汤下）、凉膈散（方祖）、白虎汤（方祖）。

岭南瘴毒门

苍术薤连汤

治瘴疔湿热。

苍术（泔制，炒黄，钱半。）、黄芩（酒炒）、黄连（姜汁炒）、木香、枳实、半夏（姜制）、柴胡、升麻、川芎、厚朴（姜制）、桔梗、木通（各一钱）、甘草（炙，七分。）、生姜（三片）

水煎温服。

苍术羌活汤

治瘴疔，腹满寒热。

苍术（制）、黄芩、枳实、半夏、柴胡、川芎、羌活、陈皮（等分）、甘草（絳半）、生姜（三片）

水煎温服。

苍术柴胡汤

治瘴疔。

柴胡（钱半）、知母、苍术（泔制，炒黄。）、黄芩（酒炒）、葛根、陈皮、半夏、川芎（各一钱）、甘草（炙，七分。）、生姜（三片）、乌梅肉（一个）

水煎，清晨服。

申香正气散（平胃散下）、平胃散（方祖）、四君子汤（方祖）、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苍术白虎汤（白虎汤下）、茵陈五苓散（五苓散下）、理中汤（方祖）、栀子畔汤（方祖）。

虫门

秦川剪红丸

治虫积为患，噎膈反胃不能食。

雄黄（油煎）、木香（各五钱）、槟榔、三棱（燥）、蓬术（燥）、贯藎、椒红（各一藜）、大黄（酒蒸，藜半。）、乾漆（〇三钱。）

神曲糊丸，豆大，每服五十丸，五更用鸡汤送下，方中椒红，世本皆作陈皮，惟何继冲藏本作椒红，乃合立方命名之意，方後五更用鸡汤送下，亦璋世本。

化虫丸（局方）

治虫积肚腹常热。

鹤虱（即天名精子，炒。）、槟榔、苦楝根（各一藜）、胡粉（炒，半藜。）、白矾（一钱五分）

为末，米饮糊丸，梧子大，一岁儿五丸，大人七八十丸，酸浆水入麻油少许和匀送下，消米汤亦可，痛时用蜀椒汤调化服。

集效丸

治虫积四肢常冷。

木香、鹤虱、槟榔、诃子肉、茺莢仁（炒，各五钱。）、大黄（一藜）、熟附子、炮姜（各三钱）、乌梅肉（十四枚）

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食前陈皮汤下，妇人醋汤下，孕妇勿服。

万应丸

治腹中诸虫血积。

黑牵牛头末、大黄、赤槟榔（各一藜）、白雷丸（醋炒）、木香、砵香（各半藜）

右将牵牛一处为末，槟榔、雷丸、木香、大黄一处为末，砵香另自为末，以大皂荚、苦楝皮各四藜，煎汁泛丸，如豆大，每服四五十丸至百丸，小儿量絀，孕妇忌服。

遇仙丹

治膈上痰气虫积。

白牵牛头末（生，一藜，炒，一藜。）、白槟榔（一藜）、茵陈、三棱（醋炒）、蓬术（醋炒）、大皂荚（去皮弦子，酥炙净末，各三钱。）、砵香（另末，勿见火，五钱。）

为末，醋糊丸，豆大，每服四五十丸，五更时茶清送下，天明当有所下，有积去积，有虫去虫，小儿量絀，孕妇忌服。

襟艾窻归汤(千金)

治虫蚀肛门，痒痛。

阿襟、当归、青窻子(各六钱)、艾叶(一把)

右四味，水煎，分三服。

雄黄兑法(千金)

雄黄(半紮)、桃仁(一紮)、青窻子(三紮)、黄连(一紮)、苦叁(一紮)

右五味，为末，绵裹如枣核大，内下部。

又方，雄黄、皂荚、麝香、朱砂(等分)

右四味为末，蜜丸，梧子大，内下部日二。

乌梅丸(理中汤下)、九痛丸(心痛门)、妙功丸(癩门)。

蛊毒门

归魂散(千金)

治蛊毒初中在膈上者，以此药吐之。

白矾(枯，半，生，半。)、建茶(各一紮)

为散，每服五钱，新汲水顿服，服一时许，当吐出毒，此药入口，其味甜不觉苦涩者，即有蛊毒也。

雄朱丸(千金)

治蛊毒从酒食中下者。

雄黄、朱砂(俱另研，水飞。)、赤脚蜈蚣(微炙，去足。)、续随子(为细末，各一紮。)、麝香(钱半，另研。)

右五味，拌匀再研，以糯米粥和丸，如瓠实大，每服一丸，热酒吞下，毒当与药俱下，端午日修合尤妙。

千金大乙追命丸

治百病，若中恶气，心腹胀满，不得喘息，心腹积聚肝胀疝瘕，宿食不消，吐逆呕哕寒热，癩伽蛊毒，妇人产後馀疾。

蜈蚣(一枚)、丹砂、附子、矾石、雄黄、藜芦、鬼臼(各一分)、巴豆(二分)

右八味，蜜丸如麻子，服二丸，日一，阴毒伤寒，遍身疼痛，爪甲青黑，服一丸，当汗出，绵裹紮丸，塞紮耳中，下痢，服一丸，下部塞一丸，蛊毒，服二丸，在外膏和摩病上，在膈上吐，膈下利，有疮，以一丸涂之，毒自出，产後馀疾，服一丸，耳聋，绵裹塞耳中。

五香散(千金)

治岭南毒气恶核，射工中人，暴肿生疮。

甲香（即螺甲廕）、薰陆香、丁香、砵香、青木香、黄连、黄芩（各四钱）、黄柏（六钱）、犀角、羚羊角、鳖甲、牡蛎、升麻、甘草、乌（各四钱）、絳茱萸（二钱）

右十六味，治下筛，水服方寸匕，日二，并以水和少许洗之，仍以鸡子白和散涂疮上，乾即易之。

解水毒饮子（千金）

治人忽中溪 B6 水毒，手足指冷，或至肘膝。

絳茱萸（汤泡七次，二紫。）、升麻、犀角、橘皮（各六钱）、生姜（三紫，切。）、乌梅肉（十四枚）

水煎，分三服，或以生犀磨汁服尤效，身上赤斑退为度。

玉枢丹（臭毒门）、千金 婆万病丸（积聚门）、理中汤（方祖）、生脉散（方祖）、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妇人门上

旋覆花汤（金匱）

治虚风袭入膀胱，崩漏鲜血不止。

旋覆花（三钱）、勞躄五茎、新绛（生用，尺许。）

右三味，水煎顿服。旋覆性专下气，兼勞聰则能散结祛风，佐以茧丝专补膀胱，加以红蓝染就，深得本经散结气之旨。

矾石丸（金匱）

治妇人经水不利，下白物。

矾石（用绿色者，烧过，三钱。）、杏仁（一钱）

右二味，蜜丸，枣核大，内阴中。

土瓜根散（金匱）

治瘀积经水不利，或一月再见，及阴颓肿。

土瓜根、芍药、肉桂、]等分）

右四味，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土瓜根，黄瓜根也，药铺不收，往往以塘菱根代用，考之本经塘菱根，性味虽同苦寒，而无散瘀血通月闭之功，此治虽专，惜乎其力缓，故以桂、]之，芍药监之，与旋覆花汤之用新绛不殊。

归附丸

治气乱，经期或前或後。

当归（四紫）、香附（八紫，童便浸透，B7 乾，再加酒醋盐姜四制。）

为细末，醋糊丸，空心砂仁汤下三钱。血虚，加熟地八紫，虚寒，加桂、附各一紫，带下气腥，加絳茱萸、蕲艾各一紫，脐下冷痛，

加桂、附、礞香各一钱，丁香三钱，经行少腹先痛，或血色紫黑结块，加醋煮蓬术二钱，礞香一钱，经後少腹虚痛，加参、阿襟各四钱，蕲艾二钱，经水色淡，加姜、桂各二钱，人参四钱。

醋煎散

治经行少腹结痛，产後恶露不行。

三棱、蓬术、香附、乌药、赤芍、甘草、肉桂(等分)

通用醋炒为散，每服三钱，空心，砂糖汤调服。

芦荟丸

治肝疳口舌生疮，牙龈腐烂，遍体生疮，及妇人热结经闭，作块上冲梗痛。

芦荟、青黛、朱砂(另研，水飞，各三钱。)、麝香(一钱)、大皂荚(去皮弦子，一钱。)、乾蟾(一钱，同皂荚烧存性。)

为细末，蒸饼糊丸，麻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米汤下。

防风丸

治风入胞门，崩漏下血，色清淡者。

防风(勿见火)

为末，醋丸梧子大，空腹，U二钱五分。

子巛丸

治风热入犯肝经，崩漏下血，色稠紫者。

条黄巛(酒炒)

为末，酒丸梧子大，空腹，乌梅汤下三钱。

千金茯苓补心汤

治心气不足，善悲愁恚怒，衄血面黄烦闷，五心烦热，独语不觉，妇人崩中面赤。

茯苓(六钱)、桂枝(三钱)、甘草(二钱)、紫石英(碎如米粒，一钱。)、人参、麦门冬(去心，各五钱。)、大枣(四枚)、赤小豆(六合)

水煮，日三服。

千金小牛角菡散

治带下五崩下血，外实内虚之病。

牛角菡(一枚，烧令赤。)、鹿茸、禹馀粮、当归、乾姜、续断(各二钱)、阿襟(三钱)、乌倮唎籛龙骨(各一钱)、赤小豆(六合)

右十味，为散，空腹温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千金伏龙肝汤

治劳伤冲任，崩中去血，赤白相兼，或如豆汁，脐腹冷痛，口乾食少。

伏龙肝(如弹子大,七枚。)、生姜、生地黄(各藜半)、甘草、艾叶、赤石脂、桂心(各六钱)

右七味, 通咀, 以水一斗, 煮取三升, 分四服, 日三夜一。

失笑散

治妇人瘀结, 少腹急痛。

五玳脂(酒研, 澄去砂。)、蒲黄(筛净, 生半, 炒半, 等分。)

为散, 每服二钱半, 酒煎入砂糖少许, 和滓服, 少顷再服, 瘀结腹痛, 经水反多, 元气亏弱, 药力不行者, 用人参二三钱调服以击搏之。

千金七子散

治丈夫风虚目暗, 精气衰少无子, 补不足。

五味子、锤乳粉、牡荆子、菟丝子、车前子、苡子、石斛、乾地黄、薯蓣、杜仲、鹿茸、远志(各八铢)、附子、蛇床子、芎(各六铢)、山茱萸、天雄、人参、茯苓、黄、牛膝(各三铢)、桂心、苳蓉(各十铢)、巴戟天(十二铢)

右二十四味, 治下筛, 酒服方寸匕, 日二, 不知增至二匕, 以知为度, 禁如药法, 不能酒者, 蜜丸服亦可。

紫石门冬丸(千金)

治全不产及断绪方。

紫石英、天门冬(各三藜)、当归、芎、紫蛴、卷柏、桂心、乌头、乾地黄、牡蒙、禹馀粮、石斛、辛荑(各二藜)、人参、桑寄生、续断、细辛厚朴、乾姜、食茱萸、牡丹、牛膝(各二十铢)、柏子仁(一藜)、薯蓣、乌贼骨、甘草(各一藜半)

右三十六味, 为末, 蜜和丸, 如梧子大, 酒服十丸, 日三, 渐增至三十丸, 以腹中热为度, 不禁房室, 夫行不在不可服, 禁如药法, 比来服者不至尽剂即有娠。

庆云散(千金)

治丈夫膻气不足, 不能施化无成。

覆盆子、五味子、菟丝子(各一升)、天雄(一藜)、石斛、白朮(各三藜)、桑寄生(四藜)、天门冬(九藜)、紫石英(二藜)

右九味, 治下筛, 酒服方寸匕, 先食服, 日三, 素不耐冷者, 去寄生加细辛四藜, 膻气不少而无子者, 去石斛加槟榔十五枚。

朴硝荡胞汤(千金)

治妇人立身已来全不产, 及断绪久不产二三十年者。

朴硝、牡丹、当归、大黄、桃仁(生, 各三铢。)、细辛、厚朴、桔梗、人参、赤芍药、茯苓、桂心、甘草、牛膝、橘皮(各一铢)、附

子(六铢)、偕 B 水蛭(各十枚)

右十八味，通咀，以清酒五升，水五升，合煮取三升，分四服，日三夜一，每服相去三时，更服如常，覆被取少汗，汗不出，多日着火笼之，必下积血，及冷赤脓如赤小豆汁，本为妇人子宫内有此恶物使然，或天阴脐下痛，或月水不调，为有冷血不受胎，若斟酌下尽，气力弱大困，不堪更服，亦可二三服即止，如大闷不堪，可食酢饭冷浆，一口即止，然恐去恶物不尽，不大得药力，若能忍，服尽大好。(如无水蛭，用鯪鲤甲以生漆涂炙脆代之。)

白薇丸(千金)

治月水不利，闭塞绝产。

白薇、细辛(各三十铢)、人参、杜电、牡蒙、厚朴、半夏、白僵蚕、当归、紫菀(各十八铢)、牛膝、沙参、乾姜、秦芎(各半铢)、蜀椒、附子、防风(各一铢半)

右十七味，为末，蜜和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三丸，不知，稍增至四五丸，此药不可长服，觉有娠即止，用之大验。

葆真丸

治房劳太过，肾气虚衰，精寒不能生子。

鹿角襟(八铢，即用鹿角霜拌炒成珠。) 杜仲(盐水拌炒，三铢。) 乾山药(微焙)、白茯苓(人乳拌蒸，晒。)、熟地黄、山茱萸肉(各三铢)、北五味、益智仁(盐水拌炒)、远志(甘草汤泡，去骨。)、川楝子(酒煮，去皮核。)、川巴戟肉(酒炒)、补骨脂、胡芦巴(与补骨脂同羊肾煮，汁尽为度，焙乾，各一铢。)、砵香(五钱，另为末，勿见火。)

右十四味，共为细末，入砵香和匀，以肉苁蓉四铢，洗去皮垢切开，心有黄膜去之，取净二铢，好酒煮烂捣如糊，同炼蜜杵匀，丸如梧子，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温酒下，以美物压之，精薄者，加鱧襟六铢。此方不用桂、附壮火助籐，纯用温养精血之味，独以砵香、益智鼓其氤氲，又以楝子抑其籐气，引诸籐药归宿下元，深得广嗣之旨。

千金种子丹

此方服之，令人多子，并治虚损梦遗白浊。

沙苑用藜(取净末，四铢，水一大碗熬膏，候用。)、莲须(取净末，四铢。)、覆盆子(去核，取净，二铢。)、山茱萸肉(取净，三铢。)、甌实(取净，四铢。)、龙骨(飞净，五钱。)

右用伏蜜一斤炼，以纸黏去浮沫，滴水成珠者，止用四铢，将前

五味药末，先以用藜膏和作一块，再入炼蜜捣千杵，丸如豌豆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盐汤送下，忌房室二十日，此药延年益寿，令人多子。

五子衍宗丸

此药添精补髓，疏利肾气，不问下焦虚实寒热，服之自然平秘。

甘州枸杞子、菟丝子(酒蒸，捣成饼，各八钱。)、北五味子(一钱)、覆盆子(酒洗，去目，四钱。)、车前子(炒，二钱。)

右五味，俱择道地精新者，焙晒乾，共为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每日空心服九十丸，卧时服五十丸，沸汤、盐汤任下。

炼真丸

治高年体丰痰盛，饱饫肥甘，恣情房室，上盛下虚，及髓藏中多着酒湿，精气不纯，不能生子者，服之并效。

大腹子(七钱，童便浸，切。)、茅山苍术(去皮，泔浸，麻油炒。)、人参、茯苓(各三钱)、厚黄柏(三钱，童便乳汁盐水各制一钱。)、鹿茸(大者一对，酥炙。)、大茴香(去子，一钱。)、淫羊藿(去刺，羊脂拌炒。)、泽泻、蛇床子(酒炒)、白莲须(酒洗)、砵香(另末，勿见火。)、五味子(各一钱)、金铃子(即川楝子，酒煮，去皮核，三钱。)、凤眼草(一钱，即樗树叶，中有子一粒，形如凤眼，故名，如无樗根皮代之。)

右为末，用乾山药末调糊代蜜为丸，空心盐汤送下三四钱，临卧温酒再服二钱，炼真者，使之纯粹也，故方中专以大腹佐黄柏、茅术涤除身中素蕴湿热，则香、茸、茴香不致反助浊湿痰气，何虑年高艰嗣哉。

抑气散

治妇人气盛於血，所以无子，寻常头目眩晕，膈满体疼悒悒皆可服。

香附(制炒，净二钱。)、陈皮(焙，二钱。)、茯神、甘昔(炙，各一钱。)

右为细末，每服二三钱，不拘时白汤调下。

秦桂丸(即B8斯丸)

治妇人子宫虚寒，不能摄精成孕。

熟附子(二枚)、桂心(勿见火)、厚朴(姜汁炒)、厚杜仲(盐酒炒)、细辛、秦萸(酒洗，焙。)、白薇、川牛膝(酒净)、沙参(各二钱)、茯苓、人参(各四钱)

炼白蜜丸，梧子大，空心温酒下五七十丸，得孕二三月，不可更服，忌牛马肉，犯之难产。此方郑心手裁，较世本熟附子四钱，

细辛三紮，茯苓二紮，削去乾姜，易入当归，以和籛药之性，不致籛无以化，且免经水紫黑，胎息不育之虞，其秦窳、朴、半专理痰积，沙叁、膝、薇专清浊带，使子户温和，籛施阴化，孕自成矣。

皱血丸(局方)

治妇人血海虚冷，百病变生，气血不调，时发寒热，或下血过多，或久闭不通，崩中不止，带下赤白，症瘕癖块，攻刺疼痛，小腹紧满，亘肋胀痛，腰重脚弱，面黄体虚，饮食絀少，渐成劳怯，及经脉不调，胎气多损，胎前产後一切病患，无不治疗。

熟地黄、甘菊(去心蒂梗)、茴香(去子)、当归身、延胡索(炒)、赤芍药、桂心、蒲黄(取净粉，焙。)、蓬术、牛膝、香附(炒去毛，酒浸三日，焙，各三紮。)

右十一味，为末，用细黑豆一升，醋煮候乾为末，再入米醋三碗，煮二碗为糊和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温酒或醋汤下，血气攻刺，瓠姜汤下，症瘕绞痛，当归酒下，忌鸭肉、羊血，方以皱血命名，取醋之酸，引药归宿子藏以收摄精气也，盖血海之虚寒，皆缘肝藏生籛气衰，不能宣散浊阴而致子藏不净，子藏不净乌能摄精而成胎息乎，故立方专以推陈致新为纲旨，是以清热散瘀之剂，反过於归、地、桂、茴等味，使子藏安和，生生之机不竭矣，大抵妇人之百病变生，总属气血不调，即寒热虚怯，经闭崩中，靡不因血海不净所致，其妙用尤在醋煮乌豆，以血得酸则敛，不致滑脱，瘀得辛则散，不致留蓄，更虑阴寒内结，势必虚籛上浮，故用菊花以清在上之虚籛，冷积胞门，势必热留经隧，又需牛膝、赤芍辈，以祛在经之积热，与秦桂丸中用厚朴、秦窳、白薇、沙叁之意不殊，良工苦心，非深究其旨，何以获先哲立方之旨哉，但服此而得坤仪者多，良由纯属血药，血偏旺而气偏馁，是不能无阴胜之过，宜於方中增入人叁一味，或等分，或倍加，随质而助籛和之力，鼓氤氲之气，为乾道之基，未始其为不可也。再详广嗣诸方，男子世称葆真丸，妇人首推秦桂丸，然服之有验有不验者，质之偏胜不同也，盖男子肾藏籛衰，妇人血海虚冷，则二方为专药，若男子体肥痰盛，精气不纯，妇人瘀积留着，子户不净，岂可纯以暖肾温经为事哉，又需炼真丸之大腹、茅术、金铃祛滌蕴湿，皱血丸之蓬术、牛膝、甘菊清解瘀热，为合剂耳，用方者审诸。

千金大黄丸

治带下百病无子，服药十日，下血，二十日，下长虫及青黄汁，

三十日，病除，五十日，肥白而能成孕。

大黄（破如豆粒，熬黑。）柴胡、芒硝（各一斤）、芎（五紮）、乾姜、蜀椒（各一升）、茯苓（鸡子大，一枚。）

右七味，为末，蜜和丸，如梧子大，先食米饮服七丸，加至十丸，以知为度，五日微下。

桂心茯苓丸（金匱）

治妊娠症瘕下血，胎动在於脐上。

桂心、茯苓、牡丹皮、桃仁（去皮尖，熬。）赤芍药（等分）

右五味，蜜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当归贝母苦参丸（金匱）

治妊娠烦热小便难。

当归、贝母（去心）、苦参（等分）

右三味，蜜丸，如小豆大，饮服三丸，加至十丸。

葵子茯苓散（金匱）

治妊娠小便不利，恶寒头眩。

葵子（五紮，向日葵子也。）茯苓（一紮）

右二味，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白术散（金匱）

治妊娠胎寒带下。

白术、芎（各二十分）、蜀椒（三分，炒去汗。）牡蛎（熬，五分。）

右四味，为散，酒服一钱匕，日三服。

千金半夏茯苓汤

治妊娠恶阻，心烦头眩，恶寒汗出少食。

半夏、生姜（各四钱）、乾地黄、茯苓（各二钱半）、橘皮、旋覆花、细辛、人参、芍药、芎、桔梗、甘草（各一钱六分）

右十二味，水煎服二剂，便急，使服茯苓丸，令能食便强健也。

千金茯苓丸

治妊娠恶阻，心中烦闷，不能健端。

茯苓、人参、桂心（熬）、乾姜、半夏、橘皮（各一紮）、白术、葛根（皀）、甘草（炙）、枳实（各二紮）

右十味，为末，蜜和丸，如梧子大，饮服二十丸，渐加至三十丸，日三，妊娠忌桂故熬。

乾姜地黄散

治妊娠漏胎下血。

乾姜（炮，一紮。）乾地黄（六紮，切焙。）

右二味，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香桂散

治子死腹中，胞衣不下，服片时，如手推出。

肉桂（三钱）、麝香（三分）

为散，酒煎和滓服，加生川乌三钱，为下私胎猛剂。

千金鲤鱼汤

治妊娠遍身浮肿，胎间有水气。

白术、茯苓、当归、芍药（各三钱）、橘皮（一钱）、生姜（五片）、活鲤鱼（重斤许者，一头。）

右六味，先煮鲤鱼至熟，澄清取汁内药煎，汁分五服，日三夜二，虚，加入参一钱五分。

千金竹沥汤

治妊娠子烦。

竹沥（一盞）、麦门冬（去心）、防风、黄芩（各三钱）、茯苓（四钱）

右五味，以水四升，合竹沥煮取二升，分三服，不祛更作。

加味竹叶汤

治妊娠心烦不解，名曰子烦。

白茯苓（钱半）、麦门冬（去心，二钱半。）、黄芩（一钱）、人参（一钱）、竹叶（五片）、粳米（一撮）

水煎，空腹热服，肥人，加半夏、生姜。（原方，无人参粳米。）

千金石膏大青汤

治妊娠伤寒，头疼壮热，肢节烦疼。

石膏（八钱）、大黄、黄芩（各三钱）、]四茎）、前胡、知母、梔子仁（各四钱）

右七味，水煎，去滓温服，此方既可散邪，又能安胎，允为妊娠伤寒温热时行神方，非千金不能立也。

千金襟艾榴皮汤

治妊娠利下不止。

阿襟、艾叶、酸石榴

右三味，水煎，温服。

千金锤乳汤

治妇人肺胃虚寒，乳汁不通。

石锤乳（四钱）、甘草（二钱）、漏芦（二钱）、通草、塘蓼根（各五钱）

右五味，水煎温服。一方，有桂心。

千金麦门冬散

治妇人寒热阻逆，乳汁不通。

麦门冬、通草、理石(即石膏之硬者)、石钟乳(等分)

右四味，为散，先食酒服方寸匕，日三。(有热，去钟乳加漏芦，如无理石，以石膏代之。)

千金白薇散

治妊娠肺热遗尿。

白薇、白芍(等分)

右二味，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夜二服。

千金芎术芍药汤

治妊娠腹中满痛，叉手不得饮食。

黄芩(二钱)、白术(六钱)、白芍(四钱)

右三味，水煎，分三服，半日令尽，微下水则易产，日饮一剂为善。

全生白术散

治妊娠子肿。

白术(一掬)、姜皮、大腹皮(去外垢内膜尽)、橘皮、茯苓(各半掬)

为散，每服三钱，水煎，和滓，日三服。此方较澹寮五皮汤稍善，中间惟白术易桑皮，而功用悬殊，点铁成金手也。

兔脑丸

治妊娠难产，催生第一神方。

麝香(取当门子，一钱。)、明乳香(二钱半)、母丁香(二钱)

右为细末，拣腊月天医日修合，活劈兔脑为丸，如瓠实大，朱砂为衣，笕和收藏，待临盆腰痛儿不能下，用白汤缩囟送下，其子立产，兔用小者为真，若形如兔而大者，乃也，误用则不验，即真兔之死者亦不验。

瘦胎饮(即枳朮散)

治妊娠体肥，胎气不端，在九个月服。

黄芩(酒炒，一掬。)、白术(一掬)、枳朮(炒，七钱半。)

为散，每服二钱，饥时砂仁汤下，不可多服，恐伤正气，瘦弱者勿服。

琥珀黑龙丹(局方)

治死胎胞衣不下，败血逆冲。

五玳脂(酒研，澄去砂。)、当归、川芎、乾地黄、良姜(各三掬)

右五味，入煖成罐内，盐泥封固，炭火 q 红，去火候冷研细，入下项药。

琥珀、百草霜、硫黄（各三钱半）、花诃] ^、乳香（各三钱）
右五味，逐为细末，同前药和匀，米醋和丸，如弹子大，临服以
炭火 q 红，投入生姜自然汁内，浸碎研化，以无灰酒入麝香少
许，不时频服一口，加童子小便尤宜。

二味参苏饮

治恶露入胞，胀大不能出，及产後败血冲肺，喘满面赤，大便溏
泄者禁用。

人参、苏木(碎，各五钱。)

水煎，入童子小便热服。

千金牛膝汤

治儿产胞衣不下。

牛膝、瞿麦(各一掬) 当归、通草(各掬半)、滑石(二掬)、葵子
(半升)

右六味，水煎，分三服。(一方，无滑石，有桂心一掬。)

四乌倮覬 茹丸(虚损门)、襟艾汤(四物汤下)、大黄甘遂汤(小
承气汤下)、抵当汤(抵当丸下)、当归芍药散(四物汤下)、小建
中汤(桂枝汤下)、温经汤(四物汤下)、加味逍遥散(虚损门)、归
脾汤(保元汤下)、小柴胡汤(方祖)、四物汤(方祖)、补中益气汤
(保元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
下)、八珍汤(四君子汤下)、大温经汤(四物汤下)、逍遥散(虚损
门)、导痰汤(二陈汤下)、滚痰丸(痰饮门)、保元汤(方祖)、申
香正气散(平胃散下)、八物汤(四君子汤下)、艾煎丸(四物汤
下)、养胃汤(平胃散下)、四乌汤(四物汤下)、桂枝汤(方祖)、
增损四物汤(四物汤下)、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大建中汤(保
元汤下)、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加絳龙荟丸(伊尹三黄汤
下)、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独参汤(保元汤下)、人参养
荣汤(保元汤下)、三补丸(伊尹三黄汤下)、朱砂安神丸(劳倦
门)、生料八味丸(方祖即崔氏八味丸作汤)、叁苓白术散(四君
子汤下)、巽顺丸(虚损门)、乌骨鸡丸(虚损门)、璋功散(四君子
汤下)、加絳四物汤(四物汤下)、二陈汤(方祖)、平胃散(方
祖)、内补当归建中汤(桂枝汤下)、分清饮(小便不禁门)、局方
七气汤(方祖)、越鞠丸(郁门)、大补丸(方祖)、清心莲子饮(生
脉散下)、清胃散(衄血门)、四七汤(二陈汤下)、香砂六君子汤
(四君子汤下)、佐金丸(方祖)、二妙散(大补丸下)、控涎丹(十
枣汤下)、聚精丸(虚损门)、滋肾丸(大补丸下)、附子汤(术附汤
下)、乾姜人参半夏丸(理中汤下)、当归散(四物汤下)、理中汤

(方祖)、辟香降气散(气门)、紫苏饮(四物汤下)、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加味归脾汤(保元汤下)、升籛除湿汤(平胃散下)、七味白术散(四君子汤下)、胃风汤(四君子汤下)、香橈散(蓄血门)、下瘀血汤(小承气汤下)、当归活血汤(蓄血门)、圣愈汤(保元汤下)、香苏散(伤寒门)、胃苓汤(平胃散下)、辄汤(伤寒门)、凉膈散(方祖)、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小承气汤(方祖)、黄连解毒汤(伊尹三黄汤下)、桂枝白虎汤(白虎汤下)、人参白虎汤(白虎汤下)、厚朴汤(平胃散下)、甘草乾姜汤(理中汤下)、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二陈汤下)、黄芩芍药汤(桂枝汤下)、香连丸(佐金丸下)、连理汤(理中汤下)、千金三物襟艾汤(痢门)、驻车丸(方祖)、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痢门)、生脉散(方祖)、导赤散(暑门)、加味清胃散(衄血门)、五苓散(方祖)、黄芩清肺饮(栀子畔汤下)、川芎茶调散(头痛门)、千金托散(保元汤下)、生地黄黄连汤(四物汤下)、黑神散(衄血门)、大七气汤(局方七气汤下)、代抵当丸(抵当汤下)、警生散(四物汤下)、佛手散(四物汤下)、五积散(平胃散下)、加味佛手散(四物汤下)。

妇人门下

枳实芍药散(金匱)

治产後腹痛，烦满不得卧。

枳实(烧令黑，勿太过。)、芍药(等分)

右二味，杵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并主痈脓，以麦粥下之，方中枳实烧黑，全是散逐瘀积，故痈脓亦能主之。

竹叶汤(金匱)

治产後中风，发热面赤，喘满而头痛。

竹叶(一把)、葛根、防风、桔梗、桂枝、人参、甘草(炙，各一钱。)、大枣(四枚)、生姜(三片)

右九味，水煎服，温覆使汗出。项强，加附子，呕者，加半夏，此桂枝汤去芍药加竹叶、葛、防、桔梗、人参，因方後所加附子，向来混入方内，故此着明，不便归入方祖，以混检阅。

竹皮大丸(金匱)

治产後虚烦呕逆。

生竹茹、石膏(各半棼)、甘草(炙，一棼。)、桂枝、白薇(各二钱半)

右五味，末之，煮枣肉和丸，弹子大，以饮服一丸，日三夜二服，有热，倍白薇，烦满，加柏实。

千金三物黄芩汤(金匱)

治产後烦热。

黄芩(一钱)、苦参(二钱)、乾地黄(四钱)

右三味，水煎热服。上三味，皆纯阴苦寒伤胃滞血之药，产後虽有烦热，难以轻用，当时立方，必有质壮气盛，脉证俱质，能食便溲者，始堪任此，用者审之。(千金，义见中风门千金三黄汤下。)

抵圣散

治产後腹亘满闷呕吐。

人参、半夏(各一藜)、赤芍药(六钱)、泽兰叶(四钱)、橘皮(三钱)、甘草(炙，三钱。)

为散，每服四五钱，水煎，入姜汁数匙，和滓热服，日二三度，以呕吐止为效，有瘀，加炮黑山查肉半藜，按方中赤芍，性味酸寒，非产後呕吐者所宜，宜易赤茯苓下水止呕为当，此必传写之误耳。

千金远志汤

治产後心悸恍惚，语言错乱。

远志肉、麦门冬、人参、甘草(炙)、当归、桂心、芍药(各一钱)、茯苓(一钱半)、生姜(三片)、大枣(四枚)

右十味，水煎，去滓温服，心胸逆气，加半夏七枚。

严氏清魂散

治产後气虚血晕。

人参、川芎(各一藜)、荆芥穗(二藜)、泽兰叶、甘草(炙，各八钱。)

为散，沸汤、温酒各半盏，调服二钱，童便尤良。

辰砂七珍散

治产後血虚不语。

人参、菖蒲(各一藜)、川芎(七钱半)、细辛(二钱半)、防风(四钱)、甘草(炙，三钱半，一作生地。)、辰砂(水飞，三钱。)

为散，每服三钱，薄荷汤调服。肥人，加半夏、茯神、僵蚕，瘦人，加当归、蝎尾、獭 C

局方调经散

治产後败血乘虚停积於五藏，循经流入於四肢，留滞日深，腐坏如水，渐致身体面目浮肿，或因产败血上干於心，心不受触，致心烦躁，卧起不安，如见鬼神，言语颠倒，并宜服之。

赤芍药、没药(别研)、桂心、琥珀(别研)、当归(各一藜)、麝香

(别研)、细辛(去苗,各半钱。)

右七味,为末和匀,每服一钱,温酒入生姜汁少许服,大抵产後虚浮,医人不识,便作水气治之,凡治水气,多以导水药,璠是虚人,夫产後既虚,又以药虚之,是谓重虚,往往因致枉夭,但服此药,血行肿消即愈。

千金当归芍药汤

治产後虚羸。

当归身(钱半)、芍药、人参(各二钱)、乾地黄(二钱半)、桂心、甘草(各一钱)、生姜(三片)、大枣(五枚)

右八味,水煎去滓,温分三服。

琥珀地黄圆

治产後恶露未净,胸腹痛,小便不利。

琥珀(另研)、延胡索(同糯米炒,去米。)、当归(各一絮)、蒲黄(四絮,生半,炒半。)、生地黄(乾者,半斤。)、生姜(一斤)

右将地黄咀碎酒浸,生姜切片,各捣取汁留滓,无油杓中用姜汁炒地黄滓,地黄汁炒姜滓,各乾为末,忌犯铁器,炼白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空腹当归煎汤调服。

千金甘竹茹汤

治产後内虚,烦热短气。

甘竹茹(一把)、人参、茯苓、甘草、黄芩(各三钱)

右五味,水煎,分三服。

千金知母汤

治产後乍寒乍热,手足身温,心胸烦满。

知母(六钱)、芍药、黄芩(各四钱)、桂心、甘草(各二钱)

右五味,水煎,分三服。

千金淡竹茹汤

治产後虚烦头痛,短气欲绝,心中烦乱不解。

淡竹叶(一把)、麦门冬(一絮)、甘草(三钱)、小麦(一撮)、生姜(三片)、大枣(三枚)

右六味,水煎,分三服,虚悸不已,加人参,少食,加粳米,气逆,加半夏。

千金当归芍药汤

治产後烦满不安。

当归(三钱)、芍药、人参、麦门冬(去心)、乾地黄(各半絮)、桂心(二钱)、生姜(三片)、大枣(三枚,擘。)、粳米(一撮)

右九味,水煮,分三服。

千金茯神汤

治产後冲悸，志意恍惚，语言错谬。

茯神、人参、芍药、当归(各六钱)、桂心、甘草(各三钱)、生姜(三片)、大枣(三枚)

右八味，水煎，分三服。

千金人参丸

治产後大虚心悸，志意不安，恍惚恐畏，虚烦不眠少气。

人参、茯苓、麦门冬(去心)、薯蓣(各二藜)、泽泻、甘草、菖蒲、乾姜、桂心(各一藜)

右九味，为末，蜜和枣膏丸，如梧子大，空心酒服二三十丸，日三夜一服。

千金蜀椒汤

治产後心痛大寒。

蜀椒(二合，炒去汗。)、芍药、当归、半夏、甘草(炙)、桂心、人参、茯苓(各二钱)、蜜(一合)、生姜汁(半合)

右十味，先煮蜀椒令沸，内诸药，去滓，入姜汁、蜜，禁勿冷食，此本金匱三物大建中，但饴与蜜稍变耳。

千金大岩蜜汤

治产後心痛。

乾地黄、当归、独活、甘草(炙)、芍药、桂心、远志肉、细辛(各二钱)、絳茱萸(去闭口者，半合。)、乾姜(炮，一钱。)、蜜(半盞)

右十一味，水煎去滓，内蜜重煎，温分二服。

千金羊肉生地黄汤

治产後三日腹痛，补中益藏，强气力消血。

羊肉(一斤)、生地黄(二藜)、人参、当归、芍药(各一藜)、桂心、芎、甘草(各半藜)

右八味，先煮羊肉，去滓煎药，分四，日三夜一服。有风热，去人参、地黄、肉桂，加防风、黄、生姜，咳嗽，本方加紫菀、款冬、细辛、五味，腰痛，本方加杜仲、黄、白术、附子、。

鹿茸散(千金)

治妇人漏下不止。

鹿茸(酥炙)、阿襟(蛤粉炒，各三藜。)、乌贼骨(醋炒)、当归(各二藜)、蒲黄(筛净，二藜，生半，炒半。)

右五味，为散，温酒调服方寸匕，日三服。本方去阿襟、乌贼骨，名蒲黄散，治同前。

狼牙汤

治妇人阴中生疮蚀烂。

狼毒牙（一紫）

右一味，水煎，取汁半盏，以绵缠箸头如茧，浸汤沥阴中，日三四遍。

小柴胡汤(方祖)、大承气汤(小承气汤下)、当归生姜羊肉汤(痢门)、下瘀血汤(抵当汤下)、薤白汤(桂枝汤下)、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痢门)、内补当归建中汤(桂枝汤下)、佛手散(四物汤下)、八珍汤(四君子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芎归汤(四物汤下)、二陈汤(方祖)、琥珀黑龙丹(本门上)、失天散(本门上)、龙齿清魂散(颤振门)、花蕊石散(虚损门)、五积散(平胃散下)、平胃散(方祖)、来复丹(金液丹下)、二味参苏饮(本门上)、理中汤(方祖)、辟香降气散(气门)、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桃仁承气汤(小承气汤下)、四乌汤(四物汤下)、当归芍药散(四物汤下)、襟艾汤(四物汤下)、导痰汤(二陈汤下)、地黄饮子(中风门)、柴胡清肝散(小柴胡汤下)、独参汤(保元汤下)、四物汤(方祖)、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钱氏六味丸(崔氏八味丸下)、增损四物汤(四物汤下)、醋煎散(本门上)、参苏饮(伤寒门)、增损柴胡汤(小柴胡汤下)、柴胡四物汤(小柴胡汤下)、指迷七气汤(局方七气汤下)、局方七气汤(方祖)、逍遥散(虚损门)、香砂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越鞠丸(郁门)、桔梗汤(方祖)、小建中汤(桂枝汤下)、璋功散(四君子汤下)、旋覆花汤(本门上)、生脉散(方祖)、都儼闾(崔氏八味丸下)、璣砂丹(金液丹下)、四君子汤(方祖)、归脾汤(保元汤下)、黄建中汤(桂枝汤下)、香苏散(伤寒门)、人参败毒散(小柴胡汤下)、辄汤(伤寒门)、伏龙肝汤丸(痢门)、乌骨鸡丸(虚损门)、人参养荣汤(保元汤下)、玉烛散(四物汤下)、大柴胡汤(小柴胡汤下)、五苓散(方祖)、四神散(四物汤下)、川芎茶调散(头痛门)、养胃汤(平胃散下)、甘草乾姜汤(理中汤下)、枳实理中汤(理中汤下)、千金伏龙肝汤(本门上)、代抵挡丸(抵挡汤下)、四七汤(二陈汤下)、紫苏饮(四物汤下)、当归拈痛汤(湿门)、加味逍遥散(虚损门)、加味归脾汤(保元汤下)、清胃散(衄血门)、千金芎汤(四物汤下)、肾气丸(崔氏八味丸下)、千金锤乳汤(本门上)、千金麦门冬散(本门上)、猪肤发煎(黄瘰门)、益气养营汤(四君子汤下)、崔氏八味丸(方祖)、豆畔饼(痲痘门)、龙胆泻肝汤(痘痛门)、加絳八味丸(崔氏八味丸下)。

婴儿门上

千金紫丸

治小儿变蒸发热不解，并挟伤寒温热汗後热不歇，及腹中有痰癖，哺乳不连，乳则吐 食蓀先寒後热。

赤石脂、代赭石（各一綮） 巴豆（三十粒，去油。） 杏仁（五十枚，去皮尖。）

右四味，为末，加蜜少许，蜜器中收，三十日儿麻子大一丸，与少乳令下，食顷後与乳勿令多，至半日当小下热除，百日儿如小豆一丸，夏月多热，善令发疹，慎用，紫丸无所不疗，虽下不虚人。

千金黑散

治小儿变蒸，中挟时行温病，或非变蒸时而得时行者。

麻黄（净末，二钱）、杏仁（别研，二钱）、大黄（净末，一钱。）

右三味和匀，内密器中，一月儿服小豆大一枚，以乳汁和服，抱令得汗，汗出温粉粉之，勿见风，百日儿服枣核大一枚，温粉方，用龙骨、牡蛎各 假寇翮取净三钱，入生黄 末三钱，和粳米粉一綮，稀绢包缓缓扑之。

大连翘汤

治湿毒利小便。

连翘、瞿麦、车前、木通、滑石（研）、当归、赤芍、防风、荆芥、柴胡（各一钱）、蝉蜕、黄芩（酒炒）、山梔（炒黑）、甘草（炙，各七分。）

水煎，食前热服，热甚，加酒大黄，儿小量与。本方去山梔加紫草，名连翘防风汤，治痘疹热毒壅闭，小便不通。

系

治胎蚤夜啼。

罢覘 B 茯神、茯苓、川芎、木香、芍药、当归（各一钱）、甘草（炙，五分。）

为散，每服一钱匕，入姜、枣煎服，心经有热面赤，去木香加朱砂少许，蚤搐，加蝎尾五分。

柳华散

治口疮赤烂。

黄柏（炒，为细末。）、蒲黄、青黛、人中白（，等分。）

为散，临用加冰片少许，再研敷之。

辰砂膏

治口噤目闭，啼声不出，吐乳不化。

辰砂、牙硝（各一钱）、硼砂、全蝎（各五分）、珍珠、麝香（各三

分)

共为细末，入生白蜜研膏，每用豆大许，薄荷汤下，潮热，甘草汤下，月内儿涂乳头，令儿吮之。

胡黄连丸

治热疳。

胡黄连、川黄连(各半藜)、朱砂(二钱，另研。)

为末，填入猪胆中，以线扎悬挂铤中，酸浆水煮数沸，取出入芦荟、香麝各二钱，饭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一二十丸，米汤下，若热疳生虫，去朱砂加茺萸仁、鹤虱、青皮、雷丸。

贴僂法

治百日内婴儿发搐。

麝香(一分) 蝎尾、蜈蚣(炙，去足，各五分。) 牛黄(三分) 青黛(三分) 薄荷叶(三分)

右除牛黄，先捣蝎尾等五味，各取净末，再入牛黄细研，煮红枣肉和成膏，涂绵贴僂上，四边略出一指，以手烘暖，频频熨之。

秘旨安神丸

治心经虚热，睡中蚤悸夜啼。

人参、枣仁、茯神、半夏(制，各一钱。)、当归、橘红、芍药(各七分)、五味子(七粒)、甘草(炙，三分。)

为末，姜汁和丸，糝实大，每服一丸，薄荷汤化下。

大青膏

治蚤搐吐泻身温。

天麻(钱半)、青黛(二钱)、白附子、乾蝎(去毒，各三钱。)、乌梢蛇肉(酒煮，焙乾，三钱。)、天竺黄(二钱)、麝香(三分)、朱砂(飞净，五分。)

为末，生白蜜和膏，每服豆大许，月中儿半粒，薄荷汤化下，或涂乳头吮之。

绎

治脾虚伤风，身热足冷，欲成慢蚤。

罢覘B蝉蜕、防风、人参、麻黄、白僵蚕(炒)、天麻、蝎尾(去毒，各五分。)、川芎、甘草(炙，各三分。)、麝香(一分，另研。)

水煎，温分二三服。愚按慢蚤属脾胃亏损所致，前方乃辛温散表之药，无调补之功，须审而用之，徐用诚云：小儿脾虚伤风，身热足冷，欲成慢蚤，用绎戚然必大便实者为宜，若吐泻痰逆，身无大热，而四肢清冷，当用乌蝎六君，此汤非所宜也。

抱龙丸(局方)

治急蚤。

陈胆南星(一藜)、天竺黄(三钱)、辰砂(飞净,半入剂,半为衣。)、雄黄(各钱半)、麝香(五分)

右五味,为末,甘草汤丸,皂角子大,辰砂为衣,每服一丸,薄荷汤化下,服後呕吐稠痰即愈,如痘疹发蚤,去辰砂易琥珀三钱。

利蚤丸

治急蚤发热,喘胀腹满,大小便秘。

天竺黄、轻粉、青黛(各一钱)、黑牵牛(头末微炒,三钱。)

为末,蜜丸,豌豆大,一岁儿服一丸,薄荷汤化下。

羌活散(即人参羌活散)

治伤寒蚤热。

羌活、独活、柴胡、前胡、川芎、茯苓、桔梗、枳壳、广皮、天麻、人参(等分)、甘草(絀半)

为散,每服一二钱,加生姜一片,薄荷五叶,水煎去滓,稍热服,取微汗效。

千金射干汤

治小儿发热喘咳,喉中水鸡声。

射干、麻黄、紫菀、甘草、半夏、桂枝(各一钱)、生姜(一片)、大枣(三枚)

右八味,水煮分三服,服後热除而喘咳不已,本方去麻黄、射干、大枣,加细辛、款冬、阿襟、白蜜。

千金龙胆汤

治婴儿出腹,血脉盛实,寒热温壮,四肢蚤掣,发热大吐 若能进哺,食入不消,壮热及变蒸蚤疹,方悉主之。

龙胆、罢观 B 柴胡、黄芩、桔梗、芍药、茯苓、甘草(各一钱)、笏螂(二枚)、大黄(三钱)

右十味,以水一升,煎五合,儿生一日至七日,分一合为三服,儿生八日至十五日,分一合半为三服,儿生十六日至二十日,分二合为三服,儿生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分三合为三服,儿生三十一日至四十日,尽以五合为三服即止,勿再服也。

益黄散(局方)

治脾虚乳食不化。

陈皮(一藜)、青皮、诃子肉(皀)、甘草(炙,各半藜。)、丁香(二钱)

右为散,每服二三钱,水煎服,或黑糖调服一钱。益黄不用补益中州,反用陈青二橘辟除陈气,其旨最微,婴儿久泻连绵不已,

乳食积滞於内，故需二皮专理肝脾宿荫，即兼诃子以兜涩下脱，丁香以温理中州，甘草以和脾气，深得泻中寓补之法，非洞誓斯义，难与言至治也。

肥儿丸（局方）

治食积五疳，头项结核，臂瘦发稀，发热作渴，口疳目 小便色白，腹大青筋等证。

肉豆蔻（燥）、使君子（去晓，焙。）、麦蘖（炒）、黄连（姜汁炒黑色）、神曲（炒，各五絜。）、槟榔（二十枚，勿见火。）、木香（二絜，勿见火。）

右七味，为末，蒸饼调糊，稍加白蜜，丸如弹子大，每服一丸，空心米饮调服。（汪石山，加白术五絜，山查肉枳实各二絜。）此方近世所传，尚多胡黄连、雷丸、茺萸等味，大苦大寒，大伤元气，而因名误实，故世喜服之，意谓有益於儿也，曷知立方之义，本为疳热腹胀羸瘦，故用祛热伐肝之剂，消去疳积，元气得复，儿自肥矣，若本无疳热服之，与引寇破家何异，尝见富有之家，从幼好服此丸，至十岁外渐至蒸热咳嗽，盖缘真籛亏损，不能振生发之令而成童劳者不少，奈何习俗成风，多所未悟，因特表而出之。

加味陷胸丸

治痰积痞满，疳热喘嗽。

黄连（姜汁炒）、半夏（姜制）、塘蓼实、焰硝（各三钱）、轻粉（二钱半）、滑石（飞净，一絜。）

炼白蜜丸，甌实大，大儿五六丸，周岁儿一丸，沸汤调化服。

蟾蜍丸

治无辜疳。

蟾蜍（大者数枚）

以粪蛆三杓，置桶中，以尿浸之，将蟾活捣烂，与蛆食之一昼夜，用布袋盛蛆，置急流水中漂净，取出瓦上焙乾，入麝少许，陈米饭丸，麻子大，每服二三十丸，米汤或砂糖汤服之，一服虚热退，二服烦渴止，三服泻利愈，或用陈米炒为粉，入糖霜作饼服之亦可。

马鸣散

治口舌生疮，痘後疳烂。

人中白（一钱。）、蚕退纸（如无，僵蚕代之。）、五倍子（生半，b。）、白矾（生半，枯半。）、硼砂（生半，b，各五分。）

为散，先以青布粤水拭净，用鹅翎管吹口中患处。

兰香散

治鼻疳赤烂及疔风证。

兰香叶(二钱,即香草。)、铜绿、轻粉(各五分)

为散,乾摻患处,乾者香油调敷。

白粉散

治诸疔疮。

乌倭啮齧三钱)、白室(二钱)、轻粉(一钱)

为散,浆水洗,拭乾敷之。

如圣丸

治热疔善食腹大。

使君子肉(二钱)、胡黄连、川黄连、白茺萸仁(炒,各一钱。)、

乾蟾(五枚, s 性。)、麝香(五分)

右为末,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人叁汤化下。

木香丸

治冷疔泄泻少食。

木香、肉豆蔻、砂仁(炒,各三钱。)、麝香(一钱)、续随子(去油,三钱。)、乾蟾(三枚,烧存性。)

为末,蜜丸,豆大,每服五丸至十五丸,薄荷汤送下,虚者,去续随子加姜、桂、叁、朮。

止汗散

治睡中多汗。

故蒲扇(烧存性)

为末,每服一二钱,温酒或乌梅汤调服。蒲灰止血利小便,与蒲黄不暅,汗即血之液,故取多曾沾汗之旧扇烧灰,主治睡汗,同气相求之妙,世医都未悟也。

石南散

治小儿通睛。

石南叶(一钱)、藜芦(三分)、瓜蒂(七枚)

为细末,每用少许吹鼻中,日三,内服牛黄平肝药。

龟胸丸

治龟胸高起。

大黄(酒皀)、麻黄(去节)、百合、桑皮(姜汁炒)、木通、枳椇、甜葶苈(微炒)、杏仁(炒黑)、芒硝(等分)

上七味,为细末,以杏仁、芒硝同研如脂,蜜和丸,如瓶实大,每服一丸, U。

菖蒲丸

治心气不足，不能言语。

石菖蒲、赤茯苓(各三钱)、人参(五钱)、丹参(二钱)、天门冬(烘热去心，切焙。)、麦门冬(去心)、远志肉(甘草制)、甘草(炙，各一钱。)

为末，蜜丸，赤豆大，朱砂为衣，每服二三十丸，空心灯心汤下。
清胃散(衄血门)、琿功散(四君子汤下)、泻黄散(疔风门)、六味地黄汤(崔氏八味丸下)、崔氏八味丸(方祖)、逍遥散(虚损门)、保元汤(方祖)、六君子汤(四君子汤下)、温脾散(四君子汤下)、人参安胃散(保元汤下)、活命饮(痈疽门)、四物汤(方祖)、补中益气汤(保元汤下)、小续命汤(续命汤下)、白饼子(备急丸下)、柴胡清肝散(小柴胡汤下)、泻青丸(下血门)、朱砂安神丸(劳倦门)、辰砂炒香散(溲血门)、加味导痰汤(二陈汤下)、四君子汤(方祖)、人参败毒散(小柴胡汤下)、桂枝汤(方祖)、乌蝎六君子丸(四君子汤下)、加味清胃散(衄血门)、加味逍遥散(虚损门)、丁香楝实丸(疝门)、加味通心散(疝门)、保和丸(伤饮食门)、惺惺散(四君子汤下)、龙胆泻肝汤(佞痛门)、理中汤(方祖)、钱氏白术散(四君子汤下)、清凉饮(燥门)、大柴胡汤(小柴胡汤下)、麻黄汤(方祖)、叁苏饮(伤寒门)、二陈汤(方祖)、桔梗汤(方祖)、凉膈散(方祖)、小青龙汤(桂枝汤下)、三拗汤(麻黄汤下)、金匱麦门冬汤(咳嗽门)、养胃汤(平胃散下)、玉露散(白虎汤下)、絳茱萸汤(呕吐啾门)、小柴胡汤(方祖)、香连丸(佐金丸下)、理苓汤(理中汤下)、升籐益胃汤(保元汤下)、五苓散(方祖)、黄连犀角散(痢门)、梔子仁汤(梔子畔汤下)、黄芩清肺饮(梔子畔汤下)、滋肾丸(大补丸下)、芦荟丸(妇人门上)、四神丸(泄泻门)、消积丸(备急丸下)、皓气丸(伤饮食门)、泻心汤(伊尹三黄汤下)、导赤散(暑门)、梔子畔汤(方祖)、酸枣汤(虚损门)、当归补血汤(保元汤下)、竹叶石膏汤(白虎汤下)、人参白虎汤(白虎汤下)、三补丸(伊尹三黄汤下)、十全大补汤(保元汤下)、茵陈蒿汤(湿门)、化虫丸(虫门)、乌梅丸(理中汤下)、砒香降气散(气门)、冲和养胃汤(保元汤下)、煮肝散(目门)、益气聪明汤(保元汤下)、决明鸡肝散(目门)、梔子清肝散(耳门)、消风散(咳嗽门)、小乌砒汤(衄血门)、止衄散(衄门)、十补丸(崔氏八味丸下)、独叁汤(保元汤下)、生地黄黄连汤(四物汤下)。

婴儿门下

百祥丸

治痘疮黑陷，喘胀便秘。

红芽大戟(去傍枝,煮软去骨。)

枣肉和丸,粟米大,三岁儿十丸,黑芝麻汤送下。

宣风散

治痘毒肿乘肾,腹胀黑陷。

尖槟榔(二个)、橘皮、青皮、甘草(各二钱)、牵牛头末(四钱)

为散,三岁儿一钱匕,蜜水调服。(准绳,无青皮。)

紫草饮

治痘疹血热,口渴不能起发。

紫草(一钱,一作紫萸。)、甘草(炙,五分。)、黄(钱半)、糯米(一撮)

水煎,日再服。一方,无黄、糯米,多人参、蝉蜕、穿山甲,治气虚血热。一方,无黄、糯米,多归、芍、麻黄,治血热复感风寒,不能起发。按紫草饮本方,系保元汤去参易紫草之制,更迭一味,而气血攸分,且补中寓发,直是大匠端斤,足补桂岩未龠。

消毒饮

治痘疹咽痛而起发迟。

鼠黏子(研,钱半。)、甘草(五分)、荆芥(一钱)

水煎,日二服。

化毒汤

治痘已发,毒盛不能起胀。

紫草茸(一钱)、甘草、升麻、蝉蜕(各五分)、地骨皮、黄芩(各七分)、糯米(一撮)、蝉蜕(七枚)

水煎,热服。

紫草木通汤

治痘疹行浆时,气虚血热,小便不利,不能起发。

紫草(一钱)、甘草(五分)、木通(六分)、人参、茯苓(各一钱)、糯米(一撮)

水煎,不时温服。

快斑汤(即人参快斑散)

治痘毒盛,起发迟而作痒。

紫草(一钱)、甘草(五分)、木通(六分)、人参(一钱)、芍药(一钱)、蝉蜕(七枚)

水煎,热服。一方,多当归、防风。一方,无芍药,多当归、防风、木香。

鼠黏子汤

治痘疹咽喉肿痛。

鼠黏子(钱半)、甘草(五分)、荆芥(七分)、防风(六分)

水煎，不时温服。

如圣饮

治痘出不快，咽喉不利。

鼠黏子(一钱)、甘草(五分)、荆芥(七分)、桔梗(六分)、防风(五分)、麦门冬(一钱)、竹叶(十片)

水煎，不时温服。一方，无竹叶，有黑参。

独圣散

治痘疮毒盛伏陷。

鼠黏子、僵蚕(炒研)、紫草茸(等分)

水煎，日二三服。

陈氏木香散

治痘疮泄泻後，盛寒痒皓。

木香、大腹皮、肉桂、半夏、青皮(炒)、柴胡、人参、赤茯苓、甘草(炙)、诃子肉、丁香(等分)

为散，每服一二钱，加姜、枣煎服。自汗痒皓，去腹皮、柴胡，加黄、白术、糯米。

陈氏理功散

治痘疮灰白伏陷，大渴泄泻。

木香、当归身、茯苓、肉桂、肉豆蔻、丁香、熟附子、人参、白术、半夏、厚朴、橘皮(等分)

为散，每服二三钱，入姜、枣煎服。

叁 四圣散

治痘胃虚少食，发热作渴而起发迟。

人参、黄、白术(各一钱)、紫草茸、茯苓、芍药(各八钱)、当归(七分)、木通(六分)、防风、甘草、川芎(各五分)、粳米(一撮)

水煎，热服。

白螺散

治痘湿不收。

白螺壳(陈年土内者，。)

为散，痘疮湿处乾掺之。

金华散

治痘後肥疔。

黄连、黄芩、黄柏、大黄、黄丹(等分)、轻粉(絛半)、麝香(少许)

为散，疮湿则乾掺，燥则猪脂调敷。

生肌散

治疔蚀不敛，脓血杂流。

黄连、黄柏、甘草、五倍子、地骨皮（等分）

为散，乾掺疮上。

白虎化斑汤

治痘为火闷，不得发出。

石膏（生用）、知母、生甘草、蝉蜕、麻黄、大黄（生用）、黄芩、连翘、黑参、竹叶

水煎，大剂频服。

大黄甘草汤（金匱）

治痘为痰闷，不得发出。

大黄（一倍）、甘草（生，絳半。）

水煎，频服取吐，不应，更服。金匱本方用大黄四倍於甘草，治食已即吐，专取大黄之磔降，以泄逆满之滞，此用大黄再倍於甘草，治痰闷痘闭，反借甘草之上溢以涌固结之积，一方小变，而功用不同若此。

椒梅丸

治痘为虫，不得发出。

秦椒（三钱）、乌梅、黄连（各一钱）

为末，饴糖丸，如黍米大，量儿大小分二三服，服後须臾得入虫口，次与紫草承气汤下之。

猪尾膏

治痘倒，心神不盛。

小猪尾尖上刺血数滴，入冰片少许，辰砂末一钱，同研成膏，分作三五服，木香汤化下。

柴胡饮

治痘疮初起热甚，表俱实。

柴胡、防风、荆芥、黑参（各八分）、大黄（二钱）、黄芩、骨石（各钱半）、甘草（五分）

水煎，不时服。

犀角消毒饮

治痘疮发疗，胃热咽肿便秘。

犀角（七分）、连翘、鼠黏子（各一钱）、荆芥（六分）、甘草、防风（各五分）、忍冬（钱半）

水煎，不时服。

羌活汤

治痘疹未报点时，热甚不发，头痛腹胀。

羌活、防风(各八分)、荆芥、紫苏(各七分)、川芎(四分)、赤芍(六分)、枳壳(八分)、山楂(一钱)、木通(五分)、甘草(生，三分)。一茎、生姜(一片)

水煎，热服。

珍珠散

治痘疗。

珍珠(生，研。)豆(生，研。)豌豆(烧存性)、发灰(等分)为散，蜜脂调，银针挑破，口含清水，吮去毒血，涂之。一方，无豆，加冰片少许。

三仙散

治痘疗。

紫花地丁、香白草、当归尾

为散，水煎，温服。

升均汤

治痘出隐隐不起，面上红晕成片，根窠琐屑者。

人参芦、白术芦、茯苓、甘草(生)、防风芦、桔梗芦

水煎，顿服取吐，痰出气升，痘自起矣。一方，无防风，有升麻。

羚羊解毒汤

治痘初起，根窠不分，颧颊一片如朱涂，以此汤分之。

紫草、黑参(各一钱)、柴胡(八分)、荆芥(六分)、蝉蜕(四分)、川芎(五分)、红花(三分)、山楂(一钱)、连翘(八分)、木通(七分)、羚羊角尖(镑细，一钱。)

水煎，去滓，入羚羊角末，搅匀服之。

化斑汤

治痘与斑夹出，用此消斑起痘。

黑参(二钱)、鼠黏子(一钱)、柴胡(八分)、荆芥、防风(各六分)、连翘(七分)、木通(八分)、枳壳(七分)、蝉蜕(五分)、生甘草(四分)、灯心(二十茎)、淡竹叶(十五片)

水煎，温日二三服。

解毒饮子

治痘为风寒所遏而起发迟。

柴胡(八分)、紫草(六分)、防风(七分)、白芷(五分)、荆芥(七分)、鼠黏子(一钱)、川芎、蝉蜕、木通(各五分)

水煎，热服。本方去白芷加黄芩、羌活，名荆防解毒饮。

透肌散(即人参透肌散)

治痘发迟作痒，大便不实。

人参、白术、茯苓、芍药、紫草(各一钱)、甘草(五分)、蝉蜕(七枚)、当归、木通(各六分)、糯米(一撮)

水煎，日再服。

紫草快斑汤

治痘色不红活，不能起发。

紫草、芍药(各一钱)、甘草(五分)、木通(六分)、蝉蜕(七枚)

水煎，热服，日再。

二宝散

治痘顶色白，肉红肿而痘反不肿，或黑陷不起。

生玳瑁、犀角(等分)

为散，入猪心血少许，紫草汤调服。

大鼠黏子汤

治痘色红根散不长发。

鼠黏子(钱半)、甘草(五分)、当归(七分)、黄芩、连翘(各一钱)、柴胡、黄芩、地骨皮(各八分)

水煎，温服。

四圣散

治痘出不快，将欲倒。

紫草茸、黄芩(各一钱)、甘草(五分)、木通(六分)

水煎，热服，日三。大便秘，加枳实，大便如常，加糯米，气虚少食，加人参。按四圣散，乃起痘乾紫倒之专药，其功在於紫草茸一味，世医咸用紫草代充，是以用多不效，原夫紫草茸，本名紫陌，乃蚁穴麒麟竭树脂凝结而成，不但可以活血起胀，兼得虫毒，攻发内陷之邪最锐，且无咸寒过润作泻之虞，盖绿紫陌之功，甚於紫草，故有紫草茸之名，其实非一物也。

夺命丹

治痘触邪，黑陷不起。

麻黄(去节，蜜酒拌炒。)、升麻、山豆根、红花、大力子、连翘、蝉蜕、紫草茸、人中黄(等分)

为末，蜜酒和丸，辰砂为衣，儿大者二钱，中者钱半，小者一钱，薄荷汤化下。

托快斑汤

治痘起发迟而热不止，及痂後发热。

紫草、黄芩、鼠黏子、连翘(各一钱)、木通(六分)、当归(七分)、甘草、桂枝、川芎、防风(各五分)、木香(三分)、蝉蜕(七枚)、淡

竹叶(十片)

水煎，温服。

羌活救苦汤

治痘头面太多，及大头证。

羌活、白芷、川芎、蔓荆、防风、桔梗、黄芩、连翘、升麻、葶苈、人中黄(等分)

水煎，不时热服。

攻毒汤

治痘山不快，伏陷倒，大便实者宜之。

大鳊鱼头，丹雄鸡头，鲜剋尖各三五枚，加生姜三五片，淡水煮熟，加酒酿少许，令儿先饮汁，次食鸡冠剋尖，馀俱不用。(如无鳊鱼头，B9鱼代之。)

豆瘟丸

治痘出气虚，吐利不止。

肉豆瘟、木香、砂仁、龙骨(，水飞。)、诃子肉(燥)、赤石脂、枯矾(絳半)

为末，神曲糊丸，黍米大，周岁儿二十丸，米饮下。

当归丸

治热入血分，大便秘结三五日不通。

当归(五钱)、黄连(二钱)、大黄(酒蒸，三钱。)、紫草(三钱)、甘草(一钱)

先取当归、紫草熬成膏，以三味为细末，膏和为丸，弹子大，每用一丸，水煎三五沸，和滓服之，不下，再服，以利为度。

加味消毒饮

治痘疹血热，咽喉不利。

鼠黏子(钱半)、甘草(五分)、荆芥(七分)、紫草(一钱)、防风(六分)、糯米(一撮)

水煎，不时服。

解毒防风汤

治痘乾燥毒盛。

防风、地骨皮、黄芩、芍药、荆芥、鼠黏子、枳壳(等分)

水煎，不时热服。一方，多升麻、葛根。

神应夺命丹

治痘触寒邪，肌表固闭，黑陷不起。

辰砂(以绢囊盛，线悬箸上，同升麻麻黄紫草连翘四味，用新汲水入砂锅内桑柴火煮一昼夜，取出辰砂研细，将药汁滤净飞砂，

取净二钱。)、麻黄(连根节,蜜酒炙,八分。)、蝉蜕(去翅足,三分。)、紫草(酒洗,五分。)、红花(五分)、真蟾酥(三分)、穿山甲(酒炙,五分。)

为末,用醇酒杵和,分作十丸,周岁儿半丸,二岁者一丸,大者不过三丸,热酒化下,暖覆取汗,汗出痘亦随发也,必择天医生气日修合佳。

神授散

治痘黑陷咬牙,昏热闷乱,烦躁不盛。

人牙(酥炙)、苦参(各五钱)、紫草、生地黄、犀角(镑)、麦门冬(去心,各六钱。)、黄芩(酒炒)、烧人矢(童男者,各二钱。)

为散,醇酒调服一钱五分,日二夜一,良久痘起光润而恶候除,不能酒者,糯米饮调服。

至实丹

治痘脾胃虚寒,肢冷不食,伏陷不起。

以生糯米与黄色雄狗饱食,取矢中米淘净,炙乾研细,每絮入麝香三分,随证用温补脾胃药或独参、保元送下。

无价散

治痘毒伤胃黑陷。

取腊月人矢乾者烧灰为散,砂糖汤调服方寸匕,服後即变红活。

人牙散

治痘疮寒闭,毒邪干肾而黑陷手足清。

人牙烧存性,为璫细末,每服四五分至一钱,儉猪尾血调紫草汤下。右方入麝少许,酒酿调服。钱氏云:痘疹最怕麝与酒触,恐防发痒。

珍珠人牙散

治痘疮毒伏心肾,黑陷神昏。

人牙(五钱。)、珍珠(一钱)、血竭(五分)

为散,每服四五分,酒浆调服。

桑虫浆

治痘气虚毒盛,白陷不起。

生桑树内虫一二枚蒸熟,酒酿捣绞,蠲服之。

地龙酒

治痘血热毒盛,黑陷不起。

活地龙五七枚,同乌芋捣绞,入酒浆少许,蠲热服之。

鸡冠血

治痘青乾紫黑陷,血热毒盛者。

穿山甲炮研璠细，每用五六分至一钱，刺老雄鸡冠上血收滴，酒酿调匀蠲热服。

牛李膏（一名必胜膏）

治痘黑陷不起。

牛李子（一名鼠李子，又名乌绛子，俗名绿子，可以染绿。）一味，熬膏收乾，丸如皂子大，桃襟煎汤化下，如无鲜者，乾者熬膏用之。

枣变百祥丸

治痘疮黑陷便秘。

大枣（十枚，擘。）、大戟（二擘，去骨。）

右二味，煮烂去大戟，将枣捣丸，如豆大，周岁儿十丸，紫草汤或木香汤下，从少至多，以利为度。

周天散

治痘黑陷，项强直视，喘胀发搐。

地龙（去土，焙乾，二擘。）、蝉蜕（去翅足，半擘。）

为散，每服半钱至一钱，乳香汤调下，日三夜一，痘起为效，周天之名，因轸水蚓为二十八宿之末，故取此义，与地龙酒功用稍有不同，若但黑陷喘胀，用地龙酒最捷，如兼作痒，则周天散为合剂耳。

水杨浴法

治痘出顶陷，浆滞不行，或为风寒所侵，俱宜用之，如初出及收敛时，痒皓破损者勿用。

用水杨五斤，三时用叶，冬用枝，以长流水一大釜，煎六七沸，取三分之一，置浴器内，候温浴之，内服应用之药，然後浴洗，渐次加汤，良久，乃以灯照累累然有起势，陷处晕晕有丝，此浆影也，後必满足，如未满足，又浴如前，力弱者只浴头面手足，若无起势，则气血败而津液枯矣，必难救治。

白花蛇散

治痘虚寒，白陷毒匿不起。

白花蛇（三钱）、丁香（十枚）

为散，每服三五分，热酒调下。

薰秽散

苍术、细辛、甘松、川芎、乳香、降香（等分）

为散，烧膜彖帑 C

辟秽香

大黄（一倍）、苍术（絳半）

为散，烧 @尸厌诸秽。

芍药汤

治痘将靨时微痒。

白芍（酒炒）、甘草（炙）、忍冬、茯苓、黄芩（等分）、薏苡仁（倍用）

水煎，热服。

橘皮茱萸散

治痘疮初起，乾呕而哕。

橘皮（六钱）、茱萸（三钱）、黄连（一钱，同茱萸炒。）、竹茹（一团）

为散，每服一钱，水煎服。

前胡枳椇汤

治喘嗽上气，烦渴引饮，便实溺赤。

前胡、枳椇、赤茯苓、大黄（酒蒸）、甘草（炙，等分。）

为散，每服三钱，水煎温服，身温脉微者禁用。

补肺汤

治气虚痘毒乘肺，咳嗽不已。

黄、鼠黏子（各一钱）、阿襟（八分）、马兜铃、甘草（各五分）、杏仁（去皮尖，七枚。）、桔梗（七分）、糯米（一撮）

水煎温服。

黄芩泻肺汤

治肺热喘嗽，实便秘。

黄芩（酒炒）、大黄、连翘、山栀（熬黑）、杏仁（去皮尖）、枳椇、桔梗、薄荷、生甘草

水煎温服。

射干鼠黏子汤

治痘不起发，咽喉疼痛。

鼠黏子（钱半）、甘草（五分）、射干（六分）、升麻（四分）

水煎，不时服之。

紫草消毒饮

治痘疹血热咽痛。

紫草、连翘、鼠黏子（各一钱）、荆芥（七分）、甘草、山豆根（各五分）

水煎，不时温服。

生津葛根汤

治痘疮发渴。

葛根、塘菱根、麦门冬(去心)、生地黄(等分)、升麻、甘草(生，
絀半。)

用糯米泔水煎去滓，入茆根自然汁一合服之。

人叁酸枣汤

治心肺虚热，烦躁不盛。

人叁、枣仁(炒研)、山梔(熬黑)、生地黄、麦门冬(去心)、当归
(等分)、甘草(炙，絀半。)

水煎温服。

梔子仁散(即梔子汤)

治痘疹毒盛，色黑便秘。

梔子仁(熬黑，一紮。)、白鲜皮、赤芍药、升麻(各五钱)、寒水石
(如无，石盐代之。)、甘草(炙，各三钱。)

为散，每服一二钱，水煎，量儿大小，调紫草茸末半钱匕，服之。

移痘丹

治痘出目中，初见点时，用此移之。

守宫(十枚，去头足，配辰砂一钱，阴乾。)、珍珠、茯神、远志肉
(各一钱)、琥珀(五分)

为末，紫草膏和丸，如梧子大，每服一钱二分，欲移在手足，观
桂、甥璣仙煎汤下，欲专移在足，牛膝、木瓜煎汤下，微汗为度，
再用後药二服。

川芎、说B荆芥、白芷(各五分)、蝉蜕(三分)、防风、生姜(一
片)、]一茎)

水煎温服。血热者，加紫草、连翘。此方出麻城家秘，黄石峰璠
言其神，而吾絀以痘疹名世者，莫不以守宫为方士璠端，曷知医
学正传、圣济总录、卫生宝鉴、丹溪摘玄、圣惠方等，咸取入剂，
岂可以方士目之耶。

排毒散

治痘後馀毒发痲，能食便秘。

大黄(酒蒸，一紮。)、白芷(七钱五分)、砵香(另研)、木香(各
二钱五分)、穿山甲(炮，三钱。)、归尾(五钱)

为散，每服二三钱，忍冬花煎汤调，日三服，虚者，絀大黄加荆、
防、连翘、甘草节，欲托，加黄、防风。

解毒内托散

治痘後发痲。

黄、当归、防风、荆芥、连翘、赤芍、木通(等分)、甘草节(絀
半)、忍冬花(倍用)

水煎，入醇酒少许服之。

真人解毒汤

治痘母。

木通、连翘、防风、荆芥(各三钱)、忍冬花(半斤)、甘草节(一
絮)

水酒各半煎，温分三服，以肿消痘出为度。

清咽滋肺汤

治麻後馀热，咳嗽声。

黑叁、鼠黏子、荆芥、菱甬、贝母(去心)、塘菱根、马兜铃、桔
梗、麦门冬(等分)、甘草(絀半)

水煎温服。繆仲淳，无马兜铃，有薄荷。

清热透肌汤

治麻疹未透，热甚而咳。

黑叁、石膏、鼠黏子、荆芥、防风、前胡、葛根、杏仁(等分)、生
甘草(絀半)

水煎热服。

葛根解肌汤

治麻疹初起，发热咳嗽，或乍凉乍热。

葛根、前胡、荆芥、鼠黏子、连翘、赤芍、蝉蜕、木通(等分)、生
甘草(絀半)

水煎热服。

凉血饮子

治麻疹火毒炽盛，紫赤而黯。

生地黄(钱半)、黄连(五分)、黄芩、荆芥、黑叁(各一钱)、红花
(三分)、赤芍、丹皮(各八分)、木通(七分)

水煎温服。

甘桔汤

治麻疹咽痛，口舌生疮。

甘草、桔梗、山豆根、黑叁、鼠黏子、荆芥(等分)、麦门冬(倍用)
水煎温服。

石斛清胃散

治麻後呕吐，肾虚不食热滞。

石斛、茯苓、橘皮、枳壳、均 B 申香、丹皮、赤芍(等分)、
甘草(絀半)

为散，每服三四钱，加生姜一片，水煎服之。

门冬甘露饮

治麻疹热甚而渴。

麦门冬(二钱,去心。)、黑参、黄芩、塘菱根、连翘(各一钱)、生甘草(五分)、灯心(二十茎)、竹叶(二十片)

水煎温服。

除热清肺汤

治麻疹尽透,而壮热咳嗽,大便秘结。

石膏(三钱)、黑参、生地黄、赤芍、贝母、塘菱根(各一钱)、麦门冬(去心,钱半。)、甘草(五分)

水煎温服。

射干消毒饮

治麻疹咳嗽声,咽喉肿痛。

射干、黑参、连翘、荆芥、鼠黏子(等分)、甘草(钱半)

水煎温服。

当归散

治口舌生疮,牙根毒发,大便秘结。

当归、赤芍(各一钱)、川芎(五分)、大黄(三钱)、甘草(生,五分。)

为散,加生姜一片,水煎服之。

无比散

治麻後牙疳腐烂。

取黄牛粪 s 性,入脑龙少许,研细吹之。

烧盐散

治牙疳溃烂。

取橡斗大者实盐满,合起铁丝扎定,烧存性,以碗覆地,入麝少许,研细敷之。

绿袍散

治一切口疮腐烂。

荆芥穗、薄荷、青黛(各二钱)、玄明粉、硼砂(各二钱)、甘草(钱半)、百药煎(二钱半)

为散,点舌上,令其自化。

双和汤

治麻後虚羸。

熟地黄、白芍(酒炒,各一钱。)、当归(各七分)、川芎、甘草(炙,各四分。)、肉桂(三分,有热,去之。)、生姜(一片)、红枣(一枚,去核。)

水煎温服。

卷十六

祖方

夫字有字母，方有方祖，自伊尹汤液，一脉相传，与释氏传灯无碍，苟能推源於此，自然心手合辙，谅非时师所能测识也。

桂枝汤(玉函)

治风伤卫气，脉浮缓，发热自汗，营卫不和。

桂枝(三钱)、白芍(三钱)、甘草(炙，二钱。)、生姜(五片)、大枣(四枚，擘。)

右五味，水煎温服，啜热稀粥一盞，以助药力，覆暖取微汗效，不汗，少顷再服。

小建中汤(玉函)

治风木乘脾，寒热腹痛。

桂枝汤倍芍药，加饴糖三钱。

黄 建中汤(金匱)

治虚劳感寒，发热自汗。

桂枝汤加黄 钱半，饴糖一合。千金，多人参二钱。

桂枝汤和营表药，倍芍药加饴糖，便能建立中气，以芍药之酸，敛护营血，饴糖之甘，培养中土，更加黄 以实卫气，营卫藏府俱和，而受益多矣，千金於小建中方加入当归，名曰内补建中，其调和中外之力可知。

薤白汤(千金)

治冬温脉浮发热，项强头痛。

桂枝汤加黄芩钱半。

阴旦汤(千金)

治冬温内寒外热，肢节疼痛，中挟寒食。

桂枝汤加黄芩钱半，乾姜五分。

阴霾四塞，非平旦之气，无以开萧薤和，桂枝汤原名薤白，开萧薤邪之药也，千金於中加入黄芩之苦寒性轻，以治冬温在表之邪热，仍以薤白称之，若兼挟寒食，再加乾姜之辛温散结，以治中土之停滞，遂因之曰阴旦，与经络之阴薤，风马牛不相涉也。

千金独活汤

治风懿奄忽不知人，咽中闭塞不能言，四肢不收，手足 曳。

桂枝汤桂枝易桂心，去大枣加独活、塘蓼根、生葛发其汗，不得汗，去独活、塘蓼根、生姜，加防己、防风、麻黄，係不语，并皆治之。

当归四逆汤(玉函)

治籛邪入犯厥阴，四肢厥逆。

桂枝汤去生姜，加当归三钱，细辛、通草各一钱。

邪犯厥阴之界，有入无出，虽有热邪，势必从阴而为厥逆，故厥阴篇中，有厥深热深之例，以振发传经之变端，病邪至此，最为紧迫，医者苟无成识於胸中，临病将何措指，南籛先师乃毫不以厥逆为意，仍取太籛例中桂枝汤方，加入当归协济芍药，以护厥阴之营，细辛引领桂枝，以为厥阴向导，通草通利膀胱，以疏厥阴出路，与桂枝平分力量，为分解之捷径，虽厥阴与太籛紫经接壤，邪既入阴，断无复传籛经之理，先辈六经例有不罢再传之说，大可喷饭，而桂枝方中，独去生姜者，恐辛辣性暴，不待气味入阴，便从太籛开发，转虚其卫，再有何力以振驱邪之任欤，由是广推大小青龙，大小柴胡，和解营卫紫璣，表 交界之邪，必用姜、枣为一定之法，若麻黄汤则专主寒伤营证，便与生姜无预，逮至三阴等治，从无一方泛用生姜者，生姜为手头常用之物，尚尔若此之慎，况有不察厥深热深之旨，一见四肢厥冷，漫投姜、附、四逆，於此能无戚戚乎。

内补当归建中汤(玉函)

治产後血虚，虚羸不足，腹中刺痛，少腹中急，或感寒发热。

桂枝汤桂枝易肉桂，加当归二钱，襟饴六钱。

崩伤内衄不止，加地黄六钱，阿襟二钱，产後一月服四五剂，令人强壮。

桂枝龙骨牡蛎汤(玉函)

治虚劳梦泄，恶寒发热。

桂枝汤加龙骨(^、牡蛎(熬)各钱半。

桂枝大黄汤(玉函)

治太阴中风误下，引邪入内，腹满痛。

桂枝汤加大黄一钱。

桂枝汤表药也，以其误下，引邪内贼而腹满痛，浑是表邪在内不解之故，故仍用桂枝汤，略加大黄，因势利导，病既变，则药亦不得不随之而变也。

桂枝葛根汤(玉函)

治太籛经柔痉，自汗脉浮。

桂枝汤加葛根二钱。

瑯菱桂枝汤(金匱)

治痉太籛证备，身体强几几然，脉磳迟。

桂枝汤加瑯菱根二钱。

桂枝加附子汤(玉函)

治亡籛漏风,肢体屈伸不和。

桂枝汤加熟附子一钱。

桂枝加黄 汤(金匱)

治黄汗发热胫冷,腰以上汗出,下无汗。

桂枝汤加黄 二钱。

芍桂酒汤(金匱)

治汗如柏汁,肢体肿,发热汗出而渴。

桂枝汤去甘草、姜、枣,加黄 五钱。

苦酒和水煎。

黄 桂枝五物汤(金匱)

治血 ,身体不仁,如风状。

桂枝汤去甘草,加黄 等分。

千金桂心易桂心,加人参名黄 汤。

茯苓甘草汤(玉函)

治风邪入犯膀胱气分,小便不利。

桂枝汤去芍药、大枣,加茯苓二钱。

苓桂术甘汤(玉函)

治心下有支饮,胸腹支满,目眩。

桂枝汤去芍药、姜、枣,加茯苓二钱,白术一钱。

此仅用桂枝汤之半,以流动中外之支满,兼四君子之半,以喘行在 之痰气也。

千金桂枝去芍药加皂荚汤(金匱)

治肺痛吐涎沫,初起有表邪者。

桂枝汤去芍药加皂荚一枚。(去皮核,酥炙。)

桂枝去芍药加麻黄附子细辛汤(金匱)

治气分,心下如盘。

桂枝汤去芍药,加麻黄、附子各一钱,细辛半钱。

病在气分,非麻桂不能分解,病气盘错,非辛、附不能破结,去芍药者,恶其酸收也。

小青龙汤(玉函)

治溢饮喘咳,自利发热,当发其汗。

桂枝汤去姜、枣,加麻黄三钱,半夏二钱,炮姜、细辛、五味子各半钱。

小青龙加石膏汤(金匱)

治喘咳上气烦躁,心下有水气。

小青龙汤加石膏鸡子大一枚。(碎)

桂枝麻黄各半汤(玉函)

治太籛证脉微恶寒。

桂枝汤加麻黄、杏仁。

桂枝二越婢一汤(玉函)

治营卫俱伤，风多寒少而烦满。

桂枝汤本方各二钱，加麻黄二钱，石膏三钱。

桂枝芍药知母汤(金匱)

治肢节痛，脚肿如脱。

桂枝汤去大枣，加麻黄二钱，白术半藜，知母、防风各四钱，熟附子二钱。

炙甘草汤(玉函)

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及肺痿唾多，心中温温液液，虚劳不足，汗出而闷。

桂枝汤去芍药倍甘草，加人参二钱，生地三钱，麦门冬二钱，麻子仁一钱，阿襟二钱。

浑是清润调补药中，但用桂枝一味以流动经脉之滞，麻仁一味以滋润肠胃之结，而脉虚结代，心虚动悸，一切虚劳不足，得以荣养，则脉虚自复，心悸自盛矣。

芍药甘草汤(玉函)

治营血受伤，热不止。

桂枝汤去桂枝、姜、枣。

芍药甘草附子汤

治发汗病不解，反恶寒，及疮家发汗成痉。

桂枝汤去桂枝、姜、枣，加附子一钱(炮)。

黄芩汤(玉函一名黄芩芍药汤)

治伏气发温，太籛少籛合病自利。

桂枝汤去桂枝、生姜，加黄芩三钱。

黄芩加半夏汤(玉函，金匱名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治伏气发温，内挟痰饮痞满咳逆。

桂枝汤去桂枝，加黄芩三钱，半夏二钱。

黄芩汤本治春夏温热，热自内发，故於桂枝汤中，除去桂枝、生姜之辛温，易以黄芩之苦燥，转温散为凉解，大匠端斤妙用，不可思议，後世借以治下利身热，亦不出此，其黄芩加半夏汤，治自利而呕，与夏秋下利白沫，若合符节，璋病同治，总不出南籛之绳墨也。

麻黄汤(玉函)

治寒伤营气,脉浮发热,无汗而喘,骨节痛。

麻黄(去节,三钱。)、桂枝(三钱)、甘草(炙,一钱。)、杏仁(二十枚,泡,去皮尖,碎。)

右四味,水煎温服,暖覆取微汗,不须啜粥,以寒邪入伤营气,营气起於中焦,恐谷气反助邪热也。

麻黄加术汤(金匱)

治湿家身体烦疼,日晡发热。

黄麻汤加白术四钱。

湿家身疼烦热,浑是躯壳受伤,即用麻黄汤开发肌表,不得白术健脾胃气,则湿热虽从汗泄,而水谷之气,依然复为痰湿,流薄中外矣,然术必生用,若经炒焙,但有健脾之能,而无祛湿之力矣。

古今录验橘皮汤(金匱)

治寒邪伤肺,咳嗽吐血。

麻黄汤换肉桂,加橘皮、当归、紫菀、黄芩。

麻杏甘石汤(玉函)

治发汗後,汗出而喘,无大热者。

麻黄汤去桂枝,加石膏半斤。

此麻黄汤去桂,而兼越婢之意,专祛上焦湿热痰气,与苓桂术甘汤互发,彼藉苓、术,专祛心下之支饮,此藉石膏,专祛膈上之湿热也。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玉函)

治风湿一身尽痛发热,日晡所剧者。

麻黄汤去桂枝,加薏苡半斤。

杏子汤

治风水虚胀脉浮,发其汗即已。

麻黄汤去桂枝。(又易简杏子汤,用小青龙加人参杏子仁。)

甘草麻黄汤(金匱)

亦治水。

麻黄汤去桂枝、杏仁,方用甘草二钱,麻黄四钱。

葛根汤(玉函)

治太阳病明合病自利,或发热无汗,喘满不食。

麻黄汤去杏仁,增桂枝一钱,加葛根四钱,芍药二钱,生姜三片,大枣三枚。

此即麻黄、桂枝二汤合用,於中但去杏仁,增葛根,为太阳明经证

之专药，以其能辅麻黄，大开肌肉也，去杏仁者，既开肌肉於外，不当复泄肺气於内也，圣人立法，一方一味，各有斟酌，非刻意研求，焉能测识其微而为苍生司命哉。

三拗汤(局方)

治风寒伤肺而咳，误行敛肺，而壅嗽喘急。

麻黄汤去桂枝，用麻黄(不去节)、甘草(生)、杏仁(连皮尖)等分，更加桔梗、荆芥，名加味三拗汤。

麻黄附子细辛汤(玉函)

治少阴病，脉砵发热，及水肿喘咳。

麻黄汤去桂枝、杏仁、甘草，加附子一钱，细辛半钱。

千金附子散

治中风手臂不仁，口面 僻。

麻黄附子细辛汤加乾姜、桂心、人参、防风、芎、羚羊角，为散水煎，加竹沥，日服一剂效。

仓公当归汤

治贼风口噤，角弓反张成痉。

麻黄附子细辛汤加当归、防风、独活，水酒和煎，口不开者，格口内汤，一服当苏，二服小汗，三服大汗。

麻黄附子甘草汤(玉函，金匱名麻黄附子汤。)

治少阴病脉砵发热，二三日无 证，及水肿脉砵。

麻黄汤去桂枝、杏仁，加附子一钱。

千金大枣汤

治历节疼痛。

麻黄附子甘草汤，加黄、姜、枣，日三服汗之。

发表重剂，莫如麻黄，温经峻药，首推附子，表 补泻，功用天渊，仲景於少阴病脉砵发热，二味合用，单刀直破坚垒，而建补天浴日之功，在一二日间，势难叵测，则用细辛以助其锐，二三日无 证，则用甘草以缓其治，各有权度，金匱於水肿治例，亦用二汤，喘嗽则兼细辛以开肺气之壅，脉砵则兼甘草以缓肾气之逆，与初起防变，二三日无 证互发，而仓公乃於麻附细辛方中，加当归、防、独以疗贼风口噤发痉，千金复以麻附甘草汤内加黄、姜、枣以治历节疼痛，总赖麻黄、附子，彻外彻内，迅扫其邪，杲日当簪，何有阴霾之患乎。

麻黄升麻汤(玉函)

治冬温误行汗下，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

麻黄汤去杏仁，用麻黄二钱，桂枝、甘草各八分，加升麻、当归

各一钱，知母、黄芩、萎甬各二钱，天门冬、芍药、乾姜、白术、茯苓、石膏各八分。

此方专主箴热陷於厥阴，经脉为邪气所遏，故下部脉不至，而证见咽喉不利，唾脓血也，邪遏经脉，非兼麻黄、桂枝之制，不能开发肌表以泄外热，非取白虎、越婢之法，不能清润肺胃以化热，更以芍药甘草参黄芩汤寒因寒用，谓之应敌，甘草乾姜合肾着汤热因热用，谓之向导，以病气庞杂，不得不以逆顺兼治也。

华盖散(局方)

治肺受风寒，咳嗽声重，烦满昏眩，脉浮数。

麻黄汤去桂枝，方用麻黄、杏仁各一钱，甘草五分，加苏子、赤茯苓、橘红、桑根皮各一钱，生姜二片，红枣一枚。

九宝汤

治经年久嗽不愈，脉浮起於外感者。

麻黄汤加紫苏、薄荷、橘红、桑白皮、大腹皮等分，生姜三片，乌梅肉半个。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玉函)

治湿热发黄。

麻黄汤去桂枝，麻黄一钱，加连轺(即连翘)二钱，赤小豆一合，生梓白皮一絮，生姜三片，大枣四枚。

水煎，分温三服，半日服尽。

越婢汤(金匱)

治风水恶寒，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者。

麻黄汤去桂枝，杏仁倍麻黄，加石膏八钱，生姜三片，大枣五枚。

水煎，分温三服。越婢者，发越湿土之邪气也，水湿之气，因风流播中外，紮相激搏，势难分解，不得不藉麻黄祛之从表而越，石膏清之从而化，内经开鬼门法也，本方加术以助理开汗大泄，於加术方中更加附子，以治脚恶风，开中寓阖，信手合辙，其大青龙、小续命、麻杏甘石汤，或加桂枝以和营，或加参、归以鼓气，或加杏仁以泄满，总以此方为枢局也，或问表无大热，何得轻用麻黄，内无烦渴，何得轻用石膏，盖恶寒身肿自汗，浑是湿气郁着，非风以播之，不能解散，麻黄在寒伤营剂中，则为正治，在开湿门中，则为导引，石膏在白虎汤中，则为正治，在越婢、青龙、续命方中，则为导引，不可以此碍彼也。

越婢加术汤(金匱)

治内璠热，则身体津脱，理开，汗大泄，厉风气，下焦脚弱。

越婢汤加白术四钱。

越婢加术附汤(金匱)

治脚 恶风。

越婢汤加白术四钱,附子一钱。

越婢加半夏汤(金匱)

治肺胀咳而上气。

越婢汤加半夏半紮。

大青龙汤(玉函)

治营卫俱伤,脉浮紧,汗不得出而烦躁。

越婢加杏仁十四枚,(去皮尖)桂枝二钱。

文蛤汤(金匱)

治吐後渴饮不止,脉紧头痛。

越婢汤麻黄絀半,加文蛤半紮,杏仁十五枚。

续命汤(金匱名古今录验续命汤)

治中风祐,身体不能自收,并治但伏不能卧,咳逆上气,面目浮肿。

麻黄、桂枝(千金,局方,俱作桂心。)、当归、人参、石膏、乾姜、甘草(炙,各三钱。)、芎(一钱)、杏仁(三十枚,千金,作白术。)

右九味,水煎,温服,当薄覆脊凭几坐,汗出则愈,不汗更服,无所禁,勿当风。千金续命汤无人参,有防风、黄芩、芍药。续命风引汤,多防己、防风、独活、附子,治中风癡眩不知人,狂言舌肿出。千金依源续命汤,多白术、茯苓、大枣为十二味。

小续命汤(千金)

治中风外显六经形证。

续命汤去石膏,加芍药、防风、黄芩各一钱四分,防己一钱,熟附子七分,生姜五片,大枣一枚。(崔氏,外台,不用防己大枣。)无汗恶寒,倍麻黄、杏仁,有汗恶风,倍桂枝、芍药,无汗身热不恶寒,去附子倍甘草加石膏、知母,有汗身热不恶风,倍桂枝、黄芩加葛根,无汗身凉脉砵细,倍附子加乾姜,有汗无热畏寒脉砵,倍桂枝、附子、甘草,肢节挛痛,麻木不仁,脉缓,加羌活、连翘。(右易老加絀法)张景岳曰:按历代相传,治中风之方,皆以续命等汤为主,考其所自,则始於金匱要略,附方中有古今录验续命汤,然此必宋时校正之所增,而非仲景本方也,此自隋唐以来,则孙氏千金方,乃有小续命、大续命、西州续命、排风等汤,故後世宗之,无不以此为中风主治矣,夫续命汤以麻黄为

君，而与姜、桂并用，本发散外邪之方，至小续命、大续命、西州续命、排风等汤，则复加黄芩以兼桂、附，虽曰相制，而水火冰炭，道本不同，即有神妙，终非余之心服者，其他无论，独怪乎河间东垣丹溪三子者，既於中风门，皆言此病非风矣，何於本门并首列小续命汤，而附以加絀之法，又何前後之言不相应耶。

千金大续命汤

治中风肥盛，多痰多渴，肢体不遂。

续命汤去人参，加黄芩、荆沥。（一作竹沥）

西州续命汤（千金）

治中风祐，身体不能自收，口不能言，冒昧不识人，拘急不能转侧。

大续命汤去荆沥。

千金八风续命汤

治卒中半身不遂，手足拘急。

续命汤去麻黄、芎 加独活、黄芩，水煎，温服覆汗，不得汗，倍麻黄。

千金排风汤

治中风肢体烦疼，皮肤不仁。

续命汤去人参、石膏、乾姜，加防风、芍药、白术、茯苓、独活、白鲜皮、生姜。

升麻汤（一名升麻葛根汤）

治觔明经邪发热，及痘疹初起。

升麻（一钱）、葛根、白芍（各钱半）、甘草（炙，八分。）

右四味，水煎，温服。升、葛为觔明经之向导，觔明专主肌肉，恐开泄太过，即以白芍敛护营血，甘草调和中气，所以解利本经邪热及时行痘疹，皆为专药，然在起胀後禁用。

秦窳升麻汤

治中风口目 斜。

升麻汤加秦窳、人参、桂枝、白芷、防风、 C

升觔散火汤

治胃虚过食寒物，抑遏觔气於脾土中，畏寒发热，火郁则发之也。

升麻汤加羌活、独活、人参、柴胡、防风，用生甘草。

火郁汤

治火郁不舒，凛凛恶寒不止。

升麻汤用生甘草加柴胡、防风、 C

按此即升籛散火汤去羌活、独活、人参，加 内经所谓恶寒非寒，火郁则发之也。

冲和顺气汤

治内伤脾气，恶寒发热，食少便溏。

升麻汤加人参、羌活、防风、苍术、白术、姜、枣。

升籛补气汤

治胃气不足，脾气下溜，气短无力，不时发热，早饭后烦闷，须要眠睡，五心烦热。

升麻汤去葛根，加羌活、独活、防风、柴胡、厚朴、泽泻、姜、枣。

和解汤

治痘三日前后，起发迟。

升麻汤加人参、川芎、羌活、防风。

连翘升麻汤

治痘发太多，凉内解毒。

升麻汤加连翘、桔梗、牛蒡、木通、薄荷、灯心、竹叶。

小柴胡汤(玉函，千金名黄龙汤。)

治少籛受邪，往来寒热，脉弦，佷痛而呕。

柴胡(三钱)、黄芩、人参、甘草(炙，各一钱。)、半夏(二钱)、生姜(五片)、大枣(四枚)

水煎，去滓，温服。治伤寒有五法，曰汗，曰吐，曰下，曰温，曰和，皆一定之法，而少籛例中小柴胡汤，专一和解表，少籛为阴籛交界，邪传至此，已渐向，故用柴胡升发其邪，使从外解，即以人参挡截於中，不令内犯，更以半夏、黄芩清解在之热痰，生姜、大枣并祛在表之邪气，又须甘草协辅参、柴，共襄匡正辟邪之功，真不易之法，无容拟议者也，其方后加殊，乃法中之法，定而不移，至於邪气犯本，胆府受病，而加龙骨、牡蛎，丸药误下，而加芒硝，屡下不解，引邪入，心下急，郁郁微烦，而用大柴胡，为法外之法，变通无定，不可思议者也，独怪世医用小柴胡，一概除去人参，且必加枳、桔耗气之品，此非法之法，习俗相承，匿於横议者也，何怪乎道艺日卑，风斯日下哉。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玉函)

治少籛经邪，误下犯本，胸满蚤烦。

小柴胡汤去黄芩、甘草，加桂枝、茯苓、龙骨、牡蛎、铅丹、大黄。

柴胡加芒硝汤(玉函)

治少籛过经不解。

小柴胡汤加芒硝三钱。

大柴胡汤(玉函)

治寒热便秘。

小柴胡汤去人参、甘草,加芍药、枳实各一钱,大黄二钱。

四逆散(玉函)

治热邪传入少阴厥逆。

小柴胡汤去人参、半夏、黄芩、姜、枣,加枳实、芍药,等分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凡病各有真假,真者易见,假者难辨,差之毫厘,迥乎冰炭,试以伤寒之厥逆辨之,其始病便见者为直中寒厥,五六日热除而见者为传经热厥,寒厥真而热厥假也,热厥之治,惟四逆散得之,细推其邪,从藩入阴必由少藩而瞽,亦无不由太阴竟入少阴之理,故首推柴胡为来路之引经,亦藉以为去路之向导,用枳实者,扫除中道,以修整正气复回之路也,夫阴为藩扰,藩被阴埋,舍和别无良法,故又需芍药以和其营,甘草以和其胃,胃气和而真藩敷布,假证愈而厥逆自除,但方後加絳纷庞,寒热互用,非随证而推逆顺之机,难以语此,如悸,加桂枝,小便不利,加茯苓,泄利下重,加薤白,皆阴为藩扰,随其攸利而开泄之,咳利,加五味、乾姜,腹痛,加附子,是藩被阴埋,急须焕发以克复之,与厥阴例中,当归四逆加絳茱萸同法,须知真证正治,假证间取,总不出此方之模范也,至若二经热邪亢璫而厥,自有大承气下夺之法,又非四逆散、当归四逆之和法可例治也。

柴胡去半夏加塘菱汤(金匱)

治疟多渴。

小柴胡汤去半夏加塘菱根。

柴胡桂枝乾姜汤(玉函,金匱名柴胡桂姜汤。)

治疟寒多微有热。

小柴胡汤去人参、半夏、姜、枣,加桂枝、乾姜、塘菱根、牡蛎(熬)。

柴胡桂枝汤(玉函)

治太藩少藩并病合病,寒热及疟。

小柴胡汤加桂枝、芍药。(即小柴胡汤合桂枝汤)

柴胡四物汤

治妇人经行感冒,热入血室。

小柴胡汤合四物汤。

柴胡枳桔汤(一名枳桔柴胡汤)

治少籊寒热痞满。

小柴胡汤加枳椇、桔梗。

增损柴胡汤

治少籊血虚，寒热不止。

小柴胡汤去黄芩，加川芎、芍药、陈皮。

柴胡清肝散

治怒火憎寒发热，肝胆风热疮疡。

小柴胡汤去半夏、姜、枣，加山梔、川芎、连翘、桔梗。

人参败毒散(局方)

治时疫初起发热，及感冒发散後热不止。

小柴胡汤去半夏、黄芩、大枣，加茯苓、羌活、独活、前胡、川芎、枳椇、桔梗。

问时疫初起，用人参败毒，得毋助邪为疴之患乎，又何以治非时寒疫，汗後热不止，详此二者，一为全盛之毒，一为未尽之邪，胡一方可混治耶，盖时疫之发，或值岁气并临，或当水土疏豁，种种不侔，然必入伤中土，土主百骸，无分经络，毒气流行，随虚辄陷，最难叵测，亟乘邪气未陷时，尽力峻攻，庶克有济，其立方之妙，全在人参一味，力致开阖，始则鼓舞羌、独、柴、前各走其经，而与热毒分解之门，继而调御津精血气各守其乡，以断邪气复入之路，与桂枝汤中芍药护营之意不殊，如桂枝人参汤、小柴胡汤、叁苏饮，未尝不用人参以协济表药成功也，但其所主，惟天行大头，乃为合辙，加荆、防、牛蒡、薄荷，名荆防败毒，为捻颈瘟，咽喉肿痛之专药，即上二证，在热毒既陷已後，及北方黑骨温等，总与此方无预也，至若伤寒传变之邪，伏气郁发之证，泾渭攸分，略无交涉，而先哲尝借以治寒疫汗後馀热往往获效者，以非时之邪混厕经中，屡行疏表不应，邪伏幽隐不出，非藉人参之大力不能载之外泄也，逮至疫痢昏热口噤，亦宜此方加陈仓米引领入胃，则毒随药化，得非人参辅佐之力欤，独怪近世医流，偏谓人参助长邪气，除去不用，专行群队攻发，鼓激壮火飞腾，不至竭绝真阴不已，兹缘同学质问，因祖述以政。

荆防败毒散

治大头虾蟆瘟证。

人参败毒散加荆芥、防风、薄荷、牛蒡子。

仓廩汤

治疫痢发热。

人参败毒散加陈仓米一撮。

清脾饮

治食积脉实，溺赤便秘。

小柴胡汤去人参，加白术、青皮、厚朴、草果。

按清脾饮，清理脾家痰气宿滞，及蕴积少腑经中风热之邪，乃於小柴胡中除去人参，益入青皮、白术、厚朴、草果一派絨 夹 在藜申之人，固为相宜，若膏粱豢养柔脆者，即有留滞，亦难胜此，用者审之。

星香汤

治中风痰涎潮塞，不省人事，服热不得者。

南星（三钱）、木香（半钱）、生姜（十片）

水煎，服无时。

省风汤（局方）

治卒中口噤不能言，口眼 斜，筋脉抽掣，风痰壅盛。

星香汤去木香，用陈胆星一钱五分，加防风一钱，生半夏、黄芩、生甘草各七分半。

大省风汤（局方）

治卒中痰逆呕泄，脉 砵 厥冷。

星香汤去木香，用陈胆星二钱，加防风、独活、生附子各一钱，全蝎、生甘草各五分。

按此即省风汤去半夏、黄芩，加独活、附子、全蝎，二汤虽分寒热主治，并用生姜十片以开发风痰，不可 殊 也。

三生饮（局方）

治中风卒倒，口眼 斜，半身不遂，寒闭不省人事，痰气上壅。

星香汤本方用生南星一 藜，木香三钱半，加生川乌、生附子各五钱。

捣罗为散，每服五钱，同生姜十片煎服，气虚卒倒，另加人参 藜 许 驾 馭 之。三生饮，中风门中破的之方，虽本星香，而实得大省风之妙用，与续命汤相为 纲 角，夺门 革 鼎，各有 专 功，贵在先声夺气，无容庸师拟议。

术附汤

治寒湿体痛，自汗身寒。

白术（一 藜）、附子（半 藜）

右二味，水煎，去滓，放凉分三服。

参附汤〔治脾肾 藜 虚，厥逆自汗。〕

术附汤去术加人参一 藜。

附汤

治元籛衰弱，虚风自汗。

术附汤去术加黄 一絜（蜜酒炒）。

三因治自汗，用 附、术附、叁附三方，皆用附子五钱，馀俱一絜，分三服服之，其卫外之籛不固，则用 附，脾中之籛不固，则用术附，肾藏之籛不固，则用叁附，凡属籛虚自汗，不能舍此三方，而 附可以治虚风，术附可以治寒湿，叁附可以壮元神，三方亦相因为用，用二物，不杂他味，取力锐以擅专功也，其外麻附、桂附、姜附、椒附、星附及大黄附子等，法度森森，分治九咳，各具转日回天之妙用，岂寻常可拟议乎。

桂枝附子汤(玉函)

治风湿身重烦疼，不能转侧。

术附汤去术，本方用附子一枚，加桂枝一絜二钱，甘草六钱，生姜一絜，大枣十二枚，分温三服。

白术附子汤(玉函，即近效白术附子汤。)

治风湿相搏，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则痛剧，汗出短气，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或身微肿。

术附汤本方用术一絜二钱，附六钱，加甘草六钱，生姜一絜，大枣十二枚，分温三服。

甘草附子汤(玉函)

治风湿大便坚，小便自利。

术附汤本方用术、附各六钱，加桂枝一絜二钱，甘草六钱，分温三服。

桂枝附子、白术附子、甘草附子三方，皆本术附汤方而立，一加桂枝、甘草、姜、枣，以治身重烦疼，不能转侧，其病全在躯曠，无关于 籛，故於本方除去白术，使桂、附专行躯曠，而振驱风逐湿之功，用甘草以缓桂、附之性，不使其汗大泄，汗大泄，则风去而湿不去也，风在疾祛，湿在缓攻，故用生姜之辛以散之，大枣之甘以缓之，则营卫之开阖有权，风湿无复入之虞矣。一加甘草、姜、枣，以治骨节烦疼掣痛等证，浑是湿流关节之患，故於本方但加甘草，以缓术、附之性，姜、枣以司开阖之机，风之见证本轻，故无藉於桂枝也。一加桂枝、甘草，以治风湿大便坚，小便自利，以病气 内犯，故於本方加桂枝助附子以杜内贼之风湿，加甘草助白术以和二便之偏渗，故大便虽坚，法无下夺之理。

附子汤(玉函)

治少阴病始得之，背恶寒，脉磳身体骨节痛。

术附汤加茯苓、白芍各一掣，人参六钱。

真武汤(玉函，千金名玄武汤。)

治少阴下利腹痛，或咳呕，小便不利。

术附汤本方白术六钱，附子一枚(炮)，加茯苓、芍药、生姜各一掣。

咳者，加五味子、细辛、乾姜，小便利者，去茯苓，下利，去芍药加乾姜，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详附子汤与真武汤二方，止差一味，一治少阴病始得之，便背恶寒，口中和，知其人真籛素亏，故用人参以助附子之雄，茯苓以行白术之滞，又恐生附性悍，伤犯真阴，故用芍药以护持营血，营血得安，而真阴受荫矣。一以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自利，四肢砵重，或咳或呕，其人内外皆是水气，故用生姜佐茯苓、术、附以水利为务，水去则真籛自复，当知此证皆由水气郁遏其籛，籛气原不大虚，所以方中术、附，仅用附子汤之半，又恐辛燥，有伤其阴，因以芍药保其营血，与附子汤之立法不殊，即过汗伤经，振振欲墮地者，亦不出是方也。

附子散

治阴瘕。

术附汤本方二味各用一掣，加桂心、川芎、独活各半掣。

为散，每服三四钱，姜、枣汤煎服。

四逆汤(玉函)

治阴寒脉砵，四肢厥冷，呕吐泄泻。

附子(生用，一枚。) 乾姜(五钱)、甘草(六钱)

右三味，水煎，分温再服，强人可服大附子一枚，乾姜一掣。

四逆加人参汤(玉函)

治恶寒脉微而利。

四逆汤加人参三钱至一掣。

茯苓四逆汤(玉函)

治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

四逆汤加人参三钱至一掣，茯苓六钱。

通脉四逆汤(玉函)

治少阴病下利清谷，寒外热。

四逆汤倍用乾姜。

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玉函)

治吐已下断，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

四逆汤倍乾姜加猪胆汁。

白通汤(玉函)

治少阴病下利脉微。

四逆汤去甘草，本方姜、附各三钱，加 | 茎。

白通加猪胆汁汤(玉函)

治少阴病下利，厥逆无脉，乾呕而烦。

四逆汤去甘草，本方姜、附各用三钱，加 | 茎，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

乾姜附子汤(玉函，一名姜附汤。)

治少阴病昼日烦躁。

四逆汤去甘草。

四逆汤用姜、附之辛热恢复其籛，即用甘草以缓其性，使之徐行以警四末，专为始病便见厥逆，脉砵不发热者而设，即太阴自利腹痛，厥阴下利拘急，总不出此，以厥阴之邪，无不由少阴而入也，非但三阴俱可取用，并太籛之头痛，发热脉砵，亦须用此，先救其 ，然後解表，方为合辙，而少阴病昼日烦躁，用乾姜附子汤，即四逆汤中除去甘草，专用二味以迅扫阴霾，与白通立法无瑣，以意逆之，四逆一方，太籛尚所攸赖，白通二例，与厥阴独无干预耶，虽厥阴经中，但有通脉，而无白通，详二方止互更一味，通脉有甘草而无 白通有 甘草，一取甘缓以徐复欲绝之脉，一去甘草以急追将脱之籛，皆用猪胆以除假热，白通专用 H 通真籛，又恐 丑 B 附上僭，故以人尿折而下之，其通脉本方，虽无 方後便有面赤加 夹 J 可加用，人尿独不可加用乎，况厥阴内藏风木，得无面赤戴籛，可用 琢乎，上法皆末流之挽，无问直中砵寒，传经坏病，病气至此转逆，元气至此殆尽，非始病便见脉砵发热之比，纵紮感势剧，尚有麻黄附子细辛汤，尽力可救，与前太籛例中先後救 解表之法，互相挥发，辨治之微，惟在头之痛与不痛为璫据也，精义至此，尽情剖露，後世略不加察，妄立紮感之方，总未警长沙万一耳。

回籛返本汤

治籛虚躁渴，面赤戴籛，欲坐卧泥水中，脉来无力欲绝者。

四逆汤加人参、麦门冬、五味子、腊茶、陈皮。

面赤者，下虚也，加 C 茎，黄连少许，用泥浆水澄清煎服，入白蜜五匙，冷服取汗。此以白通合生脉，治阴璫似籛，最为神妙，加用腊茶、浆水等味当矣，但陈皮一味，似属不必，当知人参既合姜、附，其势 张，奚藉陈皮发扬之力哉。

羌活附子散

治胃冷瘕逆。

四逆汤去甘草，本方用附子半擘，乾姜二钱，加羌活、茴香各半擘，木香一钱。

为散，每服二钱，入盐一字，水煎微温服。

木香散

治虚寒滑泄不止。

四逆汤本方用甘草、乾姜各二擘，附子一擘，加丁香、木香、肉豆蔻、广申香、诃子肉、赤石脂各一擘。

为散，每服三钱，陈米汤下。（世本，无炮姜，多当归。）

冷香饮子

治中暑内挟生冷饮食，腹痛泻利。

四逆汤去乾姜，本方甘草、附子各一钱，加草果仁、橘红各一钱，生姜五片，浸冷服之。

浆水散

治中暑泄泻，多汗脉弱。

四逆汤本方三味各用五钱，加肉桂五钱，良姜、半夏各二钱五分（二味俱醋炒），浆水煎，去滓冷服。

按浆水乃麴米和曲酿成，如醋而淡，今人点牛乳作饼用之，或用真粉作，内豆者尤佳。

茵陈四逆汤

治阴黄脉碎细，肢体逆冷，腰以上自汗。

四逆汤本方用炮姜一钱五分，附子、甘草各一钱，加茵陈蒿一钱五分。

茵陈附子乾姜汤

治阴黄脉碎细。

四逆汤去甘草，用熟附三钱，炮姜二钱，加白术二钱，豆蔻、枳实、半夏、茯苓、泽泻、橘红各八分，茵陈蒿一钱，生姜五片。

理中汤（玉函，金匱名人参汤。）

治胸 心胸痞气，霍乱吐泻不渴，一切脾胃虚寒，呕吐清水，饮食不入，完谷不化。

乾姜（炮，半钱至一钱。）、人参（一钱至三钱）、白术（炒焦，一钱至二钱。）、甘草（炙，半钱至一钱。）

右四味，水煎，去滓，温服。肠胃虚脱，完谷不化者，炼白蜜丸弹子大，沸汤研，和滓，日三夜二服，名理中丸。

附子理中汤

治下焦虚寒，火不生土，泄泻呕逆。

理中汤加熟附子。

按方中用叁三钱，仅可用附一钱，若峻用温补，用叁一钱，方可加附三钱，如寻常小剂，用叁一钱，止可用附三分，设不审此，而附过於叁，下咽之後，壮火食气，反招竭泽之殃，制剂不可不讲。

桂枝人参汤(玉函)

治挟热利不止，心下痞鞭。

理中汤加桂枝。

枳实理中汤

治胃虚挟食，及结胸本虚，不能受攻者。

理中汤加枳实、茯苓。

千金加半夏、厚朴、附子，治胸中闷，亦可用陈米饮或蒸饼丸服。

治中汤

治冷食结滞。

理中汤加青皮、陈皮。

连理汤

治胃虚挟食，痞满发热。

理中汤加黄连、茯苓。

理苓汤

治胃虚食滞，喘胀浮肿，小便不利。

理中汤合五苓散。

金匱乾姜人参半夏丸

治妊娠胃寒，呕吐不止。

理中汤去白术、甘草，本方乾姜、人参各一钱，加半夏二钱，姜汁糊丸，梧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

甘草乾姜汤(玉函)

治胃中虚，咽乾烦躁吐逆。

理中汤去人参、白术。

金匱三物大建中汤

治胸中大寒，呕吐不能食，及少腹冷积作痛。

理中汤去白术、甘草，本方乾姜用四钱，人参用三钱，加蜀椒半合。(去闭口者，炒去汗。)

水煎，去滓，内饴半杯，微火再煎温服，如炊顷，少饮稀粥一升，後更服，当一日食糜，温覆之。

甘姜苓术汤(金匱，一作肾着汤。)

治腰以下重着而痛。

理中汤去人参加茯苓。

肾着者，肾受湿着而重痛，以故燥湿为务，非肾虚腰痛可浑用也。

渗湿汤(局方)

治湿滞经络，腰下重着而痛。

理中汤去人参，加苍术、茯苓、橘红、丁香、姜、枣。

大顺散(局方)

治暑热引饮过多，霍乱吐泻。

理中汤去人参、白术，本方甘草、乾姜各半藜，加肉桂、杏仁(去皮尖)各三钱。

先将甘草同白砂炒，次入乾姜，却下杏仁，炒过筛去砂，合桂为散，每服三钱，沸汤调服。

乌梅丸(玉函)

治厥。

理中汤去白术、甘草，加乌梅、黄连、黄柏、附子、蜀椒、桂枝、细辛、当归。

以苦酒渍乌梅一宿，蒸之五升米下，饭熟去核捣成泥，与蜜杵丸，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臭食等。千金治久痢诸药不祛，本方去细辛、附子、人参、黄柏，桂枝换桂心。

半夏泻心汤(玉函)

治心下痞满不痛。

半夏(五钱，泡。) 乾姜(炮) 甘草(炙) 人参、黄芩(各三钱)、黄连(一钱)、大枣(四枚，擘。)

右七味，水煎，温分三服。

生姜泻心汤(玉函)

治心下痞硬，下利腹鸣。

半夏泻心汤絳乾姜二钱，加生姜四钱。

甘草泻心汤(玉函)

治胃虚痞满，误下利不止。

半夏泻心汤去人参，加用甘草一钱。

黄连汤(玉函)

治胃中寒热不和，心下痞满。

半夏泻心汤去黄芩，絳人参一钱，加桂枝三钱。

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玉函)

治胃虚客热痞满。

半夏泻心汤去半夏、甘草、大枣，加川黄连二钱。

局方七气汤

治七情郁结於中，心腹绞痛，服宽膈破气药转剧者，投此即效。

人参(钱半至三钱)、甘草(炙，一钱。)、肉桂(一钱至钱半)、半夏(一钱至钱半)、生姜(七片)

右五味，水煎，空心服。千金，加絳茱萸名奔气汤。

深师七气汤

治七气为患，气寒而热，呕泻痞满。

七气汤加乾姜、絳茱萸、枳实、橘皮、桔梗、芍药、乾地黄、黄芩。

三因七气汤

治七气致病，呕逆痞闷，腹亶胀痛。

七气汤加厚朴、白芍、茯苓、橘皮、苏叶、大枣。

指迷七气汤

治七情相干，阴籓不得升降，气道壅滞，攻冲作痛。

七气汤去人参易观桂，加香附、青皮、陈皮、桔梗、蓬术、藿香、益智仁、大枣。

大七气汤

治积滞症瘕结聚，随气上下，心腹 h，小腹胀满，二便不利。

指迷七气汤去半夏、姜、枣，加山棱。

橘皮乾姜汤

治乾呕吐逆，吐涎沫而啾。

七气汤去半夏加乾姜、橘皮、通草。

苏子降气汤(局方，千金本名紫苏子汤。)

治脚弱上气，凡痰涎壅盛，肺满喘嗽，服之气降即安。

七气汤去人参，加苏子三钱，橘红一钱，当归、前胡、厚朴各五分，大枣一枚。

温肺汤

治肺胃虚寒，喘嗽呕逆，大便不实。

七气汤加橘红、乾姜、木香、锤乳。局方，去人参、木香、锤乳，加细辛、杏仁、芍药、五味子。

半夏温肺汤

治寒痰咳嗽，心下汪洋，胃气虚寒者。

七气汤加橘红、赤茯苓、细辛、桔梗、旋覆花、白芍。

叁苏温肺汤

治肺受寒而喘嗽。

七气汤加橘红、木香、桑白皮、紫苏、茯苓、白术、五味子，冬月，更加不去节麻黄三分。

崔氏八味丸（金匱，作汤，名生料八味丸。）

治肾藏真籥不足，火不归原。

熟地黄（八紮）山茱萸肉、乾山药（微焙，各四紮。）、牡丹皮、白茯苓（去皮）、白泽泻（去毛，各三紮。）、附子（童便浸煮，去皮脐，切。）、肉桂（去粗皮，勿见火，各一紮。）

右八味，为末，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空心淡盐汤，临卧时温酒下，以美 B1 压之。

金匱肾气丸

八味丸肉桂易桂枝。

钱氏六味丸（一名六味地黄丸，作汤，名生料六味丸。）

治肾水真阴不足。

八味丸去桂、附，方中熟地黄用缩砂蜜八钱制。

按金匱八味肾气地黄本无缩砂之制，以中有附子之雄，肉桂之窜也，钱氏裁去二味，治小儿解颅等证，虽曰素禀肾虚，而纯籥未动，地黄不制可也，後世借治真阴不足，乃用缩砂制地黄，不特无絀食作泻之虞，服後连暖数声，气转食端，脾肾安和，其籥生阴长之妙，世都莫知，兹特表而出之。

加絀六味丸

治阴虚咳嗽，吐血骨蒸，及童劳晡热消瘦等证。

六味丸去山茱萸，加菱甬四紮，亦可作膏。

河车六味丸

治禀质素虚，将欲成劳。

六味丸本方用紫河车熬膏丸服。

都儼闢

治肾水不固，咳嗽精滑。

八味丸去桂、附，加五味子一紮。

七味丸

治肾虚火不归根，游散在上在外。

八味丸去附子。（一方，桂用二紮。）

加絀八味丸

治肾虚火不归根，烘热咳嗽。

八味丸去附子，加五味子一紮。

济生肾气丸

治肾气不化，小便涩数。

八味丸本方用茯苓三钱，熟地四钱，山药、山萸、丹皮、泽泻、肉桂各一钱，附子五钱，加牛膝、车前各一钱。

此本金匱肾气方中诸药，各殊过半，惟桂、苓二味，仍照原方，为宣布五籛，开发阴邪之专药，更加牛膝、车前，为太籛厥阴之向导，以肝为风木之藏，凡走是经之药，性皆上升，独牛膝通津利窍，下走至阴，车前虽行津液之府，而不伤犯正气，故济生方用之，详金匱肾气用桂枝而不用肉桂者，阴气固结於内，势必分解於外，则肾气得以流布周身，而此既用牛膝引入至阴，又需桂、附蒸动三焦，不特决渎有权，膀胱亦得以化，所以倍用肉桂，暗藏桂苓丸之妙用，愈於五苓十倍矣，但方中牛膝滑精，精气不固者勿用。

清金壮水丸

治肾藏水亏火旺，蒸热咳嗽。

八味丸去桂、附，加麦门冬三钱(去心)，五味子一钱。

纳气丸

治脾肾皆虚，蒸热咳嗽，倦怠少食。

八味丸去桂、附，加砒香一钱，砂仁二钱。

如泄泻少食者，用乾山药末，调糊代蜜为丸。

香茸八味丸

治肾与督脉皆虚，头旋眼黑。

八味丸去桂、附，加砒香一钱，鹿茸一具。

十补丸

治禀赋籛虚，下体无力，小儿解颅，胫软膝盖不生。

八味丸加鹿茸一具，五味子一钱。

金匱枳术汤

治水肿心下如盘，边如旋盘。

枳实(十枚)、白术(二钱)

右二味，水煎，温分三服，腹中软，即当散也。

枳术丸

治脾不健运，饮食不化。

枳术汤用枳实一钱，白术二钱，荷叶裹米烧饭为丸，米汤下七八十丸。

海藏曰：东垣枳术丸，本仲景枳术汤，至晚年道进，用荷叶烧饭为丸，取留滓於胃也，太无曰：金匱治水肿心下如盘，故用汤以荡涤之，东垣治脾不健运，故用丸以缓消之，二方各有深意，不

可移易。

香砂枳术丸

治气滞宿食不消。

枳术丸加木香、砂仁各半钱。

橘半枳术丸

治痰食兼并不化。

枳术丸加橘皮、半夏各半钱。

深师消饮丸

治停饮胸满呕逆，腹中水声，不思饮食。

枳术丸加茯苓一钱，炮姜半钱，姜汁调，神曲煮浮糊丸梧子大，淡姜汤或沸汤米汤任下三四十丸。

按此即背着汤去甘草之缓中，易枳实以导滞也。

平胃散（局方）

治胃中宿食不化，藜申人宜之。

苍术（泔浸去皮，麻油拌炒黄，四钱。）、厚朴（去皮，姜汁炒。）、陈皮（泡，去浮白。）、甘草（炙，各三钱。）

右四味，为散，每服四五钱，加生姜三片，水煎，温服。

香连平胃散

治食积发热，腹痛作泻。

平胃散加姜汁炒川连二钱，木香一钱。

不换金正气散（局方）

治时气不正，感冒夹食。

平胃散加申香、半夏，时气，加香畔。

申香正气散（局方）

治水土不服，感冒时气夹食。

平胃散换白术，加申香、紫苏、半夏、茯苓、白芷、桔梗、大腹皮、姜、枣。（古本，无大腹皮，有苍术。）

人参养胃汤（局方）

治食滞痞满，寒热痞症。

平胃散加申香、半夏、人参、茯苓、草果、姜、枣、乌梅。

参苓平胃散

治脾虚饮食不化，大便不实。

平胃散加人参、茯苓。

白凤膏

治少年禀气不足，因饮食饥饱所伤，致成虚损，形体羸弱，日晡潮热，腹胀气急，脉来弦数者。

平胃散四紫，加叁、苓各一紫，京枣四紫，去核。

逐一填入前药，入乌嘴白鸭腹内，男雌女雄，制法如乌骨鸡丸。此葛可久方，丸以蒸饼，取缓留胃而和中气之伤也，盖叁、苓平胃，原非补益肾水之药，予尝借此以治饮食内伤，中气不和，发热羸瘦之证，往往获效，详方名白凤者，以鳧字下几字，加於鸟字之上也，且丸以膏名，取脂膏之义，藏机法也。

厚朴汤

治脾胃虚寒，作胀，腹中时痛时止。

平胃散去苍术加茯苓、乾姜，洁古，加半夏、枳实、姜、枣。

除湿汤

治湿热痞满不食。

平胃散加半夏、茯苓、白术、申香、生姜、大枣。

升籐除湿汤

治脾胃虚弱，不能饮食，腹鸣泄泻。

平胃散去厚朴加羌活、防风、升麻、柴胡、猪苓、泽泻、麦芽、神曲。

五积散(局方)

治感冒内挟冷食，脾阴受伤，表俱病。

平胃散加麻黄、桂枝、炮姜、半夏、茯苓、枳壳、桔梗、白芍、当归、川芎、白芷，每服四五钱，生姜三片，T茎。

水煎，去滓热服，温覆取微汗。

调中汤

治食积类伤寒，及手足四肢发阴斑。

平胃散加枳实、白术、乾姜、黄连、山楂、神曲、草果。

水煎，去滓，磨木香调服。

胃苓汤

治饮食停积，浮肿泄泻，脉证俱实者。

平胃散合五苓散生料煎服。平胃本平胃气之敦阜，若因脾土之虚，不能消滯，又须稍藉叁、苓，如养胃之类，然复有土衰不能分利而成肿胀，且气壅不胜叁、术难合理中者，乃合五苓以健滯水土，与正气散之假苏、申以散客邪，紫不移易之定例也。

枣矾丸

治食积发黄。

平胃散加皂矾(面裹，烧红。)，煮红枣肉丸服。

此消磨宿滯之第一峻利方，较平胃之缓急百倍，膏粱慎勿罔施，服後以谷压之，否则恐其呕吐也。

枳朥汤

治痘疹误服参、，腹胀喘急。

平胃散去苍术加枳朥。

二陈汤(局方)

治脾胃痰湿。

半夏(姜制,二钱半。)、茯苓(钱半)、陈皮(略去白,一钱。)、
甘草(炙,一钱。)、生姜(三片)、乌梅肉(半个)

右六味,水煎,空心温服。燥痰,絳半夏、生姜加麦门冬、竹沥,郁痰乾咳,去半夏,用蜜煎姜,加川贝母,火痰,加黄连、竹茹,老痰,加蛤粉、海石。按此方本内经半夏汤及金匱小半夏汤、小半夏加茯苓汤等方而立,加甘草安胃,橘皮行气,乌梅收津,生姜豁痰,乃理脾胃,治痰湿之专剂也,其璣枢半夏汤,见不得卧门。

小半夏汤(金匱又名生姜半夏汤)

治痰积膈上,喘嗽呕哕。

二陈汤去陈皮、甘草、茯苓、乌梅,用半夏一棼(泡,去涎水。),
生姜汁半合。

千金半夏汤

治胆府实热。

二陈汤去陈皮、甘草、乌梅,生姜易宿姜,加黄芩、生地黄、蠶米、远志、酸枣仁。

以流水煎蠶米,去滓,煎服。

小半夏加茯苓汤(金匱)

治痰饮多汗,小便不利。

二陈汤去陈皮、甘草、乌梅,用半夏一棼,生姜汁半合,茯苓三钱。

大半夏汤

治胃反呕吐。

二陈汤去陈皮、甘草、茯苓、乌梅,加人参三钱。

以水和蜜,扬之二百四十遍,煮药温服。千金有橘皮,治气满腹胀,又,千金大半夏汤本方更加附子、当归、桂心、蜀椒、厚朴、枳实、茯苓、甘草、大枣,治胃中虚冷,腹满气塞。

半夏乾姜汤

治乾呕吐涎沫。

二陈汤去茯苓、陈皮、甘草、乌梅、生姜,加乾姜,等分。

为散,取方寸匕,浆水煎服。

橘皮汤

治乾呕哕手足厥。

二陈汤去半夏、茯苓、甘草、乌梅，用橘皮四钱，生姜一掬。

橘皮半夏汤

治积气痰痞，饮食呕吐不止。

二陈汤去茯苓、甘草、乌梅，用半夏、橘皮各半掬，生姜汁半合。

橘皮枳实生姜汤(金匱)

治胸短气。

二陈汤去半夏、茯苓、甘草、乌梅，用橘皮一掬，生姜半掬，加枳实三钱。

橘皮竹茹汤(金匱)

治胃虚哕逆。

二陈汤去半夏、茯苓、乌梅，用橘皮三钱，甘草一钱，生姜半掬，加竹茹三钱，人参一钱，大枣三枚。

半夏厚朴汤(金匱，即四七汤。)

治气结成疾，状如破絮，或如梅核，结在咽喉，咯不出，咽不下，中腕痞满，气郁不舒，恶心呕逆，一切郁证初起属实者。

二陈汤去橘皮、甘草、乌梅，加紫苏、厚朴。(一方，有红枣。)

加味四七汤

治心气郁滞。

四七汤加茯神、远志、菖蒲、甘草。

指迷茯苓丸

治中留伏痰饮，臂痛难举，手足不能转移，背上凛凛恶寒。

二陈汤去陈皮、甘草、乌梅，本方用半夏曲二掬，茯苓一掬，加枳壳、风化硝各半掬。

姜汁调，神曲糊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空心淡姜汤下。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玉函)

治胃虚呕逆，痞满不食。

二陈汤去茯苓、陈皮、乌梅，加人参、厚朴。

二术二陈汤

治脾虚痰食不消。

二陈汤加生白术(姜汁拌晒)、茅术(麻油拌炒)。

分气紫苏饮

治伛痛气喘。

二陈汤去半夏加紫苏、桑皮、大腹皮、桔梗、五味子、食盐。

盛嗽化痰汤

治客邪伤肺，久嗽不止。

二陈汤加紫苏、葛根、枳椇、桔梗、前胡、麻黄、杏仁、桑皮。

导痰汤

治湿痰内外壅盛。

二陈汤加南星、枳实。

加味导痰汤

治湿热痰饮，眩晕痰窒。

导痰汤加人参、白术、黄芩、黄连、塘菱霜、桔梗、大枣、竹沥、姜汁。

十味导痰汤

治痰湿上盛，头目不清。

导痰汤加羌活、天麻、蝎尾，临服入雄黄末少许。

祛风导痰汤

治类中风，筋脉颤掉。

导痰汤加羌活、防风、白术、姜汁、竹沥。

涤痰汤

治类中风，痰迷心窍。

导痰汤加蒲菖、人参、竹茹。

温胆汤(千金)

治心胆虚怯，触事易蚤，多汗不寐，短气乏力，皆由寒涎沃胆所致。

二陈汤用橘红，加枳实、竹茹、红枣。

叁胡温胆汤

治往来寒热，呕而痞闷。

温胆汤去竹茹、红枣，加人参、柴胡。

十味温胆汤

治寒涎沃胆，胆寒肝热，心悸不眠，短气恶心，耳鸣目眩，四肢浮肿。

温胆汤去竹茹加人参、熟地、枣仁、远志、五味子。

胆之不温，由於胃热不清，停蓄痰涎，沃於清静之府，所以膈气不能条畅，而失温和之性，故用二陈之辛温以温胆涤涎，涎聚则脾郁，故加枳实、竹茹以化胃热也，若寒热呕逆，胃气不振也，去枳实之消募镁红枣之滞胃，加柴胡以疏肝，人参以扶胃，乃六君子之变法也，更加熟地、枣仁、远志、五味，又为归脾汤法派耳。

消暑丸(局方)

治肥人伤暑，眩晕呕逆。

二陈汤去陈皮，用醋炒半夏二倍，生姜自然汁为丸，酸浆水或乌梅汤、淡醋汤下七八十丸。

千缙汤

治风痰喘急，脉证俱实者。

二陈汤去茯苓、橘皮、乌梅，本方用半夏七枚，甘草一寸，生姜指大切，加皂荚（去皮弦子，酥炙。）净末半掬，水煎温服。

一方，无甘草，但用半夏一掬，皂荚末半掬，生姜七片，同入纱袋中，以手揉取清汁，作三服。

温中丸

治黄胖面肿足胀，是脾虚不能健运，虽有积聚，不可下之。

二陈汤本方橘、半、茯苓各一掬，炙甘草五钱，加黄连、香附、苦参、砂（醋锈过）各五钱，白术二掬，神曲一掬，醋水各半泛丸梧子大，每服七八十丸，用白术六钱，陈皮一钱，生姜三片。

煎汤送下，虚，加人参一钱，病轻者，服此药六七掬，小便即长，病甚者，服一斤，小便始长，积聚去净，然后六君子之类调补之。

四君子汤（局方）

治胃气虚弱，饮食不思，倦怠少食。

人参（一钱至三钱）、白术（炒黄，一钱至二钱。）、茯苓（一钱至钱半）、甘草（炙，六分至一钱。）

右四味，水煎，空心温服。按四君子乃胃家气分之专药，胃气虚而用之，功效立见，即血虚用四物，亦必兼此，故八珍之主治，不独气血虚也，即血虚者亦须兼用，但补气则偏於四君，补血则偏於四物，若纯用血药，不得籛生之力，阴无由以化也，方中白术，若治脾胃虚衰，大便不实，或呕恶不食，合用炒焦，方有健运之力，如肺胃虚燥，咳嗽失血，须用陈米饭上蒸过十馀次者，则转浊为清，转燥为润，是以琿功散、八珍汤及归脾、逍遥等方内，并宜蒸者，即阴虚乾咳，咳吐白血，总无妨碍，更加白蜜拌蒸，犹为合宜，其於轻重炮制之间，全在用者之活法权变，举此可以类推二隅矣。

琿功散

治肺胃气虚，稀痰喘嗽。

四君子汤加橘皮（略去白）为散，每服三四钱，加生姜一片，水煎，去滓服。

六君子汤

治胃虚少食，痰嗽呕泄。

四君子汤加橘皮、半夏、生姜。

香砂六君子汤

治气虚痰食气滞。

六君子汤加木香、砂仁、乌梅。

乌蝎六君子汤

治小儿慢脾风内钓。

六君子汤加川乌、蝎尾，神曲糊丸服。

温脾散

治小儿心脾亏损弄舌，及虚胀乳食不进。

四君子汤加黄、申香、诃子肉、橘皮、桔梗、木香。

为散，每服三四钱，加姜、枣煎服。

外台茯苓饮

治胸中停痰，宿水吐後，虚满不食。

四君子汤去甘草，加枳实、橘皮、生姜。

惺惺散（局方）

治小儿伤寒，发热咳嗽。

四君子汤加桔梗、细辛、羌活（一作花粉）等分。

为散，每服一二钱，加薄荷五叶，水煎热服，取微汗愈，不愈，再作，加 B 香畔。

四兽饮

治疟疾胃虚，中挟痰食。

四君子汤加半夏、橘皮、草果。

为散，每服四五钱，加生姜七片，乌梅肉一个，水煎，清晨热服。

八味顺气散

治类中风虚胀喘逆。

四君子汤加青皮、橘皮、白芷、乌药。

为散，每服四五钱，水煎，温服。

叁苓白术散（局方，一名叁术饮。）

治胃虚喘嗽，大便不实。

四君子汤加山药、豆、莲肉、桔梗、薏苡、砂仁。

为散，每服四五钱，加姜、枣煎服。

七味白术散（即钱氏白术散）

治胃虚津气不行而渴。

四君子汤加申香、木香、藟葛根。

为散，每服三四钱，水煎，日三服。

八珍散

治胃虚痰中见血，及粉红痰。

四君子汤加黄、山药、粟米、豆（炒存性）

九味资生丸

治老人食难克膻。

四君子汤本方参、术各三钱，茯苓一钱半，炙甘草半钱，加橘红、查肉、真神曲各二钱，川黄连、白豆蔻各三钱半，炼白蜜丸服。

古方止此九味，後人更加桔梗、申香各半钱，泽泻三钱半，豆、莲肉各一钱，薏苡三钱，山药、麦芽、粳实各一钱半，醉饱後细嚼弹子大一丸，淡姜汤下，则酒食易化，健脾开胃，消食止泻，调和藏府，滋养营卫，饥时服之即饱，饱後食之即饥，药虽繁简不同，而功效不异，因存之。

八珍汤

治妇人胎产崩漏，气血俱虚者。

四君子汤合四物汤。

八物汤

治营卫俱虚，畏寒发热。

八珍汤去人参加黄。

按八珍、八物功用悬殊，以人参专补藏府元气，黄惟司营卫开阖也，世人每谓黄代人参，恒用八物补益藏府之气，大为喷饭。

人参胃风汤(局方)

治风入胃中，能食便血。

四君子汤去甘草加当归、白芍、川芎、桂枝、粟米。

一方，多木香。按风入胃中，何以反能食，盖风为籛邪，其性善行，久而化热，即内经所谓痺成为消中者是也，方中但用桂枝去风，而不去热者，以热必随风外解，不必加治耳。

益气养营汤

治瘰疬结核流注，一切郁热毒气。

八珍汤加黄、桔梗、贝母、香附、橘皮、生姜。

大防风汤(局方)

治邪袭足三阴，腿膝疼痛，及痢後胫膝痛，鹤膝风，附骨疽证，但赤热肿者禁用。

四君子汤去茯苓，加肉桂、附子、黄、牛膝、杜仲、熟地、白芍、川芎、羌活、防风。

四物汤(局方)

治营血虚热。

熟地黄(二钱)、当归身(一钱)、白芍药(钱半)、川芎(八分)

右四味,水煎,温服,肥盛多湿痰,及呕逆少食便溏者禁用。

增损四物汤(局方)

治血虚发热,食少便溏。

四物汤去地黄,加人参、甘草、炮姜。

加絳四物汤

治停经血滞,少腹结痛。

四物汤换赤芍加三棱、蓬术、肉桂、乾漆灰。

四乌汤

治血中气滞,小腹急痛。

四物汤加乌药、香附、甘草。

四神散

治产後血虚,或瘀血腹痛。

四物汤去地黄加炮姜。

为散,温酒服方寸匕。

金匱当归芍药散

治腹中诸痛。

四物汤去地黄加白术、茯苓、泽泻。

为散,酒服方寸匕,日三。

当归散

治妊娠胎气不安。

四物汤去地黄加黄芩、白术。

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

千金芎 汤

治产後崩漏,下血不止。

四物汤换乾地黄,加黄芩、甘草、乾姜、絳茱萸。

若夏月经後,有赤白不止,除地黄,加杜仲、人参。

三黄补血汤

治血虚至夜发热自汗。

四物汤加生地黄、黄芩、升麻、柴胡、丹皮。

四物二连汤

治重膻无阴,昼夜发热。

四物汤加宣黄连、胡黄连。

按此本为重膻无阴,昼夜发热而立,必其人时火亢璫於阴分,乃

为相宜，以箴邪暴虐，故曰重箴，阴欲消亡，是即无阴，非真阴补虚之谓，盖箴全阴半，箴得以统阴，所以昼夜皆热，若阴气自病，断无上午箴分发热之理，每见时师用以治虚劳蒸热及血虚发热之疾，服之未有不呕泻夺食者，曷知方下原治发热，未尝言蒸热也，夫热发於外，虽滞於阴，实为客邪，热蒸於内，阴不济箴，证属久虚，可不辨而混治乎，其阴虚蒸热，自有六味地黄，血虚发热，自有当归补血，亦何藉於此哉。

大秦苻汤

治中风外无六经形证，内无便溺阻隔，宜此养血营筋，血行风自灭矣。

四物汤加秦苻、生地黄、羌活、独活、防风、细辛、茯苓、白术、白芷、黄芩、石膏、甘草。

张景岳曰：大秦苻汤在机要发明，俱云治中风外无六经之形证，内无便溺之阻隔，如是血弱不能养筋，宜养血而筋自荣，以大秦苻汤、羌活愈风汤主之，大秦苻汤虽有补血之药，而寒散之剂居其半矣，夫既无六经之外邪而用散，何为也，既无阻隔之火邪而用寒，何为也，寒散既多，又果可养血气而壮筋骨乎，秦苻汤且不可，愈风汤则尤其不可者也，吾不知用此法者，果出何意。

独活寄生汤(千金)

治风 腰脚疼重。

四物汤加独活、桑寄生、杜仲、牛膝、细辛、秦苻、茯苓、桂心、防风、人参、甘草。

古今录验无寄生，有续断，肘後无寄生、人参、甘草、当归，有附子，产後腹痛不得转动，及腰脚挛痛，不得屈伸，弱者，宜服此汤。

十味 散

治湿 周身疼痛。

四物汤加白术、附子、防风、茯苓、黄、肉桂。

此即十全大补，去人参、甘草之甘缓补气，而加附子、防风以通警外内也。

玉烛散

治血热大便秘结。

四物汤换生地黄，加生甘草、酒大黄、玄明粉、生姜，万全方，无大黄、明粉，易青皮、枳椇。

襟艾汤

治陷经下血，孕妇胎漏不止。

四物汤用乾地黄，加阿襟、甘草、艾，清酒和水各半煎服，(一方，多乾姜。)千金无地黄、芍药。

丁香襟艾汤

治经漏兼白带。

四物汤加丁香、阿襟、艾。

加味香附丸

治倒经自汗，胎漏下血。

四物汤本方用熟地八钱，归、芍各四钱，芎 三钱，加四制香附一斤，泽兰叶、乌贼骨各六钱。

为末，用浮麦面、酒、醋、水调糊为丸，如豆大，每服百丸，早暮各一服，温酒、沸汤任下。

艾煎丸(局方)

治妇人崩伤淋漓，带下赤白，小腹 h。

四物汤本方归、地、芍各二钱，川芎一钱，加人参、石菖蒲(炒)、絳茺萸(用开口者，醋炒。)各一钱。

为末，用蕲艾四钱，酒煎浓汁，入糯米糊为丸，梧子大，每服百丸，醇酒下，更加肉桂、熟附子各一钱，香附四钱，名艾附丸。

金匱温经汤

治经水不调崩带，及唇口乾燥，并治经阻不通，咳嗽便血，此肺移热於大肠也。

四物汤去地黄加阿襟、甘草、人参、肉桂、絳茺萸、牡丹皮、麦门冬、半夏、生姜，更加白术，名大温经汤。

此方本襟艾汤而立，以虚火上炎，唇口乾燥，故用麦冬，浊湿下渗，不时带下，故用半夏，若无二证，不必拘执成方也。

芎归汤及散

治妊娠胎不转端。

四物汤去地黄、芍药，汤则煎服，散则酒调服之，以验胎息，若是真胎，服之即动，勿经火炒乃效。

佛手散

治产妇胎不得下。

四物汤去地黄、芍药，等分，炒研为散，红酒调服。

加味佛手散

治产妇交骨不开。

四物汤去地黄、芍药，本方归用三钱，芎用一钱，加上拣人参三五钱，去血过多，加至一钱。

临服入童便半盏，续进之，质壮气实者，但加童便，人参不用

可也。

紫苏饮

治妊娠临月，浮肿喘胀。

四物汤去地黄加紫苏、陈皮、大腹皮、人参、甘草、生姜、C
感冒风寒，去腹皮加香叶，胎动不安，加黄芩、白术，胎不端动，
加木香、砂仁，肥盛气滞，加半夏、厚朴，虚羸少气，加白术倍人
参。

警生散

治妊娠九个月後，服数剂则易产。

紫苏饮去川芎加白术、黄杨脑三枚。

芎归鳖甲饮

治劳症久不止，或暂止复来。

四物汤去地黄加茯苓、半夏、橘皮、鳖甲、姜、枣、乌梅，寒多，
加草果，热多，加柴胡，胃虚少食，加人参、白术，汗多，加黄、
甘草。（一方，多青皮。）

续命煮散

治风虚昏愤自汗，手足麻木。

四物汤加人参、甘草、桂心、远志、防风、独活、细辛、葛根、荆
芥、半夏为散，每服一匙，加生姜三片，水煎，通口服，多汗，去
葛根加牡蛎。

生地黄黄连汤

治失血後，燥热脉数，脉数盛者。

四物汤换生地、赤芍加黄连、黄芩、山栀、防风。

滋燥养营汤

治血燥皮肤皴揭，筋挛爪枯。

四物汤去川芎，加生地黄、秦艽、防风、黄连、甘草。

大补地黄丸

治精血枯槁燥热。

四物汤去川芎，加生地、黑参、黄柏、知母、乾山药、山茱萸、枸
杞、肉苁蓉，蜜丸，每服六七十丸，空心盐汤，临卧温酒下。

劫劳散(局方)

治肺痿咳嗽，痰中有红线，盗汗发热，热过即冷。

四物汤去川芎加人参、黄、甘草、阿襟、五味子、半夏，为散，
每服三四钱，加姜、枣煎，空心服。

加味四物汤

治血虚发热。

四物汤加白术、茯苓、柴胡、丹皮。

解毒汤

治痘疮血气弱，乾焦黑陷。

四物汤换生地，加人参、连翘、黄连、甘草、陈皮、木通、竹叶。

宽中散

治痘疹误用辛热秘结。

四物汤去川芎换生地，加枳壳、赤茯苓、甘草，为散，每服方寸匕，水煎，去滓服。

麦门冬汤

治痘疹便实而渴。

四物汤去川芎换生地，加麦门冬。

保元汤

治营卫气血不足。

黄（蜜酒炙，三钱至六钱。）、人参（三钱至一钱）、甘草（炙，一钱。）

水煎，空心服。

独参汤

治气虚不能统血，骤然脱血，血崩不止。

人参三钱至一钱，大虚暴脱者，一钱至三钱。

胃虚少食，加橘皮，肺虚喘嗽，加橘红，血脱，加童便半杯，姜汁三七。（一方，多京枣三枚。）

归脾汤

治心脾郁结，经癸不调。

保元汤加白术、茯苓、酸枣仁、远志肉、当归身、桂圆肉、木香、生姜、红枣。

加味归脾汤

治心脾郁结，经闭发热。

归脾汤加柴胡、山梔仁。

圣愈汤

治失血过多，久疮溃脓。

保元汤去甘草，加生地黄、熟地黄、川芎、当归。

十全大补汤（局方）

治营卫气血俱虚。

保元汤加白术、茯苓、熟地、当归、川芎、白芍、肉桂、姜、枣。

按和剂十全大补，虽本保元，而实四君、四物、黄建中三方合成，因饮食劳倦，而致烦热，肌肉消瘦者宜之，若房劳伤精，思

虑伤神，阴虚火旺，咳嗽失血者误用，反致阴火上乘，转增其剧也，又古方十全大补无黄、肉桂，多砵香、木香，此则专开脾胃之郁尔。

人参养荣汤(局方)

治心脾虚寒。

保元汤加白术、茯苓、橘皮、熟地、当归、芍药、肉桂、远志肉、五味子。

按方中诸品，皆心脾二经之药，而方下旧注云补肺虚，谬矣，夫养营正当补养心脾，原无藉於肺气也。

大建中汤(局方)

治营卫俱虚，上热下寒。

十全大补汤加附子、肉苁蓉、半夏、麦门冬。

人参安胃散

治小儿心脾虚璫弄舌。

保元汤加黄连、茯苓、白芍、生甘草。

人参实卫汤

治疟自汗不止。

保元汤加白术、芍药，初发，加桂枝，久疟，加乌梅。

黄六一汤(局方)

治卫虚自汗，昼日烦热。

保元汤去参，用黄六钱，甘草一钱，加枣一枚。

当归补血汤

治血虚至夜发热，烦渴引饮，其脉洪大而虚，重按全无者。

保元汤去人参、甘草，用黄六钱，加当归二钱。

玉屏风散

治卫虚自汗，易感风邪，用此补脾实卫。

保元汤去人参甘草，用黄六钱，加防风二钱，白术四钱。

为散，每服四五钱，加姜、枣煎服。上三方并属保元去参，而黄六一，则藉本方甘草协助黄以实脾气，故昼日多汗烦扰者宜之，当归补血，专用当归引领黄以护营血，故失血至夜发热者宜之，玉屏风散则加白术、防风以祛卫湿，故理疏易感风邪者宜之，三方虽同以黄为君，而主气主血主肉各随佐使，功用B0乎不侔也。

益气聪明汤

治气虚目暗生翳，耳聋耳鸣。

保元汤加升麻、葛根、蔓荆、芍药、酒黄柏。

此保元汤合升麻汤，加蔓荆子以治其上，黄柏以治其下也。

神效黄 汤

治气虚耳目不明。

保元汤用黄 二钱，人参、甘草各一钱，加白芍一钱，蔓荆子二分，橘皮五分。耳目之患，气虚而阴火上乘者，宜益气聪明汤，无阴火者，宜神效黄 汤，用者审之。

千金托 散

治气血虚寒，溃瘍不收。

保元汤加川芎、当归、肉桂、白芷、防风、桔梗、白芍、天冬、连翘、忍冬、生姜。

叁 内托散

治溃瘍感冒风邪，痘疹触秽伏陷，及痈疽久不溃。

保元汤加川芎、当归、肉桂、白芷、防风、桔梗、木香、厚朴。本方去木香，名十宣散，治痘痈。

托 消毒散

治痈疽痘疹，毒盛不能起发。

保元汤加当归、芍药、茯苓、白术、忍冬、白芷、连翘。

内补黄 汤

治溃瘍脓水出多，虚热不寐盗汗。

保元汤加白术、茯苓、五味、枣仁。

人参固肌汤

治痘疮表虚，斑烂不能收靥。

保元汤加当归、白术、茯苓、枣仁、忍冬、连翘。

补中益气汤

治内伤中气下陷，下元虚者禁用。

保元汤本方叁、 、甘草絀半，加白术一钱，当归、橘皮、柴胡各八分，升麻五分。

劳力感寒，加羌活、姜、枣，冬，加桂枝，春，加香畔、 C

调中益气汤

治身体磅重，百节烦疼，胸满短气，心烦耳鸣，目热如火，口中沃沫，饮食失味，嗜卧溺赤。

补中益气汤，加白芍药、五味子。

升籐益胃汤

治脾胃受伤，邪热内陷，外反恶风，厥冷脉磅，大小便秘涩，不可误认阴寒而用热药，又不可误认实火而用凉药，宜此汤升举，微汗则愈。

补中益气汤，去升麻、当归，加羌活、独活、白芍、防风、半夏、茯苓、泽泻，酒煮黄连、姜、枣，服药後，忌言语一二时，戒酒面生冷，薄滋味以养胃气，稍食美食以助药力，更宜小役形体，使胃气与药转端升发，慎勿大劳以伤脾胃生发之气。

升籐顺气汤

治饮食不节，劳役所伤，腹亘满闷短气，遇春则口淡无味，遇夏虽热，犹有畏寒，饥则常如饱，不喜饮食。

补中益气汤去白术，加半夏、草豆蔻、神曲、黄柏、生姜。

泻阴火升籐汤

治火郁发热。

补中益气汤去白术、当归、橘皮加羌活、苍术、黄芩、黄连、石膏。

早飯後大温服，服後宜禁，一如升籐益胃汤，如见火旺，及督任冲三脉盛，用酒炒黄柏、知母少许，不可久服，恐助阴气为害也。

冲和养胃汤

治风虚目患，空中有黑花，神水变淡绿色，次变淡白，渐成内障。

补中益气汤去橘皮，加羌活、防风、黄连、白芍、五味、生姜。

通气防风汤

治太籐气郁，肩背不可回顾。

补中益气汤去白术、当归，加防风、羌活、说 B 黄柏、白豆蔻、青橘皮。

清暑益气汤

治暑伤无形之气，口燥头痛，发热溺赤。

补中益气汤去柴胡，加麦门冬、五味子、苍术、葛根、泽泻、黄柏、神曲、青皮。

此以保元、生脉为主，而兼开壅利水消蓄 T C

清燥汤

治夏秋湿热伤气。

补中益气汤加生地黄、黄连、猪苓、茯苓、麦门冬、五味子、苍术、黄柏、泽泻、神曲。

节 升籐散火汤

治热乘肺金，气虚不能主持，循衣撮空，小便利者可治，不利者不可治。

补中益气汤去升麻、黄，加麦冬、茯神、黄芩、白芍、姜、枣，

有痰，加姜汁炒半夏，大便燥实，y发渴，加大黄，泄利，加升麻倍白术。

托 散

治痘毒虚不能溃。

补中益气汤去升麻加熟地、茯苓、芍药。

生脉散

治热伤肺胃，虚热喘嗽，脉虚无力。

人参(三钱)、麦门冬(二钱)、五味子(一钱)

水煎，不时热服。

门冬清肺饮

治火乘肺胃，喘嗽吐血衄血。

生脉散加黄、甘草、紫菀、白芍、当归。

此生脉、保元合用，以滋金水化源，其紫菀佐黄而兼调营卫，深得清肺之旨，其余芍药酸收，当归辛散，且走血而不走气，颇非所宜，不若竟用生脉、保元清肺最妥，先哲有保元、生脉合用，气力从足膝涌出，以黄实胃，五味敛津，皆下焦之专药耳。

宣明门冬饮

治心移热於肺，传为膈消。

生脉散加茯神、甘草、生地黄、塘菱根、瓠葛根、知母、竹叶。

易老门冬饮

治老人津亏大渴。

生脉散加茯神、甘草、枸杞、生姜。

二方并本生脉，而易老差胜，盖明之重在旺气，易老专滋血气，治得其本矣。

天王补心丹

治心肾虚耗，怔忡不盛。

生脉散加熟地、茯苓、茯神、远志、菖蒲、黑参、丹参、柏子仁、酸枣仁、天门冬、百部、当归、杜仲、桔梗、甘草蜜丸，朱砂为衣，空心龙眼、红枣汤下二三钱。

清心莲子饮(局方)

治心包火旺，小便赤涩梗痛。

生脉散加黄芩、地骨皮、车前、茯苓、黄、莲子。

此用生脉散合黄芩清肺，而兼导赤之制，其旨在於心包火炎，上灼於肺，热伤气化不能生水，故用生脉救肺之燥以滋上源，则知肺本无热，皆缘受火之淫，而致热伤气化，安可复用黄芩以伐其肺乎，曷不竟用生脉合导赤全方，岂不源流同清，理明辞畅乎，

即或不然，不妨削去木通，仍用茯苓、莲子以存清心之意，至於局方又以保元为主，乃去五味加入甘草，益失滋肺上源之旨矣。

二冬膏

治肺胃燥热，痰涩咳嗽。

天门冬(去心)、麦门冬(去心，等分。)

右二味，熬膏，炼白蜜收，不时噙热咽之。

固本丸

治老人津血俱亏，咳逆便秘。

二冬膏加生熟地黄，与本方二冬各八钱，人参四钱，蜜丸，酒下四钱，熬膏尤宜，食少便滑禁用。

固本丸虽主扶阴抑阳，然四味纯阴之性，仅用少许人参，已觉味胜於气矣，而世本此方二冬二地各用八钱，人参二钱，几几乎群阴剥阳之象，况复举世医流，往往削去人参，盖知阴柔之味，不得阳和之力，每致夺食作泻，内经所谓无阳则阴无以化，安望其有补益之验欤。或问近世病家吝惜多金，医家迎合鄙性，往往用参汤服丸，此法可否，曰：此曲突徙薪之法也，鄙夫但知人参珍贵，以为入口便补，不知配合之妙，全在佐使得宜，若用参汤送丸，则参力先行，至丸化时参力相去已远，非若膏剂之用参汤调服，仍得并力奏功也。

集璣膏

治久嗽气血俱虚，不能送痰而出。

固本丸中二冬、二地各十钱，人参六钱，加枸杞六钱，熬膏蜜收，如血虚便难，加归身，脾弱便溏，加白术，以糖霜代蜜收之。

三才丸

治气血俱虚，精神不固，元气失合者宜之。

二冬膏去麦门冬，加人参、熟地，等分，蜜丸服之，加黄柏、甘草、砂仁，名三才封髓丹。

甘露饮(局方)

治胃中客热烦躁，口鼻咽疮，牙宣口臭。

二冬膏加生地、熟地、茵陈、枳壳、黄芩、石斛、甘草、枇杷叶。

桔梗汤(玉函)

治冬时伏邪，发於少阴，咽痛不差，及风热肺气不清，喘嗽喉中介介如梗状，肺痿肺痛初起，并得服之。

桔梗、甘草(各三钱)

右二味，水煎，缓缓服之。

利金汤

治肺燥涩，不利而咳。

桔梗汤加贝母、橘红、枳壳、茯苓、生姜、白蜜。

枳壳煮散

治咳引脘下痛。

桔梗汤加枳壳、细辛、川芎、防风、葛根、生姜、红枣。

清肺汤

治痘疹肺热，喘嗽吐痰。

桔梗汤加麦门冬、款冬花、杏仁、贝母、牛蒡子。

生地黄散

治斑疹肺热，喘咳衄血。

桔梗汤加麦冬、生地、款冬、杏仁。

为散，煎服二钱。一方，无杏仁，多橘皮。

生圣散

治痘出不快，溺赤咳痰。

桔梗汤加黄芩、枳壳、木通。

为散，煎服二钱。

十六味桔梗汤

治肺壅实热，唾秽痰。

桔梗汤加薏苡、贝母、当归、桑皮、塘菱仁、百合、枳壳、葶苈、五味、地骨皮、知母、防己、黄、杏仁。

葶苈薏苡泻肺汤

治肺痛初溃，吐脓血。

桔梗汤本方甘草用节，加薏苡、贝母、橘红、黄、忍冬、白蜜、葶苈、生姜，初起，去黄加防风，溃後脓血去多，加人参，溃久不敛，加合欢皮。

金匱排脓汤

治内痈脓从呕出。

桔梗汤加生姜、大枣。

水煎，日二服。

金匱排脓散

治内痈脓从便出。

桔梗汤去甘草加枳实、芍药为散，取鸡子黄一枚，以药与鸡子黄相等揉和，饮和服之，日一服。

防己黄汤(金匱)

治风湿相搏，客在皮肤，关节疼痛，腰已下疼重，脉浮自汗恶

风。

防己(酒洗)、黄(各钱半)、白术(一钱)、甘草(炙,八分。)、
生姜(四片)、大枣(二枚,擘。)

右六味,水煎热服,後当如虫行皮中,腰已下如冰,後坐被上,
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差。喘,加麻黄,胃气不和,加芍药,
气上冲,加桂枝,下有陈气,加细辛。(陈气,久积之寒气也。)

防己茯苓汤(金匱)

治皮水四肢肿,皮肤聂聂动。

防己黄 汤去白术、姜、枣,本方中防己、黄 各三钱,甘草一钱,
加肉桂三钱,茯苓六钱。

水煎,温分三服。

千金防己汤

治历节四肢,痛如锥刺。

防己黄 汤去黄、大枣,本方中防己、白术、生姜各四钱,甘草
三钱,加桂心、茯苓各四钱,乌头一枚(去皮,熬。),人参二钱。
以苦酒和水煮,日三夜一服,当觉焦热,忽忽然,慎勿怪也,
若不觉,复服,以觉乃止。

梔子泔汤(玉函)

治汗下不解,虚邪留於膈上,心下结痛,虚烦懊 绍不得眠,反覆
颠倒,卧起不安者。

梔子(十四枚,擘。)、香泔(四合)

右二味,水煎,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快吐,止後服。按仲景太
籀例中,用梔子泔汤有三,皆主汗下後虚邪不解之证,其梔子必
取肥者生用,一吐而膈上之邪与火俱散也,若其时行疫疠,头痛
发热,此汤加 芎 藭多有服之不吐者,胃气强也,加 汁服之,或
以鹅翎探之,或借用以清解膈上郁结之火,不欲其吐,又须山梔
炒黑用之,便屈曲下行小便矣,如卫气素虚人感冒客邪,自汗多
者,此方中香泔须炒熟用之,至於少气,为胃气之虚,则加甘草
以缓调之,呕为痰饮之逆,则加生姜以开豁之,下後心烦腹满,
明是浊气内陷,乃於本方除去香泔表药,加枳、朴以涌泄之,丸
药大下後,身热不去微烦,明是虚火外扰,本方亦不用香泔,而
加乾姜以温顺之,其有身黄发热,明是湿邪郁发,亦於本方去香
泔,而加柏皮以苦燥之,下後劳复食复,明是正不胜邪,本方加
枳实以清理其内,用清浆水煮,取味微酸,使之下行而不上越
也,若有宿食,则加大黄如博 子大五六枚,同一梔子泔法,功用
之妙,神化莫测,非庸俗所能拟议也。

梔子甘草畔汤(玉函)

治下後少气。

梔子畔汤加甘草。

梔子生姜畔汤(玉函)

治下後呕吐。

梔子畔汤加生姜。

梔子厚朴汤(玉函)

治下後心烦腹满。

梔子畔汤去畔加枳实、厚朴。

梔子乾姜汤(玉函)

治丸药大下後，身热不去，微烦。

梔子畔汤去畔加乾姜。

上四方服法，如梔子畔汤。

梔子柏皮汤(玉函)

治太籛证身黄发热。

梔子畔汤去畔加柏皮、甘草。

水煎，分温再服。

枳实梔子畔汤(玉函)

治劳复食复。

梔子畔汤倍香畔，加枳实三枚，用清浆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内枳实、梔子煮取三升，下畔更煮五六沸，去滓，分温再服，覆令微似汗，有食，加大黄如博子大五六枚。

梔子大黄汤

治酒瘴心中懊紹，或热痛。

梔子畔汤加枳实、大黄。

黄髒清肺饮

治渴而小便不利。

梔子畔汤去畔，用炒黑山梔，加黄髒等分，热服探吐之，不应，加香畔一撮。

此方妙用，全在探吐以提其上，则肺气立清，若服而不吐，不特绵延不能克应，纵或小差，其苦寒之性，留薄於内，大伤氤氲之气，得不为之预虑乎。

梔子仁汤

治小便不通，烦闷腹胀。

梔子畔汤去畔，加甘草、茅根、葵子。

小承气汤(玉函)

治少籛籛明府证。

大黄(四钱,生用。)、厚朴(六钱)、枳实(三枚,炙。)

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勿服之。经云:亢则害,承乃制,专取大黄以制亢璫之害也,承气汤证有三,太籛之邪初传籛明之府,用调胃承气,藉甘草之缓,款留硝、黄,以祛胃中方张之邪,邪热亢璫於胃,用大承气之硝、黄、枳、朴并攻全盛之邪,故无庸於甘缓也,邪气欲犯少籛之界,斯时热已向衰,但须枳、朴助大黄,以击惰归之邪,故无取於芒硝之峻锐也,其桃核承气,则又主太籛犯本之证,以桃仁、桂枝血药引调胃承气三味以破膀胱蓄血,与籛明之府,略无交涉。

调胃承气汤(玉函)

治太籛籛明府证。

小承气汤去厚朴、枳实,方中大黄酒浸,加芒硝三合,甘草二钱。

大承气汤(玉函)

治正籛籛明府证。

小承气汤本方大黄,酒洗倍用,厚朴半紮,枳实五枚,加芒硝三合。

桃核承气汤(玉函,即桃仁承气汤。)

治热结膀胱如狂。

小承气汤去厚朴、枳实加芒硝、甘草、桃仁、桂枝。

厚朴大黄汤(金匱)

治支饮胸满。

小承气汤倍大黄。

厚朴三物汤(金匱)

治腹满痛闭。

小承气汤倍厚朴用枳实五枚。

厚朴七物汤(金匱)

治腹满发热,饮食如故。

小承气汤加甘草、桂枝、姜、枣。

此本小承气合桂枝汤,中间裁去白芍之酸收,不致引邪入犯营血,虽同用桂枝、甘草,与桂枝汤泾渭攸分,其厚朴独倍他药,正以泄气之浊逆耳。

大黄甘遂汤(金匱)

治妇人血结,少腹如敦。

小承气汤去枳实、厚朴,本方大黄用四钱,加甘遂、阿襟各二

钱，顿服之。

大黄甘草汤(金匱)

治食已即吐。

小承气去枳实、厚朴，用大黄一綮，加甘草三钱。

大黄牡丹汤(金匱，肘後名瓜子汤。)

治大肠痛。

小承气汤去枳实、厚朴，加芒硝、桃仁、牡丹皮、甜瓜子。

大黄附子汤(金匱)

治亶下寒饮偏痛。

小承气汤去枳实、厚朴，本方用大黄一綮，加附子六钱，细辛二钱。

水煎，分温三服，如人行四五里进一服。按此即泻心汤去薤、连之苦燥泻，加细辛之辛温走表，以治亶下寒积，綮不移易之定法也。

黄龙汤

治失下循衣撮空，虚璫热盛，不下必死者。

小承气汤本方用大黄三钱，厚朴钱半，枳实一钱，加芒硝二钱，甘草一钱，人参较大黄綮半，当归二钱，生姜五片，大枣一枚。

如肠鸣，去芒硝加半夏、茯苓，血秘，去甘草加桃仁泥、生地黄汁，气秘，去当归加木香，风秘，去大枣加羌活，年老气虚，去芒硝。汤取黄龙命名，专攻中央燥土，土既燥竭，虽三承气萃集一方，不得参、归鼓舞胃气，乌能兴云致雨，或者以为因虚用参，殊不知参在群行剂中，则迅扫之威愈猛，安望其有补益之力欤，千金又以小柴胡易名黄龙汤，意在培土以安风木，殊非此方寓补於泻之义。

三化汤

治类中风，外无六经形证，内有便溺阻隔。

小承气汤加羌活。

羌活导滞汤

治大便风秘。

小承气汤去厚朴，加羌活、独活、防己、当归、甘草。

此方较三化汤，药味稍璫而功用不殊，与枳实导滞丸，则泾渭各别，彼虽亦本承气，而兼枳、术、三黄，因隶之伤饮食门，此不复列。

紫草承气汤

治痘疮乾紫，便秘喘满。

小承气汤加紫草。

抵当汤(玉函)

治蓄血少腹满，小便自利。

水蛭(熬黑，如无，以鮫鲤甲生漆涂炙代之。)、侗]去翅足，熬，各三十枚。) 大黄(酒浸，一絮。) 桃仁(去皮尖，三十枚。)

右四味，水煎去滓，取三升，温服一升，不下再服。按此与承气不同，承气用枳实、厚朴以利气，此用水蛭、侗 B 桃仁以破血也。

抵当丸(玉函)

治蓄血小便自利，服汤不应，用此丸。

抵当汤本方用水蛭二十枚，侗 G 十五枚。

馀同汤方，杵细入蜜，分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变通抵当丸

抵当丸去水蛭，加 G 十个，鸡血拌，瓦上焙乾。

馀如本方，如欲缓攻，临卧时酒服，五丸至十丸，瘀下，止後药。

下瘀血汤(金匱)

治妇人产後腹痛，有乾血着脐下。

抵当汤去水蛭、侗 加 C(二十枚，熬，去足。)

代抵当汤丸

治虚人蓄血，宜此缓攻。

抵当汤去水蛭、侗 本方大黄用四絮(酒浸)，桃仁用二十枚，加芒硝、蓬术、穿山甲、归尾、生地黄各一絮，肉桂三钱。

为末蜜丸，蓄血在上部者，丸如芥子，黄昏去枕仰卧，以津咽之，令停喉以搜逐瘀积，在中部食远，下部空心，俱丸如梧子，百劳水煎汤下之，用归、地者，引诸药入血分也，如血老成积，攻之不动，去归、地，倍蓬术、肉桂。

凉膈散(局方)

治温热时行，表实热，及心火亢盛，目赤便秘，胃热发斑。

大黄(酒浸，二絮。) 芒硝(一絮) 甘草(炙，六钱。) 连翘(一絮)、黄芩(一絮)、山栀(八钱)、薄荷(七钱)

为散，每服四五钱，加竹叶十五片，水煎温，日三夜二服，得下热退为度，(世本，无竹叶，有姜一片，枣一枚，@茎)硝黄得枳、朴之重着，则下热承之而顺下，得芩、栀、翘、薄之轻扬，则上热抑之而下清，此承气、凉膈之所攸分也，用甘草者，即调胃承气

之义也，局方专主温热时行，故用竹叶，若治感冒之证，从世本用 B 姜、枣可也。

清心散

治温热时行壮热，神昏不语，便溺闭涩。

凉膈散加黄连一掣。

为散，每服四五钱，加竹叶一把，白蜜少许煎服，头痛，加川芎、防风、石膏，不应，加麻黄。

转舌丸

治类中风，舌强不语，神识不清。

凉膈散加石菖蒲、远志肉各一掣。

蜜丸，朱砂为衣，薄荷汤化下。

润燥汤

治痘疹过用丁、桂热药，咽痛烦躁秘结。

凉膈散去硝、黄，加当归、白芍、生地、荆芥、鼠黏子。

通圣散

治西北卒中，外内热瘧。

凉膈散去竹叶，加麻黄、石膏、滑石、生白术、防风、荆芥、桔梗、川芎、当归、芍药、生姜。

双解散

治温热时行，外内热瘧。

通圣散倍滑石，用生甘草。

备急丸(金匱)

治心腹卒痛如锥刺，宿食冷积胀满。

巴豆(去皮心膜，用霜，一钱。)、乾姜(生，二钱。)、大黄(三钱)右三味，为末，炼白蜜丸，如小豆大，温水送下，二三十丸，妊娠禁用。按备急丸治寒实结积之峻药，凡伤寒热传胃府，舌胎黄黑刺裂，唇口赤燥者，误用必死，以巴豆大热伤阴故也，其白散、白饼子、消积、神保、酒症等方皆然，不可不慎。其神保丸、酒症丸，见伤饮食门，榻气丸下，兹不复见。

白散(玉函)

治寒实结胸。

备急丸去乾姜、大黄，用巴霜一钱，加桔梗芦、贝母各三钱。

为散，白饮和服半钱，羸者絀之。

雷氏千金丸

治胸胀冷积作痛。

备急丸加焰硝、桂心。

白饼子

治小儿腹中癖积，饮乳即嗽，而吐痰涎。

备急丸去乾姜、大黄，用巴豆二十粒取霜，加滑石、轻粉、半夏、南星各一钱。

共杵为末，糯米饮丸，豆大，捻作饼子，每服二三饼，U。

消积丸

治小儿食积发热，大便酸臭。

备急丸去乾姜、大黄，用巴豆二十粒取霜，加丁香九粒，缩砂仁十二粒。

共杵为末，以烂乌梅肉三枚，糊丸黍米大，每服三五丸，温水下。

伊尹三黄汤(仓公名火齐汤，金匱名泻心汤。)

治三焦实热，烦躁便秘。

黄连(酒煮)、黄芩(酒炒)、大黄(酒浸，等分。)

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麻沸汤者，白水空煎鼎沸如麻也，古方惟降火药用之。

三黄丸

治诸实热不解。

三黄汤为末，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麻沸汤下。

金花汤

治热毒内蕴。

三黄汤去大黄加黄柏。

三味等分煎服，更加栀子，名栀子金花汤。

三补丸

治阴火亢璫不解。

金花汤为末，蜜丸服。

黄连解毒汤

治热邪内外俱盛。

三黄汤去大黄加黄柏、山栀，等分煎服。

金花丸

治积热不解。

黄连解毒汤为末，蜜丸服之。

大金花丸

治中满热璫，淋秘溺血。

三黄丸加黄柏等分，滴水为丸小豆大，新汲水下三十丸。

按金花汤止芩、连、柏三味，作丸，则名三补金花丸，较汤多山

梔，作汤名为解毒，更加大黄，则名大金花丸，汤丸虽异，功用不殊，但取急攻则用汤缓祛则用丸，微有区别耳。

大黄黄连泻心汤(玉函，即黄连泻心汤。)

治热邪内陷，但下痞满。

三黄汤去黄芩，麻沸汤渍绞服。

附子泻心汤(玉函)

治寒热不和，但下痞结。

三黄汤另煎熟附子汁，搅匀服之。

三黄梔子泔汤

治热病时疫，头痛壮热。

三黄汤合梔子泔汤。(千金，去黄芩加黄柏。)

当归六黄汤

治营血虚热盗汗。

三黄汤去大黄，加黄柏、黄芩、生地黄、熟地黄、当归。(汪石山，去黄柏加蒲黄。)

清心丸

治心热神昏，蚤悸不盛。

三黄汤去大黄，用黄连三钱，黄芩二钱，加西牛黄半钱，郁金钱半。

猪心血为丸，黍米大，朱砂为衣，灯心汤下，三岁儿三十丸。

既济解毒汤

治上热下寒，大便秘。

三黄汤加甘草、桔梗、柴胡、升麻、连翘、当归。

人中黄丸

治温疫诸热毒。

三黄汤本方用大黄三钱，芩、连各一钱，加入人中黄、苍术、桔梗、滑石各二钱，人参一钱，防风五钱，香附一钱五钱，神曲糊丸，清热解毒汤送下二三钱。(清热解毒汤方见白虎汤下)

此方专以伊尹三黄大解湿热疫疠之邪，其奥妙全在入中黄一味，以污秽之味同气相求，直清中上污秽热毒，合滑石、益元之制，则兼清渗道，用苍术、香附者，宣其六气之郁也，用桔梗者，清其膈上之气也，用防风者，开其肌腠之热也，十味祛邪散毒药，不得人参鼓舞其势，无以逞迅扫之力也，用神曲为丸者，取其留中而易化也，更需清热解毒下之，即人参白虎合升麻葛根汤，去粳米，加羌活、芩、连、生地，总解内外之热，略取生姜之辛，以行诸药之性，散诸经之毒耳。

三黄石膏汤

治热病时行，内外大热。

三黄汤去大黄加黄柏、山梔、石膏、麻黄、香薷、生姜、用清浆水煎服，半日许不得汗再服，便秘，去麻黄、香薷，加大黄、芒硝，节庵槌法，加芽茶一撮。

按此即解毒汤，兼通圣散、梔子泔汤之制，而加麻黄、石膏、劳鞠姜以撤外内热毒也，如脉数实便秘，上气喘急，舌卷囊缩，则去麻、薷而易硝、黄，又全用伊尹三黄矣。

普济消毒饮

治大头捻颈瘟等证。

三黄汤去大黄，加柴胡、黑参、连翘、鼠黏、升麻、白芷、甘草、桔梗、马勃、僵蚕、板蓝根，半用水煎，半用蜜丸，噙化，气虚脉弱，加人参五七分，大便秘，加酒大黄钱许微下之。

本方去升麻、黑参、鼠黏、僵蚕、板蓝、马勃，加荆芥、防风、羌活、枳壳、川芎、射干，名斡连消毒汤。

当归龙荟丸

治肝经积热，时发蚤悸搐搦，神志不盛，头目昏眩，咽膈不利，肠胃燥结，躁扰狂越等证。

三黄汤加当归、龙胆、芦荟、梔子、青黛、木香、麝香，蜜丸，淡姜汤送二三十丸。

神芎丸

治水肿外内俱实者。

三黄汤本方用大黄、黄芩各二钱，黄连半钱，加滑石、牵牛头末各四钱，川芎、薄荷各半钱。

滴水为丸，每服五七丸，至十五丸，临卧温水服，湿热腰俚肿满，加甘遂一钱，遍身走注疼痛，加白芥子一钱，久毒热肿腹痛，加芒硝一钱，关节不利，加羌活一钱，肠胃结滞，加郁李仁一钱，腰腿碜重，加商陆一钱。本方去黄连、川芎、薄荷，名导水丸。戴人取伊尹三黄丸变为神芎丸，每令病人至夜先服百馀粒，继以浚川散投之，五更当下，种种病出，投下少许，再以和膈药服之，以利为度，有五日一下者，三日一下者，病轻者一二服止，重者五六度方愈，是擒纵缓舒之妙，临病制宜，非可言喻，自非老年谙练有大负者，焉敢效诸行事耶。详方後云：每服五七丸至十五丸，乃峻药缓攻之成法，此言每令病人先服百馀丸，急乘元气未漓，为之迅扫，各有至理，不可以此碍彼也。

浚川散

治水肿胀急，大便不通，大实大满证。

三黄丸去鹭、连，用大黄一掣，加牵牛头末、郁李仁各一掣，芒硝、甘遂各半掣，木香三钱。

为散，每服二钱，入生姜自然汁，和如稀糊服。按此乃下水积之峻药，火热怫郁，水液不能宣通，停滞而生湿热，在膈不去，则化气而为胀，在阴不去，则化积而成形，世俗不省内经留者攻之，但执补燥之剂，怫郁转加而病愈甚也，戴人曰：养生与攻病，本自不同，今人以补药治病，宜乎不效也。

十枣汤(玉函)

治悬饮内痛，俛下有水气，脉弦数。

芫花(熬)、甘遂、大戟(泡去骨，等分。)

右三味，捣筛，以水一升五合，先煮大枣肥者十枚擘，取八合去滓，内药末，强人服一钱匕，羸人服半钱匕，平旦温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匕，得快下利後，糜粥自养。(补天石，加生姜汁，伤寒五法，加肉桂。)

神丸

治膈水肿胀，大小便秘。

十枣汤本方各一掣，加大黄二掣，黑牵牛头末四掣，轻粉一钱。煮红枣肉为丸，初服五七丸，日三服，渐加，快利为度。按此方守真本仲景十枣汤加牵牛、大黄、轻粉三味，较十枣倍峻，然作丸缓进，则威而不猛，其法最良，其於神丸中，加青皮、陈皮、木香、槟榔各半掣，名舟车神，已属蛇足，更於舟车丸中，加入乳香、没药，名除湿丹，风斯愈下，殊不足法。

控涎丹

治俛下痰积作痛。

十枣汤去芫花、大枣，加白芥子等分为末。

曲糊丸，服十五丸至二十丸，蚤疾，加朱砂、全蝎，酒痰，加雄黄、全蝎，蚤气成块者，加穿山甲、鳖甲、延胡索、蓬术，臂痛，加桂枝、姜黄，痰嗽，加风化硝，寒痰，加丁香、肉桂、胡椒。甘遂直鬻涎结之处，大戟能攻胸俛之涎，白芥子能破支结之饮，此攻痰涎之峻剂也，凡形盛色苍气壮脉实人有上证，但服此药数服，其病如失，後以六君子调补，若气虚皎白，大便不实，小便清利者误服，不旋踵而告变矣。

五苓散(玉函)

治伤寒表未解，渴而小便不利。

白术(生)、茯苓、猪苓(各二钱)、泽泻(三钱)、桂(一钱)

右五味，为散，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或生料煎服，温覆取微似汗。按五苓散，本治太脾经邪犯本，渴而小便不利，饮水即吐之水逆，故用二苓、泽、术，利水生津，又需桂以蒸动其津，则渴者自不渴矣，後人不替此义，每用五苓治阴虚泉竭之证，重涸其水，发热发渴，势必转加，岂方之咎欤，况有去桂而用四苓者，曷知此方全赖桂之辛温，则术不至壅满，用方者当须识此，无愧圣贤一脉。

猪苓散（玉函）

治渴欲饮水，小便不利，及少阴病下利，咳而呕渴，心烦不得眠。

五苓散去术、桂，加滑石、阿襟等分。

水煎去滓温服，日三。按此太脾少阴药也，五苓散用术以导水滋乾，即兼桂之辛温以蒸动其津气，此用滑石之清热利水，即兼阿襟之甘润以保护其血液，汗乃血之液，故汗出多而渴者禁用。

猪苓散（金匱）

治呕吐思水。

五苓散去泽泻、桂。

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泽泻汤（金匱）

治支饮眩冒。

五苓散去猪苓、茯苓、桂。

茯苓泽泻汤（金匱）

治胃反吐而渴欲饮水。

五苓散去猪苓，加甘草、生姜。（家秘，加芦根。）

茯苓戎盐汤（金匱）

治胞中精枯，血滞小便不利。

五苓散去猪苓、泽泻、桂，加戎盐。（即青盐）

桂苓丸

治肾气上逆，水泛为痰，逆冲膈上，及冒暑烦渴，饮水过多，腹胀小便不利。

五苓散去猪苓、泽泻、白术，用桂一掣，茯苓二掣。

蜜丸，沸汤下二钱，日三服。（作汤名桂苓饮）

桂苓甘露饮

治温热病，小便不通，烦渴引饮。

五苓散加真寒水石、石膏、滑石。

四苓散

治小便赤涩胀痛，及温热时行烦渴。

五苓散去桂。

茵陈五苓散(金匱)

治黄瘴小便不利。

五苓散加茵陈蒿。

春泽汤

治气虚伤湿，小便不利。

五苓散加人参。

葶苈木香散

治脐水腹胀，大小便秘。

五苓散加葶苈、木香、木通、滑石、甘草。

益元散(一名天水散，一名六一散。)

治暑月小便不利。

滑石(水飞，六钱。)、甘草(炙，六钱，生，四钱。)

为散，清水调服二三钱，发散温病热病，加 藜 C 茎，香畔四合，水煎温服，老人虚人，及病後伤津，小便不利禁用，此方加劳鞞畔煎服，则兼散表邪，加絳茱萸则治白痢，加红曲则治血痢，加炮姜则兼消饮食，加神砂则兼退心火，加青黛则散肝火，加薄荷则清肺热，加石膏则除胃热，其入通圣、双解、解毒等方，随证配合，未遑枚举。

辰砂六一散

治暑月蚤悸多汗，小便涩痛。

益元散一料，加辰砂一钱。(飞)

蒲灰散(金匱)

治皮水小便不利而渴。

益元散去甘草，用滑石三分，加蒲灰七分。

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鱼散(金匱)

治消渴小便不利，小腹胀痛有瘀血。

益元散去甘草，加乱发(烧)、白鱼(炙)等分。

为散，饮服方寸匕，日三服。

白虎汤(玉函)

治热病壮热烦渴，及中 烦热而渴。

石膏(八钱，生用，碎。)、知母(三钱)、甘草(一钱，炙。)、粳米(半合)

水煎，温分三服，一日尽饮之。

人参白虎汤(玉函,即白虎加人参汤。)

治热病舌乾,大渴发热背寒。

白虎汤加人参。

桂枝白虎汤

治温病感冒客邪而渴,及温症先热後寒。

白虎汤加桂枝。

苍术白虎汤

治湿温身热足冷。

白虎汤加苍术。

竹叶石膏汤(玉函)

治大病後烦热作渴。

虎汤去知母,加竹叶、人参、半夏、麦门冬。

既济汤

治上热下寒。

竹叶石膏汤加熟附子三五分。

清热解毒汤

治时疫大热。

白虎汤去粳米,加人参、羌活、升麻、葛根、白芍、黄芩、黄连、生地黄、生姜。

塘菱葛根汤

治风温无大热而渴。

白虎汤去知母、粳米,加人参、塘菱根、葛根、防风。

按此汤治风温无大热而渴,夫既无大热,则不当渴矣,既渴必非无大热也,缘风温之热邪内蕴,故借白虎加人参汤,裁去知母、粳米,加塘菱根以清热解渴,葛根以布胃行津,防风以开表散邪,人参、甘草佐石膏、塘菱以化热,性虽甘温,当无助长伏邪之虞。

大青汤

治斑子热毒。

白虎汤去粳米,加大青、黑参、木通、生地黄、荆芥、竹叶。

玉露散

治小儿伤热,吐泻色黄。

白虎汤去知母、粳米,加寒水石。(如无真者,滑石代之。)

为散,每服半钱匕至一钱匕,沸汤调,日三服。薛立斋云:若饮食如常,作泻饮冷,宜用此药,若食少体倦,喜饮热汤,此脾气虚陷,宜六君子汤加升、柴,此方切禁。

兰香饮子

治消中能食而瘦，大渴便秘。

白虎汤去粳米，加入参、生甘草、兰香(俗名香草)、防风、升麻、桔梗、连翘、半夏、白豆蔻。

按消中为脾胃积热，故东垣本人参白虎而立兰香饮子，内经所谓治之以兰，除陈气也，但方中防风、半夏、豆蔻、升麻，未免过于辛燥，曷不去此加入麦冬、五味以滋化源，佐白虎以化胃热，兰香以除陈气，与归脾汤中用木香之意不殊，或於竹叶石膏汤中，加知母、兰香尤妥。

生津甘露饮

治上焦热渴。

兰香饮子去防风、半夏，加当归、麦冬、山栀、黄连、黄柏、申香、木香。

驻车丸(千金)

治阴虚下痢发热，脓血稠黏，及休息痢。

阿襟(三絜)、黄连(炒黑)、当归(各絜半)、乾姜(炮，一絜。)右四味，捣筛，醋煮阿襟为丸，梧子大，每服四五十丸，昼夜三服，米饮下。三车端精气神，分治三焦，以调适阴籛，此因籛热过旺，阴精受伤，故用黄连以驻鹿车之骤，乾姜以策牛车之疲，阿襟以挽羊车之陷，当归以和精气神之散乱也。

阿襟丸

治冷热不调，伤犯三阴，腹痛下脓血。

驻车丸本方襟、连各二絜，归、姜各一絜，加木香、黄芩、赤石脂(醋水飞)龙骨(醋水飞)各一絜，厚朴(姜制)半絜。

米饮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昼二夜一服，米饮下。

归连丸

治阴虚下痢五色，及孕妇噤口赤痢。

驻车丸去乾姜，本方用阿襟二絜，归、连各一絜，加黄芩、黄柏(炒黑)各半絜，蕲艾絜半。

右除襟、艾为细末，以醋二升煮艾至一升，去滓入襟磺化为丸，豆大，每服六七十丸，昼夜三服，米饮下。

阿襟梅连丸

治阴虚下痢五色，至夜发热。

驻车丸本方用襟、连各三絜，当归一絜五钱，炮姜一絜，加黄柏(炒黑)、赤芍药、赤茯苓、乌梅肉(炒枯)各一絜五钱。

醋煮阿襟为丸，梧子大，每服三五十丸，昼夜三服，米饮下。

千金黄连汤

治赤白痢。

驻车丸本方用阿襟三钱，黄连、当归各钱半，炮姜一钱，加黄柏（炮黑）、甘草（炙）各一钱，酸石榴皮钱半。

右除阿襟，水煎去滓，内襟磺化，温分三服。

佐金丸

治肝经郁热，吐酸绿青黄水。

川黄连（六紫）、絳茱萸（拣去闭口者，取净一紫，同黄连煎乾。）为细末，米饮糊丸梧子大，每服四五十丸，空心，白术陈皮汤或加味逍遥散作汤送下。

抑青丸

治肝火偃下急痛。

佐金丸二味等分，制法如前，制过拣去絳茱萸，取黄连焙燥，一味为末，滴水为丸，每服四五十丸，空心沸汤临卧陈酒送下。

酒煮黄连丸

治心火亢盛，外内俱热，及伏暑发热呕吐。

佐金丸去絳茱萸，用黄连一味，酒煮焙燥为末，滴水为丸，每服四五十丸，空心沸汤下。

香连丸（局方）

治下痢赤白相兼，白多於赤者。

佐金丸如前制过，去絳茱萸加木香一紫。

醋糊丸，每服五十丸，米汤、砂仁汤任下。

戊己丸（局方）

治湿热泄痢，腹痛不止。

佐金丸加白芍六紫。

神曲糊丸，空心米汤、砂仁汤、蕲艾汤任下。

大补丸

治阴火亢璫，足胫疼热，不能久立，及妇人火郁发热。

厚黄柏（盐酒拌，陈米饭上蒸，每蒸必拌，炒黑亮如漆为度。）

炼白蜜丸，梧子大，每服二钱，空心醇酒下，如服之不应，每斤加厚肉桂一紫。

潜行散

治湿热足膝肿痛。

大补丸（用姜汁拌炒数次）

为末，每服钱半，空心醇酒下。

大补阴丸

治阴虚火旺，烦热易饥，足膝疼热。

大补丸四紫加知母四紫，熟地黄、龟版各六紫。

猪脊髓和蜜丸，梧子大，空心姜盐汤下五十丸。

滋肾丸

治阴虚大渴，小便涩痛，热起足心。

大补丸十分，加知母七分，肉桂一分，滴水为丸，食前沸汤下七八十丸。

凡热在足心，直冲股内而入腹者，谓之阴火，起於涌泉之下，虽热而不发渴，为热在膀胱，此方主之。

虎潜丸

治下体痿弱。

大补丸三紫加龟版、熟地各三紫，知母、牛膝各二紫，白芍药、琐籐、虎胫骨、当归身各一紫五钱，炮姜半紫。

醇酒为丸，侵晨淡盐汤下三钱，痿而厥冷，加熟附子半枚。虎体阴性，刚而好动，故欲其潜，使补阴药咸随其性，潜伏不动，得以振刚劲之力，则下体受荫矣，其膝胫乃筋骨结聚，功力最优，若用掌骨，各随患之前後左右取用，不必拘於左前为善也。

加味虎潜丸

治痿濡而厥。

虎潜丸去知母，加人参、黄、山药、枸杞各二紫，五味子一紫。

二妙散

治身半已下，湿热疼重而肿。

大补丸(改用姜汁制数次，净)加茅山苍术(去皮，切，麻油拌炒，净)等分。

为散，姜汁调，每日空心温酒送二钱。本方加肉桂名三妙散。

金液丹(局方)

治阴璫发躁，厥冷脉伏，爪甲唇青，水肿脉伏，小便不通，阴结畏寒，大便秘。

明净硫黄五紫，研细水飞，入炆成罐内，水调赤石脂末封口，盐泥通身固济候乾，三足钉钉於地，将罐放钉上，慢火烧养七昼夜，再加顶火，用炭十斤为度，候冷取出研细，每末一紫，用蒸饼一紫，打糊为丸，梧子大，每服二三十丸，温白汤送下，阴璫冷甚者服百丸。

璫砂丹(局方)

治上盛下虚，痰涎壅盛，最能镇坠虚火，升降阴籐，和五脏，助真元。

水银(四紮)、硫黄(一紮)

右二味，新铍内炒成砂子，入水火鼎 珙升翻糯米糊丸，如麻子大，每服三丸，空心，枣汤、米汤、井花水、人参汤任下，量病轻重，可增至五七丸，忌猪羊血 豆粉冷滑之物。又法，入炆成 满赤石脂封口，盐泥固济，三足钉钉打火，盏内置水勿令乾，候三炷香足为度。

二气丹

治伏暑伤冷，二气交错，中 痞结，或泻或吐。

硝石、硫黄(等分)

右为细末，银石器内炒黄色，再研细，糯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五七丸，新汲井花水下，不应更服。

玉真丸

治肾厥头痛，四肢逆冷。

硝石、硫黄(二味同制如二气丹) 石膏(生) 半夏(汤泡七次，等分。)

为末，姜汁和神曲丸，食後姜汤下二三十丸，虚寒甚者，加锤乳粉。

半硫丸(局方)

治高年冷秘虚秘，及併癖冷气。

硫黄(醋 柳木槌碎，研。) 半夏(汤泡，晒乾为末。)

右二味等分，用生姜自然汁，调蒸饼糊，杵数百下，丸如梧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空心，无灰酒或生姜汤任下，妇人，醋汤下。

养正丹(局方)

治上盛下虚，气不升降，元籛亏损，气短身羸，及中风痰盛涎潮不省人事，伤寒阴盛自汗唇青，妇人血海久冷。

水银、黑锡(与水银结成砂子)、硫黄(研)、朱砂(水飞，各一紮，净。)

用铁铍熔化黑锡入水银，将柳木槌搅，次下朱砂，搅令不见星子，下少时，方入硫黄末，急搅成汁，和匀，如有焰以醋洒之，候冷取出研细，煮糯米糊丸，豆大，每服十五丸至三十丸，盐汤或枣汤、人参汤任下，或丸如甗实，縮囟服一丸，得睡勿蚤觉。

来复丹(局方)

治上盛下虚，寒外热，及伏暑泄泻如水。

硝石、硫黄(同硝石为末，银石器内慢火炒，柳木槌搅之，不可猛火以伤药力。)、太阴元精石(水飞)、青皮(去穰)、陈皮(去

白，各一掬。)、五瓊脂(酒飞，去砂石，澄定晒乾，二掬。)

为末，古法以醋和丸，米饮下，因醋易霉坏，今改用米饮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醋汤下。

黑锡丹(局方)

治真元亏惫，籛气不固，阴气逆冲，三焦不和，冷气刺痛，腰背磅重，男子精冷滑泄，妇人白带清冷，及阴证阴毒，四肢厥冷，不省人事，急吞百丸，即便回籛，大能升降阴籛，坠痰定喘。

磅香、附子(炮)、胡芦巴(酒浸，炒。)、籛起石(飞。)、补骨脂、舶上茴香、肉豆蔻(燥)、金铃子(酒蒸，去皮核。)、木香(各一掬)、肉桂(半掬)、黑锡(熔，去渣。)、硫黄(各二掬)

右用黑锡入铁铤内熔化，入硫黄如常法制，结成砂子，地上出火毒，研令璫细，馀药并细末和匀，自朝至暮，研至黑光色为度，酒曲糊丸，如梧子大，阴乾，藏铅罐内，每服四五十丸，空心盐汤或枣汤、姜汤任下，妇人艾汤下，急证可投百丸。

三和丹

治一切阴寒，诸药不效者。

养正丹十丸，来复丹二十丸，黑锡丹三十丸，盐汤、枣汤、姜汤、人参汤任下。

附张介宾八略总论

补略

一、补方之制，补其虚也，凡气虚者宜补其上，人参、黄之属是也，精虚者宜补其下，熟地、枸杞之属是也，籛虚者宜补而兼暖，桂、附、乾姜之属是也，阴虚者宜补而兼清，门冬、芍、地之属是也，此固阴籛之治辨也，其有气因精而虚者，自当补精以化气，精因气而虚者，自当补气以生精，又有籛失阴而离者，不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水失火而败者，不补火何以苏垂绝之阴，此又阴籛相济之妙用也，故善补籛者，必於阴中求籛，则籛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於籛中求阴，则阴得籛升而泉源不竭，余故曰：以精气分阴籛，则阴籛不可离，以寒热分阴籛，则阴籛不可混，此又阴籛邪正之离合也，故凡籛虚多寒者，宜补以甘温，而清润之品非所宜，阴虚多热者，宜补以甘凉，而辛燥之类不可用，知宜知避，则不惟用补，而八方之制，皆可得而贯通矣。

和略

一、和方之制，和其不和者也，凡病兼虚者补而和之，兼滞者行而和之，兼寒者温而和之，兼热者凉而和之，和之为义广矣，

亦犹土兼四气，其於补泻温凉之用，无所不及，务在调平元气，不失中和之为贵也，故凡阴虚於下而精血亏损者，忌利小水，如四苓、通草汤之属是也，阴虚於上而肺热乾咳者，忌用辛燥，如半夏、苍术、细辛、香附、芎、归、白术之属是也，籛虚於上者忌消耗，如陈皮、砂仁、木香、槟榔之属是也，籛虚於下者忌砒寒，如黄柏、知母、栀子、木通之属是也，大便溏泄者忌滑利，如二冬、牛膝、苁蓉、当归、柴胡、童便之属是也，表邪未解者忌收敛，如五味、枣仁、地榆、文蛤之属是也，气滞者忌闭塞，如黄、白术、山药、甘草之属是也，经滞者忌寒凝，如门冬、生地、石斛、薤、连之属是也，凡邪火在上者不宜升，火得升而愈炽矣，砒寒在下者不宜降，阴被降而愈亡矣，诸动者不宜再动，如火动者忌温暖，血动者忌辛香，汗动者忌疏散，神动者忌耗伤，凡性味之不静者，皆所当慎，其於刚暴更甚者，则又在不言可知也，诸静者不宜再静，如砒微细弱者，脉之静也，神昏气怯者，籛之静也，肌体清寒者，表之静也，口腹畏寒者，之静也，凡性味之阴柔者，皆所当慎，其於砒寒更甚者，又在不言可知也，夫籛主动，以动济动，火上添油也，不焦烂乎，阴主静，以静益静，雪上加霜也，不寂灭乎，凡前所论，论其略耳，而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能因类而广之，则存乎其人矣，不知此义，又何和剂之足云。

攻略

一、攻方之制，攻其实也，凡攻气者攻其聚，聚可散也，攻血者攻其瘀，瘀可通也，攻积者攻其坚，在藏者可破可培，在经者可灸也，攻痰者攻其急，壮实者暂宜解标，多虚者只宜求本也，但诸病之实有微甚，用攻之法分重轻，大实者攻之未及，可以再加，微实者攻之太过，每因致害，凡病在籛者不可攻阴，在胸者不可攻藏，若此者，邪必乘虚内陷，所谓引贼入寇也，病在阴者勿攻其籛，病在者勿攻其表，若此者，病必因误而甚，所谓自撤藩蔽也，大都治宜用攻，必其邪之甚者也，其若实邪果甚，自与攻药相宜，不必杂之补剂，盖实不嫌攻，若但略加甘滞，便相牵制，虚不嫌补，若但略加消耗，偏觉相妨，所以寒实者最不喜清，热实者最不喜暖，然实而误补，不过增病，病增者可解，虚而误攻，必先脱元，元脱者无治矣，是皆攻法之要也，其或虚中有实，实中有虚，此又当酌其权宜，不在急宜攻，急宜补者之例，虽然，凡用攻之法，所以除凶剪暴也，亦犹乱世之兵，必不可无，然惟必不得已乃可用之，若或有疑，慎勿轻试，

盖攻虽去邪，过则伤气，受益者四，受损者六，故攻之一法，先哲最为详审，正恐其成之难败之易耳，瑛任意不思，此其人可知矣。

散略（盖麻黄为太籀之本药至必不可移易哉一节石顽润色）

一、散方之制，散表证也，观仲景太籀证用麻黄汤，籀明证用葛根汤，少籀证用小柴胡汤，此散表之准绳也，後世宗之，而复不能用之，在不得其意耳，盖麻黄为太籀之本药，籀明经证亦多用之，观籀明经证治例，其义可见，按麻黄苦温，专泄肺气，仲景借以开发太籀经邪，为解表之重剂，若非冬月正伤寒，原无藉此，即籀明之葛根汤，未尝不用麻黄，未尝不走太籀也，岂谓某经某药必不可移易哉，但用散之法，当知性力缓急及气味温寒之辨，用得宜，诸经无不应也，如麻黄、桂枝峻散者也，防风、荆芥、紫苏平散者也，细辛、白芷、生姜温散者也，升麻、川芎能举陷上行而散者也，第邪浅者忌峻利之属，气弱者忌雄悍之属，热多者忌温散之属，寒多者忌清凉之属，凡渴而烦躁者喜乾葛，而呕恶忌之，寒热往来者宜柴胡，而泄泻者忌之，寒邪在上者宜升麻、川芎，而内热火升者忌之，此性用之宜忌，所当辨也，至於相配之法，则尤当知要，凡以平兼清，自宜凉散，以平兼暖，亦可温经，宜大温者以热济热，宜大凉者以寒济寒，此其端用之权，则毫厘进退自有伸缩之妙，又何必襟柱刻舟以限无穷之病变哉，此无他，在不知仲景之意耳。

寒略

一、寒方之制，为清火也，为除热也，夫火有阴籀，热分上下，据古方书，咸谓黄连清心，黄芩清肺，石斛、芍药清脾，龙胆清肝，黄柏清肾，今之用者，多守此法，亦是襟柱法也，大凡寒凉之物，皆能泻火，岂有凉此而不凉彼者，但当分其轻清重浊，性力微甚，用得宜，则善矣，夫轻清者宜以清上，如黄芩、石斛、连翘、天花粉之属也，重浊者宜於清下，如栀子、黄柏、龙胆、滑石之属也，性力之厚者能清大热，如石膏、黄连、芦荟、苦叁、山豆根之属也，性力之缓者能清微热，如地骨皮、玄叁、贝母、石斛、童便之属也，以攻而用者去实郁之热，如大黄、芒硝之属也，以利而用者去癰闭之热，如木通、茵陈、猪苓、泽泻之属也，以补而用者去阴虚枯燥之热，如生地、二冬、芍药、梨浆、细甘草之属也，方书之分经用药者，意正在此，但不能明言其意耳，然火之甚者在上，亦宜重浊，火之微者在下，亦可轻清，夫宜凉之热，皆实热也，实热在下，自宜清利，实热在上，不可升提，盖

火本属籛，宜从阴治，从阴治者宜降，升则反从其籛矣，经曰：高者抑之，义可知也，外如东垣有升籛散火之法，此以表邪生热者设，不得与伏火内炎者并论。（表邪生热，当作郁热外发为妥。）

热略

一、热方之制，为除寒也，夫寒之为病，有寒邪犯於肌表者，有生冷伤於脾胃者，有阴寒中於藏府者，此皆外来之寒，去所从来，则其治也，是皆人所易知者，至於本来之寒，生於无形无响之间，初无所感，莫测其因，人之病此者最多，知此者最少，果何谓哉，观丹溪曰：气有馀，便是火，余续之曰：气不足，便是寒，夫今人之气有馀者，能十中之几，其有或因禀受，或因丧败，以致籛气不足者，多见寒从中生，而籛衰之病，无所不致，第其由来者渐，形见者微，当其未觉也，孰为之意，及其既甚也，始知难治，矧庸医多有不识，每以假热为真火，因复毙於无形无响者，又不知其几许也，故惟高明见道之士，常以籛衰根本为忧，此热方之不可不豫也，凡用热之法，如乾姜能温中，亦能散表，呕恶无汗者宜之，肉桂能行血，善警四肢，血滞多痛者宜之，絳茱萸善暖下焦，腹痛泄泻者璠妙，肉豆蔻可温脾胃，痢泄滑利者最奇，胡椒温胃和中，其类近於荜拔，丁香止呕行气，其暖过於豆仁，补骨脂性降而善闭，故能纳气定喘，止带浊泄泻，制附子性行如酒，故无处不到，能救急回籛，至若半夏、南星、细辛、乌药、良姜、香附、木香、茴香、仙茅、巴戟之属，皆性温之当辨者，然用热之法，尚有其要，以散兼温者，散寒邪也，以行兼温者，行寒滞也，以补兼温者，补虚寒也，第多汗者忌姜，姜能散也，失血者忌桂，桂动血也，气短气怯者忌骨脂，骨脂降气也，大凡气香者，皆不利於气虚证，味辛者，多不利於见血证，是用热之概也，至於附子之辨，凡今之用者，必待势不可为，不得已然後用之，不知回籛之功，当於籛气将去之际，便当渐用以望挽回，若用於既去之後，死灰不可复燃，尚何益於事哉，但附子性悍，独任为难，必得大甘之品，如人参、熟地、炙甘草之类，皆足以制其刚而济其勇，以补培之，无往不利矣，此天中大将军也，可置之无用之地乎，但知之真而用之善，斯足称将将之手矣。

固略

一、固方之制，固其泄也，如久嗽为喘而气泄於上者，宜固其肺，久遗成淋而精脱於下者，宜固其肾，小水不禁者，宜固其膀

脱，大便不禁者，宜固其肠藏，汗泄不止者，宜固其皮毛，血泄不止者，宜固其营卫，凡因寒而泄者，当固之以热，因热而泄者，当固之以寒，总之，在上者在表者，皆宜固气，气主在肺也，在下者在里者，皆宜固精，精主在肾也，然虚者可固，实者不可固，久者可固，暴者不可固，当固不固，则沧海亦将竭，不当固而固，则闭门延寇也，二者俱当详酌之。

因略

一、因方之制，因其可因者也，凡病有相同者，皆可按证而用之，是谓因方，如痲毒之起，肿可敷也，蛇虫之患，毒可解也，汤火伤其肌肤，热可散也，跌扑伤其筋骨，断可续也，凡此之类，皆因证而可药者也，然因中有不可因者，又在乎证同而因不同耳，盖人之虚实寒热，各有不齐，表里阴阳，治当分类，故有宜乎此而不宜乎彼者，有同於表而不同於里者，所以病虽相类而但涉内伤者，便当於血气中酌其可否之因，不可谓因方之类尽可因之而用也，因之为用，有因标者，有因本者，勿因此因字，而误认因方之义。

兼略（石顽参补）

一、兼方之制，用间法也，与师旅之间谍无璫，举世但知以寒治热，以热治寒，曷知病势之危殆，错杂难分，况多假脉假证，非洞瞽玉函金匱之奥，难以语此，如表证用麻黄，此正治也，越婢、大青龙则兼石膏以化热，麻附细辛汤、麻附甘草汤则兼附子以救寒，此变法也，阴寒用附子，此正治也，真武汤则兼生姜以散水气，白通、通脉则兼葱白通脉猪胆汁以收阴，此变法也，府实用大黄，此正治也，大黄附子汤、附子泻心汤则兼附子以破结，黄龙汤则兼人参以助力，足补南蒺之未逮，此变法也，蒺邪陷阴欲转蒺分，用芍药、甘草护持营气，此正治也，四逆散则兼柴胡以通中道，当归四逆则兼桂枝以通接壤，使阴从蒺化，此变法中之定法也，妊娠胎息不安，用茯苓、芍药护持阴血，此正治也，附子汤则兼附子以治子藏开，少腹如扇，桂心茯苓丸则兼桂心以治宿有症病，胎动下血，始知桂、附反有固胎之用，是皆病证之变端，不能守寻常绳墨也，然必察其生气未艾，方可特出奇兵以击之，若脉证俱殆，慎勿贪功以招烁金之谤也。

读景岳先生八略，至末条因略，略无深意，而独不及兼制之法，余不自揣，赘入此例，以续貂之不足，其因略原文，不敢擅裁，仍紮存之，石顽老人漫述。

张氏医通 ba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伤寒缙绪二论自序

[张氏医通二](#)

古来讲仲景氏之学者递代不乏名贤衍释仲景之文日多而仲景之意晦转何哉人皆逐其璣

[张氏医通三](#)

伤寒缙论卷上

[张氏医通四](#)

长洲石顽张璐路玉父纂述

太籀上篇

[张氏医通五](#)

病在三阴,则有传经直中之理,在三籀,则有在经在府之分,而太籀更以寒伤营风伤卫,营卫俱伤为大关键,故篇中分辨风寒营卫甚严,不敢漫次一条,即犯本坏证,结胸痞满,分隶各自为篇,非但不

[张氏医通六](#)

仍叔和之旧,并不若尚论之混收温热条例於伤寒法中,至於释义,则嘉言独开生面,裁取倍於诸家,读者毋以拾唾前人为诮也。

[张氏医通七](#)

病有发热恶寒者,发於籀也,无热恶寒者,发於阴也,发於籀者七日愈,发於阴者六日愈,以籀数七,阴数六故也。

[张氏医通八](#)

此条以有热无热,证籀病阴病之大端,言籀经受病,则恶寒发热,阴经受病则无热恶寒,尚论以风伤卫气为籀,寒伤营血为阴,亦属偏见,发於籀者,七日愈籀奇数也,籀常有餘,故六日周遍六经,餘热不能即散,至七日汗出身凉而愈,阴偶数也阴常不足,故六日周遍六经,则籀回身暖而愈也,上条统论阴籀受病之原。

[张氏医通十](#)

太籀之为病,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

[张氏医通十一](#)

脉浮者,邪气并於肌表也,头项强痛者,太籀经脉上至於头也,恶寒者虽发热而犹恶寒不止,非无热也,以始热汗未泄,故脉但浮不缓耳。

[张氏医通十二](#)

太籀病,发热汗出,恶风脉缓者,名为中风。

上条但言脉浮恶寒,而未辨其风寒营卫,此条即言脉浮缓发热自汗,而始识其为风伤卫也,风属籀从卫而入,入经云:籀者卫外而为固也,今卫 故自汗出而脉缓。

太籀中风,籀浮而阴弱,籀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啻啻恶寒,渐渐恶风,翕翕发热,鼻鸣乾呕者,桂枝汤主之。

籀浮阴弱,即与卫强营弱同义,籀浮者,籀邪入卫,脉必外浮,籀性本热,风又善行,所以发热快捷,不待郁闭自发也,阴弱者,营无邪

助，比卫不足，脉必内弱，阴弱不能内守，籛脞 ㄣ 齧固，所以致汗直易，不待覆盖自出也，自汗既多，则营益弱矣，嗇嗇恶寒，内气馁也，淅淅恶风，外体脞 *，恶风未有不恶寒者，世俗相传，谓伤风恶风伤寒恶寒误人多矣，翕翕发热，乃气蒸湿润之热，比伤寒之乾热不同，鼻鸣者，籛气上雍也，乾呕者，籛邪上逆也，若外邪不解，势必传，鼻鸣乾呕，便是传入籛明之候，是以呕则传，不呕则不传也，故用桂枝汤解肌表之籛邪，而与发汗驱出阴寒之法，迥乎角立也。

太籛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

太籛病，外证未解，脉浮弱者，当以汗解，宜桂枝汤。外证未解，曾服过发汗乐可知。

太籛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故使汗出，欲救邪风者，宜桂枝汤。卫得邪助而强，营无邪助，故为弱也。

病人藏无他病，时发热自汗出而不愈者，此为卫气不和也，先其时发汗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无宿病，而表中风邪，汗出不愈者，必是卫气不和之故，设入於营，则 已近灾，未可宴然称无病矣，时发热者，有时发热，有时不热，故先於未发热时，用解肌之法也。

病常自汗出者，此为营气和，营气和者外不谐，以卫气不共营气和谐故尔，以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复发其汗，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

此明中风病，所以卫受邪风，营反汗出之理，见营气本和，以卫受风邪，不能内与营气和谐，汗但外泄，虽是汗出，复宜发汗，使风邪外出，则卫不强而与营和矣。

太籛病，初服桂枝汤，反烦不解者，先刺风池风府，却与桂枝汤则愈。

服汤反烦，必服药时不如法，不 热粥助药力，肌窍未开，徒用引动风邪，漫无出路，势必内入而生烦也，中风未传变者，舍桂枝解肌，别无治法，故刺後仍服桂枝汤则愈，今虽不用刺法，此义不可不讲。

内编云：服桂枝汤反烦不解，本汤加羌辛 本通其督脉者愈，即是刺风池风府之意。内经云：有病汗出而身热者风也，汗出而烦满不解者，厥也，病名风厥，言烦满不解，必致传入阴经而发热厥也。

太籛病头痛，至七日已上自愈者，以行其经尽故也，若欲作再经者，足籛明，使经不传则愈。

足籛明，言刺冲籛，使邪归并籛明，不犯他界也，他经则不然，盖籛明中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之地也，或言伤寒多有六七日尚头痛

不止者，经言七日太籛病衰，头痛少愈，则知其病六日犹在太籛，至七日而始衰也，所谓七日来复者，言邪气虽留於一经，而人之营卫流行，六日周遍六经，至七日复行受邪之经，正气内复，邪气得以外解也，若七日不罢，则邪热势盛，必欲再经而解，非必尽如一日太籛，二日籛明，六日传尽六经之为准则也。

风家表解而不了了者，十二日愈。

风邪虽去，而籛气之扰攘，未得遽，俟十二日再周一经，则馀邪尽出，必自愈矣，当静养以需，不可喜功生事也。

太籛病，外证未解者，不可下也，下之为逆，欲解外者，宜桂枝汤主之。

下之为逆，不独指变结胸等证而言，即三阴坏病，多由误下所致也。

太籛病，先发汗不解，而复下之，脉浮者不愈，浮为在外，而反下之，故令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当须解外则愈，宜桂枝汤主之。

虽已下而脉仍浮，表证未变者，当急解其外也。

夫病脉浮大，问病者言但便溲耳，设利之为大逆，溲为实，汗出而解，何以故，脉浮当以汗解（溲硬同）。

脉浮为邪在表，其人大便虽数日不行，不足虞也，设实燥结，必腹胀溲满，又不得不从证下之，以其证急也，即如籛明例中，有脉浮而大，心下反溲，有热属藏者攻之，不令发汗一条，以其燥屎逆袭脾藏，所以心下反溲，不可泥心下为籛分，脉浮为表邪，而行发汗也，此则病人津液素槁，大便但溲而无所苦，亦不致於结痛攻脾，只宜小建中汤多加襟饴以和之，表解热除而津回，大便自通矣，不得已用导法可也，设误用承气攻之，则表邪内犯，故为大逆，与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同意，是皆凭脉不凭证也。

欲自解者，必当先烦，乃有汗而解，何以知之，脉浮，故知汗出解也。

天地郁蒸而雨作，人身烦闷而汗作，气机之动也，气机一动，则其脉必与证相应，故脉浮而邪还於表，才得有汗，而外邪尽从外解，设脉不以浮应，则不能作汗，其烦即为内入之候，又在言外矣。

桂枝本为解肌，若其人脉浮紧，发热汗不出者不可与也，常须识此，勿令误也。

寒伤营之脉证，不可误用桂枝汤，以中有芍药收敛寒邪，漫无出路，留连肉壅，貽患无穷，故为首禁。

凡服桂枝汤吐者，其後必唾脓血也。

桂枝辛甘，本胃所喜，服之反吐，其人湿热素盛可知矣，湿热更服

桂枝，则热愈淫溢上焦，蒸为败浊，故必唾脓血也。

酒客病不可与桂枝汤，得汤则呕，以酒客不喜甘故也。

酒为湿热之最，酒客平素湿热搏结胸中，才挟外邪，必增满逆，所以辛甘之法不可用，则用辛凉以撤其热，辛苦以消其满，自不待言矣，後人不察，每以葛根为酒客所宜，殊不知又犯太籛经之大禁也。右为桂枝汤三禁。

已上风伤卫。

太籛病，或已发热，或未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籛俱紧者，名曰伤寒。

凡伤寒必恶寒发热，体痛呕逆，脉阴籛俱紧，或未发热者，寒邪初入，尚未郁而为热也，仲景虑恶寒体痛呕逆，又未发热，恐误认直中阴经之证，早於辨证之先，首揭此语以明之。

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者，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肤，热在骨髓也。

恶寒为寒在表，或身热恶寒，为热在皮肤寒在骨髓者，皆误也，而活人书以此为表言之，详仲景论，止分皮肤骨髓而不曰表者，盖以皮肉脉筋骨五者，主於外而充於身者也，惟曰藏曰府，方可言，可见皮肤即骨髓之上，外部浮浅之分，骨髓即皮肤之下，外部深磅之分，与经络属表，藏府属之例不同，凡虚弱素寒之人，感邪发热，热邪浮浅，不胜磅寒，故外怯而欲得近衣，此所谓热在皮肤，寒在骨髓药用辛温汗之，至於壮盛素热之人，或酒客辈感邪之初，寒未变热，阴邪闭其伏热，阴凝於外，热郁於内，故内烦而不欲近衣，此所谓寒在皮肤，热在骨髓，药用辛凉必矣，一发之後，表解正和，此仲景不言之妙，若以皮肤为表，骨髓为，则麻黄汤证，骨节疼痛，其可名为有表复有之证耶。

伤寒一日，太籛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躁烦脉数急者为传也，伤寒二三日，籛明少籛证不见者为不传也。

此条言病欲传不传之候，以此消息，盖营起中焦，邪伤营，必脉紧无汗，故欲传则欲吐，躁烦脉数急也，若风伤卫，则自汗脉缓，故欲传但有乾呕而无吐，亦无躁烦脉数急之例也。

太籛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

人身之籛，既不得宣越於外，则必壅寒於内，故令作喘，寒气刚劲，故令脉紧耳，汗者血之液，血为营，营强则理理闭密，虽热汗不出，故以麻黄汤重剂发之，内经所谓因於寒，体若燔炭，汗出而散是也，麻黄发汗最猛，故以桂枝监之，甘草和之，杏仁润下以止喘逆

也，方後着云：不须啜粥者，伤寒邪迫於胃，本不能食，若强与食，反增其剧也。

脉浮者病在表，可发汗，宜麻黄汤，脉浮而数者，可发汗，宜麻黄汤。

脉浮而紧，当用麻黄，若浮而不紧，虽有似乎中风，然有汗无汗迥别，故不复言病证耳，至於浮数，其邪变热已瓘，并宜麻黄发汗无疑也。

伤寒发汗，解半日许，复烦脉浮数者，可更发汗，宜桂枝汤主之。明系汗後表邪袭入所致，宜改用桂枝汤者，一以邪传卫分，一以营虚不能复任麻黄也。

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者，与承气汤，其小便清者，知不在里，仍在表也，当须发汗，若头痛者必宜桂枝汤，六七日不大便，明系表热，况有热以证之，更无可疑，故虽头痛，必是解明热蒸，可与承气汤，然但言可与，不明言大小，其旨原不在下，不过借此以证有无里热耳，若小便清者，为无里热，邪未入里可知，则不可下，仍当散表，以头痛有热，寒邪怫郁於经，势必致然无身疼目瞑，知邪气原不为重，故不用麻黄而举桂枝，以解散营中之邪热，则寒邪亦得解散矣。

太瘧病，脉浮紧无汗，发热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证仍在，此当发其汗，麻黄汤主之，服药已微除，其人发烦目瞑，剧者必当解，所以然者，瘧气重故也。

世本麻黄汤主之，在瘧气重故也下，今正之。服药已微除，复发烦者，余邪未尽也，目瞑烦剧者，热盛於经，故迫血妄行为衄，余热随血而解也，以汗後复故为瘧气重也，或言汗後复而热邪仍未尽，重以麻黄汤散其未尽之邪，非也，若果邪热不尽，则当解三字从何着落，八九日不解，则热邪伤血已甚，虽急夺其汗，而营分之热不能尽除，故必致然後得以尽其余热也，将衄以火邪载血而上，故知必当解，内经曰：瘧络伤则血外溢，血外溢则衄，又云：瘧气盛则目瞑，阴气盛则目瞑，以瘧邪并於阴，故为阴盛也。

太瘧病，脉浮紧发热身无汗，自当发汗，麻黄汤主之。

愤足者，则邪热随血而散，夺血则无汗也，设不自当以麻黄汤发之，发之而邪解，则不致衄，发之而余邪未尽，必仍当解。

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衄者，麻黄汤主之。

脉浮紧，当以汗解，失汗则邪郁於经不散而致衄，一滴不成流，此邪热不得不大泄，病必不解，急宜麻黄汤汗之，夺汗则无血也。仲景云：衄不可发汗，亡血家不可发汗，以久衄血已多，故不可发汗，

复夺其血也，此因当汗不汗，热毒蕴结而成 故宜发其汗，热得泄而 o。

伤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主之，呕家不可用建中汤，以甜故也。

籊气内虚而心悸，阴气内虚而心烦，将来邪与虚搏，必致危困，急用建中养正祛邪，庶免内入之患，又虑心悸为水饮停蓄，烦为心虚不，故复以呕证之，盖呕为湿热在膈上，故禁甜味恋膈耳。按小建中本桂枝汤，风伤卫药也，中间但加饴倍芍以缓其脾，使脾胃行其津液，则营卫自和，即命之曰建中，其旨微矣。

脉浮紧者，法当身疼痛，宜以汗解之，假令尺中迟者，不可发汗，何以知其然，以营气不足血少故也。

尺中脉迟，不可用麻黄发汗，当频与小建中和之，和之而邪解，不须发汗，设不解，不妨多与，俟尺中有力，乃与麻黄汗之可也。

脉浮数者，法当汗出而愈，若下之而身重心悸者，不可发汗，当自汗出乃解，所以然者，尺中脉微，此 虚，须表 实，津液自和，便自汗出愈。

误下身重心悸，纵脉仍浮数，亦不可复发其汗，设尺脉微，为 阴素虚，尤为戒也，脉浮而数，热邪已甚，将欲作汗也，反误下之，致汗湿内外留着，所以身重心悸，当与小建中和其津液，必自汗而愈。

伤寒头痛，翕翕发热，形象中风，常微汗出自呕者，下之益烦，心中懊怀如饥，发汗则致痉，身强难以屈伸，薰之则发黄，不得小便，久则发嗽唾。

籊虚多湿之人，虽感寒邪，亦必自汗发热而呕，有似中风之状，发散药中，便须清理中气，以喘痰湿，则表邪方得解散，设有下证，则宜渗利小水为主，若误用正汗正下法治之，便有如上变证也。

伤寒发热头痛，微汗出，发汗则不识人，薰之则喘，不得小便心腹满，下之则短气小便难，头痛项强，加温 则 C

阴虚多火之人，才感外邪，便发热头痛倍常，即辛凉发散药中，便宜保养阴血，设用辛热正发汗药，津液立枯，邪火弭炽，遂致烦乱不识人也，若误薰误下温，无若是变证乎。已上寒伤营。

寸口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疼，当发其汗也。

太籊中风，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恶风者不可服，服之则厥逆筋惕肉㯝，此为逆也，以真武汤救之。

宗印无後六字，世本作大青龙汤主之，今依尚论改正，天地郁蒸，

得雨则和，人身烦躁，得汗则解，大青龙证，为其身中原有微汗，寒邪郁闭，不能透出肌表，由是而发烦躁，与麻黄汤证之，无汗者迥殊，故用之发汗，以解其烦躁也，所以暴病便见烦躁，信为营卫俱伤无疑，此方原为不得汗者取汗，若汗出之烦躁，全非郁蒸之比，其不藉汗解甚明，加以恶风脉微弱，则是少阴亡籛之证，若脉浮弱汗出，恶风而不烦躁，即是太籛中风之证，皆与此汤不相涉也，误用此汤，不致厥逆惕愀，而速其籛之亡耶，按服误大青龙亡籛，即当用四逆汤回籛，乃置而不用，更推重真武一汤以救之者，其议何居，盖真武者，北方司水之神，龙惟藉水，可能变化，设真武不与之水，青龙不能奋然升天可知矣，故方中用茯苓白术芍药附子，行水收阴，醒脾崇土之功，多於回籛，名为真武汤，乃收拾分驰离绝之阴籛，互镇於少阴北方之位，全在收拾其水，使龙潜而不能见也。设有一毫水气上逆，龙即遂升腾变化，纵独用附子乾姜以回籛，其如魄汗不止何哉，人身籛根於阴，其亡籛之证，乃少阴肾中之真籛飞越耳，真籛飞越，亟须镇摄归根，籛既归根，阴必翕然从之，阴从则水不逆，而籛不孤矣，岂更能飞越乎。

伤寒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者，小青龙汤发之。

世本作大青龙汤发之，从内编改正。按前条脉浮紧身疼，不汗出而烦躁，皆寒伤营之候，惟烦为风伤卫，反以中风二字括其寒证，处方全用麻黄汤，加石膏以解内烦，姜枣以和营气也，此脉浮缓身不疼，皆风伤卫之证，惟身重为寒伤营血，然乍有轻时，不似伤寒之身重而烦疼，骨节腰痛，亦无少阴之身重但欲寐，昼夜俱重也，身重者寒也，乍轻者风也，虽营卫并伤，实风多寒少，反以伤寒二字，括其风证，处方用桂枝加麻黄以散寒，盖营卫郁热，必作渴引饮，然始病邪热未实，水不能消，必致停饮作咳，故先用半夏以涤饮，细辛乾姜以散结，五味以收津，恐生姜辛散，领津液上升，大枣甘温，聚水饮不散，故去之发之者，发散风水之结，非大发汗也，仲景又申明无少阴证者，以太籛与少阴合为表，其在阴经素虚之人，表邪不俟传经，早从膀胱袭入肾藏者有之，况紮感夹阴等证，临病犹当细察，设少阴不亏，表邪安能飞渡，而见身重欲寐等证耶，故有少阴证者，不得已而行表散，自有温经散邪，紮相缩照之法，岂可竟用青龙，立铲孤籛之根乎。

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乾呕发热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满或喘者，小青龙汤主之。

此即前证发迟而致水饮停蓄也，水寒相搏，则伤其肺，人身所积之

饮，或上或下，或热或冷，各自不同，而肺为总司，但有一二证见，即水逆之应，便宜小青龙汤散邪逐水，不欲如大青龙兴云致雨之意也。

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薤花如鸡子大，熬令赤色，若渴者去半夏，加塘萎根三藜，若噎者去麻黄，加附子一枚，炮，若小便不利，少复满，去麻黄，加茯苓四藜，若喘者去麻黄，加杏仁半升，去皮尖。本方主发散，故用麻黄，若主利水，多去麻黄，而加行水药也，薤花利水，水去利自止，噎者，水寒之气相搏於，故去麻黄而加附子。伤寒心下有水气，咳而微喘，发热不渴，小青龙汤主之，服汤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

世本小青龙汤主之，在寒去欲解也下，错简也。风寒挟水饮上逆，津液虽有阻滞而未即伤，故不渴，服汤後饮与津液俱亡，故反渴，渴则知津液暴伤，而未得复，是为寒去欲解之徵，所以虽渴而不必复药，但当静俟津回可也。咳而微喘为水饮泛溢今水去而渴，与水逆而渴不同。已上营卫俱伤。

咽喉乾燥者，不可发汗。

其人胃家津液素亏，所以咽中乾燥，若不慎而误发其汗，重夺津液，而成喉 脓血也，此与咽中闭塞，似同实异，此戒发汗以夺阳明之津，彼戒发汗以夺少阴之血也。

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

淋家膀胱素伤，更汗则愈扰其血，故从溺而出也。

疮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发汗则疮。

疮家肌表素虚，营血暗耗，更发其汗，则外风袭虚，内血不营，必致疮也。

涂¹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不得眠。

久惯涂¹，清筋之气素伤，更发其汗，以虚其虚，则筋之动脉必陷，故货急不能卒视不得眠，盖目与额皆筋明部分也，此与伤寒脉浮紧，不发汗，因致 虚实悬殊，不可不辨。

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

血亡则筋气孤而无偶，汗之则筋从汗越，所以不发热而反寒栗也。

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

平素多汗，更发其汗，则心藏之血伤，而心神恍惚，膀胱之血亦伤，而便已阴疼也。

咽中闭塞，不可发汗，发汗则吐血，气欲绝，手足厥冷，欲得卧，不能自温。

其人肾藏真筋素亏，故咽中闭塞，汗之则并夺其筋，血无所依，即

吐血厥冷卧，非四逆汤温经回籛可拟也。

咳而小便利，若失小便者，不可发汗，汗出则四肢厥冷。

而小便失者，膀胱虚寒也，发汗必传少阴，而成四肢逆冷矣。

诸脉得数动微弱者，不可发汗，发汗则大便难，腹中乾，胃燥而烦。

脉虽动数，而微弱者，为表虚自汗，汗之更竭其津，必津，必胃乾烦躁也。

诸逆发汗，病微者难差，剧者言乱，目眩者死（差祛同），诸逆发汗，

言凡有宿病之人，阴血本虚，若误用汗剂重夺其血，则轻者必重，重者转剧，剧者言乱目眩，以虚热生风，风主眩晕故也。

咽喉乾燥，不可发汗，常器之云：与小柴胡汤，石顽曰：宜小建中，淋家不可发汗，发汗必便血，常云：猪苓汤，石顽曰：未汗黄建中，

疮家不可发汗，王日休云：小建中加归，常云：误汗成瘡，桂枝加葛根汤，石顽曰：漏风发瘡，桂枝加附子汤，涂不可发汗，许叔微云：黄建中，夺汗动血，加犀角，吕沧洲云：小建中加，误汗直视者不治，亡血家不可发汗，常云：小柴胡加芍药，石顽曰：黄建中，

误汗振标，苓桂术甘汤，加当归咽中闭塞，不可发汗，庞安常云：甘草乾姜汤，孙兆云：黄建中加，误汗吐血，炙甘草汤，厥冷当归四逆

汤，石顽曰：未汗甘草乾姜加，误汗厥冷，当归四逆汤，汗後小便反数，茯苓甘草汤，诸脉得数动微弱者，不可发汗，郭云：小建中汤，王云：误汗烦躁便难者，炙甘草汤，汗家重发汗，小便已阴瘡者，常云：一味禹馀粮散，王云：用禹馀粮赤石脂生梓白皮赤小豆等分，捣筛蜜丸弹丸大，水煮日二服。以上宿病禁汗例。

太籛病欲解时，从巳至未上。

凡病欲解之时，必从其经气之王，太籛者，盛籛也，故从巳午未之王时而病解。上条太籛经自解候。

太籛中篇

中风发热，六七日不解而烦，有表证，渴欲饮水，水入即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多饮暖水汗出愈，伤风原有汗，以其有汗也，延至日久，不行解肌之法，汗出虽多，徒伤津液，表终不解，转增烦渴，邪入於府，饮水则吐者，名曰水逆，乃热邪挟积饮上逆，以故外水格而不入也，服五苓散後，频溉热汤，得汗则表俱解，所以一举絜得之也，膀胱为津液之府，用以通调水道，则火热自化，津液得全矣。

发汗後，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

水药不得入口为逆，言水逆也，若更发汗，必吐下不止者，以其原

有蓄积痰饮，发汗徒伤胃中清籛之气，必致中满，若更与发汗，则水饮上蒸而为吐逆，下渗而为泄利矣，凡发汗药皆然，不独桂枝当禁，所以太籛水逆之证，不用表药，惟五苓散以导水，服後随溉热汤以取汗，所谓紮解表之法也。

太籛病，发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烦躁不得眠，欲得饮水者，少少与饮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与五苓散主之。

不行解肌，反行发汗，致津液内耗，烦躁不眠，求救於水，若水入不解，脉转单浮，则无他变而邪还於表矣，脉浮本当用桂枝，何以变用五苓耶，盖热邪得水，虽不全解，势必衰其大半，所以邪既还表，其热亦微，兼以小便不利，证成消渴，则府热全具，故不单解而从紮解也。

发汗已，脉浮数烦渴者，五苓散主之。

脉浮数而烦渴，则津液为热所耗而内燥，证具矣，津液内耗，宜用四苓以滋其内，而加桂以解其外，则术用苍，桂用枝，从可推矣。凡方中用一桂字，不分桂枝肉桂者皆然，非独此也。

病在籛，应以汗解之，反以冷水之，若灌之，其热被劫不得去，弭更益烦，肉上粟起，意欲饮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与五苓散。

此条旧与小陷胸白散合为一条，殊不可解，盖表邪不从表散，反灌以水劫其邪，必致内伏，或入少阴之经，或犯太籛之本，故以二汤分主，按文蛤为止渴圣药，仲景取治意欲饮水而反不渴者，其意何居，盖水与邪气，渗入少阴之经，以其经脉上循喉咙，故意欲饮水，缘邪尚在经中，未入於腑，故反不渴，斯时不用咸寒收阴泻籛，使邪留变热，必致大渴引饮也，所以金匱云：渴欲饮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则知文蛤专治内外水饮也，服文蛤不差，知邪不在少阴之经，定犯膀胱之本，当与五苓散无疑。

身热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若以水之洗之，益令热不得出，当汗而不汗则烦，假令汗出，已腹中痛，与芍药三紮，如上法。

身热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者，此热在皮肤，寒在骨髓也，法当汗出而解，反洗以水，致令客热内伏不出，虽烦而复畏寒，似渴而仍不渴，似乎邪客少阴之经，及与文蛤散不差，其邪定匿膀胱，故与五苓紮解之法，服後汗出而腹中反痛者，此又因五苓药，引籛邪内陷之故，但籛邪内陷，曷不用小建中，而反与芍药，又云如上法何耶，盖平昔阴气内虚，籛邪内陷之腹痛，当与小建中和之，误用承气下药，致籛邪内陷之腹痛，则宜桂枝加芍药和之，因五苓利

水，而引籛邪内陷之腹痛，仍用五苓加芍药和之，三法总不离乎桂枝芍药也，如上法者，言即入於先前所服之药内也。

伤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

汗出而渴者，用五苓散以邪气犯，本必小便不利也，若汗出不渴，而小便虽不利，知邪热欲犯膀胱，而犹未全犯本也，故用桂枝汤中之三，五苓散中之一，少示三表一之意为合剂耳。

太籛病小便利者，以饮水多，必心下悸，小便少者，必苦急也。

小便利者，以饮水过多，水与邪争，必心下悸也，小便少者，必苦急，明是邪热足以消水，故指为证已急也，观上条不渴者，茯苓甘草汤主之，治法具矣。已上风伤卫犯本。

太籛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当先解外，外解已，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

邪热搏血，结於膀胱，必沸腾而侮心火，故其人如狂，见心虽未狂，有似乎狂，以血为阴类，不似籛邪内结之狂越也，血自下者，邪热不留，故愈，若少腹急结，则膀胱之血，虽畜而不行，须先解外乃可攻，其攻法亦自不同，必用桃仁增入承气以警血所，仍加桂枝分解外邪，即如五苓大柴胡紫解表同义。

太籛病六七日，表证仍在，脉微而沉，反不结胸，其人发狂者，以热在下焦，少腹当满，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籛随经瘀热在故也，抵当汤主之。

此条之证，较前条更重，且六七日表证仍在，曷为不先解其外耶，又曷为攻药中，不兼加桂枝耶，以脉微而沉，反不结胸，知形不在上焦而在下焦也，若少腹满，小便自利，则其人之发狂者，为血畜下焦无疑，故下其血自愈，盖邪结於胸，则用陷胸以涤饮，邪结少腹，则用抵当以逐血，设非此法，则少腹所结之血，既不附气而行，更何药可破其坚垒哉。

太籛病，身黄脉碇结，少腹满小便不利者，为无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证谛也，抵当汤主之。

血证为重证，抵当为重药，恐人当用而不敢用，故重申其义，言身黄脉碇结少腹满三者，本为畜血之证，然只见此，尚与黄相邻，必其人如狂，小便自利，为血证无疑，设小便不利，乃热结膀胱，无形之气病，为发黄之候也，其小便自利，则膀胱之气化行，然後少腹结满者，允为有形之畜血也。

伤寒有热，少腹满，应小便不利，今反利者，为有血也，当下之，不可馀药，宜抵当圆。

变汤为圆者，恐荡涤之不尽也，煮而连滓服之，与大陷胸圆同意。

已上寒伤营犯本。

太籛下篇

太籛病三日，已发汗，若吐若下若温，仍不解者，此为坏病，桂枝不中与也，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

相传伤寒过经日久，其证不解，谓之坏病，遂与过经不解之病无辨，仲景止言三日，未尝言过经日久不痊也，所谓坏病者，言误汗吐下温，病仍不解，表证已罢，邪气入里，不可复用桂枝也，设桂枝证尚在，不得谓之坏病矣，至於过经不解，不但七日传之不尽，即十馀日十三日尚有传之不尽者，其邪犹在三籛留恋，故仲景主以大柴胡柴胡芒硝调胃承气，随证虚实而解其热也，经云：七日太籛病衰，头痛少愈可见太籛一经，有行之七日已上者，太籛既可羁留多日，则籛明少籛亦可羁留，过经漫无解期矣，若谓六经传尽，复传太籛，必无是理，惟病有传过三阴而脉续浮发热者，此正气内复，迫邪出外而解，必不复传也，岂有厥阴紫阴交尽於里，复从皮毛再入太籛之事耶。

太籛病发汗，汗出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倏动，振振欲墮地者，真武汤主之。

此本误用大青龙，因而致变者立法也，汗出虽多，而热不退，则邪未尽而正已大伤，况虚为悸，上虚为眩，经虚为倏，身振振摇，无往而非亡籛之象，所以行真武把关坐镇之法也。

太籛病发，遂漏不止，其人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汤主之。

大发其汗，致籛气不能卫外，而汗漏不止，即如水流漓之互辞也，恶风者，理大开，为风所袭也，小便难者，津液外泄，而不下渗，兼卫气外脱，而膀胱之气化不行也，四肢微急，难以屈伸者，过汗亡籛，筋脉失养，兼袭虚风而增其劲也，故加附子於桂枝汤内，温经散寒，用桂枝汤者和在表之营卫，加附子者，壮在表之元籛，本非籛虚，是不用四逆也。

发汗後，身疼痛，脉况迟者，桂枝加芍药生姜各一朮，人参三朮，新加汤主之。

此本桂枝证误用麻黄，反伤营血，籛气暴盛，故脉反况迟而身痛也，此脉碇迟与尺迟大瘁，尺迟乃元气素虚，此六部皆况迟，为发汗新虚，故仍用桂枝和营，加芍药收阴，生姜散邪人参辅正，名曰新加汤，明非桂枝旧法也。

发汗後腹满者，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主之。

吐下腹胀为实，以邪气乘虚入也，此本桂枝证，误用麻黄发汗，津液外泄，脾胃气虚，阴气内结，壅而为满，故以益脾和胃，降气涤饮为治也。

发汗後，其人脐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主之。

汗本心之液，发汗後脐下悸者，脾气虚而肾气发动也，明系阴邪留着，欲作奔豚之证，肾邪欲上凌心，故脐下先悸，取用茯苓桂枝，直趋肾界，预伐其邪，则中宫始得静耳。

发汗过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主之。

发汗过多，误用麻黄也，误汗伤膻，胸中膻气暴虚，故叉手冒心，虚而欲得按也，本桂枝证，故仍用桂枝甘草汤，以芍药助阴，姜枣行津，汗後膻虚，故去之。

未持脉时，病人叉手自冒心，师因教试令咳，而不咳者，此必鬲耳聋无闻也，所以然者，以重发汗虚，故如此。

此示人推测膻虚之一端也，膻虚耳聋，与少膻传经耳聋迥别，亟宜固膻为要也，叉手冒心，加之耳聋，膻虚璫矣，尝见汗後膻虚耳聋，诸医施治，不出小柴胡加絃，屡服愈甚，必大剂叁附，庶可挽回也。太膻病，当恶寒发热，今自汗出，不恶寒发热，关上脉细数者，以医吐之故也，一二日吐之者，腹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吐之者，不喜糜粥，欲食冷食，朝食暮吐，以医吐之所致也，此为小逆。

解肌之法，解散肌表风邪，全不伤动脾胃，若舍此而妄行吐法，吐中亦有发散之义，所以不恶寒发热，而反见胃病也，一二日病在太膻，吐之则中饥，口不能食，三四日在膻明，吐之则不喜糜粥，欲食冷食，皆胃气受伤之故也，然朝食暮吐，脾之真膻亦伤，而不能消谷，故为小逆。

关上脉细数者，明系吐伤膻气所致，尝见外感之脉，人迎细弱，而气口连寸反滑数，大於人迎者，以其曾经涌吐伤胃，胃气上乘於肺故也。

太膻病吐之，但太膻病当恶寒，今反不恶寒，不欲近衣，此为吐之内烦也。

此以吐而伤胃中之阴，故内烦不欲近衣，虽显虚烦之证，较关上脉细数而成虚热，朝食暮吐，脾胃鬲伤者，稍轻，虽不致逆，医者能无过乎。

太膻病下之後，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若不上冲者，不可与之。

误下而膻邪内陷，然无他变，但仍上冲膻位，则可从表鬲解之法，故以桂枝汤加前於前所误用之药内，则表邪外出，邪内出，即用

桂枝加大黄汤之互辞也，若不上冲，则已受邪，不可与桂枝明矣。太籛病下之後，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主之，若微恶寒者，去芍药，方中加附子汤主之。

误下脉促胸满，无下利不止汗出等证。但满而不痛，未成结胸，故仍用桂枝散邪，去芍药者，恐其复领籛邪下入腹中也，脉促虽表邪未尽。然胸但满而不结，则以误下而损其胸中之籛也，加以微恶寒，则并肾中之真籛亦损，而浊阴用事矣，故去芍药之阴，加附子以回籛也，设微见汗出恶寒，则籛虚已着，非籛邪上盛之比，是虽不言汗出，然由微恶寒，合上条胸满观之，则必有汗出，暗伏亡籛之机，故於去芍药方中加附子，庶免籛脱之变，可见籛虚则恶寒矣，又可见汗不出之恶寒，即非籛虚矣，至若桂枝证误下，遂利不止，喘而汗出，不恶寒者，则又邪并籛明之府矣。

太籛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主之，喘家作桂枝汤，加厚朴杏仁。

表邪因误下上逆，而见微喘，故仍用桂枝解表，加厚朴杏仁以下其气，若下利不止，而加上气喘急者，乃是上争下夺，倾危之象，非桂枝所宜也。按寒伤营则喘，风伤卫则咳，此本风伤卫证，因误下而引风邪入犯营分，故微喘也，其寒伤营无汗证，亦有咳者，乃发热引饮水畜之故，否则营卫俱伤之证耳。

太籛病下之，其脉促，不结胸者，此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也，脉紧者，必咽痛，脉弦者，必紮佷拘急，脉细数者，头痛未止，脉况紧者，必欲呕，脉况滑者，协热利，脉浮滑者，必下血。

脉促为籛邪上盛，反不结聚於胸，则籛邪未陷，可勃勃从表出矣，故为欲解也，脉浮者必结胸，即指促脉而申之，见促脉而君之以浮，故必结胸也，浮字贯下四句，浮而紧必咽痛，浮而弦紮佷拘急，浮而细数，必头痛未止，皆太籛之脉，故主病亦在太籛之本位，设脉见况紧，则籛邪已入阴分，但入而未深，仍欲上冲作呕，其无结胸咽痛等证，从可知矣，因论中省用一个促字，三个浮字，後之读者遂眩，或谓紧者必咽痛，属少阴，惑之甚矣，况滑为籛邪入阴，而主下利，浮滑则籛邪正在营分，扰其血而主其下血也，夫太籛误下之脉，主病皆在籛在表，即有况紧况滑，亦不得以阴名之也。按脉促不结胸者为欲解，可知不受邪矣，若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微恶寒者，加附子，及後并病例中，葛根黄芩黄连汤证，亦是太籛之邪，因误下而陷於籛明所致，又厥阴例中脉促，手足厥逆，用炙一法，乃籛邪陷於阴分，则知脉促为籛邪郁伏，不与正气和谐之故，不当与结代浑称也。王日休云：太籛病下之以後八证，其脉促，

不结胸者为欲解，不必药，脉浮者必结胸，桂枝去芍药汤，脉紧者必咽痛，甘草汤，脉弦者紫但拘急，小柴胡加桂枝，脉细数者头痛未止，当归四逆汤，脉况紧者必欲呕，甘草乾姜汤加黄连，脉况滑者协热利，白头翁汤脉浮滑者必下血，芍药甘草汤加秦皮。

太籛病，先下之而不愈，因复发汗，以此表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自愈，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未和，然後复下之。

冒者，神识不清，以有物蒙蔽其外，所以必须得汗自解，未尝言用药也，得未和，视其二便和否，再一分解其邪，若论用药，表无过建中，无过大柴胡五苓矣。或云叉手自冒心曰冒，冒为发汗过多，胃中清籛气伤，故叉手自冒，必补气以助其作汗，宜小建中加叁频服乃差，若尺中迟弱者，更加熟附子三五分，可见昏冒耳聋，非大剂温补，不能取效也。

太籛病未解，脉阴籛俱停，必先振栗汗出而解，但籛脉微者，先汗出而解，但阴脉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调胃承气汤主之。

病久不解，不过入阴入籛之二途，脉既阴籛紫停，初无偏胜，可以解矣，犹必先振栗，始得汗出而解，虚可知也，设不振栗，则邪不能传之於表，而无从得汗可知也，然既云阴籛雨停，则在先脉浮磳俱紧盛，今则浮磳俱不紧盛也，脉既阴籛紫停，其传表传，未可预定，所以惟籛脉微者，方是邪不能传表，当从汗之而解，惟阴脉微者，方是邪不能传，当从下之而解，此其故甚可思也，若非邪住不传之候，则籛脉微者当补其籛，阴脉微者当补其阴矣，岂有反汗之而伤其籛，下之而伤其阴哉。

太籛病，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心下必结，脉微弱者，此本有寒分也，反下之若利止，必作结胸，未止者，四日复下之，此作协热利也。

二三日不能卧，但欲起，籛邪炽盛，逼处心胸，扰乱不，所以知其心下必结，然但显欲结之象，尚未至於结也，若其人脉微弱者，此平素有寒饮积於心膈之分，适与外邪相召，外邪方炽，其不可下明矣，反下之若利止，则邪热乘虚入膈，必与寒痰上结，若利未止，因复下之，使籛邪不复上结，亦将差就错，因势利导之法，但邪热从表解璿易，从解璿难，协热下利，热不尽，其利漫无止期，亦危道也。

大下之後复发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勿治之，得小便利必自愈。

凡病若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亡津液，阴籛自和者，必自愈。

其人已亡津液，复强责其小便，究令膀胱之气化不行，转增满璿胀

喘者甚多，故宜以不治治之。

发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主之。发汗後饮水多者必喘，以水灌之亦喘。

本寒伤营麻黄汤证，乃误用桂枝汤固卫，寒不得泄，气逆变喘，然有大热者，恐兼证，若无大热，为表邪实盛可知，乃与麻黄汤除去桂枝而加石膏，去桂枝者，恐复助营热，已误不可再误也，加石膏者，用以泄营中之热也，至於内饮水多，外行水灌，皆足以敛邪闭汗而成喘，不独误行桂枝汤为然也。

下後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易桂枝以石膏，少变麻黄之法，以治误汗而喘当矣，误下而喘，亦以桂枝为戒，而不越此方者何耶，盖中风伤寒，一从桂枝，一从麻黄，分途理治，由中风之误下而喘者，用厚朴杏仁加入桂枝汤中，则伤寒之误下而喘者，用石膏加入麻黄汤中，紮不移易之定法也。伤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热不去，心下结痛者，未欲解也，栀子豉汤主之。

发汗若下之，而烦热胸中窒者，栀子豉汤主之。

发汗吐下後，虚烦不得眠，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恼，栀子豉汤主之。若少气者，栀子甘草豉汤主之。若呕者，栀子生姜豉汤主之（绍恼同），胸中窒塞，窒比结痛则较轻也，虚烦不得眠，即下条卧起不安之互辞也，反覆颠倒，心中懊恼，乃邪退正虚，而余邪阻滞，不能传散，无可奈何之状也，此时将汗之乎，下之乎，和之乎，温之乎，仲景巧用栀子豉汤，涌载其邪於上，使一吐而尽传无余，然惟无形之虚烦，用此为宜，若涌吐实烦，仲景别有瓜蒂散，则非栀子所能也，乃因汗吐下後，胸中籛气不足，最虚之处，便是容邪之处，若正气暴虚，余邪不尽，则仲景原有炙甘草一法，敢妄涌以犯虚虚之戒。

伤寒下後，心烦腹满，卧起不安者，栀子厚朴汤主之。

满而不烦，即证已具之实满，烦而不满，即表证未罢之虚烦，合而有之，且卧起不安，明是邪繃胸表腹之间，故取栀子以快涌其胸中之邪，而合厚朴枳实以泄腹中之满也。

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乾姜汤主之。

丸药大下之，徒伤其中，而不能荡涤其邪，故栀子合乾姜用之，亦温中散邪之法也。

凡用栀子豉汤，病人旧有微溏者，不可与服之。

旧有微溏，则大肠易动，服此不惟不能上涌，反为下泄也。

伤寒脉结代心动悸者，炙甘草汤主之。

或间炙甘草汤一证，但言脉结代心动悸，并不言从前所见何证，曾服何药所致，细绎其方，不出乎滋养真阴，回枯润燥，兼和营散邪之剂，必缘其人胃气素虚，所以汗下不解，胃气转伤，真阴槁竭，遂致心悸脉代，与水停心悸之脉，似是而非，水则紧而虚则代，加之以结，则知正气虽亏，尚有籛邪伏结，凌烁真阴，阴籛相搏，是以动悸不耳，邪留不解，阴已大亏，计惟润燥养阴，和营散邪，乃为合法，方中人参甘草，补益胃气，桂枝姜枣，调和营卫，麦冬生地阿襟麻仁，润经益血，复脉通心，尚恐药力不及，更需清酒以协助成功，盖津液枯槁之人，预防二便秘涩之虞，其麦冬生地，溥滋膀胱之化源，麻仁阿襟，专主大肠之枯约，免致阴虚泉竭，火燥血枯，此仲景救阴退籛之特识也。

伤寒发汗已，身目为黄，所以然者，以寒湿在 不解故也，以为不可下也，於寒湿中求之。

伤寒发汗已，热邪解矣，何由反蒸身目为黄，所以然者，寒湿搏聚，适在躯晓之，故尔发黄也，者在内之通称，非谓寒湿深入在，盖身目正属躯晓，与藏府无关也，於寒湿中求之，即下文三法也。

伤寒瘀热在，身必发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

伤寒之邪，得湿而不行，所以热瘀身中而发黄，故用外解之法，设泥字，岂有邪在 而反治其表之理哉。

伤寒身黄发热者，栀子柏皮汤主之。

热已发出於外，自与内瘀不同，正当随热势清解其黄，使不留於肌表之间，前条热瘀在，故用麻黄发之，此条发热在表，反不用麻黄者，盖寒湿之证，难於得热，热则其势外出而不内入矣，所谓於寒湿中求之，不可泥伤寒之定法也。

伤寒七八日，身黄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满者，茵陈蒿汤主之，小便当利，尿如皂角汁状，色正赤，一宿腹絛，黄从小便去也。

色黄鲜明，其为三籛之热无疑，小便不利，腹微满，乃湿家之本证，不得因此指为伤寒之证也，方中用大黄者，取佐茵 栀子，建驱除湿热之功，以利小便，非用下也，然二便有偏阻者，有因前窍不利，而後窍并为不通者，如籛明证，不更衣十日无苦，渴者与五苓散，一条，非湿热挟津液，下渗膀胱，而致大便枯燥不通耶，此因湿热搏聚，小便不利，致腹微满，故少与大黄同水道药，开泄下窍，则二便俱得通利，而湿热势杀，得以分解矣。或问仲景既云寒湿，而用药又皆祛湿热之味，其故何耶，盖始本寒湿袭於躯晓，久之籛气渐复，则郁发而为热矣，若泥寒字，全失移寒化热之义。

下之後复发汗，必振寒脉微细，所以然者，以内外俱虚故也。

误汗亡籛，误下亡阴，故内外俱虚，虽不出方，其用附子回籛，人参益阴，已有成法，不必赘也。

下之後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不呕不渴无表证，脉况微，身无大热者，乾姜附子汤主之。

日多躁扰，夜间安静，则阴不病而籛病可知矣，无表证而脉况微，则太籛之邪已尽矣，以下後复发汗，扰其虚籛，故用附子乾姜以温补其籛，不用四逆者，恐甘草恋胃故也，即自汗小便数咽乾烦躁吐逆，用乾姜甘草以温胃复籛，不用四逆者，恐附子峻热故也。

发汗病不解，反恶寒者，虚故也，芍药甘草附子汤主之。

未汗而恶寒，邪盛而表实，已汗而恶寒，邪退而表虚，籛虚则恶寒，宜用附子固矣，然既发汗不解，可知其热犹在也，热在而别无他证，自是阴虚之热，又当用芍药以收阴，此营卫黎虚之救法也。

发汗後恶寒者，虚故也，不恶寒但热者，实也，当和胃气，与调胃承气汤。

恶寒者，汗出营卫新虚，故用法以收阴固籛，而和其营卫，不恶寒者，汗出表气未虚，反加恶热，则津乾胃实可知，故用法以泄实而和平，然曰与，似大有酌量，其不当径行攻下，重虚津液，从可知矣。

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者，急当救，後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救宜四逆汤，救表宜桂枝汤。

下利清谷，籛气内微也，身体疼痛表邪，外盛也，法当急救其在之微籛，俟其清便调和，则在之籛已复，而身痛不止，明是营卫不和所致，又当急救其表，使外邪仍从外解，夫救与攻天渊，若攻，必须先表後，惟在之阴寒璫盛，恐籛气暴脱，不得不急救其也，厥阴篇下利腹胀，身体疼痛者，先温其，乃攻其表，是互此意。

病发热头痛，脉反况，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宜四逆汤。

病发热头痛者，太籛伤寒，脉反况者，其人本虚，或病後籛气弱也，虽脉况体虚，以其有头痛表证，而用解肌药，病不差，反加身疼者，此籛虚阴盛可知，宜与四逆汤回籛散寒，不解表而表解矣，盖太籛膀胱为肾之府，肾中籛虚阴盛，势必传出於府，故宜四逆以消阴复籛，瑯服四逆後，脉变浮数，仍身疼头痛热不止者，此得药助，驱邪外散之候，仍少用桂枝汤，佐其作汗，更不待言。已上寒伤营坏证。

太籛病，得之八九日如症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其人不呕，

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次发，脉微缓者，为欲愈也，脉微而恶寒者，此阴籛俱虚，不可更发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热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

太籛病得之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为自初至今之证，下文乃是以後拟病防变之辞，分作三节看，其人不呕，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次发，脉浮缓者为欲愈，此一节乃表和无病，而脉微者，邪气微缓也，阴籛相等，脉证皆同，向安之兆，可不待汗而欲愈，若脉微而恶寒者，此阴籛俱虚，不可更汗更下更吐也，此一节宜温之，面上反有赤色者，未欲解也，以不能得小汗出，其身必痒，桂枝麻黄各半汤，此一节宜待汗而解也。首节颇似小柴胡证，故以不呕清便自调证之，次节虽脉微恶寒，止宜小建中加黄，以温分肉司开阖，原非温经之谓，後节面色反有热色，言表邪未尽，故宜各半，不可与面合赤色，比类而观也。太籛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此无籛也，不可复发其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无籛乃无津液之通称，盖津为籛，血为阴也，无籛为脾胃衰，故不可更汗，然非汗则风寒终不解，惟取桂枝之二，以治风邪，越婢之一，以治郁热，越婢者，石膏之辛凉，以化胃之郁热，则热化津生，而脾气发越，得以行其胃液也。

服桂枝汤大汗出，脉洪大者，与桂枝汤如前法，若形如疟，日再发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黄一汤。

此风多寒少之证，服桂枝汤，治风而遗其寒，汗反大出，脉反洪大，似乎风邪再袭，故重以桂枝汤探之，若果风邪之故立解矣，若形如疟，日再发，此邪未欲解，终为微寒所持，故略兼治寒而汗出必愈也。此条前半与温热病篇白虎证第七条，但少大烦渴一句，盖大烦渴，明热能消水，故为伏气，非略欲饮一二口即止也。详此方与各半药品不殊，惟铢分稍瑋，而证治攸分，可见仲景於差多差少之间，分毫不苟也。

服桂枝汤或下之，仍头项强痛，翕翕发热，无汗，心下满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主之，治风而遗其寒，所以不解而证变，则在表之风寒未除，而在 之水饮上逆，故变五苓而用白术茯苓为主治，去桂枝者，已误不可复用也。张卿子曰：遂饮何不用橘皮半夏，可见此停饮以胃虚，故无汗耳。此条颇似结胸，所以辨为太籛表证尚在，全重在翕翕发热上。

发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烦躁者，茯苓四逆汤主之。

此大青龙证误施汗下，而转增燥烦也，误汗则亡汤而表虚，误下

则亡阴而虚，阴籛俱虚，邪独不解，故生烦躁，用此汤以救之，盖烦为心烦，躁为肾躁，故用乾姜附子入肾以解躁，茯苓人参入心以解烦也。

夫不汗出之烦躁，与发汗後之烦躁，毫厘千里，不汗出之烦躁，不辨脉而投大青龙，尚有亡籛之变，是则发汗後之烦躁，即不误在药，已误在汗矣。

伤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脉碉紧，则发汗动经，身为振振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之，此小青龙证误施吐下而成也，心下逆满，气上冲胸，风邪搏饮壅塞於膈，所以起则头眩，因吐下後，邪气乘虚入内，喘动其饮也，脉见碉紧，明系寒邪留结於中，若但发汗以强解其外，外虽解而津液尽竭，反足是伤动经脉，有身为振摇之患矣，遇此等证，必兼涤饮散邪，乃克有济，小青龙本证，全是此意，但始病重在风寒紮受，不得不重在表，此吐下後复汗，外邪已散，止存饮中之邪，故以桂枝加入制饮药内，使饮中之邪尽散，津液得以四布而滋养其经脉也，至若吐下後，重发汗太过，亡籛厥逆烦躁，或仍发热心悸，头眩身倣动，振振欲墮地者，又属真武汤证，非此汤可能治也。

伤寒吐下後发汗，虚烦脉甚微，八九日心下痞满，脘下痛，气上冲咽喉，眩冒，经脉动惕者，久而成痿。

此即上条之证，而明其增重者，必致废也，曰虚烦，曰脉甚微，则津液内亡，求上条之脉碉紧为不可得矣，曰心下痞满，曰脘下痛，较上条之心下逆满更甚矣，曰气上冲咽喉，较上条之冲胸更高矣，此皆痰饮上逆之故，逆而不已，上冲头目，因而眩冒有加，则不但身为振摇，其颈项间，且籛虚而阴繻之矣，阴气上入高巅，则头愈重，而益振摇矣，上盛下虚，紮足必先痿废，此仲景於心下逆满，气上冲胸之日，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早已用力矣。

伤寒八九日，风湿相搏，身体疼痛，不能自转侧，不呕不渴，脉浮虚而涩者，与桂枝附子汤主之，若其人大便难，小便自利者，去桂枝加白术汤主之（即白术附子汤）。

风湿相搏，止是流入关节，身疼璫重，而无头疼呕渴等证，见卑湿之邪，难犯高巅藏府之界也，不呕者上无表邪也，不渴者内无热炽也，加以脉浮虚而涩，则为风湿搏於躯晓无疑，故用桂枝附子，疾驰经络水道，以桂枝散表之风，附子逐经之湿，迅扫而分竭之也，其小便利，大便坚，为津液不足，故去桂枝之辛散，而

加白朮以助津液也。

風濕相搏，骨節煩疼，制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風則上先受之，濕則下先受之，逮至紮相搏聚，注經絡，流關節，滲骨體軀曉之間，無處不到，則無處不痛也，於中短氣一證，乃汗多亡籛，籛氣大傷之徵，故用甘草附子白朮桂枝為劑，以復籛而分解內外之邪也。

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腳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姜湯与之，以復其籛，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与之，其腳即伸，若胃氣不和，y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者，四逆湯主之。

此籛虛營衛俱傷，誤用桂枝，治風遺寒治表遺之變證也，脈浮自汗，固為在表之風邪，而小便數心煩，則邪又在，加以微惡寒，則在為寒邪，更加腳攣急，則寒邪頗重矣，乃用桂枝獨治其表，則籛愈虛陰愈無制，故得之便厥也，桂枝誤矣，麻黃青龍更可知也，陰寒內凝，總無攻表之理，甘草乾姜湯，復其籛者，即所以散其寒也，厥愈足溫，不但不必治寒，且慮前之辛熱有傷其陰，而足攣轉錮，故隨用芍藥甘草以和陰，而伸其腳，設胃氣不和而y，則胃中津液為熱所耗，故少與調胃承氣湯，以和胃而止其y，多與則為下而非和矣，若不知此證之不可汗，而重發其汗，復加燒，則籛之虛者，必造於亡，陰之無制者，必致犯上等，此則用四逆湯以回其籛，尚恐不勝，況可兼陰為治乎。此證始終只是夾陰，雖脈浮自汗為籛證，而腳攣急不溫，乃屬平素下虛，至於心煩小便數，不獨真籛素虛，而真陰亦虧，所以才用籛旦遂變厥逆也。

問曰：證象籛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紮脛拘急而y，師言夜半手足當溫，紮腳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答曰：寸口脈浮而大，浮則為風，大則為虛風則生微熱，虛則紮脛攣，攣病證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桂今汗出，附子溫經亡籛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籛明內結，y煩亂，更飲甘草乾姜湯，夜半籛氣遂，紮足當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微瀉，則止其y，故知病可愈。

籛旦者，桂枝加黃芩之制，本治冬溫之的方也，以其心煩小便數，有似冬溫，而誤与之，因其人籛氣素衰，所以得湯便厥也，若重發汗，或燒者，誤上加誤，非四逆湯不能回其籛矣，此證既

象籛旦，又云按法治之，即是按冬温之法也，所以病人得之便厥，明明误在黄芩助其阴寒，若单服桂枝，何至是耶，故仲景即行阴旦之法以救其失，观增桂令汗出一语，岂不昭昭耶，阴旦不足，更加附子温经，即咽中乾，籛明内结，y 烦乱，浑不为意，且重饮甘草乾姜汤，以俟夜半籛回足热，後果如言岂非先有所试乎，惟黄芩入口而便厥，未几即以桂附乾姜尾其後，固知其厥必不久，所以可断夜半手足当温，况 y 咽乾，热证相错，其非重阴瘳寒可知，故才得足温，即便以和阴为务，何其审哉。已上营卫俱伤坏证。

太籛中风，以火劫发汗，邪风被火热，血气流溢，失其常度，紫籛相薰灼，其身发黄，籛盛则欲 阴虚则小便难，阴籛俱虚竭，身体则枯燥，但头汗出，剂颈而还，腹满微喘，口乾咽烂，或不大便，久则 y，甚者至哕，手足躁扰，捻衣摸床，小便利者，其人可治。

风籛也，火亦籛也，邪风更被火热助之，则血气沸腾，所以失其常度，蒸身为黄，然籛邪盛於籛位者，尚或可从 恁可从汗解，至於籛邪深入阴分，势必 优 z 液，所以剂颈以下，不能得汗，口乾咽烂，肺焦喘促，身体枯燥，小便难，大便秘，手足扰动，k 哕逆，乃火邪内炽，真阴立尽之象，非药力所能胜者，必其人小便尚利，阴未尽伤，肺气不逆，膀胱气化，肾水不枯，始得行驱籛救阴之法，注家泥於阴籛俱虚竭一语，遂谓小便利者，阴未尽虚，则籛犹可回，是认可治为回籛，大失经旨，不知此证急驱其籛，以存阴之一线，尚恐不得，况可回籛以更 悼 G，且头汗乃籛邪上壅，不下通於阴，所以剂颈以下，不能得汗，设见 则邪从恁头间且无汗矣，设有汗则邪从汗解，又不 o，後条火邪深入必 圍血一证，亦谓身体枯燥而不得汗，必致 圍血，设有汗更不 圍血矣，岂有得汗而反加 緜 妓 z 哉，又岂僞溼 鯀 汗，而头汗为亡籛之理哉。

太籛病二日烦躁，反熨其背，而大汗出，火热入胃，胃中水竭躁烦，必发 y，十馀日振栗，自下利者，此为欲解也，故其汗从腰以下不得汗，欲小便不得，反呕欲失溲，足下恶风，大便溲，小便当数，而反不数，及多，大便已，头卓然而痛，其人足心必热，谷气下流故也。

火邪入胃，十馀日不解，忽振栗自下利者，火邪从大肠下奔，其候本为欲解，然而不得解者，以从腰以下不得汗，邪虽下走，终不外走，故不解也，上条从头以下不得汗，其势重，此条从腰以

下不得汗，其势较轻，足下恶风者，见箴邪在下也，小便不得，见箴邪闭拒阴窍也，与不得汗正同，所以大便亦晦，益见前之下利为火势急奔，火势衰灭则利止也，反呕者，邪欲从上越也，欲失溲者，邪欲从阴出也，皆余邪欲散之徵，胃火既絀，小便当数复不数，则津液可回，乃至津回肠润，则久积之大便必尽出，大便出多，则小便之当数者始数矣，肠胃之间，邪热既散而不持，则腰以下之得汗，并可知矣，得汗则阴分之箴邪，尽从外解，然後身半以下之阴气得上，而反头痛，身半以上之箴气得下，而反足心热，欲解之候，尚且如此，火邪助虐为何如哉。

太箴病，以火薰之不得汗，其人必躁，到经不解必清血，名为火邪，(清圃同)火邪入胃，胃中多水液者，必奔迫下利，若胃中少津液之人，复受火邪，则必加烦扰不，由是深入血室而为圜血也，盖箴邪不解，得以袭入阴中，动其阴血，珥箴邪不尽，其圜血必无止期，故申之曰火邪，示人以治火邪而不治其血也。

微数之脉，慎不可灸，因火为邪，则为烦逆，迫虚逐实，血散脉中，火气虽微，内攻有力，焦骨伤筋血难复也，脉微而数。阴虚多热之徵也，此而灸之，则虚者益虚，热者益热，不至伤残不止耳。

烧令其汗，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与桂枝加桂汤，更加桂二两。奔豚者肾邪也，北方肾邪，惟桂能伐，所以用桂三倍加入桂枝汤中，以外解风邪，内泄阴气也。

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弱者必渴，被火者必 y，弱者发热，脉浮解之，当汗出愈。

形作伤寒，东垣所谓劳力感寒是也，以其人本虚，故脉不弦紧而弱，渴者津液本少，不能胜邪也，被火者 y，火气伤阴，箴神悖乱也，弱者发热，更伤阴血也，被火後脉不数疾而反浮，知邪未入，犹宜微汗以和表，则火邪亦得外散矣，设见数疾，当兼分利渗泄，具见言外。

太箴伤寒者，加温必蚤也。

温攻寒，营血得之，更增其热，营气通於心，引热邪上逼神明，必致蚤惶神乱也。

脉浮宜以汗解，用火灸之，邪无从出，因火而盛，病从腰以下重而，名火逆也。

外邪挟火势上逆，而不下通阴分，故重而。

脉浮热甚，反灸之，此为实，实以虚治，因火而动，必咽燥唾血。

热甚为表实，反以火助其热，热剧迫血上行，故咽燥唾血也。

伤寒脉浮，医以火迫温吐，亡阳必蚤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药加蜀漆龙骨牡蛎救逆汤主之。

火迫蚤狂，起卧不安者，火邪干心，神明散乱也，夫神散正欲其收，何桂枝方中，反去芍药，而增蜀漆龙骨牡蛎耶，盖神散乱，当求之於神，桂枝汤神药也，然必去芍药之阴重，始得疾瞿神位，加蜀漆之性最急者，以迅扫其阴中之邪，更加龙骨牡蛎以镇固阴中之怯也。

火逆下之，因烧 烦躁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主之。

此证误而又误，虽无蚤狂等证，然烦躁则外邪未尽之候，亦真神欲亡之机，故用桂枝以解其外，龙骨牡蛎以安其内，不用蜀漆者，阴中火邪，未至逆乱，无取急迫以滋扰害也。

营气微者，加烧 则血流，不行更发热而躁烦也。

营虚之人，即有寒伤营卫俱伤证，并宜小建中和之，慎不得用麻黄青龙发汗，汗剂尚不可用，况烧 乎，设误用烧 则血得火邪，必随外至卫分，故曰加烧 则血流，少项热并於卫，不能内荣，故曰不行，所以卫愈旺而营愈衰，更加发热躁烦，势所必至也。

或问火逆，何不分营卫，以火为神邪，必伤阴血，治此者，但当救阴为主，不必问其风寒营卫也。已上火逆证。

神明上篇

神明大意在经府之别，而在经者尚属表证，虽有中风能食，伤寒不能食之分，然邪既犯中焦，则又不必辨其风寒营卫，但须以太神证未尽，自汗脉缓者，可用桂枝汤，无汗脉浮者，可用麻黄汤，少神证渐见潮热，脉弦浮大而短气腹满者，可用大小柴胡，分提表 之邪，必头项强八八脉长而大者，可用葛根汤，大开肌肉以汗之，故以经证另自为篇，其府证虽有三神明之辨，而重在能食为胃强，不能食为胃衰，大都能食者皆可攻下，但有缓急之殊，惟是胃弱不能食者，乃有挟虚寒挟热结之不同，虚寒则自利发黄呕哕而脉迟，当用理中四逆，热结则腹满 不大便而脉涩，当用蜜煎胆导，不可拘於府病为神，概用寒下而禁用温剂也。

神明病，若能食名中风，不能食名中寒。

风为神，神能消谷，故能食，寒为阴，阴不能消谷，故不能食，盖邪入神明，已至中焦营卫交会之处，浑然一气，似难分辨，惟能食不能食，差有据耳。

伤寒三日，太阳病脉大。

太阳病气血俱多，故其脉长而大。

脉浮大，应发汗，医反下之，此为大逆。

太阳病，脉迟汗出多，微恶寒者，表未解也，可发汗，宜桂枝汤。

太阳病，脉浮无汗而喘者，发汗则愈，宜麻黄汤。

此二条言太阳之邪初入太阳，未离太阳，故仍用桂枝汤解肌，则风邪仍从卫分而出，用麻黄汤发汗，则寒邪仍从营分而出矣，太阳病营卫难辨，辨之全藉於脉证，风邪之脉，传至太阳，自汗已多，则缓去而迟在，寒邪之脉，传至太阳，发热已甚，则紧去而浮在，此皆邪气在经之徵，若传入於府，则迟者必数，浮者必实矣，设不数不实，定为胃虚不胜攻下之证也。

太阳病，但头眩不恶寒，故能食而，其人必咽痛，若不咳者咽不痛。

此胃热协风邪上攻之证，以风主喘动故也，风邪攻胃，胃气上逆则咳，咽门者胃之系，咳甚则咽伤，故必咽痛，宜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以散风邪，胃湿，若胃气不逆，则不咳，咽亦不痛也。

太阳病，法多汗，反无汗，其身如虫行皮中状者，此以久虚故也。

此胃热协寒邪郁於皮肤之证也，言久虚者，明所以不能透出肌表之故，宜用桂枝二越婢一汤主之，非谓当用补也。

太阳病，反无汗而小便利，二三日呕而咳，手足厥者，必苦头痛，若不咳不呕，手足不厥者，头不痛。

太阳病无汗呕咳，手足厥者，得之营卫俱伤，而邪热入深也，然小便利，则邪热不在内而在外，不在下而在上，故知必苦头痛，仍宜小青龙主之，若不呕不咳不厥，而小便利者，邪热必顺水道而出，岂有逆攻巅顶之理哉。

太阳病，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此必 C

漱水不欲咽，知邪入血分，血为阴，故不能消水也，太阳之脉起於鼻，血得热而妄行，必由清道出也。

脉浮发热，口乾鼻燥，能食者则 C

能食知邪不在 而在经，故必 C

太阳病，脉浮而紧者，必潮热，发作有时，但浮者必盗汗出。

脉浮紧而潮热者，太阳寒邪，欲入太阳之府而未入也，邪虽未入，而潮热之证预形矣，脉但浮而盗汗出者，太阳风邪，将传少阳之经而未传也，经虽未传，而盗汗之证先见矣，盖少阳气血俱少，本不主汗，以其邪热在，蒸太阳，而太阳肉硬自固，故

不得出，乘合目时，脾气不调，肉硬骹踠则邪热得以透出，所以盗汗虽为少阳证，而实不外乎阳明也。

阳明中风，脉弦浮大而短气，腹都满，下及心痛，久按之气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黄，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耳前後肿，刺之小差，外不解，病过十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若不尿腹满加哕者不治。

此条阳明中风之证居七八，而中寒之证亦居二三，观本文不得汗及用麻黄汤，其义自见也，然此一证，为阳明重证，以太阳之脉证既未罢，而少阳之脉证亦兼见，是阳明所主之位，前後皆邪，不能传散故也，夫伤寒之诀，起先惟恐传经，经传则变生，表邪传里，消烁津气也，其後惟恐不传经，不传经则势笃，虚不能传，邪无从泄也，仲景於此段中，特拏不传之妙理，千古无人看出，总不识其所言者为何事，詎知脉弦浮大而气反短，连腹都满者邪不传也，下及心痛，乃至久按之气不通者，邪不传也，鼻乾不得汗嗜卧，表里俱困，乃至一身及面目悉黄者，邪不传也，小便难，有潮热，时时哕，胃热炽盛，上下道穷，邪不传也，耳前後肿，刺之小差者，内邪不传，乃致外挟其血亦不散，但其肿小差也，外不解，过经十日，留连罔矣，所谓万物所归，无所复传者，原为美事，孰知病邪归之而不传，反成如此危候耶，要知阳明之邪，来自太阳，去自少阳，所以脉续浮者，与小柴胡汤，推其邪使速往少阳去路也，脉但浮无余证者，与麻黄汤，推其邪使速还太阳来路也，若不尿腹满，则胃邪内壅不下行矣，而更加哕，胃气将竭，愈逆上矣，再有何法可以驱其邪而使之传耶，不然，岂有十馀日後，无故张皇，反用麻黄之理哉。

食谷欲呕者，属阳明也，絳茱萸汤主之，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

此条辨呕有太阳，亦有阳明，本自不同，若食谷欲呕，则属胃寒，与太阳恶寒呕逆之热证相反，正恐误以寒药治呕也，然服絳茱萸汤转剧者，仍属太阳热邪，而非胃寒明矣。

伤寒呕多，虽有阳明证，不可攻之。

呕多为邪在上焦，总有阳明证，戒不可攻，攻之必邪气乘虚内犯也，设有少阳证兼见，亦当从和解例，断不可行攻下法也。

夫病阳明者热，下之则瘕。

阳明热证多，即有阳明证见，亦属经证，不可下也，不当下而误下之，则阳明邪乘虚内陷，不作结胸，则为瘕也。

无阳明阴强，大便瘕者下之，必清谷腹满。

无籛阴强，言其人津液内亡，胃中籛气空虚，阴邪上逆，所以痞满不食，此与误下成痞同意，若因其，痞而复下之，必致便利清谷而腹满也，少阴中风腹满不食误下，亦有此证，然籛明无籛阴强误下而清谷腹满，可用泻心汤例治，若少阴中风误下而清谷腹满者，即用四逆汤，恐亦不能挽回也。已上俱籛明经证。

籛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戌上。

上条籛明经证自解候。

籛明下篇

问曰：病有太籛籛明，有正籛籛明，有少籛籛明，何谓也，答曰：太籛籛明者，脾约是也，正籛籛明者，胃家实是也，少籛籛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是也。

脾约者，其人津液素槁，邪热在太籛时，大便即难是也，太籛籛明者，太籛经邪热，不俟入籛明经而便入胃府也，正籛籛明者，经邪传府，表邪并，故云胃家实也，少籛籛明者，发汗利小便，已胃中燥，烦实大便难津液耗竭也，尚论以籛明经传少籛经，即为少籛籛明，非也，若经邪传经，则胃中未必便燥，而大便难，如果籛明经传少籛证，即当言籛明少籛，不得谓之少籛籛明矣。籛明之为病，胃家实也。

问曰：何缘得籛明病。答曰：太籛病发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转属籛明，不更衣内实大便难者，此名籛明也。

问曰：籛明病外证云何。答曰：身热汗自出，不恶寒，反恶热也。

问曰：病有得之一日，不恶寒而发热者，何也。答曰：虽得之一日，恶寒将自罢，即自汗出而恶热也。

问曰：恶寒何故自罢。答曰：籛明居中土也，万物所归，无所复传，始虽恶寒，二日自止，此为籛明病也。

本太籛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籛明也。

伤寒发热无汗，呕不能食，而反汗出 然者，是转属籛明也。

伤寒转系籛明者，其人 然微汗出也

既 然汗出，则热除呕止可知。

脉籛微而汗出少者，为自和也，汗出多者，为太过籛脉实，因发其汗出多者亦为太过，太过为籛绝於，亡津液，大便因璠也。

中风之脉，轻微而缓者，为风邪本微，汗出少而不为过也，伤寒之脉已至於实，即将去太籛而成可下之证矣，况过发其汗，无亡津液大便因璠，致传籛明之证乎。已上统论籛明府证传受。

籛明中风，口苦咽乾腹满微喘，发热恶寒脉浮而紧，若下之，则

腹满小便难也。

此虽曰籛明中风，而证俱见伤寒太籛未除之候，但以腹满一端，知认为热入籛明，然终与大实大满不同，若误下，则邪愈陷而腹愈满矣，小便难者，亡津液也。

籛明病脉迟，食难用饱，饱则微烦，头眩必小便难，此欲作谷瘵，虽下之，腹满如故，所以然者脉迟故也。

脉迟则表证将除，然得食而微烦，仍是外邪助其内热也，头眩者，风邪上攻也，小便难者，湿郁水道也，水谷之湿，得热蒸而遍身发黄下之腹满如故，盖腹满已是邪陷，脉迟则胃不实，徒下其糟粕，病既不除，而反害之耳，夫籛明证本当下，籛明而至腹痛，尤当急下，独此一证下之腹满必如故者，缘脉迟则胃气空虚，津液不充，其满不过虚热内壅，非结热当下之比也，可见脉迟胃虚，下之无益，则发汗利小便之法，用之无益，惟当用和法，如甘草乾姜汤先温其中，然後少与调胃微和胃气是也。

籛明病若中寒，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然汗出此欲作固瘕，必大便初溏後澹，所以然者，以胃中冷，水谷不别故也。

澹泄久而不止，则曰固瘕，言如症瘕固结不散也。

籛明病欲食，小便反不利大便自调，其人骨节疼，翕翕如有热状奄然发狂，然汗出而解者，此水不胜谷气，与汗共并，脉紧则愈。

其人骨节疼，湿胜也翕翕如有热状，热胜也，湿热相交，乃忽然发狂，然汗出而解者，以其人能食，胃气有权，能驱籛明之水与热，故水热不能胜，与汗共并而出也，脉紧则愈者，以先前失汗，所以脉紧未去，今幸胃气强盛，所以得肌理开，然大汗而解，则脉之紧亦自和也。

籛明病，不能食，政其势必哕，所以然者，胃中虚冷故也，以其人本虚，故攻其势必哕。（哕於月切）

脉浮而迟，表热寒，下利清谷者，四逆汤主之，若胃中虚冷，不能食者，饮水则哕。

表热寒，法当先救其，太籛经中已用四逆汤，其在籛明，更可知矣，此条比前条虚寒更甚，故不但攻其热，必哕，即饮水亦哕矣。此五条，一云食难用饱，一云欲食，似乎指中风而言，一云中寒不能食，及後二条，又明指中寒而言，所以後人拘执其说，而误为注释也，不知此五条辨胃气之强弱，非辨外邪也，故五证中，惟水不胜谷气，脉紧则愈一证为胃气胜，其四条，俱是脉迟胃冷，反为水热所胜之证，夫伤寒皆热证也，而其人胃中虚冷

者，又未可一例而推，盖胃既虚冷，则水谷混然无别，热邪传入，必不能遽变为实也，胃不实，则不可下，即下之而水热不去，徒令胃气垂绝而哕也，仲景一一挈出，而於下利，清谷一证，主以四逆汤，其有较轻者，宜主以温胃，更不待言矣，胃气素虚之人，外邪入之，必转增其热，胃热，故膀胱亦热，气化不行，小便因之不利，则尽注大肠而洞泄下利清谷也，小便不利，乘胃热而渗於脾，则四肢先见色黄，乃至遍身发黄，而成谷瘵也，手足然得汗，则脾中之湿热行，而色黄谷瘵可免，但汗从手足而出，水谷之气，未得遍泄於周身，不过少分大肠奔迫之势，故不为洞泄而为瘵泄耳，无病之人，小便不行，尚渍为他病，况伤寒璫赤璫热之小便，停蓄不行，能无此三种之变乎。

伤寒大吐大下之，璫虚复璫汗出者，以其人外气拂郁，复与之水，以发其汗，因得哕，所以然者，胃中寒冷故也。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

一为胃气虚寒，一为胃中实热，不可不辨，虚寒者温之，四逆理中是也，实热者利之，承气五苓是也。二条旧在厥阴，未今入此。

得病六七日，脉迟浮弱恶风寒，手足温，医二三下之，不能食而脘下满痛，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与柴胡汤，後必下重，本渴而饮水呕者，柴胡汤不中与也，食谷者哕。

六七日无大热，手足温，邪气将入於也，以脉迟浮弱，故尚留连肌表，恶风未除，反二三下之，致太籛之邪内陷，胃气虚寒不能食，脘下满痛，似痞非痞，面目及身黄，颈项强，小便难者，上下寒饮停结也，止宜五苓散解利，若认少籛，又与柴胡寒剂，必下重呕哕，皆亡津液胃寒之徵也。

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此以发令籛气微，膈内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以胃中虚冷，故吐也。凡脉籛盛则数，阴盛则迟，其人籛气既微，何得脉反数，脉既数，何得胃反冷，此不可不求其故也，盖脉之数，由於误用辛温发散，而遗其客热，胃之冷，由於籛气不足，而生其内寒也，医见其脉数，反以寒剂泻其无过，必致上下之籛俱损，其後脉从阴而变为弦，胃气无馀，变为反胃也。

籛明病，发热汗出此为热越，不能发黄也，但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小便不利，渴引水浆者，此为瘀热在，身必发黄，茵蒿汤主之。

瘀热在 而用茵蒿汤，与太籛寒湿身黄如橘者同意，然彼因腹

微满，此因渴饮水浆，所以用大黄佐茵，驱热利湿也。

箴明病，面含赤色，不可攻之，攻之必发热身黄，小便不利也。

下虚之人，才感外邪，则挟虚火而面色通红，在太箴时，即不可妄用发汗，况在箴明可妄下乎，总由真箴素虚，无根之火，随表药之性上升，即咽乾烦躁足冷，随药之性下降，则发热身黄，小便不利也。

箴明病，无汗小便不利，心中懊绍者，身必发黄。

外不得汗，不下得溺，而热郁胸中不得泄，势必蒸身为黄也。

箴明病被火，额上微汗出，小便不利者，必发黄。

合四条观之，箴明病湿停热郁，而烦渴有加，势必发黄，然汗出热从外越，则黄可免，小便多热下泄，则黄可免，若误下之，其热邪愈陷，津液愈伤，而汗与小便，愈不可得矣，误火之，则热邪愈炽，津液上奔，额虽微汗，而周身之汗，与小便愈不得矣，发黄之变，安能免乎，发黄与前谷瘕，本同一证，但彼因脉迟胃冷而得，则与固瘕及哕，同源理派。

箴明病，下血 y 者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者，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然汗出则愈。

妇人经水适来适断，则邪热乘之而入於血室，男子箴明经下血而 y 者，亦为热入血室，总是邪热乘虚而入也，尝见大吐血後，停食感寒发热，至夜 y 者，亦以热入血室治之而愈，明理论曰：冲是血室，妇人则随经而入，男子由箴明而入也。

箴明病，其人善忘者，必有瘀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善忘，粪虽晦，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当汤主之。

太箴热结膀胱，轻者如狂，桃核承气汤，重则发狂用抵当汤，此箴明善忘之证，本差殊於如狂，乃用抵当汤峻攻之者，以箴明多血，箴明之血结，则较太箴为难动故也。按大便色黑，虽曰瘀血，而热邪燥结之色，未尝不黑也，但瘀血则粘黑如漆，燥结则晦黑如煤，此为明辨也。

病人无表证，发热七八日，虽脉浮数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脉数不解，令热则消谷善饥，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当汤，若脉数不解，而下不止，必协热而便脓血也。

病虽七八日，尚发热脉浮数，仍属太箴表证，因误下引邪内入，所以脉数不解，内外合邪，而见消谷善食，谷入既多反至六七日不大便，且不烦渴，是知其证非气结，而为血结，以其表证误下，尚兼太箴随经之热未尽，故以抵当为至当也，若脉数不解，而下利不止，乃对假令已下脉数不解五句之文，见已下脉数不

解，六七日不大便，则宜抵当，若下利不止，又当随其下血不下血而理，语血分之热邪不除，必协热而便脓血也。详此条系仲景揣度庸工之设辞，音谓治病无问表证，但发热至七八日，虽脉浮数意谓皆可下之，谓其日数既久，邪气已入於府，可下而已，非实谓此证有可下也，仲景立法之至圣，断无脉浮发热，表证表脉而教人可下之理，尚论以为七八日为时既久，势不得不用下法殊觉昧昧。

太籛病寸缓关浮尺弱，其人发热汗出，复恶寒不呕，但心下痞者，此以医下之也，如其未下者，病人不恶寒而渴，此转属籛明也，盖小便数者大便必溇，不更衣，十日无所苦也，渴欲饮水，少少与之，但以法救之，渴者宜五苓散。

寸缓关浮尺弱，发热汗出复恶寒，纯是太籛中风未罢之证，设非误下，何得心下痞结耶，如不误下，则心下亦不痞而太籛证必渐传经，乃至不恶寒而渴，邪入籛明审矣，然籛明津液，既随湿热，偏渗於小便，则大肠失其润，而大便之溇，与肠中结热，自是不同，所以旬日不更衣，亦无所苦也，以法救之，去其湿热，救其津液，言与水及用五苓法也，今世用五苓，但知水谷偏注於大肠，用之利水而止泄，至於津液偏渗於小便，用之消渴而回津者，非仲景不能也。更衣，言易衣而如厕也。

病人如烦热，汗出则解，又如疟状，日晡所发热者，属籛明也脉实者宜下之，脉浮虚者宜发汗，下之，与承气汤，发汗，宜桂枝汤。

病人得汗後烦热解，以太籛经之邪，将尽未尽，其人复如疟状，日晡时发热，则邪入籛明审矣，发热即潮热，乃籛明之本候也，然虽已入籛明，尚恐未离太籛，故必重辨其脉，脉实者，方为籛明府证，宜下之若脉浮虚者，仍是籛明而兼太籛经证，更宜汗而不宜下矣。

籛明病，心下溇满者，不可攻之，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利止者愈。

心下溇满，邪聚籛明气分，证兼太籛也，故不可攻，攻之利不止，则邪气未尽，真气先脱，故死，利止则邪气去，而正气犹存，故愈也。

脉浮而大，心下反溇有热属藏者攻之，不令发汗。

伤寒以脉浮为表证，胸满为籛邪，此脉浮为热气内蒸瞽表，必五六日後脉反浮大，要非初病表证脉浮之比，心下溇为燥结逆攻，必先腹胀，而後变心下溇，亦非初病籛邪上结之比，故仲景特申

之曰：有热属藏，言内有实热燥屎逆袭脾藏也，且戒之曰不令发汗，急当攻之，此所谓凭证不凭脉也。

属府者，不令溲数，溲数则大便溲，汗多则热愈，汗少则便难，脉迟尚未可攻。

邪入箴明之府，必自汗小便多，以其实热内结，津液傍渗也，是以仲景有箴明病，汗多禁利小便之戒，此热邪虽入箴明，而未作实，犹宜和解，如小柴胡热服，亦能出汗，汗多则邪从汗解而热愈，汗少则邪热内结而便难，若脉迟为热尚少，结未定溲，须俟脉数结定，然後攻之。二条旧在脉法篇中，今归此。

太箴病三日，发汗不解蒸蒸发热者，属胃也，调胃承气汤主之。本太箴中风，误用麻黄发汗，汗出过多，反伤胃中津液，所以不解，热邪乘虚内入，而为热之证也，蒸蒸者，热势自内腾瞽於外也，惟热在胃，故用承气以调其胃，胃调则病涣然除矣。

伤寒吐後腹胀满者，与调胃承气汤。

吐後腹满，则邪不在胸，其为实可知，但腹满而不痛，终属表邪入，未实故不宜峻下，少与调胃承气和之可也。

箴明病，不吐不下，心烦者可与调胃承气汤。

胃气及津液，既不由吐下而伤，则心烦明系胃中热炽，故可与调胃承气，以安胃而全津液也可与者，欲人临病裁酌，不可竟行攻击也。

太箴病，过经十馀日，心下温温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先此时自璫吐下者，与调胃承气汤，若不尔者不可与，但欲呕，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证而呕，故知璫吐下也。

太箴病过经十馀日，心下温温欲吐而不吐，其人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满，郁郁微烦者，此有二辨，若曾经大吐大下，是胃气受伤，邪乘虚入故用调胃承气之法，若未璫吐下，但欲呕不呕，胸中痛微塘者，是痛非吐所伤，塘非攻所致，调胃之法，不可用矣，岂但调胃不可用，即柴胡亦不可用矣，以邪尚在太箴高位，徒治箴明少箴，而邪不服耳，解太箴之邪，仲景言之已悉，故此但示其意也，若此人欲呕，则是为吐下所伤而致，又不在太箴矣。

伤寒十三日不解，过经 y 者，以有热也当以汤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当溲，而反下利，脉调和者，知医以圆药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脉当微厥，今反和者，此为内实也，调胃承气汤主之。

此条原无表证，虽圆药误下，其脉仍和，即为内实也，按仲景下

法，屢以用圓藥為戒，惟治脾約之麻仁丸一條，因其人平素津枯腸結，故雖邪在太籛，即用丸之緩下潤其腸，使外邪不因峻攻而內陷，若俟籛明府實而下，恐無救於津液也。

籛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紹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泔湯主之。

此濕熱上攻之証，下之而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則外邪原不甚重，若其人頭出汗者，亦是胸中郁熱上蒸所致，宜因其高而揚之，用梔子泔湯以撤其熱，則籛得以下通於陰，而周身 然汗出解矣。

跌籛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數，浮澀相搏，大便則難，其脾為約，麻仁丸主之。

成注謂胃強脾弱，脾不為胃行其津液，大謬若果脾弱，即當補矣，何為麻仁丸中反加大黃厚朴枳實乎，仲景言胃強，原未言脾弱，況其所謂胃強，正是因脾之強而強，蓋約者省約也，脾氣過強，將三五日胃中所受之谷，省約為一二彈丸而出，全是脾土過燥，至令胃中之津液，日漸乾枯，所以大便為難也，設脾氣弱，即當便泄矣，豈有反難之理乎，相傳謂脾約不能約束胃中之水，何以反能約束胃中之谷耶，在籛明例中，凡宜攻下者，惟恐邪未入胃，大便弗洵，又恐初洵後澹，不可妄攻，若欲攻之，先与小承氣湯，試其轉失氣者，方可攻，皆是慮夫脾氣之弱，故爾躊躇也，若夫脾約一証，在太籛已當下矣，更何待籛明耶。

脈浮而蘊，浮為籛，蘊為陰浮蘊相搏，胃氣生熱，其籛則絕。

此言脾約當下不下，則浮澀轉為浮蘊，津液竭而難下矣，其籛則絕，即籛絕於，亡津液之互辭。趙以德云：胃中籛熱亢甚，脾无陰氣以和之，孤籛无偶，不至燔灼竭絕不止耳。已上太籛籛明府証。

籛明病潮熱，大便微洵者，可與大承氣湯，不洵者，不可與之，若不大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与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洵，後必澹，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与水則嘔，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洵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慎不可攻也。

腹中之氣，得攻藥不為轉動，則屬虛寒，所以誤攻而証變脹滿，不能食及嘔也，攻後重復發熱，大便因可得洵但為時未久，必不多耳，仍用小承氣湯和之，若腹中氣仍不轉，則不但大承氣大差，即小承氣亦小差矣。

辨明病脉迟，虽汗出不恶寒者，其身必重，短气，腹满而喘，有潮热者，此外欲解，可攻也，手足然而汗出者，此大便已鞴也，大承气汤主之，若汗多微发热恶寒者，外未解也，其热不潮，未可与承气汤，若腹大满不通者，可与小承气汤微和胃气，勿令大泄下。

仲景既言脉迟尚未可攻，而此证首言脉迟复言可攻者，何也，夫所谓脉迟尚未可攻者，以腹中热尚未甚燥结未定，故尚未宜攻下，攻之必胀满不食，而变结胸痞满等证，须系脉实结定後，方可攻之，此条虽云脉迟，而按之必实，且其证一一尽显胃实，故当攻下无疑，若以脉迟妨碍一切下证，则大陷胸之下证最急者，亦将因循缩手待毙乎。

辨明病， y 发潮热，脉滑而疾者，小承气汤主之，因与承气汤一升，腹中转失气者，更服一升，若不转失气者，勿更与之，明日不大便，脉反微涩者 虚也，为难治，不可更与承气汤也。

前条虽脉迟，以有腹满短气，所以不得不下，且不容缓，此条脉滑而疾，即有 y 潮热，而无喘满实证，止宜小承气下之，下之而脉反微涩，证变虚寒，故为难治。

得病二三日，脉弱，无太辨柴胡证，烦躁心下鞴，至四五日虽能食，以小承气汤少少与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与承气汤一升，若不大便，六七日小便少者，虽不能食，但初头鞴後必溏，未定成鞴，攻之必溏，须小便利，屎定鞴，乃可攻之，宜大承气汤。无太辨少辨证，则烦躁，心下鞴，属正辨辨明之可下无疑矣，但其人脉弱，虽是能食，亦止宜小承气微和之，和之而当已觉小安，俟隔日再与小承气稍稍多进，总由脉弱，故尔踌躇也，至六七日，竟不大便，似乎胃实，乃小便复少，正恐胃弱而膀胱气化之源窒，转渗大肠，初鞴後溏耳，所以小便利屎定鞴，乃可攻之，此段之能食不能食，全与辨风寒无涉，言能食者，不可以胃强而轻下，不能食者，不可以胃中有燥屎而轻下也。

伤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馀日，日晡所发潮热，不恶寒独语，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循衣摸床，惕而不安，微喘直视，脉弦者生，涩者死，微者但发热 y ，大承气汤主之，若一服利止後服。

按少辨辨明 y 脉短者死，盖辨明之脉本长，而反短者，为阴辨不附，故死也，此言脉弦者生，涩者死，盖弦为少辨之脉，虽木胜土，而土气未至於败璫，犹能生养木气，故尚可生，涩则津液耗竭，血气尽亡，故死也。又土衰下奔，木邪难任，故弦为失，此

便溲土实，故弦为生。

汗出 y 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为风也，须下之，过经乃可下，下之若早，语言必乱，以表虚 实故也，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此条之文，似浅而实深，仲景惧人不解，已自为注脚，不识後人何故茫然，胃有燥屎本当用下，以 y 而兼汗出，知其风邪在胸，必俟过经下之，始不增扰，所以然者，风性善行数变，下之若早，徒引之走空窍乱神明耳，然胃有燥屎，下之不为大误，其小误止在未辨证兼乎风，若此者，必再一大下，庶大肠空而风邪得以并出，故自愈，此通因通用之法，亦将差就错之法也。

籛明病，y 有潮热，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宜大承气下之，若能食者但溲尔。

宜大承气汤下之，旧在但溲尔下，今正之。此以能食不能食，辨燥结之微甚也，详仲景言，病人潮热 y，皆胃中热盛所致，胃热则能消谷，今反不能食，此必热伤胃中津液，气化不能下行，燥屎逆袭於胃之故，故宜大承气汤，急 亢璫之籛，以救垂绝之阴，若能食者，胃中气化自行，热邪原不为盛，津液不致大伤，大便虽溲而不久自行，不必用药反伤其气也，若以能食便溲而用承气，殊失仲景平昔顾虑津液之旨。

籛明病，发热，汗出多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汗多则津液外渗，加以发热，则津液尽随热势蒸腾於外，更无他法以止其汗，惟有急下引热势从大肠而出，庶津液不致尽越於外耳。

籛明病，下之，心中懊绍而烦，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满，初头溲，後必溲，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气汤。

以小承气汤试其可下，而用大承气汤下之矣，若下後心中懊绍而烦，为病在气分不解，当察其所下多少，或结或溲，然後方可定其可下不可下，设先前所下，初溲後溲，虽腹微满，为表邪乘虚入 之徵，不可便下，须俟结定，乃可攻之，若先前所下，纯是燥屎，为下未尽即当再与大承气汤，以协济前药，急驱热邪，则烦满立解矣。

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绕脐痛，烦躁发作有时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发作有时者，邪热攻击燥屎上冲也，急宜大承气汤下之无疑。

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烦不解，腹满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气汤。

大下後六七日重不大便，反加烦满腹痛，此先前所伤胃中宿食，

因下後始得下，归大肠而复结也，当再攻之，则热邪与燥屎尽去，方得解散耳。

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时有微热，喘胃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气汤。

时有微热，喘促昏冒不能卧，胃府热邪内实也，以其人之膀胱素有畜热，才病即小便不利，所以大便乍难乍易，津既渗入大肠，则膀胱愈涸，热邪愈固，故宜急下以救阴为务也。

发汗不解，腹满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发汗不解，反腹中满痛，则邪不在表而在里，惟有急下一法，庶满去而病自解也。

腹满不殊，殊不足言，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腹满时殊复如故，为虚满，当用温药，今虽稍殊，而实未尝不满，故为殊不足言，言满至十分即殊去一二分，不足杀其势也，当下无疑。

伤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无表证大便难，身微热者此为实也，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此一条，辨证最微细，大便难，则非久秘，证不急也，身微热则非大热，表证不急也，故曰无表证，即此可验其热邪在中耳，热邪在中，亦不为急，但其人目中不了了，睛不和，则急矣，以箴明之脉络於目，箴明热甚，则土邪凌水，计惟急下以救阴为务也。已上正箴箴明府证。

箴明病，本自汗出，医更重发汗，病已差，尚微烦不了了者，此大便必难故也，以亡津液，胃中乾燥，故令大便难，当问其小便日几行，若本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为小便数少，以津液当还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

此因过汗伤津，虽微烦不大便，而无所苦终非热邪固结之比，内既无热水谷之馀，仍随胃气上蒸，营卫一和，津液自溉况大肠小肠，皆属於胃燥则肠胃皆燥，润则源流俱润，所以小便今反数少，洵为津液还入胃中，大便不久自行无疑。

太箴病，若吐若下若发汗，微烦小便数，大便因难者，与小承气汤和之愈。

本太箴病，以吐下伤阴，故令微烦，小便数，大便因难，皆邪渐入里之机，故少与小承气微和胃气即愈。

伤寒四五日，脉沉而喘满，沉为在里，而反发其汗津液越出，大便为难，表虚里实，久则下利。

伤寒四五日，正热邪传里之时，况见脉沉喘满，证已具而反汗

之，必致燥结 y 矣，盖燥结 y，颇似大承气证，此以过汗伤津，而不致大实大满腹痛，止宜小承气为允当耳。

籛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璁，璁则 y，小承气汤主之，若一服 y 止，更莫复服。

多汗 y，下证急矣，以其人汗出既多，津液外耗，故不宜大下，但当略与小承气汤，和其胃气，止其 y 而止，若过服反伤津液，後必复结也。

发汗多，若重发汗者，亡其籛，y 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此言太籛经得病时发汗不解，及传籛明重发其汗，亡籛 y 之一证也，亡籛之人，神魂无主，而妄见妄闻，与热邪传心之候不同，况汗多则大邪必从汗解，正虑籛神飞越难返，故脉短则阴籛不附，脉和则阴籛未离，其死生但从脉定耳，其脉既短，安问药之所畏哉。

夫实则 y，虚则郑声，郑声重语也。

重语者，字语重统，不能转出下语，真气夺之徵也。

直视 y 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

y 者心火亢璁，加以直视，则肾水垂绝，心火无制，故主死，喘满者，邪乘籛位而上争，气从上脱，故主死，下利者，邪聚阴位而下夺，气从下脱，亦死也，设 y 内实，下傍流清水者，又不可误认死证也。

伤寒後脉况，况者内实也，下解之，宜大柴胡汤。

详此条既曰伤寒後，必是传过三籛，因汗下太过，伤其津液，所以脉况而见内实证，然必其人脉虽况实，而兼见弦紧，或大热虽去，时有微热不除，故主此汤，以尽少籛籛明内伏之馀邪，设见况实滑数，表证绝无者，又属承气证矣。

脉双弦而迟者，必心下璁，脉大而紧者，籛中有阴也，可以下之，宜大柴胡汤。

前条脉况者宜下，则以大柴胡解之，此条上言脉双弦而迟，为寒饮内结，次言脉大而紧，为寒邪留伏，皆籛中伏有阴邪，并可以下，合用大柴胡无疑，不言当下，而曰可以下之，不言主之，而曰宜者，以双弦而迟，似乎寒证，至大而紧，又与浮紧不殊，以其心下璁，故云可下，与脉浮而大，心下反璁，有热属藏者攻之同例，世本俱作宜大承气汤，传写之误也，大柴胡方中，有半夏生姜之辛温，以涤饮散寒，故可以治籛中伏匿之阴邪，若大承气纯属苦寒，徒伐中土之 M，则痞结下利之变，殆所必至也。

籛明病，自汗出，若发汗，小便自利者，此为津液内竭，虽璁不

可攻之，当须自欲大便，宜蜜煎导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胆汁，皆可为导。

凡系多汗伤津，及屡经汗下不解，或尺中脉迟弱，元气素虚人，当攻下而不可攻者，并宜导法，但须分津液枯者用蜜导，热邪盛者用胆导，湿热痰饮固结，姜汁麻油浸塘蓼根导，惟下傍流水者，导之无益，非大承气峻攻不效，以实结在内而不在下也，至於阴结便秘者，宜於蜜导中加姜汁生附子末，或削陈酱姜导之，此实补仲景之未逮也。已上少篇明府证。

咽中闭塞不可下，下之则上轻下重，水浆不下，卧则欲吐，身急痛，下利日数十行。

言初病便咽乾闭塞，以其人少阴之真籛素亏，故汗下俱禁，下之则显少阴虚寒，诸证蜂起也。

诸外实者不可下，下之则发微热，亡脉厥者，当脐握热。

诸外实者，为表热寒，下之则表邪内陷，客於下焦，故脉伏不至，四肢厥逆，但当脐一片掣引，而烦热不除也。

诸虚者不可下，下之则大渴，求水者易愈，恶水者剧。

诸虚下之为重虚，内竭津液，故令大渴，求水者籛气未竭，故易愈。

脉数者不可下，下之则必烦，利不止。

籛明之脉必浮大，若兼之以数，为邪气方炽，下之则热邪乘虚入里，故内烦而协热利也。已上宿病禁下。

少籛篇

少籛证，统而言之，邪居表里之半，析而言之，亦有在经在府之分，然其治总不越小柴胡随证加味，为权衡，谓其能於本经中鼓舞胃气，升载其邪於上也，盖少籛为枢职，司开阖，而转输其枢者，全赖胃气充满，则开阖有权，其邪不敢内犯，胃气不振，则关键废弛，邪得出入无禁矣，是少籛所主，不重在胃气乎。

少籛之为病，口苦咽乾目眩也。

少籛热炽，故口苦咽乾，热聚於胸也，目眩者，木盛生风也。

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籛，少籛不可发汗，发汗则亡阳，此属胃，胃和则愈，胃不和则烦而悸。

少籛中风，紫耳无所闻，目赤，胸中满而烦者，不可吐下，吐下则悸而蚤。

少籛伤寒禁发汗，少籛中风禁吐下，二义互举，其旨益严，盖伤寒之头痛发热，宜於发汗者，尚不可汗，则中风之不可汗不待言矣，伤风之胸满而烦，痰饮上逆，似可吐下者，尚不可吐下，则

伤寒之不可吐下，更不待言矣，头痛发热，为太籛伤寒之候，以其脉不浮紧而弦细，故知邪入少籛之界矣。脉弦细者，邪欲入，其在胃中之津液，必为热耗，重复发汗，而驱其津液外出，安得不 y 乎，胃和者，邪散而津回也，不和者，津枝而饮结，所以烦而悸也，胸满而烦，无形之风，与有质之饮，结於胸际，故非吐下所能出，徒取烦悸而已。少籛主治，全重在籛明，故云此属胃，胃和则愈，乃少籛一经之要领也。

伤寒三日，三籛为尽，三阴当受邪，其人反能食而不呕，此为三阴不受邪也。

伤寒三日，少籛脉小者欲已也。

能食不呕，与胃和则愈互义，脉不弦大，邪微欲解之先徵。

伤寒四五日，身热恶风，颈项强，佷下满，手足温而渴者，小柴胡汤主之。

身热恶风，太籛证也，颈项强，太籛兼籛明证也，佷下满少籛证也，本当从三籛合并病之例而用表法，但其手足温而加渴，外邪辐紉於少籛，而向 之机已着，珥更用辛甘发散之法，是重增其热而大耗其津也，故从小柴胡之和法，则籛邪自罢，而阴津不伤，一举而紮得之矣。

伤寒籛脉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先与小建中汤，不差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籛脉涩，阴脉弦，浑似在 之阴寒，所以腹中急痛，腹中急痛，则阴籛乖於中，而脾气不建矣，故以小建中之缓，而和其急，腹痛上而脉不弦涩矣，若不差，则弦为少籛之本脉，而涩乃汗出不彻，腹痛乃邪传太阴之候，则用小柴胡以和阴籛，而升举其阴分之邪，为的当无疑矣。

伤寒五六日，中风往来寒热，胸佷苦满，默默不欲饮食，心烦喜呕，或胸中烦而不呕，或渴，或腹中痛，或佷下痞满，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热，或咳者，与小柴胡汤主之。

少籛主半表半 之间，其邪入而并於阴则寒，出而并於籛则热，往来寒热，无常期也，风寒之外邪，挟身中有形之痰，结聚於少籛之本位，所以胸佷满也，胸佷既满，胃中之水谷亦不消，所以默默不欲食，即昏昏之意，非静默也，心烦者，邪在胸佷逼处心间也，或呕或不呕，或渴或不渴，诸多见证，各随人之气体，不尽同也，然总以小柴胡和法为主治，而各随见证以加紉之耳，本方以柴胡为少籛一经之向导，专主往来寒热，谓其能升提风木之气也，黄芩苦而不碍，黄中带青，有去风热之专功，谓其能解

散风木之邪也，半夏力能涤饮，胆为清净之府，病则不能行清净之令，致寒饮沃於内，热邪 韞~，非此迅扫涎沫，则胆终不温，表终不解也，其用人参甘草补中者，以少籛气血皆薄，全赖土膏资养，则木气始得发荣，即是胃和则愈之意，用姜枣和胃者，不过使半表之邪，仍从肌表而散也，独怪後世用小柴胡，一概除去人参，加入耗气之药，此岂仲景立方本意哉。

伤寒中风有柴胡证，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若胸中烦而不呕，去半夏人参，加塘蓼实一枚，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参，合前成四藜半，塘蓼根四藜，若腹中痛者去黄芩，加芍药三藜，若佷下痞满去大枣，加牡蛎四藜，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黄芩，加茯苓四藜，若不渴外有微热者去人参，加桂三藜，温覆取微汗愈，若咳者去人参大枣生姜，加五味子半升乾姜二藜。

胸为籛分，烦为籛邪，以籛邪留薄於胸中，故去半夏人参之助籛，而加塘蓼实以涤饮除烦也，渴为津液受伤，故去半夏之辛燥，而用塘蓼根之清润，加用人参之甘以益津也，腹中痛者为籛邪攻阴，以黄芩能伤胃中清籛之气，故去之，芍药专主籛邪传阴，为阴中伐木之要药，故滞下亦咸用之，设阴寒腹痛自利，又为切禁也，佷下痞满，为饮结于少籛部分，故去大枣之甘壅，而加牡蛎以软坚逐邪为务也，心下悸而小便不利，为水停心下，故去黄芩之苦寒助阴，而加茯苓以淡渗利水也，若不渴外有微热者，知热邪未入於 少籛，故去人参而加桂枝，温覆取微汗以解表也，若咳者为肺气受邪，故去参枣之益气，生姜之上气，而加乾姜之辛散，兼五味之酸收，以散邪敛肺也。

凡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

下之，而证不罢，复与柴胡以升举之，使邪不致陷入阴分也，设见腹痛烦躁等证，必当从去黄芩加芍药法矣。

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若先下之，治不为逆。

本表证而用表药，汗不透，故未愈，当再与轻表，则立解矣医见热不除，疑为前药未当，反与下药则误矣，然虽误下，以其先前曾用过表剂，邪势已杀，故不为逆，但未尽表邪，因下药引入半 少籛，所以从少籛例治也，邪气已入於府，与 药下之矣，其下未尽，故热不去，当更与 药则已，医见下之不愈，疑前药未当，反与表药则误矣，以其先前曾服过下药， 邪少杀，故不为逆，但未尽馀热，因表药提出半表，所以亦从少籛治例也。

伤寒五六日，头汗出，微恶寒，手足冷，心下满，口不欲食，大便难，脉细者，此为籛微结，必有表复有也，脉况亦在也，汗出为籛微，假令纯阴结，不得复有外证，悉入在里，此为半在里半在外也，脉虽砱紧，不得为少阴病，所以然者，阴不得有汗，今头汗出，故知非少阴也，可与小柴胡汤，设不了了者，得屎而解。籛微结者，籛分之邪，微微结聚，不能传出於表也，注作籛气衰微，故籛气结聚，大差，果尔则头汗出为亡籛之证，非半表半里之证矣，果尔则阴结又是阴气衰微矣，玩本文假令纯阴结等语，谓籛邪若不微结，纯是阴邪内结，则不得复有外证，其义甚明，得屎而解，即前证过经十馀日，用大柴胡分提使传之法也。

妇人中风，发热恶寒，经水适来，得之七八日，热除而脉迟，身凉，胸脘下满，如结胸状，下者，此为热入血室，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

中风七八日，热邪传里之时，因经水适来，邪气乘虚而入血室，却不入於胃府也，经水适来而即止，必有瘀结，此为实证，故宜刺期门以泻之。

妇人中风七八日，续得寒热，发作有时，经水适断者，此为热入血室，其血必结，故使如疟状，发作有时，小柴胡汤主之。

中风七八日，表证已罢，经水不应断而适断，复见寒热如疟，必经行未尽而有结血，然经既行而适断，此为虚证，故不可泻，宜小柴胡和之。

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下，如见鬼状者，此为热入血室，无犯胃气及上二焦，必自愈，伤寒邪热在表，故经水来而不断，虽为热入血室，以气分不受邪，故昼日明了，但夜则下，候经尽热随血散自愈，不可刺期门，妄犯胃气，及用柴胡犯上二焦也。

血弱气尽，理开，邪气因入，与正气相搏，结於下，正邪分争，往来寒热，休作有时，默默不欲饮食，藏府相连，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呕也，小柴胡汤主之。

申明上三条热入血室之由，尚恐如结胸状四字形容不尽，重以藏府相连，邪高痛下，畅发病情，盖血室者，冲脉也下居腹内，厥阴肝之所主也，而少籛之胆与肝相连，府邪在上，藏邪在下，胃口逼处二邪之间，所以默默不欲食而但喜呕耳。

太籛病，十日已去，脉浮细而嗜卧者，外已解也，设胸满脘痛者，与小柴胡汤，脉但浮者，与麻黄汤。

太籛病，十日已去，脉浮细嗜卧，外证已去，其证有紮，一为邪

入少阴，籛邪传 之候，一为表邪解散不传之候，设见胸满亘痛，证属少籛，当用小柴胡无疑，珥脉尚见浮紧，虽证显少籛，仍当用麻黄汤开发理，使太籛之邪，仍从营分而散也。已上少籛经证。

本太籛病不解转入少籛者，亘下璠满，乾呕，不能食往来寒热尚未吐下，脉砢紧者，与小柴胡汤，若已吐下发汗温 y，柴胡汤证罢，此为坏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

尚未吐下，虽脉砢紧者，犹当与小柴胡汤，言表邪初陷於 ，未变为实，犹可提其邪气外出而解，若已吐下发汗温 ，是为坏病，邪气已全入 ，正气内伤，不可用小柴胡也，然必柴胡证罢，乃为少籛坏病，不可与太籛坏病例推也。

伤寒八九日，下之胸满烦蚤，小便不利， y，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主之。

此系少籛之 证，诸家注作心经病，误也盖少籛有三禁，不可妄犯，虽八九日过经下之，尚且邪气内犯，胃土受伤，胆木失荣，痰聚膈上，故胸满烦蚤，蚤者胆不 ，非心虚也，小便不利 y 者，胃中津液竭也，一身尽重者，邪气结聚痰饮於亘中，故令不可转侧，主以小柴胡和解内外，逐饮通津，加龙骨牡蛎以镇肝胆之蚤，即是虚劳失精之人感寒，用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同意。

太籛病，过经十馀日反二三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证仍在者，先与小柴胡汤，呕不止，心不急，郁郁微烦者，为未解也，与大柴胡汤下之则愈。

过经十馀日，不知少籛证未罢，反二三下之，因而致变多矣，後四五日，柴胡证仍在，未有他变，本当紮解表 ，但其人之邪屡因误下而深入不能传散，故必先用小柴胡，提其邪出半表，然後用大柴胡为合法也。

伤寒十三日不解，胸亘满而呕，日晡所发潮热已而微利，此本柴胡证，下之而不得利，今反利者，知医以圆药下之，非其治也，潮热者实也，先宜小柴胡汤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汤主之。

过经不解者，言三籛俱已传过，故其治在半表半 之间，胸亘满而呕，邪在少籛也发潮热， 可攻也微下利，便不璠也以大柴胡分解表邪，荡涤 热，则邪去而微利亦自止耳，若误用圆药，则徒引热邪内陷而下利，表 俱不解也，故先用小柴胡分提以解外邪，加芒硝以荡涤胃中之虚热也。已上少籛府证。

服柴胡汤已，渴者属籛明也，以法治之。

风寒之邪，从籛明而传少籛，起先不渴， 证未具，及服小柴胡

汤已，重加口渴，则邪还少阴，当调胃以存津液矣，然不曰攻下而曰以法治之，其意无穷，盖少阴之寒热往来，间有渴证，语少阴未罢而恣言攻下，不自犯少阴之禁乎，所以少阴重转少阴明之证，但云以法治之。上条少阴转少阴明府证。

伤寒七八日无大热，其人躁烦者，此为少阴去入阴故也。

邪气传 则躁烦，不传 则安静也。上条少阴经将传阳明证。

少阴病，欲解时从寅至辰上。上条少阴经证自解候。

太阴篇

太阴居三阴二阴之间，本无外中之寒，即有中风亦必缘饮食后 理 下，故太阴但有桂枝而无麻黄证也，尚论以为但举桂枝而麻黄不待言者，亦未譬此义，或言太阴既无中寒，何得有四逆汤证，曰：此盖脾胃表虚之人，内伤饮食得之，故太阴寒证，但曰藏寒不曰中寒，其他传经之证，或缘先伤饮食，或缘攻下所致，故太阴传经之邪，无大热证非少阴厥阴之比，惟桂枝大黄汤一证，乃缘误下少阴内陷而腹痛，用以泄陷内之少阴邪，非太阴有可下之例也，即先伤饮食致传者，亦必邪传胃府，乃可攻下，大率当下当温，以腹之或满或痛，辨其虚实治之，为当也，若循经从少阴传次太阴，不过往来寒热等，少阴证罢而见烦躁不 腹满时痛，手足自温，肌肉重按则热，肌表却不热，脉况细，或微畏寒足冷，当从传经例随证分解之。

太阴之为病，腹满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时腹自痛，若下之必胸下结痞。

腹满自利，太阴之本证也，吐而食不下，则邪迫於上，利甚而腹痛，则邪迫於下，上下交乱，胃中空虚，此但可行温散，设不知而误下之，其在下之邪可去，而在上之邪陷矣，故胸中结痞，与结胸之变颇同，胃中津液，上结胸中，少阴气不布，卒难开涤也。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其藏有寒故也，当温之，宜服四逆辈。

自利不渴者属太阴，太阴主水谷，故病自利，内有真寒，故不渴，注谓自利不渴，湿胜也，故用四逆辈以燥土燥湿非也，仲景大意以自利不渴者属太阴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分经辨证所关甚巨，盖太阴属湿土，邪热入而蒸动其湿，则显有馀，故不渴而多发黄，少阴属肾水，热邪入而消耗其水，则显不足，故口渴而多烦躁也，今自利不渴，知太阴藏寒，故当温之，宜用四逆辈，则理中等可，不言而喻也，太阴湿土之藏，有寒不用理中而用四逆者，水土同出一源，冬月水暖则土亦暖，夏月水寒则土亦寒，所以土寒即阴内少阴外，故用四逆以温土也。以上太阴藏寒

证。

本太籛病，医反下之，因尔腹满时痛者，属太阴也，桂枝加芍药汤主之。

太籛之误下，其病皆在胸脘以上，籛邪伤籛分也，此因误下而腹满时痛，无胸脘等证则其邪已入阴位，所以属太阴也，腹满者，太阴气不和也，时痛者有时而痛，非大实大满之痛也，故仍用桂枝解肌之法，以升举籛邪，但倍芍药，以收太阴之逆气，本方不增一药，斯为神耳。

大实痛者桂枝加大黄汤主之。

大实痛，则非有时而痛者可例矣，故前方但倍芍药，而此则加大黄，加大黄者，取其苦寒能荡实热也，以其大实大满宜从急下，然籛分之邪，初陷太阴，未可峻攻，但於桂枝汤中少加大黄，七表三以分杀其邪可也。

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絀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

此段叮咛，与籛明篇中互发，籛明曰不转失气曰先晦後溏曰未定成晦皆是恐伤太阴脾气，此太阴证而脉弱便利，絀用大黄芍药，又是恐伤籛明胃气也。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系在太阴太阴当发身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虽暴烦，下利日十馀行，必自止，以脾家实，腐秽当去故也。

太阴脉本缓，故浮缓虽类太籛之中风手足自温，则不似太籛之发热，更不似少阴之四逆与厥，所以系在太阴，允为恰当也太阴脉见浮缓，其湿热交盛，势必蒸身为黄，若小便自利者，湿热从水道而泄，不能发黄也，至七八日暴烦，下利日十馀行，其证又与少阴无别，而利尽腐秽当自止，则不似少阴之烦躁有加下利漫无止期也，况少阴之烦而下利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仍为欲愈之候，若不辨晰，而误以四逆之法治之几何不反增危困耶，虽籛明与太阴府藏相连其便晦与下利，自有籛分阴分之别，而下利中又有温脾之别温宜四逆汤，实脾宜五苓散利水即所以实脾，脾实则腐秽不攻而去也。已上误下热传太阴证。

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者是为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晦者，为籛明病也。

此太阴转属胃府证也，脉浮而缓，本为表证，然无发热恶寒外候，而手足自温者，是邪已去表而入，其脉之浮缓，又是邪在太阴，以脾脉主缓故也，邪入太阴，热必蒸湿为黄，若小便自利，

则湿行而发黄之患可免，但脾湿既行胃益乾燥，胃燥则大便必
溇，因复转为籛明内实，而成可下之证也，下之宜桂枝大黄汤。
伤寒其脉微涩者，本是霍乱，今是伤寒，却四五日至阴经上，转
入阴必利，本呕下利者，不可治也，欲似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
者，属籛明也，便必溇，十三日愈，所以然者经尽故也。

霍乱为胃中郁滞寒物，故其脉当微涩，今伤寒是外邪，脉当浮
盛，而不当微涩也，四五日为转入阴经之时，忽然自利呕逆，而
脉微涩者，恐是籛气顿绝，阴气暴逆，其势巨测，故不可妄治，
非不治也若欲似大便而反失气仍不利者，此太阴转属籛明，必
便溇可攻，至十三日过经而愈也。

下利後当便溇，溇则能食者愈，今反不能食，到後经中颇能食，
复过一经能食，过之一日当愈，不愈者不属籛明也。

此言下利止後，必能食而便溇，籛明胃气有权也，若利虽止而
不能食，邪热去而胃气空虚也，俟过一经，胃气渐复，自能食
矣，设日久不能食，将成脾胃虚寒呕逆变证也，或能食而久不
愈，此热气有馀，必发痈脓也。已上太阴转籛明府证。

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

太阴脉尺寸俱砵细，今脉浮，则邪还於表可知矣，故仍用桂枝击
其邪之情归也。

太阴中风四肢烦疼，籛微阴涩而长者，为欲愈。

四肢烦疼者，脾主四肢，亦风 蔓 e 之验也，籛脉微，阴脉涩，则
风邪已去而显不足之象，但脉见不足，正恐元气已漓，暗伏危
机，故必微涩之中，更加其脉之长而不短，知元气未衰，其病为
自愈也，注家未审来意，谓涩为血凝气滞，大谬，岂有血凝气
滞，反为欲愈之理耶。已上太阴转籛明经证。

太阴病欲解时，从亥至丑上。上条太阴经证自解候。

少阴上篇

伤寒邪在三籛，太籛为首，邪在三阴，少阴为先，少阴虽居太阴
厥阴之中，而实为阴经之表，以其与太籛表，又与阴维相附，
且人肾气多虚，受病最易，况原委不一，人但知少阴有传经直中
紮途，救阴回籛二法，不知直中虽当回籛，而有兼汗兼温之殊，
传经虽宜救阴，复有补正攻邪之别，岂可一概混淆，能令读者无
眩耶，盖传经热邪，先伤经中之阴，甚者邪未除而阴已竭，独是
传入少阴，其急下之证，反十之三，急温之证，反十之七，而宜
温之中，复有次第不同，毫厘千里，工不解，必於曾犯房屋之
证，始敢用温，及遇一切当温之证，反不能用，詎知未病先劳其

肾水者，不可因是遂认为当温也，必其人肾中之真籛素亏，复因汗下後，扰之外出而不能内返，势必藉温药以回其籛，方可得生，所以伤寒门中亡籛之证最多，即在太籛，已有种种危候，至传少阴，其辨证之际，仲景多少迟徊顾虑，不得从正治之法清热夺邪，以存阴为先务也，今将直伤阴经之证，与夫汗下太过，元气受伤，从权用温经之法者，疏为上篇，正治存阴之法，疏为下篇，其温热病之发於少阴者，另自为篇，庶泾渭攸分，根蔓不乱耳。

少阴之为病，脉微细，但欲寐也。

此言少阴之总脉总证也，盖少阴属水主静，即使热邪传至此经，其在先之脉虽滑大，亦必变为微细，在先之证虽烦热不寐，亦必变为昏瞶嗜卧，但仍不得安卧为痺耳，况夫少阴经自感之寒证耶，但须以先见表证，至五六日後，变出脉细况数，口中燥不得卧者热证，始病便脉微细，口中和，但欲卧者，为寒证，以此明辨，万无差误耳，其所以但欲寐者，以卫气行籛则寤，行阴则寐也。

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痺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

脉痺发热，乃少阴兼太籛之表邪，当行表散，非少阴病四五日後，阴盛格籛，真籛发露之比，但三阴之表法，与三籛迴痺，三阴必以温经之药为表，而少阴尤为紧关，故麻黄与附子合用，使外邪出而真籛不出，才是少阴表法之正也。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证，故微发汗也。

得病才二三日，无吐利躁烦呕渴证，其当从外解无疑，然少阴绝无发汗之法，汗之必至亡籛，惟此一证其外发热无汗，其内不吐利躁烦呕渴，及可温经散寒，取其微似之汗，此义甚微，在太籛经，但有桂枝加附子之法，并无麻黄加附子之方，盖太籛病无脉微恶寒之证，即不当用附子，及见脉微恶寒吐利躁烦等证，亡籛已在顷刻，又不当用麻黄，即此推之，凡治阴寒暴病而用麻黄者，其杀人不转睫矣。

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

口中和者，不渴不躁全无热可知，况背为督脉，统诸籛上行之地，他处不寒，独觉其背恶寒者，则籛微阴盛之机已露一斑，故灸之以火，助籛而消阴，主之以附子汤，温经而散寒也，不知者谓伤寒才一二日，外证且轻，何反张皇若此，詎识仲景正以一二

日，即显籀虚阴盛之证，早从暴病施治若待三四日，势必璫盛难返，不可救药矣。按少阴自感之寒，有始得之反发热脉砵者，有初入太籀，不作郁热便入少阴者，二证似不甚相远，若详究病情，大相悬绝，一则阴经独困，而太籀不至於失守，故脉虽砵，尚能发热，即延至二三日，热犹在表，而无吐利厥逆证，可见尚有太籀经外垣可恃也，一则太籀表气大虚，邪气即得入犯少阴，故得之二三日，尚背恶寒不发热，此阴籀紫亏，较之紫感更自不同，紫感表，皆属热邪，犹堪发表攻，此则内外皆属虚寒，无邪热可以攻击，急当温经补籀，温补不足，更灸关元以协助之，其证虽似缓於发热脉砵，而危殆尤甚，若稍延缓，或遇庸工，不敢用大热峻补，多致不救也。

少阴病，身体痛手足寒，骨节痛，脉砵者，附子汤主之。

一身骨节俱痛者，太籀经病也，若手足寒而脉砵，则肾中真籀之虚审矣，可见身体骨节之痛，皆籀虚所致，而与外感不相涉也，故用附子汤以助籀而胜肾寒，斯骨节之痛尽除也，若以其痛为外感之邪，不杀人耶。

少阴病，脉砵者急温之，宜四逆汤。

外邪入少阴，宜与肾气紫相搏击，乃脉见砵而不鼓，即内经所谓肾气独砵之义，其人籀气衰微可知，故当急温以助其籀也。

少阴病下利，白通汤主之。

下利无籀证者，纯阴之象，恐阴盛而隔绝其籀，最急之兆也，故於四逆汤中，去甘草之缓，而加 藜云 坐丑以通其籀而消其阴，遂名其方为白通，取 q 籀之义也。

少阴病，下利脉微者，与白通汤，利不止，厥逆无脉，乾呕烦者，白通加猪胆汁汤主之，服汤脉暴出者死，微续者生。

与白通汤，反至厥逆无脉，乾呕而烦，此非药之不能胜病也，以无向导之力，宜其不入耳，故复加入尿猪胆汁之阴，以引籀药深入，然服汤後脉必微续者，暴出反死，甚哉虚籀之易出难回也，亦危矣，故上条才见下利，早用白通图功於未着，真良法也。

少阴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砵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呕者，真武汤主之。

阴寒甚而水泛滥，由籀虚不能摄水，复不能生土以制水，以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砵重疼痛自下利，或小便利，或咳或呕，水性泛滥，无所不之，非赖真武坐镇北方之水，有底哉，太籀篇中厥逆筋惕肉坼而亡籀者，用真武汤之法，以表明之矣，兹少阴之

水湿上逆，仍用真武一法以镇摄之，可见太脾膀胱与少阴肾，一藏一府，同居北方寒水之位，府邪为脾邪，藉用麻黄为青龙，藏邪为阴邪，藉用附子为真武，得此二汤以涤痰导水，消阴摄脾，其神功妙济，真有不可思议者也。按真武汤方，本治少阴病水饮内结，所以首推术附，兼茯苓生姜之端脾渗水为务，此人所易明也，至用芍药之微旨，非圣人不能，盖此证虽曰少阴本病，而实缘水饮内结，所以腹痛自利，四肢疼重，而小便反不利也，若璠虚璠寒，则小便必清白无禁矣，安有反不利之理哉，则知其人不但真脾不足，真阴亦已素亏，或阴中伏有脾邪所致，若不用芍药固护其阴，岂能胜附子之雄烈乎，即如附子汤，桂枝加附子汤，芍药甘草附子汤，皆芍药与附子并用，其温经护营之法，与保阴回脾不殊，後世用药，能获仲景心法者几人哉。

若咳者加五味子半升，细辛乾姜各一掣，若小便利者去茯苓，若下利者去芍药，加乾姜二掣，若呕者去附子加生姜足前成半。

呕加生姜宜矣，乃水寒上逆为呕，正当用附子者，何以反去之耶，盖真武汤中除去附子外，更无热药，乃为肺胃素有积热留饮，惯呕而去之，又法外之法耳，观後通脉四逆汤，呕者但加生姜，不去附子，岂不甚明，所以暴病之呕，即用真武，尚不相当也。

少阴病，下利清谷，寒外热手足厥逆，脉微欲绝，身反不恶寒，其人面赤色，或腹痛，或乾呕，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汤主之，其脉即出者愈。

下利寒，种种危殆，其外反热，其面反赤，其身反不恶寒，而手足厥逆，脉微欲绝，明系群阴格脾於外，不能内反也，故於四逆汤中倍加乾姜，大温其以胜外邪，更效白通之法，加 H 入阴迎脾而复其脉也，前条云：脉暴出者死，此条云脉即出者愈，其辨最细盖暴出则病已离根，即出则脉已返舍，由是外反发热，而不恶寒，真脾尚在躯魄，然必通其脉而脉即出，始为休徵，设脉出难迟，其脾已随热势外散，又主死矣。

面色赤者加 E 茎，腹中痛者去勞聰加芍药二掣，呕者加生姜二掣，咽痛者去芍药，加桔梗一掣，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参二掣。

面色赤者，脾格於上，加 H 通脾气，故名通脉也，腹中痛，真阴不足也，去勞聰恶其顺脾，加芍药以收阴也，咽痛阴气上结也，去芍药恶其敛阴，加桔梗以利咽也，利止脉不出，脾气未

复，兼阴血未充，故加人参以补其气血，去桔梗者，恶其上载而不四通也。

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絳茱萸汤主之。

此少阴兼厥阴之候也，吐利厥冷而至於烦躁欲死，肾肝之阴气上逆，将成危候，故用絳茱萸以下其逆气，人参姜枣以厚其脾土，乃温经而兼温中，则阴气不复上千矣。

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

上吐下利，因致躁烦，则阴籛扰乱而竭绝可虞，更加四肢逆冷，中州之土先败，上下交征，中气立断，故主死也，使早用温中之法，至此乎。上条言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用絳茱萸汤，此吐利躁烦四逆，与上条不殊，何彼可治而此不可治耶，必是已用温中，转加躁烦，故为死耳。

少阴病，饮食入口即吐，心下温温欲吐，复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实，不可下也，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乾呕者，不可吐也急温之，宜四逆汤。

饮食入口即吐，犹曰胃中不能纳谷也，若不饮食之时，复欲吐而不能吐，明系阴邪上逆，此等处必加细察，若始得之，便手足寒而脉弦迟，即非传经热邪可拟，然阴邪固有是证，而痰饮亦有是脉，设属胸中痰实，当行吐法提之，今见欲吐不吐，洵为阴邪上逆无疑，即使膈上有寒饮乾呕，亦属阴邪用事，非寻常祛痰之药可施，设误用吐法，必致转增其剧，计惟急温一法，以助籛胜阴，则寒饮亦得开散，一举而紮得之也。

少阴病，欲吐不吐心烦，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属少阴也，虚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阴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虚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

欲吐不吐心烦，肾气上逆之徵也，自利而渴，加以口燥舌乾，引水自救，似乎热证之形，然肾热则水道黄赤，若小便色白，反非肾热，乃下焦虚寒不能制水，仍当从事温法，不可误认为热，而轻投寒下也。自此条而下，凡十馀例，皆是传次少阴虚寒坏证，仲景俱不立方者，以其阴籛紮伤，血气并竭，多死少生故也。

病人脉阴籛俱紧，反汗出者亡籛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

阴籛俱紧，伤寒之脉也，伤寒无汗，反汗出者，无籛以固其外，所以邪不出而汗先出也，少阴之邪不出，则咽痛吐利，即当用少阴温经散寒之法，不言可知也。

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亡籛故也，籛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

可下之。

亡籛不可发汗，与上条互发，亡与无同，无籛则其邪为阴邪，阴邪本宜下，然其人籛已虚，尺脉弱涩者，复不可下，其当急行温法，又可见矣。

厥而脉紧，不可发汗，发汗则声乱咽嘶，舌萎声不得前。

少阴之络，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肺为之标本，虚则标弱，故声乱咽嘶，舌萎声不得前也。

前四条皆少阴经虚寒坏证也，仲景虽不出方，然犹可治，详少阴病欲吐不吐一条，宜真武汤救之，病人脉阴籛俱紧一条，宜附子汤加桔梗赤石脂，少阴病脉微不可发汗一条，宜白通加人尿猪胆汁，此条厥而脉紧，则当用四逆汤温之，反误发汗，致声乱咽嘶舌萎，不可救。

少阴病，脉微细欲卧，但欲卧，汗出不烦自欲吐，至五六日自利，复烦躁不得卧寐者死。

脉微细欲卧，少阴之本证也，汗出不烦，则籛证悉罢，而当顾虑其阴矣，乃於中间带欲吐一证，欲吐明系阴邪上逆，正当急温之时，失此不图，至五六日自利有加，复烦躁不得卧寐，非外邪至此转增正少阴肾中之真籛扰乱，顷刻奔散，即温之亦无及矣，况始先不烦，今更烦躁，始先欲寐，今更不得卧寐，所存一线之籛，扰乱若此，可复收乎。

少阴病，恶寒身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

阴盛无籛，即用四逆等法，回籛气於无何有之乡，其不能回者多矣，故曰不治。

少阴病，四逆恶寒而身，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

脉不至，籛已先绝，不烦而躁，孤阴顷刻自尽矣。

少阴病，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

下利既止其人似可得生，乃头眩时时自冒者，复为死候，盖人身阴籛相为依附者也，阴亡於下，则诸籛之上聚於头者，纷然而动，所以头眩时时自冒籛脱於上而主死也，可见籛回利止则生，阴尽利止则死矣。

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

诸籛主气息高则真籛上逆於胸中，本实先拔，而不能复归於气海，故主死也，六七日三字，辨证最细，少阴病喘而息高至六七日真气上脱殆尽，不死何待，与太籛病二三日作喘之表证迥殊也，况少阴肾气上乘於肺之喘，脉必虚微无力若太籛邪气上壅於肺之喘脉必浮紧有力，自是不侔耳。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必数更衣，反少者当温其上灸之。下利而脉见籛微阴涩，为真阴真籛絳伤之候，呕者，阴邪上逆也，汗出者，籛虚不能外固阴弱不能内守也，数更衣反少者，籛虚则气下坠，阴弱则勤努责也，是证籛虚本当用温，然阴弱复不宜於温，一药之中，既欲救籛，又欲护阴，漫难区别，故於顶上百会穴灸之，以温其上而升其籛，庶籛不致下陷以逼迫其阴，然後阴得安静不扰，而下利自止耳，此证设用药以温其下，必逼迫转加，下利不止而阴立亡，故不用温药，但用灸法有如此之回护也。

少阴病，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脉不至者，灸少阴七壮。

少阴病手足不逆冷，而反发热，似乎阴尽复籛之兆，但吐利未止而脉不至，又似真籛发外，故於少阴本穴用灸法，以引其籛内返，斯脉至而吐利亦得自止耳。前条背恶寒之证，灸後用附子汤者，阴寒内凝，定非一灸所能胜，此条手足反热，止是阴内籛外，故灸本经以招之内入，不必更用温药也。已上少阴虚寒证。

少阴病，恶寒而 ，时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

自烦欲去衣被，真籛扰乱不 ，尚未至出亡在外，故可用温法，然必微烦即止，神气不乱，手足渐温，脉来砵微不绝，方为可治，设见躁逆闷乱，扰攘不 ，手足厥冷，脉反躁急，或散大无伦，皆死证也。

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 卧，手足温者可治。

恶寒 卧，证本虚寒，利止手足温，则籛气渐复，其阴寒亦易散，故可用温以助其籛之复也。

少阴病脉紧，至七八日自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者，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

少阴病脉本紧，至七八日自利，则阴寒得以下走，故脉反和而手足温暖，籛气将复也，虽烦而利必自愈。三条互见，此则邪解籛回，可勿药自愈之证，即紧去人安之互辞也。

少阴中风，脉籛微阴浮者为欲愈。

风邪传入少阴，仍见籛浮阴弱之脉，则其势方炽，必籛脉反微，阴脉反浮，乃为欲愈，盖籛微则外邪不复内入，阴浮则内邪尽从外出，故欲愈也。

少阴负跌籛者，为顺也。

少阴，水也跌籛土也诸病恶土克水，而伤寒少阴见证，惟恐土不能制水，其水反得以泛溢，则呕吐下利，无所不至，究令中州土

败，而真籛外越，神丹莫救矣，此脉法中消息病情之奥旨也。已上少阴回籛证。

少阴病，欲解时，从子至寅上。

各经皆解於所主之时，而少阴独解於籛生之时，籛进则阴退，籛长则阴消，正所谓阴得籛则解也，即是推之，而少阴所重在真籛，可不识乎。上条少阴经自解候。

少阴下篇

少阴病，脉细砵数，病为在 不可发汗。

砵细中加之以数，正邪热入 之徵邪热入 ，即不可发汗，发汗则动其经，而有夺血亡籛之变，故示戒也。

少阴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

四肢为诸籛之本，籛邪传至少阴，陷入於 ，而不能交通籛分，乃至四逆下利，其中土之籛气亦伤，所以亟用柴胡升陷内之籛邪，枳实破内滞之结热，甘草助脾胃之籛端，芍药收失位之阴津，允为和解少阴，阴籛否隔之定法，慎不可以其籛热内结，而用下法也，盖伤寒以籛为主，四逆有阴进之象，若复用苦寒攻之，则籛益亏，所以有诸四逆者，不可下之之戒。

咳者加五味子乾姜各五分并主下利，悸者加桂枝五分，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五分，腹中痛者加附子一枚炮令析，泄利下重者，先以水五升，煮薤白三升，煮取三升，去滓以散三方寸七内汤中，煮取一升半，分温再服。

此证虽属少阴，而实脾胃不和，故尔清籛之气不通於四末是用四逆散清理脾胃，而散阴分之热滞，乃正治也，至於腹中痛者加附子，於此不能无疑盖籛邪内陷之腹痛，只宜小建中和之，而此竟用附子者，以其证虽属籛邪，必其人内有砵寒结滞不散，更兼形体素丰可受籛药，方可加热药於清理脾胃剂中，仍是用和之法，而非温经助籛之义，观下文即云泄利下重者加薤白，则知热滞虽得下利，究竟不能速通，所以急行涤垢为务，即咳加五味子乾姜，总是从治之法，慎勿以其用热治热而致惑也。

少阴病，咳而下利 y 者被火气 G 也小便必难，以强责少阴汗也。

少阴之脉，从足入腹，上循喉咙，萦绕舌本，故多咽痛之证，其支别出肺故间有咳证，今以火气强迫其汗，则热邪挟火力，上攻必为咳，以肺金恶火故也，下攻必为利，以火势逼迫而走空窍故也，内攻必 y 以火势燔灼而乱神识故也，小便必难者，见三证

皆妨小便，盖肺为火热所伤，则膀胱气化不行大肠奔迫无度，则水谷并趋一路，心包燔灼不已，则小肠枯涸必至耳，少阴可强责其汗乎。

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未知从何道出或从口鼻，或从目出是名下厥上竭，为难治。

强责少阴汗而动其血，势必逆行而上出竅窍，以发汗皆箴药故也，或口鼻，或耳目，较之从阴窍出者则倍危矣，下厥者，少阴居中，不得汗而热深也，上竭者少阴之血尽从上而越竭矣，少阴本少血，且从上逆，故为难治，然则热在膀胱必便血者，岂非以多血且从便出为顺乎。

少阴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汤主之。

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苦酒汤主之。

太箴之热邪，薄於少阴，则阴火挟痰攻咽，所以作痛，当用半夏以涤饮，兼桂枝以散邪，甘草以缓急也若剧者，则咽伤生疮，音声不出，为阴邪上结，复与寒下不宜，故用半夏以开结，鸡子以润咽更藉苦酒消肿敛疮以胜阴热也，胜阴热者，正所以存阴也，饮散则热解，即内经流湿润燥之意，与厥阴喉麻黄升麻汤证例同。

少阴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

腹痛小便不利，少阴热邪也，而下利不止便脓血，则下焦滑脱矣，滑脱即不可用寒药，故取乾姜石脂之辛涩以散邪固脱，而加粳米之甘以益中虚，盖治下必先固中，中气不下坠，则滑脱无源而自止，此从之法也，成注及内台方，谓其用乾姜而曰寒谬矣。

少阴病，下利便脓血者，桃花汤主之，少阴病，便脓血者可刺。

先下利而後便脓血者，则用桃花汤，若不下利而但便脓血，则可刺经穴以散其热，今不用刺法，当从事白头翁汤，设更兼咽乾心烦不得卧，又须黄连阿襟汤为合法耳。

少阴病，自利清水，色纯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热邪传入少阴，逼迫津水，注为自利，质清而无滓秽相杂，色青而无黄赤相间，可见箴邪暴虐之璫，反与阴邪无璫，但箴邪传自上焦，其人心下必痛，口必乾燥，设系阴邪，则心下满而不痛，口中和而不渴，必无此枯槁之象，故宜急下以救其阴也。已上少阴传经热证。

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少阴之证，自利者最多，虚寒则下利清谷，滑脱则下利脓血，故多用温药，传经箴邪内结，则自利纯清水，温热病则自利烦渴，并宜下夺清热，此以六七日不大便而腹胀，可见邪热转归箴明而为胃实之证，所以宜急下也，然六七日腹胀不大便，何得目之少阴，必在先曾见咽痛自利烦渴，至五六日後而变腹胀不大便，是虽邪转入府，而胃土过实，肾水不足以上供，有立尽之势，不得不急攻以救肾水也。上条少阴热邪，转入箴明府证。

少阴病，八九日，一身手足尽热者，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

少阴病，难於得热，热则阴尽复箴，故上篇谓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然病至八九日阴邪内解之时，反一身手足尽热，则少阴必无此证，当是藏邪转府，肾移热於膀胱之候，以膀胱主表，故一身及手足尽热也，膀胱之血，为少阴之热所逼，其趋必出二阴之窍，以阴主降故也，宜当归四逆和营透表，兼 Q 膀胱为合法也。上条少阴热邪，转膀胱府证。

厥阴篇

厥阴篇中次第不一，有纯箴无阴之证，有纯阴无箴之证，有阴箴差多差少之证，有箴进欲愈之证，有阴进未愈之证，大率箴脉箴证，当从三箴经治法，阴脉阴证，合用少阴经治法，厥阴见箴为易愈，见阴为难愈，其阴箴错杂不分，有必先温其 ，後解其表，设见咽喉不利，咳唾脓血，则温法不可用，仍当先解其表矣，世医遇厥阴诸证，如涉大洋，茫无边际，是以动手即错耳，兹以类相聚，分为五截，庶学者易於入室也。

厥阴之为病，消渴气上撞心，心中疼热，饥而不欲食，食则吐 ，下之利不止。（ 蛔同）

消渴者，饮水多而小便少也，厥阴邪热盛，则肾水为之消，故消而且渴，其渴不为水止也，气上撞心，心中疼热者，肝火上乘，肝气通於心也，饥不欲食者，木邪横肆，胃土受制也，食则吐者，胃中饥，臭食则出也，下之利不止者，邪在厥阴，下之徒伤箴明，木益乘其所胜，是以食则吐 ，下之利不止耳。按厥阴原无下法，故首先示戒云：下之利不止，盖厥多主下利，下利中伏有死证，中间虽有小承气一法，因胃有燥屎，微攻其胃，非攻厥阴之邪也厥阴与少箴表 ，邪在少箴已有三禁，岂厥阴反宜下乎，虽有厥应下之一语，乃对发汗而言，谓厥应内解其热，不当外发其汗，岂可泥应下二字，遂犯厥阴之大戒耶，今人每读伤寒六七日当下，此特指箴邪入府而言，未尝言邪传厥阴可下也。张

卿子曰：尝见厥阴消渴数证，舌尽红赤，厥冷脉微渴甚，服白虎黄连等汤皆不救，盖厥阴消渴，皆是寒热错杂之邪，非纯籛亢热之证，岂白虎黄连等药所能治乎。

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者，此为藏厥，非 厥也 厥者，其人当吐，今病者静而复时烦，此为胃寒，上入膈，故烦须臾复止，得食而呕又烦者，闻食臭出，其人当自吐， 厥者，乌梅丸主之，又主久利。

藏厥者，其人籛气素虚，肾藏之真籛衰璠， 厥者，始本籛邪，因发汗吐下太过，或寒饮畜积胃中，寒热交错，不能安而上膈也，脉微而厥，则籛气衰微可知，然未定其藏厥 厥也，惟肤冷而躁无暂安时，加以趺籛脉不出，乃为藏厥，藏厥用附子理中汤及灸法，其厥不回者死，若是 厥，则时烦时止，未为死候，但因此而驯至胃中无籛，则死也，乌梅丸中酸苦辛温互用，以治阴籛错乱之邪，胃中之寒热和而 自安矣，厥阴多主下利厥逆，所以久利而变脓血，亦不出此主治也。

病人有寒复发汗，胃中冷必吐。

病人素有寒饮，复发其汗，则大损胸中籛气，胃中寒饮愈逆，致不安而上出也，後人以理中丸加乌梅治之，仍不出仲景之成则耳。

伤寒本自寒，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乾姜黄连黄芩人参汤主之。

伤寒本自寒下，其人下虚也，医复吐下之，损其胸中籛气，内为格拒，则阴籛不通，食入即吐也，寒格更逆吐下，言医不知，又复吐下，是为重虚，故用乾姜散逆气而调其籛，辛以散之也，苓连通寒格而调其阴，苦以泄之也，人参益胃气而调其中，甘以缓之也。

伤寒四五日，腹中痛，若转气下趋少腹者，此欲自利也。

腹痛多属虚寒，与实满不同，若更转气下趋少腹，必因寒而致下利，明眼见此，自当图功於未着也。按腹痛亦有属火者，其痛必自下逆攻而上，若痛自上而下趋者，定属寒痛无疑。

下利脉碇而迟，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者，必郁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籛，下虚故也。

太籛籛明并病，面色缘缘正赤者，为籛气怫郁，宜解其表，此下利脉碇迟而面见少赤，身见微热，乃阴寒格籛於外，则身微热，格籛於上则面少赤，仲景以为下虚者，谓下无其籛而反在外在上，故云虚也，虚籛至於外越上出，危候已彰，或其人籛尚有

根，或服温药以胜阴助箴，箴得复返而与阴争，差可恃以无恐，盖箴返虽阴不能格，然阴尚盛，亦未肯降，必郁冒少顷，然後箴胜而阴出为汗，邪从外解，自不下利矣。

下利清谷，寒外热，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汤主之。

上条辨证，此条用药，紫相互发，然不但此也，少阴病下利清谷，面色赤者，已用其法矣，要知通之正所以收之也，不然，岂有汗出而反加 妓 z 哉。

下利腹胀满，身体疼痛者，先温其 ，乃攻其表，温 四逆汤，攻表桂枝汤。

此与太箴篇中下利身疼，先 後表之法无璋，彼因误下而致下利，此因下利而致腹胀，总之温 为急也，身疼痛，有 有表，必清便已调，其痛仍不 紮，方属於表，太箴条中已悉，故此不赘。

下利清谷，不可攻表，汗出必胀满。

此条重举下利清谷不可攻表以示戒，正互明上条所以必先温 ，然後攻表之义，见误表其汗，则箴出而阴气弥塞胸腹，必致胀满而酿变耳，合用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以温胃消胀为务也。

乾呕吐涎沫头痛者， 茱萸汤主之。

凡用 茱萸汤，有三证，一为箴明食谷欲呕，一为少阴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此则乾呕吐涎沫头痛，经络证候各殊，而治则一者，总之下焦浊阴之气，上乘於胸中清箴之界，真气反郁在下，不得安其本位，有时欲上不能，但冲动浊气，所以乾呕吐涎沫也，头痛者，厥阴之经，与督脉会於巅也，食谷欲呕者，浊气在上也，吐利者清气在下也，手足厥冷者，阴寒内盛也，烦躁欲死者，虚箴扰乱也，故主 茱萸汤，以茱萸专主开豁胸中逆气，兼人参姜枣以助胃中之真箴，共襄祛浊之功，由是清箴得以上升，而浊阴自必下降矣。

呕而脉弱，小便复利，身有微热，见厥者难治，四逆汤主之。

呕与微热，似有表也脉弱则表邪必不盛，小便利则 邪必不盛，可见其呕为阴邪上干之呕，热为箴邪外散之热，见厥则箴遭阴掩，其势 危，故为难治，非用四逆汤莫可救也。已上阴进未愈证。

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

大汗出而热反不去，正恐箴气越出，若内拘急四肢疼，更加下利厥逆恶寒，则在 先是阴寒急用四逆汤以回其箴，而阴邪自散耳。

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此证较上条无外热相错，其为阴寒易明，然既云大汗大下利，则阴津亦亡，但此际不得不以救蕤为急，俟蕤回尚可徐救其阴，所以不当牵制也。

伤寒六七日不利，便发热而利，其人汗出不止者死，有阴无蕤故也。

六七日不利，忽发热而利，浑是内阴外蕤之象，盖发热而利，虚而外邪内入也，故曰有阴，汗出不止，表虚而内蕤外出也，故曰无蕤，此中伏有危机，所以仲景早为回护，用温用灸以安其蕤，若俟汗出不止，乃始图之，则无及矣，可见邪乱厥阴，其死生全关乎少阴也，不然，厥阴之热深厥，深何反谓之有阴无蕤哉。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汤主之。

吐利汗出，发热恶寒，蕤气外脱也，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亡蕤不能温养经脉也，故主四逆汤以温之。

既吐且利，小便复利而大汗出，下利清谷，内寒外热，脉微欲绝者，四逆汤主之。

吐利不止，而且下利清谷，加之小便复利，津液四脱之虚寒璿矣，况外热而汗大出，为蕤复外脱脉微欲绝者，蕤气衰微可知，急宜四逆汤复蕤为要也，设四逆不足以杀其势，其用通脉四逆，具见言外矣。

吐已下断，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绝者，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主之。

吐已下止，当渐向安，不得复有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也，今脉微欲绝者，则其吐下已断，又为真蕤垂绝矣，急宜通脉四逆追复元蕤，更加猪胆为阴向导也。

恶寒脉微而复利，利止亡血也，四逆加入参汤主之。

亡血本不宜用姜附以损阴，蕤虚又不当用归芍以助阴，此以利後恶寒不止，蕤气下脱已甚，故用四逆以复蕤为急也，其所以加入参者，不特护持津液，兼蕤药得之，愈加得力耳，设误用阴药，必致腹满不食，或重加泄利呕逆，转成下脱矣。

伤寒五六日，不结胸，腹濡，脉虚复厥者，不可下，此为亡血，下之死。

伤寒五六日，邪入厥阴，其热深矣，乃汤邪不上结於胸，阴邪不下结於腹，其脉虚而复厥，乃非热深当下之比，以其亡血伤津，大便枯涩，恐人误认五六日，热入蕤明之燥结，故有不可下之之戒，盖脉虚腹濡，知内外无热，厥则阴气用事，即当同上条亡血

例治，设其人阴血更亏於籛，或阴中稍挟籛邪，不能胜辛热者，又属当归四逆证矣。

病者手足厥冷，言我不结胸，小腹满，按之痛者，此冷结在膀胱关元也。

籛邪必结於籛，阴邪必结於阴，故手足厥冷，小腹满按之痛者，邪不上结於胸，其非籛邪可知，其为阴邪下结可知，则其当用温用灸更可知矣。

伤寒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厥不还者死。

脉微而厥，更加烦躁，则是籛微阴盛，灸毛际以通其籛，而籛不回则死，灸，所以通籛也，厥不还，则籛不回可知矣。

下利手足厥冷无脉者，灸之不温，若脉不还，反微喘者死。

灸之不温，脉不还，已为死证，然或根柢未绝亦未可知。

设籛气随阴火上逆，胸有微喘，则孤籛上脱而必死矣，与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正同。

下利後脉绝，手足厥冷，时脉还，手足温者生，脉不还者死，脉绝不惟无籛，而阴亦无矣，籛气破散，岂有阴气不消亡者乎，时脉还，乃脉之伏者复出耳，仲景用灸法，正所以通籛气，而观其脉之绝与伏耳，故其方即名通脉四逆汤，服後利止脉出，则加人参以补其亡血，若服药时脉仍不出，是药已不应，其为脉绝可知。

伤寒发热，下逆厥逆，躁不得卧者死。

躁不得卧，肾中籛气越绝之象也，大抵下利而手足厥冷者，皆为危候，以四肢为诸籛之本故也，加以发热躁不得卧，不但虚籛发露，而真阴亦已烁尽无馀矣，安得不死乎。

伤寒发热，下利至甚，厥不止者死。

厥证但发热则不死，以发热则邪出於表，而证自除，下利自止也，若反下利厥逆，烦躁有加，则其发热又为真籛外散之候，阴籛絜绝，故主死也。

发热而厥七日，下利者为难治。

厥利而热，不絜存之势也，发热而厥七日，是热者自热，厥利者自厥利，阴籛絜造其偏，漫无相协之期，故虽未见烦躁，已为难治，盖治其热则愈厥愈利，治其厥利则愈热，不至阴籛絜绝不止耳。

伤寒脉迟，六七日而反与黄芩汤彻其热，脉迟为寒，今与黄芩汤复除其热，腹中应冷，当不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

脉迟为寒，寒则胃中之籛气已薄，不可更用寒药矣，腹中即胃

中，今胃冷而反能食，则是胃气发露无馀，其籛亦必渐去，不能久存，故为必死，较後条之食以索饼不发热者，自是天渊。已上纯阴无籛证。

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其强下之故也，设脉浮革，因尔肠鸣者，属当归四逆汤主之。

下利脉大，为虚籛下陷，设脉浮革，为风邪乘虚袭肝，风邪结聚，则水饮停留，因尔肠鸣者，宜当归四逆以散风利水也。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者，当归四逆汤主之，若其人内有久寒者，宜当归四逆加絳茱萸生姜汤主之。

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似乎阴寒之璫，盖缘籛邪流入厥阴营分，以本虚不能作热，故脉细欲绝也，此为阴郁籛邪，所以仲景处方，仍用桂枝汤和其中外，加当归以和厥阴之营血，通草以通太籛之本，细辛以净少阴之源，使籛邪得从外解，本非治阴寒四逆之药也，盖脉细欲绝，为阴气衰於内，不能鼓动其脉，而肌表之籛亦虚，非真籛内亏之比，故药中宜归芍以济阴，不宜姜附以劫其阴，即其人素有久寒者，但增絳茱萸生姜由是观之，乾姜附子不在所禁乎，久寒者，陈久之寒非时下直中之寒也明矣。前条下利脉大亦用此汤者，以下多伤阴，阴伤则籛不归附，故脉虽浮大，而证仍属血虚也。

伤寒脉促，手足厥逆者，可灸之。

手足厥逆，本当用四逆汤，以其脉促，知为籛气内陷，而非籛虚，故但用灸以通其籛，不可用温经药以助籛也。

诸四逆厥者，不可下之，虚家亦然，凡厥者，阴籛气不相顺接，便为厥，厥者手足逆冷是也。

厥有寒热之璫，治虽霄壤，而不可下则一，总由脾胃之阴籛，不相顺接，所以不能温顺四末耳。

伤寒热少厥微，指头寒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小便利色白者，此热除也，欲得食，其病为愈，若厥而呕胸亘烦满者，其後必便血。

热少厥微，指头微寒，其候原不为重，然默默不欲食，烦躁数日，胃中津液伤而困矣，若小便利色白，则邪热暗除，胃气渐复，故欲得食，若厥而呕，胸亘满不去，则邪聚中焦，故呕而烦满，其後阴邪必走下窍而便血，以厥阴主血故也。

下利寸脉反浮数，尺中自涩者，必清脓血。

下利为阴邪，浮数为籛脉，若阴尽复籛，则尺脉自和，今尺中自涩，乃热邪搏结於阴分，虽寸口得籛脉，究竟阴邪必走下窍而便

脓血也。此条与上条厥呕胸豆烦满者，虽有轻重之殊，而治法不异，并宜白头翁汤，脓血止，芍药甘草汤。

伤寒发热四日，厥反三日复热四日厥少热多，其病当愈，四日至七日，热不除者，其後必便脓血，伤寒厥四日，热反三日，复厥五日其病为进，寒多热少，籛气退，故为进也。

太籛以恶寒发热为病进，恐其邪气传也，厥阴以厥少热多为病退，喜其阴尽复籛也，然热气有馀，又为内外痈脓便血之兆矣。

伤寒始发热六日，厥反九日而利，凡厥利者，当不能食，今反能食者，恐为除中，食以索饼，不发热者，知胃气尚在，必愈，恐暴热来，出而复去也，後三日脉之，其热续在者，期之旦日夜半愈，所以然者，本发热六日，厥反九日，复发热三日，并前六日，亦为九日，与厥相应，故期之旦日夜半愈，後三日脉之而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馀，必发痈脓也。

少阴经中，内藏真籛，最患四逆，故云吐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厥阴经中，内无真籛不患其厥，但患不能发热，与夫热少厥多耳，然厥证多兼下利，其籛热变为阴寒者，十常六七也论中恐暴热来，出而复去後三日脉之，其热尚在，形容厥证重热之脉证如絶籛然得热与厥相应，尤无後患，若热气有馀，病势虽退，其後必发痈脓，以厥阴主血，热与血久持不散，必致壅败也。

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宜先治水，当与茯苓甘草汤，却治其厥，不尔，水渍入胃，必作利也。

伤寒厥而心下悸，以邪热内深，饮水过多，水气乘心所致也，水者心火所畏，故乘之则动悸不宁，饮之为患，甚於他邪，所以乘其未渍入胃，先用茯苓甘草汤以清下利之源，後乃治厥，庶不致厥与利相因耳。

下利後更烦，按之心下濡者，为虚烦也宜栀子豉汤。

已下利而更烦，似乎邪未尽解，然必心下濡而不满，则为虚烦，与籛明误下胃虚膈热之证颇同，故俱用涌法也。

伤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脉砵而迟，手足厥逆，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泄利不止者，为难治，麻黄升麻汤主之，此表错杂之邪，虽为难治，非死证也大下後寸脉砵而迟，明是籛邪陷阴之故，非籛气衰微可拟，手足厥冷者，胃气不布也，下部脉不至者，因泄利不止而阴津下脱也，咽喉不利，唾脓血者，籛邪搏阴上逆也，所以仲景特於阴中提出其籛，得汗出而错杂之邪尽解也。或问伤寒三籛证宜汗，而厥阴证中有麻黄升麻汤之例，其

故何也，详此证之始原系冬温，以其有咽痛下利，故误认伤寒证而下之，致泄利不止，脉变砱迟，证变厥逆，皆热邪内陷，种种危殆，赖真籛未漓犹能驱邪外行，而见咽喉不利唾脓血，明系热邪返出，游溢少阴经脉之候，亦为木槁土燔，凌烁肺金之候，方中用麻黄升麻，所以升陷内之热邪，桂枝芍药甘草当归调其营卫，缘太籛少阴之邪，既以并归厥阴，故於桂枝汤三味中，必加当归以和阴血，萎甬天冬下通肾气，以滋上源，且萎甬为治风温咽痛热咳之专药，本文虽不曰咳，而云咽喉不利，唾脓血，可知其必然大咳，而脓血始应也，黄芩芍药甘草，治邪并於内之自利，知母石膏甘草，治热伏少阴之厥逆，其邪既伏於少阴，非知母则郁热不除，且热必由籛明而解，非石膏则壅理不开，其所以月乾姜白术茯苓者，以其既经大下，非此不能保护中州耳，朱奉议以此汤裁去升知冬芍，姜术桂苓，加入葛根羌活，川芎杏仁白薇青木香以治风温，总不出此范围也。

伤寒先厥，後发热而利者，必自止见厥复利。

伤寒先厥後发热而利，言伤寒表证罢，先见厥利而後发，非阴证始病便见厥利也，先厥後发热，而利必自止，乃厥阴之常候，下文见厥复利，乃预为防变之辞，设厥利止而热不已，反见咽喉，或便脓血，又为籛热有馀之证矣。已上阴籛错杂证。

伤寒先厥後发热，下利必自止，而反汗出咽中痛者，其喉为，发热无汗，而利必自止，若不止，必便脓血，便脓血者，其喉不。先厥後热，下利止，其病为欲愈矣，乃反汗出咽中痛，是邪热挟痰湿上攻，而为喉也，然既发热，即无汗而邪亦外出，所以利必自止，若不止，则无汗，明系邪不外出，仍在於，必至便脓血也，便脓血者，其喉不，见热邪在，即不复在表，在下即不复在上也，喉者，桔梗汤，便脓血者，白头翁汤。

伤寒一二日，至四五日而厥者，必发热，前热者，後必厥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而反发汗者，必口伤烂赤。

伤寒初起一二日间，所见皆恶寒发热之籛证，至四五日传进阴经而始厥也。前云诸四逆者，不可下矣，此云应下之，其辨甚微，盖先四逆与先发热而後厥者，其来迥琿，故彼云不可下，此云应下之者，以其热深厥深，当用苦寒之药，清解其在之热，庶有生理，小陷胸汤合小承气可也，即下利y，但用小承气汤止耳，从未闻有峻下之法也，若不用苦寒，反用辛甘发汗，不引热势上攻乎，口伤烂赤，与喉互意。

呕家有痛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

呕有胃中虚寒而呕，有肝气逆上而呕，皆当辛温治其逆气，此则热聚於胃，结成痈脓而呕，即内经所谓热聚於胃口不行，胃为痈之候，恐人误用辛热止呕之药，所以特申不可治呕，但俟脓尽自愈，言热邪既有出路，不必用药以伐其胃气也。

伤寒下利，日十馀行，脉反实者死。

伤寒在三篇邪热全盛之时，其脉当实，今传次厥阴，为邪气向衰之际，况复下利日十馀行，而反见实脉，是正衰邪盛，故主死也。

热利下重者，白头翁汤主之。

热利而至下重，湿热交并之象也。

下利欲饮水者，以有热故也，白头翁汤主之。

下利欲饮水者，与藏寒利而不渴自殊，乃热邪内耗津液，纵未显下重之候，亦当以前药胜其热也。已上纯篇无阴证。

伤寒病厥五日，热亦五日，设六日当复厥，不厥者自愈，厥终不过五日，以热五日，故知自愈。

此云厥终不过五日，言厥之常，前云厥反九日而利，言厥之变，盖当则易治，变则难复也。

下利脉砵弦者，下重也，脉大者，为未止，脉微弱数者，为欲自止，虽发热不死。

下利而脉砵弦，为邪热内陷，故主後重，若砵弦而大，为邪热势盛，故未易止，若砵而微弱数者，为邪热向衰，故虽发热不死，设见脉大身热，其死可知矣。内经云：下利发热者死，仲景下利手足反温，脉紧反去，必自愈，又曰：下利手足不逆冷，反发热者不死，此皆阴寒下利，非滞下积热内奔，热邪外泄，内外俱剧之比。

下利有微热而渴，脉弱者，令自愈，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必清脓血，以有热故也，下利脉数有微热汗出，令自愈，设复紧为未解。

脉弱乃阴退篇复，在表作微热，在里作微渴，微热而渴，证已转篇，故不治自愈，下利本篇虚阴盛，得至脉数而渴，是始焉阴盛，今则篇复矣，故自愈也，设不愈，则不但篇复，必其篇转胜於阴，而圃脓血也，脉数与微热互意，汗出与脉弱互意，脉紧则不弱矣，邪势方张，其不能得汗又可知矣，此与篇明脉紧则愈，少阴脉紧反去互发，篇明邪气尚盛，故喜紧恶迟，少阴厥阴邪气向衰，故喜弱恶紧，总不出紧去人安之妙义也。

厥阴病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愈。

籛气将复，故欲饮水，然须少少与之，是谓以法救之，盖阴邪方欲解散，籛气尚未归复，若恣饮不散，反致停畜酿祸耳。渴欲饮水，与下利後饮水者不同，此则热邪尽解，但津液受伤而渴，彼则热邪在 ，煎迫津液而渴，未可一例而推也。

厥阴中风，脉微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

按仲景三阴皆有中风，然但言欲愈之脉，而未及於证治者，以风为籛邪，阴经之中，得风气流动，反为欲愈之机，盖厥阴之脉，微缓不浮，中风病传厥阴，脉转微浮，则邪还於表，而为欲愈之徵也。已上籛进欲愈证。

下利 y 者，有燥屎也，宜小承气汤。

下利则热不结，胃不实何得 y 耶，此必邪返於胃，内有燥屎，故虽下利，而结者自若也，与籛明证 y 胃中有燥屎正同，乃不用大承气，而用小承气者，以下利肠虚兼之厥阴主 ，所以但用小承气微攻其胃，全无大下之例耳。上条厥阴转归籛明府证。

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

厥阴之邪欲散，则逆上而还少籛，必发热而呕，以肝胆藏府相连，故用小柴胡以升提厥阴之邪，从少籛而散也。上条厥阴转出少籛经证。

下利後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宜桂枝汤发汗。

厥阴病自利止後，圜便自调，知 寒已退，但身痛者，邪气已还於表，故用桂枝以和营卫而愈也。上条厥阴回籛热从外解证。

厥阴病欲解时，从丑至卯上。上条厥阴经证自解候。

伤寒缙论卷下

长洲石顽张璐路玉父纂述

藏结结胸痞篇

问曰：病有结胸有藏结，其状何如答曰：按之痛，寸脉浮，关脉磳，名曰结胸也，何谓藏结。答曰：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脉小细磳紧，名曰藏结，舌上白胎滑者难治。

结胸者，籛邪结於籛也，藏结者，阴邪结於阴也，然胸位高，藏位卑其脉之寸浮关磳，紮俱无痺，但藏结之关脉，更加小细而紧者，以关脉居上下二焦之界，外邪由此下结，积气由此上千，实往来之要冲，所以病在下而脉反困於中也，若见舌白胎滑，外邪固结於 ，其势最重，以表 紮解之法，俱不可用，故为难治，其不出方者，正欲人深究其旨而施治，非不治也，治之务在分解表错杂之邪，使阴气渐下而内消，客邪渐上而外散，庶可图功於万一也。

藏结无籛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

藏结之所以不可攻者，从来置之不讲，以为仲景未尝明言，後人无知之，不知仲景言之甚明，人第不参讨耳，夫所谓不可攻者，乃垂戒之辞，正欲人详审其攻之之次第也，试思藏已结矣，匪攻而结何由开耶，所谓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又谓下利呕逆不可攻，又谓表解乃可攻痞，言之已悉，於此特出一诀，谓藏结无籛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则证不在六经之表，而在上焦下焦之紜途，欲知其候，但观舌上有无胎滑，有之则外感之籛热，挟痞气而反在下，素痞之阴寒，挟热势而反在上，此与 证已具，表证未除者相去不远但其阴籛悖逆，格拒不入证转凶危耳，岂结胸膈内拒痛，而藏结腹内不拒痛耶，此而攻之，是速其痛引入阴筋而死，不攻则病不除，所以以攻为戒，是则调其阴籛，使之相入，而滑胎既退，然後攻之，则邪热外散，寒气内消，此持危扶颠之真手眼也。

病亘下素有痞，连在脐傍，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此名藏结死。

按病人素有动气，而当脐上下左右，则不可发汗，素有痞气，在亘下连脐傍则不可攻下，医不细询，病家不明告，因而贻祸者多矣。已上藏结例。

病发於籛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於阴而反下之，因作痞，所以成结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

病发於籛者，太籛表证误下，邪结於胸也，病发於阴者，皆是内挟痰饮，外感风寒，中气先伤，所以汗下不解，而心下痞也，凡结胸正在胸中，此正太籛全盛之邪，因误下乘虚而入，故曰热入因作结胸，是处方名为陷胸，若痞则多偏胸亘，而无正中结痛之候，故但言因作痞，而不用热入二字，其邪之盛衰可知，是处方名为泻心，观其主治，则虚实迥然不侔，则知表邪为籛，邪为阴也明矣，或言中风为籛邪，伤寒为阴邪，安有风伤卫气，气受伤而反变为结胸，寒伤营血，血受伤反成痞之理，复有误认直中阴寒之阴，下早变成痞者，则阴寒本无实热，何得有下早之变，设阴结阴躁而误下之，立变危逆，恐不至於成痞，停日待变而死也。

太籛病，脉浮而动数，浮则为风，数则为热，动则为痛，数则为虚，头痛发热，微盗汗出，而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医反下之，动数变迟，膈内拒痛，胃中空虚，客气动膈，短气躁烦，心中懊绍，籛气内陷，心下因痞，则为结胸，大陷胸汤主之，若不结胸，但头汗出，馀处无汗，剂颈而远，小便不利，身必发黄也。

脉浮而动数，虽主风热，亦主正虚，虚故邪持日久，头痛发热恶寒，表终不解，医不知其邪持太籛，未传他经，反误下之，於是动数之脉变迟，而在表之证，变结胸矣，动数变迟三十六字，形容结胸之状殆尽，盖动数为欲传之脉，变迟则力绵势缓而不能传，且有结而难之象，膈中之气，与外实之邪，紮相格俩，故为拒痛，胃中水谷所生之情悍，因误下而致空虚，则不能藉之以冲开外邪，反为外邪冲动其膈，於是正气往返邪逼之界，觉短气不足以息，更烦躁有加，遂至神明不安，无端而生懊绍，反此皆籛邪内陷所致也。

结胸者，项亦强，如柔痉状，下之则和，宜大陷胸圆。

结胸而至颈项亦强，证愈笃矣，盖胸间邪结紧实，项势常昂，有似柔痉之状，然痉病身首俱张，此但项强，原非痉也，借此以验，胸邪十分紧逼，以大陷胸汤下之，恐过而不留，即以大陷胸圆下之，又恐滞而不行，故煮而连滓服之，然後与邪相当，观方中用大黄芒硝甘遂，可谓峻矣，而更加葶苈杏仁，以射肺邪，而上行其急，煮时又倍加白蜜，以留恋润导之，而下行缓，必识此意，始得用法之妙。

结胸证，其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

胸既结矣，本当下以开其结，然脉浮大，则表邪未尽，下之是令结而又结也，所以致死，此见一误不堪再误也。

结胸证悉具，烦躁者亦死。

亦字承上，见结胸证全具，更加烦躁，即不下亦主死也，烦躁曷为主死耶，盖邪结於胸，虽藉药力以开之，而所以载，药力上行者，胃气也，胃气充溢於津液之内，汗之津液一伤，下之津液再伤，至热邪搏饮结於当胸，而津液又急奔以应上，正有不尽不已之势，胃气垂绝，能无败乎，此结胸诸法，见几於早，竟竟以涤饮为先务，饮涤则津液自安矣。

伤寒六七日结胸热实，脉磔而紧，心下痛，按之石硬者，大陷胸汤主之。

热实二字，形容结胸之状其明，见邪热填实於膈间也，前条言寸脉浮，关脉磔，此言脉磔紧更明，盖紧脉有浮磔之别，浮紧主伤寒无汗，磔紧主伤寒结胸，则知结胸，非中风下早而成也。

伤寒十馀日热结在 ，复往来寒热者，与大柴胡汤，但结胸无大热者，此为水结在胸俎也，但头微汗出者，大陷胸汤主之。

治结胸证，所用陷胸之法者，以外邪挟内饮，搏结胸间，未全入於 也，若十馀日热结在 ，则是无形之邪热蕴结，必不定在胸

上，而非结胸明矣，加以往来寒热，仍兼半表，当用大柴胡汤，
紮解表之热邪，於陷胸之义无取也，无大热与，上文热实互
意，内陷之邪，但结胸间，而表之热，反不炽盛，是为水饮结在
胸间，其人头有微汗，乃邪在高而气不得下替之明徵，此则主
用大陷胸汤，允为的对。

太阴病重发汗而复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
有潮热从心下至少腹满，而痛不可近者，大陷胸汤主之。

不大便燥渴，日晡潮热少，腹满，证与阳明颇同，但小有潮
热，则不似阳明之大热，从心下至少腹，手不可近，则阳明又不
似此大痛，因是辨其为大阴结胸，兼阳明内实也，缘误汗误下，
重伤津液，不大便而燥渴潮热，更加痰饮内结，必用陷胸汤，由
胸间以及胃肠，始得荡涤无余，若但下肠胃结热，反遗膈上痰
饮，则非法矣。

太阴少阴并病，而反下之成结胸，心下满，下利不止，水浆不
下，其人心烦。

此条虽系并病，以其反下之而成结胸，当随见所变之证，而归重
於结胸也，误下之变，乃致结胸下利，上下交征，而阳明之居中
者，水浆不入，心烦待毙，伤寒顾可易言哉。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则痛，脉浮滑者，小陷胸汤主之。

小结胸病，正在心下，则不似大结胸之高在心上也，按之则痛，
比手不可近，则较轻也，而脉之浮又浅於砭，滑又缓於紧，可见
其人外邪陷入原微，但痰饮素盛，挟热邪而内结，所以脉见浮滑
也，黄连半夏枳实，药味虽平，而泄热散结，亦突围而入，所
以名为小陷胸也。

寒实结胸，无热证者，与三物小陷胸汤，白散亦可服。

寒实结胸，乃寒饮结聚而无大热也，意谓小陷胸半夏枳实，足
以去其痰饮，又虑黄连难祛寒实，故又主白散，取巴豆之辛热破
结，贝母之苦寒开郁，桔梗载之上涌为的当耳。已上结胸例。

伤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满，乾噫食臭，但下有水
气，腹中雷鸣下利者，生姜泻心汤主之。

汗後外邪虽解，然必胃气安和，始得脱然无恙，以胃主津液故
也，津液因邪入而内结，因发汗而外亡，紮相告匱，其人心下必
痞满，以伏饮搏聚，胃气不足以开之也，胃病，故乾噫食臭，食
入而噎酸也，胃病故水入而傍渗肋也，胃中水谷不行，腹中
必雷鸣而搏击有声，下利而清浊不分也，虽不由误下，而且成
痞，设误下之，其痞结又当何似耶。

伤寒中风，医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数十行，谷不化，腹中雷鸣，心下痞满而满，乾呕心烦不得安，医见心下痞，谓病不尽，复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结热，但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故使痞也，甘草泻心汤主之。

此条痞证，伤寒与中风互言，大意具见，可见病发於阴，下之而成痞者，非指伤寒为阴也，下利完谷，腹鸣呕烦，皆误下而胃中空虚之互辞也，设不知此义，以为结热而复下之，其痞必益甚，故重以胃中虚，客气上逆，昭揭病因，方用甘草泻心汤者，即生姜泻心汤除去生姜人参，而倍甘草乾姜也，客邪乘虚，结於心下，本当用人参，以误而再误，其痞已璠，人参仁柔无刚决之力，故不宜用，生姜辛温最宜用者，然以气薄主散，恐其领津液上升，客邪从之犯上，故倍用乾姜代之以开痞，而用甘草为君，坐镇中州，庶心下与腹中，渐至甯泰耳，今人但知以生姜代乾姜之，熟知以乾姜代生姜之散哉，但知甘草能增满，孰知甘草能去满哉。

伤寒五六日，呕而发热者，柴胡汤证具，而以他药下之，柴胡证仍在者，复与柴胡汤，此虽已下之，不为逆，必蒸蒸而振，却发热汗出而解，若心下满而痛者，此为结胸也，大陷胸汤主之，但满而不痛者，此为痞，柴胡汤不中与之，宜半夏泻心汤。

五六日呕而发热，为太阴之本证，盖呕多属脾明，然有太阴邪气未罢，欲传脾明之候，有少阴邪气在，反攻脾明之候，所以脾明致戒云：呕多虽有明证，不可攻之，恐伤太阴少阴也，此本柴胡证，误用下药，则邪热乘虚入胃，而胆却受寒，故於生姜泻心汤中，去生姜之走表，君半夏以温胆，兼苓连以除胃中邪热也，泻心诸方，原为泻心下痞塞之痰饮水气而设，此证起於呕，故推半夏为君耳。

伤寒大下後，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当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汤，攻痞宜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下之後复发汗，先 後表，颠倒差误，究竟已陷之邪，痞结心下，证兼恶寒，表邪不为汗衰，即不可更攻其痞，当先行解肌之法以治外，外解已後，乃用大黄黄连，攻其湿热凝聚之痞，方为合法耳。

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则作痞，按之自濡，但气痞耳，心下痞，按之濡，其脉关上浮者，大黄黄连泻心汤主之，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附子泻心汤主之。

伤寒脉浮而紧，即不可下，误下而紧反入，则寒邪转入转深矣，外邪与饮搏结，故心下满痞，若按之自濡，而不满痞，乃是浊气挟湿热，痞聚於心下，则与外邪无预也，浊气上逆，惟苦寒可泻之，上条大黄黄连泻心之法，即为定药，若恶寒汗出，虽有湿热痞聚於心下，而挟阴盛之证，故於大黄黄连泻心汤内，另煎附子汁和服，以各行其事，共成倾否之功，即一泻心汤方中，法度森森若此。

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

伤寒邪气传，而为下寒上热也，胃中有邪气，使阴膻不交，阴不得升而浊滞於下，为下寒腹中痛，膻不得降而独菀於上，为胸中热欲呕吐，故於半夏泻心汤中，除去黄芩而加桂枝，去黄芩者，为其有下寒腹痛也，加桂枝者，用以散胸中之热邪而治呕吐也，经曰：上热者泻之以苦，下寒者散之以辛，故用黄连以泻上热，乾姜桂枝半夏以散下寒，人参甘草大枣以益胃而缓其中，此分理阴膻，和解上下之正法也，常因此而推及藏结之舌上胎滑湿家之舌上如胎者，皆不出是方。

太膻中风，下利呕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藪 膝 X，发作有时，头痛心下痞，满引脘下痛，乾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表解 和未也，十枣汤主之。

此证与结胸颇同，但结胸者，邪结於胸，其位高，此在心下及脘，其位卑，然必表解乃可攻之，亦与攻结胸之戒不殊也，其人藪 膝 X，发作有时，而非昼夜俱笃，即此表邪散解之徵，虽有头痛，心下痞，满引脘下痛，乾呕短气诸证，乃热邪搏饮之本证，不得以表证名之，见出不恶寒，便是表解可攻之候，设外邪不解，何缘而得汗乎攻药取十枣汤者，正与陷胸相仿，伤寒种种下法，咸为胃实而设，今证在胸脘而不在胃，则荡涤肠胃之药无所取矣，故取芫花之辛以逐饮，甘遂大戟之苦以泄水，并赖大枣之甘以调脾，助诸药祛水饮於胸脘之间，乃下剂中之变法也。

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满，噫气不除者，旋复代赭石汤主之。

汗吐下法备而後表解，则中气必虚，虚则浊气不降，而痰饮上逆，故作痞满，逆气上冲，而正气不续，故噫气不除，所以用代赭石领人参下行，以镇安其逆气，微加解邪涤饮，而开其痞，则噫气自除耳。

伤寒服汤药，下利不止，心下痞满，服泻心汤已，复以他药下之，利不止，医以理中与之，利益甚，理中者，理中焦，此利在下

焦，赤石脂禹馀粮汤主之，复利不止者，当利其小便。

误下而下利不止，心下痞满，服泻心汤为合法矣，乃复以他药下之，他药则皆荡涤下焦之药，与心下之痞全不相涉，纵痞满微除，而关闸尽撤，利无休止，反取危困，用理中以开痞止利，原不为过，其利益甚者，明是以邻国为壑，徒重其奔迫也，故用赤石脂禹馀粮固下焦之脱，而重修其关闸，痞更不止，复通支河水道，以杀急奔之势，庶水谷分而下利自止耳。

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主之。

泻心诸方，开结荡热益虚，可谓具备，乃服之而痞不解，更加渴而口燥烦，小便不利者，五苓散解之法，正当主用，盖其功擅润津滋燥，导饮荡热，所以亦得为消痞满之良法也。

太阴病，外证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利，而利下不止，心下痞满，表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

误下而致虚，则外热乘之，变为利下不止者，虚不守也痞满者，正虚邪实，中成滞碍痞塞而坚满也，以表未除，故用桂枝以解之，以适虚，故用理中以和之，即理中加桂枝而易其名，为治虚痞下利之圣法也。

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中痞满，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主之。

外邪不解，转入於里，心中痞满，呕吐下利，攻之则碍表，不攻则证已迫，计惟有大柴胡一汤，合表而解之也。

太阴病医发汗，遂发热恶寒，因复下之，心下痞，表俱虚，阴气并竭，无阳则阴独，复加烧灼，因胸烦面色青黄，肤微者，难治，今色微黄，手足温者易愈。

凡表证错误，证变危笃，有阴已亡而阳邪尚不尽者，有阳邪尽而阴气亦随亡者，有外邪将尽未尽，而阴气未至全亏者，此可愈不可愈所由分也，大率心下痞与胸间结，虽有上下之分，究竟皆是阳邪所聚之位，观无阳则阴独一语，正见以成痞之故，虽曰阴气并竭，实由心下无阳，故阴独痞塞也，无阳阴独，早已括尽误下成痞大义，无阳亦与亡阳有别，无阳不过阳气不治，复加烧灼以逼情乃成危候，其用药差误，即可同推。已上痞证例。

合病并病篇

太阴病，项背强几几，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

太阴病，项背强几几，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

二条以有汗无汗，定伤风伤寒，仲景以所显证，全似太阴，其间

略兼项背强八八为箴明之候，未至紫经各半，故不用合病，二字然虽不名合病，其实乃合病之初证也，八八颈不舒也，项属太箴而颈属箴明，二经合病，则颈项皆不知矣，太箴风伤卫证中，才见箴明一证，即於桂枝汤中加葛根一药，太箴寒伤营证中，才见箴明一证，即於麻汤中加葛根一药，此大匠天然不易之谷率也，然第二条不用麻黄汤加葛根，反用桂枝全方加麻黄葛根者，以颈项背但是箴位，易於得汗之处，设以麻黄本汤加葛根大发其汗，将毋项背强八八者，变为经脉振动惕乎，此仲景之所以精义入神也。

太箴与箴明合病，不下利，但呕者，葛根加半夏汤主之。

太箴与箴明合病者，必自下利，葛根汤主之。

二条又以下利不下利，辨别合病主风主寒之不同也，风者箴也，箴性上行，故合箴明胃中之水饮而上逆，寒者阴也，阴性下行，故合箴明胃中之水谷而下奔，然上逆则必加半夏入葛根汤以涤饮止呕，若自下利，则但用葛根汤以解紫经之邪下利证也，而仲景以此汤主之，盖以邪气并於箴，箴实而阴虚，阴虚故下利也，与此汤以散经中之邪，则箴不实而阴气平，不治利而利自止耳。

太箴与箴明合病，喘而胸满者，不可下宜麻黄汤主之。

紫经合病，当合用紫经之药，何独偏用麻黄耶，此见仲景析义之经，盖太箴邪在胸，箴明邪在胃，紫邪相合，必上攻其肺，所以喘胸满，麻黄杏仁治肺气喘逆之专药也，用之恰当，正所谓内举不避亲也，何偏之有。按太箴与箴明合病，所重全在於表，故主以葛根麻黄二汤，若太箴与少箴合病，则邪渐迫 合用小柴胡柴胡桂枝二汤，若温病之太箴少箴合病，当用黄芩汤苓加半夏生姜汤，其下箴明少箴合病，以邪入府，脉来滑数，即用大承气下之，与二箴并病，太箴证罢不殊也，设经证未罢，脉不滑数，又当从大柴胡紫解表 无疑，其太箴与少箴合病本条，见温热病篇中，宜参看。

箴明少箴合病，必下利，其脉不负者顺也，负者失也，互相葛 名为负也，脉滑而数者，有宿食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木土之邪交动，则水谷不停而急奔，故下可必也，箴明脉大，少箴脉弦，紫无相负，乃为顺候，然紫经合病箴明之气衰，则弦独少见，箴胜而箴明负矣，下之固是通因通用之法，而土受葛蜻□懈褫势必藉大力之药，急从下夺乃无解围之善着，然亦必其脉滑而数，有宿食者，始为当下无疑设脉不滑数而迟软，方虑土败

垂亡，当敢下乎，已上合病例。

二箴并病，太箴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箴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若太箴病证不罢者，不可下，下之为逆，如此可小发汗，设面色缘缘正赤者，箴气怫郁在表，当解之薰之，若发汗不彻，不足言箴气怫郁不得越，当汗不汗，其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其人短气，但坐以汗出不彻故也，更发其汗则愈，何以知汗出不彻，以脉涩故知也。

二箴并病太箴证罢，但发潮热，手足茵 膝 X 大便难而 y 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

二箴并病二条，皆是太箴与箴明并病，上条证初入箴明，而太箴仍未罢则宜小汗此条证已入箴明，而太箴亦随罢，故宜大下也，按上条太箴初得寒伤营之病，因汗出不彻，故传箴明续自微汗出不恶寒箴明热炽，似乎当用下法，以太箴之邪未彻，故下之为逆谓其必成结胸等证也，如此者可小发汗，然後下之，设面色缘缘正赤者，寒邪深重，箴气怫郁在表，必始先未用麻黄汤，或已用麻黄汤而未得汗，所以重当解之薰之，又非小汗所能胜矣，若是发汗不彻，不当言箴气怫郁不得越也，毕竟当汗不汗，人躁烦不知痛处乍在腹中，乍在四肢，按之不可得，方是箴气不得越耳，短气者因汗不彻，而邪气未尽，气受伤也，脉涩者以寒湿留於肌腠，而营气不能条誓，血受伤也，汗後短气脉涩，但当断之以汗出不彻，而与桂枝二越婢一汤，小发其汗则愈。

太箴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

太箴病原无下法，但当用桂枝解外，若当用不用，而反下之利遂不止，则热邪之在太箴者，未传箴明之经，已入箴明之，所以其脉促急，其汗外越，其气上奔则喘，下奔则泄，故舍桂枝而用葛根，专主箴明之表，加芩连以清 热，则不治喘而喘自止，不治利而利自止，又太箴箴明紮解表之变法，与治痞之意不殊也。

太箴与少箴并病，头项强痛，或眩冒时如结胸心，下痞者当刺大椎第一间，肺俞肝俞，慎不可发汗，发汗则 y 脉弦，五六日 y 不止，当刺期门。

刺大椎者，泻三箴督脉也，刺肺俞者，使肺气下行而膀胱气化也，刺肝俞者，所以泻胆也，刺期门者，泻肝胆之实也。

太箴少箴并病，心下痞，颈项强而眩者，当刺大椎，肺俞肝俞，慎勿下之。

重申不可下之禁，与上条不可汗互发。

伤寒腹满 y，寸口脉浮而紧，此肝乘脾也名曰纵，刺期门。

肝木直乘脾土为纵，此本太籥少籥并病，以其人平素肝盛脾衰，故其证腹满 y 尽显肝邪乘脾之候盖少籥虽主风木仍赖卫气营养，所以仲景云：此属胃，胃不和，所以腹满 y 也其脉寸口浮紧，为太籥寒伤营之脉，寸口即气口，乃脾胃之所主，肝木挟邪过盛，所以脾胃之土，益受其制也，刺期门以泄肝邪，则中土攸矣。

伤寒发热，啬啬恶寒，大渴欲饮水，其腹必满自汗出小便利，其病欲解，此肝乘肺也，名曰横，刺期门。

肝木反乘肺金为横，此亦太籥少籥并病，以其人素常肝盛肺虚，故其证虽发热恶寒，为太籥表，证未除，而大渴饮水，则少籥热已着，盖木盛则火易燔，金虚则水不生，所以求水为润，木得水助，其势益横，水势泛溢，其腹必满，亦当刺期门以泄肝邪，则肺自安矣然，但腹满而不 y 其邪，稍轻以肺金较肝木虽虚，原无他病能暗为端布，或自汗而水得外渗，或小便利而水得下行是以病欲自解，不必刺也，读者毋以刺期门在欲解下而以辞害义也。

按纵横之证不同，而皆刺期门者以贼土侮金，总由木盛腹满 y，证涉危疑，故急以泻木为主也。

上四条俱用刺法，今伤寒家不谙此理，若论用药，无过柴胡桂枝汤加絳，观下条发汗多亡籥 y 治法，可类推矣。

发汗多亡籥，y 者不可下，与柴胡桂枝汤，和其荣卫，以通津液後自愈。

太籥与少籥并病，不可发汗，发汗则 y，误汗亡籥 y 者，复不可下，宜桂枝柴胡以和二经营卫也。

伤寒六七日，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心下支结，外证未去者，柴胡桂枝汤主之。

支绪者，支饮聚结於心下之偏傍，非正中也伤寒至六七日，宜传经已遍乃发热微恶寒，肢节烦疼微呕其邪尚在少籥之界，未入於，虽心下支结，而外证未除终非结胸可疑，故但用柴胡桂枝，使太籥之邪仍从太籥而解，邪去而支饮自开矣。

伤寒五六日，已发汗而复下之，胸脘满，微结小便不利，渴而不呕但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者，此为未解也，柴胡桂枝乾姜汤主之，初服微烦，复服汗出便愈。

五六日已发汗，邪虽未解而势已微，因误下之，微邪凝聚於上

焦，则肺气壅遏所以渴而不呕头汗出，往来寒热心烦，知邪气已入少膺之界，故为未解，因与柴胡桂枝解太膺少膺之邪，黄芩甘草散内外之热，乾姜主胃中寒饮，塘蓼根治膈上热渴，牡蛎以开俛下之微结也服汤後反加微烦者，近世谓之药烦，以汗後津液受伤胃气虚热，不能胜药力也必须服复，药胜病邪方得汗出而解。上二条皆太膺少膺并病，因本文中有支结微结，所以後世遂认结胸，致节庵又以小柴胡加桔梗治痞结，亦不过治表邪初犯中焦者，方克有哕輒若真结胸，则邪已因误下引入内结，非大小陷胸汤圆峻攻，必不能解散也。

膺明病，发潮热大便溏，小便自可胸俛不去者，小柴胡汤主之。此膺明少膺并病也，潮热者，膺明胃热之候，若大便溏，小便自可，则胃全不实，更加胸俛满下去，则证已兼见少膺矣，才兼少膺，即有汗下二禁惟小柴胡一汤，合表而总和之，乃少膺一经之正治，故膺明少膺亦取用之，无别法也。

膺明病，俛下满，不大便而呕舌上白胎者，可与小柴胡汤，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气因和，身然汗出而解也。

此亦膺明少膺并病，不但大便溏为胃未实，即使不大便而见俛下满，呕与舌胎之证，则少膺为多，亦当从小柴胡汤分解阴膺，则上下通和，然汗出而舌胎呕逆俛满之外证，一时俱解矣既云津液得下，则大便自行，亦可知矣，此此一时表俱彻，所以为当也。

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八字，关系病机最切，风寒之邪，协津液而上聚膈中，为喘为呕，为水逆为结胸，常十居六七，是风寒不解，则津液必不得下，误行发散，不惟津液不下，且转增上逆之势，愈无退息之期矣。已上并病例。

温热

仲景温热病诸例，向来混入伤寒六经例中，致使後世有以黄芩白虎汤，误治伤寒者，有以黄芩白虎证误呼伤寒者，良由混次不分，以致蒙昧千古，自长沙迄今，惟守真一人，独得其秘，则又晦其名目，不曰温热，而曰伤寒，何怪当世名家动辄错误耶，今将温热诸条，另析此篇，学者洗心读之，如琅函一展，火轮剑树，顿化清凉大地也。

太膺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

发热而渴不恶寒，提挈温病自内而发之大纲，凡初病不恶寒，便发热烦渴，三四日间，或腹满或下利者，此温病也，若先恶寒发热，三四日後，表邪传变烦渴者，此又伤寒热邪传，而显内实

也。

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籀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蚤蓂，时衄，若火薰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

此条紧接上条，其下即云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见风温之由误发温病汗而致者，与更感於风而成者，自是紫般，风温之证，兼太籀少阴，脉尺寸俱浮，盖肾水本当砮也，风温载之，从太籀上，入根本拨而枝叶危矣，伏邪久郁身中，时当二月，其脉先见露矣，发则表热太籀，热少阴，将同用事，恣汗无忌，灼热反倍，是谓风温，风温表，见俱浮脉，其证自汗身重，肾水病也，多眠睡，鼻息鼾，语言难，肾本病也，肾中之候，同时荐至，危且殆矣，古律垂戒云：风温治在少阴，不可发汗，发汗死者，医杀之也，诿意发热之初，不及脉理，轻易发汗，早已犯此大戒乎，既肾中风邪外出，以籀从籀，热无休止矣，被下者，小便不利，伤其膀胱气化，直视失溲，太籀藏府同时绝矣，被火者，微则热伤荣气，而瘀热发黄，剧则热甚生风，而如蚤蓂，时衄，火热乱其神明，扰其经脉也，伤寒燔灼艾，仲景屡戒，至温证尤当戒之，被火微发黄色一段，乱其神明，扰其经脉重证莫重於此，稍轻误火，少阴脉系咽喉，咽喉乾痛，乃至唾血，亦多死者，一逆发汗，已是引日待毙，再逆则神圣莫挽矣，故治温病，全在未发汗前，辨其脉证，补救备至，防危可也，发汗已後，凶咎卒至，何措其手足哉，内经刺热论温，荣交已後，其病内连肾，评热论温，专论谷气，肾中精胜，乃汗则生，肾中虚甚，更热则死，其旨至矣尽矣，仲景复出不尽之藏，论肾更视膀胱以纬之，小便伤膀胱气化，甚则直视失溲，命门所藏之精，不能昭物，神水绝矣，瞳子高者，太籀不足，戴眼者太籀已绝，太籀气绝者，其足不可屈伸，是以中风暴证多绝膀胱，人不识者，故风温扼要膀胱，若肾藏将绝，不膀胱先绝乎。

太籀与少籀合病，自下利者与黄芩汤，若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主之。

此言太籀少籀合病，明非传次少籀之证，洵为温病之合无疑，以其人中气本虚，热邪不能外泄，故内攻而自下利也，与黄芩汤解散表之热，较之伤寒治法迥殊，按黄芩汤乃温病之主方，即桂枝汤，以黄芩易桂枝而去生姜也，盖桂枝主在表风寒，黄芩主在风热，不易之定法也，其生姜辛散非温热所宜，故去之，至於痰

饮结聚膈上，又不得不用姜半，此又不越伤寒治法耳。

按温病始发，即当用黄芩汤去热为主，伤寒传至少阴，热邪渐次入，方可用黄芩佐柴胡和解之，此表寒热之次第也。

阳明病脉浮而紧，咽燥口苦，腹满而喘，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身重，若发汗则躁，心愤愤，反欲得近衣，若加烧针，必薄惕烦躁不得眠，若下之，则胃中空虚，客气动膈，心中懊恼，舌上胎者，栀子豉汤主之，若渴欲饮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若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汤主之。

此伏气因感客邪而发，故脉见浮紧也，然浮紧之脉，而见发热汗出，不恶寒反恶热之证，虽是温病，却与伤寒之阳明不暍，加以咽燥口苦，腹满而喘身重，明系温热之候，所以汗下烧针，俱不可用，宜其黄芩白虎主治也，更兼风寒客气在膈，故舌上胎滑，而黄芩辈又禁用，则当涌以栀子豉汤，此治太阴而无碍阳明矣，若前证更加口乾舌燥，则宜白虎汤以解热生津，若更加发热烦渴，小便不利者，又为热耗阳明津液，更宜猪苓汤以导热滋乾，总由客邪寒气在胃，难用黄芩白虎辈寒药，故别寻傍窠，以散发邪耳。伤寒小便不利，以脉浮者属气分，五苓散，脉涩者属血分，猪苓汤，而温热病之小便不利，脉浮者，属表证，猪苓汤，脉涩者属里证，承气汤，伤寒自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热由血分而发出气分，不可以此而碍彼也。

阳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与猪苓汤，以汗多易中燥，猪苓汤复利其小便故也。

太阴伤寒犯本，有五苓散紮解一法，而阳明温热，复有猪苓汤导热滋乾一法，然汗出多而渴者不可服，盖阳明胃主津液，津液充则不渴，津液少则渴矣，故阳明热甚，必先耗其津液，加以汗多而夺之於外，复利其小便而夺之於下，则津液立亡而已，其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小便不利而汗出少者，方可用猪苓汤，脉浮发热，渴欲饮水，口乾舌燥而汗出多者，则宜白虎加人参，其法已具上条，若脉涩热蒸多汗，渴欲饮水，而小便黄赤不利者，又当从承气下之，以救阴为急也。

三阴合病，脉浮大，上关上但欲眠睡，目合则汗。

温热之气，自内瞽表，故三阴合病最多，此条言温病，故但目合则汗，其非热病之时时大汗可知矣，以其表里俱热，六合俱邪，故关上之脉浮大，但欲眠睡，其为阳明之热，又可知矣，而目合则汗，又属少阴，治当从小柴胡加麻黄，或黄芩汤加柴胡尤妥，设热病见脉浮大，但欲眠睡而盗汗者，为正气本虚，故热势反不甚

剧，又当用白虎加人参汤也。

三籛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y 遗尿，发汗则 y，下之则额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白虎汤主之。此言热病兼 之合病也，夏月天令炎热，伏郁之邪，多乘暑气，一齐发出三籛，中州之扰乱可知矣，此时发汗，则津液倍竭，故 y 益甚，下之则籛邪内陷，故手足逆冷，热不得越，故额上生汗也，既不宜於汗下，惟有白虎一汤，主解热而不碍表，在所急用，若疑手足厥冷，为籛虚则杀人矣。

伤寒脉浮滑，此表有寒 有热，白虎汤主之。

世本作表有热有寒，必系传写之误，千载无人揭出，今特表明，一齐盖楚，在所不辞，夫白虎汤，本治热病暑病之药，其性大寒，安有 有寒者可服之理，详本文脉浮滑，而滑脉无不实之理，明系伏邪发出於表之徵，以其热邪初乘肌表，表气不能胜邪，其外反显假寒，故言表有寒，而伏邪始发未尽，热犹盛，故言 有热，以其非有燥结实热，乃用白虎解散郁发之邪，或言当是表有热 有实，寒字与实字形类，其说近是，若果有实，则当用承气 又不当用白虎矣，按此本言热病，而仲景不曰热病，而曰伤寒者，其藏机全在乎此，欲人深求而自得也，盖热病乃冬不藏精，籛气发泄，骤伤寒冷，致邪气伏藏於骨髓，至夏大汗出而热邪始发，故仍以伤寒目之，以伏邪骨髓发出，由心包而薄籛明，处方乃以石膏救籛明之热，知母净少阴之源，甘草粳米，护心包而保肺气，是以气弱者，必加人参也，後人不审，每以白虎汤，治冬月伤寒发热，今特昭揭此义，以为冬月擅用白虎之戒。

伤寒脉滑而厥者， 有热也，白虎汤主之。

滑，籛脉也，故其厥为籛厥，热郁炽，所以其外反恶寒厥逆，往往有唇面爪甲俱青者，故宜白虎，或竹叶石膏解其郁热则愈也。此条明言 有热，益见前条之表有热 有热有寒为误也，叔和因脉滑而厥，遂以此例混入厥阴篇中，今归此。

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者，不可与白虎汤，渴欲饮水，无表证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白虎但解热而不能解表，故热病稍带暴寒邪，恶寒头痛身疼之表证，皆不可用，须脉洪大或数，烦热燥渴，始可与服，若先前微带非时表邪，二三日後客邪先从表散，但显热病脉证，烦渴欲饮水者，为津液大耗，又非白虎所能治，必加人参以助津气，则热邪始得解散耳。

伤寒无大热，口燥渴心烦，背微恶寒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伏热内盛，故口燥心烦，以真籛不能胜邪，故背微恶寒，而外无大热，宜白虎解内热毒，加人参以助真气也。

伤寒病，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热结在 ，表 俱热时时恶风，大渴舌上乾燥而烦，欲饮水数升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详此条表证，比前较重，何以亦用白虎加人参耶，本文热结在 ，表 俱热二句，已自酌量，惟热结在 ，所以表热不除，邪火内伏，所以恶风大渴，舌燥而烦，欲饮水不止，安得不以生津解热为急耶。

服桂枝汤，大汗出後，大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参汤主之。

此本温热，病误认寒疫，而服桂枝汤也，若是寒疫，则服汤後汗出必解矣，不知此本温热，误服桂枝，遂至脉洪大，大汗烦渴不解，若误用麻黄，必变风温灼热自汗等证矣，此以大汗伤津，故加人参以救津液也。按桂枝治自外而入伤之风邪，石膏治自内而发外之热邪，故白虎汤为热邪中 之的方，虽为籛明解利药，实解内蒸之热，非治在经之热也，昔人以石膏辛凉，能解利籛明风热，此说似是而实非，即如大青龙汤，越婢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升麻汤等方，并与表药同用，殊不知邪热伤胃，所以必需，若在经之邪，纵使大热烦渴，自有葛根汤，桂枝加葛根汤等治法，并无藉於石膏也，所以伤寒误用白虎黄芩，温热误用桂枝麻黄，轻者必重，重者必死耳。已上三籛发温热例。

师曰：伏气之病，以意候之，今月之内，欲有伏气，假令旧有伏气，当须脉之，若脉微弱者，当喉中痛以伤，非喉 也，病人曰：实咽中痛，虽尔，今复欲下利。

冬月感寒，伏藏於经，至春当发，故曰以意候之，今月之内，言春分候也，若脉微弱者，其人真元素亏，必不发於籛而发於阴，以少阴之脉循喉咙，伏邪始发，热必上升，故先喉中痛似伤，肾司开阖，阴经之热邪不能外发，势必内攻，其後必下利也。

少阴病，二三日咽痛者，可与甘草汤，不差者与桔梗汤。

邪热客於少阴之经，故咽痛，用甘草汤者，和缓其势也，用桔梗汤者，开提其邪也，此在二三日间，热邪发於经中，他证未具，故可用之，若五六日，则少阴之下利呕逆，诸证蜂起，此法又不可用矣。阴邪为病，其发必暴，所以伏气发於少阴必咽痛，仲景遂以缓法治之，甘草味甘，其性最缓，因取以治少阴，伏气发温之最急者，盖甘先入脾，脾缓则阴火之势亦缓，且生用力能泻火，故不兼别味，独用以取专功也，设不差，必是伏邪所发势

盛，缓不足以济急，更加桔梗，升载其邪，使发於籛分之阴邪，尽从籛分而散，不致仍复下陷，入於阴分也，瑀治稍失宜，阴津为热邪所耗，即用祛热救阴药，恐无及也。按咽痛多是阴邪搏籛之候，以阴邪为患，无有不挟龙火之势者，所以属少阴者多，惟籛明经病，有但头眩不恶寒，能食而 ，其人必咽痛一条，乃风热挟饮上攻之证，又不当与阴邪比例而观也，至於温病风温，多有此证，以阴中伏有籛邪也，即直中少阴之咽痛，虽阴邪结於清籛之位，仍是少阴之经，故仲景特设通脉四逆汤，以通阴中郁没之微籛，更加桔梗以清咽利膈也。

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者，猪肤汤主之。

下利咽痛，胸满心烦，少阴之伏邪，虽发阴经，实为热证，邪热充斥，上下中间，无所不致，寒下之药不可用矣，又立猪肤汤，以润少阴之燥，与用黑驴皮之意颇同，籛微者用附子温经，阴竭者用猪肤润燥，同具散邪之义，比而观之，思过半矣。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以上，心中烦不得卧，黄连阿胶汤主之。

少阴病，二三日以上心烦，知非传经邪热，必是伏气发温，故二三日间，便心烦不得卧，然但烦而无燥，则与真籛发动迥别，盖真籛发动，必先阴气四布，为呕为下利，为四逆，乃致烦而躁，魄汗不止耳，今但心烦不得卧，而无呕利四逆等证，是为籛烦，乃真阴为邪热煎熬，故以救热存阴为急也。

少阴病下利，六七日 而呕渴，心烦不得眠者，猪苓汤主之。

下利六七日，本热去寒起之时，其人呕渴心烦不眠，不独热邪煎迫真阴，兼有水饮搏结，以故留不去，用猪苓汤以利水润燥，不治利而利自止也。

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伏气之发於少阴，其势最急，与伤寒之传经证不同，得病才二三日，即口燥咽乾，延至五六日始下，必枯槁难为矣，故宜急下以救肾水之燔灼也。按少阴急下三证，一属传经热邪亢璠，一属热邪转入胃府，一属温热发自少阴，皆刻不容缓之证，故当急救欲绝之肾水，与籛明急下三法，同源璠派。已上少阴发热例。

杂篇

伤寒所致，太籛痙湿 三种，宜应别论，以为与伤寒相似，故此见之。（痙俗作 ）

太籛病，发热无汗，反恶寒者，名曰刚痙。

本案伤荣，故发热无汗，病至痙，邪入深矣，而犹恶寒者，经虚故也，寒伤荣血，则经脉不利，故身强直，而为刚痙也。金匱又

有太籛病无汗，而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能言，欲作刚痉，葛根汤主之一条，即是申明此条之义，而补其治法也无汗而小便少者，以太籛籛明二经之热，聚於胸中，延伤肺金清肃之气，内外不能通故也。

太籛病，发热汗出不恶寒者，名曰柔痉。

本风伤卫，故发热汗出不恶寒以风伤卫气，理 故汗出身柔，但汗出太过，则经脉空虚，虽似稍缓，而较之刚痉尤甚，以其本虚故也，盖刚痉属籛为邪胜，柔痉属阴为血虚，故治法有不同耳。金匱又有太籛病，其证备身体强八八然脉反碲迟，此为痉，塘菱桂枝汤主之，即桂枝汤加塘菱根二紫，其证备，则发热汗出等证，不必赘矣。伤寒方中，用桂枝加葛根汤矣，此以脉之碲迟，知在表之邪，为内湿所持不解，即系湿热二邪交合，不当从风寒之表法起见，故不用葛根而改用塘菱根，变表法为利法也。

太籛病，发热脉碲而细者，名曰痉。

脉碲细者，湿胜而致痉也，病发热，脉当浮数，而反碲细，知风邪为湿气所着，所以身虽发热，而脉不能浮数，是籛证见阴脉，故金匱指为难治也，治此者，急宜麻黄附子细辛汤，温经祛湿，勿以碲细为湿证之本脉而忽之也。

太籛病发汗太多，因致痉。

发汗太多，则经虚风袭，虽曰属风，而实经虚邪盛之候，非真武汤必难救疗也。

病身热足寒，颈项强急恶寒，时头热面赤，目脉赤，独头面摇，卒口噤，背反张者，痉病也。

身热足寒者，伤湿而中风也，其下诸证，皆风虚湿搏之候盖风主动摇，湿主拘急，风主籛，本乎天者亲上，是以独头面摇，湿主阴，本乎地者亲下，是以足胫寒逆也，金匱此条下，又多若发汗者寒湿相搏，其表益虚即恶寒甚，发其汗已，其脉如蛇六句，发汗反恶寒者，以但用表药而不加术故也，汗後其脉如蛇者，汗出之时，籛气发外，其脉必洪盛，汗後气开乃闭，籛气退潜，寒湿之邪得汗药引之於外，所以其脉复见浮紧，而指下迟滞不前，有似蛇行之状耳。

按金匱此後复有五条，其一云夫风病下之则痉，发汗必拘急，盖风病而热者，其邪已应於筋脉，若更下之，则伤其荣血，筋无养而成痉，汗之则伤其卫气，脉无养而拘急矣，其一云：暴腹胀大为欲愈，脉如故反伏弦者痉，盖脾土得木火而为暴胀，知火之郁於肝者，已出之脾，木火气行则脉当浮大，今不浮大而如故，知

风犹郁在肝，则筋病而成痉矣，然此必暴胀之先，已见欲解之证故云，其一云：夫痉脉紧如弦，直上下行，盖紧直如弦，肝脉也，而直上下行，则又属督脉为病，所以脊强而厥也，与脉经痉家，其脉伏竖直上下同义，其一云：痉病有灸疮者难治，盖痉病风热燥急，不当复灸以火，深入助筋风热得之愈固而不散也，其一云：痉为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 齿，可与大承气汤，盖热传筋明，风热璠深，所以有如上诸证，非苦寒大下，不足以除其热，救其阴也，夫伤寒病，以热生风而搐，尚为难治，况此甚於搐者，至若齿 足挛，而无内实下证，大便自行者，必不可治，璠枢云：热而痉者死，腰折 齿 也。已上痉病例。

太筋病，关节疼痛而烦，脉砵而细者此名湿，湿 之侯，其人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当利其小便。

关节疼痛而烦者，言湿气留着筋骨纠结之间，而发热烦疼也脉砵而细，明系湿证，虽疼处颊热，必非风寒，是当利水为要也。大抵此证，当利小便以通筋气，今为湿气内胜，故小便不利，利之则筋气行，虽在关节之湿，亦得宣泄矣，设小便利已，而关节之 不去，又当从表治之。

湿家之为病，一身尽疼发热，身色如以 黄。

湿证发黄，须分寒热表，湿热在 茵 蒿汤，在表栀子柏皮汤，寒湿在 白术附子汤，在表麻黄加术汤，此寒湿在表而发黄也，金匱有云：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为宜，慎不可以火攻之，盖湿与寒合，故令身疼，以湿者在表，表间筋气不盛，故不可大发汗，是以用麻黄汤，必加白术以助脾祛湿也，麻黄得术，则汗不致於骤发，术得麻黄而湿滞得以宣通，然湿邪在表，惟可汗之，不可火攻，火攻则增其热，必有发黄之变，故戒之。

湿家其人但头汗出，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则哕，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热，胸中有寒，渴欲得水而不能饮，则口燥烦也。

此寒湿相搏也，太筋寒气在经，故令人欲得被覆向火，背强头汗，若认作 有实热，上蒸头汗，而误下之，必致於哕，而胸满小便不利也，下後筋气下陷，故丹田有热，而胸中反有寒饮结聚，妨碍津液，是以口燥烦渴不能饮也，何以见其胸中有寒，以舌上如胎白滑，故知之，治宜黄连汤，和其上下寒热之邪，则诸证涣然分解矣。

湿家下之，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

此本湿家身烦痛，可与麻黄加术汤，发其汗之例，因误下之，致有此逆，额上汗出微喘者，籛之越也，小便利与下利不止者，阴之脱也，阴籛离决，必死之兆，自此而推之，虽额上汗出微喘，若大小便不利者，是阴气未脱，而籛之根犹在也，下之虽大小便利，若额上无汗不喘，是籛气不越，而阴之根犹在也，则非离决，可以随其虚实而救之，至於下利不止，虽无头汗喘逆，籛气上脱之候亦死，又有下利不止，小便反秘，而额上汗出者，谓之关经云：关格不通，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

问曰：风湿相搏，一身尽疼痛，法当汗出而解，值天阴雨不止，医云：此可发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答曰：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去，湿气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风湿者发其汗，但微微似欲汗出者，风湿俱去也。

风湿相搏，法当汗出而解，合用桂枝加术，使微微蒸发，表气和风湿俱去，正如湿家身烦痛，可与麻黄加术汤同义。

病者，一身尽疼热，日晡所剧者，此名风湿，此病伤於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致也。

日晡所剧者，籛明之气，旺於申酉也，金匱云：可与麻黄杏仁苡薏甘草汤，盖麻黄加术汤是主寒湿防已黄 汤是主风湿，此则寒湿风湿合病也，所以此条之後，金匱则继之以风湿，脉浮身重，汗出恶风，防已黄 汤主之一条，盖风湿皆从籛受，其病在外，故脉浮汗出身重，由是以黄 实卫，甘草佐之，防已去湿，白术佐之，然治风湿二邪，独无去风之药，以汗多知风已不留，表虚任风出入乎其间，因之恶风，惟实其卫，正气旺则风自退也，至服後当如虫行皮中，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绕腰下，温令微汗差等语，皆有精义，不可忽也。

湿家病，身上疼痛发热面黄而喘，头痛鼻塞而烦，其脉大自能饮食，腹中和无病，病在头中，寒湿，故鼻塞，内药鼻中则愈。

湿家必脉碇细，饮食絀少，今脉大能食，但头痛鼻塞，正内经所谓因於湿，首如 是也，与瓜蒂散内鼻中，取下黄水则愈。已上中湿例。

太籛中热者，是也，其人汗出恶寒，身热而渴也。

成注谓汗出恶风，身热不渴者，中风也，汗出恶寒而渴者，中也，然未明其至理，盖此证为时火之气，烁其肺金，肺伤则卫气虚，由是汗出身热恶寒，即内经所谓膈消，皆相火伤肺之所致，金匱主以白虎加人参汤救肺为主也。

太籛中 者，发热恶寒，身重而疼痛，其脉弦细 迟，小便已，洒

洒然毛耸，手足逆冷，小有劳，身即热，口开前板齿燥，若发汗则恶寒甚，加温则发热甚，数下之淋甚。

发热恶寒，身重而疼，太籛中 表证也，表证脉当浮，今不能浮，而反弦细颯迟者，明系元气不足，不能鼓动其脉於外，盖弦细者籛虚也，颯迟者阴虚也，阴籛俱虚，故不胜劳，小便已，洒然毛耸者，太籛经火气内伏也，手足逆冷者，太阴气弱，不胜时火也，口开前板齿燥者，籛明中 之本证，亦津液内伤之璠微，所以发汗复虚其卫，则恶寒甚，温 复损其荣，则发热甚，下之复伤其阴则淋甚，以夏月阴气在内故也，璠枢所谓阴籛俱不足，补籛则阴竭，补阴则籛亡，惟宜甘药补正以解其热，东垣制清暑益气汤，深得其旨，然仲景言太籛而不言脾肺者，以热邪炽甚，则寒水必致受困耳。

太籛中 者，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

成注谓脉虚身热，得之伤暑，然脉微者 也，身体疼重者水也，夏月暑热，以水灌洗而致病，一物瓜蒂汤主之，观仲景论 惟出三证，岂偶然哉，举其端，将为後世准绳，一者明其 中表热，一者言其表 俱虚，此则外邪郁时火而成中 ，若是邪郁时火，比类而推其因，殆有不可胜言，如取凉风者，感雾露者，食生冷者，素有积热者，阴血素虚不胜大热者，宿邪感动者，处阴湿地者，凡是之类，皆足以郁其时火为中 之病，或轻或重，或表或 ，或虚或实，随证发见，若论其治邪退热，较量权衡，岂一言而尽哉。按仲景论 三条，首言动而得之之病，谓中 属外因，次言静而得之之病，虽曰中 ，实暑病也，属内因，未言因热伤冷之病，乃中 之变证，属不内外因，不得以三者混称也。已上中 例。

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满，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为胸中有寒也，当吐之，宜瓜蒂散，诸亡血虚家，不可与瓜蒂散。

痰饮内动，身必有汗，加以发热恶寒，全似中风，但头不痛，项不强，此非外入之风邪，乃内蕴之寒痰室塞胸间，宜用瓜蒂散之苦寒，合小豆之利水，香薷之散邪，以快涌膈上之实痰，内经所谓其高者，因而越之也，诸亡血虚家禁用者，亡血而复用吐，则气亦虚，虚家而复用吐，则损其阴，所以为禁也。

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紧者，邪结在胸中，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须吐之，宜瓜蒂散。

手足厥冷，与厥阴之厥深热深相似，其脉乍紧，则有时不紧，殊

不似矣，可见痰结在胸中，随气上下，故脉时紧时缓，而烦满不能食也。此条旧在厥阴，而辨不可吐下，复有一条云：病人手足厥冷，脉乍结，以客气在胸中，心下满而烦，欲食不能食者，病在胸中，当吐之，与此无碍，但此云脉乍紧，彼云脉乍结，紧则寒饮结聚，结则痰饮伏匿之脉，皆属瓜蒂散证，不必赘存也，然此手足厥逆，亦属寒饮宿病，与厥阴病证何预哉。

病胸上诸实，胸中郁郁而痛，不能食，欲使人按之，而反有涎唾，下利日十馀行，其脉反迟，寸口脉微滑，此可吐之，吐之利则止。

痛不得食，按之反有涎唾者，知有寒痰在胸中也，下利脉迟，寸口微滑者，为膈上实，故吐之则利自止也。合三条总见痰证可吐不可汗，合食积虚，烦脚气四证论之，勿指为类伤寒，但指为不可发汗，则理甚精，盖食积已是胸中膈气不布，更发汗则膈外越，一团阴气用事，愈成危候，虚烦则胃中津液已竭，更发汗则津液尽亡矣，脚气即地气之湿，邪从足先受，正湿家不可发汗之义耳。已上痰证例。

问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别之，师曰：寸口脉浮而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故知有宿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寸口即气口，璣枢经脉对代人迎而言也，气口脉浮取之大，而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涩，此以胃中荣气受伤，所以气口脉虽浮大，而不能滑实，重按反涩也，尺中亦微而涩，以其腐秽已归大肠，肺与大肠为表，故其脉自应涩也，所谓亦微而涩，亦字从上贯下，言浮大而按之略涩，非涩弱无力之谓，见浮大中按之略涩，方可用大承气下之，设纯见微涩，按之不实，乃属胃气虚寒，冷食停滞之候，又当从枳实理中助胃消导之药矣，岂复为大承气证乎。此条下金匱有脉数而滑者实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气汤，数为在府，滑则流利如珠，此为实也，盖宿食在府，有诸中，形之外也。

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当下之，与大承气汤。

不欲食，非不能食，乃伤食恶食之明徵也。

下利脉反滑，当有所去，下之乃愈，宜大承气汤。

下利恐为阴寒，及肠胃虚冷，滑脱不止，今脉见滑实，知为热邪内结，当有所去，不可止遏，宜与大承气攻其实热，腐秽去而利自止耳。

下利三部脉皆平，按之心下硬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

下利三部脉皆平，其人元气本强也，且按之心下硬者，为食滞中

宫无疑。

下利脉迟而滑者，内实也，利未欲止，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脉迟为籛明结滞之候，迟而不滑，为结未定，不可攻也，今迟而滑，实虽自利亦须下之，下後 气得通，则脉自不滑，亦不迟耳。

病腹中满痛者，此为实也，当下之，宜大承气汤。

腹中痛而不满者为阴寒，满而不痛者为虚气，此既满且痛，为实结无疑，急须下之。

宿食在上者，当吐之。

宿食本不当吐，以其人素多痰饮，载宿食於上，故宜用吐法，其高者因而越之也。此条金匱多宜瓜蒂散四字，其後又有脉紧如转索无常者，有宿食也，脉紧头痛有风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二条，皆但言宿食，而不言下之者，以其兼见外因之脉证，则当外因例治矣。

下利差後，至其年月日复发者，以病不尽也，当下之。

此条世本尚有宜大承气汤五字，衍文也，故去之，详未尽之邪，可以留伏经年而发，必系寒邪，寒邪惟可备急丸温下，不应大承气寒下也，设属热邪，必无经年久伏之理。已上宿食例。

动气在右，不可发汗，汗则 心苦烦，饮即吐水。

动气者，筑筑然气动也，在右者，气动於脐之右也，发汗则动肺气，气虚则不能护卫其血，故妄行而为 亡津胃燥，故渴而心中苦烦，若更饮水伤其肺胃，故饮即吐水也。

动气在左，不可发汗，汗头眩，汗不止，筋惕肉瞤。

发汗汗不止，亡籛外虚，故头眩筋惕肉瞤也。

动气在上，不可发汗，发汗则气上冲，正在心端。

发汗亡籛，则愈损心气，肾乘心虚，欲上凌心，故气上冲正在心端也。

动气在下，不可发汗，发汗则无汗，心中大烦，骨筋苦疼，目瞤恶寒，食则反吐，谷不得前。

发汗则无汗者，肾水不足也，心中大烦者，肾虚不能制心火也，骨节疼，目瞤恶寒，皆为肾病，王太仆云：食入反出，是无火也，当补肾藏真籛为主。

动气在右，不可下，下之则津液内竭，咽燥鼻乾，头眩心悸也。

下之伤胃动肺，咽燥鼻乾，津液内竭，而喜引饮也，头眩心悸者，水饮伤肺，心主不 ，而烦悸眩晕也。

动气在左，不可下，下之则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虽有

身热，卧则欲。

腹内拘急食不下，动气更剧，下之损脾，而肝气复行於脾也，虽有身热，卧则欲者，表热寒也。

动气在上，不可下，下之则掌握热烦，身上浮冷，热汗自泄欲得水自灌。

下之掌握热烦，言掌中虽热，而握固不伸也，身上浮冷，热汗自泄，欲得水自灌，表寒热也。

动气在下，不可下，下之则腹满卒，起头眩，食则下清，谷心下痞也。

腹满头眩，下清谷，心下痞，以下之伤脾，肾气则动，肾邪凌心也。按动气本因脾土衰弱，不能约制肾水，水饮凝结而成，虽水乘土位之微邪，而仲景汗下俱禁者，以汗下必先动脾之津液，故东垣每以验脾之盛衰，凡按之牢若痛者，即动气也，动气本属脾矣，四藏中某藏之虚，即乘其部而见之，所以误汗则伤脾，脾伤则邪并於气，故吐 簸眩挥晕气逆上奔，误下则伤阴，阴伤则虚 脾无制，故虽发热而卧，掌握不伸，皆胃气虚寒困急之候，至於病人素有积聚，连在脐傍，亦曰动气汗下，尤不可犯，通宜理中去术加桂苓为主，以茯苓利水，桂泄奔豚，故宜加用，白术滞气故去之，然久病脾气衰璠，而无客邪者，生术以附子制用，亦无妨碍，更须参以所见之证为主治，不必拘活人书等方药也。已上动气例。

问曰：病有霍乱者，何答曰：呕吐而利，名曰霍乱。

霍乱者，三焦混乱，清浊相干，阴脾乖隔，寒热偏胜，以致吐逆泄利，甚则转筋厥逆，而为挥霍撩乱也。

问曰：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吐利者，此属何病，答曰：此名霍乱，自吐已又利止，复更发热也。

病发热头痛，身疼恶寒，本为外感风寒，内伤生冷，故吐利霍乱，今吐已利止，又复发热，知内邪得泄，而外感未除也，即当从清便自调後身疼痛，急当救表例治之。

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圆主之。

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外感也，加以欲饮水，热邪入，故用五苓 藜解表，若不用水者，知有寒邪，故用乾姜之辛以温中散邪， 叁术甘草之甘以扶脾益气，甘得辛而不滞，辛得甘而不燥，辛甘合用，以理中气之虚滞，盖吐利并作，当以证为急也。

若脐上筑者，肾气动也，去术加桂四藜，吐多者，去术加生姜三

紫，下多者，还用术，悸者加茯苓二紫，渴欲得水者，加术足前成四紫半，腹中痛者，加人参足前成四紫半，寒者，加乾姜足前成四紫半，腹满者，去术加附子一枚，服汤後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微自温，勿发揭衣被。

脐筑吐逆腹满，三者俱属气病，以术性壅滞，不利於气，故去之，然下多虽有筑呕，不妨从权用术以助中土，约制肾邪为要，且下多气已泄，甚纵有筑呕，在所不计也，而悸者但加茯苓，仍不去术，以悸为停水，与气无预，况术得参，同有利水生津之续，故不去也，其渴欲得水之加术，寒加乾姜，呕加生姜，脐上筑加桂，悸加茯苓，皆人所易明，若夫腹满加附，腹痛加参，非讲明有素不知也，盖背人为籛，腹为阴所以籛邪内陷则结胸，阴邪内结则腹满，非藉附子雄悍之力何以破其阴邪之固结乎，而腹中痛者，尤为阴邪无疑，其在太籛木邪凌上，则用小建中汤，和其阴分之籛邪，况在阴经者，不温补其籛和之气，何以胜任其阴邪之冲激耶。霍乱为胃逆，禁犯谷气，犯之则胃逆不复，此言服汤後如食顷，饮热粥一升许，是言服理中汤大法，非旨霍乱为言也。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者，当消息和解其外，直桂枝汤小和之。

吐利止而身痛不休，外邪未解也，当消息和解其外，言当辨外邪之微甚，制汤剂之大小也，盖吐下骤虚，虽夏月不妨桂枝汤，以和其荣卫也。

吐利发汗，脉平小烦者，以新虚不胜谷气故也。

霍乱吐利，时内不可便与饮食，以胃气逆反故也，即愈後脉平小烦者，尤当节慎饮食，以仓廩未固，不可便置米谷耳。已上霍乱例。

大病差後劳复者，枳实栀子畔汤主之，若有宿食者，加大黄如博子大五六枚。

劳复乃起居作劳，复生馀热之病，方注作女劳复，大谬，女劳复者，自犯伤寒後御女之大戒，多死少生，岂有反用下泄之理，太籛下篇，下後身热，或汗吐下後，虚烦无奈，用本汤之苦以吐撤其邪，此非用吐法也，乃加枳实於栀子畔中，以发其微汗，而祛胸中虚热，正内经火以苦发之之义，若有宿食留结，急加大黄下夺之，不可稍延，则热持不去，真阴益困矣，观方中用清浆水七升，空煮至四升，然後入药同煮，全是欲其水之熟而趋下，不至上涌耳，所以又云：覆令微似汗，精义入神。

伤寒差已後更发热者，小柴胡汤主之，脉浮者，以汗解之，脉磔

实以下解之。

差已後更发热，乃馀热在内，以热召热也，然馀热要当辨其何在，不可泛然施治，以虚其虚，如在半表半里，则仍用小柴胡汤和解之法，如在表，则仍用汗法，如在里，则仍用下法，即互上条，汗用枳实栀子畔微汗之，下用枳实栀子畔加大黄微下之。

大病差後，从腰中已下有水气者，牡蛎泽泻散主之。

腰已下有水气者，水渍为肿也，金匱曰：腰已下肿，当利小便，此定法也，乃大病後脾土告困，不能摄水，以致水气泛滥，用牡蛎泽泻散峻攻，何反不顾其虚耶，正因水势未犯身半已上，急驱其水，所全甚大，设用轻剂，则阴水必袭入籛界，驱之无及矣。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者，胃上有寒，当以圆药温之，宜理中圆。

身中津液，因胃中寒气凝结而成浊唾，久而不清，其人必消瘦索泽，故不用汤药荡涤，而用圆药缓图也，理中圆，乃驱分阴籛温补脾胃之善药，然仲景差後外邪已尽，才用其方，在太籛邪炽之日，不得已合桂枝用之，即更其名曰桂枝人参汤，金匱於胸证，则名之曰人参汤，於此见其立方命名之义矣。伤寒差後体虚每有遗热，故禁温补，即间有素禀虚寒，及中气寒者，止宜理中圆调理，未尝轻用桂附也。

伤寒解後，虚臀少气，气逆欲吐者，竹叶石膏汤主之。

身中津液，为热邪所耗，馀热不清，必致虚臀少气，难於康复，若更气逆欲吐，是馀热复挟津液滋扰，故用竹叶石膏汤，以益气清热散逆气也。按此汤即人参白虎去知母而益半夏麦冬竹叶也，病後虚烦少气，为馀热未尽，故加麦冬竹叶於人参甘草之甘温益气药中，以清热生津，加半夏者，痰饮上逆欲呕故也，病後馀热与伏气温不同，故不用知母以伐少阴也。

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

病後食谷微烦，谓之食郁，絀食自愈，以胃气新虚不能胜谷也，即有馀热未尽，当静养以俟津回，不治而治也，即不获已而用药，须平淡处方，不使药力胜气则可，即如草木凋瘵，必须时时微润，助其生发，若恣意壅灌，立槁矣，至於虚而有邪者，又须峻利急攻，稍不尽邪，乘虚内入不救矣。

伤寒阴籛易之为病，其人身体重少气，少腹急，或引阴中拘挛，热上冲胸，头重不欲举，眼中生花，膝胫拘急者，烧散主之。

阴籛易之病，注家不明言，乃致後人指为女劳复，大谬，若然，

则妇人病新差，与男子交，为男劳复乎，盖病伤寒之人，热毒藏於气血中者，渐从表解散，惟热毒藏於精髓之中者，无由发泄，故差後与不病之体交接，男病传不病之女，女病传不病之男，所以名为阴箴易，即交易之义也，其证眼中生花，身重拘急，少腹痛引阴筋，兼受阴毒，又非桂附辛热所能驱，故 N 裆为散，以其人平昔所出之败浊，同气相求，服之小便得利，阴头微肿，阴毒仍从阴窍出耳。

脉法篇

问曰：脉有阴箴者，何谓也。答曰：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箴也，脉砵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箴脉者生，箴病见阴脉者死。

按弦为少箴脉，此以弦为阴脉者，兼见砵涩微弱而言，阴病见箴脉者生，箴气内复，阴邪外出，欲汗而解也，如厥阴中风，脉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是也，箴病见阴脉者死，外显箴证，内伏阴邪，正衰邪胜也，如 y 妄语，脉砵细者死是也。又按微为厥阴脉，而传经热邪，亦尺寸俱微，岂热邪至璿，而脉反微耶，殊不知伤寒之邪，传至厥阴，正气虽已大伤，而邪气亦以向衰，所以不数实而反微也。

问曰：脉有箴结阴结者，何以别之。答曰：其脉浮而数，能食不大便者，此为实，名曰箴结也，期十七日当剧，其脉砵而迟不能食，身体重，大便反璿，名曰阴结也，期十七日当剧。

浮数箴脉也，箴病不大便，当不能食，今反能食，是箴气结而阴不得和也，至十七日传少阴水，水不胜火，故当剧，砵迟，阴脉也，阴病当下利，今反大便璿，是阴气结而箴不得和也，至十四日传箴明土，土不胜水，故当剧。

问曰：病有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者何。答曰：阴脉不足，箴往之，箴脉不足，阴往乘之，曰何谓不足。答曰：假令寸口脉微，名曰箴不足，阴气上入箴中，则洒淅恶寒也，曰何谓阴不足。答曰：假令尺脉弱，名曰阴不足，箴气下陷入阴中，则发热也。

洒淅恶寒，而复发热，脉寸微尺弱者，箴虚阴往之也，少顷发热，则脉必数盛矣，此胜复之常，内伤虚损多此。

箴脉浮阴脉弱者，则血虚，血虚筋急也。

言寸口浮大，而尺内迟弱也，与太箴中风，箴浮阴弱，同脉璿证，彼言风邪伤卫，荣弱卫强，此言荣血本虚，故其证自区别，然尺中迟弱者，汗下俱禁，究竟本虚也。

其脉砵者，荣气微也，其脉浮而汗出如流珠者，卫气衰也，脉霪

霏如车盖者，名曰籀结也，脉累累如循长竿者，名曰阴结也，脉警警如羹上肥者，籀气微也，脉萦萦如蜘蛛丝者，籀气衰也，脉绵绵如泻漆之绝者，亡其血也。籀结霏霏如车盖，形容浮大而虚，阴结累累如循长竿，体贴指下弦而强直，籀微警警如羹上肥，彷彿虚濡无力，籀衰萦萦如蜘蛛丝，譬拟磳细欲绝，亡血绵绵如泻漆之绝，描写前大後细之状，皆历历如绘。此籀结阴结，是言脉法，与前论病证不同，不合牵合。

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者，名曰促，脉籀盛则促，阴盛则结，此皆病脉，脉按之来缓，而时一止复来者，名曰结，又脉来动而中止，更求小数，中有还者反动，名曰结阴也，脉来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也，得此脉者必难治。

结促是有留滞於中，故脉见止歇，力能自还，代脉是气衰微，不能自还，杂病见之必死，惟伤寒有心悸脉代者，寒饮停蓄故也。问曰：翕奄况，名曰滑，何谓也，师曰磳为纯阴，翕为正籀，阴籀和合，故令脉滑，关尺自平，籀明脉微磳，食饮自可，少阴脉微滑，滑者，紧之浮名也，此为阴实，其人必股内汗出，阴下湿也。翕，浮也，奄，忽也，言忽焉而浮，忽焉而磳，故为滑也，滑本籀实，阴部见籀脉，为籀邪乘阴，故股内汗出。

阴籀相搏，名曰动，籀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形冷恶寒者，此三焦伤也，若数脉见於关上，上下无头尾，如豆大，厥厥动摇者，名曰动也。

按脉之动者，皆缘阴籀不和，故不通贯三部，而虚者受邪则动，所以动於寸口为籀动，籀动则汗出，动於尺内为阴动，阴动发热，如不汗出发热，而反形冷恶寒，此三焦真火受伤也，盖动脉虽见於关上，然尺寸亦常见之，本文又言，若数脉见於关上，若字甚活，是举一隅为例耳，今世以尺寸之动，强饰为滑，殊不知动脉是阴籀相搏，虚者则动，故单见一部滑脉，是邪实有馀，多兼见二三部，或紮手俱滑，以此辨之，则动滑之虚实判然矣。

籀脉浮大而濡，阴脉浮大而濡，阴脉与籀脉同等者，名曰缓也。脉虽浮大而濡，按之仍不绝者为缓，若按之即无是虚脉，非缓脉也。

脉浮而紧者，名曰弦也，弦者，状如弓弦，按之不移也，脉紧者，如转索无常也。

脉紧而弦者，少籀脉也，若磳紧而弦，即是寒阴脉矣。

脉浮而数，浮为风，数为虚，风为热，虚为寒，风虚相搏，则洒

淅恶寒也。

脉浮而数，为虚风发热之候，证虽发热，而本属虚寒，是以仍洒淅恶寒，故言数为虚，虚为寒，明所以当用温散邪，不可竟行表散也。

脉浮而滑，浮为籥，滑为实，籥实相搏，其脉数疾，卫气失度，浮滑之脉，数疾发热，汗出解者，此为难治。

浮滑为表实，当汗出而解，今汗出不解，皆缘卫气热瓘，较常度行之过疾，所以脉反数疾不解，况既汗出伤阴，则荣亦受病，是知邪已入府，表俱热，故难治也。

脉浮而迟，面热赤而战惕者，六七日当汗出而解，反热发者差迟，迟为无籥，不能作汗，其身必痒也。

脉浮而迟，为荣气不能外行於卫分，卫中籥虚不能作汗而差迟，致汗湿留於肌表，而身痒作疮也。

师持脉，病人欠者，无病也，脉之呻者，病也，言迟者，风也，摇头言者，痛也，行迟者，表强也，坐而伏者，短气也，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实护腹，如怀卵物者，心痛也。

师曰：呼吸者，脉之头也，初持脉，来疾去迟，此出疾入迟，名曰内虚外实也，初持脉，来迟去疾，此出迟入疾，名曰内实外虚也。

初持脉，来疾去迟，言自尺内至於寸口，为心肺盛而肝肾虚，此出疾入迟，言自筋骨出於皮肤，以脉盛於表，故曰内虚外实，初持脉，来迟去疾，言自寸口下於尺，为内心肺虚而肝肾旺，此出迟入疾，言自皮肤入於筋骨，以脉盛於内，故曰内实外虚。

假令脉来微去大，病在也，脉来头小本大，病在表也，上微小者，则汗出下微本大者，则为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

脉来微去大者，言浮取则微，砵取则大，为病在也，脉来头小本大者，言脉初来小，取之渐渐大，为病在表也，上微头小者，言浮取之微，而前小後大，为表气不固自汗也，下微本大者，言砵取之微，而按久益大，为邪拒而关格不通，头无汗者，乃邪入膀胱，籥气未脱，犹可治也，盖伤寒暴病，非杂证津液久虚之比。

假令下利，寸口关上尺中悉不见，脉然尺中时一小见，脉再举头者，肾气也，若见损脉来至，为难治。

三部俱伏，而尺中时见小滑一二至，此为阴中伏籥也，若寸口略见短小一二至，尺中绝不至者，为损脉，见之必难治也。

问曰：曾为人所难，紧脉从何而来。师曰：假令亡汗若吐，以肺寒，故令脉紧也，假令者，坐饮冷水，故令脉紧也，假令下利，以胃中虚冷，故令脉紧也。

紧脉皆为寒，寒邪在表则浮紧，在里则砱紧，此言吐下後脉紧，为肺胃受伤，若更兼及利，又为水饮内伏之候，当以辛温散水为务也。

寸口脉浮为在表，砱为在里，数为在府，迟为在藏，假令脉迟，此为在藏也。

此以浮砱迟数，定表里藏府，而全重於迟为在藏句，故重申以明之，设脉见浮迟，虽有表证，只宜小建中和之，终非麻黄青龙所宜，以藏气本虚故也。凡言寸口，统三部而言，经以寸口人迎分别藏府也。

问曰：何以知乘府，何以知乘藏，师曰：诸籥浮数为乘府，诸阴迟涩为乘藏也。

寸口脉弱而迟，弱者卫气微，迟者荣中寒，荣为血，血寒则发热，卫为气，气微者心内饥，饥而虚满，不能食也。

寸口脉弱，为真籥气微，则肾中阴火，挟痰饮而聚於膈上，故心悬悬若饥状，而虚满不能食也，至於寸口迟为荣中寒，荣为血之本，血寒而反发热，其义何居，盖寸口脉迟其籥必陷於阴分，尺中紧盛更不待言，所以为发热也。

寸口脉弱而缓，弱者籥气不足，缓者胃气有馀，噫而吞酸，食卒不下，气填於膈上也。

噫而吞酸，是胃中虚火挟痰，饮上逆，非坠痰降逆之药，不足以镇之，此言暴病，与老人之胃虚痰逆噫气不同。

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不行，涩者荣气不足，荣卫不能相将，三焦无所仰，身体不仁，荣气不足，则烦疼口难言，卫气虚则恶寒数欠，三焦不归其部，上焦不归者噫而酢吞，中焦不归者不能消谷引食，下焦不归者则遗溺。（酢醋同）

三焦因荣卫不行，无所依仰，故气不归其部，上焦不归，则物不能传化，故噫而酢吞，中焦不归，则不能腐熟水谷，下焦不归，则不能约制溲便也。

寸口脉微而涩，微者卫气衰，涩者荣气不足，卫气衰，面色黄，荣气不足，面色青，荣为根，卫为叶，荣卫俱微，则根叶枯槁，而寒栗逆，唾腥吐涎也。

逆而唾腥吐涎，阴虚火炎可知也，加以寒栗，则卫虚不能外护，又可知矣，以脉见寸口，故其证悉在上部耳。

少阴脉弱而涩，弱者微烦，涩者厥逆。

气虚则脉弱而烦，血虚则脉涩而厥。

趺蹠脉浮而涩，少阴脉如经也，其病在脾，法当下利，何以知之，若脉浮大者，气实血虚也，今趺蹠脉浮而涩，故知脾气不足，胃气虚也，以少阴脉弦而浮，才见此为调脉故称如经也，若反滑而数者，故知当尿脓也。

趺蹠脉浮涩，为脾胃不足，故当下利，此易明也，至少阴脉弦而浮，称为调和如经之脉，此必有说焉，盖伤寒热传少阴，仍得弦浮蹠脉为轻，若见砭犀则为少阴病脉矣，夫所谓弦者，少蹠生发之气也，浮者，太蹠表证之脉也，虽证见少阴，而少阴病脉不见，不失经常之度，故为调脉，若见滑数，则为邪热内盛，必挟热便脓血也。凡言趺蹠，皆当推之气口，少阴皆当验於尺部，若必候诸於足，在妇人殊为未便，握手不及足之讥，所不辞也。

趺蹠脉迟而缓，胃气如经也，趺蹠脉浮而数，浮则伤胃，数则动脾，此非本病，医误下之所为也，荣卫内陷，其数先微，脉反但浮，其人必大便溲，气噫而除，何以言之，本以数脉动脾，其数先微，故知脾气不治，大便溲，气噫而除，今脉反浮，其数改微，邪气独留，心中则饥，邪热不杀，谷潮热发渴，数脉当迟缓，脉因前後度数如法，病者则饥，数脉不时，而生恶疮也。

趺蹠胃脉，以迟缓为经常，不当浮数，若见浮数，知医误下，而伤胃动脾也，荣卫环转之气，以误下而内陷，其数脉必先改为微，而脾气不治，大便溲，气噫而除，此皆邪客於脾所致，邪热独留，心下虽饥，复不杀谷，抑言潮热渴，未有愈期，必数脉之先微者，仍迟缓如其经常，始饥而消谷也，若数脉从前不改，则邪热未陷於脾，但郁於荣卫，主生恶疮而已。

诸脉浮数，当发热而洒淅恶寒，若有痛处，饮食如常者，畜积有脓也。

脉浮数而恶寒，知表邪不散而为热，今饮食如常，为邪已去，若有肿，为热壅经络，若无肿处，必邪留藏府，随内外而发癰脓也。

脉浮而大，浮为风虚，大为气强，风气相搏，必成癰，身体为痒，痒者名泄风，久久为痲。

脉浮大，为邪气在表，表邪本当即解，今相持不散，必是汗出泄风之故，当发癰，身痒而生疮疥也。

趺蹠脉浮而羸，浮者卫气衰，羸者荣气伤，其身体瘦，肌肉甲错，浮羸相搏，宗气衰微，四属断绝。

身体瘦削，宗气衰微，胃气虚寒，不能荣养四末可知，加以肌肉结痂，皮肤皴驳，故为甲错，必内有畜积，将发痈脓之兆也。趺箠脉滑而紧，滑者胃气实，紧者脾气强，持实击强，痛还自伤，以手把刃，坐作疮也。

此言胃受有形而实，脾为热盛而强，藏府相并为患而痛，故言以实击强，治当量其虚实，虚则消导，实则攻下可也。

趺箠脉大而紧者，当即下利，为难治。

趺箠脉紧，为寒邪伤胃，故必下利，下利脉大为邪盛，故难治也。

趺箠脉砮而数，砮为实，数消谷，紧者病难治。

砮数者热伏於内，故易已，砮紧为寒伏於内，故难治也。

趺箠脉微而紧，紧则为寒，微则为虚，微紧相搏，则为短气。

胃中虚寒，则箠气郁伏不伸，故短气。

趺箠脉紧而浮，浮为虚，紧为寒，浮为腹满，紧为绞痛，浮紧相搏，肠鸣而转，转则气动，膈气乃下，少阴脉不出，其阴肿大而虚也。膈中之水气，因火击动，所以肠鸣转而下泄，则脾胃虚寒可知，若少阴脉不至，则下焦虚寒，不能运行水气，必致留结阴分，而为阴肿大也。

趺箠脉浮，浮则为虚，浮虚相搏，故令气言胃气虚竭也，脉滑则为哕，此为医咎，责虚取实，守空迫血，脉浮鼻中燥者，必

脉滑为哕者，胃虚不能散水，水结中焦，逼虚火上逆，故为哕也，脉浮必内 B 者浮为表邪不散，邪郁上焦，必迫血上行而为]，胃气素气之人，误施辛温发散，则虚箠将欲外亡，所以脉浮鼻燥，皆缘责虚取实之故也，此与误发少阴汗者，同科而殊，等少阴少血，动其血，则下厥上竭而难治，箠明多血，但酿患未已耳。

寸口脉浮大，而医反下之，此为大逆，浮则无血大则为寒，寒气相搏，则为肠鸣，医乃不知，而反饮冷水，令大汗出，水得寒气，冷必相搏，其人则 C

寸口脉浮为表邪，而反下之为逆矣，以其人箠气下陷，故不为痞结而但肠鸣，即当将差就错，内和其气，而反与之水寒其胃，致水气相搏，且夹带浊饮上干清气，故令蕤箠。胡其章曰：大则为寒，寒字当作邪字看。

寸口脉微而缓，微者卫气 h 其肤空，缓者胃气实，实则谷消而水化也，谷入於胃，脉道乃行，水入於经，其血乃成，荣盛则其肤必 三焦绝经，名曰血崩。

此言卫虚荣盛，气衰血热三焦之火，失其常度，并热於守经之血而妄行，故为崩下不止耳。

寸口诸微亡籛，诸涩亡血，诸弱发热，诸紧为寒，诸乘寒者则为厥，郁冒不仁，以胃无谷气，脾涩不通，口急不能言，战而栗也。口急不能言，是脾藏血少，不能上通於心气也。

寸口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知阴常在，绝不见籛也。

籛微阴胜，加之多汗，籛气愈虚也。

少阴脉不至，肾气微，少精血，奔气促迫，上入胸膈，宗气反聚，血结心下，籛气退下，热归阴股，与阴相动，令身不仁，此为尸厥，当刺期门巨阙。

肾中真籛之气，不能统於周身，则阴气上迫於籛位，所以宗气郁聚，血结心下，籛气因而不伸，陷入至阴之地，周身有阴无籛，遂至不仁而厥也，治当刺期门以下结血，刺巨阙以行宗气，宗气布而籛气自复，厥自退矣。

寸口脉浮而大，浮为虚，大为实，在尺为关，在寸为格，关则不得小便，格则吐逆。

跌籛脉浮而涩，伏则吐逆，水谷不化，涩则食不得入，名曰关格。

上条以脉之虚大，倍常为关格，见於尺部为关，见於寸口为格，故知凡言寸口，皆统三部而言也。下条以关部伏涩痺常为关格，盖伏则气滞，涩则血寒也，上条乃正衰邪实，不治之证，下条是寒邪拒，可治之证，不可不察。

跌籛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痲。

身冷者，胃气不温，肤痲者，荣血不濡，以荣卫气衰，故跌籛脉不出，脾不上下，竟成藏厥之证也。

寸脉下不至关为籛绝，尺脉上不至关为阴绝，此皆不治。

关为阴籛之交界，关上脉绝，则阴籛离决，故不治。

寸口脉阴籛俱紧者，法当清邪中上焦，浊邪中於下焦，阴中於邪，必内栗也，表气微虚，气不守，故使邪中於阴也，籛中於邪，必发热头痛，项强颈挛，腰痛胫酸，所谓籛中雾露之气，故曰清邪中上，浊邪中下，阴气为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表气微虚，气微急，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上焦怫郁，藏气相，口烂食断也，中焦不治，胃气上冲，脾气不转，胃中为浊，荣卫不通，血凝不流，若卫气前通者，小便赤黄，与热相搏，因热作使，游於经络，出入藏府，热气所过，则为痲脓，若阴气前通者，籛气厥微，阴无所使，客气内入，噎而出之，声咽塞，寒厥相

逐，为热所拥，血凝自下，状如豚肝，阴籛俱厥，脾气孤弱，五液注下，下焦不闾，清便下重，令便数难，脐筑湫痛，命将难全。

(音银 音韵)

此下五条，俱论阴籛错杂之邪，所谓三焦相溷，内外不通，为时行疫疠之总诀，而伤寒坏证，温热夹阴，亦往往有内外合邪者，此条言寸口脉阴籛俱紧者，邪气乘虚，初犯中焦，内外受伤，未变为实也，寸脉浮而紧者，清籛雾露之气伤於籛，故曰清邪中於上焦，尺脉碜而紧者，浊阴寒湿之邪伤於阴，故曰浊邪中於下焦，清邪中上，则发热头痛，项强胫挛等证，皆是外感表证，浊邪中下，则阴气为栗，言身不战，而但心惕惕内栗，足膝逆冷等证，皆邪客阴经之证，今表气微虚，则籛气内入，气微急，则阴邪上逆，由是三焦溷乱，内外不通矣，郁於上焦，则伤不能物，中焦不治，则不能斡行水谷，荣卫不通，而血凝不流，若籛气前通，膀胱之邪欲散，故小便赤黄，邪热游溢经络，则为痈脓也，设阴气前通者，则籛气厥微，不能卫外，寒气内客於肺，噫而出之，以寒气客於肺，故声咽塞，言声塞不能出也，寒者外邪也，厥者内邪也，内外之邪，合并相逐为热所拥，则血凝自下也，阴籛俱厥者，言脾胃之气不相顺接，胃中籛气不行，不能放布中外，故四肢逆冷，脾中阴气孤弱，不能约制下焦，故五液注下，圜便频数，下重而难也，脐为生气之源，脐筑湫痛，则生气欲绝，盖邪气伤犯中焦，清浊相溷，三焦俱病，汗下紮难，治稍失时，则变证百出矣。

脉阴籛俱紧者，口中气出，唇口乾燥，卧足冷，鼻中涕出，舌上胎滑，勿妄治也，到七日已来，其人微发热，手足温者，此为欲解，若到八日已上，反大发热者，此为难治，设使恶寒者，必欲呕也，腹内痛者，必欲利也，此脉此证，表阴籛。

混淆未的，疑似之间，慎勿投药饵，徐而俟之，若七日之外，当解之候，微热手足温，则为邪气，解而自愈矣，若到八日已上，当解不解，反大发热，此为逆证，不可治也，然仲景止言难治，非直不治也，故下文言设寸脉浮紧，恶寒者必呕，清籛雾露之邪，溢上焦也，尺脉碜紧而腹痛者必利，浊阴寒湿之邪走下焦也，邪气既得上下消散，即可从其势而治之矣。

脉阴籛俱紧，至於吐利，其脉独不解，紧去人安，此为欲解，若脉迟，至六七日不欲食，此为晚发，水停故也，为未解，食自可者为欲解。

脉阴籛俱紧，内外皆邪，至於吐利後邪气已泄，脉紧当去也，若

吐利後紧不解，反不欲食，此为脾胃气虚，水饮停畜，为晚发变证也，若到七日，脉紧渐退，人安能食，方为欲解。

伤寒脉阴箴俱紧，恶寒发热，则脉欲厥，厥者，脉初来大，渐渐小，更来渐渐大，是其候也，恶寒甚者，翕翕汗出，喉中痛，热多者目赤脉多，睛不慧，医复发之，咽中则伤，若复下之，则紫目闭，寒多者便清谷，热多者便脓血，若之则身发黄，若熨之则咽燥，若小便利者可救之，小便利者为危殆。

脉来厥者，如厥逆之寒热交胜也，初来大者，为邪气鼓动，渐渐小，为正气受伤，更来渐渐大，为邪气复进也，盖缘其人正气本虚，不能主持，随邪气进退，故其脉亦随邪气进退，是以忽大忽小，经云：不大不小，虽困可治，其有大小者，为难治是也，恶寒甚者，则发热，翕翕汗出，喉中痛以少阴之脉循喉咙故也，热多者，太箴多也，目赤脉多睛不慧，以太箴之脉，起於目故也，发汗攻箴，则少阴之热，因发而上行，故咽中伤，若复下之，则太箴之邪，因虚而内陷，故紫目闭，阴邪下行为寒多，必便清谷，箴邪下行为热多，必便脓血，之则火热伤表，身必发黄，熨之则火邪内逼，必为咽燥，小便利者，津液未竭，犹可救之，小便利者，津液已绝，为危殆也。

伤寒发热，口中勃勃气出，头痛目黄，不可制，贪水者必呕，恶水者厥，若下之，咽中生疮，假令手足温者，必下重便脓血，头痛目黄者，若下之则紫目闭，贪水者下之，其脉必厥，其声嚶，咽喉塞，若发汗则战栗，阴箴俱虚，恶水者若下之，则冷不嗜食，大便完谷出，若发汗则口中伤，舌上白胎烦燥，脉数实不大便，六七日後必便血，若发汗则小便，自利也。

发热口中勃勃气出，邪气变热，冲於膈上也，头痛目黄，不可制者，热郁於经也，贪水者为无阴，邪气并於上焦，故必呕，恶水者为无箴，邪气并於下焦，故厥逆也，若下之虚热结，必咽痛厥逆，假令手足不厥，则热邪下行，而协热利也，若头痛目黄者，为邪在太箴，下之热气内伏，则目闭也，贪水者热在上焦，下之伤阴，必脉厥声嚶，咽喉闭塞，汗之伤箴，则阴箴俱虚而战栗，恶水者为箴虚，下之则冷不食，完谷不化，汗之虚箴上乘，口伤舌上白胎烦躁，若目黄漱水不大便者，六七日後必便血，若发其汗，则小便当不利，今反自利者，太箴之瘀热结於膀胱，而小便偏渗也，瘀血为阴邪，虽有如狂实证，而不能消耗津液，故小便自利耳。下之其三字，从玉函经增入。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弦反在上，微反在上，微反在

下，弦为筋端，微为阴寒，上实下虚，意欲得温，微弦为虚，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不能自还，者则剧，数吐涎沫，咽中必乾，小便不利，心中饥烦，时而发，其形似疟，有寒无热，虚而寒栗，而发汗，而苦满，腹中复坚。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弦反在上，微反在下，弦为筋端，微为阴寒，上实下虚，意欲得温，微弦为虚，虚者不可下也，微则为，则吐涎，下之则止而利因不休，利不休，则胸中如虫啮，粥入则出，小便不利，絮豆拘急，喘息为难，颈背相引，臂则不仁，璠寒反汗出，身冷若冰，眼睛不慧，语言不休，而谷气多，入此为除中，口虽欲言，舌不能前。

此二条言尺中微弱者，不可汗下也，观其意欲温一语，可以灼见病情，上条言寸口微见弦脉，而刻剧吐涎等证，知为胃气本虚，而挟寒饮，速宜温养中土，误发汗，则胃中筋气愈伤，客邪固结愈甚，或因而复之，遂至而苦满，腹中复坚，皆阴邪水饮否塞之象也，下条言寸口微见弦脉，而吐涎沫等证，仍为胃气本虚，亦宜培理中土，若误下之，下利不止，胃中空虚，而反暴食为除中，少阴虚寒，而反冷汗为外脱，及口虽欲言，舌萎不能前等，死证起，较上条证更剧，以下更甚於汗也。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微则筋气不足，涩则无血，筋气反微，中风汗出，而反躁烦，涩则无血，厥而且寒，筋微发汗，躁不得眠。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微反在上，涩反在下，微则筋气不足，涩则无血，筋气反微，中风汗出，而反躁烦，涩则无血，厥而且寒，筋微不可下，下之则心下痞满。

此二条言尺中脉涩者，不可汗下也，筋微阴涩，气血亏，而关上脉复弱，胃土亦衰，所以汗下俱禁也，筋微复用筋药发汗，则筋气转伤，必躁不得眠，筋微而用阴药攻下，则筋气内陷，必心下痞满也。

脉濡而弱，弱反在关，濡反在巅，浮反在上，数反在下，浮为筋虚，数为亡血，浮为虚，数为热，浮为虚，自汗出而恶寒，数为痛，脉寒而栗，微弱在关，胸下为急，喘汗而不得呼吸，呼吸之中，痛在於豆，振寒相搏，形如疟状，医反下之，故今脉数，发热狂走见鬼，心下为痞，小便淋漓，小腹甚满，小便则尿血也。

寸口浮濡而关弱尺数者，以其人筋气本虚，虚筋陷於阴分也，若误下伤血，必致狂走痞满尿血耳。

脉濡而紧，濡则筋气微，紧则荣中寒筋微卫中风，发热而恶寒，

荣紧胃气冷，微呕心内烦，医为有大热，解肌而发汗，亡籛虚烦，躁心下苦痞坚，表俱虚竭，卒起而头眩，客热在皮肤，怵快不得眠，不知胃气冷，紧寒在关元，技巧无所施，汲水灌其身，客热应时罢，栗栗而振寒，重被而覆之，汗出而冒巅，体惕而又振，小便为微难，寒气因水发，清杀不容间，呕变反肠出，颠倒不得安，手足为微逆，身冷而内烦，迟欲从後救，安可复追还。此见脉濡而紧者，为籛气微，荣中寒，籛微卫中风，外则发热恶寒，荣紧胃中冷，内则微呕心内烦，医不知其外热内冷，以为大热而从汗解之，则表俱虚，客热浅在皮肤，紧寒深在关元，犹汲水灌其客热，致寒证四出，不可复救也。

脉浮而大，浮为气实，大为血虚，血虚为无阴，孤籛独下阴部者，小便当赤而难，胞中当虚，今反小便利而大汗出，法应卫家当微，今反更实，津液四射，荣竭血尽，乾烦而不得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医复以毒药攻其胃，此为重虚，客籛去有期，必下如污埜_κ 斫鷲

脉浮而大，气实血虚，虽偏之为害，亦人所常有也，若此者，阴部当见不足，今反小便利，大汗出，外示有馀，殊非细故，设卫气之实者，因得汗利而脉转微弱，藉是与荣无忤，庶可安全，若卫分之脉，较前更加坚实，则籛强於外，阴必消亡於内，所谓小便利，大汗出者，乃津液四射之徵，势必荣竭血尽，乾烦不眠，血薄肉消，而成暴液下注之证，此际安其胃，固其液，调和强籛，收拾残阴，岌岌不及，况复以毒药攻其胃，转增奔迫之势，而蹈重虚之戒，令客籛亦去，下血如污埜_κ 沓籛。

师曰：病人脉微而涩者，此为医所病也，大发其汗，又数大下之，其人亡血，病当恶寒，後乃发热，无休止时，夏月盛热，欲着复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所以然者，籛微则恶寒，阴弱则发热，此医发其汗，令籛气微，又大下之，令阴气弱，五月之时，籛气在表，胃中虚冷，以籛气内微，不能胜冷，故欲着裸衣，十一月之时，籛气在里，胃中烦热，以阴气内弱，不能胜热，故欲裸其身，又阴脉迟涩，故知亡血也。

王肯堂曰：大发其汗，伤籛也，宜其脉微而恶寒，又数天下之，伤阴也，宜其脉涩而发热，阴籛絜伤，则气血俱损，而首末独言亡血者，何也曰：下之亡阴不必言，汗亦血类故也，内虚之人，夏月籛气在表，则内无籛也，故不胜其寒，冬月籛气在里，阴既虚，不能当邪气之灼烁，故不胜其热，然诸脉弦细而涩，按之无力者，往往恶寒苦振栗不止，或时发躁，蒸蒸而热，如坐甑中，

必得去衣居寒处，或饮寒水，则便如故，其振寒复至，非必遇夏乃寒，遇冬乃热也，此但言其例，论其理耳。

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本位，其人病身体苦疼重者，须发其汗，若明日身不疼不重者，不须发汗，若汗自出者，明日便解矣，何以言之，立夏得洪大脉，是其时脉，故使然也，四时仿此。

立夏得洪大脉，是温病之本脉，若其人苦疼重，乃热郁肌表，未得发越之故，须以辛凉苦寒药泄其郁热，乃伏气发汗之正法也，若明日身不疼重，则荣卫自和，然汗出自解，无藉於药矣。

脉盛身寒，得之伤寒，脉虚身热，得之伤暑。

寒伤形，故脉盛身寒而周身发热，暑伤气，故脉虚身热，而独背微恶寒。

问曰：病有战而汗出，因得解者，何也。答曰：脉浮而紧，按之反飶，此为本虚，故当战而汗出也，其人本虚，是以发战，以脉浮，故当汗出而解也。

问曰：病有不战而汗出解者，何也。答曰：脉大而浮数，故知不战汗出而解也，若脉浮而数，按之不飶，此人本不虚，若欲自解，但汗出耳，不发战也。

问曰：病有不战不汗出而解者，何也。答曰：其脉自微，此以曾经发汗，若吐若下若亡血，以内无津液，此阴籛自和，必自愈，故不战不汗出而解也。

问曰：伤寒三日，脉浮数而微，病人身凉和者，何也。答曰：此为欲解也，解以夜半，脉浮而解者，然汗出也，脉数而解者，必欲食也，脉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也。

上言脉微，故不战汗出而解，此言脉微而解者，必大汗出，二说相左何耶，然上以曾经吐下亡血，邪正俱衰不能作汗而解，以未经汗下，血气未伤，邪正俱盛，故必大战作汗而解，不相左也，东垣云：战而汗出解者，太籛也，不战有汗而解者，籛明也，不战无汗而解者，少籛也，若先曾汗下，必不尔矣。

问曰：脉病欲知愈未愈者，何以别之。答曰：寸口关上尺中三处，大小浮磅迟数同等，虽有寒热不解者，此脉阴籛为和平，虽剧当愈。

病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烦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必欲解也。

手足三部脉皆至，言三部大小同等也，今人但知六七日欲作战汗脉伏，不知三部脉皆实，而烦躁口噤，亦是作汗之兆，故仲景三重申此以明之。

若脉和，其人大烦目重，脸内际黄者，此为欲解也。

大烦目重，脸内际黄而脉和者，中央之色见於正位，湿热得以外散也。

病人苦发热，身体疼，病人自卧，师到诊其脉，砱而迟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表有病者，脉当浮大，今脉反砱迟，故知愈也。本发热身疼，今热退卧而脉砱迟，故知邪散，病不传也，设表证误服下药，而脉变砱迟，又为结胸入之候也。

假令病人云：腹内卒痛，病人自坐，师到脉之，浮而大者，知其差也，何以知之，若 有病者，脉当砱而细，今反浮大，故知愈也。

腹中有寒故痛，所以脉当砱细，今脉变浮大，知阴退籛复，故为愈也，设卒痛便见浮大，又为脉不应证矣。

师曰：病家人来请云，人发热烦璫，明日师到，病人向壁卧，此热已去也，设令脉不和，处言已愈。

热退身凉而安静，虽脉不和，为邪退未久，故尚未平复，不当以脉病人安例之。

问曰：凡病欲知何时得，何时愈。答曰：假令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日中得病，夜半愈，何以言之，日中得病，夜半愈者，以籛得阴则解也，夜半得病，明日日中愈者，以阴得籛则解也。

问曰：脉有灾怪，何谓也。师曰：假令人病，脉得太籛，与形证相应，因为作汤，比还送汤，如食顷，病人乃大吐，若下利腹中痛。

师曰：我前来不见此证，今乃变璫，是名灾怪。又问曰：何缘作此吐利。答曰：或有旧时服药，今乃发作，故名灾怪耳。

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不下，形体不仁，乍静乍乱，此为命绝也，又未知何藏先受其灾，若汗出发润，喘不休者，此为肺先绝也，籛反独留，形体如 噎直视摇头者，此心绝也，唇吻反青，四肢 此为肝绝也，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此脾绝也，溲便遗失，狂言目反直视者，此为肾绝也。

籛反独留，孤籛亢璫，阴气先竭也，四肢热习，振掉不 也，柔汗，冷汗也，按五藏绝证，有因贼邪胜 有本藏之邪，亢璫而死者，有子气过逆，母气告竭而死者，有本藏之气，衰绝而死者，有藏府俱绝而死者，不可一概论也。

又未知何藏阴籛前绝，若籛气前绝，阴气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青，阴气前绝，籛气後竭者，其人死身色必赤，腋下温，心下热也。

伤寒 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形损故也，脉阴籛俱盛，大汗

出不解者死，脉阴俱虚，热不止者死，脉至乍愴数者死，脉至如转索者其日死，它 k 语身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逆冷脉碇细者，不过一日死矣。

伤寒 逆上气，肺病也，脉毛甚则散，肺绝之脉也，阴籥俱盛，大汗出不解，阴籥交也，阴籥俱虚热不止，津液竭也，乍愴数者死，其有大小者为难治也，脉至如转索者其日死，纯是邪脉，正气不能为主也，k 身发热而手足温，证脉相应，故主生，k 身大热，而手足冷，证脉相反，故主死也。

伤寒例

阴籥大论云：春气温和，夏气暑热，秋气清凉，冬气冷冽，此则四时正气之序也，冬时严寒，万类深藏，君子固密，则不伤於寒，触冒之者，乃名伤寒耳，其伤於四时之气，皆能为病，以伤寒为最者，以其最成谷厉之气也，中而即病者，名曰伤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热病者，热璫重於温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冬温热病，皆由冬时触寒所致，非时行之气也。

寒毒藏於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藏於骨髓，至夏变为热病，不言藏於骨髓者，脱简也。内经云：冬伤於寒，春必温病。又云：逆冬气，则少阴不藏，肾气独碇，言冬时寒暖不均，和暖之际，人之理不固，忽然严寒骤至，郁闭其不正之气於内，当是之时，少阴之经脉流行於外，是不能退藏於密，势不得不受其邪，然肾藏之真籥碇伏於内，自不受邪，所受邪者少阴之经耳，故真籥充满之人，邪气不能为害，即使受邪，气行则已，惟是不藏精之人先逆冬月蛰藏之令，故邪气得以袭入经脉骨髓，乃至春夏，温热之气内动，而发为温热也。李明之曰：冬伤於寒，冬行春令也，当冬而温火胜而水亏矣，水既已亏，则所胜妄行，土有馀也，火土合德，故为温病，所以不病於冬而病於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权，大寒之令复行於春，理开泄，少阴不藏，房屋之劳伤，辛苦之人，籥气泄於外肾，水亏於内，木当发生，籥已外泄，孰为鼓舞，肾水内竭，孰为滋养，此紮者同病，生化之源既绝，木何赖以生乎，身之所存者热也，时强木长，故为温病。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

伤寒是感天时肃杀之气，以寒犯寒，必先寒水时行，是感湿土郁蒸之气，以湿犯湿，必先湿土，籥明为荣卫之原，始病则荣卫俱

病，经络无分，三焦相溷，内外不通，所以其病即发而暴，非比伤寒以次传经而入也，盖地为污秽浊恶之总归，平时无所不受，适当天时不正之璿，则平时所受浊恶之气，亦必乘时迅发，或冬时过暖，肃杀之令不行，至春反大寒冷，或盛夏湿热，污秽之气交蒸，忽然热璿生风，而人汗孔闭拒，毒邪不得发泄而饷病，病则老幼无分，此即时行之气也。

从霜降以後，至春分以前，凡有触冒霜露，体虚中寒即病者，谓之伤寒也。

言非体虚，即有风寒，莫之能害。

其冬有非节之暖，名曰冬温，冬温之毒，与伤寒大璿，亦有轻重，为治不同。

冬温者，时当大寒，而反大温，东风时至，则肌壅穢，舱 M 大寒，而衣袂单薄，寒郁其邪，其病即发者为冬温，以其所感非时温气，故言与伤寒大璿，若不即发，藏於皮肤，则入伤血脉，至春发为温病，藏於经络，则入伤骨髓，至夏发为热病矣。

从立冬节候，其中无暴大寒，又不冰雪，而有人壮热为病者，此属春时璿气发於冬时，伏寒变为温病。

春时璿气发於冬时，未至而至也，伏寒变为温病，言非时不正之温气，又为外寒所伏，至春而发为温病也。

从春分以後，至秋分节前，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也，其病与温及热病相似，但治有殊耳。

此言非时暴寒之证，虽与温热相似，而源委迥殊，以伏气自内发外，必用苦寒内夺，暴寒从外感冒，合用辛甘外解，故治有不同耳。

凡伤於寒，则为病热，热虽盛不死，若紮感於寒而者必死。

尺寸俱浮者，太璿受病也，当一二日发，以其脉上连风府，故头项痛腰脊强。

尺寸俱长者，璿明受病也，当二三日发，以其脉挟鼻络於目，故身热目疼，鼻乾不得卧。

尺寸俱弦者，少璿受病也，当三四日发，以其脉循佷络於耳，故胸佷痛而耳聋。

此三经受病，未入於府也，可汗而已。

尺寸俱磳细者，太阴受病也，当四五日发，以其脉布胃中络於溢，故腹满而瘕乾。

尺寸俱磳者，少阴受病也，当五六日发，以其脉贯肾络於肺系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

尺寸俱微缓者，厥阴受病也，当六七日发，以其脉循阴器络於肝，故烦满而囊缩。

此三经受病，已入於府者，可下而已。

伤寒经络传变，原不可以日数推测，此六经受病，不过设以例，工不察病机，每以三四日当汗，六七日当下，误人多矣，设伏气发温之三四日，可汗之乎，病传厥阴之六七日，可下之乎，若此可不辨哉。凡云尺寸，则关在其中，可不言而喻。

若紮感於寒者，一日太籛受之，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乾，烦满而渴，二日籛明受之，即与太阳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三日少籛受之，即与厥阴俱病，则耳聾囊缩而厥，水浆不入，不知人者六日死，若三阴三籛五藏六府皆受病，则荣卫不行，藏府不通而死矣。

其得病阴籛紮证俱见，其传经亦阴籛紮经俱传，则邪气弥漫充斥，法当三日主死，然必水浆不入，不知人者，方为荣卫不行，藏府不通，更越三日，而籛明之经始绝也。

其不紮感於寒，更不传经，不加暉气者，至七日太籛病衰，头痛少愈，八日籛明病衰，身热少歇，九日少籛病衰，耳聾微闻，十日太籛病衰，腹絛如故，则思饮食，十一日少阴病衰，渴止，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阴病衰，囊纵，少腹微下，大气皆去，病人精神爽慧也。

更不传经，不加暉气，则邪气传尽，正气将复，愈日可期，然立法大意，不可拘执也，至若更加暉气，乃病中之病，莫可限於时日矣。

若过十三日已上不间，尺寸陷者大危。

言尺寸之脉砵陷，为正气衰微，莫能载邪外出，过经其病不间，诚为危候也。

若更感暉气，变为他病者，当依坏证例治之。

若脉阴籛俱盛，重感於寒，变为温疟。

籛脉浮滑阴脉濡弱，更遇於风，变为风温。

籛脉洪数，阴脉实大，更感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

籛脉濡弱，阴脉弦紧，更遇温气，变为温疫。

此以冬伤於寒，发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

言脉证皆变为热，不得复用辛温发表，所谓方治如说也。

凡伤寒之病，多从风寒得之，始表中风寒，入 则不消矣，未有温覆当，而不消散者，不在证治。

拟欲攻之，犹当先解表，乃可下之。

若表已解而内不消，非大满，犹生寒热，则病不除，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自可除下之，虽四五日不能为祸也。

言非大满大实而下之，则犹生寒热变证，必待大满大实坚，有燥屎者，才可下之，虽迟至四五日，不能为害也。

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内虚热入，协热遂利，烦躁，诸变不可胜数，轻者因笃，重者必死矣。

夫箴盛阴虚，汗之则死，下之则愈，箴虚阴盛，汗之则愈，下之则死。

箴乘阴位，则为箴盛阴虚，故可下而不可汗，阴乘箴位，则为箴虚阴盛，故可汗而不可下，即表病和，病表和之谓也，盖表实虚而邪入府，汗之则死，下之则愈，实表虚，而邪郁於经，下之则死，汗之则愈。

夫如是，则神丹安可以误发，甘遂何可以妄攻，虚盛之治，相背千里，吉凶之机，应若影响，岂容易哉，况桂枝下咽，箴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死生之要，在乎须臾，视身之尽，不暇计日，此阴箴虚实之交错，其候至微，发汗吐下之相反，其祸至速，而医术浅狭，懵然不知病源，为治乃误，使病者殒歿，自谓其分至，仁者鉴此，岂不痛欤。

桂枝下咽，箴盛则毙，承气入胃，阴盛以亡，一概言汗下，关系非细，不过借此为例，非误用二汤，必致不救也。

凡紮感病俱作，治有先後，发表攻，本是不同，而执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饮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言巧似是，其理实违，夫智者之举错也，常审以慎，愚者之动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变，岂可诡哉。

紮感皆是热邪，然治有先後，发表攻，本是不同，持说甚正，亦甚明，何奉议误认为救耶。

凡发汗，温服汤药，其方虽言日三服，若病剧不解，当促其间，可半日中尽三服，若与病相阻，即便有所觉，如服一剂，病证犹在，故当复作本汤服之，至有不肯汗出，服三剂乃解，若汗不出者死病也。

凡得时气病，至五六日，而渴欲饮水，饮不能多，不当与也，何者，以胃中热尚少，不能消之，便更与人作病也。

至七八日，大渴欲饮水者，犹当依证与之，与之常令不足，勿璠意也。

若饮而腹满，小便不利，若喘若哕，不可与之，忽然大汗出，是为自愈也。

凡得病，反能饮水，此为欲愈之病，其不晓病者，但闻病饮水自愈，小渴者乃强，与饮之，因成其祸，不可复数。

上四条，皆是春夏温热之邪，故言时气病，乃可与水，非冬月正伤寒可比例也。

凡得病，厥脉动数，服汤药更迟，脉浮大絀小，初躁後静，此皆愈证也。

厥脉动数，犹言其脉动数，不可连上句读。

正方（一百十三道，诸方之义本条注内已经疏明者此不复赘）

桂枝汤

桂枝（三絳） 芍药（三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服已须臾 热稀粥一升馀，以助药力，温覆令一时许，遍身菌 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流漓，病必不除，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不必尽剂，若不汗，更服依前法，又不汗，後服小促役其间，半日许，令三服尽，若病重者，一日一夜服，周时观之，服一剂尽，病证犹在者，更作服，若汗不出者，乃服至二三剂，禁生冷黏滑肉面五辛酒酪臭恶等。

此方专主卫气风邪之证，以其卫伤不能外固而自汗，所以用桂枝之辛发其邪，即用芍药之酸助其阴，然一散一收，又须甘草以和其胃，况发汗必须辛甘以行籛，故复以生姜佐桂枝，大枣佐甘草也，但方中芍药不言赤白，圣惠与节庵俱用赤，孙尚与叔微俱用白，然赤白补泻不同，仲景云：病发热汗出，此为荣弱卫强，荣虽不受邪，终非适平也，故卫强则荣弱，是知必用白芍药也，荣既弱而不能自固，岂可以赤芍药泻之乎，虽然，不可以一律论也，如太籛误下而传太阴，因而腹满时痛，则当倍白芍补荣血之虚，若夫大实者必加大黄，又宜赤芍以泻实也，至於湿热素盛之人，与夫酒客辈感寒之初，身寒恶热者，用桂枝汤，即当加黄芩以胜热，则不宜白芍以助阴，贵在临证活法也。按桂枝入心，血药也，而仲景用以治风伤卫之证，麻黄走肺，气药也，而仲景用以治寒伤荣之证，皆气病用血药，血病用气药，故许学士有脉浮而缓风伤荣，浮紧兼涩寒伤卫之误，殊不知风伤卫则卫受邪卫受邪，则不能内护於荣故荣，气不固而自汗，必以桂枝血药，透警荣卫，又须芍药护荣固表，荣卫和而自汗愈矣，寒伤荣则荣受邪，荣受邪则不能外通於卫，故气郁而无汗，必以麻黄气药开通理，又须桂枝实荣散邪，汗大泄而郁热散矣。

小建中汤

桂枝(三棼) 芍药(六棼酒洗)、甘草(二棼炙)、生姜(三棼切)、大枣(十二枚擘)、饴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内饴饴，更上微火消解，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桂枝汤，方中芍药桂枝等分，用芍药佐桂枝以治卫气，小建中方中加倍芍药，用桂枝佐芍药以治荣气，更加饴饴以缓其脾，故名之曰建中，则其功用大，有不同耳。

桂枝加葛根汤

桂枝(二棼) 芍药(二棼酒洗)、甘草(二棼炙)、生姜(三棼切)、大枣(十二枚擘)、葛根(四棼)

右六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絀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

桂枝加桂汤

桂枝(五棼) 芍药(三棼酒洗)、甘草(二棼炙)、生姜(三棼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适寒，温服一升，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

烧 发汗，则损阴血，蚤动心气，心气因蚤而虚，则触动肾气，发为奔豚，先炙核上以散寒，次与桂枝加桂汤，以泄奔豚之气，所知加之桂，当用肉桂为是。

桂枝加芍药汤

桂枝(三棼) 芍药(六棼酒洗)、甘草(二棼炙)、生姜(三棼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

桂枝加大黄汤

桂枝(三棼) 芍药(三棼酒洗)、甘草(二棼炙)、生姜(三棼切)、大枣(十二枚擘)、大黄(一棼)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桂枝加厚朴杏仁汤

桂枝(三棼) 芍药(三棼酒洗)、甘草(二棼炙)、生姜(三棼切)、大枣(十二枚擘)、厚朴(二棼炙)、杏仁(五十个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

太籛病误下，微喘脉促，宜用此汤，若籛明病误下，微喘胸膈不快者，又属小陷胸证矣。

新加汤

桂枝(三絳)、芍药(四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四絳切)、大枣(十二枚擘)、人参(三絳)

右六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

此因发汗後津液骤伤，非真籛素亏之比，故宜和荣药中，加人参以助津气也。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

芍药(三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茯苓(三絳)、白术(三絳)

右六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若小便利则愈。

桂枝去芍药汤

桂枝(三絳)、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大枣(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

桂枝去芍药加附子汤

桂枝(三絳)、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若一服恶寒止，停後服。

桂枝加附子汤

桂枝(三絳)、芍药(三絳酒洗)、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适寒温服一升，若一服汗止，停後服。

桂枝甘草汤

桂枝(四絳)、甘草(二絳炙)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救逆汤

桂枝(三絳)、甘草(二絳炙)、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蜀漆(三絳洗去腥)、白龙骨(四絳熬水飞)、牡蛎(五絳熬)

右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絛二升，煮内诸药，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桂枝(一絳)、甘草(二絳)、龙骨(二絳熬水飞)、牡蛎(二絳熬)

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日三服。

桂枝麻黄各半汤

桂枝(一綮十六铢)、芍药(酒洗)、甘草(炙)、生姜(切各一綮)、大枣(四枚擘)、麻黄(一綮去节)、杏仁(二十四个汤浸去皮尖紫仁者)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温服八合。

桂枝二麻黄一汤

桂枝(一綮十六铢)、芍药(一綮六钱酒洗)、甘草(一綮二铢炙)、生姜(一綮六铢切)、大枣(五枚擘)、麻黄(十六铢去节)、杏仁(十六个去皮尖)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服。

桂枝二越婢一汤

桂枝、芍药(酒洗)、甘草(炙各十八铢)、生姜(一綮二铢)、大枣(四枚擘)、麻黄(十八铢去节)、石膏(一十四铢碎葶藶)

右七味，通咀，以水五升，先煮麻黄一二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此汤与各半，证治相类，方亦相类，但彼以不得小汗而面热身痒，故絀小桂枝汤之制，而加麻黄杏仁，此以胃热无津而不能作汗，故絀小大青龙之制，去杏仁而加石膏，以杏仁下气走表，非无津者所宜，石膏辛凉化热，正胃热者所喜尔。

当归四逆汤

当归(三綮)、桂枝(三綮)、芍药(三綮酒洗)、细辛(二綮)、甘草(二綮炙)、通草(二綮)、大枣(二十五枚擘)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当归四逆加絀茱萸生姜

当归(三綮)、桂枝(三綮)、芍药(三綮酒洗)、细辛(二綮)、甘草(二綮炙)、通草(二綮)、大枣(二十五枚擘)、絀茱萸(二升去闭者泡)、生姜(半斤切)、

右九味，以水六升，清酒六升，和煮，取五升去滓，温分五服。

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

茯苓(四綮)、桂枝(三綮)、白术(二綮)、甘草(二綮炙)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分三服。

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

茯苓(半斤)、桂枝(四綮)、甘草(二綮炙)、大枣(十五枚擘)

右四味，以甘澜水一斗，先煮茯苓絀二升，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作甘澜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内以

杓扬之，水上有珠子，五六千颗相逐，取用之。

汗後餘邪，挾北方邪水为患，故取桂枝汤中之三以和荣，五苓散中之二以利水，作甘澜水者，取其流利，不助肾邪也。

茯苓甘草汤

桂枝（二絳） 茯苓（二絳） 甘草（一絳炙） 生姜（三絳切）
右四味，以水四升，煮取水二升，去滓，温分三服。

炙甘草汤（一名复脉汤）

甘草（四絳炙） 桂枝（三絳） 人参（二絳） 生地黄（一斤）
麦门冬（半斤去心）、麻子仁（半升研）、阿襟（二絳）、生姜（三絳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九味，以清酒七升，水八斗，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内襟磳消尽，温服一升，日三服。

麻黄汤

麻黄（三絳去节）、桂枝（三絳）、甘草（一絳炙）、杏仁（七十个泡去皮尖）

右四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絀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半，去滓，温服八合，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餘如桂枝法将息。

张氏医通 jiu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夫寒伤荣，则荣血受病，而见骨节烦疼，当矣，何反理理闭塞，无汗而喘耶，盖荣既受伤於内，必无卫气独和於外之理，所以用麻黄发汗，必兼桂枝以和荣，用杏仁者，所以散气除喘，用甘草者，所以助籛和卫，荣卫流行，始能作汗也。按时珍云：仲景治伤寒，无汗用麻黄，有汗用桂枝，历代名医，未有究其精微者，夫津液为汗，汗即血也，在荣即为血，在卫即为汗，寒伤荣，荣血不能外通於卫，卫气闭固，故无汗发热而憎寒，风伤卫，卫气不能内护於荣，荣气不固，故有汗发热恶风，是麻黄汤，虽太籛发汗重剂，实为发散肺经火郁之气，桂枝汤，虽太籛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又汪石山云：辛甘发散为籛，仲景发表药中，必用甘草以载住邪气，不使陷入阴分也，若邪既入，则内腹胀，必无复用甘草之理，试观五苓抵当承气大柴陷胸十枣辈，并不用甘草也，惟调胃桃核二汤，以其尚兼太籛部分之表邪，故不得不用也，当知发汗药中之甘草，必不可少，此汤须脉证全在於表，另可用之，若脉微弱自汗者，不可用也，今人但执一二日在表，并宜发汗，设尺中弦数虚多大，为阴虚水，汗之亢籛热厥而死，尺中迟弱足冷为籛虚夹阴，汗之则亡籛厥逆而死，可不慎欵。

[张氏医通十](#)

大青龙汤

麻黄(六紮去节)、桂枝(二紮)、甘草(二紮炙)、杏仁(四十个去皮尖)、生姜(三紮切)、大枣(十二枚擘)、石膏(如鸡子大碎)

[张氏医通十一](#)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黄絀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温粉粉之，一服汗者，停後服，汗多亡籛遂虚，恶风烦躁不得眠也。

[张氏医通十二](#)

或问此方，治脉浮紧，发热恶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烦躁，并不见中风之脉证，而疏钞金，但据条首中风二字，乃云本之风气似隐，标之寒化反显，释风寒紮感者谬矣，殊不知其实为风寒少之证，设果本隐标显，则治病必求其本，何反倍用麻黄耶，按内台方云：此一证全在不汗出三字，藏机，若风伤卫，则自汗恶风，寒伤荣，则无汗而喘，此云不汗出而烦躁，则知其证略有微汗，不能透出，故生烦躁，於此可见其兼有风证，而脉见浮紧，是风见寒脉，加以恶寒身

疼，知寒重於风，故於麻桂二汤中，除去芍药，倍麻黄而加石膏，设不并力图之，速令外泄，则风挟寒威内攻，鼓动君相二火，则周身皆为火化矣，所以不得不倍用麻黄也，其去芍药而加石膏者，以其汗既不能透出，原无藉於护荣，既郁於心包，则解烦诚不可缓，明乎此，则不但大青龙之法可解，大青龙之方可施，其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越婢汤桂枝二越婢一汤，麻黄升麻汤等，可随证取用，无窒碍也。

小青龙汤(有加絀法见太籀上篇本条下)

麻黄(三絃去节)、桂枝(三絃)、芍药(三絃酒洗)、甘草(二絃炙)、五味子(半升)、乾姜(三絃)、细辛(二絃)、半夏(半升姜制)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絀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葛根汤

葛根(四絃)、麻黄(三絃去节)、桂枝(二絃)、芍药(二絃酒洗)、甘草(二絃炙)、生姜(三絃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七味，通咀，以水一斗，先煮麻黄葛根，絀二升，去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须啜粥，馀如桂枝法，将息及禁忌。

葛根加半夏汤

葛根(四絃)、麻黄(三絃去节汤制去黄汁焙乾)、桂枝、芍药(酒洗)、甘草(炙各二絃)、半夏(半升洗)、生姜(三絃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葛根麻黄絀二升，去白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二升，覆取微似汗。

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

麻黄(四絃去节)、杏仁(五十个去皮尖)、甘草(二絃炙)、石膏(半斤碎葶藶)

右四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絀二升，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

麻黄(二絃去节)、连轺(二絃即连翘根)、赤小豆(一升即细赤豆)、杏仁(四十个去皮尖)、甘草(二絃炙)、生梓白皮(一升)、生姜(二絃切)、大枣(十二枚擘)

已上八味，以潦水一斗，先煮麻黄再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分温三服，半日服尽。

伤寒瘀热在，身必发黄者，因其人素有湿热，汗出不尽，则肌

之，为瘀热所凝，而遍身发黄，故宜此汤以取微汗也，麻黄发散表邪，杏仁生姜辛散走表，连轺泻经络之积火，梓皮除肌肉之湿热，小豆降火利水，甘草大枣，益脾和胃，盖土厚可以御水湿之蒸，观金匱治寒湿，用麻黄加术汤，其义可见。此汤为汗後表邪未解，而湿热发黄，脉浮者，取汗而设，茵蒿汤，为表邪已散，而小便不利，身黄脉碇者分利而设，梔子柏皮汤，为表皆热，脉来软大，不可汗下者而设，若夫汗後渴而小便不利，热结津液，身目皆黄者，又当取用五苓加茵，以利水为务也。

麻黄升麻汤

麻黄(二藜半去节)、升麻(一藜一分)、当归(一藜一分)、知母、黄芩、萎甬(各十八铢)、天门冬(去心)、芍药、乾姜、白术、茯苓、甘草(炙)、桂枝、石膏(碎葶藶各六铢)

右十四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一藜，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分温服三服，相去如炊三斗米顷令尽，汗出愈。

麻黄附子细辛汤

麻黄(二藜去节)、细辛(一藜)、附子(一枚泡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黄二升，去上沫，内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麻黄附子甘草汤

麻黄(二藜去节)、甘草(二藜炙)、附子(一枚炮去皮)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黄一藜，沸去上沫，内诸药，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小柴胡汤(加絀法见少籀篇本条下)

柴胡(半斤)、黄芩、人参、甘草(各三藜)、半夏(半升洗)、生姜(三藜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大柴胡汤

柴胡(半斤)、黄芩(三藜)、芍药(三藜)、半夏(半升洗)、枳实(四枚炙)、大黄(二藜)、生姜(五藜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温服一升，日三服。

此汤治少籀经邪，渐入籀明之府，或误下引内犯，而过经不解之证，故於小柴胡方中，除去人参甘草，助籀恋胃之味，而加芍药枳实大黄之碇降，以涤除热滯也，与桂枝大黄汤同义，彼以甘草桂枝兼大黄，藜解太籀误下之邪，此以柴胡芩半兼大黄，藜解少籀误下之邪，藜不移易之定法也。

柴胡桂枝汤

柴胡(四藜)、桂枝、人参、黄芩、芍药(各一藜半)、甘草(一藜炙)、半夏(二合半)、生姜(一藜半切)、大枣(六枚擘)

右九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

柴胡桂枝乾姜汤

柴胡(半斤)、桂枝(三藜)、乾姜(二藜)、塘菱根(四藜)、黄芩(三藜)、甘草(二藜炙)、牡蛎(二藜熬)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柴胡加芒硝汤

柴胡(半斤)、黄芩、人参、甘草(各三藜)、半夏(半升洗)、生姜(三藜切)、大枣(十二枚擘)、芒硝(六藜)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内芒硝，再煎又取三升，温服一升，不解更服。

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柴胡(四藜)、半夏(二合洗)、大黄(二藜)、桂枝、人参、茯苓、生姜(切)、龙骨(熬)、牡蛎(熬各一藜半)、铅丹(一藜水飞)、大枣(六枚擘)

右十一味，以水八升，煮取四升，内大黄，切如棋子大，更煮一二沸，去滓，温服一升。

此汤治少籛经邪犯本之证，故於本方中，除去甘草黄芩行籛之味，而加大黄行阴，以下夺其邪，兼茯苓以分利小便，龙骨牡蛎铅丹，以镇肝胆之怯，桂枝以通血脉之滞也，与救逆汤同义，彼以桂枝龙骨牡蛎蜀漆，镇太籛经火逆之神乱，此以柴胡兼龙骨牡蛎铅丹，镇少阴经误下之，烦蚤，亦不易之定法也。

四逆散(有加絀法见少阴下篇本条下)

甘草(炙)、枳实(破水渍炙乾)、柴胡、芍药

右四味，各十分，捣筛，白饮和服，分寸匕，日三服。

谓胃承气汤

大黄(四藜清酒浸)、甘草(二藜炙)、芒硝(半升)

右三味，通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温服之。

承气者，用以制亢璠之气，使之承顺而下也，伤寒秘要曰：王海藏论云，仲景承气汤，有大小调胃之殊，今人以三一承气，不分上下缓急用之，岂不失仲景本意，大热大实用大承气，小热小实用小承气，实热尚在胃中用调胃承气，以甘草缓其下行而祛胃热也，若病

大用小，则邪气不伏，病小用大，则过伤正气，病在上而用急下之剂，则上热不除，岂可一概混治哉，节庵论小承气曰：上焦受伤，去芒硝，恐伤下焦血分之真阴，论调胃承气曰：邪在中焦，不用枳实厚朴，以伤上焦虚无氤氲之元气，然此汤独可用芒硝以伤下焦乎，吾未闻承气汤有主上焦者，未闻调胃承气之证，至於坚而燥也，仲景调胃承气汤证，八方中并无乾燥，不过曰胃气不和，曰胃实，曰腹满，则知此汤专主表邪悉罢，初入府而欲结之证也，故仲景以调胃承气，收入太籛籛明，而大黄注曰酒浸，是太籛籛明去表未远，其病在上，不当攻下，故宜缓剂以调和之，及至正籛明，则皆曰急下之，而大承气汤，大黄注曰酒洗，是洗轻於浸，微升其走下之性以和其中，至於少籛籛明，则去正籛而逼太籛，其分在下，故用小承气，大黄不用酒制也。

大承气汤

大黄(四紮酒洗)、厚朴(半斤去皮炙)、枳实(五枚炙)、芒硝(三合)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内大黄，煮取二升，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一紮沸，分温再服，得下，馀勿服。

小承气汤

大黄(四紮)、厚朴(二紮去皮炙)、枳实(三紮)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二服，初服汤，当更衣，不尔者，尽饮之，若更衣者，勿服之。

桃核承气汤

桃仁(五十个去皮尖)、桂枝(二紮)、甘草(二紮炙)、大黄(四紮酒浸)、芒硝(二紮)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去滓，内芒硝，更上火微沸，温服五合，日三服，当微利。

抵挡汤

水蛭(三十个猪脂熬黑)、蛭]二十个熬去翅足)、大黄(三紮酒浸)、桃仁(二十个去皮尖)右四味，为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不下再服。

抵挡圆

水蛭(二十个猪脂熬黑)、蛭]二十五个熬去翅足)、大黄(三紮)、桃仁(二十个去皮尖)右四味，杵分为四丸，以水一升，煮一丸，取七合服之，时当下血，若不下者更服。

茵 蒿汤

茵 蒿(六紮)、栀子(十四枚擘)、大黄(二紮)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蒿六升，内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温三服。

麻仁丸

麻子仁(二升熬晒去麁)、芍药(半斤)、枳实(半斤炙)、大黄(一斤去皮)、厚朴(一斤去皮炙)、杏仁(一斤去皮尖熬别作脂)

右六味为末，炼蜜为丸桐子大，饮服十丸，日三服，渐加利为度。

此治素脾约之人，复感外邪，预防燥结之法，方中用麻杏二仁，以润肠燥，芍药以养阴血，枳实大黄以泄实热厚朴以破滞气也，然必因客邪加热者，用之方为合辙，後世以此概治老人津枯血燥之结，但取一时之通利，不顾愈伤其真气，得不速其咎耶。

蜜煎导方

蜜七合，一味，内铜器中微火煎之，稍凝如饴状搅之，勿令焦着，欲可丸并手捻作挺，令头锐大如指，长三寸许，当热时急作，冷则晦，以纳谷道中，以手急抵，欲大便时乃去之。

猪胆汁方

大猪胆一枚，泻汁，和醋少许，以灌谷道中，如一食顷当大便出。

大陷胸汤

大黄(六觔去皮)、芒硝(一升)、甘遂(一钱)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大黄取二升，去滓，内芒硝煮一觔沸，内甘遂末，温服一升，得快利，止後服。

大陷胸圆

大黄(半斤)、芒硝(半升)、葶苈(半升熬)、杏仁(半升去皮尖熬黑)

右四味，捣筛二味，内杏仁芒硝，合研如脂和散，取如弹丸一枚，别捣甘末一钱，匕白蜜二合水二升，煮取一升温顿服之，一宿乃下，如不下更服，取下为效，禁如药法。

小陷胸汤

黄连(一觔)、半夏(半升洗)、塘蓼实(大者一个)

右三味，以水六升，先煮塘蓼取三升，去滓，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十枣汤

芫花(熬)、甘遂、大戟、大枣(十枚擘)

右上三味，等分，各别捣为散，以水一升半，先煮大枣肥者十枚，取八合，去滓，内诸药，强人服一钱，匕髻者服半钱，平旦温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钱，得快下利後，糜粥自养。

大黄黄连泻心汤

大黄(二觔)、黄连(一觔)

右二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去滓，分温再服。（麻沸汤者言滚沸如麻也。）

附子泻心汤

大黄(二憵)、黄连、黄芩(各一憵)、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别煮取汁)
右四味，切三味，以麻沸汤二升渍之，须臾绞出滓，内附子汁，分温再服。

生姜泻心汤

甘草(三憵炙)、人参(三憵)、乾姜(一憵)、半夏(半升洗)、黄芩(三憵)、黄连(一憵)、生姜(四憵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甘草泻心汤

甘草(四憵)、乾姜(三憵)、半夏(半升洗)、黄芩(三憵)、黄连(一憵)、大枣(十二枚擘)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半夏泻心汤

半夏(半升洗)、乾姜、甘草(炙)、人参、黄芩(各二憵)、黄连(一憵)、大枣(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按泻心汤诸方，皆治中风汗下表解 未和之证，其生姜甘草半夏三泻心，是治痰湿结聚之痞，方中用半夏生姜以涤痰饮，黄芩黄连以除湿热，人参甘草以动胃气，乾姜炮黑以渗水湿，若但用苦寒治热，则拒格不入，必得辛热为之向导，是以乾姜半夏，在所必需，若痞满，暂去人参，气壅上升，生姜勿用，痞而不满，仍用人参，此一方出入而有三治也，其大黄附子二泻心，乃治阴膺偏胜之痞，一以大黄黄连，涤胸中素有之湿热，一加附子，兼温经中骤脱之虚寒也，用沸汤渍绞者，取寒药之性，不经火而力峻也，其附又必煎汁，取寒热各行性其耳，仲景立法之妙，无出乎此，以大黄芩连，涤除胃中之邪热，即以附子温散凝结之阴寒，一举而寒热交结之邪尽解，詎知後人目凌 阗 t 也。

黄连汤

黄连、甘草(炙)、乾姜、桂枝(各三憵)、人参(二憵)、半夏(半升洗)、大枣(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夜二服。

葛根黄芩黄连汤

葛根(半斤)、黄芩(二紮)、黄连(三紮)、甘草(二紮炙)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葛根絀二升,内诸药,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厚朴生姜甘草半夏人参汤

厚朴(半斤去皮炙)、生姜(半斤切)、甘草(二紮炙)、半夏(半升洗)、人参(一紮)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乾姜黄连黄芩人参汤

乾姜、黄连、黄芩、人参(各三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再服。

絀茱萸汤

絀茱萸(一升洗)、人参(三紮)、生姜(六紮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施覆代赭石汤

施覆花(三紮)、代赭石(一紮约)、人参(二紮)、甘草(三紮炙)、半夏(半升洗)、生姜(五紮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温服一升,日三服。

方中用代赭,领人参甘草下行,以镇胃中之逆气,固已奇矣,更用旋覆半夏姜枣,而涤膈上之风痰,尤不可测,设非此法承领上下,何能转否为泰於反掌耶。

赤石脂禹餘粮汤

赤石脂(一紮碎)、禹餘粮(一斤碎)

已上二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三服。

桃花汤

赤石脂(一斤一半用一半筛末)、乾姜(一紮)、粳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温服七合,内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石脂之涩,以固下焦滑脱,必稍加乾姜粳米,以理中气之虚,虚能受热,故虽热邪下利,不妨仍用乾姜之辛,以佐石脂之涩,汤中用石脂半斤,不为少矣,服时又必加末方寸匕,取留滓以沾肠胃也,盖少阴主禁固二便,肾水为火所灼,不能济火,火蓄肠金,故下利便脓血,所以用乾姜从治之法,犹白通汤之用人尿猪胆,彼假其寒,此假其热耳。

四逆汤

甘草(二藜炙)、乾姜(一藜半)、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通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强人可大附子一枚乾姜三藜。

此汤通治三阴脉砭恶寒，手足逆冷等证，故取附子之生者，上行头顶，外彻肌表，以温经散寒，乾姜亦用生者，以内温藏府，甘草独用炙者，以外温荣卫内补中焦也，其云强人可大附子一枚，乾姜三藜者，则知平常之人，附子不必全用也，况宋以前人，不善栽培，重半藜者即少，大者璫是难得，所以仲景有一方中用二三枚者，非若近时西附之多重一藜外也，然川中所产，求一藜者，亦不易得近世用二三钱一剂，即与仲景时二三枚分三剂相等耳。此汤与麻黄附子细辛汤之用麻黄，发散经络之寒邪，熟附温补少阴之真籛，细辛发越肾肝之籛气，似理而意实同，盖彼以麻黄治表邪，附子温虚，细辛通其阴经之邪，此以附子治表邪，乾姜温虚甘草和其胃中之籛，嗣真所谓生附配乾姜，补中有发，熟附配麻黄，发中有补是也。

四逆加人参汤

甘草(二藜炙)、乾姜(一藜半)、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人参(一藜)

右四味，通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

茯苓四逆汤

茯苓(六藜)、人参(一藜)、甘草(二藜炙)、乾姜(一藜半)、附子(一枚生用去皮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通脉四逆汤(有加絀法见少阴本条下)

甘草(二藜炙)、乾姜(三藜强人可四藜)、附子(大者一枚去皮生用)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温再服。

通脉四逆猪胆汁汤

甘草(二藜炙)、附子(大者一枚生去皮破八片)、乾姜(三藜)、猪胆汁(半合)

右四味，以水三升，先煮三物，取一升二合，去滓，入胆汁，分温再服。

白通汤

葱(四茎)、乾姜(一藜)、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入胆汁，分温再服。

白通加猪胆汁汤

葱(四茎)、乾姜(一藜)、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人尿(五合)、猪胆汁(一合)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胆汁人尿，和令相得，分温再服。

附子汤

附子(二枚去皮破八片生)、人参(二絜)、白术(四絜)、茯苓(三絜)、芍药(三絜酒洗)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或问附子汤，与真武汤，只互换一味，何真武汤主行水收阴，附子汤主回籛峻补耶，盖真武汤内生姜佐熟附，不过取辛热之势，以走散经中之水饮，附子汤中人参助生附，纯用其温补之力，以快复涣散之真籛，且附子汤中附术皆倍於真武，其分絜亦自不同，所以主治迥理，岂可比例而观乎

真武汤(有加絀法见少阴上篇本条下)

茯苓(三絜)、芍药(三絜酒洗)、白术(二絜)、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生姜(三絜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七合，日三服。

乾姜附子汤

乾姜(一絜)、附子(一枚生去皮破八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顿服。

桂枝附子汤

桂枝(四絜)、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甘草(二絜炙)、生姜(三絜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白术附子汤

白术(四絜)、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甘草(二絜炙)、生姜(三絜切)、大枣(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温三服。

甘草附子汤

甘草(一絜炙)、附子(二枚炮去皮破)、白术(二絜)、桂枝(四絜)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则解，能食汗出复烦者，服五合，恐一升多者，宜服六七合为妙。

风伤卫气，湿流关节，风湿相搏，邪乱经中，故主周身骨节诸痛，风湿胜则卫气不固，污出短气，恶风不欲去衣，湿胜则水气不行，小便不利，或身微肿，故用附子除湿温经，桂枝祛风和荣，白术去湿实卫，甘草辅诸药而成敛散之功也。

芍药甘草附子汤

芍药(三絜)、甘草(三絜炙)、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

理中圆及汤(有加絀法见杂篇霍乱本条下)

人参、白术、甘草(炙)、乾姜(各三絃)

右四味，捣筛为末，蜜和丸如鸡子黄大，以沸汤数合，和一丸，研碎温服之，日三四，夜二服，腹中未热，益至三四丸，然不及汤，汤法，以四物依絃数切，用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桂枝人参汤

桂枝(四絃)、人参(三絃)、白术(三絃)、甘草(四絃炙)、乾姜(三絃)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四味取五升内桂，更煮取三升，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甘草乾姜汤

甘草(四絃炙)、乾姜(二絃炮)

右通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温再服，此即四逆汤去附子也，辛甘合用，专复胸中籐气，其夹食夹阴，面赤足冷发热喘，腹痛便滑，外内合邪，难於发散，或寒药伤胃，合用理中，不便参术者，并宜服之真胃虚挟寒之圣剂也，若夫脉砵畏冷，呕吐自利，虽无厥逆，仍属四逆汤证矣。

乌梅丸

乌梅(三百个)、黄连(一斤)、黄柏(六絃)、乾姜(十絃)、附子(六枚炮)、蜀椒(四絃熬去汁)、桂枝(六絃)、细辛(六絃)、人参(六絃)、当归(四絃)

右十味，瑱振筛合治之，以苦酒渍乌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饭熟捣成和药令相得，内臼中，与蜜杵二千下，丸如梧桐子，大先食饮服十丸日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其臭食等，按乌梅丸，主胃气虚而寒热错杂之邪，积於胸中，所以不安而时时上攻，故仍用寒热错杂之味治之，方中乌梅之酸以开胃，蜀椒之辛以泄滞，连柏之苦以降气，盖闻酸则定，得辛则伏，遇苦则下也，其他参归以补中气之虚寒，姜附温胸中之寒饮，若无饮则不呕逆，亦不上矣，辛桂以祛陷内之热邪，若无热邪，虽有寒饮，亦不致於呕逆，若不呕逆，则胃气总虚，亦不致於厥矣。

五苓散

猪苓(十八铢)、泽泻(一絃六铢)、茯苓(十八铢)、桂(半絃)、白术(十八铢)

右五味为末，以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

此紫解表之药，故云覆取微汗，茯苓猪苓味淡，所以渗水涤饮也，泽泻味咸，所以泄肾止渴也，白术味甘，所以燥脾逐湿也，桂枝味辛，所以散邪和荣也欲兼温表，必用桂枝，专用利水，则宜肉桂，妙用全在乎此，若以其辛热而去之，则何能僮衿伐肾，通津利水乎。此逐内外水饮之首剂，金匱治心下支饮眩冒，用泽泻汤，治呕思水用猪苓散，随意取用二三味成方，总不出是汤也，祖剂云：五苓散，治伤寒温热病，表未解，头痛发热，口燥咽乾，烦渴饮水，或水入即吐，或小便不利，及汗出表解，渴不止者宜服之，又治霍乱吐利，躁渴引饮，并治瘦人脐下有动悸，吐涎沫而呕逆翻胃也，诸如此者，咸属水饮停蓄，津液固结大，小便结，但须增损合宜耳。

猪苓汤

猪苓(去皮)、茯苓、泽泻、滑石(碎)、阿襟(各一掬)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煮四味，取二升，去滓，内下阿襟殫消，温服七合，日三服。

瓜蒂汤

瓜蒂(一分熬黄)、赤小豆(一分)

右二味，各别捣筛，为细末，合治，送下三钱匕，以香啣一合，用热汤七合，煮作稀糜粥饮，取汁和散温顿服之，不吐者少少加，得快吐。

白散

桔梗(三分)、贝母(三分)、巴豆(一分去皮心熬黑研如脂)

右二味为末，内巴豆，更於臼中杵之，以白饮和服，强人半钱，髻者絀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者必利，不利进热粥一杯，利过不止，进冷粥一杯，即愈。

梔子啣汤

梔子(十四枚擘)、香啣(四合丝葦讖定)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内啣，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为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後服，梔子涌膈上虚热，香啣散寒热恶毒，能吐能汗，复汗下後虚烦不解之圣药，若呕则加生姜以涤饮，少气则加甘草以缓中，心烦腹胀，去香啣而加枳朴，邪在上而不在中也，丸药伤胃，则去香啣而加乾姜，涌泄而兼安中之意也，故欲涌虚烦，必先顾虑中气，所以病人有大便溲者，有不可吐之戒。

梔子甘草啣汤

梔子(十四枚擘)、香啣(四合葦讖)、甘草(二掬)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药物，得二升半，内啣，煮取一升半，去

滓，分为二服，温三服，得吐者，止後服。

梔子生姜畔汤

梔子(十四枚擘)、香畔(四合丝葦譙定)、生姜(一紮)

右三味，以水四升，先煮二升半，去滓，分为二服，温冷服即吐愈。

梔子厚朴汤

梔子(十四枚擘)、厚朴(四紮姜炙)、枳实(四枚炙)

已上三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梔子乾姜汤

梔子(十四枚擘)、乾姜(二紮)

右二味，以水三升半，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者，止後服。

梔子柏皮汤

梔子(十五枚擘)、柏皮(二紮)、甘草(一紮)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

此太籛原有寒湿，因伤寒发汗，气蒸而变热，故得发出於外，原非表邪发热之谓，故以梔子清肌表之湿热，黄柏去膀胱之湿热，甘草和其中外也。

枳实梔子畔汤

枳实(三枚)、梔子(十四枚熬黑)、畔(一升葦譙)

右三味，以清浆水七升，空煮取四升，内枳实梔子，煮取二升，下畔更煮五六沸，去滓，分温再服，覆令微似汗。

黄芩汤

黄芩(三紮)、甘草(二紮炙)、芍药(二紮酒洗)、大枣(十二枚擘)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黄芩加半夏生姜汤

黄芩(三紮)、甘草(二紮炙)、芍药(二紮酒洗)、半夏(半升洗)、生姜(二紮半一云三紮)、大枣(十二枚擘)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温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芍药甘草汤

白芍药(四紮酒洗)、甘草(四紮炙)

右二味，通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温再服之。

此即桂枝汤，去桂枝姜枣也，甘酸合用，专治荣中之虚热，其阴虚籛乘，至夜发热血虚筋挛，头面赤热，过汗伤阴，发热不止，或误用辛热，扰其荣血，不受补益者，并宜用之，真血虚挟热之神也，设见脉浮自汗，荣卫不和，纵非外感，仍属桂枝汤证矣。

白虎汤

石膏(一斤碎)、知母(六紮)、甘草(二紮)、粳(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谚云：春不服白虎，为泻肺也，盖春主籛气上升，石膏知母苦寒降下，恶其泻肺之籛，而不得生发也，此特指春不可用者，恐人误以治温病之自汗烦渴也，至於秋冬感冒伤寒，反可浑用，以伤金水二藏之真气乎，此汤专主热病中，在气虚不能蒸发者，则加入参，故张隐庵，以为籛明宣剂，其於湿温则加苍术，温疟则加桂枝，一皆夏月所见之证，故昔人又有秋分後不可妄用白虎之戒。

白虎加人参汤

石膏(一斤碎)、知母(六紮)、甘草(二紮)、粳米(六合)、人参(三紮)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汤成，去滓，温服一升，日三服。

竹叶石膏汤

竹叶(二把)、石膏(一斤碎)、半夏(半升洗)、人参(三紮)、甘草(二紮炙)、麦门冬(一升去心)、粳米(半升)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内粳米，煮米熟汤成，去米，温服一升，日三服。

甘草汤

甘草(二紮)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温服七合，日二服。

桔梗汤

桔梗(一紮)、甘草(二紮)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温再服。

文蛤散

文蛤(五紮)

右一味为散，以沸汤和一钱匕，服汤用五合。

猪肤汤

猪肤(一斤)

右一味，以水一升，煮取五升，去滓，加白蜜一升，白粉五合，熬香和相得，温分六服。

猪属肾，而肤主肺，故取治少阴经中伏邪，阴火乘肺咽痛之证，但当汤泡刮取皮上一层白膩者为是，若以为猪皮外毛根薄肤，则签劣无力，且与熬香之说不符矣。

半夏散及汤

半夏(洗去涎水)、桂枝、甘草(炙各等分)

右三味，各别捣筛已，合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日三服，若不能散服者，以水一升，煎七沸，内散絜方寸匕，更煎三沸，下火令小冷，少少咽之。

苦酒汤

半夏(十四枚洗为粗末)、鸡子(一枚去黄内上苦酒着鸡子壳中)
右二味，内半夏，着苦酒中，以鸡子壳，置刀环中，安火上，令三沸去滓，少少含咽之，不差更作三剂。

黄连阿襟汤

黄连(四絜)、黄芩(二絜)、芍药(二絜)、鸡子黄(二枚)、阿襟(二絜)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三物，取二升，去滓，内襟磲尽，小冷内鸡子黄，搅令相得，温服七合，日三服。

此汤本治少阴热之证，以其阴邪暴虐，伤犯真阴，故二三日已上，便见心烦不得卧，所以始病之际，即用芩连大寒之药，兼芍药阿襟鸡子黄，以滋养阴血也，然伤寒六七日後，热传少阴伤其阴血者，亦可取用，与籐明府实用承气汤法，虽虚实补泻悬殊，而热救阴之意则一耳。

白头翁汤

白头翁(二絜)、黄连、黄柏、秦皮(各二絜)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温服一升，不愈，更服，厥阴热利下重，渴欲饮水者，阴虚生热也，故宜苦寒之剂，治之，不可作籐虚而用湿剂也，所以用白头翁，以升水气之下陷，秦皮以坚肝胃之滑脱，连柏以泄肠胃之湿热，较少阴证便脓血，桃花汤用乾姜，迥乎角立也，盖少阴之水气下奔，虽为热邪，故可用从治之法，厥阴之风气摧拔，水火内动，是以不可复用辛温鼓激其势。

牡蛎泽泻散

牡蛎(熬)、泽泻、塘菴根、蜀漆(洗去腥)、葶苈(熬)、海藻(洗去咸)、商陆根(熬各等分)

右七味，璋捣下筛为散，更入臼中治之，白饮和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後服，日三服。

大病差後，脾胃气虚，不能制约肾水，水溢下焦，腰已下肿，急当利其小便，缓则上逆籐位，治无及矣，故用牡蛎泽泻海藻之咸，入肾而利水，葶苈陆之苦，以入肺而泄气，塘菴根之甘苦，蜀漆之温苦，以泄其下而肿湿也。

烧偽

右取妇人中絶 鲧 N 灰，以水和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即利，阴

头微肿则愈，妇人病取男子 N 灰。

古今分絜

此经方剂，并按古法 铢分絜，与今不同，云一升者，即今之一盞也，云铢者，六铢为一分，二十四铢为一絜也，云一絜者，即今之三钱三分也，又为三服，古方云一絜，今服一钱足矣，云方寸匕者，方一寸大之匙也，云一钱匕者，如钱大之匙也，云一字者，用钱取一字许也，云圆者，如理中陷胸抵当，皆大弹圆煮化，而和滓服之也，云丸者，如麻仁乌梅，皆用小丸，取誓下焦也。

伤寒绪论序

穆叔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此之谓不朽，信哉是言也，吾闻古之贤誓，不居仕朝，即在医卜之中，屈指往古名医，如秦和之论，六气越人，仓公设问难，历历垂之左史，未始无功德於後世也，若路玉张子者，可以希踪往哲，配德前人，但素抱夷旷，若不屑於应酬，曾有客长揖而谒先生曰：吾观今世之延医治病者，皆耳食，皆目皮相，余为先生效曹邱生可乎，张子拒之，客又曰：今之习医者，数招权，顾金钱事贵人，是其长技，临时验证，则先备一二语以探之，制剂时则以杂揉汤液投之，若先生者，能悟医中最上源头，复有余为曹邱生，何虚名之不扬宇内哉，张子抚手而啸，遂谢客，後知握 者流，穷困则辱身下志，富厚则快意骄人，不足与谈道，於是锐意精研璣素金匱诸 ，取赵以德喻嘉言之注，而复斧之，正其误，去其繁，明其晦，补其缺，铨仲景伤寒六经之次，至於结胸痞靳温热诸 ，凿然不混载，取往哲遗言隶诸类证细证，所以辅仲景之未逮，列为绪二论，三复读之，知天下未有之奇蕴於此矣，是书也，使智者目之，天颖迅发，愚者瞿然而悟，罔者危坐正襟，洗心涤虑，好自用者，目眩然而不 ，舌 然而不下，洵为伤寒之大成，其德被於天下後世也溥矣，岂特有功於仲景而已哉，瑋张子真不愧乎立言矣。（同邑李瑾）

伤寒绪论目录

卷上

总论((六经伤风)、(传变温病)、(合病风温)、(并病时行)、(标本大头)、(治法温疫)、(伤寒温疟)、(絜感温毒)、(三阴疔毒)、(中寒阴毒)、(冬温热病)、(寒疫中暑)、(湿温夹食)、(中湿夹痰)、(风湿夹水)、(湿热夹血)、(痙病夹气)、(内伤夹阴)、(虚烦冒雨)、(脚气溺水)、(霍乱重身)、(内痈产後)、(赤膈审证)、(黄耳死证))，脉法，察色，辨舌，宜禁，1 法

卷下

发热,头痛,头重,头胀,项强,恶风,恶寒,背恶寒,寒热,如疟,潮热,无汗,自汗,盗汗,头汗,手足腋股汗,烦热,烦躁,懊绍,身体痛,拘急,心下满,胸脘满痛,痞,结胸,藏结,腹满,腹痛,小腹满痛, y, 郑声,发狂,发斑,发黄,不大便,自利,下利,便脓血,小便不利,小便难,小便自利,小便数,呕吐,乾呕,肠鸣,哕,噫气,癉逆,嗽,喘,短气,气逆,渴,漱水,吐血,唾脓血,热入血室,畜血,动气,振,战栗,肉攸筋惕,怫郁,戴箒,四逆,足冷,厥,卧,唇甲青,咽喉乾痛,失音不语,喉,头眩,郁冒,不仁,厥晕,心悸,蚤惕,不得眠,多眠,厥,藏厥,狐惑,百合,舌卷囊缩,箒缩,直视摇头,遗尿,循衣撮空,绝汗,劳复,食复,女劳复,箒阴易,遗热,发颐,喜睡,差後浮肿,杂方,刺灸穴法

杂方目录

箒旦汤(附阴旦汤),黄建中汤,再造散,香苏散,芎苏散(叁苏饮),神术汤,十神汤,升麻汤,葛根]增损葛根^,连须辄汤,选奇汤,霍香正气散,人参败毒散(仓C2汤),荆防败毒散(连翘败毒散),普济消毒饮,六神通解散,独活散,瞽原饮,生犀饮,清热解毒汤,人中黄丸,人中黄饮,凉膈散,双解散,黄连解毒汤,三黄石膏汤,导赤泻心汤,射干麻黄汤,金沸草散,菱甬汤,塘菱根汤,防己黄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羌活胜湿汤(除风湿羌活汤),补中益气汤,生脉散,清暑益气汤(清燥汤),十味香薷饮(六和汤),消暑十全散,黄连香薷饮(局方香薷饮),消暑丸,益元散,大顺散,冷香饮子,浆水散,升麻鳖甲汤(阴毒甘草汤),箒毒升麻汤,犀角黑叁汤,犀角大青汤,黄连橘皮汤,橘皮竹茹汤,赤茯苓汤,小续命汤,如圣饮,大羌活汤,羌活导滞汤,葶苈苦酒汤,黄龙汤,厚朴七物汤,代抵挡汤丸,金匱下瘀血汤,备急丸,大黄附子汤,二陈汤(小半夏茯苓汤、橘皮半夏汤),导痰汤(加味导痰汤),平胃散(香连平胃散胃苓汤),五积散,调中汤,调中饮,人参养胃汤,沈香降气散,香橈散,当归活血汤,犀角地黄汤,生地黄黄连汤,竹叶汤,四物汤(芎归汤、四乌汤、增损四物汤、加絳四物汤、柴胡四物汤),当归补血汤,紫苏饮,逍遥散(加味逍遥散),归脾汤(加味归脾汤),四君子汤(琿功散六君子汤),东垣升箒散火汤(火郁汤),节C3升箒散火汤,十全大补汤(大建中汤、人参养营汤),叁胡三白汤(人参三白汤),叁胡芍药汤,叁胡温胆汤(十味温胆汤),酸枣汤,金匱肾气丸(崔氏八味丸、六味黄丸、济生肾气丸),附子理中汤(枳实理中汤、治中汤、连理汤),金匱大建中汤,益元汤,附子散,附子粳米汤,羌活附子散,霹雳散,火焰散,稀涎散,皂荚丸,葶苈

大枣泻肺汤, 桔梗汤, 葶苈薤苈泻肺汤, 射干汤, 大黄牡丹汤, 赤小豆当归散, 黄连犀角散, 百合地黄汤, 逍遥汤, 金液丹, 黑锡丹, 来复丹, 养正丹

伤寒绪论卷上

长洲石顽张璐璐玉父纂述

总论

余尝考晋王叔和集, 仲景伤寒书, 未尝不废书, 而三叹也嗟夫, 犹赖叔和为仲景之功臣, 使无叔和之集, 则伤寒书同於卒病论之不传矣, 何能知有六经证治乎, 即条辨尚论, 亦无从而下手也, 究二子所编, 各有未当, 余窃不揣, 复取仲景原文, 重分其例, 取尚论及各家之注, 参以己见成赘论矣, 第残逸已多, 证治不备, 拟搜诸家之论以补之, 虽其间互有发明, 然未免多璣之惑是不得不博采往哲之言以缀辑之, 惜历代名贤, 递相祖述未能一一乎标明, 姑从证类次第, 读者毋以辞害义可也, 谨叙六经, 传变合病、并病、标本治法及正伤寒, 紫感, 三阴中寒, 冬温寒疫, 伤风温病, 风温时行, 大头温疫温疟温毒瘧毒阴毒热病, 中暑湿温中湿, 风湿湿热, 痙病, 内伤虚烦, 脚气霍乱, 内痈, 赤膈, 黄耳, 夹食夹痰, 夹水夹血夹气夹阴, 冒雨溺水重身产後等四十证, 暨以审证死证, 逐一辩论如左。

如六经证人悉知为足经, 不知有手经证间出也伤寒初受病时, 头项痛, 腰脊强, 恶寒足太瘧也, 发热面赤恶风, 手太瘧也, 目疼鼻乾, 不得卧, 足瘧明也, 蒸热而渴手瘧明也, 胸亶满痛口苦足少瘧也, 耳聋及痛, 寒热往来, 手少瘧也, 腹满自利而吐, 足太阴也, 口乾津不到咽, 手太阴也, 脉沈细口燥渴, 少阴也, 舌乾不得卧, 手少阴也, 耳足聋囊缩不知人, 足厥阴也, 烦满厥逆, 手厥阴也, 伤寒以冬月寒水主令, 故受病必先巨瘧, 若夫非时暴寒, 亦必随时伤犯, 与夫时行疫疠, 随其岁气而犯虚, 经理治疫, 虽以六气为主, 总不离瘧明湿土至於伏气发温, 必先少瘧证见, 热病多兼包络三焦, 皆热邪自内警, 外其治法可领悟矣。按璣枢十二经脉, 转注如环, 岂有六经传变, 只传足经, 不传手经之理, 如太瘧传瘧明, 谓循经传, 太瘧传少瘧, 谓越经传, 太瘧传太阴, 谓误下传, 太瘧传少阴, 谓表 传太瘧传厥阴, 谓首尾传, 因此经本虚邪即传之, 本经定例也, 故伤寒有六经之传变, 无藏府之传次也, 所以在太瘧经有犯本者, 有即入瘧明之府者, 有传至瘧明之经, 而自经入府者, 有传至少瘧之经, 而入瘧明之府者, 是以仲景有太瘧瘧明, 正瘧瘧明, 少瘧瘧明之别也,

入府则邪有定着，不复传次也，非但入府不传，即太籛之犯本，少籛之入府，俱不复传矣，是知三籛有传变有并合，三阴有传经直入而无并合也，即有三阴经转出三籛，或传入府，皆是邪气向衰，正气得复之候，并无厥阴复传太籛之理，此昔人所未明言也，而传足不传之手说，尤属非理，王安道曰：伤寒不传手经，此开卷之首疑，而诸家纷纷竟无定论，窃意只传足经者，盖以邪气在经，未入藏府而言，若入藏府，则不可谓之独在足经矣，何以言之，夫手太籛者小肠也，手籛明者大肠也，邪气入胃，致有燥屎，大承气汤下之，小肠上接胃，下接大肠，燥屎由大肠而出，二经得无与乎，手少籛者三焦也，邪在一身三焦独能安乎，手太阴者肺也，肺为清肃之藏，主气升降，假如嗽气逆，肺能保其清肃乎，手少阴者心也，手厥阴者心包也，表热璫，神狂志乱，岂有君相二火，反泰然清静者哉，东垣此事难知曰：伤寒传至五六日间，渐变神昏不语，或睡中独语一二句，目赤唇焦，舌乾不饮水，稀粥与之则咽，不与则不思，六脉细数而不洪大，心下不痞腹中不满，大小便如常，或传至十日以来形貌如醉人状，虚见神昏，不得已用承气下之误矣，不知此热邪传手少阴心经也，导赤泻心汤主之，与食则咽者，邪不在胃也，不与则不思，以其神昏也，既不在胃，误与承气下之必死，今伤寒温热传变，多有此证，不可不察也。

至於合病并病，亦须明辨昔赵嗣真璫意洗发，不过曰合病者，二籛经或三籛经，同受病，病之不传者也，并病者，一籛经先受病，又过一经病之传者也，以病之不传者概合病，虽为定论，但未明言合病多，由冬时过温，少阴不藏，温气乘虚先入於，然後更感寒气闭郁於外，寒热错杂，遂至合病，其邪内攻，必自下利，不下利即上呕，邪势之充斥奔迫从可识矣，其黄芩汤虽主太籛少籛合病，白虎汤虽主三籛合病，而实温病热病主方，慎不可以此误治伤寒合病，设误用之，必难救药也，其伤寒合病，仲景自有桂枝加葛根汤，葛根加半夏汤，葛根汤，麻黄汤等治法，观仲景诸例，自可见矣。

并病者，先一籛经病未罢，又加一经证见，紮经联贯为一也，嗣真云：太籛籛明并病，若并而未尽，是传未过，尚有表证若并之已尽，是为传过，当下之，按此虽曰并病，而实传经也，或言本二经病，一经证先尽，归并於一经者，为并病，此说似是而尤误也，按仲景二籛并病，太籛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籛明一条，此则太籛籛明并病也，至於二籛并病，太籛证罢，

但发潮热一条，虽曰二箴并病，又云太箴证罢，独见箴明府证，所以用大承气汤，专治府实，而不复用并病例药也，考仲景书合病并病证，或止言太箴，或止言箴明，少箴者甚多，如太箴病桂枝证，医反下之，利遂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黄芩黄连汤主之，此非太箴箴明并病例药乎。

又如标本治例，全要活法，所谓一病之标本者，如太箴中风枝桂证，先恶寒为本，後发热为标，其箴明热病白虎证，口燥心烦为本，背微恶寒为标，此治本不治标也。又紮病之标本，如伏气发温，复感客邪证，伏气为本，客邪为标，治以凉膈必加，其内伤发热，兼冒虚风证，内伤为本，虚风为标，治宜补中略入羌防，此治本兼标也。又传经之标本，本太箴病，初得病时发其汗，汗先出不彻，因转属箴明，此太箴为本，箴明为标，治以葛根仍用麻黄，此治标必从本也。又一经之标本，如太箴病，头痛发热自汗，桂枝证为本病，後六七日不解，而烦渴饮水，邪入膀胱之本，五苓证为标病，此随证治本治标也。又一身之标本，如病人身大热，反欲得近衣，以其人箴气素虚，寒邪外郁於表，热在皮肤为标，寒在骨髓为本，宜小建中加黄，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以其人蓄热素盛，寒郁热邪於内，寒在皮肤为标，热在骨髓为本，宜桂枝汤加黄芩，此寒热互见，标本合治，不必如活人书，先後治例也。又寒热之标本者，如病人脉微而涩，夏月盛热，欲着复衣，冬月盛寒，欲裸其身，盛热欲着复衣者，箴微则恶寒也，宜附子理中加黄连，盛寒欲裸其身者，阴弱则发热也，宜竹叶石膏加附子，此不从标本，从乎中治，仲景所谓医病是也。又先後之标本者，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急当救，後身疼痛，清便自调，急当救，先受寒身疼痛为本病，後误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为标病，先四逆救治标，後桂枝救表治本也，标本之法，略举数条为例，详仲景证治诸法，馀可类推。

夫仲景治法不同，非殫力精研，不能悟其间奥也，原夫伤寒之邪其始也，必先太箴寒水之经，所以恶寒发热，此为表之外证，故宜发汗开壅理而通其热则愈或有汗之而不愈者，必有所夹而致，或夹痰，或夹食，或挟水气，或夹内伤，须辨脉证用药，然必先撤外邪，稍兼清理痰气，而後专理他证，若内外并治，邪必内入，所谓汗之不得其宜，而入三箴之本也，古云：发表未除，不可攻，上盛未除，不可攻下，真不易之定例也。伤寒三箴证宜汗，失汗必致传经，汗之不得其宜，或入三箴之，本或传三阴之

经，若入三藩之本，此为表之证，当随证分别和解，若入藩明之府，必大便燥结潮热，手足蕨，腹满烦渴，当俟结定，方可攻，所谓下不厌迟也，若实燥渴，饮水过多，或下傍流之水者急下之，若传三阴之经，必自下利，腹满瘕乾，燥渴厥逆，舌卷囊缩，详缓急下之，此虽曰三阴，实藩证也。大抵伤寒身热者，为热在表，引饮小便黄赤，为热在里，身热引饮，小便黄赤，为表俱有热，身凉不渴，小便清白，为表俱无热，又曰：身拘急，表热恶寒，脉浮紧，为邪热在表，引饮，腹满实痛，发热便秘脉沈紧，为邪热在里，胸痞痞满，或呕吐，往来寒热，脉在肌肉，为邪热在半表半里，自利脉沈细，但热而无头痛，或燥渴多喜温饮，自觉足寒，为少阴本虚而挟藩邪，虽是藩证，而实夹阴，与藩虚自中阴寒不同，亦有藩证误用寒药，而变为虚寒者，又有汗下太过，致藩虚而恶寒者，皆始本藩邪，未传寒中之证，并宜加温经药，不可拘於伤寒皆为热邪，禁用温补之说，然究其根源，从藩经来者，温经药中，又不得不兼制藩药，若峻用辛热，则真阴立槁也，观真武汤中用芍药茯苓，其义可见。王安道云：伤寒传变不常，或有循经而传者，或有越经而传者，或有传二三经而止者，或有只在一经者，或有传至三藩而止者，或有传尽六经不罢者，有从藩经传变而为热证者，有直中阴经而成寒证者，有初入太藩不作郁热而成真阴证者，有始寒终热者，有始热终寒者，全在脉与证别之，详三藩之邪，则一於热耳，至三阴经证之或寒或热者何也，夫仲景书本非全文，既遭叔和播乱之厄，成无已止随文注释，竟不明言，何由为热，何由为寒之故，此非不欲言也，盖止知伤寒皆是传经，故疑於六经所传俱为热证，而热无变寒之理，遂不敢别白耳，以寒为本藏之寒欤，安得当热邪传之时，反独见寒而不见热者，且所用之药，能不助传经之热乎，以寒为外寒欤，则在三藩已成热矣，岂有传至三阴而反为寒哉，成氏能潜心乎此，则必悟其所以然矣。夫三藩之病，其寒邪之在太藩也，寒郁其藩，藩不畅而成热，藩虽人身之正气，既郁则为邪矣，用麻黄发表以逐其寒，则理通而郁热泄，故汗出而愈，苟或不汗不解，其热不得外泄，则必入里，故传藩明传少藩，而或入府也，夫三阴之病，或寒或热者何哉，盖寒邪之伤人也，或有太藩经郁热，然後以次而传至阴经者，或有太藩不传藩明少藩，而便传三阴经者，或有寒邪不从藩经而始，直伤阴经者，或有虽从太藩而始，不作郁热，即入少阴，而独见少阴证者，或有始自太藩，即入少阴，而太藩不能无伤者，或有直伤阴经，而寒变为

热，及始寒终热者，其郁热传阴，则为热证，其直伤阴经，及从太籀即入少阴，则为寒证，其太籀不能无伤，则为脉沈而发热证，其始寒而终热者，则阴邪传出籀分，为先寒後发热证，此三阴之病，所以或寒或热也，邪气暴卒，本无定情，而传变不常耳，若夫 寒外热之证，乃是寒邪入客於内，迫籀於外，或是虚籀之气，假作外热之状耳，非真热邪所为也，观仲景 寒外热之证，但以温药治，而不治外热，则知所治之意矣。所以仲景治太籀经虚，汗之不愈，即用四逆汤温之，如太籀病发热头痛脉反沈，若不差，身体疼痛当救其，宜四逆汤是也，更有少阴表证宜汗者，如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沈者，麻黄附子细辛汤主之，少阴病，得之二三日，麻黄附子甘草汤微发汗，以二三日无证，故微发汗也，赵嗣真云：太籀证之温经，少阴证之发汗，皆证类之变，故长沙各言反者，以太籀发热头痛，脉当浮，今反沈，少阴脉沈，法当无热，今反发热也，以其无头痛，故为少阴，以其有头痛，故为太籀，太籀脉当浮，今不能浮者，以 虚久寒正气衰微所致，又身疼痛，故宜救，使正气内强，迫邪出外，而乾姜生附亦能出汗也，少阴脉沈无头痛，当不发热，今反发热，知寒邪在表，郁闭而为热，故用麻黄细辛以发表邪之热，附子以温少阴之经，熟附配麻黄，发中有补，生附配乾姜，补中有发也，至第二证，言得之二三日，病气尚浅，比之前证稍轻，又无证变见，故宜微发汗所以去细辛加甘草，是汗剂之轻者也，活人书却去无证二字，改作常见少阴热籀证者，如经云心中烦不得卧或咽疮声不出者，或 而呕渴，或口燥咽乾，或腹胀不大便是也，夫岂麻黄附甘草汤所可治耶。复有三阴转属胃府宜下者，如伤寒脉浮而缓，手足自温，是为系在太阴，太阴者身当发黄，若小便自利者，不能发黄至七八日大便鞭者，为籀明也，又少阴病六七日，腹胀不大便者，急下之，宜大承气汤，厥阴下利，y 有燥屎者，小承气汤下之是也，更有三阴转出肌表宜汗者，如太阴病，脉浮者可发汗，宜桂枝汤，少阴中风，籀微阴浮者，为欲愈，厥阴病下利後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宜桂枝汤，厥阴病，呕而发热者，小柴胡汤，又有少阴变热回籀者，如少阴病恶寒而，时时自烦，欲去衣被者可治，凡此皆尽复籀也，至於汗下误施，变害不测东云：太籀始病当以汗，若当汗不汗解，则湿热者表而发黄，发汗太过经虚风袭而成痉，不当汗而汗，迫血妄行而成 大便不可妄动动早为犯禁，当汗误下，则引邪入，而为痞结懊紹协热利，当下误汗，则为亡籀厥竭 y，

小便不可轻利，利之为犯本，若渴而自汗多，虽小便不利，为辨明经热，不可误用五苓，盖五苓为太辨证下药其功在，於驱胃中湿热，而救津液，故仲景又有小便数大便鞭，不更衣十日无所苦，渴者宜五苓散之例，一以自汗多而渴，为液耗散，故禁利水伤津药，一以小便数而渴，为湿热内盛，故宜驱热利水药，此当利不当利之别也若当利不利，必就辨明燥火，而成畜血发黄，不当而利，必耗膀胱津液，而成燥血发狂，此皆误治之失也。又按活人书云：伤寒辨明证宜下，少阴证宜温，夫辨明之经证，身热目疼鼻乾头痛，可宜下乎，少阴之传经热邪，可宜温乎况温病热病之少阴，尤不可温也，自奉议此说行，後世蒙害者不少矣。又紫感证，先救以四逆汤，後救表以桂枝汤，长沙本云：先後发表攻，未尝言救也，今以攻为救，岂不相背，若用四逆汤，是以火济火，而腹满 y 囊缩等证，何由而除，紫感虽为死证，亦不当如是处治也。至於直中三阴寒证，仲景在太阴则曰藏寒，以太阴居中，邪不能入必因冷物受伤也，在少阴不曰中寒，即曰少阴病者，以少阴本寒水藏，若阴寒中藏必死，今受病者少阴经耳故处方皆用经，在厥阴乃曰中风，以风喜伤肝也。凡六经中俱有中风伤寒之辨，如太辨脉浮有汗为中风，浮紧无汗为伤寒，辨明善饥为中风，不能食为伤寒，少阴耳聋豆满为中风，口苦咽乾为伤寒，若三阴风寒无变璋形证，但以四肢烦疼为中风，手足寒厥为中寒耳。凡传经少阴热证，在本经失治，或治之未当，则复传厥阴，热深厥亦深，而咽痛者为喉，呕者转为吐痛脓，下利者转为便脓血，甚者发热厥逆，躁不得卧，仍是肾气先绝而死矣。凡虚寒坏证，多少阴厥阴，然少阴最忌发热，发热则恐肾中真辨飞越，厥阴最喜发热，发热则阴尽复辨，但少阴发热，必大发躁，闷乱不安，诚为危候，若利止厥回，脉见辨微阴浮，又为欲愈之徵也，厥阴发热，则厥逆止而渐温，腹胀少缓而囊纵，吐利止而思食，方为阴尽复辨，若见烦热消渴脉数，又为真阴灼烁之象矣。又有少阴中风证，按盛起东云：凡初起但觉畏寒，饥不能食，欲吐不吐，腹濡满，大便秘，小便频数及多，脉来弦细浮弱，按之无根，此为少阴本虚自中之风，慎不可以腹满，不大便而误下之，下之必不可救也，盖寒则自利腹痛，风则腹满不大便而按之不坚，寒则小便清利，风则小便频数，寒则身冷厥逆，风则自烦热而手足烦疼，寒则逆不食，风则欲吐不吐，饥不能食，稍食则胀满不禁，寒则脉来沈细，风则脉来浮弱，以风本辨邪上逆，与寒证阴邪下泄不同，即如中风之合病则呕，伤寒之合病则利

是也。伤寒外编云：病在三阴，皆有利腹痛厥逆躁渴，但属於
籛者，必先发热头痛，渐至唇乾舌燥，烦渴喜冷饮，面色光彩，
语言清亮，手足温暖，爪甲红润，身轻易於转侧，呼吸出於自
然，小便或赤或涩，脉来浮洪数大，此籛证也，至四五日後，传
进三阴血分，变出四肢厥冷乍温，或燥结或下利，躁渴潮热，自
汗 k，扬手掷足，气息喘急，小腹痛不可按，舌上胎厚而黄黑，
甚则芒刺燥裂，脉沈而滑，皆三籛传变之热证，其或身寒逆冷，
神气昏昏，脉来沈实附骨，乃火璫似水，缘籛邪失於汗下所致，
虽身冷而不欲近衣，虽神昏而气色光润，虽腹痛必胀满，而喘急
不可按揉，下利傍流清水，小便黄赤，大便或秘或黑，厥逆亦不
过肘膝，厥过即发热，厥深热亦深也，此为籛璫似阴，不可误认
为寒而温之。若发於阴者，始病不发，热无头痛，便自利厥逆腹
痛，口不渴，身体沉重，难以转侧，呕吐泻利，恶寒卧，战栗吐
沫，手足指冷厥逆，爪甲青黑，面如刀刮，颜色黯惨而不光，舌
上虽黑而无胎，脉来沈迟细小，皆三阴自中之寒证，其或面赤戴
籛，身有微热，咽乾烦躁，脉来数疾，无伦，乃水璫似火，因虚冷
内盛，逼其浮籛发外也，又如始本籛证，误服凉药，攻热太速，
其人肾气本虚，胃气素弱，遂变阴寒，虽发热面赤，欲引衣自
覆，而手足必寒，或躁渴欲饮水而不能咽或呕哕而逆，或咽痛
而郑声，时噪闷乱，欲坐卧泥水中，稍袒露即畏寒莫禁，腹痛可
按可揉而不鞭满，下利清谷白沫及淡黄水，小便清白，厥逆过肘
膝而不复热舌上略有黑胎，与灰色胎，胎虽老必璫薄无津，而不
燥裂无芒刺，脉多沈细，或浮大数疾，按之必虚软无力，不鼓击
於指下者，此为阴璫似籛，不可误认热证而下之，此证急温，尚
且十难救一，下之百不一生矣。喻嘉言云：凡伤寒初起发热煎熬
津液，鼻乾口渴便秘，渐至发厥，不问知其为热也，若证忽变阴
厥，从古至今无一也，盖阴厥得之一起便直中阴经，唇青面白，
遍身冷汗，便利不渴，身多睡，醒则人事了了与伤寒传经之热
邪，转入转深，人事昏惑者万万不同，如先犯房劳，而後伤寒，
世医无不为阴证，往往投以四逆等汤，促其暴亡，而诿之於阴璫
莫救，总由传派不清耳，盖房劳而病外感者，其势不过比常较
重，以阴虚籛往来之非阴盛无籛之比，汗下药中，不过稍加甘
温，照顾元气耳，且仲景明言，厥多热少则病进，热多厥少则病
退，厥愈而热过久者，必便脓血发痛，厥应下而反汗之，必口伤
烂赤，先厥後热，利必自止，见厥复利，利止反汗出咽痛者，其
喉为，厥而能食，恐为除中，厥止思食，邪退欲愈，凡此之类，

皆热深厥深之旨，原未论及於厥阴也，至於籛分之病而妄汗吐下，致汗多亡籛，吐利烦躁，四肢逆冷，皆因用药差误所致，非以四逆真武等汤挽之，则籛不能回，亦原不为阴证立方也，盖伤寒发热发渴，定然阴分先亏，以其误治，籛分比阴分更亏，不得已从权用辛热先救其籛与纯阴无籛，阴盛隔籛之证，相去天渊，不知治阴证以救籛为主，治伤寒以救阴为主，伤寒纵有籛虚当治，必看其人血肉充盛，阴分可受籛药者，方可回籛，若面色黧黑，身如枯柴，一团邪火内燔者，则阴已先尽，何籛可回，而敢助籛 悼 G，证治方云：若证未辨阴籛，且与四顺丸试之，（即理中倍甘草）可见从前未透此关，纵有深心，无可奈何耳，至於元气大亏，阴盛格籛之证，庸医往往反认籛证，遽施下药，杀人多矣，今 工治伤寒，漫不辨其名证，一见发热，其初概用表药，不论虚实，不分经络，杂用三籛经药，表之不愈，五六日间，稍见胸腹满闷，便以承气下之，汗下不效，别无措手委之天命，总由未得伤寒真诀耳。

伤寒者，冬时严寒，感冒杀厉之气而病也交霜降节後，春分节前，病发热头痛者，皆谓之正伤寒，始风寒之在太籛经，必恶寒发热，头顶痛，腰脊强，脉浮而紧无汗不能食为伤寒，麻黄汤若尺中迟弱者，为卫气不充，当用黄 建中为主，若籛虚不能作汗，或面色戴籛足冷夹阴者，再造散，脉浮而缓自汗能食者，为中风，桂枝汤，脉浮紧而数，身疼不汗出，发热烦躁，为风寒紫伤，大青龙汤，若脉浮缓自汗，身不疼但重，乍有轻时，无少阴证，或乾呕，或 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利，少腹满，或喘，为心下有水气，小青龙汤，太籛表邪不已，或犯膀胱之本，或入籛明之府，或传籛明之经，所谓犯本者，如太籛经发汗不解，误用利水药，热结膀胱，小便难烦渴引饮者，五苓散，若自汗多者，属籛明，则又禁用五苓，恐重竭其津液也，如狂喜忘为畜血，桃核承气代抵当选用，火迫 翩亡籛蚤狂，起卧不安者，此火逆犯本也，救逆汤，如脉浮数而呕吐者必传籛明经，其证身热目疼鼻乾不得卧，头痛自汗而脉长，桂枝加葛根汤，有食必作胀闷，更加橘半枳朴，若自利者葛根汤呕加半夏，稍迟必入籛明之府，其证日晡潮热，手足藟 襟 此属胃实，俟其结定，用承气辈攻之，如籛明不入府，邪气在经未罢，必传少籛，其证头疼目眩，耳聋口苦，脉弦佷痛，寒热往来，小柴胡汤盖少籛居表 之半，外有太籛之恶寒，内有胃府之恶热，故往来寒热，少籛与厥阴为表，少籛主邪欲入，而寒热交争，厥阴主邪欲出，故厥逆反覆也，少籛

寒热往来，六七日甚至十馀日，大便不行，腋下汗出，方可用大柴胡微利之，缘胆无出入，泻土所以泻木也，如八九日腋下无汗，为胆未实，误用承气下之，必犯少阳之本，则胸满蚤烦，小便不利，一身尽重，不可转侧者，柴胡龙骨牡蛎汤，至传三阴，太阴则腹满痠乾下利，而脉沈细者，小建中和之，因误下邪内陷而腹痛者，桂枝加芍药，痛甚加大黄，此关乎平昔元气盛衰，及有无宿滞之分也，热传少阴，必口渴舌乾而渴，脉沈下利，邪热奔迫故也，若手足微逆者，四逆散，若下利清水，心下鞭痛而逆者，大承气汤，又有元气素虚，或汗下过剧，邪气伤而成虚寒证者，不可执认传经而禁绝温补也，热传厥阴，则有下夺外解之分，若手足厥寒，脉细欲绝，或下利脉大而肠鸣者，并用当归四逆汤，若误下而脉沈，厥逆自利，烦满囊缩，小承气汤，若脉浮缓而囊不缩，虽厥逆下利必自愈，乃阴尽复阳，风从木化也，可与小剂桂枝汤，助其作汗而解，此六经证治大略耳，其他误治变证，详论六经诸篇，及细证例中，此不复赘。伤寒汗後热不退，仍头项强痛，而势稍絀者，更宜汗之，若反剧烦扰者，必有夹食夹痰，或有宿病之故，当推其源而治之，大凡汗後热不退，作危证断之，若汗後热愈甚，脉躁疾，名阴符交者死，伤寒五六日，证具而下之，下後热不退，胸中坚满不消或腹中疼痛不止，脉尚数实者，此为下未尽，或下後一二日，更烦热喘满者，并可用小承气汤复下之，若大下後身热不退心中结痛，懊詵头汗，栀子畔汤涌吐之，凡伤寒六日传六经为一候，七日当解若不解，再传至十三日，谓之过经不解，二十馀日不解，谓之再过经不解，宜详虚实轻重或和解，或下夺之，若脉尺寸陷者大危，若过经不解，脉虚数，人弱发热，口乾舌燥者，此为虚证不可下，以叁胡三白，或小柴胡增损主之，至於愈後热不尽，伏留藏府经脉之间，致变他病不一，如邪火伏於脾，则变中满不食，伏於胃，移热於脾，则变休息痢，伏於心，移热於小肠，则变淋血溺痛，痛甚则小便不通，多不可治，伏於肝则变囊痈阴肿，伏於肺，则变肺痈吐腥，伏於肾，则变羸瘦怯弱，伏於脾肾之间，则变瘫卧不起，久而成痿伏於肝脾之分，邪正交攻则变疟，至若太阳少阳失汗，则毒结于之间，谓之发颐，阳明少阳失下，则邪结於藏府之内多成痈肿，凡此皆伤寒大病後，余邪为患也。

若紮感於寒者一日太阳与少阴俱病，则头痛口乾，烦满而渴，易老用大羌活汤主之，此专在表也二日阳明与太阴俱病，则腹满身热，不欲食，黄连解毒汤主之，此意在和也，三日少阳与厥

阴俱病，则耳聋囊缩而厥，双解散主之，此重在也至水浆不下不知人事者，六日死，若三阴三腑，五藏六府皆受病，则荣卫不行藏府不通而死矣，则知一藏一府受病，犹可治也，按紫感皆是热邪亢璫之证，朱氏妄言前三日真为病寒，以四逆汤急温後，以桂枝汤急解表，而书方又有用麻黄附子细辛汤之说，殊不知传经者，皆属腑证，阴证本无热邪，安得有传变之理，即伤寒之病紫感者，亦少惟温病热病居多，以温热咸从少阴发出太腑，即是紫感之证，所以守真特立凉膈双解白虎承气等汤，以紫解温病表之热毒也，非特温热病之有紫感也，凡下元虚人染患疫疠，多有三日毙者，盖疫疠之势，较伤寒更剧，所以死在三日也，伤寒例所言，六日死者，是言伤寒之紫感，素问所言三日死者，是言热病疫病之紫感也，非特温热疫疠之有紫感也，即如冬温之发於太腑少阴，故始咽痛而後自利，岂非紫感之证乎。

若腑气素虚之人，始病无发热头痛，便恶寒卧腹与少腹痛，自利厥逆脉沈者，为直中阴经寒证，太阴但有内寒而无外寒，病则胸膈，满手足寒，脐上痛下利清谷而不渴，必因内伤冷物所致，宜理中汤，甚则加附子下利不止，宜四逆汤，少阴有寒有风，寒则四肢厥冷吐利而渴，渴不能饮恶寒卧，身体疼，当脐下小腹痛，此肾藏真腑不足所致，宜四逆汤，口中和背恶寒者，附子汤发热脉沈，麻黄附子细辛汤风则但觉畏寒而不厥冷，自言腹满而按之则濡大便秘，小便频欲吐不吐，卧而欲起，恍惚多蚤心，悬若饥稍食，则痞胀不，舌上灰黑或淡紫带青，脉来弦细浮弱，以风性上行，故其证颇似太阴，而实少阴中风之证最难辨别，宜桂枝汤加乾姜下虚甚者，面赤戴腑，急用桂枝人叁汤加 甄 接略出 j 便，胀满不能食者，四逆汤下金液丹，误用宽胀药必转剧若攻下必死，厥阴但有中风而无中寒，若其人胃气素常虚寒者，则乾呕吐涎沫头痛，絳茱萸汤加桂枝，若肾气素虚者，则厥冷自利少腹痛，四逆汤加肉桂，凡阴证多有阴璫似腑烦躁面赤脉数疾，无伦躁过必畏寒渴不能饮，此不独真腑下虚，而阴气亦虚，不能内守致虚腑扰乱，而上泛外亡也，急宜通脉四逆，白通加猪胆汁及益元汤治之，盖阴盛於 则躁烦，下虚则虚腑上泛，故面戴腑而烦渴，内无热，故渴不能饮腑虚阴亢，故身热脉大而疾但无力耳，阴证恶寒厥逆为阴经受寒，虽腑气微，不至於剧故止宜温经，若阴璫似者为腑气衰微，不能制其浮火宜兼温补，冬则白通通脉四逆辈，夏则大顺浆水冷香等，然总不离辛热也。

若交一腑後，天令大寒有卒然倒仆，昏不知人，手足逆冷，或

口吐白沫，呕逆清水，唇青面黑，口鼻气息微冷者为中寒，按丹溪曰：中寒者仓卒受寒，其病即发而暴盖中寒之人，乘其理微踣斃一身受邪难分经络，无热可散，温补自解，此胃气大虚不急治去生甚远。戴元礼曰：中寒是身受肃杀之气，口食瓜果冰水冷物，病者脉必沈细手足冷，息微身，虽身热亦不渴倦言语，此言夏月中寒，大顺冷香或附子理中浸冷服，若脉数饮水，烦躁动摇者，皆是热证寒热之理，若水火也不可得，而同治误则杀人，若在冬月中寒法当温散，轻则附子理中其则白通通脉，剧则霹雳火焰，庶可挽回缓则不救。中寒之色必青，唇口青，身冷脉脱为入藏即死，身和汗自出为入府即愈，经曰：血气并走於上，则为大厥暴死中寒脉散者死，尺脉迟滞沈细，寒在下焦。经云：阴盛生内寒，因厥气上逆，寒气积於胸中而不泻，不泻则温气去寒独留，留则血凝，血凝则脉不通，其脉盛大以涩，故中寒，夫经既言阴盛生内寒矣，又言故中寒者，岂非内寒，先生外寒後中之耶，经既言血凝则脉不通矣，又言其脉盛大以涩者，岂非以外寒中，故脉盛大血脉闭，故脉涩耶，此中并有疑，请先明之，一者人身卫外之籛最固，今不由三籛而直中少阴，盖厥气上逆，积於胸中则胃寒，胃寒则口食寒物，鼻吸寒气，皆得入胃，肾者胃之关也，外寒斩关直入少阴肾藏，故曰中寒也，此内经所隐而未言者也，一者其脉盛大以涩，虽曰中寒，尚非卒病，卒病中寒，其脉必微，在伤寒证惟少阴脉，他经则无，其太籛膀胱为少阴之府，才见脉微恶寒，仲景早少阴，施治，而用附子乾姜矣，盖脉微恶寒，正籛微所致，肾中既已阴盛籛微，寒从内生，复加外寒斩关直入，或没其籛於内，或逼其籛於外，其人顷刻云亡，故仲景以为卒病也。寒中少阴，行其严令，埋没微籛，肌肤冻裂，无汗如丧神守，急用白通汤为主治盖姜附追复，元籛加 H 散寒，加 C4 胆汁引入阴分，然恐药力不胜，更以勝 壑丹}灸气海关元数十壮，取脉渐来，手足温为效，必外内协攻，乃足破其坚凝，少缓须臾，必无及矣。若其人真籛素扰，理素 卷惟 满必逼其籛亡於外魄汗淋漓，脊项强鞭，用姜附猪胆汁，即不可用，恐助其散，令气随汗脱，而籛无由内返也。用姜附以胜阴复籛，使既散之籛急复，不知此义者，加增药味，反牵制其雄入之势，必致迂缓无功也。其次前药中，即首加当归肉桂，兼理其荣，以寒邪中入，先伤荣血故也。其次前药中，更加人参甘草，兼调其气不尔，恐姜附之猛，直将犯上等矣。用前药二三剂後，觉其清籛在躬，端动颇轻更加黄 白术五味白芍阴籛平补，不可歇手。

用群队之药，以培阴护箴，其人即素有热痰，箴出早已从阴而变寒，至此无形之阴寒虽散，而有形之寒痰阻塞窍隧者，无由遽转为热，姜附固可勿施，其牛黄竹沥一切寒凉，断不可用，若因其素有挟热，妄投寒剂，则阴复用事，箴即扰乱，必堕前功也。用平补後，嗣後总有顽痰留积经络，但宜甘寒助气开通，不宜辛辣助热壅塞，盖辛辣始先不得已用其毒，箴既安堵，即宜休养其阴，切勿喜功生事，转生他患也。

至於冬时反有非节之暖，此属春时箴气发於冬时，未至而至即为冬时不正之气，人感之而病者名曰：冬温，冬温虽发於冬时，治法与伤寒大异，盖温则气泄寒则气收，二气本相反也，其证必心烦呕逆，咽痛身热头疼，或嗽自汗，或头重面肿，但始先咽痛後必下利，箴脉浮滑阴脉弱濡与风温不异，但时令不同，治之不得不为少阴也，按罗谦甫云：冬温一证，虽关不正之气，而实正气虚故邪得以入，於少阴其经上循喉下入腹，故咽必痛，或下利也，治之宜用箴旦汤加桔梗萎甬，或问冬温，何以竟入少阴，而前所治方亦非少阴之药，其故何也，石顽曰：大凡四时各有正令，冬月当寒而反不寒，则少阴之气，不藏而不正之气得以入伤经，原非肾藏受病，故但以桂枝汤中加黄芩一味，专主驱散风热，不须更用他药，此仲景箴旦汤所由立也，若有寒食停结或误用寒凉药食，则寒邪外郁，温邪中结，冷食内伏，更加入乾姜一味，以温散其中兼黄芩，以凉解其外，此仲景之阴旦又所必需，若咽痛甚者，则合甘草汤，者合桔梗汤，下利合茯苓甘草汤，或箴旦加葛根茯苓，不应则温热之气，并於明箴而蕴热也，葛根黄芩黄连汤，若先受冬温，更加严寒外遏，则外证虽恶热烦躁，而仍畏寒欲近衣者，箴旦汤加麻黄石膏，以发之有冬温，误认伤寒，而与辛温表药热邪甚，而胸腹满闷医者不察，见其胀闷，而屡用下药大，下後仍发热，无休止时，脉反数者，此阴血伤故也，朝用独参汤暮进六味丸，此阴箴俱虚，气血俱弱，故热不得止息，所以用六味必兼独参汤，以资箴生阴长之功，若服後热势渐解饮食，渐进神气渐清，脉息渐和者，方可收功，今世遇冬温之证，鲜能辨识，概以伤寒法混治，致变斑黄喉唾利脓血等证者，皆由误治所致也，若误用辛温发汗，而发斑成温毒者，当用犀角升麻甘草等分煎服，或升麻葛根汤加犀角黑参，甚则犀角黑参汤之类选用，然冬温为病，亦自不一当随所见证治之，凡冬温温毒大便泄泻，而 y 脉虚小手足冷者，皆不治也。

若春夏秋三时，感冒非时暴寒谓之寒疫，亦曰感冒夹食，则曰停

食，感冒虽非时行疫气，以非其时而有其气，故谓之寒疫，而实非疫也，其证发热恶寒，头疼骨节痛无汗，或呕逆恶心，其脉人迎多浮紧，亦有弦数者，夹食则气口紧盛，亦有滑数者，若夹寒食，则涩滞夹风痰，则浮滑而疾也，然又有人沈小，绝不似外感者，见停食感冒之脉，有人迎璫短小气口璫弦细，其人自言伤食受寒，服发散兼消导之药，一二剂脉反浮大，则知未服药时脉沈小，皆为寒食郁故也，大抵治非时感冒止宜辛乎解散，如叁苏饮、芎苏散香苏散、神术汤皆可选用，有食正气散，按证加絃，如见太籐羌活防风，籐明葛根 少籐柴胡半夏，若天气未热病势颇盛，不妨从权稍加桂枝，佐羌活辈汗之，盖冬温之与寒疫，俱是非时邪气，用药亦不可拘於常候，犹冬温之用辛凉寒疫之用辛温也，宜矣即如温病热病而见脉紧暴寒，黄豨白虎汤中，未尝不稍加桂枝五七分也，此证不必拘伤寒六经例治，大率春分已後，则少籐风木主令，况春时之寒，必兼之以 峭之风，风伤少籐，少籐在内，则太籐籐明在外，病则三经俱受，所以古人治寒疫之方，咸不分三籐而治，但见某经证多，则加用某经之药为权衡耳，若治之不得其宜，後变坏病，则与伤寒无瑣也，盖非时暴寒，虽从时令伤犯，然寒则大都不越太籐，以寒气而犯寒水之经从其类也，即如夏月暑寒之证，多有头痛骨节疼恶者，此非太籐之证欤。

若夫天时寒暖，偶因脱露谓之伤风，其证必 嗽自汗清涕甚者，亦发热头痛，但治有时月之殊，春月风喜伤肝，人迎脉多缓而带弦，必自汗恶风，宜芎苏加絃，夏月肌肉本 多伤籐明病，则肌肉因闭气，口多见弦长而反无汗，宜葛根 [絃，兼暑消暑十全散，秋月微凉，先郁皮毛，手太阴受邪人迎脉多平，而气口脉多，细涩不可拘人迎，以候外邪也，宜金沸草散加絃，冬月则伤太籐，必自汗脉浮缓，宜桂枝汤，甚而喘有水气，宜小青龙汤，盖籐邪多从背受，由背俞而入於肺，故必 嗽生痰也，然伤风与伤热证类相似，伤风则人迎浮大 嗽，自汗鼻流清涕痰，必从喉中嗽出，发散则愈伤热则气口软大 嗽自汗，但鼻乾痰结咽傳龔痛，痰从上 彳 X 为瑣，不可发散宜辛凉清肺为主，萎甬汤去麻黄川芎加前胡薄荷，伤风而复伤热，必加躁烦，宜萎甬汤倍活石膏有酒客湿热素盛，痰饮结中外，最易伤风素问谓之漏风，其证身热解情，汗出如浴，恶风少气，治以泽术麋衔汤，以三指撮为後饭，今治此证，以泽泻生术各五钱黄 三钱，葛根防己羌活麻黄各钱热服取汗最效，又方以桂枝汤加黄 麻黄根防风半夏厚

朴，每遇发时煎取一二剂後，用黄 白术防风泽泻茯苓之，属调
理肥盛湿热者，导痰汤加羌防最当，又有接内时偶感微风，藏於
肾经，则内风与外风相，召璫易伤风，素问谓之内风，其证面
庞然肿，不能正偃，正偃则 ，宜小青龙，去麻黄加杏仁，甚则加
附子先去客邪，次用真武汤，治本然後，更以肾气丸调理，又有
素虚劳人更感风寒，急腹痛，悸 眩 燥者，桂枝汤加龙骨
牡蛎主之。

至春分节後，天令温暖，有人壮热为病者，乃温病也，经云：冬
伤於寒发为温病，又云：太籛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言
冬时伏气，随时温热发出，但所发之因不同，有感非时暴寒而发
者，有饥饱劳役而发者，有房室作力而发者，所感之客邪既殊发
出之经络，亦理所谓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当
随其经证而治之，凡温病之发，必大渴烦扰俛满口苦，不恶寒反
恶热，脉气口反盛於人迎明，系伏邪自内警表，必先少籛经始，
若因客寒而发者，宜小柴胡随所见证加絃无客邪者，黄芩汤主
之，然温病亦多传变并合，未有不及少籛者，如太籛少籛合病黄
芩汤，少籛明合病承气汤，三籛合病大柴胡汤或双解散加絃，
凡三籛表证，烦热口渴俱宜黄芩汤之类，据此合病证，治则传变
并病可例推矣，大抵治温病热病无正发汗之理，盖其邪自内警
外，无表证明矣，若果证显非时暴寒恶寒头痛，而脉浮紧者，不
可纯用表药，宜栀子畔汤或益元散加薄荷 ，重则凉膈散去硝黄
加 探吐取汗最妙，盖此怫郁之热乘春温之气，而虽有非时暴寒
止宜辛平之剂发散，若头痛如破者为暴感寒风势盛，先宜葛根
撤其暴邪，然後用治温本药，若额与眉棱俱痛，选奇汤脉弦而紫
额角傍痛寒热口苦，小柴胡去叁半加塘菱根，若表证不解邪入
府者，双解散若汗下不解，脉转洪大数盛表 皆实， k 狂越，此
热在三焦也，三黄石膏汤，凡温病下後热不退下证，尚在再三下
之以热退为度，若热不止而脉涩咽痛，胸满多汗者，此热伤血分
也，葶苈苦酒汤探吐之，虽热退尚全愈者，随证调之，凡下之前
後或大汗将出或大汗已出，或未下後馀热不止，而反大汗淋漓，
此实热虽去，而馀邪未尽，再与小剂黄芩汤或解毒汤调之，若下
後渴虽絃，而饥欲得食者，此伏邪初散，阴火乘虚扰乱也，凡温
热下後多此慎，勿便与粥饮，得食必复，若汗下後一切烦渴引
饮，须以水细细饮之，渴未止者频频时与不可过，多以成留饮不
散也，设若不与饮之，则热转甚危而死矣。世所谓交籛者非阴寒
交热，以为籛热也，乃怫热畜之於 ，而郁璫乃发，则交传出於表

之籛分，是谓交籛而後作汗也，或怫郁过璿，而不能交出於表者，是郁璿不发否璿不泰，即正气衰残，阴气先绝，籛气後竭而死矣，大欲汗而脉忽沈伏者，籛气并入於 故也，交籛而躁乱昏冒者 热郁璿，故气乱则神昏而躁扰也，凡欲作汗无问病之微甚，或已经新下者或下证未全者，咸以凉膈散调之甚者，宜黄连解毒汤，或下後二三日，或未经下腹满烦渴，脉沈实而有下证者，三一承气汤下之势剧者，合黄连解毒汤或已战不快，或战後汗出不快，或微战数次经大战而汗不出者，乃并之不甚，战而病不去也，通宜三一承气汤，或更合黄连解毒汤下之，以散怫热而开郁结也，所以战汗时频与热姜汤，助其开发最佳，免致战不快而无汗之患，大法曰：脉浮不可下，温热病已有 证脉沈後，二三日脉反渐浮汗不能出者，三一承气汤微下之，凡此诸可下证，或得利而汗便出者，或服药而怫郁顿开先汗出而後利者，或利性，但随汗泄，则气和而愈，竟不利者，亦有战不快交不过而死者，或不战而汗出者，或但战无汗而愈者，或不战无汗而愈者世俗未知直，以寒战栗为籛虚阴胜，因而误治者多矣，凡温病发於三阴，脉微足冷者多难治，内经所谓病温虚甚死是也，凡温病大热脉反细小，手足逆者死证也，凡温热病初起大热目昏，y 热甚脉小足冷，五六日而脉反躁急，呕吐昏沈，舌本焦黑，或失血躁热脉大，或痉搐昏乱，或脉促结代碎小者皆死，温病热病，大热不得汗者，死得汗而反热，其脉躁盛者，亦死也，凡温病热病不当汗而误汗之，狂言不能食其脉躁盛者，皆不可治也。

凡温病之热，咸从内而发於表，所以最忌辛温发汗，发汗多致不救也，故仲景云太病发热而渴者为温病，若发汗已身灼热者，名曰风温风温为病，脉阴籛俱浮，自汗出身重多眠睡鼻息必 y 言难出，若被下者，小便不利直视失溲，若被火者，微发黄色，剧则如蚤蓐时疔，若以火薰之，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此温病误汗而为风温也，又伤寒例云：籛脉浮滑，阴脉濡弱，更遇於风变为风温，此温病更遇於风之风温也，以少阴伏邪，方将发出太籛客邪，又从外袭表邪新入 邪初出，故其脉轻则浮滑，重则濡弱，上文阴籛俱浮之，互辞言伏於少阴之邪热，悉从风木之令，而发出於肌表，故其证一一尽显太籛少阴二经，又尝见冬温一证，每多误汗而成，温毒发斑者，亦有误施汗下而变咽喉不利，唾脓血者，盖冬温亦属太少阴证，缘误治而并伤厥阴之经也，按风温一证仲景，但言误治之失，并不论及治法者，以既经误治，即欲挽回，末由也，已喻嘉言，尝谓风温多死於三日者，谓其即

是紮感而更加變重耳，不但溫病之不可以傷寒寒疫法治也，即冬溫，亦不可以傷寒例施也，因其發在冬時，故誤治尤多，所以仲景厥陰例中有麻黃升麻湯一條，正以治冬溫之誤治，而變咽喉不利，唾膿血者，即此而推，可用麻黃升麻湯去麻黃升麻乾姜白朮，而借治溫病誤其汗之風溫也，并可悟黃芩湯加桂枝石膏治溫病，更遇於風之風溫也。再按風溫一證，仲景絕無方藥，而活人書治法頗多，參其所主之方，皆是治先傷熱而復感風，或已傷風而更受熱之證，近世亦曰風溫較伏氣所發者，雖死生輕重懸殊，而究治之理則一似風痰結聚於肺故汗下紮難，汗之則 y 煩熱，不得卧善蚤目亂無精汗身重，下之則小便難，大便利尤不可用溫，則耳聾難言，溫止宜辛涼解熱兼徭礪驅痰，然雖禁發汗，又不得不兼用表藥，但禁溫覆迫汗耳，若發熱頭眩咽喉乾痛舌強痞滿者，用萎薈湯無大熱而渴，用塘菱根湯熱不解，用敗毒散寒熱而渴，小柴胡加萎薈桔梗，惡寒發熱，本方去參加塘菱石膏，渴者去半夏加塘菱根，舉世皆以風熱咽痛，唾痰聲 者為風溫，雖治法不遠，殊失風溫本旨矣，尚論以春月時令本溫，且值風木用事風溫二字不得分之為紮，凡溫病者，悉為風溫，是又矯揉太過矣。

夫春夏溫熱之邪能傳染者，即時行疫疔也，絳又可曰瘟疫之邪皆從口鼻而入，不在經絡舍於伏脊之內，去表不遠附近於胃，乃表 之分界，是即內經症論所謂橫連募原是也，凡人本氣充滿邪不易入適虧欠，因而乘之，感之淺者，待有所觸而發感之深者中而即也，始先籛氣郁伏，凜凜惡寒甚則四肢逆，既而籛郁發，中外皆熱，發即昏昏不爽壯熱，自汗此邪伏於募原即使汗之熱，不能解，必俟伏邪外發表氣潛行於內，精氣自內警表，此時表相通，大汗淋漓，邪從外解，此名戰汗，當即脈靜身涼而愈，若伏邪未靜必復發熱，至伏邪已發方有變證，其證或外解，或從內陷，更表 先後不同，有先表而後 者，有先 而後表，有但表而不 者，有但 而不表者，有表而再表者，有 而再 者，有表勝於 者，勝於表者有表 分傳者，此為九傳，從外解者，或發斑，或戰汗，狂汗，自汗，盜汗，從內陷者胸膈痞悶腹痛燥結熱結，傍流協熱下利或嘔吐惡心 y 舌胎，當因證用治，疫脈不浮不沈而數，晝夜發熱，日晡益甚頭疼身痛，宜用警原飲，以透警募原之邪氣，若見少籛籛明太籛，隨經加柴胡葛根羌為引，以提其邪出籛分也，然證有輕重不等藥之多寡，隨宜務活法感之輕者，舌上白胎亦薄熱亦不甚，脈亦不數，其不傳 一二劑自解稍重者，

必从汗解如不能汗邪气盘错於募原也，只以本方主之感之重者，舌上胎如积粉，服药不从外解，而从内陷舌根先黄渐至中央，此邪渐入胃也，前方加大黄下之，若脉长而洪数，大汗多渴，此邪气适离募原，欲表未表白虎汤证也，如舌上纯色，兼见证，此邪已入胃乃承气汤证也，有二三日即离募原者，有半月十日不传者，有初得之四五日，而淹淹惺惺，二六日後簏然势张者，元气胜者，毒易传化，元气薄者，邪不化，即不传，如他病欠亏适逢时，疫能感不能化安望其传，不传则邪不去淹缠，日久愈沈愈伏，误认虚证，而进参，愈壅愈固不死不休也，疫邪为病有从汗解者，有无汗竟传入胃者，有自汗淋漓热渴反甚，终得战汗方解者，有胃气壅郁，必下乃得战汗而解者，有汗解未和，越三五日复发者，有发黄因下而斑出者，有竟从发斑而愈者，有证急，虽有斑非下不愈者，此虽传变不常，亦为常也，又有局外之变，男子适逢接内或向来下元虚空，邪热乘陷於下焦气，遂不舒致小便秘塞，小腹胀满，至夜发热，与导赤五苓不呷大承气一服，小便如注而愈，女子经水适来适断失血崩带，及心痛疝气，痰火喘息，凡此皆非常变，盖因疫而发旧病，但治其疫而旧病自己，然大劳大欲大病久病後，此为四损，以正气先亏，邪气自陷多不可救也。瘟疫发热一二日，舌上白胎如积粉，早服警原饮一剂，午後舌变黄色，随现胸膈满痛，大渴烦躁，此邪毒传也，前方加大黄下之，烦渴少絀，热去六七，午後复加烦躁发热，通舌变黑生刺，鼻如 恁此邪毒混合三焦，复淤到胃，急投大承气，傍晚大下至夜半热退，次早胎刺如失，此一日之间而有三变，数日之法，一日行之，因其毒盛，传变亦速，用药不得不紧，设用缓剂，必死无救，尝见瘟疫二三日即死者，皆此类也。瘟疫初起脉虽数，未至共大，其邪尚盘结於募原，宜警原饮，误用白虎，既无破结之能，但求清热，是扬汤止沸耳，若邪已入胃，非承气不愈，误用白虎，既无逐邪之能，徒伐胃气，反抑邪毒，致脉不行因而细小，又认籛证阴脉，益不敢下，汤药杂进，愈投愈危，当此急投承气，庶可救也。邪伏於募原表 之间，至其传变或出表，或入 或表 双传，医见有表复有 ，乃引经论先解表，乃攻其 ，此大谬也，尝见大剂麻黄一毫，无汗转加烦躁者，何耶盖发汗之理自内以警表，今 气结滞，籛气不得敷布於外，即四肢未免厥逆，又安能气液蒸蒸，以警表警之水注闭，其後窍，则前窍不得涓滴与发汗之义同，凡见表 分传之证宜，承气汤先通其 ，气一通，不待发散多有自汗，而解 证下後，脉浮而微数，身微

热，神思不爽，此邪热浮於肌表 无壅滞也，虽无汗宜白虎汤邪从汗解，若大下後或数下後，脉空浮而数，按之豁然如无宜白虎加入参汤，覆益即汗解，下後脉数而浮原当汗解，管延五六日脉证不改，仍不得汗者，以反覆下数，致周身血液枯涸，故不得汗白虎加入参汤，以助周身之血液，鼓舞元气开发理，即得汗解也，证脉沈而数当下之，下後脉浮当得汗解，今不得汗後二三日脉复沈者，募原馀邪复淤到胃也，更宜下之，更下後而脉再浮者，仍当汗解，宜白虎汤，证下後热退身凉，越四五日复发热者，此非关饮食劳复，乃募原尚有馀邪隐匿因而发热，此必然之理，不知者每每归咎於病人误也，宜再下之则愈，但当少与，慎勿过剂以邪气微也。应下失下口燥舌乾，而渴身反热絳四肢微厥，欲得近火拥被，此籛气伏也，既下厥回去火絳被脉大，而数舌上生津不思水饮，此邪去而郁籛暴伸也。瘟疫下後二三日或一二日，舌上复生胎刺邪未尽也，再下之胎，虽未去已无芒刺而软，然渴热未除更下之热渴絳芒刺脱日後更复热，又生胎刺更宜下之，凡下不以数计有是证，即投是药医人见理不透经历未到中道生疑，往往遇此证，反致担阁，但其中间有一日一下者，有应连下二三日或三四日者，有下二日间一日者，甚缓急之间，有应用小柴胡汤，去参半加塘菱根知母者，有应用犀角地黄汤者，至投承气，某日应多与，某日应少与，此非可以言传也，但数下之证，百人中之一二人而已。瘟疫愈後脉证，俱平大便二三日不行，时时作呕，此为下格之证，盖下不通，必返於上，宜调胃承气热服，宿垢顿下呕吐立止，慎勿骤补少与参下焦复闭，呕吐仍作也。凡客邪贵乎早治，勿拘於下不厌迟之说，若应下之证，见其无结粪，以为下之早而引初鞭後溏为例此误也，不知承气本为逐邪，非专为结粪而设，必俟结定血液为热所搏变证，迭起是犹养虎遗患也，况有平素多湿热人，溏粪失下，但蒸作璫臭如败酱藕泥临死不结者，假如经枯血燥之人或老人血液衰少，多生燥结在经，所谓不更衣十日无所苦，有何妨害是知燥结，不致损人毒邪之为殒命也，假令滞下初起质实而频数窘急者，与下焦下之，此岂谓结粪而然哉。疫邪传，遗热下焦小便不利，邪无输泄经气郁滞，其传为瘳身目如金，宜茵陈蒿汤，若用茵陈五苓，不惟不能退黄，小便亦难得利，此乃胃家移热是以大黄为专功也。瘟疫邪在胸膈满闷心烦呕喜腹，不满欲吐不吐，欲饮不饮，欲食不食，此邪热与痰饮结聚胸中也，宜瓜蒂散吐之。邪留血分 气壅闭非下之，则斑不出斑出为毒邪外解下後斑渐发，更

不可大下设有下证，宜少与承气缓缓下之，若大下则中气不振斑毒内陷则危，宜用白芍当归以和血，升麻柴胡白芷以托邪大剂穿山甲末，以透毒名托 举斑汤如下後斑出复大下斑毒隐伏反见循衣撮空，脉微者前方加人参一钱得补不出者死，凡斑有汗出不彻而热不退者，宜白虎汤斑出不透而热不者，宜举斑汤，有斑汗并行而并不透者二汤合用。凡时疫日久失下，自利纯臭水昼夜十数行，口燥唇乾舌裂，此热结傍流也，急与大承气一服去其宿垢顿止。凡失下以致循衣撮空，肉惕振战目不了了，邪热愈盛，元神将脱，补之则邪毒愈甚，攻之几微欲绝，不得已用陶氏黄龙汤治之，此证不下必死，故用此法，庶几回生於万一也，得下後用生脉散加地黄当归白芍知母陈皮甘草调之。如方食肉而适病，致停积在胃，用大承气汤连下，惟是臭水稀粪，其病不退，必加人参一钱在内，虽月馀所积之物一便下。凡疫病有首尾能食者，此邪不传胃切勿绝其饮食，但不宜过食耳有愈後十数日微渴微热，不思饮食，此微邪在胃，正气衰竭，若强与之，即为食复。凡舌胎自白而渐变黄邪在募原，故白在胃则黄，胎老变沈香色白者不可下，黄者宜下，黑者急下，下後胎不脱舌刺舌裂，舌短舌鞭舌卷，皆当下白砂胎黑胎俱下，惟白润泽者，邪尚在募原也，如别下有证，宜誓原饮加大黄，若大汗脉洪长而渴，未可下宜白虎汤汗更出日赤咽乾，气喷如火，小便赤黄涓涓作痛，扬手掷足，脉沈而数，皆为 热之璫，下之无疑，潮热 y 善太息，此胃实也，心下满心下高起如块，心下胀痛，腹胀满痛，按之愈，其皆下，头胀痛下之立止，若初起未可下小便秘大便不通，气结不舒，大便行，小便立解，有血液枯竭者，无表 证，为虚燥，宜导法。凡箴证似阴者，瘟疫与温病热病伤寒通有，其阴证似箴者，惟伤寒有之，在瘟疫必无此证也，箴证似阴，为外寒内热，故小便赤涩，阴证似箴，为上热下寒，故小便清白，但以小便赤白为据，万不一失。夫疫病四时皆有，但盛与不盛耳，盛行之际，沿门阖户，病皆一般者，谓之时行大疫，人皆知之，不盛之时，人偶感之，不过发热头痛，与寻常感冒相似，即有传染，不过左右服役之人，又乌能知疫也，病人无处追求，每每妄诉病原，医家不善审察，未免随情错认，误引东垣劳倦伤脾为例，壅邪转热，多致危殆。喻嘉言曰：四时不正之气，感之因而致病，初不为疫也，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以故鸡瘟死鸡，猪瘟死猪，牛马瘟死，死牛马推之於人，何独不然，所以饥馑兵凶之际，疫病盛行，大率春夏之交为甚，盖温暑湿热

之气，交互结蒸，人在其中，无隙可避，病者当之，魄汗淋漓，一人病气足充一室，况於连并榻，沿门阖境，共酿之气，盖以出尸虫，载道腐，燔柴掩席，委巷投涯，种种恶秽，上溷苍天清静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各从其类，有必然之势，如世俗所称大头瘟者，头面腮颐肿如瓜瓠者是也，所称稔颈瘟者，喉失音，颈大腹胀如虾蟆者是也，所称瓜绂瘟者，胸亘起，呕汁如血者是也，所称杨梅瘟者，遍身紫块，忽然发如霉疮者是也，所称绉C5者，发块如瘤，遍身流走，旦发夕死者是也，所称绞肠瘟者，肠鸣乾呕，水泄不通者是也，所称软脚瘟者，便清泄白，足肿难移，即湿温遍行是也，小儿疔痘尤多，已上疫证，不明证治咸委劫端，良可伤悼，然而盛夏湿温之证，即藏疫疠在内，一人受之，则为湿温，一方传偕御为疫疠，所以疫疠之发，每每盛於春夏者，以其热暑湿三气交蒸故也，盖春主厥阴肝木，秋主籛明燥金，冬主太籛寒水各行其政，惟春分以後，至秋分以前，少籛相火，少阴君火，太阴湿土，三气合行其事，天本热也，而益以日之暑日本烈也，而载以地之湿三气互动，时分时合其也，以风动於中，胜湿解蒸，不觉其苦其合也，天之热气，下地之湿气，上人在是气之中无隙可避，故病之繁而且苛者，莫如夏月为最，以无形之热，蒸动有形之湿，即无病之人感之，尚未免於为患，况素有湿热，或下元虚人，安得不患湿温之证乎，是以湿温之证，最忌发汗，发汗则湿热混合为一，而中气尽伤，多成死证，惟宜分解先扶中气，使中气徐领其表其，而上下尽消，故多愈也，至於疫证，则邪正混合，邪璫胜，正璫衰，转眼立毙，苦寒伤胃，温补助邪，如人中黄丸之类，不为合法也，夫伤寒之邪，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後行身之侧，由外廓而入瘟疫之邪，则直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籛，故清邪从之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之下入，中焦为阴籛交界，凡清浊之邪，必有此区分，甚者三焦相混上行璫而下行而上，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邪行在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府，则腹满便坚，故可攻下疫邪布，在中焦散漫不收下之复合，此与治伤寒表 诸法有何涉哉，或问春夏蒸气成疫，岂冬温独非疫耶，盖冬月过温肾气不藏，感而成病正与不藏精之春温无璫，计此时有春无冬，三气即得交蒸成疫，然遇朔风骤发，则蒸气化为乌有矣，是以东南冬月患正伤寒者少，患冬温及痘疮者最多，西北则秋冬春皆患伤寒，殊无瘟疫痘疮之患，此何以故西北土地高燥即春夏气难上升，何况秋冬之凝璫东南土地卑

湿，为雾露之区，蛇龙之窟，其湿热之气，得风播之尚有可耐，旦暮无风水中之鱼，衣中之虱，且为飞扬，况於人乎，蒸气中原杂诸秽，益以病气尸气，无分老少，触之即同一病状矣此时朔风，了不可得故其气转积转暴，虽有薰风，但能送热，不能凉，盛世所谓解温阜财者，在兵荒反有注邪布秽之事矣。按絳又可所论，皆是寻常所有疫疠，喻嘉言所言，乃天地不正之大疫，不可彼此襟执也，夫瘟疫证类端，岂可一律而论，若伤於气则头项肿胀，伤於血则肢体绉 C5，伤於胃则呕汁如血，伤於肠则水泄不通，至入藏则不知，人不待救药则毙矣，大法以证为则，无以脉诊，其伤之轻者，二三日尚能行动，至四五日後，忽然大热，慎勿误认伤寒，而与表药发汗，不惟不解，其热转甚而危殆矣，其初病恶寒发热头痛，宜败毒散躁热不汗，通解头痛如破，十神汤，兼瘴疠脚膝疼软，独活散，此皆为表证多者立方也，若一病便壮热无寒，多汗神昏呕逆痞满等证，又当从凉膈双解，三石膏黄连解毒，紫解表 法治之，古人以普济消毒饮，治大头瘟，荆防毒散治捻颈瘟，生犀饮治瓜绛瘟，清热解汤下人中黄丸，并刺块出血，治杨梅瘟三棱 刺入委中三分出血及服人中黄散，治绉 C5 瘟，苍术白虎汤，治软脚瘟，双解散探吐，治绞肠瘟，此皆昔人已验之方，足补仲景之未逮也。凡时疫流行之际，小儿亦多传染，伤寒例所谓小儿女子益以滋甚，以小儿筋骨柔脆，一染时疫，即蚤播发疹，误作蚤治必死，治稍迟延亦死，其治与大人彷彿，但幼科专於痘疹蚤疔，而伤甚略，但知其不思饮食，不知其疫邪传胃，但知其呕渴泻泄，不知其协热下利，凡此何暇致思其为疫证乎。

疫疠中一种大头天行病，虽略见前，然不细陈，难於治疗，此证乃湿热在高巅之上，所以必多汗气蒸，初觉憎寒壮热，体重头面肿甚，目不能开，上喘咽喉不利，舌乾口燥，宜普济消毒饮，不速治十死八九，东垣云：身牛已上，天之气也，邪热客於三膻之间，上攻头面为肿，切不可用降药，膻明之邪首大肿，少膻之邪出於耳前後，甚至紫目不开，面部赤肿，以普济消毒饮少，少不住服，治法不宜太速，速则过其病所，上热未除，中寒复生，必伤人命，宜用缓药，徐徐少与为妙，额上面部，赤而肿，或壮热气喘，口乾舌燥，或咽喉肿痛不利，其脉数大者，此属膻明，本方加石膏，若内实热甚者，加酒大黄下之，若发於耳之上下前後，并额角傍红肿者，此属少膻也，或寒热往来，口苦咽乾，胸亘满闷，本方加柴胡塘葵根，脉实便秘者，加酒大黄利之，若发

於头脑项下，并耳後赤肿者，此属太籛也，荆防败毒散，热甚去参加斿连，若三籛经俱受邪，并发於头面耳鼻者，亦宜普济消毒饮，大抵此证，以辛凉轻清之济，散其上盛之湿热则愈，节庵以普济消毒饮，除去人参升麻白芷黑参马勃僵蚕蓝根，而加入川芎羌活防风荆芥射干汁竹沥，名斿连消毒饮，药稍瑋，而功效不殊，其用大黄必须酒洗，如鸟在高巔，惟射以取之也。又四时疫疠，天行大头，并宜用人中黄散，轻者只用斿连甘草煎成频服，不效加鼠黏子芒硝微利之，不必大剂攻毒也。虾蟆瘟则紫颐颊下肿，小柴胡去叁半加羌防荆薄桔梗马勃煎服，荆防败毒散亦可，夏暑湿热气蒸，亦多发此，宜消暑十全散加荆马勃，一二剂可愈。

至於温疫一证，乃温病将发之时，或既发之後，更感时行疫气，其证浑身壮热，昏昏不爽，递相传染，盛於春夏之间，以春时天令不正，则地之浊气郁蒸发动冬时伏气，其气最毒，人在是气之中，莫之知也，正气虚者，感而受之，以正气本虚，故籛脉濡弱，而邪伤血脉，则阴脉弦紧也，以其伏邪内动，相召外疫，正被邪侵，怫郁烦扰，行喘失常，壮热作矣，表证见焉，及热郁壅理，不得外泄，侵入於 ， 证见焉，设使正气内充，邪气何由而入，其感受之因，瑋於伤寒，瑋於温热，瑋於非时感受寒疫其治大约以驱热为主，表药间用，下药必用，人中黄君药，昔人概用清热解毒汤，下人中黄，丸统治诸疫皆效，其所用人叁者，知其本气不足，防邪入 ，所谓补泻兼施也，温疫证多作渴，宜用小柴胡去半夏加石膏知母，若躁热不识人，轻则凉膈，重则双解，如大便泄泻者，黄连解毒汤，若表 俱热，亦凉膈双解，呕血者，生犀饮，便实加大黄，便滑用黄土，虚加盐水炒叁，内外热璫毒盛，三黄石膏，外热甚用麻黄，内热加大黄，馀如时行治法，大率温疫，脉来盛而有力者，发於籛也，尚可施治，脉来沈细少力者，籛病见阴脉也，皆不可救。

若温病七八日，或十馀日，前热未除，重感於寒，忽然寒热交作，变为温疟，後世方书，以为坏证过经不解，寒热不除，而变温虐，殊不知此本春时，温病之变证，非冬月伤寒之变证也，按伤寒例云脉阴籛俱盛，重感於寒，变为温疟，其证胸亘满，烦渴而呕，微恶寒者，治以小柴胡去叁半加塘菱根石膏无寒但热，其脉如平，骨节烦疼时呕者，用白虎汤加桂枝，慎不可用辛温发散，以助其虐也，至於内经所言先热，後寒之温疟，乃得之冬中於风，寒气藏於骨髓之中，至春籛气大发，邪气不能自出因遇大

暑脑髓烁，肌肉消理发泄或有所用力，邪气与汗共出，此病藏於肾，其气先从内出之於外也，如是者阴虚而箴盛，箴盛 热矣，衰则气复反入入则箴虚，箴虚则寒矣，故先热而後寒，名曰温疟，夫先热後寒者，以先前伏邪，乘春时箴气而发出於箴明故热，已後因本身之真阴内烁，则邪复反於少阴，故寒，治宜人参白虎汤或有客邪，则加桂枝更以金匱肾气丸去附子倍桂枝作汤渴则饮之，盖从肾出外而大热，则其内先已如焚，水中火发，虽非阴火，亦可畏也，故先用白虎退热，俟其疟势外衰，复返於肾，而阴精与之相持，乃为寒，设不知壮水之主以急救其阴十数发後，则阴精竭矣，此则伏邪自发之温疟，与温病後重感於寒所变之温疟，似理而实同，然皆不越少阴，并详辨此，以破二经理同之惑。

若冬时温暖，人感乖戾之气，至春始发更遇天道过於骤热，遂变温毒，伤寒例云：箴脉洪数，阴脉实大，更感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伏毒与时热交并，表 俱热，故其脉浮沈俱盛，亦有冬温误用辛热，或热毒不得外解，而陷入於 ， 有是证也，其证心下烦闷，呕逆 嗽，甚则面赤，身体俱赤，狂乱躁渴，咽喉肿痛，狂言下利而发斑，最为危候，治宜大解热毒为主，若斑如锦纹，身热烦躁，而无燥结者，黄连解毒汤，若躁闷狂妄而无汗者，三黄石膏汤，自汗烦渴而发斑为胃热人参化斑汤，（即人参白虎汤）烦热错语不得眠，白虎合黄连解毒汤，斑不透，犀角大青汤，透热不止，本方去升麻黄芩加入人参生地柴胡，发斑热毒势甚，咽痛心烦，狂言闷乱，犀角黑参汤，虽大便不通，勿用下药，惟宜犀角地黄汤，凡斑色紫者为危候，黄连解毒合犀角地黄，若斑色紫黑而平下坑烂脉虚小自利者不治，其失於汗下，及温热时行夹食阴斑详後发斑本例。

有箴热亢璜而成箴毒者，金匱云：箴毒之为病，面赤斑如锦纹，咽候痛，唾脓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蒺 D 之，虚热势盛，毒不能化者，活人箴毒升麻汤，有一二日间便成箴毒者，有误用辛热发汗，或吐下未当，邪热内陷，变成箴毒者，其证壮热头项痛，躁闷不安，或狂言骂詈，妄言妄见，或口唾脓血，面生锦纹，或舌卷焦黑，鼻如 恁或咽喉肿痛，下利黄赤，六脉洪大而数，人参白虎汤，咽喉痛者，犀角黑参升麻甘草等分煎服，若热毒大盛，时狂时昏，口噤咬牙，药不得下者，先用水一盆，用绢 指，粤水渍牙关候牙关放宽，狂乱稍定，方与服药，三黄石膏汤加絳，脉洪大，黄连解毒汤，慎不可以其热盛而误下之，盖此

证之热，散漫於外，故以攻下为首禁也，夏月热甚，狂躁闷乱不安，脉洪数者，用新汲水，或黄连水渍，青布四五尺，作数摺略绞，搭病人胸前，热即易之，须臾得睡效，睡即去之。

有阴热亢璜而成阴毒者，金匱云：阴毒之为病，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蒺藜 去雄黄蜀椒主之，活人用原方加桂枝，名阴毒甘草汤，复有阴寒璜甚，而成阴毒者，自是紫种，不可混也，夫阴寒璜甚，反大热躁渴，四肢厥逆，脉沈细而疾，或尺部短而寸口大，额上手背冷汗不止，或先因房事而後着寒，或内伤生冷，而犯房室，内既伏阴，复加外寒，积寒伏於下，微箴消於上，遂成阴盛格箴，箴气上脱之候，五六日後，胸前手足发出淡红小斑为阴毒，虽盛夏禁用凉药，宜附子理中汤，甚则身重眼睛疼，额上冷汗，呕秽癩逆，或爪甲青，或腹绞痛，或面赤足冷，厥逆躁渴，身发青黑斑，口鼻灰色，舌黑而卷，茎与囊皆缩，六脉沈细而迟，或伏而不出，或疾至七八至已上不可数者，急用 壑 W 熨之，随用附子散，或人参三白汤合四逆汤主之，熨之手足不温暖者不治。 蘇守真云：世俗所言阴毒，皆箴热亢璜，畜热深於内，身表有似阴寒，此特指仲景升麻蒺藜 去雄黄蜀椒阴热亢璜之证，若後世所谓阴寒璜甚之阴毒，必用回箴退阴之药，内温正气，逼邪出外，庶或可愈，若服凉药，则渴转甚，躁转急，必致虚箴暴脱而死也。 王安道曰：阴箴二毒，与阴箴二证迥理，仲景书，虽有阴毒之名，然其所叙之证，不过面目青，身痛如被杖，咽喉痛而已，并不言阴寒璜甚之证，况其所台之方，不过升麻甘草当归蒺藜 w，并不用大温大热之药，是仲景所谓阴毒，非阴寒之病，乃是感天地之恶毒璜气，入於阴经，故曰阴毒，後人遂以阴寒璜甚之证，参入仲景证中，却用附子散等温药以治，窃谓阴寒璜甚之证，或内伤冷物，或暴中阴寒，或过服寒药所变，内外俱冷，固可名为阴毒，然终非仲景所言恶毒璜气所中之谓也。 赵以德曰：按古方书谓箴毒者，箴气独盛，阴气暴衰，内外皆箴，故成箴毒，谓阴毒者，阴气独盛，箴气暴衰，内外皆阴，故成阴毒，二者或伤寒初得，便为是证，或服药後变而成之，箴毒尽治以寒凉，阴毒尽治以温热，药剂如冰炭之理，何乃仲景以一方向治之乎，其曰阴毒去雄黄蜀椒，则反去其温热者矣，岂非热皆热毒，伤於阴箴二经乎，在箴经络，则面赤斑如锦纹，唾脓血，在阴经络，则面青，身如被杖，此皆阴箴水火动静之本象也，其曰七日不可治者，阴箴之津气血液皆消灭矣，伤寒七日犹得再经，而此加之以毒，至七日不惟消灭其

阴，且火璫亦自灭矣。

然春夏之交，多有伤风寒疫时行，与温病，风温，温疫，温疟，温毒，瘧毒，阴毒，交错难辨，盖伤风则发热头痛，鼻塞声重，嚏恶风自汗寒疫则憎寒壮热，头痛骨节烦疼，虽发热不渴，时行则里巷之中，病俱相类，温病则烦热口渴而渴，气口脉盛，苦稍见人迎浮紧即有重感风寒矣，病温复感风邪，而见自汗灼热，嚏声嘶者，风温也，先前温热未除，复感时行瘟气，即昏昏壮热，递相传染者，温疫也，温病日久，更感於寒，寒热如疟者，温疟也，温病更感温热，热毒炽盛而发斑者，温毒也，发斑热越狂走者，瘧毒也，发斑而身如被杖厥冷者，阴毒也，已上数证，多发於二三气中，一一按证定名，庶无误治之失，若交夏至後炎暑司令，相火用事，人有发热身疼，不恶寒，但恶热而大渴者，为热病，伤寒例云：凡伤寒而成温热者，先夏至日病为温病，後夏至日为热病，盖久伏之邪，随时气之暑热而郁发也，以邪非外来，故但恶热而不恶寒，热自内发，故口渴而引饮多，其邪既郁为热，不宜辛温发汗，不得复言为寒，仲景仍以伤寒目之者，谓其初受病时，皆寒气郁伏所致耳，世言仲景无温热治法，详太瘧瘧明篇中，多治温热，不然黄芩汤白虎汤方，何由而立也，惜乎残缺未备，且混入伤寒六经例中，设若不审，误以白虎治伤寒，立见其害，白虎为金神，夏热见之而退，非盛暑热病，内外热璫者不可用，气虚人用之，往往成结胸，甚至不救，其性大寒伤寒伤肺，非伤寒药也，故立夏以前，处暑以後，不可妄用白虎之戒，夫伤寒之不可用黄芩白虎，犹温热之不可用桂枝麻黄大小青龙也，即治温热，亦须无非时暴寒者方可，但温热病，亦有先见表证，而後见 证者，盖怫郁自内瞽外，热郁壅理之时，若不用辛凉解散，则邪不得外泄，遂还 而成可攻之证，非如伤寒从表而始也，或有不悟此理，乃於春夏温热病，而求浮紧之脉，不亦僮糴，夫温病热病之脉，或见浮紧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寒邪束於外，热邪结於内，故其脉外则紧结，内则洪盛也，又或不识脉形，但见弦脉，便呼为紧而妄治之，盖脉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岂可错认为紧，而断以为寒乎，夫温病热病之脉，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於左手者，诚由怫郁在内故也，其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风寒，否则非温病热病，自是非时暴寒耳，然温病之发，因暴寒者居多，热病之发，兼暑 者为甚，以伏邪乘天暑汗泄，从包络三焦一齐发出三瘧也，经云：三合病，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 y 遗尿，发汗则 y，下之则

额上生汗，手足厥冷，若自汗出，白虎汤主之，此虽言三焦合病，而实热病兼见证，如面垢遗尿，非中乎，以伏邪既乘暑热发出在表，汗下俱禁，若始发之时，背微恶寒者，为肌表之真腠，不能胜邪，故加人参以固真气也，按长沙所主白虎及白虎加人参凡八证，皆主热病烦渴而大热，盖伏气之邪，自内出外，本非暴感风寒，故不宜发汗，又热发於外，内邪不实，复不可下之，故宜此汤及竹药石膏黄连解毒选用，若大渴烦躁，背恶寒脉洪，用白虎汤合黄连解毒，[生地丹皮，喘加塘菱根厚朴，恶热烦闷腹满，舌胎黄黑，五六日不大便者，凉膈双解三承气汤选用，如或脉兼弦紧，必有重感客邪表证，宜於天水散中加葛根石膏 辄之类，其性虽寒，不碍发散也，若邪在半表半里，古法用小柴胡，今用双解散，去麻黄加柴胡，其功尤捷，脉弱者加人参，远胜小柴胡也，每见世人治温热病，误下之，未为大害，误汗之变不可言，足徵其热之自内警外矣，其间有误用攻而致变者，乃春夏暴寒所感之寒疫，邪纯在表，未入於里故也。凡治伏气发温，复感客邪，轻者只宜小柴胡去参半，加橘皮塘菱根 辄，热病更加石膏知母。一法温病热病，凡有客邪，不问兼风兼寒，脉浮脉紧，恶风恶寒，可汗不可下者，通用双解散去硝黄，加 最妙，凡表证依法汗下不解，别无里证者，通用凉膈散以退其热，无使热盛危剧也，汗後馀热未尽，用天水散，或小柴胡加 辄，汗不解，下证未全者，白虎汤，汗後躁不得眠，微热而渴者，五苓散去桂合天水，汗後不解，中外有热，口乾烦渴，解毒凉膈天水，能调顺阴腠，洗涤脏府，若纯是里证，脉盛而实，不恶寒但恶热，烦渴引饮，自汗 出，不大便，咽乾腹满，可下不可汗者，三一承气汤下之。一法不问风寒湿暑，或表里证俱见，或内外诸邪所伤，有汗无汗，心腹满痛， 出烦躁，咽乾口燥，畜热内盛，俱用调胃承气合解毒下之，能泻内外大热，或热结璫深，而数下不利不救成死证矣，急用大承气汤加甘遂末一钱匙下之，凡里证依法下之而不解，或大下後，或二三下後热势尚盛而不退者，寒凉诸药不能退其热脉弱气虚，不可更下，或诸湿热内盛，小便赤涩，大便溏泄频进，少腹急痛者，欲作利也，黄连解毒汤主之，下之太过其热不退，再三下之热愈甚，脉微气虚，法无可生之理，至此下之亦死，不下亦死，但用凉膈合解毒调之庶几热退除，阴脉渐生，亦有得生者，若表里证俱见，欲汗之而里证已形，欲下之而表未解，宜小柴胡汤和之。一法不问风寒暑湿，用凉膈散天水散合煎解之，或表热里热少，天水一凉膈半，或里热多表

热少，膈一天水半表热璫盛，有微热，身疼头痛，或眩或呕，不可汗下者，天水凉膈合煎，甚者用大柴胡合大承气汤主之，若更不解，不可复用苦寒峻攻，但宜和平之药，宣散其表，和解其里，用小柴胡凉膈散天水散和解之，或小柴胡合解毒汤，如服後热未退者，大柴胡合解毒汤微下之，诸小柴胡证，日久不解，表热势更甚，而心下急，郁郁微烦者，或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鞭，呕吐不利，或瘧明病多汗，或少阴病下利清水，心下痛，咽乾燥渴，或太阴病腹满而痛俱宜调胃承气合黄连解毒下之，外热势盛者，双解散为当，守真制双解散，以攻热病内外之热邪，使表里齐解，甚为得法，然间有不解者，犹未尽善也，子和演为吐法，即用前药煎一大味，令饮其半，以探引出风痰，次一半，使衣被覆盖，必汗大出而解，世人只知桂枝麻黄发汗，不知凉药亦能汗也，热病用热药汗不出者，反益病，凉药发之，百无一损，益元散加薄荷，便能发汗，更加尤捷，承气用姜枣煎，借辛甘发散之意，守真双解，和演为吐法，岂非凉药亦能汗乎，若误用伤寒药，致发斑黄者，当从下後斑黄例治之，夏月误用辛温，及重发汗变证百出，往往发斑，或昏迷闷乱，诸证并见，皆热所璫致，则用药不离黄连解毒汤加麻，如汗下太过，脉微恶寒者坏证也，又当从芍药甘草汤调补其阴，中间稍加姜枣和之，慎不可轻用温补也，语不经汗下，而脉虚小手足厥者，必死也。大抵温病热病，皆是热郁之气，故多发於三阳，若发於三阴者，必难治，其脉若沈细或微弱，或虚大无力，为脉不应病必死，然发於三阴者，必有所因，或因冷食伤脾，或因欲事伤肾，皆正气先伤，热毒乘虚而发，设用甘温调补，不助邪转炽，若行苦寒峻攻，真元立致消亡，虽长沙河间复起恐难为力矣。凡温病热病，荣未交者可治，阴经交者必死，夫所谓荣未交者，言荣分热毒之色，未交遍於卫分也，而类经误释为邪犹在卫，未交於荣，其气不深，意谓热病之邪，亦如伤寒自表传也，按内经刺热篇云：太阴之脉色荣颧骨，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其热病内连肾，少阴之脉色，荣颊前热病也，荣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时而已，与少阴脉争见者死，旧释殊悖，今特明之，夫太阴之脉，浮脉也，色赤，色也，其证初起，如以采饰，止颧骨一处，不交他处，为荣未交，热势尚浅，脉色相符，是犹可治，太凡温病热自内出，经气先虚，虽发汗，多未得汗，故云：今且得汗，待时而已，虽有馀证未退，少需听自解，此真诀也，至於与厥阴脉争见者，死期不过三日，言热病大

热烦渴，反见阴脉阴色，色脉皆阴，故为争见，争见赤紫滞晦，传经势重，已为主死，争见青黑菑，十死不救矣，三日死者，以其热毒复入於，三日传尽三阴，阴精内竭，故恶毒之色，发见於外也，太籛厥阴争见者死，少籛少阴争见亦死，牵连肾水在内，以少阴为厥阴母，水势垂危，源流并竭故也，所谓阴籛交者，言阴籛交互，邪胜正负，毒邪亢盛，反逼正气为汗也，按评热病论云：黄帝问曰：有病温者，汗出彻复热，而脉躁疾，不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为何，岐伯对曰：病名阴交，交者死也，帝曰：愿闻其说，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谷，谷生於精，今邪气交争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却而精胜也，精胜则当能食而不复热，复热者，邪气也，汗者精气也，今汗出彻复热者，是邪胜也，不能食者，精无俾也，病而留者，其寿可立而倾也，且夫热病曰：汗出而脉尚躁盛者死，今脉不与汗相应，此不胜其病也，其死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今见三死，不见一生，虽愈必死也，此宜 襍独创谷气之旨，谷气为，精胜气乃为汗身中之至宝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温病温皆冬不藏精之故，所以热毒亢璫，肾水伤竭，乃至狂言失志，精脱而死，以此故也，有云二籛者搏，其病温，死不治不过十日死，二籛者，手足籛明也虽未入阴，病温至璫，必至不治，稍延不过十日死，较三日死阴之属，少饶其期耳。再按璫枢热病云：热病七日八日，脉微小，病者溲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脉代者一日死，热病已得汗出，而脉尚躁，喘且复热，喘甚者死，热病七日八日，脉不躁，躁不散数，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热病不知所痛，耳聋不能自收，口乾，籛热甚阴颇有寒者，热在髓，死不可治热病已得汗，而脉尚躁盛，此阴脉之璫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籛脉之璫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汗不出，大颧发赤，哕者死泄，而腹满甚者死，目不明，热不已者死，老人婴儿热而腹满者死，汗不出，呕下血者死，舌本烂，热不已者死 而 不出出不至足者死，髓热者死，热而痉者死，腰折 齿 噤 也，夏月暑湿交蒸，人多中暑，证与热病相似，首宜以脉法辨之，夫热之脉必病盛，中暑之脉必虚，盖寒伤形而不伤气，所以脉盛，暑伤气而不伤形，所以脉虚，然又有弦细颯迟之脉者何也，夫人暑月必多汗，多汗则脉虚，此其常也，守真曰：热为籛中，之至籛，以热伤气则汗自出，病虽为热脉不能实，而反虚或弱也，若汗出当风，闭其汗孔，即风与汗湿留泊肌腠，脉故弦细，或虚风不作郁热，表虚仍自汗出者脉必颯迟也，统而言之曰

虚，分而言之曰弦细颯迟，其不以浮大之脉，混入虚脉之中称为暑病之脉也，洁古以静而得之为中暑，为籛中之阴为暑伤阴证，动而得之为中热，即谓之中，为热伤籛证。仲景云：太籛中热者是也，然亦多籛明证，其大汗出，微恶寒发热，小便淋沥黄赤者，为太籛，其面赤大汗烦渴，喘急气粗，前板齿燥，或呕或泄者，为籛明，乃当炎暑之令，而受烈日之蒸，即无病之人恒得之，脉必洪大，发热烦渴，重者昏，愤不省人事，有似热病，但忽轻忽重为痺耳，伤在太籛，五苓散絳桂加香薷，籛明消暑丸，凡人偶然中，身热背恶寒，面垢自汗，大渴引饮，烦躁闷乱，痰逆恶心，胸膈不快，或吐泻转筋，小便秘涩者，此内外皆热，即有昏愤困倦，指头微寒，并宜五苓合益元，若手足搐搦者，暑风也香薷饮加羌防，呕吐加申香陈皮，小便不利加茯苓猪苓泽泻滑石，有痰加半夏生姜，口渴不用半夏加塘菱根，泻利不止，加白术，转筋加木瓜，若腹满身重，难以转侧，口不仁而面垢，y 遗尿者，此热病兼也，白虎汤，若农夫田野，及惯力役之人，过受燔灼，头角额痛发热，大渴引饮脉洪汗大泄者，急作地浆水煎苍术白虎汤（即白虎汤加苍术），老人不宜用，寒者，竹叶石膏汤，稍加熟附温顺之，又老年平昔阴虚多火，不可用，温者，白虎加入叁竹叶为当，凡中虽势甚，但一解即愈，不似中暑之必需补益也。内经云：因於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此心包证也，然亦多兼入脾及他藏者，入脾则昏愤，入肝则眩晕，入肺则喘满，入肾则消渴，乃郁蒸之气，伤人元气，惟精神亏乏之人始中之也，脉来虚细，重者伏匿，若喘促逆冷，卒然昏晕脉虽虚细，慎不可用温补，此热伤阴气，故禁温剂，凡温热药，皆助籛耗阴也，如避暑深堂，起居不时，而汗出烦躁，面垢背微恶寒，手足微厥，甚则洒然毛耸，以理开则洒然寒，若理闭则热而闷矣，乃包络之火，不能胜时火，故反微恶寒也，或於阴凉处坐卧，表虚不任风寒，往往自认外感，求医解表，若误与表药，重绝元气，祸如反掌，惟宜消暑益气汤，若果脉紧畏寒，有表邪者，消暑十全散，脾气虚弱，汗出多而恶寒者，十味香薷饮，若暑热之时，过伤饮食，泄泻呕吐霍乱者，六和汤，伏暑霍乱，腹痛泄泻，身热手足冷者，五苓散下来复丹，脾胃虚损之人，上焦之气不足，暑湿之气郁蒸，则四肢困倦，精神短少，紮脚痿软，懒於动作言语，昏昏嗜卧，头痛而重，心胸痞闷，骨节无力，气促似喘非喘，其形蒙蒙如丑早晚之际，则发寒厥日高之後，复发热如火，乃阴籛气血俱不足也，若四肢灼热，为阴虚发热或四

肢冰冷，为籛虚寒厥以脾主四肢故也，清暑益气汤清燥汤选用，若自汗过多，风犯汗孔，则身体重痛，肢节淋瓚烦疼，或渴或不渴，或小便黄涩，此风郁汗湿与暑相搏也，宜六一散加 兼蚤加神砂末，小便数合五苓或去桂，并煎服探吐，令汗出则愈，若远行劳役，大热而渴，则籛气内伐，热舍於肾，为水不胜火，发为骨痠，若龟勉触热劳形，发热烦渴，口鼻气促而喘，至日晡之际，必少絛，若认作中 籛明，误用白虎，旬日必死，此脾胃大虚，元气不足也，总之脾胃一虚，病证百出，惟补中益气，去升麻加麦冬五味茯苓泽泻黄连黄柏之类，补益中兼清解而渐愈，不似中 之即能平复也。按暑 二者，名虽不同，其为天热外伤则一，在素虚者自难御之，即平人受伤者，亦必因劳役饥馁，而劳役饥馁则虚，虚则邪入而病，不虚则天令虽热，亦无由以伤之，则知中暑中 ，固有阴籛虚实之殊，彼以动静所得分之，何哉即其所谓静而得之者，避暑深堂，患头疼恶寒，肢体拘急等证，是感寒之类耳，盖冬月脉浮紧为伤寒，浮缓为中风，夏月脉弦紧为伤风，弦缓为中暑，以表 蔚 h 脉缓，表致亦无汗则脉紧耳，然中暑亦有无汗而脉弦细，此虽中暑，必缘微凉所遏而然，其所以烦心肌肤火热无汗，非暑邪也，身中籛气受阴寒所遏而作也，其有凉亭水阁，过受凉快，为寒所袭而病，脉必弦紧，宜消暑十全散，不可全用表药，盖暑月理易开，即香薷热饮，使能出汗，珥人迎脉弦，气口脉大，而 嗽鼻流清涕，目疼额与眉棱骨痛，选奇汤最效，有天暑用冷水淋浴而病者，金匱云：太籛中 ，身热疼重，而脉微弱者，此以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蒂汤主之，以瓜蒂二七枚水煎顿服，顷於无风处大吐，汗出而愈，虚人五苓散加 探吐之，若冒暑伏热，引饮过多，及恣 瓜割 N，致脾胃受湿，而腹痛呕泻水谷不分，脉来沈紧者为内伤寒而病，宜大顺散若籛气虚人，膏粱与冰果杂进，兼恣意房帙，致周身籛气不得伸越，而脉沈细或弦迟，面垢如尘，无汗恶寒，四肢厥逆拘急，或霍乱呕吐者，冷香饮子若多汗喘促，吐利兼作，脉见微细欲绝，或虚浮欲散，此为紧病，非浆水散不救，若汗出浴卧当风，或冷水浸澡，或坐卧湿地而病，虽当暑月非暑伤人，皆因暑而自致之病，当用温散药治之，若暑热为病，不过清心利小便，解暑毒补真气而已，即脉虚昏愤，手足厥冷，不得用热药也，世俗往往不明，概曰夏月阴气在内，大顺散为必用之药，夫阴气非寒气也，盖夏月籛气发散在外，而阴气在内耳，岂可视阴气为寒，而用温热药乎，阴果为寒，何以夏日则饮水乎，丹溪云

伏阴於内，阴字有虚之义，若作阴冷看误矣，火令之时，烁石流金，有何阴冷，孙真人令人夏月常服生脉散，非气虚而何古人大顺散，非谓伏阴而用之，本治嚼冰饮冷所伤，若庸工概用温药，治避暑深堂，寒郁其箴之证，恐不能解表，反增内烦也，其苍术白虎汤，黄连香薷饮，虽宜暑病，亦岂可视为通行之药乎。又酷暑道途中，卒然晕仆，为暑风卒倒，此热毒涌痰，壅塞心包也，切不可用冷，得冷则死，急以热土熨脐中，仍使更溺於脐腹，并捣姜蒜绞汁灌之立苏，若热病因暑而发，治从热病例，盖伏邪必从少阴发出心包而入箴明，与箴明中 不殊，总属白虎证治，不其必辨是热是 也。

若其人素有 湿，复伤於暑，暑湿相搏，深入太阴，则发湿温，以太阴主湿，召暑而入其中也，证若紫脛逆冷腹满，湿得暑而彰其寒也，支胸头目痛苦，妄言壮热多汗，暑得湿而彰其热也，其脉箴濡而弱，阴小而急，盖湿伤於血，则必小急，暑伤於气，则必濡弱也，罗谦甫云：濡弱见於箴部，湿气搏暑也，小急见於阴部，暑气蒸湿也，病在太阴箴明，不可发汗，汗之则不能言，耳聩不知痛处，身青面色变，名曰重 死宜白虎汤加苍术，分解紫混合之邪，如有寒热加桂枝，若湿气胜，一身尽痛发热身黄，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五苓散加茵陈，此乃热入阴分，故见足冷脉弱，不可因其足冷脉弱，而误用温药也若内夹冷食，五苓散去 C4 苓泽泻，加甘草乾姜（即茯苓白术汤），或五苓合甘草乾姜亦得，然夏月亦有中寒厥冷宜温者，必小便清白，知 无热，方可用温，若是湿温，小便必赤涩而少，即如厥阴热厥，亦有唇青脉伏，当用竹叶石膏汤者，此与不痺，此正内经亢则害乃制，火璫反兼胜己之化也，王肯堂云：昔人治湿温，遍身皆润，而足冷至膝下，腹满不省人事，六脉皆小弱而急，问其所服之药，皆阴病药也，此非受病重，药能重病耳，遂以五苓散合白虎汤十馀剂少苏，更与清燥汤调理而愈，凡阴病厥冷，紫臂皆冷，今脛冷臂不冷，则非下厥上行，故知非箴微寒厥，而令用祛湿药也。

春夏湿令大行，人感其气，则一身尽重而痛，脉来沈缓，小便不利，大便反快，此名中湿，以其人素有蕴湿，因复感湿令，故有是证，宜五苓散加絳，淡渗为主，治湿之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凡夏月之湿，皆为热湿，非如冬月之湿为寒湿也。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微汗之（即麻黄汤加白术四紫），慎不可以火攻之，攻之必喘满烦蚤，小便不利也。湿热内遏，则头汗身黄，宜茵陈蒿汤合五苓散，然湿家非内实热璫发黄，不可议用下

药，即茵陈蒿汤中用大黄，不过藉以导热利湿，非用下也，湿家但头汗出，项背强，欲得被覆向火，胸满小便不利舌上如胎者，此丹田有热胸中有寒也，宜黄连汤和解之，若误下寒湿则哕，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者死，阴籛上下俱脱也，又下之额，上汗出而喘，小便反秘者亦死，经云：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若额汗而小便如常，手足自温者，籛气虽逆，阴气犹不至於暴脱，白术附子汤救之，若下之利不止，虽无额汗喘逆，此阴气下脱亦死也。湿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汗之则痉，此为籛虚脉沈细者而言也，前云：湿家身烦疼，可与麻黄加术汤，是治暴感寒湿，籛气未伤，脉见浮紧，故宜微汗以开泄之，若夫籛虚之人，卫气先亏，不能固密肌腠，复加汗剂伤荣，势必内扰肝木，而生虚风，所以垂戒不可发汗也，又有湿家身疼，发热面黄，脉大自能饮食者，内药鼻中则愈，以浊湿干犯清道，而见头痛鼻塞，是不当以汤药治其肠胃也，更有上盛之湿，下先受之之湿，濡泻之湿，大筋软短，小筋弛长之湿，因气为肿之湿，五 诸湿，种种不同，详述医通。

若先伤湿身疼，而後伤风者，谓之风湿经言，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发热而肿，不能转侧，恶风不欲去衣，额上微汗，大便难，小便利日晡热剧者，名风湿，此病伤於汗出当风，或久伤取冷所致，可与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温服，法当微汗而解，不可大发汗，大汗则风去湿不去也，自汗去麻黄加桂枝羌活，脉浮身重，汗出恶风，防己黄 汤，其脉浮虚而涩，不呕不渴者，桂枝附子汤，若内不渴外不热，小便自利者，为津液不足，白术附子汤一服，觉身 半日许再服，三服都尽，其人如冒状，勿怪即是术附并走皮中逐水气，不得除故耳，若小便不利，恶风不欲去衣而身微肿者，甘草附子汤，风湿相搏，一身尽痛而脉浮自汗，或头重鼻塞者，羌活胜湿汤，小便不利，而微热者五苓散，或黄 建中五苓散，各半贴和服，又中水湿之蒸气，及汗出当风，或中雾露，或中山岚瘴湿，与风寒合者，皆中於湿而合理气也，宜除风湿羌活汤微汗之，太籛病失汗，或汗後不解，身黄发热者，先服麻黄枳实芍药汤，後与栀子柏皮汤，或问中湿风湿，何以别之，曰：山泽阴雨薰蒸之气，冒袭之者，名为中湿，此脾与肾受湿也，其证一身尽痛如 黄，脉来沈缓，治之以燥胜湿，兼利小便，若夫汗出当风，湿气郁闭於理，此膀胱与胃受湿也，其证恶风不欲去衣，肢节疼痛，脉来浮涩，治之以风胜湿，兼取微似汗，此大法也，罗谦甫云：春夏之交，人病如伤寒，汗出体重，肢节痛，难

以转侧，小便不利，此名风湿，但多服五苓散，小便通利即愈。

喻嘉言曰：风湿虽同伤太籛，而有亲上亲下不同，内经谓风者，百病之长其变无常者是也，其中人也，风则上先受之，湿则下先受之，俱从太籛膀胱经而入，风伤其卫，湿流关节，风邪从籛而亲上，湿邪从阴而亲下风邪无形而居外，湿邪有形而居内，上下内外之间，邪相搏击故显汗出恶风短气，发热头痛，骨节烦疼，身重微肿等证，此固宜从汗解，第汗法与常法不同，用麻黄汤必加白术，或薏苡以去其湿，用桂枝汤必去芍药，加白术，甚者加附子，以温其经其取汗又贵徐不贵骤，骤则风去湿存，徐则风湿俱去也，其有不可发汗者，缘风湿相搏多夹籛虚，籛虚即不可汗但可用辛热气壮之药，扶籛逐湿而已，凡见短气，虽为邪阻其正，当虑胸中籛虚，凡见汗出微喘，虽为肺气感邪，当虑真籛欲脱明眼辨之必早也，其湿流关节之痛，脉见沈细者，则非有外风与之相搏，名湿，湿者湿邪其身中之籛气也，利其小便，则籛气通行无碍，而关节之并解矣，设小便利已而关节之不解，必其人籛气为湿所持而不得外泄或但头间有汗，而身中无汗，反欲得被盖向火者，又当微汗以通其籛也。经曰伤於湿者下先受之，曰湿流关节，言地之湿中人流入四肢百节也，又曰：湿上甚为热，此则下受之湿，袭入三籛胸背头面之间从上焦之籛，而变为湿热也湿上甚为热，其小便必不利以既上之湿，难於下趋故云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然治上甚之湿热，不能发汗而利小便，即为第二义矣，若籛虚者，小便色白不时淋漓而多汗，正泉竭而籛欲出亡之象，一切利水之药，不可误施以犯虚虚之戒。复有一种燥证，反似湿，以其证遍身烦疼，手足痿弱无力，脉来细涩而微，此阴血为火热所伤，不能荣养百脉所致，慎勿误认湿，而与风药则火益炽，而燥热转甚矣宜甘寒滋润之剂补养阴血兼连柏以坚之，然须视其人形瘦色赤，方为燥热，若肥盛者，则为湿热无疑也。

伤寒之兼湿热者甚多，惜乎古所未详，近亦罕讲，丹溪虽大阐湿热法门，然其所论，皆外淫之湿，而未及本身之湿热也，尝读仲景书，有论寒湿者，有论风湿者，以其兼外感之邪，故列之太籛例中，其但言湿者，则与痙同列，当知痙，亦不离乎湿热也，及观痞论中，则治本身中之方湿热具在，恨无人道破，以致蒙昧千秋也，盖伤寒误下，则有痞满之变，然亦有不经攻下而痞者，皆由其人素多痰湿，因外邪触动，所以逆上而满，故仲景特立泻心汤诸法，正以祛逆上之湿热也，罗谦甫云：泻心汤诸方，

取治湿热最当，惟乾姜宜加斟酌，以热则生火於中，恐反助湿热为患，炮时须预熬黄连汁乘火淬之，此标本兼得之制也，又有脾湿肺燥之人，则阴中之火，易於上升，上升则咽喉作痛而乾，须用贝母之润以代半夏之燥，瓠姜之柔，以易乾姜之，更加姜汁竹沥，以行其滞，此在临证之权宜耳，又有胸中寒丹田热者，黄连汤或小陷胸合理中，其在感邪之初，未见痞满之时，可用辛凉解表，然必兼理痰气为要，至若停食感冒，更兼痰湿内盛，则当胸逆满，气道阻碍，津液固结，三四日间，便见舌胎芒刺，喘胀闷乱者，不急治，胀而死，速与凉膈散，加葶苈甘遂白芥子姜汁竹沥下夺之，庶可十全二三，但须明谕用药，不可轻投，反招其谤也，在伤寒则下不厌迟，独此证切勿延缓，迟则胸腹坚如铁石，下无及矣，况湿热内盛之人，即延至十日半月，内终不结，但蒸作疉粘腻臭秽之物，纵使得下，百不一生也，盖此证外因感冒，内有痰食，故尔不得不下，以图微幸，设无外内合邪，万不可下也，下後热退气平，脉絀小者为易治，下後痞满稍絀，而热山不止者频与小胸加竹沥姜汁，下後热势弭盛，气愈上逆，脉仍实强反加躁乱者，实热内溃，终难絀，階所以此证之脉，最忌滑实坚强，坚强则胃气已竭，滑实则邪气方张在老人尤为不宜，若得软大柔和，差堪调理，然虽合剂，为效甚艰矧复粗工不察，每以宽膈理气消蓄□□碗之，则正气愈耗，湿邪愈逆有如阴霾四塞，六合皆昏矣消蓄 泮 解，继以硝黄下之盖湿热痰饮，随气升降或时肠胃胸脘，或时经络肌理，岂攻下所能除去者乎，与外感传经热结，内伤饮食之邪，绝然不同也，尝见屡服硝黄，胀满愈甚喘急不通而死者，有攻之骤脱，热去寒起遂至瘵啜而死者，更有见其肢体重痛，不能转侧，而用羌防星半风药者，盖纯是外感六淫之邪，可以汗解，此兼湿热痰饮，其根本在胃，不惟汗之无益，且风药性升，湿邪得之，则乘风上涌，平地尚为波澜，况元气素有坎陷者乎，所以愈增逆满，在所必至也，大抵苍黑肥盛之气，及酒客辈，素与湿热相依为命，其在气血强盛之年，非惟不能为患，反能辅助作为，逮至中年以後，正气向衰，渐难驾驭其湿，有时搏聚於肠胃之间，则胸中尝觉痞满不快，或不知饥饿，或满肠鸣，或行动喘促，有时溢出乎躯壳之外，则遍身胀痛，或胸脘腿胫烦疼，或手足重着挛 当此之时，虽无客邪，尚难调理稍加外感，引动其泛滥之势则胸高端满，腹胀身疼恶热烦闷，呕逆自利无所不至矣，此非外邪势重而然也，乃本身中素与元气浑合之邪，一旦乘机窃发，同舟皆敌国矣复有素禀湿热而挟阴

虚者，在梁辈少壮时，每多患此，较之中年已後触发者更剧，又与寻常湿热迥异，当推河间东垣类中风例治，庶或近之其方药详医通湿热本门，兹不琐述，盖湿热已是固疾难除，兼之下虚，攻击将何所恃，若更加外感，即仓扁复生难於图治矣。

夏月多有感冒非时寒气，伤风中湿风湿湿热湿温，与暑热病，最要辨析，其伤风感寒已辨如上，但热病则脉盛身热，不恶寒但恶热而烦渴，中则脉洪大汗出，喘渴引饮，中暑则脉虚，背微恶寒，身拘急，湿温则脉濡小急，汗多足冷，湿热则形盛喘胀，中湿则一身疼重，而或发黄，风湿则关节肿痛，自汗恶风，不欲去衣为瘧耳。

湿家大发其汗则致瘧，中风头痛，常自汗出而呕者，汗之必发瘧，新产血虚，汗出伤风亦作瘧，故仲景有瘧家虽身疼痛，不可发汗之戒，皆发汗太过，经虚生风所致，其证颈项强急头热面赤，目脉赤，足冷胫寒，头摇背反张，口噤咬牙，手足挛搐，通用小续命汤，刚瘧为籛去附子，柔瘧为阴去麻黄，凡太籛病，发热恶寒无汗，小便反少，气上冲胸，口噤不语，其脉浮紧，目开者名刚瘧，此为中风重感於寒，葛根汤主之，太籛证备，发热不恶寒，身体强八八然，脉反沈迟，有汗目闭者名柔瘧，此为中风重感於湿，桂枝汤加塘蓼根二藜，节通用如圣饮加絳主治，若汗多亡籛下多亡阴，致筋脉失养不柔和而成瘧，无外邪可解者，惟宜补养气血，十全大补人参养荣大建中汤选用，至於新产血虚，金疮出血过多，皆能成瘧惟脉虚小可治，若实大者难愈也，仲景言刚柔二瘧，并属太籛以太籛经行身之後，故头项强急而反张也，瘧病胸满口噤，卧不着席脚挛急必齿，若不大便者，可与大承气汤，此论属籛明矣，若往来寒热，或左右一目牵斜，或左右一手搐搦，脉弦数者少籛瘧也，宜小柴胡加防风，其曰头低视下，手足牵引，肘膝相蜷，海藏指为籛明，此实三阴瘧也，阴邪固宜攻下，然欲行大承气，亦须察其内实脉沈有力，乃可下之，又有结胸证如柔瘧状者，此热在胸中，心下必痛宜大陷胸圆大下之，仲景如字最妙，如瘧而非瘧，不可以风药误治也，凡阴证脉沈细者，附子散白术附子汤选用服药後，汗出身和者吉，若脉来沈迟，或紧细，而大便自利者，皆死证也，热病发瘧，腰折齿噤者死，按瘧为发汗太过血不荣筋之候，故亡血，新产瘧家虚家，易犯此证，无论阴籛刚柔脉类，总之正衰邪盛，卒难救疗，大率瘧证之属，三阴者，及籛证阴脉者，皆不可救，其证目正圆及戴眼者不治，所以仲景但论三籛治法，而不及三阴也。

春深长夏之时，多有劳力感寒内伤之证，与外感证类相似，内伤亦发热头痛畏寒，惟门隙中贼风最恶之，若在大风处，反不恶也畏寒得暖则解，虽寒热间作而不齐，出言懒怯口淡无味，腹中不和，手心大热，而手背不热，紫豆俱热，盖内伤自内鬻表先少籛也，若外感风寒之证，头疼发热，无休止时寒热齐作，而骤发不止寒虽近火不除，出言重浊，鼻中气粗一身尽热，盖外感自表入，先太籛也，然温热亦自内鬻表，先见少籛证腋下热而豆满，骤然发热如火，大渴烦躁引饮，头面目舌俱赤，喘粗气盛，绝不似内伤面目萎黄，唇舌淡白，短气力怯等证也，内伤气口脉虚大，外感人迎脉紧盛，温热则气口脉洪盛为琿耳，若内伤夹外感，则人迎紧盛，而气口虚大，其证发热恶寒，头痛自汗，五心烦热遍身骨节俱疼，宜补中益气加桂枝，无汗加羌活，若籛气不得下通而足冷者，去升麻易葛根，少加熟附子羌活，外感多於内伤者，黄建中汤加羌防，若颅胀目疼，眉棱骨痛，加微汗之，若兼停滞饮食，则人迎气口，俱紧盛而滑实呕逆膈上痛治，宜先撤外感，兼温气豁痰，然後消导，慎不可使用峻利之剂，有等负重作劳之人，内伤饮食，外感风寒，且素多畜血者，其证浑身壮热，头疼骨节痛，胸豆痞满或痛，六脉洪盛，重按却无力，或弦紧急强，呕逆不食，或泄利或便秘，以外感药解表，则正气愈衰，以温补药理脾，则助邪转盛并，宜五积散加絃，但此辈多有食积瘀伤，胃结滞者，慎不可用白术宜加桃仁当归等药，六七日大便不行者，大柴胡微利之，若少腹痛而小便利者，为血畜下焦，桃核承气代抵当丸选用，下尽黑物，然後调理，江应宿云：大江以南，温暖之方正伤寒病者十无一二，所以伤寒属内伤者，十居八九，故丹溪主乎温散，有卒中天地之寒气，有口伤生冷之寒物，皆以温养兼发散之法，实本内经成败倚伏生於动，动而不息则变作，及风雨寒暑，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之旨也，盖凡外感寒者，必先因动作烦劳不已，内伤於气然後外邪得入，故伤寒为病，兼内伤者，十常八九也。今人外感兼内伤者甚多，用药全要分别，如外感重内伤轻，则治外感药，宜用缓剂小剂及姜枣和中，频频与服，庶无大动正气，如外感轻内伤重，则用药全以内伤为主，加入透表药一二味，而热服以助药势，则外感自散，盖内伤之人，才有些微外感，即时发病，非若壮盛之人，必所感重而病乃发也，设以头晕发热，认为太籛证，误表其汗则内伤必转增，而危殆在所必至矣又或误认伤寒，而绝其食已虚益虚，往往至於不救，然外感之邪，与正气交争必然神志昏乱，内伤因正气

本虚，必然神识清明，至死不乱也。

又诸虚烦热，与伤寒相似，一虚一实，不可不察，其虚烦发热，亦恶风自汗，心中温温欲吐，愤愤无奈但脉不浮紧，头不疼身不痛为瘁耳，然虚火上炎，亦微微头痛，时时有时止，与外感不同，盖虚烦脉虽数大，而按之必虚微无力，当以甘温补其中，补中益气少加炒黑黄柏，以滋肾水，兼进地黄丸可也，大抵阴虚必生烦躁，故叔和有云，虚烦有热不可攻，恐令热去则寒起，此诚格言也发汗吐下後，虚烦不得卧，若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恼者，栀子豉汤涌吐之，又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先烦而悸者为热，先悸而烦者为虚也，伤寒病後虚烦，竹叶石膏汤为圣药，但不可施於严冬，若大寒之时，可用十味温胆汤代之，误用凉药，虚烦愈甚而躁渴，脉愈大而虚者，切不可与水，急用五苓散加人参（名春泽汤），若上盛下虚，烦躁自利，手足冷者，竹叶石膏汤去石膏加熟附（名既济汤），过经後热不解，或屡下热不解，脉虚数而烦者，叁胡三白汤，或小柴胡加絳，虚烦不得眠，或发热痞闷，脉虚而呕者，叁胡温胆汤，汗吐下後，表解无热，但虚烦不得眠者，酸枣汤，凡内伤虚烦，脚气痰饮食积等证，虽有身热头痛，俱不可发汗也。

至於脚气为病，亦令人头痛发热，肢节疼痛，甚则呕逆便秘，有似伤寒，但初起於脚膝热肿，或屈弱不能动移为瘁耳，然有寒湿湿热之不同，其紫胫赤而肿热者，为湿热也，黄白而肿冷者为寒湿也，又有风寒湿热之辨，如脉浮为风，紧为寒濡为湿，数为热总之风寒为标湿热为本璣枢云，身半已上者，风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湿中之也，盖由肾水虚惫，风湿之气，乘虚而袭因有斯疾然，妇人亦有病脚气者，必因胞络血海虚，邪乘七情所致以胞络属肾，故与男子肾虚同类治法，虽略有气血之分，而大意不殊，但兼用开郁药，无不叫鹤昔人概以小续命加絳主治，左关脉浮起於风，去麻黄附子人参加羌独活沈迟或紧起於寒，去麻黄人参加姜汁脉数有力起於热，去麻黄附子人参加黄芩黄柏羌独活，脉沈濡弱起於湿去麻黄人参加草龙胆木瓜，脚肿加木瓜槟榔大便实加大黄，或东垣羌活导滞汤最妙，然其证始则受湿复挟风寒暑热而成，初起不觉，因他病乃发，不专主在一气，亦不专主一经，然此等必属肾虚，若用小续命，须随证加絳，慎勿以麻黄轻试，即使风能胜湿，亦须以羌防辈代之，断不可以中风伤寒法混治，此证最忌温补，尤不可用药汤薰洗，俟病热稍去，然後改用，滋补肾肝之药，更叁医通脚气门治之。

至霍乱证，仲景与伤寒并类，观其所言伤寒四五日至阴经上转入阴必利本呕下利者不治，则知霍乱不可轻治也，盖伤寒吐利与霍乱不同，伤寒吐利为邪气所伤，虽吐利而不撩乱，霍乱吐利，是饮食所伤必暴烦躁扰而撩乱也，又有内外不和，加之头痛发热吐利，是霍乱兼伤寒也，此证虽属脾胃，亦主肾肝有阴籛寒热之不同，凡冬月外感寒气，内伤冷物郁遏停滞不化，呕逆泄泻霍乱，脉沈细或伏者，属太阴理中汤，脐上有筑筑动气者去术加桂苓厥逆恶寒，加熟附子脉虽沈而转筋烦躁发热者，当作热治，不可以其脉沈而误认为寒也，大抵霍乱有一毫口渴转筋者，即系热证，惟四肢逆冷下利清谷，恶寒不渴者，方为寒证也，热多而渴者，五苓散，寒多不渴者，理中汤渴不能饮，小便不利者二汤合用，若吐逆下利，心腹卒痛者为寒食内结，金匱大建中汤，呕逆腹痛下利而头痛发热者，为风气内薄，小建中汤转筋反戾，为风木行 宜平胃散加木瓜，憎寒壮热，头痛眩暈为风痰夹攻，申香正气散，呕逆头疼，发热背恶寒烦躁面垢而齿燥者，为风暑内薄，消暑十全散，呕逆腹痛泄泻，或寒热如疟，为暑食相兼，宜十味香薷饮加絳，或六和汤之类吐逆下利，烦渴引饮为郁热留滞，五苓合益元散，夏秋之间，因伏暑而致霍乱，吐利烦躁，或腹痛自汗六脉虽沈，手足虽冷不可用热药，如果脉弱籛虚，腹痛喜得温，按泄泻不臭秽者，来复丹，又有吐泻後热伏於内，外则冰冷，六脉细欲沈绝，汤药不下，或发瘵逆，此火气奔上而然也，医不能察，认作阴证，投以温药，愈服愈吐，当验其口渴，以凉水与之，则不吐矣，後用香薷饮加黄连麦冬通草等药服之，其脉渐出者生凡冒暑之霍乱吐泻，以治暑利水为主，避暑之霍乱吐泻，以和中温胃主，不可不辨也，又如欲吐不吐，欲利不利上下不通，腹满痛而头疼发热汗者，桂枝大黄汤此，乾霍乱多死，因邪气壅塞，上下痞隔也，宜用法先探吐之，盖邪在上焦则吐，下焦则利，中焦既吐且利，邪气得以泄去也，若乾呕霍乱，兼大小便利，即是关格证也，至於舌卷籛缩入腹者不治，然霍乱为胃气反逆，误犯谷气必死，非伤寒温热之比也。

伤寒邪热不散，游溢经络，出入藏府热气所过，则为痈脓，又厥逆脉数，其热不罢者，此为热气有馀，必发痈脓，若邪热游於经络，则发外毒，出入藏府，则为内痈急当消为主，稍迟则脓成难愈矣，经曰：火痈 法当痈脓，其证 而喘满，咽燥不渴，多唾浊沫，时时振寒，热之所过，血为凝滞，畜结痈脓，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脓成则死又 逆上气，时时唾浊坐不得眠，皂荚丸主之，

而胸满，振寒脉数，咽不渴时时浊唾腥臭，久久吐脓如米粥者桔梗汤主之，肺痈不得卧，葶苈大枣泻肺汤主之，又肺胸痛满胀，一身面目浮肿，鼻塞清涕出，不闻香臭酸辛 逆遗尿，喘鸣迫塞，先服，小青龙汤一剂，乃进葶苈大枣泻肺汤，三日一服，可服至三四剂，大抵初起，慎不可用保肺药，得补则助邪成脓也，所以宋人十六味桔梗汤，葶苈薏苡泻肺汤，皆为合剂，溃後脓尽，方可用璋功生脉加归 敛之，排脓用金鲤汤，妊妇尤宜，以活鲤鱼一尾，重四五斤者，去肠入贝母末一钱在腹，白色童便一味候隔水顿熟，去鳞骨，作二三次，并汁食之，七日当叫黧肺痈初起，陈芥 汁吐之屡效，其脉初起不宜大数，溃後最忌短涩，脉来缓滑面白者生，急疾面赤者死，又脉忽大忽小者死，痿软如平人者死，忽然屈伸者死，真气败也，面白或黑或赤者死，声哑哑者死，性急躁求速愈者不治。若胃 隐痛，而手不可近，右关沈细，人迎逆而盛者，胃 痈也，马仲化云：胃为水谷之海，其经多气多血，脉见右关本宜洪盛，而反沈细则是胃气已逆，故沈细如此人迎者，胃经穴名（在结紮傍动脉应手），其脉见於左寸，右关沈细，人迎甚盛，则是热聚胃口而不行耳，经曰：热聚於胃口而不行胃 为痈，胃 属籛明经，籛明气逆则呕，故脓不自 出而从呕出，呕是脓之淤浊，薰蒸谷气故呕，若脓出则呕自愈，夫痈之在胃 上口者则然，若过乎中，在膈之下者，脓则不从呕出，而从大便出矣，所以今世概用凉膈散治之，若脓血自上而吐，当用射干汤，深得其旨也。孙真人云：肠痈为病，小腹重强按之则痛，小便如淋时时汗出恶寒，身皮甲错，腹皮急肿胀大，转侧有水声，此脓已成，或绕脐生疮，或脓从脐出，或从大便而下，皆因饮食不节所致无论已成未成俱用大黄牡丹汤，加犀角急服之，小腹痛而肿满不食，小便不利脓壅滞也，用薏苡牡皮桃仁葵仁煎服以排之，若脓从大便出者，为真肠痈易治，若从脐出者，为盘肠痈难治，经云：肠痈为病，不可蚤，蚤则肠断而死，故患是证者，其坐卧转侧，理宜徐缓，时少饮薄粥，及保元汤固其元气为主，准绳云：凡肠痈初起，发热恶寒，腹中容 h，人鲜能辨，因循不识，误作胀治，致毒攻内藏，烦口乾时时蚤悸，阴器腐烂臭败无脓，每流污水，不可治也，昔有患肠痈发热者，庸医作伤寒治之，绝其饮食，旬馀而毙，垂毙之日，下脓血数升，方知是痈，欲救之已无及矣。

赤膈者，胸膈赤而疼痛发热，头疼体痛或佻胸赤肿发侷者，属少风籛热，非正伤寒也，宜荆防败毒去叁，加髻连犀角紫荆皮主

之，若表证已退大便燥结，凉膈散，若半表半 合小柴胡去参加枳桔，又宜棱 刺肿处，出血以泻其热毒，则易愈矣。

黄耳者，耳中策策痛，紫耳轮黄风入於肾也，卒然变恶寒发热，脊强直如痉状此属太籛类伤寒也，宜荆防败毒去参，甚则小续命，去附子加白附蔓荆僵蚕天麻，更以苦参或骨碎补，磨水滴中良。

凡伤寒寒疫温病热病，多有夹食夹痰等证，若宿食伤脾，则气口涩滞不调，伤胃则滑实流利，亦有迟滑及止促者，若宿食在上，并入迎亦滑盛，若宿滞已归大府，则气口虽浮大，而按之必涩也，若脉来滑盛，胸满痞闷，呕逆气粗者，冬宜五积散调中汤选用，馀时芎苏正气为主，中有二陈，使痰食无留滞之患，喘满加厚朴杏仁，若解表药中，混用消导药，必引邪内入，而成结胸下利等证也，然又不可纯用升散表药，若专一升散，则宿食上逆，而成倥胀不通矣，故於解表药中兼理气豁痰，使之流动，俟表邪解散，然後专力治内，庶无引贼破家之虞，所以芎苏正气，为停食感冒之的方，若四五日脉来滑数，胸前甚热者，宿食发热也，调中饮加絳，若脉来沈滑，虽寒食内结，其人胃气不虚，尚可温中消散，若夹食而气口反涩滞伏结，或始虽浮大而按之渐虚小，其证身热足冷，或腹痛或头痛，但胸膈满闷，时或躁烦者，必其人元气素虚，坚韧之物固结中宫，胃中籛气不得下通，故但足冷而手不冷也，可用五积散去取，头痛者籛邪上郁也，甘草乾姜汤加以通其籛，腹痛者阴气下结也，枳实理中汤加熟附以通其阴，若曾服过峻利药，消导太过，致自利厥逆，痞满不除者，桂枝人参汤，若曾误下而热邪内陷，愈加胀满，壮热不止者，小陷胸合枳实理中，若过汗伤血，小便秘涩，枳实理中加当归，或真武汤中加当归。秘旨云：阴虚之人，伤寒与伤食皆难用药，若阴虚伤寒更兼伤食者，为不治之候，所以昔人从无治法，余尝以小建中汤用肉桂酒制生芍药内以温其中，厚朴汁制甘草内，以散其滞，更加枳桔砂仁以行其气，热除後，以八味丸除去桂附絳地黄加沈香砂仁调理自安，复有中气虚者，更兼感冒停食，则以补中益气，用桂枝酒制黄 内，以调其荣，砂仁汁制甘草内，以行其滞，枳实汁制生白术内，以消其满，热服微汗为效，惟气口脉大，而按之涩滞，或浮取小涩，而久按愈觉有力，大便五六日不行，脐下按之痛者，此为大肠气郁而脉涩，当用大承下气之。凡伤寒夹食既久，痰饮固结，有屡用承气汤不效者，黄龙汤主之，内有人参助胃，以祛宿垢也。温病热病，时疫夹食，无

论表证见，日数多少，并宜凉膈散加消导药最当。伤寒夹食，十常四五，或先伤食而後感寒，或先受寒而後伤食，或病势少间，而强与饮食，重复发热，甚至 y 躁狂，舌短目瞪，变证而出，况复医者不察病之表先後，标本虚实，或当先解表，而反兼治其，或当急治本，而反先治其标，横行逆施，往往多致不救，可不慎欤，至於食积不化，证类伤寒，外证亦发热恶寒，但头不疼痛为理，且气口脉必不和，而恶食吞酸，暖气腹满，欲吐不吐，呕逆痞闷，见此证者，即当以调中饮治之，外感势盛者，调中汤主之。

又夹痰积，与夹食证类相似，更宜审谛，盖痰者津液所化，由风伤於肺，湿伤於脾，肺气不清，脾气凝浊而成，无论风寒温热内伤等证，必增呕逆眩暈，风寒夹痰，则令人嗽气逆，温热夹痰，则令人昏眩痞闷，内伤夹痰，则令人吐逆妨食，但外感风痰，则寸口浮滑，发热头痛，嗽自汗，宜金沸草散及芎苏散，温病热病夹痰，则关脉滑盛，痞闷声鼾，宜凉膈双解内伤虚夹痰，则气口脉滑而濡，吐涎饮，宜二陈汤加生术（於潜者良）虚人六君子加香砂，盖白术熟则补脾膩膈，生则豁痰散血，燥湿利水，人多不知也，凡人中腕有停痰留饮，亦令憎寒发热，恶风自汗，喘胸膈满闷，气上冲咽喉不得息，有似伤寒，但身不疼项不强为理，若涎多者，亦隐隐头痛，清痰亦隐隐腹痛，然止发不以其时，目睛微定，眼胞上下如煤炭色是也，其脉左手和平，右关濡滑，或寸口伏匿，俱宜小柴胡，去参加茯苓橘皮，或二陈汤随证上下加引经药，要以分寻出路为主，至於痰迷心窍如崇者，与伤寒瘴明发狂相似，但口中时吐涎沫，胸腹按之不痛辨之，宜加味导痰汤加絳，气上冲胸，脉滑而迟者，为痰伏膈上宜瓜蒂散，虚人只用稀涎散探吐之，尝见外感夹痰证，脉不甚浮，不宜大发其汗，激动其痰，则呕不能食，宜於理气药中合解散之剂，如香苏散正气散之类，气顺则痰化矣，痰饮证类实繁姑就夹证数条与伤寒有关涉者办论，馀不赘及。

夫夹食夹痰，长沙既无治法前人亦未辨论，无怪後世治之不得其当，至如夹水，长沙方论具备何今世无一人能用之者，盖此水即肺之液也，风寒伤人皮毛，肺先受之肺为金，主生水，肺既受伤，不能行其水液至肾，遂停留心下，为为喘，及乾呕发热等证，故以小青龙发散风寒，并涤肺经停留之液，必令作汗以泄之，故方中用麻黄细辛，以开发皮理也，始失其治，乘所不胜，则传少膻之分，而变心下痞鞭，引逗下痛，乾呕短气等证，又处

十枣汤以攻逐之，若更失治，木复传土，则渍入胃而成协热利也，若水在少腑部分，不传入胃，游溢经络，则藏府不受其邪，大热得以差可，惟腰以下重，足胫浮肿，小便不利者，重则牡蛎泽泻散，轻则五苓散加防己主之又少阴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或或呕者，真武汤主之，此又肾虚不能制邪水也，则知治水之法，不独今世无人，在昔知者亦鲜矣。

伤寒之夹水既多，而夹血证复不少，然夹血与蓄血不同，其人素有内伤跌扑，停经血瘀，及暴怒伤肝，皆有瘀积因伤寒温疫等证，发动痼疾谓之夹血，必有痛处定而不移，治宜察其部分，消息微甚用药，又有跌扑打伤，一时不觉，过数日寒热乃作，有似伤寒，脉当坚强，最忌细涩，但痛少腹痛，手不可按，甚至昏迷不省，少顷复苏，乃瘀血上冲所致也，其人大便秘或黑轻则香橈散，重则代抵当丸，或桃核承气汤，加炮川山甲一钱，最破瘀积，寒热更加柴胡当归，在经络，当归活血汤在胃口，犀角地黄汤，加酒大黄，若更兼寒食停滞中，或腹中作痛者，枳实理中汤，重则加乾漆灰二三分，轻则加姜汁炒黑山查肉，又或脱衣俩殴，兼感风寒，有表证者，必先解表邪，然後治血如欲发汗，宜桂枝汤芍药散等，并加归附桂心，甚则加延胡索蓬术，亦不得行麻黄青龙等汤，不得用寒凉止血之剂，盖血得热则行，得寒则凝，瘀结不散，必发热如狂，喘呕逆，若发汗太过，误触瘀血，则或呕或泄，或发瘵逆，但活血则呕泄瘵逆自止，然既发热，则攻血药中，必加乾漆炒黄连，非此化热，则血不得散也，若呕泄之血，其色红紫而散者可治，色如败，而凝结成块，多兼血水，此正气已脱，邪不能留也，又或如污泥，而粘腻不断，臭秽穉常者，此津气已败，与浊腐同下也，至於当汗不汗，太腑之邪内结，则为蓄血，与夫邪气在经而为热邪在胃而为吐血，及诸失血家淋家，与妇人经水适来适断，俱不可发汗，发汗则动血，又三阴无热，不可强责其汗，经曰：少阴病，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其血，名下厥上竭，为难治，言血脱则腑气竭於上，阴气厥於下也，即用当归四逆汤，多不可救。

又有奋力俩殴之人，脱衣露体，触犯风寒，谓之夹气伤寒，今人但知用理气药，不知兼有夹血夹食者，其证恶寒发热，肌骨疼痛，胸膈胀闭，气逆喘呼，若其脉浮紧，则宜轻剂发散，兼理气宽胸，如香苏局方最宜，有食则加枳橈厚朴，痰加半夏茯苓，感寒嗽则加羌桔梗，伤热则加萎甬薄荷，头痛加川芎白芷，四时

不正之气，加申香，甚则芎苏散主之，若脉弦紧，或有伏结，为积血在内，当用破血利气药，如香橈散之类，有食不妨用温中消导，如调中散正气散皆可，若但恚怒伤气，只用小柴胡去叁苓加橘皮枳橈，若佞下痛为郁怒伤肝，当归活血汤，少腹急痛，为有瘀血结聚，桃核承气或代抵当汤，又有暴怒郁抑不发泄，形厥如尸不语如者，宜用沈香降气散，若但郁闷不得发泄之人，偶感风寒，或发伏气或伤暑热，或兼内伤，俱随证用药，但略兼开郁理气，不可行破血消导也。

复有房室不谨之後，感冒风寒及恣意乘凉，触犯风露劳役伤精而病者，谓之夹阴，其证亦发热头痛，胸膈痞闷，若阴火上乘，则面赤而足胫逆冷，盖箴病必头痛，阴病必足冷，内经所谓箴病者，上行璫而下，阴病者，下行璫而上也，以其虚箴发外，故发热烦渴而躁乱不，真箴不能下通於阴分，故足不能热，而箴道痿缩也，按盛起东云：治热须辨真假，夫真热则发热恶寒，脉数有力按之更实，躁烦口渴大便燥，小便赤涩，或利臭积，发言壮厉，不欲近衣者是也，亲乎表者宜发散，亲乎者宜通泄，假热亦发热恶寒，而足必不热，脉大而虚，按之微弱身虽炽热，而不躁不渴，或见虚狂而顷之即止，终不及声高詈骂也，经曰：寒热有真假，治法有逆，从此之谓也。外编云：夹阴伤寒，乃太箴少阴二经同时受病，较之纯阴证倍危，在伤寒寒疫，犹或可治若温病热病时行疫疠，百不一生谚云：伤寒偏死下虚人，以其外璫亢热内璫虚寒，温经之药，万不可施，以故必死，即伤寒夹阴，治之不得其宜，终亦必亡而已，每见庸工治夹阴伤寒，用小柴胡和之多致厥呕哕瘵而死者，以不胜黄芩之阴寒也，亦有见其足冷箴缩，用四逆汤温之，多致烦躁血溢而死者，以不胜附子之雄悍也，宜小建中黄 建中加絃。秘旨云：若脉来尺中迟弱无力，而足冷箴缩者，於黄 建中汤内，用生附汁制入黄 以温卫气，肉桂酒制入芍药以调荣血，不应改用叁制黄 ，麻附细辛汁制甘草以汗之，若尺中弦数而多虚火面赤戴箴者，於小建中汤内用人叁汁制入甘草以助胃气，丹皮酒制入芍药，以降阴火，不应加连附汁制黄 及 辄以撮之，若春夏感冒夹阴，通用黄 建中汤加絃，盖阴虚之人，虽患表邪发热，其中必夹阴象，所以尺脉必不能实，足胫必不能温，用药最为扼腕较箴虚之可用温补，迥乎不侔也，至於温病热病之夹阴，虽长沙生难於措指惟暴感风寒夹阴，可用上法治之，内经云：脉实满，手足寒头热，春秋则生，冬夏则死，可见夹阴伤寒，病於严冬热病失阴，发於盛夏者，真箴

惫璫，邪气亢甚，多死也，若夫感冒夹阴，其人籛气虽虚春秋本无大寒伤犯邪气原轻犹可治之，非热病大热手足寒之比也，其中暑夹阴治法，详本例中。

至如远行遇雨，则寒湿之气先从汗孔袭入背俞况雨气通於肾，虽有发热头痛 逆等证，解表药中，必先通少阴之经，而兼开发肺气故细辛羌活，在所必用所以首推神术汤为主，又须随时令寒暄，元气盛衰加絃始为合剂若冒雨而更加之以风，则风湿相搏，一身尽痛当除风湿羌活汤，或小建中去芍药加 术羌防，湿袭籛与明而发热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大抵此证虽当盛暑亦忌寒凉，若遇严冬，稍加麻附，饥後则加白术，饱後则加橘半，劳役伤气，冒雨涉水发热喘，则宜补中益气加细辛炮姜，若水寒之气伤肺，而喘 不止者，又以小青龙加絃，籛虚者，去麻黄加附子，白术为主治也。

若夫遭风溺水，最忌热酒火烘，惟宜温暖覆盖，原其溺水之时，必多蚤恐心肾受伤，虽有发热头痛，骨节疼痛等证，解表药中，必兼通心肾在冬月麻黄附子细辛汤，或小青龙加生附子三五分，盖麻黄发汗通心，附子温经通肾细辛通彻表 之邪，更宜稍加苓半以开豁蚤痰若在夏月，则麻附皆所禁用，当以五苓散君朱砂，热服一半，探吐取汗，更服一半，盖蚤则气乱，故宜去湿利水，药中加朱砂，或脉浮而见表证多者，五苓散合小柴胡，各半贴和解之或五苓散合羌活胜湿汤，各半贴微汗之，至於暴怒悲号，投河跃井虽有表证当解，须香苏散加抚芎木香乌药理气为要，跌伤加当归桃仁桂枝，安有溺水而不蚤不气不受伤者，但当取其所长治之，其有天时寒冷，兼挟冷食伤脾与夫曾犯房室，而遭风覆溺及冒雨涉水伤肾，而病身热足冷者，皆当参夹阴例治。

夫伤寒证类多端，且多挟见诸证非刻意精别，用药必致差误，即如妇人伤寒，多兼经候胎产，调治更难，经行之时，虽有外感风寒，必和解中兼调血为主，如小柴胡合芎归丹皮之类，否则邪伤冲任，而热入血室矣。又辨脉法云：寸口脉弦而大，弦则为絃，大则为甌，絃则为寒，甌则为虚，寒虚相搏，此名为革，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此条伤寒论中不出方，而金匱半产漏下，主以旋覆花汤，方用旋覆 s 绛三味，则知其意多从表邪起见，与男子虚劳失精之用小建中黄 建中桂枝加龙骨牡蛎等方同义，大抵虚劳失血而见弦大之脉，皆是外感误治而成，此云脉弦而大，按之絃小者，谓之甌，明是表邪不解，血受伤之候

若更指下坚强，如按葱皮则谓之革，又为邪胜正衰，胃气革除之候，而仲景毫不以虚为虑，仍用旋覆之解结， 妥疏腹新染绛帛之入膀胱而和血，即如後世用一味防风丸，治风入胞门之崩，与此方药虽异，而理不殊也。妊娠伤首宜固胎顺气，虽见脉紧无汗，切不可用麻黄青龙及一切解表猛剂，以风药性升，皆犯胎气也，其脉以缓滑流利为顺，虚涩及躁急不调为逆，其解肌药，惟桂枝汤无碍，金匱云：妇人得平脉阴脉小弱，其人泻不能食，无寒热，名妊娠，桂枝汤主之，则知妊娠虽无表证，亦宜用此以和荣卫也，郑虚庵曰：妊娠伤风，无论时月及月分少，俱宜严氏紫苏饮，多加 w 胎为要，嗽多者，金沸草散加絳，妊娠伤寒轻者渐渐恶寒，翕翕发热重则头痛身疼，久而伤胎亦宜紫苏饮，或香苏散并加 辄，珥至半产胎伤多致不救也，妊娠而犯冬温温热疫病，多致伤胎，若冬温则籛旦汤，春温则黄芩汤，热病则白虎汤，时行疫病则警原饮不惟善解热毒，兼能护持胎气更无藉於并泥涂脐之法也，若实热便 ，急宜凉膈散承气汤下之，庶免邪热伤胎之患，惟大小便如常，知 无热慎不可下之，妄下引邪内入必致伤胎无疑，若下後热不退，白虎与承气并用，或前後而用，若误用参 ，壅遏毒邪，则胎愈不安也珥见腰腹痛，必堕无疑须预言之，药无及矣，若其脉数疾无伦，喘胀呕逆，腹中重坠不能转侧，当脐久按觉冷，或有瘀垢下行，但看舌色及爪甲青黑，其胎已死也，急宜平胃散煎成调芒硝半絳许下之，虚璫不胜药力者，加人参絳许驾驭之，若并唇面青黑，而呕逆不止，口中有秽气者，子母俱死切勿用药。

新产感冒发热，大为危候，然有产时伤力，或去血过多或恶露不行或早起劳动或饮食停滞，及蒸乳一切发热，不可误认外感，妄施汗剂，以其气血大亏，百病乘虚而入，即使更受风寒亦宜调理气血为主，其脉以小弱滑利为吉，紧实坚大为逆，数大散漫亦危，更须问恶露行与不行，小腹痛与不痛，若痛者以行气导血为先新产小腹结痛，炒黑山楂肉三五钱，炒黑砂糖絳许煎服，瘀血即行，其痛立止，虚人加人参炙甘草炮姜茯苓泽兰之类，风寒则加桂枝二三服自效，若小腹不疼，头痛身热恶寒无汗或喘或 ，宜香苏散有食小剂芎苏参苏随气血取用，有瘀血兼行血药，值时行不正之气，遍身疼痛无汗，败毒散或香苏散加 辄，金匱云：产後中风，数日不解头痛寒恶有热，心下闷乾呕，汗出虽久，籛旦证续在者，可与籛旦汤，又曰：产後中风发热而面正赤喘而头痛竹叶汤主之，又云：妇人在草蓐中，自发露得风，四肢苦烦热

头痛者与小柴胡汤郑虚庵云：凡产後伤寒切不可遽用小柴胡以有黄芩在内，易停恶血伤人也，产後虽犯时，疫宜柴胡四物汤加絳（即小柴胡合四物汤），素问云：乳子而病热，脉悬小，手足温则生，寒则死，此言伤寒也。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实大而缓则生，急则死此言伤风也，通宜小建中加，乳子者言产後以乳哺子也，张介宾类入小儿门大缪产後伤风寒热如疟，兼腹内拘急，不能食宜小柴胡去黄芩加当归红花丹皮，甚则加炮姜茯苓去瘀为主，虽有大热，不得用苦寒产虚羸寒热，有似外感，食少腹胀，方书俱用增损柴胡汤，然不若柴胡桂枝汤去黄芩加川芎和其荣卫，庶免褥劳之患。妇人血风，因大脱血，而虚热燥结，热甚则风生，其证烦躁身热，循衣摸床撮空闭目不省人事，扬擲足，摇动不安错语神昏，脉浮而虚，或弦革者难治宜生地黄黄连汤，脉实稍加酒大黄。产後伤寒，切不可过用表药，多汗经虚，每致发痉也。凡胎前发热，理中合四物去白术地黄，加柴胡茯苓，产发热四君子入桂枝芍归，临产发热，逍遥散加絳，产妇血虚最易发热，不可一概认为外感也，今之医者治病，一见发热，便认外感，不论风寒荣卫，及实便鞭，概用发散鲜不误人，如发热，认作表发热者，其脉浮紧无汗为伤寒，浮缓有汗为中风，皆风寒外袭表热发也，其脉实而蒸蒸发热，六七日不大便者，为实发热，邪气内传而热也。有恶寒认作表恶寒者，初起不热，但恶寒而体倦息微，脉沈迟力，此寒中三阴，恶寒也，若初起恶寒，而体重气促脉阴籛俱紧，为表恶寒始虽恶寒，後必发热也。有冬温认作伤寒者，冬温因肾气不藏，不正之气入伤太籛少阴二经，始病多不恶寒，便心烦大发热而渴，必咽痛或下利，脉来左手弦软，伤寒则风寒外来始病必先恶寒而後发热，始先不渴，至三四日後，热耗津液方渴，脉必人迎紧盛也。有伏气发温认作感冒者，伏气乃冬时伏藏之邪，自内警表，必不恶寒而发热，一热即口燥咽乾而渴，气口脉洪大倍於人迎，感冒是暴感非时寒气，始病虽发热，一二日内必不作烦渴，人迎之脉必弦盛倍於气口也。有劳力感寒认作伤寒者，辛苦劳役之人，头疼恶寒，身体倦怠而痛，微渴自汗此因内伤血气，兼外感风寒人迎脉必弦紧，气口脉必虚弱，絳尺必弦数所谓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是也。有夹阴认作阴证者，夹阴则有头疼发热，但足不热，或籛缩入腹，阴证则无头痛发热也。有感冒非时暴寒认作正伤寒者，冬月寒水主令，故正伤寒中风必先太籛若感非时风寒，春多兼足少籛而寒热，秋多兼手太阴而嗽，若暴寒势甚，亦必伤足

太籛为多，盖肾本寒水之经，同气相感也。有动阴血认作鼻 少阴无汗而强发之，血随药动，或从口鼻耳目而出，名下厥上竭，言籛随血而上竭，阴在下而发厥也，若 h 太籛表邪失於汗下，或汗下不解邪郁中而致也。有直中阴经真寒证认作传经证者，阴证则先不发热，四五日或六七日後反发热者，阴疉生热也，传经阴证，则先发热，五六日後而变四逆厥冷，热疉反兼寒化也，亦有始本籛证，汗下太过而变虚寒，反发热烦躁者，阴籛俱虚竭也。有独语认作郑声者，伤寒邪热未解，睡中自语名独语精神昏惯也若汗下太过，声出咽中，无力接续名郑声，正气虚夺也。有少阴发热认作太籛发热者，少阴则脉砵无头痛，太籛则脉浮紧而头痛也。有太籛无脉便认死证，伤寒六七日或十馀日，脉伏而不起者，此欲作战汗而解也，如大下後，厥冷下利无脉，是骤虚脉随气脱也，与三阴厥冷无脉，灸之不温，及服姜附脉不出，皆死证也。有血证发黄认作湿热发黄者，血证则小便自利，伤血而不伤气也，湿热则小便不利，气病而血不病也。有痞满认作结胸者，痞为虚邪，必居胸间不在中也，虽满而不痛，结胸实邪，正在胸中，痛不可近者，为大结胸，若按之方痛者，为小结胸。有心下鞭痛下利清水而认为漏底者，因热邪传，燥屎内结，小腹鞭痛，y 恶热，渴饮水浆而利，乃下傍流纯清臭水，为热结利，若下利清谷，腹痛善按者为内寒，又夹食寒，因本虚不化不结而自利，或因误用消导及攻下，遂利不止者，俗名漏底也。有如狂认作发狂者，伤寒初起无热，狂言烦躁不安，精采不与人相当，此因热结膀胱也又有当汗不汗，五六日後小便利大便黑，此畜血如狂也，若籛明内实发狂，必妄言 y，欲登高弃衣，此为燥结失下而致也。有 y 作狂言者，y 有虚有实，热入胃府，水涸燥结者，籛邪内实也，可下之，若火 絺 y 者，神明扰乱也，宜清之，多汗亡籛 y 者，籛神躁扰也，宜和之，下利纯清水而 y 者，籛邪暴虐，有似阴寒也，急下之，若狂言不能食者，是失志，失志为肾绝，必死勿治。

有女劳复认作阴籛易者，差後御女为女劳复，此虚邪为患，复犯虚虚之戒，必死，若不病人与病新差者，交而得病者，为阴籛易，此热毒虽乘虚入犯少阴，犹可用祛热药治之。有合病认作并病者，合病则一得病，便见紫经之证，并病则先见一经证，一紫日又加一经证见，前证不罢，紫经俱病也，若先见一经证，更变他经者，又为传经矣。有暑证认作感寒者，暑证则热伤心包，微凉外郁，表之籛虚必背微恶寒而脉虚，或细弦甄迟，暑伤气而不

伤形也，若暑证而脉反弦紧恶寒者，此更感非时寒气也，若箴明中，则烦燥口乾多汗，前板齿燥而脉洪大，当昼热甚，则脉大证剧，至夜稍凉，则脉与证俱絀可，此热伤箴而不伤阴也，若壮热烦渴引饮，脉来洪盛，气口倍於人迎，昼夜诊之无璋，此冬时伏藏之邪，至夏发为热病也。有哕而认作乾呕者，哕为胃虚，误攻其热，或饮冷水所致，其声浊恶而长，乾呕则似吐而无物出，胃中热与谷气相并，及水逆痰气所致，非恶侯也。有短气认作发喘者，呼吸短促而反者为短气，此失於汗下所致，宜分表汗下之，若气息虚微不续为少气，此汗下太过所致，宜生津兼和荣卫，若气逆上，张口抬肩者为发喘，此因水饮伤肺所所致，宜儉 葩略 臙憔鬼涤 若夫真箴不归，而冲气逆上者，又当从事桂附，然多不能救也。有蚊迹认作斑者，发斑多见於胸腹，先红後赤，蚊 h 见於手足，先红後黄也。有正箴箴明府证认作明经病者，府病是胃府受病，则六七日不大便，y 发渴而脉实，经病是经络受病，则身热目疼鼻乾，不得卧而脉长，温热发於箴明，则自府警经，烦渴自汗壮热，目脉赤而脉洪大。有温疟认作风疟者，温疟则温病热邪未尽，重感於寒而成，发於春夏之交，其证多热少寒，风疟则多发於夏秋也。有疫痢认作漏底者，盖疫痢是冬时伏气，因春夏多雨，火邪为湿伏，延至秋时，真箴内入，其邪内不能容，外不得泄，变为下痢，其证大热而下痢烦渴，其脉必气口洪盛，古人以败毒散加陈仓米治之，误与攻积利水必死，若漏底则因肾气素亏，或夹冷食而见外热 寒之证，其脉必尺中微弱，当夹阴例治，亦有热邪传 而下利秽积者，又当从传经热证治之。有中湿认作风湿者，中湿则一身尽痛而重，脉来砉缓，或面黄头痛鼻塞，风湿则一身尽痛而肿，关节不利，不能转侧，恶风不欲去衣，其脉浮虚而涩。有燥证认作湿证者，燥证则肌肤枯槁，血少不能荣养百脉，而痿弱无力，湿 则肢体浮肿，经隧中为湿所袭，而 着不举也。有标本全不晓者，即如厥逆，若先发热，至五六日传进阴经血分，而厥则为箴厥，若始先不发热，即恶寒 卧而厥则为阴厥，及诸病有皆假寒假热，要以邪实壮热为本病，本虚假热为标热也。有杂证类伤寒者，诸凡杂证发热，皆发於 夜甚於昼，惟伤寒为表邪郁发於外，而昼夜俱热也，已上诸证，必须详审明璫，方得用药无误，如未病素脾约，才病忽便利，未病先有固疾，已病重添新病之类，右不审谛 无误滔之失耶。至於不治诸证，亦须胸次了然，临证始能决断，如伤寒病热不退脉反沈细者死。逆上气，脉散者死。三部紧盛，汗出不解者死。

阴籛尺寸俱虚，热不止者死。身热喘粗，脉躁疾者死。汗後馥热不解，未可言死脉如转索者，其日死。y微热，脉浮大手足温者生厥逆沈细者死。籛病见阴脉者死。发少阴汗，连厥阴血者，厥竭而死。发左右动气汗者死。大发风湿汗者死。发阴籛毒，过六七日死。误汗言乱目眩者死。湿家额上汗出微喘小便利而下利不止者死。关格不得尿头汗者死。不尿腹满加哕者死。大发湿家汗成疮者死。发少籛汗y者死。亡籛y，脉短者死。直视y喘满者死，下利者亦死。吐下不解，循衣摸床，微喘直视脉涩者死。内伤瘀积，畜血如狂下如污泥者死。少籛证误下，身黄胸亘石鞭者死。籛明病心下鞭满，攻之利遂不止者死。发湿温汗，重者死。紫感寒者死。汗出热不解而脉躁疾，为阴籛交者死。阴籛易热璫躁乱，脉急疾无伦者死。夹阴伤寒身热足冷下虚邪盛不可温者死。温热时行大发热，手足下体寒籛缩脉，沈小虚散者死。温病遍身紫赤者死。结胸证悉具烦躁者死。结胸脉浮大者下之死。狂言不能食者死。发厥肌冷而躁，无时得安者死。如结胸状，舌上胎滑为藏结者，亘下素有痞，连在脐傍，痛引少腹，入阴筋者死。黑斑如果实者死。舌卷囊缩者死。少阴病下利脉弦长，名曰负者死。目乱无神气者死。少阴病，吐利烦躁四逆者死。恶寒身而利手足厥冷者死。脉不至，不烦而躁者死。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死。下利厥逆无脉服汤脉暴出者死，脉不出者亦死。发热下利厥逆，躁不得卧，厥不止者死，汗不出止者亦死。下利厥冷，烦躁无脉灸之不温反微喘厥不还者死。下利脉反实者死，厥利本不能食，今反能食，为除中者死，伤寒七八日大发热汗出如贯珠为气衰者死。爪甲青为籛衰者死。循衣摸床为神乱者死。四肢振动，唇吻反青，为肝绝者死。体如烟薰，直视摇头为心绝者死。环口黧黑冷汗黄为脾者死。汗出如油，声如鼻鼾，为肺绝者死。卵缩遗尿，狂言目瞑，为肾绝者死。喘而不休，为邪胜者死。水浆不下，为胃绝者死。形体不仁，为荣卫不行者死。乍静乍乱，为命绝者死。已上死证，不可轻投汤剂，若邪热甚者，静候气衰，或有可生之理，正气衰者惟与浆饮，庶几元神将复，经曰：浆粥入胃泄注止则虚者活身汗得利後则实者活，此其候也，要知伤寒证百出，贵在治法先後不误，长沙起不过如是，余於暇日集诸家之要，叁以所历辨论颇晰，临证庶无歧谬，非敢云补长未逮，聊以抒臆莛之一得耳。

脉法

世言寒脉类莫不宗节庵浮中磳三法，而长沙一脉，寝置久矣，夫

浮中沈之说固为捷诀然不能偏 经论之纲领也，伤寒脉法首言大浮数动滑为籛，沈涩弱弦微为阴六经例，又言尺寸俱弦者，少籛受病也，夫弦脉既曰属阴，而又为少籛者何也，仲景意以弦脉为阴者，兼见盖脉而言也，沈涩者阴也，兼以弱弦微之类，安得不为阴乎，六经例以尺寸俱弦者，指单见一脉而言岂得不为籛乎，以弦脉分阴籛二用之理其义微矣按脉诀以弦脉为籛，动脉为阴，仲景乃以动为籛脉，盖浮大者籛也，兼之以动数滑之类安得不为籛乎，又曰：籛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言浮而动者为籛，沈而动者为阴，故仲景之脉，不可与杂证同语也，且夫沈者阴也而又有属籛者若沈而涩，沈而迟，沈而细小之类皆为阴也，如沈而滑，沈而数，沈而实大之类皆为籛也，浮者籛也，而又有虚寒者若浮而滑，浮而数，浮而紧盛之类，皆为籛也若浮而迟，浮而虚浮而微弱之类，皆虚寒阴证也，夫浮而籛者宜发汗，浮而虚者宜温补，沈而实者宜攻下，沈而阴者宜温经惟弦脉则随浮沈以定阴籛，以少籛半表半 故宜和解，是以节庵主浮中沈三法，即是此意盖伤寒之邪，自表鬻 始虽太籛，必先皮肤肌肉次入筋骨肠胃，若温病热病之邪，久伏少阴经中，从少阴出肌表在表之时不以凉解，则邪复入 而归肠胃为实热也，此伤寒温热脉法之迥理，说总论中，不暇更述，姑以浮中磳，三法论之。

如尺寸俱浮为太籛，浮紧而涩为寒邪在表，浮紧不涩为表邪方盛，浮紧而数，为热欲传 ，若浮而长，为传并籛明，或合病，浮而弦为传并少籛，要以脉中有力为有神，可用汗解，浮而缓者为中风，宜解肌，浮而无为籛虚，便当温补，不可发汗若浮而尺中弱涩迟细，足胫逆冷皆内虚夹阴，岂可汗乎，若三阴证，始先脉沈，後变微浮者，为阴尽复籛，欲愈之兆若春夏病发热头痛，而见浮紧浮缓之脉，不大作渴者，谓之寒疫，若脉虽浮紧，而始病见大渴，腹中胀满不和者，此即伏气内发，而加客邪外袭也，亦有时气不正，邪伤气分脉浮者，此即时行之类也。

中脉者籛明少籛二经脉也，尺寸俱长为籛明长而有力为实热，当解肌，长而浮者尚兼太籛，宜发汗，长而数者为热盛，虽系表证，不可用辛温发汗，止宜辛凉轻剂以解肌，若长而实大有力，大便秘结为胃实，可下之，温病热病及时行疫疠，始发多有此脉切不可发汗，乃黄鬻白虎之证也，尺寸俱弦者少籛也，弦数为热邪传 之候，弦而有力为邪实，如大便秘结不行，宜大柴胡微利之，弦而浮兼太籛证，尚宜发汗，若弦而迟，弦而小弦而微弱皆内虚有寒，宜温之，温病热病及时行，脉弦佷痛，俱宜小柴胡去

叁半加枳橘，弦盛有力加石膏知母，弦小无力，仍用人叁有呕方可用半夏，即生姜亦当慎用也，然弦脉近乎紧脉，冬得之为伤寒夏得之为伤风，以夏月风闭汗孔，当汗出而反无汗，是以脉弦有似乎紧也，又伤寒寸口紧盛，而尺脉弦细浮数，此为肾气素虚慎不可用麻黄发汗，宜小建中和之，大抵弦脉虽居表之半，然表多於里，只宜和解不可攻下利小便也。

凡沈脉俱属三阴，而有阴籛寒热之别，尺寸俱沈细者为太阴俱沈为少阴俱沈弦为厥阴若沈而滑，沈而疾砵而实，皆以有力为实热，为传经热邪，为籛证，分缓急攻下之，若沈而微沈而细，沈而弱但以无力虚寒，为直中阴经，或为坏证，详微甚温理之，或始本太籛病，发热头痛而脉反砵者此虽曰太籛，而实见少之脉，故用四逆汤温之，若夫春夏温病热病，而见脉沈小微弱短涩者，此伏热之毒，滞於少阴不能发出籛分，所以身大热而足不热者，皆不救也，惟脉沈实而见籛明府实证者，急用承气下之，不可拘於籛病阴脉例也，若时行疫疠而见砵脉，为毒邪内伏，设无下证，必无生理大抵砵脉最为关要，以决阴籛寒热用药生死在於纤毫得不仔细谨察乎。

夫脉沈细微缓，初起无头痛，不发热便四肢厥冷，腹痛呕吐泄泻卧沈默不渴，人皆识为阴证矣，至於脉浮而大，但按之无力，发热而戴籛渴欲漱水而不能咽，烦躁时欲坐卧泥水中，此为阴盛格籛，虚籛上膈之候，人皆不识，认作籛证，误投寒药即死，殊不知阴证，不分发热，不发热，脉之浮沈大小，但指下无力重按全无者，便是伏阴，急与姜附温经回籛之药，虽发热头痛表证杂出，只宜五积散一服，通解表里之寒，切忌发泄误与发汗，则脉必紧数而发热误用凉药，则脉转紧盛而躁，渴愈急也又有内外有热其脉沈伏不数不洪，但指下砵涩而小急，此为伏热不可误认虚寒，以温热治之是益其热也，大法迟涩微弱可温，浮盛洪紧可汗砵细滑实可下，虚细勿吐，迟弱勿下实勿汗砵实勿温贵在辨脉施治，谓上工矣。

至於结促代伏，皆为伤寒死生关捩并为详识，夫脉来缓时一止复来，谓之结此阴盛脉必有寒伏於中，故伤寒脉结，足冷腹中痛宜大建中汤，又脉来数时一止复来谓之促，此籛盛脉必有热结於里，伤寒温热发斑发喘，皆有是脉，大抵皆宜内夺，清理之後，其促渐退则生转加则死，又脉来无力动而中止不能自还曰代，杂见病之必死，伤寒有寒邪水饮停畜而正气内虚邪伏不解，故有脉结代心动悸者主以炙甘草汤至於伏脉则有汗下温解之殊，

但初起头痛发热，或一手无脉或紮手俱伏者，庸工便谓箴证见阴脉之死候，殊不知此因寒邪不得发越急，用麻黄汤汗之，若初起发热头痛方除已後，厥逆无脉者箴厥也，小承气汤主之，若初起不发热无头痛便厥冷吐利无脉者，直中阴寒也，四逆汤温之，若初起箴证至六七日或十馀日，但服表汗药而未曾攻下别无刑務蹻昏冒不知人事六脉俱伏此欲作战汗而解也，当与热姜汤助其作汗，慎勿用药若误与汤剂反致变害也。

察色

望而知之谓之神，见其色而知其病也，故伤寒家尤以察色为首务，察其色泽，问其困苦，辨其声音，更合之以脉类，无遁情矣，夫肝青象木脾土色黄赤属心火，肺白肾黑，皆见於面青主肝藏风寒，青而黑者多寒痛青而白者多虚风也，阴寒璫甚，面与唇口青黑甚则舌卷缩，及夹阴伤寒少腹痛而面青俱宜急温者也，若夫厥阴热，厥亦有唇面爪甲青紫而脉伏者，然细察之脉必附骨有力也，面赤多热而有表虚实之殊然，亦有阴璫似箴者，太箴证头痛发热，喘而面赤者为表证，若面色缘缘正赤，为箴气怫郁在表汗出不彻，故也又热病烦渴面赤脉洪大表俱热也，箴明府实潮热汗多面赤不大便者证也，少阴病下利清谷寒外热为阴盛格箴夹阴伤寒，发热头痛面赤足冷，脉沈细，或浮数无力按之欲散，为虚箴上浮，坏病汗下过多元气耗散微箴失守皆面赤戴箴，并宜温补下元，不可误用寒药，若午後面赤为阴火，不可作伤寒治紮颧赤色如妆为阴火亢璫虽愈必死也，面黄主湿黄而明者为湿热，黄而暗者为寒湿，黄而带赤白者为欲愈，黄白不荣，而多蟹爪纹者为虫积，黄而泽者，为内伤畜血黄黑而槁者，为食积黄而青黑者脾胃衰璫为木胜土而水无制也，白主气虚白而无神者伤寒大病後，发汗过多，或畜血所致，黑主肾衰，伤寒颜带黑青，为阴寒之色若久病焦黑者，又为肾热也，凡耳目口鼻黑气枯夭者难愈，神庭黑气如指者阴晦之色见於箴之正位，卒死兆也，面惨不光，伤寒也面光不惨，伤风也，面如锦纹，箴毒也，面垢如油，喘促多汗，足箴明中也，面垢生尘，洒然毛耸，手少阴中暑也，大率面带黄者，为脾土正色，病虽剧可治，若青黑赤白璫常，而无黄色相参者，皆非吉兆也。

凡察病者目，以开目欲向明者为箴，闭目不欲向明者为阴，目疼属箴明表证，目赤为经络热盛，目瞑漱水鼻燥，为箴邪上盛，欲解必目黄而头汗，将欲发黄，目不了了，为箴明府实若睛不和者少阴热也，目眩为痰因火端，眼胞微肿有水，目下灰色为寒

饮，目白睛黄欲发痒也，目宜视不能，或白睛黄，此误发汗将欲，目无精光者，为肾气素虚目正圆者痉不治，凡目暗，目瞪，目陷，目反直视戴眼反折，皆不治，下後目闭为阴血受伤目反上瞪为阴气上逆。

凡察病者鼻，若鼻头色青，腹中冷痛者死，盖厥阴肝木之青色，挟肾水之寒威上徵於鼻，下徵於腹是为暴病，顷之亡籛而瘁死也，其谓鼻头色微黑者有水气，见黑虽为肾阴之色，微黑且无腹痛，但主水气而非暴病也若黄黑光亮，而少腹佞痛或善忘如狂，又为畜血也，谓色黄者，胸上有寒，谷气不化，而有痰积也，谓色白者亡血设微赤非时者死，白者肺之色，肺主上焦以行荣卫，荣不充鼻色白，故知亡血也，微赤为火色，若非火令之时，加於白色之上，是火来蔽，故死，黑为劳为房劳以火发於肾水之中，故不赤而反黑，其黑必枯燥，不似水气之黑而光泽，瘀血之黑黄光亮也，赤为风者，由热生风，风为籛邪故也，黄者便难，以中焦热燥，肠胃不润是以便难，然必枯而不泽，若黄而鲜明者，有留饮，留饮以津液不行，滞其谷气，化热而致黄也，又鼻孔乾燥而脉浮数者，将欲，鼻鼾语言难出者为风温，鼻鸣乾呕者，为伤风鼻痛为肺脾二经有风火，鼻柱散阔，为肺气虚而有湿，鼻瘦枯黑，为脾劳火旺无津，鼻上汗出如珠，为心脾痛璫，鼻孔扇张为肺风，鼻如烟煤为籛毒。

凡察病者唇，以焦赤为脾燥热，赤肿为胃湿热，青黑为阴寒唇寒面青头痛发热，为少籛籛明之邪热传太阴厥阴，唇口上下有疮为狐惑，唇上燥裂为热在肌肉，鲜红为阴虚火旺，淡白为气虚，淡而四绕起白晕为骤亡血，唇齿焦黑为燥屎冲膈虽急下之多不可救，若唇吻反青环口黧黑，张口如鱼，出气不复唇口动颤不止及人中反者，皆死证也。

凡察病者口，以口苦为少籛胆热，木从火化也口甘为脾土湿热而津液上乘，稼穡作甘也，口淡为胃中虚热，胃为一身之主，淡为五味之本也，口作酸为肝热乘脾，曲直作酸也，口作咸为肾衰虚热上乘，口中常觉血腥为肺气伤，口不和者不知味，为内伤津液口不仁者不和泽为外感客邪口燥咽乾为热传少阴证，烦渴欲饮水小便不利，为太籛犯本，水入即吐为水逆，渴欲饮水壮热自汗，为籛明府热漱水不欲咽而目瞑鼻燥为畜血，漱水不欲咽而目赤厥寒为阴躁，口伤烂赤为籛厥，口难言为血少，口噤咬牙为发痉也。

凡察病者耳，以耳聋胸佞痛寒热口苦为足少籛证耳鸣及痛手少

筋厥阴火也，若耳轮乾枯而黑者，为肾败也，若耳中策策痛，而耳轮黄者为黄耳类伤寒也，又重发汗，又手冒心而耳聋者，筋虚也与少筋经之耳聋迥别。

凡察舌上胎色，另具辨舌论中，其有舌本强鞭为痰舌短囊不缩为宿食，舌胀大满口为龙火燔灼，此最为急候，即宜砭之，舌深赤带紫者为热舌色淡白为寒舌塘萎者为心气耗绝也。

凡察病者身，以轻易转侧而热者为筋，若肢体骨节疼痛为表证，以砭重难移动而寒者为阴，若腹痛自利厥逆，宜温经，然中湿亦主身重痛，湿则身痛关节不利风湿，则身痛而肿骨节烦疼掣痛不得屈伸，汗出恶风而不欲去衣，若少腹鞭痛小便不利为溺涩，小便利者为畜血腹痛，自下冲上者火也，从上转下趋少腹者寒也，气从少腹上冲者，阴火也，从左亘上冲者肝火也，大抵足寒厥者，筋虚也厥而发热者热厥也，臂多青脉者脱血也，背热手背热者，外感也腹热手心热者内伤也，背微恶寒者，筋微不能胜阴也，浑身恶寒伤寒也自汗身重，鼻鼾多睡，风温也，内润筋惕，汗下虚也，手足虚而有风也，额上及手足冷汗，阴毒也，身目俱痒病也身如虫行，表虚也若头倾视深，循衣撮空冷汗黄形体不仁，乍静乍乱，皆不治也。

凡察病者足，以初起手足俱冷者为阴寒，宜四逆姜附温之，初起但足冷而手不冷，身体发热，头或痛或不痛，便是夹阴，须用五积再造选用，不可用发汗攻下之剂，亦不可用小柴胡，以中有黄芩苦寒故也，若是内伤筋气虚人，须从东垣补中益气去升麻柴胡，加炮姜半夏桂枝，温中为务，又夏暑病湿温人，必足冷手温，多汗妄言，宜苍术白虎合五苓散，不可误认夹阴，而用五积四逆，反助热益病也，亦有病手逆冷，而紮足热厥如火者，此阴气衰於下，筋气衰於上，阴筋否隔之兆也，若初起於脚膝软弱，或足胫赤热肿痛当从脚气治之。

凡察病者，以清朗如平日者吉，声重鼻塞者，伤风也，声如瓮中出者，中湿也言迟者，风也，言骤者，火也声不出而者，水寒伤肺也声哑如破而者，客寒热也，骤然声，而咽痛如刺，不肿不赤，不发热，二便利者，阴寒也，骤然声，而赤肿胀闭或发热便秘者，龙火也喘逆烦乱者，邪气实也郑声者，精气夺也少气不足以息者，气虚也，言迟缓而懒怯者，内伤也病人语声寂然喜蚤呼者，骨节间病，此病在厥阴阴主静，故也语言癡癡然不彻者，心膈间病，此病在太阴肺主气，故也其声啾啾然细而长者，头中此病病在巨筋，巨筋与少为表，肾在声为呻，其声起自

下焦，故也已上诸证虽非尽属外感，然伤寒家悉宜辨晰庶无谬治之失，诊病首宜识之。

辨舌

舌胎之名，始於长沙以其邪气结，若有怀故，谓之胎寒之邪表，则胎不生邪热传，则胎渐生自白而黄，黄而黑，黑甚则燥裂矣，要以滑润而白者为表邪灰黑湿润无胎为阴寒灰黑薄滑为夹冷食，皆不可用寒凉攻下之剂，然中暑夹血，多有中心黑润者又不可拘於上说也，若黄黑灰色而乾燥纹裂者为热瘵，万无虚寒夹血之理，惟屡汗下，舌虽乾而有微薄胎，却无燥裂芒刺，此为津耗亡，不可误认实去攻之，攻之必致不救也，金镜三十六治法，举世宗之又观舌心法一百三十七图条分缕析辨证，最详间论红为瘟热紫为酒毒霉酱色为夹食，蓝为肝藏纯色迥出前人未备所嫌舍本逐末未免繁紊，使人无提纲挈领处，故余括其捷要分条辨论於左。

如白胎者，邪伤气分肺主气而色白又主皮毛，故凡白胎犹带表证，仲景以为胸中有寒止宜和解用攻下，攻下必致结痞变证不测，若温病热病一发便壮热昏愤躁渴舌正赤而有白滑胎，即用白虎汤汗之疫初起，舌上白胎如积粉者，誓原饮解之，若伤寒邪入胃府，则白胎中黄邪传少阴，则白中变黑若纯色为一经证，边与中间紫色，俱传经证若从根至尖直分紫路者，是合病与夹阴舌也，合病则白中兼紫路，黄夹阴则白，兼紫路中黑润及灰色也，从根至尖，横分紫三截胎色者是并病舌也，故尖白根黄尖白根黑及半边胎滑者，虽证不同皆属半表半里，白胎多而滑黄黑胎少者表证多也尚宜和解，黄黑胎多而白胎少或生芒刺黑点乾燥者，证多也必下无疑，虽中心黄黑而滑润边白者，此为表证未尽伤寒，则大柴胡解之，温热时疫，则凉膈散或白虎合承气攻下之，又伤寒坏病，虽白而厚，甚燥裂者，此为邪耗津液，宜小柴胡稍加芒硝微利之纯白滑胎，为胃虚寒饮结聚膈上之候，每於十三四日，过经致变，不可泛视也一种白厚胎，如煮熟色到底不变者，必挟寒物留滞不散，致脉伏不出，乃心脾气绝，肺气受伤也，慎不可下宜，枳实理中汤热甚合小陷胸主之，至於能食自利，而白胎滑者，为藏结，难治也，黄连汤连理汤备急丸选用间有得生者。

黄胎者脾明府实也，黄湿而滑者，为热未盛结尚未定不可便攻之，必初鞭後溏也，冬时宜瓠守此例，俟结定乃攻，不得已，大柴胡微利之若在夏月，一见黄胎便宜攻下以夏月伏阴在内，

多有下证最急胎不燥者，不可泥也，若黄而燥者，热已盛峻下无疑黄而生芒刺黑点者，为热势璫黄而瓣裂者，为胃液乾下证尤急也，诸黄胎昏属胃热分缓急轻重下之，有种根黄而鞭，尖白而中不甚又乾，亦不滑短缩不能伸出 k 烦乱者，此痰挟宿食占据中宫也，大承气加生姜半夏主之，有舌色青紫而胎，却黄厚甚则纹裂，但觉口燥舌仍不乾者，此阴证夹食也，脉或沈细而伏或虚大而涩，按其心下或脐旁鞭痛而时失气者，急宜大承气另煎生附子佐大黄下之，若脉虚大者，黄龙汤下之，热璫烦躁者，更加生地麦冬夏月尤宜，若冬时阴证夹食，而舌上胎黄不燥者，宜用附子理中合小承气下之，大抵舌有积胎，虽见阴象亦虚中有实急攻下无疑，但下法与寻不同耳，又中宫有痰饮水血者，多不燥，不可因其不燥而延缓时日致误也，凡温病热病，稍见黄白胎，无论燥润，即宜凉膈双解时行疫疠，稍见白胎即宜白虎誓原，若见黑黄无论乾湿大承调胃急夺无疑。

黑胎者少阴肾色也，若五六日後热传少阴，水乘火位亢璫之火不为水衰，反兼水化如火过炭黑是也，始因表证失汗致邪入而传少阴下之则愈，然有屡下热不絀，胎不退者，此必宿食留滞於中宫也，宜黄龙汤加炮姜川连有误用汗下太过津液枯竭而胎燥黑者此为坏病，须量人虚实为治，虚者其胎必薄而润，生脉散合附子理中实者，其胎必厚而乾生脉散合黄连解毒，一阴虚籛亢一阴籛虚阴亢，不可不审，热势盛剧则黑胎上生芒刺，及燥裂分隔瓣者，须用青布粤薄荷汤拭润更以姜片刮去芒刺，蜂起隔瓣看刺下瓣底，色红者可治，急下之，若俱黑者不治又黑胎腐烂者，为心肾俱绝，舌黑而卷缩者肝绝，皆不可治舌黑及灰或黄，而发侏生虫腐烂，虽为湿热，亦属肝伤，俱为危候又中间一路润黑燥胎，紫边或黄或白者紫感舌也边黄则调胃承气，边白则大柴胡下之，若中间一路黑滑薄胎紫边白滑此表俱虚，胃中虽有留结急宜附子汤温之，凡黑胎多凶，黑而乾燥或芒刺瓣裂，皆为实热急宜下夺黑薄湿润，或兼白滑者，皆为阴寒，急当温经也一种中黑而枯，或略有微刺色，虽黑而无积胎，舌形枯瘦而不甚赤，其证烦渴耳聋，身热不止大便五六日或十馀日不行，腹不鞭满，按之不痛神识不昏，昼夜不得睡，稍睡或瘳喃一二句，或带笑或叹息此为津枯血燥之侵，急宜炙甘草汤或生料六味丸换生地合生脉散加桂滋其化源庶可，或生误与承气必死误与四逆亦死，凡舌胎或半黄半黑或半黄半白或中燥边滑，或尖乾根润皆传并之邪，寒热不和之候，大抵尖黑稍轻根黑至重黄黑宜大承

兼白者宜凉膈散分缓急下之，若全黑为死现温覆，多致中黑边璠红润，脉必虚大急用白虎汤清之，虚者加人参竹叶，如更误认阴寒而与热药必致烦燥不救也，夏月中暑，多有黑舌黑而中乾者，白虎汤无疑黑而滑，或边白者必夹寒食古法用大顺散，然不若理中合小陷胸最当，若直中少阴真寒，始病不发热，舌心便黑色非由白黄变化，其舌虽黑而滑舌亦瘦小此真藏寒必厥冷自利呕吐脉沈迟四逆附子辈急温之，稍缓则不可救。

灰黑舌者，足三阴互痛如以青和入黑中则为灰色也，然有传经直中之殊，盖传经热邪始自白胎而黄，黄而灰黑或生芒刺，黑点纹裂乾燥，不拘在根在尖，俱宜攻下泄热有淡灰色中起深黑重晕者乃温病，热毒急用凉膈双解治之，热毒内传一次，见晕一重传二三次，见二三重也，若见三重者不治，若直中三阴始病无躁热便见灰色舌润无胎，更不变别色者，此必内夹寒食及冷痰水饮或蓄水如狂等证，当随证治之，又有感冒夹食屡汗下，消导二便已通，而舌上灰黑未退，或湿润或虽不湿亦不乾燥者，不可因其湿而误认寒妄投姜附亦不可，因其不润而误与硝黄，此因汗下过伤津液，虚火上炎所致，其脉必虚微少力治宜救阴为急虽无心悸脉代，当用炙甘草汤主之，有生地阿襟麻仁麦冬之甘润，可以滋阴润燥，盖箴邪亢盛，则用硝黄以救阴，阴血枯涸，则宜生地以滋阴，可不办乎。

红色者，心之正色也，若红璠为温热之毒蕴於心胃及瘟疫热毒内盛也，右湿者不可便下解毒汤或白虎汤红中有白胎者，更感非时之寒也，桂枝白虎汤红中夹紫路灰色胎者，温热而夹寒食也凉膈加消导药一二味红中有黑胎者，热毒入少心阴也，大承气合白虎汤红璠有黄黑芒刺者，热毒府也，调胃承气汤红璠有紫黑斑及遍身发斑者，箴毒入心也，人参白虎汤加犀角黄连，红璠而纹裂者，燥热入肝也，大承气加柴胡白芍，甚则加髻连坑烂者，湿热入脾也，小承气加髻连半夏白芍者，火气燔灼也，三黄石膏去麻黄紫疮者，水气郁伏也，解毒汤，红星者心包火炎也，凉膈散一种柔嫩如新生望之似润而燥涸殆甚者，为妄行汗下津液竭也多不治，急宜生脉散合人参三白汤主之，舌痿不能动者，肝绝舌忽瘦而长心绝不治。

紫色者，酒後伤寒也，世俗庸愚往受寒不服汤药用姜蕊嚙发汗未当，而酒毒藏於心包多有此证，若纯紫，或中间略带白胎而润者，宜葛根汤加石膏，若紫中有红斑或紫而乾黄紫而短缩俱宜凉膈散下之，若全紫而乾如煮熟肝者死肝色也，其证必饮冷，脉

必沈滑，此籛璫似也，急用当归四逆汤加酒大黄下之，然多不救，大抵深紫而赤者，是籛热酒毒宜用苦寒解毒，若淡紫而带青滑者是直中肾肝阴证，急宜絳茱萸汤，四逆汤温之，然亦有中心生薄青紫胎，或略带灰黑不燥不湿下证复急者，此热邪伤於血分也，犀角地黄汤加酒大黄微利之。

霉酱色胎舌者，乃夹食伤寒也，食填太阴郁遏不得发越，久之C6而成酱色也，其证腹满时痛者，桂枝汤加枳朴橘半，痛甚加大黄，因冷食不消加炮姜厚朴，甚则调胃承气加炮姜下之，如胃气绝脉结代唇吊齿燥下利者死。

蓝胎舌者，肝藏纯色也，伤寒日久，屡经汗下失於调理致胃气璫心，火无气脾土无依，则肺金不生，肝木无制，侮於脾土，故胎色如籛或兼身蓝斑，乃心脾肺三藏气，绝於内也必死，如微蓝色不甚深，或略见蓝纹者，为木受金伤，藏气未绝，脉不碇不涩而微弦者，可治小柴胡汤加炮姜肉桂主之，舌之证类虽繁，不外八种胎色，撮其大要，亦辨证之一助也。

宜禁

伤寒表证宜汗，证宜下宜和，膈热宜涌阴寒宜温，此大法也，然其人真气素虚，或有宿食者，更宜斟酌陶尚文云籛病宜汗宜下，真气衰，汗之亡籛下之多脱阴病宜温宜补，真气衰则客热便生，苟非宿谖，不无妄治之失，因汇宜禁法如左。

宜汗太籛脉浮紧盛。人迎盛於气口。诸脉浮紧而数。头疼体痛。腰痛强。项背强骨节痛。身体拘急。啻啻恶寒翕翕恶热。烦热不止。烦躁喘嗽。伤寒无汗。中风自汗。服发汗药，解半日许复烦。I滴不成流，热不解并宜发汗又有脉碇可汗者，为身有热也，设身不热，岂敢汗乎。

禁汗脉虚无籛。尺中脉迟。诸脉碇细微弱。吐血下血，及 悞 p 流。口燥舌乾。口苦咽乾。闭塞及痛。风湿。风温。湿温。中暑及。当脐上下左右动气。心下悸动。疮家。淋家。小便淋漓。大便泻利。温毒发斑。内伤劳倦。亡籛漏风。少籛寒热往来。经水断续崩漏。热入血室。新产血虚。房劳阴虚。籛事痿缩。夹阴阴虚。足胫逆冷。太籛犯本。渴而小便不利。膀胱虚寒，而小便利，俱在禁汗例。

诸禁汗者，非直禁绝表药也，但禁麻黄青龙等峻剂耳，如小建中黄建中，在所必用以意加絳可也。

汗後热不止，必有所因，或因冷食不化或因汗後强饮粥汤，或汗後更冒虚风，或动起不 或劳心恼怒，皆足以致热也。凡服麻黄

重剂不得汗，後必呕血或亦有下如豚肝而死者以荣血受伤故也。

宜吐病在膈上。胸中懊绍痞闷。喉中有痰声。三四日邪在胸中，脉大胸满多痰。气上冲咽喉。手足厥冷，脉乍结，痰气在胸中，心烦满而欲食不能食。胸中郁郁微烦而痛欲使人按之，反有痰涎。下利日十馀行脉反迟而微滑，或乍紧，或乍结或寸口磬伏或浮滑为宿痰，并宜瓜蒂散。伤寒头痛久不愈令人丧明胸膈有宿痰也，瓜蒂散吐之。寒实结胸宜白散。类中风痰涎壅盛，宜稀涎散，食厥脉滑，或上部有脉下部无脉而厥逆，胸中兀兀欲吐，而按之痛，及乾霍乱心腹刺痛欲死并宜姜盐汤探吐之。发汗吐下後，虚烦不得眠，并宜栀子豉汤。病在膈上，为 之表证，故用吐法取汗寒月宜，置火於暖室不透风处吐之。

禁吐脉微无籀。寸口细弱。旧有微溇。病在少籀耳聋目赤胸侷痛。少阴厥阴病乾呕。元气虚羸。气血紫虚。房劳阴虚。劳倦内伤。吐血 C 胎产崩漏，经水断续俱在禁吐例。

南人，不可轻用涌吐，一吐尚可胜之二吐便致昏困而厥北方质实之人，三吐不昏也。

吐後有顿快者，有徐快者，或反 闷者，吐未尽也，或反热者，不可下也，大抵三日後无不快矣。

宜和寒热往来脉弦数。未下胸中胀满。心烦喜呕。耳聋侷痛。舌白胎滑。头紫角痛。口苦咽乾。头目眩晕。头汗盗汗。默默不欲饮食。热入血室。少籀半表半 诸证并宜和之。

禁和太籀表证未除。籀明 证已具。热传三阴腹满。寒中三阴自利。夹食夹阴面戴籀足胫冷。过汗经虚耳聋，尺中虚迟紧细，俱在禁和例。

宜下伤寒五六日，发热头痛方除蒸蒸发热脉砱实滑数有力大便不通。六七日热蒸籀明头痛发热不大便。口噤咬牙。日晡潮热，腹痛，喘急鞭满。能食不大便。潮热 y 发狂。烦躁时闷乱。服小承气转失气。燥屎逆袭，胸下鞭痛。下利脉数，或迟滑有宿食。下利三部，脉皆平心下鞭痛。潮热自汗， y 燥渴，不大便。潮热手足腋下汗出。汗下後微烦小便数大便难。大府燥结则气口脉洪大按之反涩。小腹鞭满，而痛不可按。小便自利，大便黑有瘀血。小便不利大便乍难乍易，微喘满而不得卧。扬手掷足，揭去被衣。内实燥满而发黄。少阴病，口燥舌乾而渴邪热内消肾水者急下之。自利纯清水心下鞭满不大便者，急下之。腹胀鞭满，绕脐鞭痛，不大便者，急下之。籀明病汗多热，甚恐胃汁乾急下

之。腹满鞭痛为土实急下之。大抵一切下证，要以舌乾口渴大便不通，再用手按脐腹胸亘鞭满而痛手不可近者急下之。然又有脉浮可下者，大便难也，设大便不难，岂敢下乎禁下脉浮表证未解。尺中迟弱而足冷。六脉大而无力或虚细，或乍大乍小。发热头痛未除。恶寒恶风。头背项强，腰痛拘急。手足腋下无汗。呕吐未除。咽中闭塞。腹中时满时絀。腹胀可按可揉，当脐上下左右动气。少篇寒热呕吐。篇明面合赤色。不转失气。失气不臭。内伤劳力。阴虚劳倦。经水断续。胎前崩漏。大便鞭而小便清。小便频数而少。夹阴面赤戴篇，夹食胸中烦满，屡服消蓐铍而脉沈手足微厥。心下痞满。虚烦欲吐不吐。畏寒不能食，俱在禁下例。

凡禁下者，慎不可用承气等药即下证惟宜导法选用。若阴结，宜四逆汤入人乳胆汁下金液丹。下後不解一日半日复热或下尽，或下後热邪不除或下後复结，或因饮食起居，或更冒虚风，当详审以治。服下药不行者，药力不当病势也，更宜大剂下之，若误用承气不得下後必愈胀，以无热结，徒伤胃气，湿热痰饮愈逆也，以湿热例治之。有屡用承气不行，改用温理脾胃药即行者。有下出稀粪，色淡不黄不臭者，急温之，下出纯清水者死下出溏粪者防变温热时疫，不在此例，下如污泥者死，下出血及血水者死，下山鲜血者危，下瘀血如襟黏漆黑，臭恶难近者死。下之不尽，骤用补截复发热 y 妄乱脉躁不 或忽大忽小者，皆不治。宜温初起不发热无头痛，便恶寒脉沈嗜卧。少阴病，膈上有寒饮，乾呕不吐。呕吐不止。乾呕吐涎沫。腹痛泄泻呕逆。战栗卧。面如刀刮。四肢逆冷。夹阴中寒，唇面爪甲青。胃虚 逆。下利清谷不止。篇缩入腹。囊缩舌润。厥冷过肘膝。小便清利。自利不渴。口中和，背恶寒。畏寒身疼骨节痛，皆直中阴经寒证。又 寒外热，身反不恶寒，而面戴篇，脉虚大无力，或数疾无伦，为阴盛格篇。烦躁欲坐卧泥水中。自利咽乾，欲饮水而不能咽，皆假热之证也。

又初起本篇证，汗下太过，亡篇脱泄，或误服寒药，後变恶寒厥逆，虚汗泄泻，脉或沈细，或伏绝，或虚大，为坏病。小便或利或不利，而色不黄赤。筋惕肉瞤，亡篇汗不止而恶寒，并宜从温补例治。

禁温本伤寒篇证，六七日传变入 ，後变脉砵数，烦躁不得卧寐。自利腹痛，而时痛时止，按之结鞭。咽痛心烦。小便短数赤涩。大便实。泄利下重。下利 y ，厥逆不过肘膝，厥过即复热。喜冷

饮。面深赤烦躁，便秘 y，欲揭衣被，扬手掷足，皆属传经热证，俱在禁温例。

凡服温经回籛药，其人微烦而渴，脉来微数而不实坚，身体安和静卧者，少与生脉散，或清粥饮，其渴後自止，慎勿误与凉药，复助阴寒也若假寒证，误投姜附而大烦躁，热渴不 者，急与苦寒泻热无疑。

足太籛膀胱经禁下，若下之太早，则变证百出，足籛明胃府禁发汗，禁利小便，犯之重损津液，脉必代结，足少籛胆经禁汗，禁下禁利小便，汗则犯太籛，下则犯籛明，利小便，则使生发之气，陷入阴中，太籛一禁，籛明二禁，少籛三禁，此定禁也，至三阴经，则无定禁，但非胃实，乃禁下耳。

药禁者，津液内亡作渴，禁用五苓淡渗，汗多禁利小便，小便多禁发汗，咽痛禁发汗，利小便大便反利，禁栀子，大便秘涩，禁用燥药，吐多不得复吐，吐而上气壅滞，大便不通，只可宣散上气，禁利大便，脉弦禁，服平胃而虚虚，脉缓禁服建中而实实。

殮續

凡看伤寒，先观紫目赤为籛毒，黄为瘵，次看口舌有无胎状，再以三指平，按心胸亘下小腹，盖心胸以候结胸痞满，宿食胃伤，先曾误下致痛而鞭满，正中者，为结胸，濡大稍偏者为痞，未经下，满痛为宿食，攻後深按隐痛为胃伤，亘下以候热邪寒水畜血，热而痛者，为少籛之邪寒而多嗽，为水饮停蓄，按之痛而不鞭，其人善忘者，为畜血，小腹以候燥结瘀血，按之绕脐鞭痛为燥结，虽痛而软，小便利者，为畜血也。

凡始病微恶寒发热，坐卧不安，胸烦欲呕，善饥脉弱，阴籛未明者，慎勿轻用表药，先与甘草乾姜汤，加 一剂，後显籛证用表药，显阴证用温药，若阴证或夹阴，误用升散解表，必致籛缩入腹而死。

凡结胸痞满，及心亘鞭满用生姜捣烂去汁，炒微乾，乘热包熨患处。凡结胸手不可按，大小便秘，屢下不通，急用灸法，以巴豆仁十粒研烂，入黄连末白面研匀，作饼填实脐中，用艾炷灸七壮，觉腹中鸣转大便利为效。凡结胸手足厥逆者，用 Q 茎，生姜一藜，同捣作饼烘热置脐中，帛掩熨之，待气入觉响，即与枳实理中汤加附子。凡结胸证，不拘早晚，用黄毛雏鸡一只，同生姜四藜捣烂，帛包烘热熨结鞭处，半日许，觉胸中热乃止，更以热手向下揉之。

凡痞满不拘寒热虚实迟早，便用熨法，以橘叶生姜 Y，共捣烂，

加麸皮半升，用纱绢包，烘热熨痞满处，至半日许，觉胸膈躁热即止，更以热手顺下揉之。

凡伤寒发狂难制，以醋沃火炭，令气冲其鼻中即定，不定者，此神乱无主，虽下必死，若狂定，然後察其箴狂阴躁用药。

凡伤寒 出 用生藕汁，或茅根汁盏许服之，童便亦可，服後微觉寒颤，即止慎勿用冷水 额，及湿纸搭天庭鼻柱，使瘀积经络不散，致成痼疾也。

凡直中阴寒无脉，或吐泻脱元无脉，先将姜汁酒酿半盏热服，其脉渐来者可治，服後一时许，仍无脉，或暴出数疾，无伦者，不治，若痛甚脉伏者，不在此例。

凡阴寒阴毒四肢厥冷，爪甲唇青，六脉欲绝，不知人事，药不得入者，将 o 饼，用麝香半夏皂荚末一字，填入脐中，熨之，或用生姜切片贴上，艾火灸之，并灸关元气海数十壮，脉渐出，微汗可治，否则死。

凡中寒卒倒，不得以火烘之，中暑卒倒，不得冷水灌渍，若痰厥昏迷卒倒者，用牙皂末拈纸烧烟冲鼻中，有嚏可治，并用稀涎散，水调探吐，俟醒用药。

凡温热病，燥渴不得汗，欲饮冷水者，下咽即得大汗而解，若伤寒感冒，强与之水，必变 呕哕悸自利等证也。

凡乾霍乱，不得吐者，用盐絮许，置刀头，炭火烧红，淬水一升搅服，探吐之，若误与粥饮即死。

凡腹痛，未辨阴箴痰食臭毒，先用姜盐汤生香附末三钱温服，候势稍定，然後凭脉证用药慎勿误与调盐水椒水致变呕哕下利水肿等证，甚至不救。

凡伤寒服药，转吐出不纳者，先将生姜汁少许，徐徐呷下，然後缓缓进药，即不吐也。

凡胸腹搅痛呕吐涎沫，而时缓时甚，面乍赤乍白，脉忽大忽小，甚则厥逆脉乱，此食滞中宫， 上入膈也，急用椒红乌梅肉为散，以安其 ，後随 厥治之。

凡破伤风及伤湿伤火，皆发热头痛，证类伤寒甚则牙关紧急不开，药不得入者，用蜈蚣一条，焙乾为末，擦牙吐涎立苏，然後验证用药。

凡大便不通尺脉无力胃弱津枯者，宜用导法详辨缙论箴明下篇导法下，老人枯燥 结，不在此例。

凡小便不通先以麝香半夏填脐中，以 钗 X 捣成饼封脐上，布缚良久即通。又法食盐用一字入脐，加 W 熨之，即通凡虚人津枯

及胞瘕小便不通者，禁用上法，误用之，後必愈也。

凡癰逆不解，用硫黄乳香酒煎網法及捣生姜查拌艾炒熨期门，及灸期门左穴，皆取温散肝气也，若二便不通者，禁用此法。

凡妊娠温热病及时疫用青黛伏龙肝为末，和井底泥调涂脐至关元，乾再易之，然不若用大承气急下，夺其热庶免伤胎之患。

凡伤寒服承气等下药，以热姜汤催令速行，外用盐炒麸皮升许，乘热包熨则大便易通，若服之下咽，即行而不结者，为元气衰弱，防有下脱之虞，服之经日不行，为湿热痰饮固结，急用姜汤催之，若服久不行，则胃中津液败坏，下之，不止必发癰逆而死，不下则胀满而死也，若阴证腹痛自利，用絳茱萸炒熨良。

凡伤寒下後热退不可用参 骤补，以馀邪得补，必复炽盛，即使虚人，亦复俟正粪再行，然後补之。

凡内伤误服外感药，脉转紧盛者，补中益气调之，误服寒凉药，脉紧疾者，理中汤温之。

凡用附子热药必须冷服，盖阴璫於下籓浮於上，以冷折其上之虚籓以热治其下之磳寒也。

凡中附子毒一身面目俱赤狂热失血者，犀角黄连甘草煎汤，入生菜窰汁服之则解。

服麻黄汗出不止者，温粉扑之，方用龙骨牡蛎约过，同防风 赧升翮和炒糯米粉，绢包扑之，其汗即止，温热病误汗不止，将病人发披水盆中，用熟石膏黄连末生粳米粉扑之。

服瓜蒂吐不止者，一味麝香汤解之。

服大黄利不止者，虚人用人参乾姜陈皮甘草，乌梅陈仓米煎服，或但用陈米乌梅黄土亦效，若过服承气，吐利不止，如结胸状，诸药投下未安者按法加益智仁末一钱匙，用前汤半剂调服则吐利同效。

服桃核承气代抵当汤，瘀血未尽，腹痛不止炒黑山查，炒焦黑糖同伏龙肝煎服，久畜之瘀，一时不能即尽，桃核承气加桂附，温以散之虚人以桃核承气加人参，补而逐之，外用芒硝炒热熨之，若所下血如凝，多兼血水，或如污泥，神昏语乱者不治，色红紫者属热，色晦黯者属寒，色鲜淡属虚，当随证治之。

伤寒绪论卷上终

伤寒绪论卷下

长洲石顽张璐路玉父纂述

发热

发热多属表证，伤寒寒郁肌表，则理理闭塞，故翕翕热，扪之烙

手，当以脉之浮紧浮缓证之，无汗有汗分风寒营卫施治，若汗不得出而烦躁者，营卫俱伤，腠邪内扰也，大青龙汤，若尺中无力者，此为本虚，小建中汤加絳。凡服表药三剂汗不出，热不止者死，然有腠微不能作汗者，可用再造散，或黄建中加附子，血虚加芎归始能作汗，此皆冬月发表药也，若汗下後恶寒脉弱，大便不结者属虚，宜温补助腠为主。寒邪传而变热则蒸蒸发热此即本身中元气为寒所郁，不得泄而化为火也，若证具而表证未已者，大柴胡汤，表证既罢而证已急者三承气汤通用。三阴经寒证，太阴厥阴俱不发热，惟少阴病，有反发热脉碇者，此非传经，乃直中少阴，而仍兼太腠故能发热也。春分以後，虽感寒邪皆为非时暴寒，不必拘於伤寒例治，古人治感冒诸方，如芎苏神木等，皆不分三腠经药，以时属少腠风木不独太腠寒水也。夏月汗府僣弛，微寒发热必心包先受消暑十全证也。秋凉发热咳嗽，宜金沸草散，甚则小青龙汤，若交霜降节後，即属正伤寒矣。其或冬时遇暖，而病发热心烦咽痛，或自利者，为冬温，腠旦汤证也。凡春时发热头疼，烦渴饮水，为伏气发温。春夏发热，而脉大无力，为夹内伤。发热而脉细小或虚，足胫逆冷，而腠缩入腹者为夹阴。发热脉碇小或短涩而足冷腠缩，兼腹满或痛，为食郁，虽夏月不妨用姜桂，使温暖之气助其腠和，并食亦得消散虽有表证，慎不可纯用表剂升其虚腠，亦不可过用消导引邪内犯。有食积发热，则胸脘烦热，热则C7胀复有瘀血发热，则脘下或少腹痛不可拊，又有阴虚发热必夜热晨凉，若疮疡初起发热，必有痛处，并不可误施汗剂。其脉阴腠俱虚热不止，大汗後身愈热下利烦躁热不止汗下後，大热脉躁乱者，皆不可治也。

孙兆治一道士，发热汗出蚤眩，身战掉欲墮地有欲发汗者有欲作中风治者，有欲以凉药解之者，孙曰此太腠经欲解，肾气虚不能作汗，所以心悸目眩身战与真武汤三服微汗而解。

头痛

昔人以头痛专主太腠，殊不知三腠经各有部分，如太腠头痛自脑後上至巅顶下有项强腰脊痛之痺，以太腠经脉行身之後也，当办中风伤寒汗之。汗後头痛如破，此转属腠明也。风火相煽头痛如破，诸药不效愈表愈痛，痛连眉棱者，选奇汤证也。腠明头痛，上连目珠，痛在额前兼鼻孔乾下有身热不眠之分，以腠明脉行身之前也。少腠头痛，上至鬃角，下有耳聩脘痛之殊，以少腠经脉行身之侧也。三时感冒，皆有头痛。当从芎苏香苏辈选用。

三阴经至颈而还惟厥阴之脉上巅与督脉会故头痛，上则巅顶收引头痛，下有脉砵弦细手足厥冷，此为在经，当归四逆汤，若在则乾呕吐涎沫头痛，絳茱萸汤。太籀中湿，则上有鼻塞吐痰，下有腹满自利。少阴中寒，上则入连脑齿，下烦躁爪甲青此真头痛不治。籀明热蒸头痛，必小便黄赤而短数调胃承气汤。太籀脉砵，身热头痛，为夹阴，黄建中汤，若误汗不差者，四逆汤温之。太籀证下之，头痛未除唇寒面青，指头微厥，复发热者，为表邪内陷於阴分，虽头痛发热，不可用表药，宜竹叶石膏汤。冬温发热头痛，心烦咽痛自利籀旦汤。温病热病，时行疫疠，初起头痛，皆不可用表药，宜黄芩白虎加，或葛根 H 治外，凉膈双解替原承气加 姜枣，合内外而治之，气一通，头痛自愈。内伤火炎，新产血虚皆头痛，但时痛时止，而无脑後痛者益火，火炎则痛自鬃角，血虚则痛连鱼尾以其自内替外故必行少籀部分是以头痛见鬃角者则有少籀风热与虚火之别若见额前者，亦有籀明与食积之殊其见脑後者必太籀外感无疑也。

头重

浊阴寒湿之邪，上干清籀之位故使头重。头重恶寒，项强不能举者，属太籀汗之则愈。若阴籀易，头重眼中生花者，逍遥汤下烧偽 藎若眩晕而头重不能举者，此虽夹痰，亦属气虚，导痰六君选用。

头胀

头胀者，气虚火炎也，冬温风温温病热病时行中 中暑，多有头重胀痛，皆是湿热火气内燔慎不可用发散药，如冬温籀旦汤，风温萎甬汤，温病黄芩汤，热病时行中，白虎汤中暑清暑益气汤，此皆伤寒家切务，其他湿痰饮食积疰夏等，俱有头 h，乃属杂证，此不复赘。

项强

太籀之脉，从头下项连风府，故项强为太籀表证，然项强八八如冻乌缩颈，欲伸而不能自如者，此胃气不得上升，乃邪将犯籀明之候，若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无汗恶风者，葛根汤。项强连亘下满，身热恶风，手足温而渴者，为邪干少籀，小柴胡汤，乃知项强多兼籀明少籀，不可执认太籀也。又结胸证，项强如柔痉状，此 实证，以背为胸之府，背强项亦强也，急下之。天行时气发热，至晚则腰脊痛，头项强，身重，轻则凉膈，重则双解，并加 辄。寒湿项强发痉，汗过汗经虚生风发痉，与阴毒项强，治法详总论中。

恶风

伤风恶风，见风则怯，密室之中则不恶也，盖风为箴邪，必伤卫气，卫虚则理 窅 汗去则脉浮缓也，是以桂枝汤，专主自汗发热身风之证，然寒伤营亦有恶风无汗而喘者，盖恶寒则有阴箴之理，恶风悉属於箴，故恶风未罢者，必当先解其外也。若发汗太过，卫虚亡箴，遂漏不止，恶风，桂枝加附子汤。风湿热病寒疫内伤恶风。（详总论中）

恶寒

伤寒恶寒，虽身居密室犹自憎寒拘急，甚则寒栗鼓颌向火不能遏其寒，非若寒热之恶，寒热至则不恶也，如已发热，则身热不欲去衣，由阴气上入箴中，或箴微，或风虚相搏所致，恶寒一切属表，虽 证悉具，而微恶寒者，犹当解表，俟恶寒已，乃可攻故先恶寒而发热者，为外恶寒，为箴病，在箴宜发汗，然尺中迟弱者，慎不可汗，当用黄 建中汤。若太箴证犯本，恶寒发热未除，渴而小便不利者五苓散，先服一半探吐之，发汗後恶寒为虚，芍药甘草附子汤温之。若下利恶寒手足温者箴邪内陷於太阴之经也，小建中汤。下证悉具而微恶寒及下利恶寒，时时自烦者，为箴邪内伏，并宜大柴胡汤。结胸证微恶寒者，必先用桂枝汤解表，然後用陷胸汤下之，若表不解而便攻之，表邪复结其证必危，故结胸有一毫恶寒不可下也。若初起恶寒 卧脉碎者，为内恶寒，为阴病，在阴则宜温，虽夏月亦须姜附，轻则理中，重则四逆，若当盛暑，须叁大顺冷香浆水等治之。少阴病，恶寒身而利，手足厥冷烦躁脉不至及四逆恶寒，不烦而躁，皆死证也。经曰发热恶寒发於箴无热恶寒发於阴，尚何疑哉。温热时行恶寒，详总论本例中。

石烦治玉峰陆去非继室，嘉平患恶寒，周身骨节皆疼，饮食不入者已三日而恶寒未止全不发热诊其六脉悉紧而细询之平日起居，饮食绝少虽暑月不离复衣知其素稟虚寒而不能发热洵为太箴寒伤营证无疑，但从来璫虚感寒，无正发汗之理，乃以黄 建中制生附汁於 内，以助卫气一服肢体即温，但背犹恶寒不止，更与补中益气十全大补并加熟附而安。

背恶寒

人身背为箴，背恶寒者，箴虚之验也，然箴气内陷，亦有此证是以背恶寒有阴箴之理，若风寒在表，则一身尽寒矣，但背恶寒者，阴寒气盛可知，以阴气不能消耗津液少阴病二三日口中和背恶寒者，宜附子汤及灸气海。热病初起，口燥心烦，而背微恶

寒者此籛气内伏於阴中，肌表之籛不胜邪，及籛明中，俱有是证，以籛邪内消津液，故烦渴引饮，并宜白虎加人参汤，若误认籛虚而用温药，必致斑烂不救也，故曰口中渴，知其内有热，口中和，知其内有寒，此理皎然矣。劳役内伤背恶寒者，必寒一阵，止一阵，为籛虚内热东垣升籛散火汤。又湿痰证，亦背恶寒，必肢体重痛，导痰汤加絃。若寒热屡作而背恶寒，脉来弦数，身有痛处者，为发痈疽之候。

热寒

伤寒寒热往来者邪正分争也，表邪欲入，而正气拒格阴籛相胜而作也，然寒热往来，与寒热如疟不同，如疟则作止有时，往来则作止无时有日二三发者，伤寒寒热往来，虽专属少籛经，亦有兼太籛籛明者，邪居表多则多寒，邪居里多则多热，然治法专用小柴胡汤，随证加絃，寒多增桂枝，热多倍柴胡加芍药，寒多而脉虚，去臂加熟附，热多而脉实，去参用大黄。凡少籛证，必先与小柴胡汤和之，服後不解，若其脉反浮者，当与柴胡桂枝汤，使其邪从表而散，若脉加数者，当与大柴胡汤，使其邪里而去也。有元气寡弱之人，素挟痰郁，略有动作劳伤，则憎寒发热，有似伤寒，其脉弦数无力，腋下及臂，或腿缝中有核肿痛者，谓之劳发，切勿汗下，宜补中益气加降火清痰药，轻者周时微汗自解。

如疟

如疟者作止有时，非若寒热往来之无定也，病二三日，寒热往来有时而作，脉浮洪者，此太籛似疟也，若热多寒少，尺脉迟为血少也。若日晡时作，汗出而烦，脉实者，此籛明似疟也。籛明少籛合病，日晡寒热如疟者，大柴胡汤。若六七日发热恶寒，舌不短囊不缩，脉浮缓者，此阴厥似疟也，为欲愈，小柴胡汤加桂枝。大率往来寒热不离少籛，不拘日数多少，邪气浅深，及妇人热入血室，并宜小柴胡汤加絃，太籛病八九日如疟状，一日三度发，为欲愈。

潮热

籛明旺於未申，故日晡潮热，一日一发，如潮信然，伤寒邪入籛明胃府，为邪热内结，故可用承气攻下，凡欲攻下，须病人脉实有力，再当审脐下有鞭满结痛处，问平昔有无动气，量轻重施治。发於寅卯者，属少籛，发於巳午者，属太籛，皆不可下，俟表证已，方可攻之。潮热而呕，胸脘满，盗汗出者，不可下，柴胡桂枝汤。潮热而但下汗出为胆实，大柴胡汤，手足心汗出者，为胃实，大承气汤，二处无汗，为结未实，尚宜小柴胡和解，俟结定

攻之。

无汗

风暑湿三者干人，皆卫气受病，惟寒则营血受伤，理致密，津液内渗，腠邪有馀，故身热无汗而喘也，盖邪气在表，蒸理则汗出，今邪不外蒸，必传入里，急用麻黄汤汗之，若恶风项强者，葛根汤，缘邪渐次入腠明经也。腠明病无汗，小便不利懊绍者，必发黄，若渴欲饮水，小便不利无汗者，为犯本，俱宜五苓散，有饮水内畜而无汗，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有脉迟无汗，不能作汗者，桂枝麻黄各半汤。若温热病无汗，黄芩白虎三黄石膏选用，热病发狂，有汗者生，无汗者死。成无己言，三阴为病，不得有汗，朱奉议亦云：三阴与阴腠易皆无汗，而仲景厥阴例中，大汗出，热不去，内拘急，四肢疼，下利厥逆而恶寒者，四逆汤主之，又阴毒则额上及手背冷汗不止，为亡腠将脱之兆，素问云阴气有馀，为多汗身寒，由是言之，则三阴不宜有汗，非三阴皆无汗也。

自汗

太腠中风，不由发表而汗泄，谓之自汗，以风伤卫，则表虚不能自固而汗，故用桂枝汤，散邪以实卫也，然湿气伤於脾，暑气伤於心，皆令自汗，惟冬月寒伤营，则发热无汗，若始本无汗，四五日後，忽然自汗出，此寒邪传里而变热，知邪已入府矣，凡伤风则恶风自汗，头痛发热，若证自汗，必烦躁恶热，不恶风寒，B0乎不侔也。又太腠经邪犯本，则汗出而渴，小便难。腠明经证，则头目痛，眉棱骨疼，而自汗。腠明府证，则腹满自汗，当详审治之。有汗後恶寒汗不止为表虚，黄建中汤，并用温粉扑之。有汗多亡腠不止者，桂枝附子汤，小便少者加茯苓。若阴证自汗，必身冷厥逆，经云：阴气有馀，则多汗身寒，四逆汤，甚则加入参。温病误服表药，大汗出烦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汤。若伤湿则身重自汗，中暑则脉虚自汗中则烦渴自汗，湿温则妄言足冷自汗，风温则鼻鼾自汗，霍乱则吐利自汗，内伤劳倦，则气口虚火，身热自汗柔痉则搐搦自汗，治法各详总论中。若发热而利，大汗出，热反盛，狂言不食，及汗出如油，喘而不休，汗出如珠，着身不流，柔汗发黄，环口黧黑者，皆不可治。

石顽治郭君升子，素孱弱，有失血证，五月间，患时行疫疠，壮热昏愤，烦渴引饮自汗如蒸，其脉时洪大时絳少，或用发散和解之剂，躁热转剧，不得已恳治於余，用人参白虎调胃承气，随其脉之浮磅，邪之出入，相间而施，凡紫汗三下，所下皆黄水，至

第四次，用黄龙汤，始得结粪五六枚，周身大汗，热除而痊，若碍其体虚，而怯於攻击，则邪热弭炽，元气日烁，乌能保有今日乎。

盗汗

盗汗者，睡即汗出，觉则止而不复出矣，盖邪居於卫而欲入，睡即卫气行於。

乘表中籛气不致，津汗得泄，故但睡而汗出，觉在气散於表而汗止矣，故杂病盗汗，责於阴虚血热，伤寒盗汗，责在半表半里，为胆有热，故专用小柴胡汤，若脉浮紧潮热盗汗，柴胡桂枝汤，经云：微盗汗出，反恶寒者，表未解也。又籛明病，当作里证，而脉微弦者，必盗汗出。又三籛合病，目合则汗，热病白虎汤，伤寒小柴胡汤。温病热病得汗後，大热除而盗汗出，及时疫下後，盗汗不止，身有微热，俱宜小柴胡去叁半加橘皮。

头汗

三阴之症，皆至颈胸中独三籛经上循於头，故头汗出身无汗，剂颈而还，乃阴籛不和邪居表里之间，故有是证，当以小柴胡汤和之，然瘀血发黄水气三证，亦有头汗，当以证辨之，盖瘀血头汗，则小便自利，大便色黑，发黄头汗，则小便不利，发热而渴，水气头汗，则胸满喘咳，若半表半里，则往来寒热，亦有微恶寒手足冷脉碇者。大抵头汗虽主少籛，然属籛明湿热，不得发越者最多，至若额上汗出，而脑後无汗者，定属籛明无疑。头汗多有里实证，故头汗而脰下满，大便坚者，大柴胡汤，头汗谵语者，调胃承气汤。若头汗而心下懊绍者，为虚烦，栀子畔汤。下血而汗，头上汗出，为热入血室，小柴胡去叁参加当归桃仁丹皮。凡头汗出，不得小便者，不治经云：关格不通，不得尿，头无汗者可治，有汗者死。湿家误汗，额上汗出而喘，小便难，大便利者，为籛脱，经云：湿家汗之，额上汗出，小便利者死，下利不止者亦死，以阴籛上下俱脱也。

孙兆治一人，头汗手足冷，心下痞闷，大便秘，脉碇紧，或者见其四肢冷，又汗出烦闷，以为阴结，孙曰：大便结，非虚结也，安得为阴，按少阴多有自利者，今脉虽碇紧，不得为少阴证，此在半表半里，投以小柴胡汤而愈，此一翻○仲景议论处，意谓四肢逆冷，脉碇紧，腹满，全似少阴，然大便秘，头汗出，不得为少阴，盖头者，三籛同聚，若三阴轻则至胸而还，今有头汗出，是似籛虚，故曰汗出为籛微，若少阴额上冷汗，则为阴毒矣。

手足腋股汗

手足汗出者，为热聚於胃，胃为津液之府，以热蕴於内，故津液旁溢也，凡伤寒日晡潮热，手足汗出者，为胃实，若手足心腋下，然汗出者，为兼少阴实热也，大柴胡三承气选用，然亦有属胃中寒者，经云：脾明病，不能食，小便不利，手足然汗出者，此欲作固瘕，大便必初鞭後溏，此胃中虚冷欲溏泄也，当知此汗必冷，宜用理中温之，不可概以为胃热也。

东垣治一人，脚膝痿弱，下尻臀皆冷，阴汗甄臭，精滑不固，脉砵数有力，为火郁於内，逼阴於外也，精气不固者，髓中混以湿热也，以小柴胡去参加茯苓胆草黄檗苦寒，泻之而愈。

烦热

烦热为郁闷不安，火热不得发越之象，不经汗吐下而烦热者，为太阴表证，经曰：病人烦热，汗出则解，如未作膈实，当和解而已，若心下满而烦，则有吐下之殊，烦热自汗而渴属脾明，烦热脉弦喜呕，或烦而不呕，属少阴，不可不辨，汗下後，六七日不大便，小腹满而烦，或胸中痛而烦热喘逆者，为有燥屎，大承气汤急下之。若四五日鼻乾目瞑，脉数而烦者，为欲 黄芩汤加柴葛枳桔生地山栀清解之。凡伤寒六七日，手足三部脉皆至，大烦而口噤不能言，其人躁扰者，为欲作汗解。差後虚烦不得眠，竹叶石膏汤。差後得食而烦，损谷则愈。有内伤劳阴火动而时烦时静，不可误认外感而施汗下也。凡服药後，烦闷不安，头面发际遍身发痒者，谓之药烦，此胃虚不能胜药力也，与热姜汤徐徐呷之，药中宜加用生姜以行胃气自安。

烦躁

烦热悉属三阴，烦躁则有阴证之理，盖心热则烦，肾热则躁，烦者心胸愠怒，如有所触，外不形现，为热尚轻，躁乃手足动掉，若无所措，内外不盛，为热最剧。有太阴表证，发热头痛恶寒，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汤。有太阴证，渴欲饮水而烦躁，及无热，但狂言烦躁者，并宜五苓散。有表证罢，而不大便烦躁者，此脾明府实，三承气选用。有汗下不解，而烦躁恶寒者，此为虚寒，茯苓四逆汤。有脉数心烦而躁，至夜不盛者，为血虚，芍药甘草汤。有昼日烦躁，至夜安静者，为脾虚，乾姜附子汤。有误用姜附而烦躁，虚则升脾散火，实则黄连解毒，若躁瑯脉乱者，勿治也。有少阴病，吐利手足厥冷，烦躁欲死者，絳茱萸汤。有阴盛格阳，脉砵细而疾，渴欲饮水，躁瑯闷乱者，此水瑯似火也，用霹雳散，并以火熨之，进热药而燥反甚，此药力未到，不可遽用寒凉，使脾气益消则死，宜再与热药协济之。有温病热病

时疫温疫，表俱邪，三焦大热，烦躁大渴者，白虎解毒凉膈双解承气三黄石膏选用。有少阴病，六七日无大热，或厥逆自利不得汗，脉砵数而烦躁者，黄连阿襟汤。凡不经汗下而烦躁者为实，汗下後烦躁为虚，结胸证悉具，而烦躁发热，下利厥逆，而燥不得眠，少阴吐利躁烦，四肢恶，寒身脉不至，不烦而躁者，皆死证也。

节 治一壮年，夏间劳役後食冷物，夜卧遗精，遂发热痞闷，至晚头额时痛，紮足不温，医不知头痛为火热上乘，足冷为脾气不下，误认外感夹阴，而与五积汗之，则烦躁口乾，目赤便秘，明日便与气下之，但有黄水，身强如痉，烦躁转剧，腹胀喘急，舌胎黄黑，已六七日矣，诊其脉六七至而弦劲，急以黄龙汤下黑物甚多，下後腹胀顿宽，躁热顿殊，但夜间仍热，舌胎未尽，更与解毒汤合生脉散加地黄，二剂热除，平调月馀而安。

戈存橘治一人，大热八九日，已经汗下而热不退，烦躁目赤，拘急砵重，六脉洪盛，曰此热在三焦，闭塞经络，津液营卫不通也，以三黄石膏加辰砂末，连进三服而愈。喻嘉言治一人，伤寒六七日，身热目赤，索水至前而不能饮，琿常大躁，门牖洞薰，身卧地上，展转不安，更欲入井，医欲以承气与之，诊其脉洪大无伦，重按无力，此籐欲外脱，外显假热，内有真寒，敢以纯阴之药，重劫其籐乎，观其得水不欲咽，情已大露，而反可咽大黄芒硝乎，天地燠蒸，必有大雨，此证顷刻一身大汗，不可数矣，於是以大剂人参姜附甘草，煎成冷服，服後寒战 C8 齿有声，籐微之状始着，以重绵和头覆之，更与一剂，微汗热退而安。

懊紹

伤寒表证误下，正气内虚，籐邪内陷，结於心胸之间，郁闷不舒，轻则虚烦懊紹，重则痞满结胸矣，邪在膈上则宜吐，热结胃府即宜下，不可拘也。发汗吐下後，虚烦不得眠，剧者必反覆颠倒，心中懊紹与籐明病下之，其外有热，手足温而不结胸，心中懊紹及舌上胎滑，饥不能食，头汗出而懊紹，三者皆邪热郁於胸中，并宜栀子畔汤吐之。下之後，心中懊紹而烦，为有燥屎。下後短气烦躁，膈中拒痛，心中懊紹者，为结胸。籐明病，身热无汗，口燥渴，大小便不利，心中懊紹此为湿热，必发黄。温热病懊紹为热毒蕴於膈上，凉膈解毒选用，口燥伸吟错语不得眠，五髻散合黄连解毒汤。

江应宿治伤寒十馀日，身热无汗，怫郁不得卧，非躁非烦，非寒非痛，时发一声，如叹息之状，乃懊紹怫郁证也，投以栀子畔汤

吐之，治其懊紹，再以大柴胡下之，治其怫郁而安。

身体痛

伤寒身疼脉浮，则为太籛表证，以寒气袭於经络之间，故恶寒无汗，而骨节烦疼也，必用麻黄汤卒热发表，令气血流通而愈，若自汗脉浮缓者，则理开泄，虽发热而身体骨节不疼矣，若伤寒身疼，而见尺脉，迟弱者，此为气血本虚，不可骤表，当先用黄建中温之，然後发表可也。有汗後身疼脉迟者，此籛气虚也，新加汤。有发吐下後身疼不休，表证不解者，仲景必与桂枝汤，以汗吐下後，津液内耗，虽有表邪，止宜桂枝调和营卫，不可复用麻黄也。有太籛表证具，而身疼头痛，脉不浮而磅迟无力者，此真籛内虚，不能胜任麻黄，当与四逆汤温之。有证身疼者，乃直中证，非传经证也，若传经证则属热，热主血行，又有身痛哉，然直中身疼者，寒气直入於，籛已内衰，不能外通，而气血凝滞，故令体痛，宜急温之凡有头痛发热，而身疼如缚者，表证也，无头痛发热，而身疼如杖者，直中也。有少阴病，脉磅手足寒，身体痛，骨节疼口中和，背恶寒者，附子汤。有少阴下利清谷，而身疼痛，急当救，然後治表。有阴毒身痛如被杖者，有瘀血一身尽痛，而发热面黄者，有中湿声重鼻塞，一身尽重而痛者，有风湿一身尽痛，恶风不欲去衣，汗出小便难者，有内伤劳倦，脉虚倦怠，而肢体烦疼者，各详总论本例中。

石顽治梁溪絳公益患伤寒发热头痛，先曾服过发散之剂而致面赤戴籛，四肢逆冷，周身骨节大痛，脐腰与小腹相引急痛，茎缩入腹，囊冷如冰，饮食不入时时烦躁而渴势已濒危，诸医令具後事矣，余诊之，脉虽洪大鼓指，而按之渐小无力，曰此真元内亏，阴火不归，而游散在上在外也，遂与四逆加叁下黑锡丹，二剂上热顿除，下体渐温，惟周身痛楚不殊，继与大建中人参养荣调理而痊。

拘急

四肢为诸籛之本，寒邪客於经络之中，故使拘急不和也，有因发汗亡籛津血内竭，不能营养筋脉，而屈伸不便者，有籛气内衰，不能行於四末而拘急疼痛者，大抵有发热头痛，骨节疼，而四肢拘急为表证，无身热头疼，而卧不伸，四肢拘急者，为阴证，若汗下後，筋惕肉瞤而见拘急不仁者则为气血虚弱也。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不可与桂枝汤，当与黄建中汤。发汗後恶风小便难，四肢拘急者桂枝加附子汤。吐利後，汗出发热恶风，拘急厥逆，及直中阴经，厥逆拘急，并宜四逆汤。

心下满

心下满者，谓正当心下鞭满乃病在气分，邪将入而未入也，若下早表邪入而满者，则为痞也。凡心下满，以手按之，散而濡者，此虚气也，若按之汨汨有声而软者，有停饮也，若按之鞭痛者有宿食也，若按之痛而其人善忘者有畜血也治法各具本条。箴明证心下鞭满者，不可下，以邪在气分也，下之利不止者死，利止者愈。又曰脉浮而大，心下反鞭，有热属藏者攻之，此燥屎逆上攻脾也，调胃承气汤。

胸亘满痛

胸亘满者，为胸亘下气塞满闷，非心下满也，邪气自表传，必先胸膈，次传亘，下而入胃府，是以胸满多带表证，亘满当半也。太箴箴明合病，喘而胸满者，麻黄汤，则知胸满属表而须发汗也。又太箴病下後，脉促胸满者，桂枝去芍药汤，以病在卫气，芍药入营，故去之。太箴病不解，传入少箴，亘下鞭满，呕不能食，往来寒热，脉须碇紧，只宜小柴胡和解之，若舌上有白胎，虽不大便，不可下，本方去参加橘皮。伤寒七八日，下之胸满蚤烦，此邪气乘虚而入少箴之本也，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大抵胸亘满，为邪初入，气郁不行之候，只宜柴胡枳桔和之，若邪气留於胸中为实，则宜吐也，经曰：病在胸中当吐之。若发热咳嗽胸满，而紫亘痛如挫者，此邪热挟湿痰攻注也，小柴胡去参半加枳椇梗括萎杏仁白芥子竹沥姜汁。若心下满，其人曾闪挫，大便黑而亘下刺痛者，此有瘀血也，桃核承气加枳桔柴胡，不应加生附子。亘下偏痛发热，其脉紧弦，此寒也，以温药下之，大黄附子汤。

痞

痞者痞塞不通之谓，以下之太早，虚邪内入而为痞，故胸中但满，而按之不痛也，有表证未解者，又当柴胡桂枝等解散，然後用泻心等剂。有汗解後心下痞鞭，腹中雷鸣下利者，此胃中不和也，生姜泻心汤。有太箴误病下而痞者，此胃虚客邪上逆也，甘草泻心汤。有少箴误下，心下但满而不痛者，此痰湿上逆也，半夏泻心汤。有心下痞，按之濡，关上脉浮者，此热邪上盛也，大黄黄连泻心汤。有心下痞而复恶者，此上有湿热，下有陈寒，冷热偏胜也，附子泻心汤。大下後复发汗，心下痞恶寒者，表未解也，先用桂枝汤解表，後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攻痞。本以下之故心下痞，与泻心汤痞不解，其人渴而躁烦，小便不利者，五芩散。有心下痞满，引亘下痛，乾呕短气，汗出不恶寒者，此亘下有水

气也，十枣汤。有外证未除，而数下之，利不止，心下痞鞭，表不解者，此协热利痞也，桂枝人参汤。伤寒吐下不解，心下痞鞭，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闷呕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汤。大抵胸痞痞结未经攻下而成者，此或痰或食或气凝滞而然，只须小柴胡加枳桔以开豁之，曾经下后，此为外邪陷入而为痞结，方可用陷胸泻心等剂以薊 均今医不分曾下未下见有心下胀满，便呼结胸，辄与攻下之药，乃成真痞结也。

结胸

伤寒表证误下，实邪内陷，则为结胸，故当胸鞭满而痛也。凡结胸证，心下鞭满短气，烦躁喘满，心中懊恼，或项强如柔痉状，或胸中高起，或腹内拒痛，或舌上燥渴，或日晡小有潮热，或心下至小腹鞭满，脉寸浮关砵为大结胸，大陷胸证也，凡用陷胸汤宜加陈仓米一撮，以曾经误下，胃先受伤，用以护持中气最妙，若气弱脉砵迟，不可攻者，理中圆频与之，甚则少加附子。心下满而按之方痛，脉浮滑者，为小结胸，小陷胸汤。若心下结痛而无热证，不渴不烦，此寒实结胸也，甘草乾姜汤，未效枳实理中汤实人三物白散。心下堤忡，头汗出无大热者，为水结胸，则轻半夏茯苓汤，重则大陷胸加乾姜。心下满而微鞭不可按，其人善忘小便反利而不渴，此血结也，桃核承气汤，心下石鞭，胸前大热，而胀满结痛，饱闷气结者，此食结也，或已下，或未下，并宜调中饮，虚者可用枳实理中。胸中满结，脉浮大者不可下，下之则死，此邪犹在表也，先与桂枝汤解表，俟表证已，然后攻之。若未经下者，非结胸也，虽有胸痞痞满，只宜小柴胡加枳桔，或加桂枝和解之。误下之，初觉结胸证见，急宜理中汤，服此汤便可解散，如未解，候日足再下之。凡结胸有兼发黄发斑发狂发瘵发啞者最剧，结胸证具而烦躁者死，结胸二三下之，不退者死，喘急直视，昏愤厥逆，手足冷，或下出稀水粪者，皆不可治，大抵结胸之脉砵紧滑实者，乃可攻之，若砵微细小者，决难救矣。

藏结

病如结胸状，饮食如故，时时下利寸脉浮，关上小细砵紧，而无腑证，不往来寒热，其人反静，舌白胎滑者，藏结也，卢子繇言，藏结舌上胎白滑，滑者纯阴之璠，不可攻也，复云此名藏结死，遂至置而不讲，殊不知仲景所谓舌白胎滑者，以其仍有热邪内结，所以生胎，若无邪结，盖舌乃心之苗，红赤是正色，胎白而滑，如物入水中，色剥而白也，按藏结一证，昔人以仲景言舌上

白胎滑者难治，又谓不可攻，则胎不生矣，只因气素虚，不能蒸热，故无籛证发见，舌胎亦不得乾燥，以其本虚邪结，故为难治，非真不治也，谓不可攻者，以其饮食如故，知邪不在胃也，时时自利，其肠中亦无留结也，邪既不结於肠胃，攻之无益，徒伐元气耳，至於素有痞积，又加邪结，新旧紮邪相搏，不解故死，虽然未可概为死证，而委之不救也，喻嘉言曾举黄连汤，余尝用连理汤治之，亦有能食自利，腹胀急者，用备急丸，有腹痛引亶下不可按者，用附子泻心汤，有素有痞积，痛引阴筋者，用四逆汤加莢桂等，往往获效，贵在临证活法耳。

腹满

籛邪传入太阴则腹满，凡人胃气调和，则营气中焦上蒸於肺，脾气不踈，则营气不能上蒸，或从郁火而滞於左亶，或协痰湿而凝於右亶，或随糟粕而滞於小腹，故脾气衰惫之人，腹亶常鞭满也，凡腹胀满而漫肿虚大者，属气滞肿鞭光亮者，为水结，少腹濡肿而痛，有青紫筋膜绊於腹皮者，为瘀积也。腹满不絀，按之痛者为实，承气汤下之。腹满时絀，按之不痛为虚，理中汤温之。

病人自言腹满，他人按之不满，此属阴证，切不可攻，攻之必死，四逆汤温之。气口脉微弦，法当腹满，不满必便难，紮疼痛，此为虚寒从下上也，当温之，金匱大建中汤。籛明病，发热腹满微喘，口燥不大便，或 y 者，大柴胡汤。少阴病咽乾腹满，六七日不大便，或下利纯清水，籛籛热亢璠，急下之，大承气汤。病腹满，发热下馀日，脉浮数，饮食如故，此风热内陷也，厚朴七物汤。腹中寒气，雷鸣切痛，胸亶逆满呕吐，附子粳米汤。汗後腹满当温之，厚朴生姜半夏甘草人参汤。吐後腹满宜下之，调胃承气汤。下後腹满宜吐之，栀子厚朴汤。腹满身重，面垢遗尿，白虎汤。大抵籛热为邪，则腹满而咽乾，阴寒为邪，则腹满而吐利食不下，若曾经汗吐下後腹满者，治各不同也。

腹痛

胸痛属表邪内陷，亶痛属半表半证，若腹痛则纯屬於，但有传经直中之殊，盖籛邪传，与正气相搏而痛，其痛不常而满腹攻搅，此犹带表邪，当以小建中和之，因误下籛邪陷入太阴而痛，虚则桂枝加芍药，实则桂枝加大黄。阴寒在内而痛者，则痛脐下注少腹，绵绵无休止时，欲作利也，当以四逆辈温之。有燥屎宿食而痛者，则烦躁不大便，腹满鞭痛是也，当以三承气攻之。下之太过而痛者，则时剧时轻，却喜温按，当用理中金匱大

建中温补之。少阴病腹痛四逆，或 或悸，或小便不利，或泄利下重四逆散清解之。胃中寒热不和，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和之。中 痛者，属太阴当脐痛者，属少阴，少腹痛者，属厥阴。经曰：诸痛为实，下之则痛随利 而痛也，又腹为阴，寒邪入内，必先腹痛下利，此言阴寒内结而痛也。凡腹痛喜得温按，而痛无休息者，为直中阴寒，若时痛时止而喜按揉者，为传经坏证，皆宜温之，痛不可近而鞭满者，为实结，痛不可近而濡软者，为畜血，皆当下之，此阴 虚实血气之大端也。

张氏医通 shi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小腹满痛

[张氏医通二](#)

小腹满痛，皆为 证与胸亘满之属气不同，太籛风伤卫不解，渴而小便不利，邪热犯本，五鬲散，太籛寒伤营失汗，热结膀胱如狂，小

[张氏医通三](#)

便自利，小腹急满结痛，桃核承气汤。尺中迟弦，少腹濡满，痛不可按，小便反利，亦有艰涩者，为畜血，代抵当汤。太阴身黄脉碇，小

[张氏医通四](#)

腹满，小便不利，茵承蒿汤。籛明府实，小便短赤，大便秘结，小腹鞭满，大承气汤。阴证初起，自觉小腹满，腰腹痛，手足厥冷者，真

[张氏医通五](#)

武汤。若冷结膀胱关元，而籛气不化，小便不通者，不可误认溺闭而与利水药，宜先灸本穴，然後温补，若灸後手足不温者，不治。又

[张氏医通六](#)

有阴籛易病，小腹痛引腰胯，小便不利者，逍遥汤下烧偽 薑病人素有痞气，连在脐旁，痛引入阴筋者，名藏结难治，四逆汤加絳茱

[张氏医通七](#)

莢肉桂。

y

[张氏医通八](#)

经曰：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故实则 y，虚则郑声，伤寒胃中热甚，上乘於心，心为热冒，则神识昏迷，妄有所见而言，轻者睡中瘳

[张氏医通九](#)

喃，重者不睡亦语。有 y 者，合目自言日用常行之事，是热未至於甚也，独语者，如见鬼状，若剧者，发则不识人，语言不休者，又其

[张氏医通十](#)

甚也，言乱者，谓妄言骂詈，不避亲 神明已乱也，狂言者，大开目与人言，所未尝见之事，此邪热之最剧者，凡此见其热之轻重也。

[张氏医通十一](#)

脉来碇实，或数盛有力，二便秘涩，燥渴 y 狂妄，腹胀满，潮热自汗，或下利纯清水，或心腹鞭痛，或过经不解皆当下，若下後热不

[张氏医通十二](#)

止，或喘满气逆而上奔，或泄利气脱而下夺，皆逆也。大抵热入於胃，水涸燥结必发 y，皆为实，有被火劫取汗而 y 者，有亡籛 y

者，此为虚也。发汗多，亡籛 y，身自和，不可下，柴胡桂枝汤和

之。火迫 y 者津液内竭，火热侵耗所致也，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

得病无热，但狂言烦躁不安，精采不与人相当，此热结在膀胱，五苓散水调探吐之，或加知母甘草，名桂苓饮。得病无头痛，不恶寒，

但身热发渴，小便利，大便黑，口出无伦语，此热在心脾，当归活血汤。当汗失汗 y，善忘善饥，漱水身黄，腹满如狂者，属瘀血也，桃

核承气汤。妇人热入血室，夜则 y，如见鬼状，小柴胡加当归丹皮。

三籛合病，谵语面垢遗尿，白虎汤。大热乾呕，呻吟错语不得眠，黄连解毒汤。温热病及时疫，误用表药，热传三焦，y闷乱者，用石膏加大黄下之。凡y无实热燥结可攻者，皆不可治，下後k虽稍缓仍不止，若未见溏粪者，为下未尽，更下之。诸如此者，脉短则死，脉自和则愈，又身微热脉浮大者生，逆冷直视，脉碇细者死。石顽治陈仲吾劳力感寒，其人年齿虽高，而形体丰盛，饮兼人，湿热素盛，初冬患发热胸腹胀满，甫四日而舌胎焦黑芒刺，痰喘声嘶，y喃喃不休，手足动擲不盛，时发瘵一二声，二便闷涩，脉洪滑搏指，右倍於左，此湿热挟邪郁发，下证之最急者，遂疏大承气入铁浆汤沥姜汁与之，诸医咸谓日数未久，不可便下，殊不知湿热上逆，热若洪水泛滥，稍迟则胀透膈膜，神丹莫济矣，彼至戚中有善医者，深以余言为然，急令煎服，连下粘垢二次，热与y稍止，更服小陷胸至四五剂，神识始清，糜粥倍进，半月後频索醇酒，恣新橘，致痰湿复聚，仍痞闷k发热，或欲再进前方，取决於余，诊之则人迎小弱，而气嘘大，按之即无，安有复下之理，况仲景y例中，亡籛火逆，皆为虚证，此属少籛生气衰微痰涎沃胆之候，遂与柴胡龙骨牡蛎一剂而安，继询善後之策，惟香砂六君理脾誼痰为第一义，惜乎庞见杂出，终亏一篑之功耳。

郑声

郑声者谓虚，而声转无力，不相接续，造字出於喉中，若郑声之轻怯也，又重语纒出，说过又说，亦谓郑声，益因汗下後失其正音，精气衰夺之候，其脉弦细而微，身有微热，或寒热，或呕逆，大小便自利，而郑声者小柴胡汤。脉虽微弱而和，手足温者，生脉散，人叁三白汤。气息短促，而脉碇细欲绝，附子汤倍叁。若上气短促，或瘵逆不止，神昏不省人事者死。

发狂

内经云：邪入於籛则狂，邪入於阴则，伤寒热毒在胃，并於心，使神不盛遂发狂也。发狂虽主胃府实热，亦有属经证者，如病人不欲食，小便自利，大便自调脉来紧盛，骨节烦疼，翕然如有热状，奄然发狂然汗出而解，此籛明经热，欲作汗而狂也，不必用药，宜频与姜汤，助其作汗自解。病人热甚，脉来数实，欲登高弃衣，狂妄骂詈，不避亲亲盖籛盛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大承气汤。头痛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而血自下者愈，外已解，但少腹急结，脉碇身黄，唇焦漱水，小便自利者，此为畜血如狂，桃核承气汤。凡温病热病时疫热毒内盛，脉大腹满，便秘发狂者，并宜承气合黄连解毒汤，若脉浮兼表证者，凉膈双解三黄石膏，或大承气加姜枣皆能

发汗解表也，凡温热时行，发狂得汗者生，不得汗者死，脉小厥逆者不治。有箴厥暴怒发狂者，盖箴气暴折，郁而多怒，则发狂也，大承气加铁落。阴证烦躁如狂，渴欲饮水，而不能咽，或身热戴箴，手足逆冷，脉砵细，或虚大无根，附子汤火焰散霹雳散选用。若箴狂直视，便溺自遗，与汗後大热，脉躁狂言不食，皆不治。

发斑

夫热则伤血，血热不散，实表虚，热气乘虚，出於皮肤而为斑，轻则如蚊迹，甚则如锦纹，或病本属箴，误投热药，或当汗不汗，当下不下，或汗下未解，或冬温误用麻黄助热，或温病误用辛温发表，皆能至此，慎不可发汗，重令开泄，更增斑烂，亦不可轻下，以其热毒散漫外也，惟大便秘躁渴色紫者可微下之。凡汗下不解，足冷耳聩，胸中烦闷，嗽呕逆，躁热起卧不安，便是发斑之候。凡斑欲出未出之际，慎不可用寒凉攻热，恐伤胃气，必作呕哕也。发斑皆失於汗下，热毒内攻，不得外散，蕴於胃府，而发出肌表，宜先与升麻黑参甘草煎服，甚则升麻汤加犀角黑参，若斑已出，不宜再行升发，始发又不宜便下，恐毒内陷也，若热毒势甚，咽痛心烦，狂言闷乱者，犀角黑参汤，咽痛可加牛蒡子薄荷之类，若斑发已尽，外势已退，内实不大便谵语，小剂凉膈散，或大柴胡微下之。温热病胃热发斑，错语神昏热甚，而下证未全者，黄连解毒汤加犀角黑参，大便秘者，凉膈合五苓去桂加滑石，未经下，而胃热发斑者，白虎加人参汤，热势甚者，合解毒汤。时疫发斑，憎寒壮热，头疼骨节痛，拘急满闷，初出尚有表证者，白虎汤。温毒发斑如锦纹者，犀角大青汤，脉虚热甚，去臂檠升麻加人参生地柴胡，即消斑青黛饮。箴毒发斑，狂言下利，咽痛面赤，斑如锦纹，箴毒升麻汤，脉虚热甚，白虎加人参汤，脉洪大不知人者，三黄石膏汤。内伤寒发斑者，此因暑月受凉，并伤冷物，内外皆寒，逼其暑火浮游於外而发斑也，其候寒热间作，或鼻中微脉来砵涩，皮肤殊无大热，斑亦无多，宜频与调中饮，若虚璠自利身热，为必死证，用补中益气汤多有得生者。阴证发斑者，状如蚊D痕，手足多而胸亘少，头面背上箴部殊无其色淡红，久则为微黄，身虽有热而安静，脉来砵细，以其人元气素虚，或先因欲事伤肾，或误服凉药太过，寒伏於下，逼其无根之火，聚於胸中，薰灼肺胃，传於皮肤而发，当用理中去木加附子申香升麻橘皮，甚则通脉四逆汤，然多不救。凡斑红赤者，为胃热，紫者为胃伤，黑者为胃烂也，大抵鲜红起发者吉，虽大不妨，稠密成片紫色者，五死五生，杂色青黑者，十死不一生矣，凡斑既出，须得脉洪数有力，身温足暖者，易治，若脉砵小足冷，元气弱

者，多难治。凡狂言发斑，大便自利，或短气燥结不通，而黑斑如果实者，皆不可治。

许叔微治一人，内寒外热而发斑，六脉砱细，肩背胸豆，斑出数点，随出随隐，旋更发出，语言狂乱，乃籛为阴逼，上入於肺，转之皮毛，故错乱如狂，非 y 也，肌表虽热，以手按之，须臾冷透如冰，与姜附等药数服，後得大汗而愈。

滑伯仁治一人，身大热，脉砱实而滑，四末微清，以灯烛之，遍体皆赤斑，舌上胎黑而燥裂芒刺，神昏 k，以小柴胡加知母石膏，一夕连进三服，次用大承气下之而安。

吕沧洲治一人，脉虚自汗，误与真武汤，遂至神昏，时时熟睡，脉伏不至，而肌热灼指，此营业致斑之候，非籛病阴脉之比，先与白虎加入参汤化其斑，後以桃核(承气攻之而愈)。

发黄

发黄者，籛明 热璫盛，热郁留饮不散，湿热相搏而成，大抵湿热蒸太阴，脾土色见於外，必发黄也，经曰：湿热交并，民多病瘵，湿气胜则如 黄而晦，热气胜则如橘黄而明，伤寒发黄，热势已璫，且与畜血相类，但小便不利，大便实而渴者，为发黄，小便自利而不渴者，为畜血也，凡白睛微黄而头汗，及环口汗出，便是发黄之候。凡小便利，大便黑，其人如狂，头汗发渴，身黄如橘，为瘀热，但胸豆痛者，犀角地黄加大黄茵陈，小腹痛者，桃核承气加茵陈。一身尽痛，发热头汗，口渴小便不利，身如薰黄，为湿热，五苓散加茵陈，腹微满者，茵陈蒿汤。太籛病失汗，一身尽痛，头汗发热而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发热小便不利而渴者，栀子槩皮汤。若肢体逆冷，呕闷自利，胸中气促，舌上胎滑脉砱细而紧，此阴黄也，四逆加茵陈，有食更加枳术橘半草豆蔻。下後发黄，为脾土受伤，热去而湿在也，理中汤加茵陈，若外有微热者，五苓散。暑月汗闭发黄，五苓散用桂枝加茵陈香薷。温毒时行发黄，茵陈蒿汤，发黄兼发斑者，茵陈蒿草龙胆犀角升麻等分煎服，名茵陈犀角汤。湿家一身尽痛，不能转侧，身黄脉砱细而迟，四肢厥冷，怠惰少气为寒湿，白术附子汤。阴黄寸口近掌无脉，口鼻气冷者死，形如 噫摇头直视，环口黧黑，柔汗发黄，皆真藏气绝也。

许叔微治一舟子，伤寒发黄，鼻内酸痛，身目如金，小便涩而大便如常，或欲用茵陈蒿汤，许曰：大便如常，则知病不在藏府，眼疼鼻酸痛，此病在清道，若用大黄，必腹胀为逆，以瓜蒂散含水搐鼻中，黄水尽乃愈。

不大便

大便不通者，籛明内实也，因发汗利小便过多，致津液耗损，肠胃乾燥，而转属少籛籛明者多矣，其人发渴 y，脉实狂妄，潮热自汗，小便赤，或小腹绕脐硬痛，舌胎黄黑乾裂，并宜三承气选用，凡欲攻之，当先与小承气，服後转失气者，与大承气汤。伤寒不大便六七日，头痛有热多汗，小便黄赤者，此 热蒸籛明，调胃承气汤，小便清者，知邪热不在 ，不可下。籛明证具，而脉浮或发热者，为表未尽，小柴胡和之。呕多虽有籛明证，不可下。脉浮而恶寒者，虽不大便，犹带表邪，未可便下。大便难，小便少，不转失气，攻之必初鞭後溏，俟结定乃可攻之。籛明脉浮多汗，小便利而大便难，为津液内竭，下之必清谷胀满，宜蜜煎导。脾约大便难，麻仁丸。籛结不大便，大柴胡下麻仁丸。阴结不大便，四逆汤加姜汁白蜜下金液丹。妇人血风崩漏，男子失血过多，内有燥热，撮空闭目，错语神昏，而不大便者，生地黄黄连汤加荆芥，脉实稍加酒大黄。大病後津枯气逆攻痛，大便不行，当归三钱，生枳椇广皮人参各一钱，入姜汁白蜜热服，若血虚至夜有热，加一地，馀热不尽，并溺赤涩加二冬，切不可用润肠麻仁等丸。凡不大便而脉虚涩，循衣摸床，直视喘急，为真阴内竭，舌黑唇焦，齿根灰腐者，为燥屎上冲，皆死候也。

石顽治国学助教顾九玉女，小产後，感冒客邪，或用散表之药，热不止，大便数日不行，六脉结代，气口尤甚，舌心灰黑而无积胎，心中动悸不盛，正合仲景炙甘草汤证例，遂作本汤服之，二剂而更衣，热除脉复矣。

自利

伤寒邪气传 ， 虚挟热则自下利，当别其阴籛，三籛下利皆身热，太阴下利手足温，少阴厥阴则身寒无热，此大概也，夫自利清谷不渴，或渴不能饮，或喜热饮，小便色白，厥冷恶寒，脉来碇迟无力，或身反发热，手足逆冷，皆直中阴寒自利也，若渴欲饮冷，溺色黄赤，自利黄水，及泄利下重臭秽，日晡发热，脉来数实而滑，虽或厥逆而发热，皆传经挟热下利也，盖因风邪入胃，木来侮土，故今暴下，或温或攻，或固下焦，或利小便，但不可发汗，汗之使邪内攻，必成胀满耳，惟合病发热自利，则为表邪，不可例以为 证也。自利者，不因攻下而自泄利也，然有夹食夹水，表邪传 ，合病伏气，傍流阴寒之不同，又须辨其协寒协热，协寒而利者，必为 C9 溏，协热而利者，定为肠垢也。如夹食证，过用消导 药，引邪内犯而泄利者，胃苓汤。有表证发热饮水，水停心下，而喘 自利者，小青龙加 絀，轻者五苓散加葶苈。有水停 下鞭痛， 而自利者，十枣汤， 但

下一片独冷，加炮姜，虚寒者，少加桂附行之。有表邪传，肠鸣腹痛，下利脉砵迟者，小建中和之，有合病发热，脉浮自利者，葛根汤。有冬温发热，咽痛自利心烦，薤白汤加桔梗茯苓。有温病发热而渴，小便赤涩，大便自利，脉浮者，五苓散去桂加黄芩脉砵，猪苓汤，温热内甚而自不止者，黄连解毒汤。少阴四逆，泄利下重，四逆散。下利 y 有燥屎，小承气汤。伤寒十馀日，口燥舌乾，心中疼自利清黄臭水，大承气汤急下之，凡食下即化腐臭而出，是有火也，今火邪内烁，阴津耗竭，燥结如石，故傍流清黄臭水，与完谷不化之属阴寒者不同，慎勿误认阴寒而与温药，必死。凡始病不发热，便腹痛呕吐，为阴寒自利，如太阴自利不渴而脉砵，理中汤，寒甚加附子，小便不利，合五苓散。少阴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附子汤，小便不利，真武汤。自利厥逆，而反面赤戴箒，或下利清谷，寒外热，白通脉选用。吐利厥逆，烦躁欲死者，絳茱萸汤。厥阴自利止，而烦躁发热，阴尽复箒也，当自愈。

下利

下利者，不当下而便攻之，内虚协热而泄也，有协热坏证之不同，如太箒病未解，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心下痞者，桂枝人参汤。太箒病下之早，遂利不止，脉促者，表未解也，葛根黄芩黄连汤。伤寒发热，汗出不解，心下痞满，呕吐不利者，大柴胡汤。下利傍流清黄臭水者，大承气汤，下利烦渴饮水，脐下热甚下重，及误用热药协热利者，白头翁汤。下利脉大肠鸣者虚也，以其强下之故也，当归四逆汤。汗下太过，而畏寒厥逆，呕吐不能食，泄利不止，脉来虚微乏力，当从阴证例治。温热毒邪内盛而利不止，黄连解毒汤，躁闷狂乱者，汉石膏汤。下利差後，至其年月复发者，此痼寒留结也，备急丸。凡厥而下利，先厥後发热者，利必自止，再厥必後利。下利脉大者为逆，脉紧者为未解，脉大者为未止，脉弱者为自愈，虽发热不死。下利脉砵迟，面少赤身有微热，下利清谷，必郁胃汗出而解。凡下利脉数而渴者，令自愈，设不差者，必便清血，以有热故也。伤寒厥逆下利，当不能食者，为除今反骤能食，中也，脉不出者死，言胃气竭绝而求助於食也，下利 y，而目直视下利厥逆，烦躁不得眠，下利发热，而自汗不止，下利止而头眩，下利厥逆无脉，灸之不温，而脉不出，下利厥冷无脉，服通服四逆汤，脉暴出而躁，与下利日数十行，脉反实者，皆为不治之证也。

便脓血

便血有阴箒冷热之不同，若便脓血则皆湿热无疑，昔人有言，见血无寒，又言血热妄行则知下血属热者，十常八九间有一二属寒者，

箴证内热，则下鲜血，阴证内寒则下血，若紫黑成块，或如豚肝，及下血水多者，皆难治也。箴证则脉数有力，为实热，可用苦寒药治之。少阴病八九日，一身尽热以热在膀胱必便血也，冬月当归四逆汤，馀时黄芩汤换赤芍加当归。厥逆发热屡作不止，下脓血而脉数饮水者，白头翁汤，若脐下热而痛者，芍药甘草汤。少阴温热病，下利脓血，烦渴不得卧黄连阿襟汤。少阴传经坏病，三四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脓血者，桃花汤。阴证下血色瘀晦，或发瘕者附子理中汤瘕加丁香柿蒂然多不救。凡下利脓血，脉宜虚小，若脉阴箴俱虚，热不止，及脉弦大而实，紧直如按弓弦，弦细如循刀刃者皆不治。

小便不利

邪气聚於下焦，结而不散，则少腹满而痛，小便不通，若引饮过多，水饮停蓄或下焦多热，或中湿发黄，皆以利小便为先，惟汗後亡津液，胃中乾，与箴明汗多者，则以利小便为戒，若误利之，重耗其阴，反致泉竭，多有涓滴不通而死者，可不慎欤，不但汤药当禁外熨亦当戒之。太箴表邪未尽，虽小便不利，发表药中，不可便利水药，误用必致犯本，若脉浮，烦渴饮水，小便不利者，为入也，或身黄脉沈结，小腹满者，为无血也，并宜五苓散，心烦懊绍发黄者加茵陈。身黄腹满，小便不利者，茵陈蒿汤。若表证尽除，而引饮小便不利者，此热在下焦也，猪苓汤，若汗出多不可与猪苓汤，宜竹叶石膏汤。胸中郁郁微烦，懊绍不安，而小便不通者，此热伤太阴，肺气不行，膀胱不化也，栀子畔汤涌吐之。热病脉洪大，自汗出，舌燥饮水，小便不利者，白虎加人参汤。若大便乍难乍易，或下清黄臭水，小便黄赤不利者，此有燥屎也，调胃承气汤。太阳腹痛自利，小便不利，腹满脉实者，桂枝大黄汤，无热脉砵者，理中汤，不效用五苓散。少阴虚寒腹痛自利，四肢疼重，小便或利或不利，或或喘或呕，此为有水气，真武汤。热传少阴四逆，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此箴邪陷入阴经也，四逆散加茯苓。厥阴手足厥寒，脉细欲绝，小便不利，当归四逆汤。凡小便不通，而见头汗者，为箴脱，此关格之疾也，不治。

小便难

小便难者，虽通而淋漓赤涩，为阴虚箴繃膀胱受热也，凡小便不利，而不至於不通者，勿妄利之，恐引邪入膀胱而变畜血也。汗下後，腹满小便难者，理中汤加厚朴茯苓，不应加附子。汗後舌乾微黄黑，而无积胎，心烦动悸不盛，小便难，炙甘草汤。汗下

太过而小便难，至夜烦躁者，当归补血汤合生脉散。脉砵自利，四逆畏寒而小便难者，为津液竭而气化不行也，虽难必无黄赤涩痛，四逆汤合生脉散。凡小便不利，及涩数而难者，服清利膀胱药不应，即当清理肺气，滋其化源，盖肺气窒塞，则小便不行，肺中虚热，则小便难，若肺气虚寒，则小便清利倍常，试观有肺者有尿，无肺者无尿，此理皎然矣。

许叔微治一人，太籛证因发汗不止，恶风小便涩，足挛急，屈而不伸，脉浮而大，此证在仲景方中有紫条，大同小理，一则太籛病发汗，遂漏不止，恶风小便难，四肢微急，难以屈伸，一则伤寒脉浮，自汗出，心烦微恶寒，脚挛急，一属漏风小便难，一属有汗小便数，病各不同，用药少差，便有千里之失，与桂枝加附子汤，三啜而汗止，佐以芍药甘草汤，足便得伸而愈。

小便自利

小便自利者，为津液偏渗，有阴籛之不同，大法有四，一为太籛表邪未入於里，一为大便鞭而水液旁渗，一为膀胱为畜血所伤，不能约制水液，一为下焦虚寒，津液下脱。太籛病，发热无汗，头疼骨节痛，而二便如常者，麻黄汤。籛明府证微热，手足汗，小便虽利而必黄赤，承气汤。凡小腹鞭满，应小便不利，今反自利，其人如狂者，此有畜血，以血为阴邪，不能耗水故也，抵当汤代抵当亦可。少阴病四逆，小便自利，而色白虚寒，四逆汤，或真武汤去茯苓倍附子。既吐且利，小便复利，大汗出，下利清谷，寒外热，脉欲绝者，通脉四逆汤。大抵小便利而色黄，大便不行者为实，若小便利而小腹痛，或善忘如狂者，为瘀血，若小便利而身寒自利脉砵微，其色清白，或反多者，皆属阴寒也。

小便数

小便数者，肾虚而膀胱协热，故水道频数，而黄赤不长也，虽有自汗表证，不可服桂枝汤，得之便厥，为其走津液也。伤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数，心烦微恶寒，脚挛急，尺脉弱者，黄建中汤，不应加生附子汁制黄芩，尺中紧细而数者，勿用附子，本加人参赤茯苓，素常失血者，更加牡丹皮，此味鸡凉，不碍发散也。脉浮涩，小便数而大便秘者，为脾约，麻仁丸。小便数，大便鞭，不更衣十日无所苦渴者，五苓散。

呕吐

呕吐与乾呕却理，呕者，声物俱出，火击痰动也，吐者，无声而但出物，湿痰无火也，盖胃中有火则有声，若但吐无声，胃中籛虚可知，能无从事辛温乎，然呕甚於吐，其类有五，一为邪传少

籛，一为寒邪伤胃，一为热邪传，一为坏病胃虚，一为阴寒内拒，故凡呕吐清水，即为直中寒证，若胃中有热，必见涎液酸水也，病机云：诸呕吐酸，及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可此见矣。始病便呕吐饮食者，感寒食不化，宜於芎苏香苏正气选用。呕多，虽有籛明证，不可下，为其气逆而未收为实也。呕吐虽出於胃，以表邪将欲传，气上冲，邪正分争而然属少籛半表证，如心烦喜呕，胸脘满而呕，往来寒热而呕，日晡发热而呕，或已发汗，而烦满脉洪数者，总属少籛，并宜小柴胡加絳。若微热不止，腹痛不大便，郁郁微烦而呕者，大柴胡下之。若初病热头痛，便见呕逆自利为合病，以邪气冲斥，循经热入而伤动胃气也。食谷欲呕者，属籛明胃中虚也，絳茱萸汤，得汤反剧者，属上焦也，桂枝加厚朴杏仁汤。汗下後，关上脉迟缓而吐为胃寒，理中汤。屡经汗下，食入即吐，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阴证呕吐，膈上有寒饮拒格也，太阴腹满呕逆食不下，或腹痛呕吐脉碇者，理中加橘半，寒甚加附子。少阴脉碇迟，饮食入口即吐，心下温温欲吐复不能吐，自觉腹满而按之不鞭，手足寒，自利小便色白者，四逆汤加絳茱萸生姜。大汗下後，恶寒厥逆，水药不得入口，身痛自利，真武汤加半夏黑锡丹，与太籛病发汗後水逆之五苓散证不同。凡温病热病呕吐者，火性上炎也，无问表，通宜凉膈散，呕吐烦渴者，白虎汤。湿温呕吐者，白虎合解毒。胃寒而呕吐者，橘半申香厚朴为主。胃热而呕吐者，髌连葛根竹茹芦根为主。胃虚而呕者，叁朮苓半生姜糯米为主。阴寒而呕吐者，絳茱萸乾姜附子丁香为主。凡呕吐切不可用甘草大枣，皆当去之，惟胃虚者，不在禁例。凡呕家必用半夏生姜利水下痰，水去呕自止矣，故生姜为呕家圣药。呕家有痈脓者，不可治，呕脓尽自愈，此言胃痈也。夹食夹痰呕吐，见总论本例中。

乾呕

乾呕者，寒郁中，令籛气蕴而不舒，欲吐而不能吐也，若有热在内而呕，则或出酸水苦水痰食矣，安有乾呕之理哉，故凡见乾呕，即为寒证无疑，其太籛与少籛及水气，皆有乾呕，如太籛乾呕，则有头痛发热，少籛乾呕，则有胸满脘痛，水气乾呕，则有脘下引痛，若直中阴寒乾呕，则外无一毫表证，必见下利清谷及诸寒证也，然太籛少籛水气三者之乾呕，皆不离乎寒也。伤寒表不解，乾呕身热微喘，或自利而咳，小青龙汤。汗出痞闷，脘下引痛，乾呕短气者，十枣汤。手足厥冷，乾呕及嘔而烦满者，橘

皮竹茹汤。太阴腹满乾呕，理中汤加橘皮半夏。少阴病下利，脉
碉细乾呕，乾姜附子汤。乾呕而烦，厥逆无脉，白通加猪胆汁
汤。寒外热，脉微欲绝乾呕，通脉四逆汤。膈上有寒饮乾呕，四
逆汤加絳茱萸生姜。厥阴乾呕，吐涎 头痛絳茱萸汤。温病热病
时疫乾呕烦闷者，黄连解毒汤。凡乾呕表证，及水寒留饮，与阴
寒内拒，治各不同也。

肠鸣

邪气内搏其饮，则为肠鸣，虽有寒热之不同，无不因积饮所致，
下後身热不除，心下痞鞭，腹中雷鸣下利者泻心汤选用，若腹痛
便秘，热剧当下者小承气加苓半木香姜汁，虚加人参腹中寒气，
雷鸣切痛，胸脘逆满呕吐者，附子粳米汤。

*哕

哕者，其声浊恶而长，有胃虚气逆停饮，虚实寒热死生之辨。凡
伤寒邪未入府，或其人本虚故攻其热必哕，言胃虚不能食之人，
误用寒药或饮冷水所致理中汤加丁附渴而小便不利者加桂苓。
伤寒哕而腹满视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则愈，此热气壅郁，
上下不通而哕也。有潮热时时哕先与小柴胡汤加茯苓後与大柴
胡汤。呕哕手足逆冷，橘皮半夏汤，若胸满虚烦橘皮竹茹汤。胃
气寒者理中汤加絳茱萸汤，哕不止，橘皮半夏汤，或橘皮竹茹
汤，去竹茹加乾姜桂心通草。温病热未除或重感暴寒，或内伤冷
物而哕者，黄芩加半夏生姜汤，加广申香叶橘皮。温病有热饮水
暴冷作哕，橘皮半夏汤或半夏茯苓汤，并加芦根茅根。热病汗不
出，大颧发亦哕者死，凡腹满不尿，脉散头汗目瞪而哕者不治。
凡哕而二便不通者，属实热，厥逆自利为虚寒，兼呕逆者为停
饮，设非此三种，则为胃气垂绝之候多难治，若有疝瘕动气又当
别论，不可忽也。

噫气

噫气者胸中气不交通也璣枢曰寒气客於胃厥逆从下上复出於胃
则噫气也。伤寒汗下後，心中痞闷，噫气不除者，旋复代赭石
汤。

石顽治郭孝望女，年十七，夏月因邻家失火受蚤遂发热自利呕
逆不食或以伤寒治之，热呕愈甚，更以滚痰丸下溏粪三次而变
目瞪不语噫气不绝，四肢逆冷，不能动移诸医咸谓坏证议与承
气下之，而犹豫未决，邀余诊之六脉如丝，问之，知厥冷昏碉不
语，已三日矣，此脾气欲脱之兆，本蚤气入心而自汗发热，蚤则
痰聚膈上而呕逆不食，夏月本无大寒，何得误与发表攻 元气大

伤致变此候，真似伤寒坏病耳，仲景云：伤寒发汗，若吐若下解後，心中痞闷噫气不除者，旋覆代赭石汤主之遂与此汤，连夜速煎不时频灌，至侵晨视之，喘息噫气皆除，肢体温周而周身沾沾有微似之汗目能移动但口不能言，目不能开而睛已微转，其脉三倍於昨矣，改用六君子调理而安。

癯逆

癯逆者，气上逆而为癯眺也，或以为咳逆者误也，按咳逆上气，为咳嗽气逆，非癯逆也，或以癯逆为哕者，亦非也，哕者，其声浊恶而长癯逆者才发咽喉则遽止癯然续连数声而短促不长，有因胃热失下，浊气不得下降，逆上而作，脉必应指有力，证必内实便闭口渴，此非真癯也当下之，大承气汤，便胃 生姜泻心汤，胃虚有热者，橘皮竹茹汤，胃中有痰饮而作气口脉必弦滑大於人迎，橘皮半夏汤，有因误服寒凉，或饮冷水，水停心下，胃中虚冷而作，脉必结代，橘皮竹茹汤，去竹茹，加乾姜桂心通草，名橘皮乾姜汤，不应加丁香五六粒，平素胃虚少食者，加姜汁炒焦白术二三钱，或附子理中汤，此为夹水，勿疑代脉为死证也。若往来寒热而癯者，是邪将入，不纳邪，逆上冲激而然也，此属少籛，以小柴胡和之，不应，加黄连乾姜桂枝。若气自脐下直冲於胸癯间癯逆者，此为肝肾虚寒之璿，而挟阴火上冲，其脉必碇细，知不在胃也，病既下虚，内已伏阴，或误用寒凉，遂至冷璿於下，迫其相火上冲而为癯逆真气欲尽也，轻则附子理中加柿蒂姜汁，重则四逆汤加丁碇，面赤者，急投 " 散亦有得生者。病人烦躁，自觉甚热，他人以手扪其肌肤则冷，此无根失守之火，散乱而为热，非实热也，乃水璿似火，阴璿似籛之假热，误用凉药，下咽则毙，急宜附子汤加姜桂丁碇下黑锡丹，或 " 散温之，癯逆渐止者可愈，服药不效者，难已。畜血腹大青筋发癯者，不必治癯，代抵当汤，每服加入参一钱，熟附子五分，乾漆灰二分，或桃核承气加叁附乾漆灰更捷，此九死一生之候，非此不能夺也。凡久病而见癯逆者，此真气已衰，不治，癯逆脉散，舌短灰黑，及头汗不得尿，与大便自利而腹满者，皆死。

咳嗽

诸咳悉属於肺，故伤寒中风暴嗽，皆为表证，非虚劳久嗽 证之有藏府传次不同也。伤寒咳嗽，伤寒停饮，及邪传半表半，亦有阴寒内结者。如水与表邪相合而咳，则乾呕发热而悸，小青龙汤。合水动肺而咳，则身凉但下引痛，十枣汤。水与 寒相合而

咳则腹痛自利，四肢疼重，真武汤。邪传半表，将入於 而咳，则寒热胸俛 满，小柴胡去参加枳桔。 邪传 而咳，则四逆泄利下重四逆散加枳桔橘红。有少阴发热而咳，则脉碇无头痛，麻黄附子细辛汤。有阴寒内结而咳，则自利腹痛，四逆汤加五味细辛。太 明合病而咳，则身热腹满自利，葛根汤。 明少 合病而咳，则呕而腹满，小柴胡加葛根。凡外感风寒咳嗽，发热头痛，鼻流清涕者，必先发散为主，若寒郁热邪 嗽则痰唾如襟，金沸草散加 。热邪伤肺而咳，必咽 痛，萎 汤加 。温病热病咳嗽，黄 白虎，并加芦根竹叶，若烦闷则凉膈双解选用。大抵外感咳嗽，当以汗解，然又有不可汗者，经曰：咳而小便利及数，不可发汗，发汗四肢厥逆，又咳而发汗 而苦满者，并宜小建中为主，若脉散者，为心火淫於肺金，鬼贼相刑，必死也。凡咳嗽与伤寒无预者，详见医通本门。石顽治包山金孟珍，正月间忽咳吐清痰咽痛，五六日後，大便下瘀晦血甚多延至十餘日，请治於余，其脉六部皆碇弦而细，此水冷金寒之候也，遂与麻黄附子细辛汤，其血顿止，又与麻黄附子甘草汤咽痛亦可，而觉心下动悸不盛，询其受病之由，乃醉卧渴引冷饮所致，改用小青龙去麻黄加附子一剂，悸即止，亦大 ，但时吐清痰一二口，乃以桂酒制白芍入真武汤中与之，吐俱止，尚觉背微恶寒倦怠，更与附子汤二剂而安。又治礼科姜如农长媳，患风热喘咳无痰，灼热自汗，而怀 七月，先曾服和解清肺药二十餘剂其 转剧而胎渐不安余诊之，六脉皆濡大无力，右手寸关独盛而涩，曰此热伤肺气也反与和解药逼令汗出致肺气益燥，而咳逆愈甚，不得已复用苦寒折之，则火转郁伏而不散也，遂用大剂萎 及川芎杏仁白薇甘草取萎 汤之半更以当归桔梗五味黄 ，益气生津，固肌 肺，二剂汗止咳 胎亦向安，更加生 子皮四剂而痊。又治郁金岩，劳役後伤风自汗，胸满痰结，出青黄涕，大如弹丸，此即内经所谓劳风治在肺下也，与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加姜汁竹沥二剂而安。又治宋襄日女，素常多郁乾 春间感冒风邪，而 逆愈甚，以小建中汤用蜜煎生姜，加蜜煎橘皮，外邪即解，而 不止，次以逍遥散，仍用蜜煎姜橘更与 功散用蜜制白术姜橘而安。

又蜜煎橘皮外邪即解，而 不止次以逍遥散风润肺止嗽之药，不应，转加呕渴咽痛求治於余诊之，大脉浮滑应指，作半夏散与之，三啜而病如失 或问 嗽咽痛而渴，举世咸禁燥剂，而用半夏辄效何也，曰用药之权衡，非一言而喻也，凡治病必求其本，此

风邪挟饮上攻之暴嗽，故用半夏桂枝以开通经络迅扫痰涎兼甘草之和脾胃而致津液，风痰散而营卫通，则咽痛燥渴自己，设泥其燥渴而用清润滋其痰湿经络愈壅，津液愈结燥渴咽痛，愈无盛宇矣，不独此也，近世治风寒 嗽，虽用表药，必兼桑皮黄芩花粉，甚则知柏之类少年得之，必种吐血虚损之根，中年已後得之，多成痰火喘嗽之患，然此辈之妙用在於预为地步，诊时泛谓阴虚，防变不足之证，初时元气未衰，服之邪热暂伏，似觉稍可，久之真气渐伤转服转甚安虑其不成虚损耶及见吐血，则不问何经府藏，属火属伤血之散结，色之晦鲜，瘀之有无，概以犀角地黄寒凉止截之剂投之，致血畜成根，向後或紫月一月一发，虽日服前药不应矣，凡此之类，未遑枚举，然必如是，则病家任之不疑，傍人目之为神，斯所以声名日着也，尝见一人患顶肿发热，延伤寒家视之，则曰大头伤寒以表药发之，并头亦胀，璠然大头无疑矣，病家以其治之益甚，另延杂证家视之，则曰湿热痰火，以 药攻之，则头与项前左半皆消，但项後右侧偏肿，则又璠乎非大头而为杂证矣，病家又以肿在偏旁，疑为痈毒，更延痈疽家治之，则曰对口偏疽，以托 敷外药治之，则气血益滞，热不得泄，郁遏竟成溃疡矣，本一病也，治之迥理证亦屡管，可见其病随药变之不诬耳，第未习所趋，非此不足以入时，何怪乎圣人性命之学，沦胥不返遂至若是耶。

喘

形寒饮冷则伤肺，故气上冲而喘也，有邪气在表而喘，则心腹濡而不坚，外证发热，脉紧身疼痛，冬月麻黄汤，馀时越婢汤，邪气外盛，壅遏清道，使气不利而喘，虽经汗下，亦可发之。若恶风自汗，发热而喘，桂枝汤加厚朴杏仁。汗下後，汗出无大热而喘，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误下脉促，汗出而喘，葛根黄芩黄连汤。发汗後，饮水多者必喘，五苓散。而上气，喉中水鸡声者，此水饮支塞肺道也，射干麻黄汤。有邪气在 而喘，必心腹胀满，内实不大便，外证自汗短气，潮热脉实，大承气加厚朴杏仁。有水气上冲而喘，必 悸乾呕，小青龙汤，小腹痛，小便不利，去麻黄加茯苓。有水气内伏而喘，则 引侷痛，十枣汤。凡阴证厥逆，脉砵细而喘促无汗者，可治，四逆汤加五味细辛，若发热脉砵而喘，麻黄附子细辛汤。凡喘慎不可用升麻，用之则愈喘，即内伤劳役气虚发喘，当用补中益气者，苟非清籊下陷，亦须璠葛根代之，诸喘为恶，故非轻也，华元化曰：盛则为喘，言肺中邪盛而肾虚也，所以阴证发喘，尤为恶候， 丧之人，肾气上乘而喘，急

用肾气丸，杂以黑锡丹导火归元，然多不救，加以动息摇肩，戴眼直视，汗出厥逆者立毙，大抵邪壅上盛，正气欲脱，必至喘满，经曰：直视 y 喘满者死，又身汗如油，喘而不休者，为命绝也。

短气

短气者，似喘非喘，呼吸短促而不相续为实，少气不足以息为虚，当随证治之。表证不解，其人面色缘缘正赤，烦躁不安，不知痛处，而短气脉涩者，桂枝二越婢一汤。汗吐下後，元气虚弱，脉微气不相续者，大建中汤。阴证脉碇迟细弱，手足厥逆，口鼻难以布息者，四逆加人参汤。籛明病，内实潮热不大便，腹满短气者，三承气选用。渴欲饮水，水停心下，短气妨闷者，茯苓甘草汤，小便难者，五苓散。乾呕短气，痛引脘下者，十枣汤。虚烦短气，心中懊绍者，栀子畔汤。短气而胸腹胀满，脉碇者，是气滞，碇香降气散。大抵心腹胀满，按之鞭痛而短气者，为实，若心腹濡而不满，为表邪，若少气不足以息，脉微弱者，为气虚，此大法也，温热病及时疫，多有短气，但温热表证，则舌赤甚，时疫表证，则白胎如屑，黄髯白虎警原饮为主，若至胎黄及焦黑色，急用凉膈双解，解毒承气之类，无论温热时疫，皆可选用也。

气逆

气逆者，气自腹中时逆上冲也，太籛病，下之後，其气上冲者，此引邪内犯，而不服邪也，可与桂枝汤，方用前法，不上冲者，此已受邪，不可与之。病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鞭，气上冲咽喉，不得息，此为胸中实，瓜蒂散吐之。脉微者不可吐，吐之则心中逆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脉碇紧，发汗则动经，身为振摇，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厥阴气上撞心，此寒热错杂之邪，乌梅丸黄连汤选用。病如虚羸少气，气逆上冲欲吐者，竹叶石膏汤。有动气误发汗，气上冲而热者，柴胡桂枝汤，二者皆正气虚，而邪气逆也。

渴

伤寒邪气在表，则无渴，邪气传里，则热耗津液，是以能消水也，法曰：身热为热在表，引饮为热在里，故伤寒热病，本未身凉不渴，及小便不黄，脉不数者，未之有也。夫渴者，热伤津液於内，故欲引饮以助阴祛热也，热甚则能多饮，而旋饮旋渴，胃虚则但欲热汤而畏寒饮，若阴盛虚籛上迫，而为假渴，则渴不能饮，或饮不能咽，若强饮一二口，顷即吐也。温病热病，则一发即烦渴

引饮，以伏气自内变热而发也，中暑则热伤心包而薰肺，亦主烦渴，伤寒营卫俱伤，汗不得出，则烦躁而渴，邪犯膀胱及胃府，与夫三阴热证，俱有烦渴，朱氏曰：脉浮而渴，属太籛，有汗而渴，属籛明，自利而渴，属少阴，至於厥阴消渴，饮水不止，则又热之甚矣。太籛表邪伤肺，水饮不散，乾呕发热，喘嗽而渴，小青龙去半夏加塘菱根。热邪传 ，则烦渴引饮而脉数，小便不利为犯本，五苓散。籛明经病，壮热自汗，鼻乾目疼，烦渴自利，葛根汤，若府病内实，蒸蒸潮热，燥渴饮水，大便 者，三承气选用。少籛脉弦，口苦咽乾，发热而渴，心烦喜呕而渴，胸满脘痛而渴，心下痞满而渴，往来寒热而渴，并宜小柴胡去半夏加塘菱根，舌上胎白而渴，去芩半加葛根，乾燥，更加塘菱根，表未解，腹满便 ，用大柴胡汤，凡先不渴，服发汗药而渴，及先呕後渴者，皆为欲解，先渴後呕，为水停心下，此属饮家，小半夏茯苓汤，兼眩悸呕哕，赤茯苓汤。凡发汗吐下後，口燥咽乾而渴，此津液衰少，肾水不升，虚火上炎也，竹叶石膏汤。下利脉数而渴，饮不能多者，防圃血，白头翁汤。凡传次阴经热证，口燥咽乾，心下鞭痛，急下之，若直中阴经寒证，口不燥，咽不乾，而喉自中渴不能饮，脉碇者，急温之，故少阴病，心烦自利而渴，脉碇小便色白者，此下焦虚寒，故饮水自救也，真武汤，若面赤烦躁，身反热而口渴者，此阴盛格籛也，白通加猪胆汁汤。凡冬月发热头疼，二三日即咽痛而渴，名曰冬温，籛旦汤加菱甬桔梗。温病发热而渴，黄芩汤加塘菱根芦根汁，若有暴感客邪，加辄。热病渴欲饮水，口乾舌燥者，白虎汤，背微恶寒者，加人参。而呕渴心烦，小便不利，猪苓汤，少阴温热病，二三日便口燥咽乾，大承气汤，或 热燥甚，怫郁躁烦，留饮不散，大渴不止，则腹满高起，痛不可忍，但呕冷涎，大渴不能饮，饮亦不能止其渴，喘急闷乱欲死，大承气汤，乘热下咽，其渴立止，似无病人，须臾大汗而解，往往有不利而汗出者，邪随汗之宣通，故不利而愈也。时疫舌上白胎而渴，白虎汤，舌根渐黄至中心者，凉膈双解，甚则合解毒承气下之，舌上胎黑而润，渴不能饮者，必呕血，犀角地黄汤加大黄。热病汗下後，烦渴欲饮水者，少少与之，是谓以法救之，渴不止，频频与之，切勿按摩中 ，恐成水结胸也，温病热病，烦渴不解，往往得水，或服黄芩石膏等寒药，然汗出而解者，正为肠胃燥热，不能 散邪气，忽然得凉水寒药，助其胃气 邪，因得汗出而解，非伤寒发表不远热之谓也。东垣治一人，烦躁目赤而渴，脉七八至，按之不鼓，此阴盛格籛

於外，非热也，以姜附治之而安。

罗谦甫治一人，伤寒脉碎细而微，厥逆自利腹痛，目不欲开，紫手常抱腋下，昏卧口燥舌乾，四逆加人参 U。

漱水

漱水不欲咽者，胸中无实热也，如籀明身热目疼此热在经，欲作]，犀角地黄汤去生地加甘草桂枝，若见表证鼻 为热伤经络，迫血妄行，慎勿轻用犀角地黄汤，当详 獠。若无表证，腹满按之虽痛而濡其人善忘如狂，小便自利，大便色黑，口燥但欲漱水不欲咽者，为有瘀血结於下焦，轻则桃核承气(当换肉桂)，重则抵当汤(如无脩 H 乾漆灰代之)下尽黑物，乃愈。少阴病手足冷，时时烦但欲漱水而不能饮，或勉强饮下，少顷复吐，或饮水而呕，或哕逆者，皆属内寒，四逆汤证也，厥阴下利无脉乾呕烦渴漱水者，白通加猪胆汁汤，厥阴烦躁吐 ，口燥舌乾，时欲凉水浸舌，理中丸加乌梅，不时噙之，盖无限失守之火，游於咽癢之间，假作燥渴，终不能饮也，或有能饮不吐者，此则热耳。

经络热盛，迫血妄行於清道也，经曰以桂枝麻黄治 非治]，乃欲解散经中邪气耳，太籀 及服桂枝汤致 为欲解，若 窳足 y 者，少刻自解，若点滴不成流者，此邪气在经也，若脉浮紧身疼痛，发热无汗者，麻黄汤汗之，三时感冒 香苏散加 或叁苏饮汗之，盖邪热在表不得汗，迫血妄行，夺其汗则血自止，若 X 不止，又当止血为急，不可拘执也若脉不浮紧，身无热者，切不可发汗。籀明口乾鼻燥，漱水不能咽，头痛目睛晕黄，寸脉数盛者，必 C 愤 欲 水入即吐者，先服五苓散次用竹叶石膏汤。误发少阴汗，下厥上竭，口鼻耳目出血者难治，与当归四逆汤， 出 满止而头眩者亦死。涂 不可发汗，言阴血本虚也，黄 建中，误汗动血加犀角。伤寒 愤 R 血不止，误用犀角地黄等凉剂，致血留心胸之分而满痛者，一味木香酒磨，不时呷之。冬温温病 皆用黄芩汤加茅花，如无茅花，茅根汁代之热病时疫通宜白虎汤加藕汁茅根汁童便。籀毒温毒 R 角地黄合三黄石膏汤，去麻黄加百草霜。大抵 愤 R 血脉滑小者生，脉实大者死。吐 脉微弱者易治若热反甚，脉反数急者不治。热病咳而 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凡 出 Y 汗出，身无汗，及发汗不至足者难治。内伤劳役大 阴火乘虚骤 及久 出 氏箴 不在此例。

石顽治歙客黄姓者，正月间患伤寒， h，必发於卯刻，数日不

止，面上怫郁，头痛身微热，脉浮大而数，按之则氤，意谓 J 多，则热邪当解，此独不解者，先必邪气在经，点滴之 误服凉血止截药所致，遂与越婢汤一剂，（即大青龙汤去桂枝杏仁）热服得汗而解，但至夜则身有微热，更与当归补血汤四剂而安，又治墅关张九弘之媳，头痛如破，屡服发表之药转剧，邀余诊之，六脉数疾无伦，寸口大三倍於尺中，时大烦渴，饮不能多，白睛微黄而视，璠曰：此伏气之发，误用表药，热邪载火於上而欲]，以黄芩汤一剂投之，明晨果 愤 p 流，与芍药甘草汤加茅花童便，不时温服，至晚微颤而止。

吐血

愤 h 有在经表邪，吐血皆属传经 证，以当汗不汗，热毒入内迫血妄行，从胃 而出也，凡见眼闭唇红，神昏语短，眩冒迷妄，烦躁漱水，蚤狂 y，背寒足冷，四肢厥逆，胸腹急满，便黑溺频，皆瘀血证也，不必悉具，但见一二证，便宜犀角地黄汤，然其性大寒，能凝滞瘀血，须凉证虚实寒热加絃，虚者去地黄加阿襟，血馥炙甘草童便，实者加酒大黄茜根穿山甲，寒加炮姜炙甘草，热者加芩连木香，阴虚火炎之血，则凝结如珠漆，独叁汤下六味丸。血虚而热，虽赤不结，黄连阿襟汤。胃虚者，则不甚赤而散四君子加广皮木香。太籛病，脉浮数，反炙之，必蚤狂起卧不安，咽燥吐血，救逆汤。咽喉闭塞，不可发汗，发汗则吐血，黄建中汤。误发少阴汗动血者，当归四逆汤。本虚损吐血人，复感寒嗽血，黄建中汤，轻者则用枳桔汤加 。凡呕吐血水多者，为肝藏久伤，或胃败所致，多不可治。虚损内伤吐血本证，详具医通。石顽治姜学，在夏月感冒咳嗽，时居母夫人丧，哀痛骨立，寝苦茹蔬，医者不察虚实，妄投枳桔芩栀，不但郁闭表邪，兼之伤犯中气，遂致呕血泄泻，观其外证，唇燥咽乾，颇似有热，而脉弦小知为脾胃虚寒，客邪不散，虚火乘机僭发之候遂与桂枝人叁汤，三济而血泻皆除，调理脾肺而康。又治沈懋甫仲子，年十七，每伤风即吐血梦泄，此肝藏有伏火，火动则招风也，盖肝为藏血藏魂之地，肝不藏，则血随火炎，魂不盛，则精随梦泄，遂与桂枝汤加龙骨牡蛎，四剂而表解血止，桂枝汤主和营散邪，加龙骨牡蛎，以镇肝安魂，封藏固则风不易入，魂梦安则火不妄动，而血亦不上涌，精亦不下泄矣，若以其火盛，而用知柏之属，鲜有不虚损者。

唾脓血

吐血虽主於火，然有虚实之殊，至唾脓血，无不因邪热郁发所

致，经曰：服桂枝汤吐者，其後必唾脓血也，此非特酒客辈，素多湿热蕴积而然，每见春温误行汗下不解，多有此变，并宜葶苈苦酒汤下夺之。冬温误用卒甘发汗不解，复大下之，致胃气虚寒，邪伏阴中，而见寸脉砵迟，尺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者，麻黄升麻汤萎薤汤选用，或增损而用。

石顽治陆中行室，年二十馀，腊月中旬，患咳嗽，缝过半月，病势稍絀，新正五日复咳倍前，自汗体倦，咽喉乾痛，至元夕忽微恶寒发热，明日转为腹痛自利，手足逆冷，咽痛痺常，又三日则咳唾脓血，始延余治，其脉轻取微数，寻之则仍不数，寸口似动而尺部略重则无，审其脉证寒热难分，颇似仲景厥阴例中麻黄升麻汤证，盖始本冬温，所伤原不为重，故咳至半月渐絀，乃勉力支持岁事，过於劳役，伤其脾肺之气，故咳复甚於前，至望夜忽憎寒发热，来日遂自利厥逆者，当是病中体复感寒邪之故，热邪既伤於内，寒邪复加於外，寒闭热邪，不得外散，势必内奔而为自利，致邪传少阴厥阴，而为咽喉不利唾脓血也，虽伤寒大下後，与伤热後自利不同，而寒热错杂则一，遂与麻黄升麻汤一剂，肢体微汗，手足温暖，自利即止，明日诊之，脉亦向和，嗣後与痺功生脉合服数剂而安。

热入血室

冲为血海，即为血室，冲脉得热，则逼血下行，男子亦有是证，不独妇人也。凡血滞不行，则脉乍涩乍数，或砵或伏，若血热交并则洪盛，血虚则羸，虚中有瘀则羸中带弦，此一定法也。如薛明证下血 y，此为热入血室，但头汗出，当刺期门，随其实而泻之，然汗出则愈，即欲用药，小柴胡合犀角地黄，热甚神昏者，生地黄黄连汤，稍加酒大黄微利之，以有瘀血故头汗也。妇人中风发热，经水适来七八日胸脘下满，如结胸状，y 者刺期门，此言适来即断，血结在 为实证，故刺期门以泻之，不善刺者，以小柴胡去参加桃仁丹皮归尾穿山甲以消之。妇人中风寒热，经水适断，血结如疟状者，此言经行未尽而适断，虽有结血，未为全实，小柴胡加当归丹皮生地以凉之。妇人伤寒发热，经水适来，昼日明了，暮则 y，如见鬼状者，此言经行不断，则热不留结，勿谓 y，而误用硝磺犯其胃气，刺动营血犯其中焦，柴胡和解犯其上焦，但不妄犯，热随血散自愈也。血弱既尽，邪正相搏结於脘下，默默不欲食，邪高痛下而呕者，小柴胡汤主之。

畜血

伤寒太癯病，当汗不汗，则热瘀在 必血结也，大抵胸脘小腹鞭

满，以手按之痛，小便不利，乃气滞不行而为弱，若乾咳引促下痛者，为水饮，五苓十枣证也，若小便自利，大便黑亮，其人如狂者，为畜血，桃核承气代抵当汤选用。已下脉数不解，消谷善饥，六七日不大便者，此有瘀血，抵当汤。若产後感冒，或停食，瘀血不行，腹胀喘逆，此血化为水也，下瘀血汤，不应，急加入叁乾漆灰。薛明病，其人善忘，大便黑，胸中痛不可近者，畜血也，犀角地黄汤加大黄，然溱腻如漆者，为畜血，若黑燥如煤者，为燥结，非畜血也。畜血证舌胎，有边白中黑而璠薄润，必无乾燥焦黄者，以血属阴，无大实热故也。内伤杂证畜血，不在此例。戴同父治一人，元气素虚，胃口有畜血，每食椒姜热汤，则瘵一二声，以人参生白术各一紮切，用僵 K 死，绞浆制为末，入乾漆灰七分，以米饮丸弹子大，早暮陈酒细嚼一丸，终剂而愈。喻嘉言治一人，伤寒後紮促痿废，痛如刀刺，用桃核承气加熟附子桂肉而愈。

李士材治一人，畜血如狂，少腹结痛，六脉颯而左关尺独弦且其人素有羸证，以桃核承气加人参三钱而安。

动气

动气者，筑筑然跳动，见於脐之上下左右也，以其人脾气素虚，水结不散，即发动气，状如奔豚，但动气时聚时散，奔豚则固结不散也，又病人素有痞积，亦为动气，皆不可汗下，误下则腹满拘急，身虽热反欲卧，无论左右上下，通宜甘草乾姜汤，加茯苓桂心，或理中去术加桂苓，痛甚加絳茱萸附子，以术闭气，桂泄奔豚也。误汗动气，则气逆上冲，或心中大烦，目晕欲呕，引饮则吐，或骨节痛，通宜五苓散去术倍桂枝茯苓，或柴胡桂枝汤絳叁枣加苓橘，缘叁枣益气苓橘散气也，凡伤寒动气，必须审问，非脉可知也。

振

振者，森然若寒，耸然振动，皆责为虚寒也，振近於战而其势稍轻战则鼓栗而战，振则虚而不争，但耸动耳，盖由发汗吐下太过，致损血气，虚璠而作也。伤寒吐下後，逆气冲胸，起则头眩，身振振动摇者，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太籛病，发汗不解，其人仍发热，心下悸头眩，身倏动，振振欲墮地者，真武汤。

战栗

战栗者，阴籛争胜，故身为之摇也，邪气外与正气争则为战，邪气内与正气争则为栗，战者，身战寒耸，正气胜，故得汗而解也，栗者，心栗鼓颌而身不战，阴气盛正虚不能胜邪，遂成寒逆

也。有传经战栗，脉实便秘者，大柴胡汤。温病发战，凉膈承气加姜枣下之，必大汗而解。热病发战，白虎合解毒，有证者，凉膈双解下之。伤寒夹冷食而内栗，寒逆不得解者，甘草乾姜汤，表邪势盛而战，五积散，籛虚不能作汗而栗，再造散，始病无热而栗，手足逆冷者，理中汤，背恶寒者，附子汤，误发其汗而栗，四逆汤加人参。坏证寒栗，正气虚璜也，十全大补人参养营大建中汤选用。伤寒六七日或十馀日，战汗不当用药。大法血隧热壅，须用硝黄，气隧寒滞，必用桂附，阴籛之用不同，有形无形故也。

肉攸筋惕

肉攸筋惕，非常常有之，经曰：籛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发汗过多，津液固少，籛气偏枯，筋肉失其所养，如鱼失水，故惕惕然动，攸攸然跳也。发汗过多，厥逆筋惕肉攸者，真武汤，若恶寒去芍药增附子，恶热絳附子倍芍药。素有动气，误行发汗，筋肉振跳者，理中汤加桂附茯苓。素常失血之人，经脉失养，时时筋惕者，大剂温补自愈。若不因汗下，始病便见此证者，必元气久虚，或失血房劳後，及新产感冒，致有是证，若误用表药，必无生理。

赧

赧者，筋脉急而缩也，者，筋脉缓而伸也，此证多属虚风，盖风主动摇故耳，伤寒汗下後传变此证，病势已剧，能用去风涤热之剂治之，间有生者，大率与过汗经虚发痉不殊，古人悉从小续命加絳，殊不知坏病变见此候，皆是脾虚生风之象，虽有六经形证，断不可复用表药，惟大建中加絳为当有热去桂附苡蓉加鼈连蝎稍之类。风温被火，微黄烦蚤，时发赧者，姜甬汤加絳。若赧戴眼反折，汗出如珠，为太籛绝，又四肢动而不止，似赧而无力抽搐者，为肝绝也。

怫郁

怫郁者，乃籛气蒸越於头面，聚而不散，故缘缘而赤也，所谓缘缘者，有时不赤，有时忽赤，若有所因而愧赧之状也。伤寒发汗不彻，或覆盖不周，或早揭衣被致籛气怫郁在表，面色缘缘正赤，躁烦不知痛处，桂枝二越婢一汤。若腹满潮热，脉洪大而数者，因大便不通，火气炎上而作赤色，大柴胡汤。汗吐下後，胃中虚冷，外气怫郁而畏寒，厥逆脉微者，理中汤，外有微热，加桂枝，内寒甚者，加附子。温病面赤，烦躁饮水，小柴胡去半夏加括蔘根。热病烦渴，引水面赤，白虎加人参汤，内实潮热不大

便，凉膈双解选用，下後热不解，或解半日许，复热面赤者，黄连解毒人参白虎选用。若下元虚人，误下伤阴，箴气发越，而身热目陷，手足逆冷，面合赤色者，不治。

戴箴

戴箴者，面赤如微酣之状，阴证冷瘧发躁，面赤脉砵细，为浮火上冲，水瘧似火也，凡下元虚惫之人，箴浮於上，与在表之邪相合，则为戴箴，箴已戴於头面，而不知者更行表散，则孤箴飞越，危殆立至矣，节庵立法甚妙，以人参附子等药，收拾箴气归於下元，而加透表以散外邪也，至於伤风，误用麻黄重剂发汗，亦有戴箴烦躁者，与伤寒无碍，总由平素下虚，是以真箴易於上越耳。下利清谷，脉砵迟，面少赤，白通加猪胆汁汤。下利清谷，寒外热，脉微欲绝，面赤咽痛者，通脉四逆汤加 C 夏秋伏暑面戴箴，上热下寒，腹痛泻利者，冷香饮子，若喘汗或泻者，非浆水散下来复丹不效。大抵箴邪在表之怫郁，必面合赤色，而手足自温，若阴证虚箴上泛而戴箴，面虽赤足胫必冷，不可但见面赤，便以为热也。

四逆

四逆者，手足逆冷，四肢温也，厥逆者，四肢有时自温，有时冰冷也，然自热而至逆，逆而至厥，皆传经之邪也。少阴病四逆，或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满痛，或泄利下重者，四逆散，若手足厥冷大便秘，小便赤，脉砵而滑，小承气汤。若初病便厥冷，四逆而脉砵者，当从阴寒例治。又始本箴证发热，因误服寒凉过多，或汗下太过，致变四逆者，当从坏证例治。

石顽治金鲁公触热劳形，醉饱不仅後受凉，遂患发热头痛，胀满喘逆，大汗如蒸，面赤戴箴，足冷箴缩，脉弦数无力，曰：此伤暑夹食而复夹阴也，与大顺散一服不应，转觉胀急不安，因与枳实理中加厚朴大黄，是夜便更衣二次，身凉足暖而痊。

足冷

足冷手不冷者，下焦卫气不温也，外感而夹寒食伤於太阴，身热足冷，或头痛，或腹痛，此胃中箴气不得下通也，甘草乾姜理中五积选用，甚至有脐下结痛不可按，及下白脓者，此燥屎内结，大肠腑伤而下也，改用消导利气药一剂，後与调理。有下元素虚之人，病伤寒中风恶寒发热，但箴缩足冷者，当从夹阴例治。盛暑中身热足冷多汗者，作湿温治之。

厥

厥者，逆冷之瘧，周身气逆，手足厥冷是也，盖诸箴起於四肢，

厥为籛气郁伏可知：厥逆虽有寒热不同，无论传经直中，俱属阴经，皆不可发汗，少阴证，但厥无汗，而强发之，必动血。伤寒籛二厥，最宜审辨，夫籛厥者，先是三籛经感寒，起於头痛发热恶寒，已後传进三阴血分，变出四肢厥冷乍温，大便燥实，y发渴，扬手掷足，不恶寒但恶热，脉来砵滑而数，重按有力，此皆传经热厥，外证虽厥冷，内则热璫耳，盖因大便失下，血气不通，故手足乍冷乍温，唇与爪甲青紫，此热璫反兼水化之义，大柴小承四逆散选用。若温病热病时疫，热璫而厥者，凉膈合解毒，或合承气下之，热不退者再下之，虽云三下热不退者死，然亦有下三五次，利一二十行，热方退而得生者。热病厥逆，手足冷脉滑者，有热也，白虎汤。肢体厥冷，惟心胸有热，大便秘者，解毒凉膈最当。热病厥逆不大便，而腹满背微恶寒，脉浮滑者，白虎汤，砵滑者，承气汤，此温热厥逆治法，不可拘於伤寒籛厥而禁大下也。阴厥者，三阴经受寒，初起无身热头疼，便恶寒四肢厥冷，直过肘膝不温，唇与爪甲青黑，欲引衣卧，二便清利不渴，或腹痛泄利清谷，或慄栗面如刀刮，或口吐涎沫，或乾呕瘵逆，脉来砵细无力，此直中阴经寒厥，理中四逆子汤选用。若阴璫似籛，格其虚籛於外，厥逆烦躁，面赤戴籛，虚籛上膈，则渴欲饮水而不能咽，脉来数疾无伦，按之全无，此为虚籛发露，通宜白通通脉四逆温之。又伤寒坏病，多有厥逆烦躁者，不独阴璫也，当分阴伤籛伤用药，最为切要，阴伤则宜滋补先天真阴，兼清血中之热，籛伤则宜温养後天胃气，兼助下焦真籛，贵在临证活法，不得如阴厥籛厥例治也。痰厥手足逆冷，脉乍紧，心下满而烦，饥不能食，瓜蒂散吐之。食厥手足逆冷，上部有脉，下部无脉，急作法探吐之。伤寒厥而心下悸者，当先治水，茯苓甘草汤，後治厥，小柴胡汤。吐利厥逆，烦躁欲死者，絳茱萸汤。少阴脉不至，厥冷昏砵如死人状者，名曰尸厥，宜从阴毒治之。厥逆下利，反骤能食而脉不至，或散疾无伦者，为除中不治。凡厥逆恶寒卧，烦躁下利，不知人者，皆恶候也，藏厥厥治例，另具本条。

卧

卧者，身而手足不伸也，凡人冬月独寝，则曲不伸，天气稍暖，则手足舒畅，安有卧之理，故一见卧，即属阴寒可知，然太籛经表邪未化为热，及发热之初，恶寒未罢，亦有卧者，故凡见头痛发热诸籛证，即为太籛无疑。

唇甲青

色之青者为寒，赤者为热，以寒中於 则血脉凝滞，不能荣行於外，所以唇爪青黑也，若热毒流入於 而为热厥，则唇甲亦青，但青中必带深紫，与阴寒之青黑不同，试观产妇以舌青验子死，唇青验母死，则知青黑为气竭绝，不得与青紫浑称也。

咽喉乾痛

咽痛非有大热，则为大寒，治之一误，死生立判，即太病误下误汗，亡气漏风，及热传阳明，热传少阳，热传少阴，寒中少阴，种种不同，不可概以为热盛也。夫咽者，胃之门，热邪传入阳明，则咽但乾而不痛，若热毒势甚，亦有燥渴引饮而痛者，但须以表热 实，分经府而汗下之。阳明病头眩，能食而 必咽痛，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若六七日不大便，热蒸头疼，面热咽痛者，调胃承气汤。若脉弦促痛，而见口燥咽乾，则属少阳矣。有汗下後虚烦口燥咽乾，竹叶石膏汤，冬月小柴胡去半夏加塘蓼根。有太阴病下之，若脉浮紧者必咽痛，此热邪在膈上也，小建中加桔梗。有大汗不止，亡气漏风而咽痛，脉反硬紧者，此气虚而阴气上乘也，桂枝加附子汤白术附子汤选用。有表邪传少阴经而咽痛者，以其经上循喉咙故也，其脉必数而有力，其证必躁渴引饮，便溺涩短赤，急当下夺以泄其热也。少阴病，咽痛四逆，泄利下重者，四逆散。若口燥咽乾而渴，腹胀不大便，或下利纯清臭水者，急下之，大承气汤。风热挟饮上攻少阴，咳而咽痛，半夏散及汤阴邪上结，咽疮声不出者，苦酒汤。若直中阴经，而咽喉骤痛，不肿不渴，始病无发热头痛，脉来硬紧而细其证呕吐清水泻利清谷，便溺清利，或燥璫闷乱，渴不能饮，脉来急数无伦者，此寒气客於少阴之经，虚气上逆之候阴，故暴厥即不暴耳，四逆汤附子汤急温之。少阴病下利清谷，寒外热，脉微欲绝，喉痛面赤者，通脉四逆汤加 暴病暴死，发及咽痛腹满者此疫毒发於少阴也，一味金汁灌之。若肾水本虚而龙火势盛必挟涎饮於上，所以一发即肿痛闭塞也，急当破出血，涌泄痰涎，後以六味丸许，浓煎牛膝麦冬五味汤，调化频服。凡气邪上逆而咽痛，宜甘寒以解其热，并噙蜜煎黄檗以佐之，阴寒闭塞而咽痛，当卒温以散其结，并噙蜜煎附子以佐之。其冬温，风温温病，热病，阴毒，气毒，温毒，皆有咽喉乾痛，各随本例治法，但加甘桔为引可也。

失音不语

失音者，语而声音不扬也，虽有寒热之殊，皆属少阴经证，亦有因肺气受伤者，以肺肾本为子母，子伤而母气亦伤，故虽主於

肺，而实不外乎肾也，至於不语，则神识昏，又当归之於心，亦有因邪郁蔽明者，以蔽明为心之子，蔽明邪实，则经络不能流通，致火热薰灼心竅，所以神昏，即中风喉舌，亦不外乎此也。有寒客少阴，咽痛失音，脉砒背恶寒者，附子汤，若发热脉砒，麻黄附子细辛汤。有风热挟饮上攻，而咽痛声不出者，有风温误汗灼热，语言难出者，二证皆不出乎，热伤少阴之经也。伤寒误用辛热发散太过，而肺燥失音者，六味丸加麦冬五味。误用苦寒肺声，贪水欲文蛤散，（即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加文蛤姜枣）伤寒暴，与虚劳久病声哑不同，盖虚劳吐血失音，不久必死若肺络受伤而哑者，虽数年不愈，亦不死也。伤寒口噤不语有五，有身热自汗，神昏不语，叉手冒心者，发汗多伤营，心神失养也，当温养药中兼调营气，使发汗表和自愈。有蔽明府实，胃气不能上通而不语者，谓胃承气汤下之。有热病哑不能言者此热毒郁发，表上下不通也当与白虎凉膈等热服汗之，得汗即苏，无汗则死，经言热病暗哑不能言，三四日不得汗者死是也。至於痙病口噤不能言，暴怒气厥不能言，各具本条。

喉痹

喉痹者，热毒陷於厥阴也，伤寒而至喉痹，邪气深矣，盖厥阴为阴中之蔽最易发热，龙火每挟毒邪涎饮，痹着於少阴之经，以阴从阴，故阴中火发，必发於喉火性上炎故也。凡厥逆发去热，热多寒少，或发痙脓，或吐脓血，或咽痛喉痹者，皆热邪有馀之候，虽伤与温病热病天行大头，及杂证湿痰郁火等骤发之喉痹，种种不同，而为阴火亢害则一，其治法皆可默悟矣。

头眩

头眩者，头旋眼黑也，或言眩，眩端眩冒者，似是而非，眩为眼黑，为眼花，端为转端，冒为昏冒，皆少蔽证也，璣枢云上虚则眩，下虚则厥，眩虽为虚而多属风者盖风主端动故耳。伤寒口苦目眩者，此少蔽表邪传，表中蔽虚故也，小柴胡汤。吐下後，虚烦痞满，气上冲胸，起则头眩，此蔽虚也，蔽明病，头眩不恶寒，能食而咳，此水饮也，并宜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诸逆发汗转剧，言乱目眩者，不治，夫头眩种种，皆真气衰夺，痰因火端所致，未有因实而致眩者，故仲景治头眩，皆用温经补蔽之药，至如少阴下利止而头眩，时时自冒者不治，此虚璫而脱也。

郁冒

郁为郁结，冒为昏冒，如物蒙罩其首，若雾霭中，恍忽不清，较之眩端尤重，世谓昏迷是也，经言诸虚乘寒则为厥，郁冒不仁，

此寒气乘虚中於人也，故郁冒不仁者，当以附子加乾姜温之。太
籛病，先下之不愈，仍复发汗，表 俱虚，其人因致冒，冒家汗出
自愈者，汗出表和故也，若不得汗，桂枝人叁汤，下虚脉微者，
少加附子。太籛病，重复发汗，籛虚耳聋而又手自冒者，慎勿误
用小柴胡，宜大建中。又病人叉手冒胸，循衣摸床，y昏冒不知
人事，此心火上炎逼肺，肺气不能自持，所以神昏，不可误认
风证，节庵升籛散火汤。新产恶露不行郁冒，详医通妇人本门。

不仁

不仁为不柔和，内经谓之肉苛是也，以其血气虚少，不能周流於
身，为邪气所伏，是以肌体顽麻，不知痛痒，厥如死尸而且郁冒
也，脉浮，桂枝麻黄各半汤，脉数，甘草乾姜汤，桂枝人叁汤，脉
虚十全大补大建中汤。若脉浮而洪，身汗如油，喘而不休，水浆
不下，形体不仁，为命绝也。

厥晕

厥者厥逆，晕者昏晕，温病热病，温毒籛毒，邪热内结胸满痰
盛，或当下失下，以致籛热亢璫，忽然手足厥冷，口噤咬牙昏
晕，须臾复苏，若牙关紧急，药不可下，先用绢帕裹指粤新汲水
於口中牙根紮边，频频搭之，候牙宽，却用承气合解毒，或凉膈
双解下之。

心悸

心悸者筑筑然动，琨忡不能自安，其证有三，一者气虚而悸，一
者汗下後悸，一者停饮而悸。气虚者，籛气内弱，心中空虚而为
悸也。汗下後，正气内虚，邪气交击而悸，较之气虚尤甚。停饮
者，由饮水过多，水停心下心为火恶水不能自安而为悸也。伤寒
二三日，心中悸而烦者，小建中汤。寒热往来，小便不利，心烦
喜呕而悸小柴胡汤。伤寒脉结代心动悸，炙甘草汤。少阴病，四
肢逆冷而心中悸者，四逆散加桂苓。太籛病，发汗过多，其人叉
手自冒心下悸欲得按者，桂枝甘草汤。发汗後，其人脐下悸，
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枣汤。太籛病，发汗不解，仍发热，
心下悸头眩，身倏动，振振欲墮地者，真武汤。太籛病，小便利
者，以饮水多故心下悸，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汤，小便少者，必苦
急，猪苓汤。饮水多，水停心下，悸而惕惕不安者，茯苓甘草汤
五苓散选用。凡停水而悸，心下琨忡，或厥者，虽有馀邪，必先
利水，免致内渍而成自利，外渍而为肿胀也。

蚤惕

蚤惕者心中惕然动悸，皆火迫吐下所致，如太籛病加温 必蚤

也。又太籛脉浮，宜以汗解，妄以火迫之，必蚤狂起卧不安，救逆汤。火逆下之，因烧，烦躁而蚤狂者，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少籛有三禁，妄加吐下，邪犯少籛之本而蚤烦胸满，小便不利，身重，不可转侧者，柴胡加龙骨牡蛎汤。

不得眠

籛盛阴虚，则昼夜不得眠，阴盛籛虚则嗜卧不欲起，亦有至夜安静而昼日烦躁不得眠者，此汗下後暴伤其籛气所致也。伤寒邪热传，阴为籛扰，所以眠卧不盛，盖籛主动，动则使人烦心不得眠，若邪气在表必无热邪内扰之理，故少阴虽有烦心不眠，皆为传经热证，而非直中阴寒，阴主静，静则多眠，安有反不得眠之理。不得眠有数证，皆为籛盛切禁温剂，惟汗吐下後，虚烦脉浮弱者，因津液内竭，则当从权，用真武汤温之，此太籛坏病治例，而非少阴阴寒之谓也。如下之後复发汗，昼日烦躁不得眠，夜而安静者，用乾姜附子汤亦是暴伤津液之故，非阴证也。又太籛病，二三日不得卧但欲起，心下结脉微弱者用理中汤，亦是因寒饮在胸中所以宜温而不宜下，下之利不止耳，外此皆不可用温也。汗下後，虚烦不得眠栀子豉汤。胃中有燥屎大热错语喘满神昏不得眠，大承气汤急下之。汗下後，乱梦心烦乏气，狂言不得眠，酸枣汤。表邪失汗，伤阴身大热善忘时蚤悸，乾呕错语呻吟不得眠，犀角地黄汤。五六日大便不行，腹胀不鞭之不痛，舌乾微胎而渴者，炙甘草汤。少阴病得之二三日已上，心烦不得眠，黄连阿襟汤。咳而呕，心烦不得卧猪苓汤。中气虚而寒痰沃胆，胸中时觉堤忡，昼夜不得眠温胆汤。伤寒坏病久不愈，常不得眠，或心脾气血素亏，而悸不盛不得眠，诸药不效者，大剂独参汤，或归脾汤，并用送下养正丹。差後虚烦不得眠竹叶石膏汤。

多眠

夫卫气者，昼则行籛，夜则行阴，行籛则寤，行阴则寐，盖籛虚阴盛，则目瞑多眠，若始病无表证，而见畏寒呕泄，知病不在籛分，而为直中阴寒无疑，惟风邪深入，而见头痛发热，神昏多眠者，方为表证，则宜解表为先，若得汗後，脉砵细，身凉嗜卧者，此籛邪去而阴气自复，可不药而愈也，设胸满脘痛，风热内攻而喜睡者，小柴胡加枳桔。少阴病，始得之但欲寐，脉尺寸俱砵细迟弱者，四逆汤。少阴病欲吐不吐，欲呕不呕，心烦多寐，自利而渴，小便色白者，真武汤，若复烦热不得卧者，难治。凡脉微细欲绝，或卧恶寒向壁，或身重逆冷，皆属少阴，宜附子汤。热

病三籛合病，目合则汗，y有热者，白虎汤。凡胃中有热者，亦欲多眠，但神昏气而大热，原不似少阴之卧足冷也。风温狐惑多眠，详本例。

厥

昔人云：杂病吐 责於热，伤寒吐 责於寒，殊不知皆是胃虚邪盛，寒热错乱所致，所以仲景乌梅丸，辛热苦寒补泻并用，而独不用甘草者，盖 闻甘即起，闻酸即止，闻苦即定，见辣则头伏而下，设不知此，而纯用辛热之药，则吐逆转剧，误用纯苦寒之药，则微籛顿绝，危殆立至也，然金匱又有甘草粉蜜汤纯用甘味者，此又治久病胃虚不得食，而 病之药，不可因此碍彼也。有初见表证即吐 者，此必夹食所致，但与二陈汤中倍生姜乌梅，加细辛川椒紫苏广申香叶之类自安。少籛寒热往来，呕而吐者，小柴胡去叁枣甘草加乌梅黄连，若胸中痞者，三泻心汤黄连汤选用。若腹满不大便，热甚昏愤而吐 者，当用大柴胡去大枣加黄连乌梅微利之。厥阴病，消渴气上撞心，饥不欲食，食即吐 ，盖中焦寒璫，而无根失守之火，浮於上焦，故能消水，宜连理汤用乌梅肉糊丸，川椒汤服，若大便难者，加酒制大黄蜂蜜微利之，用丸不用汤者，取滓入虫口也。上膈烦躁，昏乱欲死，紫手脉碇迟，足冷便秘者，多难治，若 色赤而活或多者，属胃热，犹可治之，死色白而扁者，属胃败，必不治也。凡人胃 忽痛忽止，身上乍热乍凉，面上乍赤乍白，脉倏乱倏静，口中吐沫不食者，便是 厥之候。

藏厥

藏厥者，胃中籛虚，不能生化脾土，则脾藏气衰不端，不端则水谷不化，胃气不行，经脉不通，故周身皆冷而厥也。伤寒脉微而厥，至七八日肤冷，其人躁无暂安时，此为藏厥，非 厥也，附子理中汤。

狐惑

狐惑及罔階皆虫证也，伤寒失汗不解，多日传变，三虫求食，则为狐惑，盖腹中有热，入食无多，肠胃空虚，故三虫求食而蚀人府藏也，金匱云：狐惑之病，状如伤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闭，卧起不安，虫蚀於喉为惑，上唇有疮，蚀於阴为狐，下唇有疮，不欲饮食，恶闻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蚀於上部则声 ，甘草泻心汤，又云：病脉数无热微烦，默默但欲卧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鸠眼，七八日目四眦黑，若能食者，脓已成也，赤小豆当归散，蚀於下部则咽乾，苦叁汤洗之，蚀於肛者，雄黄导

之，近世通用黄连犀角散加槐子桃仁煎服。

东垣治一膏粱人，先曾发汗不解，而变狐惑发斑，厥逆声，默默欲眠，目不能闭，反侧不安，大便秘结，六脉砵数，乃厥深热深之候，急以承气下之，更用黄连解毒汤，黄连犀角散而安。

百合

百合病，即痿证之暴者，以肺热叶焦，气化不行，致小便不利，又肺为百脉之总司，故通身经脉废弛，所以百脉一宗，举身皆病，无复经络传次，皆由大病虚劳之後，藏府不调所致，其证似寒无寒，似热无热，欲食不食，欲卧不卧，口苦小便赤，药入即吐利，脉微数，尿则头痛者，六十日愈，头不觉痛，但淅然恶寒，四十日愈，尿则快然，但头眩者，二十日愈，百合地黄汤随证加絃，盖取百合之清肃肺气，以利水道，则周身之热自化耳。

舌卷囊缩

伤寒传至厥阴，邪热内伏，筋气不得外通，所以经脉缩急，反有似乎阴寒之状，以肝主诸筋故也，故凡舌卷囊缩，从三焦热证传至厥阴，而见此证者，乃肝气燔灼，木受火困，而不得舒纵，为热璫危殆之候，男子则囊缩，妇人则乳头缩也，指掌以囊缩用小承气，然必脉实便秘，口渴烦满之璫，方可下之，若脉浮下利者，宜当归四逆汤，脉缩厥寒者，加絃茱萸。若始病无热，便厥冷无脉，而见此证，乃厥阴虚寒，内则经脉失养，而引急不舒，外则肢体曲，而下部不温，乃肝气垂绝之候，急宜四逆汤加絃茱萸肉桂温之，并灸关元气海及膻 k，伤寒食郁中宫不化，久而变热，痰聚胸中，则声音不清，舌短强鞭，而囊不缩，宜调中饮。又寒疝，往往有囊缩辜丸，引急而舌不卷者(四逆汤加絃茱萸回香)。

筋缩

夹阴伤寒，身热头疼，足冷筋缩，及三阴中寒，阴盛格筋，烦躁面赤，筋缩入腹者，皆真筋内馁，不可与厥阴经热璫囊缩，比例而推也，治法详总论夹阴三阴例中。阴筋易女劳复，筋缩入腹，舌吐出者不治。

直视摇头

直视者，目上瞪而不能动也，经曰，直视摇头者心绝，狂言目反直视者，肾绝，直视喘满者死，若戴眼反折，汗出如贯珠不流者，为膀胱绝，反折言目珠左右不定也，戴眼谓黑睛反视不下也，皆不治。痉病直视摇头，口噤背反张者，难治，然非心绝，风主动摇故也，又摇头言者，痛也，审其因而治之。若目中不了

了，犹能视物，但半昏不见，此非直视也，y 不大便者，宜大承气汤下之。又亡血家发汗，直视不能，盖目得血而能视，误汗复伤其血，故眦急不能卒视，当大补气血为主，不可便以为死证也。

遗尿

遗尿者，小便自出而不知也，热病三焦合病，则身重 y 遗尿，此热盛神昏而不知也。若阴证下体逆冷，遗尿者即死。若病久脉和身轻，肌肤柔泽者，此膀胱虚寒之璫也，附子汤加益智砵香补骨脂。汗下後不解，阴虚火动而遗尿者，以发汗虚表，肺金气伤，加之膀胱津少，不能约制也，生脉散加黄肉桂。卒中风倒仆遗尿，肾绝狂言，直视 y 遗尿者，肾与膀胱俱绝，不治。

循衣撮空

循衣撮空，皆为死候，而仲景又云：循衣摸床，直视 y 大承气汤下之，脉弦者生，涩者死，小便利者可治，详此证，非大实即大虚，当审其因，察其脉，参其证，而分治之，实而便秘，大承气泻之，虚而便滑，独参汤补之，厥逆加附子，若亡血者，又当与生地黄黄连汤也。

许叔微治一人，伤寒大便不利日晡潮热手循衣缝，紮手撮空直视，喘息更数医矣，见之皆走，此诚恶候，得此十中九死，仲景虽有证，而无治法但云脉弦者，生涩者死已经吐下难於用药姑且救之，若大便秘通，而脉弦者，庶可治也，与小承气汤一服，大便利诸疾渐退，脉且微弦半月愈又尝治循衣撮空，得愈者数人，皆用大补气血之剂，惟一人兼做振脉代，遂於大补剂中加桂二分，振止脉和而愈，又一人夏月伤暑，兼内伤冷物，厥逆呕吐，或误认阴证，而与热药及覆盖出汗後加以口热咽乾，眼白微红，项强溺秘，循衣摸床，如发狂状，言语错乱，舌赤欲裂，朝轻暮重，脉六七至而有力，以黄连解毒及大承气下之而安。

绝汗

冷汗者，胃中籛衰，不能温养分肉营卫失职而然也，伤寒环口黧黑，柔汗发黄者脾绝，阴毒面青黑，额上手背冷汗不止者，营卫绝，皆死，大抵气绝则汗出如珠，着身不流，气散则汗出如油，喘而不休，皆是绝证，若虚璫冷汗淡汗不止，皆非吉兆也。

劳复

大病新差後，气血尚虚，餘热未尽，宜安卧静养，设或早起劳动，则血气沸腾，而发热为劳复矣，非但强力远行也，梳头沐浴则动气，忧愁思虑伤神，况过用力乎，谚云：诸劳皆复，御女者死，诸

食皆复，犯酒最剧，酒色之害甚矣哉。伤寒邪气之传，自表玉，有次第焉，劳复则不然，见其邪气之复来也，必迎而夺之，不待其传也，经这大病差後劳复者，枳实栀子畔汤。伤寒差後更发热者，小柴胡汤，脉浮以汗解之，脉砢实者，以下解之。起居不时，虚热躁渴，喘嗽气乏者，竹叶石膏汤去半夏石膏加京枣，名千金劳复麦门冬汤。身热食少无力，补中益气汤。大抵劳复食复二证，医识得秘妙，则不致张皇，若先病七日汗出，今复发亦七日汗出，先十四日汗出，今亦十四日方解，若疫证三四次复发，亦三四次战汗，不为虑也。

食复

食复者，土虚不能胜谷气也，经云：热病少愈，食肉则复，多食则遗，此其禁也。病已差，尚微烦，设不了了者，以虚不胜谷气，故今微烦，损谷则愈，若有停滞，宜枳实栀子畔汤加大黄。若关脉洪大，烦渴 y，腹痛不大便，或发热，大柴胡下之，虚弱微热，理中汤温之。大病新差，饮酒必复，以酒味辛热，助其馀邪热毒故也，脉弦大者，小柴胡加葛根黄连乌梅，若脉洪大者，竹叶石膏，或小剂黄连解毒酌用。

女劳复

大病後犯房劳而复者，为女劳复犯者多死，其候头重不举，目中生花，腰背疼痛，少腹 急绞痛，或憎寒发热，阴火上冲，头面哄热，心胸烦闷者，必用烧偽□葱以韭根一大把鼠粪百馀粒，煎汤调下，虚璫热甚者，节庵逍遥汤调服，若腹急痛，脉砢逆冷者，当归四逆加絳茱萸调服，以絳茱萸升许酒拌炒熨小腹，若手足挛拳，籐缩入腹，脉离根者，不可救也。

阴籐易

男子病新差，与妇人交，而妇人反病者为籐易，妇人病新差，与男子交，而男子反得病为阴易，此近世所分，古人总谓之阴籐易也，男子则阴肿，少腹绞痛，妇人则 急，腰胯内痛，头重不举，目中生花，有时阴火上冲，头面哄热，胸中烦闷甚者，手足挛拳，百节解散，男子籐缩入腹，妇人痛引阴中，皆不可治，必舌吐出而死，如无死证可治者，用烧偽□葱以五苓散加韭根鼠粪煎服，热甚者，以逍遥汤调服，总欲使邪火从小便中泄去也。石顽治冯茂之，夏月阴籐易，而腰痛少腹急，烦躁 k，舌色青紫，而中有黄胎肿裂，虽渴欲冷饮，而舌却不甚乾，心下按之鞭痛，暖而失气，此挟宿食也，所可虑者，六脉虚大，而紫尺则弦，按之皆无根耳，遂以逍遥汤加大黄一剂下黑秽甚多，下後诸证

悉除，但少腹微冷作痛，又与烧偽口詛服，煎五苓散送下而安。

遗热

伤寒差後，半月十日以来，终不惺惺，错语少神，或寒热似疟，或烦热颊赤，脉来浮数而上，先前发汗未彻，馀热留在心包也，奉议节庵俱主知母麻黄汤，即麻黄汤中去杏仁而加知母黄芩芍药也，余尝用竹叶石膏汤加麻黄，治之更捷，若寒热如疟，小柴胡倍人参为当。

发颐

伤寒汗出不彻，热遗少籛，结於耳後或耳下，其形鞭肿者，名曰发颐，见之速宜消散，缓则成脓为害也，连翘败毒散，若脉浮数，能食者易治，若砢紧或牢革，反大热不能食者难治，肿连面上者，必加白芷 H 通籛明之经，若大便燥实，加酒大黄，外用赤小豆末鸡子清调敷，慎不可用寒凉敷药，若发即隐下，不能起发者，真气内乏，毒邪内陷，最危之兆，或连发数处，如流倅者，多不救也。

喜唾

病新差後，口中喜唾不止者，此少火气衰，中土不温，不能约制津液也，理中圆加益智仁以收摄之。

差後浮肿

大病後，腰以下至足，肿而重者，有水气也，牡蛎泽泻散急攻之，轻者只用五苓散加大腹皮牡蛎，但不可延缓，缓则上支胸俛难救矣，若但面肿而足不肿者，为胃虚，养胃汤去草薶防风，但足润而重者，为脾弱当节其饮食，用补中益气汤温补之，勿拘下肿为水，不辨虚实而混治也。

杂方(一百十三道，论中引用正方已具缵论此不复录)

籛旦汤

治冬温发热咽痛，或自利而咳。

桂枝(三钱)、芍药(酒焙)、甘草(炙各二钱)、黄芩(三钱酒炒)、生姜(三斤)、大枣(三枚擘)

右水煎，去滓温服无时，日二三服。本方加乾姜，名阴旦汤，治内挟寒食者。

黄 建中汤

治卫虚不能作汗，虚劳 急，诸不足。

黄 (一钱酒炒)、桂枝(二钱)、芍药(三钱酒洗)、甘草(二钱炙)、生姜(三片)、大枣(三枚擘)、襟饴(半紮)

右水煎去，滓内襟饴，更上火消解，日三服。

再造散

治籛虚不能作汗，名无籛证。

黄（酒洗）、人参、桂枝、甘草（炙各一钱）、熟附子、细辛（各五分）、B防风、川芎（各八分）、瓊姜（五片）

右水煎将成，加酒芍药一撮，更煮三沸去滓温服，节庵以此汤，治尺中迟弱，籛虚不能作汗之证，名曰再造，固为高出前辈，但稍嫌风孳药冗杂，然无害於温补助卫之大旨也。

香苏散

治感冒非时邪气，难分六经者。

香附（姜汁浸勿炒）、紫苏（各二藜）、陈皮（去白一藜）、甘草（半藜炙）

右为散，每服半藜，水煎去滓，日三服，以汗出热除为度。

芎苏散

治非时感冒。

紫苏、柴胡（各二钱）川芎、葛根、枳朶、桔梗、陈皮、半夏、茯苓（各一钱）、甘草（七分）、生姜（三片）、大枣（一枚擘）

右水煎，去滓热服，温覆取微汗。本方去川芎柴胡，加入人参前胡木香，名叁苏饮。按此为治非时感冒之首剂，非正伤寒药也，方中芎苏柴葛四味，为通治三籛经外感药，而独推芎苏二味名方者，其重在於邪伤血分也，更合之以二陈，治内伤饮食，加枳桔宽膈利痰，诚为总司外内之良方，而无引贼破家之虞，宜乎世所共推也，其叁苏饮方，即此汤去川芎柴胡，而易人参前胡木香之制，其主在於气分也，昔人有用芎苏散不解，用叁苏饮即解之说，意在人参有兼补之功，殊不知其为气血紮途也。

神术汤

治内伤冷食，外感寒邪。

B苍术（泔浸炒各三钱）、说B川芎、白芷（各一钱五分）、细辛（五分）、甘草（一钱炙）、J二茎连须、生姜（三斤）

右水煎热服，覆取微汗。

十神汤

治时疫感冒，头痛如破。

紫苏、葛根（各一钱五分）、麻黄（去根节泡）、升麻、川芎、白芷（各八分）、陈皮、甘草、白芍（世本作赤芍误）、香附（姜汁拌碎各六分）、生姜（五片）、J三茎连须）

右水煎，热服无时，温覆取微汗。此方出香苏散，专主解利籛明非时不正之气，其太籛经伤寒发热禁用，以中有升麻葛根，恐引

邪入犯箴明也，今世用治寒疫，但六经证不显者，总以此汤偷Q气，而元气虚人，蒙害亦不鲜矣。

升麻汤(即升麻葛根汤)

解利箴明经，发热斑僮。

升麻、葛根(生)、白芍(酒洗)、甘草(炙各一钱五分)

右水煎，温服无时。发斑加犀角，热甚更加黄连黑参，虚加人参。

葛根

治温热头痛如破。

川芎(二钱)、葛根、芍药、知母(各一钱五分)、]四根连须)、生姜(二片)

右水煎温服，痛未止再服。本方去知母加甘草大枣，名增损葛根 治感冒头痛。

连须 辄汤

治感冒头痛如破。

连须]七茎)、香畔(一合勿炒)、生姜(一絮切)

右水煎，温日三服，覆取微似汗，不汗加苏叶。

选奇汤

治风火相煽，眉棱骨痛。

]一钱五分)、防风(一钱)、甘草(一钱五分夏生冬炙)、黄髯(酒炒一钱热甚加用)

右水煎，食後稍热服。

申香正气散

治四时不正之气，挟食，及瘴湿霍乱。

广申香叶(一钱五分)、白术(霍乱转筋换木瓜)、厚朴(姜制)、白芷(痰食气滞换木香)、陈皮(各八分)、半夏(一钱五分口渴去之)、茯苓、桔梗(各一钱)、大腹皮(姜汤泡腹胀汤用之)、苏叶(各一钱自发汗去之)、甘草(炙五分呕吐去之)

右用生料作一剂，加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水煎去滓，热服无时。热多加黄连，寒多加乾姜，寒甚加附子少许。此本不换金正气散而立，方中腹皮乃传写之误，当遵古方用苍术为是，专治一切不正之气，非正伤寒药也，太箴病，恶寒发热，头疼骨节痛用之，先虚正气，虽汗出亦不解，故元气虚人，并夹阴伤寒，发热脉砵足冷者禁服。

人参败毒散

治时疫初起壮热，寒疫汗後热不止。

人参、B独活、柴胡、前胡、川芎、枳椇、桔梗、茯苓（各一钱）、甘草（半钱，人中黄更佳。）

右用生料作一剂，加生姜二片，水煎去滓，日二服。本方加陈仓米，名陈廩汤，治疫痢。此乃时疫初起烦热痞闷之证，然服之，多有邪骤发，其势转甚者，盖骤发则毒易传化，但不知者，以为反增其困耳，又寒疫屡发不解，亦咸用之，以正虚不补，则邪终不化，所以昔人有云：败毒散主治在时疫之先，又可用于寒疫之后，诚格言也。

荆防败毒散

治捻颈瘟咽喉肿痛，腹胀暴证。

B独活、前胡、柴胡、人参、甘草（人中黄更佳）、枳椇（生）、桔梗、茯苓、川芎、牛蒡子（炒研）、薄荷、荆芥（各一钱）、防风（一钱五分）

右水煎，去滓缓服，临服加真金汁一杯尤效。本方去人参茯苓枳椇桔梗薄荷独活，加连翘红花升麻归尾穿山甲，名连翘败毒散，治发颈。

普济消毒饮

治天行大头，湿蒸多汗。

柴胡（一钱二分）、黄连、黄芩（酒炒）、黑参、连翘、鼠粘子（炒研）、升麻、白芷、甘草（生）、桔梗、马勃（各一钱）、僵蚕（炒七分）、板蓝根（如无青黛代之）

右为末，半用水煎，去滓食后徐服，半用蜜丸，噙化就卧，以令药性上行也。气虚脉弱，加人参，大便秘，少加酒大黄。

六神通解散

治时疫初起热甚，躁不得汗。

麻黄（去节酒洗）、石膏、滑石、黄芩（各二钱）、苍术（去皮泔炒四钱）、甘草（炙一钱五分）

右为散，每服半钱，加姜三片水煎去滓，热服取汗，节庵加〔t
芎 輒。

独活散

治瘟疫瘴气，脚膝疼 发热头疼体痛。

独活、B细辛、麻黄（去节泡）、防风、枳椇（生）、蔓荆子、甘菊花、黄芩（酒洗）、人参、茯苓、甘草（炙各一钱）、石膏（二钱）

右为散，每服半钱，加薄荷五叶，生姜三片，水煎去滓，热服无时。

警原饮

治时疫邪气初犯募原者。

黄芩(酒洗)、白芍(酒洗)、知母(酒洗)、厚朴(姜汁炒各一钱)、槟榔(二钱)、草果(七分)、甘草(五分炙)、生姜(一片)、大枣(二枚擘)

右水煎，日三夜二服。

生犀饮

治疫疔初起眩晕呕血。

犀角(二钱)、苍术(麻油炒一钱)、川连(一钱)、黄土(半紮)、茶叶(一大撮)、金汁(半盞)

右水煎，去滓，入金汁搅服，日三夜二。大便结加大黄，渴加塘菱根，虚加盐水炒人参，表热去苍术黄土，加桂枝黄芩，便脓血，去苍术倍黄土加黄芩，便滑以人中黄代金汁。

清热解毒汤

治瘟疫大热。

黄连(酒洗)、黄芩(酒洗)、白芍(酒洗)、生地、人参(各三钱)、石膏(鸡子大碎)、B知母(各二钱)、甘草(一钱五分)、升麻、葛根(各一钱)、生姜(二紮切)

右水一斗，煮取五升，每服一升，日三夜二服。

人中黄丸

治瘟疫诸热毒。

大黄(三紮尿浸)、人中黄(如无坑C0代之)、苍术(去皮麻油炒)、桔梗、滑石(各二紮)、人参、黄连(酒洗)、黄芩(酒洗生各一紮)、防风(五钱)、香附(姜汁拌勿炒一紮五钱)

右为末，神曲糊丸，清热解毒汤送下二三钱。

人中黄散

治大头疫疔及绉衷瘟。

辰砂、雄黄(各一钱五分)、人中黄(一紮作人中黄法以竹筒留结去皮傍开一孔入满甘草末杉木塞孔腊月浸大粪池底月馀晒乾候用)

右为末，每服二钱，薄荷桔梗煎汤下，日三夜二服。

凉膈散

治膈热便秘胃实，发斑表俱热。

连翘、栀子仁、黄芩、薄荷、大黄(酒洗)、芒硝(各二钱)、甘草(五分炙)、大枣(一枚擘)、]一茎)

右水煎去滓，温服无时。

双解散

治温热病，表 大热。

防风、麻黄、薄荷、川芎、连翘、当归、芍药(生)、大黄(酒洗)、芒硝(各半擘)、石膏、黄芩(酒洗)、桔梗(各一擘)、甘草(二擘炙)、白术(姜汁拌勿炒)、荆芥、山梔(各二擘五钱)、滑石(三擘)右为散，每服三钱，加生姜三片，水煎去滓，温服。此本凉膈合通解而易白术，加芎归芍药荆防桔梗，即通圣散合益元之制也，按通圣为中风门中专方，而中风多是邪乘虚入，万无表 俱实之证，即大便燥结，亦属血枯风秘，用此甚难，惟温病热病内外邪甚者，乃为合宜，盖防风麻黄解表药也，风热之在皮肤者，得之由汗而泄，荆芥薄荷清上药也，风热之在巅顶者，得之由鼻而泄，大黄芒硝通利药也，湿热之在肠胃者，得之由後而泄，滑石梔子水道药也，湿热之在决渎者，得之由溺而泄，热淫於膈，肺胃受邪，石膏桔梗清肺胃也而连翘黄芩，又所以祛诸经之游火风热为患，肝木主之，川芎归芍，和肝血以息风热而甘草白术，又所以和胃气以健脾土，能胜湿热御风火故也，方中倍用益元者，以伏气所蒸之湿热，使半从肌表而泄，半从渗道而利也，故大便通者，硝黄自可勿用有微汗者，麻黄即可勿施，而湿热郁发，未有小便不黄赤者，双解之义，实在发汗利小便耳，昔人但知守真长於治火不知实开温热病之法(门也)。

黄连解毒汤

治内外热剧。

黄连、黄芩、黄檗(三味俱酒洗)、山梔(各二钱五分)

右水煎，温服无时。

三黄石膏汤

治汗下後不解，热郁三焦，便滑溺涩。

黄连、黄芩、黄檗(三味俱酒洗各二钱)、山梔(二十枚碎)、石膏(五钱碎)、麻黄(一钱泡)、香薷(一合)、生姜(三片)、]三茎)右用澄清地浆水煎，服半日许，不得汗解再服。脉数便秘上气喘急，舌卷囊缩者，去麻黄香薷，加大黄芒硝，捶法加细茶一撮。寒能制热，故用石膏，若能下热，故用芩连梔檗，佐以麻黄淡薷之发散者，以温热至深，表 俱实，降之则郁，扬之则越，郁则温热犹存，故兼之以发扬，则炎炎之势皆烬矣，此内外分解其势，乃兵之分击者也。

导赤泻心汤

治热传手少阴神昏。

黄连(酒洗)、黄芩(酒洗)、山梔(姜汁拌炒黑)、滑石(碎)、知

母(盐酒拌)、犀角、甘草(生)、人参、麦冬(去心)、茯神(各一钱)、生姜(三片)、大枣(三枚擘)

右加灯心为引,水煎热服。

射干麻黄汤

治水饮伤肺,而上气,喉中水鸡声。

射干(三钱)、麻黄(四钱)、细辛(一钱五分)、紫菀、诃梨花(各三钱)、五味子(捶)、半夏(姜制各二钱)、生姜(三片)、大枣(二枚擘)

右以水先煮麻黄,去沫内诸药,煎成去滓,分三服。

金沸草散

治肺感风寒,鼻塞声重嗽。

旋覆花(去梗叶)、麻黄(去节泡)、前胡(各七分)、荆芥穗(一钱)、半夏(姜制)、甘草(炙)、芍药(各五分)、生姜(三片)、大枣(一枚擘)

右水煎去滓,晨昏各一服。

萎甬汤

治风温嗽及冬温,发热头眩,咽乾舌强。

萎甬(一钱五分)、石膏(二钱碎)、白微、麻黄(去节泡)、川芎、葛根、B甘草(炙)、杏仁(去皮尖碎)、青木香(各一钱)

右水煎,日三服。

塘菱根汤

治风温无大热而渴。

塘菱根(一钱)、石膏(二钱碎)、葛根(一钱五分)、防风、人参、甘草(炙各五分)

右水煎,热服无时。

防己黄汤(一名汉防己汤)

治风湿关节烦疼,脉浮汗出。

防己(酒洗)、黄(酒拌各一擘)、白术(七钱)、甘草(五钱炙)

右每服抄五钱匙,加生姜四片,大枣一枚,水煎热服後当如虫行皮中,腰以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被绕腰下,温冷微汗差。喘加麻黄胃气不和加芍药,气上冲加桂枝,下有陈气加细辛。此治卫中之籛太虚,而在之真籛无患者,附子既不可用但用术甘温从籛以缓图之,盖自汗而腰以下属阴之分无汗,服此虽动其湿,而卫中之籛尚不足以胜之,故皮中如虫行,所以用暖被围腰下接令微汗,以渐取差,亦从下受者,从下出之之法也。

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

治风温身疼，日晡发热。

麻黄(去根节泡一钱五分)、杏仁(十枚去皮尖研)、薏苡(一絮姜汤泡勿炒)、甘草(八分炙)

右水煎温服，有微汗避风。方中用麻黄杏仁甘草，以开发理而泄风邪，即以薏苡之通利水道而去湿，大意与麻黄加术汤不殊，但其力稍逊耳。

○

治风湿上甚，项强头痛。

B 独活(酒洗)、防风、川芎(酒洗)、羌活(酒洗)、蔓荆子(醉)、甘草(炙各一钱)、生姜(一片)

右水煎温服，缓取微似汗，速则风去，湿不去也。寒湿腰以下重，附子防已，身重腰痠然加黄檗苍术。本方去独活川芎蔓荆甘草，加升麻柴胡苍术，名除风湿。●C 湿上甚为热汗之则易，下之则难，故当变常法而为表散，此方得之，若周身关节尽痛，即当去巅顶之药专除肉理间风湿为务也。

补中益气汤

治内伤劳倦耗气，及劳力感寒。

黄(一片酒炒一钱热甚倍用)、人参(三分有嗽去之气虚者可加至一钱)、甘草(炙五分可加至一钱)、白术(三分可加至五分若脘下痛者有瘀血也须生用)、当归(土炒)、橘皮、升麻、柴胡(各二分可加至三分)

右水煎食远稍热服。周慎斋曰脾气者，上升则为元气，下行则为邪气，内伤中虚表热，或潮热自汗，补中正方表热加 噪〔内〕附子凡用补中，病热已退，升柴不用可也，若浑身拘急作胀，系风寒，宜加 但作胀不拘急为内寒加附子又用补中下体痿胫 z 者，不可用，当以八味丸治之，凡内伤作泻藏附子於白术中，令其守中以止泻也，表热藏附子於黄 中，欲其走表以助籛也，凡内伤调理脾胃，必用 ●疏铖 x 邪，此为正治。陆丽京曰：东垣之定此方也其言曰脾胃既虚，则下流於肾肝，阴火得以乘其土位，夫脾胃之气，不上行而下流则并於肝肾，是脾肾原是无病而承脾胃之下流，即其气愈盛矣，盛满者泻之，此升柴之所以必用也，然此为下实而清籛下陷者言之非为下虚，而清籛不升者言之也，吾人之紫尺虚微者，或是癸水销竭，或是命门火衰，若再一升提则如大木将摇而先拨其本实，枯条垂落而更拨其根，寿命难期危亡立至也。

生脉散

治暑伤元气，喘促烦渴。

人参(五钱)、麦冬(去心三钱)、五味子(二钱碎)

右用长流水煎，温服无时(孙真人云人参用井水煎服之无效)。

孙真人，令人夏月常服生脉散，则百病不生，东垣云夏月服生脉散加黄甘草令人气力涌出，薛宗厚云，若脚膝痿弱者，更加酒黄柏，则筋力倍常。

清暑益气汤

治长夏湿热蒸人，烦热喘满小便赤。

黄(一钱酒炒)、白术(姜制)、苍术(泔浸去皮麻油炒)、升麻(醋洗)、神曲(炒)、陈皮(各五分)、甘草(炙)、当归、麦冬(去心)、黄檗(盐酒炒各三分)、五味子(九粒碎)、葛根(酒渍)、泽泻、青皮(各二分)

右水煎徐徐服。本方去青皮葛根，加黄连茯苓柴胡，名清燥汤。暑令行於夏，至长夏则兼湿令矣，故此方兼而治之，暑热蒸炎，表气易泄，而中气者，又为诸气之原，黄所以实表而固易泄之气，即兼当归以统养脾之血，白术神曲甘草，所以调中而培诸气之原，酷暑横流，肺金受病，人参五味麦冬，一以补肺，一以清肺，一以收肺，此三物名为生脉也，以气虚则脉虚，伤暑之证，未有脉不虚者，故用补气之药，以复脉经，所谓扶其所不胜也，火盛则水伤，故又以黄檗泽泻清其化源，液亡则口渴，故又以葛根升其胃液，清气不升，升麻可升，浊气不降，二皮可理，苍术之用，为兼长夏之湿也。

十味香薷饮

治伤暑体倦神昏，头重吐利。

香薷(二钱)、人参、黄(酒洗)、白术、茯苓、甘草(炙)、扁豆、陈皮(醋炒)、厚朴(姜制)、木瓜(各一钱)

右水煎欲令作汗热，服欲利小水冷服。伏暑去黄人参，加黄连申香泽泻。本方去黄白术陈皮，加杏仁半夏申香砂仁姜枣，名六和汤。

消暑十全散

治夹暑感冒，发热头痛。

香薷(二钱)、扁豆(炒捶)、厚朴(姜汁炒)、木瓜、陈皮(一作半夏)、甘草(炙)、白术(姜汁拌)、茯苓、广申香叶、苏叶(各一钱)

右水煎，热服无时，取微汗。

黄连香薷饮

治伏暑大热，水泻脉数。

香薷（二钱）、厚朴（一钱姜制）、黄连（五分酒蒸）

右水煎，冷服。本方去黄连加扁豆甘草名局方香薷饮。

消暑丸

治伤暑发热头痛泻利烦渴。

半夏（一 米醋五升煮乾） 甘草（生） 茯苓（各半）

右为细末姜汁和丸无杂生水，每服二钱不拘时沸汤送下。消暑在消其湿故於二陈汤内除去橘皮，而倍用半夏为君也，又以半夏性燥故用醋煮以 其性，而使之下行，且不耗津液矣，其用生甘草茯苓者，不忘涤痰消湿之本意也，去橘皮者，恶其上升耗气也，夏月之气，易於耗散，皆当禁用，不独此方之橘皮耳。

益元散（即天水散俗名六一散）

治暑湿热蒸，小便不利。

滑石（六钱）、甘草（一钱）

右为璫细末用清水调服。发汗加 安神加辰砂止泄加炮姜消斑加青黛。

大顺散

治暑热引饮过多，霍乱呕吐。

甘草、乾姜（各五钱）、杏仁（去皮尖）、桂（各三钱）

右先将甘草白砂炒，次入姜却下杏仁炒过筛去砂合桂为末每服三钱沸汤调下。

冷香饮子

治中暑夹阴腹痛泻利。

附子（生用） 草果、橘红、甘草（炙各一钱）、生姜（五斤）

右水煎，冷服。

浆水散

治暑中太阴少阴，泄泻身冷，汗出脉弱。

附子、乾姜（炮） 甘草（炙） 肉桂（各五钱）、良姜、半夏（醋制各二钱五分）

右用浆水煎，去滓冷服（浆水即点酪淡醋也）。虚热喘乏加人参，汗多加黄 五味。泄泻而兼身冷汗出脉弱，具为胃虚籛气欲脱之兆最急是不得不用桂附二姜甘草半夏，辛温以理其脾之冷滞也，其妙用尤在浆水之酸以收欲脱之籛气惜乎世咸忽之。合大顺冷香消暑生脉清暑益气，及此方观之大顺用白砂炒甘草乾姜杏仁冷香用水浸冷服，消暑用醋煮半夏生脉清暑之用五味子，此用酸浆水煎，总是因夏月籛气在外容易耗散之故，其无故好啜香薷饮者，可不鉴欵。

升麻蒺

治箴毒斑如锦纹，咽痛吐脓血。

升麻、甘草（各二钱）、蜀椒（炒去汗）、当归（各一钱）、雄黄（五分研）、蒺 一钱五分炙）

右水煎，温服取汗。本方加桂枝名阴毒甘草汤。

箴毒升麻汤

治箴毒面赤，狂言发斑，咽痛下脓血。

升麻、犀角（各一钱五分）、射干、黄芩、人参、甘草（各一钱）

右水煎温服，温覆手足汗出则解，不解重作。

犀角黑参汤

治发斑毒盛咽痛。

犀角、黑参（各二钱）、升麻、射干、黄芩、人参（各一钱）、甘草（八分生）

右水煎温服。

犀角大青汤

治斑出大盛，大热心烦，狂言闷乱。

犀角（二钱）、大青（一钱五分）、黑参、升麻、黄连、黄芩、黄檗、山梔（各一钱）、甘草（八分生）

右水煎，热服无时。本方去芩檗升麻加人参生地柴胡，名消斑青黛饮。

黄连橘皮汤

治箴毒发斑。

黄连（一钱酒洗）、橘皮（去白）、麻黄（去节泡）、葛根（酒洗）、杏仁（去皮尖研）、枳实（炒各五分）、厚朴（姜汁制）、甘草（炙各三分）

右水煎温服。

橘皮竹茹汤（即大橘皮汤）

治胃虚呕逆。

橘皮（去白三钱）、竹茹（五分）、人参、甘草（炙各一钱）、生姜（四片）、大枣（一枚劈）

右水煎，温日三服。癉逆加柿蒂三枚。活人书加半夏。

赤茯苓汤

治伤寒停水呕哕。

赤茯苓、人参、陈皮（去白各一钱）、白术（姜汁拌生用）、半夏（姜汁炒）、川芎（各五分）、生姜（三片）

右水煎，不拘时服。

小续命汤

治中风外有六经形证，及风痹脚气。

麻黄（去根节泡）、桂枝、甘草（炙）、杏仁（去皮尖炒研）、芍药（酒洗）、川芎、防风、人参、黄芩（各一钱四分）、防己（二钱酒洗）、大附子（炮七分）

右作二剂，每剂加生姜五片，大枣一枚，水煎温服，此本古今录验续命汤，去当归石膏乾姜，而加黄芩芍药防己防风附子姜枣之制也，以其无分经络，不辨虚实寒热，故易老有六经加絀诸例按絀鹤 G 此方治中风未详其证，麻黄，杏仁，麻黄汤也，仲景治太籛证之伤寒，桂枝芍药桂枝汤也，仲景治太籛证之中风，如此言之，则中风而有头疼身热脊强者皆在所必用也，人参甘草四君子之二也，局方用之以补气芍药川芎四物汤之二也，局方用之以养血，如此言之，则中风而有气虚血虚者，在所必用也，风淫末疾故佐以防己阴淫寒疾，故佐以附子，籛淫热疾，故佐以黄芩，盖病不单来杂揉而至，故其用药亦兼该也，至於痙病脚气等类伤寒证，往往借用此方，然必按证增损，始为合宜设不辨表虚实而妄投之，盛无耗血伤津，抱薪救焚之患乎。

如圣散

治刚柔二痙。

B 防风（各一钱五分）、川芎、白芷、柴胡、甘草（炙）、白芍、当归、乌药、半夏（姜汁炒）、黄芩（各一钱）、生姜（三片）

柔痙有汗加白术桂枝，刚痙无汗加麻黄苍术，口噤咬牙，大便实者加大黄利之。右水煎去滓，临服加姜汁竹沥，温服无时。

大 ●

治紮感一日太籛与少阴俱病。

]一钱)、独活、防己（酒洗）、防风、黄连（酒洗）、黄芩（酒炒）、苍术（泔浸炒）、白术（生）、川芎、细辛、甘草（炙各六分）、生地（三钱）、知母（一钱五分）、生姜（三片）、大枣（二枚劈）

右水煎热服无时。节庵去防己二术连知加柴胡白芷石膏黑豆。

紮感有表 之殊无阴籛之理传经者皆为籛邪，一於升籛散热，滋养阴藏，则感之浅者，当或可平故易老於不治之中，而求可治之策也。

5

治六淫之邪，内滞发热。

]一钱五分)、独活（一钱）、防己（七分酒洗）、当归（一钱）、大黄（二钱皂煎酒浸）、枳实（五分麸炒）

右水煎食前温服，取微汗。

葶苈苦酒汤

治屢下热不解。

葶苈(三钱研)、苦酒(三合即米醋)、生艾汁(一合如无以乾艾洗捣取汁)

右水煎作三服探吐取汗。屢下热不解，阴津随汗外亡，而籛热转亢，故取苦酒之酸收葶苈之下泄以承领阴气内入，更兼艾汁，以发越籛邪，使阴气内藏，籛热外散一举而絜得之，惜乎世所不解也。

黄龙汤

治失下循衣撮空，虚璫热盛，不下必死者。

大黄(三四钱痰秘姜汁拌)、芒硝(二钱肠鸣换半夏茯苓)、厚朴(一钱五分)、枳实(一钱)、当归(三钱气秘换木香)、甘草(一钱血秘换桃仁泥生地黄汁)、人参(较大黄絳半)、生姜(五片)、大枣(一枚劈风秘换 ^

右水煎将成加桔梗一撮，再煎三沸，去滓热服。虚人积结於内，攻之不行，乃肠胃枯竭之故，故节庵加人参当归於承气汤中，助其气血，以建背城之功，即如叁苏饮中，用叁辅佐表药之义。

厚朴七物汤

治腹满发热，脉浮饮食如故。

厚朴(一藜二钱姜汁炒)、大黄(姜制)、甘草(炙各五钱)、枳实(炒)、桂枝(各三钱)、生姜(一藜切)、大枣(六枚劈)

右水煎温分三服。呕加半夏，下利去大黄，寒多倍生姜。此即小承气合桂枝去芍药汤也，七味中独推厚朴为君者，其主在於风邪内陷之腹满原不在乎攻下也观方後云下利去大黄，其义自见。

代抵挡汤丸

治畜血。

大黄(四藜酒洗)、芒硝(一藜)、桃仁(六十粒炒研)、生地黄、归尾(酒洗)、穿山甲(蛤粉炒各一藜)、桂(三钱至五七钱)

右为璫细末，炼蜜丸，如桐子大畜血在上焦丸如芥子大，临服去枕仰卧，以津咽之，令停喉下，搜逐膈上之瘀，中焦食远，下焦空心，俱桐子大，以百劳水煎汤下之，如血老成积，此药攻之不动，去归地加醋制广茂一藜，倍肉桂或煮汤和滓，服之尤效。

金匱下瘀血汤

治瘀血。

大黄（一絮） 桃仁（二十枚研） 僵 二十枚熬去足）
右为末，炼蜜和作四丸，以酒一升煮一丸，取八合，和滓顿服之，
血下如豚肝。

备急丸

治心腹寒积，卒暴诸病，惟妊娠禁用。

大黄（酒浸三分） 乾姜（生用二分） 巴豆（去皮心熬一分）
右先将大黄乾姜为末，次入巴豆合研，杵千下，炼蜜丸 豆大，蜜
器中贮之，不拘时温水下五七丸，口噤者，抉齿灌之。

大黄附子汤

治亶下偏痛，发热脉弦紧，此寒也。

大黄（一絮酒浸） 附子（一枚炮） 细辛（二钱）
右水五升，煮取二升，去滓分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顷，更
进一服，三承气汤，为寒下之柔剂，白散备急丸，为热下之刚
剂，附子泻心汤，大黄附子汤，为寒热互结刚柔并济之和剂，此
鼎峙三法也，独怪近世，但知寒下一途绝不知有温下等法盖暴
感之热结，可以寒下若久积之寒结亦可寒下乎，是以备急等法，
所由设也然此仅可以治寒实之结设其人禀质素虚虽有实邪固
结，敢用刚猛峻剂攻击之乎，故仲景又立附子泻心汤，用芩连佐
大黄以祛膈上之热痞即兼附子之温以散之，大黄附子汤用细辛
佐附子，以攻亶下寒结即兼大黄之寒导而下之此圣法昭然不可
思议者也，奈何去圣久远一闻此法无论贤与不肖，莫不交相诋
毁遂至明哲束手碍 繖衲}可慨夫。

二陈汤

治痰饮宿食固结。

陈皮（去白亶下引痛醋炒乾 用蜜制） 半夏（姜汁制热痰竹沥制
妊娠恶阻醋制） 茯苓（停饮心悸桂枝煎酒制各二钱）、甘草（痞
胀砂仁汁制一钱）、生姜（七片 逆痰结用蜜煎）、乌梅肉（一个泻
利炒焦）

右水煎热服。本方去陈皮甘草乌梅名小半夏茯苓汤。本方去茯
苓甘草乌梅名橘皮手夏汤。或问二陈汤为治痰首剂，为吐血消
渴妊娠禁用然不可一律论也，如血色正赤凝结为阴气受伤，故
禁辛燥设痰晦淡薄如水者为籥不统而阴不守安得不用姜半术附
辈以温之乎，右消渴阴火烁津，故禁燥热设肥人湿热内壅，津液
固结而渴安得不用星半姜连辈以燥之乎，如妊娠津液衰少不能
养始而病，故禁辛散设恶阻呕逆，亦谓半夏伤胎而禁之乎，大抵
瘦人多火多燥咸禁一切辛热耗阴燥剂肥人多湿多痰咸禁一切滋

阴膩膈润剂各随所禀为权衡耳。

导痰汤

治伤食挟痰发热。

陈皮、半夏(姜制)、茯苓(各一钱五分)、甘草(一钱炙)、枳实(炒)、南星(汤泡七次各一钱)、生姜(五片)

右水煎温服。本方加人参白术黄连黄芩薤仁桔梗大枣竹沥姜汁名加味导痰汤若痰热而粘去参术痰冷而清去薤连，年力壮盛先用稀涎散後服此汤。

平胃散

治食积腹痛壮热发黄。

苍术(泔浸麻油炒八钱)、厚朴(姜汁炒)、陈皮(去白各三钱四钱)、甘草(三钱炙)

右为末每服五钱加生姜三片水煎空心服。本方加木香姜制黄连，名香连平胃散，治食积发热。本方合五苓散名胃苓汤治食积泄泻小便不利。

赵养葵言，平胃者平胃中之墩阜设无墩阜而用之平地反为坎陷矣。

五积散

治外感寒邪，内伤生冷。

苍术(泔浸炒八钱)、桔梗(六钱)、麻黄(去节泡)、枳壳(炒)、陈皮(去白各五钱)、厚朴(姜制)、乾姜(泡过各四钱)、半夏(姜制)、茯苓、甘草(炙)、白芷、归身、白芍(酒洗)、川芎、桂(各三钱)

右为末每服四五钱加生姜三片 丁茎水煎去滓热服，温覆取微汗。表邪甚者，去薤芍加香薷阴寒脉细去苓芍加热附逆气乾呕加藜菜萸虚加人参。按此方本平胃为主，参以二陈，专主内伤生冷又合桂枝麻黄但少杏仁，故兼治外感寒邪，加以四物去地而合甘草乾姜为治血中受寒之圣药，枳桔甘草并为清气治嗽之首方白芷一味为都梁丸，专走膻明而治风热头痛，桂苓甘术换苍术，以涤饮散邪，使饮半从表散，内藏小半夏茯苓汤，令未尽之饮，乃从小便而驱之，古人以消食必先涤饮，发散必用辛温，此虽类集十馀方而不嫌冗杂者得辛温散邪之大旨也但杂合复方，原不拘全用，如无血病，无藉芎归，设不嗽何烦枳桔，若非头痛都梁奚取芍或有汗，麻黄安施要在临病谛审出入斯可与言复方之妙用也。

调中汤

治食积挟外感发热。

苍术(泔浸炒)、陈皮(炒)、半夏(姜制)、白芍(酒洗)、桔梗、甘草(炙)、枳壳(炒)、白芷、申香叶、砂仁(各一钱)、川芎(七分酒洗)、麻黄(去节泡)、桂枝(各五分)、生姜(三片)右水煎，温服无时。按调中汤与五积散大同小异，乃表兼并之药，故用以治食积挟外感发热证，若调中饮，则全用平胃，而兼乾姜黄连辈，专主食积发热，却与表邪无预也即如中满分消丸分消汤之寒热攸关用者不可不审。

调中饮

治食积类伤寒，但身不痛者。

苍术(泔浸麻油炒二钱)、白术(生)、厚朴(姜汁炒)、陈皮(炒)、甘草(炙)、神面(炒)、枳实(炒)、黄连(姜汁炒各一钱)、山查肉(姜汁炒黑二钱)、草果(八分)、乾姜(炮五分)

右水煎去滓，磨木香调服。腹痛加桃仁，痛甚便秘加大黄口乾加兰。(俗名头草)

人参养胃汤

治食滞痞闷。

苍术(泔浸麻油炒)、厚朴(姜汁炒)、半夏(姜制)、申香(各一钱)、陈皮(去白)、甘草(炙各七分)、人参、茯苓、草果(各五分)、生姜(七片)、大枣(三枚劈)、乌梅肉(一个)

右水煎热服。养胃者藉人参之力以助诸消痞除积建平胃之功也，近世名家，专以此汤，治胃虚不能进食之证，服之胸膈暂宽，意谓人参补养胃气之功，安知转受其削乎。

辟香降气散

治气逆喘胀。

辟香(四钱另研)、香附(二钱姜汁炒)、砂仁(四钱捶)、甘草(八钱同砂仁拌湿炒)

右为末，滴水为丸，淡盐汤送下二钱，虚人人参汤服。

香壳散

治虚人畜血暴起，胸膈或少腹作痛。

香附(三钱姜汁炒)、枳壳(二钱炒)、青皮(炒)、陈皮、乌药、赤芍、蓬木(醋炒各一钱)、归尾(三钱)、红花(五分)、甘草(生三分炙二分)

右水酒各一盞，煎成去滓，加童便空心服，不应加延胡索穿山甲，有外感表邪，去青皮，加桂枝 C

当归活血汤

治挟血如见祟状。

当归(三钱)、赤芍(酒洗)、生地(酒浸另捣烂)、桂心(各一钱五分)、桃仁(二十粒同乾漆灰拌炒去漆灰研)、茯苓、枳椇、柴胡(各八分)、甘草(五分)、乾姜(炮四分)、红花(二分)
右除地黄水煎去滓，入地黄煎数沸临服加陈酒服之，不应加穿山甲末五分，又不宜加附子三分，有实热难用附子者，须与酒大黄钱许同用。

犀角地黄汤

治畜血善忘如狂，或骤吐血不止。

犀角(镑屑磨水更佳)、生地黄(酒浸捣烂)、牡丹皮、白芍(各二钱)

右除地黄，水煎去滓，入地黄更煎数沸滤清加藕节汁扁柏汁，并磨京墨搅令黑色服之。腹中有瘀血未下，加桃仁红花酒大黄若腹不满自言满为无热，地黄二汁加木香。

此汤本治内伤胃之瘀血，以犀角善解饮食瘀积之毒，故为神明专药，胃中既有瘀积，必蕴酿为热，故必兼芍药地丹皮以凉解之胃为水谷之海，过而不流，故可暂用若在他经断乎不可也，医贯以为 漱 阴虚火动者宜之要非正论，今人概以治虚劳吐血之，虽得暂效然旋劫旋发，致死不悟也，夫吐 圻 统而言之，则皆属炎上之火析而言之有在经在府之分，其在吐血也，或属胃中有热犹可稍夺其势，至於 则是经络中游火，与此治胃热之药何预哉，惟伤寒五六日忽然暴 出 t 可借用，以其热郁经络，故以泄热为务，然必加入豨薟归尾，庶或近之，盖伤寒暴病，不可与虚劳久病比例而推也。

生地黄黄连汤

治妇人血风崩漏燥热不除，循衣撮空闭目不省人事。

生地黄(酒浸)、当归、川芎(各二钱)、白芍(酒洗)、黄连(酒蒸)、黄芩(酒炒)、山梔(姜汁炒黑各八分)、防风(三钱酒润)
右水煎，徐徐呷之。脉实者可加酒大黄。七味凉血药中，独用防风一味，以升散风热而治崩得力全在乎此以防风为风药中润剂也。

竹叶汤(即竹叶防风汤)

治产後中风发热。

竹叶(五十叶)、葛根(二钱)、桂枝、防风、桔梗、甘草(炙)、人参(各一钱)、生姜(五斤)、大枣(五枚劈)

右水煎温服，覆取微汗。颈项强加附子，呕者加半夏。金匱衍义

云：产後中风发热，面赤正头痛为太籛籛明合病，以产後中风，易於发痉，故用桂枝加葛根汤以解二经之邪，去芍药之酸收，而加入人参之甘温以益气，更加桔梗防风竹叶，通籛明之风热，而主面赤喘满也，若头项强者知邪袭太籛籛明将成痉也，以产後新虚，故加附子助人参温散之，若呕者，知痰湿上逆，故加半夏以开涤之世本本方中即有附子，乃後人所加，观方後所云自知。

四物汤

治血虚。

熟地黄（血热换生地黄）、当归（各三钱大便不实用土炒）、白芍药（泄泻腹痛用桂酒炒失血用醋炒）、川芎（各二钱血逆童便浸）右水煎，临卧热服，先服後食勿过饱。本方去熟地芍药，名芎归汤为末名佛手散。本方加乌药香附甘草，名四乌汤。本方合理中去地黄白术加茯苓，名增损四物汤。本方换赤芍，加三棱蓬术肉乾漆灰，名加絳四物汤虚人血结，多加人参少佐生附，仍用白芍。本方合小柴胡汤，名柴胡四物汤。伤寒热伤阴西之证最多而用滋养阴血之剂绝少惟妊娠胎产感冒客邪之病，则不能屏绝四物等汤耳按四物为阴血受病之专剂，非调补真阴之的方，而方书中咸谓四物补阴，致後世则而行之，用以治阴虚发热火炎失血等证，蒙害至今未息至於专事女科者，则以此汤随证漫加风食痰气药，所以近代诸汤，祖四物者纷然杂出欲求足法後世者，究竟不可多得，其最可恨者，莫如坎离丸之迅扫虚籛，四物二连之斩削真气，而举世庸工，利其有劫病之能，咸取用之，何瑾於操白刃而劫人财命耶，姑以本汤四味言之，虽云熟地滋养阴血为君，芍药护持营血为臣，而不知其妙用实在芎归调和诸血之功也，试观芎归佛手，可以探胎，可以催生，以二味为阴中之籛，同气相求，故能引动胎气，若兼芍地，即滞而不璣矣，曷可更加苦寒之味乎，尝见先辈治上下失血过多，一切血药，反置而不用，独推独参汤童便以固其脱者，以有形之血，不能速生，希微之气，所当急固也，昔人有言见血毋治血，必先调其气，又云四物汤不得补气药，不能成籛生阴长之功，诚哉至言也，余尝谓此汤虽非伤寒门中之药，然用以治大邪解後，馀热留於血分，至夜微热不除，或合柴胡，或加桂枝，靡不应手辄效，不可掩没其功也。

当归补血汤

治血虚发热。

黄（去白蜜酒一掬） 当归（三钱酒洗）

右作一剂水煎温服。妇人经产行後感冒发热头痛加 姜枣。气虚则身寒，血虚则身热，故用当归调血为主，然方中反以黄 三倍当归者，以血之肇始本乎营卫也，每见血虚发热服发散之药，则热转剧得此则 然自汗而热除者，以营卫和则热解热解则水谷之津液皆化为精血矣。

紫苏饮

治胎前感冒发热胎气不和。

紫苏、芍药(酒洗大便不实酒炒)、当归(各一钱)、甘草(炙)、川芎(酒洗)、陈皮(各八分)、人参(一钱虚者倍用)、大腹皮(姜汤泡一钱虚者凉用)、生姜(五片)、]一茎)

右水煎，空心温服。伤风去大腹皮加香畔，胎动不安为热，加黄芩白术，胎不端动为寒，加木香砂仁。

逍遥散

治肝气不调，发热乾，有似外感者。

柴胡(一钱五分)、白术、茯苓(各一钱二分)、当归、白芍(各二钱)、甘草(八分炙)、陈皮(六分)、薄荷(七叶)、燥姜(三片乾效用蜜煎)

右水煎，临卧或半饥时热服。本方加丹皮山栀，名加味逍遥散。

归脾汤

治抑郁伤心脾之阴，及虚邪误汗热不止。

人参、黄、茯苓、酸枣仁(炒研)、白术(蒸熟透各二钱五分)、木香、甘草(炙各五分)、桂圆肉(八枚)、生姜(五片)、红枣(一枚劈)、远志、当归(各一钱)

右水煎温服无时。本方加丹皮黑山栀，名加味归脾汤。补中益气与归脾同出保元，并加归术而有升举胃气滋补脾阴之不同，此方全以龙眼之甘平，佐归 滋养心脾，更以枣仁远志鼓动少火而生胃土，茯苓，生姜转端水谷，木香调畅诸气，红枣引入心脾也，近世以木香性燥不用，服之多致痞闷或泄泻絀食者，以其纯阴无籛不能输化药力故耳。

四君子汤

治气虚。

人参(吐血用秋石或青盐制泻利不止土炒呕逆姜汁制一钱五分虚甚倍用)、白术(脾胃虚饭上蒸数次用泄泻土蒸炒焦湿痰姜汁拌生用燥 或便难蜜水拌蒸透)、茯苓(小便不利肉桂酒拌胃燥而噎膈人乳拌蒸吐痰呕逆姜汁拌)、甘草(补虚炙用痞满砂仁汁制呕吐姜汁制小水不利生用各一钱)

右水煎食前热服。本方加陈皮，名理功散。本加陈皮半夏生姜名六君子汤，更加木香砂仁名香砂六君子汤，妇人香附易木香，气虚多热痰加姜制黄连，多寒痰加炮姜，血不调加当归。气虚者补之以甘，参苓术草，甘温益胃，有健端之工具 M 之德，故为君子，若合之以二陈，则补中微有消导之意，宜乎功用之多也，至於加絃，不可枚举盖人之一身，以胃气为本，胃气旺，则五藏受荫，胃气伤，则百病丛生，故凡病久不愈，诸药不效者，惟有益胃补肾紮途，故用四君子随证加絃，无论寒热补泻先培中土，使药引津气四运，则周身之机端流通，水谷之精微敷布，何患其药之不效哉，是知四君六君为司命之本也。

东垣升籐散火汤

治籐气抑遏，恶寒发热如火。

升麻、葛根（酒拌生用）、B 独活（酒拌）、白芍（酒拌生用）、人参（各八分）、柴胡（六分）、甘草（生四分炙六分）、防风（三分）右水煎，温服无时，忌寒冷难化之物。本方去人参炙甘草 W 活，加 名火郁汤。夫火者，生物之本，扬之则光，遏之则灭，今为浊阴填塞不得上行，故宜辛温风药以升散之，清扬既出上窍，浊阴自必下降矣，东垣圣於脾胃者，治之主以升籐俗医知降而不知升，是扑灭其生物之本也安望其卫生哉。

节庵升籐散火汤

治叉手冒胸，循衣撮空证。

人参（酒拌二钱多至五钱）、白术（二钱生用）、茯神（一钱）、甘草（一钱炙）、当归（一钱五分）、芍药（一钱五分桂酒拌）、陈皮（六分多至一钱）、麦冬（去心二钱）、柴胡（七分）、黄芩（一钱酒炒）、生姜（三片）、大枣（三枚劈）

右水煎热服无时，取微汗。痰加半夏，便燥 y 加大黄，泄泻加升麻倍术。

十全大补汤

治脾胃气血俱虚。

人参（一钱五分）、白术（饭上蒸一钱）、茯苓、甘草（炙各八分）、熟地（一钱五分）、当归、白芍（酒洗各一钱）、川芎（八分）、黄（一钱五分蜜酒炙）、肉桂（一钱）、生姜（三片）、大枣（三枚劈）右水煎，食前温服。本方加半夏麦冬熟附子肉苁蓉，名大建中汤。本方去川芎，加陈皮五味远志，名人参养荣汤。

参胡三白汤

治汗下後，虚微少气，发热口渴。

人参(二钱五分)、柴胡(三钱)、白术(蒸勿炒)、白芍(酒洗)、茯苓(各一钱五分)、生姜(三片)、大枣(三枚劈)

右水煎温服。营卫不知，去柴胡加桂枝，口乾心烦加麦冬五味心下痞加黄连枳实不眠者加竹茹。本方去柴胡名人参三白汤。

参胡芍药汤

治馀热未除。

人参、柴胡、黄芩(酒洗)、知母(酒炒)、枳壳(炒各一钱)、芍药(一钱酒洗)、麦冬(去心)、生地(各一钱五分)、甘草(五分炙)、生姜(三片)

右水煎温服。

参胡温胆汤

治过经不解呕而痞闷。

人参、柴胡、茯苓、橘皮(各一钱五分)、甘草(六分炙)、半夏(姜制)、枳实(炒各一钱)、生姜(三片)

右水煎温服本方，去柴胡加熟地，枣仁，远志，五味，名十味温胆汤。脾胃虚寒则少寐不能行生发之令致涎饮沃胆而不得眠，故用半夏之辛散，以开发涎饮涎饮散而胆不寒矣，然又有胆寒肝热而烦闷不甯者，又当入竹茹芍药等味也。

酸枣汤

治虚烦不得眠。

酸枣仁(一掬炒研)、知母(酒炒)、茯苓、川芎、甘草(炙各一钱)

右水煎临卧温服。肾水不上交於心，心火无所制，故烦而不得眠，方用酸枣仁之滋肝燥为君，兼知母泄肾热为佐，苓草调和其间，川芎入血分而解心火之燥烦也。

金匱肾气丸

治肾虚邪乘水藏。

熟地黄(八掬)、乾山药(微润炒)、山茱萸肉(各四掬)、牡丹皮、茯苓、白泽泻(微炒三掬)、桂枝、附子(炮各一掬)

右炼蜜丸桐子大酒下五十丸早暮二服。本方去桂枝换肉桂名崔氏八味丸。本方去桂附名六味地黄丸。本方去肉桂枝换桂二掬，茯苓用六掬馀各二掬，加牛膝车前各二掬，名济生肾气丸。天一生水而水未生之先即有氤氲之气，是谓肾气肾不藏，非但真阴竭氤氲之气皆化而为火矣，尝考金匱方有男子消渴小便多，妇人转胞不得溺，并用肾气丸主之详二条病机迥异而主治则一者总由肾虚关门失守，肝火扰乱不甯，所以开阖皆失，其宜仲景即於八味丸中除去肉桂之益肝壮火，取用桂枝之分解阴邪，令从

外泄附子收摄肾气，使之内藏俾地黄辈得以留恋成既济之功，则肾气复得主持，关隘开阖自有常度，此八味丸易桂枝之妙用也，若夫虚劳腰痛少腹拘急阴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及脚气上，入小不腹仁等肝肾俱虚之证，又当推原益火之意，非肾气丸桂枝所能胜任耳。

附子理中汤

治脾胃虚寒内伤冷食不化。

人参、白术(炒焦)、甘草(炙)、乾姜(炮黑等分)、附子(炮熟絀半)

右水煎温服。本方去附子加枳实茯苓名枳实理中汤。本方去附子加青皮陈皮名治中汤。本方去附子加黄连茯苓名连理汤。

金匱大建中汤

治心胸中大寒痛呕不能食。

蜀椒(二钱炒去汗)、乾姜(一絀生)、人参(六钱)、襟饴(二絀)

右水煎去滓内襟饴再煮沸分温三服。

益元汤

治下虚戴箒躁渴闷乱不能作汗者。

熟附子、乾姜、甘草(炙)、人参、麦冬(去心各一钱)、五味(十五粒捶)黄连、知母(各五分)、]四茎)、生姜(五片)、大枣(四枚劈)

右水煎入童便半盞顿冷日三服。此用四逆回箒生脉益气加黄连知母，以为假热之使使无拒格之患，更兼 杯 Y K 以收外越之虚箒，究不出白通猪胆通脉四逆之成则也。

附子散

治阴毒伤寒肾青面黑。

附子(炮去皮七钱五分)、桂心、当归、白术(各半絀)、乾姜(炮)、半夏(姜制各二钱五分)

右为散，每服三钱加生姜三片水煎去滓，不计时候温服暖覆取汗，如人行十里许未汗再服。

附子粳米汤

治腹中雷鸣切胸痛满呕逆。

附子(炮)、半夏(姜制各二钱)、甘草(一钱炙)、大枣(三枚劈)、粳米(半合)

右水煎，去滓温服半日不止更进一服。

" 散

治肾虚肝火上逆瘵，逆阴躁。

B 附子(炮)、茴香(微炒各半钱)、木香(一作丁香)、乾姜(炮各一钱)

右为末每服二钱,入盐一捻水煎微温服。

霹雳散

治阴盛格藩,躁渴欲饮水而不能咽。

附子(炮去皮脐为末用五钱)、真腊茶(一钱五分)

右分二服水煎去滓,入蜜少许,放冷服之须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

火焰散

治伤寒阴躁恶候。

硫黄、附子(去皮生用)、腊茶(各一钱)

右为细末,每用一钱,同艾叶五钱,酒调摊新瓦上,将瓦搬起无令着火候,优 C 服二钱,酒一盏,煎七分有火焰起,勿讶如吐更服候心热,其病已差三服不应勿治之。

稀涎散

治中风不语,牙关紧急痰厥昏迷。

牙皂(四策去弦皮子)、明矾(半钱生半枯半)

右为末,温水调下半钱匙少顷鹅翎探吐之。咸能去垢,辛能利窍,故用矾石之咸涩,以消痰涎,牙皂之辛苦,以搜风秘比而成方盖因其无形之风,挟有之涎襟结不散用此二物俾涎散而风解真夺门之兵也。

皂策丸

治肺痛初起。

皂策(八钱刮去皮用酥炙)

右为末,煮枣肉丸菜豆大桔梗汤下五七九日三夜一服,胸中痰积襟结不解,则或喘或痞或痛,非此不足以洗涤垢腻,来苏膏千缙汤等方之祖也。

葶苈大枣泻肺汤

治肺痛喘不得卧。

葶苈(熬令黄色捣丸如弹子大)、大枣(十二枚劈)

右水三升煮枣取二升去枣内葶苈煮取一升顿服。

桔梗汤

治肺痛实热吐秽痰。

桔梗、薏苡仁(姜汤泡去油气)、贝母(去心)、当归、桑白皮(蜜酒拌蒸)、塘菱仁(压去油)、百合、枳壳(各一钱五分)、葶苈(八分酒炒研)、五味子(碎)、地骨皮(酒洗)、知母(酒炒)、甘草节

(生)、防已(酒洗)、黄 (酒拌生用) 杏仁(去皮尖研各五分)
右水煎缓缓服。

葶苈薏苡泻肺汤

治肺痛初溃唾脓血。

薏苡仁(五钱)、贝母(一钱六分去心)、甘草节(一钱五分)、陈皮
(一钱二分)、黄 (酒拌勿炒) 桔梗、忍冬、白窒(各一钱)、
葶苈(酒炒研八分)、生姜(一片)

右水煎食後缓缓服。初起去黄 白窒加防风溃後脓尽加人参,久
不 去葶苈加合欢皮。

射干汤

治胃 痛唾脓血。

身干(去毛酒洗) 栀子仁(炒黑)、升麻(各一钱)、赤茯苓、赤芍
药(各二钱)、白术(一钱五分姜制勿炒)

右水煎去滓入地黄汁少许再煎服。

大黄牡丹汤

治大肠痛。

大黄(一掬) 牡丹皮(三钱)、桃仁(五十粒研)、甜瓜子(一掬
研)、芒硝(半掬)

右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内芒硝再煎顿服之。

赤小豆当归散

治狐惑虫蚀大肠成痛及大便血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乾) 当归(十掬)

右为散浆水服方寸七日三服

黄连犀角散

治狐惑咽乾声

黄连(一钱五分酒蒸)、犀角(生者镑三钱)、木香(三分)、乌梅肉
(三个)

右水煎去滓温服

百合地黄汤

治百合病不经吐下发汗者

百合(七枚劈) 生地黄汁(一升)

右先以水洗百合,渍一宿,当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
取一升去滓内地黄汁取一升五合,分温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
当如漆。发汗後,去地黄汁加知母下後,去地黄汁加代赭滑石吐
後,去地黄汁加鸡子黄病变发热者,用乾百合滑石为散饮方服
寸匙日三服,一月不解变成渴者,以百合一升,水一斗渍之一

宿，热已洗身洗已，食煮饼勿以盐畔洗後渴不差者，以枯萎根牡蛎等分为末饮服方寸匙日三服。

逍遥汤

治阴籛易

人参(二钱)、知母(一钱五分)、黄连(五分)、甘草(一钱生)、滑石(六钱)、生地(一钱五分)、柴胡(一钱)、犀角(一钱)、竹茹(五分籛缩入腹倍用)、韭根(一把)、生姜(三片)、大枣(三枚劈)右水煎，去滓临服，入烧膜@钱五分，调服有粘汗出为效，不汗再服小水利阴头肿即愈。按阴籛易虽少，阴受病乃暴受邪热所致，故宜苦寒之剂以泻之，以非肾气素虚，合用温补之谓。

金液丹

治阴寒厥逆不省及阴结二便不通。

硫黄(五紫)

右研细水飞和水入炆成罐内，铁盖盖定铁线缠口，铁钉旋紧赤石脂末封口，再用盐泥固济阴乾入地坑，又以盖一个盛水放罐上，亦用固济慢火烧养七日夜，再加顶炭候冷，取出为末蒸饼汤浸和丸桐子仁大，每服三十丸，温白汤下阴璫冷甚者，可加至百丸。

黑锡丹

治籛虚阴逆，呕吐痰喘，一切阴盛格籛证。

砵香、葫芦巴(酒浸炒)、籛起石(缝腹^、附子(炮各一紫)、肉桂(五钱)、补骨脂、舶上茴香、肉豆蔻(燥)、金铃子(酒蒸去皮核)、木香(各一紫)、硫黄、黑锡(熔净各二紫)

右用黑锡入铁铤内，如常法结黑锡硫黄砂子，地上出火毒研令璫细馀药，并为细末和匀，自朝至暮，以研至黑光色为度，酒曲糊丸，如桐子大阴乾藏铅罐内，每服四五十丸空心淡盐汤姜汤或枣汤，女人艾枣汤下，急证用百丸。按此方用黑锡水之精，硫黄火之精，二味结成砂子为君，诸香燥纯籛之药为臣，以金铃子苦寒一味为反佐，用砵香引入至阴之分为使，凡遇阴火逆冲，真籛暴脱，气喘痰鸣之急证用以镇固其籛，使坎离交於顷刻，真续命神丹也。

来复丹

治上盛下虚，寒外热，及伏暑泄泻如水。

D1 硝(一紫)、硫黄(一紫同硝为末磁器内慢火炒柳木捶搅之不可猛火以伤药性研璫细)、大阴元精石(研水飞一紫如无真者以青盐代之)、五璫脂(酒飞去砂石澄定晒乾用二紫)、青皮(去

穰)、陈皮(去膜各二紫)

右为末,醋糊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米汤下,此方本二气丹而立,以硝黄二味,大理中宫寒涎宿垢,更以元精石清镇肺金,使气化下行归就膀胱,兼二皮五瓓,以破食积痰血之滞,虽大理肠胃,而不碍乎籛虚,故为治伏暑水泻之圣药,但小便赤涩不利者禁用,按仓公云:中热不溲者,不可服五石,石药精悍不得数溲,服之将发痲。

养正丹

治上盛下虚,心肾不交,蚤惕不眠,伤寒阴盛,自汗唇青,妇人血海久冷。

水银、黑锡(去滓称与水银结成砂子)、硫黄(研)、朱砂(水飞细各一紫)

右用黑锡,入铁铤内溶化,下水银,将柳木捶搅,次下朱砂,搅令不见星子,放下少时,方入硫黄末,急搅成汁和匀如有 D1 起,以醋洒之,候冷取出研细,糯米糊丸豆大,每服三十丸,盐汤枣汤或叁汤下,或丸如瓓实大,每服一丸,服後得睡莫蚤觉。肾气不归,游散於上,则上盛下虚,故用水银黑锡以镇固之,然二药非藉硫黄之力,则滞而不行,珷砂结不透,服之即头中未免疼痛,以其阴降太速,虚籛躁动不安耳,用朱砂者,正以交通心气也。古人每以三丹和服,名曰三和,盖黑锡专温肾肝,来复兼理脾肺,养正收摄心肾,总欲使三焦真火各归其部耳。

刺灸穴法

服桂枝汤不解,刺风池风府。(风池二穴足少籛籛维之会在项後发际陷中风府一穴督脉籛维之会在项後入发际一寸大筋宛中禁不可灸)

热入血室,刺期门。(足太阴厥阴阴维之会肝之募也在第二肋端上直紫乳举臂取之)

太籛病头痛发热,若欲作再经者,足籛明。(冲籛穴也足籛明脉之过为原在足眇上五寸骨间动脉)

少阴病下利,脉微涩,呕而汗出,数更衣反少者,灸百会。(督脉籛维之会在前顶後一寸五分顶中央旋毛中陷可容指)

少阴病卧四逆,脉微欲绝,阴毒唇面爪甲青,灸关元气海。(关元足三阴任脉之会小肠募也在脐下三寸气海任脉气所发在脐下一寸五分)

厥阴病六七日,脉微手足厥冷烦躁灸厥阴。(曲骨穴也任脉足厥阴之会在横骨上中璫下二寸毛际陷中动脉应手)

跋

古之名於医者，皆圣贤痿傴之士，胸具过人之识，故可以参化育济生民，着至教於天壤间而垂不朽之业，洵非流俗所能希及也，後人无前贤之实学，奢望前贤之闻誉，乃日趨於智巧便佞，而适人情，观轩岐仲景之书，高不足以得名，卑不足以胆身，编尘简D2，束而理诸废籍之中，吾大人伤之，时有混类之悲，以语倬曰：自今以往，医术日以工，而医道日以晦矣，然学道者，博而寡约，劳而鲜功何哉其患在於习之不精，知之不明，行而不得其道，入而不得其门，由是取仲景原文，铨次作注，采先哲格言，补辑成章，勒成纘绪二论，皆别出手眼，言必中累世之谬，其游辞以见奇，支辞以观美者，无一语焉，本欲藏之篋笥，为一家之学，詎意同人互引日费钞誉，因复稍加裁酌，命倬整理付梓，以流演圣贤之一脉，而伤寒之道益研究焉，礼云：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大人有焉，诗云：好乐无荒，良士瞿瞿，余小子敢不勉焉，男倬百拜谨述。

伤寒兼证析义

长洲张倬飞畴着

中风兼伤寒论

晨窗雪霏，光射四壁，张子被褐方起，诵雪峤熟者春风劈烂椽之句，客有量履过我而进苦雪篇者，中有冻馁相继倒一语，恍然久之，因呼从事炉头相与平章风雅，杯单内，论及医道之难，而伤寒为最难，伤寒而挟杂病者尤难，是以亘古绝无兼该之例，後世不能兼善其术也，余曰：安有滔滔江汉，不通潮汐者乎，苟能纯一其道，则圆机在我，活法随人，何处兼症之不克哉，客举手称善，请析中风兼伤寒义始。

问：中经络兼伤寒。

曰：伤寒邪从外入中风风从内召，虽同具汗下和解之法，而虚实之机，微有不同伤寒悉从外邪起见，故必分营卫经络，一毫可混淆，中风外内合邪，故攻表必兼养正，如小续命中芎归参附之类，即兼伤寒者，亦当顾虑正气为主，若率意攻表，则营热转甚，在之津液，势必随表药外泄，而为燥枯竭之症矣。

问：中血脉。

曰：中血脉，即伤寒之半表半症，伤寒邪未深入，但须和解，中风阴血先亏，故必养血兼除风热，所谓血行风自灭是也，在兼伤寒者，和解药中，稍加调血之味，以滋血燥，不得任用滋阴凉血之药。

问：中府兼伤寒。

曰：中府多见闭症，与伤寒之 实胀闭不殊，伤寒邪热入府，灼烁阴津，故用承气以泄其热，不得杂一味表药，恐引热势上蒸也，中风是 热生风，木邪弃土，故攻 必兼祛风热，如三化汤中用羌活之义，闭症而见痰鸣喘胀，面赤口张，为正气暴卒此必不治。

问：中藏兼伤寒。

曰：中藏多见脱症，与直中阴经之自利无滓，古法用三生阴治脾肺之中，地黄饮子肾肝之中，侯氏黑散治心与包络之中，然用以治藏虚受邪之症，诚为圣药，若卒中昏迷，手撒遗尿真阴失守之脱症，虽有合剂，不能复起况兼伤於寒者乎。

问：类中兼伤寒。

曰：类中大纲有三，曰气衰，曰火暴，曰痰逆，总皆籥虚邪害空窍所致，河间之地黄饮子，为下虚上盛，阴火暴逆而设，东垣之三生饮，为脾肺气衰，痰积于中而设，丹溪之星香二陈，为形盛气阻，痰盛於外而设，在兼伤寒者，三法俱不可效惟和营卫中，随症加养气导火豁痰之药，斯为兼得之法。

问：中风本有六经形证，与兼感客邪何理。

曰：中风六经形证，是指口眼 斜肢体麻瓚等症而言，与伤寒六经见症不同，然亦间有恶寒发热之候，但中风虽有恶寒，必常时凛凛，或经日不止，不似外感之骤然恶寒发热如燔也，中风虽有火炎痰湿头痛，必时甚时絀或昼甚，或夜甚，不似外感之顿然发热大痛，昼夜不分也，中风虽有肢体烦疼，必麻 不仁，或久卧床褥所致，不似外感之忽然壮热无汗，骨节烦疼也，中风虽有表虚自汗必时，不似外感之暮然发热，头痛自汗也，中风虽有往来寒热，必常常若此，不似外感之发热头痛三四日，而转入少籥也，中风虽有大便枯约，必平昔至图艰难，不似外感之大热数日，热邪入 而燥结不通也，中风虽有小水短涩，必向来不利，或见频数，不似外感之热结膀胱，烦渴引饮，小腹胀 也，以此审辨，则中风之本症兼症，可了然心目矣。

问：有年少体肥之人，平素左半身无汗，亘下一片常冷，数日前索逋下乡，是日天气暴寒，舟中食饭一箸，随食随冷，便觉凛凛畏寒，登崖失足颠仆，扶挟解带而寝，是夜即发热头痛，喘鸣胸满，遍体烦疼，腰脊左亘尤甚，左半身不能转动，仍冷不热，手足亦微冷，第三日扶病而归，其脉左手弦细，右手迟滑，绝不似外感之候，因见脉弦亘痛，与小柴胡二服不应，又似半肢风废，与小续命亦不应，检方书中半身无汗例，当二陈四物合用，按法

治之亦无效，今舌上微有薄胎，而左畔白滑，右畔微黄，得病後大便已去二次，去亦无多，小便略见黄涩究竟此属何症，当与何药。

曰：此人素有寒饮结紧亘下，更兼内外感寒，加以蚤仆痰逆，则发热喘鸣头痛，胸满身疼，势所必至，其右半经脉贯通处受邪，则从籛而化为热，左半寒饮积结之界，半时尚且无汗，纵有寒邪絀泊，亦必从阴而酿寒，籛气不到之所，自然重着难移，籛气不行于脉，自然弦细搏指，至於右脉迟滑，手足微寒，皆缘脾气向衰，热势不盛，所以舌胎不能乾燥，大便不能结鞭，其小便黄涩一证，虽因肺胃气化不行，亦见下焦真籛未艾，斯人向後必夭，目今尚可挽回，当与五积散昼夜三进，总藉辛温解散之力，可以内消寒滞，中温血脉，外逐表邪，一举而有三得，其外可用白芥子川乌姜滓，炙热包熨之，候表邪分解，气调和，然後用六君子加辛附姜桂之属，徐温中气可也。

虚劳兼伤寒论

问：虚劳之人，兼感风寒者，何以辨之。

曰：必先明受病之三纲，见症之五常，然後叁详脉症，以辨客邪，三纲者，房劳伤，思郁伤，药物伤，五常者，骨蒸，嗽，吐血，泄泻，男子失精，女不月，此皆本病之常，他症虽多，莫如此五者为甚，如平时骨蒸劳热，时重时轻，火炎则面热颊赤，紫角隐隐掣痛，忽然壮热头疼不分昼夜，是感客邪也，平时嗽声怯，痰涎不应，忽然鼻塞声重，涕唾稠粘，是感客邪也，平时关尺脉弦，忽然而人迎浮盛，是感客邪也，医不警此，每认本病变重，日与调补助邪，深入伤残之馀，立刻告竭，究竟不知其为风寒，而反归咎於饮食居处，不亦冤乎。

问：房劳伤者，先见何症，兼客邪者，当用何药。

曰：房劳伤者，作强太过，而伤其先天也，世俗谓之阴虚，而实兼伤阴中籛气，故曰先天，若云肾本受伤致病，则有质之精，依然後天水谷所化，安得谓之先天乎，惟素稟虚寒，籛气不振，恣饵金石，热毒入于肾藏，伤耗真阴者，乃为阴虚，其症皆从下而上，由肾肝而至于脾，或先失血，或见遗精，次见嗽骨蒸等症，真籛亏者，乏气少食，後见泄泻而危，真阴亏者，强中热中，必发痲肿毙，故治本病之籛虚，八味肾气璋功保元等药，兼外感者，黄儀建中，本病之阴虚，六味都气补阴虎甦 有药毒者，滋肾丸洗涤之，兼客邪者，小建中加丹皮，先吐血者为营血受伤，黄儀建中加当归，先遗精者，为封藏不固，桂枝加龙骨牡蛎汤，

虽有外邪，无逾上法，但须参邪之盛衰，从少从多，以为活法可也。

问：思郁所伤，较 丧所致者，孰重孰轻，证治与房劳何异。

曰： 丧是精气受伤，可用填补之剂，思郁是神气受困，七情之火交煎，真阴不久告匮，岂药石之所能疗哉，惟早适其志为第一义，此病起於肾，关乎心，而迫肺伤肝及脾，再交水火，谓之七传，初起骨蒸乾 ，继则亡血失精，女子不月，至死而面色不衰，以其阴火蒸腾津液于上，所以肢体日削，神采愈鲜，不似房劳之精气先伤，而形神枯索也，在初起真阴未耗时，急宜调治，如地黄丸逍遥散归脾汤之类，若经闭不行，而气体尚强，可用玉烛散疏涤其热，次以金匱下瘀血汤作丸，归脾汤下之，倒经血溢於上者亦然，男子失血遗精，都气丸加鯀襟，与四乌偃戩 茹丸间服，有外感者，通宜小建加大剂牡丹皮，服後热不除，合当归补血汤自止，若误与羌防升柴等药，多致昏热痞闷，变生不测，慎之慎之。

问：医药伤者，伤在何经，治用何药，更加伤寒，尚可一回否。

曰：此皆表邪发散不清，病留肺络而 嗽缠绵，医者不察，认阴虚肺热，而与寒凉清肺，除火滋阴，其邪从皮毛入肺而及心胃，为从上而下，亦有因寒凉伤胃，胃输寒气於肺，咸必先嗽而後寒热也，复有风热认作风寒，误投辛散而伤少阴之经者，必先 唾脓血，而後泄利，又有汗下太过，失于调养而成，此则营卫受伤，必先微寒数热而後 嗽，凡此皆能致虚，若於本门求治，百不一效，惟用伤寒搜涤之法，庶或可图，但得形气未衰，脉症相符，纵加客症，亦有成法，如邪留肺络而喘 不休，脉见浮紧浮数者，大小青龙射干麻黄选用，喘 有血者，和剂葶藶花散之类服二三剂，而见鼻塞声重，有似伤风之状者，此邪从上泄也，即当以保元 功少加细辛，调理中气，兼六味丸加桂枝滋其下元，若服二三剂不应反加喘咳脉疾，或腹痛声哑者难已，如寒凉伤胃而 ，畏寒少食，气口脉见紧细沈弦，大剂桂枝人参汤，服四五剂而见下血，或有积沫，小复微痛，喜得温按者，邪从下泄也，小剂理中汤和之，七日不止者难治，风热误用辛温者，麻黄升麻汤，萎 甬汤，消风散，随轻重而施，已上等法，皆是因风寒久伏，故与兼客邪者同治，惟汗下太过者，当助正气，如十全大补大建中人参养营酌用， 珥邪弃虚入而见表症，新加汤，桂枝加附子汤，柴胡桂枝汤，凉寒热施治可也。

问：虚劳之因不同，而所见之症则一，其故何也。

曰：致病之因虽瑱，其所受病者，不过阴籛血气而已，故凡治疗，必察阴籛，如骨蒸劳热之晡夜善易饥者，阴虚也，昼日烦热，至夜稍安者，籛虚也，嗽咽乾，甚略有粘痰者，阴虚也，嗽多清痰，嗽甚则呕水者，籛虚也，吐血紫赤，浓厚光泽，或有结块星缕者，阴虚也，血色晦淡无光，吐久不凝，或虽有瘀结，多带痰水者，籛虚也，泄泻臭秽，身烦热渴，或兼脓血者，阴虚也，泻下纯清水，或白沫者，籛虚也，失精梦寐不盛，二便引急，阴虚也，阴头寒而精出不知，或溺後常有滑精者，籛虚也，经闭发热，嗽五心烦热者，阴虚也，少腹引痛，而背微恶寒者，阴气有馀，循经而弃籛位，必有乾血，若经虽不行，但少食倦怠，腰腹不痛者，籛虚也，籛虚则气衰不能生血，经虽不通必无结血，此病机之最要者，勿以其繁而忽诸，大都阴虚则热，籛虚则寒，阴籛俱虚，则寒热之症错乱而见，又当审其偏胜而为处方，设不知此，日以不寒不热之剂投之，则偏者愈偏，胜者愈胜，永无均适之期矣，故智者临病，务在调其所偏，察其所变，诊察之际，其脉忽然鼓大，症瑱平时，便当推原饮食起居，以辨客邪有无之应，又有忽然恶寒发热，脉无常候，乃阴籛倚伏，亢璿反害之大虚症，岂可一认风寒，而与开泄，不旋踵而告变矣，历观此症，但籛虚可服参儀者，十全五六，阴虚不服参儀者，十难救一，若年在三旬以外者，其人质干已固，尚可斡旋，如在二十上下，非特筋骨柔脆，抑且情形难制，纵璿力图治，终难克效。

中满肿胀兼伤寒论

问：胀满兼伤寒当与何药。

曰：先察其脉之属寒属热详其邪之在表在里方可议药。

问：胀诸腹大，皆属于热，恐无属寒之理。

曰：曷观坛中之水，冰则胀，胀甚则裂，岂非寒璿胀闭之一验乎。

问：胀满之寒热，何以为辨。

曰：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属于寒，水液浑浊，皆属于热，然亦有本寒标热，而大便不实，小便赤涩者，大抵中满当辨痰饮食积，水肿当辨阴水籛水，鼓胀当辨气血虫积，此为大纲。

问：肿胀之表症，寒者何治，热者何治。

曰：中满肿胀之人，痰湿素盛，中气先伤，更加伤寒，未有不先犯胸膈，而为烦扰不盛，喘胀呕逆之患，外症虽有头疼发热人迎未必盛然往往有气口反大于人迎者，瑱医者不加辨察，只认本病变重，而与清热利水，恣邪深入，辗转误药，不死不已，邪在

表时，切不可动其痼疾，亦不可恣用表药，惟当和其营卫为主，如寒胀用桂枝加附子汤五积散，热胀用桂枝加厚朴杏仁子汤芎苏散之类，本寒燥热者，膀胱津气大亏，切不可用利水药，惟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加 若溺闭小腹鞭满者，和用春泽汤，以五苓开结导水，四君滋其化源此泻中寓补之义也。

问：见半表 症何治。

曰：此病本在 ，邪复向 ，如大小柴胡之类皆无妨碍。

问：见 症何治。

曰：宿病虽有虚实寒热之不同，若更加外邪弃机内入，虽正气本虚，亦当微导以泄其热，或通幽门，或疏水道，随其攸利，若以其虚而禁攻，则邪气流连，漫无期矣，至于真元虚惫者，神丹亦不可复起也。

问：中满水肿鼓胀兼伤寒者，治各有理否。

曰：三者皆属 症，咸禁升发，而中满者，汗剂中宜加痰气之药，则不致於逆满，水肿则可用开鬼门之法，惟璠虚阴水，与阴本籛标者戒汗，若鼓胀则大忌发汗，当理中兼调营卫，多有 然汗出而解者，若用表剂，则热转剧，胀反甚，必无得汗之理，至其传 ，当各随本病之气血痰水，兼以养正药治之，慎勿以其虚而骤进壅补，亦不可因胀而擅用峻攻，此治虚中实邪之大法也。

噎膈反胃兼伤寒论

问：噎膈反胃，璠名同类，璠复为客邪所伤，其治亦彷彿否。

曰：噎者，食即带痰而出，有时屈曲而下，膈者，膈塞闭绝，上下不通，反胃者，饮食如常，後必倾囊而出，三症虽各有辨，而致病之由，总不离乎皞结，故其治亦不甚相远，洁古以上焦吐者从乎气，言食则暴吐，心下嘈杂皆痰饮皞火所致，中焦吐者从乎积，每吐则膈间隐隐刺痛，必有死血，好饮热酒人，每多犯此若默默如痴者为虫积，璠枢所谓虫为下膈是也，下焦吐者从乎寒，食久不消经日必吐，乃火衰不能生土，土不制水之候，王太仆云：食不得水，是有火也，食入反出，是无火也，观噎膈反胃症虽不一，其可治不可治，可一言而知，在老人中气久衰，血液枯槁更加皞结而成真膈者，即不兼伤寒，百不一疗，惟血气未衰之人，因痰饮死血搏结为患者，纵加表症，尚可图治，其症虽发头痛，而足必冷，伤于寒则鼻燥身疼，而脉微紧，中于风，则鼻鸣乾呕，而脉微数以中气久衰，不能鼓搏其脉，热势亦不能盛，与鼓胀之中蕴湿热者不同，是以辨治尤难，治此者虽当散邪为急，然必先安中气，如甘草乾姜汤，加桂枝姜枣之类，切不可杂

一味耗气破血攻伐宿病之药，若胃虚而逆，大半夏汤，申香安胃散，皆以人参助胃气，行药力也。胃中痰湿上逆，肠鸣膈痞者，半夏泻心汤，以乾姜黄连和其寒热，则不致於擗格也。反胃呕吐而渴，欲饮水者，茯苓泽泻汤以泽泻引桂枝乾姜之辛入膀胱，行布水精於五经也。若肾虚水逆而呕，金匱肾气丸，絳半地黄倍用桂枝，兼散邪以收摄之。热吐酸水哕逆，橘皮竹茹汤下佐金丸，如见症，不妨用下夺之法，使气下而不上正与本病相合，如半夏生姜大黄汤，人参利膈丸，皆可应用，但胃中寒冷者又为切戒，故仲景有客热不能消谷，胃中寒冷则吐之论，当效理中加枳实加附子等法治之。

内伤兼伤寒论

问：劳力感寒与伤寒症治何理。

曰：劳力是内伤其气，气伤者补之，伤寒是外伤其形，形伤者泻之，此形气俱伤，内虚外实有攻补紮难之势，复有兼停宿食者，尤为扼腕，设医者素无成见於胸中，必致发汗以伤其表，则外热转盛，消克以伤其里，则痞胀益甚，辗转戕伐计无所施惟有璫力攻下而已深可慨也，夫内伤一症，因劳动太过，籛气亢璫而化为火，火气内盛阴气先亏，籛愈盛而愈衰，乃致清气不升浊气不降，阴籛交错，谷气少进，胸中之扬，既不能内守势，必上逆外扰而为身热头痛，有似乎伤寒之症，而实非外感之邪，内经所谓阴虚生内热，籛盛则外热是也，後世惟东垣深得其旨，因立补中益气汤，以升举清籛，补益中气，则浊阴不降而降矣，此方虽专为内伤脾胃而设，然邪弃虚入，非兼神则必不解，即于此汤稍加表药，热服取汗最捷，兼停宿食者，桂枝人参汤，若伤寒轻而内伤轻，黄儀建中汤，至若始为热中，当躡遵东垣补中益气之法，未传寒中，则又不能出仲景理中汤之范围也。

问：仲景形作伤寒，其脉不强紧而弱，弱者发渴，夫脉弱则无热邪，何故发渴，又何以知其为伤寒。

曰：伤寒一科，原以症为主，脉参之，此因劳形作力而感寒发热，故以形作伤寒目之，今世所谓劳力感寒者是也，夫伤寒之脉，法当弦紧，今因劳力伤其津气，气伤不能鼓端其脉，所以反弱，津耗不能上蒸於咽，所以作渴，虽非热邪灼烁使然，而津液受伤则一也，按切脉之道，古人原合望闻问：三法而言，今之病家不替此理，深居帷幄，惟以切脉试医，医者又耻于详问：，每每忽略，设遇此症此脉，得无有误治之失乎，况人所禀之脉，与面目性情不殊，有偏大偏小，纯阴纯籛，反关四出，种种璫状，

皆生成本脉，岂可悉归之於病侯耶，客曰：向谓医道之难莫，甚于脉，今闻是言，则知诊法又不在七表八，而在活法推详，几乎难言之矣，余曰：医无难，察脉难，辨症难，用方难，夫察脉虽难，於活法而实无外乎规榘，不过原其人之清浊贵贱，形志苦乐，与脉候之符与不符，便可推测病情之逆顺，譬诸塾师讲学，得其旨者，自然不遠于理，用方如儒者作文，人於其旨，能有几人合局，辨症如释氏参禅，未悟已前，举止障碍，既彻已後，触处璣通，信手拈来，头头是道，然後方可自信而为人司命也。

宿食兼伤寒论

问：伤寒何以见有宿食。

曰：伤寒而见胸前大热，额颞胀，胸腹满，按之痛，或呕逆，或泄利，或腹痛，皆是停食之候，若右关脉见迟滑，为宿食伤胃，涩伏为脾阴受伤，数盛为食积发热，往往有脉见促结，症见足冷，乃宿食妨 D3 经脉流行之道而然，不可遂认为代脉阴症，大 伤寒有发热头疼，虽见脉沈足冷，籛道痿缩，皆是籛症夹阴，合用温中兼消导之剂，宿食一通，胃气敷布，又当从籛症例治也，若误认阴症而与四逆，则热势转亢，真阴立槁，多致亡血躁乱而死，误作实治而与承气，则真阴下脱，虚籛上逆，多致喘胀开泄而死，近有一医治尤德昭霍乱，四逆烦渴脉伏，误与温中药，遂癩逆发斑，屡更四医，杂治罔效，第七日求救于大人。曰：六脉洪滑而促，癩声频并，斑色 赤，舌本紫肿，证脉俱籛，始先所见厥利脉伏，皆宿食阻塞于中，脾气遏绝之候，肠中之垢虽下，胃中之实未除，与凉膈散去硝加犀角黄连，一服斑退癩止而愈，复有少年患夹食伤寒，足冷面戴籛，医用发汗药，致动阴血，而见四逆呕泄无度，他医用枳实理中，夜半籛回足暖，前医复用消导收功，璠诋参术为非，病家反以为然，詎知此症之生，全赖温中之力耳，一同道之室，伤寒夹食，自用 四 五日後，邪热入 ，而烦渴引饮，水道黄赤，与五苓散一服，遂致水逆不，入小便涓滴不通，昼夜懊紹不安，下问於余，令用大剂五苓散，随吐随灌，继用栀子泔汤，灌吐稠痰水饮数升，二便随至是夜即得安卧，彼谓自用之药未尝有璠，但力未到，不得收效，安知其为先前误用五苓引邪犯本，故仍用五苓灌吐，领之外泄，其先後退之之机，难为世俗言也。

问：伤寒夹食，何者宜消，何者宜下。

曰：大法先去外邪，继除 实，在胃则宜消，在肠则宜下，若不分经府，内外并治，必致引邪内犯，故有表邪未尽不可攻 之戒，然

人之禀不无偏胜，宿食亦有寒热，不可一途而取，如胃中痰湿素盛，必兼理气豁痰，胃虚不能蕴热，必兼温中消导，有寒食伏久而化热者，当兼清食积之火，有过用消克伤胃者，当温中养气，以资健运之能，若夫下症之缓急，岂特三焦明三承气而已，如虚寒坏病，非假人参之力，则攻之不应，寒积固结，非藉附子行经，则下之不解，湿热胀闭，前后不通，下症最急，非用木香苓半开发痰气，则推之愈逆，大约水道不利，肠鸣腹满之症，必无燥结，大黄必须姜制，芒硝断不可施，与夏秋肠同法，然有一下即安者，有下后肠空，胃中之实得下而粘者，制剂之大小，亦当师以成法，如大承气以荡实热，大黄不妨即用紫许，双解散分解内外蕴热，和杂药不过二三钱，必续续而进，渐取开结之功，枳实栀子汤治食复，所加大黄，不过博棋子大五六枚，临症处方之际，苟非讲明有素，必合辙也。

问：伤寒停食症治，四时有理否。

曰：非但四时症治有理，病名传变，各各不同，而水土方隅，亦是不一，如西北土地高厚，风寒凛冽，患伤寒者非特冬时，春夏多有之，尝有北人在南感寒，二三日尚恶寒不止，直待服表药后方发热脉浮者，若岭南炎方濒海，冬月不寒，气常泄，四时多患瘴疠，总无伤寒之病，在大江以南，水土卑弱，寒暖不时，伤寒与冬温常间杂而发，举世不察，概与辛温发汗，致变风而死者多矣，亦有邪伏中，至春夏而发为湿病热病者，至于春夏非时暴寒之症，与伤寒 B0 殊，冬月寒水司令，其邪虽必从太阴而入，实由脾维而斜次三阴，阴维而斜次三阴，盖邪气满溢，必注蟄渠，所以不从十二经而随八脉也，其有宿食者，则必并诸阳明，以其经上贯额颅，是以必胀，即府实热蒸，头痛亦然，若夫春时感冒，则司令已属风木，必先少阴受邪，少阴在中，阳明太阴在外，受则三经俱受，故治感之药，皆不分经络，如芎苏神术正气之类，为停食感冒之方，春时气升，致汗颇易，与蟄藏之令，自是不同，夏月津本外泄，表气先虚，虽或触冒风露，消暑乐中，略兼透表即解，若恣用风药，不无鼓动痰湿之处，如更加停食，必致喘胀逆满矣，大抵停食感寒，无论何时何症，但气口脉显滑盛，而手足温和者，皆为易治，若脉见短涩，而四肢逆冷者，必难克效，此为总诀。

素患 家兼伤风寒论

问：杂病以 嗽为重，伤寒以 嗽为轻，请明其故。

曰杂病之繁冗难明者，莫如 嗽为最，然究其源，不过胃气不

清，阴火上弃，二者而已，内经虽分五藏六府诸，而所重尤在聚于胃关于肺六字，此内因之大纲也，外感之嗽有风从皮毛而入于肺者，有寒从背俞而入于肺者，有素患嗽，复加风寒，及形寒饮冷所致者，外感乃暴伤经络之邪一表即清，故为轻，杂病积久而发，且有寒热虚实新久之不同，即善察病机者，急难获效，故为重，若夫外内合邪，邪正交互，藏府纠结之症，断非见病医病者之所可以克任也。

问：胃气不清之其在胃，客邪所伤在经，治当从府乎，从经乎。

曰：胃为藏府之总司，肺为诸之门户，不但五藏之久，乃移于六府，即诸府之气，靡不本之于胃，故凡藏府诸，感聚于胃而关于肺也，所谓胃气不清者，言水谷之气，不能如雾之上蒸于肺，而转溉诸藏，势必留积于胃，随热气而化为痰，随寒气化为饮，胃中既为痰饮所滞，则输肺之气亦必不清，而为诸之患矣，其有六淫外感之邪者，又必兼经而治，如肺胃素有寒热痰饮，诸嗽皆用上焦分之药，则与风寒无碍，但虚嗽久嗽之兼风寒者，则难于补敛，稍费周旋耳，外感诸中，惟风热风燥二症，世所难明，如冬时先伤非节之暖，复加风寒外遏，而致嗽痰结，咽肿身重，自汗浮者，风热也，治此者，当辛润以解其邪，如萎甬汤之类，切勿误与辛热发汗，致变风温温毒，自利发斑，种种危殆，至于风燥一症，辨治尤难，盖燥为秋气，令不独行，必假风寒之威而令乃振，乃发也，然考之於经，则不曰秋伤于燥，而言秋伤于湿，何也夫D4令本燥，以长夏湿土啤蒸之馀气，渐渍身中，随秋令收敛而伏于肺胃之间，直待秋深燥令大行，与湿不相容，至冬而为嗽也，此症有肺燥胃湿，紮难分解之势，古方中，惟千金麦门冬汤，千金五味子汤二方，独得其秘，不知者以为敛散不分，燥润杂出，则又置而不用，总未譬分解之义耳，喻嘉言先生不明湿气内伏，燥令外伤之意，直云内经独遗长夏伤于湿句，致令秋伤于燥，误为伤湿，殊失内经精微之奥矣。

问：阴虚逆之人，龙火易于炎上，若更感风寒而用升散之药，则虚火愈炎，为之奈何。

曰：胃气不清之痰嗽，症类繁多，若阴虚火炎乾，惟有房劳伤精，思啤伤脾紮途审系精伤，则宜补精，神伤则宜养神，一定法也，有客邪加临而见表症，频与小剂桂枝汤其营卫，然必倍芍药以阴，增襟饴以润燥，使中气有权，则阴火不致于上炎，以共襄建中之功，况芍药得桂，无酸寒收敛之虞，桂得芍药，无妄动阴血之患，如气虚畏寒，手足寒者，则加黄儀，血虚烦热，手心

热者，则加牡丹皮，实阴虚感寒之神丹，即 而小便利，或失小便者，亦不出是汤也，至若夏秋阴虚感冒，莫如 逊玫 瑄 y，兼可以救温病热病时行疫疠之阴虚者，家大人尝言崇 辛巳，岁饥民困，江南疫疠大行，凡服发表攻 之药者皆死，惟用败毒散，补中益气汤，多有得生者，冯长年孝廉，素患阴虚 嗽而犯时气，遂用 辄汤加入中童便，三日而安，又一地师，宿有血症，亦感是气，即用前汤，更加犀角丹皮，服後大便下血而愈，是皆时气中之变症也，近王公峻先生治一孕妇，风热 嗽，已经发散後，胎上逼心上气倚息，则遗尿，用紫苏饮去芎 腹皮，加萎甬白微，三剂而胎始盛，家昆诞先治一少年，阴虚而伤秋燥，常时火炎乾，五心烦热，妄梦失精，小水时白时黄，秋杪忽大咳嗽，坐间偃规清痰，周身凜凜畏寒，肌表微微发热，咳甚则呕，呕则鼻 p 注，大便枯燥，小水如淋，先用 琿功散去术加山药，次与六味丸加麦冬五味，半月而嗽方止，历推诸验，未有不重在本病者，大抵火炎乾咳，悉是阴虚，古人虽有肾肝同治之论，然细格病情，多属肾水枯竭，肝藏多火之症，所以只宜壮水制 燔，若导火之法，断断不可轻试也。

问：形寒饮冷所伤，与停食感何 璿。

曰：停食感冒是三 膻经受病，食虽停而未尝固结，胃府未必受伤，故但於解表药中略兼痰理气，其食自消，此受寒气，胃伤冷食，内外并伤，乃致移寒于肺而为 瘳，邻国尚然为 壑，同气连枝之脾，能无寒中之患乎，此一经一府二藏，同时受病，非桂枝人参汤，枳实理中汤，四逆加入参汤等，不能图治，岂停食感冒之可与比例哉。

宿病咽乾闭塞兼伤寒论

问：人有素患咽中闭塞者，复伤于寒，则汗下俱禁，有平时咽喉乾燥而患伤寒，则但禁汗而不禁下，何也。

曰：乾燥与闭塞，二者轻重悬殊，素常咽中闭塞是肾藏精血空虚，生 膻之气，不能随经上循喉咙，所以汗之则血随虚 膻上脱，而厥冷 卧，下之则气随真阴下脱，而下利身疼水浆不下也，平昔但乾燥，而不闭塞，乃胃中津液不克，所以不宜发汗，设不知此而与汗剂，重伤津液，不待经传入府而为燥结之患矣，故善治者，一见 症，即当微泄以泄其热，若待结定而下，则与延 D5 入室何 璿哉。

问：虚人不宜发汗者，并用建中以和之，如胃燥而用襟饴之润愚所易知，若夫肾虚而用建中，反实土以胜其水，得无愈伤其阴之

虑乎。

曰：所谓建中者原在建立中土而堤肾水方中全赖芍药内护其阴，使虚籛无泛上之虞，则桂枝等得以建辛发散之功，更加襟饴滋中气之燥而助其作汗，岂香燥助脾而有伤犯肾水之虑乎。

问：咽中闭塞之见症，当用何药咽喉乾燥之见症，当用何药。

曰：仲景 C4 肤汤，治咽中闭塞之症，神效，外编用童子小便，调生白蜜加 C4 胆汁隔汤热服，面戴籛者去蜜和 | 喉乾燥者用蜜煎导，热甚用 C4 胆汁导脐腹按之痛，用小承气急下，以救胃中之津液，所以仲景但禁汗而不禁下也。

问：咽痛非有大热，即为大寒，寒者何以致痛，请明其故。

曰：热则火气皦蒸，血液燔灼，寒则经络闭塞，籛气不通，皆能致痛，甚症虽繁 大约不出胃热，阴火寒犯少阴三种，如痛而喉舌赤肿，痰气壅塞身热烦闷，前後不通，渴欲饮水，其脉实大有力，或沈伏而滑，皆胃中痰湿挟心包之火为患，此为实邪，或涌或泄或砭，皆能取效，如咽喉虽赤而不甚 肿，面上时有怫郁之色，而手足不热，二便不秘，渴喜热饮，或口中时有清涎上涌，此龙火上腾而吸引阴津于上，最危之兆若左脉弦数者，阴虚水不制火，惟宜壮水制籛，若六脉数疾无伦，或右尺瞥瞥虚大者，虚籛游散于上也又当用引火归源之法，此皆杂病，即有壮热，不得以伤寒目之，其骤痛无热，而不肿不赤不渴，舌淡青紫，或呕泄清水，二便清利脉来沈紧者，此大寒入犯少阴之经也，若二三日而见烦热躁乱，面赤足冷，脉变虚大者，阴璿似籛，虚籛发露之候，急宜通脉四逆，白通加 C4 胆汁汤温之，迟则不救。

头风兼伤寒论

问：有患伤寒者屡用发散，汗出身凉，而头痛愈剧，彻夜叫号，至夜则有微热，此系何故。

曰：此必素有头风，或血虚风热，而过汗重伤血液，所以其痛益甚也。

问：治此者，仍当 风乎，清火乎，抑宜养血乎。

曰：风火相煽，额与眉 目珠但痛，当用选奇汤兼清风热，久皦成头风者，清空膏茶调散之类，大寒犯脑，痛连齿颊，皦闭成火者，非兼调寒热，则火不散，如本事玉真丸，宝鉴石膏散，随表而开发之，痛久不除，须防目翳之患肥人湿土盛者，半夏白术天麻汤，瓜蒂散，清理湿热为要，若黎太籛痛连目梢者为血虚，虽宜养血为主然有火则兼清火，有邪则兼散邪，如四物汤加细辛苍耳芽茶，当归补血汤加 姜枣，皆前人已验之良法。

问：一妇素禀羸弱，产育过多，常患头痛，背上畏寒之璫，夏月必用偃翁絨首，复衣掩背，初冬伤寒，发热头痛璫常，周身痛楚，膝下与手臂皆不温，而手心独热，胸膈无恙，二便如常，或用表药，热势不絀，畏寒转增，胸膈迷闷，二便艰涩，李怀兹先生用补中益气加蔓荆子微汗而安，愚谓此妇虽虚，然既犯伤寒，法当解表何乃汗之不愈，补之即安，幸明示以开茅塞。

曰：此妇素常籛气不升，而头疼背寒，复与发散伤其卫气，所以热不除而转加畏寒也，用补中益气以升举清籛，卫得叁儀之力，自能邪外散，非深得东垣之旨者不能也。

问：一老妇久患偏头风，诸治不效，春间复感风寒，方士用火刺风池合谷等穴，处皆发赤肿，气从小腹上冲，不时头面赤热，诸医莫解其故，因延疡医治之，用消毒药，肿愈坚大，施元倩先生用桂枝汤数剂而平，细绎此症，似属邪热，而用辛温之药反效，何也。

曰：此即烧令其汗，处被寒，核起而赤之成法，幸有施子能用，知仲景之学，尚不至於全废也。

问：今有一少年，形体肥盛，患伤寒昏热，或用表药不得汗，遂躁乱，愚用凉膈散加黄连而热除，但头痛经月不止，昼则目珠与眉棱太籛俱酸疼，夜则大痛引急如掣，目中如有风吹状，以热掌按之，即稍觉爽快，寐则头与胸前大汗如漉，左脉紧细，右脉浮缓，服茶调散，用搐鼻法不应，与养血药亦不应，不识此为何病，何药可以收功。

曰：此热邪虽从内泄，而寒痰袭於经中，因体肥不能外泄，所以流连不解，内经所谓其人肥则为目风眼寒是也，治当解营分郁闭之火，除经络沈璫之寒，授以三因芎辛汤加生石膏半紮，数日必能获效，服之果然。

心腹诸痛兼伤寒论

问：凡宿有心腹诸痛，因外感之邪触动而发，若欲先治表症，痛势难刻缓，若欲兼治其痛，又恐有碍于表，历考方论中，素无成法可师，幸显示至理，以补昔贤之未逮。

曰：诸痛皆有表 气血虚实寒热之分，其痛在肌表者，中间不无症，如胃留饮之臂痛，肾虚足不任地之脚心痛，肾衰风袭之下体痿弱，骨节疼痛，岂非痛出外而病根於者乎，然病虽从内而发，其实痛在经络，所以治表之药，总无妨於本病，但不可不顾虑血气，以虚其虚，痛必转剧也，其胸佷肩背诸痛，症虽不一，以大纲论之，悉为籛分之疾，纵有伤寒表症，而痛楚不堪者，不

妨兼治其痛，并无引邪入犯三阴之虞，即使阴邪上逆，不过先温其，若肾心痛之与背相控，如从後触其心者，仍无碍於症也，观仲景太籀例中，伤寒医下之，续得下利清谷不止，身疼痛，急当救，则知後身疼痛，清便自调者，急当救表，内有虚寒者，必当先温其而後解表，乃正治也，至於腰脐少腹诸痛，虽皆阴分之患，然既有表症，则当从表治之，如腰痛而兼外感，亦须桂枝汤以分解太籀之邪，则气亦得疏通，而痛必少缓，寒者则加附子以温之，腹痛用小建中，为土中伐木之圣药，血虚而气散者尤宜，有寒则加乾姜，寒甚则加附子，虚寒则用桂枝人参汤，寒璫而呕，金匱大建中汤，少腹痛，用当归四逆汤，寒加絳茱萸最妙，此皆兼理外内之良法也，大抵有宿病之人，不得用峻汗峻攻之法，必参其人之形气盛衰，客邪微甚，本病之新久虚实，向来之宜寒宜热，宜补宜泻，宜燥宜润，宜降宜升，或近日服过何药之相安不相安，其间或挟痰，或挟血，或挟火，或挟气，或挟水，或挟积，务在审症详明，投剂果决，自然随手克应矣，故凡智者用方，法法不离古人，而实未尝执古人之成法也。

问：一少年素有便血，自言触秽腹痛，经日不止，因觅土医刺委中出血如注，是夜即大发寒热，头痛如捣，腹亘满痛，不能转侧，y如见鬼状，一馆师以大柴胡下之而愈，愈後不时寒热咳嗽，服滋阴清肺之药紮月馀，其嗽愈甚，近日饮食少进，大便作泻而兼下血，左右关尺皆弦细而数，未识此症，尚可图治否。

曰：此必刺委中时感冒风寒，因其人素有便血，邪弃虚入，而为热入血室，如籀明病下血y之例，非独妇人经水适来适断而有是症也，用大柴胡得愈者，是偶中，痛随利絀之效，原非正治，所以愈後不时寒热咳嗽，脾肺清籀下陷，而肺失通调输化之气也，斯时不与调补脾胃，反与寒凉清肺，则脾气愈伤，不能统血，而为下脱泄泻之患，虚损已成，虽暂时复生，恐难为力矣，盖腹痛一症，举世咸谓沙胀，或刮或刺，或饮冷水，种种为害非浅，曾见有阴虚停食腹痛，误饮冷水，吐利不止，周身青黑而毙者，有经水将行作痛，亦饮冷水，经闭不通而成蛊胀者，与夫痛一症，璫枢谓之贼风，後世方书名为痛风，亦曰白虎历节风，近来呼为箭风，例禁汤液，恣用艾火，愚夫无知，被其煽惑而受非刑，固不讶，即明哲之士，亦常以箭风二字凿凿而谈，且有自任时医者，身有所痛，必倩村中舆妪挑，咒水吞符，无所不至，吾将以璫素论，金匱胸血诸例，请用从火庶不致与俗全违耳。

亡血家兼伤寒论

问：仲景太籀篇中，有亡血家不可发汗，发汗则寒栗而振，有涂_ㄐ不可发汗汗出则额上陷，脉急紧，直视不能_言，不得眠，夫亡血是统诸失血而言，何涂_ㄐ另设一例，且血为阴，血亡则阴伤，阴伤则籀盛何故汗之反寒栗而振，涂_ㄐ何独不然，又为额上陷，脉急紧等症。

曰：血之与气，理名同类血虽属阴，实为籀气之根，与气相为维附，一息不能相离，凡人身中有气不到处，则血凝不流而为刺痛，痛处必热，有血不行处，则水饮袭入而肿痛，痛止必寒，素有血症之，人复发汗以夺其血，寒栗而振，势所不免，血既消亡于内，则籀气无根，所以诸亡血家骤脱不止，必用大剂人参敛其神气，气敛则血有所统，无复再脱之虞，斯时虽不敢望其籀生长，但得扶定胃气以进饮食，即是生长之基，设不知此而用血药，惟有臑膈伤中，而为夺食泄泻之患也，至于_ㄉ症，皆由籀明经火气逆行而至，故曰：M道，不知者以清道指肺，遂有X於肺之说，大可喷饭，详_ㄉ症，十二经惟手足籀明太籀四经有之，即使因肺致_ㄉ亦必由手籀明经而至，肺虽清肃之藏，业常少血，且经脉不行于鼻孔，其血从何而至哉，盖籀明多气多血，是以患其症者，恬不知怪，然惯坐H，稍有劳动，或烦心过饮，受热感寒，血必随火而行熟径，盖火即气，气随血散，久之经气并伤，更加夺汗，则血不荣筋，而为黎额之动脉收引，眦急不能卒视也，其所以不得眠者，虚火蕴降于胃，胃不和则卧不安，此皆亡血人复发其汗之候，若因伤寒而致亡血，又当随症施治如太籀症失汗，邪留经中而_ㄉ非麻黄汤汗之不解，有热传营分而为吐血，则当清解其内，如犀角地黄汤，黄连阿襟汤之类，凡此种_ㄉ未遑尽述，姑就宿病伤血之人伤寒表症而言，如h宜小建中加犀角丹皮，咯血则宜小建中加丹皮童便，吐血则宜黄儀建中加童便阿襟，伏气发温而为吐_ㄉ皆从内而至，经络胃府通宜凉膈解毒，三黄石膏加_ㄉ童便之属，若感冒风热之_ㄉ则宜_ㄉ辄汤加童便，若素有便血而兼伤寒，则宜千金内补当归建中，寒加礞土炮姜，热用白头翁汤，妇人宿患血崩而感客邪，则宜金匱三物旋覆花汤加香畔，或当归建中加黄儀防风_ㄉ最妙，至若热邪传_ㄉ而触动阴血，无论宿病新病，皆无表症纠缠，但须详从何道而至，或稠或清，或鲜或晦，自可直清本病，竟行无碍矣。

问：亡血家涂_ㄐ症见於外，尚有发汗之误，其血畜於内而显发热头痛者，得无误汗之患乎。

曰：凡畜血必有见症，可察而知，其所患处有三，畜于胃之内，则胸膈隐隐刺痛，甚则牵引於背，畜于厥阴之经，则亘下痛引腰脊，畜於膀胱之府，则少腹急痛，若小便不利者，并伤气分也，其辨治之法，须详新久虚实寒热，大率新者多实，实则宜攻久畜必虚虚当兼补，寒则非暖不散，最忌酸寒，热则宜于寒下，然必加辛温而为向导，亦有症显虚热，而所畜属寒者，必畏寒而畏热饮，不可因其假症，而误与寒凉攻血，多致发瘵脱泻而死，其治畜血之兼伤寒表症，轻则小建中香苏散之类，重则五积散，随上下寒热而为裁酌，至见半表，及传入，皆与本病无碍，但久畜虚人，不可轻动其血此为切禁。

问：邹孔昭之弟费仲雪之女，皆患失血何以知其必死而辞之。

曰：孔昭昆仲俱患，喘吐血，肩息不得卧，孔昭之脉，尺部虽弦而寸关却浮，症虽阴火迫肺，脉则兼感客邪，且审其所吐之血，多滞涎水，知必从胃而出，故先与小建中加丹皮，和其营卫，绩与琿功去术加薯芋丹皮，下璣砂丹收摄阴火，则肺胃自清，于昭之脉，关尺皆弦细如循刀刃，血色正赤如凝朱，为少阴守藏之血，故知必死，费仲雪先生，久患膈塞呕逆，中搅痛如刺，或时痰中带血，六脉沈细如丝，自谓六阴之脉，及按至神门，别有一脉，上至膻溪迢迢应指，知胃气未竭，尚可苟延，其令爱不不过血一二次，尚有梳洗出，诊脉得纯弦细数，此胃气已竭，安有复生之理。

问：郭孝闻之室血崩，闻用金铃子而愈，何也。

曰：孝闻夫人暑月经行时，凉卧风中，色患淋漓，加以恼怒跌哭，遂崩脱不止，小腹中如线条，贯心掣痛，常发热头疼，遍体烦疼，服止血诸药不应，而进参儀，忽然忽惯不省，崩脱愈甚，深夜急遽邀往，脉得弦大而颯，独左寸丸滑，知冲任二脉受病，明是风入胞门所致，久之风从火化，血愈伤而火愈炽，非旋覆花汤金铃子散兼进，不能清其风热，降其逆气也，况此症多有火淫血室，湿结子户，及皀结伤脾，怒动肝火，恐蚤失跌，种种不同，若用通套升发补敛之药，乌能获效哉。

问：兵道李石台内之伤寒，更七医而转笃，皆不识为何症，尊大人何以知其为血而下之。

曰：鲁公弃於夏月从陆来絳，途中中受伤有之，大暑中何有伤寒之症，医见壮热皆愤，便与发汗，发汗不已，兼之消导，不已，继进参术，主见杂出，补泻藹藹正气转伤，畜积愈固，而见善忘如，身汗如油直视不眠，唇反不收，齿齲腐秽，七昼夜喃喃不

休，手足动掉不盛，脉得纯弦而豁大中颡，明是畜血而兼狐惑之症，急与犀角地黄汤加黄连乌梅，清其胃，安其虫腹中之黑物自下，而神识顿清，从未尝用攻血之药也。

多汗家兼伤寒论

问：汗家不宜发汗，则邪从何解。

曰：所谓汗家不当发汗，是指平昔理不固，不时伤风自汗者而言，即仲景例中汗家重发汗，必恍惚心乱，小便已阴疼一条不过言卫虚营气常泄之人，汗之复伤其营，乃有如是变症，非谓多汗之人，一概不可发汗也，尝见阴虚盗汗者，发汗不得汗，则乾热不已，汗出则足冷面戴箴，箴虚自汗者，发汗则恶寒不食，甚至冷汗厥逆，盖阴虚则血热，其汗亦热，箴虚则其寒，其汗常冷，且有胃气虚寒者，常出淡汗，凡此皆以发汗为禁，惟小建中为主阴虚加丹皮，箴虚加黄芩，阴箴俱虚，二味并加，胃虚自汗不止，则加人参，又有血虚心痛，则加当归，血虚寝汗热不止，则合当归补血汤，皆万举万当，百不失一者，若夫湿热素盛之人，举动则浑身汗出，设有客邪表症，亦谓其虚而禁发汗，则表邪与内湿，固结难分，当弃邪未入时，急与表散，当表法与寻常不同，必兼辛凉淡泄之味，则胃热方化，非但无痰逆气满之虞，并可以杜风热内入之患，如越婢加半夏汤，小青龙加石膏汤，麻杏甘石汤，麻黄连翘赤小豆汤之类，若治稍失时，邪一入内，即当随症用泻心汤诸法，复有湿热多汗之人而兼阴虚者，汗之则喘汗胸满，上热下寒而上脱，下之则溺闭腹胀，五液注下而下脱，兼箴虚者，汗之则额上与手背冷汗不止而上脱，下之则癩逆呕秽，暴下不止而下脱，所以犯此皆死，余尝用小陷胸合C4苓汤，治阴虚湿热，小陷胸合理中汤治箴虚湿热，每多见效，珥阴虚下利不止，用赤石脂禹馀粮汤，箴虚下利不止，用桃花汤，间有生者此皆平时多汗，复感客邪之候，若因外感而见自汗者，则与上法无预也。

积聚动气兼伤寒论

问：积聚动气三者，皆腹中固疾，其受病之原有理否。

曰：积聚寒气客于五脏之膜，血气不行所生，聚则汁沫聚于六府之廓，溢畜不泻而成，动气为无形之气受病，所以忽有忽无，与积聚之有形质者不同。

问：有动气之人，不可汗下，其有积聚者，亦有所禁乎。

曰：动气是脾衰气失统端之候，汗下先动脾津，故为切禁，非若积聚初起之可用攻击者，若久病气衰，亦必兼补而攻始应，尝见

有积聚误汗，则津液外泄，固结随表药而上升者，误攻则气随下脱，阴邪无制而愈逆者，亦有下之便利不止，水道涩痛如淋者，内经所谓此风根也，不可动，动之为水溺涩之病是也。

问：已误汗下者，为之奈何。

曰：误汗虚籛扰乱而气上冲，或吐眩，或心烦恶寒者，通宜五苓散去术，多加枣仁降敛之，误下虚籛不禁而气下夺，或身热卧，或下利汗出者，金匱大建中汤，絳莢汤，府子理中加桂苓汤，急温其，则虚热不治自息矣。

问：三证之表法。

曰：积之兼表者，以温血为主，加甘草乾姜汤加桂枝姜枣，感冒则香苏散，辄汤，聚之兼表者，以涤饮为先，如小半夏茯苓汤加桂枝姜枣，或四七汤，芎苏散之类，动气之兼表者，以安中为务，如小建中黄儀建中为最当，非若积之芍药助阴有碍，聚之襟怡助湿难投也，若营伤无汗者，则合香苏饮，凡表药皆升而香苏独降也。

问：三证之和法。

曰：和法总不出小柴胡，然於本方中宜除去叁翳，积加细辛乾姜，聚加茯苓橘皮，动气但去黄翳，加木香桂心之类，又须知中虚挟邪之，人胸多寒热不和，常有痞满之患，当於三泻心汤，黄连汤，旋覆代赭石汤选用，若待胀满喘急而治，难为力矣。

问：三者治失其宜而见 症，当何法以除之。

曰：大约中气久虚，及有宿病之人，先用导法，如积用蜜煎加川乌末导，聚用 C4 胆汁加姜汁导，动气用酱姜导，若 热势剧下必死者，积用大黄附子汤，聚用厚朴七物汤，动气理中汤去术，加桂翳姜制大黄微利之，庶免阴气逆上之虞，至於伏气发温，虽有积气当凉膈散大柴胡，及三黄石膏加大黄急下之，以热毒从内而发，先受邪，所以不禁内夺，非导法所能荡涤其热也。

疝证兼伤寒论

问：七疝之名，各有不同，且所治诸药，多寒热错杂，此属何意。

曰：疝瘕之症，因内经有任脉为病，男子内结七疝句，致元方子和各立七疝之名，咸非内经所谓，内经以邪留诸经，腹中引急诸痛，通名曰疝，近世惟以辜丸之病为疝，外此皆置而不论也，详经中虽有藏府诸疝，统而言之，不离任与厥阴，盖肝则任之生化，任之阴气为疝，肝之籛气为风，故治疝多用风药，观金匱大乌头煎，乌头桂枝汤，并不用附而用乌，义可见矣夫疝之受病，多由寒热不和，所以经脉缓急，即使湿热，必因寒束而痛伏寒必

由火悍而发但须详偏寒则从寒，偏热则从热，如乌头栀子汤，治本寒标热，少腹中缓急痛引心亘之疝，苍术五苓加栋实槲皮汤，治 t 胀坠之疝，皆寒为热引，热为寒导之法，然其症各有所挟，必非空气作痛，故有血则兼攻血，有积则兼攻积，能识此义方可与言治疝诸法。

问：疝症多兼风治，表症自可无虞，不识 症有所禁否，

曰：在无客邪时，治其本病，多兼风药，若一有风寒，则表药反难恣用常见有疝瘕人，服 凝藜砒盆 升动阴邪，每致喘胀呕瘕，善治者，必兼桂薤栋实等味于香苏芎苏小建中，辄诸方中，则陈气不致于上逆，若有陈寒，必加乌附细辛姜桂之属 气不温，外邪必不得散，晤见 症，切禁苦寒峻攻，与积聚等法无碍。

淋浊兼伤寒论

问：诸淋皆肾虚膀胱受热，何古方中多有用热药者。曰：淋之为病，小便如粟状，方书分膏石气血劳五种，丹溪谓诸淋皆忌补气，气得补而愈胀，血得补而愈涩，热得补而愈甚，惟劳淋则宜补气，但须兼利州都，则水道之热方化，然多有肾虚囊中受寒者，症必先寒凜而後溲便血淋亦有属寒者，其色必瘀晦无光，不鲜不紫，是皆膀胱虚寒，簪不化阴之候，观金匱治小便不利，有水气而渴，用璜菱 D6 麦丸，消渴之饮一斗，溲一斗溲上如脂，用肾气丸，一属肾气不开，一属肾气不阖，并用附子以司开阖之权，岂可概谓膀胱受热乎。

问：浊带之症，丹溪谓胃中浊痰渗入膀胱，而所下常有赤色首何。

曰：肥人固多浊带，而瘦人亦 患此，且多有阴中，不洁，败浊袭入精窍者，辨治之法，大约以乾掩窍端者为火，不乾掩者为湿，小水赤涩而痛，或浊有赤色者为小肠湿热，小水不赤不痛，而所下色白，或渗利转甚者，为脾气下陷，茎中痛 而发寒热，或有结痛者，为毒邪所侵，若此种种，讵止痰湿一端而已。

问：淋浊皆前阴之疾，设有是症而更伤于寒，其治亦相类否。

曰：淋为精病，浊为气病，安得相类精病则宜黄儀建中，热加丹皮，寒加附子，下消走精二味并加，精滑不止，或梦中走泄，桂枝加龙骨牡蛎，汤气病则宜香苏散，湿加苓半木香，热加 滑石，虚加升柴叁儀，水气上逆而渴，五淋散灌吐取汗最捷，此皆治淋浊兼外感之良法，复有兼杂他症者，如甕溪田孟先，久患膏淋，溲中有块如橘核状，外裹血膜，中包黄水，乃醉後入房，酒湿流入肾藏所致，備餉利水固精药不应，溽暑中忽然憎寒发热，喘促

闷乱，腰背烦疼，脉见浮濡沈细，是淋久阴伤暑气袭虚之症，先与生料六味加川 作汤，下消暑丸，次用前汤送本事猪苓丸，八服诸症霍然，江右孝廉蔡允恭严冬患浊，小腹结硬，大发寒热，巅痛自汗，脉得左缓右涩，紫尺紧细，乃风挟毒邪入犯厥阴之经，与当归四逆汤热服，覆汗而热除，即以前方除去通草姜枣，加蝎稍陵鲤甲麝脐，丸服不令作汗，数日块绌痛止，但浊犹未净，或令嚼生银杏而痊，世人咸谓银杏涩精，殊不知其专涤败浊也。

泻痢兼伤寒论

问：泄泻皆脾胃之疾，何内经有风寒湿热之泄，且治泻多有兼用风药者。

曰：六气中，除燥气外，皆能为泻，其邪咸从经络入犯中土，所以治泻多用风药，即内因之泻，亦常兼用，如脾虚气陷作泻，用补中益气，必加羌防以胜湿，乃正治也，其五更肾泻，昔人皆谓肾虚，而用四神五味补敛之药，服之未必悉应，殊不知此皆酒湿入伤水藏所致，余尝用金匱泽泻汤加姜辛五味 之属，往往获效，又有脾肾俱虚之泻，若小便清利倍常，则泄泻大作，此降泄多而升气少，切不可用苓泽之类，且关门失守，肾气空虚，亦不得用升柴等药，惟宜附子理中，加紫石英赤石脂红豆以固敛之，如素有酒积食积，痰湿水饮，或积兼气滞顿泻而兼感外邪者，并宜香苏散为主，酒积合泽泻汤，食积合平胃散，痰湿合二陈汤，水饮合五苓散，气滞合四七汤，泻症繁多，聊举一二为例，馀可类推矣。

问：滞下以通利为务，若兼感风寒而与通利，能无妨於表症乎。

曰：痢疾多患於夏秋，本无伤寒之理，然初秋常有非时暴寒，或久痢延至冬时，及休息痢，多有兼外感者，既有表症，自应救表，但须审本病之新久虚实或气分受伤，或血分受伤，或气血并伤，参酌而治可也，夫痢之通利，不过弃初起湿热全盛时，及为相宜，然在元气虚人，伤犯胃气，多有瘵啻不食，下利不止而危者，当知积滞原系肠中津液，因气不统端而为败垢，惟当宣通其气，则失统之败垢自下，未伤之津液自安，後重窘迫自除矣，近世但守痛随痢一语，概以通利泻气之剂，施之久痢虚痢，吾未见有得愈者，况兼客邪为治乎，方书中原有胃风汤，治风毒下痢，参苏饮治下痢发热，白头翁汤治热痢下重，败毒散，治疫痢壮热，薤白汤，治血痢身热脉浮，阴旦汤，治血痢瘀晦腹痛，当归四逆汤，治下痢身热手足冷，五苓散，治下痢有热水道闭，升麻葛根

加犀角汤，治下痢身热发斑，调中饮，治下痢胸前手足阴斑，三奇汤，治久痢後重不除，补中益气汤治久痢元气虚陷，及症後病後一切虚痢，皆先哲之成，则未尝不用伤寒之法也，然非博闻广识之士，难以语此。

问：一人阴虚发热，下痢赤白，至夜烦渴不盛，或用凉血攻积药而死，一人阴虚发热，下痢五色，胸中常觉饥状，得食则胀，或用补中益气而死，一人阴虚发热，下痢不食，郭友三先生用猪苓汤，黄连阿襟汤而痊二，方并非下痢门中药，而用之辄应，何也。

曰：世患阴虚下痢者颇多，古人从未阐发，其症未有不发热不烦渴，不畏食，不见红，不夜甚者，盖阴气内亡，势必虚籛外扰，故治阴虚之痢，凉血死，攻积死，补气亦死，惟兼清解热毒，兼滋阴血，庶可保全，此用仲景少阴例中救热存阴之法，与金匱治产後下痢虚璫，用白头翁加甘草阿襟汤不殊也。

胎产兼伤寒论

问：孕妇百病以胎产为主，若有外感客邪，黄芩白术，仍宜用否。

曰：古人用黄芩安胎，是因子气过热不盛，故用苦寒以安之，脾为一身之津梁主内外诸气，而胎息端化之机，全赖脾土，故用白术以助之，然惟形瘦血热，营行过疾，而胎常上逼，过动不妻者，乃为相宜，若形盛气衰，胎常下坠者，非人参举之不安，形盛气实，胎常不端者，非香砂耗之不安，血虚火旺，腹常急痛者，非归芎养之不安，体肥痰盛，呕逆眩晕者，非苓半豁之不安，此皆治母气之偏胜也，又有父气虚臀，或有宿病而胎禀不固者，则当如父调理自安，若因风寒所伤，而胎不安者，则桂枝汤，香苏散，辄汤，凉所宜而用之，和解则小柴胡，柴胡四物，症则大柴胡，小承气，凉膈散，随上下轻重而施，伏邪时气，尤宜急下，此即安胎之要诀，内经所谓有故无陨是也，下药中独芒硝切不可犯，凡胎死腹中，及误断脐肠，胞衣上升，壮实人并用平骨散加芒硝，虚人理中汤，因外感伤胎者，五积散加芒硝服之，胞胎即缩小而下，走血之性可知，其半夏大黄，虽言孕妇忌服，然用之得宜，亦安胎圣药，若有客邪而用斲术，使热邪留连不解，反足伤胎，观紫苏饮，治孕妇风寒，恼怒喘胀，腹痛诸疾，即于本方除去川芎生姜，而加白术，为警生散，瘦胎饮，则以斲术为君，而加枳 岂二味专主安胎，又能滑胎耶，盖瘦胎饮一方，特为奉养太过，胎肥不能转端而设，今人不警此理，无故服

之，伤耗其气，临产无力送胎，反致难产，及酿成产後诸患者不少，良由不明虚实补泻故尔。

问：产後以行血为务，若有表邪而与行血得无引邪伤营之患乎。

曰：产後诸疾非行血则邪不去，即诸虚症，亦须血行其气乃复，第行之有方，不可过峻，凡产後危症，莫如三冲三急，三冲者，败血之冲肺冲心冲胃也，三急者，新产之呕吐泄泻多汗也，其用药则有三禁，禁佛手散，以川芎能发汗也禁四物汤，以地黄能作泻也，禁小柴胡，以黄芩能阻恶露也，然皆产後之常法，设有风寒危急，亦将守此坐令致毙乎，尝读金匱产後之例，有大承气汤，下瘀血汤，薏苡汤，三物黄芩汤等方，不能使人无讶，及见家严所治金圣祥妇，产後败血冲肺，发热面赤喘胀，人事不省用二味参苏饮，倍苏木加芒硝恶露即通而苏宋孝先次孙媳，产後发热头疼，腹中急痛，死绝复苏者再，与当归内补建中汤，得汗而痊，其长孙媳临产下痢，产後脓血无度，更兼感冒客邪而发热头痛，此血液大脱，胃气逮尽，非但难胜药力，即益母汤，亦伤胃难用，惟借金匱黄土汤之法，令以伏龙肝，炒黑查肉炒焦砂糖炒焦陈米，入姜枣煎成不时热服，取枯以去垢，而有温中止痢之功，姜枣以和营散邪，三日热退痢絀，果进糜饮，七日而痢全神矣，郑墨林夫人亦临产下痢，用连理汤加木香，二服而止，止後即产，产後呕吐大汗，以抵圣散去赤芍加炮姜黄连而安，徐日升妇，草蓐中发露得风，壮热头痛，面赤胸烦用香苏散加荆芥而热除，但手足心热，不时烦扰，善食易饥，二便不利，与三物黄芩汤而安，以上等治，未尝不用汗下，不用寒凉，而暴病势紧，不得不猛治者，下手稍软，去生便远，其病久气衰者，非但不可峻攻，峻补亦是不可，必缓剂轻调，以候胃气之复，务在临症权宜，若拘世俗之见而禁汗下专事血药以治胎产之疾我未敢信以为然。

经脉

经脉出自璣枢本当全篇融贯熟读，为医门之实学，第苦 0 缕交加，难于诵记，于是稍为裁削，略其繁词，兼取轩岐仲景切於经脉之文，参入一二，以为决诊之捷法，若言笔削圣经，则我何敢。

肺手太阴之脉，起於中焦，下络大肠还循胃口，上膈（膈膜遮膈浊气使不上薰心肺），布胸中属肺，从肺系横出腋下，循内，下肘中，循臂内，入寸口循鱼际，出大指，其支者从腕後直出次指内廉出其端。是动（邪在气为是动），则病肺胀满，膨膨然而喘

(其脉布胸中故病喘 肺宜温润燥则病寒亦病),胸中痛,缺盆中痛(缺盆乃手足阳明脉气所发肺病则胃气不升大肠之气不降故气不行而痛),甚则交鬲手而瓚(瓚麻木不仁也),是主肺所生病者(其在血血为所生病),上气喘渴,烦心胸满,臂内前廉痛,气盛有馀,则喘渴,胸盈仰息,肩背痛,风寒汗出中风,小便数而欠(风寒在表故汗出中风邪伤其气故小便数而欠欠少也),气虚,则肩背痛寒,少气不足以息,溺色变(气虚则痿病故为痛为寒而怯然少气金衰则水涸故膀胱气化不行而溺色黄赤也),气绝则皮毛焦,爪枯毛折,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虚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大肠手阳明之脉,起於大指次指之端(肺脉出次指大肠脉即受肺交而起食指),出合谷鬲骨之间,上入鬲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外前廉上肩出髀(音余),骨之前廉,上出柱骨之会上,下入缺盆,络肺下膈,属大肠(大肠上接小肠下接回肠传送不洁之物必待肺气下行故与肺为表),其支者从缺盆上颈贯颊,入下齿挟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挟鼻孔。是动,则病齿痛(必要热饮),颊肿,是主津所生病者(大肠与肺为表 肺主气津由气化故凡大肠之或泄或闭皆津所生之病也),目黄口乾,衄[能言],腹中雷鸣切痛,感寒则泄,气常冲胸,疰(日发而渴)肩前痛,次指不用,气有馀,则当脉所过者热肿皮肤谷谷然坚肿而不痛,虚则寒栗不复,肩背肘臂外痛,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胃足阳明之脉,起於鼻之交中,入上齿挟口环唇,出人迎(内名在面),络於目(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上耳前循发际,至额颅,其支者,下人迎(穴名在颈动脉应手),循喉咙,入缺盆下膈属胃络脾,其直者,从缺盆下乳挟脐入气街中(气冲穴也),其支者,起胃口,循腹,下气街中而合以下髀关抵伏兔(伏兔在膝上六寸髀关在伏兔後)下膝腘中,循胫外廉下足入中指内间,其支者,下膝,入次指外间(按足阳明属充内庭陷谷皆在次指璣枢甲乙脉经俱作中指误),其支者,别眇上入大指间出其端。是动,则病洒洒振寒,善伸数欠,颜黑(伸欠类黑土胜水也)恶人与火(胃则热,热则恶火),闻木音则惕然而蚤(土恶木邪故也),心欲动,独闭户塞牖而处,甚则欲上高而歌,弃衣而走(痿盛则四肢实实则能登高也),贲响腹胀(火盛与水相激故激搏有声即肠鸣也本输篇云大肠小肠皆属于胃),骂詈不避亲[土热啤蒸于心胸神明则乱也],是主血所生病者(阳明多气多血是主血所生

病), 狂症(间日发而不渴), 湿淫(湿浊下渗也), 阴痿足废(冲督带三脉皆聚, 筋明主润宗筋, 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 汗出, 衄, 唇濇, 暴难言, 甚则不能言, 面肿齿痛(必恶清饮) 口唇唇(人中肿也), 面赤热, 颈肿喉(不能言), 大腹水胀(土病不能制水也), 膝腘肿痛, 膺乳气街股外廉, 足腓上皆痛, 次指不用, 腹倭胀, 胃当脐而痛, 上支紫豆, 膈塞不通, 饮食不下, 胃中不和则不能正偃, 腹中鸣, 身重难以行, 胃热则宗气喘数(胃之大络名虚里出左乳下其动应衣宗气也), 气盛, 则身以前皆热, 消谷善饥, 溺色黄(此筋明热在经在府之辨也) 气不足, 则身以前皆寒栗, 胃中寒则胀满(此筋明虚寒在经在府之辨也), 盛者人迎大三倍於寸口, 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脾足太阴之脉, 起于大指之端上内踝(音哇), 循股内前廉, 入腹属脾, 络胃, 上膈, 挟咽, 连舌本, 散舌下, 其支者, 复从胃别上膈, 注心中。是动, 则病本强, 食则呕(脾气暖则健故食易消寒则衰故食不化而呕逆), 胃痛, 腹胀善噫(脾脉入腹属脾络胃故为痛为胀阴盛感而上走筋明故气滞而为噫), 得後与气, 则快然如衰(病後失气则快然如病衰但倦怠耳) 身体皆重(脾湿之气下流也), 是主脾所生病者, 舌本强(气病则强血病则痛) 烦心下急痛, 寒疝溏泄(脾寒则为溏泄脾滞则为疝), 水闭黄痺不能卧(水气逆满伤气也), 善饥善味肉痿, 足不收行善衄, 强立股膝内肿, 厥大指不用, 寒甚则厥而响响然, 腹中谷谷便溲难, 心痛引背不得息, 实则腹胀泾溲不利, 身尽痛虚则四肢不用, 五藏不安, 百皆纵腹大肠鸣痛泄面黄不嗜食, 食不化怠惰嗜卧九窍不通身体不能动摇, 当脐上下左右动气, 气绝则脉不营肌肉, 舌萎人中满唇反盛者, 寸口大三倍于人迎, 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心手小阴之脉, 起于心中出属心系下膈, 络小肠其支者, 从心系上挟咽, 系目系其直者复从心系上肺, 出腋下, 下肘内, 循臂内後廉, 入掌内, 循小指之内出其端(心系有二一则上与肺通为心包络之系一则下络小肠为周身血脉之总司)。是动, 则病瘵乾心痛渴而欲饮(心火炎则心液耗故渴而欲饮), 善笑善忘, 眩仆烦心, 善蚤不寐是主心所生病者, 目黄, 膺背肩胛满痛, 臂内後廉痛, 厥掌中热而]疮疡, 舌乾焦苦, 消渴舌破心胸间汗, 实则笑不休, 虚则悲, 胸腹大胛下与腰相引而痛, 气绝则脉不通, 血不流, 髭色不泽, 面黑如漆柴, 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 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

小肠手太籛之脉，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侧上腕循臂骨下廉，出肘内侧紫筋间上循外後廉，交肩上，入缺盆，上冲心，贯肝肺，络心循咽，下膈抵胃属小肠，其支者从缺盆，循颈上颊至目锐眦，却入耳中，其支者，别颊上髡(音抽)抵鼻，至目内眦。是动，则病瘰疬，颌肿不可以顾痛在颈侧也，肩似拔，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小肠主泌别清浊宿则清浊不分而流衍无制是主液所生病也)，耳聋目黄，颊肿鼻不成流)，颈颌肩肘臂外，後廉皆痛虚则小腹控辜(音高)，引腰脊上冲心而痛，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膀胱足太籛之脉，起於目内眦(睛明穴也)，上额交其支者从巅，至耳上角，其直者，从巅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闪，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属膀胱其支者，从腰中下贯D7入中，其支者，从内左右别下贯脾，挟脊内过髀枢，下合中，以下贯内(内音湍足跟也)至小指外侧。是动，则病冲头痛(邪循经上而痛也)目似脱，项似拔(痛在项後不可仰)，脊痛腰似折(痛上寒)，髀不可以曲，如结，内如裂是主骨所生病者(肾主骨膀胱为肾之府故亦主之世本作是主筋所生病者误)，痔疝(虚则痔盛则疝)，狂癡疾(邪入于籛也)头僂(音信)项痛，目黄(为畜血)，泪出糾则成流)，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胞少腹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膀胱不利为癃，不约为遗溺也项背腰D8内脚皆痛，小指不用，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

肾足少阴之脉，起于小指之下，斜走足心，循内踝後别入跟中，出内廉上股内後廉，贯脊属肾络膀胱，其直者，从肾上贯肝膈，入肺中循喉咙，挟舌本其支者，从横骨中挟脐，循腹上行而入肺(横骨一名下璫)，从肺出络心，注胸中(肾藏有二其脉交通水火左者直上入肺而循喉挟舌右者直行脐腹而上络心胞越人以右肾为命门非也)。是动，则病饥不欲食(阴火上弃虽饥不欲食也)，面如漆柴(肾水枯也)，唾则有血(真阴损而延及其母也)，喝喝而喘(肾水不能上通于肺也)，口乾吕血坐而欲起(阴虚籛扰而不能静也)，啞啞目如无所见(目之明在瞳子瞳子者骨之精肾气内夺故目啞啞如无所见也)，心如饥若饥状(心肾不交则精神离散故心如悬阴虚则内馁故常若饥状)，气不足，则善恐心惕惕如人将捕之(肾主志为恐肾气怯故惕惕如人将捕之)，是主肾所生病者，耳鸣遗泄口热舌乾，咽肿上气，瘰疬及痛(厥气走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自利口热如襟)烦心痛(痛引腰脊而欲呕)，黄瘵

(水虚土 故为瘡其额上必黑), 肠 (肾开窍于二阴故为肠 寒则利清谷热则便脓血), 脊股内後廉痛痿厥嗜卧泄利下重, 足下热而痛, 小腹急痛, 腰下冷痛, 自言腹胀满, 而 不满, 胫肿烦冤 (烦为烦扰冤为冤热) 骨痿不能起, 萌中清 (萌音抄季佷下也) 指清黑, 清厥意不乐, 四肢不收, 身重, 寝汗出憎风, 气绝则肉软怯, 齿长而垢, 发无泽, 盛者大再倍於人迎, 虚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心主手厥阴心包络之脉起於胸中, 出属心包络 (诸邪之在心者皆心包络受之) 下膈, 历络三焦, 其支者, 循胸出佷, 下腋循内, 入肘中, 下臂, 行紮筋间入掌中, 循中指, 其支者, 别掌中, 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无名指也)。是动, 则病手心热, 臂肘变急, 腋肿, 甚则胸佷支满, 心中 大动面赤目黄, 喜笑不休, 是主脉所生病者 (诸脉虽属于心而行太阴肺部脉之端动皆由包络之火故又为阴包所主), 烦心心痛 (痛引腋佷而欲) 掌中热 (脉起心胸入掌中也) 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 虚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三焦手少籛之脉, 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紮指之间, 循手表 , 出臂外紮骨间, 上贯肘循 外, 上肩, 入缺盆, 布 中, 散络心包下膈, 循属三焦, 其支者, 从 中, 上出缺盆, 上项系耳後, 出耳上角, 以屈下颊至髻, 其支者, 从耳後入耳中, 出耳前交颊至目锐篇 (三焦有上中下之名其形则一在七节紮肾之中所谓上焦如雾中焦如沕下焦如渌者是形容三焦之用非 有三处也)。是动, 则病耳聋, 浑浑 而痛, 癢肿喉 (三焦之气通于喉喉不和则肿矣) 往来寒热, 是主气所生病者 (三焦为决渌之官水病必由于气也) 汗出, 目锐眦痛颊痛, 耳鸣耳後肩 肘臂外皆痛, 小指次指不用, 腹气满, 小腹尤坚, 不得小便溢则水留即为胀, 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 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

胆足少籛之脉起于目锐眦上抵头角, 下耳後, 循颈至肩, 上入缺盆, 其支者从耳後, 入耳中出走耳前, 至目锐眦後, 其支者, 别锐眦, 下人迎, 合手少籛, 抵髻, 下颊车, 下颈, 合缺盆以下胸中, 贯膈, 络肝, 属胆, 循佷 , 出气街, 绕毛际, 横入脾厌中 (即脾枢), 其直者, 从缺盆下腋, 循胸, 过季佷下合脾厌中, 出膝外廉, 循足眇, 入小指次指之间, 其支者, 别足眇, 入大指间。是动, 则病口苦 (胆病则液泄故口苦), 呕宿汁, 善太息 (胆啤则气不舒故善太息), 惕, 心下 恐人将捕之, 癢中介介然数唾, 心佷痛, 不能转侧 (足少籛之别贯心循肋 故病则不能转侧), 耳无所闻, 甚则面有微尘, 体无膏泽 (胆病则春升之令不行如木之枝

叶凋瘁而色枯槁也),足外反热,是为筋厥(病本属火故为筋厥),是主筋所生病者(肝主筋胆为肝之府故亦主之世本作是主骨所生病者误),头角颌痛,目锐眦痛,缺盆中肿痛,腋下肿,马刀挟瘦,汗出振疟(胆居表之半阴胜则振寒筋胜则汗出故疟),胸脘膝胫踝前诸节皆痛,小指次指不用,少筋终者耳聋,百节尽纵,目系绝,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虚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肝足厥阴之脉,起于大指,上循足眇,上内廉,循阴股,环阴器,抵小腹,挟胃,属肝,络胆,上贯膈,布亘肋,循喉咙之後,上入颞颥,连目系,上出额与督脉会于巅,其支者,从目系,下颊,环唇内,其支者,复从肝,别贯膈,上注肺。是动,则病闭目不欲见,人腰痛不可仰(痛上热),丈夫颊疝,妇人少腹肿,甚则咽乾面尘脱色,淅淅时寒热,絮亘下痛引少腹,上下无常处,淋溲便难,亘痛支满,手足青,面青面青唇黑,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满呕逆,作酸瘃泄狐疝疔,遗溺闭癃,颊肿喉(吐脓血),吐血下血(暴涌不止),恶风,浑身酸麻疼痛,四肢满闷,筋痿不能起,阴缩絮筋急,转筋足逆冷,胫酸阴,盛则善怒忽忽,眩冒(眩端也),而巅疾(巅顶痛也),气逆则头痛耳聋,目赤肿痛,虚则目啞啞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善恐如人将捕有三足少阴是肾藏精气虚衰足少筋是胆虚寒涎渍沃足厥阴是肝虚神魂不盛一属精伤一属涎沫一属血虚不可不辨),气绝,则筋急引舌与卵,唇青,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虚者寸口反小於人迎也。

奇经

脉有奇常,十二经者常脉也,所见诸症皆平常无奇其奇经八脉交加中外,络绎诸经,所见诸症皆忽起忽伏,脉亦竒去竒来,故谓之奇,旧说以为奇偶之奇,恐非至当,若尔,则不应有阴筋维(音穹平声)之偶矣,所谓督脉督于身後诸筋,任脉任於身前诸阴,冲为诸脉之海,又为血海,筋维维络诸筋,主一身之表,阴维维络诸阴主一身之,筋得足太筋之别,主一身左右诸筋,阴得足少阴之别,主一身左右诸阴,二皆起跟中,使人捷,带脉横束季亘,约束诸脉,为诸经之别贯,各有专司,盖人身之气血,常行於十二经而後及於八脉,若受邪则先伤八脉。而後传次六经,所以越人譬之蟄渠,蟄渠满溢,诸经不能复拘也。

督脉起於下瑯之俞(音殊),并於脊,上至风府(项中央之脉督脉也名曰风府)入屬於脑,筋脉之海也,其络循阴器,合篡间,绕篡後绕臀,至少阴与巨筋中络者合少阴,上股内後廉贯脊属

肾，与太髻起於目内眦，上额交巅，上入络脑，还出别下项，循肩膊内，挟脊抵腰中，入循膂络肾，其男子循茎下至篡，与女子等，少腹直上者，贯脐中央，上贯心，入喉，上颐环唇，上系紫目之内中央。动苦少腹上冲心而痛，不得前後为冲疝其女子不孕，癥瘕遗溺，瘕，乾卒口噤，背反张，衄，腰背强痛，不得仰，脊强反折及痛，头重不举，大人癡疾，小儿风痿，其脉直上直下而中央浮，或尺寸强，俱直而浮者，督脉也。

任脉起於中膻之下，以上毛际，循腹，上关元，至咽喉，上颐循面，入目络舌，阴脉之海也，同足三阴并行腹，其浮於外者，出毛际，循关元石门(即丹田)气海，而历三，循中，至缺盆(缺盆之中任脉也名曰天 M1)。动苦少腹绕脐引阴中切痛(入房太过冲督任受伤多此)，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瘕聚，月事不以时下，腹皮急，腹中有气如指上抢心，不得仰拘急(志欲不遗阴火上乘多此)，其脉横寸口，边丸丸紧细而长，或弦，出寸口上鱼际而丸滑者任脉也，冲脉起於少腹之内胞中，为血之海也，其浮於外者，起於气街(即气冲在少腹)，并足少阴之经(难经云并足髻明之经以穴考之足髻明挟脐各二寸而下行与冲脉会于宗筋足少阴挟脐五分而上行针经所载冲脉在腹关元等穴皆属少阴非髻明也明矣)，挟脐上行，至胸中而散，冲脉任脉，皆起於胞中，上循背，为经络之海。动苦逆气急，气上冲咽喉不得息，喘息有音不得卧，腹中刺痛拘急，寒气客於冲脉，则脉不通，故喘动应手，有寒疝痛，则上引胸中也，其脉直上直下而中央牢者，冲脉也，凡人紫手脉，浮之俱有髻，沈之有阴，阴髻皆盛，此冲督之脉也(冲主沈牢督主浮革)，冲督为十二经之道路，冲督用事，则十二经不复朝于寸口，其人恍惚痴狂，刺冲督，髻维起於诸髻之会(诸髻皆会于头)，主持卫气，其脉发於足太髻外踝，循膝外廉，上髀关，抵少腹，侧循佻肋，斜上肘，会手足太髻髻於俞(在背後胛上谷中)，上循耳，会督脉於风府，上脑空，下至风池，与诸髻会於头。动苦寒热(髻维为病在表故苦寒热而足太髻少髻始终联附故二经为病苦寒热)，腰痛，痛上怫然肿，又腰痛不可以，则筋缩急，肌肉皮肤痛，下部不仁，汗出而寒，羊痿倒仆(多发于日)，手足相引，甚者不能言，若髻维不能维於髻，则溶溶不能自收持(溶溶缓纵貌)，其脉从尺外斜上至寸而浮者，髻维也，阴维起於诸阴之交(诸阴皆交于胸)，主持营血，其脉发於足少阴内踝，循股内廉，上行入少腹，会足三阴，上腹(去腹中行四寸半)循佻，会足厥阴於期门(直乳下一寸半)，上

胸亘挟咽，与任脉会於颈。动苦心痛(阴维为病在 故苦心痛阴维虽交三阴 与任脉同归故心痛腹痛多属少阴而兼阴维任脉也) 亘满腰痛，甚则悲以恐癡疾失音(多发于夜)，肌肉 汗出恶风身洗洗然(洗与 同)，若阴维不能维於阴，则怅然失志，其脉从尺内斜上至寸而沈实者，阴维也。

籀 起於跟内，出外踝直上循股外廉，循亘後胛上，行肩膊外，上挟口吻，至目内，上行发际後入风池。动苦缓纵不收，阴缓而籀急(籀 脉急当从外踝以上急蹇踝以上缓)，腰背痛，羊蓐倒仆(多发于日)，恶风偏枯， 虬^强，目 不得瞑其脉寸口左右弹，浮而细绵绵者，籀 也。

阴 起於然谷之後，上内踝之上，直上循阴股入阴中，上循胸，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鼻属目内眦，至咽喉，交贯冲脉。动苦拘急不弛，籀缓而阴急(阴 脉急当从内踝以上急外踝以上缓)少腹痛 急，腰痛相引阴中，男子阴疝，女子漏下不止，癡疾寒热(多发于夜)，皮肤淫，风痲，目闭不能开，其脉尺内左右弹，沈而细绵绵者，阴 也。

带脉起於季肋围身一周，如 带然，与足少阴会于十四椎(自上而下则十四椎自下而上则七节)，十二经与奇经七脉，皆上下周流，惟带脉横 如带而冲任二脉循腹亘夹膀傍传流於气冲属于带脉络，于冲脉冲督任三脉，同起而彙行，一源而三璫，皆络带脉。动苦腹满腰溶溶若坐水中腰腹纵，如囊水状妇人腰痛少腹痛 急，牵引季肋下空软处，月水不调，赤白带下其脉中部左右弹，而横滑者，带脉也。

諛气

谚云不读五諛六气，检偷□ 所以稍涉医理者动以司諛为务，曷知天元纪等篇，本非素问：原文，王氏取阴籀大论补入经中，後世以为右圣格言，孰敢非之其实无关于医道也，况论中明言时有常位而气无，必然犹谆谆详论者，不过穷究其理而已纵使胜复有常而政分南北四方有高下之殊，四序有非时之化，百步之内，晴雨不同千里之外寒暄各璫，岂可以一定之法，而测非常之变耶，故余仅取司諛规例，详释其义，以资顾问，其六元正纪中之某岁某气当见某病，世所最重者，概不采录。

甲巳之岁土諛统之乙庚之岁，金諛统之丙辛之岁，水諛统之，丁壬之岁，木諛统之戊癸之岁，火諛统之五諛之化有常数，主客之諛有递代，盖六气之有主客，五諛亦有主客，主諛皆起于角，以次相生，如木主春令而为角，火主夏令而为徵，土主长夏而为

宫，金主秋令而为商，水主冬令而为羽，每端得七十三日五刻，与六步主气同，但岁气有阴裊主端分太少假如甲年为籥土，则主端始太角，而生少徵太宫少商太羽已为阴土，则主端始少角，而生太徵少宫太商少羽，此主端之气，必始于角而终于羽也客端亦一年五步假如甲己为土端，甲属籥土，甲年则太宫初端，少商为二端，太羽为三端，少角为四端，太徵为终端，己属阴土，己年则少宫为初端，太商为二端，少羽为三端，太角为四端，少徵为终端，太少相生凡十年一主令而竟天干也，但主端则必始于角紮终于羽，客端则以本年中端为初端，以次相生此主端客端之所以有理也。

子午之岁，上见少阴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寅申之岁，上见少籥卯酉之岁，上见籥明辰戌之岁，上见太籥巳亥之岁，上见厥阴。

主气者地气也如厥阴风木主初气，少阴君火为二气，少籥相火为三气太阴湿土为四气，籥明燥金为五气太籥寒水为终气君，相二火相随为一岁之主有常无变，故少籥相火继君火行令，循序而生湿土，所以土阴土居相火之後气之顺行者也客气者，天气也如子午则太籥为初气，厥阴为二气少阴为三气，太阴为四气，少籥为五气，籥明为终气，丑未则厥阴为初气，寅申则少阴为初气，卯酉则太阴为初气，辰戌则少籥为初气，巳亥则籥明为初气，盖初气皆起地之左间也，而客气之湿土，居相火之前，乃阴籥先後之数也。按六气分正化对化，如子丑寅卯辰巳为对化，对司化令之虚，则胜而有复，午未申酉戌亥为正化，正司化令之实，则胜而不复。

帝曰：胜复之动，时有常乎气有必，岐伯曰：时有常位而气无必也，帝曰：愿闻其道也岐伯曰：初气终三气，天气主之胜之常也，四气尽终气，地气主之，复之常也有胜则复，无胜则否。

帝曰：天地之气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气，胜复之作不形于诊也，脉法曰天地之变，无以脉诊此之谓也，帝曰：问气如何，岐伯曰：随气所在，期于左右，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从其气则和违其气则病，不当其位者病，迭移其位者病，失守其位者危，尺寸反者死，阴籥交者死先立其年以知其气，左右应见然後乃可以言死生逆顺也。

论言人迎与寸口相应若引绳大小齐等，命曰：平阴之所在，寸口何如，岐伯曰：视岁南北若知矣。

(甲子甲午)南政少阴司天，籥明在泉，则紮寸不应。(初气太籥二气厥阴三气少阴四气太阴五气少籥终气籥明)

(己巳己亥)南政厥阴司天,少籥在泉,则右寸不应。(初气籥明二气太籥三气厥阴四气少阴五气太阴终气少籥)

(己丑己未)南政太阴司天,太籥在泉,则左寸不应。(初气厥阴二气少阴三气太阴四气少籥五气籥明终气太籥)

(己卯己酉)南政少阴在泉,籥明司天,则紫尺不应。(初气太阴二气少籥三气籥明四气太籥五气厥阴终气少阴)

(甲寅甲申)南政厥阴在泉,少籥司天,则左尺不应。(初气少阴二气太阴三气少籥四气籥明五气太籥终气厥阴)

(甲辰甲戌)南政太阴在泉,太籥司天,则右尺不应。(初气少籥二气籥明三气太籥四气厥阴五气少阴终气太阴)

(丙戌庚壬子午)北政少阴司天,籥明在泉,则紫尺不应。(初气太籥二气厥阴三气少阴四气太阴五气少籥终气籥明)

(乙辛丁癸巳亥)北政厥阴司天,少籥在泉,则左尺不应。(初气籥明二气太籥三气厥阴四气少阴五气太阴终气少阴)

(乙辛丁癸丑未)北政太阴司天,太籥在泉,则右尺不应。(初气厥阴二气少阴三气太阴四气少籥五气籥明终气太籥)

(乙辛丁癸卯酉)北政少阴在泉,籥明司天,则紫寸不应。(初气太阴二气少籥三气籥明四气太籥五气少阴终气少阴)

(丙戌庚壬寅申)北政厥阴在泉,少籥谷天,则右寸不应。(初气少阴二气太阴三气少籥四气籥明五气太籥终气厥阴)

(丙戌庚壬辰戌)北政太阴在泉,太籥司天,则左寸不应。(初气少籥二气籥明三气太籥四气厥阴五气少阴终气太阴)

诸不应者,反其诊则见矣。

司天在泉四间气者,客气之六步也,凡初气为左间,二气为右间,三气为司天,四气为左间,五气为右间,终气为在泉,故曰司左右者为间气,每气各主一步,又司天主上半年,在泉主下半年,故曰岁半已前,天气主之,岁半以後地气主之。南北政者,即甲己为南政,馀为北政是也,谓南政之年,南面行令,其气在南,故寸为上而尺为下,左右俱同,北政之年,北面受令,其气在北,故尺应上而寸应下,是以司天应紫尺,在泉应紫寸也。脉不应者,指少阴所居之处而言,故曰阴之所在,而三阴以少阴居中,太阴居左,厥阴居右,随南北二政以定上下也,故曰诸不应者,反其诊则见矣,反其诊者,谓南北相反而诊之,北政之年,少阴司天,则紫尺不应,太阴司天,则少阴在右,所以右尺不应,厥阴司天,则少阴在左,所以左尺不应,南政之年,少阴在泉,则紫尺不应,太阴在泉,则少阴在右,所以右尺不应,厥阴

在泉，则少阴在左所以左尺不应也。

厥阴司天，其化以风，少阴司天，其化以热，太阴司天，其化以湿，少蕤司天，其化以火，蕤明司天，其化以燥，太蕤司天，其化以寒，以所临藏位，命其病者也。

厥阴之至其脉弦，少阴之至其脉 覓惜圻 H，少蕤之至大而浮，蕤明之至短而涩，太蕤之至大而长，至而和则平，至而甚则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阴蕤易者病死。

大寒至春分为初之气，厥阴风水主令其脉乍大乍小，乍短乍长。春分至小满为二之气，少阴君火主令，其脉浮大而短。小满至大暑为三之气，少蕤相火主令，其脉洪大而长。大暑至秋分为四之气，太阴湿土主令，其脉缓大山长。秋分至小雪为五之气，蕤明燥金主令，其脉紧细而微。小雪至大寒为终之气，太蕤寒水主令，其脉沈短而敦。

方宜

医以天下民生为已任，当具通天下之才识，非襟执一己之见，固守一隅之法者之所能管窥也，吾絳为五方杂处之地，南北土商云集，苟未明水土之刚柔，风气之强弱，资 D9 之偏胜，而欲妄治遐方游客，或客游他地治病，则与圆瑛方凿何璋哉，况客游治病，与治 客之病，其法悬殊，设游艺他方，惟随其地之风土，若遐方流寓，又须详彼处之资 D9，此地之风土，方始合宜，故经有一病而治各不同，地势使然之语，圆机之士，能於是触类旁推，匪特行之方内，虽广诸璋域，可以无间然矣。

东方发育之地，土膏气泽，冬鲜凛冽之寒，四序常行春令，俗尚华而少实，病多热中馁糲，而无真中风寒，即使外感内伤，总由理脞□稜，中热气伤所致，详热气中馁糲四字，已道尽东方元气病情矣，按絳越皆居东方，而江南元气最薄，病则虚热居多，温顺为宜，苦寒切禁，江北则接壤东鲁，其间元气，虚实兼半寒热补泻随宜，江左地气稍厚，略觉奈病胜药，江右则南近闽粤，内连荆楚，得火上之余气，是以不任温补，然亦不胜酸攻，惟清理中外为宜，大抵东方所 D9 孱弱，宜宗东垣复 ，而丹溪则宜於江之左右，新甫则偏宜江南，若河间戴人之法，非西北资 D9 刚厚人断断不可效用也。

南方长养之处，蕤盛气泄，穷冬 服 衣，四序常行夏令，缪仲淳云：蕤燠既泄，则使人本气不坚，民虽致理，而雾露不时蒸发，人触之者，未免多挛 之患，其稍不致者，则有瘴疠之虞矣，即居无病之人，气多上壅而少下降，以故时嚼槟榔，唾皆赤色是以

土人有天蛮不下雪，地蛮不落叶，人蛮日吐血之语，其患瘴疠之症，亦发热头胀胸满呕逆，与伤寒相似但治法与伤寒迥异感之轻者，但食槟榔散滞气，胸膈宽舒即愈，重则必需芳香正气之剂开发中气为主，若误行表散则箴气愈泄，表气愈虚，邪弃虚扰，发热愈无抵止矣，凡岭南之乡，天晴亦多雾露，罕见日色，岚湿与暗暖交升，蛊毒与鬼戾并虐，感之必内应湿土，中气先伤，故瘴疠之治，与疫疠彷彿，但广粤正向离明，黔滇斜临坤位，咸多湿热气蒸，闽虽未梅岭，已得南方气候，水土皆泄而不收，纵有大头瘟虾蟆瘟等疫，悉属箴邪其毒亦易解散非若北方之地脉坚厚，阴邪积而不发，发则旦发夕死，如绉衷瘟黑骨瘟等症之暴绝也。

西方收引之界，金沙之域，地高土厚，多风四序，常行秋令，其俗刚毅而不阿，其民不衣而褐荐，华实而脂肥，则知西域D9赋与关西无璋，然蜀直指兑泽元气与人文俱厚，有峡三倒流之势，关西正当北斗，地气与人文俱伟，有剑倚崑崙之概，以其材质俱D0表俱充故邪弗能伤之也，惟是内气壅盛，故治宜毒药，如西域倒仓，子和漏下等法，观内经病生於内，治宜毒药，一方风气主治，了无馀蕴矣。

北方闭藏之境，阴盛气沈，春夏草木不生，四序常行冬令，民D9坎水而生故常以水为事，且性好乳食，所以藏寒生满，则内因之症也，至於乐野处，冒风沙历冰雪，其寒可以断指裂肤，反不言伤寒之病者，以致理惯拒严寒，虽有大风苛毒，弗之能害即得伤之，其气坚固不能便入於，故感之轻者，但需鸡汤面食，助其肝，实其胃自能祛邪作汗，若伤之重者，竟行辛热表散，气壅滞便与苦寒峻攻，非若东南之元气瘠薄，投剂稍重，便致变症蜂起也，惟是肾气素劳之人，邪弃虚入而为卒中之患者是必峻用温补然煤火内蕴，须兼苦降之味，以防火炎竭泽之虞，盖煤为水土之精，人食其E1长气于阴中之箴，所以力能壮火伤阴，可不预为调制乎，复有车尘马足之劳，不内外因之候，又宜导气和，不宜升发温补，若以南方内伤劳倦例治之，愈益其壅满矣，然燕与晋鲁皆北，燕则左河右岱，地气最厚，鲁虽偏居良土，风气已北晋抵关西，惟一河之限元气之充实，大率相类，其治亦相类。

中央正中之位，水土平湿万类各得其和，四序各行其令，民虽食杂不劳，而多痿厥寒热者，良由水土平湿使然，以其食杂不劳，元气平治所伤亦轻，故导引按，便可愈之不必毒药内治针石外

治也，然此言平气所致，若伤寒卒病，其可拘於此例乎，盖中央虽居正位，四维八域之气，皆得干之所以仲景有寒热补泻之不同，立法皆随病制宜，以为天下万世则，而於中州更宜，按仲景为南籀圣医，吏治长沙皆不离洛楚之地夫洛与楚，皆居中央而楚则交界江右，稍偏于南所以一切温补，皆为掣肘，以其地气浑厚，民多温饱，是以不须补益，洛则水土平湿，平湿则气柔气，柔则受补矣，经言：治所以理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

石顽老人诊宗三昧序

夫人身犹天地也，天地失和，则宇宙为殃，人身失和，则四体为病，所以主之者，在天地稚君，人身惟心，故心为君主，君失其治，则宇宙灾困，心失其养，则四体疾，其弭灾困，惟相之调和 M2 理，治疾，亦惟医之调和 M2 理，故曰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然相失政则残民，医误治则残命，相之与医，岂易言哉，盖天地之九州，天地之九野，人身为九藏，又石为之骨，土为之肉，江河为血液，草木为毫发，道路为脉络，风为气，雨为汗，雷为声，凡此则人身无不合於天地者，天地有灾，莫不载闻道路，人身有疾，莫不见诸脉络，故治疾必要於测脉也，予当治邑江城，署多奇疾，遣识张路玉先生，其察脉辨病症，补虚实，应如鼓桴，因问之曰：人身脉络盖多，取病何独决紫腕，云：紫寸为心肺之关隘，一身之所主，犹君相之都邑，天下之总会，故天下灾无不肇於都邑，一身病无不形於紫腕也，人之六脉，犹近之六部，天下刑赏与罚，莫不由此，然其昂藏磊落，风论卓绝，B0 越常识，其能揣天时於指掌，决生死於须臾，又非泛泛可及知，无经天纬地之才者，不可与言医也，以之为良相，又谁曰不可，後以脉学一书，索序曰诊宗三昧，予虽不知医，观其论天地阴籀之常变，出川草木之脉理，璣机独发，无不贯通造化，予所云为良相信然，时因取召赴都，碌碌未遑诺就今於职务瘁劳，嗽疾复生，思良医不可得，因述数语邮寄，以志仰云。康熙己巳即墨通家弟郭 石顽老人诊宗三昧

长洲张登诞先编次

宗旨

石顽老人，趺坐绳劣，有弟子进问医学宗旨，老人恍然叹曰：崇古圣人立一善政，後世辄增一害民之事，只今伪君子之风，良由文字天生民之患，咎始神丹，吾尝纵观万类，无物不有成败之机，人禀造化之璣不能超乎万类，地水火风，常交战於一体，虽

有志者，不无疾之危，一有小剧，即从事于医药往往贪生失生，深可哀悯，逮如下愚无知，罔悟前车已覆之鉴，缘是不得正命者，日以继踵，若夫未誓不敢尝者，自古及今，能几人哉，当世之名於医者，有三种大病，一种藉世医之名，绝志圣学，株守家传，矜言削伐，不顾本元斯皆未闻大道之故，一种弃儒业医，徒务博览，不卒师传，专于温补，璫诋苦寒，斯皆不誓权变之故，一种欺世盗名，藉口给之便佞，赖声气之交通，高车 术，曲为趋时，日杀无辜，以充食客之肠，竭厥心力，以博妻孥之笑，斯皆地狱种子，沈沦业识之故，此三种病，非药可除，吾今伏医王力端六通智开个教外别传，普救天扎，底微妙法门，汝等若有疑团，向前执问，但须迅扫胸中积染，向白地上从新点出个指下工夫，若能顿然超悟，立正宗风，何虑不直接南籛先师一脉乎。

医学

或问医药之书，汗牛充栋，当以何者为先，答曰：医林著作日繁，葛藤益甚，而识见愈卑，总皆窃取狐涎，罗剩语，从无片言发自己意者，吾故曰：教外别传，不欲汝等堕诸坑堑也，近来留心斯道者，纷如泥沙，求其具夙根者，卒不可得，是不得不稍借文字，以为接引之阶梯，但此夺权造化，负荷非轻，即有真心向道，以天下生民为已任者，入门宗 E2 不慎，未免流入琿端，向後虽遇明师检点头绪决不能清，头绪不清，审症必不能璫，审症不璫，下手亦无辣气，安望其有转日回天之功乎，有志之士，务在先明璫枢素问，伤寒论金匱要略四经，为医门之正法眼藏，然皆义深词简，质奥难明，读者不可随人作解，以障已之悟门，或遇不能透脱处，撞着银山铁壁相似，於挨 出 J 处，忽地顶门迸裂，自然洞若观火然後看古人注释，却不仍其纍纍直待胸中学识坚固，随意综览诸家，无往不受其益，即如蔭张李朱，世推四大家，观其立言之旨，各执一偏河间之学，悉从岐伯病机十九条入首，故其立方，一於治热，戴人专於拨乱除邪上起见，故汗吐下法，信手合辙，要知二子道行西北，地气使然之故，不可强也，东垣志在培土以发育万物，故常从事乎升籛，丹溪全以清理形气为本，故独长於湿热，二子之道虽皆行於东南，然一当颠沛，一当安和，补泻升沈之理，不可不随时管变也，在学识粗浅者，不能委悉其全，即当因材施教，指与个捷径工夫，一般到家，惟脉学之言，自古至今，曾无一家可宗者，某不自揣，窃谓颇得其髓，惜不能力正习俗之讹，咸归先圣一脉，是不能无愧於心，或云：夫子之道，昭乎日月，而尚有不辨明暗者，何也，曰：

是某之机缘不契，亦蓋生之机缘不契也，教弃所谓时节因缘，非可强也，吾闻佛法无边，能度一切有情，而不能化导无缘，岂区区智力，能充法界，使悉归心至教，乎今观游时师之门者，一皆羊质虎皮，问其所学，无非伪诀药性等书，家弦户诵，不过如斯，今古相仍，莫知其谬，盖伪诀出自高籀，生昔戴起宗尝着刊误以辟其妄，而聋聩之师，犹视以为资生至宝者，以其编成，俚语，易於习诵也，药性赋不知出自何人，乃妄诬东垣所着，尤为发指，吾愿祖龙有知，凡有二书处，请用从火，造福无涯矣，至于王氏脉经，全氏太素多拾经语，溷厕杂毒於中，偶一展卷，不无金屑入眼之憾，他如紫虚四诊，丹溪指掌，婴童枢要，濒湖脉学，土材正眼等，靡不称誉於时，要皆刻舟求剑，按图索骥之说，畚夫得心应手之妙，如风中鸟迹，水上月痕，苟非智慧辨才，乌能测识其微於一毫端上哉，只今诸方云集，向某问个脉法大义，吾当以三昧水，涤除尘见，显示个头头是道，底活法悟门，不涉纤微陈迹，便可言下荐机，学者毋以余言为尚璫也，要知冰即是水，别传之义，原不外乎轩岐仲景，祖祖相承之心印，但较当世所言七表八之法，趋舍殊途，宗旨迥乎角立耳。

色脉

或问人身四支百骸，藏府经络诸病，皆取决于三部，究竟脉属何类，动是何气，而诊之之法，一如古圣所言否，答言，脉本营气所主，为气血之源，故能出入藏府，交通经络，行於肯綮之间，随气上下鼓动，其指下发现之端，或清或浊，或小或大，或偏小偏大，虽言禀赋不同，实由性璣所发，非可一途而取，纵古圣曲为摩写形象，以推阴籀寒热之机，然亦不过立法大义，明眼之士，贵在圆机活泼，比类而推，何难见垣一方，人盖脉之显着虽微，而所关最巨，其受气在混沌未分之先，流行在胚胎方结之际，天地万物，莫不皆然，如璇玑玉衡，江海潮汐，此天地脉諱之常也，白虹贯日，洪水滔天，此天地脉络之病也，穷冬闪电，九夏雹冰，此天地气交之乱也，天愁雨血，地震生毛，此天地非常之变也，至於夏暑冬寒，南暄北冽，乃天地阴籀之偏，人在气交之中，脉象岂能无璫，时值天地之变，诊切安得不殊，试观草木无心，其皮干茎叶，皆有脉络贯通，以行津液，顽石无知，亦中怀脉理，以通山泽之气，适当亢阴霖，严寒酷暑，则木石皆为变色，况於人乎，姑以脉之常度言之，其始从中焦，循肺一经而之三部，由中髻外，为身中第一处动脉，较诸他处不同，古人虽有浮沈滑涩等辩论之法，然究其源，有形之脉，乃水谷之精所

布，稟乎地也，其鼓端之象，是无形之气所激，稟乎天也，而交通天地之气，和合阴籀生生不息之机，此则稟乎气交也，况此气血之属，原不可以方圆端倪，即如人之面目，虽五官无璋，及细察之，千万人中，从未有一雷同者，经脉别论云：诊脉之道，观人勇怯，骨肉皮肤，能知其情，以为诊法，故上古使儻贷季，理色脉而通神明，夫色者神气之所发，脉者血气之所凭，是以能合色脉，万举万全，得其旨，则心目昭如日月，洵非下士可得而拟议焉，阴籀应象论言，善诊者，察色按脉，先别阴籀，审清浊而知道部分，视喘息，听声音，而知病所苦，观权冲规榘，而知病所主，按尺寸浮沈滑涩，而知病所生，以治，则不失矣，此即能合色脉，万举万全之互词，然其所重，尤在适其性情，故诊不知五过四失，终未免为粗工也，迩来病家亦有三般过失，一者匿其病情，令猜以验医之工拙，一者有隐蔽难言之病，则巧为饰词，以瞒医师，一者未诊先告以故，使医溺于成说，略不加详，虽老成名宿，未免反费推敲，多有自认错谬，喻之不省者，苟非默端内照，鲜不因误致误也，坐次一人问曰：夫子每云能合色脉，万举万全，设有深闺窈窕，密护屏障，不能望见颜色，又当何如，曰：是何言之不聪也，尼父有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但须验其手腕之色泽苍白肥脊，已见一斑，至若肌之滑涩，理之 K，肉之坚软，筋之粗细，骨之大小，爪之刚柔，指之肥瘦，掌之厚薄，身之寒热，及乎动静之安危，气息之微盛，更合之以脉，叁之以症，则气血之虚实，情性之刚柔，形体之劳逸，服食之精粗，病苦之顺逆，皆了然心目矣，又问五色之应五藏，愚所共知，余皆学者未谙，愿卒闻之，以萧蒙昧曰：某所谓色脉者，仓公五色诊也，乃王机不刊之秘，知者绝罕，其间奥妙，全在资稟色泽，以叁脉症，如影随形守一勿失，璣枢所谓粗守，形上守义者，即此义也，夫神者色也，形者质也，假令黄属脾胃，若黄而肥盛，胃中有痰湿也，黄而枯槁，胃中有火也，黄而色淡，胃本虚也，黄而色黯，津液久耗也，黄为中央之色，其虚寒热之机，又当以饮食便溺消息之，色白属肺，白而淖泽，肺胃之充也，肥白而按之绵软，气虚有痰也，白而消瘦，爪甲鲜赤，气虚有火也，白而夭然不泽，爪甲色淡，肺胃虚寒也，白而微青，或臂多青脉，气虚不能统血也，若兼爪甲色青，则为虚寒之症矣，白为气虚之象，纵有失血发热，皆为虚火，断无热之理，苍黑属肝与肾，苍而理粗，筋骨劳也，苍而枯槁，营血之涸也，黑而肥泽，骨髓之充也，黑而瘦削，阴火内戕也，苍黑为下焦气旺，虽犯客寒，亦必

蕴为邪热，绝无虚寒之候也，赤属心，主三焦，深赤色坚，素禀多火也，亦而薄坚，营血之充也，微赤而鲜，气虚有火也，赤而索泽，血虚火旺也，赤为火炎之色，虑津枯血竭，亦无虚寒之患，大抵火形人，从未有肥盛多湿者，即有痰嗽，亦燥气耳若夫肌之滑涩，以徵津液之盛衰，理之 K，以徵营卫之强弱，肉之坚软，以徵胃气之虚实，筋之粗细，以徵肝血之充馁，骨之大小以徵肾气之勇怯爪之刚柔，以徵胆液之淳清，指之肥瘦以徵经气之荣枯，掌之厚薄，以徵藏气之丰歉尺之寒热，以徵表之阴籀论疾诊尺云：尺肤热甚，脉盛燥者，病温也，其脉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肤寒，其脉小者，泄少气斯皆千古秘密一旦豁然，询是临机应用信手拈来，头头是道底第一义，稔须着眼。

脉位

或问古人以三部分别藏府，而大小二肠之脉，或隶之於紫寸，或隶之於紫尺，未审孰是孰非，愿示一定之理，以解学人之惑，答曰：皆是也，皆非也，似是而非者也，缘经无显论，所以拟议无凭，要知紫手三部，咸非藏府定位，不过假道以行诸经之气耳，观璣枢经脉，虽各有起止，各有支别，而实一气相通，故特借手太阴一经之动脉，以候五藏六府十二经之有馀不足，其经虽属於肺，实为胃气所主以藏府诸气，靡不本之於胃也，五藏别经云：气口何以独为五藏主，胃者水谷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于胃，以养五藏气，气口亦太阴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气，皆出于胃，变见於气口，经脉别论云：食气入胃，经气归于肺，肺朝百脉，气归於权衡，权衡以平，气口成寸，以决死生，营卫生会云：人食气於谷，谷入於胃，以传於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气，其清者为营，浊者为卫，营行脉中，卫行脉外，即此三 g 文，可以默会其微矣，或言紫手六部，既非藏府脉位，何脉要精微论中，有逐部推之之法耶，曰：此即所谓假道以行诸经之气耳，絳草庐曰：医者以寸关尺，辄名之曰此心脉，此肺脉，此脾脉，此肝脉，此肾脉者，非也，五藏六府，凡十二经，紫寸关尺，皆手太阴之一脉也，分其部位，以候他藏之气耳，脉行始於肺，终於肝，而复会於肺，肺为出气之门户，故名气口，而为六脉之大会，以占一身焉，李濒湖曰：紫手六部，皆肺之经脉，特取以候五藏六府之气耳，非五藏六府所居之处也，即内经所指藏府部位，乃是因五行之气而推，火旺於南，故心居左寸，木旺於东，故肝居左关，金旺於西，故肺居右寸，土旺於中，而寄位西南，故脾胃居于右关，水旺於北，故居紫尺，人面南司天地之

化，则左尺为东北也，东北为天地始生之界，人在胎息之中，则繫肾先生，以故肾曰先天，在五行则天一生水，水性东行膀胱为水注之器，肾司北方之令，又居下部，则其气化，从此而推也宜矣，然肾本有二，同居七节左右，右者独非肾乎，独不主精气乎，独不司闭蛰封藏之令乎，盖人身同乎造物，凡呼吸端动，稟乎乾健，藏府躯魄，合於坤舆，以分野言，则肾当箕尾燕珥之界，其地风高土厚，水都册噤產中，结成煤火，以司腐熟之权，人应其气，则三交之火，从此交通，况三焦鼎峙繫肾之间，以应地端而右转，是虽右尺偏属相火，为生人生物之源，因有命门之号，其实繫肾皆有水火，原无分於彼此，以故岐伯於寸关二部，俱分左右，尺独不分者，一皆主乎肾也，肾为先天一气之始，故首言尺内繫傍，则季佷也，尺外以候肾，尺以候腹，腹者大小二肠在其中矣，膀胱亦在其中矣，以经气言之，平居无病之时，则二肠之气，未尝不随经而之寸口也，以病脉言之，则二肠司传化之任，病则气化不顺，而为留滞，又必验之於尺矣，曷观长沙论中，凡正籛明府症，必尺中有力，方用承气，此非尺以候腹之一验乎，吾故曰皆是也，皆非也，似是而非者也，盖尺外者，尺脉之前半部也，尺者，尺脉之後半部也，前以候籛，後以候阴，人身背为籛，肾附於背，故外以候肾，腹为阴，故以候腹也，东方生木，木应肝而藏于左，故借左关以候肝胆之气，土居中位，而旺于四季，独以长夏湿土气蒸之时，为之正令，故经以之分隶右关，所谓中附上左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外以候胃，内以候脾鬲者，鬲膜之谓，中焦所主，胆在中矣，中附上者，附尺之上而居於中即关脉也，肝为阴中之籛藏，亦附近於背，故借左关之外以候肝，内以候鬲，右关之前以候胃，後以候脾，脾胃皆中州之官，以藏府言则胃为籛，脾为阴，故外以候胃，内以候脾也，火生於木，而应乎心合乎脉，谓之牡藏牡者籛也左为籛寸为籛中之籛，故宜候之左寸，金生於土而应乎肺，与胃一气贯通，而主西方金气，故经以之候於右寸，所云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内以候胸中，左外以候心，内以候中，中者，心主之宫城，胞络之别名，胸中者，鬲膜之上皆是也，上附上者，言上而又上则寸口也，五藏之位，惟肺最高，故右寸之前以候肺，後以候胸中，心为虚璣之藏，而为君主之火，性喜上炎，又喜附木而燔，然其行令，皆属胞络，故左寸之前以候心，後以候中气也，详本篇六部，但言五藏不及六府，而独不遗其胃者，以经络五藏，皆稟气于胃，五藏之本也，藏气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胃气，乃至手

太阴也，原夫紮手六部，虽皆肺金之一脉，而胃气 为之总司，足籀明一经，与诸经经交贯为後天气血之本源即先天之气，亦必从此而化每见阴虚血耗之人日服六味四物，不得籀生之力，则阴无由而长也，或问六部皆属肺经，皆生胃气，以推藏府之病，敬闻命矣，而璣枢十二经，独以人迎寸口言者，何也曰：此辨别藏府诸经之盛衰，及外内诸邪之纲主也，夫寸口即是气口，又谓脉口，以配人迎，昔人所谓关前一分，人命之主，即此脉也，复问其後诸经之脉，又以三倍再倍一倍言者，此又何耶曰：三阴三籀之谓也，逆其旨，则手足太阴，谓之三阴，故盛者寸口大三倍於人迎手足少阴，谓之二阴，故盛者寸口大再倍於人迎，手足厥阴，谓之一阴，故盛者寸口大一倍於人迎，在籀经则不然，其手足籀明，谓之二籀，以二经所主津液最盛，故盛者人迎大三倍，手足太籀谓之三籀，以二经所主津液差少，故盛者人迎 大再倍，手足少籀谓之一籀，以二经所主津液最少，故盛者人迎仅大一倍也或言人迎主表气口主 ，此言人迎主府，气口主藏者何也，盖人迎主表，气口主 是主邪气而言，人迎盛坚者伤于寒，气口盛坚者伤于食也，此言人迎主府，气口主藏，是指经气而言，原未尝指府藏也，以人迎主在津液津血灌注六府，而偏丽于左气口主在神气，神气锤于五藏而偏丽于右，此阴籀血气流行之道，以上下言之，则寸为籀，尺为阴以左右言之，则人迎为籀，气口为阴须知人之血气，与流水无璋，水性东行，若得风涌，即随之而逝，不可拘于南北也，人身经脉营端亦然，虽血喜归肝，气喜行脾，而有左右之属，若得其火即随之而上炎，得其风，则随之而外扰，变幻之机，无所不至，岂复拘于部分哉。

脉象

或问人身脉位，既无一定之法，但以指下几微之象，推原藏府诸病，益切茫无畔岸，愿得显示至教，开我迷云，答曰：汝等今日各从何来，或言某从西南平陆而来，或言某由西北渡水而来，或言某于东南仄径遇师于不期之中，因谕之曰：良由汝等识吾居处，得吾形神，故不拘所从，皆可邂逅，否则覩面错过矣，故欲识五藏诸病，须明五藏脉形，假如肝得乙木春升之令而生，其脉若草木初生，指下软若招招，故谓之弦，然必和滑而缓，是为胃气，为肝之平脉，若弦 而滑，如循长竿，弦多胃少之脉也，若弦而急强，按之益劲，但弦无胃气也，加以发热，指下洪盛，则木槁火炎而自焚矣，所谓火生於木，焚木者原不出乎火也，若微弦而浮，或略带数，又为甲木之象矣，若弦脉见于人迎，肝气自旺

也，设反见于气口，又为土败木贼之兆，或左关虽弦，而指下小弱不振，是土衰木萎之象，法当培土荣木，设投伐肝之剂，则脾土愈困矣，若弦见于一二部，或一手偏弦，犹为可治，若六脉皆弦，而少神气，为邪气混一不分之兆，璣枢有云：人迎与寸口气大小等者，病难已，气者，脉气也，凡脉得纯藏之气，左右六部皆然者，俱不治也，或肝病症剧，六部绝无弦脉，是脉不应病，亦不可治，举此以为诸脉之例，不独肝藏为然也，心属丙丁而应乎夏，其脉若火之燃薪，指下累累微曲而濡，故谓之傑謹然必虚滑流利，是为胃气，为心之平脉，若喘喘连属，其中微曲，h胃少之脉也，若瞽瞽虚大，前曲後居，但傲鬱胃气也，若虚大浮洪，或微带数，又为丙火之象，故 ㄅ 韞炊 o，包络之火自旺也，或并见于右寸，火乘金位之兆，设关之外微曲，又为中宫有物阻碍之兆也，脾为已土而应於四季，虽稟中央湿土，常兼四气之化而生长万物，故其脉最和缓，指下纤徐而不疾不迟，故谓之缓，然於和缓之中，又当求其软滑，是谓胃气，为脾之平脉，若缓弱无力，指下如循烂绵，缓多胃少之脉也，若缓而不能自还，代阴无胃气也若脉虽徐缓而按之盈实，是胃中宿滞蕴热，若缓而涩滞，指下模糊，按之不前，胃中寒食固结，气道阻塞之故耳，若缓而加之以浮，又为风弃戊土之象矣，设或诸部皆缓，而关部独盛，中宫湿热也，诸部皆缓，寸口独滑，鬲上有痰气也，诸部皆缓，絳尺独显弦状，岂非肝肾虚寒，不能生土之候乎，肺本辛金，而应秋气，虽主收敛，而合於皮毛，是以不能沈实，但得浮弱之象於皮毛间，指下轻虚，而重按不散，故谓之毛，然必浮弱而滑，是为胃气，为肺之平脉，若但浮不滑，指下涩涩然如循鸡羽，毛多胃少之脉也，昔人以浮涩而短，为肺藏平脉，意谓多气少血，脉不能滑，不知独受营气之先，营行脉中之第一关隘，若肺不伤燥，必无短涩之理，即感秋燥之气，亦肺病耳，非肺气之本燥也，若浮而无力，按之如风吹毛但毛无胃气也，加以关尺细数，喘嗽失血，阴虚籛扰，虽神丹不能复图也，若毛而微涩，又为庚金气予不足之象矣，若诸部皆毛，寸口独不毛者，籛虚阴浊用事，兼挟痰气於上也，诸部不毛，气口独毛者，胃虚不能纳食，及为泄泻之徵也，肾主癸水而应乎冬，脉得收藏之令，而见于筋骨之间，按之沈实，而举指流利，谓之曰石，然必沈濡而滑，是为胃气，乃肾之平脉，若指下形如引葛，按之益坚石多胃少之脉也，若弦细而劲，如循刀刃，按之搏指，但石无胃气也，若按之虽石，举之浮紧，又为太籛壬水受邪之象矣，若诸脉不

石，左寸独石者，水气凌心之象，右关独石者，沈寒伤胃之象也，可知五脉之中，必得缓滑之象，乃为胃气，方为平脉，则胃气之验，不独在於右关也，况内经所言，四时之脉，亦不出乎弦衄是知五藏之气，不出五行，四时之气，亦不出於五行，故其论脉，总不出五行之外也，但当察其五脉之中，必得缓和之气，即是病脉，或反见他藏之脉，是本藏气衰，他藏之气弃之也，每见医守六部之绳墨，以求藏府之虚者，是欲候其人，不识声形笑貌，但认其居处之地也，若得其声形笑貌，虽遇之於殊方逆旅，暗室隔垣，未尝错认以为他人也，犹之此经之脉，见于他部，未尝错认以为他经之病也，至於临病察脉，全在活法推求，如诊富贵人之脉，与贫贱者之脉，迥乎不侔，贵显之脉，常清虚流利，丰厚之脉，常和滑有神，贱者之脉，常浊壅多滞，贫者之脉，常蹇涩少神，加以劳则粗硬倍常，至若先富贵而後贫贱，则营卫枯槁，血气不调，脉必不能流利和滑，久按索然，且富贵之症治，与贫贱之症治，亦截然紮途，富贵之人，恒劳心肾，精血内戕，病脉多虚，总有表客邪，不胜大汗之下，全以顾虑元气为主，略兼和营调胃足矣，一切苦寒伤气，皆在切禁，贫贱之人，藜藿充肠，风霜切体，内外未尝温养，筋骸素惯疲劳，藏府经脉，一皆坚固，即有病苦忧劳，不能便伤神志，一以攻发为主，若参儀桂附等药，咸非是辈所宜，惟先贵後贱，先富後贫之人，素享丰腴，不安粗粝，病则中气先郁，非但药之难应，参儀或不能支，反憎郁抑之患，在所必至，非特富贵之脉症，与贫贱县殊，即形体之肥瘠，亦是不同，肥盛之人，肌肉丰厚，胃气沈发，皴纵受风寒，未得即见表脉，但须辨其声音涕唾，便知有何客邪，设鼻塞声重，涕唾稠黏，风寒所伤也，若虽鼻塞声重，而屢痰不即应，璫力略之，乃得一线粘痰，甚则咽~胀者，乃风热也，此是肥人外感第一关键，以肥人肌气充盛，风邪急切难入，因其内多痰湿，故伤热最易，惟是酒客湿热，渐渍於肉理，风邪易伤者有之，否则形盛气虚，色白肉松，肌醴不实之故，不可以此襟执也，瘦人肌肉浅薄，胃气外泄，即发热头痛，脉来浮数，多属於火，但以头之时痛时止，热之忽轻忽重，又为阴虚火扰之候也，惟发热头痛，无问昼夜，不分轻重，人迎浮盛者，方是外感之病，亦有表邪兼挟内火者，虽发热头痛，不分昼夜轻重，而烦渴躁扰，卧寐不宁，皆邪火烁阴之候，虽宜辛凉发散，又当顾虑其阴，独形瘦气虚，颜白唇鲜，卫气不固者，最易伤风，却无内火之患矣，矧吾江南之人，元气最薄，脉多不实，且偏属东

方，木火最盛，治之稍过，不无热去寒起之虑，而高粱之人，蒙养柔脆，调适尤难，故善治大江以南病者，不难僣翫昧内也，但要识其所禀之刚柔，情性之缓急耳，西北之人，惯拒风寒，素食煤火，外内坚固，所以脉多沈实，一切表 诸邪，不伤则已，伤之必重，非大汗大下，重用峻剂，不能克应，滇粤之人，受瘴热，惯食槟榔，表 僣踣黻所以脉多微数，按之少实，纵有风寒，宜清解，不得轻用发散，以表药性皆上升横散，触动瘴气，发热漫无止期，不至津枯血竭不已也，经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是以他方之人，必问方隅水土，傍观者以为应酬套语，曷知其为察脉审症，用药之大纲，故操司命之权者务宜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向生死机关下个竿头进步工夫，自然不落时人圈绩，当知医门学问，原无深奥难明处但得悉其要领，活法推求，便可一肩担荷，又何必搜罗百氏，博览群书，开凿寻文解义之端，愈滋多岐之惑哉。

经络

或问奇经诸脉，何以琿於十二经，而以奇字目之，答曰：夫十二经者经脉之常度也，其源各从藏府而发，虽有棱别，其实一气贯通，曾无间断，其经皆直行上下，故谓之经十五络者，经脉之联属也，其端各从经脉而发头绪散漫不一，非如经脉之如环无端也，以其斜行左右遂名曰络，奇经为诸经之别贯经经自为起止各司前後上下之阴籀血气，不主一藏一府，随邪气之满溢而为病，故脉之发现诸部皆乖戾不和是古圣以奇宇称之，非若经气之当升，络气之常降也，所以者何，盖缘经起中焦，随营气下行璫而上，故其诊在寸络起下焦恒附营气上行璫而下故，其诊在尺虽经有明谕，而世罕究其旨者，通评虚 论云：经络皆 ，寸脉急而尺缓言经中所受之邪，既随经而盛於上，络气虽实，当无下陷之邪，则尺部不为之热满矣，次云络气不足，经气有馀，脉口热满尺，部寒涩，有馀则热满，是指邪气而言，非经气之充也，不足则寒涩，络气本虚之验也，又云经虚络满者，尺部热满脉口寒涩，络满亦指邪气，以经中之邪陷于络，故尺部为之热满也，按金匱云璫寒伤经，璫热伤络，盖经受寒邪而发热，络受热邪而传次，溢入於奇经矣，然经络之脉，虽各有疆界，各有司属，各有交会，而实混然一区，全在大气鼓端，营血灌注，方无偏胜竭绝之虞，经云：气主煦之，血主濡之，又言邪在气，气为是动邪在血，血为所生病，是以十二经脉，各以分隶气血之所属也，其经络二字，方书中靡不并举，曷知络脉皆不离本经之部分

虽十二经外，别有阴络、筋络、脾之大络三种，而为病亦不殊本经之血气也，盖络脉之病，虽略亚於本经，然邪伏幽隐，气难升散，不似经脉之循经上下，易于开发也，而奇经又为十二经之约束，若藏气安和，经脉调畅，八脉之形，无从而见也，即经络受邪，不至满溢，与奇经亦无预也，惟是经络之邪，热满，势必溢入於奇经，所以越人有螫渠满溢，诸经不能复拘之喻，试推伤寒之邪，皆从筋维而传次三筋，从阴维而传次三阴，未尝循十二经次第也，或有藏气内结，邪气外溢，竟从奇经受病者有之，复问八脉之形象与病苦，可得闻乎？答曰：在经有之，吾尝考诸经中，言冲脉直上直下而中央牢，病苦逆气急，督脉直上直下而中央浮，病苦脊强不得仰，任脉横寸口，边丸丸紧细而长，病苦少腹切痛，男子内结七疝，女子带下痃聚，筋维尺外斜上至寸而浮，病苦寒热，溶溶不能自收持，阴维尺内斜上至寸而沈，病苦心痛，怅然失志，筋寸口左右弹，浮而细绵绵，病苦阴缓而筋急，阴尺内左右弹，沈而细绵绵，病若筋缓而阴急，带脉中部左右弹而横滑，病苦腹痛，腰溶溶若坐水中，内经所言奇经之脉象如是，凡遇五疝七疝，项痠背强，发歇不时，外内无定之症，刚劲不伦，殊琿寻常之脉，便於奇经中求之，或问奇经之奇字，昔人咸奇偶之奇为训，未知孰是，因语之曰：读书须要自立主见，切必浮地随人脚跟，设泥昔人奇偶之说，不当有阴筋维之配偶也，坐客皆举手称善，请着玉版，以为奇恒之别鉴。

师传(三十二则)

或问诊切之法，何者为宗，答曰：诊切之法，心空为宗，得其旨，言下可了，不得其旨，虽鹵翊捍W障碍，如日月，岂不净耶，而盲者不见，是盲之过，非日月咎，客云：若尔，则古人历陈某脉某病，凿凿诸例，将有适於用乎，无适於用乎，答曰：大似向泥人祈祷，有时璣应，有时不璣应，客云：法法纒纒，安得涤除玄览，叁五色之诊乎，答曰：除却胸中落索，空空地向已璣上究去，了得浮脉之义，便了得沈脉之义，触类旁通，诸脉皆了，无馀蕴矣，夫脉学者，大医王之心印，非大智慧大辨才，难以语此，吾尝疾首生民，不闻炎黄之垂诲，永逮仲景之至言，逮後唐进士千金方，直接长沙一脉，又以立法险峻，不易跻攀，乃致造詣日卑，风斯日下，今我不惜广长，开陈圣教，为蓋生端无尽灯，譬之一灯然百千灯，冥者皆明，明终无尽，无不没宿昔先师垂诲，吾当逐一为汝陈之。

浮脉者，下指即显浮象，按之稍絀而不空，举之泛泛而流利，不

似虚脉之按之不振，甄脉之寻之中空，濡脉之绵软无力也，浮为经络肌表之应，良由邪袭三籛经中，鼓搏脉气於外，所以应指浮满，在暴病得之，皆为合脉，然必人迎浮盛，乃为璠候，若气口反盛，又为痰气逆满之徵，否则其人平素右手偏旺之故，有始病不浮，病久而脉反浮者，此中气亏乏，不能内守，反见虚痞之兆，若浮而按之渐衰，不能无假象发见之虞，伤寒以尺寸俱浮为太籛受病，故凡浮脉主病，皆属于表，但须指下有力，即属有馀客邪，其太籛本经风寒营卫之辨，全以浮缓浮紧，分别而为处治，其有寸关俱浮，尺中迟弱者，南籛谓之籛浮阴弱，营气不足，血少之故，见太籛一经，咸以浮为本脉，一部不逮，虚实悬殊，亦有六脉浮迟，而表热寒，下利清谷者，虽始病有热，可验太籛，其治与少阴之虚籛发露不痺，又有下後仍浮，或兼促兼弦兼紧兼数之类，总由表邪未尽，乃有结胸咽痛，但急头疼之变端，详结胸藏结及痞之症，皆为下早表邪内陷所致，究其脉虽变痺，必有一部见浮，死生虚之机，在关上沈细紧小之甚与不甚耳，惟籛明府热攻脾，脉虽浮大，心下反鞭者，急需下之，所谓从症不从脉也，其在三阴，都无浮脉，惟阴尽复籛，厥愈足温而脉浮者，皆为愈症，故太阴例有手足温，身体重而脉浮者，少阴例有籛微脉浮者，厥阴例有脉浮为欲愈，不浮为未愈者，须知籛病浮迟兼见症，合从阴治，阴病脉浮，症显籛回，合从籛治，几微消息，当不越于圣度也，近世陶尚文浮中沈三法，举世共推，虽卓立已见，究其所云，不论脉之浮沈迟数，但以按之无力，重按全无者，便是阴症，曷知按之无力者，乃虚散之脉，与浮何预哉，逮夫杂症之脉浮者，皆为风象，如类中风祐之脉浮，喘咳痞满之脉浮，烦暝妖B，风水皮水之脉浮，泄泻脓血之脉浮，如上种种，或与症相符，或与症乖互，咸可治疗，虽内经有肠下白沫，脉沈则生脉浮则死之例，然风木乘脾之症，初起多有浮脉，可用升散而愈者，当知阴病见籛脉者生，非若沈细虚微之反见狂妄躁渴，难於图治也。

沈脉者，轻取不应，重按乃得，举指絀小，更按益力，纵之不即应指，不似实脉之举指逼逼，伏脉之匿於筋下也，沈为藏府筋骨之应，盖缘籛气式微，不能统端营气于表，脉显阴象而沈者，则按久愈微，若籛气郁伏，不能浮应卫气于外，脉反伏匿而沈者，则按久不衰，阴籛寒热之机，在乎纤微之辨，伤寒以尺寸俱沈为少阴受病，故于沈脉之中，辨别阴籛，为第一关捩，若始病不发热，无头痛，而手足厥冷脉沈者，此直中阴经之寒症也，若先曾

发热头痛，心绪不盛，至五七日後，而变手足厥冷，躁不得寐而脉沈者此厥深热深，籛邪陷阴之热症也，亦有始本籛邪，因汗下太过，而脉变沈迟，此热去寒起之虚症也，有太籛症下早，胸膈痞鞭而关上小细沈紧者，此表邪内陷，籛分之结胸也，若能食自利，乃籛邪下陷，阴分之藏结矣，有少阴病自利清水，口乾腹胀不大便而脉沈者，此热邪陷于少阴也，有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沈者，麻黄附子细辛汤温之，是少阴而兼太籛，即所谓之絳感也，此与病发热头痛，脉反沈，身体痛，当温之宜四逆汤之法，似是而是不同也，有寸关俱浮，而尺中沈迟者，此籛症夹阴之脉也，若沈而实大数盛，动滑有力，皆为籛邪内伏沈而迟细微弱，弦涩少力皆属阴寒无疑，有冬时伏邪，发于春夏，烦热躁渴，而反脉沈足冷，此少阴无气，毒邪不能发出籛分，下虚死症也，凡伤寒温热时疫感冒得汗後脉沈，皆为愈证非籛病阴脉之比，有内外有热，而脉沈伏，不数不洪，指下涩小急疾无论伤寒杂病，发於何时皆为伏热，不可以其脉之沈伏，而误认阴寒也，至如肠自利而脉沈，寒疝积痼而脉沈历节痛而脉沈，伏痰留饮而脉沈，胸腹结痛而脉沈，霍乱呕吐而脉沈，郁结气滞而脉沈咸为应病之脉，若反浮大虚涩，或虽沈而弦细坚疾，为胃气告匮，未可轻许以治也，迟脉者，呼吸定息，不及四至而举按皆迟，不似涩脉之叁伍不调，缓脉之去来徐缓也，迟为籛气不显，营气自和之象，故昔人皆以隶之虚寒，而人迎主寒湿外袭，气口主积冷内滞，又以浮迟为表寒，沈迟为寒，迟涩为血病，迟滑为气病，此论固是，然多有热邪内结，寒气外郁，而见气口迟滑作胀者，讵可以脉迟概为之寒，而不究其滑涩之象，虚实之理哉，详仲景有籛明病脉迟，微恶寒而汗出多者，为表未解，脉迟头弦腹满者不可下，有籛明病脉迟有力，汗出不恶寒，身重喘满，潮热便鞭，手足然汗出者，为外欲解，可攻其，又太籛病脉浮，因误下而变迟，膈内拒痛者为结胸，若此皆热邪内结之明验也，当知迟脉呈现表证，亦属藏气不充，不能统摄百骸，所以邪气留连不解，即有腹满而头弦脉迟，籛分之患未除，禁不可下，直待证悉具，然後下之，圣法昭然，岂不详审慎重乎，迟为籛气失职，胸中大气不能敷布之候，详迟为在藏一语，可不顾虑藏气之病乎。

数脉者，呼吸定息，六至以上，而应指急数，不似滑脉之往来流利，动脉之厥厥动摇，疾脉之过於急疾也，数为籛盛阴亏，热邪流传於经络之象，所以脉道数盛，火性善动而躁急，故伤寒以

烦躁脉数者为传，脉静者为不传，有火无火之分也，即经尽欲解，而脉浮数，按之不甌，其人不虚，不战汗出而解，则知数而按之甌者，皆为虚矣，又箴明例云：病人脉数，数为热，当消谷引食，而反吐者，以发汗令箴气微，膈内虚，脉乃数也，数为客热，不能消谷，胃中虚冷故吐也，又胃反而寸口脉微数者，为胸中冷，又脉箴紧阴数为欲吐，箴浮阴数亦吐，胃反脉数，中气大虚，而见假数之象也，人见脉数，悉以为热，不知亦有胃虚及阴盛拒箴者，若数而浮大，按之无力，寸口脉细者，虚也，经曰：脉至而从，按之不鼓，诸箴皆然，病热而脉数，按之不鼓甚者，乃阴盛拒箴於外而致病，非热也，形症似寒，按之鼓击於指下者，乃箴盛拒阴而生病，非寒也，丹溪云：脉数盛大，按之而涩，外有热症者，名曰中（平声）寒，盖寒留血脉，外症热而脉亦数也，凡乍病脉数，而按之缓者为邪退，久病脉数为阴虚之象，瘦人多火其阴本虚若形充色泽之人脉数，皆痰湿郁滞经络不畅而蕴热，其可贵之於阴乎若无故脉数，必生痈疽如数而吐臭痰者为肺痈，数虚而涎沫者为肺痿又历考数脉诸例，有云数则烦心者有云滑数心下结热者皆包络火旺而弃君主之位也，有云细数阴虚者，水不制火，真阴亏损也有云数为在府者，箴邪干箴藏气无预也，有云数则为寒者少火气衰壮火食气也，大抵虚劳失血，喘嗽上气多有数脉，但以数大弱者为箴虚，细小弦数者为阴虚，非若伤寒妖 B 大为邪伏於经，合用发汗之比，诸凡失血，脉见细小微数无力者为顺，脉数有热，及大弦劲急者为逆，若乍僮聃数无问何病，皆不治也。

滑脉者，举之浮紧按之滑石不似脉之逼逼应指紧脉之往来劲急，动脉之见于一部，疾脉之过於急疾也，仲景云：翕奄沈，名曰滑滑者紧之浮名也言忽沈忽浮，形容流利之状，无以过之，滑为多血少气之脉，而昔人又以滑大无力，为内伤元气曷知滑脉，虽有浮沈之分，却无无力之象，盖血由气生，若果气虚，则鼓动之力先微，脉何由而滑耶，惟是气虚不能统摄阴火而血热脉滑者有之，尝考诸内经有脉滑曰病风，缓而滑曰热中脉浮而滑曰新病，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脉弱以滑，是为胃气，滑者阴气有馀也，则知滑脉之病，无虚寒之理，他如伤寒温热时行等病，总以浮滑而濡者为可治，故先师论脉，首言大浮数动滑为箴，而杂病以人迎浮滑为风痰，缓滑为中风，气口缓滑为热中，滑数为宿食，尺中弦滑为下焦畜血，又呕吐而寸口迟滑，为胸中，下利而关上迟滑，为下未尽，厥逆而脉滑，为有，详此则滑脉之病，

可不言而喻，即经有滑者阴气有馀一语，是指阴邪搏籀而言，岂以阴气有馀，多汗身寒之病，便可目为血多，又以滑天之脉，牵合无力，而为内伤元气乎，平人肢体丰盛，而按之绵，六脉滑，此痰湿渐渍於中外，终日劳役，不知倦怠，若安息则重着酸疼矣，夫脉之滑而不甚有力者，皆浮滑缓滑濡滑微滑之类，终非无力之比，滑为血气壅之脉，悉属有馀，妇人身有病而脉和滑者为孕，临产派滑疾者曰离经，若滑而急强，擘擘如弹石，谓之肾绝，滑不直手，按之不可得，为大肠气予不足，以其绝无和缓胃气，故经予之短期。

张氏医通 shiyi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涩脉者，指下涩滞不前，内经谓之参伍不调，叔和喻以轻刀刮竹，

[张氏医通二](#)

通真子比之如雨沾沙，长沙又以泻漆之绝，比拟虽殊，其义则一，

[张氏医通三](#)

不似迟脉之指下迟缓，缓脉之脉象纤徐濡脉之来去绵也，良由津

[张氏医通四](#)

血亏少，不能濡润经络，所以涩涩不调，故经有脉涩曰，寸口诸涩

[张氏医通五](#)

亡血，涩则心痛，尺热脉涩为懈倦，种种皆阴血消亡，籛气有馀，而

[张氏医通六](#)

为身热无汗之病，亦有痰食襟固中外，脉道阻滞，而见涩数模糊

[张氏医通七](#)

者，阴受水谷之害也，金匱云：寸口脉浮大，按之反涩，尺中亦微而

[张氏医通八](#)

涩，知有宿食，有发热头痛，而见浮涩数盛者，籛中雾露之气也，雾

[张氏医通九](#)

伤皮髓，湿流关节，总皆脉涩，但兼浮数沈细之不同也，有伤寒籛

[张氏医通十](#)

明府，不大便而脉涩，温病大热而脉涩，吐下微喘而脉涩，水肿腹

[张氏医通十一](#)

大而脉涩，消瘴大渴而脉涩，痰症喘满而脉涩，病在外而脉涩，妇

[张氏医通十二](#)

人怀孕而脉涩，皆症脉相反之候，间有因胎病而脉涩者，然在二三月

时有之，若四月胎息成形之後，必无虚涩之理，平人无故脉涩，

为贫窘之兆，尺中蹇涩则艰於嗣，金匱云：男子脉浮弱而涩则无

子，精气清冷，其有脉塞而鼓如省客，左右旁至如交漆，按之不得

如颓土，皆乖戾不和，殊琿寻常之脉，故素问列之大奇。

虚脉者，指下虚大而，如循鸡羽之状，中取重按，皆弱而少力，久

按仍不乏根，不似甄脉之豁然中空，按久渐出，涩脉之弱无力，举

指即来散脉之散漫无根，重按久按绝不可得也，虚为营血不调之候

叔和以迟大而为虚，每见气虚喘乏，往往有虚大而数者，且言血

虚脉虚，独不详仲景脉虚身热，得之伤暑，东垣以气口脉大而虚

者，为内伤於气，若虚大而时显一涩，为内伤於血，凡血虚之病，非

显涩弱，则弦细甄迟，如伤暑脉虚为气虚，弦细甄迟为血虚，虚劳

脉璫虚甄迟，或尺中微细小者，为亡血失精，男子平人脉虚弱微细

者，善盗汗出，则气血之分了然矣，慎齐有云：脉洪大而虚者防作

泻，可知虚脉多脾家气分之病，大则气虚不敛之故，经云：脉气上

虚尺虚，是谓重虚，病在中脉虚难治，仲景有脉虚者不可吐，腹满

脉璫复厥者不可下，脉阴籛俱虚，热不止者死，可见病脉虚，皆不

易治，盖虚即是毛，毛为肺之平脉，若璫虚而微，如风吹毛之状，璫

虚而数，警警如羹上肥者，皆为肺绝之兆也，为癩疾之脉虚为可治

者，以其神出舍空，可行峻补，若实大为顽痰固结，搜涤不应，所以为难耳。

实脉者，重浊滑盛，相应如参春而按之石坚，不似紧脉之进急不和，滑脉之往来流利，洪脉之来盛去衰也，实为中外壅满之象，经云邪气盛则实，非正气本充之谓，即此一语，可为实脉之总归，夫脉既实矣，谅虚症之必无也，症既实矣，谅假象之必无也但以热邪亢璜而暴绝者有之，其为病也，实在表则头痛身热，实在里则脘胀腹满，大而实者，热由中发细而实者，积自内生在伤寒辨明病，不大便而脉实则宜下，下後脉实大，或暴微欲绝，热不止者死，厥病，下利脉实者，下之死，病脉之逆，从可见矣，盖实即是石，石为肾之平脉若石坚太过，劈劈如弹石状，为肾绝之兆矣，其消瘴鼓胀坚积等病，皆以脉实为可治，若泄而脱血，及新产骤虚，久病虚羸，而得实大之脉，良不易治也。

弦脉者，端直以长，举之应指，按之不移不似紧脉之状如转索，革脉之劲如弓弦也，弦为风木主令之脉故凡病脉弦，皆属中伏阴之象，虚症误用寒凉，紫尺脉必变弦，胃虚冷食停滞，气口多见弦脉，伤寒以尺寸俱弦，为少阴受病少阴为枢，为阴经之交界，如弦而兼浮兼细，为少阴之本脉，弦而兼数兼缓，即有入府传阴之紫途若弦而兼之以沈涩微弱，得不谓之阴乎经言寸口脉弦者，促下拘急而痛，令人嗇嗇恶寒，又伤寒脉弦细，头痛发热者属少阴，此脉弦头痛也，痛必见於太阴，脉弦涩，阴脉弦，法当腹中急痛，此阴弦腹痛也，痛必见於少腹，皆少阴部分耳，少阴病欲吐不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迟者，此胸中当吐之，若膈上有寒饮乾呕者，不可吐，急温之，详此，又不当以兼沈兼涩，概谓之阴，弦迟为胸中实也，审症合脉，活法在人贵在心手之璜活耳，历诊诸病之脉，属邪盛而见弦者，十常二三，属正虚而见弦者，十常六七其於他脉之中，兼见弦象者，亦复不少，在伤寒表邪全盛之时，中有一部见弦，或兼迟兼涩，便是夹阴之候，客邪虽盛，急需温散，汗下猛剂咸非所宜即非时感冒，亦宜体，此至于素有动气堤仲，寒疝脚气，种种宿病，而挟外感之邪，於浮紧数大之中委曲搜求，弦象必隐于内，多有表邪脉紧于紧脉之中，按之渐渐絀小纵之不甚鼓指，便当弦脉例治於浮脉之中，按之敛直滑脉之中，按之搏指，并当弦脉类看，于沈脉之中，按之引引涩脉之中，按之切切，皆阴邪内伏气消沈，不能调和百脉，而显弦直之状，良非客邪紧盛之兆，畚夫伤寒坏病，弦脉居多，虚劳内伤弦常过半所以南阴为六残贼之首推也，他如病疟寒饮一切杂症，皆有弦脉，按金匱云：疟脉自弦，弦数多热弦迟多寒，弦小

坚者下之差弦迟者可温之弦紧者可发汗针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数者风发也，以饮食消息主之饮脉皆弦双弦者寒也，偏弦者饮也，弦数者有寒饮，沈弦者悬饮内痛，他如腹痛鼓胀，胃反胸，症瘕畜血，中 伤风霍乱滞下，中气郁结，寒热痞满等病，种种皆有弦脉，总由中气少权，土败木贼所致，但以弦少弦多，以证胃气之强弱，弦 弦虚，以证邪气之虚实浮弦沈弦，以证表 之阴腠，寸弦尺弦，以证病气之升沈，无论所患何症，兼见何脉但以和缓有神不乏胃气咸为可治，若弦而劲细，如循刀刃，弦而强直，如新张弓弦，如循长竿，如按横格，皆但弦无胃气也，所以虚劳之脉多寸口数大尺中弦细搏指者，皆为损脉，卢扁复生奚益哉。

缓脉者，从容和缓不疾不徐似迟而实未为迟不似濡脉之指下绵 虚脉之瞢瞢虚大微脉之微细而濡，弱脉之细软无力也，仲景云：腠脉浮大而濡阴脉浮大而濡，阴脉与腠脉同等者，名曰缓也，伤寒以尺寸俱微缓者，为厥阴受病，厥阴为阴尽复腠之界，故凡病後得之咸为相宜，其太腠病发热头痛自汗脉浮缓者，为风伤卫症以其自汗体自不能紧盛也，缓为脾家之本脉然必和缓有神，为脾气之充，若缓甚而弱，为脾气不足，缓而滑利，则胃气冲和，昔人以浮缓为伤风，沈缓为寒湿缓大为风虚，缓细为 湿，又以浮缓为风中於腠，沈缓为湿中於阴，盖湿脉自缓，得风以播之，则兼浮缓，寒以束之则兼沈缓苦中於阴，则沈细微缓，以厥阴内藏风木之气，故脉虽沈而有微缓之象也。

洪脉者，既大且数，指下累累如连珠，如循琅 而按之稍缓，不似实脉之举按逼逼，滑脉之 滑流利，大脉之大而且长也，昔人以洪为夏脉，内经以 乾脉遂有 Y 是洪之说，以其数大而濡，按之指下委曲旁出，固可谓之曰傑謹火性虚炎，所以来盛去衰按之不实，然痰食瘀积阻碍脉道，关部常屈曲而出，此与夏脉微傑謹似同而实不类也，洪为火气燔灼之候，仲景有服桂枝汤，大汗出大烦渴不解，脉洪为温病，温病乃冬时伏气所发，发於春者为温病，发於夏者为热病，其邪伏藏于内而发出于表，脉多浮洪而混混不清，每多盛于右手，亦有动滑不常者，越人所谓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当此不行内夺，反与解表，不至热交营度不已也，若温热时行，症显烦渴昏热，脉反沈细小弱者，腠病阴脉也，有腠热亢璠，而足冷尺弱者，为下虚之症，皆不可治，又屡下而热势不解，脉洪不絀，谓之坏病，多不可救洪为腠气满溢，阴气垂绝之脉，故蔼蔼如车盖者为腠结，脉浮而洪，身汗如油为肺绝，即杂病脉洪，皆火气亢甚之兆，若病後久虚，虚劳失血，泄泻脱元，而见洪盛之脉，尤非所宜，惟 浊

下贱，脉多洪实，又不当以实热论也。

微脉者，似有若无，欲绝非绝，而按之稍有模糊之状，不似弱脉之小弱分明，细脉之纤细有力也，微为籥气衰微之脉，经言寸口诸微亡籥，言诸微者，则轻取之微，重按之微，气口之微，尺中之微，皆属气虚，故所见诸症，在上则为恶寒多汗少气之患，在下则有失精脱泻少食之虞，总之与血无预，所以萦萦如蜘蛛丝者，仲景谓籥气之衰，尝见中风卒倒而脉微，暑风卒倒而脉微，皆为虚风之象，其脉多兼沈缓，若中寒卒倒而脉微，为阴邪暴逆，所以微细欲绝也，而伤寒尺寸俱微缓，为厥阴受病，病邪传至此经，不特正气之虚，邪亦向衰之际，是以俱虚，不似少阴之脉微细，但欲寐耳，详二经之脉，同一微也，而有阴尽复籥，籥去入阴之理，即太籥经病之脉微，而有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为无籥者，有面有热，色邪未欲解而脉微者有阴籥俱停，邪气不传，而脉反微者，若以微为虚象，不行攻发，何以通邪气之滞耶，必热除身安而脉微，方可为欲愈之机，若太籥症具，而见足冷尺微，又为下焦虚寒之验，可不建其中气，而行正发汗之例乎。

紧脉者，状如转索，按之虽实而不坚不似弦脉之端直如弦牢革之强直搏指也，紧为诸寒收引之象亦有热因寒束，而烦热拘急疼痛者，如太籥寒伤营症是也，然必人迎浮紧，乃为表症之璠候若气口紧坚，又为内伤饮食之兆，金匱所谓脉紧头痛，风寒腹中有宿食也，仲景又云：曾为人所难，紧脉从何而来，假令亡汗若吐，以肺寒，故令脉紧也，假令者坐饮冷水，故令脉紧也，假令下利，以胃中寒冷故令脉紧也，详此三下转语，可谓曲尽紧脉为病之变端，而少阴经中，又有病人脉阴籥俱紧，反汗出者亡籥也，此属少阴法当咽痛而复吐利，是谓紧反入之微验，又少籥病脉紧，至七八月下利脉暴微手足反温，脉紧反去，为欲解也，虽烦下利必自愈，此即紧去人安之互词，辨不可下脉症中，又有脉来阴籥俱紧恶寒发热则脉欲厥厥者，脉初来大，渐渐小，更来渐渐大，是其候也，此亦紧反入之互词因误下而籥邪内陷欲出不出有似厥逆进退之象故言欲厥，脉虽变而紧状依然，非营卫离散，乍大乍小之比，而脉法中复有寸口脉微，尺脉紧其人虚损多汗知阴常在，绝不见籥之例，可见紧之所在，皆籥气不到之处，故有是象，夫脉按之紧如弦直上下行者痙，若伏坚者为阴痙，总皆经脉拘急，故有此象，若脉至如转索，而强急不和，是但紧无胃气也，岂堪尚引日乎。

弱脉者，沈细而按之乃得举之如无不似微脉之按之欲绝，濡脉之按之若无细脉之浮沈皆细也，弱为籥气衰微之候，夫浮以候籥今浮

取如无籀衰之明验也，故伤寒首言弱为阴脉，即籀经见之亦属籀气之衰，经言，寸口脉弱而迟虚满不能食寸口脉弱而缓食卒不下气填膈上，上二条，一属胃寒一属脾虚，故皆主乎饮食，又形作伤寒，其脉不弦紧而弱太籀中身热疼重而脉微弱可见脉弱无籀，必无热之理，祇宜辨析真籀之虚，与胃气之虚，及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所致耳在阴经见之，虽为合脉然籀气衰微已璫，非大温大补，良难春回寒谷也惟血虚劳，久嗽失血，新产及老人久虚，脉宜微弱然必弱而和滑，可卜胃气之未艾，若少壮暴病而见脉弱，咸非所宜，即血症虚症，脉弱而兼之以涩为气血交败，其能荣碯下之薪乎。

长脉者，指下迢迢而過於本位，三部举按皆然，不似大脉之举之盛大，按之少力也，伤寒以尺寸俱长，为籀明受病，内经又以长则气治，为胃家之平脉，胃为水谷之海，其经多气多血，故显有馀之象，然必长而和缓，方为无病之脉若长而浮盛，又为经邪方盛之兆，亦有病邪向愈，而脉长者，仲景云：太阴中风，四肢烦疼，籀脉微，阴脉涩，而长者欲愈，盖风本籀邪，因土虚木弃，陷于太阴之经而长脉见于微涩之中，疼热发于诸籀之本，洵为欲愈之徵，殊非病进之谓，且有阴气不充，而脉反上盛者，经言寸口脉中手长者，曰足胫痛是也，此与秦越人遂上鱼为溢，遂入尺为覆，及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关格吐逆，不得小便，同脉璫症，不可与尺寸俱长之脉，比例而推也。

短脉者，尺寸俱短，而不及本位，不似小脉之三部皆小弱不振，伏脉之一部独伏匿不前也，经云：短则气病，良由胃气厄塞，不能条畅百脉，或因痰气食积阻碍气道所以脉见短涩促结之状，亦有籀气不充而脉短者，经谓寸口脉中手短者，曰头痛是也，仲景云：汗多重发汗，亡籀 y，脉短者死，脉自和者不死，又少阴脉不至，肾气绝为尸厥，伤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脉沈而迟，手足厥冷，下部脉不至，咽喉不利，唾脓血者难治，戴同父云：短脉只当责之於尺寸若关中见短，是上不通寸为籀绝，下不通尺为阴绝矣，曷知关部，从无见短之理，昔人有以六部分隶而言者，殊失短脉之义。

大脉者，应指满溢，倍於寻常，不似长脉之但长不大，洪脉之既大且数也，大脉有虚 阴籀之璫，经云：大则病进，是指实大而言，仲景以大则为虚者，乃盛大少力之谓，然又有下利脉大者为未止，是又以积滞未尽而言，非大则为虚之谓也，有六脉俱大者，阴不足，籀有馀也，有偏大於左者，邪盛于经也，偏大於右者，热盛于内也，亦有诸脉皆小，中有一部独大者，诸脉皆大，中有一部独小者，便

以其部断其病之虚，且有素禀六腑，或一手偏旺偏衰者，又不当以病论也，凡大而数实有力，皆为实热，如人迎气大紧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气口微大，名曰平人，其脉大紧以涩者胀，乳子中风热，喘鸣肩息者，脉实大而缓则生，急则死，乳子，是指产後以乳哺子而言，非婴儿也，产後脉宜悬小，最忌实大，今症见喘鸣肩息，为邪气暴逆，又须实大而缓，方与症合，若实大急强，为邪胜正衰，去生远矣，此与乳子而病热，脉弦小，手足温则生，似乎相左，而实互相发明也，伤寒热病，y烦渴，脉来实大，虽剧可治，得汗後热不止，脉反实大躁疾者死，温病大热不得汗，脉大数急强者死，细小虚涩者亦死，厥阴病下利脉大者，虚也，以其强下之也，阴症反大发热，脉虚大无力，乃脉症之变，内症元气不足，发热脉大而虚，为脉症之常，虚劳脉大，为血气虚盛，金匱云：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气有馀，便是火也，所以瘦人胸中多气而脉大，病久气衰而脉大，总为阴籛离绝之候，孰谓大属有馀，而可恣行攻伐哉，若脉见乍大乍小，为元神无主，随邪气之鼓动，可不慎而漫投汤药耶。

小脉者，三部皆小，而指下显然，不似微服之微弱依稀，细脉之微细如发，弱脉之弱不前，短脉之首尾不及也，夫脉之小弱，虽为元气不足，若小而按之不衰久按有力，又为实热固结之象，总由正气不充，不能鼓搏热势於外，所以隐隐略见滑热之状於内也，设小而症见热邪亢盛，则为症脉相反之兆，亦有平人六脉皆阴，或一手偏小者，若因病而脉损小，又当随所见部分而为调适，机用不可不治也，假令小弱见於人迎，卫气衰也见於气口，肺胃弱也，见於寸口，籛不足也，见於尺内，阴不足也，凡病後脉见小弱，正气虽虚，邪气亦退，故为向愈，设小而兼之以滑实伏匿，得非热内蕴之徵乎，经云：切其脉口滑小紧而沈者，病益甚在中，又云：温病大热，而脉反细小，手足逆者死，乳子而病热，脉悬小手足温则生，寒则死，此条与乳子中风热互发，言脉虽实大，不至急强，脉虽悬小，四支不逆，可卜胃气之未艾，若脉失冲和，籛竭四末，神丹奚济非特主产後而言，即妊娠亦不出於是也，婴儿病，赤痢泄，脉小手足寒，难已，脉小手足温，泄易已，腹痛脉细小而迟者易治，坚大而急者难治，洞泄食不化，脉微小流连者生，坚急者死，谛观诸义，则病脉之逆从可默悟矣，而显微又言，前大後小，则头痛目眩，前小後大，则胸满短气，即仲景来微去大之变词，虚中挟之旨，和盘托出矣。

甄脉者，浮大弦，按之中空中按虽不应指，细推仍有根气，纵之却显弦大，按之絃小中空，不似虚脉之瞢瞢虚大，按之豁然无力也，甄为血虚不能濡气，故虚大如甄，然其中必显弦象，藤三点以为绝

类葱葱，殊失弦大而按之絃小中空之义，盖虚则籥气失职，甄则经络中空，所以有虚濡无力，弦大中空之理，仲景云：脉弦而大弦则为絃，大则为甄，絃则为寒，甄则为虚，虚寒相搏，此名为革，革则胃气告匮，而弦强搏指，按之无根，非甄脉中空之比，按太籥病有脉浮而紧，按之反甄，本虚战汗而解者，暑病有弦细甄迟血分受伤者，甄为失血之本脉，经云：脉至如搏，血温身热者死，详如搏二字，即是弦大而按之则絃也，又云：脉来悬 B 为常脉，言浮而中空，按之旁至似乎微曲之状，虽有瘀积阻滞，而指下柔和，是知尚有胃气，故为失血之常脉，若弦强搏指，而血温身热，为真阴枯竭，必死何疑，凡血脱脉甄，而有一部独弦，或带结促涩滞者，此为籥气不到，中挟阴邪之兆，是即瘀血所结处也，所以甄脉须辨一部紮部，或一手紮手而与攻补，方为合法。

濡脉者，虚 少力应指虚细如絮浮水面，轻手乍来，重手乍去，不似虚脉之虚大无力，微脉之微细如丝，弱脉之沈细 弱也，濡为胃气不充之象，故内伤虚劳，泄泻少食自汗喘乏，精伤痿弱之人，脉虽濡 乏力，犹堪峻补温补，不似阴虚脱血，纯见细数弦强，欲求濡弱，绝不可得也，盖濡脉之浮，与虚脉相类，但虚则浮大，而濡则小弱也，濡脉之细小，与弱脉相类，但弱在沈分，而濡在浮分也，濡脉之 弱，与微脉相类，但微则欲绝，而濡则力微也，濡脉之无力，与散脉相类，但散则从大而按之则无，濡则从小而渐至无力也，夫从小而渐至无力，气虽不充，血犹未败，从大而按之即无，则气无所统，血已伤残，阴籥离散，将何所恃，而可望其生乎，以此言之，则濡之与散，不啻霄壤矣。

动脉者，厥厥动摇，指下滑数如珠，见於关上，不似滑脉之诸部皆滑数流利也，动为阴籥相搏之候，籥动则汗出，阴动则发热，是指人迎气口而言，然多有阴虚发热之脉，动於尺内，籥虚自汗之脉，动於寸口者，所谓虚者则动，邪之所紮，其气必虚，金匱有云：脉动而弱，动则为蚤，弱则为悸，因其虚而旺气弃之，惟伤寒以大浮数动滑为籥，是专主邪热相搏而言，非虚劳体痛，便溺崩淋脉动之比，而妇人尺脉动甚，为有子之象，经云：阴搏籥别，谓之有子，又云：妇人手少阴脉动者，妊子也，以肾藏精，心主血，故二处脉动，皆为有子，辨之之法，昔人皆以左大顺男，右大顺女为言，然妊娠之脉，往往有素稟一手偏大偏小者，莫若以寸动为男，尺动为女，最为有据。

伏脉者，隐于筋下，轻取不得，重按涩难，委曲求之，附着於骨，而有三部皆伏，一部独伏之理，不似短脉之尺寸短缩，而中部显然，

沈脉之三部皆沈，而按之即得也，伏脉之病，最为叵测，长沙有跌箴脉不出，脾不上下，身冷肤鞭，少阴脉不至，令身不仁，此为尸厥等例，详伏为阴箴潜伏之候，有邪伏幽隐而脉伏不出者，虽与短脉之象有别，而气血涩滞之义则一，故关格吐逆，不得小便之脉，非偏大倍常，即偏小隐伏，越人所谓上部有脉，下部无脉是也，凡气郁血结久痛，及疝瘕留饮，水气宿食，霍乱吐利等脉，每多沈伏，皆经脉阻滞，营卫不通之故，所以妊娠恶阻，常有伏匿之脉，此又脉症之变耳，在伤寒失于表散，邪气不得发越，而六脉俱伏者，急宜发汗，而脉自复，藤元宾曰：伏脉不可发汗，谓其非表脉也，而洁古又言，当以麻黄细辛附子汤发之，临病适宜，各有权度，不可执一，若六七日烦扰不盛，邪正交并而脉伏者，又为战汗之兆，如久旱将雨，六合阴晦，雨过庶物皆苏也，不可以伏为阴脉，误投辛热，顷刻昆仑飞焰矣。

细脉者，往来如发，而指下显然，不似微脉之微弱模糊也，细为箴气衰弱之候，伤寒以尺寸俱沈细，为太阴受病，太阴职司敷化之权，今为热邪所传，营行之气，不能条畅百脉，所以尺寸皆沈细，不独太阴为然，即少阴之脉，亦多沈细，故仲景有少阴病，脉沈细数，不可发汗之禁，此皆外阴内箴，非若严冬卒中暴寒，盛夏暑风卒倒，内外皆阴之比，内经细脉诸条，如细则少气，脉来细而附骨者，积也，尺寒脉细，谓之後泄，头痛脉细而缓为中湿，种种皆阴邪之证验，所以胃虚少食，冷涎泛逆，便泄腹痛，湿脚，自汗失精，皆有细脉，但以兼浮兼沈，在尺在寸，分别而为裁决，如平人脉来细弱，皆忧思过度，内戕真元所致，若形盛脉细，少气不足以息，及病热脉细，神昏不能自持，皆脉不应病之候，不可以寻常虚细论也。

疾脉者，呼吸之间，脉七八至，虽急疾而不实大，不似洪脉之既大且数，却无躁疾之形也，疾脉有阴箴寒热真假之理，如疾而按之益坚，乃亢箴无制，真阴垂绝之候，若疾而按之不鼓，又为阴邪暴虐，虚箴发露之徵，尝考先辈治按，有伤寒面赤目赤，烦渴引饮而不能咽，东垣以姜附人参汗之而愈，又伤寒畜热内盛，箴厥璫深，脉疾至七八至以上，人皆误认阴毒，守真以黄连解毒治之而安，斯皆证治之明验也，凡温病大热躁渴，初时脉小，至五六日後，脉来躁疾，大颧发赤者死，谓其阴绝也，躁疾皆为火象，内经有云，其有躁者在手，言手少阴厥阴二经，俱属於火也，阴毒身如被杖，六脉沈细而疾，灸之不温者死，谓其箴绝也，然亦有热毒入於阴分，而为阴毒者，脉必疾盛有力，不似阴寒之毒，虽疾而弦细乏力也，虚劳喘促声嘶，脉来数疾无伦，名曰行尸，金匱谓之厥箴独行，此真阴竭

於下，孤籛亢於上也，惟疾而不躁，按之稍缓，方为热症之正脉，脉法所谓疾而洪大苦烦满，疾而沈细腹中痛，疾而不大不小，虽困可治，其有大小者难治也，至若脉至如喘，脉至如数，得之暴厥暴蚤者，待其气复自平，翕至脉至浮合，浮合如数，一息十至以上，较之六数七疾八瓘更甚，得非虚籛外蚤之兆乎。

牢脉者，弦大而长，举之絀小，按之实强，如弦缕之状，不似实脉之滑实流利，伏脉之匿伏涩难，革脉之按之中空也，叔微云：牢则病气牢固，在虚症绝无此脉，惟湿痙拘急，寒疝暴逆，坚积内伏，乃有是脉，历考诸方，不出辛热开结，甘温助籛之治，庶有克敌之功，虽然，固垒在前，攻守非细，设更加之以食填中土，大气不得流转，变故在於须臾，可不为之密察乎，若以牢为内实，不问所以，而妄行迅扫，能无实实虚虚之咎哉，大抵牢为坚积内着，胃气竭绝，故诸家以为危殆之象云。

革脉者，弦大而数，浮取强直，重按中空，如鼓皮之状，不似紧脉之按之劈劈，弦脉之按之不移，牢脉之按之益坚也，婴盛生曰：革乃变革之象，虽失常度，而按之中空，未为真藏，故仲景厥阴例中，有下利肠鸣脉浮革者，主以当归四逆汤，得非风行木末，扰动根株之候乎，又云：妇人则半产漏下，男子则亡血失精，金匱半产漏下，主以旋覆花汤，得非血室伤惫，中有瘀结未尽之治乎，其男子亡血失精，独无主治，云岐补以十全大补，得非瓘劳伤精，填补其空之谓乎，是以长沙直以寒虚相搏例之，惟其寒，故柔和之气失焉，惟其虚，故中空之象见焉，岂以革浮属表，不顾肾气之内惫乎。

促脉者，往来数疾中，忽一止复来，不似结脉之迟缓，中有止歇也，促为籛邪内陷之象，经云：寸口脉中手上击者曰肩背痛，观上击二字，则脉来搏指，热盛于经之义，朗然心目矣，而仲景太籛例，有下之後脉促胸满者，有下之利遂不止，而脉促者，有下之脉促不结胸者，有脉促手足厥冷者，上四条，一为表邪未尽，一为并入籛明，一为邪去欲解，一为传次厥阴，总以促为籛盛，不服邪之明验，虽症见厥逆，祇宜用灸以通籛，不宜四逆以回籛，明非虚寒之理，具见言外，所以温热发斑，瘀血发狂，及痰食凝滞，暴怒气逆，皆令脉促，设中虚无凝，必无歇止之脉也。

结脉者，指下迟缓中，频见歇止，而少顷复来，不似代脉之动止不能自还也，结为阴邪固结之象，越人云：结甚则积甚，结微则气微，言结而少力，为正气本衰，虽有积聚，脉结亦不甚也，而仲景有伤寒汗下不解，脉结代，心动悸者，有太籛病身黄脉沈结，少腹鞭满，小便不利，为无血者，一为津衰邪结，一为热结膀胱，皆虚中挟邪

之候，凡寒饮死血，吐利腹痛，癩虫积等气郁不调之病，多有结脉，暴见即宜辛温扶正，略兼散结开痰，脉结自退，尝见二三十至，内有一至，接续不上，每次皆然，而指下虚微，不似结促之状，此元气骤脱之故，峻用温补自复，如补益不应，终见危殆，若久病见此，尤非合脉，夫脉之歇止不常，须详指下有力无力，结之频与不频，若十馀至，或二三十至一歇，而纵指续续，重按频见，前後至数不齐者，皆经脉窒碍，阴籛偏阻所致，盖籛盛则促，阴盛则结，所以仲景皆为病脉。

代脉者，动而中止，不能自还，因而复动，名曰代阴，不似促结之状，虽见歇止，而复来有力也，代为元气不续之象，经云：代则气衰，在病後见之，未为死候，若气血骤损，元神不续，或七情太过，或颠仆重伤，或风家痛家脉见止代，只为病脉，伤寒家有心悸脉代者，腹痛心疼，有结涩止代不匀者，凡有痛之脉止歇，乃气血阻滞而然，不可以为准则也，若不因病而脉见止代，是一藏无气，他藏代之，真危亡之兆也，即因病脉代，亦须至数不匀者，犹或可坐，若不满数至一代，每次皆如数而止，此必难治，经谓五十动，不一代者，以为常也，以知五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傖鴟数也，又云：数动一代者，病在籛之脉也，此则籛气竭尽无馀之脉耳，所以或如雀啄，或如屋漏，或如弦绝，皆真代脉，见之生理绝矣，惟妊娠恶阻，呕逆最剧者，见代脉，谷入既少，气血尽并於胎息，是以脉气不能接续，然在二三月时有之，若至四月，胎已成形，当无歇止之脉矣。

散脉者，举之浮散，按之则无，去来不明，漫无根蒂，不似虚脉之重按虽虚，而不至於散漫也，散为元气离散之象，故伤寒逆上气，其脉散者死，谓其形损故也，可知散脉为必死之候，然形象不一，或如吹毛，或如散叶，或如悬雍，或如羹上肥，或如火薪然，皆真散脉，见之必死，非虚大之比，经曰：代散则死，若病後大邪去，而热退身安，泄利止而浆粥入胃，或有可生者，又不当一概论也，古人以代散为必死者，盖散为肾败之应，代为脾绝之兆，肾脉本沈，而散脉按之不可得见，是先天资始之根本绝也，脾脉主信，而代脉去来必愆其期，是後天资生之根本绝也，故二脉独见，均为危亡之候，而二脉交见，尤为必死之徵。

清脉者，轻清缓滑，流利有神，似小弱而非微细之形，不似虚脉之不胜寻按，微脉之弱依稀，缓脉之阿阿迟纵，弱脉之沈细弱也，清为气血平调之候，经云：受气者清，平人脉清虚和缓，生无险阻之虞，如左手清虚和缓，定主清贵仁慈，若清虚流利者，有刚决权变也，清虚中有一种弦小坚实，其人必机械峻刻，右手脉清虚和

缓，定然富厚安闲，若清虚流利，则富而好礼，清虚中有种枯涩少神，其人虽丰，目下必不适意，寸口清虚，洵为名裔，又主聪慧，尺脉清虚，端获良嗣，亦为寿徵，若寸关俱清，而尺中蹇涩，或偏小偏大，皆主晚景不丰，及艰子嗣，似清虚而按之滑盛者，此清中带浊，外廉内贪之应也，若有病而脉清楚，虽剧无害，清虚少神，即宜温补以助真元，若其人脉素清虚，虽有客邪壮热，脉亦不能鼓盛，不可以为症 脉虚，而失於攻发也。

浊脉者，重浊洪盛，腾涌满指，浮沈滑实有力，不似洪脉之按之阔，脉之举之絀小，滑脉之往来流利，紧脉之转索无常也，浊为禀赋昏浊之象，经云：受谷者浊，平人脉重浊洪盛，垂老不得安闲，如左手重浊，定属污下，右手重浊，可卜庸愚，寸口重浊，家世卑微，尺脉重浊，子息卤莽，若重浊中有种滑利之象，家道富饶，浊而兼得蹇涩之状，或偏盛偏衰，不享安康，又主夭枉，似重浊而按之和缓，此浊中兼清，外圆内方之应也，大约力役劳苦之人，动辄劳其筋骨，脉之重浊，势所必然，至於市井之徒，拱手曳裾，脉之重浊者，此非天性使然软，若平素不甚重浊，因病鼓盛者，急宜攻发以开泄其邪，若平昔重浊，因病而得蹇涩之脉，此气血凝滞，痰涎襟固之兆，不当以平时涩浊论也。

口问(一十二则)

门人问曰：读师传诸义，发智慧光，如大火聚，扫却胸中无限阴霾矣，但某等根器偃眇，尚有积疑未泮，如三焦命门，各有岐说，未获定鉴，愿师垂诲真铨，以破学人之惑，答曰：夫所谓命门者，即三焦真火之别名也，以其职司腐熟之令，故谓之焦，经谓中精之府，言其所主精气也，又云：上焦如雾，中焦如沤，下焦如渫者，言其气化之象也，岐伯曰：寸以射上焦，关以射中焦，尺以射下焦，此言三焦之脉位也，射者，自下而射於上，其脉即分属寸关尺，凡鼓动之机，靡不本诸三焦，则知六部之中，部部不离三焦之气也，三焦为真火之源，故有命门之号，难经独以右尺当之，而脉诀复有男女左右之分，男以精气为主，故右尺为命门，女以精血为主，故左尺为命门，是命门之诊，尤重在乎尺内也，三焦鼎峙鬲肾之间，为水中之火，既济阴燄，赵氏所谓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为性命之主宰，故曰命门，越人谓其有名无形者，以火即气，气本无形，非若精津血液之各有其质也，以气化为无形则可，以三焦为无形则不可，璣枢本藏云肾应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s理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结也，详此明言厚薄急结之状，詎可谓之无形

乎。

复问神门为心经之动脉，而王氏又云：神门决断，繫在关後者，是指尺中肾脉而言，其故何也，答曰：神门之脉有二，如前所言神门即是命门，命门即是三焦，屬於七节之上，故於尺中求之，以尺为六脉之根也，越人云：人之有尺，譬如树之有根水，为天之一元，先天之命根也，若肾脉独败，是无根矣，此与诸脉之重按有力为有根，脉象迴琿，而为肾气之所司则所也，如虚浮无根，是有表无，孤籛岂能独存乎，若尺内重按无根，不但先天肾水之竭，亦为後天不足之徵，仲景所谓营气不足，血少故也，脉微所云：是指心经动脉而言，案气交变论中岁水太过一节，内有神门绝者死不治，言水胜而火绝也，其穴在掌後兑骨之端，即如人迎与气口并称，皆主关前一分而言，其穴在喉之繫傍，乃足籛明之动脉，能于是处求诸经之盛衰乎，可知神门二说，各有主见，各有至理，不可附会牵合而致疑殆也，问冲籛太溪，皆足之动脉，每见时师求之於垂毙之时，验乎不验乎，答曰：是即仲景跌籛少阴也，尝闻气口成寸，以决死生，未闻决之於二处也，仲景以此本属胃与肾脉，虽变其名，仍当气口尺中诊之，脉法之寸口跌籛少阴三者并列而论，是即寸关尺三部之别号，但未明言其故耳，喻嘉言释仲景平脉首条云：条中明说三部，即後面跌籛少阴，俱指关尺而言，然何以止言跌籛少阴，盖繫寸主乎上焦，营卫之所司，不能偏於轻重，故言寸口，繫关主乎中焦，脾胃之所司，宜重在右，故言跌籛，繫尺主乎下焦，宜重在左，故言少阴，此先得我心之所同然，况二处动脉，仅可求其绝与不绝，断不能推原某脉主某病也，设闺中处子，而欲按其足上之脉，殊为未便，昔人所云：反关之脉，但言脉位之琿，未审所见之脉与平常之人可例推乎，抑别有所琿乎，答曰：凡脉之反关者，皆由脉道阻碍，故易位而见，自不能调畅如平常之脉也，其反关之因，各有不同，而反关之状，亦自不一，有胎息中蚤恐颠仆而反关者，有襁褓束缚致损而反关者，有幼时跌蹠动经而反关者，有齟齬疝积伐肝太过，目连札而左手偏小，有似反关者，有大蚤丧志，死绝复苏而反关者，有一手反关者，有繫手反关者，有从关斜走至寸而反关者，有反於内侧，近大陵而上者，有六部原有如丝，而籛溪列缺，别有一脉大於正位者，有平时正取侧取俱无，覆手取之而得者，有因病而正取无脉，覆手诊之乃得者，总皆阴籛伏匿之象，有伤寒欲作战汗脉伏而误认反关者，大抵反关之脉，沈细不及，十常八九，坚强太过者，十无二三，欲求适中之道，卒不易得也，亦有诸部皆细小不振，中有一粒如珠者，此经脉阻结於其处之状，故其脉较平

人细小者，为反关之常，较平人反大者绝少，不可以为指下变理，谓之怪脉也，凡遇反关殊理平常之脉，须细询其较之平时稍大，即为邪盛，比之平时愈小，即为气衰，更以所见诸症参之。

门人问曰：人迎主表，气口主里，东垣内外伤辨，言之详矣，而盛萧东又以新病之死生，系乎右手之关脉，宿病之死生，主乎左手之关尺，斯意某所未譬，愿闻其义云何，答曰：疾有新久，症有顺逆，新病谷气犹存，胃脉自应和缓，即或因邪鼓大，因虚絃小，然须至数分明，按之有力，不至浊乱，再参语言清爽，饮食知味，胃气无伤，虽剧可治，如脉至浊乱，至数不明，神昏语错，病气不安，此为神识无主，苟非大邪暝眩，岂宜见此，经云：脉浮而滑，谓之新病，脉小而涩，谓之久病，故新病一时形脱者死，不语者亦死，口开眼合，手撒喘汗遗尿者，俱不可治，新病虽各部脉脱，中部独存者，是为胃气，治之必愈，久病而左手关尺弱，按之有神，可卜精血之未艾，他部虽危，治之可生，若尺中弦紧急数，按之搏指，或细小脱绝者，法在不治，盖缘病久胃气血衰，又当求其尺脉，为先天之根气也，萧东又云：诊得浮脉，要尺内有力为先天肾水可恃，发表无虞，诊得沈脉，要右关有力，为后天脾胃可凭，攻下无虞，此与前说互相发明，言虽理而理不殊也。

问脉有下指浮大，按久索然者，有下指濡，按久搏指者，有下指微弦，按久和缓者，何也，答曰：夫诊客邪暴病，应指浮象可症，若切虚盖久病，当以根气为本，如下指浮大，按久索然者，正气大虚之象，无问暴病久病，虽症显灼热烦扰，皆正衰不能自主，随虚籛发露於外也，下指濡，久按搏指者，病表和之象，非藏气受伤，则坚积内伏，不可以脉沈误认为虚寒也，下指微弦，按久和缓者久病向安之象，气血虽殆，而藏气未败也，然多有症变多端而脉渐小弱，指下微和，似有可愈之机者，此元气与病气俱脱，反无病象发现，乃脉不应病之候，非小则病退之比，大抵病人之脉，初下指虽见乏力，或弦细不和，按至十馀至渐和者，必能收功，若下指似和，按久微涩不能应指，或渐觉弦硬者，必难取效，设病虽牵缠，而饮食渐进，便溺自调，为胃气渐复之兆，经云：安谷者胃，浆粥入胃，则虚者活，此其候也。

问有病同而脉理，病理而脉同，病同而治理，病理而治同，何也，答曰：夫所谓病同而脉理者，人在气交之中，所感六淫七情，八风九气，一时之病，大率相类，故所见之症，亦多相类，而人之所禀，各有偏旺偏衰之不同，且有内戕神志，外役支体，种种悬殊，脉象岂能如一，如失血症，脉有浮大而颯者，有小弱而数者，伤胃及藏之

不同也，气虚症有气口虚大而涩者，有气口细小而弱者，劳伤脱泄之不同也，病痺而脉同者，内伤夹外感，籛症夹阴寒，虚中有实，积新邪夹旧邪，表 交错，为患不一，而脉之所现，不离阴籛寒热虚之机，其细微见症，安能尽显於指下哉，如太籛中风，癱瘓不仁，脉皆浮缓，一为暴感之邪，一为久虚之病，虚劳骨蒸，病疟寒热，关尺皆弦紧，一为肾藏籛虚，一为少籛邪盛，可不互参脉症一概混治乎，病同而治痺者，风气之病，时气之病，疟利之病，内伤虚劳之病，初起见症，往往相似，而人之所禀，各有贞脆，且有多火多痰多气，平时之资质既殊，病中之调治自痺，如金匱之短气有微饮者，从小便去之，苓桂术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消渴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鱼散，茯苓戎监汤并主之，若治病不求其本，不问脉症之真象假象，但见病医病，殊失逆从反正之旨矣，病痺而治同者，所见之症虽痺，总不外乎邪正之虚实，如伤寒尺中脉迟之营气不足，籛邪内陷之腹中痛，虚劳 急之悸 悸并宜小建中汤，伏气郁发之热病，太籛中热之 病，并宜白虎汤，寒疝之腹急亘急，产後之腹中 h，并宜当归生姜羊肉汤，岂可以一方主治一病，而不譬权变之用哉。

问古人治例，有从症不从脉，从脉不从症一病而治各不同，或愈或不愈者，其故何也，答曰：此节庵先生以南籛治例，下一注脚也，惜乎有所未尽耳，盖从症从脉，各有其方，如脉浮为表，治宜汗之，然亦有宜下者，仲景云脉浮而大，心下反鞭有热属藏者攻之，不令发汗，脉沈为 治宜下之，然亦有宜汗者，如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沈者，麻黄附子细辛汤汗之，脉促为籛盛，当用薤白清之，若脉促厥冷，非灸百会以通其籛，此非促为籛盛也，脉迟为寒，当姜附温之，若籛明病脉迟不恶寒身体 然汗出，则当用大承气，又非迟为阴寒也，此皆不从脉之治，以其症急也，又如表症汗之，乃常法也仲景云：病发热头痛，脉反沈，身体痛，当温之，宜四逆汤， 症下之，亦其常也，日晡发热者，属籛明，脉浮虚者，宜发汗用桂枝汤，结胸症具，当与陷胸下之，脉浮大者不可下，当与桂枝人参汤温之，身体疼痛，当以麻桂汗之，然尺中脉迟者不可汗，当用小建中汤和之，此皆不从 治，以其脉虚也，一病而治各不同，或愈或不愈者，良由不明受病之故，尝考内经多有同一见症，而所受之经各别，所见之脉迥殊，其可执一例治乎，况医有工拙，病有标本，假令正气有权之人，无论治本治标，但得药方开发病气，元神自复，若正气本虚之人，反现假症假脉，而与苦寒伐根之药，变端莫测矣，故凡治邪气暴虐，正气骤脱之病制方宜猛盖暴邪势在急迫，骤虚法

当峻补，若虚邪久淹，盖弱久困之病，不但制方宜缓，稍关物议之味，咸须远之，是以巨室贵显之家，一有危疑之症，则遍邀名下相商，於补泻杂陈之际，不可独出已见而违盖处方，即不获已，亦须平淡为主，晤病在危逆，慎勿贪功奏技，以招铄金之谤也。

客问内经阴箴别论所言，二箴之病发心脾，三箴为病发寒热，一箴发病少气诸例，俱论脉法之阴箴，王太仆误作经脉注解，观其提纲，悉从脉有阴箴一句而来，次言知箴者知阴，知阴者知箴，凡箴有五，五五二十五箴，即仲景大浮数动滑为箴，以五藏之脉，各有大浮数动滑，是为五五二十五箴也，不言五五二十五阴者，先言知箴者知阴，则沈涩弱弦微之阴，可不言而喻也。答曰：读书虽要认定提纲，一气贯澈然中间转折，尤宜活着，不可执着，盖脉有阴箴句，岐伯原是答黄帝人有四经十二从等问，所言凡箴有五，五五二十五箴，是言五藏之箴气，应时鼓动于脉，五五相承，为二十五箴，与玉机真藏之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变，理名同类，夫脉法之阴箴，原不离乎经脉之阴箴，况下文所言，三箴在头三阴在手，得非明言经脉阴箴之璩据乎，若以脉有阴箴，为通篇之提纲，皆附会于脉，未免支离牵强，殊失先圣立言之旨矣，曷知阴箴别论，原从阴箴应象，阴箴离合，鱼贯而下，皆论经脉之阴箴，又为提纲中之挈领，可不体会其全，妄讥先辈乎。

旅泊蕲溪，偶检嘉言先生仲景脉法解，坐有同人谓石顽曰：夫脉之显着共闻者，尚且指下难明，况乎险奥幽微，人所共昧，如高章纲卑损之脉，既非恒有之象，何长沙博采古训，以眩耳目，喻子曲为释词，以夸博识乎，答曰：此古圣至微至显之的诀，不能晦藏于密，一时为之阐发，岂故为诡瑋以欺後世耶，其所谓纲者，诸邪有馀之纲领，损者，诸虚积渐之损伤，恐人难於领悟，乃以高章 卑四字，体贴营卫之盛衰，虽六者并举，而其所主，实在纲损二脉也，以其辞简义深，未由窥测，喻子独出内照，发明其义，惜乎但知高章为高章取象， 卑为 卑措辞，不知高张为纲脉之纪， 卑为损脉之基耳，盖高者，自尺内上溢於寸，指下涌涌，既浮且大，而按之不衰，以卫出下焦，行胃上口，至手太阴，故寸口盛满，因以高字名之，章者，自筋骨外显于关，应指逼逼，既动且滑，而按之益坚，以营出中焦，亦并胃口而上上焦，故寸关实满，因以章字目之，纲者，高章兼该之象，故为相搏，搏则邪正交攻，脉来数甚，直以纲字揭之，者，寸口微滑而按之软弱，举指瞥瞥，似数而仍力微，以卫气主表，表虚不能胜邪，故有似乎心中璩惕之状，因以 字喻之，卑者，诸脉皆不应指，常兼沈涩之形，而按之隐隐，似伏而且涩难，以营气

主，虚则籥气不振，故脉不显，有似妾妇之卑屑不能自主，故以卑字譬之，损者，卑交参之谓，故为相搏，搏则邪正俱殆，脉转衰微，直以损字呼之，而损脉之下，复有迟缓沈三者，言阿阿徐缓，而按之沈实，为营卫俱和，阴籥相抱之象，不过借此以显高章等脉，大都高章纲 卑损之脉，皆从六残贼来，其浮滑之脉，气多上升而至于高，弦紧之脉邪必外盛而至於章，沈涩之脉，籥常内陷而至於卑，非阴寒脉沈，不传他经之比凡此六者，能为诸脉作病故谓残贼，纵邪气盛满而汗下克削太过皆能致虚，虚则脉来 按之力微逮所必至至於高章相搏，未有不数盛者，卑相搏，未有不弦劲者，所以沈伏之中，尺内时见弦细搏指，则为损脉来至，必难治也，详高之脉，往往见於寸口章脉每多显於跌籥，卑脉恒於少阴见之然 卑之脉寸口跌籥未尝不有也，高章之脉，尺内少阴，从未一见耳，观後寸口跌籥少阴诸条，皆言高章 卑之病其阴籥死生之大端，端不出大浮数动滑为籥，沈涩弱弦微为阴之总纲，以其非专言伤寒脉法，故长沙另辑平脉法篇隶诸辨脉法下，由是昔余诠释赞论，略未之及，兹因同人下问，不觉为之饶舌。

或问医以声色之辨为神圣妙用而审切反居其次，何也答曰：夫色者神之华，声者气之发，神气为生籥之徵验，在诊之际不待问而阴籥虚实之机，先见於耳目间矣，予於伤寒绪论，言之颇详，姑以大略陈之色贵明润不欲沈夭，凡暴感客邪之色，不妨昏浊壅滞病久气虚宜瘦削清羸若病邪方锐，而清白少神虚盖久困，而妩媚鲜泽，咸非正色，五色之中青黑黯惨，无论病之新久总属籥气不振，惟黄色见於面目，而不至索泽者皆为向愈之候，若眼胞上下如 俊 H 痰也，眼黑颊赤者，热痰也，眼黑而行步艰难呻吟者，痰饮入骨也眼黑而面带土色，四肢痿，屈伸不便者风痰也，病人见黄色光泽者，为有胃气不死，乾黄者为津液之槁，多凶目睛黄者，非瘵即 壅 j 颊为病进，平人黑气起於口鼻耳目者危，若赤色见於紫颧黑气出於神庭，乃大气入於心肾，暴亡之兆也至於声者，虽出肺胃实发丹田其轻清重浊，虽由基始，要以不不琿平时为吉，如病剧而声音清朗如常者，形病气不病也，始病即气壅声浊者，邪干清道也病未久而语声不续者，其中气本虚也，脉之呻者，病也，言迟者，风也，多言者，火之用事也，声如从室中言者，中气之湿也言而微，终日乃复言者，正气之夺也，衣被不敛，言语善恶不避亲儻 神明之乱也，出言懒怯先重後轻者，内伤元气也，出言壮厉，先轻後重者，外感客邪也，攒眉呻吟者，头痛也，噫气以手抚心者，中 痛也，呻吟不能转身，坐而下一脚者，腰痛也，摇头以手扞腮者，齿颊痛也，呻吟不

能行步者，腰脚痛也诊时吁气者，郁结也，摇头言者，痛也，形盖声哑者，劳瘵，咽中有肺花疮也，暴哑者，风痰伏火，或怒喊哀号所致也，语言蹇蹇者，风痰也诊时独言独语，不知首尾者，思虑伤神也，伤寒坏病，声哑唇口有疮者，狐惑也平人无寒热，短气不足以息者，痰火也声色之诊最繁无庸琐述以混耳目。

门人问曰：尝闻肥人之脉宜沈，肾肝之脉宜沈，冬月之脉宜沈，於此有人，年盛体丰，冬时腰痛不能转侧，怯然少气，足膝常逆，症脉皆寒与肾气丸不应，转增寒热喘满，何也，答曰：不在症治也，夫肥人之脉沈者，湿伤血脉也，腰痛不能转侧者，湿滞经络也，怯然少气者，湿干肺胃也，足膝常逆者，湿遏箴气，不能旁腧四支也，法当损气以助流动之势，则痛者止而逆者温反与滋腻养营之药，则痰湿愈壅，经络不能条畅，而寒热喘满，势所必至也，昔有朔客，初至絳会，相邀诊视时当夏月裸坐盘疔，倍於常人而形伟气壮，热汗淋漓于头顶间诊时不言所以，切其六部沈实，不似有病之脉，惟紮寸略显微数之象，但切其左则以右掌抵额，切其右则易左掌抵额，知为肥盛多湿，夏暑久在舟中，时火鼓激其痰於上而为眩晕也，询之果然因与导痰清湿而安，设不察所苦，但以脉沈，求其病之所属，失之远矣，医之手眼可不临机活泼乎。

逆顺

诊切之要，逆顺为宝，若逆顺不明，阴箴虚实死生不别也，故南箴先师，首言伤寒阴病见箴脉者生，箴病见阴脉者死，即此一语，可以推卒病之顺逆，亦可广诸病之死生，一着先机至微至显奈何先辈专守王氏之绳墨，不替至圣之璇玑，以至脉学之言，愈阐愈昧，求脉之道，愈趋愈蹶良由不解活法推源之故，因是汇辑逆顺诸例，庶学者披卷晓然虽以死生并列，而逆症尤不可忽如伤寒未得汗，脉浮大为箴，易已，沈小为阴，难已伤寒已得汗，脉沈小安静为顺，浮大躁疾者，逆然多有发热头痛，而足冷箴缩尺中迟弱，可用建中和之者，亦有得汗不解，脉浮而大，心下反鞭合用承气攻之者，更有阴尽复箴，厥愈足温，而脉续浮者，苟非深入南箴之室，恶能及此，畚夫温病热病，热邪亢盛虽同，绝无浮紧之脉观内经所云，热病已得汗，而脉尚盛躁，此阴脉之璫也，死其得汗而脉静者生，热病脉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箴脉之璫也死，脉盛躁，得汗静者生，他如温病穰穰大热，脉数盛者生，细小者死，热病汗下後脉不衰，反躁疾，名阴箴交者死，历叁温热诸病，总以数盛有力为顺，细小无力为逆，得汗後脉不衰，反盛躁，尤逆也，至於时行疫疠，天行大头，咸以脉数盛滑

利为顺，沈细虚涩为逆，然湿土之邪内伏，每多左手弦小，右手数盛者，总以辛凉内夺为顺，辛热外散为逆，当知温热时疫，皆热邪内蕴而发，若与表散，如炉冶得鼓铸之力耳，然疫疠虽多，人迎不振，设加以下利足冷，又未可轻许以治也，故昔人有阴箴俱紧，头痛身热而下利足冷者死，谓其下虚也，至若温毒发斑，y发狂等症，总以脉便秘为可治，脉虚便滑者难治，若斑色紫黑如果实腐，虽便秘能食，便通即随之而逝矣，其狂妄躁渴，昏不知人，下后加瘵逆者，此箴去入阴，终不可救，卒中风口噤，脉缓弱为顺，急实大数者逆，中风不仁，痿不遂，脉虚濡缓为顺，坚急疾者逆，中风遗尿盗汗，脉缓弱为顺，数盛者逆，中风便溺阻涩，脉滑实为顺，虚涩者逆，中寒卒倒，脉沈伏为顺，虚大者逆，中暑自汗喘乏，腹满遗尿，脉虚弱为顺，躁疾者逆，风暑卒倒，脉微弱为顺，散大者逆，大抵卒中天地之气，无论中风中寒中暑中，总以细小流连为顺，数坚大为逆，散大艰涩，尤非所宜，不独六淫为然，即气厥痰厥，食痰厥，不外乎此，盖卒中暴厥，皆真箴素亏，故脉皆宜小弱，不宜数盛，中恶腹满则宜紧细微滑不宜虚大急数，中百药毒，则宜浮大数疾，不宜微细，虚涩，详中风中暑，一切暴中，俱有喘乏遗尿，如中风中寒，则为肾气之绝，中暑中，则为热伤气化痰食等厥，又为气道壅遏所致，死生逆顺悬殊，可不辨而混治乎，凡内伤劳倦，气口虚大者为气虚，弦细或涩者为血虚，若躁疾坚搏，大汗出，发热不止者，死以虚不宜复见表气开泄也，内伤饮食，脉来滑盛有力者，为宿食停胃，涩伏模糊者，为寒冷伤脾，非温消不能克应，霍乱脉伏为冷食停滞，胃气不行，不可便断为逆，搏大者逆，既吐且利，不宜复见实大也，霍乱止而脉代，为元气暴虚，不能接续，不可便断为逆，厥冷迟微者逆，箴气本虚，加以暴脱，非温补不能救疗，噎膈呕吐，脉浮滑大便润者顺，痰气阻逆，胃气未艾也，弦数紧涩，涎如鸡清，大便燥结者逆，气血枯竭，痰火菀结也，腹胀，关部浮大有力为顺，虚小无神者逆，水肿，脉浮大弱为顺，涩细虚小者逆，又沈细滑利者，虽危可治，虚小散涩者不治，鼓胀，滑流利为顺，虚微短涩者逆，肿胀之脉，虽有浮沈之不同，总以滑为顺，短涩为逆，嗽，浮和滑者易已，沈细数坚者难已，久嗽缓弱为顺，弦急实大者逆，劳嗽骨蒸，虚小缓弱为顺，坚大涩数者逆，弦细数疾者尤逆，上气喘，脉虚盛盛，伏匿为顺，坚强搏指者逆，加泻尤甚，上气喘息低昂，脉浮滑，手足温为顺，脉短涩，四支寒者逆，上气脉数者，死谓其形损故

也，历陈上气喘 诸例，皆以 弱缓滑为顺，涩数坚大者逆，盖缓滑为胃气尚存，坚涩则胃气告匮之脉也，肺痿，脉虚数为顺，短涩者逆，数大者，亦不易治，肺痈初起，微数为顺洪大者逆，已溃缓滑为顺，短涩者逆，气病而见短涩之脉，气血交败，安可望其生乎，吐血 衄血，衄而小弱为顺，弦急 大者逆，汗出若 沈滑细小为顺，大坚疾者逆，吐血，沈小为顺，坚强者逆，吐血而逆上气，衄 为顺，细数者逆，弦劲者亦为不治，阴血既亡，籥无所附，故脉来衄，若细数则阴虚火炎，加以身热不得卧，不久必死，弦劲为胃气之竭，亦无生理，畜血脉弦大可攻为顺，沈涩者逆，从高铁仆，内有血积，腹胀满，脉坚强可攻为顺，小弱者逆，金疮出血太多，虚微细小为顺，数盛急实者逆，破伤，发热头痛，浮大滑为顺，沈小涩者逆，肠 下白沫，脉沈则生，脉浮则死，肠 下脓血，沈小留利者生，数疾坚大身热者死，久利沈细和滑为顺，浮大弦急者逆，虽沈细小弱，按之无神者不治，肠下利，内经虽言脉浮身热者死，然初病而兼表邪，常有发热脉浮，可用建中而愈者，非利久虚籥发露，反见脉浮身热口噤不食之比，泄泻脉微小为顺，急疾大数者逆，肠 泄泻，为肠胃受病，不当复见疾大数坚之脉也，小便淋 脉滑疾者易已，涩小者难已，消瘴脉 大，病久可治，脉悬小坚病久不可治，消渴脉数大滑为顺，细小浮短者逆，又沈小滑为顺，实大坚者逆，头痛目痛，卒视无所见者死，清籥失守，邪火僭逆於上也，其脉浮滑，为风痰上盛可治，短涩，为血虚火逆不治心，心腹痛，痛不息，脉沈细迟小为顺，弦长坚 者逆，症瘕脉沈 者可治，虚弱者死，疝瘕脉弦者生，虚疾者死，心腹积聚，脉实强和滑为顺，虚弱沈涩者逆，癩疾脉搏大滑，久自己小坚急死不治，又癩疾脉虚滑为顺，涩小者逆，狂疾脉大实为顺，沈涩者逆，痿 脉虚涩为顺，紧急者逆，清籥阴肛，虚小为顺，紧急者逆，痈疽初起，脉微数缓滑为顺，沈涩坚劲者逆，未溃洪大为顺，虚涩者逆，溃後虚迟为顺，数实者逆，肠痈 滑微数为顺，沈细虚涩者逆，病疮，脉弦强小急，腰脊强，衄 皆不可治，溃後被风，多此痼病，脉浮弦为籥，沈紧为阴，若牢细坚劲搏指者，不治，妊娠脉宜和滑流利，忌虚涩不调，临月脉宜滑数离经，忌虚迟小弱，牢革尤非所宜，新产脉宜缓弱，忌弦紧，带下，脉宜小弱，忌急疾，崩漏，脉宜微弱，忌 大，乳子而病热，脉悬小，手足温则生，寒则死，凡崩漏胎产久病，脉以迟小缓滑为顺，急疾大数者逆，以上诸例，或采经论，或摭名言，咸以病脉相符为顺，病脉相反为逆，举此为

例，馀可类推，颖悟之士，自能闻一知十，无烦余之屑屑也。

瘕脉

瘕脉者，乖戾不和，索然无气，不与寻常诸脉相类，内经大奇论，贯列诸脉，摹写最微，苟非逐一稽研，焉能心领神会，如心脉满大，蓀筋挛，肝脉小急，蓀筋挛，二条见症皆同，而脉象迥瘕，受病各别，其同病瘕治等法，良有见乎此也，若肝脉蚤暴，有所蚤骇，脉不至，若，皆蚤气失常，所以肝脉驰骤，气平自己，毋治也，肾脉小急，肝脉小急，心脉小急，不鼓皆为瘕，言诸经之脉，皆有小急，但以按之不鼓者为瘕，若纵之鼓指，又为火伏之象，非瘕也，肾肝并，沈为石水，并浮为风水，并虚为死，并小弦欲蚤，并者，六位皆然，非见一二部也，水脉当沈，以风势鼓激则浮，浮则重按不乏力，虚则按之即空，以水气内蓄，不当并见虚脉故死，并小弦欲蚤者，以少籥生气，为阴邪所埋，故惕惕如蚤，而非蚤也，肾脉大急沈，肝脉大急沈，皆为疝，心脉搏滑急为心疝，肺脉沈搏为肺疝，疝脉无不弦急者，观下文三籥急为瘕，三阴急为疝，则疝瘕之阴籥辨治，可燎然矣，二阴急为蓀厥，厥属肾而蓀属心包也，二籥急为蚤，闻水声则惕然而蚤也，脾脉外鼓，沈为肠，久自己肝脉小缓，为肠，易治，肾脉小搏沈，为肠，下血，血温身热者死，心肝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脉小沈，涩为肠，其身热者死，热见七日死，肠之脉，总以缓小为易治，坚搏为难治，外鼓沈者，言虽浮大而根气不乏力也，小搏沈者，阴邪内注而脉显阴象，不当复见虚籥外扰也，心肝二藏，水火同气，故同病者易治，脾肾同病，为土崩水竭，故死不治，胃脉沈鼓涩，胃外鼓大，心脉小坚急，皆高，偏枯，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不，舌转可治，三十日起，其从者三岁起，年不满二十者，三岁死言胃脉重按则涩，浮取则大，阴血受伤，而籥气失守也，心脉小坚急，阴邪胜而上侮君主也，胃气既伤，血脉又病，故心下痞高，而半体偏枯也，偏枯以男子发左，女子发右为逆，然虽逆而非不治也，如不舌转，非藏受病见症虽逆，治亦易起，若不能言，肾气内亏，症虽不逆，治亦难痊，若年不满二十，气血方盛之时，而见偏枯之疾，此根气乏夭，不出三年必死也，脉至而搏，血乘满脉来悬 B 为常脉，血乘而脉来搏指，虚籥外脱，阴血内亡，安得不死，脉来悬 B，言浮而中空之状，隐然言外，脉至如喘，名暴厥，暴厥者，不知与人言，言暴逆气浮，故脉喘喘乏力，肾气不能下守可知，脉至如数，使人暴，三四日自己，言暴气乱，故脉至如数，而未常数，故不

须治，脉至浮合，浮合如数，言一息十至以上，如浮波之合，後至凌前，虚疾而动无常候，是经气予不足也，脉至如丸泥，言指下动滑如循薏苡子，是胃精予不足也，脉至如横格言坚强如横木之拒於指下，是胆气予不足也，脉至如火薪然，言浮数而散，瞥瞥如羹上肥，是心精之予夺也，脉至如散叶，言飘忽无根，是肝气予虚也，脉至如省客，省客者，言如省问之客，乍见欲言而迟疑不吐，故以脉塞而鼓四字体贴之，是肾气予不足也，脉至如弦缕，言弦急而强，如转索之状，是胞精予不足也，脉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言指下艰涩不前，重按则不由正道而出，或前大後细，与绵绵如泻漆之绝互发，脉至如涌泉，言寸口洪盛，如泉出穴之涌，而按之散漫，浮鼓肌中，太籛气予不足也，脉至如颓土之状，言涩大模糊，如雨中颓土，按之不得，是肌气予不足也，脉至如悬雍，悬雍者，浮揣切之益大，重按即无，故以〔U垂之肉喻之，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脉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急，按之坚大急，五藏菹热，寒热独并於肾也，脉至如丸，滑不直手，按之不可得，是大肠气予不足也，脉至如华者，言如花之虚浮，令人善恐，不欲坐卧，行立常听，是小肠气予不足也，如上诸脉，古圣目之大奇，洵非寻常可拟，余尝反覆互参，始得其旨，前九条，咸以脉症理同，究其病之所属，如脾脉外鼓沈，及胃脉沈鼓涩，胃外鼓大之脉皆彷彿，而为病迥殊，後十四条，又以指下乖理，辨诸经之气予不足，而悉予之短期，近世但知弹石解索，雀啄屋漏，鱼翔虾游，谓之六绝，若浮合等脉，真藏七诊，茫然不知何义，而漫治取谤者有之，多有病本滨危，药之不应，而显绝脉绝症，如病人身热脉大，服药後，忽然微细欲绝，厥冷下利，癩逆不止者死，脉转躁疾亦死，病人厥逆下利，脉微欲绝，服药後，脉暴出者死，与厥逆下利，本不能食，今骤能食，为除中者死同义，又脉来忽沈忽浮，乍僮数，来去无次，皆不可治，经谓不大不小，病犹可治，其有大小者，为难治也，真藏者，独弦独傑謹独毛独石独代，而指下坚强，绝无和缓之象，藏气病气，打成一片，故曰真藏，见之必死，七诊者，独小独大，独疾独迟，诸部皆然，非一部紮部见病脉也，独热者，尺炬然热，独寒者，尺肤寒是也，独陷下者，诸部皆陷伏不应也，真藏悉为死候，七诊犹为病脉，其所重全在胃气，胃主肌肉，故言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七诊虽见，九候皆从者不死，胃为五藏之本也，若有七诊之病，其脉候亦败者死矣，前篇汇次逆顺，此篇专辑理脉，欲人贯彻其旨，庶无轻诺许治之

失。

妇人

问妇人脉法，与男子何异，答曰：女子二七天癸通，月事以时下，故其所重全在冲任，冲任为精血之海，其脉常随肝肾而行，故以左尺为命门，阴籀应象论云：阴籀者，血气之男女也，左右者，阴籀之道路也，盖天道左旋而主籀气，地道右转而主阴血，阴常从籀，为籀之守，故左尺反有命门之号，然阴禀多暴，脉多随气上章，阴性多郁，脉亦随气内，古人虽有女子右脉常盛，及女脉在关下之说，要非定论，其病惟经候胎产，异於男子，他无所殊也，若肾脉微涩，或左手关後尺内脉浮，或肝脉沈而急，或尺脉滑而断绝不匀，皆经秘不调之候，如体弱之妇脉常微弱，但尺内按之不绝，便是有子，月断呕逆不食，六脉不病，亦为有子，所以然者，体弱而脉难显也，脉经曰：妇人脉三部浮沈正等，按之不绝，无他病而不月者，妊子也，尺数而旺者亦然，经曰：何以知怀子之且生，身有病而无邪脉也，又云：阴搏籀别，谓之有子，言尺内阴脉搏指，与寸口籀脉迥别，其中有籀象也，阴籀相 鞞，故能有子，阴虚籀搏谓之崩，言尺内虚大弦数，皆内崩而血下，若消瘦喘息，月事不来者，二籀之病发心脾也，妇人不月，脉来滑疾，重手按之散者，胎已三月也，和滑而代者，此二月余之胎息也，重手按之，滑疾而不散者，五月也，妊娠四月，欲知男女法古人悉以左尺滑大为男，右尺滑大为女，紫尺俱滑大为双胎，然往往有左寸动滑为男者，以经行血泻，阴常不满，故尺常不足，不可执於尺内滑大，方为胎脉之例，经云：妇人手少阴脉动甚者，妊子也，寸为籀位，故见动滑，则为血充而显籀象，左 蛭戚右应鸾凤之兆，可预卜而无疑也，凡妇人经水三月不来，诊其脉紫寸浮大，紫关滑利，紫尺滑实而带数，此胎脉也，若有形而不动，或当脐下翕翕微动如抱瓮之状，按之冰冷，又紫尺乍大乍小，乍有乍无，或浮或沈，或动或止，早暮不同者，乃鬼胎也，须连视二三日乃见，宜补气活血，温养脾胃，则水行经自通矣，若脉来疾如风雨乱点，忽然而去，久之复来如初者，是夜叉胎也，亦有左关之脉，指下见紫璣，而产夜叉者，总与平常之脉不类也，妊娠脉弱，防其胎堕，以气血无养也，急宜补养，若弦急亦堕，是火盛也，妇有孕脉沈细弦急，憎寒壮热，唇口俱青黑，是胎气损也，当问胎动否，若不动，反觉上抢心闷绝，按之冰冷者，当作死胎治之，妇人经断有躯，其脉弦者，後必大下，不成胎也，然有因病脉弦，又当保胎为务，气旺

则弦自退矣，妇人尺脉微迟为居经，月事三月一下血气不足故也，妇人尺脉微弱而涩，少腹恶寒，年少得之为无子，年大得之为绝孕，若因病而脉涩者，孕多难保，凡妊娠外感风邪，脉宜缓滑流利，最忌虚涩躁急，虚涩则不固，躁急则热盛伤胎，多难治也，胎前下利，脉宜滑小，不宜洪数，洪数则防其胎堕，堕後七日多凶，治疗之法，攻积必死，兜涩亦死，急宜伏龙肝汤，煎温养脾胃药，多有生者，凡妊娠之脉，宜大有力，忌沈细弦急虚涩，半产漏下，宜细小流连，忌急断绝不匀，临产宜滑数离经，忌虚迟弦细短涩，产後宜沈小微弱，忌急洪数不调，新产伤阴，出血不止，尺脉不能上关者死，新产中风热病，脉宜浮弱和缓，忌小急悬绝，崩漏不止，脉宜细细小瓢迟，忌虚涩数，凡诊妇人室女伤寒热病，须问经事若何，产後须问恶露多少，及少腹中是否有结块，此大法也。

婴儿

问婴儿三岁以下，看虎口三关纹色，其义云何，答曰：婴儿气血未盛，经脉未充无以辨其脉象，故以食指络脉形色之彰於外者察之，其络即三部之所发，其色以紫为风热，红为伤寒，青为蚤恐，白为疳积，惟黄色隐隐，或淡红隐隐为常候，至见黑色危矣，若虎口三关多乱纹为内钓，腹痛气不和，脉乱身热不食，食即吐而上唇有珠状者，为变蒸也，其间纹色，在风关为轻，气关为重，命关尤重也，此言次指上三关近虎口一节为风关，中节为气关，爪甲上节为命关，然纹直而细者，为虚寒，少气，多难愈，粗而色显者，为邪干正气，多易治，纹中有断续如流珠形者为有宿食，其纹自外向者为风寒，自内向外者为食积也，岐伯曰：腠络之色应其经，筋络之色变无常，随四时而行也，寒多则凝泣，凝泣则青黑，热多则淖泽，淖泽则黄赤，此皆常也，至三岁以上，乃以一指按三关，此言寸关尺三部也，其脉常以六至为则，添则为热，絀则为寒，浮弦为乳疝，弦紧为风疝，虚涩为慢，沈弦为腹痛，弦为气不和，牢实为便秘，沈细为冷乳不消，沈滑为宿食不化，或小或涩，或沈或细，皆为宿食停滞，浮大为伤风，伏结为物聚，弦细为疳劳，沈数为骨蒸有热也，婴儿病赤瓣疔泄，脉小手足寒难已，脉小手足温，泄易已，小儿见其腮赤目赤，呵欠烦闷，乍凉乍热，或四末独冷，鼓栗恶寒，面赤气涌，涕泪交至，及耳後有红丝纹缕，脉来数盛者，皆是痘疹之候，汤药之所当忌者最多，慎勿漫投以贻其咎也。

本经逢原小引

医之有本经也，犹匠氏之有绳墨也，有绳墨而後有规榘而後能变通，变通生乎智巧，又必本诸绳墨也，原夫炎帝本经，绳墨之创始也，大观证类，规榘之成则也，濒湖纲目，盛则中之集大成，未能譬乎变通也，譬诸大匠能与人规榘，不能与人智巧，能以智巧与人，譬乎变通之道者，黄帝璣素之文也，能以炎黄之道，随机应用不为绳墨所拘者，汉长沙一人而已，长沙以天纵之能，一脉相承，炎黄之道信手皆绳墨，也未闻炎黄而外，别有绳墨也，尝思医林学术，非不代有名人，求其端本澄源，宗乎本经主治者，玉函金匱而外，未之闻也，长沙已往唐逸士千金方，独得其髓，其立方之峻，有过於长沙者，後世未由宗之，以故集本草者，咸以上古逆顺反激之用概置不录，专事坦夷以适时宜，其间锁锁固无足论，即濒湖之博洽古今者，尚尔舍本逐末，仅以本经主治冠列诸首以为存羊之意，惟仲 繆子开凿经义迥出诸方，而於委宛难明处，则旁引别录等说，疏作经言，朱紫之混，能无戾乎，昔三馀乔子有本经注疏一册，三十五年前，於念莪先生斋头，曾一寓目，惜乎未经刊布，不可复观，因不自揣，聊陈鄙见，略疏本经之大义，并系诸家治法，庶使学人左右逢原，不逾炎黄绳墨，足以为上工也，上工十全六，不能尽起向骨而生之，吾愿天下医师，慎勿妄恃已长，以希苟得之利，天下苍生，璣遵有病不治，常得中医之戒，跳出时师圈绩，何绳墨之可限哉。

康熙乙亥春王石顽张璐书於雋永堂时年七十有九

本经逢原目录

卷一

水部

诸水

火部

诸火

土部

诸土

金部

金，赤铜，铜青，自然铜，古文钱，铅，铅粉，铅丹，蜜陀僧，锡，铁落，砂，铁精，铁锈

石部

玉，云母，白石英，紫石英，丹砂，银朱，水银，轻粉，璣砂，雄黄，雌黄，石膏（粗理黄石），滑石，石脂，炉甘石，无名璋，石锤乳（附孔公琪），石灰，浮石，籐起石，慈石，代赭石，禹馀粮，

空青,曾青,绿青,扁青,石胆,石,砒石,谿石,花蕊石,河沙,石燕,石蟹,蛇黄(附蛇含石),霹雳

卤石部

食盐,戎盐(即青盐),卤矾,凝水石,玄精石,朴硝,玄明粉,风化硝,硝石,砂,蓬硝,石硫黄,矾石,绿矾

山草部

甘草,黄,人参,沙参,桔梗,黄精,芎藭,知母,肉苁蓉,天麻,白术,苍术,狗脊,贯藎,巴戟天,远志,淫羊藿,仙茅,玄参,地榆,丹参,紫参,紫草,白头翁,白及,三七,黄连,胡黄连,黄芩,秦艽,柴胡,银柴胡,前胡,防风,独活,羌活,升麻,苦参,白藓皮,延胡索,贝母,山慈姑,白茅根,草龙胆,细辛,杜衡,白微,白前

卷二

芳草部

当归,芎,抚芎,蛇床,蒿本,白芷,白芍药,赤芍药,牡丹皮,木香,甘松香,山柰,高良姜,草豆蔻,草果,白豆蔻,缩砂蜜,益智子,荜,叶,肉豆蔻,补骨脂,姜黄,郁金,蓬莪,荆三棱,香附,茉莉,排草,申香,薰香,兰香,泽兰,马兰,香薷,爵床,荆芥,紫苏,苏子,水苏,薄荷

隰草部

菊,艾,茵陈蒿,青蒿,甚藟,微衔,夏枯草,藜寄奴,旋覆花,青葱子,红蓝花,脂,大蓟小蓟,续断,漏芦,根黄勳,絳胡芦巴,恶实,苍耳,天名精,鹤虱,缝,芦根,甘蕉,裘荷,麻黄,木贼,石龙刍,灯心,生地黄,乾地黄,熟地黄,牛膝,紫菀,麦门冬,萱草,淡竹叶,冬葵子,蜀葵花,秋葵子,龙葵,酸浆,败酱草,旁蓿花,鼠曲草,决明子,地肤子,瞿麦,王不留行,葶苈,车前子,马鞭草,光明草,鳢肠草,连翘,陆英,蓝实(大青小青),青黛,蓼子,蓄,白用藜,沙苑用藜,谷精草,海金沙,地椒,半边莲,地丁,见肿消

毒草部

大黄,商陆,狼毒,狼牙,防葵,痲茹,大戟,泽漆,甘遂,续随子,蓖子,蓖麻子,常山,蜀漆,藜芦,附子,川乌,天雄,侧子,草乌,射罔,白附子,天南星,半夏,蚤休,鬼臼,射干,玉簪根,凤仙子,曼陀罗花,羊躑躅,芫花,莨菪,莽草,茵芋, k

蔓草部

兔丝子,五味子,覆盆子,使君子,木蒨鬻,马兜铃,青木香,预

知子,牵牛,紫甥,施花,蔷薇(营实),月季花,塘菱实,塘菱根,土瓜根,葛根,天门冬,百部,何首乌, ,土茯苓,白敛,山豆根,黄药子,白药子,威璣仙,茜草,防已,木通,通草, 獭木莲,紫葛, 草,忍冬,清风藤,藤黄

水草部

泽泻,羊蹄根,石菖蒲,蒲黄,苦草,水萍,莼,海藻,昆布

石草部

石斛,骨碎补,石苇,景天,石胡甜,地锦

苔草部

陟厘,石喚鷄卷柏,马勃,倒挂草,苔

卷三

谷部

诸米,诸麦,诸豆,胡麻,亚麻,麻子仁,薏苡仁,粟,阿芙蓉,蒸饼,神曲(酒曲红曲),饴糖,醋,酒

菜部

韭,薤,劳葱蒜, 薑,白芥子,芜青,莱菔,生姜,乾姜,胡甜,香,靳菜,菠菜,靛菜,同蒿,芥子,苋子,马齿苋, 踞蒲公英,落葵,笋菜,蕨,黄独,薯蕷,百合,茄,苦瓠,冬瓜子,越瓜,胡瓜,南瓜,丝瓜,苦瓜,紫菜,石花菜,木耳,桑耳,香蕈(麻姑鸡儂),土蕈

果部

李根白皮,杏仁,梅,桃仁,栗,枣,梨,木瓜,山 ,柰,林檎,柿蒂,安石榴,橘皮,青皮,橘核,橘叶,柑,橙,柚,柑椽,金橘,枇杷(叶),杨梅,樱桃,银杏,胡桃,长生果,琐琐卜萄,橡实,槲皮,窝枝,龙眼,橄榄,榧子,松子,槟榔,大腹子,大腹皮,马槟榔,无花果,枳

水果部

西瓜,瓜子仁,甜瓜蒂,甜瓜子,葡萄,甘蔗,沙糖,石蜜,莲藕,莲实,石莲子,莲须,莲房,荷叶,瓠实,罍实,乌芋,慈姑

味部
蜀椒,秦椒,椒目,猪椒根,胡椒,毕澄茄, 綠茱萸,食茱萸,茗

香木部

柏子仁,柏叶(节油),松脂,松节,杉,肉桂,桂心,牡桂,筒桂,桂枝,辛黄,沈香(蜜香),丁香(丁皮),旃檀,紫檀,降真香,乌药,茴香,枫香脂,薰陆香,没药,麒麟竭,安息香,苏合香,龙

脑香,樟脑,阿魏,芦荟

乔木部

黄檗(小檗),厚朴,杜仲,椿樗根皮,乾漆,梓白皮,梧叶(皮),
桐实,海桐皮,川楝子,槐实,槐花,秦皮,合欢皮,皂荚,皂角
刺,肥皂荚,无患子,没石子,诃梨勒,柳华,桤柳,水杨,榆根
白皮,茺萸,苏方木,桦木皮,薤藁,乌菽根,巴豆,大枫子,相
思子

灌木部

桑根白皮,桑椹,桑叶,桑枝,E3根白皮,楮实,枳椇,枳实,
枸橘,栀子,酸枣仁,白棘,甬仁,山茱萸,金樱子,郁李仁,鼠
李子,女贞实,枸骨,卫矛,南烛,五加皮,枸杞,地骨皮,溲疏,
石南,牡荆,蔓荆子,紫荆皮,木槿花,芙蓉,山茶,蜜蒙,木棉,
柞木,黄杨,放杖木,接骨木

寓木部

茯苓,茯神,琥珀,猪苓,雷丸,桑寄生,松萝

苞木部

竹叶,竹茹,竹沥,剋,竹黄,震烧木

藏器部

锦,裤裆,裹脚布,凿柄,弓弩弦,败蒲扇(蒲席),漆器,灯盏
油,炊单布,败葱皮

卷四

虫部

蜂蜜,蜜笕,露蜂房, , 虫白笕,紫柳,五倍子,桑螵,雀瓮,
原蚕蛾,白僵蚕,蚕茧,蚕退,蚕沙,九香虫,雪蚕,蜻蛉,樗鸡,
芫青,满葛上亭长,地胆,蜘蛛,壁钱,蝎,水蛭,蛆,狗蝇,蛴
螬,桑蠹虫,桃蠹虫,竿蝉,蝉脱,笏螂,天牛,蝼蛄,萤火,衣
鱼,鼠妇,蜚蝨,蛄即俏^,蟾蜍,蟾酥,虾蛙,蝌蚪,蜈蚣,
蚯蚓,蜗牛

龙蛇部

龙骨,龙齿,龙角,蕨,鯪鲤甲,石龙子,守宫,蛤蚧,蛇蜕,蚺蛇
胆,白花蛇,乌蛇,蝮蛇

鱼部

鲤鱼,E4鱼,青鱼,连鱼,阔口鱼,E5鱼,白鱼,石首鱼(白8),
鳔襟,勒鱼,鲂鱼,嘉鱼,鲳鱼,鲫鱼,石斑鱼,残鱼,海粉,燕
窝,鲈鱼,鳊鱼,鳢鱼,鳙鱼,翩甲鱼,鲟鱼,倭瑄,黄颡鱼,江
鲚,河豚,江豚,比目鱼,鲛鱼,乌贼骨,鲍鱼,海马,虾

介部

龟版(胆汁尿), 玳瑁, 蔴 E6 甲, 蟹, 鲎, 牡蛎, 蚌, 真珠, 石决明, 文蛤, 蛤蜊, 蛭, 魁蛤蜊(即瓦楞子), 车螯, 贝子, 石蔴蟹淡菜, 海蠃(甲煎), 田蠃, 寄居虫, 郎君子

禽部

鹤顶, 鹤骨, , 鹑鹑, 鹅, 雁, 鸭, 凫, 鸡, 雉, 乌鸦, 鹞, 鹳, 鸱, 鸱, 鸱, 雀卵, 伏翼, 五璣脂, 斑鸠, 伯劳, E7 鸽, 啄木鸟, 鸱, 鹰屎白, , 鸱, , 鸱休, 鸱

兽部

猪, 狗, 羊, 羊角, 牛, 马, 驴, 驼, 酪, 酥, 阿襟, 黄明襟, 牛黄, 狗宝, 狮油, 虎骨, 象皮, 犀角, 熊脂, 熊胆, 鹿羊角, 山羊血, 鹿茸, 鹿角襟, 鹿胎, 麋茸, 麋鹿肉, 麝香, 猫, 狸, 玳, 兔, 狐, 水獭肝, 山獭茎, 膈肭脐, 鼠, 刺 E8 皮

人部

发, 头垢, 乳汁, 爪甲, 人牙, 人中黄, 金汁, 乾粪灰, 溺, 溺白, 秋石, 红铅, 天璣盖, 人胞, 胞衣水, 初生脐, 胎元

本经逢原卷一

水部

(诸水(古人服药, 必择水火, 故凡汤液, 多用新汲井华水, 取天真之气浮於水面也, 宜文火煎成, 候温暖缓服之, 金匱云: 凡煮药饮汁, 以解毒者, 虽云救急, 不可热饮, 诸毒病得热更甚, 宜冷饮之, 此言治热解毒, 及辛热药味, 当璣遵此例, 一切调补药, 即宜温饮, 苦寒 火药, 则宜热饮, 热因寒用之法也。仲景煎实脾药, 作甘澜水扬之万遍, 取其流利, 不助肾邪也。杓扬百遍, 名百劳水, 取其激扬, 以除陈积也成无己曰: 仲景治伤寒瘀热在 身黄, 麻黄连轺赤小豆汤, 煎用潦水, 取其味薄, 不助湿热也。以新汲水煎沸如麻, 名麻沸汤, 取其轻浮以散结热也。以水空煎候熟璣煮药, 名清浆水, 取其下趋不至上涌也。服涌吐药用水, 取其味浊, 引疾上窜, 以吐诸痰, 饮宿食, 酸苦涌泄为阴也。煎荡涤邪秽药, 用东流水, 本经云: 东流水为云母石所畏, 炼云母用之。煎利水药, 用急流水, 取性走也。煎水逆呕吐药, 用逆流水, 取其上涌痰涎也。煎籊盛阴衰目不得瞑药, 用千里流水, 取其性之疾泻也。煎中暑神昏药, 及食枫树菌笑不止, 用地浆水(急掘 阴地作坎置水搅澄者是也), 取救垂绝之阴也。煎中暑亡汗药, 及霍乱泄利不止, 用酸浆水(糯米酿成点乳饼者或水磨作内点真粉之酸水亦可), 取收欲脱之籊也。黄霉雨水, 洗疮疥,

蛛斑痕。白露雨水，洗肌面，蛛颜色。秋露质清，止疟除烦。腊雪气甌，助籐摄火，治天行时气瘟疫，解丹毒。雹水性暴，动风发癩。夏喊楣翼□发成疮。柏叶菖蒲上露，并能明目。韭叶上露，去白癩风。露霄花上露，能损人目，浸蓝水解毒杀虫，误吞水蛭，腹面黄者啜此水虫下即安。瓶中养花水，有毒籐人腊梅者尤甚。卤水咸苦大毒，凡1节~，及毒虫生子入肉者，涂之即化，但疮有血者，不可涂之六畜食一合，当时死人亦然。生熟汤入盐微咸，霍乱者饮一二升，吐尽痰食即愈。方诸水，大蚌水也向月取之，得至阴之精华故能明目，止渴除烦汤火疮敷之有效。上池水，竹篱头上水也长桑君饮扁鹊，能洞鉴藏府见垣一方人。东阿井水，煎乌驴皮襟治逆上之痰血。青州范公泉，造白丸子利膈化痰，二者皆济水之分流也。至若古冢废井，泽中停水山岩泉水有翳及诸水经宿面有五色者，皆有毒，非但不可服食煎药，即洗涤亦忌之。

火部

（诸火〔北方炊食，都用煤火以地属坎，足胜其气，且助命门真火，人食煤火，长气於阴，所以膂力强壮，南人食之多发喉毒，受其毒者，以汁解之然煤火处，置大缸水於旁，则毒从水解。南方炊食，都用薪火，人食薪火，长气於籐，气多轻浮不实，不似北方之禀气刚劲也。凡煎补药，文火缓煎泻药武火急煎，煎骨用桑柴火最良，抱朴子云：一切神仙药，不得桑柴不服，然不若煎收并用文火，则不伤药性。上古炊食，都用燧火是为籐火，今皆击石取火，则阴火也，用以炊食犹之可也，若点艾炷，尤非所宜灸艾宜取太籐真火，否则真麻油灯，艾茎点於炷上，则灸疮至愈不痛。神针火治寒湿 附骨阴疽，凡在筋骨隐痛者针之，火气直警病所。燔针即烧针，病在经筋所发诸，用之其效最捷，经云治在燔针 E9 刺，以知为度，以痛为愈。马矢 燥风 药，取其性缓，通行经络也。韦薪火炊泻籐药，取其轻扬，不损药力，二者皆内经法也。灯火 小儿诸蚤，及头风脑痛，风 缓急，以油能解风毒，火能通经络也。灯花治小儿邪热在心，夜啼不止，以二三颗灯心汤调，抹乳吮之。烛烬治疗肿，同胡麻针砂等分为末，和醋敷之，治九漏，与阴乾马齿苋等分为末，和腊猪脂敷之，取乌柏之余力，以化歹肉也。至於坐 方书不录惟朝鲜志见之，始自闽人吸以 瘴，向後北人藉以辟寒，今则遍行寰宇，岂知毒草之气，灼藏府，游行经络，能无壮火散气之虑乎，近日目科内障丸中，间有用之获效者，取其辛温散冷积之翳也，不可与貉 P

吸，以火济火多发 r，不可以藤点吸，恐其有蛇虺之毒也，吸 妨慎不得饮火酒，能引火气 灼藏府也，又久受 r，而肺胃不清者，以砂糖汤解之，岸仁 疆 W，涂之不去，惟嚼西瓜仁揉之即净，其涤除痰垢之力可知，世以瓜子仁生痰，不亦谬乎。

土部

（诸土〔脾土喜燥恶湿，故取东壁太籐所照之土，引真火生发之气补土而胜湿，则吐泻自止，用以制药，皆为脾胃之引导耳，昔人以东壁土调水，治小儿嗜食泥土之病，取土入虫口，而 之下行也。道涂中热土，治夏月 死，取温以散热也，若沃以冷水，虚籐立铲死不救矣。白慕土，苦温无毒本经主女子寒热症瘕，月闭积聚，取土之间气，以 妇人间厕之积也，千金治妇人带下等疾者，以土能胜湿，而白则 E0 入气分也，惟邯郸者为胜。黄土，甘平无毒，乃中央正色，不占秽渍故色不黑，治泄利冷热赤白，腹内绞痛下血，解诸药毒闭口椒毒野蕈毒。蚯蚓泥，治小儿阴囊热肿，取寒能解毒也，热病 y 狂乱，无燥结可攻者，蚯蚓泥凉下调服。笏螂转丸土，治反胃吐利霍乱，汤淋绞汁饮之，醋调涂项上瘰疬。土蜂窝上细土，主头风肿毒及蜂蚕伤，醋和傅之。胡燕窝土，主风瘙瘾疹，及恶刺疮，浸淫疮，并水和傅之，小品治湿痒疥疮，外台治笏微尿疮，千金治瘰疬丹毒。鼠壤土，通肾气，解毒邪，取其搜风警窍也。蚁垤土，下胞衣死胎，炒热 心下自出。烧尸场上土，治好魔多梦置枕中，并涂关元及脐。螺蛳泥主反胃吐食，取螺蛳一斗，水浸取泥晒乾，每服一钱，火酒调服。犬屎泥，治妊娠伤寒涂腹保胎，并底泥，治妊娠热病，涂胸脐丹田护子，并治汤火烧疮。伏龙肝，乃蔑心赤土，本经云：味辛微温，主妇人崩中吐血，千金名釜月下土，言正对釜脐处也，然必日用炊饭者良，若煮羹者味咸，不堪入药，止 逆吐血，消响肿毒气，盖以失血过多，中气必损，故取微温调和血脉也，消响肿毒气者，辛散 坚也日华子主催生者，取温中而镇重下坠也，其胎漏不止，产後下利，并宜煮水澄清去滓代水煎药，取温土藏和营血也，千金方治中风口噤，狂不识人，并用搅水澄服，又久利不止，横生逆产，胞衣不下，皆醋调涂脐腹效，小儿重舌，和苦酒涂之，发背酒调厚敷，乾即易，平乃止，杖疮肿痛，香油调涂，灸疮肿痛，煮水热淋皆孙真人法也，外台治一切响肿，和蒜泥贴，乾再易之，百草霜烧百草之煤也，止血散瘀，上下诸血悉主之，又籐毒发斑，取温以解毒散火也，釜脐墨，治籐毒发狂，黑奴丸中用之，千金治卒中恶，卒心痛，舌卒肿大等患，又下死胎方，

用百草霜二钱，伏龙肝五钱，为细末酒调童便服二钱，少顷再服，三服即下，梁上尘，一名乌龙，尾始妊娠胎动，横生逆产及金疮鼻 疔肿恶疮，小儿赤丹，取其轻浮以散久积之气也，清烟墨灰，止吐 上行，或生藕汁，或莱菔汁，或鲜地黄自然汁磨服即止然须烧灰出火毒用之，但勿用乾地黄和水捣磨，柏叶汁甘蔗汁咸非所宜，往往止截後有瘀积之患，飞丝入目，及一切尘物入目，磨浓墨点之自出，或灯心蘸墨汁频卷之，砂锅取人久食者，研细水飞，治黄肿积块，酒服五钱，潞州者佳，孩儿茶，一名鸟礞泥，治背疮疔肿喉毒，阴乾为末，新水调敷，其痛立止，坑同蝉蛻全蝎未作饼，香油煎滚温服，以滓傅疔四围，其疔自出。

金部

（金〔生金辛平有毒，金箔无毒。发明，金能制水，故可疗 瘵风热肝胆之病，然须为箔，庶无重坠伤中之患，紫雪方用赤金叶子煎水，取制肝降痰逆也，若成块锭金及首饰之类，非特无味，且有油腻，良非所宜。银箔功用与金不殊，但入气分，不入血分，稍为不同，肘後方治喉肿，五石汤用之。

（赤铜〔苦平微毒。发明，贼风反折，以赤铜五 ，烧红内二斗酒中百遍服五合，日三服，以效为度，赤铜落，乃打铜落下之屑，与自然铜同类，故亦能接骨，约赤醋沃七次，同五倍等，则染须黑润，藏器曰：赤铜能焊人骨，及六畜有损，细研酒灌，直入骨损处，六畜死後，取骨视之，犹有焊痕可验。

（铜青〔酸苦平小毒。发明，铜青藉醋结成，能入肝胆二经，以醋蘸沾喉中，则吐风痰，为散疗喉痹牙疳，醋调揩腋下治胡臭，姜汁调点烂沿风眼，去疔杀虫，所治皆厥阴之病。

（自然铜〔辛平小毒，火约醋淬七次，置地七日出火毒，水飞用，铜非约不可入药，新约者火毒燥烈，慎勿用之。发明，自然铜出铜坑中，性稟坚刚散火止痛，功专接骨，骨接之後，即宜理气活血，庶无悍烈伤中，走散真气之患。

（古文钱〔辛平小毒。发明，古钱以生姜汁涂，刮青点目去障消瘀散赤肿，一点即愈，但初点热泪蔑面，然终无损，惟作疮者，与肝肾虚而内障生花者，不可用也，妇人逆产五淋者汁用之，便毒初起，与胡桃肉同嚼，食二三枚即消，便毒属肝，金伐木也。

（铅（一名黑锡）〔甘寒无毒，凡用取未经银冶新铅，熔净去滓，再熔成液，同硫黄约，如焰起以醋 之，候成黑灰，研之不黏滞为度，如约不透，服之令人头痛，以阴降太速，籛火无依故也。发明，铅稟北方癸水之性，阴璫之精，内通於肾，故局方黑 丹，

宣明补真丹皆用之，得汞交感，即能治一切阴痿混淆，上盛下虚气升不降，噎膈反胃，呕吐眩晕诸疾，又槌成薄片，置烧酒中半月许，结成白霜，取其酒徐徐饮之，降阴火最捷，但性带阴毒，恐伤心肾，不可多服，铅性入肉，故女子以之耳，孔即自穿。

（铅粉（一名胡粉）〔辛寒无毒。本经治伏尸毒螫，杀三虫。发明，韶粉与黄丹同类，内有豆粉蛤粉，而无硝盐，但入气分，功专止痛生肌，亦可入膏药代黄丹用，本经治伏尸毒螫杀三虫者，取铅性之重，以镇摄其邪，金匱甘草粉蜜汤，治病吐涎心痛，专取胡粉杀虫，甘草安胃，蜜以诱虫口也，陶景云：尸虫弭良。

（铅丹（一名黄丹）〔辛微寒无毒。本经治吐逆胃反，痿痲疾，除热下气。发明，铅丹体重性沈，味兼盐矾而走血分，能坠痰止虐，本经言止吐逆胃反治痿痲疾，除热下气，取其性重以镇逆满也，仲景柴胡龙骨牡蛎汤用之，取其入胆以痰积也，但内无积滞误服，不能无伤胃夺食之患，傅疮长肉坠痰杀虫，皆铅之本性耳，目暴赤痛，铅丹蜜调贴太髻穴立效。

（蜜陀僧〔咸辛平小毒。发明，此感铅银硝石之气而成，其性重坠，直入下焦，故能坠痰截虐，疗疮肿，治气入心包络，不能言语者用蜜陀僧末一匕，茶清调服即愈，则气乱，取重以去怯而平肝也，但入口则漾漾欲吐，以阴毒之性，能伤胃气也，圣惠方鼻蓬赤疱，蜜陀僧细研，人乳调，夜则涂之，丹方治背疮初起，以醋约七次，桐油调围患处即消，同枯矾治汗癩体气，合五倍子染髭须，同鹰屎白灭癩痕，水磨服解砒霜硫黄毒。

（锡〔辛寒微毒。发明，锡为砒母，故新造锡器，不可盛酒越宿，制瓶藏药，须旧锡杂铅乃佳，昔人过饮烧酒，昏迷欲绝，或令以锡器贮沸汤，盖取气水饮之即苏，此与炊单布治汤气灼无瘳，同气相感之力也。

（铁落〔辛寒有毒，即烧铁赤沸砧上燥下之屑也，铁铤内约赤，醋沃七次用。本经主风热恶疮，疡疽痲疥，气在皮肤中。发明，素问云：有病怒狂者，治以生铁落为饮，渍汁煎药，取其性沈，下气最疾，不可过服，过服令人凛凛恶寒，以其专削髻气也，本经主风热恶疮等疾，皆肝心火热所致，辛寒能除二经之热也，苏恭以之炒热投酒中，疗贼风痲病，借酒以行皮肤中气也。

（铁砂〔酸辛无毒，作铁家磨细末也。发明，针砂寒降，善治湿热，脾劳黄病，於铁铤内约通红，醋沃置阴处，待半月结块生黄，化尽铁性用，为消脾胃坚积黄肿之专药，丹溪温中丸用之，又以制过铁砂一掬，入乾漆灰半钱，香附三钱，合平胃散五钱，

蒸饼为丸，汤酒任下，治疗与温中丸不殊。

（铁精〔平微温小毒。本经明目化铜。发明，铁之积华也，出 蔑中，紫色轻如尘者佳，取至阴沉重之性，得纯籛火炼，而轻浮上升，故可以疗 悸，定风籛，破胃 积血作痛，本经主明目，取其镇摄虚火之义，以其得火气之多也，但胃气寒寒人服之，往往有夺食发瘵之虞，以纯阴镇摄太过，而伤犯籛和之气也。

（铁绣（一名铁衣）〔辛寒无毒。发明，陶华云铁绣水和药服，性沉重最能坠热开结，又能平肝消肿，治恶疮疥癣，和涂之，妇人产後阴挺不数，和貉 耆均笱微蜈蚣咬，和蒜涂之。

石部

（玉〔平淡无毒。发明，玉灭瘢痕，日日磨擦，久则自退，研细水飞，去目翳，珊瑚玛瑙宝石玻璃水晶，为屑水飞，皆能磨翳，不独玉屑为然也。

（云母〔甘平无毒，凡用选白莹者，擘薄片取雨水或流水渍去砂土，更以秋露渍数十日，同露煮七日夜，磨令璿细，拈指无复光明者，乃可用之，或同盐入重布袋 之，沃令盐味尽，悬当风处，自然成粉，6 景曰：炼之用矾钊柔烂，忌羊血者，以其能解诸药之性也，与胡蒜尤为切禁，犯之必腹满作泻，黑者有毒伤人，本经主身皮死肌，中风寒热，如在车船上，除邪气，安五藏，益精明目，久服轻身延年。发明，云母生泰山山谷，色白者良，本经言云母甘平，详其性升，亦应有甘温助籛之力，故能辟一切阴邪不正之气，主身皮死肌，以其能辟除阴毒也，其治中风寒热如在车船上，以其能镇摄虚籛也，局方云母膏，治一切喉毒，仲景方治牡廔多寒，千金方治久利带下，小便淋疾，及一切恶疮，深师方治痰饮头痛，何德扬治妇人难产，温酒调服三钱，入口即下，金刃伤敷之，止血最速，且无腐烂之虞，阴疽肠喎，亦多用之，皆取助籛之力也，人服能使身轻尸解，孙真人 服之，但石药性偏助籛，凡阴虚火炎者，慎勿误与。

（白石英〔甘温无毒，出泰山，以六棱莹白如水晶者为真，林北海先生本草纲目必读，但收紫而不及白，世鲜真者可知，本经治消渴，阴痿不足，逆，胸膈间久寒，益气除风湿痹。发明，白石英入手太阴足籛明气分，肺喎溃久，痿痹不起者宜之，本经主消渴阴痿不足诸病，功专温肺无疑，但石性 悍，不可久服，仲景金匱风引汤，只令碎如米粒，不欲其滓入胃也，千金五石等方，俱约过水飞入丸，而五石丸专以锤乳为君，合紫白石英赤石脂石膏，专温藏气，而石膏清胃，以解诸石之悍，且既经约过水

飞，不虑其滓之留中蕴热也。

（紫石英〔甘温无毒，出泰山，以五棱明净深紫大块者良，浙产者块小，亦可入药，经火则毒，生研璣细，水飞三次用，时珍云：约赤醋淬七次水飞用非。本经主心腹逆邪气，补不足，女子风寒在子宫，绝孕十年无子。发明，紫石英入手足少阴厥阴血分，上能镇心，定悸，安魂魄，摄逆气，重以去怯也，下能益肝，填补下焦，散阴火止消渴，温以暖血也，女子经阻色淡不孕者宜之，本经治女子风寒在子宫，绝孕十年者，服之能孕，非特峻补，兼散浊阴留结之验也，若血热紫黑者禁用，为其性温也，千金云：妇人欲求美色者，勿服紫石英，令人色黑，非温血之谓乎，故妇人绝孕，由於阴虚火旺，不能摄精者禁用。

（丹砂（一名朱砂）〔甘微寒毒，研细水飞用，入火则烈，毒能杀人，急以生羊血童便金汁等解之。本经主身体五藏百病，养精神，安魂魄，益气明目，杀精魅邪恶鬼，久服通神明不老，能化为汞。发明，丹砂体籐性阴，外显丹色，内含真汞，不热而寒，离中有坎也，不苦而甘，火中有土也，婴儿 k，交会於中，镇心安神，是其本性，用则水飞，以免堕镇，不宜见火，恐性飞腾，本经治身体五藏百病，安定神明，则精气自固，火不妄炎，则金木得平，而魂魄自定，五藏皆安，精华上发，而气益目明，籐明神物，故应辟除不祥，消散阴恶杀厉之气，仲淳繆子经疏之言也，同远志龙骨则养心气，同当归丹参则养心血，以人参茯神浓煎，调入丹砂，治离魂病，以丹砂末一钱，和生鸡子黄三钱，搅匀顿服，治妊娠胎动不安，胎死即出，未死即安，又以丹砂一絮为末，取飞净三钱，於一时顷分三次酒服，治子死腹中立出，慎勿经火，若经伏火及一切烹炼，则毒等於砒，惟养正丹则同铅汞硫黄约之，以汞善走，而火毒不致蕴发也。

（银朱〔辛温有毒，忌一切血。发明，水银和硫黄约炼成朱，转式故专杀虫治疮，以毒攻毒而已，今食品往往用之，良非所宜，观其同蟹晓烧之，则臭虫绝迹，和枣肉薰之，则疮痂顿枯，其性悍烈可知。

（水银（一名汞）〔辛寒有毒，水银阴毒重着，不可入人腹，古法治误食水银，令其人卧於椒上，则椒内皆含水银，今有误食水银，腹中重坠，用猪脂二，切作小块焙热，入生蜜拌食得下，亦一法也。本经主疥毒痂痒白秃，杀皮肤中虫，堕胎除热，杀金银铜锡毒，熔化还复为丹。发明，水银乃至阴之精，质重着而性流利，得盐矾为轻粉，加硫黄为银朱，炆成罐同硫黄，打火升炼，

则为璣砂，同硝皂等，则为升降璣药，性之飞腾璣变，无似之者，此应变之兵，在用者得其肯 2 而执其枢要焉，本经主疥痒白秃，皮肤中虱，及堕胎除热，傅男子阴，则阴消无气，以至阴之精，能消籛气，故不利男子阴器也，和剂局方之璣砂丹，专取硫磺以制汞，养正丹兼取伏火，丹砂以制铅，深得交通阴籛，既济水火之妙用，非寻常草木可以例推也，千金治白癩风痒，外台治虫癣疥疮，梅师治痔疮作，肘後治一切恶疮，藏恶有云：水银入耳，能蚀人脑，令人百节挛缩，但以金银着耳边即出，头疮切不可用，恐入经络，必缓筋骨，百药不治。

（轻粉（一名膩粉）〔辛燥有毒。发明，水银加盐矾炼为轻粉，化纯阴为燥烈，而阴毒之性犹存，故能通大肠，传小儿疳疽瘰疬，杀疮疥癣虫，风瘙疮，痒，但以阴性暴悍，善 〕秽，霉疮食之，窜入筋骨，莫之能出，久久发为结毒，致成废人，然必仍用水银升炼，入三白丹，引拔毒之药，同气相求，以搜逐之，疔风醉仙丹，通天再造散，用以搜涤毒邪，从齿缝出，钱氏利 丸，白饼子皆用之，取痰积从大便出，真瞑眩之首推也。

（璣砂〔甘温无毒。按胡演丹药秘诀云：升璣砂法，用新锅安逍遥炉上，蜜揩锅底，文火下烧，入硫黄二紮融化，投水银八紮以铁匙急搅，作青砂头如有焰起，喷醋解之，待汞不见星，取出细研，盛入水火鼎内，盐泥固能济，下以自然火升之，乾水十二盞为度，取出如束针纹者成矣，庚辛玉册云：璣砂有三，以一伏时周天火而成者，谓之金鼎璣砂，以九 3 抽漆用周天火而成者，谓之九转璣砂，以地数三十日炒炼而成者，谓之老火璣砂，并宜桑灰淋醋煮，伏过用之，於朱砂中炼出者，谓之真汞尤为神效。发明，时珍曰：此以至籛钓至阴，脱阴反籛，故曰璣砂，为扶危拯急之璣丹，虚籛上逆，痰涎壅盛，头眩吐逆，喘不得卧，寤不得寐，霍乱反胃，心腹冷痛，允为镇坠虚火之专药，但不可久服，凡胃虚呕吐伤暑霍乱，心肺热郁禁用。

（雄黄〔辛苦温微毒，武都者良，入香油 4 化，或米醋入萝卜汁煮乾用，生则有毒伤人。本经主寒热鼠鼯，恶疮疽痔死肌，杀精物恶鬼邪气百虫毒，胜五兵。发明，雄黄生山之籛，纯籛之精，入足籛明经，得籛气之正，能破阴邪，杀百虫，辟百邪，故本经所主，皆阴邪浊恶之病，胜五兵者，功倍五毒之药也，其治痿痰涎，及射工沙虱毒，与大蒜合捣涂之，同硝石煮服，立吐腹中毒虫，千金方治疗肿恶疮，先刺四边及中心，以雄黄末敷之，圣惠方治伤寒狐惑，以雄黄烧於瓶中薰其下部，和剂局方酒症

丸，同蝎尾巴豆，治酒积痛利，肘後以雄黄矾石甘草汤煮，治阴肿如斗，经验方以雄黄白芷为末酒煎，治破伤风肿，家秘方以雄黄细研，神儻糊丸，空心酒下四五分，日服无间，专消虐母，急救良方，以雄黄五钱麝香二钱为末，作二服酒下，治风狗咬伤，外台秘要雄黄敷药箭毒，摄生妙用，雄黄硫黄 豆粉，人乳调敷酒蓬鼻赤，不过二五次愈，痘确证治，以雄黄一钱紫草三钱为末，脂汁调，先以银簪挑破糜痘疔，万氏方治壅痲漫肿，色不欣赤，明雄黄细末三分，鸡子破晓调入，饭上蒸熟食之，重者不过三枚即消，圣济录以雄黄猪胆汁，调敷白秃头疮，薰黄治恶疮疥癣，杀虫虱和诸药，薰嗽，千金方有 嗽薰法。

（雌黄〔辛平有毒，本经主恶疮，头秃痲疥，杀毒虫虱身痒，邪气诸毒。发明，雌黄出山之阴，故单治疮杀虫，而不能治蚤蓀痲疾，本经治恶疮头秃痲疥，与雌黄之治寒热鼠蓀，迥乎阴膺之分矣，其杀毒虫虱身痒，较雄黄之杀精物恶鬼邪气解毒辟恶之性则一，而功用悬殊，治狂痴胜金丹用之，不过借为搜阴邪之向导，耳别录治鼻中 肉，不宜久服，令人脑漏。

（石膏〔辛甘大寒无毒，清胃热约用，治中 热生用，一种微硬有肌理，名理石，主治与粗理黄石相类。本经主中风寒热，心下逆气蚤喘，口乾舌焦不能息，腹中坚痛除邪鬼产乳金疮。发明，古人以石膏葛根，并为解利膺明经药，盖石膏性寒，葛根性温，功用讵可不辩，葛根乃膺明经解肌散寒之药，石膏为膺明经辛凉解热之药，专治热病 病，大渴引饮，自汗头痛，溺涩便闭，齿浮面肿之热证，仲景白虎汤是也，东垣云：立夏前服白虎，令人小便不禁，降令太过也，今人以此汤治冬月伤寒之膺明证，服之未有得安者，不特石膏之性寒，且有知母，引邪入犯少阴，非越婢大青龙小续命中，石膏佐麻黄化热之比，先哲有云：凡病虽有壮热，而无烦渴者，知不在膺明，切勿误与白虎，本经治中风寒热，是热璫生风之象，邪火上冲，则心下有逆气及蚤喘，膺明之邪热甚，则口乾舌焦不能息，邪热结於腹中则坚痛，邪热不散，则神昏 y，等乎邪鬼解肌散热外泄，则诸证自退矣，即产乳金疮，亦是郁热蕴毒，赤肿神昏，故可用辛凉以解泄之，非产乳金疮可泛用也，其金匱越婢汤，治风水恶寒无大热，身肿自汗不渴，以麻黄发越水气，使之从表而散，石膏化导胃热，使之从胃而解，如大青龙小续命等制，又不当以此执泥也，至於三黄石膏汤，又以伊尹三黄，河间解毒，加入石膏麻黄香畔姜勞聰全以麻黄开发伏气，石膏化导郁热，使之从外而解，盖三黄石膏之有麻

黄，越婢青龙续命之有石膏，白虎之加桂枝，加苍术加入参，加竹叶麦门冬，皆因势利导之捷法，千金五石丸等方，用以解锤乳紫白石英脂之热性耳，别录治时气头痛身热，三焦大热，皮肤热肠胃中热气，解肌发汗，止消渴烦逆腹胀暴气喘息咽热者，以诸病皆由足太阳明胃经邪热炽盛所致，惟喘息略兼手太阴病，此药能散太阳之邪热，太阳邪热下降，则太阴肺气自盛，故悉主之。精理黄石破积聚，去三虫，千金炼石散醋约水飞，同白敛鹿角，治石喑，以火针针破敷之。

（滑石〔甘寒无毒，色青赤者有毒。本经主身热泄，如子乳难癯闭，利小便，荡胃中积聚寒热益精气。发明，滑石利窍，不独利小便也，上能散表，下能利水道，为荡热散湿，通利六府九窍之专剂，取甘淡之味，以清肺胃之气，下瞽膀胱也，详本经诸治，皆清热利窍之义，河间益元散，通治表上下诸热，解时气则以汤下，催生则以香油浆水调服，暑伤心包，则以本方加辰砂末一分，使热从手足太阳而泄也，惟元气下陷，小便清利，及精滑者勿服，久病阴精不足内热，以致小水短少赤涩，虽有泄泻，皆为切禁，而本经又言益精气者，言邪热去而精气自复也。

（赤石脂〔甘酸辛温无毒，五色石脂并温无毒。本经养心气，明目益精，疗腹痛肠，下痢赤白，小便利，及喑疽疮痔，女子崩中漏下，产难胞衣不出。发明，赤石脂功专止血固下，仲景桃花汤，治下利便脓血者，取石脂之重涩，入下焦血分而固脱，乾姜之辛温，暖下焦气分而补虚，粳米之甘温，佐石脂而固肠胃也，火热暴注，初痢有积热者勿用，本经养心气，明目益精，是指精血脱泄而言，用以固敛其脱，则目明精益矣，疗腹痛肠等疾，以其开泄无度日又不止，故取涩以固之也，治产难胞衣不出，乃指日久去血过多，无力进下，故取重以镇之也，东垣所谓胞衣不出，涩剂可以下之，设血气壅滞，而胞衣不出，又非石脂所宜也，其白者敛肺气，涩大肠，金匱风引汤用之，专取以杜虚风复入之路也，青者入肝，黄者入脾，黑者入肾，总取治崩利水之功，各随其色而用之。

（炉甘石〔甘温无毒。发明，炉甘石得金银之气而成，专入太阳明经而燥湿热，目病为要药，时珍常用炉甘石约飞，海螵 硼砂等分为细末，点诸目病皆妙，又约过水飞，丸如弹圆，多攒簪孔烧赤，煎黄连汁淬数次，点眼皮湿烂，及阴囊肿湿，其功最捷。

（无名璋〔甘平无毒。本经主金疮折伤内损，止痛生肌肉。发明，无名璋本经主折伤内损，今人治打伤肿痛，损伤接骨，又试效

方，临杖预用酒服三五钱，则杖不甚伤，苏颂醋磨敷肿毒者，亦取活血凉血之功耳。

（石钟乳〔甘温无毒，以甘草紫背天葵同煮一伏时，杵粉入僞细研，水飞澄过，再研万遍，磁器收之，若不经约炼，服之令人淋。本经主 逆上气，明目益精，安五藏，通百节，利九窍，下乳汁。发明，钟乳乃山璣簾气所钟，故莹白中空，纯簾通誓，专走簾明气分，若质实色渝，必生阴壑不无蛇 5 之毒，误饵伤人，惟产乳源，形如鹅翎管者最胜，然性偏助簾，阴虚之人，慎毋轻服，内经云：石药之气悍，服之令簾气暴充，形体壮盛，昧者得此自庆，益肆淫 ，精气暗损，石气独存，孤簾愈炽，久之荣卫不从，发为淋浊，及为疔疽，是果乳石之过欤，抑人之自取耶，惟肺气虚寒， 逆上气，哮喘痰清，下虚脚弱，阴痿不起，大肠冷淋，精泄不固等疾，功效无出其右，本经主 逆上气者，取其性温而镇坠之，则气得归元而病自愈，五藏安，则精自益，目自明其通百节，利九窍下乳汁者，皆取甘温助簾，色白利窍之力也，昔人言钟乳与白术相反，而千金方每多并用，专取相反之性，激其非常之效，予尝亲试，未尝有害，孔公琪，孔窍中通附垂於石，如木之琪，即钟乳之床，本经利九窍，下乳汁之功，与钟乳无瑾，而殷琪即孔公琪之根，又为疮疽毒痔温散结气之用，惜乎世鲜知者。

（石灰〔辛温有毒。本经主痂疽疥癣，热气恶疮，癩疾死肌堕眉杀痔虫，去黑子 肉。发明，石灰禀壮火之馀烈，故能辟除阴邪湿毒，观本经所主疽痂疥瘙，热气恶疮，癩疾死肌等，皆外治之用，去黑子者火气未散，性能灼物，故能去黑子 肉及堕眉也，本经虽不言有毒，而内服之方，从无及此，其毒可知，6 氏治中风口 ，以石灰醋炒调涂，左涂右，右涂左，立便牵正，千金治身面疣，用苦酒浸石灰六七日，取汁频频滴之自落，又治溺死之人，用化过细灰 下部，以渗其水即活，又治毒疮不合，古冢中石灰厚传之，集玄方治面靨疣痣，7 水煮滚化矿灰，插糯米半入灰中，经宿色变如晶，以铁微拨动，点少许於上，半日汁出，剔去药不得着水，二日即愈，便筒方治 腮肿痛，醋调陈年石灰傅之，肘後方治烫火伤灼，年久石灰，调油傅之，又治刃金疮，石灰 之，即痛定血止，但不可着水，着水即烂肉也。

（浮石（一名海石）〔咸平无毒，约过水飞用。发明，海石乃水沫结成，色白体轻，故治上焦痰热，止嗽，点目翳，传痘喉，功效最捷，又治诸淋，散积块，皆取咸能软坚之意，消癭瘤结核疔

气，然惟实证宜之，虚者误投，患亦最速，以其性专綱昫肺胃之气也，南海有浮水之石，沈水之香，专取物类之相反，以治病气之阻逆也。

（簾起石（本经名白石）〔咸温无毒，色白揉之绵不脆者真，质坚脆者即伪，约过烧酒淬七次，杵过水飞用。本经主崩中漏下破子藏中血，症瘕结气，寒热腹痛无子，阴痿不起，补不足。发明，簾起石乃云母之根，右肾命门药，下焦虚寒者宜之，黑锡丹用此，正以补命门簾气不足也，本经治崩中漏下簾衰不能统摄阴血也，又言破子藏中血，症瘕结气，是指阴邪畜积而言，用簾起石之咸温，散其所结，则子藏安和，孕自成矣，阴虚火旺者忌用，以其性专助簾也。

（慈石〔（本经名玄石俗名 K 石）辛咸微寒无毒，入药约过，醋淬七次研细水飞用。本经主周痹风湿，肢节中痛，不可持物，洗洗酸消，除大热烦满，及耳聋。发明，慈石为铁之母，肾与命门药也，惟其慈故能引针，千金慈朱丸，治阴虚龙火上炎，耳鸣嘈嘈，肾虚瞳神散大，盖慈石入肾，镇养真精，使水不外移，朱朱入心，镇养心血，使邪火不上侵，耳目皆受荫矣，本经主周痹风湿，肢节中痛，洗洗酸消，取辛以通痹而祛散之，重大一块，同约穿山甲末，绵裹塞耳中，口含生铁一块，觉耳中如风雨 8 即通。

（代赭石（本经名须丸）〔苦甘平无毒，击碎有乳形者真，火约醋淬三次，研细水飞用。本经主鬼疰贼风虫毒，腹中毒邪，女子赤沃漏下。发明，赭石之重以镇逆气，入肝与心包络二经血分，本经治贼风蛊毒，赤沃漏下。发明，赭石之重以镇逆气，入肝与心包络二经血分，本经治贼风蛊毒，赤沃漏下。取其能收敛血气也，仲景治伤寒吐下後，心下痞硬，噫气不除旋复代赭石汤，取重以降逆气涤痰涎也，观本经所治皆属实邪，即赤沃漏下，亦是肝心二经瘀滞之患，其治难产胞衣不下，及大人小儿蚤气入腹，取重以镇之也，簾虚阴痿，下部虚寒忌之，以其沈降而乏生发之功也。

（禹馀粮（本经名白馀匱与太乙馀匱功用皆同）〔甘平无毒，细研水淘澄之，勿令有砂土。本经主 逆寒热烦满，下赤白血闭，症瘕大热，炼饵服之，不肌轻身延年。发明，重可以去怯，禹馀粮之重，为镇固之剂，手足簾明血分药，其味甘故治 逆热烦满之病，其性涩，故主赤白带下前後诸病，仲景治伤寒下利不止，心下痞鞭，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馀粮丸主之，寒重以镇痞逆，涩

以固脱泄也，抱朴子云：禹馀粮丸日再服，三日後令人多气力，负担远行，身轻不肌，即本经轻身取延年之谓。

（空青〔甘酸大寒无毒。本经主青盲耳聋，明目利九窍，通血脉，养精神，益肝气，久服轻身延年。发明，空青感铜之精气而结，故专入肝明目，本经主耳目九窍诸病，皆通血脉，养精神，益肝气之力也，久服轻身延年者，铜性善涤垢秽，垢秽去而气血清纯，毋伐天和矣，时珍曰：空青与绿青，皆生益州，及越隗山有铜处，东方甲乙是生肝胆，其气之清者，为肝血，其精英，为胆汁，开窍於目，血者五藏之英，皆因而注之为神，胆汁充则目明，絀则目昏，铜亦青箴之气所生，其气之清者为绿，犹肝血也，其精英为空青之浆，犹胆汁也，其为治目神药，盖亦以类相感耳，但世罕得真医亦罕识，以故俗谚有天下有空青，人间无瞽目之说，不知此虽贵品，铜官始兴凉州高平饶信等处，亦皆有之，出铜坎者，铜质隐隐，内涵空绿，生金穴者金星粲粲，内涵空青，总取得肝胆之精璣，通空窍之风气也予尝以此验之，考之张果玉洞要诀云：空青似杨梅受赤金之精，甲乙阴璣之气，近泉而生故能含润，然必新从坎中出者，则钻破中有水，若出矿日久，则乾如珠矣，安有藏久不乾之理，近世必以中空涵浆者为真，若尔则当名空浆，不当名空青矣，但须验其中空，内有青绿如珠者，即真空青，急不可得绿青可以代用，活法在人，可执一乎。

（曾青（曾音层其青层层而生故石形如蚯蚓屎者真）〔酸小寒无毒。本经主目痛，止泪出风痹利关节，通九窍破症坚积聚。久服轻身不老。发明，曾青治目，义同空青，以其并出铜矿与绿青同一根源，曾青则绿青之祖气也，古方太乙神精丹之，扁鹊治积聚留饮，有曾青丸，并见古今录验方，曾空二青，近世绝罕，千金云：当取昆仑绿代之，即绿青也。

（绿青（俗名石绿）〔微酸小毒。发明，痰在上宜吐之，在下宜利之，绿青吐风痰眩闷，取二三钱，同龙脑少许调匀，以生薄荷汁，合酒温服便卧，涎自口角流出乃愈，不呕吐而功速，故着之。

（扁青（俗名石青）〔甘平无毒。本经主目痛明目折跌喎肿金疮不神，破积聚解毒气，利精神。发明，石青走肝磨坚积，故本经所主，皆肝经积聚之病，时珍用吐风痰，研细温水灌下即吐肝虚易蚤多痰者宜之，形如缩砂者，名鱼目青，主治与扁青无璫。

（石胆（俗名胆矾）〔酸辛寒有毒，产秦州嵩岳，及蒲州中条山，

出铜处有之能化五金以之制汞则与金无碍，本经主目痛金疮诸痿痲，女子阴蚀痛，石淋寒热崩中下血诸邪毒气。发明，石胆酸辛气寒，入少藊胆经，性寒收敛，味辛上行能涌风热痰涎，发散风木相火又能杀虫，本经主目痛金疮痿痲，取酸寒以涤湿热淫火也，又为咽齿喉乳蛾，诸邪毒气要药，涌吐风痰最快，方用米醋煮真鸭嘴，胆矾末醋调，探吐襟痰即祛久治紫白癩风，胆矾牡蛎粉生研醋调摩之，风犬咬伤，胆矾末水服探吐，蜜调傅之立愈，胃虫痛，茶清调胆矾末吐之，走马牙疳红枣去核，入胆矾约赤，研末敷之，追出痰涎即愈，百虫入耳，胆矾和醋灌之即出，千金方也。

（石〔辛热有毒，久服令人筋挛，约法以黄泥包炭火烧一日一夕乃可用之，恶羊血不入汤液。本经主寒热鼠鼯蚀，死肌风，腹中坚癖邪气。发明，时珍云：石与砒石相近，性亦相类，但砒石略带黄晕，石全白，稍有分辨，而古方石与矾石常相浑书，二字相似，故误耳，然矾石性寒无毒，石性热有毒，不可不审甄权阴膈间积气，冷湿风瘙痒积十年者，仲景云生用破人心肝，严冬以此置水中，则水不凝其热毒之性不凝砒石，今药肆中往往充砒石，而石仅可破积攻不能开痰散结，是以胜金丹截疟丹，服之不效者，良由误用石之故，按王子敬静息帖言，石深是可疑凡喜服寒食散者辄发喉毒，故云深可疑也，以其毒烈，乾汞最速，故丹房目为仙药，凡山中有则春不生草冬，不积雪而鼠食则毙，蚕食则肥物类之宜忌，有不可解者其特生石，有苍白紫桃花色金星银星等类，其毒不碍，惟出金穴中者名握雪石，虽温无毒，上B0为不同。

（砒石（出信州故又名信石）〔苦辛大热大毒色白有黄晕者名金脚砒炼过者曰砒霜，色红者最劣，不堪入药，畏豆芽茶冷水，入药醋煮用，或与芽茶同用或与浸湿生豆仁同研以杀其毒中其毒者以生羊血解之，冷水多灌亦解，若犯火酒，必不可救。发明，砒霜疰家常用，入口则吐利兼作，吐後大渴，则与豆汤饮之，砒性大毒，误食必死，奈何以必死之药，治必不死之病岂不殆哉，然狂痴之病又所必需胜金丹用之无不应者，枯痔散与天璣盖同用，七日痔枯自落，取热毒之性以枯歹肉，天璣盖以透骨髓散宿垢，长肌肉也。

（硃石〔辛咸平无毒色青者入肝力胜，色黄者兼脾次之硝石约过，杵细水飞用。发明，青硃石厥阴之药，其性下行，治风木太过，挟制脾土，气不斡化积滞生痰壅塞膈上，变生风热诸病，故

宜此药，重以下坠泄之，使木平气下，而痰积通利，诸证自除矣，今人以王隐君滚痰丸，通治诸痰怪证不论虚实寒热概用，殊为未妥不知痰因脾胃不能运化，积滞而生，襟固稠粘者，诚为合剂，设因阴虚火炎，煎熬津液，凝结成痰如误投之，则阴气愈虚，痰火弭炽，痰热未除，而脾胃先为之败矣，况乎脾胃虚寒，食少便溏者得之，泄利不止，祸不旋踵，若小儿多变慢脾风证，每致不救，可不慎欤。

（花乳石（一名花唾）〔酸辛温无毒出陕华诸郡，色黄中有淡白点，以此得名，又代州山谷中有五色者，制法以花乳石五斤，同硫黄二斤，入坩成罐内盐泥固济，加顶火约过研细水飞用。发明，花乳石产硫黄山中，其性大温，厥阴血分药也，葛可久治虚劳吐血有花唾 瓷以其性温善散瘀结也，和剂局方治金刃箭伤，打扑垂死，外有损处，以约过细末掺伤处，血化黄水，再掺即活，如内有损血入 9 府，煎童子小便，入酒少许，调灌一钱七立效，妇人产後恶血冲心，昏晕不省，或胎死腹中胞衣不下致死，但心胸温暖者，急以童便调灌一钱，取下恶血即安，若膈上有血，化为黄水，即时吐出，或随小便出甚效，但阴虚火炎，中无瘀积者，误用必殆。

（河沙〔微寒无毒。发明，河沙得水土之气，故夏月发，通石淋主绞肠疝痛，用沙炒热冷水淬之，澄清服效，又风湿顽 不仁，筋骨挛缩，六月取河沙曝热，伏坐其中，冷即易之，取微汗，忌风冷劳役，不过数次愈，其王田沙，夏月发淋疹良。

（石燕〔甘寒无毒。发明，石燕出祈簾西北江畔沙滩上，形似蚪而小，坚重於石，俗云因雷雨则自石穴中出，随雨飞堕者，妄也其性寒凉，乃利窍行湿热之物，故能疗眼目障翳，磨水不时点之，热淋煮汁饮之，妇人难产，紫手各执一枚即下，然不若磨汁饮之，仅似有理。

（石蟹〔甘寒无毒。发明，石蟹生南海，近海州郡皆有之，体质石也，与蟹相似，或言崖州榆林港内土璫细最寒，蟹入不能运动，片时成石，亦妄言也，其性咸寒质坚，能磨翳积，故青盲目淫肤翳丁翳漆疮皆水磨点涂，催生下胎，疗热璫血晕，熟水磨服。

（蛇黄〔温微毒。发明，蛇黄生蛇腹中，如牛黄之类，世人因其难得，遂以蛇含石醋约水飞代之，取蛇之性窜入肝也，蛇含石入手足厥阴血分，与代赭之性不甚相远，为小儿镇摄蚤蓀之重剂，脾风泄泻者宜之。

(霹靂 (即雷楔))〔温无毒。发明,雷楔稟东南水火之气,治小儿蚤蓀磨汁服之作枕辟恶梦不祥,镇邪疰,刮屑杀瘵虫下蛊毒,置箱中不生羆虫,佩之安神治蚤邪之疾。

卤石部

(食盐〔咸寒无毒。本经主结热喘逆胸中病,令人吐。发明,咸走肾走血,肾病血病人无多食盐,以血得咸,则凝也,补肾药用之,不过借为引导耳乾霍乱及臭毒头疼腹痛,多用盐水吐之,本经所主结热喘逆者,以咸能下气,过咸则引涎水聚於膈上,而涌之也好食咸者,人多黑色耗血之验也,病水肿忌食,以甚走肾助邪水之逆满也,千金治妊妇横生逆产,先露手足,以盐摩产妇产腹,并涂儿手足,急以爪搔之,即缩入而正产,又杀虫毒,凡水蛭蚯蚓,得盐即化为水,毒虫螫者,以盐擦之,其毒即解,盐之味咸性降,下气最速治下部清颇,吐胸中痰,止心腹卒痛,不可多食,伤肺喜,扁鹊云能除一切大风痛,炒热熨之,今人救朱鱼 雷电暴雨欲死,但口微动者,速将盐少许调水,贮鱼於中,时时微动其水即活,鳞尾有损处,以盐涂之,即生出,盐为水之精,专得涵养之力也,今人食暴雨潦水腹胀,以盐汤探吐即安,其解水毒可知。

(戎盐(一名石盐俗名青盐与光明盐同类))〔咸寒无毒。本经主明目目痛,益气坚筋骨去毒蛊。发明,戎盐稟至阴之气,凝结而成,不经煎炼生涯之阴,功专走血入肾,治目中瘀赤昏涩,金匱茯苓戎盐汤,治小便不通,取其补肾,利膀胱也,又能固齿明目,治目痛益气坚筋骨,一皆补肾之力,本经首主明目目痛,是热淫於内,治以咸寒,又言去毒蛊者,咸能软坚蛊毒邪气,不能浮长矣。

(卤硷(一名石硷))〔苦咸微寒无毒。本经主大热消渴狂烦,除邪及下蛊毒,柔肌肤。发明,咸味咸性走,故能消痰磨积,热烦蛊毒,消渴属实热者宜之,肌肤粗者,以汤洗之顽皮渐退,是即柔肌肤之谓也。水硷乃蔑灰淋汤,冲银鞣脚所造,性能发面,故面粉中无不用之,病人食之,多发浮肿,故方後每忌湿面,观其善涤衣垢,綢眩可知。

(凝水石(即寒水石))〔辛咸寒无毒,近世真者绝不易得,欲验真伪,含之即化为水,否即是伪,石膏亦名寒水石,与此不同。本经主身热腹中积聚邪气,皮中如火烧满。发明,寒水石生积盐之下,得阴凝之气而成,盐之精也,治心肾积热之上药,本经治腹中积聚,咸能软坚也,身热皮中如火烧,咸能降火也,金匱风

引汤，局方紫雪，皆用以治有馀之邪热也，如无真者，戎盐玄精石皆可代用，总取咸寒降泄之用耳。

（玄精石〔辛咸无毒，青白龟背者良。本经除风冷邪气湿，益精气，发明，玄精石禀太阴之精，与盐同性，故其形皆六出，象老阴之数也，本经言味咸气温，传写之误，其气寒而不温，其味辛咸沉降，同硫黄硝石，治上盛下虚，收籥助阴，有扶危拯逆之功，来复丹用之，专取一籥来复之义，寒因寒用，深得本经诸治之奥。

（朴硝〔辛苦咸寒有毒，黄者伤人，赤者杀人，入药必取白者，以水煎化，澄去滓，入莱菔自然汁同煮，倾入盆中，经宿结成如痲階谓之盆硝，齐卫之硝，上生锋芒，谓之芒硝，川晋之硝，上生六棱，谓之牙硝，取芒硝再三，以莱菔汁炼去咸味，悬当风处，吹去水气，轻白如粉，谓之风化，硝以芒硝牙硝同莱菔汁甘草煎过，鼎罐升约，谓之玄明粉。本经主五藏积热，胃胀闭，涤蓄结饮食，推陈致新除邪气（向错简在硝石条内今正之详治五藏等证皆热邪固积决非硝石所能）。发明，热淫於内，治以咸寒，坚者以咸软之，热者以寒消之，不出本经推陈致新之妙用，仲景大陷胸汤，调胃承气汤，皆用芒硝软坚去实，且带微辛，所以走而不守，若热结不致坚者，不可轻用，小儿赤游风，以硝倾汤中，取布粤湿拭之。

（玄明粉（御药院方名白龙粉）〔辛甘微寒无毒。发明，玄明粉用芒硝约过多遍，佐以甘草，缓其咸寒之性，用治隔上热痰，胃中实热，肠中宿垢，非若芒硝之力峻伤血也，然脾胃虚寒，及阴虚火动者，慎勿轻用以取虚虚之咎。

（风化硝〔甘咸寒无毒。发明，风化硝甘缓轻浮，故治上焦心肺痰热，而不致於泄利者宜之，并治经络之痰湿，但重着而非痰痛者，用之有效，指迷茯苓丸，治痰湿流於肩背之籥位，而隐隐作痛，最为合剂，然惟体肥气实者为宜，眼睑赤肿，和人乳点之。

（硝石（即焰硝）〔辛苦咸温有毒，溶化投甘草结定取用，本经主百病，除寒热邪气，逐六府积聚结固留癖，能化七十二种石（诸家本草皆错简在朴硝条内详化七十二种石岂朴硝能之）。发明，焰硝属火，其性上升，能破积散坚，治诸寒热交错之病，升散三焦火郁，调和藏府虚寒，除寒热邪气，逐六府积热，不出本经主治也，别录言天地至神之物，能化七十二种石，抱朴子亦云：能消柔五金，化七十二石，其错简可知与硫黄同用，即配偶二汞□均调阴籥，有升降水火之功，治冷热缓急之病，盖硫黄性

暖而利，其性下行，硝石性暖而散，其性上行，一升一降，此制方之妙也。

（砂〔咸苦辛热有毒，醋煮乾刮下用，番禺者良，畏酸浆水，忌羊血，中其毒者，生豆研汁恣饮解之。发明，砂大热，乃卤液所结，乘阴毒之气含籛毒之精，破积攻坚，无出其右，故能治噎膈反胃，积块肉症，其性能柔金银，故焊药用之，所言化人心为血者，甚言其迅利也，外用治恶肉，除疣赘，去鼻中肉最捷，但不可过用，用过急以甘草汤洗之，观金银有伪，投砂罐中，悉能消去，况人腹中有久积死胎，岂不腐溃，但其性毒烈，苟有生机，慎勿轻试。

（蓬砂（一名鹏砂）〔甘微咸无毒，甘草汤煮化微火炒松用。发明，蓬砂味甘微咸气温色白而质轻，能去胸膈上焦之实热，素问云：热淫於内，治以咸寒，以甘缓之是也，其性能柔五金而去垢腻，故主痰嗽喉，破症结，噎膈积聚，骨鲠结核恶肉，取其能柔物也，含化咽津，治喉中肿痛，膈上痰热，取其能散肿也，眼目障翳口齿诸病用之，取其能涤垢也，昔人治骨鲠，百计不下，取含咽汁，脱然如失，此软坚之徵也。

（石硫黄〔酸咸大热有毒，以莱窰縑空，入硫黄蒸熟用或入豆腐中煮七次用，或醋约用，猪脏中制用，各随本方，硫是矾之液，矾是铁之精，磁石是铁之母，故铁砂磁石制入硫黄立成紫粉，硫能乾汞，见五金而黑，得水银则赤也。本经主妇人阴蚀疽痔恶血，坚筋骨除头秃。发明，硫黄禀纯籛之精，赋大热之性，助命门相火不足，寒郁火邪，胃结痛，脚冷痿弱者宜之，其性虽热，而Q大肠与燥湿之性不同，但久服伤阴，多致使血，伤寒阴毒，爪甲纯青，火焰散，屡奏神功，阴水腹胀，水道不通金液丹服之即效，本经治阴蚀疽痔，乃热因热用，以散阴中蕴积之垢热，但热邪亢盛者禁用，又言坚筋骨者，取以治下部之寒湿，若湿热痿，良非所宜，人身阴常不足，籛常有馀，苟非真病虚寒，胡可服此毒热，类按有久服硫黄，人渐缩小之例，石顽亲见李尧占服此数年，临毙缩小如七八岁童子状，正内经所谓热则骨消筋缓是也。

（矾石〔酸涩微寒无毒，明如鹏砂起横椽者，名马齿矾最胜，生用约用各随本方，生者多食破人心肺。本经主寒热泄利，白沃阴蚀恶疮，目痛坚骨齿。发明，白矾专收湿热，固虚脱，故本经主寒热泄利，益指利久不止，虚脱滑泄，因发寒热而言，其治白沃阴蚀恶疮专取涤垢之用，用以洗之则治目痛漱之则坚骨齿，引

景曰经云：坚骨齿诚为可疑，以其性专入骨，多用则损齿，少用则坚齿，齿乃骨之余也，为未去鼻中肉，其治气分之痰湿痲肿最捷，侯氏黑散用之，使药积腹中，以助悠久之功，故笮矾丸以之为君，有人遍身生疮如蛇头，服此而愈，甄权生含咽津，治急喉，皆取其去秽之功也，若湿热方炽，积滞正多，误用收涩，为害不浅，岐伯言久服伤人骨，凡阴虚咽痛，误认喉风，阴冷腹痛，误认臭毒而用矾石必殆。

（绿矾（一名皂矾）〔酸寒无毒。发明，皂矾专除垢腻，同苍术酒曲醋丸，治心腹中满，或黄肿如土色甚效，盖矾色绿味酸，烧之则赤，用以破血分之瘀积，其效最速，金匱治女劳黑瘡，硝石矾石丸，专取皂矾以破瘀积之血，绿其未经注明，尝有误用白矾涩收，殊昧此理，又妇人白沃经水不利，子藏坚癖，中有乾血白物，用矾红杏仁蜜丸纳阴中，日一易之。

山草部

（甘草（一名国老）〔甘平无毒，反海藻大戟甘遂芫花，补中散表灸用，泻火解毒生用，中心黑者，有毒勿用。本经主五藏六府寒热邪气，坚筋骨，长肌肉，倍气力，解金疮肿毒。发明，甘草气薄味厚，升降阴籥，大缓诸火，生用则气平，调脾胃虚热，大泻心火，解喉肿金疮诸毒，灸之则气温，补三焦元气，治藏府寒热而散表邪，去咽痛，缓正气，养阴血，长肌肉，坚筋骨，能和冲脉之逆，缓带脉之急，凡心火乘脾，腹中急痛，腹皮急缩者，宜倍用之，其性能缓急，而又协和诸药，故热药用之缓其热，寒药用之缓其寒，寒热相兼者，用之得其平，本经治藏府寒热邪气，总不出调和胃气之义，仲景附子理中用甘草，恐僭上也，调胃承气用甘草，恐速下也，皆缓之之意，小柴胡有黄芩之寒，人参半夏之温而用甘草，则有调和之意，灸甘草治伤寒脉结代心动悸，浑是表津血不调，故用甘草以和诸药之性而复其脉，深得攻补兼该之妙用，惟土实胀满者禁用，而脾虚胀满者必用，盖脾温则健，世俗不辨虚实，一见胀满，便禁甘草，何不思之甚耶，凡中满呕吐，诸湿肿满，酒客之病，不喜其甘，藻戟遂莩与之相反，亦迂缓不可救昏昧耳，而胡洽治痰以十枣汤加甘草大戟，乃痰在膈上，欲令通泄以拨病根也，古方有相恶相反并用，非妙警精微者，不知此理，其梢去茎中痛，节解痲疽毒，条草生用解百药毒，凡毒遇土则化，甘草为九土之精，故能解诸毒也，千金方云：甘草解百药毒，如汤沃雪，有中乌头巴豆毒，甘草入腹即定，验如反掌，方称大豆解百药毒，予每试之不效，加甘草为甘

豆汤，其验甚捷，岭南人解蛊，凡饮食时，先用炙甘草一寸嚼之，若中毒随即吐出。

（黄〔甘温无毒，入益气药灸用，入解表及托药生用，肥润而软者良，坚细而枯者，食之令人胸满。本经主痈疽久败，排脓止痛，大风癩疾，五痔鼠鼯补虚小儿百病。发明，黄甘温，气薄味厚，升少降多，阴中籛也，能补五藏诸虚，入手足太阴手籛明少籛，而治脉弦自汗，泻阴火去肺热，无汗则发，有汗则止，入肺而固表虚自汗，入脾而托已溃痈疡，本经首言痈疽久败，排止痛，次言大风癩疾，五痔鼠鼯，皆用生者，以疏卫气之热，性虽温补，而能通调血脉，流行经络，可无拟於壅滞也，其治气虚盗汗自汗，及皮肤痛，是肌表之药，治咯血柔脾胃，是中州之药，治伤寒尺脉不至，补肾藏元气不足，及婴儿易感风邪，发热自汗诸病，皆用灸者，以实卫气之虚，乃上中下内外三焦药，即本经补虚之谓，如痘疹保元汤，治脾肺虚热当归补血汤，治血虚发热，皆为圣药黄同人参则益气，同当归则补血，同白术防风则调脾湿，同防风防己则祛风湿，同桂枝附子，则治卫虚亡籛汗不止，为理开阖之总司，又黄性专实卫，温补下元，而当归补血汤，曷不用地黄之，属反用此三倍於归，其义何居，盖阴血之虚而发热，明系籛从阴亢，自必峻用阴中之籛药为君兼，当归引入血分，自然籛生阴长，阴邪退听而亢热除矣，若用纯滋腻，徒资襟滞，热无由而散也，是黄固护其营，不使重夺其汗，而阴自守热自除矣，昔人言无汗不得用黄，服之令人胸满，此指表实形瘦色苍，胸中气盛者而言，若卫气虚衰之人感寒，虽用表药，多不得作汗，须用黄建中之属，始得汗解，不可拘於俗见，而废圣法也，唐许胤宗治柳太后病风不能言，脉沈而口噤，乃造黄防风汤数斛，置於床下，气如咽雾，一夕便得语也，此义惟玉屏风散得之黄性畏防风，然得防风，其功愈大，盖相畏而相使者也。

（人参〔古作〕〔甘苦微温无毒，产高丽者良，反藜芦畏，卤盐，阴虚火炎，嗽喘逆者，青盐制之。本经补五藏，安精神，定魂魄，止蚤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久服轻身延年。发明，人参甘温，气薄味厚，籛中微阴，能补肺中元气，肺气旺，四藏之气皆旺，精自生而形自盛，肺主诸气故也，古人血脱益气，盖血不自生，须得补籛气之药乃生，籛生则阴长，血乃旺耳，若单用补血药，血无由而生也，素问言无籛则阴无以生，无阴则籛无以化，故补气必用人参，补血须兼用之，仲景言病人汗後身热亡，

血脉沈迟，下利身凉，脉微血虚，并加人参盖有形之血，未能即生希微之气，所当急固，无形生有形也，丹溪言虚火可补，参之属实火可泻，臂连之属，後世不察，概谓人参补火谬矣，夫火与元气，势不紮立，正气胜则邪气退，人参既补元气，又补邪火，是反复之小人矣，又何与甘草茯苓白术为四君子耶，凡人面白面黄面青黧悴者，皆脾肺肾气不足，可用也，面赤面黑者，气壮神强，不可用也，脉浮而瓢濡，虚大迟缓无力，沈而迟涩，弦细微弱结代，或右手关部无力，皆可用也，若弦强紧实，滑数洪盛，长大无力，或右手独见脉实，皆火郁内实，不可用也，洁古谓喘嗽勿用者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也，仲景谓肺寒而嗽勿用者，寒束热邪，壅滞在肺之嗽也，若自汗恶寒而嗽者，必用也，东垣谓久病郁热在肺勿用者，乃火郁於内，宜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者，必用也，丹溪言诸病不可骤用者，乃邪气方锐，宜散不宜补也，若虚吐利，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必用也，节斋谓阴虚火旺吐血勿用者，乃血虚火亢，能食脉强，服人参则籊愈旺，阴愈消，未有不引血大脱也，若自汗气短，肢寒脉虚者，必用也，古今治劳莫过於葛可久，其独参汤保真汤，未尝废人参而不用，惟淋疹初发，身发热而斑点未形，伤寒始作，证未定而热邪方炽，不可用耳，喻嘉言曰：伤寒有宜用人参入药者，发汗时元气大旺，外邪乘势而出，若元气素弱之人，药虽外行，气从中馁，轻者半出不出，留连致困，重者随元气缩入，发热无休，所以虚弱之人，必用人参入表药中，使药得力，一涌而出，全非补养之意，即和解药中，有人参之大力，居间外邪遇正，自不争而退舍，亦非补一边之意，而不知者，谓伤寒无补，邪得补弭炽，断不敢用，而市井愚夫，乃交口劝病人不宜服参，医者又避嫌远谤，一切可生之机，悉置不理殊失，本经除邪气之旨矣，古今诸方，表汗用参苏饮败毒散，和解用小柴胡，解热用白虎加人参汤，竹叶石膏汤，攻下用黄龙汤，领人参深入驱邪，即热退神清，从仲景至今，明贤方书，无不用人参，何为今日医家，屏绝不用，以阿谀求容，全失一脉相传之宗旨，殊不知误用人参杀人者，皆是与黄白术乾姜当归，肉桂附子，同行温补之误所致，不与羌独柴前，芎半枳桔等，同行汗和之法所致也，安得视人参为砒鸩刀刃，固执不通耶，又痘疹不宜轻用人参者，青乾柴黑陷，血热毒盛也，若气虚顶陷，色白皮薄，泄泻浆清，必用也，故博爱心鉴治痘，以保元汤为要药，人参得升麻补上焦之气，泻中州之火，得茯苓补下焦之气，

泻肾中之火，东垣交泰丸，用人参皂荚，是恶而不恶也，治月闭，用四物加人参五玃脂，是畏而不畏也，痰在胸膈，以人参藜芦同用而取涌越，是激其怒性也，惟右手独见脉实者，为肺经本有火，故不宜用，若右手虚大而嗽者，虽有火邪，此为虚火上炎，肾水不足，乃刑金之火，非肺金之火，正当以人参救肺，但须用多，方始得力，若少用必增胀满，本经言安五藏，定魂魄，止蚤悸，明目开心益智者，以藏气安和，心神盛定，当无蚤悸昏昧之虑矣，其除邪气者，以甘温之力协诸表药，助胃祛邪，譬诸坐有君子，则小人无身之地矣，缪子经疏云：人参论其功能之广，如本经所说，信非虚语，第其性亦有所不宜，世之录其长者，或遗其短，摘其瑕者，或弃其瑜，是以或当用而後时，或非宜而罔投，或蒙其利，反见其害二者之误，其失则一，使良药不见信於世，粗工互腾其口说，岂知人参本补五藏真籛之气者也，若夫虚羸 怯，劳役饥饱所伤，努力失血，以致籛气短乏，陷入阴分，发热倦怠，四肢无力，或中暑伤气，气无以动，或呕吐泄泻，霍乱转筋，胃弱不食，脾虚不磨，或真肠衰少，肾气乏绝，籛道不举，或中风失音，产後气喘，小儿慢蚤，痘後气虚，溃疡长肉等证，投之靡不立效，惟不利於肺家有热，嗽吐痰，吐血 骨蒸劳瘵，阴虚动火之候，盖肺者清肃之藏，真气无亏，则盛谧清静，以受生气之 蒸，而朝百脉，苟纵恣情欲，亏损真阴，火空则发，热起於下，火烁乎上，则肺先受之，火乃肺之贼邪，邪气胜则实，实则肺热郁结，为痰嗽痒，而血热妄行，溢出上窍，王好古所谓肺热还伤肺是也，若误投之，鲜克免者，此皆实实之误於人参何咎哉。产山西太行山者，名上党人参，虽无甘温峻补之功，却有甘平清肺之力，亦不似沙参之性寒专泄肺气也。参芦能耗气，专入吐剂，涌虚人膈上清饮宜之，盐哮用参芦涌吐最妙，参芦涌吐，参须下泄，与当归紫菀之头止血，身和血尾破血之意不殊，参须价廉，贫乏之之，人往往用之，其治胃虚呕逆，嗽失血等证，亦能获效，以其性专下行也，若治久痢滑精崩中下血之证，每致增剧，以其味苦降泄也，其芦世罕知用，惟江右人称为竹节参，近日吾絳亦有用之者，其治泻利脓血，崩带精滑等证，俱无妨碍，如气虚火炎，喘呕嗽血，误用转剧，昔人用以涌吐者，取其性升，而於补中寓泻也，此义前人未发，因屡验而笔之。

（沙参〔甘淡微寒无毒，有南北二种，北者质坚性寒，南者体虚力微，反藜芦。本经主血结蚤气，除寒热，补中益肺气。发明，沙

参专泄肺气之热，故喘嗽气壅，小便赤涩不利，金受火毒阴虚失血，或喘寒热，及肺痿等疾宜之，本经主血结蚤气者，因蚤气入心，心包热郁而血结也，除寒热者，郁热解而寒热除也，补中益肺气者，用以清理肺胃之虚热，则津液复而正气受益矣，洁古言肺寒用人参，肺热用沙参，好古言沙参性寒，补五藏之阴，总未警轻虚泄热之义也，卫生方治肺热嗽，沙参一味，水煎服之，肘后方治卒然疝痛，自汗欲死，沙参为末，酒服立祛，证治要诀治妇人白带，沙参为末，米饮服之，盖沙参专开肺气，肺气清，则木邪散而疝自除，带自愈矣，时珍云：人参甘苦而温，其体重实，专补脾胃元气，因而益肺与肾，故内伤元气者宜之，沙参甘淡而寒，其体轻虚，专治肺气，因而益脾与肾，故金受火蔽骡胎之，此即本经补中益肺气之谓，一补籥而生阴，一补阴而制籥，不可不辨。

（桔梗（本经名））〔辛甘苦微温无毒，甘者为，苦者为桔梗，咬之腥涩者为木梗，不堪入药。本经主胸脘痛如刀刺，腹满肠鸣幽幽，蚤恐悸气。发明，桔梗上升清肺气，利咽喉，为肺部引经，又能开发皮髓，故与羌独柴胡穷苏辈同为解表药，与甘草同为舟楫之剂，诸药有此一味，不能下沈也，伤寒，邪结胸脘，则痛如刀刺，邪在中焦，则腹满肠鸣幽幽，辛甘升发，苦淡降泄，则邪解而气和矣，其主蚤恐悸气者，心脾气郁不舒，用以升散之也，朱肱用桔梗治胸中痞满，总不出本经主治，仲景治寒实结胸，同贝母巴豆，取其温中消破积也，治肺痛唾脓血，用桔梗甘草，取排脓而清浊气也，治少阴证二三日咽痛，用甘草桔汤，取其调寒热通阴气也，千金方治喉痹毒气，桔梗二藜，水煎顿服，加甘草连翘荆防，名如圣汤，通治咽喉诸病，桔梗有甘苦二种，甘者曰。千金治强中为病，茎长兴发不交精出，取其能升解热邪於上也，又乾嗽，及G1火之邪郁在肺中，亦宜甘以润之，痢疾腹痛，乃肺金之气郁在大肠，则宜苦以润之，甘升而苦降也，此药升降诸气，能入肺使诸气下降，俗泥为上升而不能下行，失其用矣，痘疹下部不能起发，为之切忌，以其性能阻药力於上，不得下警也，惟阴虚久嗽不宜用，以其通籥泄气也，其芦吐膈上风热实痰，生研末，白汤调服二三钱探吐之。

（黄精〔甘平无毒，勿误用k，k即野葛，叶头尖有毛，又名断肠草，误用杀人，黄精则茎紫花黄，叶似竹叶也。发明，黄精为补中宫之胜品，宽中益气，使五藏调和，肌肉充盛，骨髓坚强，皆是补阴之功，但籥衰阴盛人服之，每致泄泻痞满，不可不

知。

（ 芎藭（本经名女萎又名玉竹）〔甘平无毒，肥白者良，入发散风热药生用，入补药蜜水拌，饭上蒸熟用。本经主中风暴热，不能动摇，跌筋结肉诸不足，久服去面黑黯，好颜色润泽，轻身不老。发明，萎苬甘润性平，滋肺益肾，补而不壅，善调厥阴久袭之风，故本经治中风暴热等病，皆取其养正祛邪之力也，别录主心腹结气，虚热腰痛，茎中寒，目痛眦烂泪出，甄权主内补不足，去虚劳客热，头痛不安，千金治风温自汗身重，语言难出，萎苬汤以之为君，其源本诸麻黄升麻汤，深得仲景之奥，时珍用治虚劳寒热， 疟不足之证，用代参蓍，不寒不燥，大有殊功，不止於去风热温毒而已，又主小便卒淋，发热口乾，眼黑头眩目赤涩痛，其性虽润，而无伤犯脾胃，夺食泄泻之虞，但其性之缓耳。

（ 知母〔苦甘寒无毒，肥白者良，盐酒炒用。本经主消渴热中，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补不足益气。发明，知母沉降，入足少阴气分，及足蕹明，手足太阴，能泻有馀相火，理消渴烦热蒸，仲景白虎汤，酸枣汤皆用之，下则润肾燥而滋阴，上则清肺热而除烦，但外感表证未除，泻痢燥渴忌之，脾胃虚热人误服，令人作泻 殊食，故虚损大忌，近世误为滋阴上剂，劳瘵神丹，因而天枉者多矣，本经言除邪气肢体浮肿，是指湿热水气而言，故下文云：下水补不足益气，乃湿热相火有馀，烁灼精气之候，故用此清热养阴，邪热去则正气复矣。

（ 肉苁蓉〔甘咸微温无毒，酒洗去甲及腐，切片焙用。本经主五劳七伤，补中除茎中寒热痛，养五藏，强阴益精气多子，妇人症瘕。发明，肉苁蓉与琐蕹，总是一类，味厚性降，命门相火不足者宜之，峻补精血，骤用反动大便滑泄，本经主劳伤补中者，是火衰不能生土，非中气之本虚也，治妇人症瘕者，咸能 坚而走血分也，又肉苁蓉止泄精遗沥，除茎中寒热痛，以其能下导虚火也，锁蕹治腰膝软弱，以其能温补精血也，总皆滋益相火之验，老人燥结，宜煮粥食之，但胃气虚者服之，令人呕吐泄泻，强蕹易兴，而精不固者忌之。

（ 天麻（本经名离母一名定风草茎名赤箭）〔辛平微温无毒，湿纸裹燥熟切片用。本经主杀鬼精物，蛊毒恶气，久服益气力，长阴肥健。发明，天麻味辛浓厚，性升属蕹，为肝家气分药，故肝虚不足，风从内生者，天麻芎 以补之，诸风掉眩，眼黑头旋，风虚内作，非天麻不治，小儿蚤痰风热，服天麻即消，天麻乃定

草，久服则遍身发出红斑，是驱风之验也，按天麻性虽不燥，毕竟风剂，若血虚无风，火炎头痛，口乾便闭者，不可妄投，本经言杀鬼精物，蛊毒恶气者，以其能定风，镇八方之邪气也，久服益气力，长阴肥健者，其性属籊，籊生则阴长也。

(白术(一名山姜))〔甘温无毒。云术肥大气壅，台术条细力薄，盛国狗头术皮赤稍大，然皆栽灌而成，故其气浊，不若於潜野生者气清，无壅滞之患。入诸补气药，饭上蒸数次用，入肺胃久嗽药，蜜水拌蒸，入脾胃痰湿药，姜汁拌晒，入健脾药土炒，入泻痢虚脱药，炒存性用，入风痹痰湿利水破血药，俱生用，然非於潜产者，不可生用也。本经主风寒湿痹，死肌痠疽，止汗除热，消食，作煎。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发明，白术甘温味厚，籊中之阴，可升可降，入脾胃二经，生用则有除湿益燥，消痰利水，治风寒湿痹，死肌痠疽，散腰脐间血，及冲脉为病，逆气急之功，制熟则有和中补气，止渴生津，止汗除热，进饮食安胎之效，本经主风寒湿痹死肌痠疽者，正以风寒湿三者合而成痹，痹者拘挛而痛是也，经曰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骨，死肌者，湿毒侵肌肉也，痠者，风寒乘虚客於肝脾肾经所致也，疽者，脾胃虚而湿热瘀滞也，如上诸证，莫由风寒湿而成，术有除此三者之功，故能祛其所致之疾也，止汗除湿进食者，湿热盛则自汗，湿邪客则发热，湿去则脾胃燥，燥则食自消，汗自止，热自除矣，又主大风在身而风眩头痛，目泪出消痰水，逐皮肤间风水结肿，除心下急满，及霍乱吐下不止，利腰脐间血，益津暖胃，消嗜食，得叁苓大补中气，得枳橘健脾胃饮食，本经言消食作煎留其滓以健脾胃气，食自化矣，仲景五苓散，祖素问泽术麋衔汤，并用生者，但彼兼麋衔以统血，则汗自止，此兼桂枝以通津，则渴自除，洁古枳术丸，祖金匱枳实汤，彼用生者以健胃，则逆满自愈，此用熟者以助脾，则饮食自强，且以荷叶裹饭为丸取清震之气，以鼓籊之力也，盖白术得中宫冲和之气，补脾胃药以之为君，脾土旺则清气升而精微上，浊气降而糟粕输，仲景有云：白术禀纯籊之土气，除邪之功胜，而益阴之效亏，故病属阴虚血少精不足，内热骨蒸，口乾唇燥，嗽吐痰，吐血鼻衄，便闭滞下者，法咸忌之，术燥肾而闭气，肝肾有动气者勿服，蕪涓子云：痠疽忌白术，其燥肾而闭气，故反生脓作痛也，凡藏皆属阴，世人但知白术能健脾，盛知脾虚而无湿邪者用之，反燥脾家津液，是损脾阴也，何补之有，此最易误，故特表而出之。

(苍术(本经名山蓊))〔苦辛温无毒，产茅山者，味甘形瘦多毛最

良，絳郡诸山者次之，楚中大块辛烈气燥者为下，制用糯米泔浸，刮去皮切片，同芝麻炒，或麻油炒通黄，去焦末，或去皮切片，蜜水拌饭上蒸用，又白露後以泔水净，置屋上晒露一月，谓之神术。本经主风寒湿痹，死肌痲疽。发明，苍术辛烈，性温而燥，可升可降，能径入诸经，僖鹤箴明之湿而安太阴，辟时行恶气，因经泔浸炒，故能除上湿发汗，与白术止汗则痺，腹中窄狭者须之，本经治风寒湿痹，死肌痲疽等证，总取性专开壅，故能发汗而去风寒湿气，祛湿而去死肌，痲疽下气而消痰食饮癖，又能总解诸郁，佐以香附快气之药，下气最速，一升一降，则郁散而气平也，脾精不禁，淋浊不止，腰背酸疼，用以脾津，津生於气也，同黄檗为二妙，治下部湿热疼肿，又苍术一味麻油制过为末，煮枣肉为丸，治疸下饮，许叔微患饮三十年始因少年夜坐写文，左向伏几，是以饮食多坠左边，饮酒止从左下有8，疸痛食殊嘈杂，饮酒半杯即止，十数日必呕酸水，暑月左半身绝无汗，服雄附矾牵牛遂戟等皆无效，自揣必有囊，如水之有窠臼，不盈科不行，乃悉屏诸药，以前丸服三月而疾除，暑月汗亦周身，灯下能书细字，皆苍术之力也，然惟素禀肥盛多湿者为宜，若形瘦多火者禁用。其神术已经露制，转燥为清，用以发散上部头风痲湿证，故治时行头痛有神术汤，此得制度之妙也。

（狗脊〔本经名百枝〕〔苦平微温无毒，酒浸炒去毛用。本经主腰背强，关机缓急，周痹寒湿膝痛，颇利老人。发明，狗脊为强筋骨要药，故本经主腰背强，周痹寒湿等疾，颇利老人者，补益肾气而坚强筋骨也，其性味形类，与相似，而功用亦不甚相远，四宝丹用金毛狗脊去毛，盐泥固济约红，苏木川乌头生用，等分为末，醋和丸，温酒盐汤下二十丸，治男妇毒风脚软，肾气虚弱，又病後足肿，煎洗效。

（贯藎〔别录名草鴟头〕〔苦微寒有毒。本经主腹中邪热气诸毒杀三虫。发明，贯藎苦寒而降，辟时行疫疠不正之气，疫发之时，以此药置水食之，则不得传染，且能解毒，坚，治妇人血气，本经治腹中邪热气诸毒，以其性专散结积诸毒，而虫积皆由湿热所生，苦寒能除湿热，故亦主之，王海藏治夏月痘出不快，快斑散用之，云贯藎有毒，而能解腹中邪热杀三虫，病从内发者多效，王百一选方，言食鲤鱼羹，为肋骨所哽，百药不效，或令以贯藎煎浓汁连进，一咯而出，可见软坚之功，不但治疮治血而已，病人虚寒无实热者勿服。

（巴戟天〔辛甘微温无毒，酒浸去心焙用，川产者良。本经主

大风邪气，阴痿不起，强筋骨，安五藏，补中增志益气。发明，巴戟天严冬不凋，肾经血分冲脉药也，故守真地黄饮子用之，即水经治大风邪气之谓，以其性补元籀而兼散邪，真元得补，邪安所留，是以可愈大风邪气也，主阴痿不起，强筋骨，安五藏，补中增志益气者，脾胃二经得所养，而诸虚自祛矣，又治脚气，补血海，病人虚寒加用之，有人嗜酒患脚气甚危，或教以巴戟半紮，糯米同炒去米大黄一紮炒为末，熟蜜丸，温水下七十丸，仍禁酒遂愈，惟阴虚相火炽盛者禁用。

（远志〔苗名小草〕〔辛苦温无毒，甘草汤泡去骨，制过不可陈久，久则油气戟人喉。本经主 逆伤中，补不足，除邪气，利九窍，益智慧，耳目聪明，不忘强志倍力，久服轻身不老。发明，远志入足少阴肾经气分，非心经药也，专於强志益精，主梦泄，盖精与志，皆肾所藏，肾气充，九窍利，智慧生，耳目聪明，邪气不能为害，肾气不足，则志气衰，不能上通於心，故迷惑善忘，不能闭蛰封藏，故精气不固也，小便赤浊，用远志甘草茯神益智为丸，枣汤服效，取其为阴火之向导也，昔人治喉痹失音作痛，远志末吹之，涎出为度，取其通肾气，而开窍也，又治妇人血噤失音，及一切痈疽，搐鼻治脑风，杀乌附毒，惟水亏相火旺者禁服，以其善鼓龙雷之性也，本经言治 逆伤中，详远志性温助火，非 逆所宜，当是呕逆之误，以其性禀纯籀，能通诸窍，窍通则耳目聪明，强志不忘，皆益肾气之验，别录云：去心下膈气，非呕逆之类乎，一切阴虚火旺，便浊遗精，喉痹肿痛慎用，苗名小草，亦能利窍，兼散少阴风气之结也。

（淫羊申（一名仙璣脾）〔辛温无毒，羊脂或酒炒用。本经主阴痿绝伤，茎中痛，利小便，益气力强志。发明，淫羊申手足籀明，三焦命门药也，辛以润肾，温以助籀，故本经治阴痿绝伤等证，真籀不足者宜之，坚筋骨，消瘰，一切冷风劳气，筋骨挛急，四肢不仁，补腰膝，强气力，一味仙璣脾酒，为偏风不遂之要药，惟阴虚走精，强籀不痿禁服。

（仙茅〔辛温有毒，忌犯铁器，酒浸焙乾用。发明，仙茅性热，补三焦命门之药，惟籀衰精冷，下元痿弱，老人失溺无子，男子禀赋素虚者宜之，若体壮相火炽盛者服之，反能动火，为叵测，按医说云：一人中仙茅毒，舌胀出口，渐大与肩齐，以小刀 之，随破随合，至百数，始有血一点出，曰可救矣，煮大黄芒硝与服，以药掺之，应手消缩，此皆火盛性淫之人过服之害也，然川产者少，伪充者不可不辩。

(玄叁(一名黑叁)〔苦微寒无毒,反藜芦。本经主腹中寒热积聚,女子产乳馀疾,补肾气,令人明目。发明,黑叁入足少阴肾经,主肾水受伤,真阴失守,孤痿无根,亢而僭逆,咽喉肿痛之专药,又治伤寒痿毒,汗下不解,发斑咽痛,心下懊绍,烦不得眠,心神颠倒欲绝者俱用,玄叁专清上焦氤氲之气,无根之火,本经治腹中寒热积聚,女子产乳馀痿并可清有形热滞,故消瘰仞结核,治目赤痛肿,本经又云:补气令人明目,不特暴赤肿痛,总皆散结清火之验也,但其性寒滑,脾虚泄泻者禁用。

(地榆〔苦涩微寒无毒,去梢酒拌炒黑用。本经主妇人乳产疼痛,七伤带下五漏,止痛止汗,除恶肉,疗金疮。发明,地榆入足厥阴,兼行手足筋脉,体沈而降,善入下焦理血,本经主乳产疼痛,七伤带下五漏者,是指去血过多,肝风内生之象,又云止汗止痛,除恶肉,疗金疮者,以其能和血也,若气虚下陷而崩带,及久痢脓血,瘀晦不鲜者,又为切禁,性能伤胃,误服多致口噤不食,又诸疮痛者加地榆,痒者加黄芩,以其能散血热也,烧灰香油调敷火烫,乃借火气引散血中之毒耳,稍专行血,不可混用。

(丹叁〔苦平微温无毒,酒炒用,反藜芦。本经主心腹邪气,肠鸣幽幽如走水,寒热积聚,破症除瘕,止烦满益气。发明,丹叁气平而降,心与包络血分药也。本经治心腹邪气,肠鸣幽幽如走水等疾,皆瘀血内滞,而化为水之候,止烦满益气者,瘀积去而烦满愈,正气复也,按四物汤治妇人病,不问胎前产後,经水多少,皆可通用,惟一味丹叁散,主治与之相同,盖丹叁能破宿血,生新血,安生胎,落死胎,止崩中带下,调经脉之神品,然其性长於行血,妊娠无故勿服,大便不实者忌之。

(紫叁(即牡蒙又名童肠,三四月间遍地茸生高三五寸逐层起台开紫花者是也)〔苦辛寒无毒,反藜芦。本经主心腹积聚,寒热邪气,通九窍,利大小便。发明,紫叁入足厥阴,兼入足太筋脉明血分,故治诸血病,及寒热血痢,痈肿积块,即本经治心腹积聚,寒热邪气之谓,瘀血去则九窍利,而二便通矣,古方治妇人肠覃,乌喙丸中用牡蒙,即紫叁也,仲景治下痢肺痛,用紫叁汤,取其散积血也,但市人罕识其真,详痢下肺痛,皆胸中气结之故,每以紫菀代之,虽气味之寒温不同, Q 之性则一。

(紫草〔甘咸寒无毒,色深紫而脆者良,淡紫质坚者曰紫梗,不入药。本经主心腹邪气五癢,补中益气,利九窍。发明,紫草入心胞络,及肝经血分,其功专於凉血活血。利大小肠故痘疹欲

出未出，血热毒盛，大便闭涩，色乾枯而毒不得越者宜之，已出而紫黑便闭者亦可用，盖紫草凉血，血凉则毒出，世俗误以为宣发之药非也，若已出而色红活者不宜，或白陷及大小便利者忌之，本经言治心腹邪气五痒者，乃活血利窍之义，发痘即活血利窍之大端也，言补中益气者，营血和，则中气受益矣。

（白头翁（一名野丈人）〔苦微寒无毒，产齐鲁，苗长叶白者力优，生柴胡中短小者力薄，得酒良。本经主温虐狂狷寒热，症瘕积聚瘕气，逐血止腹痛，疗金疮。发明，白头翁味苦微寒，入手足解明血分，本经言苦温者，传写之误也，其治温疟狂狷寒热等症，皆少解，解明热邪固结之病，结散则积血去而腹痛止矣，别录止鼻 6 景止毒痢 亦是热毒入伤血分之候，仲景治热痢下重，有白头翁汤，盖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痢则下焦虚，故以纯苦之剂坚之，男子阴疝偏坠，小儿头秃鼻 及热毒下痢紫血鲜血，用此并效，但胃虚大便完 不化，痢久下稀淡血水者勿服，以其苦寒降泄也。

（白及〔苦辛平微寒无毒，反乌附。本经主痈肿恶疮，败疽伤阴死肌，胃中邪气，贼风鬼击，祛缓不收。发明，白及性涩而收，得秋金之气，故能入肺止血，生肌治疮，本经主败疽伤阴死肌，皆热壅血伤，胃中邪气，亦邪热也，贼风祛缓，皆血分有热，湿热伤阴所致也，其治吐血咯血，为其性敛也，用此为末，米饮服之即止，试血法，吐水盆内，浮者肺血，沉者肝血，半浮半沉者心血，各随所见，以羊肺肝心煮熟，粵白及末，每日食之，其治金疮及痈疽方多用之。

（三七（纲目名山漆一名金不换）〔甘微苦温无毒。（广产形如人参者是有节者非）发明，时珍云：此药近时始出南人军中，用为刃箭疮要药，止血散血定痛，为末掺之，吐血 崩中下血血痢，产後恶血不下，并宜服之，凡杖扑伤损，瘀血淋漓者，随即嚼烂 G2 之，青肿者即消，若受杖时，先服一二钱，则血不冲心，杖後尤宜服之，此解明厥阴血分之药，故能治一切血病，独用研服尤良，取其专力也，一种庭砌栽植者，以苗捣敷肿毒即消，亦取散血之意。

（黄连〔苦寒无毒，产川中者，中空色正黄，截开分瓣者为良，云南水连次之，日本絳楚为下，治心藏火生用，治肝胆实火，猪胆汁炒，治肝胆虚火，醋炒褐色，治上焦火酒炒，中焦火姜汁炒，下焦火盐水炒，气分郁结肝火，煎絳茱萸汤炒，血分块中伏火，同乾漆末炒，食积火黄土拌炒。解附子巴豆轻粉毒，忌猪

肉。本经主热气目痛，眦伤泣出，明目肠 腹痛下痢，妇人阴中肿痛。发明，黄连性寒味苦，气薄味厚，降多升少，入手少阴厥阴，苦入心寒胜热黄连大黄之苦寒，以导心下之实热，去心窍之恶血，仲景九种心下痞，五等泻心汤，皆用之，泻心者，其实泻脾，实则泻其子也，下痢胃口虚热口噤者，黄连人参煎汤，时时呷之，如吐再饮，但得一呷下咽便好，诸苦寒药多泻，惟黄连苓朮性寒，而燥能降火去湿止泻痢，故血痢以之为君，今人但见肠虚渗泄，微似有血，不顾寒热多少，便用黄连，由是多致危殆，至於虚冷白痢，及先泻後痢之虚寒证，误用致死者多矣，诸痛疮疮，皆属心火，眼暴赤肿，痛不可忍，亦属心火，兼挟肝邪，俱宜黄连当归，治痢及目为要药，故本经首言治热气目痛，及肠 腹痛之患取苦燥之性，以清头目坚肠胃，祛湿热也，妇人阴中肿痛，亦是湿热为患，尤宜以苦燥之，古方治痢香连丸，用黄连木香，姜连散，用乾姜黄连，佐金丸用黄连絳茱萸，治消渴，用酒蒸黄连，治口疮，用细辛黄连，治下血，用黄连葫蒜，皆是寒因热用，热因寒用，而无偏胜之害，然苦寒之剂，中病即止，岂可使肃杀之令常行，而伐生发冲和之气乎，医经有久服黄连苦参反热之说，此性虽寒，其味至苦，入胃则先归於心，久而不已，心火偏胜则热，及其理也，近代庸流，喜用黄连为清剂，殊不知黄连泻实火，若虚火而妄投，反伤中气，阴火愈逆上无制矣，故阴虚烦热，脾虚泄泻，五更肾泄，妇人产後血虚烦热，小儿痘疹气虚作泻，及行浆後泄泻，并皆禁用。

（胡黄连〔苦大寒无毒，忌猪肉，犯之令人漏精。发明，胡黄连苦寒而降，大伐藏府骨髓邪热，除妇人胎蒸，小儿疳热，积气之峻药，同乌梅止小儿血痢，同鸡肝治小儿疳服，同猪置疗杨梅疮毒，同乾姜治子积，皆取伐肝肾热邪也，小儿肾气本实，故可当此，若脾胃肾藏不足者服之，夺人天元，为害不浅，惟霉疮用胡黄连，当归甘草猪口水酒煎服，二剂辄效，以其直誓下焦，善搜淫火之毒也。

（黄芩〔苦寒无毒，中空者为枯芩入肺，细实者为子芩入大肠，并煮熟酒炒用。本经主诸热瘧，肠 泄利，逐水下血闭，治恶疮疽蚀火疮。发明，黄芩苦燥而坚肠胃，故湿热黄瘧，肠 泻痢，为必用之药，其枯芩性升，入手太阴经，清肌表之热条芩性降，泻肝胆大肠之火，除胃中热，得酒炒上行，主膈上诸热得芍药甘草，治下痢脓血，腹痛後重身热，佐黄连治诸疮痛不可忍，同黑参治喉间腥臭，助白术安胎，盖黄芩能清热凉血，白术能补脾统血

也，此惟胎热升动不盛者宜之，胎寒下坠，及食少便溏者，慎毋混用，丹溪言黄芩治三焦火，仲景治伤寒少阳证，用小柴胡汤，汗下不解，胸满心烦，用柴胡汤桂姜汤，温病用黄芩汤，太阴少阳合病，用葛根黄芩黄连汤，心下痞满，用泻心汤，寒格吐逆，用乾姜黄芩黄连人参汤等方，皆用黄芩以治表 诸热，使邪从小肠而泄，皆本经主诸热之纲旨，其黄瘧肠 泻痢之治，取苦寒以去湿热也，逐水下血闭者，火郁血热之所致，大降则血行，水下而闭自通矣，昔人以柴胡去热不及黄芩，盖柴胡专主少阳往来寒热，少阳为枢，非柴胡不能宣通中外，黄芩专主阳明蒸热，阳明居中，非黄芩不能开泄蕴隆，一主风木客邪，一主湿土蕴着，讵可混论，芩虽苦寒，毕竟治标之药，惟躯晓者宜之，若阴虚伏热，虚阳发露，可轻试乎，其条实者兼行冲脉，治热血妄行，古方有一味子芩丸，治女人血热，经水暴下不止者最效，若血虚发热，肾虚挟寒，及妊娠胎寒下坠，脉迟小弱，皆不可用，以其苦寒而伐生发之气也。

（秦芎〔苦平微温无毒，雷公云：左文列为秦，治湿病，右文列为芎，发脚气，今药肆多右文者，慎勿混用。本经主寒热邪气，寒湿风痹，肢节痛下水利小便。发明，秦芎阴中微阳，可升可降，入手足阳明，以其去湿也，兼入肝胆以其治风也，故手足不遂，黄瘧酒毒，及妇人带疾须之，阳明有湿，则身体酸痛，肢节烦疼，及挛急不遂，有热则日晡潮热，用以祛风胜湿则愈，凡痛有寒热，或浮肿者，多挟客邪，用以祛风利湿，方为合剂，故本经治寒热邪气，寒湿风痹，肢节痛等证，若久痛虚羸血气不能营养肢体而痛，及下体虚寒，疼酸枯瘦等病，而小便清利者，咸非秦芎所宜，今庸师喜用秦芎，且不辨左文右文，凡遇痛证，辄用之，失其旨矣。

（柴胡（即寇胡）〔苦平无毒，入解表药生用，清肝炒熟用。本经主心腹肠胃中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推陈致新，明目益精。发明，柴胡能引清阳之气，从左上升，足少阳胆经之药胆清净之府，无出无入，禁汗吐下，惟宜和解，以其经居半表半里，本经治心腹肠胃结气，饮食积聚，寒热邪气，使清阳之气上升，而胃中留结宿滞，亦解散矣，仲景治伤寒寒热往来，但痛耳聋，妇人热入血室，皆为必用，小儿五疳羸热，诸症寒热，咸宜用之，痘疹见点後，有寒热或但下疼热，於透表药内用之，不使热留少阳经中，则将来无咬牙之患，虚劳寒热，多有可用者，劳有五劳，病在五藏，若劳在肝胆心包络有热，或少阳经寒热，则柴

胡为必用之药，劳在脾胃有热，或籛气下陷，则柴胡乃引清气退热之药，惟劳在肺肾者不可用，东垣补中益气用之者，乃引肝胆清籛之气上行，兼升髻参书之力耳，疮疽用之者，散诸经血结气聚也，今人以细者名小柴胡，不知小柴胡乃汤名也，若大柴胡汤，而用银州者可乎，按柴胡为少籛经药病在太籛，服之太早，则引 6 入门，病在阴经用之，则重伤其表，误人不可胜数，其性升发，病人虚而气升者忌之，呕吐及阴火炎上者勿服，若阴虚骨蒸服之，助其虚籛上逆，势必耗尽真阴而後已，奈何操司命之权者，多所未悟也。

（银柴胡〔甘微寒无毒，银州者良，今延安府五原城所产者，长尺馀，肥白而软，北地产者，如前胡而软，今人谓之北柴胡，勿令犯火，犯火则不效。发明，银柴胡行足籛明少阴，其性味与石斛不甚相远，不独清热，兼能凉血，和剂局方治上下诸血，龙脑鸡苏丸中用之，凡入虚劳方中，惟银州者为宜，若用北柴胡升动虚籛，发热喘嗽，愈无 字，可不辩而混用乎，按柴胡条下，本经推陈致新，明目益精，皆指银夏者而言，非北柴胡所能也。

（前胡〔苦微寒无毒，甄权曰：甘辛平无毒，白色者良，去尾用。发明，前胡入手足太阴籛明少籛，其功长於下气，故能治痰热喘嗽痞膈诸疾，气下则火降痰亦降矣，为痰气之要味，治伤寒寒热，及时气内外俱热，按二胡通为风药，但柴胡主升，前胡主降，有不同耳，又按前胡治气实风痰，凡阴虚火动之风痰，及不因外盛而有痰者禁用。

（防风〔甘辛温无毒，叉头者令人烦喘，叉尾者发人痼疾。本经主大风头眩痛恶风风邪，目盲无所见，风行周身，骨节疼痛。发明，防风浮而升籛也，入手太籛籛明，少籛厥阴，兼通足太籛，治风去湿之仙药也，以风能胜湿也，其治大风头眩痛，恶风风邪等病，其性上行，故治上盛风邪，泻肺实喘满，及周身痹痛，四肢挛急，目盲无所见，风眼冷泪，总不出本经主治也，防风治一身尽痛，乃卒伍卑贱之职，随所引而至，风药中润剂也，若补脾胃，非此引用不能行，盖於土中泻木也，凡脊痛项强，不可回顾，腰似折，项似拔者，乃手足太籛证，正当用之，凡疮在胸膈已上者，虽无手足太籛证，亦当用防风，为能散结，去上部风热也，经验方治妇人风入胞门，崩中不止，独圣散用一味防风，面糊酒调丸服，然惟血色清稀，而脉浮弦者为宜，如血色脓赤，脉来数者，又属一味子芩丸证，不可混也，惟肺虚有汗喘乏，及气升作呕，火升作嗽，阴虚盗汗，籛虚自汗者勿服，妇人产後血虚

发瘡，嬰兒瀉後脾虛發搐，咸為切禁。

（獨活〔辛苦微溫無毒，香而紫黑者真。本經主風寒所擊，金瘡止痛，奔豚瘧瘡，女子疝瘕。發明，獨活不搖風而治風，浮萍不沈水而治水，因其所勝而制也，本經治金瘡為風寒所擊而痛，及奔豚瘧瘡，女子疝瘕，皆邪風內賊之候，獨活生益州，較羌活其氣稍細，升中有降，能通營周身，而散風勝濕，與細辛同用，治厥陰頭痛目眩，又足少陰經伏風頭痛，紮足濕痹，不能動止者，非此不治，甄權以獨活治諸風濕冷，奔喘逆氣，皮膚枯癢，手足挛痛，勞損風毒齒痛，皆風濕相搏之病也，但氣血虛而遍身痛，及陰虛下體痿弱者禁用，南方無剛猛之風，一切虛風類中，咸非獨活所宜。

（羌活〔苦辛溫無毒，香而色紫者良。發明，羌活生於羌胡，雍州隴西西川皆有之，治足太陰風濕相搏，一身盡痛，頭痛肢節痛，目赤肤痒，乃却亂反正之主帥，督脈為病，脊強而厥者，非此不能除，甄權以羌活治賊風失音不語多痒，手足不遂，口面斜， 答 皆風中血脉之病也，蘇恭曰：疗風宜用獨活，兼水宜用羌活，風能勝濕，故羌活能治水濕，與芎 同用，治太陰厥陰頭痛，發汗散表，透關節，非時感冒之仙藥也，但內傷元氣血虛頭痛，及遍身肢節痛，皆非所宜，昔人治勞力感寒，於補中益氣湯中用之，深得補中寓瀉之意。

（升麻〔甘苦平無毒，忌見火，解莨菪毒。本經辟瘟疫瘴氣，邪氣盡毒，入口皆吐出，中惡腹痛，時氣毒疔頭痛，寒熱風腫諸毒，喉痛口瘡。發明，升麻能引清氣右升，足太陰本藥也，本經治疫瘴盡毒，取性升上行也，治中惡腹痛，取開發胃氣也，治喉痛口瘡者，取升散少太陰火熱也，同葛根則發散太陰風邪，同柴胡則升提胃中清氣，引甘溫之藥上升，故元氣下陷者，用此於陰中升太陰，以緩帶脈之縮急，凡胃虛傷冷，郁遏太陰氣於脾土，宜升麻葛根以升散其郁火，故補脾胃藥，非此引用不效，脾痺非此不除，升麻葛根湯，乃太陰發散藥，若初病太陰便服之，發動其邪，必傳太陰，反成其害也，又升麻葛根能發痘，惟初發熱時可用，見點後忌服，為其氣升，發動熱毒於上，為害莫測，而淋疹尤為切禁，誤投喘滿立至，按升麻屬太陰性升，力能扶助太陰氣，捍御陰邪，故於淋帶瀉痢脫肛方用之，取其升舉清太陰於上也，古方治噤口痢，用醋炒升麻，引人參蓮肉，扶胃進食，大有神效，凡上盛下虛，吐血 嗽多痰，陰虛火動，氣逆嘔吐，堤忡癲狂諸證，皆在所禁。

(苦叁〔苦寒无毒，反藜芦。本经主心腹结气，症瘕积聚黄瘿，溺有馀沥，逐水除痈肿，补中明目止泪。发明，苦叁黄檗之苦寒下降，皆能益肾，盖取其苦燥湿，寒除热也，热生风，湿生虫，故又能治风杀虫，惟肾水炼而相火胜者宜之，若脾胃虚而饮食絀少，肝肾虚而火衰精冷，及年高之人，不可用也，久服苦叁，多致腰重，因其性降而不升也，观本经主治，皆湿热为患之病，详补中当是补阴之误，以其能除湿热，湿热去而阴自复，目自明矣，然惟湿热者宜之，沈存中苦腰重，久坐不能行，此因病齿痛数年，用苦叁揩齿，其气味入齿伤肾所致也，後施昭先亦用苦叁揩齿，岁久亦病腰重，自後悉不用之，腰疾皆愈，或云苦叁既能补阴明目，何久服反病腰重乎，殊不知苦寒之性，直入心肾，内有湿热者足以当之，始得之则有辅阴祛邪之力，清热明目之功，湿热既去，而又服之，必致苦寒伤肾，腰重脚弱，在所不免，理固然也，何疑之有。

(白藜皮(一名白羊鲜)〔苦咸寒无毒，本经主头风黄瘿，逆淋沥，女子阴中肿痛，湿痹死肌，不可屈伸起止行步。发明，白藜皮气寒善行，味苦性燥，足太阴脾明经去风湿热药也，兼入手太阴肺明，为诸黄风痹要药，本经所主，皆风湿热邪，蕴酿经中之病，千金治婴儿风疹，热则生风，胸中有痰白羊鲜汤，取其善祛风热也，世医施之於疮科浅矣，下部虚寒之，人虽有湿证勿用。

(延胡索(即玄胡索)〔苦辛温无毒，上部酒炒，中部醋炒，下部水炒。发明，延胡索色黄入脾胃，能活血咸止痛，治小便溺血，得五瓊脂，同入肝经，散血破滞，炮灸论曰：心痛欲死，急觅延索，以其能散胃 气血滞痛也，盖当归芍药，调腹中血虚痛，延胡五瓊，治胸腹血滞痛，又延胡善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与当归桂心治一身上下诸痛，及经癸不调，产後血病，往往独行多功，杂他药中便缓，按延胡走而不守，惟有瘀滞者宜之，若经事先期，虚而崩漏，产後血虚而晕，咸非所宜。

(贝母〔甘苦平微寒无毒，反乌头，川者味甘最佳，西者味薄次之，象山者微苦又次之，一种大而苦者，仅能解毒，并去心用，凡肺经药，皆当去心，不独贝母也，其独颗无瓣者，名丹龙睛，误服令人筋不收持。本经主伤寒烦热淋漓邪气，症瘕喉痹乳难金疮风痉。发明，贝母乃手太阴肺经气分药，兼入少阴心经，一名佻翎 风言采其佻翎善解心胸郁结之气，故诗人以此寓焉，肺受心胞火乘，因而生痰，或为邪热所干，喘嗽烦闷，非此莫治，

详本经主伤寒烦热者，甘寒能解烦热也，淋漓者，热结二肠也，清心肺郁热，而淋漓通矣，疝瘕者，足厥阴之邪干手厥阴也，经曰诊得心脉搏滑急，为心疝，少腹当有形也，喉痹者，热郁结於上也经云一阴一筋结，谓之喉痹，心主三焦之脉，皆络於喉也，乳难者，郁热结於手足厥阴也，风痉者金疮热郁生风而成痉，总取解散郁结之邪也，仲景治伤寒寒实结胸，外无热证者，小陷胸汤主之，白散亦可，二方一主热痰内结，一主寒实内积，虽同一例，治不可混也，俗以半夏性燥，用贝母代之，不知贝母寒润，治肺家燥痰，痰因郁结者宜之，半夏性燥，治脾胃湿痰，痰因湿滞者宜之，二者天渊，何可代用若虚劳嗽，吐血咯血，肺痿肺痛痈疽及诸郁火证，半夏乃禁忌，皆贝母为向导也，至於脾胃湿热，涎化为痰，久则生火生痰，上攻昏愤，僵仆蹇涩诸证，生死旦夕，岂贝母可治乎，浙产者治疝瘕喉痹，乳难金疮风痉，一切痈疡，又同苦参当归，治妊娠小便难，同青黛治人面恶疮，同连翘治项上结核，皆取其开郁散结，化痰解毒之功也。

(山慈姑(金灯花根也九月开花朱色与叶不相见故又名无义草)〔甘微辛小毒。发明，山慈姑攻坚解毒，治喉肿疮毒瘰疬结核等证，紫金锭用之，亦是解诸毒耳，丹方治面上瘢痕，用山慈姑末，和轻粉硼砂末各少许，先用 G3 水笔涂患处，次掺上药，太乙膏盖日易一次，俟药消尽後，以鹰屎白蜜陀僧末，蜜水调护，数日勿见风日效，惟眼胞上者不可治，以其绣动不辍也。

(白茅根(一名地筋)〔甘寒无毒，与百脉根相类，百脉根出巴西，他处罕得。本经主劳伤虚羸，补中益气，除瘀血血闭寒热，能利小便。发明，甘寒能降，除伏热利小便止渴，治伤寒瘰逆喘咳，主吐衄诸血，治黄瘰水肿，胃反上气，五淋疼热，及痘疮乾紫不起，但呕逆吐亦有因於寒者，即非所宜，本经主治劳伤虚羸者，以甘寒能滋虚热，而无伤犯胃气之虞也，言补中益气，胃热去而中气复，是指客邪入伤中州渐成虚羸而言，非劳伤本病所宜，昔人考本草功用，言白茅根与百脉根相类，今肃州不行岁贡，百脉根无从可得，而止渴去热之用，白茅根裕如也，其茅花甘温，色白轻虚，力能上升入肺，散热止 屋上败茅，研传斑疮湿烂，取其收湿之力也。

(草龙胆〔苦涩大寒小毒，去芦或酒炒，或甘草汤浸一宿用，凡用勿空腹服，令人小便不禁。本经主骨间寒热，蚤蓂邪气，续绝伤，定五藏，杀蛊毒。发明，草龙胆苦寒降，主肝经邪热，下焦湿热，酒瘰黄肿，目痛赤肿瘀肉，小儿肝气，去肠中小虫，盖肝

胆湿热，取苦寒以泻之，时珍曰：相火寄在肝胆，有泻无补，故泻肝胆之热，正益肝胆之气，但大苦大寒，过伤胃中生发之气，反助火邪，亦如久服黄连，反从火化之义，本经主骨间寒热，是指热伤肾水而言，热生风，则发蚤搐，重则变为痿病，湿热邪气之在中下二焦者，非此不除，以其专伐肝胆之邪也，肝胆之邪去，而五藏安和，经脉之绝伤续矣，杀蛊毒者，去湿热之患也，凡胃气虚人服之必呕，脾虚人服之必泻，虽有湿热，慎勿轻用。

（细辛〔辛温无毒，产华阴及辽东者良，反藜芦。本经主 逆头痛脑痛，百节拘挛，风湿痺痛死肌，明目利九窍。发明，细辛辛温上升，入手足，厥阴少阴血分，治督脉为病，脊强而厥，本经治逆头痛脑痛，善搜厥阴伏匿之邪也，独活为使，治少阴头痛如神，亦主诸筋头痛，诸风药用之，治风湿痺痛，百节拘挛，去死肌明目者，取辛以散结，而开经脉窍队之邪也，味辛而热，温少阴之经，故仲景少阴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辛温能散，故凡风寒风湿头痛口疮喉痹 汗 纵 均取其能散浮热，亦火郁发之之义也，辛能泄泻肺，故风寒 嗽上气者宜之，辛能补肝，故胆气不足，则肝气有馀，蚤痿眼目诸病宜之，辛能润燥，故通少阴诸经，及耳窍闭塞者宜之，又主痰结湿火，鼻塞不利，凡口舌生疮者，用细辛黄连末掺之，凡血虚内热，火郁头痛，发热 嗽者戒用，以其辛烈耗散真气也，细辛辛之璿者，用不过五分。

（杜衡〔俗名马蹄香又名杜葵〕〔辛温无毒。发明，杜衡香窜，与细辛相似，故药肆以之代充细辛，亦能散头目风寒，下气消痰，行水破血，但其气浊，不能搜涤少阴经中之寒，稍逊细辛一筹耳。

（白微〔苦咸平无毒。本经主暴中风身热肢满，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气，寒热酸疼温疟洗洗，发作有时。发明，白微咸平降泄，抑筋扶阴，为足筋明经本药，兼行足少阴手太阴，本经主暴中风身热肢满，是热郁生风，痰随火涌，故令忽忽不知人狂惑邪气，寒热酸疼皆热邪所致，温疟乃冬时伏邪，至春而发缪氏经疏言暑邪所伤，秋必发为温疟，恐非经旨，别录疗伤中淋露者，女子伤犯阴中营血而成淋露之疾，用以除热益阴则前证神矣，下水气，利阴气者，总取益阴之功，真阴益而邪水下，性善降泄，故久服利人，金匱治妇人产中虚烦呕逆，安中益气，竹皮丸中用之，千金治风温发汗後身灼热，自汗身重多眠，鼻息必鼾，语言难出萎甬汤中用之，又治妇人遗尿不拘胎前产後，有白微芍药汤，取其有补阴之功，而兼行手太阴，以清膀胱之上原殊非虚寒

不禁之比也，古方多用治妇人者，以别录有疗伤中淋露之功也，凡胃虚少食泄泻，及喘多汗，籛气外泄者禁用。

（白前〔甘辛微温无毒。发明，时珍曰：白前入手太阴，长於降气肺气壅实而有痰者宜之，金匱治嗽而脉沈者，用泽漆汤以中有白前也深师治久嗽上气体肿，短气倚息不得卧，常作水鸡者用白前汤，外台治久嗽吐血用白前桔梗桑白皮甘草，皆取其下气耳，若虚嗽常哽气者不可用也，白前较白微稍温，较细辛稍平，专搜肺窍中风水，非若白微之咸寒，专泄肺胃之燥热亦不似细辛之辛窜，能治肾肝之沈寒也。本经逢原卷一终

本经逢原卷二

长洲石顽张璐路玉父纂述

芳草部

（当归〔甘辛温无毒，蜀产者力刚可攻，秦产者力柔可补，凡治本病酒制，有痰姜汁制，白者为粉归，性劣不入补剂。本经主逆上气，温疟寒热，洒洒在皮肤中，妇人漏下绝子，诸恶疮疡金疮，煮汁饮之。发明，当归气味俱厚，可升可降，入手少阴足太阴厥阴血分，凡血受病及诸病夜甚，必须用之，本经主逆上气，温疟寒热，妇人漏下绝子，皆取辛温润血之功，产後恶血上冲，亦必用之，别录温中止痛，甄权治下痢腹痛，女人沥血腰痛，好古治冲脉为病，逆气急，带脉为病腹痛，腰溶溶若坐水中，其功专於破恶血养新血，润肠胃，荣筋骨，泽皮肤，理痈疽，排脓止痛，盖血壅而不流则痛，当归甘温，能和营血，辛温能散内寒，使气血各有所归，入手少阴，心主血也，入足太阴，脾血也，入足厥阴，肝藏血也，身能养血，尾能行血，同人参黄则补气而生血，同牵牛大黄则行气而泻血，同桂附絳萸则热，同大黄芒硝则寒血虚以人参赤脂为佐，血热以生地条芩为佐，仲景治籛邪陷阴，手足厥寒，脉细欲绝用当归四逆汤，於桂枝汤加当归细辛通草，以通其血脉，即下痢脉大，气不归附，亦用此汤以归附之，凡血虚发热者，宜当归补血汤，方用当归三钱，黄一藜，作三服，心下刺痛者，一味当归酒煎服，专主血分诸病，海藏言当归血药，何本经治逆上气，按当归辛散，乃血中气药，故逆上气，有阴虚籛无所附者，用血药补阴，则血和而气降矣，凡冲任督带病，皆不可少，惟泄泻家痰饮家禁用。

（芎〔纲目名川芎〕〔辛温无毒，蜀产者，味辛而甘为上，他处产者，气味辛烈为下，反藜芦，叶名G4芩。本经主中风入脑头痛，寒筋挛缓急金疮，妇人血闭无子。发明，芎辛温，上升入肝

经，行冲脉，血中理气药也，故本经治中风入脑头痛等证，取其辛散血分诸邪也，好古言搜肝气补肝血，润肝燥补风虚，又治一切风气血气，及面上游风，目疾多泪，上行头目，下行血海，故四物汤用之者，皆搜肝经之风，治少髒厥阴头痛，及血虚头痛圣药，助清髒之气，去湿气在头，头痛必用之药，血痢已通，而痛不止，乃阴亏气郁药中加芎，气行血调，其痛立止，璣苑方验胎法，以生芎 末艾汤服一钱七，腹中微动者为胎，千金方治子死腹中，以芎 末酒调方寸匙，须臾二三服立出，凡骨蒸盗汗，阴虚火炎，嗽吐逆，及气弱之人不可服，其性辛散，令真气走泄而阴愈虚也。

（抚芎〔辛温无毒，产江左抚州，中心有孔者是。发明，抚芎升散专於开郁宽胸，通行经络，郁在中焦，则胸膈痞满作痛，须抚芎开提其气以升之，气升则郁自降，故抚芎总解诸郁，直瞽三焦，为通阴髒气血之使，然久服耗气，令人暴亡。

（蛇蛻鈇苦辛温无毒。本经主男子阴痿湿痒，妇人阴中肿痛，除气，利关节，癩瘰恶疮。发明，蛇蛻朱 襪专入右肾命门，少髒三焦气分，本经列之上品，不独助男子壮火，且能散妇人郁抑，非妙瞽本经精义，不能得从治之法也，但肾火易动，髒强精不固者勿服。

（说辛苦温无毒，香而燥者良，臭而润者勿用。本经主妇人疝瘕，阴中寒肿痛，腹中急，除风头痛，长肌肤，悦颜色。发明，攄均为足太髒寒郁经中，头项巅顶痛，及大寒犯脑，连齿颊痛之专药，女人阴肿疝疼，督脉为病，脊强而厥，亦多用之，雾露之邪，中於上焦，须兼木香，风客於胃泄泻，脾胃药中，宜加用之，今人只知 赈高巅顶头脑之药，而本经治妇人疝瘕，腹中急，阴中寒等证，皆太髒经寒湿为病，亦属客邪内犯之候，故用 诃 h 风除湿，则中外之疾皆痊，岂特除风头痛而已哉，云长肌肉悦颜色者，外用作面脂之类是也，但头痛挟内热，春夏温病热病，头痛口渴，及产後血虚火炎头痛，皆不可服。

（白芷（即都梁香）〔辛苦温无毒。本经主女人漏下赤白，血闭阴肿，寒热头风，侵目泪出，长肌肤，润泽颜色，可作面脂。发明，白芷辛香升发，行手髒明，性温气厚，行足髒明，芳香上瞽，入手太阴，为解利髒明风热头痛，及寒热头风，侵目泪出之要药，其所主之病，不离三经，如寒热头风，眉棱骨痛头目齿痛，三经之风热也，漏下赤白痈疽，头面皮肤风 燥痒，三经之湿热也，风热者辛以散之，湿热者温以除之，都梁丸治崩漏赤白，深

得本经之旨，性善风，女人漏下赤白，皆风入胞门所致，辛香入脾，故又能温散血闭阴肿，及寒热头风，侵目泪出，总取辛散利窍之功，其长肌肤润泽颜色者，则有排脓长肉之力，所以外科用之，痘疹起胀，连皮肿者，於解毒药内用之，预杜将来发痒之患，今人用治肠痈，有败脓淋漓不已，腥秽殊甚，遂致脐腹冷痛，须此排脓，脓尽乃以他药补之，烧 @虫蛇，为末新汲水调频灌，解蛇毒内攻，和胆矾麝香，掺蛇伤溃烂，但性温而升，味苦而散，故呕吐因於热者，漏下赤白，因於火者勿用，痈疽溃後，亦宜渐絀，以其能耗胃气也。

（白芍药〔酸苦平微寒无毒，入补脾药酒炒，入止血药醋炒，入和营药及下痢後重，血热痈毒药，并洗酒生用入，血虚水肿腹胀药，桂酒制用，反藜芦。本经主邪气腹痛，除血，利小便，益气。发明，白芍药酸寒，敛津液而护营血，收阴气而泻邪热，盖泻肝之邪热，所以补脾之阴，即本经主邪气腹痛益气之谓，故仲景以为补营首药，入肝脾血分，及籐维寒热，带脉腹痛，补中下二焦，能於土中泻水，为血痢必用之药，然须兼桂用之，方得敛中寓散之义，建中汤之妙用，人所不知，盖泻痢皆太阴之病，建中专主太阴腹痛也，其治血，黄 桂枝五物汤中用之，非深譬本经妙理者不能也，又得炙甘草治腹中急痛，同白术补脾，同芎 泻肝，从人参补血虚，从黄连止泻痢，同姜枣温经散湿，在用者各得其宜耳，凡人籐气虚衰，阴气散漫，患腹胀满急，於补中益气药中，加白芍药一味以收阴，则籐虚不受阴制之胀，得籐药便消矣，然气虚内寒者不可用，古云絀芍药以避中寒，诚不可忽，产後不可用，以其酸寒泻肝，伐生发之气也，小便不利者禁用，以膀胱得酸收敛愈秘也，而真武汤中，又用以利小便者，深得本经之旨，盖真武汤本治少阴精伤，而证见虚寒，非太籐膀胱癰闭之候，以其能益阴滋血，培养津液，小便自行，非通利也，至於桂枝汤中用以护营血，使邪不得内犯，建中汤中用以培土藏，而治籐邪内陷腹痛，此皆仲景用药之微妙，端不外本经之义，其除血，破坚积，治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皆指赤者而言，与白芍无预，因本经未分赤白，故一贯例之。

（赤芍药〔酸苦微寒无毒，酒洗用。本经除血，破坚积寒热疝瘕，止痛利小便。发明，赤芍药性专下气，故止痛不絀当归，苏恭以为赤者，利小便下气，白者止痛和血，端不出本经除血，破坚积，止痛利小便之旨，其主寒热疝瘕者，善行血中之滞也，故有瘀血留着作痛者宜之，非若白者酸寒收敛也，其治血 利小便

之功，赤白皆得应用，要在配合之神，乃着奇耳。

（牡丹皮〔苦辛平无毒，酒洗去硷土，曝乾，勿见火。本经主寒热中风，蚤蓂邪气，除症坚瘀血留舍肠胃五藏，疗痈疮。发明，牡丹皮入手足少阴厥阴，治血中伏火，故相火胜肾，无汗骨蒸为专药，本经主寒热中风，蚤蓂等证，以其味辛气窜，能开发陷伏之邪外散，惟自汗多者勿用，为能走泄津液也，痘疹初起勿用，为其性专散血，不无根脚散阔之虑，王安道云：志不足者，足少阴病也，故仲景肾气丸用之，後人惟知黄柏治相火，不知丹皮之功更胜也，又症坚瘀血，留舍肠胃五藏，及阴虚吐血 蛙 岔 纂以能行瘀血，而又能安好血，有破积生新，引血归经之功，故犀角地黄汤用之，凡妇人血崩，及经行过期不净，属虚寒者禁用，又赤者利血，白兼补气亦如赤白芍药之义，诸家言其性寒，安有辛香而寒者乎。

（木香〔辛苦温无毒，形如枯骨，味苦色淡黄者良，味咸色黑勿用，生用理气，燥熟止泻。本经主邪气，辟毒疫，强志止淋露。发明，木香气香味厚，不独砮而下降，盖能理胃以下气滞，乃三焦气分之药，兼入肺脾肝三经，能升降诸气，故上焦气滞 郁宜之者，金郁则泄之也然虽入肺，而肺燥气上者良，非所宜，其中焦气滞不端宜之者，脾胃喜芳香也，下焦气滞後重宜之者，塞者通之也，若治中 气滞不端，心腹疼痛，以槟榔佐之，使气下则结痛下散矣，本经辟疫毒邪气，强志，止淋露，以其辛燥助籐，善开阴经伏匿之邪，大明治心腹一切气，膀胱冷痛，呕逆反胃，霍乱泻痢，健脾消食安胎，甄权治九种心痛，积年冷气併癖，症块胀痛，壅气上冲，烦闷羸劣，女人血气刺痛不可忍，然香燥而偏於籐，肺虚有热，血枯而燥，及阴火冲上者勿服。

（甘松香〔甘温无毒。发明，甘松芳香升窜，能开脾郁，少加脾胃药中，甚醒脾气，主恶气卒心腹痛满，风疝齿珣，得白芷白附子良，脚气膝肿，煎汤淋洗效。

（山柰〔辛温无毒。发明，山柰芳香入籐明暖胃，辟瘴疠恶气，治心腹冷气痛，寒湿霍乱，风虫牙痛，皆芳香正气之力也。

（高良姜〔辛大温无毒，燥熟用，子名红豆蔻。发明，良姜辛热，纯籐上升，入足籐明太阴二经，为客寒所犯，则逆冷霍乱，腹痛诸病生焉，辛温暖脾胃而逐寒邪，则胃中冷逆自除，霍乱腹痛自愈，甄权治腹内久冷气痛，去风冷 弱，大明主转筋泻利反胃，解酒毒消食，苏颂治恶心呕清水，皆取暖胃温中散寒之功也，而寒疝小腹掣痛，须同茴香用之，产後下焦虚寒，瘀血不行，小腹

结痛者加用之，若胃火作呕，伤暑霍乱禁用，为其温燥也。红豆 G5 辛温，主水泻霍乱，心腹绞痛，止呕进食，大补命门相火，故正元丹中用之，然能动火伤目致 不宜久服。

（草豆蔻〔辛温无毒，面裹燥热去面用。发明，草豆蔻性温，入脾胃二经，东垣曰：风寒客邪，在胃口之上，当心疼痛者宜之，丹溪曰草豆蔻性温，能散滞气，若明知口食寒物，胃 作疼，或湿郁成病者，用之神效，若热郁者不可用，恐积温成热也，然多用能助脾热，伤肺损目，故阴虚血燥者忌之。

（草果（亦名豆蔻）〔辛温涩无毒，去生用。发明，草果与草豆蔻，总是一类，其草果治病，取其辛热浮散能入太阴脾明，除寒燥湿，开郁化食，利膈上痰，解面湿鱼肉诸毒，与知母同用，治瘴疟寒热，取其一阴一脾，无偏胜之害，盖草果治太阴独胜之寒，知母治脾明独胜之火也，然疟亦有不由於岚瘴气，而实邪不盛者忌服，凡湿热瘀滞，伤暑暴注，溲赤口乾者禁用。

（白豆蔻（俗名晓蔻）〔辛温无毒，忌见火，去净隔膜，不尔令人隔满，凡草果草豆蔻缩砂皆然，不独白豆蔻也。发明，白豆蔻辛香上升，入脾肺二经，散肺中滞气，治脾虚疟疾，呕吐寒热，能消能磨流行三焦，营卫一转诸证自平，古方治胃冷积气呕逆反胃，消谷下气，宽膈进食解酒毒，皆相宜也，若火升作呕，蕴热作痛者勿服。

（缩砂密（俗名砂仁）〔辛温涩无毒。发明，缩砂属土醒脾调胃，为脾胃肺肾大小肠膀胱七经之气药，能引，诸药归宿丹田，治脾虚泄泻，宿食不消泻痢白沫，腹中虚痛，寒饮胀痞，噎膈呕吐，和中行气，止痛安胎，用之悉效，同熟地茯苓，纳气归肾，同檀香豆蔻下气安肺，得陈皮白术，和气益脾，惟新产妇忌之，恐气骤行动血也，今人治血痢亦多用之，若积欲尽时良，非所宜又血虚火炎 嗽禁用，妊妇气滞者宜服，若气虚者多服，反耗其气多致难产，南人性喜条畅，食品每多用之，北人性喜潜藏，药中赤罕用者。

（益智子〔辛温无毒，去晓盐水炒用。发明，益智行脾退阴，三焦命门气弱者宜之，脾主智，此物能益脾胃，理元气，补肾虚滑精，胃虚多唾，女人崩漏，治心气不足梦泄，夜多小便，及冷气腹痛，於土中益火也，集验方缩泉丸，治稷气不足，方用益智子盐炒去盐，与乌药等分为末，酒煮山药粉为糊丸，如梧子大，空心盐汤下七十丸，丹方治夜多小便，取二十四枚，入盐同煎服之有验，按益智功专补火，如血燥有火，湿热暴注，及因热而遗

浊，色黄乾结者，不可误用也。

（荜 〔辛大温无毒，醋浸刮去皮子，免伤肺上气。发明，荜 辛热浮散，为头疼鼻渊要药，取其能入箴明经，散浮热也，性能温中下气，治霍乱水泻，心腹满者宜之，然辛热耗散，能动脾胃之火，多用令人喘 目昏，肠虚下重，以其走泄真气也。

（叶（子名 酱）〔辛温无毒。发明，叶辛热，能下气温中，破痰散结气，解瘴疠，岭南人以叶合槟榔食，取其辛香，能破瘴疠之气也，其子可以调羹，故谓之酱，荜 之类也。

（肉豆蔻（俗名肉果）〔辛温无毒，糯米粉 燥熟用，勿犯铁。发明，肉豆蔻辛香，入手足箴明，温中补脾，宽膨胀，固大肠，为小儿伤乳吐逆泄泻之要药，二神丸合补骨脂治肾泻，盖取补脾以治肾邪也，按脾土性喜芳香，故肉果与脾胃最为相宜，以其能下气者脾胃得补则健，非若厚朴枳实之峻削也，热郁暴注禁用，以其辛温性滞也。

（补骨脂（俗名破故纸字音相近之误也）〔苦辛大温无毒，盐酒浸焙乾用，与胡麻同炒良，忌 薑羊肉诸血。发明，补骨脂属火，收敛神明，能使心胞之火，与命门之火相通，使元箴坚固，骨髓充实涩以固脱也，胡桃属水，润燥养血，血属阴恶燥，故油以润之，佐补骨脂，有水火相生之妙，故局方青娥丸用之，孙思邈言，补肾不若补脾，许学士言，补脾不若补肾，肾气虚弱，则箴气衰劣，不能薰蒸脾胃，令人痞满少食，譬如釜底无火，虽终日不熟，箴衰则饮食亦不能消化，济生二神丸，治脾肾虚寒泄泻，用补骨脂补肾，肉豆蔻补脾，如絳菜莢以平其肝，加木香以顺其气，使之斡旋，若精伤溺赤涩痛者，去木香易五味子，腰膝酸疼，肾冷精流者用之屡效，凡阴虚有火，梦泄溺血，大便闭结者勿施。

（姜黄〔辛苦温无毒，藏器曰辛少苦多，性热不冷，或云大寒误矣，有二种，蜀川生者，色黄质嫩有须，折之中空有眼，切之分为紫片者，为片子姜黄，江广生者，质粗形扁如乾姜，仅可染色，不入汤药，今药肆混市误人，徒有耗气之患，而无治疗之功也。发明，姜黄郁金蓬术，三物形状功用皆相近，但郁金入心，专治心包之血，姜黄入脾，兼治血中之气，蓬术入肝，兼治气中之血，为不同耳，古方三痹汤，用片子姜黄，治风寒湿气手臂痛，戴元礼曰：片子姜黄，能入手臂治痛，其兼理血中之气可知，能治症瘕痼疽，通经消肿毒，功力烈於郁金，但血虚臂痛者服之，病必增剧。

（郁金〔辛苦平无毒，本草以为性寒误矣，安有辛香而寒之理，蜀产者，体圆尾锐，如蝉腹状，发苗处有小孔，皮黄而带黑，通身粗皱如梧桐子纹，每枚约重半钱，折开质坚色黄，中带紫黑，嗅之微香不烈者真，若大小不等，色黄皮起细横纹，有须如线，折之中空质柔，内外皆黄，其气烈者，即片子姜黄也，体圆者首尾相似，通身横纹，发苗处无小孔，折开气烈触鼻者，染色姜黄中之小者也，蓬术则大块色青黑，最大者为广茂，与此不类，苏恭不能分别，乃为一物谬矣。发明，郁金辛香不烈，先升後降，入心及包络，治吐血 闷愤 破恶血血淋尿血，妇人经脉逆行，产後败血冲心，及宿血心痛，并宜郁金末，加姜汁童便同服，其血自清痰中带血者加竹沥，又鼻血上行者，加入四物汤，一妇患失心风癲十年，用郁金四紫，佐明矾一紫为丸，朱砂为衣，才服五十丸，心间如有物脱去，再服而苏以郁金入心去恶血，明矾化顽痰，朱砂安神故也，又能化症瘕为水，岭南蛊毒为害，初觉胸腹痛，即用升麻或胆矾吐之，若膈下急痛，以米汤郁金末三钱服之，调即泻出恶物，或合升麻郁金服之，不吐则下，此李巽岩为雷州司理鞠狱得此方，活人甚多，按以上诸治，其功皆在破宿生新，今世误以为诸血圣药，病者不惜重费，医者藉为射利，咸以姜黄代充，为害非浅凡属阴虚失血，及阴火迫血上逆，咸为切禁。

（蓬莪 〕即蓬蔡□〔苦辛温无毒，入肝经药醋炒，入心脾药面 煨熟入四物汤调经羊血或鸡血拌炒。发明，蓬莪 〕肝破血，治妇人血气结积痛，痰癖冷气，跌扑损痛下血，及内损恶血，通肝经聚血，盖此药专破气中之血也，按蓬莪 〕积之药，但虚人得之，积不去而真已竭，更可虞也须得参术健脾胃，补中寓泻，乃得力耳。

（荆三棱〔苦平无毒，生荆楚地故名荆三棱，真者绝少，今世所用，皆草三棱也，醋炒用之。发明，三棱肝经气分药也，能破血中之气散血结通肝经积血，主寒癖结块，产後恶血，血结腹痛，通月水堕胎，以其力峻，故难久服，有人病症瘕腹胀，用三棱莪江策瓌煎服，下一黑物如鱼而愈，按洁古云：三棱能泻真气，虚者勿用，东垣破积诸方，皆与人参赞助，如专用罔眩，脾胃愈虚，不能运行，其积亢逆益甚矣。

（香附（即莎草根）〔辛微苦甘平无毒，产金华光细者佳，入血分，补虚，童便浸炒，调气，盐水浸炒，行经络，酒浸炒，消积聚，醋浸炒，气血不调，胸膈不利，则四者兼制，肥盛多痰，姜汁

浸炒，止痛漏血，便制炒黑，走表药中，则生用之。发明，香附之气，平而不寒香而能窜，乃足厥阴肝，手少三焦气分主药，兼入冲脉，开郁气，消痰食，散风寒，行血气，止诸痛，月候不调，胎产崩漏，多怒多忧者之要药，治紫豆气妨，心绳少气是血中之气药也，盖血不自行，随气而行，气逆而郁，则血亦凝滞气顺，则血亦随之而和畅矣，生则上行胸膈，外鬻皮毛，故能散风寒，熟下走肝肾，外彻腰足，故能调血气，得参术则益气，得归地则调血，得木香则流滞和中得沉香则升降诸气，得芎 苍术则总解诸郁，得山栀黄连则降火清热，得茯苓则交心肾，得茴香补骨脂则引气归元，得厚朴半夏则决壅消胀，得紫苏 h 解散邪气，得三棱莪 h 消磨积块，得艾叶则治血气，暖子宫，乃气病之总司，女科之主帅也，惟经水先期而淡，及失气无声无臭者勿用，血气本虚更与利气，则行之愈速矣。

（茉莉花〔辛熟无毒，根热有毒。发明，茉莉古花方罕用，近世白痢药中用之，取其芳香散陈气也，其根性热有大毒，以酒磨一寸服，即昏迷一日乃醒，服二三寸，二三日醒，惟接骨脱臼，用以傅之，则不知痛也。

（排草香〔辛温无毒。发明，芳香之气皆可辟臭去邪恶气，鬼魅邪精，天行时气，并宜烧之，水煮洗水肿浮气，与生姜芥子煎汤，浴风症呕者

（申香〔辛微温无毒，广产者良，但叶甚少，土人每以排草叶伪充，最难辨别，须於茎上，择去色绿未经霉坏者方效。发明，申香入手足太阴，芳香之气助脾醒胃，故能止呕逆，开胃进食，温中快气，去瘴气，止霍乱，治心腹痛，凡时行疫疠，山岚瘴疟，用此醒脾健胃，则邪气自无容而愈矣，但阴虚火旺，胃虚作呕，内无留滞者不可用，恐反伤正气，引邪内入，江浙土产者，代胃消食，其茎能耗气，用者审之。

（薰香（即零陵香）〔甘平无毒，广产者良，云簾产者气浊，不堪入药。发明，薰香辛散上鬻，故心痛恶气，齿痛鼻塞皆用之，单用治鼻中 肉鼻 ，香以养鼻也，多服作喘，为能耗散真气也。

（兰香〔辛温无毒，菜部移此，濒湖纲目，芳草部有兰草，菜部有兰香，名曰罗勒，种类不同，因考正之，按兰有三种，一种曰兰草，其气浓浊，即今之省头草也，一种曰兰香，植之庭砌，二十步内即闻香，俗名香草，以子能去目 故又名勦障草，一种名罗勒，茎叶较兰香稍粗大，形虽璠类，而气萃浊，以嫩时可食，仅入菜部，不堪入药。本经利水道，杀虫毒，辟不祥久服益气，

轻身不老，通神明。发明，兰气芳香，能辟疫毒恶气，楚人以之为佩，又能辟汗湿之气，故又名辟汗香，入手足太阴腧明，力能调中消食，去恶气，治江疝，口中时时溢出甜水者，非此不除，按兰性芳香辛温，专走气道，故能利水调肝和脾，其功倍於申香，善调呕逆，散积久陈郁之气，素问云：五味入口，藏於胃，以行其津气，津液在脾，令人口甘，此肥美所发也，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东垣治消渴生津，饮用兰叶，盖本於此，又治牙疼口臭，有神功丸，亦用兰香，云如无以申香代之，近世有誤认幽兰为兰香者，大可噴饭，观本经利水杀虫毒辟不祥之治，岂幽兰能之，乎古方治疔风兰香散，去其散肺胃中之湿热虫毒也，普济方治反胃，兰香和甘蔗汁服之，钱氏治小儿鼻疳赤烂，兰叶烧灰二钱，铜绿半钱，轻粉二字为末，日傅三次即愈。子治目及尘物入目，以三五颗内目中，少顷其子湿胀，与物俱出，又主暴得赤眼後生 丑用兰香子一粒，入眦内，闭目少顷，连膜俱出，盖此子得湿即胀，故能染惹泪浮膜尔，然目中不可着一尘，而此可纳三五颗，亦不妨碍，又小儿食肥甘口臭齿黑，名曰崩砂，渐至齲烂，名曰溃槽，又或出血，名曰息露，则齿落，名曰腐根，用兰香子末轻粉各一钱，蜜陀僧约赤，醋淬妍末半紮，和匀每以少许傅齿，及齲上，内服甘露饮立效。时珍曰：兰香须三月枣叶生时种之乃生，否则不生，常以鱼腥水冷泥水螫泥水浇之，则香而茂，不宜粪水，着粪则萎，其子大如枣而褐色不光，七月收之，种时防蚁，湿则有脂浮胀，须以枯炭末掩之。

（泽兰〔苦甘微温无毒，取叶酒洗用。本经主金疮痈肿疮脓。发明，泽兰入足太阴厥阴血分，专治产後血败，流於腰股，拘挛疼痛，破宿血，消症瘕，除水肿，身面四肢浮肿，本经主金疮痈肿疮脓，皆取散血之功，为产科之要药，更以芎归童便佐之，功效胜於益母。

（马兰〔辛平无毒，赤茎者良。发明，马兰入腧明血分，与泽兰功用相近，故能破宿生新，丹方治妇人淋浊痔漏有效，喉痹肿痛，以马兰根叶捣汁，入米醋滴鼻孔，或灌喉中，取痰自开，绞肠袪腹痛，以马兰细嚼咽汁立安，水肿溺涩，马兰一握，黑豆小麦各一撮，酒水煎服效，蛇伤，搗汁和醋擦之，皆取散血解毒也。

（香薷〔辛微温无毒，江西白花者良。发明，香薷辛温，先升後降，故热服能发散暑邪，冷饮则解热利小便，治水甚捷，世医治

暑病，以香薷饮为首药，然暑有乘凉饮冷，致腠气为阴邪所遏，遂病发热恶寒头痛，烦躁口渴，或吐或泻，或霍乱者，宜用此发越腠气散水和脾，若饮食不节，劳役作丧之人伤暑，发热大渴，烦渴喘促者，乃劳倦内伤之证，必用清暑益气，如大热大渴，又宜人参白虎之类，以泻火益元，更有汗出如雨，吐泻脱元，四肢清冷，脉微欲脱者，又须大顺浆水散等方救之，若用香薷饮，是重虚其表，顷刻脱亡矣，今人不知，概用沈冷代茶，若元气虚人服之，往往致病，盖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药，如冬月之用麻黄，气虚者岂可漫用，深师香薷丸，治通身水肿，以香薷熬膏，丸白术末，日三夜一服，米饮下之效。

（爵劳肭俗名赤眼老母草）〔咸寒无毒。本经主腰脊痛，不得劳翹 仰艰难，除热，可作汤浴。发明，爵勛搜樵血脉，苏恭言疗血胀下气，杖疮捣汁涂之立祛，观本经诸品，不出活血舒筋之用也。〕

（荆芥（又名假苏）〔辛微温无毒，产後止血，童便制黑用，凡食河豚及一切无鳞鱼与驴肉俱忌之，食黄 鱼後服之，令人吐血，惟地浆可解，与蟹同食动风。本经主寒热鼠鼯癩伽生疮，破结聚气，下瘀血除湿疽。发明，荆芥穗入手太阴足厥阴气分，其功长於祛经络中之风热，观本经所主，皆是搜经中风热瘀血之病，又能清头目，去瘀血破结气，消疮毒，故风病血病疮病产後为要药，治风兼治血者，以其入风水之藏，即是藏血之地，故并主之，华元化治产後中风，口噤发痉，及血晕不醒，荆芥末三钱，豆淋酒调服神效，产後血晕，热童便调服，而表虚自汗，阴虚而赤者禁用，今人但遇风证，概用荆芥，此流气散之相沿耳。〕

（紫苏〔辛温无毒，叶紫者能散血脉之邪最良。发明，苏叶味辛入气分，色紫入血分，升中有降，同橘皮砂仁，则行气安胎，同申香乌药，则快气止痛，同麻黄葛根，则发汗解肌，同芎 当归，则和营散血，同木瓜厚朴，则散湿解暑，同桔梗枳椇，则利膈宽中，同杏仁窠子，则消痰定喘，然不宜久服，泄人真气，单用煮汁解蟹毒，若脾胃虚寒人过服，多致滑泄，往往不觉也，其梗能行气安胎，但力浅薄，难於奏效，亡血家大虚，及妊妇产妇发散，用苞最佳，本乎天者亲上，取其包含子气，且气味皆薄，而无过汗伤中之患也。〕

（苏子〔辛温无毒，粗而色深紫者真，细而色淡者假。发明，诸香皆燥，惟苏子独润，为虚劳 嗽之专药，性能下气，故胸膈不利者宜之，与橘红同为除喘定嗽，消痰顺气之良剂，但性主僮

鹤。气虚久嗽，阴虚喘逆，脾虚便滑者，皆不可用。

（水苏（一名鸡苏）〔辛温无毒，子名荏子。本经下气杀谷，除饮食，辟口臭，去邪毒，辟恶气。发明，水苏即苏之野生色青者，其气芳香，故本经所主，一皆胃病，专取芳香正气之义，同方用治血病者，取以解散血中之气也，气散，则血亦散矣。

（薄荷〔辛平无毒，苏产者良，去梗用。发明，薄荷辛凉上升，入肝肺二经，辛能发散，专於消风散热，凉能清利，故治 嗽失音，头痛头风，眼目口齿诸病，利咽喉，去舌胎，小儿蚤热，及癩疥疮疥为要药，其性浮而上升，为药中春升之令，能开郁散气，故逍遥散用之，然所用不过二三分，以其辛香伐气，多服久服，令人虚冷，瘦弱人多服动消渴病，阴虚发热， 嗽自汗者勿施。

隰草部

（菊〔黄者苦甘平，白者苦辛平，皆无毒，野生者名苦蕒，可捣涂痈肿疔毒，服之伤人脑。本经主诸风头眩肿痛，目欲脱，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利血气，轻身耐老延年。发明，菊得金水之精英，补水以制火，益金以平木，为去风热之要药，故本经专主头目风热诸病，取其味甘气清，有补阴养目之功，盖益金则肝木平而风自息，补水则心火制而热自除矣，其治恶风湿痹者，以其能清利血脉之邪，而痹湿得以开泄也，又黄者入金水阴分，白者入金水藩分，紫者入妇人血分，观金匱侯氏黑散，千金秦苻散俱用菊花为君，时珍所谓治诸头目，其者深矣，近有一种从番舶来，六月开花，但有正黄而无间色，岂特黄州脱瓣为瑾哉。

（艾〔苦辛温无毒，蕲州者为胜。发明，艾性纯籊，故可以取太籊真火，可以回垂绝元籊，服之则走肝脾肾三阴，而逐一切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生用则性温，炒熟则大热，用以灸火，则透诸经而治百病，苏颂言其有毒误矣，夫用药以治病，中病则止，若素有虚寒痼冷，妇人湿郁带漏之病，以艾和归附诸药治之，夫何不可，艾附丸调经而温子宫，兼主心腹诸痛，襟艾汤治虚痢，及胎妊产後下血，雷火 同丁香麝脐熨，寒痹挛痛，若老人脐腹畏冷，及寒湿脚气，以熟艾入布兜之，惟阴虚火旺，血燥生热，及宿有失血病者为禁，有人患风瘙癢疹，不时 发，以绢擦之即消，亦取其辛散开发之力。

（茵陈蒿〔苦平微寒无毒。本经主风湿寒热邪气，热结黄疸。发明，茵陈有二种，一种叶细如青蒿者，名绵茵陈，专於利水，为湿热黄疸要药，一种生子如铃者，名山茵陈，又名角蒿，其味辛

苦小毒，专於杀虫，治口齿疮绝胜，并入足太籛，本经主风湿寒热，热黄疸结湿伏籛明所生之病，皆指绵茵陈而言，仲景茵陈蒿汤，以之为君，治湿热发黄，梔子柏皮汤，以之为佐，治燥热发黄，如苗涝则湿黄，旱则燥黄，其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以之为使，治瘀热在 而身黄，此三分治方籛黄也，其治阴黄，则有茵陈附子汤，各随燥湿寒热而为主治，按茵陈专走气分而利湿热，若蓄血发黄，非此能治也，外台治齿龈宣露，千金治口疮齿蚀，并用烧灰涂之有汁吐去一宿即效，而杀虫方中，一味煎汤，内服外洗，皆用角蒿，专取逐湿化热之功也。

（青蒿〔苦寒无毒，茎紫者真根茎子叶不可并用，恐成痼疾，叶主湿热气治骨蒸俱宜童便制用。本经主疥瘙痂，恶疮杀虫，留热在骨节间明目。发明，青蒿亦有二种，一种发於早春，叶青如绵茵陈专泻丙丁之火，能利水道，与绵茵陈之性，不甚相远，一种盛於夏秋，微黄如地肤子，专司甲乙之令，为少籛厥阴血分之药，故茎紫者为良，其治骨蒸劳热，有杀虫之功，而不伤伐骨节中籛和之气者，以其得春升之令最早也，此与角蒿之性，大都相类，又能明目，善清在上之虚热，烧灰淋汁，和石灰点，治恶疮息肉廔癩，苏恭生捣敷金疮，经验方和桂心治寒疟，但性偏苦寒，脾虚虚寒泄泻者勿服。

（甚蔚（俗名益母）〔辛甘微温无毒，忌犯铁器，其子微炒香蒸熟，烈日曝燥，杵去晓用。本经甚蔚子明目益精，除水气，茎治癰疹，可作浴汤。发明，甚蔚入手少阴，足厥阴血分，活血行气，有补阴之功，凡胎前产後所恃者血气也，胎前无滞，产後无虚，以其行中有补也，然所谓补者，是散其瘀而营血受荫，非补养血气之谓，丹方以益母之嫩叶阴乾，拌童便陈酒，九蒸九晒，八四物汤料为丸，治产後诸证，但功专行血，故崩漏下血，若脾胃不实，太肠不固者勿用，为其性下行也，近世治番祆腹痛呕逆，用以浓煎，少加生蜜，放温恣饮有效，取其能散恶血也，其子能明目，功专益精利水，水亏而瞳子收小者宜之，若火盛瞳子散大者切忌，为其辛散，能助火邪也，白花者名璆，菜嫩苗可食，故谓之菜，藏器主产後腹痛，今人治白带，用一味为末，服之大效。

（薇衔〔苦涩温无毒，素问谓之麋衔，唐本曰鹿衔，千金曰鹿药草，言鹿有疾，衔此草即祛也，其叶大而面绿背紫者为真，苏恭言有大小二种，保升言叶似甚蔚，丛生有毛者，絳风草也。本经主风湿痹历节痛，蚤蓀吐血，悸气贼风，鼠鼯痲肿。发明，鹿衔本经专主风湿痹历节痛，素问同泽术治酒风身热懈惰，汗出如

浴，恶风少气之病，亦取其能除痹着血脉之风湿也，又治蚤蓂悸气，吐咯诸血，以其能走胃与肾肝血分，专理血中邪湿，而无留滞之患，近世治吐血咯血用之，以其能温补冲督之精血也，陕人名为鹿胎草，言鹿食，此即能成胎，其性温补下元可知，今絳兴山中间亦产此，每於初夏，群鹿引子衔食乃去洵为瓊真无疑，采得晒乾，一味浸酒，最为有益，但性专助籐，力能走散阴精，故藏器云：妇人服之，绝产无子，良有见乎此也，其子名延寿，果味微涩而甘，惟秦地有之，不特有益於老人，而婴儿先天不足，尤为上药，惜乎南方罕得也。

（夏枯草〔苦辛温无毒。本经主寒热瘰疬，鼠鼯头疮，破症散瘰结气，脚肿湿痹，轻身。发明，夏枯草本经专治寒热瘰疬，有补养厥血脉阴之功，以辛能散结，苦能除热，而症结瘰气散矣，言轻身者脚肿湿痹愈，而无重着之患也，佐以香附甘草，治目珠疼夜甚者，以其禀纯籐之气，而散阴中结滞之热也，又能解内热，缓肝火，从治之法，并治痘後馀毒，及肝热目赤有效，久服亦防伤胃，以善走厥阴，助肝木之气耳。

（藜寄奴〔苦温无毒。发明，藜寄奴破血下胀，又能止血，故产後馀疾，及金疮血大小便血皆用之，千金方治折伤瘀血，用藜寄奴骨碎补延胡索水煎，加童便服，集简方治大小便血，藜寄奴末，空心茶清调服，卫生易简方，治血气胀满，藜寄奴红酒煎服，时珍治小儿尿血，取藜寄奴研末服效，丹方治大便血，用藜寄奴半紮，腊茶一钱，乌梅半枚，煎服即效，但性走散，不可过服，令人吐利。

（旋覆花（本经名金沸草）〔咸甘温小毒。本经主结气怛下满蚤悸，除水五藏间寒热，补中下气。发明，旋去覆花升而能降，肺与大肠药也，其功在於开结下气，行水消痰，治蚤悸，祛痞坚，除寒热，散风湿，开胃气，止呕逆，除噫气，故肺中伏饮寒嗽宜之，仲景治伤寒汗下後心下痞坚，噫气不除，有旋覆代赭石汤，金匱半产漏下，有旋花覆汤，胡洽治痰饮在紮俛胀满，有旋覆花汤，皆取其能下气也，但性专温散，故阴虚劳嗽，风热燥，不可误用，用之嗽必愈甚，本经言补中下气者，甘能缓中，咸能润下，痰气下而中气安，怛下满结，寒热蚤悸，水气皆除矣。

（青窻（即鸡冠花）〔苦微寒无毒。本经主邪气皮肤中热，风瘙身痒，杀三虫，子治唇口青。发明，青窻子治风热目疾与决明子同功，本经虽不言治目疾，而主唇口青，为足厥阴经药，其明目之功可推，其治风瘙身痒，皮肤中热，以能散厥阴经中血脉之风热

也。

（红蓝花（即红花）〔辛温无毒。发明，血生於心包，藏於肝，属於冲任，红花汁与之同类，故能行男子血脉，通妇人经水，活血解痘毒，散赤肿，产後血晕，及胎死腹中，并宜和童便服之，少则养血，多则行血，过用使人血行不止，且性兼上行，不可不知，亦主蛊毒下血，堪作罍脂，治小儿耳，解痘疗毒肿，产後血闷，以红花十斤，煮汤盛补，置於横格之下，异妇寝上薰之，汤冷再加，半日乃稣。

（脂〔甘平无毒。脂有四种，一种以红蓝花汁染胡粉而成，一种以山燕脂花汁染粉而成，一种以山榴花汁作成者，一种以紫柳汁染绵而成，皆可入血病药用，又落葵子亦可取汁，和粉而成，可作面脂，不入药用，紫柳查名火漆，匠工补水用之。发明，脂色红，并可为活血之药，其治痘疮肌肉结硬，用绵脂同紫草煎汤，乘热频将脂擦之渐软，即能发出，又痘疮护眼黄柏膏，用油脂调涂，则痘无入眼之患。

（大蓟小蓟〔花甘温根微凉无毒。发明，大蓟小蓟，皆能破血，大蓟根主女子赤白沃下，止吐血鼻凉而能行，行而带补，兼疗痈肿，小蓟根专於破血不能消肿，有破宿生新之功，吐血血崩之用，但其力微，只可退热，不似大蓟能破瘀散毒也，丹方治吐血不止，用小蓟山查生地，一服即止，止中寓泻，劫剂中之良法，近世医师咸用其花，总取散血之义，然其性皆下行，故脾胃虚弱，泄泻少食者忌用。

（续断〔本经名属折，别录名接骨〕〔苦微温无毒，去根尾酒炒用。本经主伤中补不足，金疮痈疡，折跌，续筋骨，妇人乳难，久服益气力。发明，续断入肝，主续筋骨，为妇人胎产崩漏之首药，又主带脉为病，久服益气力，利关节，治腰痛，暖子宫，疗金疮折伤，散痈肿瘀血，疗妇人乳难，本经治伤中补不足等病，总取和血通经之义，又能止小便多，治遗泄，古方血痢，用平胃散一剂，续断三钱，为末，每服三钱，水煎服即愈，甯无顾名思义之实乎。

（漏〔本经名野兰〕芦〔苦咸寒有毒。本经主皮肤热毒，恶疮疽痔漏痹，下乳汁。发明，漏芦苦寒解毒，乃足籀明经药本经治热毒恶疮，下乳汁，以其能利窍也，为消毒排脓杀虫要药，古方治痈疽发背，以漏芦汤为首称，盖咸能软坚寒能解毒，故服之必大便作泻，使邪从下而出也，昔人治瘦儿疮毒，令母服此，使药性从乳中过之，每致乳子利下白沫，大损元气，故气虚及疮疡不起发

者，咸非所宜，而妊妇尤为切禁。

（勳蠲勳綺甘寒无毒。发明，勳鏐行滞血，产妇枕之治血晕，产後腹痛，以安腹上即止，渍水疗热渴，根治小儿赤丹。其黄勳眊温，专散陈久瘀血，取陈年者烧灰存性，酒调服之，络勳N灰，治锁喉风神效。

（胡芦巴〔苦大温无毒。发明，胡芦巴乃海外胡蘿蔔子，声音相近之G6耳，右肾命门药也，元籊不足，冷气潜伏，不得归元者宜之，小肠奔豚偏坠，及小腹有形如卵，上下走痛不可忍者，用胡芦巴丸，肾气不归，上热下寒厥逆呕吐者，用黑锡丹，皆与金铃子一寒一热同用，其导火归元之功可知。

（恶实（又名鼠黏子牛蒡子，大力子皆别名也）〔辛平无毒。发明，鼠黏子肺经药也，治风湿癩疹，咽喉风热，散诸肿疮疡之毒，痘疹之仙药也，痘不起发，用此为末，刺雄鸡冠血，和酒酿调，胡甜汤下神效，疮疡毒盛，生研用之，即出疮头，酒炒上行，能通十二经，去皮肤风，消痧□毒，惟气虚色白，大便利者不宜。

（苍耳（右名劓 ^ 〔实甘温叶苦辛小毒，酒浸炒用，忌猪肉。发明，苍耳治头风，脑痛，风湿周痹，四肢拘挛，恶肉死肌，皮肤瘙痒，脚膝寒痛，久服亦能益气，其叶久服，去湿有效，服苍耳人最忌猪肉，及风邪触犯，则遍身发出赤丹也，妇人血风攻脑，头旋闷绝忽倒，不知人事者用苍耳草嫩心，阴乾为末，酒服甚效，此味善通顶门连脑，能走督脉也。

（天名精（本经名虾蟆蓝一地菘子名鹤虱）〔甘寒无毒。本经主瘀血血痕欲死，下血止血，利小便。发明，天名精功专散血，有破宿生新之功，故本经言下血止血，又能涌吐风痰，杀虫解毒，搗汁服之，能止痰涎漱之止牙疼，捣之敷蛇伤，煎服除淫秽邪毒，从小便泄出，凡乳蛾喉咙肿痛，及小儿急慢蚤风，牙关紧急，不省人事者，捣绞和酒灌之，咽喉肿塞，痰涎壅滞，捣汁鹅翎扫入，去痰立效，亦治猪瘟。

（鹤虱〔苦平无毒。发明，鹤虱入厥阴肝经，善调逆气，能治一身痰凝气滞，杀虫方中最要药，录验方疗攻心痛，一味丸服，小儿虫痛，亦单用鹤虱研末，肥肉汁服，其虫自下，药肆每以胡芦卜子代充，不可不辨。

（〔辛苦寒小毒，采叶阴乾，入甑中层层洒酒与蜜，九蒸九晒用。发明，苦寒，略兼微辛，故有小毒，为祛风除湿，而兼活血之要药，丸治风湿四肢麻痹，骨节冷痛，腰膝无力甚效，但脾肾紫虚，阴血不足，而腰膝无力，骨痛麻痹者，大非所宜，时珍

曰：生捣汁服，则令人吐，故云有小毒，九蒸九晒，则去风痹，故云无毒，或云甚益元气，不稽之言也，生者捣服能吐风痰，其能伤胃可知。

（缝）〔甘寒无毒。发明，缝生小竹而叶最大，故可以之为笠烧灰治吐 衄以及便溺诸血，又能通小便，利肺气，散喉痹，消痈肿，每服不过一钱匕，又治痘疮倒靥，以缝叶灰一钱匕，入麝香酒调服之，乾缝蒂煎汤，治胃热癯逆，其性较柿蒂稍平，取灰以香油调，涂汤火伤甚良。

（芦根）（剋名 芦茎名苇茎花 7 蓬壮臈）〔甘寒无毒。发明，芦根甘寒主消渴，胃中客热，利小便，治噎哕反胃，呕逆不下食，妊娠心热时疫寒热烦闷，解河豚诸鱼毒，其剋尤良。芦治脐下坚癖，小便不利。苇茎中空，专於利窍，善治肺痈吐脓血臭痰，千金苇茎汤以之为君，服之热毒从小便泄去最捷，芦花煮汁治霍乱，心腹胀痛，缝烧存性，治吐 C

（甘蕉）（即芭蕉）〔甘大寒无毒。发明，甘蕉性寒，治天行狂热，解消渴烦闷，利小便，治湿热黄瘴，和酒服疗痈肿，并以滓涂患处良，小儿游风，卧蕉叶上即愈，治火烫，以筋插入，出筋瓶盛，取油涂之，别录痈疽结热，肘後治治发背肿，毒圣惠治血淋涩痛，苏颂治风蓀欲倒，饮之取吐效，惟阴疽不赤肿者禁用。

（荷）（即芭蕉之色白者）〔辛温有小毒忌铁。发明，荷有毒而能攻毒，为主蛊之最，中蛊者服 荷汁，并卧叶上，即能呼出蛊主姓名，其治喉舌疮烂，妇人月闭，及伤寒时气，壮热头痛，口疮用之，皆取其辛散也。

（麻黄）〔苦温无毒，去根节，汤泡去沫晒乾用，若连根节用，令人汗不绝，其根专能止汗。本经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 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发明，麻黄微苦而温，中空而浮，籀也升也，入足太籀，其经循背下行，本属寒水，而又受外寒，故宜发汗去皮毛气分寒邪，以泄寒实，若过发则汗多亡籀，或饮食劳倦，及杂病自汗，表虚之证用之，则脱人元气，祸患莫测，麻黄治卫实之药，桂枝治卫虚之药，二物虽为太籀经药，其实营卫药也，心主营血，肺上卫气，故麻黄为手太阴肺经之剂，桂枝为手少阴心经之剂，伤寒伤风而 嗽，用麻黄汤桂枝汤，即汤液之源也，麻黄乃肺经之专药，故治肺病多用之，仲景治伤寒无汗用麻黄汤，有汗用桂枝汤，夫津液为汗，汗即血也，在营即为血，在卫即为汗，寒伤营，营血不能外通於卫，卫气闭固，故无汗发热而恶寒，风伤卫，卫气不能内护於

营，营气不固，故有汗发热而恶风，是证虽属太籛，而肺实受邪气，盖皮毛外闭，邪热内攻，肺气怫郁，故用麻黄甘草，同桂枝引出营分之邪，誓之於表，佐以杏仁，泄肺而利气，是麻黄汤，虽太籛发汗重剂，实为发散肺经邪郁之药也，理不密，则津液外泄，而肺气自虚，虚则补其母，故用桂枝同甘草，外散风邪以救表，内伐肝木以防脾，佐以芍药泄水而固脾，皆是脾肺之药，是则桂枝虽太籛解肌轻剂，实为理脾救肺之药也，又少阴证发热脉沈，有麻黄附子细辛汤，少阴与太籛为表，所谓熟附麻配黄，补中有发也，本经治中风是主缓风瘫痪而言，云温疟系湿疟乃传写之误，破 G7 坚积聚者，表兼治，非神而明之，难效其法也。

（木贼〔甘微苦无毒，去节用。发明，木贼与麻黄，同形同性，故能发汗解肌，升散火郁风湿，专主眼目风热暴斲 取发散肝肺风邪也，多用令人目肿，若久斲 非所宜，伤暑或暴怒赤肿，亦勿用之。

（石龙刖（一名龙须即席草）〔苦微寒无毒。本经主心腹邪气，小便不利淋闭，风湿鬼疟。发明，龙刖生水中，性专利水，本经所主心腹邪气，亦是因水湿滞积所致，其败席治淋，及小便不通，昔人用以煮服，莫若烧灰酒服更良。

（灯心草〔甘寒无毒，欲入丸剂，粳米饮浆磨之。发明，灯心轻虚甘淡，故能泻肺利水，治急喉痹，烧灰吹之，又烧灰涂乳上，饲小儿止夜啼，烧灰入轻粉麝香治阴疝。

（生地黄（本经名地髓又名 音户）〔甘苦寒无毒，禁犯铁，忌莱菔诸血，采得鲜者，即用为生地黄炙焙乾收者，为乾地黄，以法制过者，为熟地黄。本经主伤中，逐血痹，填骨髓，长肌肉，作汤除寒热积聚，疗折跌伤筋，久服轻身不老，生者尤良。发明，生地黄性禀至阴，功专散血，入手足少阴厥阴，兼行足太阴手太籛，钱仲籛导赤散与木通同用，泻丙丁之火，别录治妇人崩中血不止，及产後血上薄心，胎动下血，鼻 R 血，皆捣汁饮之，以其能散血消瘀解烦也，其治跌扑损伤，面目青肿，以生地黄捣烂罨之即消，此即本经治伤中血痹，折跌筋伤等证之义，盖肝藏血而主筋，肝无留滞，则营血调而伤中自愈，筋无邪着，则三气通而血痹自除作汤除寒热积聚者血和则结散，而诸证平矣，其曰填骨髓，长肌肉者，邪无着，而形神自复也，昔人治心痛，以鲜地黄汁作冷淘食之取吐，不吐则利出长虫如辟宫而安，此即本经除寒热积聚之验，其於服食方中用之取以辅助诸药辟除三虫使

从幽门化出也，因思千金璣飞散中，生地黄急不可得鲜者，咸取乾者应用，乃知本经未後续出生者尤良一语见，古圣之苦心，无所不用其璣也，愚按生地黄与乾地黄，功用不同岂可混论按，徐之才别录云：生地黄乃新掘之鲜者，为散血之专药，观本经主治，皆指鲜者而言，缘诸家本草，从未明言，且产处辽远，药肆仅有乾者，鲜者绝不可得，是不能无混用之失，曷知乾地黄既经炙焙，力能止血安有伤中血痹折跌筋伤等治乎，至於伤中日久，积聚内形，寒热外显，并宜鲜者作汤，统领他药，共襄破宿生新之功，设混用乾者，则瘀伤愈结，安望其有髓充肉长之乎，予尝综览诸方，凡药之未经火者，性皆行散，已经炙焙，性皆守中，不独地黄为然也。

（乾地黄〔苦微甘寒无毒，产怀庆者丁头鼠尾，皮粗质坚，每株重七八钱者力优，产亳州者，头尾俱粗，皮细质柔，形虽长大而力薄，产江浙者，细软无力，仅可清热，不入补剂，无问产於何地，但枯槁质轻者，谓之天黄，不堪入汤药。发明，乾地黄心紫通心，中黄入脾皮黑归肾，味厚气薄，内专凉血滋阴，外润皮肤索泽，病人而有热虚者宜加用之。戴元礼曰：阴微籛盛，相火炽强，来乘阴位，日渐煎熬，阴虚火旺之证，宜生地黄以滋阴退籛同人叁茯之苓石蜜，名玉膏，治虚劳嗽唾血，同大麦门冬，熟地人叁，名固本丸，治老人精血枯槁於固本丸中，加枸杞熬膏，名集璣膏，治虚羸喘嗽乏力，其玉膏虽用鲜者捣汁桑火熬膏散中寓止与乾者无璣，固本丸集璣膏并用乾者，而集璣变丸作膏，较之固本差胜，易简方曰男子多阴虚宜熟地黄，女子多血热宜生地黄，虞搏云：生地黄凉血，而胃气弱者恐妨食，熟地黄补血，而痰饮多者，恐泥膈，或言生地黄酒炒则不妨胃，熟地黄姜制，则不泥膈，然须详病人元气，病气之浅深而用之，若产後恶食泄泻，小腹结痛，虚劳脾胃薄弱，大便不实，胸腹多痰，气道不利升降窒塞者，咸须远之，浙产者专於凉血润燥，病人元气本亏，因热邪闭结，而舌乾焦黑，大小便秘，不胜攻下者，用此於清热药中通其秘结最妙，其有润燥之功，而无滋润之患也，愚按本经，地黄虽列上品，而实性稟阴柔，与乡愿不璣，譬诸宵人，内藏隐隙，外示优容，是以举世名家，靡不藉为滋阴上药，止血神丹，虽或用非其宜，得以稍清旺气，服之仍得暂安，非若人叁之性稟籛明，象类君子，苟有过人皆知之，是以师家敛手不敢用，病家缄口不敢尝，直至滨危，不得已而用之，每至下咽即毙，是以左右之人，靡不交口归咎於人叁，曷知其为从前误药所

致，夫药之遗患於病，比比有之，莫如地黄门冬之属，阴柔最甚，至死不觉其非，故不惮屑琐，特表而出之。

（熟地黄〔甘温无毒，制地黄法，择取原株重六七钱者，以好酒浸，入缩砂仁末拌，木甑瓦锅，九蒸九晒，得太籀真火，入剂方始得力，盖地黄性泥，得砂仁之香窜，而通调五藏冲和之气，归宿丹田也。发明，熟地黄假火力蒸晒，转苦为甘，为阴中之籀，故能补肾中元气，必须蒸晒多次，得太籀真火，瓠有坎离交济之妙用，若但煮熟，不如蒸曝，虽服奚益，好古曰：生地黄治心热手心热，益肾水，凉心血，其脉洪实者宜之，若脉虚者，则宜熟地黄，钱氏六味丸以之为君，天一所生之源也，若命门真火素弱者，必须崔氏八味丸，得桂附共襄之力，方得阴籀兼济之功，汤液四物汤，以之为主，乙癸同源之治也，其功专於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补五藏内伤不足，通血脉，利耳目，黑须发，男子五劳七伤，女子伤中，胞漏下血，经候不调，胎产百病，滋肾水真阴，疗脐腹急痛，病後胫股酸痛，坐而欲起，目啞啞如无所见，盖脐下痛，属肾藏精伤，胫股酸，系下元不足，目啞啞如无所见，乃水亏不能鉴物，皆肾所主之病，非熟地黄不除，今人治目啞啞 往往用六味丸，配磁朱丸服，良非所宜，地黄禁铁，磁为铁之母，安得不忌，予尝用当归代地黄，借其辛温，以助发之势，火盛则用芍药代山茱萸，借其酸寒，以收耗散之阴，药虽琿而功不殊也，愚按地黄本手少阴经药，功专清热散血，非经蒸曝，不能入足少阴经，得水火既济之功，转苦成甘，变紫为黑，故直入肾藏，填补真阴，兼培黄庭后土，土厚载物，诸藏皆受其荫，是以崔氏八味，钱氏六味，为培养真阴真籀之总司，後人藉，此各随所禀之偏，而为增絀，无往非受其益，如阴气不固，则加鯁襟用藜，籀气不充，则加鹿茸河车，中气不舒，则加沈香缩砂，下气不吸，则加牛膝车前，上气不津，则加门冬五味，肝气内盛，则絀萸倍泽，精气下脱，则絀泽倍萸，各得补偏救弊之妙用，其阴火旺者，加知柏於六味方中，此与鸩酒止渴无琿，他如四物汤中之芎归即六味丸中山萸之义十全大补中之 桂，即八味丸中桂附之义方得阴籀相济之妙用，须知八味十全平调血气，且汤液性味易过，地黄与叁并用略无妨碍，六味丸中，切不可杂一味中焦药，如人参白术甘草之类，咸非所宜，昔人有以六味丸加叁而服，下咽少顷，卽作迷迷不爽，或令增麦冬五味，功力倍常，深得金水相生之妙用，非专工药性者之可与讨论也。

（牛膝（本经名百倍）〔苦酸平无毒，怀产者长而无傍须，水道涩

渗者宜之，川产者细而微黑，精气不固者宜之，忌牛肉。本经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膝痛不可屈伸逐血气伤热火烂堕胎。发明，牛膝气薄味厚，性沉降泄，乃足厥阴之药，本经专主寒湿痿痹四肢拘挛等病不及补养下元之功，岂圣法有所未尽欤，丹溪言牛膝能引诸药下行筋骨痛风在下者宜加用之，其性虽下行走筋，然滑利之品，精气不固者，终非所宜得酒蒸，则能养筋，生用则去恶血，其治腰膝痛不可屈伸，足痿之病，非取其养血营筋之力欤，其治痈肿恶疮，金疮折伤，尿血淋痛，妇人经秘不通，非取其活血破瘀之力欤，外台以生牛膝一味浓煎，治积久劳疟，肘後以二斤浸酒，治卒暴症疾，延年以之同葵子煎服下胞衣，卫生以之捣罨折伤梅师以之捣涂金疮千金以之捣敷毒肿，集验以之通利溺闭，皆取其性滑利窍，消血解毒之功，虽强阴强筋而气虚下陷，大便易泄，梦泄遗精妊娠崩漏俱禁用，惟川者气味形质与续断仿佛，庶无精滑之虞盖肾司闭藏肝司儉鹤，此味专司儉鹤，而无固热之功，世俗妄谓益肾，而培养下元药中，往往用之，与延盗入室何璿，其土牛膝，亦能解毒利窍，专治血鼓，一味浓煎，恣意服之，又锁喉风，诸治不效，以土牛膝，和醋捣绞取汁粵鸡翎探吐稠痰不过二三次神验。

（紫菀（白者名女菀））〔苦辛微温无毒，或酒洗，或蜜水炒用。本经主咳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去蛊毒痿瘠预安五藏。女菀治风寒洗霍乱泄利，肠鸣上下无常处蚤蓀寒热百病。发明，紫菀肺经血分之药，本经止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取性疏利肺经血气也，去蛊毒痿瘠以其辛苦微温，能散结降气，蛊毒自不能留，痿由肺热叶焦，紫菀专通肺气，使热从溲便去耳别录疗唾脓血大明消痰止渴皆滋肺经血气之效，金匱泽漆汤，用以治而脉沈者，属肺脉沈则血分之病也，亦治下痢肺痛与紫参同功，其性辛而不燥，润而不寒，补而不滞，善调五劳体虚，止嗽定喘，疗蚤悸吐又能通调水道，故溺涩便血，单服一絮即效，然大泄肺气，阴虚肺热乾禁用，以其性专温散，而无培养之力也。白者曰女菀，大泄肺气，本经主风寒洗洗，霍乱泄利，肠鸣上下无常处，蚤蓀寒热百病，一皆气分受伤之病，肘後方治人面黑令白方，用女菀三分，铅丹一分为末，醋浆服，一刀圭日进三服，十日大便黑，二十一日面白便止，过用则太白矣，千金方用酒服，男十日，女二十日，黑色皆从大便去，三十岁後不可服，以肺气渐絀，不可复泄也。

（麦门冬（本作羨冬））〔甘寒无毒，去心用即不烦心。本经主心胸

结气，腹中伤饱，胃络脉绝，羸瘦短气，久服轻身，不老不饥。发明，麦门冬籛中微阴，入心肺，肾及足籛明之经，定心热蚤烦疗肺痿吐脓，盖专泄而不专收，寒多人禁服，肺中伏火，脉气欲绝者加五味子人参，为生脉散，专补脉中元气不足，东垣云：六七月间，湿热方盛，人病骨乏无力，身重气短，头旋眼黑甚则痿软，故孙真人以生脉散，补其天元真气，脉者人之元气也，人参之甘温，泻阴火而益元气，麦门冬甘寒，滋燥金而清水源，五味子之酸咸泻丙火而补庚金，兼益五藏之气也，时珍曰：麦门冬以地黄为使，服之令人头不白，添精补髓，通肾气定喘促，令人肌体滑泽，本经主心胸结气，腹中伤饱，胃络脉绝，羸瘦短气，一气贯下言因过饱伤胃，而致心胸气结，脉绝不通羸瘦短气，故宜以此滋其津液，通其肺胃，殊非开豁痰，气消蓐饌饮食之谓其阴虚羸瘦，喘上气，失音失血，及风热暴嗽咸非所宜，恐寒郁热邪，牢不可破，多成虚损之疾，麻疹嗽，不可误用以其性寒助阴，固敛籛邪，不能发越也，凡脾胃虚寒泄泻，及痘疮虚寒作泻，产後血虚泻渴，皆非所宜。

（萱草（一名宜男一名忘忧）〔甘平无毒。发明，萱性下走入阴，故根治沙石淋，下水气，及酒痺大热。搗酒服治吹乳肿痛。花治酒痺，利湿热，其花起层者，有毒勿食。

（淡竹叶〔甘寒无毒。发明，淡竹隰生嫩苗，叶绿花碧，根须结子，与竹绝然不同，性专淡渗下降，故能去燥热，清心利小便，根能堕胎催生。

（冬葵子（向日葵子也）〔甘寒滑无毒。本经主五藏六府寒热羸瘦，破五癰，利小便。发明，向日葵坚质耐寒，入冬不凋，故名冬葵，性滑利窍，能治藏府寒热羸瘦，破五淋，利小便，妇人乳房胀痛，同砂仁等分为末，热酒服三钱，其肿即消孕妇难产不下，专取一味炒香为末，芎归汤下三钱则易生，取晨暮转动璣活耳，夏子益奇疾方云：有人手足忽长倒生肉刺，如锥痛不可忍，但食葵菜即愈，亦取其寒滑利窍之用也。

（蜀葵〔甘寒无毒。发明，葵以蜀中最胜，种类最多其子入药，皆性滑利窍，能润气血之燥，千金称滑其除客热，利肠胃，是言其概也，东垣取其花之白者治白带，赤者治赤带随其色而为所用，被狗啮者食之疮永不祛。

（秋葵子〔甘寒滑无毒。发明，葵色种种，惟花於秋香，独禀金气而色黄，其子性专润下，治小便淋，及催生用之与向日葵不殊，其花消痈肿，浸油涂汤火伤，其痛即止。

(龙葵(即老鸦眼睛草)〔苦微甘滑寒无毒。发明,龙葵性滑如葵,言苗叶也,消热散血,压丹石毒,去妇人败血,老鸦眼睛,言其子也,善能续筋消疗肿,与苗叶不羶,根利小便,与木通煎服呷者

(酸浆(一名灯龙草俗名挂金灯)〔苦寒无毒。本经主热烦满,定志益气,利水道。发明,酸浆利湿除热,清肺治 化化痰,痰热去而志定气和矣,又主咽喉肿痛,盖此草治热痰 嗽,佛耳草治寒痰 嗽,故其主治各有专司也。

(败酱草(一名苦菜又名鹿肠根作败酱气故名)〔苦平无毒。本经主暴热火疮赤气,疥瘙疽痔,马鞍热气。发明,败酱乃手箴明厥阴药,善除暴热火疮,皆取苦寒散毒之用,其治疽痔马鞍热气,以其性专下泄也,金匱薏苡附子败酱散,治肠痈固结未溃,故取薏苡下瞽,败酱苦降附子开结而为热因热用之向道,深得本经之旨,若脓成热毒势胀,不可用也,而妇人下部疽蚀方中亦恒用之,近世医师罕有识者,惟徽人采取科乾,曰苦科菜,惜乎不知治疗之功用也。

(诃藟花〔辛温无毒紫色有白丝者真蜜水拌微炒。本经主 逆上气,善喘喉 , 诸蚤蓀寒热邪气。发明,诃藟味辛入气分色紫归血分虽其性温,却不燥血,故能轻扬上瞽,观本经主治,一皆气升火炎之病,古方用为温肺治嗽之要药,润肺消痰,止嗽定喘,喉 喉 , 肺痿肺痛,咸宜用之,有人病 多日,或令燃诃藟花三絮,放无风处,以管吸其 之,数日果愈,盍寡失合阴虚劳嗽禁用,以其性温也。

(鼠曲草(即鼠耳草又名佛耳草)〔甘平无毒。发明,别录鼠耳主寒 寒热 嗽,东垣佛耳治寒嗽及痰,除肺中寒,大升肺气,日华云:大抵寒嗽多是火郁於内,寒覆於外,故佛耳 G8 冬为之必用,宣明透膈散,治寒郁肺络之嗽,用佛耳 G8 冬,锤乳雄黄为末,并於炉中烧,以筒吸 下,有涎即吐去屡效。

(决明子〔咸平无毒,别录云:苦甘微寒无毒炒研用。本经主青盲目淫,肤赤白膜眼赤痛泪出久服益精光轻身。发明,相感志言綱中种决明蛇不敢入丹溪言决明解蛇毒本此,入药明目,本经治青盲目淫眼赤泪出,取其苦寒清热也,以水调末涂肿毒贴心止鼻 贴太髌穴治头疼,作枕治头风,别录疗口青,是主肝经畜热之验也,不宜久服,久服令人患风伐肝搜风太过,反招风热也,本经言久服益精光轻身,是指目疾人,肝热内滞者而言,若肝虚血弱者过用虚风内扰在所必致耳。

(地肤子(一名落帚又名黄蒿)(甘寒无毒。本经主膀胱热利小便,补中益气,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老。发明,盖病皆起於虚,虚而多热,则小便不利,精气日燔,故本经主以清利膀胱邪热,中气自复,耳目聪明矣其能 热利小便,去阴火治客热丹肿,叶主老人夏秋间热淋,用此捣自然汁服之即通,男子白浊,用地肤子白敛为丸,滚汤下,妇人白带,地肤子为末,热酒服之屡效。苗叶烧灰煎霜,制砒石粉霜,水银硫磺雄黄 砂毒。

(瞿麦(家种者 督均^〔苦寒无毒。本经主关格诸癃结,小便不通,出刺决痈肿,明目去,破胎堕子下闭血。发明,瞿麦利小便,为君主之用,故本经专主关格诸癃结,小便不通,金匱方治小便不利有水气,其人苦渴者,用塘菱瞿麦丸古方通心经,利小肠,为最要药,若心经虽有热,而小肠虚者服之,则心热未退,而小肠别作病矣,以其降泄太过也,本经又言出刺,取鲜者捣涂竹木刺也,破胎堕子下闭血,皆利窍所致,故妊娠产後小水不利,及脾虚水肿禁用,以性专泄气也。

(王不留行(即剪金花俗名金盏银台)(苦甘平无毒。发明,王不留行,专行血分,乃箴明厥阴冲任之药,能通乳利窍,其性走而不守,故妊妇禁服,一妇患淋卧久,用此煎服再剂而愈,其利小便,出竹木刺,与瞿麦同功。

(葶苈(辛苦寒小毒,酒净焙用,疗实水满急生用。本经主症瘕积聚结气,饮食寒热,破坚逐邪,通利水道。发明,葶苈苦寒不殊硝黄,专泄肺中之气,亦入手箴明足太箴,故仲景泻肺汤用之,肺气壅塞,则膀胱之气化不通,譬之水注,上窍闭则下窍不通,水湿泛溢,为喘满,为肿胀,为积聚,种种诸病生矣,辛能散,苦能泄大寒沈降,能下行逐水,故能疗本经诸病,亦能泄大便,为其体轻性沈降,引领肺气下走大肠,又主肺痈喘逆,痰气结聚,通身水气,脾胃虚者宜远之,大戟去水,葶苈愈胀用之不节,反乃成病,葶苈有甘苦二种,缓急不同,大抵甜者下泄性缓,虽泄肺而不伤胃,苦者下泄之性急,既泄肺而复伤胃,故以大枣辅之,然肺之水气 满急者,非此不能除,但水去则止不可过剂,金匱方云:葶苈傅头疮药气入脑杀人。

(车前子(甘咸寒无毒酒浸焙用。本经主气癃,止痛利水道除湿久服轻身耐老。发明,车前子入足太箴少阴,能利小便,而不走气与茯苓同功,本经治气癃止痛,通肾气也小便利则湿去,湿去则 除别录治女子淋漓等病,专取清热利窍之功也,男女阴中有二窍,一窍通精一窍通水二窍不兼开水窍得气化乃出精窍得火

动乃泄，车前专通气化行水道疏利膀胱湿热，不致扰动真火而精气甯谧矣故，凡泻利暴下病小便不利而痛者，用车前子为末，米饮服二钱，利水道，分清浊，而谷藏止矣又治目疾水轮不清取其降而不火伤肾也时珍用以导小肠热，止暑湿泻取甘平润下之用耳箴气下陷肾气虚脱人勿服，其叶捣汁温服疗火盛泄精甚验，若虚滑精气不固者禁用。

（马鞭草（一名龙牙草）〔苦微寒无毒。发明，马鞭草色赤入肝经血分，故治妇人血气腹胀月经不匀，通经散瘀，治金疮行血活血，生捣汁饮治喉痛肿又捣敷治下部清颜及笱微尿男子阴肿惟阴血虚而胃者弱勿服。

（光明草（即狗尾草）〔发明，眼赤拳毛倒睫者，翻转目睑以一二茎粵水，G9 去恶血甚良。

（鱧肠草（一名金陵草即旱莲草）〔甘酸平无毒。发明，鱧肠草经血分药灸疮发洪血不可止者，傅之立已，汁涂眉发生速而繁，皆益肾养血之验，故乌须发方用之千金方有金陵煎能益髭须变白为黑也单用熬膏，治大便下血，肾主二便，但脾胃虚，大便易泻者勿服。

（连翘〔苦平无毒，根名连轺甘寒平小毒。本经主寒热鼠鼯瘰疬痈肿，恶疮癭瘤结热蛊毒。发明，连翘轻清而浮，本手少阴厥阴气分药泻心经客热破血结，散气聚消肿毒，利小便诸痛痒疮，皆属心火，连翘泻心，为疮家圣药，十二经疮药中不可无，此乃结者散之之义，本经专主寒热鼠鼯，瘰疬癭瘤结热等病，皆由足少胆经气郁而成，此药正清胆经郁热痈疽恶疮无非营卫壅遏得清凉以散之蛊毒所结得辛香以解之，然苦寒之性，仅可以治热肿，故痈疽溃後，脓清色淡及胃弱食少者禁用。根寒降专下热气，治湿热发黄湿热去而面悦好，眼目明，矣仲景治瘀热在发黄，麻黄连轺赤小豆汤主之奈何世鲜知此如无根以实代之。

（陆英（一名蒴 又名接骨草）〔苦寒无毒。本经主骨间诸，四肢拘挛疼酸膝寒痛阴痿短气不足脚肿。发明，陶苏本草甄权药性皆言陆英即蒴，田野村墟甚多人家所植高大色赤者是陆英，田野所出不红叶上有粉者是蒴 二味所主，大率相类外台千金方多用之世以其贱而全置不讲也。

（蓝实（大青小青）〔苦寒无毒。有二种大者曰大青，苗高如蓼小者曰小青，叶光如景天（向编在麻後今并此），本经解诸毒，杀蛊（同 G0）疰鬼螫毒。发明，本经取用蓝实，乃大青之子是即所谓蓼蓝也性禀至阴其味苦寒，故能入肝本经取治蛊疰，诸毒专

於清解温热诸邪也，箴毒发斑咽痛必用之药而茎叶性味不羶主治皆同日华子治天行热狂疔肿风疹，朱肱治发斑咽痛有犀角大青汤，大青四物汤，皆取其叶以治温热毒盛发斑之药，非正伤寒药也，盖大青泻肝胆之实火正以心胃之邪热所以小儿疳热丹毒为要药。小青捣敷肿疔甚效，治血痢，腹痛杀百药毒，解狼毒射罔斑砒石等毒，千金以蓝叶捣汁，治腹中摠子由奇疾方，用板蓝汁，治腹内应声虫，陈实功以蓝同贝母捣敷人面疮，皆取苦寒，以散蕴结之热毒也。蓝淀以蓝浸地坑一宿，入石灰搅澄去水为淀，甚解诸毒，傅热疮之用则一，而杀虫之功更以 脰U膈，非此不除今人以染缸水治噎膈，皆取其杀虫也。

（青黛（一名蓝）〔咸寒无毒。发明，青黛乃蓝淀浮沫，搅澄掠出收乾，泻肝胆，散郁火治温毒发斑，及产後热痢下重千金蓝青丸用之，天行寒热头痛，水研服之，与蓝同类而止血拔毒杀虫之功，似胜於蓝又治噎膈之疾，取其化虫之力也，和溺白 H1 冰片，吹口疳最效。

（蓼子（生水旁者曰水蓼俗名荭草）〔咸微温无毒。本经明目温中，耐风寒，下水气，疗面浮肿痈疡。发明，蓼实治消渴去热，及癩痲瘵腹胀，皆取其散热消积之功，即本经下水气面浮肿痈疡之用，其荭草子，专治痞积，H20 丸用之，蓼叶治大小肠邪气，黄帝云：蓼食过多，毒发心痛，妇人月事来不可食蓼及蒜，善为血淋带下，扁鹊云：蓼食之令人寒热，损骨髓，杀丈夫阴气。

（蓄〔苦平无毒。本经主浸淫疥瘙疽痔，杀三虫。发明，蓄利水散湿热，治黄瘧霍乱，疗小儿 H4 病，女子阴蚀，本经专主浸淫疥瘙疽痔，所主皆湿热之病，三虫亦湿热所化也。

（白用藜〔苦辛温无毒，酒浸焙焦去刺研用。本经主恶血，破症结积聚，喉乳难久，服长肌肉，明目轻身。发明，白用藜性升而散，入肝肾经，为治风明目要药，风入少阴厥阴经者为向导，目病为风木之邪，风盛则目病，风去则目明矣，本经专破恶血积聚，治喉乳难，以苦能泄，温能宣，辛能润也，此言刺用藜之功耳，久服长肌肉明目轻身，以其入肾益精气也，此则专主沙苑用藜而言，其治痰消痈肿，搜肾藏风气，又须刺者为破敌之先锋，千金方治白淀风，以一味为末汤服二钱，日二服，服至半月，白处见红点，至一月效。

（沙苑用藜〔甘温无毒，产沙苑者色微黑，而形似羊肾，若色微绿，虽产秦中，非沙苑也，酒蒸捣用，药肆中以一种野田开红花

之士用藜伪充，咬之亦生豆气，但缺处有尖微舳瑋耳。发明，沙苑用藜，产於潼关，得漠北之气，性降而补益肾，治腰痛，为泄精虚劳要药，最能固精，故聚精丸用此佐鰾襟，大有殊功，以之点汤代茶，亦甚甘美益人，但肾与膀胱偏热者禁用，以其性温助火也。

（谷精草〔辛温无毒。发明，谷精草性体轻浮，能入瞳明分野，治目中诸痛甚良，而去星尤为专药，明目退翳味馨，在菊花之上，痘後生 均此草免性喜食，故目疾家专用，与望月砂功用不殊。

（海金沙〔甘寒无毒，市铺每以沙土杂，入须淘净取浮者曝乾，拈之不沾指者真。发明，海金沙生於叶上，小肠膀胱血分药也热伏二经血分者宜之，故小便热淋茎痛为药，肾藏真籊不足者忌用。

（地椒（一名水杨梅生水边条叶丛生，似菊茎端开黄花实类椒而不赤）〔辛温无毒。发明，地椒制丹砂粉霜，见庚辛玉册，纲目名水杨梅，时珍主治疗疮肿毒。

（半边莲〔辛平无毒。发明，半边莲小草也，生阴湿繇堑边，就地细梗引蔓，节节生细叶，秋开小花，淡红紫色，止有半边，如莲花状故名，专治蛇伤，捣汁饮以渣围之。

（地丁〔苦辛寒无毒。发明，地丁有紫花白花二种，治疗肿恶疮，兼疗痈疽发背，无名肿毒，其花紫者茎白，白者茎紫，故可通治疗肿或云随疗肿之色而用之，但漫肿无头不赤不肿者禁用，以其性寒，不利阴疽也。

（见肿消〔酸涩微毒。发明，见肿消专消痈肿，及狗咬捣叶贴之，伤寒馀毒发於耳前後，用此一握，同白及白敛，大黄大蓟根，共捣成饼，入芒硝一钱，白蜜少许，和贴留头，乾即易之。

毒草部

（大黄（本经名黄良一名将军）〔苦寒无毒，产川中者色如锦纹而润者良，若峻用攻下生用邪气在上，必用酒浸上引，而驱热下行，破瘀血韭汁制，虚劳吐血，内有瘀积，藹拜 脸 均大肠风秘燥结，皂荚绿矾酒制，又尿桶中浸过，能散瘀血，兼行渗道，妊娠产後，慎勿轻用，热内结，势不可缓，酒蒸用之，凡服大黄下药，须与谷气相远，得谷气则不行矣。本经下瘀血，血闭寒热破症瘕积聚，留饮宿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通利水谷，调中化食，安和五藏。发明，大黄气味俱厚，沈降纯阴，乃脾胃大肠肝与三焦血分之药，凡病在五经血分者宜之，若在气分者用之，是诛伐

无过矣，其动专於行瘀血导血闭，通积滞破症瘕，消实热泻痞满，润燥结敷肿毒，总赖推陈致新之功，本经与元素，皆谓去留饮宿食者，以宿食留滞中宫，久而发热，故用苦寒化热，宿食亦乘势而下，後世不察，以为大黄概能消食谬矣，盖胃性善温恶湿，温之则宿食融化寒之坚滞不消以其则能荡涤肠胃，食积得以推荡，然後谷气通利，中气调畅，饮食输，化五藏安和矣，若食在上 虽经发热，只须枳实黄连以消痞热，宿食自通，若误用大黄，推荡不下，反致结滞不消，为害不浅，如泻心汤治心气不足，吐血 乃包络肝脾之邪火有馀也虽曰泻心，实泻四经血中伏火也，仲景治心下痞满，按之濡者，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此亦泻脾胃之湿热，非泻心也，若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其人籛气本虚，加附子以温散之，病发於阴而反下之，因作痞，乃痰实与邪气乘虚结於心下，故曰泻心，实泻脾也，病发於籛而反下之，则成结胸，乃热邪陷入阴分而结於膈上，仲景大陷胸汤丸，皆用大黄，亦泻脾胃血分之邪，而降其浊气也若结胸在气分，则用小陷胸汤，痞满在气分，则用半夏泻心汤矣，若病本籛邪，或兼停食，而攻发太过正气消，乏实结不解，拟欲攻之而正气不能行其药力，则加入参於桃核承气中，以助硝黄之势，如陶氏黄龙汤之制，乃先辈之成则也，盖大黄芒硝泻肠胃之燥热，牵牛甘遂泻肠胃之湿热，巴豆硫黄泻肠胃之寒结，各有定例，至於老人血枯便秘，气虚便难脾虚腹胀少食，妇人血枯经闭，阴虚寒热，脾气痞积，肾虚动气，及阴疽色白不起等证，不可妄用，以取虚虚之祸。

（商陆（一名当陆赤者性劣色白者良）〔辛寒有毒，铜刀刮去皮，水浸一宿，或醋炒，或黑豆拌蒸用，其赤者服之伤人，令人见鬼，同生水服杀人。本经主水肿疝瘕 除痈肿，杀鬼精物。发明，商陆苦寒伤脾，其性下行利水，本经专主水肿疝瘕等疾，与大戟甘遂，璿性同功，胃气虚弱者不可用肿满小便不利者，以赤根捣烂，入麝香三分，贴於脐心以帛束之，得小便利即肿消，或以大蒜同白商陆煮汁服，亦治肿疾仲景治大病後腰以下肿牡蛎泽泻散用之，以其病後不堪受邪，故用急迫以散之也然水肿因脾虚者若误用之，一时虽效，未几再发决不可救。

（狼毒〔苦辛寒大毒，陈者良，醋炒用出东鲁泰山，与防葵相类置水沈者为狼毒浮者即防葵也。本经主 逆上气，破积聚饮食寒热水气恶疮鼠鼯疽蚀鬼精蛊毒杀飞鸟走兽。发明，狼毒大毒，非恒用之品，本经治 逆上气，惟质实气壮暴 者宜之又能破积聚

饮食寒热水气以其迅利也性能杀飞鸟走兽其治恶疮疽蚀蛊毒，所不待言，肘後方以狼毒二絜附子半絜治心腹连痛胀急加旋覆蜜丸日服三丸治腹中冷痛及絜豆气结，又为散擦恶疮疥癣。愚按狼毒与防葵同根但质有轻重之别虽本经主治不同一皆瞑眩之品功用亦不甚相远，今狼毒内有轻浮者，即系防葵无疑但本经条下有坚骨髓益气轻身之说，其性善走散力能攻逐三虫故有益气轻身之功，本经不言攻虫而攻虫之用与狼牙无碍。

（狼牙（本经名牙子）〔苦辛寒有毒以其形似兽牙故名白者良。中湿糜烂生衣者杀人。本经主邪气热气疥瘙，恶疡疮痔去白虫。发明，狼牙较狼毒之性稍缓而所治亦相类，金匱九痛丸，用狼牙局方用狼毒，方用附子三絜，狼牙人参絳茱萸乾姜各一絜，巴霜一钱蜜丸梧子大日服二三丸治九种心痛，并卒中恶腹胀满，又连年积冷，流注心胸痛，及冷冲上气，落马坠车血疾皆主之，本经治邪气热气，去白虫盖心痛多有属虫积者，故前方用之，亦治恶疡疮痔，金匱外台千金，并以煎洗阴疮蚀疮捣汁治射工溪毒，肘後以之捣贴金疮，外台以之蜜丸，浆水服一丸，治寸白虫，皆取杀虫解毒之功也。

（防葵〔辛寒有毒。本经主疝瘕肠泄，膀胱热结溺不下，逆湿，癩痿蚤邪狂走久服坚骨髓益气轻身。发明，防葵辛寒，性善走散能治疝瘕肠泄，膀胱热结等证，而别录又言疗五藏虚气，小腹支满，肿胀口乾，除肾邪强志，中有火者，不可久服令人恍惚见鬼二说各有主见，一以治浊邪支塞，蚤邪狂走，故须久服，开除积垢，自然髓充骨坚，正气自复，一以疗五藏虚气肾邪逆满，故不可久服，久服恐正气愈虚，不能制五志之火，引领痰湿，上侮君主，令人恍惚见鬼，同一防葵，而有治蚤邪狂走，与久服见鬼之不同也尝考千金方，防葵为治风虚通血脉之上药，每与参术锤乳石英并用，取其祛逐风虚通利血脉而正气得复肾志自强当无助火为虐之虑矣。

（瘧茹〔辛寒有小毒折之汁出凝黑如漆，故名漆头瘧如色白者名草瘧茹。本经主疽蚀恶肉，败疮死肌，杀疥虫，排脓恶血，除大风热气，善忘不寐。发明，瘧茹本经治恶肉败疮等病而素问四乌偃耄茹丸，当非此瘧茹可治也，圣惠治头风旋眩，千金治小儿痛疽，并用漆头瘧茹，姚僧坦治痛疽，去恶血有白瘧茹丸，二者皆能散血，其治善忘不寐亦是因风热侵犯心包胆府所致，散其风热则无不寐善忘之患矣。

（大戟〔苦辛大寒有毒，反甘草，入药惟用正根，误服傍株令

人冷泻，枣煮则不损脾乘软去骨用。本经主蛊毒十二水腹满急痛积聚，中风皮肤疼痛吐逆。发明，大戟性禀阴毒峻利首推，苦寒下走肾阴辛散上泻肺气，兼横行经脉，故本经专治蛊毒十二水，腹满急痛等证，皆浊阴填塞所致，然惟暴胀为宜，云中风者，是指风水肤胀而言，否则传写之误耳，夫大戟甘遂之苦以泄水者，肾所主也痰涎之为物，随气升降，无处不到，入於心则迷窍而成癡瘖，妄言妄见，入於肺则塞窍而成唾稠粘，喘急背冷，入於肝，则留伏蓄聚而成疸痛乾呕，寒热往来，入於经络，则麻疼痛，入於筋骨则颈项胸背腰俛手足，牵引隐痛，三因方并以控涎丹主之大戟能泄藏府之水湿，甘遂能行经隧之水湿，白芥子能散皮膜外之痰气，惟善用者，能收奇功也，痘疮变黑归肾，枣变百祥丸，用大戟制枣，去戟用枣以泻肝邪，非泻肾也，实则泻其子，因肾邪实而泻其肝也，仲景云：心下痞满，引俛下痛，乾呕短气者，十枣汤主之，其中亦有大戟，夫乾呕俛痛，岂非肝胆之病乎，百祥丸之泻肝明矣，至玉枢丹，同续随子山茨菇等，解蛊毒药，则又不独肝胆矣，其脾胃肝肾虚寒阴水泛滥，犯之立毙，不可不审。

（泽漆（本经名漆茎）（苦寒小毒，别录曰华陶氏，皆言是大戟苗，纲目名猫儿眼睛草，时珍云：江湖源泽多有之，掏茎有白汁粘人，故名。本经主皮肤大热，大腹水气，四肢面目浮肿，丈夫阴气不足。发明，泽漆利水，功类大戟，遂误以为大戟苗，本经言利丈夫阴气，则与大戟不相侔也，其治皮肤大热，面浮腹大等证，兼挟表热而言，其性与大戟亦相类也，金匱泽漆汤，方用泽漆半夏，紫参白前，甘草人参，桂心生姜，以治肺，上气脉沈，大明言止疟疾，消痰退热，肘後圣惠易简，伏瘕水肿脚气，皆用之。

（甘遂〔苦甘大寒有毒，面裹燥熟用，反甘草，其根皮赤，肉色白，作连珠，大如指头，质重不羝者良，赤皮者其性尤烈。本经主大腹疝腹满，面目浮肿，留饮宿食破症坚积聚，利水谷道。发明，甘遂色白味苦，先升後降，乃泻水之峻药，本经治大腹疝，面目浮肿，留饮宿食等病取其苦寒迅利疏通十二经攻坚破结，直瞽水气所结之处，仲景大陷胸汤，金匱甘草半夏汤用之，但大泻元气，且有毒不可轻用，肾主水，凝则为痰饮，溢则为肿胀，甘遂能泄肾经湿气，治痰之本也，不可过服，中病则止，仲景治心下留饮与甘草同用，取其相反而立功也，肘後方治身面浮肿，甘遂末二钱，以雄猪肾一枚分七片入末拌匀，湿纸裹

璪令熟，每日服一片，至四五服，当腹鸣小便利，是其效也，然水肿鼓胀，类多脾阴不足，土虚不能制，水治当辛温补脾实水兼利小便若误用甘遂大戟，商陆牵牛等味，祸不旋踵而癩痿心风血邪，甘遂二钱，为末以猪心管血和药入心内缚定，湿纸裹璪熟，取药入辰砂末一钱，分四圆，每服一圆，以猪心煎汤下，大便利下恶物为效，未下更服一圆凡水肿未全消者，以甘遂末涂腹，绕脐令满，内服甘草汤，其肿便去，二物相反，而感应如此，涂肿毒如上法亦得散又治肥人卒然耳聋，甘遂一枚，绵裹塞耳中口嚼甘草，耳卒然自通也。

（续随子（即千金子）〔辛温有毒，去晓取色白者以纸包压去油取霜用。发明，续随子下气最速，然有毒损人，与大戟泽漆甘遂茎叶相似，主疗亦相似其功长於利水解毒故玉枢丹用之，服後泻多以醋同粥食即止，若脾虚便滑之人，误服必死，黑子疣赘。续随子捣烂时涂之自落或以煮线系瘤根，时时紧之渐脱。

（莨（一名天仙子）子苦寒根苦辛有毒。本经主齿痛出虫肉 拘急多食令人狂走。发明，莨 入癩狂方用，然皆用其子耳，故言勿令子破破则令人发狂本经治肉 虫螫 r 以攻治也，千金治石痛坚硬不作脓者，莨 子为末，醋和傅疮头，根即拔出打扑折伤羊脂调莨 子末傅之。莨 根主治与子不殊，疟疾不止，莨 根烧灰水服一钱七即止，恶癣有虫，莨 根捣烂和蜜傅之，恶刺伤人，莨 根水煮汁浸，冷即易之，箭头不出此亦主之，皆千金神方也，狂犬咬人，莨 根和盐，日三傅之此外台秘要方也，今人用根 治噎膈反胃，取其性走，以祛胃中留滞之邪，噎膈得以暂开，虚者误服，为害不测，时珍云：莨 之功，未见如所说，而其毒有甚焉煮一二日，尚能生芽，其为物可知矣，服莨 云实防葵赤商陆，皆令人狂惑见鬼者盖此类皆禀阴毒能使痰迷心窍闭其神明，以乱视听故耳。

（瞻〔甘辛温有毒，去晓取仁白者良，禁食炒豆，犯之必胀。发明，萨 惆耶縠襟活能追脓取毒，拨邪外出为外科要药能出有形之滞物，故取胎产胞衣剩骨襟血者用之，时珍云：瞻 秘顷 r，气味颇近巴豆，亦能利人，故下水气，其性善走，能开通诸窍经络治偏风失音口噤口目 斜，头风七窍诸病，不止於出有形之物也，盖鸱鹞油能引药气入内，o 能拨病气出外，故诸膏多用之偏风手足不举，同羊脂穿山甲麝香煎膏，日摩渐正，研涂瘰疬痘毒痈肿即消，盖能引毒外出耳，一人病手臂结块肿痛用 繅 o 膏贴之即愈，一人病气仁郁而偏头痛，用此同乳香食盐捣敷太

籛，其痛立止一妇产後，子肠不收，捣贴丹田即上此药外用，屡奏奇勋，但不宜内服耳。

（常山（一名恒山）〔苦辛温有毒，川产淡黄细实如鸡骨者良醋炒则不吐人。本经主伤寒寒热热发温疟鬼毒胸中痰结吐逆。发明，夫疟有六经五藏痰湿食积风邪瘴疫须分阴籛虚实，不可一概论也，常山治疟有哈 I 病之功，须在发散表邪，及提出籛分之後服之得宜，生用多用则上行必吐若酒浸炒透，则气少缓，稍用钱许亦不致吐也，得甘草则吐，得大黄则利，盖无痰不作疟常山专在驱逐痰水杨士髻云：常山治疟，人皆薄之，疟家多畜痰涎黄水，或停滯心下，或结 豆间，乃生寒热，法当吐涎逐水，常山岂容不用，所以本经专主寒热温疟，痰结吐逆，以疟病多由伤寒寒热，或时气温疫而致痰水蓄聚心下也，夫水在上焦则常山能吐之，水在豆下，则常山能破其 而下其水，但须行血药佐之如桃仁蓬术穿山甲之类，其有纯热发疟，或蕴热内实之证，投以常山，大便点滴而下，似泄非泄，须用大黄为佐，泻利数行，然後获愈常山阴毒之草，其性暴悍虽有破瘴逐饮之能，然善损真气，所以仲景治疟方中，从不及此而夏伤於暑，秋必 疟，及疟在三阴，元气虚寒，人则常山穿山甲辈，皆为戈戟。

（蜀漆〔苦辛温有毒。本经主疟及 逆寒热，腹中症坚，积聚邪气，蛊毒鬼奎疟。发明，蜀漆即常山之苗，故本经治疟，及 逆寒热，积聚蛊毒，功效与之相类，金匱治牝疟独寒不热者，有蜀漆散，用蜀漆云母龙骨酢浆水服之，温疟加蜀漆一钱，用酸浆者，取酸收以敛蜀漆之辛散也。

（藜芦〔辛苦寒有毒，反五参，服之吐不止者，饮 Y 止。本经主蛊毒咳逆，泄痢肠 ，头疡疥瘙恶疮，杀诸虫毒，去死肌。发明，藜芦服钱匙则恶吐，而本经治蛊毒 逆，泄痢肠 ，是指积气内盛者而言，积去则 与利止矣，又通顶令人嚏，按常山吐疟痰，瓜蒂吐热痰乌附尖吐湿痰，莱菔子吐气痰，藜芦则吐风痰者也，凡胸中有老痰，或中蛊毒，止可借其宣吐，切勿沾口，大损胃中津液也若 逆泄利肠 等证，苟非实邪壅滞，慎勿轻试，不可因本经之言而致惑也，别录治喉 不通，鼻中 肉，并为吹鼻孔效。

（附子〔辛热大毒，反半夏瓜蒌贝母白 倾，古方以一藜一枚者为力全，近时专取大者为胜用盐过多，虽一藜五六钱，制熟不及七八钱，且容易腐烂，若欲久藏，须同蔑灰入罐中，置近火处庶可经久，其性热有毒，必正节角少，顶细脐正者为上，顶粗有节多鼠乳者次之，伤缺偏绉者为下有藜岐者名乌喙此禀气不正，专

主大风顽，附子生用则散阴寒，熟用则助真元，生用去皮脐，熟用甘草童便制，若欲久藏一味甘草浓煎汁煮，汁尽为度，入籛虚补剂，用黄连甘草制，凡中其毒，生菜蜜汁，及黄连解之，近时乌附多产陕西，其质粗，其皮厚，其肉松，其色白，其味易行易过，非若川附之色黑皮薄，肉理紧细，性味之辛而不烈，久而愈辣，峻补命门真火也。本经主风寒逆邪气，寒湿痿拘挛，膝痛不能行步，破症坚积聚，血瘀金疮。发明，附子气味俱厚而辛烈，能通行十二经，无所不至，暖脾胃而通膈噎，补命门而救籛虚，除心腹腰膝冷痛，开肢体脾湿痿弱，疗伤寒痲逆不止，主督脉脊强而厥，救寒疝引痛欲死，敛痲疽久溃不收，及小儿脾弱慢蚤，并须制熟用之，附子为阴证要药，凡伤寒阴证厥逆，直中三阴，及中寒夹阴，虽身热而脉沈细，或浮虚无力者，非此不治，或厥冷腹痛脉沈细，甚则唇青囊缩者急须生附以峻温散之，本经治风咳逆，当是阴寒痲逆，亥豕之谬，详本经所主诸证皆阴寒之邪，乘虚客犯所致，其主金疮者，是伤寒久气血虚寒，不能收敛，非血出不止之金疮也，别录又主腰脊风寒脚气痿弱，心腹冷痛等病，总取温经散寒之力耳，附子禀雄壮之质，有斩关夺将之能，能引补气药行十二经，以追复散失之元籛，引补血药入血分，以培养不足之真阴，引发散药开壅理，以驱逐在表之风寒，引温暖药誓下焦，以除在之冷湿，附子以白术为佐，乃除寒湿之圣药，然须并用生者，方得开通经络，若气虚热甚，宜少用熟附，以行参之力，肥人多湿，亦宜少加乌附行经，附子得乾姜灸，甘草，名四逆汤，主少阴经寒证，得桂枝甘草姜枣，名桂枝附子汤，治风湿相搏，身体疼烦，不能转侧，得白术甘草姜枣，名术附汤，治风虚头重眩璫，得麻黄细辛，名麻黄附子细辛汤，治少阴病发热脉沈，得大黄芩连，名附子泻心汤，治心下痞而恶寒汗出，得大黄细辛，名大黄附子汤治亘下偏痛，发热脉弦紧，得参术苓芍，名附子汤，治少阴病，始得之，背恶寒，得苓茯白术芍药生姜，名真武汤治少阴病腹痛小便不利，四肢疼痛自利，得乾姜名白通汤，治少阴病利下脉微若厥逆无脉乾呕而烦面色赤加H通籛气，此皆得配合之神妙，能起死回生於反掌间，生熟各随本方，赵嗣真云：生附配乾姜补中有发，熟附配麻黄，发中有补宜生宜熟，不出此中妙用也，至於崔氏八味丸，用为少阴向导，後世认为补药误矣，东垣治阴盛格籛面赤目赤，烦渴引饮，脉来七八至，但按之即散者，用乾姜附子汤，加入参半斤，服之得汗而愈，时珍云：阴寒在下虚籛在上，治之以寒则阴气愈

盛，治之以热，则拒而不纳，热药冷服，下咽之後，冷性既消热性便发病气随愈，此热因寒用之法也。附子性砒着，温脾逐寒，乌头性升发，温脾去风，若寒疾，即用附子，风疾，即用乌头二药俱走而不守，故堕胎为百药长然。妊娠脉弦发热，胎胀恶寒，小腹如扇，金匱用附子汤，以安其胎，此神圣之妙用也。若伤寒发热头痛皆除，热传三阴而见厥逆脉砒，此厥深热深之候，证必先发热头痛，七八日或十馀日後，而见厥冷脉砒，此为蕤厥，大便必不泻而闭，及温疫热伏厥逆，与阴虚内热，火郁於内而恶寒者误用，不旋踵告变矣。附子乃退阴回蕤必用之药，近世疑而不用，直待阴罔蕤竭，而用已迟矣，且夹阴头痛足冷，上热下寒，阴邪内盛，蕤气外衰急需人参健脉以益其原，佐以附子温经散寒，舍此不用，将何救之。

（川乌头〔辛热有毒，入 风药，同细辛黑豆煮，入活络药，同甘草炮制，按乌头乃附子之母，春生新附，即采其母，诸家本草未尝发明，但云：春采者为乌头，故举世误认乌头，为春时取附子之小者，往往以侧子代用，误人多矣，反半夏。发明，乌头得春升之气，故治风为向导，主中风恶风，半身不遂，风寒湿，心腹冷痛，肩髀痛不可仰，及阴疽久不溃者，溃久疮寒，歹肉不敛者，并宜少加以通血脉，惟在用之得宜，小儿慢蚕 H5 搦，涎壅厥逆，生川乌全蝎，加生姜煎服效，其乌附之尖为末，茶清服半钱，吐癩痿风痰，取其锐气，从下焦直警病所，借茶清涌之而出也，夫药之相反者，以乌头半夏为最，而金匱赤丸，及普济方俱二味同用，非妙警圣义者，难以语此。

（天雄〔辛温大毒，即附子之独颗，无附大倍附子者，制法与附子同。本经主大风寒湿，历节痛，拘挛缓急，破积聚邪气金疮，强骨髓，轻身健行。发明，天雄禀纯蕤之性，补命门三焦，壮蕤精，强肾气，过於附子，故本经用以治大风寒，开湿 历节，拘挛诸病，蕤气衰痿者，佐人参用之，天雄附子，性皆下行，若上焦蕤虚者，当用参，不当用此也，且乌附之尖，皆是向下生者，其脐乃向上生苗处，宗 元素，皆误认尖为上，惟震亨以为下部之佐者得之，肘後三建汤治元蕤素虚，寒邪外入，厥冷脉砒，及伤寒阴毒，川乌附子天雄，炮制等分，每服四钱，加生姜十五片温服，金匱治男子失精，用天雄龙骨桂枝白术为散酒服半钱，淮南天雄一枚纳雄鸡腹中煮烂捣食之，令人勇敢壮用肝肾之气也。

（侧子（即 子）〔辛热大毒。发明，侧子乃散生乌附子旁侧体无

定在，其气轻扬，宜其发散四肢，充鬣皮毛为治风之药唐元希声治瘫痪有侧子汤，见外台秘要。又附子之初生琐细未成者，曰漏蓝，言其小而蓝不能盛漏出篮下也，专治冷漏恶疮。

（草乌头（一名毒公）〔辛热大毒即乌头之野生者或生用，或炮用各随本方，有紫歧相合，如乌之喙者，名乌喙本经主中风恶风洗洗出汗，除寒湿，逆上气破积聚寒热，其汁煎之名射罔，杀禽兽。发明，草乌头射罔乃至毒之物，非若川乌头附子之比，自非风顽急疾，不可轻投，此药止能搜风胜湿，开顽痰，治顽疮，以毒攻毒而已，本经治恶风洗洗汗出，但能去恶风而不能回籛散寒可知，昔人病风癰服草乌头木蒨药过多，甫入腹遂麻不救，乌附五种，主治攸分附子大壮元籛虽偏下焦而周身内外无所不至，天雄峻温不絀於附，而无顷刻回籛之功，川乌专搜风湿痛，却少温经之力侧子善行四末不入藏府，草乌悍烈，仅堪外治，此乌附之同类理性者，至於乌喙禀气不纯服食远之可也。

（射罔〔苦温大毒，人中射罔毒，以甘草蓝汁小豆叶浮萍冷水皆可一味御之。发明，乌喙射罔至毒之药，虽有治尸疰症坚，毒疮毒肿及蛇咬，先取涂肉四畔，渐渐近疮，习习逐病至骨，疮有热脓，及黄水者方可涂之，若无脓水有生血，及新伤破，即不可涂，立能杀人。

（白附子〔辛甘温小毒。发明，白附子纯籛引药势上行乃籛明经药治肝气风癰阴痒，洗黑，入面脂用，其性燥血耗气，是以类中风证，虽有痰壅禁用小儿慢蚤勿服。

（天南星（本经名虎掌）〔苦辛温有毒，治风痰生用，须以矾汤浸若熟用，以湿纸包，於火中炮制用，造胆星法，以南星磨末筛去皮，腊月入黄牛胆中悬当风处乾之年久多拌者良，或兼蜂蜜以润其燥但色易黑，不能久藏。本经主心痛寒热结气，积聚伏梁筋痿拘缓利水道。发明，天南星之名，始自开宝，即本经之虎掌也，以叶取象，则名虎掌，根类取名，故曰南星，虽具二名实系一物，为开涤风痰之专药，本经治心痛寒热结气即开宝之下气利胸膈也，本经之治积聚伏梁，即开宝之破坚积也本经之治筋痿拘缓即开宝之治中风除麻也，本经之利水道，即开宝之散血堕胎也夫水由血不归经所化，蕴积於经而为湿热，则风从内发，津液凝聚，为肿胀，为麻痹，为眩晕，为颠仆，为口噤身强，为筋脉拘缓，为口眼斜，各随身之所偏而留着不散，内为积聚，外为痈肿，上为心痛，下为坠胎，种种变端，总由湿热所致，盖缘一物二名，後世各执一例，是不能无紫歧之说，即仲暉之明，尚

以开宝之文，衍之为疏，而本经主治，置之罔闻，何怪诸家采集药性，一皆舍本逐末乎，按天南星味辛而麻，故能治风散血，气温而燥，故能胜湿除痰，性紧而毒，故能攻积拔肿，而治口舌糜，诸风口禁，更以石菖蒲人参佐之，南星半夏，皆治痰药也，然南星专走经络，故中风麻以之为向导，半夏专走肠胃，故呕逆泄泻，以之为向导，千金治妇人头风攻目作痛，掘地作炆烧赤，入南星於中，以醋沃之盖定候冷为末酒服半钱，易简治面生疣子，醋调南星末涂之，其新生之芽曰由，跋，本经治毒肿结气，千金方用之，取其开结之用耳。

（半夏〔辛温有毒，汤浸同皂荚白矾煮熟，姜汁拌焙乾用，或皂荚白矾姜汁竹沥四制尤妙，咽痛醋炒用，小儿蚤痰发搐，及胆虚不得眠，C4胆汁炒，入脾胃丸剂为细末姜汁拌C6作曲，候陈炒用，反乌附者，以辛燥鼓激悍烈之性也，忌羊血海藻饴糖者，以甘膩凝滞开发之力也。本经主伤寒寒热心下坚胸胀，逆头眩，咽喉肿痛，肠鸣下气止汗。发明，半夏为足少阴本药，兼入足阳明太阴，虚而有痰气，宜加用之，胃冷呕H6方药之最要，止呕为足阳明，除痰为足太阴，柴胡为之使，故小柴胡汤用之，虽为止呕，亦助柴胡黄芩主往来寒热也，本经治伤寒寒热，非取其辛温散结之力欤，治心下坚胸胀，非取其攻坚消痞之力欤，治逆头眩，非取其涤痰散邪之力欤，治咽喉肿痛，非取其分解阴火之力欤，治肠鸣下气止汗，非取其利水开痰之力欤，同苍术茯苓治湿痰，同塘萎黄芩治热痰，同南星前胡治风痰，同芥子姜汁治寒痰，惟燥痰宜塘萎贝母，非半夏所能治也，半夏性燥，能去湿豁痰健脾，今人惟知半夏去痰，不言益脾利水，脾无留湿，则不生痰，故脾为生痰之源，肺为贮痰之器，半夏能主痰饮及腹胀者，为其体滑而味辛性温也，二陈汤能使大便润而小便长，世俗皆以半夏南星为性燥痕矣，湿去则土燥，痰涎不生，非二物之性燥也，古方治咽痛喉，吐血下血，多用二物，非禁剂也，按璣枢云：籛气满，则籛盛，不得入於阴，阴虚则目不瞑，饮以半夏汤一剂，通其阴籛，其卧立至，半夏得塘萎实黄连，名小陷胸汤，治伤寒小结胸，得鸡子清苦酒，名苦酒汤，治少阴咽痛生疮，语声不出，得生姜名小半夏汤，治支饮作呕，得人参白蜜，名大半夏汤，治呕吐反胃，得麻黄蜜丸，名半夏麻黄丸治心下悸，得茯苓甘草以醋煮半夏，共为末姜汁面糊丸，名消暑丸，治伏暑引饮脾胃不和，此皆得半夏之妙用，惟阴虚羸瘦，骨蒸汗泄，火郁头痛，热伤嗽及消渴肺痿，逆失血，肢体羸瘦禁用以

非湿热之邪，而用利窍行湿之药，重竭其津，医之罪也，岂药之咎哉。

（蚤休（即草紫河车金线重楼俗名七叶一枝花）〔苦微寒有毒。本经主蚤蓀摇头弄舌，热气在腹中。发明，蚤休足厥阴经药，能治蚤蓀疟疾，癩痢痈肿，详本经主治，总取开结导热，而蚤蓀摇头弄舌之热邪自除，元气者虚禁用，醋磨敷痈肿蛇毒有效。

（鬼臼（本经名九臼一名天臼一名马目毒公又有术律草害母草独脚莲羞天花 H8

（射干（本经名乌扇其叶丛生横铺一而如乌翅及扇之状故有乌翼乌吹乌蒲凤翼鬼扇扁

（玉簪根（即白鹤花）〔苦辛温有毒。发明，玉簪入骨 坚，故能下骨鯁以根捣自然汁於竹筒灌入喉，不可着牙齿，刮骨取牙，玉簪根乾者一钱，白砒三分，白 七分，蓬砂三分，甥璣仙三分，草乌头一分半为末，点少许疼处自落。

（凤仙子（又名急性子）〔苦温小毒。发明，凤仙子性最急速，故能透骨软坚通窍，搜顽痰，下死胎积块噎膈骨鯁，治狂痴胜金丹用之，取其性急，领砒药吐泄也，庖人煮肉硬者，投子数粒即易烂，是其验也性与玉簪根同不可着齿多食戟人咽，入砒点疼牙即落，同独瓣蒜捣涂痞块即消，加麝香阿魏尤捷，花治蛇伤搗酒服之即解。

（曼陀罗花（实名风茄）〔辛温有毒。发明，此花浸酒治风，少顷昏昏如醉，动火之患也，故麻药为之首推八月采此花，七月采麻子花，阴乾等分为末，热酒调服三钱少顷昏昏如醉，痲疮灸火，宜先敷此，则不觉苦也寒湿脚气煎汤洗之。

（羊躑躅（即闹羊花）〔辛温大毒，恶诸石及面不入汤剂。本经主贼风在皮肤中淫淫痛，温疟恶毒诸 。发明，羊躑躅治中风瘫痪，性祛风寒湿邪，故可以治诸 恶毒，正与本经之治相符，用其毒以攻毒也，然须谅病人虚实而用和剂局方伏虎丹中用之，南方治蛊毒有躑躅花散，其性之猛烈可知，此物有大毒，曾有人以根入酒饮，遂致於毙，不可近眼，令人昏翳，同天南星川乌草乌助虐尤甚，中其毒者，以 豆解之。

（芫花〔苦辛温有毒，陈者良，水浸一宿，晒乾醋炒以去其毒，弘景曰：用者微熬，不可近眼，反甘草。本经主咳逆上气，喉鸣咽肿短气蛊毒鬼疟疝痈痈杀虫鱼。发明，芫花消痰饮水肿，故本经治咳逆咽肿，疝痈痈毒，皆是痰湿内壅之象，仲景治伤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气乾呕发热而 ，或喘或利者，小青龙汤主之，

若表已解有时头痛，汗出恶寒，心下有水气乾呕，痛引紫㒼，或喘或者，千枣汤主之盖小青龙汤驱逐表邪，使水气从毛窍而出，内经开鬼门法也，十枣汤驱逐邪使水气从大小便而泄，内经洁净府，去菴陈法也，芫花大戟甘遂之性，逐水泻湿，能直瞽水饮窠囊隐僻处取帖间不可过剂，泄人真元。

（菹花〔苦寒有毒熬黄用，芫花叶尖如柳，花紫似荆，菹花苗茎无刺，花细色黄，与芫花绝不相似，或言无菹花以芫花代之，性相近耳。本经主伤寒温疟，下十二经水，破积聚大坚症瘕，荡涤肠中留饮食，寒热邪气，利水道。发明，菹花苦辛能破积聚症瘕，治痰饮逆，去咽喉肿闭，本经治伤寒温疟者，即苦寒以攻蕴积伏匿之邪也，言下十二经水，又治饮食寒热邪气者，以其苦寒峻利饮食之邪，亦得荡涤，而寒热自除也，仲景用此止利以行水，水去则利止矣，又小青龙汤云：若微利者去麻黄加菹花，盖亦取其利水也，愚按芫花菹花，虽有辛温开表苦寒走渗之不同，而破结逐水之功用彷彿，本经虽无芫花利水之说，而仲景十枣汤专行利水，是以药肆皆不辨混收，医家亦不辨混用，犹夫食谷得以疗饥，食黍亦可疗饥，混用可无妨碍，若矾石石字形相类，药状亦相类，可不辨而混用耶。

（莽草（一名即鼠莽本作字此物有毒食之令人迷罔故名山人以之毒鼠渔人以之毒

（茵芋〔苦辛温有毒，生泰山川谷，春生苗高三四尺，茎赤叶似石榴而短厚，又似石南，四月开细白花，五月结实，今彭城海盐杭州雍州绛州华州皆有，四月采叶，七月采茎，阴乾用之。本经主五藏邪气，心腹寒热，羸瘦如疟状，发作有时，诸关节风湿痛。发明，茵芋大毒，世亦罕用，本经虽有治羸瘦如疟状一语，皆是五藏有邪气，心腹寒热所致，非能疗虚羸寒热也，其治关节风湿痛是其正治，时珍曰：千金外台诸方治风痿，有茵芋丸，治风有茵芋酒，治妇人产後中风，有茵芋膏，风湿诸方多用之，茵芋石南莽草，皆古人治风妙品，近世罕知。

（k（本经名野葛红，花者名火把草，黄花者名黄藤，千金名黄野葛）〔辛温大毒。本经主金疮乳疔中恶风，逆上气水肿，杀鬼疰蛊毒。发明，野葛之毒，甚於戈戟，故有k之名，而风毒蛊疰用之，以毒攻毒，苟非大剧，亦难轻用紫者破血结，青者破痰积，其叶与黄精叶相似，但k叶有毛G个，黄精叶似竹叶而无毛傑謹可以明辨，痕食k叶，饮冷水即死，以死尸悬树上，汁滴在地，即生菌子，收之名菌药，毒於野葛覬菜捣汁解之，取覬菜

汁，滴野葛苗即萎死，中野葛毒，急不可得靛菜，多饮甘草汁，人尿汁，或白鸭血，白鹅血，羊血灌之亦解。

蔓草部

（菟丝子〔本经名菟萝〕〔辛甘平无毒，酒煮捣烂作饼，焙乾用雷公曰，凡使勿用天碧草子，真相似，只是味酸涩并粘也，菟丝最难得，真有人以子种出皆水犀草，今药肆所卖俱系此类，然服亦有微功，不似假石莲子之大苦大寒大伤胃气，代人天元也，至贱之物，尚尔若此，况珍贵之品，能无伪乎。本经续绝伤，补不足益气力，肥健人。发明，菟丝子去风明目肝肾气分药也，其性味辛温，质粘与杜仲之壮筋暖腰膝无羸，五味之中，惟辛通四气复兼四味，经曰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菟丝子五味子之属是也，与辛香燥热之辛，迥乎不同，此补脾肾肝三经要药，本经言续绝伤补不足，益气力，肥健人者三经俱实，而绝伤续不足补，气力长令人肥健矣，其功专於益精髓，坚筋骨止遗泄，主茎寒精出，溺有馀 H9，去膝胫酸软，老人肝肾气虚腰痛膝冷，合补骨脂杜仲用之，诸经膜皆属於肝也，气虚瞳子无神者，以麦门冬佐之，蜜丸服效，凡筋强不痿，大便燥结，小水赤涩者勿用，以其性偏助筋也。

（五味子〔酸温无毒，产辽东者佳，微焙捣碎用。本经主益气逆上气，劳伤羸瘦，补不足强阴，益男子精。发明，五味子右肾命门本药，本经主逆上气，强阴益男子精，心肾不交者宜之，兼入肺肾二经，味酸而敛耗散之金，性温而滋不足之水，生津止渴，益气强阴壮水镇筋，收瞳子散大，定喘敛汗，加乾姜治冬月肺寒嗽，同人参门冬，治夏月精神困乏，而虚热久嗽不可瘥用表散，须以此去核之辛温助火，但用皮肉之酸咸，以滋化之，不宜多用，恐酸收太过，反致闭遏而成虚热也，黄氏嗽乃火浮於肺不宜凉药，宜五味子敛而降之，但风邪在表，痘疹初发，一切停饮，肺家有实热者，皆当禁之。

（覆盆子〔本经名蓬〕〔甘平微温无毒，酒浸一宿炒用。本经安五藏，益精气，长阴，令人坚强志，倍力有子，久服轻身不老。发明，覆盆子乃蓬子实，本经言蓬者，即实也，或云蓬是覆盆苗，分之有二，殊为未当，宗云：覆盆益肾藏，缩小便服之，当覆其溺器，故名，本经专於暖子藏，服之令人多子，别录言益气轻身，令发不白，甘温补血，与桑椹同功，惟秦地山中有之，近世真者绝罕，药肆每以树代充，欲验真伪，以酒浸之，色红者是真，否即是假。

（使君子〔甘温无毒，微燥去晓。发明，凡杀虫药都是苦辛，惟使君子甘而杀虫，不伤脾胃，大人小儿有虫病者，每月上旬，清晨空腹食数枚，或为散肥汤服之，次日虫从大便出，忌饮热茶，犯之即泻，凡虫皆脾胃虚弱，饮食停滞而生，此物甘温，既能杀虫，又益脾胃，所以能敛虚热而止泻，为小儿虫积上药。

（木鳖子〔土木鳖苦温小毒，番木鳖苦寒大毒，又附子之初生未成者，曰漏蓝子，炮炙论名木鳖子，与此不同。发明，木鳖有二种，有晓者曰土鳖，去晓捣烂，帛裹塞鼻，起倒睫拳毛，又为末唾调贴痔痛，七日即消，一切痈肿，醋磨涂之，一种无晓者曰番鳖，治热病喉作痛，和山豆根青木香磨汁咽之，H入眼，番木鳖半个，同轻粉冰片麝香为末，左目吹右耳，右目吹左耳，日二次，H自退，又能毒狗，狗性大热，此性大寒，寒热相反，激之使然。

（马兜铃〔苦辛微寒无毒，去晓微焙用。发明，诸药之性轻浮者，皆能入肺散气，灯心马勃之属皆然，诸家言其性寒，专於1痰定喘，不知其苦中带辛，寒中带散，是以肺热痰喘，声音不清者宜之，钱氏补肺阿襟散用之，取其清热降气，邪去则肺安矣，性善涌泄，故纂要治蛇蛊毒，一味浓煎，服之探吐，其毒即解，婴儿淋疹内陷，喘满声者，宜加用之，若肺冷金寒，喘嗽失音者禁用。

（青木香（即马兜铃根）〔辛苦微寒无毒。发明，青木香苦寒香细，入足少阴，善降阴气上逆，故治风温甥甬汤用之，并治痈肿痰结气凝诸痛，唐本治热肿蛇毒，水磨傅之，肘後治蛊毒，酒水和煎服之，毒从小便出，昔人言多服令人吐利，肺寒嗽，寒痰作喘，胃虚畏食人勿服，以其辛香走窜也。

（预知子〔苦寒无毒，大明白温。发明，预知子专杀虫疗蛊，其治H0癖蛇毒，总是杀虫之功，相传取子二枚，缀衣领上，遇有蛊毒，则闻其子有声，故名预知，蜀人璠贵重之。

（牵牛〔苦辛温有毒，东垣云：辛热有毒，有黑白二种，名黑丑白丑，凡用生磨取头末。发明，牵牛专一行，水峻下之剂，白者属金利肺，治上焦痰饮，除壅滞气逆，通大肠风秘，除气分湿热，黑者属水泻肾，而兼泻脾胃之湿，消肿满脚气，利大小便秘，但病在血分，或病人稍弱而痞满者不可用，东垣云牵牛非神农药也，各医续注云：味寒能除湿气，利小便，治下注脚气，此说气味主治俱误，凡用牵牛，少则动大便，多则泄下如水，乃泻气之药，其味辛辣，久嚼猛烈雄壮，所课苦寒安在哉，夫湿者水之别

称，有形者也，若受湿气，不得施化，致大小便不通，宜暂用之，况牵牛止能泄气中之湿热，不能除血中之湿热，每见酒食过伤病痞者，多服牵牛散，取快一时，药过仍痞，以致久服脱人元气，犹不知悔也，东垣治下焦虚肿，天真丹用牵牛以盐水炒黑，佐砒香杜仲，补骨脂观桂诸药，深得补泻兼施之妙用，方见医学发明。

（紫芎（一名凌霄）〔酸微寒无毒。本经主妇人产乳馀疾，崩中症瘕，血闭寒热，羸瘦养胎。发明，凌霄花手足厥阴血分药也，能去血中伏火，本经主妇人崩中症瘕，又治血闭寒热羸瘦，云养胎者，以有积瘀在内，瘀散则胎自安也，与金匱桂心茯苓丸中，用桃仁丹皮治妊娠症瘕害无殒，症瘕血闭血气刺痛，疔风恶疮多用之，皆取其散恶血之功也，若无瘀血，而胎息不安者禁用。

（施花（一名缠枝牡丹）〔甘辛温无毒，制雄黄。本经主面黑色，媚好益气，根主腹中寒热邪气。发明，凡藤蔓之属，象人之筋，所以多治筋病，施花细根如筋可啖，本经言主腹中寒热邪气别录言其久服不饥，时珍自京师还，见北地车夫每载之，云暮归煎汤饮，可补损伤，则益气续筋之说，尤可徵矣，筋被斫断者，用施花根捣汁啖断处，仍以渣敷，日三易，半月即续。

（蔷薇（子名营实）〔酸温无毒。本经营实主痈疽恶疮，结肉跌筋，败疮热气，阴蚀不神，利关节。发明，蔷薇乃野生之白花者，性专解毒，其实兼能散结，结肉跌筋，败疮阴蚀，皆得疗之，本经所主，皆言其实根能入筋明经，除风杀虫，故痈疽疮癣常用之，千金治消渴尿多，以根煮饮，又治口疮之神药，圣惠治小儿遗尿，酒煮服之，皆取其温足筋明，而足太筋受荫矣。

张氏医通 shier

中医瑰宝苑

清·张璐撰

建档:中国医药学院中医研究所 张 鸿所长

[张氏医通一](#)

(月季花(俗名月月红)(甘温无毒。发明,月季花为活血之良药,捣敷肿疡用之,痘疮触犯经月之气而伏陷者,用以加入汤药即起,以其月之开放,不失经行常度,虽云取义,亦活血之力也。

[张氏医通二](#)

[张氏医通三](#)

(塘菱实(甘寒无毒,去壳纸包压去油用,反乌附。发明,塘菱实甘寒润燥,宜其为治嗽消痰止渴之要药,以能洗涤胸膈中垢腻郁热

[张氏医通四](#)

耳,仲景治喉痛引心肾,唾喘息,及结胸满痛,皆用塘菱实,取其甘寒不犯胃气,能降上焦之火,使痰气下降也,其性较塘菱根稍

[张氏医通五](#)

平,而无郁寒之患,但脾胃虚,及呕吐自利者,不可用。

[张氏医通六](#)

(塘菱根(即天花粉)(苦寒无毒,反乌附。本经主消渴身热,烦满大热补虚安中续绝伤。发明,塘菱根性寒,降膈上热痰,润心中烦渴,除时疾狂热,祛酒痺湿黄,治痈疡解毒排脓,本经有安中补虚续绝

[张氏医通七](#)

伤之称,以其有清胃祛热之功,火去则中气安,津液复则血气和,而绝伤续矣,其性寒降,凡胃虚吐逆,阴虚劳嗽误用,反伤胃气,久必泄泻喘,病根愈固矣,凡痰饮色白清稀者,皆当忌用。

[张氏医通八](#)

[张氏医通九](#)

(土瓜根(即王瓜根)(苦寒无毒,藏器云:有小毒。本经主消渴内疽,瘀血月闭,寒热痰疼,益气愈聋。发明,王瓜产南方者,禀湿热之气最盛,患疮肿痈毒者食也,为患转甚,产北地者,得春升之气

[张氏医通十](#)

最先,患消渴内疽者用之,其效颇捷,其根治黄疸消渴,与塘菱之性,不甚相远,但不能安中补虚,续绝伤,调和经络诸血也,金匱治

[张氏医通十一](#)

妇人经水不调,带下少腹满,一月再见者,土瓜根散主之,深得本经主瘀血月闭之旨,方用土瓜根芍药桂心 鞞屿升翩酒服方寸匕,

[张氏医通十二](#)

日三服,苏颂治小儿发黄,土瓜根生捣汁服三合,不过三次效,又治黄疸变黑,土瓜根汁平旦温服一小升,午刻黄水从小便出,其治寒热酸疼,皆祛湿热之验,南籐治籐明经热,大便不通削之为导,以下湿热,其子治肺痿吐血,肠风泻血赤白痢,及反胃吐食,惜乎世医未知用也。

(葛根(甘平无毒,色白者良,入籐明表药生用,胃热烦渴燥熟用。本经主消渴身大热,呕吐诸,起籐气,解诸毒。发明,葛根性升属籐,能鼓舞胃中清籐之气,故本经主消渴身热呕吐,使胃气敷布,诸自开,其言起籐气解诸毒者,胃气升发,诸邪毒自不能留而解

散矣，葛根乃解明经之专药，治头额痛眉棱骨痛，天行热气呕逆，发散解肌，开胃止渴，宣 痧，若太解经初病，头脑痛而不渴者，邪尚未入解明，不可使用，恐引邪内入也，仲景治太解解明合病自利，反不利但呕者，俱用葛根汤，太解病下之遂利不止喘汗脉促者，葛根黄芩黄连汤，此皆随二经表 寒热轻重而为处方，按证施治，靡不应手神效，又葛根 为解明痛头仙药，斑疹已见点，不可用葛根升麻，恐表虚反增斑烂也，又葛根轻浮，生用则升解生津，熟用则鼓舞胃气，故治胃虚作渴，七味白术散用之，又清暑益气汤，兼黄柏用者，以暑伤解明额颅必胀，非此不能开发也。花能解酒毒，葛花解醒汤用之，必兼人参，但无酒毒者，不可服，服之损人天元，以大开肌肉，而发泄伤津也。

(天门冬(即天棘根))〔甘寒无毒，焙热去心用，肥白者良，忌鲤鱼。本经主诸暴风湿偏 痹，强骨髓，杀三虫去伏尸，久服轻身益气，延年不饥。发明，天门冬手大阴肺经气分药，兼通肾气， 逆喘促，肺痿肺痛，吐血 乾 痰结，其性寒润能滋肺，肺气热而燥者宜之，肺为清虚之藏，凉则气甯，热则气腾，天门冬能保肺，使气不受火扰，合地黄麦门冬，主心肺虚热 吐脓血，又能治热淋，同参 定虚喘，盖肺肃则气化乃能出，若脾虚而泄泻恶食者，虽有前证，亦莫轻投，以其降泄太过也，时珍云：天门冬清金降火，益水之上源，故能下通肾气，入滋补方用之有效，若脾胃虚寒人，久服必致滑肠，反成痼疾以性寒能利大肠故也，本经治诸暴风湿偏 痹，盖热则生风，暴则属火，偏 者，湿热所致，故治风先清火，清火在养阴也，其三虫伏尸，皆脾肾湿热所化，清二经湿热，则无三虫伏尸之患矣，又能延年不饥，故辟谷方多用之。

(百部〔苦微甘小毒，肥白者良，抽去心用则不烦闷。本经主 嗽上气，火炙酒渍饮之。发明，百部为杀虫要药，故肺热劳瘵喘嗽，有寸白虫宜之，蛲虫痢及传尸骨蒸多用之，时珍云：天麦门冬之类，皆主肺痰，但百部气温，脾胃寒者宜之，二冬性寒，脾胃热者宜之，脾胃虚人勿用，以其味苦伤胃也，又浓煎洗牛马虱树木虫羆，用填孔中，更削杉木塞之，其虫即死，杀虫之功，於此可知。

(何首乌(一名夜交藤))〔苦涩微温无毒，其形圆大者佳，须赤白并用，制法以竹刀刮去皮，拌黑豆九蒸九晒候用，禁犯铁器，忌莱菔诸血，勿与天雄乌附姜辛仙茅等同用，为其性敛味涩也。发明，何首乌足厥阴少，阴药也，性禀阴中之解，产南方者最胜，北地所生，虽璫大者，殊不足珍，以地偏属阴，而无解生之力也，白者属气分，赤者属血分，肾主闭藏，肝主疏泄，以此气温味苦涩，苦走肾，温补

肝，能收敛精气，所以养血益肝，固精益肾，健筋骨，乌须发，为滋补良药，不寒不燥，功在地黄天门冬诸药之上，气血大和，则风虚斑肿癩痢之疾可愈，生则性兼发散，主寒热 疟，及痈疽背疮皆用之，今人治津血枯燥及大肠风秘，用鲜者数钱煎服即通，以其滋水之性最速，不及封藏，即随之而下泄也，与苡蓉之润燥通大便无碍，而无助火之虞，肠风藏毒，用乾者为末，米饮日服二三钱有效，盖其内温肝肾，外祛少阴风热之验也，丹方治久疟，用生乾何首乌一藜，柴胡三钱，黑豆随年数加絀，煎成露一宿，清晨热服，若夜疟尤效，乃散中寓收，补中寓散之法。

(苦甘平无毒，产川中大块色白而松脆者为 菀，若色黄赤者，即窮 僮也，一种小块质坚韧者为土 菀，不堪入药忌茗醋。本经主腰脊痛强骨节，除风寒湿周 痹，恶疮不神热气。发明， 苦平，胃与肝家药也，入肝搜风，本经主腰脊痛强骨节，入肝祛风，入胃祛湿，故本经主寒湿周 痹恶疮热气等病，昔人称其摄精之功，或称逐水之效，何 黎说相悬耶，不知胃气健旺则湿浊去，而肾无邪湿之扰，肾藏自能收摄也，杨氏 分清饮，专主浊病，正得此意，又主阴痿失溺，老人五缓者，总取行籐之力，以利关节助健端也，若阴虚精滑，及元气下陷，不能摄精，小便频数，大便引急者误用，病必转剧，以其温散不利於阴也，窮僮与 菀相类，别主腰背寒痛风 痹，皆录取祛湿热利水坚筋骨之义。

(土茯苓(俗名冷饭团)〔甘淡平无毒忌铁器。发明，土茯苓古名山牛，入胃与肝肾，清湿热，利关节，止拘挛，除骨痛，主杨梅疮解汞粉毒，时珍云：杨梅疮起於岭南风土炎热，岚瘴薰蒸，挟淫秽湿热之邪，发为此疮，今则遍行海宇，类有数种，治之则一属厥阴籐明，如兼少阴太籐籐明发於咽喉，兼太籐少籐发於头角，盖相火寄在厥阴，肌肉属於籐明，若用轻粉哈捻龕毒气窜入经络筋骨，莫之能出，变为筋骨挛痛，发为结毒，遂成痼疾，方用土茯苓一藜，薏苡忍冬防风木瓜木通白藓皮各五分，皂荚子四分，人参当归各七分，日服三次，忌饮茶烧酒，及牛羊鸡鹅鱼肉麸面盐酱，并戒房劳百日，渴饮土茯苓汤，半月全愈。

(白敛〔苦甘辛微寒小毒，反乌附，解狼毒毒。本经主痈肿疽疮，散结止痛除热目中赤，小儿蚤蓐温疟，女子阴中肿痛，带下赤白。发明，白敛性寒解毒敷肿痈疮有解散之功，以其味辛也，但阴疽色淡不起，胃气弱者，非其所宜，本经治目赤蚤蓐温疟，非取其解热毒之力欤，治阴肿带下非取其去湿热之力欤，金匱薯蕷丸用之，专取其辛凉散结，以解风气百疾之蕴蓄也，世医仅知 痈解毒之用陋

哉，同地肤子治淋浊失精，同白室治金疮失血，同甘草解狼毒之毒，其辛散之功可知而痈疽已溃者不宜用。

(山豆根(苦寒无毒。发明，山豆根大苦大寒，故能治咽喉诸疾，苏颂言含之咽汁，解咽喉肿痛璠妙，或水浸含漱，或煎汤细呷，又解痘疹热毒及喉药皆验，盖咽证皆属阴气上，逆故用苦寒以降之，开宝言解诸药毒，止痛消疮肿毒，发热嗽，善治人马急黄，杀小虫，时珍云：腹胀喘满，研末汤服，血气腹胀，酒服三钱，卒患热厥心痛，磨汁服，总赖苦寒以散之，但脾胃虚寒作泻者，禁用。

(黄药子(苦平无毒。发明，黄药子治诸恶肿疮毒喉及蛇犬咬毒，研水服之，并用外涂，千金治瘰疾以黄药子半斤，无灰酒一升，浸药固济瓶口，糠火瓌候香，瓶头有津即止时饮一杯，不令绝，三五日即消勿饮，不尔令人项细也，又专治马牛心脾热病。

(白药子(叶名剪草)(辛凉无毒。发明，白药子辛凉解毒，故能治金疮出血太多发热，用以凉血清热，则痛自止，肌自生，又主喉中热塞不通，时常痛肿，醋煎细呷，治诸骨鲠在上即吐出，在下即便出，解野葛生金巴豆药毒，又治马脾肺热病。

(威璠仙(苦辛温小毒。发明，威璠仙性善下走通十二经，故能宣通五藏，治胃积痛，脚胫湿，痛风之要药，消水破坚积，朝食暮效辛能散邪，故主诸风，温能泄水，故主诸湿，而痘疹毒壅於上，不能下誓，腰下胫膝起灌迟者，用为下引立效，其性利下，病人壮实者诚有殊呖靴气虚者服之，必虚泻而作痼疾，以其耗血走气也，血虚而痛，不因风湿者勿服。

(茜草(素问名茹又名茹俗名血见愁)(苦辛微温无毒。本经主寒湿风黄瘕补中。发明，茜根色赤而性温，味苦而带辛，色赤入营性温行滞，味辛入肝，手足厥阴血分药也，本经又以治寒湿风黄瘕者是湿热之邪，着营分，用以清理邪湿，则脾胃健端，寒湿风无所留着，而黄瘕自除矣其治女子经水不通甚呖靴详素问四乌赜赜茹丸，治妇人脱血血枯，千金翼治内崩下血，皆取以散经中瘀积也，病人虽见血证，若泄泻饮食不进者勿服。

(防己(辛苦寒有毒。本经主风寒温疟热气诸病，除邪利大小便。发明，防己辛寒纯阴，主下焦血分之病，性劣不纯，善走下行，长於除隰，以辛能走散，兼之气悍，故主风寒温疟热气诸病，除邪利大小便，此本经主治也，别录疗水肿膀胱热，通壅理，利九窍，皆除湿之功也，弘景曰：防己是疗风水要药，汉防己是根，入膀胱，去身半已下湿热，木防己是苗，走籐，治中风挛急，风湿热，金匱防己黄汤，防己地黄汤，木防己汤五物防己汤，皆治痰饮湿热之要药，而

千金治遗尿小便涩，有三物未防己汤，水肿亦有三物木防己汤，总取其通行经脉之力也，能泻血中湿热，通经络中滞，塞险健之类，用之不得其宜，下咽令人心烦，饮食殊少，至於去湿热肿痛，下注脚气，膀胱积热诚通行十二经之仙药也，如饮食劳倦，阴虚内热，以防己泄大便，则重亡其血，其不可用一也，大渴引饮，及久病津液不行，上焦湿热等证，防己乃下焦血药，其不可用二也，外感邪传肺经，气分湿热，而小便黄赤，此上焦气病，其不可用三也，大上焦湿热，皆不可用，即下焦湿热，又当审其二便不通利者，方可用之。

(木通(原名通草)〔平淡无毒，色淡黄细香者佳。本经除脾胃寒热，通利九窍血脉关节，令人不忘，去恶虫。发明，木通 根也，入手足太阴手少阴厥阴，泻气分湿热，防己泻血分湿热，脾胃不和，则水道不利，乃致郁为寒热为肿胀，为淋秘，为 痒，俱宜木通淡渗之剂，分利阴腑，则水行火降，脾胃和而心肾平矣，本经除脾胃寒热者，以其通利湿热也，曰通利九窍血脉关节者，以其味淡渗也，曰令人不忘，及去恶虫者，窍利则神识清，湿散则恶虫去，以其通警九窍，行十二经，故又能催生下乳，散痈肿结热，惟胃虚肾冷，及伤寒大便结燥，表虚多汗者禁服，恐重伤津液，耗散胃汁也，时珍曰：木通上能通心清肺警九窍，下能泄湿祛热，岂止利小便而已哉，盖能泄丙丁则肺不受邪，能通水道，水源既清，而诸经之湿热，皆从小便泄去，故导赤散用之。

(通草(原名通脱木)〔平淡无毒。发明，通草轻虚色白，专入太阴肺经，引热下降，而利小便，入腑明胃经，通气上警而下乳汁，东垣言泻肺利小便，治五淋水肿癃闭，取气寒降，味淡而升仲景当归四逆汤，用以通在 之湿热也，妊妇勿服，以其通窍也。

(钓藤(一名 獭[^]〔甘微苦寒无毒，取 〕。发明， 瓣 炯 挣 拏〕，足厥阴主风手厥阴主火，小儿急慢蚤蓂 ，内钓腹痛，客忤胎风，大人肝风头旋目眩，妇人带下赤白，皆肝风相火之病肝木风静火息，则诸证自除矣。

(木莲(俗名鬼馒头)〔实甘平涩，叶酸平无毒。发明，木莲薛荔实也，性耐风霜，严冬不凋，故能治一切风癩恶疮，为利水治血通乳要药，古方以木莲二枚，用C4前蹄煎汤饮汁尽，一日乳汁即通无子妇人食之，亦能有乳，其叶主背疮取叶捣绞汁，和饮蜜数升，以渣敷之，後利即愈，煎汤主贼风疼痛，乘热薰洗日二次，痛止为度，取藤捣绞汁，治白癩风癩仰恶疮疥癬，消肿散毒，疗肠痔心痛阴颓，但南方有瘴气人不可用。

(紫葛(甘苦寒无毒,生山谷中,苗似葡萄长丈许根紫色今在所皆有之。发明,紫葛和血解毒治痈肿恶疮,取根皮捣为末,酢和封之,千金紫葛丸用之为君,以其能散寒热结气也。

(草(一名勒草一名葛勒蔓俗名割人藤)(甘苦寒无毒。发明,草蔓生道傍,多刺勒人,故又名葛勒蔓专主五淋利小便,散瘀血,并捣汁服,千金专主膏淋以醋和服之。

(忍冬(即金银花)(甘温无毒。发明,金银花芳香而甘,入脾通肺主下痢脓血为内外 肿之要药,解毒祛脓,泻中有补,痈疽溃後之圣药,今世但知其消肿之功昧其能利风虚也但气虚脓清,食少便泻者勿用痘疮倒陷不起,用此根长流水煎浴,以痘光壮为,效此即水杨汤变法。

(清风藤(辛温小毒。发明,清风藤入肝经气分治风湿流注历节鹤膝麻 痒痒同防己浸酒治风湿 痛,一切风病,熬膏酒服一匙,将患人身上拍一掌其後遍身发痒不可当急以梳梳之,欲痒止,饮冷水一口即解,风病皆愈,避风数日自安。

(藤黄(酸涩有毒。发明,藤黄性毒而能攻毒故治虫牙羝齿,点之即落,毒能损骨伤肾可知。

水草部

(泽泻(甘咸微寒无毒,白者良利小便生用入补剂盐酒炒,油者伐胃伤脾不可用。本经主风寒湿 乳难,养五藏,益气力,肥健消水,久服耳目聪明,不饥延年。发明,泽泻甘咸沈降阴中之籛,入足太籛气分素问治酒风身热汗出,用泽泻生术麋衔以其能利膀胱湿热也,金匱治支饮冒眩用泽泻汤以逐心下痰气也,治水畜烦渴小便不利,或吐或泻,用五苓散以泄太籛邪热也,其功长於行水,本经主风寒湿 言风寒湿邪 着不得去则为肿胀,为癰闭,用此疏水道,则诸证自除盖邪干空窍则为乳难为水闭,泽泻性专利窍,窍利则邪热自通内无热郁则利藏气安和,而形体肥健矣,所以素多湿热之人久服耳目聪明,然亦不可过用,若水道过利,则肾气虚,故扁鹊云:多服病人眼,今人治泄精多不敢用,益为肾与膀胱虚寒,而失闭藏之,令得泽泻降之,而精愈滑矣,当知肾虚精滑,虚籛上乘,面目时赤者,诚为禁剂,若湿热上盛而目肿,相火妄动而遗泄得泽泻清之,则目肿退而精自藏矣,何禁之有,仲景八味丸用之者,乃取以泻膀胱之邪,非接引也,古人用补药,必兼泻邪,邪去则补药得力矣。

(羊蹄根(俗名秃菜)(辛苦寒小毒,傍茎有 p 波棱菜状夏未结子便枯者是也。本经主头秃疥瘙,除热女子阴蚀。发明,羊蹄根属水走血分,为除湿杀虫要药,故本经治头秃疥瘙,女子阴蚀之患,新采

者醋捣涂癣杀虫，加轻粉尤效。

(菖蒲(辛温无毒解巴豆大戟毒。本经主风寒湿 逆上气开心孔，补五藏，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主耳聋痈疮，温肠胃止小便利，久服轻身不忘不惑，延年益智，高志不老。发明，菖蒲乃手少阴厥阴之药，心气不足者宜之，本经言补五藏者，心为君主五藏系。马首言治风寒湿 是取其辛温开发脾气之力，治 逆上气者，痰湿壅滞之喘，故宜搜涤，若肺胃虚燥之喘，非菖蒲可治也，其开心孔通九窍明耳目，出音声，总取辛温利窍之力，心孔开，九窍利，则痈疮之毒可解，肠胃喜温恶寒，肠胃既温，则膀胱之虚寒，小便不禁自止，久服轻身者，除湿之验也，不忘不惑，延年益智，高志不老，皆补五藏通九窍之力也，又主肝虚心腹痛，霍乱转筋消伏梁痲痿，善通心脾痰湿可知，千金治胎动不安，生产漏下，或抢心下血，及产後崩中不止，并以菖蒲一味煎服，凡膻亢阴虚，媿寡失合者禁用，以其性温，善鼓心包之火与远志之助相火不殊，观本经之止，小便利，其助膻之力可知。

(蒲黄(甘微寒无毒，筋能行血，罗去粗筋取粉用。本经主心腹膀胱寒热，利小便止血消瘀血。发明蒲黄手足厥阴血分药也，故能治血治痛，本经主心腹膀胱寒热，良由血结其处，营卫不和故也，又言止血消瘀血者，以生则能行，熟则能止与五璣脂同用，名失笑散治一切心腹疼痛能破瘀积，消痈肿去产妇儿枕痛，然胃气虚者，入口必吐，下咽则利，以五璣脂性味浊恶也，宋度宗一夜忽舌胀满口用，蒲黄乾姜末乾掺而愈，以蒲黄之凉血活血，乾姜之引火外散，深得逆从兼济之妙用，然舌根胀痛，亦有属阴虚火旺者，误用前法转伤津液，每致燥涩愈甚，不可不审。

(苦草(苦温无毒。发明，苦草香窜入足厥阴肝经，理气中之血产後煎服，能逐恶露，但味苦伐胃气窜伤脑，膏粱柔脆者服之，絀食作泻，过服则晚年多患头风，昔人畏多产育以苗子三钱，经行後曲淋酒服，则不受妊，伤血之性可知，煎汤主妇人白带，又治嗜食乾茶，面黄无力为末和炒芝 世 Z 之。

(水萍(辛寒无毒，浮水面小而背紫者是。本经主暴热身痒下水气胜酒长须发，止消渴。发明，浮萍发汗，胜於麻黄，下水捷於通草恶疾疔风遍身者浓煎浴半日多呷黯 敞 B 入肺经誓皮肤，故能发扬邪汗，本经主暴热身痒者，专 滂]下水气者，兼通膻明肉理也，胜酒者膻明通誓而能去酒毒也，长须发者，毛窍利而血脉荣也，止消渴者经气和而津液复也，浮萍为祛风专药，去风丹用紫背浮萍为末蜜丸弹子大，豆淋酒下一丸，治大风癩风，一切有馀风湿脚气，及三

十六种风皆验，而元气本虚人服之未有不转增剧者，至於表虚自汗者，尤为戈戟。

(菀) (甘寒无毒。发明，菀性味滑，常食发气，令关节急患痔漏脚气积聚，皆不可食，为其寒滑伤津也，千金方治热泻呕逆漏气，泽泻汤麦门冬汤并用之，取其清胃 之热逆也，又能压丹石，解百药毒。

(海藻) (苦咸寒小毒反甘草。本经主癭瘤结气散颈硬核，疔痈肿症瘕坚气，腹中上下雷鸣，下十二种水肿。发明，海藻咸能润下，寒能泄热利水，故本经主癭瘤结核，痈肿症瘕，散十二经水及除浮肿脚气，留饮痰气之湿热，使邪从小便而出，经云：咸能软坚营气不从，外为浮肿随各引经药治之，凡海中诸药，性味相近，主疗一致，虽有不同，亦无大碍。

(昆布) (咸寒滑小毒。发明，咸能软坚故癭坚如石者，非此不除能破瘿邪水肿与海藻同功，然此物下气，久服瘦人，海岛人常食之水土不同，故耳凡海中菜皆损人，不独昆布海藻为然。

石草部

(石斛) (甘淡微苦，咸平无毒，酒浸用种类最多，惟川者，味甘淡色黄无歧，可无伤胃之虞，古称金钗者为最，以其色黄如金，旁枝如钗，故有是名，近世绝无此种，川者差堪代用，其余杂产，味苦色暗中虚多歧者，味皆璜苦，误用损人，凡入伤药酒浸晒乾，入丸剂薄切，米浆饮，晒乾磨之。本经主伤中除 下气，补五藏虚劳羸瘦，强阴益精，久服厚肠胃。发明，石斛足太阴少阴脾肾之药，甘可悦脾，故厚肠胃而治伤中，咸能益肾，故益精气而补虚羸，为治胃中虚热之专药，又能坚筋骨，强腰膝骨痿 弱，囊湿精少，小便馀沥者宜之。

(骨碎补) (俗名猴姜) (苦温无毒，蜜水焙用。发明，骨碎补足少阴药也，骨碎伤者能疗之，故名主骨中毒气风气，耳鸣牙疼骨痛，破血止血，折伤接骨，又治肾虚久泻，以之为末，入 C4 肾中璪熟食之，戴元礼治痢後骨痿，入虎骨四斤丸用之有眩輒但其性降收，不可与燥药同用。

(石韦) (苦微寒无毒，凡用去黄毛不尔射人肺，令 不已，去梗微炙用。本经主劳热，邪气，五癯闭不通，利小便水道。发明，石韦蔓延石上，生叶如皮，其性寒利，故本经治劳热，邪气，指劳力伤津，癯闭不通之热邪而言，非虚劳之谓，治妊娠转胞，同车前煎服。

(景天) (一名慎火草俗名火丹草) (苦寒无毒。本经主大热火疮，身热诸邪恶气。发明，慎火草性能解血解毒，故本经治大热火疮，日华治热狂赤眼，头痛寒热游风，女子带下，千金慎火以之为君，专主

血热崩中带下之病，捣汁散涂小儿丹毒发热，及游风热疮，外用并效，一切病，得之寒湿恶寒喜熟者勿投。

(石胡荽(即天胡荽俗名鹅不食草又名鸡肠草)(辛温无毒，汁制砒石雄黄。发明，鹅不食草，气温而升，味辛而散，故能透髻巅顶，人但知其搐鼻通而落肉，不知其治头风之功最捷，而除黝味馨更奇，塞鼻中丹芋故碧云散用以取嚏，则浊气宣通而耳是昔人以开锅盖法喻之。

(地锦(一名地肤)(苦平无毒。发明，地肤多生庭除砖缝茎赤茎青繁丝如锦，故有是名，能通流血脉治崩中痢下，功专散血止血，通利小便，千金治淋方用之。

苔草部

(陟厘(甘温无毒生於水底石上者蒙茸如发谓之陟厘。发明，陟厘与水苔同生水中，但浮於水者谓之水苔，千金治协热下痢呕逆，温食则吐有陟厘丸，为痢证之，首方日华捣汁治天行心闷，别录主心腹大寒温，中消谷强胃气止泄痢，并取其性温而能利水也。

(石蕊(一名蒙顶茶)(甘温无毒，生蒙山顶石面，及枯株上与木耳无璫。发明，石蕊明目益精气润咽解热化痰，同生姜能解箴明头额眉棱骨痛，本乎天者亲上也。

(卷柏(辛平无毒，桐君雷公云：甘寒无毒，盐水煮半日再以井水煮半日用，生用破血，炙用止血。本经主五藏邪气，女子阴中寒热痛症瘦血闭绝子，久服轻身和颜色。发明，卷柏足厥阴经血分药也详本经诸治，一皆女子经癸之病总厥阴与冲脉之患也，千金大泽兰丸，紫石英天门冬等丸皆用之，经疏言妊妇禁用以其能寒子藏中血气也。

(马勃(辛平无毒，多生竹网湿地腐胀而成，凡用以生布张开将马勃於上摩擦，下以盘承取末用之。发明，马勃轻虚上浮力能散肺中邪热，故治嗽喉，善东垣治大头病咽喉不利，普济消毒饮用之，然须生蜜拌入水调散不浮方可煎服。

(倒挂草(苦甘无毒。发明，倒挂草生井口边，千金断酒方於端午午时取烧研水服勿令知，即恶酒不饮，其树孔中生者，千金用治瘰疬取其倒，垂而根不着也。

(苔(甘寒无毒。发明，井中苍苔，得至阴之气而生火疮伤烂脱皮者，以苔炙末每钱入冰片二分，杵瑯细，掺上痛即止，不过三度愈如无井中者，阴地上者，亦可用之。本经逢原卷二终

本经逢原卷三

长洲石顽张璐路玉父纂述

谷部

(诸米〔甘平无毒。发明，米受坤土精气而成，补五藏而无偏胜，稊，糯者曰黍，资生之至宝也，其南 稷北 粱，赤 白 迭晚白 粱，新陈 粱，新陈黄白，总谓之粱，通名曰稷，虽能益人，然不可过食，过食则伤中州之气也，有人嗜食生米，久成米瘕，治之以鸡屎白，取其杀虫也，未经霜新米，病人所禁，下痢尤忌，作食动风气，陈者下气益脾，病人尤宜，本草言， 菴予 胃气，长肌肉，仲景白虎汤，桃花汤，竹叶石膏汤，并用之，皆取晚 得金之气居多故也。陈仓米开胃进饮食，年久者治久痢甚良。秣米俗云糯米，益气补脾肺，但磨粉作稀糜，庶不粘滞，且利小便，以滋肺而气化下行矣，若作瓷饼，性难消化，病人莫食。泔水善消鸭肉，又制二术宜之。红莲米入心脾补血。裸米温中益气，除湿止泻。谷芽薰脾进食，宽中消谷而能补中，不似麦芽之削蕃。稷米苗高如芦，俗名芦粟，穗曲下垂，如 稷，治热压丹石毒，解苦瓠毒，不可与附子同食。粟即小米，利小便止痢，压丹石热，解小麦毒发热。稗米厚肠胃济饥，其苗根治金疮血出不止，捣傅或研末掺之，其血即止。菰米即雕胡，芡草之子，止渴解烦。春杵头糠，能治噎膈，取其蠕动之性，以消磨胃之陈积也，然惟暴噎为宜。

(诸麦〔甘平皮寒无毒。发明，素问云：麦属火，心之谷也，郑玄云：麦有孚甲属木，许慎云：麦属金，金旺而生，火旺而死，三说各理，而别录云：麦养肝气，与郑说合，孙思邈云：麦养心气，与素问合，参考其功，除烦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之病，当以素问为准，苏恭云：小麦作汤，不令皮圻，圻则性温，不能消热止渴也，可知方中用麦，皆取外麸之力，仍取温性内存，以辅助之愚，按五谷中，惟麦得春升之气最早，故为五谷之长，察其性之优劣，则南北地土所产之不同，北麦性温，食之益气添力，南麦性热，食之助湿生痰，故北人以之代饭，大能益人，养肝气，去客热，止烦渴，利小便，止漏血唾血，令妇人得孕，南方气卑地湿，久食令人发热，乡土不同故也，乾面益胃强肝，湿面生痰助湿，初夏新者尤甚，新麦性柔，助湿热尤甚，而收获时，遇雨色变者，食之令作呕能伤胃气。麸皮多筋而性寒，能发肝风，伤脾气，且最难蕃 受其伤者，惟草果能消去之，其治走气作痛，用醪醋拌麸皮炒热，袋盛熨之。小麦粉，乃麸皮洗筋澄出，积善堂方，乌龙膏，治一切肿毒未溃者，用陈年小麦粉，炒黑醋调，糊熬如漆，磁罐收贮，用时摊纸上，剪孔贴之，其肿自消，药力尽自脱，用经霜桑叶大黄末，和蜜调傅尤良。浮麦轻虚象肺，能 盗汗，取其散皮壅之热也。麦奴乃麦将熟时，上有黑霉者，朱肱

治籛毒温毒，热渴斑狂，麦奴丸用之方用小麦奴梁上尘金底煤蔑突墨，同黄髻麻黄硝黄等分，为末蜜丸弹子大，水化服一丸，汗出或微利即愈，取从火化之象也。大麦即牟麦，健胃化食，主消渴除热，久食令人多力健行。大麦作蘖，温中消食，既经发萌，大能耗伐肾气，凡人小便多者禁之，王好古云：麦蘖神僮二药，胃气虚人宜服之，赵养葵曰：此不稽之言也，今人造饴，必用麦蘖始化，伤中消导可知，产妇孔肿，不欲乳哺，用麦蘖半紫，入四物汤，服之即断，伤耗精血可知。雀麦一名杜姥草，益肝和脾，丹方以此草同苦瓠叶，醋渍炮熟，内口中，齿外边熨之，冷则易热者再熨，更取铜器置水，浸熟草与叶，乘热漱痛齿，得虫长三分，老者黄色，小者白色，多者得数十枚，少者得二三十枚，出千金方。乔麦甘平，动风发热，能炼肠胃，滓秽积滞，降气宽胸，治白浊白带，气盛而湿热宜之，孟诜言益气力者，殆未然也，炒焦热水冲服，治绞肠沙腹痛，小儿丹毒赤肿，醋调涂之，然须北方者良，南方者味苦性劣，不堪服食，久食令人动风头眩，不可与猪羊肉食，令人须眉脱落，又不可合黄鱼食，其秆烧灰淋汁即硷，用化石灰能去廔痣恶肉。

(诸豆〔甘平无毒。发明，大豆曰菽，色黄入脾，泻而不补，色黑入肾，泻中寓补。本经云：生研和醋，涂痈肿，煎汁饮杀鬼毒止痛，日华云：制金石药毒，时珍云：水浸捣汁，解矾石砒石，乌附射罔，甘遂巴豆，芫青斑芩，百药之毒，古方取用甚多，炒热酒淋，治风毒脚气筋脉拘挛，产後中风口，头风破伤，并宜炒熟，酒淋服之。黄大豆生泄利，熟壅气，生痰动嗽，诸病皆非所宜，惟痘後馀毒发痈，炒黑研末，以香油调傅之生浸细磨，和滓炒热，傅肿疡背疮，冷则换热者，频傅即消，误食毒物，生捣研水灌吐之，诸菌毒不得吐者，浓煎汁饮之，又试内痈及臭毒腹痛，并与生黄豆嚼，甜而不恶心者，为上部有痈浓，及臭毒发疔之真候。其生黄豆叶，嚼烂奄蛇12 伤立吮者白 均入脾经气分，能和中止呕，得木瓜治伤暑霍乱，金匱云：妖寒热者，不可食之，以其能滞气也，若脾虚寒热不止，则 坐 S 非禁剂，一种紫黑者入脾经血分，治失血血痢，俱炒黑用之。琢 治下痢脓血，赤白带下，叶治霍乱吐下，吐利後转筋，生捣一握，入酢少许，绞汗服之立祛。细黑豆，一名11 豆，俗名料豆，入肾经血分，同青盐旱莲草何首乌蒸熟，但食黑豆则须发不白，其补肾之功可知，今人以制何首乌，取其引入肾经也，黑豆炒焦淋酒，即豆淋酒也，头风脚气，咸取用之，以其直鬻肾经血分也。大豆黄卷，黑大豆发芽是也，本经治湿痹筋挛膝痛，除胃气结积，益气解毒，金匱薯蕷丸，用之取其入脾胃，散湿热也。赤小豆，即赤豆之小而色黯者，

俗名猪肝赤，其性下行，通利小肠，故能利水降火，久食令人枯燥，瓜蒂散用之，以泄胸中寒实，正以其利水清热也，生末敷痈肿，为伤寒发颐要药，发芽同当归，治便红肠痛，取其能散畜积之毒也。绿豆甘凉解毒，能明目，解附子砒石诸石药毒，而与榧子相反，误犯伤人。绿豆粉，治痈疽，内托护心丹，璠言其吮靴真粉，乃绿豆所作，取陈者蜜调敷痘毒，痘疮湿烂，不结痂者，乾扑之良。绿豆晓，治痘生目。蚕豆甘温性滞，中气虚者食之，令人腹胀，积善堂方，言一女子，误吞针入腹，诸医不能治，有人教令煮蚕豆，同韭菜食之，针自大便同出，误吞金银物者，用之皆吮者豌豆，一名毕豆，补中益气，烧灰治痘疹黑疔。神黄豆，产缅甸，形如槐子，近时稀痘方用之，一簾日用清水磨服。淡豆畔，用黑豆淘净，伏天水浸一宿，蒸熟摊乾，蒿覆三日，候黄色取晒，下瓮筑实，桑叶厚盖，泥封七日，取出又晒，洒拌入瓮，如此七次，再蒸如前即是，主伤寒头疼，寒热烦闷，温毒发斑，瘴气恶毒，入吐剂发汗，并治虚劳喘吸，脚膝疼冷，大病後胸中虚烦之圣药，合榧子治心下懊绍，同晡温病头痛，兼人中黄山栝腊茶，治温热疫疠，虚烦喘逆，与甘桔萎甬，治风热燥，皆香畔为圣药，盖瓜蒂吐胸中寒实，豆鼓吐虚热懊绍，得h发汗，得盐则涌吐，得酒则治风，得薤则治痢，得蒜则止血，生用则发散，炒热则止汗，然必江右制者，方堪入药，入发散药，陈者为胜，入涌吐药，新者为良，以水浸绞汁，治误食鸟兽，肝中毒，服数升愈。豇豆补肾健胃，解莽草毒。刀豆暖补元籛，其子治病後癩逆不止，烧灰存性，白汤调服二钱即止，亦取其降浊气之力也。

(胡麻(本经名巨胜子千金，名乌麻子即黑芝麻。)(叶名青，茎名麻芩，甘温无毒。本经主伤中虚羸，补五内，益气力，长肌肉，填髓脑，久服轻身不老。发明，胡麻甘温，质润性燥，专入足少阴血分，巨胜子丸以之为君，专补肾藏籛虚，兼行肝心脾肺四经，益脾滋肺，降心包之火，滋肝木之阴，平补五藏，但不若附桂之雄健耳，其白者名白油麻，亦能润肺除燥，下通脾约便难，赤者专发肾经之毒，钱氏治小儿痘疹，变黑归肾，用赤芝麻煎汤，送百祥丸。青囊巨胜苗也，本经主五藏邪气，风寒湿痹，益气补脑髓，坚筋骨。胡麻花为末，麻油涂生秃发，长眉毛，外台千金用之。麻茎烧灰，点痣去恶肉，又治小儿盐疔，以淡豆腐，粵麻茎灰食之。白麻作油微寒，解毒润肠，主产妇胞衣不落，熬膏生肌长肉，止痛消肿。灯盏油，吐风痰食毒。

(亚麻(俗名蔴 J 麻)(微温无毒。发明，亚麻性润，入籛明经，专於解散风热湿毒，为大麻风必用之药，故醉仙散用之。

(麻子仁(即麻子实)〔甘平无毒,入药微炒研用,入丸汤泡去晓,取帛包煮,沸汤中浸,至冷出之,垂井中一夜,勿着水,次日日中曝乾,去晓簸杨取仁。本经实名麻仁,补津益气,久服肥健,不老神仙。花名麻勃,治二十种恶风黑色,遍身苦痒,逐诸风恶血,女人经候不通。发明,麻仁入手籀明足大阴,其性滋润,初服能令作泻,若久服之,能令肥健,有补中益气之功,藏府结燥者宜之,仰景治籀明病,汗多胃热便难,脾约丸用之,取润脾土枯燥也,日华止消渴,通乳汁,主催生难产,及老人血虚,产後便秘宜之,麻勃治身中伏风,同优僞罗花,为麻药,砭痲肿不知痛,叶绞汁服五合,下虫,捣烂敷蝎毒俱吮靴黄麻破血利小便,麻根捣汁,治产难胞衣不下,煮服治崩中不止,生走而熟守也,并治热淋下血不止,根叶并治挝打瘀血,心腹满痛,捣汁服之,皆效,陈黄麻烧灰,酒服方寸七,散内伤瘀血。

(薏苡仁(即米仁)〔甘微寒无毒,入理脾肺药,姜汁拌炒,入利水湿药生用。本经主筋急拘挛,不可屈伸久风湿痹下气,久服轻身益气,根下三虫。发明,薏苡甘寒,升少降多,能清脾湿,祛肺热,及虚劳嗽,肺痿肺痛,虚火上乘,皆宜用为下引,又能利筋去湿,故本经治久风湿痹,拘急不可屈伸之病,盖治筋必取籀明,治湿必扶土气,其功专於利水,湿去则脾胃健而筋骨利,愈则拘挛,退而脚膝安矣,然痹湿须分寒热,盖寒则筋急,热则筋缓,大筋受热弛纵,则小筋缩短而挛急不伸,故宜用此,若因寒筋急而痛者,不可用也,其治虚人小便不利,独用数絮,水煎数沸,服之即通,若津枯便秘,阴寒转筋,及妊娠禁用,以其性专下泄也,取根捣汁,治攻心痛,生根下三虫,又肺痛以根汁,冲无灰酒服,初起可消,已痒可,屡效。

(罌粟谷(子名御米)〔涩温微毒,蜜炙止嗽,醋炙止痢。发明,粟谷性涩,哈愈止下痢,肺虚大肠滑者宜之,若风寒嗽,泻痢初起,有火邪者误用,杀人如剑戒之。御米治反胃,胸中痰滞。

(阿芙蓉(一名阿片,俗名鸦片。)(〔酸涩温微毒,天方国以罌粟蕊,竹针刺破青苞,次早液出,竹刀刮取阴乾者是也。土鸦片,亦能涩精止泻,但力薄少效。发明,京师售一粒金丹,通治虚寒百病,用阿芙蓉一分,粳米饭捣作三丸,每服一丸,不可多服,忌酸醋,犯之肠断,又忌〔浆水,古方治泻痢脱肛,久痢虚滑,用一二分,米饮送下,其功胜於粟晓,又痘疮行浆时,泻泄不止,用四五厘至一分,未有不效者,今世服饵少用,惟房中术外用之,诚为涩精助火之首列也。

(蒸饼(甘平无毒,寒食日以单面所造,酵水发成。发明,温中健脾,消食化滞,和血止汗利三焦,通水道,用以打糊丸,健脾胃药良。

(神饴(酒饴红,饴女饴)(甘微苦辛平无毒,造神饴法,夏日用白面五斤,入青蒿苍耳野自然汁各一碗,杏仁泥四紮,赤小豆二紮,煮研拌面作饴,风乾陈久者良,炒香用,举世以相思子作小豆,大谬。发明,神饴入籐明胃经,其功专於消化谷麦酒积,陈久者良,但有积者能消化,无积而久服,则消人元气,故脾阴虚胃火盛,当禁也。酒饴亦能消食,去滞气行药力,但力峻伤胃。红饴乃粳米所造,然必福建制者为良,活血消食,有治脾胃荣血之功,女人经血阻滞,赤痢下重,宜加用之。女饴是女人以完麦,腌成黄子,消食下气,止泻痢,破冷血,千金方恒用之。

(饴飴(即饴糖)(甘温无毒,白色者良。发明,饴糖甘温,入脾经气分,润肺气,止暴嗽,补虚冷,益津气,除唾血,仲景建中汤,用治腹痛,取稼穡之甘以缓之也,治伤寒肾虚,尺脉不至,是实土以堤水,非伐肾也,而中满吐逆,疴病皆不可,食以其生痰助火最当也,丹溪云:大发湿中之热,小儿多食,损齿生虫,熬焦酒服,能消食积,下瘀血,解附子乌头毒,拌轻粉熬焦为丸噙化,疔咸哮喘嗽,大吐稠痰即愈。

(醋(即酢,一名苦酒。)(酸寒无毒,凡制肝药用为引导。发明,醋名苦酒,专取米酿成者,味带酸苦,若酒饴所造,则兼酸甜矣,然酒之与饴,总皆米制,但功力稍逊耳,宗曰:米醋比诸醋最醜,入药多用,谷气全也,仲景少阴病,咽中伤生疮,不能语言,声不出者,若酒汤主之,内有半夏之辛以发声音,鸡子之甘以缓咽痛,苦酒之酸以咽疮也,调敷药则消痈肿,制药味则 毒性,诸恶狂妄,及产後血晕,烧炭淬醋,以辟恶寒也,北人感冒风寒,用醋汤,胡椒鸡面热食,汗之则愈,以北方素鲜,生发之气,但取以助方宜之不足,则邪自不能为虐耳,东南木气用事,肝火易动,诸病皆当忌食,酸喜入肝,酸寒收 ,病邪得之,难於发泄耳。

(酒(糟,烧酒。)(辛甘大热,新者有毒,陈者无毒,味甜者曰无灰酒,方可入药。发明,酒严冬不泳,其气悍以侵明,其性热而升走,醉後则体软神昏,振寒战栗,本草止云有毒,不知其温中发热,近於相火也,酒类多种,蕴酿各理,甘苦悬殊,甘者性醇,苦者性裂,然必陈久为胜,其色红者能通血脉,养脾胃,色白者则升清气,益肺胃,至於扶肝气,悦颜色,行药势,辟寒气,其助火邪,资痰湿之性则一,醉当风卧成恶风,醉浴冷水成痹痛,醉饱饮水成癖积,皆宜切慎。豆淋酒,以黑豆炒焦,红酒淋之,破血去风,治男子中风

口，阴毒腹痛，及小便尿血，妇人产後一切诸证。烧酒，一名火酒，又名气酒，与火同性，得火则然，其治阴寒腹痛最捷，然臭毒发禘，误用立毙，又入盐少许，治冷气心痛，下咽则安，其性大热，与姜蒜同饮，令人生痔。糟性最助湿热，病，气浮肿劳嗽吐血入，忌食，惟以扑损行瘀止痛，及浸水洗冻疮，敷蛇咬蜂叮毒有效。

菜部

(韭〔生辛涩熟，甘温无毒，叶细根紫者良，韭子入药蒸熟暴乾簸去黑炒黄研用，韭初生芽，食之伤人心气。发明，韭入足厥阴经，下散血积，生用治死血留於胃口作痛，及妇人经脉逆行，打扑损伤，捣汁和童便饮，然须善食便实者宜之，有肾气上攻心痛者，宜用韭汁和五苓散为丸，空心茴香汤下，昔人言治噎膈，惟死血在胃者宜之，若胃虚而噎勿用，恐致呕吐也，其心腹有痼冷者勿食，食之必加剧，黄帝云：冻韭不可生食，动宿饮，饮盛必吐水。韭花食之动风，风气人勿食。韭子辛温壮火，治梦泄溺血，白带白淫，男子随洩而下，女子绵绵而下，惟肾气过劳，不能收摄者为宜，若阴虚火旺，及亢籛不交，独阴失合误用是抱薪救焚矣，大抵韭之功用，全在辛温散结，子则包含少火未散，故能畜积，而壮火炽盛，则为戈戟，今人以韭子薰齩齿出虫，然能伤骨坏齿，不可不知，。

(薤〔辛苦温，无毒，似韭而叶阔者是，黄帝云：薤不可共牛肉作羹，食之成痼非之气味相类，功用亦相类，如无薤处，以韭代之。本经治金疮疮败，轻身不饥耐老。发明，薤白味辛气温，入手籛明除寒湿，温中去水，专泄气滞，故四逆散加此，治泄利下重胸痹，薤白酒汤，专用以泄胸中痹气也，本经治金疮疮败，取辛以泄气温以长肉也，弘景云：仙方及服食家皆须之，即本经轻身不饥，耐老之谓，诸疮中风寒水肿，生捣敷之，捣汁生饮，能吐胃中痰食虫积屡验，金匱救卒死，捣汁灌鼻中呬輓薤叶治肺气喘急，千金方用之，以薤善散结，蒜能消症，各适其用也。

(勞鞞胡勞聰良幡勞聰即龙瓜勞鞞)〔辛平无毒，服地黄常山蜜桂者犯之无呬輓生 生 P 鸡雉犬肉食之，令人动血，本经作汤，治伤寒寒热，中风面目浮肿，能出汗。发明， 蒼 W 升，入手太阴足籛明经，专主发散，以通上下籛气，即本经作汤已下主治，故伤寒头痛如破，用连须 輓汤，少阴病下利清谷， 寒外热，厥逆脉微者，白通汤内用 以其辛温通籛气也，妊娠风邪喘嗽，非 桴 ㄟ 且能安胎顺气，金疮折伤，血出疼痛不止者，用 s 叶燥熟傅之，冷即频易，其痛立止，更无痼痕也，以 面 M 散血气， 蒋 M 行经络， D 心痹痛如刀刺，明目，补中气不足，蟠 M 主冷热疝气，胡 郊 消桂为水，疗

肿毒。

(蒜(小者曰蒜,大者曰胡。)(辛温小毒,服云母人切禁,胡蒜独颗蒜尤忌。发明,胡之与蒜,功用彷彿,并入手太阴膻明,气味薰烈,能通五藏,警诸窍,去寒湿,辟邪恶,消痈肿,化症积肉食,主溪毒下气,治蛊敷蛇虫沙虱疮,此其功也,夏月食之解暑,多食伤气损目,养生者忌之,艾火灸用独颗蒜甚良,以其力专也,凡中暑毒人,烂嚼三四瓣,下咽即知,又鼻 出膏 捣贴足心, Y 拭去之,蒜 水顿服二升,吐腹中虫积,噎膈食不得下,腹热如火,手不可近者皆效,但胃虚少食者误投,是速其咎也,脚气风病及时行病後忌食,为其能鼓舞除毒也,服云母锤乳人勿食,为其能搅散药力,犯之必腹痛泄利,前功尽弃也。小蒜主霍乱,腹中不安,温中除邪瘴毒气,黄帝云:食小蒜, 生鱼,令人夺气阴核疼,不可共韭食,令人身重。

(台(即曲米)(辛温无毒。发明,台破血,故产妇宜食之,然须藏久者,庶无泄泻之虞,若旧患脚气者,不可食,胡臭人不可食,食之加剧,游风丹肿,取叶捣敷如神,无叶时以子代之,时病祛後,不可食一切生菜,令手足肿。其子打油名香油,痈疽及痔漏中生虫,以香油涂之即尽,腊肉羶孔中滴入,其虫即灭,治虫之功可知。

(白芥子(辛温微毒。发明,痰在俎下及皮 膜外,非此不能替,控涎丹用白芥子,正此义也,辛能入肺,温能散表,故有利气豁痰,散痛消肿辟恶之功,昔有俎痛,诸治不效,因食芥 而愈者,偶中散结开痰之效,其治射工疰气,上气发汗者,亦取辛散祛毒力耳,此虽日用常品,然多食则昏目动火,泄气伤精,肺经有热,虚火亢者切忌。陈年咸芥卤治肺痛,吐尽臭痰秽毒即愈,然惟初起未溃宜之。

(芜菁(一名蔓菁,即诸葛菜。)(苦温无毒。发明,蔓菁治热毒风肿,乳痈寒热,和盐少许,生捣涂之,热即易,不过三五次祛,子能明目,千金面脂方用之,令人面洁白,悦颜色,但不可久食,令人气胀。

(莱菔子(辛甘平微温无毒,其子多种,惟春种夏收,子细面色黯者佳,服地黄何首乌人忌之。发明,菔子治痰,有推墙倒壁之功,长於利气,生能升,熟能降,升则吐风痰,降则定痰嗽,皆利气之效,同苏子白芥子,为三子散,治痰喘胸满,其根生升熟降,生则 熟则生痰助湿,生菜菔汁,治火伤垂死,灌之即稣,打扑损伤青紫,捣烂 捣散, 燥热揩摩冻秩,二三日即和,偏头风痛,取近蒂青色者半寸许,捣汁滴鼻孔,左痛滴右,右痛滴左,左右俱痛,紮鼻皆滴,滴後卧少顷,日滴三次,不过六七日,永不复发,欲令须发白者,以生地黄汁一升,合生菜菔汁一升,饮之即白,伤血之验可徵也,小儿

丹瘤游风，捣涂立消，能消面积，解附子毒，性最耗气伤血，故脾胃虚寒，食不化者勿食，丹方取苗叶阴乾治痢，随色之红白用，赤者砂糖调服，白者糖霜调服，然惟初痢为宜，若久痢胃虚畏食者，不可用也。

(生姜(宿根谓之母姜)(辛温无毒，解半夏莨 厚朴毒。本经久服去臭气，通神明。发明，生姜辛温而散，肺脾药也，散风寒，止呕吐，化痰涎，消胀满，治伤寒头痛，鼻塞 逆，上气呕吐等病，辛以散之，即本经去臭气，通神明，不使邪秽之气，伤犯正气也，同大枣行脾之津液而和荣卫，凡药中用之，使津液不致沸腾，不独专於发散也，燥熟则降而不升，止腹痛泄利，扶脾气散郁结，故逍遥散用之，同蜂蜜熬熟，治风热 逆痰结，取蜜之润，以和辛散之性也，生姜捣汁，则大走经络，与竹沥则去热痰，用半夏则治寒痰，凡中风中暑，及犯山岚雾露毒恶卒病，姜汁和童便灌之立解，姜能开痰下气，童便降火也，甄权云：捣汁和蜜食，治中热呕逆，不能下食，取姜以治呕，蜜以和胃也，姜为呕家圣药，盖辛以散之，呕乃气逆不散，以其能行籛散气也。乾生姜温中主嗽，治胀满霍乱，呕吐不止腹痛者宜之，较生姜稍守，较乾姜稍缓，为屑和酒服，治偏风头痛。姜皮辛凉，能消四肢浮肿，腹胀痞满，五皮散用之，古云秋不食姜，令人泻气，而新姜尤当忌之，目疾痔疮勿食，患痈疽人食之，则生恶肉，妊妇嗜食，令子馀。

(乾姜(其嫩者曰白姜)(辛热无毒，或生用，或炮黑用，炮法，厚切铁铤内烈火烧，勿频动，俟铤面火然，略 以水，急挑数转，入坛中，勿泄气，候冷则 外通黑，而性不烈也。本经主胸满逆上气，温中止血出汗，逐风湿痹，肠 下痢，生者尤良。发明，乾姜禀籛气之正，虽烈无毒，其味本辛，炮之则苦，专散虚火，用治 寒，止而不移，非若附子行而不守也，生者能助籛，去藏府碎寒，发诸经寒气，腹中冷痛，霍乱胀满，皮肤间结气，止呕逆，治感寒腹痛，肾中无籛，脉气欲绝黑附子为引，理中汤用之，以其温脾也，四逆汤用之，以其回籛也，生则逐寒邪而发表，胸满 逆，上气出汗，风湿痹宜之，炮则除胃冷而守中，温中止血，肠 下利宜之，曷观小青龙四逆等方，并用生者，甘草乾姜汤独用炮者，其理中丸中，虽不言炮，在温中例治，不妨随缓急裁用，然亦不可过多，多用则耗散元气，辛以散之，是壮火食气也，少用则收摄虚籛，温以顺之，是少火生气也，同五味子以温肺，同人参以温胃，同甘草以温经，凡血虚发热，产後大热，须炮黑用之，有血脱色白，天然不泽脉濡者，宜乾姜之辛温以益血，乃热因热用，从治之法也，又入肺利气，入肾燥湿，

入肝引血药生血，於亡血家，有破宿生新，籛生阴长之义，如过用凉药，血不止，脉反紧疾者，乃籛亏阴无所附，加用炮姜炙甘草可也，阴虚有热，血热妄行者勿用，以其散气走血也。

(胡甜(一名芫妥)〔辛温微毒，服白术牡丹皮者忌食。发明，胡甜辛温香窜，内通心脾，外鬻四肢，能辟一切不正之气，酒後煎汤漱洗，则绝无酒气，痘疮出不快者，捣衣被发之，如春夏发籛气越时用之，反助热毒，恐变黑陷，不可不慎，华陀云：患狐臭人勿食，口气忬H食之加剧，服云母锤乳人勿食，为其辛，温能解药之力也。

(香〔辛平无毒。发明，草香入足太籛手足少阴，能开胃进食，专治膀胱疝气，及肾气冲促，如刀刺痛，喘息不便者，生捣热酒绞服，以其辛香不窜，善降浊阴之气也，下焦多火，强籛易举者勿食。

(靳(俗名水芹)甘微辛小毒。本经主女子赤沃下血，养精保血脉益气，令人肥健嗜食。发明，按靳有紫种，一种生平田者曰旱靳，稟青籛之气而生，气味辛窜，能清理胃中浊湿，故本经主女子赤沃，浊湿去则胃气清纯，而精血有赖，令人肥健嗜食，一种水陂泽者曰水靳，得湿淫之气而生，气味辛浊，有虫子在叶间，视之不见，食之令人为患，面青手青，腹满如妊，痛不可忍，作蛟龙病，但服鞭飴二三升，吐出便差，大抵是蛇H之毒尔，其根白盈尺者曰马靳，食之令人发疮疥，以其湿热之气最盛也，和醋食之损齿，有H不可食。

(菠〔甘冷滑无毒。发明，凡蔬菜能疏利肠胃，而菠冷滑尤甚，多食令人脚弱，发腰痛，动冷气，与鬻战蒸食发霍乱，取汁炼霜制砒汞，伏雌黄硫黄毒。

(靛菜〔甘平无毒。发明，靛菜干柔，如蔓而中空，以之横地，节节生根，南方之奇蔬也，专解野葛毒，生捣服之尤良，捣汁和酒服治产难，取汁滴野葛苗，当时萎死，其相畏如此。

(同蒿〔甘温无毒。发明，同蒿气浊，能助相火，禹锡言多食动风气，薰人心，令人气满，千金言安心气，养脾胃，消痰饮，利肠胃者，是指素稟火衰而言，若肾气本旺，不无助火之患。

(荜子(菜)〔辛微温无毒。本经明目，治目痛泪出，除痹补五藏益精光。发明，荜即之大而有毛者，与之性不甚相远，其子专於明目，千金治目暗去勤均亦治目中麤肉，捣筛为末，夜夜点之，久久其膜自落，甄权以治青盲不见物，补五藏不足，二之性，总不出本经主治也。

(苋子〔甘冷利无毒。本经主青盲，明目除邪，利大小便，去寒热。发明，时珍曰：苋子去青盲白与青窻同类瓊种，故其治目之功彷彿，圣惠以苋子治大小便不利，无外乎本经主治也。

(马齿苋〔酸寒无毒，恭曰辛温，即苋之赤色者。发明，马齿苋功专散血消肿，故能治血瘤，及多年恶疮，捣敷不过三遍即愈，解马汗肘工毒，涂之祛，烧灰和梳垢封疔肿，先炙後封之，其根即出，不可同蒺藜令成 C

(翻白草根〔甘微苦平无毒。发明，翻白草出救荒本草，楚人谓之湖鸡腿，淮人谓之天藕，时珍曰：湖鸡腿生近泽田地，高不盈尺，一茎三叶，尖长而厚，有皱纹锯齿，面青背白，四月开小黄花，结子如胡甜子，中有细子，根状如台术紫头尖，剥去赤皮，其内白色如鸡肉，食之有粉，小儿生食之，荒年掘以和饭食，儿科痘疮拔疔方用之，取其凉润解毒也。

(蒲公英(俗名鞞汁草苗，马尺馀者良。)(甘平无毒。发明，蒲公英属土开黄花，味甘解食毒，散滞气，然必鲜者捣汁和酒服，治乳痈效速，服罢欲睡，是其功验，微汗而愈。

(落葵(一名藤葵，亦名脂菜，俗名染绿子。)(酸寒滑无毒。发明，落葵蔓生，叶圆厚如杏叶，子似五味子，生青熟紫，所在有之，揉取汁红如脂，女人饰面点唇，及染布帛，谓之胡里脂，亦曰染绿子，但久即色易变，别录言：滑中散热，时珍云：利大小肠，子仁可作面脂，和白蜜涂，鲜华立见。

(芻草(一名鱼腥草)(辛微温小毒。发明，鱼腥草方药罕用，近世仅以煎汤薰涤痔疮，及敷恶疮白秃，又治咽喉乳鹅，捣取自然汁，灌吐顽痰殊效，别录主微尿疮，又云多食气喘，患脚气人勿食，千金言：素有脚气人食之，一生不愈，时珍云：散热毒痈肿脱肛，断疾，解毒，合上诸治，总不出辟诸虫毒疮毒，即治痔疮，亦是湿热生虫之患，专取秽恶之气，以治秽恶之疾，同气相感之力也。

(蕨〔甘寒滑无毒。发明，蕨性寒滑，不可生食，搜神记言：有甲士折蕨食之，觉心中泱泱成疾，後吐一小蛇，渐乾成蕨，孙真人云：久食成癩，信与前说相符耳。

(黄独(即土芋)(甘辛寒小毒，不可溺灌，灌之则苦。发明，土芋解诸药毒，生研水服，当血出恶物便止，煮熟食甘美不饥，厚人肠胃，去热嗽，小儿熟食，能稀痘，解痘毒，疮毒，其藤烧灰，敷痘烂成疮，可无瘢痕。

(薯蓣(即山药，因唐代宗名预，宋英宗名曙，改名山药。)(甘平无毒，同面食发动气，微焙用。本经治伤中，补虚羸，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强阴，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发明，山药入手足太阴，色白归肺，味甘归脾，大补黄庭，治

气不足，而清虚热，故本经治伤中寒热邪气，补而不滞，温而不热，又能益气力，长肌肉，强阴固肾，止泄精小便频数，肺为肾之上源，源既有滋，流岂无益，金匱八味丸用以强阴也，薯蕷丸以为君，而主虚劳不足，风气百病，甘温平补，而不碍久积之邪也，其鲜者，和生鲫鱼脑捣敷肿，又捣烂和芎 末白糖霜，涂乳癥结块，及诸痛日久，坚硬不溃，但涂上奇痒不可忍，忍之良久渐止，不过数次即愈。子名零馀子，补虚损，强腰脚益肾。一种曰甘薯，色较薯蕷稍紫，味较薯蕷稍甜，质较薯蕷稍腻，性较薯蕷稍温，补脾强肾之功，较薯蕷稍胜，广人以之代粮，今霉 亦多种之，名曰薯，音孺，与薯字形切音并相类，传久之讹耳。

（百合〔甘平无毒，白花者补脾肺，赤花者名山丹，散瘀血药用之。本经主邪气，腹胀心痛，利大小便，补中益气。发明，百合能补土清金，止嗽利小便，仲景百合病，兼地黄用之，取其能消瘀血也，本经主邪气腹胀心痛，亦是散积蓄之邪，今世所昧也，其曰利大小便者，性专降泄耳，其曰补中益气者，邪热去而脾胃安矣，然性专降泄中气虚寒，二便滑泄者忌之。红花者活血，治妇人崩中，其蕊敷疗肿恶疮，按中祿纪闻云：百合乃蚯蚓所化，此洵有之，余亲见包山土罈中，有变化未全者，大略野生百合，蚓化有之，其清热解毒，散积消瘀，乃蚓之本性耳。

（茄（一名落苏）〔甘寒小毒。发明，茄性寒利，多食腹痛下利，女人能伤子宫，发动痼疾，秋後多食损目，老裂者烧灰，治乳裂，根治冻疮皴裂，煮汤渍之良，其白茄根，入风湿药，浸酒服，其白茄蒂粤硫黄末，擦白癩风，紫茄蒂粤硫黄末，擦紫癩风，取其散风毒瘀血也，丹方治脑疽初起，用茄蒂烧灰存性，酒服，未溃即消，又方用茄蒂中骨七枚，生何首乌一紮煎服，连进三服即愈。

（苦瓠（即细颈葫芦）〔苦寒有毒。本经治大水面目四肢浮冷鱗下水令人吐。发明，瓠有甜苦二种，甜者虽言无毒，亦不利人，扁鹊云：患脚虚胀者，不得食之，患永不差，苦者尤伤胃气，不可轻试，凡苦寒药，皆能伐胃，不独瓠也，本经治大水浮肿，又云：下水令人吐，大伤中气，今人治黄瘴水气，大小便不通，或浸火酒饭上蒸，或实糖霜约存性，必暴病实证，庶可温味鷄若久病胃虚误服，必致吐利不止，往往致毙，可不慎欤，其子煎汁，或酒浸，治鼻塞气塞，少少滴入，又目疾努肉，血 胬丑亦有用者，取苦寒以降火也。长柄葫芦，烧灰存性，腋下瘰疬研末擦之，以愈为度。

(冬瓜子(冬瓜仁))〔甘寒，子甘平无毒。本经令人悦泽，好颜色，益气不饥，轻身耐老。发明，冬瓜利大小肠，压丹石毒，其子治肠痛，去面黧黑，润肌肤及作面脂，即本经悦泽好颜色之用也。瓜练绞汁服，治五淋，压丹石毒。

(越瓜(即菜瓜，俗名生瓜，长可尺馀，有青白二色，青者尤胜。))〔甘平小毒。发明，越瓜生於越中，今湖州等处最多，仅供蔬菜，故名菜瓜，生食动气，令人心痛，脐下症结，脚弱不能行，天行病後，不可食，惟解酒毒，利小便宜之，烧灰敷口疮，及阴茎热疮，以其能解热毒，收湿气也。

(胡瓜(今名黄瓜，张骞使西域得种，故名胡瓜，隋时避石勒名，改呼黄瓜，至今因之。))〔甘寒小毒。发明，黄瓜甘寒，故能清热利水，善解火毒，北人坐卧坑床，故以此为珍品，南人以之供蔬，甚不益人，多食动气，发寒热，发疮疥，发脚气，令人虚热上逆，天行後不可食，小儿切忌，作泻生疳，其治咽喉肿痛，用老黄瓜去子，以芒硝填满，阴乾为末，每以少许吹之，杖疮 肿，取黄瓜入磁瓶中，河水浸之，每以水扫疮上立效，火眼赤痛，老黄瓜縑去绒，入芒硝令满，悬阴处，待硝出刮下，磁罐收 I4，留点眼甚效，汤火伤灼，五月五日，以黄瓜捣碎入瓶内，封挂檐下，取水刷之，皆取其甘寒以解毒也。

(南瓜(种出南蕃故名))〔甘温有毒。发明，至贱之品，食类之所不屑，时珍既云：多食发脚气黄痒，不可用羊肉食，令人气壅，其性滞气助湿可知，何又言补中益气耶，前後不相应如此。

(丝瓜〔甘寒无毒。发明，丝瓜嫩者寒滑，多食泻人，蔬菜中最不足取，其老者经络贯串，房隔联属，故能通人经脉支络，而解热消肿， 毒杀虫，及治诸血病，故痘疮不快，用老丝瓜近蒂三寸，连皮烧灰存性，为末，砂糖水服甚效，以其甘寒解毒，而无滑泻之虞也，其立冬後小丝瓜，约入朱砂，服之能稀痘，其丝瓜藤，取近根三五寸，烧灰存性，为末治鼻渊时流臭浊水，酒调日服方寸匙效，其叶捣汁生服，解一切蛇伤之毒，即以滓 C6 伤处，乾即易之。

(苦瓜(一名锦荔枝))〔苦寒无毒。发明，锦荔枝，有长短二种，生青熟赤，生则性寒，熟则性温，闽粤人以长者去子，但取青皮煮肉充蔬，为除热解烦，清心明目之品，短者性温，其子苦甘，内藏真火，故能壮籊益气，然须熟赤，方有殊功。

(紫菜〔甘咸寒无毒。发明，凡癭结积块之疾，宜常食之，咸能坚之义，多食令人腹痛，发冷气，吐白沫，饮热醋少许即消。

（石花菜〔甘咸寒滑无毒。发明，石花煮肉，夏月必冻，下部虚寒，及脾气不充者，勿食。

（木耳〔甘平小毒。发明，木耳禀湿土之气，而生於朽株，故有衰精冷肾之患，然治痔疮 肿，崩中漏下大验，俱炒见 升翮酒服方寸匙效。

（桑耳（桑上寄生）〔甘平有毒，有桑蛾桑鸡桑黄桑巨等名。本经黑者主女子漏下，赤者治血病，症瘕积聚，阴痛阴癆，寒热无子。发明，桑耳凉润，善 子藏，中风热，不但主漏下血病，并可以治寒热积聚，积聚去，不难成孕，本经专取黑者瞽肾，赤者走肝，补中寓泻，泻中寓补之机，具见言外矣，其黄熟陈白者，止久泄益气，金色者，治癖饮积聚，及肠风泻血 五痔下血，血 虚劳，咽喉 痛，一切血证，咸宜用之。槐耳，治五痔脱肛。柳耳，治反胃吐痰。柘耳，治肺痛 吐浓血，不问已成未成，皆可用之。

（香蕈〔甘平无毒。发明，诸蕈禀土之热毒，浮长所以有毒伤人，惟香蕈 木上糯米种出，大益胃气，与蕈菰鸡儂，性味不殊，蕈菰亦埋桑楮诸木於土中，浇以米泔而生，其长大色白，柔软中空，如鸡腿者，名鸡腿蕈菰，状如羊肚，有蜂巢眼者，名羊肚菜，其出云南，生沙地间，高脚伞头者曰鸡儂菜，皆能益胃清神，蕈菰兼能化痰，鸡儂兼能治痔，一得桑楮馀泽，一锤山川璣气，故其性各有不同耳。

（土蕈（蕈通作菌）甘寒有毒。发明，处处山中有之，以其得岚嶂郁蒸之气而生，助长湿热最甚，过食令人腹痛颅胀，或发痰气呕逆，其在初春蛰虫未起之时，为毒尚浅，夏秋湿热盛行之时，毒邪尤甚，以其多有蛇 I2 之毒也，即生朽株上者，除槐榆松柳杉桑及 芦根者，食之无虞，然日久虫生味苦，亦不宜食，他如皂荚苦竹茅根生者，不无小毒，食之多发疮疥，而生於枫树上者，食之毒攻心，包令人笑不止，急以苦茗地浆，或生白矾，研新汲水解之，诸菌之可食者，首推雷蚤菌，次则糖菌松花菌，味璿鲜美，若味苦或辣，皆为有毒，切不可食，至如光白如银，中夜有光，上有毛，下无纹，底无赠 I5，仰卷色赤，欲烂无虫，洗之水黑煮之不熟者，并有大毒伤人，中其毒者，非地浆清粪，不能救之，昔闻有人得一大菌，光润可爱，置之瓶中，蝇蚋扑上即死，究其所得之处，乃在古冢穴中，洵为矮枋之毒无疑，今人煮菌，每以银饰并灯心草置锅中，但验其银色黑者，即为有毒，近见食蕈而死者，与河豚无璿，特表而出之。

果部

（李根白皮〔苦微咸寒无毒，炙黄用。发明，药性论云：入药用苦李根皮，而仲景治奔豚气，贲豚丸，用甘李根白皮，时珍疑为二种不知仲景言甘，是言李之甘，药性言苦，是言根之苦，但宜用紫李根，则入厥阴血分，若黄李根，则入膻明气分矣，别录治消渴奔豚，大明治赤白痢下，千金烧存性，敷小儿丹毒，甄权治消渴脚气，孟诜治妇人赤白带下，皆取苦咸降逆气也，李核仁，苦平入肝，疗僵仆瘀血骨痛，又能清血海中风气，令人有子，故承泽丸用之，其性散结，故能解硫黄白石英附子毒，为末和鸡子白敷面，一宿即落，千金方也，黄帝云：李子不可和白蜜食，蚀人五内。

（杏仁〔苦辛甘温小毒，汤泡去皮尖，研如泥，用紫仁者有毒伤人，凡果花六出者必双仁，得纯阴之气也，本经主 逆上气雷鸣，唯 下气，产乳，金疮寒心贲豚。发明，杏仁入手太阴经，辛能横行而散，苦能直行而降，遂为散邪降气，定喘泄滞，散结润燥，除肺中风热 嗽，总不出本经主治也，千金以童便浸七日研如泥，治 嗽寒热，仲景麻黄汤用杏仁者，为其利气泻肺解肌也，至於陷胸麻仁等圆，皆熬黑研腻如油，则知此物之性，愈熬黑愈润下矣，入肺寒喘逆发散药，连皮用之，又能治疮杀虫，用其毒也，本经治金疮寒心者，伤处风藉内入胞络，而心下恶寒，用以涂封疮口，拨散风热之邪也，言治贲豚者，辛能散结，润能下气也，元素言润大肠气秘，之才言解锡毒，别录言杀狗毒，炒香消狗肉，及索粉积，故六神曲用之，扁鹊云：杏仁不宜久服，令人面目须发落，耗气之验也，今人以之混治阴虚喘嗽，转耗胸中大气，为患不浅，亡血家尤为切禁，以其味辛性温，大能破血也，双仁者捣烂，以车脂调涂， 断入肉，及箭镞在咽隔诸隐处，敷之即出，巴旦杏仁，则甘平无毒，能止 下气，消心腹逆闷，杏实味酸，伤人筋骨，生者尤甚。

（梅〔I7 梅〕酸平无毒。本经主下气除热烦满，安心止肢体痛，偏枯不仁死肌，去青黑痣蚀恶肉。发明，梅花开於冬而实熟於夏，得木之全气，故其味最酸，人舌下有四窍，紫窍通胆液，故食则津生，类相感应也，所主之病，皆取酸收之义，梅之种类最多，惟 I6 梅最胜，相传是真武折梅枝插 I7 树株而誓曰：吾道若成，花开果实，其种从均州太和山来，I6 即榆树中之一种，其梅如杏，而松脆琿常，故近世谓之消梅，食之开胃生津，清神安睡，乃 I6 之本性也，本经，下气除热，烦满安心，止肢体痛，皆指陈藏者而言，若青梅则凝涩滞气，决非偏枯不仁者所宜，凡古

食菜果皆尔，不独青梅为然，乌梅酸收，益津开胃，同建茶乾姜，治休息痢，能肺涩肠，止呕汗，定喘安，仲景治厥，乌梅丸用之，虫得酸即止，用丸不用汤者，欲留有形之物，入於虫口也，今治血痢必用之，中风蚤痰，喉肿痛痰厥僵仆，牙关紧闭者，取乌梅擦牙龈即开，血痢不止，以乌梅烧存性，米汤服之渐止，恶疮麤肉亦烧灰研敷，恶肉自消，此即本经去死肌恶肉之验，又丹方治女人脚上鸡眼，乌梅肉饭上蒸烂，和米醋研如糊，涂上一夕即去。白梅咸酸，主中风牙关紧闭，擦牙根，涎出即开，去麤肉，方多用之，竹木刺在肉中者，嚼敷即出。梅核仁，明目益气，除烦热，能清妇人子藏中风积滞，千金承泽丸用之，梅叶煮汁，治休息痢，及乾霍乱效，以之渍水洗葛则不脆，洗夏衣生霉点即去，有验。

（桃仁〔苦甘平无毒，去皮尖生用即和血，连皮尖炒用即破血，同乾漆拌炒，大破宿血，双仁者有毒勿用，本经主瘀血血闭，症瘕邪气，杀三虫。发明，桃仁入手足厥阴血分，为血瘀血闭之专药，苦以泄滞血，甘以生新血，必竟破血之功居多，观本经主治可知，仲景桃核承气当汤，皆取破血之用，又治热入血室，瘀积症瘕，经闭疟母，心腹痛，大肠秘结，亦取散肝经之血结，熬香治偃疝痛痒，千金法也。桃实甘酸，多食令人腹热作泻。桃奴杀百鬼精物，疗中恶腹痛，瘀血症坚，破血酒磨服，止血烧灰服。桃树上襟，最通津液，能治血淋石淋，痘疮黑陷，必胜膏用之。桃叶治传尸，有水灸法，方用桃叶一斗，艾叶厚朴各二絮，分二囊盛置，以火酒数斤煮沸，更迭煮药，熨患人背脊，酒尽为度，不过三次，瘵虫永绝，又疮中小虫捣烂涂之。

（栗〔咸温无毒。发明，栗，肾之果也，肾病宜风乾者食之，若脾肾虚寒暴注，须燥熟食之，栗楔一球，三颗中扁者，疗筋骨风痛，又能破冷併癖，生嚼啣刺，出箭头栗，肉上薄皮也，烧存性，治骨鲠在喉，吹入即下，栗晓煮汁，治反胃消渴，毛球，外刺包也，煮汁洗火丹毒肿，栗花治伧，栗树皮煮汁洗沙虱溪毒，并丹毒疮毒，根治偏坠肾气，酒煎服之。

（大枣〔甘平无毒，入药取大红枣，擘去核用，多食令齿生间隙本经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气，平胃气，通九窍，助十二经，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太蚤四肢重，和百药。发明，枣属土而有火，为脾经血分药，甘先入脾，故用姜枣之辛甘，以和荣卫也，仲景治奔豚，用滋脾土，平肾气也，十枣汤用以益土，胜邪水也，而中满者勿食，故仲景建中汤，心下痞者，絳饴枣，与甘草

同例，此得用枣之法矣，金匱治妇人藏燥悲愁欲哭，有甘麦大枣汤，亦取其助肝脾肺三经之津液，以滋其燥耳，本经主心腹邪气，亦是和荣卫邪之义，平胃气者，以其甘温健端，善平胃中敦阜之气也，素问以枣为脾家之果，故本经又主身中不足，大蚤四肢重用此补益脾津，而神气自，肢体自捷矣，古方中用大枣，皆是红枣，取生能散表也，入补脾药，宜用南枣，取甘能益津也，其黑枣，助湿中火，损齿生虫，入药非宜，生枣多食，令人热渴气胀，瘦人多火者，弭不可食。

（梨〔甘微酸寒无毒。发明，别录着梨，止言其害，不录其功，盖古人论病，多主伤寒客邪，若消痰降火，除客热，止心烦，梨之有益，盖亦不少，近有一人，患消中善饥，诸治罔效，因烦渴不已，恣梨不彻，不药而神，一妇郁抑成劳，嗽吐血，右侧不得贴席者半年，或令以梨汁，顿热服盏许，即时吐稠痰，结块半盂，是夜便能向右而卧，明日复饮半盏，吐痰如前，已後饮食渐增，虽寻常食品，单刀直入，可以立破碲備饔而梨之种类最多，惟乳梨鹅梨消梨，可以疗病，然须审大便实者，方可与食，元气虚者，不慎而误之，往往成寒中之患，岂可概谓食之有益乎。

（木瓜〔酸温无毒。发明，木瓜酸收下降，所主霍乱转筋，吐利脚气，皆取收摄脾胃之湿热，非肝病也，转筋虽属风水行脾，实由湿热，或寒湿之邪，袭伤脾胃所致，用此理脾而伐肝也，多食木瓜，损齿及骨，皆伐肝之明验，患头风人，以鲜者放枕边，引散肝风，日久渐安，凡腰膝无力，由於精血虚阴不足者，及脾胃有积滞者，皆不利於酸收也。

（山（即棠球子，俗作山查。）〔甘苦微酸温无毒，去核则不发热，童便浸，姜汁拌，炒黑，去积血甚捷。发明，山入足踵明太阴厥阴三经血分，大能蕃 悦饱本经言其酸冷，然其功长於消肉，积行滞血，性温可知，若胃中无食积，脾虚不能端化，不思饮食者，服之，反克伐脾胃生发之气，良非所宜，炒黑，治产後儿枕作痛，亦以其能消血也，今痢疾初起多积垢者，用姜汁炒，治偏坠疝气，为散酒服，不过半月效，用核九捷，若外感风寒，兼伤饮食，举世以发表消导并进，中气实者，幸而获痊，虚者表邪乘虚陷入於府，而生内变者多矣。东鲁棠球子，酒後嚼数颗良，与糖作膏，尤为精品。

（柰（俗名频波）〔甘温无毒。发明，柰生北地，与南方林檎，同类瑣种，虽有和脾之能，多食令人肺壅肿胀，病人尤当忌食。

（林檎（俗名花红）〔涩温无毒。发明，林檎虽不伤脾，多食令人

发热，以其味涩性温也，病人每好食此，多致复发，或生痰涎而为逆，壅闭气道使然，其核食之烦心助火可知。

（柿蒂〔涩平无毒，柿蟹同食，则吐利腹痛，木香可解。发明，柿之生青熟赤，生涩熟甘，浑是阴内籀外之象，独蒂之涩，始终不改，故取以治阴内籀外之病，济生方治癯逆，专取柿蒂之涩，以内蕴之热，丁香生姜之辛，以散外郁之寒，深得寒热兼济之妙用，尝考古方中有单用柿蒂，以降逆气者，是以丹溪，但执以寒治热之理，而不及从治之法，矫枉过矣，至三因方，又於济生方中，加良姜之类，是真为寒，而反助其热乎。其乾柿白霜，专清肺胃之热，在元气未漓，可胜寒润者，用之固宜，但虚劳烦嗽喘乏，得此郁闭虚籀，病根日固，与埋薪灰烬何理。

（安石榴〔子甘酸皮涩温无毒。发明，榴味甘酸，具木火之象，故多食伤肺损齿，而生痰涎，其皮涩温，能治下痢滑脱，一种小者曰酸石榴，治痢尤捷，千金治痢方皆用之，酸兼收，故能止下痢漏精，崩中下血，丹方以酸石榴，连皮子捣汁，入姜茶煎，治寒热利，又久痢用榴皮烧灰，人参汤下一钱，屡验。榴花曝乾，研细吹鼻，止瀉 t，千瓣者更良，功在山茶花之上。

（橘皮〔苦辛温无毒，产粤东新会，陈久者良，阴虚乾，蜜水制用妇人乳房壅癖，醋拌炒用。本经主胸中痰热逆气，利水谷，久服去口臭，下气通神。发明，橘禀东南籀气而生，故以闽粤者最胜，其淮而北，则变为枳，此地气使然，与人之乡音习俗无理，橘之文采焕发於外，故其功用，都在於皮，专行脾肺二经气分，本经主治胸中痰热逆气，为消痰喘脾之要药，留白则补脾胃，去白则理肺气，同人参白术则补脾胃，同人参甘草则补肺，独用则泻肺损脾，其治百病，总是取其理气燥湿之功，同补药则补，同泻药则泻，同升药则升，同降药则降，脾乃元气之母，肺乃摄气之，故为二经气分药，但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也，同生姜则止呕，同半夏则豁痰，同杏仁治大肠气秘，同桃仁治大肠血秘，皆取其通滞也。橘红专主肺寒嗽多痰，虚损方多用之，然久嗽气泄，又非所宜，按橘皮下气消痰，其酿生痰聚饮，一物而性之殊理如此。

（青橘皮〔辛温无毒，醋炒用，疹去酸水，作四界者，曰莲花青皮，细如豆者，为青皮子，中有小橙，莫能辨别。发明，青橘皮古方所无，至宋时医家乃用之，入足太阴厥阴，破滞气，削坚积，及小腹疝疼，用之以 q 二经，行其气也，小儿消积多用之，青皮最能发汗，多汗者勿用，久疟热甚，必结癖块，宜多服清脾

饮，内有青皮 Q 肝邪，则癖自不结也，中气虚人禁用，以其伐肝大甚，而伤生发之气也。

（橘核〔苦温无毒，去晓焙香，研碎用，细者为橘核，粗即橙核。发明，橘核碎降，入足厥阴，与青皮同功，故治腰痛痛疝在下之病，不独取象於核也，然惟实证为宜，虚者禁用，以其味苦，大伤胃中冲和之气也。

（橘叶〔苦平无毒。发明，橘叶苦平，导胸膈逆气，消乳痛，捣烂和面，熨伤寒胸膈痞满，又治肺痛，绞汁一盞服，吐出脓血愈。

（柑〔辛苦微寒无毒。发明，柑皮产广东化州者最胜，与橘皮虽同，为下气之品，然性之温寒各理，故开宝取利，肠中热毒，解丹石，止暴渴，利小便，皆取辛寒以散热滞也，世罕知用，惟千金方中用之，云甘皮者即此。

（橙〔酸寒无毒。发明，橙性酸寒，方药少用，其鲜者惟杀鱼蟹毒，和盐 I4 食，止恶心，解酒病，疰寒热禁食，以其酸寒能滞邪气也，其核治闪挫腰痛，炒研酒服三钱即愈。

（柚〔酸寒皮甘辛无毒。发明，柚能解酒，辟饮酒人口气，皮能下气化痰，与金橘性相类，但金橘甘酸，下气尤捷。

（柑椽（柑椽旧作枸椽，字形相似之误。）〔辛苦甘温无毒。发明，柑椽乃佛手香椽紫种，性味相类，故纲目混论不分，盖柑者佛手也，专破滞气，今人治痢下後重，取陈年者用之，但痢久气虚，非其所宜，椽者香椽也，兼破痰水，近世治嗽气壅，亦取陈者，除去穰核用之，庶无酸收之患，丹方治鼓胀诸药不效，用陈香椽一枚连穰，大核桃肉二枚连皮，缩砂仁二钱去膜，各约存性为散，砂糖拌调，空腹顿服，服後水从脐出，屡验。

（金橘（一名金柑）〔酸甘温无毒。发明，金橘形如弹丸，金柑形如牛鞞，一皆酸甘香窠，并能下气快膈，止渴解醒，而圆者尤佳。

（枇杷叶〔辛苦平无毒，刷去毛，蜜炙用。发明，枇杷味甘色黄，为脾家果，然必璫熟，乃有止渴下气，润五藏之功，若带生味酸，力能助肝伐脾，食之令人中满泄泻。其叶气味俱薄，故入肺胃二经，治夏月伤暑气逆最良，近世治劳嗽，无不用之，盖取其和胃下气，气下则火降痰消，胃和则呕定嘔止，然胃寒呕吐，及风寒嗽忌之。其核大寒而伐肝脾，以之同落苏入麸酱，则色青翠，同蟹入锅煮，则至熟不赤，性寒走肝可知。

（杨梅〔甘酸温无毒。发明，杨梅为心家血分之果，兼入肝脾心

包，能止渴除烦，烧灰则断痢，盐藏则止嘔，呕消酒，但血热火旺人不宜多食，恐动经络之血而致]，其性虽热，而能从治热郁解毒，其根皮煎汤，能解砒毒，烧灰油调涂汤火伤，核仁疗脚气，然须多食，以柿漆拌核，爆即自裂也。

（樱桃(一名含桃)〔甘热小毒。发明，樱桃属火而发湿热，旧有热病及喘嗽者，得之立发，一种小者，名山樱桃，性味甘平而不发热，能止肠 滑精，岂以形之不材，而反食之无害耶，其核今人用以升发麻疹，力能助火，大非所宜，在春夏尤为切忌。

（银杏(俗名白果)〔甘苦平涩无毒。发明，银杏定喘方用之，生嚼止白浊，降痰消毒杀虫，涂鼻面手足，去蓬疱，蒿借，生捣能浣油腻，同水捣浆衣，杀虫虱，去痰涤垢之功，可例推矣，熟则壅遏闭气，多食令人肿胀昏闷，昔有饥者，薄暮食此过多，次日胀闷欲死，急以鹅翎粵香油探吐，方可得生，粪清灌之亦生，取其能降泄也。

（胡桃(一名核桃，又名羌桃。)〔甘平温无毒，入药连皮用。发明，补骨脂属火，能使心包与命门之火相通，胡桃属水，润燥养血，佐补骨脂，有水火相生之妙，胡桃肉类三焦，而外皮水汁皆青黑，故能通命门，助相火同补骨脂杜仲青盐，名青蛾丸，治肾虚腰痛，以其能补肾也，同人参名应梦散，治肺寒喘嗽，以其能敛肺也，同生姜咀嚼，亦治寒痰喘嗽，若多食动风，脱人眉毛，详其同钱细，即与铜俱化，与甘蔗同嚼，则蔗渣消融，其消肺烁肝可知，丹方用其煖烧令黑，和松脂傅瘰疬有效，又以连皮胡桃肉，同贝母全蝎枚数相等蜜丸，治鼠 痰核，总取以通郁结也，但肺有痰热，命门火炽者勿食，其煖烧灰存性治乳壅，取灰末二钱，酒调服之，未肿即消，已溃即，但不可以其 衣即易毁，青胡桃皮，涂髭发皆黑。

（长生果(一名落花生)〔甘温无毒。发明，长生果产闽地，花落土中即生，从古无此，近始有之，味甘气香，能健脾胃，饮食难消喘者宜之，或云与黄瓜相反，予曾二者并食，未蒙其害，因表出之。

（I8I8 葡萄〔甘微咸温无毒。发明，I8I8 葡萄，似葡萄而 I8 细，故有 I8I8 之名，生於漠北，南方间亦有之，其干类木而系藤本，其子生青熟赤，乾则紫黑，能摄精气归宿肾藏，与五味子功用不甚相远，凡藤蔓之类，皆属於筋，草木之实，皆誓於藏，不独此味为然，此物向供食品，不入汤药，故本草不载，近时北人以之强肾，南人以之稀痘，各有攸宜，强肾方用 I8I8 葡萄人

叁各一钱，火酒浸一宿，侵晨涂手心，摩擦腰脊，能助膂力强壮，若卧时摩擦腰脊，力助箴事，坚强服之，尤为得力，稀痘方用 I818 葡萄一岁一钱，神黄豆一岁一粒，杵为细末，一簪夜蜜水调服，并擦心窝腰眼，能助肾祛邪，以北地方物，专助东南生气之不足也，然惟禀质素弱者，用之有益，若气壮偏箴者勿用，恐其助长淫火之毒也。

（橡实〔苦温无毒。发明，橡实消谷止痢厚肠胃，令人强健，且能治痔漏脱肛，千金方治石痈坚硬如石，不作脓，用橡子一枚，粵醋於石上磨汁涂之乾则易，不过十度即平，共碾为散，及煮汁服，止下痢并染须发。

（槲皮（一名赤龙皮）〔苦涩无毒。发明，槲皮煎服除虫，及漏恶疮甚效，能治赤白痢肠风下血，肘後方治下部败烂疮，赤龙皮散以之为君，千金方治附骨疽毒疾，及虫毒多用之，皆取苦涩化毒也。

（窝枝〔肉甘温核涩无毒，治疔取建产润肩之核良。发明，窝枝实气味纯箴，能散无形之滞气，瘤赘赤肿宜之，多食发热，烦渴口乾 而核入厥阴经，行散滞气，其实双结而核似睾丸，故治偃疔囊肿，有述类象形之义，时珍治偃疔气刺痛，妇人血气刺痛，小而肉似龙眼，其核尖小，仅堪醋磨疗癬，治疔无效。

（龙眼（俗名圆眼）〔甘平无毒，桂产者佳，粤东者性热，不堪入药。发明，龙眼补血益肝，同枸杞熬膏，专补心脾之血，归脾汤用之，治思虑伤心脾，皆取甘味归脾，能益人智之义，然中满家呕家勿食，为其气壅也，师尼寡妇勿用，以其能助心包之火，与三焦之火相煽也。

（橄榄（一名青果）〔涩甘温无毒。发明，橄榄先涩後甘，生津止渴，开胃消痰，醉饱後及寒痰结嗽宜之，热嗽不可误食，病人多食，令气上壅，以其性温而涩，聚火气於胃也，又能消酒，解 鲈河豚诸鱼蒺躄，观朱鱼食橄榄查即毙，能解鱼毒可知，故嚼汁咽之，能治鱼骨鲠有效，患痘疮者宜多食，以其解毒而助胃中温和之气，令痘起发也，又核烧灰蜜丸，同黄独服能稀痘，但性专搜涤胎毒，过服令人呕泻，婴儿初生，胡桃肉连皮三枚，橄榄核烧灰一枚，朱砂雄黄各一分，研细和甘草汁，生白蜜绞去滓，开乳前顿热服之，可代化毒丹，但化毒丹治胎热面赤，此治胎寒面白，不可混也，又灰末敷金疮无瘢，生核磨水，磨瘢渐灭。

（榧子〔甘涩温有毒。本经主腹中邪气，去三虫蛇螫蛊毒，鬼茆伏尸。发明，榧实肺家果也，性温散气，故能去腹中邪气，三虫

诸疾，火炒食之，引火入肺，多食则大肠受伤，小儿黄瘦有虫积者宜食，与使君子同功，观本经主治可知。

（松子〔甘温无毒。发明，海松子甘润益肺，清心止嗽润肠，兼柏仁麻仁之功，温中益阴之效，心肺燥痰，乾之良药也。

（槟榔〔苦辛温无毒。发明，槟榔泄胸中至高之气，使之下行，性如铁石之砵重，能坠诸药至於下璫，故治冲脉为病，逆气急，及治诸气壅腹胀後重如神，胸腹虫食积滞作痛，同木香为必用之药，其功专於下气消胀，逐水除痰，杀虫治痢，攻食破积，止疟疔疝脚气，瘴疔若气虚下陷人，及隔上有稠疾结气者得之，其痞满昏塞愈甚，又凡泻後疔後虚痢，切不可用也，闽广瘴毒之乡人，常食此，必以叶裹嚼之，所云饱能使之饥，醉能使之醒者，以其下气也，云饥能使之饱，醒能使之醉者以叶辛温，能开发中外之气，以散瘴疔之邪也。

（大腹子（即大腹槟榔）〔辛涩温无毒。此味与槟榔，皆性坚难切，须用滚水泡渍切之，若以水浸浊满，不但失其性味，反有伤於胃气也。发明，大腹子偏入气分，体丰湿盛者宜之，夫槟榔偏主血分，腹满多火者宜之，时珍谓大腹与槟榔同功，似未体此。

（大腹皮〔辛涩温有毒，鸩鸟多集其树上，宜酒洗後，再以豆汤洗过用，其内粗者耗气，宜摘去之。发明，槟榔性砵重，泄有形之积滞，腹皮性轻浮，散无形之滞气，故痞满膨胀，水气浮肿，脚气壅逆者宜之，惟虚胀禁用，以其能泄真气也。

（马槟榔〔苦甘寒无毒。发明，马槟榔生滇南夷地，不入汤药，热病食数枚，冷水下之，肿毒恶疮，嚼一枚并涂肿处，产难临时细嚼数枚，并花水送下，须臾立产，再以四枚去晓，紮手各握二枚，恶水自下，欲断产常嚼二枚，久则子宫冷，自不孕矣。

（无花果〔实甘平，叶微辛无毒。发明，无花果出云南，扬州亦多有之，今隸楚闽越人家折枝插成，枝柯如枇杷树，三月发叶，五月不花而实，实出枝间，状如木馒头，熟则紫色软烂，其味如梨而无核也，食之开胃止泄，治咽喉痛，叶主五痔肿痛，煎汤频薰洗之。

（枳（一名鸡距子，俗名蜜屈律。）〔甘平无毒。发明，枳金坐也，本草止言木能败酒，屋外有此木，屋内酿酒皆不佳，丹溪治酒病，往往用其实，又能止渴除烦，去膈上热，润五藏，利大小便，多服发虫，以其大甘，助湿热之所化也。

水果部

（西瓜〔甘寒无毒。发明，西瓜绀色赤味甘，能引心包之热，从

小肠膀胱下泄，以其得西方金气於三伏中，故能解太籐籐明中，及热病大渴，故有天生白虎汤之称，而春夏伏气发瘟热病，觅得隔年藏者之，如汤沃雪，缘是世医常以治冬时伤寒坏病烦渴，从未见其得愈者，良由不讐天时，不明郁发之故耳，近有舶上来者，五月便熟，不必觅隔年藏者，方宜时世之不同若此。

（瓜子仁〔甘淡微温无毒。发明，西瓜甘寒降泄，子仁甘温性升，以中藏烈日之气，不无助火之责，其开豁痰涎，是其本性，世人咸谓瓜子生痰，安有甫入口而便变痰涎之理，按相感志云：食西瓜後食其子，即不噫瓜气，其温散之力可知，纲目言其主治与甜瓜仁同，岂甜瓜仁亦为生痰之物耶。

（甜瓜蒂（俗名苦丁香）〔苦寒有毒，熬黄用。本经主大水身面浮肿，下水杀虫毒，咳逆上气，及食诸果，病在胸腹中，皆吐下之。发明，酸苦涌泄为阴，仲景瓜蒂散，用瓜蒂之苦寒，合赤小豆之酸甘，以吐胸中寒邪，金匱瓜蒂汤，治中无汗，今人罕能用之，又搐鼻取头中寒湿黄瘁，得麝香细辛，治鼻不闻香臭，瓜蒂乃籐明除湿热之药，能引去胸膈痰涎，故能治面目浮肿，咳逆上气，皮肤水气，黄瘁湿热诸证，即本经主治也，凡尺脉虚，胃气弱，病後产後，吐药皆宜戒慎，何独瓜蒂为然哉，故隔上无热痰邪热者切禁。

（甜瓜子（即甜瓜瓣）〔甘寒无毒。发明，甜瓜仁专於开痰利气，别录治腹内结聚，破溃脓血，为肠胃内痛要药，千金治肺痛，有苇茎汤，肠痛有牡丹大黄汤，予尝用之，然必黄熟味甜者，方不伤胃气，若生青味苦力劣，不堪入药，其绛亦能去暑，然脾胃虚人食之，每致泻痢，不可不知。

（蒲桃（俗名葡萄）〔甘寒无毒，本经治筋骨湿，益气力，强志，令人肥健，耐饥忍风寒，可作酒。发明，葡萄之性寒滑，食多令人泄泻，丹溪言东南人食之多病热，西北人食之无恙，盖能下走渗道，西北人禀气厚，故有本经所主之功，无足璿也。

（甘蔗〔甘平无毒。发明，蔗，脾之果也，其浆甘寒，能泻大热，煎炼成糖，则甘温而助湿热也，蔗浆消渴解酒，自古称之，而孟诜乃为共酒食发痰者，岂不知其有解酒除热之功耶，日华子又为砂糖能解酒毒，则不知既经煎炼，便能助酒为热，与蔗之性璿矣，即如甘草遇火则热，麻油遇火则冷，此物性之璿，医者当知，近世用以捣汁治痢，服之有效，以其甘寒养胃，而清湿热也。

（沙糖（色黑如油者是）〔甘温无毒。发明，沙糖性温，能和脾

缓肝，故治脾胃，及泻肝药，用为先导，今人好吸 受其毒者，用此点汤解之，但性助湿热，不可多食，熬焦治产妇败血冲心，及虚羸老弱，血痢不可攻者最效。

（石蜜〔即冰糖也，散白如霜者曰糖霜，与山蜂蜜结石上者不同。〕〔甘平无毒。发明，凝结成块，如石者为石蜜，轻白如霜者为糖霜，比紫沙糖稍平，功用虽同，但白入气分，紫入血分为理，白糖霜亦能解 扭 r，惟色黄者性热，有湿热者远之，世言糖性湿热，多食令人齿齲 i，近见患口疳者，细嚼冰糖辄愈，取其警疳以磨湿热凝滞也，又暴得咳嗽，吐血乍止，以冰糖与燕窝菜同煮连服，取其平补肺胃，而无止截之患也，惟胃中有痰湿者，令人欲呕，以其甜腻恋膈故也。

（莲藕〔甘平涩无毒。发明，莲出淤泥，而无浊气沾染，其根通警诸窍，联藕调雀褓允为交媾黄宫，通调津液之上品，入心脾血分，冷而不泄，涩而不滞，产後血 ，及血淋尿血宜之，新产生冷皆忌，独生藕不禁，为其能止热渴，破留血也，生食止霍乱虚渴，蒸食开胃实下焦，捣浸澄粉服食，治虚损失血，吐利下血，又血痢口噤不能食，频服则结粪自下，胃气自开，便能进食，但市者皆豆麦菱粉伪充，不可混用。藕节之味大涩，能止骤脱诸血，产後血 ，隔水顿热，和童子小便饮之，一人患血淋胀痛，百药不应，以生藕汁调发灰服之，三日血止痛除，以其性专散血，而无伤耗真元之患也。

（莲实〔甘平涩无毒，去心中苦蕒，则不伤胃。发明，莲子得水土之精英，补中养神益气，清心固精止泻，除崩带赤白浊，能使心肾交而成既济之妙，昔人治心肾不交，劳伤白浊，清心莲子饮，补心肾益精血，有瑞莲丸，皆取其补益黄庭，实堤御水之义。

（石莲子〔甘寒无毒。发明，石莲子本莲实，老於莲房，墮入淤泥，经久坚黑如石，故以得名，为热毒噤口痢之专药，取水土之馀气，补助脾阴而涤除热毒，然必兼人参之大力，开提胃气方始克应，若痢久胃气虚寒，口噤不食，则为戈戟也，况乎世鲜真者，今药肆中乃以一种水实伪充，其子出自粤东，大苦大寒，大伤胃气，医者不察，误投伤残之躯，往往轻者为重，重者致毙，至於肾虚精滑之人，误认髓藏有热，而峻用苦寒，铲伐虚籛，精愈不能收摄，得无虚虚之患乎。

（莲蕊须〔甘涩温无毒，忌地黄 [。发明，莲须清心通肾，以其味涩，故为秘蓄精气之要药，三因固真丸巨胜子丸用之，然惟欲勤

精薄者为宜，亢籊不制者勿用，恐其兜涩为患也。莲花性味与须相类，惟取白花将开者，阴乾入药，久服延年不饥，故经进萃仙丸用之。

（莲房〔苦涩温无毒。发明，莲房入厥阴，功专止血，故血崩下血溺血，皆烧灰用之，虽能止截，不似 8 灰之兜塞也。

（荷叶〔苦涩平无毒。发明，荷叶得清震之气，故洁古积术丸方，用荷叶烧饭为丸，东垣治雷头风证，头面肿痛绉衷，憎寒发热，状如伤寒证，在三籊，不可过用寒药，清震汤治之，用荷叶升麻苍术煎服，又痘疮为风寒外袭，而变黑倒靨，闻人规用荷叶合僵蚕，解结滞之气，而痘自起，又烧灰单服，可消籊水浮肿，入健脾药，但用其蒂，谓之荷鼻，取其味厚胜於他处也，戴元礼云：服荷叶令人瘦劣，非可常服，观丹土缩银法，用荷叶同锻，则银质顿轻，其性之消烁，无有甚於此者。

（蘧实（俗名鸡头实）〔甘平无毒。六经主湿 腰脊膝痛，补中除暴疾，益精气强志。发明，蘧生水中而能益脾利湿，观本经所主，皆脾肾之病，遗精浊带，小便不禁者宜之。

（罍实（俗名菱角）〔甘平无毒。发明，罍实多种，滞气则一，红泻白补，生降熟升，仅供食品，略无取於治疗，患疟病人勿食，过食令人腹满倥胀，古法用麝香点汤解之，近人以砵香磨汁导之，总取芳香散滞之力耳。

（乌芋（俗名蘿，又名黑三棱。）〔甘寒无毒。发明，乌芋善毁铜，为消坚削积之物，服丹石人宜之，痘疮乾紫不能起发，同地龙捣烂，入白酒酿绞服即起，又治酒客肺胃湿热，声音不清，及腹中热积蛊毒，丹方治痞积，三伏时以火酒浸晒，每日空腹细嚼七枚，痞积渐消，故有黑三棱之名，凡有冷气人勿食，多食令人患脚气，虚劳咳嗽切禁，以其峻削肺气，兼耗营血，故孕妇血渴忌之。

（慈姑〔苦甘微寒无毒。发明，主治百毒，产後血闷攻心欲死产难胞，衣不出，并生捣汁服之，有脚气痛缓风人勿食，以熟食壅气也，叶治小儿游风丹毒，捣烂涂之即消。

味部

（蜀椒〔辛温小毒，去目勿炒用，蜀产者微辛不辣，色黄者气味微辛，散心包之火最胜，色红者气味辛辣，壮命门之火最强，形如鸽铃者真，以子种出，其叶十三瓣者，蜀椒也，闭口者有毒伤人，误中其毒吐者，地浆水解之。本经主邪气 逆温中，逐骨节皮肤死肌，寒热 痛下气，久服头不白。发明，椒乃手足太阳

少阴厥阴气分之药，禀五行之气而生，叶青皮红，花黄膜白，子黑，其气馨香，能使火气下蓄命门，故本经谓之下气，其主邪气咳逆等证，皆是脾肺二经受病，肺虚则不能固密理，外邪客之为咳逆，脾虚则不能温暖肌肉而为痛等证，其治呕吐服药，不纳者，必有在隔间，但於呕吐药中，加川椒数十粒，盖闻药则动，遇椒则头伏也，故仲景治厥，乌梅丸用之，又能开湿，温中气，助心包命门之火，本经言：久服头不白者，辛温上通肾气之力可知，今乌须发方用之，一人腰痛痰喘，足冷如冰，六脉洪大，按之却软，服八味丸无功，用椒红茯苓蜜丸盐汤下甫二十日而安，但其性辛温气窜，阴虚火旺人禁之。

（秦椒〔辛温有毒，去目炒，去汗取红用，其叶九瓣者秦椒也，闭口者有毒，误食之戟人咽喉气欲绝，或吐下白沫，身体冷，肉桂煎汁饮之多饮冷水一二升，或食蒜，或饮地浆，或浓煎豆泔饮之并解。本经除风邪气，温中去寒，坚齿发明目。发明，秦椒味辛气烈，过於蜀椒，其温中去，除风邪气，治吐逆疝瘕，下肿湿气，皆取辛烈，以散郁热，乃从治之法也，不宜多服，令须发易白，以其气辛，非蜀椒之比，臭毒疮毒腹痛，冷水下一握效，其能通三焦，引正气下恶气可知也。

（椒目〔苦平无毒。发明，椒赤目黑，水能制火故专泻水降火，治肾气逆上喘急，又妊娠水肿喘逆，用椒仁丸，能引诸药下行渗道，所以定喘下水，治肾虚耳鸣，同巴豆菖蒲碾细，以松脂黄芩，溶和为挺，纳耳中播之，一日一易效。

（猪椒根（即蔓椒）〔苦温无毒，其叶七瓣者猪椒也。本经主风寒湿，历节疼，除四肢厥气膝痛，煎汤蒸浴取汗。发明，猪椒根蔓生气臭，故能通经脉，去风毒湿，千金治肝虚劳损，关节骨疼痛，筋挛烦闷，虎骨酒用之，又取枝叶煎熬如饴，治通身水肿，每日空腹食之。

（胡椒〔辛大温小毒。发明，胡椒大辛大热，纯籊之物，走气助火，昏目发疮，多食损肺，令人吐血，心腹冷痛，反胃吐利，霍乱气逆，及鱼鲙宜之，严冬泡水磨墨，则砚不冰，胜於皂水火酒，伤笔易秃也。

（毕澄茄〔辛温无毒。发明，时珍曰：毕澄茄海南诸番皆有之，与胡椒一类繁种，正如大腹之与槟榔耳，曰：向阴生者为澄茄，向籊生者为胡椒，主治与胡椒相类，而热性稍逊，治反胃吐出黑汁，诸药不啖辄用此一味为丸，姜汤服之，痘疮入目，为末以少许吹鼻中，三五次动，鼻塞不通，用此半紫，同薄荷叶三钱，荆

芥穗二钱半，蜜丸瓠实大，时时含咽之，但阴虚血分有热，发热嗽禁用。

（絳茱萸〔辛苦温小毒，拣去闭口者，否则令人躁闷，拣净以滚汤泡七次，去其浊气，则清香扶胃，而无辛燥之患也。本经温中下气止痛，除湿血，逐风邪，开壅理逆寒热。发明，絳茱萸气味俱厚，籐中之阴，其性好上者，以其辛也又善降逆气者，以味厚也辛散燥热，而甄入肝，行脾，本经主温中下气止痛，逆寒热，专取辛温散邪之力，又言除湿血，逐风邪开壅理者，以风湿，靡不由脾胃而入，辛温开发，表宣通，而无拒闭之患矣，至於定吐止泻，理关格中满，脚气疝瘕，制肝燥脾风，厥气上逆，阴寒膈塞，气不得上下，腹胀下痢，及冲脉为病，逆气急，并宜苦热以泄之，东垣云：浊阴不降，厥气上逆，甚而胀满者，非絳茱萸不可治，仲景絳茱萸汤，当归四逆加絳茱萸生姜汤，治厥阴病，及温脾皆用之，寇氏言其下气最速，籐虚人服之愈甚，凡病非寒滞者勿服，按椒性善下，茱萸善上，故服茱萸者，有冲膈冲眼，脱发咽痛，动火发疮之害，其治暴注下重，呕逆吐酸，肝脾火逆之证，必兼苦寒以降之，如佐金丸，治肝火痰喘嘈杂最效，小儿痘疮口，一嚼絳茱萸抹之即开，亦取辛散之意。

（食茱萸〔辛苦大温有毒。本经主心下邪气，寒热温中，逐寒湿，去三虫，久服轻身。发明，食茱萸与絳茱萸，性味相类，功用彷彿，而本经之文，向来错简在山茱萸条内，详其主心下寒热，即孟诜治心腹冷痛之谓，温中逐寒湿脾，即中恶去藏府冷之谓，去三虫，即藏气疗蛊毒飞尸之谓，虽常食之品，辛香助籐，能辟浊阴之滞，故有轻身之喻，已上主治，岂山茱萸能之乎，其治带下冷痢，暖胃燥湿水气浮肿用之，功同絳茱萸而力少逊，多食动目火，目痛者忌之。

（茗〔苦甘微寒无毒，服甥璣仙土茯苓忌之。本经主疮，利小便，去痰热止渴，令人少睡，有力悦志。发明，茗乃茶之粗者，味苦而寒，最能降火消痰，开郁利气，下行之功最速，故本经主疮，利小便，去痰热之患，然过饮即令人少寐，以其气清也，消食止渴，无出其右，合醋治伤暑泄利，同姜治滞下赤白，兼香辟疔治时疫气发热头痛，一味浓煎治风痰，茶之产处最多，惟籐羨者谓之真，凡皆能降火清头目，其陈年者曰腊茶，以其经冬过腊，故以命名，佐蔴寄奴治便血最效，产徽者曰松萝，专於化食，产浙绍者曰日铸，专於清火，产闽者曰建茶，专於辟瘴，产六合者曰苦丁，专於止痢，产滇南者曰普瑛茶，则兼消食辟瘴止

痢之功，蒙山者世所罕有，近世每采石苔代充，误入殊甚，其馀杂茶，皆苦寒伐胃，胃虚血弱之人，有嗜茶成癖者，久而伤精，血不华，色黄瘁，痿弱呕逆洞泄，种种皆伤茶之害，而侵晨啜茗，每伤肾气，酒後嗜茶，多成茶癖，又新茶饮之，令人声音不清，以其能郁遏火邪也，至於精气寒滑，触之易泄者勿食，宜以沙苑用藜点汤代之，茶子味苦气肃，善於降火，专治头中鸣响天白蚁之病，江右人每以打油，味最清香，浸油沐发最佳，取茶子饼，煮汁浇花，以辟盆中之蚯蚓，煎汤涤衣垢，则不退颜色，总取其质之轻清，而不沾滞也。

香木部

（柏子仁〔甘平无毒，蒸熟曝乾自裂，入药炒研用，色黄油透着勿用。本经主蚤悸，益气除风湿，安五藏，久服令人润泽美色，耳目聪明，不饥不老，轻身延年。发明，柏子仁，性平而补，味甘而辛，其气清香，能通心肾，益脾胃，宜乎滋养之剂用之，本经言除风湿者，以其性燥也，别录疗恍惚，及历节腰中重痛，即本经主蚤悸，除风湿也，经疏以为除风湿之功，非润药所能，当是叶之能事，岂知其质虽润，而性却燥，未有香药之性不燥者也，好古以为肝经气分药，时珍言：养心气，润肾燥，安魂定魄，益智神，即本经之安五藏也，昔人以其多油而滑，痰多作泻忌服，盖不知其性燥，而无伤中泥痰之患，久服每致大便燥结，以芳香走气，而无益血之功也。

（柏叶〔节油〕〔苦微寒无毒，酒浸焙熟用。发明，柏叶性寒而燥，大能伐胃，虽有止坏，而无籛生之力，故亡血虚家，不宜擅服，然配合之力，功过悬殊，如金匱柏叶汤，同姜艾治吐血不止，当无止虑矣，若济急方，同黄连治小便血，圣济总录，同芍药治月水不断，纵藉酒之辛温，以行苦寒之势，但酒力易过，苦寒长留，每致絀食作泻，瘀积不散，是岂柏叶之过欤。柏节坚劲，用以煮汁酿酒，去风历节风，烧取其油，疗疮疥癩，柏脂治身面疣，同松脂研匀涂之，数日自落，根白皮，以腊猪脂调涂火灼热油烫疮，能凉血生毛发。

（松脂〔本经名松膏，俗名松香。〕〔苦甘温无毒。本经主痛疽恶疮，头秃白秃，疥瘙风气，安五藏除热，久服轻身，不老延年。发明，松脂得风木坚劲之气，其津液流行皮干之中，积岁结成，芳香燥烈，允为方士辟谷延龄之上药，然必蒸炼始堪服食，本经所主诸病，皆取风燥，以祛湿热之患耳，今生肌药中用之者，取其涩以之也。

（松节〔苦温无毒。发明，松节质坚气劲，久亦不朽，故筋骨间风湿诸病宜之，但血燥人忌服。松花润心肺，益气除风湿，今医治痘疮湿烂，取其凉燥也。

（杉〔辛微温无毒。发明，杉气芬芳，取其薄片煮汤薰洗 10 疮，无不获效，其性直上，其节坚劲，有杉木汤，治脚气痞绝，但下有块如石，方用杉节橘叶各一升，大腹槟榔七枚，连皮碎捣，童便三升，共煮絛半服之，大下三行，气块通散，此郑问美治柳柳州法也，杉叶治风虫牙痛，同芎 细辛煎酒含嗽，杉子治疝气痛，一岁一粒研酒服。

（肉桂〔辛甘大温无毒，去 皮用，凡桂皆忌劳聃勿见火，以辛香得火转烈，恐动阴血也，色深紫而甘胜於辛，其形狭长，半卷而松厚者良，若坚厚味淡者曰板桂，今名西桂，不入汤药，近世舶上人，每以丁皮混充，不可不辨。发明，肉桂辛热下行，入足太阴少阴，通阴 督脉，气味俱厚，益火消阴，大补籛气，下焦火不足者宜之，其性下行导火之源，所谓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利肝肾，止腰腹寒痛，冷痰霍乱转筋，坚筋骨，通血脉，元素言：补下焦不足，砵寒痼冷之病，下部腹痛，非此不能止，时珍治寒风湿，阴盛失血，泻痢蚤 ，皆取辛温散结之力也，古方治小儿蚤 及泄泻病，宜五苓散以泻内火，渗土湿内，有桂抑肝风而扶脾土，引利水药入膀胱也，赤眼肿痛，脾虚不能饮食，肝脉盛，脾脉弱，用凉药治肝，则脾愈虚，用暖药助脾，则肝愈盛，但於温脾药中，倍加肉桂，杀肝益脾，一治而紮得之，同丁香治痘疮灰皓，以其能温托化脓也，又桂辛散，能通子宫，而破血调经，消症瘕，破瘀坠胎，内托阴疽溃痛久不 ，及虚籛上乘，面赤戴籛，吐血 而脉 J1J1 肾 虚大无力者，皆不可缺，有胎息虚寒下坠，服黄芩白术辈安之不应，小腹愈痛愈坠，脉来弦细或浮革者，非参 桂附十全大补温之不效，昔人又以亡血虚家，不可用桂，时珍以之治阴盛失血，非妙警阴籛之理，不能知此，惟阴虚失血，而脉弦细数者，切忌，今人以之同石灰等分为末，掺黑膏上，贴癖块效，亦取辛温散结之力，然惟黎申之人，皮肤租厚者宜之。

（桂心〔辛甘大温无毒，即肉桂之去外色淡，但存中心深紫，切之油润者是。发明，桂心既去外层苦燥之性，独取中心甘润之味，专温营分之 药，故治九种心痛，腹内冷痛，破併癖等病，与经络躯晓之病无预，非若肉桂之兼通经脉，和营卫，坚筋骨有寒湿风 等治也。

(牡桂(一名大桂))〔辛甘微苦温无毒，甜厚而润者是。本经主上气逆结气，喉吐吸，利关节，补中益气，久服通神，轻身不老。发明，牡桂辛胜于甘而微带苦，性偏温散而能上行，故本经治上气逆，成无已利肺气，皆取辛散上行之力，时珍不察，乃与桂枝同列，非智者一失欤，盖桂枝是最上枝条，亦名柳桂，言如柳条之嫩小也，盖牡者籜也，牡桂是禀离火纯籜之气，故味带苦，且大且厚，与桂枝绝不相类，何可混言，本经言治上气逆，导下焦之阴火逆上也，治结气，辛温开结也，喉吐吸，同气相招，以引浮游之火下泄也，然必兼苦寒降泄之味用之，利关节，从内而贻於表也，补中益气，久服通神，轻身不老，补助真元，籜生阴长也，然须详素禀丰腴，湿胜火衰者为宜，若瘦人精血不充，火气用事，非可例以为然也，其治心腹冷痛症瘀血，筋脉拘挛，冷痰霍乱，其功不殊肉桂，但治相火不归，下元虚冷，力不能直贻下焦，为稍逊耳。

(筒桂(俗名官桂))〔辛甘温无毒。本经主百病，养精神，和颜色，为诸药先聘通使，久服面生光华，媚好常如童子。发明，筒桂辛而不热，薄而能宣，为诸药通使，故百病宜之，本经言其养精神，和颜色，有辛温之功，无壮火之患也，为诸药先聘通使，凡开提之药，补益之药无不宜之，久服面生光华，媚好常如童子，以其质薄性轻，无桂心肉桂牡桂等雄烈之气，力胜真阴之比，别录治心痛偃痛偃风温经通血脉，止烦出汗，皆薄则宣通之义，纲目乃以别录元素二家之言，皆混列牡桂之下，盖牡桂是桂之大者，功用与肉桂相类，专行气中血滞，筒桂则专行胸偃，为胀满之要药，凡中焦寒邪拒闭，胃气不通，呕吐酸水，寒痰水癖，奔豚死血，风寒痛，三焦结滞，并宜薄桂，盖味厚则泄，薄则通也，。

(桂枝)〔辛甘微温无毒。发明，麻黄外发而祛寒，遍彻皮毛，故专於发汗，桂枝上行而散表，透营卫，故能解肌，元素云：伤风头痛，开理肌发汗，去皮肤风湿，此皆桂枝所治，时珍乃以列之牡桂之下，误矣，按仲景治中风解表，皆用桂枝汤，又云：无汗不得用桂枝，其义云何夫太籜中风，籜浮阴弱，籜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卫实营虚，故发热汗出，桂枝汤为专药又太籜病，发热汗出者此为营弱卫强，阴虚籜必絀之，皆用桂枝发汗，此调其营则卫气自和，风邪无所容，遂从汗解，非桂枝能发汗也，汗多用桂枝汤者，以之与芍药调和营卫，则邪从汗去而汗自止，非桂枝能止汗也，世俗以伤寒无汗不得用桂枝者，非也

桂枝辛甘发散为籐，寒伤营血，亦不可少之药，麻黄汤葛根汤未尝缺此，但不可用桂枝汤，以中有芍药酸寒，收 表 廔为禁耳，若夫伤寒尺脉不至，是中焦营气之虚，不能下通於卫，故需襟饴加入桂枝汤方，取稼穡之甘，引入胃中，遂名之曰建中，更加黄 芩，则为黄 建中，借表药为 药，以治男子虚劳不足，千金又以黄 建中，换入当归为内补建中，以治妇人产後虚羸不足，不特无馀邪，内伏之虞，并可杜籐邪内陷之患，非洞警长沙妙用，难以体此，详桂枝本手少阴血分药，以其兼走籐维，凡伤之邪，无不由籐维传次，故此方为太籐首剂，昔人以桂枝汤，为太经风伤卫之专药，他经皆非所宜，而仲景三阴例中，阴尽复籐，靡不用之，即厥阴当归四逆，未尝不本桂枝汤也。桂附各具五体，各有攸宜，肉桂虽主下元，而总理中外血气，桂心专温藏府营血，不行经络气分，牡桂性兼上行，统治表 虚寒，薄桂善走胸 脘，不能直警下焦，桂枝调和营卫，解散风邪，而无过汗伤表之厄，真药中之良品，允为汤液之祖也，本经之言牡桂，兼肉桂桂心而言，言筒桂，兼桂枝而言也，其他板桂木桂，仅供香料食料，不入汤药。

（辛夷（即木笔花））〔辛温无毒，剥去毛瓣取仁用，忌火焙。本经主五藏身体寒热，头风脑痛面 藹。发明，鼻气通於天，肺开窍於鼻，辛夷之辛温走气，而入肺利窍，其体轻浮，能开胃中清籐，上行通於天，故本经治籐气郁遏，身体寒热，头风脑痛面 藹，辛温能解肌表，芳香上窜头目，遂籐分之风邪，则诸证自愈，轩岐之後，能警此理者，东垣一人而已，凡鼻 糾鼻渊鼻塞，及痘後鼻疮，并研末入麝香少许，以 J 甚良，脑鼻中有湿气，久窒不通者宜之，但辛香走窜，虚人血虚大炽而鼻塞，及偶感风寒，鼻塞不闻香臭者禁用。

（沈香〔辛甘苦微温无毒，咀嚼香甜者性平，辛辣者性热，修制忌火，香药皆然，不独磳香也，产海南者色黄，锯处色黑，俗谓铜筋铁骨者良，产大宜白粽纹者次之，近有新山产者，色黑而坚，质不松，味不甘苦，入药无效，番舶来者，气味带酸，此为下品，其浮水者曰速香，不入药。发明，沈香水性温，秉南方纯籐之性，专於化气，诸气郁结不伸者宜之，温而不燥，行而不泄，扶脾警肾，摄火归源主大肠虚秘，小便气淋，及痰涎血出於脾者，为之要药，凡心腹卒痛，霍乱中恶气逆喘急者，并宜酒磨服之，补命门三焦，男子精冷，宜入丸剂，同广申香香附，治诸虚寒热，同丁香肉桂，治胃虚 廔逆，同紫苏白豆蔻，治胃冷呕吐，

同茯苓人参，治心神不足，同川椒肉桂，治命门火衰，同广木香香附，治妇人强忍入房，或过忍尿，以致转胞不通，同肉苁蓉麻仁，治大肠虚秘，昔人四磨饮，沈香化气丸，滚痰丸用之，取其降泄也，沈香降气散用之，取其散结导气也，黑锡丹用之，取其纳气归元也，但多降少升，气虚下陷，人不可多服，久服每致失气无度，面黄少食，虚证百出矣。一种曰蜜香，与沈香大抵相类，故纲目释名沈水香蜜香，二者并称，但其性直者，毋论大小，皆是砵水若形如木耳者，俗名将军帽，即是蜜香，其力稍逊，仅能辟恶，去邪气尸疰，一切不正之气，而温脾暖胃，纳气归元之力，不如沈香也。

（丁香（一名鸡舌香）〔辛温无毒，有子而大者曰母丁香，去带及子，用忌见火。发明，丁香辛温，入手太阴足少阴肾经，温胃进食，止呕定泻，虚冷下痢白沫之要药，乾霍乱不吐不下，及呕逆不止，厥冷脉沈者，并宜服之，胃寒肝虚，癯逆呕哕，在所必用但渴欲饮水，热哕癯逆，不可误投，小儿痘疹不光泽不起发，气虚灰白，或胀或泻，或渴或气促，表俱虚之证，并宜加用，凡胃逆呕吐者，健胃消痰药中，加三五粒甚效，不宜多用，但其性易於僭上，过用则损肺伤目，非属虚寒者概不可施。丁皮即丁香树皮，似筒桂皮而坚厚，色深紫，较之肉桂，味稍枯，气稍滞，专治一切心腹冷气，腹胀恶心，泄泻虚滑水谷不消，及齿痛诸证，方家用代丁香，今舶上人每以伪充肉桂，不可不辨。

（旃檀〔辛温无毒，禁用火焙。发明，白檀香善调膈上诸气，散冷气引胃气上升，进饮食，兼通肾经之经，郁抑不舒，呕逆吐食者宜之，痈疽溃後脓多禁用。

（紫檀〔咸平无毒。发明，白檀辛温，气分药也，故能理卫气而调脾肺，利胸膈，紫檀咸平血分药也，力能和营气，而消肿毒疔金疮，各有攸宜。

（降真香〔辛温无毒，禁用火焙。发明，降真香色赤，入血分而下降，故内服能行血破滞，外涂可止血定痛，刃伤用紫金散，即降真香用磁瓦刮下和血竭研末是也，又虚损吐红，色瘀味不鲜者宜加用之，其功与花诃略世血热妄行，色紫浓厚，脉实便秘者禁用。

（乌药〔辛温无毒，酒浸 B7 乾用，不可见火。发明，乌药香窜，能散诸气，故治中风中气诸证，用乌药顺气散者，先脩气顺则风散也，性温能理七情郁结，上气喘急，用四磨六磨，妇人血气诸痛，男子腰膝麻，用乌沈汤，并借参之力，寓补於泻也，大抵

能治气血凝滞，霍乱吐泻，痰食稽留，但专泄之品，施之藜申相宜，若高粱之辈，血虚内热者服之，鲜不蒙其害也。

（茴香〔辛温小毒去子用，小而味淡者曰木蟹，不入药。发明，舶上茴香，性热味厚，性入肝经，散一切寒结，故黑锡丹用之，若阴虚肝火从左上冲头面者，用之最捷，盖茴香与肉桂絳茱萸，皆厥阴之药，萸则走肠胃，桂则走肝藏，茴则走经络也，得盐引入肾经，发出邪气，故治疝气有效，但耗血发热，目病疮疡忌之。

（枫香脂（一名白襟香）〔辛苦平无毒。发明，枫性 q，故木易耙，为外科透毒要药，金疮筋断，一味为末傅之，千金治咳唾脓血，取其开发肺气也，血热生风，齿颊肿痛，为末擦之，烧过揩牙，永无牙疾。

（薰陆香（即乳香）〔苦辛微温无毒，以酒研如泥，水飞晒乾，或缝上焙去油，同灯心研易碎。发明，乳香香窜，能入心经，活血定痛，故为痈疽疮疡要药，诸痛痒疮，皆属心火也，产科诸方多用之，亦取其活血调血之功耳，凡人筋不伸者，薰洗敷药，宜加乳香，其性能伸筋也，疮疽溃後勿服，脓多勿敷，胃弱勿用。

（没药〔苦平无毒，修治与乳香同。发明，乳香活血没药散血，皆能止痛消肿生肌，故二药每每相兼为用，凡刃伤打损坠马并宜热酒调服，若妊妇胎气不安勿用，产後恶露去多，腹中虚痛，痈疽已溃而痛，及筋骨胸腹诸痛，若不因瘀血者，皆不可服。

（麒麟竭（即血竭）〔甘咸平无毒，试之透指甲为真，嚼之不烂如笮者为上，草血竭色紫，亚於瓜竭。发明，血竭木之脂液，如人之膏血，为止痛和血，收 疮口，散瘀生新之要药治伤折打损，一切疼痛，血气搅刺，内伤血聚，并宜酒服，乳香没药，虽主血病，而兼入气分，此则专於肝经血分也，但性最急，却能引脓，不宜多服，其助籐药中，同乳香没药用之者，取以调和血气，而无留滞壅毒之患。

（安息香〔辛苦微甘平无毒，出西戎及南海波斯国，树中脂也，如襟如饴，今安南三佛齐诸番皆有之，如饴者曰安息香，紫黑黄相和如玛瑙，研之色白者为上，粗黑中夹砂石树皮者为次，乃渣滓结成也，有屑末不成块者为下，恐有他香夹杂也，烧之集鼠者为真，修制最忌经火。发明，安息香乃外番入贡之物，香而不燥，窜而不烈，烧之去鬼来神，令人神清，服之辟邪除恶，令人条畅，能通心腹诸邪气，辟恶蛊毒，理霍乱，止卒然心痛呕逆，治妇人为邪祟所凭，夜与鬼交，烧 戎 犍藕，故传尸瘡瘵咸用

之，其苏合香丸，紫雪丹用之，各有转日回天之功，洵非寻常方药可比也，凡气虚少食，阴虚多火者，禁用为其能耗气也。

（苏合香〔甘温无毒，出天竺昆仑诸国，安南三佛齐，亦皆有之，其质如 襟者为苏合油，色微绿如雉斑者良，微黄者次之，紫赤者又次之，以簪挑起，径尺不断如丝，渐渐屈起如 胫 W，以少许擦手心，香透手背者真，忌经火。发明，苏合香聚诸香之气而成，能辟恶杀鬼精物，治温疟蛊毒痿痲，去三虫除邪，能透诸窍藏，辟一切不正之气，凡痰积气厥，必先以此开导，治痰以理气为本也，凡山岚瘴湿之气，袭於经络，拘急弛缓不均者，非此不能除，但性燥气窜，阴虚多火人禁用。

（龙脑香（即冰片）〔辛若温有毒，忌见火。发明，龙脑香窜入骨，风病在骨髓者宜之，若风在血脉肌肉用之，反引风入骨髓也，其味大辛善走，故能散热，通利关格结气，张云瑾人参散柏子仁汤等方多用之，其治目痛喉下疔，取其辛温而散火郁也，时珍曰：古方皆言龙脑辛凉入心，故目疾蚤风及痘疮心热，血瘀倒靨者，用 C4 心血为引，使毒散於外则疮发，此似是而非也，目痛蚤风及痘皆火病，火郁则发之，从治之法，辛温发散故也，使壅塞通利，经络条替，而蚤热自平，疮毒能出，然不可多用，多用则真气立耗矣，人有急难，欲自尽者，顿吞紫许立毙，为其性烈，立能散尽真气也，世人误以为寒，不知辛散之性，似乎凉耳，治火证舌出寸许，用冰片末掺上即缩，引火归元也，目病属阴虚者，不宜入点。

（樟脑（一名脑子又名韶脑）〔辛热有毒，忌见火。发明，樟火性禀龙，火辛温香窜，能去湿辟恶气，故治乾霍乱，以樟木屑煎浓汁吐之，中恶卒死者，以樟木烧 壑均待苏用药，韶郡诸山，樟木最多，土人以之蒸汁，煎炼结成樟脑，与焰硝无璵，水中然火，其焰益炽，今丹炉家，及 纵 均去湿杀虫，此物所长，烧 婴能辟虫虱，治脚气肿痛，或以樟脑置紫股，用杉木作桶盛汤濯之，或樟脑乌头等分，醋丸弹子大，每置一丸於足心踏之，下以微火烘之，衣被围覆，汗出如涎为效。

（阿魏〔辛温有毒，验真伪法，置熟铜器中一宿，沾处白如银色者为真。发明，阿魏消肉积杀虫，治癖积为主药，故能解毒辟邪，治疟痢疔劳诸病，久疟用阿魏朱砂等分为末，米糊丸皂子大，空心人参汤服一丸即愈，如痢用黄连木香汤下，盖疟亦多起於积滞，耳同麝香硫磺苏合，贴一切块有呖輒然入脾胃喜芳香而恶臭烈，凡脾胃虚人，虽有积滞，不可轻杀。

(芦荟〔苦寒小毒。发明，芦荟入厥阴肝经及冲脉，其功专於杀虫清热，冲脉为病逆，气急，及经事不调，腹中结块上冲，与小儿疳热积滞，非此不除，同甘草为末，治头项顽癖甚效，但大苦大寒，且气甚秽恶，仅可施之藜申，若胃虚少食入得之，入口便大吐逆，每致夺食泄泻，而成羸瘦怯弱者多矣，有人背疮愈後，馀热不除，或令服芦荟药三服，不数日而毙，伤胃之性，於此可徵。

乔木部

(黄檗〔(根名檀栾)〕〔苦寒无毒，生用降实火，酒制治阴火上炎，盐制治下焦之火，姜制治中焦痰火，姜汁炒黑治湿热，盐酒炒黑治虚火，阴虚火盛，面赤戴箒，附子汁制。本经主五藏肠胃中结热，黄瘰肠痔，止泄痢，女子漏下赤白，阴伤蚀疮。檀栾主心腹百病，安魂魄，不饥渴，久服轻身，延年通神。发明，黄檗苦燥，为治三阴湿热之专药，详本经主治，皆湿热伤阴之候，即漏下赤白，亦必因热邪伤阴，火气有馀之患，非崩中久漏之比，其根治心腹百病，魂魄不安，皆火气内亢之候，仲景 子檗皮汤，治身黄发热，得其旨矣，按黄檗味厚而降入肾经血分，凡肾水膀胱不足，诸痿厥无力，於黄 汤中加用，使紮足膝中气力涌出，痿弱即愈，黄檗苍术，乃治痿要药，凡下焦湿热肿痛，并膀胱火邪，小便不利及黄涩者，并宜黄檗知母为君，茯苓泽泻为佐，凡小便不通而竭者，邪热在气分，主治在肺不能生水，不渴者，邪热在血分，主治在膀胱，不能化气，亦宜黄檗知母，昔入病小便不通，腹坚如石，脚腿裂水，双睛凸出，遍服治满利小便药不效，此高粱积热，损伤肾水，致膀胱不化，火气上逆，而为呕哕，遂以滋肾丸主之，方用黄 墨嚙入桂为引导，服少时，前阴如火烧，溺即涌出，顾盼肿消，金匱治误食自死六畜肉中毒，用黄 h 捣服方寸匕解之，不特治高粱积热，盖苦以解毒，寒以泄热也，大 苦寒之性，利於实热，不利於虚热，凡脾虚少食，或呕或泻，或好热恶寒，或肾虚五更泄泻，小便不禁，少腹冷痛，箒虚发热，瘀血停止，产後血虚发热痲疽肿後发热，阴虚小便不利，痘後脾虚，小便不利，血虚烦躁不眠等证，法皆忌之，一种小而实如酸石榴者，名曰小 性亦不甚相远，千金翼阿伽佗丸用之。

(厚朴〔苦辛温小毒，紫厚者佳，姜汁炒用，忌黑豆，宜用滚水泡数次切之，不可久浸气，有伤脾气。本经主中风伤寒，头痛寒热，蚤悸逆气，血 死肌，去三虫。发明，厚朴苦温，先升後降，为阴中之箒药，故能破血中气滞，本经中风伤寒，头痛寒热

者，风寒外伤於筋分也，其治蚤悸逆气，血死肌者，寒湿入伤於髓理也，湿热内着於肠胃，而生三虫，此药辛能散结，苦能燥湿，温能杀虫，故悉主之，消风散用之，深得本经之义，今世但知厚朴为温中散滞之药，而治肠胃湿满寒胀，温中下气，消痰止吐，平胃散用以治腹胀者，味辛能散滞气也，若气实人误服参，胀闷作喘，宜此涌之，与枳实大黄同用，能泻实满，所谓消痰下气也，与苓术橘皮同用，能泻湿满，所谓温中益气也，然行气峻猛，虚者勿服，气温即止，不可久服。

（杜仲〔辛甘温无毒，盐酒炒断丝用。本经主腰脊痛，补中益精气，坚筋骨强志，除阴下痒湿，小有馀沥。发明，杜仲古方但知补肾，而本经主腰脊痛，补中益精气等病，是补火以生土也，王好古言，是肝经气分药，盖肝主筋，肾主骨，肾充则骨强，肝充则筋健，屈伸利用，皆属於筋，故入肝而补肾，子能令母实也，但肾虚火炽，梦泄遗精而痛者勿用，以其辛温，引领虚筋下走也。

（椿樗根皮（凤眼草）〔香者名椿，甘平无毒，臭者名樗，苦温有毒，樗树有虫，谓之樗鸡，樗鸡有荚，荚中有实，状如目珠，名凤眼草，子嗣门中练真丸用之，专治髓藏中湿热，高年素享丰厚者宜之。发明，椿根白皮，性寒而能涩血，治湿热为病，泻利浊带，滑梦遗精诸证，有燥痰之功，但痢疾滞气未尽者，不可遽用，崩带属阴虚者，亦不可服，盖椿皮色赤而入血分，久痢血伤者宜之，樗皮色白而入气分，暴痢气滞者宜之，不可不辨而混用也。

（乾漆（漆叶漆子）〔辛苦咸温有毒，炒令 否则损人肠胃，今人多用漆渣伪充，必凝结如砖者佳。本经主绝，伤补中续筋骨，填髓脑，安五藏五缓六急，风寒湿 生漆去长虫，久服轻身耐老。发明，乾漆灰辛温，性善下降而破血，故消肿杀虫通月闭，皆取去恶血之用，而本经治绝伤补中，是取其破宿生新之力也，盖胃中有瘀积留滞，则筋气竭绝，不能敷布中外，故藏府筋骨髓脑，皆失营养，乃致健端失常，肢体缓纵，用此以铲除瘀积，中气得复，绝伤皆续，而缓急和矣，生漆去长虫，故千金去三虫方，以之为君，三虫去，轻身长年，所不待言，但恒人艰於久服耳，元素云：削年深坚结之积滞，破日久凝结之瘀血，斯言尽乾漆之用矣，无积血者切忌，以大伤营血，损胃气，故胃虚人服之，往往作呕，此与本经之义，似乎相背，而实不相违，产後血晕，以旧漆器烧 壑壮 醒 盖亦取下血之义，而破经络中血滞，用真漆涂鱗鲤甲约入药，破血最捷，妇人血虚经闭，为之切禁，

凡畏漆者嚼椒涂口鼻，免生漆疮，误中其毒，以生蟹捣汁，或紫苏解之，漆叶涂紫云疯，面生紫肿，取其散瘀之功也，漆子专主下血，千金方用之，审无瘀滞，慎勿漫投。

（梓白皮〔苦寒无毒，取根去外黑皮用。本经治热毒，去三虫。发明，梓皮苦寒，能利太籛籛明经湿热，仲景麻黄连轺赤小豆汤用之，其治温病复伤寒饮，变为胃 煮汁饮之，取其引寒饮湿邪下泄也。

（梧叶〔皮〕〔苦寒无毒。本经主恶蚀阴疮五痔，杀三虫。发明，梧之与桐，本是二种，梧子状如胡椒，性热助火，嗽多痰者勿食，梧叶消肿毒生毛发，本经治恶蚀阴疮，肘後治发落不生，医林正宗，治 疽发背大如盘，臭腐不可近，用梧叶醋蒸贴上，热退痛止，渐渐生肉收口，梧皮煎汁，疗小儿丹毒恶疮，本经治五痔，杀三虫，今人煎汤 洗肠痔脱肛，即本经治五痔之，应浸水涂须发黑润，过用则发黄赤，助火之验也。

（桐实〔辛寒有毒。发明，桐子不入食品，专供作油，其状如罌，摩涂疥癣毒肿，吐风痰喉 ，以桐油和水，扫入喉中则吐，误食吐者，得酒即解。

（海桐皮（一名刺桐）〔苦平无毒。发明，海桐皮能行经络警病所，治风湿腰脚不遂，血脉顽 ，腿膝疼痛，赤白泻痢，及去杀虫，虫牙风痛，煎汤漱之，疳蚀疥癣，磨汁涂之，目赤肤 浸水洗之，此药专去风湿随证入药服之，无风湿者勿用。

（川栋实（即金铃子苦栋根附）〔苦寒小毒，酒浸蒸 ，去皮核，取净肉，捻作饼，焙乾用。本经主温病伤寒，大热烦狂，杀三虫，疥疮，利小便水道。发明，川栋苦寒性降，能导湿热下走渗道，人但知其有治疝之功，而不知其荡热止痛之用，本经主温病烦狂，取以引火毒下泄，而烦乱自除，其温病之下，又续出伤寒二字，以温病原从冬时伏邪，至春随籛气而发，故宜苦寒以降泄之，其杀三虫利水道，总取以苦化热之义，古方金铃子散，治心包火郁作痛，即妇人产後血结心疼，亦宜用之，以金铃子能降火逆，延胡索能散结血，功胜失笑散，而无腥秽伤中之患，昔人以川栋为疝气腹痛，杀虫利水专药，然多有用之不效者，不知川栋所主，乃囊肿茎强木痛湿热之疝，非痛引入腹厥逆呕涎之寒疝所宜，此言虽迥出前辈，然犹未罄至治之奥，夫疝瘕皆由寒 热邪，每多掣引作痛，必需川栋之苦寒，兼茴香之辛热，以解错综之邪，更须察其痛之从下而上引者，随手辄应，设痛之从上而下注者，法当辛温散结，苦寒良非所宜，诸痛皆尔，不独疝瘕为

然，近有一人，牙宣出血不止，诸治罔效，或令以栋实研细，绵塞齿龈即止，详血从内出，外治何能即应，因以少许置舌上，其苦直透诸龈，况有罅漏，安得不渗入於经也。苦栋根治蛊毒，煎汤服之，即时吐出，又能杀虫治疟。其花烧 @ 蚊虫，亦本经杀虫之验。

（槐实〔俗名槐角〕〔苦酸咸寒无毒，取子入牛胆中阴乾，日服七枚，久服有明目通神，白发还黑之功，有痔及便血者，尤宜服之，本经主五内邪气热，止涎唾，补绝伤五痔火疮，妇人乳痈，子藏急痛。发明，槐者虚星之精，益肾清火，与黄 P 类琿治，盖黄蘗专滋肾经血燥，此则专滋肾家津枯，观本经主治，皆脾胃有热，阴津不足之病，止涎唾，肾司闭藏之职也，下焦痔篡肠风，风热便血，年久不止者，用此一味熬膏，炼蜜收服，妇人乳痈，子藏急痛皆肝家血热之患，用以清热滋燥，诸证自安，上皆指槐角而言，其角中核子，专主明目，久服须发不白，益肾之功可知，惟胃虚食少，及孕妇勿服，槐枝烧灰涂 精疮，有清火润燥之功，千金方也。

（槐花〔苦寒无毒，温水涤去灰，培香用。发明，槐花苦凉，箴明厥阴血分药也，故大小便血，及目赤肿痛皆用之，目得血而能视，赤肿乃血热之病也，肠血痔血，同柏叶微炒为末，乌梅汤服，肠风藏毒，淘净炒香为末，肠风荆芥汤服，藏毒粤 C4 藏日 日服之，但性纯阴，虚寒无实火禁用。

（秦皮〔苦微寒无毒。本经治风寒湿，洗洗寒气除热，目中青翳白膜，久服不头白轻身。发明，秦皮浸水色青，气寒性涩，肝胆药也，本经治风寒湿，取其苦燥也，又主青白翳障，取其苦降也，小儿惊菴，取其平木也，崩中带下，热痢下重，取其涩收也，老子云：天道贵啬，此服食之品，故本经有久服头不白，轻身之说，而仲景白头翁汤，治热痢下重，以黄 应 s 秦皮同用，皆苦以坚之也，秦皮黄连等分，治赤眼肿痛，又一味煎汤洗赤目甚效，其味最苦，胃虚少食者禁用。

（合欢皮〔一名合昏千金名黄昏俗名乌 树〕〔甘平无毒。本经安五藏，和心志令人欢乐无忧，久服轻身明目。发明，合欢属土与水，补阴之功最捷，单用煎汤，治肺 唾浊，合阿襟煎膏，治肺痿吐血皆验，与白笏同熬膏，为长肌肉续筋骨之要药，而外科家未尝录用，何也，按合欢所主诸病，不过长肌肉续筋骨，故用以填补肺之溃缺，而本经安五藏，和心志等语，岂特诸疾而已，嵇康养生论云：合欢第忿，萱草忘忧，无顾名思义之实乎。

(皂荚(一名皂角)〔辛咸温小毒,入药去皮弦子,酥炙用。本经主风死肌邪气,头风泪出,利九窍,杀精物。发明,皂荚辛散属金,治厥阴风木之病,观本经主治,风死肌,头风泪出,皆取其去风拨毒,通关利窍,有破坚积,逐风痰,辟邪气杀虫毒之功,吹之导之,则通上下之窍,煎之服之,则治风痰喘满,涂之擦之,则散肿消毒,去面上风气,之蒸之,则通大便秘结,烧 壑妨 h 治瘡疮湿毒,即本经治风死肌之意,用之无不效验,凡人卒中风,昏昏如醉,形体不收,口角流涎者,急用稀涎散吐之,若南方类中,由於阴虚火炎者,误用涌剂愈竭其津液矣,得不在所切禁乎,然治湿热痰积,肺痛吐腥,及痰迷颠妄,干缙汤皂荚丸来苏膏等,诚为圣药,惟孕妇禁服,按大小二皂,所治稍有不同,用治风痰,牙皂最盛,若治湿痰,大皂力优,古方取用甚多,然入汤药最少,有疡医以牙皂煎汤,涌吐风痰,服後遍体赤 ,数日後皮脱,大伤元气,不可不慎,至於锁喉风证,尤为切禁,常见有激动其痰,锁住不能吐出,顷刻立毙者,其子烧灰存性,能治大肠风秘燥结 风逐秽之性可知。

(皂角刺〔辛温无毒,去尖用否则脱人须发。发明,皂角刺治风杀虫,与荚略同,但其锐利,直警病所为痺,其治痘疹气滞,不能起顶灌脓者,功效最捷,而气虚者,慎勿误用,恐透表过锐,反生虚泡也,若血滞不能起顶灌脓,又需陵鲤,当非角刺所宜,丹方治大风恶疾,眉落鼻崩,用皂角刺三 ,烧灰为末,食後煎大黄汤,调一匕服之,不终剂而愈,肿疡服之即消,溃疡服之难 ,以其性善开泄也。

(肥皂荚〔辛温有毒,去皮弦子,取净肉用之。发明,肥皂涤除顽痰垢腻,不絀二皂,痴病胜金丹用之,亦取涌发,不使硷性留於肠胃之意,其子亦治大肠风秘,须去硬晓及黄膜,但取其仁炒研用之,庶不致有伤肾气耳。

(无患子(俗名鬼见愁)〔苦平无毒。发明,无患子言其辟邪之功也,垢去面藟,喉 研纳喉中立开,又主飞尸,子中仁烧之,辟除恶邪,瓌食辟恶气,去口臭。

(没石子(一名无食子)〔苦温无毒。发明,没石子合他药染须,仲景用治阴汗,烧灰先以汤浴之,以灰扑之甚良,又血痢及产後下痢俱用之,绵裹牙痛效,取温散肾经湿热也。

(诃黎勒(即诃子)〔苦涩温无毒,六棱者佳,去核用。发明,诃子苦涩降 ,生用清金止嗽,瓌熟固脾止泻,古方取苦以化痰涎,涩以固滑泄也,殊不知降 之性,虽云涩能固脱,终非甘温益脾

之比，昔人言，同乌梅五倍则收，同橘皮厚朴则下气，同人参则补肺治嗽，东垣言嗽药不用者非也，然此仅可施之於久嗽喘乏，真气未艾者，庶有切截之能，又久嗽阴火上炎，久痢虚热下迫，愈哈鵠滞，岂特风寒暴嗽，湿热下痢为禁剂乎，曷观世医用润肺丸，益黄散之功过可知。

（柳华（柳叶）〔苦寒无毒。本经主风水黄痒，面热黑。发明，柳华性寒，故能疗风水黄痒，本经虽云柳絮，实柳华也，絮则随风飞扬，何从觅之，千金治女人积年不孕，吉祥丸中，与丹皮桃仁芎，同为散血之用，亦属柳华无疑，柳叶治恶疥痂疮，煎汤洗之立愈，以其力能杀虫也，痘疮生蛆，以儿卧柳叶，上其蛆立化，无叶时，根皮亦可用之。

（柎柳（俗名西河柳）〔甘咸平无毒。发明，柎柳独入箴明，故其功专发淋疹，兼解酒毒去风，煎汤浴风疹身痒效，其治剥牛马血肉者，取以火炙熨之，亦可煮汁浸之，其毒即解。

（水杨〔苦平无毒，枝硬叶润，条不下垂其材可造矢者为水杨，其枝叶细，条叶下垂者谓之柳。发明，柳叶杀虫，痘烂生虫，用铺卧下，其虫即出煎汤洗漆疮恶疥，杨枝解毒，浴之消痈肿疮疡，根治痘疮顶陷浆滞，博爱心鉴有水杨浴法，如无水杨根，以忍冬藤煎汤代之，然南方皮廔薄弱，良非所宜，肘後治乳痈用柳根，永类铃方以水杨根，捣贴乳痈，其热如火，再贴遂平，大二根性味不甚相远。

（榆根白皮（本经名零榆）〔甘平滑无毒。本经治大小便不通，利水道，除邪气。发明，榆有二种，一种二月生荚，其荚飘零，故谓零榆，一种八月生荚，皮有滑汁，谓之榔榆性皆滑利，然入手足太簾，手簾明经，本经治大小便不通，取其有逐湿利窍之功，故五淋肿满，及胎产宜之，本草十剂云：滑以去着，冬葵子榆白皮之属，盖亦取其通利渗湿，消留着有形之物耳，榔榆甘寒其下热淋，利水道之功则一但服之令人睡，较零榆之除邪气，稍有不同，二者性皆 Q，若胃寒而虚者服之，恐泄真气，良非所宜。

（芫萸〔辛平无毒，去饒取仁微炒用。本经主五内邪气，散皮肤骨节中淫淫湿行，毒去三虫化食。发明，芫萸辛散，能祛五内皮肤骨节湿热之病，近世但知其有去疔杀虫，及肠风痔 恶疮疥癣之用，殊失本之旨，千金治妇人经带崩淋之病，每同泽兰厚朴 诃瞞 细辛防风柏仁石斛辈用之，取其去子藏中风热垢膩也，和 C4 脂捣涂疮，和蜜治湿，及治腹中气血痰酒诸癖，以芫萸仁炒香，兼暖胃活血，理气药为散服之。

（苏方木〔甘咸平无毒。发明，苏木籐中之阴，降多升少，肝经血分药也，性能破血，产後血肿胀闷欲死者，苦酒煮浓汁服之，本虚不可攻者，用二味参苏饮，补中寓泻之法，J2 然可宗，但能开泄大便，临证宜审，若因恼怒气阻经闭者，宜加用之少用则和血，多用则破血，如产後恶露已净，而血虚腹痛，大便不实者禁用。

（桦木皮〔苦平无毒。发明，桦皮能收肥腻，故用以治湿热痲风痲毒，取其能辟恶气，杀虫疥，开宝治诸黄痲，浓煮汁饮之，以其能利小便也和剂治遍身疮疥如疔，及癩瘙搔痒，面上风刺，妇人粉刺璣苑方治乳痲肿痛结硬，欲破烧存性，无灰酒服之。

（薤藁〔苦涩平无毒，陈久者良。发明，h 多，瘀滞已尽者，用之切当，取涩以固脱也，如积瘀未尽，误服则气滞血瘀，益增痛结之患矣。

（乌柏根〔辛苦温有毒。发明，乌柏味苦而辛性砗而降，故能主暴水症结积聚，功胜大戟，气虚人不可用之，叶治食失马六畜肉，腹中 h 欲死者，捣自然汁一二盞，顿服大利，毒去则愈冬用根皮捣烂，和酒绞服，柏油涂头，变白为黑，涂一切肿毒疮疥，柏油烛，抽去心，导大便秘结效。

（巴豆〔辛热大毒，去晓及心，炒紫黑，或烧存性，或研烂，纸包压去油取霜，各随方制。本经主伤寒湿症寒热，破症瘕结聚，坚积留饮，痰癖大腹，荡练五藏六府，开通闭塞，利水谷道，去恶肉，除鬼毒蛊症邪物，杀虫鱼。发明，巴豆辛热，能荡练五藏六府，不特破症瘕结聚之坚积，共可治伤寒湿症之寒热，如仲景治寒实，结胸用白散，深得本经之旨，世本作温症，当是湿症亥豕之谬也，其性峻利，有破血排脓，攻痰逐水之力，宜随证轻重而施，生用则峻攻，热用则温利，去油用霜，则推陈致新，随证之缓急，而施反正之治，峻用则有戡乱劫病之功，少用有抚绥调中之妙，可以通肠，可以止泻，此发千古之秘也，一老妇久病溏泄，遍服调脾，升提止涩诸药，则泻反甚，脉砗而滑，此脾胃久伤，冷积凝滞所致，法当以热下之，则寒去利止，自後每用以治泄痢积聚诸病，多有不泻而病痊者，妙在得宜耳，苟用不当，则犯损阴之戒矣，按巴豆大黄，同为攻下之剂，但大黄性寒，府病多热者宜之，巴豆性热，藏病多寒者宜之，其晓烧灰存性，能止泻痢，亦劫病之效也孕妇禁用，以力能堕胎也，元素曰，巴豆乃斩关夺门之将，不可轻用，世以治酒病膈气，以其辛热，能开通肠胃郁热耳，第郁结虽通，血液随亡，其阴亏损，伤寒结胸，小

儿疳积用之，不死亦危，奈何庸人畏大黄而不畏巴豆，以其性热剂小耳，试以少许轻擦完肤，须臾发泡，况下肠胃，能无灼溃烂之患乎，即有急证，不得已而用之，压去其油，取霜少许入药可也。

（大风子〔辛热有毒，去壳取仁用。发明，丹溪曰，粗工治大风病，佐以大风油，殊不知此物性热，有燥痰之功，而伤血特甚，至有病将愈，而先失明者珍曰：大风油有杀虫 1 病之功，然不可多服，用之外涂，其功不可没也。

（相思子〔苦平小毒。发明，相思子味苦有毒，立能吐人，其粒半黑半红，故以命名，能通九窍，去心腹邪气，止热闷头痛，风痰瘴疰，杀一切虫毒蛊毒，取三七枚研水服之，即当吐出，今人皆认此为赤小豆，以之配入六神曲中，铺家以误认而罔名，医家不辨而混用，噫医，之过可胜道哉。

灌木部

（桑根白皮〔甘寒无毒，须蜜酒相和，拌令湿透，炙熟用，否则伤肺泄气，大不利人，根见土面者，有毒伤人。发明，桑根白皮，泻肺气之有馀止而能利水，肺中有水气，及肺火有馀者宜之，肺虚无火，因风寒而 者，服之，风邪反闭固不散，而成久嗽者有之，甄权治肺中水气，唾血热渴水肿腹满胪胀利水道，去寸白虫，可以缝金疮，缝後以热鸡血涂之，桑皮之功用尽矣。

（桑椹〔甘温无毒。本经主伤中，五劳六瘁羸瘦崩中绝脉，补虚益气。发明，桑椹手足少阴太阴血分药，本经所主，皆言桑椹之功，而宗 云：本经言桑甚详，独遗其椹，即濒湖之博识，尚不加察，但以其功，误列根皮之下，所以世鲜采用，惟万寿酒用之。

（桑叶〔苦甘微寒小毒，蜜水拌蒸用。本经除寒热出汗。发明，桑叶清肺胃，去风明目，取经霜者，煎汤洗风眼下泪，同黑芝麻，蜜丸久服，须发不白，不老延年，本经言除寒热出汗，即大明蒸熟，捣啖涑頔出汗之谓，煎饮利五藏，通关节下气，煎酒服治一风，桑根烧灰淋汁，与石灰点面上风，灭痣去恶肉。

（桑枝〔苦平无毒。发明，桑枝清热去风，故遍体风痒乾燥，水气脚气，风气四肢拘挛，无不宜之，时珍云：煎药用桑者，取其能利关节，除风寒湿 诸痛也，观璣枢治寒 ，用桂酒法，以桑炭炙布巾，熨 处，治口僻，用马膏法，以桑僦傭 ，坐桑灰上，又痈疽发背，流注顽疮，久不愈者，用桑木炙法，未溃则拔毒止痛，已溃则补接筋气，其法以桑柴劈作小片，束作小把，然火吹息炙患处，每吹炙片时，瘀肉渐腐，用此以助内服之药，又治久

嗽不止，用桑枝煎汤，渴即饮之，桑柴灰熬膏，点大风恶疾，或淋取汁洗头面，不过十度即祛，此圣惠法也。

（柘根白皮〔甘温无毒。发明，时珍曰：柘能通肾气，故圣惠方治耳鸣耳聾藏器煮汁酿酒服，止风虚耳袭，劳损虚羸腰肾冷，千金治耳鸣汗出，皆由肾虚，或一二十年不祛者，方用柘根三十斤，菖蒲五斗，古铁二十斤，烧赤浸三宿，用米二石，糜二斗，用上三味汁，酿如常法，制服必效，方具千金二十卷中。

（楮实（俗名谷树子根皮名谷白皮）〔甘平无毒。发明，楮实走肝肾血分，别录治阴痿水肿，益气充肌明目，大明言壮筋骨，助籐气，补虚劳，健腰膝，益颜色，而修真秘旨言，久服令人骨软，济生秘旨言，治骨鲠，用楮实煎汤服之，岂非软骨之徵乎，脾胃虚人禁用。楮根白皮，别录主逐水利小便，甄权治水肿气满，絳普治喉，总取散风祛毒之议。

（枳椇〔辛苦平无毒，陈者良，生熟各随本方。本经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发明，枳椇破气化痰，泄肺走大肠，多用损胸中至高之气，枳椇主高，枳实主下，高者主气，下者主血，故椇主胸膈皮毛之病，本经所治大风在皮肤中，如麻豆苦痒，除寒热结，是指表病而言，实主脾胃心腹之病，本经所谓止痢，长肌肉利五藏，益气轻身，是指病而言，凡人藏府清利，则气自益，身自轻矣，详枳椇枳实，皆能利气，气下则痰喘止，气行则痞胀消，气通则刺痛已，气利则後重除也，仲景治胸脘痞满，以枳实为要药，诸方治下血痔痢，大肠秘塞，急後重，又以枳椇为通利，则枳实不独治下，枳椇不独治高也，然枳实性砭，兼能入肝脾血分，而消食积痰气瘀血，有冲墙倒壁之喻，枳椇性浮，兼通肺胃气分，而治喘霍乱水肿，有乘风破浪之势，与桔梗同为舟楫之剂，故柴胡枳椇，除寒热痞满之专药，凡夹食伤寒感冒，与表药同用，皆无妨碍，妊娠胞肥，有瘦胎饮，乃因气壅阻滞而设，设素稟怯弱者误服，令母气耗难产，子亦气弱难育，是取虚虚之祸也。

（枳实〔辛苦平无毒。本经止痢，长肌肉，利五藏益气轻身。发明，枳实入肝脾血分，消食泻痰，滑窍破气，心下痞，及宿食不消，并宜枳术，故洁古枳术丸，以调脾胃，实祖金匱治心下坚大如盘，用枳实白术汤之法，腹即软消，洁古曰：心下痞，及宿食不消发热，并宜枳实黄连，好古曰：益气佐则之以叁术乾姜，破气则佐之以大黄芒硝，此本经所以言益气，而洁古复言消瘀也，李士材云：自东垣分枳椇治高，枳实治下，好古分枳椇治气，枳

实治血，然究其功用，皆利气也，凡气弱脾虚，致停食痞满治，当补中益气，则食自化，痞自散，若用枳椇枳实，是抱薪救火矣。

（枸橘〔辛温无毒。发明，枸橘与枳同类，其干多刺，故破气散热之力过之，时珍治下痢脓血後重，今人解酒毒用之，总取其破气之力也，丹方以枸橘约末存性，酒服方寸匕，治胃结痛，又以醋浸熬膏，摊贴伤诸痛，贴即痛止，但须久贴，方不复发。

（梔子〔苦寒无毒，入吐剂取，肥梔生用，入降火药，以建梔姜汁炒黑用。本经主五内邪气，胃中热气，面赤酒疱蓬鼻，白癩赤癩疮疡。发明，梔子仁体性轻浮，专除心肺客热，本经治五内邪气，胃中热气等病，不独除心肺客热也，其去赤癩白癩疮疡者，诸痛痒疮，皆属心火也，炮黑则专泻三焦之火，及痞块中火，最清胃之血，屈曲下行，能降火小便中泄去，仲景治伤寒发汗吐下後，虚烦不得眠，心中懊憹，梔子泔汤主之，因其虚，故不用大黄，既亡血亡津，内生虚热，非此不去也，治身黄发热，用梔子柏皮汤，身黄腹满，小便不利，用茵梔子大黄汤，取其利大小便而第湿热也，古方治心痛，恒用梔子，此为火气上逆，气不得下者设也，今人泥丹溪之说，不分寒热通用，虚寒何以堪之，大苦大寒，能损伐胃气，不无絀食泄泻之虞，故仲景云：病人旧有微溏者，不可与之，世人每用治血，不知血寒则凝，反为败证，治实火之吐血，顺气为先，气行则血自归经，治虚火之吐血，养正为主，气壮则自能摄血，此治疗之大法，不可少违者也。

（酸枣仁〔实酸平仁甘平无毒。本经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痛湿，久服安五藏。发明，酸枣仁味甘而润，熟则收津液，故疗胆虚不得眠，烦渴虚汗之证，生则导虚热，故疗胆热好眠，神昏倦怠之证，足厥阴少膺本药，兼入足太阴脾经，按酸枣本酸而性收，其仁则甘润而性温，能散肝胆二经之滞，故本经治心腹寒热，邪气结聚，酸痛血等证，皆生用，以Q肝脾之血脉也，盖肝虚则阴伤而烦心，不能藏魂，故不得眠也，伤寒虚烦多汗，及虚人盗汗，皆炒熟用之，总取收肝脾之津液也，归脾汤用以滋养荣气，则脾热自除，单用煮粥，除烦益胆气，胆气而魂梦安矣，今人专以为心家药，殊昧此理。

（白棘〔辛寒无毒。本经主心腹痛，痈肿清脓，止痛决刺结。发明，白棘乃小枣树上针，故能决刺破结，本经主痈肿溃脓，与皂刺不甚相远，别录治丈夫虚损，阳痿精自出补肾气，益精髓，疗喉不通，又治腹佞刺痛，尿血痔漏，皆取其透警肝肾二经也。

（甬仁〔甘温无毒，去晓汤浸，去皮尖，水煮过研细，纸包压去油用。本经主心腹邪热结气，明目，目赤痛伤泪出，目肿眦烂。发明，甬仁甘温而润，能治诸经风热之邪，心腹邪热结气，不独治目疾也，眼风痒，或生或赤眦，黄连甬仁，去皮研膏等分，以乾枣去核填入，煎水点眼甚验，但不因风热，而因於虚者勿用。

（山茱萸〔酸温无毒，去核微焙用，核能泄精。发明，滑则气脱，涩以收之，山茱萸止小便利，秘精气，取其酸涩以收滑也，甄权治脑骨痛，疗耳鸣，补肾气，兴籐道，坚阴茎，添精髓，止老人尿不节，治面上疮，能发汗，止月水不定，详能发汗，当是能汗之误，以其酸收，无发越之理，仲景八味丸用之，盖肾气受益，则封藏有度，肝阴得养，则僮鹤无虞，乙癸同源也，命门火旺，赤浊淋痛，及小便不利者禁服。本经食茱萸主治，从古误列山茱萸条内，今移入彼，庶不失先圣立言本旨，具眼者辨诸。

（金樱子〔甘酸涩温无毒，剖开去核及毛用。发明，金樱子止小便遗泄，涩精气，取其甘温而涩也，夫经络隧道，以通畅为和平，而味者无过服之，以取快欲则不可，若精气不固者服之，何咎之有，但阴虚多火人误服，每致溺涩茎痛，不可不慎。

（郁李仁（即棠棣一名霍李）〔仁辛苦平无毒。汤浸去皮，及双仁者研如膏，勿去油，忌牛马内及诸酪。本经主大腹水气，面目四肢浮肿，利小便水道。发明，郁李仁性润而降，为大便风秘专药，本经治大腹水气，面目四肢浮肿，取其润下之意，利小便水道者，水气从之下趋也，搜风顺气丸用之，虽有润燥之功，而下後令人津液亏损，燥结愈甚，老人津液不足，而燥结者戒之，根治风虫牙痛，浓煎含漱，冷即吐去更含，勿咽汁，以其能降泄也。

（鼠李（当作楮李子一名牛李子熬汁可以染绿今造纸马辅取汁刷印绿色故又名绿子）

（女贞实〔苦甘微寒无毒，其子黑者，为女贞实，若红色者，即为冬青，非女贞也。发明，女贞少阴之精，但性禀纯阴，味偏寒滑，脾胃虚人服之，往往絀食作泻，以本经枸骨主治，误列此味之下，後世繆认女贞，有补中安五藏之功，多致误用，滋患特甚，因表而出之。

（枸骨（一名猫儿刺俗名十大功劳）〔微苦甘平无毒。本经补中安五藏，养精神，除百病，久服肥健，轻身不老。发明，枸骨本经，诸家本草，皆误列女贞条下，味苦甘平，有补中安五藏，养精神，除百病，久服肥健，轻身不老之功，皆指枸骨而言，女贞

至阴之物，安有如上等治乎，其木严冬不凋，叶生五刺，其子正赤，九为活血散瘀，坚强筋骨之专药，又为填补髓藏，固精血之要品，仅见丹方，不入汤丸，古方惟浸酒补腰脚令健，枝叶烧灰淋汁，或煎膏，涂白癩风，今方士每用数斤，去刺入红枣二三斤，熬膏蜜收，治劳伤失血痿软，往往获效，以其能调养血气，而无伤中之患也，其脂为以粘禽鸟，其能滋培精血可知。

（卫矛（即鬼箭羽）〔苦寒无毒，生山石间，小株成丛，叶似野茶，三四月生小黄绿花，实如冬青子，条上有羽如箭，视之若三羽，故名之若三。本经主女子崩中下血，腹满汗出，除邪杀鬼毒蛊症。发明，鬼箭专散恶血，故本经有崩中下血之治，别录治中恶腹痛，去白虫，消皮肤风毒肿，即腹满汗出，除邪杀鬼毒蛊症之治，今人治贼风节诸，妇人产後血晕，血结聚於胸中，或偏於佷肋少腹者，四物倍归，加鬼箭羽红花玄胡索煎服，以其性专破血，力能堕胎，妊娠禁服。

（南烛（牛筋树也俗名乌叶）〔苦平无毒。发明，凡滋肾药，皆能伤脾此独止泄除睡者，气与神通，藏器言，久服轻身不饥，变白不老者，强精益气之验，千金月令方用之，今四月八日煮汁造青精饭是也。

（五加根皮〔辛温无毒。本经主心腹疝气腹痛，益气疗，小儿三岁不能行，疽疮阴蚀。发明，五加者，五车星之精也，为风湿痿，壮筋骨助膻气之要药，本经治心腹疝气腹痛，益气疗，小儿三岁不能行，其温补下元，壮筋除湿可知，别录治男子阳痿，囊下湿，小便馀沥，女人阴痒腰脊痛，脚风弱大，明治骨节拘挛，苏恭主四肢挛急，种种皆须酿酒，则力势易行，非汤药中所宜。

（枸杞〔甘平无毒，河西及甘州者良。本经主热中消渴，久服坚筋骨，耐寒暑。发明，枸杞子味甘色赤，性温无疑，根味微苦，性必微寒，缘经本根子合论无分，以致後人，或言子性微寒，根性大寒，或言子性大温，根性苦寒，盖有惑於一本无寒热繁殊之理，夫天之生物不齐，都有丰於此，而涩於彼者，如山茱萸之肉涩精，核滑精，当归之头止血，尾破血，橘实之皮涤痰，膜聚痰，不一而足，即炎帝之尝药，不过详气味形色，安有味甘色赤，形质滋腴之物，性寒之理，本经所言，主热中消渴，坚筋骨，耐寒暑，是指其子而言，质润味厚，峻补肝肾冲督之精血，精得补益，水旺骨强，而肾虚火炎，热中消渴，血虚目昏，腰膝疼痛悉愈，而无寒暑之患矣，所谓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也，古谚有云：

去家千里，勿食枸杞，其言补益精气之速耳，然元籛气衰，阴虚精滑，及妇人失合，劳嗽之人慎用，以能益精血，精旺则思偶，理固然也。

（地骨皮〔甘淡微寒无毒，泉州者良。本经主五内邪气，周风湿，久服坚筋骨，轻身不老。发明，地骨皮，枸杞根也，三焦气分之药，下焦肝肾虚热，骨蒸自汗者宜之，热淫於内，泻以甘寒也，人但知髀连治上焦之火，知柏治下焦之火，谓之补阴降水，不知地骨之甘寒平补，有益精气退邪火之妙，时珍尝以青蒿佐地骨退热，屡有殊功，又主骨槽风证，亦取入足少阴，味薄即通也，本经主五内邪气，周风湿，轻身不老，取其甘淡化热，苦寒散湿，湿散则着通，热化则五内安，其气清，其味薄，其质轻，诚为修真服食之仙药，按续仙传云，朱孺子见溪侧二花犬，逐入枸杞丛下，掘之得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觉身轻，本经之轻身不老，可瓏微矣，则枸杞之滋益，不独子，而根亦不止於退热也，苗叶微苦，亦能降火，及清头目。

（溲疏（一名巨骨）〔苦平，一云辛寒无毒。本经主皮肤中热，除邪气，止遗溺，利水道。发明，溲疏与枸杞相类，先哲虽以有刺无刺，树高树小分辨，然枸杞未尝无刺，但树小则刺多，树大则刺少，与酸枣白枣无别，本经枸杞条下，主五内邪气，热中消渴，即溲疏之除邪气也，枸杞条下，主周风湿，即溲疏之止遗溺，利水道也，除去五内之邪，则热中消渴愈矣，疏利水道之热，则周风湿痊矣，溲溺疏利，则气化无滞，子藏安和，观千金方，与梅核仁，辛荑说泽兰子葛上亭长，同清子藏三十六疾，其清利风热之性可知，或云巨骨，即地骨之大者，按种树书云，收子及掘根，种肥壤中待苗生剪为蔬食其佳，溲疏之名，未必非此。

（石南〔辛苦平无毒。本经养肾气，内伤阴衰，利筋骨皮毛。发明，石南严冬不凋，凌霜正赤，性温益肾可知，本经养肾气，内伤阴衰，利筋骨皮毛，皆取益肾之功，古方为风肾弱要药，今人绝不知用，盖由甄氏药性论，有令人阴痿之说，殊不知服此药者，能令肾强，嗜欲之人，藉此放恣，以致痿弱，而归咎於药，良可慨也。

（牡荊（即黄荊）〔实苦温，根叶甘苦平，茎沥甘平无毒。发明，荊为治风逐湿，祛痰解热之药，实除骨间寒热下气，治心痛，及妇人白带，炒熟酒煎服，治小肠疝气，浸酒治耳聩，叶治霍乱转筋，下部湿罔脚气肿满，以荊茎入坛中，烧 u 穴，及痛处，汗

出则愈，捣烂 J3 蛇伤，根主头心肢体诸风，解肌发汗，茎治火灼疮烂，煎水漱风牙痛，荆沥除风热，开经络，导痰涎，行血气，解热痢千金翼云凡患风人多热，尝宜以竹沥荆沥姜汁和匀热服，以祛为度，热多用竹沥，寒多用荆沥，二汁同用，并以姜汁助送，则不凝滞，但气虚不能食者，则用竹沥，气实能食者，则用荆沥。

（蔓荆子〔苦辛温无毒。本经主筋骨间寒热，湿 拘挛，明目坚齿利九窍，去白虫。发明，蔓荆子入足太阴，体轻而浮，故治筋骨间寒热，湿 拘急，上行而散，故能明目坚齿，利九窍，去白虫，及风寒目痛，头面风虚之证，然胃虚人不可服，恐助痰湿为患也凡头痛目痛，不因风邪，而血虚有火者禁用，瞳神散大尤忌。

（紫荆皮〔苦平无毒，苦如胆，而紫厚者良。发明，紫荆木之精也，入手足厥阴血分，能破宿血，下五淋，通小肠，解诸毒，治伤寒，赤膈黄耳，活血消肿为杖疮必用之药，治痈疽流注诸毒，冷热不明者，用紫荆皮独活，赤芍白芷白芨炒为末， 襁痛甚筋不舒者，加乳香甚验。

（木槿根皮〔甘苦微寒无毒。发明，槿为癖科要药，润燥活血，川中所产，质厚色红，称胜而世不易得，土槿皮亦可用之，但力薄耳，其治肠风下血，取其清热滑利也，其治痢後作渴，馀热在，津液不足也，其花以干瓣白者为胜，阴乾为末，治反胃吐食，陈糯米汤下二钱，日再服，红者治肠风血痢，白者治白带白痢，并焙入药，子治偏正头风，烧烟薰患处，并用为末，酒服一钱匕效。

（芙蓉〔辛平无毒。发明，芙蓉叶散痈疽，殊有神效，疡医秘其名，为清凉膏铁箍散，皆此药也，加生大黄赤小豆末麝香，其功甚捷。

（山茶花〔苦温无毒。发明，山茶色红味苦，开於青箨初动之时，得肝木之气而生心火，肝藏血，心主血，故吐血 U 血为要药，生用则能破宿生新，入童便炒黑，则能止血，其功不殊郁金，真血家之良药也。

（密蒙花〔甘平微寒无毒，J4 之即嚏者真，拣净酒浸一宿，漉出眼乾用。发明，密蒙入肝经血分，润肝燥，为搜风散结，目疾之专药，治青盲昏 赤肿多泪，消目中赤脉，及小儿痘疮馀毒，疳气攻眼宜之。

（木棉子〔辛温微毒。发明，木棉叶青花黄茎赤，棉白子黑，允为温走命门之品，取子烧存性，不独解霉疮毒，而痔漏脱肛下

血，每服半紮，黑豆淋酒服之，其油然灯，能昏人目，以其助淫火也。

（柞木皮〔苦平无毒。发明，柞专利窍，故治黄痺鼠鼯催生，并烧末用之。

（黄杨〔苦平无毒。发明，黄杨性而降，妇人难产，入瞽生散中服之，则痛阵便紧，又捣叶涂疮疖，以其性也。

（放杖木〔甘温无毒。发明，放杖专治一切风气血气，理腰脚，老人浸酒服之，一月放杖，故名。

（接骨木（一名续骨木又名木蒴 俗名扞扞活）〔甘苦平无毒。发明，此本专主折伤，续筋骨，除风 齟齿，可作浴汤，根皮主痰饮水气，痰疰，打伤瘀血，一切血不行，并煮汁服之，不可多服，以气腥伤伐胃气也。

寓木部

（茯苓〔甘淡平无毒，入补气药，人乳润蒸，入利水药，桂酒拌晒，入补阴药，童便浸切，一种栽蒔而成者，曰蒔苓，出浙中，但白不坚，入药少力，凡用须去尽皮膜，则不伤真气，以皮能泄利津液，膜能阻滞经络也。本经主胸脘逆气忧恚蚤邪恐悸，心下结痛，寒热烦满 逆，口焦舌乾，利小便，久服安魂养神，不饥延年。发明，茯苓得松之馀气而成，甘淡性平，能守五藏真气，其性先升後降，入手足太阴少阴，足太籐籐明，开胃化痰，利水定悸，止呕逆泄泻，除湿气，散虚热，本经治胸脘逆气，以其降泄也，忧恚蚤悸，心下结痛，以其上通心气也，寒热烦满， 逆，口焦舌乾，利小便，以其导热滋乾，流通津液也，本草言，其利小便，伐胃邪，东垣云：小便多者能止，涩者能通，又大便泻者可止，大便约者可通，丹溪言，阴虚者不宜用，义似相反者，何哉，盖茯苓淡渗上行，生津液，开壅理，滋水之源，而下降利小便，洁古谓其属籐，浮而升，言其性也，东垣言其籐中之阴，降而下，言其功也，经言饮入於胃，游溢精气，上输於脾，脾气散精，上归於肺，通调水道，下膀胱，则知淡渗之性，必先上升而後下降，膀胱气化，而小便利矣，若肺气盛，则上盛下虚，上盛则烦满喘之，下虚则痿 软弱，而小便频，茯苓先升後降，引热下渗，故小便多者能止也，大便泻者，胃气不和，不能分利水谷，偏渗大肠而泄注也，茯苓分利阴籐，则泻自止矣，大便约者，以膀胱之水不行，膀胱硬满，上臁大肠，故大便不能下通也，宜茯苓先利小便，则大便随出也，至若肺虚则遗溺，心虚则少气遗溺，下焦虚则遗溺，胞遗热於膀胱则遗溺，膀胱不约为遗溺，厥阴病则

遗溺，皆虚热也，必上热下寒，当用升籛之药，非茯苓辈淡渗所宜，故阴虚不宜用也，此物有行水之功，久服捐人，八味丸用之，不过接引他药归就肾经，去胞中久陈积垢，为搬端之功耳，是以阴虚精滑而不觉，及小便不禁者，皆不可服，以其走津也，其赤者入丙丁，但主导赤而已，其皮治水肿，肤肿，通水道，开壅理，胜於大腹皮之，耗气也。

（茯神〔甘淡平无毒，即茯苓中之抱根而生者。发明，神农本经只言茯苓，明医别录始添茯神，而主治皆同，後人治心病，必用茯神，故洁古云，风眩心虚，非茯神不能除，然茯苓未尝不治心病也，陶弘景始言茯苓，赤泻白补，此发前人之秘，时珍谓茯苓茯神，只当云赤入血分，白入气分，如牡丹芍药之义，茯神中所抱之木，治风湿筋骨挛缩，与松节同功。

（琥珀〔甘平无毒，出番禺，枫木脂膏所化，俗云，茯苓千年化琥珀，此误传也。发明，古方用琥珀利小便，以燥脾土有功，脾能端化，肺气下降，故小便可通，若阴虚内热，火炎水涸，血少不利者，反致燥结之苦，其消磨渗利之性，非血结膀胱者，不可误投，和大黄蓐 @散，酒下方寸匕，治妇人腹内恶血，血尽则止，血结肿胀，腹大如葱，而小便不通者，须兼砒香辈破气药用之，又研细傅金疮，则无瘢痕，亦散血消瘀之验，凡阴虚内热，火炎水涸，小便不利者勿服，服之愈损其阴，滋害弭甚。

（猪苓〔甘淡微苦平无毒。本经主 疰，解毒蛊疰不祥，利水道，久服轻身耐老。发明，猪苓入肾与膀胱血分，性善 Q 经府，世人但知为利水专药，不知其有治 疰蛊疰之功，仲景治消渴脉浮，小便不利微热者，猪苓散汗之，病欲饮水而复吐，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猪苓专司引水之功，久服必损肾气，昏人目，利小便之剂，无如此，故不入补剂，非泽泻之比也，而本经又云：久服轻身耐老，是指素多湿热者而言，不可一律而推。

（雷丸〔苦咸寒小毒，竹之馀气所结，皮黑肉白者良，入药炮用，赤黑色者杀人。本经杀三虫，逐毒气，胃中热，利丈夫，不利女子。发明，雷丸功专杀虫，杨柳襴痺疾，每发语则腹中有小声，渐渐声大，有道士曰：此应声虫也，但读本草，取不应者治之，读至雷丸不应，遂顿服数粒而愈，此追虫下积之验也，本经称其利丈夫，别录云，久服阴痿，似乎相反，不知利者 Q 之也，Q 太过，则闭藏失职，故阴痿也，千金治小儿伤寒，不能服药，治方中恒用之，取其逐毒气之功也。

（桑寄生〔苦甘平无毒。本经主腰痛，小儿背强壅肿，充肌肤，

坚发齿，长须眉，安胎。发明，寄生得桑之馀气而生，性专祛风逐湿，通调血脉，故本经取治妇人腰痛，小儿背强等病，血脉通调，而肌肤眉须皆受其荫，即有痈肿，亦得消散矣，古圣触物取象，其以寓形榕木，与子受母气无殫，故为安胎圣药，别录言去女子崩中，产後馀疾，亦是去风除湿，益血补阴之验，惟西蜀南粤，不经饲蚕之地始有，故真者绝少，今世皆榕树枝充，慎勿误用，其真者，绝不易得，故古方此味之下有云：如无以续断代之，於此可以想象其功用也。

（松萝〔苦甘平无毒。本经主颠怒邪气，止虚汗头风，女子阴寒肿痛。发明，松萝是松上女萝，又名兔丝，能平肝怒，去寒热邪气，其去头风，止虚汗者，本乎天者清上也，别录疗痰热温症，可为吐汤，利水道，故肘後方同瓜蒂杜电，洒渍再宿，旦饮一合，取吐胸中痰热头痛，千金方同瓜蒂恒山甘草，水酒和煎，取吐胸膈痰癖，以其轻清上涌，故吐药用之。

苞木部

（竹叶〔甘微寒小毒。本经主逆上气，疗筋急恶疡，杀小虫。发明，诸竹与笋，皆甘寒无毒，惟竹叶受阴风烈日气多，故不无小毒。本经主逆上气者，以其能清肺胃之热也，疗筋急恶疡者，以其能化身中之气也，气化则百骸条畅，何有小虫之患乎，仲景治伤寒解後，虚羸少气气逆，有竹叶石膏汤，金匱治中风发热，面赤头痛，有竹叶汤，总取清肺胃虚热之义。

（竹茹〔甘寒无毒。取竹茹法选大青竹，磁片刮去外膜，取第二层，如麻缕者，除去屑末用之。发明，竹茹专清胃府之热，为虚烦烦渴，胃虚呕逆之要药，逆唾血，产後虚烦，无不宜之，金匱治产後虚烦呕逆，有竹皮大丸，千金治产後内虚，烦热短气，有甘竹茹汤，产後虚烦头痛，短气闷乱不解，有淡竹茹汤，内虚用甘以安中，闷乱用淡以清胃，各有至理存焉，其性虽寒而滑，能利窍，可无郁遏客邪之虑。

（竹沥〔甘寒无毒。取竹沥法，以青竹断二尺许，劈开火炙，紮头盛取用之，如欲多取，以坛埋土中，湿泥糊好，量坛口大小，用蔑 J5 二道，竖入坛口，多着炭火，於竹顶上炙之。发明，竹叶兼行肌表，故能疗疮杀虫，竹茹专清胃府，故能止呕除烦，竹叶善透经络，能治筋脉拘挛，痰在皮膜外，筋络四肢，非竹沥不能化之，纯阴之性，虽假火逼然须姜汁鼓动其势，方得应手取效，千金治风祐身无痛，四肢不收，志乱不甚，有竹沥饮子，详本经疗筋急，专取竹沥之润以濡之也，千金治四肢不收，则兼附桂羚

羊之雄以振之也，一以舒急，一以收缓，妙用不可思议，或言竹沥性寒，仅可使之热痰，不知入於附桂剂中，未尝不开发湿痰寒饮也，惟胃虚肠滑，及气阻便者误投，每致癯逆不食，脱泻不止而毙，阴柔之性，不发则已，发则必暴，卒难挽回也。

〔笋〕甘微寒小毒。发明，诸笋多食皆动气，发冷症，令人心痛，与羊肝食之损目，脾胃虚弱，大肠滑泻，皆不宜食，俗医治痘，往往劝啜笋汤，及加入汤药，不如痘疮，不宜大肠滑利，而笋有刮肠箠之名，若肠胃不实尤忌，惟血热毒盛者为宜，其乾笋淡片，利水豁痰，水肿葶苈丸用之。

〔竹黄〕甘寒无毒。发明，竹黄出大竹之中，津气结成，其味功用与竹沥同，而无寒滑之害，凉心经，去风热，为小儿蚤疔，风热涌失音，治痰清热之要药，以其生天竺国，故名天竺黄，今药肆多烧诸骨，及葛粉杂，入不可不辨。

〔震烧木〕

发明，雷气通於心，故可治失心蚤悸之病，又挂门户，大压火灾。

藏器部

〔锦，新绛，黄娟，绵〕发明，锦灰主失血血崩，金疮出血，新绛治妇人血崩，丝本主血，加以色绛，又用约灰，所以取治失血有效，自然黄丝绢煮汁服，止消渴，及产妇胞损，为补膀胱要药，绵灰能止吐衄中，及大小便诸血。

〔裤裆〕发明，仲景治阴痿易病，身重少气，腹急引阴，膝胫拘急者，烧偽□曷之，取云 B，烧灰水调方寸匙，日三服，小便即利，阴头微肿则愈，男用女 女用男 C

〔裹脚布〕发明，男子裹脚布取缠软者，绕其腹，则腹痛泻痢便止，妇人欲回乳，以男子裹脚布勒住，一宿即止，功效胜於服药也。

〔凿柄〕发明，凿柄治妊娠难产，烧灰酒服取其开凿孔窍也，铤楔烧服，取其迅发之疾也。

〔弓弩弦〕发明，难产取弓弩弦缚腰，及烧弩牙纳酒中饮之，皆取发机快疾之义，时珍曰：弓弩弦催生，取其速疾也，折弓弦止血，取其断绝也。

〔败蒲扇蒲席〕发明，蒲性本寒，加以为扇至败，汗渍日久，咸寒相济，故用以烧灰和粉扑身，取扇动招风止汗之义，败蒲席，取久卧者，烧灰酒服二钱，治坠仆恶血，同蒲黄当归，赤芍林硝，煎汤调服，汗乃血液，沾濡日久，用以烧灰，同相感之应也。

（漆器〔发明，漆本散血，故用烧烟，治产後血晕，之即苏，又杀诸虫。

（灯盏酒〔苦辛寒小毒。发明，油性熬之愈寒，灯油得火气最深，故取以治卒中风不省，喉痰厥，用鹅翎扫喉中，涌吐顽痰通其上逆，然後用药。

（炊单布〔发明，炊单布受甑热气最多，故用以治汤火薰蒸，面目浮肿烧未敷之即消，以类相感也，金匱治坠马，一切筋骨损伤，亦用之青布烧灰，蜜调敷热毒疮效。

（败蔻皮〔平无毒。发明，败蔻皮专主蛊毒，取其形空，而声响远振也，烧作屑，水和服之，病人即唤蛊主姓名，往呼本主，取蛊即祛，梅师云：凡中蛊毒，或下血如鹅肝，或吐血，或心腹切痛，如有物咬，不即治之，食人五藏即死，欲知是蛊与否，但令病人以唾吐水，砵者为是，浮者为非，用败蔻皮烧灰，酒服方寸匕，须臾自呼蛊主姓名，外台秘要云：治蛊取败蔻皮，广五寸长一尺，蔷薇根五寸，如拇指大水一升，酒三升，煮二升服之，当下蛊毒即愈。本经逢原卷三终

本经抄原卷四

长洲石顽张璐路玉父纂述

虫部

（蜂蜜〔甘平无毒，入调补药用白蜜，泻火药用赤蜜，味酸者不堪入药，不可与生葱蒜菘苣同食，令人下利，凡炼蜜炭火慢炼，掠去浮沫，至滴水成珠为度，炼成每斤入陈酒四絜再熬沸，和药为丸，则药力易化。本经主心腹邪气，诸蚤蓂碎，安五藏，补不足，益气补中，止痛解毒，除盖病，和百药，久服强志轻身，不饥不老。发明，蜂采无毒之花酝酿而成，生则性凉清热，故能治心腹之邪气，熟则性温补中，安五藏诸不足甘而和平，故能解毒，柔而润泽，故能润燥，缓以去急，故能主心腹肌肉疮疡之痛，仲景治瘴明结燥，大便不通，用蜜煎导法，取其能通结燥而不伤肠胃也，凡滋补药，俱用炼白蜜丸，取其和脾润肺也，赤蜜味酸，食之令人心烦，惟降火药用之，白蜜虽补脾肺，然性凉润，脾胃不实，肾气虚滑，及湿热痰滞，胸痞不宽者，咸须忌之，故琼玉膏用糖霜，枳术丸用荷叶饭，佐金丸用米饮，牛黄丸用蒸饼，黑锡丹用酒曲慈朱丸用神曲，虎潜丸用酒，香连丸用醋，苴珠丹用红枣滚痰丸用水泛，各有所宜，令人修制丸剂，概用蜂蜜，殊失先哲用方之义。

（蜜腊〔淡平无毒。本经主下痢脓血，补中，续绝伤金疮，益气

不饥耐老。发明，蜜成於笏，万物之至味，莫甘於蜜，莫淡於笏，得非厚此薄彼耶，仲景治痢有调气饮，千金治痢有襟笏汤，盖有见於本经之义也，淡为五味之本，胃为五藏之源，故能补中续伤，盖有於太璫也，甄权治孕妇胎动，下血不绝欲死，以鸡子大一枚，煎三五沸，投美酒半升服立祛，又能解毒，故笏矾丸用之为君，华陀治下痢食入即吐，用白笏方寸匙，鸡子黄一枚，石蜜苦酒发灰黄连末各半鸡子壳，先煎蜜笏，苦酒鸡子四味令匀，乃纳连末发灰熬至可丸乃止，二日服尽神效者

（露蜂房〔苦咸平有毒。本经主蚤蓐，寒热邪气，癩疾鬼精蛊毒肠痔，火热之良。发明，露蜂房箴明药也。本经治蚤蓐癩疾，寒热邪气蛊毒肠痔，以其能祛涤痰垢也，疮疡齿痛，及他病用之者，皆取其以毒攻毒杀虫之功耳。

（（一名果羸细腰也）〔辛平小毒。本经治久蠶逆毒气，出刺出汗。发明，诗言螟蛉有子，蜾蠃负之，言细腰之蜂，取青虫之子，教祝变化成子也，大明治呕逆，生研能唾□ 诃即本经出刺出汗，取其毒之锐，以出其刺也。

（虫白笏〔甘温无毒。发明，笏树属金，性专收敛，坚强之气，其叶能治疮肿，虫食其叶而成，与桑螵蛸无碍，为外科之要药，取合欢皮同入长肉膏中神效，今人治下疳服之，未成即消，已成即，以半紫入鲫鱼腹中煮食，治肠红神效。

（紫钗（即紫草茸）〔甘咸平小毒。发明，紫钗乃骐 竭树上蚁壤，聚其脂液而成，与蜂酿蜜无果，出真笏为上，波斯次之，古方治五藏邪气，金疮崩漏，破积血生肌止痛，今人专治痘疮，有活血起胀之功，无咸寒作泻之患，其功倍於紫草，故以紫草茸呼之，实非紫草同类也。

（五倍子（即川文蛤）〔苦酸咸平无毒，产川蜀如菱角者佳，法酿过名百药煎，每五倍末一斤，入桔梗甘草真茶各一紫为末，入哮糟二紫，拌和置糠中窖，待起如发面状即成矣，作饼晒乾用。发明，川文蛤善收顽痰，解热毒，黄昏嗽，乃火气浮於肺中，不宜用凉药，宜五倍五味而降之，若风寒外触暴嗽，及肺火实盛者禁用，以其专收而不能散也，故痰饮内盛者误用，则聚於中，往往令人胀闭而死，为未收脱肛，及子肠坠下。百药煎性浮，味带馥甘，治上焦痰嗽热渴诸病，含嚙尤宜，约过主下血，乌须发，消肿毒，金疮，治喉口疮，掺之便可进食也。

（桑螵蛸〔甘咸平无毒，桑枝上螳螂子也，火炙黄用。本经主中疝瘕，阴痿益精生子，女子月闭腰痛，通五淋，利小便水道。发

明，桑螵 肝肾命门药也，功专收涩，故男子虚损，肾衰痿痿，梦中失精，遗溺白浊方多用之，本经又言通五淋，利小便水道，益取以泄下焦虚滞也，桑螵 散，治小便频数如稠米泔，心神恍惚，瘦悴食少得之，女劳者，方用桑螵 远志，龙骨菖蒲，人参茯苓，当归龟甲各一絜，卧时人参汤调下二钱，如无桑树上者，以他树上者，浓煎桑白皮汁佐之，若阴虚多火人误用，反助虚痿，多致溲赤茎痛，强中失精，不可不知，生研烂涂之出箭镞。

（雀瓮（一名 J6 俗名 毛）〔甘平小毒。本经主寒热结气，蛊毒鬼疰，小儿蚤蓐。发明，雀瓮 J6 蟻也，其虫夏生叶上，背上有刺螫，人故名 毛，秋深叶尽欲老，口吐白沫，凝聚渐硬，在中成蛹如蚕，至夏羽化而出，其形有似蜻 而翅黑稍润，放子叶上而生 J6，谓雀瓮者，以雀好食其蛹也，入药惟取石榴树上者，连蛹炙焙用之，苏颂曰，今医家治小儿蚤蓐，用雀瓮子连虫，同白僵蚕全歌各三枚，微炒捣末，煎麻黄汤调服一字，日三服大效，藏器治小儿撮口不得饮乳，但先 J7 曰傍见血，以雀瓮打破，取汁涂之。

（原蚕蛾〔咸温小毒，取未交雄蛾，纸封焙乾，拌椒密藏则不羝。本经主心腹邪气，起阴痿益精气，强志生子，好颜色，补中轻身。发明，蚕之性稟淫火力专助痿，其子在腊月中，非以重盐盐透，水渍曝乾，则蚕不能缫丝，出子之後，非桑不食，本经主心腹邪气，皆桑之余力，犹僵蚕之治风痰，蚕茧之疗痈肿，蚕沙之风湿耳，其起阴痿，益精气，强志生子，即别录之益精气，强阴道，交精不倦，亦能止精，若合符节，好颜色，令人面色好之互辞，补中轻身者，以其善补真痿，痿主轻捷故也，详参经旨，洵为原蚕主治无疑，奈何集本草者，痕列樗鸡之下，敢力正之。

（白僵蚕〔咸辛平无毒，色白者良，入药惟取直者为雄，去黑口及丝妙用。

本经主小儿蚤蓐夜啼，去三虫，灭黑蒿，令人面色好，男子阴痿病。发明，僵蚕蚕之病风者也，功专 风化痰，得乎桑之力也，本经治蚤蓐，取其散风痰之力也，去三虫，灭黑蒿，男子阴痿，取涤除浸淫之湿，三虫亦湿热之蠹也，凡咽喉肿痛，及喉 用此，下咽立愈，其治风痰结核头风，皮肤风疹，丹毒作痒，疔蚀金疮，疔肿风疾，皆取散结化痰之义。

（蚕茧〔甘温无毒。发明，蚕茧治痈肿无头，烧灰酒服，次日即破，煮汤治消渴，缫丝汤及丝绵煮汁，功用相同。

（蚕退（即马明退）〔甘平无毒，即老蚕眠起所蜕皮，入药微炒

用，今以出过蚕之纸为马明退非也。发明，蚕非桑叶不生，得东方水气之全，故能治风病血病，而蛻治目中翳障，较之蝉蛻更捷，惜乎一时难觅。

（蚕沙〔甘辛温无毒，微炒用。发明，蚕沙疗风湿之专药，有人病风用此焙熟，绢包熨之，治烂弦风眼，以麻油浸蚕沙二三宿，研末涂患处，过宿即愈，蚕沙置酒坛上泥好，色清味美，然惟晚者为良，早蚕者不堪入药，以饲时火烘，故有毒也。

（九香虫〔咸温无毒。发明，九香虫产贵州，治膈滞气，脾肾亏损，壮元籛摄生方，乌龙丸用之，

（雪蚕（即雪蛆）〔甘寒无毒。发明，雪蛆生峨眉山东北，积雪历年不消，其中生此，大如瓠，味璫甘美，故能解内热渴疾，方物中之最益人者也。

（蜻蛉（一名蜻）〔赤者名赤卒，微寒无毒。发明，蜻生水中，而能暖水藏，强阴蓄精，而赤者性犹壮热，助籛药用之。

（樗鸡（即红娘子）〔苦平有毒，不可近目，去翅足，同糯米炒，去米用。发明，樗鸡厥阴经药也，能活血散血，治目翳，拨云膏中与芫青斑笇同用，亦是活血散结之义，能通血闭，行瘀血，主癩痢，辟邪气疗犬伤，治偏头风，用红娘子青娘子各七枚，去翅足，炒为末，同葱茎捣涂痛处，周时起泡去之，孙一奎治血蛊，用抵当丸，以樗鸡易水蛭，三服血下胀消，形神自复，与薛新甫治水肿椒仁丸中芫青不殊，一走血而下瘀，一走气而破水，皆峻剂也，纲目以本经原蚕蛾主治，误列於此，今正之。

（芫青（即青娘子）〔辛温有毒，去翅足，同糯米炒，去米用。发明，芫青居芫花上而色青，故能泄毒攻积，破血堕胎，功同斑笇，而毒尤猛，芫花有毒故也，其治疯犬伤，消目翳，藉直翦风，塞耳聋，皆取其毒锐也，又治月闭水肿，椒仁丸方用之。

（斑笇〔辛咸温有毒，去翅足，同糯米炒熟，或醋煮用之。本经主寒热鬼疰蛊毒，鼠鼯疮，疽蚀死肌破石癰。发明，斑笇人获得时，尾後恶气射出，臭不可闻，其性专走下窍，利小便，故本经言破石癰，能攻实结，而不能治虚秘，不过引药行气，以毒攻毒而已，但毒行小便必涩痛，当以木通滑石导之，其性猛毒，力能堕胎，虚者禁用，疯犬伤，先於患人头上拨去血发二三茎，以斑笇七枚，去翅足炙黄，同蟾蜍捣汁服之，疮口於无风纒去恶血，小便洗净，发灰敷之，服後小便当有瘀毒泄出，三四日後当有肉狗形，三四十枚为尽，如数少再服七枚，若早服虽无狗形，永不发也。

（葛上亭长〔辛温有毒，去翅足，同糯米炒，去米用。发明，亭长大毒，善通淋，及妇人经脉不通，以五枚研末服三分，空心甘草汤下，须臾脐腹急痛，以黑豆煎汤服之即通，此虫五六月为亭长，头赤身黑，七月斑笮，月为地胆，随时变化，其毒可知。

（地胆〔辛温有毒，同糯米炒，去米用。本经主鬼疟寒热，鼠鼯恶疮死肌，破症瘕堕胎。发明，地胆有毒，而能攻毒，性专破结堕胎，又能阴鼻中肉，下石淋，功同斑笮，力能上涌下泄。

（蜘蛛〔微寒有毒，其种类不一，惟用悬网者入药。发明，仲景治阴狐疝气，偏有大小，时时上下者，蜘蛛散主之，以其入肝，性善循丝上下，故取以治睾丸上下之病，别录治大人小儿痛疝，又治乾霍乱，服之能令人利，其邪得以下泄也，捣汁涂蛇伤效。

（壁钱〔无毒。发明，生壁间，似蜘蛛，而形扁，其膜色白如钱，故名治鼻衄出血不止，取虫汁注鼻中及点疮上，同人中白等分，烧研治疔，又治喉。

（蝎〔辛平有毒，被螫者以木竹合之即愈，去毒及足用，亦有独用其尾者，其功尤捷，滚醋泡去咸，炒乾用。发明，蝎产於东方，色青属水，治厥阴诸风掉眩，及小儿胎蚤发搐，最为要药，左半身不遂，口眼斜，语言蹇涩，手足抽掣，疟疾寒热，耳聋无闻，疝气带下，无不用之，蝎尾膏治胎蚤发搐，用蝎梢二十一枚，麝香少许屡效，东垣治月事不调，寒热带下，有丁香柴胡汤，方用羌活柴胡，当归生地，丁香全蝎，益取以散血分之风热耳。

（水蛭〔咸苦平有毒，水蛭是小长色黄，挑之易断者，勿误用泥蛭，头圆身阔者，服之令人眼中如生，渐至枯损，凡用水蛭曝乾，猪油熬黑，令研璜细，珥炙不透，虽为未经年，得水犹活，入腹尚能复生，凡用须预先熬黑，以少许置水中，七日内不活者，方可用之。本经逐恶血瘀血月闭，破血瘕积聚无子，利水道。发明，咸走血，苦胜血，水蛭之咸苦，以除畜血，乃肝经血分药，故能通肝经聚血，攻一切恶血坚积，本经言无子，是言因血瘀积聚而无子也，别录云堕胎，性劣可知，昔人饮水，误食水蛭，腹痛面黄，饮泥浆水数碗乃得下，益蛭性喜泥，得土气随出，或用牛羊热血，同猪脂饮亦下，或以梅浆水多饮，则蛭溶化而出也。

（蛆〔苦寒无毒，漂净炙黄捣细末，同糖霜食之。发明，蛆出粪中，故能消积，治小儿诸疳积滞，取消积而不伤正气也，一法用大虾蟆数十只，打死置坛内，取粪蛆不拘多少河水渍养三五日，以食尽虾蟆为度，用布罽簋诱，倒悬活水中，令污秽净，取新瓦烧红，置蛆於上焙乾，治小儿疳积，腹大脚弱，医膜遮睛，每

服一二钱，量儿大小服之，无不验者，勿以其鄙而忽诸。

（狗蝇〔咸温无毒。发明，蝇食狗血，性热而锐，力能拔毒外出，故治痘疮倒色黑，唇口冰冷之证，以数枚糯细，簪酒少许调服，闻人规方也。

（蛭螭〔咸微温有毒。本经主恶血血瘀气，破折血在亘下坚满，通月闭，目中淫肤，青医白膜。

发明，蛭螭穴土而居，与蚯蚓不羴，故本经所治，皆瘀血之证，金匱治虚劳瘀血，大黄 Y 方用之，取其去亘下坚满也，许学士治筋急，养血地黄丸中用之，亦取其治血瘀也，取汁滴目去散血止痛，千金研末，数小儿脐疮，加猪脂调，治小儿唇紧，经验方治瘀伤肿痛，肘後捣涂竹木刺，苏颂捣汁点喉，得下即开，藏器涂游风丹疹，又治麦芒入眼，以蛭螭在目上隔布摩之，芒着布上即出。

（桑蠹虫〔甘温小毒，色白带黄，而腹中无秽，之无水者为真，若头硬而腹中不净者，即进树内蠹也，如一时难觅真者，则以毛晓，约灰存性代之。发明，桑蠹虫食木，柔能胜坚，故治痘疮毒盛，白陷不能起发者，用以绞汁，和白酒酿服之即起，但皮薄脚散，及泄泻畏食者服之，每致驳裂而成不救，不可不慎，千金治崩中漏下赤白，桑蠹烧灰温酒服，亦治胎漏下血效。

（桃 J8 虫〔辛温无毒。本经杀鬼邪恶不祥。发明，桃实中虫，食之令人美颜色，与桃 J8 不羴，其虫屎能辟温疫，今不相染，为末水服方寸匕。

（竿蝉〔咸甘寒无毒。本经主小儿蚤蓂夜啼，癩病寒热。发明，蝉主产，难下胎衣，取其能蜕之义，圣惠治小儿发蓂，有竿蝉汤散丸等方，今人只知用蜕，而不知用蝉也。

（蝉蜕〔咸甘寒无毒，去翅足用。

发明，蝉蜕去丑取其蜕义也，治皮肤疮疡，风热破伤风者，炒研一钱，酒服神效，痘後目羊肝汤服二钱，则弘 h，更主痘疮痒，若气虚发痒，又当禁服，小儿夜啼，取蝉蜕四十九枚，去前截用後截，为末分四服，系之即止，蚤啼加朱砂二字，若用上截，即复啼也，小儿蚤蓂夜啼，蓂病寒热，并用蝉腹，取其利窍通声，去风豁痰之义，较蜕更捷。

（笏螂〔咸寒有毒，去足火炙用，勿置水中，令人吐。本经主小儿蚤蓂，腹胀寒热，大人癩疾狂病。发明，笏螂手足籊明足厥阴药也，本经等治，总不离三经之证，其治暴噎吐食，用二枚，入生姜内燥，以陈橘皮二钱，同巴豆炒过，去巴豆，将笏螂陈皮

为末，每服二分，吹入喉中，吐痰二三次即愈，又治箭镞入骨，用巴豆微炒，同笏螂捣涂，痛定必痒，忍之待瘡痒不可忍乃撼动拨之，又烧灰入冰片少许，治大肠脱肛，掺上托入，捣丸塞下部，引痔虫出尽永祛，其笏螂心，贴疔疮拔疔，贴半日许，血尽根出则愈，然笏螂最畏羊肉，食之即发。

（天牛〔甘温小毒。发明，天牛乃木中蠹虫所化，杨树中最多，桑树中独胜，长髯如角，故有天牛之名，利齿善，是有桑之号，其性最锐，取治疗肿恶疮，出箭镞竹本刺最捷，与蜈蚣不殊，一木而飞，一穴土而出，其颖脱之性则一，如无桑，他树上者亦可，焙乾为末，蜜调傅之。

（蜈蚣〔咸寒小毒，去翅足炒用。本经主产难，出肉中刺，去溃肿下哽噎，解毒除恶疮。发明，蜈蚣性善穴上，故能治水肿，自腰以前甚涩，能止大小便，自腰以后甚利，能通大小便，取以治水最效，但其性急，虚人戒之，本经治难产者，取其下半煮汤服之则下也，出肉刺溃痛肿恶疮者，生捣涂之，肉刺即出，疮肿即溃也，下哽噎者，炙末吹之，哽噎即下，非噎膈之谓也，千金治箭镞入肉，以蜈蚣杵汁，滴上三五度自出，延年方治胎衣不下，以蜈蚣一枚，水煮数沸，灌下入喉即出，小儿脐风，蜈蚣甘草等分为末，敷之效。

（萤火〔即暂耀本经名夜光〕〔辛温无毒。本经明目。发明，萤火本腐草所化，得大火之馀气而成，入胞络三焦，能辟邪明目，取其照幽夜明之义，务成子萤火丸，辟五兵白刃，虎狼蛇虺之毒，恶鬼疫疠之邪，庞安常亦璠言其效，惜乎世鲜备用。

（衣鱼〔即蠹鱼〕〔咸温无毒，即衣帛书画中之蠹，碎之如银有粉者是。本经主妇人疝瘕，小便不利，小儿中风，项强背起摩之。发明，衣鱼主中风项强，摩之即安，蚤蓀天吊，口淋闭，服之即愈，皆手足太籛经病，乃神农本经之药，古方盛用，今人罕知，合鹰屎白僵蚕，敷疮癩灭。

（鼠妇〔本经名 J9 即湿生虫〕〔酸咸无毒。发明，金匱治久疝，鳖甲煎丸中用之，以其主寒热，去瘀积也，古方治蚤蓀血病多用之，厥阴血分药也，千金治产妇遗尿，以鼠妇七枚，熬研温酒服之，痘疮倒靨，为末酒服一字即起，又解射干蜘蛛毒。

（〕本经名地鳖〕〔咸寒有毒，或去足炒用，或酒醉死，去足捣汁用。本经主心腹寒热，血积症瘕，破坚下血闭。发明，鼈 g 而善攻隙穴，伤之不死，与陵鲤不殊，故能和伤损，散籛明积血，本经治心腹寒热，亦是积血所致，金匱大黄 Y，用水蛭取其

破坚症，下积血耳，无实结者勿用，跌扑重伤，焙乾为末，酒服二钱，接骨神效。

〔俏〕即蜚蝻〔苦微寒有毒，即牛血蝇，去翅足炒用。本经逐瘀血破血积坚痞症瘕寒热，通利血脉九窍。发明，茵陈浙血，因其性而为用，肝经血分药也，本经治症瘕寒热，是因症瘕而发寒热，与笏螂治腹胀寒热不殊，仲景抵当汤丸，水蛭俏虽当并用，二物之纯险悬殊，其治经闭，用四物加蜚蝻覬丸服甚良，以破瘀而不伤血也，苦走血，血结不行者，以苦攻之，其性虽缓，亦能堕胎。

〔蟾蜍〕皮辛凉微毒，肉甘平无毒，捕取风乾，泥固约存性用，其目赤嘴赤者有毒，一种色青生陂泽中者曰垠鷄与此不同。发明，蟾蜍土之精也，习土遁者赖之，其形大而背多祐磊者是，土性厚重，其行璫迟，土生万物，亦能化万物之毒，故取以杀疴积，治鼠瘻，阴蚀疽疔，烧灰傅恶疮并效，弘景治温病发斑困笃，用以去肠，生捣一二枚，啜其汁，无不祛者，治犬伤，先於顶心拨去血发三四茎，即以蟾蜍一二枚，捣汁生食，小便内见，其毒即解，又破伤风用二枚，生切如泥，入椒一綮，同酒炒热，入酒二盞，乘热饮之少顷通身汗出而愈，发背疔肿初起，以活蟾一只，系定放肿上半日，蟾必昏愤，即放水中以救其命，再换一只如前，蟾必踉跄再易一枚，其蟾如旧，则毒散矣，其金蟾丸，治肿胀腹满，并治小儿疳劳，腹大胫细，方用大蟾一只，以砂仁入腹令满，盐泥固济，约存性黑糖调服一二钱匕，下尽青黄积粪即愈，未尽过二三日再服，以腹絳热除为度，若粪不能溅注，而漓淋不前者，此元气告匱，不可救也。

〔蟾酥〕辛温有毒。发明，蟾酥辛温，其性最烈，凡用不过一分，齿缝出血，及牙疼，以纸允𠄎，拈之即止，蟾酥丸治发背疔肿，一切恶疮，拨取疔疮最捷，入外科有夺命之功，然轻用能烂人肌肉。

〔虾蟆〕甘寒小毒。本经主邪气破症坚壅肿阴疮，服之不患热病。

发明，蟾蜍虾蟆，同类璫种，故其功用，亦不甚相远，服之不患热病，即弘景治温病发斑困笃之意，时珍言古方多用虾蟆，近方多用蟾蜍，益古人通称蟾为虾蟆，而虾蟆不复入药矣。

〔垠鷄俗作蛙〕〔甘寒无毒。发明，时珍曰，埤埵与螺蚌同性，故能解热毒，利水气，但系湿生之物，其骨性复热，食之小便苦淋，妊娠食蛙令子寿夭，小蛙多食，令人尿闭，脐下酸痛，播车

前水饮之可解。戴厚礼云：凡浑身水肿，或单腹胀者，以青蛙一二枚，去皮炙熟食之，则自消也。嘉谟曰：时行面赤项肿，名虾蟆瘟，以金线捣汁，水调空腹顿饮罔效。

（蝌蚪〔发明，蝌蚪生水中，虾蟆子也，有尾如鱼，渐大则脚生尾脱，因其所禀之毒未化，故藏器取治火疔，及肿疮，并捣碎傅之，或化水涂之，或配入敷药中并效，又得效方，多用蝌蚪阴乾，待桑椹熟，等分置瓶中，密封悬屋东，或捣汁浸，埋东壁下，百日化泥，取涂须发，永黑如漆。

（蜈蚣〔辛温有毒，火炙去足用。本经主鬼疰虫毒，诸蛇虫鱼毒，杀鬼物老精，除温疟，去三虫。发明，盖行而疾者，惟风与蛇，蜈蚣能制蛇，故亦能截风，厥阴经药也，岭南有蛇瘡，项大肿痛连喉，用赤足蜈蚣二节，研细水下节愈，又破伤风欲死，研末擦牙边，去涎沫立祛，本经言诸蛇虫鱼毒，悉能解之，万金散治小儿急蚤，蜈蚣一条，去足炙黄，入朱砂轻粉乳汁为丸，服少许即安，双金散治小儿天吊，目久不下，口噤反张，蜈蚣一条，酥炙去头足，入麝香为末，以少许吹鼻，至眼合乃止，若眼未下再吹之，小儿撮口，刮破舌疮，蜈蚣末敷之，千金治射工毒疮，蜈蚣炙黄，为末敷之，小儿秃疮，蜈蚣浸油条之，直指方治痔疮疼痛，蜈蚣炙末，入片脑少许，唾调敷之，急救方治温疟时蚤，凉膈散加蜈蚣蝎尾服之，摘要治妇人趾疮，甲内鸡眼，及恶肉突出，蜈蚣一条，去头足焙研，入麝香少许，去硬盖，摊乌金纸，留孔贴上，一夕即效，如有恶肉，外以南星末，醋和傅四围，其祛毒之功，无出其右。

（蚯蚓（即地龙）〔咸寒小毒，白颈者良，解热毒，入盐化水用，通经络，炙乾用。本经主蛇瘡，去三虫伏尸，鬼疰蛊毒，杀长虫。发明，蚯蚓在物应土德，在星为轸水，体虽卑伏，而性善穴穿，专杀蛇蛊三虫伏尸诸毒，解湿热，疗黄疸，利小便，通经络，故活络丸以之为君，地龙汤治痘疮脾肾虚热娇红，五六日变乾紫伏陷者，同羶捣和，酒酿服之即起，若乾紫色黯皮坚，为肝脾血热，即宜犀角紫草黄连清解，非地龙所宜，温病大热狂妄，天行大热，和人尿捣绞服之，热毒从小便而去也，小便暴秘不通，亦宜用之，入 经 疗暴聋。

（蜗牛〔咸寒小毒。发明，蛞蝓蜗牛，生下湿地，阴雨即出，至阴类也，治诸肿毒痔漏，制蜈蚣蝎蚤诸毒，研烂涂之，取其解热消毒之功耳，其形尖小而缘桑上者，谓之缘桑羸，治大肠脱肛，和猪脂涂之立缩，此羸诸木上皆有，独取桑上者，正如桑螵之

义。

龙蛇部

（龙骨〔甘平无毒，粘舌色白者良，约赤水飞用，飞之不细，粘着肠胃，令人寒热。本经主心腹鬼疰，精物老魅，逆泄痢脓血，女子漏下，症瘕坚结，小儿热气蚤蓐。发明，涩以可去脱，龙骨入肝魂，收浮越之气，本经主心腹鬼疰精魅诸疾，以其神璣能辟恶气也，其治逆泄利脓血，女子漏下，取涩以固上下气血也，其性虽涩，而能入肝破结，症瘕坚结，皆肝经之血积也。小儿热气蚤蓐，亦肝经之病，为牛黄以协济之，其祛邪伐肝之力尤捷，许洪云，牛黄恶龙骨，而龙骨得牛黄更良，有以制伏之也，其性收斂中之阴，专走足厥阴经，兼入手足少阴，治夜梦鬼交，多梦纷纭，多寐泄精，愤R血，胎漏肠风，益肾镇心，为收敛精气要药，有客邪，则兼表药用之，故仲景治太瘧证，火薰遑瘧蚤狂，有救逆汤，火逆下之，因烧针烦躁，有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少瘧病误下蚤烦，有柴胡龙骨牡蛎汤，金匱治虚劳失精，有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千金方同远志酒服，治健忘心忡，以二味蜜丸，朱砂为衣，治劳心梦泄，梅师同桑螵蛸为末，盐汤服二钱，治遗尿淋漓，又主带脉为病，故崩带不止，腹满腰溶溶，若坐水中，止涩药中加用之，止阴疝，收湿气，治休息痢，久痢脱肛，生肌敛疮皆用之，但收涩太过，非久痢虚脱者，切勿妄投，火盛失精者误用，多致溺赤涩痛，精愈不能收摄矣。

（龙齿〔涩平无毒，约赤醋淬七次水飞用，形如笔架，重数絮外，光泽如M3，碎之其理如石，内如龙骨，舐之粘舌者真，亦有微黑，而约之色如翡翠者，为苍龙齿，较白者更胜，其小如剋尖或如指状者，海鳅齿及骨也，丛生如贯盖根者，海马齿也，舐之亦能粘舌，世多以等类伪充，不可不辨。本经主杀精物，大人蚤蓐诸瘕，癲疾狂走，心下结气，不能喘息，小儿五蚤十二蓐。发明，龙者东方之神，故骨与齿皆主肝病，许叔微云，肝藏魂，能变化，故游魂不定者，治之龙齿，古方有远志丸，龙齿清魂散，平补镇心丸，皆收摄肝气之剂也，又龙骨以白者为上，取固上气以摄下脱，齿以苍者为优，生则微黑，约之翡翠可爱，较白者功用更捷，产後血暈为要药，取其直入肝藏也，予闻神龙蜕骨之说，初未之信，及从药肆选觅龙齿，见其骨有变化未全者，半与牛骨无璫，始知宇宙之大，无所不有，即如蛇虫之属，皆能蜕形化体，岂特云龙风虎而已哉，龙禀东方纯瘧之气，故能兴云致雨，东方木气，主乎生也，其耳独不司听者，瘧神别走於角也，

春夏发现，而秋冬潜伏者，随箴气之鼓舞也，虎禀西方阴暴之性，故啸则生风，西方金令主乎杀也，其项独不能仰者，阴威并振於尾也，昼潜伏而宵奋迅者，乘阴气之暴虐也，以是推之，则虎骨能搜风气，健筋骨，疗疼重，睛能定人魄，魄者阴之精也，龙骨能蓄精气，收神识，止滑脱，齿能清人魂，魂者箴之神也，然龙性飞腾，而骨独粘者，正以其滞而欲蜕之，始得飞上天，非飞吗 墟 岸]，观本经蚤蓀癩疾结气，甄权镇心安魂魄等治，总皆入肝魂，用以疗箴神之脱，同气相求之妙，许叔微云，肝藏魂，能变化，故魂游不定者，治之以龙齿，时珍曰，龙者东方之神，故其骨与齿，皆主肝病。

（龙角〔甘平无毒。发明，龙禀东方木气，而角又督脉所发，故治蚤蓀，神魂不，龙火上逆，身热如火，及邪魅不详，深师五邪丸用之，而千金治心病，有齿角同用者。

（K1 甲（本经名 K1 鱼）〔酸微温小毒。本经治心腹症瘕伏坚，积聚寒热，女子小腹阴中相引痛，崩中下血五色，及疮疥死肌。发明，本经甲所主之证，多属厥阴，其功在平肝木，治血杀虫，与蓀亦能治阴症，千金有甲煎，今药肆多悬之，云能辟蠹，亦杀虫之意。

（陵鲤甲（俗名穿山甲）〔咸微寒小毒，或酥炙，或黄土，或蛤粉炒，发松研用，尾甲更胜。发明，穿山甲入厥阴箴明及阴箴二，通经下乳，疔疾痈肿，发痘为要药，益其穴山而居，寓水而食，出阴入箴，能窜经络，瞽於病所，凡风湿冷之证，因水湿致，浑身上下强直不能屈伸，痛不可忍者，於五积散内，加穿山甲七片，全蝎炒十个，葱姜水煎，热服取汗，避风甚良，痈疽溃後不宜服。

（石龙子〔咸温小毒，纲目作咸寒误，产平箴山谷，荆襄等处，其类有四，一种生岩石间，头扁身长，尾与身等长七八寸，大者尺馀，其状如蛇，而脚似梅花，鳞目五色者为雄，色黄身短者为雌，此物最惜鳞甲，故见人不动，捕之亦不螫人，以其生岩石间，故本经谓之石龙子，以其善於变易，吞霾吐雹，有阴箴析易之义，故字林谓之蜥蜴，楚人名为蝮螈，实一物也，入药雌雄并用，去头足，酒浸酥炙用之，入传尸药，醋炙用之，一种生草泽间，头大尾短身粗，其色青黄，有伤则衔草自敷，故谓之蛇医母，能入水与石斑鱼合，故又名水蜥蜴不入药用，一种生人家屋壁，形小身细，长三四寸，色褐斑黑者，谓之，綵俗名为壁虎，以其居壁而善捕蝎蝇也，或云饲之以朱，点宫娥臂，故名守宫，

一种似守宫而头圆身细，长五六寸，色白如银，通身细鳞，雌雄上下相应而鸣，情恰乃交者，蛤蚧也，荆襄岭泽皆有，而西川产者最胜，捕得成对，线缠炙乾，卷榕树皮中者是也，以此明辨，方无痕用之失。发明，石龙子为本经中品，而网目主治中，有别录而无本经，岂本经之文有所残缺欤，抑本经之文误注别录欤，其治五癰邪结气，利小便水道，破石淋下血者，以蜥蜴能吐雹祈雨，故治癰淋利水道，是其本性，千金治症结水肿，尸疰留饮，有蜥蜴丸，外台治阴痛方用之，皆取其长於利水道耳，按蜥蜴即是右龙，今房术药中用之，以其兴发助籛，而无止涩之患也。

（守宫（一名 俗名壁虎）〔咸寒小毒。发明，守宫食蝎蚕，蝎蚕乃治风要药，详守宫所治风疰蚤蓐诸病，犹蜈蚣之性，能透经络也，且入血分，故又治血病疮疡，以毒攻毒，皆取其尾善动之义，麻城移痘方，治痘出眼目，及正面稠密，用以移痘於不伤命处，其效最捷，观术士以守宫尾，杵为细末，弹熟肉上，其肉便翕翕蠕动，移痘方得非从此悟出，陶弘景云，喜缘篱壁间，以朱饲之，满三斤，研乾末，以涂妇人臂，有交接事便脱，故名守宫，苏恭曰，饲朱点妇人臂，谬说也，张华言必别有术，今不传矣，时珍曰，守宫祛风，石龙利水，功用自别，不可不知。

（蛤蚧〔甘咸温小毒，生岭南城垣榕树间，及粤西横州等外者，长七八寸，蜀中产者，不过五寸，头圆肉满，鳞小而厚，形似守宫，鸣则上下相呼，雌雄相应，情恰乃交，紮相抱负，自墮於地，人往捕之，亦不知觉，以手劈之，至死不开，取以曝乾，为房中要药，即寻常捕得者，功用亦相仿 但验其縮囙成对，卷榕树皮中者，即真无疑，入药去头留尾，酥炙用之，口含少许，疾走不喘者，是其益气之验也。发明，蛤蚧味咸归肾经，性温助命门，色白补肺气，功兼人参羊肉之用，而治虚损痿弱，消渴喘嗽，肺痿吐沫等证，专取交合肾肺之气，无以逾之，愚按蛤蚧龙子，性皆温补助籛，而举世药肆中，皆混称不分，医者亦不辨混用，龙子则剖开如皮，身多赤斑，偏助壮火，籛事不振者宜之，蛤蚧则缠束成对，通身白鳞，专温肺气，气虚喘之者宜之，虚则补其母也。

（蛇蛻〔咸甘平小毒，火熬用之。本经主小儿二十种蚤蓐蛇蓐，淋疾，弄舌摇头寒热，肠痔蛊毒。发明，蛇蛻属巽走肝，故本经治小儿蚤蓐等病，一皆风毒袭於经中之象，其入药有四义，一能辟恶，取其性璣也，故治邪辟鬼魅蛊疟诸疾，二能驱风，取其性窜也，故治蚤蓐癩驳，偏正头风，喉舌诸疾，三能杀虫，故治恶

疮痔漏疥癣诸疾，用其毒也，四有蛻义，故治眼目 丑胎衣不下，皮肤之疾，会意以从其类也。

（蚺蛇胆（即南蛇）〔甘苦寒小毒。发明，蚺蛇产岭南，禀已土之气，其胆受甲乙风水，其味苦中有甘，所主皆厥阴太阴之病，其治心腹尅神者，虫在内攻也，下部清顔者，虫在外侵蚀也，湿热则生虫，燥湿则杀虫，内外施之，皆可取用，更能散肿消血，故直谏之臣，受廷杖者，临服少许，则血不凝滞於内，又能明目凉血，除疔杀虫，惜乎难得真者。

（白花蛇〔甘咸温有毒，产靳州者良，禁犯铁，凡用去头尾，酒浸酥炙，炭火缓焙，去尽皮骨，此物甚毒，不可不防，但有方胜，尾上有拂者真。发明，蛇性窜能引药至於风痰处，故能治一切风病，其风善行数变，蛇亦善行数蛻，所以能透骨搜风，为大风白癩风，风 蚤搔，癩癩恶疮要药，取其内走藏府，外彻皮肤，无处不到也，阴虚血少，内热生风者，非其所宜，凡服蛇酒药，切忌见风，开坛时须避其气，免致面目浮肿，凡痲风曾服过大枫子仁者，服白花蛇无效。

（乌梢蛇〔甘平无毒，剑脊细尾者佳，忌犯铁器。发明，蛇性主风，而黑色属水，故治诸风顽，皮肤不仁风瘙癩疹，疥癣热毒，眉须脱落，K2 痒等疮，但白花蛇主肺藏之风，为白癩风之专药，乌蛇主肾藏之风，为紫云风之专药，紫者主治悬殊，而乌蛇则性善无毒耳。

（蝮蛇〔肉大热，胆微寒，并有毒。发明，诸蛇皆是卵生，惟蝮蛇破母腹出，恶毒尤烈，故以蝮名，其状较诸蛇迥异，形短而粗，嘴尖鼻反，故又名反鼻蛇，有头斑身赤如锦纹者，有黄黑青黑而斑白者，皆蝮蛇也，有头扁与土同色而无纹者，土虺也，亦名曰字，形相类之误也，时珍曰，蝮大虺小，其毒则一，抱朴子言，蛇类甚多，惟虺中人甚急，即时以刀割去疮肉，投之於地，其热如炙，须臾毒尽人乃得活，一种形如蜥蜴，长一二尺者，千岁腹也，年久脚生，能跳上树 人，已还树，垂头听人哭声，头尾相类，大如捣衣杵，俗名望板归，言被其 必死，专望板归以备殓具也，苏颂以细辛，雄黄等分为末，内疮口中，日易三四次，又以塘菱根桂末着管中，密塞勿令走气，佩之中其毒者急敷之，野谈翁方，急以黄荆叶捣烂敷之，上皆解救之法，然有用其毒，以攻急厄之毒者，别录取蝮蛇肉酿酒以疗癩疾，蝮蛇胆磨汁以涂清顔，总取杀虫攻毒之用耳，窃谓攻毒急救之药颇多，奚必藉此而为瑋端之术哉，姑存以备解救之法可也。

鱼部

(鲤鱼〔甘平无毒，其目能眦动者有毒，药中有天门冬者勿犯，天门病後勿食。发明，鱼性逆水而上，动关翘尾，其力最劳，且目不夜瞑，故释氏雕木象形，以警世之昏惰者，鲤性跳跃急流，故取以治水肿之病，河间云，鲤之治水，之利水，因气相感也，黄痺脚气湿热，孕妇身肿宜之，便血同白芩煮食脑髓治耳卒聋，齿治石淋，胆治目赤肿痛，取汁点之，鳞治产妇滞血，烧灰治吐血崩中，十灰散中用之。)

(E4鱼(本名鲩鱼 E4 音浑)〔甘温无毒。发明，E4鱼多蓄池中，饲草而长，与青鲢混杂，故名曰 E4，江湖亦皆有之，食品之长味也，时珍言，暖中和胃，此指池中蓄者而言，李廷飞言，能发诸疮，此指湖中获者而言，各有至理，胆味苦寒，能出一切竹木刺在喉中，以酒化二三枚，温呷取吐即出。)

(青鱼〔肉甘平，胆苦寒无毒。发明，东方色青，入通於肝，开窍於目，故胆有点目治之功，肉有补肝逐水之用，同韭白煮食，治脚气疼痛，目睛生汁注眼，能黑夜视物，以其好螺蛳，螺蛳能明目也，乾青鱼胆，水磨点喉 痔疮与熊胆同功。)

(鲢鱼(本名 鱼)〔甘温无毒。发明，池鱼大都无毒，兼此鱼食诸鱼之遗，其毒虽少，不无助长湿热之虞，有皂白二种，皂者头大，白者腹腴虽食品之下，而有温中益气之功，与 E4 鱼无羸也。)

(阔口鱼(本名 鱼)〔甘温无毒。发明，生海中，与石首同类，以之剖腹曝乾，亦与石首作 8 无羸，以其颌下有骨晶开，故有阔之称，能开胃进食，下膀胱水气，病人食之，无发毒之虑，食品中之有益者也。)

(E5鱼(古名魴鱼)〔甘温无毒。发明，E5鱼缩项，性不喜动，严冬善息土中，故食之能调胃气，而无动风发热之虑，与白鱼之性相仿，但无利水之功耳。)

(白鱼〔甘平无毒。发明，白鱼入肺利水，开胃下气，金匱治淋病小便不利，滑石白鱼散用之，取其佐滑石以利气，兼乱发以破血，血气通调，而淋涩止矣，同枣食之，令人腰痛，以其渗泄脾肾也。)

(石首鱼(俗名蝗鱼)〔甘平无毒，乾者名白 8。发明，石首鱼生成水中，而味至淡，故诸病食之，无助火之虞，与河豚之性稟阴毒迥殊，脑中石 K3 主石淋，脑骨为末，入有嘴壶中薰脑漏，然惟暴患得效，痢疾切忌油腻，惟白 K4 食之最宜。)

（鱧襟〔咸平无毒，凡用入丸，切作小块，蛤粉炒成珠，方可磨末，炼蜜调剂，须待凉用，又不可捣，捣则粘韧，难为丸矣。发明，诸鱼之鱧，皆可为襟，而石首鱼者，襟物甚固，故膏精方用之，合沙苑用藜，名聚精丸，为固精要药，丹方又以一味炒研，砂糖飭，日服一钱匕，治痔最良，经久痔自枯落，烧灰治产後风搐，破伤风痉，取其滋荣经脉，而虚风自息也。

（勒鱼〔甘平无毒。发明，勒鱼腹下有骨勒入，因以得名，以其甘温开胃，有宜於老人之说，作 8 尤良，脊骨治疟，以一寸入七宝饮酒水各半，煎露一宿服之。

（鲋鱼〔甘温无毒。发明，鲋鱼性补，温中益虚，而无发毒之虑，其生江中者，大而色青味璫甘美，生海中者，小而色赤味亦稍薄，观其暗室生光，迥非常鱼可比，其鳞用香油熬涂汤火伤效。

（嘉鱼〔甘温无毒。发明，此鱼食乳水，功用同乳，食之令人肥健悦泽，肾虚消渴，劳瘦虚损者食之最宜。

（鲟鱼〔此鱼骨柔肉脆，能益胃气，食之令人肥健，腹中子性寒有毒多食令人痢下。

（鲫鱼〔甘温无毒，乌背者其味最美，以其居浊水中，虽肥不无小毒，然此用食品，未尝见其有毒伤人。发明，诸鱼性动属火，惟鲫鱼属土，有调胃实肠之功，故有反厚朴之戒，以厚朴泄胃气，鲫鱼益胃气，故大明言温中下气保升言止痢厚肠，皆言其补益之功也，生捣涂痰核乳痈坚肿，以猪脂煎灰服治肠痈，合赤小豆煮汁食消水肿，炙油调涂妇人阴疮，同白矾烧研，治肠痔血痢，入绿矾泥固约，治反胃吐食，与胡蒜瓌，治膈气痞满凡瓌俱不可去鳞，以鳞有止血之功也。

（石斑鱼〔有毒。发明，石斑鱼生南方溪 B6 水石处，长数寸，大不过尺馀，有雌无雄二三月与蜥蜴交合水上，其子毒人，令人吐泻，医说云：用鱼尾草汁少许解之。

（残鱼（俗名银鱼）〔甘平无毒。发明，残出苏松浙江，大者不过三四寸身圆无鳞，洁白如银小者尤胜，鲜食最美，曝乾亦佳作羹食之，宽中健胃，而无油腻伤中之患。

（海粉〔咸寒无毒。发明，海粉色碧微咸，专行肝肾，云是海中介属，得东南水土之气而成，与蜂之酿蜜无璫，土人采得而货之，以供食品，能散癭瘤，解毒热但性寒滑，脾胃虚入勿食。

（燕窝〔甘平无毒。发明，鸟衔海粉作窝，得风日籐和之气化，咸寒为甘平能使金水相生，肾气上滋於肺，而胃气亦得以安，食品中之最驯良者，惜乎本草不收方书罕用，今人以之谓补虚劳，

咳吐红痰，每兼冰糖煮食，往往获效，然惟病势初浅者为宜，若阴火方盛，血逆上奔，虽用无济，以其幽柔无刚毅之力耳。

（鲈鱼〔甘平小毒。发明，鲈鱼松脆，与石首鱼相类，补五藏，益筋骨，和肠胃，治水气，多食宜人，作 尤良。

（鳊鱼〔甘平小毒。发明，鳊性 Q，有补虚益胃去腹内恶血小虫之功，医说有邵氏女年十八，病劳疗累年，偶食鳊鱼羹遂愈，正与补劳益胃杀虫之说相符，胆治骨鲠，及竹木刺入咽喉，不拘大人小儿，或入腹刺痛，服之皆出，腊月收大鳊鱼胆，悬北檐下阴乾，遇有梗者，用皂子大酒研温服得吐则鲠随涎出未出再服，以出为度，酒随量饮，无不出者，如无鳊鱼胆，鲩鱼青鱼鲫鱼胆用鲜者酒调服之亦出。

（鱧鱼（即蠡鱼俗名里鱼）〔甘寒无毒。发明，鱧性伏土而能胜水，故治水肿，疗五痔，治湿 ，主脚气，妊娠面浮脚肿者，合赤小豆煮食甚效，丹方治水肿腹大，用活鲤鱼去腹垢，入独颗蒜令满，外涂湿黄泥，炭火炙食屡效，有疮者不可食，令瘢白。

（鳗鲡鱼〔甘平小毒，阔嘴者为鳗，尖嘴者为鲡。发明，鳗鱼虽有毒，性能补虚益阴，久病劳瘵宜之，大便濡泄勿用，其功专在滋补真阴，杀劳瘵虫，与蛇同类，故主治亦近之。

（鳊甘大温无毒。发明，鳊〔已土之气，能补中益血，妇人产後恶露淋漓，肠鸣湿 ，并宜食之，暴乾约灰存性，治老人虚痢，大 E4 鱼重 馀者，能助势力，食後遍体疼胀，尽力捶之，大力丸方用熊筋虎骨当归人参，等分为末酒蒸大 E4 鱼，取肉捣烂为丸，每日空服酒下絜许气力骤长，E4 鱼血力能助籐，壮年籐道不长，育龟丸用之，方用石龙子蛤蚧，生犀角生附子草乌头，乳香没药，血竭细辛黑芝蕈繖馱籐起石等分为末，生 E4 鱼血为丸，朱砂为衣，每日空心酒下百丸，曾有人服此，得以嗣续宗禩者，不可以房术论也，其尾血疗口眼 斜，同麝少许，右 涂左，左 涂右，正即洗去，其骨烧灰，香油调涂流火甚效。

（甲鱼（本名 鱼）〔甘温小毒。

发明， 鱼无鳞而有甲，故俗名为着甲，江淮黄河辽海水深处皆有之，长二三丈，逆上龙门，能化为龙，味璫肥美，但发气动风，和荞麦食，令人失音，其肝味胜河豚，食之令人血肤乾脱，亦动风之验也。

（鲟鱼（本名鲟鱼生江中 长丈馀身无鳞鼻与身等亦 属也）〔甘平无毒。发明，此鱼味虽美，发诸药毒，动风气，发一切疮疥，久食令人腰痛，服丹石人忌之，勿与乾笋同食，发瘫痪风，小儿食

之，成嗽及症瘕，作虽珍，亦不益人。

（僂瑄鰕本名鱼即痴鱼）〔甘温小毒，赤目赤须无腮者杀人，不可合牛肝食，反荆芥。发明，僂馐 D，故能治风，凡口眼斜，切活痴鱼尾尖，朝吻贴之即正。

（黄颡鱼〔甘平微毒，反荆芥。发明，无鳞之鱼不益人，发疮疥，不独黄颡为然。

（江鲚（一名鱼）〔甘平小毒。发明，诸鱼皆用翘尾游行，惟鲚不劳翘尾，逐队齐行，故以命名，种类不一，独产江水中者，应春而起，味璠鲜美，性专降池，故败疽痔漏人忌食，诸鲚皆然。

（河豚〔甘温有毒，海中者大毒，江中者次之，淡水中者又次之，有大小二种，大者谓之河豚，背淡青黑无赤斑，腹白而翘傍色黄者可食，小者名斑鱼，背脊黑，有文点，多赤色，其毒最甚，以稟蛟龙之气最甚也，人言三月後，斑鱼得木气全盛之时，尤不宜食，其双尾独目，翅赤嘴赤瑾常，背有赤印，颌内无腮，腹中多血，独腴无胆，皆大毒伤人，制食之法，须去其子与嘴目，及脊中肝内恶血，并去周身脂膜，则不气腥，煮忌煤火，乃煤倪落入，与荆芥桔梗菊花甘草附子乌头相反，故食河豚一日内不可服药，河豚子必久渍石灰水中，而後煮食，曾见水浸一夜，大如瓠实也，中其毒则唇舌麻瓚，目眩，足不任履，行步欹侧，急宜探吐，随觅荻芽，或芦根捣汁灌之，橄榄汁甘草汁皆可解，又槐花乾里脂，等分为末，水调服之，若腹中绞痛，昏迷倒仆者，急用粪清灌之，迟则不救。发明，凡物之美者，谓之尤物，靡不贾毒伤人，如妲己亡殷，夷光倾紵，蒙祸而不自觉也，河豚嗜咸，内藏信智，外显文刺，窄口巨腹，阴毒内蓄可知，凡阴毒之物，必藉箴气而为鼓舞，得春升之令，而浮游水面，非信而乎，散子必入淡水，既生必归巨海，非智而乎，得咸则肥，得淡则瘦，所以淡水中者，其毒渐解，而不致伤人之甚也，以其味美，人争食之，春初最为贵品，其腹腴呼为西施，乳南人有云，凡鱼之无鳞无腮，无胆有声，目能睫者，皆有毒，河豚目能开阖，触之则曳曳有声，嗔怒则腹胀如球，浮起水 K5，故人得以取之，其毒入肝助火，莫有甚於此者，患痛痒脚气人，切不可食，助湿发毒动风，其患最速，惟取其子，同蜈蚣烧研，香油调，摩疥癣有效，抉其目，拌轻粉埋他中化水，拨妇人脚上鸡眼疮，可以脱根。

（江豚〔咸腥无毒。发明，江豚形如水牛，藏器虽有飞尸蛊毒瘰疬之治，从未见有用之者，以之熬油点灯，照樗蒲则明，读书纺织即暗，俗言懒妇所化也。

(比目鱼〔甘平无毒。发明，比目形如缝叶，故俗以是称之，尔雅所谓东方有比目者是也，鱼各一目，相并而游今隸中昆山最多，孟诜虽有补中益气之说，而多食动气，亦是助湿生热之故，此必溺於伉俪者之所化也。

(鲛鱼(一名沙鱼)〔咸平无毒。发明，鲛鱼生南海，背皮粗糙，可饰刀鞬，其肉作脍补五藏，皮治尸疰蛊毒，烧灰解 傜飧疔。

(乌贼骨(即乌倭味禱海鰓鳍)〔咸微温无毒。发明，乌倭叩 惘壑岔篡兼入少阴，其味咸而走血，故治血枯血癥，经闭崩带，阴蚀肿痛，丈夫阴肿，下痢疝疾，厥阴本药也寒热疟疾萎瘦少腹痛阴痛，厥阴经病也，目 y 泪厥阴窍病也，厥阴为藏血之室，少阴为隐曲之地，故诸血病阴病皆治之，按素问云：有病胸亘支满，妨於食，病至则先闻腥甄臭，出清液吐血，四肢清，目眩时，时前後血病，名曰血枯，得之年少时，有所大脱血，或醉入房中，气竭肝伤，月事衰少不来，治之以四乌倭貳臈 茹为末，丸以雀卵，大如小豆，每服五丸，饮以鲍鱼汁，所以利肠中及伤肝也，观此入厥阴血分可知。

(鲍鱼〔辛臭温无毒。发明，鲍鱼腥秽，可淡曝，而不可着盐，乾则形如块肉，专取腥秽，以涤一切瘀积，同气相感也，入肝散血，煮汁送四乌倭覬芦茹丸，治女子血枯经闭，内经用以疗伤肝利肠，而不伤伐元气，惜乎世罕用之，令庖人用以煮肉，则脂沫尽解，涤除垢膩之验也，秦始皇死沙邱，会暑尸腐，令 车载鲍鱼，以乱其臭，始皇本吕不韦萌琪，溷厕宫帟，非取其涤除遗臭之义欤。

(海马〔甘温无毒。发明，海马雌雄成对，其性温暖，有交感之义，故孕妇带之於身，临时约束服之，并手握之云易产，又籀虚房术多用之，可伐蛤蚧之功也。

()俗作虾)〔甘温小毒，慎蕩须腹下通黑色者，食之伤人。发明，D 生青熟赤，风火之象，生捣敷小儿赤白游风，绞汁入药，托肿吐风痰，皆取风能胜湿也，制药壮籀，取热能助火也，白者下乳汁，专入气分也。

介部

(龟板(本经名曰神屋)〔咸甘平小毒，入药取腹去背，酒浸酥炙，或熬襟用，色黑产水中者为水龟，其色黄出山中者为秦龟，秦龟不入补肾药，一种呬蛇龟腹折，见蛇则呬而食之，其性最毒，不可寢用，方书皆用灼过败龟之板，取其用过，无关生命

也，世以自死龟壳为败，既死精气已脱，取用何益，痕服反受其毒，以其为蛇虺所伤也，今药肆所卖龟襟，每以鹿角襟脚，J则易凝结，亦有以黄明襟和入者，凡制襟须去背甲以净腹版，水浸去外衣，则襟无腥浊之气。本经主漏下赤白，破症瘕 疔，五痔阴蚀，湿 四肢重弱，小儿僂不合。发明，龟禀北方之气而生，乃阴中至阴之物，专行任脉，上通心气，下通肾经，故能补阴治血治劳，大凡滋阴降火之药，寒凉损胃，惟龟版炙灰，则益大肠，止世泻，故漏下赤白，亦能疗之，其治小儿僂不合，专取滋水坚骨之功，皆龟之所主，其破症瘕 疔，五痔阴蚀，湿 重着，皆秦龟之功用，以能入脾经，治风湿也，时珍云，龟鹿璣而寿，龟首常藏向腹，能通任脉，故取其腹，以补心补肾补血，皆养阴也，鹿鼻常反向尾，能通督脉，故取其角，以补命门补精补气，皆养籛也，观龟甲所主之病，皆属阴虚精弱，腰脚酸痿，可心解矣，烧灰酒服，治痘疮，又合鹿角灰等分，入四物汤服，治血崩，炙末酒服，主风 脚弱，烧灰传小儿头疮，妇人阴疮，襟 y 火湿疮，但胃虚少食，大便不实，及妊娠禁用，以其无籛生之力耳，胆汁苦寒，治痘後目肿，经月不开，取汁点之良，溺滴耳治聋，点舌下，治大人中风舌 ，小儿蚤风不语，摩胸背治龟胸龟背，欲取其溺，以猪鬃刺其鼻即出。

(玳瑁 (即瑯瑁))〔甘寒无毒，入药生者良。发明，玳瑁入心主血，有解毒解热之功，故苏颂以之磨汁服，解蛊毒，日华破症结，消痈毒，止蚤籛，土良疗心风，解烦热，行血气，利大小肠，时珍治伤寒热结狂言，解毒清热之功等於犀角同犀角解痘毒痘疮黑陷，乃心热血凝，用生犀玳瑁磨汁，入猪心血少许，紫草汤调服，则热解血和，而陷痘起矣，但虚寒而陷者勿用。

(蔴]一名上甲)〔咸平无毒，九肋七肋者佳，以其得籛数也，然多有摘，去下肋，伪充七肋者，亦有半边只肋，半边双肋者，此团鱼与蔴澡甌而生，不若纯只肋者为优，醋约酥炙，各随本方，治疔母，淋灰汤煮糜如饴用，龟用大者力胜，蔴 p 者力优，妊妇勿食蔴 与苋菜鸭卵合食尤忌。本经主心腹症瘕，坚积寒热，去痞疾息肉，阴蚀痔核恶用。发明，鳖色青入厥阴肝经，及冲脉，为阴中之籛，籛奇阴偶，故取只肋为肝经之向导，其所主者，疔疔母，虚劳寒热，症瘕痞疾，经水阴疮，不出本经主治也，凡骨蒸劳热自汗皆用之，为其能滋肝经之火也，与鳖甲同类，并主阴经血分之病，龟用腹，腹属肾，蔴 堉肋属肝，然究竟是削肝之剂，非补肝药也，妊妇忌用，以其能伐肝破血也，肝虚

无热禁之，约灰研璠细末，疗汤火伤，皮绽肉烂者并效，乾则麻油调敷，湿则乾掺，其痛立止，其解火毒，疗骨蒸，杀瘵虫之功，可默悟矣，Y烧灰，酒服疗小儿脱肛，妇人阴脱下坠，取其善缩之性也，生血涂尤效。沈圣符曰：食品中惟蟹最为叵测，其间多有大毒，不殊河豚者，如三足紫头，人所共弃，项强腹赤，毒可伤人，予邻余子坦曾见蛇盘屡跌而成蟹者，四生之中物，物皆有变化，无足璠也，且有_生蕨纭仓泻说者以为诞妄姑置罔闻，近日枫江绿氏买一蕨醮之，辄作人言，其家以为怪也，添火烹之，剖腹果得一物，约长三寸，须眉宛然圣符邀予往看，验其蕨背高耸起，稍璠寻常，圣符属笔命记以为嗜味伤生之警。

（K6 甲〔甘平无毒。

发明，K6 甲炙黄酒浸，治瘵虫杀虫，逐风恶疮痔毒风顽疥疮，功同蕨早拓蕨走谢，而 K6 走脾，故其主治稍有不同。

（蟹〔咸寒小毒，未被霜者有毒，多食腹痛泄泻，生姜紫苏畔汁芦根汁，并可解之，其性喜入蛇穴，得其毒则骤长，故重一以上者，误食杀人，又紫目相向，足斑目赤者大毒，不可食。本经主胸中邪气热结痛，辟面肿，能败漆，烧之致鼠。发明，蟹之外骨内肉，生青熟赤，阴包籀象无疑，性专破血，故能续断绝筋骨，本经主胸中邪气热结痛，辟面肿，皆是瘀血为患，性能败漆，令人生捣治漆疮，涂火烫，皆取散血之意，日华治筋骨折伤，生捣营□鷄藏器云：能续断筋，去筒用黄，捣烂微炒，纳入疮中，筋即连也，可知其功不独散而能和血矣，凡物之赤者皆热，惟蟹与柿性寒，所以二物不宜同食，令人泄泻发症瘕，妊娠忌食，以其性专逆水横行也，其爪为催生下死胎胞衣专药，千金神造汤，治子死腹中，并双胎一死一生，服之令死者出，生者安神验方也，但以一边喘动，一边沈着者，即是无疑，方用蟹爪一升，甘草一尺，东流水一斗，以苇薪煮至二升，去滓入真阿襟二紫，令碇顿服，或分二服，若人困不能服，灌入即活，取蟹之散血，而瓜触之即脱也，然必生脱者，连足用之，丹方治蓄血发黄，胸膈结痛，而不浮肿者，蟹壳约存性，黑糖调，无灰酒下三钱，不过数服效，若浮肿者为气病，无藉於蟹之散血也，妇人乳痈硬肿，蟹壳灰一服即散，又以涂朱烧 @臭虫薰之即毙，则杀虫之功，从可知矣，蟹之相类多种，如饮筇拥剑不常见外，其螳螂 K7 春时甚多，螳螂螯光无毒，可醮而食，螳螂 K7 螯毛有毒，痕食令人吐下，又有一种生沙穴中，见人则避者，沙狗也，时珍虽言不可食，今海错中用之，非螳螂之可比也。

（鲎〔辛咸平微毒。发明，鲎善候风，外饒内肉，与蟹无璋，其血苍色，其肉松脆，亦如蟹脐，能散肝肾结血，故产後痢不止，及肠风泻血，崩中带下，用尾烧灰米饮服即止，圣惠方治积年嗽，呀呻作声，用鲎鱼饒半紮，贝母桔梗，入牙皂末少许，蜜丸噉一丸咽汁，服三丸即吐出恶涎而祛。

（牡蛎〔咸平微寒无毒，约赤用左顾者良。本经主伤寒寒热，温疟，蚤恚怒气，除拘缓鼠鼯，女子带下赤白。发明，牡蛎入足少阴，为软坚之剂，以柴胡引之，去佷下痛，以茶引之，消项上结核，以大黄引之，消股间肿，以地黄引之，益精收涩止小便，肾经血分药也，本经治伤寒寒热，温疟，是指伤寒发汗後，寒热不止而言，非正发汗药也，仲景少籛病犯本，有柴胡龙骨牡蛎汤，金匱百合病变渴，有塘菱牡蛎散，用牡蛎以散内结之热，即温疟之热从内蕴，蚤恚之怒气上逆，亦宜咸寒，降泄为务，其拘缓鼠，带下赤白，总由痰积内滞，端不出软坚散，结之治耳，今人以牡蛎涩精，而治房劳精滑，则虑其咸降，治亢籛精伤，又恐其涩，惟伤寒亡籛汗脱，温粉之法最妙，其肉糟制即蛎黄酱也。

（蚌〔肉甘寒，筒咸寒无毒。发明，蚌与蛤皆水产，而蛤则生咸水，色白入肺，故有软坚积化顽痰之功，蚌生淡水，色苍入肝，故有清热行湿，治雀目夜盲之力，益雀目则肝肾之病也，初生小儿哑蚤，活蚌水磨墨，滴入口中，少项下黑粪而愈，生蚌炙水，治汤火伤甚效，古方用方诸水，清神定魄，以大蚌向月取水是也。

（真珠〔咸甘寒无毒。发明，珍珠入手足厥阴二经，故能安魂定神，明目退解痘疮，及痘疮入眼，治耳暴聾出水，研细末吹之，待其乾脱自愈，约灰入长肉药，及汤火伤敷之最妙，然不可着水，着水则反烂肉。

（石决明（一名珍珠母）〔咸平无毒，九孔者佳，面璪熟水飞用，反云母。发明，石决明味咸软坚，入肝肾二经，为磨疔M药，又治风热入肝，烦扰不寐，游魂无定，本事方珍珠母丸，与龙齿同用，取散肝经之积热，须与养血药同用，不宜久服，令人寒中，非其性寒，乃消乏过当耳。

（文蛤〔咸平微寒无毒，即蛤蜊之饒厚口，光有紫斑文者，用酸浆水，或醋煮半日许，捣粉用。本经主恶疮蚀五痔。发明，文蛤咸寒，走足少阴经，为润下之味，故能止渴利小便，别录治逆胸腰痛佷急，鼠鼯崩中，即本经主恶疮蚀五痔之义，取咸能软坚，入血分也，仲景伤寒太籛病用水q烦，意欲饮水，反不渴

者，及金匱渴欲饮水不止，并用文蛤散，其治反胃吐後，渴欲饮水而贪饮者，则有文蛤汤总取咸寒涤饮之义。

（蛤蜊〔咸寒无毒，紫口者良。

大都咸寒之物，皆能清热，开胃止渴，其简约赤杵粉，能清肺热，滋肾燥，降痰清火，止定喘，消坚癖，散癭瘤，无不宜之，炒阿襟鱧襟用之，以其味咸能发滞性也，单方治乳痈，每三钱入皂角刺末半钱，温酒调服，治肺痈一味，童便约研，甘桔汤日进三服屡验，然须冬时取塘菱实，和穰子同捣，仍入筒中，悬当风处阴乾，以供一岁之用，否则难於取应也。

（蛭〔甘平无毒。发明，蛭生江湖中与蚌蛤相类，闽人以田种之，谓之蛭田，其肉可为淡乾，肠鼻糟之，以充海错，妇人产虚热宜之。

（魁蛤蜊（俗名蚶子即瓦礫子）〔肉甘平，蜆咸平无毒。发明，蚶肉仅供食品，虽有温中健胃之功，方药曾未之及，其蜆约灰，则有消血块，散痰积，治积年胃瘀血疼痛之功，与菝砸俏同为消疰母之味，独用醋丸，则消胃痰积，观制蚶饼者，以蚶蜆灰泡汤，搜糯粉，则发松琿常，软坚之力可知。

（车螯（一名蜃）〔咸冷无毒。发明，车螯是海中大蛤以其吐气成楼，故名曰蜃，所谓雀入淮为蛤，入海为蜃者是也，其肉解酒毒消渴，蜆治疮肿痛毒，烧赤醋淬为末，同甘草等分酒服，并以醋调敷之，日华法也。

（贝子〔咸平小毒，烧赤捣细如面，以清酒淘过用，白者入气分，紫者入分，花者兼入血气。本经主目劬晓蓋，利水道鬼疰虫毒，腹痛下血。发明，贝生南海，云南璫多，土人用为钱货交易，因其味咸软坚，故本经专主目其治五癰等病，取咸润走血之力，千金脚气丸中用之，专取咸能破坚之意，虽数十年之疾，靡不克效，以其透入骨空，搜逐湿淫之气，和诸药蒸蒸作汗，次第而解之，古方点目用贝子粉，入龙脑少许，有肉，加珍珠末吹点，亦入老紫贝治小儿痧□目今人用以裹纸，谓之裹羸，大者曰珂，亦名马轲螺，治目消去筋膜努肉，与贝子相类，分紫白约灰用之。

（石 K8（一名龟脚）〔甘咸无毒。发明，石 K8 生东南海中石上，蚌蛤之属，形如龟脚，蜆似海螯，与吐等同为海错，而此稍逊，然其有利小便之功，吐不如也。

（淡菜〔甘温无毒。发明，淡菜生咸水而味不沾咸，为消癭之善药，兼补阴虚劳伤，精血衰少，及妇人带下，理腰脚气，不宜多

食，久食令人痿痿不起，及脱人发一切海中苔菜皆然，不独淡菜也。

（海羸（靛名甲香）〔咸平无毒。发明，海羸肉甘寒，食之能止心痛，生螺汁洗眼止痛，经二三十年者辄应，入黄连末点之尤良，靛性闭藏，能香气，经月不散，独烧则臭，与沈麝诸香，及诸花和笏煎成者曰甲煎，可作口脂，千金方用之，唐李义山诗所谓沈香甲煎为庭燎者是也，其晓五色璀璨，为钿最精，烧过点眼，能消宿 惜乎目科者罕知。

（羸（即螺蛳）〔甘寒无毒。发明，羸蚌蛤蟹龟蒺硬 皆外刚内柔，禀离火之象，虽居泥水而性寒，治火热之毒最捷，用珍珠黄连，嵌入良久，取汁注目中，止热壅目痛，生捣绞汁，和无灰酒饮，治黄瘰小便不利，田中大螺，去掩入冰片少许，埋土中一伏时，化水疗痔疮，又捣烂和麝香贴脐上，引湿热下行，治噤口痢，土墙上烂烧灰敷痘疮，及瘡疮湿毒，生田中者，得土气多而形大，生水中者，得水气多而形小，其治水肿黄瘰，目赤肿痛肿痔脱肛，消渴解酒之功则一，产徽州溪 B6 中者，其肉青碧可爱，土人取肉焙乾，以充方物，但性冷利人过食，令人腹痛泄泻，急磨木香酒解之。

（寄居虫〔甘温无毒。发明，藏器曰：寄居虫在螺晓间，非螺也，候螺蛤开，即自出入，螺蛤欲合，已还晓中，海族多被其寄，南海一种似蜘蛛，入螺中负晓而行，触之即缩入螺，火炙乃出，妇人难产，以七枚捣酒服之，或临紮手各握一枚，与相思子无瑾。弘景云：食之益颜色，美心志，惜乎一时不易得也。

（郎君子（即相思子）〔发明，相思子状如螺中之子，大如小豆，藏筐笥积岁犹活，置醋中即盘旋不已，妇人难产，手把之便生屢验。

禽部

（鹤顶〔辛温大毒。发明，鹤食蛇虺而顶血大毒，力能杀人，人之欲求自尽者，服之即毙，而嘉 又以鹤血益气力，补虚乏，去风益肺，恐未必然，肫中砂石子磨水服，能解蛊毒。

（鹤骨〔甘寒小毒。发明，鹤骨治尸疰喉 蛇虺伤，专用其毒，以攻伏匿之毒也，嘴及脚骨尤良，卵能预解痘毒，水煮一枚，与儿啖之，令不出痘，或出亦稀，与鹤卵同功。

（K9〔（即 90）咸寒无毒。发明，K9 好啖鱼蛇及鸟雏，故治痞积有 90 丸，用之为君，治食鱼蒺樟睫 纂其骨酥炙，和南蓬砂吹喉治骨哽，忍之须臾，轻轻咯之，骨与痰涎俱出。

（鵝鵝（即淘鵝）〔咸温滑无毒。发明，淘鵝油性走，能引诸药透入病所拨毒，故治聋 肿毒诸病，其舌治疗疮，取入心拨毒外出也。

（鵝〔白者甘平无毒，苍者有毒，嫩者尤劣。发明，鵝气味俱厚发风发疮，莫此为甚，别录谓其性凉利五藏，是指苍者而言，韩氏谓其佻沓是言白者之性耳，昔人治痲风方中，取纯白鵝通身之毛，及嘴足之皮与肫肝内皮，同固济，约灰存性，和风乐用之，为风药之向导也，然不可遗失一处，其处即不能愈，又不可用杂色，若有一处色苍，风愈之後，其处肌肤色黑，此与蛇发风毒，白花蛇善解风毒之义不殊，白鵝脂祛风润燥解 石毒，血能涌吐胃中瘀结，开血膈吐逆食不得入，乘热恣饮即能呕出病根以血引血同气相求之验也，中射工毒者饮之，并涂其身即解，以其能食此虫也，尾鸣刚 云聋及 耳取以警三焦之气也，涎治误吞稻芒，亦物性之相制耳，白鵝屎绞汁，治小儿鵝口疮苍鵝屎虫蛇咬毒。

（雁〔甘温无毒。本经主风挛拘急偏枯，血气不通利。发明，雁为信鸟，岂宜食之，故道家谓之天厌，性善通利血气，风挛拘急偏枯，取肉炙熟帖之昔黄帝制指南，於雁胫骨空中制，取其能定南北也，但觅之不易，今人於鲤鱼脑中制之，以其性专伏土定而不移可定水土之方向也。

（（即家鸭）〔甘温无毒，嫩者有毒，老者无毒。发明，之逼火而生，瘦水而长，未出卵时，先得火气，故不惮冰雪，偏喜淫雨，而尾噍殄形最甚，故群雌一被其气，皆得生化之机，不待 尾之遍也，温中补虚，扶籛利水，是其本性男子籛气不振者，食之最宜患水肿人，用之最妥，黑嘴白毛者，治肠胃久虚葛可久白凤膏用之，取金水相生之义，绿头老鸭，治籛水暴肿，外台鸭头丸用之，取通调水道之义，白鸭生血，能补血解毒劳伤吐血，冲热酒调服屡效，中射工溪毒，及野葛砒霜毒灌之即解痕吞金银入腹，乘热顿饮数升，其金即下，诸鸭涎治谷麦芒入喉，及小儿痲风反张滴之即消，卵能闭气，以混沌未分塞入聪慧，诸病忌食，而滞下尤禁，白鸭通杀石药毒，凡服药过剂，昏迷眩晕者，取白鸭通一合，汤渍澄清服之即解，勿以其秽而弃诸。

（臬（即野鸭）〔甘平无毒。发明，臬逐群飞，夏藏冬见，与鸿雁不羣，其在九月以後，立春以前，味璫甘美，病人食之，全胜家鸭，以其肥而不脂美而易化故滞下泄泻，喘 上气，虚劳失血，及产後病後，无不宜之，虽有安中利水之功，而方药曾未之及，

孟诜除十一种虫等治，未能深信，摘玄方解挑生蛊毒，取生泉血热饮探吐，於此可悟，生鹅血，可吐胸腹诸虫血积，总以血引血，同气相应之力耳。

（鸡〔甘平小毒，诸鸡有五色者，黑鸡白首者，六指者，死足不伸者，并不可食。发明，鸡属巽而动风，外应乎木，内通乎肝，得箴气之最早，故先寅而鸣，鸣必鼓翅，火动生风之象，风火易动而易散，人之箴事不力者，不宜食鸡，是以昔人有利妇人不利男子之说，而东南之人，肝气易动，动则生火生痰，病邪得之为有助也，北方箴气潜伏，最宜发越，病邪得之，便能作汗以其能助肝气也，姑以物性之常变言之诸鸡中惟乌骨白丝毛者最良，巽象变坎得水木之精气，肝肾血分病宜之，乌骨鸡丸治经癸胎产虚热诸病以其峻补肝血也，今人治贼风痛 专取五爪乌骨雄鸡，治病人痛处，任在鸣啄，少顷自止鸡之五爪者有毒，此专取其毒，以引其毒外泄也，丹雄鸡，治女人崩中漏下，赤白痢通神明，杀恶毒辟不祥，中恶魔魅，以血灌鼻即稣，中风口眼 斜乘热涂患处即止，鸡冠血，和酒酿调陵鲤甲末，治痘疮肝热毒盛，而变青乾紫黑陷伏黄雌鸡，治产後虚羸，煮汁煎药最宜，黑雌鸡治妊娠胎息不安泰和老鸡，内托小儿痘疮，近世治产後虚羸寒热，亦取用之，以其能助肝经生气也，雄鸡肝，取不落水者研烂和蜂窠酒酿顿熟，治小儿疳积坏眼，日服无间 尽为度鸡，俗名鸡内金，治食积腹满反胃泄利，及眼目障 鸡卵治伤寒发，嗽失音，并生食之，以鸡卵略敲损，勿令清漏，浸尿中，冬三夏一日，取煮食之，治哮喘风痰，鸡子清治伏热目赤喉痛，鸡子黄，治产後胞衣不下，并用生者又以煮熟去白取黄，同乱发香油熬化，涂婴儿胎毒热疮抱出卵晓，研细为末去目中瘰医，烧灰蜜调涂婴儿头身诸疮，卵晓中白皮，同麻黄紫菀，治久 气结，緋鸡子乃不孚之卵，取以同犬屎敷肿疡，其痛立止，千金方也，鸡矢白为散，无灰酒下一钱匕，治蛊胀腹满，内经鸡矢和石灰末涂疗肿半日许即能拔出。

（雉〔即野鸡〕〔甘酸温小毒。发明，俾雅云：蛇交雉则生蜃，蜃为雉入大水所化，推其变化之源，必由琿气所感。水经云：蛇雉遗卵於地而为蛟，其卵遇雷则入地，不遇雷则仍为雉，於此可悟其化蜃总由璣蛇之性未泯，不得山璣之气，遂其飞腾，则得沧溟之气，恣其吞吐，是与虹 奚择哉，别录言其补中益气，力止泄痢，除蚁篡，此指寻常之雉而言，千金之治蚁篡，因其喜於食蚁，乃用以制之也，周礼庖人供六禽雉是其一，亦食品之贵，然有毒不

可常食，有病人尤非所宜，而春夏不可食者，以其食虫蚁也，时珍曰雉属离火，鸡属巽木故煮鸡则冠变煮雉则冠红，火性暴烈，发痔发疮，与鸡子同食，令人发疰，周身疼痛为患种种恶得谓之无毒乎。

（乌鸦〔酸甘平无毒，类有四，小而纯黑者为乌，大嘴而腹下白者为鸦并入药其用项白而大者为燕乌，嘴赤而小者为山乌，皆不入药。发明，慈乌反哺性禀孝慈，嘉 虽有补劳治瘦之功，骨蒸羸弱 嗽之治然血肉之中，岂无他味，而忍伤孝慈之物哉。乌鸦嘴大贪戾伤生，时珍取治暗风痿疾劳伤吐血 嗽杀虫等病专取搜逐风毒之用，与慈乌之调补虚羸，各有仁慈刚暴之用，奚啻天渊。

（鹊〔鹊重巢〕〔甘寒无毒。发明，鹊性璣慧能知吉凶，观其营巢门户，必背太岁而向太乙非鸛鳩之可比别录用之，为下石淋，专药，以其鸣必掉尾取其周身利气，悉向下通也藏器有云，烧灰淋汁饮之令人淋石自下苏颂言妇人不可食，以其相视得通，音感而孕也其脑烧之入酒同饮，令人相思，苏颂之说：得非缘此。鹊重巢日华取多年者烧之，疗颠狂鬼魅，及蛊毒仍呼崇物名号，亦敷募疮千金治妇人难产取多年生育相安之义。

（鸛〔甘温小毒。发明，此物食乌头半夏苗好啖此者，多发咽喉头脑肿痛，甘草生姜并可解之，唐本言：鸛治岭南野葛菌子生金毒及温疟久病欲死者合毛熬酒渍服之，或生捣汁服最良，日华云：酒服主蛊气欲死，孟诜云：能利五藏，益心力令人聪明。

（鶡〔甘平无毒。发明，鶡主腹大如蔻解热结疗小儿疳按鶡乃蛙化气性相同蛙与虾 皆解热结，治疳利水消肿，则鶡之消蔻胀，益亦同功食後下如鹅脂数次即愈。

（鴿〔咸平无毒。发明，鴿之品类颇多，惟白者入药，能解诸药毒久患虚羸者，食之有益，调精益气，治恶疮疥癣风疮，白癜风，癩痴痒风，煮熟酒服无不宜之，鴿卵能稀痘其矢气臭之能杀瘵虫虚劳家咸多畜之。

（鶩〔俗作莺即黄鹤月令名仓庚〕〔甘温无毒。发明，此鸟感春籥先鸣，故能补益籥气食之令人不琢，以籥和之气，能胜阴毒也，按籥變止琢，论云：梁武帝保后性琢，或言仓庚为膳疗治，遂令食之，琢果絃半。

（雀卵〔甘温无毒，服术人忌食。发明，雀属籥而性淫，故能强壮籥事，火衰阴痿精寒者最宜，阴虚火盛者禁用，雀卵治血枯，素问有四鸟促忒裊 茹丸，用之最妙，如无雀卵，生雀肝代之头

血主雀盲脑，用绵裹塞耳治聋，雄雀屎名白丁香，去目中 丑及面上蒿黑但取直者即雄，与 鼠粪无异，入药有吮者

（伏翼（即蝙蝠屎名夜明沙）〔咸平无毒，伏翼约灰用，夜明砂淘净焙用。本经主目瞑痒痛，明目夜视有精光，其屎治面痛肿，皮肤洗洗时痛，腹中血气，破寒热积聚，除蚤悸。发明，本经治目瞑痒痛，用伏翼，近世目科，惟用夜明砂，鲜有用伏翼者，要皆厥阴肝经血分药也，其伏翼屎，能破结血消积，故目勳廊 疔淋带，瘰疬痛疽皆用之，然蝙蝠食之，大能利人，稍虚者不可轻用。

（五璣脂（即寒号虫矢又名 ）〔苦酸寒小毒，研细酒飞去砂石晒乾。发明， 候时鸟也，晋地有之，春夏羽仪丰盛，冬时 形，昼夜哀鸣，故杨氏丹铅录谓之寒号虫，屎名五璣脂，谓状如凝脂，而受五行之璣气也，其气腥秽，其味苦酸，大伤胃气，纲目言其甘温，恐非正论，虽有治目勳晒攀疼痛之功，惟黎申庶可应用，终非膏粱所宜，同蒲黄名失笑散，治一切心胸腹亘少腹诸痛，及产後结血血崩，目中生 往来不定，其性入肝，散血最速，但性璣甌恶，脾胃虚者不能胜其气也。

（斑鸠〔甘平无毒。发明，斑鸠补肾，故能明目，治虚损益气，食之令人不噎，目科斑鸠丸锦鸠丸用之，取气血为引导，以助补肾明目之功也。

（伯劳〔平有毒。发明，方药未有用者，其毛治小儿继病，俗作 K0 病，取毛带之，继病者母有娠乳儿，儿病如疔痢，他日相继腹大，或祛或发，他人有娠相近，亦能相继也，北人未识此病。

（E7 鸽（俗名八哥）〔甘平无毒。发明，E7 鸽目和乳汁滴目，令人目明，能见霄外之物，甚言明目之 肉治噎逆，及五痔止血，并炙熟食之。

（啄木鸟〔甘酸平无毒，形色与画眉相似，但头顶有红毛一片，嘴与爪皆坚锐如铁故能啄木取蠹，不可不辨。发明，啄木性专杀蠹，故能治人藏府稍蠹之患，时珍治劳瘵痿，皆取制虫之义，烧灰存性，治痔漏虫，管纳孔中不过二三次愈，丹方治噎膈，诸药不效，以之熬膏，入麝香一钱匕，昼夜六时嗅之，膈塞自开，益噎膈多有因郁积所致，以其善开木郁之邪也。

（鸬（即水老鸦）〔酸咸温微毒，或云咸寒误。发明，鸬 性寒利水，能治腹大如葱，体寒者，以鸬 烧存性为末，米饮服之，其骨约灰蜜调绵 ，治鱼骨鲠，与白鹭骨同功嘴骨尤吮者鸬 屎多在石上，色紫如花，就石刮取，名蜀水花，能去面上蒿黑 痣灭

癥疵及汤火疮痕，和猪脂敷疗疮。

（鹰屎白〔微寒无毒。本经主伤挞灭癥。

发明，虎啸则风生於地，鹰扬则风动於天，具体虽殊，机应则一，鹰具雄健之翮，不能长恃无虞，至秋火伏金生，令行改革劲翮渐脱弱翎未振，即有雄风，未遂奋扬，是以盖鸟侮之，月令所谓鹰乃祭鸟是也，古圣触物致思专取鹰之屎白，灭伤挞痕虽取秽恶涤渍，实取其翮之善脱也，後人推而广之，用以涤除目中宿吹点药中咸取用之其屎中化未尽之毛，谓之鹰条入阴丹籛丹，不特取其翮之善脱，以治难脱之病，并取其屎中未化之羽，以消目中未脱之颖脱之妙用，崇古未宣，因显示後起，毋失本经取用之义。

（〔温小毒。发明，鹰鹞骨，皆能接骨，以鸷鸟之力在骨，故以骨治，从其类也，折伤断骨，烧灰每服二钱酒下，在上食後，在下食前，骨即接如初，但在三日内者易治，三日外则难治，以气血凝滞，不能合辙也。

（鸱〔咸平小毒。发明，鸱头治头风目眩，颠倒痿疾，千金治头风眩转，面上游风有鸱头酒，圣惠治旋风眩胃，有鸱头丸，总取旋风健搏之力。

（〔甘温小毒。发明，治风痿噎食，取初生无毛者一对黄泥固济，约存性为末，每服一匙，温酒服之，头主痘疮黑陷，用腊月者烧灰，酒服之当起。

（鸱鸺〔俗呼猫头鹰〕〔酸微咸小毒。发明，鸱鸺不祥之物古方罕用，近世治传尸劳瘵，专取阴毒之味，以杀阴之虫也，方用鸱鸺酒煮焙乾，同大鳗鲡七条，摊薄荷上蒸烂，和薯蕷一，捣焙细末为丸，空腹酒下三钱，功用与獭肝彷彿，方士用以昏夜露煮，以聚鬼魅，是以至阴之味，诱至阴之物也。

（鸩〔大毒。

发明，鸩产蛊毒瘴疠之乡，锤毒最烈，非宿槟榔，不能自安，以其无枝，人莫能捕也，人欲求自尽者，以翹羽调酒服之立毙，与鹤顶之毒无璅，别录云：鸩啄杀蝮蛇毒，时珍言蝮蛇中人，刮末涂之即愈，如璅恶之人，有以用之，未尝不解危救急也。

兽部

（猪〔甘平无毒，同驴马肉食之，令人霍乱，同羊肝食之令人心闷，与生胡甜同食伤人脐。发明，猪属水兽，性懒善淫，饱食无所用力，周身脂膏不流，故人食之，助湿生痰，莫此为甚，而肥盛之人，尤非所宜，一种蹄甲白者，有金水相生之象，稍璅寻

常，盐渍风乾，制为南腿，有补养脾肾之能，病人食之，略无妨碍，良非鲜者之比，丹溪云：猪肉补籛，阴虚者切宜少食，益肉性入胃，便作湿热生痰，痰生则气不降，而诸证作矣，故痰嗽家最忌，然肺燥乾，及火嗽痰结者食之，痰即易出，其嗽便止，但不宜过咸耳，当知助湿生痰，惟中间穠脂一层，专助脾湿，若皮则走肺益气，精者补肝益血，但嫌难蓄，其汗则全是穠脂融化食之渗入经络，东垣言之颇详，千金治打伤青肿，炙精猪肉之，小儿火丹，生猪肉切片贴之，漆疮作痒，宜啖猪肉并以猪脂涂之男女阴蚀肥猪肉煮汁洗之不过三十祛，山行石着人足，则穿肌入肉，但以腊脂膏，和盐涂足胫趾即不着人也，急救方治竹木刺入肉，以多年肉，切片包即出，其肾性坚难化，且藏淫火，最不益人，而治肾虚腰痛，猪肾切开，入人叁末一钱，湿纸裹，每日空心嚼一枚或入青蛾丸中煮食并啖輒其治水胀，用猪2丸，便血用藏连丸皆用以为引药入病处耳，心血，治风癩痿，益以心归心，以血导血之意，得冰片入心经也，卒中恶死，尾血灌之，取其动而不息之意，并缚豚枕之即活，蛇入人孔，割母猪尾，血滴入即出，用肝者，肝主藏血，血病用为向导，故脱肛肝虚雀目用之，口即三焦能涤除肾藏邪毒垢腻，故同胡黄连等药，治霉疮最捷，用者取其泻肝胆之火，故仲景白通汤用为向导，益寒能胜热，滑能润燥，苦能入心也，伤寒热邪燥结，有猪胆导法，又胆汁和香油等分，亦治霉疮结毒清晨连服七日，大便下泄，邪毒最捷未尽停七日更服，七日余邪自尽屡验，屎穉，治妇伤膀胱，急用上好人叁一紮，入穉中煮食日日服之，稍或迟延气血衰冷，不可疗矣，齿治蚤痿，乳能断酒，千金方用之，其肤者，皮上白膏是也，取其咸寒入肾，用以调阴散热，故仲景治少阴病下利咽痛，胸满心烦有猪肤汤，予尝用之其啖岁B 錡豚卵治阴茎中疼，蚤痿鬼气蛊毒，除寒热贲豚五癩邪气挛缩，猪蹄煮汤法油煎催乳药，及醮洗溃瘍有啖輒蹄甲，本经治五痔伏热在腹中，肠痈内蚀，今目疾外障亦用之，猪脑，治风眩脑鸣，冻疮痈疽，涂纸上贴乾则易之礼记云食豚去脑，孙真人食忌云：猪脑损男子籛道，酒後尤不可食，延寿书云：以盐酒食猪脑，是自引贼也猪骨，烧存性为末，水服方寸匕，治食诸果中毒，又解马肝漏脯等毒猪毛烧灰麻油调涂汤火伤，留窍出毒则无痕，猪屎，古方取用颇多，千金治患雾气，心烦少气，头痛项急，起则目眩欲倒，战掉不安，憎寒微热，心中欲吐，吐时无物，用新猪屎二升半内好酒，一搅令散，以生布绞取汁，更以绵滤顿服之，即地铺暖覆

卧，面前着火常令汗出，得汗待其自乾乃起亦治风劳蛊毒烧灰治痘疮黑陷，无价散用之又冲沸汤蒸麻疹，陷伏即起总取秽恶以辟不祥之气，同气相应之用耳。

（狗〔咸酸温无毒，热病後忌食，妊妇食之，令子无声。发明，狗属土而有火故歹人履其地虽卧必省，天时亢热则卧阴地，下元虚人，食之最宜，但食後必发口燥惟啜米汤以解之败疮稀水不，日 狗肉最佳，痔漏人岁久不愈日食自祛，凡食犬肉不消，心下坚，或腹胀口乾大喝心急发热，妄语如狂或洞下泄，以杏仁一升合皮熟研，沸汤三升，和取汁，分三服，利下肉片大验狗胆本经主明目取其夜能见物也，阴茎治伤中阴痿不起除女子带下十二疾，狗头骨约末，止妇人崩中下痢，取其温而能散也，狗屎中米，名戍腹粮又名白龙砂，主噎膈风病及痘疮倒 用此，催浆为最，取其性温热也，若乾紫黑焦为血热毒盛慎勿误用，其血能破妖邪以性属籛阴邪不能胜之也。

（羊〔甘温有毒，羊类多种，惟白羯者，良胡羊毛卷洮羊毛羊肉厚皮薄，并可为裘 羊坟首 羊色黄，形羸味薄，不堪供馔，凡煮羊忌用铜器，有宿热者不可食，大病食之必发热疮家及痼疾家食之，必发以其食百草之毒也，羊肉不可共生鱼 食能害人白羊黑首食其脑作肠痛羊肝共生椒食之伤人五藏羊蹄中有白珠者，名羊悬，食之令人癩，羊独角及四角者，关外有之，皆有不宜食。发明，羊为肺家之兽目无瞳子周身之气皆聚於肺，故其气最腥，而性味甘温，色白补肺是以昔人有人参补气羊肉补形之说金匱治产後腹中虚痛及少腹寒疝，并用当归生姜羊肉汤，专取羊肉之甘温，煮汤去滓，以助当归生姜辛散之力，虚滞得以开矣羊肾，治肾虚膀胱畜热，胞 小便淋漓疼胀，千金肾沥汤以之为主羊石子，即羊之外肾治肾虚精滑，本事金锁丹用之羊糞治下虚遗溺，温水漂净，入补骨脂焙乾为末，卧时温酒服半紮不过四五服即祛羊肝补肝专主肝经受伤，目无精光之病，胆治青盲目暗，胆开窍於目胆汁充则目明胆汁絀则目暗古方碧云膏腊月取羯羊胆以蜜盛满，悬檐下待霜出取藏，点眼神效，羊乳润而且补，反胃人宜时时食之取开胃，润大肠之燥也，青羊者尤良羊肺治嗽止渴，久嗽穩虚者宜之，羊 2 主反胃止汗，治虚羸小便数羊脂生主下痢脱肛取润以导之，补中寓泻也熟主贼风痿，润肌肤，入膏透经络风热毒气，妇人产後腹中绞痛丸剂中最宜，羊心涤除藏府垢膩与猪心同功而入肺祛痰尤捷，羊骨稟西坚方劲之气最锐，得火约以济之，可以消铜铁，故瘕吞铜铁者用之，观磨

镜者，非此不明其治贼风 痛，同虎骨约灰酒服。皆随痛处取用羊须，烧灰敷小儿 疳并疔疔微尿疮，羊胎炙乾入药，亦能补人，与鹿胎紫河车，同入六味地黄丸中名三胎丸，调补肾虚羸瘦，最为得力羊血解石药毒，外台云：凡服丹石人，忌食羊血，十年一食，前功尽亡，凡服石药，觉毒发，刺羊血热饮一升即解，服地黄何首乌补药者忌之。

（羊角（音古黑羊也））〔咸平无毒。本经主青盲明目止蚤悸寒泄，久服安心益气轻身，杀毒虫，入山烧之，辟恶虎狼。发明，羊与羚羊，俱是野兽，则雄猛倍甚，角亦起棱，与羚羊不殊，但色黑如漆，故专伐肾邪辟不祥，与羚羊大都彷彿，互参本经，此言青盲明目，即羚羊之专明目也，此言止蚤悸，即羚羊之治魔寐也，此言止寒泄，即羚羊之去恶血注下也，此言久服安心益气轻身，即羚羊之益气起阴气也，此言杀毒虫，辟恶鬼虎狼，即羚羊之辟蛊毒恶鬼不祥也，但此主寒泄，本乎肾虚不能摄津，彼主恶血注下，系乎肝伤不能统血，而别录治蛊毒吐血，又与羚羊主治相符，究其大纲，此专补救瞳人，彼专消磨 一皆证治之常，至於烧之辟恶鬼虎狼，如此奇突，B0 出意外，非寻常之可拟也。

（牛〔甘温无毒，同猪肉食之，生寸白虫，独肝牛善 蛇，食之伤人，春月自死牛肉，及生疔，牛肉食之，令人瘟，急以生甘草煮汁解之，剥瘟牛伤手足者，令人胀满，急宜解之，迟则不救。发明，黄牛肉补气，与黄 同功，观丹溪倒仓法论，而引伸触类，则牛之补土，可心解矣，又以黄牛肉取四蹄各五片，熬膏去滓，收乾如鹿襟法，名霞天膏，主中风偏废，口眼歪斜，痰涎壅塞，五藏六府，留痰宿饮癖块，手足皮肤中痰核，及大病後璠虚羸瘦，每斤入茯苓四絜顿熔，空腹酒服三四钱，肥盛多痰者，每斤入半夏曲四絜，广皮二絜，丸服大效，牛本属坤土，而胆主风木，故能镇肝明目，腊月用酿南星末阴乾，岁久多制，则苦润不燥，治经络风痰，及小儿蚤痰，其功不殊牛黄，牛骨髓，补中填骨髓，久服增年，能润泽肌肤，黄牛脑和药，治头风脑漏，牛角腮，本经下闭血瘀血疼痛，女人带下血崩，燔之酒服，宗 曰：烧灰主妇人血崩，大便下血血痢，牛血性温，能补脾胃诸虚，治便血血痢，一切病後羸瘦，咸宜食之，其膾乃肺系肉团，瓦上焙乾为末，酒服治喉 气瘰，古方多用之，或以制药益佳，取引入肺经，以通气结耳，与猪羊膾疗治不殊，牛齿烧灰治小儿疔，牛乳补虚羸止渴，噎膈反胃，大便燥者宜之入生姜 止小儿风热吐乳，牛马肉共生鱼食之成 牛尿，治水肿，但胃虚少食人勿用，

牛屎烧灰，傅小儿痘疮溃烂，产宝治子死腹中，以湿牛粪涂之，牛草绞汁，治反胃噎膈，取其沾涎之多也。

（马〔辛温有毒，纲目作甘凉非，马脚无夜眼，白马黑头，白马青蹄者，皆不可食，鞍下肉，食之杀人，肝亦不可食，以鞭驱之伤，皆聚於肝也，食马肉中毒欲死，以香畔杏仁各二紮，蒸熟杵未服之，或煮芦根汁饮之。发明，按璣枢经云：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热则筋纵目不开，颊筋有寒则急，引颊移口，有热则弛纵，缓不胜收故僻，治之以马膏，膏其急颊，以白酒和桂，涂其缓颊，以桑 牖壮 Y 以生桑灰，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颊，且饮美酒，炙肉，不饮酒者自强也，为之三拊而已，世多不知此方之妙，窃谓口颊 僻，乃风中血脉也，手足痿明之经络於口，会太髻之经络於目，寒则筋急而僻，热则筋缓而纵，故左中寒则逼热於右，右中寒则逼热於左，寒者急而热者缓也，急者皮肤顽，营卫凝滞，治法急者缓之，缓者急之，故用马膏之甘平柔缓，以摩其急，以润其，以通其血脉，用桂酒之辛热急束，以涂其缓，以收其纵，以和其营卫，以通其筋络，桑能治风，通节窍也，病在上者，酒以行之，甘以助之，故饮美酒，炙肉云耳，马白睛，治癫疔时发，千金方用之，马心食之善忘，马肺食之寒热萎痿，马鞍下肉食之，伤人五藏，马乳 风止渴，白马蹄，本经主蚤邪 乳难，辟鬼气鬼毒，蛊疰不祥，别录止 卤 Y 龋齿，白马者，治妇人白崩，亦马者，治妇人赤崩，毛，主小儿蚤疔，女子崩中赤白随其色用之，烧灰止血涂恶疮，尾主女人崩中，小儿客忤，白马阴疔，本经主伤中绝脉，阴不起强志益气长肌肉，肥健生子，野马阴茎食之，令人阴萎，野马肉食之成马疔，筋脉不能自收持，马溺微寒小毒，治疔瘕有验，反胃有虫积者，亦能治之，溃瘍着肉，腐烂彻骨，毒能伤人，马矢燥风 药酒，取其透警，直入病所也马通，止血解毒，千金梅师治吐血 肘後治卒中恶吐利不止，经验治绞肠沙，腹痛欲死，俱绞汁服之，又肘後治久痢赤白，圣惠治伤寒劳复，俱烧灰服之，千金治筋骨破伤，以热马屎敷之，又治破伤肿痛，以马屎烧 壑均圣惠治疗肿伤风肿痛，以马屎炒热熨之，璣枢椒姜桂酒置马矢 中，助一切药力也，今人以马屎燥 剂 不毙者，食马肉心烦者饮美酒则解，饮酒则剧。

（驴〔甘温无毒，纲目作甘凉误。发明，驴肉食之动风，脂肥尤甚，日华子言治一切风是指乌驴而言，乌驴皮治风补血，东鲁阿井水煎膏用之，驴髻熬膏，能长鬓发，与马髻同功，驴茎，强阴

壮筋，与白马茎同功，驴乳疗黄瘡湿热止渴，驴尿，专於杀虫，利水止胀，其治噎膈，或单服，或入四物汤服之吮馱驴屎，炒熨风肿漏疮，绞汁主心腹疼痛，治水肿服五合良。

（驼峰〔甘温无毒。发明，驼峰八珍之一，味虽璠美，但能动风，宿有风气人勿食，驼脂摩风，去顽皮死肌，取热气透肉也。

（酪〔甘平无毒。发明，凡牛羊驼马之乳，并可作酪，南人惟知热酒 饱北人必以熬熟冲茶浆服，大能清胃，不助湿热止烦解渴，除心膈热闷，润肠胃燥结，摩肿，生精血补虚损，壮颜色，戴原礼云乳酪血液之属，血燥者宜食，较之人乳尤胜以无怒火淫毒也，华元化云：齧入耳，以酪灌入即出。

（酥（一名醍醐）〔甘寒利下无毒，酥酪不可与生鱼脍同食，令人腹内生虫。发明，酥酪醍醐性皆滑润，故血热枯燥之人，咸宜用之，又伤热失音，用以通声最妙，凡灸一切气血坚 筋骨药，俱不可少，但脾胃虚滑者禁用。

（阿襟〔甘平微温无毒，辨真伪法，以顶有鬃文，璠图整者为真，折之磬亮，不作屑，不作皮臭，蛤粉炒成珠，经月不软者为佳，东阿产者，虽假犹无妨害，其水襟入木煤 造，有伤脾气，慎不可用。本经主心腹内崩，劳璠 如疟状，腰腹痛，四肢酸疼，女子下血安胎久服轻身益气。发明，阿井本淄水之源，色黑性轻，故能益肺补肾，兼用乌驴，必籀谷山中，验其舌黑，其皮表 通黑者用以熬襟，则能补血止血，本经治心腹内崩，下血安胎为诸失血要药劳证 嗽喘急，肺痿肺痛，润燥滋大肠，治下痢便脓血，所谓阴不足者，补之以味也。

（黄明襟（即广襟）〔甘平无毒。发明，明襟治吐血 U 血，血淋血痢，妊娠胎动下血，风湿走注疼痛，打扑伤汤火伤，一切痈疽肿毒，治血止痛润燥，利大小肠，皆取其有滋益之功，无滑利之患。

（牛黄〔苦平小毒，试真假法，揩摩透甲，其体轻气香，置舌上先苦後甘，清凉透心者为真喝迫而得者名生神黄，圆滑外有血丝嫩黄层多者为上，杀後取者，其形虽圆，下面必扁者次之，在角中者名角黄，心中剥得者名心黄，胆中得之名胆黄，则又次之，产西戎者为西黄，产广东者名广黄。本经主蚤蓂寒热热盛狂瘵除邪逐鬼。发明，牛有黄，是牛之病也，因其病之在心及肝胆之间，凝结成黄，故还治心及肝胆之病，本经治蚤蓂寒热，狂瘵邪鬼，痰热所致，其功长於清心化热，利痰凉蚤，安神辟恶，故清心牛黄丸以之为君其风中心藏者，亦必用之若中经中府者误

用，引邪深入，如油入面，莫之能出，宜详审用可也。

（狗宝〔甘苦温小毒，状如白石，微带青色，击碎其理如虫白笏者真。发明，狗宝专治噎膈反胃之病，取苦能下降温能开结也，予尝推广其用，凡痈疽溃疡不收癫狂冷痰积结无不可用，惟郁结伤脾气血枯槁者，误投则有负薪救火之厄。

（狮油〔辛温有毒，色微黑者真。发明，狮为百兽之长性最难驯一吼则百兽辟易，尔雅言：其食虎豹熊，太古言：其乳入牛羊马乳中，皆化成水，西域人捕得，取其油入贡以供宫人涤除衣垢之用，又能去纸上墨迹，刮少许隔纸熨之即脱，予尝试用，垢虽去而衣易毁，纸易脆仅供一时之用，虽系方物方药罕用，近世医师以之治噎膈病，盖噎膈皆郁痰瘀积所致，用取涤垢之意，试之辄验，由是方家争为奇物，但性最猛利，力能堕胎，孕妇忌用，象油亦能去垢涤痰，但不能去墨迹耳。

（虎骨〔辛微热无毒，骨取黄润者良，若带青黑色乃药箭射者有毒勿用，酥炙黄脆用之。发明。虎阴也，风箴也，虎金也，风木也，虎啸风生，木承金制，箴出阴藏之义，故骨能追风定痛，强筋壮骨，风病挛急，骨节风毒，为之要药，虎之一身，节节气力，皆出前足，故膝胫为胜，而前左胫尤良，以卧必用左胫为枕也，然按病之前後左右取用，其效尤捷，入阴箴二，虎睛定魄，千金治狂邪有虎睛汤丸，并酒浸炙乾用，一时不可得，以珍珠约未代之总取定魄之用也，虎 2，治反胃吐食，新瓦上约存性，入平胃散未和匀空腹白汤服三钱效，治头风药中浸酒服，作枕止疟，虎长牙，辟邪杀虫传尸方用之。

（象皮〔咸温无毒。发明，象秉西方金气，金令主藏不宜擅鸣，鸣主金象，大非所宜，其皮专於收，其肉壅肿，人以斧刀刺之，半日即合，故治金疮不合者，用其皮约存性敷之，若入长肉诸膏药，切片酥拌炙之，象牙甘寒，能解痈肿诸毒，磨水服之，造筋磨砺之末，生蜜调涂，治诸铁杂物入肉，旧梳刮薄片屑，温汤频服，治竹木刺，及诸鱼骨鲠，即时吐出，不吐再服，以吐出为度，非刮下薄片，不能应手也。

（犀角〔苦微咸大寒无毒，镑成，以热手掌摸之，香者为真，臭者即假，忌卤盐乌附，孕妇勿服，能消胎气。发明，犀之精璣，皆聚於角，足箴明胃为水谷之海饮食药物，必先受之，故犀角能凉血散血，及畜血蚤狂，斑痘之证，皆取以通利箴明血结耳，别录治伤寒温疫，头痛寒热诸毒，抱朴子云：犀食百草之毒，及盖木之棘，所以能解毒，凡蛊毒之人，遇有饮食，以犀 均有毒则生

白沫，无毒则否，宗曰，鹿取茸，犀取尖其精锐之力，尽在此也，其治吐血 j 小便血，犀角地黄汤为之专药，若患久气虚，又为切禁，以其能耗散血气也，痘疮之血热毒盛者，尤为必需，然在六七日灌浆之时，又为切禁，以其能化脓为水也，而结痂後馀毒痈肿，则又不忌，惟气虚毒盛之痘，切不可犯，其性大寒，无大热邪者，慎不可用，凡中毒箭，以犀角刺疮中立愈，又感山岚瘴气，射工溪毒，用生犀磨汁服之即解。

（熊脂〔肉〕）〔甘温无毒。本主风 不仁筋急，五藏腹中积聚寒热羸瘦，头秃白秃面上 疮。发明，熊禀雄毅之性，故其脂可开风痹不仁等疾，可服可摩，但不可作灯， 堙使人不能远视，本经所主不出风 筋急之用风为箴邪，熊为箴兽，其性温润，能通行经络，开通血气也，熊筋亦能壮筋强力与虎骨之搜风壮骨无羸，熊肉振羸，其气有馀，蓀病人食之，终身不愈。

（熊胆〔苦寒无毒，试法取少许研滴水中挂下如线，直至水底不散者为真。发明，熊胆苦入心寒胜湿手少阴足厥阴药也，其性洁不染尘，故能清心平肝为时气热盛，变为黄阻之要药，又能杀虫明目除翻縛疔痔虫牙 痛，小儿，蚤蓀，以竹沥化豆大许服之，去心中涎痔疮赤肿水，化点之即消，凡实热之证，用之咸宜苟涉虚家，便当严禁。

（鹿羊角〔即羚羊角〕）〔咸寒无毒，镑碎胸前燥热令脆，研如粉不则粘人肠胃。本经主明目益气起阴，去恶血注下，辟蛊毒恶鬼不祥魔寐。发明，羚羊属木入足厥阴伐肝最捷，目暗 仁 翳均痘疮正面稠密，不能起发，而羚羊能分之小儿蚤蓀妇人子蓀，大人中风搐搦及筋寒历节痛，而羚羊角能舒之，蚤骇不，狂越魔寐而羚羊角能安之，恶鬼不祥而羊角能辟之恶血注下蛊毒疔肿，疮肿蔓仰，产後血气而羚羊角能散之湿热留滞，箴气不振阴器衰痿而羚羊角能起之烦急气逆噎塞不通，郁为寒热，而羚羊角能降之，详本经所主，皆取散厥阴血结耳愚按诸角皆能入肝散血解毒而犀角为之首推以其专食百草之毒兼走箴明，力能祛之外出也，故痘疮之血热毒盛者为之必需若痘疮之毒并在气分而正面稠密不能起发者又须羚羊角，以分解其势使恶血流於他处，此非犀角之所能也，人但知羚羊角能消目 定蚤蓀而散痘疮恶血之功人所共味，羊角治青盲目暗与羚羊角不殊而辟除邪魅蛊毒亦相彷彿惜乎从未之闻，惟消乳癖丹方用之，白羯羊角，亦能消乳癖，而方家每用琉璃角灯磁片，刮取薄屑置胸中候脆，杵细酒服方寸匙屡效，专取宿腐之味，以消陈积之殆也，其鹿角

刮屑，善消虚人乳肿未溃即消，已溃即敛，即本经主漏下恶血之治龙角治神魂不，功用与龙齿略同，千金方中有齿角，并用者牛角腮，专主闭血血崩，牛之一身惟此无用，而本经特为采录千金，尤为崩漏要药，可见天地间无弃物也。

（山羊血〔咸温无毒。（苗人以麋竹通节削锋利活刺心血收乾者良宰取者不堪用）发明，山羊产滇浊诸山中性善走逐好日能疗冷劳山岚疟痢妇人赤白带下其心血纲目失载性温味咸为和伤散血之神药其治跌扑损伤，单用酒服取醉，醉醒其骨自续，每用不过分许不可多服虽不伤耗元气而力能走，散阴血然必初患便服得效最速，若过三五日血凝气滞，无济於治矣，但举世用者绝罕间有收取而市者，其价重等於牛黄且心血绝不易得渗血丹用之，真虚劳失血之续命丹也。

（鹿茸〔甘温无毒形如茄子色，如玛瑙者良紫润圆短者为上毛瘦枯结，尖长生堪者为下酥炙酒炙各随本方但不可过焦，有气血之性炙後去顶骨用茸。本经主漏下恶血，寒热蚤蓂益气强志，生齿不老。发明，鹿是山兽属籛，性淫而游山夏至得阴气而解角从籛退之象，麋是泽兽属阴，性淫而游泽，冬至得籛气而解角，从阴退之象，鹿茸功用专主伤中劳绝腰痛羸瘦，取其补火助籛益髓强筋健骨，固精摄便，下元虚人，头旋眼黑，皆宜用之，本经治漏下恶血是籛虚不能统阴即寒热蚤蓂，皆肝肾精血不足所致也，角乃督脉所发，督为肾藏外垣，外垣既固，肾气内充命门相火不致妄动，气血精津得以凝聚，扶籛固阴，非他草木可比，八味丸中加鹿茸五味子，名十补丸，为峻补命门真元之专药传尸痲瘵脊中生虫，习习痛渐渐作声者，同生犀蔴入六味丸中，其杀虫之力，与天璣益同功近世鹿茸与麋茸等，罕能辨别大抵，其质粗壮，而脑骨坚厚，其毛苍黧而杂白毛者为麋茸，其形差瘦而脑骨差薄，其毛黄泽，而无白毛者为鹿茸，鹿茸补督脉之真籛麋茸补督脉阴中之籛，不可不辩。

（鹿角襟〔甘微咸温无毒，河南者味甘温为上泊上者，味咸辛为下又生取成对者，力胜解下单角力薄，凡角大而毛色淡白者，即为麋角能补籛中之阴，熬襟法取角寸截用长流水浸三日刮净入黄腊煮三日夜，乾即添水三日夜足，去角取汁重煎滴水不化襟成切片阴乾不可日晒，晒则融化成水矣，今市者多以黄明襟加楮实伪充，不可不察取嫩角寸截，置小坛中酒水相和益益泥封糠火燥三伏时，捣细如霜名鹿角霜。本经主伤中劳绝，腰痛羸瘦，补中益气力妇人血闭无子止痛安胎，久服轻身延年。发明，

鹿角生用则散热行血，消肿辟邪，熬襟则益筋补肾，强精活血，总不出通督脉，补命门之用，但襟力稍缓不能如茸之力峻耳互叁二条经旨，乃知茸有交通筋维之功，襟有缘合冲任之用，然非助桂以通其筋不能除寒热蚤蓐，非龟鹿二襟并用，不能誓任，而治羸瘦腰痛，非辅当归地黄，不能引入冲脉，而治妇人血闭胎漏，至若襟治伤中绝劳，即茸主漏下恶下也，襟之补中益气力，即茸之益气强志也，襟之轻身延年，即茸之生齿不老也，历考别录外台千金等方，散血解毒居多非如近世专一温补为务，殊失圣贤一脉相传之义。鹿角霜治火不生土，脾胃虚寒，食少便溏，胃反呕逆之疾，取温中而不粘滞也，古方多制应用，今人每以煎过襟者代充，其襟既去，服之何益。生角镑尖屑，消乳痈肿毒。约灰行崩中积血。鹿骨安胎下气，作酒主内虚，续绝伤，补骨除风，千金鹿骨丹用之。

（鹿胎〔甘温无毒，其嘴尾蹄合，与生鹿无璫者为真，其色淡形瘦者为鹿胎，若色深形肥者为麋胎，慎勿误用，能损真筋，又璫胎与鹿胎相类，但色皎白，且其下唇不若鹿之於上唇也，其他杂兽之胎，与鹿胎总不相似也，入药取真者，酥炙黄用。发明，鹿性补筋益精，男子真元不足者宜之，不特茸角茎胎入药，而全鹿丸合大剂叁桂附，大壮元筋，其胎纯筋未散，宜为补养天真，滋益少火之良剂，然须叁河车辈佐之，尤为得力如平素虚寒，下元不足者，入六味丸中，为温补精血之要药，而无桂附辛热阴之患，但慎勿痕用麋胎，反伤天元筋气也。

（麋茸〔甘温无毒，修治与鹿茸同。发明，麋肉大寒，食之令人筋痿，而麋茸大益筋道，以其筋精，都聚於角也其角煎襟，胜於鹿角，茸亦胜於鹿茸，然鹿之茸角补筋，右肾精气不足者，宜之麋之茸角补阴，左肾血液不足者宜之，此乃千古微旨，治虚损有二至丸，叁角并用，但其药性过温，偏於补筋，非阴虚者所宜麋襟主治，与鹿襟无璫，而兼补阴血之功，过於鹿襟，但验其角大而毛者即是，惜乎本经但言麋脂疗痈肿恶疮死肌，寒热湿痹，四肢拘缓不用之，金匱云：麋脂即梅子，若妊妇食之，令子青盲，男子伤精，皆性冷，伤厥阴肝经之验也。

（麋鹿肉〔麋肉甘寒，鹿肉甘温无毒。发明，凡兽之有角者，皆能助肝肾筋力，而麋鹿之角多岐，故力能拒虎为角兽之冠，则鹿肉之补筋，麋肉之益阴所不待言，鹿之一身所禀皆筋，最能益人，人以筋气为主也，麋之一身所禀皆阴，惟角为阴中之筋，较之鹿角纯筋无阴倍胜，而周身血肉筋骨，皆不足取，鹿肉之生

者，主中风口僻不正，碎薄贴僻上，正急去之，不尔复牵向不僻处矣。鹿血起阴器，止腰痛，疗折伤和酒服治肺痿崩中诸气刺痛，饮之立愈，鹿筋，大壮筋骨，食之令人不畏寒冷，但须辨骨细者为鹿，粗者即是麋筋，痕食多致阴痿。凡服丹石药人，勿食鹿肉，以其食百草之毒，善解诸药之性也。

（甘寒无毒。发明，牡苏H以其胆白易蚤也，其肉虽肥但不能悦泽人面，不能助人臂力，以其善跃而无久常之力也，胆能治人粗豪之气，若人素常胆怯者，为之切禁，其骨主虚羸泄精，[偏阴，而骨主精气也，纲目言其甘温，安有胆白易蚤，而性甘温之理。

（麝脐〔辛温无毒，不可犯火，妊妇禁用力能堕胎，今人以窝枝核烧灰，入烧酒拌和混充，不可不察。本经辟恶气，杀鬼精物，去三虫蛊毒，温疟蚤蓐。发明，麝香辛温芳烈，为通关利窍之专药，凡邪气着人淹伏不起，则关窍闭塞，辛香走窜，自内警外，则毫毛骨节俱开从此而出，故本经有辟恶气，杀鬼精物去三虫蛊毒诸治也，其主温疟蚤蓐者，借其气以警病所也，严氏言，风病必先用麝香丹溪谓风病必不可用，皆非通论，益麝香走窍入筋，能通筋窍之不利，开经络之壅遏，若诸风诸气，诸血诸病蚤蓐症瘕诸病经络壅闭，孔窍不利者，安得不用为引导，以开之通之，惟中风表证未除，而痕用之引邪入犯，如油入面莫之能出致成痼疾，为之切戒，而救苦丹治壅肿结块方，用硫黄辰砂，入麝碾化，隔纸压成薄片，以少许灸患处无不立应济生方治食瓜剗杖頰作胀，及饮酒成消渴者皆用之，益果得麝则坏，酒得麝则败，此得用麝之理也。

（猫〔甘酸温无毒。发明，猫捕生鼠虎生人大小虽羸，禀性不殊虎啸风生，而治风肿痛猫声鼠窜，而主鼠蓐寒热，故肘后方取猫肉作羹，消鼠蓐结核，已溃未溃皆愈，但助湿发毒，有湿毒人忌之，其头骨及脑眼酥炙，亦治瘰疬鼠蓐，其毛约存性傅瘰疬溃烂猫尿治 虻入耳，滴入即出，以姜擦猫鼻，或生均屎，治痘疮倒陷，腊月取乾者，烧存性用之，猫胞，治噎膈反胃，以纯籬之性未散，故取以开阴邪之结也，方用一具，酥炙为末，入脑麝牛黄郁金各少许，津唾化服之，予尝以格致之理论物类，猫之体籬而用阴，性禀阴贼，机窃地支，故其目夜视精明，而随时收放，善跳跃而嗜腥生，不热食而能消化血肉生物，一皆风火用事，得雪水则蠢动，以雪之体阴而用籬，物类相感之应若此，而食江中鲚鱼之骨，其胎必陨，按琿物志云：鲚是3鸟所化，故腹

内尚有鸟肾二枚，与雀入淮水为蛤无羶，其肉中细骨如毛，粘肠不脱，而致伤胎，物类感触之应，则又如此。

（狸〔甘温无毒。发明，狸之与猫同类种，以性温散，故其骨炙灰，善开阴邪郁结之气，鼠菴寒热，为之专药，千金以肉治游风，苏颂作 治鼠菴，元化取头骨，千金用阴茎，总取攻毒破结之义，时珍曰：狸骨猫骨，性皆相近，可用。

（狼〔肉咸热无毒。发明，狼脂摩风首推，而本草不录，亦一欠事狼肉补五藏厚肠胃填骨髓，有冷积人宜食。狼性追风逆行，故其矢烧烟，能逆风而上烧灰水服治骨鲛，以其性专逆行，而无阻滞也。

（兔〔辛平无毒，妊娠忌食兔肉，合乾姜食之成霍乱。发明，兔无脾故走，二月建卯木位，木剋峭，故无脾，其肉性寒，能治胃热呕逆，肠红下血，其脑为髓之精性善滑胎，故兔脑丸为催生首药，然须腊月取活兔用之始验。兔肝明目，目属肝，禀气独胜，且得至阴之精，可救目暗之疾，其尿谓明月沙又名望月沙，治目中浮翳，痘疮患眼，但瞳人无损者，用以约灰存性，日日服之，其 h 又方兔屎一味为末，生鸡肝捣烂为丸，空腹谷精汤服之，p 加鸡内金尤捷，兼治劳瘵五疳痔菴杀虫解毒黄帝曰兔肉和獭肝食之成遁尸。

（狐阴茎〔甘平有小毒。发明，狐属阴类，故其茎主女子绝产，阴中痒，小儿阴倍卵肿以狐阴善缩入腹也。

（水獭肝〔甘咸平小毒。发明，獭者水兽，水性璣明，故其性亦多智诡性专嗜鱼，鱼之生气都聚於肝是以獭肝专主传尸瘵，杀虫之性，与獭之捕鱼不殊，苏颂曰：诸畜之肝，皆有定数惟獭一月一叶十二叶问有退叶，斗柄建寅之月，值其气退之时，反为诸鱼所蚀，月令所谓獭祭鱼者也，以治瘵有验，故仲景治冷劳有獭肝丸崔氏治蛊症，亦有獭肝丸，孟诜云：症病一门悉患者，以獭肝一具火炙，水服方寸七日再服之，葛洪言：尸症乃五症之一病则使人寒热，砉砉默默，不知病之所苦，无处不恶，积月累年，淹滞至死，死後复传他人乃至灭门觉有此候，惟以獭肝一具，阴乾为末，水服方寸七日三，以祛为度如无獭肝，獭爪亦可应用小儿鬼症，及诸鱼骨鲛皆烧灰酒服，獭肝之用，当不出乎此也。

（山獭茎〔甘热无毒。发明，山獭禀南奥纯籊之气故其性最淫，专主籊虚阴痿精寒山中有此，凡牝兽皆避去獭无偶，则抱木而枯，凡女春时入山，獭闻妇人气跃来抱合牢不可脱，因扼杀而取

之也。

（肭肭脐（一名海狗肾）〔咸大热无毒，以汉椒樟脑同收则不坏。发明，和剂局方治诸虚损有肭肭脐丸滋阴丸药中用之，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也，今人多於房术方中用之，亦可同糯米法曲酿酒服，但功专补肾阴虚切忌，此物牝者最多，而牡者绝少，海州人搏得牝者，以家狗外肾用筋缝上熨贴如生成无二然牝户与谷道连合为一，虽用生筋缝熨，其孔较牡者大而且长以此辨之最为有据。

（牡鼠〔甘温无毒，取胆法用活鼠系定，热汤浸死破喉取胆真红色者是也，误食鼠之馀令人发毒疮以贪欲之火，蕴积馋涎也。发明，癸水位在於子通气於肾其目夜明其精在胆故胆能治耳聩目盲睛能明目，骨能生齿，皆益肾之验，肘後方治三十年老聋卒聋不过三度即愈，令人侧卧，沥胆汁入耳尽，胆一枚须臾汁从下耳出，初时，益聋十日後乃祛也，生鼠血粿青盐擦牙宣有效初生小鼠香油浸腐化取涂火烫效少，水能制壮火也，若生毛则不能消融矣，牡鼠粪俗名紫头尖验其直者，方是牡鼠之矢入足厥阴少阴，故煮服治伤寒劳复阴痿易腹痛研，末服治乳痈，烧灰存性傅折伤疗肿所主皆厥阴血分之病，又犬咬先洗，去牙垢恶血用鼠粪炒研，黑糖调涂即愈。

（僂皮〔苦平无毒，细炒黑或酥炙用。本经主五痔阴蚀，下血不止阴肿痛引腰背酒煮杀之。发明，僂者胃之兽也，故肉治反胃胃腕痛最捷，其皮除目中本经主五痔阴蚀取锐利破血也，酒煮治阴肿痛引腰背，取筋脉能收纵也，南方金蚕蛊用僂皮为末，酒服探吐之僂脑僂肝治瘰疬狼漏，千金方用之但不可食其骨，令人瘦劣。

人部

（发〔苦微温无毒，拣去白者先用滚水洗净入汤成罐外用盐泥固济约候内外罐通红，冷定研末置地去火毒用。本经主五癰关格不通利小便水道，疗小儿蚤大人瘰，仍自还神化。发明，发者血之馀，故能治血病虽曰补真阴疗蚤蓀理嗽固崩带止血晕，而实消瘀生新，能去心窍恶血并约过服若约之不透，反能动血，合鸡子黄油煎之，消化为水则治小儿胎蚤，及涂癩疮有效用入膏药中，则长肉消瘀，本经治五癰关格不通利小便水道，皆取其利窍散瘀之功，其疗小儿蚤，大人瘰以能瞽肝心二经，开通痰血之滞也，仍自还神化者，言服自己之发，则胜用他人之发也，但胃虚入勿用，以其能作呕泻也，乱发功用，与此不殊而剃下者尤

胜，取长之速也，小儿胎发约灰，大解胎毒，而补先天血气，以纯籛未离也。

（头垢〔咸苦温小毒。发明，头垢乃相火之馀气结成，专开郁结之气，乳痈初起，约灰酒服即消，以其善祛胃中积垢也。

（人乳汁〔甘咸平无毒。发明，乳汁治目之功甚捷，目得血而能视，乳即血之源也，用以点眼，岂不相宜，老人服食尤良，但脾虚易泻者勿食，日中曝乾，入叁苓丸服，尤为合宜。

（爪甲〔甘咸小毒。发明，爪乃肝气之馀，其性锐利，故能催生下胞衣，利小便治尿血，及阴籛易病，破伤风，去目 刮末治鼻坏 又能治乳蛾，用爪指甲不拘多少，约为末，蓬砂白矾各一钱，西牛黄一分，乌梅白梅肉各五枚，共捣如泥，含弹大一丸，痰大涌出，三四丸即愈，但其方酸收太速，不无萌发之患，莫若探吐顽痰，迅扫病根为愈。

（人牙〔甘咸热有毒。发明，牙乃肾之标，骨之馀，痘疮倒 ，用人牙散，因痘疮为风寒秽气所触，而变黑倒 ，用此约灰，以酒麝馨之，窜入肾经，发出毒气，乃哈捻胃，若伏热在心，昏冒不省人事，及气虚色白，痒皓不能作脓，热 紫泡之证，正宜凉血解毒，苟误用之，则郁闷声哑，反成不救，临证审诸。

（人中黄〔甘咸寒无毒。造法用大竹截段紮头留节，削去外皮，傍钻一孔，用甘草细末入满於中以蕉扇柄削圆塞孔，冬至浸大粪池内，立春後取出，悬风处晒乾取用，又法如前制竹，不入甘草，但用蕉扇柄，或杉木塞孔，浸粪池中，以取其汁，与金汁无 璋，仅供一时取用，不能久藏，粪清亦解瘟热诸毒，又误食毒菌枫树上菌，及过食银杏，胀闭欲死者，悉能解之，并解砒石野葛野芋等毒，即家芋三年不收，花开如莲者，亦能杀人，急取灌吐，方可得生。发明，人中黄取粪土之精，以解天行狂热，温毒发斑最捷，然汁则性速而能下泄，甘草制者，则性缓而能解毒，兼治河豚菌毒，一切恶疮灾病用人中黄酒大黄末等分无灰酒服，须臾泻利，毒即随出，虽大渴不可饮水，饮水则毒邪不散而难救也，急切不可得，以粪坑垢代之。

（金汁〔苦寒无毒，腊月取粪，置坛中埋土内越三年，取出如水者是。发明，金汁得土气最久大解热毒，故温热时行，昏热势剧者，用以灌之，下咽其势立 初生小儿周时内毒邪不散服一二合，胜化毒丹，胎毒尽解，无痘疹患，此屡验者，但胎禀虚寒，体瘦色白者，不可误用，误用反夺天真，多致夭枉，不可不审，綱 叟用以灌诸草木，即花叶茂盛，且无过壅伤花之患。

（乾糞灰〔咸平無毒。發明，人屎取乾者約灰，治小兒痘瘡黑陷，解時行大熱狂走，蜜調塗疔腫拔毒出根總取解毒之迅耳。

（溺〔咸寒無毒童子者佳，不可見火見火則腥甄難服。發明，人溺疔寒熱頭疼取其咸寒降泄也，有客邪沖熱 Y 湯服之，汗出即止，而童子小便性純一切熱勞吐血陰虛火動骨蒸勞瘵用以降火最速產後血暈溫飲一杯，壓下敗血惡血即穌益溲溺滋陰降火，消瘀血止吐 每用盞許入姜汁一二匙，徐徐服之久自有效，然須乘熱服之，以接生籛之氣，冷則生氣散矣，時珍云童便入胃，隨脾氣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乃其 9 路也故能清肺，導火下行，若多服久服，亦能損胃滑籛，故食少，便溲者禁用，傷寒少陰證，下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欲飲水者，加入尿豬胆汁，咸苦寒物於白通湯姜附藥中，其氣相從可無格拒之患，但胃虛欲作嘔者勿與，恐助嘔勢，反致不測也。

（溺白 H1（即人中白）〔咸平無毒，約過用。發明，人中白能瀉肝火膀胱火，小便中出，益膀胱乃其故道也，今人病口舌諸瘡，用之有效降火之驗也，但積垢之滓僅堪滌熱，略無益陰之功耳。

（秋石〔咸溫無毒，陰煉淡秋石法將大缸一只近底三寸許，艾火燒三十餘炷，打成一孔，杉木塞之，秋月取童子溺入缸內，沖河水攪澄定去木塞，放去上水每日增童便河水，如前看之，只留缸底者，積至月餘，用絹篩，襯紙瀝乾收之。又陰收秋石法將鉛球大小數十枚，俱紮片合成，多鑽孔眼，入尿桶中浸，每日傾去宿尿，換溺浸之經秋收取，置鉛罐藏之，此為最勝。籛煉秋石將草鞋數百只，舊者尤佳，長流水漂曬七日，去黃色，浸尿桶中，日晒夜浸，一月許曝乾，烈日中燒灰，須頻挑撥令燒盡，滾湯淋汁澄數日，鍋內燒乾，重加雨水煮溶，縑 4 紙數重，濾淨再澄，半月餘，銀缶器內煮乾，色白如霜鉛罐收之。又籛煉法以童子小便，入鍋熬乾，其鍋先燒通紅，香油熬過洗淨，則不粘滯傷鍋初如油腳，入煬成罐或小鐵釜中，約通紅，用熱水融化，置有嘴中，將草掩塞口，徐徐傾出，下以竹 4，襯紙瀝清，再以文火收乾，鉛罐收之，則不融化。又煉秋冰法，以秋石入秋露水，煮化入煬成罐內，新鐵盞益定，鹽泥固濟，升打三炷香，取出再研，如前升打，盞內用水徐徐塗之，水不可多，多則不結，又不可少，少則不升，從辰至未，退火冷定，盞上起者為秋冰，秋石之精英，真虛羸之神丹也。凡人力製造之藥，每多偽充，而秋石之真者，尤不易得有以食鹽濾水煮成者，有以朴硝溶化製造者，有以焰硝礬化傾成錠式者，其偽不一，苟非雇庸督制，總難

轻用也，试真伪法，入滚豆腐浆中，不结腐花者为真，若结者即盐之伪充也，入口令人作渴入滚豆腐浆中，起水纹而微苦者，即玄明粉之伪充也，入腹令人作泻，其倾成锭式，入热水不易化者，即焰硝之伪充也，下咽令人发热，又以秋石化水，入青菜叶，有顷色不痿者为真，又以少许入眼不涩痛者，必真无疑，其淡秋石入滚水不化者，即熟石膏末，及滑石末混充也。发明，秋石以秋命名，专取秋气下降之意，他时制者，功力则殊，制法以童溺约炼，去其咸寒，转成温补，能滋阴降火，而不伤胃，补益下元真火，散瘀血，助阴精，降邪火，归真籛，止虚热嗽血，骨蒸劳瘵之仙品也，火盛者宜生宜淡，阴虚者宜熟宜咸，凡劳瘵阴火亢璫，而不受叁补益者，立秋石丸三方，次第施之，或服或噙，则喘气息渐平，痰亦易出，嗽亦省力，以其性味咸降，而无上逆之患也，先用韭汁炒黑大黄净末与秋石等分，煮红枣肉为丸，空心服三钱，清热散血，次用贝母秋石末各等分，生甘草末絛半仍用红枣肉为丸，服之以止嗽消痰後用人叁秋石等分，炙甘草末絛半，亦枣肉丸，以补气安神，制剂之多少，随瘵热元气而施，不可限以分紮其阴炼淡者，性最下渗，苟非阴分热璫难以轻投，阴虚多火，小便频数精气不固者误服，令人小便不禁，甚则令人梦泄，其咸者可代盐粤物食之，喘烦渴不得寐者，以半钱匙，冲开水服之，即得安寐，觉时满口生津，亦不作渴，补阴之功可知，阴炼淡秋石，治夏暑热淋，小便不通及浊淋沙石淋肉淋，老人绝欲太旱，小便淋漓涩痛一服即效。

（红铅〔咸大温无毒，即室女初通经水中之结块，如樱桃者是也。发明，红铅流秽之馀其性大热峻补命门淫火，陈酒服一枚，少顷蒙昧如醉若二枚，则邪火内拒，令人暴亡壮火食气之验也。

（天璫盖〔咸温小毒，制法以香水涤净，酥炙杵细入药，或煎酒，或约未随证取用忌铁器。发明，脑为髓海诸籛之会，能辟一切阴邪不正之气，故曰天璫，凡人身中气血安和诸邪不能侵犯阴籛乖戾则尸疰之气，得以乘虚袭入是即瘵虫之根气也，若其人平昔籛衰，则虫攻脊脉脊中淫淫作痒，隐隐作痛，转侧不能自安，或时凜凜畏寒，或时翕翕热手足四末常清，脉来弦细乏力，非天璫益散不能疗之，若其人素稟阴虚则虫蚀藏府，胸中嘈杂如饥，默默不知所苦无处不苦，动则时时呕，静则善寐善忘，面上忽时哄热脉多弦劲搏指此属獭肝丸证，非天璫之所宜，其天璫散方，用炙净三指大一片赤槟榔三枚，白甘遂麝香真安息各三分阿魏二分，辰砂一分捣罗为散，桃枝煎汤，五更调进一服，约人

行十里顷虫不下再进一服，天明进第三服取下虫物急擒入油铛熬之，其虫嘴黄赤者可卜病人血气未艾治之可愈，青黑白者血气已竭，治之难已，然亦得断传染之患，凡修合勿令病人知，择僻净处忌鸡犬妇人孝服者，见虫下後忌肥鲜及盐半月白粥调养渐安如病久不胜甘遂阿魏等攻逐，只以天璣盖，香水涤净仰置银缶器内，盛以醇酒，隔水煮一官香酒耗旋添候一炷香足，取酒服之，少顷头旋颅胀，瘵虫随呕吐出，即以焮火燎之，将养三日後取前盖骨制服如前虫尽即以盖骨仍埋旧处，其炙净细末并治小儿痘疮灰白，陷伏不长，烦躁不 酒服四五分，即起然皆不得已而用之，至於傅下部疳入枯痔散，乃以人之至高之骨置之污下不洁之处，虽璫其神验殊非仁人君子之用心，舍此岂无他药可治乎。

（人胞（即紫河车）〔甘咸温无毒，取厚小色鲜者桃去血络漂净血水入椒一握，沸汤泡去腥水，以蜂蜜和长流水於旧锡器内，隔水文火煮烂如糜，绵绞去滓，代蜜糊丸药良。发明，紫河车禀受精血结孕之馀液，得母之气血居多，故能峻补营血用以治骨蒸羸瘦，喘嗽虚劳之疾，是补之以味也，自丹溪璫言其功，而絳球创大造丸，虽世所推重然，方中生地黄柏天冬麦冬龟版，一派滋腻伤胃之品，虽有人参一味，反助群阴之势，服之每致伤中呕泄，未见其可，惟永类铃方河车丸方，用人包一具，山药二紮，人参一紮，茯苓五钱，酒糊为丸，近世改用鲜者，隔水煮捣作丸，尤为得力，即虚人服之未尝伤犯胃气。

（胞衣水〔咸润微凉无毒，腊月取紫河车，置有盖瓦罐内深埋土中，临用取出，不可留久，久即乾矣或与生甘草末同入 中，埋於土中，三五年後掘出，即为药也。发明，胞衣之性本热而得土气之化，善能摄火归元，小儿丹毒诸热毒发，寒热不歇，狂言妄语，头上无辜发竖，虚痞等证，天行热疾咽痛，及虚劳咽痛，饮之立呖輒反胃久病，饮一锤当有虫出。

（初生脐带〔发明，脐带者人之命蒂也，用以约束，入朱砂少许，蜜水调服，以解本婴之胎毒，与内伤之用骨灰无璫。

（胎元〔咸大温小毒。发明，胎元虽堕下胎息，淫火未离，天真未剖，较河车之性倍甚，古方鲜用，惟金刚丸用之，虽以人补人，然兽相食，且人恶之，况人食人，能无恻怛之念乎。